叢書集成新編

五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二冊目錄

藝術類

碑帖考識

義門題跋一卷　清　何焯撰　涉聞　一
庚子消夏記校文一卷　清　何焯撰　藝海　五
竹雲題跋四卷附提要、補正　清　王澍著　錢人龍訂　海山　九
蘇齋唐碑選一卷　清　翁方綱撰　咫進　三九
蘇齋題跋二卷　清　翁方綱撰　涉聞　四二
蘇米齋蘭亭考八卷　清　翁方綱撰　粵雅　六七
國山碑考二卷　清　吳騫編　拜經　九五
嵩洛訪碑日記一卷　清　黃易撰　粵雅　一〇九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四卷　清　阮元編　文選　一一三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　清　趙紹祖輯　涇川　一三〇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一卷　清　諸可寶著　式訓　一六二
石門碑釋一卷附補　清　王森文撰　涉聞　一六五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考一卷　清　張寶德輯　金陵　一七四
淳化閣帖釋文十卷附提要　清　撰人不詳　聚珍　一七九

書法

衛夫人筆陣圖一卷　撰人不詳　天都　二一七
墨藪一卷　唐　韋續纂　十萬　二一九
書譜一卷　唐　孫過庭撰　百川　二三三
續書譜一卷　宋　姜夔著　[illegible]
法書通釋二卷　明　張紳編　夷門　二三八
春雨雜述一卷　明　解縉輯　寶顏　二五一
書法離鉤十卷　明　潘之淙著　惜陰　二五三
書法雅言一卷　明　項穆纂　藝海　二八〇
書法粹言一卷　明　汪挺撰　學海　二八六
頻羅庵論書一卷　清　梁同書著　榆園　二九三
安吳論書一卷　清　包世臣著　咫進　二九六
書學捷要二卷　清　朱履貞纂述　知不足　三〇四

書論

書品一卷附四庫提要　梁　庾肩吾著　寶顏　三一五
古今書評一卷　梁　袁昂撰　天都　三一八
法書要錄十卷附四庫提要　唐　張彥遠撰　學津　三一九
歐公試筆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歐陽修撰　百川　三八七
海岳名言一卷　宋　米芾撰　百川　三九〇
翰墨志一卷　宋　高宗撰　百川　三九二
寶眞齋法書贊二十八卷附提要　宋　岳珂撰　聚珍　三九四
衍極五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元　鄭杓述　劉有定釋　十萬　五〇二
書品一卷　明　楊愼撰　函海　五四三

墨池瑣錄二卷	明 楊 愼撰	函 海	五四八
初月樓論書隨筆一卷	清 吳德旋著	別 下	五五三

書　傳

書斷四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唐 張懷瓘撰	百 川	五五六
皇宋書錄三卷附外篇、提要、辨證、補正、補辨	宋 董 史撰	知不足	五六五
宣和書譜二十卷	宋 撰人不詳	津 逮	五八一

畫　譜

梅花喜神譜二卷	宋 宋伯仁編	知不足	六三六
竹譜詳錄七卷	元 李 衎述	知不足	六五〇
天形道貌一卷	明 周履靖著	夷 門	六七四
淇園肖影二卷	明 周履靖編輯	夷 門	六七八
羅浮幻質一卷	明 周履靖編輯	夷 門	六八八
春谷嚶翔一卷	明 周履靖編次	夷 門	六九三
九畹遺容一卷	明 周履靖編次	夷 門	六九九

畫考識

德隅齋畫品一卷	宋 李 廌撰	顧 氏	七〇四
廣川畫跋六卷	宋 董 逌撰	十 萬	七〇七
繪林題識一卷	明 汪顯節編次	夷 門	七二七
畫跋一卷	清 惲 格撰	借 月	七三三
題畫詩一卷	清 惲 格撰	借 月	七四三

2149|12

義門題跋

何焯撰

義門題跋

長洲何　焯屺瞻撰

越州黃庭

歐陽公集古錄目中有言黃庭二本出於越州然非石氏所刻也石氏乃黃庭殘字爾其目見陳思寶刻叢編中今猶有傳者南禺好妄漫不加攷自萬厤以後書家并爲一譚斯可笑也聊書此以祛其惑康熙壬辰

內府本小歐道因碑

蘭臺書此碑肩吻太露横畫往往當收處反飛蓋唐碑而參北朝字體者亦用其父分書徐州都督房彥謙碑法也然無一筆不鋒在畫中此秘閣舊本比今所拓神骨尤完牢更佳帖不易致由蘭臺以入門亦庶乎其不遠矣康熙甲午

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迥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爲未必其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黃長睿輩有異同耿不貽誚于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

舊本顏魯公多寶塔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爲二王繼別得見眞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刓弊之慨頃長所藏尙有風神是百年舊搨宜珍視之余所覯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搨本而外未有過此也康熙己卯冬日

內府顏魯公多寶塔

書至陳隋如智永丁道護漸趨勻整入唐而歐虞加之嚴肅非天下由分裂而之太平魄兆于人文者乎褚公趍姿媚而小跌宕然永徽之後又可覩矣顏出於褚而仍還勻整不可謂之不善變也況豐碑與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凌雲臺之稱平衆木使輕重無錙銖偏頗乃成章法耳米顛横議至云公眞書便入俗品自歐虞以下悉謂其安排費工由是恣爲傾欹楷法蕩盡復後作頌見於唐而不聞於宋殆或由此又云開元以來始合時君所好字體肥俗亦不然虞書今已不見唐刻歐書體方固未嘗瘠也丁道護書多肉而顏公頗與之近長短肥瘠如質文相循環豈容舉此一碑爲顏公早年書世人猶有以米顛餘論獻疑亦未折其衷矣近歲摸搨日刓且惜工價太强無神明壇長二兄所收乃秘閣散出宋本結字之血脈用筆之收放纖毫不失本眞平日窺尋所得必有愈出不可窮尙勿靳爲我告之康熙甲午首夏

宋徽宗大觀帖

其鶱鴻游龍之勢固是天人止使筆尖着紙不肯用盡腕力卻鋒中意到於古法無差池也中有別字乃遂入石豈左右無正人如書所謂僕臣諛厥后自聖者耶此又丙丁龜鑑之一事也康熙五十三年上距政和四年凡爲甲午者十何焯偶從東海二兄借觀而記之

蘇東坡宸奎閣碑

古人碑刻多爲大小二本予曾于白下見東坡表忠觀司馬溫公神道碑小字本然剝蝕浸漶筆意不復可尋此碑殆寺僧特加護惜又地稍僻獨得完好耶以校集本留之不可下多賜詔許自便五字四明之人相與下多出力二字取其副本藏焉下多且命歲度僧一人七字無之爲得體皆當以碑爲正

松濤庵蘇米三帖

蘇黃書宋代入石者遭黨禁多磨毀南渡後重刻即非復如初本之遒媚至近時雜帖中所見或并非眞蹟刻工又不解八法凡劣失步此帖殆宋代佳本骨法風神具在不特出東坡續集中與季常帖九首之外可以網羅散逸也

購研帖語狡獪近玉局翁書則非是翁晚年書兼有括州平原雄健遒折之勝此殊癡鈍望而可定其僞作也米書紹興內府所刻十卷之外唯羣玉堂帖中一卷最精曹氏寶晉帖不逮也此帖亦迥勝近刻與前蘇氏新歲購硯二石皆在嘉興松濤庵壁間爲高樓所障曹竹澗白晝秉燭以入手搨數紙分遺同嗜新歲帖予亦幸獲焉是金石文字中一佳話并記之康熙戊戌四月

馮補之書彌陀經

此馮丈三十一歲時所書用筆圓潤穠秀益不減唐經生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前人眞蹟少耳明代書家自宏正以後皆無筋望之索索然此最於斯藝有繫升降輒敢因此帖一論康熙甲午中秋

舊本聖教序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搨手非良工且偶不得佳墨遂稍減其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截者爾然吾儕窮士學書有此亦已足矣仲經先生尙珍重之

夏承碑

鄭杓衍極云漢碑三百年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蓋一出于宋元祐間一出於紹興間故獨能完好夏承碑近代翻刻再三字形皆非其譌積德勤約爲勤紹尤著者也都太僕生明盛時亦不見古刻僅得江陰徐充子擴雙鉤本耳相傳無錫華中甫眞賞齋有藏本不知即子擴所鉤集否康熙戊子予從吳興賈人購得此本旁有丹楊孫楨仲牆印記仲牆嘗著法帖釋文考異亦以鑒別自負者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三代同風太僕記子

擴所貽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止闕十餘字其摸拓當去初出未遠也前人或疑爲奇謠是不然分之沿篆猶眞之帶分何奇之有唯雜以他碑書體斯爲不類乃學者所當戒爾臨汝帖中始指爲蔡中郎書洪景伯隸續已斥爲不足信而王惲猶言之元人自喜多聞而疎于攷證往往如此闕道碑隸釋具載其文在蜀邛𥛱道中最不易致異時倘幷遇之則不唯翰札之古且足爲吾家故實增重也

杜貽穀宋搨黃庭經

名帖佳刻求之者衆小楷尤捷拓易損如容華銷歇還想傾國之艷末由髣髴矣若此未刓者故自難遇諦觀乃近徐季海輩流所摹時而趁快或帶傾欹唐初人不爾然作小字能窮盡腕力筆勢玉局翁殆從以出趙魏公晚歲專師黃庭亦似屬此本賞會固當在廉鍔風神內府奉華二印間有假託書家不覩爲輕重也康熙丁酉壯月吾友貽穀借觀率爾書此識者定復垂哂其言之易耳武英同直義門老民何焯（翁大年案貽穀曾見眞蹟作圖谷）

續上黃庭經

黃庭近代傳摸失眞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續上本橫畫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臨宋鐫故自別也予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闕之間至絳宮柴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尙存亦殊耐尋翫爾康熙乙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紀功碑其結字俱作篆體用筆時似鐘鼎古文殆漢人八分去古未遠往往相入今乃湮沕不可得見爾如淳于長夏承碑亦其一也姜白石謂是符書恐未必盡然但學爲八分者與他碑之字錯出行間則取誚於不類矣梅宛陵了頭巖詩誤有年算赤烏近書疑皇象多或緣未見搨本方虛谷遂於題下注有吳大帝字且皇恐作黃其寡陋使人笑來唯前輩竹垞先生據吳志考正其文非華覈所作幷文中七月七日爲黍斯實好古之一助云康熙庚子爲仲經先生書何焯

曹恒齋蘭亭帖

渡江諸賢勘辨定本於完損肥瘦之間殆同聚訟朱子至以爲笑若此本則其後已有天水雙龍宣和二印固不俟咨問尤延之王順伯沈虞卿也然摸拓但出當時便自筆意不失有可喜者亦無庸指此獻疑恒齋耽翫無斁故不獨以愛弟所貽爾康熙丙申秋日同直舊史何焯書

衞景武公碑

王家令正書體源出於蕭阮亦採掇同時虞歐褚三家勝處故李大夫書品謂之碎玉殘金張懷瓘書斷獨推其工草及行尤善章草今乃無行可尋竇泉述書賦所稱洛州長史德政二賈碑極峻利豐秀二賈爲敦頤敦實史所謂棠棣碑者石今亦亡趙明誠金石錄有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則云無書撰人姓名大抵當時已殘闕矣予所見石刻正書僅少林寺中天后御製詩幷書一通及此衞景武公碑二種此碑字最多下截已泐而尙存大半雖不得宋搨舊本然已足供臨池之助矣康熈後壬寅夏首仲經先生屬何焯題

題陳彥瑜蘭亭帖

蘭亭舊刻今尙存者僅有潁上東陽二本若國學本郎趙文敏公所臨也潁上與定武絕遠又拓者益多轉失之瘦東陽本初出卽多剝落況今來復三百年則風神彌滅矣然較之近日所模規矩猶在故貧士力不能致宋拓本者皆貴尙之予嘗見楊文貞公東里集題此帖後云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當在福州鄭本之次此帖當年旣合二石爲一自非建炎所失之本後人因其斷裂別附會爲說尤可笑也文貞所稱福州本乃鄭清之家摸刻已不知所在矣陳生彥瑜屬余題識予於書法無所入者但書文貞語幷拓國學本寄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漫以此本爲宣文閣中所移與吾家運使以得石適在揚州指爲建炎所失殆無以異乃知昔人非詳攷緩論不輕下筆爲得之也康熙甲申四月何焯書於暢春園直廬

婁壽碑跋

豐道生爲華中甫作眞賞齋賦言其有夏承婁壽漢碑與壇山大篆鴻都石經並論此本後有道生題識卽中甫故物無疑其中鄉郁州鄉下一字以文義推之殆睦之省也隸釋注云闕當爲無他碑可證疑而未定邪鵠閩舅氏憐吾好古康熙戊子冬舉以相授是秋適收得丹陽孫仲牆舊藏夏承碑度華氏本不復能加顧未知鴻都石經乃落何處漢世祖謂人苦不知足吾力亦安得致此然私心猶庶幾獲一寓目辨其爲開元御府所收或越州石氏及洪景伯刻於蓬萊閣者也義門何焯漫書於語古小齋

戊戌閏八月客有持夏承碑相質者紙薄而墨遝遠不如余所藏至亦有道生同日題識益中甫物流轉至代州者也適宋嘉綏表兄自任城寄書以淸俸分郵其貲遂舉其半購之華本亦非足本闕化行風俗至年五十有三十字相去十年而二碑復合亦是佳話漫記之

唐人雙鉤右軍帖殘本

李師安溪先生所藏唐人雙鉤右軍二帖得之眞定梁氏明季自天府散出者以語非純吉不敢以進康熙甲申保定公署火燬焉流落人間甲子恰一周矣餘燼中拾得十餘字幷東澗老人舊題三行重裝治之蠶叢落僅存而風規斯在如甚字下一筆左角重按橫畫輕提右角復按轉處微缺而斜趯褚登善楷法皆出于此後字首筆役住收回其鋒反從左出則右牛勢增百培過趯意表至于節節頓挫一經上石便不可復尋政如圭璋斷缺未害爲寶也戊戌八月文孫立侯昆季屬門人何焯續題謹記於後

毘陵唐氏宋搨十三行

宋邵博據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啟謂黃庭勸進像贊洛神逸少有名之蹟而褚公逸少正書目共十四帖洛神

不錄益誤以爲子敬書故柳跋亦云余竊謂管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存十三行則姿狀翩躚與會豪舉與大王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鑒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發露無餘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趙承旨謂宣和書譜中所收是唐人硬黃紙臨本筆畫沈著大乏韻勝不敢以爲眞蹟卻有柳跋兩行者豈卽此是耶抑別爲一本直周膳部輩所模耶然其雙鉤入石纖細畢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所爲往來于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過目者惟愛越州石氏所開會閲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刓比之美人遲暮一段神采煥發爽爽照人故嘗譏此三五少年時爾康熙甲午秋日同年紐功甫見相示家寶承命漫記義門何焯

皇甫府君碑

朝音殊子立意安定朝之朝字　華妙在一偏（二字亦有長者）

衡字中開作主加意于白中闊故也　上斜取勢

說文父字在又部

瑞字下兩白配玉傍　何字并避同字

輕字放長配右白　旋字故穿避直

絕字下一畫妙於疏　獄字化三爲二

季字上側下平　閑字下一筆均適　衡字化三爲二

曉字妙在上側占左均　自字三角相亦爲下有目字

尋字化出一直理　澆字看此知曉字特變

訖乙字畫長白乃勻　銜雖以亍作勢仍存化二之意

襟字上放長配下白　精民出淮南子善八也

脩字左角促之使密　橫一筆使左角占用字勻

夫二字似光庸

自備說安危以下字體漸小於前似非一日所書然尤爲明秀可愛歐虞至貞觀初皆已臻大耋而精力猶能若此蓋天之所予以潤色唐代之文明豈偶然哉曹明仲格古要論云此碑多損壞存者僅數十字今石本乃重摸者耳按宋搨剝蝕之字與未斷不遠疑曹說爲不然義門何焯跋

楊大瓢藏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宋人所得不過六十餘字至明人則止二十餘字而已耕夫先生所藏獨若是其多又皆西麓斷崖上舊刻非好事識眞安能致此此銘萬厤以來重摹者并失其字形如爰集爰字拓而大之弛懈不復可觀丹字下加一點則轉爲丹矣藹字草頭亦去其左一半使人駭歎也周公謹嘗記鮮于太常以太平州模本遺人其精神度不逮舊刻然出自元以前又經名士甄收或猶存大都耕夫試留意一訪之康熙丙戌夏日何焯漫書於語古小齋

褚河南聖教序

山谷老人夷齊廟碑全倣褚公此碑書體前人惟無所不學乃成家也

褚公書今僅存者獨三龕碑房梁公碑并此而三耳三龕碑方整與此殊不同房梁公碑未得見而徐季海論書又云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則肉豐而力沈乃虞褚當日所以擅名亦不盡以瘦勁推能也

康熙己丑始得見梁公房碑乃學褚公書者爲之多效此碑之體近代無精鑒謂是出於公耳　又考趙德父金石錄亦云是公書雖立碑歲月及撰人姓名皆已殘泐而著書爲公意當時必尚存也校德父後跋亦以僅存脩史河南公字定爲褚書然結銜當云監脩國史河南郡公此六字惡知非後人以書體近公妄加之乎

褚公此碑參和南北兼有篆隸然頗傷於雜欲趁姿媚反乖自然於鍾王之外橫鶩別驅要之書家正派必在永興渤海乃其亞匹永興如孔門之有顏子渤海廉鍔太勝近於孟子河南源遠末分莊周氏之倫歟康熙丁酉秋夕漫題後之人見之必笑我爲不知量也

記中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褚公所書二本皆然相

如上林云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注家引潘岳關中記涇渭霸滻酆鎬潦潏凡八川蓋指此爾懷仁集王書乃作甸何以與嵩華屬對乎然彼法本外文字不足異也穀梁春秋桓十有四年傳嘗必有兼甸之事或見上文云甸粟又轉寫誤而爲甸楊士勛疏遂以爲夫人兼甸人之事經師有此則其失甚矣記之以示餘兒重九前一夕也

石淙詩

汪若谷前輩歸自中州云曾游石淙摩娑再三而欲搨此碑梯危架巘其費幾半中人之產非令官旅瑣可議乃止詩在南崖序九剝損故搨者不復及之張易之三字今崖石已難辨考於嵩山志而後得之見余此本謂是百餘年物也己丑中秋焯又書

書此之明日若谷以所作嵩山碑碣記示余則序在南崖詩在北崖也記云由告成鎮行將至石淙一望皆平田莫覩其處乃下土岡始見奇峯峭壁歷落溪澗中立者臥者平者銳者嵌空瓏瓏者水流其閒聲淙淙然至夏月則驚濤奔注故唐時爲避暑之所其北崖上則侍游諸臣詩在焉削壁刻之上鑿十一孔下二孔上有安椽檐狀意當時必有飛梁懸閣架其上南崖亦削壁有文一篇字已不可讀余因盡錄其語於此并石淙之勝亦如在目非獨改正一時語誤也南崖下無竅穴故搨工欲架木而上視北崖尤難云

祝京兆書述跋

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決無此書功脫力借所值紙澀而豪又弱如策駑駘上峻坂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減色耳文中宋昌裔名廣余嘗見其行草眞得晉韻蓋以字行也周盧則崑山盧熊公武嘗知兗州指斯人不疑或云周卽周砥履道爲興通守則前輩如文太史但記其避地會稽死於兵虞山列朝詩集中仍之未敢輒信也太史當是崑山夏和仲昭初爲翰林庶吉士成祖卽命書宮殿榜授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而其兄昺孟暘但有大小中書之目旋得謝歸

老枝山或誤記仲昭所歷之官爲孟陽平旅次若無他書可檢也華亭朱孔昜名寅以字行廷暉其別字官至少京兆成祖嘗召書大善殿榜稱旨行在禁扁多其所書上下互舉兩字欲句法變換耳養正爲永嘉黃蒙亦以字行二陳登字思孝長樂人與黃皆官中書舍人吳餘慶者字彥積別字斯白官至右通政徐靖者字以嘉爲禮部主事程氏殆謂南雲字清軒思孝弟子南城人官至太常卿其尋從未詳李牧楊師亦不知孰謂黃翰者字汝申小錢名博字原博與翰並按察使天駿則張宗伯駿字也自號南山以配東海雲間亦稱二張任道遜克誠瑞安人官至太常卿國學有宏治癸丑進士題名碑周文通所書結銜爲大理寺左寺副兼司經局正字其人莫可攷劉西臺名珏字廷美別字完庵長洲人馬刑部名愈字抑之吾郡嘉定人蕭黃門名顯字文明永平山海衛人前代書家但舉其字或舉其官書蹟不甚流傳者聊疏其畧爾愧見聞之寡陋云康熙丁酉冬日義門老民何焯呵凍書

祝京兆書跋

自明初至景泰間書體皆沿元人遺風而用筆實乃勁拔筋骨足備成宏以後推排吳興稍欲上追魏晉六朝自立一家之則其筋骨則非前人比矣然樸雅安重甚得古貌如此數紙豈亦近時佻薄所能窺仰邪

子甯堂法書跋

歐陽子論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殆非狹陋者所知蓋古之人研討者博斯擅名一體矣然自晉永嘉而後派別遂分南北洎唐開元以降風尚乃殊肥瘦競保偏詣互致非訶會萃衆妙亦復罕值其人　國朝書學遠邁前軌香泉先生尤足雄長一時蒐集金石文字視金薤琳瑯石墨鐫華諸編不啻倍蓰嘗其下筆上下古今畢篆籀分隸章草行押之奧無所不有昔米元章悉收六朝妙處醞釀筆端幸得先生爲主盟豈恨今無古人也余于古碑刻每見所未見彌服先生之廣大今先生書方勒之石承學者獲之而坐臥耽翫即古今諸

體不可由之以通乎康熙甲申長洲何焯題於語古小齋

淳化帖跋

余二十餘歲時見萬厤中上海顧舍人重模官法帖有馮定遠先生旁注釋文即大以爲佳後又得肅府初搨私計晉唐諸賢去人亦邇及稍得宋時傳本詳審筆蹤乃知明代刻工甚陋不惟盡失其精神點畫癡鈍非復中鋒并一字之脈絡亦都不相貫注也文待詔題華氏所藏祖帖云當時傳模即有三十二本此冊不能定其出自何所而用筆與其意思所在尚可窺尋即楮墨亦後來決不能及也會從愬閒舅氏借閱經年過時後學覺無所得每一展翫徒有喟息會以祇役治裝乃題其後敬還主守聊識其過晚工疏可爲後來作鑒者哲嗣立人表弟方留意斯藝其以余言爲何如也康熙癸巳臘月燈下被酒漫書義門何焯

書董思翁蘇爭坐位帖後（原跋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倣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意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學淵源余以陝本漫患乃摹宋搨精好者勒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

思翁行押尤得力爭坐帖故用筆圓勁視元人幾欲超乘而上此跋其加意所書精采溢發直與魯公相質於千載之上不惟來學可資爲津逮也康熙庚寅後生何焯獲觀漫志

魏營州刺史崔敬邕誌

入目初似醜拙然不衫不履意象開闊唐人終莫能及未可概以北體少之也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爲法度拘局歐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繩尺而古韻微矣宋人欲矯之然所師承者皆不越唐代恣睢自便亦豈復能近古乎山谷稍點跳而學瘞鶴銘故能倔强一時康熙丙戌夏雨焯漫記

唐摹十三行跋

此本不能定模手爲誰氣韻瀟灑大都出於唐人紙墨則南渡後物也近刻索然無復生意此尚初搨神采故爛溢發耳吉人題後何焯[illegible]記

庚子消夏記校文

何焯　撰

庚子銷夏記校文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嘉善　程　文榮　魚石　校

何　焯　籑（焯字屺瞻長洲人拔貢生康熙中特賜進士授編修坐事免旋復　贈侍讀學士）

北海於翰墨未爲精鑒而一時天府流落人間及士大夫所藏往往存焉可以備攷証資譏笑此八卷固不可少也大觀太清模帖今在華亭司農公文房不閱此亦安知當時得之之難如此而其子孫不善守爲可歎息邪康熙癸巳何焯識

右軍畏熱帖

（不然得米老歸本亦足矣）米老畢竟輕儇　馬朐（原誤眴）

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此帖今入內府

（赭冠）赭冠者紅巾也

余曾見龔芝麓所藏宋季游丞相家散出舊本蘭亭五種亦有陸司議蘭亭詩書體近虞永興與今所行米老僞爲者迥異，

別賦心折乃斷折之意明人誤作折服便可笑也

宋秘閣續帖書譜

（石刻以秘閣爲勝）秘閣續帖中別無書譜但有大觀初與右軍十七帖同時上石一本過太清樓耳

徐季海浩書心經墨蹟、

（李江右元瑞所求韋非樂章）樂章借不用隸釋例錄之以傳

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墨蹟

李丙丙字仲南有集古續錄呂伯恭爲序

佛山齋雜錄內亦有此段與此相同

薛道祖詩卷

此卷今在揖翠庶子家最後道京帖不減孫虔禮思陵楷書其用筆全法道祖子甲子入都始得見之

（西涯題云）西涯此跋甚率爾若非親見眞跡必疑孫氏之爲作僞者所眩也

宋憲聖皇后書蠶織圖

勸拮据（無卷則府書總之）妄語

黃伯思書黃庭內景經墨蹟

（爲南宋博雅第一）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安得謂之南宋

（雅雲林之書爲盡美）危太樸詩亦號雲林集

鮮于伯幾書杜詩

（元人書吳興漁陽而外無可存者）虞伯生樸雅袁清容學米時近晉韻張伯雨出入李括州張從申間骨法甚高揭曼碩眞書亦近晉小楷復丁非一公所能掩也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先思陵）思陵上不應加先字抑作僞者不敢以其成成君之義

龔聖予山水墨卷

（宋遺民龔聖予道子固鄭所南諸公）趙子固歿於度宗初年不可與龔鄭並論也其人亦當在宋中末有奇節

趙子固水仙卷

此卷極長有韓惟善小篆跋風晴雨露各極變態奔逸得意書也本陸令卿太宰所藏今在集册司農文房余

丁酉上元從公獲見之惟善小篆乃不工

記子固之歿在度宗咸淳初年此說雖出元人或恐未諦當更攷之

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詩眞迹其後有咸淳丁卯葉隆禮士則跋尾深惜子固之不可作丁卯咸淳三年也又十年伯顏始入臨安云

又載伯長記子固所藏蘭亭亦云歿後入賈相家退翁有跋即系於惟善之後雖相去稍遠亦不自是也紙後復宋姚氏妄語題於裱上尤可已也

王元章畫梅

余見元章雙清圖長卷後有劉誠意詩一首退翁亦題識於末而此書不載

李伯時袁安臥雪圖

臥雪正在洛城中高山長林畫家借以點染耳

李龍眠高士圖

（元人題云）此等詩眞屬學究裂畫風景語

宋徽宗柳雅蘆雁圖

此卷二幅祐陵以賜鄆華公子常者南渡後其爲題識甚多渾厚生動後人無復措手余於丁酉春從華亭司農齋中見之後有鄧公壽跋書不甚工然的是宋人雖銘心絕品中不載無容獻疑

余嘗見高宗荔枝圖亦工妙今藏雙泉繆氏

石田有竹莊賞月圖

耕石齋所刊石田詩北海畫未之見

宋賜畢文簡淳化閣帖

（第八卷後用公高之孫印）即此可知題字爲後人妄增故辨帖不得專據題識也

陸友仁爲元人何乃云脩齋襲其說

宋賜本大觀太清樓帖

余日章自記獲賜成月蓋亦善書第九冊有魏國公印

亦秋壑故物（江右李元鼎梅公）

左蘿石之弟有名懋晉者豈旦明耶其兄懋泰則字羽明也

（浙江張爾唯）學曾（杭州姜滙思）圖南

宋搨禊帖

（錢曰倘哲宗秦國公主）集古錄跋尾已有禊帖若師旦倘哲宗女何從見之耶

哲宗女秦國公主出降潘正夫當以姓偶同而傅會之也出降時爲韓國建炎初改封吳國孝宗即位始進封秦國正夫亦卒于紹興二十二年當亦宋季不諳法書者妄爲此說欲使禊帖長價耳　洞天清錄集又作潘舜臣豈師旦字耶

定武禊帖肥本

此本乃輕搨

（盧摂點）盧名宗適帖角于字有其印記今在雲間余於癸已冬獲見之雲煙過眼云堂後官盧宗適

（雲川蕭氏）潘名沆帖後有跋其祖名德操字東夫其女嫁蕭稚故蘭亭歸蕭氏

周公謹齊東野語略識其事

（乃自爲跋數百言以說之）子固書法其所余疑非真顧閣老人則云他紙亦然

袁清容集中曾記生平所見禊帖云趙子固本舟過昇山興溯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有官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同家今退翁所藏無跋語後八字疑非子固故物也齊東野語曰題八字於卷首

右軍黃庭經

後歸秀水杜宗伯余始得見之圓勁生動力出字外近

徐季海手摹也蘇子瞻得法所自趙吳興晚歲專學黃庭經殆亦此本耳稍恨趁快欹側懸針垂露或帶偏鋒似宋人所刻此其未刻時本

（御府石刻）古　此五字倘是元人或明初人書頗小而狹峯華朱文印極小此帖所見者略大疑後人所加

二王洛神賦

閣數題黃庭後云蘭亭洛神皆行書

澄清堂帖

（黃長睿謂爲唐賀季真手摹李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極其精善遠在淳化閣帖之上）黃長睿東觀集所有者獨餘論一卷耳何嘗有此語乃妄托以欺人耶王伯穀爲邢子愿題此帖殘本云澄清堂帖不知刻於何地亦不知幾卷此眞名士解語

夏禹衡岳碑

此碑亦入評論則眞憒憒矣大抵北海議論又出石墨鐫華之下於書家體源既憒憒又好杜撰臆斷

孔子季札墓題字

鎮江石刻決非夫子書

蔡邕石經殘字

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摸本今在華亭司農家恐蜀山吉日癸巳亦此本耳

冀州刺史張表碑

冀州碑歐公所收猶殘闕則翁得之舊內者或是歐本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史作傳）後漢書本作宙

北海相景君碑

（按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濟寧故任城也

蕩陰令張遷碑

此碑乃重開失眞甚矣

魏百官勸進碑

梁孟皇鴻都以善書得中郎正傳也

云皇用魏武爲北部尉耳

（然終是魏人隸既謂之漢隸矣）漢人入魏遂分二體乎使蔡中郎老壽亦與梁鵠輩并爲遺老矣

受禪碑

（顏魯公謂爲梁鵠書）當改顏集

鍾繇賀捷表

（予每皆鍾書以右軍臨者爲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爲正）此論乃得之

鍾繇薦季直表

此表載於張紳法書通釋中固皆有古刻但非出於元常耳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墓田帖

見青箱堂所藏翁謂南唐墨寶堂者乃越州石氏帖也

王右軍樂毅論

（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僞書耳）此說不知何本

王右軍東方朔畫讚

蘇文忠謂顏書乃拓而大之者今世傳摹本止祖石氏帖遂疑爲不然余嘗於白下朱氏見宣和中刻本乃知蘇公語爲有徵也

王右軍曹娥碑

文敏所見墨跡有上書今在大內有思陵題識文敏與虞伯生皆題其後即停雲館帖中本也

王右軍十七帖

（邢子愿借之上石）子愿所刻今尚在後有章申公與曾子宣手筆乃魏道輔物也

隋皇甫誕碑

北海藏十道義啟法寺碑希世之寶也此記頗不載豈者又得於庚子後耶否則不韙寶刻叢編遂忽之耶州石氏帖北海亦獨得全者今歸雲間司農文房經余始爲辨其由來甚矣考證之不可不慎也

智永千文

（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學習永千文無笨鈍者文敏此語爲不當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此本後在王文貞諸孫處余得見之即重刻本又參以山左本耳決非唐搨也

五代重刻廟堂碑

此重刻本在宋季已裂得未斷者便勝新搨矣雲烟過眼錄載陝州錦江書院本住不知今猶在否若城武本枯搨非善工所開也

虞世南破邪論

論下注序字不得

退翁所目某本往往憑臆妄言余於宛平王文貞公首孫冏卿前輩處見其以越州石氏帖中蘭亭爲定武瘦本力命帖爲南唐墨寶堂石本題其簽云青箱墨寶四舍帖爲本破邪論序亦云唐石本無一是者

虞世南昭仁寺碑

此碑稍方決非永興書

褚遂良孟法師碑

余曾見一孟法師碑有北海所題乃摹本非得之秦氏者也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本鉤摹入石皆鹵莽非慈恩匹

（永徽）元

褚遂良陰符經

（孫虔禮書脫胎於此夢瓌）

僧懷仁聖教序

（懷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粗滑所不免那得板俗耶

萬年宮碑陰題名

謂其靡靡不振非也論書法不可雜乃大佳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記他書乃范雍也

顏真卿書藏懷恪碑

此碑以屢洗失真非完好也

顏真卿書東方朔讚

今所存者乃宋人翻本見廣川書跋

顏真卿家廟碑

亦宋初翻本也

顏真卿八關齋會碑

此碑止邪錄以下三四而是初刻宋拓比今但多四十餘字不復完好矣翁言得不斷本及何完好者皆欺人也

顏真卿華岳題名

顏書存者惟此碑爲完好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吳匏庵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云曾公舊碑爲雷所破原刻至細字漫淡失其真然則大字者亦必得南宋以上搨本乃佳也

[illegible]書碑釋云有大中小三等此其中者耶余向來之[illegible]語也

周益公云慶元六年三月麻姑山仙都觀大火衆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歸然其旁祝融回祿曲爲護持如此爲雷所破又在其後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韻

此帖是後人因公有詩而依樵爲之王文貞公宋拓本余見而辨其非真蹟所刻也

曾公楷書頗與丁道護啟法寺碑爲近以此變易歐虞褚書規亦質文相循之道也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卷首下書云性君何處得此本宿有何元本具湖乃識于伯幾筆也）此帖從卞氏流傳歸安姓人態閒云二語是永樂間人書非伯幾也

柳公權馮宿碑

若完好真是宋拓矣

柳公權書苻璘碑

（義府而放晉法也）真書含晉人更何所學卽從歐出老米之纂精卻不易然亦無非晉法但少變耳

蘇子瞻仙遊壇題字

仙遊題名不學平原文衡山行書乃出於此

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

刻石在費縣去真蹟甚遠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此碑亦有大小二本

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東齋碑全法褚公聖教序記當爲山谷石刻真書之冠

蔡君謨萬安橋記

此刻前半一石重開失真非得宋拓不可

蔡君謨荔枝譜

（然宋季諸公）君謨那得云宋季

蔡君謨茶錄

張景隆刻者已佳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此碑康熙戊申地震斷而爲二

夏湖曹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手書兩漢紀今不知落何所

所翁畫龍

（所翁陳姓名容字公所）圖畫記云字公儲

義門何氏批本予從書肆借得乾隆庚子正月十八日力疾過於冊稷堂吳省蘭

最讀復初齋文集知何義門有庚子銷夏記校本求

之數年弗獲去秋在都門見琉璃廠有吳穀堂學士過本亟購歸之頃攜南來適金山錢內兄鼎卿方輯藝海珠塵續集因卽錄以寄雖寥寥數葉出義門隨筆而援據精核頗足糾退翁之失時己酉春日嘉善程文榮竹蓀行館記

庚子銷夏記校文　終

竹雲題跋

王澍 著
錢人龍 訂

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最爲奥賾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古而能察書者鮮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雲工八灋酷嗜前賢遺墨所得金石刻一一鉤稽眞贗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積帙至架相間者率古灋書也旣同館相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昕夕丹鉛辨析窮齒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欲爲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笑謝予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爲疲也竹雲歿數十年人稍稍知愛其手蹟并其題跋而裒集之者不一家家壽泉得而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得其續成十卷校梓以傳抑顧亭林所謂同此好者繼而錄之者非歟昔孫莘老守吳興網羅僊仆斷缺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亭石刻大半載王象之碑目而劉原父在長安其地多古鼎敦鏡甗尊彝之屬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致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吾鄉曹倦圃先生聚法書數十年自大禹岣嶁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種自爲表示後迄今散佚不傳一字曩曾舉似竹雲竹雲顧不少槪使其得孫劉覽古之地徧而識之吾知其所得必有與歐趙諸人相頡頏者而豈僅此一刻再刻已也槃頎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騭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苕溪錢君壽泉爲之鋟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名海內故能鉤元抉奥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同於趙德父金石錄倣歐陽集古之遺意而爲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稾所載金石跋尾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書爲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己所搜不過數十種爲橫軸懸之壁凡循行卧起恆不去目以爲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加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虛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爲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曹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苕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
秦詛楚文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大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眞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婺女本
　張界奴本
　神龍本
　長常于氏藏本
　米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潁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裹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羲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褚摹蘭亭眞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鴈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絶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眞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蜀素眞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尙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衞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爲墓在偃師且據以爲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奥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及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摹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滿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爲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爲是唐人筆愚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卽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爲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爲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爲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

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卽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藏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摹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册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爲十三本不足道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刓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僕古眞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出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皦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爲塼爲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碑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元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湮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爲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師從商邱宋蘭揮檢討齋頭得睹漫堂冢宰所藏宋本卽王微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揮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揮借臨蘄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卽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爲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蓋一人而其石一

人祭其書乃祭洫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祭洫中郎之書所云祭猶今所云校書書嘗時縁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爲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芍漢碑目僅得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隸又皆漢碑所絶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汝器隸書絶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汝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汝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謂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足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率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暨鄭明德袁仲長爲之題記至明宏正間趙句縈於是薦季直表遂爲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眞賞齋帖中後爲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爲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眞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選過眞定此表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眞蹟精摹以歸自喜爲平生第一希遘余未之見僅從眞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毁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絶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眞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爲焦季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邀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擧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爲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饋饟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郎季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傕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尊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爲資表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操丕兩朝繇未嘗爲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畦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于摩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吳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刃者謂羽已爲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糜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絶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

貞觀摹本尤爲真正大傅變隸爲楷其書仍具隸法觀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署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爲大瑞於是改元大赦以明年爲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足爲炯戒矣書法銛厲奇崛於泰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猶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爲本漢隸黃長睿以爲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爲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爲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至關中郭允伯以爲牛鬼蛇神直斥爲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爲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頗起元以爲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蠖蟄起盤屈騰踔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蝤蛑信爲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爲右軍楷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摹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緜亦遒而栗者信爲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荊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尙在唐家其六世孫蔚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爲莊丈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暫相貸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爲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爲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爲天下黃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稍見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爲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眞僞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碣雖斷蝕之餘備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溼鼓了乏高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爲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爲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爲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蕭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眞者但令不失古法便

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爲證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褘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别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日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爲一卷以示兒稻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顔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眞本

蘭亭眞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眞蹟眞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遇眞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眞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搨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爲眞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不滯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定武爲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眞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旣稱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爲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知孟陽朴村所藏猶非眞正定武然欲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惝怳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爲舊梅華十二爲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爲三號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琹如文郁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爲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决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谿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聸仁爲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爲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搨數紙細玩筆意往往時露趙法定爲吳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得我心爲之拊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爲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耆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内臣見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璧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亦較爲清瘦宜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褘玉枕跋云河南始縮爲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爲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爲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髹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燈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末由得見寶應喬介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曾字闕亭字半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禿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眞蹟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迥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尙有俞紫芝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而南不能借摹爲之神往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爲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蘭亭兩派一爲歐陽一爲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潁上董宗伯目潁上爲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爲精妙五年前爲吾友方貞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眞跡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爲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爲褚摹眞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摹遂搨數本亂眞而分綫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於海寗陳氏挈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

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王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寗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眞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摹倣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本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潁上特爲沉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之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界奴本滄桑後入眞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舅圖黃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搨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毘陵董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

虛語往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眞蹟與此正同以余雋好之遂爲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痴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笪在辛跋爲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爲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爲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曾孫建侯攜來京師日從借摹之已遂爲有力者售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須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即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爲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即爲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俶詭還當以米爲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于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勁中闕五字期字月中闕兩小璽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鬱岡帖中變化俶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爲元章所

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爽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淸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非褚別成一格决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首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爲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尙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格爲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爲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爲宗極輾轉相倣愈遠而愈失眞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爲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曾字上有乘輿兩字乃滿騖本異合縫款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褉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頴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跋想前夏風流如覩心摹手追烏能已已

頴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遒古似定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米淮海桑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柬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今柬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詩得晤宋游丞相所刻全本近今戲鴻餘淸諸刻不同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决擇故耳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毋爲蕭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之爲計太早獨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爲兒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尺輒端若繩他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爲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爲九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六卷一涿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榮芑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

本皆五字已損者榮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涅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爲全玩唯華亭儼齋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剜然五字具全且拓法較善爲定武本第一坐臥其下眞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顧懷仁所集聖教爲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摹雖未能擬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爲平生一快事也

往在淮陰見程大學霞起所藏大合銅印文刻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義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柳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爲不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彝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爲落水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剜然比之他本則此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卷以此爲長維時吏事荒忽日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褉之期日色暝晦獨坐北窗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褉

之一法也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爲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爲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眞正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棃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淸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爲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尙足凌跨一切況祖帖乎余所藏諸蘭亭雖乏眞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一間耳自當爲諸本之冠

潁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爲思古齋吐氣以爲各本皆出其下允爲千古精鑒獨其謂是米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褚摹黃絹本裁爲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爲海寧陳氏所藏蔽然可考則此卷的爲褚蹟無疑也人謂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嶄其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屺瞻先生爲余言董說弔詭無實因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潁上令某餉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褚摹本轉折毫鋩備盡與眞無異爲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董思翁始爲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

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精神迥別眞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當卽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綾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三卷失之而以龍與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章君所刻章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闕脫失至末一集則覓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蕭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滇前輩目爲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滇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滇以爲卽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爲蘭亭勝觀

竹雲題跋卷一　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苕上錢人龍靜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鉤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爲錫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爲乏養之爲老不之爲不樓之爲樓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爲最愛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

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爲與蜀郡太守書董思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弔信語此卷唯有老婦疾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毎以丈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若鳧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不一望立辨者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卽眞僞可一見而決何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員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尙鎭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愛國悲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蕭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眞蹟米老據船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爲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黃誥等贊者無之不知後五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搨全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眞蹟時嘗爲友朋臨之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臣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行書第一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爲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落遂爲吾友夏光祿金聲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祿病持以質樂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模糊及礫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右軍爲書凌今轢古聖教一出羣跡咸聚仰配蘭亭有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百年神明所護以及于余固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劫即如僕身享此帖焉千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脫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獨宣和

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橐倒篋以爲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剝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搨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芒鋩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搨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勑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僕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惟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淵渾蒨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嫁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珷玞之於美玉不可同年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出鉤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劇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關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為宋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鋩鍛宛然足為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珷玞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為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餘種以此為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為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為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力遒儁為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掴萃極于天府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搨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允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

過定武瘦不勝骨肥不勝肉和明融括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懸絕不敢伉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氈蠟千手鋟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巋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語為千載留神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槌擊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為今日之定武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耳然蘭亭雖輾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聖教覆本了乏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搨聖教則唯賈人率意重刻為衣食資既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趣頓盡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世者絕少但得舊搨便交相矜尚聖教宋本往往多在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為重況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偽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雨脉者目為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雨脉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偽究不足據惟佛道崇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為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為初學者立法耳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異始能識別也

往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未有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手勅其序元奘頗未與劉軻所撰大遍覺法師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壓聖教之後亦足為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搜遍考竭兩月移搨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又不暇于為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蕁江荔江以為得未曾有遂嬀余勒石而攖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氈蠟之法宋時最精往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為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相如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幾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牋小華山人龍柱墨窮日之力氈蠟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搨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奘傳元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元奘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請為塔銘比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者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

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㙮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不傳顯慶元年奉勑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出奉勑集書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勑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勑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閒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既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冣他帖故薛紹彭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裹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眞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北闕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昻二款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發興以孫氏所刻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聊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借觀寶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裹鮓帖愛之深而學之篤如此既自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今字朱竹垞釋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鮓味佳句今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當以語虞令句言裹鮓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復須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難當如忽斯難之難去聲當以語虞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費幾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會訓別以油籤摹得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遯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槩全得褉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著不能及也或者目為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逸其摹褉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搨本在其家曾於京師暫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播駙馬跋以為桓溫破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為贗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眞蹟者固非以為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閒人所為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閒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為靖耳

楊羲和内景經

右臨本晉楊羲字羲和黃素黃庭真跡曩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鬱岡帖康熙丙申二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第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為王羲之書黃

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爲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爲楊義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爲何氏之作按眞誥云三君手跡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郄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開曠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古不今乃正得之定當爲義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董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眞人楊羲字義和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眞跡在余處時會囑蔣生師淵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眞跡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眞宰

丹陽外仙尉

夆山眞君

眞侶瘞爾

洪流前固重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微　厥土唯寧波蕩

相此胎禽　華表留

山之下仙家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翔　也乃　以元黃

朱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舁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敘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爲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字之疏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爲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鵬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證亦復互有同異今以出水所存字爲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愼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誤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款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證次爲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凷左第一凷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凷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凷三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凷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凷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眞逸誤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兩截低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誤字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庋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闕一字金山經庋本奚奪下有余仙鶴三字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遽也乃裹以元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乃以元黃五字第三行邵資政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庋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庋本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字不全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其事今旌事篆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庋本更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現存邵資政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

荆門歷下華亭皆不足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考今石本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邵張諸本之皆誤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字為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集乃筆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舊第四行邵貲政張子厚本瘞爾下闕兩字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庋輟耕錄諸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庋本作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力臣本止存眞侶瘞爾四字耳爾字不全今本同

後款邵貲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眞宰四字注不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陰眞宰四字皆全則知邵張皆憑搨本流傳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經庋以仙作僊眞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於華山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言爾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浮邱著經下作迺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爾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胎禽浮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貲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玉字广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本作闕一字微寘下邵張本俱有爾將何之解化六字輟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厥土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庋本徵寘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華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石割荆門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厥土唯寧上皆屬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髣髴事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現存邵貲政作洪波誤扃石下邵張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闕入字金山經庋本作我欲無言爾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黃山谷以瘞鶴銘為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顏柳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句皆以此為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眞逸乃顧況道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為況以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元未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夏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為天寶十一載況尚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為顧況者決非也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為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為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眞逸譔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譔文之人不得遽以為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譔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亦非宏景即華陽眞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為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眞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眞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花直與數百載聚訟一筆埽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之疏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為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麤頑刻時恐未能盡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泊石泐不免鋒穎頽禿非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務同聚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其所矜尚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之亦迥非諸公之志況

口千聚訟究屬茫昧竟不如疑以傳疑猶爲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刓精光瑩者分兩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掃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臥卽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使君損致山上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滄洲爲功於鶴銘甚大其爲害於鶴銘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卽毀以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屋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宜岦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爲絕觀

卷二終

竹雲題跋卷三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苕上錢人龍壽泉訂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全具而後可爲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每見爲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爲人臨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瞬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敘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迴與率更爲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略得筆意余茲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截爲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參取率更風韻損其圭角出以溫雅以退爲進以離爲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眞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搴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爲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奡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爲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奇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爲好奇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

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潁上本此之稽派非湯仕所能爲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乃重筆牽過至米臨竟作怏字不知當時何故不留心乃爾舉字直乃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白亦可疑且諸本抑縱無脩字米臨則有之想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同姑存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每一行分作兩行爲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存海寧陳宗伯家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爲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爲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疎瘦勁鍊不減銅筩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廷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自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綰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輭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元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臣者郭允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勑書是也序以十月書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蓋其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營以舊本來蓋唐氏半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搨補之壬寅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搨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爲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河南既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爲后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爲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麤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眞故耳王元美疑爲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郭允伯疑爲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爲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橫生多少閒議論可發一笑

余得萬歷閒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氈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爲洗剔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氈蠟皆可十倍舊搨惟恨陝人以惡烟麤紙率略搨賣以爲衣食資則全泊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眞何歟

褚河南兒寬贊

褚公兒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沉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絶乃爲眞正沉着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後爲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兒寬贊墨蹟背臨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斂手拱視歎爲奇絶西至關中余亦幸得眞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橫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鈎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飛畫時帶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兒寬贊墨蹟者嚴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爲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爲書外露柔閒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爲瑤臺青瑣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爲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爲宏兩爲元元者宋太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稻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贊與之俾合爲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藎臣足爲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册

文皇哀册米虎兒以爲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爲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册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爲河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爲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辨人決不以余言爲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爲陳生潛甞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攝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末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案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作僞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謹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决非河南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眞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覔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不此況唐人乎又況褚河南乎今以此碑即之聖教雖筆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逸矣余因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爲辨其僞如此涿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爲河南書未一二見特非深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五卷目錄云九百八十六唐文瑒律師碑下注盧渙誤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爲魏栖梧善才寺碑十載疑團一旦氷釋爲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歎爲希覯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窓臨此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爲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作及閱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辛亥誤書中寅爲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爲虞永興甥馮其區以爲顏平原甥不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覽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尙有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此書已開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腴健卷軸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文乃詩思輭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爲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攀以蘇綽徵不起壽百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入其手都無所用眞是曠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摹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裝在史館於入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塡精妙絕似一筆書無一毫痕跡眞絕品也此卷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石眞賞齋摹搨精良爲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宗鬱岡都從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我火前初本擕入　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對眞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眞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敘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塡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爲榮故竇泉述書賦有順天矜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泉說文辭與也從似自聲其冀切岳跋屢稱竇泉倦翁誤也此帖原二十八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籤已失唯體安和帖竟不知何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擬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爲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

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故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別爲一册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能知爲何帖他日倘得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絶交書

李懷琳所仿絶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絶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曰爲右軍及讀竇臮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諸公皆據此爲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疑不能明也世既盡目以爲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爲此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仞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坌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爲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

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沒草書種子絶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眞蹟圓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參以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橫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橫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爲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眞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木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譔成六篇分爲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遜心求之卽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歐虞之後及其學既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眞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卽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虔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絶猶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凉之正也從此求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虔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卽不可無顛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偭規矩而改錯矣抉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絶爲沿門擱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縕薈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竇臮述書賦譏虔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并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爲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爲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爲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

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兒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託爲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故以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别刻之石今像已亡所流傳者皆别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四舊唐書稱頴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誰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黃庭樂毅風格梁公勳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以後見其遺跡尚當拱璧奉之況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慎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猶並列未有不爲所擠者君實爲之小人何有爲之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曾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爲似徐書未遽以爲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爲季海書董思白遂推爲季海眞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耳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块圠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步鐵石隔壁龍虵駭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纂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溫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爲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特爲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爲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爲日篆法日从口象形也日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爲日誤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巔頂也加山俗字又山宜作𡴀今作山乃嵩豈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搥搨故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眞雖古刻亦不能免爲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目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眞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癡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歷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勖父也可大身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之況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已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譌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倘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爲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會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寶之禍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寖尋猶撅不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爲貴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爲此議導君于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曩在京時新建裘曾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爲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爲搨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不可搨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頌東封頌閩人林焞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爲已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博千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欽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與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爲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功爲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爲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尙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丙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答之末有恒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恒山之頌粱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正存恒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恒山碑尤所摹倣竊見其孝經批答以爲絕似恒山碑今見此答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恒山一點一拂無不逼肖當時恒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爲恒山之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宷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爲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䆴蠟最古比之宋渡江以後諸刻圓勁有神釆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毛髮森豎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爲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極心指之也余爲此書初尙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升堂弟子也習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格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爲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爲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爲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爲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尙書改吏部尙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閒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闕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史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抱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廿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儼篆猶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二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殁集作躡公而殁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賜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勑公覆按碑無勑字今碑正有勑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玉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自生瘡痏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

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四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勍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充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贗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爲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附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豔發氣韻深

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沖勝及其久也則黯黮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怨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創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駡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腳漏痕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

劉太沖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垧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禎家當時有密爲王詵賺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遒古釵腳漏痕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湖何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大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埭者即過邵伯南埭也惘然珍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

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賓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顔則不直一笑矣

顔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顔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尙書時光顔名位尙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帖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尙書矣

顔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相餓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顔眞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檇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灃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道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但據戲鴻堂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顔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折庭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爲顔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眞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尙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尙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寗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硾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纔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眞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纔存梗槩不知眞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搨數十本袁清容得一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爲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關中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氈蠟精妙定是古搨惜未借臨爲悵悒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輒合也

顔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絶蓋泉明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行欝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横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絶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絶處正復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生屢臨魯公三稿不惟寶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

屚痕峻妝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眞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開國子而兩藁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僞號問儀于公公不爲屈八月希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祇緣忠勤無有提意中心恨恨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寗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汝僭號等及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使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尚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因亮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眞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眞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别聊復書之以麗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爲最以其用筆謹嚴猶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眞律公三帖飛動爽勁天眞爛然雖少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之至乎自斂則縱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眞律公下然筆爽神清狂縱中尚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迴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筍眞跡亦嘗在藏眞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眞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卽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爲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眞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爲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公垂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冤子孫不振固其宜矣史稱進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鐫記托名者爲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從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惟此而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爲道士有攝養占卜之術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碑所謂有開必先大猷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淸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爲隸者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款撰文者載江夏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向存決知非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旣誤以兩人爲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爲一時率爾誤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尙脩長行書爲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爲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眞跡在范一齋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最余在京於林務齋出以示余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尙有留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鮮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淸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荊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眞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校頴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頴本也頴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爲五蓋取易飛龍九五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爲頴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爲思陵臨賜向子諲者行列此定武本爲寬字亦極圓潤遒適蓋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頴上爲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頴上第一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乃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觸目以爲貞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爲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摹倣無遊行自在之趣反覺未爲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卽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東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亟摹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跋坐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爲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眞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爲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逼縊魯公時僞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者魯公平生頗溺老佛當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傎矣若其書法深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來者受其謬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劉素眞跡

劉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至熙寧

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爲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褫藏弆特爲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季爲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異在京師從徵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爲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腕有羲之鬼余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爲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爲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爲有明第一爲此也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爲沿門獨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絕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涉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爲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亡則以放恣爲高明以褻嫚爲和順縱心所如往而不反失

身烕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謹漸必驗之可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爲書爲整身律家者閑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毫髮有忽全體具廢知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而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恆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訥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維雲在霄化工付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紓卷自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至於結體最忌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爲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卦如征四等字必欲攜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爲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鬢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眞草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爲鐵門限者是也自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眞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嗜書篆隸眞行草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爲古今千文獨開生面且曰將爲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絕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強以豨力揩柱鮮有能屆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爲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爲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叡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圜法筆意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爲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叢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毫描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稜斬截爲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卽其觚稜不煩繩削自然淵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眞跡僅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派也此本以率更爲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脫有羲之鬼率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眞蹟卷爲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卽卷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爲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爲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專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爲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適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血作夏雲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偭規改錯不覉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騖藝苑惟薛道祖璽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眞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悉意爲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摸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接鍾索下開二米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廿井先竭之歎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尙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臃肉瘦不臃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尙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苟不深究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昔人之所譏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着嫈一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宗其用筆主乎堅正而敎學者當原本篆籀嘗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其說見於與錢訥生書訥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在仿褚河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得歐陽率更之清勁居多蓋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芥舟兼長八法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所書錢明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故中丞雅公今台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許屬友錄藏是刻即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亥豕之訛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君松廬示虛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芥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考稻孫手校本中先生有

六法而惟粹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反覆讀之知先生臨池無間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緘秘之倩數他家寶一如數自家寶無不可舉其美善之實以告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於神明先生之功于後學豈淺鮮哉予於是囑芥舟蒐爲四卷手書以授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無從校讐則芥舟與其友吳君晚青細按文義正其訛謬予乃任剞劂以廣其傳予聞先生臨摹古蹟最多有積書巖藏本幾于等身其跋尾悉有論述而惜其皆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芥舟其人不秘所有以示予予當再邀同志晚青輩二三人謀續刻于後雖如趙德父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亦無憾焉嗟乎得可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者幾何封已所有以傲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謹跋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四卷

國朝王澍撰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祀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銜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褏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竇臮爲竇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譌字靈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荅中恒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眞卿宋廣平碑考異乙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藁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謂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屬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簠藉衛而自稱脫有元韋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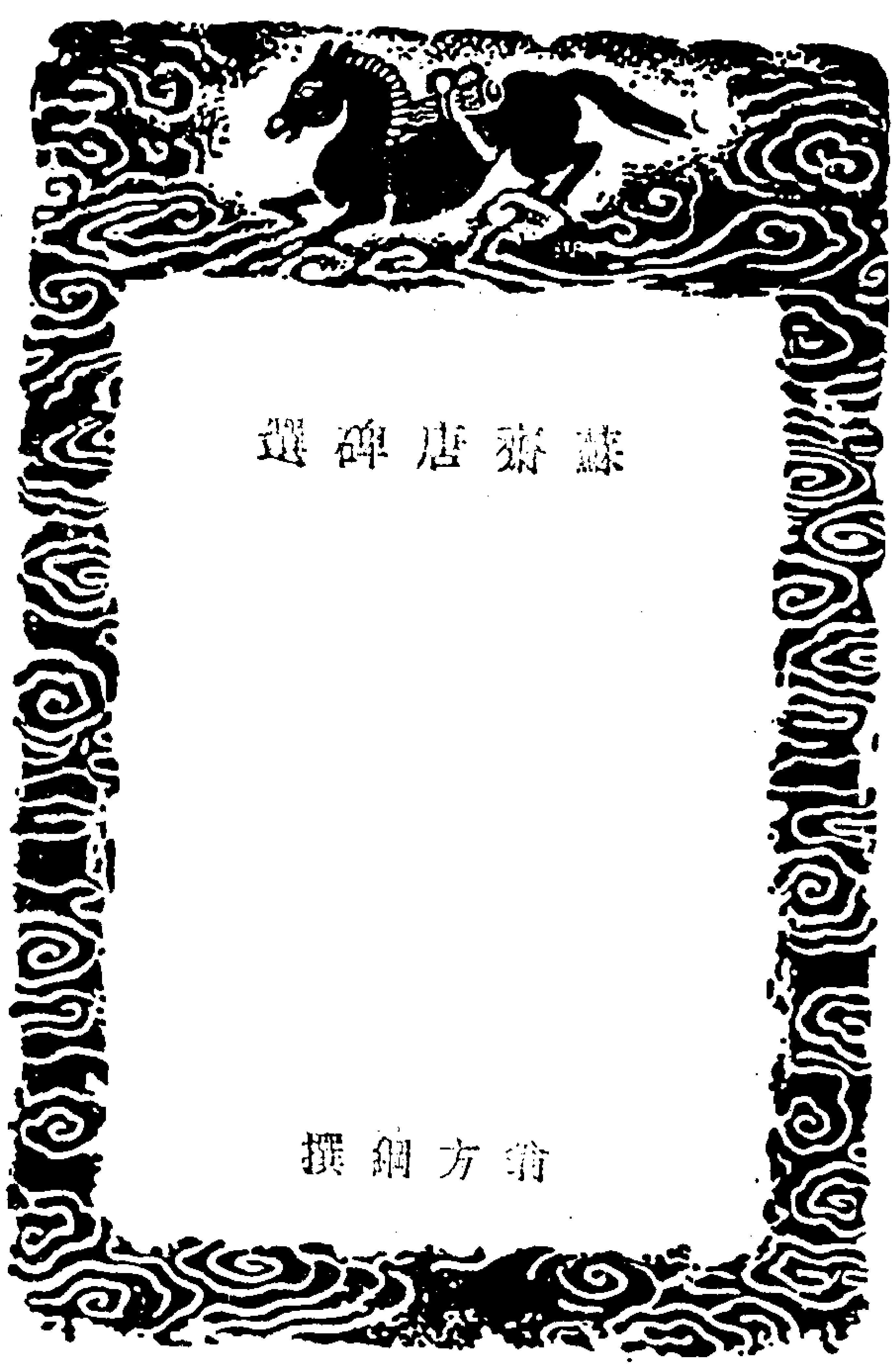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

胡玉縉撰

竹雲題跋四卷

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衡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弘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贇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寶泉爲竇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謂字類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眞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裴漼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

翁方綱復初齋集考訂論上之三云澍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考轉多舛誤



蘇齋唐碑選

翁方綱撰

蘇齋唐碑選

清　翁方綱撰

昔竇尙輦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遘。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眞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唐石眞本矣。詳具續書冊內。）

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側膩。城武本淸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皆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尠。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眞。（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墨。近歸臨川李氏。有重摹本行世。方綱記。）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眞。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眞本不可。（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近歸南海葉雲谷。摹刻於友石齋

帖中。方綱記。）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眞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眞本。聞藏平望汪氏。近聞歸吳縣某氏。欲謀重刻。丁酉八月。方綱記。）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另有詳說。見下冊。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府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尙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方象贊。卽山陰遺矩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亦失之。至於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關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并碑前年月。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並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遒逸之。薛稷字嗣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榮陽手勅。遠遜此矣。

尙有薛純陁大書砥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拓。至今尙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眞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記。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深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之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幷陰.（子寬名公綽.誠懸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遜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晉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甯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曩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選三十六種.爲　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既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六種.茲式亭復以素册.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溫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來未得見唐石眞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篛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篛林、徐壇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眞詣.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有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鈍.尚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眞.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考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眞際耳.

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淵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此碑之末.大失眞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廿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據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即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勃海縣男歐陽詢

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是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真。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倘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臍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參焉可耳。

以上補前册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塼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碑。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本三日帖。

褚書本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懿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丁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道光乙酉九秋。借鈔於邗上寓齋。方穀。

道光戊戌冬日。從方穀借得。越歲己亥。四月四日。鈔於撫粵使者署中。雪逸。

右蘇齋唐碑選二册。合一卷。乃　先資政公手錄本。方穀姓何氏。名溥。錢塘人。當道光戊戌己亥間。與　先公同在長白怡良公幕府。即所謂撫粵使者署中也。大抵蘇齋書學。以化度爲宗。故其議論率不外是。然攷據之精詳愼密。千古以來。實無其匹。讀者審之。同治十有三年四月丙申。歸安姚覲元校栞記。

蘇齋題跋

翁方綱撰

蘇齋題跋．爲錢唐何君方穀（濂）所傳錄．其天際烏雲帖．歐陽千文．辨化度寺．張遷碑．等數十條．從新篁張氏本補錄．兩本參校．各有不同．今就全集中互有詳略者．並刻之．甲寅春日．海昌蔣光煦識．

蘇齋題跋卷上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册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爲篆體唯字．恐未然耳．

款識一册．册卅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葉．夏壺以下．有宋人靑牋紙書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册前．亦以此四字篆首也．薛尙功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搨得者．何曾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册昔皆與宋搨武梁祠册．同在馬衎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册．歸黃秋盦．而此册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淸齋．予前歲於淶上訪武梁祠闕．得借觀其册．今復得借此册．雕峯二旬之久．古器精盎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

黃秋盦屢爲予言此册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月．翁方綱記．

書舊本張遷碑後卽題硯册

東平滿陰碑.東里四字泐.吾嘗捫石腐.勞擴潤與色.（色字.數十年前拓本.尚微可辨.潤字.舊拓本亦罕存者.）是年使金陵.驛館秦淮側.汪生古之狂.爲我搨石墨.古蠟光瑩然.四字千鈞力.秋燈水檻陰.柒油手搨勒.歸來初冬初.霜曉拜堦城.碑亭岸門畔.州牧共摭臆.召南懿于棠.繢我斯其職.（二句隱括碑內語.）末行備書名.十載悲追憶.今又三十秋.辛未昔蘚蝕.爾日手植材.宦遊非瑋特.得膺茲牧良.蔡沛功繁殖.（蔡生季良.予己亥典江南鄉試所得士也.今以課最擢東平牧.適來都門.共論此碑.蔽芾.此碑作蔡沛.）蘇齋鉛槧餘.奇觚重拂拭.嘉禾寶硯匣.古香同憩息.鄭祠片石銘.天寶七載刻.借此隸爲題.適與碑相值.張家故實垂.頌自名卿得.何論吉與揮.討論更脩飾.一寸書田腴.千秋同報國.摹璽昔江東.春雨今硯北.若農稽既勤.相滋著而黑.表頌即硯旋.更益根本植.系諸亭下闕.知我言不食.

乾隆己亥秋典試江甯.榜發後.汪子容甫以張遷碑古本見示.手摹東里潤色四字於行篋.十月朔.道出東平.親到碑下.題字石闕.是冬恰得此舊拓本.併觀碑闕以記之.今三十年矣.而是榜第三人蕃生來牧此州.攜觀入都.相與感逃墨緣.而適值叔未孝廉以所得新鄭大夫廟碑殘石琢硯屬題.因臨此四字.以弁册端.并附小詩於後.嘉慶己巳春三月望後二日.北平翁方綱.

跋羣玉堂米帖

南宋末韓侂冑自鐫其所藏墨跡.向若水所摹勒.凡十卷.名閱古堂帖.至開禧末.韓以罪誅.嘉定改元.此石取入祕省.改名羣玉堂帖.其第八卷.是米元章書.此大行書.米老自敘書法.是其第八卷之下也.

董文敏云羣玉堂帖.世所罕見.至有對面不識者.觀此語.可見百餘年前已難覯矣.

貝旁右下借挑之法.後來文衡山本於此.

明長洲杜大綬錄羣玉堂帖釋文.與此小有不合.雖不能盡疑之.然恐有闕文.

米公寫卄頭.左邊橫挑.先帶右直.而後再作右邊橫點.以此从頭定眞僞最易見.其寫芾字.即是如此.市是一直穿橫而下.其作點者僞也.

柳書金剛經.在慶元府官廨進思堂.今浙江甯波也.此石刻不存久矣.

柳出於歐.此米老心得之語.又米老最賞柳公綽書.此其所以能追晉法也.

米公自言學褚最久.此其一生精詣所及到處.不如此.不足以仰窺晉法也.

此帖云段季者.蓋段卿之族.（段文昌也.）然唐史表傳皆莫由詳其系次矣.　唐元和間人.　景雲寺塔及李詠墓志.皆其書幷篆.

周平園集云.米書從唐人羅讓入手.而此篇自敘不言及者.何也.（羅讓書貞元五年襄州學記.蓋米老家藏舊拓本.）

師宜官.不聞有所書碑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而不言何人所書.以趙明誠不能考知其誰書.而米以爲師宜官.未知何所據也.

末幅設竹簡鼎銘.蓋不欲以今體書自居也.岳倦翁亦覺以六書之統緒歸之矣.

米意不取小字.誠恐啓後學淩躐高談.棄小楷不學.而専趨大行草之漸耳.

嘉慶乙丑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爲棫園老友題此册.北平翁方綱.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如九歌、姚恭公碑.皆久無眞本.此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晉法.斂入神骨.當爲歐帖中無上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岳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即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一字通師.此可備官奴帖後一則故實也.

虛舟跋云.附與付古通用.非也.此帖內以姤爲垢.以研爲妍.以祐爲祜.以罷爲羅.蓋皆老年涉筆之誤.正足以見其眞意.觀者勿以此致疑可矣.豈其通用之謂哉.

此帖當與化度寺碑同論.乃虛舟跋內品及溫公碑.而不言化度何也.虛舟嘗自跋繙書千文云.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今予但見鉤本.已謂當與化度並論.此帖之神妙.固不必言.顧必欲推爲在化度上.則吾今固尚未見眞拓本.未敢遽以臆定之.然虛舟既見眞拓.而此跋止於如此.則豈醴泉、溫公二碑.可躋化度上乎.吾每憾虛舟先生學歐而不識化度之妙.故於晉法邈乎未逮.今觀斯跋.則此千文之所以妙.正未知虛舟胸中劑量分寸.究竟何如矣.

乾隆己酉七月.予於南昌使院.扃門試士.而夢華居士於其友人所.見此墨寶.惓惓以不得多借留數日.俟予撤扃一見爲恨.其後十日.試事既竣.夢華亦將之山左.瀕發矣.過予院齋話別.以此鉤本見貽.爰命小史雙鉤一通.幷系小跋於後.以志居士慇慇同篤古歡之意.八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書.

跋自臨天際烏雲帖

宋蘇文忠公書.當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卅八年購.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舊藏檇李項氏.跋稱尚有吳文定跋.今已失去.又柯丹邱跋.末失去十八字.（[illegible]浩.至正三年夏五月.丹邱柯九思書.）張貞居詩失去前五首.原是卷子.不知何時改爲册.方綱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購得之.今壬辰五月廿九日.爲宮詹錢七兄籜石先生臨此.又借古歡羅兩峯繪君謨夢中詩首二句爲圖.而

詩之。庶以彷彿前賢往復嗟賞之意。是日識於孫公園寓舍之青棠書屋。

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值至其出知興甯之前。此廿餘年間手迹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由誤也。予昔見眞蹟鄭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又米老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跋。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觀者幸勿以爲疑耳。乾隆壬子秋九月。北平翁方綱識。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壑九兄題五首。

韻勝元從骨勝來。外間狂草信輿臺。瑪班何焯津梁在。肯許良常問瀾洄。（王虛舟每謂枝山骨韻未清。蓋未見此種行楷耳。）

褚家册子繡金鍼。可但朱絲得法深。百鍊剛來柔遶指。中間數筆似雲林。（此卷極似褚河南書文皇哀册。以褚書此册二摹本對看。旬月始備見陰陽離合之所以然。）

眞賞齋中結勝緣。華陽樓榭好山川。夏承裴岑論篋笈。迴遡流風四十年。（卷中有華陽樓印。補菴居士印。眞賞齋印。豐道生嘗爲華氏作眞賞齋賦云。夏承裴岑漢碑。天球河圖比重。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在枝山書此卷後四十餘年矣。）

虎搏胡獅語未奇。蒼官石丈氣淋漓。當時落筆如風雨。此老多應造化師。

半載馳書訊濟甯。江東羊薄眼俱青。旁人莫笑干支誤。神似鄭州珤室銘。（此卷以丁卯誤爲丁丑。故用貞觀寶室寺鐘銘爲此。）

今年春三月三日。方綱按試。道出泲上。秋壑具舟相迓。支篷啜茗。同賞此卷。輒題二字於前。明日雨後宿鄒縣。燈下作二詩。以寄題之。即此第一首及末章也。其秋還濟甯。步寮之間。時在此卷。因復寓書至泲上。

借卷重觀。秋壑不吝珍祕。馳以見付。自秋至冬。百有餘日。無時不陳几上。復得三詩。合前凡五首。書於其後。蓋予所見祝書。未有過於此者矣。今將緘還。幷爲識此。十月朔旦方綱。

題集古器銘册

昔漁洋、竹垞、諸前輩金石詩跋。予惟見甘泉未央瓦册。今在侯官林氏耳。近日如吾受笙、暨阮芸臺、秦敦夫、張叔未、葉東卿。每持所集古器物銘屬題。而受笙選擇尤審。如漁洋所詠焦山鼎。予辨其非眞。此則無之。予又嘗以王述菴所藏建昭鐙款。證厲樊榭之誤。張叔未所藏黃山鉼款。證薛氏款識之誤。此二拓本乃具有之。信乎可與道古矣。癸酉夏六月十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建昭雁足鐙。在王述菴齋。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而有西漢字二段。可寶也。厲樊榭所賦竟甯元年雁足鐙。誤以甯爲首。遂致傅會薛尚功款識。予嘗据此以訂正之。（建昭雁足鐙。）

据漢志。黃山宮在槐里。梁山宮在好時。足以訂正薛尚功梁王貢銅之誤。（黃山鉼。）

此尺孔東塘所得。今藏闕里。嘉慶壬申。漢陽葉東卿以洋銅精摹。毫髮不差。予齋亦獲藏其一。雖曲阜有摹本。亦不能及。然此則眞本也。（建初尺。）

題集古石墨册

西狹頌前刻此二行。亦下辨仇靖書也。今所拓者。又不及此遠矣。寶之寶之。嘉慶庚午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手書不是信傳聞。下辨仇君記李君。吏在黽池石經上。世間炎慶此星雲。

右題黽池五瑞石刻。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登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皆在蔡邕之前。

孝謙隸楷啓初唐。尙勝龍門古驗方。我正遠追光伯筆。杜江陽溯杜當陽。

阮雲臺中丞跋。因北朝諸石刻。而及北朝經學也。予於北朝碑。最愛北齊樊孝謙所書孔廟碑。有嘗攷徐遵明諸家撰述。世已罕有。惟於朱江陽杜進士猷可。所輯春秋諸家義。尙見劉氏規過之書耳。嘉慶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廿日。方綱。

跋董文敏書

此卷吳跋甲子冬月。不知是某甲子。若是國朝康熙廿三年。則不應在史公之前。若是前明天啓四年。則董文敏尙在。不當云從先生遊。見其晚年書也。且如果此人及見董文敏。則其跋云。此卷乃先生在詞林時所書。計其年是萬曆丙午丁未間。此語未可信也。董文敏自萬曆己丑選詞館後。至萬曆末。三十餘年。皆官翰林。何獨舉丙午丁未二歲耶。且丙午歲文敏使楚。丁未歲還里。又不得云在詞林時也。况此卷署名下有宗伯學士印。文敏天啓三年癸亥秋。擢禮部右侍郎。兼協理詹事。又在此後廿餘年矣。此人於文

敏平生出處。中外經歷之蹟。皆不深知。而何以得云從先生遊乎。史公即溧陽閣老之祖。康熙六年丁未入翰林。距文敏之卒。財廿餘年。此吳跋又在史跋之前。而何以致有攷誤。是皆不可解也。

此書固是眞蹟無疑。然其中亦實有疏率處。昨見墨卿所藏董書册。有趙味辛跋云。董書生拙爲上。精能次之。此誠知書者之言也。然愚謂董書不甚留意結構。往往隨筆揮灑。以爲化境。亦未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致使好高者。反略其本家筆法。而專賞其隨意之作。是又未嘗非賢智者之過矣。書家究竟當以神骨與結構並重。豈得竟拋荒結構。而高談神骨。試問神骨奚從出乎。然墨卿所藏董書一册。實臻化境。是以此論不發於彼。而於此卷發之。

嘉慶乙丑仲春四日。爲荷屋老友題。

辨化度寺書

敬候夢華三兄近禧。前次承惠寄。吳門所鉤摹孟法師碑廿五字。此方見眞矣。至感至感。彼時匆匆未及回答也。久聞此二帖。自繆氏售出。但不知尊札所云巨家者。姓氏能見示否。再能使中吏爲多鉤出數行否。無厭之請。曷勝感荷。眞不啻一字百朋之惠耳。屬題二詩。草草奉上。其化度。則据札內所開行款闕泐之狀。弟竟見過如此一樣二本。一是元末明初王孟揚所藏。（王偁字孟揚。亦稱王虛舟。）一則元代名賢趙松雪以下。凡

十三跋．裁於楊李邰氏書畫記者．弟亦得借觀之．此二本行款闕泐．與今尊札所見者．竟是一模一樣．此本雖經元代名公鑒賞．然是宋翻宋拓者．今就弟所記出可憑據之處．開出數條．粘作小册寄覽．以資印證．務乞便中再將此本借來一對．是否即此所開出數條之本．再求示知．以慰懸念．至要至要．若使中見宋芝山．祈代致欲借觀其所藏定武蘭亭．務求覓妥便見寄．此刻不及寫專札也．諸惟珍攝不具．臨潁馳切．二月十二日．方綱頓首．

印證吳門繆氏所藏化度寺碑．略舉數條．粘爲一册．

第一行寺字末筆一趯．其尖過俯向下．全失原本之法．第一葉前半第六行．碑正文．第二行和字．中間一撇在上橫下直二筆之正中．此蘭亭正局也．此本禾內中撇太過．俯垂向下．大失之矣．

第一葉後半第五行．捽鶴乘鸞句．鶴字右鳥中橫之外出處．長過下肩半分許．而末彎迴鉤之勢緩弱向下．全失原本深厚沖和內抱之神理．鸞下之鳥亦然．

第三葉．後半葉之第四行．始自逵庭句．逵字走末捺腳．中間方折頓勢．纔及下夕內點之半．實傷過短．

第四葉第五行．身心俱淨句．淨字氵之末筆．低於爭腳一黍許．

第七葉第二行．祓勑二字間．可有紙斷接之痕否．至要至要．

此本共九百二十許字．銘文之末．樂永謝重昏至此五字止．請再細對鮮于伯幾所題之本．即是此本否．如是此本．則此是宋刻宋搨．非唐石也．

陸謹庭所藏陸儼山手跋之本．字少而最精．蔣春皋所收繆文子本．用墨雖有失處．然此二本．皆實是唐石眞本．

謹庭說吳門繆氏．家藏化度．凡七百餘字．（實不止七百餘．）前有鮮于困學題籤．困學跋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爲第一．後有十數跋．內有一長跋．

題諧梅册

天瓶齋寫梅十幅．又自書前人句．介人不敢更賦梅花矣．故用書家筆髓拈出之．附系二小詩於後．

天瓶書法我無詩．特寫空山雪後枝．恨未添鬚闍瓣處．料量擫押鐵鉤時．

永和寫論付官奴．夢到梁唐舊本無．別有橫斜疎放處．劍南老眼澈冰壺．（予有宋拓樂毅論．得天品題如此．）

嘉慶辛未春二月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九．

得天居士臨晉人書．蕭散簡遠．其神韻卻在張長史授顏魯公用筆處．

楊補之書．深於率更法．其寫生亦然．

臨褚河南書．乃借徑於米老．此可悟米老運腕題壁法．昔人踏雪觀瘞鶴銘．雖與米老題字．同勒厓側．乃正是米書追仿不到處．

六朝人書．吾獨愛陶貞白．所謂松風之夢故在．

徐壇長品穎非蘭亭曰．此渠蘗也．予則拈出米老旁掛一小快字．足以當之．

得天居士題黃庭．尚存晉人蕭散意．

得天題趙子固所藏落水蘭亭卷後云．古今人相照．正在此圓銳中．

得天題宋拓祕閣本樂毅論．得味外味．本於劍南集．正在橫斜疏放處．

得天作楮中令書．極有韻勝處．卻是郎官石記本色．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攷

世傳所謂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据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屏息上脫去不得二字．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其墨迹在何處．是以攷訂家不得所證据也．以上海潘氏所刻本驗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敬良所作一跋．而删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是以孫月峯松江碑目云．趙子昂蘭亭十六跋．而上海縣志．誤作十八跋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頃開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此在至元己丑後之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即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堂帖裝册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驗鐫字人劉甫若名一行．

正在內舍跋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鎭．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樞字印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鎭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己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是時子昂官兵部郎中．在京師．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則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傳朋所藏定武五字損本．卷內有傳朋自跋．幷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幷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眞本也．此卷裁於安氏書畫記．其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自臨禊帖也．當無第二本．即使趙文敏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本．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沈著．雖學禊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宜

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卷經涿鹿馮氏收藏。是乃黃香光定爲十三跋之眞本。而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即是此本。不得因馮氏快雪堂帖。鉤勒上石時。偶脫失不得二字。及解日二字。而遂致疑也。至於上海潘氏所刻一石。在當時孫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氏觀妙齋金石攷所收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之本。支派又繁矣。豈但蘭亭成聚訟哉。所惜涿鹿馮氏上石時。未嘗詳系其原委也。且何以不刻辭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致啓後人紛紛疑辨。是則馮氏疎於攷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嘉慶七年。歲在壬戌。杏春之初。爲裴山老友書。方綱。

裴岑碑

漢永和三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今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牛眞谷云。此碑以篆爲隸。予按此碑。乃是由篆變隸之漸。不可直目爲篆也。內凡口字。皆於方寓圓。是爲原刻眞本也。其摹本則直作圓筆耳。

東漢石墨。以永平六年。郭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甎石刻。內有永建四年。邵善君所題字。再次則此碑最古矣。此皆足與五鳳二年石刻相證者也。

往在館下。與吾友錢坤一。褚左莪。題此拓本賦詩。今四十年矣。後與黃小松、桂未谷。往復辨訂。今又廿年餘矣。因爲叔未題此。并識於後。壬戌五月望日。

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拓本有二。此其東闕也。故字末脚。史字右半。皆視今拓。多出寸半。以較明末所拓。惟史字末脚少寸許耳。蓋百餘年前拓本也。之山得此於揚州。攜入都以見示。爲識其概。乾隆五十九年秋九月朔。北平翁方綱。

石闕石墨。未有古於此者。昔王漁洋使蜀。尚能詳記之。今日知者罕矣。乙卯七月四日識。

畫石題字

漢畫石刻。凡二紙。其一下有隸書廿六字云。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畫吏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蓋平原之循吏沒而邑人故吏。爲造堂闕者也。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題。祝其安神之義也。濕陰。前志作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它合反。說之。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㬎午合反。故濕从㬎聲。濕即漯字。而濕爲正。漯則隸體之變。爾與燥溼之字不同也。是刻尚在武梁祠堂畫象之前。而中間無題記人物之字。從來著錄金石家。皆罕有見

之者。洪氏隸續云。於朱希眞家見二碑。雖有車馬人物之狀。然不可得而強名者。其此之類歟。

乾隆壬寅夏六月朔日。北平翁方綱。書于石墨書樓。

禮器碑題名殘字

禮器碑。山陽金鄉。及項伯脩字。知者最罕。丁巳秋七月十四日。北平翁方綱。

漢西嶽華山廟碑

長垣商邱詒晉齋所藏。無闕字。蝶册翦本。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借觀題記。

漢碑惟郙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鐘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華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撫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鉤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即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

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即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蘇齋摹長垣商邱詒晉齋本

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王子文題名。）

王文孫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孫名鵬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關仝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孫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孫先生世習。順治六年上巳後一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王鐸跋。）

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帖共論之。竹垞所品。尚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史。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硯書。覃溪翁方綱。

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荊公、王孟穀。皆和作。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恭伯陳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拓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遒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

卽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傅。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木。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飲石來都門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遜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歸錢氏又售於邱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鉤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無稍掩豐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邪。丙辰七月。方綱記。

四明嘉定揚州褾軸整本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榭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予齋。鉤摹成軸者。亦卽此本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作。

經師兼及蒐金石。跋尾曾聞秘甬東。未翦石間唐宋蹟。誰追鉤影廓塡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甬堨雲瓜鳥。廿載紫雲堂下夢。邈闕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紫雲書屋也。此內無辛楣跋。亦猶在四明時無豐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亦無長垣跋爾。）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閒旬日。周山茨、陸器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鉤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肘。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於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眞耳。方綱又書。

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

案全榭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榭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升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第未知榭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倘爲呆合。以快一觀。稽首稽首。敬志敬志。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鉤摹見寄。今予已廓塡裝成巨軸矣。十年夜夢。竟得踐言也。

華陰東郭王朱褾册翦本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卽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并諸跋鉤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郭。商雲駒陰商雲雉兄弟之梁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祉園。又號苑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鑑侯、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說。何氏號宋峯。）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徽君吳江陸虛城。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鉤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尙書摹得原碑。卽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尙書摹得之。卽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竹君鉤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卽商邱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鉤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鉤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畢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卽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卽此本。蓋原石弟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又郞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弟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閒。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修。如皋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山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誤。）已轉昇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州。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縱并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澗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

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華山廟碑歌爲竹君學使賦

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於此碑惜。謂出中郞重摩挲。或云會稽攷古誤。太史郞邪中

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得圭信否同經訛。箭答門閒殿基砌。嘉靖年以瓮沙剷。趙函所以假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蠅楷如螢窠。椒花舫深塵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湖周殿職方氏。下嶽巡狩豐年歇。霸陵新豐地特紀。袁君孫君續駢羅。昭印瞻仰女汝合。隱亭字更加切磋。（碑以詔為監亭得章洪朱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蕭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委。韓詩鄭易謹則那。篆與隸分遞所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於光和。建寧之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錯金屈鐵七百字。金精白嵩高嵯峨。三老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羲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駢雲雕二京子。墨非棲中同手蹤。郭髯題曰郭香察。小史述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實。方于魯亦矜丸螺。松談閣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題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摩挲。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本頤抵千金馱。君精六書勝於郭。尉律不止言庾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昔人每用吉金擬。但楷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談漢隸。婁機字原較若何。（甲午正月）

蘇齋摹華陰東郭王朱本

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為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毋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瘦同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閣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瑞）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善宛出碑椎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為眞。陸云欲臨三百通。前後巧拙笑齗齗。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肸蠁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倘亦杜郭隣。兼旬催我始落筆。霧焚正值澄秋□。寄光黑線引一髮。倏忽倒挽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通天篩箬□。嶽蓮雲斷橫關津。孰云方整卽奇古。要信姿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芳躅。徒與洪婁追後塵。我臨此本亦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踏五千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擘片石。兒孫雖遠氣脈親。世間眞復有二本。與雲爛石執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王非濱。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鉤本見示。卽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為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蓋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鉤摹太拙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為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紬彀。史晨夏承約略間。次仲籀斯相出入。可憐今代顧文學。撏扯洪婁頗岌岌。貫璞周人腊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拓論氣

體。何止二京最等級。洪家急就已變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緻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背蔽笈。尚光攤搨勳精句。河北關西盡皆發。日明如水墨如珠。數是蓮峯雲氣溼。雙鉤更不費神描。篆糅姿煩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嶽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暗古皆商邱。商邱三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瞻雙鉤。冬心先生大滌任。（金壽門所藏）何以得見從閻收。安知非出嵐腊假。奇在二本皴石投。一百五處玉璧合。儼八萬戶凹丸修。華陰本闕月微朏。前臨後尾纖纖留。尙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適。漢隸於斯特小變。迺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窺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恭以七經尙書法。碑後作團寸縮尺。近刻倣猜與牛。昨者中丞嶽祠貲紙本。摹寄煩澄鄧。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摩萬墨工未鳩。刻前賢跋贊詠。十日懷棻精校讐。未知西陂賞日賞明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倘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虯。必驚隣家瑶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俯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歆雲浮。然後殘我市石頗陳本。鼎足侍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更窮石泥銀牒紀。鉤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續。神之式之同齊疇。松風吹沸墨花舞。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校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援徐浩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蔡中郎書邪。今雖不能定為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於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豈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謂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詭。有常制者乎。卽以二三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豊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為玉。玉為王。欣救息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赦攷高直。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於碑額。廟字勹作𠃌。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為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為漢隸第一。恐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百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蹟。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覩前後變制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鉤本。漫堂雙鉤。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鉤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

之物。方綱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幷臨其跋語數條。裝册而書於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棊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於地震。亦必尙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曆中。藏華陰東蔭商雲駒陰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泄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鑑假史明二人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顧王三跋。別爲册。顧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鉤。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援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虛約華嶽是也。二曰古通字。蓋脩假阯亭磨大其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庮殷與秦遂登風縱起精銘曰谷州惟恭尉陰臨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篰其年農剝嚴荒梁雍屢歛苔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僞。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前亡西深垂于棐舞漢兼章帤吉無明京陵得掾德勑穎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從施是庶原峻翔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幽字從夕。則併爲三五盤幽之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攴爲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尙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晝夜躭玩。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倘力能市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其聞斯言已。是日又書。

借華山廟碑鉤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幷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大小。款銘底間漢西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方員平直中。仰止高山懸一翮。後來大海等羣鴻。張遷碑背僅流麗。欲問小長盧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古文豈本不從山。東亥平量漫等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 三峯石白巡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繡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廣安西。 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欵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花夢。一夜松聲來拂衣。 椒花舫子香録氳。古鼎照人非墨痕。我課款識徧鉛槧。薛尙功溯揚子雲。 玉煙一片割嶔崟。安得良工肯苦心。比似禹碑青未字。不愁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於寶蘇室。方綱。

漢石經尙書論語殘碑

隸釋云。石經尙書殘碑。較孔安國尙書。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方綱）案。此所謂多少幾字者。僅指洪氏所得見者言之。今若以孔本度其全碑之字。合存與闕計之。尙書盤庚篇之五行。

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論語爲政篇之八行。第一行連空格凡七十六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三字。第四行七十五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七十二字。第七行七十一字。堯曰篇之四行。第一行七十四字。第二行七十九字。第三行七十四字。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其每行之數不同者。則或經文有增損。較今板本不同者。不可以臆知矣。

宋乾道中。洪适以所得尙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吾邱衍云。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彼磨滅不異眞古碑。竊以蓬萊閣石刻。不見于諸家著錄。隸釋所載。則尙書五百四十七字。儀禮四十五字。公羊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一字。其爲八石。或系連接續鐫之。或每段別自起訖。皆未可知。今堯曰篇文。自起一行。前無鄰接之字。而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然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尙有全字。而洪皆云闕。則或疑其未必是蓬萊閣重刻本也。然洪所云闕者。如禮器碑更字、國字之類。今拓本尙有可辨。則或當日偶未細檢者。尙不止此碑。而重摹漢石經者。復有成都胡元質刻本。越州石氏重刻本。靖江王府重刻本。顧炎武謂見於鄒平張氏。京師孫氏家者。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似乎所見卽是此本。特字數未之核爾。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直以爲蔡邕原本。謂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然黃伯思見尙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逌見論語第一至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八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二書所舉。與今本異者。蓋卽洪所見之本。而孫氏藏本。裝入硯山齋祕笈者。後爲華亭王鴻緖所得。長洲何焯。猶及見之。何云。是越州石氏模本。然亦不言所以定爲石氏本之據。要之孫氏所得。卽此拓本之字。則灼然無疑者也。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廿六日。北平翁方綱跋。

洪氏又云。諸經字體各不同。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暀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若然。則洪氏之論。固謂瘦勝於肥矣。今以此拓本證之。良然。廿七日晨起書。

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石經者。非也。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

近日吳中顧藹吉。著隸辨。謂曾摹北海孫氏藏本。然所錄字近百。名顧與此不合。蓋顧氏但據洪、婁二書爲之耳。非眞見石本也。

今年四月。陳吉士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來眎。凡六十七字。尙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逕漢尺二寸外。波勢亦遒。旣手摹之矣。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今見此本。迺爲釋然。毋論孝于之于。

及庋下無哉字.與洪兼合也.今日客或有以小字疑者.不知趙明誠已言.蔡中郎小字八分矣.且若使字至二寸外.則六經文字.將至數百碑.十丈之堂.所不能容矣.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九月一日.方綱.

吾鄉孫退谷研山齋.所藏漢石經殘字.今在松江王周說侍御處.門人吳權堂進士.以楷書寫寄.比予所摹黃秋盦藏本.多因德綏績四字.又見白蒲姜退畊.摹刻北海孫氏本.止多德字右半而已.何義門云.孫退谷所藏漢石經.是越州石氏模本.愚案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見於寶刻叢編.漢石經在焉.其摹刻歲月.雖不可考.大約與洪氏蓬萊之刻.其時當不相遠.又適皆在越州.則恐即是洪氏之本耳.北平翁方綱.

漢武梁祠畫象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案王業字.是工非王.不待考辨而後知也.即石鼓遊車既王之王字.亦是如此.北平翁方綱.

方綱案易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今觀武梁祠畫.自黃帝以前.伏戲、祝誦、神農.衣皆短小.可徵經義矣.

又案此畫卦.伏羲氏手持曲尺.蓋以矩象畫卦也.故於初造工業.首以畫卦言之.昔得吳門陸氏摹本.與張石公舍人塤.同觀.石公云.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曲尺中間小尺.弦也.方圓皆有弦.邪逕相通之率也.圓爲句.方爲股.矩廣長也.小尺邪逕爲弦.其象爲△.因而圓之.逕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爲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歷.舍矩不能從事也.

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罰未施.

方綱案耆即嗜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者字.並不作耆字.諸君蓋未見隸釋善本耳.又案沮誦乃黃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也.通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成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是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韻融字下.正與此合矣.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方綱案易.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古者耜一金.疏謂耒頭金.金廣五寸.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非古制矣.然說文.茉、兩刃臿也.從木.丫象形.宋魏曰茉也.互瓜切.相、臿也.詳里切.或作梩.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茉、相、梩、皆一物也.合以證之.初.未嘗必以一金爲古制.而說文所解小篆.非興於漢.以其茉從木丫象形茉者.丫乃分別之勢.則耒端之兩分.蓋亦非必起於後世矣.正可援說文此條.以詁周易斲木之義者也.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制衣裳.立宮宅.

方綱案通鑑.黃帝用甲兵.制陳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此段所言造兵井田云云者.即其事也.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方綱案顧南原云.勳諸碑从褎省爲重.此復變重爲童.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洪氏隸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拓本偶闕.非原泐也.翁方綱.

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爲肉刑.

方綱案此退字.實非過字.洪氏初不誤也.以今所見拓本驗之.退字無疑.

方綱案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也.漢書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此條並可與鄭司農釋周官禮之義.相參證也.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号來方.後世凱式.□□蠑綱.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盧來方.後世凱式.□□（無）綱.此條方綱審定.改正釋文如此.來方者.即將來之義.猶言方來.又言方將也.

說言三至.慈母投杼.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方綱補錄.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張石公曰.轅應在車下.二馬駕之.轅在二馬間也.今畫轅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案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庾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圖漢時所畫.恐未必盡合於周制也.若蓋桯達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按偏即偏字.

方綱按第一跋.小印模糊.下有璧字.未考其爲何人.然以模作禾旁誤也.往者高郵王石臞（念孫）.說此字.凡數條.今日在沇州使院.予門人南城王實齋（聘珍）.亦爲此字覼縷援引.甚爲博洽.然予以爲此漢世胥史之書.偶有通變.不足異耳.

方綱於丁酉秋.聞秋盦說.揚州汪君雪礓家.藏是冊.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峯江秋史.欲借觀而不得.至癸卯春.秋盦借吳門陸氏摹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像.甲辰春.又得江君所寄.油素影摹本.而秋盦復摹其隸書來屬予題識.因合三本.參互考證.著於予所譔兩漢金石記卷內.至丙午秋.秋盦於嘉

鄜縣紫雲山黃全訪得武氏祠闕畫像題字甚多.則洪氏所藏於隸續者.一旦具得其石.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於是秋盦與予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眞矣.今汪氏竟以此册歸於秋盦.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册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册.亦倍有神交氣合之夙緣.旣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區區石墨名樓.眞與秋盦共結小蓬萊之約矣.

朱竹垞跋引史繩祖說.按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嘗受業於魏了翁.官至直煥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其大父武陽君.精篆隸.嘗撰隸格一編.以補鄱陽洪氏之書.其所藏武梁祠石像本.自完好如新.隸法可爲楷式.有其乾道丁亥自跋.又南宋衞博.號定菴.官樞密院編修.跋武氏石室畫像云.此本文字奇古.少譌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云.卽張如瑩尙書家所藏本也.定菴又云.開之愈子才郎中.南渡後四十年.纔得見之.蓋在宋時.此柘本之難得已如此.今見此册紙墨之古.豈卽衞氏所云張尙書本者耶.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冬十月二日.北平翁方綱.

漢王稚子二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書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翟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剝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illegible]按此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翟字.蓋卽靈字之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也.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剔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盝爲盩.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人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册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旣重感秋盦所獲之不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易俗.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虔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昔昔.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幷以告來者.

右王稚子闕之陰.予所見殘拓本.僅存前二行廿三字.今據蜀都碎事.補臨全文於此.此文宋劉涇字巨濟所作.凡楷書十一行.行廿三字.

宛邱李昇符、季士宏.鄒啓、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誠、岷山張剛、汴西馬中行.同游大尹清源□□.

此在闕上之第三層.周遭行楷橫書.今石已不存.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伯强□漢同來.

此二段在闕上之第四層.今石已不存.一段直書.一段八分橫書.

建安吳栻□赴鎭.明年二月□.皆謁漢循吏王□.城東耒同之微□.

右一段在闕上第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今石已不存.

若犀笥與柱□也.於是新都□大尹.莆陽□□.

右一段在第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今石已不存.

以上凡五段.皆後人題字.今並未見拓本.據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補錄于此.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冬十月有五日.北平翁方綱.

漢魏君碑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凡存四百九十五字.以校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七字.秦下逝字.慚笑之下疑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來字.二畫下之字.莽尋下軌字.凡七字.皆洪氏所無也.碑內倦卽遷字.跡字卽程字.其作跡者.隸釋板本.誤以㬎爲皇也.券勞也.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券爲倦.旣是倦之本字.何煩訓解.婁氏字原乃云.券蓋倦字.他碑所未用者.又以置於羿券字之下.蓋誤以从力者爲从刀也.

洪氏碑式云.碑十六行.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卽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其微露一二筆.如系旁之類.洪所未及耳.周龍幼與下一齊字.當亦別是一人.

是碑樸質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四行.竟類韓勅禮器碑.而又有下開唐隸處.覃溪方綱.

此秦安趙氏所舊藏.世無二本也.方綱又記.

張石公舍人跋.又補釋三處.春秋六十.確是六字.予已據此補入釋文內矣.至於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作分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鹽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修正.以此褾本未剪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

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案原石橫列書之。先其上列。而後及其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爲序。迄未有以訂正而畫一之者。今得此條。始知洪氏所錄。皆依橫列爲序。自今可據以爲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因併附識于後。方綱。

漢靈臺碑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其界紋耳。此褾册雖逐行翦截。然其中如乳皿之象二行。紙仍相連。爾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成歐頌辭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褾工雖巧。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裘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譌。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第二字。是刑字。卽形也。服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平字之下半微譌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積二字。此三處。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戚亦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卽而字。古而如通用也。又洪氏所未釋者。柜卽矩字。婁氏字源。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爲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某。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卽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案通鑑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後漢靈帝建寧五年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因拓本剝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譌耳。然就此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之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豎宛令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益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也。爵字則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本雖是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譌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以膠柱鼓瑟者。恐是以第就其與洪婁所錄。軼洪氏誇喜一章。足相證者。舉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其餘諸字。如圖之爲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錄。而亦未敢處處援以傅會。恐涉於近日顧南原之所爲也。乾隆乙巳。秋七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識。

崇如不頹。頹與誰爲韻。此頹字。亦秋史所釋也。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與此句可以互證也。可舞八□。以奏大章。八下當是詠字。蓋亦葛天氏八闋之類歟。方綱。

漢譙君碑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雖字畫失真。紙墨尚舊。洪氏所闕二字。今諦審之。僾逝下似是氏字。恐借爲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是十字。是年

七月丙戌朔。則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隸釋之誤也。覃谿方綱。

漢朱伯靈殘碑

右漢故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計中間空闕處。與洪氏隸釋正同。而尚軼去大半。是重刻本之僅存者。字畫之古勁。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當卽作中平原刻觀矣。秋盦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暨是碑三種。屬爲跋尾。三碑之中。是碑最爲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遹穉下似是書字。解黨上一字。左系旁。右似疋。以意度之。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了。微近系首。拓本糢糊致譌耳。爾乃之乃。下半是口。蓋原拓不甚分明。鑒賞家幸勿作平頂觀也。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卅三字。有界局紋。今惟見界文。餘不可考矣。然歐陽公云。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以君爲御史中丞。其後磨滅。小歐陽又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所得。是極殘損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譌爲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譌爲廣陵人也。今見此殘拓。抑又何減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爲圓。在漢隸中。爲最近篆者。宜六朝變楷之後。以永興嗣山陰也。觀漢隸當合前後原流觀之。乙巳秋七月廿三日。跋此四條。方綱。

綠過遙皆不確。觀者勿信也。此祖石在歐、趙、洪之前也。方綱又書。

遹穉下是書忠二字。忠字江秋史所釋。的確不易。卽此二字。尚於重刻之本辨出。則其祖石本在洪氏所得一本之前。何待言哉。方綱。

漢子游殘碑

嘉慶三年四月廿五日。安陽令趙希璜。得此石於縣北四十里之豐樂鎭西門豹祠內。土人埋於地中。灰沙蒙翳。其友假師武君。及徐、柴二君。爲助力洗剔。乃稍可辨如此。趙君自爲之記。翁方綱。

坿安陽新出四漢碑歌。

安陽城北神祠廡。漢四殘碑齊出土。其一分爲左右二。何減昔說任城五。漢碑最著兗與濟。偃斜石門太修阻。安陽近在河豫間。何人當穴爲楹礎。柱折垣頹又幾年。奇光鬱鬱今纔覩。子游一碑歲永初。一日元孫一孰祖。其一大字最遒逸。力似孔宙神飛舞。一云辛酉三月日。建元光和歲誰譜。略云業在春秋學。著錄百人傳訓詁。得非嚴顏弟子行。潁川鄢陵派齊魯。銘文闕泐作者誰。永建人書有誰語。徘徊三歎世遼遠。鸞鳳一翩珍鍛羽。劉寬四石渺難得。楊震四碑勝奚取。前年黃子與何君。杏壇二刻重扶樹。近來我輩金石癖。果遇造物精靈聚。十年不得趙生出。三段記摹歐帖貯。行春拜謁西門君。好風來拂蘇齋暍。徐、柴二子力勤滌。武君三禮功同剖。（虛谷方著三禮義證）坿之三傳證六書。寸許八分倍萬古。釋文豈但紿洪婁。作詩寄趙兼訓武。墨卿使節過安陽。定拓百本充叢楮。擘窠題作四碑齋。嘉慶三年歲戊午。

乾隆癸丑三月。先子得孔君碣於孔林墻外。親爲洗滌。移置廟內。小松司馬。爲繪滌碑圖。徵同人題詠。

記事詩中所云．蓋指此也．方綱．

漢禮器碑陰題名

此在禮器碑陰末行．陳國苦虞崇伯宗之外邊．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人書．韓明府衘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名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顧南原謂碑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篛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卿爲摹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碑）仇靖、（西狹頌）．仇紼、（郙閣頌）．孫興、（張遷碑）．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詳．鍾繇、（百石卒史碑）．蔡邕（夏承碑）．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耿球碑無傳也．方綱又識．

魏范式碑

是碑洪氏已多闕文．隸續所列碑式無之．其行次位置．不可考矣．今以此舊拓本驗之．每行存二十二三字．下半剝泐．是通計二十許行也．又有洪所未錄數字．尙存髣髴．今亦不敢遽以補釋矣．此本泰安趙閤老家舊藏．後歸歷城郭氏．今歸錢塘黃秋盦．爲海內希有之蹟矣．先是戊戌夏．膠州崔君墨雲．得是碑額於濟甯龍門坊水口石下．魚臺令莫君．拓其文遺予．邀心徐、魚門同觀賦詩．至今五年．果得見此舊拓本．信乎文字之緣．精靈感召．非偶然也．是碑舊說多誤糾李嗣眞書品之文．予別有辨詳于後．癸卯臘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舊搨．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眞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合．卽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差．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甯所寓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葒谷使人之便．寄來京師．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爲雙搨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所釋誤字一．（忠誤．洪氏譌作志譌．）潛心坐臥其下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靑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若此．況李嗣眞在唐初．負藝苑重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德父金石錄．始糾嗣眞之誤．而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源．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家．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眞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眞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鵠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邱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所書石經之一體言之．所

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巨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若范巨卿碑耳．此言本極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日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校耶．況卽使同出一手．而應詔莊敬之體．與平日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嶽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于本碑者．概不足信．此語以評唐宋以後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碑每條下．皆係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眞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此非深求漢唐接續之脈者．未易語也．予嘗竊謂漢碑自以韓叔節禮器碑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述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以是爲俎豆不祧之壇墠焉．蓋嘗論書有形質．有性情．若禮器諸碑．則形質性情．合同渾化．學者莫尋其端倪．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是非學人之拙．正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惟至於此碑．則形質皆呈露爲性情．在唐初既見稱於李嗣眞．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且中郎爲漢隸之大宗．書家之正路．幸賴唐賢編論．必有師承．千百年之後．猶得借此一碑．爲之津逮．其於書學．或尙稍有補乎．今必謂指爲中郎書者．無所考據．而彼其駁之疑之者．抑又何嘗有所考據．不過一倡百和．喜於翻前人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捺而後已．中郎何辜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眞書後品之語．以爲范巨卿碑之定評．而予之得見此舊拓本．因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北平翁方綱．

張石公跋．謂嘖非賾．然已．但訓爲至則非也．易繫辭賾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化在嘖也．范注．陽氣潛地下．故云化在嘖．據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亦不當引說文也．廿日方綱識．

是碑標册之首．有都省書畫之印．案是印爲元內府鑒藏所用．則是本爲宋拓無疑矣．特字有殘失者．所以更少於洪氏之本耳．甲辰二月二日．覃谿方綱識．

北齊造銅雀臺石卷門銘

北齊天保七年．修廣三臺宮殿．至九年訖．故此刻云．八年九年也．後三行人名．猶存古刻先上列後下列之式．亦考證者所宜知也．北平翁方綱識．

坿詩

高家丁丑到戊寅。銅雀臺造石盃門。千二百年片石出。拭苔尋古漳河濱。安陽趙令王學使。後先拓其蘇齋論。此臺雖是建安造。應劉七子無碑文。鄧邪孫兒宥銘字。馬子石室謠誰聞。此銘乃計百代後。軍主幢主名猶存。爾時石書用石墨。兼隸楷仍隸分。鵝鑿凹凸各所究。遺刻邢洺隋與陳。文深仲瑞覓不得。我方日辨歐虞眞。大河迢迢水花綠。爲我柱銘洗薛純。（天保八年丁丑。即率更生之年。其九年戊寅。即永興生之年也。跋在中州金石所記。滿以貯者。薛書砥柱銘也。）故詩末及之。方綱又識。

蘇齋選碑說

昔賢倘谿。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是風希遺。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眞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唐石眞本矣。詳具題識書册內。）

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腴。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實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眞。（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品。）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眞。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眞本不可。（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直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眞本。聞藏平望鎮汪氏。）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皆另有詳說。見下册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尚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方象贊。即山陰矩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爲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陰。并碑前年月。

其陰下半是鍾紹京書。非薛書矣。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并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遜之。薛稷字嗣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倘有薛純陀大書砥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搨。至今尚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眞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卽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碑。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宋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淡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河南書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幷陰。（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逮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竇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寧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曩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選三十七種。爲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曩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七種。茲式亭復以素册。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溫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眞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篛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篛林、徐壇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眞指。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鈍。尚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眞。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恐編撰廟堂碑考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眞際耳。

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北碑之末。大失眞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二十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據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即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者。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眞。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倘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躋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驂焉可耳。

以上補前册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塼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奕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乙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蘇齋題跋卷下

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

何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未見唐石。其用筆不可考求矣。孫月峯則有峭勁似率更之語。今以此原石驗之。乃凝重非峭勁也。陝本稍得其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腴。世間無虞書他碑可證。破邪論僅傳摹本耳。孔祭酒碑仿虞法。而結局太疏。學者但知從陝本過趨圓折。而於長捺更笨鈍著迹。全失其淵穆凝遠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後可以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溯山陰。蕺山渠几。去人不遠。此本在篋。日日當有吉祥雲來護之。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二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識。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黃山谷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壇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眞唐石。字尙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欹側失其平正。又失在右肩閒滑。撇頂尖纖。捺脚笨鈍。城武本清健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假無名手可追二

本格前。與其勉強重鐫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爲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臚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勒諸曲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惟祗庶樂推句內陝本闕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詳考。此疑尙未豁然耳。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重摹唐搨李秀碑

觀此撫刻本。始知趙子函謂。所以有松雪臨寫之疑也。然此不特不知北海。抑且不知松雪矣。松雪深厚。固非以姿媚勝。然至北海此碑。則高松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凝固。炯照萬古。後來趙、董。不過各得其一節耳。董文敏所得本。蓋遠在此撫本下。而鉤摹又失之。竟題曰北海書。刻入戲鴻堂帖。亦不言何碑也。至陳香泉作帖考。乃目爲小雲麾碑。董、陳皆號知書者。而謬誤若此。雲麾豈可言大小哉。卽董跋以此碑與陝碑論肥瘦。恐亦以目皮相也。嘉慶丁巳長至日。得雙鉤此本寄題。方綱。

宋拓懷仁集聖教序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一二於此。杖策孤征。孤字子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有闕痕半黍許。蓋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亦猶道字上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之失也。昔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然仿集聖教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條。猶非極有關係者。前幅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卽蘭亭敘崇山字也。山頭之下。一之上。橫列三小點。於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褚臨本皆同。惟是褚臨本支系蕃衍。又經後人屢有翻橅。今之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卻尙有空一分許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一上。無端空至分許。是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此可爲辨定武善本之法。）而褚臨則雖極精之橅本。亦只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極舊之宋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蹟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昧歟。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爲用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爲明白。誠是褚臨蘭亭之息壤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卻是向左微有豎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疏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亦是如此。惟褚本此山頭三直。最爲可辨。而後來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後來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眞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七月十二日。方綱識。

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都南濠所藏宋搨。世無二本。山谷謂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山谷此語。蓋深探草法之原。謂其正書在唐人中無多讓。所以草書無轍迹可尋。特揭出其正書矩度。使人善會其草書之根柢耳。而弇州過泥此言。遂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爲之退三舍。此猶之敬美誤讀山谷跋。以爲其正書無轍迹可尋也。敬美又舉容字極字。取法廟堂碑。且謂以今日所見。王彥超本張書。有出藍之觀。此其實非確見唐賢諸名蹟。炳在天壤。千古自有定論耳。愚按長史此書。實由褚中令上溯王大令。不必援化度、廟堂。始爲增價也。而其用筆之妙。則是由唐人問津晉法之正路。況原石久亡。此本在世眞拔星鳳矣。恐題跋後閱月。知此在雲谷農部。友多聞齋。將選石重勒。精意橅傳。庶足以訂正華亭董氏戲鴻堂刻之失。蓋褚書東山帖後。推此爲無上神品矣。嘉慶十年乙丑夏六月廿日。北平翁方綱識。

蘇齋學人。北平翁方綱。詩境小軒。借臨旬日。由褚法以問津大令。蓋千年以來。書脈繫焉。

宋拓醴泉銘

此本後有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已摹刻行於世。足以亂眞。然與此斷泐處悉同。無怪凡民此跋。以爲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凡民此語。蓋本於王虛舟。虛舟先生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幷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學歐書者。須以其中閎渾之筆爲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貌。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出。而蘭亭從篆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爲得耳。吾爲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與具眼者共詳之。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乾隆辛亥春二月既望。北平翁方綱。

既爲雩谷作前跋後閱月。門人江秋史侍御。讀禮南還。以其所藏宋拓本。留予齋。因復借此本來細對。靜研五晝夜。乃益見此本紙墨拓手之妙。予所見眞宋本凡十餘矣。以此本居最上也。雩谷先生幸珍祕之。四月朔。方綱又識。

附錄沈凡民跋。

率更在唐時。已推爲書家巨手。而醴泉銘。乃其奉勅書。尤是經意之作。故品第當居邕師塔銘上。評者甲化度而乙醴泉。恐非篤論也。宋靖康來。南北間隔。榷場所市。都是複本。僅存間架。了乏神韻。不知率更書。風骨內含。神明外朗。一片淸淑秀挺之氣。夐絕塵外。不善學者。徒貌其稜角反張。不能追取其風神。無怪乎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余見宋本不下數十。惟梁溪秦氏世傳千金帖。乃明懷宗出內府所賜者。爲天下第一。今來孝經堂。獲見此本。氈拓精良。神采煥發。當在千金帖伯仲之間。識者自能辨之也。因綴數語。以誌老年之深幸云。乾隆十有九年。歲在甲戌。閏四月十八日。補蘿外史沈鳳書後。

宋拓醴泉銘殘本

此三十九字。眞宋拓本無疑。予所見宋拓。凡十餘本。以新安汪文端公所藏全本爲第一。然未有不用濃

墨者。蓋宋時拓工多如此耳。觀者正不必以墨色過重爲嫌也。己酉二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綱識。

宋拓麻姑仙壇記

此南城眞本舊拓也。渾樸深厚。在諸本之上。今日盱江書院。適是從此翻出者耳。此亦今之星鳳矣。倘珍祕之。方綱。

顏平原書。以宋廣平碑爲第一。而其碑側之字尤妙。是乃張長史口傳之祕法。褚河南得之於虞永興。永興得之於右軍者也。平原書脈。所以直接晉人者。正在於此。其次則殷君夫人碑。再次則元次山、李元靖諸碑矣。唐人蠅頭細楷。本不多見。惟有此記。足與宋廣平碑相印證。而翻刻本又多失之。獨此南城原石本。尙略存其眞意。此本紙質墨色。亦非近今拓手所及。學顏書者。於此精心求之。雖以擴之尋丈可矣。己酉春二月廿有六日。北平翁方綱識於南昌使院。

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邨。計卅六行。存上尺許。丁丑醴志。存四百廿字。今三百餘字。然今拓本明白者。尙有六百字。若此本凡略可辨者。尙將近千字。予竟題籤云舊拓全本。非謂其文全也。碑既極泐。工人背用寬長之紙。幷不可識處。亦皆拓之而裝册。又幸偶留其最下數字。在今日卽謂之全本可矣。卽上截明白處。以今尺度之。亦有二尺許。而僅云尺許。何也。趙子函謂不復可拓。亦誣矣。墨林快事云。宋裝數幅。每行約廿三四字。通計八百廿餘字。今此拓本通計可辨者。竟有千字。（通計石存字數見後。）嘗慨想。若得覓工往陝西。用寬長之紙全拓之。或多得未見之殘畫一二筆。亦幸矣。今獲購此。尙是數十年前拓本。惟中間偶有脫失數字。餘皆視今多出數百字矣。壬申六月。顧南雅得一本。云是康熙初年拓者。正與此同時拓。每行存廿三字。趙明誠錄云。岑文本撰。此必在第一行。題下書人名上。據牛氏圖云。碑高九尺五寸。闊三尺。蓋中腹一段。尙有三四尺全無字形之空紙耳。然幸存率更銜名。則拓本所罕見也。今以全拓整紙量之。自碑額之頂至每行七十七字之末底。通高八尺二寸。又細審中腹字。亦尙有可辨者。

趙子函云。碑在李靖碑北數十步。（牛氏圖云南向。）士人撫其字殆盡。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予嘗謂此碑視皇甫爲得中耳。豈云視化度爲得中乎。今深繹之。迺知子函固有所見。而言之未詳也。化度是率更最矜重之作。是以字字逎逸。無一筆馳騁、至於虞恭公碑。則率更年八十有一。更在晚年矣。筆情所到。幷忘矜重之迹。是以皇甫之馳騁。九成之整鍊。化度之逎逸。兼而有之。時而出之。其馳騁精悍。或有不必盡如皇甫者。其凝鍊整秀。亦有不盡如九成者。然其逎逸沖和。則有可與化度幷臻至極者。孫率府所謂思慮通審。杜少陵所謂暮年轉極者也。得此將近千字之本。心融而神會之。庶幾古今正楷。舒斂通會之由。可得而仰窺矣。

虞恭公碑。予見舊本多矣。其最善者。乙巳夏。見王篛林所跋。謂生平所見宋拓第一本者。尙存七百許字。辛酉春借吳門陸謹庭。藏繆武子家宋拓本。有江左僧彌印。顧云美跋云。余七歲時。見此本於外祖陸文近先生几上。八分書籤。外王父尙寶公筆也。後再見之邵僧彌頤堂。今五十年。凡四易主。辛丑冬。書於塔影園。然此二本。已皆不見率更銜名矣。今獲此本。得見率更銜名。何啻球圖寶之。

購得此本。竟若有人如吾意。拓全紙。固已奇矣。迺尤異者。此裝册與吾所裝化度寺碑元跋册。分寸不差銖黍。率更妙蹟。適得同貯一函。豈非墨緣。

嘉慶丙寅春。得此舊拓。存近千字之裝册。是年夏。從遂府塔。借全拓大幅。因託甯皖明府。精拓數紙。至丁卯夏。計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

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能似鄙人。殫用心力。豈不視今日所得更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截矣。可恨可恨。

以今整幅驗之。此本竟是康熙初之全拓本。惜多翦失耳。

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復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備盡其起伏明晦。以窺微妙。安得僅執上尺許完整處乎。須於無意中象罔求珠。一重一掩。搜草聽泉。處處見匡廬眞面。但於句中索句耳。六月一日雨窗識。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汪巽泉爲購此。歸於蘇齋。是夏盛暑。揮汗審定。又費二旬之功。碑凡三十六行。七十七字。七月三日記。

只疑邕塔華波存。夢倚嵩陽晚照昏。誰點墨池雲過影。小樓西角玉鉤痕。　流水孤郵隔碧巉。珠胎玉屑幾人緘。歷遙空石翻成笑。已傲林侗與趙崡。　題虞恭公碑二首。蓋自趙子函遊九嵕後。至今百八十八年矣。似亦足豪也。丙寅四月廿日。

侯官林侗作碑考。志援醴志四百奇。石存上橫僅尺許。全碑梗概誰復知。趙崡秦人記親到。云不可拓空嗟咨。趙林後又百餘載。劉洞郿緬荒蕪基。昔年張（夏同）錢（待庵）二老友。遊秦爲我郵筒馳。卅有六行行廿許。恨不縮紙補所遺。率更之銜罕著錄。翻本妄假皇甫爲。（今日翻刻本。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此是率更最晚筆。後於邕塔泉銘時。所謂暮年思轉極。非騁奇姿非矜持。每當神來濟彌旨。偏在泐處工難施。安得此近千字本。琴無弦處能傳之。娟娟雲霧漏纖魄。活活蘋藻穿清漪。美人臨窗幛羅綺。天馬逸氣留銜羈。上稱分明目開霽。下乃掩映心摹追。有如訪古塹弭棹。行間墨縷餘深思。觀碑千古費揣擬。坐臥三日歸求師。岑公撰銜想中腹。何年蔵礪遭磨治。唐陵陪立最名蹟。孔祭酒石廣猶疑。歐楷邕塔自第一。吾齋膊錦雖損疵。百十年前此裝册。一函貯勿差豪釐。邕碑古拓此今拓。幸有難遘如相期。亦擬作圖備遺失。顧云殘缺徒貽嗤。（亭林金石文字記。碑不全者。以殘缺二字了之。）蘇齋楷法又獲此。春雨杏苑交繁枝。適逢聯飛送好語。墨沼日日香風吹。（昨讀廣川書法跋。有藏字。）

（聯飛語以證余新得梁摹樂毅論。果是眞本也。）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後二日。雨中自題所購虞恭公碑後。方綱。

虞恭公溫彥博碑

溫公碑較醴泉銘逾緊。較皇甫碑則斂其鋒鍔。此本是康熙初年拓。拓手乾淨。比明時濃墨拓本爲佳。余向有一本宋拓也。王麟洲所藏。有跋。今以闕乏質之他人矣。嘉慶壬申春日。坐雨春風廬燈識。

此百年以前拓本。今不易多得者矣。此碑卅六行。行七十七字。自宋時拓本。已被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僅拓其上半數字。在今日所見。有拓至十九字、二十字、廿二字者。此本拓至每行廿三字。可寶也。

宋拓見過數本。皆濃墨致掩字畫。且亦皆僅至每行廿許字而已。此本用墨尙未致過濃。敝篋一本。與此同時拓者。每行七十餘字。而裝時多誤翦失。尙有率更銜名可辨。則世所罕有耳。

今日此碑拓本第五行的字。第卅六行猥字。此二字損泐。此本未泐。（二字是近日拓本之驗。）僕得舊拓全本。後因托友往彼。（在劉洞郿）用極寬長之紙。拓整幅來。就其可辨者。精審摹之。凡得二千八十餘字。不惟率更結體之妙。已攬其全。且於溫虞公事迹。竟足補新舊唐以備考鏡。眞大快也。附識於此。南雅先生。將假裝矣。此本竟。應覓善工裝之。壬申六月十八日方綱識。

虞恭公碑甚好。原黏有倒置。且行行欲飛去。老先生或商之介亭。托其代爲料理。用小篋舊裝爲式。精裱之。可以附加小跋。但不知能交妥便寄滇否。不然。則暫且用漿糊。行行黏緊。防其飛起。以俟再裝。此種拓本。將來漸難得。須成就之。

若滇中命工。暫就此黏緊。用紙包好。以待再裝。亦可。墨林快事云。每行存廿三四字。此百年前舊本之驗。已行行飛起矣。日內卽宜條條黏緊。（不能俟裝時也。）此刻又聞得雲南省城有極善之裝工。虞恭公碑。（陶隽寄）

此碑全文小篋有手寫全圖。但不能借出。須十日以內之功。託一人抄寫之。（此或可託介亭。）卽不拘何時。照其式另裝可也。然則全圖必託介亭寫之。

宋高宗御府褚摹蘭亭刻本

右蘭亭舊本。前有機暇清賞印。後有紹興二字印。是宋高宗御府所藏褚本也。前又有陳緝熙書證印。陳鑑字緝熙。吳郡人。明景泰中官國子祭酒。富於收藏。尤好鉤摹蘭亭。皆以所藏宋拓本重摹轉傳於人。王弇州以三十千購之。其爲當時所珍重如此。況又在三百餘年後耶。乾隆五十六年春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

此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王弇州以爲理宗者誤也。今慈谿姜氏。湖州錢氏。皆有此本重刻之石。此其祖本

也。辛亥二月翁方綱。

懷仁從蘭亭集聖教。豈知又從聖教集成蘭亭。可謂百千燈同一光矣。方綱。

張即之楷書佛遺教經卷

張溫夫生於淳熙三年丙午。至是寶祐三年乙卯。年七十四也。溫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此書佛遺教經。自述筆意。卻非仿右軍作論楷沒者。自以楷格在行押之上。正無庸援吳傅朋專師晉法以例之耳。嘉慶丁丑冬十二月。方綱。

元張伯雨書東城虎丘寺詩卷

右張貞居書東坡虎丘寺詩。後題云至正戊子上巳日。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宵然留清詩。皆亦勝刻本鈞也。安邑宋芝山得此蹟以見示。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夏閏六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

題此後之廿有七年。雩谷復持來。重題於後。六行異字。乃左之譔。偶然筆誤。不足疑耳。嘉慶十年乙丑。又值閏六月。復以予臨本對看。方綱識。

明周忠介公（順昌）手札（款云。現老年契兄。）

俊顧廚兼黨籍論。誰如璫禍弔湘魂。偏餘故紙淋漓氣。多少江湖血淚痕。　朧來詩話到江東。文舅姚甥尺幅中。松梅開庭門客語。只應夜月照秋空。嘉慶丁丑夏四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右明周忠介公致文毅手札。後人因繪忠介公像於前。并同時諸手札。廿有二通。合裝爲冊。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年月者。亦有記札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手書者。凡十處。用蘇齋印記之。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末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敍諸人繆當時。繆誤言旁。豈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酷至此。縱有追贈祖考之舉。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陽不回二語。雖若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全局。有待於我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史至此。豈止如觀象玩占於剝復之際乎。此冊今歸於南海康部雲谷齋中。持以見示。因爲題識其後。嘉慶丁丑四月九日。方綱。

明沈禹文手札

右沈禹文與錢磬室手牘二通。禹文名大謨。吳郡人。嘗遊於文衡山之門。予齋中有其小楷書詠秋葵一詩。與文氏二承及周公瑕諸人同賦者。書法得衡山手意。此二帖雖是行草。然亦仍不遠於文氏派耳。予又藏吳中皇甫兄弟雜文寫稿。雖塗抹草草。亦皆是長洲楷法之體。蓋爾日吳門書派。上下百年間。大致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九日題。北平翁方綱。

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帖凡十冊。肅府原跋刻本一冊。）

陳子又舉蘭藏箋云。肅府淳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直五十千者。此本是也。尚在王孟津未跋之前。孟津跋是崇禎十一年也。

墨香百五十年前。北李燒松迹宛然。十載裝家珊楮葉。良工心苦倩誰傳。　龍腦壺兼鳳喙卮。東書園殿幾何時。八分留得題名石。應教陳毛又二師。　自題所藏肅府淳化閣帖初拓本二首。乾隆壬寅秋七月朔。北平翁方綱。

劉公㦷七頌堂識小錄云。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訶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凡二冊。猗氏有荊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第一至第四卷。用汪象先所藏宋搨大觀帖眞本細審之。以紅筆圈識。乾隆甲辰秋八月廿五日。蘇齋記。

內府本。又逐卷逐字細對改正一遍訖。合之今秋用大觀□卷所改者。只除自藏大觀第六卷殘本之字。未經對改外。今改正者十卷。內合共改正五百八十二處。甲辰十月十七日。

內府本。賜詹事府恭貯者。今始備檢前後。有工匠黏悞處。移正重裝。併於後幅識記每卷帖數字數。丙午三月四日。詹事翁方綱識記。

又以第九卷。參合濟源本、太原本。改正肅府本十六字。是日附記。

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十三日。以米黃所鑒評覆校。良常王氏所云者。摘其一二。略寫於此。良常雖間有訂正。然米黃究是舊聞。是以略存之。是日方綱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邵瓜疇舊藏淳熙脩內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也。

此字似永興法。（卷一第廿四葉七行遲。）

法字上二點用分法。不如此之着迹。（卷一第三葉首行法字。）

此葉今石已是補勒。□□□□□□□可寶也。（卷一第廿六葉。）

此葉今蘭州是補石。非□□□□此衛拓不易得。（卷一第廿八葉。）

右軍袁生帖之外。又訛此一吾字。（卷一第廿八葉八行吾。）

乙卯卯字。竟訛作丣。此是酉字矣。明代學者。不講字學如此。（卷一末題隸書款字。）

以上第一冊。

初頤園所收一本。拓□□□□而墨工極有斟酌。凡原石坳□不平□□此本每近淺淡者。皆概以一色。是拓手之善也。

此帖末潛處耳。淳化閣本。誤分處作不可二字。當以大觀正之。昔見汪象先所藏宋拓大觀帖。以此細對。尚未及記出。今得見李春湖所購。始記之。嘉慶辛未五月十一日。（卷二第一葉七八行。）

宜示表.以大觀帖十五行爲正.淳化閣帖.改作十八行.停雲館帖依此.（卷二第七八葉宜示表十八行.）

詳觀大觀白騎遂帖.始悟唐儉碑之妙.（卷二九葉二行至五行.）

大觀三直筆.微帶分隸意.（卷二十葉二行卅字.）

似是毁字.（卷二十四葉五行毁.）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石本.可寶也.（卷二十五葉.）

大觀帖僞國二字.如古泉刀布之文.（卷二十五葉首行二行.）

大觀此等字.皆似古篆.（卷二十五葉三行覺.）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刻本.今不易得矣.（卷二十六葉.）

此之大觀本神似永興.（卷二廿三葉三行遠.）

以上第二册.

大觀榷場本此首尾二亮字磨去.皆尚微露上下筆痕.（卷三一葉三行.）

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卷三三葉首行.）

大觀若字.無口作一勢.既是草書.豈復有作口之理.未知左氏傳注稿本亦時帶章草乎.（卷三三葉第八行杜預書.）

精心看庾亮劉超書.則北齊劉珉筆勢.蓋可想見.并可參之寶賢舊拓.（卷三五葉二行.劉超書.）

渙之此帖.大觀極遒厚.此尚嫌單弱耳.（卷三九葉王渙之書.）

操之等白白字.大觀不如此.可見摹手全不知筆法.而惟工匠之是恣.益信右軍袁生帖內吾字之失.出於摹刻之誤.而非原蹟如此矣.（卷三十葉二行.）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是眞本不易得.（卷三十三葉.）

王劭書.亦當參之寶賢.以證化度之脈.不究晉人之正脈.而專臨學唐碑.已落第二義矣.況不究心唐碑而但學米董者哉.（卷三十三葉四行王劭書.）

瞻舊誤爲贍.（卷三十三葉九行紀瞻書.）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眞本不可得矣.（卷三十四葉.）

羊敬元書.摹手太弱.（卷三十九葉羊欣書.）

郗字太不成形體.寶賢雖笨鈍.尚自可參.（卷三廿葉八行郗.）

弱極不成字.（卷三廿一葉六行末孔琳之奏等字.）

以上第三册.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脩內司本.圓渾古勁勝□.吳荷屋得此卷宋拓.（蕭思話帖.褚帖.歐陽帖.並隱有銀錠嵌痕.疑卽碑工所作.紹興國子監帖.）而列子小楷拙滯.尚不逮此蕭刻也.蕭刻雖多失於偪滯.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

略記於內.規以圓渾.卽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脩內司本精腴□□.每捺脚腴勁.不如此方板.以脩內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鍾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盋之祕笈.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翫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拙趣者何如.（卷四四五六葉蕭子雲書.）

君頂石肩.與定武蘭亭羣頂側下同.（卷四十五葉六行君.）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眞本不可多得.（卷四十七葉.）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眞本不易得.（卷四十八葉.）

此縚□□之第三帖也.當合寶賢帖看之.（卷四廿葉李邕書.）

薄紹之帖.軍宅二字.當以內府本參合寶賢本.（卷四二十四葉薄紹之書.）

以上第四册.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此帖大觀石本有魏晉人意.（卷五三葉七行宋儋書.）

此葉今石是重刻.此舊拓本可寶也.（卷五五葉宋儋書尾.）

此前半葉今石已另刻.此其原石.不可易得.（卷五八葉前半.）

大觀帖.智果論書作一段.連屬王子敬、王右軍、蔡邕、扶風曹喜等.均不提行.（卷五八九十十一十二葉.）

此葉首三行.今石已泐去.（卷五廿一葉.）

疾悕忽移以下.凡二行半.今石泐.（卷五廿二葉.）

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取顧氏釋文對看.蘇齋記.

此第五卷末葉.明代之跋.後四行今已脫失矣.何況古帖之剝泐失眞耶.是日午後微陰.又書.

以上第五册.

黃長睿十七帖云.侍書王著勒石.勢殊疏拙.方綱按.疏拙二字.以評淳化閣帖.可謂神鑒.孫退谷賞華文簡賜本.云有朴氣.二評揚抑不同.正相表裏.因題蕭本初拓第六卷前.庶以攷諟祖石本之妙.壬寅冬十月十二日.

此卷內袁生帖.據依內府本.改正一吾字.眞乃一字百金直也.甲辰十月一日.齋戒謹記.

篤叟二字.今石已另補.此拓二字尚是舊本.今不可得矣.（卷六七葉首行.）

第二可字點勢.乃連下一字爲章法.妄此截斷.此王侍書之失也.（卷六九葉九行.）

待此豈三字之旁點.內府本皆無.大觀摹本或有之.或無之.寶賢亦自大觀摹.而無此一點.宜從之.（卷六十葉十行.）

雖字末尖.垂入蜀字之內.大觀摹本.亦或有或無.寶賢則無之.內本亦無.（卷六十一葉十行.）

縱字參看寶賢。（卷六十四葉六行。）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內是迴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寶賢蓋亦沿搨本而失者。脩內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建安帖。惟□□□□懷仁集聖教所本也。苦字頓挫迴折。□□□□本妙極。淳化似不應訛謬至此。苦字。自唐賢化度昭仁。中直並不多穿上。而草頭作對斛勢。蓋山陰之法。其來有自。今見大觀眞本。幷懷仁集聖教。皆具遺則。而何以淳化摹本乃失之。（卷六十九葉。建安帖。）

袁生帖考辨。詳具予所藏大觀眞本卷內跋語。（卷六廿三葉。袁生帖。）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脩內司本同。（卷六廿四葉。司州帖二行私。三行福。）

以上第六册。

以脩內司本對之。其原本皆□□。寬出幾許。不但此帖也。姑記於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承足下還來已久帖。）

以上第七册。

脩內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頃遣少畋誦諸行。）

今右是另刻。此是眞刻可寶。（卷八十三葉。）

此第二行入字起筆之頂。吾字中間迴筆。皆是回帶逆折之勢。以內府本校之。正相合。（卷八十五葉二行。）

以上第八册。

丁巳九日。吳鑑蓀持有銀鋌板者一本來求題。肥厚與肅本相近。而筆勢頗方。闕之內府宋初拓本。亦肥而方也。然鑑蓀之本與此本互有出入。則摹手不同耳。適李春潭亦持一銀鋌本來。摹刻微瘦。遜於吳本矣。此兩本第九卷皆肥。與肅本異。後三行皆全。

甲子夏。於墨卿處見一本。南宋翻刻。亦似肅本。而第九卷仍肥於肅本。末三行亦全。昔王良常品閣帖第九卷。謂大令書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蓋以第九卷之細瘦者爲專謹。第十卷之放筆者爲縱逸也。此特執目前所見肅本言之耳。肅本此九卷是別從一本摹入。以致過於細瘦。以致王良常目爲專謹。其實淳化原本初不如此。今即以所見南宋坊賈重翻之本。其第九卷尚不似肅刻之細瘦。而其第十卷。卻轉較肅本稍近細瘦。則是後來摹手偶有不同。豈得執此以評大令書耶。乃王良常竟以此剖分子敬書格。謂子敬於右軍之意。離而二之。是則誠子敬預知後世有淳化閣帖。肅州翻刻。末二卷肥瘦之歧。而先自區於異轍者。蓋良常王氏書評。多是八股時藝評語中來。亦猶之所評漢隸禮器碑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今偶因此九卷淳化原本。非若今世所行肅本之細瘦。此特一時翻摹者之所爲。不足以程量大令之書。而適足以證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即此二卷前後肥瘦之故。不能辨析。遂至大令之書不明白。

而上下千年書道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豈止彼一說。扣槃捫籥。宜剖析哉。嘉慶九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十日。方綱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校。知肅刻此卷另從一本出也。

內府本此卷之字。皆較此沈厚。（卷九首葉。）

授衣帖皆本爲勝。與淳化本字字不同。不具摹改矣。（卷九三葉。授衣帖。）（皆本此下尚有四十許字。授衣帖尾。）

奉別帖。卞氏式古堂刻本與此迥異。筆勢放縱。前□□□字。皆作冷。卞跋云。唐刻初本者也。（卷九四葉。奉別帖。）

內府本此八字筆筆重頓。（卷九六葉二行。彼忠往汝復見諸女八字。）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雖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收上矣。（卷九十三葉。阮新婦帖首行二行。）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卷九十四葉。雖奉對帖首行二行。）

山谷云。此帖有秦漢篆筆意。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即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脩內司本廿上左半。似是半缺。則即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尖。則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爲晉法存古之券。脩內司本遂字左辶。深字下木。皆見古厚遺意。

深左下。肅刻誤多一折。亦另本之證。（卷九十八葉。廿九日帖。）

薄冷帖。可作化度左券。（卷九廿一葉。薄冷帖。）

王虛舟云。錫大佳以下兩行。是率更書。當別爲一帖。蘇湖章中丞云。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惠六。當作下也。愚按章說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鉤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眞迹重勒石者。所謂眞迹。即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即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爲六耳。據此則錫可二字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當飴亦恐有奪。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疑。致斯搘拄矣。脩內司本六上一筆。迴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錫大佳帖。）

此帖嗅字下。缺三行十八字。褰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肅府上石時。原失此三行。南宋本有此十八字。（卷九廿四葉。諸舍帖末段尾。）

以上第九册。

虛舟蓋以縱筆者皆僞耳。然亦不可槩論也。大令有似後來歐者米者。

伊墨卿購得南宋坊賈重翻淳化第十卷。所刻字尚不誤。然筆畫已傷瘦削矣。□□尚不及此肅刻初搨之神彩也。嘉慶甲子六月十日。方綱識於石畫小軒。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對一遍。從□脩內□□□□之本。即此肅刻所從出之本。亦以見肅刻本之可信也。中秋前一日。

武字中間．甫本失舛耳．顧釋遂謂與西連字互置，今以南宋本核之．初不如是．蓋□□以見□□□□（卷十十三葉五行．此用武之圖句．）

歐陽率更所開先也．（卷十十四葉．鄱陽書首行使字．）

舉字中間．与挑起處中有點迹．故致誤．南宋翻本．此處尚明白．（卷十廿一葉六行舉字．）

今葉今已不存．今蘭州石是重刻者矣．此舊拓本在今日已爲至寶矣．後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凡此卷末四葉同此．（卷十第廿二葉．）

內本明字在下一行之首．方見章法．（卷十第廿二葉四行明字．）

以上第十册．

明李義民縮臨蘭亭

李義民以小楷擅名．然蘭亭縮爲細書．本自難工．此中欲拈古人妙處．正在神理栩栩欲活．非可以皮相也．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朔．爲夢華居士題．北平翁方綱識．

此册凡縮本二種．然須彌納於芥子．其理微矣．更於後跋詳之．

王一峯縮臨定武本蘭亭

作繩頭細書．不難於得形．而難於得神．不難於緊密．而難於寬展自如．有尋丈之勢．此所謂法外之意．可爲知者道耳．戊子秋九月二日．方綱又識．

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

適爲門人莫緒軒作翫雨亭詩．用蘇文吾以名吾亭作結句．是日購得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子．因題小齋曰雨香．賦此志之．邀魚門韻亭和．歸築山房第八秋．二桐簃影更深幽．鐵門限法工尤細．上黨禾書氣可求．參刻石經無屋貯．竊題翫雨已涎流．感驚珠玉從天賜．稽首冥冥豈易酬．甲午是嘉靖十三年．先生六十五．請告歸里．築玉磬山房之第八年也．至今二百四十五年矣．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秋八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

我因喜雨名雨香．雨餘度地蘇齋旁．窗明更展喜雨卷．香來着我喜欲狂．文待詔書世多有．無若此卷森晶芒．蘇文本爲志喜作．書時想値秋雨涼．村村稻熟慶江渚．葉葉桐響聽山房．神來腕熟紙墨潤．珠閒玉粟龍鸞翔．虞褚法皆永師法．折旋開出改體方．晉人神清唐骨重．先生蓋以晉入唐．後來吳興擅流利．得其意者郭與張．（郭天錫．張伯雨．）彼皆偏師此正轍．或嫌薄弱庸何傷．此卷神全氣獨厚．四邊力足鋒不藏．仙人嘯樹與窈窕．肘臺緩步窺琳瑯．吾欲因茲叩津逮．溯之永興溯二王．停雲石刻苦側媚．那兼楷法和而莊．蘭亭與教香一瓣．綿綿息息來書堂．吾於書道媿筆澀．枯荄一寸萌驕陽．得此頓如畝得澤．硯田夜湧流溢漿．發生益益風與氣．淋漓眞宰通墨皇．寶章訪集自此始．比于禾鼎眞不忘．莫輕寸圜玉雙軸．燭天夜夜

迴虹光．雨香齋詩題文衡山墨蹟卷後．得此卷之後二月．始爲重裝．錄此於寶蘇室之南窗下．冬十月四日也．方綱．

蘭亭眞影識經秋．化度歐書詣更幽．欣遇千年知莫逆．悟言一室待何求．古香什襲輕難泄．秀韻浮空迴不流．定有墨緣迴廿載．神光離合爲君酬．（衡山小楷洛神賦卷．將有歸來之意．書此跋之．）

雨窗無事展觀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再叠前韻．方綱．辛丑六月二日．

去年秋．得見天目山房宋拓蘭亭卷．今春復得見趙子固落水眞本．而去年春．得宋拓化度寺碑．始知山陰、渤海．原流合一之妙．

衡山此卷．實能以歐、虞之法．上接右軍正脈者也．

書家有意到筆不到者．雖作手亦不能免．然精熟蘭亭．定無此慮．如玉潤旦極寒諸帖．皆所謂飛騰綺麗．兼有之矣．

甲辰夏五月廿二日．雨中展觀大觀眞本．因識於此卷後．方綱．

是歲仲冬廿日．以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與此對看．深歎其能用南唐後主撥鐙法．爲書家不傳之祕．漫記於此．

昨於汭南得衡山所作樹石大軸．始備見先生具體坡谷之妙．癸丑中秋前一日．記於此卷後．蘇齋學人方綱．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致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爲手摹入石矣．四明范氏此石本．卽豐南禺刻於烏鎭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治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附記於此．（斯文下亦無褚氏印．王秋坪本尙有褚氏印．）

頤園通政持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册來看．此褚臨蘭亭在中集之首．卽治亭所得本也．（戊午六月二十六日．）

此所謂星鳳樓帖者．內有以泐後之汝帖摹入者．其非星鳳審矣．然此褚臨蘭亭．實在豐南禺未勒石之前．足見世所傳神龍本者．特出宋朝雜帖內之一種．而後人增入神龍書府諸印．以炫人耳．（曹氏南宋人．而此每卷後．題紹聖三年上石．）諸本畢竟神龍有墻壁可尋．而潁井本及張金界奴本．卽使超入神品．尙不能免微有一豪英雄欺人之意．今日合諸家所勒諸本細對．識此．（戊午六月廿六日．是日立秋．）

張金界奴本尾後有紹興印．卽一末尾．而上下鈐紹興連珠印者三焉．若誠恐人疑其非出紹興內府藏者．以其筆妙之飛動．則愈見恐與潁井本皆出米老耳．

所謂神龍本．卽未必果是褚公墨迹．要之必是褚臨．後人上石者矣．所以有神龍諸印．又不及其無印者也．（是日又識．）

頤園所收。蓋雜取宋人祕閣諸刻摹成者。即以此本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相同。而神理圓渾淵雅。勝四明遠矣。

第六行弦之脚底。四明本縮上二分許。（可見天際烏雲帖本之失。）

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尚同。四明本無之。

此本即文休承所謂豐道生刻於烏鎮者。高出世所行神龍諸本。神氣迥出矣。而以宋人雜帖內之翻本對之。已覺帶有傖氣。右軍清眞格韻。豈容貌得耶。

第廿三行知字。矢中撇勢。竟斜側而下耶。雖褚公自運己思。恐未必然也。張金界奴三本。則餘清善矣。若神龍本。能謀重入石時。此等處更當精研也。

暢左趾處。似以天一閣此拓爲是。頤園本已塗失矣。再借治亭本核之。

王虛舟竹雲題跋云。予得毗陵董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毗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眞迹。與此正同。

徐壇長圭美堂集。跋項書存家藏神龍蘭亭云。禊帖惟此沈着飛動。炯有神采。余家有周家胄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拓。誠可寶愛。後嘉興曹仲經拓既之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新安汪氏顧瑣堂刻。遜此遠矣。

朱竹垞曝書亭集。蘭亭神龍本跋云。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迹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玄度。鈎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乎。徐壇長云。此墨迹未知竹垞並購得否。汪氏本丹陽賀紫薇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眞迹於其鄉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鈎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爲眞。無足異者。項刻予未之見。吾友曹仲經。皆古弟子籍於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尤拓示而未至也。據壇長此跋。則項氏所刻神龍蘭亭。康熙末年。尚在朱氏也。記當向嘉興人問之。

吳興掌故。裁孫莘老墨妙亭石刻。有褚本蘭亭帖。故竹垞先生此跋云爾。

神龍蘭亭。有神龍書府印。容惠迺大印。有王景修、張太寧同觀一行。又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二行。而宋人所刻曹娥碑後。亦宛然同此。其筆法位置印記悉同。則豈曹娥碑亦經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耶。吾故云。神龍蘭亭之目。是宋人好事者所爲也。

餘清齋樂毅論

戊午七月四日。王增持來樂毅論一本。與此無二。而無前後諸印。後無書付官奴四字。中間數行之末。所空分許。悉同第一行。先之必迂迴五字。間無泐痕。第四行其字。亦無泐痕。其刻手視餘清爲善。蓋與此同所出也。刻在前耳。（宋刻本無書付官奴四字。）

渤海藏珍帖。刻趙臨樂毅。行次全改。直是另寫。非臨也。固不足論耳。然其後有至治元年子昂自識。（自識云。目昏手弱不能作也。至治元年子昂年六十八。）是當日必實有此臨本。與國學本無可稽者。尚有間也。而其尾亦無書付官奴字。蓋子昂亦是見南宋重刻本爾。所臨竟無足論。

嘉慶癸酉秋。又以越州學舍本。與南宋再翻本。及明朝人別一翻本細對。深歎邢、董、王篛林輩之失考也。

此出自元祐祕閣續帖之本。停雲其嫡孫。而餘清又其旁支裔孫也。

以南宋翻刻樂毅論對之。則停雲勝餘清遠矣。

餘清竟是墨迹上石。此墨迹必宋人所書耳。（甲子十月。）

新安吳氏餘清齋刻之樂毅論。乃南宋重翻之第三傳矣。而邢、董、吳、王。皆誤爲梁唐摹本。豈知書者所宜出此。宋刻前有題目三字一行。

南宋初翻本。即墨下亦闕。

三行先之必迂迴。字間泐痕。是其墨迹如此。後泐亦然。皆宋刻所無。

王篛林極推此刻。竟不知其從宋刻本來也。

清河張氏眞蹟日錄云。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後有邢侗再跋。細辨之。是宋人筆。尚未及韓太史家唐初臨本。（何須細辨哉。原本筆勢全失。直是一手另寫耳。張米庵辨是宋人筆。尚非難事。獨惜王良常之譏贊耳。邢文不足言也。）

按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自序。在萬歷四十三年丙辰。而所著眞蹟日錄。又在其後。則此條云。於吳氏見邢跋樂毅論者。又在其後矣。吳氏此刻樂毅論。及邢跋皆不同年月。（明朝人不知考據。凡刻帖皆不同年月。）而其卷內之黃庭。有戊戌己亥。則是萬歷廿七年己亥也。以此考之。則張米庵見此蹟。又在吳氏此刻之後廿餘年。蓋即吳用卿此卷上石之蹟矣。王篛林所稱柔閑蕭散。逸態橫出。不言是墨迹。則即據此石本言之。篛林竟未知張米庵是宋人筆之語。而竟以爲梁摹耳。鄙見宋人之語。果非妄也。嘉慶乙丑十月。以元祐祕閣帖之本考停雲、餘清二刻。因識。

鬱岡亦從此迹出。非從宋刻出。

此直是宋朝一書手另自寫之。非臨也。但是影照古本之行次位置寫之。張米庵曾見吳氏此蹟。以爲出宋人筆。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十四行第九字擬。（此項貼自南宋初翻本來。）

戲鴻堂刻宋樂毅論。即明人所妄傳貞觀六年褚衙者。而其後乃有董跋。竟目爲唐摹六本之一。似此。則董文敏之爲書家也。何以爲後人作師法乎。

餘淸齋黃庭經

涿州馮文敏臨黃庭經．後有文敏自記云．余在甲寅年見此書．乃新安吳江邨家物．後有黃元宰先生跋．謂是唐人臨右軍眞蹟．蓋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故非宋元諸名家所及．卽此本也．甲寅是明神宗之四十二年．

此淸且涼下．脫一行．凡廿一字．與潁井本所脫正同．是從宋後翻本摹出也．

餘淸齋張金界奴本蘭亭（末行斯文旁．有臣張金界奴上進七字．）

此卷世稱天曆蘭亭．白麻紙本．墨色黯澹．蓋唐人摹本．安氏記云．董陳定爲虞臨．尙未信也．（安記法書上．）

蘭亭帶字．徐淸尙微近之．秋碧則益失矣．

重摹子昂五字損本蘭亭卷（錢梅溪摹．後附邗江鮑氏重刻十三跋．此卷蘇齋故物．）

趙藏五字損本．旣太泐昏．卽使劉雨若勉竭心手之力．亦未必遠過．此乃錢君所勒．是小齋此卷存影．亦略足抵眞矣．惟是馮涿鹿當日．若屬劉生仝鐫此卷．究有今人不能摹到之處．而況彼時前後篆題款記．未經剪去．豈不較所刻快雪堂法書之濫入僞褚衍樂毅論．僞褚臨洛陽宮蘭亭者．較勝耶．記此．使業鐫法帖者愼之．

獨孤僧所贈趙之五字損本．此在南宋初．薛氏拓已在最後．故原泐皆蝕．實難取影．以致抱內開口．亦下四點之類．皆有摹失其實．此是原帖之影．宋芝山云．原帖僞者．訛傳也．（大約是南宋時拓耳．非必南宋初．亦未必是薛氏所拓．詳後．）若使劉雨若摹入石．自必尙有勝此之處．

有感於斯文一行．後簽黑紙．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

此間隔水綾上．有悅生印．下有焦林祕玩印．

曹世長、柯、梁、馮、諸印．皆自後移此． 此處廖氏尊樂堂書畫記八字．陽文長方印．

帖尾斯文下．賓子之爵．紅文印．錢刻此帖未摹入．

據吳子敏書畫記云．此帖是黃紙拓本．今驗燒殘者信然．

卷前定武蘭亭四大字．篆書．後學生徐霖熏沐敬題．

吳練塘跋．載兪壽翁續考內．蓋南宋時．此卷已著名久矣．

此與後柯敬仲跋．皆錢梅溪影寫見寄者．己巳六月．又以梅溪雙鉤吳柯跋詳對之．蓋梅溪欲勒吳柯跋於石也．此下朱錢鮮于三跋．則皆燼餘半段矣．鮮于跋以舊存稿錄於下．

傅朋赴鎭上饒．相遇嘉興．覩定武舊本蘭亭．眞氣凜然．紹興甲子九月十四日．睢陽朱敦儒題．（字希眞．號巖壑老人．）

兪松續考第一卷．內載此本．沈伯愚跋者．凡六跋．一是吳傅朋跋．二是此跋．其後四跋．幷錄於此卷後．幷附識此卷原委於後．

傳見王子慶家定武墨本．已絕佳．今見此本尤勝．吳興錢選題．

錢玉潭此跋．未見於著錄．今燒殘只剩上半．不得見其全文也．所云王子慶本．卽子固落水本也．乃此跋云此本尤勝．則卽茲一語．可以斷定．其必非五字旣損之近以退筆禿鋒之本可無疑矣．餘詳說於此卷之尾．壬申七月二日．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定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鎭．正月望日．

此鮮于困學跋．近日翻刻趙本．有以此誤爲趙跋者．此跋至元己丑．在趙跋之前二十年．是時困學年三十三歲．困學於至元渡江時學書．此尙非其晚年妙境也．

以上錢舜擧、鮮于伯機、二跋．皆尙是跋吳傅朋得自薛氏之原拓本．其抽換者．但於前半．抽去沈、范、李、三跋．以滕五字未損本而去．其事約在至元己丑後．至大己酉前二十年內．獨孤和尙所不及知．餘詳卷尾．

趙第一跋．又有未損又字未捺．是趙書有此戰掣之勢．鐫工所不能傳也．快雪堂帖．劉雨若鐵筆已不能得之矣．

河聲如吼一跋．河以下有解日二字．今已燒去．快雪堂所失．此刻本有．

第十跋而墨本輒不同．本字原蹟．中間一直．從上直下．然後分左右撇捺．快雪本誤．

第十一跋末．放開放字末筆不放尖．快雪不誤．而石恰此處泐矣．吳靜心本．竟是從快雪泐後之本再翻者．誤作放尖矣．重翻快雪帖．皆効其泐勢．是以觀者莫詳也．此字合上下章法．必無出波之理．

趙第八跋末．重展此卷．因題．下有趙氏子昂印．

第十跋中間一行．故蘭亭難辨．蘭亭二字上．蓋合同印．此條末壽張書．下有趙氏書印．

第十一跋末．待放開書．下趙氏子昂印．（此印已燒損．）

第十二跋末．七日書．下趙氏子昂印．（此一印．尙極明白．）

趙印考證．詳於殘記卷後．

前數年．聞譚觀察（組綬．）以八百金．買揚州吳杜村（紹浣．）之趙十三跋蘭亭卷．後又聞揚州鮑氏．從譚借出．爲鐫於石．鮑亦僅刻趙跋趙臨．而不刻前後諸跋．與馮所見略同．不足異也．宋芝山爲予拓此見寄云．其後王芑孫跋云云．是鮑氏不欲顯其從譚借耳．非果芑孫物也．今此卷已燬．因與快雪本對之．新鐫笨鈍．遠遜劉雨若之得神．然其中卻亦有一二處．足與快雪本可資互證者．

宋有夢蟾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揚州．見予題焦山僧壁詩．欣然願刻之石．其刻楷書能肖．所以刻趙書不及劉雨若．亦無怪也．然松雪於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尋攬趙書．而不知研究禊帖眞品．其視党君之不精於刻趙．而能刻楷書者．相去無幾．徒增悵恨而已．嘉慶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綱．

趙臨蘭亭附記.

在字起二筆誤.

于字.集字.上橫皆改彎筆誤.

陰右捺原本鋒長.而此損本後拓尤長.此臨作萏勢不放誤.

羣頂.定武本側下.則未合.

賢左臣之下筆.非平橫也.臨誤.

崇山頭誤.三點誤.下直又誤.此一字凡三誤.

帶四直不合.趙臨此時尙未得見不損本.此尙不算入誤筆內.

絲竹竹字迴筆誤.（因原拓已谷也.）

祭字右捺半放.非全萏也.臨誤.

類左下竟改原蹟.誤.

抱將左下撇臨作帶挑.此二處誤.

託口下橫放出外邊.誤.（竹託二迴筆.尤延之所諱.趙豈未知.）

蹔斤改去小直.省作帶筆.誤.

隨內省去一小點.誤.

遊西下中撇直下垂地.末乚又省去上點.此一字二誤.亦大矣.亦作三點誤.

豈上橫反長出.而下橫末迆垂左.此字二誤.

由字.不知米老所謂楷則之理.而末橫又外出.此字二誤.

諸如蟹爪針眼丁形之類.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隨手伸縮.不準原蹟者.不可枚舉.似此則崇山何必旁挂.

因向諸字.何必大書.直是另寫一通.何謂臨哉.

愚最不服.臨古帖以不似爲得神.形之不似.神於何似.若不取似.則馮承素輩.可不依繭紙之樣.卽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學者之大患也.豈止書法哉.

柯第一跋.前奎章閣鑒書博士印.柯九思印.馮銓伯衡印.第一跋尾紙.錫訓壺盧印.

第二跋尾.有丹邱柯九思章六字.陽文方印.縕眞齋三字.陽文長印.訓忠之家四字陰文方印.

柯敬仲跋云.趙公家藏數本.惟此爲眞.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然趙題謂崇文藏五字未損本云.生平見蘭亭眞者三本.一落水本.一自藏蟲損本.而以謂崇文本爲三本之冠.其跋是延祐丁巳.在此卷十三跋後七年.而不言及此本何也.

趙藏五字損本原卷.燼餘存字.煦齋司農得之.嘉慶辛未夏.裝卷屬題.留予几上三旬之久.題其本帖歸

綾後云.北平翁方綱.書此殘拓紙尾.不啻山陰道上.觀百花齊放也.五月廿四日.石墨書樓後軒記.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眞刻無疑.（右二跋沈虞卿）跋.

蘭亭敍.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尙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然也.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予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贋也.　紹定癸巳修禊之日.舟過吳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眞也.此軸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蒐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觀此跋.則尙有尤延之王順伯二跋.俞氏已不言及）

右一本六跋.　沈伯愻所藏本.

俞壽翁蘭亭續考.載吳傅朋本.吳跋、朱跋.後有沈虞卿二跋.范石湖李秀巖二跋.此一本六跋.皆藏沈虞卿之孫.伯愻寺丞家.卽以其最後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沈、范、李四跋.已不存矣.以沈、范、諸跋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爲退筆書.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昏.而以燼餘所存之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卽以羣字下半直末.竟不辨其雙杈.似厚豎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贈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已非復吳傅朋得自薛氏之舊也.竟是宋元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賸之而去.趙所得於獨孤者.是後來有以五字既損之本.裝吳、朱、二跋爲一卷.而趙未之詳考耳.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謂崇文本.言平生見眞者三本.而不言及於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矣.然究竟是定武之五字損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固爾日曹世長購於趙家時.相傳珍切之語.而不必與趙跋謂本.執而並論者也.若趙跋既言五字已損.而又言與王子慶所藏子固本無異.子固本是五字未損者.詎可同日語乎.此則足以見趙文敏語.特偶就一本口賞.而未能細加審訂.宜乎趙臨一本.於羣崇之有關考核者.直等諸抄胥之過寫者也.下學在今日.知所詳審之路.而限於服虔之注.師春之書.皆聞名而不獲見也.惟有倍加敬愼而已.嘉慶壬申中秋七月二日.方綱敬識.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元皇慶初.趙文敏公以爲絲欄臨蘭亭.於月江學士所藏定武眞蹟卷內.至大己酉.疇齋張仲壽復以爲絲欄臨定武本於後.至明嘉靖戊午文衡山又以爲絲欄臨蘭亭於後.此卷歸項子京家.今不知藏於誰

氏矣。秋盦九兄以汪文端公縮臨蘭亭。屬爲題尾。不揣弱劣。輒亦效作於後。乾隆壬子。秋七月二十有二日。識於小石帆亭。方綱。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乾隆壬寅。冬十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以定武落水本筆意。訂正萬松山房本。摹此。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午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幷勒於萬松山房。李宓字羲民。福建龍溪人。此石嘗爲王虛舟先生得之於燕市。後又爲揚州汪籥中也所模刻。今二石並藏揚州黃氏家。虛舟跋云。用褚本縮成徑寸。刻於青田石。四面環轉。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校原本。不失豪髮。此又玉枕後一奇觀也。虛舟頗以不知其爵里爲恨。今予既得其里氏。而又得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頗有行次位置之移失。偏旁點畫之舛譌。不知虛舟先生何以云豪髮不失。甚矣精鑒之難也。予從耦堂侍御借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凡改定四十、餘處。而後成之。然此特因李氏原刻差誤太甚。至於臨寫之際。逐行逐字。爲之推算改正。是以雖校李氏本。爲已經釐正。而仍不敢自信。爲豪髮之適具也。他日儻得過良工。爲我勒於寸石。仍當重摹一過。以求精至云耳。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北平學人翁方綱。識於蘭盟書屋。

蘇米齋蘭亭攷

翁方綱撰

蘇米齋蘭亭考自序

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如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葉少蘊見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鑱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湍帶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湍字竝不損也。然則考系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是以愁今所考。但就今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焉。而弗敢竊附於桑俞之編例也。

爲卷者八。一曰。偏傍尺度考。此專以定武本言也。二曰。神龍本考。三曰。摘五字考。則以今所審講者。得五字也。非舊說之五字矣。四曰。蘇耆本考。五曰。領从山考。六曰。訂穎考。七曰。題跋考。潘刻考。八曰。合集字考。是編於乾隆乙未秋初脫藁。時齋壁有所摹蘇米舊石。故以名之。今廿有七年矣。屢加校核。始芟去冗複。僅存此以俟再定。嘉慶八年癸亥秋七月廿二日方綱識。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一

清　大興翁方綱撰

定武蘭亭偏傍考。

宋周公謹齊東野語。載姜堯章稧帖偏傍考。凡十九條。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方綱按今所見本。皆不可覓橫筆稍出之迹。此條須善會之。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按歲字。今所傳定武派之本。實皆無點。雖落水舊本淡拓。亦無點。惟上海潘氏所祖石本。及所翻刻吳靜心本。皆有點。可與白石此條相證。又按歲字山頭。定武本皆右外直畫緊收近中。惟國學本。及潁上本。渤海藏真本。皆右外直畫微闊出向外。而戊之橫畫。覺似縮短者。此亦皆由原本有點。故臨寫時。不覺山闊而一狹。是則亦有點之證也。然則落水本所以不見此點者。蓋由石迹輕微所致。可以推見。褚本與懷仁所集崇字。山下不見左二點之故耳。落水本經白石珍賞。而白石獨表此有點者。蓋白石必

嘗別見原石拓本。曾與落水本對驗。知此間之有點也。非專疏此落水本也。不然。何以貴白石偏傍之考耶。和字口横出。亦當以此意求之。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乙字處。就迴筆。不是點。

按此謂前一流字。今見落水本。已昏糜不甚可辨。然則吾前條之說。蓋不誣矣。

殊字挑脚帶横。

按此即所謂蟹爪。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艸發筆之狀。不是捺。

按此擬以章艸最爲得之。六研齋載一條云。鮮于伯幾本。欣字脚作九轉折。似形容過甚矣。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

按此謂十一行俯仰。

殊字如蟹爪。

列字如丁形。

按此謂二十五行故列。

云字微帶肉。

按此句据石刻鋪敘。載白石原文曰。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又云云字屬上句。字微帶肉。四字自爲句。字微帶肉者。猶言定武肥本。以對後翻之瘦本言。故言此乃唐古刻也。今若截去又字。似以云字專指古人云云字。則失之。

洞天清錄集四條。

痛字改筆處不模糊。

按此處原是哀字。

興感之由。由字類申。

按此特石泐所致。非謂由字之勢似申字也。今定武拓本。亦有下畫似申。長出外而微帶偏右者。可知是石泐斜痕矣。又米元章評褚蘭亭曰。由字益彰其楷則。說見元劉有定衍極注曰。蘭亭多用篆法。至於由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評云由字益彰楷則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按此條與類申義無涉。

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如鉤。

按此刀字。是丁之誤也。盛字無刀。而此字之乛。則勁利如鉤也。

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畫最肥直。界脚十字。下出橫闌外。曾宏父審定訣云。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綫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字刓。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粗九更長。空一尾行言不盡。

按此一條。則亭列九字之損。在五字損前。（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見桑氏考內。）此有資考鑒者。然湍字實未嘗損也。落水本。九字內惟殊未損。越州石氏本及南宋時刻玉枕本。皆殊損而遊未損。此當以落水本爲据也。其遊未損者。重勒時。遊字未及鑱損。故不見耳。九字損在五字損前。而九字內。殊又最後損也。後人因羣在九字。又在五字。不知何時何人。偶以其所見本湍字。或紙墨稍滲。遂以湍字當之。在曾宏父時。已有湍字損之說。則豈有南宋時。湍有損迹。而後所重翻。轉無之者。以今所見蘭亭千百種內。從無一本湍字有損迹者。故知此說後人訛傳。不足爲据明矣。羣在九字又在五字者。九字損在前。謂羣頂損也。五字損在後。謂其脚不見雙杈也。故凡宋人摹刻者。不知羣字有雙杈也。

方綱綴考廿九條。

二行蘭字。兩邊皆兆非乙。

亭字內二畫。是二非乙。

三行羣字起處。諸本皆已損泐。然定武本。其頂側下也。褚本。則其頂平過也。末筆雙杈。則定武與褚本所同。詳具下卷偶摘五字條內。

至字點。是由下倒挑結束之筆。中間垂自相垂注。如行艸勢。然後仰而倒注。作此點。其以右丶爲丿者非。

長字內是二非乙。

四行崇字山下三點。中間一直。穿三畫而下。詳具下卷摘考五字條下。

林字右一。是左ㄥ帶過。非另橫。

五行湍字。中間一畫之末。有斜帶下勢。而丿却另起不連。

帶字上四直畫。弟三直最高。弟四次高。弟二又次之。弟一直最低。此惟五字未損本。乃可辨驗也。褚本則無損不損之別。全以此爲定驗之法。詳具後卷。

五十二冊

4B

左字。工字中小直。斜向左。

流字。右眉昂起。

六行雖字。邑內有迴筆。而末實無點。

七行敘字。捺脚一筆。中間肥厚。陳繹曾跋所謂鮮于趙氏二家本。敘字波脚作螳蜋肚形是也。

八行是字。日內二畫是乙。

風字。內是丿非橫。末是橫頓非點。

仰字。末是直注。其傍之圓肥者。乃泐痕也。

十行聽字。十之橫起帶曲。

十一行俯字。付之寸橫是行帶。與林字右橫同。

十二行世字。中間無小橫。而右一直之尾。有帶下橫過勢。

十三行放字。末捺不出鋒尖。

雖字。左中口有橫畫。

十四行趣字。耳之中三畫。弟一畫微竄邊內。弟二畫方縱出邊外。作大折勢。此字。亦必以懷仁集。聖教字準之。

按懷仁集聖教序記。多用褚本。亦間有足證定武本者。今所補者。是因姜堯章原考而作。是以專言定武未及褚本也。餘詳後卷。

十五行暫得於已。於字左直畫。作搖曳三折。

偕字日之左直。緊對田之中畫。似直帶而下者。

十六行情字。忄是右點倒折。

按七行情字亦然。特覩者不覺也。

廿一行攬字。𠂉是一點非二點。

廿六行敘字。末筆無尖。

廿七行致字。至中ム非點。乃倒捲生下之勢。

廿八行攬字。レ下接見字處。頗似可容一點者。而此帶下實無點。

附考定武嫡裔。舉其要者。

東陽本。與定武不同者十處。

羣賢畢至。至字上一點斜撇而下。宋越州石氏本。卽已如此。

四行五行流字。末脚俱有小趯向上。徐壇長亦云。

雖無。雖字左邊中間作口。下挑之末有點。此挑末有點。宋人星鳳樓本。暨潘氏祖石本。已皆如此。

暢敘。敘字左余之人。右作一橫。

風字內。亟上作橫畫。按此一筆。予見眞定武二本。皆是啄撇非橫。蓋末筆既作重按之勢。則亟首自必用啄筆。此左右順逆章法也。潘氏祖石本。越州石氏本。幷程孟陽本。國學關中上蔡諸本。與東陽同作橫。蓋未可信。

將至。將字左二點之上點。定武眞本。停畜向上。潘氏祖本亦然。東陽則垂下矣。

既倦。既字左下趯處。作二筆。此恐是石泐紋。如下行慨字中間。挑筆內泐紋之類耳。

亦大矣。亦字作三點。

興感之由。感字作一點。

於斯文。於字扌作倒趯。

東陽眞本。與翻本別者五處。

羣字。杈筆於禿末露出。翻本失之。

左字。上橫偏左。多出長半分許。是原石泐迹。翻本竟作長出之畫矣。

幽字中直。頂上泐出半分許。翻者亦誤作過長之直畫。於所過。所字亇字中橫。原本微俯而彎。定武原石如此。翻本竟作一橫。

知老。知字矢之上乚。原本是彎。彎處石破一角。翻本作撇。

東陽本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跋。不著歲月。元忭隆慶五年進士第一。此跋云翰林修撰。則隆萬間跋也。其稱唐太宗以石殉昭陵。高宗嗣位。以歐臨本代殉。而眞本至宋高宗渡江時。命內臣投於石塔寺井中。蓋皆臆撰無稽之言。而何跋云。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於石塔寺。卽古木蘭院井中。掘出此石。缺其一角。時在宣德庚戌。此東陽本出土之顚末也。然竹齋王佐跋云。宣德四年。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其年冬。士英適考滿。陞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廟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按庚戌是宣德五年。其四年乃己酉。則此石或得於宣德四年。而何跋在正統元年。追述偶有參差歟。至跋內云。較之世傳率更摹本遠甚。不知此本原於定武。定武卽率更摹本也。乃欲推此爲右軍繭紙原迹。在定武上。豈其然乎。然落水眞本。古人古字。不痛不字。皆已半蝕。而此本二字皆完好。是此本入石。又在姜趙之前。則卽以爲薛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耳。（東陽本跋。王明清訛作王剛清。此刻本之失。）

東陽重刻本。無界絲。其斷裂處。皆空石不刻。後跋云。宋高宗南渡。攜定武石刻以行。至揚州。或入於井。宣德四年。東陽何公爲運使。得之井中。遂攜歸焉。此本卽趙松雪所謂鑱損五字。石中至寶者。太原王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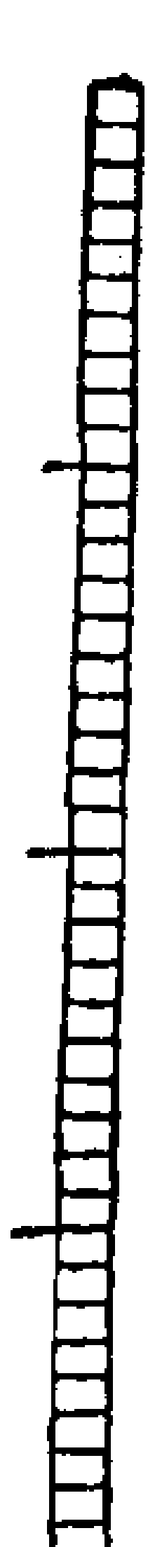
又跋云。此本得自東陽趙伯素。筆法雄勁。迥異它刻。其爲眞定武無疑。延張用之雙鈎下石。以公同好。用之名應召。膠東人。伯素名賢棣。東陽人。永康黃一鵰識。天啟六年丙寅九月重陽日關中張翀鐫。後有右軍立像。

國子監本在昔人皆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蘭亭在國學東廂是也。其後退谷得趙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眞耳。然退谷所得柯本。乃宋越州石氏所重刻。亦非眞定武也。此本未入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土中。故稱曰天師庵本。國學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篛林以爲趙松雪所臨。孫退谷朱竹垞皆以爲薛氏所刻副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爲。此言誠然。然以爲薛氏所刻則非也。考薛氏重刻蘭亭。是北宋熙甯時。薛道祖於古刻鑱損五字爲識。所謂五字者。湍帶右流天也。今所傳潘氏祖石之刻。五字已損矣。五字外如兩盛字。峻列幽遊等字。皆有泐缺。卽趙子固落水本亦然。獨此國學本五字旣未損。而其他諸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甯以前拓本所摹勒者。其所出爲最先矣。雖上下界局。祇定武眞本短二分許。而位置逼眞。此非臨摹。實是摹勒也。以今所見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爽者。則薛氏當日以圭測景。以柯伐柯。必無纖微移失之理。而此本所之旣啓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矣字。妄作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改易。是必非薛氏所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摹刻。而不能鑿指其爲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諸土中。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洲韓敬堂爲祭酒。拓數百本。（國子監祭酒題名錄。十三年由右諭德兼侍講任祭酒。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其後歲磨漸就剜鈍。近今所拓。其細僅存一髮矣。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熙初所拓。已不甚肥也。

附記一條。孫退谷摹刻定武五字未損本。卽趙子固落水本也。大約方勁似歐陽率更體。是固應爾。然九行察字宀。稍偏左而右低。頗似以後來新補東陽本之宀。則誤認入者。至於稽字禾旁無右點。脩字人內之直畫上短與月頂平。豈字腳無鏠杈。賢字捺放尖。崇字山下無三小點。雖字有點。騁馬內僅二點。殊字無發爪。同字左直反長。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由字下無伸長之痕。未嘗不。不字直豎末無缺痕。後之之字末捺大放出尖。列字作丿非丁形。述捺太短縮而低抑。此皆顯然與姜白石禊帖偏旁考不合者。然此本實有退谷手書云。右摹定武五字未損本。帖尾有孫承澤印。而每行上下界絲。亦皆與原本分寸不合。不知退谷旣得歲落水眞本。何以處處舛誤如此。世間定武翻本。無慮數十百種。然皆不知其所從來。果出定武眞本否也。惟此退谷刻本。則是親從趙子固五字未損本上石者。故特專舉此一種。而其餘諸翻刻之失誤。不必僂指計矣。

定武蘭亭尺度（考用趙子固落水本爲準。）

見今所用友工尺。一寸至七寸之式。



周草窗所記。宋紹興御府書畫式云。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闊八分。此不言其爲定武本。而亦未言其爲何等尺耳。按郎仁寶所記司馬光布帛尺。則每行闊八分。視今尺爲過之。若以郎氏所記宋黍尺。則又不及。卽此以觀。則宋時所用尺。亦無一定之制。而就此所傳宋黍尺布帛尺二種度式。以準蘭亭界道。約皆已不甚相遠矣。

弟一行界絲頂線。下至丿（此曾字但謂之頂）字泐處。高六寸四分。

自永字點至丿字泐處。高六寸二分。

橫上寬六分五釐。下寬六分九釐。（所謂上下者。但以頂與底之中間言。諸字之橫界不具記。）

弟二行頂綫至底綫。高六寸七分八釐。

于字頂至事字腳。高六寸四分四釐。

橫上六分四釐。下六分六釐。

三行高六寸七分九釐。

也字頂至地字腳。高六寸四分。（所謂頂與腳者。就其一字內之最高處言之。如地字則論其土。後之皆放此。）

橫上下皆六分五釐。

四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有字頂至激字腳。高六寸五分。

以上自永和九年之前。一空行起。至此有崇山峻領。凡無字者一行。有字者四行。落水本原是裝褫。此五行係另襯開。作弟一半葉。今落水本雖已改爲橫卷矣。然此一行之橫寸分。難以度計。

五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湍字頂至水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不可算。以此行是其弟二半葉之首。已經翦開者也。

六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列字頂至之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六分一釐。下六分二釐。

七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盛字頂至情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八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是字頂至仰字脚．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

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觀字頂至盛字脚．高六寸四分一釐．

以上自湍暎帶至觀宇宙．凡五行．原係翦開作弟二半葉．

十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所字頂至之字脚．高六寸四分．

此係原翦開．作弟三半葉之首行．

十一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娛字頂至仰字脚．高六寸四分八釐．

此行之橫寬綫痕．紙墨已昏．難以計算．

十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一字頂至內字脚．高六寸四分六釐．

橫界綫昏難計．

十三行高六寸七分．

或字頂至雖字脚．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七分．

十四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趣字頂至欣字脚．高六寸五分三釐．

以上自所以遊目．至趣舍萬殊．凡五行．原翦開作弟三半葉．

十五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於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弟四半葉之首行．

十六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知字頂至情字脚．高六寸六分．

橫上下皆六寸二釐．

十七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隨字頂至所字脚．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八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欣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能字頂至終字脚．高六寸六分一釐．

以上自於所遇、至能不以．凡五行．原翦開作弟四半葉．

二十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期字頂至豈字脚．高六寸六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弟五半葉之首行．

廿一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不字頂至由字脚．高六寸四分．（由字下伸長之石紋不算．）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廿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若字頂至不字脚．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八釐．下六分五釐．

廿三行高六寸七分．

能字頂至虛字脚．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

廿四行高六寸七分．

誕字頂至今字脚．高六寸六分四釐．

以上自期於盡．至誕齊彭．凡五行．原翦開作弟五半葉．

廿五行高六寸七分．

亦字頂至列字脚．高六寸六分．

此是原翦開．作弟六半葉之首行．

廿六行高六寸七分．

敘字頂至事字脚．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七行高六寸六分九釐。

　巽字頂至攬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八行高六寸六分八釐。

　者字頂至文字腳高五寸二分二釐。

　以上自亦由今至末。幷合後一空行。爲原剪開之弟六半葉。

落水蘭亭。自姜白石得於畬道人時。是一冊子。（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今已改裝爲卷矣。因記其偏傍尺寸。是以幷錄帖後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蕭沈一跋。又子固一跋。凡五跋。以資考據。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鄉人湯升伯過畬道人。許見此褉帖。知是爲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廩。因詣畬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丁亥歲大滌後。孟堅到霅城。甫識蕭千巖、孫沈。首出示蘭亭敘肥瘦二本。此肥本也。自後數年。每會聚則必展玩。至庚子大昂。歎知此軸歸玉鑒文室。重來得再摩挲。若故人邂逅千里外云。癸卯季秋甲子。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己未冬。孟子固攜以見示。恍如隔世。子固素嗜此刻。今竟得所欲。可謂得所歸。子固得之。猶僕復得之也。蕭沈季木父。書於私邸。

蘭亭刻。稱定武爲古今絕冠。尤以五字未損爲珍。此本自姜白石得之盧朝奉宗邁。前跋來歷源流可證。余不必贅。特余於此刻。頗有前緣。得之殊不易。始丁亥歲。訪雙槐鄭君。因指蹤識蕭君介父。首見此刻。知爲奇寶。惟沈虞卿、武卿、夏小山、王亞夫本同此。三十年前初識也。後於俞玉鑒家。雖見數本。終不若此。爲的當於余心。方其在蕭氏二十年間。每聚會必展玩。豈意出蕭而入俞。及俞氏既得。又安意其它屬。丁巳年。爲滿師以古銅刻漏及它玩。取之玉鑒。余所不知也。戊午春。經過無錫。儈賈小朱。言高幹辦者得此。因往訪之。果然。驚異籌翁何輕此而與滿。有欲爲吾道地。貿易於高。搖手不許。盤礴五日。不得其門而歸。每悵然失於蕭。又失於俞也。己未春見滿師。欲勵其求之。滿言非半萬券不可。余亦忍痛。有破費而定盟。秋中滿以書來。言可得。因攜此數以弱聘。粵兩月盤旋霅上。乃得入手。喜甚。季秋廿五日。揚風帆自霅城東關言歸。道昇山。山風逗帆覆舟。幾殞命。由此刻也。造物見讒。存一線。失意不死。而此珎亦略涪溼。起之溪流中。其它行李。盡不顧。拔溼沍濘。即投小寺烘焙。不損壞。記造物之惡劇也。如是。是嫉余得此珎耶。戒余浪游逐末不顧家事耶。不輕付工匠。且從粘葺聊記云爾。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爲我物。幾死猶

不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余有此哉。仲冬廿四日。書成日甲子。先一日得雨。占冬晴。尤爲家國同慶。孟堅子固書。

姜白石所藏蘭亭。載桑氏俞氏考。而前後有互出者。桑氏考載白石所藏四本。其第一本有山谷周翰跋者。白石自跋。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畬道人。此本歸檢校黃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俞氏考載姜白石跋本藏俞松家者。有白石三跋。前二跋即今見落水本內之白石二跋。後一跋。癸亥六月九日天乃大熱。其云天乃大熱。正是對前跋雪後寒廩而言。是此本後之跋無疑也。又一跋云。題蕭千巖所藏本。有山谷周翰題字云云。亦在嘉泰壬戌十二月。此與落水本同在一月。即桑考所載白石藏之第一本。而云題蕭千巖本。則是蕭千巖家非止一本也。俞考以白石三跋之本列於前。明言藏俞松家。而以姜題蕭千巖之本。謂有山谷周翰題字者。列於後。不言藏俞松家。其爲兩本判然明白。則知桑考謂姜以他本聯此跋。是此白石藏之第一本。即山谷周翰題字之蕭千巖本。而非後來趙子固之落水本也。明矣。趙子固於理宗寶慶三年丁亥。初見此本於千巖之孫沈家。上距嘉泰壬戌。已二十五年。乃千巖之孫沈。非親見千巖也。此與姜白石題千巖本。非一事也。合桑俞二考詳核之。知趙子固之落水本。非桑考所載白石家第一本。有得自畬道人一語之本也。實即俞氏考所載俞松家藏一本。有白石三跋。幷李秀巖跋者也。惟白石第三跋。及李跋。何時爲人割去。而趙子固得此落水本時。尚有白石第三跋。及李跋。皆在卷也。李跋論鐫去五字二語。蓋通舉蘭亭帖之前後大體言之。非謂此本鐫去五字也。不特五字未損無可疑。而帖尾有俞松小印之二半。尤足爲證。且袁起巖跋汪季路本。所謂肥本有粉紋者。亦正與落水本相印合。又桑氏考所載白石藏第四本。亦白石得自盧宗邁。是五字不損。末後有一空行。蓋亦與落水本同得於盧宗邁。亦可以相證矣。

附東陽本尺度大略

東陽本尺度。與定武大略不相遠。惟以東陽本今經斷裂。其每行上下斷縫相錯處。偶有疎密。難遽以寸分定之。今姑略記一二以備考。

永至人六寸二分。（又重刻一本。六寸一分。）

于至事六寸四分。（重刻本。六寸三分五釐。）

（又重刻一本甚瘦者。六寸二分五釐。）

大約如此。今以其石斷。倘分上下二層。記其略於此。

永至歲二寸八分八釐。（重刻本。二寸八分。）

于至陰二寸八分。（重刻。二寸七分八釐。）

（又重刻。二寸七分五釐。）

癸丑初二寸七分強。（虞刻。二寸七分弱。）

蘭亭事三寸一分。（[illegible]刻。三寸一分弱。）

附東坡題跋一條。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

於今所欣。改作向之。

豈不哀哉。改作痛哉。

良可悲。改作悲夫。

有感於斯作。改作斯文。

凡塗兩字。良。可。

改六字。（因。向。之。痛。夫。文。○此連夫字算入。改六字。則前所列良。可。悲下少也字。）

注四字。（崇山二字外。不知其二是何字也。坡公又云。嘗不知老之將至。誤作曾。此沿舊說以曾爲嘗。此坡公意謂皆亦旁注之字。又不知其一是何字也。然晉書載此文。本無嘗字。僧權署名止餘一附字。蓋定說也。坡公偶失考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二

神龍蘭亭考

世所傳神龍蘭亭者。褚臨本也。岳倦翁寶眞齋法書贊。引何延之蘭亭記。貞觀時供奉搨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寶借肆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且引寶晉書史所贊蘇耆家本以證之。又廣川書跋云。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考唐中宗復位。改元神龍。又改景龍。乃傳至睿宗、元宗。而此帖既云太平公主借出遂亡。則是神龍年間借出。以後未嘗復還唐內府也。而何以有開元小印乎。且同一貞觀時所藏之本。其定武本。不聞有貞觀印也。而何以神龍本。貞觀、神龍、諸印。不一而足。即以岳倦翁所云。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者。是自唐初計至北宋。爲五百載。始用小璽。其理爲可信也。而此本於神龍年間。太平公主借出時。何以遂預知其必不還歸。而多用貞觀、神龍、諸印以爲記邪。此則事理之不可信者也。且廣川明言神龍中借出遂亡。正謂此本既亡之後。世間無復有所謂神龍本耳。而此外他書。亦更未見記載某世某年。神龍本復出於世之事。是以愚嘗著神龍蘭亭辨。大抵以定武本根据可信。而神龍本之說無根据。不足信也。然

急此辨。以爲神龍本不足信者。謂以今世所行此本。指爲當□神龍年間借出之本。則不可信。乃若就今所行褚臨本言之。則此所號稱神龍本者。尚是褚臨之可信者矣。何以言之。計今日所稱褚臨本。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張金界奴本。曰潁上本。曰鬱岡齋、知止閣、快雪堂、海寧陳氏家所刻領字从山本。皆云褚臨之支系也。而神龍本與定武異勢。約舉其最易見者。一則第七行暢字左頂上逆曲也。一則八行和字右口內捲復也。一則十行聽字耳下多疊筆也。一則每攬二字中畫皆分作二層也。此四處者。惟每攬二字中畫分二層。諸本皆不依之。此或原跡偶然紙墨之渝敝。所由致此之故。無從體度矣。至於暢之左頂逆曲。和之右口捲復。聽之耳下疊筆。則諸本或小同異。而其中有可言者。聽左旁之疊筆。惟潁上本無之。和之口內捲。則諸本亦尚皆輕微。惟神龍特加厚重。覺似多出一筆。至暢字左頂。則神龍本顯然特出迴折向內之逆筆。作斜下之勢。乍看似涉怪異。而愚竊有說者。此諸褚本。皆非褚眞迹也。獨此神龍本。尚是謹依原迹摹之。故於其多出之筆勢。絲豪無敢改焉。即以每攬二字。中畫之分二層。亦不問其何因致此。而必謹依之也。至於潁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意者。別自重摹。以爲得其意可矣。豈應一一悉肖其形。是以此數處不盡依之。其筆意亦漸圓活輕秀。非復若神龍本之點畫深重者矣。今即以暢和二字言之。神龍本和字。口內捲入之複畫。本圓也。而復之似方。於是覺儼然曰字也。此則觸後人之駭目。而不辭者何也。當日初摹原蹟。欲其太似。而失之過也。前人之執迹。不如後人之圓活善變者。此

類是也。潁上本。則口內輕帶圓。和之至矣。其不知者。反欲推潁本爲無上神品。爲右軍眞蹟上石。則失之甚者矣。至於暢字左頂。則實因申旁中曰之末橫。作逆挑而上。自必與中直之頂。逆折而下之勢。相爲翕應。不得因定武所無。而遂異之也。然即定武此處。左頂原自修長。必無潁上諸本。故爲縮短。而反得異之理也。即張金界奴本。及快雪諸刻。皆不敢公然效其斜折逆下矣。而尚或存其頂上逆捩之意。至於潁上本。及翻刻蘇太簡本。則此頂反短。較低一分許。以爲後人重上石時。不得已而調劑之計。已爲不善變矣。而豈得轉以潁本爲眞乎。据此一處。則知所號稱神龍之本。實是在前。從原蹟謹依而出者。而其餘諸本。皆遞相沿仿耳。潁上本有永仲印。永仲者。米元章之友蔣永仲也。米老嘗記蘇氏所藏蘭亭。有唐摸絹本。在蔣長源處。而王弇州謂米老故稍錯綜。又云。米老狡獪變化。要以書家沿革源流。朴厚者居先。而輕逸者居後。則如近日徐壇長還驚於潁本之神韻。謂是右軍原迹者。總坐不考之過耳。米老所云覽字賊豪者。吾聞其語。未見其形也。岳倦翁以爲此必繭紙所原有。吾惡從而訊之。故吾今非敢以神龍本遂爲褚臨原本也。然而米老又云。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則他本所無。而獨此舊拓神龍本。後懷字果具折抹之筆。此其褚本之可驗者矣。又褚本是唐時所臨。非若宋以後。有五字損不損之殊。而此本暢字上四直。法最爲得眞。此則又褚本之可驗者也。孫月峯書畫跋跋。載王氏跋。有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而月峯跋之云。司寇卮言中。又有論褚摹蘭亭一段、證辨甚詳。竝稱張澂石本作六月九日。大江濟

川亭云云。然則循王本。即米跋本也。而胡若思頤庵集。跋劉無言本云。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頤庵此跋。乃以蘇米所藏者。推廣汎言褚本耳。非謂蘇米之褚本即是劉無言所重刻也。而王弇州誤讀頤庵此跋。直謂米跋一本。是劉無言所刻。非也。頤庵此跋云。劉刻亦有會字。正借張澂本對言之。張澂本有會字。故云。劉無言刻亦有會字。則劉無言所刻。非張澂本明矣。按曾宏父石刻鋪敍云。元祐五年庚午。所刊秘閣續帖。第五卷有蘭亭敍。此帖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岳倦翁寶眞齋法書贊云。建中靖國初。祐陵賜錢。刊秘閣續帖。劉燾無言。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獨被旨專董斯刻。據此則元祐秘閣續帖。第五卷之蘭亭。即劉無言所刻也。胡頤庵在明初。知其爲劉無言刻。而不言其爲神龍本。則可見此本。前後有神龍書府。及貞觀開元諸印者。皆後人所增入以炫人。而不可執此。以爲是本之品目者也。若又誤執弇州諸家。以爲西秦張澂所刻本。劉無言重摹刻之。則張澂南宋人。劉無言北宋人。張澂此石。刻於嘉熙庚子。乃在劉無言刻此本後百四十年。而劉無言反重刻張澂之本。此則明代諸人。不知考證之過也。且董廣川又云。仁祖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武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較量。固有勝劣。廣川又云。余觀世所傳蘭亭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秘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據廣川此二條。是知元祐秘閣續帖之本。與定武異勢。今以此本驗之。廣川不曾爲我下注脚矣。而廣川後條。又復論歐、褚、却不同於諸家之指定武爲歐。神龍爲褚。此則鑒家各以所見爲說。奚必盡同。要以定武爲歐臨本。神龍爲褚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而此本在元祐秘閣續帖。初不關系以神龍蘭亭之目。其貞觀、開元、神龍、書府諸印。不知何時何人所加入者矣。又袁清容集云。神龍蘭亭。宋時入德壽御府。相傳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奩賸。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之。據此則南宋時。已有神龍本之目。然此亦不過北宋之末。或南宋初好事者。以秘閣續刻褚帖翻刻。加前後諸印。以冒爲古物耳。且即以理宗內府所藏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其目具在輟耕錄。而無神龍之品目。則知神龍本云者。是南宋時炫入之品。而下嫁之奩。用以增新耳。未可因清容集載此事。而謂古有此品目也。今自四明豐刻之石。以逮後來重翻諸本。無不前後紹興、貞觀、開元、神龍、諸印爛然。惟此秘閣續帖原本。無此諸印。而舉僧諸字。合於定武。合於懷仁集書。則今日考鑒褚臨本者。必於是乎取則焉。而神龍之品目。存而不論可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三

蘭亭偶摘五字考。

摹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已損。）

趙子固落水本。（已損。）

越州石氏本。（已損。）

國學本。（已損。按國學本舊拓者。摹字頂側下之勢尚可辨。）

東陽本。（已損。）

關中本。（已損。）

潘氏祖本。（已損。）

星鳳樓本。（已損。）

程孟陽本。（已損。頂側尚微可辨。）

吳靜心本。（已損。）

王曉本已損。

宋葆淳所藏宋人重刻定武本。已損。頂側尚略可辨。

凡定武本世所傳。皆羣字已損。然實是頂筆側下。與褚摹本平頂方折者不同。

上黨本亦定武摹本也。而羣字頂筆平下。又非褚本。卽此一字。則上黨本之杜撰明矣。

後人臨本刻於石者。如快雪堂趙臨本。尚存頂側之勢。停雲館辟臨本則不可見矣。

竊嘗論之。定武蘭亭。相傳出唐初禁中眞本。謂是歐臨。而羣字頂側下。褚臨本則羣字頂平折而下。而釋懷仁集聖教。用唐祕府所藏右軍眞迹爲之。乃此羣字皆平頂也。若謂二者。或有一之不得眞。則定武與褚本。此羣字脚雙杈皆相合者何也。若準懷仁集右軍書言之。則似當以羣字平頂爲正矣。豈定武出自歐臨。而率更好爲險勁之勢。故用側下乎。恐所以不欲駭看褚臨暢字。左申直頂之過曲。而轉疑定武遂字。西下横畫之緊接也。恐豈敢轉疑定武本乎。且定武本是率更手搨。此固前人成說也。而究未見所從出之書。則蘭亭此等處。實以定武爲正。抑以褚臨爲正。學者竟當闕疑耳。

羣脚雙杈考

羣字下直作雙杈者。定武本褚本所同也。褚本以三層並貫雙杈。詳具後條矣。而定武本之雙杈。日久漸不得眞。不可不論也。今具條析於此。

此下直之雙杈。以懷仁集聖教爲眞券。聖教宋拓精本。無不三層貫此雙杈者。（當日右軍臨紙倚興而書。忽作雙杈。乃一筆直下。非雙層二筆也。至懷仁所集。乃竟作雙層二筆。以致後來米臨竟有作極細之另落一筆者。後人之臨勿怪也。懷仁上距馮、湯蹟纔三十年耳。豈米見馮、湯手搨之蹟。曾是馮、湯臨手搨之蹟有此雙層重落筆者乎。此則聖教雙杈作雙層落筆。又其不可信者矣。至如前幅導羣生句。羣之下半三層。惟第一横尚平横而過。其下二横。乃中間讓出雙杈之直筆。將二小横之中間留作空石。此第二第三之兩横。斷析作前後四截。有是理耳。不解附日上石時。何以外謬至此。此在今日亦必得北宋精拓本。始能悉此曲折。若近今拓本紙墨已昏。併此三層相貫。亦莫知矣。）據此攷之。則定武本既是唐時勒石。則其中直杈勢。卽不必三層俱貫。亦必當自第二横間。已具杈勢也。而今所見極舊之定武本。亦頗不同。今就所見略記之。

趙子固落水本。此直雙杈。僅上透至第二横之下半。

惟關中本。三層俱透雙杈。此在近今所拓。已極明白。

國學本以舊拓諦審。亦尚不止於第二横以下雙杈。

東陽本以舊拓諦審。亦不止下一層雙杈。

陳伯恭所藏舊本。云宋拓者。僅露下一層末杈少許。其紙墨極舊。而却非後拓之悖謬。此宋時重刻無疑。

上海潘氏本。亦僅下層末略見杈意。此是宋時所刻。

餘如南宋游景仁所藏。宋時翻刻定武諸本。多不見雙杈矣。

又聞吳門某家之陳直齋本。尚未得見。則所見以落水本爲定也。又如安姓所記譚崇文本。稱爲定武最

佳者。不知今在何處。書此以俟之。

羣脚杈筆說

蘭亭羣脚之杈筆。未有若懷仁集聖教之明白者。然懷仁所集字。必依其借自唐內府之本爲之。而何以此杈筆作雙層重落筆邪。其去馮、湯、諸人初搨蘭亭時。纔三十年。曾是繭紙眞蹟。羣脚有雙層重落筆者乎。然而今日所見蘭亭。莫先於趙子固落水本。落水本羣字杈筆。惟下二横有之。其上一横。固未有杈勢。而懷仁所集。則下羊三小横畫三層。皆貫以杈筆也。定武摹本。其稍在前者。杈勢上透至二層之末而止耳。其後摹者。或僅下層一横之外。其末略具杈意。如是已矣。惟關中本。則三層皆貫杈勢。準此而言。則豈非落水本亦未有懷仁得眞。而惟關中本所從出者爲最眞矣。居今日不得見古繭紙蹟也。請循其本言之。永和之禊集也。右軍佇興而書。繭寫能首兩行。而忽有末杈之筆。此亦神到出於不覺耳。而前二行皆未有杈勢。卽羣字上半。亦未有杈勢。下三横畫。亦未有杈勢。則此末筆之偶出杈勢。亦不過如落水本之下二層有杈勢。此理之可信者。若其自上一横。已有杈勢。如雙管齊下。則斷乎無此理者也。若以懷仁所集。必爲可信。則如崇字山下三小點。懷仁所集。僅有右一點。其可信乎。若以定武諸本所摹。皆不足信。惟關中本爲足信。則關中本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其可信乎。吾所以仍守定武之落水本爲定據。則彼重摹定武本之杈勢。如國學本。如東陽本。上及於其中第二層者。皆當準落水本爲之圭臬也。趙松雪之獨孤本。今已燒昏。僅見羣脚。如極厚之一直而已。不見杈也。固是燒昏。亦由其原拓本在最後。所以松雪目爲退筆書。山陰與集之日。豈有用退筆書者。此松雪失考之言。本不足憑。而要亦足徵其杈勢不甚可辨。所以如米臨意不甚取肯者。尚有杈勢。而趙臨無杈也。豈惟趙臨哉。南宋時復開之石。如游相所藏之玉泉僧本。臨江王沇本。皆無杈也。豈惟定武摹刻本哉。褚本卽懷仁本。杈極分明者。而四明豐坊本。海寧領从山本。以及張金界奴本。潁井本。皆無杈也。約而言之。今姑勿深論。羣頂之側下如定武者得眞乎。抑褚本之平頂者爲眞乎。卽如遂字。吾亦未敢必以褚本不及定武也。蓋唐初如太宗、元宗。書遂字皆與褚本合。不與定武合。卽定武果實出於歐臨。果實出於貞觀時上石。吾聞其語矣。而究未見所從來之原書。則亦且勿專執也。獨有此羣脚之杈筆。則雖以懷仁所集。最爲明白。而必以落水本爲準。

褚本羣字頂筆平折。諸本皆同。

此頂褚本平折。惟懷仁集聖教序。導羣生。拯羣有。二羣字。其起一筆。平折極清勁。不似今所行神龍以下諸本之帶圓勢也。諸本惟潁井本之起處方折。最爲得之。潁上重刻本。已圓熟失眞矣。潁上本惟此字頂筆。吾有取焉。（潁井眞本。此羣字頂上一方折筆。甚爲清勁。足與懷仁集聖教相證。其乖刻潁本。則不然矣。卽此一筆。已足爲審定潁上本眞僞之訣。）

末脚雙杈。劉無言所摹舊本。其雙杈三層俱貫。與懷仁所集正同。而卽世所傳摹神龍諸本。亦無不末脚雙杈者。至如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則此末脚雙杈。竟不可見矣。夫以沙門懷仁之集右軍書。昔

人謂集與智義同。則但撫大局。而不依其雙杈可矣。然懷仁所集。崒字兩見。一皆依其雙杈。又見高麗國唐元和八年神行禪師碑。沙門靈業書。多仿集右軍字。其中崒字。亦頂筆平折。末脚雙杈。與褚本悉同。而何以諸家依樣摹勒。如所稱蘇耆家本。最有名者。乃與張金界奴諸本。皆一筆直下。毫不存雙杈之勢。且甚至於潁井本。此脚單纖直垂。更不成說矣。所以褚本眞蹟。固不可見。卽所稱蘇耆家舊本。亦不可考。而尙賴神龍本之存也。徐壇長乃獨推潁井本。是尙得爲知書者乎。

崇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崇字山下三小點全。

落水本三小點全。（孫退谷摹刻本。此三小點皆不見矣。按落水眞本。嘗藏於孫氏硯山齋。退谷所摹刻五字未損本。卽落水本。而崇字無雙杈。崇內無三小點。則信乎眞鑒者之難也。）

越州石氏本。三小點全。

天目山房本。三小點全。

王曉本。三小點亦尙微可辨。

重翻王曉本。若微見中點。而無右點。

程孟陽本。三點亦尙微辨。

潘氏祖本。僅見右一點。（卽世所行僞絳帖之弟二本。）

潘氏重刻本同（卽世稱吳靜心本。）

東陽本。僅見右一點。

宋趙侍郎不泐本。與東陽本悉同。而崇字山下三點。只見左右二點。其中間直畫穿上。故中間一點不可見。

關中本。僅見右一點。

國學本。三點全不見。

星鳳樓本。三點全不見。（卽世所行僞絳帖之頭一本。）

上黨本。三點全不見。

定武本崇字中直。諸本皆一直穿冖頭。及下二橫畫。惟細甄落水本。乃是下一直畫。穿過下二橫畫。再上未及冖頭箭下。而稍有中斷之意。此與懷仁集聖教崇字相合。其冖中間一點直穿下。（此所謂中一點者。却在山下三小點中點之又下。）將及示字上畫而小住。下乃另作一直貫二畫。而神氣微似與上點相連者。按懷仁集右軍書。有用定武本者。有用褚本者。此佛道崇虛崇字。却是用褚本。然而實與定武本可以相證。

越州石氏本。一直上下相貫。

潘氏祖本。一直上下相貫。然此本冖下示上。其直畫微見中間略似斷續之意。特未顯耳。潘氏重刻本。則

中肚肥出。遂失此意矣。王曉本。則直下與諸本同。

東陽本。一直上下皆貫。

星鳳本、一直上下皆貫。

關中本。一直上下皆貫。

國學本雖亦一直上下皆貫。而上重下輕。尙微似可會原本之意。

上黨本竟作冖間另一圓點。固大失之。然亦足見其微存上斷之意耳。

崇字褚本

褚本崇字。山頭從左一筆逆挑起。中一直微長。略有穿下之意。此中直之末。却是微微向左蹙起作勢。此惟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最得其眞。評禊帖崇字褚本者。當準此爲圭臬。

定武本崇字山頭。亦是先從左逆挑。而中一直末不露鋒。是以品定武者。多不留意。竟似先中直而後左右者矣。其實定武崇字山頭。先左挑。次中直。中直雖無蹙起勢。而神理左向。故仍反折以起右直。與褚本同也。不深究褚本。亦無以得定武耳。

渤海藏眞本。崇字山頭。中直最合。

次則海寧查氏石本。亦具中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然視渤海藏眞本。則過於有意矣。

次則知止閣本。崇字中直末不蹙起。此與神龍本略同。尙不大失。

鬱岡齋本。則已似先作中直者矣。然其左直挑起處。尙微有近似先從左挑之意。故與快雪近。而稍勝於快雪也。

快雪堂第二卷。所謂洛陽宮賜高士廉本。崇字山頭。竟是先中直而後左挑。與尋常寫山字者無異。

山左吳氏刻本。亦與快雪山頭同。

此六本。皆所謂蘇耆家本之支裔。故並論之。其中惟知止閣本。與神龍本。山頭相近。而愈不與神龍本並論也。

陳緝熙刻本崇字山頭。中直向右連帶。竟作一點斜過行艸勢。此中直變勢之最甚者。

按此是孔雩谷藏本。石上有緝熙印者。終字末作三點。而末句文字却不作文。據此則渤海、鬱岡、知止、快雪、諸本所謂出於蘇太簡本者。末句文字作文。又非必盡由於陳緝熙所摹搨矣。說詳後條。

張金界奴本。今所傳摹者三本。餘清、秋碧、戲鴻也。而此崇字山頭。則戲鴻堂中直斜帶向右。尙不大失。而其下、一點。則不辨其爲中三點內之中央一點否矣。此摹時本不明白。致斯累贅耳。然此處。則戲鴻尙勝於餘清、秋碧也。再次。則秋碧雖亦仍其中直向右斜帶之意。而左一筆下橫平過。則較戲鴻又多此一失也。至於餘清齋本。則中直重濁垂下。減其點矣。此點雖本不足据。而此直垂下。至於如此之重濁過長。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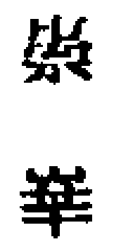
何說哉。此三本者。皆不足述也。而其山頭中直之失。又各有等差。亦不得不分別觀之。穎井本則近似神龍本之中直不蹙起者矣。而又添一流弊者。其右一直筆。微作折下尖垂之勢。此亦尙淸勁不爲害也。至穎上學宮本。已失其中直帶下在中一小點矣。而上三筆大致尙不害。乃穎上重刻本。輒將其右一筆垂下之末勢。與其下之中一小點相混合。竟似此右筆牽過甚長者。則穎上重刻本之誤也。至近日巴氏重翻穎井本。又誤將此右筆斜垂帶之中一小點。謬黏於中直之尾。又恰似與餘淸齋誤翻張金界奴本之中直下垂者同矣。一穎井本之中直。而傳訛如此。

神龍本崇字中直。與聖教正同。但無其末小蹙起之意耳。愚謂此蓋神龍本摹勒失其初意也。其原本必合懷仁所集。末有小蹙起勢者。今不可考矣。此崇字山頭。必應以懷仁所集爲正者也。

或曰。既知此。崇字山頭中一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則向左蹙起。正與左外一筆相連。豈非先中直而後左挑乎、予曰不然。第觀懷仁所集最分明。其先以左挑一筆者。開局甚寬也。其中一直。與右一斜下之直。相緊接者。其勢迤下也。此爲先左挑而後中直無疑也。中直末若不向左蹙起。則右直無由緊接也。此疎密迴合天然章法也。

崇字必以懷仁集聖教序爲圭臬。而聖教近時拓本。此字山下右邊小點。有略可辨者。有竟不可辨者。予見宋拓精本數十籤矣。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邊一點。竟是舊存下半。而上半被掩去者。此與左二小點之失。皆不可以臆推也。爲影摹郭本於此。以資印證。嘉慶丁卯五月二十日。

郭氏本崇字影様



華下郭允伯所藏宋拓聖教序。崇字如此。

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從來所見聖教。未有如此分明者。

此外如元祐秘閣重摹本。如明晉藩藏本。如四明天一閣本。右點雖未極犀利。而皆不及此之得眞也。

崇字褚本山下三點考

按崇字山下三點。在褚本尤有關繫。蓋諸本之原流同異。皆於此證之。今略區其細目。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穎井本。曰張金界奴本。皆名以類附焉。

神龍本。

北宋劉無言所摹於祕閣本。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按懷仁集右直書。實是如此。此本最爲得之。

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石、是豐道生所刻神龍本。

晉府所藏神龍本。

徽州程氏所藏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所見神龍四本。皆右點微似小橫。蓋由原本此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而摹者不知。以致悞似橫畫耳。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右點微有迹。不分明。此蓋石久泐之故。

揚州所刻開皇二本。三點皆不見。

陳緝熙本。三點皆不見。

鬱岡齋本。三點皆不見。

知止閣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孫退谷謂是西川胡菊潭所收。領字从山本。即米老所刻三米蘭亭也、然實與鬱岡、快雪、同一本耳。

快雪堂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題云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貞觀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書。考是月庚辰朔。癸未是二月四日也。然是年虞世南卒。是褚遂良入直未久也。豈遽以褚所臨本。而太宗御題云。正本第十九邪。且其中領字加山。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改原勢。謂是蘇太簡家藏本之支裔。或經後人別搨者。則可。若竟因前有唐文皇御題。而命曰褚本。可乎。

近日山左吳氏。藏褚臨石本。（中間盛至盛用頴上本摹補。）

近日海寧查氏。藏褚臨石本。（中間盛至盛用鬱岡本摹補。）

此二本亦三點皆不見。皆謂出於蘇太簡家本。然此二本。既皆補摹中間盛至盛之三行。則此二本。皆在海寧陳氏渤海藏眞石刻之後。不足置辨者矣。

渤海藏眞本。右一點尙可見。此可以想見所謂蘇太簡藏本者。

安氏書錄云。蘇太簡家蘭亭。有米元章跋贊。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眞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鉤摹。遂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並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

穎井本。右一點尙可辨。

穎上學宮本。右一點最分明。是所据之穎上原本。視今所拓者。明白可證也。

穎上重刻本。右點亦微可辨。

近日巴氏重刻穎上本。此右點竟失之。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三點俱不見。

戲鴻堂張金界奴本。右點不見。而中點切近山頭中直之尾。似點似橫甚謬。

秋碧堂張金界奴本。似存中一點者。其謬與戲鴻堂同。慈谿姜氏二石本。其弟二本。右點似橫。蓋依世所行神龍本也。其弟一本。左右各一點。中間用絲筆帶過。則又因右邊之點。而誤爲左右各一點。尤失之矣。此姜氏二石本不足徵論。而近日尙有從此又加重刻。前後妄增舊題。并僞印。以舊紙遐拓之。冒爲宋拓者。按崇字山下三點。惟定武舊本。尙可驗也。褚本則雖舊本。亦僅見右一點之橫帶犀利耳。今以懷仁集聖教宋拓本驗之。亦僅見此右點。而懷惲實際寺碑。天寶二年所立。其崇字亦已如此。此卽其時學懷仁集書者之明證也。豈褚臨原帖。當日摹出之蹟已如是歟。抑因石迹輕微。而拓手已失左二點歟。是不得而臆斷者矣。

又西林石刻文衡山所跋。崔潤父藏米臨褚本。崇字山下右一點亦同此。

高麗所拓。唐貞元十六年。新羅鍪藏寺碑。兼有懷仁大雅所集右軍字。內崇字山下三點皆全。

崇字褚本下直考

崇字褚本下直。以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爲圭臬。合此者是也。不合者非也。（上點穿冖而下。下直穿弟二橫畫而上。）

陳氏渤海藏眞帖。崇字雖纖弱。然與懷仁所集最合。足見所謂蘇太簡家藏本者。此尙存其意耳。

世傳所謂領字从山本。卽此渤海本之支系也。不獨海寧查氏所刻維懸堂石本。卽是陳氏渤海藏眞之本。卽至鬱岡齋本。以及快雪堂刻洛陽宮本。此三本雖多失眞。而此崇字下直。尙微近之。

山左吳氏一石。亦從此出。而此直穿上處。僅露毫髮。蓋刻手不喻其故耳。

孫退谷所刻知止閣本。雖其自跋稱是三米本。其實亦從此出也。而此直竟在弟二橫下。更空少許。斯爲最訛矣。

按褚摹本。刻於渤海藏眞帖。又經海寧查氏。山左吳氏二石。及鬱岡快雪諸刻。皆非蘇太簡家原蹟眞本矣。就此五本中。則渤海與吳氏二本。下直又稍短。而查氏下直又稍長也。若以懷仁所集準之。則查氏稍長者爲合。然又嫌其過於輕削也。懷仁所集。此直通貫二橫。神氣凝重。所以不得不折衷於定武矣。（此一直通貫下二橫。然却是分上下二層。非通連作一筆。又詳見後。）

惟其下直貫下二橫。所以神龍本此直。竟若正連冖間之大點者。與渤海諸本之輕削。正相反也。然而其理實相濟也。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此直上穿及弟一橫而止。最合。

宋刻祕閣本。（劉無言所摹。卽神龍本。）

晉藩所藏神龍舊本。

四明范氏所藏石。（豐道生所刻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歙程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神龍新舊諸本。皆下直過長。竟若與冖間大點通連成一畫者矣。

按定武諸摹刻本。皆以此直作上下一貫。其致此之由。與神龍諸本正相發也。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山下既橫。遂作三點矣。而卻又以上下一貫之直畫。掩其上三點之中點。而直注以下。似乎趙集賢於蘭亭諸本源流正變。未經深考耳。（松雪此臨本。是臨定武本。）

又按此下半宗字上點與下直。似貫下者。蓋不惟右軍也。北史。徐遵明見鄭康成論語注。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曲爲之說。蓋隸楷以來。宗字中間近似一直穿下。魏晉六朝。多此類耳。鑒古者所宜知也。

又按崇字中直。總以定武爲準。而定武摹刻諸本。以此直覺作上下一貫者。究非正也。當以落水本爲準。上作一正中之大點。此大點。正在上三小點中一小點之下。穿入冖內。絲忽而略止。其下乃又從下二小橫間。另起一直。與上大點之勢。相際在杪忽間。若卽此上一大點之筆勢絲斷神連者。却又是二筆。却又相貫。稍不精細。便摹成一直穿下矣。

秋碧堂刻張金界奴本。

戲鴻堂刻張金界奴本。

餘清齋刻張金界奴本。

此三本。皆下直不穿二橫。此其失同也。而餘清齋刻。又誤以冖間大點。斜注向右。與其山頭中直之過垂。若相配者。摹帖之弊。至斯而極矣。

潁上本。此直畫亦似上下一貫。而上頂濃重。中間輕帶。微有向左欲彎之勢。又其中間向左微彎處。若有近似極細之杈出者。此非畫中所有。乃因此崇字旁挂。此特其界格之絲痕耳。潁上重刻本。則并此摹入中彎畫內矣。

按潁上本此直中腰。有似向左微彎者。蓋懷仁所集。此間中斷。故似有另起之勢。非中作微彎也。觀此知潁上摹本之所從出。殆肖懷仁所集形勢。而摹者不察。遂致斯歧誤耳。

又按四明豐氏摹刻神龍本。與繆氏所藏神龍舊本。此下直之腳。若作渴筆杈椏勢。此不知其所從來之原蹟。如何以致此矣。懷仁所集。此直下腳。實不如此。

帶字四直考

帶字上四直。中間右直最高。次則右邊外直。次高。再次則中間左直。稍次高。又再次。則左邊外直最低也。

此四直有準。然後定武本褚本之權量定矣。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定武落水本。

星鳳樓本。

國學本。

關中本。

褚臨者。惟北宋祕閣劉無言摹刻本。

此皆四直高下次弟尤合者。

定武本內。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王曉本。程孟陽本。此皆帶字已損。無從考矣。然東陽本。潘氏祖本。就其泐損處。微茫體會。四直高下。尚可以想見原本之意。

自餘若上黨之摹定武本。則四直齊平矣。

褚臨者。神龍諸本。以及渤海、鬱岡、快雪、知止、海寧查氏、山左吳氏、諸石。所摹蘇太簡本。餘清、秋碧、戲鴻。所摹張金界奴本。及穎上本。皆以右外直筆。與中間右直齊平。此已皆失之矣。其有四直齊平者。則益失之。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四直齊平者也。蓋書法至元之趙文敏。亦止概貲行筆之意趣而已。猶之宋後學者。多空言義理。而不深考訂也。又如揚州所刻開皇本。則中間右直反較諸直稍低。

褚本暢字考

弟七行暢字。中旁頂作拗曲之勢。此專論褚臨本也。

神龍本暢字。左邊申旁。頂作向內拗曲之勢。凡神龍新舊各本皆同。

蘇太簡本。渤海藏眞所刻。此暢字。正在所闕三行之內。不可考。快雪堂所刻洛陽宮本。申旁一直之頂。最矗直著力。

鬱岡齋本。與餘清、秋碧。所刻張金界奴本。申旁直頂。亦微有著力之意。知止閣則輕淡不露耳。

穎上本。則暢字申旁直筆。上半減去二分許。短縮殆不成意勢矣。此是摹穎本者。見其過長而怪之。因爲之過抑減短。以至於此。而評書之家。猶有特推穎本。爲右軍眞迹上石者。

愚按昔米老評褚臨蘭亭。謂其中有鉤摹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蓋褚摹蘭亭。不僅此暢字也。更有弟十九行懷字可證。且如廿三行懷字。左直末趯起。定武所同。而十九行懷字。與七行暢左直頂。卽定武本亦實有重按之意。褚臨則於此加意見勢耳。褚公書聖教序。杖策杖字。桂質桂字。二木旁直畫起頂。皆有逆變之勢。記內亂字左止。外直頂作變勢。（同州本更可見。）此可證蘭亭暢字。實是褚臨原本也。蓋申旁

日末趯起。恰和激射。所以暢左頂之逆變。更甚於聖教數處耳。後之重摹者。不察其故。少見多怪。或且遷就而減短之。適足以彰其作僞而已。

褚本遷字考

遷字亦專論褚本也。然實合定武本論之。

定武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無留空。此卽率更化度寺塔銘內遷字之法。益見定武出率更也。

褚臨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去中橫空至半分許。然今所行神龍諸本。空至半分許。而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及快雪所刻洛陽宮本。空處不止半分。驗懷仁所集。（遂依越世）遷字此開。空至二分許。大雅所集興福寺碑。（[illegible]）遷字此開。空有一分許。是誠右軍原蹟如此。不得執定武歐臨。以盡定之矣。嘗見西蜀青城山唐明皇墨勅石本。遷字正是如此。再進考之。太宗書晉祠銘。及高麗國集唐太宗書石刻。遷字皆實如此。是則懷仁大雅集字。猶在其後。而晉祠銘。貞觀二十年所書。必非因褚臨蘭亭而始有此也。且西下一橫。其左微作伸外之勢。蓋以代此下所省之大橫畫也。則西下開口之理。尤爲精確不易。在歐臨以肅括見神骨。又不得以此泥之。而此遷字西下開口。實惟褚臨本。爲得右軍原蹟之眞。無可疑者也。後來如停雲館所刻薛道祖臨本。西下既似路開口矣。而此間橫畫。乃轉短小。豈前人親見原石者。亦如此忽焉不講哉。不然。則薛臨是僞耳。

撮而記之。蓋其要有五。

羣字末脚。必雙杈。其無雙杈者非是。此統論定武本。及褚臨本皆如此。

崇字。則定武本三點俱見者。最上之舊本。褚本山頭中直穿下、而中直之末鋒。微有向左趯起之意者。此是難得之本。

帶字上四直。必依中開。右直第一。右外直第二。中左直第三。外左直第四者。方是佳本。定武本、褚本皆如此。

暢字。申頂逆屈向內者。方是褚本之正。其定武本不論此。

遷字。西頭左直下留空者。方是褚本之正。定武不論此。偶摘舉此五處。爲二本發凡之概。

餘如僧字止見其半者。卽所傳領字从山之蘇太簡本也。（其原出穎上本。）和字左口作曰。前一攬字。臣內小直分二截者。神龍本也。末懷字衣撇摺捲向右者。神龍之善本也。此皆約舉大端一二而已。

穎上本。惟羣字頂筆。與懷仁所集相合。其餘則失處甚多。是以別爲訂穎一卷於後。

附考僧字押縫一條。

弟十四、弟十五、兩行之間。押縫僧字。在足字下、不字右旁。此是梁徐僧權押縫書名。歲久僅存僧字。而石本因之也。乃或有謂。不上多一曾字。以筆挂於旁。近似立人之勢。此說非是。晉書本傳此文。不知老之將

至句上本無曾字。不必言矣。慈谿姜西溟家。所藏石刻。竟是旁挂曾字。以筆挂於其閒。直似近時人作書之勢。此乃後人從此說而傅合之僞作此耳。不足据也。予則有一確證者。桑澤卿蘭亭考云。唐搨本弟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錢鉞。薛紹彭題贊。所謂唐硬黃本也。此察字是姚察也。姚察在梁時。已稱聚書閣書。其與徐僧權並題蘭亭行間押縫。尤爲可据。則僧字是徐僧權。更無疑義矣。（米老跋徐僧權押縫一條。見後弟五卷內。）

附考褚本列坐其次其字一條。

其上小橫左邊起處。有從下倒捲而上一痕。此惟褚本有之。

宋祕閣摸褚本。今重翻者。已不甚可辨。只於小橫左外。微寫此意。

四明范氏天一閣本。亦然。尙略見影。

穎上本有。

今世所行神龍本皆有。

海寧查氏所刻褚本有。

鬱岡齋弟一本有。此卽海寧查氏所謂領从山本。

快雪堂本有。

知止閣本有。（甚僞。）

渤海藏眞本有。

山左吳氏所藏領从山本無。

秋碧堂、餘淸齋、戲鴻堂。所摹刻張金界奴本皆無。

王秋坪所藏晉府舊本有。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四

蘇氏蘭亭考

褚臨蘭亭。支派最繁。惟神龍本既詳考於前卷。此外如穎上本。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皆各有原委。穎上本所以別考於後者。穎本最後出。而近日鑒賞家。頗有推許太過。至目爲右軍原蹟者。故必待諸本辨析既明。而後能專考之。張金界奴本。今行世者。江邨吳氏餘淸齋本、蕉林梁氏秋碧堂本、華亭董氏戲鴻堂本。三本摹勒皆不得眞。戲鴻本今經重刻。更加弱矣。其原本雖有舊拓。然究未見原蹟。不能据吳氏、梁氏、董氏、諸刻。輒爲作考。惟領字从山本。其枝葉又多蔓衍。必應專卷考之。第此領字从山本。有與穎上本相對證者。又有與蘇耆家本相混合者。恐既以穎本別自爲卷。則不得不先將蘇氏本。綜論其概。而後得以詳言領字从山本耳。是以先就所見影摹之蘇氏本考之。

米老得自蘇洎家。褚臨蘭亭。今卞氏藏者。就所借油素影本。略記於此。

摹字末脚有雙杈。然與原本不同。細審定之。是寫一直後。又重落筆。似卽米老所書。非可盡以摹搨概之。

崇字山下無三小點。此亦足見非出摹搨。

暢敘暢字。左上縮短。右下疎爽。尤見米筆。据此。則穎本暢左中中直之縮短。與此同也。穎本卽米所審定

也。

昔人興感之由。若七字圓渾。直到內史。

殊字翹秀是米法。

文改攵疎放。亦是米筆。〇按蘇氏褚本。歷經臨摸者。始於米老。終於陳緝熙。陳緝熙傳搨之本最多。以愚所見。竟有依神龍作文者。亦有作攵者。今据此卷。應是米臨。則豈此蘇氏褚臨原本作攵歟。抑出於米老臨寫。隨手之變歟。然褚臨原本。必非攵也。（說詳後卷。）

安氏書畫記云。米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今按實二百卅六字。）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鑒。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眞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鈎摹。遂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并元章跋贊。（此所謂此紙者。即指天聖丙寅一題。及范仲淹。王堯臣。米黻。劉巨濟凡五題也。）既經分軼。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此紙爲卞少司寇所有。裝於卷後。後龔開等跋雖眞。亦非此卷之原跋。按安氏此條。甚明白矣。蓋卞氏此卷。歸於安氏。此一卷乃三事也。其前蘭亭帖。及米元章七言詩。爲一事。此則米老自臨褚蘭亭。而自題詩於後。雖其帖前有蘇氏印。然亦不能專据矣。此則自爲一事也。其中閒天聖丙寅。蘇耆一題。及范、王、米、劉四段。此五題自爲一事。是乃眞蘇太簡家蘭亭之原跋也。至其後龔開等跋。以後又爲一事。則又不知某家所藏蘭亭帖之後尾也。安氏分析誠允當矣。至於元章跋贊。（自右米姓祕玩。至錯署軍裝。米芾平生眞賞。凡二百三十六字。）小行書。則與蘇、范、王、米、劉、五題之一紙本。皆是蘇太簡家所藏卷之原蹟

也。乃今据安氏所記。雖有之。而卞氏所裝。則已無之。惟世所行海寧陳氏渤海藏眞帖具有之。而金壇王氏鬱岡齋。暨近日海寧查氏刻本。山左吳氏所藏石本。皆具有之。則是海寧陳氏渤海藏眞之本。得自董文敏。不爲無据。宜若可信爲蘇太簡家之褚本矣。然而有說焉。曰。此渤海之刻。鬱岡之刻。及查氏、吳氏、諸石刻。皆所謂領字从山本耳。米老所得於蘇泊者。則從未有言其是領字从山者也。況以予考之。此所謂領字从山本者。實出於潁井本之後。（詳具下卷。）而豈有米老所得於蘇太簡家者。乃出於潁井本之後者哉。蓋潁井本。即出米老所鑒定。而領字从山之本。又不知何時踵事翻新者。何人從而爲之。於是又有好事者。別摹此天聖五題之蹟。刪去劉巨濟一題。止存其四題。裝於後。而雖以董文敏之精鑒。亦莫知其非也。況後賢乎。是則知此閣所稱三米本。快雪堂所稱洛陽宮本。皆即此一種也。蓋知止、快雪。未嘗綴以天聖丙寅諸題蹟。故人未有以米老所得蘇太簡本強名之者。而渤海、鬱岡、查氏、吳氏之石。既連綴天聖丙寅諸題於後。遂不約而皆稱爲蘇太簡家藏褚本矣。其實溯所從來。初非二也。

王弇州云。据都元敬書畫記。褚臨蘭亭眞蹟。陳祭酒身後。已燬於火矣。近日吳氏大觀錄。亦載此蹟云。帖後有明人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濙、徐有貞及陳自跋。陳跋內引米老懷字折筆語。成化丙辰。長洲陳鑒書。按都元敬既云。原蹟燬於火。則吳氏所見此蹟。當是後人又重摹原蹟。別裝爲卷。又不獨陳

氏之傳搨改裝矣。

米老自記云。蘇耆家蘭亭。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跋云。才翁東齋書府寶覽焉。蘇泊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按今所傳卞氏本及海寧陳氏所收董文敏撤去三行之本。其中長字、懷字、蹔字。並不如此。是即其最明白可驗者。且米老得蘇氏本。詳言書中筆鋒如此。而豈有果是領上加山。米老並不言及者乎。且卞氏今所收此卷前之蘭亭。雖非必果唐時原蹟。而其從來相傳。則以爲是唐摹本也。然而此蘭亭。則初非領上加山也。竟不知董、陳、相質之卷。何以忽作領字从山。亦無一人能說其所以加山之來歷者。此其所以不得不詳加審定也。而領字加山本考更有條析之處。不能附此。是以別自爲卷詳之。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五

蘭亭領字从山本考

孫退谷自跋所刻知止閣帖蘭亭後云。領字从山本。世稱三米蘭亭。按宋人跋三米蘭亭。是王承規所摹之本。不言領字从山也。又米老自記云。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尙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段米老自記最詳。亦不言是領字从山也。領字从山之語、於昔無徵。且如果有所謂領字从山之本。既稱从山。則是有山頭之嶺字矣。必無加一山字於領字之上。竟成添出者。況此領字。仍即褚本領字。無毫髮別也。（此亦即沙門懷仁。集右軍書。法門領袖句之領字也。懷仁集右軍書。內自有从山之嶺字。而此不同。）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曰。今西川胡菊潭。所收南宋游丞相藏蘭亭諸本。內有御府領字从山本。極爲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即知止閣帖此刻也。按宋游丞相所集蘭亭。皆在理宗時。而理宗御府之蘭亭。藏目。皆在輟耕錄。亦無所謂領字从山之本。或宋末時。有此一種蘭亭帖。其人不加考核。漫謂領字是領袖義。非峻嶺義。故隨筆添山頭於上耳。所以後人稱爲領字从山本乎。然愚今詳考此帖。實從潁上本出耳。今以領山从山諸刻。與潁上對證。敍列如左。

列坐其次。次字。惟穎上本。左邊下一點。破作二小點。

渤海藏眞本同。

鬱岡齋弟一本同。

知止閣本同。

快雪堂洛陽宮本同。

海寧查氏本同。

山左吳氏本同。

此內惟渤海藏眞本。此下一點。作細彎迴折形。不似諸本。竟分作二點。蓋此是因原出之墨迹。此一點中閒紙有小蝕痕。以致誤成二點也。所以推渤海本。尙可彷彿原本遺意耳。然穎本已是二點。則其摹失已非一日。而渤海本此處。又偶得以印證其原來處者。則或即是從蘇太簡家本來矣。蓋明代吳門陳緝熙。嘗得見蘇太簡家原本。恐是以疑此諸本。或是陳緝熙所轉相摹刻耳。

夫人之相與。相字目下橫畫。惟穎本作一點。

渤海藏眞同。

鬱岡同。

知止同。

快雪同。

查、吳並同。

當其欣於所遇。當字中口。惟穎本僅作一鉤筆。無下小橫畫。

渤海、鬱岡、知止、快雪、查、吳並同。

快然自足。行末右邊小僧字。惟穎本脫去僧左半。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並同。

快雪無僧字。

予嘗親見快雪所摹之絹素墨本。此處實無僧字。蓋此摹本偶遺之耳。按褚臨本。此處原無僧字。神龍本、張金界奴本、皆無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有僧字。蓋此處紙半磨滅。而諸本一依之。

俛仰之閒。俛字人旁。惟穎本首撇。止露其頂。

渤海、知止、查、吳並同。

鬱岡本。蓋嫌其不成一畫。遂添足之。殊弱。

快雪本以意徵迹之。轉失其勢。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此處紙有蝕痕。鬱岡、快雪之改作。轉不及渤海、知止、諸本仍其舊勢也。

未嘗不。不字。褚本此中直一筆。從內彎迴。其勢過重。猶如第七行暢字。褚本左直頂過抅長也。惟穎本下筆輕圓。恍此頂勢。易以輕倩之筆。故此中直一筆。過於向下。縮短一分許。猶如第七行暢字。穎本愼之又愼。於左頂縮短一分許也。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皆更短。

快雪此筆益短益拙。

以上所舉六處。皆其最顯者。然猶可曰。偶與穎井本相同也。豈必果由穎本出乎。今更舉其補穎本之闕者。

首行在字。定武本與褚本。頂上一撇。未有不出頭者。惟領字从山諸本。（不具細開渤海等目。）作在。撇頂不出頭。

癸丑二字。無論定武本與褚本。此二字未有不緊接比密而形扁者。惟領字从山諸本。癸丑二字。形長而不相比密。

驗穎上本。在癸丑三字。正是其空闕處。

蘭字。惟領从山本。此字獨矮而扁。廿下多一小橫畫。

驗穎上本。蘭字正在闕處。

又見文衡山跋崔淵父藏本。蘭字廿頭。右直末尾向左垂帶。有似橫過之筆。乃知此領从山本。廿下小橫之所由致。蓋此等致誤處。皆後來摹寫所爲也。其先後遞訛之緒系。固亦無由確指其時地。而惟穎本石闕數處。恰是此領从山本致誤之處。則其顯然可指者矣。

因字。惟領从山本作囙。與定武及褚本皆迥異。

驗穎本因字闕。

悲夫。夫字。惟領从山本末筆不放出。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夫字闕。

帖尾斯文。文字。惟領从山本作文。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文字闕。

此五處七字。則其從穎上本出之明證。無可他諉者矣。就今日行世最著之領从山本。偶證於此六本。此六本內。知止閣本。託爲三米。快雪堂本。託爲洛陽宮賜高士廉。其爲張冠李戴。固無足論。（知止閣託爲三米本已見前矣。）（快雪堂本則愚嘗得見其原蹟是綃本裝卷其前唐文皇批及其後蓋欵皆眞而中閒蘭亭綃色悔在後且是領字从山本必無唐時有領字从山本之理何況有軍眞蹟且其帖尾有柯公名諱是褚臨而董跋恰亦有褚臨詩不知董跋特概論臨本非指此爲褚臨也且如果是褚臨則豈有領字从山是後人僞本而褚臨之了且如果其前唐文皇書是題於此前則豈有唐太宗以褚臨之蹟題爲正本第十九者乎誰氏不加深考誤信而刻之石故不可以無辨。）而渤海、鬱岡、查氏、吳氏四本。則帖後皆有蘇耆、米芾題記。是則皆爲宋蘇太簡家

藏本矣。然其題字。前後所勒諸印。則此數本皆各不同。以安氏書畫記所載卞令之所收褚臨眞蹟卷後諸題諸印對之。又各有不同。安氏記云。米元章以王維寫景、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得蘇洎家蘭亭一本。有元章跋贊及范王諸公題記者。此紙是也。其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今按實二百卅六字。）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是卷余亦見之。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眞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鉤摹。遂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幷元章跋贊。旣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矣。（據王弇州引都南濠云。褚臨原蹟已燬于火。）據此則領字从山諸本。皆有蘇者、（蘇耆閱。即天聖丙寅重裝。一行。）米元章、諸題跋。而又印記不同者。或即是所謂陳緝熙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者歟。其領上加山。不知出於何時何人之手。而今旣確審其出於潁井本。後則凡此數字。（在癸丑闕因大文。）異於原帖者。皆無庸復辨矣。

領字从山本。海寧陳氏得於董文敏者。文敏抽去盛至盛之三行。是以陳氏刻入渤海藏眞帖。竟闕此三行。（愚每思陳與董家世交之誼。即使董不能贖。而陳氏刻石時。豈不能向董家借此三行上石。以成完蹟。此實一憾事。）至海寧查氏。以劉孟倬所得此蹟。重勒於石。遂取鬱岡齋所刻領字从山本。盛至盛之三行以補之。（查刻有墨山跋云。所闕三行。尤天錫自眞定來。以梁蕉林所刻諸本補之。按此墨山初闕。尤天錫欲以秋碧盛至盛三行補此帖也。董秋碧所刻。乃是張金界奴本。與此不同。故尤天錫知其不同。乃更以鬱岡齋之盛至盛三行補之。而查墨山未加精審。以爲尤君自眞定來。此所補入必梁蕉林刻也。遂以此作跋。後人不察。必以爲查氏此石盛至盛三行。是用秋碧本。而不知是查跋之誤也。故核定之。）按董文敏以此帖質錢於陳氏。雖未知在何年。然金壇王氏鬱岡齋帖。刻於萬歷三十九年。則非從董撤三行後之陳氏本勒石明矣。孫退谷知止閣所刻得於西川胡菊潭者。云是南宋時游景仁所藏本內之一。雖其果否宋時物未可知。然亦必非董撤三行後之陳本明矣。究竟此領从山本。自爲褚臨蘇藏之蹟者。退谷所稱。有景仁及克字印者。亦未能即執此以爲宋蹟也。而即使出自後人所別搨。亦必其絹幅精治。至王損齋、董文敏。皆以爲舊蹟而寶藏之。則米老得於蘇氏之原卷。旣不可見。即惟此渤海藏眞本、鬱岡齋本、知止閣本。尙略得其遺意矣。至於董文敏抽去之三行。今又不可得見。則又尙賴鬱岡、知止、快雪、三本。以稍見其概矣。而此三行內。如一詠一字。橫末平住處。近似分隸之意。當以鬱岡爲正也。觀字左邊長撇。鬱岡直從中點垂下。則鬱岡之失。當以知止、快雪、爲正也。仰末小直仲長。則快雪之失。當以鬱岡、知止、爲正也。（此段可爲董文敏所撤去三行之考矣。餘更於下條詳之。）

所謂褚臨領字从山本者。昔於海寧查氏。得其重刻石本。是尤天錫借鬱岡齋本。以補足其撤去三行者。後有查聲山、陳香泉跋。知是吾里劉孟倬方伯所購。聲山爲之倩尤天錫入石者也。即諸孟倬後人云。此卷原蹟歸查氏矣。時查映山在都門。（名瑩。）其所藏帖。亦每屬予題跋。而未嘗知其藏此卷也。後數年映山旣逝。山陰董小池館於映山嗣君小山比部家。偶舉以訪諸小池。則皆在其篋。且云所撤去之三行。亦爲映山所覓得。並藏於篋。因託小池借看。一日小池同伊墨卿持一匣來。匣蓋鐫褚臨蘭亭眞迹卷。賜硯齋珍藏。及展閱。則非此撤去三行之矮卷。乃高江邨銷夏錄所載王文惠本也。據小池墨卿並云。映山臨終時。

付受井然。的是二卷。不知其矮卷何人易去矣。予因深憾其旣覓得所撤去之三行。何不勒石以補渤海之闕。幷可訂正尤天錫所重刻。豈非大快事乎。（此跋經渤海藏眞帖所刻。又經查聲山屬尤天錫再刻。大約渤海原刻筆勢謹細。而尤天錫重刻。多見迫折鋒勢矣。如崇字山下有一橫點。渤海刻微可辨。而尤刻竟無之。祇今祇字本旁。渤海刻下直從中間出之。所以鬱岡本知止閣本皆有中間另起勢也。而尤刻作乙以上橫帶下斜撇。則下直從後另補矣。其撤去之三行內。暢字左直之頂。渤海本凝重而非截短也。尤本鬱岡本皆有類於敞之數字左半中間大長巒之頂。尤本淺入上三點之內。則是用張金界奴本矣。鬱岡本實亦如此。此則三行內之必須考訂者也。上盛之字末筆。鬱岡作一彎。尤作二彎。）爲悵惘者久之。旣而借留所匣之王文惠本。旬日置几上諦玩之。其前褚臨黃絹本。崇山二字旁。亦依渤海石本。有一墨直。更較渤海本之直長下一分許。已及茂字之頂。崇字山下無小點。次字左旁竟作三點。不及渤海本中有細彎一線之勢。同指向之。皆略同定武。與渤海異。末文視渤海肥闊。羣頂平圓。而末無雙叉。最可異者。弦字右半中間。向內倒捲作反紐。從來所未見也。癸丑二字。尙相比近。蘭字長皆與渤海不同。此黃絹帖後即米跋。其後莫雲卿、王弇州、周公瑕、文休承諸跋。皆眞蹟。卷外紙籤。亦出休承手蹟。其黃絹帖內。自然子三字。紅文長印。絹邊貞元二字印。皆與高江邨所記相合。前後王鴻緒儼齋諸印。亦皆眞確。米跋極艸艸。而按其用筆。一一皆可尋原。的出米手。非鉤摹所能到。且米跋紙是一色。明人諸跋紙又一色。其爲即高江村所記之舊物。無可疑者。惟褚臨絹本。不知出何人僞作。而弇州儼齋所藏。皆即此物。無怪孫月峯云。作僞者眩離斐也。其僞作最明驗者。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設摹刻僧字。果是徐僧權合縫書也。此二句言所見褚臨之絹本。至欣字一行。恰是絹幅合縫處。蓋謂褚臨絹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故以此知褚臨原蹟。必亦是至欣字一行。是其絹幅合縫處也。所以石刻本僧字。恰在此欣字一行後之合縫處也。據此米跋。則褚臨黃絹本。必亦至此欣字一行絹幅。截然作前一幅。而此下一行。乃另起絹幅。方是褚臨眞黃絹本。與米跋乃合耳。今此卷前之所謂褚臨者。雖亦極舊之黃絹。而此處實無二絹接續合縫之跡。則其僞作無疑。又不待細論其筆法矣。從來藏人著錄成帙者、若高江村、卞令之。皆不過撮記其概云。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不具錄。豈知如此詳審辨驗乎。前帖之僞。旣不足置論。而此米跋。未有專摹入石。是宜亟表出之耳。

右軍繭紙不可見。於褚臨尋其蹤。褚臨眞本又不可辨。於米跋尋其蹤。而米跋凡數見焉。其一條云。泗州南山杜氏。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同硯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條最爲可據。然云有鋒勢筆活。則未必是定武本。當是褚本矣。而卻亦未明言是褚本也。又一條云。褚本有何塡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此條則確指褚臨矣。而卻未明言是某家所藏本也。然此條雖未知其指某家藏本。而此二語極中肯綮。以愚意度之。蓋即指今所行神龍本也。愚嘗辨神龍本之不足信。蓋謂神龍印及貞觀開元諸印不足信。非謂褚臨不足信也。褚臨本在世間者。曰神龍本。曰張金界奴本。曰穎上本。曰領字从山本。領从山之本。尤爲支蔓。若以米跋此二語核之。則所謂何塡極肖者。如羣字末筆。崇字山下

小點。帶字上四直。惟神龍本皆合。而米老所謂長字暫字懷字之鋒勢。則雖今所行神龍本。已漸失眞。而恐於北宋刻。劉無言所勒祕閣本。尙可辨懷字之折鋒。則以句塡之肯綮自運之活。惟神龍本足彷彿之矣。除此二條跋語外。其確指某本之跋。則有二焉。一則蘇耆家本。一則王文惠本也。蘇耆家本。則米老之跋贊。膾炙人口。以有鬱岡王氏、海寧陳氏諸石刻傳之也。其跋曰。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橅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橅。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與眞無異。而小米跋云。右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於眞蹟上雙鉤者。卽此一跋。米老以爲眞褚筆。而小米以爲馮諸葛之流。已不能無歧矣。米氏書史亦載此跋。以爲褚體。則米老之意。援馮承素輩所橅。卽此眞本耳。非指此爲馮手摹也。且卽小米跋。謂馮諸葛之流。之流二字。亦非專指馮也。而南宋岳倦翁寶眞齋法書贊載此本。則專目爲馮摹。其帖末云。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摸。又小米跋云。右唐馮承素橅蘭亭敍。臣米友仁鑒定恭跋。御無米老之跋。岳倦翁跋云。蘇耆題以爲褚遂良。米辨其非。定爲承素輩。今所見米跋。實未嘗辨其非褚而定爲馮也。若在明代陳緝熙、王損齋、董思白、諸人所據。或有未足深信者。而南宋時相臺岳氏。所援米跋。豈有歧誤乎。今日蘇耆家藏此卷。既無由詳究矣。而有米老之跋贊。二百三十六字。烜赫人間。藝林皆盛推褚臨。而今合前後可見之文驗之。其蘇耆家本。果的出於褚公所臨。尙未敢質言耳。獨有此王文惠本。則米跋云。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其云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則亦卽檃括前一條。句塡自運二語之義。以意見度之。米此跋所指之褚本。豈但非領字从山本。抑亦並非張金界奴本、潁上本所可擬。詳其詞意。恐卽是所傳神龍本。而非今世所行有神龍、貞觀、開元、諸印者耳。米老此跋。則誠是褚臨蘭亭敍之跋也。又按此跋。於世所行著錄之書。載此者三焉。一則張丑米庵淸河書畫舫。二則高澹人江邨銷夏錄。三則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考。詳此三書所載。淸河書畫舫。於跋款下。有眞蹟二字。而所錄卻多訛字。卞令之所載。款下有楚國米芾印。恐亦後人所加。惟高江邨銷夏錄所載。止言小行書十八行。不言有米印。其所載前後諸印。亦皆符合。是高江邨實親見此卷而筆錄之。特未嘗入石耳。若此卷置其前帖弗論。而專取此米跋。勒石以傳。則褚臨眞本。雖不可見。而其品此本之眞券猶存。當較蘇耆家本之米跋。更爲足重。豈不爲藝林增此墨緣耶。至若蘇家本所謂董撤三行者。他日儻得見之。當備論附於後。要之領字从山本。原無足置辨也。褚本既亡。不得不借米跋以追其蹤。豈其舍本而逐末乎。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六

蘭亭訂潁考

潁上蘭亭。明嘉靖八年始出土。近時徐堉長。目爲右軍眞蹟上石者。失之不考耳。因論次其概。而摹褚之本亦略以類附著焉。

二行稧。禾中一撇一點。潁本作一撇單直。按此閒定武本、褚本。皆作一撇一點。惟米臨蘇太簡家本。作一撇帶迴之勢。（此惟卞氏所收蘇太簡本。其前蘭亭帖。出於米臨者。乃是如此。若渤海鬱岡諸刻。所稱太簡本。亦並不如此。）而此潁本。則無其迴帶之勢。專有此單直之一撇。又似隸書橫掠之筆。不古不今。在稧帖中可云異乎所聞已。

三行羣。此字頂上起筆。最得褚本淸勁之意。至於末腳。不用原本雙杈。而垂下過長。較前稧字禾中撇之怪異。更有甚焉。

四行崇。山下三點。僅微存右點之意。而山頭中直末豎起之勢。右直微斜之勢。皆失之。

五行帶。末直微斜。此沿後來摹褚本者之勢。而更加削弱也。至於上四直。則右外一直。轉長於中閒左直。訛舛極矣。其左二直齊平亦非。

五行左。長撇出鋒。定武本、褚本皆同。惟潁本此撇禿住。張金界奴本與潁同。

引右直定武本、褚本皆不垂尖．惟潁本垂尖．

六行夾．末筆一點．潁本作小捺非也．此左下一點．破作二小點．据渤海藏眞本．細作游絲之勢．是此點原蹟．有紙蝕處．非破作二點也．蓋渤海藏眞所從出之墨本．雖非褚臨原蹟．而尙不失其遺意．至潁本則竟作二點矣．故今雖就潁本所闕處．正是領字从山本致誤之處．知是領字从山本．出於潁本．而渤海本實有此優於潁本之處．愈見潁本之不足信矣．不獨羣字末直．稷禾中筆之可駭也．

七行暢．神龍本申旁直頂向內．上曲高出田字之上三分．潁本乃縮短之．僅高出田字半分．此出於摹者疑其太長．過於謹提．以致摹失至此．即此一處．是潁本在神龍本後之確證也．

八行和口下捲入之勢．潁本最輕．然神龍原本．雖口內捲入複疊一畫．而口形尙未至如神龍翻本之過厚．是以其中下二畫．尙未十分著重也．翻本則太著迹耳．若張金界奴本．與潁本同所自出．而此捲勢視潁又過濃厚．潁之極輕．絕去流弊．在諸本最爲得中．而褚本原捲之勢．邈不可問矣．

暢．此和暢暢字右上曰之中間．彎迴似複．實非二橫也．潁本此間．似是二橫矣．然潁上眞本．及潁上學宮本．皆於此旁之右外．略有迴彎之半筆．卻亦不與此內橫畫相通連也．以知止閣本驗之．始知其右外半彎．即是中間二橫之外繞者．而鬱岡本又僅見其外繞．而不見其內橫．至潁上重刻本．則無其外繞之半彎．而僅存其內二橫．於是竟成且字矣．然潁上眞本．亦本不分明．此摹勒之失也．

十一行相．目下是橫非點．惟後翻之神龍本．或有目下一橫．過於著重．有似於點者．以致潁本竟作一點．則是從後翻之神龍本致誤者耳．此亦潁本在神龍本後之一確證．

十二行取．褚原本與定武同．惟潁本與知止閣本耳內作三點．張金界奴本．此耳內下一點極重．此或即三點之所由致歟．張金界奴本亦褚本也．而渤海本卻亦是二點．惟鬱岡本．此內弟二點．稍見過垂之勢．或亦即其所由致誤歟．要以褚臨本與定武本無異．則潁本是後來重翻支流之一耳．

十二行抱．末一挑筆．潁本太過滑下．

十四行躁．中三點．神龍本其中一點直立．不與末通連也．而潁本於中一點之間．將下直穿出其上．

十五行快字．旁注一小快字．此非褚本所舊有也．驗此小快字．雖是隨手添注於旁．無意求工．而神致渾淪．其潁上重刻本．則相去天淵矣．卽此一小快字．恐直定爲米老之手書也．米老記蘇太簡家藏諸本內云．一絹本在將長源處．此語正與帖尾所臨絹本．及永仲印相合．驗此小快字出於米書．則此潁本蓋曾經米老所鑒定．而非米所自撫之帖耳．

十八行俛．人旁潁本僅微露上頂一黍之形．蓋潁本是一摹褚之墨迹上石者．此間紙墨殘蝕．是以有闕失耳．凡潁本殘闕處．皆此故也．

二十行盡．神龍原本中間左右各一點．與定武同．至後來翻刻之神龍本．則左點帶過時．於緊縮中直間．

以一橫斜之點帶過．以接右點．遂成三點矣．恐是神龍原本中直將及皿之上．而微向左挑起．以致摹者別增此點也．潁本則竟是三點．左二右一．卽此三點．亦出於神龍本後之一證矣．

二十一行興．界奴本凡五直．與定武同．神龍本少中間弟三直．然其原本．是因弟二直順筆帶起弟三直．是以尙寓回轉之機．四明范氏石本．及今所行翻刻神龍本．皆以弟三直另起．誤矣．潁本弟二直之右．有隨帶之勢．太過猛．上反有類於五直者．是潁之歧出耳．

二十二行末．皆不．不字．神龍本有倒捲之勢．惟潁本及秋碧本無之．然秋碧與餘淸．同用張金界奴本．餘淸有此捲勢．秋碧則尤天錫用己意以酌減之也．由此推之．則潁本是摹此褚本者．亦避其捲勢太重．用己意以酌減之也．減此捲勢．而加以輕逸．是潁本在神龍本後之一證．

二十三行死．末挑筆之後半．神龍原本．似於其彎上處．有內蝕一線之痕．其後翻之神龍本．則此彎作雙層夾出之筆矣．潁本與神龍原本相近．而不似後翻神龍作雙層之過甚．此亦潁本出於神龍本之一證也．定武本固無此．卽褚本中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亦皆無此．

二十四行今字．起頂作微彎勢．惟潁本與鬱岡、知止、快雪所同．而神龍及領从山諸本．卻又不然．此摹手之取姿也．

据米老所記．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闕失諸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字脩長此林脩竹又有淸流激之類之因向之痛夫文．凡闕二十九字．）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氏時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所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潁石所不闕．然而此二字形太醜劣．宋牧仲筠廊偶筆云．始搨字甚完好．次搨類字已殘缺．補之者可惜．据此則之字末脚雖劣．而類之二字．皆非石所原闕也．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其鉤摹與鐫勒者．下手淸圓輕約．而又無拘謹之傷．實良工所爲也．惜其時上石者．不具記其摹勒歲月．又無跋語識其顚末耳．（董文敏容臺集云．潁上本筆法頗似米．或時米摹入石．此蓋揣度之詞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七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考

世所稱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据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趙跋墨迹。是跋於某家藏本後。是以考證家。偶或有疑之者。今以上海潘氏本驗之。潘本稱子昂十六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也。是以孫雪居松江碑目云。子昂十六跋。而上海志稱潘允端摹刻趙十八跋。即此本也。上海志未細考。目爲十八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內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頃間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在至元己丑之後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即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帖裝褾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觀其鐫字者。劉雨若名一行。在丙舍跋之末。則知此爲弟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曰。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欏字印可證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鎮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己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子昂擢兵部郎中。與夫人偕至京師。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則是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傅朋所藏五字損本。卷內有傅朋自跋。并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并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眞本也。此卷藏於安氏書畫記。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臨稧帖。世當無弟二本。即子昂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書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沉著。雖學稧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宜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乃董文敏定爲趙十三跋之眞本。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即是此本。不得因快雪刻石鉤勒時。偶脫失解日二字而議之也。至於上海潘氏石本。孫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光映觀妙齋金石考。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又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者。眞贋雜錯。非復一本矣。所憾涿鹿馮氏上石時。未能詳跋考系於後。且何以不刻薛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使後人不知此帖原委。是則明季時不知考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

馮氏快雪帖。刻趙臨蘭亭。而不刻其前右軍五字損本原帖。深爲失當。故不得不附著於此。此是宋吳傅朋、鮮于伯幾、所跋舊本卷也。帖後紙。吳傅朋小楷自跋云。右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移南陽。薛氏子昄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唐吳說傅朋題。此跋亦載俞壽翁蘭亭緒考。蓋在宋時。已是著名之卷矣。吳傅朋於重和元年戊戌。得此卷於長安薛氏。又重得之於建炎三年己酉。此後百八十一年。爲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趙子昂得於獨孤長老。則此前不知流轉自誰氏而歸獨孤也。趙跋之前。有朱敦儒、錢選二題。鮮于伯幾一跋。趙跋之後。有柯敬仲跋云。右定武稧帖。字字飛舞。具龍鳳之勢。與造化同功。不容贊美。蓋右軍爲書法之至。稧帖又右軍之至者。眞蹟既入昭陵。惟定武克傳其神。惜寶藏於人間者不多。僕平生所見。不啻數十百本。眞者三本耳。李叔固丞相家所藏。趙子固本也。予家所藏。得之喬仲山氏。今觀曹世長所藏。乃故翰林承旨趙公故物也。公家藏亦數本。惟此爲眞。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公歿後。世長以厚資購得之。此所謂三本也。若夫辨驗之法。世多有其書。故不論。特識三本之眞。與流傳之緒耳。至元二年後丙子歲十月二十六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雲容閣。又跋云。與高人勝士游。雖日瞻其容儀。聽其論議。不知其厭怠也。觀定武稧帖

亦然。竊嘗論之。藝進乎神者。蓋必以我之至精。而造彼之絕域。然後能與天地相終窮。雖聖人之於道。亦如是而已。後世不求其本。而欲以章句文字之末者。求知於人。恝乎其難矣。學書者。能知其本而求之。則庶幾進於藝矣。至元四年十有二月望。柯九思重題。又至正間。永嘉李孝光觀。京口張經觀。徐霖拜觀。劉重慶識。江左毛敷、古燕譚祐、孫璒、晉陽周臯、同觀。廖守義拜觀。又跋正德己卯冬季十日。守初記。後卽董跋。前有徐霖篆定武蘭亭四大字。此卷聞在揚州人家。索價千金。前歲譚觀察組綬。以八百金購得之。不肯出以示人。旣而聞此卷燬於火矣。金匱錢泳。數年前嘗於揚州借此卷手自鉤摹上石。以拓本見惠。吳柯二跋皆絕妙。帖前後悅生葫蘆印、長字印、曹永世長印、柯九思印、梁清標印皆眞。惟帖內摹抱趣迹亦感由諸字。皆不甚合。心竊疑之。今其燼餘殘字。歸於照齋司農。裝册來屬題。留予齋半月之久。得細玩之。其前帖僅牘殘三小片。和九年歲會稽山陰之蘭（蘭字燒昏。）羣賢畢至少長（長字下半已燒。而上半纔存。內二小橫貫非相連。乃勁勢也。）山領茂林修帶左右。（帶右損。又燒昏。）此五小半行。爲弟一片。或或（此或左上已燒。）因寄所趣舍萬殊靜躁所遇暫得於老之將至及其事遷感慨係俛仰之閒以（以字左燒。）不以。此八小半行。爲弟二片。時人錄異所以興懷其者亦將有感。此三小半行。爲弟三片。弟三片帖尾亦將有感於斯文之後。倘存原拓墨紙小半行。上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此後接隔水綾。上有悅生葫蘆印、蕉林祕玩印。其墨拓不甚濃。而泐蝕已甚。實是薛氏所拓五字損本眞帖。但較之趙子固落水本。則勿論今經燒昏數處。卽其明白可見之字。亦已蝕類禿穎。所以趙跋有退筆書之語。其實非退筆書也。乃是拓在後之所致追蠡之餘。難以問夏金之舊耳。以此揆之。則如游相所藏諸翻本。實皆宋翻宋拓。而中有歧誤者。則南渡後所謂士大夫家刻一石。其所祖原拓。旣非處處分明。而鐫工又不肯盡心摹以待贋。是以後來摹本日訛。而莫之能考也。此後吳說、朱敦儒、錢遜、鮮于樞、四跋皆燒去其半。趙跋及臨蘭亭又二跋。後柯九思二跋。亦皆燒殘不完矣。諦審此殘拓。實是定武原石。其趙臨與近日錢摹重刻。抱內不開口。亦大矣。亦下作三點。皆由原拓不分明。難以追尋耳。惟長字內二小橫。閒有似相連之白痕。則雖見落水本初無之。實是後拓致有泐損之痕。非筆畫所有。而米元章所謂。長字中二橫相近者。又非此之謂矣。然無論定武本及褚臨本。此二橫必無相近之理。以此推之。則米所云暫字賊毫之說。恐亦未可執爲定据。附記於此。

今此趙十三跋。卷旣已燒殘矣。然未燒之前。其前徐霖篆。與李廖諸題。及董文敏跋。已爲人割去矣。若當其在涿鹿馮氏時。全卷完好。馮氏何不全刻石以傳藝林乎。雖其原拓泐昏處多難取影。然果使馮氏全刻此前帖。自必有近人摹勒所不能到處。不得不以此爲馮氏致憾耳。

按俞蕣翁蘭亭續考。載吳傅朋本吳跋後。卽紹興甲子朱敦儒題。此後尙有戊申九月。沈虞卿題一跋。又虞卿再題一跋。紹興辛亥。范成大一跋。紹定癸巳。李心傳一跋。以上一本六跋。皆藏欣遇之孫。沈伯愚寺丞家。卽以此六跋。其最後之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

庚戌。相隔七十六年。豈沈虞卿二跋。并范石湖、李秀巖跋。皆已爲人割去耶。以沈范諸跋所評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爲退筆書。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殘。而以燼餘存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卽以羣字下半。尙見直末竟不辨其雙杈。有似於厚畫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僧貽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非吳傳朋得自薛氏之舊也。覺是宋元閒。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幐之而去。而趙文敏所得。是後來有以五字旣損之拓本。裝吳朱二跋於後。而趙未之詳考也。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譚崇文本。言平生所見眞者三本。而不言及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耳。然究是定武之五字眞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特爾日曹世長購於趙氏、相傳珍切之語。而未嘗通徹詳核者耳。

上海潘氏蘭亭刻本考

孫雪居松江碑目云。蘭亭有子昂十六跋。後有張伯雨題。上海潘雲龍鉤入石。又孫月峯書畫跋跋云。嘗問莫廷韓。蘭亭孰佳。曰潘沖庵方伯者佳。其帖近重摹出。五字損。然細玩乃類木本。又旣稱吳靜心所藏。顧又竄入獨孤帖中九跋。則損本摹搨於元時。又增出一新意矣。今驗吳靜心本後截趙諸跋內。昔人得古刻數行一跋。删去其後半。北禪云云。未全載入。故止云九跋也。据此月峯雪居所稱潘氏重刻本。卽今所傳吳靜心本。爲上海潘氏重勒入石者無疑也。而月峯云。旣稱吳靜心藏。則是月峯固疑其非眞靜心本也。又董文敏跋快雪堂所藏五字損本云。蘭亭趙十三跋。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爲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据董文敏此跋。則上海潘氏所藏。子昂跋五字損本。後又售於新都汪氏者。是今日所傳吳靜心本。重刻者之祖本也。而其本已有僞裝趙書十六跋於後。則是潘氏重勒石所自出之祖本。並非子昂所見之吳靜心本。又可知也。安岐書畫記云。世傳趙文敏有題吳靜心禊帖十七跋者。今竟無聞。相傳又有趙十三跋定武本。吳門顧維岳曾見之。云是俞紫芝所臨。今見涿鹿本。知其語誠然。安氏此條。謂其語誠然者。乃謂見此快雪所藏趙跋之定武本。乃知彼出臨寫耳。非必果謂其的出俞紫芝也。今驗潘刻所謂吳靜心本者。帖後有俞龢印、紫芝生印。然則顧維岳所見者。或卽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歟。安岐蓋亦未目覩之。特舉此以形涿鹿本之爲眞耳。而云靜心本今竟無聞。此安氏愼言之也。吳靜心本今倘存與否。吾不得而知。其俞紫芝臨本。吾今亦莫能考。而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董文敏謂時人相傳以爲眞者。實非吳靜心所藏本。其治平端平二題。則又不知何處一古本之尾。裝於此卷之後耳。蓋此潘氏所藏者。卽今僞絳帖之後一本。特其最在前之精拓而已。又按上海縣志。載趙十八跋蘭亭。潘允端摹宋搨本。此當卽孫月峯所稱。潘方伯重摹者。其沿稱十八跋者。未加細考也。帖後有潘雲龍跋云。此卷伯父得於鄒晳之鄉。潘雲龍父允端。官四川布政使。此月峯所稱方伯也。其兄允哲。官山東副使。此潘跋所稱伯父也。月峯、香光、皆

稱潘方伯藏者。蓋此帖允哲官山東時所得。允哲卒後。歸於其弟允端。故稱潘方伯藏也。月峯成進士。在萬歷初。雲龍授中書舍人。亦在神宗時。是此帖重勒上石。出雲龍手。在萬歷年間。故月峯、香光及上海志。皆以屬之潘方伯者。以雲龍父爲主也。月峯蓋不信此卷之爲定武原刻。而曰細氈乃類木板。此語若指潘氏重刻本。則其時其地。相去甚近。何難驗其爲石爲木乎。此所謂細氈類木板者。實指潘氏所得原本言之矣。今以月峯類木板之言。合諸上海志宋搨之語。又合諸董文敏、葉公龍之說。以今所見吳靜心本。詳觀其筆勢。則今日所傳僞絳帖內。弟二本之蘭亭帖。是宋刻無疑。其爲潘氏所藏之原本。亦無可疑矣。孫月峯、董香光、皆已不知其所自來。而上海志稱宋搨。則其爲宋時翻刻之定武本。亦無可疑也。

弇州續藁云。汪象先所藏二王小楷帖。最爲精絕。所謂祕閣續帖本也。第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從龍以前。合而成册耳。按宋時祕刻續帖。惟元祐五年。所刻祕閣續帖。內有蘭亭。然亦非定武本矣。弇州此所稱定武損本。是卽此本無疑。此又在上海潘氏所藏之前也。

愚嘗慽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於前人序跋。不載歲月。使後人不得所考據。今諦審諸家所刻法帖。亦慽其不知於帖尾具詳歲月也。蓋所祖之蹟。有原本摹勒時代年月。而重摹入石者。又必詳其所得之時地。及鉤摹之年月。則實傳古蹟者。既無自欺之弊。而留俟參考者。又得核實之憑。願同志者。共存此意爾。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八

唐沙門懷仁集聖教序。內用蘭亭字。

十有七年。年字。（褚本。）

在智猶迷等句。在字。（褚本。）

春宮春字。（定武。）

同會於海。會字。（褚本會稽。）

導羣生於十地。拯羣有之塗炭二句。羣字。（褚本。）

按羣字末筆雙杈。定武與褚本同。而此所集。平亘方折。則是用褚本也。

成亨三年。成字。（定武。）

佛道崇虛。崇字。（褚本。）

按此崇字山下三小點。定武本極分明。惟褚本左二點不可見。僅露其右一點。而懷仁所集。正與之同。山字中間一小直畫微穿下。勢亦然。此眞褚本之確驗也。穎上本惟舊拓者。右點尚可見。而餘清、秋碧、諸本。則茫乎不可識矣。不解吳江邨、梁蕉林、諸家。上石時竟不思山下⺌上。無端空至分許之餘地。是

何故耶。蓋褚臨原迹。此處或因紙敝墨渝。或因集摹後日久磨損。（卽以懷仁所集。逕挾而治治。懷以二治字水旁上點。又心經行深。深字水旁中點。雖宋拓最先之本。亦已損失。可以相證也。）致失其左二小點。是以褚本入石時。竟與懷仁集刻相同。宋初精拓亦已如此。卽此一字。具存古本之眞。而近日懷仁聖教石泐拓昏。此等處失於深考久矣。詳具於前卷內。

法門之領袖。領字。（褚本。）

按懷仁所集高嶺翠嶺。嶺字下半。亦卽此也。至如後人所謂。領字从山之本。乃於領上別加山字。豈不知懷仁集記內。有此領字乎。信作僞者疎於考也。

詞茂道曠。茂字。（褚本。）

雙林珠林。林字。（定武褚本皆通。）

晉右將軍。右字。（褚本。）

引慈雲。引字。（褚本。）

無智無字。（褚本雖無。）

乘幽義幽。幽字。（褚本。）

神情凝情。情字。（褚本暢敘幽情。）

是以是字。（定武褚本皆通。）

窺天迷天等句。天字。（定武。）

朗潤朗愛水。朗字。（褚本。）

松風凌風。風字。（定武。）

清華神清。清字。（定武褚本皆通）

按貞觀十九年。貞觀廿二年。及觀覺、觀自在、觀字。皆可以考證褚本。而貞觀十九年觀字。左方長撇。上穿三點。中央而下。則神龍穎井皆不如此。至近日餘清、秋碧、海寧查氏、諸刻。則直以此撇上穿二點之中央。而三點又減爲二點。更無所據矣。

宇宙西宇。宇字。（定武褚本皆通。）

拯含類於三途。類字。（褚本。）

譽不乏稱。乏字。（褚本乏以極視聽之娛。）

按此乏字。定武與褚本。大局相同。而定武圓斂。褚本峭折。此懷仁所集。是褚本也。中間左點出力頓折。而穎井本遂成三點之勢。此則穎本誤耳。

極空有。極字。（褚本。）

夫以卉木無知。夫顯揚聖教。夫字。（定武褚本。暨夫人之相與。）

按此夫字末捺放筆而不甚放尖。神龍所摹放尖者非也。

眞教難仰。仰字。（褚本俯仰一世。）

夙懷聰令。懷字。（定武褚本皆同。取諸懷抱。）

或者哉。或字。（褚本或因寄所託。）

惟人所託。託字。（定武。）

形潛莫覩。神測未形。形字。（定武褚本皆通。）

旨趣。趣字。（褚本。）

按趣字定武褚本大局相似。然中間耳內弟二小畫。褚本特加重頓迴折。惟懷仁所集。是褚本也。至如近日餘淸、秋碧、諸本。亦尙皆如此。而潁井本乃獨不然。則潁本之不古明矣。此與前足字條。皆足以補前卷訂潁考也。

萬里萬國。萬字。（褚本。）

按懷仁所集此萬字。艸頭先左邊小橫。次卽以左小直。帶起右小橫。然後作右直。是褚本萬殊字如此。推之潁井本、張金界奴本、亦皆然。潁本之重刻。及界奴本之餘淸、戲鴻刻。則失之耳。此條亦與崇、翠、遷字。並可作褚本確證者也。

朱靜竅。靜字。（定武本。）

色不異空。不字。（褚本靜躁不同。）

然字。（定武褚本皆通。）

晉右將軍。將字。（定武不知老之將至。）

隨機化物。隨字。（褚本情隨事遷。）

遷儀越世。遷字。（褚本。）

按西蜀靑城山明皇手敕。遷字實同此。褚本筆勢更上。稽之唐文皇晉祠銘。以及高麗國集唐太宗書碑。遷字亦皆與褚本合。蓋西下因其左邊一直筆略空分許。故其間長橫外出。卽可抵中間減去之一橫畫也。覺是稧帖原如此者。

民仰。仰字。（褚本俛仰之閒。）

早悟三空之心。之字。（褚本俛仰之閒。）

按蘭亭序內之字。古稱變勢最多。卽以懷仁所集。模傳既久。亦未可遽爲一一確指矣。茲特略舉其概。

是以窺天鑑以法性。以字。（定武褚本通。以爲陳迹。）

深爲鄙拙。爲字。（褚本以爲陳迹。）

匿迹。迹字。（褚本以爲陳迹。）

按迹字末筆鐵杈痕。必原本如此。今褚本石刻。已不可見矣。又途閒失地閒字。亦卽俛仰之閒字。其首一筆掠下。尤是褚本之證。而其右直鐵杈之痕。則今蘭亭摹刻。亦皆不可見也。

大教之興。興字。（定武褚本皆通。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乎。況字。（褚本。）

惟人所託。人字。（褚本古人云。）

者哉。哉字。（定武褚本皆通。）

殊未觀攬。攬字。（褚本每攬。）

按攬字褚本臣內左直作二折。懷仁集臣右三筆作二折。此或原蹟臣內中閒。若有分折之意。故懷仁所集。略與褚本可以相參。究其原蹟如何。不可以臆知也。至若潁上諸本。又改右三筆爲二筆。則益失之。

昔者分形。昔字。（定武褚本皆通。）

心經前一箇。依般若。若字。（褚本。）

長契神情。契字。（褚本。）

文字。按懷仁所集文字。前後數見。皆末腳頓放處。帶有迴收之勢。且其體甚輕約。必非蘭亭末句文字矣。惟總將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開闊。或以爲卽褚本斯文文字。但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雖展拓。而末脚厚重之中。仍具沈頓迴收之勢。是仍非蘭亭結末文字也。若果褚臨本末一文字。改文爲攵。則此字是全帖收結處。其末腳必展放自如。乃可收住通幅之勢。斷未有結尾一筆作迴勢者也。卽此一字。知所謂蘇耆家本後來諸刻。改文作攵者。皆非褚臨原蹟明矣。吾故謂神龍本。尙在褚本中爲有緒者。神龍本此末一字。仍作文也。○僞褚本囙字。是用懷仁集聖因業墜句因字無疑。則末攵字。亦用聖教。而稍以意行之耳。卽此因文二字。知是後人取集聖教之意爲之也。

莫知其際。知字。（褚本。）

利物爲心。爲字。（褚本爲妄作。）

開茲後學。後字。（定武褚本皆通。後之覽者。）

四時無形。蜜多時。時字。（褚本。）

沙門懷仁。幼懷貞敏。懷字。（褚本所以興懷。）

或者哉。者字。（定武褚本皆通。）

斯福遐敷。斯字。（褚本。）

凡懷仁所集。用定武者七字。用褚本者三十七字。二本可皆通者十四字。其界在疑似者。不具著。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稱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末云。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此云京城法侶。卽書苑所謂都城諸釋者也。舊唐書元奘傳。顯慶元年。高宗令左僕射于志甯、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此碑末列潤色系銜無杜正倫。蓋潤色之命。始於顯慶元年。而是碑建立。在咸亨三年。又在其後十有六年。上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製序則又後二十五年矣。書苑所云。集書勒石。累年方就者。蓋撮其前後計之。所以後人題跋有云。懷仁從文皇借得眞蹟者。又或云。從高宗內府借搨。是其勒石固非一歲時所猝辦。而懷仁從唐內府借右軍書蹟。亦非一日所摹也。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五年。褚遂良卒於顯慶三年。則其時歐褚所摹蘭亭帖。或已弆藏於唐祕府。不系臨摹姓氏。直皆以爲右軍書蹟。卽如宋大觀帖所收右軍諸蹟。亦或出於唐人鉤摹。雜廁其閒。而聖教苦惟垂無諸字。已皆取用之。則定武褚本之禊帖。入於右軍蹟中。固無足疑者也。今得懷仁集碑舊本。猶足以印證蘭

亭諸字。信爾日集摹之爲功匪細。以視宋後翻刻之本。豈可同語乎。

長睿又云。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長睿此條。後來孫退谷頗借以爲口實。何義門皆辨之。亦語焉未詳也。予今既援是碑以證蘭亭。爰爲附系懷仁集字之概。略區三條於後。一曰鑒眞。二曰存摹。三曰存疑。鑒眞者。眞右軍手蹟。得借此問津也。唐世右軍書。尙有存者。其著信可資後學者。惟此而已。存摹者。亦出眞蹟。而懷仁集書時。小參以己意焉。固無傷也。亦足導學者之取法爾。存疑者。則或所假內出之蹟。別出鉤摹。抑或上石時。稍參以爾時書手之勢。則東觀餘論所云院體者。或指此乎。此略應分別觀之。然而懷仁此碑。字將二千。亦非必字字皆能分指此三者耳。舉一以反三。豈求備之謂乎。

一曰鑒眞。此所謂神妙無上品。如親見右軍書者。（前後凡二條。並列於此。）

一行。藏。序。

二行。禊。義之。

三行。四。（可資以考楷法。）潛。顯。（右頁之右直筆。可以參永興楷勢。庶石本所以異於五代王彥超重刻也。）

四行。潛。迷。崇。細。顯。百。（此百字可以參考樂毅論。）遵。流。

五行。騰。昔。（蘭亭同此。足以參考楷法。）分。（第二箇）跡。當。常。（第一箇）世。海。遐。

六行。色。之。被。拯。導。羣。能。所。以。空。隆。

七行。奘。之。領。（可資以參考楷法。）袖。悟。三。四。水。足。比。其。華。能。朗。塵。隻。對。

之。

八行。翹。後。心。失。一。藏。

九行。七。寳。（下中貝之右直。亦參楷勢。）一。乘。篋。

十行。要。凡。布。罪。（上四右肩參考楷勢。方折往率更韵。）濕。餘。朗。託。

十一行。高。嶺。塵。能。由。（米老品蘭亭云。由字益彰其楷則。）所。微。能。不。能。卉。無。知。

十二行。無。福。

十三行。才。標。弱。益。空。謝。

十四行。春。藏。

十五行。顯。其。微。躡。遐。極。生。茂。尋。義。幽。之。

十六行。所。所。剪。經。拯。羣。有。藏。名。道。

十七行。空。翔。雲。天。合。

十八行。被。斂。衽。朝。石。室。澤。及。匱。水。崛。之。翠。

十九行。懇。而。（六行末俗而而字。卽此而字也。此一字在此集書內尙不及此。十九行首而字。倍見圓渾神彩矣。書謂瀝承素奉敕搨禊十）

百。豈。與。湯。優。夙。介。華。世。（分懦匠意者只可存敘是能別摹一字補之所以觀懷仁集字於王僧之功則未必聯遐鴻苗人於後人參悟則得所資借耳）豈。昏。之。炬。之。澤。於。是。

二十行。室。迹。巖。栖。華。之。無。質。有。備。觀。十。九。

廿一行。凡。六。百。十。七。部。勞。久。所。

廿二行。序。照。騰。石。之。聲。風。潤。足。流。舉。

廿三行。無。才、性。觀。

廿五行。一。若。色。空。（色不異空）空。（卽是空）是。不。（不滅）不。（不淨）色。（無色）

廿六行。耳。亦。死。遠。離。

廿七行。大。（大神）等。（無等）

右略摘二百七字。（就所見宋拓精本摘出。然亦閒有紙漶微漶之處。或尙不盡此。）此眞所謂右軍劇蹟。雖亦不無懷仁摹寫時。偶差於原蹟之什一處。要之後來所摹刻蘭亭內。無此形神俱肖者矣。卽以作山陰原蹟觀之。卽以作趙彝齋所藏落水本、趙松雪所藏獨孤本妙蹟觀之。豈爲過乎。

懷仁集書。暇日又精審得眞者六十五字。以此爲上窺山陰遺意。豈求備哉。

三行蓋字。筆鋒沈厚。自然渾淪圓逸。後二蓋字。輕逸全失其筆意。

四是行楷。筆筆圓渾。其六行四字。末橫微傷隔遠。

三行四行。二潛字俱好。自以前一個更好。而前一字之中橫。微過於縮偏向裏。後一字之下日。又微覺過於偏外。此則出于集書者之手。當細參之。

四行迷字。自較八行迷字更好者。收束之末捺住處。微有迴捲內向之意。此所以爲無往不收也。其八行迷字末住處。則覺直住耳。

三行陰字。在此一行中。凡三見。微覺中間苞乎下一字。右半內三小橫之弟三小橫。過涉長出半忽許。即其左阝之上一折。亦微不及弟三個處乎上一字之左阝也。前後二陰字。皆右軍極筆。而弟三尤勝。

四行舉字。上右末直之內。仍有捲入鋒裏一小筆。惟宋拓精本。尚可想見。再以後弟廿二行。明舉舉字證之。其後一字之下半過肥。不及此得中也。而上右末直內一筆。則可資互證耳。

弥字。此覺是艸書。純以神行。細勁如古篆。

細之細字。左半糸旁。與弥左弓旁。皆似省去一折。而神理弥厚。此之字相連。亦見得勢。

四行末流字。後有數流字。皆不及此。

五行凡與弥同勢。此皆行艸。上追古篆。此與十行凡六百凡字同妙。

五行暎字。左日內之趯起太過向上者。正以爲右半圓垂而下之地也。此後廿一行暎字。不及此。

昔字。蘭亭眞本也。微覺中間涿下一絲。尚似嫌過露乎。然此正存其眞意。此是定武。非褚本。

分形分跡。二分字皆得勢。下一字更妙。

跡字左足末橫住處。與右亦下內點。皆以著重。似極不相讓。而反更圓緊沖和。誠渠几之眞意。

五行化字。圓逸最爲得之。勝於三行廿行。兩化物之化遠矣。至十六行妙化化字。能用方折。極精彩。而尚不及此五行化字也。合此五行十六行兩化字參測之。右軍當日原踏左旁立人之直下。微帶渦勢也。

嘗當二字。相連皆妙極。上田末肩。與下巾左起。皆若急趨勢。而逾圓密也。

晦字。左日中點略帶而下。用橫收。右則神鋒重按作起。中橫圓起。右邊左一筆圓垂。而右大彎圓束。束尖含蓄迴裹。此一字百法具備。渠几神來。

六行色字。勝於後諸色字。

六行羣字。與十六行搖羣有之羣字。並蘭亭眞蹟也。羊內弟二橫。後者微嫌放出。則似三橫相齊。非其勢矣。以此驗之。似前勝於後邪。然皆當借以仰窺眞蹟耳。此乃是褚本而非定武。

六行或習俗而而字。即後弟十九行誠而而字。惟以石墨漸淤。不及十九行而字遠矣。十九行誠而而字。精腴自爲第一。

七行悟字。龍跳虎臥之勢具矣。

七行水月水字。與八行八水水字。十八行阿耨達水。同皆得勢。而結法不同。皆可以窺山陰行艸法也。

均視十行愛水水字爲勝。

七行正法之之字。中有頓筆。末留渦勢。在長體數之字之上。故爲見眞。其後弟十五行殿之之字。末腳亦有渦勢。即此一字也。而中間彎筆。不及此得勢矣。

思欲欲字。左右頓伏得勢。

十行凡六百凡字。與前弟五行凡字同勢。而多一筆。更見變化。罪字上右肩。見山陰開歐體之意。

脩字處處凝秀。筆筆章法。此後廿一行長脩脩字。不及此。

昏字與後弟十九行昏同。而上半左直。此爲勝。下日之左小直。後爲勝。故兩存之。

十一行業字。上丱之右大撇。所以曳垂而下者。正爲中世之左直回帶捲下橫而右裹也。六朝以來。至於初唐皆然。此後弟十八行負業業字。視此則上艸下木。皆微近於散矣。

非字。此非字視後弟十五行非智非字。弟廿一行自非非字。皆遠勝矣。右三折猶想見眞意。

十一行賢字。勝於後弟二十行無賢賢字。

十四行春字。亦定武稧帖也。其末捺是放非縮。此春字在後弟十七行春林春字之上。

十五行括字。不但前十三行拙字。後廿三行撫字。勢近散而俗。不足信也。即十行愛水水字。亦作勢太散。皆不敢信爲右軍。只此括字。看似近於疎開。而其實神力迴斡。必山陰眞迹如此。

十五行尋字。惟大觀眞石本追尋字頗近之。而不及此神氣完足。

十六行所嫩所字。此與廿一行所謂所字。並在通篇前後諸所字上。

十六行之經經字。在後弟廿二行大經經字之上。

十九行。懸　而　昏　之　炬　与字中間。長彎圓逸。是其性情。而以首尾二筆。爲其關鍵。

夙字全神完足。中間似偏右者。乃正其章法也。

齠亂二字。皆結束得勢。

二十行備。　十九年十字。

廿一行七部引三字。皆得筆得勢。此引字。吾不欲傅合定武本及褚本也。

廿一行久字。雖非艸勢。然卻可以正十七帖摹本之失。

廿一行所謂所字。

廿二行照字。左日內趯起之筆。與前暎字同勢。亦以右大撇之鬼相應也。後弟廿五行照見照字。此右筆長曳之太過輕逸。而下三橫點之收束。不能放長。亦其迴斡之必然者。

石之二字。此石字與前石室石字本同。特此石墨較清楚耳。之字則通幅緊鍊之勢。背月筆墨相調。無溢於此者矣。

廿五行度一切苦苦字。卽大觀刻建安帖。無由言苦苦字。此與大觀眞本可以互證。大觀刻下左直。蹤自上一綫築來而右直之起處。貼上重頓。又其末收小橫畫之末脚。微帶縮廻之勢。皆懷仁集字所未及。何也。然此字實山陰原蹟如此。

廿六行耳字內帶改筆。是原蹟如此。亦可抵淳化大觀諸刻。

舌字雖亦原蹟。然吾所以取前括字者。正恐此舌字。從彼右半來。決非括字從此增扌也。

乃至無老死。乃字是山陰法力。

死字。亦無老死盡句。死字勝前。

廿六行遠離二字。遠字較勝前數遠字。不惟與離字相連得勢也。離右四橫。其末一橫另收。亦是結法不苟。

廿七行無等等呪。上一等字。極轉折廻合之勢。　曰字深穩。

二曰存模。

藏字五見。

一行題內藏字。末點長下。

九行藏字。末點長下。同似以此前二藏字爲正。

十行藏字。末點輕微。末鉤筆稍短。

十四行藏字。末點斜注向內。末鉤筆亦稍短。

三十行藏字。末點不甚長。末鉤筆亦不甚長。內臣稍寬。

序字四見。

一行題內序字。左長撇一筆圓直。

十三行序字。左長撇一筆。上直下轉。

廿二行序字。左長撇一筆略同二行。而末趯稍斂。

廿三行序字亦略同。而末趯益縱。

福字五見。

二行福字。田內土。下畫半欲向右。

四行福字田內土正。而微向右。

十行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仍欲向右。

廿一行上一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尙似微欲向右。其後一福字。田內極正四勻。

顯字六見。

三行前半顯字。頁右直筆沖和。是永興楷書右肩之勢。

此行末顯字。頁右直筆。較似過圓搨下。

十五行顯字。右直與三行前一顯字相埒。而下小撇脚作方棱。

十五行末顯字。右直肩方。亦是永興楷右肩勢。而下小撇脚作方棱。

十九行顯字。右直亦相埒。而下小撇脚與末點皆作方棱。

廿一行顯字。右直亦相近。而稍輕約。

潛字再見。

三行潛字。右上二天。其左夭之末趯起。（今拓已泐不可辨。）右天之末。只作一筆。而其下半日字。與中橫略有連帶意。

四行潛字。右上二夭。其左夭之末不趯起。右天之末作二筆。而其下半日字另起。不與上橫相連帶。卽此二潛字。同在一幅之近。又皆形神具肖。而用筆不同已如此。

化字四見。

三行化字末折筆方。

五行化字末折筆圓。以此爲正。

十六行化字末折筆方。

二十行化字末折筆方。而更寬闊。

端字三見。

三行端字。立旁中開。連筆作直下。一筆而首末微有輕重。

□行端字。立旁中開直下處。作二層。

十行端字。立旁中開作直下。一筆無輕重之別。大約右軍原迹。作直下與作二層。二義皆可相參。而懷仁摹入時。前後各取其一勢。不自照顧耳。

苞字再見。

三行苞字。ユ下一小橫極輕。而末鉤另起。

七行苞字。ユ下一小橫甚長。而末鉤貼緊。

羣字再見。

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恰際上口末橫之右住處。

十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正頂上口中開。其口末橫右。尙留半分許。

此二羣字。皆末直作雙杈勢。可謂肖形惟謹矣。然而前羣末尾兩開。後羣末尾貼合。近今石泐。則雙杈勢

皆不可見矣。得不顯表出之。〇蘭亭摹脚一筆直下。中具雙杈也。懷仁所集。則作二層落筆復下矣。唐初集字摹出者。何以誤至於此。其時距馮、湯、諸人。尙未遠耳。

凝字三見。

七行末凝字。末捺帶圓。稍輕逸。

十八行末凝字。末捺直放。清勁不圓。似近歐陽率更勢。

十九行末凝字。末捺圓渾。近顏法。

臻字四見。

十行臻字。右下禾直穿上。

十六行臻字。右下禾直微有上穿意耳。而上橫勢特重。廿一行臻字。右下禾直亦微似欲上穿。而其意甚輕。上橫與中橫。卻有連帶勢。是以上橫稍輕。

廿三行臻字。下禾之上二畫皆輕。其禾中直上穿處又更輕。覺似不穿出者。今按果此臻字。出於右軍原蹟如此。則是秦下禾頂一撇。右軍已改寫作橫乎。

蓋字三見。

三行蓋字。筆筆沉厚。

十五行蓋字。下皿右肩。轉下一筆最輕。

十七行蓋字。筆筆輕逸。

此三蓋字。實出一字、而行筆重輕濃淡。迥若二手。

其最顯易見者。則莫若聲字再見。

廿二行聲字。号冂下一小橫。卽連下作轉。非口字也。

廿六行聲字。吴既成口字。下乃又起子。視前一聲字。內多一折。今石泐後之拓本。則廿六行聲字。此處不分明矣。惟宋拓乃見其實多一折。且後一聲字。行筆稍縱。結搆亦散。同一懷仁集字。未有若此之前後歧出者。則全篇諸字。非皆出依樣鉤塡可知矣。惟摹字。尙必謹依末脚雙杈。是其集書與習書不同。原欲字字依樣得眞也。但爾日何不每於重見之字。皆止用一字鉤塡。不加另紙重寫。俾過朱鶴人之爲畢肖乎。似揣其意。欲避千字一同之板實。以見其集字廣多。故若蓋字三見。重輕濃淡。前後迥殊。遙想貞觀開馮承素摹搨蘭亭。恐未必如此。然而又有說焉。懷仁所集。弟八行開字。二十行迹字。皆用蘭亭字也。而開字右直。迹字末捺。皆具雙杈之痕。而今所見定武本、褚臨本。皆不然也。昔人有謂懷仁實依右軍原蹟。非其自運。若果其自運。則在唐時。何以懷仁書名。不克與虞、歐、褚、薛並稱乎。然而馮、湯、趙、葛、諸人。亦未嘗以書名。與虞、歐、褚、薛並稱也。安必其無自運之字。入其中耶。且以昔人所評。定武本歐臨爲最肖。而褚臨

不必皆肖。然而懷集仁右軍書。則取褚本多於定武。是又何也。愚所以先列其最合原蹟之二百餘字。著於前。以見千古學人。仰窺山陰矩臬。惟賴此帖之存。而蘭亭諸本。恐皆未必一一悉能逮其原蹟。是則學者。當寶重懷仁。此帖一髮千鈞之繫。正不啻過於蘭亭矣。愚豈敢創爲此異論。蓋蘭亭極神妙無上之品。皆是家隋珠而人和璧也。未若懷仁此帖之實有徵信耳。

其水旁流字。除上點另起。下二點作連筆者。此不計外。其有行筆近艸勢。從上一點。直瀉作一長垂者。如茲經流施。道名流慶。諸流字。其左水旁。自頂直瀉而下。細溜直垂一線之時。則於中間另加重頓一點。以見其是水旁。此亦足以證艸訣所謂空挑耶。是言者。其來有自。所以必須中間安插此一點。以見結法也。又有直線下垂、雖不甚長、而中點實亦插入頓放者。除法流句。避下流字外。其餘若法門、正法、法綱、法雨、法師之類。皆左水勢略短。而中點插入悉同。且匪直此水旁爲然也。至若德字。是雙人旁。而亦有行筆如此者。如民仰德。而知遵德字。亦是左邊垂一線之中間。插入頓放一點。而如德被黔黎句。乃於左筆自上直垂一線之中間。另加橫插一小撇。以見其是雙人旁字等。皆必宋拓最精之本。乃能髣髴見之。卽宋拓稍後之本。已不可概見矣。再合以治字上點。深字中點。及傳字右上內小橫。男字上田內直之不可見。因此推之。則崇字山下。僅辨右邊一橫點。而其左之二小點。雖宋拓亦不見者。此實是石皮剝淺。莫辨之所

致。而其褚臨它本。何以致皆左二小點。亦不見者。則其故莫由一一券悉之矣。嗟夫。右軍書法。一小技耳。何況經傳沿習傳訛之處。有莫可追析者。使人仰歎。何從究之。〇水旁長垂之線中插一點。此或原蹟有之。若雙人旁垂一線中加插一小撇。則未知果出右軍否。所以此條置諸存摹之內。

又若八行砂字。石旁。九行奇字下口。此二口左肩。變方折爲圓轉。此或右軍原蹟如此。未可知也。至若曠字日旁右肩。旣是方折。而廣下田肩。忽變圓轉。似不相貫矣。右軍父名曠。此字必非右軍書也。

古稱蘭亭之字。變勢最多。然未若懷仁所集之字。變勢尤多也。約略論之。略有四種。早悟三空之心之字。楷勢也。法門之領袖之字。行書長體也。此二種皆本蘭亭矣。金石之聲之字。則三重緊鍊。最爲遒勁。四忍之行之字。則末筆加重矣。詳究四勢中。惟末筆加重者。此必其原蹟章法所到。欲以此之字末筆。收束上勢。則此末筆。非專收本體也。懷仁乃概從一視乎。後來善效聖教之字。能極其變者。惟范處士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也。

慈字中左幺下筆斜注之末勢。與心起點上尖相混。濟字齊左一筆斜注之末勢。與水旁長挑上尖相混。此則勒石時。或未及通徹整理。而歲久磨泐。後更無從於拓本整其不齊者矣。

雲字前後數見。皆大局相似。惟十一行雲字。上帀右肩較太近裏一分。況有下露字右肩相形。更覺近裏矣。此亦集書上石時。未及通徹整理所致。

十七行慈字。雖一氣絲聯而下。尙有中間略用凝頓之意。十九行慈字。則絲牽直下。更無頓留矣。卽此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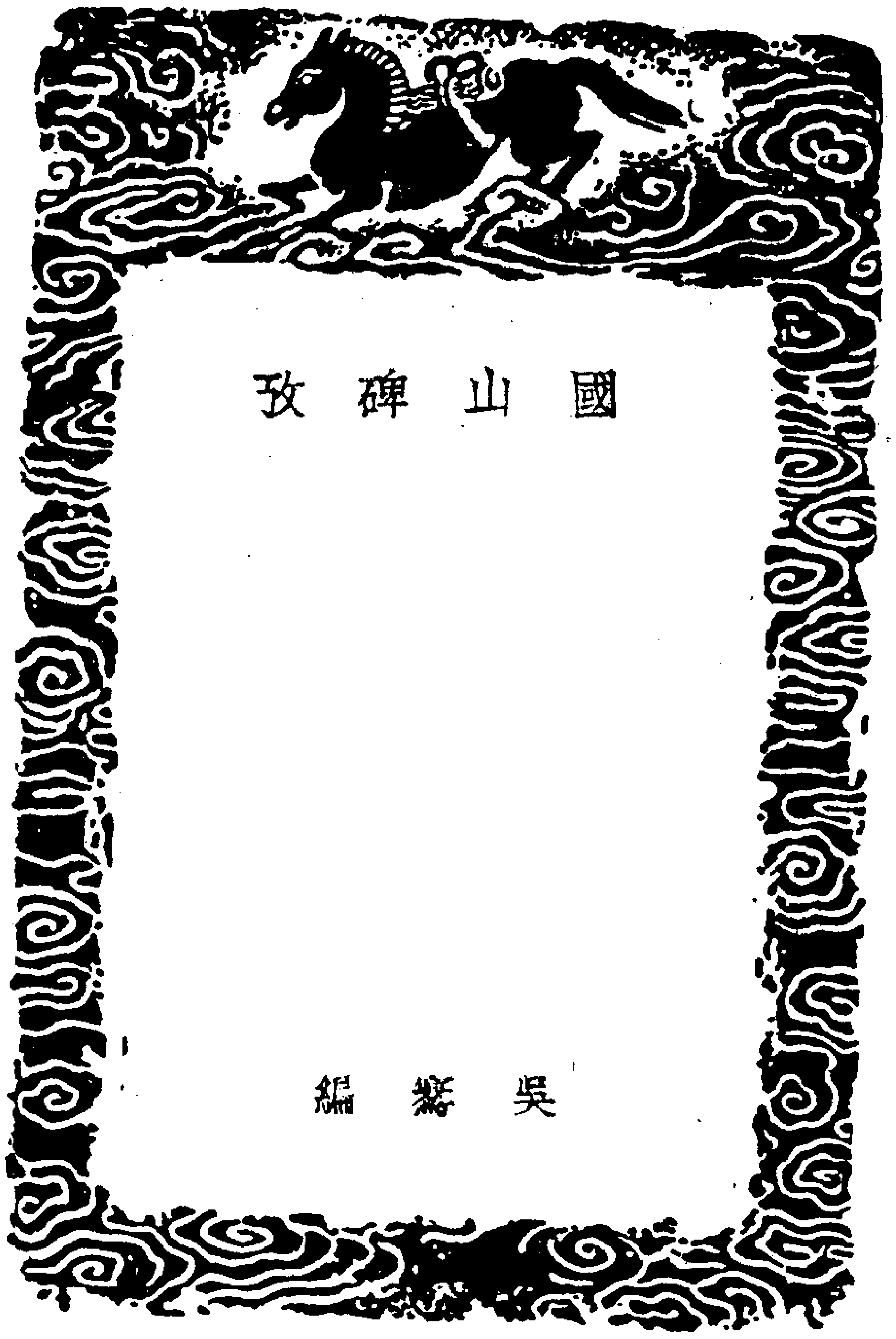
慧字。形質同而前後迥殊。則豈必如七行十三行兩感字之絲折。始疑其非出右軍哉。若懷仁集字。皆似吾前所舉二百許字。則直是梨几猶存。更何宋代閣帖之足言耶。所以善學者于此碑。正不當一概通論。遂謂行世之蘭亭。必皆出此碑之上耳。

三曰存疑。

三行。哲。而。（卷平陰陽而易識句）陽。（陰陽關平天地句下旁太滑恐必有失）此
六行。難。（頁敎雖仰）
七行。神。（神測未形句）感。
九行。仰。（瞻奇仰異句）門。（妙門）
十一行。桂。（桂）質。木。
十三行。竦。來。感。稱。
十六行。應。（赴感應身）鍾。梵。交。
十七行。寶。野。
十八行。拱。梵。務。句。（田太學必有失）
十九行。降。旁。夷。簡。
二十行。中。（中華）河。肆。（下半與上半勢不相應）更。釋。（未直過迪向外必有失）
廿一行。於。我。皇。固。
廿二行。輒。添。
廿三行。拙。師。（此師一字直不成字似是原集文內空此一格其後諸釋子補爲之）

右略舉三十九字。薄弱板俗者。其實尚不止此。此無怪昔人有院體之目也。抑後半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以後。尚有字無他失。而結體視前過於鬆闊。所以聲字與前頓異。包字與色相混。或恐此後數行。別一手所集歟。不應懷仁於末後精力疎懈如此。所以與其全帖。啓後人院體之譏。不若前所擇出二百許字。尚得想見山陰用筆之祕。豈部見過爲別擇乎。

右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國朝翁方綱撰。案先生仕履。已見前。自姜夔撰禊帖偏旁考。桑世昌撰蘭亭考。俞松撰蘭亭續考。言禊帖者宗焉。先生復撰此書。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稱其精心績學。剖析毫芒。幾欲駕昔人而上之。洵不誣也。又稱先生書。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勑諸碑。然一生心力所注。尤在禊帖。故復初齋文集。有跋壽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二首。續跋陳伯恭所收定武蘭亭卷後一首。跋國學蘭亭一首。跋褚臨蘭亭王文惠本一首。跋蘭亭領字从山本二首。跋張笠城所得玉枕蘭亭石一首。跋慈溪姜氏蘭亭一首。自跋郗正萬松山房縮本蘭亭一首。今復讀此書。益知其生平服習。窮幽極微。卽論書法。於本朝亦當高據一座。有由然也。年八十餘。猶能以寸紙臨縮本蘭亭。精神煥發。無一懈筆。余嘗得其搨本藏之。洵可寶也。咸豐癸丑展上巳日。南海伍崇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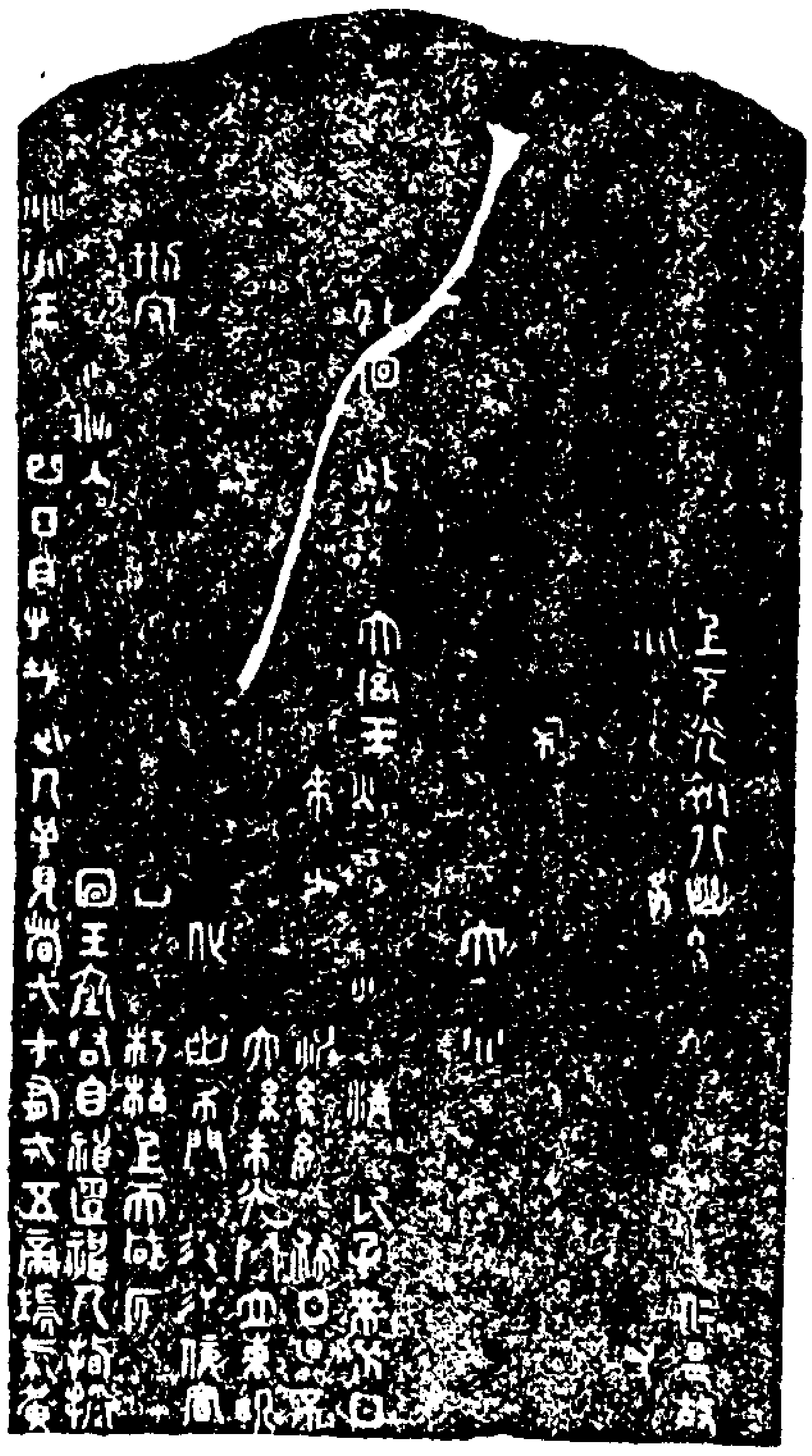
國山碑攷

吳騫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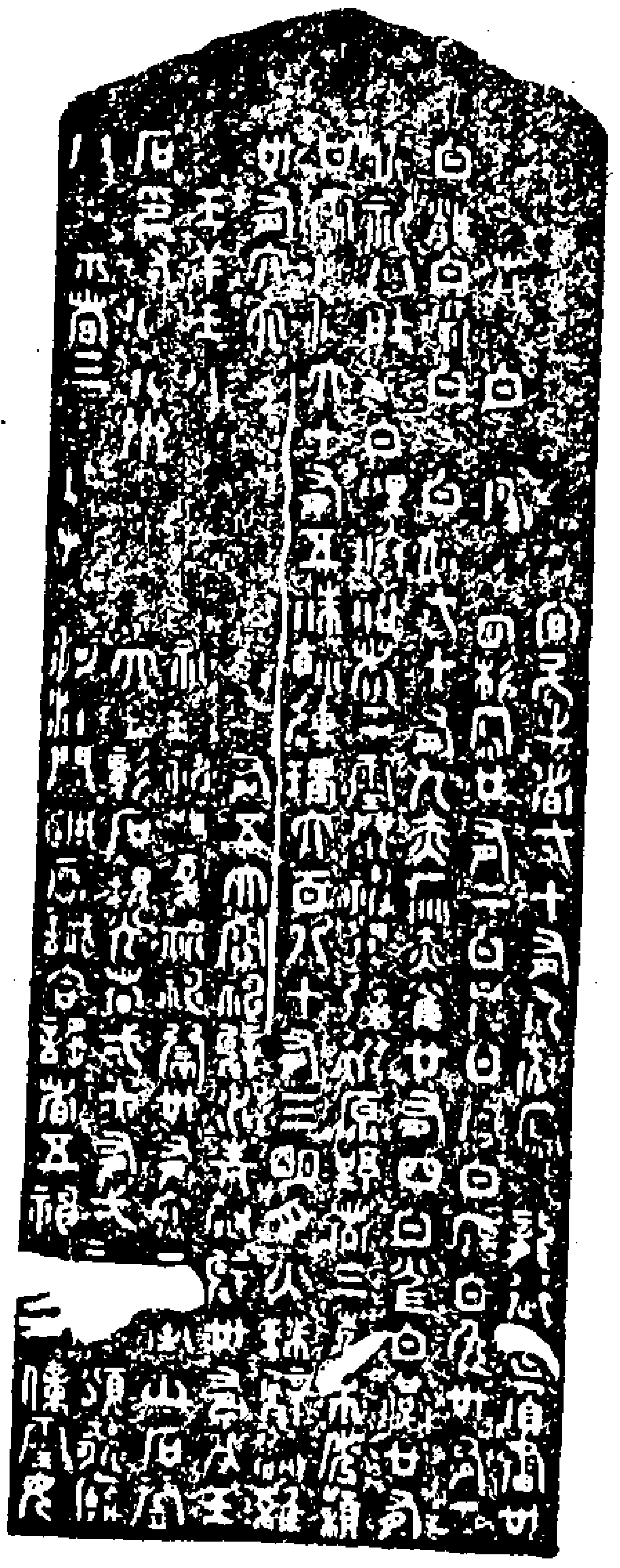
序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荊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鈔。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詳焉。沈敕荊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尙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地處僻。人罕至其下。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客游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磨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攷。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乃因天册元年、海鹽六里山得石璽、而改元天璽。非以臨平得石刻而改當年之元也。又辨周孝侯未嘗預封禪之事。引史能之、周益公等書爲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爲之攷矣。其碑在通都大邑。人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即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攷。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辛丑三月東里盧文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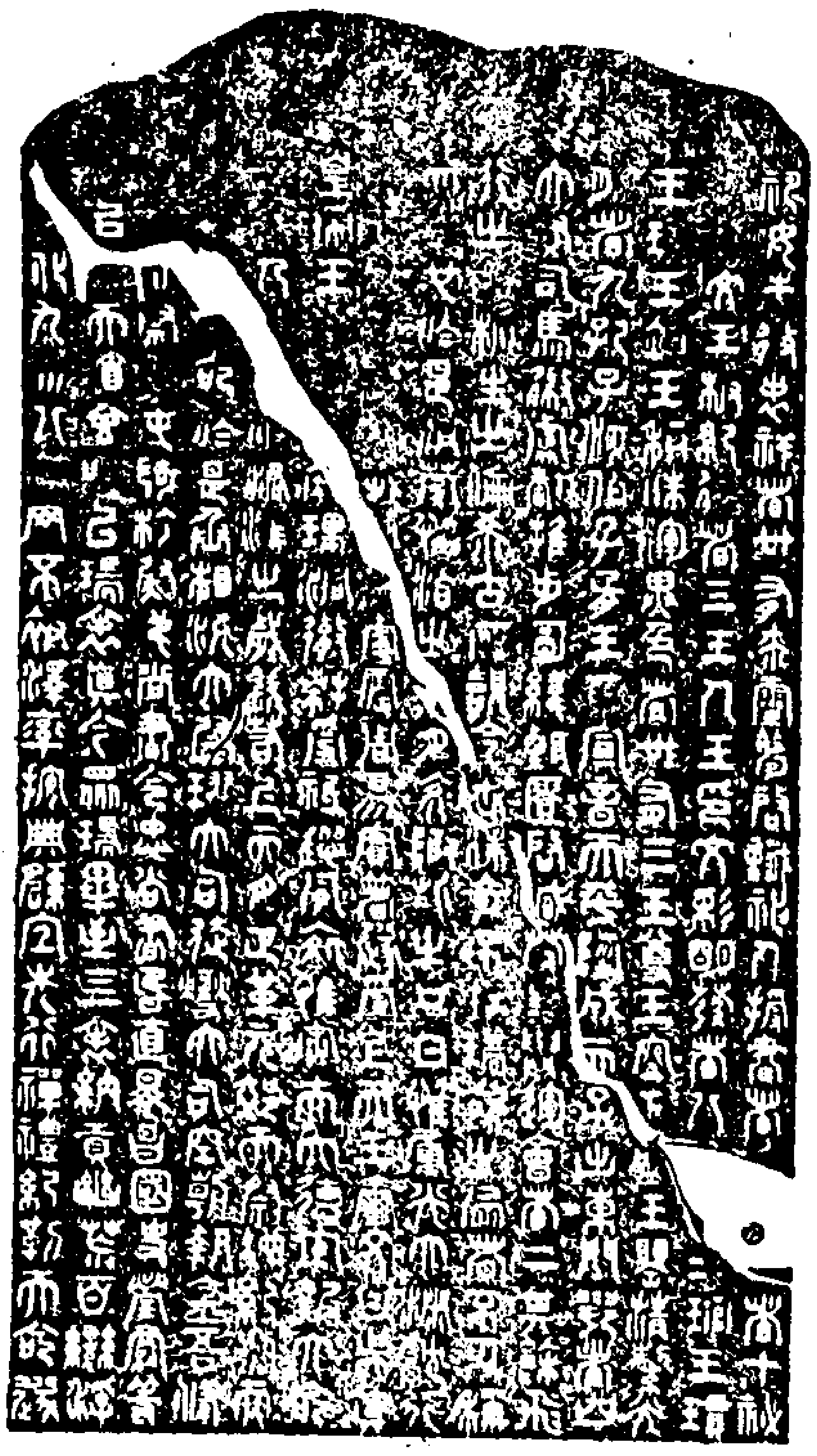
國山碑東面 凡一十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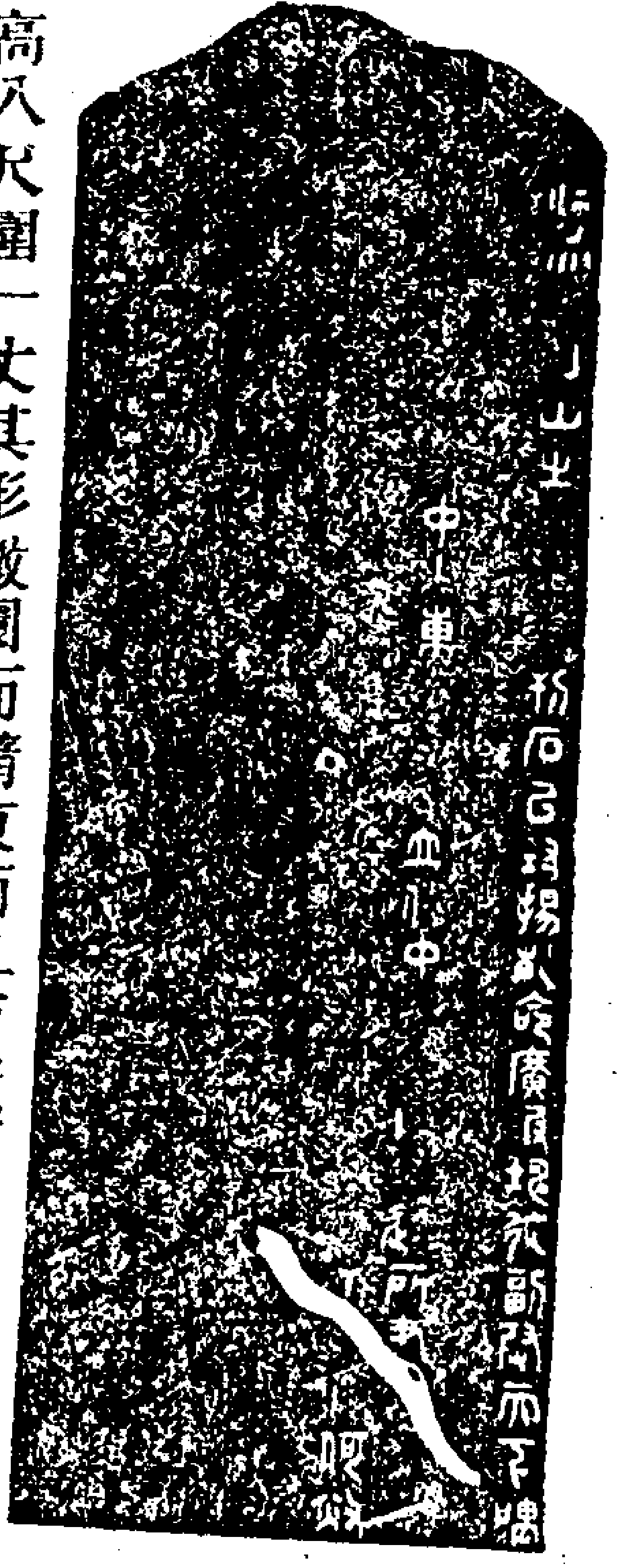
南面凡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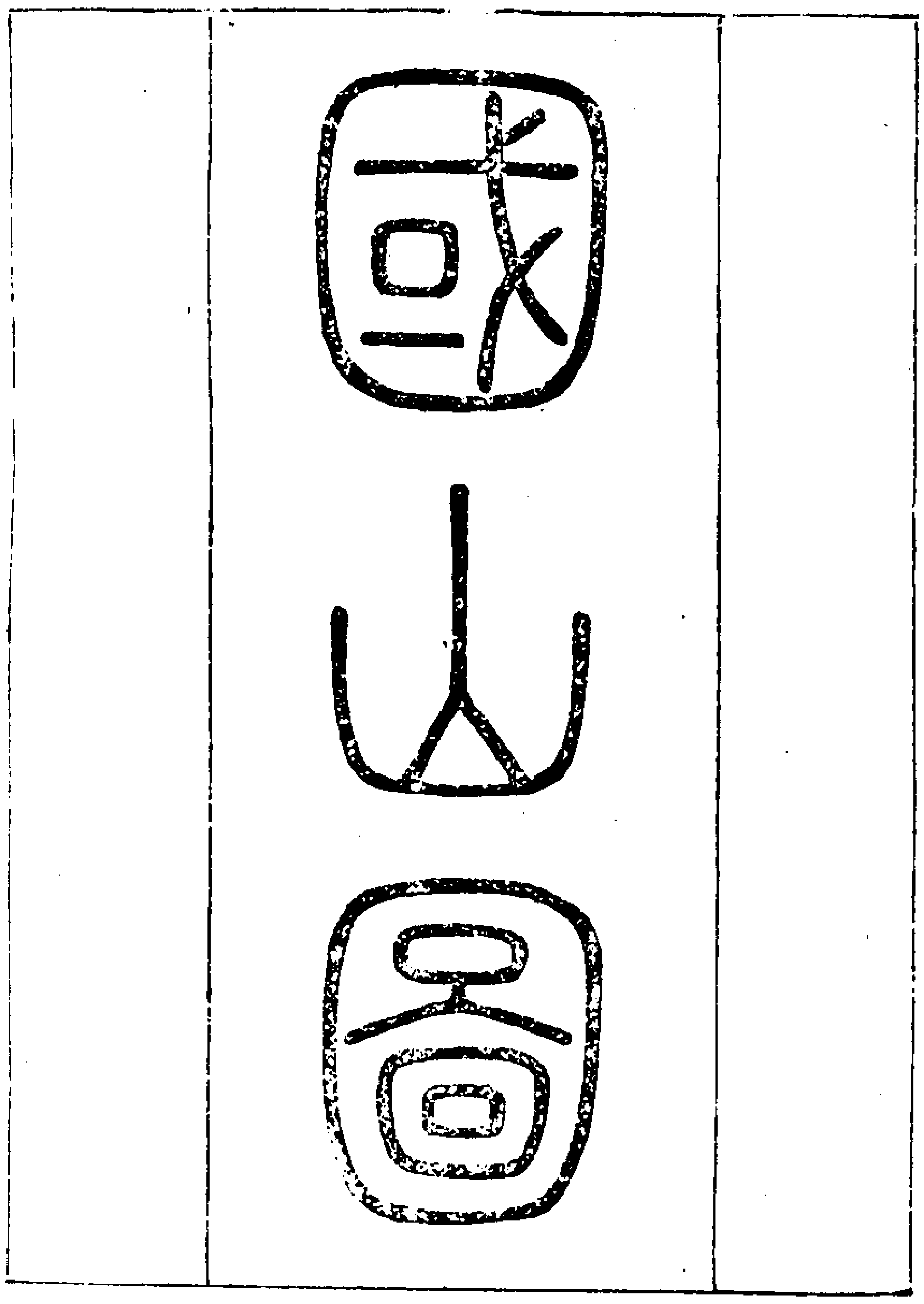
西面凡一十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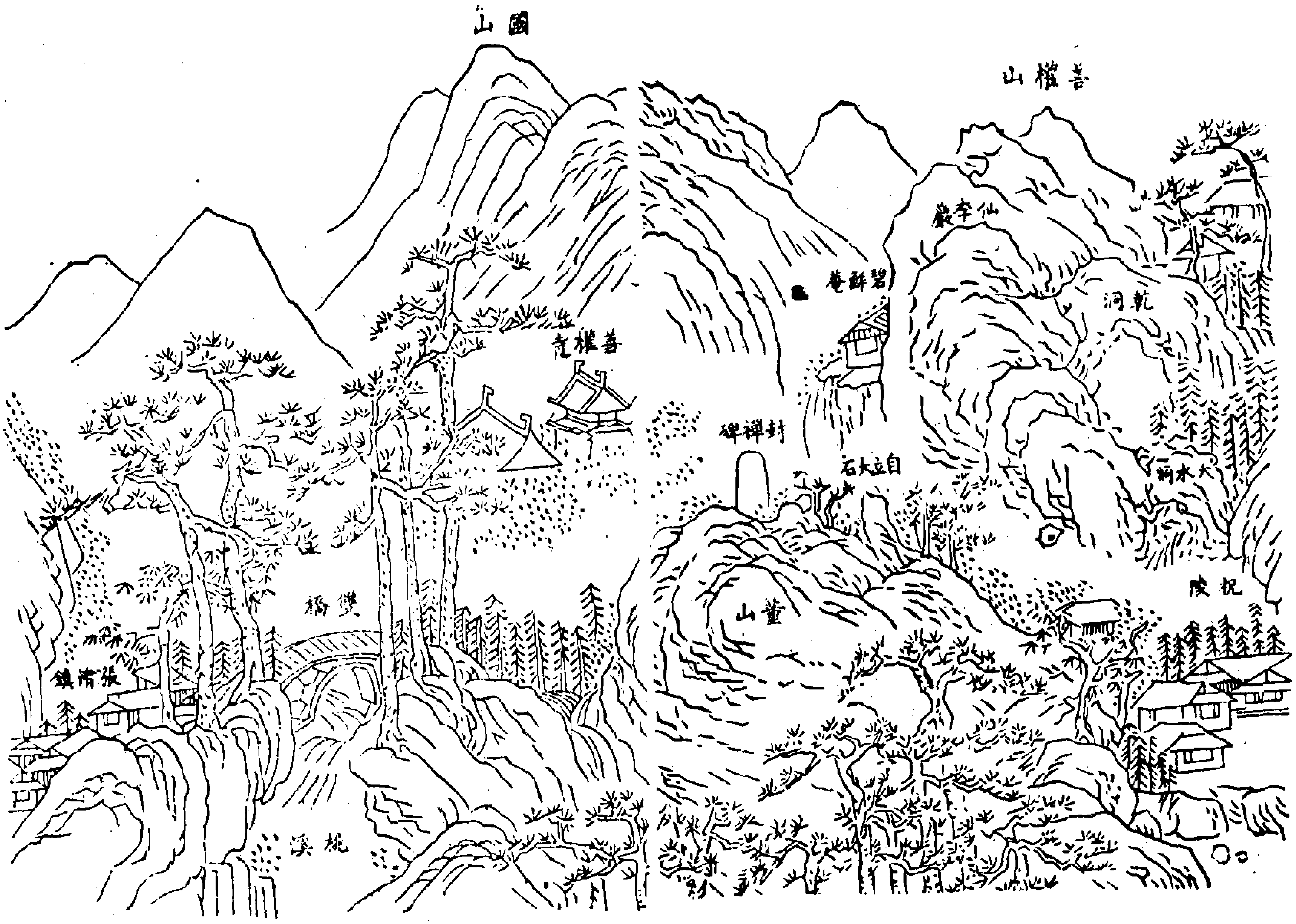


北面凡六行右四行左二行文不可辨通計文四十一行書人名銜及刻工姓名二行



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微圓而橢東西二面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寸文起東北而南而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多漫滅南面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面上截泐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





圖說

荆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巒隱曜欹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岳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間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峯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竦逼脊牛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爲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廈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窈然深黝非束蘊不能窮也其下爲大水洞俯視若累榭飛厓附舉翠壁無堦惟南一逕梯空可下洞口稍陿于乾洞而怪石森竦鍾乳四垂復有仙田丹竈諸奇前臨澄潭深不見底納諸澗之匯合流入洞直貫山腹而出于小水洞湝泚澎鼎聲侔震雷曲從善權寺傍經松逕而南出祝陵以合于章溪之流善權寺在小水洞南其中古迹皆燬于火寺後爲碧鮮巖巖左石臺荒蘚凝漬疑卽碧鮮庵之故址巨刻猶存里俗承傳以爲祝英臺洗妝所矣林水翳薈至爲夐絶攀嶺而登道善權之背俯見平山迤邐迴環綿亙于雙橋之滸是曰董山則封禪碑存焉又東百武一童阜出沒雲松閒宛蒼兕之蹲當卽吳志所云大石自立者山之人謂石常有神犯之不祥故得免斤斧之伐昔晧既封國山而碑乃樹于董山之表者殆以大石自立在此山也彼其昏虐侈妄固不足言而斯迹今經千七百年而無毀豈果山之靈有以嘿爲之相與故予既作碑攷復檃括爲圖系之以說冀與好古之君子共訂之焉

國山碑釋文

□□□□□□□□□□□□□□□□□□□□□□□
右第一行凡雲麓漫鈔及荆溪外紀所闕之字竝作□其二
書所有而今碑文漫滅莫辨者於字外作□以別之後放此
□□□□□□□□□□□□□□□□□□□□□□□
右第二行
□□□□□□□□□□□□□□□□□□□□□□□
右第三行
□之□□□子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蠙飛蝡動無不歸仁是故
右第四行漫鈔載碑文從之字起云前闕廿六字蓋以第三

行爲第一行也說見後
□□□□□□□略□□□□□□□□□□□□上尊□
右第五行
□□□□□□□□□□□□□□□□□靡不遵假民用
右第六行外紀自民用字起
不犯於是□□□□□丞相沇□□□□□□□□□率禮
右第七行不犯漫鈔作丕作外紀作不犯於是□下漫鈔作
臣丞相沇兼太常虞奉迎凡十字外紀作於是臣丞相沇曰
以下闕六十三字竝誤今據碑文移正三字餘七字莫可辨
者闕之
備儀尊敬□□□□□□□□□□大□□□□□□宮□
右第八行儀俗本漫鈔作義
□□□□□□□□□□□□□□□□□□□□□□□
右第九行
所瑞□鼎佪於此遂基大宮玉燭□□璽□清萬民子來不日
右第十行於此漫鈔作西巡萬外紀作庶
□□□□□延頸跂足率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昃不
右第十一行延頸跂足外紀作頑嵩乃止庭外紀作款百神
漫鈔作以仁
暇□闡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浚邁大緜未光闓立東觀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外紀作頻
十陵道緜未光紀作啓朱光

□紀賞言建設墳典采詢微開竅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

右第十三行設漫鈔作論窮神極化外紀作實感神化

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弱哀眡恕凶□□朽枯上天感應□□

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竝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籙圖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

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丰膺受籙
圖外紀作靈璽鎭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弌十有弌五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明朗帝外
紀作天

旗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弌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

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雍同斗牛漫鈔外
紀作牛斗竝誤凡廿卅字漫鈔俱譌爲二十三十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鳳廿有二白鹿白麢白麂白兔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鈔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丹鸞彩□
鳳漫鈔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黑□□鹿漫鈔作虎
麢漫鈔作犨外紀作麢下注力丁切大羊也麂外紀作麃兔
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弌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右第十九行燕漫鈔作鷰誤

柰神魚吐書白鯉騰舩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柰漫鈔外紀作七竝誤魚外紀作虎蠶外紀作
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鈔作拱璧琉璃誤按宋書符
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蚳餘泉汞干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穀璧卅有八玉

卅有六大貝餘蚳餘泉汞干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穀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蚳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貾餘孕小山堂本
作餘貾餘泉外紀作餘□餘泉按爾雅說貝曰餘蚳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蚳又作貾穀璧漫鈔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璽覂祝神萬卅有六石室山石闕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螭者字外紀闕闕俗
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弌十有弌神□頌歌廟

右第二十四行封啓俗本漫鈔作封石按晉書五行志曰吳
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啓天下太平九州吉發
顯俗本漫鈔作羊□□石□□外紀作九州吉發顯碑文惟
九州二字略可辨弌十有弌俗本漫鈔作弌十有七誤

靈□示者三讖民推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謠者五神僉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闓漫鈔作門靈母漫鈔作雲母並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柰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祕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識文玉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玉琯玉璜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紀作略識外紀闕德漫鈔作眞三字漫鈔闕人俗本漫鈔作璽小山堂本作刀並誤釆外紀作彩明漫鈔作光誤

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罍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鈔作琝小山堂本作瑗外紀作玦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鉤玦今此下連玉鉤而字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鈔外紀作潔並誤

朖者九□子河伯子胥王□寶言天平墬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外紀作別江南通志作蒯□漫鈔云闕外紀作靈寶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作寶卽宣字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本漫鈔作徽小山堂本作微外紀作微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興誤（案以徵作微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絑漫鈔作殊外紀作絑下注殊同

而敷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經日知錄作陬訾之舍並誤按爾雅釋天作娵觜之口左傳襄三十年作娵訾之口今碑文四字皆明白可辨翁方綱曰歲正月孟陬作陬字从卩十二次娵訾娵字从女此碑以娵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乎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眞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帝玉質青黃䚡理洞徹對受祗延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䚡漫鈔作解外紀作䚡今碑泐闕半字延小

山堂漫鈔作遜外紀作悚夫外紀誤而（孫星衍曰延當作慫卽慫字慫悚義同）

宏彰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鈔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昬直晃昌國史瑩覈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眞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作四浮俗

本漫鈔作薄下二字竝誤

海蕃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蕃化外紀作□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喁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鈔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尚未全泯總而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教牛運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鈔及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攷作邛竝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將吳九眞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鈔及天發神讖碑攷作健竝誤書字漫鈔闕

刻工殷正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鈔不載

國山碑考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靑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吳志）

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同上）

案吳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得石函。改年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年大赦。兩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未）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以柔兆涒灘（丙申）之歲。改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册元年。而改次年爲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爲天璽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闓通。却未因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周處五字。疑亦羨文。蓋當日實祗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旣見汎舟錄、毘陵志、等其說多同。至歷陽爲歷陵之誤。則胡身之注通鑑已辨之。又華覈、志謂天册元年免官。而碑猶列其名。亦不可解。予非好據碑以疑史。欲俟攷古者論定之耳。

吳孫晧陽羨封禪碑曰。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後漢祭祀志注）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本名離里（里疑作墨）山。山有九岑相連。一名升山。吳五鳳二年。其山有大石

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歸命侯又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爲中岳.改名國山.明年.改元爲天紀.大赦.以叶石文.石今見存.陳暄國山記云.士人皆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孫皓疑有王氣.故以此物鎮之.山東北有兩重石洞.士人呼爲石室.周幽王二十四年忽開.可容千人.又有石柱.呼爲玉柱.其山名九斗.以有九峯斗峻.四面水流注章溪.（樂史太平寰宇記.）

　案周幽王在位十一年.爲西戎所殺.此云二十四年.疑誤.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竝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符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歐陽脩集古錄跋尾.）

　案天册元年疑是天册二年之誤.攷通鑑.天册二年七月.始改爲天璽元年.若墨池編直以碑爲天册元年立.則更無據.

吳國山碑.天册元年立.（朱長文墨池編.）

右吳封禪國山碑.其前敍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涒灘之歲.欽若昊天.（案碑作上天.蓋吳皓相同.故當避之.）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八埏.無不（碑作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涒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人神憤嫉.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頌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趙明誠金石錄.）

吳禪國山碑陰.未詳所在.（鄭樵通志金石略.）

　案國山碑圓若米囷.未嘗有陰.鄭說誤.

說文.桼、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桼塗其外是也.而漆枲緜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漆爲古字.漆沮之漆.卻有省其水者.韓勑碑書漆作涞.此云重五十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桼.唐裴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武氊漆匣.夫豈無據乎.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寃哉虐也.數目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古而用漆.豈不韵勝.（洪适隸續.）

乙酉.早自善權寺肩輿二三里.至董山.按三國志、金陵寶錄、孫皓因國山有石自立.遣司空（三國志作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于下.俗呼國碑山.高數十丈.與徐宗榮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皆剝裂模糊.蓋無屋以芘之也.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詞載所遣官姓名.而無周處.史氏誤矣.（周必大泛舟錄.）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士人目爲囤碑.以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拓.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概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趙彥衞雲麓漫鈔.）

　案漫鈔與荊溪外紀.所載碑文.均不免訛舛.故皆不錄.其二書互異處.別著釋文之後.茲不復贅.

陽羨山封禪碑.雲麓漫鈔云.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士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王象之輿地碑目.）

吳國山碑.集古錄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侯天册元年得玉璽.刊石告禪於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同上.）

　按漫鈔所言陽羨封禪碑.卽集古國山碑.王兩載之.亦誤.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延袤三十六里.高百二十五仞.一名離墨山.舊傳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吳五鳳二年.陽羨離墨山大石自立.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皓以爲大瑞.遣司徒董朝等行封禪禮.吳志載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原注.國志云.碑有大司徒朝.無處名.）刻石頌德.圓碑猶存.其形如鼓.俗呼囤碑.又瘞玉璧銀龍銅馬於碑下.字寖漫滅不可讀.或稱董山.以朝至此故名.（史能之咸淳毘陵志.）

吳志、載孫皓以陽羨山石室開.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縣封禪.今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處傳.處仕吳上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史氏見處爲陽羨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爲正.（同上.）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天册元年立.在宜興善權山.（張鉉金陵新志.）

蘇建官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山文.在宜興善卷山中.（陶宗儀書史會要.）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囤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旍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眞□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按正月當是十月之誤.）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璆.卽宏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璆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國史瑩、覈、卽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按此八字乃裴松之注三國引江表傳語.非陳壽原文.）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攷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眞□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卽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衡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旍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蠍山神讖、海

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姥等號八絕。（按張勃吳錄。八絕中有嚴武。鄭嫗。而無嚴範。鄭姥。陶潛聖賢羣輔錄。有吳範。嚴子卿。鄭姥等八絕。亦云見吳錄。未知孰是。）則神讖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尙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此。以待識者云。（盧熊國山碑跋）

按公武此跋。攷覈視諸家爲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讖相似。則仍踵黃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脩。當卽滕循。（案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誤）（釋朗二字缺爭一壺。恐非。）屯騎校尉悌。當卽張悌。尙書令忠。當卽丁忠。尙書昏。當卽岑昏。並見吳志。餘若丞相沈、大司徒燮、城門校尉歆、尙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督孫歆。并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歆。尙書昌。豈卽其人乎。俟更致之。

宜興善權寺僧方册。裒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爲十卷。以授予曰。願有紀。蓋江南多古刹。而善權號最勝。册近又於寺前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附於後。自孫氏天册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鐵野刻。宛然具存。豈真有神物護持者乎。孫氏封禪碑。歐陽氏固已論之。（王鏊善權古今錄序）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墨山。有九岑相連。亦名陞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囤碑。（明一統志）

按宜興縣志、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南嶽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山亭區。卽君山之北麓。都穆遊南嶽銅官二山記。南嶽、本衡州之衡山。皓既封國山。復禪此爲南嶽。蓋漢武曾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是南嶽與國山相去且數十里。而一統志謂改名南嶽。太平寰宇記又云。封爲中嶽。俱疑有誤。

吳志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高圍各二丈。篆文周繞。（沈敕荆溪外紀）

按吳志、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無爲室二字。有石裂十餘丈。吳志作有石長十餘丈。外紀又謂高圍各二丈。亦誤。

沈子克寅、撫款舊志。訪拾闕漏。神異則天書需篆之元。詼諧則談馬礪墨之語。觀其纂國山之囤石。則孫吳之封禪。尙可識也。證蘚碑之蝕字。則陸機之藻詞。不終亡也。（李文荆溪外紀序）

善權寺之西名國山。山巔有封禪碑。乃吳孫皓大璽離墨山空石長十丈餘。無故自立。因封禪之。侈以爲瑞。（慎蒙名山記勝）

按、封禪碑在國山下一小山之上。所謂董山者。不在國山之巔。而離墨山石自立。在孫亮五鳳二年。不在天璽。天璽元年。吳志惟言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無自立事。記所言竝誤。

角里山石刻云。天册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質神道。忽自開發。拾得靑石璽符云。□眞□帝。共三十八字。唐大和中。蘇州刺史崔銑、帖縣取此石送州。今不存矣。按今義興山中。孫氏封禪碑亦載此璽文。皆相同。然未幾而皓滅於晉。符瑞果安在哉。（董穀澉水續志）

按海鹽縣圖經云。吳志、天册元年。陽羨山出空石長十餘丈。上有文。亦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眞□帝。與此正同。元姚桐壽云。吳天册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歲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安得有壬寅朔乎。壬寅當在望後。此論得之。

吳國山碑、見金陵新志。考六朝事迹。封禪乃吳後主。碑在宜興。又歐公集古錄云。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刻石作吳國山碑。（顧起元金陵古金石考目）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皆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爲工。二刻時代旣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婁堅學古緒言）

國山在離墨西南三里。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名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囤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多漫滅不可讀。今詞翰中所載者。金石錄中本也。（唐鶴徵常州府志）

南直隸宜興縣吳主禪國山碑。吳主皓立。（趙均金石林時地考）

吳陽羨山天紀碑。天璽元年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半已磨滅。俗呼囤碑。（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吳禪國山殘碑。蘇建篆書。天璽元年。（曹溶古林金石表）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當作口）日維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顧炎武日知錄）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孫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偉。卽所謂囤碑者也。在宜興國山。（王士正分甘餘話）

按、雪客所咏天發碑。在金陵。而囤碑在宜興。漁洋誤合爲一。似失於詳攷。

天發神讖碑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桼。其下蓋有月字。楊雄太元經云。運諸桼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桼斤。成書爲桼。而吳與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桼。與其碑先後建立。則爲桼月無疑爾。（朱彝尊天發神讖碑文跋）

孫吳天發神讖碑。諸書皆以爲皇象。而周暉金陵瑣事、以爲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觀令史耶（當作立）信中郎將臣蘇健。（當作建）或暉誤引此耶。（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攷）

按金陵瑣事．以天發碑爲蘇建書固謬．然建之名．具載於輿地碑記等書．陶宗儀比之皇象．而雩客謂素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何不攷之甚也．

與天發碑同時立者．有陽羨之鼓碑．一統志、宜興西南五十里．名離墨山．山有九岑．亦名陞山．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字多漫滅．俗呼囤碑．天發全時．有紐．上懸蓋．是鐘形．至相對峙也．（王槼天發碑攷補）

與此碑同時立者．有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之天紀碑．其制若鼓．石亦堅緻如鐵．吳主皓時．山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南嶽．改名國山．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久無人呵護．但立風雨中千有餘年．字多漫滅剝落．不可摹搨．是予未及親見．未知亦皇象書否．附記之．以待同心嗜古者．爲之表著於荒煙茂草中．恨竹垞先生及雩客云亡．無從更爲之商訂攷正者矣．（王著天發神讖碑攷）

山陰潘君仲寧．與予同有嗜古癖．聞予有天發碑考．過予索觀．後以所搨國山碑出閱．索予爲之考識焉．碑乃圓石．篆文周繞三面．所搨之紙．官尺高五尺五寸．闊五尺七寸．字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六當作五）約共六百餘字．其字上蠹剝蝕．下尙有分明者．字如天發碑．自亦爲皇象書．而文不可讀．因粘之素壁．坐視三日．尋繹思維．得其下半截之字稍全．其上則字跡全滅者多．無從彷彿而意會之．其文雖不成章．然已有成句者矣．審其文理．首尾不接．恐前後尙有文字．不止二十三行也．或石陰久經雨雪淋凍．全無字跡．或

略有字畫．人見其漫滅而搨之未全耳．考此碑在宜興．孫吳時離墨山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孫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往封之．改名國山．立石頌德．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噫．孫吳鼎足江南．歷三世．不知國之將亡．而猶改元天璽、大紀．所立二碑．而信圖讖瑞應誕妄之言．則以此碑形如鼓．天發碑上有鈕如鐘．兩山之石．爲天降之瑞．如鐘鼓並列．紀德銘功．以彰瑞應．如鐘鼓喤喤．昭示遠邇．垂之萬祀．安知傳之後世．爲亡國之徵．豈不悲夫．夫皓之荒德暴虐．天人共憤．未幾樓船東下．面縛輿櫬．委質降晉．死於洛陽．今見此碑．猶深爲之慨也．較之宣王因畋獵而纘武功．內修外攘．周室中興之岐陽石鼓．豈可同日而語．然予考識此碑者．以存皇象之書．亦猶秦二世之碑．傳李斯之篆．後先相視．豈不同一轍哉．（王著陽羨國山碑攷）

金陵先賢搜攷前代碑碣．有焦澹園、李如眞、顧鄰初、陳横雁諸公評騭．皆云此碑爲吳皇象書．竹有詩云．銀臺書法宗皇象．想必有所據也．碑字方上銳下．此古法．金錯刀釵股脚者．是漢人篆書．與史籀、李斯異．籀則多用垂露．石鼓文是也．斯則純乎小篆矣．漢碑題額．皆不事方整．觀象書．縱横流暢．龍蠖蟄起．伸盤腹行．不拘體法．歷攷漢篆．大抵皆然．蓋一代風氣所尙．且兩漢碑版．東南絕少．南省惟牛蹟山永光五年磨石碑．溧水學宮光和四年校官碑．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天紀碑．留此數碑．以待博物君子．自有定評．略存古學一綫耳．（鄭虞天發碑釋後跋）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卽芙蓉．連亘而西．延袤三十六里．高一百二十五仞．本名離墨山．以

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爲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囤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今多不可讀．相傳皓疑山有王氣．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於碣下以鎭之．俗又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也．（徐喈鳳宜興縣志）

伯安萬子書讀書之樓曰眎嶽．以眎南嶽山名也．南嶽附君山麓．雅號奇秀．距樓不六里．當吳孫皓時．嘗封離墨爲國山．事具吳志．暨吳封禪碑．後君山楊嶺下山亦緣異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碑詞特閎鉅．而世不傳譔述人名氏．碑又立叢樾荒榛之間．世尠誦肄．亦不克審視．吳季韋辟諸公奚似也．（儲大文眎嶽樓記）

右數字．摘國山碑眞跡．碑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盡剝蝕．僅存西面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字．在宜興縣張朱鎭北三十里山頂上．（牛運震金石圖說）

按、金石圖摘摹碑中門鄂者四二其餘飛文曰吳眞．凡十二字．至所說圍行字數多舛謬．已詳前說．

張朱鎭、朱當作渚．張渚鎭、見宋九域志．雲麓漫鈔云．常州宜興縣張渚鎭．臨溪有山水之勝．岳侯嘗館於張氏．有題屏書及石刻詩．卽其地也．北去封禪碑僅十許里．此云三十里．亦誤．

蔣錫震、字契潛．江南宜興人．師儲同人．學古文．喜探奇．嘗獨經董山下．聞上有孫皓囤碣．日已沒．步上山椒．觀之．夜半抵家．其好奇可知矣．（沈德潛詩話）

右吳禪國山碑．按三國志吳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縣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在表爲大瑞．乃遣

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此碑之所由刻也．碑本甚巨．今止存二十行．行九字．其上下四旁．多已不具．卽此二十行中．剝落者尙數字．其存者．非諦視諦觀．亦莫能辨也．金石錄載禪國山碑上下二卷．跋云．前敍孫皓卽位以來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乃云．乃以涒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華（當作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埏八垓．（碑作九垓八埏）莫不被澤云云．爾雅曰．太歲在申曰涒灘．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涒灘之歲．紀號天璽也．但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先後之間．固不及細詳者矣．（吳玉搢金石文存）

按金石文存摭錄碑文．自第十九行廿有四起．至第三十八行百雙浮．凡二十行．然所釋之文．頗多譌舛．或是傳刻之誤．不具錄．

孫皓殘虐．浮於桀紂．而專好言符瑞．如開臨平湖．封禪國山．及此碑之言天讖．廣多皆是也．不獨無救於滅亡．適足以貽後笑耳．（吳玉搢天發神讖碑跋）

題詠

國山碑　武進　謝應芳（子蘭）

離墨山前芳草多。馬蹄曾此幾經過。國碑文字無人識。風雨銷殘近若何。

上董山訪孫氏古碑　長洲　周砥（履道）

亦有文章效封禪。奈無功德濟刑名。長江縱有殺兩險。終使秦人念子嬰。

國山碑　宜興　馬治（孝常）

蕭條青山角。上有千載碑。形模橢（音妥）而篅（音垂。按廣韻云盛穀圓篅）。製作怪且奇。正祥橅麟鳳。篆隸森蛟螭。炎祚昔微絕。羣雄競驅馳。孫郎最後出。一戰開洪基。虎視國江左。權亦善用師。奈何後世淫。欲慕秦漢爲。區區鼎立業。誇大豈所宜。瞻彼嵩岱封。白雲渺予思。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青蓋蕭條向洛陽。歷陽山色愧封王。如何國石蝕邱裏。又有遺文載百祥。

孫氏封禪碑　宜興　沈暐（時暘）

文章崎嶇字尤奇。傳是吳王封禪碑。莫歎蘚苔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

國碑　平湖　倪楠（良弼）

千年事往直磨滅。爭訝岐陽載駱駝。深畫似銜亡國恨。好辭應媿阜民歌。燒殘野火春煙冷。蝕盡苔花夜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須神物爲撝訶。

國山碑　宜興　許有穀

北來諸軍飛渡江。孫吳國山歸晉王。銅駝不在國碑在。青山歷歷看興亡。

望國山　興化　李國宋（湯孫）

岳瀆鍋篆面面分。雨中遙望國山雲。紫宮祕記金函冊。青嶂殘碑石鼓文。虎踞幾年古王氣。龍驤他日駐新軍。九岑環繞荊溪水。留得司徒半畝墳。（沈濬曰。此孫皓封禪文也。圖讖將移。僞修對天闕休之詞。頗殊見識剝蝕。按。司徒董朝只被命封國山。未嘗葬此。而詩云留得司徒半畝墳。不知何據。晉楊山有唐司空李蟾墓。蟬隱豈誤記耶。）

國山碑歌　宜興　史承豫（衎存）

吾邑繞郭多層嵐。岡巒往往遊人耽。協靈通氣不可測。奇秀獨數南山南。東吳昔日此封禪。至今十丈留空龕。國碑缺留半臥地。蒲牢鼎鳳形疑兼。竄鼬越趨了莫辨。銀鉤鐵畫知誰劖。我聞吳主侈祥瑞。紛紜所在陳荒讖。歷陽山石著文理。臨平湖口開琅函。茲山石室本仙窟。表爲人瑞殊堪慚。天發神讖詎足信。坐聽先業親誣讒。九州未及作都者。樓船已見乘風帆。橫江鐵鎖一時斷。吳宮麥秀紛漸漸。興亡回首祇陳跡。空岩寒木猶參覃。嶧陽篆刻同此感。蒼茫涕淚衣裳霑。駐馬碑側未能去。遙岑明滅斜陽含。

國山碑歌寄吳槎客　大興　翁方綱（覃溪）

天璽碑訪江寧學。恨未國山拓石角。六秋夢訊善權僧。去歲全文如剖璞。何意今晨快啓緘。依稀千字光斑駁。侈陳符瑞彼何人。連歲鐫山事鑿斫。讀之若披瑞應圖。百寶千祥來海嶽。時焉口給不成串。禾穎棒叢互抽擢。東觀令史蘇建書。立信中郎攷之確。兔牀山人綜羣籍。大梁雪客慨相較。證我荊溪張諸間。斜陽古木幽禽啄。蘇建名曾皇象倫。篆書法古周秦卓。牛鬼蛇神莫設譏。蟄伸龍蠖隨琱琢。瑣事于蘇雖傳會。休明之派誰揚搉。變來圓轉漸整齊。小篆鋒芒斂矛稍。我因悟寫春秋卷。（以皇象小字爲比。）于蔡石經雙比穀。二京金石附孫吳。陽羨江寧兩犄角。詔諛唾罵俱何有。我但鉤摹毫管握。山人兼寄碧鮮字。蝶化彩雲飛撲撲。圓光米廩氣蒸空。斗斛真珠已盈握。（時并拓碧鮮庵三大字見遺。）

讀吳槎客國山碑攷即用翁國碑歌韻　仁和　朱文藻（映漘）

晉卷游侶久見招。但說離墨岑岑高。荊溪弭棹坐洗足。國山杖策行蹐尻。壯年涉險氣不戰。今日棲遲時已髮。雲莊曾示藏泉圖。空羨梁谿瀑如練。（桐鄉金雲莊曾以梁谿藏泉圖索題。）兔牀祗今吳季子。讀書不肯安亥豕。山行手搨天冊碑。據文歷歷證譌史。碑刊千五百餘年。亡吳皓罪通於天。且欲嶧山比夸大。非徒神讖文同然。此碑獵碣差可匹。同者其形異者筆。（余嘗疑石鼓非周宣時物。今觀國山碑形製與石鼓同。特篆文筆法稍異耳。）周宣史籀說渺茫。恍古陳倉氣蕭瑟。見說空山豺虎多。書成數載非蹉跎。羽陵蠹簡費鉤索。橫河繫纜頻來過。著書歲月不知老。儒者立言異草草。要令金石備遺文。雪客同傳那足道。楚江轉漕千艨艟。不如一國楨朽紅。洛陽青蓋何忽忽。國山夜雨號銀龍。

國碑歌　海寧　吳騫（槎客）

國碑空闌闌.不救斯民飢.江東未造昔爲此.孫郎事業蓋已微.由來在德不在禪.七十二主安可希.況乎晧也尤酷烈.鑿眼剝面紛鉤鑱.萬民咨怨了弗顧.所在爭說祥與禨.司空臣翰往被命.皇華駟牡歌騑騑.國山旣可作染父.甓甃何必非垂衣.到頭神語竟杳默.徒令山鬼相嘲譏.我因暇日躬芒屩.聊乘逸興窮煙霏.眼明驚見此奇跡.勢如神駿乍脫鞿.斯也小篆邈也隸.星斗錯落合珠璣.凸中宛曳蠆尾瘦.間處翩成蝌斗肥.年深剝蝕寧遐免.姓氏幸存臣建揮.旂裳協洽受天璽.千五百載同朝晞.徘徊弔古徒累欷.下視松櫟皆十圍.安能擁雲作覆蓋.不教埋沒儕妃豨.君不見嶧山之碑野火燒.岐陽獵碣氈返包.又不見建業城邊石數段.故宮禾黍秋風號.當時若能守此國.猶勝三馬食一槽.

歲初泊舟雙橋.搨國山碑.連日風雪.同人皆有寒色.戲占一絕示之.

紫蓋黃旗又一時.殘碑荒蘚最堪思.若教返棹緣風雪.笑殺孫郎帳下兒.

續國碑歌

離墨雲中手可招.銅官勢與天相高.封禪之碑儼非據.巍然特立西山尻.繼周八代多爭戰.漢武秦王史荒旻.海上神仙屢見欺.封中白雲空若練.東家贗效東吳子.臚列鳳麟同犬豕.（碑中具列瑞物至千二百有餘.）碑版流傳好事人.歐趙返得金石史.爾來又經幾百年.山頭草木翁搽天.雨淋日炙樵牧壞.無人收拾理則然.細觀字跡畸能匹.飛舞真同皇象筆.（袁昂書評.稱皇象書如音韻繞梁.孤飛獨舞.書史會要謂蘇建書與皇象同.）斷圭零璧雖可珍.玉筋銀鉤轉蕭瑟.御愴開基快事多.江東霸業未蹉跎.火燒赤壁阿瞞走.曲顧紅顏公瑾過.繁華轉瞬英雄老.贏得兒童閶門草.大江東去浪淘沙.虎踞龍蟠何足道.石頭城下散鰷鱸.周處廟前西日紅.可憐一片山頭石.至今猶恨水中龍.（皓時.童謠云.不畏岸上虎.只怕水中龍.）

附錄

五鳳二年秋七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吳志.）

張渚一名章溪.源出章山.北入荊溪.（咸淳毘陵志.）

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菴.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臺.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同學.後化爲蝶.事頗於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同上.）

善權洞在國山東南.洞有三.曰乾洞.曰大小水洞.舊經、周幽王時.洞忽自開.上有巨石.形常如墜.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圍峭壁.刻爲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張祜詩、金函崇寶藏.玉柱閟靈根.宋陳襲詩、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蟠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萬頃田.（明一統志.）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奇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游.丙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大字.即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嘗修於是.乾洞右崖有刻字.曰偎李嶷.（都穆三洞紀游記.）

善權禪寺.宋名廣教禪院.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齊建元二年.以祝英臺故宅創建.唐會昌中廢.其址爲海陵鍾離簡之所得.咸通間.李司空蠙嘗肄業於此.奏以私財贖之.復建僧舍.刻疏於石.宋崇寧中.傳

待制榯、以徽宗潛邸恩。請爲墳剎。宣和中。改爲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國朝改善卷寺。正統十年。重建。前有古松百餘株。夾道林立。森秀雄偉。行者忘倦。（王升宜興縣志）

善權寺中古蹟。有雷書偃柏、有三生堂。祀唐司空李蠙、宋宰相李綱、學士李曾伯。（徐階風宜興縣志）

桃溪一名張溪。在西南六十里。（舊志作七十里）源出茗嶺。北入荆溪。（同上）

雙橋在永豐區。（同上）

國山碑攷補遺

天監初。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孫晧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梁書許懋傳）

風土志云。國山距善權寺一里。吳孫晧以石室開爲大瑞。乃遣董朝行封禪禮。遂立此碑。其圍如鼓。高八尺。圍丈餘。刻字周繞。體兼篆隸。字多漫滅。今以舊本參校。取其可辨者具載。否則闕之。若字畫甚明不可識。亦存舊體。以俟能者。云碑前數行已磨滅。不復可識。自民用不犯以下。方能辨。其間有一二字可識不成文者。亦略之。又曰。晧碑率稱符瑞。以自侈大。其言神鼎、靈璽、金册、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通、天讖神諸之類。皆見於吳志。陵道之啟。謂石室開。遂基太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印封啟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爾。案江表傳曰。歷陽表言石印封。（疑脫發字）晧遣使者（疑脫祭字）以太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有楚九州者（者當作渚）吳九州都之文。晧得之大喜曰。吾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司馬徽善論運命歷數。刁元蜀（蜀上疑脫使字）得之。增飾其辭以獻晧。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數。故引此二人爲證。若河伯子胥王靈闓。亦皆當時讖緯之書。曰旃蒙協洽之歲者。乙未也。陬訾之口。則月在亥也。重光大淵獻。則日當丁（丁當作辛。下同）亥也。曰柔兆涒灘之歲者。丙申也。月正革元。則正月上日也。謂晧以鳳凰二年十月丁亥受璽。明年正旦。郊祀改元。即此可推矣。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璆、董翰、滕循、

張悌、丁忠、岑昏、薛瑩、華覈。皆見於志。餘莫可攷。晧之昏淫暴虐。甚乃更矯誣僭舉此禮。觀其瑞物雖多。諒皆如鬼目平慮。無非詭誕欺世。千載之下。適足汚簡牘。今石刻既不忍棄。復辨識以傳久者。亦欲爲鑑於後也。況此書接西漢。字書之工。最爲近古。在藝學或不可廢。姑存之亦無害。昔歐陽文忠公集古今刻。雖秦隋無道之君。亦不能遺。其意豈亦在是歟。（碑模見翻輸。朱昱成化毘陵志。）

案此文所述。尤多謬舛。已詳註各字句下。又攷晧受璽在天册元年乙未十月辛亥日。明年丙申正月。改元天璽。天册元年。實晉咸寧元年。集古錄紀元彙攷等。班班可攷。若鳳凰二年。乃晉泰始九年。歲次壬辰。相距四五年。何其憒憒耶。

題詠補遺

國山碑歌

宜興　儲國鈞（長源）

孫吳人物推曹公。決機兩陣誰爭鋒。黃金斑爛應讖諺。紫髯猶起豺貙空。嗚呼後葉漸陵替。倉皇印綬捐江東。剝人之面鑿人眼。諫詞日進誇豐功。國山石室竟何在。當年乃受泥金封。什開太常奉明詔。往度碑版勤磨礲。大書深刻了不怍。豈有祥瑞加頑凶。熒惑巫祝信荒誕。鳳凰甘露將無同。樓船南下幾千載。此碑兀立猶穹窿。象形如囷復如鼓。磨滅蝌蚪埋蛟龍。春風自掃石苔綠。夜月靜照山花紅。至今過客解嗤笑。粉飾寧足欺兒童。徘徊三歎感神蹟。可惜彭祖墜家風。由來陵谷有遷變。生兒安得皆英雄。

國山碑歌

荆溪　陳經（景辰）

黃龍掉尾飛赤烏。江東王氣鍾孫吳。斑爛應讖紫髯起。後有彭祖何其愚。朱書石印三郎語。吳楚紛傳作都渚。儒教巫祝肆荒唐。封山陽羨誠何取。當時奉詔天發年。大書勒石苔山巔。欲以金泥侈封禪。誰知鐵鎖橫江煙。青蓋黃旗讖非偶。石頭城下降王走。故物留傳獨此碑。空山寂歷誰爲守。每歲春風野火青。牧童不到西山陘。雨餘苔色綠點點。夜深涼月光停停。我來二月風欹帽。野藥垂紅盡含笑。山鬼跳梁嘯女羅。深林白晝驚飛瀑。斑剝苔文遍土花。驚飆風泊蝕泥沙。自古禨祥皆一轍。石言神降長堪嗟。吳興長史何諛諂。江左興亡眞荏苒。由來割據本無常。孫氏兒郎信豚犬。

後敍

孫吳後主晧時石刻之存者。凡二。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封禪國山碑。天發碑、在建業巖山。屬吳故都。好事者椎拓無虛日。未幾。石碎爲三。故有三段之目。厥後徙置不一。今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康熙中、祥符周雪客先生、始合三段爲一而屬讀之。幷作天發神讖碑文攷傳於世。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晉今常州府荊溪縣西南五十里。地既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巋然屹立山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尚多可辨識。予揭來荊南道中。恆登山巔。披荊榛。剜苔蘚。親以氈椎從事者。無慮數四。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夫封禪勒碑。表諸祥瑞。述己功德。晧之侈妄。於斯已極。然承祚特書其事於國志。則方諸天發碑。不綦重與。天發碑、不著書人。或云皇象。考象在孫權時。居八絕之一。未必晧世猶存。昔人已辨之。郭允伯至詆爲牛腹書。亦未免過甚。國山碑、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建之名、見於輿地碑記及書史會要等。故與休明竝推。觀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二京之遺風。惜乎埋沒山陬。千數百年。罕有表著之者。間因暇日。蒐討羣籍。辨其譌誤。爲國山碑考一卷。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然。爲序其首簡。大興翁正三詹事、亦爲之訂正。且題詩其後。謬許必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風頡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一閣所藏舊拓國山碑細校。蓋豐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嚮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剞氏。以就正通方。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君匡贊之功爲不容泯云。乾隆丁未重九後二日。吳騫書於賓墨軒。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册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於歲暮風雪中。艤扁舟泊山下。具紙墨氈搨之具。攝衣而上。翦其荊棘。剔其苔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皺。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既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考一卷。遂攜所搨以歸。分貽同好。予亦得其一焉。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石刻。日就銷亡。是碑之淪於幽谿。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父傖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於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即同時皇象所書神讖碑。亦遠不能及。竊怪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耶。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癸亥朔。新坡鄉人陳鱣跋。

嵩洛訪碑日記

黃易撰

嵩洛訪碑日記

清　錢唐黃易小松撰

嵩洛多古刻。每道工搨致。未得善本。嘗思親歷其間。剔石捫苔。盡力求之。嘉慶改元之秋。攜搨工二人。自蘭陽渡河。驅車徑往。輪蹄小住。輒問貞珉。得即捶搴。篝燈展勘。不減與古賢晤對也。

九月初六日。祥符相國寺。搨元祐經幢。市間得漢鏡。文曰宜君樂、樂未央、大富昌。余苦肝患。醫者云宜散鬱。乃愈。讀此儼然。又購唐鏡一。古幣四。漢印二。

初七日。至鄭州開元寺。殿圮。重葺小構。僅蔽風雨。存兩石佛。一天授二年侯文衍造彌勒像。一開元八年王元度造菩薩像。殿後尊勝經幢。中和五年僧祖應書。經篆額天成二年重脩。幢上層四面鐫佛。邊闌復刻畫像。題字。有天福五年僧敬璋及上柱國楊璋等名。秋陽曝紙。施搨殊艱。寺傍東里書院學徒。見獵心喜。咸來按紙助力。俄頃搨全。惟浮圖北面窗壁對嵌二石。疑亦古刻。高八九丈。莫能致也。

初八日午抵滎陽。漢開喜長韓仁銘在縣治儀門內。西向露立。頂作垂虹。足半入土。剔至碑座。其下與碑陰兩側俱無字。唐景龍御書賜縣令盧正道勅。陰刻盧公清德頌。額作佛像。旁有行書二行。碑側唐天寶八載盧亘華、貞元五年劉士陵、貞元十五年關士約、貞□十八年王皋等題字。宋大觀五年王瞪記。各搨一紙。申刻至汜水縣東關。登高阜至等慈寺。齊武平五年造像碑在後殿牆壁間。唐高宗紀功之頌。顏思

古等慈寺碑。在寺外高原。紀功頌碑陰之上。有從官臣勣等字數行。高不可搨。惟搨得下截。開元十三年史敍書御製詮次成皋詩。及崇甯四年王評題名。滎陽以西。崇岡壁立。車行狹道間。僅容一騎。居人穴土爲室。溝深路峻。俯視悚然。

初九日五鼓。踰虎牢關。高下數里。車陟高危。駭人心目。頂上關帝廟有碑。昏夜莫辨。北趨坦途。望黃河如帶。循芒山而西。過鞏縣。渡洛水。問淨土石窟寺。紆道難達。不及訪碑。行洛岸坡石間。達偃師境。近城見王輔嗣墓。元吳炳八分碑立道旁。晚抵縣署。王大令秋塍。歡然道故。言武君虛谷在登山脩志。約俟余至。必歸。馳書趣之。假余竹輿。命役導引。次早赴嵩山。

初十日。出偃師南門。山田多井。轆轤相望。久安耕鑿。童叟熙熙。言今年麥稻棉花倍收。數十年所未有也。飯府店舖。望嵩少諸峯。愈近愈翠。登轘轅嶺口。入登封境。即古之轘轅關。峭坂盤曲。數夫繂輿而上。回視鞏洛山川。歷歷可數。及巔遠睇縣城。山岡起伏。悉皆坦途。始知此境已在雲霄之上。經行巖谷間。曲澗奇峯。應接不暇。薄暮至少林寺。登千佛殿。拜達摩血影石。觀緊那羅王藤像。威嚴若生。旁銘銅鐵二像不及也。寺當少室之陰。列如屏幛。少頃月上。憶施愚山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峯句。至此始信詩境之真。篝燈尋碑。搨得天平二年僧洪寶、武平元年馮暉賓二巨碑。永興等四面造像碑。天保八年僧靜明造像碑。觀音大士像大安己巳邵公悅疏餘碑記。明再搨。山僧夜起誦經。誦畢習手搏。山中故事。日以爲常。余心弗好。高臥不問也。

十一日過邢家鋪。對少室之御砦數峯。攢立如蓮花。捫少室石闕篆書畫像。雖極剝落。石質堅剛。自然樸古。篆銘叢林芝□綿之上列有字。前亦有字。闕側有字三行。叢林之下。隔石二列。露一伊字。東闕題名。李客之下。有直格。隱隱有字。皆前人所未見。四面多作人物鳥獸。褚峻所圖弗確也。擬遊會善寺。依僧而息。登封趙大令使者來迎。遂館城中書院。

十二日。大風。不能出遊。添募搨工。廣搨少林諸碑。先購得天保八年碑、樓寺碑、齊武平年宋始興碑。

十三日。風定。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遙見門外唐天寶碑。高如坊表。雕刻精工。徐季海分書整潔。余藏本少碑額。命工補全。碑側明人題刻。碑陰中間宋熙甯時張琬、宣和間盧漢傑題名二段。進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扶疎古茂。南面。木理潔白。余題名一行于上。以志欣幸。二將軍柏。大三人圍。亦蒼鬱可觀。庭心紫薇一本。殊秀雅。廊下猶文潞公、張杲、王邦題名三石。東墻得元符二年宋傅小楷書眞武經。極工。柏下舊有石柱宋人題名。求之弗獲。行三四里。至崇福宮。殿塑三淸像。及王天君趙元壇二像。極雄偉。宋金時所塑也。殿堦下邱長春海市詩。及二元碑、壁間□川仙翁題名。爐座宋景祐殘刻。東行數十步。觀啓母闕。西闕篆石小損。畫像亦多。向未盡拓銘詞。開母廟興一行之前。有川郡陽一行。又二月一行。堂谿典請雨銘之首維時二字。其言維何下有嘉字。皆向所未見。其上里許。觀啓母石。高三丈。廣如之。絕類吾杭西湖之壽星石。正面平削。西若廣庭。石縫嵌錢。蓋村人好事者所爲。循山行七八里。踰小嶺。至中嶽廟。樓殿輝煌。氣象雄大。太室石闕。離廟百步。砌石甃齊。畫像亦多。上層錐鑿如新。二千餘年剗痕猶歷

歷可辨。亦一奇也。廟前兩石人。冠冕執殳。比曲阜魯恭王墓前二石人較小。制作皆同。武虛谷疑身間刻字。曾囑余道工剔土細驗。搨其形以歸。信爲無字矣。茲余親辨東石人冠頂上一馬字。深刻極古。眞漢人八分。兩石人之背。有孔八九。銘鐵尚存。或當時門闕嵌置之故。進西華門。宋金四巨碑對立。峻極門外東陛。見魏寇謙之等碑。已有搨本。惟唐咸通六年脩廟碑并碑側題名未有。大殿前兩鐵獅。金正大年鑄。鐵鑪。元至元年鑄。大門內守庫鐵人四。內二人有治平、熙甯等款四段。

十四日。出南門。過懊來山。陟崇岡。望嵩頂。見太室正峯。形勢厚大。其右少室。宛若拱侍。至告成周公廟。觀測景日表。登觀星臺。臺後平鋪石槽漏水。以算日影。東原有斷碑首。曰大唐洛州告成等字。漫漶難讀。稍東。龍華廢寺。顯石幢二。俱刻佛經。半已漫滅。行數里。循平洛澗。至石淙。怪石淩空。面面靈瘦。澗水奔流。深潭澄碧。誠奇觀也。武后遊石淙時。北崖刻詩。南崖刻序。下臨潭水。搨工架木求之。北崖詩刻之上。石穿數孔。昔年架屋之迹也。后嘗避暑於此。當年構造。自極工妙。今惟山空水深。奇峯滿壑而已。余至此。聽泉捫石。想盧鴻隱居之金碧潭、雲錦淙諸勝。定亦如此。惜徑荒難達。諸勝莫可蹤跡矣。石淙題刻不少。余尋見宋人范忠宣數種。他多近人所題。磴壁危滑。不能駐足遍視。爲可惜也。

十五日。出北門。十里積翠峯下。遊會善寺。門外銀杏。大可四圍。古柏亦相等。蒼茂可愛。入寺。僅見東廊唐大歷二年會善寺碑。戒壇勅牒。問他碑。山僧導至西原戒壇舊址。見東魏天平二年嵩陽寺倫統碑。造像精工。兩面俱刻。向獲搨本止下層八分書一段。餘皆未搨。其上篆額與諸佛名刻字。工人弗顧也。戒壇識法石像。碎臥荒草間。唐開元時道安禪師殘碑。半埋土壤。惟淨藏禪師塔銘。尚嵌塔身。巍然西峙。元僧數塔在寺東。碑刻封號。極崇大也。

十六日。再遊中岳廟。古柏廿餘。比曲阜孔廟之柏。大而矮。東一柏最大。過於嵩陽書院之二將軍。殿後假柏二。亦古峭。惜萎其一。搨唐宋元諸碑。鐵人鐵獅鐵爐諸款。再觀太室闕題名其上。問盧巖寺及嵩頂。徑窄路荒。前年有願者欲往。治途半月始達。余無濟勝之具。遙瞻山翠。嘆息而已。

十七日。遊老君洞。大風揚沙。至谷口而返。再遊嵩陽書院。移文潞公、張杲、王郅題名三石於東偏小室。屬登封趙大令嵌置壁間。明登封令傅君（梅）作存古書院。收諸寺殘石置此。今改文昌宮。余往捫索。得宋金元石刻九。內橫石。刻天王神鬼像極工。有吳道子李龍眠筆致。必宋金名手之作。趙閑閑題達摩相諸刻亦佳。亟搨之。景侍郎冬暘說嵩云戒壇寺石幢有唐宋人題字。傅君（梅）初移署中。旋載歸邢臺。故不復存。余思傅君移置諸石。保殘守闕。良費苦心。何嵩境有名石幢。反移歸私第。理或未然。考畿輔志乘。邢境並無此幢。景說未可盡信。余訪詢登邑搨工。言傳聞幢已斷缺。恐官追問。久已埋藏。寺僧云。數十年前重脩諸寺。舊碑大半移埋。此說爲近也。飯趙君官署。趙名時號及庵。萊陽進士。清勤爲政。登人愛之。幕中胡君赤霞。賢而才。皆乞余書。笑而應之。

十八日。早將行。搨工攜少林諸碑至。琳琅滿目。捆載而歸。趙令馬尉郭外作別。少室山光。清翠可戀。山高風大。登陟良苦。臧獲裝有憂色。望永泰嵩巖法王諸寺。不及留覽。下轘轅至糇嶺。山不高而清曠幽遠。登仙君廟。憑虛四望。二室諸峯。環繞當面。昔人謂是仙境。良非虛語。堦東武后昇仙太子碑。高大工緻。今猶完整。碑側宋高功裔題名甚工。堦西宋謝絳脩大殿碑。搨得碑側濟南李格非等題名十一段。碑陰亦有宋人題名。晚不及搨。宿府店鋪。

十九日。至偃師。虛谷已還。飯齋中。縱觀金石搨本。及古玉圭、晉劉韜碣石。贈余搨本數十種。同至學宮明倫堂。觀所收魏齊至宋元諸石刻。是虛谷數十年所致也。補搨數種。秋塍先至洛陽。書來約余同虛谷往洛。

二十日。虛谷攜子恩溪約余赴洛。飯義井鋪。稍北平等寺舊址。齊碑四通並立。半爲土掩。地名四里碑。安邑宋芝山誤以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頃秋塍遣人剔出搨之。過白馬寺。大門內至順鉅碑。書甚工。宋蘇易簡碑已碎。大殿前魏造像幢。後殿唐麟德年蘇寶才造像。壁間晉開運造像。宋摩騰入漢靈異記。元至正詩刻。後殿元貞鐵鑪一。堦上當遠將軍造像殘石。余與虛谷喬梓尋金時方塔。前列金碑一。塔間舊多碎碑。今盡失之。望雙碑凹。一是魏王基碑。一是唐狄府君碑。府君梁公父也。虛谷云。昔狄氏後賢訪問祖墓。得洛城道旁一石。題曰唐忠臣狄梁公墓。遂以墓穴在是。封豎表之。不知雙碑凹爲確也。過二十里鋪。廟中見五代羅周敬碑。道旁神龜二年造像刻石。晚抵洛陽。與秋塍、虛谷剪燭快談。新安鄒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來訂交。

二十一日。同秋塍及虛谷喬梓出南郭。渡洛河。謁關忠義陵。極崇麗。遊龍門賓陽諸洞。觀諸佛像。莊嚴博大。旁多刻字。齊洛州老人佛碑唐岑文本三龕記俱刻洞外石壁。僧言三龕記舊有褚遂良款。石片碎落。昔藏寺中。旋失去。老衲謝草猶見之。飯臨河小閣。望香山如圖畫。飯畢。循山而南。石壁鑿洞。不能數計。登老君洞。觀魏齊諸刻。洞上老翁王樵夫居之。自言年九十有三。或以爲仙。蔣學士獨敬禮之。夕陽已西。不及至香山而返。

二十二日。爲虛谷先人吏部公書神道碑。及魯山令董君書巢索書聯額。書畢。偕虛谷步縣學東。看魏大覺寺碑。惜文已磨蝕。刻明人修廟記。止存篆額。欲訪董湘涵友淡草堂。聞其孫析居不果。從其族人購得董氏所藏孔和碑、陳德碑。及太和十二年宕昌公造三級浮圖碑。唐張嘉祐墓誌。盧杞書其父碑十數種。磚塔銘半幅。石鼓文九紙。皆精本也。

二十三日。秋塍虛谷先返偃。余宿龍門鎮。視工人廣搨諸刻。佛洞多在山半。虛谷欲登最高之九間殿。看張九齡書牛氏像龕刻。力憊未果。余竟登之。大盧舍那佛像高八丈五尺。石磴宏敞。唐奉先寺基也。大歷十年造盧舍那大像碑。內侍省功德碑。牛氏像龕記。虢國公殘碑。宋丁裕題字。俱刻石壁。

二十四日。渡伊河。遊香山寺。及巔。眺龍門山石壁危峭。鑿佛如林。盧舍那大像坐半山中。別有景象。寺無古刻。惟唐白少傅栗主。國朝湯西崖少宰（右曾）配食焉。堂懸西崖書石樓風月小額。緣山尋碑。佛屋刻武后時書經。極工。唐人大足等年造像銘。宋王曙詩。與宗龍門銘。歸寓。鄒大令霞城遣蒼頭來索書楹帖。爲秋塍作龍門覽古圖長卷。

二十五日．視工人搨龍門諸刻．山僧古涵精摹搨．亦來助力．僧知伊闕洞頂小龕有開元刻字．猱升而上得一紙．乃邱悅贊利涉書．向所未見．非此僧莫能致也．

二十六日．欲行雨阻．工人冒雨搨碑．持來紙溼．余爲熨乾．得香山諸刻．及唐人党嶂、辛祕等題名．惟少大足一刻．龍門石洞內．見頂刻大唐永隆等字．圜轉巨書．老君洞頂之刻幾遍．架木高危．不能搨取．嘆息而已．住龍門六日．搨碑三百餘種．得漢鏡．文曰．九子明鏡．世巽寡雙．服者卿公．又長宜子孫鏡一．位至三公鏡二．

二十七日．雨止成行．行後．望龍門諸山．在雲霧間．荒原翠碧．宛若春郊．伊水灘聲．蕩滌塵俗．午過白馬寺．搨諸造像鏡銘．至義井鋪．尋四齊碑．業田者舂鍤出之．不肎受値．索余書而去．晚至偃師署．秋塍齋中．菊四列．與武虛谷叔姪及嵩縣朱大令持螯小酌．劇談風雅．幕中山陰金臨川爲余寫墨梅．甚淡雅．勝童二樹多矣．座中人索書小聯．遂應之．

二十八日．秋塍又招友賞菊．虛谷見贈岳麓寺碑額碑陰．幷唐李吉甫等永興石室題名．超化寺元遺山王黃華等題名搨本十數種．秋塍惠昇仙太子碑及靈巖山人詩吳會英才集等書．

二十九日．別秋塍東歸．出城十里．登芒山．望宋會聖宮碑．南見太室少室諸峯．在層雲之上．北眺太行．隔河雄峙．山腰紅黃色．疑秋葉也．上下坡磴．遠於虎牢關．至馬候午飯．相傳是伯夷叔齊扣馬處．渡孟津黃河．宿孟縣城南．

三十日．早步學宮忠義祠．魏唐宋元諸石刻．嵌置工整．欽州馮戶部魚山主講此地時所收也．搨補篆額數種．晤孟尉張君蒔亭．同訪崔君梅軒．觀所藏范中立脩幅．董香光盤谷圖．梅軒新得唐咸亨年司馬興墓誌．搨惠二本．飯蒔亭處．賞菊看硯．爲書四硯山房小額．出城至花封書院．見魚山八分書碑．絕類韓勅．嘆吾友詞翰之美．今時何可多得．望太行山色．竹木漸繁．渠流清潔．始知歷代名園多在此山之陽．晚宿懷慶東郭．

十月初一日．至清化鎮．興縣康孝廉少山．好古嗜學．久思過從．至此．問康君．住北山尚隔十里．不及返晤．馳書通問．兼索濟瀆諸碑．夜宿恩村．康君覆書云．諸碑皆有．惟唐玉眞公主受戒碑．魚山前訪時已佚．恩村崇恩院有大定二年牒．秉燭搨之．

初二日．至獲嘉．問法雲寺．不得．遇空車百輛．魚貫而東．知征楚之兵過新鄉．獲境之車助力也．

初三日．過新鄉．白鶴觀搨宋政和刻劉海蟾仙跡碑．金皇統碑．晚宿衞郡西郭．直隸兵夜抵城外．星馳赴楚．

初四日．至衞輝．府治衙神廟．洗剔晉太公呂望表兩斷石．始見碑側有諸□□者．又□□□□傍表上八分書一行．後周郭進屏盜碑．碑陰兩側俱有字．尋武定八年太公廟碑．已嵌置北門外新廟．悉搨之．飯別駕蜀硯山署．觀孫雪居雙柏圖．董香光懷新堂圖．甚工妙．硯山之弟靜山孝廉出觀明人尺牘．宋仲溫、姚廣孝、于忠肅諸公數十家．皆精美．見題跋．知爲吾友江秋史舊藏．良朋仙去．物亦雲烟．對之憮然．署多奇

石．爲硯山作石供山房扁．知楚氛稍定．弇山師破當陽．邀賜世職．江南豐縣決河．計日可塞也．

初五日．過衞郡．命工搨城隍廟元時鐵鑊．得張稚恭山水立幅．程穆倩題跋．漳州經幢搨本．宿滑縣老牛店．

初六日．大風．至東明郭外．宿．展觀晉刻齊太公斷碑．粘連接綴．

初七日．抵曹郡西郭外．見穹碑．驗是元脩濟瀆廟碑．商琥撰書．攷論濟水源流．歷朝遷徙之故．文極該博．書復清挺．上有明侍郎王永和題跋．命工人搨得一紙．

初八日．出曹郡．過滕令周君、護兵赴豫．晚住鉅野龍堌集．搨視祥符所得唐鏡．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情．傳聞仁壽．始驗銷兵．凡八言．銷兵既兆．楚賊卽平．可慶也．

初九日．過鉅野縣．在學宮明倫堂．見元統年謝端書朱子語橫石．有瘞雀銘風格．將來搨之．晚宿嘉祥縣．于大令來見．知汶令葉九忽化．才而不祿．可傷也．

初十日．抵濟．計嵩洛搨碑四百餘．得舊搨本四十餘．以副本分贈鐵橋、梅村、鏡古諸君子．大快事也．

右嵩洛訪碑日記一卷．國朝黃易撰．案是書爲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無撰人名氏．相傳爲黃小松筆云．考翁覃溪復初齋文集、黃秋庵得碑十二圖序．稱其方欲搜討嵩山三闕．上下巖洞祕文．雲木蓊鬱．靈境習然矣．又當作嵩洛訪碑圖云云．又黃秋庵傳．亦有南游嵩洛語．又小松箋仕濟寧．而是書末有初十日抵濟語．又覃溪所撰傳．稱李鐵橋亦以金石之學世其家．與君最昵．而是書有以副本分贈鐵橋等諸君子語．傳又稱鄒諸石者安邑宋葆淳．而是書復有安邑宋芝山誤聞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語．芝山葆淳號也．又小松工書．而是書屢言爲人書碑版聯額．又墨香居畫識稱其寫山水得北苑巨然正法眼藏．而是書自紀爲秋塍作龍門覽古長卷．又小松錢唐人．而是書有絕類吾杭西湖之詩星石語．又阮文達小滄浪筆談．稱小松嘗作得碑十二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秀逸之筆．傳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則小松果從嵩洛訪碑且作圖矣．定是書爲所撰．似非臆斷．小松名易．字大易．號秋庵．其父樹穀．號松石．故又號小松．官至兗州府運河同知．護運河兵備道．精於金石六書之學．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小蓬萊閣碑目等書．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官濟寧．凡嘉祥、金鄉、魚臺間漢碑．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畫像尤多．所見漢石經及范式、三公山諸碑．皆雙鉤以行於世．則其生平嗜古．隨處搜羅．而是書則訪碑嵩洛時所記也．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自序．稱又値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異．郵示所獲．擴其見聞．若今王少寇昶、錢少詹大昕、阮撫部元等．而小松與焉．又寰宇訪碑錄所載．如在河南洛陽熹平石經尚書論語殘字．在河南南陽圉令趙君等碑．俱註已佚．則非此行所得．而亦謂浙江錢唐黃氏藏本．其搜討諒非旬月矣．是書卷

帙無多。殆未經刊刻。余恐其不傳也。亟付梓焉。咸豐甲寅上巳後四日寒食節。南海伍崇曜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

阮元編

序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明嘉靖時.地震石壞.墨拓傳世者.僅存長垣、四明、華陰三本而已.雲臺司空得四明本.後至日下.獲見長垣、華陰二本.互對缺文.與秦泰山二十九篆字.重摹勒石.植於北湖祠塾.輯考四卷.適司空門下士程侍御（國仁）督學廣東.勘校付梓.殺青訖.（藩）得伏讀數過焉.首卷博采著錄諸家之說.二卷敘長垣本.三卷敘四明本.四卷敘華陰本.三本之中.長垣最舊.一字不缺.所以敘次在四明之上也.四明與華陰.同有缺文.然四明乃未翦之本.唐宋人題名.二本皆無.所以敘次又在華陰之上矣.近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鉤本.及如皋姜氏、歙巴氏、江氏翻刻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今歷敘流傳之緒.又縮刻碑文.以長垣本校多之字.補四明華陰之缺.而以墨線界之.已損之字.以墨圈識之.瞭如指掌.較若列眉.金石家循覽是編.可以不爲異說所惑.豈非快事哉.至於考覈精審.則出天發神讖碑考、瘞鶴銘考之右矣.

甘泉江藩拜撰.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一

清　揚州阮　元編

徐浩古蹟記（按第一卷各數皆就各書內錄出.非從册標內錄出者.）

蔡邕石經西岳等數碑.並爲曠絕.　建中四年三月.

歐陽修集古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金石集錄不爲無益矣.治平元年閏月十六日書.

歐陽棐集古錄目

右不著撰人名氏.書佐郭香察隸書.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以嶽廟故碑磨滅.改立碑作銘.會遷爲京兆尹.後太守孫璆成之.碑以延熹八年立在華嶽.其後有唐人題名.

趙明誠金石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見於此碑爾。余按班固漢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謂存僊殿望僊門者。諸書不載。

右華嶽碑。集古錄云。碑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者。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通也。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爾。

洪适隸釋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尹。乃勑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蓋孫璆典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嘗爲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它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讀中爲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爲仲宗。則是借仲爲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爲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悲孰甚焉。

董逌書跋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吳曾能改齋漫錄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心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

西嶽華山碑。爲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實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段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

屠隆考槃餘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元按。此是碑非帖。）

趙崡石墨鐫華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於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覩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鄰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此爲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宏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遂而成之。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者香察爲名。殆非也。勑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勑。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勑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勑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勑。而後人因之。（淮南子重九鈃注。勑音整。形也。六朝時。勑字多改作勑。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勑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惟整字從此敕。）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勑。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勑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勑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晉督。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勑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此勑字。）今尙書皋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勑。而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勑。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元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陽太守孟郁堯廟碑。韓勑孔廟後碑。殽阬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宏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勑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於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允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飭。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

無拘也。考之博古圖誌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鐙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檢造.監工黃佐李負.絳.言省書監.卽祭書之類也。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爲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

馮景解舂集文鈔

漢華嶽碑.徐浩古跡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陰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蒞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距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覩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閒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有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閒.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也.

顧藹吉隸辨

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按金石文字記云.勑者自上命下之辭.總攷諸碑.勑字上下通用.王純碑.勑大司農.樛碑.詔書勑留.皆用之在上者也.此碑與史晨奏銘.又勑瀆井復民.西狹頌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唐公房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用之在下者也.

吳玉搢金石存

玉篇有玊字.音粟.音畜.玉工也.點在中畫上.與玉字點在下.音義各別.韻會正韻諸書.皆沿其說.此碑玊帛之贄.玊字點正在上.義止是玉.不可他音他義釋也.蓋點之上下.乃行筆小異.不當從此妄生穿鑿.

全祖望鮚埼亭集

漢西嶽華山碑.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也.（元按此當跋四明本.）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西嶽華山廟碑.都南濠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莅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

爲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故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詭.應有常制者乎.卽以一二字略言之.如蒐字隧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蒐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文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據乎。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叔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据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益爲可信。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既而知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爲鉤其本寄予.蓋未翦褾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蓋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褾本.末之知也.額右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撿按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此字不可識）虞□（此字不可識）知賈□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此下文闕）自（後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唐書百官志[illegible]）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而後之文）碑內樂奏六歌句下.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於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能王子入內.□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還原.朝謁會放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

吾友黃君晁樵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廑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爲關中東肇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卽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晁樵宦於歙.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論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册尾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距山史又百年.其寶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約祭之福.今本周易作禴.文殊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朱筠笥河文集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集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遺掾佐之事.及勑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

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雍商雲駒、陰商雲雛兄弟家。鐫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璲假背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竝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常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去。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吿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用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諡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偭。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礿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礿。注薦尙麥魚始熟可礿。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蕐。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憑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登與一通。詩登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逖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其字從彳是也。阯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於天子是也。厤與曆通。左傳厤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矦字从人从厂象

張布。般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武字从止戈。豐字从丱。風字从凡。廢字从广。起字从夭从止从巳。精字从丹。銘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甯字从申。州字从重川。雖字从篆文心。悲字从心。尉字从灬。陰字从今从云。臨字从臥从昭省。會字从古文囪。此與小篆合三也。其寖字作滲而不作浸。其字作其而不作其。秊字作秊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利字作制而不作制。遂字作遂而不作遂。嚴字作嚴而不作嚴。荒字作荒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雝字作雝而不作雍。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歛。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豊而作禮。之从屮从一而作之。通从弓从用而作通。气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夏从頁从臼从夊而作夏。承从卩从双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㞢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僊从䙴而作僊。歬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从乚而作亡。鹵爲鳥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深从突而作深。垂从土𠂹聲而作垂。亏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桒。無从舛𣞤聲而作無。遷从䙴从又而作遷。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馨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㷻从𡕩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束而作勅。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偭五也。又施作施。㬎作顯。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翔。毀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是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此元搨華陰本跋）

畢沅關中金石記

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宏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跋刻于揚州。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元按此斷不可爲據）

桂馥跋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袁安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葬車云云。徐賈傳。賈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京兆尹卽逢也。）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武億授堂金石跋

碑云.唐虞時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質之鄭志鄭荅孫皓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康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按.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爲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蓋其愼也.金石文字記謂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班與羊竇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

武億金石遺文錄

顧亭林謂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予考李翕郙閣頌.列故吏下辨仇紼子長書此頌.武班碑列臨菑嚴訢字伯魯書此碑.漢碑何嘗無列書人名者.

王昶金石萃編

按額題西嶽華山廟碑.虞書以華山爲西嶽.至周都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爲西嶽.（詩崧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而以華山爲河南豫州之鎮.至周平王遷都雒陽.因以華山爲西嶽.而其山在秦晉楚三國之間.亦無望祀之文.至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在山之西.故自周至東漢一千一百餘年.雖修禋祀.而不以西嶽名.至光武徙都洛陽.始復其舊.故是碑始稱西嶽也.碑末、丞張昉字少游.隸釋云.碑以昉爲防.昉防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昉字云明也.按隱五年公羊傳.昉于此乎.熹平石經作放.鄭注考工記旊讀如放此乎之放.知經典本無昉字.列子黃帝篇.衆昉同疑.釋文亦云昉或作放.而碑有張昉.蓋漢時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愼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弇州跋據漢人鄭廣德梁不疑諸名.謂東漢原有雙名.辨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姚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曆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拓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兵部侍郎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君文達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爲同年朱君筠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鄞縣天一閣所藏全本.蓋未經剜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證.最爲可寶.聞近亦失去.祇終以未見爲恨云.（元按此碑乃詹事子東壁所得.非詹事所得.聞近失去者.乃賈于印氏.非失去也.）

阮元揅經室文集華嶽廟碑二跋

秦泰山石刻殘字.乾隆五年燬于火.世間拓本日少.予所見僅三本.此本得自曲阜顏運生（崇槼）.凡可辨者三十字.碑間刻北平許氏隸字題跋.漫漶難辨.漢西嶽華山廟碑.毀于明嘉靖時.今海內拓紙僅存三本.一是明萬曆中藏陝西東雲駒（華商）雲雛（蔭商）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重裝之.天啟元年.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國初華陰王山史（字無異.名宏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間.在淮安張力臣（弨）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確齋（係）處獲觀之.乾隆初.在上海凌侍郎（如煥）家.乾隆三十一年.上海黃星槎（文蓮）與凌爲鄉親.遂得之.後七年癸巳.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家.一是明季長垣王文蓀（鵬沖）所藏.文蓀與王覺斯爲親家.册首有覺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商邱宋漫堂（犖）家.朱竹垞跋所謂驚心動

魄者.繼歸商邱陳氏.嘉慶二年.歸成親王詒晉齋中.今余所得.乃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翰林.（祖望.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閒.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於印氏.十二年丁卯.歸于余.此本單紙未褾.整碑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路偏于左.蓋前空十行.後空七行.額左題云.銀靑光祿大夫行尙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巡官協律郎王式.右題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尙書成都尹兼御史大夫李德裕.判官殿中御史內供奉崔知白.觀察支使兼監察御史張嗣慶.江西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骨.當碑內第五行下空處.題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能.壬子.入內□□省內侍殿頭阮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於齋宮.子文題.皆正書.李衞公兩至碑下題名.與新舊唐書相合.亦與余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衞公年譜衞公獻替記相合.合觀三本.華陰本長垣本皆是剪裱成册.長垣揭最舊.山鎮曰華春秋傳等百字皆全.第偏旁少損十餘字耳.華陰本則缺百字矣.四明本亦缺百字.惟是全碑整搨.未經裁剪.碑首李衞公等題名.爲長垣華陰兩本所無.紙力已敝.亟爲裝治成軸.不可綴也.余謂泰華兩碑.自今以後.搨本更少.今適同在余家.共裝一匣.爰屬長洲吳雪錄太學（國寶）摹刻二碑.置之北湖祠塾.以拓本貽同學焉.又余所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其第一段卽是華山碑跋.更摹之.補刻于所缺百字之空處.亦所宜也.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蹟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亦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迕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嘗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洛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難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六.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

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二

按華山廟碑三本始末．已見第一卷之末元所作考跋內矣．今列寫長垣、四明、華陰三本于後．分爲三卷．以備觀覽．

長垣商邱詒晉齋不關百字標册翦本第一．（按以下三本各題款．皆從本册本軸內錄出者．）

第一葉（額二行．行三字．共六字．）

第二至十三葉（碑正文．）

第十四葉（元豐乙丑王文子題名後半幅．末有西陂款識．）

西陂宋犖秘寶

元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摹本册．於此幅右行書曰．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

第十五葉（前半王鐸跋．）

隸法中之莊列申韓．元遠精刻．在受禪諸家之上．己丑三月．鐸爲大老親翁跋．（此石久淪沒．或曰被燬．）

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按此行亦王鐸書．）

元按翁氏摹本此葉內跋云．王文蓀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蓀名鵬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關仝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蓀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巳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　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尙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碑共論之．竹垞所品．尙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睾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閒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研書．覃溪翁方綱．

第十六葉（前半朱跋．）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勑、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披覽再三．不自禁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辨論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蓋東漢碑陰題名存於今者尙多．二名希有也．時康熙三十有九年四月既望．秀水朱彝尊書．

元按翁摹本于餘葉內跋云．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荊山、王孟穀皆和作．

第十七葉以下諸跋

乾隆癸丑冬．陳伯恭侍讀得此碑．余爲作詩．而未題册末．嘉慶丁巳傳於余．乃錄之．時仲春十七日．成親王識．

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毋失．誰能老饞抱文字．竊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歸路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焚棗木摹．借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國．徒聞遺璧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岌岌湏[illegible]老沙渤．搨本絕少傳已難．屓屭又遭媚子踏．達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廟．貌隆特起尊嚴閟．宮偭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鶉首相酌斟．遂乎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驕明瞳．太守能賢率錢力．延熹至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缺佚．重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娥一片中秋中．泰折屏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星宿來．蛟螭龍騰相偪仄．如華萬仞絕攀援．入間紙筆書不得．察書市石無了期．小儒舌敝決以臆．我生兩手懸鈍椎．握管僵如蓍在扐．少時鹵莽謁宮牆．強復低佪史與乙．忽然季子見韶箾．何止歐陽坐旬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鎰．風流坐嘆康熙朝．不愧紬書在石室．　下鈐成親王印．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獲觀．題記．（謹書．）

漢碑惟郙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鍾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碑耳．（出屠隆考槃餘事．元按此行不知何人所題．）

康熙癸巳四月十五日四明萬經觀於宮師宋公舊邸綿壽堂．（隸書．）

漢華嶽廟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涖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以後．詎猶遵莽制耶．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予初覩郭香姓名甚熟．恍惚如曾寓目者．因窮旬日之力．徧讐後漢書．得之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耶．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詎不可信耶．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蔽耶．庚辰皐月書後．錢唐馮景．

寄來石本得未有．五指捫之心骨驚．周鼎商彝兀到眼．但欽其寶誰能名．烏篆鴻都寥不作．（靈帝時引諸生能爲文賦及工書鳥篆者．待以不次之位．）一鬻紙尾枉千金．此碑氣與秋天肅．好對滄浪獨賞心．漢陽王戩再題．

乾隆戊戌秋．余見覃溪先生手摹華山碑．蓋從朱竹君學使所藏王山史本摹出．復以金壽門雙鉤宋商邱本補之．山史本闕百五字．商邱本闕十字．余因爲雕勒．以見二本判然並存海內．覃溪爲賦詩云．西陂一本儻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蚪．必驚隣家踞郵巷．陳子力購寧肯休．距今癸丑十六年．所矣．嘉禾汪雲壑殿撰忽持商邱本來．紙墨黝然．望若彝鼎．凡西陂稿中所載諸詩具存．兼有王孟津題字．竹垞跋．漫堂太宰手誌．西陂祕寶．誠劇蹟也．爰屬雲壑展轉購得．而覃溪詩一若預爲余言者．翰墨有緣．可勝嘆異．且不欲使吾邑故家藏物流轉散軼．豈獨楚弓楚得．私爲厚幸已耶．　癸丑十月廿有五日．陳崇本識．

摹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拙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鉤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卽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關中漢業隆本根．豫鎮首承秩祀尊．中興河洛尙柴望．復儀不改建武元．延熹上溯百年耳．文字半蝕莓苔昏．誰歟主者閔廢墜．汝南系出臥雪袁．（碑中太守袁逢．卽司徒安曾孫．見洪氏隸釋．）察書市石備矜慎．鴻都一字開派源．中郎體勢埒斯喜．季海述古非空言．由來神物罕傳播．歐趙幾輩資評論．折腰令長強解事．椎碎屓屭塡坳垠．人間翠墨遂絕迹．一紙貴抵千璵璠．我思東京已衰季．報功典禮猶虔遵．原本經術飾吏治．立言垂後期勿諼．靈臺孔廟攷題識．年號往往桓靈存．光和嶽祀繼脩繕．五侯裔孫元舅樊．（靈帝光和中．有樊毅華山碑三．亦見隸釋．其文

有曰．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蓋亭復算壁祠事．三碑鼎立陵厚坤．玉女窗扉一翹首．光芒萬丈空朧軒．番陽以後著錄少．誰拓赫蹏連數番．年深此搨獨完好．呵護儼沐靈祇恩．得非書法感眞宰．賞音不沒焦桐燔．西陂購自撫吳日．孟津跋尾僴不煩．郭髯舊本大殘缺．詎敢齊行稱弟昆．君於西陂共桑梓．嗜古亦復忘饔飧．撫心一旦楚弓得．璵寶下燭金精垣．詩才我愧遜馮（景）邵．（長蘅）組織時事工瀾翻．流傳聊與誌始末．嶽翠紙上森堆捫．蟠胸奇氣頓突兀．五千仞夢狂天門．汪如洋爲伯恭前輩題．

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　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下鈐蘇齋覃溪方綱臨本三印．

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胄）．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　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卽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下鈐翁方綱印．

案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甲辰．詔赦天下．乙巳．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祭．是年正月丙申朔．癸丑是正月十八日也．其庚戌壬子．則追敘之文．郝阮皆內官也．此題在元豐八年．則此本爲南宋搨本無疑爾．翁樹培識．（隸書．）

成邱示我華山碑．照我鬚眉入太古．元精中貫嶽色寒．耿耿光芒射寶字．郭香察書辨者多．聽說紛紜互嘲侮．季海復謂中郎書．撫拾無據吾不取．古人能書無書名．漢碑傳者誰能數．獨於嶽廟冊姓名．翻爲前賢笑迂腐．此碑不合延熹年．宦權黨禍纏災蠱．歷刼幾經兵燹餘．土花剝蝕澗風雨．不合又遭嘉靖末．縣令淫威暴於虎．諸碑不毀毀此碑．鑿爲砌石臥荒楚．遂令妙蹟化作塵．珠玉拋同瓦礫伍．郭趙諸人競考據．究於金石無多補．乃知異物貴眞賞．會見豐城劍芒吐．鬼神呵護文字全．殘石雖埋等糞土．嗚呼殘石雖埋等糞土．此碑能傳遇亦苦．嘉慶丁巳四月．鐵保謹題．

西陂宋犖祕寶．（泥金字．下鈐犖牧仲二印．）

元按翁氏摹本冊尾云．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搨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山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卽從此出者．春秋傳字訛作値．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耶．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欽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遜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歸錢氏．又售於印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恭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鉤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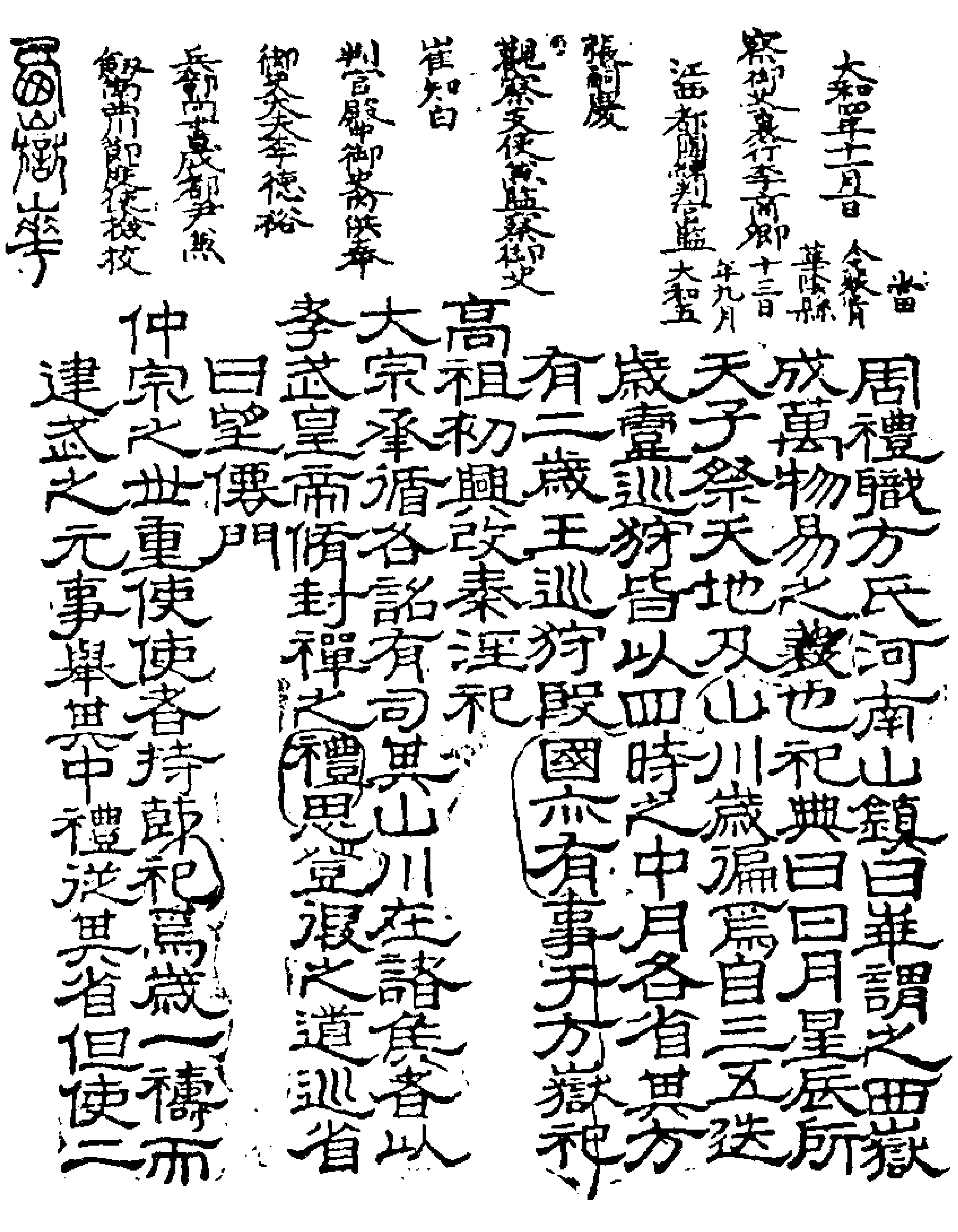
無稍掩蝕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郁所鈎並出於此。吳江陸直之繩。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君（衍孫）。一未剪本。索直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閣本。海內所存可屈指矣。覃溪先生雙鈎本。幷此而三。然各有合處。不相掩也。乙卯登高日桂夏。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三

揚州阮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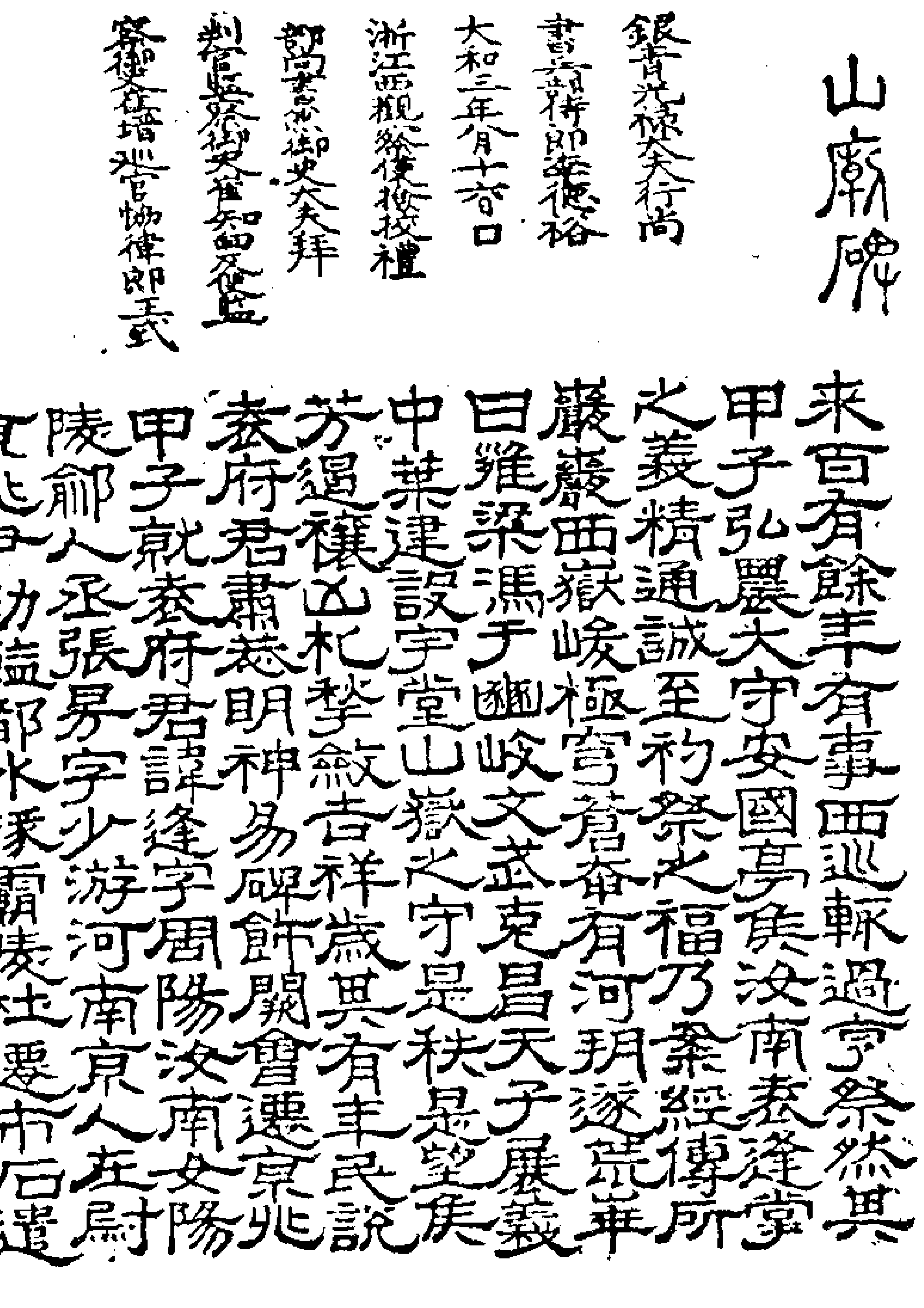
四明揚州全碑裱軸未翦本第二

元按此本原是單紙未裱是以全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嘉慶十五年余裱爲掛軸始有題跋今將全碑摹爲縮本分裁兩截再分四片爲上右上左下右下左合而觀之可見全碑及唐宋人題名矣四明所缺百字則以長垣本補全而以墨線界之凡長墨線外河定國歌等字皆長垣本未損而四明華陰已損者凡（　）。短墨圈如說祀至等字皆長垣本先損而四明華陰亦損者



當
大和四年十二月日　令豢賁
華陰縣
察御史裏行李商卿　十三日
年九月
滏都團練判官監　大和五
張嗣慶
觀察支使兼監察御史
崔知白
判官殿卿御萬傑
御史大夫李德裕
兵部尚書兼成都尹熙
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
西嶽華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
成萬物易之數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
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
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祀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
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
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
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
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山廟碑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
浙江西觀察使檢校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
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監
察御史裏行巡官協律郎王式

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
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
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福乃案經傳所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
曰雍梁馮于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
中華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
芳遏禋祀犂敘吉祥歲其有年民說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
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
陵郿人丞張昇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
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

元按此上左

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巛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
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
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
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
以圭璧樂奏六歌

元祐七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
旨設醮于　嶽祠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郝隨奉
命躬詣致祭供七日罷壬子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阮易簡

出使涇原朝謁會於嶽宮子文題

時祠之
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門
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丕壹記今垣趾營兆猶存
十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
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
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
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
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
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
無疆
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
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
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
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潁川邯鄲公脩蘇張工卩君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竹坨朱氏見西陂翦本即有漢碑弟一驚心動魄之歎若見此整拓全碑更當何如阮亨書

漢西嶽華山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為全碑整拓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闕處伯元識

闕里孔氏同賞于常生福祜禕侍

元按以上題款三段乃刻于碑隙非寫于軸者

題北湖摹碑圖（秦泰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讖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舊本。摹石置之北湖祠塾中。倣儉家藏王麓臺山水小幀摹圖。畫友添畫碑石及刻碑者于其坡坨之上。名之爲摹碑圖。以詩紀之。）

吾愧末學繇與蔑。唐陵宋闕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刻畫史籀誇汧岐。下此秦碑立泰岱。石刻明白丞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皇象神讖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驚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七十本尚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曾楮墨差毫氂。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者至皆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雪鋒吳氏善篆隸。奏刀砉騞親磨治。淺深完缺盡相肖。登登林下鳴氈槌。十夫扶起鼎足峙。桓楹並立平不欹。巖巖嶷嶷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鑠。秣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墳壇可配祀其（余于甘泉山手獲漢厲王胥冢上石）。麓臺畫已百年久。林屋豈爲吾圖之、吾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添在珠湖湄。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摹碑詩。瑯邪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應相思。　阮元藁。

元按以上詩一首乃題于王麓臺畫軸內者。

元按以下所列。乃辛未後標軸中新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即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裱。是以謝

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余所藏嘉定鎭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漢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本也.其第三本爲明華陰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淩如渙、黃文梿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乃明長垣王文蓀、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人丞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語.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剪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元本至京師.紙力已敝.急爲裝褾成軸.復在桂香東少宰家.借鈎長垣百字.補于缺處.且記以詩. 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僊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一册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緗縑示尊顯.豐全范錢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闢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皤然不受人裁剪.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波磔豪鋒盡能辨.一字一朵青蓮花.玉女湖盆墨雲軟.己巳摹鐫向北湖.市石察書書佐遺.湖邊更刻泰山碑.嶽色雙雙照人眼. 嘉慶十五年歲庚午淸明日.揚州阮元書于京師衍聖公第中.嘉慶十五年.此碑既標成.得觀詒晉齋長垣本矣.冬十月.朱竹君之子少河名錫庚者.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龍泉寺.各攜華陰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計華廟碑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阮元記.

乾隆癸丑.余得見華山碑闕十字本于商邱陳氏.題以七言後歸于余.嘉慶庚午.見此未剪本.附錄前作于軸末.

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勿失.誰能老飢抱文字.繭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誦略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焚泐木攜.岱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國.徒聞遺壁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岌岌溟翻老沙渤.搨本絕少傳已難.厦屢又遭媚子踣.遂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墓.大碣荒莎風雨蝕.此碑忽復曳長緪.能不興懷同嘆息.文云漢與紹前制.虞典周官稽幹蹕.孝武之世廟貌隆.特起尊嚴闕宮仙.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黔首相酌斟.遂呼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祀事衰.太守能賢重修職.朝端吾秉曠明禮.稍稍規模率錢力.延熹至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缺佚.重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娥一片中秋中.泰折封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星宿來.蛟螭龍騰相逼仄.商盤晉壺在崇坫.瓊草金芝上僊植.如華萬仞絕攀援.入間紙筆書不得.法書迴可日月垂.其人豈必中郎實.察書市石無了期.又于徐趙爲蝌蝸.小儒舌舉恥闕疑.大抵紛紛決以臆.我生兩手懸鈍錐.握管僅如蓍在扐.少時鹵莽謁宮牆.強復低徊史與乙.忽然季子見韶箭.何止歐陽坐旬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鎰.風流坐暎康熙朝.不媿紬書在石室.（修撰汪雲壑先生侍讀陳伯恭先生）成親王.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謝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予齋.鈎摹成軸者.亦卽此本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 經師兼及蒐金石.跋尾曾開祕甬東.未剪石間唐宋蹟.誰追嚮影廓塡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南禺雪爪鴻.廿載紫雲堂下夢.憑欄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之紫雲屋也.此內無辛楣跋.亦無在四明時無暨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亦無長垣跋尾.） 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劼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鈎數行皆無差舛矣.主字是作上下二層.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于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眞耳.方綱又書.

家父以手自鈎塡四明本大軸.及山史長垣二摹册.命愨兄弟以此對看竟日.庚午三月廿日.樹培樹崐同識.

桂芳弱冠時.從欽州馮魚山師遊.曾於見山樓中借陳氏所藏華嶽碑.世傳爲長垣本者.手摹一册.藏篋中者二十年矣.自拓本歸成邸後.時得借觀.今芸臺師復出示四明未剪本.較長垣本雖缺百餘字.而存者鋒芒銛利.筆法可尋.尤可寶貴.張壁間坐臥其下三日.信與此碑有墨緣矣.敬題數字于末.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又八日.借家弟桂苕同觀.

嘉慶庚午五月芸臺中丞出華嶽碑四明未剪本見示.復從成邸假余舊藏商邱本對看竟日.商邱陳崇本識.

嘉慶十五年五月.烏程嚴可均藉觀華山碑.坐臥相對者九日.雙鈎一本而去.同觀者同縣張鑑、吳江陸繩也.

越旬餘.復在陳定九丞宅.藉成邸本與此對看者五日.嚴可均又記.

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仁和馬履泰、常熟言朝標、歙朱文翰、泰州朱鶴年、程鄉宋湘、遂寧張問陶、侯官陳壽祺、錢塘屠倬、海寧陳均、烏程張鑑、德淸蔡之定同觀于京師揚州館之閩實書屋.之定書.

嘉慶庚午孟冬.儀徵程荃、定安張岳崧、歙洪瑩、大興朱瀛同觀.岳崧書.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四

華陰東郭王朱褾冊翦本第三

第一葉（前半洪津王鐸與郭允伯詩六首。與本碑無涉。茲不錄。後半卽沈荃跋。）

華陰王子山史博雅嗜古。所藏定武蘭亭、率更醴泉舊搨。皆精妙入微。而郭香察隸書華嶽碑。尤冠絕今古。碑燬已久。海內僅存此本。山史居近名嶽。又與郭東諸君游。鑒精識邃。授受矜重。巋然與三峯並峙。益可珍也。但恐神物易化。風流漸邈。當亟謀撫泐。如峋嶁介休故事。俾漢隸面目。猶存天壤間。山史其重圖之哉。　丙寅五月廿二日。頫溪青門倚馬漫題華亭沈荃。

第二葉額（每半二字）

第三葉（前半額二字。後半碑文。）

第四至廿葉（皆碑文。每葉前後共六行。行六字。）

第廿一葉（郭跋。）

新豐郭香察書西岳華山廟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此搨獨巋然如猶靈光。並嶽色同來。咲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銛利如新。拱璧騶馬。云何可尙。碑建于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二名。察書者監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咲其肉。瀦其宮。不顧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尙尊莽制。不畏邪。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況卽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晉說無據。益可笑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逌黃伯思廣引諸書。辨之加詳。夫以永叔蓋代之學。缺漏如此。誠爲可議。然何關名義也。則余于此烏容以無辯。此搨舊藏墨莊樓。雲駒擧以歸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物也。　天啓元年上元後四日。試筆偶書。宛委山人郭宗昌允伯。

小華劉澤溥潤生觀。

曠世之寶。當與獨鶴亭並傳。此意非亭中人不可語也。陟道人觀帖。痛飲竟日。不能舍去。　嵩山弟孟華跋。

第廿二葉（前半卽上文郭跋。及劉澤溥題名。孟華跋。後半乃王宏撰跋。）

漢人分書。爲唐宋人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岳碑海內幾無第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有以也。先生所自爲書。四體各臻其妙。至講明漢人分法。當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耳。嗚呼。秦漢而後。詎唯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　甲申春日華山王宏撰書於翠微園。

第廿三葉（李因篤跋及諸題欵。）

爲山史道兄題所藏郭香察書華山碑

夏五小歸長安。暑氣煩襟。又苦訓對不休。向人數作囈語。山史以香察碑屬題。逡巡未遑也。搨出西郊。疲甚。坐而駢閧及得枕。雙眸烱烱。類爲岩下電。彷徨中夜。有微雨。始能成寐。晨起則涼風上衣帶矣。過金湯齋中。展卷如一閧之市。忽逢高坐道人。鬚眉出意表。可敬也。頃在太原傅公之宅。數爲予言漢分法。自云頗得數千年不傳之秘。嘗欲過介山更作郭有道碑。惜其不睹此碑也。元美歎逸少書。旣擅古今之絕。故後世罕有稱者。而山史諸體俱妙。其子伯佐亦咄咄逼人。裒然右軍大令矣。嗟乎。斯搨之高古不必言。雖胤伯不能常有。而終歸山史。自今世世守之。擬議日新。在追君家烏翮山頭之故。于鱗曰。百世之後。當並騶元美。所不及者臨池耳。予與山史。則自謂事事讓之。不獨臨池也。然終畏山史善書。勉爲之。匆匆從十指出矣。同學弟京兆李因篤孔德甫以天生行。

歲在乙卯。劉澤溥再觀。老母今年百齡。喜志於此。卽呼子肅莊孫奉時同觀。

淮陰張弨力臣觀于砥齋。

河東弟李猶龍雲起觀。

元按翁氏摹本册于此幅左方書云。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爲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第廿四葉（前半山史跋.後半和集字題册.）

華岳碑希世之珍也.什襲以藏.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外有孫少宰、顧徵君、王明經題.另爲一册.並附之.　庚戌六月十八日辰示輔兒.

秩宗宏鑒.文冠西京.古曰豳岐.重使傳經.望雲請命.孝德惟馨.欽若嘉業.封兆集靈.　和集郭香察碑字.

元按翁氏摹本於此幅右方書云.陳香泉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已轉畀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胷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周儀.字宜一.號確齋.）纔暑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香泉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所藏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四十三年秋七月九日.方綱記於寶蘇堂.　又曰.宋漫堂本得自王文孫鵬冲家.漫堂詩所云河北金吾老愛此者也.漫堂本前後有鵬冲二字白文小圓印.

第廿四葉以下諸跋

允伯與予兩世年誼.聞其好古多學.因書近作.不暇作文.　欲卜居華山頂.與南中幹、郭允伯.王季安東氏兄弟.　想爾華山何日到.舊曾嚮我蓮花東.高霞不覺飛人外.一屋穹然出石中.欲跨金龍捫北斗.遊歛鐵篋引南鴻.白頭雲臥要名姓.儻是無言錄藥翁.（欲遊秦約辭垣.先寄允伯.）行書中記省畫中山.遠聽來人何未閒.杖寄好詩收拾得.芙蓉時節入秦關.（其一.）太白以南路欲迷.杖藜所過山萋萋.何巔可占結窯屋.蕩不泉東華嶽西.（其二.）華清宮裏樓不見.金粟堆邊鳥又飛.爲語山僧候我去.滿林明月一樓衣.（其三.）秦川商嶺碧氤氳.流水聲中弔古痕.白髮未來安頓去.莫教垂老哭高雲.（其四.）山臨盩厔盡嶔崟.久繫青嵐物外心.住在世間餘半世.窯花潭水古巖深.（其五.）　戊寅七月洪澤王鐸書於北畿.

華嶽碑久爲六丁攝去.詎意斯搨尚存人間.然不落伯父手.而歸之允伯.供以名花.薰以異香.叅頭與尊卣彝鼎爲伍.可謂得所托矣.吾願髯公攜此向沚園時.倘有山雲冉冉來下.便可緘縢什襲.勿復使神物生睥睨也.　涇陽王濤題.

弟梁應圻君士觀.

憶先司空世父爲沚園先生題是册也.是在壬午.維時顧謂余曰.此碑今不復存.卽拓本亦未易觀.誠希世之珍也.孺子知之乎.余徐拜受教.幾三十年於玆矣.今爲王子山史所得.山史與沚園爲莫逆友.其藏於嘯月樓與藏於松談閣.嘗無以異.可謂得所歸矣.然山史所藏古今名書畫甚富.甚足爲珍寶.此第其一耳.己酉春日.山史攜如京師.命跋.余書此以附先世父後.輒不勝今昔之感云.　南廷鉉、

甲辰春.余得交山史先生.先生弟畜余.杯酒論文.令人氣志一新.迨乙巳仲春.余遊華下.先生出所藏諸古帖眎余.余得縱目焉.香察、禮器二碑.爲漢隸最.禮器碑尙巋然無恙.此石久毀.存海內者二本.此本爲

郭允伯先生世藏.今歸先生.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眞神物也.竊聞神物知歸.信肰.　三原弟王焯書.

秦碑均已燬物.生平獨懷嶽漢隸.擬從朱仲宗家.覓漢多帖.時共朱長生、朱子斗嘆嗟.爲毋可企及.既入華下.同王季安躋望壯樓.東雲駒雲雛盡發藏漢唐名蹟.搜探一日.擊案飛舞.謂髮伏此生已.後見郭允伯.相與馳心千古.接形神外.談出商彝二法物.對時几上.淵然爛然.出銅玉印章數百.龜蛇一羣.透漶背向.自撰印史幾帙.精微不可言.最後出郭香察隸華嶽碑.古妍雅秀.體製瑰偉.如沐雨新枝.愈挹愈靈.無痕迹足測.嚼杯賞識.惟恐違之.昔人謂金石不可磨滅.毋乃言是.其侍史之裝製.更爲絕倫.關中好事家.總莫逾之.　天啓癸亥春暮社弟梁爾升君旭題.

允伯又藏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隸法之妙.已有定價.而允伯所自爲跋.辭旨詳覈.且書法簡淡.神意開曠.幾與碑字相媲美.尤可賞也.允伯嗜古.甚於飧飲.每出無論遠近.必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書數種隨行李.稅駕處先展一過.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侍史明鹽假裝.復能不減方回.知及文章.事有意.此帖裝製出其手指.精絕一時.令覽者增敬.卽主人韻致高遠.又從可知識矣.　天啓三年上元後五日.友弟懷雛季鳳書.

是日友弟懷丸長生觀.　弟諝斗子斗同觀.

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訣.方是漢隸.今觀此碑文.及王語若合符.允伯博雅名家.精裝寶玩.而書法諸體.俱臻化境.心得之趣.源委波流.有自來矣.　同日友弟諝氾仲宗題.

是碑久蝕.舊搨且與古人墨蹟爭重矣.雲駒畜此.歸之允伯.允伯侍史裝潢妙得古法.政如芳蘭養以綺石.爲賞鑒家一段佳話.有宋米蔡好古奇癖.其易王略帖.遂至相苦.眎雲駒允伯.寧無孫一籌.　南居仁

泰山殘碑無字.華山漢碑并無石.余欲補此兩碑.如束晳補南陔諸詩.非允伯秦漢手不稱也.不意典則尙在松談閣中.允伯所藏漢碑.此爲第一.　韓霖

敬題郭先生所藏華山碑.　西峯信嶽尊.玆碑亦祕寶.下□三千年.雲翰鬭仙藻.古意結葳蕤.篆若巨靈造.符采合天然.樸眞見元灝.世學江河奔.篆籀詭如埽.皇穹最珍惜.風火急崩倒.杳渺二百春.蒼頡勿可考.郭翁嗜痂深.感發胥庭早.帝賚先蹟存.付與叶神巧.苔理渾渾全.點畫豪毛好.郭翁參其源.衆流極淵討.塵海張玉壺.番林秀瑤草.往聞湘東人.鳥跡見道奧.特此追古義.權與適懷抱.劉蕘匪遐尋.許詢有餘道.　五湖社弟陸啓浤具草.

郭允伯先生家藏華山碑歌　生平金石供談藪.華山隸古爲之宗.五嶽列位乃居首.三條分方剛處中.雲煙奇服豈常度.紫綠仙姿寧足容.削成純骨祇積鐵.矗立趺影疑從風.漢碑不著書誰子.碑勒姓名從此始.君家香察垂典刑.直從篆籀擢肋髓.翩留上谷希鴻蹤.幾得蔡穎光研史.巨靈高掌無擘痕.玉女明星有藏美.後二千年求本支.沚園老子工臨池.輕拂徐振留體氣.綫按急搜尋嶮巇.坐臥其下定幾日.瘦硬通神寧我欺.從玆神明還復觀.金題玉躞長陸離.　社弟金陵孫國枝

華山碑銘爲允伯先生　書契邈焉.籀篆錯椅.熒熒古神.結于華峙.天不諱靈.復遺之燬.石燬文留.錫及

郭子。郭子參署。癸文蟄豔古神未墜。布蔚有以。我覽星雲。在郭子指。郭子曰否。在茲石理。石邪文邪指耶。唯郭子爾爾。　年家社小弟司馬巍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涖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雒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此盩厔趙氏子函跋也。軼之。華山王宏嘉玉質補書己亥中秋後三日余四十七歲用方于魯墨。

華山碑墨搨傳世絕少。先君子晚年。得宋商邱家雙鈎本。謂如對臨三百過。庶幾方駕古人。遂棄人事而爲之。已至二百餘矣。不幸捐館。使此搨前二十年來京師。先君子之咨賞寶愛。又當何如。夫名跡流傳亦貴人能習其法耳。使遇之者不學。學之者不遇。又與不傳何異。今茲題跋十數公。雖號善書。如王文安沈文恪者。猶未兼通隸學。而先君子折肱於此。退筆成冢。始終不獲一見。事之相左。有數存耶。又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幾令神物不顯於世。今乃爲鑒賞家所得。殆可無憾已。舊傳內廷有此碑。吾吳顧南原求於東海徐相國。僅獲一見。遂疑余家雙鈎本或出於此。不知商邱另有一本。完善無缺。開府吳中時。士人供得借觀歸。恐沈宗伯亦及見之。南原碑考明言從商邱宋尚書摹得。可知外間所傳。皆妄論也。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上澣。吳江陸燿跋。

漢隸存於世者無幾。其舊搨則更難得矣。此帖碑板久毀。而楮墨色亦漸就古。宛委嗜好奇癖。此其一斑耳。闕之池易來復。

余少日嘗學摹漢隸。念此碑久化烏有。欲覓一紙不可得。乃允伯獨得此於雲駒所。文人好古。往往於神物有奇遘。亦天之所畀。非出人意。雲駒以窗史世其家。能割此以遺所親致。豈在允伯下。天地間何可一日無此輩人。　南居益。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并諸跋鈎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雒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璫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說何氏號素）華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盧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尚書摹得。其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竹君鈎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即商邱藏本矣。今年戊

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鈎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搨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遣書佐書字。又郭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浦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鈎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脩如皋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　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在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誤）已轉畀淮浦張力臣。子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暑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垂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一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瘦同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蓀）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善宛出氈椎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爲眞。陸云欲臨三百遍。前後巧拙奚斷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盼蠁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儀亦杜郭隣。兼旬催我始落筆。篝景正值澄秋旻。窗光墨縷引一髮。倏忽倒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通天箭筈口。嶽蓮雲斷橫關津。孰云方整即奇古。要信妥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勞篛。徒與洪婁追後塵。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躡五千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歷片石。兒孫雖遠氣脈親。世間眞復有二本。與雲觸石孰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玉井濱。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鈎本見示。即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爲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鈎摹太拙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遑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綆汲。史晨夏承約略間。次仲爺斯相出入。可憐今代顧文學。撐拒洪婁頗岌岌。實璞周入臘豈知。無椎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搨論氣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已綫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繹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窅覆裒商光鑾搨勛積句。河北關西盡吾笈。月明如水墨如珠。敍是蓮峯雲氣溼。雙鈎更不費筆描。

篆隸空烟自呼吸。　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岳碑。賦此代跋。　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喈古皆商邱。商邱之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睹雙鈎。冬心先生大滌住（金壽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腊假。奇在二本鍼石投。一百五歲玉璺合。儼八萬戶凹丸修。華陰本闕月徵朒。前朏後尾纖纖留。尙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遒。漢隸於斯特小變。適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偸。參以七經尙書法。鴈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傚褚與牛。昨者中丞岳祠昇紙本摹寄煩從郵。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磨萬墨工未鳩。（萬墨伯恭齋名）盡刻前賢跋讚詠。十日據案精校讐。未知西陂鑒賞日。賓朋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倘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虬。必驚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歆雲浮。然後踐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儔。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堊窮石泥銀牒紀。鈎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績隸續。神之式之同吞時。松風吹沸墨花舞。寒其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吾邑漫堂太宰。所收漢延熹華嶽廟碑。往時著錄家。或疑爲即王山史所藏本。覃溪前輩。於予寓齋檢西陂類稿諸什。因辨證二本源委。予既愛先生摹勒之精。致訂之勤。足與此蹟並傳不朽。且俾吾鄉故家藏本蘊然大白於世。旣爲鳩工開雕。爰檢西陂之詠。再錄於此。西陂延熹華岳廟碑歌云。迢遙太華參金天。虞周巡幸禋祀虔。集靈宮建炎漢代。觚闕載紀延熹年。望仙門下聳㝡觀。隸書壯偉蛟螭纏。經始者誰袁太守。市石者誰從事遷。郭香察書義莫辨。徐洪考究終茫然。（徐浩古蹟記以爲蔡中郎書。洪适隸釋云郭香察書者。察蓋它人之名也。）端嚴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無論史晨與韓勑。繖書已啓光和先。桓靈秕政令人恨。斯文頗盛千秋傳。片石不隨鐫鑱改。精光奕奕射嶽蓮。後來好事錄金石。上絜斯邈邕隨肩。有明中葉遭擊掊。神物消滅同飛烟。關中祕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珠全。此本宋搨缺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河北金吾（王文孫鵬冲）老愛此。摩挲珍比璠璵。何幸鴻寶入我篋。虹光頓壓書畫船。寄語郭胤趙崡二子道。於今好古應讓西陂專。邵長蘅和云。華山作鎭帝所宮。拔地削成三芙蓉。明星玉女竝娟嫮。天神博處鈎梯通。少昊金天幹元化。虞巡周望秩祀崇。茂陵劉郎蘄不死。集靈宮築山之趾。松喬芝蓋紛往來。子仙茅龍大謡詭。亡新變亂迨東京。文字磨滅餘荒圮。此碑紀年延熹八。四月維夏日廿九。勒石者誰宏農守。袁逢開先孫璆後。郭香察書恐臆說。曰蔡中郎亦無攷。（句）或云漢魏古碑今猶有。例不書名著誰某。紛紜辨較姑置之。隸法第一眞瑰奇。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匾體□偏。挑拔勁如折刀鈹。斯邈故是丈人行。冰湖呼作大小兒。光和以前得有此。峋嶁石鼓肩相隨。我思桓靈秕政吁可詫。歎息痛恨誰能那。鈎黨橫塡北寺獄。債官吏諧西園貲。太學石經空駢塡。鴻都鳥篆賓豎唾。維陽鐘簴俄銷爐。飛廉銅馬亦椎破。嶽碑㝡屬巋然存。千五百年安帖妥。明嘉靖間始遭掊。有如嶧碑焚野火。我聞昔人作長歌。缺百廿字相矜夸。何況此本缺僅十。紙新墨古神不磨。虎爪攫拏氣鬱偃。蒼虬鐵屈枯枝柯。知公鑒賞有眞識。棐几一日三摩挲。澂山

公和云。太華山高五千仞。金岳克配是天峻。虞巡周狩省方同。中閒纂以嬴秦閏。亡碭風雲起赤龍。山川祠祭放秩宗。茂陵轍跡偏天下。集靈宮築崤函封。亡新矯誣神不享。露盤寄落仙人掌。建武以還圭璧虔。勒銘實自宏農放。河南山鎭冠雍梁。時巡禮與恆岱方。觸石興雲蕃農桑。有年祈報神歆香。碑建延熹紀年八。四月廿九日逢甲。袁逢經始孫璆成。㝡屬嵯峨聳軒豁。石從霸陵杜遷市。書道新豐郭香察。慨自蒼頡籒史丞相斯。龜文龍爪迷前規。小篆程邈改爲隸。六體又雜甄豐爲。李陽冰湖遞擅奇。八分由隸權輿之。要知漢隸之妙在龍拏。戈波撇畫如錐書。此帖鼎峙骨力強。方璧圓珠鼎彝古。（朱竹垞云漢隸三種一方整一流麗一奇古此帖兼之）徐浩以爲蔡邕書。邕時稱疾方閒居。固辭五侯鼓琴召。肯上三峯倒薤披。浩之所記殆訛謬。獨惜嶽碑名字漏。或云漢刻例不名。我隘見聞向誰究。此事捃摭無短長。桓靈時事關大綱。□官黨錮奄人獨。靑虹墮殿星孛狼。兒生兩頭四臂妖非祥。三十六萬黃巾黃。可憐帝子逃螢光。獨有茲碑嶢嶫不隨炎劉亡。世事都從駒隙過。千五百年陵谷隳。每歌滄桑變幻多。方知文字因緣大。嘉靖年間令不才。破爲砌石委蒿萊。六丁假手一何毒。詎殊轟擊霹靂雷。烏嘯有成必壞循環理。萬事紛綸盡如此。商邱公耽集古錄。瀏苦剔蘚皆標目。何處購此最古本。字皆可識摩挲讀。舊搨已苦缺百廿。此但漫漶十五六。嶧山峋嶁不可求。此帖寶之同圖球。集靈宮亦易詳致。未須更駮歐陽修。吳荊山和云。華碑漢隸推第一。芒稍少昊金天晶。東追嶧碑南峋嶁。光價鼎立齊崢嶸。商邱先生雅好古。得此善本鑑賞精。紙新字完少缺畫。嗟余一見心魂驚。此碑刻自宏農守。袁孫接跡勞經營。延熹八年斗建巳。月廿九日告厥成。郭香察書紛聚訟。古碑謂不署姓名。或云中郎亦罕攟。錐蹤驚絕要莫京。虎螭攫拏鳳飄舉。長鯢修鬣摩鵬鯨。規連珠樹矩洩玉。圓流方折隨縱橫。按之隸法兼衆妙。欲名一體誠難評。祖禰上溯籒斯派。苗裔下即潮陽次。熹平石經尙晚出。堪與追逐稱弟兄。桓靈敗德不足數。摩挲墨妙聊娛情。吾聞太華削成爲千仞。河神手擘堪崖崩。雲泉大磴閼金液。乘龍戲博多仙靈。此碑歷千五百載。呵護應煩勑六丁。有明嘉靖遭掊棄。可惜神物歸杳冥。成毀相因固其理。世事反覆誰能憑。不見嶧山之碑焚野火。峋嶁蹟祕迷泗苓。公得此本眞希有。一字便足輕連城。王孟穀和云。往歲行經華陰道。岳廟肅肅金天開。老樹陰森陰階圮。古碑寥落纏莓苔。摳衣爰登最高閣。三峯咫尺高崔巍。雲氣蒼茫衣袂接。夕陽明滅衆巒堆。穠崩大片不肯喫。搖鞭西向趨黃埃。公作華嶽廟碑詩寄我。（句）讀之口中流沫字裏轟風雷。金鐘大鏞自撞擊。韓蘇石鼓從胚胎。和詩兩篇盤硬語。牽連紀載能別裁。論文人（馮山公論文昌黎）聲出咏吻種瓜者（邵青門）手掀于鬣。余作和恐蛇足。力薄氣索難瑰瑰。惟雍州古帝王宅。紫氣上自虞周推。嬴顚劉熾盛祠祀。茂陵仙客秋風才。承露銅盤切青漢。西母爲乞蟠桃栽。甲帳珠簾忽寥落。初明腸斷通天臺。洎乎東京際衰亂。黃門北寺吁可哀。廿陵南北召鈎黨。豺虎盡患遂令廟闕陵寢成飛灰。集靈宮不可復見。延熹碑碣留蒿萊。千五百年尙無恙。有明中葉方隳隤。宋代摸搨幸近古。寶如瓊瑰。詩中綵述信讕詭。察蔡書寫其誰哉。筋乖雍倒體奕奕。龍拏鳳躍形恢恢。卽非兇邕奏妙技。總依隸邈窮初亥。爰歷凡將未遐遠。八分三體供濛泂。五丁抉取字僅十。北斗增色連三台。太學苦縣盡漸滅。護持完好惟茲纔。好之有

力盡克致。集古序□長昭回。我猶未見摹擬渲。一似有物橫頤頰。新秋旗門懷剌往。小滄浪畔聊追陪。借觀亦不求甚解。何妨傳示同提孩。摩挲不將寒具汚。當其得意且須卷。還什襲放臍傾金罍。以上數詩。並載澂堂集中。今得附錄碑本之後。時在先生得此碑後之八十年也。　乾隆戊戌十二月日商邱陳崇本識。

漢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跋

西嶽華山廟碑。毀於前明嘉靖中。傳於今者有三本。一王山史本。一宋漫堂本。一全謝山本。顧南原、王虛舟謂宋本即王本。文字完好。今王本藏朱竹君學士家。前後闕百餘字。且無宋氏題記。蓋顧王誤也。翁覃溪祕閣摹刻王本。桂未谷明經以舊人雙鉤宋本補其闕文。屬余跋尾。按西嶽之稱見虞書、毛詩序、左傳。五嶽之稱見周禮、禮記。東嶽所在。古今無異辭矣。南嶽。秦漢之時有二說。始皇渡淮水。先之衡山南郡。後浮江至湘山祠。項羽立鄱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孝武帝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也。北嶽。金元以後亦有二說。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明馬文升胡來貢屢請改祠北嶽於渾源州是也。西嶽中嶽。異說滋多。甚或一篇之文。一人之書。一書之注。而前後不同。大都以嵩高太華吳嶽太岳四山爲進退。爾雅釋山。既云河南華。河西嶽。別言山大而高崧。則五嶽無嵩高矣。又云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其不數河西之嶽。與史記帝堯本紀述舜事曰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朔巡狩。皆如初。則唐虞無中嶽矣。封禪書釋尚書巡狩四嶽之名。增其文曰中嶽嵩高也。又云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公羊傳隱公八年注引尚書。亦曰。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其尚書傳本有二。與康成注書康誥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注周禮大宗伯五嶽云。西曰華山。中曰嵩高山。則西周畿內無西嶽矣。注大司樂又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雜問志亦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將大宗伯、五嶽爲周以前之制。與漢魏以來言四嶽者。如伏生尚書虞夏傳。毛氏詩嵩高傳。李巡爾雅注、古文尚書舜典傳。杜氏左傳昭公四年集解、及春秋釋例言五嶽者。如孝經、鉤命訣、水經、說苑、白虎通、通德論、說文解字、風俗通義、王逸九嘆章句、服虔左傳解誼、王肅尚書注、張華博物志、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郭璞山海經傳。於南嶽或不同。而中嵩西華無不同者。趙宋山齋易氏周禮總義、竹埜葉氏禮經會元、秀岩李氏周禮五嶽辨出、主康成後說。謂周都豐鎬。以太華爲中嶽、嶽山爲西嶽。而不數嵩高。元初。仁山金氏資治通鑑前編出。又就李說推之。謂堯都冀州。以嶽山爲西嶽。太岳爲中嶽。而不數太華。近日朱氏鶴齡、閻氏若璩、胡氏渭生、朏故喜新。或同山齋竹埜秀岩。或同仁山。其說益歧。其辨也亦益力。吾謂禹本紀及水經。皆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崑崙地之中。嵩高、中國之中。中嶽之名。所由來也。唐虞有中嶽。而書云咨四嶽。國語云胙四嶽。國中嶽不建官。猶九州而八伯。畿內不置伯也。周亦有云四嶽者。詩序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不得云周無中嶽也。禹貢之太岳。職方爾雅之嶽山。非嶽瀆之嶽。猶五等諸侯之公之伯。非公孤之公。牧伯之伯。職方渾言山鎮。升雝之嶽。冀之霍以爲嶽。揚之會稽、青之沂、幽之醫無閭、何一非嶽也。改河西之

嶽爲西嶽。唐肅宗至德二年事。周無明文。秦漢亦無明文也。史記漢書雖云武帝登禮中嶽太室。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唐元宗天寶十載。以霍山爲冀州鎮。非漢以前嵩不名嶽。隋以前霍不名鎮也。且隋唐二帝既皆禮霍山。霍山本爲嶽而降之鎮。亦必無之理也。酈氏水經渭水篇注。顏氏匡謬正俗、歐陽氏集古錄、朱氏墨池編、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原、無名氏古文苑載漢碑。有永和元年西嶽石闕銘。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光和二年西嶽華山亭碑。修西嶽廟碑。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建安中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皆以華爲西嶽。此碑爲延熹八年立。文云。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而光和二年修嶽廟碑文。亦云。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尤可證康成大司樂注之誤。其云唐虞巡狩四嶽。皆以四時之中月。若不知有中嶽者。然則所見尚書本不同。故尚書虞夏傳、禮記王制、明言五嶽視三公。其敘巡狩亦止四岳也。其辭又云。崇冠二州。古曰雝梁。與引職方河南豫州之文。若相牴牾。吾謂唐虞有梁州。故禹貢華陽爲梁。周無梁州。故職方華山入豫。漢兼夏周之制。而改雝曰涼。改梁曰益。其時州無雝梁之名。故曾之曰古。山在華陰縣南。縣屬京兆尹。改屬宏農郡。皆領於司隸。山不在涼益之部。故歸之古曰雝梁也。何以不言豫。漢實有豫州。不可云古也。何以云遂荒華陽。何以云瀸於幽岐。華山之陽則梁。其陰則雝。高祖初封南鄭。後都長安。故以周之文武爲比也。何以云奄有河朔。曰。王存元豐九域志、毛晃禹貢指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雝。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碑言河南、言河朔、言雝梁。舉四隅也。反覆推考。書此以應未谷之屬。　乾隆庚子五月日歸安丁杰小雅氏跋於京都外城爛麵衚衕。

右先大夫華嶽廟碑跋尾草稿一篇。和翁覃溪前輩題詩稿一首。昔曾脫稿。未及手題碑後。錫庚皆擬倩善書者補書之。轉恐流傳後世。未得其眞。且文內推論篆隸楷遞變之由。形聲假借通用之故。非得六書神指。鮮能繕寫如式。今謹取草稿原紙裝附拓本末。並將是碑流傳藏弆之所自。考錄于後。按是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毀。其拓本傳于海內者。僅三本。一曰長垣本。一曰四明本。一曰關中本、亦曰華陰本。長垣本者。明季王文蓀鵬冲所藏。康熙己卯歸商邱宋漫堂犖。乾隆癸未商邱陳伯恭宗丞得之。今入成親王詒晉齋中。四明本者。明時藏寧波豐南禺熙萬卷樓。國朝歸鄞全謝山祖望。尋又歸鄞范氏懋柱天一閣。乾隆庚戌。嘉定錢辛楣少詹得之。今歸儀徵阮伯元中丞。其關中本者。明萬曆中藏陝西東雲駒雛商雲雛蔭商昆弟墨莊樓。以貽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復貽華陰王山史宏撰。康熙間、在淮安張力臣弨家。甲申年海寧陳子文奕禧尚見于揚州周確齋儀處。不知何時轉入于歙。乾隆丙戌上海黃星槎文蓮爲徽州學官得之。癸巳以贈先大夫。此本是也。陳子文金石遺文跋謂此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按山史兩跋。雖未言得自允伯。而碑內南廷鉉跋云。山史與泚園爲莫逆友。其藏于嘯月樓與藏於松譚閣當無以異。其爲允伯授諸山史無疑。趙崡石墨鐫華跋是碑云。從東雛商借得本而書其後。是此碑並非子函舊物。且其時尚未歸允伯。又烏從授諸山史乎。又云已轉畀張力臣。予再三訊之不獲。按是本內有淮安張弨力臣觀于砥齋數字。蓋其時力臣始見之。山史尚未歸之。與松江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乃謂此本後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按

華山碑藏諸商邱宋氏．不開藏于侯氏．宋氏得自康熙己卯．幾及百年．至乾隆癸丑始出．固非凌公所能得．而錢辛楣少詹跋此本．謂其不知何時傳入新安故家．陸朗夫中丞跋亦云．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黄果得諸凌．既求二公作跋．何以不明言所自耶．司寇未親見是本．遂致傳聞異詞．未可爲據也．蓋山史既得此本．手書戒子孫．不得令人輕爲題跋．是後流傳之家．亦竟無跋之者．遂未由考厥從來．又以允伯親授侍史史明靈偃等手裝完整．未忍增損．乃將孫少宰顧徵君諸跋別爲一册．致前賢手跡不得並傳．今顧跋尚見于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消夏記闕如．爲可惜也．三本．長垣本最爲完好．僅闕十字．顧南原、高西園、金壽門雙鈎本．皆出于此．翁氏摹本．於關中本殘闕處．復取金壽門雙鈎本補之．以洪氏隸釋校之．竟謂一字無闕．四明本與關中本相較．紙色字數相埒．殆同時拓於宋末者．而四明本爲原拓全張．未經裁截．尤足貴耳．二本並闕九十七字．故較遜長垣之全．然翁覃溪閣學跋長垣本．謂其用墨過重．不無稍掩書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不無損失．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獨鑒賞若此．然則三本正如三峯對峙．並秀爭奇．而不相掩．與三原王丹麓煒跋．謂存海內二本．當時四明本藏于豐全范諸家未出．士大夫皆未之見耳．顧南原摹得商邱本．謂卽無異本．蓋當時一在河南．一在陝西．南原未親見此本．故誤合爲一也．朱竹垞跋長垣本．謂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按關中本爲趙顧諸人著錄之所據．亭林稱其文字完好．固竹垞所未見．諒當時尚別有一本．聞諸曲阜桂未谷進士云．吳江陸直之在西安曾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衍孫．想嘉靖未毀以前．自必有好事者時時拓之．奚必宋拓耶．然則三本之外．尚不止此數耶．是本自癸巳歲先大夫觀學安徽．攜之歸都．越九年先大夫下世．錫庚煢煢抱守．今茲辛未．又三十年．計藏于余家前後三十九年矣．中間嘗道出重貲購之不可．後幾爲胠篋以術取去．錫庚每出必以隨．未敢輕以示人．若是乎其慎之也．客歲庚午．錫庚服官山西．滿洲高孟蹲方伯適有唐三藏聖教序．亦爲允伯家物．蕪湖黃左田學使假而合觀．繫之詩．以紀二本去允伯手百九十年．復會合于晉．爲金石奇緣．值錫庚遭謗被逮．方伯憐其窘迫．因留此碑．欲助以鍰金．錫庚苦索再三．乃還之以歸．然裝潢已損失泰半．因念雲煙過眼．聚散無定．自傷學殖荒落．日負初心．誠恐手澤所遺．致有失墜．亟重裝之．輒考錄自明以來流傳藏弆之家．並取長垣四明二本．校論離合同異之跡．著于篇．庶後之覽者．知是本流傳有自．則錫庚兢兢焉謹守勿失之志．藉不泯哉．時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八月朔．大興朱錫庚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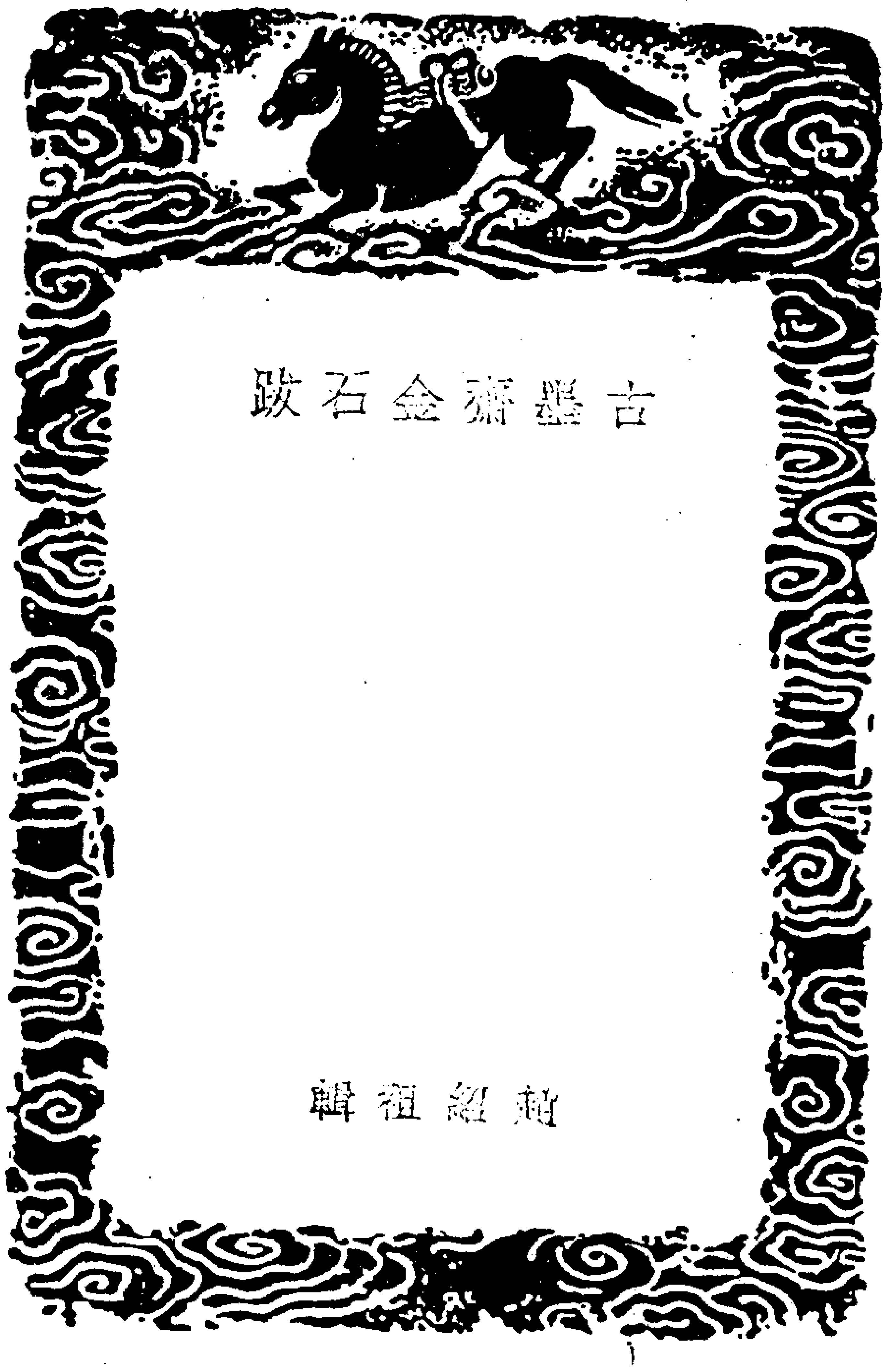
元按翁氏摹本册尾云．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較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暨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蔡中郎書耶．今雖不能定爲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爲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修短

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卽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豊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爲玉．玉王欣救息六二切．玉工也．今以近王而未知何出．然裁攷高直關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于碑額廟字多作庿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爲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爲漢隸第一．愚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白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夐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鈎本．漫堂雙鈎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鈎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之物．方緬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幷臨其跋語數條．裝册而書于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棊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未毀于地震．亦必尚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璧商雲駒陰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搨顧王三跋別爲册．顧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鈎．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虔礿華嶽是也．二曰古通字．壹脩復祉亭嫪大共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侯殷與秦臺登風瀏起精銘曰奄州惟恭尉陰臨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謂其年豐剝岐盜梁雍展敬香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偭．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偲前亡西深垂于栾舞漢兼章磬吉無則京陵得掾禦勒穎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施是虞原岐翔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蹋字从夕．則併爲三五盆蹋之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又爲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晝夜就甑．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儻力能由石．妥過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鑒．名嶽神祇．共聞斯言已．是日又書．　華山廟碑歸朱竹君學使．賦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于此碑惜．謂出中郎重摩挲．或云曾楷攷古誤．太史郎那中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稚圭信香圖經訛．篇籀門閣基砌．嘉靖年以旋沙刷．精嚆所以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集莫蠕楷如螺蝸．椒花蒻深應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溯周禮職方氏．下薦巡狩豐年歌．斷陵新豐地忻紀．袁君孫君績驛羅．昭印瞻仰女汝合．嫪亭字更加

切磋.（碑以蠻爲巒亭爲亭.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遵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委.韓詩鄭易蔡則那.篆與隸分遞相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于光和.建寧出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銘金屈鐵六百字.金精白帝高嵯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羲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駒雲雛二東子.墨莊樓中同手摩.郭髯題曰郭香察.小史遞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實.方于畢亦矜丸螺.（趙子函跋.華山王安滋用方于書墨補之.）松談閣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顧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蔱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本匣抵千金馱.君精六書勝于郭.尉律不止言戚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縣河.亭林昔亦吉金擬.但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該漢隸.斐機字源較若何.甲午正月作.十月十八日重書於此册後.

元按翁氏摹册本.又於前三幅上下左右皆曰.宋漫堂家藏本.是僅闕十字之本.與此非一本也.予此跋尙是爲他說所惑爾.戊戌夏別有跋考正之.在雙鉤本內.七夕後一日雨中記.　又曰.漫堂本卽王長垣本.今歸商邱陳學士崇本.予借摹一本.別裝爲册.雖漫堂云闕十字.實與洪本無異.完好無闕.海內第一本也.癸丑十二.月望記.　又曰.案全謝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岳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叔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弟未知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于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儼爲聚合.以快一觀.稽首謄登.敬志敬志.　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于小蓬萊閣.　又注於謝山所藏之旁曰.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鉤摹見寄.今予已郞塡裝成巨軸矣.十年舊夢.覺得踐言也.

借華山廟碑鉤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小大.款銘底問漢鹵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員方平直中.仰止嵩山驚一翮.後來大海等萃鴻.張遷碑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爲漢諸碑之最.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　古文豈本不从內.東夾評豐漫等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　三峯石臼遙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續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庾安鹵.　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欲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華步.一夜松聲來拂衣.　椒華舫子香氛氳.古鼎照人非蟲痕.我謀款識偪鉛槧.辟尙功游揚子雲.　玉媓一片割欲鋈.安得良工肯苦心.比似禹碑靑赤字.不愁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于寶蘇室.方綱.



古墨齋金石跋

趙紹祖輯

古墨齋金石跋卷一

清　琴士趙紹祖輯

夏峋嶁　篆書（文刻金文鈔）

昌黎詩曰。千搜萬索何所有。是本末之見也。宋嘉定中。何子一始得之。而刻之嶽麓。明楊用修刻之滇中。楊時喬刻之棲霞山。張應吉刻之湯陰縣。又歸德府、及汲縣、西安府、與大別山皆有刻。其人其時未之詳也。乾隆丙午。余自江寧至鎮江。道經棲霞。薄暮登山。得見時喬所刻石。而未暇榻。後市得一紙。乃用修釋者。其書之眞僞與釋文是非。不必辨。但以其古物爲可以存。因取錄之卷首云爾。

殷比干銅盤銘　篆書

此前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摹汝帖以立石者也。汝帖本不足觀。況又經重摹乎。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薛尙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得之偃師。又載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宋政和中。得之鳳翔。係陝西轉運李朝孺遣人破比干墓得之。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龍朝孺。退出其盤。果爾道君雖昏庸。此事亦大可人。

殷比干墓字　篆書（刻金石文鈔）

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至洪鄱陽成隸續時。有比干之墓

四字。較水經闕其三。今去鄱陽又數百年。而墓石尙存。雖小有殘闕。可確然斷其爲古物無疑。豈非忠義之氣。貫于金石。有鬼神呵護之以至今哉。碑字古勁。水經注曰爲隸。故洪氏收之。然實在篆隸之間。或謂爲孔子書。或疑爲東都威靈時書。要之物以人重。則無論其爲殷爲周爲漢。而天珍重留之。不使沒於風霜兵燹之餘。人當什襲寶之。不宜夷于象犀金玉之玩也。

周鼎銘　篆書（文刻金石文鈔）

丙午之春。余留焦山數日。時寺僧住持練江。知客巨超。並好客能詩。相與往還。因得觀所謂周鼎。而索其拓本數紙。以貽同好。蓋寺中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眞本不易得故也。銘自程穆倩作釋後。頗多雖事。互有同異。余不能識古文。因參驗諸家。取其理之近是者錄之。其無傷義理者兩存之。

周吳季子墓字　篆書（唐大曆十四年張從申記蕭定重刻事。建中元年盧國記遷樹建堂事。貞元三年鄭播請刪記事。並附于此。皆刻金石文鈔）

此以大聖之筆。誌賢人之墓。當時或景仰而求書。或心契而題寄。攜而大之。署之於石。且屢經翻搨。不無小異。固不必以古法帖字形大小之不倫。及夫子未嘗至吳而疑之也。

秦泰山石刻二十九殘字　篆書

石存二十九字。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御史夫當爲御史大夫。而石無有。非闕也。細審之。夫字下似有小二字在旁。卽大夫字也。篆文之下。有八分書兩行。當爲記得石遷樹之人。而漫漶不可辨。此本爲余亡友婺源王經大（名元綸）所贈。且告余曰。石已爲火所焚。不易得也。因記之。

秦嶧山刻石　篆書（文刻金薤琳琅）

此宋鄭文寶刻其師徐鉉之所摹也。秦刻之傳于世者。泰山二十九字。氣古而味厚。卽有疑之者。而邈乎不可尙矣。此書方整勻稱。其氣味尙在李陽冰下。雖云模本。亦當不至是。昔歐陽公嘗疑其爲僞作。誠哉是言也。

漢魯孝王刻字　八分書　五鳳二年六月

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按前漢書諸侯王表。孝武後元元年。魯孝王慶忌嗣。至孝宣五鳳二年。當爲魯卅三年。非卅四年也。其所謂成者。不知其以成何事而記此刻。昔人皆以爲石。而朱竹垞以爲瓶蓋記塼埴之歲月。若然則此爲當時工匠所書。未可據此以議漢書之誤。又魯安王薨于征和三年。其年孝王卽當嗣。或書者不知踰年之說。并此年而數之。亦未可知也。

漢漢中太守鄐君開通褒余道碑　八分書　永平六年（文刻金石續鈔）

碑自關中金石記出。始顯於世。惜鄐君用力於此道最先。而不得與楊孟文並傳其名字也。此碑所言。卽孟文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事。而此言六年者。詔下於四年。而事行于六年也。余刻此文於金石續鈔。有數字與關中金石記之釋不同。覽者當自得之。（等其功作。金石記章作第。其字闕。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金石記寺作等。下又云闕一字。今按碑不闕。）

漢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銘極漫漶殘闕。金石文字記、曾就其殘字錄之。然嵩高神君。今按碑實爲崇高。非嵩高也。嵩山三石闕。皆不著於洪氏隸釋。彼少室、開母以篆故。不知此銘何以不見收也。

漢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余所得本僅十八行，內兩行無字。以金石文字記釋文較之。蓋又闕其後三行矣。

漢立開母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中有二年字。而不得其紀年。據中州金石考、言侯官李雲龍藏本。二年上有延光二字。而此銘前十行所載丞薛政等題名。與少室石闕同。則少室亦延光二年之所立也。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余至闕下。又得四行。而李雲龍藏本。較顧氏親見者每行又多三字。豈葉氏顧氏所得者。並亡其上層。而李所藏者獨未亡與。亦可疑矣。今余所得本。與葉氏同。

漢裴岑祠記　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岑事不見西域傳。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擊西域。呼衍王亡走。得單于從兄斬之。史美其功。今岑誅呼衍王以振國威。殆有過者。而史云。陽嘉以後。朝威稍損。何也。范史自言撰建武後事之異于前史者。爲西域傳。皆班勇所紀。裴岑事在勇後。故不得繫于篇末。而姑以意言之如此。然則史之所闕者正多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文刻金薤琳琅）

後漢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下載劇、營陵、平壽、都昌、安丘、淳于、平昌侯國、朱虛侯國、東安平、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夷安侯國、膠東侯國、即墨侯國、壯武、下密、觀陽。實十七。而曰十八城者。幷北海而數之也。碑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按郡國志。樂安國下有益侯國。故屬北海。有壽光故屬北海。碑蓋兼此二城。去北海而數之。故曰部城十九也。碑陰所載故吏。皆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八城之人也。碑又云。黃朱邵父。明府三之。黃霸、朱邑、召信臣已三人。而曰三之者。或兼之之意也。以一人而兼三人。故曰三之也。碑稱景君爲明府。當是漢人稱國相如太守。故魯相造禮器碑亦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

景君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碑第三列下有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而所載人名無此數也。列名後又有銘辭。雖殘闕。玩其文意。是述三年之後。當離墓側而致其以義割志之意。然則碑蓋刊于漢安二年之後三年。永嘉本初之際也。故吏行服三年而兼廬其墓者。如此之衆。可謂風俗之厚。則當時行漢文短喪之詔。蓋亦任自爲之。而非一定之制也。

漢武氏石闕銘　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文。曾載趙明誠金石錄。而繫數語于後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爲吳郡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有碑。洪景伯隸釋、隸續。自數碑外。又有武梁祠堂畫像。今皆不可得見矣。惟畫像近有翻摹。與此本紙墨一色。意此銘亦同時之所摹也。銘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造此闕。當是始公兄弟爲父作闕。然但附開明之子宣張於銘後。而不敘及其父何耶。余意此銘之前。或別有文字。而趙氏洪氏集錄之時。已亡之矣。銘云孝子武始公。重冢嫡也。下云弟綏宗景興開明。蒙始公而言也。詳玩語意。當是爲父作闕。而隸釋武班碑跋云。開明爲其兄立闕者。恐因弟字而誤也。

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八分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賢注。以爲重文。即元元也。而趙氏引此碑以疑之。謂讀作元元。則不成文理。是矣。然洪景伯據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以爲元年二年。殆亦非也。論衡之文。下接三年。則所謂元二者。自指元年二年。偶同此二字耳。若此碑所云、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下即接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既不稱何帝之世。又不舉建元之名。使以爲元年二年。當是何王之元年二年也。景伯又謂此碑所云。即鄧騭出師時。則自永平以至永初。中更三帝五建元矣。属文之體。不應如是。按陳忠傳。亦云自帝即位。頓遭元二之厄。元二兩字。不見他書。而此書兩見。皆指安帝。又並稱爲災厄。則其來必有所自。而非泛然之言。特古書簡略。不得而詳考耳。竊疑此碑、中遭元二。即鄧陳傳中所云元二。當是安帝即位時之一蹇事。故不嫌如此用之也。

隸釋王府君閣谷道下缺一字。今按碑是厄字。行丞事西成韓服。隸釋作輔服。今亦據碑正之。

又按此碑有君德明明。世世歎誦等語。其重文皆作小二字在旁。惟元二二字。居中大書。其非重文必矣。

叔宦嚴曰。元二迄無定解。余意或同之百六。或附之陽九。疑得其近似。賢注自誤耳。考隸釋載孔耽碑。亦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二字不見他書。而屢見於漢之碑版史策。則趙明誠以爲或當時自有此語。亦疑事毋質之意也。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前列。元嘉三年三月。吳雄趙戒奏、魯前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言前相。則乙瑛請後即去官也。次列雄戒得請。下魯相如詔書。又次列永興元年六月。魯相平等上司徒司空府。補孔龢如牒。則繼瑛者平。而不得其姓。最後爲讚。蓋讚相乙瑛之請。令鮑疊之爲百石吏舍。而始建此議。請于瑛者。則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也。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實始於此。自此至永壽二年。僅四年。而見于韓勑碑陰。有守廟百石。孔恢聖文。其時孔龢之或遷或卒。未可知也。又十四年至建寧二年。而見于史晨後碑。有守廟百石孔讚。東漢二名絕少。而此碑有麟廉。不應。雄戒瑛疊平慈覽龢等皆名。而麟廉獨字。當是名也。

漢益州刺史字孟初神祠碑　八分書　永興二年六月

其首題云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而不得其姓名。孟初官至益州刺史。而以故宛令先之者。必宛人思其德。建祠立碑以報之也。碑甚殘闕。而其字存者特精彩煥然。

漢孔謙碣　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緻紗）

碣云。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是宙之子。融之兄也。建寧二年。張儉以鉤黨亡命。融年十六。今碣云謙卒于永興二年。自此至建寧二年。正十六年。蓋謙之卒。融始生也。

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隸釋于士字下注云士字。余謂仁亦當爲人字。唐契苾明碑。書人爲仁。又書仁爲人。其反覆以證二字之相通。雖悶好奇之過。然故有本也。元嘉三年。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曰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元嘉三年即永興元年也。至永壽二年。前後凡四年。而韓君造立禮器。蓋本有而增造之耳。又所造禮器內有壺字。趙氏以爲壹。壹既非器。而都氏竟改爲壺。亦不知何據。左泰谷曰。古土士字通用。楊君石門頌。庶士悅雍。土亦作士。呂覽任地。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高誘注土當爲士。又人仁字亦通用。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作人。論語井有仁焉。劉氏謂仁當作人。又古之賢人。古本亦作賢仁。

韓勑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金薤琳琅所載碑陰。較隸釋多數十人。今余所得。其人數同於都氏。而前後之次不同。以係剪裁本。不敢據以相、證。然自韓明府名勑以下八人。與前碑紙墨一色。疑此八人本不在陰。洪氏附之前碑之末。是也。其自曲成侯王暠以下。紙墨另爲一色。字亦稍小。乃此碑之陰耳。碑中兩見其人處士字。處士上增其人二字。不知其故。亦他碑之所未見。

漢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上段。其下段每行十一字。皆闕。而其中有曰。弟述其兄。銘辭中、又有頤親誨弟。又有奉我元兄之言。則此鄭固弟之所作也。今證以隸釋、金薤琳琅所錄全文。有琦瑤延以爲至德不紀則鐘鼎奚銘之語。是琦瑤延者。固之弟也。顧亭林、朱竹垞舉碑中逡遁二字。旁徵博引。悵悖相訓。其寔二字並無深義。祇當如洪氏讀作本字爲是。

漢倉頡廟碑兩側　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漢御縣倉頡廟有碑并陰。余未之見也。所得者此兩側而已。其一側云。御令朔方臨戎孫羨（下闕）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詞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之末生。（闕一字）出錢千（闕二字）者。下行自紀姓名御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守左尉萬年長沙（闕一字）字君平。五百。（以上上層）下分三列題名。御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御鄉三老時勸伯秋。三百。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御門下功曹裴篤伯安。三百。御門下游徼許悟功。上三百。御門下賊曹（下闕以上上列）功曹（下闕）錄事史楊翕孟布三百。集曹掾馬準子孝。

三百。倉曹掾任就子（闕二字）百。故功曹郭（闕四字）百。（又闕一行以上中列）軍假司馬御（下闕）從掾位御（下闕）從掾位御張（下闕）故文學掾御李（下闕）故文學掾（下闕以上下列）其一側亦分三列題名。議曹史蓮勺楊（闕一字）三千。功曹書佐頻楊成（闕一字）千。騎吏蓮勺任恭六百。騎吏高陵（闕二字）六百。騎吏臨晉（闕一字）珠六百。騎吏高陵張順六百。（以上上列）高陵左鄉有（下闕）萬年左鄉有秩游（闕一字）千（下闕）萬年（闕一字）鄉有秩畢（闕一字）千五百。蓮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以上中列）侯夏陽（下闕）夏陽侯長馬琪（下闕）粟邑侯長何惲（下闕又一行尙有候字餘並闕以上下列）余未刻此于文鈔續鈔。故詳載于此。按記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云云。似廟與碑皆前御令劉某所立。而此兩側則孫羨到官後之所記也。唐人稱縣令爲明府。而漢人則稱太守爲明府。如孫寶、劉寵諸傳可證。今此記云劉明府。不知當時以此爲通稱與。或劉某以爲郡而去也。（景君。韓勑二碑。皆稱明府相與郡守一也。）又按集古錄載此碑。尙有池陽集水有秩祋栩候長等語。而余所得已闕。然其字甚頗佳。歐公以爲未精何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孔宙碑陰　（刻金薤琳琅）

額有門生故吏名五字。按前碑云。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是此陰所載。皆立石刊銘之人。而獨不載率錢之數。於漢碑諸陰中最爲得體。碑中有門生。又有弟子。隸釋從集古錄。謂親受業者爲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若然。則門生乃弟子之弟子。不應列門生于前。而列弟子于後。想所謂門生者。亦如今日之生員國學。見學博士知縣。例稱門生。而弟子者則親授業者也。故此碑弟子尙列于故吏故民之後。示親也。

按歐公所得。當是剪裁本。故其跋序弟子于前。而敍門生于後。因爲此論。隸釋、金薤琳琅。皆刊此陰于碑後。其次序不誤。而亦從歐說。不敢異議。何也。左春谷曰。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元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以此二傳證之。則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二語。自無可議。而日知錄又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後漢書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其論則歐公所未及。然則門生自有此兩種人。而此陰門生在前。弟子在後。故當如跋所說。

漢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八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翁覃溪先生所摹本也。自跋、先得王無異本鉤摹。後又得金壽門雙鉤本補入。以成全璧。其原石所闕十一字。則吳江陸虔城臨本以意補之者也。跋又云。雍正元年。如皋姜任修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余嘗見揚州人家有一本。或卽姜所摹與。然字絕與此不類。此本拘謹。而彼本極放縱。

漢衞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曰．肈先蓋堯之苗本姓（闕二字）．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所闕二字．當是伊者或伊祈．宋鄧名世姓氏辨證．衡字下引風俗通云．伊尹爲阿衡．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伊字下云帝堯伊祈氏之允裔孫伊尹相湯．並同此碑所說．銘辭中有何規履矩之句．何卽荷字．

漢郭有道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正月

後人重刻本．非翻摹本也．極不足觀．按趙子函石墨鐫華云．碑石爲一秀才盜去．縣令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後又泐．而王正己再刻之．此或卽正己所刻耶．然云一秀才盜去．則原石故在．會當應時而出．特不知遙遙者何以慰好古之心也．

漢魯相史晨請出王家穀祀孔子奏銘．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文刻金薤琳琅）

史晨奏上尙書．而有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一行．蓋漢制如此．後漢百官志．帝初卽位．輙置太傅．薨輙省．劉昭注．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殆不止一人也．不知薨輙省者常制也．其以罪而廢則復置．故馮石以黨權貴免．而桓焉爲太傅．陳蕃以謀宦官誅．而胡廣爲太傅．則此之覩然太傅者．胡廣也．世或以此碑引用讖諱．爲史晨病．然漢自光武以來．崇尙此學．雖康成大儒．尙不能免．而豈以此損晨之賢哉．

漢魯相史晨孔廟後碑　八分書（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蓋雜記史晨之功．云刊石勒銘．幷列本奏者．指前碑而言也．碑分六節．史晨外．亦敍長史李謙等廟中觀禮之盛．部史仇誧縣吏劉耽之績．皆歸功于晨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太傅胡公者．胡廣也．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爲太傅．而承爲廣所辟．度其除淳于長到官．未及年而已卒也．而碑云百姓號咷．若喪考妣．果以何道而能致此．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所謂朝中惟靜．卽尹宙碑立朝正色之朝．皆指郡朝而言也．李翕爲武都太守．治西狹郙閣天井三地之險．以通行旅．可謂有惠政於民矣．余按後漢書皇甫規傳．有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爲規所奏而免．以時考之．疑是一人．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喩．則李翕之前忍而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之所激而成也．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此據金石錄卅之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數十字．其可辨者．諱彪．字元上而已．彪之名字．見于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孔彪元上．又見於韓勑碑陰．曰尙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今據隸釋及金薤琳琅所錄全文考之．彪自尙書侍郎．拜治書御史．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碑不云河東．而云博陵者．故吏崔烈王沛等乃刊斯石．蓋皆博陵人．而立碑於博陵也．（遷下闕一字．據隸釋金薤琳琅所載碑陰爲崔烈．余未得見之．）

漢李翕郙閣頌　仇靖撰　仇紼八分書　建寧五年（文刻金石文鈔）

隸釋載此碑後別有數行．記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而余所得本無有．漢碑載書撰人者絕少．此其僅見者也．第隸釋所載從吏位（下闕四字）．漢德爲此頌．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子長書此頌．並闕其名．余按歐陽棐集古錄目記此碑云．右不載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則書此頌者．當是仇紼字子長也．不知漢德爲此頌一行．叔弼何以不見．豈歐本偶以剪裁失之故．竟以爲不載撰人名氏．而遂逸其名與．余又按李翕天井碑．有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則爲此頌者．仇靖字漢德也．

漢李翕五瑞圖　八分書　無年月

五瑞者．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降．旁有承露人．皆圖其像．以八分書其左右．又一行云．君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畫甚精妙可觀．而五瑞但舉其二．何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元年（文刻金薤琳琅）

金石錄謂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而誤峻爲恭．又云．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則水經注所引．自是魯恭石室畫像．非謂卽峻此碑也．趙氏自誤耳．碑云．息叡不才．弱冠而孤．又云．刊石敍哀．是峻之子名叡．而此碑之文與銘．卽叡所自作．又云．樂於陵灌園之契．今按碑、峻自頓邱令遷九江太守．以至拜屯騎校尉．前後在宦海者數十年．然後以病遜位．卒之後．門人以其非君臨民．而謚之爲忠惠父．然則何所取譬于於陵而爲此語也．

魯峻碑陰（刻金薤琳琅）

按前碑云．門人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今考碑陰所載．無誠屯、夏侯宏二人．初恐余本以剪裁失之．乃金薤琳琅亦同余本．則其亡久矣．又隸續別載魯峻碑陰．乃范式之碑陰．洪氏以人數行列臆度之．而繫之魯峻耳．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淮從弟弼．以伯母憂去官．漢世遵孝文之令．鮮衍三年之喪．此陳忠、荀爽之所以力爭．而賢人君子．矯時嫉俗．至於朞功之親．與所舉之吏．往往爲行服去官．如傅燮、陳仲弓之徒．類多過厚之行．其載于碑者．則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弼以伯母憂去是也．然此亦可以見漢世法網之疏．故士大夫得以自行其意如此．隸釋、御史中丞下闕一字．今按碑是三字．州里失覆．大字誤作去字．今亦按碑正之．

漢聞憙長韓仁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

余所得本甚殘闕．而碑額篆書漢循吏故聞憙長韓仁碑十字獨完．碑題額直書其名．而名竟賴以存．古人之質樸而有深意存焉．可思也．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爲歐趙所未錄．而無一字殘闕．真可異也．顧亭林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今按碑完好．並無豫字．亦無本州字．金石文字記曾全錄其文．不知何以言之．第宙歷仕未嘗出郡．

而碑云州辟從事。不言他州。則爲豫州無疑耳。漢世時猶近古。雖州郡官舍。或謂之朝。循吏傳。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叟齎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今由爲州從事。而云立朝五色。又曰綱紀本朝。其語亦猶此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乾隆癸卯。余過溧水楊聿脩（名崇鏸）。于金陵。出此碑見贈。有元單禧釋文。以洪氏隸釋較之。雖相去數百年。而漫漶不過十餘字。蓋以地僻拓者少。故得完也。余友懷寧鄧石如嘗得舊本。臨之數十過。一日忽遇余曰。碑中、外覽百家。衆儁挈聖。洪氏衆下闕一字。而單禧以爲儁。洪氏以挈聖爲契聖。而單禧以爲精審有據。彼不過因史晨碑有考經援神挈之文。挈爲當契。然豈可以彼例此。近因日摹此碑而深思之。衆下非儁字。乃是傳字。挈下亦非聖字。乃是要字。蓋衆傳挈要。挈自當讀如本字也。余深嘆其言之有理。大抵好古家喜據金石以證事。其無足證者。往往取碑一二異文。輾轉相訓。以矜小學之博。而不知已失其本意也。非石如用功之精。而一覽即過。鮮有能知此者。

漢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　（文刻金石文鈔）

按碑、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無極、白石、皆得法食。其一不知何名。山亦有幸不幸哉。碑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字一行。書惡而語尤怪。不足論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西域傳。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護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引去。按元帝始置戊巳二校尉。後屢罷屢復。范史傳論所謂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者。是也。此謂戊巳司馬曹寬一人。不能兼二職。其非是明矣。碑稱全爲戊部司馬。定不誣。則戊司馬者曹全也。巳司馬者曹寬也。范史於戊字下遺失司馬曹全四字耳。若必欲紐合全寬爲一人。則鑿矣。

曹全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陰分五層。其二層三層四層中。有一字一行、兩字一行者。當是衆前一人之姓。本行但載其名或字耳。

漢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都氏此碑頗有誤釋。今重刻其書者已改正矣。碑云。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按禮記月令。始雨水。鄭註云。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今此碑言二月震節。則其時已變矣。又云。賃師孫興。刊石立表。孫興當是石工之名。武氏石闕銘亦云。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闕。孫宗作師子。此後世記某某鐫刻之祖。然漢世不記書撰人姓名。而記及此何也。

張遷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碑陰列名者四十一人。內不率錢者四人。而自范巨、范成、韋宣之外。其三十八人皆二名。昔歐陽永叔

跋楊震碑陰。以爲後漢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疑其所書。皆是字耳。今按此碑所書。亦當爲字。第不知范巨范成韋宣。又何以書名也。攷范史亦有二名。或者謂蔚宗好錯舉名字。然其中有明白而無疑者。如鄭康成之孫名之曰小同。而蘇不韋字公先。成翊世字季明。謝夷吾字堯卿。馬日磾字翁叔是也。然則謂史傳無二名者亦非也。

漢仙人唐公房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水經註、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升仙之日。壻知行未還。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因號壻鄉。故水亦名焉。今按此碑云。眞人者與期祭谷口山上。聟即壻字。則是此地本名聟。非因其壻居之而得名也。故碑後稱壻鄉之異。亦祇曰澤流百世。德盛故鄉。而不序壻事。水經之言非矣。夫世之所以稱神仙者。以其能絕去七情。超然物表。而無流俗之所戀也。使學仙者果能捐妻子。絕嗜欲。泊然無與。以仰希解脫變形之事。雖其事不成。其言不效。而其勇往精進之意。即吾儒且畏之矣。今一切不必。而但乞靈于藥。曰其師能以藥仙公房。又能以藥仙其妻子。而又能以藥仙其妻子之所戀屋柱牛馬六畜。于是天下之便。莫便于此。而天下之樂。莫樂於此矣。噫。亦可笑矣。隸釋載碑云。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今按碑無知字。蓋以天下莫斯斷句。

漢季度石闕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堂谿典字季度。爲西鄂長。其字與官。皆與銘同。則此似爲典銘。然竊考之傳記。証以銘辭。而知此不得爲堂谿典銘也。何也。趙明誠金石錄、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則典自字伯并。不爲季度。世人容有二字。然伯仲叔季。乃人之行。既爲伯必不得爲季一也。東觀記、熹平五年。使中郎將堂谿典祈雨嵩高。與明誠所載銘辭。官同事同。惟銘作四年爲小異。蔡邕傳亦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五經。則典曾官中郎將。不得獨云西鄂長二也。延篤傳少從堂谿典受左氏傳。後從馬融受業。計典能教授。年當及壯。而馬融之死。在延熹九年。其年篤事起。篤坐禁錮。自是又二十年。爲光和二年。而石經告成。典得列名其後。典于是時雖最少。當已六十餘矣。不得如此銘所云之早終三也。今按此銘首云。典大君而諱字下闕。則此人自姓典、亡其名。而字季度。非堂谿典明矣。然則堂谿典既字伯并。而先賢行狀何以云典字季度爲西鄂長也。竊疑著先賢行狀者。亦知典有石闕在嵩高。而此銘適出其地。又首有典字。遂不之察。而誤以爲典銘。章懷不知。又引以註史。訛以傳訛。謬乃甚爾。非得此銘與趙氏之所載。又何以辨其疑惑哉。

漢孔褒碑　八分書　闕年月

碑存字不過數十。其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其中又有後會事覺及臨難各爭等字。當是指張儉亡命而一門爭自引罪事也。但不知此碑。古今著錄家何以不錄。

漢殘字

一中有允字子游字。俗謂之子游碑。又有永初字。

一首有正直字。俗謂之正直碑。中有大圓孔。

一中有大兄元孫早終字。俗謂之元孫碑。又有二子名重字。按元孫當是其兄之名。

一中有春秋博覽等字。又有國之爵分等字。俗謂之劉君碑。

一不知何碑陰。中有民故武都故功曹司隸故功曹司空掾故功曹太尉掾等字。按云民故武都。當是武都之民。爲其郡守所立碑。

一存十三字。

一數紙存七字四字不等。以上共爲一册。昔人謂漢碑不全者字尤佳。信然。

漢武梁祠堂畫像　八分書　無年月

翻刻也。僅十四幅。黃帝、顓頊、神農、祝誦、帝俈、帝堯、帝舜、夏禹、伏戲、夏桀、曾子、閔子騫、老萊子、丁蘭。以隸續所刻畫像較之。大略相似。其每幅所載事蹟。亦與隸釋同。而隸續畫像但書名。不知洪氏因已載之隸釋。故略之與。或翻刻隸續者不能精也。其次序大異。則疑翻刻此碑者。任意顛倒之。宣城張季和燭。自言其家有舊搨此像。卽竹垞所跋本。余到府必往請觀。並値其外出。遂不得見。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文刻金薤琳琅）

榮卽開明之子。宣張之弟。石闕銘云。宣張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舉孝廉。此碑云。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不書其年與卒葬之年。而但書其入仕之年何也。

橅漢鳳圖　下有宋熊克贊（刻金石文鈔）

按鎮江府志。乾道壬辰。潤州教官熊克閱漢碑。取麟鳳圖于學宮。其後陳德一易之以石。嘉熙中。劉卿月補刊龜龍。龜龍久廢。惟麟鳳存。余族兄偉堂（名帥）爲鎮江府訓導。乾隆丙午春。往從之游。首詢及此。則士人無能知其事者。學基環日精山下。國初時經海寇兵火。房屋盡圮。多荒圃。偶於壞牆深蔦之側。見一欹碑。揩拭視之。則鳳圖也。走告於兄。爲出而樹之學署。按隸續載有麟圖。洪氏所謂漢橅二瑞。惟此最爲奇偉。又云。鳳藏書庋中。壽之末至。今此圖與隸續所載。規制如一。洪氏無鳳而有麟。余不得見麟而獲鳳。千載作合。可謂奇哉。

橅漢麟圖　下有宋熊克贊（刻金石文鈔）

此爲余兄偉堂之所補刊。其圖取之洪氏隸續。其贊取之鎮江府志。而其隸則宣州梅石居之所書也。石居既書原贊。又大書其後云。乾隆丙午。趙紹祖既得鳳圖碑。因倣古作其麟圖。梅鏐書贊。教官趙帥立石。戊申之秋。鐫成。偉堂作麟圖歌。刊于圖之右方。拓數本以見寄。因爲和之。而書其上。

孔子見老子畫像

按隸續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像雖未錄。而載其題云。孔子也。孔子車。老子。今此像題曰。孔子。老子。弟子。則非隸釋本可知。畫分三層。其上一層。孔子老子相對。弟子一人捧束帛。隨孔子後。中一層有二人。分左右。中有一器。無標題。不知是欹器否也。下一層有三人。二人居中。爲指點撫摩之狀。一人在左。上下

左右似皆爲禮器。亦無標題。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　八分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相國臣歆者。華歆也。太尉臣詡者。賈詡也。御史大夫臣朗者。王朗也。大理臣繇者。鍾繇也。其所書官。皆漢官也。其所稱臣。臣於魏也。其他武夫謀臣夏侯曹氏之族。不必論也。余碑有闕。取隸釋足之也。隸釋亦有闕。取魏志足之也。碑文與魏志尚多小不同。而皆不復論者。仍隸釋之舊也。碑鍾繇書。或謂梁鵠書。亦不可知也。

魏受禪表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後世禪讓之禍。自魏發之。每進而加厲矣。卽以魏晉論。華歆之奉璽。何如賈充激成濟而抽戈也。山陽以壽終。禪國至晉。漢魏之際。不猶愈於後乎。

魏封宗聖侯孔羨修孔子廟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當作二年）

按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云云。與此碑所載同。而碑首云黃初元年者。述魏受命之始。文勢固當然也。此去永壽建寧。數十年耳。而其文較之韓勑史晨簡質華腴不同。至是文章與世運爲升降信矣。

魏立漢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八分書　無年月

碑久佚。乾隆乙未。濟寧人李東琪得之土中。僅存數十字。據隸續所載。碑額爲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字。而其文有黃初五字。又有魏后爲天所授語。則此碑不得爲漢。而膠東令則漢官也。

魏立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八分書　青龍三年正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久亡。近復出土。而殘闕甚矣。以隸釋、金薤琳琅所刊全文觀之。有青龍三年正月之文。則碑立於魏世。然金石錄竟標目爲魏范式碑。恐亦式地下所不受也。按後漢書獨行傳。式一名汜。而碑有云。竪子汜孫。而允嗣囧纘。是式之子名汜孫。而式不應一名汜。范史誤也。叔肯巖曰。據碑。式子名汜孫。而決范史之誤。是也。予嘗讀容齋隨筆。有云。元魏安同父名屈。其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襄陽隋處士羅君墓誌有曰。君諱靖。字禮祖。蔘父靖。父子同名。此皆質而近于野者。古人亦時有之。未可以常理論也。

范式碑陰　八分書

碑既立于魏世。則所書者皆魏人爾。碑後有乾隆己酉三月錢塘黃小松跋。敍李鐵橋獲碑重立事。而不載鐵橋名。又前碑額下文上有鐵橋自記名。東下一字已闕。碑入土久。石易泐而刻字過小。故未幾而遂漫漶至此。（獲膠東令碑者爲李東琪。疑卽此人。）

魏東武侯王基碑　八分書　景元二年四月

按三國魏志。基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碑云。辟大將軍府。出爲安平安豐太守。志言遷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而碑作揚武。皆當以碑爲是。其餘所載。與志略同。然大約碑更簡于志也。碑僅半截。八分書放縱無法。似北齊乾明諸碑。無復漢魏雅意。恐是後人之所

立也。

吳禪國山碑。 篆書 天璽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禪國山碑。余所得者甚殘闕。此姑就通志所載錄之。亦不知其有謬誤否也。按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今碑無朝處名。而有丞相沈以下十餘人。碑雖立于天璽。而所受玉璽文寔在天册。故碑云。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改元。郊天祭地。紀號元璽。用彰明命也。諸臣不足責爾薛、瑩華覈。爲吳名臣。而文乃靡靡如此。正如乞兒好作富貴語。眞堪一噱。按通志所載。大司徒燮下有大司空翰。翰疑爲朝之誤。然吳志言兼司徒。而文言大司空。其官名又不同也。惜不得舊拓一證之。

吳天發神讖碑。 篆書 天璽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石三段。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宜州梅石居旣綴三段。連貫其辭。惟有謬誤。復與懷寧鄧石如要余同往。摩挲其下。考訂偏旁點畫。然後剟其釋文。與石如各爲跋。以附其後。余惟石居愛古好博。有功金石。乃就所綴讀之。竊謂上天帝言以下。天發神讖以上。必當時符瑞之言。卽碑所謂得五十七字者。其字數不合。以本有空白跳行之書。今更殘闕不可知耳。至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以下。則諸臣考訂讖文刊石頌功之事也。祥符周雪客舊有釋文。朱竹垞爲之序。亦未之見也。今依梅氏所釋裝界之。而書其後。

嘉慶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寧學宮火。碑燬焉。其尊經閣上所藏廿一史、玉海、江南通志諸板。掃蕩無遺。而碑尤深爲可惜。自今拓本傳于世者。有日減。無日增。同志君子。幸寶護之。

古墨齋金石跋卷二

晉立太公呂望表 盧无忌撰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文刻金石跋鈔

右晉立太公呂望表。盧无忌撰。表後有銘。八分書猶有漢意。余得金石文鈔時。取魏所立太公碑刻之。因疑穆子容撰文。而尙氏錄盧表於前。不知僅刻其前半。而尙有其辭曰以下銘辭如許也。余友崔享堂。補官河南。歸拓以見贈。余喜而亟校之。得竹策之書、魏碑作竹榮。發其潛書、書之所出。魏碑書作盡。皆大傷義理。其他尙多闕文異字。而此碑中斷。其闕者亦藉魏碑補之。則亦有功于此碑也。

晉孝侯周處碑 陸機撰 王羲之正書 大興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文託之內史。書託之右軍。其拔謬者。孝侯以永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沒揖館舍。陸士衡以大安二年爲司馬穎所害。而文中有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顧亭林、朱竹垞辨之詳矣。第竹垞因唐元和六年陳從諫重樹此碑。疑文字皆此君僞託。而亭林謂不讀史者之所僞爲。不知碑後數行。明載書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構造（勾當造碑廿一代孫故湖州司士思璵副元惜宗錄同吳宗典士琳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篆額（平原華明表篆額。）之人。二先生偶未之見耳。第碑旣自書其名矣。而前又何以託之內史右軍。且文中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言。與史處師事陸雲相合。則眞若出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諫重樹時。已漫漶殘闕。而周氏子孫無識。零星補綴。不無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于前。而又列名于後。如此。不然。其文頗依史事

綴輯．亦非目不知書者比．而何以謬妄乃爾也．今按此碑．顚倒錯亂非一．如敍孝侯在吳時事．而曰朝廷．譴事不應空白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譜言之下．梯山架壑一段．不應在接戰之下．處母年老一段．不應在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爲聯屬．任意增加．爾若有心僞作．則必不至是矣．碑正書亦遒健可喜．而另有一碑．易作行書．略倣聖教．其間書字稍有異同．因論此碑而附記之．

晉蘭亭序　王羲之撰幷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一國子監本．

一潁上本．與黃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

一東陽本．後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序．

一上黨本．

一不知何本．自第十行直裂至下．卽從十一行樂也字下橫裂．至末一行於斯文斯字之首．余友宣州梅石居繡水盛春谷並珍賞之．以上五本聯爲一册．其他尙有數種不入選．

蘭亭自定武不可多見．人多以意言之．其實無佳本也．何士英得一石於維揚石塔寺後非中．以爲眞定武本也．然尙不及潁上．以余論之．監本謹嚴．潁上流逸．二者或頗得古人遺意．東陽抑其次也．

晉小楷黃庭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五月

一潁上本．與蘭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可愛．

一澂帖本．深穩過於潁上．過華蓋下淸且涼句下．多入淸冷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三句．

一不知何帖本．稍肥．而神足意旺．亦過于潁上．或是澂絳諸帖中舊搨．惜脫去七行不全．以上三種．裝爲一册．本金陵熊鹿樵家物．後有錢竹汀跋．

晉小楷佛遺教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六月

石今在吾邑縣民家．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又後有文定公家藏字．上有文定公印．又瑞文圖書下有敵國之寶字．又下有御府之印．又下有懷充僧權字．石理粗而刻工惡．不足爲美觀．以未見有單行本．存之．

晉小楷孝女曹娥碑　漢度尙撰　無書人姓名　升平二年八月

文後書蔡雍觀碑事．又一行云．晟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當是右軍書也．又後有元和十年十月二日觀馮審字退思題字．又後有會昌六年三月廿八日翰林學士（闕．似章字．）琮、將仕郎李（闕）隱同觀字．又後有癸酉歲九月十八日字．下有滿騫懷充僧權題名．又後有（闕）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剌史楊漢公記字．末兩行云．昇元二年正月九日瑯琊王氏摸勒上石．榻本似數百年前物．每一展觀．古香滿室．意此果爲昇元帖中之一紙．尙在淳化閣帖之前．故精妙若此．家藏翠墨．以此爲冠．

晉小楷道德經　王羲之書　無年月

後有褚遂良跋云．右道德經．乃晉王羲之遺山陰劉道士書．道士以鵝羣獻右軍者是也．歷宋齊梁陳四朝．今入秘府．遂良備員內省．因得瞻觀．敬記其後．貞觀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褚遂良書．按遂良付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首正書部五卷．無道德經．其第二黃庭經下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遂良旣以黃庭爲與道士．豈復以此書爲遺道士也．且云備員瞻觀．謹記其後．而何得不收之正書部內也．余觀此書雖結搆勻稱．易入俗目．而肥而少骨．稍帶俗韻．殆非眞蹟．書與跋皆唐宋後好事者爲之耳．

晉羲獻雜帖　行草書

右晉羲獻雜帖十八紙．圓勁秀逸．無美不備．眞宋搨也．但澂絳諸帖．今俱不存．不知其當何本．乾隆丙午．過旌德呂斗三於白門．出以見示．斗三好奕自矜．因戲以黃庭數種相當．賭而得之．三日後．斗三過寓．見而有不忍之色．余笑而書其後以還之．斗三名機．善書．

晉小楷洛神十三行　王獻之書

一元宴齋本．前有吳門管一虯摹石字．後有寶歷元年柳公權記．又有天祐元年蔡繪題．祥符八年周越記．

一玉版本．前有晉中（闕）令王獻之書字．後有（闕）和字．

一不知何本．其肥重似元宴齋．而較生動．以上三種．彙爲一册．其他尙有數種不入選．

苻秦鄭宏道修鄧艾祠記　八分書　建元三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鄭宏道等修鄧太尉祠記．但自敍其所歷官．而修祠秖以數語了之．較之言不能文而剌剌不休者．可謂直捷爽快矣．碑八分書．前半頗有法度．後半自軍參事題名以下．極醜惡．似出兩人所書．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此又稍完．故錄之．

余刻金石文鈔時．此碑闕數字．後見偃師武授堂億金石文字續跋．作鄭能邈．字宏道．給兵三百．下作又踞刀百五十人．上郡夫下有施字．支胡粟特下有吾字．凡余所闕者．多具焉．而授堂乃曰碑磨蝕字跡不屬者．何也．蓋余之所得．授堂又多闕耳．故論金石者．各就所見言之．不爲無益．

苻秦諱產碑　正書　建元四年十月

碑極殘闕．其可識者．有曰．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戊辰十月一日．有曰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有曰扶風太守邌壽臣侯之胤子諱產．而不得其姓．其後又有曰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理．今所傳十六國春秋．旣非眞本．而遍檢晉書秦臣．無名產者．遂無以證明之．

產碑陰　正書

碑陰所載姓名．尙多可識．而皆無顯人．書極醜惡．特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收之爾．

梁瘞鶴銘　正書　天監十三年　（文刻金石文鈔）

銘今存八十五字．以全文較之．不能半也．此銘以後爲前．而古今著錄家咸未言及．何耶．銘舊在焦山

之下。非潮落不能見。故搨之甚難。近自陳滄洲鑿取置之寺前。流傳較廣矣。丙午之春。余留焦山三日。親至碑下。摩娑久之。見其連絡數石。零星補綴。而覆以亭。因嘆好古之君子。每爲古物之累。而斯恐不得復全其天年。如鍵日在水中時也。後數百年。必有憶吾斯言而撫膺而恨者矣。

梁吳平侯蕭景墓碑　正書字皆反書　（刻金石文鈔）

梁書。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封吳平縣侯。普通四年卒。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此其表墓石也。字皆反書。結體遒勁。祇書銜及諡。纔如後世之碑額爾。以南朝古碑絕少。故錄之。

梁始興忠武王蕭憺墓碑　徐勉文　貝義淵正書無年月

碑殘闕已甚。而余所得又以裝界失次不可讀。然以梁書對核之。亦無甚異。惟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史作三千戶。嘉禾一莖九穗。生于郡洲。甘露降于府桐樹。史紀嘉禾而未紀甘露耳。碑在江寧黃城村。不知古今著錄家何以概未之載。

魏中岳嵩高碑　正書　無年月　（金石錄有後魏中岳碑。作太安二年十二月。或是此碑。）

碑中段全無一字。其年月與撰人名姓。皆不可見。或有以爲寇謙之撰者。今按碑、有云會有繼天師寇君名謙。似非謙之所自撰。當是謙之曾隱嵩山。立碑以言其靈異。而當時信從如崔浩之徒者爲之也。

魏爲始平公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二年九月

碑方格陽文。殘闕不可讀。有曰父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闕）又曰遂爲亡父造石像一區。玩其文意。當是始平公之子爲始平公造像也。金石遺文以爲始平公造像記。誤矣。末有一行云。朱儀章（闕）元達。文字稍小。不知是爲此記者否也。

魏孝文弔比干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太和十八年事也。而其首云惟皇構遷中之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于洛。故云元載也。按史、十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即其事矣。碑多別字。爲譏者所嗤。然魏世崇奉釋老。而孝文獨留意經術。致敬先聖。如史所記。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是也。又改諡宣尼爲文聖尼父。臨魯城親祠孔廟。封崇聖侯。邑一百戶。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惜其文之不傳于今矣。而此幸而存者。即什襲珍之。亦不爲過。而顧可以其字跡之多別體。欲鄙夷而棄之哉。

魏穆亮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魏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像記也。考史。穆亮尚中山長公主。封趙郡王。徙封長樂王。後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其文在陳顯達攻陷醴陽之後。文明太后馮氏崩之前。史云穆亮而記云邱穆陵亮者。魏改邱穆陵氏爲穆氏。見氏官志。而猶書其本姓。不忘本也。但亮既以尚主封王。不應云夫人尉遲。又亮擊走陳顯達。事在太和十二年。時猶爲長樂王。而亮爲司空在十三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在十四年。議律令在十五年。然則亮之降爵爲公。當在此數年之中。而記立于太和十九年。其官

銜又不應書司空公長樂王也。然史但云例降爵爲公。文與上下不蒙。竟不知以何事。史之誤與、或已降爵而猶稱其號以自銜與。是皆不可知矣。

又按金石錄跋弔比干文碑陰云。自侍中邱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史但云姓穆者。皆有闕誤。今按此記。正作邱穆陵亮。疑當時以穆目聲近通用。非史之誤也。

端木星垣曰。按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者。皆降爲公。史于穆亮傳誤書於文明太后崩之前耳。文鈔謂降爵而稱號以自銜。固然。以例降爲不知何事。而疑史之有誤。則疏矣。（按星垣之言最是。特書之以諗余過。星垣名煜。江寧人。）

魏浮屠惠猛墓誌銘　正書　正始二年十二月

魏書有云。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此惠猛即其人也。嗚呼。佛法之盛。莫極于魏。鑿山爲窟。範金爲像。正光以後。僧尼大衆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而沙門惠始之死。送葬者至六千餘人。乃崔浩區區志存毀滅。可謂不量力矣。然浩毀佛而崇道。其中非有異見。至於嬰罪族滅。自以刊載國史不愼。且李順之誅。不無隱慝。而史氏無識。於浩非毀佛法。歎息痛恨。以爲報應之驗。不可怪與。此惠猛者。一無識沙門耳。而其文有曰。昇帝床。入紫幄。朝英莫之預。惟師獨之。亦可慨矣。

魏馮种育等造像記　正書　正始二年

書極醜惡。字形亦大小不等。其中有馮黑退名。黑退。黑闥聲之近。蓋魏人多以此命名也。

魏石門銘　正書　永平二年正月

銘首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闕）將五百載。其中敍羊祉賈三德共成開鑿之事。起正始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遙遙五百年中。前後兩度開通。而紀年適皆爲永平。亦一奇也。碑又云。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據史。是年閏十二月。梁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是其事矣。

魏司馬紹墓誌銘　正書　永平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前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而首云君諱紹。字元興。按魏書。但云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不言其名紹。亦不言其曾官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也。文雖但敍其先世官閥。而元興之事無徵。然其名與所歷官。亦賴此傳矣。又魏書與北史但言鑒之爲司馬孚後。亦不言其爲欽之子也。得此誌。而司馬氏自南而北。其家世歷然可見。

魏齊郡王祮造像記　正書　熙平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史作齊郡王祐。今按碑作祮字。書祮音郭。視也。史云祐字伯授。於祐祮皆無所取義。北朝書多別體。然祮必不可爲祐也。

魏臨青男崔敬邕墓誌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魏書。敬邕附崔挺傳。其所歷官。碑與史略同。但史載敬邕爲脩和之弟。而不言其爲雙護之子。史言

修和爲挺從祖弟．則敬邕亦爲挺從祖弟．而挺字雙根．碑言敬邕之父雙護．疑史於其世次．殆有誤也．又史謂、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神龜中卒．諡曰恭．而碑稱、延昌四年爲是官．以熙平二年卒．加諡曰貞．自當以碑爲是．

魏兗州刺史賈思伯碑　正書　神龜二年四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額題云魏兗州賈使君之碑．雖甚殘闕．然君諱思伯、字士休、武威姑臧人．其文尚可識也．按史思伯有傳．齊郡益都人．碑當舉其族望．方魏議建明堂．思伯上議．學者善之．又以崔光薦爲侍講．有謂之者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答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惜碑存字數百．無由與史一一相證也．思伯爲兗州後．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歷官最久．其卒也．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文貞．碑不當但題爲兗州賈使君而已．又碑有兗土荒饉．連歲不登．及禮義用興之言．似爲思伯在兗政績．此史之所無．其或者爲兗人頌德之辭．立之生前者與．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書　正光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涼州刺史瑍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索．是軌之祖名瑍．而今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祖烈．與此不同．又軌子有實茂．而不及索．皆賴此碑以傳者也．顧亭林云．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王人生造頌．今按陽原爲陽平王人生爲王盆生．卽在碑後．非陰也．

魏敬顯儁修禪靜寺碑　正書　興和二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搨本首三行爲鼠所嚙．故碑題與姓氏俱闕．然碑有曰．公泰平人．田敬仲之後．又云．大丞相渤海王委以經謀．又云．封永安侯．拜度支尚書．遷都官尚書．以北齊書北史參考之．知其人爲敬顯儁也．按二史皆云、敬顯儁字孝英．碑則闕其名．而字顯儁．又名祇一字．與史不同．而碑敍顯儁所歷官．爲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又驃騎大將軍、潁州刺史．大都督、史皆不書何耶．豈以顯儁仕齊．而此皆爲魏官．故略之耶．碑多異文．而結體險勁．行筆峭拔．寔爲歐陽蘭臺之所自出．在諸魏碑中．尤卓卓者．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正書　興和三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謂仲璇撰文幷書者．非也．考碑文始末．半頌仲璇之功．使出自己手．必不爲此．大約其門下士所爲爾．方魏崇尚佛老．而仲璇又當喪亂之餘．奸權擅柄．國步維艱．乃能舉措從容．不染習尚．修建廟像．爲孔氏之功臣．仲璇亦賢矣哉．其文有曰．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又云．所以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似夫子本自有像．而十哲則仲璇剏置之也．自佛入中國．始有像教．吾儒祇作主而已．今乃舉西域之法．施于聖人之門．此自不學之過．而特未可以是爲仲璇責也．至書字多別．結體怪異．則習俗使然．尤不足爲是碑病爾．

左春谷曰．像設不自後世始也．后稷廟所鑄金人．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塑像、木像、金像．漢以前皆有之．至夫子有畫像．其來已久．如漢文翁石室圖．有孔子及七十二子像．隸釋有孔子見老子畫像．韓勑修孔廟後碑．有改畫聖

像之語．而塑像則不知所始．是碑云修建容像．則亦不自仲璇始也．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而國朝邵長蘅有復孔聖像議．亦未見其言之非也．

魏武德義橋石像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魏于子建等造橋刊像記也．子建行武德郡事．而率其屬官．不費民財．建橋濟涉．亦留心民事者．其文有曰．鵠起來官．共治民瘼．則爲頌美之辭．而後又有粤余承乏謬廁官方之言．似又爲子建等所自作．何也．武德郡置于天平初．孝靜爲高氏所立．遷都于鄴．詔曰．考龜襲吉．遷宅漳滏．碑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滏．遂方割四縣．在古州城置武德郡．碑與史合也．

魏安武縣開國伯等造像記　正書　武定七年十二月

記頗殘闕．今略其文曰．前使持節都督夏蔚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夏蔚二州刺史、當州都督、安武（闕）縣開國伯、又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行晉州事、東（闕）州鎮城安武縣開國侯、張保洛．征西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東雍州鎮城永寧子、劉襲．假節督東雍州諸軍事、新除右將軍、東雍州刺史、當州都督、開熹子、薛光熾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薩．藉此微功．仰願先王婁太妃大將軍令公兄弟等云云．魏鼎未遷．諸臣皆不卑．其但云乂而不姓者．必魏之同姓．乃顯然爲齊造像祈福以求媚焉．魏欲不徙爲齊．其可得哉．蓋不數月而遜國矣．

魏立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前半刻晉盧无忌文　正書無姓名　武定八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爲太公裔孫尚氏所建．前半刻晉盧無忌之文．後半爲魏穆子容之文．似子容作文時．尚氏乃取盧撰而并刻之也．盧表云．發其潛蘊．蘊之所出．盡當爲書．此重刻時傳寫之訛．若穆詞云．一匡九合．懸車束馬．作太公碑乃用齊桓事．眞可笑矣．

北齊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存字不數十．其知爲北齊孔子廟碑者．以額有夫子之碑字．及碑首存乾明元年等字也．

北齊高陽王湜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爲齊獻武第十一子．史名湜．碑書作湜．按史所記．王不過一無賴子弟耳．碑以駢語文之．全無實事．令人讀之莫喻其人．而其中有曰．不得宮門．莫覩百官之富．入其廊廟．乃見禮樂之美．擬不於倫．一至於此．

北齊感孝頌　申嗣邕撰　梁恭之八分書　武平元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胡長仁爲齊州刺史時．經郭巨之墓．感其孝而命頌之者也．按史、長仁字孝隆．武成皇后之兄．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宗崩．參預朝政．封隴東王．和士開疾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刺士開．事覺賜死．夫長仁以帷幄之親．預政封王．不可謂不尊．而不能守知足之戒．與士開爭進．倚親驕豪．信佞爲亂．以至于死．其天性凶悖可知．此去死期無幾耳．乃能感古人之孝．而旌其邱隴．表其庭宇．可見至德所被．雖凶人不能不格．而性善之說．萬世不可易也．碑後有隸書兩行．較碑字稍小．云居士慧朗侍從．

並能草隸。世人稱朗公寺者是也。開府行參軍王思尙侍從。能文有節。不知二人託爲頌者。附其名與。抑後人之所題也。然所謂侍從者。侍從何人。疑當時之所附爾。

北齊造像記　正書　武平五年十月

碑僅上段。行存十二字。首云。大齊武平五年歲次甲午十月。而其中有捨茲如法之寶及登出滿月之容等語。蓋造像記也。按金石錄。有北齊賈羅侯等造像碑。是武平五年十月。意者其卽此歟。

北齊馬天祥等造像記　正書　武平九年二月

碑書方格如棋局。正書。陽文凸起。用筆與八分相參。古茂可觀。北朝造像諸記。余收之而旋棄者多矣。其上有佛像者。寺僧陳乞。亦卷而與之。不甚惜。而惟此記。喜時時展玩之。

周華岳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頌文爲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文淵。唐避高祖諱。史作文深。顧寧人、朱竹垞二先生。博採史傳。論二人事蹟詳矣。然文淵此書。亦未脫元魏遺習。而竹垞引史。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而謂非虛譽。寧人引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而於此碑亦無姸辭。殆好尙之偏也。夫時俗所尙。雖豪傑不能無移。余亦非以此爲文淵貲。然魏孝文弔比干。李仲琁修孔廟二碑。既受指摘如彼。而文淵此書。乃蒙獎譽如此。何耶。頌有云。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者。晉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諷魏禪周。廢孝閔。弑世宗。皆其所爲。保定元年。有希護旨者曰。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於是詔于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蓋周改華州爲同州。故護有事於華岳。而使瑾爲此頌。頌中但稱晉國公而不名也。此天和二年事。後五年而護誅矣。

隋張夫人墓誌銘　正書　開皇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勁。時兼篆隸筆意。足以開歐虞之先聲。近世甚重王居士磚塔銘。對此眞如婢見大人耳。

隋晉陽造像頌　正書　開皇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劉瑞等造像于晉陽之重崖而爲此頌也。頌後列名。有邑師、邑主、邑正、邑主事、邑人、齋主、像主、檀主、化主、經主、清淨主、光明主、香火主、道場主、都維郍、左維郍、右維郍之類。大約與北齊少林寺碑。其部俚相同也。碑祝聖上、皇后、儲宮、晉王。隋文帝五子。自儲宮外。祇及晉王者。煬帝時爲幷州牧。晉陽其所屬也。

碑有書銘人左維郍、道場主、光明主烏丸。下闕而不得其名。

隋立魏東阿王曹植廟碑　正書　開皇十三年　文刻金石續鈔

此植十一世孫曹永洛等。于北齊皇建二年奉詔復廟。至隋而始克樹石以紀成者也。碑云。肇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據史、事在皇建元年。而碑云二年者。永洛等于二年始得奉詔也。碑

正書。將兼篆隸。而不爲工。文更冗雜。當時無學術者之所爲耳。植封陳王。而碑以東阿所立。故仍其舊封。謂之東阿王碑。

隋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叔毅字子嚴。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而陳書諸王中無傳。但言其未及封而已。非得此碑。不知其入隋曾官曲阜令也。又按胡三省注通鑑云。唐人稱縣令爲明府。今觀此碑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是隋時縣令已有此稱。

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墓誌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作大業七年十月。然此其贈官賜謚之日。非葬日也。文刻金薤琳琅。）

都元敬跋云。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辨。余按隋高祖本紀。開皇十六年。以蔡陽縣公姚辨爲靈州總管。突厥傳。十九年遣大將軍姚辨出河州以擊都藍。又煬帝本紀。大業三年三月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爲左屯衛將軍。七年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卒。辨雖無傳。史可謂備書之矣。元敬未之考也。碑稱三年以母憂去官。不言其爲左屯衛將軍。然于四年中稱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是碑漏也。余所得本係翻刻。姑據而言之如此。

隋淮安公趙芬碑　正書　無年月

碑甚殘闕。其知爲芬碑者。以碑有云。淮安定公繼之矣。公諱芬。又云。開皇五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又云。以大將軍淮安公歸第。多與隋書合也。史稱芬父演。而碑有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曾祖琰。祖資育。其家世歷然可見。又有府佐杜寬等語。皆賴以存者也。

李靖上西岳書　行書　無年月

碑無年月。宋紹興時所刻。額云唐相衛國李公上西嶽書眞蹟。而其書法。乃出入于顏魯公爭坐位及祭姪季明文二帖。蓋世傳衛公多奇。而宋人之好事者僞爲之也。附之隋後。亦以厭其心云爾。

古墨齋金石跋卷三

唐秦王告少林寺教　正書　四月卅日（文刻金石綴鈔）

右刻於裴漼少林寺碑之上。正書。而世民二字行草。似太宗自署名也。文云。擒彼兇孽。卽裴漼文中寺僧執世充姪仁則以獻之事。而都元敬跋漼碑。謂與教書不同。又自云親歷碑下。而不載此教何也。文末記月日而不書年。當是武德四年四月耳。

唐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并八分書　陳叔達撰銘　武德九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宗聖觀記。歐陽詢撰序并書。趙子函以爲無書者姓氏。誤矣。唐自謂老子之後。故并尹喜而祠之。此碑所云、宸扆興念。纂冑所先。啓族承家。肇于柱史者也。然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而新書稱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之。則其時之更張不一。而當時開國諸臣之無定識定力。亦可知也。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并正書　相王旦書額　武德九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瑯）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已卽位。則此碑太宗所立。而世南奉勅撰并書之者也。其額爲相王旦書者。則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爲書之者也。碑有云、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則是年十月立中山郡王承乾爲皇太子。碑所稱者承乾也。又云。國子祭酒楊師道等。抗表陳奏。請勒貞碑。師道者楊恭仁弟。其曾官國子祭酒。則史所失載也。此碑爲宋王彥超翻刻。不無闕誤。而及金册所誤句書及爲反

尤謬。（又案新唐儒學傳云。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篆額。大誤。）

唐小楷破邪論序　虞世南撰并正書　無年月（文刻金薤琳瑯）

序云。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籍。謗陵正覺。將恐營惑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攷新唐書藝文志子部有法琳破邪論二卷。注云。琳姓陳氏。太史令傅奕請廢佛法。琳諍之。放死蜀中。案琳旣以此論獲罪。世南不應爲之序。卽好尙不同。而世南與奕同爲朝臣。亦不應肆言明詆。然此以臆言之。今案此帖題銜云。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攷新舊書職官志。中書舍人乃中書省官。東宮官但有中舍人、太子舍人。而無中書舍人。世南於太宗升春宮時。爲中舍人。故孔子廟堂碑題銜云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也。意此乃一禪和子之所僞爲。而或有疑其書法之妙。非世南不能者。此則不足爲異。隋唐間。僧以書名者衆。卽世南亦自得筆法于智永。而豈謂無他能之者乎。

唐立隋柱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文刻金薤琳瑯）

碑云。世子民部尙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山之下。執表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誕以誠節著。而方之祭仲霍光。可謂擬不於倫。民部尙書上柱國滑國公者。唐僧也。碑無年月。顧亭林謂不以隋臣而蒙唐號。然豈可并其子而不著其爲本朝之官耶。

唐豳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文刻金薤琳瑯）

碑敍薛舉僭竊。覺不帶敍仁杲。似唐破秦隴。竟得之薛舉者。唐初文章尙縟。旣汨于誇多鬬靡。遂自忘其所以然也。碑無書者姓名。金石略以爲伯施書。都元敬、趙子函信之。然唐人能書者衆。意此爲撰者自書。故不復著。如顏師古等慈寺碑。又一種行筆法。而亦無書者姓名也。太宗詔爲死兵者立浮屠。而奢詔撰文。伯施爲首。定當自書其碑。恨今不得見爾。

唐鄭州等慈寺碑　顏師古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今可見者。此與昭仁寺碑而已。古王者壹戎之後。示天下不復用兵。發政施仁。與民更始。則生民固已受無窮之福矣。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旣乃留心遠略。高麗之役。死者巨萬。雖區區於此何益。然而終不悔者。彼其心非不知殺人之不可。正恃有此。以爲吾立寺追福。足以蓋其愆爾。然則浮屠以虛言誑人主。使天下受其實禍。其爲害可勝道哉。今按此碑。有曰情均彼我。恩洽同異。昭仁寺碑亦曰。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是史雖云爲義士勇夫立寺。寔歐陽氏所謂自贖殺人之咎者也。而或以爲此亦發政施仁之大端。不已誣乎。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魏公奉勅作銘。自應得頌揚之體。然躬陳壯麗。侈言靈應。近于諛矣。觀其入手卽云。皇帝避暑乎九成

之宮。此卽隋之仁壽宮也。落筆悚然。下便從此攜去。更不費力。可謂得頗不忘規之意。非魏公不能也。唐初文尙繁縟。此雖未脫排偶。然淸醒峭拔。非開元燕許之所可及。何論王楊盧駱哉。碑爲從叔方齋所藏。宋元閒舊搨也。昔沈補蘿夙令逕時極賞此碑。以爲今世甚不易得。余每一借觀。雖當極疲瘢時。不覺精神之頓爽。

唐南安公張琮碑　于志寧撰　正書闕姓名　貞觀十三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首一行殘闕。又未見碑額。遂不得其姓。但據其文而得其名字。曰君諱琮字文璉而已。然碑推其先世。有三傑之先。八王之首。及後銘辭中又有七葉輔漢五世相韓之語。則其人之爲張姓無疑矣。按新舊唐書無張琮傳。亦未嘗附見他傳。今據碑辭攷之。蓋以隋臣降唐。授驃騎將軍。改左衛中郎將。從討劉武周。授左三總管。事平。除左衛長史。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皆有功。授上柱國。封南安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貞觀十年。授銀靑光祿大夫。行睦州刺史。十一年之任。卒于道。諡曰懿。碑又載其祖母李、景皇帝之女。贈信都大長公主。母竇、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文德皇后之姊。余家貧不能購求異書。如會要、實錄皆不能得。但就家藏二史及通鑑檢之。絕無所謂張琮其人者。夫以功若彼。以貴若此。以親又若此。而史曾不一載。使其人湮沒而無傳。亦可慨矣。昔歐陽公嘗親見吳廣黑闥碑。而不爲立傳。使附于張長遜秦行師之末。亦安所謂文損于前事增于舊者。然今世尙知有吳黑闥。獨賴歐公一跋。余深懼此碑之有時而廢也。故既就其殘闕者錄之。又不惜反覆數百言以著其事也。碑闕書撰人姓名。而黎陽公于字尙可辨。則撰者爲于志寧。而正書方整。亦不減王行滿、王知敬之徒。

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高昌勒石文　正書　貞觀十四年六月

按舊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靈而去。又按侯君集傳。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平高昌、在貞觀十四年八月。而此碑記年爲六月。是在高昌未平之前。行本所勒之碑也。碑極漫漶。細視之。尙多可識。今略存其梗概於此。恐後人不得見也。碑云。昔凶奴初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既平。馬伏波樹銅柱之迹。又曰。我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國。調玉燭以馭兆民。又曰。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卽其酋豪也。往因國家多難。諸雄競馳。中原未平。邊隅遂隔。又曰。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又曰。愍彼蒼生。申茲弔伐。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尙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龔行天罰。但妨風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闕）兆攻之路。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命（闕）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又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右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候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衛、右監門府長王德威等。並率銳師。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下闕）又曰。大總

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闕）戟（闕）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以後雖有可識。不能成文矣。按此文與姜行本傳高昌傳多合。但云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則亦其幕下士爲之。非行本自作也。

唐龍門山三龕記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書　貞觀十五年十一月（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此魏王泰爲長孫文德皇后造像記也。金石文字記補遺。謂龍門山賓陽洞外石崖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尾不具。因摘其中一二語以證明之。今余所得凡三十一行。其首無闕字。雖殘剝亡。不及十之二三。且其中言魏王爲后造像事甚明。又其尾雖闕。計額文不過少三四語。正闕其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耳。考集古錄、金石錄。是貞觀十五年岑文本撰。褚遂良書。史稱文本以文名天下。而文殊靡靡。亦唐初風氣則然。獨正書軒昂古雅。當是褚書第一。非所見他碑之可比也。

唐晉祠銘　太宗御製御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此據曝書亭集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唐因晉祠祈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蓋所以報之也。余本以剪裁失其年月。攷金石錄目作貞觀二十年七月。然竹垞云五至祠下。故從其集作二十一年七月也。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九年十二月。幸并州。二十年正月。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粟帛給復有差。然則是銘當成于二十年。而樹石或於二十一年七月也。書法遒勁。具體於王。而勢加閎緯。趙子函以爲出于聖教誤也。聖教序字成于咸亨。其去此遠矣。

晉祠銘碑陰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尙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尙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尙書護軍臣馬周。

按碑陰載從官七人名。余刻金石文鈔時未之得。故詳載於此。張亮於貞觀二十年三月以謀反誅。而猶載其官與名者。舊書侯君集傳。太宗謂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像且不廢。況其名乎。唐世君臣之恩如此。

唐虞恭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虞恭公碑殘闕太甚。而其字之間存者。特謹嚴精勁。出皇甫君醴泉銘二碑之上。可愛也。

唐褒公段志元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下段甚漫漶。而貞觀十六年（闕）月十八日薨。尙可識。趙子函據碑以議史之不合者數事。然功臣承襲刺史。志元授金州。見長孫無忌傳。非創之也。碑諡忠壯。史諡壯肅。或傳寫之訛。宰相世系表仍作忠壯公也。惟表與傳皆言其父名偃師。舊傳亦然。而碑作優師。當以碑爲是。又志元以從討薛舉、劉武周功。封武安郡公。其募征遼年始十四。卒年四十五。是皆史所宜記。碑無年月。金石錄目作貞觀十六年。蓋據其薨年耳。史云十七年正月。圖形凌煙閣。碑亦載之。惟云戢武閣爲異。則非十六年建明矣。

唐梁公房元齡碑　無撰人姓名　褚遂良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新書據此碑以爲諱元齡。字喬。余所得僅上截。其名字皆不可見。而知爲喬碑者。以封臨淄侯及三子遺則爲朝散大夫。令及目前見之之語。多與史合。而知之也。又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按碑作邢國食邑三千戶。（余得拓本兩紙。皆邢國。字甚明白。）世系表。遺則在遺愛前。碑云三子。遺則與傳同。皆史之誤。左春谷曰。舊書房元齡本傳。房喬字元齡。新書本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互異。洪景廬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册。于志寧撰。乃元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已不存。然則碑亦有不同者。豈元齡字喬松。而所謂字喬者。特舉其一字言之。故表云字喬松。而傳又云字喬與。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余所得僅上截。其知爲申公塋兆記者。以額存。新舊書皆云父勵。按碑作勱。趙明誠謂與北史合。而史以傳寫誤者是也。石墨鐫華云。碑側有六代孫元裕少逸題字。余未之得。但子函稱史不言二人爲士廉後、疑其謬逸。不知宰相世系表已載之。

唐陽翟侯褚亮碑　八分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云。祖蒙。與舊唐書同。新書、世系表作象。誤也。

唐河間元王孝恭之子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僅存中段。又漫漶殘闕。而存字百餘，特精健可愛。其中有曰。頡利可汗乘間內侮。有曰詔授左屯衞將軍仍介[illegible]門宿衞。有曰鐵勒怙亂乘壯月以控弦。候朔風以鳴鏑。有曰在氏辭第。竟收絕漠之功。有曰以太妃疑去職。纏棘之痛若居元王之喪。考唐初宗族王者。惟河間王孝恭。諡元。則此爲孝恭之子無疑。而新舊二書載孝恭子崇義晦。世系表作崇義崇晦。又有崇眞。其官與功。所載俱略。不足以相證明。竟不知爲何人之碑。甚可嘆也。以古今著錄家皆無此碑。而余獨得之。故存其槪以俟知者。

唐昭陵六駿碑

颯露紫。西第一。紫燕騮。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特勒驃。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八險摧敵。乘危濟難。拳毛騧。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闥時乘。月精按轡。天駟時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青騅。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竇建德時乘。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乘。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什伐赤。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宋游景叔題云。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勑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不復見。惟仲容

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乘。（闕）此蓋知唐史誤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嵒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眞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庳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據游景叔題。是碑爲景叔所刻。蓋倣石像而圖之。其贊則依殷仲容所題而書之也。景叔言歐陽詢書不可見。今仲容所書又不可見。則此亦足寶矣。六馬贊不見于他書。故詳載之。於此圖刻六馬帶箭之狀。而颯露紫前有一人作勒馬勢。即丘行恭也。殷仲容書白蹄烏爲平薛仁果時乘。景叔從之。以爲唐史之誤。通鑑易果爲杲。蓋亦有見于此。然二史外。其見於傳記者。皆作仁杲。似未可以一碑筆畫之偶異而疑之也。（如許洛仁碑作仁杲、洛仁碑亦是當時所立。此碑劉黑闥祇作劉闥。未可執一而論之也。）

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

按元奘塔銘序云。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是太宗有御書也。而今傳于世者。褚遂良此本及同州本、王行滿本、懷仁集右軍書本。凡四種。世人震于王書。幾疑聖教止有懷仁集。而不知其最後出也。

唐三藏聖教序記　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此與前聖教序爲二碑。與同州本并爲一碑者不同也。後有一行云。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按三藏塔銘序云。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太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即此也。遂良自書名前聖教序後云。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此記後云。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是年十一月柳奭爲中書令也。

唐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并行書　永徽五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錄作六年五月。今按碑作五年。柳奭以五年六月罷。若在六年。則碑陰題名不得仍書中書令也。

萬年宮銘碑陰　刻金石文鈔

首一行云。奉勑中書門下。及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並聽自書官名於碑陰。按碑陰題名。上下兩層。字形大小不倫。然玩其筆意。大約不過二三人代爲執筆。亦非必人人自書之者。其中韓王元嘉、鄧王元裕、趙王福、曹王明、不書姓。長孫無忌、李勣、尉遲敬德、褚遂良亦不書姓。又隴西郡王臣下闕名。當是博乂。而次于來濟之下。不與諸王同列。郡王不得與王比也。

唐潁川公韓良碑　于志寧撰　王行滿正書　永徽六年三月

韓瑗父也。碑殘闕。然名字猶可見。曰諱良。字仲良。史于瑗傳但云父仲良而已。按碑、良有使蜀使突厥及從平劉黑闥之勳。而史但稱其定律令。碑諡曰定。而史闕。碑稱武德九年爲戶部尙書。貞觀三年除刑部尙書。卒贈兵部尙書。而史但云終刑部尙書。宰相世系表載其官。又但云戶部尙書。碑稱祖襃父紹。而世系表以仲良與紹並列一行。疑皆有闕誤。自當以碑爲正。

唐化度寺海禪師墓誌　正書　顯慶二年四月

誌僅五十六字。記生年俗姓卒葬年月而已。爲僧作誌銘。祇應如此。正書宛似歐陽信本。極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高宗御製　王行滿正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

王行滿書可見者.此與潁川定公碑而已.定公碑瘦而露骨.似不如此書之骨肉勻稱.

唐散騎常侍張後胤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顯慶三年三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僅上段.有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及子諫.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師.第五子律師.第七子統師等語.以世系表證之.知其爲張後胤也.新舊唐書俱名後胤.而碑祇曰胤.又新書父冲.舊書作父中.碑闕.遂無以證明之.

唐衞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年五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侯君集馬過朝門五步.而衞公知其必反.此非有他術.蓋讀禮而知之也.然則衞公學問之士.而世或以爲材目之.或以異人待之.皆過矣.余前後爲人跋此碑數過.而皆失其藁.偶得舊搨展玩.欣然率爾書此.

碑稱曾祖懽.按宰相世系表作權.或碑是而表非也.

唐王孝寬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銘正書.柔媚.近世所寶.書者敬客.在當時亦不顯.蓋歐虞褚薛.方負盛名于世.而王知敬、殷仲容、王行滿、鍾紹京等.皆號能書.此敬客者.宜其默默于時也.碑出土僅百數十年.始分爲二.復碎爲六.得一本者.輒傳爲金.信乎時命之說.非獨人然.物亦有之.

唐鄂公尉遲敬德碑　許敬宗撰　正書無姓名　顯慶四年三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祇存下段.而大半殘闕.其知爲敬德碑者.以封吳國公諡忠武.皆與史合也.趙子函訪古遊記曰.敬德碑埋土中.開十五年前.令尹芮賀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今去子函又百數十年.而余得此碑.豈即芮令所搨者耶.不則子函所出者上段.而言之不詳也.碑敘祖父名字爵位皆斷缺.而惟曾祖本眞、後魏中郎將.明白可讀.

唐王友方龍門造塔記　正書　顯慶四年六月

碑前題云前豫州司功參軍事騎都尉王有·（下闕）又云考明威將軍守右武候蠙𩋾府折衝·（下闕）姚漁陽郡李.末一行云.折衝第二息前郴州司兵參軍友方脩立.而其中有曰.在於龍門疏山建塔.蓋友方爲其父母所建塔也.正書尤精健可喜.唐人無不能書.雖不知名者.皆妙絶古今也.

唐紀功頌　高宗御製幷行書　顯慶四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赦王世充.輒資建德.唐于是爲失刑矣.世充以諂媚得位.至於弑君篡國.罪不容誅.然充之奉侗.與唐之奉侑何以異.至侗不得其死.則充有甚焉.若建德起自草澤.爲隋討賊.放宮人.送蕭后于義成公主.其所爲非特遠出于充之上.唐豈不以建德英雄.慮其不測.世充小人易制.而赦之與.然唐于是爲失刑矣.碑頌太宗之功.其文無足深論.獨史稱顯慶四年閏月幸東都.次于十月之下.十一月之上.則當是閏十月.而碑立于八月十五日.其文有曰.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與史爲合.而碑記年月不應自誤.史又云.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于新鄭.恐是文作于二年.而碑立于四年爾.

唐蘭陵長公主碑　李義府撰（此據金石錄書之）　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金石文字記.引荀好善醴泉志云.蘭陵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存字六百餘.又一碑正書.存百五六十字.可辨、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曰.第十九女字.或公主有二碑不可知.按金石錄、公主碑爲李義府撰、正書無姓名.今余所得者.正書.存字六七百以上.而仲容八分書者.考之古今著錄家.皆未敍.疑醴泉志誤也.公主下嫁竇懷悊.碑云太穆皇后之孫.銀青光祿大夫少府監上柱國德素之子.趙子函謂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云懷悊爲太穆皇后族子.皆史之誤.不知德素已載于世系表.但懷悊當是太穆皇后之曾孫.非獨公主傳言族子誤.即碑言孫亦誤也.

高祖太穆皇后.竇毅之女.世系表、毅之子照.照生彥.彥生德明、德素、德元.德素生懷哲.德元生懷貞.舊唐書竇德明傳.太穆皇后兄之孫也.祖照.父彥.弟德元.生懷貞.其傳皆與表合.故當爲碑之誤.非表之誤也.碑孫字上脫曾字耳.

唐處士張興墓誌銘　正書　龍朔元年十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書虎爲虎.或以爲避虎字之故.然唐碑書偏傍虎字.或避或不避.皆虎字之首而避之.甚無謂也.祇是當時省文俗書耳.

唐代州都督許洛仁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金石文字記作龍朔二年十一月）

碑僅上截.然其存者尚可讀.有曰.公諱洛仁.字濟.博陵開喜人也.有曰.文皇引公等數人.密圖討擊.二凶授首.三軍告慶.有曰.取汾州.下柏壁.破朱老生軍.有曰.薛仁杲妄假大名.有曰.王充跨據伊瀍.有曰.自爲其目號曰洛仁騧.及天下太平.思其騄服.即命刻石圖像.有曰.又於萬年宮進馬一匹.聖情喜悅.有曰.春秋八十有五.及諡曰勇公云云.是當斬王威、高君雅時有功.而其後凡有征討.未嘗不身歷行陣.勇攻戰.善畜牧.至于高宗之末而始卒者也.唐書附許世緒傳後.寥寥數語.殊不足見其本末.故爲載之如此.其所歷官亦頗詳.以無關大要故不錄.而碑首載曾祖父諱皆斷缺.惟祖獻齊字.尚可識.此幸而存者.

唐三藏聖教序幷述聖記　太宗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此遂良出爲同州刺史.書于倅廳.至龍朔三年.而後人爲刻之者也.書法較永徽本爲遒健.紀年一行.追刻者所書.

唐比邱尼法願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龍朔三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蕭瑀喜佞佛.乃至使其女爲尼.其惑滋甚.碑不著撰書者名氏.而云宋公特深撫異.將求嘉匹.載佇孫龍.以光朱鯉.而趨庭垂訓.早沐慈波.鼎室承規.幼明眞諦.微辭婉諷.可謂得詩人之意矣.

唐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渤海雖時以側筆取姸.而中正和平之氣.常溢于毫楮之間.今醴泉銘及虞恭公碑可見也.蘭臺則險勁有餘.而規模狹隘.氣象褊小.殆去其父遠矣.

唐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誌不載書撰人姓名。然正書遒勁流逸。唐初諸名碑外。此其最佳者矣。碑云。時屬末隨。未遑儒業。所以學未優贍。志在前修。應接義旗。忠誠可紀。猶有古人不溢美不虛譽之意。而千百世下。使其人生平尙可想見。後人所不能也。李君諱文。字緯。朱竹垞曰。東漢以來。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尠矣。載于唐書。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按竹垞所數凡十一人。然唐書所載以一字者甚多。就余所知。如蕭庶人字贊。任瓌字瑋。顏師古弟相時字睿。武士彠字信。武士逸字逖。李思訓字建。姜協字壽。楊元琰字溫。楊仲昌字蔓。郭晤字晤。郭曖字曖。顏杲卿字昕。張均字均。鮮于仲通字向。李叔明字晢。陸長源字泳。崔倫字敘。崔衍字著。此外尙多而見于碑刻。尤不可勝舉也。

唐燕公于志寧碑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此據金石文字記書之）

碑殘闕已甚。就其存者。與史相較。亦無甚異同。惟大業十年拜清河縣長。舊書作冠氏長。所著文集勒成七十卷。舊傳作廿卷。新書藝文志作四十卷。爲異。志寧當武氏初立時。心持兩端。然終以此得罪。碑似諱之。但陳敘恩寵而已。或余所得偶闕其事。亦未可知也。當更求善本核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乾封元年十二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慎。封申。後徙紀。妃即其四也。碑云。年十三歸于紀。貞觀十七年。詔冊命爲紀王妃。麟德二年。薨於澤州之官舍。春秋卅有五。按舊史貞觀十七年。紀王爲襄州刺史。永徽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不云澤州。是史闕也。妃于麟德二年薨。去此二十四年。而越王貞起兵討武氏。不克死。明年紀王坐流巴州。薨于道。五子皆遇害。然則妃之早薨。不可謂不幸也。碑首殘闕。而妃祖立素。益州大都督長史。太子（闕）庶子。父爽。尙書庫部兵部二曹郎。是幸而存者。

唐碧落碑　篆書　咸亨元年（文刻金石文鈔）

右碧落碑。後有釋文。最末一行題曰。咸通十一年歲次庚寅七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鄭承規奉命書。則未知其奉誰之命。而釋此篆也。世傳李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以余觀之。似尙未足及陽冰。則此言亦未必可信。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五月

碑前數行殘闕。無撰文人姓名。末一行云。許州臨穎縣令諸葛思禎書。碑書變字作變。倒一虎。與高宗書李勣碑同。孝同。淮安王神通之子。先封武鄉縣公。武德五年封淄川郡王。九年徙爵爲公。碑云從朝典也。其事具神通本傳。

唐內侍張阿難碑　正書　咸亨二年

碑殘闕甚。而兩見張阿難字。一曰詔曰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一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其前又有建德黑闥及爲謁者監轉內給事等語。而其銘有讚陳九德、勇冠三軍、廓

平汧瀧、掃清河汾之詞。蓋以宦寺從征積勞而封者也。碑末有一行字。記年月及書者姓名。曰。咸亨二年（闕）月廿日琁璒令（闕）書。亨字作享。而月與名不可復辨。石墨鐫華與金石文字記皆不著年月。殆未見耶。

唐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幷心經　僧懷仁集晉王右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褚遂良、王行滿所書。惟序與記。而懷仁所集。乃附太宗答勑高宗在東宮時所答教。幷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幷及奉勑潤色翻譯之經諸臣姓名。其字體前後一律。今右軍眞蹟雖不可見。而見于諸帖所彙。大小不一。即一行中。亦參差不齊。蓋筆勢所至。非如後世作算子形也。而懷仁集爲此碑。布置疏密。其行間乃無一筆出入。亦無此理矣。碑建于咸亨三年。去太宗崩時廿四年矣。而昧者以爲太宗書源出聖教。可笑也。

唐僧惠簡造像記　正書　咸亨四年十一月

其文曰。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僧惠簡。奉爲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伏願皇帝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按所云太子者。宏也。周王者。中宗時封周王也。繼太子而即言周王。不及賢者。意此本爲周王造也。記寥寥數語。而多別字。緇流之不通文理者也。

唐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上元元年十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極殘闕。八分書與褚亮碑結構相同。據金石錄爲仲容書。則褚碑亦當是仲容書也。

唐立南齊明僧紹碑　高宗御製　高正臣行書　王知敬篆額　上元三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高宗優寵明崇儼。因爲其祖立碑。而碑後乃不敍入崇儼何耶。碑今存攝山棲霞寺。書法雖有規矩。而乏神彩。不知刻手之不佳與。抑或已經翻刻。而今人不之知也。碑雖題云明徵君碑。而復牽連僧辨法度諸僧。以及建寺造像。度人賜經。爲國祈福。雜沓而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或欲以此掩其榮寵崇儼之跡耶。

唐修孔子廟詔表祭文碑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武德九年太宗詔一通。乾封元年高宗詔一通。皇太子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皆八分書。而後記儀鳳訖功年月。碑蓋立于儀鳳。而追書之者也。碑云。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者。太宗于武德九年八月受禪而詔下。於是年十二月。故未改元。而上蒙高祖之年也。石墨鐫華以爲高祖之詔誤矣。六朝以來碑字。固多別體。而此碑書雨露之雨爲兩。脧爲朘。或有誤也。又表中有貝到門徒之語。亦未知其所云。

唐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幷行書　儀鳳二年十月

碑下段並闕。而所存者乃如銀鉤鐵畫。粲然可觀。其結字與紀功頌同而差小。然遒勁倍之矣。碑云。祖康。譙郡太守。而世系表祖名元起。康乃其叔祖。自當以碑爲正。又舊書。勣卒年七十六。新書作八十六。

碑所書與舊書合。今攷勣年十七。從翟讓爲盜。二書並同。而自大業九年天下盜起至唐總章二年勣卒。五十七年耳。則新書必誤也。

唐李万通造彌勒像記　正書　儀鳳三年七月

丙戌寅字作成寅。天后字作天若。俗惡偷造像記。后字亦如此寫。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云。后正若俗。則唐人俗書如此。

唐敬善寺石像銘　李孝倫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史減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慎。初王申。後徙紀。此云紀國太妃韋氏。則慎之母也。銘無國號及建元年月。故中州金石考列之石佛六碣之中。而誤次之元魏之下。初不知其爲唐建也。又云六碣今惟安戎、陸渾、始平尚存。則不知此石已亡。而余所得者爲舊拓與。抑黃玉圃所著書但據志乘而未嘗深考與。銘李孝倫撰而無書者姓名。然其書誠得北朝之流風遺韵。宜覽者之不能辨而以爲魏碣也。

唐奉仙觀造老君石像碑　李審幾撰　沮渠智烈正書　垂拱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唐宗李儒意等二百人爲高宗初崩而造以頌德也。碑有云。（闕二字）仰惟先顧閣（闕二字）之徽音。皇帝嗣守隆。基光武丁之容道。上二句當爲諛武氏語。而爲人揻去四字。可見好惡之公。憑陵所同。而下二句又似爲睿宗元宗得位之讖。亦異事也。碑爲儷語。頗流利。而書尤遒健有法。唐碑中之最佳者。

唐王元宗口授銘　弟紹宗甄錄并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元宗自謂宅性元鄉。而令其子姪行儒教喪紀之迹。其所令反其所好。殆有不敢自信者與。碑爲其弟紹宗書。然紹宗嘗言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蓋自負其書之同于伯施也。今觀其迹。結體雖方整。而規模不免狹隘。是稍能具體闌臺。而遜其險勁者。烏足與伯施抗衡哉。

唐美原神泉詩序　韋烜撰　尹元凱篆書　垂拱四年四月

碑兩面皆篆書。其一面額題美原神泉詩序。一面額題大唐裕明子書。下有徐彥伯字光文云。美原天祠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故人韋烜。下邀滤不可識。後有詩三首。一裕明子河間尹元凱字（闕金石文字記作城）一左司郎中温翁念字敬祖。一天官員外郎李鵬字至遠。似三人爲詩。韋烜序之。而徐彥伯又述其序之之由也。趙明誠金石錄作韋元旦撰。按碑前一面首一行有美原縣尉（闕二字）旦字（闕）合而觀之。當是韋元旦字烜也。彥伯唐書有傳而云名洪。以字行。不言其字光。碑尚多可識。而余以老眼昏花。不復能致力。是可歎耳。

唐澤王府主簿梁寺墓誌銘　朱賓撰　鄭茳正書　垂拱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中間敍述逓糧及園塋之勤。大約與梁師亮同。當時濫賞所及。蓋不止一人矣。碑後記書撰人姓名曰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滎陽鄭茳書。此他碑所未有。未敢以意爲說也。

余後見錢竹汀先生金石跋尾。引新唐書選擧志云。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此朱賓鄭茳者。法當得蔭。而未得官。故云四品孫五品孫也。其言有理。因識之。

周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天册萬歲二年。下截剝蝕。亡其年月。似亭林曾見碑下截。而知其書年爲天册萬歲也。余家所藏僅上截。無以考證。今按武后本紀。新舊書並云。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大赦改元。是登封在天册萬歲二年。然立碑必當在萬歲登封元年。其寔萬歲登封元年。即天册萬歲二年。且即同此十二月也。故仍從金石錄書年。

周珎州滎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屬龍庭月滿。紫塞塵驚。命將出師。飛芻挽粟。君戶庭不出。桑里匪疲。遙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勳授上柱國。似譏其濫功冒賞者。按史無永隆二年。即開耀元年也。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伐之。九月壬戌。行儉俘突厥溫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即其事也。師亮起家一醫生耳。戶庭不出。而冒運糧勳至授上柱國。碑據實書之。初不爲諱。可謂古之遺直。而于駢文之體。似少商量矣。然即此亦可見當時賞祿虛濫。上下相蒙。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故其子孫亦不以爲嫌。而遂用之也。

周立昇仙太子碑　武后御製并行書　聖歷二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武后御製御書。其事不足復汚齒頰。然其文頗暢。行草亦佳。不可棄也。碑文有曰。開廟後之新基。得藏中之古劍。按陳子昂冥寞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跡。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廚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甓瓦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劍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根檢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遂定舊墟。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寞君云。觀子昂之記。則碑所云即其事也。然不即以爲子晉之墳。而錫之冥寞君之號。可見武氏雖溺情不返。而猶有其慎之思焉。余壬子歲於金陵市上見一碑。體製甚異。最中一行。爲控鶴監張昌宗。上下左右列諸臣名。勢若拱衛。正書精緻。疑爲此碑之陰。時倉卒不能細看。又囊中無錢。不得買之。及再往。則已失之矣。返而懊惱竟日。姑記於此。以俟知者。

周懷州大雲寺碑　賈膺福撰并八分書　大足元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雖漫漶。而分書精妙。有漢人遺意。固遠出唐初褚亮、馬周二碑上矣。舊唐書。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今賈書可見者。惟此碑而已。膺福後以黨太平公主。爲元宗所誅。蓋有文而無行者。碑云。河內大雲寺者。本隋文帝所置之長壽寺也。當武后時。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詔天下立大雲寺。事在天授元年。而余碑闕年月。據金石錄。爲大足元年。即長安元年也。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十月辛丑。改元長安。金石錄又云。碑陰長安二年蕭懷素書。余未得見之。

周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壐。臣作恵。季作埀。月作𠥱。亦作匜。日作𡆠。星作

○正作𠙺。授作𥠢亦作𥁭。初作𡔈。唯厎字無可考。疑是應字。朱竹垞亦云。厎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顧炎武、吳任臣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今按此碑羣臣和者詩凡十六。其題並曰侍遊應制。則厎非應字明矣。此碑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皆著於錄。何其不詳攷也。

左春谷曰。唐武后所製字。據唐史載有十二。佩觿、集韻等書。則有十九。皆無厎字。昇仙太子碑。武后御製御書。其碑多用新製字。然如式授三皇之訣。授字仍書作授。聖字既書作𨲢。而播聖子之懿範。又書作聖。年字既書作𠡦。而同秊而語。緫睹昔秊之規。百穀喜于豐秊。歲往秊移。秊載超忽。秊字又仍從說文作秊。是碑崔融詩。龍旗晝𠥱中𠀑下。月既作𠥱。而姚元崇之詩。石泉石鏡恆留月。月字又仍作月。豈當時雖有創製新字。而隨筆所之。亦可不拘一轍耶。若然。則侍遊應制諸詩。應不作厎。亦無容爲亭林、竹垞諸公難矣。又武后自書昇仙太子碑。鑾應難窺。厦厲昇中之應。亦皆作應。則又不獨此碑爲然也。

周遊仙篇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無年月　（詩刻金石續鈔）

詩末句云。方期久視御隆周。則此久視元年之所作。而刻之於石者也。武氏此詩。不見於他書。而古今金石家亦未有著于錄者。故存之。

周立紀信墓碑　盧藏用撰幷八分書　長安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而此文乃云。祓歷數百。莫能表之。可謂不善于頌揚君父。失作文之體矣。碑爲盧藏用纂文幷分書。字尙完好。而乏古意。疑爲後人之所翻刻。且碑立于長安二年。乃不用武氏所製一字。何耶。

周杜夫人墓誌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長安三年十月

碑首三行漫漶。而敍夫人之曾祖父下。不敍其夫家。但云名爲不朽。闕杜氏之春秋。年則有行。見楊家之輪轂。是其夫楊姓也。

唐姜柔遠碑　姜晞撰幷正書　無年月

碑僅下段。且漫漶不可識。其知爲姜柔遠碑者。以中有公諱遐字柔遠。及首行有姪郕國公晞撰幷書字也。史敍柔遠旣簡略。而碑復不可證明。亦不幸矣。

古墨齋金石跋卷四

唐比邱尼法琬碑　沙門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三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法琬曾祖鄭王亮。景皇帝之子。高祖子元懿。亦封鄭王。故以大小鄭王房別之。此所謂大鄭王也。祖襄邑王神符。淮南靖王神通之弟。唐書有傳。父懋德、初封郡王。貞觀初以封德彝之言。例降爵爲臨川郡公。案宗室世系表。稱其官爲刑部尚書。傳云少府監。碑云少府監宗正卿兵部尚書。是史略也。碑稱永徽六年襄邑王薨。奉爲亡父捨所愛之女。請度出家。孝慈兩失。懋德之謂矣。

唐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無姓名　景雲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敍蕭思亮先冑有曰。遠則文終翼漢。勳侔乎二八。近則武皇祚梁。業光乎二五。王仲寶褚彥回碑。宏二八之高模。注以爲八元八愷。文蓋用此。至業光乎三五、傚班固事勤乎三五句也。秦漢以降。世風不古。人臣之頌其君者。動曰上減五下登三。固時事之不容不爾。今以唐人而追言梁武。乃亦作此等語。眞是隨手牽扯。用慣不覺也。梁武有知。應愧謝吾子之過譽矣。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幷正書　景雲二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睿宗書之可見者。順陵碑僅存數段。而此銘幸全。觀其體兼篆隸。方整之中。時露古意。可愛也。寶泉述書賦云。睿宗垂文。規模尙古。飛五雲而在天。迸三光以窺戶。其言非虛譽矣。

唐田義起石浮圖頌　王利貞撰　正書無姓名　太極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頌文有曰。孝乎惟孝。知唐人句讀未改漢舊也。頌文鄙俚。而前有富潤石室貨積銅山之言。後題名有弟燕州大雲寺僧智崇、妹明度寺尼謐念。其富如此。而弟妹並捨去入空門。按舊姚崇傳云。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又辛替否疏云。當今出財依勢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觀此碑。知其非虛語也。

唐涼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　殷元祚正書　先天元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趙子函謂碑立于先天。而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爲不可曉。顧亭林亦云。先天元年十二月。乃元宗授禪之後。而碑猶用武氏字。不知碑實作且書於萬歲通天之年。至先天而始立之者也。按此碑爲婁師德製文。師德歿于聖歷二年。在武后時。得不稱大周革命乎。又碑末一行。記立碑年月。字差小。並不用武氏製字。而文中稱涼國公聳。後言涼國公嵩立。是立碑時聳已卒。而嵩襲封。其非一時之事明矣。新舊唐書何力傳皆云父葛。而明此碑乃云祖繼。（舊唐書。父葛繼爲莫賀咄特勒。然碑不應不書名。）新書但言明子聳襲爵。而碑有次子嵩。又有子崇。皆賴以傳者也。

端木星垣曰。碑于何力既書名。則上兩世自應書名。但舊書何力傳。祇載其父葛。而不載其祖。新書雖稱鉄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而哥論易勿施。以文勢當是可汗稱號。固未正言其祖名哥論易勿施也。是碑於明之曾祖及祖兩世名皆缺。其曰祖繼者。即舊書繼爲莫賀咄特勒之繼。較史少一爲字耳。恐非即以繼當其祖名也。又葛與哥論之哥音相近。恐亦蕃號中字。將無何力少孤入唐後譯音不審。並葛亦非即其父名乎。

唐祈雨周公祠碑　賈正義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河南尹李傑等。因開元二年之旱。禱於公廟。既雨而爲此頌也。碑無書者姓名。而正書遒健有力。唐碑之至佳者。碑云。公字朝明。余未之前聞。此疑好奇者之過也。李傑本名務光。新舊書皆有傳。又舊書劉晏傳載晏遺元載書云。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備像。河廟儼然如生。是傑誠能留心于民事者。

唐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　正書　開元三年四月

序云。女十一娘。字心。河間人也。年十九。適馮貞祐。誌不繫其夫姓者。女卒于父之廨舍。而父母爲葬之也。然溺于愛而昧於義矣。

唐巂州都督姚懿碑　胡皓撰　徐嶠之正書　開元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姚崇父名善懿。新書名懿。字善懿。惟宰相世系表名懿。字善意。與碑合。當爲是。懿葬于硤石。而崇別葬其母劉氏於萬安山。述遺令曰。昔邴根矩沐德信。咸以同窆爲非。實獲我心。當從其議。余按昌黎公李道古墓誌銘云。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于其域。異墓。意唐制繼娶不得同穴。懿先娶張氏。又娶李氏。後娶劉氏。崇故述遺令。以泯其不得合葬之迹耳。不然。合葬于防。

我夫子行之。崇不於是法而焉法耶。

唐法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正書無姓名　開元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言禪師于永徽中。勅爲濮王度。所謂天孫利益。禪門得人。按史、魏王泰以傾太子承乾事。降王東萊。尋改王順陽。貞觀廿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薨年三十五。子欣嗣王。此言爲濮王度。而云天孫利益。當是爲嗣王欣度也。碑正書。頗雅倩。但小弱耳。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撰　八分書無姓名　開元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序既牽強。文尤俗鄙。半千命名。謂應五百之期。雖不知盡然。文義亦當不至是。竊疑爲道流之所假託。又篇中每有承接不明。意義不貫者。意碑當大德翻刻時。已多殘闕。或爲孤志眞所補綴而成之也。按唐書方技傳。文操無名。舊書高宗本紀。上元三年四月戊午。幸九成宮。秋七月。彗起東井。指北河。漸東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凡五十八日方滅。永淳二年。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篇中所述。頗多誕妄。而此二事。却與史合。

唐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七年六月

宰相世系表志寧在宣敏下。云以宣道子繼。知微碑則仍書曾祖宣道也。知微。唐書無傳。碑記其官甚詳。而爲岐山縣令。累除蒲晉潤三州長史。授絳州刺史。皆有惠政。

唐曲阜縣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庭珪八分書　開元七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開元三年。擢邕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姚崇嫉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此碑立于開元七年。繫銜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是邕先爲渝州。後爲陳州。而史不載者闕也。碑廷珪書。廷字作庭。今雅雨堂所刊金石錄目。從史作廷。以未見此碑故也。

唐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咸廙撰　劉升八分書　李休光題額　開元八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刊于後周華嶽頌之陰。即文所謂倬彼金石。載刊其陰者也。開元八年歲在庚申。以旱命舊相蘇頲禱于華岳。既雨而祠以報之。故爲此碑。按史、八年三月。免水旱州逋負。即其事矣。咸廙之文。頗爲簡古。劉升分書。亦差有漢意。是唐碑中之最佳者。後有一行。題崔漢衡官銜姓名。末又有四言四句。爲興元元年華陰縣令盧傲書。不知漢衡自題名而詩爲傲所作與。抑漢衡爲詩而傲書之也。按漢衡貞元三年以兵部尚書爲會盟副使。平涼劫盟。見執吐蕃。或興元元年已爲此官不可知。蓋上距開元八年。六十五年矣。

此文咸廙作。述祈雨事。以美蘇頲。而末云。蘇公作頌。孔碩其聲。語殆未得吉甫作頌詩意。

唐鎮軍大將軍吳文墓誌　僧大雅集王羲之行書　開元九年十月

俗名半截碑。中有云。惟大將軍吳公諱文。故知爲文誌也。文宦寺。而有妻李氏。其顧命願不合於雙棺。則其幽閉之恨深。而死無所諱也。碑集右軍書。雖形模具而精神亡矣。

唐易州李文安造石浮圖銘　梁高望行書　開元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易州新安府折衝都尉李文安爲亡妻薛氏造石浮圖銘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爲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按新唐書地理志易州有府九。新安其一也。舊唐書職官志自京畿以及中下諸縣。皆有助教一人。助教而加書字。或者其所職與。

唐御史臺精舍碑銘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題云。中書令崔湜任殿中侍御史日箸文。後云。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昇卿追書。湜此文作于長安初。至開元時。已得罪死。而猶追書其文。是其文必爲一時所重。今按其辭。不能據理道以導華愚明政刑以恤罔法。而乃云推佛之國。胡不歸命以自保。胡不稽首以逭災。可謂陋哉。而居然曰予忝文儒之林。不可笑乎。

御史臺精舍碑陰　刻金石文鈔

陰分侍御史、殿中侍御、監察御史三列。首一人皆八分書。後皆正書。朱竹垞謂薛偘偘之名凡三見。然其中尚有四見五見者。不獨偘偘也。按舊唐書契丹列傳。開元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降于突厥。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偘等。分道募壯勇之士。意者卽此人歟。

唐京苑摠監茹守福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十一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健。有渤海筆意。茹君卒于開元十一年六月八日辛丑。碑不書其春秋。而曰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矣。以歷推之。茹君當是庚申日生。年五十有一。據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蓋老人卽以是日生。故曰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今茹君以庚申日生。而曰三百三甲子。用事已屬勉強。而又曰四旬有二日。尤爲不詞也。

唐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　李邕撰幷行書　開元十一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翻刻也。碑繫銜云海州刺史李邕文幷書。當在邕爲陳州刺史前。而新舊史皆不載。

唐龍門山石龕記　行書　無年月

前似有御書字。後有開元字。而年已缺。中間多記諸內侍之名。其前則高力士、楊思勗。蓋造像之記也。書多殘闕。而存者特精彩異常。

唐內侍高福墓誌銘　孫翌撰　行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力士本姓馮。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史但云高延福。碑云公名福。字延福。疑碑是也。銘爲孫翌季良撰。以力士之奢。而爲其義父作墓誌。乃云衣食所資。亦可謂不善措辭者矣。

唐淨業法師靈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六月

延和元年。卽先天元年也。是年五月辛巳。改景雲爲延和。八月甲辰。改延和爲先天。銘云。延和元年。身現微疾。六月十五日告滅。卽以其年十月十五日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導闍梨域內。時十月已改先天。未爲明了也。

唐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亦當爲楊思勗所造。而攷其歲月。似在花臺銘之前也。按史、楊思勗以開元十二年征五溪。進輔國大將軍。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封泰山在十三年。故此銘但題楊將軍而不云虢國公也。但花臺銘不云驃騎。而仍云輔國。似史載思勗官亦有誤耳。

唐涼國長公主碑　元宗御八分書　蘇頲撰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碑雖漫漶。尙多可讀。有曰。公主諱光。字花莊。有曰。故丞相虞公太原溫彥博曾孫曦。有曰。開元十二年八月。薨於京兆永嘉里。有曰。其年仲冬壬申。陪葬于橋陵。按公主傳云。洸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不言其嫁溫曦。汲古閣本涼國乃誤作洸國。至花莊作華莊。碑無先封仙源嫁薛伯陽事。而史已先載荊山公主下嫁薛伯陽。則必有一誤也。又宰相世系表。曦是彥博元孫。而碑爲曾孫。皆當以碑爲是。金石錄謂碑立于開元十二年八月。蓋但見其薨之月。而未攷其葬之月也。

唐虢國公楊花臺銘　申屠液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銘有序而無銘。新莊像銘。有銘而無序。故或疑其本一事而分刻之。然新莊像銘在開元十二年。而思勗十三年從封泰山。始封虢國公。此銘題云虢國公楊。自在新莊像銘後。非一時事也。

唐虢國公楊思勗造像記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闕年四月

碑殘闕。存字不及半。而有云。則虢國公楊思勗其人也。又有鑿石龕及菩薩各一等語。知其爲造像記矣。碑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特圓潤精彩。唐碑無名于世者。字尤妙絕。以拓者少。後人未鑿改故也。

唐右武衞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　白義晊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昭陵碑皆殘闕。而此獨完好。然諸碑類多名臣。其功炳于史册。固無係于碑之存與不存。而此乙速孤行儼者。名不見于新舊史。而碑適存焉。天也。雖然。名不登於史。而碑復不存于世者。抑又何限。而余能無慨耶。

甲午之春。余寓秦淮客舍。時婺源王經大（名元綸）。江寧陳澹庵（名裕源）。相與過從。經大出此碑見示。宋元間舊搨也。因以別本屬澹庵校而識之。然余時猶未嘗有志于集錄。不過適然之事而已。丁酉。再過白門。則澹庵謝世。庚子。復往訪諸婺源之就省試者。則經大又謝世矣。數年之間。知交零落。卽是碑亦不知歸于何所。每一迴憶。不勝憮然。

碑云。公諱行儼。字行儼。人之有字。或因其名而字之。或別有取焉。若名字相同。不字可也。而載于唐書不一。其人若李神符、郭敬之、郭子儀、李嗣業、張嘉貞、尙可孤、白元光、侯仲莊、張孝忠、魏少游、戴休顏、高崇文、劉允濟、孟浩然。皆是焉。其意何哉。

唐鄎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御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四月

按新書公主傳。鄎國始封荊山。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碑不爲諱。有云。求之介族。嬪于薛氏。其後君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改降鄭氏。均養七子。麻縗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當

時大手筆人作文如此．可見唐時節義不明．如此等事．其相既明載之．其君又親書之．而不以爲羞．不有朱儒起而昌明其教．則泯泯棼棼者．將何所底止哉．

唐紀太山銘（參）元宗御製并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吳子柳門以太山銘寄示．時逼歲除．不能展觀．三年正月九日．風和日美．淨掃庭宇．與弟繩祖取而視之．見其紙幅百裂．顛倒錯亂．因委之於地．審是補綴．往來起伏．何啻千數．自辰至未．審定再三．文從字順．始成全璧．腰酸腿硬．目花亂飛．其樂自如也．碑前後凡二十四行．行五十一字．字徑六寸．而中多空格跳行之書．闕者三十餘字．非碑闕多．紙裂耳．其蹇闕者不過十餘字．趙子函石墨鐫華．謂下三尺許爲搨工焚蝕．遂闕百餘字者．彼特得之傳聞．實未嘗留心于此碑也．然非余兄弟之喜事而不憚勞．亦烏足以知其言之非哉．

元宗封泰山．在開元十三年．而銘刊于十四年．銘文首云．朕宅帝位．十有四載者．元宗即位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十三年．爲十四載也．時未改元爲載．而曰載者．文中偶一用之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陳憲墓誌銘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半多闕．其知爲陳姓者．以有泊七葉．有漢大將軍驃騎侯武之辭也．憲不見于唐書．而所著有中道通二教論．注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內經藥類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未有一載于藝文志者．非得此碑．憲其湮矣．

唐廣福寺思恆律師誌文　常東名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思恆．一俗僧耳．而中宗至爲圖像林光殿．御製畫讚．此可笑也．舊唐書姚崇傳．崇臨終遺書以誡子孫．有曰．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然則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固非獨自昌黎發之矣．碑無書者姓名．而撰者姓常．闕其名．然序末有東名願託勝因之辭．則其人名常東名也．

唐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并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

碑斷裂殘闕．不可讀．宋儋書險急偏側．開後來惡札法門．絕無唐人端嚴遒勁之意．

唐嵩岳少林寺碑　裴漼撰并行書　開元十六年七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有云．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纘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按後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祠．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是其事也．但碑以宣皇帝爲明皇帝．不知何所依據．

叔伯巖曰．案周本紀．宇文毓諡明皇帝．不應稱贇爲明．以混其先．贇之爲君．與齊高洋隋楊廣等．後之論者．直舉其淫侈之號．斥爲周天元耳．碑稱爲明皇帝．亦作文者狗釋氏之意．以其復崇像教．故以美名加之．亦何依據之有．

唐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銘有云．學比犛毛．富如崑玉．世俗以犛毛爲喻學之多．今按以富如崑玉相儷．則上句當是言學之精微耳．書者無姓名．而正書特謹嚴有法．

唐嶽麓寺碑　李邕撰并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余所得者裴潰本．大約不甚殘闕．而以失次不可讀．詳其文意．不過記寺立于晉太始．歷梁陳隋以至唐．並有施財之士修寺之僧而已．殊瑣瑣不足道．而北海所書碑．則自兩雲麾外．惟此尚有本來面目．可寶也．

唐代國長公主碑　鄭萬鈞撰并正書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碑殘闕．據金石錄．爲駙馬鄭萬鈞撰并行書．今按碑有曰．蒙自春朱顏卅餘載．則其爲萬鈞撰無疑．但行書當爲正書耳．公主．史字華婉．碑字花婉．史睿宗十一女公主列在五．碑云第四女．皆當以碑爲是．碑又云．男二女四．長子聰．次子明．新書既爲公主立傳．而皆不載．何其略也．

又按新書孝友傳有鄭潛曜．即代國公主之子．尚臨晉公主者也．潛曜當是明之字．而以字行．臨晉公主傳．誤作下嫁郭潛曜．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廿四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大智爲神秀之徒．舊唐書有傳．新書刪之．最是．碑文無足錄．而史惟則分書不可棄也．

唐嵩山會善寺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愉撰　沙門溫古行書　開元廿五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景賢爲大通之徒．按舊唐書神秀傳．卒諡大通禪師．弟子普寂、義福．並附傳後．即此碑所謂寂成福藏者也．初達磨西來．衣鉢相傳．祇授一人．及五世．而神秀、惠能．分爲南北宗．神秀授徒又如此其衆．而南宗尤盛．今之緇徒徧天下．率一僧授徒數人．多者至數十人．既爲生民之大蠹．亦皆彼教之罪人．其端皆自神秀慧能開之也．碑書遂廢作遂磨．唐碑中往往有之．

唐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五年八月

此僞刻也．其序事至爲誕妄．而後又有辨西域僧呪傳奕事．以爲好事者曲爲之說．彼張大其教．亦不足言．而碑言刊之年月在開元廿五年．其論傳奕事．則曰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云云．不知開元廿五年．何以有資治通鑑也．意此乃一不曉事俗僧之所僞爲．而趙子函盛稱其文可觀．不可笑耶．又碑稱不空卒於開元廿三年．而徐浩所書不空碑在建中二年．去此四十七年矣．而子函并而論之．豈以此爲一人乎．子函之紕繆如此．曾何足以道古．

唐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墓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開元廿六年正月

碑四面書．殘闕不可讀．魯公自稱第十三姪男．左傳姪其從姑．則此稱當爲姪．又如男可不必也．序首云君號闕定．又云君有三子．又云特稟君教．直稱女子爲君．此金石又一例．

唐立周蜀公尉遲迥碑　閻伯璵撰敍　顏真卿撰銘　蔡有鄰八分書并陰　開元年廿六年正月（此據金石錄之文刻金石續鈔）

右唐張嘉祐爲周尉遲迴所立碑。廣川書跋據以辨尙書故實之謬。是矣。然謂迴於魏之亡。無慨于懷。而於周則以興復爲任。其事有疑。是使迴不得爲周之純臣也。此則非是。按史、迴父俟兜本妻周太祖之姊。迴之歷官于魏。皆以從太祖征伐而得。是其爲周之心舊。而非魏亡國之臣明矣。豈得責其不盡節于魏而盡節于周也。碑云。父俟兜尙太祖姊昌樂長公主。史云大長公主。周太祖未授禪。當由孝閔以後之追尊耳。譔立于後世。本約略之辭。其歷官亦與史稍異。皆當以史爲是。

端木星垣曰。迴爲周之純臣固已。然其始不得謂非魏臣也。其官雖從周太祖征伐而得。然所得者魏官。非卽周官也。若以昌樂而言。迴尙金明。獨非魏公主乎。大抵魏晉以降。大義不明。錚錚者知狥私恩而已。士大夫不免。何有于武人。況迴發憤于王謙、司馬消難之先。事亦獨烈。是迴之於周。以恩始實以義終。君子善善從長。固不欲追魏事耳。非於魏遂可無憾也。廣州並後事而疑之。誠爲深文。今乃並前事而譏之。又太用寬典矣。

尉遲迴碑陰　迴元孫士良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廿六年二月

碑陰下段殘闕。其上有額。八分書。獨全。曰周大師蜀公碑陰記。開元廿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良述。文敘迴死節之烈。而并述張嘉祐德政百姓歌之之事。

唐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王日宴篆額　開元廿六年閏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蓋橋成於此時。而因以其餘資建亭爲記也。文爲游芳所纂。詞意流麗。王子言分書亦不惡。亦唐碑之佳者。

唐御註道德經　元宗御註　正書無姓名　開元廿六年十月（其勅刻金石文鈔）

此易州本也。前有開元廿年勅。中分道經、德經爲上下而註之。後有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勅立。并列別駕周諮、高陽軍副史鄭景宣、試司馬杜欽賢、道士染虛心、檢校上座解昇名。末記奉勅建立之年月。蓋勅下于廿年。而碑立于廿六年也。碑無書者姓名。然以他碑證之。知其爲蘇靈芝。靈芝所書田公德政碑。但作田琬。而此碑曰仁琬。與史所載名合。

唐易州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備載盧君在易政績。按史、盧暉無傳。新書地理志瀛洲下。載開元廿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溉田五百餘頃。田仁琬德政碑。開元廿四年爲易州刺史。盧暉遷瀛州。而琬代之。卽此碑所謂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者也。又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廿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是暉爲瀛州後又爲魏州。而皆有善政。合二史與此碑觀之。亦可以不朽矣。

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八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末甚任用。又曰。小勃律爲吐蕃所招。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之不捷。似仁琬爲安西都尉。在蓋嘉運之前。今按碑開元廿七

年。琬朝京師。廿八年。遷安西都護。而史廿七年蓋嘉運破突騎施之衆。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師。廿八年蓋嘉運入獻捷。上嘉其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則是嘉運遷隴右。仁琬始代其任也。又王忠嗣傳。開元廿九年。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是仁琬在安西一年。卽遷河東。而靈詧代之。正當在蓋嘉運之後。夫蒙靈詧之前。史敘次偶倒其文耳。新舊史皆云仁琬。而碑但云名琬。字正勤。然以事攷之。寔一人也。（易州石刻道德經碑後題名作仁琬。）

唐莒公唐儉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九年二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江寧侯貞友孝廉。嘗以此碑索跋。旣書以歸之矣。歲久忘之。而余所得本殘闕過甚。惟有云。惟尉遲敬德頗諳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似儉陷武周時事。而敬德之降。儉有力也。又前有云。封新成縣公。尋改爲晉昌郡公。史但言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是略也。趙明誠、趙子函皆言此碑行書。而碑寔正書。圓勁秀偉。唐碑中不多見。惜不得書者姓名耳。

唐夢眞容碑　牛仙客奏　蘇靈芝行書　開元廿九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一本作張九齡。當從易州本作牛仙客。蓋後人不知攷古。但以喜九齡之名而易之。而不知其況九齡也。碑立于開元廿九年。明年改元天寶。亦治亂升降一大端矣。

唐雲陽觀桓尊師碑　行書　開元廿九年十月

碑殘闕。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可觀。其前題云大唐潤州曲阿縣雲陽觀故監齋桓尊師碑文。事雖無足採取。而古今未有著於錄者。中有云。斯並載在碑陰。布諸人口。是碑尙有陰。而余未得之。

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行書　無年月

碑題下有一行云。族子海州刺史邕撰并書。邕非宗室。江夏李氏也。但以同姓。故稱族子。今翻刻本易作唐刺史李邕書。皆謬也。思訓。武后時棄官變名。十有六載。其擢宗正卿也。封眞彤伯。韋后三思時。又出爲岐州刺史。皆史所未詳。又史云。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而碑封隴西郡公時。已食邑三千戶。其懸絕如此。

唐金仙長公主碑　元宗御行書　徐嶠之撰（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碑行書。而前御書二字。八分書。按公主傳。太極元年。金仙公主與玉眞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爲師。觀始興。詔崇元護作日萬人。又裴漼傳。睿宗造金仙玉眞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不可起土功。召旱疫。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饑寒敝哉。不報。史言崇元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其人可知。其事亦可知也。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驕逸。擇配得婿。倘非所願。築觀宮外。得以自由耳。公主卒年卌有四。史所失載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五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幷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金石文字記。載春明夢餘錄云。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而余所得拓本已無之矣。蓋存字僅百二十餘。然董氏嘗摹此碑於戲鴻堂。幾過三百字。豈董氏所見者。在未爲礎前之本耶。余按此殘字中。如利倍往昔。功省今茲。及遂水隴山等語。鴻堂皆無之。疑董氏不無附會。且其書恣肆。亦不似此碑之謹嚴也。

唐兗公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廿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此頌爲曲阜令張之宏撰。而述都督李庭誨之言。宣王旣以銘焉。兗公豈宜闕爾。是之宏先已爲夫子作銘。今不可得而見也。銘文不足揚亞聖之德。而語多自譽何耶。

唐韓賞祭華嶽文　韓擇木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惟廿七祀。當是開元廿七年。至天寶元年而始書而刻於石也。此碑以擇木八分見重於世。其署銜榮王府司馬者。元宗第六子贈靖共太子琬。初名嗣元。封甄王。後改名滉。封榮王。開元廿五年改名琬者也。

其額云。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正書。據金石文字記云。韓賞告華嶽文。在述聖頌碑陰上方。述聖頌是開元十三年刻。或者此本爲刻述聖頌陰而設。僅刻其額而未之刻。賞遂因而刻之耶。額左右云。觀察推官劉繼元、節度推官韓翊。

唐元元靈應頌　戴璇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八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後題名。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疑伋于璇爲曾孫行。非必其嫡曾孫也。戴氏宰相見唐書者二人。冑與至德而已。今伋列銜爲尚書右僕射。而史不書。知史之所闕者多。按舊唐書天寶元年二月。改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八月。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卿爲尚書右僕射。其時戴伋豈爲右僕射。不可知。第史復僕射。雖在二月。而加林甫等以僕射銜。則在八月。今此碑建于七月。而伋已列銜爲右僕射。亦當爲史之誤耳。

此余前刻金石文鈔跋云爾。然戴伋官至僕射。史縱不爲立傳。亦何至不一見其名。蓄之於心。疑不釋也。後見錢竹汀先生所跋梁寺碑。謂四品孫五品孫是當蔭而未得官者。深嘆其言之有理。而例而推之。或伋竹祖曾官尚書右僕射。法當得蔭曾孫。而伋因繫之於署名之上。亦未可知。惜宰相世系表、其載戴冑與至德之子孫甚簡略。而無以證明之也。碑爲劉同昇撰頌。同昇名見杜暹傳。舊書曰同升。新書曰同昇。新書是也。

叔侚嚴曰。按宰相世系表。戴冑至德之後。惟載良紀一人。則伋非冑裔可知。梁寺碑四品孫五品孫虛銜耳。既署爲尚書右僕射。豈虛銜之比。而可繫於名上乎。第謂史有闕略則可。不必如竹汀先生之說也。

唐貞元張尊師碑　蔡瑋撰　韓贊行書　天寶二年六月

自玉眞公主度爲女道士。而道流之依影附聲者。競趨其門。高自標置。此張尊師碑。觀其文中所述。亦殊無異人。其死也。諡貞元。而至題爲清虛洞府靈都仙聖。張大之辭可笑。

唐隆闡法師懷惲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二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題下有懷惲及書四字。蓋後人游戲之刻。非原碑所有也。碑敍其祖後。不及其父而述其母。殊非文體。至懷惲之剃落。乃託之高宗之夢。特命辟召。尤浮誇張大之辭。不足爲信。碑無書者名姓。而行書流逸可觀。

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裴迥題額　徐浩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自秦皇漢武求不死藥。前鑒非遙。而後之人主。踵而行之。未有已也。然漢武後頗自悔。以爲世豈有仙。至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宏景以爲中原隔絕。藥力不精之故。帝以爲然。然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爲疑。宏景要不能自諱也。元宗命道士孫太沖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爲此文以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駟以獻。三事百僚。奉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林甫之佞不足責。吾不解明皇聰明

英武。而甘于受欺至於如此。恐不得以常情度之。謂惑于邪說巧佞而不知也。

又按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迎隱士周息元。李德裕獻書中、有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甑生。俱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之語。德裕之所謂甑生者。或卽此碑之孫太冲也。若然。則元宗雖面受林甫之欺。而心自明了。此所以能永其年歟。

唐端歷副衛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正書無姓名　天寶三載閏二月

其末云。以來年閏二月十二日。建塔于終南山施陁林善知識之次。其實天寶二祀也。則葬預定于來年。而撰文刊石則在二年也。碑敍良佐溺於佛教。而北卒也。小斂在床。乃有三旬而出。肩不改常。百日開容。色不渝舊之語。尤爲非禮。余問之今學釋氏教者。亦未有行之者也。

唐御註孝經　元宗御序御註幷八分書　皇太子亨題額　附李齊古表正書　元宗御批草書　天寶四載九月（表批刻金石續鈔）

前爲御製序。中刻孝經幷註。後有國子祭酒李齊古表。表後有元宗批荅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等題名四十五人。林甫不書姓。嵩陽觀聖德感應頌。林甫亦不書姓也。惟內有問不書臣者。不知何故。當是脫誤耳。據齊古表。是孝經刊成。打本以獻。則表與批荅是後所附刊也。

唐逸人竇天生碑　李邕撰　段清雲正書　范文題額　天寶六載二月

碑正書而略帶行意。亦佳。逸人諱天生。字自然。其文剝落不可讀。碑立于天寶六載二月。而邕于是年正月得罪死。蓋先爲之。故清雲書之也。

唐世稱隱逸爲逸人。故舊書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然舊書但有隱逸傳而無逸人傳。此蓋唐史臣原文未删正者。天生宦者明禮之父。其以逸人稱。固非播與平一之比。然亦可見唐時之例稱隱逸如此。蓋逸人猶逸民。唐避民字故也。

唐文林郎潘智昭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七載七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汪卽潘崇之子潘尫爾。不言崇而言汪。豈以其躬弑楚成恥而諱之耶。漢潘乾校官碑不諱崇。後漢賢于唐也。

唐王屋山冏尊師碑　弟齊莊撰　翟冏行書　天寶十一載二月

碑首殘闕。遂不得其姓。下有故靈昌郡太守息翟冏書。而後有弟道士曰齊莊。鴿原永懷。式昭至德之語。知其所撰也。碑有云。法師諱若水。字齊物。彭城人。有云。玉眞公主旣捨館陶之封。卜居平陽之洞。以爲常娥餌藥。乘兔輪以長生。嬴女吹簫。登鳳樓而久壽。遂于仙人臺下建立山居。按貞元張尊師碑亦云。公主幽居曰平陽洞府。小有仙臺。先生亦德契言從。道同心一。良由唐閭門不肅。公主假出家之名。卜居于外。而一時羽流之無行者。依影附聲。相率出其門下。其徒不以爲羞。又張而大之也。二碑本無可採取。故余不錄于文鈔。以古今未有著于錄者。因略而言之如此。

唐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正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永泰公主。中宗女也。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后所殺。中宗極悲念之。號墓爲陵。故緇流之善逢迎者。綠此而請立寺。此永泰寺所由名也。碑書後魏孝明帝上空三格。殆不通古今之徒者。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撰　顏眞卿正書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法之弊極矣。而魯公此書近世猶知寶愛。若其他則非惟棄而不觀。直不知人間尙有是物矣。然書本難得。余兒時買一本學書。則七偈已皆殘闕。今去此又數十年。其損壞更將何如哉。從叔方齋家藏此卷。後有蕭氏數印。本鄉先生蕭慕渠家物也。余非能書者。而好論書。故時時借玩。不忍釋手焉。今歸于余弟繼之。慕渠名雍明。史與其兄彥同傳。

唐雲麾將軍劉感墓誌銘　李震撰　席彬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文旣草率。書又俗惡。大不類唐人物。其敍述祖父處。似有不全。而碑完好無闕。尤屬可疑。但詳玩文意。似明皇誅太平公主時有功之人。今史載岐、薛二王、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王琚、崔日用、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而不及劉感。史旣無其名。余又棄其碑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

唐內侍省內常侍志廉墓誌銘　申堂搆撰　韓獻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

銘前一行多闕。遂不得其姓。但據文而知其諱志廉。字惠遂而已。然其文有曰。吳稱帝業。飛龍肇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則其人孫姓也。志廉無他事蹟。文但敍其所歷官。與其夫人卒葬之年月。爲宦者作誌銘。如此足矣。撰者申堂搆。其名見新書藝文志包融詩註。

唐書東方朔畫贊　晉夏侯湛撰　顏眞卿正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碑陰記自言。蓋取其字大可久。以公之功名節義。自當與天地相終始。而尙汲汲于身後之名如此。然則萬不及公之一者。宜何如慨歎也。

畫贊碑陰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及題額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中所言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以天寶九載封東平郡王。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也。同謁廟者。平冽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而當是時忠與逆則尙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懼哉。

唐張希古墓誌銘　無撰人姓名　田穎行書　天寶十五載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張希古墓誌。敍其祖父。而不著其名。卽希古亦僅稱其字。未免過于簡矣。碑爲田穎書。竇泉述書賦中有此人。其兄竇蒙注其下云。志凡識滯。今觀此書肥而少骨。誠哉是言也。

唐永仙觀主田尊師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殘闕。其知爲田尊師者。以碑額存而知之也。其文有曰。元宗賜額曰永仙觀。又曰。五藏六府。四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蓋通岐黃之術者。

唐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德二載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曰。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傳庚又東

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思明。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前。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載。致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附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或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嘉慶三年元旦。從兄師臣（名文標）。自京師函寄此碑。拓手精妙。其深陷處皆隱隱可見。反覆觀之。愈嘆竹垞之言至為精細。中當日情事。故備錄之。但案舊唐書、耿仁智說思明之降有今聞孝感皇帝云云。似至德二載。天下已知尊號。不必定册于三年。史之自相矛盾者固多矣。碑末蘇靈芝書名一行。經略二字亦深陷。

唐顏魯公祭姪文　顏眞卿撰幷行書　乾元元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有此帖。筆畫經畧而似稍佳。豈清河書畫舫中所謂眞蹟。卽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屬僞迹耶。慨眞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為詳悉。第謂泉明購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按舊書。泉明求其父屍于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卽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護遝長安。其文明白。因錄于此。

唐金天王祠題名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跋鈔）

公為宰相所厭。出為蒲州刺史。又為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此在道謁金天王祠而題記也。書法較公他書尤勁絕。

唐金天王廟祈雨記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此其廟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特高簡。李權八分、亦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與。倏登車雨降。宋人晧祈雨詩。靑天白日沛然下。皂蓋靑旗猶未歸。其言蓋權與于此。張惟一、見呂諲傳。又見蕭頴士傳。

唐通微道訣碑　元宗御製　行書無姓名　乾元二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為之以訓皇子者也。顧其言頗得道妙。而乃希不死以鍊丹於嵩陽。託之夢以迎像于盩厔。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難與。抑此猶當開元全盛。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至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璵荒唐之說。慇勤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脩崇靈跡。雖立石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幷篆書　乾元二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為李陽冰篆。而宋吳延年之所重勒。然神采飛動。尙可寶貴。趙子函誤以為原碑。而以歐陽公之言

為疑。殆未見延年跋也。（子函云。歐謂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城隍之名。見于易。而廟祀則不知其所始。此記云。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歐陽公跋。謂今天下皆有。縣猶少。而自明以來。則無縣無之。而臚于祀典矣。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命加城隍以封爵。京都為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王。其餘府為威靈公。州為靈佑侯。縣為顯佑伯。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祇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明臨安徐炬明夫撰古今事物原始。載其制詞。然則各邑有廟。而載在典禮。寔始于明初也。

唐嶽祠題名　李樞八分書幷篆　上元元年十二月

上為篆。下為八分。篆曰。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壹日同謁嶽祠書記。八分曰。華陰縣令王宥。前令王紓。丞王沭。尉李齊佺。尉■頎。鄭縣主簿張彬。尉竇彧。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樞書幷篆。此後上元也。樞卽書金天王廟祈雨記李權之弟。按竇彧述書賦注。權工八分。樞工小篆。今觀此記。則樞亦工八分也。又按宗室世系表。二人俱淮南靖王神通之元孫。膠西郡公孝義之曾孫。

唐工部尙書臧懷恪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李秀巖篆額　廣德元年十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載懷恪曾為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都元敬誤刊作兵馬使。按下、戎事齊足。十萬維羣。則征馬使當是監牧之官。而新舊唐書皆未之見也。碑又云。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十萬餘衆于狼頭山。公徒且殲。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按舊書、懷恩父為乙李啜拔。新書作乙李啜。不名設支。卽設支為名、為突厥官名、不可知。而新舊書並云。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降。置九都督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不應至開元初方隨懷恪來歸。然魯公於碑末云。公之世家。竊備聞見。則是信而有徵。疑史所未詳也。設支、都氏亦誤刊作設之。凡金薤琳琅所已刻。余無力重刻之。然其中錯誤不一。為略舉其要者。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代宗御題額　顏眞卿撰幷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敍郭氏先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宰相世系表作廣智。碑云。隋金州司倉諱履球。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世系表作隋涼州法曹。皆當以碑為是。又按元和姓纂。廣敬生昶。今碑與世系表合。而按世系表。廣敬乃昶之從伯。姓纂誤也。

郭廟碑陰　行書無姓名（刻金石文鈔）

碑陰載敬之子孫及曾孫官銜。與世系表亦多不合。且敬之孫曾孫數十人。而碑所載祇此數人。亦不知何故。碑為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唐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　行書　無年月（當是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云。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按舊唐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賊營于邠州西。

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卽其事也。文又云。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裴僕射者。裴冕也。是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也。金薤琳琅。釋裴爲裳誤矣。此書俗謂之爭坐位帖。魯公行草尤佳。宋四家書皆從此出。余嘗得舊搨本。臨之數十過。而凡骨如故。天生十指如懸錐。奈之何哉。

唐左武衛大將軍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　韓秀實行書并篆額　永泰元年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白元光父碑也。元光附見李光弼傳。但云。父道生。歷官朔州刺史而已。碑頗著其功伐。有曰。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其上爵位名氏。漫漶不全。以史按之。當是信安王禕拔石堡破奚契丹諸戰。而道生嘗從之耳。書者韓秀實運筆闊卓。幾與北海埒。

唐怡亭銘　裴虬撰　李陽冰篆　李莒八分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永泰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銘。前篆後八分書。集古、金石二錄具載之。前刻文鈔時。偶未檢及。故有誤。

唐李氏栖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文刻金石續鈔）

碑殘闕不多。而余所得剪裁本。故間有不屬處。但就其殘者錄之。以俟好古之君子正之也。季卿先塋。初在覇岸。未幾三兄俱卒。方士邵權以爲不吉。而爲改卜于鳳栖。此其遷塋記也。堪輿家禍福之說。君子所不言。今觀此碑。則唐時已信之如此。但不知李氏遷塋之後。其吉凶又何如耳。碑爲陽冰篆書。題曰從子。按世系表。陽冰與宰相游、道固言同族。無曜卿、季卿名。蓋以同姓而稱從子。猶李北海書思訓碑。而自稱族子也。

又按、季卿、舊唐書以爲宰相李適之之子。新唐書以爲李適之之子。在文苑傳。考新書李適傳云。再遷工部侍郎。又勅其子曰。覇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今碑有先侍郎卽世。及建塋覇陵、遺命也之語。則皆與新書合。而舊傳之誤必矣。碑又云。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敍上。澤悅幽明。按舊唐書、永泰元年。李季卿吏部侍郎。賈至禮部侍郎。並集賢院待詔。時正同寮也。

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季卿既遷先塋于鳳栖。而以三墳祔前碑所云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此碑所云。虵之若鴈行然。是也。然以堪輿家營考之。凡一穴、必有坐落朝對左右沙水之宜。今曰陪側。則其向背不一。不知其操何術也。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銘　嗣澤王潓撰并正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誌云。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按宗室世系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而傳作嗣紀王證。證者、澄之訛。鐵誠者。鐵城之訛也。

唐謙卦碑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此明嘉靖間張大用所重刻也。在湖蕪縣學宮。筆法瘦健。勝于先塋、三墳諸記。惜不得原刻見之。不知

精彩當更何如耳。世稱其書謙字無一同者。此則不足爲陽冰重。

唐聽松二字　篆書

字頗精健。世亦傳此爲陽冰書。其前有跋。漫漶不可審視。

唐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歷四年

碑極殘闕不可讀。王縉喜佞佛。度其爲僧作誌。必無可觀。而徐浩正書。存者特精彩煥然。較勝于不空和尙碑也。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六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神仙傳所載王方平、麻姑、蔡經事。如方平之赫奕。麻姑之狡獪。蔡經之妄想。飲食之豐腆。問答之淺俚。可謂荒誕不經。而魯公作記。盛舉而書之。別無論譏。其後乃附鄧紫陽之異蹟。并記黎瓊仙及紫陽之姪與其弟子之清修而止。然則此記、乃紫陽之徒所爲。非魯公筆也。歐陽永叔嘗疑其僞。信矣。

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眞卿正書　大歷六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初沿六朝遺習。文尙駢儷。至開元、天寶之間。稱燕許大手筆。然泄泄沓沓。其實一也。而元結挺然拔出於俗。不爲時尙所染。信豪傑之士哉。韓昌黎數本朝之文。所以爲之首屈一指也。此頌高古簡要。斫盡支辭。雖昌黎平淮西碑、柳州平淮西雅。覺未免有着意費力者在。而其首曰。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眞無愧于自譽。可與魯公之書。輝映千古矣。

唐太尉文貞公宋璟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七年九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所載與新舊史互有詳略。公名德碩彥。其美固不可勝詳也。獨碑云七子。而所載寔八子。長復同。次昇。次尙。次渾。次恕。次延。次華。次衡。與宰相世系表合。而新舊書本傳。秖云六子。無復同及延。然則碑云七子。傳云六子。皆誤也。碑側記稱第三子渾。第六子衡。以碑所序及世系表次之。則渾當第四。衡當第八。旣自相剌謬。而反與傳合。然則欲據碑以正史。碑亦有不能明者也。此碑是公之孫儼追造。攷世系表、儼是華之子。又公于二十一年致仕。與舊書元宗本紀合。而傳並云二十年。公爭二豎。內史令勅公出。碑不書名。舊史曰楊再思。新史曰姚琦。亦未知孰是。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十三年三月（文刻金薤琳琅）

文卽刻于前碑兩側。所載文貞逸事。新舊史皆無之。金石錄既論之矣。文中載公孫儼泣請論譔。而碑乃薛嵩命封演購石所建。當卽是著封氏聞見記之人。

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七年（文刻金石文鈔）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也。神功忠勇。有功于唐。中間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以一眚掩。至慕光弼之爲人。待下以誠。擧帥感之。祈禳報德。亦其情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

唐曲阜縣文宣王廟新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八年十二月

碑殘闕。其文有曰。孟公首之。盧公翊之。曰命縣大夫裴公新其南門。皆時也。其前有曰。刺史孟休鑒、判官郡功曹盧曈。則所謂孟公盧公者卽其人。而惟縣大夫裴公闕其名。

唐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歷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史序忠嗣之功稍略。既不足與碑相證明。而新書則依此碑纂輯。較舊史爲詳。而序次殊無倫理。蓋碑雜以儷語。前後不明年月不具。難以依據故也。史載忠嗣拒董延光下石堡事。爲讒言之所自興。而碑不書何耶。

唐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十二年五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今裂爲數十塊。然拓而連綴其辭。尚班班可讀。魯公好神仙家言。其爲此文。亦不無溢美。然元靖當金仙玉眞假借元門羽流奔輳之際。而甘心遐僻。雖屢蒙徵召。懇辭還山。誠心希其事。而能超然遠引者。宜公之欲結契于生前。而更徘徊其身後也。芝生丹所。鶴遍仙壇。並圖奏以上聞。要是元靖之累耳。

唐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　張彧撰　楊播行書　大歷十三年四月

碑中段漫漶不可讀。玩其文意。寺似魏初所建。隋改爲成實道場。唐中宗又改爲無憂寺也。碑後有云。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張公增。當是書段行琛碑者。書者楊播。楊炎父也。舊書云名在逸人傳。今檢隱逸傳中無之。

唐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行書　李同系篆額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行琛、秀實父也。新書稱秀實曾祖師濬。今按碑爲德濬。乃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又新舊二書皆言秀實居父憂。在肅宗卽位靈武後。而碑言行琛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碑當時立。宜得其實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張增。按通鑑、李懷光之叛。遣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與三將謀。給其衆東就糧于佛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時攷之。疑卽此張增耳。

唐修吳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正書　大歷十四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歐陽公甚薄張從申書。然故自不惡。雖未足與李北海齊名。而今世可見者。惟此記而已。亦所當寶惜也。記爲潤州刺史蕭定撰。定、瑀曾孫。以見惡于元載而外遷。後朱泚叛。詭其名爲張誕。不汚于賊。則其人固大有可稱者。

嘉慶戊辰秋。於蘇賈肆內見舊搨唐元靖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大歷七年八月。俗謂之三妙帖。書甚精妙。非季子碑已經翻刻者比也。以索價過高不得買之。又有宋搨蘭亭後序。及歐書數種。殘闕不全。後有培風堂主人。林吉人、汪退谷、何義門跋。並佳妙。附記于此。

唐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雖中有殘闕。而首尾班班可讀。按史、麗承鼎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耶。又舊書呂諲傳泰芝作奉芝。張皇后傳又作大芝。今碑作泰

芝。舊書誤也。

唐送劉太冲序　顏眞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劉太冲、宣城人。其弟太眞。唐書文藝有傳。敘有云、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聿修（名崇德）。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敘相贈。余觀董思白戲鴻堂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于此。意董從眞蹟鉤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

唐劉中使帖　顏眞卿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歷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于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所擒。舊書武俊傳又云。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所謂舍利將軍、亦不舉其姓名。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吳希光後從朱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前。

唐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　子眞卿撰并正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　文刻金薤琳琅

廣韻、顏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此本王儉之說。今魯公自敘先世。以爲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遂以顏爲氏。蓋據圖稱陳留風俗傳、莒洪要纂。故元和姓纂及宋鄧名世姓氏書皆本此爲定也。碑序其先世。而但加諱字。此自屬臨文不諱之義。然徐浩與公同時。其子現書浩碑。末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塡諱。則塡諱亦始於唐人。而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引此碑以證之。殆未見徐浩碑也。碑于建中元年七月鐫畢。而八月眞卿遷太子少師。男頵、碩、姪頂、頍、頎皆封男。此碑前敘官階所不能及。故又記之於後。

左春谷曰。唐人避家諱甚嚴。往往有出于禮法之外者。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于科籍。相習成風。執迷不悟。噫、亦太甚矣。顏公爲其父作廟碑。序其先世。直書名。而但加諱字。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然如徐浩碑末後、另書塡諱人姓名一行。則亦未嘗不得禮之意也。若韓昶自作墓誌、在大中九年。與此碑相距不遠。而序其先世曾祖、祖、父、曰叡素、曰仲卿、曰愈。皆直書名。而并不加諱字。揆之名終將諱之之義。果安在乎。此又考古者所不能無疑者也。

唐顏眞卿奉使書　自撰并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鯁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

于青蠅之詩也。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佛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貞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今此碑言、阿羅本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是史所未載也。碑有云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似指奕法害猜排佛法之事。又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蓋以僧而爲郭汾陽偏裨。累功而封者。非此碑則亦無傳于後世矣。

唐大興善寺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不空以僧而官至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然余按舊史。中宗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則授官不始于不空矣。

唐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吳嶽祠堂記。于公異文冷朝陽書文既簡明書亦遒勁唐碑中之佳者也。李晟平朱泚。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故宜其文精拔爲時所稱。吳嶽在雍州據爾雅河西嶽之文。則吳嶽在周五嶽之內。而自漢以來。並以中嶽爲嵩高而吳嶽不與。故此碑但云山鎮之秩同於方嶽耳。

唐懷素藏眞律公二帖　草書

此宋游師雄所摹刻。後有周越、馬宗晦、文彥博、呂大防、孫固、劉燾、趙瞻、韓忠彥、許將、蔣之奇跋。又刻李白贈懷素草書歌。而師雄自爲序于後。太白歌前人以爲僞作。信然。

唐僧懷素自敘　草書

此明文彭三橋所刻。諸跋後三橋自爲小楷以釋之。然此文已刻于宋朱長文墨池編矣。素草書自足以傳世。而自敘乃不述筆法精微之妙。備雜取諸名公誇賞之言。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殆亦有不自信者耶。似又不及藏眞一帖寥寥數語。爲簡而得要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六

唐華陽三洞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竇泉正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靖碑謂景昭爲元靖之門人。此碑乃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嘗爲元靖所使。與魯公書札往來。後又爲元靖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爲元靖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竇泉書。泉嘗作述書賦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彝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元諒之功與史略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爲大將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閤。疑碑爲得其實。或懷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爲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紀。貞元四年和重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眞爲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爲牛名俊所斬。馬燧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琯篆額　貞元九年（文刻金薤琳琅）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云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又

曰。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尙闕。則當在貞元九年也。碑云。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撿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

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巖。（闕）摠帥文武將佐。營軍汧陽。巖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名之理也。汧陽縣山南。而貞元時爲節度者、嚴震。震于興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巖字下當爲公字。時已漫漶。而爲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削。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峻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爲崛強自好之士。而文殊臃腫。不稱其爲人何耶。

唐澄城令鄭楚相德政碑　陳京撰（此據金石錄書之）　鄭雲逵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今按、碑雖剝泐。而可識者尙多。其前云。詔諭銘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則楚相卽其名。惟其名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命之也。碑中敍其先世頗詳。高祖元昌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琨。冀州南宮尉。而下敍楚相之釋褐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邑。有因。枯（闕）由鹽而並出。鸑鷟抱義而大去。有曰。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闕）于鄉亭。唐史既不入之循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之不復見也。故撮其大略識之。

唐會稽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雖漫漶殘闕。尙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諡。但曰會稽公。而新書諡曰定。碑云（闕）朗州別駕。而新舊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名皆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參軍張平叔填諱。當以現自書故。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朔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逵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孝同世次明滅史册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通子孝同。孝同子璲。璲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子函未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歷。以爲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宰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事無可登。名未可滅。表實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誠過。而要其言學者讀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追諡號記。按碑楚金卒于乾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微追書飛錫之所撰。而幷附之者也。碑之所敍與多寶塔碑大略相同。通微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蘇遇撰　曹郢行書并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觀邠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度往蔡。督師悉請罷去諸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敍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淸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竇叔向碑　羊士諤撰　竇公直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尙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爲正。叔向、鞏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爲竇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爲易直之誤。

唐立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元和四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能相、鎭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名烜赫。而不知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墓誌銘　華（名闕）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五月（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不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甆缾銅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盂一顆完。稍後見古壙。遂掩之如舊。不復掘。余亟使人取碑來。則唐施處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爍。出土時。爲無知者見字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闕焉。涇于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見。萬安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姓名于千百年之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葬禮則略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塋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

山河。雖銘辭套語。然處之遠矣。

唐內侍李輔光墓誌銘　崔元略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請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卽輔光也。碑特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鎭。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按通鑑、及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爲枯枿所傷而死。舊唐書以爲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而皆不言爲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洎劾其懦。以李鄘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爲李說。而鄭儋代說。嚴綬代儋。鄘又代綬。卽碑中所云。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陵軍帥。而碑易惡爲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寔事則當證之於碑。虛譽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光自聯名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唐柳井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城柳。神■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跋云。天啓三年。鑿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爲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上。古色燦然。韓碑旣仆。段文昌改撰之碑。相傳爲宋陳珦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爲原刻與。抑卽陳所刻者與。問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以寶矣。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正書　陸邳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寫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敍則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之禍。可勝慨哉。文敍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脚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大和三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舊唐書所載西平歷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都元敬條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又盡舉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略。非若勳伐微小。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爲得體。而不嫌于略。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諡忠武。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略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子。侗、佃、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文素撰　徐良郇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耆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眞可

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立義學。卽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餘年之勸施苦捨。所修功德。乃石燈籠講堂佛殿石幢石和尙鐘樓等項而已。

唐奉義郎吳達墓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爲典。

唐眞空寺陁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并行書　大和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并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嶠之書。以燬于盜。大和七年。明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爲後記。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沓瑣細。的書雖源出聖教。而運筆亦覺萎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長吏之好賢。其綢繆亡已有如是也。阿殿之勢盛。而寒素卻走。諂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舊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名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卽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頔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璘爲苻令奇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爲詳。而與史略同。惟大父暉、弟琳、瑤、子濟、澈、歜、史皆未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豎潛通馬燧遣帶。史所不書。護兵還齊。嚙臂爲別。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寇邊。偏師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云。遷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劒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劍南節度使。此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夫爲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彙以成文。其卑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之善學柳書者。

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爲異也。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爲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旣葬。其孫㷀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謩撰　沙門齊操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涇水西有崇慶寺。舊志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棼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遂分。乃得倡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靡。留心梵教。何哉。蓋由當時無臯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嗚呼。可勝歎哉。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公字。而碑脫之。

唐碁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乂碣文。是碁公卒時。已有墓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碁公先世。而云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因知尉遲敬德尚有弟宗。曾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續之曰。詔和（下闕二字）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于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嘗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陁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殆說者也。以時考之。當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蕭景仁行書　大中六年闕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即其姓也。爲僧記而不去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敍師事甚奇。

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般師之裔孫。語尤奇。

唐圭峰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幷正書　柳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爲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輯釋氏書者。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舅氏翟雲樓先生受句讀。授此搨以學書。不能好也。輒棄去。隨俗作字。旣乃以閱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詩。字燕苻。能文工書。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爲寶。

唐韓昶自爲墓誌銘　子（闕名）正書幷篆　大中九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昶乘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敍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昶之歷官行事。頗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爲昶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爲之釋然快也。

唐翟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十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爲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爲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得兒。一時以爲快也。此翟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典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爲之長。劉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不過一卑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爲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文之詔。按文選顏延年應詔作曲水詩注云。晉文王諱昭。改爲詔。今以唐人而諱昭爲詔。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璵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忠（闕）璵漸處度（闕）又有璵開命震悚。即走相君之門固辭語。按史、崔璵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撰文者必崔璵。而金石錄以爲崔珦。誤也。相君者。魏謩也。碑云。府君諱巢。按宰相世系表、作漎。必巢之誤也。當以碑爲是。碑旣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無從與史細爲核對。而略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鍇正書幷篆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爲劉行深之第五子。按舊唐書、僖宗即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待僖宗即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任矣。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買防文。次孔溫裕奏。次中書牒勑。孔廟多漢碑。故敍列略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裴柳筆意。而無書者姓名。溫裕、孔巢父從子戣之子也。舊書巢父傳云從子戡、戣、戢。新書曰戣、戡、戢。蓋據孔岑父碑正之。舊書戢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略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其文曰。夫人即故玉册官內奉供。賜緋魚袋強瓊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忽染膏肓之疾。終華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幼男女共二喪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村男側。

按銘刻于陀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當是建石幢于墓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即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敗。還罪。合餘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蓄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二月廿一日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名闕）　董璵篆蓋　乾寧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禍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緇郎外倚全忠。擁兵數歲。芟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狐而同夷。蠹與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征。朝廷罪之。則秦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幷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承大寶。歷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即位。因復承泌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滻水。奠君命也。則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幷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黨。然其大略固歷歷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賢刼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肖啓齊眉。姻連棣華。又曰。承顏嬿託。同氣無依。蓋即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稚僮文字。一有稚僮不敢怠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不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爲晉之短主簿。然果爲短主簿時。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爲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爲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爾朱遂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敍其先世曰。簪紱車服。其敍遂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貲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下截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歷元年移于當曹南院仁利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李公友誠（闕）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則闕之建立。尚在寶歷前。或以爲幢。而作會昌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唐尊勝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陀羅尼幢。所在多有。余之棄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無年月（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蘿先生（諱鳳）署涇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草見貽。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鉤勒。而刻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僞。後謁袁太史簡齋于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即補蘿所翻之原本也。墨光如鑑。精神完足。真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跋。最後補蘿自跋。以爲碑自順治間出土。見爲廊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前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攷之史册。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彙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爲闕事。故爲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幷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

元魏滎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許可寶著

元魏滎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元魏滎陽鄭文公下碑．在掖縣城南十五里雲峯山之東．爲北朝諸碑板之冠．文雅書工．字體尤極精采．卽省變之字．亦悉本漢、晉以來隸書．無背形聲．與他碑連篇俗書者．固判衢壤矣．間有同聲通借．大都闇符經典．未嘗有鄉壁虛造之字闌入．如顏氏家訓所指斥者．青浦王侍郎昶金石萃編未之披載．嘉定錢少詹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始稱魏書本傳．父曄不仕．而碑云拜建威將軍云云．當從碑爲是．又稱論樂一事．可補本傳之闕．謚文靈．碑祇稱文公者．猶諸葛孔明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舉其美者言之也．儀徵相國太傅文達公山左金石志亦稱可據碑以補魏書之闕．是金石文字之有助於史逸也．致鄭氏北地世家．雲峯、天柱之間．三世手迹．標儁南朝．獨此碑結銜下有草字旁注．余諦案其筆迹．實爲一手書．明此是碑文草稿．刊正碑時．文加删削．辭益簡美．以石好．故別刊碑稿於此．名此爲下．故號正碑爲上．今試按文對校．其删削修飾之迹甚顯．益可信爲初屬草之稿本矣．近人儀徵汪鋆研山氏刊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未識及此．幷未載上碑正文．是其疏也．余嘗歷稽經典．知此碑通借字之可据．如借驎作麐．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魏書同此．但北史唐書世系表俱作麟．蓋二字可通用．今案說文．驎爲馬黑脣．麐爲麒麐字．麟爲大牝鹿．玉篇以麟爲麐之或文．上碑正作麐．此爲形聲相同之假借字．左氏定九年傳注．若麟爲田獲．穀梁傳序．麟感化而來．陸德明經典釋文皆曰本又作驎．又借熒作滎．案熒陽本作滎陽．卽禹貢滎波之陽也．說文熒滎二形不同．周官職方氏．其川滎雒．漢書地理志、水經濟水注皆作熒．左氏閔元年經注．熒陽宛陵縣西南．釋文．熒或本作滎．韓勑後碑．河南熒陽．以熒作滎．二字通用．自漢已然．又借緇作緒．緒字無攷．玉篇以菑爲甾之或文．廣韻以菑爲甾之重文．此碑又省甾从昔．案武班碑．齊國臨菑．以菑爲淄．知凡从甾之字．皆可省从昔．碑特隸去中豎耳．又借弈作奕．案方言．奕、容也．廣雅釋詁．弈、容也．又釋訓．弈弈、容也．是以弈爲奕之叚．尹宙碑、谷朗碑．奕世字皆作弈．又借遂作述．玉篇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之或文．[illegible]隶二形．古自通．案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顏師古集注云．遂字或作述．亦其證．又借啚作圖．啚爲都．啚字案一切經音義八引詔定古文官書云．圖啚二形同．又借楊作揚．案揚州字本應作楊．曹全碑．兖豫荊楊．字从木．蓺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从木．郭忠恕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宋本爾雅、史記尚皆不誤．自張參五經文字．始以从木爲非．開成石經因之．後人反定以从手爲正矣．又借栝作括．爲易括囊之括．括栝皆从昏聲．詩車舝釋文．括本亦作栝．書君奭．南宮括．大傳作适．國語、莊子釋名皆以栝爲筈．淮南子、張衡西京賦又以括爲筈．是凡从昏聲者．古皆可互通．又借瞻作詹．晉孫夫人碑瞻前字如此．此又省言作合．案詩閟宮．魯邦所詹．說苑雅言引作魯侯是瞻．左氏莊十七年經．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又僖七年傳．鄭詹．呂覽務本、韓子十過、史記管世家．並作瞻．可證．又借熟作孰．案說文．孰卽訓食飪義．無熟字．後人變隸加火形．孟子、荀子、禮記皆以孰爲熟．史記、周髀算經、呂覽始以熟爲孰．要知熟孰本是一字．又借寘作愼．山左金石志釋作寡．非．諦案之．爲寘形無疑似．案說文．愼从心眞聲．新附寘从宀眞聲．古讀愼爲眞聲．不與今音順同．寘亦爲眞聲．不與今音讀同．漢書古今人表．魯愼公．史記魯世家作眞公．詩譜序疏作貞公．可知愼寘形聲同．故可通．又借愍作敏．案漢書古今人表．宋愍公．徐幹中論作敏公．漢書律歷志下．距緡公七十六歲．集注．緡讀與愍同．愍敏緡皆一聲之通．又借素作索．案書孔安國序、左氏昭十二年傳八索字．釋文皆云．索本作素．禮記．素隱行怪．亦讀如索．魏王基殘碑．憲章墳素．亦以素爲索．又借薀作蘊．案廣韻云．薀俗作蘊．玉篇．薀蘊同訓積也．聚也．蓄也．薀又訓藏．今反以蘊爲正字．碑尙不爲．古但用縕字．易繫辭．乾坤其易之縕邪．可證．又借厤作歷．案易．治厤．書．厤象．厤數．漢書、續漢書律厤志皆作歷．莊子天下篇．厤物之意．釋文．厤古歷字．說文分爲二．然自得通．又借閑作閒．案閑爲閒又防閑借爲閒暇之閒．自經史諸子皆已互通．釋文屢見．可證．又借于作乎．上碑正作乎．案莊子人間世篇．且幾有翦乎．釋文云．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乎本又作于．論語．孝于惟孝．釋文．于本作乎．列子周穆王篇．於于余一人．釋文．于又作乎．是于乎二字．古自相通．又借篆作彖．讀爲史字．同．上碑作研注當史．可證．案說文．彖讀若弛．彖彖二形．古讀彖象．非如今音通貫切．此篆从竹彖聲．非今篆隸之篆．上碑史爲正字．此爲同聲假借字．元魏元象二年．元氏縣趙融造凝禪寺三級浮圖之碑頌．郁郁顯於篆册．亦以篆作史之證．又借縱作從．從容之從．案縱從古本通．如縱橫作從橫．是已．山海經大荒南經．南旁名曰從淵．郭璞注．從音驄馬之驄．縱有驄音．自與從容之從音同．元魏正光四年．懿侯高貞碑．縱容校文之職．亦如此．縱作樅形．乃與魏封孔羨碑之縱同也．他如字形之从隸變隸者．監作監．劉

君殘碑。博覽字从臣。碑凡从臣之覽覽等字皆本之。節作莭。史晨奏銘、莭字如此。隸凡从竹者。廾竹不分。又或作𠆢。碑皆本之。督作督。西狹頌、督郵字如此。凡从叔之字皆本之。窕作窯。禮器碑陰、故兖州從事曹全碑、兖豫荆楊字均如此。將作將。揚淮表紀、將作大匠字省夕如此。剌作剌。石門頌、剌過拾遺字如此。陽作陽。漢碑字多省旦。凡从昜者皆本之。鄭作鄭。石門頌、南鄭魏整字如此。又或不省。碑作碑。華山廟碑、字如此。氐民皆加丶作氐民。皆全碑。因氐焉華山廟碑、功加於民字如此。凡从氐民者本之。徙作徙。孔龢碑、司徒字如此。凡从走者本之。善作善。石經儀禮殘碑、善乎字如此。職作職。衡方碑、將授緄職字如此。乎作乎。魏封孔羨碑、能無頌乎字如此。漢作漢。禮器碑陰、鮑丹漢公字如此。高作髙。白石神君碑陰、郝幼高字如此。凡从古之亮享亭字皆本之。解作觧。石門頌作觧。此又省。開作開。李孟初神祠碑、開陽貴君字如此。經作經。鄐閣頌、經用衿組字如此。義作義。晉孫夫人碑、皆是義形字如此。凡从義者本之。美作美。韓仁銘、夏承碑皆變从美如此。策作筞。晉太公呂望表、得竹策之書類此。此又省。德作德。張遷碑、德字如此。箸作箸。谷朗碑、威恩素著字如此。儒作儒。晉孫夫人碑、以儒雅稱字如此。眞作真。魯峻碑陰、棣真子然字如此。昭作昭。魏封孔羨碑、昭顯上世字如此。凡从召者本之。辟作辟。曹全碑、仍辟梁州字如此。能作能。西狹頌、進不能濟字如此。凡从能者本之。致作致。孔宙碑、告用致仕字如此。直作直。孔彪碑、直道事人字如此。凡从直者本之。競作竸。楊震碑、作競。此又變从二竟而省一兄形。陵作陵。禮器碑、禮樂陵遲字如此。夷作夷。魏受禪表、東夷字如此。聰作聦。楊叔恭殘碑、開聰四聽類此。此又省。玉篇以聦爲俗。虔作䖍。西狹頌、下辨李虔類此。此又省。劉作劉。曹全碑陰、劉政元方變从二。此又省从章艸形。冀作兾。禮器碑陰、馬瑤元冀字如此。此又省。全作仝。說文古文仝字如此。凡从全者本之。靜作靜。譙敏碑、守靜微宄字如此。逸作逸。北海碑陰、辟逸字如此。屬作属。西狹頌、屬縣趍教字如此。勃作勃。魯峻碑陰、勃海字如此。興作興。張遷碑、周宣王中興。皆建興顇字竝从日。微作微。史晨奏銘、端門見微字如此。凡从微者本之。發作發。魯峻碑、推然疏發字如此。凡从發者本之。正作𣥄。孔彪碑、自然之𣥄字如此。遷作遷。景北海碑陰、召邱遷字變从升如此。谿作谿。史晨奏銘、淮源廟碑害皆省作害。此本之。明作朙。石門頌、君德朗明字如此。贈作贈。王基殘碑、贈以東武侯字如此。凡从曾者皆本之。燕作燕。魏上尊號奏、雉鳩燕齊字如此。齊作齊。景北海碑陰、齊沐字似此。此蓋小變。凡从齊者本之。邊作邊。衡方碑、邊民是鎮字如此。此又省。建延廷作建延廷。石門頌、至建和二年。谷朗碑、宜延遐紀。曹全碑、廷曹廊閣。皆變乏从乚如此。凡从乏者皆本之。傳作傳。譙敏碑、傳道與京君明字如此。北碑專專不分。凡从專者皆本之。此作此。魏范式碑、上尊號奏此竝作此。遠作遠。張遷碑陰、韋漢遠字如此。哉作𢦏。韋艸𢦏字如此。粟作粟。魏元丕碑、吳谷朗碑、粟字始从米。北碑又多作粟。此蓋小有漫漶而異也。靈作靈。景北海碑陰、魂靈字如此。氣作氣。史晨後碑、㞙氣拜手字如此。恆作恒。隸凡从互亘不分。鄐閣頌、恒失司君字如此。據作㨿。孔彪碑、將據師輔字如此。北碑處處不分。皆本之。籍作藉。孔褒碑、魏受禪表、皆以藉爲籍如此。此又省。備作俻。西狹頌、則爲設備字如此。達作達。華山廟碑、深達字如此。式作戎。武梁祠畫象題字、後世凱式字如此。陰作陰。孔宙碑

陰、魏郡陰安字如此。凡从今如含字變从舍者本之。厤作厤。史晨後碑、彌歷億萬始變厤从麻如此。所作所。禮器碑、禮所宜異字如此。留作畱。張遷碑、留字如此。然作然。史晨奏銘、郡掾末然字如此。沈作沉。白石神君碑、水無沉氣字如此。絕作絶。鄐閣頌、激揚絕道字如此。於作扵。熹平殘碑、行成於內字如此。凡从於者本之。博作愽。靈臺碑、楊震碑、並變十从小如此。碑之協字亦本之。學作學。晉太公呂望表、先秦滅學字如此。荅作荅。石門頌、下荅巛皇字如此。說文本从艸。从竹者俗字。第作苐。說文本即弟字。類篇以第爲弟之或文。孔龢碑、通高苐字如此。彌作弥。王基殘碑、弥留字如此。雖作雖。鄐閣頌、雖昔魯班字如此。簡作蕑。孔宙碑、濟宏功於易簡。即以蕑爲簡如此。數作數。晉太公呂望表、考年數字如此。顏作顔。禮器碑、顏氏聖舅字如此。辭作辤。晉孫夫人碑、爲之辭曰字類此。此又變舍爲舌。亂字因之。陟作陟。白石神君碑、尒乃陟景山字如此。凡从步者本之。假作假。史晨後碑作徦假。此蓋兩用之。負作貟。史晨後碑、國縣負宄字如此。碑凡口厶互通多本之。散作散。石門頌、出散入秦字如此。碑凡从文从殳之字皆互通作殳者本之。均作均。鄐閣頌、平均字如此。从土加、多本之。就作就。武梁祠畫象題字、就之如雲字如此。凡从京者本之。邸作邸。劉熊碑、砥字如此。从氐者蓋本之。嘿作嚜。說文本从墨。嚜默古字通。尙書恭默古文作嚜。漢書賈誼傳、于嗟嚜嚜兮。史記作默。婁壽碑、元嚜有成類此。此又省土形。肅作肅。白石神君碑、嵩山太室闕銘、肅皆从省。此蓋因之。觀作觀。史晨後碑、咸俾來觀字如此。此又省。聽作聽。石門頌、帝用是聽字如此。隰作隰。魯峻碑陰、顯公字从省。此因之。總作揔。樊敏碑、總角好學字類此。此又變糸从手。器作器。張遷碑、利器字如此。兼作兼。孔謙碣、兼行相事字如此。說作悅。西狹頌、敦詩悅禮字如此。禮作礼。說文、礼古文禮。白石神君碑、礼孝字如此。易作易。張遷碑、治京氏易字如此。儁作儁。曹全碑、儁艾字如此。隨作随。石門頌、劉熊碑、隨字皆如此。厥作㕟。張遷碑、陽氣厥析字如此。庶作庻。嵩山太室闕銘、衆庶所尊字類此。此又變作从祭。作祭。史晨奏銘、四時來祭字如此。承作承。史晨後碑、乃敢承祀字如此。敬作敬。史晨後碑、李謙敬讓字如此。詣作詣。白石神君碑、詣大常字如此。喪作喪。楊淮表紀、曹全碑、喪字如此。疏作疏。淮源廟碑、疏穢濟遠字如此。胥作胥。禮器碑、皇戲統華胥字如此。鼎作鼎。吳寶鼎甎、寶鼎二年字如此。此又省。寬作寬。衡方碑、寬裕字如此。嚴作嚴。上碑作嚴。西狹頌、不嚴而治字如此。此又省从嚴者本之。穆作穆。張遷碑、於穆我君字類此。此又小變。耕作耕。耿勳碑、發荒田耕種字如此。此又省从禾。桑作桒。禮器碑、顏育空桒字如此。鞭作鞭。隸凡从革者皆作革。此本之。戮作㦸。耿勳碑、威不戮仁字如此。此加丶。寢作寑。史晨奏銘、孔宙碑、竝作寑。此變从宂。往作徃。石門頌、揆往字如此。牢作窂。史晨奏銘、祠孔子以太牢字如此。歸作歸。孔宙碑、京夏歸德字如此。此又省。葬作塟。魏膠東令王君碑、至于京師者五世字如此。簿作薄。西狹頌、主簿字如此。等作䒭。史晨後碑、劉耽等字如此。邈作邈。孔彪碑、邈矣不意字如此。此又變从豸。稽作稽。禮器碑、稽字類此。此又變。旦作旦。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周公旦字如此。姬作姫。漢碑、顯熙字多變臣作臣。此本之。容作㝐。魏受禪表、叡智神武字類此。此又變克作剋。衡方碑、剋亮天功字如此。典作典。說文本从冊从丌。此省丨加一。獨作獨。武氏左石室畫象題字、獨處字如此。凡从蜀者本之。孤作孤。魏上尊號奏、若孤者字如此。鄒

作鄣孔宙碑陰、梁鄐道宸字如此.澤作澤.石門頌、澤有所注字類此.此又變繼作繼.章草繼字右旁如此.胄作胤.魏封孔羡碑、胤軒轅之高縱字類此.此又變从彳.縱作綖.夏承碑、印綬字如此.歲作歲.華山廟碑、以歲時往祠字如此.辛作辛.劉君殘碑側、辛酉字如此.卯作夘.武氏石闕銘、弟夘造字如此.四十作卌.鄭固碑、年卌二字如此.皆可證其有所受也.此外綿省爲綿.道昭太基山東堪石室銘、亦从省.尙有古文系从辛.無下巾形之遺意.律省爲律.當時字體人彳多互用.如使徒是已.又讓省爲讓.滅省爲滅.初省爲初.龍省爲龍.及字形小變者.若聯作聯.穎作穎.凡作凡.寵作寵.鳳作鳳.休作烋.亦止數文.而則爲書卷字.六朝經典.凡若干卷.竝作弓.倘沿當時之體.非若不用爲罷.更生爲蘇.追來爲歸.神虫爲蠶.先人爲老之謬戾也.至下碑與上碑彼此小異之字.千載彼作仮載.百世彼作千世.淵氣彼作純氣.賦詠彼作文賦.銓衡彼作詮衡.明儁彼作經書.超侍彼作文侍.於位彼作乎位.瞀覽彼作歷覽.悉可按校而得.今十二硯齋本釋文.誤脫甚夥.又是校者之疏.弟二行碑下脫草字.稱上脫著字.陵誤淩字.黃門侍郎誤持節字.谿誤諮字.如此上脫致字.公上誤空一格.實誤寔字.高亘誤頁字.超異誤難字.謙誤謠字.雅下脫博字.常下増使字.久于誤乎字.年下脫而字.封齊州誤兗字.督光州誤兗字.時上脫先字.公之制公誤比字.公上無衍文.誤衍四□.鼎誤鼎字.化上誤衍二□.耕誤耕字.賜誤贈字.程誤陳字.弗誤不字.惕誤惕字.或誤戎字.尙改嗣字.卌誤卅字.賴碑文具在.足以訂正.後此百年剝蝕.而椎拓不精.研山之書.不將傳誤來許乎.用竭鄙陋.補前人所未詳.毛舉如右.欲讀碑者知其珍貴焉.光緒二年六月七日錢唐諸可寶識.

石門碑醳

王森文撰

石門碑醳目錄

諸城王森文譔

趙敏若碑
范鼎碑
北魏永平碑
曹濟之碑
文同碑
張伯山碑
安丙碑
王遠石門銘
石門
右扶風丞碑
趙公茂碑
俞伯謨碑
鮮于翔碑
楊孟文石門頌
李苞碑
楊伯邳碑
劉希曾碑
潘宗伯碑
晏袤碑
山河堰碑
衮雪
漢永平碑
漢永平碑陰
章邵碑
玉盆
鄐閣銘　附
重刻鄐閣銘　附
游石門記
鄐閣銘摩崖碑攷　附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石門碑醳

趙敏若碑東壁

紀國趙在□敏若眡堰脩祀事閒中□隆之景南普慈劉□光遠廣漢耿巽□□□沔程卬厚任咸左□□□□西□□繁彭順成李行潼川白巨濟□□□綵玩玉盆揖□潭觴舟衮雪步舉确登石門拂石□從容論茗而去衮雪□□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熟食五日

范鼎碑

范鼎伊沂孫李揆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游

北魏永平碑

□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年為永平元年餘功至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年同日永平今古同前極矣哉後之君子異世同聞焉

曹濟之碑

曹濟之龐公巽曹瑋李禀紹定己丑熟食日識

賈拮字三德

文岡碑

郡丞潞國文岡脉堰役同邑尉舜
都張海臨洮魏機東□李壽淳熙
丁未仲春十有三日来游

張伯山碑

古郫張伯山閬中郭彥輔
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
同□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

安丙碑

嘉定閏月既望太守
安丙同李𠋫真來孫
明孫□𠋫之二子侍

王遠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戎夷遞作乍
開乍閉通塞不恒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崩淪澗
閣湮褫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
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里
西上鑿山為道峭岨盤迂九折無以加經途巨礙行者苦
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簡良牧三年
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
公建旗嶓漾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險難升轉
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南開創舊路釋負擔之勞就方軌
之遠詔遣左校令賈三德（領徒）一萬人將帥百□人共成
其事三德巧思機發情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
蹋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
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谿棧壑砰險梁危自迴車至谷
口二百餘里連輈並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
不夷通焉主生廣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
之勞於是畜產鹽鐵之利紈綿罽氈之饒充牣川內四民
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
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迥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以宣
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西帶汧隴
東控樊襄河山雖險漢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疆永懷
古烈跡在人亡不達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長
□凝晚露畫涵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隆高閣有車
轔轔成夷石道駟牡其騑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刊巖曲
以紀鴻塵
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
□泰典籤□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郡洛陽縣武阿□鑿字

石門西壁

石門

右扶風丞碑

右扶風丞□□□□李君諱□
□字□去
斛大臺政由其□
懽喜行人蒙□□故
事再舉孝廉尚
郡朐忍令抐漢
禾都尉
宜

趙公茂碑

慶元丙辰暮春止
餘三日趙公茂宋□
志張壽卿宋咏道□
公茂二子符棪同來觀
漢刻三酌于此
石門

俞伯謨碑

貫公直正之俞
次皋伯謨師虞
成之何賁元素
紹聖乙亥仲春
望同遊伯謨題

鮮于翔碑

□□□□□□
庚寅□□邑令
□□□
府□事文□恩
邑令鮮于翔
崇寧五年丙戌
九月廿四日遊

楊孟文石門頌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
域為充
高祖受命　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
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
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　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修上則縣峻
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廎寫輸淵平阿淖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確磐臨危
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礙弗前惡蟲𡡉狩蛇蛭毒螫未秋截霜稼苗夭殘
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
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
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
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犍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

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々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恩秋貶若霜無偏蕩々貞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弘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釋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縱上順斗極下答坤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々歎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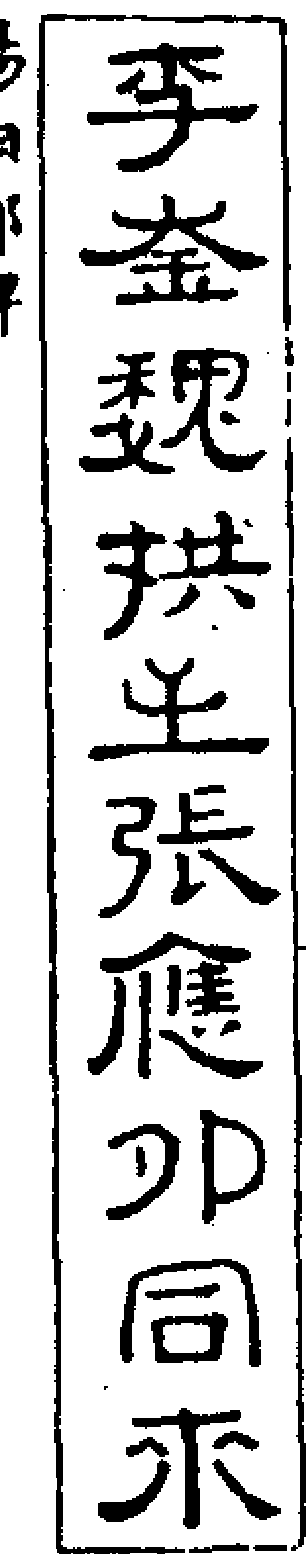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々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晁漢彊字産伯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寳主）

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朗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玉後遣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卑 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 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

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 守安陽長

李苞碑



楊伯邳碑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為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丞冀州刺史大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失覆□□□□□□□ 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

□門同郡卞□字子□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紀

劉希曾碑

記喜侍行
遊男兼善孫記回
十有三日挈家淶
嘉定辛未春閏
合都劉氏希曾

潘宗伯碑第一摩岩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 兵石木工二十人始通此閣道

晏袁碑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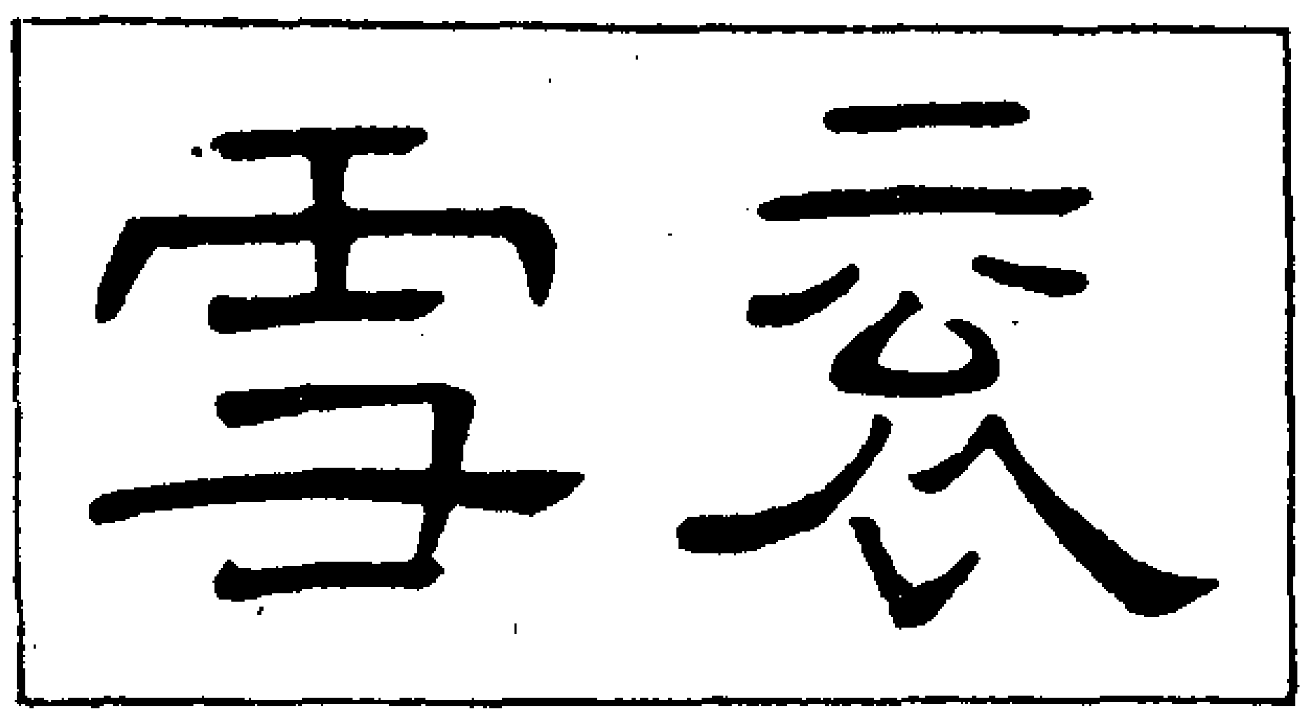
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訖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泰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秋七月亮復軍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攻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則此二號皆魏之紀年無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眾伐蜀至江油降馬邈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褒余閣衙於是乎通焉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袁書

山河堰碑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
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
范中蕆戎帥王宗廉以
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
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
丈釃渠四百一十丈木
以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
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
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
盡決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
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
常迺官出錢萬緡為民
助查沆賈嗣祖晏袁張
柄實董其事

袁雪



漢永平碑第二摩岩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
詔書受廣漢
蜀郡巴郡徒
二千六百九十人
開通褒余道
太守鉅鹿鄐君
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
張宇韓岑等典功作
太守丞廣漢

漢永平碑陰

楊懋修閣　棧橋格六百二十三間　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襃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四　器用錢百四十九萬
九千四百餘斛粟　九年四月成就益州　東至京師去　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鄐君修橋格碑凡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
中其紀鄐先巴官鐵盆銘一成紹熙甲寅三月甲　南鄭令晏袤以摳事□至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陰側斷崖中洗是碎苔父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
畫於見字虚奇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暇豈商周帝典
王漢中出故入秦道由子午谷路在雜因秦取蜀之后乎衙開通石門史雖不
書蜜帝建寧五年衙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郙閣碑云惟斯漢帝之開石門元
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成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門則又從而廣
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羌反燒橋梁斷絕藉倍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
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
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則石紀工器錢衆成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悄乎崖顛碑斷字有
剝今所鑿棧道石級具存適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卒歲鄐君踵君治橋
畫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斷蝕蓋有定數如此鄐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三千兩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鐫刻護至今必為風雨所剝此□邈
亦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六日臨淄晏袤書

章郃碑

章郃李釜
魏拱之張應
邠章升之趙
旻章復之以
慶元二年
立夏前一日
來邑令張寅
尉李師章
載酒相從

玉盆　褒水中

閭丘資深田德夫
章德楙慶元二年
二月壬申日睎堰徠

玉盆

玉盆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
李稟紹定已丑清明
日識

鄐閣銘　白岩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灉溢（深而濤）波滂
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杼沮（沮縣士民或）給
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鄐（此外鄐閣尤甚洪）
厓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懼怵）
載乘為下常車迎布（歲數）十□遭遇隤納人物俱隨沈（沒洪淵酷烈為）
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
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迺俾）
□閣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
結□工巧雖昔魯班□其儗象又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燦減西
蘭□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艾康萬里臣
蔡□□勒石示後乃作頌曰
上帝綏□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愛氓如
子遐通□均精通皓穹三納苻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
年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日析里之□川兊之間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塉确兮與寇為隣
西隴巖峙兮□以析分□失緒業兮至于困貧危若累卵兮聖朝閔憐
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救傾兮全育孑遺劬勞日稷兮惟惠勤勤
拯溺亨屯兮瘡痍始起閣□充廡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

重刻鄐閣銘　重岩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灉溢深滿濤波滂
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杼沮沮縣士民或給
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鄐既然鄐閣尤甚是
厓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怖
載乘為下常車迎布歲數十□遭遇隤納人物俱隨沈沒洪淵酷烈為
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
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
□閣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故堅
結□工巧雖昔魯班□其儗象又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燦減西
蘭□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文康萬里臣
蔡□□勒石示後乃作頌曰
上帝綏□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愛氓如
子遐通□均精通皓穹三納苻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
季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日析里之□川兊之間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塉确兮與寇為隣
西隴扶峙兮□以析分□失緒業兮至于困貧危若累卵兮聖朝閔憐
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救傾兮全育孑遺劬勞日稷兮惟惠勤勤
拯溺亨屯兮瘡痍始起閣□充廡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
知縣申如塤重刻

遊石門記

褒城石門道創自秦漢後漢永平建和間復事開鑿故摩巖多漢隸北魏迄宋間加修治故兩朝摩巖亦相總跡而宋到尤多自關雞頭關其路遂廢遊者非舟莫達由是人跡罕到焉嘉慶十九年九月李君吉人宰褒城余妄聽褒城訟暇日李君為寬舟出城東門北溯褒水水中多白石與澂波相掩映如行鏡中五里許山石森列如戟西岸石壁傾欹如頹墻高數十仞壁下間鑿方穴蓋古棧道遺蹟距壁巔西北有斷即雞頭關今為孔道循壁西北折里餘艤舟度亂石乃達石門石門東瀕褒水背亥向巳以今工部尺度之南高丈一尺太廣丈四尺北高丈三尺太廣丈一尺中高丈五尺廣丈六尺門中通深四丈五尺門東壁趙敏若碑高二尺七寸廣尺五寸文七行行十五字碑下范羆碑高二尺五寸廣九寸文三行行六字次北魏永平碑高二尺廣一尺八寸文七行行九字首行十字末行三字碑下蕭濟之碑高尺七寸廣二尺八寸文三行行六字另行貫末款識五字次北文同碑高三尺六寸廣一尺文三行行十三字末行十字又北張伯山碑高二尺八寸廣八寸文三行行十字末行十一字又北安丙碑高一尺廣五寸文三行行八字又北王遠石門銘高五尺二寸廣六尺八寸文二十六行行二十二字末行款識低五字西壁緒石門二字高二尺五寸廣尺五寸次南右扶風丞碑高尺八寸廣尺四寸文七行字數疏密不等殘缺特甚右扶風丞及鄐尉皆漢官制筆畫亦近楊君碑疑亦漢隸次南趙公茂碑高尺六寸廣尺一寸文五行第一行七字二行三行八字四行九字五行六字次南鮮于翔碑高尺五寸廣尺一寸文七行行六字第五行五字前三行模糊不可辨次南俞伯撲碑高尺五寸廣尺二寸文五行行六字又南楊孟文石門頌高六尺一寸廣五尺六寸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字亦有疏密不齊者字畫清亮最為完善又南楊伯邪銘高五尺八寸廣尺六寸文七行行二十餘字不等字體大半可辨終不及石門頌碑二碑之間有李苞魏拱之張熙卿同來十字高一尺七寸廣三寸文一行伯邪碑下劉希曾碑高九寸廣一尺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行各七字第四行五行各六字門內石理堅緻色澤滑潤而凸凹相間更絡渠紋書者未經磨治隨其高低斜正題寫故行或欹斜字亦犖确參錯最難工緻出門南行數十步潘宗伯摩崖碑高四尺二寸廣尺六寸文四行第一行十九字缺三字第二行十四字第三行十字第四行亦十四字三行俱低四字碑下晏袁碑迤南鄐令晏袁所書潘宗伯碑陰文高三尺八寸廣三尺文二十二行前五行另刻泰和景元原文字多剥蝕反不及原文顏亮第六行為碑陰題頌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末行十一字為碑陰正文筆畫頗清晰碑右隨巖東南折絕壁瀕水際有山河堰碑高五尺五寸廣一丈四尺七寸文十六行行九字石門舊有袞雪亭府志曰半及江中灘流如駛石上刻隸書袞雪二字今江中無此石惟魏泰和碑左壁有袞雪二字高尺九寸廣四尺一寸而無亭考其形勢自袞雪至山河堰絕壁下連石灘寔為一石故府志半及江中非江中更有袞雪也壁下無路迤登舟下石灘南行半里巖壁陡峭攀躋捫葛始達摩巖碑麓碑外地僅容足仰視壁上乃漢永平六年碑碑中斷後半傾圮前半高三尺一寸廣四尺一寸文九行字數隨石完缺迤書共五十八字剥蝕將半俗名大開通此碑字體介在小篆八分之間與漢隸之可資者碑下晏袁碑亦南鄐令晏袁所書永平六年碑陰文高六尺一寸廣三尺文二十三行前三行另刻永平碑後半自楊顯至就安穩九十四字蓋即永平碑後半之傾圮者從二十行行三十字亦為碑陰正文俗名小開通巖下大石有章邪碑高一尺七寸廣四尺三寸文九行第一行五行八行九行四字餘行五字此皆石門南摩巖碑之可考者碑石不及石門堅緻且久經風雨故易剥落然壁勢絕高得免樵牧敲礪較石門則有幸焉永平碑南即西岸石壁故舟過石壁灘多白石瀨中流白石大如牛中凹如盆容水可五斗四時不涸名曰玉盆盆西壁臨水石刻高三尺四寸廣尺六寸上題玉盆二大字字下文三行行七字末行八字文右高二字題玉盆二小字字下文三行行八字末行二字亦低二字盆東南面皆有題字江水激齧日久漸就平滅故府志所載舊刻唐詩竟不可復尋過此水中無灘順流數里舍舟入城覓搨工增其價值令加工徧搨共得若干頁因疏其顛末以紀遊觀之復史依各碑行字款式別寫釋文一冊以備嗜古者考證焉十二月除夕前一日署畧陽令諸城王森文記

郙閣銘摩崖碑考

畧陽西北有郙曰罝口西依寶虹東枕嘉陵為古棧舊路郙南有深溝溝南五里許兩山夾江成峽曰白崖西壁臨江有蔡中郎將郙閣摩巖碑銘據碑考今地析里即罝口深溪即南溝郙閣即白崖雖古今異名而斧巖深谷猶可想見其險阻焉碑麓去路三尺七寸面修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文十二行行二十七字第六行第十二行十一字頌三行行二十七字第三行十八字許四行行二十七字共四百七十二字左下角缺四十字右上角缺五十三字中缺四字清顯者二百四十餘字餘多模糊據舊志釋文讀之柱訛注譲訛滾符訛所理

訛旅車訛事阿訛河閒訛閒辨訛翔仇訛譬今訛爾工訛故昔訛百其訛莫葉訛導記訛紀患訛俞受訛教歧訛氏以訛川塔訛碗失訛吉共二十一字其脫文迎布下脫歲數千三字又脫缺文一字乃俾下脫缺文一字政堅下脫缺文二字減凸下脫高字又脫缺文二字爲里下脫臣字又脫缺文三字頌曰下脫缺文四字呡如下脫缺文四字豐稔下脫缺文五字新詩下脫缺文五字為降下脫缺文六字閒憐下脫缺文十一字勤勤下脫缺文十一字以上脫文除歲數千某及高字臣字尚存碑中餘皆右角缺文宜存空行而志逕之其左角缺文四十字則志載特詳城南靈巖寺石壁有故明知縣申如塤重刻郙閣銘（縣志作宋李虞卿重刻洪）碑高減舊碑寸餘廣同行數字數亦依舊式惟增末行款志七字據以考舊碑存字惟於今乃造今字右本無點中刻增點作爾其小異者復據以考舊志左角釋文滿訛溝士訛甚民訛久慄慄訛愕啼更據右角刻字以補舊志所缺空行缺文則此碑全文可以復讀惟俾字滇字綏字邇字民字之字分字分字閒字下各缺一字千字斑字下各缺一字雖非全缺而模糊卒不可辨為可惜臣字下此刻有蔡字碑為漢中郎所書無疑而蔡字下二字全缺則尤此碑憾事嗟乎分隸之由來久矣概自李斯改六國文字從秦小篆雖非籀篆遺法而師傳有自經許祭酒解說六書體義足為後代楷模自隸書日趨便易隨意增減漸失六書本義遷流錯謬至於不可究詰即如中郎此銘冂作入业作之夫其形矣兮作丫亏作于匕其事矣官作官聖作聖淆其意矣陽作陽造作遣亂其譬矣臣作臣增筆即不成字豐作豐減筆又更為一字顯背六書有難更僕數者而糸作糸則近彖ナ作ナ則近彐卩作卩則近㔾至於自作自不作不曰作曰更為小篆本體可見漢人隸書猶知遵奉六書遺法未至概行改易此漢隸之所以可貴也後人因其殘缺纂寫差謬則更貽誤後學即為中君承文字體微小蓋非鈎摹上石所刻字法力求曲肖而激揚絕道揚字蔡隸偏旁作易已非本字然易字未差中刻作易並失易字本體泥崖鑿石鑿字蔡隸全作全循近今字本形中刻作全字義更難解況以清四海四字蔡隸作四難變四字舊法而體勢相近中刻因其殘缺作四則謬亂太甚香風有降降字蔡隸作降雖變為木字稚與而猶近于彝中刻偏旁作彝則更不可解凡此皆不成字有承蔡隸本體然後世必有以易作易以全作全以四作四以降作降且泰然以漢隸自詡者破壞字體貽誤益為淺鮮嗚呼事不攷其原委而皆亂以致誤若又豈僅此一碑已哉乙亥新正廿八日嘉陵舟中作

靈巖寺重刻郙閣銘左角有宋太守田克仁所嵌小碑云漢武都太守李翕修析里郙閣碑在今沔州西二十里之金堂閣歲久昏蝕殆不可讀克仁開禧閒得舊墨本於京口勒之歐陽公集古錄洪氏隸釋及郡志所載亡失差少來守是邦因勒諸靈巖寺之石壁以永其傳紹定三年五月既望臨所田克仁書今石壁所刻木行書知縣申如塤重刻存田記文而不言所以重刻之故一碑二名益滋疑異今夏偶過靈巖摩挲石壁察其形狀田碑毗連大碑左角石面粗加修治尚存凸凹舊形大碑鑿治視田碑深七八分及三四分不等磨礱極平開有殘缺亦有意雕刻非剝蝕自然之形揆度事理蓋田刻殘缺中君磨去舊迹後就原碑刻石以存舊文而未記明其故以致易滋後人之惑也若縣志謂李虞卿重刻於靈巖則絕無所據殆因白水路碑記李虞卿改路之功而訛傳與夏五月十四日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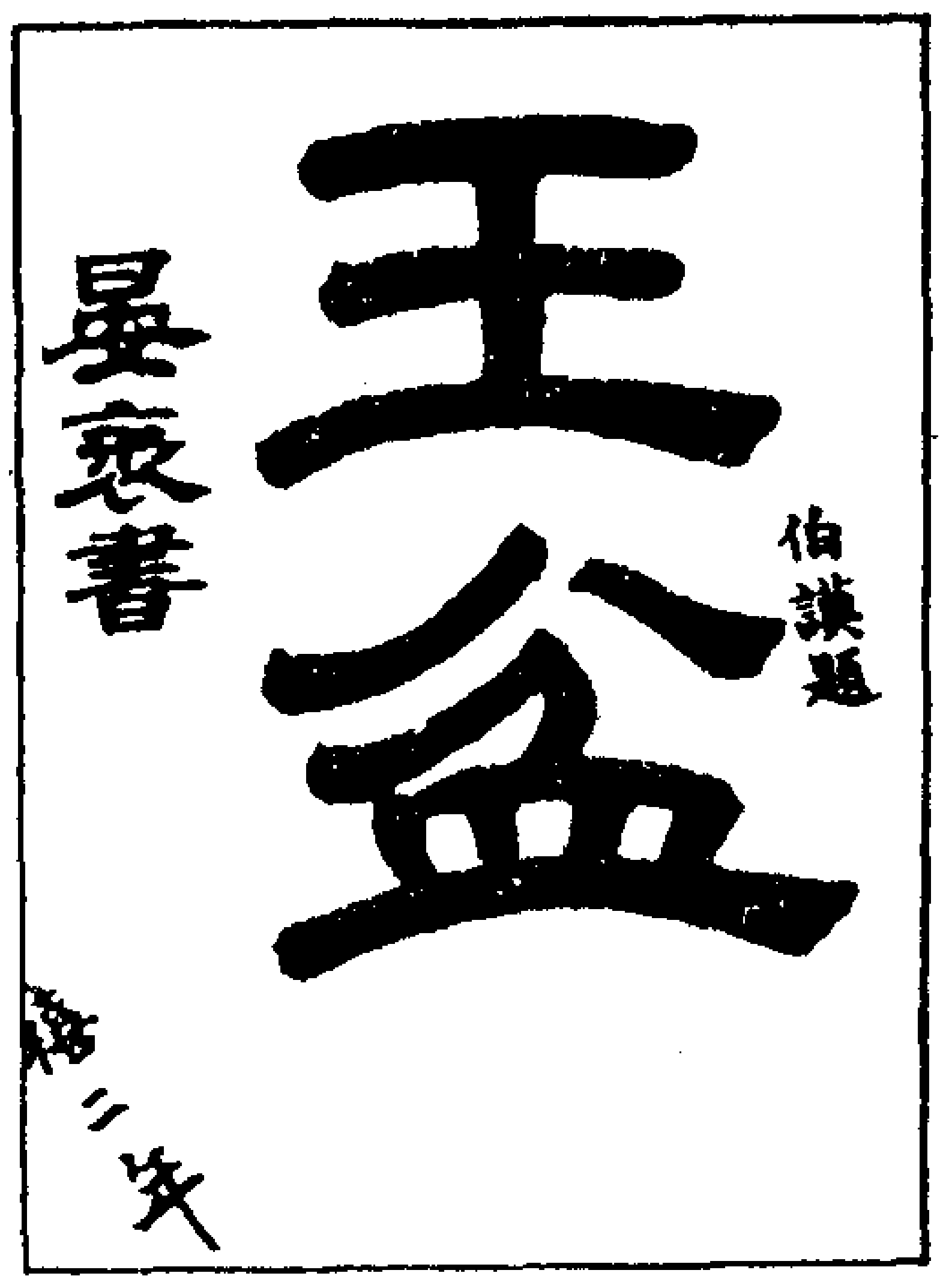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右扶風丞犍□武陽李君諱禹字季本以□□□□斛大臺政由其興□□□□□權善行入蒙福君故授益州從事再舉孝廉尚□□□□□郡朐忍令換漢□□□□宜禾都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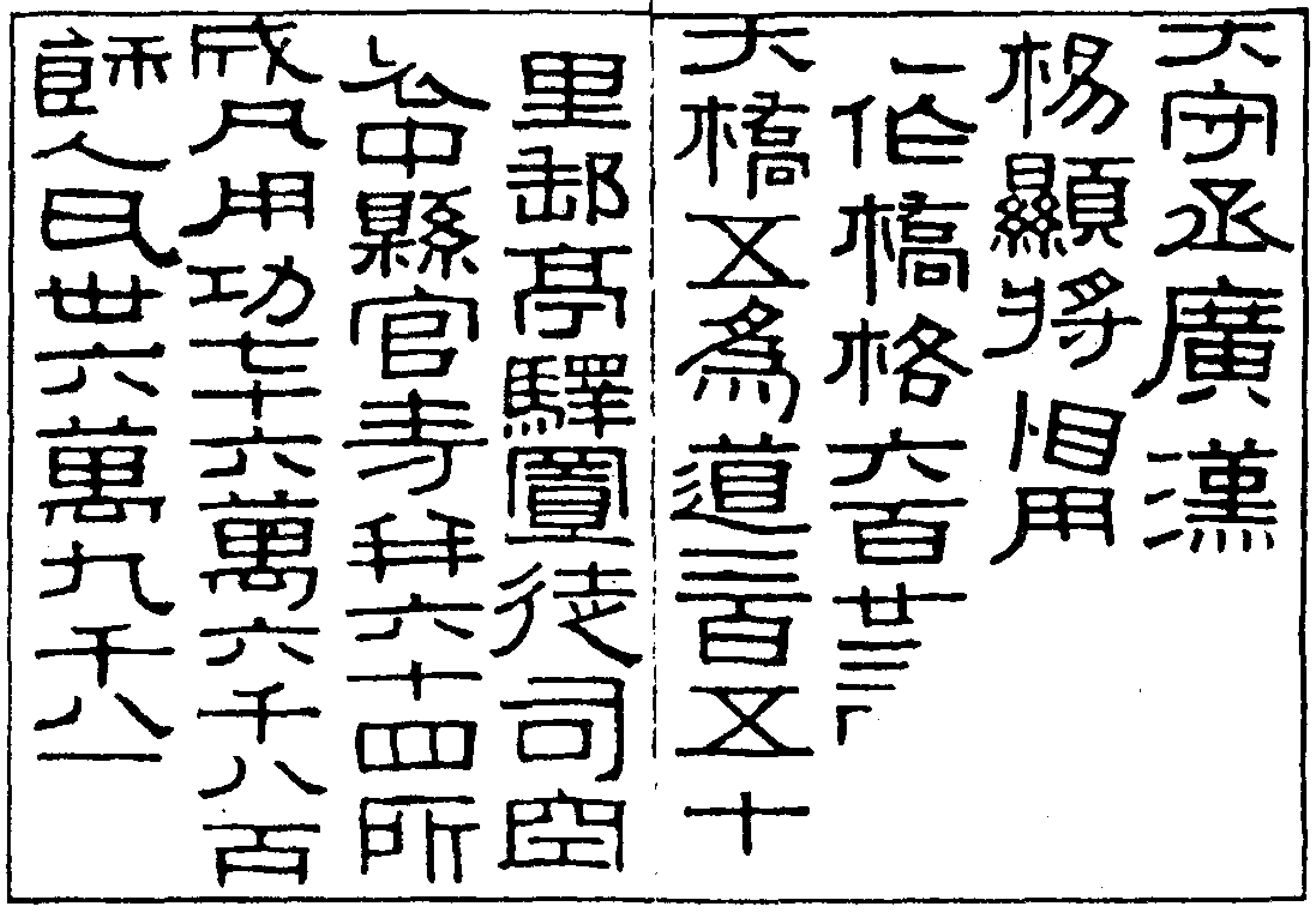
漢右扶風丞李禹題記在褒城石門西壁篆書二大字之南凡七十餘字可辨者五十餘字前著李君爵里姓氏政由其興下蓋記李君脩治道塗故有行人蒙福之語後則述其褒時官閥末行剝蝕歲月無徵漢書百官公卿表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為三輔皆有兩丞右扶風二千石丞六百石後漢都雒陽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又地理志武陽屬犍為郡朐忍屬巴郡後漢（郡國志同）宜禾都尉屬敦煌郡廣至縣治昆侖障後漢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命征西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則此刻當在永平以後李君之績姚美部陽惜若綠家皆未得見嘉慶十九年秋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王之嗜古亦晏南鄭之流與江南陸紹文跋

蔣君生沐於張樹未先生處假得石門碑釋一冊屬為繕華回校閱一過其中傳訛頗復不少如鄐閣銘一條以下附考段之聖作聖而隸文均作聖陽作陽而隸文均作陽汲揚絕道揚字云蔡作揚中刻作揚而隸文均作揚惟一作揚亦係蔡隸非中刻泥崖鑿石鑿字之金字云蔡隸作金中刻作金則隸書均作金香風有隣俤字偏旁云蔡作彝中刻作彝則隸書均作彝訛可知矣且附考云蔡作金中刻作金蔡作四中刻作四蔡作彝中刻作彝皆無點畫豈崖之別惟四字於中刻中未經傳訛知為四字餘則不可攷矣夫安得王氏原本一校之也戊辰黃梅許陵志

玉盆題字



漢永平碑後半八行


太守丞廣漢
楊顯將用
始作橋格六百卅三
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
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十

劉年節題名

開禧二年人
日年節甫
劉埜靜来

晏德廣題名

玉盆
晏德廣段□與□
師ヽ禱雨汁潭塵筌
丙十□熙甲辰中元
（張伯亨 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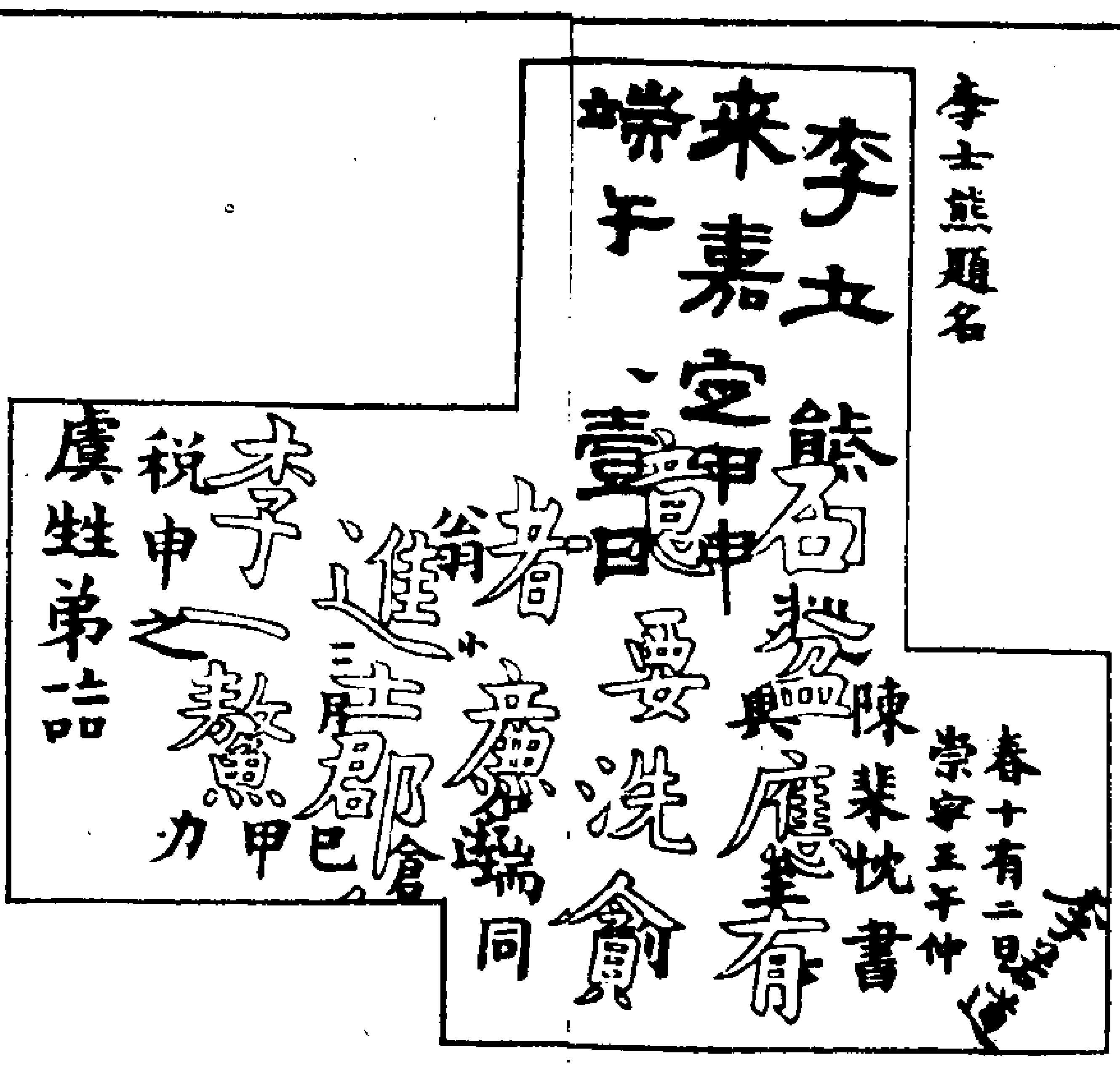
石郃題名

石郃段雄飛晏袤
壽昔已禱雨艤舟玉
盆側誌歲月而去乀
己清明前十日以董
堰復湅同登泙埽
縱觀方羊久之

李若道題名

舟登此（宣和壬寅十月二十八日）
同遊石門艤
臨卬黃次平
弟顧道任道
昇山李若道

李士熊題名



李士熊
来嘉定
端午、壹日

陳棐忱書
崇寧壬午仲春十有二日
李若道

虞牲弟詰
稅申之
李一鰲

李秀粹題名

前一日行記男松年侍
中直子㠯建炎己酉歲清明
從馮翊傅汝礪夵㠯洛陽□
師民叔瞻秦亭李師古□
子寔開封王師顏希賢徐
登玉盆預行者定武田發
河南李□夵粹游石門

郭嗣卿題名

郭嗣卿陳
季時程清
升慶元戊
午嘉平
初六日
来男
繹侍

郃桂孫題名

康衢郃桂孫
程仲年弟忠
攝令同徠
戊午炑季

安子文題名

皛然安丙子文抱孫
明孫與李侯貴同来
嘉定己巳闰月清
明日

何武仲題名

邑令何武仲拉
資中黃元英廣
漢沈德明普慈
周伯光黃養源
来全土子禄孫和
孫侍行嘉定辛
未中秋後十日

張元翊題名

王盆之陽
谿敹之勝刻
師敏同遊䟽
東武震岐下
臺張元翊成都
二十工三「丿
崇寧初元八

宋積之題名

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卿
以初彭城旦公肅渭南任子
飛資中從訪之爲石門
之之丰而上玉盆夷
猶極、向丙、摩崖石
门淂刻酌酒志任明
之章韶父子飛
一慶元丁巳夏四月十有二

丁未十月偶於舊書肆獲褒斜石刻爲王令碑醳所無者凡十餘紙其一漢永平碑自大守丞廣漢至瓦世六萬九千八百凡八行王跋言碑中斷後半傾圮故所載前半至廣漢止而楊顯以下但載晏釋文此則猶原刻也且凡用功上有一成字爲晏釋所遺共字六十有餘視前半有過之其一玉盆二字度以營造尺上字高七寸廣九寸八分下字高八寸廣尺署晏袤書案前載玉盆字凡二慶元二年著高六七寸廣八九寸紹定二年者高止二三寸廣四寸餘均不若此之大且晏諸刻皆在淳熙紹熙閒最後者慶元元年尚在二題前則此尤空著録盆字旁有伯諆題三字棐伯諆有紹熙乙亥題字蓋哲宗時人在晏前八十餘年此其別一題也一開禧二年人日即玉盆下斜列者其二皆晏題一淳熙甲辰攷前所載但知晏爲臨淄人官南鄭令見此刻乃知其字德廣適與名袤相應其二人不可悉辨矣一爲乙巳則後一年所題三人皆書名而云董堰復來者蓋即築山河堰事記言紹熙五年落成又云先是四年六堰盡決殆是年董築後經八年而決復大脩之晏君前後董其事故題記不一也一爲宣和壬寅李若道題與陳棐忱書一紙斜接陳書惟署名及崇寧壬午小字兩行當空處前三行爲石盆二句所壓可辨者康下君字瑞同二字當空處兪下劉字盆下與字應下至字有下此字而已詩上有李士熊嘉定中題字下截亦爲壓刻句後署進士鄱人李一鰲別一紙下亦有舊刻惟虞甡弟喆等十餘字不當字可見故此二幅最爲叢襍一爲建炎己酉李彥粹記是爲高宗三年郭嗣卿來以慶元戊午邵桂孫係以戊午而無紀元武同年耳安丙與何武仲皆題嘉定而己巳辛未相距二載又二紙殘缺一爲崇寧張元翊一爲慶元宋積之也攷金石萃編載玉盆題名十二段晏德廣條不知師□乃石御之字作師命命字誤武師令耳斗潭誤升潭摩崖及甲辰下中元字缺李一鰲上進士二字襍舊刻誤作前字鄱下缺人字李士熊條士字缺嘉定下缺甲申端午下缺後壹日李彥粹條定武下缺案是田登二字郭嗣卿但前三行其午嘉平初六日眎堰來男□□繹侍四行皆缺安丙條李下缺一字此似侯益侯也前有李猴貞亦與安丙同來即侯貴之誤張元翊條元字上缺初字下缺八字十字下缺三成下缺都字又石門題名十八段內載宋積之條石上缺摩崖部父誤龍父下子飛飛字亦缺此雖殘尚可辨至李若道邵桂孫陳棐忱等則全無之而紹熙五年石門題字又有録無文作碑醳者身至其地遺漏更多況其他乎吾鄉僧六舟壬辰遊焦山搨得瘞鶴銘後題名二紙見貽放翁題云陸務觀何德器張玉仲韓无咎隆興甲申閏月廿九日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閒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明年二月壬午圓禪師刻之石務觀書七十三字歷歷可辨其左別有嘉熙二年十一月晦王濟李夢得韓兩行字跡大小懸殊而都大僕卿以陸題爲嘉熙又米襄陽題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十六字竹雲題跋以爲在北固其右尚有青社綦立與權山陰賀鑄方回南陽張德洵公美廣陵石禹和史建中靖國元年九日遊三十四字幾八百年未見著録古刻易湮往往而是可慨也夫海昌蔣光煦識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張寶德輯

序

古之金石文字，奚重乎，重其可以證經史異同也。（漢石經尚書，女毋翕侮成人，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秦泰山刻石，親輔遠黎民，史記作親巡遠方黎民等是。）後之著古弗察，謂所重者初本焉而已。于是流風相扇，拱璧求之，甚有目不識丁，脫所藏得以居奇，亦儼然自接于文雅。嗚呼，斯則陋于知意者之有以使之援諸金石文字之原，寧有當耶。上元張容園先生，咸豐改元舉孝廉方正，生平酷好金石，（有錢硯齋三刻行于世，漢司徒劉憿碑爲最工。）儀徵吳讓之熙載、江甯陳秋濤宗彝，皆其素共攷訂者。然先生所求，則耆古而不盭古，讀茲彙攷跋語，益服先生之于金石，眞能得其始意，而非若好事者之徒重初本也。光緒二十六年冬十一月，江甯傅春官詧生父識于晦齋。

序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容園攜眷來泰州，其同年黃琴川（澤祥）留之，授餐適館，樂其晨夕。越十六日，容翁遂以疾終，附身附棺，琴川獨任之，可謂篤于友誼，亦容翁有以致之也。遺詩眞草未定者四册，及此石門畫像釋文，並容翁卒之五日前出以見示者。余方許以精拓本相贈，縮摹入册，而尺波電謝，傷如之何。茲哲嗣得□孫謙□□先生欲爲付梓，寓書來取，倘能速竣，不啻起生人于白骨，聞者感泣，故敢書數語以歸之。是年八月二十日燈下，儀徵吳熙載謹記。

行人匆匆待發，旅館亦無筆硯，目力昏耗，不能成字，閱者諒之。容翁與余三十年金石交，身後未能集力刻此，深負良友，夫復何言。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上元張寶德輯　江甯傅春官校刊

嘉慶揚州府志

漢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案二石今僅存一石．乾隆五十年．江都汪中以此一石舁歸江都．道光九年其子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喜孫．送入寶應縣學．將嵌置學宮戟門外之東塾．後移置畫川書院講堂中．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爲夷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闊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後．手執束帛．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模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幷食器烹魚煑臏鼎者．其一、高與闊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與．周禮夏官司兵掌舞盾．鄭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左傳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楯．故爲中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干、伐、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象．與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也．

又詩洪稚存以寶應漢畫碑見貽感賦

漢時墓闕如畫壁．洪相訪之汪聖錫．但云益部兗與荆．那及江淮近搜剔．射陽郡石閟之久．吾友江劉爲壓覓．遡來閟落汪生手．後有洪君生感激．千里緘包墨猶暈．兩紙若浣拜初覩．都陽昔著驂與輿．恨未山原稽歷歷．此云弟子侍在旁．得非敬叔裳衣裼．左右不與隸續作．贄幣應從禮闕折．題榜者三隸書六．樸氣使我懷增惕．戲錢臚鼎異或同．獨獸銜環狀如趯．惜無金恭處士字．欲與武梁祠刻敵．牛觿董敲定讞年．蒲坂西山太荒迷．作詩報洪兼訊汪．善護緘箱外加襆．我續南宮畫史詩．一補龍眠研池滌．

又題寶應漢畫碑詩

吾聞漢石經．遼匹周石鼓．華陰與河內．結體誰復覩．又聞武梁祠．騁技雕文縷．仲章季章畫．撰擇書家矩．一彷中郎爲．定獨畫師祖．江原上庸石．賊絕罕儔伍．金鄉蹟僅存．永建題最古．讓此三榜書．差可六經補．江介人家冢．阜滕近郵塢．寥寥懷在昔．圭璋儆文府．揖讓幣帛陳．磬折干伐舞．漢京經師道．一物猶記取．藉非片石留．焉識鄒陽詁．武梁舊墨本．戀榻十得五．云出宋祓裝．元氣斲斤斧．此畫沕不完．此字森敢侮．犧尊在堂陛．鳳鳥不毛羽．廇庭閒堂絲．禮器問鄒魯．

又武氏祠堂畫象詩

庋書觀象漢莫追．煭侯圖形見者誰．今之正書祖漢隸．畫手易弗東京規．西川稚子閒已沕．我始訪得射陽碑．云云．詩末自注云．予嘗以黃小松所貽肥城畫象．並孫李述所貽嵩山畫象．洪稚存所貽射陽石門畫象同裝．自題其室曰三漢畫齋．

王昶金石萃編

寶應縣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畫三層．上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此象爲門人汪子中所貽．汪子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象．遂取搨拓之．以公同好．蓋自淮以南．東南至于海．西南至于徼外．漢刻之存者．惟溧水校官碑及此石耳．而此石有先師遺象．尤可寶貴．今汪子久沒．已不知石之所在矣．其畫象與黃易所得孔子見老子畫象相同．題曰寶應縣者．所以別于濟甯州學之碑也．

程瑤田爲汪容甫射陽畫象拓本跋

江都汪容甫．博學工文詞．好金石之文．於寶應平家非得漢石門畫象一．予攷漢墓刻畫古人者．見趙岐傳．此畫孔子見老子象．殆是類與．楹柱而樹之者．建鼓也．大射儀注．所謂以木貫而載之者也．跗刻獸厚脣短脰．考工記．所謂羸屬以爲簴是也．靈屋詩箋．言簨簴以魚．鐘鼓是鼓．亦懸於簨簴歟．其上橫木簨也．從簨盤繞交綺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簨者也．知爲鱗屬者．以腹下排次．有蛇跗之狀也．下層一人剖魚．一人執爨納薪．手持挺以撥其薪之在竈外者．竈上置鍑一．熱氣蒸蒸上．鼎在旁．蓋將烹魚以升之．一人司酒．酒在甀．爲交午畫者．河鱗也．杯六．形皆狹長．淮南子所謂闘面於槃．水則圜．於杯則橢．蓋杯橢圜也．鳥、鷄喙．蛇頸．龍文．虎背者．鳳也．鳳有冠．亦戴羽．與鍾會孔雀賦．戴翠毛以表弁．或又言其細頸隆背似鳳．

雄者尾長．此其孔雀與．不敢知矣．環有所銜者二．其一門鋪首．其一結於帶者．珮環也．此施巾宜爲珮環．人左執楯．右持兵．兵末刻一邊者．刀也．五盾異於五兵者．鈍而不銳．故大盾得稱者．珮環文飾．兵盾．武事也．江南漢石僅溧陽校官碑傳於世．茲荒足攷古人名物制度．更足寶貴．容甫其善藏之．乾隆丙午閏月十日記．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續

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旁有標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其圖象位置．與武氏石室本各異．本在寶應縣之平家莊．即古射陽縣地．錢唐吳孝廉春葆知縣事．爲予訪得之．漢人墓道多立石闕．刻聖賢象．如趙岐、魯峻、李剛、武梁、皆然．此石亦必墓前物．而志乘未之及．鄉人或指爲伯夷．叔齊象．由未見其題識．而以意度之爾．今爲江都汪容甫取去．

阮元廣陵詩事

漢石闕二．在寶應．朱孝廉彬．嘗爲文記之．爲江都汪君容甫所知．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其一．爲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物象．容甫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嗜奇竊漢碑．其一爲寶應縣令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又甘泉山獲石記

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即罕覯．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漢碑類

射陽石門畫象．八分書．無年月．乾隆間．爲汪容甫中所得．江蘇江都．

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象．因署其堂曰問禮．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

右射陽石門畫象．在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聚．今爲汪容甫取歸江都．凡二石．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居中．西面．老子居左．東面．一弟子在孔子後．西面．與濟甯州學宮象不同．中層中間．有如今之佛座．有一人亦身居其上．左右侍立者一人．皆可辨．餘如翁氏所釋．

汪喜孫跋尾

乾隆五十年．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象於射陽之雙墩．案．射陽爲漢項伯封國．見史記項羽本紀．及漢書高祖功臣表．項籍傳．項伯墓疑即在此．此石乃其墓門之一．或據府志．以爲袁術墓前物．案．後漢袁術傳云．術欲北至青州．劉備徼之．不得過．後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歐血死．妻子依廬江太守劉勳．據此．則袁術不死於廣陵．射陽非其封郡．無因遠葬於此．府志謂袁術墓前畫人物衣冠甚精．誤疑此石爲其墓前物也．此石蒼黑色．質甚堅．叩之．其聲清越以長．以漢建武尺度之．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三寸．刻象三面．其一列孔子、老子、南宮敬叔三象．南宮敬叔執束帛立孔子後．與孔子並拱立．面右．老子面左．八分書題

名於各象之右曰孔子、老子、弟子．案．漢書功臣表．項伯以惠帝三年薨．據此．則墓石當立於孝惠初紀．今觀題名六字．爲八分書．知八分非始於靈帝時．張懷瓘謂秦羽人王次仲所作．殆不誣也．其以孔子、老子並列者．案．史記．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漢人尊信孔子．又好求仙人．漢門之庶．故援問禮一事．畫象刻石．使孔子、老子並傳於世．其曰弟子者．南宮敬叔也．其下畫象爲箭廐．又其下畫象爲庖廚．有剖魚者．先君謂指昭公饋鯉事．以上俱陰文．其一上列蜚廉．蜚廉、神禽也．揚州畫舫錄．以爲鳳凰．非是．中列蚩尤圖．兩漢金石記．以爲獸首銜環形．蓋即謂此．下列甲士．左手執盾．右手持刀．凡三層．皆陽文．各畫石爲界．攷漢趙岐營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象．著于史策．此外如郭巨、魯恭、李剛、朱浮、魯峻、畫補、路君、王稚子、范皮、鄧君、太尉公、朱鮪、武梁、諸祠墓畫象．不可悉數．其武梁祠孔子見老子畫象．與此大同小異．先君既得此石．因顏其居曰問禮堂．又以所藏將軍虎符陳逆簠新列一室．署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後製楹帖曰．學古通周禮．探奇竊漢碑．又曰．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其寶玩如此．

劉文淇跋尾

右漢射陽石門畫象．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蚩尤圖．案．程氏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案．此則茲圖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圖于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與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此．鋪首是也．程氏以爲珮環．非．又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于水中．惟背以上立水上．案此與門鋪首畫蠡事相類．又同出魯班．蠡象其即忖留與．

● 劉寶楠寶應圖經

諸家所釋漢射陽石門畫象．及由寶應移江都事甚詳．案．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臧洪傳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舊唐書志．上元三年．改安宜爲寶應．康熙寶應志．雍正揚州志．乾隆江南志．並云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縣故城．王氏引汪氏所云是也．江平非在射陽鎮西十里．漢射陽縣地．錢氏所云是也．惟江平誤作平家．程氏亦然．太平寰宇記．箕山在寶應東六十里．方輿紀要．箕山惟十阜有餘．圖經．射陽阜東臨射陽湖．其邱千數．即此．汪氏所云雙墩．即箕山諸阜之一．寶應名勝紀略．射陽有小墩．有斷碑．鐫曰伯夷叔齊墓．莫識何人．翁氏所云夷齊墓．錢氏所云伯夷叔齊象．本此．碑今不存．其鐫文拓本亦未之見．江氏謂此爲射陽侯劉纏墓．汪君喜孫本之而闢或說袁術墓之非．案．府縣志．術墓在縣治南三百步．本不在射陽．其說不攻自明．水經注．淮水上瀆水．又東逕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墳崩．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塚．世人疑是項伯冢中．茲並云伯嗣子．雖非無子．鄒氏之失．固不足辨．然必謂射陽石門即項伯墓．以意揣測．亦無所據．墓有二石闕．亡其一．其一存者．兩面畫各三層．翁氏、王氏．以爲二

石。非。程氏、阮氏、以爲一石。是也。錢氏云。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者。其一指武梁祠堂孔子見老子畫象。今在濟甯州學。故此畫爲第二。非謂此畫有二石也。其一石亡者。阮氏云。寶應令沈之水中。案汪氏移碑時。吳君春潑爲縣令。吳君訪得。以告錢氏。其必知所寶貴。沈此石者。必非吳君。未識何人。其尺寸。翁王二家之說不同。汪君所言近是。然亦小有參錯。今以建初尺度之。石兩面皆長五尺五寸二分。寬二尺四寸五分。其陽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寬一尺七寸九分。陰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四分。寬一尺九寸五分。其陰文第二層畫建鼓。栒簴之兩旁。如羽毛垂下。案詩有瞽。崇牙樹羽。正義。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于簨之角上。案此象羽毛垂下。其爲旄牛尾無疑。然無龍頭璧翣。又不于簨端。而于簴傍。未詳其故、簨栒爲虎豹形。程氏據攷工記梓人。知爲羸屬是也。梓人云。以爲鐘虡。此鼓簴知亦爲虎豹形者。說文云。簴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據此。知鐘鼓簴柎。皆飾以虎豹也。戴氏震考工記圖曰。羸者所以負簴。非爲簴下之柎。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段氏玉裁說文注曰。靈臺有瞽傳。皆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張揖注上林賦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虡制。顏師古改其注云。以懸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鐻。樂器。以夾鐘。削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作形似夾鐘。則非矣。又考上林賦。揳飛虡。廣韻引正作虡。張揖曰。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是長卿謂虡爲神獸。許謂栒虡皆飾以猛獸。說不同也。案簨、筍、栒、一字。虡、簴、鐻、一字。戴氏、段氏、謂猛獸飾在栒下。不在虡下。案考工記云。由其虡鳴。不云由其栒鳴。則謂在栒下。非也。西京賦及薛綜、張揖、所云。皆以虡爲神獸。與考工記及毛詩相背。不足憑也。廣韻引埤倉鐻樂器以夾鐘。謂虡爲兩植木夾一鐘。與詩禮合。非以虡爲神獸。不足以證張揖之說也。許謂虡飾猛獸。不謂栒飾猛獸。段氏申許。栒虡並言。牽合己說。非許義也。鼓左右隱隱有人形。當是鼓吏。惜其冠服之制。不可見。第三層。畫三人。一人剖魚。上有器橢圜者六。案隸續載五君杯柈文云。五君之旁。有棬各三。中圜上下橢。黃伯思云。圜者代柈。橢者代杯。案此則橢圜者杯。程氏所云。蓋本于此。杯上有形如牛首。倒銜環。不知何物。剖魚人左一人手撫器。圜如規。其上交午畫。不知何物。程氏以午畫爲河鱗。又云司酒。酒在豐。今畫象無豐。無以知其司酒。亦無以定其午畫爲河鱗也。此一人上有器。糢糊不可辨。其左一人。執爨。人上器形方。竈上器形圓。文皆午畫。竹器也。詩采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其筐筥歟。筥下有器。蓋甑屬。翁氏謂甗鼎。程氏謂鼎在旁。今畫無鼎形也。其竈墻爲五錢連絡文。其猶今之竈墻。以草石灰和水傅而畫之歟。其陽文第一層大鳥戴勝。程氏以爲鳳。又以爲孔雀。案異物志。孔雀頭戴三毛。以爲冠。左九嬪賦。戴綠碧之秀毛。是也。此鳥戴勝。非戴三毛。以爲孔雀。非也。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北。鳳凰鸞鳥皆戴瞂。郭注。瞂音伐。盾也。似此鳥爲戴盾之鳳。然蛇尾豹文。又復非鳳。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獸。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水經注。穀水篇引灼說同。與此畫象正合。汪君以爲飛廉是也。第二層。獸首銜環。案隸續沈府君神道左碑。大鳥戴勝。其下獸首若虎。而角環在口。已闕其爪。據之與此

碑一層二層所畫。絕相類。江原長碑。一獸銜環。若虎有角。金恭闕。旁有龍虎銜環。意漢人畫象。多爲此形。程氏以爲門鋪。案漢書五行志。中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顏師古注。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不言鋪爲獸首形。哀帝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注。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則亦非獸首形。劉君所云近是。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余見周紀侯鐘。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爲牛首形。而以正圜之環貫之。乃鐘之鉦。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考工記名之爲蟲。孟子名之爲蠡。劉君所言信矣。第三層。一人左持盾。右持刀。知爲刀者。釋名。刀末曰環。形似環也。此兵本爲環形。故知是刀。程氏及汪君所云。是也、案周禮。五兵無刀。築氏所爲曲刀。背刀也。非兵器。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刀之爲兵。始於此歟。

朱士端宜祿堂收藏金石記（今刻於强識編）

古邑射陽。多漢人古墓。此其墓門之石刻也。乾隆間。始出土。江都汪容甫先生。移歸其家。後四十年。厥嗣喜孫字孟慈。官戶部時。士端計偕入都。言於孟慈。請將原石送還寶應。今在城內東關畫川書院振秀堂。是石畫象正面中層。下界格虡上有人形趺坐者。諸家皆未攷及。士端案。鄉射記云。命弟子升設豐。聶氏三禮圖云。豐作人形。戴杅爲戒。據此。知古人燕飲。必設豐器。以示酒戒。此即豐侯之豐也。許氏說文。豐字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阮諶曰。豐、國名。坐酒亡國。崔駰酒箴云。豐侯沈湎。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云。豐侯荒謬。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爲禮戒式。觀此畫豐侯器形。蓋即漢時燕饗禮度。足證其石爲漢刻。無疑。武氏祠堂畫象。亦有列豐侯者。大興翁氏詩云。豐侯圖形見者誰。又云我始訪得射陽碑。歸見此條。時與翁詩相合。惜翁氏未明據以考其實也。平津讀碑記。謂如今之佛座。亦身居其上者。何其未之審耶。下層左邊一人手執圓器。中爲疏布文者。當是其幾巾之類。所列鹿豕行竈等物。武氏前石室畫象。與此略同、又一石刻飛鳥獸首舞盾者。乃是其石之陰。翁氏分爲兩石。云其高與闊稍殺之。誤矣。凡石闕本二。此闕汪君僅得一石。其一石沈之水中。遂失所在、鄉俗呼爲伯夷叔齊墓。疑即沈水中之石。或云曾見有畫題夷齊象者。土人不知而謬爲伯夷叔齊墓也。又建鼓兩旁有二人執椎擊鼓。其形今雖剝蝕。尚可辨明。惟豐器左右。亦各一人。隱隱似侍立狀。去豐步武較遠。各在石之邊界。人多忽而不搨。余嘗屬邗上戴君蒼生精搨全幅。但此二人。漫漶已甚。存其形似而已、孫氏訪碑錄云。在江蘇江都。其時當未送歸寶應也。道光冬庚子。吾鄉同人有重修縣志之舉。屬余考訂金石時。於此畫象多所疏陋。茲者復加詳審。附於諸家之後。以質當世之講求金石者。今歲仲春。上元張容園徵君。轉徙寓敝邑。夏四月過訪訂交。見余拙著說文校訂本考藏金石記等書。勸付梓人。顧稿本繁多。鋟板無力。先就强識編選數事。爲余校刊。又蒙謬許此考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檢入是編。余因系之以圖。俾考古者便于對勘焉。微君甫到斯地。即訪畫象。感賦詩一章。持以示余。遂附刻于拙跋後。以志其嗜古之勤。微君又搜輯諸君考釋。棐爲一帙。將另鐫單行本。傳之同好。爰綴述之于此。余老矣。猶得同志友相與切磋。抑何其幸耶。

歲在辛酉秋九月既望。朱士端銓甫識于吉金樂石山房。（時年七十有六。）

觀漢射陽石門畫象歌（并序）

張寶德

此石自汪容甫先生訪得後。金石家各有考證。茲不贅述。余舊藏拓本。係儀徵吳君讓之所贈。其爲初出土之物。兩面完好。字畫分明。拓手亦精。較近時石之磨滅者。迥不相同。癸丑。吾鄉遭粵匪之亂。避難時未暇攜出。因念江南所存漢石。僅校官碑在溧水縣學宮。屢經兵燹。想當燬去。惟此畫象。巋然獨存。甚可寶貴。丙辰之秋。余避地至淮安。道出寶應。下舟訪之。而未見。嘗以爲憾。今春轉徙斯邑。幸獲觀之。感而作歌。以紀其事。時辛酉三月三日。

江左貞珉漢代遺。僅有瀨水校官碑。昨遭兵燹再三次。未識存亡遶系思。厥後金陵天璽碣。三段復爲祝融滅。打本弆藏世所稀。我乃鉤鍥板又沒。惟茲畫象石全完。近出射陽之湖灘。諺傳墩有楚王墓。石門倒臥枕波瀾。一石沈埋一石起。長據虛侃尺倍蓰。上繪宣聖向老聃。並肯圭贄相見禮。分書三列各題名。後執帛以弟子稱。峨冠山立衣楚楚。望之儼然敬心生。中央筍虡形隱約。下即魚羞烹鼎鑊。其陰飛鳥獸銜環。一人舞斤勢磅礴。粵稽漢畫始武梁。濟甯石室開祠堂。帝王聖賢古事蹟。刻畫書識榜分行。鄱陽洪氏箸隸續。縮付梓人數十幅。泰室石闕孝堂山。餘多圖譜不勝錄。後獲此石兩面鐫。當補歐趙所未編。惜無年月何從考。疑與五鳳相後先。述學先生眞嗜古。舁至江都快先睹。後來移置安宜城。卻似去珠還合浦。同觀旁刻姓名標。誰其書者安吳包。慟哉多歸道山路。皆余昔年文字交。諸子尙存延陵客。鬑鬖手贈拓以墨。別久何時聯古懽。重論吉金與樂石。我今避地居是邦。賃廡言尋皋伯通。訪求片石可與語。聊且慰我窮途窮。

右詩既成。就正于朱鈴甫丈。遂訂金石交。因示余以畫象考。其于筍虡後。審爲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是其平日熟習禮經。尤于漢學實事必求其是。故識見卓爾不羣。至考訓詁金石。猶其餘事耳。今夏屬余校訂其所箸彊識編。付剞劂氏。因將此跋選入編中。欲待同志者先睹爲快也。附綴數語以誌欽佩云。是歲秋七月二十又四日。寶德并識。

又案。諸家所識畫象。語各不同。寶應劉楚楨先生。于眾說所漏者補之。其未確者。復糾正之。考據最爲詳博。可謂集大成矣。以無金石箸錄專書。編入其所撰寶應圖經稿本。甫成。而先生即下世。其遺書爲令嗣叔俛文學恭冕謹藏待梓。祕不示人。今夏余過訪。請觀是書。遂舉以示余。因就抄此跋。合各家及朱丈所考者。附以拙作。彙爲一卷。擬刻而傳之同好焉。八月朔日。寶德又識。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舉世相傳爲瑞事也。爰喜而隨筆于此。

淳化閣帖釋文

撰人不詳

四庫全書總目

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乾隆三十四年詔。以內府所藏宋畢士安家淳化閣帖賜本。詳加釐正。重勒貞珉。首冠以御題寫名蘊古四字。及御製淳化軒記。命諸臣校正摹勒。諭旨末載原帖舊跋。及諸臣書後。其中古帖次第。一從舊刻。而於朝代之先後。名字之標題。皆援證史文。裁以書法。俾不乖於春秋之義。每卷皆恭摹御筆論斷。昭示權衡。又參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顧從義王澍諸說。而以大觀太清樓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釋文於字旁。復各作訂異。以辨正是非。別白疑似。誠爲墨林之極軌。書苑之大觀。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簡以石刻貯在禁庭。自宣賜以外。罕得仰瞻。乃恭錄釋文。請以聚珍板摹印。俾共窺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間。遂衣被於海內。考張彥遠法書要錄。末有右軍書記一卷所藏。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並一一爲之釋文。劉次莊之釋閣帖。蓋即以是爲藍本。然彥遠書傳寫多訛。次莊書至南北宋間。陳與義已奉勅作法帖釋文刊誤一卷。今附刻韋續墨藪之末。則次莊所釋。不盡足據可知。第諸家雖知其有訛。而辨訂未能悉當。遞相駁詰。轉益多歧。恭逢我皇上天縱聰明。游心翰墨。裁成頡籀。陶鑄鍾王。訓示儒臣。詳爲釐定。書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臨池者之幸。抑亦漢晉以來。能書者之至幸矣。

御製淳化軒記

游六藝圃

淳化軒何爲而作也。以藏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岣嶁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歷代相傳。石刻尙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眞僞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必以趙宋爲猶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爲最美。重刻之由。考稽之故。已見於帖前之旨。册後之跋。茲不複記。記所以藏石作軒之故云。石刻既成。凡若干頁。使散置之。慮其有失也。爰於長春園中含經堂之後。就舊有之迴廊。每廊砌石若干頁。恰得若干廊。而帖石畢砌焉。廊之中原有蘊眞齋。因稍移齋於其北。即舊基而拓爲軒。非起藏帖。則以帖名名之。夫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爲人君者。即不能以唐堯虞舜爲師。亦當以夏甲周成爲軌。所謂取法乎上。僅能得中耳。若宋太宗。始終家國之間。慙德多矣。吾所不取。而又有何慕於淳化。而以之名軒爲哉。

壬辰清和御筆。

〔鑑古〕

圭璋文府

落紙雲煙

淳化軒圖書珍祕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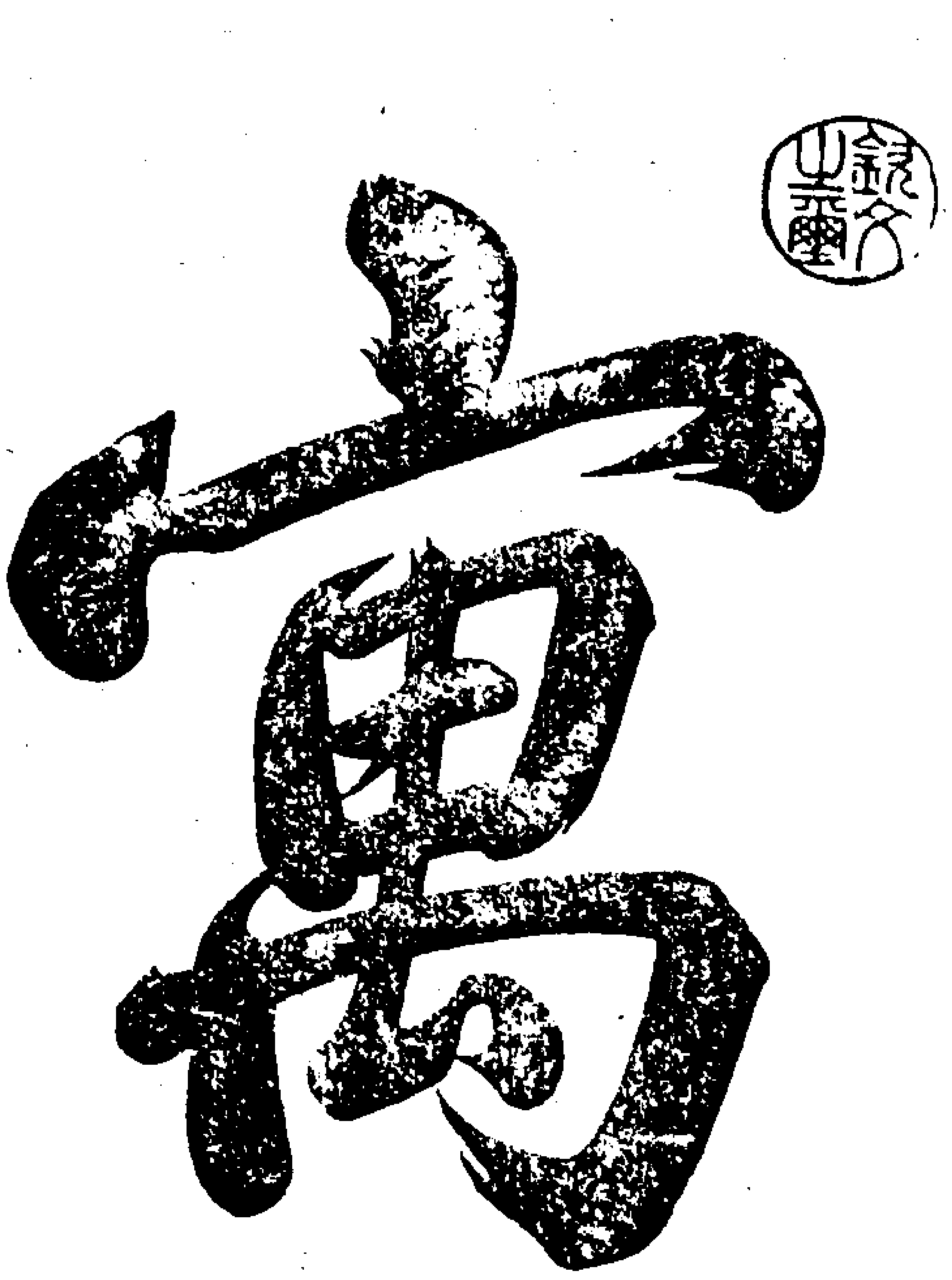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擬曾輯內府所藏前人墨蹟．刻爲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跡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鐫集尤爲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絕尠．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爲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眞意寖失．有志追摹者．末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爰特勅選工．鉤摹上石．冀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覽．候朕參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埽壁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特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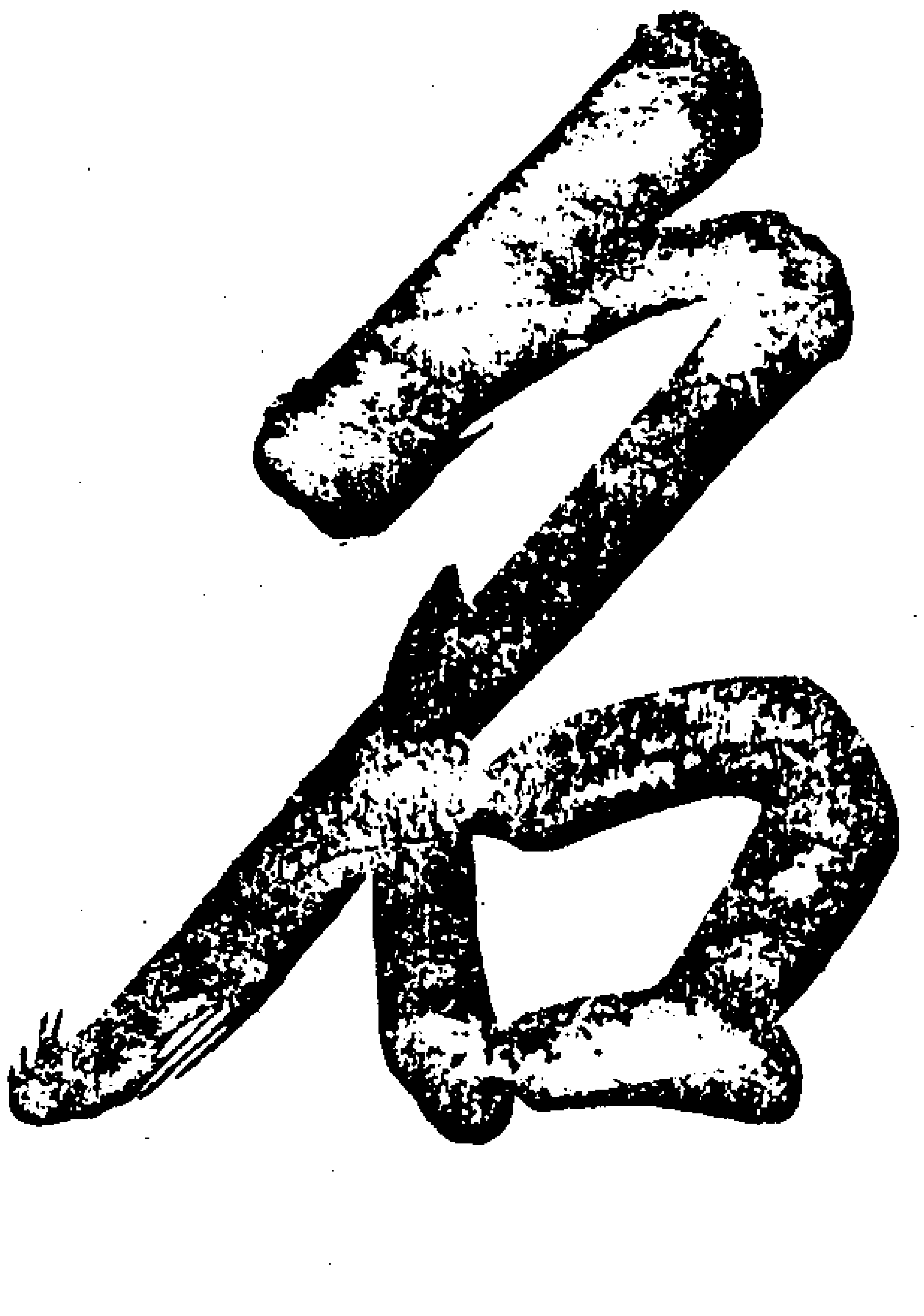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六日御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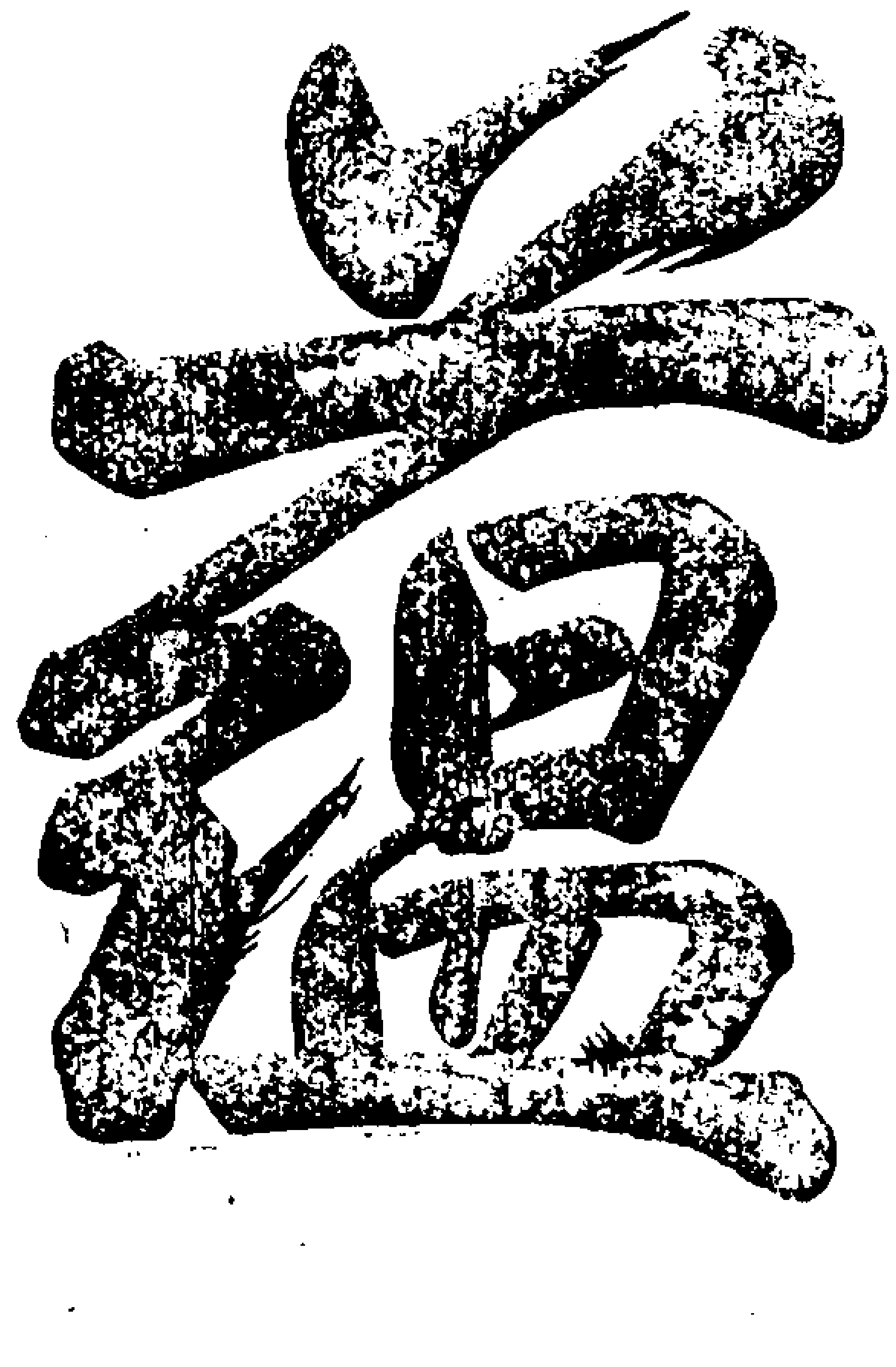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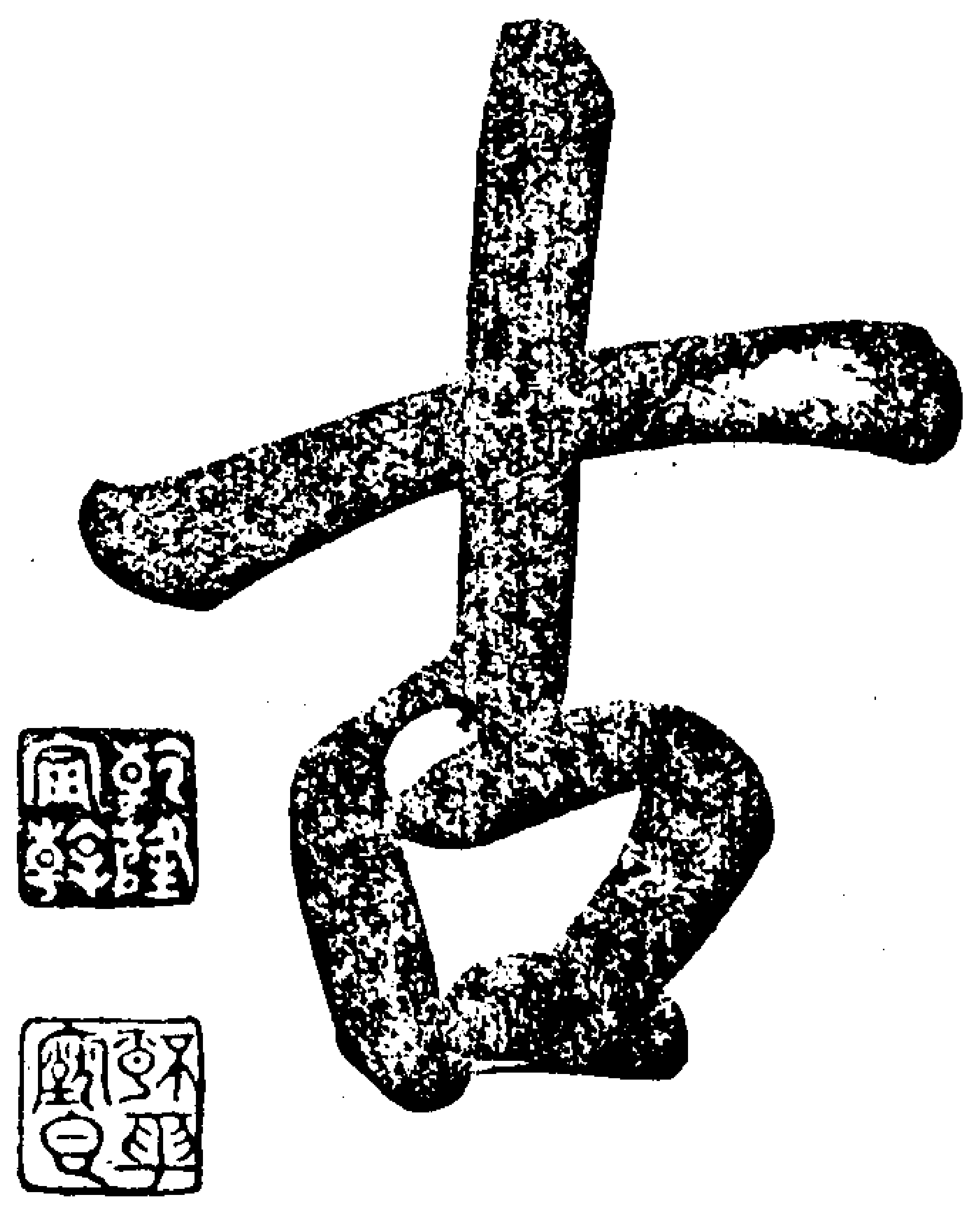
隆

用筆在心









乾隆
鑑賞

淳化軒
圖書
珍祕寶

淳化閣帖第一

歷代帝王法帖

夏后氏大禹書（舊標夏禹列卷五。今從史例改題。並移此。）

出令叒子。星紀齊春。其尚節化。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十二字。

後漢章帝書（舊止標漢。今從史例增後字。）

辰宿列張碭伏。海鹹河淡鱗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遐邇壹體。罔談彼短。無恃己長。尺璧非尚。寸陰是競。孝當竭力。忠興溫若思。愼終宜令。學優登仕。攝職從政。都邑二京。背芒面洛。浮渭。既集墳典。亦

謹案右一帖。章草九行。八十四字。

晉武帝書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宵欲可可者。比尚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九字。

晉元帝書（以下舊標東晉。今從史例删東字。）

安軍未報平和之如何。深可爲事也。

謹案右帖。草書三行。十四字。

八月九日容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徵冷恆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容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晉明帝書

伏想墓次安隱。守視文武平安。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二字。右本不釋。今附錄。餘仿此。

晉康帝書

陸女郎問訊如此。可籌量之。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一字。今附錄。

晉哀帝書

不死罪死罪。承中書郎君疾患。比委撩情以灼。但伏念垂心憂勞。想得治力漸佳。不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六字。今附錄。

晉簡文帝書

景白。所示慶賜事具具。此莫大之慶。天下大慶。得幸由舊章。慰答民望。甚爲謊善。但奢則不適於時。儉則陋而不典。正當斟酌其宜。令得會中耳。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五十五字。今附錄。

晉孝武帝書（舊誤標東晉武帝。今考正。）

比得譙王書。有欲仙語。吾答之如別。卿前云宜卿譙王。參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輒從衆。以吾觀之。寧當許也。想所謂爾。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七字。

宋明帝書

鄭脩容有兄喪。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祜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戍報。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一字。

齊高帝書

吾今至破墩。在路粗可。尋還遲。見卿不遠。願信知卿深意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三字。

梁武帝書（舊誤分武帝高帝爲二。今併。）

數卹脚氣。轉動不得。多有疑。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衆軍行人最．今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眞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道術疏．

謹案右一帖．卽舊列爲梁高帝書者也．楷書五行．四十一字．今附錄．

梁簡文帝書

知康司馬卓．以水淺未時發．漢源冬涸．理當有．訪遣舟有及其意．納答．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二十七字．今附錄．

隋文帝書（舊列卷五第十條．隋朝法帖．今移改．）

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旣利益蒼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指宜往意．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八十二字．今附錄．

唐太宗書（舊二十三帖．今併一帖．移四帖入高宗書．）

兩度得大內書．不見奴表．耶耶．忌欲恆死．少時間忽得奴手書．報娘子患．憂惶一時頓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後．但頭風發．信便卽報耶耶．若少有疾患．卽一一具報．今得遼東消息．錄狀送憶奴．欲死不知何計．使還具．耶耶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八十七字．

憶護患水邊身腫．復利．形勢極惡．耶耶意多恐不濟．遣愛勞發大重．氣候似少可．於豆盧亦似難差．傷念不可言．奴報其婦知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使至辱書．知公所苦少可．慰意何言．不知信復．更復何似．時氣漸冷．善將息也．所請哲賢公．卽宜留聽．追然後遣．若無好藥．更遣揀擇．今爲北邊勸靜．奉勅卽行．相去大近．信使非遙．實情欣愜耳．遣無具．李世民呈．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八十一字．

比者久嬰沈疾．虛弊何言．昨且臨朝．略無勞倦．看此稍望平復．未知於後何如．且用慰心．自怡而已．昨夜痛發．少覺勞弊．所以不能相見．若有事進．勅十一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六十字．

昨日來體履似漸可．始聞卿不佳．且來何似．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八字．

三五日來．漸望平復．所以不能相見．恐更勞發．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九字．

雅州只爲造船急．所以如此．早與書莫聽急．賊已至万．發兵恐少．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六字．

卿與道宗雖已得多馬．明當至．故遣問．卽報．勅十四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二十一字．今附錄．

所疾者．漸可．不至憂耳．

謹案右一帖．行楷一行．九字．今附錄．

北邊始有表至．甚無事．故書相報．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行．十四字．

八柱承天．乾道由其廣運．四維紀地．坤元所以載安．是知緬搏經綸．必佇風雲之佐．燮諧樞宇．咸資川嶽之靈．故軒丘御辰．六相宣其扶化．嬀水乘時．五臣濟其鴻業．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三字．

數日來氣發．今旦服一飲子．不得相見．有事進狀．勅中書門下三品．廿七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二十九字．

門下中書省及侍郎給事中舍人員外郎．鎧曹．參軍．左右庶子．明日移營向五橋南一二里著．勅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九字．

數日來患痢．今雖稍可．猶自虛惙．欲三五日將息．諸司有事進狀．勅十一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二十九字．

昨令今旦引高麗使人辭．明日將來．勅二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七字．

卿昨日道服蜀葵．可錄方將來．勅廿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書二行．十六字．今附錄．

唱箭處．只道官號及姓．不唱名．不知是何人．想且應合唱名．勅三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三行．二十六字．今附錄．

五言秋日斅庾信體

嶺銜宵月桂．珠穿曉露叢．蟬啼覺樹冷．螢火不溫風．花生圓菊蘂．荷盡戲魚通．晨浦鳴飛雁．夕渚集棲
鴻．颯颯高天吹．氛澄下熾空．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五十八字．今附錄．

數年來每有征勤．雖復事非爲己．猶恐下有怨咨．所以廢上泉之遊．履燋金之弊．寧可違涼忍暑．不能適己勞民．想汝誠心．惟吾是念．自非孝情深結．孰能以此爲懷．省書潸然．益增感念．善自將愛．道此不多．哥

哥勅．

謹案右二帖．行草九行．八十二字．

唐高宗書（舊八帖．今歸入太宗四帖．）

不審夜來胸氣何似．想當漸散．痢復斷未．江叔所患．竟不瘥除．奄然逝．聞問悲痛．哽咽何言．想叔同氣之傷．故當難處．今故遣使往．參具無委．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五字．

叔藝體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聞其比來復愛飛白．昨故戲操翰墨．聊以示藹．斯六文之麗則．異五際之芳詞．忽枉來書．談飾過實．顧惟菲迹．非敢當仁．披覽循環．祇以增愧．故斯表意．餘不多云．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八十五字．

使至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但川路既遙．無勞更送．今者梅炎藻夏．麥氣迎秋．香飄蘭坂之風．鏡轉桂巖之月．爲善之暇．想足怡神．延望白雲．載深離緒．聊疏緣事．此不多申．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七十六字．

太子無事．欲僻洛城西門仗聽．更不須覆奏．勅廿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一字．

過午將審行弘福及倉糧．悵乏絕戶數向衙裏來．勅廿五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卿及文瓘處俊．敬玄．午前到九乾門來．勅廿九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錢事且莫宣出．勅．

謹案右一帖．行楷一行．七字．今附錄．

六尚書及尚書左右丞侍郎．殿中將作少府司農等長官．今日晚間並喚向衙裏來．勅至德二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七字．今附錄．

昨日令卿等平章事．遣作狀報．何因不進．勅六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使至知玄堂已成．既得早了．深以爲慰．不知諸作早晚總得斷手．日月猶賒．必須牢固．數日來極熱．卿等檢校．大應疲倦．陵初料高一百一十尺．今聞高一百卅尺．不知此事虛實．今因使還．故遣相問．勅十五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七行．八十字．今附錄．

東都今年別稅草．今既不去．並停常稅草．彼處應無用處．且宜減納．即早處分勿遲．勅九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五字．今附錄．

今遣弘往東都．逐生氣．敬玄已下宮臣及隊仗至彼．聽入於文思章善等門．祇承啓事．進食等物．並聽其文思門宿衛處．卿等共其相知檢校．勅更不須覆奏．廿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六十三字．今附錄．

閣帖第一卷．首列帝王．於義當矣．而禹書十二字．散置卷五．所應表出．以冠簡端．又附朝法帖一則．既獨制詞．且考婺州沿革．宜標文帝．移入此卷．至如司馬懿．雖其子孫追尊宣帝．而誼終魏臣．與晉陳三王．並當改就臣列．其餘標題歧舛．悉爲訂正．又唐太宗帖內．多闌入高宗書．如江叔爲太宗弟元祥．藹爲魯王靈夔子．乃高宗從弟．枇杷一帖．則蔣王惲鎮蜀時事．東都廢自武德．復於顯慶．終貞觀之世．爲洛陽宮．正史具存．皆可據以移定．或以移營懷讓二帖．亦高宗書．考永徽以後．未親武事．不當有移營之勅．而豆盧懷讓與房遺愛．皆文皇懿親．豈得以開元僧名偶同．妄生疑義．其章草數行．乃梁周興嗣千文中語．不應後漢先有此書．或亦如懷仁之集聖教序．但章草著自章和．以爲章帝書．理尚可通．蓋此帖重在摹刻流傳．其書之眞僞．固無庸深論耳．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謹按自宋陳與義奉勅校釋閣帖.劉次莊刻戲魚堂帖.始附釋文.而施宿著大觀帖.總釋.姜夔絳帖平.今存六卷.黃庭堅題跋.間亦音注.至明上海顧從義.參訂諸家.撰爲閣帖釋文考異.頗稱完備.內府藏陳繼儒家舊搨本.丹注字右.本朝羅森朱家標.各有刋本.最後王澍纂閣帖考正.凡十卷.於筆法音義.探幽辨證綦詳.今擇諸家所長.就篆草各體.釋注行間.其中或可兩存.或應正其非者.附訂如後.

夏后氏大禹書節化二字.釋舊闕.今從明李登摭古遺文補釋.

晉武帝省啓帖.既下既字.不合草法.別無可考.姑從顧從義釋.又具具從劉次莊釋.施宿作具之.又實欲可可從王澍釋.劉作寒到有.

晉元帝安軍帖.未報.從顧從義釋.王澍作未想.　中秋帖.頓首下.施宿重頓首二字.又慰抱亦從顧釋.劉次莊作樹愁.

宋明帝鄭脩容帖.彧明帝名.從陳與義釋.顧從義云一作感.非.

唐太宗兩度帖.欲恢從顧從義釋.施宿作欲怕.非.　懷讓帖氣候.從顧從義釋.劉次莊羅森朱家標俱作氣復.非.　使至帖.不知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不足.又今爲亦從顧釋.劉作介爲.非.又相去顧云一作相知.非.又欣怉亦從顧釋.按怉音抱.懐也.施宿作悅.或作怉.俱非.又無具舊釋闕.今從陳繼儒釋.顧作無之.作澍作無一一.俱非.　雅州帖.雅州從顧從義釋.按造船云云.與史事合.劉次莊作雅州.或作雍州.俱非.　又方亦從顧釋.羅森作一力.王澍作方.俱非.　八柱帖之盡之字缺波.今從大觀帖補.顧從義作下.非.　數日帖.三品從劉次莊釋.顧云一作六.誤.　移營帖.從大觀合上作一帖.又一二里從顧從義釋.或合作三.非.　數年帖.潸然刻作潛然.王澍云古通用.字書雖無可考.玩文義潸字爲長.潛或筆誤.今訂正之.　唐高宗江叔帖.具從顧從義釋.施宿作乙乙.　藝韞帖.戲操從顧從義釋.施宿作遊操.非.　枇杷帖.樹悅從顧從義釋.一作至.非.又綠字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綠.非.

乾隆
鑑賞

淳化軒
圖書
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蓋宋第一卷共四十七帖.二百二十九行.一千八百四十九字.）

臣伏見我皇上幾餘稽古.重訂淳化閣帖.詳加考釋.正其謬誤.於標名排類.則見義例之正.於去取釋注.則見折中之審.允宜勒爲成書.登之四庫.且俾承學之士.未能仰窺搨本者.亦得粗悉崖略.臣因按次恭錄.仍爲十卷.每帖各識某體幾行若干字一條.以補向來釋帖家所未備.其有本懸榜書.釋文所不及者.亦錄其本文.庶一展卷而可得是帖之全.以爲藝林之助.並恭摹宸翰四大字.仍冠簡端.而於御筆諭旨記跋等篇.並用聚珍版排印.從諸書御筆例也.

乾隆丙申年仲夏月朔.臣金簡恭跋.

淳化閣帖第二

上古至晉人法帖

軒轅氏史蒼頡書（舊列卷五首但標名今移並從通鑑改題）

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

謹案右一帖篆書四行二十八字。

孔子書（舊列卷五第三標作司寇稱字今移並特書表異）

鳥延陵封邑有吳君子之墓。呼。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十二字。

秦御史下邽程邈書（舊列卷五第六但標名今移改以下皆增系爵里）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爲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將恐歇。

謹案右一帖楷書五行四十六字今附錄。

後漢濟北相涿郡崔瑗書（舊列卷二第二按瑗字子玉舊誤稱字今移改）

賓女委頓積日。治此爲憂懸憔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祕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後漢徵士弘農張芝書（舊列卷二首但標名今移改舊五帖今移四帖入張旭書）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爲秋涼平善。廣闊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逐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指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謹案右一帖章草六行八十字。

後漢屯田都尉蔡玹書（舊列卷五第十三但標名今移改）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魏太傅潁川鍾繇書（舊列卷二第三但標名今移改舊六帖今移一帖入王羲之書）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疏賤。得爲前恩。横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慼。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兒。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八行二百九十八字今附錄。

繇白。昨疏還示。知髮虐復深。遂積疾苦。何迺爾耶。蓋張樂於洞庭之野。鳥值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聲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迺異。君能審己而恕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七十四字今附錄。

白。騎遂內書不侯車騎。計吳人權道。情懷急切。當以時月待取。伏罪之言。蓋不以疑相府小緣。心吞若八九。

謹案右一帖楷書四行四十一字今附錄。

弟常患常羸頓。遇寒進口物多少新婦勤止仰人。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十二日繇白。毒寒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復具。繇白。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七字今附錄。

魏太傅河內司馬懿書（舊列卷一第三標晉宣帝今移改）

之白。阿史病轉差未。皆列曹尚書之白書法。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吳侍中廣陵皇象書（舊列卷二第四標青州刺史.今移改.）

文武將隊.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庭.古君子卽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臣象言.頑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乖穢.無所中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感騎乘之僕.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得延望翹.二念在效報.而薾走垂須.終何才力.以答新恩.唯尙有借近趨走.文過首貧.尙蒙天恩智.方當私成.無往顏愛自彌文唯

謹案右一帖.章草九行.一百字.

晉齊王攸書（舊列卷三第十.標侍中司馬攸.今移改.）

攸惶恐頓首頓首.望近未得諮承.以爲委積.比已秋風.不審尊體何如.冀行得痊.受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五字.今附錄.

晉會稽王道子書（舊列卷第九標東晉文孝王.今移改.）

異著復何如.向見欽云.卿小苦瘧.不乃以爲患.治之.不遣不悉.司馬道子白.

謹案右一帖.行楷三行.二十九字.今附錄.

晉特進京兆杜預書（舊列卷三第四.標侍中.今移改.）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闊得來況.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八字.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孤女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晉太保河東衛瓘書（舊列卷二第十六.標尚書令.今移改.）

頓州民衞瓘惶恐死罪.中闕晉敬.望想想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情甚踊躍.且至卅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祚.自白不具.瓘惶恐死罪.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晉司空范陽張華書（舊列卷二第九.標丞相.今移改.）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也甚.壁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六字.

晉司徒河內山濤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五.標太守.今移改.）

侍中尙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似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尙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

聞.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七十九字.今附錄.

晉後將軍燉煌索靖書（舊列卷三第十六.標征西司馬.今移改.）

載妖孽.遏滅災留.莫告咎皐陶.惟士繩罪.報鞫按城.據端裁割.辜戮姦屈.愬讒逆曲.歸想.幽寂闘爭.念復鞉鼓.肆陳愛日.於予琴瑟.以詠歌其命.禽爵翔桀.獸乃起舞.聲翳麗城.越勳飛走.脉土度農.姬棄掌稷.

謹案右一帖.章草八行.七十九字.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至得書.悉知弄云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

謹案右一帖.章草四行.三十七字.

晉中書侍郎吳郡陸雲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二.但標名.今移改.）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鄉既清遂.可與經高言人欽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一字.

晉黃門郎河東衛恆書（舊列卷二第十七.今移.）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爲歎.欲七日云耶.恆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晉太傅琅琊王導書（舊列卷二第七.標丞相.今移改.）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守憂勞.艱此事亦不蹔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尙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四十九字.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不.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三字.

晉荊州刺史琅琊王廙書（舊列卷二第十二.標侍中.今移改.）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同云.褭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臣廙言.臣祥除以復五日.窮思永遠.肝心寸截.廿雪應時.嚴寒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膳勝常.以慰下情.臣故患何滿.氣上頓乏.匆匆.慈恩垂愍.每見慰問.感藏屏營.不勝銜遇.謹表陳聞.臣廙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八十三字.今附錄.

臣廙言.昨表不宜.奉賜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慰下情.不審宿昔復何如.承鄭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愍存.益勞聖心.謹附承動靜.臣廙言.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五十八字。今附錄。

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七字。

婢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瀉痢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書不具。自護。會日消息。屬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五字。

晉尚書左僕射琅琊王邃書（舊列卷二第二十三。標海陵恭侯。今移改。）

寒佳不。張乔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時令知女決也。王邃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晉驃騎將軍丹陽紀瞻書（舊列卷三第十九。標車騎將軍。瞻誤贍。今移改。）

瞻白。昨信來永擕。今遑又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二斗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晉太尉高平郗鑒書（舊列卷二第十三。標太宰。今移改。）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遷難。念孝性攀慕。兼剝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緣。敍苦以增酸楚。鑒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四十三字。今附錄。

晉右衛將軍琅琊劉超書（舊列卷三第六。但標名。今移改。）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

謹案右一帖。行楷三行。二十二字。今附錄。

晉尚書令濟陰卞壼書（舊列卷三第二十六。標侍中。壼譌壺。今移改。）

足下佳不。朝將中郎上獲諸賊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勅書事令不發。亟付卿幾。發便密令人防之。壼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晉司徒潁川庾亮書（舊列卷三首。標太尉。按亮字元規。舊誤作庾[illegible]亮。今移改。）

亮白。奉告舊萿。先爲媞子作。輒先以奉之。研今作之。支髮枕今作無作模。若有可權付之。亮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七字。

晉征西將軍潁川庾翼書（舊列卷三第二。標車騎將軍。今移改。）

故吏從事中郎庾翼。參軍事劉遐。死罪白。昨所啓龐遺孟蟲所請求逃上事。事須檢校諮論。光初當出請不從詣錄事中郎共詳處。別白。謹啓。翼遐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七行。六十字。今附錄。

已向季春。感慕兼傷。情不自任。奈何奈何。温和。足下何如。吾哀劳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孰若別時。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字。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舊列卷二第十八。今移。）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一字。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慟。煩冤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馳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六十七字。

晉散騎常侍陳郡謝萬書（舊列卷二第十九。今移。）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涼。汝等各可可。知近鬧邑邑。吾涉道動下疹之。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王著編次。自二卷以下。以名臣古帖分類。比附既不倫。且昧於論世知人。前後率多踳誤。如張芝崔瑗。開帙便已倒置。蔡琰同是後漢。而獨標古帖。晉氏二王。道子則上躋諸帝。桃符則下雜羣僚。衛瓘杜預。爲秦始佐命。張華索靖陸雲。皆渡江前人。而編廁晉中葉諸家。至庾亮紀瞻卞壼。名字並舛。且或僅標名。或兼稱地。亦無一定體例。大觀雖加更正。仍有未盡。今悉按時世移定。於卷前總標某朝至某朝人帖。並於諸人詳系爵里。附注考訂。首列蒼頡。用誌六法權輿。儕司馬懿於鍾繇。以嚴臣分。先諸王而殿列女。則從史例焉。至各帖中傳倣傅會。固所不免。而米芾黃伯思指爲僞帖者。亦過事吹求。茲就確有可據者。悉爲移改。餘概仍厥舊。蓋古手鉤摹下眞跡一等。亦足裨益臨池。無事斷斷聚訟耳。又別本鍾繇書內。有戎路表一帖。筆意頹鈍。與董其昌所稱唐搨單行者殊不類。其爲僞託無疑。且詞義亦不足取。更何必因李日華之言。從而附益之耶。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蒼頡書．釋蒼闕．今從宋楊信文鍾鼎篆韻補釋．

孔子書．陵封邑三字釋蒼闕．今從撫古遺文補釋．此帖疑有錯簡．

張芝書．不爲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所爲．陳與義作不日．又捐棄亦從顧釋．黃庭堅捐作指．劉棄作業．俱非．

蔡琰書．漢祚從姜夔釋．劉次莊作祀非．

司馬懿書．列曹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外曹非．又之白亦從澍釋．顧作云得．劉次莊作之得．俱非．

皇象文武帖．忘身從後漢書高彪傳釋．忘顧從義作是．劉次莊施宿作從．俱非．　騎乘帖．並從顧從義釋．容薄黃庭堅作容蕩．中宜黃作開宜．軀黃作傴．榮黃作褒．過首施宿作過者．俱非．

杜預道遠帖．來況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來說．　移轉帖．孤女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絕汝．非．

衛瓘書．頓下顧從義云當有首字．存考．又想懷從顧釋．劉次莊作夜懷．一作報懷．俱非．又且至亦從顧釋．一作旦望．非．又須亦從顧釋．一作領．非．又自白從王澍釋．顧云當作得．非．按帖內躍字．疑有闕損．

張華書．已甚已字不合草法．疑有闕損．施宿併二字作欲．亦未確．姑從顧從義釋．又反從顧釋．施作及．非．又呈從施釋．顧云一作頓首．

索靖皐陶帖．過從王澍釋．顧從義作過．非．又端諸家釋作號．按草法與智永千文端字同．因改．又於予從顧釋．一作爭．非．又翔榮亦從顧釋．或作集作巢．俱非．又起舞從劉次莊釋．施宿作歌．顧作鼓．俱非．又虔從澍釋．顧作處．非．又棄從顧釋．或作業．非．　廿六日帖．信至從姜夔釋．施宿作信具．非．

陸雲書．春節從姜夔釋．或作喪非．又及鄉可與欽之．並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及卿．作可之．作歎之．俱非．

王導省示帖．示從顧從義釋．一作不．非．又至亦從顧釋．黃庭堅作言．一作意．俱非．又吾守劉次莊施宿作甚．與草法不合．姑從王澍釋．顧作虛．非．又忘從顧釋．黃作忌．非．又殿中從黃釋．劉作殺．大觀摹作寇．俱非．導白帖．忝從姜夔釋．顧從義云一作惡．非．又自從顧釋．一作日．非．又不懸不字．與草法亦不甚合．諸家釋並同．姑從之．

王廙廿四日帖．同云從施宿釋．顧從義作因云．非．　七月帖．等從姜夔釋．王澍作寺．草法雖合．義難通．又不具從顧從義釋．姜作言．一作乙乙．俱非．又月行從劉次莊釋．顧作側．一作何．俱非．又獨思從姜釋．顧云一作細．非．又審從施宿釋．姜作差．顧作佳．俱非．大觀合下娌何如作一帖．劉姜分爲如復斷別作一帖．大觀爲優．今分行仍從舊．　娌何如帖．宜從姜夔釋．一作閒．一作宜．俱非．又溺諸家釋並闕．顧從義云疑作溺．與草法不甚合．然無可考．姑從之．又瘧從姜釋．顧作疾．又北反．何婢合二字作發．與他發字不類．今從姜釋．大觀摹作北及．非．又不具自護從王澍釋．顧作不足白復．非．又會從顧釋．一作言．非．按帖內消字有闕損．

紀瞻書．永攜諸家釋並闕．顧從義云．疑作永攜．與草法不甚合．義亦難解．姑從之．存以俟考．又今還從顧釋．姜夔作今蓋．一作送．並存參．又所謂亦從顧釋．陳與義作須．非．

卞壼書．將中從王澍釋．姜夔作北中．顧從義作比中．又不發從姜釋．顧云案筆法作友．非．又房姜作防．云房防古通用．從之．劉次莊作傳．非．

庾亮書．四作字俱從姜夔釋．施宿以第三爲法．第四爲治．俱非．

庾翼書．頃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須．非．

謝安每念帖．知窮從姜夔釋．王澍云當作哀窮．

謝萬書．可可從顧從義釋．大觀摹作可之．非．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勅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二卷共四十三帖．一百十八行．二千一百七十九字．）

淳化閣帖第三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琅琊王羲之書（舊列卷六．但標名．今移改．舊五十九帖．今移一帖入卷五．）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治．甚憒憒．向宅上靜佳眠．都不知足下來門．甚無意．恨不暫面．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奕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差涼．君可不．今日實顧不遲面．力知問．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比奉對對兄以釋豈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九字．

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歎．各愼護．前與婢試求屏風．遂不得茲爲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二十九字．

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敘哀悲酸．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六字．

日月如馳．嫂棄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勿勿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勿勿．比加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四字．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恆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一字．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慰．何物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爲情地．自至猶小差．然故勿勿．冀得涼漸利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五十八字．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四字．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闊遠．頃異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八字．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兒．當宜兒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五字．

噉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秋中感懷．異雨兪．足下各可可．耳脚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又不能不痛熙存亡．政爾復何於求之．度政當求之、內事．餘理不絕．求之一條．當有冀不．信罔然前塗．願具誨之．以悟其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疾不退．潛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食復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二字．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一百二字．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冀行復面．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想小大悉佳．蔡家貧至．君情感益深．唯當撥遣之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字．

知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爲喻．云氣力故爾．復以悒．恆想散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六字．

昨得熙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知足下連不快．何爾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不斷．情感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小佳．更致問一一．適脩載書平安．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羲之白.本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兒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白以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羲之白.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八字.

月半哀悼兼至.奈何奈何.得告承復下懸耿.至勿勿.顧不具.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八字.

今遣鄉里人往.口具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九字.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可耳.吾疾故爾沈滯.憂悴.解日面近.不具.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字.

四月廿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劇.憂之.力遣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羲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疎.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忿遽.萬不一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八十八字.

且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嗽物便爾.且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五十八字.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爲致誠.答令旨意.致來勿忘.此意自決.今以咨嚴知小大疾患.念勞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行書四行.四十一字.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爲憂.但顧情不可言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恐無復冀.深令人反側.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字.

適知十五日問.清和爲慰.復得前後問.不想二虞.速王之始與.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字.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卻.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顧.言散所誨多也.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三字.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問示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得袁二謝書.具爲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常將陟厘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七十二字.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對數書.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四字.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腫耿耿.今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爲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問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想弟必有過理.得暫寫懷.若此不果.復斯欲難冀.臨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災雨君可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僕可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定聽他毋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苟侯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得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六十八字．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同此歎恨不得．方回知爽後問．令人怛怛．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逸少書爲古今之冠．子敬紹美家聲．閣帖別次二王．義亦有取．然琅琊王氏入帖者十六人．考其譜系．導敦廙爲一行．羲之洽劭恬爲一行．凝之徽之操之渙之獻之珣珉廞爲一行．術則羣從別出者也．舊所編次不依行輩．於理未協．今悉按其世次排類．使之倫敘秩然．至卷中謝周帖．校大觀及十七帖六十帖諸本缺爲所在以下十字．今依大觀摹補．又帖內有上下筆勢連屬．原刻分行隔斷者．亦爲移置．期不失臨池本意．其行成一帖．乃買管送張說赴朔方序．見於唐文粹．蓋輯右軍字成文者．因改編第五卷末．俾眞蹟集書．不相淆混．若臨川帖中子嵩．黃伯思謂是庾敳字．敳與右軍不同時．姜夔謂此言其子．意似以爲無礙．但右軍既不識子嵩．何不直言其子名．而上溯其父字．且引右軍嘗爲臨川作據．理亦未安．無怪啓人嘗議．然王帖中米芾所指爲僞托者頗多．而又不能明斥爲出自何人之手．則亦存而弗論可耳．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羲之適得帖．中治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中冷．非．又憒憒亦從顧釋．劉次莊作快快．又米門從王澍釋．顧作來一．非．　欲東帖．奕字諸家釋作欲玩．草法文義俱不合．按謝奕爲安西司馬．羲之旦夕帖亦及之．帖蓋指其人．因改．又云何從顧從義釋．一作之何．非．　本對帖．對對從顧從義釋．又兄以黃庭堅釋作兄比．按比帖疑有脫誤．　汝不帖．前與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作前云．非．　日月帖．疏字．諸家釋並同．文義則安．而草法不合．或是疾書筆誤．　伏想帖．何物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指．非．又漸利從顧從義釋．施宿作和．　諸從帖．一一從唐張彥遠釋．彥遠集羲獻帖語爲二王書錄．在諸家訂釋之前．從頗爲可據．因酌從之．　諸賢帖．闕從顧從義釋．一作理．非．又遠頃從王澍釋．顧作須．非．　旃罽帖．謂須從張彥遠釋．謂．顧從義作得．須．施宿作頃．俱非．　秋中帖．胛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脾．非．　前涂帖．存從施宿釋．姜夔作游．義尚可通．劉次莊作孝．非．又二政字．顧從義云俱當作正．逸少祖名正．故以政代之也．　馳嗽帖．肌從王澍釋．顧從義作飢．非．又辣從施宿釋．劉次莊作疏．非．　七兒帖．以畢從陳與義釋．按以與已通．凡當作已者俱倣此．　彼士帖．求迎從張彥遠釋．顧從義作進．非．又以日諸家釋並同．玩筆法似是比字．存考．　散勢帖．悒從顧從義釋．或作胡．非．王澍疑是灼．尚可通．　昨得帖．懸情諸家釋並同．按懸字與草法不合．然別無可考．姑仍之．　奉告帖．以其從施宿釋．顧從義作比其．　鯉魚帖．征借作脡．用與鯖同．　月半帖．悼諸家釋並同．王澍云當作怍．非．　鄉里帖．門其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作一一．非．　咸休帖．患從顧從義釋．玩草法殊不類．王澍云當作連．亦未確．　建安帖．苦從顧從義釋．張彥遠作告．劉次莊作昔．一作發．並非．　一起帖．昨從顧從義釋．朱家標作問．非．又顧情亦從顧釋．劉次莊作願．或作欣．皆非．　侍中帖．書諸家釋並同．王澍云．古帖凡帶下一點．皆作白．存考．又徐侯從顧從義釋．澍云當作涂侯．亦無可據．　敬豫帖．豫從施宿釋．劉次莊作潒．陳與義作像．俱非．　清和帖．適知從施宿釋．又二庾從顧從義釋．陳與義作庚．一作康．俱非．又速王亦從顧釋．按明張溥刻右軍集．以速王之始興爲句．義尚可通．速或作建．王或作至．非．　追尋帖．酸寒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毀．非．　臨川帖．川從顧從義釋．一作小．非．　袁生帖．還未．顧從義云未字不出頭．當是梁字．非．又吾所也從姜夔釋．姜云所也之間．當別有一字．存考．顧云吾疑作無．非．　知賓帖．不已及倉卒．並從顧從義釋．玩巳字倉字．草法俱不甚合．當是鉤摹之失．　太常帖．領軍從張彥遠釋．劉次莊作鎮．非．又以還亦從張釋．或作比．非．　里人帖．得從張彥遠釋．一作鄉．非．又謝中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作忻．　想弟帖．不果復從劉次莊釋．施宿作役．非．又斯欲從王澍釋．顧從義作期欲．　節日帖．雨從顧從義釋．一作兩．非．　僕可帖．僕從顧從義釋．米芾作餘．一作深．俱非．　重熙帖．得勉從張彥遠釋．得顧從義作自．陳與義作目．俱非．勉即免字．　二謝帖．同同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同之．非．又爽從王澍釋．顧從義作春．義可通而草法不合．施作幸幸．非．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朱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三卷共五十八帖．二百五十五行．二千五百十字．）

淳化閣帖第四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琅琊王羲之書（舊列卷七．今移改．舊五十三帖．今刪一帖．移一帖入卷九．自卷二歸入一帖．）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問觸著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字．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疑耳．蔡公遂委篤．又加擿下．日數十行．深可疑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疑．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七十二字．

謝光祿亦垂命可疑．念念一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徂暑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爾耳．未果爲結．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二字．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濕體氣各可．如參軍得針灸力不．甚懸情．當深寬割晴通省．苦遣不

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五字．

長素差不．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二字．

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勃勃．亦不知范生以居職未．以辨示輒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目．但一開無解．已又亦終無能爲益．適足爲煩瀆．足下呼爾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六字．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二字．

得長風書．靈柩幽隔卅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絕．豈可居處．抽裂不能自勝．謝書已具日安厝．即其情事長畢．奈何．松等隕慟．哀情頓泄．亦難可言．郗遼未卜．聊示友中．即相憂不去．心感遠懷．近增傷惋．每見范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八十七字．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兼傷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窮不已．羲之皇恐．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若爲言敘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願知心素．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吾怪足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參承．願夫子勿悒悒矣．當日緣明府共飲．遂闕問．願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具．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殊有勞弊．然叔兄子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達．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精要有驗．信比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女懸輒．想何可處．差充善言不多耳．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一百字．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遠婦疾猶爾．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數絕問爲慨．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六字．
得遠嘉興書．計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想足下有旨．信別告具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云足下尙停數日．半百餘武．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熱．如恆中至不易．可得過夏
不．甚愛卿．遲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八字．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適．君如常也．知有患苦．耿耿．念勞心食少．勞甚頓．遲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吾得敬和廿三日書．無他．重熙住定．爲善．謝二
侯．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四十一字．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於藍．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知比得丹楊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
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太常故患脚．灸俞．憹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恕不．未復司州．旨告縣棘．鄱陽歲使．應有書而
未得．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二字．
向亦得方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赴昨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參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乘涼行．欲往遲散也．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
赴．潘家欲赴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見．今送．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九字．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問耿耿．今已佳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期已至．遲還具足下．問耳當力東治道家．無緣省苦．但有悲慨．不得東．此月間．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致此四帋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月末必往．遲見君．無以爲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鄉里人擇藥．有發夢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卽寄．
見者謝二侯．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五字．
昨見君．歎復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善消息．德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詣．
遲共寫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七字．
雪候既不已．寒甚．歲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七字．
知遠比當造．頃遲見此子．眞以日爲歲．足下得審問旨令吾．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安好音信．那云趣得歸洛也．計介解有懸休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字．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尙可居情．想反理斷當．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旦反想至．所苦晚差不．耿耿．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九字．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殊當憂吾．故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劣．冀涼言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三十一字．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爲爾．遂乃不復．更諸弟兄問疾．深護之不具．羲之白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希見。比二處動靜故。故當思馳情。散騎雖轉利。處慰。姊故諸惡。及此永嘉慰泰集。欣慰無喻。餘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惡不差。懸髮順何似未復。歷等近消息。懸心。君並何爲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尅。遲此無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一百二字。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使有無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六字。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八十二字。

唐貞觀內本。十七帖最爲炬赫著名。張彥遠帖錄載二十三則。今內府所藏宋搨本乃三十則。而南宋修內司本又爲二十八則。黃伯思爲南唐澄心堂十七帖二十七則。且云王著摹以入石。茲閣帖。羲之書與十七帖同者。凡十有五。此卷末得七帖。而舛誤殊甚。雖不可居之上一行八字。誤置服食帖末。復脫服食帖首兩行二十一字。不審著當時按帖句鈙。何率略紕錯乃爾。大觀雖仍增改。而結字別成機杼。與原帖不侔。今悉依宋搨十七帖摹補。至龍保帖。闕卿舅可耳至爲節隔也九字。而末有之字。則尚可成文。因仍其舊。蓋考證雖有據依。自應訂正。若彼此互異。有不妨兩存。傳信傳疑。論古之道。當如是耳。至長風一帖。舊列鍾繇。而體殊不類。伯思謂是逸少早年書。考此卷亦有長風帖。帖錄別有長風。蓋平安語。則長風自屬逸少時人。洵宜改以相次。其謝生帖重見後卷。筆法無一不合。惟在山句多一下字。刪此存彼。貴有權衡。固不必蹈襲前人誤複也。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羲之秋月帖。閒從顧從義釋。黃庭堅謂是而字缺上一筆。非。　桓公帖。蔡公公字。起筆摹誤。今從大觀改正。　謝光祿帖。下念字一字。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合作二字。非。　月半帖。淛晴從顧從義釋。二字義不可通。王澍云摹搨有誤。又省書亦從顧釋。施宿作省告。　長素帖。小大從張溥釋。字畫明了無可疑。顧從義作不大。蓋沿別本字誤。　知念帖。徭從顧從義釋。陳與義作蓋。非。　每念長風帖。壯溫諸家釋並同。但義不可解。他又無可考證。存疑。　得長風書帖。其日從施宿釋。顧從義作乞日。非。　初月帖。皇恐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皇恐。皇恐存參。施宿作是耳。一作皇皇。俱非。　時事帖。主人從顧從義釋。又鼓亦從顧釋。王澍云。當是鉤摹小失。一作欲。非。　夾切帖。切從劉次莊釋。王澍云。上帶筆鉤摹小失。顧從義作切。非。　十月七日帖。叔兄從顧從義釋。一作七兄。非。又比從施宿釋。顧作次。一作須。皆非。又尤從顧釋。王澍作二兄。非。　阜象帖。勿三從顧從義釋。王澍云。三或三思之三。楊愼作勿。非。　君晚帖。羲之下。顧從義釋有白字。玩筆勢當是之字。末筆微掩。與月半帖異。　侑停帖。武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里。非。又如恆諸釋或作小船。或作所恨。大觀改作甚恨。俱不甚是。憑玩文義及草法。恆字自無可疑。上一字當是如字。微有缺損耳。存考。　長平帖。思苦從王澍釋。澍云苦字鉤摹有失。筆長是顧從義釋作者。非。　丹楊帖。反事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支事。非。　太常帖。棘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諫。非。又應有亦從顧釋。或合二字作膺。非。　得万書帖。備悉本無缺。顧從義釋作備半。亦沿別本

之誤.　熱日帖.且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作旦.非.又遲字微有缺筆.　賢室帖.便爾從王澍釋.澍云.是筆偶出.玩初搨.上筆與下撇.本不相屬.似係石版損泐.由別本聯爲一筆.諸家遂誤作使耳.又以語從顧從義釋.或作比.非.　多日帖.昨鬧劉次莊陳與義施宿釋並同.王澍云.二字皆鉤摹有失.顧從義作比門.於義難通.　力東帖.治顧從義釋作論.或作詣.王澍作治.義俱未安.考晉書會稽有東治.因從治.又省苦從顧釋.施宿作告.　別送帖.舍子從顧從義釋.草法雖合.而文義難解.但無可考據.姑從之.　擇藥帖.發夢從王澍釋.按此與十七帖夢中結體正類.劉次莊施宿作備.非.又卽顧從義釋作與.或作有.或作可.義俱難通.惟顧云一作卽.文義較順.姑從之.其字體不甚完.或是鉤摹微失.　昨見帖.昨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所.非.又德從王澍釋.顧作値.非.又詣.黃庭堅作臨.一作治.或作謁.顧云當作詣.較諸釋爲長.從之.　雪候帖.苦患從張彥遠釋.顧從義作若患.非.　知遠帖.頃從王澍釋.陳與義作須.顧從義作次.俱非.或作江.草法尙合.　荀侯帖.深從劉次莊釋.顧從義疑作諄.或作諄.俱非.又安好亦從劉釋.顧云當作安西.非.又那從劉釋.云從姜夔釋.草法頗合.但云字有缺筆耳.或作明公.存考.顧作那可.非.又悉諸釋或作過.或作里.或作還.字體俱不類.義亦未安.惟悉字草法差近.釋以俟考.又計介從王澍釋.顧作計令.非.　分仕帖.反字從顧從義釋.或作友.非.　自慰帖.大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作火.非.晚復帖.言從王澍釋.顧從義作意.非.　將接帖.末耳字.文義不屬.王澍云.當由集書人妄增.　小園帖.故故從顧從義釋.施宿作故之.非.又及比亦從顧釋.或作反側.非.又忍慰亦從顧釋.壯恚便作生.非.又華直亦從顧釋.劉次莊作華宜.非.又何似亦從顧釋.或作以.非.　清晏帖.豐從顧從義釋.施宿作無.非.又所使亦從顧釋.十七帖作所出.又有無無鄉亦從顧釋.但義不可解.或作有豐一鄉.或有無無以.或有無一乏.草法俱不甚合.存疑.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四卷共五十一帖.二百二十一行.一千九百七字.

淳化閣帖第五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瑯琊王羲之書（舊列卷八.今移改.舊四十三帖.今自卷六歸入一帖.）

羲之死罪.小大悉.比來未惶不.可懷未復臨海問.懸情計資.命行應至.遲卞公還.具承問.妹極得散力.以爲至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白.羲之死罪.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七字.

不審定何日當北.遲信復白.遲承後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八字.

運民不可得.而要當得甚虛叛散.頃爲此足勞人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七字．
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爲慰．僕比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與上隱痛．
前後未有此也．然一日一昔．勞復不極．以此爲慰耳．力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二字．
得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爲領受．君頃就轉佳不．僕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還少噉脯．又時噉
麪．亦不以爲佳．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間．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七十七字．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力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九字．
吾唯辨辨．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此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對近．當往就之耳．
不大思其方．不見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此可歎息．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字．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元度來．數日爲慰．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往意君頗論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發瘧．比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邑．反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得書知問．頤不差．乏氣匆匆面近．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六字．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何中淡悶．于嘔轉劇．食不可強．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內妹未差延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
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八字．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表亦復常言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九字．
闊轉久．勞想．豈令知足下常同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爲
虛頓．力及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阮公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令令速言何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鍼
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復助．且令得通．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四字．
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此蒸濕難爲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媿．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不得西問．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六字．
丘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卌畝．爾者爲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
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不審比出日集聚不．一爾緬然．恐東旋未期．諸情悶．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八十字．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九字．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過．知君還喜慰．足下時行．想今善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除．如比日
便成委頓．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積不．卿至劣劣．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七十字．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

下疾忠小佳．當悤綠想示．能果遲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七十二字．

由爲諸力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六字．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悶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似．痺差不．悒悒．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發邑．懸遠不能得遣人．且吾無復久意．果去．當爾視汝等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五字．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如兄子書．道嵩自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勅令至．並與遠書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脊夫人不和．想小爾．今以佳．念衆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問．王羲之敬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日五期結．極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推此言之無睑．如此事君當欲知．故及宜停宅．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万石轉差也．灸得力不．不得後問．懸悒不去懷．君云當有旨．信遲望其至．僕劣劣．故遣不具．遐具示．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九字．

取卿女婿爲長史．休種意何似．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涼以爲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勞心．吾故不欲食．比來以爲事．恐不可久．邑邑思面．行．故果之．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九字．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能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見．小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六十六字．

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星火般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遠望．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資爰開祖．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九字．

昔人於閣帖羲之書．多所譏評．自米芾黃伯思已然．卷中阮公帖．有疑爲梁人般鐵石書者．第玩帖內有鐵石字．而蘇軾直云已將鐵石作逸少．玩帖文唯須小佳鐵石爲句．蓋昔人多服金石藥．此因其出而須藥．故爲求助耳．若竟以爲人名．則何不署於札尾．且按詞索解．體義亦乖．烏容傅會乎．又安西帖卷中重見．後一帖字數多．而體亦不類．殆兩札語意偶同．不必執謝生帖爲例．删其一也．至此郡帖．元章云是與王述書．長容謂逸少與述方隙．不應於尺牘間自彰逋滯．王澍則謂右軍將辭郡時．與人道情曲．非與述者．其說固優．然以編此殿右軍諸帖爲有見．殊非篤論．王著昧於考古．隨所得爲排類．豈復具微意於其間哉．綜計羲之書三卷．凡百五十二帖．較張彥遠所云唐太宗購大王書三千卷．散佚已多．則什一僅存．不可謂非閣帖之力．但帖內止收行草．而不及正楷．直俟元祐中祕閣續帖．始有黃庭樂毅諸刻．豈當時徵求未廣．抑楷書真跡流傳．視行草尤爲難信耶．御識．

釋文訂異

王羲之小大帖．比來從王澍釋．顧從義作以來．又未悒從顧釋．施宿作惟又．臨海臨從黃謙釋．海從澍釋．顧作諸海．又賓命從顧釋．澍云命當是爵．存考．又承問亦從顧釋．承一作年．非．帖末罪字．草法不可辨．顧云鈎摹之失．　運民帖．民從顧從義釋．一作代．非．大觀合下頃爲七字爲一帖．文義似相屬．而筆法不同．仍如舊．　多日帖．比從施宿釋．顧從義作似．非．又覲望從顧釋．望或作宦．非．又乃苦亦從顧釋．一作乃者．非．又一昔亦從顧釋．或作一發．非．　縣戶帖．首一字．顧從義釋．作鄉．與草法不合．一作得．字體稍近．姑從之．又其名從顧釋．名一作不．非．　轉佳帖．或從顧從義釋．一作成．非．　大熱帖．白字從王澍釋．顧從義作上．非．　中郎帖．往從顧從義釋．一作德．非．又論顧作洽．亦作臨．注云一作論．按文法論字較合．因從之．　比日帖．不具從王澍釋．顧從義云當作有．非．又白亦從澍釋．　延期期帖．買從顧從義釋．原缺上一筆．當是鈎摹之失．今從大觀補．　狠毒帖．兩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雨．文義不協．　闊轉久帖．同之從羅森釋．劉次莊作得．非．　冬中帖．不具從顧從義釋．王澍作不一．　阮公帖．阮公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是既月．非．王澍云當是阮郎．草法亦不甚合．又何万從顧釋．澍云當作阿万．玩草法不類阿字．又大灸從顧釋．黃謙作大惡．非．又得力從朱家標釋．顧作將刀．非．又且字鈎摹．稍有缺筆．按絳帖合下月末蒸濕爲一帖．蒸濕帖字體不同．月末則大小正類．文法亦相屬．存考．　丘令帖．卌從顧從義釋．羅森作州．非．又水丘亦從顧釋．一作水近．非．　道書帖．足下從劉次莊釋．施宿作垂慰．非．王澍釋作之亦二字．於文義不協．又善除不除並從顧從義釋．劉俱作保．非．又卿亦從顧釋．澍云當是公．　採菊帖．何以從王澍釋．劉次莊作似．顧從義作比．俱非．又菊從顧釋．黃庭堅作藥．非．　增慨帖．想示之示．劉次莊施宿作必．顧從義云當作君．朱家標作念．俱與草法不合．王澍釋作示．引行穰帖爲證．從之．又遲從劉釋．顧云當作返．非．又善散從顧釋．澍作節散．　月半帖．邑邑從顧從義釋．王澍作足下．按下字與草法不合．　猶坐帖．果去諸家釋並同．王澍云按書法當是果者．　安西帖．知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大．非．又都督亦從顧釋．劉作都共．非．又督之同．　長史帖．[illegible]從顧從義釋．[illegible]與堦同．顧引干祿字書爲證．劉次莊施宿分作知耳二字．非．又休種從劉釋．按張溥所輯王羲之集．以休種爲句．猶言爲長史休之後耳．種或作稚．王澍疑作腫．俱非．種下一字．劉作知．顧云當作不．與草法文義俱不合．疑是適字．摹缺末一筆．姑釋以俟考．　得涼帖．比來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以來．又合二字作幾．俱非．又邑邑亦從顧釋．一作區區．又面行從劉釋．顧云疑作拜．　此郡帖．自非非字舊缺一筆．今從大觀補．又未見從顧從義釋．見劉次莊作忽．施宿作免．俱非．又頃從王澍釋．顧作須．非．　行成帖．以從從顧從義釋．以黃伯思作比．非．又殷亦從顧釋．黃庭堅、施宿、陳與義、俱作列．非．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五卷．共四十四帖．一百八十九行．一千五百三十四字）

淳化閣帖第六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晉人法帖

晉散騎常侍琅琊王恬書（舊列卷三第二十四標中書令．今移改．）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晉領軍琅琊王洽書（舊列卷二第九標中書令．今移改．）

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冀以復敍．還白不具．王洽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豫艱荼．毒陰特亡兄仁愛之訓．冀終百年．永有憑奉．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煩冤．不自堪忍．酷當奈何．痛當奈何．重告惻至．感增斷絕．執筆哽涕．不知所言．洽頓首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七行．八十一字．

洽頓首言．兄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奈何奈何．洽頓首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三十字．

洽白.向感寒不成敍.得告承問.殊〻劣.白不具.王洽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二字.

晉吳國內史琅琊王劭書（舊列卷三第十八.標尚書.今移改.）

劭白.明便夏節.哀慕崩摧.肝心抽絕.煩冤號深.不自忍任.痛當奈何.當復奈何.得告爲慰.腹轉差.勞悴勿力.及不次.王劭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九字.

晉中書令太原王坦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二.但標名.今移增.）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意良不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坦之惶恐言.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五字.

晉鎮軍將軍高平郗愔書（舊列卷二第十四.標侍中.今移改.）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慰.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廿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達.日涼.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字.

遠近何他.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干一節.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想親.親悉如常.敬豫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恆在尚書.不見來多日.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七字.

晉臨海太守高平郗超書（舊列卷二第十五.標中書郎.今移改.）

超言.遠近無他.說.苟異問者定虛耳.云段龕歸順.不知審不.王江州爲宗正似已定.前所傳者虛妄耳.異同自旨啓.超言.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四十六字.今附錄.

晉會稽內史琅琊王凝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五.但標名.今移改.）

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歎.念增遠思.得郗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漸冷.產後何似.宜佳消息.吾並更不佳.憂之.遣不次.凝之等書.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字.

晉黃門侍郎琅琊王徽之書（舊列卷三第八.標黃門郎.今移改.）

得信.承嫂疾不減.憂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等.湖水泛漲.不可渡.遂復隔絕.不然.尋已往彼.故遣疏.知吾遠懷.不具.徽之等告.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二字.

晉豫章太守琅琊王操之書（舊列卷三第十四.但標名.今移增.）

操之等白.得識婢書.慰意.知年光數問.可不.不得差順消息.懸心.操之等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九字.

晉（考無）琅琊王渙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三.但標名.今移增.）

渙之等白.不審二嫂常患復何如.馳情倫在等平安.計嫂倫奴已應在道.企遲適東五日.動靜故差速.姑如復小勝.冀遂和耳.猶不寧.餘上下故常患.反側.此悉佳.渙之等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六字.

晉中書令琅琊王獻之書（舊列卷九.但標名.今移增.一帖移一帖入無名氏帖.又舊三十九帖.今刪.故八帖併入卷七.）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撥.一日臨坐.目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冥處常恨.況相過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涕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九十二字.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即平和耳.貞諱不成病不.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六字.

鵝還.慰姊意.今已當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諸女無日不懸心.阮新婦何至.慰姊目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偽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耳.比日疑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腳及耳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灸創.特不堪此.不乃爲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爲識.然所以爲識.政在此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二行.一百字.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痢.今服藥甚溫燥.理冀當可耳.然畏極都不得復小失和.辨惡亦不復得妄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八十四字.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比上下故爾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六字.

獻之白．承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爾不得一極和．發疎猶深．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鱗相聞故云惡．懸悵使君數得書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八字．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還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何喻．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一字．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復．頭眼半體疹恆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發馳可言．寒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先耳．遲復旨告．獻之故爾．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七十三字．

願餘餘上下安和．知姊日夕疏慰意．育故扁懸心．倪比健也．適奉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四十八字．

再拜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時快不審體中何似．食噉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西動靜不寧．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九字．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心．唯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九字．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思兼懷不自勝．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承掾安和．慰．馳情姊三兄諸患．故爾不佳發馳．時快不審尊體並復何如．遲復來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覺得力．獻之亦惡憒．勿謹白．諸不具．操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字．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尋減．不知得怨不．復冠軍告懸企．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二字．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鼻石深是可疑事．兄溫患散．輒發癰．勢爲積．乃不易．願復更思．獻之唯賴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恆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九十字．

姊性纏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獻之白．不謂郗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愁．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阮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殊當慰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五字．

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已．唯當絕氣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六十七字．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懷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慰意．薄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惡勞．益勿勿．獻之白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二字．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塞．遲諸信還．具動靜．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白．來告具天寶疾患悶．何其倉卒．乏子孫．常欣倫早成家．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惡惜深至．惻切心懷．娌哀念當可爲心．情願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當隨事豁之耳．娌先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發馳．眠食復多少．願遣無益．盡消息理．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九十七字．

吾十一日發吳興．迨遠兄姊．感戀無喻．處等別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發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二字．

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五宜速吳興丞別．兄進猶戀悶勞．亦極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毒萎疏．比來得直疏．故惡．故是當視華也．汝兒女並可不．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四字．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勿勿不具．獻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承服腎氣丸．故以爲佳．獻之比服黃耆甚勤．平平耳．亦欲至十齊．當可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得書爲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折．故頓極難勞．知足下使去．不得面別．悵恨．深保愛．臨書增懷．王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慕容有易賴意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七字．

薄冷．足下沈痾已經歲月．豈宜觸此寒耶．人生稟氣各有攸處．想示消息．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益部耆舊傳今送．想催驅寫取耳．慎不可過淹留．吾去月從孫家求信．信次頓爾頻爲亂反側．賜大佳．柳六惠言賜可常御．亦覺有益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二字．

王氏寶章．世傳書蹟．今卷中所列．多屬琅琊．惟坦之系出太原．宗派各異．雖其父述爲逸少同官．序次應居洽劭後．而王著因其名相似．以廁凝之兄弟間．幾如右軍子姓．失考甚矣．若凝之書帖乃告女之詞．而末署某等．與第二卷謝万帖款稱父疏．而簡首自名．同滋疑義．或好事者妄爲增益．則不可知．姜夔乃謂已行之女．待以客禮稱名．臆度無據．且於万與兄子帖．又何說以處焉．獻之書雖不逮羲．而石墨流傳．正爾多多益善．乃昔人評以爲僞託者．頗復不少．如元度以下四帖．黃庭堅．米芾．黃伯思．皆斥之．考元度帖中仁祖爲謝尙字．尙事在升平前．獻之方當髫齔．安得作書論時事．伯思之說當矣．至慕容一帖．語意脫漏不可曉．獻之時南燕再興．或扎論偶及．亦所應有．薄冷兩行．迹類歐書．究無明證．益部耆舊傳乃陳壽所著．壽生蜀仕晉．謙述撰名．送催寫取．亦當時雅尙應爾．今改元度帖入無名氏書．後三帖則仍其舊．悉徵實以爲定論云．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恬書．不具從劉次莊釋．施宿作不一一．或作少合．非．

王洽承問帖．遲白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遲曰．非．　仁愛帖．掾從施宿釋．劉次莊作紛．非．按掾字於上下文義無當．草法亦不合．施注疑是後人署名側注．誤摹入行．鉤勒復失．似爲近理．姜夔絳帖平無此字．益可爲本非帖文之證．

王坦之書．已與從姜夔釋．顧從義作興．非．又良不了者．亦從姜釋．良一作斷．非．了．王澍疑作可．

郗愔至慶帖．令從姜夔釋．顧從義作令．非．又進姜顧釋竝同．一作逢．非．　比書帖．遂從姜夔釋．一作迷．或作逢．俱非．　遠近帖．何他從姜夔釋．他顧從義作也．一作地．草法俱不合．又千與乾迪．此帖顧及劉次莊俱與上二行誤合爲一．按上帖末已署情報．且兩帖字體不類．大觀分列爲是．姜釋亦同．　敬豫帖．覩覩姜夔顧從義釋竝同．下覩字．劉次莊作今．或作乙乙．王澍作一一．以羲之帖證之．姜顧釋爲長．又未審．亦從姜釋．或作未曾．非．

王凝之書．勉與免同．姜夔引漢書免身爲證．又漸冷從姜釋．顧從義同．施宿作徵．非．

王徽之書．可言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可耳．或作可可．俱非．

王操之書．帖末等白從施宿釋．玩字體等字草法甚明．帶筆點注．正白字耳．且與帖首相合．顧從義作頓首．非．

王渙之書．上下從姜夔釋．施宿合二字作叔．非．

王獻之相過帖．撥從施宿釋．陳與義同．顧從義作撥．又冥從顧釋．施作寘．又羨從施釋．按字書羨出涕貌．顧作灌．非．又奐從張溥釋．文義是而草法不合．應是鉤摹之誤．顧云當作貞．非．　鵝還帖．已當殊當俱從施宿釋．陳與義同．顧從義竝作皆．非．按王澍以鵝還五行與前承永嘉四行合爲一帖．而辨劉次莊合諸舍永嘉二帖爲一之非．玩諸舍二行字體．與永嘉以下不相類．帖本與顧釋文可耳二字．適當行盡．原不必強合爲一．若鵝還則王氏尺牘用標帖名．張溥詳辨之．文義亦不甚相屬．澍說似未足據也．　授衣帖．及耳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可．非．帖內思字鉤摹小失．　安和帖．復何如之如．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必．非．又行有佳酒從顧釋．張溥同．行黃諫作何．酒劉作治．俱非．　承姑帖．承承從顧從義釋．張溥無下承字．存考．又以服從劉次莊釋．以與已同．顧作比．非．　餘杭帖．見從張溥釋．顧從義作兄．非．　節過帖．復先從劉次莊釋．猶言復舊也．施宿陳與義作宪．顧從義疑作竟．草法俱不合．　顧餘帖．上從顧從義釋．一作近．非．劉次莊以適奉以下四行另爲一帖．顧合爲一．玩筆法相似．張溥亦合載．顧說爲優．　珍重帖．慰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作至．存考．　歲盡帖．思惜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忘．或作忌．俱非．又謙白諸不具．從王澍釋．白顧作拜．諸顧作疏．　衞軍帖．告從劉次莊釋．張溥同．顧從義疑作首．非．　羣石帖．當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常．又獻之二字．雖署名減筆．不宜如此省．便當是鉤摹小失．　姊性帖．殊當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當．顧從義以此兩行合上爲一．張溥分列二帖．王澍以前

帖末有獻之字。文義已完。筆法亦與前不類。當別是一帖。其說爲當。　阮新婦帖。勉與免同。又殊當從施宿釋。顧從義作當。　奉對帖。觸類從張溥釋。顧從義作頗。非。王澍云當作頟。又與姊之姊。闕中一筆。當由鉤摹之失。又乖別從顧釋。黃伯思作乖反。又俯仰亦從顧釋。施宿作緜緜。按此二字草法俱不甚合。亦鉤摹小失。第俯仰義較長。張溥釋同。因從之。又唯當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當非。　夏日帖。奈何中一拂。王澍云。當是重奈何字。張溥同。　思戀帖。本見從顧從義釋。或作具。非。又信還從張溥釋。顧以信爲作。誤。又帖末白字從施宿釋。　天寶帖。乏從顧從義釋。一作命。非。又政當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當。非。又惡亦從顧釋。王澍云。上畫鉤摹失。　吳興帖。經感從顧從義釋。經。王澍云當作經。坑字體經字甚明。似猶可疑。又五宜亦從顧釋。五。張溥作吾。澍說亦同。當是鉤摹脫誤。又吳興從顧釋。澍云與草書興字存考。又未復亦從顧釋。一作未後。非。又故足亦從顧釋。張溥同。澍疑作云。　腎氣丸帖。薺與劑通。　湯酒帖。湯酒從顧從義釋。王澍以二字相混。顧釋亦臆決。然不能定爲何字。而張溥以此標帖名。似爲可據。又悵恨亦從顧釋。張作快。　鎰部帖。取耳從張溥釋。王澍同。顧從義作了。又信下疊字從顧釋。劉次莊但作求信次。非。又傷大佳以下。澍云當別是一帖。顧張皆合爲一。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六卷共四十八帖。二百五十五行。二千一百六十八字。）

淳化閣帖第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晉人法帖

晉中書令琅琊王獻之書（舊列卷十。但標名。今移改。舊三十二帖。今從前卷歸入八帖。刪一帖。移三帖入無名氏書。）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所致人耶。何可足念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字。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諸兒。禍變無常。

謹案右一帖。行書二行。十六字。

黃門限背。哀痛摧剝。不自勝任。奈何奈何。及書感塞。父姑告。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令外甥知。問郗新婦。更篤憂慮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灸無所覺。憂馳深。汝燋悚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可必不耳。企遲。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頓焦勞。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六字．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辦．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二．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脚痛可堪．而以作書．殆欲不可識．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七十八字．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急急．不審食復何如．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比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下斷來．恒患濕頭痛．復小爾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四字．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五十三字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情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旨問．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爲復可可．冀非減病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八十五字．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字．

忽勤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唯絕歎於入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三行．八十六字．

慶等已至也．甝差不甚懸心．直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三字．

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悶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四字．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行．十五字．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惻．想東陽諸妹．當復平安．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故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當遂至郡．深想望．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一字．

豹奴此月唯省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鄱陽書停諸舍．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發遣．奉去月問．承婦等復不能差．深發歔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七字．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發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於散情．娖．疾苦療得所．深慰慰．想必爲問．敬和晚際似差耶．諸舍也．能向諸弟各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三字．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患腹不能消．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六字．

服油得力．更能停嗽麪．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艱辛也．足下明當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五字．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氣力恒惙．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卻．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四字．

白．承舍內分違．近豫遂就．難以喻痛濟理．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十九字．

復面悲積．稽首以不佳耿耿．僕近動散委頓．雖轉折猶惙．然發止尚以未定．日覺以言居．力還不復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得領軍書故苦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書爲慰．丹楊疾苦不果來．甚悵恨．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五字．

得凾問不．寔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獻之言．月終．伏惟哀傷不可任．不審尊體諸患復何如．悚息謹言．疏不備．獻之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四行．三十一字．

東家尚未欲下.李參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無使聞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四字.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願悉遂.本奉告慰馳心.極洽.不審尊體復何如.操之御故不差.常患之.故爾憒憒.獻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燃.殊乏之極.服石脂丸甞得力.謹白不具.操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七十六字.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願盡寬喻.理髮馳.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二字.

姨等承更惡.不審頓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藥甚佳.想姊舉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尉有和稀.久滯行路.同人絕得此心.故當攜其長幼.詣汝上下.知彼騷騷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聚.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五行.一百十六字.

郗陽歸鄉.承修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佚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仰唯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六字.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彼謝之.獻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字.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侍書集子敬帖.殽紊尤甚.如濟處一帖.上同右軍.肥瘠微分.或可云臨摹父跡.若思戀冠軍二帖.本人兩系.豈當時全無讎校耶.今從泉本大觀本各删其一.至章草蜀志諸葛亮傳中語.前半已入古法帖.而以後半屬之大令.且妄增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以史傳舊文.訛爲簡牘.造作紕繆.一何至此.今悉歸併無名氏書.列於末卷.澗松三十字.乃左思詩句.伯思以爲集書.然太沖在西晉時.以詠史著.子敬或書先哲名什.如蘇軾寫蔡襄歐陽詩帖之類.未可執成旅數行晉字唐文爲例.但與尺牘混列.亦不倫.因移卷尾.又卷中鐵石兩見.蘇軾並謂是般鐵石.姜夔則以爲謝鐵石.按南史.鐵石即謝鐵字.爲安石季弟.與子敬時世正同.且札內文義.的係人名.亦殊逸少帖語.茲取夔說.義各有當也.鵝羣帖黃米力斥爲僞書.更引劉宋崇虛觀元魏崇虛寺駁證.自非過刻.第此帖故是名蹟.真贗自可存而不論云.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獻之德遠帖.足念耶從施宿釋.顧從義作足下今耶.文義不甚可解.王澍云.當是與恐永間.草法亦不甚合.存考.　外甥帖.令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念.又知從顧釋.劉作欲.　冠軍帖.悚從大觀摹.按此帖前後複見.前作焦怙.後作焦悚.大觀删去後帖.而移悚字入此帖.又可言從施宿釋.顧從義作可耳.

　江州帖.辨與辦通.諸家釋並同.又改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攻.非.又枋文彭云.借作船舫之舫.王澍云.東改枋.恐是當時船名.存考.又者從顧釋.黃諫作去.又無湖地名.晉地理志如此.湖劉作御.黃作仰.俱非.又有二從顧釋.張溥無二字.又以從顧釋.一作比.又殆諸家或作絕.或作紀.玩字體文義作殆爲是.　轉勝帖.此豈二字下各有一點.當是誤鉤.非重字也.又常諸家釋同.疑亦鉤摹有失.又急急從顧從義釋.黃諫作憂憂.王澍云.筆法當作至至.俱非.　消息帖.比顧從義作以.按文法當作比.字體亦合.又滋頭諸家或作頭項.或作頭頂.或作溫頭.字體文義俱不甚合.王澍作誤攻.亦似牽強.玩字義蓋思滋而頭痛也.　近與鐵石帖.頃字俱從顧從義釋.黃諫作須.非.又非從張溥釋.顧云.按書法當是章草.狀字文義難通.又臧從顧釋.劉次莊施宿作藏.非.　知鐵石帖.遂從施宿釋.起筆多一小挑.似是鉤摹之誤.顧從義乃以上筆爲一字.或疑作邂.俱非.又那從張溥釋.顧疑作邦.非.　忽勤帖.告從黃庭堅釋.劉次莊作書.顧從義作非.俱非.又岐從顧釋.或疑作政.非.　慶等帖.直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宜.又可亦從澍釋.澍以爲帶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往往如此.其說近理.顧作少.義難解.　新婦帖.

闕顧從義作可.張溥作何.字體俱不合.按草法及文義.當作閒字爲是.　鄱陽帖.承字起筆微闕.　極熱帖.悶悶從顧從義釋.王澍云.或以兩點連、下筆字作並.按文義及草法俱不合.又澍以患膿以下四行別爲一帖.說亦未確.　舍內帖.分迹從張溥釋.劉次莊作連.顧從義作遣.俱非.　復面帖.居從王澍釋.一作肯.或作百.俱非.又其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耳.施宿作乙乙.顧從義作在.非.又云得從施宿釋.顧作足.一作之.俱非.又疾苦亦從施釋.顧作者.　西間帖.寇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疑.非.　諸顧帖.惡乏劉次莊作惡亦.顧從義云.當作念公.王澍云.當是惡公.文義俱難解.玩義及字體.似惡乏爲近.又憒憒從顧釋.陳與義作快快.非.澍作快快.又殊乏從劉釋.顧疑作口.非.又石脂諸家釋多作石的.顧以泉本勺中有點爲證.按石的於義無當.卽勺字點全.左半草法亦不合.玩筆勢當是肉字偏旁.必係脂字鉤摹之失.而方書亦有石脂主治痛下.較的字自爲可據.又得力從劉釋.顧云當作之.非.又謹白從澍釋.顧作謹謹.非.　骨體何如帖.者從顧從義釋.一作去.非.亦作告.　使君帖.詣從張溥釋.顧從義作諸.非.　鵝羣帖.海鹽從顧從義釋.施宿作鹽.雖字體相合.但海鹽本吳郡地名.若作鹽字.便不得解.蓋由當時下筆率略成訛.不可執以爲證也.又當須從顧釋.一作常須.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七卷共三十六帖.二百三行.一千四百九十九字.）

淳化閣帖第八

晉至梁人法帖

晉散騎常侍琅琊王珣書（舊列卷二第十一.標目徙今移改.）

三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定何如.就弊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晉中書令琅琊王珉書（舊列卷二第十.標目徙今移改.）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竟.悲懷兼割.不自勝.奈何奈何.寒切.體中比何似.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字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覽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比可不.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上下何如.僕上下上下大都蒙恩.得書慰之.吾具.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五字.

今欲出耳.吾此月盡.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尅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敬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一字。

晉司徒左長史琅琊王廞書（舊列卷三第二十。標司徒。今移改。）

告誘靜媛靜儀靜姚。此晦便當假葬。永痛抽剝。心情分割。不自勝。念汝等追痛摧慟。纏綿斷絕。何可堪任。痛當奈何。當復奈何。遣悲涕不次。廞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五字。

晉東海太守下邳張翼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但標太守。今移增。）

廿三日。賴郎翼頓首。節過多懷。得近書爲慰。意比何如。深勞弊頓叟。力還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晉中軍將軍琅琊王循書（舊列卷三第五。但標名。今移增。）

七月廿四日。循啓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爲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匆力書不旋。王循啓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四字。

晉御史中丞琅琊劉瓌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一。但標名。又脫之字。今移增。）

瓌之頓首頓首。末陽遠感闊。知有患耿耿。知以自屈。恨不相見。力及不比望。瓌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晉西中郎將潁川陳逵書（舊列卷四第七。誤陳時人。但標名。今移改。以下四人世次無考。附於晉代之末。）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逵。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伯禮啓。明顧問訊。兄前許借介蘇。今遣請受。願付令往。仰干悚息。謹啓。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七字。

晉吳興太守吳郡沈嘉書（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列卷三第三。但標太守。今移改。）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晉散騎常侍（無考）謝璠伯書（舊列卷三第七。今移。）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唯當善養見者。而事慮日多。如比來憂懷。已實萬端。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晉（無考）謝發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七。又一本列第三十七。今移。）

晉安素自強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遐期。豈謂奄至於此。自舉遠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去知旨問。悲酸惱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惻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二字。

晉尚書左僕射東莞劉穆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七。又一本列第二十七。標侍中。今改。並移。殿晉臣示貶。）

亦知足下家弊耳。倉卒無祿官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當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帥情事也。劉穆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二字。

晉大將軍琅琊王敦書（舊列卷二第八。標丞相。今改。並從史例。移置晉末。）

敦頓首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之意。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憒憒。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四十一字。

晉大司馬譙國桓溫書（舊列卷二第六。標丞相。今改。亦從史例移置。）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還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都督邊將粗當爾耳。僕無所復治庶意。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晉汝陰太守李矩妻河東衛鑠書（舊列卷五第八。標衛夫人。今移改。）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書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九十六字。

宋太子詹事琅琊王曇首書（舊列卷三第二十八。標特進。又脫首字。今移並增改。）

昨服散差可。然不過佳。請示亦宜。如更增劇。恐難爲力耳。未能令道俗。有餘念故耳。王曇首和南。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宋中散大夫泰山羊欣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九。今移。）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奈何。得去六月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腳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惋。足下保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九字。

宋給事中丹陽薄紹之書（舊列卷四第十七。誤唐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知弟定欲迴換住止。周旋江參軍甚須一宅。今旨遣問之。若必未得居宇。多當成交關也。但臨舟訪處。自難稱意。得消息旨遣白。薄紹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三字。

宋祠部尚書會稽孔琳之書（舊列卷三第三十。標太常卿。又脫之字。今移並增改。）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胣．荼繹懊惱．觸感隕絕．孤思悒悒．自郡地窮嘗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爾不差．甚有幽悒．熱癥比復何似．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孤子並疾患．歎其悒悒．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惙頓何賴．扶力迷甚．不次．孤子孔琳之奏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十三字．

宋郢州刺史南蘭陵蕭思話書（舊列卷四第五．誤梁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說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耶．示告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九字．

宋散騎常侍陳郡謝莊書（舊列卷三第九．誤晉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悶．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但想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寒重春節至．居患者無不增動．今作何治．眼風不異耳．指遣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九字．

齊侍中琅琊王僧虔書（舊列卷三第十一．今移．）

臣僧虔啓．劉伯龍陶璉稱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躬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黷．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惟虞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怍．謹啓．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二行．一百三十二字．今附錄．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遠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事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遠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應得速辦．其頻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七十一字．今附錄．

梁特進吳興沈約書（舊列卷四第三．今移．）

今年殆無能．十始得此一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梁侍中南蘭陵蕭子雲書（舊列卷四第六．但標名．今移增．）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天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一百六字．今附錄．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

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乎．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九行．三百六十五字．今附錄．（又案帖中手自所及自．列子作目．蓋鈔錄之失．）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也．事之破礙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謹案右一帖．楷書四行．六十三字．今附錄．

梁南中郎將南蘭陵蕭確書（舊列卷四第四．標征南將軍．今移改．）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九字．

梁太子詹事琅琊王筠書（舊列卷四首．標尚書．今移改．）

鎔和南．至節過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寒凝．道體何如．想比清豫．弟子疏勞．每惡慘弊何理．眷請勤御．比日未敍．道自王筠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梁交州刺史陳留阮研書（舊列卷四第三．今移．）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匆匆．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爲歎．善自愛．冀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有少字不具．阮研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書法盛於晉代.羲獻而下.不乏名家.江左相沿.彬彬具在.此卷自法護以逮齊梁.僞多踳駁.陳逵爲晉西中郎將.而誤冠陳朝.薄紹之.蕭思話.謝莊.皆劉宋文人.而薄則標唐.蕭則標梁.謝則標晉.時代之不知.尙足與論世乎.劉瓛之、孔琳之、王曇首.俱脫末一字.沈嘉字長茂.而誤作嘉長.增減任意.曾不一加詳審.陋且妄矣.又蕭確一人.孫樹謂是梁邵陵王子.黃伯思謂是齊豫章王孫.考梁書載確工楷隸.當從孫說.至著標征南將軍.則由南郎中將而誤也.劉穆之當典午之季.心在彭城.大觀改標宋.而仍其晉官.未爲至當.考穆之始從霸府徵辟.後以不預九錫推奉.疑懼致死.事與荀彧相類.擬曾詳鑑.斥爲小人徒自苦.夫穆之仕晉.至尙書左僕射.其死尙在義熙年.宋初雖加增縣公.已非身受.今書晉官.所以愧夫僞爵祿而懷貳心者.其罪固與王敦桓溫之身爲戎首有間.猶當殿之東晉諸臣.用示以義進退之權衡.至若王曇首、沈約.在晉宋齊梁之際.身事兩朝.從其所終之代.誅貶大公.與史鑑同爲炯著耳.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珣書.何如上一字.姜夔作寒.劉次莊顧從義俱作卽日二字.玩草法當是寒字.又就辭從姜釋.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

王珉十八日帖.比二書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以.又比可不從姜夔釋.顧作以.　何如帖.得書下一字.姜夔劉次莊顧從義俱作至.王澍作慰.謂是筆快偶圓轉.文義較至爲長.從之.又末一字姜作具.顧作亦.具字較近.從之.玩力書不次.應是書末語.今轉加於王珉頓首之前.而吾其語亦未了.似原帖或有脫簡.存疑.　欲出帖.亟盡從黃庭堅釋.王澍云.月小盡也.姜夔顧從義作亟遣.又臨出從劉次莊釋.姜作澰.顧云.按書法當作限.非.又王家從姜釋.一作敬.非.又敬報之敬.姜作前.劉顧俱作相.王澍云.當是敬字.筆勢少折.義較優.從之.

王廞書.分劃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瓜.又道下一字.施作悲.或作慰.草法俱不合.悲字義較近.姑從之.

張翼書.賴郎從顧從義釋.賴劉次莊施宿並闕.郎劉作卿.一作卽.義俱未安.姑釋以俟考.又比何如姜夔作以.顧同.玩文義當是比字.

王循書.啓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遮.一作德.玩草法遮德俱不合.惟啓字爲近.但名下加啓.於文義無據.考晉書.賀循、應詹同時爲太子舍人.或二人聯名具札.鉤摹者不加深考.妄以王循當之.又於帖末署

名率加王字.宜其滋米芾之疑也.今標名仍從舊.附訂於此.又不盡從顧釋.姜作不宜.

劉瓛之書.頓首頓首從姜夔釋.顧從義闕.下頓首二字.容格不釋.又末陽從顧釋.姜作朱陽.

陳逵歲終帖.自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百.非.又足下從顧釋.蓋兩字合一.各借一筆耳.羊欣帖亦然.　伯禮帖.訊從陳與義釋.又兒從王澍釋.云是筆駛多一折.顧從義作足.非.又介從施宿釋.顧云.旂之省也.又道從顧釋.或作進.又願付亦從顧釋.又令顧作今.往劉次莊作住.顧作使.玩文義當是令往.澍云.此帖模糊多誤.兒介道令往謎六字.皆有失筆.良然.

謝璠伯書.比來從姜夔釋.劉次莊作此.非.

謝發書.未知從劉次莊釋.顧作未欲.

劉穆之書.亦知從姜夔釋.顧從義作所欲.非.又官亦從姜釋.顧作故.非.又更律亦從姜釋.顧云.華本諸本俱模糊.惟顧本不損.又啓從顧釋.姜作昏.

王敦書.悲下姜夔及顧從義作意.不應多上一曲.施宿分作令邑.王澍作邑邑.於文義亦未合.細玩草法.似是之意二字.之字借上筆成字.猶陳逵帖足下合筆耳.

桓溫書.還節從姜夔釋.云.溫使人送旌節還臺.較顧從義遂節爲勝.又都督從顧釋.姜夔作相問答.劉次莊作相具答.俱不甚合.又復治庶意亦從姜釋.云不復有意治軍政民事也.義亦通.復顧作使.一作護.治庶劉作治度.顧作酒席.俱不可解.

王曇首書.差可之可從姜夔釋.施宿作耳.又請示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清和.又所宜亦從姜釋.顧云當作亦宜.非.又令從施釋.顧作合.又俗從姜釋.顧作從.帖內增字士旁有缺筆.末首字書亦微闕.劉作答.誤.

薄紹之書.周旋從顧從義釋.一作同於.非.又甚下一字.顧闕.施宿作得.王澍云.何煩謂是須字.摹失.文義筆法俱相近.從之.又當字從顧釋.澍云.亦摹誤.又臨舟顧釋作臨丹.義難通.按字從兩點.則是舟而非丹矣.

孔琳之書.都從姜夔釋.顧從義作登.非.又窮亦從姜釋.顧作最.非.又知君亦從姜釋.君顧作良.又患亦從姜釋.王澍作惠.非.又悁悒亦從姜釋.王澍云.當是悲悒.又歎其從顧釋.施宿作歎歎.非.又恨恨從黃伯思釋.姜亦同.顧作悒悒.黃又以恨恨至覺益十二字偏小.云是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存考.又迷甚亦從姜釋.甚劉作反.顧作亡.俱非.又帖末頓首上.姜顧作奈何.一合作等字.草法俱不合.玩字體是奏字.古人於朋友通問.亦稱奏記.姑釋以俟考.

蕭思話書.寒切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言切.又望近上二字.顧作少首.或作小告.俱不可解.似是示告.示字缺上筆耳.又末思話字.鉤摹亦失.

謝莊書.一日從姜夔釋.劉次莊合一日二字作間.非.又但從顧從義釋.姜作恒.字體不合.又諸治從姜顧釋.又昨亦從姜顧釋.又頃從顧釋.姜作頓.一作須.又增從施宿釋.顧作惜.筆法亦不合.

沈約書。殆無能從王游釋。劉次莊作約乖離。顧從義作殆差故。又十始得此一至。十劉闕。顧作謝。一至劉施闕。顧作事至。草法文義俱不合。作十作一。字體較近。且可得解。以乙爲一。則古人通用耳。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八卷共三十三帖。一百九十四行。二千六十四字。）

淳化閣帖第九

陳至唐人法帖

陳永陽王伯智書（舊列卷一第十九。今移。）

熱甚。汝智讀爲勞。吾疾劣。道不具。伯智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寒嚴。比氣力何似。僕疾劣甚。情想過今信旨。此不多陳。伯智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陳巴陵王叔慎書（舊列卷一第十八。誤長沙王叔懷。今移改。）

云須微。吾既不司。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既無工力治。未花之與微。今付此不多。叔慎答自足。何用此花。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四十字。

陳釋智永書（舊誤入王羲之帖。列卷七。今移出。）

承足下還來。已久別。欲參慰爲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深。豈此委具。乙兩日少可。尋當言展。若因行李。顧存故舊。今過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勤幸不怪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六十八字。

隋釋智果書（舊列卷五第十一。今移。）

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有卅四人。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

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學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元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韶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雲陽獄。增減篆體。志其名。名其書曰隸也。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異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人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靜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

謹案右帖五段。行楷共四十九行。五百六十九字。

唐秘書少監越州虞世南書（舊列卷四第九。今移。）

世南開大運不測。天地兩平。風俗相承。帝基能厚。道諧三百。鴻業六超。若諧九霄。命周成算。元無之道。自古興明。世南。

謹案右一帖。楷書五行。四十五字。今附錄。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率一兩日行。左腳更痛。遂不朝會。至今未好。亦得時向本省。猶不入內。冀少日望可自力。脫降訪問。願爲奉答。虞世南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四字。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使是書過於藍。欣抃無已。數顧學耳。世南近腎痛廢書。不堪觀縷也。虞世南呈。十三日道書。謹空得書爲慰可言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二字。

疲朽未有東願之期。唯增慨歎。今因使人指申代面。必得力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四字。

鄭長官致問極冥。而其三人攸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六字。

潘六云。司未得近問。莫耶數小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唐太子率更令長沙歐陽詢書（舊列卷四第十。但標率更令。今移增。）

貞觀六年仲夏中旬初。偶詣闇誌。猥辱見示諸家書。徧得看尋。可以頓醒滯思。各甚嘉妙。今昔孰爲比肩。
至於興歎耳。珍重珍重。因書此敍于其後。渤海郡率更令歐陽詢記之。

謹案右一帖。行書七行。六十七字。

靜而思之。勝事莫復過此。氣力弱猶未愈。吾君何當至。速附書。必向饒。定須寄信。立具。歐陽詢呈。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七字。

五月中得足下書。知道體平安。吾氣力尚未能平復。極欲知君等信息。比憂散散。不可具言。不復。歐陽詢
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四字。

足下何當定返。還人留示心曲。永嘉書處定難。以爲其心也。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二十三字。

比年守疾病無事。絕心氣至於書處焉。並昔時旣言必求。然與數字。豈能備矣。須將示之。十五日歐陽
詢。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四十字。今附錄。

吾自腳氣數發動。竟未聽許。此情何堪。寄藥猶可得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一字。

唐中書令褚遂良書（舊列卷四第八。不紀時代。今移增。）

濵府下濕。不可多時。深益憒憒。況兼年暮。諸何足言。疾患有增。醫療無損。朽草枯木。安可嗟乎。自離王畿。
親故阻越。每思宿舊。常懷於心。承汝立行可稱。出言成軌。遂居要職。擢任雄藩。聞之嘉聲。增以羨慕。更得
汝狀。承美吾誠。因奏事聞。方便在意。徙居此土。深感要佳。汝悉也。五月八日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

謹案右一帖。行書十二行。一百十八字。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禮誦。得果已來。將無
退轉也。奉別儵爾。踰卅載。即日遂良鬢髮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鷄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即日
蒙恩驅使。盡生報國。途路近止。無由東帶。西眺於邑。悲罔更深。因姪還州。慘淚不次。孤子褚遂良頓首和
南。

謹案右一帖。行書十三行。一百二十一字。

山河阻絕。星霜屢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柳寒。烟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採薇蕨而長性。
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述。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在十四字。

唐太子司議郎吳郡陸柬之書（舊列卷四第十六。標東宮長史。今移改。）

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恙。不得與興近問。懸心。得樂書散勢耿耿寄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七字。

唐廣平太守東海徐嶠之書（舊列卷四第十五。標洛州刺史。今移改。）

春首餘寒。惟闍梨動止安隱。弟子虛乏。謬承榮寄。蒙恩獎擢。授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旣近都邑。忝竊
彌深。戰懼之情。慚惶據。便即祇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願珍重。忩忩不宣。弟子徐嶠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七十八字。

唐諫議大夫錢唐褚庭誨書（舊列卷四第十三。今移。）

辭奉後。不辱問。實增馳係。初寒。惟勤履休勝。庭誨推前耳。未由拜展。悠悠下情。惟珍厚人信惠問。通法師
往。謹附狀不宣。謹狀。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八字。

唐禮部尙書汾陰薛稷書（舊列卷四第十四。標尙書郎。今移改。）

孫權與介象論膾。象以鯔魚爲上。權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象乃庭中作埳汲水。投以鉤餌。不經食得鯔魚。
付廚。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四十二字。

唐北海太守江都李邕書（舊列卷四第十二。但標名。今移改。）

三數日晴。頓熱。若爲自適也。僕少理。欲使小兒入京。當從澧州去。有書不示之。諸公歎恙無九百之事。當
不復爽也。故使馳問。不具。李邕白。十二月差無多事。檢校來一言集耳。通長孫五郎。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七十二字。

唐將作少監趙郡李陽冰書（舊誤史籀李斯列卷五第四第五。今移改。）

歙州裴易德系。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六字。

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

謹案右一帖。篆書四行。十八字。

唐校書郎廣平宋儋書（舊列卷五第七。但標名。又不按時代。今移[illegible]並改。）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悵。固非小子之所勸及也。策賀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絕詩
人匪報之實。遲佪循躬。偭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多可不佐。高情內含。如鈞斯清。比寔又暢。僞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巳多而私頌作德。末致力謝。馳懷宦書。何陳萬一也。倈息。今秋歳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請部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龍私室。楡沐晞苔。收視解聽。豈念歳華不待賦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醸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若幽指樂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酬世忘。浩去塵桃。思足下能順試賞。其事爲何如哉。時開其牽。迴開筆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久不間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謹馳疏不得具。宋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十一行。二百六十九字。

閣帖署名。有不考帖字而誤者。陳書載巴陵王叔愼。長沙王叔堅。王著訛讀愼爲懷。妄附長沙封爵。有不顧帖字而誤者。代中帖明標智永。而入之右軍卷內。有儗古而誤者。李斯書十八字。乃李陽冰篆。王寀所撰河東裴公紀德碣之文。而史籀書六字。亦碑額中字。顧以溷託周秦。不値一噱。有昧古而誤者。宋儋當唐開元時。有嵩山圭禪師等碑。乃不紀時代。上廁斯邈。其失考實甚。黃伯思、秦觀、樓鑰輩。後先刊駁。確有據依。今悉於卷中改正。至智果書五段。前後敘次參差。大觀合爲一通。亦殊未當。其書評或以爲梁武。或以爲袁昂。迄無定論。考墨池編載武帝書評三十七人。與此正同。惟字句小異。特首云三十四人。而帖中重出曹喜、鍾繇。又增程邈。實祇三十人耳。其有字大小不論。或謂之子母體。然古不經見。且不應狂怪乃爾。細玩書蹟。眞行草章。無一不備。其中複字。筆勢略相似。疑亦聖教序之類。集書爲之者。若山河一帖。乃集褚書枯樹賦字而成。但別出是安性哉四字。而帖尾褚遂良述。又集書者妄增。因從右軍行成帖例。移於河南帖末。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陳叔愼書。極是二字。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是字疑。又圖字與微之微。皆摹失。又叔愼從史考正。顧作叔懷。非。

智永書。別從姜夔釋。一作子。非。顧從義作早。又智永從劉次莊釋。顧同邢侗。云是智果。非。

智果書。自乏從袁昂評書訂正。顧從義作足。非。又風帆亦從袁訂。按字書帆與範同。姜夔及顧俱作軌。非。又吳拖從顧釋。王澍作施。又經論之論。言旁甚明。顧作綸。非。又懷約從顧釋。一作均。非。又志其名之志。從姜夔釋。顧作忠。蓋因上畫右旁鉤摹連筆之誤。又撥鏡之鏡。因避宋諱。缺末一鉤。大觀全。又索靜顧云當作靖。靜靖古通用。

虞世南去月帖。率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牽字。體雖稍合。而義不可解。又兩日亦從顧釋。成合兩日二字作曹。非。又望可從施宿釋。顧作耳。非。　賢兄帖。學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孝。非。王澍云。當作存。而深辨草法與學不合。備考。又耳澍云當是之義亦通。　東顧帖。得力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公力。或作卿力。於文義皆不甚可解。　鄭長官帖。恒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垣。非。

歐陽詢闌惹帖。闌惹上一字。顧從義釋作諸。義不可解。按字體似詰。而文義當是詣。蓋鉤摹少失耳。因釋作詣存考。　靜思帖。定須從劉次莊釋。施宿作顧。顧從義云。當作頃。又立具從顧釋。劉次莊合二字作意。　足下帖。何當從顧從義釋。一作背。

褚遂良濃府帖。足言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去意。於義雖通。又汝狀之狀。從顧釋。或作兆。非。又重美二字。顧釋脫去。　家姪帖。儵即倏字。從顧從義釋。按倏本作儵。一作獶。誤。　山河帖。折從顧從義釋。

徐嶠之書。止從王澍釋。云偶多一畫。顧作正。非。

薛稷書。鱐鰛二字。不載字書。顧從義云。二字一義。恐通用。殊未必然。按二字三國志俱作鰛。音茲。鱐鰛二字。蓋作書時偶未經意之誤。

李邕書。欲使之使。從顧從義釋。鉤摹微誤。按十二日以下。似另一帖。而帖末語又似未了者。因無可考。姑仍舊。

李陽冰嶽州帖。嶽從王澍釋。顧從義云。碧落碑有唐之唐。正與此同。但顧竟釋作唐。亦自未可。劉次莊作楊。施宿作嶽。俱非。

宋儋書。且絕之絕。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紀。非。又不得具從顧釋。王澍云。當是不復一一。筆駛直下。故有似得。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九卷共二十八帖。二百一十五行。二千零二十四字。）

淳化閣帖第十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唐人及無名氏法帖

唐左率府長史吳郡張旭書（舊列卷五第十六。但標名。今移增。舊二帖今歸入張芝四帖。）

足下晚復。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安之。必得發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得足下十五日問。爲慰。僕前患差。張旭書。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知汝殊愁。且得還爲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辦行動。潸不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三十三字。

終年纏此。當復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比去復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慮索。相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其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六行。八十七字。

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道。不知總散佳。並侍郎耶。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勦。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二十七字。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爲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二字。

唐太子少師京兆柳公權書（舊列卷四第十一。標諫議大夫。今移改。）

聖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猶深憂懼。縝冀面言不一一。誠懸呈卅弟處。十四日敬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二字。

伏審姊妹八月定發。弟與廿八弟同從行。遠聞不勝抃躍。今日元七來。望弟速到極也。願在路諸閑。不停滯。幸甚。未卽展豁。尙增悵恨。不一一。公權呈廿三弟廿六弟廿八弟卅弟處。卅一弟意不殊。前要小楷後使送往空。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八十四字。

奉欵示承已上訖。惟增慶悅。下情但多欣愜。垂情開以所要。悚荷難任。儻有赤箭時。寄及三五兩。以扶衰病。便是厚惠。不具。公權狀白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五十一字。

至十六日專到。崇賢惟照察。謹狀。十五日公權狀。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辱問送及碑本。兼慮獎逾涯。但深反側。因見邵趙張如慮獎之說。爲緣飾也。幸甚。不具。公權呈。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三十六字。

唐釋懷素書（舊列卷五第十五。今移。）

右軍云。吾眞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爲眞不如鍾。草不及張。所爲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爲道。其言當不虛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四十九字。

無名氏書（第一第二兩帖舊列卷五標何氏書。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六帖舊俱列卷五標古法帖。第九帖舊列卷十。第十帖舊列卷九。第十一帖舊列卷十。俱誤標王獻之書。今並移改。又古法帖內有兩帖與獻之書復。今存其一。刪彼卷重出者。其一則刪此而存彼。）

投老殘年。西崦已逼。悵廬儵忽歸悵元壤。淪爾冥滅。覓不一言。以此在懷。眞爲其備。於茲路唯有憑心。他餘不能有益。年將八十。可以意求。欲望長存。何可得也。道大難。俗情見善從善如登。見惡行惡如崩。必須策怠惰。勤精進。愛日惜力。乃可獲耳。吞聲飲氣。不勞頓爾。他使生異議。速自詳答取竟。勿滯留也。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三行。一百二十字。

去留深情。故當取爾。餘散讓停歲積。故切思歸。三月下旬還非賒。寬敘不遙。南路行乃寂。絕傷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知賢弟至舍。晚寒想顧之傷歎。遂爾永惟痛。悲春當陽范道長。體氣以小勝。前日得此著。大都尋常。新婦

書寄物示諸人。散騎二君何時還。兒子皆佳。能數爲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一字。

既移屋近西廳。微撥裏地成大寬。撥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在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甚。圖如別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七十五字。

足下既有意適閑曠。亦當忘著耶。遊晒疎數。慰對者。卿少。吾今年病垂了。始小差。大小今床疾。惛。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慨然。元昌寄與晉介。勿勿書復。既與直人理略絕。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闊。亦不減卿。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應必有否。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七行。一百二十字。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歲使知問。頗多歲月。今闔天寒。擬適遠爲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二字。

孤不度德量力。欲侯義於天下。而措術淺短。遂至昌蹶。然至於今日。志猶不息。君謂計將安出。

謹案右一帖。章草五行。三十六字。

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故能尅紹。以弱爲強。今日擁百萬之衆。協挾天子而令諸侯。誠能不可與爭鋒也。

謹案右一帖。章草八行。六十一字。

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斯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西連巴蜀。東通吳會。此用武之國。而其不能治。天所以資將軍。將軍既是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來之大國誠難至也。

謹案右一帖。章草十行。九十九字。

元度時往來。以此爲慰。與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人情所疑。良可歎息。諸吳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爲差云。仁祖欲請爲軍司。不知行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五十二字。

元度何來遲。深令人疑。懸耶。常復有理。因祠監多感。足下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卿豈須言。親親不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何物喻之。一十當浦送近道。所以致歎。陽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詔歎今此。奕上道。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三行。九十四字。

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當直中使就院賜御札八分千字文一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節可知。

乙卯閏六月十四日。太一宮齋晚臨南軒看。

謹案右跋行楷四行。五十六字。行間押公高之裔印。

蘇氏家藏。子容題

謹案右題行書一行。七字。

右法帖十卷。得於吳興蘇氏。乃元祐丞相魏公家。第八卷後用公高之裔印。蓋言畢公高之後也。余假守諸須郡齋。刊魏公譚訓。內載公於相國寺得畢文簡賜本閣帖甚奇。且云文簡以閣書斥遠祖名。未中禮。因考實錄。淳化二年。文簡自考功郎拜學士。四年五月。出知升州。然則乃文簡在翰苑時所賜也。

李洪德秀謹題。

謹案右題楷書七行。一百二十三字。前押晚翠堂印。末押李氏叔周李氏家藏二印。

宋搨第一頁蹟。（丙戌王鐸薛所蘊）同觀北海孫奉常家藏。

謹案右題二行。二十二字。首六字隸書。餘行書。上有晉府書畫之印。下有北海孫氏珍藏書畫印。

蘇公名頌。丹陽人。祖居泉州南安。父紳。葬丹陽。因家焉。元祐中拜相。史稱其器局閎遠。雖貴不奢如寒士。嘗於相國寺得畢文簡公賜本閣帖。載所著譚訓中。後題蘇氏家藏子容題。筆法大似眉山。丁酉正月十四日記。

謹案右跋行楷六行。八十三字。末押北平孫澤退翁二印。

張旭前二帖。姜夔謂其非眞。亦非合作。論最平允。大觀合爲一帖。標作隋僧智永。豈未審帖尾旭自書名耶。後二帖舊誤作張芝。其筆勢縱逸。是長史而非伯英。因從米芾說更定。公權聖慈帖。人以其末著誠懸而不名。多疑其僞。伯思據右軍敬謝帖自稱逸少以證之。況此乃與其弟書。固不妨以字行耳。閣帖第五卷一標何氏書。兩標古法帖。何氏猶言何人。長容之說極當。古法帖則本逸其名。因改標無名氏書。以殿全編。黃以投老二帖類歐陽詢。姜以賢弟帖類王獻之。米以移屋二帖類羊欣。皆出臆說。未可泥從也。敬祖鄱陽二帖。複見子敬書。鄱陽帖當屬之大令。因删此以就彼。敬祖乃王導子武岡侯協。非子敬同時。與元度兩帖正相似。苟若闕疑之爲愈乎。孤不度德量力以下三帖。皆諸葛亮傳中語。章草並同。顧或作古帖。或標獻之。尤爲失考。今悉訂正歸一。其畢士安識語。爲玆帖權輿。蘇頌李洪王鐸孫承澤諸題跋。亦源流可溯。並命恭勒帖後。用示傳信。御識。

乾　隆

初搨曾經賜文簡。流傳七百七旬年。無雙善本教重泐。有數吉光幸獨全。並弆書軒茲數典。非關治道彼稱賢。由今視昔徒佳話。羲其闌亭序一篇。

重摹淳化閣帖成。因並弆畢士安原本於淳化軒。詩以誌事。壬辰夏御筆。

文軒題榜因名帖。石墨鐫華勝昔年。鑑古一空流派溷。（淳化帖後。惟大觀刻本最佳。然考訂不精不詳。而鉤摹亦稍失古意。他若絳帖潭帖鼎帖之類。支派益歧。流傳更無善本。此頗行叅搨。當如燈火之息矣。）帖訂譌都奉品評全。（王著排次標題。訛誤不可勝數。今悉經刊正。並於每冊後。各繫御識。舉示大概。）纖無遺髮超淳化。信有權輿賜集賢。（今所摹刻宋搨初本。乃畢士安爲翰林學士時得賜者。）叅黃陳劉兼音釋。（宋陳與義雖奉勅段釋閣帖。未得鋟石並傳。其後劉次莊黃伯思釋文皆自書事行。亦非官本。臣今承命音釋附列帖中。實爲榮幸。）紙慚未熟佩觿篇。

臣于敏中恭和。

釋文訂異

張旭晚復帖。復從顧從義釋。劉次莊姜夔俱作後。　十五日帖。前字戲旁多一曲。疑是鉤摹之失。冠軍帖。辨從姜夔顧從義釋。辨當作辦。古通。又不可從姜釋。大觀合二字作處字。義雖較優。但筆蹤牽附。增改究失本眞。不若仍從其舊。顧謂是王著誤摹。王澍謂著本摹作潛處。後人以紙幅短妄分。存以備考。　終年帖。復從姜夔釋。有作治字者。非。又比去從顧從義釋。姜作以去。又講覓不諠。俱從施宿釋。姜作忘。顧作意。俱難通。又一昨從姜釋。顧云一本合二字作所。似於草法未合。又數處下空。顧云不能容看字。故提頭。又彌數從顧釋。王澍作彌若。存參。　欲歸帖。道從顧從義釋。姜夔作追。字體不類。又不知亦從顧釋。姜作不具。又佳並從姜釋。劉次莊釋同。顧釋作往佳。且以爲劉誤釋。俱非。又勤字似勸。王澍云是筆缺少一折。論似確。

柳公權聖慈帖。敬空顧從義作問。王澍謂空字失下半。說較合。從之。　伏審帖。元七從顧從義釋。一作元叔。非。又屐谿從朱家標釋。顧作劉。非。又悵悵從顧釋。按玉篇。悵悵。惆悵也。或作恨恨。非。又後使從劉次莊釋。顧云後當作復。使一作便。俱非。又帖末一字。朱家標釋作耶。顧云一作言。體皆不類。王澍以爲當是空字。云唐宋人書帖多有之。其說爲長。因從之。

無名氏書投老帖。樂從姜夔釋。顧從義作榮。非。又不勞亦從姜釋。顧作身。非。又取適亦從姜釋。草體應如此。顧以爲疑。何耶。又他亦從姜釋。陳與義作地。非。　去留帖。取留從王澍釋。草法較合。劉次莊姜夔

釋作所.又思歸從姜釋.顧從義作忽歸.非. 晚寒帖.以從姜變釋.以與已古通.王澍云.當是似字.筆駛省一折.存考.又兄子亦從姜釋.顧從義云.兄一作允.非. 移屋帖.墻考字書同嗇徵之嗇.姜變釋作墻.非.又扱姜云與園同.顧從義訓作欄.王澍以本帖下園字正作園.此扱字當如顧解.按欄為階際句欄.及牡丹芍藥稱欄之類.其內安得有餘地起屋.考毛詩鄭風疏.園者圃之蕃.齊風疏.樊圃之樊訓為藩.爾雅釋言疏.圃外藩籬謂之園.而周禮大宰疏.亦有園其藩也之訓.是扱與園同.正當作藩籬解.下文園字.乃同義而體互見.毋庸拘泥也.且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扱詩.有插槿當列墉句.更可為扱即籬之證.又直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宜.非.又至從姜釋.顧誤作恐.又蕺從姜釋.劉作遊.一作甚.俱非. 閑曠帖.忘若從姜變釋.劉次莊作惡著.非.又叡對從顧從義釋.姜作至.又者卿者從王澍釋.卿從姜釋.又垂下一字.澍作了.劉姜俱作耳.施宿云.與下文耳字草法異.似澍說為長.從之.又今床今從姜釋.床從澍釋.姜釋作度.草法不類.劉釋作會.使可疑.又每每從劉姜釋.施作每日.非.又昌寄與晉介昌從施釋.劉作過寄.與從劉釋.姜以昌寄與三字作日具間.可令五字顧作昌之問可令.晉介亦從劉釋.晉顧作晉.介一作分.俱存考.又勿勿從姜釋.姜據顏氏家訓引說文云.忩遽者稱勿勿.又引祭義注.勿勿猶勉勉也.或作忽忽.又作怱怱.皆不及姜訓之合.又與直與從劉釋.姜作即.直從姜釋.劉作宜.又略絕從劉姜釋.施作略紀.非.又面信從劉釋.姜作面促.又須得從劉姜釋.米芾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按帖卷八內即有羊欣書.其結體及署名.與此皆不類.未足為羊書之據.惟須得二字.語意未了.其下或尚有脫簡.蓋此帖難考處甚多.或筆駛未完.或鉤摹稍失.其諸家互異者.皆未能確切可信.不得不存疑俟考耳. 敬祖帖.使知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唐摹一本作君.文義為優.而草法不合. 虞德帖.俟從姜變釋.顧從義因史文作信.遂以俟為古仲字.非.又措術諸釋皆同.史作智術.又君謂亦從姜釋.顧作若. 亮曰帖.曰從姜變釋史文正同.劉次莊施宿作白.非.又桀與傑同.此字鉤摹有缺.又袁紹從劉姜釋.顧從義作表.雖字體相合.與史文異.豈表謂劉表.作書者別有據耶.存考.又協從劉釋.史文無此字.或是筆誤衍文.又與從史文及姜釋.劉作久.非.又峰從顧釋.施云.與鋒通用. 江東帖.以歷之以與已通.又盡從劉次莊釋.一作逮.又西連帖作武.用武帖作連.俱有史文可據.蓋摹刻時倒置也.又著從劉釋.玩字體類若.但與史文不合.未可改易.來之大國八字.諸家傳所無.王澍以為亦如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俱妄人所加.但此句無甚關礙.仍存其舊. 往來帖.諸與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從.來邇帖.令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足.又常復從王澍釋.顧作當謂.又卿從黃諫釋.顧作公.非.又半日從劉釋.黃作已.又喩亦從劉釋.顧疑作呱.非.又一十亦從劉釋.字畫雖似.而義難曉.顧合作早.亦非.又送從顧釋.黃作道.又近亦從劉釋.施宿作迎.非.又歎亦從劉釋.黃作鄰.澍從之.疑是邑旁少折.又奕從者釋.顧作貧.亦不甚合.此帖字體可疑.文義難解者頗多.或當時排次脫訛.或上石鉤摹舛缺.俱無可考證.姑就諸家皆釋中擇其近似者錄之.仍識以存疑.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十卷共二十二帖.一百七十八行.一千二百八十七字.）

淳化閣帖.自唐以上.名書大備.昔人稱其精神完足.楼勒逼眞.為諸家法帖之冠.顧初搨傳世絕尠.而後來翻刻.支派紛歧.去之愈遠.大觀帖世所推許.而孫承澤尙謂遜淳化樸氣.他無論矣.至若初本之為石為木.論者斷斷莫定.考王應麟玉海云.淳化初.求先賢墨蹟.為法帖十卷.命工勒石.與帖尾所識上石者正合.夫曰上石.則非木板可知.人或泥於歐陽修集古錄鏤板語.轉相傳會.若棗木板銀錠攔之說.不一而足.甚而趙孟頫以為題曰上石.其實木也云云.尤盭於理.復何庸深辨乎.又太平興國時.因詔搜訪圖書.諸州各有所獻.而昇州則獻王羲之獻之及桓溫等十八家石版書迹.此帖未嘗不有所取資.好奇者遂以南唐昇元帖為淳化祖刻.抑亦鑿矣.我皇上宵旰幾餘.時親翰墨.於古今諸大家臨倣都徧.脊美集成.嘗輯石渠珍祕.鐫列貞珉.嘉惠來學.三希墨妙兩帖.海內夙已奉若球璧.茲以淳化閣帖日久湮晦.而內府舊藏賜畢士安本.搨法佳妙.蘇頌李洪諸跋.亦徵而可信.王鐸定為宋搨第一.顧人罕得觀也.爰命臣等排校選匠.重鉤鐫摹.不爽秒黍.又以王著昧於考古.舛謬滋繁.米芾黃伯思嘗糾而未改.大觀刻本.訂而不詳.重為名帖之累.並勅臣等審勘參稽.旁及音釋.旬一卷成.上加以折衷.次第評騭.識諸册後.於凡體例世次名系爵里.以及誤編複出之類.悉為辨改.犂然各當.工始於乾隆庚寅春二月.迄今壬辰夏四月告蕆.搨仿宋搨法.得四百部.用廣流傳.於是七百餘年之名蹟.重復舊觀.而精嚴則勝於舊.昔又以多而足珍.操觚者咸得仰晏雲之麗.誠萬世士林之幸.而因帖名軒.構廊列石.亦淳化刻本

之幸。臣等猥以編校微勞。繫名簡末。尤詡臣稽古之榮幸云。臣于敏中臣王際華臣裘曰修恭跋。

臣謹案集帖至宋始盛。如雪溪寶晉澂堂祕閣諸名。傳者絕尠。獨淳化祖刻。自南唐昇元帖而後。鑑集最爲美富。當宋太宗時。侍書成都王著。名在周越右。尤善鉤摹。能致眞本。相傳智永千文其所補。小字樂毅論即其所書也。下此則蔡京所摹大觀帖。姿媚稍多。古意寖失。遠不逮矣。顧王著工於仿古。昧於察書。編次既繁。所在舛僞。當時米芾、黃長睿、秦觀。各有專書。以糾其失。其他見於古今詩文及說部筆記者。指摘不勝枚舉。我皇上幾餘游藝。時及臨池。集字學之大成。訂書流之盤錯。前此三希堂墨妙軒二帖。石渠所輯。悉以津逮藝林。復取內府所藏閣帖。選其初搨最精者。爲淳化四年賜畢士安本。選工摹勒。俾還舊觀。特命內廷諸臣于敏中等。詳加考正。欽定諸家世次。分識卷端。史論書評。相爲表裏。其有闕疑。悉令仍之。並勅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一一析其異同。折中至當。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刻成砌石於長春園之含經堂後。修廊蜒蜿。羅列球琳。適如其數。復親灑帝鴻之墨。製爲淳化軒記。發明因帖命名之意。而於上法唐虞。化成天下。諄諄三致意焉。一翰墨之考稽。而法戒昭然。大聖人即藝見道之深衷。有默契乎羲畫禹書之表者矣。臣以祝嘏來京。蒙恩頒示。仰見我皇上闡微往蹟。則篆眞並列。發矇承學。斯鉤趯不遺。若卷首降晉宣帝洎會稽王於臣列。春秋大旨凜然。至鑒裁之精。摹勒之妙。萬世學書者所當奉爲繩尺。臣無庸贅一辭焉。臣林栖衰齒。樂觀厥成。得挂名於石。曷勝榮幸之至。臣錢陳羣拜手稽首恭跋。

衛夫人筆陣圖

撰人不詳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前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陸斷犀象、

乚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　崩浪雷奔、

㇆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鈌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

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大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巳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効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出孫過庭書譜）

又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匀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illegible]）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寛閑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横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出孫過庭書譜）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巳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出孫過庭書譜）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於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出孫過庭書譜）

墨藪

韋續纂

墨藪目錄

五十六種書第一
九品書人第二
書品優劣第三
續書品第四
梁武帝書評第五
書論第六
論篆第七
用筆法幷口訣第八
筆陣圖第九
又筆陣圖第十
張長史十二意法第十一
王逸少筆勢傳第十二
指意筆髓第十三

王逸少筆勢圖第十四
筆意第十五
晉衛夫人等書勢第十六
勸學第十七
貞觀論第十八
書訣第十九
徐氏書紀第二十
唐朝書法第二十一

墨藪

唐　韋續纂

五十六種書第一（幷序）

自三皇已前．結繩爲政．至太昊．文字生焉．所以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以代結繩之政也．故字有六文、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上下是也．三曰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又云字有五易．蒼頡變古文．史籀製大篆．李斯製小篆．程邈隸書．漢代作草．是也．其八體者．更加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傳信是也．幷大小篆爲八．後漢東陽公徐安于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又加三十三體．共定五十六種書列于後．

一、太昊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二、炎帝神農氏因上黨羊頭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書．用頒行時令．

三、黃帝史蒼頡寫鳥跡爲文．作篆書．

四、因卿雲作雲書．亦黃帝時也．

五、少昊金天氏作鸑鳳書．以鳥紀官．文章衣服．取象古文．

六、科斗書者．因科斗之名．故飾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顓頊高陽氏所作．

七、帝嚳高辛氏以人紀事．作仙人形書．車器衣服皆爲之．
八、帝堯陶唐氏因軒轅靈龜負圖．作龜書．
九、夏后氏作鐘鼎書．以鐘鼎形爲象也．
十、殷湯時仙人務光作倒薤書．
十一、周文王史史佚作虎書．有虎不害人．名騶虞．因茲始也．
十二、周文王赤雀銜書集戶．武王丹烏入室．以二祥瑞．故作鳥書．
十三、周法魚書者．因素鱗躍舟所作．
十四、墳書者．亦周之媒氏作．魏韋誕用題宮闕．王廙王隱皆好之．
十五、大篆書．周宣王臣史籀所作也．
十六、複篆書．亦史籀所作．漢武帝用題建章闕．
十七、殳書者．伯氏所職．文紀笏武記殳．因而制之．
十八、小篆者．周時所作．漢武帝得汾陰鼎．即其文也．
十九、仙人篆者．古者所有．李斯善辨古文字．改爲篆形也．
二十、麒麟書者．魯西狩獲麟．仲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弟子中爲素王紀瑞所製書．
二十一、轉宿篆者．宋司馬以熒惑退舍所作也．象蓮花未開形也．
二十二、蟲書者．魯秋胡妻浣蠶所作．
二十三、傳信鳥跡者．六國時書節爲信．象鳥形也．
二十四、細篆者．李斯摹寫始皇碑序．皆用此體．
二十五、小篆者．李斯刪古文．始皇以祈禱名山皆此書．
二十六、刻符書者．鳥頭雲腳．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
二十七、古隸書者．秦程邈獄中變大篆所作．始皇嘉焉．拜侍御史．徒隸之書．今正書也．
二十八、徒隸之書．因程邈幽囚．爲徒隸書也．
二十九、署書者．漢蕭何所作．用題蒼龍白虎二闕．
三十、藁書者．行草之文也．晉衛瓘索靖善之．
三十一、氣候書．漢文帝時令蜀郡司馬長卿採晨禽屈伸之體．升伏之狀．象四時爲書．
三十二、芝英書者．六國時各以異體爲符信所製也．
三十三、靈芝書者．漢代有靈芝三植．植於殿前．遂歌芝房之曲．
三十四、金錯書者．古之銘．周之泉府．漢之銖兩刀布所製也．
三十五、尚方大篆者．程邈所述．後人傚之．斯法焉．
三十六、鶴頭書者．與偃波皆詔版所用．漢尺一之簡是也．

三十七、偃波書．即版書．狀如連文．謂之偃波．
三十八、蚊腳書者．尚書詔版也．其字尺纖．垂下有似蚊腳．
三十九、垂露篆者．漢章帝時曹喜作也．
四十、懸針篆者．亦曹喜所作．有似針鋒而名．用題五經篇目．
四十一、章草書者．漢齊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好焉．韋誕謂之草聖．
四十二、飛帛書者．蔡邕待詔見門下吏堊帚成字所作．
四十三、一筆書者．張芝所製．其狀崎嶇．有循環之狀．
四十四、八分書者．王次仲所作．魏鍾繇謂之章程書．
四十五、蛇書者．魯人唐終夢蛇遶身．寤而作之．
四十六、行書者．正之小訛也．鍾繇謂之行狎書．
四十七、散隸者．衛恆所作．跡同飛白也．
四十八、龍爪書者．晉王右軍所作也．
四十九、藁及行隸者．鍾繇變之．羲獻好之．
五十、八體書者．二王重變行隸．及藁體所作也．
五十一、草書者．王羲之飾古亦甚善．
五十二、虎爪書者．王僧虔擬龍爪所作也．
五十三、鬼書者．朱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
五十四、外國梵書者．阿馬魅王之所授．其形似小篆．
五十五、天竺書者．梵王所作．涅槃經所謂四十二章經也．
五十六、花書者．何東山胤所作．

九品書第二

上古創意製字．務在形質．自夏禹之後．乃精妙間生．體操屢移．實難其美．今纖眞約古品藻錄其長．分爲三等．皆旁通上中下．總一百九人．列之于後．

上上十九人

夏禹作象形篆．以銘鐘鼎．
周史籀大篆．
高祖神堯皇帝行隸．
魯司寇文宣王大篆．
太宗文皇帝行草．
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八分．

秦相李斯小篆.
後漢崔瑗隸草等書.
後漢蔡邕隸篆八分.
後漢杜伯度章草時稱草聖.
後漢王綺正隸草.
後漢師宜官正隸、
仙人務光倒薤篆.
漢張芝草.
魏梁鵠八分.
魏鍾繇正書散隸.
吳皇象八分.
王羲之正書行草飛白.
唐張旭大小草正書.
上中十三人
秦程邈正行.
漢蕭何署及草隸,
漢武帝正篆.
後漢張昶八分及草.
後漢王次仲正隸及八分.
魏韋誕正章草、及署.
晉索靖行書.
晉衛瓘行草隸.
晉李矩妻衛夫人正行.
晉羊衡母蔡夫人正書.
晉衛恆隸書草書.
齊王僧虔行草.
晉王獻之行草飛白.
上下十三人
漢武帝行草八分.
漢張彭祖行草.

魏鍾會八分.
晉庾亮妻荀夫人正行篆隸.
晉庾翼行草.
晉謝安行草.
晉桓溫行草.
晉虞安吉正草大篆.
宋羊欣草隸.
陳智永禪師正草.
晉王洽八分隸.
梁武帝正行草篆.
晉庾亮行草.
中上十四人
後漢張昶正草.
晉王克行草.
晉阮籍行草.
晉嵇康草.
晉劉伶行草.
晉王曠行隸.
晉王凝之行隸草.
晉王徽之行隸草.
宋史稜行隸.
齊蕭思話行草.
歐陽詢正行.
陸柬之行草.
褚遂良正行隸草.
虞世南正草.
中中十一人
後漢羅暉行.
後漢皇甫規妻馬夫人行隸.
後漢趙襲行隸.

吳大帝孫權行草.
晉阮成行草.
晉王戎行草.
晉郗超行草.
宋王藻之行草.
梁蕭子雲行隸.
陳阮研正行.
周庾信行及草.

中下十二人

後漢崔寔行隸.
吳大帝孫權行隸草.
晉桓玄行隸.
晉郗愔行隸.
宋謝靈運行隸.
齊周顒行草.
陳沈君理行草隸.
賀知章大行.
陸彥遠行草.
梁陶隱居行草.
陳蔡聖正行草.
仙人司馬鍊師正及大篆.

下上八人

魏鍾毅行隸.
晉陸機行草.
謝蘊行草.
晉郗愔妻傅夫人正篆.
齊張融行草.
梁簡文帝行隸.
邵陵王行草.
陳張正見行草.

下中十人

吳主孫皓行隸.
晉王子敬行隸.
晉山濤行隸.
齊武帝行草.
齊丘道護行草.
梁庾肩吾隸行草.
梁陸倕行草.
隋賀混行草.
房玄齡行草.
薛稷行草.

下下九人

蜀相許靖行草.
晉庾翼行隸.
齊王晏行草.
晉康昕行草.
齊蕭靜行草.
北齊劉逖行草.
周鮮于斯彥行草.
張士隱行草.
北齊魏夫人正行.

書品優劣第三

篆一人

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八分書五人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卻.
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脩竹.
張庭珪如枯木崩沙.閑花映竹.
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
史惟則如鴻足印沙.深淵躍魚.

眞行書二十二人

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
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李邕如華嶽三峯.黃河一曲.
蔡隱如古賢放意.自如一家.
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
徐浩固多精熟.無有異趣.
顏眞卿如鋒絕劍摧.驚飛逸勢.
沈千運如饑鷹殺心.忍瘦筋骨.
關操□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
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李璆如垂藤着地.枯木將折.
吳郁字體綿密.不謝當時.
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
賀知章縱筆如飛.酌而不竭.
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玩.

宋之問天性卓絕.而功未深.
張從申遊近擅善.獨步江外.
李渟吉變化自逸.代有斯人.
釋玄悟骨氣無雙.迴出時輩.
釋湛然子雲之後.難可比肩.
釋崇簡臨寫逸少.時有亂眞.

草書十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
孫過庭丹崖絕壑.筆勢堅勁.
張懷瓘纖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露.
張彪孤峯削成.藏筋露骨.
鄔彤寒鴉栖木.平岡走兔.

陸什驚波躍魚.深水潛龍.
史疇逸氣雄振.超然不羣.
梁耿錯落魚文.縱橫鳥跡.
房嚴婉美分鍼.春鶯欲嬌.
沈益春鷺窺魚.秋蛇赴穴.
釋懷素援毫掣電.隨身萬變.

續書品第四

上品上六人

張芝（章草・）　鍾繇（眞正隸八分・）　羲之（破體・以上三人出格・）
獻之　程邈　崔瑗

上品中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衞瓘　韋誕　皇象

上品下十一人

崔寔　王廙　王洽　郗愔　李式　庾翼　衞夫人　羊欣　歐陽詢　虞世南　褚遂良

中上品七人

張昶　衞恆　杜預　張翼　郗嘉賓　阮研　漢王元昌

中中品十二人

謝安　康昕　桓玄　丘道護　許靜　蕭子雲　陶弘景　釋智永　劉珉　房玄齡　陸柬之
王知敬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宗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下上品十三人

陸機　袁崧　李夫人　謝朓　庾肩吾　蕭綸　王褒・斛斯彥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藺靜文　錢毅

下中品十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　梁簡文帝　劉逖　王晏　周顒　王崇素　釋智果　虞綽

下下品七人

劉穆之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沈君理　陳文帝　張正見

梁武帝書評第五

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張芝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蕭子雲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胸猛烈.鋒刃難當.

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眞也.

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似刻金銀.乃有舒緩勢.

王獻之書.絕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何.

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有一種風氣也.

索幼安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顏倩書如貧家果.無妨可愛.少乏珍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也.

王褒書.悽斷風流.而勢不稱貌.意深工淺.猶未當妙.

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退也.

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妙.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

蕭特進書.雖有家風.而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得相似.

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也.

范懷約眞書有力.而行草無功.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意態便生.

柳渾書.縱橫廓落.大體不凡.而意未備.

郗愔書.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難.疏散風氣.不無雅素.

庾肩吾書.技擬收斂.少得自充.効未精能.去蕭蔡遠矣.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變風範.然不寒乞也.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縮退.

張融書如辨士對敗.獨語不同.得心會理.

薄紹之書.亦有一家風氣.未爲冠絕也.

又評書

陸彥遠　韓湜　顏眞卿　賀知章　張從申　陸長源　永禪師　史淩　辨才　歐陽通　裴行儉

戴偃　韓滉　徐浩　懷素　趙模　崔邈　齊推　歸登　張弘靖　鄭餘慶　王參元　柳宗元

殷啓　左貞宗　皇甫閱　袁滋　盧左元　釋惟則　儲伯陽　裴信　劉伯芻　蕭結　李則　李巽　韋渠牟　吳通微　通玄　常成　李泌　褚齊貞　長文　夏侯玄　姚向　許康佐　李戎

歸融　楊敬之　鄭絪　裴璘　權璩　賀拔惎　封敖　寇章　李景初　房巽溫　柳公權　李虔

劉夢錫　楊泰　柳公綽　崔眞　段環　賈易　馬署　高元裕　裴休　李佁　張迢　李安章

撲梨　孤居　啓吉單于

虞世南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歐陽詢書若草裏蛇驚.雲間電發.若金剛之瞋目.力士之揮拳.

孔琳書.放縱快健.筆勢流利.二王已後.難其比肩.但功夫少.故劣於羊欣.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又一掃泥壁.書作大字方丈.觀者日有數千.

張越書如蓮花出水.舞月開明.露發金莖.雲低玉嶺.

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桓門書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也.

傅操書如金花細落.徧地玲瓏.荊玉分輝.逸巖璀璨.

王羲之書.若壯士拔劍.擁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峯墜石.作一橫畫.若千里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

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竿.若虎臥鳳闕.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

李斯書.骨氣風雲.方圓絕妙.

嵇康書.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衆鳥時翔.群烏乍散.

宋文帝書如叢裏花紅.雲間白日.

陸柬之書.彷彿堪看.依稀可擬.

王紹宗筆下流利.快健難方.就觀熟看.轉增妙美.

程廣書若鴻鵠弄翅.頡頏飛翔.

書論第六

昔仲尼脩書.始自堯舜之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時.諸體間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補微.鬼神不遺其潛匿.會通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盛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跡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玄達微.何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樹草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自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籀篆.時舉行用.皆闕而不論.論者眞正行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于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韋誕　皇象　衛瓘　嵇康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若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超越此中數子.各能聲飛萬里.榮耀百代.唯逸少筆跡遒潤.獨一家之英.天資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矣.昔爲評者數家.旣無文書.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髣髴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以辭寡典要.理乏研精.不逃聖哲之殊能.況有丘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意以見其志.覽之卽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上.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諳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銓其品格.豈獨稱其才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眞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舒第六.　茂弘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琰第六.　敬和第七.　茂弘第八.
安石第九.

章草書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仲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漸猶其中.宜爲第一.

或問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一人之身.材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工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眞行故也.舉世莫能曉悉.以爲眞草一概.斗若斯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頤能面質.豈合規於玄匠.殊不顧於時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鑒.傍觀如三歲孩兒.敢對岳鼎之輕重哉.伯牙鍾子期不易相過.造章甫者.當令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書與眞書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不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類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岩谷相傾於峻險.山川各務於高深.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展縱橫之勢.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莫能抑其高.雖妙算莫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通變.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在乎季孟.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開張於行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之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亦有玉石.或價同瓦礫.或價貴重連城.其八分卽二王之石也.子敬沒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尙.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諸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隣于神化.然此論雖未足搜索至眞之理.亦可謂張皇妙墨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能鑒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峻險.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耶.逸少草有女郞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恐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八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爲人.常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羲之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識者.覽此論當亦悉之.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先文而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三年四月.昇州張懷瓘作.

論篆第七

將作少監李陽冰

吾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有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郞以豐同豐.李丞相持束爲朿.亦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命.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

王次仲、秦始皇時製八分.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又王次仲.始皇時.載序仙記.始皇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飛而去.又漢世亂有二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輒削其柎.梁鵠乃益板.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亦工書.至選部尚書.曹操平荊州.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曹公常懸帳中.及釘壁翫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魏宮題署.皆鵠書.秦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尚書漢朝祕藏.不得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敬侯謂觀書.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李斯書也.漢建初年.曹喜少異於斯.亦善書.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誕以能書澄補侍中.魏氏寶器題名.皆誕書.末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爲古今雜行形.然精密理闕.不如淳也.其序隸書有上谷王次仲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時.好書多能者.而師宜官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售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梁鵠竊其本.以工書.其序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號善作篇.復有崔瑗崔寔.二人皆稱習杜氏.然字甚多而體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而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爲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仲將、伯英弟子.有名於世.殊不及文舒也.

用筆法并口訣第八

秦丞相李斯曰.夫書功之微妙.與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得可而聞矣.自上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不多詳.今則刪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裹結.終藉筆力.蒙恬造筆經.猶用簡略.斯更脩改.望益於世矣.夫用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鵰.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見矣.斯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斯書墾功紀石云吾死後九百四十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前漢蕭何善篆籀.與張子房褚隱等論筆道.夫筆者意也.書者肯也.力者通也.塞者決也.何爲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更以禿筆書.常自爲之.後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寫李斯幷史籀等用筆勢.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躍.若對千人.喈讀誦三年.便妙達其理.用筆特異.當漢代善書者.咸異焉.喈自寫五經於大學.觀者如市.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急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須默坐靜思.隨意擬議.言不出口.氣不再息.沈密若對人君.則無不善矣.字形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刀戈.若強弓之末.若水霧雲.若日月勢.縱橫有象.可謂書矣.魏鍾繇少師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繇見蔡伯喈筆法於韋誕坐上.自搥胸三日.胸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苦求之不得.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便妙.繇曰.豈知用筆而爲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於囊中出以授其子會.謂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繇解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頹陷.擿如雨驟.纖動如絲.輕重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璨璨分明.遙遙遠映者矣.

用筆陣圖法第九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鐵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驚蛇之透水.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翼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鉤連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小大一等.每作字須有點處.宜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雖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螌石波而已.其螌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遂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子孫耳.可藏石室.千金不傳.（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出.）

筆陣圖十二章第（并序）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作筆陣圖曰.予告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略脩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諸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其便益.或變體處多.學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爲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辯其由.擬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之心.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諸知友.窮研篆籀.省功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即見功成.大無靈性者.百日亦觀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之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吾作此本.初成之時.有丹陽僧求.吾不復與.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云失矣.

創意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揚

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旆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頓角者、戲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徧正腳手.二徧少得形勢.三徧須似本趣.四徧加其遒潤.五徧兼加抽拔.如其生澁.筆下不滑.兩行一度.創臨惟須筆滑.不得計其徧數.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如算子上下方正.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畫一波.常過三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鐵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妙似蛇龍之宛轉.勇嫂鸞鳳之徘徊.擺撥似驚雷之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鏘鏘.容發其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稱心.博學仁儒.嫺然開朗.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來往.疎密相當.鐵點銀鈎.方圓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蹤由.永傳古今.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閨塵之視.錦生而知者.發憤學而悟者.忘食.此即妙中加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為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字之大小.難得其勢.形大字促之令小.小字放之使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長舟之截小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也.

點說章第四

夫著點皆須磊落.似大石之當於衢路.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爪瓣.又如栗子存.如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得多少.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處戈之法.落竿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似欲倒也.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鬬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鈎之釣水.稜附切於雲漢.倒戟弛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敞.繡綵亂而錦文翻.夫以屈腳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見烏為鳥之類是也.

健壯章第六

夫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之類.是也.踠腳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引急牽如雲中之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腕腳抱幹.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申鈎.方剛對敵.麒麟鬬角.虎凑龍牙.筋節勢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剋剔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宜截向下.趣義常存.無不省悟.

教悟章第七

日月目因之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廂復宜溢於左畔.橫畫雖纖.豎畫雖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得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者.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形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之.（亦不宜抽擺而孔際.）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又云利道而來押創合也.）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其妙理.務其得趣也.）憩筆者俟失.（憩筆之勢.視其長短.俟失.右腳須欠也.）息筆者逼逐.（息止筆勢.向上久久而祭抽也.）豎筆者將.（豎即捺角也.將謂劣毫中.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戰筆者合之.（戰者陣也.合者叶也.緩不宜長短.）厨筆者成機.（促抽上勿使傷.長料謂其美者視形勢成機.是函車而成最妙處.）帶筆者盡.（纏抽勿除也.帶是回轉走人之類.裝束身體.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盡.為其著而復反筆抽之也.）翻筆者先然.（翻筆.轉勢念而疾也.亦不宜長慢.短項也.）疊筆者劣.（緩不宜長.）起筆者不下.（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合不失節也.）打筆者廣度.（打廣而就狹.廣謂快健.又不宜遲及修補也.）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法.甚是為難.鋒鋩來去之則.反復還往之法.可宜熟尋觀察.然後下筆作字フ不宜遲.遲則失力乀不宜緩.緩則鈍.腳不宜賒.腹不宜促.促則太闊.家字頭不宜斜.斜則失.回角不宜峻.峻則拙.二字合為一體者.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不宜大.密則勝疎.短則勝長.

節度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若此是頭重尾輕.不相勝任也.）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諸處傷慢.）傷長則似死蛇掛樹.（腰腹無力.）傷短則似踏死蝦蟆.（言其闊也.）此乃大忌.可不慎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戲於紙上.微（肌胡切）筆則峯煙雲起.如刀劍之相成.落紙則棲栖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食.歷載彌年.乃今稱美也.

書成章第十二

學書有十二種.若欲教書者.要以本緩緩臨之.定其形勢.不可失於規矩.若擬目下.要急取其多少.但形勢須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欲入經書.須得大小字字相則.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不可使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無目.一畫失所.若壯士之無肱.樂毅一本.書之祖宗.學此得成.自外皆能.勿以難學而慢之也.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第十一

顏真卿撰

予能秩醴泉時.謁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竟不蒙傳授.使知是也.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笑而

已卽對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得絹屛素本數軸。亦嘗請論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矣。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儆前請曰。旣承九丈奬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則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坐床。而命僕居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眞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嘗聞長史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又曰。直爲縱。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爲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聞不容光之謂乎。曰。密爲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甚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其鋒劍健之謂乎。曰。力爲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輕爲曲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之謂乎。亦謂轉角爲闇過之謂乎。曰。決爲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撆。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救之謂乎。曰。損爲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爲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爲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妙，言有所不能盡也，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書謂之古肥。張□書謂之今瘦。古今殊異。肥瘠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鍾繇巧趣精細。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嘗楚人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絕。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儻著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息。自當妙筆。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何如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傳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在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聞乎。長史曰。予傳子筆法。得之於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功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公。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始而不悟。後於江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眞草用筆。悉如畫泥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於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功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玆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

王逸少筆勢傳第十二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及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

羲之笑不答。母曰。亦看用筆法否。父見其幼小。恐不能祕之。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今藉用之。使待成人晚矣。父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衞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三分。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絕。晉索靖衞瓘工書。號一臺二妙。前漢蕭何善篆籀。朱賀鍾繇弟子。亦善攻書。

秦丞相李斯。改倚方大篆爲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郎印璽由斯之筆勢。至曹喜悲歎不已。亦作述筆論。其說似筆勢。張芝字伯英。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論。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八歲學書。見諸家書論。常悲思。遂作筆陣圖及論筆勢圖。

虞世南筆髓論第十三

敍體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蒼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迹。所以爲六體。戰國政異俗殊。書文路別。秦患多門。約爲八體。筆病訛謬。凡五易焉。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衞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道也。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竪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誤也。麁而不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釋眞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虛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晴天。波擊勾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且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則毫絕。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毫開。下撇撥歷。鋒轉則稍有力筋。指端橫鉤。蹢踞轉腕之勢失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搶毫。乃按鋒而直引。其紹也。則外拓內旋。結鋒而環轉。結者、上蹙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玉石璺玉瑕自然

之理。亦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而復虛。遊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羲之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柴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虯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羲之云。透嵩華而不高。踰懸壑而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放強爲。逸意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即已。又生擬鋒毫。任毫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鉤篆體。或如蛇形。亦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即顛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住。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其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即同。遠近即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王逸少筆勢圖第十四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慨之無力。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反。嗟其出群。故知達其源者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才記姓名。學未該瞻。闇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者也。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筆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硯取端州斧柯石。澀潤相兼。又浮津耀墨。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慮意思。揮襟作之。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而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述之。夫書大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敍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斜。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象篆籀。或似鵲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密緊。疏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

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鉤。或上尖如科葉。或下細如針芒。或轉側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須令作一行。直看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使毫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坐書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須遲。何也。心是箭鋒。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爲緩急。止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則須遲。欲烏之腳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牽裹。此暫視似書。久遠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筆意第十五

學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刻紙易墨。心圓管直。水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直槊。勒若橫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麤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攻之未盡。已擅時名。

晉衛恆等書勢第十六

衛恆自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有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轉注者。以老爲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家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讚其美。媿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故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其文乃曜。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若以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蓬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

若剪風厲水．消波瀯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所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宜觀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分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奏能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曰邽人程邈為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甚善之．出以為御史大夫．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為古今雜行．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　鳥遺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眞行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擊．鷹飛鳥振．延頸脇翼．勢似淩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眇斜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而不可得見．指撝而不可勝言．研桑不能索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所先．嘉文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概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隸書、篆書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壁．顧觀者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而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為北部尉．故憾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懸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也．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而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皆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言．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初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稱善．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為楷則．常曰．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珍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時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揚左右．兀若竦崎．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黭黶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勸學第十七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其名著．不學則沒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矣．羲之云．耽之功．積如丘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其眞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心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是明志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持筆．以遺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自逾三年．竟昧其微．況不學乎．羲之又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斯道．道者學以致之．飽食而無所用心．則去之愈遠．不得其門而入．則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鳥獸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跡而得兆．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戶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業成之後．神用獨超．靈襟不竭．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豈自此乎．止然時有敗類．不顧瑕疵．故誡於古筆行書之價．且為神俊．又得靈和．父子眞行．遂為百代楷法也．然質文相沿．立為三古．貴賤殊品．品為五等．三古者、籀篆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獻為下古．上古但有其象．蓋無其眞．中古乃曠代珍奇．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藏猶一器．假如委絕衢路．猶可字價千金．其楷度可與伯英價等．然至行草．右軍亦絕勝．唯妍媚不逮於張芝．之衛瓘可與為弟子．索靖則雄逸過之．且以右軍眞書妙極．又入聞切須．是以價齊中古．古遠稀代．非無差降．崔張、玉也．

逸少金也．大價則貴其玉．小價乃重其金．庸淺之人．多任其耳目．但知以王書最妙．其眞書一概略無差殊．當時右軍之書．自有十等．以上九人第一．

蔡邕　張昶　荀勗　皇象　韋誕　鍾會等．度德以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微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

曹喜　邯鄲淳　羅暉　趙襲　崔寔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胡昭　荀爽　張彭祖　張弘　傅玄　魏武帝　曹植　孫權　孫皓　應璩　徐幹　張超　嵇康　何曾　衛覬　杜預　楊肇　樂廣　劉恢　司馬攸　衛恆　衛夫人　衛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誕　桓玄　王翼　王導　王儉　王珉　謝安　庾翼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劉瓌．僧惠式　王脩　張翼　戴安道　王玄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操之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蕭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

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續短．智均力敵．一字乃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七人第四．

張越　張融　陶弘景　阮研　毛喜　釋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

可敵右軍草書八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合者．意數倍相懸．　大凡雖則同料．物稀則貴．今妍古雅．漸若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滔濫之謂也．凡九十五人．列之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名雖闕．功業未遒．亦有望於圖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品錄．深慮遺材．

貞觀論第十八

貞觀六年正月初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詔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逸少書迹．天下爭出之．持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草書屛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所購逸少書．凡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十卷．草二千紙．爲八卷．每聽覽之暇．得臨翫之也．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年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卽知其強弱．每取吾弱以對其強．吾強以對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弘文館．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生．內出書命之習學．又人間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帛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龍朔二年四月．上

自書與遼東諸將．謂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欣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來．後唯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之書．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神功元年五月．后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訖．唯有一卷見在．今臣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幷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造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敍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舉朝爲榮也．貞觀中論書云．蕭子雲十禿之翰．而無半分之筋．褚遂良遒媚婉美．妙絕之儔也．

書訣第十九

迴展右肩．長仲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已放則留．無垂不縮．分若倚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研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根承倚伏．夫學書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眞書樂毅．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學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致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將在求之則得．考之則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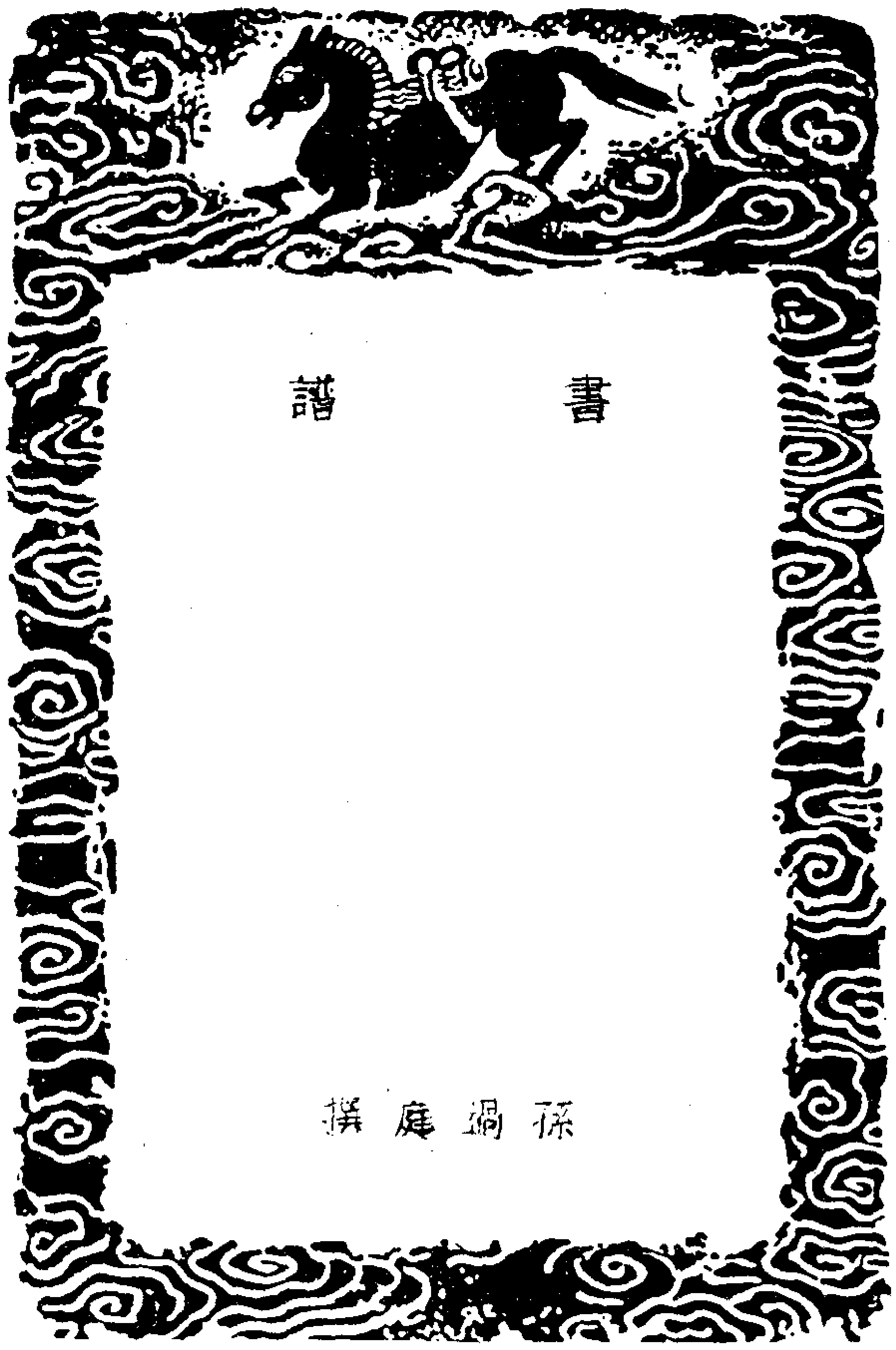
徐氏書記第二十（景龍文館記亦備錄平一時爲北門學士天后之聖）

平一齠齓之歲．見育宮中．嘗視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搨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褾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褾首各題其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帖．其眞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者．有十餘卷．所憶者是扇一書樂毅黃庭告誓．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尙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效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褾．易以漆軸黃麻紙褾．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太平公主開之．而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歸．延秀之死．開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公竊留佳者數十軸．薛之敗也．以爲簿錄官所盜．平一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允逃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挾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詣其叔駙馬薛璥．賂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又娶宜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其書間歸御府．而王公朝士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恢才蘊藝．依仁踐禮．士許筆精．人稱草聖．魏陵逸策、魯宅前書．字辨楊修．疑昭東晳．師官削去之板．逸少爲題之扇．塡彩餘．溢形闕．貽之後昆．永爲家寶．公季子浩．亦有獻之之妙．時待詔金門．應廣異聞．斯題見沈詹事張廷珪家．抑其次也．孝和時．中書令宗楚客當國．擅權用事．嘗奏中宗乞大小王眞墨跡．各賜十卷．楚客裝爲十二扇屛風．以褚遂良枯樹賦閑居賦．爲大會賓客．張而觀之．時薛稷盧藏用崔湜廢食歎美．不復燕樂．主婿武延秀在坐．歸見安樂公主．爲言我家未爲富貴．過□□令

別得賜書一廚。觀之殷殘忘食。公主及明。遂入內。凡內府之書。請以歸。復會宗氏賓客。與共分之。太平公主取五十卷。宰相各二十卷。將相駙馬各十卷。梁毅論、太平所得。深所珍愛。常以織成錦囊盛之。太平籍沒。有咸陽老嫗竊於袖中。縣吏奔逐。懼而投竈下。遂爲灰燼。而香聞數里。

唐朝書法第二十一

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殊無新巧。疏瘠如凌冬之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之餓隸。雖羈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步步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上。坐徐偃於筆下。茲以播美。其濫名邪。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書。貞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飛白扇二枚。庶動淸風。以增美德。開元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古跡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初正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眞跡。人間古今異集。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以正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遂良眞書小字帖紙。影於古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异等。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懷古劉懷信等檢校。見換標爲兩卷。總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迹。唯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經告誓等四卷存焉。元和十四年。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文宗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爲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之體。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於殿壁。字四五寸。帝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帝詔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資評硯以青州石竇末爲之第一。研墨易融。絳州墨硯次之。



書譜

孫過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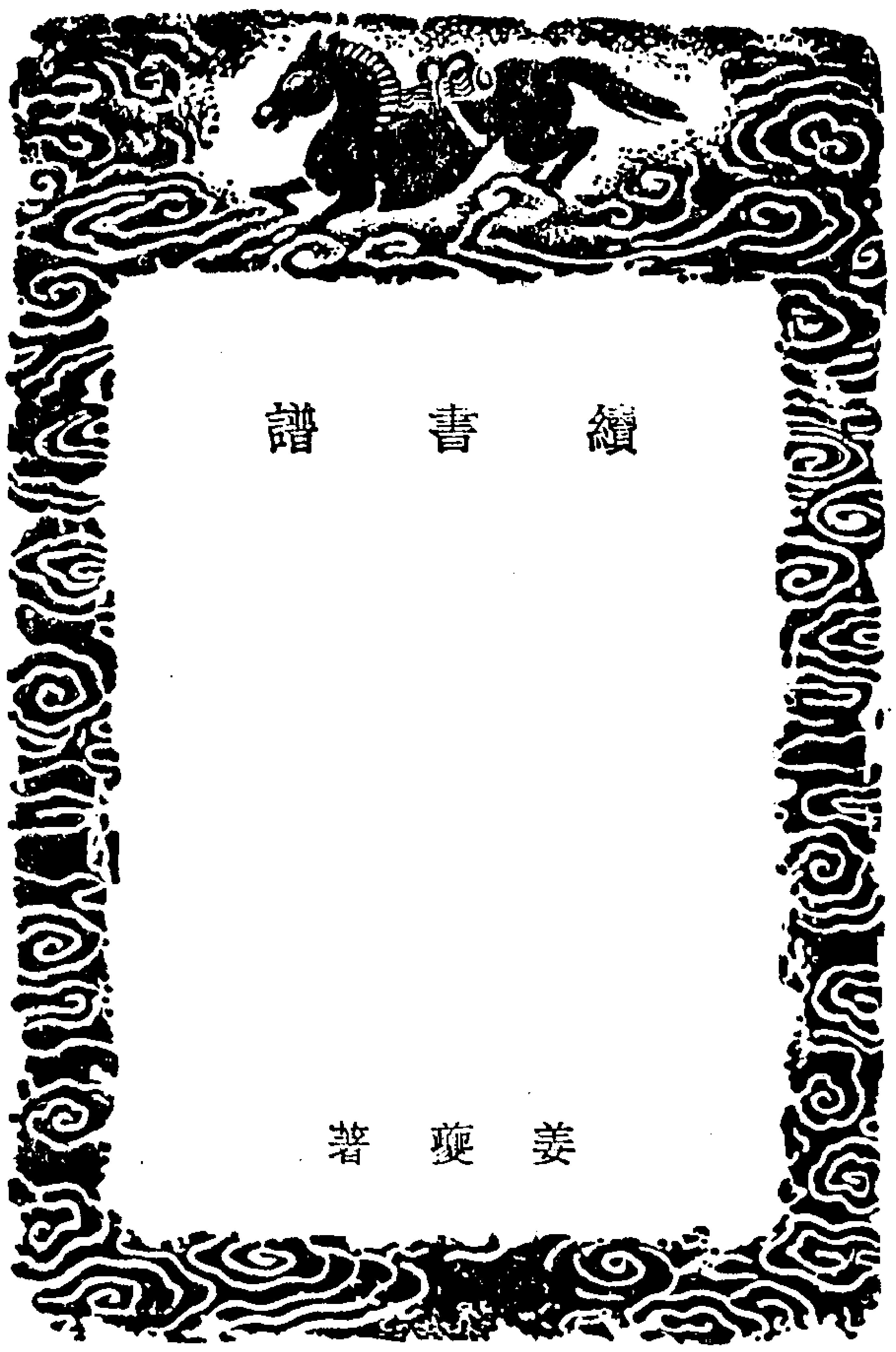
書譜

唐　吳郡孫過庭撰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改·作云）沒而羲敬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攷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猶（改·作尤）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改·作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劍（一·作衄）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眞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關（改·作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微．（改·作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改作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眞僞．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

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群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改作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上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得（改作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改作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徵（改作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潚（改作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效（改作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添不字）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澀（改作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

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改作榦）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之（改作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很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辟（作改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虫（改作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慚眞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同（改作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職）自高。輕至（改作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改）觀。愚者（改作夫）繼聲。競貴（改作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眞。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群。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虫（改作蟲）哉。自漢魏以（改作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令（改作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續書譜

姜夔著

續書譜序

姜夔。字堯章。鄱易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能。有大樂議、琴瑟攷、鐃歌等書傳於世。予略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爲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眞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因已絕無僅有。而堯章迺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摳衣北面以請也。因爲鋟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續書譜

宋 鄱易姜夔堯章撰

總論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僴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草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眞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眞至難。豈眞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眞

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眞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

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偏。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眞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已。顏柳結體。旣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劾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淸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做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悞顚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滌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顚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乀。以發代乑。乑亦以捺代之。唯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

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拆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圍）。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主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締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眞。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眞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

神超逸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塡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鋩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眞.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劣.韋仲將升高書陵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擬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遒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靑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遒.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見用筆條.）

勁媚（見情性條.）

方圓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鳴呼喉嚨等是也.在上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宀頭.須令覆其下.走辵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

疎密

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上筆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僊.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法書通釋

張紳編

法書通釋目錄

卷上

八法篇第一
結構篇第二

卷下

執使篇第三
篇段篇第四
從古篇第五
六式篇第六
辯體篇第七
名稱篇第八
利器篇第九
總論篇第十

法書通釋卷之上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華亭眉公陳繼儒　同校
金陵　荊山　書林梓

八法篇第一（偏旁附）

八法之道肇自隷楷崔蔡鍾張皆祕其說二王之後傳之永師降及歐虞尤宗其法誠以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八法者永字八筆是矣一曰側二曰勒三曰努四曰趯五曰策六曰掠七曰啄八曰磔而八法之外亦有增明故衛夫人筆陣歐陽率更八訣翰林密論廿四條學者不可以莫之攷也今於八法之下以類比附亦自簡而詳由約而博之義

丶側者點也而謂之側者側下筆使筆鋒右顧審其勢而側之故名若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蹲鋒向背之勢矣其法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頰向右以大指齊頰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所謂三過筆也○側不可平其筆就右爲之又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大反揭則稜利矣又云側蹲鴟而墜石側不媿臥

一勒者橫畫也而謂之勒者謂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成矣若止言畫慮不在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其法頭傍鋒仰策次迅又言仰筆覆收又言鱗勒法須仰

收（在字上筆宜用之）詳其旨意盖有御勒之義豈得稱畫耶三昧云初落筆鋒向左急勒回向右橫過至末復駐鋒折回其勢首尾俱低中高拱如覆舟樣故曰勒常患平又云勒緩縱以藏機又云勒不得臥其筆中高兩頭下以筆心壓之

丨努者中心竪畫也而謂之努者竪筆微努近左然後趯筆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竪畫也三昧云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勢須作埕胸而立末駐鋒收向上此垂露法也末鋒駐而不收引而伸之此懸鍼也又云努彎環而勢曲努過直而力敗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亅趯者挑也而謂之趯者其法借勢於努蹲鋒得勢而出期於倒收若跳踢然忌於平出故不言挑也直曰趯橫曰挑今按蘭亭事字是挑殊字是趯然必此二字用之爲宜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宜蹲而勢生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

策亦畫也不言畫者其法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有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者勒則兩頭下中高策則兩頭高中下今按勒者使之回策者使之進其意深矣（策名折異畫）唐太宗云策者仰策仰收又云策依稀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下以筆心舉之

ノ掠者拂也撇也而謂之掠者側鋒左出借勢於策迅筆左出疾有準取其勁險盡而爲撇

拂則輕薄無此肥厚矣（歷疾水木左出皆是也）○今按掠有按帶着地之勢又名分發右軍云陸斷犀象歐陽率更云利劍斫斷犀象之牙三昧云斜懸而末鋒飛起左字斜硬右字腕轉又云厥居戶在從撇又乂文支横撇又有鄉撇○首向右尾左出也又云掠彷彿以宜肥掠左出而輕鋒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

丿啄者亦撇也不言撇者取鳥啄物之義今按筆鋒及紙爲啄寂善狀啄勢非撇所能（白鳥字頭斜拂是也）三昧云下筆駐鋒後卽出名啄又云啄騰凌而速進啄倉皇而疾掩啄者如禽之啄物立筆下罨須疾爲勝

㇏磔者波也而謂之磔者微直曰磔横曰波耳其法趯筆戰行不徐不疾欲盡復駐勢是以磔開其筆或出鋒或藏鋒由心所好今按磔者開也張也在字中此筆開張也鍾書磔筆須三過折蓋起筆微仰中則平末則起自然三折有波浪之勢今人作意爲三折狀惡俗不可師又曰磔抑趞以遲移磔趯趞以開掌磔者不疾不徐戰去而欲倦復駐而去之鍾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

崔子玉八法陰陽遲速論云側筆者左揭腕簇鋒著紙爲遲澀廻鋒覆蹤是峻疾○勒筆者鱗筆右行爲遲澀廻筆左勒是峻疾○努筆者揞鋒逆上頻挫爲遲澀努鋒下行是峻疾○趯鋒者蹲鋒於努畫之中衂挫取勢爲遲

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廻鋒仰策是峻疾○掠筆者右激逆搶爲遲澀左揭腕右掠是峻疾○啄筆者左臥筆挫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罨是峻疾○磔筆者緊趯戰行爲遲澀勢極磔掣右出是峻疾

顔魯公八法頌云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redacted]啄騰騰凌而速進○磔抑趞以遲移

柳柳州八法頌云側不媿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趯趞以開掌

張懷瓘石論云側簇鋒向紙揭腕收蹤○勒鱗筆右行其鋒竪入○努搶鋒前入磔筆下承○趯蹲鋒上出險勢旁分○策揭鋒右上收筆半垂○啄挫鋒不竪取勢非遲○掠鋒雖右入險自左來○磔筆緊勢峻鋒出意收

丶點法磊磊似大石當衢又云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粟子存若鷃口尖如鼠矢又有半蟻（宜字上用之爲避其旁點也）丁頭（宣字上宜用之）蠆尾（亭字丁字寺字下是）打點單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皆審其所宜而用之故右軍云點不變爲布棋也點者字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異用筆之法須有三過之意大抵不遠於側又云

點要重實如綿裹鐵三昧云點有尖禿斜正隨字勢而用之

丶仰三角點丶覆三角點用於勢當俯仰者氵旁三角點用於直波點水丶直三角點亅直四角點用於丷千丫亂四角點起於蘭亭茂字丷斜角點用於立年禾美等字㇏長鼠矢點用於長使吏更丶短鼠矢點用於夾奚契丷三往一復點丷向背點兩旁分八字相向與中帶相背立勢丷寬横波點乛促横波點皆用於下四點灬急鴈陣點灬寬鴈陣點用於燕然樵三字外不可用丷丷順兩對點用於乘巫飛明等字丷丷拗兩對點用於米乘兆等字上小字用於光當尚堂等字下小字用於示系上八字用於曾公下八字用於具只丶垂露點用於宁穴字丷顧盼點用於州字心字丷開三點用於系丷歛三點用於乎字氵横三點用於龍字也鍾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散水法上衂側中偃下潛挫趯鋒（黃庭樂毅同此法）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意要遞相顧異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屬附爲上中潛鋒暗衂下峻趯潛遣氵鍾法也三昧云散水沙汰江河濁隔水流滯波激又云直波

氵冰法上衂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並連衂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則借勢捷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灬列火法衂鋒暗築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低背潛衂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鍾書然字用之姜尭章云一點起兩點帶一點應

灬聯飛法暗衂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絶禁經云聯飛如鴈陣當秋樂毅論燕然等字用之又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勢蓋中斷也右軍云烏字下點欲急如烏之脚急乃取形勢也

宀顒異法（俗云宀頭）蓋言宀字三點也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又上側橫畫勒左僮筆擺鋒（竪策爲僮）右峻啄輕揭出告誓寶字虞永興常守之今按名顒異三點各顒其異也容寶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上長下短

丷八曾頭其脚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左啄而右側其脚用左○右○按此當云羊頭其脚益曾頭與其脚同別有從頭俞脚與此有異○二暗築法取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其字內兩點是也今按非勒非策又非仰畫覆畫取名爲暗築用筆可知或曰衮筆法謂令今字下點須按鋒上下慼衂之

一畫法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卽斜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卽用中指鈎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又僮筆法初竪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左鍾書宣示字長畫故右軍云畫不變爲布

筭也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均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三昧云智永世南上而鍾王多用篆法畫歐褚薛多用隸法畫祕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竪畫須橫入筆鋒此不傳之妙三三畫法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遁相解摘黃庭三闕字用草法上衂側中策下奮筆橫飛名遁相聳峙凡橫畫多則用之永師謂隔仰隔覆並字是隔二疊字是隔三須仰覆用之唐太宗云上平中仰下覆（春王生字是也）若兩畫並上仰下覆土字是也鄉背法川鄉筆如日字川背筆如月字

丨竪僮法擡筆竪策挫鋒上下竪直（尚字等字用之）今按窓論特舉此條者以其非努非竪亦非懸針垂露故別此法名竪策緣策末稍瘦與此相似也翰林隱術云僮筆須擡筆竪策之鍾書上字常用之

⺌奮筆法左側而獨立中衂折而右鈎鍾書宣示字用若中竪則左右暗衂而潛趯又簇鋒健進爲糸字下三點也今按簇鋒健進指行草也故名奮筆翰林隱術云奮筆勢險策是也草書一二三字用之

懸針法如長錐綴地蘭亭年字盡其勢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趯筆緊收澀進如錐畫石

丨垂露法以上二法皆是直竪不作努勢右軍云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此言行草內牽法）又云竪

如筭抽寒谷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脚名玉筯又名古釵股是也今按當以圓潔緊勁爲上枯藤抽筭不言懸針垂露但言竪法耳趙子昻云竪一竪綿裹筋言骨肉勻也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米南宮云無垂而不縮正謂此也

ノ偏拂法自張長史始用於草書

乙踠脚法又云背抛法如壯士之屈臂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蠆毒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橫趯之不欲出須闔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鳳飛凡氣之類）今按蠆毒與蠆尾不同三昧云鳳飛從腕光先橫腕

𠄌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衂挫右蹲鋒外擲右軍云踠脚剡幹上捺下撚指終始折轉

戈法又曰背趯法若百鈞之弩又云落筆戕戕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歐陽率更云勁松倒折落挂石崖其法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鍾書哉字用又永師澀則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衂鋒潛趯此名尭出法又張旭折芒法潛筆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張敬玄曰戈宜筆直抽三昧云代成哉茂從戈必恐悲橫戈

縮出法戔字也上磔衂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蓋避雙出也又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云戔如束棘是也

勾裹法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公勾法用筆如紙下行勢須圓角蹲鋒用中指鉤成之（日月因岡向等字用）張敬玄云囧字轉角之勢不宜稜角努張（痓鶴銘蘭亭序固字妙）又轉角名暗角不顯也

勹勾努法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又如勁弩筋節右軍云囘角不用峻及有稜是（匀勿旬等字用）今按句字用此須下趯與內包點畫齊方好若裹在內則不合作所以不言裹也

冂嵯法左右揭腕也○即匡字左畔○即圍字右畔也

阝阝附阝在右者云拖邑阝在左者以阜阝音節

𡿨斜曲法女字之類智永云如斜附曲

㇄臥挑法歐陽率更云似長空之初月○亻立人法如鳥之在桎是也

彡衫法上平點中豖下蚼側唐太宗云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為之須背下撇之今按三昧云如梛之穿魚一一不同也

多法唐太宗云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

㇏平磔法謂之字近遠等字下波又名曰遑如足遑溝塹其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盡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鍾太傅作磔筆須三過折禁經云及友尺反是從波還之遠趣是橫波

㇏抽筆法左畨掠須峻利右潛鋒而戰行待勢卷而撥駐揭磔出而暗收若便收必流滑凡淺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為抽筆從腹內起庚肩吾云將放更畱是也如人字大字夫字第二筆是也今按謂之磔者則開張有出勢此則有畱勢

人交爭勢訣云凡有人第二筆有四意攙引抑拽益言行行草也

結構篇第二（形勢）

結構之道隨字賦形長短廣狹疎密肥瘦各有其態或橫或竪如坐如臥或斜或正如立如行或上短下長或上長下短或一字三停或一字中斷或二字重立或兩字並成或全用一二三四字以合成或省用一二三四字以轃成或上覆下承或左顧右盼或竪開以夾別字或橫折而裹別字繁簡不同小大亦異不有結構安可成形故宋高宗云正書之字八法俱備皆可正讀所謂楷法是也

梁武帝觀鍾書十二意

平（橫） 直（縱） 均（間） 密（際） 鋒（末）

力（骨體） 輕（屈折） 決（牽掣） 補（不足） 損（有餘）

巧（布置） 稱（大小）

顏魯公傳張長史筆法

平謂橫真卿云長史每令為一畫皆須縱橫有象○直謂縱言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均謂間言間不容光○密謂際言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疎○鋒謂末言以成畫使

其鋒健○力謂骨體言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輕謂屈折言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字○決謂牽掣為撇決意釋令不怯滯鋒除峻而成○補謂不足言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別點畫旁救之○損謂有餘言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巧謂布置言欲書時先想字形大小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有異氣○稱謂大小言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兼茂密所以為稱

右軍云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製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又云凡事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宜倒其左右兩復宜麁於左畔橫貴乎纖竪貴乎麁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又云腹不宜促（短也）脚不宜賒（長也）輕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雙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病瘵纏身（不舒展也）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慢也）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挂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壓死蝦蟇（言匾闊也）又云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端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彌工

隋僧智果心成頌迴展右肩（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宜臺尚是字也）長舒左足（有脚向左舒寶其具真字是也）峻拔一角（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也）潛虛半腹（右軍云畫須稍麁於左看遠近均勻遞相蓋覆令左

（實右虛用見月字是也）間開間合（無字等字四點四畫爲綜上開則下合之）隔仰隔覆（並字是隔二畫字是隔三仰覆用之三昧云二畫則上仰下覆三畫則上仰中平下覆）回互留放（謂字有際掠重者如爻字則上留下放茶字則上放下留不可並放）變換垂縮（謂兩豎畫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並然）繁則減除（王書懸字虞書毚字並去下一點長書蝨字改而爲血）疎則補續（神字加一點辛字加一畫之類）分若仰背（爲綜也州冊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鍾王歐虞皆守之）合如對目（爲逢也八字州字須潛相獨視）孤單必大（一點一畫成其獨抵之勢者也）重並乃促（謂昌呂爻棗等字上林棘羽等字左促森森字兼用之）似側睞斜（ノ爲斜丶爲側女欠以人之類）如斜附曲（謂く爲曲女宴必在之類）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縮回互不失也）統視連行妙在

相承起伏

歐陽率更轉傳授訣曰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俱備短長合度麄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

張懷瓘用筆十法偃仰向背（謂兩字并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向背鬭合之勢）陰陽相應（謂陰爲內陽爲外斂筆爲陰展筆爲陽左右亦然皆須相應）鱗羽參差（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狀）峯巒起伏（謂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真草偏枯（謂兩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邪正失則（謂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遲澀飛動（謂勒鋒磔筆皆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得法）射空玲瓏（謂相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先後）尺寸規度（謂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隨字轉變（謂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針其千歲字即變垂露其間之字又各別有體）

盧儁臨池訣　第一用紙筆　第二認勢　第

三褁束　第四真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勻　第八下密

後蜀林罕云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一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側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圻而褁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有省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

翰林隱術云崔子玉曰觀其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歃

姜堯章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

變通異訣云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之

陳伯數云字有形八面迭遞增換一面變形凡八面兩面變形凡十六三面以上變化不可勝數矣但以一面爲主而七面之勢傾嚮之也

三昧結搆式

雲空（上勾之應下如鳥之覩胷）九見（腕勾之應上須折鋒而起）門月（右鉤

之應左半斜以銳爲精）來東（中勾之應中臨縮鋒而微露）長民（左勾之應右須盡趯其鋒）黍委（上下之擎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無上下相承之意）晝三（三排之橫畫者截然中處而不乖其上下有仰覆之別）其因（四畫之字上下反其情而上三但取順）然無（四點之字左右要成八字中帶可就上不可就下）皿四（四柱之字左右上開而下合）炎茶（兩捺之字或上點或下點不宜所重）反及（兩擎之字先長而斜硬後差短而腕轉）盧多（此等字先就轉而後斜硬）口曰（不可橫長須下畫長承直末）臣巨（欲直左而右分短直應之）旬匊（此等丶秉而字與么齊方稱）長馬（如此短畫不可與長畫相枯）衣良（應右勾須略平趯）莫矢（此等字下畫宜長擎短不轉而點取下之長短用之）見具（此等字須右長直作小轉剩中短畫不可相拈欲其圓淨平勻而啄短出以點承長直而爲之終）思志（心在下者折欲右足右寬方稱）遠還（凡之遶東面字上大下小方稱）雖難（此等字直畫微向左以避右邊之勢）鳥烏（屈脚之勢如角角弓之張）門周（須初擎首尾向外次努首尾向右）同國（初直首尾向右平畫仰次直首尾向右）戔森（重勾之字在乎先縮鋒而後出鋒作趯以應捺亦同）作行（左短而右長）於隹（右短而左長）自曰（左豎短而右鈎微長）亦馬（點之重併亦必屈伸以變換之不變謂之布棋）爨畫（繁雜者必求古人佳樣用之古無則不可擅寫）三冊（畫之重併必隨宜屈伸仰覆向背以變之否則如布筭）倉食（上面不可寫波）上下（直畫宜短點皆近上）邊爾（太繁者宜減除之）是足（卜字居中下擎）父（初啄而畫頭接其尾中復以波上接啄而終之）心（初點向裹藏戈斜平勾向內而收中點取高勢欲粘第三點又須與高不可下）風（兩邊悉宜圓緊用點之時左邊勢宜高疾背筆時意中如電謂疾急也几鳳字同）柔（下下面木字左右須齊平）者（日字不宜正對上字與省字同意）十（橫畫宜長直畫宜短）七（橫畫枝長直畫轉而復回）和（偏少者仰點畫以就之）穜（偏礙者屈點畫以避之）井（字之孤單者展一畫以書之）棗（字之重屏者變一畫以書之）辛（太匾者補續之仍必有古人佳樣乃可寫）畫（元畫之字必須下筆勁淨疏縮停勻照映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反成寬疎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此不易之法也）左（畫短而斜硬其擎）右（畫長而腕轉其擎）大（橫畫微短擎就畫上直下至畫下方腕轉）

（向左波首微出畫上大要波首貼接連腕末鋒則血脈連屬）

三昧形勢式

錯綜（橫覺驚竪豎）分疆（龍細路諸詩）三勻（湘游衛繖識）疏排

（分衣之大十）縝密（縣密墳蘇飛）短方（則向短江和）長方（崖書蒼舉）

（壽）讓橫（蜚莫喜）讓直（郎卬叩郎）讓左（收改友號鶴）讓右

鑿對（顒鸞）天覆（宇官宁亭）地載（血且盍盍）承上（更天未央）蓋下（今合）

（令合）上尖（在卷存奉）下尖（動助多少）隔水（清流滿激）散水（波沙汰）

（江蜀）二分（表裹表裳裘）上平（峻峰嶺衾雄）下平（春春卷奉）合從

腕（亂泳風飛）橫腕（先光乞元見）從擎（厭居戶左）橫擎（又又丈支）

從波（及友尺反）橫波（還之逹趣）從戈（伐成栽茂哉）橫戈（必心恐恕）

（悲）勻畫（青書高臺）平畫（量量景）陽畫（大在辰天）陰畫（下不言六）

趯鈎（列則剃）綽鈎（乎于亭手）齊擎（大合今夫）尖鈎（庭戶延）向

（目自圖內尚）背（飛北風斤飛）邑（郎部鄉邦）卩（卻郎卬鄉）圓（池天也白）肥

（古七向）瘦（身）長（東）短（西）大（體）小（口）正（黨）斜（朋）疎

（千）密（萬）舒左足（其實只貝）展右肩（高雪再向）右占地（祠獨）

（循懷）左占地（敬亂彰彫）中占地（華壺賁堂）上占地（雲雪宇宙）下

占地（我衣昇大）椰葉點（足復走長）栗子點（家）鬣捺點（火秋）

爪子點（亦失矢小）

三昧下筆先後式

龜（先龟次𠂉工丁次刍）偃（先𠂉七次印次）典（先冂由次六次）肅（先聿次川）

母（先𠃋次女）飛（先飞次飞）留（先卯次田）必（先乚次丿先丿次八）或（次八）馬

（先弓次皿）歐（先乚次區）斷（先㡭次斤）齋（先亠次𠂎次示）

美（先䒑次十次大）𢦏（先十次戈）門（先丨次冂次二）聚（先耳次取）臣

（先王次乚）無（先𠂉次𠂉）鼎（先目次爿次片）右（先丿次口）

（有字同）長（先丨次三次長）書（先聿次日）臣（先丨次臣）烏（先白次𠁢）分

（先彡次乀）將（先丨次寸次爿）

法書通釋卷之下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華亭眉公陳繼儒　同校

金陵荊山書林梓

執使篇第三

執筆之法謂之執使者執謂執筆使謂運用故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姜堯章云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鈎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執之在手手不主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是也其法具後

蔡邕九勢說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暎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廻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圓筆屬紙令筆鋒常在點畫中行○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緊趯豎筆之內○掠筆在於趲鋒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戰行之橫鱗豎勒之規此名九勢

李斯用筆論夫用筆之法須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筆若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若深思此理當自見矣

右軍云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草去筆頭三寸一分

唐太宗云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實指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韓方明授筆要說云第一執管其法以雙指拘管管亦當五指共執要在實指虛掌鉤擫訐送亦曰抵送若以單指抱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盧儁妙訣云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拒中指小指名指此細要也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緊則轉腕不得旣腕不轉則字體或麄或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又云楷書只虛掌轉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行草書卽須懸腕筆勢無限不懸腕筆勢有限

張懷瓘云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則有餘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不能廻旋乃成稜角筆旣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衄而急送

林韞撥鐙叙云盧肇謂韞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

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令過其勢俾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耳非書也吾昔授敎韓吏部其法撥鐙推拖撚拽是也又按錢若水云唐陸希聲得五字法曰擫壓鉤格抵謂之撥鐙法希聲言二王皆傳此法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䛒光李後主得之復增二字

李後主云書有七字謂之撥鐙法　○擫壓鉤揭抵導送

翰林密論十二種隱筆法○遲疾順逆澀倒轉渦提啄罨趯

李華云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截拽是也

蘇子瞻云把筆無定法要使掌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予當使腕運而指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也

莆田鄭子經云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

陳伯敷執筆法○擫（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捺（食指著中節旁此下二指主力）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下）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此上二指主運轉）導（小指引名指過右）送（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上二指主來往）

又云撥鐙法者筆管着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又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則易撥動也○又云寫字有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有提腕肘着按而虛提手腕有懸腕着空中此最有力今代惟鮮于郎中善懸腕書余問之瞋目伸臂曰膽〻〻○又云凡書有撮管以撥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有搦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障有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子有提管四指中節沉著有力書誥勑榜疏○又云字有筋骨血肉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是也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字本無骨謂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竦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筋絡稍和緩也血者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衄以圓之過貴

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成不復重改

右按用筆有報答有顧盼有逆順有遲澀有迅疾有勁險有飛動有猛銳有稜利有筋節有牽引有戰行有揭腕有腤築有麟勒有藏頭有護尾有打有飛有直筆有竪筆有仰筆覆筆側筆轉筆卷筆臥筆卓筆駐筆按筆頓筆築筆衮筆撞筆齵筆聳筆奮筆抽筆有出鋒藏鋒折鋒搭鋒衂鋒蔟鋒搶鋒挫鋒竪鋒潛鋒仰鋒側鋒蹲鋒收鋒趯鋒築鋒回鋒駐鋒歷鋒擺鋒隱鋒揭鋒學者潛心而求其說執之道備矣

篇段篇第四

情性　變化　風神

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起伏隱顯陰陽向背皆有意態至於用墨用筆亦是此意濃淡枯潤肥瘦老嫩皆要相稱故羲之能爲一筆書蓋謂稧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平稱褚河南字裹金生行間玉潤以爲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疏不至遠密不至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須要得宜耳○筆勢圖云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智果心成頌曰統視連行要在相承起伏

張懷瓘云隨字轉變（謂如蘭亭之字各變體也）

孫過庭云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又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

張彥遠云草書體勢一筆而成血脉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旨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此知書畫用筆同矣

張敬玄云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遍相管束不論多少

蔡希綜法書論云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有須字字意殊故何言之云右軍蘭亭每字皆構別體蓋其理也又云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虫蛇互相鈎連勿令其斷

姜堯章云下筆之初有搭鋒有折鋒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是折鋒應左其故也又有平起如隸畫藏鋒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

陳伯敷云篇段平起伏六分之一平其三起最後二分伏平者圓穩而平畫多也起者振起而仰畫多也伏者收斂而多偃畫也

從古篇第五

自蒼頡始造書契而古文篆隸相滋以生今之眞書即古隸法行草二體皆自此生故善書者筆跡皆有本原偏傍俱從篆隸智者洞察昧者莫聞是以法篆則藏鋒折搭則從隸用筆之向背結體之方圓隱顯之中皆存是道人徒見其規模乎八法而不知其從容乎六書近時惟吳興趙公爲能知此其他往往皆工點畫不究偏旁古法蕩然非爲小失然而古人祕此論說罕聞間有二三爲著於此

孫過庭云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又云鎔鑄蟲篆陶鈞草隸

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自然臻妙

書學纂要云右軍父子破體實法篆隸其異同隱顯伏於纖微非精察者未易知也

姜堯章云眞行草書之法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疾快則出章草

宋太常博士黃希先云學書先務眞楷端正勻停而後破體破體而後草書凡字之爲體縱不如緊開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淸左欲重右欲輕古人之筆莫不皆然也

余嘗以諸帖中之破體字萃爲一編可見古人多從篆隸又以說文字原五百四十字詳察用之則可追蹤先哲然切忌走失本體則又不善取法者如虞永興書孔子廟堂記內雨中四點不用字挑剔水字左畔分爲兩筆不相連屬皆是從善它如此者甚衆學者當

詳之

立式篇第六

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眞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册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然後尋古人寫過樣子如小楷有黃庭樂毅畫贊曹娥各自法度不同今所寫當用何者爲法凝神存想乘興下筆立一字爲一篇之主分其章辨其句爲之起伏隱顯爲之向背開合爲之映帶變換情狀可以生形勢可以定始可言書矣唐韓方明授筆要說云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與今書體相合或眞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有難書之字預須心中布置令擇漢魏而降以及晉唐遺刻之美者眞行草書以類相從列爲十等具錄於後

眞書

古無眞書之名所謂隸書楷書正書是也鍾王楷書皆是隸法唐之歐顔猶存此意近代不知此法俗劄生矣

茹府君碑（歐陽率更猛銳處似之）　鍾太傅戎路表
鍾太傅力命表（眞行）　薦焦季直表
王廙祥除表　王右軍曹娥誄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眞行）
王右軍畫像贊　王大令洛神賦（眞行）
陶隱居瘞鶴銘　王玄宗王先生（一刻作徐嶠之書）
蕭子雲書列子　虞永興破邪論

歐陽率更心經　歐陽率更姚恭公碑
歐陽率更尊勝咒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褚河南孟法師碑　褚河南陰符經（眞行）
張良史祝府君碑　顔光祿中興頌（已上小楷）
鍾太傅宣示帖　陶隱居舊館壇碑
王玄宗王先生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虞溫公碑　歐陽率更西林寺碑
顔光祿麻姑壇記　顔光祿多寶塔銘
柳諫議王播碑（已上中楷）　陶隱居瘞鶴銘
歐陽率更九成宮碑　歐陽率更丹州刺史碑
歐陽率更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溫彥博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穎達碑
虞永興昭仁寺碑　褚河南孟法師碑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張長史郎官石記　顔光祿中興頌
顔光祿放生池　顔光祿離堆記
顔光祿畫像贊　顔光祿顔夫人碑
顔光祿麻姑壇記（大小中小三等）
柳諫議魏暮碑　柳諫議頭陀寺碑
柳諫議玄祕銘（已上大楷）

章草

史游急就章　永初竹簡
張芝八月九日　帝誕八月帖
皇象文武帖　索靖月儀
索靖急就章　王右軍三月廿四日
王大令豹奴　孫不度德
亮曰董卓　荊州

七月廿六日　曹子建賦
蕭子雲出師頌

飛白

眞行字雖眞書而筆意行動

鍾太傅力命表　鍾太傅墓田丙舍
鍾太傅昨疏憂虞　王右軍蘭亭記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霜寒
王右軍告誓文　王大令保母磚
王大令洛神賦　永禪師歸田賦
王僧虔劉伯寵帖　李北海娑羅樹
李北海岳麓寺　李北海雲麾將軍

行書

鍾太傅雪寒　鍾太傅白騎遂
王右軍旦極寒　王右軍玉樹
王右軍決雪　張從申玄靜碑（又福興寺碑）
唐明皇脊令頌　僧懷仁聖敎序

行書以行爲草蓋結體錯綜似乎草書結體起止行書此體取少歐顔草書多是此種

王右軍奄至　王右軍慈蔭
王右軍穆松　王右軍宰相安和
王大令阮新婦　顔光祿爭坐位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草
顔光祿祭伯姪文起草

行兼草

王大令相過　王大令授衣帖
王大令鄱陽帖　王大令鵞羣帖

王大令辭尚書令表　謝太傅八月五日

顏光祿鹿脯帖

草書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破羌帖

閣帖諸草書（內除僞帖）　永禪師歸田賦

永禪師千字文　孫過庭書譜

李懷琳絕交書　唐人月儀

逸草此類多是張史書

王大令鄱陽　鵞羣

知汝殊愁　玄度時來往

桓江州助汝　張華得書爲慰

奉對　承足下

奉黃甘　小佳等太字草書

藏真自叙千文　（以上前輩鑒出非大令書然可爲今日學字之法）

雜體此等不可爲法

宋儋接拜　智果

辯體篇第七

自鳥跡科斗之後創制大小二篆二篆之後始有隸法鍾王以來又復變爲今體爲之眞楷隸以降乃有行狎之變又爲草書世有後先體多殊異皆爲論著所以各體可知矣

眞書　楷書　正書　隸書

古無眞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卽隸書也吾衍字原云隸有秦漢之分秦隸者程邈減小篆爲之者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卽是秦權量上刻字世多以爲篆誤矣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諸碑是

也此體㝡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然則今之眞書卽是此法但自鍾繇之後二王變體世人謂之眞書執筆之際不知卽是隸法別爲搆體流傳旣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劉不可追改今觀歐顏而上往往皆從隸古學者但不詳察耳字原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至論今當以晉人眞書謂之晉隸則自然易曉矣訣云本於篆法學如眞書但變隼尾激石二波也

章草

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損隸規矩縱任奔逸因草創義謂之草建初中杜度善此見稱章帝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謂之章草卽隸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也訣云章草其隸字八分謹嚴如眞用其一趯二波也

行書（卽藁書）　行狎書

後漢潁川劉得昇卽眞書之少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羲獻並造其極獻之嘗白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今窮揮運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於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揚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御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其家之法悉殊而子敬以爲逌拔訣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輕轉而重按如水

流雲行無少間斷永存乎生意也

飛白

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以題署勢勁字輕微不滿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令得中後子雲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故曰開張隸體微露其白云

草書

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輝趙襲亦法此藝與張芝相善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自張伯英也王右軍云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章草相雜以發人意亦不急令墨不得入紙得若急作則意思淺薄而筆迹直過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從空中遥擲筆作之

姜堯章云凡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顚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

此矣況今世哉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後世相連屬十數字不斷號曰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法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

張橫渠云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以來便有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巳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巳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字儘有不可通者

名稱篇第八

八法之變形狀不同古人遺跡往皆有名稱如蹲鴟隼尾之類其法甚多今爲蒐訪類衆略其用筆之旨學者庶有考焉

點類

蹲鴟　旱蟻　鶚口　鼠矢　栗子　梛葉
科斗　爪瓣　丁頭　打點　散水　隔水
列火　聯飛　豕筆　暗槳　顯異　奮筆
曾頭　其脚　橫波　直波　鴈陣

橫類

飛橫　平磔　鱗勒　戰行　蕺頭　蔑尾
折異　橫鱗　竪勒　三過　仰覆　鶴頂
蠶頭

竪類

竪⿸广壹　懸針　垂露　玉筯　釵股
屋漏痕　錐畫沙　烏絲闌

趯類

棘鍼　蠆尾　蟹爪　趯鉤　綽鉤　句裹

勾努

戈類

丁頭　打點　背戈　倒戈　溢出（永）斫戈
豕脚　背抛　臥挑　外臂　縮出
折芒（旭）

撇類

隼尾　分露　縮出　穿魚

波類

橫波　竪波　放留　交爭　三過筆
激石波

總論

解摘　揭腕　斜曲　蠶食葉　壁折文

利器篇第九

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於竹木之上竹剛漆膩畫不能行首重尾輕形如科斗故曰科斗書後世筆墨既有書學日盛字體屢更學者必求筆墨之良者用之又知所以用之之道方可致力而臨池之功成於是録前人之餘論以爲此篇云

衛夫人筆陣圖云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

王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則如錐畫石純柔則如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畫壁及石同紙剛例蓋相得也〇又云用筆着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致毛弱無力也

又云書弱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虞永興云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眞一

行二草三指實而掌虛

李陽冰云筆每用畢則洗濯收藏惟巳自持勿傳他手

梛諫議云縛筆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雖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則波撇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纖自由矣

翰林禁經云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紙新藏入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硯所貯水用畢則乾之不可久浸潤水宜新汲不可久停停者不堪用墨隨用旋研旋使爲佳多餘則泥滯也

宋高宗翰林墨志云昔人草書悉用長毫以利縱舍之便

米南宮曰古書丨畫皆圓蓋有助於器唐皆鳳池硯中心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巳圓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畫亦褊近又有皺心凸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姜白石云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利以運用勁則有力圓則姸美益筆墨者皆書法之一助也

陳伯敷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又云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強是大忌也凡磨墨不得用硯池中水令墨滯筆沍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用之硯常洗淨莫留宿墨端石取細

潤停水歛石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為寶矣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紙須用惡筆令後不擇筆

硯錄云端溪硯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濆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歙石惟是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畢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則勝乎端石也

按右軍所云筆着墨不過三分學者不可泥之當以所書字之大小以為着墨之淺深用小筆可以點墨大筆須用援墨

總論篇第十

通釋之作共得十篇屬辭比事以類相從至於衆舉傍通提綱會要論博義廣莫得而拘者萃為此篇蓋又為諸篇之綱要也

蔡邕筆論云書者舒也欲書則先舒散懷抱任情恣性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然後書之則無不善矣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行若飛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勁弩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

右軍云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〇又云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廂復宜龐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龐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

孫虔禮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順三合也墨紙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佳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又云初學之際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為未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會通之際人書俱老〇又云右軍之書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大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咲言哀已歎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歐陽詢云丶點如高峯之墜石乚挑如長空之新月一勒如千里之陣雲丨豎如萬歲之枯藤乀戈如嶺松倒折落挂石崖㇆勾如萬鈞之弩發丿拂如利劍截斷犀象之牙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正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則傷神采墨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得怒降為奇點畫調勻均平上下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冲融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

張懷瓘書斷云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於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非草非真離方遁圓行書兼真者謂之真行滯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

翰林禁經九生法一生筆純毫為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篋笥潤滑易書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貯水畢則乾之司馬公云石硯不可久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用旋研墨少用為上多餘則泥滯六生手適遇攜持執勞腕手無準七生神神凝靜思不可煩燥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意天意清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翰林密論云凡書通則變如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永師褚遂良虞世南李邕顏真卿並是書中得仙手得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也故俱得其名

黃魯直云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蘇子瞻云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〇又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立而

能走者也

姜堯章云一須人品高二須師古法三須紙墨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陳伯敷云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麄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清和肅壯奇麗古淡互有出入題是山水仙隱氣自然清富貴宴樂氣自然和朝廷禮儀氣自然肅珎恠豪傑氣自然壯氣自然奇氣自然奇佳麗園池氣自然麗造化上古氣自然古幽貞閑適氣自然淡八者交相爲用變化又無窮矣

右按曹娥之斂黄庭之變蘭亭之暢亦逸少之所留意故尅捷表乃鍾書之傑蓋是一時聞捷喜而成此詳其用筆皆若鐵騎縱橫劍戟森列眞若行陣之聞擊刺斬斫之狀故與力命宣示全不侔也

董内直書訣云分間布白遠近宜均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股如壁折如屋漏雨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當隱鋒而爲之左邊短少必與上齊右邊畫少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夫肩快意剉鋒使不怯滯則鋒取妍晉人不傳之妙多力多筋者勝無方無筋者病多力多筋者是書無力無筋者謂之墨猪以腕運筆不以掌運筆指欲實掌欲虛書不入木不如不學綿果鐵法沉著痛快

法書通釋卷之下（終）

春雨雜述

解縉輯

春雨雜述

吉水解　縉大紳輯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尙。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氈裘湩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眞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愈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遐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鄙棘其詞旨。能洗前代氈酪之氣。且其位

望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揭揚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撚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巙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評

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以變化牽掣爲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門。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硏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力創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做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眞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捺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管法。食指拄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衂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揣。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疏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敍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

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闊隘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鉤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濁．穠纖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之．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恡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盡精神．有肉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肉．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脈絡分明．描搨爲先．倣摹次之．雙鉤映搨．功不可闕．對之做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

書學傳授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與．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羲．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與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眞、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述南渡．小米傳其家法．齊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于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淸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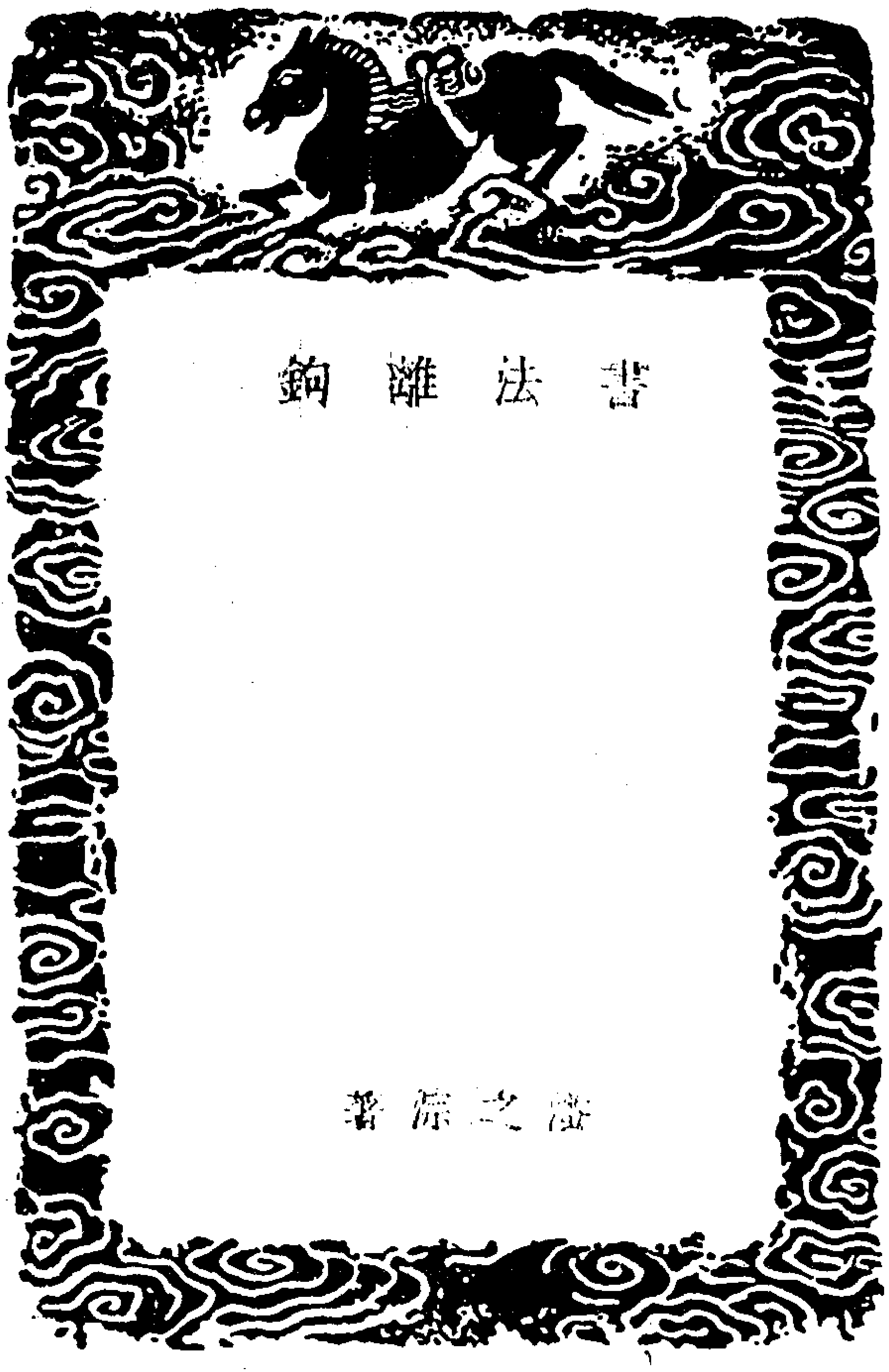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或罰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儒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書法離鉤

潘之淙著

書法離鉤序

昔船子示夾山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而潘子無聲定書法．亦以離鉤名者何居．夫謂之鉤．則不可離矣．既謂之離．則不復言鉤矣．豈其以不離爲離．質鉤而非鉤乎．我知此一鉤也．千百世聖人同之．千百世賢人同之．千百世愚不肖人同之．釋迦三藏．性之鉤也．道德五千言．焉之鉤也．孔子春秋．救世之鉤也．他如毛詩鉤乎情．禮樂鉤乎倣．易卦鉤乎陰陽．貪夫鉤利．烈士鉤名．一任游戲淸波．總離不得這箇鉤子．雖然．鉤可離也．能者離亦是．不離亦是．不能者離亦非．不離亦非．何以故．欲知離鉤．當先知吞鉤．善吞鉤者．無往非鉤．孔子之不試而多藝也．七十弟子之身通六藝也．游藝非鉤乎．而藝之有六書．又非鉤乎．今有村牧夫．目不能識丁．手不能操管．便與木石不異．故自漢魏而下．代有聞人．鍾王其最著也．彼鍾王者．何常以法示人．不過自悅其鉤而已．自離其鉤而已．而天下之人．以爲此絲線隨君弄者也．以爲此不犯淸波者也．從而宗法之．自是其法傳．因是其鉤傳．然而人人自有其鉤．人人當自求離鉤、以我求我．開眼閉眼．皆是以我求彼．雖覿面不啻千里．況百世哉．然則無聲書法．可無刻也．實不可不刻也．何也．釋迦三藏．道德五千言．孔子春秋．皆以鉤示天下也．而第不可執以爲鉤．故書法自原流以至草書．此千百世所同之鉤．如禮之揖讓拜跽．樂之柷敔笙鏞．射之弓矢．御之和鑾．數之奇偶．自取法至筆錄．是吞鉤之法．而定心知道至解悟．則已超凡入聖．不又如禮之周規折矩．樂之簫韶九成．射之貫蝨．御之

不失其馳驅之悟得於局者乎．自學篆以下八卷．言言皆法．則言言皆鉤．總之善離者．登晉魏之堂．入唐宋之室．內不關心．外不關手．筆墨可爲笭蹏．碑帖皆成糟粕．雲卷霞舒．小技也．而至道存．不善離者．前人之十體．縣絲捉影．精良之豪素．長竿捕風．即使繡出鴛鴦．不解金鍼暗度．離鉤云乎哉．余游藝之暇．因六書之謬．訂字學一編．實與書法相表裏．既爲之序．而并寄字學與無聲商之．鉤耶離耶．余亦聽天下人之自爲耳．三衢樂秉敬撰．

書法離鉤序

書法首推晉．晉首推二王．夫陰陽奇偶．左右多少．爲法似莫嚴于書．而乃以風流相尙．放誕不羈之晉人當之．何哉．豈昔人所謂反經合禮．背水用奇．相遇以神．解牛游乎虛者．非無法而正善用法也．蓋神以無累而全．氣以自然而充．不羈而後多致．涼冷而後成趣．非晉代曷能有之．雖然．志不正而神何以淸．欲不滓而氣何以雄．非雅無以言致．非博無以成趣．晉豈盡王夷甫一流淸言留令而已哉．史載右軍籠鵝覓去．子猷看竹即造．似簡誕．似疏傲．而當時父子淸風．蔭映江左．使乘倫滅法者可擬議乎．矧夫筆墨有神鬼．夜哭者何物．又可以點畫斜正盡乎法耶．故唯顛足以稱草聖．而但肉則以號墨豬．貴法法者．而不貴徒法如此．吾友張卿子亟稱潘無聲兄弟．飲白水．讀古經．爲郡中奇男子．法古趯躍．而高簡蘊藉．若不樂苦人以法．是精于法法者．茲談書可見一班．喜而引其端．友弟王道焜．

書法離鉤序

慨自倉頡作書.山鬼夜哭.盜陰陽而鑿混沌.莫此若也.何則.忠臣孝子.義士仁人.當歡欣鼓舞之情態.諦泣無從之心事.方詠歌不足.以一豪端洩之而有餘.故宛宛三寸枯竹.閒須看言笑.孰謂豈有遊形乎.若然.則人自具一肺腸時.自際一哀樂.而必繩以八法之功令.若矩矱之不可廢者何.蓋庖丁之神解.養由基之巧中.其游刃決拾之法自在也.故論世.漢則古雅多質.晉則逸韻自賞.唐則清峭取險.宋則姿媚求工.世可殊而法不變也.語境.則醉墨濡頭者豪于致.敗豪成冢者勇于力.怒猊渴驥者奇于氣.驚沙舞劍者悟于神.綠蕉覆甕者博于趣.脫巾嘯傲者逸于姿.境可殊而法不變也.即語至變.篆籀可變而爲分隸.分隸可變而爲眞草.其鋒中筆正可變乎.轉折三過可變乎.譬之人、肺腸各不同.而哀樂有時異.至眉目手足定位.抑豈可易耶.是必深于法者.而後可與離法.又必超于法者.而後可與進法.斯豈第弔詭者不敢奸.沓拖者不能跂.即令中行之士.窺游離入堂奧.猶或難之矣.余少嗜書.長而未成.閒取前人論議.拈定爲一集.聊以自祛腕鬼耳.偶爲寅賜棐先生見而敘之.名曰離鉤.因遂商之墨池諸君子.

天啓丁卯中秋.錢唐潘之淙題.

凡例

一邇日子史盛行.而書法獨缺焉不講.豈以塗雅小技.無裨雕龍.不知前代名賢.正往往寄趣於茲.如顏魯公骨法嚴整.王大令風神遒邁.披玩閒便堪想見.奚第在筆墨工拙云.

一書家筆筆有法.固矣.然法有可傳者.有不可傳者.但俗學株守規繩.而高明盡滅紀律.俱非作者.是編一證以六書之原流.八法之指趣.故從性知道諸篇.進不法而法、法而不法之妙.

一評騭往往各遵其使.各理其師.故議論雖多.私僻不少.今取前賢確議.而折衷以歸於當.使人知所取從.

一古人論書者.各極意旨.此舉歷代諸篇.條分縷析.使以類從.便於參究.

書法離鉤目錄

卷一
原流　六義　四學
證非　述傳　古文
大篆（籀文　奇字）　小篆　八分
隸書　飛白　楷書
行書　急就（附章草）　草書
卷二
取法　初學　執筆
操手　用筆　筆鋒
定心　知道　從性
適志　解悟　記異
卷三
學篆　學隸　學楷

學行　學草（附章草）　論寫
論血　論骨　論筋
論肉　論脈
卷四
體式　形狀　氣勢
布置　運用　肥瘠
方圓　遲速　勁軟
結構　繫病（附楷書金科）
卷五
飾意　璮法　心頌
綱目　八法　一側
二勒　三弩　四趯
五策　六掠　七啄
八磔　點例　畫例
句例　撇例
卷六
篤學　臨書　摹書
書丹　辨惑　先後
課寫　利器
卷七
品題（附宣帛古今書評）
卷八
賞鑒
卷九
法帖　原筆　原墨
原硯　原紙
卷十
切韻

書法離鉤卷一

明　錢塘潘之淙無聲著

原流

伏羲觀象於天．取法於地．作八卦而字畫萌．倉頡仰觀奎星圓曲．俯察鳥迹龜文．窮天地之變．泄造化之機．而文字立．至周設官分職．乃立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藝之五．有曰六書．而書法乃大備．六書者．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假借．六轉注也．肇於象形．滋於指事．廣於會意．備於諧聲．四書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有不合．則又轉注以演其聲．象形加義於指事．會意生聲於諧聲．假借叶聲於轉注．此六書之本末也．既明六書文字．當識子母相生．倉史主母而役子．率子以行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用者爲母．不用者爲子．得勢爲母．不得勢爲子．母主形義．子只主聲．總而爲言．則象形指事之謂文．因而滋蔓．子母相生．會意諧聲之謂字．孳乳浸多．象於竹帛之謂書．科斗謂之古文．周史籀作大篆．篆者、傳也．傳其書也．與古文小異．名曰籀文．秦有小篆．損於籀文．有八分．損於小篆．有隸書．通於楷書．漢史游急就解散於隸書．蔡邕飛白．變楷以題署．章草乃隸書之捷．行書乃真書之省．草書又章草之捷也．六書十體．如是．四聲五音繫之．故曰三倉制字而後知義類．有周爾雅而後知訓詁．秦漢定體而後知書文．許慎說文而後知偏旁．孫炎作音而後知聲韻．其他辨論品隲．代不乏人．是在究心者參之．

六義

象形者．象其物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迹也．如日字從口從一．陽數．月字從几從二．陰數．田字象四口．十阡陌之制．草字象物初出．有枝莖之類．是也．

指事者．直箸其事．加物於象形之文．指而可識也．如木象形之文．加一於下．則指爲本．加一於上．則指爲末．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之類．是也．其字既不可謂象形．又不可謂會意．故謂之指事．

會意者．比類合義．以見指撝．或合體而兼義．或反文而取意．象形指事、文也．諧聲、字也．會意、文字之閒也．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艸生田上爲苗．鼠居穴下爲竄之類．是也．

諧聲者．主母以定形．因母以主意．而附他字爲子．以調合其聲也．如江河左從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鵝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襲裳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園圃諧聲在內．徽輿諧聲在外之類．是也．

假借者．無義之義．本非己有．因他所授也．因義而借者．初本裁衣之初．借爲凡物之初．狀本犬形之狀．借爲凡物之狀．無義出借者．易本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財本貨財之財．借爲財成之財．因借而借者．商本商度．既借爲宮商之商．又借爲商賈之商．之本之草．既借爲之往之之．又借爲語辭之之．是也．

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其字．而後知也．有義轉注者．惡本善惡．惡則可惡．故轉爲憎惡之惡．齊本齊一．齊則如齊．故轉爲齊莊之齊．無義轉借者．荷本蓮荷．轉爲負荷之荷．雅本烏雅．轉爲風雅之雅．因轉而轉者．長本短長．長則物莫先焉．故轉爲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轉爲長物之長．行本行止．行則有蹤跡．故轉爲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又轉爲行列之行．是也．

四學

晁氏云．文字之學有三．其一體制．曰點畫縱橫也．其二訓詁．曰稱謂古今雅俗也．其三音韻．曰清濁高下也．殆後篆隸變而行楷興．復有論格勢諸書．是謂四學．

論體制者．許慎說文．呂忱字林．李陽冰刊定．徐鉉集註．徐鍇繫傳．王安石字說．夢英公字源．張有復古編．鄭樵六書略．戴侗六書故．楊桓六書統．倪鏜類釋．許謙假借論．周伯琦正譌．趙古則本義．皆是也．

論訓詁者．周公爾雅．劉熙釋名．揚雄方言．曹憲博雅．張揖廣雅．陸德明釋文．陸佃新義．顧野王玉篇．朱子十三經註疏．皆是也．

論音韻者．漢史正義云．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晁氏謂齊梁閒西域之法．始則沈約四聲韻．陸法言廣韻．呂靜韻集．夏侯該、楊休之、杜台卿、周思言、李季節、僧瑩韻總．僧守溫字母．夏竦四聲．吳棫補韻．及韻略、韻海、韻經、韻會．皆是也．

論格勢者．蔡邕筆勢論．衛夫人筆陣圖．右軍筆法論．衛恆四體．索靖書勢．李陽冰翰林禁經．張懷瓘書斷．郭忠恕法書苑．許歸與蕊藪．張彥遠法書要錄．蔡苗法書撮要．黃伯思法帖刊誤．米元章書史．及諸家法帖譜系．翰墨志．記．評．訣．考．議．皆是也．

證非

趙氏云．言之於語論．寸之於寺尋．謂之因母以主意．囗（于非切）之於圍國．品之於咢囂．謂之主母以定形．班孟堅衛巨山謂諧聲爲形聲．非其義也．自說文以同意相受．老考爲轉注．依聲託事．令長爲假借．鄭玄以之解經．鄭樵以之成略．遂失本旨．惟蕭楚云．一字轉其聲而讀之爲轉注．程端禮云．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假聲．是也．老字從人從毛從匕（音化）者．人毛匕而白爲老．會意字也．考者老也．從老省．定意從丂（苦浩切）者．諧聲字也．非以老字轉爲考也．如耆耈耋耄．皆從老省．以爲意．旨何占至爲聲．孝則子承老爲會意．鄭氏出入轉注．非也．以日月成易．轉爲明．以目少作眇．轉爲省．至葛稚川加彡於形．壴作彭．王逸少從車於軍陳爲陣．又日莫之莫加日．烏雅之雅作鴉．然火之然．加火爲燃．州渚之州．加水爲洲．果字有艸．須字有髟．奚論丁寧不用口．車渠不用石哉．是不明假借之旨也．如獻亨（俗作享）亨飪（俗作烹）亨通而異．匕箸（俗作筯）箸見（俗作著）依箸（俗作着）而殊者．亦昧於轉注諧聲也．

述傳

古書邈矣．所謂伏羲因龍瑞作龍書．神農因嘉禾作穗書．少昊鳳鸞之文．顓頊科斗之篆．堯因軒轅之圖而作龜書．禹箸鐘鼎之文．又作螺書．務光倒薤．史佚虎書．此傳疑也．其孔壁經傳、汲冢周書、列國款識鼎彝石銘之類．此傳信也．漢志．秦書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作也．三曰刻符．竹符合而中分字形也．四曰摹印．屈曲縝密．秦璽文也．五曰蟲書．鳥形施幡信也．六曰署書．題宮闕也．七曰殳書．題戈戟也．八曰隸書．程邈作也．漢興．草書尉律（漢律篇名）．又以李斯倉頡篇．胡毋敬博學篇．并名倉頡書．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大匠李長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篇．杜林訓之．班固續之．王莽使甄豐定六書．一曰古文．孔壁書也．二曰奇字．籀文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隸書也．五曰繆書．摹印也．六曰鳥蟲書也．光武時．馬援疏論．和帝命賈逵修文．許慎訪逵說文．隋志亦云．後漢鐫蔡邕書七經於石碑．又云．魏世行八分．其訓義有史籀倉頡三倉埤倉廣倉諸篇．蕭子良古今篆籀文體．又有蘂書楷書蓬書塡書奠書龜書雁書偃波飛白懸鍼垂露倒薤芝英金錯僊人虎爪鵲頭象形蚊脚科斗鳳鳥龍虎麒麟尙方大篆十二時書三十種．餘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也．

古文

秦火滅經除典．古文絕矣．漢文時．博士伏勝獻古文尙書．魏文時．樂人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中得古文尙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北平張倉獻左傳．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壁．得古文二篇．皆熙寧（一作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一作安釐王）冢．得册書千餘萬言．又云冢書石銘．人無識者．叔孫通云．科斗文也．

學古編云．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剛漆膩．畫不行．故首重腹圓尾輕．似其形耳．

大篆（籀文　奇字）

周宣王太史籀變科斗箸大篆十五篇。漢藝文志云。凡九千字。趙高以教胡亥。說文云。秦學僮試諷籀書。又云。與古文或異。又云。孔子六經左傳皆以古文。又云。奇字卽古文而異者。則籀文也。其迹石鼓文存焉。字源云。漢元帝王遵嚴延年竝工史籀。秦焚書。惟易與史得全。呂氏春秋云。倉頡大篆。非也。學古編云。款識文者。列國之文。薛尙功集古鐘鼎文爲五聲韻。

李斯既作小篆。遂以籀文爲大篆。篆法區者佳。謂之鱗（音鳩。非謂鳩爲鱗。後人以蝶字代之。益非。）區。徐鉉曰石鼓文是也。

小篆

小篆、秦篆也。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卽中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損益大篆也。始皇幷六國。能不合秦文者。其體如鐵石。勢若飛動。隸楷之祖。銘題鐘鼎符節。至今用焉。

學古編云。漢篆變古法。許氏作說文以救其失也。兼考逝釋。復古篇得矣。

舒元輿云。秦相變倉籀爲玉箸篆。成一家之法。歷漢至隋八姓。無出其右。唐李陽冰宗之。

八分

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也。序仙記云。次仲少有異志。變倉頡書爲八分。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蔡邕云。次仲初變古形非效程邈隸也。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又減小篆之半。蔡琰云。吾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篆字二分取八分。隋志云。魏世有八分書。王愔云。建初中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法書苑云。八體之後又分此法。

隸書

隸書、秦下邽人程邈作也。初於獄吏。得罪始皇。入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爲隸人佐書。趨省易也。八分乃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也。秦隸近款識。篆卽秦權量上刻字。未有挑法也。漢隸蔡邕石經諸碑。皆有挑法矣。

宣和書譜云。後人發臨淄冢。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有字同今隸。胡公先始皇四百餘年。豈與篆籀相生。特未行世。遂以此解雲陽之難耳。

飛白

飛白、後漢右中郎蔡邕作也。王僧虔云。靈帝熹平中。蔡邕作聖皇篇。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堊帚成字。心悅而歸爲飛白。衛恆祖述飛白而造散隸。開陳隸體。微露其白。滋潤於隸書。揚釆於飛白。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得衷。後子雲以篆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後歐陽詢得焉。王愔云。體勢勁大。字輕微不滿。變楷制以題署書。指云。飛白是分隸間入以行草。而筆勢輕淡者。漢魏署榜多用之。蓋字形既大。患在塡實。故使透漏見素地耳。

東坡飛白贊云。微微乎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若長空之卷旋。猗猗乎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若流水之舞荇帶。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迫。

楷書

楷書、眞書也。蔡邕云。隸減八分之半。而適於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時人用寫篇章法令。亦謂之章程。梁鵠云。鍾繇善章程。姜堯章云。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眞書無出鍾元常。其次王逸少。二家瀟灑。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取士。故有科舉習氣。顏魯公干祿書是也。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風矣。

張懷瓘書斷云。後漢王次仲爲上谷太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按次仲秦人。作八分。合蔡邕蕭子良諸說。懷瓘誤矣。或云次仲作八分。卽今之古隸。程邈作正隸。卽今之楷書。至東漢漸至訛異。蔡邕作石經正之。而書指亦以程邈正隸爲楷。且古人書譜無專舉正楷爲言者。此說近是。

行書

行書、後漢穎川劉德昇作也。卽眞書之少縱。以從簡易。相間流行。鍾繇善行押書是也。張懷瓘書斷云。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兼眞者謂之行楷。帶草者謂之行草。獻之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揮逝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行草之間也。

姜堯章云。魏晉行書自有一體。右軍蘭亭記及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所貴穠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

急就（章草）

章草、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侯五官。以教童蒙。緩急可就而求之謂。解散隸體。麤略書之。漢書簡墮。漸以行之。是也。唐顏師古爲之注。後漢北海劉穆始善。建初中。杜度善章草。帝詔使草書上事。魏文亦使劉廣通上事。蓋因章奏用之。謂之章草。章草乃隸楷之捷。草書又章草之捷也。

訣云。章草草其隸字。八分謹嚴如眞。用其一趯二波也。

草書

徐鍇云。按書傳多云張芝作草。又云齊相杜深作。說文云。漢興有草書。則張芝之前有矣。衛恆云。杜度善草書。崔瑗、崔實父子繼能。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芝因而變之。轉精其妙。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於隔行。故王子敬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自伯英始也。

衛瓘、索靖俱尙書郎。善草。時稱一臺二妙。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骨。懷素工瘦。張顚工肥。瘦硬易得。肥勁難工。皆草聖也。

書法離鉤卷二

取法

學貴取法。則可以見古人於寸楮。而臻其妙。蔡邕入嵩山。學古於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史籀李斯等書筆勢。邕得之。三日不食。大叫欲狂。若對千人。遂讀三年。妙達其理。後筆特異。遂作筆論。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胸盡青。因嘔血。誕死。繇令人盜發其墓。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張昶碑。始悔學衛夫人徒費年月。又云。頃尋諸名書。鍾張洵爲絕倫。餘不足觀。

詹孟舉云。李陽冰見潭州碧落碑。寢碑下數日不忍去。

歐陽詢見索靖古碑。駐馬觀之。去數步復還。下馬觀之。倦則布氈坐觀之。宿碑旁三日乃去。

張懷瓘云。上則法於自然。次則歸於篆隸。又次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况冗冗哉。

唐舒元輿陽冰篆志云。今世所重秦斯之迹。豈能盡辨別之。以秦古斯邈矣。况今去古愈遠。晉魏真迹。尚不可見。篆隸之風。不益遐哉。宜其日流而日弊也。

初學

筆勢論云。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緩展毫端。

張敬玄云。初學必先真書。若使學縱體。則真體難成矣。

虞永興云。撥筆往來。懸管自在。但使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因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詢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玄。未之見也。

孫過庭云。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東坡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能走也。

山谷云。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晉魏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

書指云。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取古人之書而熟觀之。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而以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趣。自將去古人爲不遠矣。

執筆

衛夫人云。學書先學執筆。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去筆頭三寸一分。下筆點畫。波掠屈曲。須盡一身之力送之。

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韓方明云。五指撮管末。可大草書。

姜堯章云。真書執筆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易於分布齊勻。

張懷瓘云。若執筆淺。則堅掣打勁。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則有餘。若執筆深。則束牽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乃成稜角。筆則死矣。

章榮夫云。攧破管。蹙破紙。飛鋒結體。

山谷云。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寬。

東坡云。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

歐陽公云。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

撥手

盧攜云。拓大指。擫中指。斂食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抵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

唐太宗云。腕竪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次實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虛則運用便易。

張敬玄云。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而字體粗細上下不均。不可懸臂。氣力有限。若行草須懸腕。大草書須懸臂。筆勢無限也。

16A

韓方明云。雙指包管。五指共執。實指虛掌。鉤擫托送。若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姜堯章云。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故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送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

祝枝山云。擫捻鉤揭抵拒導送八法。謂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俗作箸）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淺則易撥動也。擫者。大指骨下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捻者。食指著中節旁。此二指主力。鉤者。中指著指尖鉤筆下。揭者。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下。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此二指主運轉。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二指主來往。枕腕者。以左手枕右手腕。提腕者。肘著桉而虛提手腕。懸腕者。懸著空中。最爲有力。

用筆

纂要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右軍云。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使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當畫中行。

虞世南云。覆腕上搶。掠毫開下。蹴攢歷鋒。轉有飭骨。指端横鉤。蹲踞之狀。行書則覆腕搶毫。乃按鋒直進其縮也。內拓外旋。結鋒環轉。結者上促。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容曳而來往。勁而復虛。

書法云。夫用筆之法。須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鵰逝。信其自然。不得重改。送筆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若深思此。理當自見。

又云。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太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

山谷云。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

筆鋒

右軍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拓。右爲內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但先拔筆引興。心逸則急。接鋒以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撇鋒。任毫端之奇妙。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句篆體。或如蛇形。兵陣無常定也。

張旭云。褚河南論書。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其言。貴藏鋒也。

蔡希綜云。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相連。莫斷筋絡。爲上。至如棱側起伏。隨勢所立。圓規爲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模。恐失筆勢。如放箭不欲遲。如高峯墜石也。

姜堯章云。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失矣。下筆之初。有折鋒。有搭鋒。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搭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如隸。藏鋒如篆。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

定心

書者。心畫也。必先乎心而後乎手。內而理乎己之心。外而盡乎古之法。心而致乎手之正。法而致乎筆之妙。

蔡邕云。寫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除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口不出言。氣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則善矣。

羲之云。夫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文在筆後。

衛夫人云。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執筆近而不能緊者。此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執筆遠而急者。心手相得。意前筆後者勝。

柳公權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朱晦庵筆法銘云。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於其間。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研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其德。

知道

譚景昇云。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學古非樸也。柔弱非美也。彊梁非勇也。神之所沐。氣之所浴。是故點策皆血氣。顧盼含性情。無筆墨之迹。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張懷瓘云。大巧若拙。明道若昧。靜而求之或存。躁而求之或失。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鍼。假波垂露而已哉。

從性

虞世南云。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攲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必資神遇。不可力求也。必須心悟。不可力取也。

禁經云。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

孫過庭云。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緣思慮通達。志氣和平。不激不厲。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操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性情懸隔也。

又云。右軍書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東方贊。則意涉瓌奇。書黃庭經。則怡懌虛無。書太師箴。則縱横曲折。蘭亭集。則思逸神超。私門誡誓。則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動乎中。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朱晦翁云。歐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荊公則躁擾急迫。書札細事。德性相關如此。

峭翁云。觀其書跡而知人之性情焉。

祝枝山云。情之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氣之清和肅壯奇麗古澹。互有出入。題是山水僊

隱．氣自然清．富貴宴樂．氣自然和．朝廷禮義．氣自然肅．珍怪豪傑．氣自然壯．□□□□氣自然奇．佳麗園池．氣自然麗．造化上古．氣自然古．幽貞閒適．氣自然澹．八種交和爲用．變化又無窮矣．

適志

翰林禁經云．書法有九生．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要旋研．凝和墨光爲上．多則泥鈍．六生手．適攜執勞．腕則無準．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躁．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明．人心舒悅．備此九者．乃可言書．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氣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

解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草法．又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思而爲書．而得奇怪．顏魯公謂懷素曰．學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彤有之乎．素曰．似古釵腳．爲草書豎畫之極．顏曰．何如屋漏痕．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雷簡夫云．余晝臥．聞江漲瀑聲．想其翻駛掀磕．高下奔逐之狀．起而作書．心中之想．皆出於筆下矣．

文與可云．見蛇鬬而草書長．

記異

淮南子云．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又曰．龍備藏．

大令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持紙．右持筆．遺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何游處．筆法何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其言．

虞世南云．右軍謂耽玩之功．積[illegible]丘山．志專者神必應之．余中宵遂夢吞筆．覺後若在胸臆．又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狀．信有之矣．

書法離鉤卷三

學篆

初學篆．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虛畫如此流便．方可操筆．操筆必須單鉤．卻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不可意矣．若篆大字．當虛腕懸筆．腕箸紙．字即不活．以紙筒樓欄爲筆．非士夫所爲也．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陽冰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腳．字下如釵股．稍大．鍇如鉉．但字下爲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有漢意．陽冰多非古法．蓋法子玉也．小篆世喜長．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爲垂腳．有不可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短．如蟠腳可也．無垂腳者．如生曰之等字．以上枝爲出．如草木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凡寫扁額．畫宜肥．體宜方．則碑蓋同此．但以小篆爲正．不同雜體．凡□中字．不可填滿．但如升斗中著一字．任其空．可放垂筆．方不覺大．□比諸字．亦須略收．不可圓．不可方．若日月須更收小也．包一二畫．如日目之類．初一字內畫不與兩旁相連．後皆如之．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不同者非也．圓圈圓點．古文之法．小篆無之．口字不可三角形．鐘鼎古文錯雜用無迹．小篆則自一法也．

學隸

漢碑三百餘種．無前漢者．體各不同．亦各不箸名字．後人服膺一刻亦自可．魏三大碑立爲界格．已一變

矣.去漢末遠.古意猶存.自唐以來.巧麗特甚.古意泯焉.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次及漢刻之奇者.如孔子廟碑、魏受禪記、劉寬之類.

訣云.本於篆法.學如真書.但變筆尾盤石二波也.

佩觿云.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

吾衍云.八分、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用篆筆作漢隸.八分與漢隸多不分.

括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

書指云.隸有蠶頭.由下筆反挫.順筆平行.燕尾自出.

學楷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太緊則轉換不得.旣腕不轉.則字體式麤式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

翟柏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姜堯章云.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留心虞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平正.此徐會稽之病.或謂欲其蕭散.則自不俗.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

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拘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但備點畫耳.非書也.

祝京兆云.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懶散無精神.若牌匾須字字相照應.掛起自然停分.反須帶逸氣.方不俗.小字貴開闊.小字易得局促.須令字內間架明整開闊.寫起一似大體段.長史所謂大促令小.小轉令大.是也.當以二王及虞東方畫贊、樂毅論、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

書指云.真書點畫.筆筆皆須著意.所貴修短合度.意態完足.蓋字形本有長短廣狹.小大繁簡.不可概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雖復字字異形.行行殊致.乃能極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

學行

訣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轉輕而重.按如水流雲行.無少間斷.

姜夔云.行書與草不同.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

祝京兆云.行書貴穩雅.下筆不疾不徐.亦有開架.須是明淨.不要亂筆.多絲綳繞.疾則失勢.緩則骨癡.亦以右軍爲祖.次參晉人諸帖.及懷仁聖教序.

學草（附章草）

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相連.後世屬十數字而不斷.號曰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善學者.反更成病.

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惡無骨也.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疾還徐.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精神.無鋒以含氣味.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

多.多則神凝.意盡則用懸針.若再生筆意.不若垂露耳.草書最忌橫直分明.畫多則如積薪束葦.無蕭散之氣.時一出.

虞永興云.旣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

草書賦云.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森而高舉.或落脫而自拔.衆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姜堯章云.學草書先法張芝.次索靖諸人.後做王逸少.申之以變化.若泛學諸家.則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知向背起止轉換.古人作字相連處.特是引帶.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皆輕.雖張顛野逸.不失此法.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舞歌擗踊.一切變化.非苟爲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

祝枝山云.草書貴通暢.草書下筆易於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穩步.一點一畫.皆有規矩.不令容易.亦有牆壁開架.須要明淨.方合晉人法度.不可如後人全率爾也.用筆不可太遲.遲則緩慢無神氣.不可太疾.疾則恐窘步而失勢.

又云.章草須有古意乃佳.下筆要重.亦如真書.點畫明淨.有牆壁.有開架.學者當以索靖張芝皇象章誕月儀八月帖急就章爲模範也.

論寫

姜堯章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磔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知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

祝京兆云.凡偏旁不相稱者.屈曲點畫以避就之.偏少者.伸點畫以就之.偏礙者.屈點畫以避之.太繁者.減除之.太疏者.補續之.然必古人有樣.乃可用耳.

蘇子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大抵勁健方瘦.輕快疏朗.乾澀古拙.相近軟緩圓肥.重滯遲促.滋潤時媚爲鄰.然必骨肉適宜.剛柔濟美也.

黃山谷云.楷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　又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梳妝.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書指云.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

論血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補之．衄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

論骨

字無骨．爲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棘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觔絡稍和緩也．

論觔

字之觔．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也．

論肉

字之肉．筆毫是也．疏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

論脈

字之脈．章法是也．藏鋒出鋒．皆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其脈相通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意．圖寫其形．未能渾融．皆支離而不相貫．吾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揮運之時．此可窺其妙矣．

書法離鉤卷四

體式

衛夫人云．用筆六種．結構圓備如篆法．陰險可畏如八分．鬱拔縱橫如古隸．窈窕出入如飛白．飄揚灑落如章草．耿介特立如鶴頂．然心有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

孫過庭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回互雖殊．文體相涉．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毫釐不別．胡越殊風．

書譜云．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

形狀

蔡中郎云．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立．若動若飛．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短弩勁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矣．

鍾繇云．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萬類象之．點如山頹．擿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如鳴鳳游雲漢．來如游女入花林．

書評云．王逸少隸．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唐徐浩草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姜堯章云．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勻而藏鋒．壁坼路者．欲其無布置之巧．

祝京兆云．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敧斜如醉仙．端雅如賢士．

氣勢

蔡邕云．氣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蔡希綜云．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鉤．牽掣之蹤．若勁鍼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必壞止合．則起伏相承．

訣云．彩色、字之神也．神取氣．氣取形．形全骨肉．肉全神色．

孫過庭云．或恬澹雍容．內含觔骨．或折剉槎枿．外耀鋒芒．

坡仙云．吾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布置

訣云．長短闊狹．字之態度．點畫斜曲．字之映對．先主後賓．卑奉尊接．審其疏密．取其停勻．空則補就．孤則扶持．以下承上．以右應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

蔡邕云．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皆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相背．

歐陽詢云．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

姜堯章云．疏欲風神．密欲蒼老．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須下筆勁淨．疏密得均．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致凋疏．

書法三昧云．如中字孤單則居中．龍字相並．則分左右爲二停．衡字則分左右中爲三停．寨字則分上下爲二停．素字則分上下中爲三停．凡四方八面點畫．皆拱中心．左短者齊上．右短者齊下．重畫上仰下覆．重捺上留下放．重字上小下大．左促右展．

纂要云．位置大停．又唐人經生之縣．絕無位置．終不成書．

運用

三昧云．一點一畫之間．三過其筆．一點微如粟米．亦分三過．一字有一字之起止．朝揖顧盼．一行有一行之首尾．接下承上．

郭若虛云．氣韻本乎運心．神采生於用筆．夫畫有三病．一曰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二曰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鉤畫之際．妄生圭角也．三曰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又云．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

書指云。書貴質不貴工。貴澹不貴豔。貴自然不貴作意。質非鄙俗之謂也。淸廟明堂。大雅所在。是已。澹非浮易之謂也。太羹玄酒。至味存焉。是已。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謂也。不事追琢。神氣渾全。險易同塗。繁簡一致。是已。

肥瘠

衛夫人云。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梁武帝云。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

虞永興云。側管則鈍慢多肉。直鋒則乾枯露骨。比其悟也。麤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歐陽詢云。不可瘦。瘦則形枯。不可肥。肥則質濁。

張懷瓘云。馬以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必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準其病狀。未即已也。惟題署及八分。肥密可也。

徐浩云。筋骨不立。脂肉何附。筆須藏鋒。不然有病。鷹隼之彩。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華彩高翔。則書之鳳凰矣。

黃魯直云。肥不露肉。瘦不露骨。

訣云。書以骨爲體。以主其內。以肉爲用。以彰其外。氣宜淸。色宜溫。骨宜豐。肉宜潤。

方圓

崔子玉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敧。

虞世南云。字體質滯。爲目所視。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不同。遠近則異。

變通異訣云。方以圓成。圓由方得。舍方求圓。則骨氣莫全。舍圓求方。則神氣不潤。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書之病也。

張懷瓘云。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卷。賒則如腕之屈。然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

姜夔云。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欲方。草欲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自然。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方長嚴肅爲體。圓轉輕健爲用。歐顏方正。虞永勻圓。

遲速

筆勢論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初。結思成矣。筆不欲急。何也。筆爲將軍。故須持重。心不欲遲。何也。心爲箭鋒。遲則中物不入。

訣云。能速而速。謂之入神。能速不速。謂之賞會。未能速而速。謂之狂馳。不當遲而遲。謂之淹滯。狂馳則形勢不全。淹滯則骨肉重慢。縱橫斜直。不速而行。不止而緩。腕不停筆。筆不離紙。心不速而神氣短。筆不遲而神色枯。一遲一速。剛柔相濟。

孫過庭云。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心閑手敏。難以兼通焉。

姜堯章云。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而後能遲。若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則多失勢。

勁軟

隸訣云。方勁古拙。挑拔平硬。國史補云。草瘦硬易。肥勁難工。訣云。剛縱其柔。柔縱其剛。筆勢論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八法訣云。點欲墜如鐵。句欲力如銀。點橫無力而不險。句短棘鍼而有力。橫畫精於緊趯。趯則筆勁澀。掠撇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啄用輕勁爲勝。去浮怯重滯。磔趯重鋒。緩則勢肥。須過勁而遲澀之。草訣挑法。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重則質鈍。故云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以緊而勁。以險而峻。圓則骨不重。方則氣不潤。遲取妍。速取勁。墨潤取妍。燥取險。密勁有力。圓則妍美。側管鈍慢多肉。直鋒乾枯露骨。觀諸說而勁軟辨矣。

結構

雲空上句以應下。如鳥之視胷。　九見腕句以應上。須折鋒而起。　門月右句應左。半斜以銳爲精。　來東中句應中。隨縮鋒而微露。　長民左句應右。須盡趯其鋒。　黍委上下之撇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無上下相承。　術衙三排之直畫。卓然中立而不倚。其左右有拱揖之情。　罪三三排之橫畫。截然中處而不乖。其上下有仰覆之別。　其目四畫。上下反其情。二三但取順。　然無四點。左右要成八字。中帶可就上。不可既下。　皿皿四直。左右上開下合。　炎茶兩捺。一上捺。一下捺。不宜顛倒。　反及二撇。先長而斜硬。後差短而腕轉。　盧多先腕轉。而後斜硬。　口曰不可橫長。下畫長承直末。　臣巨欲直左。而右旁短直應之。　句匊裏面字。與句齊方稱。　長馬短畫。不可與長直畫相粘。　衣良捺應左句。須略平起。（一云句宜另搭）　莫矢下畫宜長。撇短不轉。而點取下長短應之。　思志心在下者。欲折右足。右宜方稱。（一云心須挺直均平）　頁貝右長直畫。須作小棘刺。中短畫不可相粘。欲圓活勻平而啄短。留以點承長直畫。　遼遠之遶裏字。上大下小方稱。　雖難直畫微向左。以避右邊之勢。　鳥爲屈脚之勢。如角弓之張。　用周初撇。首尾向外。　次終首尾向右。　同國初直畫首尾向右。平畫仰。次直畫首尾向左。　戔森重句在先。縮鋒而後出鋒。作趨以一捺亦同。　行作左短右長。　於隹右短左長。　自囚左豎短。右句微長。　亦馬點之重併。必屈伸以變換之。否則如布棊。　三册畫之重併。必屈伸仰覆向背變換之。否則如布算。　鬱靈繁雜者。必求古人佳樣。不可擅寫。　邊爾太繁者宜減之。　倉食上面不可寫波。　上下直畫宜短。點宜近上。　是足下字居中。下撇須橫而波磔終之。又名三丞綰法。　心初點向裏。橫戈斜平句。向內而收中。點取高勢。欲粘第三點。第三點須與句高。不可下。　風兩邊悉宜圓。名曰金剪刀。　柔下木字。左右須齊直。　者日字。不宜正對十字。　十橫畫較長。直畫宜短。　七橫畫較長。直畫轉而復回。　和偏少者。伸偏畫以就之。　殽偏礙者。屈畫以避之。　非字孤單者。展一畫以舒之。　累字重併者。促一畫以斂之。　畫字九畫。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勻照映。　辛字太疏。補之作。　必古有佳樣乃可寫。　左畫短斜硬其撇。　右畫長腕轉其

微．

一字有一字之形勢．要在結構得宜．此不過舉前人論議之概．其間錯綜變化．惟會心者自得之．未可執一論也．

弊病

梁武帝云．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臃腫．點掣長則離澌．畫細則字橫．畫麤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

王右軍云．腹不宜促．脚不宜賒．又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傷短．短則似壓死蝦蟆．

孫過庭云．質直者勁挺不遒．剛狠者倔强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此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

張懷瓘云．方圓乖乎文體．肥鈍布置偏仄．棱角相形．神氣昏蒙．以濃墨爲華．書之病也．

虞安吉云．太緩無筋．太急無骨．

歐陽詢云．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

董誕云．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書法有十戒．一蠢俗．二力弱．三柔細．四嫵媚．五讓右．六板律．七狹長．八歲趝．九向背不得宜．十上下不聯屬．是也．蠢俗則不大雅．力弱則不遒勁．柔細則不卓練．嫵媚則不存古．讓右則套落庸劣．板律則氣運不動．狹長則勢不冠冕．歲趝則不揚眉吐氣．向背不得宜．則結體無情．上下不聯屬．則神不流貫．凡此十者．犯一不可言書．

附

楷書金科

屈脚濤濤張角弓．見烏爲鳥豎鴻馬．立人如鳥附柱形．仁信任使要娉婷．跪脚壯士屈其臂．風飛凡氣是其意．急牽掣電在雲中．目因日月俱相同．迴轉右肩忌頭長．寧宜臺倚可爲方．有脚須當向左舒．實其典興與寅興．字方右脚須抬上．固圃固國圖等樣．腹勿使促又勿賒．滿而不虛乃爲尙．南隔目匊之四句．亦須塡實勿嫌薄．半腹還當放右虛．用見開月俱同書．無字開開仍開合．上下變通互開闔．隔仰隔覆有妙理．並二畫三須得體．碟掠間放不可重．若爻若茶良可宗．字逢兩豎須變換．拜縮斤垂左右判．巢藥鬱醫鸞鬱壁．此皆上重而下輕．在下固須能負戴．亦勿使上促其形．爻錯如中非曲弗．兼禹禺爽褒爾冊．垂直無密要耳車．疏密勻停方入格．字有相背北肥兆．相向非卯知何好．向背體勢要相親．粘合不到如筆到．又有偏側敧斜字．向右心戈衣幾是．向左夕朋乃勿多．正如偏者亥丈互．正者令偏偏使正．此是書法之體勢．字有挑撥之形勢．戈弋武丸與瓦氣．獻勵散斷左既多．須得右邊得撥意．省炙之類上偏者．又得下撥君須記．字中一法號貼容．如令今寒以及冬．頭尾配合方爲美．二點與上宜勻停．字有形斷意復連．以

心必小川州泉．字上大者覆冒下．寘頭穴宀艹之亞．大頭亦與宀頭同．奢金食傘巷秦舍．垂如都鄉峯卯卿．曳如水支欠皮更．以及走民也之類．神情全在垂曳成．點畫稀少在相映．畫多應副亦宜稱．假如龍詩讎轉間．畫畫相對如一定．字之獨立如撐住．可下求亭與亭寺．丁手司卉草茅巾．千予于兮此等字．勢須勁健斯爲至．三體成形骨架嬌．鄒謝儲兮以及鋤．尤須朝揖乃成書．以小附大少附多．旁如夂欠及支戈．形彰飛起超飲勉．皆宜附近莫離蹉．尙向上包幽凶下．匱匡旭它左包右．句匈易弓右如之．此名包裹由來備．結束關湊得其宜．庶於書法稱入彀．字有難於結體者．或因畫少而增添．新之爲新建爲建．曹曾美美古有然．但取體勢成茂美．是名增減同字妍．字有借換如之何．秋秌蘇蘓鵝鵞．祕庭辭虞諸借法．粤稽古帖良足多．字之成形在其小．孤字一乀寧一何．欠一戈兮戈一點．傳神全在小中收．左右大小要相停．高低長短都是病．若或賦體原不同．又當背形乃爲正．繁則減除盛從皿．縣殊取則良有本．疏則當補如神處．卻字卩從阝字是．分若卅冊字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合如對目八州間．筆筆相觸如相連．孤單必大成獨立．一點一畫飛纖細．重則宜促不可長．昌呂炎棗上下妝．並如林棘及絲羽．三如森淼晶轟侶．並不宜同兼勿闊．三宜異態而同處．乀則還宜去映丿．交欠以入是其格．女安必互斜相局．以斜附曲勿相消．口字在左與上齊．嗚呼喉嚨吁吸嘶．平頭須要讓其下．走之又要承其上．形影三壁勿一向．一起一轉一承上．排壘字如壽臺麗．扁錢系傍言傍類．筆畫宜細且停勻．勿闊勿狹乃相配．字中一法名避就．如廬如府如逢右．此爲避密又避重．是以就簡稱神授．左右或多或少樣．必須彼此來相讓．譬如馬旁糸爲旁．左邊平直右邊放．再如辯字兩相妨．中央言字短其上．辦字力字須下齊．讓出兩辛乃舒暢．再如鷗鷺馳視靜．各要成形又相向．字中一法名補空．姑以我哉來作證．其點須對右邊實．勿同成戟戈無定．再如襲辟發之類．但欲四滿成方正．此從羲之筆陣圖．以及智果心成頌．法取歐陽三十六．編成俚歌使易誦．勖哉知予非臆說．落筆自得眞實用．

五十二號

書法離鉤卷五

鍾意

梁武帝觀鍾繇十二意．一曰平．（橫也）二曰直．（縱也）三曰均．（間也）四曰密．（際也）五曰鋒．（末也）六曰力．（骨體也）七曰輕．（屈折也）八曰決．（牽掣也）九曰補．（不足也）十曰損．（有餘也）十一曰巧．（布置也）十二曰稱．（大小也）張長史問．顏魯公答．平謂橫者何．謂每爲一畫．皆須縱橫有象也．直謂縱者何．謂每直必縱之．不令邪曲也．均謂間者何．謂間不容光也．密謂際者何．謂築鋒下筆皆合宛成．不令其疏也．鋒謂末者何．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也．力謂骨體者何．謂趯筆則點畫皆有勁骨．字體自然雄媚也．輕謂屈折者何．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又謂轉角爲暗過也．決謂牽掣者何．謂牽掣爲撇．決意釋鋒．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也．補謂不足者何．謂結構點畫或有失趣．則別點畫旁救之也．損謂有餘者何．謂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也．巧謂布置者何．謂欲書先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意外字體．令其異勢也．稱謂大小者何．謂大字蹙令小．小字寬令大．茂密相稱也．

瓘法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假仰向背　謂兩字并一字．須求點畫上下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　謂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　謂點畫編次．無使平齊．
峯巒起伏　謂起筆促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蹲結．
眞艸偏枯　謂兩三合字．不得眞艸合成一字．須求映帶．
邪正失則　謂落筆結字．分付點畫．須依位次．
遲澀飛動　謂勒磔皆須飛動．無凝滯．
射空玲瓏　謂烟嵐識等字．行艸用筆．不依先後．
尺寸規度　謂勿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轉變　謂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針．歲字卽變垂露．其間之字體各別．

心頌

附俗習果成心頌

18B

廻展右肩　宜高尙等字也．
長舒左足　其貝眞等字也．
峻拔一角　國用周等字也．
潛虛半腹　見目月字畫略麤於左．左實右虛也．
間開間闔　無字四畫上開下闔．四點上闔下開也．
隔仰隔覆　竝字隔二．畫字隔三．仰覆也．
回互留放　爻字上捺下波．茶字上波下捺也．
變換垂縮　并字左垂右縮．斤字左縮右垂．上下竝然．
繁則減除　王書懸字（作懸）．虞書毚字（作毚）．除下二點．張書盛字．改血爲皿．
疏則補續　神加點．辛加畫也．
分若仰背　川册等字相背也．
合如對目　八州等字須潛相矚視也．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獨立者大書之也．
重竝乃促　昌呂爻等字宜上小．林棘羽等字宜左促也．
似側映斜　丿爲斜．乀爲側．交欠入之類也．
如斜附曲　女安字く爲曲也．
草稿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綱目

永字八法．綱領所全．三靜法地．五勤象天．次及條目．變點方圓．俯仰向背．沈瑩清權．拗者讓者．引者疑焉．鳥立木上．鴈在天邊．搦特圓起．鈎摺迴聯．齊努磋駐．屋漏蜿蜒．爲絲闌者．蔡襄所專．復有八忌．切意精研．枯槁生硬．輕重纏緜．內外是縱．左右非竪．

靜不變．勤變也．點下筆成點而後行變．如高低闊狹方圓．如置箸案上．非偏鋒也．沈筆不浮．瑩明朗無翳．清非寒瘦．肥亦清也．權如簽字無長點．拗東西相順．讓還地位．引如左旁字．引而申之．疑如帝帶字．伏兵不動也．鳥立木行仁字．鴈在天燕然字也．搦本身搦出圓口字．特筆寫其上．欲起口字也．鈎策類．摺則筆鋒飛翻．非硬直也．迴聯各有虛實．不可偏廢也．齊勒類．努豎書．磋者左右揭腕．駐如駐馬．屋漏痕不見起止．烏絲闌鋒正．兩旁如界也．枯槁無潤澤．生硬非軟美．輕重不典．纏緜不瑩．內縱肚腹闊．外縱手足長．左右揭腕要有力．

八法

李陽冰云．逸少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禁經云．八法起於隸．自崔張鍾王傳受．該於萬字．異道之最．智永發其旨趣．授於世南．自此廣焉．

一側 、（也點也）

柳子厚云．側不貴臥． 如高峯之墜石．

訣云．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答．以中指挫鋒．按筆收鋒在內．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論云．點而言側．謂筆鋒顧右．審其勢而側之．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蹲鋒向背墜墨之勢．若左顧右側．則橫擒無力．而側不險．乃失於鈍．鈍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爽矣．

俗云點．點之祖．鷙鳥之勢．此三過側法也．起自中而末鋒自中出．點有尖禿斜正俯仰橫波鴈陣諸法．要在隨勢用之．變通爲妙．

二勒 一（也橫畫也）

柳子厚云．勒常患平． 如千里之陣雲．

訣云．策須勒．仰筆覆收．以中指鉤筆．澀進覆筆．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 又云．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 又云．勒緩縱以藏機．

論云．橫畫言勒．謂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止言畫慮其不趯．一出便盡．則鋒拳而怯薄也．勒藉於豎趯．趯則筆勁澀．亡其流滑．微可稱工矣．

唐太宗云．爲畫必勒．貴澀而遲．

俗云畫．畫之祖．勒法也．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其法初落．筆鋒向左急勒．回向右橫過．至末復駐鋒折回．鍾王智虞多用篆法爲畫．歐陽褚薛多用隸法爲畫．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豎畫須橫入筆鋒．

三努 丨（也豎畫也直落也）

柳子厚云．努過直而力敗． 如萬歲之枯藤．

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緊收澀進．如錐畫沙． 又云．努彎環而勢曲．如深林之喬木． 又云．須發勢而卷筆．若折骨以爭力． 又云．努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論云．中心豎畫爲努．勢微努曰努．在趯筆下行．若直其畫．則形圓勢質．書之病也．

唐太宗云．爲豎必努．貴戰而雄．

俗云豎．豎之祖．努法也．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駐鋒向上．此垂露也．末鋒駐而不收．引而申之．此懸針也．豎多則分俯仰以別其勢．豎多則分向背以成其體．避算子也．

四趯 亅（也鉤也剔也內挑也）

柳子厚云．趯宜蹲而勢生． 峻快如飛．

訣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旁鋒．輕揭借勢．勢不勁．筆不挫． 又云．直曰趯．橫曰挑．鋒貴乎澀．適出期於倒收．謂之欲挑還從也．

論云．字之出鋒曰挑．今曰趯．以筆鋒去而言之．趯自努畫收鋒．豎筆潛勁．借勢而趯之．法須挫衄．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張敬玄云．又謂之抽筆．事字中畫宜直．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俗云鉤．鉤之祖．趯法也．蹲鋒上出．險勢旁分．然亦分三體．左如氏長字．須長趯以應右．右如門丹字．須短趯以應左．中如東乘字．須朝上也．

五策 一（也短橫也折也）

左上爲策．柳子厚云．策仰收而暗揭．

訣云．仰筆潛鋒．以歸勒之法．仰收揭腕．趯勢於右．潛鋒之要．左畫勢暗歸於右也．

又云．策筆仰鋒．豎趯微勒．借勢峻顧於掠也．

論云．策一名折畫．今謂策．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澀向背偃仰者．備畫耳．

唐太宗云．策者、仰策仰收．

俗云短畫．短畫之祖．策法也．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有如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勒則兩頭下而中高．策則兩頭高而中下．如夫天之類．凡短畫皆策也．

六掠 丿（也長撇也腕也分發也）

左下爲掠．柳子厚云．掠左出而鋒輕．

訣云．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如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遲出則傷於緩滯． 又云．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 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

論云．一名分發．掠乃疾徐有準．隨手遣鋒．自左出取勁險．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可守矣．

孫過庭云.遣不當速.

唐太宗云.爲撇必掠.貴險而勁.

俗云撇.撇之祖.掠法也.顏云.掠彷彿以宜肥.法曰.此乃斜懸針.而末鋒飛起也.宜出鋒返送筆.力到而勻.不可半塗撇出.則無力而瘦弱.

七啄 ノ（也.短撆也.）

右上爲啄.柳子厚云.啄倉皇而疾掩.如利劍截斷犀角象牙.

訣云.右向左之勢爲卷啄.按筆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右.須精險衄.去緩滯. 又云.啄如禽之啄物.

立筆下卷.須疾爲勝.臥筆斜發.啄不宜遲.

論云.撇之與掠.同出異名.撇乃俗言啄.因勢立名.用輕勁爲勝.去浮怯重滯爲工.

俗云短撇.短撇之祖.啄法也.下筆駐鋒後即出.水永字凡短撇皆用之.如隼尾也.

八磔 乀（也.捺也.波也.）

右下爲磔.柳子厚云.磔趯趯以開撐. 如崩浪雷奔.

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筆或藏鋒.或出鋒.由心所好.須飛動無滯. 又云.微直曰磔.橫過曰波.抑而後曳.捺不宜緩. 又曰.抽筆法左卷.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揭摘而暗收.若便拋之.必流滑凡淺. 又云.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腹內迅. 又云.平磔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盡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放.

論云.發波曰磔.術古無蹤.源其用筆.磔法爲經.磔若左顧.右則勢鈍.趯重鋒緩則勢肥.法須遒勁而運澀之.

禁經云.如生蛇度水者是也.

唐太宗云.爲波必磔.當三折而遣毫.磔者不徐不疾.去欲復駐而法之.

庾肩吾云.將放更留.

俗云捺.捺之祖.磔法也.今人作捺.多是兩駐.雖云三過.其實不知此法也.其法首揄起.中駐而右行.末駐筆蹲鋒.如蘭葉之狀.皆含蓄而不露.最爲高也.有欣字燕尾者.乃急就章之波法也.如水自泉口流出.其下過石激而過.故曰激石波也.

點例

點之變無窮.皆帶側勢.蹲之首尾相顧.自成三過.假仰向背等勢.落墨皆磊磊落落.如大石當路.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或蹲如鵄口.或尖如鼠矢.如斯之類.各稟其儀.

散水法 清江旁三點是也.訣云.上衄側中.假下潛.按趯鋒或藏或露.狀貌迥相顧異也.若言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潛相貼視也.外須解摘.內相附廚.爲上中潛鋒.暗衄下峻.趯潛遣之.此錘法行書勢.微按輕利.

又冷涼旁二點是也.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竝連衄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

烈火法 燕然字下四點是也.訣云.衄鋒暗按.須各立勢.抵背潛衄.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聯飛暗衄.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 又云.聯飛如雁陣當秋.姜堯章云.四點者.一點起.兩點帶.一點應.若四點勻.則俗矣.

脅頭法 脅上點啄是也.對合貴縱.上開下合.

其脚法 其下啄點是也.相對貴橫.上合下開.

訣云.左潛揭而右啄.脅頭也.左啄右側.其脚也.

衮筆法 令下一點是也.須按鋒上下促衄之.

烏字法 下四點是也.宜緊收.右軍云.字有緩急.烏字橫直須遲.四點須急.取烏脚急形勢也.馬焉字同.

宀頭法（緜上音） 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上點側橫畫勒左.傍筆擺鋒右峻.啄輕揭出.虞永興常用法.以側峻飛勁爲美.

姜堯章云.宀頭覆下.容寶字上點須正.畫不宜相著.上長下短.

暗築法 用其字中兩點是也.取鋒直衝.有點連積.

畫例

假法 蹲鋒自駐.力到疾提.力滿微捺.力盡回鋒.

仰法 蹲鋒自駐.力到微捺.力滿疾提.力盡回鋒.

平法 蹲鋒自駐.力到疾過.力盡回鋒.

訣云.用筆若錐畫沙.橫畫放手.畫力瘦硬.方直沈著.勁健無變爲度.縱豎硬如屈鐵.一縱一橫.可方可圓.熟瘦硬之鐵畫.變溫和之玉畫.又云.橫畫似八分.

士 兩畫.上仰下假.

三 三畫.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策.下緊趯覆收.

唐太宗云.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生是也.

禁經云.黃庭三關字用草法.上衄側.中策.下衞筆橫飛.

匚（音匡） 有三法.一法上平旁向下假.一法上仰旁背下平.一法上飛平.旁飛向.下飛假.空中飛筆.緊提轉腕疾出.

向背 二豎竝者.宜有向背.向筆貴和.背筆貴峻.

丨法（衮丨音） 垂縮法.頓筆垂露.欲垂復縮.

懸針法.自右軍始.筆欲極正.自上而下.如針垂.

偏拂法.自張顛始.

張敬玄云.中字中畫宜卓筆.直豎疾抽.

豎偃　倘常中畫用之.擡筆豎策曰偃.挫鋒上下豎直.

挎筆　示系下小字是也.訣云.左側而獨立.中衄折而右句.

句例

句弩　訣云.勒弩趯圓角.趯鋒作弩勢.未盡而趯之.

右軍云.作右邊折角疾涂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而下.轉爲曲折.

句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角.

唐太宗云.貴徙鋒而轉.

張敬玄云.因字轉角之勢.不宜稜角.弩張則字體俗矣.但有轉筆.一切貴圓潤也.

書勢論云.急牽引如隸中掣電.日月因日字是也.

句裏　一法仰勒背偃趯.一法假勒向偃趯.

訣云.圓角激鋒.待勒背而成.如武人屈臂.

右軍云.回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

顏魯公云.用筆如紙下行.

丁字　丁打宜疾不宜遲.　寺守亦宜疾挑.

句外

戈法　**戈如百鈞之弩發.**

筆訣云.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潛鋒暗勒.勢盡然後趯之.

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

永禪師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衄鋒潛趯.名禿出法.

張旭折古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

意艸法.潛按微進.輕揭暗趯.夫揭欲利.按欲輕.輕則背勁.重則鈍俗.

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張敬玄云.戈腳宜斜.筆在抽.直者緣上背.藏鋒下自成也.

背拋　乙蠆尾.如壯士屈臂.　乚外掠.

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

右軍云.腕腳擱斡.上捺下撚.始終折轉.拨毫蹲鋒.即輕重有準.

庾肩吾云.欲挑還置.爲駐鋒而後趯之.

風凡字　其勢似飛.宜圓緊.用筆之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急.几凤等字同.

撇例

撇法　背撇首聞蹲.過作背懸針法左出.　向撇首側蹲.右顧作向左.筆尾懸針左出.如手之前後撇物.

如大天字須直下筆而彎出之.左字須斜硬.右字須腕轉也.

彡（音杉）　上平中仰下偃.上橫下縱或反之.

唐太宗云.彡乃形影字右邊須背下撇之.

人　王蒙云.趯之欲利.按之欲輕.　立人如鳥在柱上.

姜堯章云.一切偏旁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不可太密太巧.唐人之病也.

重複　唐太宗云.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㚈上磔衄鋒.下磔出之.訣云.上縮鋒作弩.下出鋒作趯.

書法離鉤卷六

篤學

徐季海云.張伯英忙則爲楷.謂忽忽不暇艸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衣帛必書而後練.斯稱艸聖.

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

唐太宗軍中馬上.把燭學蘭亭.不釋手.

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年餘.有禿筆頭十甕.甕皆數石.後瘞之.號筆冢.乃第能名.

懷素種蕉葉萬株.以供揮灑.號其居曰綠天庵.漆盤二方.兩版皆穿.

鄭虔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往寄寓.歲久隸書殆徧.

東坡云.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好艸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後.或晝日皆若見之.

黃魯直云.張古書於壁間.觀之入神.乃可下筆.

趙子昂學書.十年不下樓.

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方進膳.

俗云.字無百日工.以此觀之.殆悠謬之談也.

臨書

筆勢論云.始臨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徧正其手.二徧少得形勢.三徧微微似本.四徧加其遒潤.五徧兼加抽拔.如其生澀.筆下不滑.兩行一度.仍臨.惟須筆滑.不可計其徧數.

唐太宗云.吾少時觀陣.即知彊弱.今臨古人書.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名.

張懷瓘云.爲書之妙.不必應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遇事從宜.決之度內者也.

虞安吉云.未得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轉自取拙耳.

姜堯章云.下筆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

摹書

姜堯章云.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上.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惟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

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迺不失位置之美耳.

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毫髮失眞.則精神頓異.

雙鉤之法.須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塡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猶貴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亦肥矣.或云.雙鉤之時.必倒置之.則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之.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眞.未有若書丹者.筆書時盤礴.不無少劣.若鍾繇、李邕必自刻之.可謂癖矣.

辨惑

陽冰云.孔壁遺文.汲冢舊牘.年代浸遠.謬誤滋多.李斯將東爲朿.蔡邕以豊同豐.魚魯一惑.涇渭同流.

章俊卿云.有妄改而誤者.罰字古從刀.元命包改作寸.對字古從口.漢文改口從士.壘字古從品.新室改三田.洛字古從水.世祖改從隹.有私說而誤者.陸氏釋文以國風爲曰風.男女爲女子.名㓨爲毀㓨.李祭酒浩說以傳人爲嘉期.僅得爲遠近.平生爲外甥.郭氏佩觿集以塗泥爲道塗.臧與爲取與.胄子爲甲胄.有忌諱而誤者.爾雅周禮皆從辠.祖龍以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騧字宋明帝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有穿鑿而誤者.班史以龜茲音丘慈.范史以龜茲音屈沮.褚氏名食其音異基.趙氏名食其音食其.古今人表以君畤爲尹壽.孟侍本傳以箕子爲荄茲.有音譌而誤者.漢書注河朔謂毛曰無.佩觿集巴蜀謂北曰卜.西京記以下馬爲蝦蟇.搜神記以琵琶爲婆娑.不辨六書音訓.則帝虎亥豕莫別矣.

趙氏曰.篆籀廢而分隸興.分隸廢而字學昧.分隸有匕無七.有ナ無又.有禾無朿.漸至文支同書.攵夂竝

作矣.

先後

下筆有先後.不可紊也.惟草書多變.往往難拘.楷書則有一定之序.不明偏旁.遂致顚倒.略序一二.以俟悟者旁通焉.

書先⺺次丨次曰
將先丨次丬次寽
鼎先目次爿次片
敝先十次川次久
無先𠂉次卌次灬
龜先⺈次龜
與先𠂆次臼次六
毋先𠃍次廿
臣先丨次𦣞
爲先爫次爲
門先丨次彐次刂次二
風先冂次⺕次⺕次乀

長先丨次三次𧘇
肅先⺺次𣶒次爿
聚先丁次取次乑
歐先區次乚次欠
馬先丨次彐次灬
有先丿次冇（有作兩法）
傀先亻次七次由
飛先⺄次刂次飞
隹先主次乚
必先七次八或先丿次心
齋先亣次瓜次示次川

誤寫

此世俗相傳.誤書點畫者.襲謬已久.是當改正.

美（從大從火非）
陝（陝西從入從人非）
解（從刀牛從羊非）
乖（從非從北非）
豐（從二丰從並非）
恭（從⺗從忄非）
業（從业從𣶒非）
溫（從口從四非）
吳（從夨從天非）
朝（從⺝從月非）
旣（從皀從旡非從旣）
尋（從口從几非）

博協（從十從忄非）
紛（從糸從分非）
料赳（從十從斗非）
斂（從攵從斂非從文）
聖（從壬從王非）
佞（從女從妄非）
翰（從入從羽從翁非）
卑（從卑從早非）
讒（從兔從二非）
奈（從示從木非從大）
猾（從丿從乚從亻從乙非）
裏（從土從里非）

條（從攸從大非從犬）
諫（從柬從東非）
覓（從爪從不非）
覲（從言從往非）
萬（從禸從也非）
兩（從入從求非）
鬱（從俗作鬱非）
釁（從目從用從酉非直）
寵（從宀從穴非）
遙（從夕從夂非）
鄰（從夕從丬非）
內（從入從內非從入）

廚（廚厨從⺊從士從一從豆非）
足（足分從足從旦非）
廢（音敗出含滅非）
幼（從力從刀非）
帶（從卌從丗非）
詹（從口從⺁非）
侯（從目從旧非）
留（姓也也也從心用從必非）
斷（從隹從歳非）
緊（從齒從臤非）
頓（從屯從屮非）
纔（從龠從夕非）
助（從且從耳非）
減（從冫從氵非）
步（從少反止也）
竊（從禼從采從禺非）
虎（從虍几此類從之從尸非）
習（從羽几此類從之俗作書）
甬（從用從冂非）
獎（從犬從大非）
炙（從夕從夕非）
懷（從亠從衣從十非）
氾（音凡從㔾從巳非凡範笵等字從之）

刺（音次從來從東非）
臭（㚖然音熱從頁從虛非）
軌（從九從丸非）
陋（從丙從內非）
勢（從圥從幸非）
樓數（從婁從妥非）
慶愛（從心從必非）
竊（從⺊從一非）
變（從此從貝從亦非）
嚏（耳寔從𡗗從彘從速非）
迴（從回從向非）
官（從⺌從充非）
同（從口從㕣非）
睢（從且從貝非）
畱（從丣從卯非）
衡（從角從大從魚非）
兔（從兔從兎非）
恐（從孔從凡非）
秘（從示從禾非）
沒（從刀從几非）
朋（從𠂢從月從月非）
走（從尸不合從止凡疏疎楚皆等字從之）

毋（音無從從ノ非）
清（溫清從從氵非）
谿（從谷從奚非）
僭（潛朁從秩從扶非）
瘞（從夾非）
郵（從垂從𡍮非）
乖（從北從𠁁非）
樗（從木從牙從才從手非）
寍（從心從皿非）
獻（從鬲從大獻非）
穎（從不從示非）
繼斷（從𢇍從㡭從𢇍非）
奇（異也奇也從大從立非）
陷（從臽從舀非）
朿（音次木芒與東異）
某（從甘從木從其從小非）
廩（從禾從示非）
惠（從冈從田非）
介（音迩從人從小）
采（從爪從木從米非）
青（從丹從月非）
舌（從千從干非）

利器

蕭誕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筆得紙得墨三者具．而復得手．然後可還尋丈之勢．方寸千言．

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書石同紙剛例．看相得也．

又云．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

歐陽詢云．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又滯鋒毫．

米芾云．作字須要得筆．苟得筆．則細若絲髮亦佳．不得筆．雖大逾尋丈．終無骨氣．

東坡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　又云．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絕者．膠法謬也．　又云．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　又云．研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研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

姜堯章云．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艸則燥潤相得．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揮灑．勁則有力．圓則妍美．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

晉譜云．水太清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　又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濃則滯．淡則薄．麤則多累．精則不勻．　又云．研池寬而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取潤停水．歙石唯取境澀．發墨兼之．斯爲美矣．　又云．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用惡筆．令後不擇筆．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強．是大忌也．磨墨不得用研池中水．令墨滯筆沍．須以水注汲新水．臨時斟酌之．

書法離鉤卷七

品題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

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也．

陶隱居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肥．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

蕭子雲云．見勅旨論書．商略筆勢．洞達字體．於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

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

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疏瘦．如隆冬枯樹．槎枿而無屈伸．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惟逸少乎．其點畫．

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欲斜而反直。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擬艸則餘眞。比眞則餘艸。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未紹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疑矣。

張懷瓘云。若眞書古雅。則元常第一。若眞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艸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 又云。鍾書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誠於齊高。然則梁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知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

危言云。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羊欣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葉之季。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薛稷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

東坡云。張長史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

又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張長史艸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艸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艸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又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睟如也。

又云。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艸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

黃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竝驅爭先也。 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

又云。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

又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又云。王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姜堯章云。歐陽率更雖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風流蕭灑。追迹鍾王。顏柳結體既異。用筆復溺一偏。書法一變。字畫剛勁。高明固不能無助。而晉魏之風掃地矣。

王履道云。世之學東坡者多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怒。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怵而莊。蕭散容與。霏霏如初秋之霖。森森疏掩抑。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繭之絲。恐學者未易至也。

豐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古傳筆法也。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惟藏眞得之爲多。虞幾於是者。唐則虞伯施、歐陽信本、褚登善、孫虔禮、鍾紹京、張伯高、李泰和、顏淸臣、柳誠懸、楊景度。後主重光。宋則蔡君謨、米元章。元則巎子山、趙子昂。本朝則宋仲珩、李伯貞、祝希哲、文徵仲也。

王弇州云。山谷書以側險爲勢。以橫逸爲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 又云。趙承旨書。功力完足。故於腕指間。從容變化。各極其致。中有疏而密者。柔而勁者。生而熟者。毅而緊者。出山陰人大令。傍及虞褚。不露蹊逕。正以博綜勝耳。

右軍之書。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眞。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非爲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也。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萃書法。以取天下之才智書學。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陽率更不能脫酸餡氣。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氣。

宋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

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韻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誚。最爲淳古。

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艸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終愧大雅。是四君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

子瞻似顏。極口平原。魯直效陶。推尊瘞鶴。元章出褚。左祖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艸似楷。然自有艸。李北海、楊凝式、黃魯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故評隲古人墨刻眞贋。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有依據。不似元章之孟浪也。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敝流金朝.而南方獨盛.

歐、虞、顏、柳.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於行書得二王筆意.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尙隔一舍.旭案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極圓健而不能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纖.巙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然是三人者.吳興之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則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重老而近纖.班彥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皆長於題跋.倪元鎮微有韻而未成.

國朝宋璲仲珩.學士濂次子也.眞行艸篆.俱入能品.宋克仲溫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輅而失之佻.章艸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裔猶臣於克.國初三宋璲爲勝.祝希哲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至吳興.行艸則大令、狂素、顚旭、至李、米、蘇、黃.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眞縱逸.足配吳興.他所不論.乃李貞伯之子壻.徐有貞之外孫也.

文徵明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小尖耳.艸師懷素.行倣蘇、黃、米.晚歲取聖教損益.加以蒼老.遂自成家.惟絕不作艸耳.子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臨摹雙鉤.第一手也.

李應禎少卿善懸腕疾書.書述云.質力高邁.乃特違衆.棄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己意.別安耳目.

王履吉初法虞智.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也.

陸深文裕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意.然不能離吳興也.行艸法李北海、趙吳興.晚節尤妙.

附袁昂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尙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均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近.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僊.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艸.蕭行范篆.各

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則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尙書令袁昂啓.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彊.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盛熙明云.善書者聲譽籍於時.書翰傳於後.皆可歷數.至於謬當虛名.庸亦有之.其泯沒無聞者.固已何限.況乎好利傳奇.傳搨亂眞.自非精鑒.鮮能去取也.故悉輯評論.研究書刻精麤.以備采摭云.

倉頡 王次仲 杜度 邯鄲淳 張昶 皇象 嵇康 王獻之
史籀 陳遵 劉德昇 師宜官 胡昭 梁鵠 謝安 王珉
李斯 史游 崔瑗 衛弘 韋誕 衛瓘 衛夫人 葛興
趙高 杜操 崔寔 蔡邕 鍾繇 索靖 王廙 阮研
程邈 劉穆 曹喜 張芝 鍾會 張華 王羲之

右舊評上品

蕭延年 魏武帝 衛恆 庾翼 王玄之 郗愔 張翼 殷均 李鎮東 張永 王崇素 王知敬 蕭子雲 漢王元昌
許慎 吳孫皓 司馬攸 王導 王凝之 郗超 羊欣 謝靈運 左伯 范懷約 張昭 丘道護 智永 褚遂良
班固 劉劭 陸機 王敦 王操之（晉羲之子 工艸隸） 桓玄 薄紹之 謝綜 張彭祖 吳休尙 朱誕 許文靜 唐太宗 薛稷
羅暉 毛弘 劉輿 郗氏（羲之妻） 杜預 孔琳之 陶弘景 任靖 施方泰 徐希秀 宋文帝 虞世南 張從申
趙襲 衛覬 庾亮 王徽之 謝道韞 李式 張超 郭伯道 韋昶 康昕 劉繪 王僧虔 歐陽詢 李陽冰

張旭　顏眞卿　懷素　李邕　柳公權

右眞許中品

何曾　羊祜　晉元帝　王恬　王洽

王廙　王修　王珣　王濛　張敞

張澄　王眞　張紘　范曄　蕭思話

謝朓　謝靜　謝敷　姜詡　梁宣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欣　識道人

庾黔婁　宋炳　馮紹　費元瑤　孫奉伯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劉穆之　張融　朱齡石　庾景休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韋熊

張暢　曹任　宋嵩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晦　孔闓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徐幹　徐令文

僧希道人　王愔　顏淸　王彬之　柳惲

徐淮南　法高道人　張斯　齊高帝　劉珉

蕭特　庾肩吾　袁崧　梁武帝　梁簡文

梁元帝　陳文帝　褚淵　沈君理　張正見

智果　蕭綸　房彥謙　張大隱　殷令名

師靜文　錢毅　劉逖　王褒　周顒

斛斯彥明　虞綽　魏徵　徐浩　房玄齡

陸東之　鄔彤　盧藏用　裴行儉　王承烈

高正臣　傅玄　楊肇　崇簡　蔡隱丘

韓擇木　梁林卿　張庭珪　史維則　孫過庭

張懷瓘　史鱗　梁耿　張芬　房璘

沈益　張彪　陸會　桓夫人　傅玉

王紹宗　程廣　張越　蕭誠　韋陟

宋儋　沈千運　闞操　鄭虔　李璆

吳郁　賴文雅　賀知章　何昌裔　宋之問

李淸　玄悟　湛然

右眞許下品

書法離鉤卷八

賞鑒

辨古人墨迹。當觀其用筆。雖體制飄逸。與思不同。其法一也。有如眞書。宜逐筆拆看。不可全以紙色體勢言之。

響搨僞墨迹。用紙加碑帖上。向明處以游絲筆圈卻字畫。塡以淡墨。謂之響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不精彩。

唐蕭誠僞爲古帖。示李邕曰。右軍眞迹。邕欣然曰。是眞物。誠以實告。邕復眎曰。細看亦未能好。以此論之。古帖前墨。誠未易辨也。

古墨迹紙色。必表古而裏新。贋作者用古紙。浸汁染之。則表裏俱透。微揭視之乃見矣。

東坡云。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淸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珦別刻石易去。宣和間於薛珦家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所存。淸涼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戒寺。僧金西白盜去後事發。其僧繫獄死。石遂不知其處。

山谷云。蘭亭敍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

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又云.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弇州云.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眞.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光入汴.得而棄之殺胡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師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賄.潛易古刻.於湍流落左右五字微劃一二筆.藏於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珍寶悉逐虜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夫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於損本矣.

唐人臨禊帖.自湯普徹、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佻險者.咸歸褚河南.

太傅宣示帖.爲丞相始興公寶愛.以授右軍.右軍以授王脩.脩死從殉.遂不傳.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

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完本則爛若舒錦.不完本則峇若遺珠.三復之餘.覺不完者差勝.二書見駮通人.幾成子朝之評.至有以爲吳通微及王箸筆者.此中尙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辦之否.

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將以殉葬.此殆是步中語.按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賜子敬者、

至梁武已疑其爲摹迹.而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攜出.以錦袋裝之.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爲吏所迹.迫而投之爨下.宋有二石本.其一祕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蓋他摹本之壽諸石者也.

曹娥碑小楷則右軍軼塵.行筆則蔡卞跼蹶矣.不謂中閒尙藏北海.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人.

曹娥碑憔悴宛篤.若花蘂漂流.幼女捐軀於波閒.東方朔贊逍遙瀟灑.今人作天際眞人想.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樂毅論象端人正士不得意.

昔人謂洛神賦象淩波神.攷趙吳興孟頫謂所得之陳集賢者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緊晉麻紙.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謂宣和書譜所藏.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意皆同.而小乏韻.且緊唐硬黃紙.定以爲臨本無疑.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閒.在王涯、趙延賓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

山谷云.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淸勁方重.蓋度越

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閒.

智永眞草千文.崔氏所藏眞蹟.薛嗣昌刻之長安漕司者.翻本尙完好.但太瘦生耳.

歐陽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倣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

人傳懷仁聖教序.爲借內府右軍書集成者.不知集與智通.乃懷仁習右軍之字而書.非拘拘集湊也.若使集湊.則三五字已不免補綴之痕.彼其鋒芒映帶.章法掩抑.又何奇也.且其墨蹟久藏項氏.近歸武陵楊脩齡侍御.其字備極八法之妙.眞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哉.

淳化帖.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迹於淳化中.命侍書王著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祕閣.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上有銀錠紋.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手摹之而不汙.親王大臣則賜一本.摹刻雖近肥俗.然深得古意.不見古蹟.得此足矣.但人閒罕得.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摹者.

絳帖.淳化之子.尙書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廿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高二字.骨法清勁.足正王箸肉勝之失.然駁馬露骨人.未免稍瘦之憾.

潭帖.淳化之子.寶月大師摹.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閒之峭健之氣.慶曆閒.僧希白重摹本亦佳、紹興開第三次重摹者失眞矣.

太淸樓帖.大觀閒奉旨以御府所藏眞迹.重刻於太淸樓.較淳化帖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有蘭亭帖.蔡

京摹刻.京沉酣富貴.恣意飆率.筆偏手縱.非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耳.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上石.

太淸樓續閣帖.劉燾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乏骨.求備於王箸.適失之麤硬.遂少風韻.

戲魚堂帖.元祐閒.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卷尾除去篆題.而增釋文.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在潭帖之次.

黔江帖.秦子明於長沙借寶月古法帖摹刻.石載入黔江紹聖院.乃潭人湯正臣父子刻石.

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爲一部.名東庫本.其家亦復重刻上十卷.足爲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竝不存.金府重摹者.蓋天淵矣.

鼎帖廿卷.紹興廿一年.武陵丞趙鋌與子溶編次者也.較諸帖增益最多.中閒有右軍黃庭.他本所無.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刻於山陽.有古鐘鼎款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又重摹.

蔡州帖.蔡州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彩．紙類北紙．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湊合爲之．每卷尾有汝州印．後俞稽重摹．謂之蘭亭帖．

脩內司帖．淳熙閒奉旨以御府珍儲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奉聖旨摹刻上石．亦名祕閣續帖．

利州本．慶元中．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

泉州帖．完善本雖少遜於大觀絳帖．比之他刻．亦大徑庭．凡泉刻第五卷．智果而後缺十餘帖．其他不爾也．

甲秀堂帖．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帖亦多．

星鳳樓帖．尚書趙約刻於南康．曹士冕摹勒工緻有餘．清而不濃．亞於太清續帖者也．

羣玉堂帖．韓侂冑刻．所載前代遺迹．亦多有宋人書．

寶晉齋帖．宋米元章蒂手摹二王以下眞蹟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從之．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鹽色．以眞贋本倂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藹然．而不能脫米家腕法．

百一帖．王萬慶摹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耳．

二王帖．許提舉刻於臨江．摹刻極精．

章草千文．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而後人復定爲杜度書．不使章草言以之通章奏耳．千文乃梁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千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

孔明對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爲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宜爾．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及．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俗氣可恨．羊欣書舉止羞澀．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辭蕪穢．不足錄其書．

王侍中學鍾繇最近．眞行皆妙．

昨送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眞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脫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也．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無不如意．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貞觀書許．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百家．無橫逸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盛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痕．懷素起捉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雁行耳．懷素草莫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藏眞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樂毅論．舊石刻斷缺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完書者是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東方曼倩畫贊．筆圓靜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崛．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餘本．分移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北墨多用松烟．色青．北紙橫紋．其質鬆厚．不甚染墨．拂之如薄雲過青天．凡北碑皆然．不用油蠟．南碑用油蠟．色純黑．用油蠟．碑文閒墨皆做此．

書法離鉤卷九

法帖

古籀篆

石鼓文　古文尚書　古文孝經
延陵季子碑　泰山碑　望山碑
嶧山碑　倉頡十五篇　詛楚文
碧落碑　新泉銘　張平子碑
許愼說文　徐鍇通釋　六書攷
石經遺字碑　薛尚功款識法帖　薛尚功重廣鐘鼎韻
王楚鐘鼎韻　張有復古編又五聲韻譜　林罕偏旁小說
高氏五聲韻總　夏竦古文四聲韻　翟耆年籀史
續千文　泉志

隸書

漢隸字源　碑本隸韻　佐書韻編

蔡邕石經碑　洪适隸韻　洪适隸釋
嘯堂集古錄

眞書

鍾繇力命賀捷宣示　右軍樂毅告誓黃庭霜寒
大令洛神賦　六朝曹娥道教羊叔子碑
智永千字文　虞世南孔子廟碑
張旭郎官　陶弘景瘞鶴舊館壇
歐陽詢九成宮化度寺虞恭公皇甫碑　柳公權陀羅尼
褚遂良哀册聖教　顏眞卿麻姑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祿字東方贊

行書

鍾繇內舍吳人賊頓雪寒長風　逸少蘭亭開元寺又官奴來禽諸帖竝見淳化
大令地黃鵞羣諸帖竝見淳化　謝安八月五日
褚河南枯樹賦星霜　李邕嶽麓娑羅樹雲麾東林寺
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懷仁聖教序

草書

張芝知汝諸帖右軍十七諸帖大令委曲諸帖竝見淳化　張旭千文
懷素自叙千文聖母藏眞　淳化閣帖（爲諸帖之祖）
絳帖（淳化之子）　潭帖（淳化之子）　太淸樓帖（淳化之弟）　戲魚堂帖
秘閣續帖　臨江帖　東庫本　鼎帖
賜書堂帖　蔡州帖　彭州帖　汝州帖
泉州帖　脩內司帖　利州本　甲秀堂帖
星鳳樓帖　寶晉齋帖　玉麟堂帖　二王帖
羣玉堂帖　百一帖

近世雜刻種種．去古愈遠．茲不具載．

原筆

劉熙云．筆者、述也．述其事書之．上古用竹簡刀錐書之．或用漆以竹挺子書之．詩曰．貽我彤管．禮曰．史載筆．說文曰．楚曰聿．吳曰不律．燕曰弗．秦曰筆．蒙恬始用兔毫爲筆．毛穎傳云．穎中山人．蒙恬載以歸．始皇封諸管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中書君．書指云．筆管欲細欲輕．毫不欲太剛．亦不欲太弱．古人以象管爲筆．重而不適．竹管兔毫者爲佳．取圓熟而健．若狸毫者峭而不圓．未善也．

江淹夢筆生花.而文章益進.王珣夢人授筆如椽.而艸武帝哀册諡議.筆尚有鋒.毋以毛錐薄之也.

藏筆須用黃連輕粉明礬消尖.且塞管孔.然亦一年而止.不可太久.久則毫宿而易斷也.

原墨

劉氏云.墨者、黴也.黴其迹以為則也.上古以漆畫字.未嘗有墨.毛穎傳云.與絳人陳立、弘農陶弘、會稽楮先生友善.出處必偕.

坡仙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

又云.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瑫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墨膠以鹿角者為妙.然最要椎鍊堅好.磨之.其光可以照人.而四旁可截紙.乃貴耳.

墨舊而膠氣盡者.必少光采.世重舊墨.取其入藥耳.若作書畫.太舊則煙浮而不光.須十年上下者為妙.

原研

劉氏云.研者、堅也.研也.太公曰.石研孔箸.其用久矣.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援筆因勢凹則鋒圓.書畫亦圓.今研如砥.援筆則鋒多偏.近有鐵心凸研.援筆則三角矣.

坡翁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余名之曰鳳味.

又云.僕好用鳳味石研.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眞者.為黯黮灘石所亂耳.

淄石號韞玉研.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岩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研.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騾用瓦研也.

端溪石出肇慶府端溪下岩.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眼中有暈.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岩慶歷間坑已竭.又有一種卵石.去膔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青花如箸頭大.似碧石青瑩.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象.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岩止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其色末皆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中岩.舊坑亦卵石也.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或有綠條文.或有白條文.竪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種石亦貴.外有青膔色.久用鋒鋩不退.北宋時坑已取竭.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眼中有暈.嫩者扣之無聲.磨墨微有聲.

端溪上岩.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麤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

惟端溪有眼.古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石中有病.

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麤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樣.稱為黑端.辰沅人自製者.多作犀牛八角等樣.又有一種潑石.出九溪潑溪.表淡青.內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面.或有金線及黃脈相間者.號為紫袍金帶.

歙溪石出歙縣龍尾溪.舊坑卵石.色淡青黑.有細紋.潤如玉.水濕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象.燥則否.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者.此石最貴.不減端溪下岩.南唐時方開.至宋時盡矣.龍尾溪新坑石.色亦有青者.質麤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質麤燥.大者盈尺.

銀星舊坑新坑石.色淡青黑.質麤燥.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側取為研.大者盈尺.

萬州懸岩金星石.質亞端溪下岩.色漆黑.細潤如玉.水濕金星則現.乾則否.極發墨.

洮河綠石.色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出臨洮大河深水底.甚難得.今有綠石研名洮石者.多是潑石之表.或是長沙山石也.潑石光而潤.亦不受墨.

銅雀研.乃銅雀臺瓦.入水多年.故滋潤發墨.世多偽者.

未央研.乃未央宮瓦.亦注水經久.好事者以為研.

原紙

劉氏云.紙者、砥也.平滑如砥.上古竹簡革編.漢蔡倫字敬仲.用樹膚敝布魚網為之.故從巾.一從糸.氏聲.

坡翁云.成都浣花溪.水清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堅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為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造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南紙用豎簾.紋豎.故二王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唐有麻紙.其質厚.有硬黃紙.其質如漿.潤澤瑩滑.用以書經.故善書者多取作字.五代有澄心堂紙.宋有觀音紙、匹紙.長三丈.有彩色粉牋.其質光滑.蘇、黃多用是作字.元亦有彩色粉牋、有蠟牋、彩色花牋、羅紋牋.皆出紹興.有白籙紙.而江紙、觀音紙.出江西.趙松雪、巎子山、張伯雨、鮮于樞.多用此紙.有倭紙.出倭國.以蠶繭為之.細白光滑之甚.或云倭國無蠶.亦樹膚也.

紙取無灰者為妙.然愈舊愈佳.堅滑則勝.鬆澀則惡.

書法離鉤卷十

切韻

三十六字母切韻法

見溪羣疑是牙音
經堅見（經電切） 輕牽溪（牽谿切） 勤虔羣（渠云切） 銀言疑（魚其切）

端透定泥舌頭音
丁顛端（多官切） 汀天透（他侯切） 廷田定（徒徑切） 寧年泥（年題切）

知徹澄孃舌上音
珍邅知（珍離切） 振延徹（敕列切） 陳纏澄（持陵切） 紉𦆅孃（女良切）

幫滂並明重脣音
賓邊幫（博旁切） 繽偏滂（普郎切） 頻蠙並（部迴切） 民緜明（眉兵切）

非敷奉微輕脣音
分蕃非（匪微切） 芬番敷（芳蕪切） 墳煩奉（父馮切） 文樠微（無非切）

精清從心斜齒頭音

津煎精（子盈切） 親千淸（七情切） 秦錢從（牆容切） 新仙心（思尋切）
餳涎斜（徐嗟切）

照穿牀審禪正齒音
征饘照（之笑切） 嗔昌穿（昌緣切） 榛潺牀（仕莊切） 身羶審（式荏切）
辰常禪（時連切）

影曉匣喻是喉音
殷焉影（於鏡切） 馨祆曉（興鳥切） 礥賢匣（胡甲切） 勻緣喻（俞戍切）

來日半舌半齒音
隣連來（郎才切） 仁然日（人質切）

切韻內字音釋

樠（武官切．木名．） 祆（呼煙切．從示從天．胡神．） 紉（尼隣切．索之也．） 𦆅（女𦆅切．呐平聲．有字無字．借用．）
礥（下珍切．難也．太玄經有礥首．） 儜（擬隣切．欲什也．） 延（抽延切．敞平聲．說文安步延延．）

切韻六十八字訣

因煙 寅延 人然 神禪 新鮮
餳涎 興掀 兒喧 刑賢 迎妍
營員 零連 寧年 淸千 秦前
精箋 賓邊 平便 娉便 經堅
輕牽 擎虔 眞氈 稱燀 澄纏
聲羶 丁顛 汀天 亭田 民眠
肱官 驩歡 分番 文樠

早梅詩切字例

舊字母三十有六．犯重者十六．似有惑焉．此篇以早梅詩一首．凡二十字爲字母．標題於上．卽各韻平聲字爲子．叶調於下．得一字之平聲．其上去入三聲字一以貫之矣．其開東早梅暖一枝無人見來十字呼之．其氣內而不出．若風破向開冰雪春從天上十字．呼之．其氣皆出口．此音有出入之異．而兩分之．

東丁顚 風分番 破平偏 早精箋 梅民緜
向欣軒 暖寧年 一因煙 枝眞占 開輕牽
冰賓邊 雪新先 無文樠 人仁然 見京堅
春澄纏 從淸千 天亭田 上神禪 來零連

假如用陽字韻．以東字爲母．以江字爲子．曰東江切．卽叶之曰東丁顚當．乃是當字．仍以當字平上去入調之、當黨蕩鐸四字全矣．又以風字爲母．以陽字爲子．曰風陽切．卽叶之曰風分番房．乃是房字．仍以房

字調之。爲房倣放縛四字矣。又以破字爲母。以陽字爲子。曰破陽切。即叶之曰破平偏旁。乃是旁字。仍以旁字調之。爲旁傍胖粕四字矣。餘皆準此。

好雨詩切字例

好（許老切）許興掀好
知（珍離切）珍眞氈知
節（子結切）子精箋節
春（樞倫切）樞稱禪春
發（方越切）方兄喧發
隨（旬爲切）旬餳涎隨
潛（慈鹽切）慈秦前潛
夜（寅謝切）寅盈延夜
物（文拂切）文焚員物
無（微夫切）微文樠無
野（以者切）以寅延野
雲（於軍切）於寅延雲
黑（迄得切）迄興掀黑
船（食緣切）食神禪船
獨（徒谷切）徒亭田獨
曉（興杳切）興欣掀曉
經（堅丁切）堅巾軍經
處（昌據切）昌稱燀處
重（儲用切）儲澄纏重
宮（居中切）居經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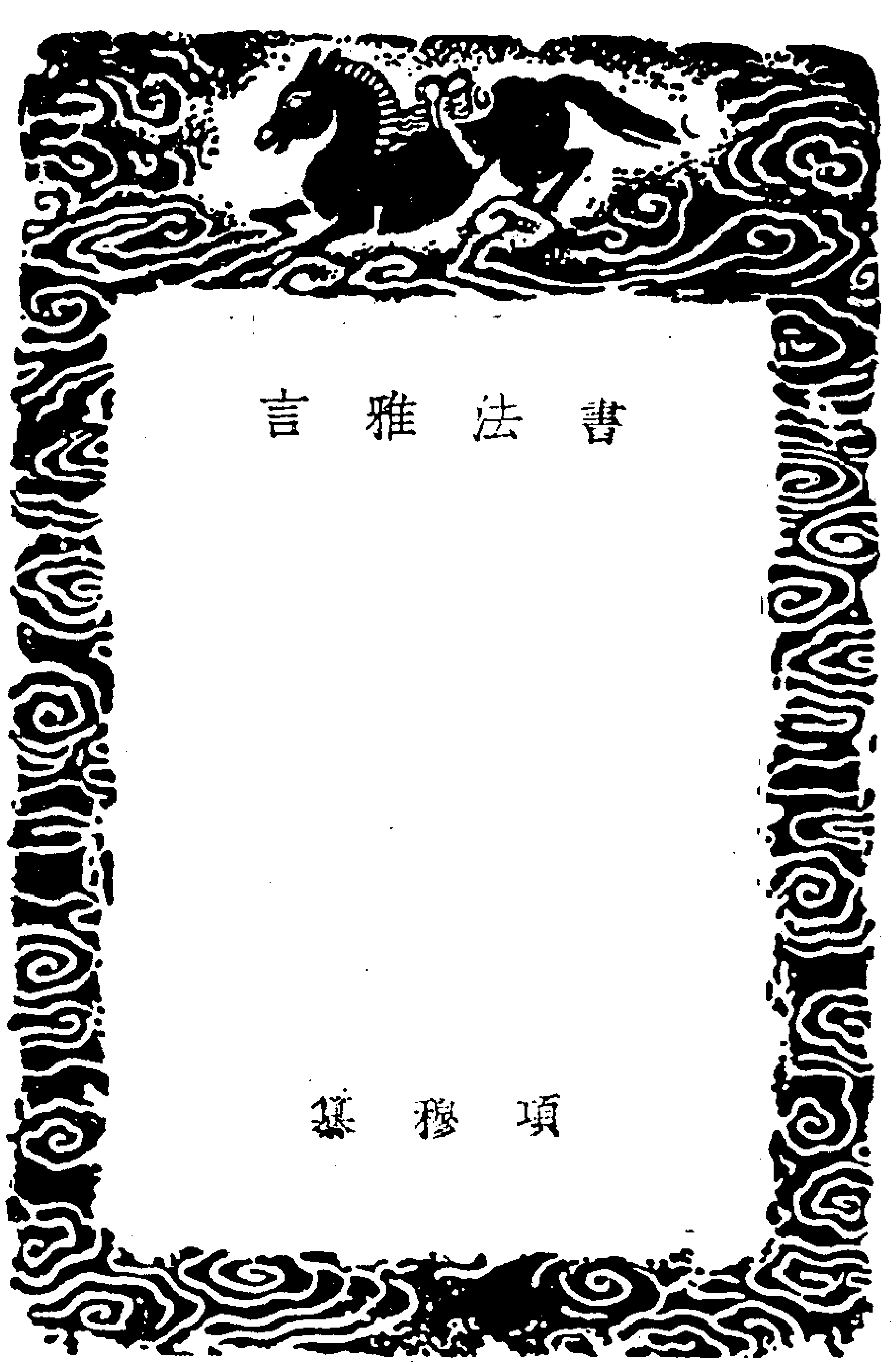
雨（王矩切）王寅延雨
時（辰之切）辰神禪時
當（都良切）都丁顚當
乃（甯采切）甯寧年乃
生（師庚切）師聲羶生
風（方中切）方兄喧風
入（日執切）日人然入
潤（儒順切）儒人然潤
細（思計切）思新鮮細
聲（書征切）書伸羶聲
徑（吉定切）吉經堅徑
俱（擧於切）擧經堅俱
江（均雙切）均經堅江
火（虎果切）虎轟諠火
明（眉兵切）眉民眠明
看（丘寒切）丘輕牽看
濕（失入切）失聲羶濕
花（呼瓜切）呼轟欣花
錦（居飲切）居經堅錦
城（時征切）時澄纏城

右杜詩亦切韻法。以上一字定何音。下一字定何韻。中間二字乃轉音而得之也。如好爲許老切。則許乃撮脣音。轉興掀二字而得老字。下皆倣此。總之不出前六十八字。轉求餘韻。可以意會矣。

辨聲音要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並兼行。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辭盡屬清。脣上碧班邠豹剝。舌頭當滴帝都丁。撮脣呼虎烏塢汙。捲舌伊幽乙意嘆。閉脣披頗潘坡泊。齊齒之時實始成。正齒止征眞志只。穿牙折摘窄簪筆。齒脣分敷方奉復。鼻脣工貢故官肱。引喉何狗鷗謁厄。隨鼻蒿毫好赫亨。上鶚囂妖嬌矯轎。平牙臻榛怎詵生。縱脣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槎詫宅根。含口甘含鹹檻呷。口開何可我歌羹。大抵宮商角徵

羽。應須紐弄最爲精。世間義理皆如此。自是人心不解明。



書法雅言

項穆 纂

書法雅言

明 項 穆 纂（穆字德純．號貞元．亦號無稱子．秀水人．）

書統

河馬負圖．洛龜呈書．此天地開文字也．羲畫八卦．文列六爻．此聖王啓文字也．若乃龍鳳龜麟之名．穗雲科斗之號．篆籀嗣作．古隸爰興．時易代新．不可殫述．信後傳今．篆隸焉爾．歷周及秦．自漢逮晉．真行迭起．章草浸孳．文字菁華．敷宣蘊奧．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于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爲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夫投壺射矢．猶標觀德之名．作聖述明．本列入仙之品．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第唐賢求之筋力軌度．其過也嚴而謹矣．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其過也縱而肆矣．元賢求之性情體態．其過也溫而柔矣．其間豪傑奮起．不無超越尋常．槩觀習俗．風聲大都互有優劣．我明肇運．尚襲元規．豐祝文姚．竊追唐躅．上宗逸少．大都畏難．夫堯舜人皆可爲．翰墨何畏于彼．逸少我師也．所願學是焉．奈自祝文絕世以後．南北王馬亂真．邇年以來．競倣蘇米．王馬疏淺俗怪．易知其非．蘇米激厲矜誇．罕悟其失．斯風一倡．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況學術經綸．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宣聖作春秋．子輿距楊墨．懼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人正則書正．取舍諸篇．不無商韓之刻．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聖道也．子輿

距楊墨于昔．予則放蘇米于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爲聖人之徒矣．

古今

書契之作．肇自頡皇．佐隸之簡．興于嬴正．他若鳥宿芝英之類．魚蟲薤葉之流．紀夢瑞于當年．圖形象于一日．未見真蹟．徒著虛名．風格既湮．考索何據．信今傳後．貴在同文．探賾搜奇．要非適用．故書法之目．止以篆隸古文．兼乎真行草體．書法之宗．獨以羲獻蕭永．佐之虞褚陸顏．他若急就飛白．亦當游心．歐張李柳．或可涉目．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切規後賢．莫追前哲．匪曰生今之世．不能及古之人．學成一家．不必廣師群妙者也．米元章云．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自悲因甚．又云．真者在前．氣焰懾人．畏彼益深．至謂書不入晉．徒成下品．若見真蹟．惶恐殺人．既推二王．獨擅書宗．又阻後人．不敢學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噫．世之不學者固無論矣．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嚴搜海釣之夫．每索隱于秦漢．非坐管窺之徒．恆取式于宋元．太過不及．厥失維均．蓋謂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質．以奴書爲誚者．自稱獨擅成家．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汙樽坏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爲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堯舜禹周皆聖人也．獨孔子爲聖之大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右軍爲書之正鵠．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時中之妙．專以一畫偏長．一波故壯．妄誇崇質之風．豈知三代後賢．兩晉前哲．尚多太朴之意．宣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孫過庭云．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審斯二語．與世推移．規矩從心．中和爲的．謂之曰．天之未喪斯文．逸少于今復起．苟微斯人．吾誰與歸．

辯體

夫人靈于萬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發．蘊之爲道德．顯之爲經綸．樹之爲勛猷．立之爲節操．宣之爲文章．運之爲字跡．爰作書契．政代結繩．刪述侔功．神仙等妙．苟非達人上智．孰能玄鑒入神．但人心不同．誠如其面．由中發外．書亦云然．所以染翰之士．雖同法家．揮毫之際．各成體質．考之先進．固有說焉．孫過庭曰．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澀．此乃舍其所長而指其所短也．夫悟其所短．恆止于苦難．恃其所長．多畫于自滿．孫子因短而攻短．予也就長而刺長．使埶成獨擅．不安于一得之能．學出專門．從進于通方之妙．理工辭拙．知罪甘焉．夫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運用．乖合互形．謹守者拘斂襟懷．縱逸者度越典則．速勁者驚急無蘊．遲重者怯鬱不飛．簡峻者挺掘鮮遒．嚴密者緊實寡逸．溫潤者妍媚少節．標險者彫繪太苛．雄偉者固愧容夫．婉暢者又慚端厚．莊質者蓋嫌鄙朴．流麗者復過浮華．駛動者似欠精深．纖茂者尚多散緩．爽健者涉茲剽勇．穩執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他若偏泥古體者．蹇鈍之迂儒．自用爲家者．庸僻之俗吏．任筆驟馳者．輕率而踰律．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專尚清勁者．枯峭而罕姿．獨工豐豔者．濃鮮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甘于暴棄者也．第施教者貴因材．自學者先克己．審斯二語．厭倦兩忘．與世推移．量人進退．何慮書體之不中和哉．

形質

管攝之間.齒角爪翼.物不俱全.氣稟使然也.書之體狀多端.人之造詣各異.必欲衆妙兼備.古今恐無全書矣.然天地之氣.雨暘燠寒.風雷霜雪.來備時敘.萬物榮滋.極少過多.化工皆襆.故至聖有參贊之功.君相有變理之任.皆所以節宣陰陽而調和元氣也.是以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于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書也.修短合度.輕重協衡.陰陽得宜.剛柔互濟.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爲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若專尚清勁.偏乎瘦矣.瘦則骨氣易勁.而體態多瘠.獨工豐豔.偏乎肥矣.肥則體態常妍.而骨氣每弱.猶人之論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爲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爲尚也.使骨氣瘦峭.加之以沈密雅潤.端莊婉暢.雖瘦而實腴也.體態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勁.流麗峻潔.雖肥而實秀也.瘦而腴者.謂之清妙.不清則不妙也.肥而秀者.謂之豐豔.不豐則不豔也.所以飛燕與王嬙齊美.太眞與采蘋均麗.譬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蘭之孕馥.菊之含叢.芍藥之富豔.芙蕖之燦灼.異形同翠.殊質共芳也.臨池之士.進退于肥瘦之間.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愼毋自暴且棄哉.

品格

夫質分高下.未必羣妙攸歸.功有淺深.詎能美善咸盡.因人而各造其成.就書而分論其等.擅長殊技.略有五焉.一曰正宗.二曰大家.三曰名家.四曰正源.五曰傍流.並列精鑒.優劣定矣.會古通今.不激不厲.規矩諳練.骨態清和.衆體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鮮.此謂大成已集.妙入時中.繼往開來.永垂模軌.一之正宗也.篆隸章草.種種皆知.執使轉用.優優合度.數點衆畫.形質等殊.各字終篇.勢態迴別.脫胎易骨.變相改觀.猶之世祿巨室.方寶盈藏.時出具陳.煥驚神目.二之大家也.眞行諸體.彼劣此優.速勁遲工.清秀豐麗.或鼓骨格.或炫標姿.意氣不同.性眞悉露.譬之醫卜相術.聲譽廣馳.本色偏工.藝成獨步.三之名家也.溫而未厲.恭而少安.威而寡夷.清而歉潤.屈仰背向.儼其儀刑.揮灑弛張.恪遵典則.猶之清白舊家.循良子弟.未弘新業.不墜先聲.四之正源也.縱放悍怒.賈巧露鋒.標置狂顛.恣來肆往.引倫蛇挂.頓擬蠆蹲.或枯瘦而巉巖.或癡肥而泛濫.譬之異卉奇珍.驚時駭俗.山雉片翰如鳳.海鯨一鬣似龍也.斯謂傍流.其居五焉.夫正宗尚矣.大家其博.名家其專乎.正源其謹.傍流其肆乎.欲其博也.先專與謹.其肆也寧謹.由謹而專.自專而博.規矩通審.志氣和平.寢食不忘.心手無厭.雖未必妙入正宗.端越乎名家之列矣.

資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楷摹.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神融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而資劣.作字雖工.盈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用.弗得也.書有神氣.非資弗明.若資過而學疎.筆勢雖雄.鉤揭導送.提拾截拽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古人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然而學可勉也.資不可強也.天資縱哲.標奇炫巧.色飛魂絕于一時.學識諳練.入矩應規.作範垂模于萬載.孔門一貫之學.竟以參魯得之.甚哉.學之不可不確也.然人之資稟有溫弱者.有剛勇者.有遲重者.有疾速者.知克己之私.加日新之學.勉之不已.漸入于安.萬川會海.成功則一.若下筆之際.枯澀拘攣.苦迫蹇鈍.是猶朽木之不可雕.頑石之難乎琢也已.譬夫學謳之徒.字音板調.愈唱愈熟.若齴齒漏風.喉舌砂短.沒齒學之.終奚益哉.

附評

夫自周以後.由漢以前.篆隸居多.楷式猶罕.眞章行草.趨吏適時.姑略上古.且詳今焉.夫道之統緒.始自三代.而定于東周.書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兩晉.宣尼稱聖時中.逸少永寶爲訓.蓋謂通今會古.集彼大成.萬億斯年.不可改易者也.節自晉以來.染翰諸家.史牒彰名.縹緗著姓.代不乏人.論之雜若品格居下.眞蹟無傳.予之所列.無復議焉.蓋聞張鍾羲獻.書家四絕.良可據爲軌躅.爰作指南.彼之四賢.資學兼至者也.然細詳其品.亦有互差.張之學.鍾之資.不可尙已.逸少資敏乎張.而學則稍讓.駕乎鍾.而資則微遜.伯英學進十矣.資居七焉.元常則反乎張.逸少皆得其九.子敬資稟英藻.齊轍元常.學力未深.步塵章草.惜其鬮折不永.蹈彼駿馳.玉琢復磨.畸追騄騏.自云勝父.有所恃也.加以數年.豈浮語哉.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學號深矣.子雲飄舉.資稱茂焉.至于唐賢之資.褚李標幟.論乎學力.陸顏蜚聲.若虞若歐.若孫若柳.藏眞張旭.互有短長.或學六七而資四五.或資四五而學六七.觀其筆勢生熟.姿態端妍.槩可辯矣.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底柱.李蘇黃米.邪正相半.總而言之.傍流品也.後之書法.子昂正源.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君謨學六而資七.子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觀其纖濃詭厲之態.猶夫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擬陸顏.骨氣乃弱.酷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手學優乎資.使兼元章之容質.勵子昂之精專.宗君謨之遒勁.師魯直之懸腕.不惟越軌三唐.超蹤宋元.端居乎逸少之下.子敬之上矣.明興以來.書蹟雜糅.景濂、有貞、仲珩、伯虎.僅接元蹤.伯琦、應禎、孟舉、原博.稍知唐宋.希哲存體.資學相等.初範晉唐.晚歸怪俗.競爲惡態.駭諸凡夫.所謂居夏而變夷.棄陳而學許者也.然令後學知宗晉唐.其功豈少補邪.文氏父子.徵仲學比子昂.資甚不逮.筆氣生尖.殊乏蘊藉.小楷一長.秀鑒而已.壽承休承.資皆勝父.入門既正.克紹箕裘.要而論之.得庭不逮.豐祝之能.邪氣不染.二公之陷.仲溫章草.古雅微存.公綬行眞.朴勁猶在.高陽道復.僅有米蒂之遺風.民則立剛.盡是趨時之吏手.若能以豐祝之資.兼徵仲之學.壽承之風逸.休承之峭健.不幾乎歐孫之再見耶.若下筆之際.苦澁寒酸.如倪瓚之手.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也.

規矩

天圓地方.羣類象形.聖人作則.制爲規矩.故曰規矩方圓之至.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者也.大學之旨.先脩齊正平.皇極之疇.首戒偏側反陂.且帝王之典謨訓誥.聖賢之性道文章.皆託書傳.垂教萬載.所以明彝倫而淑人心也.豈有放僻邪侈.而可以昭蕩平正直之道者乎.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疎宕

不偏。右軍多優。體裁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六代之歷初唐。蕭羊以逮智永。尚知趨向。一體成家。奈自懷素。降及大年。變亂古雅之度。競爲詭厲之形。暨夫元章。以豪逸卓犖之才。好作鼓努驚奔之筆。且曰大年之書。愛其偏側之勢。出于二王之外。是謂子貢賢于仲尼。邱陵高于日月也。豈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異逸少而可以爲法書者哉。奈何今之學書者。每薄智永子昂似俗乎。謂眞卿公權如將容。夫顏柳過于嚴厚。永趙少夫奇勁。雖非書學之大成。固自書宗之正脈也。且穹壤之間。莫不有規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宮室材木之相稱也。烹炙滋味之相調也。笙簫音律之相協也。人皆悅之。使其大小之不稱。酸辛之不調。宮商之不協。誰復取之哉。試以人之形體論之。美丈夫貴有端厚之威儀。高逸之風氣。美女子尚有貞靜之德性。秀麗之容顏。豈有頭目手足。粗邪癩瘓。而可以稱美好者乎。形象器用。無庸言矣。至于鳥之窠。蜂之窩。蛛之網。莫不圓整而精密也。可以書法之大道。而鳥蟲之不若乎。此乃物情。猶有知識也。若夫花卉之清艷。蘂瓣之疏叢。莫不圓整而脩對焉。使其半而舒。半而變也。皆癡蠢之病。豈其本來之質哉。獨怪偏側出王之語。肇自元章。一時之論。致使淺近之輩。爭賞豪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規誕怒之病。殆哉書脈。危幾一縷矣。況元章之筆。妙在轉折結構之間。略不思齊鑑做。徒擬放縱剽勇之失。妄誇具得神奇。所謂舍其長而攻其短。無其善而有其病也。與東施之效顰。復奚間哉。

圓爲規以象天。方爲矩以象地。方圓互用。猶陰陽互藏。所以用筆貴圓。字形貴方。既曰規矩。又曰之至。是圓乃圓神。不可滯也。方乃通方。不可執也。此由自悟。豈能使知哉。晉魏以前。篆書稍長。隸則少區。鍾王眞行。會合中和。迨及信本。以方增長。降及旭素。既方更圓。或斜復直。有如何本兩字。促之若一字。腰舁本一字。縱之若二字者。然旭素飛草用之無害。世但見草書若爾。予嘗見其郎官等帖。則又端莊整飭。儼然唐氣也。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強合鈎連。相排相紐。點畫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祕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正如瞽目丐人。爛手折足。繩穿老幼。惡狀醜態。齊唱俚詞。游行村市也。夫梅花有盛開。有半開。有未開。故爾參差不等。若開放已足。豈復有大小混雜者乎。且花之向上倒下。朝東面西。猶書有仰妝俯壓。左顧右盼也。如其一枝過大。一枝過小。多而六瓣。少而四瓣。又焉得謂之梅花耶。形之相列也。不雜不糅。瓣之五出也。不少不多。由梅觀之。可以知書矣。彼有不察而漫學者。當非海上之逐臭哉。

常變

宣尼疾固。規矩諸說。無乃固乎。古人有缺波折刀之形。畫沙印泥之勢。無乃越于規矩之外哉。夫字猶用兵。同在制勝。兵無常陣。字無定形。臨陣決機。將書審勢。權謀廟算。務在萬全。然陣勢雖變。行伍不可亂也。字形雖變。體格不可踰也。譬之靑天白雲。和風清露。朗星皓月。寒雪暑雷。此造化之生機。其常也。迅雷激電。霪雨颶風。夏雹冬雷。揚沙霾霧。此陰陽之殺機。其變也。凡此之類。勢不終朝。四時皆然。晦冥無晝矣。所以脫口跣足。大笑狂歌。園林邱壑。知己相逢。飲酒翫花。或可乃爾。如君親侍從之前。大賓臨祭之日。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是故宮殿廟堂。典章紀載。眞爲首尚。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借使奏狀碑署。潦

草顚狂。較悖何甚哉。信知眞行爲書體之常。草法乃一時之變。趙壹非之。豈無謂哉。所云草體。有別法焉。撥鐙提捺。眞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迴異。旋轉圓暢。屈折便險。點綴精彩。挑竪枯勁。波趯快決。飛度飄騰。流注盤紆。駐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奕之以翩躚。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又若眾獸駭首而還跱。羣鳥舉翅而欲翔。猿猴騰挂乎叢林。蛟龍蟠蜿于山澤。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每筆皆成其形。兩字各異其體。草書之妙。畢于斯矣。至于行草。則復兼之。頓挫行藏。緩急措置。損益于眞草之間。會通于意態之際。奚處不臻其妙哉。

正奇

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復。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奇即運于正之內。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沈實。恆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奈夫賞鑑之家。每指豪端努弩之巧。不悟規矩法度之險。臨池之士。每炫技于形勢猛誕之微。不求工于性情骨氣之妙。是猶輕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進奸雄也。好奇之說。伊誰始哉。伯英急就。元常楷跡。去古未遠。猶有分隸餘風。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子敬始和父韻。後宗伯英。風神散逸。爽朗多姿。梁武稱其絕妙超羣。譽之浮實。唐文目以拘攣餓隸。貶之太深。孫過庭曰。子敬以下。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工用不侔。神情懸隔。斯論得之。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嗣後智永專範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羊欣思齊大令。舉止依樣。此學其奇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傳之智永。內含剛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骸矣。李邕初師逸少。擺脫舊習。筆力更新。下手挺聳。終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此行眞之初變也。歐陽信本。亦擬右軍。易方爲長。險勁瘦硬。崛起削成。若觀行草。復太猛峭矣。褚氏登善。始依世南。晚追逸少。遒勁溫婉。豐美富艷。第之天然。過于雕刻。此眞行之再變也。考諸永淳以前。規模大都清雅。暨夫開元以後。氣習漸務威嚴。顏清臣蠶頭燕尾。閎偉雄深。然沈重不清暢矣。柳誠懸骨鯁氣剛。耿介特立。然嚴厲不溫和矣。此眞書之三變也。張氏從申。源出子敬。筆氣絕似北海。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釋氏懷素。流從伯英。援豪大似驚蛇。圓轉奔掣。則甚詭禿矣。此草行之三變也。書變若爾。豈徒文兵云哉。大抵不變者。情拘于手正。好變者。意刻于探奇。正奇既分爲二。書法自醇入漓矣。然質朴端重以爲正。剽急駭動以爲奇。非正奇之妙用也。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窮搜博究。月習歲勤。分布條理。諳練于胸襟。運用抑揚。精熟于心手。自然意先筆後。妙逸忘情。墨灑神凝。從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功。自得之能。猶夫西子毛嬙。天姿國色。不施粉黛。輝光動人矣。何事求奇于意外之筆。後垂超世之聲哉。

中和

書有性情。即筋力之屬也。言乎形質。即標格之類也。眞以方正爲體。圓奇爲用。草以圓奇爲體。方正爲用。眞則端楷爲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則簡縱居多。見者亦難便曉。不眞不草。行書出焉。似眞而兼乎草者。行

眞也。似草而兼乎眞者。行草也。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爲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樂和。本然之體也。禮過于節。則嚴矣。樂純乎和。則淫矣。所以禮尚從容而不迫。樂戒奪倫而皦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況夫翰墨者哉。方圓互成。正奇相濟。偏有所着。即非中和。使楷與行。眞而偏。不拘鈍即稜峭矣。行草與草而偏。不寒俗即放誕矣。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權之謂者。稱物平施。即中和也。唐之諸賢。雖各成家。然有一手而獨擅一二長者。有多能而反拙一二體者。臨學之士。貴擇善而從焉。陸柬之得法于世南。晚擅出藍之譽。予嘗見其所書蘭亭詩。無一筆不出右軍。第少飄逸和暢之妙爾。張伯高世目爲顛。然其見擔夫爭道。聞鼓吹。觀舞劍。而知筆意。固非常人也。其眞書絕有繩墨。草字奇幻百出。不踰規矩。乃伯英之亞。懷素豈能及哉。米芾乃謂其變亂古法。驚諸凡夫。何其苛于責人而昏于自反耶。顏淸臣雖以眞楷知名。實過厚重。若其行眞如鹿脯帖。行草如爭坐祭姪帖。又舒和遒勁。豐麗超動。上擬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歐李輩也。獨其自敘一帖。蟲蛇詭異。且過鬱濁。殆非平日意態。米芾乃獨做之。亦好奇之病爾。唐書雖有三變。虞褚之眞與行草。陸李之行眞。魯公之行草。率更之眞書。長史之飛草。所謂出類拔萃。固非隨波逐流者也。懷素聖母藏眞。亦多合作。大字千文。則傲肆矣。小字千文。太平淡矣。世傳自敘帖。殊過枯誕。不足法也。圭善以爲師。當非步王之階梯哉。

老少

書有老少。區別淺深。勢雖異形。理則同體。所謂老者。結搆精密。體裁高古。嚴峭鉾峯。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種風流是也。老而不少。雖古拙峻偉。而鮮豐茂秀麗之容。少而不老。雖婉暢纖妍。而乏沈重典實之意。二者混爲一致。相待而成者也。試以人品喩之。謀猷諳練。學識宏深。必稱黃髮之彥。詞氣清亮。舉動利便。恆數俊髦之英。老乃書之筋力。少則書之姿顏。筋力尚強健。姿顏貴美悅。會之則並善。析之則兩乖。融而通焉。書其幾矣。玄鑒之士。求老于典則之間。探少于神情之內。若其規模宏遠。意思窈窕。抑揚旋折。恬曠雍容。無老無少。難乎名狀。如天仙玉女。不能辯其春秋。此乘之上也。初觀雖少。細觀實老。丰采秀潤。結束巍峩。引拂輕飃。氣度凜毅。世所謂少年老成。乘之次也。鱗羽參差。峯巒掩映。提撥飛健。縈紆委婉。衆體異勢。各字成形。乃如一堂之中。老少群聚。則又次焉。筋力雄壯。骨氣峻潔。劍拔弩張。熊蹲虎踞。祇見其老。不見其少。有若師儒耆耇。正色難犯。又其次焉。燦爛似錦。豔麗如花。初觀彩煥。詳觀散怯。正如平時誇伐。自稱弘濟。一遇艱大。節義遂虧。抑又其次矣。若夫任筆成形。聚墨爲勢。漫作。偏攲之相。妄呈險放之姿。疎縱無歸。輕浮鮮着。風斯下矣。復何齒哉。

神化

書之爲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書必舒散懷抱。至于如意所願。斯可稱神。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所謂神化者。豈復有外于規矩哉。規矩入巧。乃名神化。固不滯不執。有圓通之妙焉。況大造之玄功。宣洩于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機自發。氣韻生動之謂也。日月星辰之經緯。寒暑晝夜之代遷。風雲雷雨之聚散。山嶽

河海之流峙。非天地之變化乎。高士之振衣長嘯。揮麈談玄。佳人之臨鏡拂花。舞袖流盼。如飄舟之迎風泫露。似好鳥之調舌搜翎。千態萬狀。愈出愈奇。更若煙霏林影。有相難着。潛鱗翔翼。無迹可尋。此萬物之變化也。人之于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常。豪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識何淺陋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曰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宣尼逸少。道統書源。匪由悉邪也。鄉黨之恂恂。在朝之侃侃。執圭之踧踖。私覿之怡怡。下聲而章甫。適宋而逢掖。至夫漢方朔贊。意涉瓌奇。燕樂毅論。情多抑鬱。脩禊集敘。興逸神怡。私門誓文。情拘氣寒。此皆相時而動。根乎陰陽舒慘之機。從心所欲。溢然關雎哀樂之意。非夫心手交暢。焉能美善兼通若是哉。相時而動。或知其情。從心所欲。鮮悟其理。蓋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恆心也。規矩不能情諳。心手尚在矜疑。將志帥而氣不充。意先而筆不到矣。此皆不能從心之所欲也。至于欲既從心。豈復知有少踰者邪。宣尼既云從心。復云不踰者。恐越于中道之外爾。譬之投壺引射。豈不欲中哉。手不從心。發而不中矣。然不動則不變。能變即能化。苟非至誠。焉有能動者乎。澄心定志。博習專研。字之全形。宛爾在目。筆之妙用。悠焉忘思。自然腕能從臂。指能從心。瀟灑神飛。徘徊翰逸。如庖丁之解牛。掌上之弄丸。執筆者自難揣摩。撫卷者豈能測量哉。中庸之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孟子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貳。深造得之。是知書之欲變化也。至誠其志。不息其功。將形著明動。一以貫萬。變而化焉。聖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傳。字者孳也。書者心也。字雖有象。妙出無爲。心雖無形。用從有主。初學條理。必有所

事。因象而求意。終及通會。行所無事。得意而忘象。故曰由象識心。拘象喪心。象不可着。心不可離。未書之前。定志以帥其氣。將書之際。養氣以充其志。勿忘勿助。由勉入安。斯于書也無間然矣。夫雨粟鬼哭。感格神明。徵往俟來。有爲若是。法書仙手。致中極和。可以發天地之玄微。宣道義之蘊奧。繼往聖之絕學。開後覺之良心。功將禮樂同休。名與日月並曜。豈惟明窗淨几。神怡務閒。筆硯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

心相

蓋聞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應手。書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彩。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試以人品喩之。宰輔則貴有愛君容賢之心。正直忠厚之相。將帥則貴有盡忠立節之心。智勇萬全之相。諫議則貴有正道格君之心。謇諤不阿之相。隱士則貴有樂善無悶之心。遺世仙舉之相。由此例推。儒行也。才子也。佳人也。僧道也。莫不有本來之心。合宜之相者。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今曰。人正則書正。心爲人之帥。心正則人正矣。筆爲書之充。筆正則書正矣。人由心正。書由筆正。即詩云思無邪。禮云無不敬。書法大旨。一語括之矣。肯綮古蹟。聊指前人。世不俱聞。略焉弗舉。如桓溫之豪悍。王敦之揚厲。安石之躁率。跋扈剛愎之情。自露于豪楮間也。他如李邕之挺竦。蘇軾之肥欹。米芾之努肆。亦非純粹貞良之士。不過嘯傲風騷之流爾。至于褚遂良之遒勁。顏眞卿之端厚。柳公權之莊嚴。雖于書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義直亮之人也。若夫趙孟頫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

柔。殊之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舒。甘心仇胡之辭也。故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已澄神勿慮勿貳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審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習精察。不自專用也。正心之外。豈更有說哉。由此篤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己正而物正矣。夫經卦皆心畫也。書法乃傳心也。如罪斯言爲迂。予同甘焉勿避矣。

取舍

蘇米之蹟。世爭臨摹。予獨哂爲效顰者。豈妄言無謂哉。蘇之點畫雄勁。米之氣勢超動。是其長也。蘇之濃聳稜側。米之猛放驕淫。是其短也。皆緣天資雖勝。學力乃疎。手不從心。藉此掩醜。譬夫優伶在場。歌喉不接。假彼鑼鼓。亂茲音聲耳。夫顰一也。西子以顰而加妍。東施效之而增醜。何哉。西子明眸皓齒。光彩射人。閨情幽怨。痛心攢眉。悽悽楚楚。可憫可憐。是知顰乃其病。非其常也。使其館娃宮中。姑蘇臺上。懈懈悶悶。感鎖蛾眉。夫差豈復見寵耶。東施本無麗質。妄自學其愁眉。反見陋媸。殊可憎惡。臨擬之士。取長舍短。豈非善學者哉。抑自周秦以後。逸少以前。專尚篆隸。罕見眞行。簡朴端厚。不皆文質兩彬。缺勒殘碑。無復完神可做。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優劣互差。試舉顯名。今世遺蹟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則趨向可定矣。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猥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頹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險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衄之法。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蔡過乎嫵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腳掛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顏李。米芾復兼褚張。蘇似肥艷美婢。擡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癱瘓。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擇長而師之。所短而改之。在臨池之士玄鑒之精鑑。

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蔡君謨摹做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論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予謂君謨之書。宋代巨擘。蘇黃與米。資近大家。學入傍流。非君謨可同語也。朱晦翁亦謂字被蘇黃寫壞。併筆法悉絕之言。兩語皆刻矣。數公亦有筆法。不盡寫壞。體格多有踰越。蓋其學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數君之中。惟元章更易起眼。且易下筆。每一經目。便思做模。初學之士。切不可看。趨向不正。取舍不明。徒擬其所病。不得其所能也。米書之源。出自顏褚。如要學米。先柳入歐。由歐趨虞褚。學至于是。自可窺大家之門。元章亦拜下風矣。如前賢眞蹟。未易得見。擇其善帖。精專臨做。十年之後。方以元章參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長矣。若逸少聖教序記。非有二十年精進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筆。宜乎學者寥寥也。此可與知者道之。

功序

臨池貿鑑。代不虛人。評論體勢。悉非眞諦。擬形于雲石。儗象于龍蛇。外狀其浮華。內迷其質理。至若無知字易之偏。妄認功無百日之誠。豈知王道本無近功。成書亦非歲月哉。初學之士。先立大體。橫直安置。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矣。然後定其筋骨。向背往還。開合連絡。務求雄健貫通也。次又尊其威儀。疾徐進退。俯仰屈伸。務求端莊溫雅也。然後審其神情。戰蹙單疊。迴帶翻藏。機軸圓融。風度灑落。或字餘而勢盡。或筆斷而意連。平順而凜鋒芒。健勁而融圭角。引伸而觸類。書之能事畢矣。然計其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所以逸少之書。五十有二而稱妙。宣尼之學。六十之後而從心。古今以來。莫非晚進。獨子敬天資既縱。家範有方。入門不必旁求。風氣且當專尚。年幾不惑。便著高聲。子敬之外。豈復多見耶。第世之學者。不得其門。從何進手。必先臨摹。方有定趨。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于自得。會羣妙于一心。斯于書也集大成矣。第昔賢遺範。優劣紛紜。做之貴似。審之尚精。做之不似。來續尾之譏。審之弗精。啓叩頭之誚。舍其所短。取其所長。始自平整而追秀拔。終自險絕而歸中和。心與筆俱專。月繼年不厭。譬之撫絃在琴。妙音隨指而發。省括在弩。逸矢應鵠而飛。意在筆前。翰從豪轉。後聖再起。吾言弗更矣。若分布少明。即思縱巧。運用不熟。便欲標奇。是未學走而先學趨也。書何容易哉。

學書次第。前言已槩。拘局之士。未免懼疑。姑以淺言。俟彼易曉。大率書有三戒。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欹。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開闔長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說不笑。板定固窒。無生氣矣。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丐兒村漢。胡行亂語。顛仆醜陋矣。又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溫潤。溫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澀。第三要閒雅。閒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以斯數語。愼思篤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爲卓焉名家矣。若前所列規矩、正奇、老少、神化、諸篇。陰陽、向背、緩急、抑揚等法。蓋有彼其而此略。所當參用以相通者也。

器用

筆陣圖曰。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孫過庭云。疑是右軍所製。尙可啓發童蒙。常俗所傳。不藉編錄。又云。筆勢論十二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予觀其論。固難盡宗。摘其數言。不無合旨。孫子外之。斯語苛矣。第陣圖以墨擬之鍪甲。以硯譬之城池。喻失其理。恐亦非右軍也。予試論之。以俟君子。夫身者元帥也。心者軍師也。手者副將也。指者士卒也。紙者地形也。筆者戈戟也。墨者糧草也。硯者饟橐也。紙不光細。譬之驍將駿馬。行于荊棘泥濘之場。馳驟當先。弗能也。筆不穎健。譬之志銳力壯。手持折缺朽鈍之兵。斬砍擊刺。弗能也。墨不精玄。譬之養將練兵。糧草不敷。將有餒色。何以作氣。硯不硼密。譬之師旅方興。命在餱糧。餽餉乏絕。何以壯威。四者不可廢一。紙筆猶乃居先。俗語云。能書不擇筆。斷無是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石金玉之工。刀鋸鎚剉之屬。苟不精利。雖有雕鏤切磋之技。雖具公輸之能。將安施其巧哉。俗有著書以氈以帚。間或可用。若捲箬搏素。描絲寫骨。以示老健之形。風神之態。至于書麗彩火。聚米注沙。類皆無致。俗濁無蘊。借令逸少家奴有焉。寧不撫掌于泉下哉。

知識

嗟哉．能書者固絕眞手．善鑒者甚罕眞眼也．學書者不可視之爲易．不可視之爲難．易則忽而怠心生．難則畏而止心起矣．鑒書者不可求之淺．不可求之深．淺則涉略泛觀．而不究其妙．深則吹毛索瘢．而反過于誚矣．學書之法．考之往言．參之今論．無事再喙也．姑以鑒書之法照後賢焉．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遙而望之．標格威儀．淸秀端偉．飄颻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虛．威重如山嶽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辭氣溢然傾聽．挫之不怒．傷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衆．令人鄙吝自消矣．又如佳人之艷麗含情．若美玉之潤彩奪目．玩之而愈可愛．見之而不忍離．此即眞手眞眼．意氣相投也．故論書如論相．觀書如觀人．賞鑒能事．大槩在斯矣．然人品既殊．識見亦異．有耳鑒．有目鑒．有心鑒．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親覩．不俟終閱．此謂識書之神．心鑒也．若據若賢有若帖．某卷在某處．不恤貲財．而遠購焉．此盆錢之徒．收藏以誇耀．耳鑒也．若開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語誰賢．紙墨不辯古今．只據印章孰賞．聊指幾筆．虛口重贊．此目鑒也．耳鑒者謂之莽兒瞽樂．目鑒者謂之村嫗翫花．至于昏憒應聲之流．妄傲無稽之輩．胸中豪無實見．遇字便稱能知．家藏一二帖卷．眞僞沒辯非明．筆縱歲月．塗描點畫茫焉未曉．設會神通佳蹟．每嗟精妙無奇．或經邪俗僞書．反歎誤愆多勝．此謂吠日吠雪．駭鬭駭龍．考索拘乎淺陋．好惡任彼偏私．先有成心．將何定見．不若村野愚氓．反有公論也．評鑒書蹟．要訣何存．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氣質渾然．中和氣象也．執此以觀人．味此以自學．善書鑑具得之矣．

書法粹言

汪挺錄

書法粹言

明　嘉興汪　挺竹城錄

蔡邕書說

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藏書寫李斯史籀用筆勢。讀之。妙達其理。用筆特異。復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邕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人。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而沒。）

蔡琰曰。（琰邕之女）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酬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輭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矣。

鍾繇用筆說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讀蔡邕筆法。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

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古學篇曰。元常最妙於八分。有筆尾之勢。宜深玩之。

衛夫人筆陣圖

凡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擊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鑑者不寫。善寫者不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提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帛。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王右軍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皆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鍾繇、梁鵠書。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旭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勿傳非其人也。（按張旭唐人。筆陣圖引之。足見其僞。）

勸學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不學即沒代而無聞矣。右軍云。耽之翫之。功積邱山。此貴乎心意專精。必有誠意也。予中宵之間步香筆。覺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實心與神會耳。

王右軍書說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精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綿密。疏闊相間。每作一點。懸管爲之。每作一波。抑而復起。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意殊。若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須成。下筆宜遲。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前鋒。遲則中物不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若遲筆急牽。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王右軍論書

凡、書須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自然寛狹得所．不失其宜．蜿脚剔幹．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韻．凡字處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横貴乎纖、豎貴乎粗．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作字之勢．在乎精思熟察．然後下筆．丿不宜遲．乀不宜緩．脚不宜斜．腹不宜促．啄不宜除．角不宜峻．不宜作稜角．二字合爲一體．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複不宜大．密勝乎疏．短勝乎長．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寛下窄．不宜密．密則瘦瘵纏身．不宜疏．疏則似溺水之禽．不宜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短．短則似踏水蝦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慎．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力不等．生死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唐太宗筆意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絶妙得意處．眞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死畫．方盡書之道也．

書評

唐太宗善用兵．天下既定．其移用兵之勇以見於書．嘗謂羣臣曰．吾平寇亂．親執金鼓．觀敵之陣．即知強弱．以吾弱飼其強．以吾強擊其弱．無不大潰．蓋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形勢．惟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矣．

隋釋智果作心成頌

迴展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間合間開．隔仰隔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疏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幷目．孤單必重．相並仍促．以側映斜．以斜附曲．單構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唐人論書

唐人云．字裏金生．行間玉潤．眞則字終意不終．草則行盡勢不盡．其得書之趣矣．

顏魯公傳張長史十二意筆法　摘略

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寛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程邈所以能變書體者．爲之從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儒既積．思過半矣．

歐陽率更書訣

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思逸．虛拳直腕．指齊掌虛．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

墨淡即傷神彩．墨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爲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

歐陽率更付善奴訣　摘略

凡書字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

虞世南筆論

書道元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歐陽率更三十六法　錄二十節

避就

避密就疏．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如廬字．上一撇既尖．下一撇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走拔出．則上筆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偏側

字之正者固多．若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衣之類．向左者如夕少之類．正而偏者如亥女丈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

挑㩻

字之形勢．有須挑㩻者．如武氣之類．右多須左邊㩻之．勵斷之類．左多須右邊㩻之．省炙之類．上多須得下㩻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爲盡善．如䜌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系出．如辦字．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鵰馳字．兩旁俱上狹下闊．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是也．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戎諸字同．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類是也．

借換

如醴泉銘祕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巍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中或作罡．亦借換也．和蘇禾從右．秋禾從左．鵝我加首之類．爲其字難於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換也．所謂東映

西帶是也．

應副

字之點畫．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如龍師讎轉．必一畫對一畫相應爲是也．

撐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亨亭甯丁手司冉草矛巾千予于弓之類是也．

救應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

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飲勉凡有文欠支旁者之類．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包裹

謂如園圃國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山下包上．匱匡左包右．旬匈右包左之類是也．

小大相成

字以大成小者．如走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者．如孤字只在末後一乀．亭字只在末後一句．欠字一捺．戈字一點之類是也．

滿不要虛

如園圃圖國回包南隔目四句之類是也．

朝揖

字之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爲多．如鄒謝鋤儲．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迎相顧揖是也．

小大成形

謂小字大字各自有形勢也．東坡先生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字結密．小字寬綽．則盡善盡美矣．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譬如日字之下．雖與國字同大．一字二字之疏．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高低長短

不可左高右低．左短右長．是爲單肩．此字之病也．

褊

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譜所謂密爲老氣．此所以貴於褊也．

各自成形

凡寫字欲其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於疏密小大．長短廣狹亦然．要當消詳也．

孫過庭書譜　錄四節

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

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

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順．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至於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求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張懷瓘用筆十法　錄五節

陰陽相應．

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必須相應．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

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之狀．

峰巒起伏．

起筆蹙衄．如峰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眞草偏枯．

兩字或三字．不得眞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尺寸規度．

不可長有餘而知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張懷瓘評書　摘略

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徐浩論書　摘略

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字不欲速．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經．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也．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矣．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米元章論書　錄四節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勢各自足．隸迺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眞跡觀之乃得．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蘇東坡書說　錄六節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禿萬管．墨磨千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

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把筆無定法．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

書初無意於佳．迺佳耳．

黃山谷書說　錄七節

心能轉手．手能轉筆．書字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也．

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大概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

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閒．觀之入神．會之於心．則下筆時筆隨人意．自得古人書法．欲學草書．須精眞書．知下筆向背．則草書不難工矣．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不合古者盈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亦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如會於道．則無愧於古矣．

歐陽修試筆錄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稀也．

染筆勿浪書．須事有可紀者．慮他日傳世．便爲故事．

朱文公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姜堯章續書譜　錄十六節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書與行．各有體製．

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

古今眞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氣習．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夫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輕重合宜．結束堅實．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趯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趯．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

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通．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凡字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法王右軍．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不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規矩．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也．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意盡則用懸針．或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稱．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若平直相連．便不是書．如當行草時．尤宜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爲佳．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甯拙．與其弱也甯勁．與其鈍也甯速．

大抵作字在筆．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此作草書．與小楷不同．

又作字者．亦須考究篆文．方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奉秦泰舂．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長短淺深．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苟然哉．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不可不知也．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大要以筆老爲貴．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焉．

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臨摹．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矣．

假如立人挑土田言王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遊之士．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士．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然後能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務於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

筆得墨則瘦．得硃則肥．故丹書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硃使然也．

趙子固論書法　錄三節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欹倚．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

書字當立間架牆壁．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守此法皆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夫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尙態度．幾何不捨本而求末耶．

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尙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睡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工．此學所以不易也．

翰林粹言　錄七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書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謚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

作字須是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

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慮者尤能作態度．

徐鉉小篆

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嘗在畫中．

董內直書訣　錄九節

無垂不縮.

謂直下筆.既下復上.至中間則垂而頭圓.又謂之垂露.如露水之垂也.

無往不收.

謂波撇處.既往當復回.不要一撇便去.

如折釵股.

圓健而不偏斜.欲其屈折圓而有力.

如壁拆.

用筆端正.寫字有絲牽處.斷頭起筆.其絲正中.如新泥壁拆縫.尖處在中間.欲其無布置之巧.

如屋漏痕.

寫字之點.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圓正.不見起止之跡.

如印印泥.如錐畫沙.

自然而然.不見起止之筆.

左欲去吻

左邊起筆.不要有嘴.

右欲去肩.

右邊轉角.不要露肩.古人謂之暗過.

緜裹鐵筆.

力藏在點畫之內.外不露圭角.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者也.

朱文公評書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觀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作一筆行草.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返也.書扎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劉有定論書　錄三節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側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也.

凡字如日目等字.內有短畫者.不可與兩直相黏.則畫乃首尾有法.否則不守法度也.

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不強.是大忌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錄三節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二十六日早飯能題.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鄭子經古學篇

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墨池通錄　錄八節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也.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真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

張懷瓘云.臨倣古帖.毫髮精妍.隨手變化.得魚忘筌.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曲盡書法矣.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求覓也.

草書.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有鋒.

翰墨良規

凡字畫忌如算子.終篇展玩.不見橫畫.始是法書.

文房四譜筆勢下

凡書通即變者.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書中得仙手.皆得法後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爲奴書.

豐道生筆訣　錄三節

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

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

學書者旣知用筆之訣．尤須博觀古帖．於結搆布置．行間疏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使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數．

當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行開直下．而無欹斜之患．

楊愼丹鉛總錄　錄二節

六朝人尙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塡者．卽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搨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蕩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法．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於宋人．

翰林禁經九生法

一用生筆．以澁復用．則輭而又健．

二用生紙．新入篋笥．則受墨而易書．

三用生硯．洗滌乾而後用．不可浸潤．

四用生水．新汲不可久停．

五用生墨．逐旋研磨．

六用生手．適遇有勞．腕力無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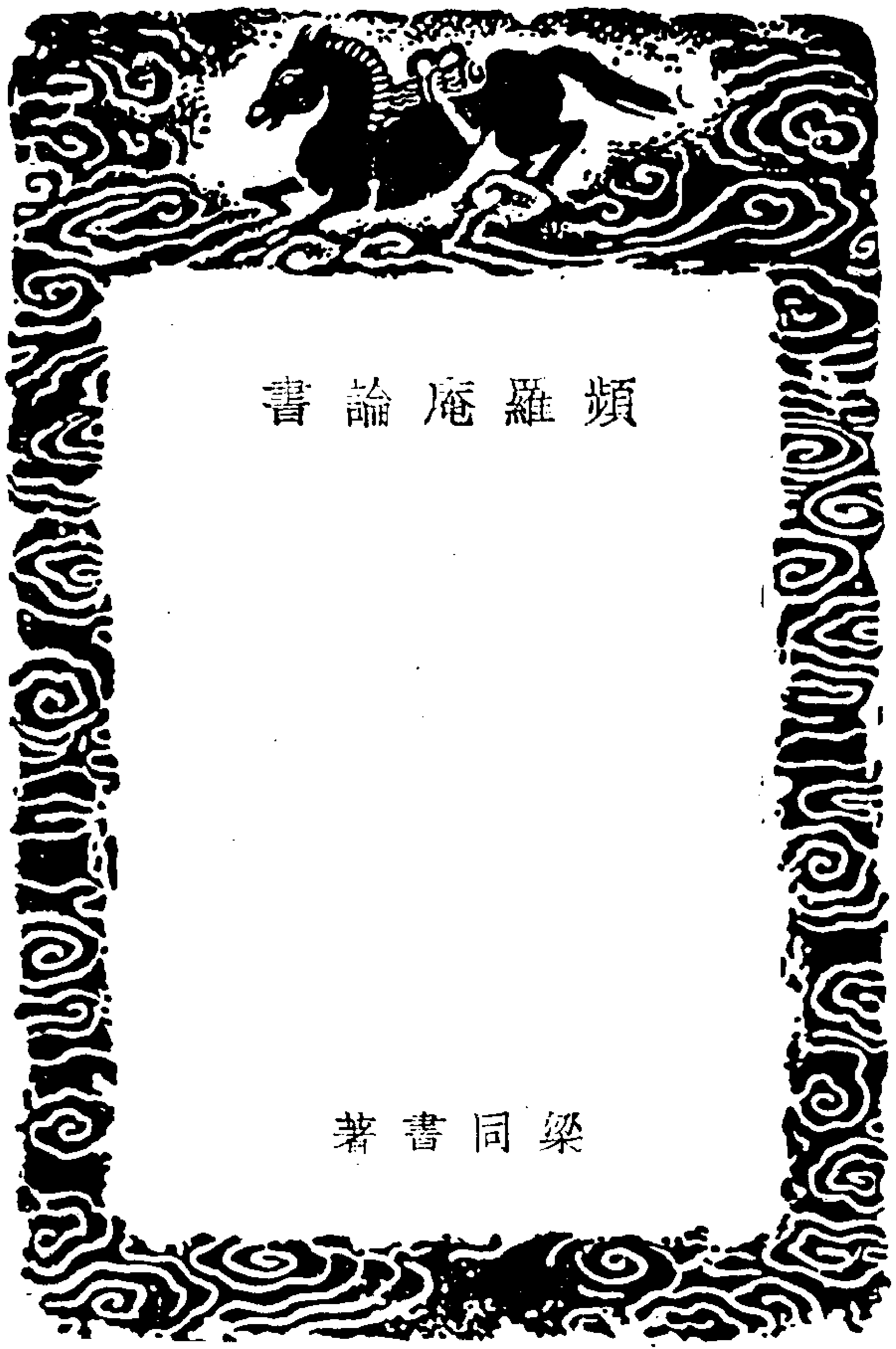
七用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燥．

八用生目．寢息適悟．光朗分明．

九用生景．天清氣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張敬元論書

張敬元云．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皆學者所當知也．



頻羅庵論書

梁同書著

頻羅庵論書

清　錢塘梁同書元穎著

與張芑堂論書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輭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强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元祕塔碑．是極輭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輭．愈要撥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芻踢、如斧鉤、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輭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輭．輭則遒．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攲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卻著不得絲豪擺布．熟後自知．

芑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

山舟曰．亂頭麤服．非字也．膠轕緊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說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坿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眞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即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董閒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册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餘意獨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能當之．即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即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憾矣．而骨髓內尚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儘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

久看.不令人厭.此卽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遒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卽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强也.設使强而至於古穆.則黑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凰.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卽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肯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媚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義.又詩.義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十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夭.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米芾所收.遂得久祕.卽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庾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恩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鈞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墨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顏勝.蓋官刻濃搨.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稟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强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眞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漢書尊處有小冊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冊.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滅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蒼.且其字裏行間.全行己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刌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閒適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園記在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芑堂所藏.因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箋一.并乞寫跋.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眞古眞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冊.卽用竹紙寫.箚摺作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寰區.無一點閒熟習氣.此人間未

見之趙字.實從米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尙未出人間也.

僕有米臨襄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古.在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這眞是米臨.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眞逸品也.并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卽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閒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餡氣.非士人本領.其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達汀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惝恍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縈連之謂.只是一箇熟習.自然草蛇灰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拼當也.

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卽是筆資之說.足下並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輭羊豪.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過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餵王釀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淸.卽一翻再翻之物.僕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

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乂之所以攫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媿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眞自敍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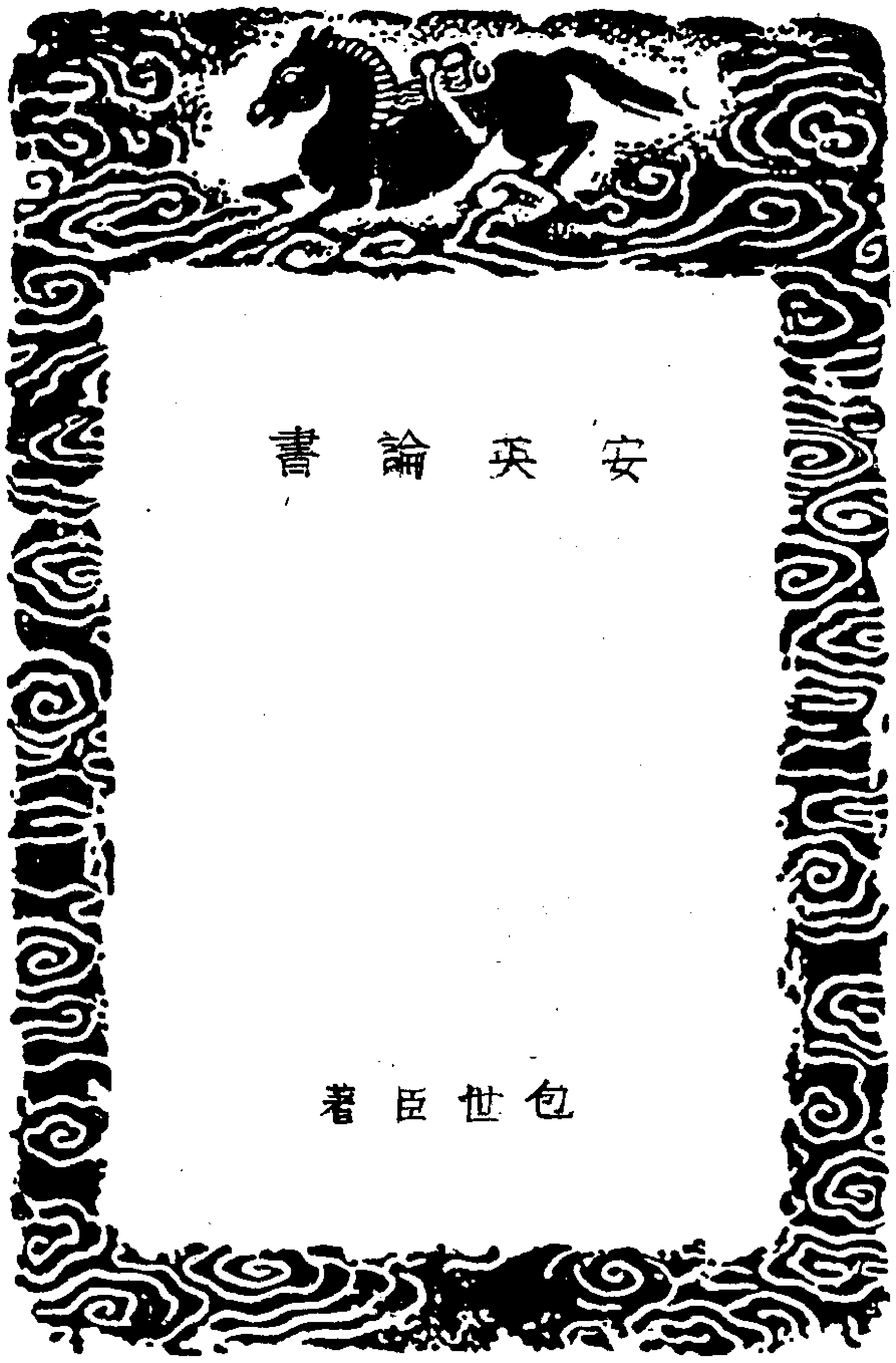
漏痕釵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闌入古文鍾鼎。則大謬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偏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儘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并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尚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纔能自書矣。即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强。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覷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謦欬於閫窔。能乎。跬步閒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眞。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尚少擒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安吳論書

包世臣著

安吳論書

清　涇縣包世臣愼伯著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鬪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閒。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遍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弃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遂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駟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楊神祠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毫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既心儀遒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甯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張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誚。唐文餓隸之譏。既屬夢囈。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針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距。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秘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遂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嬴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豪。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豪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眞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偃偃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況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撮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搦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譚。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尙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艮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旣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楗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背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背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腳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眞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挽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艮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鋒尖著紙即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鋒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鑽也。指如提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弩趯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着紙。即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挽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肯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即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尚其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眞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擫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鬩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旦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眞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栝也。隸字即今眞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多中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斷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趯腳。其力初不在腳。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腳尖。故鉤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既着馬而末不起。其策不驚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尚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婀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即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見。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違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書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

以墨色．平紙而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仿佛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卽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皆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鸇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適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衞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畜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盡外峭險．並符前哲．自玆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書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濟眞．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眞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眞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泯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眞又約分勢而歸於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眞雖爲一體．而論字結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眞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通．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是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硏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趣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郙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擬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槀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礽．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眞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

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秘穎．硏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剜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㘭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昔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淸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衞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縕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書特多偏山．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鶴銘所在．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滑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瘗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崍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槀帖所謎．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喩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關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遒麗．其次劉文淸．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眞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質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恨苦促．畫恨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恨傷淺．勢恨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眞迹．故有是契．若求之槀帖．卽北宋祟本．不能傳此

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況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齲笑慵粧。作尖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甎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尚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澍。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庾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尊源篆籀。渾雄鷙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絶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槀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妄爲韻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於百囀之聲。准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偃鼠強飲。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嚕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樅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樅陽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縱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旹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許可。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楷。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斷。擁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褭。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塵。皆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開聲震合弦。譬巧知扣節。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惰。俗學貪速成。錦韉被駑跛。步顏擁肥姬。趙歐柔病骸。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花之精浮而爲蜜・其滓沈而爲蠟・・蠟中亦無花迹・乃爲蜜成未成之先・則探與醸・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醸之事・只今八句・言探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鋒爲筆之精・・水爲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襄・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攝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指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凝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遒潤矣・天作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手書中之曰・五指齊力・五指力有偏重・則務力必不能齊也・柳誠懸、楊凝式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一驗江左書勢・而江左書家反顛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旋德姚配中仲虔和作

書學緘祕多。啟裔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楷。如松對月閒。如柳迎風娜。（書之大局・以氣爲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如志・古文之緘祕闢矣・）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頓。注墨枯還榮。展豪糾異裏。（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頓則骨不駿・圓則按提出以平頓・是爲絞轉・方則平頓出以按提・是爲翻轉・知絞翻則墨自不枯・而豪自不褭矣・此使轉之真詮・古人之祕密也・）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紆于虛・其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覩・唯皆俱一脈相承・無間纖毫・力必通身俱到・不論迅遲・盤紆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真自變歐褚。抽掣同發笴。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字有方圓・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疣・圓不知絞・則肆而爲痿・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渤海用翻・多行以掣筆・抽用按提・掣用平頓・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君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跛。先路道懇勤。遵途騁駿驟。旨哉變楫籍。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絶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歷下西司公廨。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緘任城。歐徐倒薤滋流弊。其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滎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石。使齊李蔡起三峰。

滎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揚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尚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峰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眞。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當疑其父羲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沖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隨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㑺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眞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眞爲草篆。坡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逸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兗公頌只今留片石。獨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兗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恰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沈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眞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蓋力蘇資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闢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甯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與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眞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甯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眞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遒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大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幷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眞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臣愼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眞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眞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眞及行書。　宋珏分及牓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牓書。
黃乙生行牓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笪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牓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牓書。　吳襄行書。
翟賜履草書。　王澍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巘眞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淓行書。
巴慰祖分書。　顧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眞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坰行及牓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眞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程邃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眞書.
朱鉻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萼行書.
趙青藜眞及行書.
程瑤田小眞書.
汪中行書.
陳淮行書.
程世淳行書.
伊秉綬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鍾行書.
張鵬翀行書.
朱筠稿書.
鄧石如行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載行書.
巴慰祖行書.
畢涵行書.
姚鼐小眞書.
李天澂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眞書.
先著行書.
汪士鋐眞書.
陳奕禧行書.
徐良行書.
于振行書.
孔繼涑行書.
錢澧行書.
翁方綱小眞書.
康基田行書.
谷際岐行書.

佳品下十八人

鄭來行書.
方觀承行書.

王鴻緒行書.
查士標行書.
何焯小眞書.
陳鵬年行書.
蔣衡眞書.
趙知希草書.
嵇璜眞書.
桂馥分書.
張燕昌小眞書.
錢坫篆書.
洪梧小眞書.
林佶小眞書.
黃邦達行書.

華嵒行書.
高方小眞書.
吳俊行書.

秦大士行書.
金榜眞書.
陳崇本小眞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鐮店橫扁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黑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蹈.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眞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眞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眞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眞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駮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眞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圓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眞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眞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眞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箸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衄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豪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腳忙手亂.形質尙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寫使轉之中.即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眞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眞而點畫狼藉.指出楷式.抉破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幷傳盡眞法.蓋端非平直.眞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挈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跌宕.草勢也.古人一筆一連.筆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藉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眞法之不傳.眞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眞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皆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搆.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

眞書以平和爲上。而駿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書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眞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眞行。帖中所無。不能擬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蕩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鸇搏擊。遒而不偪。疎而不凋。雖縱擲行。尙可想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偏體殊玉。頗有行步媚蠱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嘯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瀟灑完固。有雍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仰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

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眞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卽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眞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尙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眞行相參耳。以眞行聯綴成册。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眞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頹波。眞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斂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溯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

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眞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鍾、王導、庾亮、王廙諸帖。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皆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瞰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見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分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晳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梁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況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眞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圓。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圓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眞書。以渤海爲最峻。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邀。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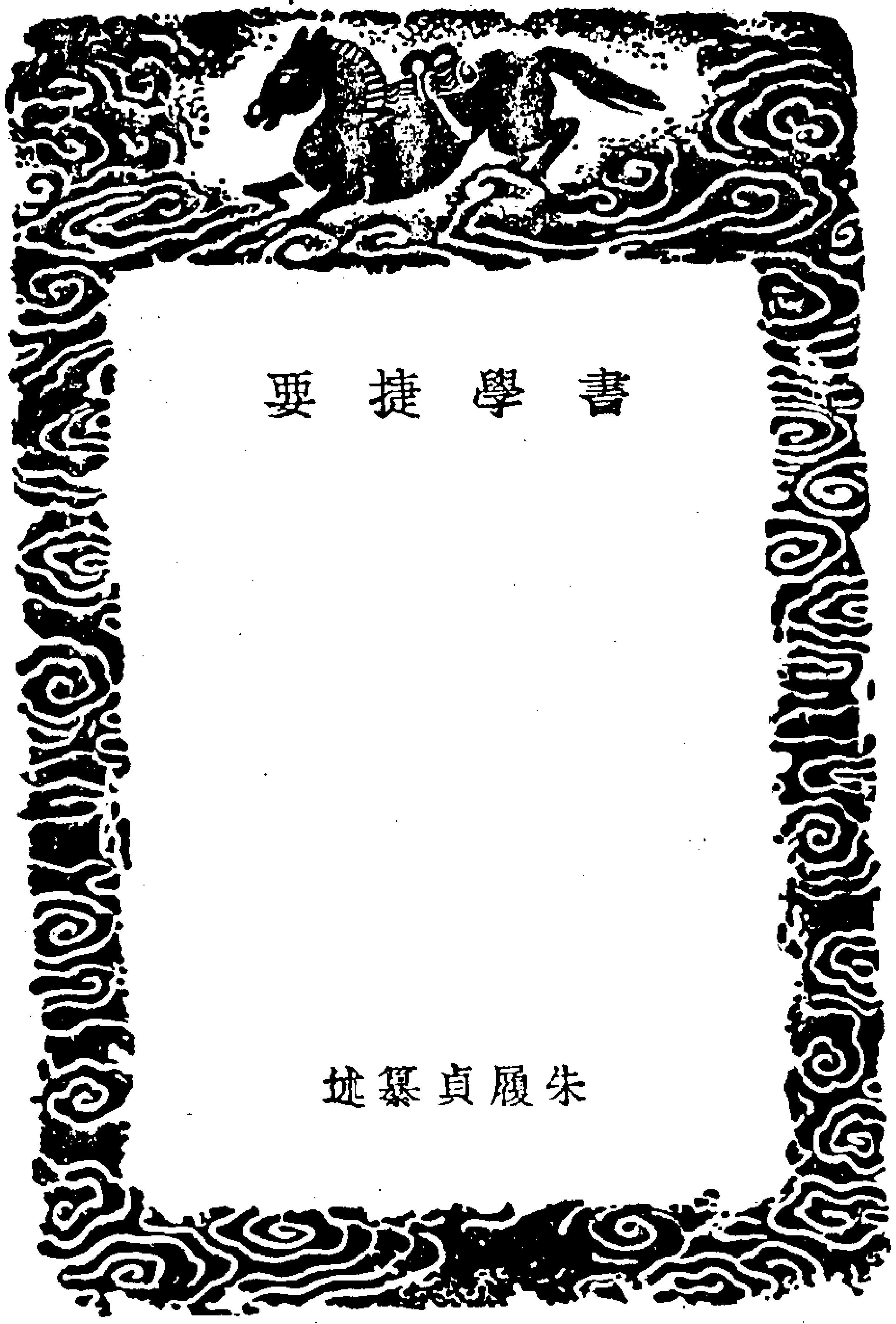
熙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通。自宋至明。眞跡流傳者。眞僞尤難。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即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一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盡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貌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眞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熙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減筆。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所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迴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

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紙。乃爲眞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眞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眞而點畫狼藉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書學捷要

朱履貞纂述

書學捷要弁言

六書之始．僅取記言．隸篆而上．不聞書法．迨夫楷眞草行之變．體勢旣殊．始發風格．於是競攻點畫波磔之巧．務窮轉折頓挫之能．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漢魏之際．乃造其極．欲擅其長者．泯其筆法．恡之以削書焚札．求之以拊膺破冢．爲學之難．幾成絕藝．然自魏晉而後．論書寖繁．唐宋以來．廢法不備．究之是非互見．去取不同．其或立言太高．無裨初學．多增條目．舍本求末．詮釋喻詞．穿鑿失指．摭拾陳言．徒繁簡帙．幾使學者茫無適從．夫書學浩瀚．攷其大要．其端有二．雅言博辨．發揮旨者．書之理也．最鉤較書規模．執筆者．書之法也．理無窮極．法有繩墨．而法固初學之津梁也．雖然．法簡而書工．法備而書微．是蓋存乎其人．顧行之何如耳．履貞未閑握管．敢言書法．特於前賢論書之編．竊嘗留意．爰摘其簡明切要．便於爲學者．詮綴數言．以爲一已私籍．用備遺忘．管窺蠡測．詎敢濫廁編簡而資高明．儻原其荒謬．謂尙附翼古法於萬一．斯更幸甚焉．嘉慶庚申八月．朱履貞識．

書學捷要卷上

清　秀水朱履貞纂述

用筆

唐太宗筆法

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其筆．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罨．磔、須戰筆．發外得意．徐乃出之．

玉堂禁經

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鋒．得勢而出．策須背筆．仰而策之．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疾罨．磔須趯筆戰行右出．

永字八法訣一（一作顏魯公八法頌一作崔瑗或傳鍾繇）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趞以遲移．

永字八法訣二（一作柳宗元或作張旭一作衞夫人傳于右軍）

側不貴臥．（一作側不愧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趯趞以開撥．

按八法諸說。大要皆同。獨柳頌云。側不貴臥。勒常患平。詞旨不侔。既悖側勒用筆之義。又與諸說相反。故或易貴爲愧。此相傳之誤。不可不辨。應以不字移於勒。當作當字移於側。則合矣。惟是孫過庭書譜。不言八法。則唐初八法猶未盛行。崔鍾衛王相授之說。非確論也。夫八法諸說。誠宜領會。然必博求古人法帖。精閱其用筆之意。合而參之。方爲善學。今將八法諸說各字義參釋於左。

側（偏斜也）。勒（馬銜也。抑也）。努（用力也）。趯（跳躍也）。策（馬箠也）。掠（拂也。捎也）。啄（鳥啄也）。磔（開張也）。戰（顫也。動也。取顫動徐行之意）。蹲（踞也。頓駐之喻）。趯（音歷。行也）。趞（音昔。側行也。抑趞行而遲澀也）。

書法三昧（節錄。附註釋。）

點之祖。蹲鴟之勢。三過側法也。

三過者。三折勢也。方筆爲折。方者棱側。點名側者。點無正出也。點有尖禿俯仰三角四角。各隨字勢而用之。故云側不得平其筆。點之落筆須沈緊。棱側、蹲鴟、墜石。喻其筆勢也。

畫之祖。勒法也。

勒橫畫之長者。如馬之馳騁。須勒以制之。此緩縱藏機之意也。折鋒起筆。乘勢而行。得勢而止。故云勒不得臥其筆。凡橫畫、起輕而收重。円方筆折勢起鋒盡。頓挫微駐。然鍾王虞褚以至顏柳諸家。各有體格。而大小行筆多變換。擘窠大書又不同。

豎畫之祖。努法也。

豎畫爲努。又名帝豎橫。人筆得勢。努力下行。向左收駐。起重收輕。或垂露。或懸針。凡努之勢。如人之立。有向有背。若信筆直下。則漫無收攝。故云努不得直。直則無力。又云努彎環而勢曲。

鉤之祖。趯法也。

努末駐鋒。躍起爲趯。故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名鉤。鉤屈鐵也。橫包反趯爲挑。爲背拋。色已之類。大背拋。風飛之類。斜出爲戈法。鍾王折芒勢。虞智禿出勢。歐陽借勢。

短畫之祖。策法也。

策取擊策之意。勢須短緊勁疾。左低右昂。如云工等字之上畫。其日等字之內畫。又扌旁孑旁之挑。背策類。勢須揚筆。仰收暗揭。背而策之。不用迴鋒頓駐。

撇之祖。掠法也。

掠長撇也。有斜撇。有豎撇。須勁捷鋒銳。勢同利刃。不宜飄忽。故云筆鋒左出而利。又云彷彿宜肥。

短撇之祖。啄法也。

啄如鳥之啄物。短勁而銳。故應臥筆。疾罨騰凌速進。

捺之祖。磔法也。

磔須行筆戰動遲澀。開張斜出。短勁爲捺。平行舒緩爲波。其云戰筆發外。徐乃得之。又云抑趞遲移。又云趯趞開撐。可以意會得之矣。

元僧李雪庵八法

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用之於側勒努則八運筆皆備）

永字之法八。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

八法之勢。側曰怪石。勒曰玉案。努曰鐵柱。趯曰蟹爪。策曰虎牙。掠曰犀角。啄曰鳥喙。磔曰金刀。

又爲二十四法。側曰懸珠、垂珠、龍爪、瓜子、杏仁、梅核、石楯。勒爲玉案。努爲垂針、曲尺、象笏。趯爲飛雁、龍尾、鳳翅、獅口、搭鉤、寶蓋。策爲金錐。掠爲懸戈、飛帶。啄爲戲蝶、蟠龍。磔爲游魚。

側三作。用鋒向右而勢向左。

勒首尾藏鋒。用筆欲橫而勢欲斂。

努彎行曲挫。如挺千鈞之力。

趯輕挫。漸生而起快峻之鋒。

策仰鋒上揭。貴乎遲留。

掠肥健悠揚。宜乎舒暢。

啄臥側潛進。以速斂其鋒芒。

磔險橫三過而開揭其勢力。

按元僧李雪庵八法三十二勢。乃明景泰時李淳所進。而李淳又演爲大字八十四結構法。此題署擘窠大書法也。特取雄偉沈厚氣象雍容。與小字用筆不同。然八運筆之法既熟。則亦無往不適。非規規於陳法能盡其妙也。

執筆

衛夫人筆陣圖

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二分。

韓方明筆訣

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筆。既以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擫揭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中腕雙包。虛掌實指。妙無以加也。

第二撮管。亦名搦管。謂五指共撮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稾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撮管。則全無筋力。愼不可效也。

第三握管。謂以五指握其管末。惟大草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搦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雷震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中郎中。擫然而爲寶。爲世笑也。

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

書圖障用之．或以示凡淺．特提轉甚爲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此言顫指．似卽大指．）

徐璹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實掌虛．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規．無以施爲也．（此言大指之外．又有頭指．則頭指似又屬食指矣．疑有誤．）

擫　押　鉤　抵　格

朱錢若水云．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抵格．用筆雙鉤．謂之撥鐙法．希聲嘗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得之．以授沙門䛒光．江南李後主得之．又增二字曰導送．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第一執筆法．（李後主七字撥鐙法同此．陳繹曾又添一拒字．）

擫　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壓　捺食指著中節旁．

鉤　中指著指尖鉤筆向下．

揭　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

抵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　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導　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　小指送名指過左．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中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枕腕　以左手腕枕右手腕．

提腕　以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　懸著空中．最有力．

變法

撮管　以撥鐙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

擨管　以大指小指側垂執管．擨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障．

捻管　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鈞字．

握管　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

以上相傳執筆之法若此．然韓方明謂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言尚未明晰．而所謂擨撮提搦．似亦謬悠之談．又唐陸希聲傳擫押鉤抵格五字．李後主增爲七字撥鐙法．陳繹曾又添爲八字．其云．大指上節骨下端用力．捺食指著中節旁．中指鉤筆向下．名指揭筆．此是單鉤．虎口已閉．

馬鐙之形已失．且鐙卽燈字．撥鐙者．三指挑鐙之喻形也．其言失指至於枕腕一端．尤爲鄙拙．捻管握管．亦非通論．是以孫虔禮書譜指斥執筆圖爲乖舛．陳眉公以七字撥鐙法爲死語不足參．謂要訣在提得筆起．黃山谷與友人書．疑其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米元章傳陳伯修父子提筆之法．文衡山謂李少卿遊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能三指搦管．懸臂疾書．合此諸名家論斷．并歷觀宋唐以上名跡石刻．筆法沈峭．風規蕭灑．若非懸臂提筆．焉能臻此妙境．蓋法有常法．有心法．亦有偏執立異以自高．或乃假託前賢以眩俗．不可不集參而確覈之也．

鍾繇筆法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魏太祖等．議用筆於韋誕坐中．見蔡邕筆法．自拊膺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活之．苦求邕法不與．及誕死．繇陰令人發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會曰．吾精思書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書被穿過表裏．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八分也．點如山頹．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翔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者矣．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尙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暗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要波曲屈．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實有其形．

、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如陸斷犀象．

丨　如萬歲枯藤．

㇏　如崩浪雷奔．

㇂　如百鈞弩發．

𠃌　如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結構．間偏如篆法．飄揚灑

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勃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口。（原缺一字）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之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聯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卽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擎石波而已。其擎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卽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之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子孫。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朱伯原墨池編所收此篇之後。跋云。舊本謂羲之晉渡江北遊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刪去。（今此篇仍照舊本。）

右軍筆勢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得而達之。夫書大、須存意思。予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皆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序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鵠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流水態。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洋詳雅。起發齊密。疎闊相開。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卽須作數種意況。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竪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鉤。或上大如稈槀。或下細如針韭。或轉發如鳥飛。或棱側如流水。作一字。橫畫可連滿一行。直者媚遊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用筆尖如落鋒勢。無一毫如尖筆勢。意況生發。爽爽若神。爲一字須數體俱人。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筆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而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且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烏之脚張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點急牽裹。此暫看是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研之。久久不動。彌佳矣。

唐太宗論書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爲公子時。頻遭敵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卽知強弱。以吾弱御其強。以吾強衝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陳。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唐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六朝唐人稱隸書者。卽眞書也。）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以上論鍾張二王之迹。冠絕古今。而更定其優劣。）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孫公自言書學功夫。法鍾張羲獻。）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鍾張二王書法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乃假比擬諸奇狀。以至天星初月河漢。衆星以喻之。讚歎之絕。蔑以加矣。）一畫之內。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此四句與括。無限書學。雖讚頌前賢。實一篇論書。總綱領。讀譯句中之有眼也。）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此言極工夫於點畫。波竪之間。凡棱側起伏。[illegible]捷頓挫。方圓偏仰。三過折筆。無不精妙。而後成字。）

（若點畫未工・率爾成字・即不是書・）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求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自君子立身至此・言書學功用之妙・賢於他藝・賢者不廢・）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埏埴音羶食・搏揉也・埴粘土也・揉土令粘而成坯・即陶鈞也・鑪音椎・鍛器也・鑄劍者必鍛淬而成・）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草書染淬無別・此釋淬者・以上文埏埴工鑪・乃陶鈞鍛淬之喻也・然顏氏家訓云・子弟薰習陶染・顏延・文帝曰・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陶化也・染沾漬也・釋陶染者於義亦無背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眞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同礙）通規。（言東晉以後・書學衰微・憫學者無師・茫然莫知領要・粗疏偏見・窒礙不通・）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此四句乃探本窮源之論・蓋書法在心・運筆在手・雖摹倣古人・而自出性靈・譬猶人具五官・而音容笑貌・無一同者・所謂同源異派・共樹分條是也・）加以趨便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畐（同幅）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功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溼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書貴專精・眞草行書・篆通諸體用筆・功夫不極・方窺堂奧・）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一人之書・時有乖合優劣之殊・）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學非克全・均有偏廢寡味之弊・）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眞僞。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緜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

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以上略舉世傳名跡・辨別是非・指斥譌僞・）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論書至此・創撰執使用轉之法・以爲後學規模・而今亡矣・）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唯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前舉鍾張二王爲書法之冠・至此則歷代孤紹・專宗右軍・）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禮樂記・其心樂者其聲嘽以緩・此嗳字乃緩字之誤・）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曹丕與曹洪書曰・睢水之上多文章・）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此言學書者當知古人心思所在・用筆變換・非爲形體所拘・）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詣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言學力功夫有先後・老少次第之分・）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敕（敕勉也・努力也・釋鼓釋效皆非・）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書學浩大・至此皆歸功於右軍・）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疏。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此乃勉人謙抑力學・愼勿妄自矜能・）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返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

敏．雖以兼通者焉．（辨別勁速遲留之效・必得兼通而後已・）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勁加之．亦猶枝榦扶疏．陵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遒・勁也・健也・而此作妍媚用・）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蓱．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論骨力妍媚二者・皆須兼到・）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資．質直者則俓侹不遒．剛佷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學不該贍・併無識鑒・且任情適欲・流弊多端・）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人心之靈・能通天人之變化・況書法在人・故雖運用未周・虧工祕奧・而識鑒在心・必能旁通博究・造詣無窮・）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眞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書學至此・筆端變化・超妙入神・書道成矣・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眞．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如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以耳爲目・貴遠賤近・此古今之通病・孫公之所以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糺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詳載六篇兩卷・今止存此卷・上論書之二篇・猶幸宋人以草書入石・得傳於後世・而世之釋文・以及編輯諸刻各印本・皆誤合爲一篇・而所謂執使用轉之法・卷下四篇・泯滅無聞・迨今訪求無所・使後學追慕無窮・良深歎惋・世有博雅高賢・或家藏古槀・或別有所得・幸付剞劂・合此二篇・遂爲完文・俾名跡晦而復顯・洵藝林之盛事・）第其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

垂拱三年寫記．

讀孫虔禮書譜．委曲詳盡．切實痛快．爲古今論書第一要義．惜其所撰執使用轉之法．泯滅無傳．即此二篇．亦以草書之刻石而幸存．然諸家釋文．以及編輯各鐫本．每多謬誤．按書譜始刻於宋之祕閣續帖．明之文氏停雲館、尚由續帖翻出．筆法具存．字形未失．猶足尋而味之也．今山右刻詳參草體．逐一訂正．俾無一字之或誤．釋之如右．

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止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或問筆法．張公皆大笑而已．或對之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屏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宅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却回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獎愛．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乃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眞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一作隙・）．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又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闇過之謂乎．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一本作製・）爲撆．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就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顧予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奇妙．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如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傑著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若精勤．悉當自妙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道．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暢．勿使拘肆．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曰．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筆法．得之老舅彥遠曰．吾昔學書．雖功深．柰何跡不至殊妙．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之而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之．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眞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如此．其跡可久．自然齊於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

而退。自此得攻書之妙。於茲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

十二筆法。由謹嚴而造精微。書學妙理。盡於此矣。

李陽冰筆法

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翰林九生法

一生筆　兔毫圓健。須經寫過。收貯待用。

二生紙　新出篋笥。暢潤受墨。

三生硯　臨用研墨。畢則洗而乾之。不可浸潤。

四生水　新汲清泉。

五生墨　隨用隨研。

六生手　功夫不可間斷。常令筋脈振動。

七生神　情懷暢適。神怡務閑。

八生目　寢息初興。眼明體靜。

九生景　時和氣潤。几淨窗明。

右翰林九生法。各本辭語。略有異同。核其理要。初無二致。

翰林粹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斯言良是。　爲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於古人。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我手。側鋒取妍。此鍾王不傳之秘。濡豪之次。法與鋒合。然後用筆無非法也。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意率然而作。　作字忌游滑。尤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也。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寫。　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　字看碑刻須像迹筆。又須挹其氣象。隨其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　學書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爲人作奴婢。集衆長於我。斯爲大成。

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河南、顏魯公、李北海、虞永興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木三分。亦被號爲奴書。終非自立之地。此書之大要。

黃山谷與友人書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鈎。臂肘著紙。故尙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觀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楷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米元章提筆法

陳寺丞名昱。伯脩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跡。書杜少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進黼扆贊表。筆書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學書攻苦

漢張伯英學書。池水盡墨。

漢趙元叔云。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資。博學餘暇。敏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

魏鍾元常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嘗與子會論書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裏。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每見萬類。則而象之。

晉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暇卽折蒲學書。

梁僧智永。登樓不下四十年。積退筆作筆冢。

南齊徐伯珍少孤貧。以釘畫地學書。

北魏游明根。幼爲牧羊奴。以壺漿倩人書字於路旁。時畫地學之。游雅賢之。教以書。仕至大鴻臚。

唐顏惟貞。字叔堅。魯公之父。少孤。育於舅氏殷仲容。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元孫、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學之。

唐劉仁軌。字正則。少貧賤。好學。每畫地書空寫所習。

唐僧懷素。幼時學書無紙筆。嘗製木盤木板學之。盤板皆穿。

宋韓魏公琦。少年貧時。學書無紙筆。庄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書。遇烈日及小雨。則張敞繖以自蔽。

宋歐陽文忠公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

顏魯公嘗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亦嘗請論筆法。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

米元章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也。

明解學士云。古人學書。几石皆陷。

學書感會

張長史旭見荷擔爭道。而得書法。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入神。

雷簡夫聞平羌江水暴漲聲。想其洶湧奔騰澎激之勢。而頓悟用筆。

文與可學書十年。未得古人筆意。偶見道上蛇鬬。遂得其妙。黃山谷出峽。見長年盪槳。而知書法。

荷擔爭道、舞劍、江聲、蛇鬬、盪槳之類。本與書法無涉。然人工便捷。天機活潑。觸情感會。歸之於書耳。

自古迄今。論書之言。莫可紀極。然猶因人而傳。其餘廢蕪泯滅者。又何可勝數也。此卷止摘其最要。以便初學。不及千百之一耳。至於集刻諸編。莫詳於佩文齋書畫譜。他如朱長文之墨池編。近世馮鈍吟之書法正傳。尚堪備覽。欲廣見聞。自有各全集。

此卷所摘法言。每段之後。閒有註釋。凡低兩字者。係前人原註。低三字者。即履貞綴言。

書學捷要卷下

書有撥鐙法。鐙古燈字。撥鐙者。聚大指食指中指撮管杪。若執鐙挑而撥鐙。即雙鉤法也。雙鉤者。食指中指尖鉤筆向下。大指拓住。名指小指屈而虛懸。幫附中指。不得著筆。則虎口開。掌自虛。指自實矣。此謂雙鉤。依此學書。則圓轉勁利。揮運自如。文衡山曰。李少卿嘗言。我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千言。蓋公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者。能三指擫管。懸臂疾書。按此即撥鐙雙鉤法也。後人目爲三指立異者。大謬也。蓋書法精勁圓活。全在三指之尖。然三指尖最難結實。更難活動。尤須臂腕指三者功夫齊到。方能成書。所謂指運筆而腕不知。既入化境。乃悟妙理。此古人不言之祕。單鉤者。食指中指參差不齊。食指鉤向大指。中指鉤向名指。此是單鉤。黃山谷與人書云。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尙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故學書第一執筆。執筆欲高。低則拘攣。執筆高則臂懸。懸則骨力兼到。字勢無限。雖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書法也。米元章授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字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但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故撥鐙懸臂之法。造詣無窮。古之能書者。無不皆然也。

書有擘窠書者。大書也。特未詳擘窠之義。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筆。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撥鐙。大筆大書用擘窠。然把握提斗。大筆用擘窠。仍須雙鉤。用名指揭筆。不可五指齊握。

書法有屋漏痕、折釵股、壁坼、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者。屋上天光透漏處。仰視則方圓斜正。形像皎然。以喻點畫明淨。無連綴牽掣之狀也。折釵股者。如釵股之折。謂轉角圓勁力均。壁坼者。壁上坼裂處有天然清峭之致。若夫畫沙印泥。乃功夫至深處。水到渠成。從心所欲。非可於模範中求之。前人立言傳法。文字不能盡。則設喻辭以曉之。假形像以示之。如以屋漏痕爲屋漏雨。壁坼爲字之絲連處。撥鐙爲馬鐙之類。失指甚矣。且雙鉤之法。形如馬鐙。似是矣。然撥字之義莫解。至謂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比擬尤爲穿鑿。又相傳七字撥鐙法曰。擫、𢫬、鉤、揭、抵、拒、導。擫謂大指上節骨下端。𢫬謂捺食指中節骨旁。鉤謂中指鉤筆令向下。揭謂名指甲肉際揭筆。抵拒即鉤揭之重覆。導謂小指附名指導送。按此執筆之法。正是單鉤。不宜於書。惟小楷可用。餘皆不可。且其言曰。撥鐙者。欲虎口開。形如馬鐙也。豈知大指上節骨下端。食指中節骨著筆。虎口已閉。馬鐙之形已失。中指鉤筆向名指。小指附名指。則是五指分作兩起矣。又何能揮運乎。

臨摹用工。是學書大要。然必先求古人意指。次究用筆。後像形體。唐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似。務在求其氣骨。而形勢自生。顏魯公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書當自悟耳。孫虔禮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書有本。分隸用筆。備兼諸體。若眞書、自崇魏晉。而規模更在唐碑。至於行書。則禊帖聖教序實爲至難。然後世以書法稱者。無不從此入手。故成功雖不同。而師法自高。馮鈍吟云。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可擘把。

學書未有不從規矩而入。亦未有不從規矩而出。及乎書道既成。則畫沙印泥。從心所欲。無往不通。所謂因筌得魚。得魚忘筌。

王右軍云。夫書大須存意思。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筆尖如落筆芻勢。無一毫如筆尖勢。爲一字須數體俱入。學書須領會斯語。方成書法。

王右軍云。心是將軍。故學書必先作氣。立志高邁。勇猛精進。盡一身之力向臂。臂歸指。指迄於尖。撮管懸臂而後運筆。運之既久。使臂腕如鐵。指尖堅勁。運筆如飛。縱橫收放。心不知有手。手不知有筆。始則大字繼以小字。窮年累月。臨摹力學。庶幾近之。

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若循牆依壁。祗尋蹤跡。則疵病百出。如歐陽正書。刻勵勁險。碑字偏於長。顏魯公正書。沈厚雄勁。碑字偏於肥。褚河南深於用筆。字勢似軟弱。李北海筆畫遒麗。字形多寬闊不平。米襄陽奇逸超邁。體勢似疎散。蘇文忠公書得晉宋風格。用筆豐而多扁。趙文敏雖慕二王。碑刻頗似張司直。然各家書法。眞書與行書不同。碑字與小楷異形。當究其用筆。非僅摹形似。至於唐人以上碑

刻．歷年久遠．揩搨模糊．後人重加刻劃．面目既非．更摹形似．失之遠矣．

學貴專詣．不尚空談．唐之張司直從申、鋒拳握管．書名獨步江表．馮侃兩指撮筆．書法稱於西蜀．況撥鐙懸臂之法．最爲捷徑．學之不已．何患無成．

作書須縱橫得勢．若前後齊平．上下一等．則有字如算子之譏．獨字中橫畫宜平．忌左低右高．左長右短．趙子固嘗論之矣．歷觀古帖．凡長畫皆平．是以行間整齊．無傾側之患．惟李北海行書、橫畫不平．斯蓋英邁超妙．不拘形體耳．古人作一字．橫畫須連滿一行．一畫之勢．如千里陣雲．謂下筆之際須存意思．忌左右圓勻無力．

沈著痛快．書之本也．黃山谷云．書貴沈厚．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大病．夫書貴肥．其實沈厚非肥也．故肥而無骨者爲墨豬、爲肉鴨．書貴瘦硬．其實清挺非瘦硬也．故瘦而不潤者爲枯骨、爲斷柴．

書法勁易而圓難．夫圓者勢之圓．非磨稜倒角之謂．乃八面拱心．即九宮法也．然書貴挺勁．不勁則不成書．藏勁於圓．斯乃得之．

書之大要．可一言而盡之．曰筆方勢圓．方者、折法也．點畫波挐起止處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圓者、用筆盤旋空中作勢是也．圓出臂腕．字之筋也．故書之精能．謂之遒媚．蓋不方則不遒．不圓則不媚也．書貴峭勁．峭勁者、書之風神骨格也．書貴圓活．圓活者、書之態度流麗也．

橫畫起輕而收重．豎畫起重而收輕．古人謂橫畫豎起．豎畫橫起．此言似難解而易知也．蓋書中筆畫．必有稜側方筆．即三折勢是也．如豎畫之起．其上須有方勢．方則左右皆有稜角．左右既有稜角則似橫起、非眞正橫起也．橫畫之理亦然．

書法有折鋒搭鋒．乃起筆處也．用強筆者多折鋒．用弱筆者多搭鋒．如歐書用強筆．起筆處無一字不折鋒．宋之張樗寮、明之董文敏用弱筆．起筆處多搭鋒．

元李雪庵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施之於側勒努．則八運筆皆備此法．蓋用之於大字．是以元時禁中扁額．皆雪庵所筆．雖趙松雪亦推讓之．至明景泰中．李淳進八十四條結構法．蓋從李雪庵八法用筆．及陳繹曾、徐慶祥書法增減而成者．此乃題署擘窠大書法也．今人收作小字．以教初學．殊失古人立法本意．

書有捺滿提飛之法．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此作書要訣．亦自然之理．

書有筋骨血肉．前人論之備矣．抑更有說焉．蓋分而爲四．合則一焉．分而言之．則筋出臂腕．臂腕須懸．懸則筋生．骨出於指．指尖不實．則骨格難成．血爲水墨．水墨須調．肉是筆毫．毫須圓健．血能華色．肉則姿態出焉．然血肉生於筋骨．筋骨不立．則血肉不能自榮．故書以筋骨爲先．

學書有捷徑．古人居則畫地廣數步．臥則畫席穿表裏．以此推之．則學書者不必習筆也．解學士謂古人學書凡石皆陷．則學書之法．不必習筆、可知矣．古人有不傳之祕．在後人心領神會．力行無怠耳．

古人以書稱者．不特書法精能．而摹搨雙鉤．尤極研究．至於石刻．尋世更不輕作．唐世搨書之人內廷供奉．鐫碑之人．非有爵位、即爲名士．是以唐人以上碑刻甚精．而漢碑氣格尤厚．古人用意之深．洵非後世所能彷彿．今漢碑剝蝕已盡．唐碑歷年久遠．擊搨不已．每多裂泐．後人重復刻畫．故態全非．不獨筆意無存．並形似而失之．學書摹倣．正須善自采取．

書有運腕之說．而不及臂指．更有言運腕者．欲腕之轉動而成書．引王右軍之愛鵝．謂取其轉項若動腕．穿鑿甚矣．是蓋不知運之義、而腕之爲何物也．夫運者先運其心．次運其身．運一身之力．盡歸臂腕．堅如屈鐵．注全力於指尖．運之既久．俾指尖勁捷．運筆如飛．造乎至精極熟．則折釵屋漏壁坼之妙．自然具於筆畫之間．而畫沙印泥之境．於是乎可得矣．或問周身之力如何可到．曰臂肘一懸．則周身之力自至矣．

歐陽文忠公謂東坡先生曰．當使指運筆而腕不知．此言極運腕之致．

小字法帖、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像贊、曹娥碑、虞季直表、洛神十三行、麻姑仙壇記、陰符經爲最著．而仙壇記尤筆畫嚴整．行間茂密．能每日臨寫一通．則無難寫之字矣．

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搨．蓋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爲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重加刻畫故也．如歐陽率更書．雖曰刻厲勁險．然舊搨諸碑．筆致蕭疎．極遒媚之態．近誣歐書爲呆板．乘而不學．豈學弗克至．抑搨本不堪．有以誤之．然世之言蘭亭者．必推定武．定武爲歐陽臨本．飄揚俊逸．曠絕千古．豈其眞書遽爾若此哉．明季以前人．未嘗不學歐書．嘗見墨跡．精細可愛．何今昔相去之懸絕．舊鈍吟謂明朝人字一筆不可學．蓋指明之季世人效董思白、用羊毛弱筆作軟媚無骨之書而言也．

懸臂作書．實古人不易之常法．上古席地凭几．又何案之可據．凡後世之以書法稱者．未有不懸臂而能傳世者．特後人自幼據案作書．習於姿安．去難就易．以古法爲畏途．不以爲常．反以爲異矣．惟是今人氣稟淺薄．急切未能入彀．則據案淺執．俾易成書．此亦人情之常．且小字懸臂尤難．詎能一槩強抑而行之．則學書者竟有束手之虞．將望而卻走矣．但學書之際．必須提管懸臂．而行草八分．大字中字．斷不可淺執．若背古法．終歸俗品．爲之既久．力到自然．則輕車熟路．揮運自適．視據案淺執．反索然無味．即欲不懸．不可得矣．近有朝鮮國舉人浮海失風．羈留浙省．見其執筆若此．猶漢唐遺法也．

草書之法．筆要方．勢要圓．夫草書簡而益簡．全在轉折分明．方圓得勢．令人一見便知．最忌扛肩闊脚．體勢疎懈．尤忌連緜游絲．點畫不分．王右軍云．若欲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爲之．其草書亦復須像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凡學草書．細繹斯篇．

草書必宗右軍．然古搨難得．今之傳世者．轉輾摹刻．僅存形體．筆畫已失．惟孫虔禮草書譜．全法右軍．而三千七百餘言．一氣貫注．筆致具存．實爲草書至寶．雖宋刻甚少．而文氏停雲館本．尚可臨摹．若近世翻刻．則惡劣不堪矣．初學草書．但置帖於前．而畫之．先儘其勢．次求其筆．令心手相應．乃是捷徑．若遇伸紙研墨．對帖描摹．輒至畏難而退．

前輩云。草字須逐字寫過。若臨時記憶。率意爲之。則心手不應。生疎杜撰。不復成書。

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前輩云。必字於字無草書。然晉唐草書中無草體者甚多。如老仁乃世、古月丹英之類。皆無草體。而草訣百韻歌有云。市於增一點。于衙點是丹。既防空作古。世老偏多少等類。已脫古法。而莫寫包庸守添一牛車幸等句。尤爲不解。他如七紅卽是袁、十朱知奉已、盜意脚同適、門干認是卑、乙九貼人飛等語。則又不辨草法。牽湊成句。且草書變幻不一。豈此數言足以盡之。詳其意指淺陋。倘非宋元人所作。

楊升庵墨池瑣錄云。金時錦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自漢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止。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爲之序。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韻。洪武初、蜀邸又翻刻幷趙公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此楊升庵之言也。迨今卽蜀邸翻刻、亦不得復見矣。

東漢上谷王次仲。於章帝建初中、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始造楷法。卽八分書也。分書乃變古隸而爲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鍔。惟用波磔以伸之。與眞書永字八法用筆不同。訣曰。方勁古拙。斬釘截鐵。然筆畫要須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學書不辨八分楷法。難免庸俗。蓋八分實兼衆體之長。能悟此理。方是法書。夫書雖多體。而用筆一也。然筆意可參。而形體不可雜亂也。

漢人八分書。筆鋒中出。包括篆隸。極古峭勁拔之致。當知其用筆之意。刻勵爲之。最忌依樣描摹。但求形似。古人於此法極深究。故氣格高古。誠非欲多此一體。而炫其所長。要知漢人分書。隨處可書。不僅書碑而已。卽碑陰記名記數之書。俱用八分。其意可知矣。甄鈍吟云。漢人八分。石刻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分書石刻。始於後漢。然年代既遙。石質磨泐。妍媸莫辨。惟曹全碑、明季始出土。於漢碑中最爲完好。而未斷者尤佳。邇來擊搨既久。字跡模糊。時人重加刻畫。惟碑陰五十餘行。搨本既少。筆意俱存。雖當時記名記數之書。不及碑文之整飭。而蕭散自適。別具風格。非後人所能彷彿於萬一。此蓋漢人眞面目。壁坼屋漏。盡在是矣。

書有六要。一氣質。人稟天地之氣。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貴賤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資。有生而能之。有學而不成。故筆資挺秀穠粹者。則爲學易。若筆性笨鈍枯索者。則造就不易。三得法。學書先究執筆。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其最要云。第一執筆務得圓轉。毋使拘攣。四臨摹。學書須求古帖眞跡。撫摹研究。悉得其用筆之意。則字有師承。工夫易進。五用功。古人以書法稱者。不特氣質天資得法臨摹而已。而功夫之深。更非後人所及。伯英學書。池水盡墨。元常居則畫地。臥則畫席。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後名播當時。書傳後世。六識鑒。學書先立志向。詳審古今書法。是非灼然。方有進步。六要俱備。方能成家。若氣質薄則體格不大。學力有限。天資劣則□學鮮。而入門不

易。法不得。則虛積歲月。用功徒然。工夫淺則筆畫荒疎。終難成就。臨摹少則字無師承。體勢粗惡。識鑒短則徘徊今古。胷無成見。然造詣無窮。功夫要是在法外。蘇文忠公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是也。

張長史云。第一執筆。毋使拘攣。其次紙筆精佳。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況書法精微。揮運之際。全賴筆毫。相稱古來書家。自明季邢王文祝以上。從未有以羊毫弱筆之書得傳後世者。攷之蒙恬造筆。鹿毛爲柱。被以秋兔。衞夫人云。筆取崇山絕仞中兔毫。鋒齊腰強者。王右軍之鼠須筆。歐陽蘭臺之貍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是以古稱筆有竹兔之名。又造筆之法。副切須齊。何容有此狼羊毛水浸尖細軟筆之製。夫書不工。猶可求之於法。幷器具而失之。則不可爲矣。曹秋岳云。白蠟打紙。筆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若羊狼毛筆白蠟紙。作軟媚無骨之書。寧不有背古人乎。

攷造筆之法。兔毫爲最。兔有紫白花之分。紫爲上。花白次之。純用紫毫。則軟而圓健。若兼花白。則堅強勁利。作骨峭之書。非紫兼毫不可。若狼毫卽攙雜之貍須出北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於羊毫、出吾郡語溪者佳。然其性極柔。純用斷不可。又香貍之毛硬而脆。若倍用羊毫而兼兔貍。用作大字。則剛柔竝濟。妙不可言。惟在造筆者。毫足而工倍。依古法製造。自然合用矣。

凡學書、須求工於一筆之內。使一筆之內。棱側起伏。書法具備。而後逐筆求工。則一字俱工。一字既工。則一行俱工。一行既工。則全篇皆工矣。斷不可湊合成字。孫虔禮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黃山谷謂書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是也。

古人學書之法。蓋亦有獨得之祕。耳聞面授。難傳於筆札之間。如韋仲將之書凌雲臺。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而運徑丈之勢。施生雨、於一粒芝麻之微。而書七絕一首。他如籀篆。古隸八分。章草飛白。鵠頸龍爪之類。各體精備。更從何處學起。斯蓋氣魄所聚。精神貫注。思通神明。故能臻此。書雖曲藝。造詣無窮。

前人評書。亦有偏徇失實。褒貶不公處。至如趙文敏書法。雖上追二王。爲有元一代書法之冠。然風格已謝宋人。至詆以奴書者。李伯楨之失實也。譽之以祥雲捧日儀鳳沖霄者。解學士之偏徇也。夫右軍、書聖也。梁武帝書評止云。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而解之評趙。則越右軍而上之矣。至若張司直從申、於唐人書家中。不甚顯著。字跡之傳亦少。今有延陵季子廟碑。乍觀形體。頗似趙書。然筆畫沈峭。風格蕭疎。較之趙書。相去實殊。何後之人但知有趙文敏。而不知有張司直。是以孫虔禮之作書譜。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楷隸八分莫辨者。晉人書勢之未明也。八分楷法爲隸者。宋人臆說之誤也。隸始於秦。篆之省筆也。既趨簡易。巧麗日生。流而爲眞書。歧而爲楷法。楷法者。八分也。以眞爲隸者。六朝唐人也。以隸稱楷法八分者。後世之謬也。

書肇於畫。象形之書。書卽畫也。籀變古文。斯邈因之。楷眞草行之變。書離於畫矣。昆蟲、草木、山水、人物、黼黻、藻繪、傅采、飾色。畫異於書矣。後人遂以畫字分二音。以字畫之畫爲入聲。繪畫之畫爲去聲。書畫同源。失指甚矣。古者書於竹帛。後世遂爲刻竹。點漆以爲書。引韋編三絕爲口實。韋編三絕喻辭也。豈實有其

事哉．且夫竹者造紙之物也．紙從絲帛．乃綿繭之屬．即紙之本色也．楮、藤、敝布、魚網、黃麻、白麻之類．後世．得以本色名其紙．何古人竹帛之稱．而必謂其刻竹乎．然竹可刻．而帛不可以刀刻漆點也．且古人愼事博記．有笏簡鉛槧之執佩．隨時記事．過則拭之．而刻竹點漆．蓋別是一種書耳．西晉之汲郡魏冢、南齊之襄陽楚冢是也．夫魏襄安釐、在孟莊之後．下迨秦漢不遠．筆墨具備．豈皆刻竹點漆乎．考後漢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而止．蓋恢去古未遠．故欲放而爲之．殺青者．火炙竹青．令汗出．則易書而不蠹．若夫汗青、青史．史官刻竹書事．義取鐵筆不移．此亦相傳之說．古者天子諸侯．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后妃則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彤管、赤管筆也．至於筆墨書畫見於經傳者．如詩之貽我彤管．論語、子張以夫子之言書諸紳．紳非竹爲之．而可以刀刻漆書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其田子方篇有云．宋元君集畫工．皆舐筆和墨．則筆墨豈僅施於畫．不得施於書．恐無是理也．蓋自有書契．即有紙筆．唐李石續博物志、明解學士縉竹略言之矣．事無關於書學．而書畫源流．不可不辯而斷之也．

書法有侸筆．侸音豎．立也．與豎字同音義．侸筆者、短努也．夫既有努法．而復設此條．誠贅文也．而各刻本又皆誤作偤筆．偤無其字．不詳釋音義故也．

書有衄挫之法．（俗作朒、音肉、挫也．挫、折也．）折鋒方筆也．法出於指斂其筆．豪用於點．侸棱側緊峭．如擢崖礫石．斬釘截鐵．施於字畫之間．則風格峻整．加以八面拱心．功夫到處．始稱遒媚．草書尤重此法．則繼續顧盼．轉折分明．

秀水朱閑雲．以布衣而工書法．嘗纂書學捷要一編．出以示余．余惟古今論書者多矣．編籍之繁．奚啻充棟．散漫浩瀚．幾使學者有望洋之嘆．後世著述雖多．又皆沿襲陳言．漫無甄別．細研是編．刪繁就簡．彈思古法．發揮意指．釐正謬誤．而於孫過庭書譜．尤精研確覈．辨晰微茫．發前賢之祕奧．其有裨書學．豈淺鮮哉．吾友淥飲刊入叢書．用爲後學津梁．亦不負閑雲苦心已．因爲識之．嘉慶戊辰秋八月望日

晉齋趙魏書．

書品

庾肩吾書

陳眉公重訂書品

梁　庾肩吾　著
明　王子逸　校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于玄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書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字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頡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含鳳鳥已分虫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斂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輙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務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大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蕪移楷真于重宏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峯巒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字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于胷中巧意發于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部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義射之不注妙斵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

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于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最驗天骨兼以製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胤　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夏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孔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聯鑣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眞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栢玄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晉獻于璽冰寒于水伯道府問朝廷遠封其跡德昇之妙鍾胡各拱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吳主元宗孫皓
衛覬伯濡　左子邑伯字　衛桓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范懷約
張永景初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果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逢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郭下後生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权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弘　庾亮元規
王洽　郗超吳興　張翼　宋文帝劉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玄暉　劉繪
陶隱君名弘景　王宗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权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無儕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郗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君仙才翰采拔于山谷王崇素繪　靡倫篇筆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翊　梁宣　魏徵玄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庾黔婁
費元瑤　孫奉伯　王會　羊祢权子

論曰此二十一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庭堅　張紹
陰光　韋熊少季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朓
徐羡之　孔間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右二十二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迹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駈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倘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右書品庾肩吾所著載漢魏以來能書者肩吾生梁代相去不遠近者同時宜其評論精核如此後唐張懷瓘宋濤溪氏皆有論著不過稍加損益附以近世者耳夫古文窮于真草書法盡于六朝取法乎上者斯亦可以考見矣

萬曆元年孟秋羅浮山樵書

右書品一卷梁散騎常侍新野庾肩吾慎之撰玉海云肩吾集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以張芝爲首品爲九例蓋倣班固古今人表例於三等之中又各區爲三等也惟以草正疏通專行於世故於諸體不復兼論而又以隸書爲即今時正書玉海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集古錄始以八分爲隸書此論蓋自肩吾發之也此與鍾嶸詩品皆六朝遺書爲藝苑所不可廢而通考祗收詩品不收書品直齋書錄解題謂如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工拙正與射御同科應削歸雜藝不以入經錄馬氏闢之謂以偏旁音韻入於小學真行草篆入於雜藝一書析爲二門於藝無當似矣而檢通考二門中仍不載書品書斷何哉按上王澍識

書品一卷

梁庾肩吾撰肩吾字子慎新野人起家晉安王國常侍元帝時官至度支尚書事蹟具梁書文學傳是書載漢至齊梁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爲九品每品各繫以論而以總序冠於前考竇臮述書賦稱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何至遼敻使鉛刀之均鋒稱並利而則傚云云其於肩吾書學不甚推許又其論述作一條稱庾中庶品格拘於文華則於是書亦頗致不滿然其論列多有理致究不失先民典型如序稱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此足正歐陽修以八分爲隸之誤惟唐之魏徵與肩吾時代遼不相及而並列其間殊爲顯舛故王士禎居易錄詆毛晉刊本之譌又序稱一百二十八人而書中所列實止一百二十三人數亦不符殆後人已有所增削然張彥遠法書要錄全載此書已同此本併魏徵之謬亦同則其來久矣

古今書評

袁昂撰

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弟子。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人。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庾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揷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不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法書要錄

張彥遠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法書要錄十卷唐張彥遠撰書首有彥遠自序但署河東郡望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公武讀書志亦但稱其字曰愛賓而仕履時代皆不及詳今以新唐書世系表藝文志列傳與彥遠自序參考知彥遠乃明皇時宰相嘉貞之元孫序稱高祖河東公即嘉貞其稱曾祖魏國公者爲同平章事延賞（案延賞封魏國公本傳失載僅見於此序中）稱大父高平公者爲同平章事宏靖稱先公尚書者爲桂管觀察使文規唐書皆有傳此書之末附載盡諸本傳不知何人所作乃稱彥遠大父名稔考歷代名畫記中有彥遠叔祖名諗之文非其大父亦非稔字顯然舛謬至本傳稱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寺卿藝文志亦同而世系表作祠部員外郎則未詳孰是也是編集古人論書之語起於東漢迄於元和皆具錄原文如王愔文字志之求見其書者亦特存其目惟一卷中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一篇二卷中蔡倫書無定體論一篇四卷中顏師古註急就章一篇張懷瓘六體書一篇有錄無書然目錄下俱註不錄字蓋彥遠所刪非由闕佚其急就章註嘗以無關書法見遺餘則不知其故矣其書採摭繁富漢以來佚文緒論多賴以存即庾肩吾書品李嗣眞後書品張懷瓘書斷竇泉述書賦各有別本者實亦於此書錄出自序謂好事者得此書及歷代名畫記書畫之事畢矣殆非夸飾也末爲右軍書記一卷凡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皆具爲釋文知劉克莊閣帖釋文亦據此爲藍本則其沾溉於書家者非淺尠矣

法書要錄自序

彥遠家傳法書名畫自高祖河東公收藏珍祕河東公書迹俊異尤能大書本傳云不因師法而天姿雄勁（定州北嶽碑爲好事所傳）曾祖魏國公少稟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作大父高平公幼學元常自鎮蒲陝迹類子敬及處台司乃同逸少書體三變爲時所稱金帛散施之外悉購圖書古來名迹存於篋笥元和十三年憲宗累訪珍迹當時不敢緘藏遂皆進獻長慶初又於幽州散失傳家所有十無一二先君尚書少耽墨妙備盡楷模彥遠自幼至長習熟知見竟不能學一字夙夜自責然而收藏鑒識有一日之長因採掇自古論書凡百篇勒爲十卷名曰法書要錄又別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有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豈敢言具哉

法書要錄目

述書賦上下
論歷代自周至唐一十三代
論工書史籀等一百九十八人
論署證徐僧權等八人
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
論徵求保聚韋述等二十六人
論利通貨易穆聿等八人

法書要錄目錄

卷一

後漢趙一非草書
晉王羲之論書
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不錄）
晉衛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宋羊欣采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答太祖書
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文字志目
齊蕭子雲論

卷二

梁虞龢論書表
梁武帝論鍾書十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梁庾肩吾書品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卷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真後書品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徐浩論書

徐浩古迹記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父相國高平公蕭齋記
蔡惏書無定體論（不錄）

卷四

顏師古注急就章（不錄）
張懷瓘書詁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書議
張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不錄）
唐朝敘書錄
韋述敘書錄
盧元卿法書錄

卷五

竇臮述書賦上

卷六

竇臮述書賦下

卷七

張懷瓘書斷上

卷八

張懷瓘書斷中

卷九

張懷瓘書斷下

卷十
右軍書記

法書要錄目錄終

法書要錄卷一

唐河東張彥遠集

後漢趙一非草書
晉王羲之論書
晉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不錄）
晉衞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宋羊欣采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荅太祖書

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文字志目
齊蕭子雲論

○後漢趙一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宏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隷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

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摛扶柱桎詰屈叐乙不可失也齓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顔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

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元淸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

○晉王右軍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平南郎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其

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弃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删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陸斷犀象

㇏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乀　崩浪雷奔

㇆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

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

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

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千金勿傳

○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齊王僧虔錄）

臣僧虔啟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聞謹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宣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宏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宏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宏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題以籠盛誕

轆轤長絙引之使就牓書之牓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絶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者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稾草稾是相聞書也瓘子恆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也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史三世善草稾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泰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傳鍾法晉丞相王導善稾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二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稾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羲之第七子也）兄元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脩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脩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宏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

○傳授筆法人名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雲蕭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於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

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於此矣

○南齊王特進荅齊太祖論書啟

僧虔啟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帙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牒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謬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書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恆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眞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元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邱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邱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邱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眞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眞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毫之美邈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舉體精傳靈奧執翫

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翫好領軍之靜逸若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覩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秘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訛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允狸骨右軍以爲絕倫其功不可及繇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毅亦行於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稾世傳其善瓘子恆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牓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牓題牓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鴻臚

○宋王愔文字志三卷（未見此書今錄其目）

上卷目

古書有三十六種

古文　篆　大篆　象形篆

科斗篆　小篆　刻小篆　摹篆

隸書　署書　書　繆篆

鳥書　尚方篆　鳳篆　魚書

龍書　騏驎書　龜書　虵書

仙人書　雲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　垂露篆　倒薤篆　偃波篆

蚊脚篆　草書　楷書　飛書

塡書　稾書　行書

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　書勢五家

中卷目

秦漢六十人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趙高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漢元帝

史游　劉向　孔光　爰禮

揚雄　陳遵　杜林　劉睦

衛龐　劉竊　曹喜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徐幹　賈魴

賈逵　左姬　許塡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珍　羅暉

趙襲　崔瑗　皇甫規妻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得昇　師宜官

張超　李巡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宏　左伯　姜詡

梁宣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胡昭　魏武帝　邯鄲淳

衛規　杜恕　諸葛融

下卷目

魏宋五十八人

韋誕　張揖　郭淮　韋熊

來敏　鍾會　皇象　何曾

傅元　韋宏　辛曠　魏徵

諸葛瞻　楊肇　岑泉　張宏

朱育　江偉　司馬攸　陳暢

滿爽　楊經　呂悅　衛恆

衛宣　裴輿　孫皓　杜預

向泰　裴邈　張柄　張越

羊忱　索靖　牽秀　羊固

辟閭訓　王導　庾翼　王蒙

荀輿　王廙　李式　劉劭

王循　王裕　王羲之　衛夫人

李欽　王怡　郗愔　任靖

王獻之　李韜　張彭祖　謝安

王珉　桓元

○梁蕭子雲啟（蕭子雲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著啟云）

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啟上

法書要錄卷一終

法書要錄卷二

梁虞龢論書表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庾肩吾書品論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〇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宜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鴈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元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遺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祕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眞僞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眞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眞僞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叅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悉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元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眞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力及飛龍之始咸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祕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眞僞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閒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荊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環翰展好寶法鉛質縑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龎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一作[illegible]）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緣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爲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眞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

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郤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

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又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眞又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礦（一作[illegible]）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淸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作材）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元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嘗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

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元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荅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褫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爭奪之色掣褫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荅之朝廷祕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逆乃欲一時燒除左

右懷讓者若相譬說乃止臣見衞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間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謂牽掣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

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半矣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茲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

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啟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褾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賞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荅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眞迹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又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賛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叡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賫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歛望慇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梁武帝又荅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繇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隱居又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繇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讃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屛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稱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衞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彼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欸方一紙（是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郎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又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及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

公

陶隱居又啟

啟伏覽書用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襃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眞方宏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畏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閤恐或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竟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意得諧稱下情歡仰賚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卯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寶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又荅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又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覬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己巳莫分東柬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疏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選詩云伎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溢垂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嚬終未似學步豈如眞寔云亂剸緒是曰斅彝倫俗作於兹泯人途自此沌離合之詩絲來久矣不知譏剝爰加稱贊是其第六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荅人借車還白不具眞本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許乃告絕私弔荅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淸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險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爲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緇不從來許愼門徒居然盟㩜衛恆子弟寧不傷嗟詿誤衆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爲來尚矣沮誦蒼頡黃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蒼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盤音）均爲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衍人故人稱爲三蒼也夫蒼雅之學儒博所宗自景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云一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倣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横議實不自許敬俟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産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

字弗全體周禮以雜斯爲笄纚禮記以相近爲禳祈致令衆議叢殘音辭騞互蠢繇程邈變隸流傳末一鄭公尋諸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卽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亥丹陽五官邱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摘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畫字不依義歎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蕤彝不敎音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傚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亥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刁斗出於古器尒孱繇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階戾書十牒屛風作百體問以釆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巳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書汲冢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頑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塡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純墨璽文書節文書眞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鍾鼓隸釋作鍾鼎）龍虎篆鳳魚篆騏驎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驎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鸞隸蛇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蕁印刻符石經篆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眞草書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荅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淸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古卓絕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獬廌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衞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滕玉英元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爲翫對者盈縮其形狀叅詳其動植制一部焉此乃青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屛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鄗子凡百屛風傳者逾謬倂頓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乃有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嫱繇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爲三絕終是半癡人耳雜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梁庾肩吾書品論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爻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玆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上地卑可辨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翫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敎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漸失頴川之言竟遂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腳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繆起印中波囘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疎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玆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寵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霣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巒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欠尺驗於成字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君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斷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允）

阮研（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蔓髯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筆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爲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皆爲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功拙兼効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允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此九人允爲

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眞）

衛夫人（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桓元（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効可謂譬鹹於鹽氷寒於水伯道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眞後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元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魏武帝（曹操孟德）　孫皓（吳主元宗）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字子邑）

衛恆（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張永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稱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遞時供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同年後舉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暐（叔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　庾亮（元規）

王洽（敬和）　郗超（景興）　張翼　宋文帝（姓劉名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元暉）

劉繪　陶隱居（名宏景字通明）　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四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宏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功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繪靡篇書筆傳於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詡　梁宣　魏徵（文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宗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　庾黔婁

費元瑤　孫奉伯　王晉　羊祜（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楊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裴興　王癠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奥書尚文情披其藂薦非無香草觀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韜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韋熊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衛夫人 薛闡訓 謝晦 徐羨之

孔闓 顔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衡道迹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驊騮並駕不遠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元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袁昂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敕道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敕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獻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觀其眞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絕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邽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挍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

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矦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又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日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學痛字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其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聞古藝特

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挍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樓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誠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倣故左挍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覿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爲之咨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

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衞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側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付竝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

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招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訛謬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曰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法書要錄卷二終

法書要錄卷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唐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眞書後品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徐浩論書

徐浩古跡書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父相國高平公蕭齋記

蔡惲書無定體論（不錄）

○唐虞世南書旨述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叙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蒼史仰觀俯察鳥跡垂文至于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鍾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

則未闢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明其書朴略微而歷祀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做學而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迭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肇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數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闕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正書行書）褚遂良撰

正書都五卷（共四十帖）

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官奴）

第二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

第三東方朔贊（書與王脩）

第四周公東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自書文）尚想黃綺（七行）墓田丙舍（五行）

第五羲之死罪前因李叔夷（四行）瑯琊臨沂（三行）羲之頓首頓首一日相省（四行）三一之法（四行）尚書宣示孫權所求（八行）臣言瑯琊新廟（四行）晉侯侈（六行）

草書都五十八卷

第一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蘭亭序）纏利害（二十二行）

第二爰有猗人（九行）庾新婦（五行）九月二十三日羲之八日書（八行）十一月七日羲之報知少觴（五行）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書（六行）臣羲之言伏惟皇太后（七行）臣羲之言嚴寒不審（四行）臣羲之言伏惟陛下（五行）雨涼佳得書（五行）問庶子哀摧（四行）

第三

第四七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期晚生不有（六行）五月二十四日羲之頓首二旬哀悼行羲之報曹妹（五行）羲之頓首違遠亡嫂積年（八行）昨殊不散（三行）殷中軍奄忽哭之（三行）

第五羲之死罪亡兄靈柩（七行）五月七日羲之頓首頓首昨便斬草亡嫂尚停此（十行）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五行）秋中諸感切懷（五行）

第六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得示慰吾頻以服散（三行）二十三日發至長安（八行）羲之死罪不審何定尚扶持（四行）適違告承如常（五行）

第七羲之頓首鼻天殁（四行）羲之頓首奄承遘難（五行）羲之頓首君眼目（五行）六月十五日羲之頓首大行皇帝崩（四行）大行皇帝（五行）月半增感傷奈何（四行）

第八謝新婦春日感傷（七行）羲之死罪無亦永往（七行）謝范新婦得富春還疏（十行）向書至也須君至射堂（四行）

第九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比夏交（十一行）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之宗（十七行）君須復以何散懷（七行）

第十七月十三日告離得兄弟（五行）延期官奴小女（七行）不圖禍痛乃將至此（二行）日月如馳嫂棄背（五行）行近遣書想即至（二行）比書慰也汝不可（六行）

第十一羲之頓首快雪時晴（六行）未復知問時快即轉勝

（七行）去血有損不堪耿（三行）月行復半痛傷兼摧（三行）
第十二六月十七日告循紀（四行）柳苑比問賊（五行）足下猶
未佳（四行）羲之頓首卿佳不家中猶爾（八行）
第十三遍熱既歺一且盛農（五行）知齡家祖可悲慰（九行）山
下多日不復意問（十行）晚復熱想足下（八行）
第十四都下二十六日書云中郎（五行）近絕不得新婦諸
叔問（十行）九月十七日羲之報且行因孔侍中（八行）既遍
近羸劣（六行）
第十五想犬小悉佳（十行）謝新婦賢從弟（八行）隔日不知問
二旬哀傷（七行）
第十六省書知定疑來（二十六行）痛惜敬和寢息在心（九行）晝
從彫落將盡（十行）
第十七報恆何如（七行有一帖云羲之報恆何如）二月二日汝歸母（二行）
雖問和篤疾（十一行）此粗平安
第十八二十二日羲之報近得書（五行）毒熱瘡斷未甚耿
耿（五行）足下可不吾眼少劣（四行）再昔來熱如小有覺（十行）
第十九官奴小女（十行）一月二十五日（四行）大熱得告（五行）汝
中冷褚侯遂至羸（二行）

第二十過此燥鳥肉（四行）去龍牙復下（七行）向欲力親汝（五行）
姊告慰馳情（五行）晚來復何如（三行）兄安厝情事長畢（五行）
第二十一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旬增感（七行）十月十五
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八行）得示知羲之報（五行）
第二十二安西復問（二十六行）忽然夏中（九行）
第二十三得阿遮書（七行）二十五日告期（六行）二十日告姜
（三行）知慶等（三行）二十七日告姜氏母子（五行）得書知卿（四行）
第二十四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六行）卿各何以先
羸（四行）此上下不可耳出外（六行）六日告姜復兩始晴（五行）

書未去得疏爲慰（五行）
第二十五行復二旬傷悼情深（五行）羲之死罪難信非牋
（五行）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六行）夫人遂善平
康也（三行）羲之頓首節至遠感（五行）過一旬尋念傷悼（四行）
五月九日羲之頓首頓首雖未敍（五行）
第二十六敬祖足下如常慰之（五行）羲之頓首頓首從兄
雖篤疾（五行）轉熱想足下耳（七行）王逸少頓首晚佳也（七行）
第二十七八月十七日羲之報（五行）三十日告姜（九行）二十
二日告姜（五行）三十日羲之頓首報（五行）信還之夜下（七行）

第二十八曹丁妹（七行）未審大周嫂（七行）劫事當速（五行）
第二十九二十九日告仲宗（五行）十四日告劉氏女（六行）人
理之故（四行）十一月二十六日已摧退（二行）月行復旬感
傷（七行）有哀慘（七行）送此鯉魚（二行）諸婦小兒輩（三行）
第三十羲之愛報（七行）復想嫂安和（九行）得書知汝問（九行）
第三十一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六行）三月十九日羲
之頓首未春哀痛羲之自想上下悉佳（五行）八月十五
日具疏羲之再拜（六行）
第三十二羲之頓首月半感慕抽切（五行）改月感慕抽痛
當奈何（六行）昨歡宴可謂意（五行）向得信知足下癰（五行）
第三十三張博士定何日去（四行）八月二十六日告仲宗
（十行）兩無復解足下可耳（五行）六月羲之報至節哀感（四行）
初月一日告姜忽此年（四行）
第三十四極有眷意（四行）九月十八日羲之報近問（七行）司
州葬送（六行）
第三十五十四日告期明月半（十三行）十三日羲之報月
向半（四行）承上下不和反側（六行）過一旬哀痛兼至（八行）昨
暮遣信値足下以行（七行）諸哀毒兼至終日切心（七行）乃

復送鹽勞汝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得示慰之吾迎不快（五行）九月二十五日羲之
報禍出不圖（六行）陰寒足下各可不（八行）五月二日告胡
母甥幸（六行）夏中節除感遠兼傷（四行）
第三十八四月五日羲之報（五行）七日告期痛念元度（十行）
妹轉佳慶不乃帶不（三行）知靜婢猶未佳懸心（二行）治墓
下告以集也（三行）
第三十九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頓首過二旬哀悼（六行）
羲之頓首頓首想冬盛念一旦感歎並哀窮（十一行）十一
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冬月感歎兼傷（六行）
第四十十月二十二日羲之頓首頓首賢從隕逝（四行）想
家悉佳（九行）吾未得便得效（四行）吏轉颿輿寛休（六行）
第四十一二月州民王羲之死罪（六行）向書至也得示承
尊夫人轉平和（七行）五月十日羲之報夏中感遠（六行）時
見賢子君家平（三行）前郡內及兄子家比有（五行）
第四十二四月二日羲之頓首初月感懷（七行）得示慰之
足下克致（六行）羲之白服見仲熊（七行）知汝故爾欲食（三行）

第四十三紙一千（五行）僧遠遂佳也（三行）脯五夾（七行）羲之死
罪不當有桂
第四十四不知遠妹定何當至（八行）從兄弟一旦哀窮（四行）
昨遣書今日至也（四行）
第四十五知足下得吾書（七行）前比遣信（七行）想應妹普平
安（七行）臘遂佳也懸念（八行）比承至也得二書（四行）得二日
書具足下問（四行）足下在蕪湖（九行）不圖哀禍頻仍（五行）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道祖重能行（二行）十月二十日羲之頓首節近

歲終（六行）節除諸感兼哀（四行）四月二十日羲之頓首二
旬期等小祥（五行）新歲月感傷
第四十八羲之頓首一旦公除（四行）羲之頓首從弟子（四行）
歲盡諸感（五行）
第四十九四月九日羲之頓首報臘日（七行）得二謝書司
州喪（六行）二月六日羲之報昨書悉（四行）上下如常不（五行）
承都開清和（五行）
第五十二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一日有書（九行）事情無
所不至惟有長歎（五行）雨後無已不審體中各何如（九行）

知賢弟並毀頓（三行）
第五十一羲之頓首頓首何圖禍痛（五行）餘白張白騎遂
自猜疑（七行）晴便寒想轉勝（七行）六月十九日羲之報仲
熊夭折（三行）仲熊雖篤疾豈圖奄忽（四行）
第五十二汝母子比佳不（六行）十八日羲之頓首（四行）敬祠
雖久疾謂其年少（八行）五月二十七羲之報（五行）五月十
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三行）吾賢之常事耳（四行）
第五十三閏二月二十五日羲之白（四行）向書想至（四行）八
月十四日告父（四行）許元度昨宿（四行）七月六日羲之頓
首（五行）省告猶示（三行）修年雖篤（七行）
第五十四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八行）羲之死罪告終一十
行　二十九日羲之頓首（九行）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
昨（六行）
第五十五前使還有書猥（九行）羲之頓首二孫女（四行）四日
羲之頓首昨感寒（五行）八月二十五日羲之白頓首（五行）
得書為慰汝轉平復（六行）
第五十六周氏上下悉佳（六行）亡王等便以去十月禪（四行）
卿汝母子粗平安（八行）九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追傷切

剳（六行）
第五十七羲之頓首尋念痛惋（八行）長風一日哀窮（五行）得
信知問（五行）敬祖雖久疾（四行）初月五日羲之頓首忽然
此年（六行）
第五十八省別具懷（五行）阿康少壯（四行）范中書奄至此（三行）
妹復小進退（五行）羲之頓首昨暮兒疏（十一行）
晉右軍王羲之正書行書目貞觀年河南公褚遂良中
禁西堂臨寫之際便錄出唐初有史目寶此之標目蓋
其類也（未見草書目）

○唐李嗣真書品後（張彥遠曰李公之品甚有當處過事詞采不如直置評品量放袁品之作又不具人代為淺學者未深曉）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
仁義禮智藝成而下謂射御書數吾作詩品猶希聞偶
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
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為末信矣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
者亦當夐絕於終古無復繼作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
雖不足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與夫飽食
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記姓名此狂夫

之言也墜爾後生必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略庶幾
勉夫斯道近代虞祕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
王家令高司衛等亦並由此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
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君之盛烈苟非莘野之
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戒夌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今
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
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
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
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柬之受於虞祕
監虞祕監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
自無鑒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石以為寶玩
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於品藻自王僧
虔袁庾諸公已言之矣而或未周今採諸家之善聊指
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入
有可措者亦後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
敢寓言始於秦氏終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為十等

逸品五人

李斯（小篆）

張芝（草）　鍾繇（正）　羲之（三體及飛白）　獻之（草書行書）

右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
鈞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

（半草）

右四賢之迹揚庭效技策勳底績神合契匠冥運天矩
皆可稱曠代絕作而鍾張則筋骨有餘膚肉未贍逸少
則加減太過朱粉無設同夫披雲覩日芙蓉出水求其
盛美難以備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又
似凝霧沾濡繁霜搖落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
在又比寒瀾閑整秋山嵯峨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
暑調暢巖廊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鏗鏘金石其
芬郁也則氛氳蘭麝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覿
也則昭彰而在日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
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黼繡摛其七采故使離
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其飛白猶霧縠卷舒
烟雲炤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
白之仙也又如松巖點黛蓊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灑
散而成暮雨既離方以遁圓亦非絲而異帛趣長筆短

差難褸陳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嶽故謝靈運謂云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也而正書行書如田野學士越參朝列非不稽古寔乃時有漢體虎舊說稱其轉研去鑒疏矣然數公者皆有神助若喩之制作其雅頌之流乎

評曰元常每點多異義之萬字不同後學者恐徒傷筋骨耳然右軍筆變古質理不應滅鍾故云或謂過之庾翼每大服逸少曾得伯英十紙喪亂遺失常恨妙迹永絕及逸少與亮書曰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方乃大服羲之又曾書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別題右軍還觀之曰吾去時眞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然右軍終無敗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則神妙無方亦可謂之草聖矣

贊曰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上上品二人

程邈（隸）　崔瑗（小篆）

右程君首創隸則模範煥於丹青崔氏爰效李斯點畫皆如鐵石傳之後裔厥功亦茂此外鐫勒去之無乃負乎若校之文章則三都二京之比

上中品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衛瓘　韋誕　皇象

右自王崔以降更無超越此數君書雅勁於韋蔡皇衛草迹殆亞於二王鍾索遺迹雖少吾家有小鍾正書洛神賦河南長孫氏雅所珍好用子敬草書數紙易之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稟稟爲不亡矣又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王簡穆云無可以定其優劣亦何勞品書者乎

上下品一十二人

崔寔（章）　郗鑒　王廙　衛夫人（正）
王洽　郗愔　李式　庾翼
羊欣　歐陽詢　虞世南　褚遂良

右逸少謂領軍弟書不減吾吾觀可有十紙信佳作矣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前品措之中下豈所謂允僉望哉崔衛素負高名王庾舊稱拔萃崔章書甚妙衛正體尤絕世將楷則遠類羲之猶有古制稚恭章草頗推筆力不謝子眞郗李縱邁過於羊欣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筆勢恨少善於鐫勒及飛白諸勢如武庫矛戟雄劍森森虞世南蕭散灑落眞草惟命如羅綺嬌春鵷鴻戲沼故當子雲之上褚氏臨寫右軍亦爲高足豐豔雕刻盛爲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評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然許靜之迹殆不減小令常歎云小鍾書初不留意試作之乃不可得研之彌久如有髣髴乃知有晝龍之感耳安可厚誣乎此羣英允居上流三品其中銓鑒不無優劣

贊曰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羲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中上品七人

張昶（文舒）　衛恒　杜預　張翼
郗嘉賓　阮研　漢王元昌

右文舒西嶽碑文但覺妍冶殊無骨氣庾公置之七品張翼代羲之草奏雖曰小人幾乎亂眞更乃編之乙科涇渭混淆奇難品會至於衛杜之筆流傳多矣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非有餘便媚少儔匹嘉賓與王庾相將是則高手顏黃門有言阮交州蕭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故稱當時之冠絕然蕭公力薄終不逮阮漢王作獻之氣勢或如舞劍往往無隣幾

中中品十二人

謝安　康昕　桓元　邱道護
許靜　蕭子雲　陶宏景　釋智永
劉珉　房元齡　陸東之　王知敬

右謝公縱任自在有螭盤虎踞之勢康昕巧密精勤有翰飛鶯哢之體桓元如驚蛇入草銛鋒出匣劉珉比顛波赴壑狂濤爭流隱居穎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道護謬登高品迹乃浮漫陸東之學虞草體用筆則青出於藍故非子雲之徒正隸功夫恨少不至高絕也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房司空雕文抱質王家令碎玉殘金房如海上雙鶴王比雲間孤鶴

評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無自然之逸氣有師心之獨往偶有能者時見一點忽有不悟者終身瞑目而欲乘款段度越驊騮其亦難矣吾嘗告勉夫後生曰古歎知音希可爲絕絃者也

贊曰西嶽張昶江東阮研銀鷹貞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東名後身先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宗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右孫皓吳人酣暢驕其家室雖欲矜豪亦復平矣張如郢中少年乍入京輦縱有才辯蓋亦可知謝韞是王凝之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宋文帝有子敬風骨超縱狼藉翁煥爲美康樂往往驚遒高帝時時合興知慕韓彭之豹變有異張桓之拾青宗炳放逸屈攝頗效康許量其直置孤梗是靈運之流

下上品十三人

陸機　袁崧　李夫人　謝脁

庾肩吾　蕭綸　王褒　斛斯彥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藺靜文

錢毅

右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踳雜不倫或類蚌質珠胎乍比金沙銀礫陸平原李夫人猶帶古風謝吏部庾尚書創得今韻邵陵王王司空是東陽之亞房司隸張益州參小令之體蕭生正書甚爲鮮緊殊有規則錢氏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斛斯筆勢咸有由來司隸宛轉頗稱流悅皆藉名美殷氏擅聲題署代有其人堅乎有天才者或未能精之有神骨者則其功虛棄但有佳處豈忘存錄

下中品十八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文舒）　梁簡文帝

劉逖　王晏　周顒　王崇素

釋智果　虞綽

右范如寒儁之士亦不可棄滿比道世之夫時或堪採思光要自標舉蕃無足爽簡文拔羣貴勝猶雜纖作劉黃門落花從風王中書奇石當逕彥倫意則甚高迹少俊銳崇素時象麗人之姿智果頗似委章之質虞綽鋒穎迅健亦又次之矣

下下品七人

劉穆之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沈君理　陳文帝　張正見

右數君亦稱筆札多類效嚬猶枯林之青秀一枝比衆石之孤生片玫就中彥回輕快練倩有力孝元風流君理放任亦後來之所習非先達之所豁吾纂論書有異於是

評曰前品云蕭思話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亦則仙矣又云張伯英如漢武學道憑虛欲仙終不成矣商搉如此不亦謬乎吾今品藻亦未能至當若其顛倒衣裳白圭之玷則庶不爲也後來君子儻爲鑒焉

贊曰蚌質懷珠銀瓌蘊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迹思話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右軍之書成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歛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祕閣之寶揚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元宮至高宗又勑馮承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消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惜平一齠齓之歲見育宮中切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褾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褾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帖以眞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於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嫡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褾易以漆軸黃麻紙褾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簿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徹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璥貽岐王以求免屏此書因歸邸第崇徹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符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眞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韶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凡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

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唐徐浩古蹟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衞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眞行章草桓元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眞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眞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述師眞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眞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秘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异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寳於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

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
元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犯法後揩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衞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定中則天太后賁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眞迹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

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眞蹟勑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屛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腳因大人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婿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貴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眞蹟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篋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趁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褾軸得好圖書臣奏直集賢令求書畫元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眞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爲書讚是僞迹不近眞）行書一百五卷（並不書名姓帖）草書一百五十卷（以前得君書第一）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兩卷（論語一卷并注一卷寫成爲第一）

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臣
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
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爲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揚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褾是碧地織成褾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旣進奉賜路琦絹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令集賢院搨賜太子以

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經眞蹟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眞蹟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祇供稱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僞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眞迹代無鑒者詐僞莫分臣今暮年心悟眼暗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謀竇臮並入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僞知眞無出其右臣長男璹臣自敎授劝勤學書在於眞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

媟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冑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藴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廼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冑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眞草千文好者八百

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辯才博學工文琴棊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眞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勑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曾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

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旣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

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閒卽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卽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眞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眞跡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閒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

是御史奉勑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卽竇建德之妹壻在僞夏之時爲右僕射以用吾曾門盧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遷授上柱國金印紫綬封眞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

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廄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

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彭年）明（祭徵）溫（抱直）超（令叔）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

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勑內出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痾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唐褚河南搨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眞跡令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元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瓌瓘書斷云飛白書變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迺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謨啓于私第朱方宮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巧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

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白護壁書施搨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昔屏一扇卽擬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留於圖書酷好退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卽壁字爲朽壤

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因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捺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章子節沿鴻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亞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頹圮傳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

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有將壞之壞晉公啓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古法飛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而雖不妨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置于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留以親觀）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慵時事以與名殊非欲乖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此迹而圖書之光加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書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迹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

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關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歷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發刺勢動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闕龍攢毫壘孔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顯冀均豐姿形端異迹絕顯素名空傳記明徵襃貶惟此一字

○唐高平公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牌覩不時又有緘啟動搖之變遂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遙覩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烟霧交飛能驚縈動輕旆翻揚微

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遙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祕迹多矣以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爲殊珍也蓋壁字奇蹤乃爲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爲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於此字俱傳矣

法書要錄卷之三終

法書要錄卷第四

顏師古注急就章（不錄）

張懷瓘書估

張懷瓘書議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論（不錄）

唐朝敘書錄

韋述敘書錄

盧元卿法書錄

○唐張懷瓘書估

有好事公子頻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爲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執是以世議紛糅何不製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爲其估貴賤既辨優劣了然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眞正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卽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鑒別之精粗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鍾尚書紹京亦爲好事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眞書一字崔張之跡固乃寂寥矣惟天府之內儻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稾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稾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及其業成之後神用獨超

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累不顧疵瑕故減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爲神俊父得靈和父子眞行固爲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篆籀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上估但有其象蓋無其蹟中估乃曠世奇蹟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藁猶同器假如委諸衢路猶可字償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志乃尤古力亦微大惟妍媚不逮於張芝衞瓘可與張爲弟索靖則雄逸過之且如右軍眞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估古遠稀世非無降差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書爲最眞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有十等

黃帝史　周宣史　鍾繇　張芝
王羲之　崔瑗　衞瓘　索靖
王獻之
蔡邕　張昶　荀勗　皇象

以上九人第一等

韋誕　鍾會

度德比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微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等

曹喜　邯鄲淳　羅暉　趙襲
崔湜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胡昭　荀爽　張彭祖　張宏
傅元　魏武帝　曹植　吳孫皓
孫權　應璩　徐幹　張昭
嵇康　何曾　衞覬　杜預

楊肇　樂廣　劉恢　司馬攸
衞恆　衞夫人　衞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昶
桓元　王翼　王導　王洽
王珉　謝安　庾翼等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戴若思　衞瓘　僧惠式　王修

張翼　戴安道　王元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操之　孫興公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蕭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等

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補短智永力勁可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

張越　張融　陶宏景　阮研
毛喜　僧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等

可敵右軍草書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

以上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會意數倍相懸大凡雖則同科物稀則貴今妍古雅漸次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淳漓之謂也凡九十六人列之如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聞雖美功業未遒空有望於屠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流品深慮遺材天寶十三載正月十八日

○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獻之嘗與簡文帝十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元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晉代裝書眞草渾雜背紙皺起范曄裝治微爲小勝宋孝武又使徐爰治護十紙爲一卷明帝科簡舊祕并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爲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二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爲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多所遺失齊高帝朝書府古跡惟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僧虔以帙中所無者得張芝索靖衞伯儒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王導王洽王珉張翼桓元等十卷

其與帙中所同者王恬王珣王凝之王徽之王允之並奏入祕閣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強字有損壞天監中勅朱异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析而裝之更加題撿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躞侯景篡逆藏在書府平侯景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迹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嘆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

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周將于謹普六茹忠等捃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其間得存所餘無幾弒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十三年勑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蹟靡不畢至勑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元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內出右軍書相共參校令典儀王行眞裝之梁朝舊裝紙見存者但裁剪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爲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眞書五十紙一帙八紙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古之名書歷代帝王莫不珍貴齊宋已前大有散失及梁武帝鳩集所獲尚不可勝數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躞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元帝狂悖焚燒將盡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眞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今天府所有眞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紙草書數百紙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張芝一卷張昶一卷並旃檀軸錦褾而已既所不尚散在人間或有進獻多堆於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薰蕕同器然書惟不易不以寶之則工棄之則拙豈徒書也人亦如之用舍行藏言行之間不可玷缺亦猶蘭桂雖在幽隱不以無人知而不芳也往在翰林中見古鍾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三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似大篆而神彩驚人非其時不敢聞奏然棄於泥土中久與瓦礫同也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如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時人不能辯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欲亂眞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僞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儻所寶同乎燕石翻爲有識所嗤也乾元三年五月日

○唐張懷瓘書議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出元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元達微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眞正藁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韋誕　皇象　嵇康
衞瓘　衞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數十人各能聲飛萬里榮擢百代雖逸少筆迹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昔爲評者數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彷彿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乏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耶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於胷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元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爽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眞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舒第六　茂宏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琰第六　敬和第七　茂宏第八
安石第九

章書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

瀛獨其中宜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沖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荅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眞草一槩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饑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冀合規於元匠殊不顧於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鑒旁觀如三載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重哉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眞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烟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偽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右也子敬歿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敘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元通鄰于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〻至眞之理亦可謂張皇聖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爲人常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志者覽此論當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唐張懷瓘文字論

論曰文字者總而爲言若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爲字題於竹帛則目之曰書文也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爲用相須而成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遠不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殖是以大荒籍矣紀綱人倫顯明君父尊嚴而愛敬盡禮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元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遊心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有賦王儉製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若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爲差別雖窮其精微麤知其梗槩公試爲薄言之僕答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元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王曰幸以木石言之僕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眷者是爲妙矣然雖考其法意所由從心者爲上從眼者爲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名雖功用

多而有聲終性情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靈臺必乏神氣其形顇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元照閉目深視則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大元妙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為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僕謂之曰員外用心尚疎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乎書凡展臂曰尋倍尋曰常人間無不盡

解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間追虛捕微探奇擬妙人縱思之則盡不能解用心精麤之異有過於是心若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言況有異能之事乎請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近與王員外相見知不足賦也說云引喻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更共觀張所商搉先賢書處有見所品藻優劣二人平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有也若其為賦應不足難蘇且說之因謂僕曰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窮於精妙何為與鍾王頓爾遼闊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僕答曰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絕上下鉤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撿採可知

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殊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如何也蘇笑曰令公自評何乃自飾文雖矜耀理亦兼通達人不已私盛德亦微損其後僕賦成往呈之遇褚思光萬希莊包融並會眾讀賦訖多有賞激蘇謂三子曰晉及王員外俱造書賦歷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文與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為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音省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為競悅耳而諛面也已賦雖能豈得盡善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纔可共衆已來並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議何如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為妙絕猶蓬山滄

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事

○唐朝敘書錄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之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蹟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初購求人間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二千紙裝為八十卷每聽覽之暇得臨歎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

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為學士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同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矣）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廻實古今書聖也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

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舉朝以爲榮也

○唐韋述敘書錄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眞跡總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進尋且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後屬車駕入都却進眞本竟不果進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蘭亭一時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撿挍換褾分一卷爲

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跡惟以已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焉廝令壽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眞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敕命滑州給驛齎書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舊褾織成題字奉進上書本留內賜絹一百疋以遣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

○唐盧元卿法書錄

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瑯琊王廙字世將書一卷

沈熾文　滿騫　徐僧權

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居郎臣褚遂良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元齡

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吏部尚書公（逆人侯君集名初同署犯法後揩名尚書字已不但有而暗）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衞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李恭

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齊南縣開國男臣康皎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書一卷

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陪戎副尉臣張善慶裝

文林郎直祕書省臣王知逸監

宣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

宣德郎行左驍衞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

承議郎行右金吾衞長史臣魏哲監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

臣馮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右按工部侍郎韋公云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人間古本紛然畢集太宗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張芝等亦合少多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撿挍換褾分一卷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以已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

書一卷徐會稽云太宗大購圖書內庫有鍾繇張芝張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元卿見建中已後翰林中雜跡用翰林印印縫姉蘭芳等署名又云貞元十一年正月於都官郎中竇泉與化宅見王廙書鍾會書各一卷武都公李造押名又兩卷並古錦褾玉軸每卷十餘人書內一卷開皇十八年押署有內史薛道衡署名前後所見貞觀十三年及開元五年書法跋尾題署人名或人數不

同今具如前（建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書樓直官臣劉逸汀賀遂奇等撿校副使掖庭令臣茹蘭芳副使內寺伯臣宋遊瓌是雜迹卷上條元和三年四月五日）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瑯琊王羲之
字逸少書一卷四帖
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裝
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中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犯法後揩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姜行本
起居郎臣褚遂良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上柱國梁
國公臣元齡

右前件卷是官庫目錄第三十共四帖都一百六十一字玳瑁軸古錦褾有貞觀印字及李氏印謹具跋尾如前元和三年四月六日盧元卿記

法書要錄卷第四終

法書要錄卷第五

前簡較刑部員外郎竇臮撰
簡校國子司業竇蒙注定

述書賦上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浸流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妍媸洎于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祛積年之遐想諒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爲吾君之痛惜恨沉草莽上達無階因記彼而固求願沽諸

而善價然爲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徙暫披翫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親見者并今朝自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亦書之（周一人史籀秦一人李斯漢二人蔡邕杜操魏五人韋誕虞松司馬師司馬昭鍾會吳二人皇象賀劭晉六十三人齊獻王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武陵王會稽王楊肇山濤嵇康張翰蔡充顧榮劉琨孔保孔瑜陶侃熊遠應詹卞壼劉超謝藻庾亮庾惲庾翼庾準郗鑒郗愔郗曇郗超郗儉之郗恢謝尚謝奕謝安王導王劭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廞王濛王述丁覃何充劉訥劉玫張澄劉璞張翼桓溫桓元江灌沈嘉劉褒之劉廞范汪范寗諸葛長民劉穆之溫放之楊羲宋奕宋二十五人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南平王海陵王謝靈運謝方明張茂度張永羊欣孔琳之薄紹之王敬宏王思元顏峻桓護之騎循蕭思誥麗秀之巢尚之裴松之徐爰江俞安寶道力齊十五人齊高帝武帝竟陵王褚淵褚賁徐孝嗣王僧虔王慈王志王儉劉繪顧寶光梁二十一人武帝簡文帝邵陵王孝元帝蕭確蕭子雲王克陸杲任昉傅昭朱異王僧殷鈞阮研王褒蕭特庾肩吾陶宏景江倩周宏褒范愷約陳二十一人武帝文帝煬帝沈后新蔡王盧陵王永陽王桂陽王釋智永智果江總徐陵沈君理袁憲毛喜蔡景歷蔡徵顧野王伏知道謝嘏賀朗北齊一人外五代祖劉珉隋五人劉元平房彥謙盧昌衛趙文深趙孝逸唐四十五人神堯皇帝文武聖皇帝則天武后睿宗開元皇帝漢王元昌岐王元範李懷琳歐陽詢歐陽通虞世南虞纂虞煥褚遂良陸柬之薛稷房元齡殷仲容王知敬王紹宗孫過庭張旭賀知章徐嶠之徐浩李造韓擇木田琦衛包蔡有隣鄭遼李權李櫃李平釣王維王縉史惟則李陽冰家舅紛姨兄明君山宋璆蕭誠張從申呂向長兄蒙馬氏妻劉泰殊等應親見者所言）並錯綜優劣直道公論或理盡名言卽外假與除雖闕標舊品而畢貯斯文用祛誤

於形聲定目存於指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亦世所傳據者不敢憑推一皆略焉其詞曰

嘗考古而閱史病賤目而貴耳述勲庸而任人揮翰舉而由已則知親矚延想如見君子量風雅之足憑奚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美矣雖六藝之末曰書而四人之首曰士書資士以爲用士假書而有始豈特長光價於一朝適容貌於千里（王羲之書蕺山姥竹扇五字字索百錢人競買去梁元帝書亦云千里之面首轉覺爲能矣）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還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滴溜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絲林以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乘戟彎弧電轉星散纖逾植髮峻極層巘周秦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寄而保傳（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敘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石也[illegible]嶧山碑後其石毀失土人刻木代之[illegible]又至德中[illegible]圓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illegible]狀側文小篆曰魏所受漢傳國璽[illegible]

失有黃疵瑕按驗諸牒乃無差舛云斯所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終後漢左中郎將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稀惟[illegible]傳及光和等碑時時可見）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存而作故掣波循利創質畜怒（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跡詔上章表故號章草今見章草書五行）魏之仲將奮藻獨步或迸泉湧溢或錯玉班賦蹟遺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負才藝展危懼背明白煎鬢髮敗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名徵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媚如空疑斷雲水泛連驚（韋誕字仲將京兆人終魏光祿大夫時凌雲臺成先誤釘牓明帝使誕坐籠以鹿盧引上就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髮皓然[illegible]人終魏中書令大司農今見隸紙草書具姓名一紙十

（一行也）挹子元之環蹟高子上之雄神量蘊文儒才苞古眞或寄詞違禮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瓘如晞邵駟馬維岳降神（司馬師字子元河內人終魏錄尚書事大司馬忠武公及炎受禪追尊曰景皇帝今見正書帶名一紙一十二行弟昭字子上終魏相國錄尚書事封文王追尊文皇帝今見正書具姓名兩紙共一十二行）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超越將遺古而偕能與衆賢而蹈拙如後生之可畏實氣蓋於前哲（鍾會字士季潁川人繇子終魏征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吳則廣陵休明朴質古情難以窮眞非可學成似龍蟠蟄啓伸盤復行（皇象字休明廣陵人終侍中吳青州刺史今見帶名章草帖一表七行并寫春秋哀公上第二十九卷首元年餘自二年至十三年

蠶尾足共紙每一大幅有一縫綫聯合之六元凱抑尾云此是蠶紙緊薄有脈似樺皮以諸蠶比類殊有異者也）賀氏興伯同時共體瘠而不疏逸而寡禮等殊皇賀品類兄弟（賀邵字興伯吳興人終吳太子太傅見章草書帶名一帖五行）司馬氏之受禪炎爲帝祖偉哉齊王手蹟目覩翰墨之外仁賢是假重則突兀嵩華輕則參差斗牛（司馬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武帝弟封齊獻王官至侍中大司馬今見正書帶名凡四段共三紙書有痛惜羊祜之言晉姓司馬國犯先諱不言晉也）述平能化東遷尋文興嗣天然俊傑毫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硎刃虎駭鶚眙懦夫喪精劍客得志（元帝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即其人也今見潛潤正書具姓名一紙七行兼雜批約有十處）成帝則生知草意穎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旭日泉落而懸歸碧潭（成帝諱衍字世根元帝孫明帝子庾氏內今見草批謝草張澄啓七行）康帝則幼少閑慢迴出凡境驅馬安車不尚馳騁（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弟今見行書批劉訥啓四紙共七行）眞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濺蔓草風送驟雨（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今見行書一紙又兩帖等雜批六處共有二十一行也）赳赳道叔遠淳遷俗全姓名而兟多議風度而不足元子憚其武威吾徒遵其軌躅（武陵王諱晞字道叔明帝弟今見具姓名正書一紙三行）道子雅薄綿密纖潤

露輕藏沈假曲臨峻猶尺水之含泉象小山之擬萬仞（會稽王道子孝武帝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凡七行）季初則隱姓名展纖勁寫攄共傳賞能交盛猶鋸牙鉤爪超越陷穽（楊肇字季初滎陽人晉荊州刺史今見草書一紙十行有古署構無姓名今共傳搨之）巨源正書朴略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若披堅草澤匿銳茅廬（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晉侍中司徒今見正書帶名一帖四行）叔夜才高心在幽憤允文允武令望令問精光照人氣格凌雲力舉巨石芳逾衆芬（嵇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五行）季鷹有聲古貌磅礴雖無名驗攀附張索（芝靖）如凝陰斷雲垂翅一鶚（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大司馬掾今見草書一帖三行有古搨口滿騫押尾）子尼簡約片月孤峰千歲之下森森古容（蔡充字子尼陳郡人晉成都王掾子謨過江食蟹遇毒者本朝尚書僕射今見帶名草書一帖四行）彥先尚質無而不有猶崆峒之上世俗誰偶（顧榮字彥先吳郡人晉驃騎將軍今見草書帶名三帖共有一十二行）越石偉度粃糠翰墨如伐樹而愛人似問鼎而在德（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晉太尉今見行書半紙具姓名五行）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驚虬逸駿康草則古質鬱紆如落翮摧枯（孔偷字敬思會稽人晉大司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七行孔瑜字敬康會稽人車騎將軍今見具姓名一紙三行）雍容士衡季孟公旅肌骨閑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泥迹雜處（陶侃字士衡秣陵人晉侍

中大將軍今見帶名正書一紙十行）孝文剛斷謹正援毫古雖拙利今罕且高如貴冑之躍駿武賁之操刀（熊遠字孝文豫章人晉大將軍長史今見具姓名正書啓七紙）思遠則蘂草懸解筆墨無在眞率天然忘情罕逮猶羣雀之飛廣庭小魚之戲大海（應詹字思遠汝南人晉鎭南大將軍今見草表帶名二紙共一十七行）望之之草緊古而老落紙筋桀分行羽抱如充仞多士交連雜寶（卞壺字望之濟陰人晉侍中驃騎大將軍今見帶名草書一紙共六行）體大法殊質推世踰棄天然而自強亂帝札而見拘猶朝廷宿舊年德相趨（劉超字世踰琅琊人晉衛尉零陵忠侯今見帶名正書一帖三行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近密遂絕其與外人所交之書也）叔文法鍾

纖薄精練用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鴻等窺巢之乳鷰（謝藻字叔文會稽人晉中書侍郎今見具姓名正書啓兩段合爲一紙五行其半先在官半在外及得之勘合如一但新故異也）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至如強骨慢轉逸足難追斷蓬征蔓葛垂任縱盤薄是稱元規（庾亮字元規潁川人晉太尉今見草書五紙行帖共八行具姓名草書又一紙十一行）遺古效鍾叔豫高縱雖穩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畫龍（庾懌字叔豫潁川人晉衛將軍今見正行書帶名一紙四行）積薪之美更覽稚恭名齊逸少墨妙所宗善草則鷹搏隼擊工正則劍鍔刀鋒愧時譽之未盡覺知音而罕逢其荒蕪快利彥祖

爲容似較狡兎於大野任平陂之所從（庾翼字稚恭晉車騎將軍今見草書四紙共二十六行具姓名正書一帖三行懌與翼並是亮弟庾準字彥祖希子亮孫晉豫州刺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凡八行）道徽之豐茂宏麗下筆而剛決不滯揮翰墨而厚實深沈等漁父之乘流鼓枻高平奕葉盛德遺能方回重熙接翼嗣興同則章健草逸發體廉稜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密壯奇姿撫蹟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揚眉景興當年爲云世乏正草輕利脫略古法蹟因心而謂何爲吏士之所多惜森然之俊爽嗟蕞爾於中和處約道允家之後俊狂草勢而兄優謹正書而弟潤俱始登於學夭憗一虧於九仞（郗鑒字道徽高平人也晉太宰今見草書三紙共十七行郗愔字方回曇字重熙並鑒子愔晉司空見章草書寫父雜表一首四十三行草書八紙曇晉中郎將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郗超字景興愔子晉臨海太守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共四紙郗儉之字處約晉太子率更令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郗恢字道允晉鎭軍將軍今見具姓名草書及行書共兩紙處約道允並是曇子）謝氏三昆尚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灑投全牛之虛刃達士逸蹟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興所適能事雅量未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圓自躬禮法拘性猶恆德之仁智懸物之龜鏡恨其心懾景興書輕子敬塞盟津而捧土損智力有餘病（謝尚字仁祖陳郡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具姓名

（草書一紙六行謝奕字無奕晉鎮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謝安字安石尚弟晉侍中太傅今見具姓名正書二紙三十行安得獻之書時斷作紙夾焉）業盛瑯琊茂宏丞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蓄高利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有子敬倫蹟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豔尚期羽翼鴻漸芝蘭香染與兄揚而弟負將著也而寧儉繩繩宜爾傑出季琰露鋒芒而器懷傷禮樂而無撿猶搏扶搖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險（王導字茂宏瑯琊人晉丞相謚曰文獻公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共六行王劭字敬倫即導子晉車騎將軍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六行見即恬洽不見真蹟洽子珉字季琰晉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凡八行）然則躬極與行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跧風加而衆草靡肯綮遊刃神明合理雖興酣蘭亭墨仰池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迤邐逮乎作程昭彰竭肥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末學而能揚幼子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遺妍而多狀勢縱已而廉隅天假神憑造化莫竟象賢雖乏乎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斯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誠一字而萬殊且含規而孕矩然而負蹟之稱獨標俁俁忘本世心余所不

取何哉且書者法失于務古是知難與之瀰樸言可以爲確斷王矣（子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前後多見行草書唯正書世上希絕幼子獻之字子敬晉中書令[illegible]世上多見行書獨步不可具舉蹟書[illegible]書稱[illegible]軼[illegible]眞字之餘蹤超越者並通謂之絕跡益俗學意也）溫溫伯輿亦扇[illegible]風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慢[illegible]指乎中融已高天然恨乏其功如承奕葉之貴冑備風訓之神（用存）（[illegible]字伯輿即導孫薈子晉司徒[illegible]史今見帶名草書一紙七行）粵若太原之英子間生仲祖蘊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獻之情方言慕而我愧（[illegible]）比叔文而彼榮（比叔文即謝藻）習所通而不及（[illegible]通[illegible]導）參放之而先鳴（參溫放之）結束體正肆力專成

猶樹梁宮于合抱巧匠斲而未精（即王濛也）高利迅薄遒勁欹傾猶鳥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瀆（即王述也王濛字仲祖太原人晉金紫光祿大夫今見具姓名正書一紙二行王述字懷祖太原人晉尚書令藍田侯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三行）若夫反古不忘吾推世康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太階之蓂莢掇祕府之芸芳（丁潭字世康會稽人同孫彌子晉散騎常侍今見正草書各一紙共十行）次道淳實寡於風彩自是雄姿翰墨具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參貴冑而屑質未改（何充字次道廬江人庾亮舅晉侍中司空今見帶名行書三行）行仁犀雅唯鍾是師悅端閑於高軌能終始於清規雖帶偏薄亦能隣幾若鳳雛始備於五

彩長松僅攀乎一枝（劉訥字行仁瑯琊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康帝啟四紙共有三十五行）也真長則草合稚恭之爽塏正邁越石之羈束輕浮森梢殘媚藻縟落衆木於秋杪卻羣鷗於水曲（劉惔字真長沛郡人晉丹陽尹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各一帖共六行）國明勵躬鍾氏餘風壯利纖薄守雌知雄如道門之子仙路時通（張澄字國明吳郡人嘉之子晉光祿大夫今見咸康八年帶名正書上成帝啟一紙七行）猗歟子成術蹟過名正隸敦實裝草沈輕元常高風雖疎復呈猶不考擊之鐘鼓含律呂之音聲（劉瑗字子成南陽人晉光祿勳即得道南岳魏夫人之子夫人魏舒女父義習河內修武令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兩紙共二十行）君祖馳馭藝忝令譽躬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偶亂真而未可爲據正企鍾而悠邈草師王而莫著與夫敬仁道羣（王脩江灌）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翥（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時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今見具姓名正草書總三帖共十六行）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道非玉帛之能親（桓溫字元子譙國人彝子晉丞相大司馬南郡宣武公今見具行草書帶名四紙共三十行）敬道眈翫銳思毫翰依憑右軍志在凌亂草狂逸而有度正疎澀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驚波之泛岸（桓元字敬道溫子歷晉義興太守自署丞相僭號曰楚今見帶名正行草書總十紙共六十行）道羣閑慢氣格

自充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輿之合極（王廞）若子敬之童蒙猶富禮樂之世冑衛神彩於厥躬（江灌字道羣陳留人晉侍中中護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七行）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猶鷙鳥擊搏而失中因蹭蹬於古墟（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今見具姓名草書共三行）元寶剛直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淩突子敬病於輕肆同變武而習文若訪能而獲驥（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今見帶名行書九行）季舒纖勁循古有體遇稀難評唯署一啟（劉廞字季舒會稽人晉光祿大夫今見書名啟一紙也）順陽筆精吾見元平近贈元常俯視國明（張發）利且掩薄能多似生如班輸之運斧乏棟梁以經營（范汪字元平順陽人晉安北將軍今見具姓名正書謝[illegible]啟四行矣）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忘情任樸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繇道而秉律（范甯字武子汪子晉中書侍郎今見帶名正書啟三紙共二十一行）長民則全效子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獨運委所師而小薄壯若已而不索猶豁其流而冰開殷其響而雷奮（諸葛長民瑯琊人晉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六行）道和閑雅離古躡真慢正繇德高蹤絕塵若昂藏博達之士謇諤朝廷之臣（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晉侍中司徒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六行）放之幸爾草健筆力豈忘保持足見準

則猶片錦呈巧細流不極（溫放之太原人嶠子晉黃門侍郎今見草書具姓名二行）楊真人之正行兼淳熟而相成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真人諱羲宏農人今見行書帶名六行）宋珽訛緊足光利用習古者或以爲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樸散而分形器務成而立賦頌（宋珽廣平人晉相府參軍今見行書具姓名凡四行）宋武德輿法含古初見答道和之啟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兆虎變高蹈莫究其涯雄風於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露貴賤（劉裕字德輿彭城人翹子晉太尉中書監封宋公後受禪稱宋武帝今見帶名批劉穆之啓兩紙共六行矣）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建

於縱橫擧王媚於緊細之獻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鵰搏且並聞天之鶴唳（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行書兩帖共七行雜批五處共有二十行也）孝武則武威哉雜翰墨馳聲雖稟訓而已高恨一簣而未成徒忌人之賢已異及父之令名（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與思話而雄強追彥琳而愧恥（蕭思話孔琳之）若夷狄之佳麗慕顏容於桃李（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啟十行又行書都四紙共十三行）太宗徽音用壯之心遺棄鄙野不無高深快埽俗工匠古躋今冠祖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禽（明帝諱彧字休炳孝武帝弟今見帶名行書四紙并批雜敕等共八行也）南平休元

筆力自全功齒結構老成天然比夫烏在轂龍潛泉符彩卓爾文詞奕然（南平王鑠字休元文帝第四子今見帶名啟正書兩行）休茂尚沖已工法則長於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力性靈可觀運用未極猶梟雛鵲子初備羽翼（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今見正書帶名啟四行姚懷珍押尾）後見三謝兩張連輝並俊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運快利不拘威儀或擯猶飛湍激矢電注雷震（謝靈運陳郡人宋侍中秘書監今見帶名行書七行）方明寬和隱媚且潤如幽閑女德禮教士允（謝方明陳郡人惠連父宋會稽太守今見帶名正書藏三行也）茂度逸翰景初清規或大言而峻薄（景初對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之體）或寡欝而崎奇（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並心輕兩王蹟及宗師擬鶴鳴而子和殊鯉退而學詩（張茂度吳郡人敬子宋會稽太守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兩紙共十行張永字景初茂度子宋征西將軍今見正行草書五紙共三十行矣）敬元則覩得法於子敬離時移而間出手稽無方心敏與術慮薄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遇其合時髣髴唐突猶圖騏驥而真展塑真仙而非實爾後王羊謬同衆靡餘風彥琳敬叔允執厥中孔則愈於緊速病於枯偏超擧之餘貌羊及肩猶蓬瀛心想漢武風傳競其豐利又覩薄氏纖圓克成骨力猶稚綺彩潤密乃誠莫貳掩友麥師抑亦

其次雖鍮無金價而珉實玉類（羊欣字敬元泰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邱道護同授獻之筆法今見正行草具姓名書二十餘紙凡六七卷所言王羊謬同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言虛也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宋太常卿今見具姓名正行書三紙共二十行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宋給事中與楊孔並師小王今見具姓名行書四紙共二十八行）淮水茂族敬宏不墜故朝餘風翰墨兼至既約古而任逸亦遺能而獨駛猶猳挺植於昔人全朴略而成器（王敬宏琅邪人導孫桓元姊夫宋侍中左光祿大夫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也）蔓衍枝派思元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淳和而舊鋒芒猶君子自適順時行藏（王思元琅邪人宋南康太守今見具姓名行書三紙）顏氏儒門士遜墨妙大令典則中散氣調薄首孔肩體格惟肖如驚弦履險避地膺峭（顏峻字士遜琅邪人延之子宋右將軍東揚州刺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五行言薄首孔肩則獻之羊欣紹之琳之）桓公護之神凝筆遲窗雅景之士規猶門寒道高衣薛言時（桓護之字彥宗濟陽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四行）翩翩正祖恭已法則師資小王深入閫域安知逸氣未詳筆力猶驥異真龍紫非正色（駱簡字正祖丹陽人宋鉅野令今見行書一紙五行有姚懷珍徐僧權等押尾）思話綿密緩步娉婷任性工隸師羊過青似鳧鷗雁鶩游戲沙汀（蕭思話蘭陵人宋征西將軍丹陽尹今見帶名正書啟兩紙共十三行具姓名行書三行）二王變古法有所屬兢兢秀之斂翰謹束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麗秀之宋江州刺史今見正書具姓名啟一紙十行）

仲遠循常緣夷遁俗企彥琳之牆仞遵茂度之軌躅（張茂度）豈聞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巢尚之字仲遠晉國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七行）世期旁通痂強斷利參方同之章法（郗惜）得敬元之草意（羊欣）匪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散騎常侍太中大夫今見具姓名章草書慰勞文一卷二十四行）長玉靡慢神閑態穠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縱執德而風塵不雜發言而禮儀攸從（徐爰字長玉琅邪人本名瑗避傳亮諱除玉宋太中大夫今見正書具姓名上明帝啟一紙五行）江侯僧安捷利而乾覩兼輕媚體出多端猶廣庭之卉木小苑之峰巒（江僧安陳留人宋太子中尉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八行）道力草雄圓勁不窮壯自弱之態格疲逸少之遺風猶立言而逍遙出世驗迹乃夙夜在公（賀道力會稽人宋吳興令今見具姓名章書二紙共二十行）齊高則文武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負正猶力猾牛刀水展龍性（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永之子宋右僕射太尉封十郡為王及受禪即位稱齊高帝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及雜批三十餘紙）世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勝莫顧程式率繇胸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束薪泛濫淺深（武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今見帶名行草書及雜批等十餘紙）子良則能知未

善心遠蹟邇家風若道古則翩翩雖有力而無體將從貞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竟陵王子良武帝子今見帶名行書四行）彥同無節筆翰亦爾決利不拘足用而已如垂楓柳抑枝葉杞梓（褚淵字彥回河南人宋末與高帝同掌機密後齊建以佐命功受司徒中書監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共一十三行）蔚先忠貞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遁志傲侯王（褚賁字蔚先淵之子齊祕書監因父憂免職便不仕時人以為恥父失節於宋遂屏居今見正書啟具姓名一紙凡八行）非禮不言從容始昌如碩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行素筆精源長（徐孝嗣字始昌東海人齊太尉尚書令今見正書啟共二紙）簡穆父子藏茂餘芳僧虔則密緻豐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阻圓任強然而神高氣全耿介鋒芒發卷伸紙滿目輝光才行兼而雙絕名實副而特彰如運籌決勝威震殊方伯寶次道並資義訓兄則雜（太祖高帝）而外兼東家君於已分弟則纖薄無滯過庭益後並能寬閑墨妙逸速毫奮比達士與君子入不知而不慍仲寶同夫季舒署名莫窺牆仞（王僧虔琅邪人曇首子齊尚書令簡穆公今見正書具姓名啟二併行書共十五紙王慈字伯寶王志字次道並僧虔子慈齊侍中冠軍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五行弟志齊侍中吏部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三帖共七行王儉字仲寶僧綽子齊尚書令今見署名啟行字而已與孔覬同覬字季舒）茂謙則壯而不密騁志恆俗輕

師模任縱欲如勇夫格鬬徑越林麓（劉撝字茂謙彭城人齊太子洗馬御史中丞今見行書兩紙共二十行）寳光楷之同調合韻差池去就羽翮齊振依藏附王（道成僧虔）俱曰慕蘭論骨氣而胡壯驗精神而顧峻猶柳岸之先春得地連於河潤（顧寳光吳郡人齊司徒左西掾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行胡楷之南昌人齊度支尚書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希秀之晴敬叔之倫（薄紹之）正則謹促有度草則拘撿靡伸如儉德君子清朝士人（徐希秀瑯邪人齊驃騎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草書兩紙共十二行）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寳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恆規而涉往出衆格而麋纏如塞路逢轉摩霄翥唳（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司徒左長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九行）梁則高祖叔達恢宏厥躬泯規矩合童蒙文勝質而辭寡明察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愜雕蟲（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順之子齊左僕射征東將軍封梁王及受禪即位稱梁武帝今見帶名行書及制草雜批等四十餘紙）簡文纂鍾不瑕有害傲景喬而含古（蕭子雲）肩邵陵而去泰（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啟四紙并寫禪師碑文六紙及行書四行）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達（蕭特）旨趣猶昧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蹤而罕逮（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今見帶名行書三紙）孝元不拘快利睢盱習寛舒於一體加影薄而小殊惟數君之翰墨稱（去聲）天倫之友于皆可比蘭荊殊芳鴻鵠異軀（孝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十五行）仲正則寛而壯睇而密婆娑蹁躚綽約文質稟庭訓而微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衆山之連峰探仙洞而不一（蕭確字仲正綸子梁廣州刺史永安侯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兩紙一十五行）景喬則潤色鍾門性情勵已豐媚輕巧纖慢旖旎詩雖易其國風賜豈賢於夫子猶鸞窺鏡而鼓翼虎不啞而履尾（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梁侍中國子祭酒今見正書具姓名啟及臨右軍書共三十行又見草書六十餘紙）名劣筆健乃逢王克通流未精疎快不忒猶腐儒宿士運用自得（王克瑯琊人梁尚書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四行有胡昂印尾）陸杲迅熟騁捷遺能任縱便無風稜如郊坰羽獵翻瓶奔騰（陸杲吳郡人梁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今見具姓名草書九行）體雜閑利觀夫彥昇構牽掣而無法任胸懷而足憑猶法懸泉咽凝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梁吏部侍郎守著作今見具姓名草書五行）茂遠健銳足以自給彥和連環迅不可及如過雨之奔簷霤飛爆之赫原隰（傅昭字茂遠北地人梁秘書監金紫光祿大夫貞子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一十一行朱异字彥和吳郡人中領軍右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十三行）文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於朝野嗤遁迹於進高（王籍字文海瑯琊人僧安子梁左郡令今見具姓名草書凡八行）季和慢迷風規所局圓轉頗通骨氣未足（殷鈞字季和陳郡人梁國子祭酒今見行草書兩帖共有一紙三行）文機纖潤穩正利草轉媚橫流姿容美好若其抑阮褒殷庶幾同塵似泉激洒於懸磴木垂條於晚春（阮研字文機陳留人梁交州刺史今見具姓名正行草書五十餘紙）惟子深與惠達總景喬之幼志俱親拂毫同陷結字深正穩而寡力迷草寛而豐意或比父而疎省或過師而巧媚誰與別其羅紈且欲同乎筱簜（王褒字子深瑯耶人規子梁尚書僕射蕭特字惠達子雲子梁海鹽令今見正行草書具姓名共有二十六紙）肩吾通塞俗之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闕師阮（阮研）何至逸質使鉛刀之均鋒稱並利而則依（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梁度支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裁貌逸軌不讓貞仙猶能翔鵠蜓奮舉雲天（陶宏景字通明丹陽人隱居山林武帝追謚貞白先生今見具姓名正行書一十二行）彥淵氣懦任力或滯猶翮短風高昇沉靡制（江蒨字彥淵濟陽人梁吏部侍郎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三行）宏讓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速著輕乾若星居僻陋木蔓繆盤（周宏讓汝南人宏正弟今見草書七行有胡昂押尾）蠢蠢懷約任已作制若孤陋儒生辛勤一藝（范懷約吳郡人梁東宮侍書今見正書寫正覽一卷并具姓名行書一紙〇一宋本上卷從此止）爰及陳氏霸先挺業盤桓有威牢落無則等王師憑怒挫衂攻劫崇文煬而不知徒染毫而取法（陳霸先潁川人文讚子梁司空丞相封為陳公後受禪即位稱陳武帝今見批沈格啟行書四行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子見帶名行書三行煬帝諱叔寶字元秀宣帝子今見帶名行書一紙）沈氏后德名標發華允光親署獨美可嘉如晚晴障雲傍日殘霞（煬帝后沈氏吳興人君理之女今見署啟一紙發華后字）齊鬱然署押而已伯仁軟慢尺牘近鄙欽榮之之勁舉雖師心而入流高疎壯浪復視伯謀並如策馬馳逐華航泛浮（新蔡王叔齊字子肅煬帝弟官至侍中國子祭酒見署名書一紙官至光祿大夫中武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四行王伯智字策之陳廢帝弟官至左衞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七行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永陽王伯智弟官至丹陽尹今見帶名行書五行）智永智果禪林筆精天機淺而恐泥志業高而克成或拘擬重蕭寒家聲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猶能作縮門之領袖為當代之準繩並如君子勵躬於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貞（會稽永欣寺僧智永俗姓王氏右軍孫今見具真草千文數本并帶名草書二紙僧智果會稽人帶名草書一紙）坡隴總持獨步方外甘辛性而衆異非挾武於輿會若時遺隱淪卒不冠帶（江總字總持濟陽人陳尚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三行）孝穆部重剛毅任拙猶偏裨武夫膽勇智怯（徐陵字孝穆東海人陳左僕射今見正書帶名啟一紙）仲倫則快速無度馳突不疎尺題已終筆勢仍餘似逸龍檻之衆鳥恣飛鳴之所如（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陳尚書吏部郎中駙馬都尉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德章率爾流浪急速骨氣乍高風神入俗符縱志而失道等濱河與顛木（袁憲字德章陳郡人陳右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兩行有胡昂印尾）快哉伯武心空手敏古風若遺令範惟允如平郊逸驥晚景飛隼（毛喜字伯武滎陽人陳吏部尚書今見具姓名草行書共有四紙）翩翩濟陽茂世希祥任樸無問適俗不忘父輕而迅子凜而剛（蔡景歷字茂世濟陽人陳度支尚書今見具姓名行草書三紙子徽字希祥陳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扶武跛波雷同野王如異礦肥之挺質具竹柏之凌霜（顧野王字希馮陳黃門侍郎領大著作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知道則寛疎弛慢無可取則削凡常病空塞猶岸陸縱艱辛騁力（伏知道昌平人陳鎮北長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含茂悠悠蓐轢同德追時

季而陵替俱道喪於翰墨徒麋鹿爲後先非勝負可差忒（謝椒字含茂陳郡人陳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三紙）賀氏曰朗雖非動人不事筆力猶阻學貧三者若官游旅泊衣化風塵（賀朗會稽人陳祕書監今見具姓名行書三紙）文深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朱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趙文深天水人後周爲書學博士書蹟爲時所重孝逸湯陰人隋四門助教深師右軍逸大令甚有功業當平梁之後王褒入國舉朝貴胄皆師於褒唯此二人獨負二王之法但入隋臨二王之迹人間往往爲貴耳）蕭條北齊浩汗仲寶之充凡正備法緊草退師右軍歛爾絲道兗千變而得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島（劉珉字仲寶彭城人彦英

子北齊三公郎中今見具姓名草書十二紙）隋則元平嗣芳訛熟名揚彦謙草力浮影循常糟粕右軍之化依稀夫子之牆皆如益星榆之衆象無月桂之孤光（劉元平珉之子高道隋贈貞範先生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房彦謙清河人司隷刺史今見具姓名草書十紙）昌衡跌宕率爾而作雖茂法而或乖乃絲束而不作似野筍成竹長風隕籜（盧昌衡字子均范陽人隋侍中贈司空父道虔子均隋禮部侍郎太子左庶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

法書要錄卷五　終

法書要錄卷第六

述書賦下

我巨唐之膺休一六合而闡幽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陳睿謀自我雄其神貌冠梁代之徽猷（神堯皇帝隴西李氏諱淵仕隋官至殿內少監右驍衛將軍大丞相封唐王及受禪即位革隋爲唐又王右軍書杜作爪形時觀者號爲龍爪書高祖師王褒得妙故有梁朝風格焉）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鑒旁啟雖躡閻井未登階陛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掩法禮（文武皇帝諱世民神堯子當貞觀年中鳩集二王真迹徵求天下併充御府）武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則天皇后

沛國武氏士彠女臨朝稱尊號曰大周金輪皇帝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世孫有累代祖父書迹保傳於家凡二十八人緝成一十一卷后墨制問方慶方慶因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盡摸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績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序具紀其事）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以窺戶（睿宗皇帝天皇弟四子性淳和好書史尚古質書法正體不樂浮華）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諸子多藝天寶之際迹且師於翰林嗟源淺而波細（開元天寶皇帝仁孝聰和兼負英斷好圖畫少工八分書及章草殊異英特自諸王殿下巳下多劭嗣李余雖有工夫不能高遠開元中八分書北京義堂西岳華山東岳封禪碑雖有當時院中學士共相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出自聖心）漢王童年自得書意風承羲獻守法不二（漢王元昌文皇帝弟）惠文靡他博好教勸恨夫有始無終灰燼成空苟權存而投閣徒榮沒而昇宮尚可謂梁園筆壯樂府文雄畢聖重光之盛業六書一藝之精工非所以抑至人之徇己服勇士以雕蟲貴繁聲於韶護徵豔色於蒼笮者也（岐王元範追冊惠文太子開元皇帝弟時天府圖書爲張昌宗竊換張氏誅後歸薛稷稷歿爲王所得初不聞奏後慮焉乃盡焚之言樂府文雄者王多能好事有文詞特爲歌者所唱）爰有懷琳厥迹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高風甚少俗態尤多吠聲之輩或浸餘波（李懷琳洛陽人國初時好爲僞迹其大急就稱王書及七賢書假云薛道衡作敘及竹林敘事

并衛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絕交書並懷琳之僞迹也有姓謝名道士者能爲置紙嘗書大急就兩本各十紙言詞部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署跡姮赫勞茹裴背捋以質錢貞觀中敕頻搜尋彼之錢主封以詣闕太宗殊喜賜錢二百疋懷琳乃上別本因得待詔文林館故在內之本有貞觀印焉頃年在右相林甫家後本在張懷瓘處尋轉易與李起居）若乃出自三公一家面首歐陽在焉不顧偏醜嶺翹編爽了梟黝糺如地隔華戎屋殊戶牖學有大小夏侯書有大小歐陽父掌邦禮子居廟堂隨迹變化爲龍爲光（歐陽詢長沙人紇之子幼孤陳中書令江總收養書出于北齊三公郎中劉珉官至率更令太常少卿子通亦能繼美拜納言封渤海公）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落疎慢無慚世珍然則壯文幾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層臺綴步高謝風塵纂煥嗣聖體多拘撿如彼珷玞亂其琬琰（虞世南會稽人荔之子迹居四公之上官至祕書監贈禮部尚書封永興公子昶孫煥皆能繼世煥授武官在仗宿衛初隋有猛將來護兒子恆濟皆負才學入唐繼登三仕故陸元方所云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兒帶刀言物極則反一至於此也）河南專精克儉克勤伏膺告誓銳思猗文恐無成於畫虎將有類於效顰雖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澆漓後學而得無罪乎（褚遂良河南人兼愛子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兼愛名亮東都人）東之效虞疎薄不逮少保師褚菁華却倍超石鼠之劾能愧隋珠之掩類（陸柬之吳郡人仁公子虞氏之出官爲著作郎薛稷河東人太子少保）房文昭則雅而能和穩而不訛精神正氣胸臆餘波若瀆

萍異品共泛中河（房喬字元齡清河人彦謙子官至司空贈太尉文昭公）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騏驥將騰鸞鳳欲翥題二牓而迹在數百川而身去（殷仲容陳郡人不害之孫令名之子奕世工書尤善書額官至禮部郎中書汴州安業寺額京師良義開業資聖寺東京太僕寺靈州神馬觀額皆精妙曠古王知徵太原人門傳孝義工正行善署書與殿同工而異曲兼草書弟知慎工畫書兄官至祕書少監當時雙絕與仲容齊肩天后詔一人署一寺額仲容題資聖知敬題清禪俱爲獨絕洛川長史德政二賈碑在脩行寺東南角郎知敬之迹極峻利豐秀清嬋資聖寺至今路人議者駐馬往觀普齊度寺卿父令名手跋皆爲後代程式）王祕監則首末全貞尊道重德或終紙而結字或重模而足（道句反）墨蓮落風規雄壯氣力播清響而祖述屢

見賞於有識如曲圃鴻飛芳園桂植（王紹宗琅琊人脩禮子官至祕書少監）虔禮凡草閭閻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如見疑於氷今甘沒齒於夏蟲（孫過庭字虔禮富陽人右衛胄曹參軍）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於學知遂獨荷其顛稱（張旭吳郡人左率府長史俗號張顛）雖宜官售酒子敬運帚遐想邈觀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黃卷則多勝而寡負猶莊周之寓言於從政乎何有（後漢師宜官工書嗜酒每遇酒肆輒書於壁顧觀酒因大售計價償足而滅之王子敬以帚泥書壁觀者如市已上皆言旭之可比）湖山降禮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

絢彩實一壑而寫憂邑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而歸鄉歛霓裳而辭闕（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詞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讀檢校工部侍郎遷祕書監太子賓客慶王侍讀知章性放善謔晚年尤縱無復規撿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每與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到也天寶二年以老年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遣令人賜諸皇以下拜辭上覲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寮餞送賜詩敘別知章表謝手詔答曰卿儒才舊業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歸心妙門雖雅意難違良深耿歎眷言離祖是用贈詩宜保松喬慎行李也兒子等常所執經故令親別尊師之義何以謝焉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知章以羸老乘輿而往到會稽無幾老終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待詔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屏息人琴兩亡推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禮式展哀榮可贈兵部尚書者也）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婭姹鍾門逶迤王後武都先覺翰墨泉藪子敬元常得門窺牖侍中僧穆異代同友於孔門而升堂惜顏子之不壽（徐嶠之東海人廣平太守子浩中書舍人國子祭酒李造隴西人武都公言侍中僧穆卿子雲僧虔）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韓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常侍）赫赫許昌翰苑文房徵前賢而少對當聖代而難方

（田均雁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著書圖畫寫洪崖子張氳雲棲并雪木行於世官歷陝令豫新許等州刺史兼裴背有孫栖梧尤妙其事德平武德功臣拜兵部尚書）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兼象緯之術官至尚書郎蔡有隣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寶之間遂至精妙相喬中多其迹）榮陽昆弟內外光華揮毫美麗自是一家幼弟曰逾丹青大誇信斲玉而剖石即揀金而披砂（鄭遷及弟遵並工八分崔氏出中書令湜之甥遷官至洺儀尉季弟逾善山水天寶中知名粲宋）溫良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以遊藝同上善之若水（皇室李權工八分弟權工小篆妍不鈞亦善小篆兼妙山水並冠絕一時淮安王神通會孫權官歷金州刺史樞侍御史野鈞富詞學江陵掾）詩興入神畫筆雄精李將軍世稱高絕消微已過薛少保時許美潤英粹合極（右丞王維字摩詰琅耶人詩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勝於李思訓弟太原少尹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預焉幼弟紞有兩兄之風閨門之內友愛之極）史侍御惟則心優世業階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曠遠俯川陸而必見（史惟則廣陵人殿中侍御史即諫議大夫）（白之子[illegible]善飛白）通家世業趙郡李君嶧山並驚宣父同璽洞於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意感風雲（李陽冰趙郡人父雍門湖城令家世住雲陽承白門作尉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於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閣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任心胸識者謂之蒼頡後身瀨子騰冰子埴並詞場高常幼

子曰廣勤學孝義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延安君則快速不滯若懸流得勢三原君則婉媚巧密似垂楊應律（吾舅諱稽彭城人也延安都督戴兄明若山西平原人京兆三原縣尉大理評事）宋儋李璆擅美中州李師王而意淺宋祖鍾而體流（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祕書省較書郎作鍾體而側戾炎縱跡不副名開元末舉場中後輩多師之李璆隴西人御史大夫傑之兄子性速遂輔財重義筆路縣如亦有聲代爲狄字滑李漸所師）於員外蕭公名成於薛安西變體光潤愉悅（蕭公名誠蘭陵人梁之後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公爲之最拜右司員外郎善造班石文紙用西山野麻及號州土穀五色光滑殊勝于彭）張氏四龍名揚海內中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張從中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

監察御史從儀灼然有才從中志業精絕工正行書擬晉用筆其於結密近古所小根於歷覽不多聞見遂募右軍之外一步不窺意多搨書闕其真跡妙也）呂公歐鍾相雜自是一調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嶮峭其於小精尤更巧妙（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作相諫曰夫豎權脅君愛君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後代有懷諫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爲便耳不如釋之於是承恩特拜補闕賜綵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頌皆在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至給事中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業當代莫比有子曰廣聽利俊秀有吏才拜監察御史）吾兄則書包雜體首冠眾賢手關目瞥瞬息彌年比夫得道家之深旨習閫風而欲仙（家兄蒙字子全司議郎南安都護）馬家劉氏臨效逼斥安西蘭亭貌奪真蹟如宓

妃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翰林書人劉秦姝歸馬氏）○押署縫尾則僧權似長松挂劍滿騫如盤石臥虎（徐僧權中山人滿騫富陽人）繁多乃懷克懷珍稀少乃延祖允祖（唐懷克晉昌人姚懷珍武康人陳延祖長城人范允祖順陽人）熾文時有何妥近覩雖正姓名美其倣古恨連書於至寶無尺牘之行伍（沈熾文武康人何妥外國人胡子梁中書侍郎名作當時書證）○印驗則玉斲胡書[illegible]（太平公主武氏家玉印有四明書今多湮塗存者蓋寡又云三貌毋馱四字也）金鐫篆字少能全一多不越四國署年名家標望地獨行龜益龜益（郎魏王泰家印）並設贊泉竇（范陽功曹竇泉書印）貞觀開元文止於二[illegible]（太宗元宗所用印）胸安東海徐李所祕璽盡（徐祭酒嶠之印李居造印）萬言方寸璽（未詳）翰圓倣類鑒（[illegible]）張氏永保（[illegible]）任氏言事[illegible]（未詳）古小雌文東朝周顗[illegible]（周顗東晉僕射）[illegible]寶蒙蒙（蒙書印）寶亭侯襲貴[illegible]（未詳）猗歟劉郎[illegible]（未詳）[illegible]承貂珥義仰彭城[illegible]（[illegible]）金部郎中[illegible]鄭周印異（相國[illegible]宜州長史[illegible]）或有塹於稽古諒無之於雅致○宋虞龢表聞於明皇帝齊簡穆書答於竟陵王表稱委盡書乃備詳（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蹟[illegible]本行于世[illegible]王僧虔[illegible]）

（至當本行於世其眞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藻鑒則梁高祖巧而未博（武帝時撰書評）邵陵王博而未至（蕭綸亦撰書評）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五兵比亡年廣於職位（梁傳昭撰書法目錄）名錄編於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於散騎（左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張兵曹粗習流之利（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考數公之著稱多約傳而立記余不敏於登高豈虛言而求備敢直筆於親覩非偏譽於所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闡異聞之旨接片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市所寶而增價爲珍小擅聲於自我大推美於其人彼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唯新可謂千載一時孤標絕倫矣（韋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及乎驗德力之工拙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翫能因假能而有說匪徒姓名記錄面首超越相質披文虛室歲月者矣是用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回抱遐心而結舌終冀乘時出處偏展名節其或萃傳嚴（鍾紹京南康人中書令光祿大夫聚費捐金川流海納）而會頴川（家伯諱贊邢王司馬耽嗜遠古罔求不匱）歸右史（李造拂鏡劣通傾心善價）而入補闕（鹿巽安定人右補闕心專務得家業或造）祭酒（徐浩法則道存徵求非利）翰林之尋繹（張懷瓘兄弟懷環盛王府司馬並翰林待詔俱好無厭亦能聽斷）烏臺（潘履愼榮陽人監察御史克遵能事採散芳猷）粉署之敦閱（蔡希寂濟陽人金部郎中習學潤身假借孫隨）欣給事之道宏（放兄紹給事中志宏雅道不倦虛求）仰議郎之區別（家兄銳思窮源增輝改覩）韓生委輸（韓況潁川人給事中委貲慮遠推識道博）滕子擁決（滕昇歙州婺源縣令取捨若流迪利泉敟）張氏窮求（懷瓌海陵人皇鄂州司馬刊無推斥道在專精）陸家胥悅（陸曜吳郡人卷緝餘芳事翁前志）釋胐超彼岸（東京稱先寺僧良胐新羅人俗姓林氏遇指衣鉢遞冠儕流）梅仙行無轍（高志宜渤海人同官尉氣合古風利加能事）溫播金聲（溫晁太原人國子簡悉心嶷慕徒衆博求）崔含冰潔（崔曼倩清河人鄠縣尉浩汗經營見如不及）若驚陳趙（陳閎潁川人陳王府長史趙徵明天水人或志敦習學或自悅古能習欲之無斁也）賈勇徐薛（徐守行東海人監察御史薛邕河東人郎中或推古招致或究能詳拔並求之不已）闕郭雙奮飛（闕僞隴西人郭邸太原人或規規耽好或楚楚傳寫）潘袁兩傾劫（潘淑會稽人袁明陳郡人或拔尋洽道或耽籍樂貧）簪纓布素中道間設旣輜軿而川流並觀光於役哲迷珠玉之無脛可得略而言曰○長安則穆聿（聿成陽寵店人少以販書爲業後至德中因告訐徵搜古迹幷强括石泉公家則天皇后所選書功白身受金吾長史敗名祥衆危射利）王昌（遼東人詞荒智役）導其源葉豐（括州人稅恭性倂）田潁（長安人志凡識滯）委其軀必拾遺市駿懷寶飛凫洛陽則杜福（河南人論熟行巧）劉翌（洛陽人節苦心廉）窮彌固齊光（河南人道寡業徵）趙旻（河內人智專別識）樂忘劬（此四人者洛陽販書者）皆誇目動利窒繁有若無詩不云乎匪斧語有之曰反隅若或徵數子之運用甘千里之殊途則我雞犬而無來無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襦成一家之愯彼睽四海之交于（言適貨利）事符道因心與日親幾變灰律涉歷冬春互爲賓主往返周秦左翊吾兄業窮幽遠（名錫同州別駕）龍與張指道契貞淳（與潘淑獻書拜官今任龍興縣尉）雅興閉關以隨扣古風開卷以襲人不然者何窮獨而恣怡悅何市朝而貪隱淪（言尚往來）衆矣森然往哲來賢一朔而星羅入眼百代而雲披及肩身已汲兮若休迹還芳而可傳彼金印玉璽豐碑貨泉蟲篆制而八分間矣正隸興而藁草行焉不可量乎所覩又何極乎備宜若乃流譽前代效績當年錄軍機而羽括鷹隼遞國命而發揮貂蟬通親友以感節敵謀以聞天接武波委嗣芳躡迹則余不讓於賦頌敢分媸而別妍恃乎幼好而晚知之至熟也曲察而直言之斯無媿者將拭目而衆別輕言入掌而百變窮其藤苔纖縠側理蜀幅花麻黃絢緗赭紺綠淪壓而遍蠹亡文（書幷其人雖通朝亦朽蠹）保持而遠完緘卷（處之得地雖遠古亦完全）上智所以懸解（直曉）中庸所以交戰（之疑）取迷伊他貽笑鄰賤則有烏絲縹首紫璽露面好丹時更悲素色變狀元豹之霧隱規摩虎之風扇雖置水彌旬移裝屢遍益深沈於直質乃容易於贗兒嗟乎捨不疑於古疎（雖高）取憑假於俗眩（惑）誘淺情於末典肆凡賞而昭晰何其妄哉寧知立法而斷眞作德而還淳忘情是悅代有其人（言定是非）必也易肯以時（時在止夏）受彩無欺敬洽和之妙道得潤軟之成規（用麵調適陰以成）疏密苦樂殊形異宜（厚完蘊）上約下豐始增末禪（下接上前後例）法將質名位充合離（改易拆綴）或附卷均端足使其夷（薄而蠹者）或鳴砧妥帖然後呈姿（厚而）採尋源流志逸肥遁緝合翦截躬勞不悶明齊恕長剛決分寸誠忽忽於或躁祛恨恨之遺恨至如虹縈絲帶鸞舞錦襟青間綾文出之衣表檀心鑑首金映銀絡舒囊貌姸撫卷香作多此飾類又難詳備（並言檢討裝背也）若乃見稀意欲雖可弃而崑山片玉翫久厭乏雖可寶而紈扇秋風競捨茲而易彼誇覩審而聽聰或妄穢於匿迹或喪眞於矜工㗖哉耳說尠矣目窮肉眡原乎識量遂懸別其淹通已分流而玆在徒並鶩而爭雄（言申易）假使作僞心勞亂眞首出昧目童幼摧殘紙筆終令君子弃瑕以拔材壯士斷腕以全質期補勞於得要勵採葑於始卒子猷之竹在焉曷可無其一日（言務玄道）夫喻大始於事卑方崇極於類聚況物著公器賞推善士異淸白而非弓裘豈孫謀而紹宗祖仰如堯禪舜舜命禹道必貴乎聲同天無親而德輔歸可保於授受弊自私而熙偷故知乖其趣者則密賊而心指合其軌者則皋儀而掌傳亮王白之利未望吾徒之義先（先言倚付後緒衆成以終也）至其罷琴閑堂散袠虛牖閱新迹之卷軸傾舊滿之樽酒暢懷古而遺形訪遂時

以濡首炎涼所寄偃仰無咎煙積孤松春過五柳想薛蘿而在眼狎鸞鳳而盈手善隣得朋知我益友暗遺名利臥度卯酉遂志願兮苟若斯生可憑兮死不朽雖金翠溢目匏瓠耳徒潤色於多歡實無階於競美賢賢易色勿藥有喜茅居食貧陋巷飲水誓將敦素業而畢矣振清風而何已亂曰貧樂道兮善莫大佐元覽兮寄所賴芝蘭滿室兮遺美芳朋友忘言兮古人會想賢蹤蹟儼如在史冊悠悠幾千載

大歷四年七月點發行朱尋繹精嚴痛摧心骨其人已往其蹟今存追想容輝泫淚嗚咽

述書賦語例字格　　竇蒙

吾第四弟尚輦君字靈長翰墨廁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蔚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踘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省爾可編策書中使王人榮暱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及乎晚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秘義無深不討無細不聞徵五典三墳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言曲申幽奧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尚輦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注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時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間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評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且襃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已崩摧手迹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

孝義銘心言笑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一眼先枯哀纏骨髓

右語例

述書賦（凡七千六百四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

不倫（前濃後薄半敗半成）　枯槁（欲北遠南氣脈斷絕）

忘情（鵬鷁向風自成騫翥）　天然（鴛鴻出水更好儀容）

質朴（天仙玉女粉黛何施）　穠纖（錯綜雕文方申巧妙）

體裁（一舉一措盡有憑據）　意態（迴翔動靜厥趣相隨）

專成（直師一家今古不雜）　有意（志立乃就非工不精）

正（衣冠蹤拖若正若行）　行（劍履趨鏘如步如驟）

草（電掣雷奔龍蛇出沒）　章（草中楷古蹴踏擺行）

神（非意所到可以識知）　聖（理絕名言潛以意得）

文（經天緯地可大可久）　武（同戈挽弩拉虎拏豹）

能（千種風流曰能）　妙（百般滋味曰妙）

精（功業雙極曰精）　古（除去常情曰古）

逸（縱任無方曰逸）　高（超然出衆曰高）

偉（精彩照射曰偉）　老（無心自達曰老）

喇（超能越妙曰喇）　嫩（力不副心曰嫩）

薄（闕於圓備曰薄）　強（筋力露見曰強）

穩（結構不正曰穩）　快（與趣不停曰快）

沈（深而意遠曰沈）　緊（團合密緻曰緊）

慢（舉思閑詳曰慢）　浮（若無所歸曰浮）

密（間不容髮曰密）　淺（涉於俗流曰淺）

豐（筆墨相副曰豐）　茂（字外精多曰茂）

寶（氣感風雲曰寶）　輕（筆道流便曰輕）

瘠（瘦而有力曰瘠）　疏（違犯陰陽曰疏）

拙（不依致巧曰拙）　重（質勝於文曰重）

纖（文過於質曰纖）　貞（骨清神正曰貞）

豔（少古多今曰豔）　峻（頓挫穎達曰峻）

潤（旨趣調暢曰潤）　險（不期而然曰險）

怯（下筆不猛曰怯）　畏（無端羞澀曰畏）

妍（逸遒佞行曰妍）　媚（意居形外曰媚）

訛（藏鋒隱迹曰訛）　細（運用精深曰細）

熟（過猶不及曰熟）　雄（別負英威曰雄）

雌（氣候不足曰雌）　飛（若滅若沒曰飛）

爽（肅穆飄然曰爽）　動（如欲奔飛曰動）

成（家體度曰成）　禮（動合典章曰禮）

法（宜布周備曰法）　典（從師約法曰典）

則（可以傳授曰則）　偏（唯守一門曰偏）

乾（無復光輝曰乾）　滑（遂之風彩曰滑）

駛（波瀾鬱絕曰駛）　閑（孤實生遠曰閑）

拔（輕駕超羣曰拔）　放（流浪不躬曰放）

鬱（勝勢鋒起曰鬱）　秀（翔集難名曰秀）

束（與致不安曰束）　襛（五味皆足曰襛）

峭（峻中勁利曰峭）　散（有初無終曰散）

貲（自少妍斲曰貲）　魯（本宗淡泊曰魯）

肥（黿臨淵穴沒而有餘）　瘦（鶴立喬松長而不足）

壯（力在意先曰壯）　寬（疏散無檢曰寬）

麗（體外有餘曰麗）　宏（裁制絕壯曰宏）

右字格

大歷十年龍集乙卯二月乙丑陝州大都督府夏縣尉竇士初校　撿校國子司業太原縣令竇蒙甫校

述書賦附

論朝代自周至唐一十三代

論工書史籀等一百九十八人

論署證徐僧權等八人

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

論徵求保歆韋述等二十六人

論利通貨易穆聿等八人

法書要錄卷之六 終

法書要錄卷七

張懷瓘書斷上（并序）

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于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若乃思賢哲于千載覽陳迹于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

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峯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烻燿爗離披爛漫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瑰寶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

此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元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間逸氣彌於宇內鬼出神入追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亾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爲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於醜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爲鑒不圓通也亦由蒼黃者唱首冥昧者唱聲風議混然罕詳孰是及兼論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說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懷瓘質蔽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推古今拔孤疑之根解紛挐之結考窮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元匠爰自黃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明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者十贊一論較其

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人爲一傳亦有隨事附者通爲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務焉

卷上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作書九人　附者四人
讚十首　論一首

卷中

三品總目　優劣　神品十二人
傳附九人　妙品三十九人
卷下
能品三十五人　傳附二十九人
凡一百七十四人　評一首

古文

案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

也夫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寖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夫至德之道化其性於未然之前結繩之教懲其罪於已然之後故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契爲信不足書爲言立徵書契者決斷萬事也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契亦誓也諸侯約信曰誓故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知契者書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濫觴君臣之大約也亦謂刻木剖而分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即昔之銅竹虎使今之銅魚並契之遺象也皇甫謐曰黃帝史蒼頡造文字記言行策藏之名曰書契故知黃帝導其源堯舜揚其波是有虞夏商周之書神化典謨垂範萬世及周公朝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及秦用小篆焚

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時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以今文考之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及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內石函中得孝經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得冊書千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大歷梁丘藏穆天子傳及魏史至安釐王二十年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其周書論楚事者最妙於是古文備矣甄酆刪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即此也以壁中書爲正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滕公冢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科斗者即上古之別名也（衛恒古文贊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綴墨用心情專中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絃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淼爾下頹若雨墜于天信黃唐之遺迹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贊曰邈邈蒼公軒轅之始創製文字代彼繩理粲若星辰鬱爲綱紀千齡萬類如掌斯視生人盛德莫斯之美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大篆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趙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漢文帝王遵嚴延年並工史書是也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蓋其子孫是也（蔡邕大篆讚云體有大篆巧妙入神或象龍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似淩雲）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贊曰古文元允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籀文

案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小篆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爲廷尉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鍾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則離之六二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斯雖草創遂造其極矣（蔡邕小篆贊云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搦筆豔於執素爲六藝之範先也）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贊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嶽巍巍長風萬里鸞鳳于飛

八分

案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

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也案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少年入學屢有靈奇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於西山落二翮於山上今爲大翮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又魏土地記云沮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案數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隸也案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是也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類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舊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隸書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衙縣

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甄酆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版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爾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案胡公者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也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效小篆然程邈所造書籍共傳酆道元之說未可憑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之世爲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蔡邕隸書勢曰烏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茲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成公綏隸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章草

案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

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後漢北海敬王劉穆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迹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崔瑗草書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懷瓘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

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攫如舞袖遲迴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行書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僞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迴祿喪精覆海傾河則元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王珉行書狀云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縟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茂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奚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劉德昇卽行書之祖也

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劒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飛白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眇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適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其爲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頌以嘉氣非雲雖會飄流則曹風以麻衣似雪盡能窮其神妙也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蕭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劉彥祖飛白贊云蒼頡觀鳥跡興文名繁類殊有革有因世紹常妙蔡草鍾眞爰有飛白貌艷藝珍若乃較揹毫芒纖微和惠素翰水鮮蘭墨電製直筆箭飛屈擬蠖勢）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既括鏇而羽則遠而益深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之蔡伯喈卽飛白之祖也

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霏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草書

案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余疑不然創制之始其問者鮮凡此書之約略既是蒼黃之世何粗魯而能識之又云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爲伯叔二王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者懷瓘以爲諸侯爭長之日則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宜至此誠恐後誣案杜度漢章帝時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評羊薄等末曰知書也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千文批後云張芝草聖皇象八絕並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爲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懷瓘案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杜衆口亦猶蹻履滅跡扣鐘鏘音也又王愔云藁書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案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藁豈必草行之際謂之草者蓋取諸渾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文而爲本法此也故孔子曰裨諶草創之是也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氏見欲奪之又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姚察曰草猶麤也麤書爲本曰藁蓋草書之文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也實亦約文該思應指宜言列缺施鞭飛廉縱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索靖草書狀云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工書契是爲損之草隸以崇簡易草書之狀也宛若銀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思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宕罷藝於執素垂百代之殊觀）張伯英卽草書之祖也

贊曰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論曰夫卦象所以陰騭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窈冥祕鬼神之變化文能以發揮其道幽贊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衆學分鑣馳騖不息或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固須原心反本無漫學焉今欲稽其濫觴不可遵諸子之非弃聖人

之是先賢說文字所起與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書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彌綸乎天地錯綜乎四時究極人神盛德大業也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欲討論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儒之說是或不經左邱明恥之愧無獨斷之明以釋天下之惑孔安國云宓羲造書契代結繩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應而不求為而不恃執大象也逆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結繩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無文洛乙亂命頡字胥合又班固云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並是也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離者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理蓋取諸此也庖犧神農氏沒軒轅氏作始造圖書禮樂度數甲子律歷自開闢之事皆先聖傳流於口黃帝已後紀錄言之無幾故春秋國語唯發明五帝太史公敘黃帝顓頊以下事孔子撰書始自堯舜尚年月闕然詩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

也巢燧之時淳一無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農之時言後世聖人者即黃帝堯舜之際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猶太陽一照衆星沒矣史記及漢書皆云文王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紀及孫盛等以為神農夏禹重之並非也夫八卦雖理象已備尚隱神功引而伸之始通變吉凶成其妙用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若以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伏羲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謂誰矣則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書契煥乎可明不至疑惑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之九疇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得河圖而作易禮含文嘉曰伏羲則龜書乃作八卦並乘流而逝不討其源滋誤後生深

可歎息去聖久矣百家衆言自古非一正史之書不經宣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悠悠萬載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指虛百人傳實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今或云法龍圖而作卦或云則龜書而畫之假欲遵之何者為是案左傳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於河圖又文王等重之則伏羲何功於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圖而畫卦自黃帝堯舜及周公攝政時皆得圖書河以通乾出天包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聖人膺運則河雒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九疇者天始錫禹而黃帝已獲洛書易曰蓍龜神物聖人則之然伏羲豈則蓍龜而作易言聖人者通謂後世易經三古不獨指伏羲也夫蓍龜者或悔吝有憂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徵或否泰有陰陽之辭或剛柔有變通之理若河圖洛書者或天地彝倫之法或帝王興亡之數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聖人則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是也故知文字之作確乎權輿十體相沿互明創革萬事皆始自微漸至于昭著春秋則寒暑之濫觴爻畫則文

字之兆朕其十體內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為始祖夫道之將興自然元應前聖後聖合矩同規雖千萬年至理斯會天或垂範或授聖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與乙耶案道家相傳則有天皇地皇人皇之書各數百言其文猶在像如符印而不傳其音指審爾則八卦未為雲孫矣況古文乎且戎狄異音各貌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趣向不遠於人其有知方來辨音節非智能而及復何所學哉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蘊文章又霹靂之下乃時有字或錫貺之瑞往往銘題以古書考之皆可識也夫豈學之於人乎又詳釋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云為事況與即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孔將釋老之教乎況論篆籀將草隸之後先乎縷而分之則如彼總而言之其若此也

法書要錄卷七終

法書要錄卷八

張懷瓘書斷中

我唐四聖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太聖皇帝鴻猷大業列乎冊書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乾懸諸日月然猶進而不已惟奥惟元非匪小臣所敢揚述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人

史籀

籀文一人

史籀

小篆一人

李斯

八分一人

蔡邕

隸書三人

鍾繇　王羲之　王獻之

行書四人

王羲之　鍾繇　王獻之　張芝

章草八人

張芝　杜度　崔瑗　索靖

衛瓘　王羲之　王獻之　皇象

飛白三人

蔡邕　王羲之　王獻之

草書三人

張芝　王羲之　王獻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人

杜林　衛宏　邯鄲淳　衛恒

大篆四人

李斯　趙高　蔡邕　邯鄲淳

小篆五人

曹喜　蔡邕　邯鄲淳　崔瑗

衛瓘

八分九人

張昶　皇象　邯鄲淳　韋誕

鍾繇　師宜官　梁鵠　索靖

王羲之

隸書二十五人

張芝　鍾會　蔡邕　邯鄲淳

衛瓘　韋誕　荀輿　謝安

羊欣　王洽　王珉　薄紹之

蕭子雲　宋文帝　衛夫人　胡昭

曹喜　謝靈運　王僧虔　孔琳之

陸東之　褚遂良　虞世南　釋智永

歐陽詢

行書十六人

劉德昇　衛瓘　王珉　謝安

王僧虔　胡昭　鍾會　孔琳之

虞世南　阮研　王洽　羊欣

薄紹之　歐陽詢　陸東之　褚遂良

章草八人

張昶　鍾會　韋誕　衛恒

郗愔　張華　魏武帝　釋智永

飛白五人

蕭子雲　張宏　韋誕　歐陽詢

王廙

草書二十二人

索靖　衛瓘　嵇康　張昶

鍾繇　羊欣　薄紹之　鍾會

衛恒　荀輿　桓元　謝安

孔琳之　王珉　王洽　謝靈運

張融　阮研　王僧虔　歐陽詢

虞世南　釋智永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人

張敞　衛覬　衛瓘　韋昶

大篆五人

胡昭　嚴延年　韋昶　班固

歐陽詢

小篆十二人

衛覬　班固　皇象　張宏

許慎　韋誕　傅元　蕭子雲

劉紹　張宏　范曄　歐陽詢

八分三人

毛宏　左伯　王獻之

隸書二十三人

衛恒　張昶　王廙　庾翼

郗愔　王濛　衛覬　張彭祖
阮研　陶宏景　王修　王褒
王恬　李式　傅元　楊肇
王承烈　庾肩吾　薛稷　孫過庭
高正臣　釋智果　盧藏用

行書十八人

朱文帝　司馬攸　釋智永　蕭子雲
蕭思話　齊高帝　陶宏景　漢王元昌
王導　王承烈　孫過庭　高正臣
裴行儉　王智敬　王修　盧藏用
薛稷　釋智果

章草十五人

羅暉　趙襲　徐幹　庾翼
張超　王濛　衛覬　崔寔
蕭子雲　杜預　陸東之　歐陽詢
王承烈　王智敬　裴行儉

飛白一人

劉紹

草書二十五人

王導　何曾　楊肇　郗愔
庾翼　司馬攸　李式　朱文帝
蕭子雲　陸東之　宋令文　齊高帝
謝朓　庾肩吾　蕭思話　范曄
孫過庭　梁武帝　王智敬　裴行儉
釋智果　盧藏用　高正臣　王廙
王愔

右包羅古今不越三品工拙倫次迨至數百且妙之企神非徒步驟能之仰妙又甚規隨每一書之中優劣爲次一品之內復有兼并至如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靖各惟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少子敬並各得其五考多之類少妙之況神又上下差降昭然可悉也他皆倣此後所傳則當品之內時代次之或有紀名而不評迹者蓋古有其傳今絕其書靈爲斟酌列於品第但備其本傳無別商搉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旣非世要悉所不取也

神品

周史籀宣王時爲史官善書師模蒼頡古文夫蒼頡者獨蘊聖心啟冥演幽稽諸天意功侔造化德被生靈可與三光齊懸四序終始何敢抑居品列始籀以爲聖跡湮滅失其眞本今所傳者纔髣髴而已故損益而廣之或同或異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加之銛利鉤殺自然機發信爲篆文之權輿非至精孰能與於此窮物合數變類相召因而以化成天下也故其稱謂無方亦難得而備舉今妙跡雖絕于世考其遺法肅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又作籀文其狀邪正體則石鼓文存焉乃開闢古文暢其戚鋭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派溯其中籀大篆籀文入神

秦李斯楚上蔡人少從孫卿學帝王術西入秦位至丞相胡亥立趙高譖之要斬夷三族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爲小篆著蒼頡七篇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漓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賓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於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今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也

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絕其迹創其神妙其唯杜公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張芝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誠則尊師之辭亦其心膂間語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眞書雖潤色精於斷割意則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然各爲今古之獨步蕭子良云本名操爲魏武帝諱改爲度非也案蔡邕勸學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漢中郎不應預爲武帝諱也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伯英祖述之其骨力精熟過之也索靖乃越制特立風神凜然

其雄勇過之也以此有謝於張索（一本云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晉平苻堅得摹子玉書王子敬云張伯英極似之其遺跡絕少又妙小篆今有張平子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煥爲太常徙居宏農華陰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也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崔瑗云龍

驤豹變青出於藍又捌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潤長源流而無限縈迴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挐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謂達節也已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達士游乎沉默之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韋仲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遺迹絕少故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迹不盈片素韋誕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臯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然張勁骨豐肌德冠諸賢之首斯為當矣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父稜徐州刺史有清行謚貞定伯喈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畫又善音律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工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功真異能之士也董卓用天下名士而邕一日七遷光照榮顯顧龍彰著王允誅卓收伯喈付廷尉以獻帝初平三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明亦工書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祖皓至德高世父迪黨錮不仕元常才思通敏舉孝廉尚書郎累遷尚書僕射東武亭侯魏國建遷相國明帝即位遷太傅繇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太和四年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八分入妙

吳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也官至侍中工章草師於杜度先是有張子並於時有陳良輔並稱能書然陳恨瘦張恨峻休明斟酌其間甚得其妙與嚴武等稱八絕世謂沉着痛快抱朴云書聖者皇象懷瓘以為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則實而不朴文而不華其寫春秋最為絕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亞於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議傷於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晉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覬魏侍郎瓘弱冠仕魏為尚書郎入晉為尚書令善諸書引索靖為尚書郎號一臺二妙時議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皆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伯玉采張芝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鴻雁奮六翮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為難後為侍中司空楚王瑋矯詔害之元康元年卒七十二章草入神小篆隸行草入妙

索靖字幼安燉煌龍勒人張伯英之隸孫父湛北地太守幼安善章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水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則過於衛瓘然窮兵極勢揚威耀武觀其雄勇欲陵於張何但於衛王隱云靖草書絕世學者如雲是知趣者皆然勸不用賞時人云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有餘姿張不及索蕭子良云其形甚異又善八分章鍾之亞毋邱興碑是其遺跡也大安二年卒年六十贈太常章草入神草入妙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逸少骨鯁高爽不顧常流與王承王沉為王氏三少起家祕書郎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亦猶鍾鼓云乎雅頌得所觀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隸行草書章草飛白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元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甚為舅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累遷中書令卒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安僖皇后后亦善書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尤善草隸幼學于父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爾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或大鵬摶風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了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於

吏不從于外亦由或黙或語即銅鞮伯華之行也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康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淩雲臺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五六歲時學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眞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猶直而少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于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太康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子敬爲大令珉爲小令

妙品

秦胡毋敬本櫟陽獄吏爲太史令博識古今文字亦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著博學篇七章單思舊章博采衆訓時趙高爲中車府令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及獄律法令亥私幸之作爰歷篇六章漢興總合爲蒼頡

篇

後漢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亂世常抱經嘆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密方造林未見則暗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密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平中卒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衛密字子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修古學善屬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者古文皆祖杜林衛密也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明帝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恒云喜善篆小異於李斯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善懸針垂露之法後世行之仲則小篆隸書入妙雖賀彥先沉潛乃青雲之士也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

法世謂鍾繇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去之後爲袁術將命鉅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也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奕葉淸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至如筋骨天姿實所未逮若華實兼美可以繼之衛恒云姜孟潁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張之弟子各有名於世並不及文舒又極工八分況之蔡邕長幼差耳華岳廟前

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並書後鍾繇鎮關中題此碑後云漢故給事黃門侍郎華陰張府君諱昶字文舒造此文又題碑頭云時司隸校尉侍中東武亭侯潁川鍾一字元常書又善隸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隸入能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年六十六薨張華云漢安平崔瑗子實宏農張芝弟昶並善書而魏武亞焉子植字子建亦工書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人志行淸潔才學通敏初爲臨淄王傅累遷給事中書則八體悉工師於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隸書自杜林衛密以來古文泯絕由淳復著衛恒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梁鵠云淳得次仲法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袁昂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華云邯鄲淳善隸書子淑古文小篆八分隸書並入妙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騖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史書眞行又妙衛恒云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書牘之迹也動見模楷羊欣云

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嘉平二年公車徵會卒年八十九孔明隸行入妙大篆入能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淩雲臺初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宜就加點正因致危懼頭鬢皆白旣以下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云仲將書如龍拏虎踞劒拔弩張張華云京兆韋誕子熊潁川鍾繇

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眞迹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八分隸章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亦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不有二事世所美焉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奇才不羣身長

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學不師受博覽該通以爲君子無私心不惜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叔夜善書妙於草製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臨不測之水使人神清登萬仞之巖自然意遠鍾會譖康就刑年四十四太學生三千人請爲師不許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官至司徒咸熙元年衛瓘誅之年四十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淩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莫耶焉會嘗詐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劍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畫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入妙

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恒着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　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稱妙絕敬禮飛白入妙小篆入能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父平後漢漁陽太守茂先官至司空壯武公博涉羣書盈萬餘卷高才達識天文數術無所不精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嵇叔夜之倫也

衛恒字巨山瓘之仲子官至黃門侍郎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恒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并造散隸書元康中楚王瑋害之年四十古文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弟宣善篆及草名亞父兄宣弟庭亦工書子仲寶叔寶俱有書名四世家風不墜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

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爲中書郎亦工書先有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董卓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殺之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祖覽父正尚書郎導從父之弟也官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逸少之叔父工於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遺法自過江右軍之前世將書與荀勗畫爲明帝師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雕鶚之翅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云王廙飛白右軍之亞永昌元年卒年四十七世將飛白入妙隸入能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父鑒太尉草書卓絕古而且勁方回官至司空善衆書雖齊名庾翼不可同年其法遒於魏氏尤長於章草纖能得中意態無窮筋骨亦勝王僧虔云郗愔章草亞於右軍太元六年卒年七十二方回章草入妙草隸入能妻傅氏善書子超字景興小

字嘉賓亦善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理識明敏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令書兼諸法於草尤工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而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飾之過也升平三年卒年四十四敬和隸行草入妙妻荀氏亦善書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十八徵著作郎辭疾寓居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桑門支遁等遊處十年累遷尚書僕射太元十年卒贈太傅諡文靖公年六十六人皆比之

王導謂文雅過之學草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者尤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得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入妙兄尚字仁祖弟萬字萬石並工書

王珉字季琰洽之少子官至中書令工隸及行草金劍霜斷崎嶔歷落時謂小王之亞也自導至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嘗書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斯可謂弓善矢良兵利馬疾突圍破的難與爭鋒隸行入妙妻汪氏善書兄珣亦善書

桓元者溫之子爲義興太守篡晉伏誅嘗慕小王善於草法譬之於馬則肉翅已就蘭筋初生畜怒而馳日可千里洸洸赳赳實亦武哉非王之武臣即世之刺客列缺吐火共工觸山尤剛健倜儻夫水火之性各有所長火能外光不能內照水能內照不能外光若包五行之性則可謂通矣嘗與顧愷之論書至夜不倦愷之字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絕癡書畫也（彥遠案長康三絕者才絕畫絕癡絕書非癡數也）

宋文帝姓劉諱義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善隸書次及行草規模大令自謂不減於師雖庶幾德音引領長望尚遼遠矣然才位發揮亦可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時論以爲天然勝羊欣工夫恨少是亦天然可尚道心唯微探索幽遠若泠泠水行有巖石間真聲帝隸書入妙行草入能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官至中散大夫義興太守師資大令時亦衆矣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擬若嚴霜之林婉似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繹飛馳亦可謂王之藎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善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元嘉十九年卒年七十三敬元隸行草入妙時有邱道護親師於子敬殊劣於羊欣謝綜亦善書不重敬元亦憚之云力少媚好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賓此迹亦或謂爲羊歐陽通云式道人右軍之甥與王無別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小王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魏武臨戎縱橫制敵其行草倜儻時越羊欣若用力取之則真正懸隔敬叔隸行草入妙

謝靈運會稽人祖元父煥靈運官至秘書監侍中康樂侯模憲小王真草俱美石蘊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雖不逮師歙風吐雲簸蕩川岳其亦庶幾虞和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帝就索始進親聞文皇說此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以罪棄廣州市隸草入妙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廞彥琳官至祠部尚書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真孔草又以縱快比於桓元王僧虔云孔琳之放縱快利筆迹流便二王已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太自任故當劣於羊欣斯言俞矣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行草入妙妻謝氏亦善書

齊王僧虔瑯琊臨沂人曾祖洽父曇首官至司空善書

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後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虞龢云僧虔尋得書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制然述小王尤尚古宜有豐厚淳朴稍乏妍華若溪澗含氷岡巒被雪雖甚清肅而寡於風味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永明三年卒僧虔隸行入妙草入能（一本云隸行草入妙）子慈亦善隸書謝超宗嘗問慈曰卿書何當及尊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時人以爲名答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思光官至司徒左長史博涉經史早標孝行書兼諸體於草尤工而時有稽古之風寬博有餘嚴峻不足可謂有文德而無武功然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鑑不至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于世

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父嶷景喬官至侍中少善草行小篆諸體兼備而刱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若有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但少乏古風抑居妙品故歐陽詢云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絕妙

翩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草少師子敬晚學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效之其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今之謬賞十室九焉梁武帝擢與二王並迹則若牝雞仰於鸞鳳子貢賢於仲尼雖絕唱於彼朝未曰陽春白雪以太清三年卒景喬隸書飛白入妙小篆行草章草入能子特字世達亦善書位至太子舍人先景喬卒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甚精熟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時稱蕭陶等各得右軍一體而此公筋力最優比之於勇則被堅執銳所向無前喻之於談則緩頰朵頤離堅合異有李信王離之攻伐無子貢曾連之變通其隸則習於鍾公風神稍怯庾肩吾云阮居今觀古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法矣然遲速之對可方於陸東之則意此公性急亦猶枚皋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各一時之妙也行草入妙隸書入能

陳永興寺僧智永會稽人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轡大海安波微尚有道之風半

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氣調下於歐虞精熟過於羊薄智永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兄智楷亦工草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皇朝歐陽詢長沙汨羅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飛白冠絕峻於古人有龍蛇戰鬬之象雲霧輕濃之勢風旋電激掀舉若神真行之書雖於大令亦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風神嚴於智永潤色寡

於虞世南其草書迭蕩流通視之二王可爲動色然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後略無勍敵唯永公特以訓兵精練議欲旗鼓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固守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飛白隸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子通亦善書瘦怯於父詢純陁亦效詢草傷於肥鈍乃通之亞也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祖儉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受業於吳郡顧野王門下讀書十年國朝拜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永興公太宗詔曰世

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爲名臣而世南兼之其書得大令之宗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乎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伯施隸行書入妙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毚也論其衆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族子纂書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繼楊師道上官儀劉伯莊竝立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又纂之亞也

褚遂良河南陽翟人父亮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遂良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忠讜之臣也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卽居二公之後顯慶四年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授史陵然史有古

直傷於疎瘦也

陸柬之吳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羲之表奏蔡邕爲不了後身而晚習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猶有怯懦總章已後乃備筋骨殊矜質朴恥夫綺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所鄙回也不愚拙於自媒有若達人君子尤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調雖古澀亦猶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蹙頞而嘗之三年乃得其味一覽未窮沉研始精然工於效倣劣於獨斷以此爲少也隸行入妙章草書入能（一本云隸行章草並入能）

法書要錄卷八終

法書要錄卷九

張懷瓘書斷下

能品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子吉吉傳其出杜鄴傳其子林吉子竦字伯松博學文雅過於子高三王以來古文之學益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衛密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美焉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

時稱其妙後以罪弃市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故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想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熹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竇憲賓客繫於洛陽獄卒年六十三大小篆入能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稾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嘆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嘆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閤祭酒少好古學書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沖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晉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官至別部司馬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亦猶楚共王用刑失節不合其宜吳人以皇象方之五原范曄云超草書妙絕

崔湜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父風良冶良弓斯焉不墜張茂先甚稱之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卒善草著聞三輔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朱賜亦杜陵人時稱工書也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爲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芝素相親善靈帝時卒燉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宏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左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猶斥山之文皮即東北之美者也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善小篆官至侍御史年六十一卒孔融與子綱書曰前勞筆迹乃多爲篆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融之此言不易而得紘之小篆時頗有聲

毛宏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於祕書建安末卒

魏衛覬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隸草體傷瘦筆迹精絕魏初傳曰古文者篆出於邯鄲淳伯儒嘗寫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年六十二卒伯儒古文小篆隸書章草並入能子孫皆妙於書

晉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官至太保咸寧四年卒年八十餘工於藁草時人珍之也一云穎考善草書甚有古質少於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

傅元字休奕北地范陽人祖孌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直不容人之短舉秀才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善於篆隸見重時人云得鍾胡之法休奕小篆隸書入能時王允之善草隸官至衛將軍又張嘉善隸書羊欣云嘉師於鍾氏勝王羲之在臨川也嘉字子勝官至光祿大夫時又有皇甫定年七歲善史書從兄謐深奇之

劉紹字彥祖彭城人官至御史中丞遷侍中善小篆工飛白雖不及張毛亦一時之秀作飛白勢永和八年卒小篆飛白入能柳詳亦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楊肇字季初滎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工於草隸咸寧元年卒潘岳誄云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亦猶甘茂不能自通借餘光於蘇代安仁之誄抑其然乎季初隸草入能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度即六世祖祖畿魏僕射父恕幽州刺史並善行草預博學官至鎮南將軍當陽侯父祖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衛瓘方之稱杜預三世焉

齊獻王攸字大猷河內人武帝母弟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才望出武帝之右帝用荀勗言出都督青州上道憤怒嘔血咸寧四年卒年三十六行草入能

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庾翼咸熙三年卒年五十四隸草入能許靜民善題宮觀額將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景則之亞也

王導字茂宏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裁導行草兼妙然疎柯迴擢寡葉危陰雖賢有餘而才不足元明二帝並工書皆推難於茂宏王愔云王導行草見貴當世咸寧五年卒年六十四行草入能有六子恬洽書皆知名矣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緘牘輒存而玩之夷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高舉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不泯於茲

韋宏字契思位至原州刺史弟季字成爲平西將軍善隸書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官至長山令女爲皇后贈光祿大夫晉陽侯善隸書法於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備永和三年卒年三十九隸章草入能衛臻陶侃亞也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工於草隸當世難與爲比永和五年卒年三十六張翼善隸書尤長於臨倣率性而運復非工劣於敬預也（時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投白瓦屑作鄭元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隸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殿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以示子敬子敬嘆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嘗復以章草

答亮示翼乃大服因與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因喪亂遺失嘗謂人曰妙迹永絕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珍字敬仁濛之子也著作郎善隸求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過江後與右軍乞敬仁敬仁亡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遂以入棺殷仲堪亦敬仁之亞也

韋昶字文休誕兄涼州刺史庾之元孫官至潁川刺史散騎常侍善古書大篆見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未足知書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爲絕世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行草連岡盡望勢不斷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令法羊欣風流媚態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然上方琳之不足下方范曄有餘喻之於元蓋緇緅間耳齊建元二年卒年五十時有邱道護善隸書便書素時司馬珣之爲吳興羊欣弟偷爲臨安令欣與看弟珣之乃以道護素書洛神賦示欣欣嗟咨其工以爲勝己道護烏程人也官至相國主簿時有張昶亦善草書官至征北將軍也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父泰曄官至太子詹事工於草隸小篆尤精師範羊欣不能儁拔永嘉二十年伏誅諸葛長民亦善行草論者以爲曄之流也長民官至前將軍義熙八年伏誅時又有張休善隸書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其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改之世乃大行休字宏明官至豫章太守也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然太祖與簡穆賭書亦猶雞之搏狸稍不自知量力也年五十六崩太子熙亦善書倫字世調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過諸昆弟倫子確字仲正才兼文武甚工草隸爲侯景所殺（太子熙後當有誤）

謝朓字元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黼藻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中都里人丹陽尹順之之子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骨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年八十六崩子綱綸繹並有書名也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才華既秀草隸兼善累紀專精偏探名法可謂贍聞之士也變態殊妍多慚質素雖有奇尚手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大寶元年卒肩吾隸草入能子信亦工草書時有殷鈞范懷約顏協等並善隸書有名於世

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善書師祖鍾王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眞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

周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齊侍中太尉祖騫梁侍中父規並有重名子深官至司空工草隸師蕭子雲而名亞子雲躡而蹤之相去何遠雖風神不峻亦士君子之流也

隋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夫筋骨藏於膚內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誇耀毋乃小人儒乎果隸行草入能時有僧述僧特與果並師智永述困於肥鈍特傷於瘦怯

皇朝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尤善行書金玉其姿挺生天骨襟懷宜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於奔放若呂布之飛將或輕於去就也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即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即韓王之倫也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肉頗多骨氣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元宗甚愛其書懷瓘先君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憑先君書之高曾與人書十五紙先君戲換五紙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張公也終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有人求高書一屏障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書與僕類可往求之先君乃與書之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比見蓄者多謂爲褚後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幾合於古矣陸東之爲高書告身高常嫌不將入帙後爲鼠所傷持示先君曰此鼠甚解正臣意耳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裴行儉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工草書行及章草並入能有若搢紳之士其貌偉然華袞金章從容省闥

王知敬洛陽人官至太子家令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略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房僕射元齡與此公同品房

行草亦風流秀穎可與亞能又殷侍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亦王之雁行也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至左衛中郎將奇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甚欲究能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與高卿比權量力則騎忌之類徐公也

王紹宗字承烈江都人父修禮越王友道雲孫也承烈官至祕書少監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年小真書體象尤異沈遂堅密雖華不逮陸而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亦於真晚節之草則攻乎異端度越繩墨薰蕕同器玉石兼儲苦以敗爲瑕肇乘其指書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微水墨之積習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於後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肚與余正同也阮交州斷割不足陸大夫蕪穢有餘此公尤甚於陸也又嘗謂所親曰自恨不能專有功褚雖以過陸猶未及承烈隸行章草入能兄

嗣宗亦善書況之二陸則少監可比德於平原矣

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儁拔剛斷尚異好奇然所謂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書亞於草矣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指趣也與王祕監相善王則過於遲緩此公傷於急速使二子寬猛相濟是爲合矣雖管夷吾失於奢晏平仲失於儉終爲賢大夫也過庭隸行草入能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雖似范雎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質如聽言信行亦可使爲行人觀行察言或見非於宰我以羿伏誅稷隸行入能魏草書亦其亞也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書則幼尚孫草晚師逸少雖闕於工稍閑體範八分之製頗傷疎野若況之前列則有奔馳之勞如傳之後昆亦有規矩之法子潛隸行草入能自陳遵劉穆之起濫觴於前曹喜杜度激洪波於後羣能間出角立挺拔或祕象天府或藏器竹帛雖經千載歷久彌珍並可耀乎祖先榮及

昆裔使夫學者發色開華震心警悟可謂琴瑟在耳貝錦成章或得之於齊或失之於楚足爲龜鏡自可韋弦此皆天下之聞人入於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揚其業蒸不知矣亦猶道雖貴必得時而後動有勢而後行況瑣瑣之勢哉

評曰蓋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況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誰驗準的推其太率可以言詮觀昔賢之評書或有不當王僧虔云亡從祖中書令筆力過子敬者君子周而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云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世之書者多師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競巧趣精細殆同機神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夏習不能無楚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行比之鍾張雖勍敵仍有擒蓋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如效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至效數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牆數仞罕得其門者小王則若驚風拔樹大力移山其欲效之立見僵仆可知而不可得也然

小王嘗與謝安書意必珍錄乃題後答之亦以爲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家君答云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自然不如小王虞龢云古質而今妍數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龢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趣過之蕭子良云崔張以來歸美於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迹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兼之並有得也夫椎輪爲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朴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投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

雖則齊聖躋神妙各有最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際於聖或有侮毀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爲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於人倫之表棲遲於墨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迹霄漢所

謂得元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卽字書衆葉之祖其所製作並神妙至極蓋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載較量然各峻彼雲峰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非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爲祕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藝之在己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爲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若知其故耳想心識自該通審其不知則聾瞽者耳庾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阮研與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薄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八人同爲第七等亦猶屈鹽梅之量處掾屬之伍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且書傳所載程邈爲隸法其於工拙蔑爾無聞遺迹又無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書雅敬於韋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絕又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隸八分混兄之書故謂之亞聖衛恒兼精體勢時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與漢王同流又黜桓元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等與王知敬同居第五等若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況可盡之於刑耒消息貴乎適宜形象無常不可典要固難平也蕭子雲言欲作二王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也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然書之爲用施於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沒沒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迹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託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瓘恨不果遊目天府備觀名迹

徒勤勞乎其所未聞所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慙於博識不迨能搆奇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於世或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某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在人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既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爲評歲泊丁卯荐筆削焉

槩論

趙俁（字克勛）

昔犧后作易周公翔禮孔父修雅豈徒異之而已將實大造化之根出君臣之義考風俗之正耳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伏皇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是三聖者所謂能宏其道而由之也玆又論夫文字發軔牋翰殊出本于其初以迄今代三千餘載形然難知而書斷之爲義也聞我后之所好迹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之尤工陳清頌以別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迹列十書而詳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備厥人所謂執簡之太素含毫之萬象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評之有不能文之今斯書也統三美而絕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邱明同事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究哉

法書要錄卷九終

法書要錄卷十

右軍書記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卽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書迹及言語以數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爲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二字爲二小印印之跋尾又列當時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內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卽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僻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早至爲簡隔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

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鎭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峩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一一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和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信一一示爲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已上四行）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已上十七帖也）

元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禍祀絕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尋痛惋不能已已省君書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此書因謝常侍信還令知問可令謝長史且消息

數親問叔穆嘉賓並有問爲慰

知道長不孤得散力疾重而遐進遲甚令人憂念遲信還知問

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焦心餘亦諸患

君昨示欲見穆生敘讚今欲默語興廢之格粗當書爾不元度好佳君謂何似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旦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疾

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示足下與耳

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速無常其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二十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之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口四寸云數如來小如差然疾源如此憂恒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示足下也不堪縲疑事列上台周青州覛事今以當至下耶甚是事宜無方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何爾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忽忽解日爾力遣不具王羲之白（白字只點成）

一見尚書一二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吳興也

遠近清和士人平安苟侯定住下邳復遣軍下城此間民事愚智長歎乃亦無所隱如之何又須求雨以復爲災卿彼何似

江生佳須大活以始見之與人上蕭索可歎

汝宜速下不可稽留計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速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而脜今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而胼（玉篇下諫反堅也）中故不差以此爲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聞耳

姊適復二告安和郗故病篤無復他治爲消息耳憂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畢當吾遣信視淑還母子平安爲慰至恨不得暫見故未得下船道夷書云已得

一宅想今安穩耳不致解此移趣知部兒不快何所在今已佳也耿耿信白

與殷侯彼此格卿取

卒喜慰氣滿無他治嗽數合米來三日

知足下哀慼不佳耿耿吾下勢腹痛小差須用女蔞丸得應甚速也

在我而已誠無所多云與謝豫州共入河不乃煩劇得安萬送書云六日可至諸賢云朝廷失之轉覺闊然與卿書同（此四字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深也但云卿當入何以如夢恐卿表將復經年想仁祖差時還內鎮慰人情耳皆在卿懷矣

產婦兒萬留之月盡遣甚慰心

得袁二謝書具爲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盡也弟預須遇之大事得其書無已已二謝云秌未必來計日遲望萬羸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日決其共爲樂也尋分日與江姚女和別殊當不可言也

知庾丹陽差數深深致心致心

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爲慰云襄經還蠡是反善之誠也於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比者尚懸悒得其去月書省之悲慨也

上流近問不竟何日卽路知謝定出居內所宏故重是不情廢情存大

明或就卿圍棊邑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謝

江表付還（此四字一行）

得書知足下問吾骯髒（上下黨反下口亞反腰骨）拘闕痛俛仰欲不得此何理耶願輒與相見無盡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末陰沈沈恐不可卧不知何以教目前甚憂頓王羲之

比信尋知足下有書可道知足下未能得果望近爲然知得家問賢子勤疾念甚憂慮懸得後問不分張何可久幼小故疾患無賴

野大皆當以至不得還問懸心大得善悉也野當不能還卿並轉茂淸談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吾得敬和二十三日書無他重熙佳定爲善

謝二侯（此三字又一行）

山下多日不得復意問一昨晚還未得遣書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壯溼甚耿耿服何藥耶僕此日差勝尋知問

王羲之頓首

羲之頓首向又慘慘自舉哀之氣匆匆知便當西且不相知來想熊能更言問力遣不次王羲之頓首（此二帖帶行）

七日告期痛念元度未能闕心汝臨哭悲慟何可言言及悒塞夜闕市器俱不合用令推之也吾平平但昨來念元度體中便不堪之耶告

汝當須過殯還恒有悲惻

王延期省（此四字一行）

妹轉佳慶不及啼不憶念奴殊不可言京當迎之

昨卽得丹陽水上書與足下書同故不送昨諸書付遣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離忽四年言之歎慨豈言所喻悠悠數十卒當何期汝等將慎爲上知復何云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

吾何當還（此四字一行）

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歲末今暫還想必可爾故復白

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餘姚并吳興二十八日二疏知並平安慰吾平平比服寒食酒如似爲佳力因王會稽不一一阿耶告知

想大小皆佳丹陽頃極佳也云自有書不附此信耳大小問多患懸心想二奴母子佳延卿問也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庾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爲歲

去冬臨臨安事近便欲決去而何侯不許事聞以有小寇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意尚未可倉卒復信更具信汝也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

丹陽且送吾體氣極佳共在卿故處增思詠

若可得耳要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塞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遂當發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歎之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

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今此集信爲未易卿若便西者良不可言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若差也便疾綿篤了不欲食轉側須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孤得散力煩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日兼燋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疏畧盡實望救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條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此不知小郗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

所憂營如此君禮是頤養之功當有何理今都絕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遣無益快共爲樂欲省補塡者之慘蹙也追尋前者意事豈可復得且當率目前及當此急要願諸君各保愛以俟此期未近見君有諸結力聊以當面　各聞意必欲省安西如今意無前郄也想君必俱賊勢可之者必進許洛無可不果相遇于一世豈可度之尋常以此至終故當極盡志氣之所託也君此意宏足然決在必行（當面止似爲一帖）

未復知問晴快卿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上下無恙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

日月如馳一婢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願所鍾唯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夭命惋傷之甚未能喻心可復如何（此有兩帖語小異）

敬親今在剡其後復亡甚不可言

穢鐵不知已得（一行短書）

行近遣書想卽至此兩汝佳不得懸心吾乏劣力數字

七月十三日告鄱陽兄弟大降制終去悔悼甚永絕悲傷痛懷切割心情也

諸葛丞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往爲錢塘者積又久僕府有以盡恐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於則徳云臨安春當闕爾者君能請不僕必欲言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旣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爾須還告之

人理不可得都絕每至厲致使人多歎

十五日羲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音知卿佳慰之力及陽主書不一一羲之報

會稽亦復與遥論卿否吾誠勑勑於論事然于弟尚不惜小宜謂遥官前意已佳可不復煩重卿更思必謂宜論者必有違矣

上下安也和稍過見之欣然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

江生亦連病今已差

知阮生轉佳甚慰甚慰會稽近患下始差諸謝粗佳

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令過足下夜得眠不祇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史復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

遂無雨候使人歎得諸孫書高田皆欲了

得書知足下患癖念卿無賴思見足下冀脫果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此賢懷所禮也面一一

五月十四日羲之近反至也得七日書知足下故爾耿耿善將息吾脰得此霖雨轉劇憂深力不一一羲之

適萬石去月五日書爲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宜適許司農書爲慰無人未能得重故向餘杭問（此注三行艸）

因緣示致問非書能悉想君行有旨信

伯熊上下安和爲慰可令知問叔夷子前恨不見可令熊知消息

羊參軍還朝論長見敦恕其爲慶慰無物以喻今又告誠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

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不

痛念元度立如志而更速禍可惋可痛者省君書亦增酸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卽復是中之者腸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輒大起多腹中不調適君宜深以爲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人耳許君見驗何煩多云矣

袁彭祖何日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分離如何可言

此段不見足下乃甚久遲面明行集冀得見卿

得申近不問（此五字一行）

謝侯（此二字一行）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陰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告臨紙摧哽羲之報（此一帖眞艸書）

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從弟子夭沒孫女不育哀痛兼傷不自勝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此一帖行書）

二蔡過葬來居此親親集事而君復出爲因耳（此一帖草書）

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茂善晚生兒不育痛之惻心奈何奈何轉寒足下可不可不得問多日懸情吾故劣力不具王羲之頓首（此一帖行艸）

十月十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知佳爲慰吾爲轉差力不一一羲之敬問（行草）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一一耶告（此一帖行艸）

羲之頓首二孫女夭殤悼痛切心豈意一旬之中二孫至此傷悼之甚不能已已可復如何羲之頓首（眞行）

廿八日羲之白得昨告承飲動懸情想小爾耳還旨不具王羲之再拜（艸書）

庾新婦入門未幾豈圖奄至此禍情愿不遂緬然永絕

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敘哀悲酸（此帖行書）

君服前賢弟逝沒一旦奄至痛當奈何當復奈何臨紙咽塞王羲之頓首頓首（此一帖真行）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此一帖行書）

書未云得諸爲慰知汝姨欲西情事難處然今時諸不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姨出懇至想自思之（行書）

上下可耳産行往當迎慶思之不可言（此一帖行書）

今付吳興酢二器（真行）

一日不暫展至恨吒而不已便懷不果東至可恨思敘想閉暇必顧也

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面具懷

得征西近書委悉爲慰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久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不久留之甚善甚善

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救且夕比知覺有省書想至

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官復遣軍可以示義興中書

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怒意既而意謂速思順從或有怨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復深思復征許也（此四字一行）

八月二十四日羲之頓首（闕）竟增哀慼奈何奈何兩足下可耳不得問（闕）日懸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頓首

此兩足何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吳（闕）是湯然可歎

知諸患耿耿今差也華毋子佳

時行皆遍事輕耳彼云何

道祖癖下乃危篤憂怛憂怛

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勞心此同書恒懷湯火處世不易豈惟公道（此兩字行也下側書）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梁下得數（闕）自下疾疫非常乃以至京極有傷此憂之下者想君勤勤之

復委篤恐無興理諸人書亦云爾也憂之怛怛得停乃公私大計也

君頃以何永日憶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桓公以江州還臺選每事勝也不可當在誰耳

源書以發吾欲路次見之亦不欲停甚（闕）

官舍佳也得諸舍問不不知遮何日西言及辛酸卿不可懷期等故勿憂勿憂深

近書及至也瞻望不遠而未期覲面如之何遲得問也

謝侯數不在數（此一行至底皆缺）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遲知定不果悵恨未知見卿期當數音問也

得都近問清和爲慰云劉生近欲舉君爲山陰以中當爲最君期於未獲供養處相爲慨然仕宦殆是想也

君學書有意今相與艸書一卷

小大佳不可得司馬問懸情適安以中軍出鎮有避賢意乃云行得言面不知公私此理卒當之耶甚憂眞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一一

見此當何言但恐今婦必門首有出（四字注）復有將來之弊耳此願盡珍御理

想彼人士平安二郗數（闕）也敬豫諸人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南還其諸兄弟此改殊命蕭索聞君以復入相府何時當應命未得坐處亦當愁悶思得爲鄰豈常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之何不一一小佳復意問也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終之何聞眞長知吳興想必如意南道差不

君大小佳不松廬善斷也儀信還泰州將去月十二日告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渴耳實尋還遲之不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冷頃時行可畏愁人

不得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即至也君信明早令得復得鄙書未至即想東不久耳

此鄙問無恙諸從皆佳比諸數耳知劉阮數（闕）

溫公在此前東北面還此復初（闕）散爲慰便乞良不可言卿得知之復共一快樂

武妹小大佳也（闕一字）

知郡荒吾前東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歎復爲意卿示聊及（闕一字）

數得桓公問疾轉佳也每懸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勢不知卒云何爾

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果往覺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遲見元度今或以在道

賓如人往不堪致心憶之不忘懷之

姝不快憂勞餘平安

未得安西問元度忽腫至可憂慮得其昨書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難耶

與安石俱佳還七日增想投命積日不復知問弟佳寧

善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洗滯兼下如近數日分無復理昨來增服陟釐丸得下不知遂斷不了無所噉而藥得停不知當復見弟（注二字）理不獨下便長歎小蘇息更知問二奴庶諸人何以謝之（已上九字註兩行）

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諸賢平安每面粗有歎慨追恨近日不得本善散無已已疲足下還期不久耳此者數令知問

懷足下可謂禮之（闕）今以志心寄卿想必至到論之救命不暇此事於今爲者遠耳要是事其本心

所欲論事今付

今與馮公論何產足下可思助明清談至是畢今又詔眞道今宜旨矣

臣義之言寒嚴不審聖體御膳何如謹付承動靜臣義之言（召表皇太后一）

臣義之言伏惟陛下天縱聖哲德齊二儀（自哲以下則注）應期承運踐登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慶臣抱疾遐外不獲隨例瞻望宸極屏營一隅臣義之言

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甚當小爾耳汝母故若以不安食疾久憂憤當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者也

今付北方脯二夾吳興鮓二器蒜條四千二百

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動奄忽長逝痛毒之甚驚惋摧慟痛切五內當奈何奈何省書感哽

兩寒卿各佳（注一字）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遲喜散恙比爾自相聞也

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禫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及書不旣羲之批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陟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不能自勝奈何得七月末時書爲慰始欲寒足下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復憂悴力困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否吾昨暮復大吐小噉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天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報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及領軍信書不次羲之報

頓首頓首七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愿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弃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頓首

君頃復以何散懷鐵云秋當解禍行復分張想君比爾快爲樂彥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弱伶俜何所成君書得載停郡迎喪甚事宜但異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

六日告姜復內始晴伏情汝（注一字）母子平安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敘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斃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二書爲慰兩書夜無解夜來復雪弟各可也此日中冷患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羲之報

羲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書並毀頓胡之惟分推難爲心當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

七月五日羲之頓首昨便斷艸葬送期近痛傷情深奈何奈何得去月二十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頓首

七月十六日羲之報凶禍累仍周嫂弃背大賢不救哀痛兼傷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書感塞羲之報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健衆尚七萬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即今赴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宏之自當有方耳

隔以久諸懷旣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覽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赴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此雨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頓耿耿且以佳與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鄮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隧省告

可謂眷顧之至尋歎二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暫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國爲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羲之死罪

六月十一日羲之報道護不救疾惻怛傷懷念弟聞問悲傷不可勝奈何奈何曹妹累喪兒女不可爲心如何

得二十三日書爲慰及還不次王羲之報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吾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一十必早發想足下如向期也阮侯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白

宿息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能佳一十早往遲王羲之頓首

二十九日羲之報月終哀摧傷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下不斷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羸甚好消息吾比日極不快不得眠食殊頓勿令合陽冀當佳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昨省書想至參軍近有慰阮光祿信在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比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不得自（塗兩三字）甚痛當奈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紙但有酸惻王羲之頓首

羲之白不復面有勞得示足下佳爲慰吾却還又睡甚勿勿力不具王羲之白

十一月五日羲之報適爲不吾悉不適弟各佳不吾至勿勿力數（闕）羲之報

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嫂不和憂懷深期等殊勿勿燋心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處雲子諸人何似耿耿能數省否

彥仁數問也修載豎來忻慰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勿勿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加疾人甚憂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爲爾日日力不一一羲之報想明日可謝諸子

十四日羲之白近反不悉（闕）兩足下佳不不得近問問無殊不佳頓劣因不一一羲之白

羲之頓首何既知意至諸君皆困乏常想無之何緣作此煩損今付還王羲之

長高當暫還耶

范公書如此今示君須庾見故當勸果之告旨語君遲而不可言

一日多恨知足下散動耿耿護護吾至不佳劣劣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司馬疾篤不果西受之深公私無所成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只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一一

比日尋省卿又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誠述叙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亦同懷近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災雨比復何似氣力能勝不僕爲耳力不一一王羲之

旦書至也得示爲慰云小大多患念勞心遲見足下未果爲（注兩字）結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三日先疏未得去得四日疏爲慰兄書已具不復一一

鎮軍昨至尚未見也尋見之悲欣不可言

上下近問慰馳情不知何似絕不得松問汝得旨問馳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日東可語期令知消息

復數橘子即云乃好可噉久得新果此院冬桃不能得多送觸事何當不存往恒語然獨折

知書有去縣奔去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制恐不必果耶且君在彼縣常以爲得意宜思之耶志乏故示

兒子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淵遂乖不可復言

適欲遣書會得足下示

十九日羲之報近書反至也得八日書知吳故羸被偷動氣發耿耿想得冷此爲佳也敬文佳不一一羲之報

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欲與事地相與有深情者何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爲身真卿今日之謂政自當豁其胸懷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已便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爲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山之高言矣何能不

十一月七日羲之報近因（闕）子卿書想行至（注三字）霜寒弟可不頃日了不得食至爲虛劣力及數字羲之報

二十三日羲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計書所不得有反轉熱卿各佳否定何可得來遲面不一一羲之報

知須果栽便可遣取視君勢陳欲欲無出理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比各（注一字）可不參軍轉差也懸耿吾腳痛劇灸不得力至患之不得書自力數字

尊夫人向來復何如爲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其至羲之欲問

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推之可爲心且得集日下此慰多矣姊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極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久恙至善分張諸懷可云不卿其期何時可果永嘉強遂者有力恐難冀得大椨當種之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皆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爲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

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晚共親親集想君未便至餘姚爾

云殷生得快因大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彦仁或宜城甚佳情事實宜今有云想深復征許也

寂不得都問知卿云曰問故未知西齋問使人憂耿得問示

信使甚數而無還者似書疏不可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山舍比卿還當知何候須得音副民望甚善

羲之白霧氣足下各何如長素轉佳甚耿耿

冀行面遣知問王羲之白

昨道諸書今示卿相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今此集信爲未易卿者便西者良不可言也

晴快足下各佳不長素轉佳也甚耿耿故知問具示王羲之

足下晚可耳至劣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十二月二十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爲慰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藥湯諸人佳也今知問朱博士何當還君可致意令速還想無稽留

吾至今目欲不復見字

見君小大佳不過此乃知熙佳覺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云遲見元度今或以在道賓諸人佳不皆致心憶之不忘懷

妹不快憂勞餘平安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比可不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噉輒不化消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罔極然及不一一羲之白

昨近有書至此故不多也遲書不悉耳

知尚書中郎差爲慰不得與與問懸心數吳中聞耳小奴在此忽患瘧比數發今日最爲大都輕瘧耳尚小停今在吾廐中念猶懸心小患耳無所垂心須佳乃去

此言不可乏得知足下問吾忽忽力數字

直遣軍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

足下知消息今故遣問使至具示之力書不一一王羲之白

方回遂舉爲侍中都下書云殷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故思同歲寒盡對此書還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役吏人論者亦謂大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同異卿復爲意卿此懷亦當元同不能勉人耳

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話懷今復遣諮吳興也官舍佳也節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羲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吾與書賓平安念懸心此粗佳一日書此一一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勤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爲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知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兒子問懸念可言此於南比旨使無理比欲歎久也亦同失人並欲匆匆羣從書皆佳道冲書平安汝當改葬不可云勞冲遇此事或復連留

省告一一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

吾陟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篤事事如去春但爲輕微耳尋得小差固爾不能轉勝沈滯進退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懷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爲復可耳直疾不除晝夜無復聊賴不知當（注一字）得暫有間還得（闕）其寫不如今忽忽日前耳手亦惡欲不得書示令足下知問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深得五日告甚慰晚熱盛君比可不遲復後問僕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君患隱何以及爾是爲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絕骨肉之愛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若自量過歎患不以輕心者一事不爾當何理

鄙故匆匆飲日三㪷小行四升至可憂慮如桓公書旨闕其不去恐不能平

此信過不得熙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不賓轉勝皆

謝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粗佳阿刁近來到卞上下皆佳姜夫數白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說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犇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

不得君家書疏多往來皆平安耳今年此夏節氣至惡當令人危劝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

七月二十一日羲之白昨十七日告爲慰極有秋氣君比可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近復因還信書至也

得九日問亦云鄙平平想得涼轉勝以疾乃服法必解此意

來月必欲就到家而得其問云尚多溪毒當復小郝耳僕故有至臨州意尚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還乃得至壽春耳

得都九日問無他

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徑還蠡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想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羊參軍旦夕至此遲一一

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歎悵無已

安石定目絕令人悵然一爾恐未卒有散理期諸處分猶未定憂縣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遣君無復坐理交疾患何以堪此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厝懷卽乖大小不可言且憂君以疾他曳不易

得司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崖可願樂遙想而已云必欲剋餘杭之遲期此不可言要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整東復令白便行還便行當至剡棣上二十日後還以示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兼二三

昨暮得無奕阿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淸和耳羌賊故在許下白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萬定（闕）果興

未復宏道近書見與宏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元佳不想數得足下旨令知問

豫風攣今年似晚來年其主不起首者想或可得借乎

得反叉獲示知足下發動爲腫卿此疾苦甚似期一一想消一當轉佳爲何治也吾爲亦劣大都復是平平隔耳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羹京日晚散耳尋復知問王羲之

羲之頓首賢女殯斂永畢情以傷悼不能已已兄足下懸悴深至何可爲心奈何奈何不能無時之痛憂卿便深今何如患深達既往吾志勿勿力知問臨書惻惻王羲之頓首

賢室何如何可爲心唯絕難於人理耳諸患猶爾憂勞深似（闕）江侯（闕到行底）足下遺臨惙叉令取書

得謝范六日書爲慰桓公威勳當求之古令人歎息比

當集姚襄也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知數致苦言於相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不吾書未被答得桓護軍書云冂米增運皆當停爲善

問董耐吾亦問之冀必來兵吗得之甚佳頃日憒憒不暇復此省示及乃復憶之耳

周公東征四國是遑誠心歎著謂之累積頻頻書想至陰寒想自勝常皇家渙祖纂弄（此四字眞後闕）

羲之死罪苟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苟獲譏於憂不意長恨恨謂其宏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憒遂忘致今送願因暇日可垂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所陌不

信所懷願告其中并商郎子意同異復云何遂然無語

敘之期每賜翰累使如覽展羲之死罪（此一帖真行）

足下行穢久人還竟應快不大都當任縣量且其令（闕二字）因使任耳立侯王羲之白

足下各可不都五日書今送謝郎至想源得免豺狼耳王羲之

羲之死罪近因周參軍白牒伏想必達此春以過時遂與深兼哀傷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須臾寒食節不審尊體何如不承問以經月馳企民疾根治滯了無差候轉久憂深叔（闕）遣信自力粗白不宜備羲之死罪

墳塋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還田一頃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弟肩意故如往言忠終高也是以思同之

此三頃田業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已上八字注）宜須一用心更可善叉忠艮

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何增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書知佳爲慰僕左邊大劇且食少至虛乏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十二月告李氏甥得六日書爲吾劣劣力不一一羲之

書（行書）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諸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袁妹委篤示致問荒憒不得此熱不能不取給腹中便復惡無賴

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遲復承問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王羲之死罪

皆以具示復自耳羊參軍尋至具一一子期諸人何似耿耿心制行終不可居處

餘皆平安也（此五字一行闕）

及以令弟食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復旨示羲之報

增運白米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時地甚疏卑致言城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爲居時任豈

可坐視危難今便極言於相并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宣之諸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誠故當有所面不爾坐視死亡耳當何（當何已下闕）

吾復五六日至東縣還復至問

想官舍佳見護軍近書甚慰仁祖轉嘉然疾根不除尚令人憂復得問未復反書甚慰入月共至嶺山看甘橘思君宜深想識已還旦夕展也故復旨示羲之報

小大佳也不得尚書中書問耿耿得業書慰之亦得業書爲慰今付遐安方決去不言言卽卿書致適阮兒書其氣散暴處便危篤憂之怛怛

貴奴差不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當盡消息地蚶二斛厲二斛前示噉蚶得味今旨送此想噉之故以爲佳比來食日幾許得味不具示

所欲示之（一行）

若治風教可宏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士亦將貧然況下此者觀頃舉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屈以申時元平頃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

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於世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豈苟且若復以此進退直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爲所不以爲上方寬博多通貢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脊情足謂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爲與卿共思之省以付火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無復逮錄之煩爲佳想君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語君

諸暨始寧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幸慶豈非天賜違天不祥（四字）（注）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遇重熙去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盡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

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君察此當有二言不眞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故悉心而言（五字注）以當一面

想大小皆佳知賓猶伏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妹大都轉差然以故有時嘔食不已是老年衰疾更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當將陟蠡也此藥爲益知君告

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輒有患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姜此羸少差先生至其歎慰且卿女一而已大婚定方勢道也

先生頃可耳今日略至遲委垂知樂公可爲之慰桃腰易得可以少耶專一物不移乃不忠也充迎不致意知陽意事迎願人之善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情皆佳也（闕）何貽云得穎陽書平安慰意不得與諸人問懸遲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恆要不治爲時恥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餘力相宏也

中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足下誠先日之言信信具（此一帖以闕）

省得君書卽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當是畢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老僕之懷謂君體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爲世大明耶

政有救其弊算之熟悉不因放恕之會得期於奉身而退艮有已艮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餘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頃勞服食之資如有萬一方欲思盡頤養過此以往未知敢聞言止於今也

知諸賢往數見范生亦得其近書爲慰又得孔生書亦云不能數何爾耶江生可耳斷絕冀凉集也

得司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矣有斷未想桓公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情和至慰安以當至與輿遲見之也

知須米告求常如雲此便大乏輒以米五十斛與卿有無當共何以論借

今有教數付米可送之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異果爲結念致問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不復耳顰隹不謝之劭小頃可行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暫還歲內何理過歲必有理不思存足下復得一敍平生當可言得卿書尋省反復但有悲慨比者且當數致年知（闕一字）

畢力果思進言面不可復得此與范期後月五日遂乃剋耳還遣旨進

頃猶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耳陽化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鄙疾進退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公私大計然此舉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無所成可以示從女其劣欲知消息

足下所欲餘姚地輒較驗所須輒告

此雨過將爲受想彼不必同苗稼好也

比見敬祖小大可耳念孫阮諸人皆何似耿耿

尚書中郎諸人皆佳比面雖近隔殊思卿度還旦夕吾頃胸中惡不欲食積日匆匆五六日來小差尚甚虛劣且風大動舉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蹟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纔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艮辰會（其一）三春啟羣品（五字草）寄暢在所因仰眺望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其二）猗歟二三子莫非齊所託造眞探元退涉世若過客前世非所期虛室是我宅（自前字至宅字注）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所與形骸自脫落（其三）鑑明夫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周未易三觴解天形方寸無停主務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元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取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其四）合散固有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可起於今爲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慷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折河淸非所俟（其五）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敢致書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會稽內史鎮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闕）女誕晏之允之允之建威將軍錢塘令會稽都尉義興太守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衛將軍夫人散騎常侍荀文女誕希之仲之及尊叔廙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濟陰郗說女誕頤之胡之耆之美之內兄胡之侍中丹陽尹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譙國夏侯女誕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鑒女誕元之凝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肅之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黃門郎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相接承公賢女淑質直亮確懿純美敢欲使子敬爲門閭之賓故具書祖宗職諱可否之言進退唯命羲之再拜（此是郗家論婚書書迹似夫人）

艮深路滯久矣況今季末無所多怪足荒何郵於此足下志嶠外有由來及然以勢觀之卿入貴於不令耳書政當爾王羲之白

知以智之所無奈何不復稍憂此誠理也然（闕）之懷何能已已乎未能得面書何所恐但深得近期暫還茲因教初日月

吾湖孰縣須水田卿都可遣俄之墓不知處去年俄之者似是俞進可問之卿不出停此

親往爲慰思後請能數不想昨卅兄以日此粗佳二謝叔喪與公近便索然元度來數日有疾患便復來阿萬小差大事問有重慮安佳行來遇大蕩然阮公政散耿懐祖可呼賀祭酒俱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吾初至便與長史俱行無不可不

吾爲卿任此聲者但此悵自不復得剾之於時

小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相就不思面卿前云當來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後月當出以省念示

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得不得其人示之

省書知定疑來汝君長臘所養雖小要爲喪玉劉夫人靈座在堂政爾遠來於禮誠不可違所以狼狽遠迎汝情地信難忍交恐有性念慮得來想慰釋實引是以下復思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居此乃事宜也若自量不能違哀念須吳等旦夕相喻者當令汝當自若吳意盡此也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艮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汝能遣農速行不諸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更未定殊更悵恨不可言

此乃爲汝求宅謂汝來居止理軍千何可久處而情事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當爲汝求也以書示農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柰何柰何念君哀臨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何似相憂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大僕衰老殆是日

不如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思率府朝得書知問足下差但尚頓極之不一一

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感思兼傷不能自勝柰何柰何異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吾猶小差甚尚劣遣不知羲之報

卿各何罪似先羸而處至痛憂涕深重得之思寬遣吾並乏劣自力不報息

此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張也須產往迎慶思之不可言知靜婢而猶爾甚懸心

哀妹當來悲慰不言下家當慰意令知之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柰何柰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知靜婢猶未佳懸心可小須留爾

十月十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柰何柰何不可枯忍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似恒耿耿吾至匆匆小佳更致問王羲之頓首

謝范新婦得（闕）當春還諸道路安穩甚慰心比日涼郎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也華等佳不自新婦母子夫寂寞難言思子輩不可言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羲之白乖違積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可居處羲之腳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審能垂降不豫唯哽（闕）故先承問羲之再拜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昔故難堪知足下患之云故以圍碁是不爲患吾其爾無佳自得此熱頓頓終日未果

如何王羲之頓首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復便半（闕）惟違離衆情兼至時增傷悼頃水雨未知有不審尊體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民自服橡屑下斷體氣便自差強此物益人斷下去夥蟹切禁遠也以爲良方出何是真此之謂謹及因青州白牒不備羲之死罪死罪

寒伏想安和小大悉佳奉展乃具

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患懐（塗一字）最要也甚以欣慰唯愿不倦爲善承畱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以驗海陵江（闕）問殊令人有懐也羲之死罪死罪

想元道宏廣平安道充當得還不

羲之頓首涼君可不女差不耿耿想比能果力不王羲之頓首頓首

阮信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頓首

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怒詔連思順從或有怨望其不宜盤桓或順從至嫌也想復深思驗同罪一行

十二月十日羲之白近復追付期想先後（三字注）皆至昨得二十七日告知君故乏劣腹痛甚懸情灾雨比日復似善消息遲後問復平平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尋遣家信遲具問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懐何可言十一必早發想至足下如向期也

行當是防民流逆不以爲利耶此於郡爲由上守郡更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絕者此爲以利卿絕之是也縱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無善詳具（闕）

君欲船輒斂給所須告之

得君戲詠念至此年乃未見

太保思一散知足下歸乃至孔建安家熱乃爾往還以十實非乏所堪若之不復（兩字注）更剋近道唯命是往矣

恐有薄書之煩益屬所事可立制縣不給下貧（二字注）而給餞有之家開令治國別許爲盛田不平者嚴制如此事省而虛實可知其或非所樂而絕付給者今爲不賦得里人遂安黃籍前年皆斯人非復一條可歎今更獨坐令白都侯求官邀等想必可得君亦當得見書若萬一不樂想可共思得州（二字注）數十家見經營不爾無坐此理也別當以具慰深共思不待煩言

十二月二十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二十三日書知君故苦日耿耿善護之往不僕得大寒疾不堪甚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十四日疏昨信未卽取遣適得孔彭祖書得其弟都下七日書說雲子暴霍亂亡人理乃當可耳悅悅桓公周生之痛豈可爲心（褚映）

農敬親同日至至數日耳道路平安爲慰妹且停爲大慶（懷充）

知弟不果行吾不佳面近也（珍）

適書至也知足下明還行復尅面王羲之白

小大佳也賢兄如猶當小佳然下不斷尚憂之（僧權）近所示欲依上虞別上申一期尋案臺報不聽上當戮力於事不可但役解散君縣乃是今勝縣而復以爲難耶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久因足下始有大第耳必無此理便當息意今敕諸處事及縣者省馳書於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

羲之頓首白雨無已不兒猶小差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省告攝功曹事一一屬以所求貴通瘵守命必欲肅之是以間意其志旣立不得不必行（普通三年三月徐僧權一十五紙天寶十載三月二十八日安定胡英裝翦議郎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郞徐浩）

與殷侯物示當爾不可卿定之勿疑（下字注）

李母猶小小不和馳情伏想行平康都新婦大都小差卿大小佳（四字別行縫有僧權字）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各可不參軍轉差也懸耿吾脚痛劇灸不得力至患之不得書自力數字（縫上僧權字不全開元十五年跋尾其折處非本卷翰印偕處）

足下當爲遠慮不可計日（前僧權）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遣滯慮可謂盡矣無以復加（四字注）漆園比之殊誕謾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迹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懷充褚映）

適都十五日問淸和傳賦問定寂寂當是虛也然始興郡奴屯結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想官吏長制之耳（褚映）

雨寒卿各佳（一字注）不諸思無賴力無不一一羲之問（君淸）

庾雖篤疾謂必得治力豈圖凶問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摧不能已已況弟情何可任遣等荼毒備盡當何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可懷君懷

此公立德由來而嬰斯疾每以悅慨常冀積善之慶當獲潛佑契同昔人尋億（闕）事緬然永絕哀悅深至未能喻心省足下書固不可言已矣可復奈何絕筆流涕

足下各可耳復雨可厭若吾所噉日去不復辭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遲散羲之頓首

范公及阮公旣并微旨足下謂合損益之耳不謝

羲之死罪累白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轉塞想善不和下官至匆匆自力白羲之死罪諸人何似耿耿

遣令使白恐不時至耳

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知前者至不

云停雲子代萬頃桓公至今令荀臨淮權領其府懷祖都共事已行（前僧權）

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追傷切割心不能自勝奈何奈何

昨反想至向來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爲佳深爲欣喜

信旣乏劣又頭痛甚無（闕）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慈顏幽翳十三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劣劣比加下昨

羲之頓首想創轉差僕其爾未欲佳憂憒力知問王羲之頓首（長史劉信）

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近反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勝更寒外足下何如吾劣劣力遣知問王羲之頓首

書雖備至聚宜有以宣事情今遣羊參軍西諸懷所具必欲（注一字）今觀想可思今得時面克令得還也（僧權徐浩）

羲之白一日殊不敘闊懷得書知足下咳劇甚耿耿護之歎以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德孝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懷足下小大佳不

忽然夏中感懷冷冷不適足下復何似耿耿吾故不佳

得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進一集昨見無奕十九日（三字）

（注）書二十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齊不覺佳酷羸

至可憂力知問王羲之書白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得

一一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

不復及汝不一一（混後有四行字是韓晉公章帥批）

九家眞慰鸞問鶴瑞集客登泰望書一紙

孔侍郎著作（闕三字）朝當時侍從庾參軍兄弟三人輒承

命參軍弟至都孫道常約孔東還騎承命長曹言切敕

侍從承命謝功曹長旭故夫謝轄死罪死罪奉命輒侍

從（塗三字）孔孝廉前吏孔琨死罪命邊輒侍從王征東郎

最言輒當侍從孫參軍定伯承命

王逸少字（注）頓首謝七日登泰望可俱行當早也（僧權闕字）

諸患者復何如懸心比疏已具不復一一

桓安西觀自代蜀五

書勿勿未得遣信又不知足下問吾既不快弱小疾苦

甚無賴損尚小停有定（注定字）去日更與足下相聞還不

具王羲之白

兒故未至不知何父知足下念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令延想足下可爲停之故示王羲

之頓首（徐僧權徐浩）

六月三日羲之白徂暑此歲已半哉慨深可得二十七

日書知足下安頃耿耿愁增患耶書消息吾至勿勿常

恐一夏不可過不一一王羲之白

賊以還不知渴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別

上今敕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

旦奉祠感思悲慟得書知問吾之劣力不一一王羲之

問（僧權）

重熙去具今子日與曹論謝嶧吾又不下蔡書一一足

下清談（注四字）想必有理耳長任比得解未吾與（注二字）江

生論書答如此足下思所向示之要至懷也須鄉示

王逸少頓首敬謝各可不欲小集想集後能果

想曹參軍疾者已往必能同來

得告慰爲妹下斷以爲至慶吾比日至未果殊有邑想

王羲之頓首

見宏遠二書皆以遠也動散郎佳爲慰

足下晚各何似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復堪事內然力不

一一王羲之頓首（前邊僧權後邊珍）

足下各復何似恒灼灼故問王羲之白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敕令料付不雨憂之

深珍重　曹庾王六君別（六字別行僧權）

義之頓首君可不語差也耿耿力之問王羲之頓首

上下無恙從妹佳也得敬和近問不入有至憂其疾者

令人深憂　隔久何日能來（六字別行）

曹參軍（三字別行珍哲弟僧權開元五年閏十五日倍戎副尉臣張善慶裝云云）

累書想至君比各可不僕近下數日勿勿腫劇數爾進

退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下由食穀也自食穀小

有肌肉氣力不勝更生餘患去月盡來停穀噉麵復平

平耳

知元度在彼善悉也無由見之此何可言

今與王會稽邸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邸令

臨葬（注兩字）必得耳（從上僧權）

知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悵然今轉平

復也阮公近問不萬轉差也

已上右軍書語都計四百六十五帖

大令書語

得諸慰意吾故羸惡尋視汝又告

未復東近動靜馳情昨即遣行爲不至耶

如省（此二字一行僧權）

二十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之問後何如吾故劣力

不一一王獻之問

向問遊諸縣作今退念時事（闕）覽之後復悵然（縫上起居郎臣褚遂良姜珍）

五月十二日獻之白節過感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

日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

復也謂僕近暴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即退耳故虛

劣勿勿還不多王獻之白

知祖希佳爲慰慰數不得書其云至水門增深歎之

思想轉思省告知君亦同如今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

言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

適得元直二十三日疏送白鮓今送十裹似並猶堪噉

獻之白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今分明至著都上

慰之吾故沈頓思見之故想時能問疾得來先報之不

能得自致者旨取車王獻之答

獻之白兒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復想比消息理盡

轉勝耳碧石深是可疑事兒甚患散輒發癰熱積乃不

易願復更思唯賴消息獻之內外（注二字）極生冷而心腹

中恒無他此一事足差但疾源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

之也獻之白（又一行僧權存須見出欲）

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如幸能復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旨若獻之弊於淡飲得春風氣惛亂言故欲熱復食酒爲腹可耳獻之白（縫上紹宗點處各闕一字）

獻之白承姉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安和至寧此故耳獻之白

肓等可不轉思見之知恩慕不中（鍾紹京借權）

忽動小行多書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

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絕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

知汝決欲來下是至願然嫂當得供養冀郡固有理若宣城瑯琊不果南有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當與在事論爲不可須留者便可決作來下記也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彼故當足合偶此耳人方當粗足不果耳可白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枋三四吾小可（注三字）當自力蕪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一一白脚痛不可堪而比作書欲不能成之

張彥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嘗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其大父稔已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草年人許有羲之風度蓋凡三變而後成此其遺風餘澤沾馥後人者特非一日彥遠既老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

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心傳手受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論且以傳列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轂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論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出書譜本傳）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彥遠字愛賓

陶隱居每患無書可看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且曰得作才鬼猶勝頑仙世有若人則蕺山之扇愈可增錢凌雲之臺無煩誡子矣迨唐河東張氏三世藏法書名畫彥遠又能纂其祖父所遺成二書以記錄書畫之事令陶隱居復生不知又作何願也余讀其法書要錄十卷載漢魏以來名文百篇不下一注脚不參一評跋豈其鑒識未精耶蓋謂昔賢垂不朽之藝後人覩妙絕之蹟自有袁昻二庾及竇臮諸人月旦在海虞毛

晉識

法書要錄卷十終

歐公試筆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試筆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竊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凄）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眞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眞懶者余知琴徽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强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爲故事

學眞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眞書眞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眞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一無此字）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一無此名）十餘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窻（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眞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矣）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或作云一有曰字）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爲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羇旅之愁如身覆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一作佚）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自以爲）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緑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野者濟忿然曰昔爲緑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棐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奪）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作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計）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試筆卷終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一卷

舊本題宋歐陽修撰末有蘇轍蘇軾二跋蓋雜集其手書墨跡錄而成編故往往與六一詩話歸田錄語相出入考陸游渭南集有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亭記曰明窗淨几筆研紙墨皆極精良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云云今其語正載此編中似非贋作惟蘇軾一跋凡猥殊甚決非軾語或刊是書者所依託歟

海岳名言

米芾撰

海岳名言

宋　襄陽米芾撰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算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

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跡皆無蠶頭鷰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算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恆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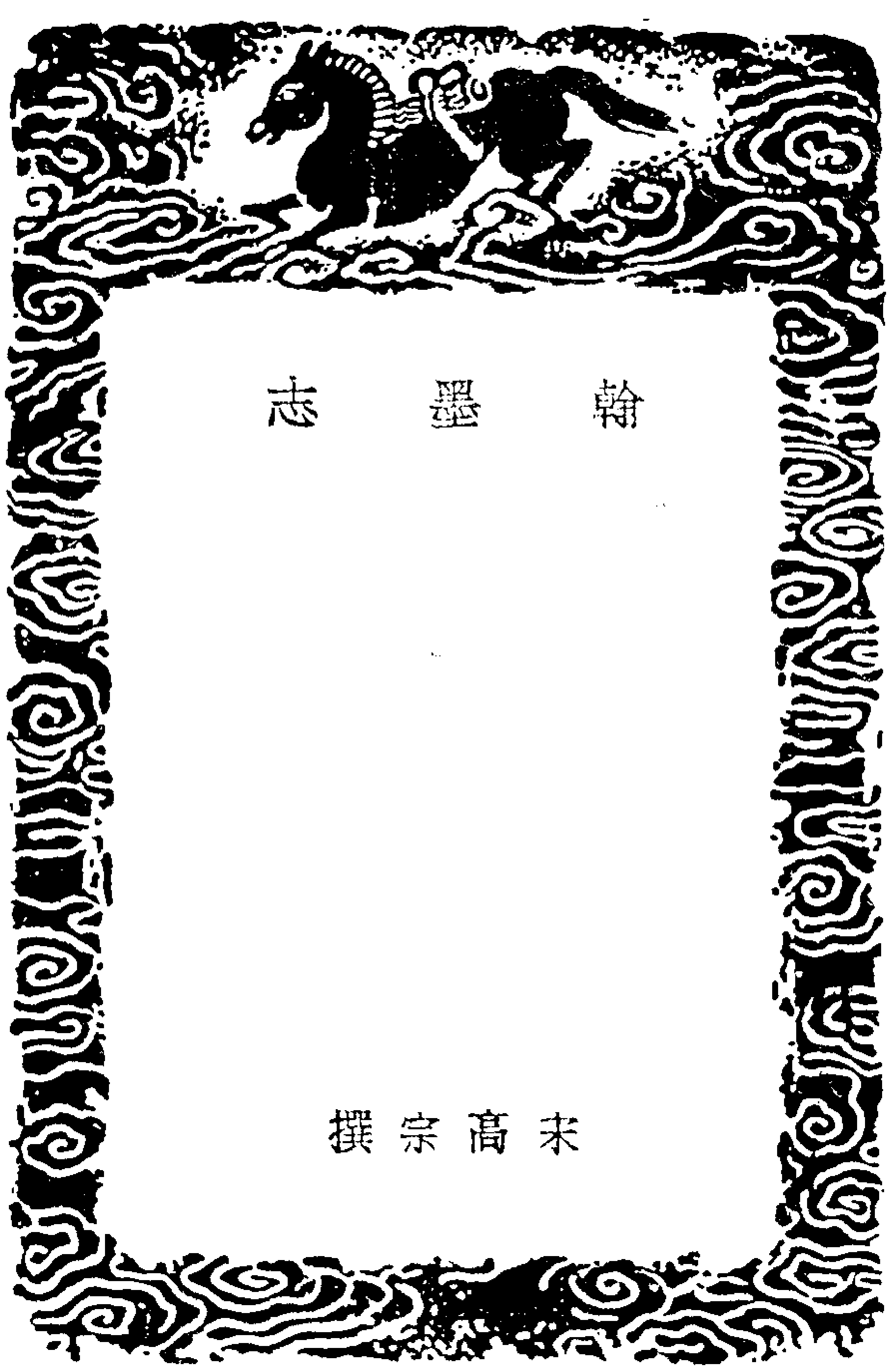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石。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但爲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翰墨志

宋高宗撰

翰墨志

宋高宗撰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稧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亂眞。況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眞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卽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腐朕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衞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衞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潄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麁。復燥而色亦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下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書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勵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略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眞。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昔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眞、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眞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頴吾。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書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遂。若臨江則失眞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衆敘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跡。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眞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頗豈皁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眞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勤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遣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者、譬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鄭。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徽硯既用。則此石爲世所略。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眞贗。紙書縑素。備成卷秩。皆用皁鸞鵠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眞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幷禊帖。

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幷壁匣置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遊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大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寶眞齋法書贊

岳珂撰

臣等謹案。寶眞齋法書贊。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亦齋。又號倦翁。鄂國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歷官戶部侍郎、淮東總領。是書以其家所藏前人墨蹟。自晉唐迄于南宋。各繫以跋。而爲之贊。其祖父手蹟。則別爲鄂國傳家帖。附之于末。珂處南渡積弱之餘。又當家難流離之後。故其間關涉時事者。多發憤激烈。情見乎詞。至于諸家古帖。尤徵人論世。攷核精審。其文亦能兼備衆體。新穎百變。層出不窮。可謂以賞鑒而兼文章者矣。珂所著九經三傳例、程史、金陀粹編、媿郯錄諸書。世多傳本。獨是編諸家皆未論及。惟米芾外紀所引英光堂帖。載其一條。即珂所刻米芾墨蹟。其文視此稍略。蓋彼爲帖後跋尾。此則編輯以成書。猶歐陽脩集古錄。有眞蹟、集本之異也。原本爲永樂大典割裂分繫。其卷目已不可攷。今就其僅存者。排比推求。大抵以類分編。首以歷代帝王。次晉及梁、陳、眞蹟。次唐、五代、至宋眞蹟。而唐摹又自分二王及墨蹟。五代又先以吳越三王。宋則終以鄂國傳家。每類之首。有總標。如吳越王判牘、鄂國傳家帖。可以攷也。總標之下。先繫以總贊。如唐摹二王之貞觀紹興云云。無名氏帖之非紀錄不概云云。可以攷也。其總贊無可專屬。永樂大典皆棄不錄。惟此二首。連前後帖尾。幸而得存。猶可尋當日體例耳。所類諸帖。皆唐以前。簡幅省少。帖各爲贊。南北宋人。篇帙繁多。則連類爲贊。而每帖之或眞或草。幾幅。幾行。題記乙塗。又附注于分標之下。約略編次。尚可二十八卷。其間遺聞佚事。可訂史傳之是非。短什長篇。可補文集之訛缺。如朱子儲議一帖。辨論幾及萬言。許渾烏闌百篇。文異殆逾千字。攷證頗爲有功。且所載諸帖。石刻流傳者。十僅二三。墨迹僅存者。百尠一二。皆因珂之彙集以傳。其書泯沒零落。遂數百年。遭逢聖代右文。得邀裒輯。復見于世。可謂珂之大幸。亦可謂歷代書家之大幸矣。至于前賢法帖。釋者聚訟。珂所載

亦間有異詞。其已經欽定重刻閣帖釐訂者。並敬遵駁正。間有參差歧出。數說皆通者。亦並用參存不沒其實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侍講臣平　恕

寶眞齋法書贊目錄

卷一
歷代帝王帖
卷二
歷代帝王帖
卷三
歷代帝王帖
卷四
晉名人眞蹟
梁陳名人眞蹟
卷五
唐名人眞蹟
卷六
唐名人眞蹟
卷七

唐摹晉人帖
唐人摹二王帖
萬歲通天帖
卷八
唐摹雜帖
唐無名人帖
吳越三王判牘帖
五代名人眞蹟
卷九
宋名人眞蹟
卷十
宋名人眞蹟

卷十一
宋名人眞蹟
卷十二
宋名人眞蹟
卷十三
宋名人眞蹟
卷十四
宋名人眞蹟
卷十五
宋名人眞蹟
卷十六
宋名人眞蹟
卷十七
宋名人眞蹟
卷十八
宋名人眞蹟
卷十九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一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二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三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四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五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六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七
宋名人眞蹟
卷二十八
鄂國傳家帖

寶眞齋法書贊卷一

宋　岳珂　撰

歷代帝王帖

唐太宗枇杷子帖

【案】枇杷子帖・本唐高宗書・淳化閣帖誤標爲唐太宗・恭閱欽定重刻淳化閣帖・辨是蔣王惲鐫刻成書・折衷至當・垂信千秋・此標題旣誤・其跋與贊皆誤・謹以改正・又標題下・據後例各注・書體行數・此獨缺佚・姑照仍原文・謹識其誤・

使至・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但川路旣遙・無勞更送・今者梅炎藻夏・麥氣迎秋・香飄蘭坂之風・鏡轉桂巖之月・爲善之暇・想足怡神・延望白雲・故深離緒・聊疏數字・此不多申・諮二十九日・

右唐人摹太宗文皇帝枇杷子帖眞蹟一卷・字蹟略肖王導・於法書中自是一體・淳化秘閣帖載焉・惟太宗以神武定天下・而天縱字學・乃與鍾、羲、獻並驅爭先・英姿天日・雄略雲雷・藹然見于尺牘間・尙可髣髴其萬一・世近得之親見・毋精稔于士習・筆筆取似・開本可稽・雖摹豈易得也・得帖不著歲月・軸玉標錦・尙是先君手裝・與後來所得御府帖無小異・益信其眞而可寶云・

贊曰・武帝以蒲萄弊漢・明皇以荔枝斃唐・彼自謂英姿之略同・曾不知邦本之易戕・觀帝之帖・視人如傷・蓋不特摛辭冠八代之英・結字傳二晉之芳・又得所謂公子御說宜君之言・而合乎孟軻氏保民而王也・

太祖皇帝處分手札御書（楷書三行・）

王浦、魏仁溥只今來學士院。聽處分。十三日。

右太祖容文皇帝御書處分手札眞蹟一卷。五季不綱。惟皇上帝。誕啓元聖。以紹三代。以絜八紘。武緯文經。弛張迭用。維時宸藻。皆所以恢雄斷。闡廟謨。陰闔陽闢。海嶽震動。臣嘗伏閱國史。范質、王溥、魏仁浦以翊戴勳。同綜天緯。今御筆所名。獨溥、仁浦二人。而不及質。帖尾書十三日。攷之建隆元年七月辛亥。以河東僞宰相衞融爲太府卿。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質臥病既久。上深疑之。故親往視焉。按長歷。辛亥爲十三日。豈將經營太原。而質方被病。故不預于召耶。歲月不聯書。撫復可以考知聖意。然二相以鼎足承君之誼。爲前朝四近之司。草昧經綸。恭祗明詔。其必有以感宸心。備聖問。或者阿衡爲不名之臣、良、平爲帷幄之佐。神謨重輕。他有決擇。抑未可知也。臣又聞帝以英武定天下。雄槩大略。寓之筆法類皆飄逸勁特。建隆以後。凡廟算區畫。軍書應酬。今多藏祕閣。舉是塗改。此札凡十有七字。如天臨日麗。端粹靜嚴。蓋尊禮宰臣。指授將帥。自不可以並日語。宜乎其不同也。浦溥字互用。殆肆筆之誤。帖故入駙馬都尉李璋家。有舍光子臣璋印。在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必成。蓋忠宣公純仁之孫。故家典刑。故多中原遺物。百拜祇贊。冠于宸章。

贊曰。於赫炎圖。眞主勃興。人文其昌。天開神機。海嶽洗氛。龜龍發祥。明明廟謨。應指變更。著于宸章。十行之頒。六合驛行。動罔不臧。片幅所傳。神護鬼呵。積于縑緗。筆縱墨濃。奇正迭參。芸閣之藏。臣傳此札。字體靜嚴。意態齋莊。或指以疑。臣謂不然。各適所當。前朝大臣。帝心所祇。理異尋常。豈以軍書。龍戰鷹揚。而可比方。或敬而咨。或召而親。都俞巖廊。帝心所形。帝札所存。默寓弛張。璆琅鳴璩。佩玉以趨。韶鈞斂鍠。闔闢坤乾。風霆雲煙。萬世所望。意其當時。左右拱承。日思贊襄。君臣同心。始于一堂。以遂八荒。後三百年。來陟奎躔。猶知激昂。有偉副車。承平之儲。卽以含光。劫火洞昏。玉躞金題。猶識縹裝。於昭帝圖。詒于後昆。不愆不忘。惟天縱之能。惟心之亨。惟斷之剛。臣得其眞。贊以昭之。冠于百王。

太宗皇帝古詩御書（草書十八行。）

□□□□□□易過朝昏。鶴影隨棊局。松花落酒盃。注書銷歲月。點易教兒孫。宿客應相笑。疎慵不掩門。

敕。〇太宗皇帝御草書。臣李璟恭題。（隸書二行。）

前一紙六字糜損。（楷書卷後。不著姓名。）

右太宗文武皇帝御書古詩眞蹟一卷。登壇繼伐。戎弓載櫜。人文肅興。爰及游藝。太清傳歷代之刻。翰林設侍書之官。借摹徧逮于副車。搜訪旁求于異國。擷英詠調。繼聖授能。天葩宸章。光耀八極。迹其撫遺什以興慨。寓神毫而摛藻。簡然肆筆。不間蒿萊。蓋由時登郅平。政亦多暇。玉除瑤殿。得以寄心。俯視五季風塵之搶攘。八紘六合之間。不啻出焦灼而被昭回也。詩首六字。已化龍梭。卷末一題。猶存蠹餉。甲第之誌藏。未泯北宮之印識。如存。紹熙庚戌六月。先臣佐人戎。得之倘書臣張杓。

贊曰。乾德之五。星旅于降婁。開文祥兮。太帝之英姿。跨顓頊。攬大荒兮。游藝之神。轥古轢今。燊鏡、玉兮。維副車之題。在承平時。謹誌藏兮。維北宮之賜。施于中興。傳帝皇兮。維臣其得之。錦弢瓊函。絅宸章兮。

太宗皇帝南牙謝熊白狀（楷書七行。外封一行。面籤不存。）

熊白五斤。右伏蒙眷私。遠有貺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情。謹脩狀陳謝。伏惟照察。謹狀。十二月二日。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趙（花書）狀。

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趙匡義狀。謹封。

右太宗皇帝南牙謝熊白狀幷封一卷。御筆書名在焉。著以一印。曰開封尹新鑄印。建極友悌之德。上與天通。冤親上都。首重尹正。體雖事特。通昭倚毗。而當時倘閒之往來。酬酢之禮度。蓋皆與外廷等。開國宏模。廣大明白。如日麗空。天倫之眞。聲應氣合。如雨出雲。躋登羲農之基。綿衍一心。又如左右手之相與畢力。是宜億萬斯年。衍宋丕圖。彼淡押左官。六朝從鐵帥。坎蛙之見。局局可羞。蟻螻泰山。固無以議爲也。帖雖吏牘。而潛躍之銜名。京府之新印。皆于是以見。物以誠致。不以淆拒。書以事答。不以美誤。國初淳古氣象。又翕然于盈咫尺幅之間。斯蓋足以並龍閣之藏。而侈下國之觀矣。謹按李燾續通鑑長編。乾德三年九月乙未。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及臺省寺監開封興元尹。皆別鑄新印。比舊制悉增大焉。革五代之弊陋也。是印蓋當時所鑄云。嘉定甲申歲六月。臣遣人往北。得之中原。實與謝訪支降二筆偕來。用撫而傳。冠于別帖之首。

贊曰。鼎食之珍。義比美芹。致者何人。姓名之已湮。天筆之存。龍跡紛緼。暗于風塵。拱護之有神。字取其均。楮取其陳。質勝于文。槩風俗之淳。鑄印以新。繫姓以親。昭哉天倫。繫友悌之眞。嗚呼。有典有則。詒厥子孫。此帖之傳。奚止乎關石之與和鈞。臣繫以詩。式著厥因。聖制不磨。攷于斯文。

眞宗皇帝御製朱表御書（楷書二十九行。尾批兩小行。）

臣言。臣欽承命歷。祇紹宗祊。靡資泰紫之儲仁。豈獲基扃之多祐。向自乾文昭錫。邦禮交興。云岱之崟。魏脽之壇。升醴而紀號。奠玉而省方。延不貺于三神。均太和于九域。殊尤之事。輝映于古今。祇畏之心。戰兢于夙夜。不敢暫形逸豫。少啓振矜。庶保永圖。以承純錫。比者宗邸不謹。炎燎驟興。外接端闈。內延正殿。既震驚之攸甚。實寤寐而因寧。是以愈務側身。更思克己。期膺天鑒。用集民庥。然撫眇姿。莫諧精感。虞後艱之未已。倍惕慘凝。祈不蔭之曲垂。克流繁祉。敢虔伸于仰訴。冀誕照于至誠。善應來同。咎徵允息。誓勤育物。欽答延祥。臣無任懇激虔祈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誠惶誠切。頓首頓首。謹言。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六日。嗣天子臣上表。（奎八月二十七日。上表奏矣。井上吉。）

（）龍圖天章閣。

天聖三年六月日。奉聖旨裝褫成卷。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謁者、勾當龍圖天章閣、飛騎尉、臣裴愈。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朝奉郎、守內侍省內侍伯、勾當龍圖天章閣、上騎都尉、臣盧道隆。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朝奉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令、勾當龍圖天章閣、騎都尉、臣楊承德。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朝奉郎、守內侍省內侍伯、勾當龍圖天章閣、上輕車都尉、臣全克隆。

右眞宗章聖皇帝御書御製朱表稿眞蹟一卷。祥符郅隆。天瑞薦臻。雖休勿休。惟聖克念。事因仁愛。以祈邦蕃。大矣哉。肆筆之神蹤。迪感之寅監也。陟降左右。顧則弗違。一謂感通。諒格嘉應。是書在承平時。寶藏天章閣上。寫以七寶硏金牋。首用御製小璽。後列天章職掌官吏臣名。皆用天章閣印。靖康失守。軼落人間。風塵百年。神物呵護。寶慶改元之正月。臣在京口。偷治道間至北京。得之以歸。褾以青綺

東以縹帶.雖毘晤碎裂.尚可想祥符列閣遺制.祖宗示朴之意.于是尤有攷焉.眺瞻西淸.未洗鹿穴之嘯.涕泗北望.幸覩龍梭之神.什襲敬傳.昧死祗贊.

贊曰.宋德茂三世.祥符闡九清.兢業帝道丕.陟降王心寧.龍鸞夜染翰.虎豹晨抽扃.宸心勤惕虔.精思入杳冥.慶陰雲藹藹.飆鼓風泠泠.朱表動淵鑒.蒼旻開德馨.名藝瞻天章.遂穆環禁庭.昭回河漢隔.頑洞山河腥.流傳幾百載.撝呵猶六丁.金箴炯玉字.蜀帶要吳綾.大名標北都.寶慶恢中興.邊塵失飄脫.趙璧歸連城.百年神蹟晦.再拜感涕零.探驪方得寶.負馬仍騰英.天心正昌唐.文軌將收京.願言豁氛鏟.長仰奎星明.

眞宗皇帝南牙謝訪狀（楷書八行．外封一行．）

伏蒙殊私.以元侃叨奉聖恩.特垂【案】此下缺佚（字數未詳．）

□□親王議制.前此蓋無攷.惟淳熙翰林學士承旨洪邁之父.忠宣公皓.在燕山時.嘗得神宗為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受之狀曰.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諱.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攽以黃緞進.因藏于顯謨閣.故皓得之.其事著于隨筆.邁又引錢丕行年雜紀.謂仁祖爲昇王.受恩命.丕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僉字啓頭.參稽互觀.回以大狀.前名後押.至道之制也.回書用僉啓.天禧之式也.書名封還門狀而不答.治平之故事也.豈隨時更革.定于睿斷而不一耶.抑友傳諸記之具儀.顧皆不襲用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今帖有之矣.得之與太宗南牙帖同時.繫之以贊.式昭寔衷.

贊曰.自虎闈之教廢.分絕堂陛.倬聖皇之訂禮.得古意于胄齒.南牙既啓.有煜朱邸.鏘鏘佩履.謁刺塡委.不愛尺紙.錫以雲體.天光之下被.譪然圭器.不居其貴.此其所以詒天禧之謀.垂治平之制.臣贊而藏.昭示物軌.以續洪氏之祕.尚寶勿替.式示萬世.

仁宗皇帝二詩御漢體書（二紙各七行．）

花領紅鸞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裏驕行疾.傍鐙深藏白玉鞭.

慶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彫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擒黠虜.始知天上有將軍.

慶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御押．）

右仁宗神文皇帝御漢體書詩眞蹟一卷.慶歷多暇.文恬武熙.嚴除淸廟.璧躡瑱鉦.所以賁暉昭回.煇被翳育.隨適而寓.式抒聖心.是詩之傳.固足以紹祖武之英蹤.詒太平之偉觀.臣沐浴遺化.企瞻巖朝.問在野而不知.尙右至治.與樂游而如見.徒有微心.嘉定戊寅仲春.得之中都.新婺州戎帥臣張松家.書本太傅鄆公臣士遜家舊物.有南陽及宋卿等八印.皆存其半.蓋後人所用者.又有御府大小四印.其一表以御押.月日互載.蓋出同時.用煇寶藏.庸示來世.

贊曰.鴻荒有開.昉頡鳥跡.字學之興.亦既象物.漢有議郎.曰臣蔡邕.吊書發奇.出淳古蹤.千齡寥廖.嗣聲逸逸.貞觀御牀.淳化祕閣.表漢之章.施于仁皇.厥惟天葩.源宋跨唐.萬幾燕閒.咸是肆筆.弛張異用.

游戲如一.士俗之成.玄默自躬.見于首篇.尙絅之風.安不忘危.尤示注意.筆墨之餘.又形指譬.慶歷之治.太平極功.帝心所存.天地與同.春朝鳴珂.秋塞洗析.一視之仁.昭此聖學.海嶽八極.義娥九寄.姥于寶藏.萬世見堯.

仁宗皇帝濃風二字御書（楷書兩紙．濃字比風字差小．）

濃

風.

右仁宗皇帝.資善堂御書濃風字眞蹟一卷.天禧末.帝在資善.聖質夙成.挾藻摛華.時寄翰墨.翰林學士臣錢惟演.以左戚進.因得而藏.上其錢氏三印.及末縫半印.臣嘉定戊寅三月.假守檇李.有錢氏孫澥.持以求售.敬贖而取之.

贊曰.維聖肆筆.根于天.神蹤合作.皆自然.勁腴華實.無一偏.春秋雖富.力已全.天禧資善.環綺團.集字落紙.時爭傳.煒煒翰墨.二百年.傳家付是.金鑾仙.渡江文獻.仍中原.繫臣何人.竊奉躔.欲知付受.須瞻前.印以忠孝.錢家錢.

仁宗皇帝淨字御漢體書（本絹．）

淨.

右仁宗皇帝.御漢體書淨字眞蹟一卷.絹本靡損.惟小爾與字畫.巋然皆存.神氣軒翥.筆力飄動.宛有神護.是爲聖世瑞物.臣嘗攷帝翰墨之祖.與今帖付受之緒.謹按國朝會要.乾興元年三月.帝在諒闇.因至定陵神御側閱祝.有筆以木皮爲之.遂取試書數字.帝素未嘗攷此書.偶茲閱試.而筆力遒健.有如夙習.尋命眞其書處御前.以伸哀慕.及分賜執政近臣各一軸.又按歐陽脩歸田錄云.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是書尤爲神妙.凡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淸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臣嘗藏慶歷二詩.字體特小.意所用木皮筆.蓋今帖之祖也.而六點出三百點外.則是賜李唐卿爲甚明.及攷中興寶錄.紹興五年二月癸巳.知韶州龔言序奏.臣祖鼎臣.事仁宗爲侍御史.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春宴前一日.上言.謂久旱非宴樂時.宜能宴祈雨.仁宗從之.翌日駕回.中塗雨作.二十三日.召先臣預宴.詔寶文閣.賜漢體御書淸淨帝佛四字.兵火散失.止藏淨字一軸.詔宣付史館.則是龔鼎臣固嘗有是賜矣.而所存者止一字.已歸尙方.臣嘉定甲申九月.遣諜自北歸.得此于異定.則與紹興龔氏所獻.已灼然爲二本.豈言序所藏.乃賜龔氏.而此字則賜李氏.因軼遺于中原耶.然得于中興之初.與臣得于北方.蓋相去九十年.龔李二氏之賜.皆止存一淨字.又豈偶然耶.

贊曰.淳化祕閣有晉右軍王羲之帖.論此書爲至難.敍篇好之不能.歎小進之可觀.臣嘗謂彼以法書專門.猶自歎于道奧窮本之艱.何上聖之天縱.乃得之于遺筆一試之間.如至和待詔之賜.答與嘉祐御史之時.猶俱有取于淸淨.恍交輝于龍鸞.意其開基百年之家法.惟在乎去殺而勝殘.或文帝以之而致邦家之富.或曹參以之而息獄市之姦.此四十二年之宏規.所以追帝堯之安安.覽中興之史牒.乃龔氏之傳寶.固已閟雲章于九關.後九十載.李氏之軼遺.乃復脫妖氛于百蠻.既匪分璧免于同時.乃俱窺管豹之一斑.殆猶得判璋以書陽虎之玉.持半玦以想王母之環.固物理之有待.豈神蹤之或慳.

此天下日月以貲中興。而臣于是有以驗天道之好還也。

英宗皇帝寧字御漢體書

寧（御押。）

右英宗憲文皇帝御漢體書寧字眞蹟一卷。有御印御押表其下。是書在本朝。神逸淸麗。至昭陵而大全。帝以問安視膳之餘。心悟神得拔藻之妙。式肖天眞。信乎帝王之羲、獻也。治平止四年。故宸毫容寄。不大布于天下。而臣獨卽高平范氏併得之。遂與神文龍蹟並藏寶眞。顧非幸歟。

贊曰。惟漢體書。筆法之變。于帝王中。亦有羲、獻。有煜昭陵。蒸雲激電。品冠一神。中寓萬善。丁惟治平。問安視膳。葩蕤自然。得于目見。傳英染華。弼侍筆硯。既習既觀。弗咤弗眩。心法斯授。體勢亦擅。故于游戲。如畢箸棘。惟帝之聖。統接堯禪。追懷甕騶。謀謹詒燕。武存止戈。威寓不戰。五餌何奴。三殺海縣。著羲茹粹。支夏解辯。學入之功。是屐是踐。帝心敢知。畔援歆羨。妙則已具。今文式絢。揭于座隅。以示警勸。仁皇之仁。惟聖時憲。猶與此寧。尸居龍見。苟桑其存。伐柯不遠。事陋規隨。戒存樂眩。有箋維瑤。有軸維璠。繫此贊詩于帖之殿。

神宗皇帝龍字御漢體書

龍。

右神宗皇帝御漢體書龍字眞蹟一卷。上有御書璽。標以白玉軸。雙龍騰飛。製作精妙。蓋京師顯謨閣故儲。臣嘉定甲申十月。遣諜至汴。持歸以爲信。臣謹按本朝漢體書。維自熙陵、眞、仁而下。成祖遺法。帝雖罕傳遺跡。而筆意飄動。得體之全。維見可攷金華紙。與宣和冬祀詩相類。而與定陵朱全不同。慶曆之璽大而方。治平之璽小而表以御押。此璽之制特圓。尙是熙寧舊物。

贊曰。應龍之神兮。休命之中兮。利見大人兮。四聖之傳兮。有筆如椽兮。得龍之全兮。時以乘兮。世之熙寧兮。蟄騰兮天衢之亨兮。與物惟新兮。驅雷淪雲兮。澤沛無垠兮。旋坤轉乾兮。聲氣自然兮。其合以天兮。嗟兮龍兮。涼兮遺蹤兮。歸來兮漢之宮兮。

哲宗皇帝御書魏野詩聯帖（兩行中批三行。）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賜懷。（御書押。）

右哲宗欽文皇帝御書處士魏野詩聯眞蹟一卷。元祐在宥。時登太平。惟帝富于春秋。元臣鉅儒。日陪執經。詞曉墨卿。時寓游藝。用以資德性而道問學。是帖蓋淸燕之餘間。御宸藻以爲當時臣下之賜者也。臣懷不知其爲何人。紹定戊子歲三月。有高平范氏必成持以求售。本忠宣公純仁傳家之藏。臣疑未能別其眞贗。因書以示祕書省正字臣吳潛。潛方直道山。因報書爲臣言。比因曝書閱祕閣列聖宸章。嘗見帝筆法云。無毫髮差殊。又云。閣上見存一扇面及幅紙。亦各書此聯。蓋以賜任婆婆者。皆帝肆筆。蓋此聯之佳。偶勵天賞。故歷入于奎文漢章之黼黻。臣以是知故家文獻。眞有足徵者。慨想盛世。式揚天芬。

贊曰。昔翰林承旨臣蘇軾。在訪落初。勸講邇英。嘗錫燕于東宮。侈賜詩之恩榮。首進盡褒異袞之篇。以

頌聖學之夙成。袖三十四字之昭回。自謂與驪珠而並珍。臣每誦其詩。懷其人。見其首陋翦桐。未戒用兵。凡迴鳳驚鸞之字。皆歸之主聖而時平。是以知老臣之用心。懍懍常在于持盈。保百年之故家。傳相閒之緈緵。爲文獻其猶存。得此幅于遺編。豈然駭目之觀。如復瞻黃繳之下。西淸臣既探九淵而得夜光。遂復持支機而問客星。側聞三神山之所儲。是一聯者。蓋出于肆筆之歷形。不惟是以辨其毫釐之無差。亦得以竊歎夫當時師誦後先。熙光緝明。故游戲從容。無非墨妙而筆精。三[illegible]藏。再拜寶眞。雖自幸今日之獲因雲章以想元祐。獨未知何時之遂登樂游以望泰陵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

歷代帝王帖

徽宗皇帝臨右軍蘭亭序御書（二十七行。尾記一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淸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淸。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宣和殿書。

右徽宗聖文皇帝御書晉右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少。蘭亭序眞蹟一卷。維帝天縱博雅。日新典學。太平文物之盛。跨漢軼唐。興書學以勵能。繪古圖而詔後。蓋已揚光千載。冠冕百世。復因肆

綵。由貫前賢。不泥其瀆而徇其材。不攷其文而摭其意。帝王盛心。于是乎寓。嘉定壬午歲。江東漕幕臣趙與懃過京江。以是書畀臣珂。有宣和御府印具焉。豈瑤池之駿。空想遺蹤。蓋化鼎之龍。可無遺恨。式憖寶翰。用慰天游。

贊曰。太霄帝君升壽丘。夢中靈篆垂鸞虯。翩然下作八極游。赤符羽蓋臨中州。神機天縱凌□□日□月□爭□□□殿前卷罳罘□□。□□侍衛休。昭回雲漢光正浮。萬象不足供雕鎪。蘭亭當日葉事修。筆力一挽回千牛。不特字健文亦遒。蕭統作選棄不收。遊龔距識羅珍羞。掎摭碔砆遺琳球。帝謂□□予欲□。巨筆霞練扶斗轉。寫成斜月輝璁樓。翠眞鵠立光射眸。六丁雷電不可求。倏忽一瞬三千秋。□長安千門曲江頭。柳色曾縈金□□。□天涯悲覽淚泗流。蒼梧叫□□□愁。

徽宗皇帝詩聯扇面御書（草書兩行。）

驟河消暑帶。風柳散冰絲。（御押。）

右徽宗皇帝御書詩聯扇面眞蹟一卷。臣得此帖時。與裕陵龍字偕。鬻者謂。是年敵人顯收拾本朝字蹟。蓋遁逸河南。意欲復和而然。帖因是多出。扇敝甚。乃褾而藏之。

贊曰。四海如春。時維帝心。過物而感。其傳至今。宮扇之存。有此神翰。顧揚仁風。慰彼塗炭。

徽宗皇帝秋賦御書（絹本丹行。楷書三十行。）

楚襄王以雲夢新秋。章華遙矚。顧謂侍者。言于宋玉。吾聞白帝令行。金烏景促。凄涼兮天地之內。搖落兮山川之曲。昔恨何已。今悲不足。玉曰。臣聞泬寥兮空高水清。寂寞兮傷心慘情。況溽暑方退。涼颸作生。楚觸添碧。吳江更明。或當別浦。或在邊城。莫不對景魂斷。嗟時骨驚。至如晃曜天區。蕭條帝里。有柳色初減。有蟬聲自起。會牛女于鏤漢。別昏明于漏水。金盛難測。火流何已。漠漠淒淒。乃孟秋之節矣。又若律建南呂。風驚北邊。氣分琴怨。時當月圓。燕將蝶以朝別。螢照螢而夕翻。葉黃兮露濃秦地。草白兮雲愁朔天。凜然肅爾。乃仲秋之節候焉。泊乎始漲湘波。初驕胡馬。木落江上。霜飛天下。衣可授于中土。菊方開于四野。既泯川岳。寧殊夷夏。慘慄颼飀。乃季秋之氣也。古往今來。悲乎信哉。爽徹誰遷。香沉洞開。漢宮之扇詠垂誠。鄭國之蘭香亦摧。自然夕景方寒。晨光不熾。雨洗高而更碧。煙凝遠而逾翠。千門之絡繹無彩。五夜之星河有次。此時翠雁。飛來絕塞之聲。何處孤砧。擣出幽閨之思。斯則天道推移。人事盛衰。鷹祭鳥以當候。雷收聲而應期。楚王乃悄爾凝睇。端然益悲。察榮枯之至理。戒驕奢于是時。

秋賦。宣和殿御札。

右徽宗皇帝御書秋賦眞蹟一卷。金縷百花裝褾。緣朱界玳瑁雙龍軸。太平盛時。百工技巧。咸精其事。臣固聞而未之見也。嘉定癸未歲九月。初遺鬻者得此蹟于燕。時距宣和已百年矣。而褾襯砥平。雖閱闕毀摺。不少損動。金縷之妙。細比毛髮。殆與神工鬼能。較奇逞異于秋毫間。臣是以知史漢之稱孝宣。初無溢辭。驚喜歎息。又幸神蹤之迄還。殆天所畀。將復見如本始地節之中興也。

贊曰。帝宣和之太平兮。忻朝野之多娛。偉楚臣之託辭兮。侈肆筆之特書。猗百工之精能兮。璨玳軸而金朱。宛百年其如砥兮。方日卷而還舒。維宸筆之天縱兮。臣固不得而議也。若一藝之必極其致兮。亦盛時之細也。彼舞衣與竹矢兮。猶三代之祕也。知苟且之必無兮。亦可觀其治也。在本始與地節兮。漢

室稱爲中興。豈徇方之工巧兮。反有愧于西京。紛天造其在前兮。晃銀海其欲眩。縷黃金以爲飾兮。駭萬態而千變。雙龍宛其在軸兮。森毛髮以骨寒。歷溽潤與埃塵兮。曾不可乎犯干。巫咸下招兮天門詄蕩。臣得而藏兮。徒慨歎以興想。鸞翔龍矯兮。太平之縱神睒鬼哭兮太平之工。五陵松柏兮。蕭蕭秋風。此賦之傳兮。與天無窮。

徽宗皇帝御製冬祀詩御書（草書。序五行。詩六行。）

宣和乙巳冬祀大禮。卿以執綏侍玉輅。向晏禮畢。以詩來上。俯同元韻。賜伸、仍宣示倈、傑。

羽衛森嚴錦繡城。夜寒璧月有餘清。泉壇奠玉橫參近。柴燎升煙宿霧晴。委粲九天風露迥。雍容群辟珮環聲。執綏更喜多儀肅。盛事應傳伯仲榮。

右徽宗皇帝御製冬祀詩眞蹟一卷。臣謹按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有事于圜丘。十二月丁未。幸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一宮。戊申詣上清儲祥宮神御殿。癸丑。童貫至自太原。先是上躬祀圜壇。繼下壇而金師至邊。密報至。及欲恭謝。而金兵入界報又疊至。左右皆祕之。但曰。恐壞御恭謝。凡五日。報益急。攸始語白時中、季邦彥。因共奏請。聞燕山有急報至。乞付外廷議之。恭謝以是日畢。而貫回。中外洶然。知爲北方事作矣。今攷此詩。蓋是年禮成之後。賜執綏官高伸等。後五日辛卯。太宰白時中方奏辭應詔付祕書省。亦自囊固未徹乙觀。而亦未至中書也。長編所書信矣。左右凡臣揚埃霧以晦日月。其罪可勝誅哉。旋以金龍制作精妙。蓋與賜張穀金華詔紙同出一時。嘉定癸未歲十月。臣在揚州。遣鬻至河南。舍京師民家。自言高氏子孫。得此以歸。贊之以見燕山之得。女眞之交皆臣下啟釁之過云。

贊曰。宣和之伐燕。上意本不然。攸和其終。貫倡于先。稔釁開邊。以啟敵人之垂涎。肇聖德之悠歷。卽雲陽而森班。馳赤鬢以扣閽。乃閶闔而邅延。自今觀之。雞竿初收。鸞輅載旋。濟濟顯相。洋洋大篇。宸筆眷顧。方且侈臣下之睨。而漏金華之牋。是左右之臣。未肯有一臣也。於虖噫嘻。彼崇蔽者。其忍于欺天耶。然臣攷聖作閱史編。是歲之郊。敵騎披猖。雖警蹕于離鸞。而側身哀痛之詔。不旋踵而遂宣。一念發中。三靈森前。臣固知其足以格帝命。回天心。而開中興于萬年也。

徽宗皇帝諸閣支降御筆（楷書三行。）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閣等處道場數內恩澤。應支見錢者。並支一半見錢。一半折絹。係御筆。如違以大不恭論。（朱印一行。）

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未待張去爲封降下。（貼黃二行。）

右徽宗皇帝諸閣支降御筆一卷。朱印其旁。卷末著宣受內臣月日姓名。臣謹按蔡絛國史後補曰。內降自祖宗來有之。但作聖旨行下。崇寧有親筆。乃稱御筆。大觀四年夏。始詔違御筆以違制論。六年春。凡御筆頗不類上字。宣和改元後內降。則又時時作吏體。非宮人筆札。魯公因奏曰。陛下號令。何可由師成使外人書。上曰。宮人作字。蓋様不佳。朕教之令。其書頗類男子。良可嘉。卿蓋誤矣。其後始通知今容思殿文字外庫使臣若楊球等掌之。張補等點檢。小閣三四人主出納用寶以付外處之于宣和殿之後廊。但謂之東廊。卽其所也。實梁師成統之焉。又降御筆曰。諸御筆承受官司住滯一時。杖一百。一

日徒一年。一月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又詔逹御筆以大不恭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是後凡進擬入者。必將補、球罷使黜竄訛舛。內外相關。而上但謂外廷不知也。臣固嘗疑其書之妄。既得此帖。參以臣家天筆之藏。蓋昭乎其不類也。楊球、張補之跡。蔡京、梁師成之罪著矣。嗚呼。黍離百年。中原籍皆東廊所須理無復存。孰知此帖之得。足以備太史氏之闕文耶。悼羣姧之蔽欺。捃遺卷而三歎。得之歲月。蓋與太宗南牙帖同時。

贊曰。昭回之祕天所示。風行雷厲動一世。獨持八柄昭馭貴。馭貴馭富抑其細。百年史牒記金匱。木腳東廊果何地。誰從六閤得幅紙。朱書旁行儼如此。貴璫日月書紙尾。宛如宣和見宣底。叅稽天筆良不類。恭覽比方三歎喟。王蔡諸臣眞可罪。區區球補蟣蝨耳。汴都彷徨塵未洗。此帖間行來萬里。大書穿壞詆王氏。責以格君法當爾。姧訣直筆誅既死。願以所書裨太史。

徽宗皇帝傳旨御批（楷書二行。御批其後。）

指揮天章閣高伸。每歲生日。可特許前二日受賜。

李彥（二字亦御書。）

右徽宗皇帝。傳旨御批眞蹟一卷。御筆李彥二字于後。臣按汪藻所編詔旨。內載高伸。在宣和四年十二月辛丑。自保和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爲保和殿大學士。應千恩數請給等。並依昨蔡攸宣和殿大學士。已得指揮生日之賜。疑是此時恩數之一也。李彥領西城所名位甚著。命之宣旨。豈以高伸之寵耶。嘉定己卯。臣在郞舍。有市鬻者。持此帖求售。云高氏孫。尙居帝闉之外。家甚窶。待此以晨炊。臣以萬錢得之。

贊曰。既侈恩數。復念其初。度帝之于蔡臣。可謂無負矣。運鍾陽九。曾無一人。能振國維。拯天步以答不世之遇。若人者。曾何足以膺三錫之榮。適所以爲九府之蠹也。

欽宗皇帝御押內藏御筆（行書四行。）

內藏庫支錢一萬貫。村李縠充應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御押。）

右欽宗恭文皇帝御押內藏御筆眞蹟一卷。天步多艱。颺回九州。倥傯戎馬之時。遹追曾孫之志。在靖康之元。所以加惠帑儲。爲慈艾之圖者。至不忘也。而寧親之孝。先意之承。則弗敢有靳。豈非養以天下。聖心知所先後者歟。觀其幅楮以上。勤經容藻。夔勤夙夜。業業致孝。實跡具在。中昭帝心。又足以備史氏闕文之登載。帖中內臣李某。中興後更名志道。蓋避建炎諱云。宸章軼于北方。蓋多歷年。臣以嘉定癸未。因道間至燕境。遇使者苟夢玉之還。得之宣德州民間。以歸。用旌鼎湖之遺。以寫羑里之憤。

贊曰。臣嘗覽史。錄靖康之初。耿南仲等執事兩宮。不能謹于調娛。既旋啓宣德正門之議。是以有攜貳西闈之居。噂喈一談。紅紫亂朱。臣以今帖攷之。始知天下有不可盡信之書。方倥傯于艱危。調軍國之百需。內臣傳母后之旨。而□墨染翰。曾若頃刻之不可須。字小大以體變。筆欹傾而行疏。是殆養志無違之孝。根于聖心。故得一頤指。粟然不敢自安于舒徐。彼李志道亦一城狐。頭畀頰從。俱不敢計其餘。是又知間言之易啓。而欲泯其迹于未有原之間。其視曾子。蓋已異世而同符矣。陽九會逢。數不可踰。具臣匪材。顚不能扶。天固難窺。人當豫圖。若是則可深責。又安得肆浮雲之翳。以掩居諸。聖鑒在天。奎文炳如。臣時其藏。以昭邦誣。

欽宗皇帝御押防河御筆（楷書兩行。及御押。後有御批文字。）

內藏庫取銀五千兩。日下交割付王竑。充犒設防河將兵等使用。支。（御押。）

右欽宗皇帝。御押防河御筆眞蹟一卷。奉親之孝。臣固嘗表之矣。而當時秋防之般。在國事之重。莫此先者。宸藻容斷。蓋均有攷焉。臣得此書。與內藏帖同時。

贊曰。軍志有之。兵無財。士不來。觀當時之捨擯。實欲扼蒲、孟。批衞、懷。控河津之流澌。而捍敵馬之氛埃。捐貲如泥沙。而終不能以禦。嘗讀是書。而痛哭悼將臣之乏材。豈皆天運之偶然。其殆始于人謀之好乖。是知夫挾纊之恩。投醪之惠。雖在上之有餘。而馭之失宜。以致于橫潰。亦不得不致恨于黃金之臺也。

高宗皇帝舞劍賦御書（界行紙上。行書四十五行。內習字側注。交相字誤作相交乙也。）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浮海夷。捬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捍虞。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蕭蕭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猶兩階之干羽。公于是貝胄朱紱而正色。虎裘錦裼而攘臂。抗棱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驚揚。翾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徊翔。取諸身而發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躡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轆轤。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歘風落而雨來。果懾心而應手。樹其淩厲清淳。絢練貞絕。靑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抉。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洶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撫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目而三接。風生兮蓰旆衝禠。電走兮彤庭煜煜。陰冥變見。魑怪離獵。將鬼神之無所逃遁。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聞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衞。其武未工。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飾。犧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哉歌曰。洸洸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衞。選色者使覩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劍舞。古未之至。

右高宗武文皇帝御書。賜先臣飛。唐喬潭裴將軍舞劍賦眞蹟一卷。按唐文粹。賦在第四卷中。臣珂家藏天筆。殆及大槩。皆兵事節度。臣固嘗具之甲子奏篇。惟是書以游戲翰墨。渙錫□□。舊藏臣兄甫家。嘉定辛巳歲二月始得之。故弗及載。有御書璽。及己未小璽。以殿于篇。臣既繫宸章。復伸蠡測。輒陳蕪贊。式著聖心。

贊曰。維中興。煒人文。煒皇靈。卽清燕。垂翰墨。光日星。指怒蛙。市駿骨。期混并。寫古作。示休寵。作豪英。臣有劍。淬三河。包兩京。舞絕世。抉浮雲。開太清。帝有訓。誓臣節。式欽承。誰掣肘。起奮袖。憤裂纓。讐干將。在寶匣。長悲鳴。後百年。血邪文。鍔尙腥。刻斯贊。表帝心。傳龍庭。

高宗皇帝草杜三詩御書（前一詩。金龍黃牋。楷書七行。後二詩。金華紅牋。楷書十行。）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尙爲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酬韋韶州見寄。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尙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社日。

右高宗皇帝御書。唐韶州刺史韋迢寄劍南節度參謀、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杜甫一詩。甫答迢一詩。社日一詩。凡三篇。眞蹟一卷。前一詩書以金龍黃牋。後二詩書以金華紅牋。天筆所扶。聖意所存。惟北風是歌。惟南雁是懷。斯心也。天明地察。昭昭矣。用事者。猶可無將順之心乎。臣嘉定乙亥歲三月。濫丞戎監。與外府丞韓松同登天開圖畫閣。偶言及金華牋事。松謂今亦有此紙。遂持此帖以遺臣。臣既伏讀。因爲松言所以書之意。松復于臣曰。子爲是說。固臆度耶。抑有所本耶。臣應之曰。昔紹興十二年九月辛丑。上諭及經筵賜御書扇子事。聖訓有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諭羣臣才德長短。似有所傷。今朕所書杜甫詩。蓋因以見意也。金匱之藏。固紀之矣。誰謂燕閒肆筆之頃。猶無所託哉。松甚然臣言。勉臣筆之以宣宸衷。

贊曰。古者賦詩。惟以言志。或陳卒章。或摭首意。惟聖乘籙。啓于多艱。北鄉之思。鑾輿未還。歲時顧瞻。雪涕凝竚。宸毫寄心。亦或有取。維唐二臣。一唱一酬。節物感懷。下筆不休。西清燕閒。念此負隔。鬱乎居南。淒其望北。璧跗琅鈕。舒卷龍牋。白雲其翔。契闊十年。臣之管窺。嘗讀國史。曹勛衣襟。洪皓幅紙。或慟或泣。或命以官。或間持書。或使問安。玉音琅琅。具記靑汗。宜其注思。感此歸雁。三詩之作。迭寫杜、韋。社日二篇。獨書前詩。昭哉聖情。如古之賦。迄其弗償。徒切舜慕。霜露之履。誰無此哀。止或尼之。謂之何哉。是帖之傳。式姚遺訓。敵愾于王。見者必奮。

高宗皇帝盧堂詩御書（絹本。草書四行。）

盧堂燕坐悄無言。欲斷殘香冷自煙。秋色滿山松桂靜。一輪霜月瀉寒泉。

右高宗皇帝御書盧堂詩眞蹟一卷。亦水得珠。兼忘天下。臣聞之審傳矣。而今乃見之。大庭穆清。此詩槩可想見其萬一也。嘉定戊辰五月。臣在九江。得于隨龍醫官良器。

贊曰。淳熙詞臣周必大。進北宮端午帖子詩。有曰。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此詩之書。豈其地耶。楊萬里賦尤袤所藏宸翰詩。有曰。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一張。臣得此詩。豈其類耶。松偃桂芳。緗淸月瑩。心齋坐忘。聖處其似。

高宗皇帝馬孟手札御書（草書三行。）

降馬孟四隻。未得細造。先揀成擇無病者。入細造。

右高宗皇帝御書馬孟手札眞蹟一卷。有成忠郎王鑑臣家。以後苑工進。從蹕于南都。嘗得此帖。開禧乙丑七月。臣得之北府任軍庾時。

贊曰。方赤伏之集于鄗壇也。外侮內訌。士無解鞍。馬上之治方興。鸞旂之駕未還。則糒水之須。豆粥之

進。固無較五鼎之安。此帖之後。蓋出于當時之服官。贊而旌之。所以彰王業之艱難也。

高宗皇帝除目手札御書（楷書十一紙。第一。第六紙。各三行。第二。第十紙。各四行。第三紙五行。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紙。各二行。第五紙一行。）

張中孚除使相。中彥除節度使。卿等若議定。今晚或二十一日可進熟狀。

羅汝楫除起居郎。日下供職。若使除中書舍人如何。可奏來。

程克俊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日下供職。可兼權參知政事。

王喚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日下供職。王珉除右正言。日下供職。施鉅除參知政事。鄭仲熊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並日下供職。鄭仲熊合得恩數。並依執政例施行。

湯思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日下供職。湯思退合得恩數。並依執政例施行。

董德元除吏部侍郎。王珉除禮部侍郎。張扶除右正言。徐嘉除殿中侍御史。並日下供職。

董德元除參知政事。日下供職。（【案】刪標題注及後數語。作十一幅。此分爲七。或有缺佚與誤訂之處。今並仍其舊。）

右高宗皇帝御書除目手札凡十一幅。眞蹟一卷。臣恭惟祖宗御朝。以心腹寄大臣。一札十行。日遂政本。惟耆德宗工。祇賁王命。裏對制札。罔不于德之承。中書黃門。時嚴其藏。具有故事。臣寶慶丙戌二月。自京江帥所遣吏如建康。有爲秦氏鬻書者。來告曰。日者乳醫媼入秦門。見故卷軸墮房廡間。扯裂過半。因攜以出。護從求售。遂以三鐶得此。以歸于臣。臣斂襟雪涕。再拜而歎曰。是固私室之藏耶。蝸侵蠹毀。嗟子孫者。其皆習所見聞而視爲當然耶。棄置抵擲。是又忍之而不復顧耶。嗚呼。零落散颺之餘。乃使臣幸而得之。固足以表中興之睿謨。而竊柄者之無君。亦將于是乎有證矣。

贊曰。煌煌宸底。匪天筆之比。有司之譙視。龍翔鸞峙。維四近之委。屋角之捐棄。何物老嫗。收拾敖戲。目以廢紙。幾何其不毀。臣得而裝褫。天殛神棄。彼其之子。

高宗皇帝馬政兵事手札御書（行書八紙。第一紙十八行。第二、第三紙各七行。第二紙有外封一行。第四紙六行。第五紙四行。第六、第七紙各二行。第八紙五行。）

西和州宕昌縣。階州峯鐵峽。兩處買馬場。每歲起發綱馬。赴樞密院。押綱使臣。往往不得其人。因公自私。餧養失時。多致倒斃。可自二十五年爲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如二十五年。並撥付殿前司。二十六年。分撥付馬步軍司。二十七年。卻撥付殿前司。周而復始。皆循此三年爲例。仍自今後。令逐司當撥馬年中。每一綱。選差有心力使臣一員。軍兵三十人。就買馬場團綱起發。直赴樞密院。人納賞罰。依已降指揮。每二十綱。更差將官一員。並帶白直鞍馬。管押使臣軍兵。提點綱馬。通計分數。比附賞罰。差去官兵。與每日添破本等驛券錢米。往回批請。所經由州縣。仰豫行椿辦錢糧草料。不得臨時闕誤。如有少闕去處。仰押綱使臣徑申樞密院取旨。

西和州宕昌買馬處。夏月山水汎漲。道路艱惡。馬多損斃。可都大茶馬司。說諭買馬客人。自今後遇四月一日。閉場住買。至八月一日。開場收買。所用茶。須管豫期津發在場。無令闕少阻滯客人。付秦檜。

已降指揮。起發兩浙路弓弩手。可委逐路帥司。將諸州軍見教閱人盡數起發。于七月內須管並到行在。不得占留。仍令差得力官兵。管押前來。潭州駐劄。

裴鐶、元世顯、陳元、郭孝忠。所管軍兵共二千七百餘人。可勾付行在。令田師中差統領官一員。將帶三千人于潭州駐劄。每歲一替。

步軍司改刺充陝西振武軍。黎廣等五十人。可令戶部。自到司月日爲始。放行諸般請給。

劉紹先、李顯忠下人兵。並撥隸步軍司。建康駐劄。

張淵、閎德、可勾付行在。

張淵、閎德官兵。可盡數勾付行在。令張淵、閎德。日下起發。前去管押。合用舟船。令所屬應副起發。錢依例支。

右高宗皇帝御書馬政兵事手札眞蹟一卷。臣既多得秦氏帖。移節京口之再歲。奉詔閱戰艦。因如金山。主僧永聰來迎。蓋莊主建康蔣山剎。臣所雅識。因及鄜塢事。聰爲臣言。雖于移忠寺僧某處。亦嘗得宸章一卷。皆馬政兵事。秦氏凡朝夕褻什器。撤腰牖。莫匪斯比。故寺僧得之亦甚富。臣嶽索觀。如其說。聰因以遺臣。

贊曰。秦氏之不恭至矣。軍國之機事。顧亦不復留底于有司。其必有所爲也。今不能以攷其深意。然而門媼市卒之餘。亦及于羣緇散棄如彼。蓋君臣之心。亦不及于螻螘矣。又何議哉。又何議哉。

高宗皇帝親隨手札御書（草書六行。）

韓世忠下親隨人。有三十餘人。未曾發遣前去。并王權見在此。可令王權管押。速起發前去楚州。此三十餘人不係合留人。

右高宗皇帝御書親隨手札眞蹟一卷。始秦檜將議和。以斬王韓世忠。初謀劫北使張通古于洪澤。指爲首罪。密命胡紡告捕世忠親校耿著。寘之獄。時先臣飛與張俊。實以樞府出分楚軍。謂著倡言以搖軍心。圖叛逆。且謀還世忠。掌兵柄。將遂以左證。上逮世忠而甘心焉。出使之際。召先臣與俊。論之中堂。授以羅織之說。僞託以上意。議已定矣。先臣不忍世忠之以忠被禍。而告之世忠。號泣以愬于上。上遽而詰檜。故著既減死。遂又移所以誣著者而誣張憲。蓋出一轍焉。方三樞密並命。而世忠獨留。先臣與俊。不惟不釋兵柄。且將分總淮東軍。是出使也。非能兵也。其意瞭然可見矣。檜之屬先臣與俊。以陷世忠。是亦猶後日屬張俊。以陷先臣也。二人受命。而先臣獨不肯從。則先臣獨歸班。而留俊于外。著既出。而憲之獄。遂一力成于俊之手。遷怒之本末。指授之次序。固應然爾。不然。則世忠異時之死。上將臨奠。檜命中書吏韓璥。出危語以撼其家。何以亦出于此一意度。而檜于紹興時政記所書。敗陳之際。曾得聖訓。褒張俊之功。謂與世忠萬萬不侔。又何以專及俊于通古來宣力之一說。終始本末。乃若是其不可渝耶。今之談者不察。顧謂展燕具以待勞還。初謀專爲先臣之後至。是皆目睫之論。而未嘗攷夫二使並出。與夫一使獨留之本意也。臣嘉定庚辰歲三月。在建康。于檜家偶得此札。計其月日。正在行府將出之時。檜之譖忠臣蓋深矣。臣既重悲家禍。將以著檜之用心。故表之。使與辨誣互見。

贊曰。惟帝推赤心。置人腹。固未嘗以置衛疑大臣。蓋參會之獄。將發于外。則熒惑之言。未嘗造膝而密陳。先臣屹然而不從。故張機之巧。轉諉于同列。而自移于厥身。二事後先。皆曰分軍。其亦可以觀誣言之本根。昔在唐室。羅織既興。有狄仁傑。獨不肯引楊執柔以自伸。其觸柱之詞曰。皇天后土。乃使仁傑爲告密之人乎。卽是而論。誣他人以自脫者。先臣之必不能。而張俊則一唾而亟弃也。此札之存。足攷檜說之因。薰蕕未分。蘭艾斯焚。詒于信書。以訂闕文。

寶眞齋法書贊卷三

歷代帝王帖

高宗皇帝諸門手札御書（行書兩行。外封半行。）

自來日。諸門可令依舊。更不搜檢。（御押）

右高宗皇帝御書諸門手札眞蹟一卷。以付內侍鄧某。蓋當時職內省者。寶慶乙酉歲五月。于行都得之。

贊曰。臣嘗于親隨帖。妄陳蠡測。謂推心置人腹。本帝盛德。而檜實乘間肆其讒慝。今是帖之得。其見于宮掖且如此。益以知臣之說。非出于臆也。

高宗皇帝蹙龍手札御書（草書三紙。第一紙三行。第二紙六行。第三紙三行。）

聖人蹙龍。貴妃蹙芙蓉。紅大領。造玉小娘子。繫頭舌兒十副。翠像生花頭兒。艾虎寶塔穿珠子五十條。紅粉紗半領、末利、素馨、含笑、荷花。造一條雲月勒頭兒。要配早來冠兒娘子底。【案】（前標題注三紙。各有行數。此卷連接書。疑有脫誤。遂不復可分。今仍舊。）

右高宗皇帝御書蹙龍手札三幅。眞蹟一卷。臣將指江東。與帳屬臣趙崇琵爲僚。趙故濮邸近親。其先世諸王所藏天上遺蹟頗富。是蓋一嚬笑舉動之微。而不失其正。蟬蜎蠖濩之中。聖德其益可攷也。得以嘉定庚辰十二月。

贊曰。辛伯有言。並后亂本。惟聖齊家。知益知損。臣得此書。反其三隅。一卷之藏。於昭扆謨。

高宗皇帝問命手札御書（行書一行草書三行）。後

陽、丙戌、丁酉、戊子、甲寅、令和尚若子細寫來。

右高宗皇帝御書問命手札眞蹟一卷。紹興間。有僧某。以談命稱。留館近璫家。此幅蓋扆札所問也。臣得是帖與鬻龍帖同時。崇冠謂臣曰。是蓋宗藩之從北狩者。上心所念。類以諮詢。帖藏趙氏宮邸。所付受蓋有源流云。

贊曰。造命本不言命。既舉舉于溫凊。復馳念于宗姓。此蓋起白雲之思。而負羈靮者。亦得以預于攷訂也。

高宗皇帝索藥手札御書（草書二行）。

今日出爐藥。要二三錢。不須圓。只今便要。

右高宗皇帝御書索藥手札眞蹟一卷。臣舊聞御醫曾良器爲臣言。帝以建炎御龍舟。衝海氛。因垂意藥石事。侍醫效方技者。舉斷以淵裁。往往高盧、華之上。在北宮。砂鼎丹經。品配節度。尤妙得古意。故能躬備五福。壽軼三宗。是帖以嘉定戊辰五月得之良器。乃其家世所被受者。

贊曰。道之眞以治身。帝其知之矣。此治身之餘事也。而垂意若此。高五帝之壽。開八荒之域。有以也哉。

高宗皇帝御筆臨吳皇象如鷹帖（草書六行）。

文武將隊。乃俾後臣。濟我皇綱。董此不虔。古君子即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吳侍中靑州刺史皇象、字休明、如鷹帖眞蹟一卷。有德壽一印。紹熙辛亥歲。吳琚以敷文閣待制。帥襄陽。還以德壽臨帖六。遺先臣。蓋北宮燕閒。以書法爲事。故左畹均得之。

贊曰。書法淳古。遡晉而上。于上品中。則有皇象。漢歌大風。思士之壯。帝臨此書。獵涓悵望。於昭詰謀。偁重惟將。豈象之臨。亦意之尙。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劉超如命帖（行書三行）。

超死罪白。如命。皆介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衞尉、零陵忠侯、劉超、字世瑜、如命帖眞蹟一卷。帖出祕閣。今書與閣本殆不別。蓋縱以見天筆之妙。本出吳琚家。與皇象帖同得。有德壽一印。

贊曰。臨字與扆筆平時者。皆不同。筆以倣而工。手追邃蹤。是謂天通。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劉惔思慈帖（草書五行）。

近不成面。苦後。今日思慈。兼摧。信不自勝。奈何奈何。且便寒。知足下昨大頓。耿耿。吾其悴。力重何悉。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丹陽尹劉惔、字眞長、思慈帖眞蹟一卷。唐檢校刑部員外郞竇泉述書賦之稱。惔有曰。輕浮森蕭。穠纖藻婚。落衆木于秋杪。狎羣鷗于水曲。又注其下曰。今見其姓名行書及草各一帖。六行。蓋詳且實矣。今所臨及草書五行。豈又別一帖。出于泉之所未見耶。帖之得。與衞恆帖同時。

贊曰。惔對桓溫論人物。嘗自稱爲第一流。其筆法故應有可求者矣。然帖傳于至德。而所覩甚鮮。刻鏤

于淳化。而復不見收。今觀天筆之所臨。然後知江海之合衆流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衞恆往來帖（草書三行）。

德壽臨衞恆往來帖（御筆題籤）。

往來者傳鄉氣力。故佳。甚以慰思。無但有信示問。

右高宗皇帝御書臨晉長水校尉衞恆、字巨山、往來帖眞蹟一卷。按張懷瓘書斷。恆草書入妙。隸入能。衞夫人乃其從女。固宜其不凡也。臣從向氏得唐摹此帖。蓋徽猷閣直學士臣子諲蒙上賜者。旣贊之矣。後十二年乙酉歲六月。得此于中都太府寺丞韓松家。有奎筆標其首。又有二印。

贊曰。臣得此帖。與舊京帖。皆備其二。或贊其字。或贊其意。俱爲寶眞之祕。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鄉里帖（草書五行）。

晉王羲之鄉里帖（御筆題籤）。

近因鄉里人書。想疑知故面。惟耿耿。今差否。吾以日食意如差。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爲疑忠。疑不可以方。力數字。令弟知聞耳。

唐太宗評羲之書。如蛇蝮若此等者。皆是。蓋羲之爲悟法書。鵝頸之間。故轉折如蛇蝮相似。縈紆委曲。不止筆法。抑有腕法存焉（楷書五行）。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王羲之鄉里帖眞蹟一卷。御書筆法于後。有龍印三。前有奎標。初賜敷文閣直學士米友仁。後流落人間。嘉泰甲子十二月。臣如中都。就試南宮。道士劉元綱以遺臣。云得之米氏之甥某。

贊曰。昔鍾繇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後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等議用筆。繇乃求蔡邕筆法于韋誕。誕靳固不與。乃坐自搥胸嘔血。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此繇筆法更妙。嗟乎。繇知有筆法耳。安知天縱之悟。又有進于是耶。以死求之而不悔。又安知人文之機。必待聖人而闡其祕耶。使繇復生于今。臣知其必不徒死者矣。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小差（草書三行）。

王羲之小差帖（御書題籤）。

大都食小差。數使自痢。政由不消化故。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小差帖眞蹟一卷。有御書題籤。思陵臨帖。多識以龍印。此亦吳琚遺先臣者。

贊曰。臨帖出于游藝。必有以觀筆意。應龍之躍兮。聊以爲識。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嘉興帖（寶續本。草書四行）。

遠得紹興書。計今日必渡。喜慰可言。足下疑慰。今有書。想足有百信。別告具之。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王羲之嘉興帖眞蹟一卷。臣嘉定戊寅歲。待罪右扶風。得此帖。與陳達帖同時。

贊曰。十章之在天。意似而神全。臣剖嘉興之符。而乃得此書。信非偶然。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操之舊京帖（行書四行）。

王操之書。（御書題籤。）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舊京先墓毀勦。聞問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牋不備。操之再拜。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王操之、字子重、舊京帖眞蹟一卷。有御書題籤。臣嘗贊此帖。繫于三王法書門。蓋以八陵比望之拳拳。其寫聖意。是時蓋俄度爾。紹定改元正月。客有知臣好帖者。得此札于中都貴璫家。以遺臣。問知故璫。蓋給事北宮者。頤神大庭。氣忘天下。而未能忘此。于宸藻游戲之間。臣以是知俄度之不誣。而天地大義。古今盛心。降衷秉彝。若聖與愚。俱無二本。卷尾有德壽小璽。申釋題管以對在天。

贊曰。建炎之初。國步方傾。維先臣飛。實從閎劾、劾之使。蓋以保陵寢名。後紹興中。北人來盟。首命先臣。祗謁八陵。權臣沮之。託于撫循。抗疏再請。卒尼于行。觀君臣之用心。未嘗一日忘北望。而盡地者。則指以為鴻毛之輕。迨天臨于北宮。瀝百慮其弗攖。雖四海之坐忘。友無懷與大庭。獨是拳拳。猶託斯帖以寄情。臣是以知臣之俄度。足以對在天之鑒。參繹遺志。臨懷舊京。如連璧竭忠于宗澤。據山寨恨于翟興。迫先臣之秉鉞。始得以快孟邦傑一戰之復。而廑廑乎間隆投機之成。既主議之堅決。恨遂隔于萬聲。猶不郵援觸之害。事力出睿斷。而命巫伋祈請以抗旌。於昭此心。蓋留乎九世而下。或繼乎遹駿之聲。臣是以覽斯卷。而重之以涕泗之零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陳逵十二月帖（草書。三行。青綾本。）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逵。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陳逵十二月帖。綾本眞蹟一卷。上著一印。臣得之。與嘉興帖同時。

贊曰。陳逵書法。見淳化閣帖。肆筆所及。彼固安能窺造化之上。心摹手追。意者或同雲章煒煌。識者固知其出于淳熙之北宮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鵠等帖（草書。三行。絹本。）

鵠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猶。吾衰老不復堪此。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鵠等帖眞蹟一卷。帖故絹書。有一印。與嘉興帖同得。而其書則攷之帖家。皆未之見。故歸之古帖云。

贊曰。唐太宗收貞觀法書。大王之草。至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其富如此。今帖所臨。豈其一耶。雖不錄于祕閣。而其為晉神品昭昭矣。孰攷眞蹟。謹俟博識。

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四皓帖（草書。四行。）

往事不可追。足下道高意遠。獨步當時。此乃南山四皓之儔也。

賜王思恭。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四皓帖眞蹟一卷。帖後書賜王思恭。有一印。不知其為何人。嘉定丙子三月。臣在農寺。以三萬錢得之。

贊曰。肆筆染楮。惟四皓是取。觀帝之心。豈嘗一日忘萬世慮耶。此付託之聖。獨斷所以開帝堯而竊伺之紆。天下所以咎林甫也。

高宗皇帝御批樞密院綱馬奏劄（劄子。吏書七行。檜鼎等書名。後有御批兩行。）

都大提舉茶馬司差使臣任傚、管押第十四綱馬五十匹。除沿路寄留倒斃外。見在三十匹。右謹具進入。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臣檜、臣鼎劄子。

馬皆不堪披帶。付張俊。

右高宗皇帝御批樞密院綱馬奏劄眞蹟一卷。劄內著臣檜、臣鼎名。蓋同時在西府。嘉定丙子十一月。得之中都。蓋忠簡被檜禍。因散落人間云。

贊曰。馳駿之用繫于國。徵必親也。輔弼之用本乎兵。有此二臣也。傳亦有言。十年之臭。猶勝薰也。聖明如天。所以終察乎君子之與小人也。

高宗皇帝御批鄭仲熊奏劄帖（劄子。一十四行。御批三行。）

臣近嘗累具劄子。并面奏陳乞解罷本職。事差臣一在外宮觀。再三之瀆。方俯伏俟罪。迺蒙聖恩。特降詔旨。跪讀以還。感極涕零。伏念臣疏遠小吏。誤被選掄。驟登華要。遂贊樞庭。非常之遇。捐軀莫報。而臣坐厥厚廩。福過災生。雖覆載函容之賜。未即誅戮。然自惟么麼。疾戾寖加。豈容貪冒。伏望睿慈。早賜處分。上以全君父之恩。下以安愚臣之分。取進止。六月日。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臣鄭仲熊。

鄭仲熊除提舉在外宮觀。任便居住。職名仍舊。放謝辭。

右高宗皇帝御批鄭仲熊奏劄眞蹟一卷。建康有市賈卒猶某者。故為秦氏門隸。目不別書偶。臣臥疾市藥。輒以廢紙裹藥材至。即此劄也。臣見而驚之。亟介而求之。如他所得諸帖。多其所致。嗚呼。神毫雲藻。軼于乘擲。臣不得而見者。可勝說哉。

贊曰。奎文在天。河洛之祥。彼稔惡者。乃不能讒其藏。如大臣之奏章。市卒得以持藥石。而代頃筐。蠹彼瞀梁。固不當責之以敬王也。

孝宗皇帝杜甫夜宴左氏莊詩御書（絹本。草書九行。）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右孝宗哲文皇帝御書杜甫夜宴左氏莊詩眞蹟一卷。惟紹興淳熙。天葩睿藻。敷瑞麗譬。帝王羲獻。萬古一遇。方選得清閒之燕。從容游藝。超妙入神。所以絜熾纖細。垂情風雅。實與復古奎章。相為表裏。雙龍驤動。爾識俱存。肆筆所形。蟠拏交峙。煜煜詩星。于耒之陽。昭回餘光。于焉增耀。芒寒色正。迨今猶可觀也。臣生雖晚。在紹熙庚戌歲。侍先臣來輦下。尚及望步輦之塵。感慨鴻恩。未知美報。嘉定甲申。王正之月。始獲是蹟于前揚州錄事臣趙師雩。顧懷闕涕。敢怠嚴宸章之藏。豈獨私寶。尚欲俾子孫世世知持護敬仰。以無忘阜陵之恩。茲惟下臣之志。爰繫斯贊。用旌厥衷。

贊曰。帝淳熙兮重華。燦璧附兮秀萼。根六藝兮正以葩。蔽一言兮思無邪。噫後人兮誰耶。有臣甫兮不淫以夸。窮不諂兮之死靡他。志不忘君兮于天之涯。九淵兮鯨牙。洶怒兮奔拏。閱三百年兮鼓吹鼃蛙。皦如英韶兮[illegible]淫斥哇。霽月兔兮汎蟾槎。登鈞天兮泰皇家。御墨兮蕊鴉。十行兮敧斜。紫電兮丹霞。因風兮鹿沙。臣有扁舟兮淋筆瀹茶。願託寶墨兮水雲蒹葭。恍清夢兮隨鑾車。臣身江湖兮臣心不遐。

孝宗皇帝杜甫萬丈潭詩御書（宋牋行書十三行。楷）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如灣環底。清見光彩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右孝宗皇帝御書杜甫萬丈潭詩眞蹟一卷。詩史之名。久簡帝心。臣固贊之矣。今帖又出宸筆。益見蠨蛸燕閒。蓋無日而不惟甫是嗜。洩字下脫一瀨字。實肆筆之誤。尾有御書寶章二寶。嘉定乙酉歲十月。得之中都。

贊曰。於戲中興。駐蹕東南。江沱之安。匪帝所堪。颷起霆驅。沛澤以甘。懋于望霓。意則可探。念昔臣甫。賦萬丈潭。謂彼應龍。潛擊隱嵐。豈嵌竇是卽。豈泉石是耽。救民一心。大造實參。方陽初驕。民憂未惔。彼界此瓢。飲瓢粟飯。遵發必時。畢纖畢涵。亦既太甚。炎威孔熺。播奏之艱。□□孰餤。必其來蘇。以溉以覃。帝惟明習。詎不我諳。升自天衢。時乘其驂。覩此沸鬵。而忍弗戡。維寅親是先。匪樂之酣。維復讎是懔。匪垢之含。欝欝久居。若古有談。毋功之幸成。而德之或慙。臣謂此心。與天地三。龍變難諶。龍髯已毵。心斐之昭。貴于寶函。

孝宗皇帝御製春詞御書（草書題一行。詞五行。尾記一行。）

和志忠阮郎歸。

圖連春意晚花稠。雲疏雨未收。新荷池面葉齊抽。涼天醉碧樓。○能達理。有何愁。心寬萬事休。人生還似水中漚。金樽盡更酬。

選德殿作。

右孝宗皇帝御書。御製春詞眞蹟一卷。賜近璫趙志忠。在乾道間。趙氏之孫不能保。臣以嘉定乙亥八月。得之都下。

贊曰。春賦之作。八荒是同。挾詞寄情。則其餘功。德異玩人。理存觀妙。臣藏其眞。以見宸笑。

孝宗皇帝古體詩二篇御書（行書十四行。後批一行。）

職事煩塡委。文墨分消散。馳騖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書領。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凮羽。從爾游波瀾。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靑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賜志忠。

右孝宗皇帝御書古體詩二篇眞蹟一卷。上著御書一印。詩闕一字、蓋避廟諱。所以尊祖也。肆筆適情。不敢暇逸。所以檢身也。璫璧從容禁籞。使之咸識書法。所以示好也。因書以賜。用獎勤恪。所以馭幸也。書亦賜趙志忠。得之與春詞同時。

贊曰。闕勞序情。三百篇之所由作。是雖後世之詩。聖意亦于此乎有託。肅羽波瀾。縈窔露渥。臣方有志于昔日。又歎簿書之如昨。攝衣前庭。猶得以望令星于碧落也。

孝宗皇帝李廣事御書（楷書十行。）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右孝宗皇帝御書李廣事眞蹟一卷。帝以世讎未復。垂意中原。肆筆所形。多及將帥事。是書之作。蓋神武不殺之本心。而舞干格苗之大略。示已然之戒。圖方來之功。固非苟然而作也。臣以嘉定丙戌十月。託士友。得之中都貴璫家。

贊曰。臣側聞昌陵之御宇也。嘗幸武成王廟。指白起像。慨然謂殺降爲不武。以杖畫去。後二百載。神孫纂緒。肆筆之書。乃及于李廣王朔之語。以侯封不可以妄取。其所好惡。蓋脗合乎皇祖。然則論帝王之蹟。固若有守文創業之異。而其睿知不殺之仁。則未始不重規而疊矩也。

孝宗皇帝柑橘詩扇面御書（楷書四行。）

碧玉枝柯柑橘林。開花結子未成金。何當爛熟經霜露。更約提壺一訪尋。

右孝宗皇帝御書柑橘詩扇面眞蹟一卷。上有壽皇書寶。蓋北宮肆筆也。寶慶丁亥歲十一月。得之京口。

贊曰。寓興而書。託物而吟。是豈惟有感乎歲時培植之艱。蓋亦可見乎天地生成之心也。

孝宗皇帝古詩聯御書（楷書兩行。）

風回蕙帳爐烟裊。日到松牕硯水清。

右孝宗皇帝御書古詩聯眞蹟一卷。淳熙間。先臣在朝列。得于閽識之流傳者。不復知所付受。

贊曰。昔世宗之雄材大略。而招申公以加璧。光武之廟謨雄斷。而得嚴光于漱流。豈羣賢彙征之盛朝。而猶必加意于隱逸之求。惟帝盛心。並蓄兼收。故當雲起龍驤之秋。雖一肆筆之間。未嘗忘夫裘蒲輪而訪羊裘也。

光宗皇帝夏疎雙頭牡丹賦御書（楷書十二行。）

雙頭牡丹賦

維五行之嘉秀。鍾百卉以流形。伊牡丹之淑豔。實造化之鴻英。雜五色以交麗。間千葉以敷榮。結紫心而函實。散黃蘂以傳馨。幹扶疎而四擢。枝綽約以相承。久潛芳于藥錄。肆闕載于幽經。首春華而擅美。冠花品以騰名。何分叢于帝圃。遂得地于殊庭。陰琪株之璀璨。藉瑤草之葱青。潤五雲之滋液。對六羽之威靈。吐雙葩而並發。效神貺以潛呈。紅粉嫩而接蕚。紫香蕊以聯莖。較穠纖而不異。等高下以無傾。若遊裳之對舉。類鳳羽之偕升。表兩宮之睿聖。共一德以隆興。實詒謀之燕翼。固道蔭之彰明。願書芳于信史。永傳美于千齡。

右光宗温文皇帝御書見殊雙頭牡丹賦眞蹟一卷。臣嘗逮事紹熙。聞之長老言。癸丑之春三月。金輿黃繖。聯幸天籞。于時五殿均懽。層闈疊祉。重歡逮于四世。累治同乎萬方。一豫一游。載色載笑。綵衣龍袞。翩勸玉巵。傳聞是日。聚景上池。以雙頭瑞牡丹進。上捧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三宮歡愉。俯爲一酹。孝治光華之盛。冠軼史牒。民到于今稱之。臣以嘉泰壬戌冬。再入都。偶閱帖于奉事節度臣李孝友家。恭睹是賦。聞知源委。蓋當時因有斯瑞。肆筆撰前代之作。而有是書。拜手敬觀。求而襲藏。以侈下國。賦并題凡二百二十一字。

贊曰。聖孝動天。瑞則應之。帝開紹熙。天實命之。三宮燕娛。愛且敬之。禁籞翠華。時聯幸之。萬葩其春。綵服映之。玉色怡愉。觴巵晉之。豈樂行都。民物盛之。乾坤同歡。康衢咏之。於物鑒沼。魚鳥泳之。天光下臨。邦家慶之。煌煌牡丹。奇產並之。帝王稱觴。親捧迎之。巍巍太皇。萬壽稱之。一德隆興。聖益聖之。紅太平臣。嘗比與之。國英𢱶名。夏則姓之。穠纖艷殊。美則評之。仁皇之辭。今亦訂之。堯父舜子。本天性之。龍樓鷄鳴。久溫凊之。晦明節宜。臣或靜之。瑜瑕未昭。事則鏡之。宸毫所傳。神具聽之。後三十年。臣則勝之。企臨名山。尙克證之。

光宗皇帝杜甫詩聯御書（草書兩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右光宗皇帝御書唐杜甫詩聯眞蹟一卷。上著御書印。臣幼嘗望晬容于清蹕間。天威凜然。如嚴霜晶明。萬幾激肅。今竊覷筆法。神心中運。發爲奎畫。殆近之矣。是帖得之朝議大夫直祕閣韓松。嘉定甲戌十月。時簿正外府云。

贊曰。法書家作字。以戈發爲先。唐太宗嘗病其難工。使虞世南足而全之矣。淳化刊祕閣帖。凡二王之書。皆難見戈體。而其中鵝字。翩翩其欲仙。今蓋可驗于舊帖之傳。臣按此詩。雖止一聯。首尾凡兩鵝字。肆筆之妙。其亦兼取乎正與權耶。先以示宸藻之自然。後以徵法書之已然。草不失聖。行不失妍。臣故曰。帝之書純乎天。

光宗皇帝待月詩御書（草書兩行。）

入夜蹤跡多待月。移時箕踞爲看山。苔生晚片應知靜。雲動秋根會見聞。瘦鶴獨隨行藥後。高僧相對試茶間。疏篁百本松千尺。莫怪頻頻此往還。

右光宗皇帝御書待月詩一篇眞蹟一卷。嘉定戊辰五月。臣在九江。得于太守韓松。松故慈懿后家姻聯。故多藏帝翰。卷末有御璽一。

贊曰。疏篁陰陰。長松矯矯。苔靜雲閒。山淸月皎。樂以心會。興因天隨。以詩觀詩。是謂管窺。

寧宗皇帝詩卷耳篇御書（楷書。十三行。）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右寧宗仁文皇帝御書毛詩卷耳篇眞蹟一卷。臣嘗裝褾帖。冠以列聖宸章。竊伏維念。自嘉定初。紹名拱著。出入玉墀下。踰十有五年。幸獲備九卿。將明指鼎成之歲。奔走原隰。獨不得旅臣民以望白雲。有遺痛焉。攀髯之餘。竊欲訪遺珠以慰赤水之思。爰從神都。雖獲宸筆。側聞在宥天下時。萬幾之暇。留心翰墨。侍臣正講。隨輒自課。六藝數萬言。並入宸藻。表以漢陽之璽。申以御墨之篆。以紀次序。流傳人間。隨寓寶愛。今他篇不復見矣。驪淵既探。明月獨抱。荊山下盼。虹氣騰空。雋永天府。一觭之珍。率舞充庭。九奏之盛。是雖未窺王府之大觀。而亦足以僾昭回而想餘光也。況臣逮事。敢忘葵傾。敬陳刻軫之徵。以寓烏號之慕。號紀寶慶。時登仲秋。寶函東來。贈之陳氏。

贊曰。偉王人之典學。本天縱之多能。紬六藝之絕業。環諸儒而講明。璧對蔚其流芳。瓊字煥其騰英。居蟠陵而儲精。炳龜龍而效靈。歲嘉定之辛巳。歷九閏而時乘。旦孜孜而忘倦。志兢兢而靡矜。詩三百有五篇。沃帝心而日聆。儼闕門之未覺。已雲章之滿籯。緊是詩之四章。首二南而儀刑。凡家齊而國治。本大學之爲經。自求賢而審官。見濟濟之以寧。越染翰之雖同。茲注意之實形。昔德壽之在御。嘗史漢之留情。傳復古之奇蹟。亦流輝于古荊。有詞臣曰萬里。亟再拜而震驚。謂縫掖之所難。而帝王之躬行。今寶章之誕貢。知祖武之克繩。殆家法之相似。聊自檢于宮庭。聆周行之下走。方虺隤而于征。竦昭回之景光。愧抱槧之餘生。覽盈咫之昭華。想釋純于九成。得猗那而藏焉。倘廟瑟之遺聲。

寶眞齋法書贊卷四

晉名人眞蹟

王獻之洛神賦帖（小楷。九行。）

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以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擢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慕遠兮。（【案】列書體例。每帖皆有跋有贊。此帖無跋。疑係脫去。）

贊曰。慶雲絢彩。河漢縈之。列星垂天。日月明之。先民授能。維聖成之。英英後先。嗣其勝之。有晉大令。父而兄之。一門擅奇。世共稱之。小楷之傳。抑更精之。芝靈葩奇。杳莫名之。賜書官奴。既準繩之。洛神出藍。而復青之。閱幾何年。劫火經之。鬼神護持。莫憑陵之。煌煌炎圖。帝中興之。嚴除淸廟。又南榮之。翰檻墨衡。千古程之。神縑容藻。二難并之。一眞既藏。大訓形之。流祕下方。萬目驚之。或軼而傳。式經營之。十閱歲華。迄克膺之。竭簞以酬。尙或矜之。恍然舊觀。緘且縢之。有煒廟瑟。天球鳴之。鄙俚混淆。敢□聲之。企篇玉箋。謹總扃之。杳爾子孫。思拱承之。

王獻之蘇氏寶帖（草書五行。小楷十一行。米跋。）

十二月。割玉不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處等大軍。

右蘇氏寶帖。故連右軍快雪時晴帖。元豐甲子。獲于子美子志東。探玄子圖者也。印二分。在快雪帖合縫。四角亦有褚氏印。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甘露下。吾家寶晉齋碧梧廿本。

猗太宰。秀當代。靈襟。疎冲韻邁。一筆落。兩行帶。雪龍廷。走百怪。驚電擊。斷兕抉。盤假瓷。意無在。藐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冠千載。襄陽米芾。審定眞跡。手裝秘玩。時以芾字行。適一紀。

米元章示及二王寶墨。世所罕見。與予家藏十四帖。筆跡深相類也。歎服歎服。元祐丁卯孟秋二十二日。

李瑋題。（楷書五行。）

右蘇氏所寶。王獻之十二月帖眞跡一卷。寶晉米芾。以贊識其後。副車李瑋跋其耑。所謂二王者。蓋與右軍快雪時晴帖同此書也。晉代遺帖。今存無幾。大令襲芳名父。得法自心。書品入神。天眞造妙。爲法書家傳付之祖。筆奇墨古。不可殫述。按寶晉書史有曰。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之印。鑑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皆次品也。無下品者。今此帖凡著二十一印。凡所載印文。大槩畢具。又印以承平禮部名表之印。蓋方在瑞錦窠。因以官識。帖首有古半印七。唐褚河南家褚氏印在焉。末有兩古印。又半印二。下題君倩字。印文不能別白。隱約國老二字可見。芾謂之蘇氏寶帖。蓋出太簡參政家者之故藏也。方芾無恙。嘗刻寶晉齋帖于無爲。此帖蓋首出。又有河南書標題小紙。今不存。其後轉入中都貴游家。珂嘉定庚午歲。叨官故府。已聞此帖名。嘗宛轉得拭目繙閱。貴游死。其子舉書畫以售人。又流落他處。冥搜歷歲。託士友以十數。僅而得之。蓋癸未八月。暌初見時。已十四年矣。帖三十二字。以世系先後。故繫于晉三帖之次。

贊曰。世未始無帖。有眼如月。眞贋以別。帖不可無傳。有筆如椽。春容大篇。猗歟寶晉。萬古一瞬。厥鑑以心。嬉娛奚適。晉帖之存。今幾何人。有右軍之跡。以並其秀。有太簡之識。以揚其芬。奇氣干霄。丹霞紫雲。宜乎蘂宮之仙。下睨海嶽。發金章寶篆之信。振玉珮瓊琚之作。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表泰山之繩檢。而合洞庭之拊搏也。

王操之舊京帖（行書四行。）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舊京先墓毀動。悶悶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牋不備。操之再拜。

天成二年。三川搜訪圖書使、尙書都官郎中、庾傳美。西川訪到。

右晉王操之舊京帖眞蹟一卷。思陵臨本。卽此帖也。按右軍諸子。操之次長。筆法之妙。故當與大令相似。而樅閒帖。率多以操之名傳。淳化祕閣帖。比比皆是。此帖舊藏天上。嘗見之帖。石刻中禁。後經賜奉事節度李孝友。奉事祖雍王道。嘗起先王麾下。故舉從入都。其家舉致問。因得見之。慶元己未歲六月。燕貽庸閒舉以見畀。卷末有後唐天成訪搜故迹。幷著前朝印藏書家印識及半印。通十有五。筆法大與淳熙閣帖第一卷所載門左帖相類。白牋等字。風骨如出一手。信家學之有傳也。自癸亥定和。八陵不祀。主藏者數伊嵩而棄之。高皇每晨夕北望。未始不流涕也。辛巳哀痛之詔。首以坏土之悲告天下。

於虜人。誰無君。彼州民者。事郡將尙如是。曾謂策名委質。迺有愧于斯耶。考心蔽罪。因已上通于天矣。

贊曰。永嘉戎馬搖乾坤。渡江一馬黃屋弁。中原文獻無復存。僅有筆陣與王門。猗歟大令趾右軍。幾年埒美名企昆。片紙斷爛如瑤琨。驚蛟蛇蚓豈勿論。爲問此帖當何人。豺狼父子。蛾君臣。綱常殺自淸濁分。孰能自植無君恩。是時咸洛塵翳昏。阡原變徙陵谷翻。家人丘隴何足言。痛裂乃爾摧心肝。義熙九上封函關。遺氓遮道挽息眞。矢口止語公家墳。人心大義端不泯。誰其主議盡淮濆。伊邈士氣空脊屯。悠悠千載有此臣。委質無乃慚州民。感歎遺墨氣涌山。我欲請劍同朱雲。牧亭楸櫃方成阡。大呼爲叫天九閽。

王洽永嘉帖（草書七行。後兩行半。紙糜爛。字不可辨。）

永嘉路遠。難遂歸計。國士且晚得至。

右晉領軍中書令王洽字敬和、永嘉帖眞蹟一卷。按晉史。洽蓋始與文獻公導之子。典午復興。導爲宗臣。洽親承過庭之傳。門地人物。風流典型。爲晉世第一。是時書法高古。王謝子弟。無不以書名家。而王門爲最盛。蓋中原氣脈之近。卓然自爲一派。扶搖峻極。如洽所書。又爲渡江第一。晉之去今久矣。世之先後何止數千歲。翰墨流傳。豈復多存于人間。此書紙素斷朽。幾不可觸。而神氣嚴凝。體勢具在。若親見佩玉珥貂之風度。古雅環特。又爲今代第一。右軍嘗謂弟書不減于吾。信不誣也。庾肩吾書品。列之中下。李嗣眞後品。升之上下。張懷瓘書詁。著之第三。又以入妙品。古今之議。咸推宗焉。珂搨書半生。旣眞且逸。莫此軸若者。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中都宦寓者。凡十七年。不敢議裝褫。甲申三月。在維揚日受代。躬命工。指授汎治一室。覆託潔蠲。爲蠟池以導水浸漬。累旬始就礙飾而蟬良慇闕已毋加損蓋自是不復可容手矣。紙首有古印二。不可識。尾著小璽。實在御府。亦爲第一帖。繫之以詩。次于寶帖之後。以侈存古之盛焉。

贊曰。瑞牛出谷。旣乘金籙。短韜逐犢。池鳳是續。棲梧食竹。飽奇韻馥。在此寶軸。手不可觸。神觀立玉。宛若在目。恍其展讀。鳥衣之曲。

梁陳名人眞蹟

梁阮研宰相帖（草書五行。）

爲異事計。此事自當徹宰相。汝宜祕之。惟可輕心處粗言之耳。吾初來。本欲乞暫還拜掃。除解事。意令侍臨還。今直被代否。不知當時。

右梁交州刺史阮研字文機、宰相帖眞蹟一卷。花啓入承平中興御府。有宣和半印、紹興全印在焉。卷首標小帖。著姓名。幷古半印七。不、可辨。按淳化祕閣帖。研有書跡在羊薄蕭繇之間。庾肩吾嘗評其書在上之下。李嗣眞書品。則以爲在中之上。竇泉述書賦。有軟媚橫流。委容美好之譏。袁昂論法。有貴胄失次不能排突英賢之譏。取予雖不同。要是以書名家者。今觀字法與帖大類。蓋足以驗其眞。嘉定辛巳八月得之建康榆家。

贊曰。巨濟取帖。斷于李唐。而予何人。波及于梁。然而致硬黃之流別。辨緗素之古香。並之以淳化祕閣之蹤。印之以紹興御府之章。於戲斯文不忝厥藏。

梁羊諸期聚帖（草書三行。）

羊諸期聚帖。（御書題籤。）

期聚款聚同歲功翔。言紹昔絕。因歷三私。仰〇懷充。

右梁羊諸期聚帖眞蹟一卷。宸翰題其首。開元小璽、永存珍祕印具焉。噫。唐以前法書印識之可證者。惟開元與貞觀。在逐良則曰褚氏。在王涯則曰永存。太平則有三戕毋駄。范陽則有審定游藝。或著龜益寶泉之號。或分陶安東海之名。知章以劍閣稱。金繹以彰城別。懷瓘栽永寶之字。周顗紀東翰之書。貫襲亭侯類分翰圍。概其所見。大略可觀。偉矣哉。此帖既上于帝宸。復登于相第。隱然遺蹟二嫩並傳。繼入紹興。復標清賞。復辨才答蕭翼。以付受之緒。寶晉對林希。以上下之標。方古以今。夫豈多遜。帖出楡家。得以嘉定庚辰三月。

贊曰。色秀而古、淵然銀河之垂露。瞭其非近世之格。態婉而新。瑩然玉壺之無塵。究其似六朝之人迹。濟于歷標。隱其印識之可攷。維唐世之寶帖。出于尙方冠之題墨之一行。維雲漢之章。歷數百年之久。詒彼遺醜。莫之能守。予得而售。或指而歎曰。是爲開元之祕儲。固非王涯之所當有。

陳僧智永歸田賦帖（四十二行。眞草間列。）

歸田賦〇張平子。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而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而同嬉。超埃塵而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呑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沈淵之鯊鰡。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乃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如。

右陳僧智永眞草歸田賦眞蹟一卷。按張懷瓘書斷。永書在妙品中。眞如佩玉端委之立朝。草如盤壤謳歌之樂聖。體雖不同。其致則一。書故藏襄陽魏泰家。有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今不存。蓋卽是書也。源委存于米芾書史。中興而後。書八九禁。憲聖慈烈皇后。嘗以暇日。躬御翰墨臨摹。今在祕省羣玉堂帖第一卷中。體製奪眞。故無少異。鐫刻表于思陵之錄。縫有蘇太簡家國老印四代相印。武功閣書審定眞蹟印。并半印凡十三。又出于淳化所賜。信而可稽。九代流傳。兩朝著定。聖鑒賢紀。餘無述焉。嘉定乙亥十月。得之吳縚仲鋼。

贊曰。平子作賦。六一著錄。前乎一千年。旣傳于草聖之手。後乎四百載。仍詒以稗官之目。衡製、永迹。修題、珂績。

寶眞齋法書贊卷五

唐名人眞蹟

歐陽詢陰符經帖（楷書十七行。二）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也。萬物、人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

上清大洞三景弟子。內供奉道士。張平叔題。（此題係隸書。）

右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陰符經眞蹟一卷。楷莊而勁。嚴而有法。紙古以香。態嶮而絕。眞歐筆也。書與善奴。又與右軍寫樂毅論賜大令者。同一體製。按率更之子曰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亦以能書稱。淳化閣帖中有所授筆訣。亦云付善奴。卽其人也。予得陳天澤。以寶慶乙酉五月見之中都。知予篤好。傾行橐購之以遺予。有小璽在卷後。

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

陳子昂無端帖（草書六行。）

道。旣不行。復不能知命樂天。又不能深隱于山藪。乃亦時出于人間。自覺是無端之人。況漸近無聞。不免自惜。如何。

右唐武后朝、右拾遺、淸邊道行軍總管府軍曹、陳子昂字伯玉、無端帖眞蹟一卷。有小璽在卷端。并米芾審定眞蹟半印一。古半印四。書無始末。因筆陳志而已。得之與昭陵冊文同時。

贊曰。麟臺正字。垂拱臣。手持鴻筆扶金輪。喔咿自擬教牝晨。尙欲圭璧全其身。筆精墨妙雖有神。千載乃作無端人。以人廢言古所聞。尙可展卷書吾紳。

裴行儉衞公帖（草書四行。）

因儉文字見衞公論定襄用兵之勢。歎服不能已。行儉。

右唐金牙總管、幽州都督、裴獻公行儉、字守約、衞公帖眞蹟一卷。唐世名將。公在甲乙選。而以草隸名家。嘗自敍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至數萬言。後爲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行于世。此帖蓋追寫李衞公兵事也。不特姸捷之態。信其所言。而川兵節度。心融神契。蓋與衞公同一軌轍。高宗謂文武兼備。非公孰能當之。張懷瓘書斷第公書法入能品。信不誣矣。幅紙之藏。千載如對。書入紹興御府。拊髀之意寓焉。嘉定戊辰歲二月與懷素千文同得之宦寓者。

贊曰。營陣部伍。妙盡四十訣。而不能忘情于前輩之遺轍。草字雜體。多至數萬言。而僅能傳信于後世之一編。古人用心。豈徒自賢。精思以求全。隨所寓則然。使用心皆如是。則字法之細。何患乎不如其言。今世之愚。自謂兼善。護前以矜名。欲獨擅。豈知公心。靡恃靡夸。我藏此書。以愧坎蛙。

崔融荷華帖（草書十行。內長者字不起。）

荷華想已殘。處此過四夏。到彼亦屢。而獨不見其盛時。是亦可訝。豈亦有緣耶。敝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花。相繼不絕。今已開□□□頗有可觀。恨不與□□□□望雖不遠。披對邈未可期。伏紙可勝悵惘耶。

右唐中書舍人崔融、字安成、荷華帖眞蹟一卷。筆勢洞精。紙素古雅。鳳翥龍驤。定爲奇蹟。融本文士。筆法不多見。開元中。張說嘗與韋堅論近世文章。謂李嶠、薛稷、宋之問與融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固篤論矣。致之此帖。豈翰墨之妙。其得于天者。亦與之相表裏耶。寶章之序。武成之觀。積千古之見聞。致一時之期閎。固已知深于書矣。印以小璽。并古半印二。不可辨。嘉定癸未歲十二月得之嘉禾王希

呂尙書家。

贊曰。六郎之風姿。秀于淸池。初日之華甡。流枝發韻。植玩之誰宜。有美人兮。挾胸中之奇。筆下其似之。

賀知章事宜帖（草書三行。）

以諸人不至。今日自當得□事宜。諸人何爲不報也。國老題。

右唐祕書監、贈禮部尙書賀知章、字季眞、事宜帖眞蹟一卷。鏡湖老監。以能書名。固已見于李白之詩。寶泉之賦。今觀其帖。高逸豁達。乃爾精絕。益信開元盛時。文館十八學士。俱足以追貞觀之遺風。歐、褚、淸遲。尙可及也。帖有小璽。蓋蘇耆家舊藏。有國老題字。開禧乙丑歲三月。予在京口。得之故簪紳家。不欲名。

贊曰。讀騎馬之歌。而知其人之曠達。觀換鵝之詩。而見其時之尊慕。閱集賢之書。而識其像于後世。拜千秋之祠。而想其高于前古。稽山之雲。方羃鏡湖之月。初吐一曲浩蕩。千巖呈露。是不惟足以忘世間之塵紛。而亦可因以致筆端之風度也。

顏眞卿朝迴帖（行書六行。）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眞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馳謁。謹勒參候不次。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右唐太子太師、贈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眞卿、字淸臣、朝迴帖眞蹟一卷。文與祕閣帖相似。而小大不同。公忠節貫穹壤。筆法冠古今。胸中所存。凜凜不屈。筆下是似。言言如生。百世而下。尙可拜而仰也。帖本家藏。無得書歲月。

贊曰。公之素守。日烈霜嚴。公之大節。斗揭巖瞻。筆勢所存。心畫可占。八法具體。匪柔匪銛。塵蟄流形。如塞如潛。塊北是似。端倪孰覘。人以藝進。公以德兼。凜其高風。氣壓萬籤。公神在天。公書在簽繫贊以藏。歲于壬儉。

徐浩謝賜書帖（楷書七行。尾批一行。）

臣言。伏奉詔書。賜臣漢故南陽郡太守鄧恢。素書一十五行。奇跡遠至。臣孤見寡聞所未遇。臣當臨倣。冀日進益。不任欣戴。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恐千必省之。（【案】此五字。卽所謂尾批一行。然文義不可解。當有脫誤。）

昌朝觀于許昌郡齋。癸巳五月。■（楷書兩行。）

陳表自揚擕此書。并魯公帖來見過。時在白沙溫陵。明父。（行書三行。溫陵明父字。元係分注。）

字倡熟而行筆工巧。其人存心未可知也。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執中題。（楷書四行。）

明年寒食。元章、倦游閣觀。（行書兩行。）

晏元圭、張彥通、張敦叔同觀于禪居寺。元符庚辰。（楷書一行。元符庚辰字。元係分注。）

沈括存中觀于百花堆。元祐五年季春十九日書。（行書兩行。）

元符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高郵道中觀。濂溪周壽元翁。（小楷一行。）

阜齋就觀。己巳秋八月題（楷書。一行。）

崇寧壬午孟夏。李秉文、章君遂、同觀于泗上。通守公宇中。獨秀峯前。（小楷。卅行。）

右唐中書舍人、尙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國子祭酒、會稽郡公徐浩字季海、謝書帖眞蹟一卷。有御府印一。古半印二。本朝賈昌、二相。米元章、沈存中、諸公。皆書其後。按史傳。浩以八體名。天寶至德。兩充訪圖書使。能精而見博。因後世之所莫及。而浩之祖。九隴縣尉師道。父洺州刺史嶠之。眞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源長流浚。又非淺學得以易窺。信帖傳至今。爲可寶也。嘉定庚辰歲二月。得之鄜埔。

贊曰。南陽素書浩之所珍。而本朝觀浩之書。又皆以爲絕倫。今視諸賢之跋。凡十有三人。歲月幾何。又不能髣髴其淸塵。書意日新。而迹日陳。白首之攻。庶幾信今。

張長史春草三帖（六行。凡三本。）

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雁書。○旭書。○隱之。

昇元三年十一月□日重題印。

文房檢點、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臣陳遊鄴。文房押司官、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楊德綸。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殿中侍御史、臣周承望。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兼文房官、檢校工部尙書、臣王紹顏。（又二帖同前。）

唐張顚春草詩一（外籤古紗紙。上御書題字。內籤青絹。上御書金字。）

右唐左率府長史張旭字伯高春草詩三帖眞蹟各一卷。其一得之中都。本江南李氏故藏。有建業文房三印。幷古印二。文房官職銜。雁行于左。刻在御府帖中。其二得之京口鍾氏。卷左亦有文房印識二。古印一。幷續卷後縫有小璽七。其三得之忠訓郎苟夢玉。苟使蒙古。還至雲中。以香蕣易得之。祐陵金字宸奎在焉。首尾著政和宣和八璽。亦有內府圖書璽。予按長史以草聖得名。蓋其天眞爛漫。妙入神品。而非槃姍步武者比。前後所見大體如是。然一詩三帖。豈伯高平生于此篇。每切奇意。正猶大令作洛神賦。人間合當有數本之比耶。一以神雋稱。一以法度著。又何其不同也。最後一軸。則類後人所模倣者。容思外庫如儲宏富。固不可以賞鑒期。所以例落壁踏之寵。殆以此故。雖然。既列天鑒矣。詎復可以淺識沃。彼其嶄然露頭角者。亦自不可掩也。因存鼎峙。以俟知音。

贊曰。變作八音。蒸談咸雲。斐辨五色。朱紫玄纁。偉絕藝之天成。隨所施而冠羣。既運斤而虛巧。亦端委而長身。或有若而闕里。或蔡邕而虎賁。是其同者體。而不同者神。藻絢既後素。笙鏞無奪倫。夫是之謂寶眞。

張長史秋深帖（十行。帖首秋深至復字。行艸。氣力字平起。）

秋深。不審氣力復如何也。藏繫何知可論。河南送物人。近來得京中消息。承彼數年不熟。疑懸不復可論。不委諸小大。如何爲活計。幾日有京中信。使知之。當數報委曲耳。

右唐張伯高秋深帖眞蹟一卷。按寶晉書史云。眞蹟四帖。在杭州陸氏大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訛不可辨。昨日承須二帖。小璽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昔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杞爲使者。語

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澧。關杞通判郴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爲錢塘令。因陸氏子孫第者來謁。與謝而閱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擘壁而言。嘉祐中。爲太守沈文通借閱。拆留余道工摹餘帖。卽歸詰文通弟遨。時爲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遂得閱。徐購得之。卽是書也。慶元辛酉歲八月。有鄂州姚氏。昔以西班仕孝宗朝。乘帽按刑。酷好帖字。其家不能保。故余因試漕臺介僧德茂、得之。有古縫印及印迹可見者四。幷小璽在卷尾。

贊曰。煒五帖兮逮今。信第一兮秋深。彼伯高兮書淫。人爭取兮千金。致步武兮可尋。付織襆兮何心。婉關沈兮鳴琴。尙海岳兮知音。

懷素千文帖（一百八十五行。內。稱、鳴、裳、彩、明、給、又、黃、表、要、任、陋、十二字。係借注。內彩字又係草注。）

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天地玄黃（至）焉哉乎也。（全文）○國老題（行書。）

右唐僧懷素字藏眞草書千文眞蹟一卷。予嘗得內府舊帖。此書在首卷中。筆勁墨妙。傳付甚眞。嘗動天鑒。襄陽米芾元章著寶章待訪錄。其間第三十五事。特載此書。係絹本。藏蘇液家。有沈文通刻板本行于世。後入章丞相子厚家。又見于書史。液蓋太簡參政曾孫。而耆國老之孫。藏書精鑒。爲本朝第一。今卷尾有國老題字。及有武功印十九。半印四。皆蘇氏遺蹟。又曾入山谷家。後自御府賜貴臣。有山谷與貴臣家二印。幷一小璽在焉。按朱長文續書斷。素長沙人。自云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絕。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顏魯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顚。今懷素之爲也。僕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顚。孰謂不可耶。其定著入妙品。今視信然。又按羣玉堂帖。別有千文一卷。亦稱素書。與此爲異。豈游戲翰墨。隨寓輒寫。其所出不一耶。王大令之洛神賦。張伯高之春草詩。筆塚用工之深。殆不應出其下。屢出固應爾耳。嘉定戊辰歲二月。予既多得官帖。將歸有界商貨紙綵孫氏者。射請襲帛。得此書于故衣袽中。予以二萬錢取之。雖絹素塵暗。而神彩軒翥。如非烟卿雲。輝煥九霄。宿霧晨靄。殆益助妍態。眞可寶也。

贊曰。逸鶻徙海。龍蛇起陸。思妙天隨。神鍾鬼哭。垂露在手。非烟眩目。錦紋瓊璣。光我韞櫝。

懷素秋風帖（十二行。）

此粗過極思積心。人情遠深江。事來市爾。遂不果款悉。海〔案帖首及江字上下。海字上下。俱有闕文。〕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倂灑秋風前。

右唐僧懷素秋風帖眞蹟一卷。草法入聖。精藝無敵。紙素亦蠹朽不可觸。絕匪後人所能逕庭者。著以御府印。慶元庚申十月。予來建康。得之士人張琨家。後二十四年。卷軸經屢閱。皆爰爰碎斷。始以癸未歲十一月。重裝于維揚。因取而贊之。

贊曰。悽惋之秋。騷人所悲。彼僧何爲。乃寫以辭。絕藝出塵。亦寄焉耳。雲烟蒼茫。在此幅紙。

懷素律公帖（九行。）

貧道頻患脚氣。異常疑悶也。常服三黃湯。諸風疾。兼心中常如刀刺。乃可處方數日服。不然客舍非常之疑耳。律公能枉步求貧道。顚草斯乃好事也。奉逸不盡垂悉。沙門懷素白。

右懷素書律公帖。臣米友仁鑒定眞蹟。恭跋。

右唐僧懷素律公帖。絹本眞蹟一卷。凡帖非有意于傳也。遇事而作。合乎天眞。過是弗復可得矣。玆帖也。以問疾爲酬答。託諸好事。寓以縑素。固非無意于傳也。天眞之合。雜草而行。隨用無別。則其所造。非逢原自得者。疇克爾哉。按寶晉書史。安師文家。懷素絹帖三本。此爲第三。元祐戊辰歲。安君攜至。留米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子厚。即此本也。紹興間嘗入九禁。遂命米友仁鑒定。雖言其眞。而不及寶晉篤好之詳。豈不之攷耶。呂跋不復見矣。小璽繫識于後。又刻在御府帖中。繼賜貴戚。因遂流傳人間。淳熙丁酉。得之中都。先君手裝。

贊曰。噫懷素善草書。雖眞行。世所無。妙之臻。理不殊。盍反觀。同其初。

段文昌秋氣帖（草書六行。）

總不得書。何爲如此。秋氣稍冷。不知當如何也。有華陽消息。可報委曲。十四日報。

右唐御史大夫、段文昌字墨卿、秋氣帖眞蹟一卷。按唐世搢紳家。以上逮下。其制相承。名之曰委曲。蓋今之批示也。迄于國初。猶多用之。史傳所書。如高駢翟類。不止一見。此帖蓋當時授其家隸者。前有古印不可辨。小璽并一小印。在卷首尾。得之歲。嘉定庚午。月黃鍾。日中澣。售者江陰王氏。

贊曰。唐世士大夫委曲之逮下者多矣。而此獨存。其用情則通而眞。其下問則仁而溫。其字體之奇縱入神。猶在所未論也。於虖辨分有倫。待人以身。風俗其淳。我思古人。

裴素明日帖（草書八行。）

裴素制誥書。寶歷元年。楊嗣復相公下及第。更不知聞。是何薄情也。明日爲吾人請假一日。具空鮹祇候。望捨却他事早見訪也。更無人。惟有崔十學士。此走狀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郎中使君閤下。二日。

右唐知制誥裴素、字□□、明日帖眞蹟一卷。唐固多奇蹟。如素亦未以能稱。而可見者如此。亦足以知其習俗之不凡也。嘉定辛未歲九月。予因上澣過壽星山。與客訪古。有僧錄壽者。述事高廟。多畜名帖。購得數紙以歸。姑末著五印。按宰相世系表。素系出東眷。寬之姪。昇之子云。

贊曰。有士茂宏之筆勢。予非取其麗。從容而大肆。巧者以愧。尙庶古意。

唐史惟則篆千文帖（一百一十八行。尾記一行。帖首五行。絹素斷裂。有字不全處。內民、淵、基、旦、治、顯、誦、似字。並闕。當是避唐諱云。）

果珍李柰至焉哉乎也。

河南府陽翟縣丞史惟則書。（八分書一行。）

右唐殿中侍御史、史惟則字□□、篆千字文、絹本眞蹟一卷。上有九古印、勞攄可識者。曰淸河德巽圖書。縫著內殿祕書等印。六經賜李氏。嘉泰甲子十二月。李保大孝純餽予之官京口。以爲贐。按惟則在法書家。以能篆名。竇泉述書賦有曰。心復世業。階乎籀篆。古今由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畢見。朱長文續書斷。又稱其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四人。皆能八分。擇木爲妙。惟則亞之。而有雁印平沙。魚躍深淵之評。今此書前以篆。後以八分。蓋兼有之矣。集賢注記。謂是開元時人。嘗以二十年三月。自吏部常選入院待制。仍校理述書賦、續書斷、又謂嘗爲伊闕尉。後至殿中。是帖結銜乃云河南府陽翟縣丞。不著歲月。其在入院之先後。皆莫可攷。然觀其書法奇妙得雅趣。所謂待制。殆以善書備諮

訪耶。昔唐懷素草聖自序。藏蘇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賢校理舜欽補之。今在淳熙祕閣續帖中。字態如出一手。幾不可辨。今此帖亦不存前幅。安得如滄浪之書者。爲我成之。斷珪瑕璧。虹氣猶在。顧亦可寶也已。

贊曰。籀學在唐。陽冰一變。彼秩八音。各有工師。斯帖之奇。體微而具。何以譬之。磬襄發武。

寶眞齋法書贊卷六

唐名人眞蹟

唐許渾烏絲欄詩眞蹟

余卯歲業詩。長不知難。雖志有所尙。而才無可觀。大中三年。守監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堅乞東歸。明年少間。端居多暇。因編集新舊五百篇。置于几案。聊用自適。非求知之志也。時庚午歲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澗村舍手寫此本。（內御史字。係據添注。）

登凌歊臺一首（臺在昭應縣北五里。宋嵩所錄。）

宋祖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巖上古碑空綠苔。

途經驪山一首。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捲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山寂寂。龍旗西幸水滔滔。貴妃歿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內遺字。元本係行書添補。）

成陽西門城樓晚眺一首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南近磻溪。西對慈福寺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前朝事。渭水寒聲晝夜流。

送龐處士歸緱氏別業一首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賓館有魚爲客久.鄉書無鴈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笙廟.湘水行逢鼓瑟祠.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注內鄉字元作家字·注改·山字元作氏字·注改·疑字元作疑字·從山·滌峯·）

元日一首
高揭雞竿闢帝閽.祥風微暖瑞雲屯.千官共消姦臣迹.萬國初銜聖主恩.宮殿雪華齊紫閣.關河春色到青門.華夷一軌人方泰.莫學論兵誤至尊.

金陵懷古一首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畫樓空.梧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陸而過宴餞至頻暮宿東谿一首（而過二字·元作至·頻字係注改·）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斜.馬上折殘江北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漸怨如留客.鄉夢初驚似別家.山鳥一聲人未覺.半牀春月在天涯.

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
權門陰進奪移才.驄騎如星墮峽來.鼂氏有恩忠作禍.（內忠字元係中字·）賈生無罪直爲災.貞魂誤向崇山殁.寃氣疑從汨水迴.畢竟功成何處是.五湖雲月一帆開.（賓心係添筆·）
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瑤瑟奠蘋蘩.誰令力制乘軒鶴.自取機沈在檻猨.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夏一夫寃.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爲言.

題汴河亭一首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洪河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何異景陽樓.

登蒜山觀發軍一首
羽檄徵兵急.蛟門選將雄.犬羊疑破竹.貔虎極飛蓬.定繫猖狂虜.何煩矍鑠翁.更探黃石略.重振黑山功.別馬嘶營柳.驚烏散井桐.低星連寶劍.殘月讓雕弓.浪曉戈鋋裹.山晴鼓角中.甲開魚照水.旗颭虎拏風.去想金河遠.行知玉塞空.漢庭應有問.師律在元戎.

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一首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山昏函谷雨.水落洞庭波.莫盡遠遊意.故園荒薜蘿.

贈張司馬灞東郊園一首
楚翁秦塞住.昔事李輕車.白社貧思橘.青門老仰瓜.讀書三逕草.沽酒一籬花.更欲尋芝朮.商山便寄家.（內李輕車三字·元係添注·）

送張處士一首
醼罷衆賓散.長歌攜一卮.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風檻夕雲散.月軒寒露滋.病來雙鬢白.不是別離時.

移攝太平寄前李明府一首

病移巖邑稱閒身.何處風光貰酒頻.溪柳遶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嬌歌自駐壺中日.豔舞長留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綠蘿如帳草如茵.

晚自東郭迴留一二遊侶一首
鄉心迢遞宦情微.吏散尋幽竟落暉.林下草腥巢鷺宿.洞前雲濕雨龍歸.鐘隨野艇迴孤棹.鼓絕山城掩半扉.今夜西齋好風月.一瓢春酒莫相違.

陵陽春日寄汝洛舊遊一首
百年身世似飄蓬.澤國移家疊嶂中.萬頃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西池水冷春巖雪.南陌花香晚樹風.縱倒芳樽心不醉.故人今在洛城東.

將歸姑孰南樓餞送前李明府一首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恨.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月.更倚朱欄待月明.

宜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二十韻一首
一鉢事南宗.僧儀稱病容.曹溪花裏別.蕭寺竹前逢.燭影深寒殿.經聲徹曙鐘.欲齋鶖聽鴿.初定壁吟蛩.詩繼休遺韻.書傳永逸蹤.艱多入樂吟.機絕道情濃.汲澗餅沈藻.眠塔錫挂松.雲鳴新放鶴.池臥舊降龍.露茗山廚焙.霜秔野碓舂.梵文明處譯.禪衲暖時縫.閣塔題應徧.飛軒步不慵.綺梁交薜荔.斑井倒芙蓉.翠戶垂旗網.朱窗列劍鋒.寒颸金鐸響.晴雪玉樓重.妙理三乘達.清才萬象供.山高橫睥睨.灘淺聚艨艟.微靄蒼平楚.殘陽淡遠峯.林疏霜槭槭.波靜月溶溶.劍出因雷煥.琴全遇蔡邕.西方如有社.支許合相從.

泛五雲溪一首
此溪何處路.遙問白蘋翁.佛廟千巖裏.人家一島中.魚傾荷葉露.蟬噪柳林風.急瀨鳴車軸.微波漾釣筒.石苔縈棹綠.山果拂舟紅.更就前村宿.村橋與剡通.

津亭送張崔二侍御散北歸一首
愛樹滿西津.津亭暗泪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人.

韶州送竇司直北歸一首
江曲山如畫.賓程亦駐舟.果隨巖狖落.槎帶水禽流.客散他鄉夜.人歸故國秋.樽前挂帆去.風雨在西樓.

再遊越中傷朱慶餘協律好直上人一首
昔年湖上客.留訪雪山翁.王氏船猶在.蕭家寺已空.月高花有露.煙合水無風.處處多遺韻.何情入剡中.

寄題商山王隱士居一首
近逢商洛客.知爾在南塘.草闊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贈假師主人一首
孤城漏未殘.徒侶拂征鞍.洛北去愁遠.淮南歸夢闌.曉燈迴壁暗.晴雪捲簾寒.強盡主人酒.出門行路難.

和祠部楊員外以僕射楊公拜官致仕.舊府賓僚.及禮部楊侍郎.同年門生先盡合讌中賀.座中飲後書事一首

詔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掛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閱禮庭中七十人。錦帳麗詞推北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序流盃醉暮春。（序字係添注。）

秋日候朝一首

宵衣應待絕更籌。環珮珊珊月下樓。井轉轆轤千樹曉。鑰開閶闔萬山秋。龍旂盡列趨金殿。雉扇纔分拜玉旒。虛戴鐵冠無一事。滄江歸去老漁舟。（內轤字元係添注。）

經李侍殿中舊宅一首

歸作儒翁出致君。北山誰復有移文。漢庭使氣摧張禹。楚國懷愛送范雲。楓葉暗時迷舊宅。茅花高處認荒墳。朱絃一奏沈湘怨。風起寒波日欲曛。（內起寒二字。元作寒起。係乙轉。）

題靈山寺行堅師院一首

西巖一逕不通樵。八十持盂未覺遙。龍在石潭聞夜雨。鴈移沙渚見秋潮。經函霧濕文多暗。香印風吹字半消。應笑南來又東去。越山無路水迢迢。

昔與故朱補闕次都。秋夕遊永泰寺後湖。今復登賞。悄然有感一首。

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鵬鳥賦成人已歿。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日暮長堤更迴首。一聲鄰笛舊山川。

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一首

吳門煙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相思何處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臥疾一首

寒牕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應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惟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鴈向南飛。

山行至雙巖溪。訪元隱居。隱居已榜舟詣開元寺。水閣見送。棹迴已暮。因贈一首。

犬吠雙巖碧樹間。主人朝出半開關。湯師閣上留書別。杜叟橋邊載酒還。櫟塢炭烟晴過嶺。蓼村漁火夜移灣。故鄉蕪沒兵戈後。擬向溪南買一山。

與諒鄭二秀才。同舟東下。洛中親朋送至景雲寺一首。

三十六峯同一川。綠陂無路草芊芊。牛羊晚食鋪平地。鵁鶄晴飛摩遠天。洛客盡迴臨水寺。楚人皆逐下江船。東西未有相逢日。更把繁花共醉眠。

冬日登越王臺懷歸一首

月沈高岫宿雲開。萬里歸心獨上來。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瀧分桂嶺魚難過。瘴近衡峯鴈卻迴。鄉信漸稀人漸老。只應頻醉北枝梅。

將赴京師津亭別蕭處士二首（士字元係添注。）

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識瀟湘雨。風知鄂杜秋。潮平仍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歌入白頭。

津亭多別離。楊柳半無枝。住接猿啼處。行逢鴈過時。江風颭帆急。山月下樓遲。還就西齋宿。煙波勞夢思。

經馬鎮西宅一首

將軍久已歿。行客自興哀。功業山長在。繁華水不迴。亂片侵廢井。荒菊上崩臺。惟見軍中卒。朝朝戲馬來。

早發壽安。濟永濟渡一首。

東西車馬塵。鞏洛與咸秦。山月夜行客。水烟朝渡人。樹涼風浩浩。灘淺石磷磷。會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

寓居崇聖寺送客南歸一首。

野寺薜蘿晚。官渠楊柳春。歸心已無限。更送洞庭人。

聞歌一首

新秋絃管清。時轉遏雲聲。曲盡不知處。月高風滿城。

塞下一首

夜戰桑乾雪。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

晨裝一首

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晨雞鳴遠戍。宿鴈起寒塘。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誰家歌舞散。沈醉臥蘭堂。

早別脩然上人一首

吳僧誦經罷。敗衲倚蒲團。鐘韻花猶斂。樓陰月向殘。晴山開殿響。秋水卷簾寒。獨恨孤舟去。千灘復萬灘。

早秋一首

遙夜泛清瑟。西風生翠蘿。殘螢委玉露。早鴈拂銀河。萬樹曉猶密。遠山晴更多。淮南一葉下。自覺老烟波。

凌歊臺送韋秀才一首

雲起高臺日未沈。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別墅一首

曾事劉琨鴈塞空。十年書劍任飄蓬。東堂舊屈移山志。南國新留煮海功。還掛一帆青草上。更開三逕碧蓮中。關西親友如相問。已許滄浪伴釣翁。

贈蕭兵曹先輩一首

廣陵堤上昔離居。帆轉湘南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鵩鳥。越江歸處有鱸魚。潮生水國蒹葭響。雨過山村橘柚疏。聞道攜琴還載酒。臨邛休羨馬相如。

南海府罷歸京口郊居途經大庾嶺留贈張明府一首

樓船旌旆極天涯。一劍從軍兩鬢華。迴日眼明河畔柳。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行過縣。張賦初成夢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吳王臺殿舊烟霞。

村舍二首

自翦青莎織雨衣。村南烟火是柴扉。萊妻早報蒸藜熟。童子遙迎種豆歸。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花時未免人來往。欲買嚴光舊釣磯。

尚平多累自休難。一日深居一日安。山路有雲收獵網。水亭無月掛漁竿。花間酒氣春風遠。竹裏棋聲夜

雨寒。三頃湖田秋更熟。北廳誰拂舊塵冠。

將渡固城湖阻風夜泊水陽戍一首

行盡清溪日已暮。雲容山影水嵯峨。檣前歸客怨秋夢。樓上美人凝夜歌。獨樹高高風勢急。平湖渺渺月明多。終期一艇載樵去。來往使帆凌白波。（內往字·係行書·于欄外添注·）

故洛城一首

黍稷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濠。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題四皓廟一首

桂花松暖廟門開。獨瀉椒漿奠一盃。秦法欲興鴻已去。漢儲將廢鳳還來。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山下驛塵南竄路。不知冠蓋幾人迴。（內秦字·元作漢字不成·注改·）

出關一首

朝纓初解佐江濆。麋鹿心知自有羣。漢囿獵稀慵獻賦。楚山耕早任移文。臥歸漁浦月連海。行沒塵埃花隔雲。關吏不須迎馬笑。去時無意學終軍。

送從兄別駕歸蜀一首（從兄彥昭·與桂陽令韋伯遣·貞元中俱爲千牛·伯遣官至楚王長史·亦以藝文自任·長慶初·非罪受謫·前年會赦·復故秩·詔未及而身已歿·從兄自蜀而南赴·旋櫬歸葬瀨上·既而西還·內抒十韻贈別·）

聞與湘南令。童年侍玉墀。家留秦塞曲。官謫瘴溪湄。道直姧臣屏。冤深聖主知。逝川東去疾。霈澤北來遲。青漢龍髯絕。蒼山馬鬣移。風淒聞笛處。月慘罷琴時。客路黃公廟。鄉關白帝祠。已稱鸚鵡賦。寧誦鶺鴒詩。遠道書難達。長亭酒重持。當憑蜀江水。萬里寄相思。（內悲字·鴒字·係添注·復字·誦字·係筆誤修改·）

自洛東蘭若夜歸一首

一衲老禪牀。吾生半異鄉。管絃愁裏醉。書劍夢中忙。鳥急山初暝。蟬稀樹正涼。又歸何處去。塵路月蒼蒼。

行次潼關驛一首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內殘雲疏雨聯·元作遠帆春水闊·高寺夕陽條·內陽字·尋字不成·上有補緝·已不存·其筆畫猶隱然在紙上云·）

別韋處士一首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奉陪少師相國李公賓客相國李公宴居守僕射狄公池亭一首

池色似三湘。仙舟日正長。燕飛驚蛺蝶。魚躍動鴛鴦。雲聚歌初轉。風迴舞欲翔。暖醅松葉嫩。寒粥杏花香。羅綺留春意。笙竽送晚光。何須明月夜。紅燭在華堂。

暝投靈智寺渡溪不得緣江路一首

雙巖瀉一川。迴馬斷橋前。古廟陰風地。寒鐘暮雨天。沙虛留虎跡。水滑帶龍涎。卻下臨江路。潮深無渡船。

遊靈山新興寺宿石屏村謝叟家一首

晚過石屏村。村長日易曛。僧歸下嶺見。人語隔江聞。谷響寒耕雪。山明夜燒雲。家家叩銅鼓。欲賽魯將軍。（村有魯肅廟·）

始至潼關一首

飛閣架層巒。終童此路迴。山形朝岳去。河勢抱關來。鴈過秋風急。雞鳴宿霧開。平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內層字·元係修改·）

湯處士返初後卜居曲江一首

鴈門歸去遠。垂老脫袈裟。蕭寺休爲客。曹溪便寄家。綠琪千歲葉。黃槿四時花。別怨應無限。門前桂水斜。

發靈溪館一首

山多水不窮。一葉似漁翁。鳥浴寒潭雨。猿吟暮嶺風。雜英垂錦繡。衆籟合絲桐。應有桃溪路。千巖萬壑中。

放猿一首

殷勤解金鏁。昨夜雨淒淒。山淺懷巫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便覓南歸路。烟叢莫自迷。

下第別楊至之一首

花落水潺潺。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髮。春泪減朱顏。孤劍北遊塞。遠書東出關。逢君話心曲。一醉灞陵間。

與蘇公讌南亭一首

秋來水亭上。幾處似巖扃。戲鳥翻紅藥。遊龜帶綠萍。管絃心戚戚。羅綺鬢星星。此樂非吾事。西齋尚有螢。

孟夏有懷一首

綠樹陰青苔。柴門臨水開。簟涼初熟麥。枕潤乍經梅。魚躍海風起。鼉鳴江雨來。佳期今已晚。日夕上高臺。

題聖女祠一首

停車一巵酒。涼葉下陰風。龍氣石牀濕。鳥聲山廟空。長眉留桂綠。丹臉寄蓮紅。莫學陽臺伴。朝雲暮雨中。

蒙賓客相國李公見示和宣武盧尚書以吏部高尚書自江南赴闕貺大梨重以將雛白鵰因贈五言六韻之什。輒敢獻和一首。（內自江南赴闕五字·元係添注·）

巨實珍異果。馴雛重越禽。摘來漁浦上。攜在兔園陰。霜合凝丹頰。風枝斂素襟。刀分瓊液散。籠掩雪華深。虎帳齋中詠。龍樓洛下吟。含消兼受彩。應貴家鄉心。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道中留題峽山寺四首

夜醉晨方醒。孤吟乍失羣。海鰌潮上見。江鶴霧中聞。未臘桃先發。經冬草自薰。樹隨山崦合。泉到石棱分。虎帳空林雨。猿聲絕嶺雲。蕭蕭異鄉鬢。明日共絲棼。

薄暮緣西峽。停橈一訪僧。鷺巢橫臥柳。猿飲倒垂藤。水曲巖千疊。雲重樹百層。山風寒殿磬。溪雨夜船燈。灘漲危槎沒。泉衝怪石崩。中臺一襟淚。歲杪別良朋。

密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松蓋環清韻。榕根架綠陰。（南方有大葉榕樹·橫枝危者·輒生根垂入地·如柱·大者合抱·）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掏金。（端州新石·溪蠻掏金爲業·）南浦驚春至。西樓送月沈。江流不過嶺。何處寄歸心。（內密字·元係榕字修改·）

月在行人起。千峯復萬峯。海虛爭翡翠。溪邏鬬芙蓉。（南方呼市爲虛·呼戍爲邏·新州有翡翠虛·芙蓉邏·）古木花生斛。陰池滿種松。（木斛狀花生于他樹楔枘·池沼多種松·謂之水松·松即抱木也·）火探深洞燕。香送遠潭龍。（南方人持火·于乳洞中捕燕食之·廣州悅城縣·有媼龍·如蛇·常迎送舟艤·或千里之外·人多以金帛香火送之·）

藍鳴寒先燒。禾堂晚併舂。（福蜑多在舟中。冬時。其地人以木槽舂米。謂之禾堂也。）暝投何處宿。西峽隔雲鐘。（內花字。元作古。改作乙。又社作花。）
題湖州韋長史山居一首（卽峽藏舊宅。）
一官惟買畫公堂。但得身閒日自長。翠岫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忌更尋方。溪浮箬葉添醅綠。泉透松根助
茗香。明日鱸魚何處釣。門前春水下滄浪。
過鮑溶宅有感一首
寥落故人宅。重來身已亡。古苔殘墨沼。深竹舊書堂。秋色館池靜。雨聲雲木涼。無因展交道。日暮倍心傷。
寄兄弟一首
江城紅葉盡。旅思倍淒涼。孤夢家山遠。獨眠秋夜長。道存空倚命。身賤未歸鄉。南望仍垂淚。天邊鴈一行。
秋日一首
有計自安業。秋風罷遠吟。買山惟種竹。對客更彈琴。烟起藥厨晚。杵聲松院深。閒眠得真性。惆悵舊時心。
卜居招書侶一首
憶昨未知道。臨川每羨魚。世途行處見。人事病來疏。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憐君亦同志。晚歲傍山居。
西山草堂一首
何處少人事。西峯舊草堂。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後嶺有微雨。北牕生夜涼。徒勞問歸路。峯疊逐家鄉。
貽隱者一首
迴報隱名士。莫愛山與閑。求人顏色盡。知道性情寬。信譜彈琴誤。緣崖斷藥難。東皐亦自給。殊愧遠相安。
竹林寺與李德立別一首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蟬鳴蕭寺喜同遊。前山日落杉松晚。深夜風清枕
席秋。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送武全通處士歸章洪山一首
形影無辜消息沈。登聞三擊血霑襟。梟綱一日開冤氣。青史千年重壯心。卻鼠烏巢春樹老。獨歸蝸舍暮
雲深。他時縱有徵書去。雪滿空山不可尋。
題義女亭一首
身歿蘭閨道自明。郭南尋得舊池亭。詩人愁立暮山碧。賈客怨離春草青。四座月沈疑掩鏡。兩行花動悟
收屏。至今鄉里風猶在。借問誰家義女銘。
寄殷堯藩先輩一首
十載聞名翰墨林。爲從知己信浮沈。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歸蕭寺遠。翫花頻醉庾
樓深。詩思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盡日吟。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一首
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州一曲淚雙雙。欲攜刀筆從新幕。更宿烟霞別舊窗。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
清江。嫖姚若使傳書檄。坐築三城看受降。
夜泊松江渡寄友人一首

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南湖風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內渺字元作憫。塗去木字。添卄。）
送人歸吳興一首
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箬葉沈溪暖。蘋花透郭香。應逢柳太守。爲說過瀟湘。
月夜期友人不至一首
坐待故人宿。月華清欲秋。管絃誰處醉。池閣此時愁。風過渚荷動。露含山桂幽。孤吟不可曙。昨夜更登樓。
寄袁校書一首
搖搖換時節。舊山琪樹陰。猶乖青漢志。空負白雲心。廢陌塵埃遠。重門管吹深。勞歌極西望。未省有知音。
（內搖西二字。元係四留字。粉塗重改。）
征西舊卒一首
少年乘勇氣。百戰過烏孫。力盡邊城難。功添上將恩。曉風聽戍角。殘日倚營門。自說輕生處。金瘡有舊痕。
王秀才自越見尋不遇題詩而迴因以酬寄一首
南齋知數宿。半爲木蘭開。晴閣留詩徧。春帆載酒迴。烟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自有孤舟興。無妨更一來。
送客歸蘭谿一首
花下送歸客。路長應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猨愁。衆水喧嚴瀨。羣峯抱沈樓。因君幾南望。曾向此中遊。
贈王處士一首
歸臥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閒久病。彭澤醉長貧。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憐清渭北。又老釣魚人。
送張厚浙東謁丁常侍一首
涼露清蟬柳陌空。故人遙指浙江東。青山有雪松當澗。碧落無雲鶴出籠。齊唱離歌愁曉月。獨看征棹怨
秋風。定知洛下聲名士。共說膺門得孔融。
宿松江驛卻寄蘇州一二同志一首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路蒼蒼。江湖潮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
螢光。名園詩侶應多思。暮醉笙歌掩畫堂。
寄雲際寺子敬上人一首
萬山秋雨水縈迴。紅葉多從紫閣來。雲冷竹齋禪衲薄。已應飛錫過天台。
遊楞伽寺一首
晚烟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傷心人不見。石楠花滿舊歌臺。
送薛洪秀才南遊訪山習業一首
姑蘇城外柳初凋。同上江樓更寂寥。繞壁舊詩塵漠漠。對窗寒竹雨蕭蕭。憐君別路隨秋鴈。盡我離傷任
晚潮。從此草玄應有處。白雲青嶂一相招。
夜歸孤山寺卻寄上盧郎一首
青雲有志路猶賒。心在琴書似憶家。醉別庾樓山色晚。夜歸蕭寺月光斜。落帆露濕迴塘柳。開院風驚滿
地花。他日此身須報德。莫言空愛舊烟霞。

贈桐廬孫明府先輩一首

帝城春榜識雲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閣下書功無後輩。卷中文字掩前賢。官成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亦趨門屏冀相憐。

贈裴處士一首

爲儒白髮生。鄉里早聞名。賣酒晝初下。讀書山未明。字形翻鳥跡。詩調合猨聲。門外滄浪水。知君欲濯纓。

石池一首

通竹引泉脈。泓澄深室盆。驚魚翻藻葉。浴鳥上松根。殘日留山影。高風耗水痕。誰家洗秋藥。來往自開門。

送蘇協律從事振武一首

琴樽詩思勞。更欲學龍韜。王粲暫投筆。呂虔初佩刀。夜吟關月苦。秋望塞雲高。去去從軍樂。雕飛代馬豪。

懷政禪師院一首

山齋路幾層。敗衲學眞乘。寒暑移雙樹。光陰盡一燈。風飄高竹雪。泉漲小池冰。莫訝頻來此。修身欲到僧。

送蕩浦孫明府赴任一首

路長春欲盡。歌怨酒初酣。白社蓮塘北。靑袍桂水南。驛行盤馬道。船宿避龍潭。眞得詩人趣。烟霞處處諳。

秋夕有懷一首

念遠坐西閣。華池涵月涼。書迴秋欲盡。酒醒夜初長。露白蓮衣淺。風淸蕙帶香。前年此佳境。蘭棹醉橫塘。

秋霽寄遠一首

初霽獨登賞。西樓多遠風。橫烟秋水上。疏雨夕陽中。高樹下山鳥。平蕪飛草蟲。惟應待明月。千里共君同。

經故行宮一首

臺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勘鎖靑春晚。深殿垂簾白日長。草色芊眠侵御路。泉聲嗚咽遶宮牆。先皇一去無迴駕。紅粉雲鬟空斷腸。

宣州開元寺贈惟直上人一首

曾與徑山爲小師。十年僧行衆人知。夜深月色當禪處。齋後鐘聲到講時。經雨綠苔侵古畫。過秋紅葉落新詩。勸君莫厭江城客。雖在風塵別有期。

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一首

十畝山田近石涵。石涵風俗倚竹諳。籬前白艾蕪春燕。籬上靑桑待晚蠶。雲暖採茶來嶺北。月明沽酒過溪南。陵陽秋盡多歸思。紅樹蕭蕭覆碧潭。

送令閑上人一首

近日高僧更有誰。宛陵山下遇閑師。東林共許三乘學。南國爭傳五字詩。初到庾樓紅葉墜。夜眠蕭寺碧雲隨。秋江莫惜題佳句。正是磷磷見底時。

送上元王明府之任一首

莫言名重懶驅雞。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隄。荒城樹接沈書浦。舊宅花連罨畫溪。宦滿定應歸未得。九重霄漢有丹梯。

東遊留別李業秀才一首

煩君沽酒強登樓。能唱離歌說遠遊。文字豈勞諸子重。風塵何幸故人憂。一程山路長侵夜。十里家書斷隔秋。起凭欄干各垂淚。又驅羸馬向東州。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者因題絕句一首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

送鄭寂上人南遊一首

儒家有釋子。年小學支公。心出是非外。跡辭榮辱中。錫寒秦嶺月。盃急楚江風。惟恐故園思。山秋梨葉紅。

晉上宴別一首

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曉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留題李侍御宅一首

曾話平生志。書齋幾見留。道孤心易感。恩重力難酬。獨立千峯晚。頻來一葉秋。雞鳴應有處。不學淚空流。

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一首

夜程何處宿。山疊樹層層。孤館閑秋雨。空堂停曙燈。歌驚漁浦客。詩學鴈門僧。此志無人識。明朝見李膺。

重哭楊攀處士二首（自號爲綠蓑翁）

綠雲多學古。黃髮竟無成。酒縱山中性。詩留海上名。讀書新樹老。垂釣舊磯平。今日悲前事。西風聞哭聲。

從官任在濟。歲處脫長裾。歿後兒猶小。菲來人漸疏。鄰翁占池館。長吏覓圖書。身賤難相報。平生恨有餘。

茅山題徐校書隱居一首

深居四十年。語舊淚潸潸。官滿春辭省。兵來夜出關。思隨江鶴遠。心寄海鷗閑。莫訝頻相訪。前峯似故山。

題倪處士舊居一首

儒翁九十餘。舊向北村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卷書。檻摧新竹少。池淺故蓮疏。但有子孫在。帶經還荷鋤。

南鄰樊明府久不還家因題林亭一首

湘南官罷不歸來。高閣經年掩綠苔。魚溢池塘秋雨過。鳥還洲島暮潮迴。階前石隱棊終局。牕外山寒酒滿盃。借問先生獨何處。遶籬疏菊又花開。

下第貽友人一首

身在關西家洞庭。夜寒歌苦燭熒熒。人心高下月中桂。客思往來波上萍。馬氏識君眉最白。阮公留我眼長靑。花前失意共寥落。莫遣東風吹酒醒。

送楊發東歸一首

江花半落燕雛飛。同客長安今獨歸。一紙鄉書報兄弟。還家羞著別時衣。

貴遊一首

朝迴珮馬草萋萋。年少恩深衞霍齊。斧鉞舊威龍塞北。池臺新賜鳳城西。門通碧樹開金鏁。樹對靑山倚玉梯。南陌行人盡迴首。笙歌一曲暮雲低。

宿咸宜觀一首

羽袖飄飄杳夜風。翠幢歸殿玉壇空。步虛聲盡天未曉。露壓桃花月滿宮。
紫藤一首
綠蔓穠陰紫袖低。客來留坐小堂西。醉中掩瑟無人會。家近江南罨畫溪。
越中一首
石城花暖鷓鴣飛。征客春帆秋不歸。猶自保郎心似石。綾梭夜夜織寒衣。
春日題韋曲野老所居二首
背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鶯啼中婦懶。蠶出小姑忙。烟草近溝濕。風花臨路香。自憐非楚客。春望亦心傷。
邊舍偏桑麻。村南第一家。林繁樹勢直。溪轉水紋斜。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故園歸未得。到此是生涯。
聞范秀才自蜀遊江湘一首
蜀道下湘沅。客帆應不迷。江分三峽響。山並九疑齊。秋泊雁初宿。夜吟猿正啼。歸時慎行李。莫到古城西。
綠蘿一首
綠蘿縈數里。本在草堂間。秋色寄高樹。晝陰籠近山。移花疏處過。斷藥困時攀。日暮微風起。難尋舊逕還。
晚泊七里瀨一首
天晚日沈沈。歸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碪。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子陵釣臺貽行侶一首

故人天下定。垂釣碧巖幽。舊跡隨臺古。高名寄水流。鳥喧羣木晚。蟬急衆山秋。更待新安月。憑君暫駐舟。
江上喜洛中友人繼至一首
戰馬兩河道。風塵嵩少處。全家南渡遠。舊友北來頻。罷酒松桂晚。賦詩蘭杜春。何言今夜月。同是洛陽人。
宿東橫山瀨一首
孤舟路漸賖。時見碧桃花。溪雨灘聲急。巖風樹勢斜。獼猴懸弱蔓。鸂鶒睡橫槎。漫向山林宿。無人識阮家。
貽遷客一首
無機還得罪。直道不傷情。微雨昏山色。疏籠閉鶴聲。閑居多野客。高枕見江城。門外長溪水。憐君又濯纓。
題韋山人山居一首
斷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再寄殷堯藩一首
直道知難用。經年釣水濱。宅從栽竹貴。家爲買書貧。就學多名客。登朝盡故人。蓬萊自有路。莫羨武陵春。
陵陽送客一首
南樓送郢客。西郭望荊門。鳧鵠下寒渚。牛羊歸遠村。蘭舟倚行棹。桂酒掩餘樽。重此一留宿。前汀烟水昏。
途經李翰林墓一首
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禰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思。青山鵩鳥悲。至今孤冢在。荊棘楚江湄。
錢唐青山李隱居西齋一首
小隱西亭爲客開。翠蘿深處徧青苔。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

潮來。雲山遶屋猶嫌淺。欲棹漁舟近釣臺。
與鄭秀才叔姪會送楊秀才昆仲東歸一首
青劍功遲白髮新。異鄉仍送故鄉人。阮公留客竹林晚。田氏到家荊樹春。雲盡塞鴻南翥少。風來胡馬北嘶頻。洞庭烟月如終老。誰是長楊諫獵臣。
贈桐江隱者一首
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湘江水。解釣鱸魚能幾人。
送朱處士一首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時。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棋。
陳宮怨一首
風暖江城白日遲。昔人遺事後人悲。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
題坑儒廟一首
寒栢陰風萬古悲。儒冠相枕死秦時。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
謝亭送客一首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樹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南遊泊松江驛一首

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懷古一首
故人今何在。扁舟竟不歸。雨餘山漠漠。江闊樹依依。暮色千帆落。秋聲一鴈飛。此時被送別。憑檻欲霑衣。
孤鴈一首
昔年雙頡頏。池上靄春暉。霄漢力猶怯。稻粱心已違。蘆洲寒獨宿。榆塞夜孤飛。不及巢簷燕。西風相逐歸。
題李元之幽居一首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棋留客宿。春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記姓名。
長興里夏日寄南鄰避暑一首
侯家大道傍。蟬噪樹蒼蒼。開鏁洞門遠。卷簾高館涼。欄圍紅藥盛。架引綠蘿長。永日一欹枕。故山雲水鄉。
天街曉望一首
曉星低未央。蓮闕迥蒼蒼。疊鼓送殘月。疏鍾迎早霜。關河浮瑞氣。宮館耀神光。再拜爲君壽。南山高且長。
早春懷江南一首
雲月有歸處。故山清洛南。如何一花發。春夢徧江潭。
送友人自荊襄歸江東一首（時友人新喪偶。）
商洛轉江濆。一盃聊慰君。劍愁龍失伴。琴怨鶴離羣。楚驛枕秋水。湘帆凌暮雲。猿聲腸斷夜。應向雨中聞。
洞靈觀冬青一首
霜霰不凋色。兩株交石壇。未秋紅實淺。經夏綠陰寒。露重蟬鳴急。風多鳥宿難。何如西禁柳。晴舞玉欄干。

送客南歸有懷一首

綠水暖青蘋。湘潭萬里春。瓦檣迎海客。銅鼓賽江神。避雨沿楓岸。看雲渡柳津。長安一盃酒。座上有歸人。

送太昱禪師一首

禪牀深竹裏。心與徑山期。結社多高客。登壇盡小師。早秋歸寺遠。新雨上灘遲。別後江雲碧。南齋一首詩。

長安旅懷一首

久客怨良夜。西風吹雁聲。雲移河色淺。月泛露華清。掩瑟獨凝思。緘歌空寄情。門前有歸路。迢遞洛陽城。

春望一首

南樓春一望。雲水共昏昏。野店歸山路。危橋帶郭村。晴烟和草色。夜雨漲溪痕。下岸誰家住。殘陽半掩門。

酬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之什一首。

江館維舟爲庾公。暖波微綠雨濛濛。紅欄迤邐春巖下。朱旆聯翩曉樹中。柳滴圓紋生細浪。梅含香艷吹輕風。郢歌莫問青山吏。魚在深池鳥在籠。

題衛將軍廟一首（并序）。

將軍名逖。陽羨人。少習詩書。仍學劍。有武略。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揭義旗。逖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逖持挾槍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多之。天下既定。第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且病。乞歸侍殘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之。廟于荊溪之陽。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祠祭焉。或云。顏禰其士。邑文士王敖撰碑詞。實詳備。惜乎國史闕載其功。因題詩于廟壁。

武牢關下護龍旂。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弔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一首

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蕭蕭。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先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湓水闊。棹經秋月飯山遙。殷勤爲謝南鄰侶。白首螢牕未見招。（內螢字。元作秋字。注改。）

泛溪迴寄道元上人一首

南郭烟光異世間。碧桃紅杏水潺潺。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閒。猶阻晚風停桂楫。欲乘春月訪松關。魂同策杖終難去。洞口雲歸不見山。

留別裴秀才一首

三獻無功玉有瑕。更攜書劍客天涯。孤帆夜別瀟湘雨。廣陌春期鄠杜花。燈照水螢千點滅。棹驚灘雁一行斜。關河迢遞秋風急。望見鄉山不到家。

傷庾將軍一首

白首從軍未有名。近將孤劍到江城。巴童戍久然蕃語。胡馬調多解漢行。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可知身死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

李定言自殿院衘命歸闕。拜員外郎。俄遷右史。因寄一首。

白筆南征變二毛。越山愁瘴海驚濤。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閒閣欲開宮漏盡。冕旒初坐御

香高。吳中蓄侶君先貴。曾憶王祥與佩刀。

右唐郢州刺史許渾所書烏絲欄詩一百七十一篇眞蹟。分上下凡二卷。織組間錯。辭格華古。筆妙燗然。見爲三絕。渾本丹陽人。居丁卯澗。予再仕是邦。每過其舊居。遐攬雲山。慨想清致。未嘗不過車而式也。安陽劉涇巨濟。故與寶晉同時。博雅尙古。詩藏其家。蓋與太沖序。俱在祕笈。第一物之數。嘗翦一幅。易與杜介。又一幅在駙馬都尉王詵第。皆史具焉。字法柳而不俗。信乎其確論也。予家舊傳幅絹帖。知其爲晚唐詩。嘉定癸未歲。客有自中都攜來者。始見首卷。制作脗合。序著五百餘篇。合兩者纔得六十五首。冥搜踰年。復得後一卷。略計所存未及半。豈猶有待耶。然書史謂涇所藏止百篇。又豈未盡視耶。度王杜之所分蓄。固已具是矣。劍津再合。巳煥龍文。珠浦復還。益彰蠙貢。兩卷皆印紹興御璽。又有一半印。蓋唐詩之存。而帝璽之信莫此若者。

贊曰。玉笺詩府旌陽仙。嶚鸞騎鳳珊瑚鞭。羽裳雲錦朝帝垣。天風吹佩披琅玕。瑤階十二琪樹連。珠暉蹷蜺環非烟。手挼碧桑丹葩鮮。崑閬七七爭芳妍。翩焉來下探九淵。撥領驚起龍正眠。茫茫塵劫今幾年。北斗柄爛東海田。袖中琲琲糧且圓。琤淙落筆如流泉。烏欄錦標餘百篇。獄寶上燭牛斗躔。御題小璽今宛然。巳散復合庸非天。鯨魚東去雲浪翻。晴晝缺落開虎闕。紫金浮玉月滿川。大招爲賦乘槎篇。

唐崔遠送廣利大師詩。（楷書詩并序。尾紀共八行。籤御書題。）

崔遠送廣利詩帖

送廣利大師歸江東。

楚山楓老楚江清。笠掛高帆浪注瀾。眞性本無前後際。葉舟誰問去來程。忘機每與鷗爲伴。息念應憐月共明。想見家山諸弟子。盛誇新賜大師名。

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遠。乾寧四年季夏二十九日書。

右唐乾寧宰相崔遠、字昌之、送廣利詩眞蹟一卷。嘉定甲申九月。贈之邵郎。廣利師。吾不知其爲何如人。方其江東之歸。想見冥鴻將翔。下避世網。既遊時賢之門。亦欲因決去之機。以警在位者。而盛誇新賜之名。崔獨戀棧。不念淪胥。反將以腐鼠嚇之。卑哉見也。致之年表。是歲六月乙巳。始拜中書侍郎。而寫詩之月。適同斯時。汲汲持鳳池之名。以衒鬻于緇徒之前。益可羞矣。卷首尾有小璽四。御府印一。宸奎顆標目。蓋書法之勁。嘗動天鑒云。

贊曰。唐至乾寧果何時。作書及詩且恬以嬉。淪胥之不知。而眷眷于一緇。吁其可悲。

寶眞齋法書贊卷七

唐摹晉人帖

衛恆往來帖（向氏圖籍。前題一行。帖行書三行。）

高閑手摹往來帖。晉長水校尉衛恆書。

往來者。傳卿氣力頓佳。甚以慰。思無期。但有信示問。

右唐人摹晉長水校尉衛恆、字巨山、往來帖眞蹟一卷。恆瓘之子。素稱能書。有政宣半印四。紹興珍賞印二。意古而態眞。彷彿復見前代氣象。非唐世筆力。未易到此。嘉定甲戌歲四月。從向薌林之孫公起購得之。標曰高閑所摹。予按寶晉書史。嘗以戴嵩牛。經太宗御筆三字者。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恆等模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謂之高閑。殆無攷證。予故不敢以爲信。槩之以唐。庶幾得實。

贊曰。書既造妙。摹者惟欲取其肖。摹既逼眞。題者不必託諸人。以實傳信。萬古一晉。無目睫之徇。視御府之印。

王廙問安王秋二帖（前一帖楷書五行。內詔字空闕。聖體字平起。後一帖章草三行。）

臣廙言。昨表不實。奉賜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慰下情。不審宿昔復何如。承鄭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慇存。益勞聖心。謹附承動靜。臣廙言。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凉不審。

右唐人摹侍中驃騎將軍王廙字世將。問安、王秋二帖眞蹟一卷。廙以善書名。見錄于淳化之祕閣帖。并有先朝印識。予家藏最久。先君手記云。淳熙丙戌歲十月。在廣右得于欽守趙善言家。亦賜書也。

贊曰。摹法之精。必驗以眞。我見褁刻。已同似人。啓以楷書。告以章草。情敬之分。于此焉攷。

王導慎感帖（前題一行。帖五行。草書。）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下。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晉仲父侍中丞相始興文獻公。琅邪王導茂宏。

右唐人摹晉丞相始興文獻公王導、字茂宏、慎感帖眞蹟一卷。上有米黻。筆法盛于晉。尤盛于王門。導其祖也。是書本在淳化祕閣帖中。結字得章草之遺風。妙有餘而妍不足。今帖乃唐世摹于硬黃紙上。毫髮畢備。無遺憾焉。先君好收唐摹帖。以爲雖未得眞。猶勝褁刻。此褁中之最古者。云附之宗姓近臣家。蓋賜云。所得之歲月不可攷。

贊曰。王門之書。祖始興。他帖間本皆洞精。獨餘此幅難強名。妙處頓使俗眼驚。唐人硬黃昔流聲。紙古墨暗如晨星。兒曹緘口勿浪評。更看羲獻森階庭。

郗恢授衣帖（御書題籤。楷書一行。帖行書九行。）

晉郗恢授衣帖（御書。）

晉鎮軍將軍東安忠侯。高平郗恢道胤。

九月十五日。恢白。授衣感深。得去四月書爲慰。已冷。比何如。吾至頓弊。力遣不具。郗恢敬問。承不上下告念馳悚。賢兄可行。上下萬福。慰不寧。兄無近告。馳情。第二兒今東。分張。悒悒。

右唐人摹晉鎮軍將軍、東安忠侯郗恢、授衣帖眞蹟一卷。郗氏自鑒而曇。曰儉、處約。曰恢、道胤。皆其子也。世以書法著。按竇泉述書賦。有曰處約道胤家之後俊。取草勢而兄優。謹眞書而弟潤。恢之說爽有自來矣。書有御題小璽。并流傳二印識。存焉。摹跡與王方慶賜帖相類。蓋先君故藏。

贊曰。郗姓三傳而至恢。晉代七葉而爲唐。書以世而能。摹以久而彰。予將因高平之奕葉。而攄千古之遺芳。於盛道徽。尚其不亡。茲其足以侈摹帖之藏。

唐人摹二王帖（貞觀烟興。傳自閣中。融與其他。承詔作程。一門接武。洛神之賦。放于後人。邯鄲失步。）

○馮承素蘭亭敘帖（二十八行。尾記小楷兩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蹔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閒。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

有感于斯文。

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模。

右唐馮承素摹王羲之蘭亭敍。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六行。）

右唐貞觀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奉詔摹修禊帖。眞蹟一卷。太宗天造翰藝。儲神緗素。蕭韜前翳。辨楮西來。細觀羣臣仁智之情。畢奏從官步趨之技。承素其一也。按何延之記。謂當時供奉搨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實偕肄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其後著米友仁鑒定。攷之寶晉書史。藏蘇耆家有蘭亭三本。內次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轉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折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模本未嘗有也。若趙以爲褚遂良。芾辨其非。定爲承素。且製贊以表之。今閱此本。蹔字賊毫所出。無絲髮異。殆是繭紙舊帖。有此一筆。故凡親見眞蹟于昭陵未閟之先者。其臨摹之手。不約而同。不惟是帖足以信千古之傳。而芾之精鑒至是。殆尤不可及也。嘉定壬午歲二月。訪人從故衙邸購之。凡三易所託而後至。想山陰之手澤。未見英姿。聽空谷之足音。詎無喜色。式昭傳緒。以觀前徽。

贊曰。猗歟龍蟠九嵕。抱驪珠。閟含風。見似人。喜若從。作者謙。臣姓馮。

吳通微臨蘭亭敍帖（二十九行。尾記四行。係界行紙。內舊注崇山二字。雖移入正行。舊塗改。悲大處亦不復易。首行止于初字。蓋以意臨寫。故獨與衆本不同云。）

永和九年。（上文同。）

大中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吳通微臨書。時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記。

右唐吳通微臨王右軍蘭亭敍。眞蹟一卷。具著官位歲月。有小璽。幷古印文二。與行業譜。同得于中都。按唐史有吳通元。嘗與陸贄、竇參、同時。亦毀北門。蓋昆仲也。筆灋淳古。題名端勁。有鴈塔之碑可攷其非贋。

贊曰。禊帖之亡。坏土其朽。至于貞元。夫豈一手。彷彿之傳。爛如晨星。尙勝宋武。以石得名。

右軍初月帖（草書。六行。）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新故之際。致歎良深。君亦同懷。近信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災雨。以復何似。氣力能勝不。謀爲爾耳。力不次。王羲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初月帖。眞蹟一卷。筆勢婉而。具有法則。獨紙素不與他帖類。似唐末者。有小璽在卷端。先君以淳熙庚子歲中秋。併遺信帖。得之趙千里。

贊曰。唐摹之傳取奇古。彤縞硬黃疑此楮。我從眼力別瑤珷。安得唐奴字如許。

右軍遺信帖（草書。三行。）

頃日親親。徑過諸婚。經岬愷祭。力不復堪之故。不復遺信耳。（）懷允。

右唐人摹王右軍遺信帖。眞蹟一卷。得之與初月帖同時。有前朝印。字體古而逸。非苟作者。

贊曰。筆健而奇。而紙素猶近時。彼摹者。吾不能知其爲誰。忘筌與蹄。庶幾得之。

右軍留女帖（草書兩段。六行。）

吾去日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昨即得丹陽水丘書。與足下書同官。不送往還。

李常公擇。當手觀此帖。元章知之。當爲出數本矣。（楷書四行。元字平起。）元

丁卯仲秋六日。觀于從道甥家。（草書。兩行。）

中散大夫、會稽縣開國子、鍾離景伯公序觀。（草書。兩行。）

人言觀元章書。必數步立不得近。他日殆不然。故敢書于此。子發。（行書。三行。）

右唐摹王右軍留女帖。眞蹟一卷。予在建康初。訪帖于故家。榆之孫有某者。不肖。游娼肆蕩無一存。幾不能自存。初以此求售于所託。上有紹興一璽。前後有古半印八。中縫有古墨印一。皆不可辨。紙甚類唐硬黃而尤奇。末著本朝李公擇、鍾離、韓四跋。蓋賜書明甚。予以二十萬錢得之。某大喜。于是帖陸續來矣。帖字四十八。古雅不可名狀。帖之標曰。右軍眞蹟。予審定爲唐摹。蓋以三事。與故藏晉帖。紙既不類。而與唐行業譜。昭陵冊文。皆一種硬黃。一也。寶晉洗手帖曰。每得一書。背記人家印。以米姓秘玩書印。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某濯手親取。展以示客。客拱而憑空案。從容細閱。某趨步于其前。客云展某展。客云卷。某卷惟命。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捨伏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振拂之爾。蓋寶晉病潔。故其言如此。今詳跋語。有當手而觀。元章知之。當爲出數本。又有人言。觀元章書必數步立不得近。他日殆不然。是皆戲寶晉語而跋。卷末有半印。存米姓二字。較之家藏帖印文。非秘玩印。乃清玩印也。正是帖下文所謂以待不可告語之客者。使其爲眞。則在玩秘久矣。是以爲唐摹無疑。二也。帖字並大令十二月帖中。令永嘉帖。奇崛則無差別。而神觀有異。三也。予雖定著如此。而付受有緒。合作自然。審而信之。猶當以竢博雅之君子。

贊曰。或眞或摹。斯焉取諸。是出于假月之儲。垂胄同仇。于門之魚。予將比乎郝。

右軍河南帖（草書。八行。）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其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苟侯疾患。想當轉佳耳。吾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右唐人摹右軍河南帖。眞蹟一卷。有小璽。幷藏書家大小全印五。半印一。帖在淳化閣帖中。與率更何如帖同歲月得之。左曉吳氏按晉史。孝宗永和七年二月。趙幷州刺史張平降秦。十一月。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溫聞石氏亂。請北伐。既而中止。八年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又請北伐。以北中郎將荀羡爲都督。就屯壽春。三月。命羨鎭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鎭下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九年十月。姚襄叛。浩敗績于山桑。羲之又遺以書止其再舉。十年正月。浩免官。十二年春。幷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八月乙亥。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己丑。修諸陵。張平自秦擊襄。襄與之平而能兵。羨以徐州刺史將兵救段龕。十一月。龕殲于燕。羨還下邳。升平元年七月。平自秦遣使請降。拜幷州刺史。二年三月。秦苻堅討平于銅壁。降之。秋八月。徐兗二州

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曇爲羨軍司．九月．燕伐平于幷州．平所置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于燕．平奔平陽．亦降于燕．羨拔燕之在平．執泰山太守賈堅．燕將司馬悅明救泰山．羨敗而歸．遂以疾篤召還．命曇以北中郎將代鎭焉．五年九月．平竟滅于秦．詳事顚末．此帖當在升平二年之秋．重熙蓋曇之字．當是以書往來．及時事者．

贊曰．予觀斯帖．而得右軍之爲人矣．識以生物．仁以及民．忠以謀國．哲以保身．有是四者．殆非一世翰墨之士．所可擬其倫也．知晉之禍．在乎本根．外寧內變．茹藥吐珍．其識之不忝．固足以遂愛本之仁矣．而一誠區區．惜荀慨殷．止北伐之書．陳會稽之牋．又孰知其既明之哲．託于餘忠之末伸者耶．鄒陵之師．車馳卒奔．念克敵之何神．徒隱憂于范文．如昔日之假書．幾何其不爲今日之溫．慕帖之傳世．固其知字畫之可珍．而未識其心之愛君也．然予博攷史牒．詳稽所因．蓋自愍懷、抱痛于終天．而王業偏安于江滸．敵愾之勇．復讎之義．已不復談于搢紳．則姚襄之已歸而終叛．張平之既晉而復秦．此皆後來必致之理．安得不慨想乎盤機之巡．拔劍之艱．而徒欲保所有以終身．如是則右軍之書．雖不免攀拳于後慮．而右軍之心．實未暇歷歷以前陳．至于守江棄淮．以疑爲欣．是欲保堂奧之安．而乃揭其所由入之門．予尤未之敢聞也．

右軍復姻二書帖（草書四行）．

適書至也．故足下明還．行復姻面．王羲之白．

見弘遠二書皆以遠也．勤散即佳爲慰．

右唐人摹王右軍復姻二書帖．眞蹟一卷．帖故家藏．上著四印．惟貞觀兩字聯屬與寶晉所述異．意後人託爲者．

贊曰．書摹于唐．故不當印以貞觀．然而涵筆天成．書名雲爛．殆不止于眞之亂．彼無別者．徒欲侈其眞．而汨以瞻石汰玉出．涇分渭判．尙孜予贊．

右軍尙書帖（草書四行）．

尙書六日書示．秀才孔君．借戰國策．可付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尙書帖．絹本眞蹟一卷．按元作右軍手墨．予按寶晉書史．晉于唐垌處．易得此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仍帶元截紙痕一條．今此乃縑素．雖裂不可觸．大率非晉物．又無貞觀遺蹟．故定著爲唐摹．首尾宣和御府凡六印．又內府圖書鑒一．寶慶乙酉正月．予遣間自大名歸．與眞廟宸章同至．蓋皆汴都故藏也．

贊曰．宣和御府皆法書珍藏．乃及鍾王．初徒綠絹素少晉儲．著定聊復稱唐摹．氣全神王．斷裂餘．更有數體同官奴．百年風塵閱穹廬．回首六關懷東都．

右軍安問帖（草書四行）．

未得安問．玄度至．可憂慮．得其言云小差．然疾自恐難耳．

右唐人摹王右軍安問帖．眞蹟一卷．與得示帖同得．縫尾著御府四印．中有蕭字印．首尾六半印．惟蕭印兩字可辨．蓋寶晉故物也．

贊曰．唐人善書者．旋夕臨鵝池．生平安問帖．千古乃見之．斯齋今爲誰．米姓猶可窺．摹筆得活法．一卷嘗得師．

右軍轉勝帖（草書八行）．

見冠軍昔轉勝．腳中故惡．猶惡此婭懸心．騰怙忽失交．雖小小殊復．不如不想蕁制之．聞見嵩高．比使人增懷．不知卒當有遊理．不思惟子．願欲極之．

右唐人撫王羲之書轉勝帖．舊米友仁鑒定．悲歐．

右唐人摹王右軍轉勝帖．眞蹟一卷．有紹興小璽．幷米友仁鑒定．帖書以冷金紙．方未禳時．策策如銀葉．聲薄類蟬翼．奇甚．慶元己未歲六月．得之潭州士人張椿老家．其人僅以貢士．教授武岡．新學法當用年勞得官．攜帖入都．欲爲之時貴．以求所欲．不得意發病．去病且甚．悉以帖售人．厥價不及什二三．此其一也．椿老多游名貴人門．故藏帖爲多．攷淳化祕閣帖中．有大令書．亦有冠軍轉勝等語．與此帖不同．

贊曰．唐人摹帖多自喜．千古換鵝誰跡美．順塗鹿步豈眞宋．畫餅兒癡出饑水．詎憐成安獲張耳．泯上鼓旗那可致．銅丸碧衣誰證爾．重說偶言煩小米．

右軍得示帖（草書三行）．

比得示爲慰．云小人多患．念勞心運．見足下未結果．爲力不次．王羲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得示帖．眞蹟一卷．首尾著三璽．珍賞一印．字淳而雅．頗逼西晉武帝體．有章草之遺．予淳化閣帖中．蓋自是一種風度．非右軍他帖比也．帖舊在周益公家．予愛其古．嘉定甲戌十一月以易元吉猿猨二．徐熙折枝一．從太府丞綸併安問帖．易得之．

贊曰．淳古有眞味．不特見于結字．茲帖之名得示．縱摹倣于唐世．隱然猶有西晉之遺意．彼昌黎者．或肆譏議．謂以俗書趁姿媚．予未敢以爲是．

右軍東方朔贊帖（小楷・序二十二行・贊十一行・尾記一行・）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先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讚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枝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巧．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闇于心．夫其明濟開豁．苞含宏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曰．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

遙躍獨遊。晚覩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虛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遊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居而弗刑。遊遊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右唐人摹王右軍書晉夏侯湛所作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畫像贊眞蹟一卷。首尾紹興印四。御府半印一。按是帖在淳化祕閣與樂毅論。並爲眞書之祖。譬烟流形。水月移質。摹寫之合作。以神合妙。信乎唐人之爲精也。予在建康。訪鄰鴿遺物。以嘉定辛巳九月。奉詔移節京口。治行冗甚。而售者持以至。云其家之任外邑者。一昔入郛。留質某氏以去。亟以善賈購得之。蓋亦內府之自出云。

贊曰。昔唐貞觀中。河南公褚遂良著定右軍眞行書六十三卷。眞書獨存五卷。而是帖居第三。開元中。會稽公徐浩收綴二王眞蹟一百五十有八卷。眞書亦共存五卷。而是帖居第二。蓋永和之所書。而王修之是畀。今觀茲摹。具有遺製。蓋李嗣眞所謂如巖廊簪裾之肅。陰陽寒暑之備。鏗鏘金石之在耳。氤氳蘭麝之觸鼻。縹緲仙跡。昭章聖祕。然河南則標以爲眞。會稽則疑以爲僞。二君皆升堂而入室。夫豈黨同而伐異。況後六百載。而予惟即其摹以觀其似。而何以別其非是。惟梁袁昂評古今字。嘗有言曰。王右軍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者。軒軒有一種風氣。予謂摹本已能如此。眞存豈不可貴。況夫山陰之鵝。已訛于道德。瓦官之鴿。復亡于告誓。周公之征已泯。晉侯之跡誰修。三一莫究于行法。尚想孰知于黃綺。或訪琅琊之新廟。或祭尚書之宣示。或臨川內舍之頓首。或相省叔夷之死罪。凡此已弗復見。而又于此肆其議。是殆類乎知江漢秋陽之不可尚。斥有若而反其位者也。

孫過庭摹洛神賦帖（二十八行。）

處揚輕袿之猗靡。翳脩袖以延佇。（至）悵盤桓而不能去。慕痛貫。（【案】慕痛貫三字。上下文無所屬。疑誤及之。今仍原本。）

右唐右衞冑曹參軍孫過庭字虔禮。摹王獻之洛神賦眞蹟一卷。嘉定戊辰歲十月。九江郡守韓君松以客燕于庾樓。酒酣。出古帖名畫數種。分遺座間。俾各賦詩。予詩先成。得先酬先擇。遂取此帖。坐者皆慍。初出帖時。標爲孫過庭草書。不指爲摹晉帖。縫亦有御府四印。客或疑其不可攷。予答之曰。大令寫此賦。刻在淳熙祕閣續帖第二卷中。今字跡甚相類。又見寶晉書史言過庭書甚有右軍法。但字落腳近前而直。今所存書譜是也。因爲證其是。坐者憮然。韓君啓笈。亟取祕閣續帖及御府書譜石刻字字較視。歷歷可見。乃相與歎服。帖竟以歸我。祕閣本末無慕痛貫三字。印識位置亦微不同。蓋祕閣本爲眞爲摹。皆不可知。而此本則孫摹甚明。慕痛貫三字。乃是因紙尾戲摹淳化帖中右軍他帖。以驗其筆力。而非本文也。卷首尾及縫。有長白山居印三。振武軍節度使印二。書印一。周成印三。荊湖南路轉運使印一。河東諸州轉運使印一。古半印一。紹定戊子六月。予在京口。陵口酒正李君衍見過。因閱帖。自言其家藏本朝司勳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周越書。上著長白印。蓋周故物。予謝未攷。然振武節度本朝以幽冀陷。久不除官。尚爲唐物無疑。

贊曰。大令好書洛神賦。後人猶襲邯鄲步。夫君草聖洞千古。筆下縱橫斂風雨。淩波杳杳去無所。半幅

尚能追貌嬿幾年。唐印閱振武。誰其別之觀書譜。

洪元眘行業讚集王右軍書帖（行書。七十二行。）

大唐會稽郡餘姚縣化□寺主、眞法師行業讚、幷序。

朝議郎、行餘姚縣令、上柱國、太原王璲撰文。

菩薩戒弟子洪元眘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幷鐫。

夫珠以假器。必藉工能。正教闡揚。亦資明哲。承眞如之奧典。啓不二之法門。其誰曰然。不遠千里。法師東陽金華人也。俗姓王氏。其先太原晉裔。昔永嘉南遷。因官而處焉。總角辭家。童蒙入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簡而無傲。感悉慈心。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經云。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削跡名利。而歸于佛。難矣哉。閑幽依投。親戚仰止。覩其顏則知三善。入其門乃闡三異。允諧衆望。精確道宗。彌縫聚落。能無法忍之心。容閑林中。了入寂然之意。法師學習師古。義承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于度內。曉了中事。恢無貢高。猶如琉璃。內外明徹。是謂山岳之秀。河海之英。國之橋梁。人之師範。善療衆病。爲大醫王。應病與藥。令得奉行。乃我法師之器。量宏博。先難得而涯也。粵六載。我皇帝加號。爰有制度于時。太守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此寺焉。二公常相謂曰。法師通深妙法。玄無上義。聞一得三。言發理應。昔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退食之暇。匪夕即朝。私奉禮敬。以爲法主。晏居無何。事有成應。舉一隅則三隅可覩。豈小子造次而談矣。葺搆廊宇。繕修佛像。郟廓田疇。蓄備倉廩。人有羞欲。天必從之。虔奉夙心。雅志斯在。弟子忝預同盟。宗紡有敍。景仰節操。欽藉堅持。限以孤陋寡聞。曷能宣揚盛事。不錄戒行。何以勵諸。不記精修。何以示衆。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述德書能。以傳不朽。凡我同好。寧孤讚之。時天寶八載。孟春正月。

童蒙入道。總角辭家。清理歸正。忍辱降邪。結習已盡。不染天花。心如法水。瑩澈金砂。（其一。）形貌端嚴。風神體正。卓爾孤標。堅持佛性。如竹之滋。如松之盛。晏居寂然。智慧清淨。（其二。）法門之主。天人之師。能息三毒。更憤四知。勝而不驕。涅而不緇。闡我正教。非師而誰。（其三。）法本不生。今亦無有。賢哉眞公。戒業堅久。宜揚寶偈。義傳金口。記其行能。永爲不朽。（其六。）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六月癸未朔十七日乙亥建。

右洪元眘集右軍書眞法師行業讚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洪元眘集晉王右軍書眞法師行業讚眞蹟一卷。唐人好集王書。如元和張府君碑。其設也。按寶晉書史。越州寺碑眞蹟。在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託提刑喬執中。懇告質者。亦不肯出。蓋即此書也。其在全盛時。寶惜已如此。海岳于是有遺恨焉。書入御府。首尾著六印。有米芾之子友仁審定。緗素儼列。發古鄉之餘芬。劫火洞冥。幸遺蹤之未泯。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官寓。

贊曰。天津織女瓊爲梭。的皪八體輝明河。雲章玉字爛不磨。一洗秦籀壓周科。人世翦劃同綺羅。白衲尙可睨伐柯。告身莫易羽換鵝。洞江觀吟老伏波。龍象駭慄嚴撝訶。玉函金鑰神畀珂。一洗海岳遺恨多。千巖唐晉春嵯峨。

萬歲通天帖

晉右軍將軍羲之書（前一帖。行書六行。內姨母字平起。後一帖。草書八行。）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頓首頃遘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羲之頓首頓首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近欲遣此書□行無人不辦遣信昨至此且得十一月十六日書雖遠爲慰過□卿佳不吾諸患殊劣劣方陟道憂悴力不具羲之報

晉黃門郎徽之書（行書八行。）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勝奈何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汝故異惡懸心雨濕熱復何似食不吾涞勞並頓勿復數日還汝比自護力不具徽之等書

晉中書令憲侯獻之書（行書三行。第一行有鵠橫字中斷。）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別悵悵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匆匆不具獻之再拜

齊司空簡穆公僧虔書（楷書四行。元刻不全。以秘閣續帖本增入。）

太子舍人王琰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啓

齊侍中懿子慈書（草書。前二帖十六行。後一帖十六行。）

卿柏酒等六種足下出此已久忽致厚費深勞念至王慈具答○唐懷充○范武騎

汝比可也定以何日達東想大小並可行遲陳賜還知汝□□吾常耳即具

翁情體安和伏想侍者小兒並健適遣信□□□□自當令卿知吾旨之不虛也郭桂陽已至將甲甚精

惟王臨處軍馬小不稱耳以病告皆差耶秋冬不復發病也遲更具問七月廿七日

右唐人摹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眞蹟一卷金輪御朝始製十三字今帖歲月皆用其體唐紙精古此又獨最他帖按唐史則天后嘗訪右軍筆跡于方慶家方慶進者十卷凡二十有八人惟羲獻見于此帖所謂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皆軼焉是時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敍其事復賜方慶賚泉述書賦乃謂嘗復賜時后命盡搨本留內更加珍飾錦背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故泉有順天矜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有建隆新史館印蓋即當時摹取留內之本而畀之館中者建中靖國刻歸祕閣續帖有小璽并潁川印而三態備衆妙摹逼天眞亦非他帖可擬淳熙己亥歲先君在鄖省以一端石四蜀軸易之韓莊敏家

贊曰洛石赤心以出寶圖燕涎鷄晨即瑞製書有奕王門南土華胄獻其家琛陳于玉除筆法之神匪臨伊摹史館之儲尚其不渝

寶眞齋法書贊卷八

唐摹雜帖

智永千文眞草帖（二十八行。眞草間列。）

周發殷湯至同氣連枝

右智永千文眞草唐人臨寫眞跡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人摹陳僧智永眞草千文眞蹟一卷草字始周發迄于毀傷又自之盛迄于猶子眞字始平章迄于毀傷又自之盛迄于連枝互差一行筆態俱入神品如鈞天萬舞廣樂畢奏干戚羽籥各適其宜立于兩階觀聽自爾忘勧惜乎不見其大全也按何延之蘭亭記智永本右軍七代孫居永欣寺閣上臨書凡三十年得眞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此帖紙墨與歸田賦頗類未必非眞特無古印識故難據以爲信攷寶晉書史載此摹帖有三本一在國子監直講楊褒處乃粉蠟紙一在宣德郎陳升處乃楮紙一在丞相蘇公頌處乃黃麻紙今紙類粉蠟出楊氏卷前一小印末有小璽（小）以慶元庚申歲十月託建康士人張珉于鄖隅得之

贊曰興嗣次韻成一家作者吏書遍河沙幾年眞草分正葩變現要作千體誇誰知筆椽出袈裟如犍犀角抽龍牙墨池摹做紛天華尚想字毋眞摩耶

褚遂良枯樹賦帖（楷書。四十四行。）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靑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眞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于霜露.撼頓于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要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羇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沈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貞觀四年十月八日爲燕國公書○凡四百六十漆字.

右唐人摹石僕射贈太尉河南郡公褚遂良、字登善、枯樹賦眞蹟一卷.按寶晉書史.此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未能二字.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皆以爲眞.賦在壽春魏倫處.寶章待訪集記借觀之所.在潤州甘露寺.予再官于潤.江山之勝.固擅之矣.茲與人會.又得奇蹟名鑒以彈壓之.百年風流.殆不復可見也.寶慶乙酉二月.客以帖來自中都.紙之粉蠟雖薄.雙鈎未能二字.皆儼然如所書.帖有蘇激二印.蓋未歸魏氏時.又出太簡參政家.上有儲氏圖書二.正寶晉所記虞世南枕臥帖在闕杞處所著之古印.必唐世一好事者.今不知其爲何人.未有鑒定法書印一.凡四百六十七字.七作漆.書蓋眞唐體書.稱貞觀四年爲燕公書.按唐史.當是于志寧.然致其時.猶未進封.志寧蓋襲祖謹爵.意史所載歲月或誤也.徐浩古蹟記.謂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以閒居賦.同此作十二扇屛風.大會貴要.張以示之.其此摹之祖歟.中興後.書入御府.有紹興印著焉.

贊曰.開府之元.予仕軍庾.儕朋命駕.胥卽甘露.慨懷海岳.賦詩弔古.揭予再來.乘軺茲土.復登多景.乃得斯賦.江山几案.風月樽俎.俛仰迹陳.登臨意寓.維賦之作.自庾開府.殷歎婆娑.桓懷雖據.染翰行墨.自唐摹褚.蘇印儲錄.魏藏米譜.後百餘載.見我詩句.又二十年.眞蹟斯睹.地有顯幽.物遂散聚.抑人與對.非鑒奚取.獨歎予者.莫遯遐武.誰其後先.傳此縑素.朝猿暮鶴.秋覽春露.是書其存.尚想吞吐.

薛稷夏熱帖（絹・書六行・字不全・惟稷款・）

夏熱.體中復何如.二十八日.遣書至.魏十三兄處.今早信還.聞奉九姑已過揚□.追問不及.極馳情也.六四□當使□往省.不審□遠□.稷再拜.

右唐人摹太子少保、黃門侍郎薛稷、字嗣通、夏熱帖眞蹟一卷.帖無古印識.而跋卷有外府一印.蓋近世藏書家縣官所用.莫知其爲誰也.筆力實奇甚.如極馳等字.與予家藏歐陽率更臨大令何如帖正同.信乎筆法源委之本無殊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霅上.

贊曰.帖中月字用武后書體.因其時也.魏字紛如葩葉之當風.轉而奇也.迺晉千年.如梅如馳也.既宜于今.而于古亦師也.既疑于己.而于人亦貸也.米芾有言.功名不如翰墨.抗少保而躋之謂五王.其卑也.予固從而貴其帖.而亦未暇辨其是非也.

顏魯公祭文帖（草書・二十二行・）

壬申.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顏眞卿.以淸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戩穀.何圖逆賊閒釁.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俾爾傳言.爾既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既開.兇威大蹙.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爲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頃者.再陷常山.攜爾首櫬.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右唐人摹顏魯公祭文帖眞蹟一卷.公節偉矣.日月有蔽蝕.山河有隤決.而一門之全名英烈.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爲終窮.是帖蓋當時奠祝之文.片言所存.皆足以對越無愧.數百世而下.讀之.尚使人凜凜有生氣也.嘉定乙酉歲十一月.高安倅沈君鍠擧甫得之霅上名卿家.明年二月攜來.緘以見遺.筆法蓋雙鈎摹體.紙亦唐世物.

贊曰.當大寶之季歲.騰紫宮之長彗.駭漁陽之駃騠.將道洛以飲渭.以十五萬衆.鼓行之勇.涉二十四郡無人之地.偉顏門之競爽.獨舍生而取義.有常山以爲之兄.有魯公以爲之弟.合羣從而死難.偕三軍而寧溺.蓋將豁百世而開瞶矇.澄六合而蕩氛翳.手絙絕紐.躬支橫潰.射羿日之並出.扶杞天于將墜.斯文也.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又豈止于區區之一酹.于虖.誤主有人.效忠何罪.胡大傅之正.不致于林甫之流.而所遭之慘.乃及于泉明之輩.予持此評.氣洶心痗.豈徒贊八體之書.抑以代千秋之誄.

李邕光八郎帖（行書・九行・）

卽欲迎濮王八郎.後來足得.未勞急也.蒙周至惠鹿.欲報適來風水事也.少于道左申謝耳.回還使馳白不次.李邕狀.諸光八郎記室.二日勞借馬.甚堪騎.悚息.濮王少若門.還報驛上安置.得不示之.

右唐人摹北海太守贈秘書監李邕、字泰和、光八郎帖眞蹟一卷.明皇之子琚.封于光.太宗之曾孫嵫襲于濮.唐世重郎稱.在至貴猶或名之.故雖帝子之貴.弗爲瀆也.邕以宗室在屬籍.致迎勞.通假借.親親之誼.爲有加焉.按寶晉書史.帖以元祐丁卯.得之甬上石夷庚處.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寶晉爲之贊.凡三十二字.今此帖無印識.字有雙鈎摹體.蓋唐世本也.珂慶元己未歲.在九江.嘗與寓公直秘閣張棟之之子似仲、有之游.見其家藏米筆甚富.有一帖.言唐人摹邕帖筆法梗槩.而無其帖.槩在米卷中.今尚省其語.後二十一年.珂掾西府.見此帖于一降家.云得之天上.故貴臣之藏.有印識.又五年.歲甲申.月黃鐘.託中都士人購得之.有之已死.其家湮矣.不復可見寶晉帖.意奇物之合.必有時.慨想眞蹟.尤未易見也.

贊曰.北海書名亢其宗.雖摹猶足傳奇蹤.已鳴褚薛調歐鍾.更拔永戟推羲鋒.平生鑒賞襄陽公.二寶

相避如燕鴻。靑龍閱世儻可逢。定見重合延平龍。

唐無名人帖（十紀不概。非緊著不詳。或軼氏名。或闕編頌。猶不可闕。託閣尙矣。因引而伸之。）

李玄胄清愼帖（楷字。五行。）

李玄胄曰。先帝問□□□□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先。次復問吾。吾答詔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獲已。愼爲大也。清者不必愼。愼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案】（此下原本有缺字。）

右錄李玄胄清愼問答。唐人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人李玄胄清愼問答帖眞蹟一卷。絹素百裂。僅可補綴。氣全神秀。落落如星斗爭耀。光芒陸離。有藏書家印。後登御府。有小璽在旁。嘗著石刻。今按元刻已亡十餘字。蓋斷爛之不容收拾者。嘉定辛巳歲二月。予官江東漕臺。初購此帖于四姓小侯劉氏家。函貯以來。偶與客燕坐忠宣堂上。發書展玩。字隨風吹。舞客驚面掩卷曰。古則古矣。標而新之。誰當知者。予復之曰。當遂以子爲證。相與一笑。觀他書。竟不再視。至甲申歲九月。始裱而藏之。

贊曰。洗箕山之耳。緘周廟之口。當孤竹之腹。策六馬之手。清乎愼乎。有餘縕乎。二者之間。吾其隱乎。

楞伽經注帖（小字草書三十一行。題目係楷書。）

唐楞伽經注。

力有十力。明有三明。現千種萬類。一時俱生。無有障辱。心不用。故得自覺聖智。佛言我不對小乘。說我大乘。佛乘者。非言說文章。亦非眞諦解脫。此明其體。斷二根本者。貪愛與無明。名二根本。諸使隨泯。不現。無有生相名聲。如甘鼠嚙人。瘡雖差。遇雷聲卽微發。此微細習。使斷名害。羅漢以三空觀已。陰無和合。畢志不生。名破僧。斷除七種識覺想分別知。名出佛身血。不印入。故以入體眞。梵音有八種。一最醇聲。二諦了聲。三柔軟聲。四調和聲。五尊重聲。六不誤聲。七深遠聲。八不女聲。此八聲有八。故八八六十四。念更正勤神。足根力覺（此下一字紙不可辨。）。我之所攝受記著。○生所生二心壞二俱離相。非非平等性生因果平等。我無我平等。○平等者。是人法平等。非性者。明非有性。非非性者。明非無性。非性悉離者。雙破二非也。對異說如對有說空。對生死說世世。對六道說法界。對五陰說知生身。對治門故開是心量聲聞。對□□□故緣覺計十二因緣（四字紙裂難辨。）。緣自覺聖智內證得生。不由他悟。知我滅知。自□相知。不生不滅。此是盧迦耶陁弟子。以得俗通。惟說身覺不離于量見聞覺識。此等三法。但有其名。而無實體。以息論端。自覺聖智爲一。自宗有無是二心執。其初是當求那。亦依諦六法論者。一天文。二陰陽。三算數。四醫方。五知文。六知武。

右唐無名人書楞伽經注眞蹟一卷。首尾大小凡五紙。按元標帖曰。褚河南。乃侍書崔所作。僞出宸翰。予故疑其未然。或售者益之者也。然其爲故物明甚。褚法清勁。今書則妙。體勢固易察識。寶慶乙酉三月。得之后家高氏。凡注文皆簡當。與今釋藏所著定不同。

贊曰。貝多之葉來金仙。爰以注釋非忘言。楞伽著在西域編。名雖或訛經則傳。唐世經生筆力便。茲文流布今幾年。河南題字恐未然。留與末世觀蹤筌。

使至帖（行書十一行。尾批書一行。）

使至。得狀爲慰。五月中。楊虔迴。已遣書。此不一一。付白彤（所）七月十二日。

無事勿專使人來。

右唐無名人使至帖。三十六字。眞者二十有八。草者七。花書者一。筆法類李邕。而花書之名。弗復可識。疑以傳疑。故惟以歸之無名人也。有永存珍秘印二。其一所存者半。末著御府大小五印。得此帖時。又有格天閣一印。既得而裂去。蓋鄜塢所珍者。嘉定庚辰七月十二日得之建康。

贊曰。帖錄于永存之秘。蓋出于唐之初世。而莫知其名氏。帖題日曰七月十二。予亦得之是月之乙巳。日月之適契。表之王涯。茲謂天意。格天之印。標以題識。亦既三褫。大弓之竊。辱于論棄。我乃一洗。贊以志其始。

奉禮帖（草書五行。）

褚奉禮謝世。法當□慽。度越中書人寥落殆盡。遠公夙德。不可接對。但時復看古帖。竊先賢之跡。以遣日而已。

右唐無名人奉禮帖眞蹟一卷。紙素皆唐物。態固力健。有貞觀初年風度。近世薛紹彭道祖。蓋倣其體者也。山陰自晉世而後。代爲名書人所居。鵝沼蘭亭。欣藍永閣。遺蹟可攷。褚奉禮者。不知爲何人。豈河南家世耶。遠公似亦辯才習流。故有夙德之稱。書入御府。淳熙己亥歲。偕不倦帖。青峯詩。得之韓莊敏家。先君手題。不書月日。

贊曰。羣賢修禊。書法遂東。永欣之傳。盛于越中。褚雖莫留。猶有遠公。至今千載。颯然清風。

不倦帖（草書四行。）

筆硯用來多時。漸欲調適。殊發人書興。若不辭。有目疾。亦到暮書之不倦也。

右唐無名人不倦帖眞蹟一卷。有小璽在卷右。似與奉禮帖同出一手。觀帖語。大概墨池筆塚于是可想矣。

贊曰。昔漢趙壹之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臂。手錯皮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今視此帖。信乎斯世之有斯人也。不學則已。學必以工。苟焉而爲。焉往不窮。予既折衷壹之遺論。亦以戒學書者之安于庸也。

青峯詩帖（草書八行。）

野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迴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間。時見雲林外。青峯一點圓。

近見崔法曹書此詩。愛之不覺下筆也。

右唐無名人青峯詩帖眞蹟一卷。帖亦與奉禮不倦二帖相似。意皆出于習書之勤者。有小璽表焉。

贊曰。心游書法。神造詩境。予意是時。萬念俱屛。樂非外慕。自得雋永。坐令塵埃。頓發深省。

吳越三王判牘帖（第一帖十一行。內字有不全處。第二帖牒九行。判押三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狀十五行。判押三行。狀字有爲判押所遮不可辨處。）

武肅王

敕淮南、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牒。

節度正隨身劉仁規。奉處分。前件人。久在軍門。志懷忠幹。或比差隨。迥皆推奉上之心。或職列巡封。備顯歲寒之節。今者驟隨歸使。合議甄升。各加超擢之恩。以示獎酬之寵。事須改補節度散子將。仍牒知者。故

牒。乾化四年四月日牒。

使尙父守尙書令吳越王。

佐正匡國功臣、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嘉興鎭遏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珍州刺史、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吳重裕。右重裕奉指揮下鎭。排點將士。祗候大軍進發。除留在鎭差使外。揀點節級將士。已具夾名枏申上訖。今不審使押赴使。祗候指揮。謹錄狀申。伏聽處分。

凡在鎭候。（【案】此四字係錄據所判。）

右牒件狀如前。謹牒。

文帖郎付軍前。（【案】此六字係錄據所判。）

貞明四年六月日佐正匡國功臣、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嘉興鎭遏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珍州刺史、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吳重裕牒。

二十三日押。（【案】二十三日四字。及押字。皆錄據所判。）

　文穆王

敕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節度散子將、充上直從散員旗副將、檢校太子賓客楊瑫。牒奉處分。前人毅勇賫身。忠貞秉志。或屢隨征討。或頻効驅馳。予自紹統山河。已曾遍施酬獎。昨者纍膺雙冊。繼耀土茅。今則特均雨露之恩。溥示維新之命。更間遊節。洊可甄升。事須改補節度子將。仍牒知者。故牒。清泰三年正月日牒。

使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吳越王押。

　忠懿王

衣錦興國軍安國縣西市。看守弘聖王大垣陵客程仁紹。右仁紹戶稅。係衣錦北鄉。每年先次送納並足。且仁紹翁祖。去乾寧二年。蒙太祖武肅王。給帖巡看大垣陵。幷及四面山林。年前後並無闕失。戶內所有雜色差配夫役。從前蒙太祖武肅王。批命放免。幷本軍台命。其祖王批命見在。今縣司不委從前看守官中。宏聖王大垣陵。洎同一例差點。不敢辭論。且仁紹戶內雜稅米等。先次送納。不敢逋欠正限。其戶內雜色差配。夫役甲頭等。伏乞元帥大王。鴻恩特降批命。念以看守大垣陵年深。不同別事。墳戶日夜巡看。倘憂闕遂。許容下縣。准前蠲免。冒犯明庭。伏候王旨。下縣指揮。十月日。安國縣西市看守宏聖王大垣陵客程仁紹上狀。（【案】此狀錄據所判。）

建炎己酉八月。伯言將適湖湘。自江漲挐小舟。攜幼子成允。過者仲元于臨安。出三王筆判以觀。中秋前四日。伯言恭題。

紹興丙寅二月十三日。悅恭跋。（二跋七行。）

右吳越三王判牘。眞蹟一卷。有文肅勰之子。紹興從臣伯言。跋其卷後。錢氏起畎闒。開霸府。金印玉冊。弈世相授。功茂旋衍。福于東南。一門英烈。萬古慨想。龍筋鳳髓。寓此判墨。猶可以覘蓋世之雄姿也。四帖皆有印識。一曰鎭海軍節度使之印。二曰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印。三曰。鎭東鎭海軍節度使印。四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印。其印凡十有二。皆可攷云。

贊曰。玉冊之樓賦吳杭。山川錦綉開故鄉。英姿颯颯熊虎相。紅袍金印交煒煌。百年霸府儀物廡。山判近出功臣堂。鳳尾書諸鵠抵章。五雲八體嚴且莊。流傳世世民弗忘。鬼神呵護謹閟藏。廼染猶帶硯鑑香。卷端灑墨十二行。紫鸞竹址天台房。我寶此帖隨練緗。匪徒嗜古思耿光。大賚猶可占錢王。

五代名人眞蹟

　豆盧革田園帖（行書十行。內大德來旨等字。皆平起。）

外郎云。大德欲要一居處。幾何間府無田園。鄭州雖有兩三處小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擾疲民。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色役。以此未使副來旨。其他計外郎當亦細話。垂悉。謹狀。

方茶一斤。兩茶一斤。專令寄往。

右後唐同光宰相豆盧革田園帖眞蹟一卷。唐季不綱。龍戰四野。犢子之識。既兆我溫。朱耶取之。雖得猶失。革自名家子。起爲行臺左丞相。逢開佐歷。此帖乃所與僧往返書。其畏彊藩。避罪若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鄴。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卽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顧面正朝者。不能致褫禁之誅。而反編貢秉施之侯。唐之不競。職有由矣。帖中名不類革字。蓋五代花書體。嘉定甲申歲十月。得之中都。有前朝五印幷古印一。

贊曰。書名之訛。剏自韋陟。季毀其風。始見書尺。狙冠豺狡。乃唐之賊。相不加誅。而反畏惕。禮度盡壞。王綱倒植。存此謂何。覽者太息。

　楊凝式烟柳詩帖（行書六行。）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

右五代太子太保楊凝式。字景度。烟柳詩眞蹟一卷。六臣在唐。遺臭萬古。污池蓮瑞。人唯不圖。如凝式者。迹混節苦。既託興乎昌黎。亦絜蹤乎巢許。是蓋取伯夷之事君。而褚賁之媿父。則所謂筆法端勁。意態擬劉。殆出于天眞之自然。而亦可以見其心跡之粗著。地更藏書家。有四印。其予得此帖。歲在庚午。月紀盡陬。日躔端五。售者高仲顯于京府。

贊曰。昔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亦既慟槃車之頻見。未易乎執謝之只且。汗漫翰墨。行洗里閭。雖所寓之或偏。尙此心之炯如。然則箕子之奴。觸微之巫。晏平仲之知。皆武子之愚。公兼而全之。何有于書乎。

寶眞齋法書贊卷九

宋名人眞蹟

徐鉉小篆千文帖（四十七行。）

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天地玄黃。（至）焉哉乎也。

徐常侍字學與郭忠恕同時。當代無出其右。書學博士米芾題。（行書三行。）

徐騎省書次韻高古。足爲近代之冠。然世多大字。而此特謹小。尤可珍貴。政和元年二月晦。王壽卿題。李平叔預觀焉。（篆書四行。）

右太平興國散騎常侍徐鉉、字鼎臣、小篆千文眞蹟一卷。崇寧書學博士米芾。繫而傳之。故藏待制趙明誠家。流傳有三印識。亦有小璽。自倉頡之學。日趨簡便。篆家數千載。罕嗣絕響。鉉嗜古根性。跨斯軼冰。國初以來。一人而已。嘉定甲申歲三月。婺將張松書來遺予。具寫所授。

贊曰。於惟騎省。神藝造古。獨兔璇窟。吸蜍銀浦。千文爰製。百體具舉。虛雲澄靄。清風垂露。鳥跡觀象。魚書辨魯。倉頡籀沭。嶧兮咸詛。如周金版。如岐石鼓。製比遒健。勢窮斯蟲。游史逃姸。冰書摯度。悠悠千載。孰是去取。篆家幾人。他莫比數。世遺趙璧。寶及康瓠。嘖心何尙。徵睫何睹。裒而出之。光我書府。

徐鉉篆五柳傳帖（篆文三十三行。尾記四行。又李後主尾記一行。用界行紙。破行書。）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飮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唐保大二年。六月望日。東海徐鉉。因游簡寂觀書。

送勤政東院收藏。（李後主楷書。）

右徐鉉篆晉靖節先生陶潛。字淵明。五柳傳眞蹟一卷。簡寂觀在匡山之下。予所躬歷。幽靚雅宜。爲予墨客卿逸興之所寄。卷有鑑寶齋印四。末有半印二。前一印。蓋流傳人間所用者。其後又有勤政東院之籍。建業文房之篆。鉉爲當時臣。已見貴重。益信絕藝之無古今也。御府印著其下。僉題玉躞。其有光焉。嘉定甲申八月。予得之建康貊家。

贊曰。晉有逸民。樂天不疑。唐有遺臣。嗜古好修。或夷惠之儗倫。或斯冰之與儔。烱松姿而爲操。又鐵畫而銀鉤。集二妙之全美。接千載之風流。藏酒拂石。尋壑經丘。吾將抱此。而爲栗里之遊。

李西臺漕運帖（行書十二行。尾批四行。）

建中啓。漕運所繫。道路云遙。久疎話言。但生鄙愫。仰惟政敎在理。翰墨攄懷。以時必泰于急微。體道更資于善攝。翹觀誠抱。萬一寧宜。即佇回音。用譜披覩。謹奉狀起居不宣。從表直集賢院李建中狀上鎮海書記員外。十月二十三日

少事咨聞。近知學生兒。自鄧州來歸。恐相次到餘杭。請差人馳此記事分付。緣只令且住杭州廨署內。無令更過浙江來。恭託。建中白。

右淳化工部郎中李公建中。字得中。漕運帖眞蹟一卷。嘉定癸未歲二月。得之京江。國朝以書名家。蓋昉于是。

贊曰。國初自熙陵右文尙古。時有二臣。曰李得中、蘇太簡。亦篤好焉。得中自西臺御史踐率常。網羅放失。其書滿家。太簡以參預部黨中祕書。率諸僭僞國所藏。天睠甚渥。錫予寶章。無算。然得中翰墨入神品。世所珍祕。太簡無傳焉。今觀所書良信。予嘗聞近世有言。淳熙九卿中。有好法書奇字者。博雅之名滿天下。而字甚惡。客或謂九卿當今世廉吏。人問其故。則曰蓄古書蹟充棟。而一字不入己。非廉謂何。搢紳傳以爲笑。質以斯言。得中其廉耶否耶。識者必能辨于此。而後足以見西臺之書體。是爲贊。

李西臺淮潁帖（行書五行。）

建中白。淮潁之郡。事頗不繁。寒涼之風。歲且易得。加乎懶慢其性。老大其心。尺牘裁書。爲禮甚闕。學士數夙昔之舊。抗知己之懷。時因北風。猥賜嘉問。下懷固陋。但感殊憐。仰惟步武丹墀。遊心書府。佇當陞于兩制。仍免試于五題。側耳明恩。永言多賀。豈勝睠睠之虔。禱也。調護谷神。用協休福。謹奉狀。諮問起居。兼道謝意不宣。尙書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潁州、李建中。拜上祕閣學士。八月十日。謹狀。

李西臺遺墨。余頃覩于朱希直先生之室。今獲再見。何處不相逢。豈但人之一生耶。殊深感慨。嘉泰甲子

季春己巳。清林士明清仲言父題。（小楷三行。）

右李西臺淮穎帖眞蹟一卷。帖本藏朱希眞少卿家。王仲言跋其後。嘉定戊寅六月。得之嘉禾。

贊曰。昔之能書。爲世主所疾。故或用褊筆。西臺此蹟。又何必出于此。要是不擇而研。別有其術。聊欲自許以虞裴之匹。擬乎希眞之寶。殿以仲言之述。是固一世之奇物也。

李西臺啓詩帖（啓楷書十五行。詩行書十一行。）

朝散大夫、尙書工部郎中、直集賢院、權西京留司御史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建中。右建中啓。府吏自東京迴。伏蒙侍郎集賢學士惠顧。下臨。猥寄仍辱。內庭新賜。純金表其成規。鄴中故臺。合土得其遺物。兼包詩筆。併耀身章。交光乘御史之衣。抱璞入幽人之室。等琴高之控鯉。愧預仙才。效葛洪之著書。頗增道氣。永言佩戴。何止鏤銘。謹拜啓謝。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啓。九月二十六日。李建中啓上。

郡齋偶書。寄同院彭城學士。兼簡兵部同年宋覽。建中上。

閒情閒憶事如空。靜讀離騷向郡中。冠劍老年傷遠別。關河夜月許相同。晚花天氣孤莊雨。流水人家小閉風。行樂及時聊強飲。不須嫌作白頭翁。

劉聖可延安幕府中。會張仲微、楊如晦、蔣仲和、賈習之、晁伯以、同觀。歎息斯人。淸德絕俗。閉目焚香之餘。世人但玩其詩筆耳。政和甲午孟冬二十八日記。

南渡以來。法書名帖。多値火厄。僅有存者。如西臺遺蹟。雖汴洛故家。不一二見。今蔣氏所藏。詩文兩軸。辭藻燦然。筆勢遒婉。蓋未易得也。紹興辛酉季秋癸亥。濡國趙伯牛仲徵父題于淸江傳舍。

右李西臺謝金魚銅雀硯啓。寄同院詩眞蹟一卷。有藏書家付授半印十一。政和延安幕府。皆著跋語。南渡後。趙仲徵題識二印。繫焉。帖故出無錫蔣氏。開禧丁卯四月。贖得之。爲錢五萬云。

贊曰。予于是帖。有感者四。館職在外。于學士不繫細銜。于帶職者皆曰同院。意親情洽。所以見前輩之篤風誼也。內賜金魚。蓋出新寵。帶職者乃從學士輸致。又雜以他寄焉。所以見上恩交情之俱無內外也。謝學士以啓。而用楷法。寄同院同年以詩。而用行書。又以見待人處己。雖小節皆有體也。承平幕府得一佳帖。相聚以觀。又以見時淸事簡。雖邊圉亦得以從容于文藝也。於虖。詩文之傳。幾人于茲。獨于此書。有感有思。流風之存。妙墨之遺。什襲是宜。維以詩之。

李西臺退居詩帖

奉酬楊少監見寄。退居遣興之什。

賢哲道相扶。經綸本近侍。風雲如有會。霄漢寧無志。月窟桂抱林。粉闈丹漆地。一何華組束。而謂浮名遂。堆積圖史書。朝昏鉛槧事。忝濫才力劣。對問神魂愧。步驟古人蹤。含嚧君子器。獻言既無狀。出守速移次。持憲懷眞剛。退藏生寤寐。欲遨丘壑老。靜作樵魚帥。頤氣留丹田。尺宅分品位。寥寥洞府境。落落煙霞意。金簡題上淸。與茲塵土異。

右李西臺酬楊少監退居詩帖。眞蹟一卷。楊少監者。不知爲何人。知止不殆。樂天自適。斯亦君子人矣。帖有藏書家半印三。寶慶乙酉七月。在京口得之。勘其印識。皆與蔣氏詩啓合。豈元出一家耶。

贊曰。以退藏心。遨丘壑老。唱酬之間。意已足致。我以倦翼。故應知還。高蹈凜然。庶幾是攀。

李西臺春盡詩帖（行書。九行。）

春盡。偶書七言四韻。奉呈宋覽。建中上。

粉闈丹地白頭身。書殿分廊寓直人。不怕花枝妨老眼。可無詩句送殘春。因嗟紅蕊隨風盡。猶爲靑叢遶檻頻。吏把華燈照深夜。一年情味隔香塵。

右李西臺春盡詩帖。眞蹟一卷。予既得退居詩。繼又同時得此帖。亦有半印。似同出蔣氏。而傳者折取。以爲一再取質之媒者。因同。褾之而併書贊語于後。

贊曰。書殿寓直。從容翰墨。此固祖宗之所以待館職。然三館之置。舊在右掖。紅蕊靑叢。有此遺跡。百年黍離。應不可復識矣。覽事效時。于以想見藝祖之開闢。悵觚稜之北望。又不覺掩卷而繼之以嘆息也。

宋素臣惜別詩帖（行書十三行。）

再吟一首。幸宋覽。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知制誥、上柱國宋白上。

年來又惜別淸塵。故國榮過喜氣新。竹葉莫辭千日酒。梅花惟寄一枝春。苦心曾未抛黃卷。得路終期近紫宸。不待政成迎鳳詔。頌聲洋溢桂州人。

右咸平吏部尙書、贈右僕射宋文安公白。字素臣。惜別詩眞蹟一卷。公以文學事兩朝。頌平晉之偉功。擬唐相之榜子。蓋嘗以之簡九宸。典兩制。文詞翰墨。固宜名世。詩籍特餘事耳。紹定戊子六月。得之吳門。

贊曰。桂州之帥。予莫知其爲誰也。盍將得朋。其必有以稱此詩也。黃卷之苦心。意其樂之眞足以忘疲也。若夫屈伸。則有時也。而豈以是爲富貴之資也。得路之終期。予固未免猶貿夫疑也。

林和靖木犀帖（草書。四行。）

木犀□換了一株。後□□□迴地上闕種之。□□切摘些木犀。

右本朝和靖處士孤山先生林逋。字君復。木犀帖眞蹟一卷。予生平不識先生字畫。紹定戊子二月己巳。得此帖于平江張君棣。頃取翠玉堂帖視之。筆法良信。噫、先生之節高矣。而筆力之高亦稱耶。

贊曰。靑山之詩。自喜其無封禪之書。其絕塵之高風。蓋邈乎不與世俱也。而木犀之帖。得于予。訖種藝以自娛。是不特爲梅花之癯。霜淸月明。金粲玉疏。二香郁如。予將依其陰而結廬。

林和靖詩賦登科二帖（並行書。五行。）

逋奉簡大郎秀才。前日辱賜惠訪。仍示詩賦二通。繹玩之暇。歎羨實多。泥雨阻艱。致謝稽晚。所諭入山之期。十一月初一日巳時甚佳。謹馳此諮。道不宣。逋頓首。

逋頓首。惠國秀才。久不披奉。體履佳勝否。中間所許爲借文書。至今杳然。如何如何。今仍有一事咨撓。唐登科記。爲檢咸通中試（四）袞衣賦此一冊。略賜借及。即便馳納。特走小簡致意。諒悉爲幸。不宣。逋呈。

右林和靖詩賦登科二帖。眞蹟一卷。夫買獵者。非課于竿餌。坐賈者。不課于輪轅。趣向既異。用隨以殊。此人情之所同也。孰謂校藝之程文。決科之陳迹。亦復足以勸煙霞之癖耶。帖得于開禧之元八月。時在京江。售者那麓。

贊曰。孤山之靑。百世一人。如二帖者。夫豈曰。不甘于隱淪哉。古人用心。惟其任眞。抱道自我。用之在君。

彼英雄之入于羇羅。固足以自致于風雲。予寧以一身獨處于寂寞之濱。要亦不忘乎吾道之仲也。於虛行怪自絕聖門。予意先生之所以爲是特立之操者。蓋將爲國家增九鼎之重。而區區之心。其亦望犂材之自見于當時之經綸也歟。

陳文僖上虞帖（行書十行。）

上虞素出四緊紗。欲煩置一端。慮公不見允。不敢寄錢去。果或相諾。卽後便寄錢。或銀子去。次。然得絕佳者爲妙。或欲以所在諸蘇物。及留大君處。皆可也。然亦無固必。可否俟命而已。彭年上。

右大中祥符參政右僕射陳文僖公彭年、字永年、上虞帖眞蹟一卷。自登封而來。符瑞應圖牒者。以數千百計。上虞帝恩。下順民欲。公之功居多。然格心之用。亦少貶矣。一紗之微。委曲鄭重如此。又有以致先朝士大夫約素之風焉。帖之得。實與王文公帖同時。

贊曰。論字體以人。論人材當以世。如公得君。祥符盛際。雖未得剴切之肯綮。已可想淸修之風味。意其鴻藻麗筆。淳風素履。發揮于聲名文物之間。自足以爲希世之瑞。正不必徒爲傅會以啓後世之議也。

張文懿珍果帖（行書八行。）

士遜啓。久不拜奉。豈勝傾渴。猥承手字。兼貺珍果。銘紉記憐。莫殫比述。大禮在近。諒多勞頓。不宣。士遜拜手。都知太傅坐右。

右康定宰相太傅、鄧國張文懿公士遜、字順之、珍果帖眞蹟一卷。慶元己未歲六月。珂在中都。得之士人司馬若谷家。偉矣哉。明哲之高風也。仁皇方開至治。以師臣之禮待公。秉鈞在朝。納政就第。進退之節。雍容可致。蓋自相位謝事。在東都時。惟公一人。實垂芳史冊。翰墨所藏。猶足以想其福履勳名之盛。固不容無述也。卷末藏書家印二。所謂都知太傅者。蓋先朝淸議尙寬。外廷北司。猶相往來云。

贊曰。以帝傅。從赤松。有榮名。華厥躬。超二疏。列三公。瞻中臺。祖上東。煥衮舄。樂鼓鐘。壽九袠。天報豐。思其人。想而通。觀筆法。納雍容。

呂文靖亭候帖（行書十三行。尾批四行。）

夷簡拜白。伏念亭候匪遙。風煙在望。忽承公翰。尤認撝謙。忝事契以倜重。辱幽盼之優厚。過蒙疏鄙。但切悚愧。微霰戒寒。嚴飈莊節。倍希愛重。卽副僉求企詠之私。旦夕于是。謹奉手狀。敍謝不宣。從表弟兩浙路按獄呂夷簡頓首。欽州通理同院。十一月十六日。

貴眷必計康乂。郞中大夫已進發到秀州。甚安。歐陽同年因致意。

右慶曆宰相中書令、許國呂文靖公夷簡、字坦夫、亭候帖眞蹟一卷。珂晚學再仕于朝。生三十有一年。而始識公書。僅得一再閱。如見瑞雲澄月。于慶霄之上。敬而望之。弗敢有也。又十年。乃得公此帖而寶藏之。始克遂此忻慕。卷有藏書家半印二。得之歲月。與夫次序。則具贊語云。

贊曰。嘉定乙亥。珂丞軍器。居于寶蓮。鄰有善士。曰范擇能。實祖太史。百年相承。文獻攸萃。暇日啓鑰。抉奇出祕。有三軸者。實公程蹟。捧玩再拜。始識公字。丁丑禾興。刻眞官寺。叢肥失態。莫盡體勢。畀來維揚。歲在癸未。客出公帖。相示嘆喟。如昔所曰。毫髮畢似。于翰墨間。更著風誼。客謂此書。伐木無愧。亟以歸我。備名臣體。瓊函錦縹。明窗棐几。時一展玩。若鏘劍珮。是歲七月。日維乙巳。淮海堂下。淸陰蔽芾。我時

受箴。午晝猶熾。月紀歲合。時又其位。于日之吉。與初覽對。載見載識。若合符契。豈非天耶。尙勿失墜。

范文正問醫帖（行書十二行。）

仲淹啓。人回領誨字。喜慰喜慰。目疾尤不可急治。須漸漸退。急則傷之也。補藥不可熱。熱則損目。亦要和之也。御須惜與氣以補之。或要出外勾當。亦足以就醫。更請相度。多愛。承所要藥并醋。今送去。醋大熱損眼。患人喫之立有效。且學喫淡食。不能卽以水和之。庶減藥力。請問醫者。不宣。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二月三日。

右慶曆參政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問醫帖眞蹟一卷。國初人物。胚腪渾厚。柔嘉易直。不露圭角。殆更百年。而公始揭忠勁之準。與廉恥之維。以砥礪之。于是搢紳靡然知所宗向。氣節風誼。凜凜可觀。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質之孟軻之言。公其有之矣。遺帖所在。神物呵拱。豈曰翰墨云乎哉。帖以慶元庚申十月。得于槜湖士人張鴻過家。

贊曰。元氣在天。日星繫焉。骨髓在身。四體恃焉。王國之幹。公實似焉。有煒翰墨。抑其細焉。是書之傳。自尹氏焉。歷年雖多。人爭寶焉。彼名家者。衆或乘焉。脅肩夏畦。亦何利焉。一卷之師。覽者愧焉。

蔡忠惠書簡帖（十一帖・內第四・第七帖・楷書・第六・第十・第十一帖・草書・餘並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帖四行・第三第六帖・皆有尾批答十行・第四第七帖六行・第九帖十一行・第十一帖四行・）

襄至南閩。久縶微恙。動卽經年。憮廢書牘。冬候乍寒。禪體輕利否。歎上人者。遍遊山水佳勝之致。今將北歸。道過故鄉。因問動靜。十月十九日。襄白。寶月廣上人。

襄啓。今日遞中奉教。審皆候安豫。喜慰之極。泥上嘗閩北途。兵卒時有往返者。稍平安。卽嘗寄聲。福唐但寂寞無朋游耳。昨以疾懇求興化。庶其事少可以養痾。至今未得報。若不得請。今歲亦將滿二年。卽求早罷。且歸鄉闕侍親。絕慮怡神。去其病根。儻或遂安。復從仕矣。大意如是。不敢不盡也。襄上。四月二十八日。

襄啓。爲別日久。傾系良多。自抵京都。首承問書。感激賢郞迴日。適以縈冗。不果裁答。秋涼。宜下安豫。未期展晤。更自壽。不一一。襄白。崇班足下。閏月十七日。

權局爲新條。在任不得舉。恐知之。

襄啓。近以侍親還鄉。復過舊治。惟是耆老不厭昔年無狀。相攜見過。又以妻孥二喪。特爲祭奠。是日神靈中夕發行。至于酒食。以祭爲名。則神靈已行。理不可納。重煩厚意。但有感激。謹馳書謝諸老。幸爲達之。二月十二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知泉州事蔡襄頓首。潁川茂才足下。謹空。

襄啓。請補外郡。仍被朝恩。數年留都。無裨萬一。今緣私便。復爾遷陞。感慚之懷。何可言也。承問多荷。俟朝謝罷。卽造謁。不一一。襄再拜。元伯太尉閤下。（【案】第五帖・亦有尾批・而珂標題下小註止及第三第六帖・疑係佚去第五二字・）

送路之貺。應須踐言也。呵呵。

襄啓。兩日支體不快。今日開眼粗適。蒙手誨。并石本拙詩。詞翰無取。但欲寄名壁間。以爲榮耀耳。謹奉啓陳謝。不一一。襄再拜。公謹座右。

蓮花香合。附納宜州白蜜一匣。并鴨腳寄上。

襄近承解紱歸休。止足之戒。古人所慶。方深歎美。遽煩信問。感刻感刻。謹奉手啓敍謝。不宣。四月二十四日。襄頓首。致政太保足下。謹空。

襄近于返中馳狀.嘗達節下.兼竹末赤石脂.藥餌之急務也.泉山日得晝眠.節下殊無事.或讀醫書數卷而已.新傳多麗詞.述飲宴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謹奉手啓.不一一.襄上元伯太尉閣下.謹空.八月二十日.

襄啓.近經延平.得接少選之論.殊解邑鬱.嗣以在道日久.曾不襞留.逮至鄉閭.過家上冢.始于七日署郡事.溫陵號爲閒靜.然初至不免少有煩勞耳.春暄惟殺味調護.以慰瞻馳耳.不一一.襄頓首.君輔同年都官足下.十一日.

襄啓.別久可量思詠.初寒想動止佳休.僕來此如宜.頗留心于醫書.余無所從學.所知者.但得其迹耳.其尤難通者脈.故診切之要.計非文字可尋.須當有所傳授也.相見無期.日益馳戀.足下自愛自愛.不次.十一月五日.襄頓首.大隱何君足下.

遠承惠及嘉信.感激感激.林英赴漳州.亦垂訪陋居也.久處京華.得無劬走塵埃.或少留.當成資序爾.因風時飛教字.以慰窮僻.幸幸.

右歷諫官、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襄、字君謨、書簡帖眞蹟十一幅.分二卷.按朱長文書斷.合居而下.妙品凡十六人.而公居其中.筆法清妙.固天下所共聞.茲不復論.前八帖得之泉山人家.蓋嘉定壬午歲十二月.次三帖得之京師鄽鬻.及好事者.時日不復可悉記.國朝不以書取士.故士亦鮮以書名家.公歸然爲一代冠.而又將之以直節.養之以勁氣.不獨以一藝自足.此書之所以尤可尊也.卷中有從印識七.

贊曰.凌雲成而楷遂絕.太極建而書仍存.藝不足以名世.士亦貴于自珍.彼其之子.以賤待其身.而又安能以重望夫人.偉四諫之直聲.並翰墨而流芬.方其作元舅之碑.以伸天子之孝.拒佞倖之請.而杜褻取之門.則片言隻字之落人間者.世固待之以褚、顏之節.而豈復儕之于芝、繇之倫.後二百年.珂得而藏其眞.是蓋不特寶其書.而模楷其縱筆之妙.思又將因其字而髣髴其絕世之清塵也.

蔡忠惠趙氏風度帖（三帖．第一帖草書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二帖行書八行．第三帖行書七行．尾批二行．）

襄啓.秋間被命.升預詞掖.竊都下人事.遂不及修唐.走馬來承書.感激感激.數日前.忽有福唐之命.會汴流已涸.乃固辭之.恐知.陳公濟家問.尚在畿邑.窮困可知.壽星爲惠.嘉貺嘉貺.海品多無奇者.來年必循江下出.或有與南歸.使之泉南也.冬寒.若官善自將愛.臨書耿耿之至.不一一.襄拜上.仲地博士兄足下.十一月五日.

士安已至部.

襄啓.自執喪野外.疏絕人事.承存候還鄉.以禮不及往詣.不期眷記.遠訪敝廬.雖幽憂之抱.暫爾慰遣.然村舍寂寥.什無以爲具.非薄之禮.理應情恕.軒車北歸.繼以多故.久不果致謝.又增悚愧耳.冬寒.未由請見.願以時自重.副此遐想.不次.十二月十五日.襄頓首頓首.博士陳君鄉兄足下.

十月二十八日.孤子蔡襄頓首頓首.比有北來人.時聞動靜.少慰遐想.大幕事多.想煩贊畫.村居愁苦.殆無生意.幸而無恙.得以侍養偏親.號奉几筵.或裁答四方書問之外.閉門度日.如此而已.諸公想皆奉知也.冬寒.未由會見.千里馳想.服食自愛.不次.襄頓首頓首.公濟兄足下.

師迴書.近此月方示及.師迴亦訪及下處.子直且爾閒居.

東坡先生論蔡公書云.眞不及行.觀三帖風度.信然.趙令時書.

右蔡忠惠公趙氏風度帖三幅.越王之孫令時.字德麟.題跋眞蹟共一卷.予集諸帖.非詩文不別出.而有名跋不可離裝褫者.時別之.此其一也.德麟家居南宗.慶元丁巳歲五月得之泉山.

贊曰.前朝之名臣.承平之王孫.筆妙而跋眞.一旦而並臻.此蓋不特適千里而喜似人也.

蔡忠惠趙氏神妙帖（三帖．第一帖．前四行行書．後七行草書．共十一行．尾批三行．第二帖．前七行行書．後五行草書．共十二行．第三帖行書九行．）

襄自聞伯鎮出守越土.日遲使旌.尋得泗州所貺書牘.乃知滯留之因.計今當已至當潤也.兩浙三節度.盛爲君家兄仲所有.亦爲榮.何時當過錢唐.幸早治行舟.到杭少留.一笑爲樂.所望也.謹奉手狀咨候.不一不一.襄再拜.伯鎮鈐轄（知）府足下.

貴閤佳安.七月十四日.謹空.

襄啓.端午氣候微熱.想君執事佳安.書問殊慰傾素.臥龍珍茗.猶在日鑄之上.然頃年曾得日鑄.其品甚高.今之造茶者.不及曩時.臥龍前無此等.非精意不能至此也.春三月湖上閒游.時有篇什.今錄數首.要之.雖老尙管風物耳.不一不.襄頓首.伯鎮老兄足下.六日.

襄再拜.使至.惠書.感激感激.十六日.遂行至蘇臺.或更且遲留.如其不便.前路不過潤揚.艤舟.山水可游者.時一攬之.亦仕宦者難得也.還京日.尙在道傍.爲郡.猶可笑.懷爲一飲之樂耳.十一日.襄再拜.伯鎮尊兄足下.

君謨書.評者以爲本朝第一.今觀其書.尺信不虛也.建炎戊申四月甲戌蔣璨題（五行）.

予在會稽.得玩其石刻.今此又見其眞蹟.頗識其筆法云.政和丙申歲二十一日彥遠書（四行行書）.

說之嘗觀于吳門開元東第.丙申臘日.（楷書三行）.

張績獲觀.（楷書一行）.

蔡傳素同觀.建炎戊申四月十九日.（楷書二行）.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師.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變.予家所資.蕩無遺餘.老妻獨攜此而逃.未幾江外之盜.再掠鎮江.此帖獨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護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行書四行後缺）.

右蔡忠惠公趙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趙明誠字德甫.題跋眞蹟共一卷.法書之存.付授罕覩.此獨有德甫的傳次第.而將仲遠鉞、晁以道說之、張彥智績.俱書其後.中有彥遠者.未詳其爲誰.承平文獻之盛.是蓋蔚然可觀矣.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離兵革間.負之不釋.篤好又如此.所撼德甫跋語.靡損姓名數字.帖故有石本.當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來.叩其所從得.輒不肯言.予既從售.亦不復詰云.

贊曰.公書在承平盛時.已傳錢二十萬.趙氏所寶也.題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獻足攷也.易安之鑒裁.宜與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口.將與平生所寶之眞.俱佚吾老也.

蔡忠惠家書帖（五帖．第一帖行書五行．第二帖草書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三帖行書十行．尾批兩行．第四帖草書六行．第五帖行書九行．尾批兩行．）

襄啓.宿來尊候萬福.舟船已差得請.令人計會文字.背了特納去.徽著飲食愛重不宣.襄頓首.上著作叔

叔。

十叔大娘。將領兆孫密姐而下。各安侍奉。次親家縣君道起居。近爲患痟癖。乘騎不得。並不出入。飲食且如常。郡太四日入城甚安。陳家荔支一千顆附去。上縣君。不怪少。今歲結實不多。難得也。門中眷愛各安候。有荔支別分送去。次謝郎近得書否。不具。吾押付大娘。七日晚十叔不及寫書。郡太婆婆歸蓉扶護南還。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家。近謝郎來。始知寄家桐廬。日夕客途不易。葬事猶在冬間。爹腳膝未得輕快。只在新宅。時復到赤湖造墳。作歸百事如客。今來漸漸成次第。有糧食可以了當賓客。謝郎昨日來此相看。不具。二月十九日。吾押書送大娘。

兆孫以下安樂。續有使信。附書信。次人行速也。

謝郎秘校。近得杭州遞中書。并一官員處寄粉來。並各收得。聞秋涼方過嶺。極良策。道路遙遠。不易不易。近差奉使北方。已辭免得。甚幸甚幸。門中尊眷萬福。大姐以來無恙。襄乍抵鄉里。賓親叢集。雖得相見。曾不得從容。赴官日迫。難以滯留。上路各且安樂。所示具知。殊未畢也。到官加意詳明。奉禮在杭。兩次將書戒約。他全不聽。今日之患。必不能免。何故蓄彼有求勝之心。此無防患之心。日月既長。安能脫也。人還具此不次。襄書送林郎。

三娘將兒女安樂。甚思憶也。

右蔡忠惠公家書帖五幅。眞蹟一卷。予既贊公帖。又彙公家書。獨爲一類。按歐陽文忠集。公長女適著作佐郎謝仲規。此書是矣。猶不知林郎者何人也。帖蓋取之家藏。別而標之。不復紀歲月。

贊曰。家書正所以寄情之眞。不徒觀筆力之神。又有以見公之視身予盤而藏。以警夫人。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

宋名人眞蹟

蘇舜欽草書四詩帖（二十行。）

寄陸同年

忽憶前年科第後。此時雞鶴暫同群。秋風惆悵忽吹散。雞在中庭鶴在雲。

楚天

楚天遙望每長嚬。宋玉襄王盡作塵。不作瑤姬歌入夢。更爲雲雨待何人。

觀煬帝寶帳

淡文彩相作前王。傑情明珠不斗量。翡翠鮫綃何所直。千褌萬襦上青霄。

春晚

紛紛從此見花殘。已覺長繩繫日難。樓上有愁春不淺。小桃風雨凭闌干。

右廢陵湖州長史、滄浪先生、蘇公舜欽、字子美、草書白樂天等四詩一卷。予嘗觀先生草聖代懷素作。首篇如出一手。雅妙如此。得其緒餘。豈不足以名一世乎。滄浪蓋蘇州亭名。亦先生自稱。予得此詩于寶慶乙酉七月丙子。年月日時皆水。與滄浪之名。若合符節云。

贊曰。滄浪之存乎蘇。智者是居。夫豈知後二百載予得茲帖。而歲月日時之偶符。先生潔儒子之纓。而

予乃驅酈山之車。蓋已判然其兩塗。心之同。跡之殊。庶幾乎知者。

邵餗篆歸去來辭帖（界行紙。上[illegible]二十二行。）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以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淸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篆籀之法。難于華編。而又難于小字。邵公此作。遠過岳陽題署。豈其妙齡精力至到者耶。治平甲辰。子玉見贈。閿鄉驛同書。

余素不嫺篆書。以湖州君之奇之也。余安得不奇之。博陵崔公度識。（兩題並行書。共七行。）

元祐六年仲夏晦日。河中司理。司馬樵借觀。

會稽孫沔什觀。（兩題楷書兩行。）

紹聖二年。黃符營觀。（隸書一行。）

右慶歷隱君、沖素處士、溪齋先生邵公餗、手篆淵明靖節歸去來辭一卷。篆籀之學。自二徐後。惟邵氏先生之弟龍圖閣學士飶。蓋嘗以石經刻監學。名垂當代。而先生獨高蹈丘樊。終身不仕。故書蹟之妙罕傳。予嘗聞范文正爲守嚴瀨。作客星祠記。奉書先生。有曰。抵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于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於虖。亦可想其人矣。觀先生此帖。意與筆稱。自可挹栗里之風。于千載之上。雖幅楮猶可寶也。而況乎孫威敏、文與可、司馬才仲、崔伯易輩之題。彪列其後耶。彼在同時。已爲稱如此。又況乎□□□□。□□書郎柳瑾子玉家。柳以□□□□□□弗復可攷。予得之歲□□十月。本出德淸李氏之故藏。有李氏二印存焉。

贊曰。予江人也。挹柴桑之風。望廬嶽之雲。不惟傳篆籀之芸。蓋亦接鄉社之枌。摹寫淳古。發揮隱淪。獨並蓄于一齋。是豈不足以比乎松菊之存。意猶學之大畀。使知予者。得以附逸軌而暾絕塵。如彼崔公度。寄自湖州君。亦旣詑可知于不知。是亦審所因于嘗因。予于文正亦云。

宋景文言誌帖（行書七行。尾批一行。）

祁啓。被教已審。凡言誌者。是藏隧。記者是立之墓前。故誌備而記略。想已周知。然不敢不告。祁惶恐上啓。

君玉舍人執事。十九日。

張安道所撰五本納上。右乞垂示。

右皇祐翰林承旨宋景文公祁、字子京、言誌帖眞蹟一卷。公爲益部。筆蹟多散落蜀中。淳熙丙午五月。先君漕東川。得此手識歲月云。獲于閬才元侍郎家。

贊曰。旣有史才。又得點妙。今古言辭。事功談笑。蜀人之藏。曰維甘棠。我時其傳。以著不忘。

龐莊敏魁柄帖（楷書十一行。）

籍再啓。非的不敢上記。繫詑之懇。曷嘗暫忘。每傳謝誨。惟銘刻于中。并誠佳地。藏庇老軀。殊幸。常念當是時當魁柄。固多凝勞。中外倚賴。披接方□。切冀保衛。爲廟朝之福。不宜。籍再啓。

右皇祐宰相、侍中龐莊敏公籍、字醇之、魁柄帖眞蹟一卷。予家舊藏。題云。得之湖湘間。龐氏孫枝之仕于彼者。不復紀歲月。亦有藏書家二印。公輔仁宗。致升平。德服才實。媲于文富。謁勤較績。雖有大小。比之考室。均棟梁之用也。帖中有并誠佳地之語。蓋公自能相守鄆。繼以節鉞帥并門云。

贊曰。漢有德公天下士。皇祐相國實其裔。雖云出處有同異。今古龐宗開闢晦。我觀高風勵百世。未若太平以身致。鹿門遺蹤不可躡。載此書貴有志。

梁莊肅苦熱帖（行書十四行。）

適啓。前日承過訪。殊慰別後之思。苦熱。渡江、頗艱阻。尙稽馳謁。方甚企嚮。遽枉手教。兼惠土宜。祗紉勤眷。媿感深矣。就喜勤止順裕。尊闈□康、諸眷均慶。赴上有期未。旦夕過舟次。姑此區區不宜。適啓。志成賢令年家閣下。十八日。

右皇祐宰相、司空、侍中梁莊肅公適、字仲賢、苦熱帖眞蹟一卷。有藏書家二印。仁皇御四海。聖德如天。瓌材並生。無所不幬。如公之英敏宏遠。蓋輔拂之偉人也。而獨未以最稱。信乎思皇多士。所以致以寧之效于一時者。兹卓乎其不可及也。帖與杜祁公帖。俱易之京氏。

贊曰。盛世之英宰。固不可以一節議。方其尼朱梁之賞。沮端門之瑞。反四使之命。正皇儀之禮。其勁正如此。則胸中之所存。固是以用其字。微又何必徒取其遒美。惟得其物。尙寶此紙。

韓忠獻北道京邑二帖（並楷書各十行。）

琦再拜。府判祠部。春律尙寒。想惟體候休勝。自承入贊天府。更不領音教。諒京邑浩穰。甚勞餘力也。琦近更守常山。見已在道。于後月初可到本任。恐知尙賒款晤。切希順時珍愛。不宜。琦再拜。府判祠部左右。正月十六日。

琦啓。近忠彥與王仲保。相[illegible]至府。洊辱誨筆。且承勤止淸適。不勝感慰感慰。北道今秋大稔。至于梨棗諸蔬。無不成熟。農里皆言。二十年未嘗逢此。但河決肸濬東去。境魏之淸平夏津。恩之歷亭。永靜之將陵。滄之臨津、饒安、樂陵一帶縣鎭田廬。爲害不小。而徭恩寬數郡。化爲沃壤。信使道路無患。御河可遊故流。利亦多矣。天意豈可測耶。不宣。琦又上。

右三朝元國、尙書令、魏國韓忠獻王琦、字稚圭、北道京邑二帖眞蹟一卷。嘉祐治平間。杞天再傾。公手扶重輪。敷曜四極。晦冥以闢。淸寧以奠。蒸生萬彙。各適其所。勳烈冠彝鼎。聲光流竹帛。社稷宗臣。惟公爲克當之。首帖乃家世舊藏。云先兄吏部甫自四明假守還朝。時紹熙庚戌。先君實爲左司郎。家庭聚燕。互出名帖。見公眞蹟甚多。就拆得之。有藏書家一印。次帖以寶慶乙酉正月。借畔符宋表唐褒尙書

帖。得之大名。末有金工部印。蓋嘗爲金廷顯仕所得。用以識其藏。前後有六印。識帖中印名。用安陽戇叟。蓋公自稱。使留滄景間幾半歲。地多蚊虻。燎煙以熏。其紙半黔。珂嘗攝事淮海。親拜公像。故于慨想尤切。緊贊以傳。庶幾立懦。

贊曰。扶桑擎日。厥幹萬尺。以爲公筆。天誇平格。元圭昭錫。以爲公墨。陰陽闔闢。旂柱立極。見此偉特。太山絕壁。九河礪石。莫勵筆力。有雲五色。曾著瑞籍。多士辟易。聚天寶啓迪。豈以湖飾。如彼韋陟。公騎鵬翼。歸侍帝側。有是遺蹟。榮光交射。星月珠璧。終古不忒。維珂之得。再拜歎息。映丸執測。几几赤舄。尚想公德。永鎭下國。

韓忠獻早夏衆春二詩帖（草書十二行。）

早夏

脫帖吏休後。凭軒風快餘。濛泉增瀨急。新葉補林疎。
暑初天未熱。觀閣進輕涼。果熟愁枝重。荷生覺渚香。

衆春園堂上作

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瀲泱泱。新蒲弱荇參差綠。去鷺來鳧斷續行。一櫂輕波搖鷁舸。滿谿斜日曬魚梁。使君思拙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

右韓忠獻早夏二絕句。衆春園七言詩凡三首。眞蹟一卷。北塘衆春。皆在中山。塘始于宣徽李公昭亮。園始于公。公之記文嘗書于皇祐間。今三詩獨不載安陽集中。蓋刊刻失傳。輯萃弗整。雖前輩不能免。嘉定甲申二月。得于維揚。其筆法勁正。與公北道京邑二帖。宛然相肖。楷墨又皆一種。益有以驗其眞云。

贊曰。五言簡嚴。而意不迫。七言豐腴。而體不忒。意公彷徉于景物之間。所謂造化生意者。蓋亦畢寫于翰墨。如彼纖巧。旬鍛月鍊。又焉得以踐其閫閾。春晰夏假。默具帝力。公詩自然。于以觀德。

富文忠出身帖（行書十二行。）

弼啓。近小六歸。已曾拜狀。稱計城素。詩達聽覽。仲夏毒熱。伏惟大叔大嬸。尊體起居萬福。諸眷聚亦想康寧。此中上下粗且如常。不用憂及。葉郎已成出身。乃與科場一也。諒慰尊抱。諒慰尊抱。正遠趨侍可量瞻仰。暑濕切冀倍加保愛。少副下情。虔禱虔禱。不備。弼再拜大叔總監、大嬸郡君坐前。七日。

右兩朝相國、維師、韓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出身帖眞蹟一卷。家世寶藏。云得自遂寧守、故監察御史徐明家。有藏書家之印。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棠。況夫心畫所存。手澤攸寓。凡事業之所形見。功名之所發越。德望之所充積。揆厥繇原。眹于方寸。皆是物也。曷可不傳。茲以昭高山景行之思。

贊曰。其溫而惠。有青州救荒之意。其勁而竦。有北庭抗議之勇。其端而直。有鎭撫育度之績。萃是三德。發爲遺墨。蓋靜而正者。公之心。而用而變者。公之迹。端委搢紳。言字意親。我思若人。古社稷臣。

文忠烈治裝帖（草書十行。）

彥博啓。知郡承制。久別漸企。良深。專介至。辱書感激感激。末由瞻對。酷暑萬萬保愛。治裝西行。匆匆修報不悉。彥博啓。

右四朝相國、太師平章潞國文忠烈公彥博、字寬夫、眞蹟一卷。公以盛德元老。弼亮四世。勳勒彝鼎。詩爲光明。佩天下之安危。極人臣之福履。歸潞爲本朝第一。自唐世汾陽而下。未之見也。有是名德。著之翰墨。于後百載。維珂之得。三印繫後。傳寶無斁。歲登紹熙。在攝提格中秋秋夕。遺者羽客。

贊曰。德威堂中有漢相。衮然扶靈壽杖。龐眉鮐背猶克壯。手展炎圖開治象。虹蜺橡筆光萬丈。落紙珠璣筆默狀。渢然手澤端可仰。三復松高慨瞻想。

杜正獻與歐公書簡帖（前六帖楷書。後三帖草書。第一帖二十一行。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帖各十一行。第五帖十二行。第七帖四行。第八帖五行。第九帖六行。）

衍啓。此月初上記。爲兵驟罷。愆期直至中旬始行。果塵左右否。方傾想次忽捧眞筆。且審服舍間平常。差慰萬一。衍辱知之深。非有寸長。蓋明主憐其孤直耳。禮遇隆厚。雖則知感。或因染劘。曾爲語及。及沐誨諭莫匪假借。捧玩研味。不勝惕慄。顧自効之不暇。徒目緘祕而已。佩服佩服。衍夏秋而來。支體能惰。益不如昔。亦年齒使然也。後會無期。可勝悽惻。漸冷。動息適變。無至過哀爲祝。謹奉手啓布謝。兼問起居不宣。衍頓首。永叔龍圖執事。八月二十四日。

衍再拜。龍圖執事。違間半年餘。以眞切欽慕之心。則旋日不思矣。弟罷茶。不時寓書尺爲問耳。執喪又經冬。奉几筵外。伏計順變少安。祝史昆仲道長。衍比別時又衰。自餘不欲纏述。委順而已。凝寒惟保護是祝。不宣。衍手啓再拜。十一月九日。

衍頓首。永叔龍圖公。阜遐出書。伏審執喪盡禮。外體候如常。頗慰經年之別思也。衍老態病容。日有加矣。未知爲會之計。歲晏惟若時適變爲禱。謹奉手啓起居不宣。衍頓首。蜡前一日。

衍再拜。昨日蒙枉高軒。久陪清論。莫匪庇民之畫。罔知更僕之勞。歎服彌多。感愧彙至。比期謁謝。辱誨書。猥念衰羸。不校往復。雖認厚意。可喻靦顏。謹奉手啓。以代面述。不宣。衍悚息。上留守學士。鈴下。十三〔日〕。

衍啓。浹日之間。旌騎再至。諭以誕節燕設。俾預坐末。雖名交游。諧平分義。則天倫無異。止爲衰罷。不應來款。然承見諒。終負惕息。須當翌日前詣訪也。謹奉手啓代意。不宣。衍悚感頓首。留守龍圖閣下。申刻。

衍拜手。衍前日上記。以拜賜感愴。聞殆不成文。方悚息未已。猥貽眞筆。褒假非汪汪之量。何以至安。佩紉佩紉。速回答惕。駢集匪易。尤喜凝飭彌裕。差慰傾想。伏暇謁候次。謹奉手啓述謝。不宣。衍頓首。留守龍圖鈴下。二十五日。

希文猶在彭門。或聞疾勢未蘇。深可憂也。彼中必得的信。早晚到任。希文英奇挺特。百身莫贖。非鴻筆麗藻。何以旌其封樹。明公卓然高識。許即爲之銘。亦亡者積德之有感召也。聞之使人感慨何已。衍再拜。

蘇集編次。審已畢事。非大君子藻尚素異。何以及是。存歿增感矣。行狀鄉亦封納。未知此家子孫。胡以爲報也。同感同感。襄事皆日早希密示。千萬顒俟顒俟。思渴思渴。衍上。

右杜祁公眞蹟。公嘗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亦鎭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余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倡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乖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于公

有不能忘。娟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皆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楷書二十行。）

右慶曆宰相、司徒。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與歐公書簡帖九幅。眞蹟一卷。帖後有參知政事、六一先生歐陽文忠公修跋。二公本同仕仁祖朝。德業文章。先後相望。而推尊景慕乃如此。益信所謂不自高故能成其高。非虛言也。帖藏歐陽氏。故有十卷。今存者惟此。上有印識三十二。文忠名印一。又有建炎諫院印。在卷末。當是轉入藏書家。有居是官者。後復入丞相京魏公鏜第。其子司農簿沆。貳郡九江。暇日出名帖相示。因得以他書易眞祕及。實嘉定己巳歲六月。

贊曰。厚德如鄒公。黃鍾大鏞。和樂且雍。尊賢如六一。朱絃疏越。三歎廟瑟。道比志叶。不膠而漆。融中外之雖異。猶同堂而合席。思遺蹟而不可見。幸二賢之爲時出。所以前乎此。則致太平之明效。後乎此。則贊受遺之定册。既以廣元氣之運。亦以壽斯文之脉。然則淵瀾無縱鱗。風枝無寧翼。涵養成就。見此輔弼。故後世尤得以歸功于慶曆也。

孫威敏及物帖（行書。十八行。）

沔啓。奉別踰紀。疏闊附問。企渴何言。人至、承惠字及著文。足見智者用心之遠。而思功及物也。嘆服才識。故非一日矣。沔居發三四年臥病。自今春來。方有生意。朝廷不知。累被恩命。切切辭免。未能決去。又此重任。本差來江西湖南撫慰士民。中途改往廣南。衰病之質。惟憂瘴癘。增舊疾。不能保天年。何暇賊盜、爲已三矣。上章求免。未蒙允許。必須至勤切。期于得請矣。觀足下之文。病者安敢承當也。此事不免與余、楊、同其道矣。少年時無病。尚可驅策。如今何爲何爲。冬寒保愛保愛。草草奉聞不宣。沔上新除簽寺丞仁弟十一日狀。

右至和樞密副使、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孫威敏公沔、字元規。及物帖眞蹟一卷。按國史。皇祐四年。夏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八月辛卯。公自新知秦州。改湖南江西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公行至鼎。加廣東西安撫使。九月庚午。命狄青宣撫。而公副之。越明年正月戊午。遂敗智高于歸仁鋪。五月丁未。公登樞筦。致是帖。乃在四年之冬。所謂余、楊。蓋知桂州提舉兵甲余靖、同知諫院廣東西體量安撫使楊畋。俱以經制無功。被降黜者。開禧丙寅八月。予在京口蒐名帖。得此于金壇一名家。蓋與孫氏有連。傳寶其眞云。

贊曰。有文事。有武備。公之筆札。隱然可占也。兵凶器。戰危事。公之此事。非直一謙也。以公之才。持必勝之策。而于顧慮。獨如此其嚴也。嗟今之人。萬不一逮。談伊吾。望天山。乃抵掌而奮髯也。爾言則輕民之殲也。好謀而成。視吾筮也。

歐陽文忠索碑遺居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尾批四行。第二帖八行。）

昨承見索碑陰題刻。今已勉強。多病衰退。文無次第。不足以道述盛德。多媿媿。汴渠已淺。阻舟行不通。郡齋甚靜。又得君謨一二餅新茶。但無知者一啜爾。安撫不久應當到彼。寂不聞其有所爲。恐知之。見許碑文。不知何時可去。請幸留意。恐公旦夕有新命耳。已寒保重。不宣。修再拜。

碑陰如刻石時。前後勿加題。并官銜並不要。其中亦要題空起。只明天子一處空。其餘不要空也。貴稍近古。恐知。

修啓。公私多故。無由少豫問燕。惟深企仰。秋寒喜承體氣清安。敝居安敢爲久計。謾以小姪孤幼一房新來。遂欲邀一寬處。既而貨得旁舍數間。遂且不移。苟度時日。若獲脫去。謹專如教也。人還聊此不宣。修再拜。通直內翰執事。二十六日。

右治平參政、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索碑遺居二帖眞蹟一卷。予贊率更及杜祁公帖。嘗叙公跋矣。雄文直節如公者。獨未特表出于籤縢間可乎。近世傳公帖多楷書。顧未見行體。今首帖清逸絕俗。如神仙中人。擁絳旌。鳴翠旂。下上乎九光三辰之表。次帖端雅縕藉。如蓬掖之子。鏗希瑟。晉垂紳。步趨乎杏壇槐市之間。兼二妙之能事。揭千載之傳信。幾世幾壓。固可望而不可卽也。一以寶慶元日。得之金沙朱翌亮父。有舊印識三。一以是歲五月得之歷陽張汝昭。無印識。

贊曰。公于率更。每稱書家。是書之傳。似耶非耶。書出于心。健勁且方。世多公書。行或未藏。易方而圓。飄飄若仙。楷以其人。行以其天。堂堂斯文。維軻與雄。我觀二書。如或見公。

唐彥猷談奉得遂二帖（並行書。十三行。第一帖尾批四行。第二帖尾批一行。）

詢啓。昨者經途。幸得談奉。迫于行邁。不能從容。仍煩出郊。足見勤止。別來動息如何。介至辱書。并示佳什。獎愛之厚。何以克勝。續當繼和。少酬淑貺。衰拙無狀。方臨劇郡。或有所聞。幸冀見諭。秋凉自愛不宣。詢頓首。十二兄。二十九日。

杭艦不佳。輒送木蘭二十四器。以爲重九一醉之資。二郎謝書。三郎不見蘭名。更宜寬勉。尊嫂萬福。九姊同此。

詢啓。近元昆虞部。行脅奉書。想尋得達左右。暑濕不審。哀慕之外。動止無爽。姑蘇自月初卽淫雨相仍。民田頗以爲苦。今尚未霽。不知餘杭何如。吳中卑濕。殊可患。兼往往因此爲疾。吾兄嫠居且踰年。久寓于杭。還相安否。咫尺不能面奉。徒勞引領。餘宜自重不宣。詢再拜。正叔國博。五月二十三日。

貴眷各想平暢。

右治平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唐公詢、字彥猷、談奉得遂二帖眞蹟一卷。今祕閣翠玉堂帖。嘗有公書。以此帖校之。眞出一手。蓋奇筆也。帖具藏書家大小九印。首帖得之錫山。次帖得之上饒一士友家。皆嘉定癸未歲。按國史。公始以任進。繼賜奉常第。徧歷清華。才學備于昭陵。朱長文續書斷所謂筆迹遒媚。躋之能品六十六人中。又謂行書學歐體。殆非誣也。

贊曰。公于國史。以好硯稱。石焉取斯。蓋協其能。遒媚之觀。在此尺紙。善工利器。予鑒如此。

曾宣靖類見帖（楷書。八行。）

公亮啓。暌違未幾。傾詠良深。訊介茲來。特函垂貺。遠迓勤禮。彌切感悰。方卜首塗。祇修類見。卽諧披覿。預積欣愜。秋氣未平。公餘善愛。謹復手書爲謝不宣。公亮拜啓。監倉判官左右。

右三朝相國、維師魯國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類見帖眞蹟一卷。亞勳之家。侑食之典。熙寧之詔。維見可觀。相業所存。固毋庸以詞贅也。慶元丁巳四月。予侍親在閩。得于泉之好事家。蓋公桑梓云。

贊曰。公在嘉祐。輔政受遺。如畢公高勳烈堂堂。奉同而隋也。公在治平。清淨畫一。如曹相國。德心休休。

比規之隨也.公在熙寧功成身退.如裴中令.謹焉晉考.樂以全其歸也.帖字宛然.既莊而復奇也.周密無間.筆法繇此推也.予得而藏.尙可以想麒麟之英姿也.

趙清獻勤潔帖（行書四行．）

節之.戶曹甚極安否.日來秋賦如何.恐十一月初歸長沙.提舉懿州城寨.必恐密恩.茲可喜爾.光欵如篇.千萬勤潔自重.至禱至禱.七月十二日抃白.

右熙寧參政、太子少師、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勤潔帖眞蹟一卷.公有惠于蜀.西州人多寶遺墨.先君游潼川.得此帖于小溪文氏.不記歲時.

贊曰.爲御史而稱以鐵面.宜筆力之健.尹成都而琴鶴以行.宜字體之清.書法何出.心即其物.可以比魏公之笏.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一

宋名人眞蹟

王文公赴官修學二帖（第一帖行書七行．第二帖行書十一行．）

安石啓.承誨累幅.豈勝感慰.初謂優游園宅.足慰親懷.乃知黽從赴官不久.煩著尙在.實倍自調.啓.令兄想侍奉佳福.安石啓.推官足下.

吾在此粗如常.得弟書.喜安佳.歲莫豈勝瘦想.不知行李何時至此.日以企佇.切好將息.累得十姪書.切有便更寄書來也.十四十六念一等.孫安佳.思憶思憶.十五切修學.有便寄書來也.六弟日夕往來.七八姪十一姪當相見.諸不一一.思憶思憶.押送七弟.

右熙寧宰相、維師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赴官修學二帖.眞蹟一卷.士所患無學問.無氣節.無望實.無力執以遂其志.以得乎君.以澤乎天下.以被乎後世.公蓋兼而有之.而又遇有爲之主.伸可爲之願.顧其效獨反是.予每竊慨歎.嘉定乙卯之十月.言登鍾山.其巔有隱君子焉.卒然問公之爲人.答曰.如其字札.退而訪遺墨.又一年而得之.併致數帖.益復有感.因重歎曰.是隱者其知言歟.

贊曰.態騰踔而多疏.意軒昂而多趣.倏焉如驚電之駒.沛然如縱壑之魚.使之爲山澤之臞.抑是道以自娛.開清風而興起.望膏澤之沾濡.借寸所形.粃糠金朱.豈不毅然大丈夫.然而律之以芝繇之法度.攷之以羲獻之範模.雖行楷而已變.篆隸草而多拘.願欲以之擅八體.教六書.合天下同軌之車.而不

容有一轍之殊.茲其所以僨于康莊之衢吁.

呂參政示諭帖（行書二行．）

示諭云云.良級厚意.孤生乃今知所芘賴矣.遠書不復覼縷也.惠卿上.

右熙寧參政、觀文殿學士呂惠卿、字吉甫、示諭帖眞蹟一卷.嘉泰甲子四月.得之書上.

贊曰.發知己之私書.謂其自隱于齊年.彼云云者.使或人亦指以詭秘之跡.夫孰曰不然.准君有義.本無黨偏.嘗熙寧側席以求賢.惜公之所芘賴.求諸人而不求諸天也.

韓獻肅詞垣陞對二帖（第一帖行書八行．第二帖楷書二行．）

絳再拜.久別瞻渴.向在京師.以待罪不敢通問.比來頗尾.亦以省咎之餘.京師交親.亦不敢致書.雖聞進陟詞垣.但深懽抃.春寒尊候萬福.未由展晤.伏望爲國自重.不宜.絳啓.上提舉修注舍人閣下.九日.反劄.

絳啓.前辱臨貺.未陞對.尙稽謝晤.重有餉饋.但增悚刻.餘留面悉.不宣.絳啓.上知軍內閣仁弟.

右熙寧宰相、司空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詞垣陞對二帖.眞蹟一卷.有凝書家四印.先君嘗凝.云得之南澗韓元吉家.維桐陰之韓.世族鼎盛.與相之甞鼎對.公又以材輔神祖.光于芝闥.蓋天相者德之門.而以世業名稱.亢其宗者.

贊曰.東坡先生.嘗贊王仲儀.歷敍家世.起晉承魏.而以其佩玉劍履.不當與窶人子齒.尙攷此言.則是狐貉足以起縕袍之羨.輕肥足以致簞瓢之恥.予意未必爾也.觀獻肅書.清婉遒美.雍容自喜.同而不倚.流而不廢.以筆勢而格風義.即字法而泝源委.蓋當其家庭詩禮之間.已具此廊廟大臣之體.然則即眞觀似.以彼視此.其有旨哉.其有旨哉.維桐之陰中條旋旋.寶是幅紙.與鸞鵠峙.

韓獻肅古法書詩帖（楷書五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追懷餘思凜生風.〇潁川韓絳題.

右韓獻肅古法書詩帖.眞蹟一卷.韓氏文獻之盛.甲于本朝.寶軸之藏.奚簽錦標.意其於宮眩奇.落落珠璧.俱不在乙品.惜乎徒見其詩.而不知其所傳家者.爲何等書也.予生平有好古癖.嘉定乙丑五月.在蕭寺偶得此帖.撫而歎曰.能藏十襲.固有嗜好愈于予者耶.是不可不贊.

贊曰.韓氏之寶軸.文獻相續.寓其盛居.易知夫高賢之何以見取.忠義之孰爲並錄.遺篇之若褚若柳.手筆之或顏或陸.想其錦綢在庭.瑰瑞韞櫝.名蹟争麗.榮光相燭.既追懷古今之不朽.見嗜好酸鹹之可卜.是故詩者題品之攸寓.贊者歌詠之不足.即此帖之藏于寶眞.殆所謂同工而異曲者矣.

吳參政炎海帖（行書五行．）

奎啓.炎海未遑祇謁.悚仄悚仄.人至辱手翰.兼惠鰒鼓海物.已收.感激感激.拜聞不宣.奎拜啓.君玉修注學士.

右熙寧參政、參政殿大學士、吳文肅公奎、字長文、炎海帖眞蹟一卷.公以正君經國之學.絕世知人之識.振輔三聖.翊參萬微.風績昭宣.具記史牒.遺墨所在.宜乎流傳百年.共識傳寶.君玉者.氏王名琪.仕至密學.歷東南名鎭.有聞于時.其視公蓋君子朋也.紹熙庚戌.先君在從班.見此帖于羅春伯點家.云其家尙有子孫.居于江右.故得之.因轍以遺.

贊曰。公以四近事三朝。絕識岩峣。心書以昭。帖出于近世撫臣之家。又得以記先友于昔僚也。

沈叡達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尾批四行。第二帖十三行。尾批四行。第三帖十四行。第四帖十一行。第五帖五行。尾批二行。第六帖三行。第七帖六行。）

十郎得示。問承館署佳勝。閤中安裕。甚爲慰也。二弟皆在成均。治家事想亦不易。親僚上下。不能無勞來恩意也。何時調官。計亦不久。師每知垂郵。今幸得代。而慮者足以爲介。雖出于僚府。亦賴推轂也。甚喜甚喜。老夫山間粗奴。當待盡其餘日爾。不足道也。人遽匆匆不一。不一。遂書寄齋郎。五月二十八日。

文叔必不恨。有書秀叔聞已解。臨渙今在何許。二弟處有訊託中意。未及別書也。今歲大抵多發疥珍。永仲兒女皆病。茲亦已安矣。

遂啓。比奉書相各徹侍史。前辱賜教。及二山詩。若見顏色。所道昔游甚詳。已如坐吾庵中矣。誦玩無斁。尤深感慨也。即日動止何似。十四縣君安勝。新婦煩爲姑愛恤。不見其尤。甚幸甚幸。遂于此如故。來春得張郎成婚了。便無復累胸中者。人生正爲業來。夙昔能修證。必不及此。正當一念不動。如枯木。如死灰。當來初有分爾。咄咄無益也。歲方終。氣候凝深。千萬爲國加愛加愛。不宜。遂上穎叔閤下。十月二十八日。

示諭倉使者已許諾至感。獻父吏茸終之得一職則尤佳。復爾妄想妄想。近得巴陵一相知書。子公已逝。過彼久矣。今想已至春陵也。

遂啓。京師區區人事日繁。不奉書遂五十日。感節懷思。但有悁結。即日不審履此夏者動止何似。太夫人萬福。門中眷愛安勝。遂即此粗遣。愛閑多病。官局亦無事。乘興即往。不然杜門數日。亦無吏責。卜居城西。地名桃源。小有園林亭榭之樂。足以養妻子度歲時。進無所營。退有所得。而庭闈不遠。其餘尚復何求哉。但未聞佇命。日以遲俟爾。未卜相見。千萬善愛善愛。不宜。遂再拜。穎叔閤下。五月五日。

小兒爲吏無狀。所以庇于大廈者。不止逃謗也。又蒙其上官薦寵之。衰門弱植。豈其所宜。當此穎叔之惠。爲不淺矣。感刻感刻。十四縣君安勝。齋郎以下諸眷。計無恙。安行南出。遂成姻事否。駙蕃托于庭門。尤爲欣幸。素道有兒女在其外氏。甚無聊。此雖攻苦食淡。爲不足慶。亦可養其一二。今有書託安行。與帶來。更煩穎叔爲一言。女子荷慈顧。舉家銜感銜感。遂上。

大鏡方鏡三匣。枚合。先送去。照臺并枕。近晚可得。船必未行。有定日。希示及。遂送十物。并依元約兩數。昨日當面上。

十郎十一郎安勝。諸眷無恙。修婦安否。前謝十一哥書。不知何時西上也。念渴念渴。遂。

十四縣君安勝。不別書也。知蠡室遂至都下。冒暑涉秋。佳否。十郎調何處官。十一千郎。必各已試歸。聞在南廟。必遂高擢。行聽喜報也。廿娘安否。此中粗遣。山間殊無京塵。但朝夕不忘思想耳。向冷千萬多愛。未及專作千郎書。老懶不訝不訝。

右熙寧審官西院主簿沈公遼。字叡達。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公、師其筆法。王得其措。曾傳其楷。再世三秀。厥惟聞家。不幸以罪廢。其事見于王明清揮麈錄。卜居池陽。名與齊山俱高。遺帖固可寶也。淳熙壬寅。予兄大用守池。得之以遺先君。有藏書家印十有二。

贊曰。步淡筆談。敝公之論書曰。書之神韻。雖得于心。書之法度。必資于學。分制有法。均停相若。三四合體。上下齊脚。多寡不牽。乃異世作。今視其帖。信乎其嗜之專。而見之卓也。雖然。必在當家。習亦有源。存

中晚前文迹比肩。顧翰墨文章之不殊。而俱未若公之知音。知言伊何。以神合天。古人之良。意在筆前。

沈叡達昭君詩帖（銀絲界行紙寫。楷書二十四行。尾記三行。）

閭明師爲余鼓琴作昭君操。因感其意辭以贈之。

王昭君。漢宮女。生如桃李華皖皖。託朝露。不向春風榮。摧折在泥土。恥將黃金市顏色。空得君王一迴顧。黃門扶我上車去。遙望漢官隔煙霧。十年氈下學畫眉。不知還爲蛾眉誤。中間悲怨或易忘。如今獨愁那可論。夢中時復作歌舞。滿目異類誰與語。胡風日夜驚吹沙。不知春來復秋去。一生此恨終難言。獨自撥琴傳作譜。傳作譜一曲未終淚如雨。我來都城下。黃塵厭羈旅。道人爲我試一彈。使我超然爲懷古。

熙寧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普淨僧舍寫。錢唐沈遼叡達。

譙國曹誦貫通。曾觀叡達書。元豐辛酉上巳日題。（楷書二行。）

右沈叡達昭君詩帖。眞蹟一卷。昭君之詩。出于文人才士之手。蓋不可勝數。而公獨託琴以弔古。卽古以寓情。是有足稱者。曹誦本濟陽王佾諸孫。戚里家子。紹聖間仕至樞密副都承旨。與公歲月僅相後先。而已知敬慕如此。則公之書名。蓋已久矣。帖與寶晉四詩同得之京口。

贊曰。玉徽十三。維以寫聲。支郎何心。寫脂粉情。漢塚春青。塞霜曉白。千年之悲。表此遺墨。

唐林夫經由還家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七行。）

坰拜啓。坰比者經由。屢承垂訪。意愛之厚。感荷何言。敝舟當候別。親賓相餞送至連日。解維。此心瞻望清風。不勝戀戀。春氣漸和。惟千萬保重。以副頌慕。謹奉狀少代面違。不宣。坰拜啓。僧監吉祥上人座前。謹空。

二十五日。

坰啓。昨夕還家。遂四鼓矣。其荷延遇之厚。固可知也。經夕尊體想佳。已面聞辰刻東亭備早饌。上邀車馭。望枉臨。幸甚。坰再拜。彥遠尊兄執事。早刻。

右熙寧同知諫院唐公坰、字林夫、經由還家二帖。眞蹟一卷。公初以新法進。賜第奉常。階清顯矣。既乃以人心之未合者。廷斥大臣。至叩殿陛。甘貶黜而不之顧。元祐間僅歷鄂、湖、泉三郡。而不迄用。豈以其悔之晚耶。公蓋知制誥彥猷之子。父子有能書名。東坡有詩曰。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墨海戲鴻清詩不敢私盤篋。人道黃門有父風。蓋以公比晉衛恆也。噫。斯亦足珍矣。前帖得之僧元明。次帖得之吳越錢氏。皆在京口時。

贊曰。國朝之士夫。于書鮮留意。而況乎父子之懿。如公亦可謂善繼者矣。東坡蓋許可。比之晉二衛。質之斯帖。具有風致。雖予亦將謂之無愧也。

張子野詩詞帖（行書。藁本。第一帖六行。第二帖七行。）

韶和上。先頓首。（前闕一行。紙損不存。）

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依靜上鈎欄。晚花露重香偏細。春女衣輕體尚寒。曲水略殊今日事。南湖曾奉昔人歡。郡圖可許增新致。幾處模傳畫樣看。（此地舊南湖。是逸王弟。嘗分主蘇土。南湖即王弟。賞賓有嘉時亭觀材存焉。[案]此注。逸字、湖字、賞字下。俱有闕文。）

射（前闕紙損。惟存一射字。）

射藝功多暮未疲。欲將庭火繼西暉。弦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竟日中支矜互勝。傍人如堵見

終稀。不知變燭沙河上。誰得牛心一割歸。（師曾有變燭沙河中觸鼓之句。昔王愷有牛。名八百里駮。與王濟對射賭之。一發中的。遂探牛心。一割而去。）

張子野在熙寧間致政。來往杭霅兩郡。是時東坡先生、楊元素、李公擇爲守倅。陳令舉、柳子玉、皆在。蓋一時文章鉅公也。子野年八十餘。視諸公爲丈人行。東坡次韻春遊一篇。推仰之意至矣。此卷有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窗偸靜上鉤欄。又射弓詩云。黃昏聲應手裂竹。鑾旗影翻風戲鳥飛。絕類張文昌也。每展卷想見其多才淹倒。良可秘護爾。庚戌十二月吉。霅溪老人關演子長。（行書一行。）

東坡祭張郎中文云。微詞宛轉。蓋詩之裔。謂其精于詩詞也。此書風流蘊藉。又詩詞之餘波云。建炎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會稽關注書。（行書四行。）

右熙寧郎官張公先、字子野、手書詩二篇。眞蹟一卷。公詞名滿天下。三影之作。膾炙迨今。方熙寧時。垂車自怡。往來浙右。霅上六客。公蓋預其一。壽俊者耆。風流蘊藉。蓋蔚然承平典型也。帖以粉牋。字跡已半磨落。二關子長子東跋語具焉。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氏。

贊曰。觀水以心。本乎知者之樂。取射以藝。皆諸巧者之中。時雖後先之不同。意或迭取而互用。何範體非字。謹心縱。是曰仁祖太平之詞人。遺帖之存。固宜後世之知所重也。

王文恭易濟帖（楷書六行。尾批二行。）

十五姨縣君玉履萬福。聞所苦猶未平。嘗記揚州法雲寺。有一居院。有素傳背藥。傳治癰無不愈。試一用之。郡君再三中懇。不及別書。謝惠瓜薑。今附酥一桶子。珪上。開郡無所施。當且易要路一濟也。

右元豐宰相維師岐國王文恭公珪、字禹玉、易濟帖眞蹟一卷。舊藏京師士人司馬若谷家。有藏書家二印。慶元己未歲六月。借諸帖見畀。自官制之行。公爲首相。終始事神宗。實膺眷簡。文鳴三朝。位冠百辟。書固不可無傳也。

贊曰。以文致身。以恭奉上。翰錄筆態。矩矱心匠。論其高格。則得紆餘曲致之體。攷其縱逸。則妙雍容不迫之態。儼佩玉之度。肇官儀之創。首辟班見。大廷宏敞。方觚穎之發揮。蓋已具此氣象。曰誰之書。元豐首相。

吳正憲歲端帖（楷書八行。）

充啓。歲端之[illegible]。履福茨來集。未遑修染。荷枉書縢。感懌之深。何可勝道。未諧款晤。更冀爲時自壽。以迓寵擢。不宣。充頓首。知府司勳左右。

右元豐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侍中吳正憲公充、字沖卿、歲端帖眞蹟一卷。神宗勵精政事。公以元臣振輔採。雖屢遭排擠。而君臣之際。獨無間然。殆必有得乎帝心者。慶元己未歲六月。中都士人司馬若谷以數帖授予。是書在焉。亦有藏書家印二。

贊曰。濃如夏木森蔥蒨。淡若秋波橫組練。端方亭亭復妍婉。有肉不俗骨不軟。情與字楷意蕭散。如在竹宮樂間燕。九光玉籍觀文殿。字曰沖卿諡正憲。

司馬文正集序帖（楷書九行。）

集序前日已白堯仁。更請一簡。咨之光非敢憚煩。但以荒惡冠于相公文筆之前。太爲不知量故也。惶悚惶悚。繼承示諭以相公作御史時會乞召還孔范。其草在否。得所資也。光再拜太傅十九日。

右元祐相國維師、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集序帖眞蹟一卷。公以道自任。以致君以拯民。積之于身。達之天下。如洪河大川。由源迄流。初匪二本。故其在伊洛。則密雲屯膏。而四海望其澤。在廟朝。則九鼎作鎮。而神姦不能窺。至矣哉。合內外。貫天人。感通混融。一誠而已。予蒐羣帖。久未得公書。日夕以爲恨。紹定戊子三月。客有持以示予。[illegible]亟取翠玉帖校之。筆勢毫髮無小差。再拜驚喜。遂購以備祕笈。詳攷帖語。恐是答宋莒公家子孫之求集序者。孔范以言事去位。在明道末。莒公時爲諫官。目爲御史。或記憶之訛。

贊曰。道本于身。眞積乃全。貫以一誠。雖人實天。元祐之初。帝賚良弼。匪康其躬。爲民而出。龍起于洛。雲興于嵩。有澤其霑。四海之豐。方其未驟。一念下士。九關雖扃。彌此守虎。及其既用。草偃惟風。羣賢鱗差。滃然而從。天以誠開。民以誠格。混融流通。何索何獲。有崇南山。太平之基。嚴嚴其瞻。維公宜之。卑位不欺。涵泳浹洽。心畫之作。爲天下法。取人以直。持己以謙。豈徒幅牋。二德之兼。榮光燭天。公書在櫝。有德有言。溫其如玉。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二

宋名人眞蹟

蘇文忠公書簡帖（十七帖。並行書。第一第四第十四帖各七行。第二帖八行。第三第六帖各九行。第五第九帖各五行。第七第十三帖各十二行。第八第十五帖各十一行。第十帖十行。第十一帖十四行。外日一行。第十二第十七帖各六行。第十六帖十五行。）

此中近忽有一人能畫山水。極可愛。本無人知。僕始擢之。居人過客。爭求其筆。遂漸艱難。異時必爲奇物也。今將一軸奉獻。如要六幅圖。但與一匹細畫絹。錢兩千省便可也。于軾納未敢劣耳。軾又上。穉父內翰兄執事。

軾啓。謫辱訪別。豈勝悵然。知只今就道。無暇往見。後會未期。千萬珍愛珍愛。藥數品可備途中服食。不一不一。軾頓首先輩吳君足下。十一月十一日。

軾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蒙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冀以時保練。不宣。軾再拜。知郡朝奉閣下。十一月二十三日。

軾啓。昨日辱延顧。愧感愧感。改日伏惟福履勝常。田賦不知取得未。幸爲督之。得早見果決爲佳。船久留恐不便耳。不罪不罪。軾再拜。處善宣德年兄。一日。

楊都巡本欲作書。適得書云。欲來衢州。恐已起發。更不作書。若尚未。且爲申意。盧處士。軾又問令兄先輩。不及書不訝。

軾啓。辱製車都賦。孫于范子功處得本。諸公傳玩。幾至成誦。非獨不肖區區仰服也。示喻欲令作跋尾。謹當如教。顧安能爲左右輕重耶。適苦冗迫。少暇當作致之。軾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軾啓。適辱寄惠。伏讀慙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令上。不卽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怍。晚來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冒過分。實內自愧。相見不免踧踖。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諮。惟原自愛。入夜草草不宣。軾再拜。仲東先生足下。

軾啓。人還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承熙局乃爾繁重。君何故去逸而就勞。有可以脫去之道乎。外邑雖蕞爾。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四明既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不能勝著中登舟耳。其餘書不能盡萬一。惟保愛保愛。不一不一。軾再拜。子豐正字親家翁足下。

汝陰之別。忽十餘年。不謂復此會合。增感豈也。書教累幅。勤重愧佩。厚意之人哉。寫手簡草略。恕之恕之。

軾再拜。

軾啓。適恰遣人奉啓。辱教。且審起居佳勝。召食固當依命。爲章惇在武昌見候。軾來日又齋素。必難趨赴。且望恕察。晚當拜見。忽忽奉啓不一。軾再拜。安常處士足下。

軾再啓。謫居已再經春。徒以知罪信命。故受之恬然。除舊苦痔外。亦無甚恙也。杜門少出。所云擕青衣童步松下。好事者粉飾也。維淬初過時。一至其下耳。後亦不復到。叔弼亦久不得書。中間得書報。去年二月間仲純之子。臨邑尉懸者有事。意已知之。所云病者。乃其閤中也。後聞已安矣。此中眞井底。了不知北方事。風物御粗可。但無從藥耳。軾再拜。

手啓上文公大夫閤下。軾謹封。

疾疫方行。家人皆病。老軀亦自昏顦也。兒子方合藥救療。不果往見許君。且爲致意。疲倦不別簡。不罪不罪。知幾日成行。已遷舟未。軾又白。

軾啓。去歲途中蟹聚。遽別可勝悵仰。遠辱手教。感慰殊深。比日起居佳勝。軾衰病增劇。不堪繁會。適值艱食之歲。未敢別乞閒處。勉強度日。坐候汰逐耳。未由展奉。惟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軾再拜。明夫提刑朝散閤下。六月十六日。

令子先輩。疊辱臨。終不克款。奉後會未期。臨紙黯然。惟侍奉外多愛。以就遠業。軾附白。

所要文字。爲連日人客。不暇繕寫。得納去也。

軾啓。近別想體中佳勝。田事想煩經畫。今遣姪孫齎錢赴州納。有所買牛車等錢。本欲擘畫百緡足。今只有少陌請收檢支用。如少。不過來年正二月。續得面納也。餘惟萬萬自愛。不宣。軾頓首。公裕蔣君良親足下。十月十二日。

曹濟夫得三舟。許爲多載米來。不敢指定石數。但請問濟夫。看可帶多少。卽依數發來。切望留意。少濟都下所闕也。丁卯年租米數。且使一報。爲冗迫。不及寫單。家兄弟諸且致意致意。軾又上。

象託曹濟夫買少漆器。仍于公裕處支錢。乞依數付與。諸事不免一一喧聒。向時姪孫帶不盡米。知寄在強景仁家。如未曾寄與人來。可便付濟夫也。

軾啓。遠蒙惠書。甚荷勤意。比日起居安否。盛年不出從宦。竭力報恩。但眷戀鄉井何也。新年宜早赴部。切

祝切祝。惟順時自愛不一。軾頓首。殿直陳君足下。十二月二十九日。

軾再拜。近承范子豐傾喪。親契之深。伏想同增悲悼。蜀公爲老有此感戚。賴公過從時。相開曉也。軾再拜。

知君貧甚。僕亦久客乍到。未有以相濟。只有五兩銀。（鋌二錢）且助旦夕薪水之費。不罪不罪。舍弟想旦夕過彼也。忙甚不悉。軾又上。

右五帖翰林學士承旨東坡先生蘇文忠公軾字子瞻書簡眞蹟十七幅分三卷。惟先生立身大節下睨萬古。剛毅邁往之氣。固宜磅礴八極。流見于翰墨文字間。今觀其書。澹泊淳古。委蛇不迫。藹然有畎畝忠愛之意。剛態毅狀。見諸書法。內七帖本家藏。後六帖得之九江士夫家。所齎皆有付受。次四帖散得之不與建鄴、京口、維揚。月日次序不可悉。著有流傳好事家。及先王故印識。乃雜襯而彙傳之。

贊曰。雲濤稽天。睨而陵之。神龍在淵。領而馴之。一世諞諞。稚而齒之。節堅氣全。墨卿卜之。淳古簡嚴。之、蘇僕之勁。直不然鑑鮮目之。覷。（【案】韻脚二字。未詳所出。攷唐韻𥈤與覷同。疑不中。疑作蔑。蔑覷二字音相近。或卽此意。）

蘇文忠金丹帖（行書三十九行）

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秋冷竊惟道體勝常。軾蒙兒如昨。窮約愈久。念道漸熟。常佩至言。不敢失墜。今年春夏微疾。遂杜門謝客。而傳者過實。以爲左右憂入秋來殊佳。健于道雖未有得。而與時浮念雜好。殆灰滅矣。先生丈丈慇其有意于此。當時發藥乎王郎北歸。慰喜可甚。恨不得助舉一觴耳。疑喜過人何翅東路欲等王郎初別時意味。豈復有絲毫在者。則今日會合之喜。又與造物皆逝矣。近者孫嗣宜德赴假師託寄帶拜二簽去。不審達未。已令兒子往荊南買一官莊。若得之。遂爲楚郢間人矣。每念違去几杖。瞻承無期。未嘗不臨風嗟惋。萬一天恩放停逐。便當不遠千里見先生也。今有少懇干求。不罪不罪。軾于門下至厚。先生有金丹奇藥。而不以數粒見分。實未免耿耿。若遂其請。謹藏之耳。未敢服也。舍弟在筠甚安。豈其牽復解去。得相聚少時。近以公事爲一倅所怒。据摭百端。雖未見可以害渠者。然已滯牽復矣。行止飲啄。非復人事。亦不能念之也。厚之奉議。且在左右否。先生還來復有幾孫。歲行晚。江淮風物淒緊。坐念齋閣蕭然。黃花白酒。有與共者乎。乍冷。惟乞萬萬爲國自重。閒居乏人。止用手啓。倚筆不覺滿紙。惶悚惶悚。謹附承動靜不宣。從表姪蘇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八月二十二日。

右東坡先生金丹帖七紙。眞蹟一卷。先生于樂全以道相從。投石以針。不約而合。誼兼師友。蓋所謂千百載間二人而已。帖在先生爲黃時。金丹事他不見之記錄。惟蘇黃門龍川志略曰。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然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輕舉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猶枯草敝絮而從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後十餘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非年乃成。公喜告予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問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如此則眞有是也。予平生藏先生帖。淸逸眞妙。惟此爲最。日閱諸藏書家帖字半世矣。亦未有一紙可與此帖並者。瓣香之敬。惜事固應爾耳。紹定戊子三月。得之無錫故家。尾

著建炎門下後省之印一。及有傳付六印。

贊曰。師生一門。千載二賢。九轉之成。意授神傳。此而謂丹。鼎之自然。抑明皇有云。魏文求藥于西山。而不知羽翼之自天。豈先生泛焉于所得之淵源。而有說乎刀圭之仙。覩鹿步焉得魚忘筌。精氣內全。金石外堅。草絮畏火之不知。而托外物以引年。予知先生。其必不棄于對牀之言也。

蘇文忠歸潁帖（行書九行。）

迨既忝廌壯省試。遂可就親。雖叔弼尙在孩。想可別介人主婚。已令子由咨稟。彼此欲及時了當。想蒙開許也。軾再拜。老妻不敢拜書。縣君親家。非不殊此懇也。

叔弼丁太夫人憂。將自京師歸潁時帖也。至潁仲豫方成親。余時入潁幕。後數月。先生來作守。已四十餘年。令人驚歎。癸丑三月十五日。令畤題。（行書五行。）

右東坡先生歸潁帖。眞蹟一卷。趙德麟跋其後。紹定戊子二月。得之錫山。

贊曰。事師之情。期以百世。書雖不多。意則獨至。識以歲月。越王之孫。式時覽觀。用敦大倫。

蘇文忠與錢穆父書簡重本二帖（二本共四紙。並附跋紙上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軾啓。久不聞問。奉懷悵然。忽人來辱手書。承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量。示諭欲令紀述新廟記。不敢以淺陋固辭。但迨行冗甚不暇。俟到揚州。得少靜息。當下筆。成即遞中寄去也。會合未緣。千萬自重。不宣。軾啓

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適承見訪。偶出。豈悵勝然。新茶少許納上。幸俟至事空。當往同啜也。軾啓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右東坡先生與錢內翰穆父書簡重本二帖。眞蹟一卷。予嘗疑所藏顏魯公朝迴帖。與羣玉堂刻本文皆同而字則有小大之別。意必有一贋。而未敢議也。後收先生帖。而此二帖者。亦復出焉。驗其紙素。皆一等粉牋。而筆力精到。又皆非先生不能作。尤以爲惑。後見韓季茂寺丞。同在外府。因論及帖事。爲予言先生以翰墨雄一世。每自貴重。雖尺簡片幅。亦不苟書。遇未愜意。輒更寫取妍。而後出以予人。期于傳世。凡今帖間有同者。便當視其紙長短色澤。若具出一時。字與之稱。切勿以爲贋而致疑。此予先君非敏之所以致別也。予驚異其說。强應曰諾。是時家藏正有此帖。飯已出局。驅車疾歸。發笈視之。不爽毫髮。則作而嘆曰。有是哉。而今而後。益知寶晉雙眸自信之說爲足據。帖蓋家藏。稍置一處。既聞韓說。乃漂而析之。

贊曰。予家吏部兄。以翰墨自喜。每作書尺。必屢易。廢紙之積如坻。先君至其几間。戲謂之曰。世傳元祐士子。有貽東坡先生以文者。一覽而曰。旨哉旨哉。今毋乃類是耶。遂相與大笑。然卒不能變也。今觀先生之帖。始知右軍之墨池。懷素之筆冢。褚河南之精筆佳墨。要皆此一意度。諺不云乎。不攻不妍。不貴不傳。是雖齊東野人之言。亦必有得于不苟然者矣。

蘇文忠柳子厚覺衰詩帖（行書十一行。尾題二行。）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付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戊寅十二月十四日試新端硯。書柳子厚覺衰一首。

右東坡先生柳子厚覺衰詩。眞蹟一卷。按帖尾紀年以戊寅。正先生在儋耳時。先生生丙子。是年已六十有三。豈以柳州同居南荒。其不遇者同。而有所感耶。度先生胸中浩氣。隘九州。得喪齊百世。必不以是芥蔕。特寄情焉耳。帖得于嘉泰之甲子七月。鬻者牛氏。

贊曰。人生會有衰。何必深惜。獨是先生。以忠見斥。抱百世之道。逢千年之歷。而不得以舒其謇直。此先生所以惜寸陰于尺璧。不然。則先生之智。亦夫人之所識。而豈以此從欣戚。癡昏露泣蕊點虎黑。有此奇蹟。予以占筆力。

蘇文忠藥方帖（行書十七行。尾記一行。）

藥方有兵部手集者。唐宰相李公絳所編。方無不驗者。療折傷骨破碎。或五臟內損垂死者。用生地黃擣取自然汁。和熱酒服之。骨破碎者。自大便下。復生新骨補故處。有瘀血者。立取下。即平復。云天設此法以救人命。地黃擇以酒和。傳傷破或臟處。予在儋耳。民有相毆內損者。不下粥飲。且不能言。予以家傳接骨丹療之。乃能言。又以南嶽活血丹授之。下少黑血。乃能食。然尙呻號。不能轉動也。小圃中有地黃。然地脊根細如髮。乃并葉擣治飲傳之。取血塊升餘。遂能起行。此人與進士黎先覺有親。乃書以授之。使多植此藥。以救人命。

戊寅十二月五日。

右東坡先生藥方帖。眞蹟一卷。先生于海山窮絕處。活人一念無間斷。想是方蓋可占矣。淳熙己酉歲三月。廬陵張子禮彥和。以此帖歸先君。

贊曰。上醫醫國。亦既贈繞朝之策于彼窮阨。猶出其惻。使不傷且折。而先有以壽其脈。此先生之本心。而獨無所用其力。是方之傳。正足以爲先生惜。蓋不得効腠理心膂之技。而徒使之愈焦頭爛額之客也。

蘇文忠潘墨詩帖（行書九行。）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右東坡手書潘谷墨詩。眞蹟一卷。潘以墨名一時。而窮悴不偶。託興于物。嫺其不縕。彼望塵之可羞。是殆先生有感于是。而寄于此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盱江李君與善。

贊曰。懷絕世之清音。歎媸妍之難諶。慨丸墨之未改。挹古人而寄心。褐黯黯以如漆。笏瑯瑯而抵金。貯冰壺其自如。渺一塵之兆侵。彼逐臭以何歸。謾花柳之繁陰。姓昧昧以汚人。雖千年而亦瘖。予得此詩。覺然長吟。想先生之清標。契謫仙于同襟。淩九垓而神會。豈入海之可尋。方將抱月乘風。携壺命琴。矩墨帝于元圃。挾客卿于翰林。快騎鯨而馭風。遂登高而俯深。執此卷而撰杖。簉得朋于盍簪。秋露其濱玉。蜍白與。捧詩硯之如箕。淬銅鉎之蟄鐔。付張李于一吷。視滄溟于蹄涔。逸與天游。浩無古今。斗杓回光。曉車發晨。承衡欽于緒言。納足以投微機于芥針也。

蘇文忠西湖聽琴觀月詩帖（行書。詩八行。序兩行。尾記一行。）

觀月聽琴。西湖一首。呈坐客軾上。

自露下衆草。碧空捲微雲。清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蘗醺。尚恨琴有弦。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元祐六年九月十五日。

右東坡先生西湖聽琴觀月詩。眞蹟一卷。予嘉泰壬戌春在中都。因游湖上。有貴游子弟。好治圃者。家比山築堂水湄。刻此詩在壁間而紫以跋。予覽而曰。此非其地也。潁與杭皆有湖。湖皆在西。此詩蓋爲潁作。主人憮然不應。意予強解事者。既五日。忽招致促席歎息。訖坐客指予爲博。且曰。予碎此跋矣。予謝不敢應。既乃叩其所以然。則新得何人坡詩注。攷年譜而知其爲潁州也。其人已矣。後二十有七年。紹定戊子二月。予在京江。忽得此帖于鄙鬻者家。驚詫黯然。問其所從得。噤莫之對。嗟乎。時趨事遷。因如此耶。貴游故交情。惘其遺跡之凋零。故亦莫之名也。按年譜。先生元祐六年八月。以龍圖學士。知潁州。閏八月。涖印。今詩蓋九月望云。

贊曰。西湖之名。杭潁異轍。然皆足以寄七絃之清調。而共千里之明月。方指地而辨訛。客閧堂而纓絕。迄五日之攷據。驗注編于一閱。是詩之來。予目所別。昔也傳觀。今焉祕篋。歎人事之易變。何凋零之飄忽。然則記歲月于所見。而逸名氏于可闕。亦予之所不忍恝也。

蘇文忠二詩帖（兩詩。行書八行。）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春來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右東坡先生梅花二詩眞蹟一卷。信筆而寫故詩。是謂雜書。此帖皆雜書也。前一詩。按先生集。謂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于女王城東禪莊院所作。而顧施二氏注。謂成都皆有墨迹刻本。題以正月二十一日出城到虎跑。蓋在黃州北二十餘里。是時先生尚在雪堂。予謂豈特一篇爲然。使皆攷同異。訂是非。蓋有不勝辨者矣。惟當取其意可也。帖得之歲嘉定。禩丙戌。月姑洗。鬻者鄭元裕。

贊曰。物隨春而欣榮。詩之偶成。何間乎虎跑之與女城。縱筆而書。冰谷梅英。凡是歲月之與所因。予皆不必強評。惟當卽先生雜出一書。以攷先生所寄之情。其何以異乎孤山之清也。

蘇文忠大字詩帖（楷書。大字十行。尾記三行。）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通宵肯掛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右書東坡一首。坡公墨妙如繁星麗天。照映千古。疇敢輕肆摹書。鄉人許傳正持示眞蹟一卷。遂得肅雅一觀。何其幸耶。嘉定癸未修禊後三日。越隱張鎬題。

右東坡先生大字東坡詩眞蹟一卷。先生寫醉翁亭記、赤壁賦、皆大字。今皆翠傳。予家多先生帖。然皆詩簡。嘉定乙酉八月。有以此軸來售者。金壇張氏跋其後。蓋京口士人家所藏。筆法殆與滁黃石刻無

二。

贊曰。小字鶴引澤而翔。大字虎臥鵠且莊。我藏遺帖雜盈箱。尚歎鉅刻無滁黃。誰憐神物閟泥涅。想見醉墨酒淋浪。此題要補束皙亡。更恐有詩書草堂。

蘇文忠蕭丞相樓二詩帖（行書。詩十一行。序二行。尾記六行。）

滕元發令賦蕭丞相樓二首。眉陽蘇轍

繞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縠紋翻。樓成始覺江山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羅後嶺。酒醒飛雪變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

丞相風流在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透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元豐三年五月。家弟子由過池。元發令作此詩。到黃爲軾誦之也。七年六月。軾從文玉兄登斯樓。因爲錄出贈文玉。時子由在筠州。將復過此。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書。

右東坡先生書潁濱蕭丞相樓詩二首帖。眞蹟一卷。予嘗過池。登斯樓。挹二難之風。攷百年之蹟。蓋未嘗不三歎也。先君述先生之遺意。喜收坡帖。平生嘗置几上。指此爲眞。不紀所得之時。紙皆故暗。而筆勢有軒翥態。蕭丞相蓋唐相蕭復。文玉王姓。名子琦。時守池州云。

贊曰。登高而賦。維以思古。二難之風。意健句嫵。黯然塵楮。筆勢軒翥。眞兮不譌。我懷陟岵。

蘇文忠羅漢偈帖（行書十六行。）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有紹遠上人。寶持唐人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如護眼目。遠上人亡。今者是畫在黃山常歡喜所。子往爲我致問常公。欲求是畫。當可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居士升堂。普告大衆。燒香作禮。爲遠上人追福滅罪。衆問居士。今此羅漢。有何勝相。供養讚嘆。得何功德。當以何等。酬報常公。居士言此畫實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卽以報之。乃說偈曰。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誰語。谿邊洗鉢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元祐八年正月望日。雪堂書。

右東坡先生十六羅漢偈。眞蹟一卷。昔晁說之以道。嘗作謝伋景思所藏先生帖跋。有曰。先生爲兵部尚書。爲說之言。在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先生卽爲作魚枕冠頌。命陳爲書。于是筆不及並墨。恭且笑曰。使作佛經語耶。今此偈序。通徹義諦。于勝相功德。了無窒礙。是又不特作佛經語。精妙解脫。固兼之矣。予妣大寧夫人。素奉釋氏。在湘東時。有僧持此羅漢幷偈爲獻。時予方齔。尚憶淳熙丁未歲除。以忠武諱日。供伊蒲。出像堂上。併閱此軸。噫。今四十有二年矣。

贊曰。佛法離住相。色相本非實。云何阿羅漢。可以色相求。居士宰官身。祇園夙親近。付發宏深願。現此廣長舌。于後像法世。讚歎說偈言。筆力涵虛空。三昧出胸臆。揮開愚癡網。透出大千界。我昔睹殊勝。曾聞諸佛說。以音聲求我。不能見如來。偈語復云何。能離音聲見。今當解佛意。一切有爲法。非偈亦非贊。應作如此觀。

蘇文定衙前至京湖口三帖（並行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十三行。尾批一行。第三帖十三行。尾批一行。）

轍頓首。蒙別紙示諭。符有衙前負錢之請。朝廷比有成法。假與所陳不甚相遠。計能並與推行。實公私之利也。完中本答草略。恕察幸甚。轍頓首。

轍啓。鄂渚之別。已半年餘矣。承舟御至京。日欲奉問。簡傲至今。愧尺愧仄。先蒙枉教。其爲履況安適。令子以下如宜。至慰至慰。故棲雖久不督治。幽致故應在也。昔日交游有在都下。可往來者否。示諭欲求江淮一官。于事爲宜矣。然何時復展晤。臨風依黯。倍冀若時自重。不宣。轍頓首。定國朝請老弟。六月十四日。

轍啓。久留府中。蒙眷甚厚。因得頻接讌語。至幸至幸。奉違數日間。伏計尊候安勝。轍舟至湖口。風雨不止。泊于西岸。已三日矣。且喜稍霽。即行。益遠左右。千萬爲國順時珍重。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轍頓首再拜。知軍大夫徐丈執事。十六日。

右元祐黃門侍郎穎濱先生。蘇文定公轍。字子由。衙前至京湖口三帖。眞蹟一卷。先生道睨个右。文追父□。立朝之節。具在國史。四海之士。共知敬嚮。是帖之得。蓋先君手藏。犀軸象籤。與文忠對。于是可以知德之不孤矣。

贊曰。周不同顯。趙玉連璧。屑見間出。又其偉特。有美穎濱。味道自得。旣相師于父子。亦齊驅于翰墨。吾評其人。槩猶可識。蓋嚴重端肅者。老泉之教。而淳勁遒往者。長公之德。謂余不信。視此手澤。

二蘇文登趨闕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六行。第二帖八行。）

過再啓。輛承文登信至。丈丈尊候萬福。欣慰何已。并惠海魚芝藻石研棊子多品。遠物未易到此。乃蒙輟貺。何感如之。區區非面謝不盡。過再拜。

遲頓首再拜。密邇雖每聞動靜。而書問不繼。茲爲愧負。遲杜門與俗緣日遠。但僑寄非安。亦任運而已。小姝衍自蜀趨闕。冒涉艱嶮。非晚遂至國門。遠來不知朝廷之儀。凡百有以教之。幸甚。遲頓首再拜。

右東坡穎濱二蘇先生之子。過字叔黨。遲字伯充。文登趨闕二帖。眞蹟各一卷。蘇氏文章翰墨。在本朝自爲一家。如喬崧大河。崒嵂澎湃。極天宗海。有識者皆知之。至于芝蘭流馨。胄才濟媺。各其源派。自颺風思子之外。世固未之曉也。豈名以制義。所以示日益日損之戒。得之于趨庭者。固猶有不同耶。先君生平喜藏蘇帖。而于斜川而下。無傳焉。寶慶乙酉春正月。客自眉山來。有出是帖者。得之京江。合而褾之。以繫其本。

贊曰。文字之祥。厥有原委。父師昆弟。以及諸子。文兮斜川。道兮穎水。以文貫道。一家濟美。施及翰林。特游戲耳。于風味中。亦復是似。以坡爲胄。以穎爲緒。蘇門之英。來者視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三

宋名人眞蹟

薛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帖（並行書。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帖。各十二行。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帖。各十行。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帖。各十一行。第四帖九行。第七、第十七帖。各十四行。第十五、第二十帖。各十三行。第十帖二行。第二十一帖八行。）

紹彭頓首。移刻。伏想尊候萬福。適已面叩。以左右行期不遠。欲望特給女子寬假。今遣人轎去。伏冀津遣。仍告許令闔秘校同過此。聞宿千萬不阻。家人同此懇悃。謹啓不宣。紹彭再拜。縣君親家母妝閣。

韓郎祕校。經夕想同廿六娘佳安。明黃娃絲淺色紗四匹。紬衣一襲。羊酒等送去。聊爲煖女之儀。幸檢留不笑淺鮮。諸留面話。不次。丈母同此意。二十四日。紹彭祗白。

錢拾緡。與廿六娘食錢等用。

紹彭頓首啓。久疏使車之音。不勝馳仰。伏審已次近郊。秋暑冒涉良勤。恭想尊候萬福。如聞朝旨催發。不審軒從入城否。幾日在舍館。即得出城參候。謹先奉手狀。諸留面布。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允之提點奉議閣下。二十日。

紹彭頓首再拜。午刻伏審尊候萬福。鄙拙浼淸覽。乃蒙貶損翰墨。過形寵諭。媿恧之至。何可勝述。謹復手啓上謝。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執事。十六日。謹空。

紹彭頓首。近已奉狀。想得呈達。到都未得來問。思仰不可言。春和伏惟武政多暇。尊履萬福。紹彭到都兩

月餘。區區如昨。會晤何日。萬冀若時珍嗇。以俟光亨。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無逸通守奉議執事。二十一日。

紹彭頓首。比附遞兩上狀。皆達几格否。邈闊兩見夏序。思奉博約。馳情何涯。清和伏惟朱邸餘閒。起居萬福。紹彭寡昧。天末老親幸安。諸不足道。何日一笑。臨紙耿耿。惟萬萬爲時自嗇。早踐華要。副茲瞻詠。爲禱。謹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宗玉記室閣下。四月一日。

紹彭再拜。茲者聯姻于傾蓋之際。風誼曠厚。非流俗可擬。衰族之幸。以此。鄙意成禮之初。正賴吾賢者主持。今乃承迫于朝旨先行。殆非人意所及。深用慊慊。如聞梘師之地不遠。繼得上狀。且此爲謝。不次。紹彭再拜。

拙者能官適年。盡室久困。料玉不堪其憂。婚禮諸事。若得少從簡易爲厚幸。望以此遂分兄及宅中爲幸。不罪。

紹彭頓首啓。前日過蒙延禮。獲款言侍。感慰可量。漸涼伏審尊履禔福。惠示寵和古律二詩。得窺哲匠制作。欽服銘佩。并深鄙愧。區區諸俟面謝。使還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日。謹空。

紹彭頓首再拜。昨日奉教。賜不果即裁謝。經夕伏惟台候萬福。蒙示及三書。謹復歸納。復古極少時。筆學李成道寧體者。老年不如此。專以關樞爲主矣。淵明粗得典型。但墨淡爾。張運判書上呈。所求可得否。朝夕面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十七日。謹空。

唱和在思本卷後。伏蒙照悉。紹彭再拜。

紹彭再拜。田事蒙留念。委以皇彥。遂漸有主。爲幸實多。非無逸教篇垂惻。何以致此。然皇彥所以爲用者。賴無逸附。更望以時提撕之。地遠。今年秋課。無力遣人去。且乞勾收在宅庫。因來年遣人去請領亦。紹彭再拜。

皇彥要引。約束佃戶。今寫去。望付之。

紹彭頓首啓。陽復分辰。君子之休。伏惟履此亨會。坐迎新祉。紹彭局守所拘。不遑前賀。伏祈早膺殊寵。以副誠頌。謹啓上賀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當時運判戶部節下。至日。

紹彭啓。遂闊多年。每深馳仰。朱鄰縣近。始到官。忽云與無逸別久。頗不能道左右近日動靜。比辰不審尊候何如。紹彭遠宦。良非所堪。奉親到此累月。諸幸粗遣。手足在北。音問不繼。朝夕耿耿。無逸才高。安可獨浮沉里中耶。紹彭再拜。

紹彭頓首。得來教後。已兩發書。達左右否。比惟尊候多福。紹彭奉親官下幸安。不煩念及。會晤未期。千萬加愛。加愛。偶便人去。此數字不次。紹彭頓首宗玉記室學士。三月二十二日。

要務具于公移。非常常者也。留念加意爲善。今日會相度家產簿。依保甲簿式。此事必遂。恐宜慎重。欲作劄未便。回申部諸州論列五等。等第稍亂。于簿中爲不便。明是非。便不知貴臺已如何申報。切見教相照應。回報貴撫牴牾也。何不早出一集。佇望佇望。紹彭再啓。

元均已下。引年章訖。成市幾日成行。皆先及之也。

紹彭啓。久不聞動靜。下情馳仰。何可以言。比日不審尊候何如。伏想起居萬福。闊別累年。曾未邂逅。從者嘗入都否。今領何局也。未期展晤。臨書惘惘。秋冷萬萬多愛多愛。不宣。紹彭頓首。子充通眞閣下。閏九月十日。

大卿尊候康寧。眷聚各惟佳安。紹彭修書如昨。幸亦結局。調山東一倅。聊藏拙魯也。或得邂逅爲幸。都下有幹。萬萬不外不外。紹彭再拜。

田僕文字奉煩多矣。今再以一角干聒。望爲遂之。昔年爲織到營綾甚佳。欲煩再爲織兩匹。如何。章丘薄租中納直也。

紹彭啓。比人還。奉狀必達左右。冬凜伏想尊候康福。自入上旬。日俟使旆。而邈無車音何耶。傾渴言笑。日深馳結。來則更加厚愛。別佇嘉撫。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十一日晚。

紹彭頓首啓。專介惠翰。益佩眷綈。臘寒伏惟按臨多暇。尊候萬福。承使旆欲出。非晚晤見。何慰如之。未聞尚冀厚愛。以需進擢。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

紹彭頓首。拜別逾年。每深馳仰。至此日歧使旆。比方聞星傳已次蜀境。雖瞻風未果。詞候有便。已極欣悚。比惟艱難蜀道。涉履良勞。比馭之餘。尊履安吉。無緣前道。更冀珍衛。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二十五日。

紹彭再拜。都城之別。容易十載。宦南斗北。致疎記室之問。去冬陳法曹經由治部。曾賁手訥。想徹隸人之眎。睽遠謂歷。傾繫良深。雲山修阻。何當一預清集。以釋鄙吝耶。紹彭再拜。

右元豐同知樞密院薛公向長子紹彭字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幅。分四卷。向帥定武。有宋景文公時樂營吏孟水清。舊獻遊士所攜禊帖石本在公帑。刻意模倣。積日夜不少置。遂得筆法大意。後自成一家書名。亞海嶽。禊石遂歸薛氏。大觀間次子嗣昌以內九禁。今觀此書。字字縱斂有源委。而書名皆禊序中彭字。體製信乎。好之篤。信之堅。與之俱化。眞積力久。固應爾也。昔米芾跋褚河南臨禊帖。有曰。永和字全是其雅韻。九觴字備著于清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登彭其楷則。予于此帖亦云。嘉定庚午八月。得之中都高氏。書有印文曰三朋圖書合璞。又御府寶章在焉。通他印凡四十所。

贊曰。崇觀太平。博雅彙征。秀出簪纓。楚芊蜀劉。三英并輸。道祖其儔。沈浸深醇。薰陶見聞。厥藝以振。方旅蘭之水清。獻奇發千古機。擷其所長。韜鋒斂鋩。類曲水之觴。郎權合繩。不特襲名。雅韻益呈。涩菁已仙。是書之傳。孰探其天。風期九垓。黃鵠下來。然予言哉。

薛道祖鴝鵒帖（行書。七行。）

余家舊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鴝鵒。謂之金盆鴝鵒者是已。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余比得巨濟書。聞元章已下世。大可痛惜。此帖今亦不知流落何處。使人嗟嘆之不足。紹彭頓首。

右薛道祖金盆鴝鵒帖眞蹟一卷。是帖實與山谷湯方諸法同有小鈐款縫。予嘗攷寶晉山林集云。道祖有花下一金盆旁兩鴝鵒。謂之金盆鴝鵒。豈是名畫可笑。是固以爲不然矣。而今帖乃謂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何耶。

贊曰。朋友之宿草未黃。眷眷于舊藏。亟史之誣。曾未忘。斷斷乎弗偕鳩拾枋而下垂。鶴唳天而高翔。誰能游九垓以問太虛。其必有以別二子之短長也。

薛道祖書簡重本三帖（三本共六紙。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三帖。各十二行。第四、第五帖。各七行。內第五帖。與第六帖。全紙模糊。故不復出。）

紹彭頓首啓。袞袞短景。復以近出宕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果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極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休。台候萬福。密邇使臺。未遑告謁。敢祈珍育。以迓寵休。謹奉啓不宣。紹彭再拜。沖允運判考功閣下。十一月二十七日狀。

紹彭頓首啓。袞袞短景。復以近出宕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劇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暇。台履萬福。密邇使臺。未遑造謁。願祈珍育。以迓寵休。謹奉啓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十四日。

門中上下眷聚。乍到殊土。想皆安寧。鄧京西過洛。相見良款。比報得鄉壘亦頗便否。米元章到此。已得三書。其篤厚故人如此。殊可人意也。紹彭少頃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削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替。非明公垂意。不可望也。紹彭頓首。

紹彭少頃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削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替。非明公垂念。不可望也。紹彭又上。

紹彭啓。近兩奉書。及絹字碑額去。當一一得達。比日伏想按部多暇。台候清安。嘉節阻奉燕觴。不勝馳仰。倘祈珍育。以副言願。紹彭頓首。

右薛道祖書簡。眞本三帖。凡六幅。眞蹟一卷。予于顏魯公帖疑矣。而未有以并。故不敢論。于蘇長公帖信矣。而未有以據。故不敢驗。此帖又同。而出于御府。有縫璽。在道祖之書。又決無人僞爲。紙素復一等。于是益信季茂之言。爲不可易。帖皆牽聯。列以繫贊。用證前帖。

贊曰。帖之疑也。非取而幷。不足以爲證。非視其印。不足以爲信。既信矣。又何加焉。曰。一以訂吾友之言。一以貽吾家之傳。傷彼苟且。祇益可憐於虖昔賢。

薛道祖祕閣詩帖（行書八十四行。）

訪古求書二十年。二王眞蹟幾入傳。每尋同好待消息。聞留忘味心拳拳。諸家眞贗可屈指。縱巾入手分媸姸。道山東觀富奇古。世人想望如雲天。此生塵俗分不到。九重有路來無緣。豈知司存稱符璽。芸臺高議開資筵。翰林入坐中執法。未容凡吏附諸仙。酒闌接武上祕閣。皇居紫禁凌非烟。晉唐法書在寶櫃。傍架牙籤一一穿。紫衣黃門許一見。忽開復閉嚴關鍵。右軍遺善歷代寶。八法獨高東晉賢。宏文舊物印章在。開元小篆朱猶鮮。草行無窮少眞楷。硬黃色淨香麻牋。鳳翥龍翔斜復直。烟霏霧結斷還連。溟漲筆力老轉劇。臨池尙歎張學專。官奴得法號神俊。道入體勢殊翩翩。自方家雞騁豪翰。駿欲過驊騮前。崇虛鵝羣最眞蹟。萬里古色星日懸。筆乾墨淡不可搨。揩手添筆難磨湔。小甁肥書兩眞觀。每角一字居四邊。南朝妙蹟各題檢。懷充在後前僧權。爭姸取勢押縫尾。磐石臥虎推滿箋。琅琊世譜今乃識。寶章十代何蟬聯。忠良賊孽無去取。茂宏處仲同一編。其閒楷眞特蕭散。南平祕法傳僧虔。卷杪題官記年月。方慶封在石泉。當時盛事今不泯。竹石崔序傳遺篇。想見舉朝推好尙。小鍾發論頭風痊。樣盒別府古雜跡。歷代作者堪比肩。叔懷陳人有筆法。伯英漢帖疑吳顛。誠懸送瓜特枯硬。歐取方險虞勁圓。虞文發願乃合作。壯古遒麗功力全。世間此帖豈有二。孔廟破石人猶憐。阿武章草五字句。書松分行如直弦。北齊之晨足于玫。蛾眉文墨爭蟬娟。靑綾高標卷二十。淳化刻在諸帖先。仲尼夏禹謝太傅。山濤漢章西晉宣。體凡

格隋漫收拾。一手臨寫煩雕鐫。二王妙跡半遺落。寶章虞柳俱見捐。無嗟劉晝廢西子。駿驥不御塞著鞭。永熙聖學貴斯事。討論王著何備員。百年文物盛于昔。繼文眞主方御乾。嚴廊道業仰邁禹。太平黼藻宗貫淵。寶書傳世久未輯。明時盛事猶缺然。誰能借辦達聰聽。願求精識重詳詮。收遺去贋再刊勒。鳩工不費數萬錢。嗟哉百卷頃刻過。安得放意徐窮研。歸來欲說急記取。瀛洲回首情悄悄。心存默想尙可記。以指畫被夜不眠。休論頑仙與才鬼。但得典掌甘終焉。

右薛道祖祕閣觀書詩帖。眞蹟一卷。國朝石渠東觀之盛。遂列紫垣。流略星分。緗素雲委。自熙陵右文。燕及崇觀。太平偉蹟。極于是時。公精鑑能書。爲一代稱首。縱覽其閒。如后夔涓曠。屬耳韶濩。音響節奏。固有默會。而不容于名言者。詩篇之作。辭藻雖未稱。而翰墨賞識。要不可廢。先君以淳熙癸卯。將漕鄂渚。與總餉趙汝誼言燕南樓。席間出是帖。以二英石易得之。有御府紹興印二。半印一。薛氏印七。半印一。

贊曰。中祕法書之積。自淳化至于崇觀。富矣。而未加別也。翰墨博雅之能。自劉米逮于道祖。著矣。而未多閱也。伯牙之珍。百世知音。偉奇能之表表。本和樂之愔愔。予嘗歎太平之盛際。士大夫可以盡其好尙之心。盤游時淸。彷徉書淫。彼何預于帝力。殆有類乎魚鳶之在天淵。各自得以遂其高深也。

薛道祖淸閟閣詩帖（行書。序三十九行。詩八行。）

四方士大夫宦遊京師。類多僦舍。往往庳狹湫隘。室無天游。容膝而已。廄寢廚廁。皆苟完苟合。能有齋閣。爲便燕棲遲之所者鮮矣。況有隙地以植嘉卉乎。河東三鳳後人道祖。于堂之中庭植叢竹甚茂。竹之傍隅。榜閣曰淸閟。蓋取退之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淸閟。以名之也。松柏與竹。皆有士君子操。歷隆冬勁寒。不改柯易葉。人所顧玩。常與凡草木異。然松柏難植而遲茂。插根數年。其幹始逾拱把。非廣庭盛圃。詎能多容。雖有淸陰。常疏而不密。殆不若竹之易植而速繁也。幽軒曲檻。在在宜之。或臨牖。或緣逕。始種數竿。不閱歲如林。淸森幽邃。蔽映庭戶。摵摵拂簷。靜若天籟。非高奇之士。孰能愛哉。少陵杜子美。達道翁也。僑居遠域。猶曰。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淸玩彌劇。則復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子美所謂善假物以捐俗情者。道祖高意。正在是爾。若夫炎曦爍石。夏雲火蒸。道無行車。林鳥吞聲。觸熱拭汗。自公就寧。虛堂停箑。靜几卻冰。蠅蚋斂跡。涼氣自生。翛然一榻。由竹而淸。通津要塗。鳧趨鴈萃。千百其朋。嘈嘈如市。我歸吾廬。以恬養智。繁枝稍雲。密葉凝翠。隙無塵飛。人不雜至。遂然一齋。由竹而閟。君于是逍遙其間。小冠散襟。左圖右書。意澹如也。有客至。則闔扉而飭長鬚曰。余方對此君。披黃卷與聖賢語耳。客樂此則予通。否則予拒。毋俾敗予意。文登馬綜。嘗叩關款訪。君欣然抽扃。晤言久之。遂許觀文房之富。因書清閟之實。又繼之以歌曰。虛室幽幽竹森森。直節皆使靜者心。秋檻風高響戛玉。夜庭月白影篩金。檀欒相對復何有。掛壁丹靑古名手。飛泉激石湧崖間。更愛霜鴻下葦灘。錦題玉軸照淸閟。曾無一點塵埃氣。百尋砌下日相親。千畝渭川空自翠。

右薛道祖淸閟閣詩帖。眞蹟一卷。東華軟紅塵中。士大夫率以是老歲月。淸閟之樂。固所謂瀟灑泥中之蓮。超然不染者。嘉定己卯夏五月。予在郎舍。偶得是詩于鬻鬻者。慨想承平之風流。恨斯人之不可接也。時寓舍堂下。適有藝竹。淸陰晝繁。午暑稍卻。覽卷爲之三歎息焉。卷有紹興印二。半印二。薛氏印

三半印一印適與觀書詩相合殆後人裂取而藏者

贊曰此君之清閟昌黎所慰何嘗得其細三鳳之呈瑞非實不餌亦姑卽其意予陋凡夜皆竊款啃謂必見其眞與境契而後可以處絕塵之地歸而對出而樂十寒而一暴久睽而暫慰則亦何足以得二者之味詩乎竹乎予將求其所以無愧

薛道祖二花詩帖（七行書）

鮮鮮中園菊粲粲籬東畔的的秋水蓮娟娟西風岸迢迢白衣人皓皓涉江腕重陽尊酒親露夕容光爛物生各有宜不計年華晏

界經孫仲邕永寶（一行書）

右薛道祖二花詩帖眞蹟一卷帖上有御府印蓋先君舊藏得之王氏不書歲月

贊曰菊粲粲兮東籬蓮的的兮西風是皆不受夫一塵之染而特立于九秋之中予固喜其潔清而自全亦以觀其筆之妙而句之工也

薛道祖寄黃魯直詩帖（十行書）

奉寄魯直學士○紹彭

瘴地經行促棹謳周南太史幾年留書來遙識猶青眼別久懸知半白頭宋玉又經巫峽去謫仙初能夜郎遊長江風水追難及悵望春波一葉舟

建中靖國元年中和合江縣（一行書）

男經孫仲邕等永寶（一行書）

右薛道祖寄黃太史魯直詩帖眞蹟一卷建中靖國初黨禁稍弛太史自戎州放還監鄂州市征公此詩蓋其時也帖亦先君舊藏有一印

贊曰詩以情寄而拳拳乎子姪之示又使之寶而勿棄亦足以見其得意

薛道祖試劍石詩帖（行書十行尾批二行）

豐沛布衣關內客回首咸秦坐悽惻漫隨霸楚西南遷未甘漢地山河窄隨身三尺青龍子付斷當塗素靈死手提巖上試秋水大石迎風開披靡東歸欲雒堂堂陣吳兒未足勞餘力炎靈天啓定中原大言成事人方信君不見不侯飛將能射虎漢中他山猶飲羽

滿高帝試劍石

道祖八月二十四日寫

右薛道祖漢高帝試劍石詩帖眞蹟一卷上著薛氏印四半紹興印二韓莊敏彥直在溫日書道先君雜帖十此其一也石今在漢中

贊曰予嘗登虎丘有石巋然剖而爲二攷之傳記亦曰闔廬之劍所試也豈屬鏤之剛與帝斬蛇之儔見之于用若合符契又不知此等通靈之劍何以不復見于後世也或曰帝之鑄劍出于豐沛窮谷之冶投以高宗鬼方之器宜乎其有異予則曰是固神物之天啓用以殲三猾淸萬里則固當剛之亦帝之子然亦豈與頑石者爭一剖之利哉予意帝之必不爾也則又曰流言至智者而止于以觀其理

薛道祖馬伏波事詩（行書九行）

人生在衣食但取飽與溫下澤御款段曾不羨華軒仕爲郡掾吏身自守丘園鄉里稱善人此外不足論志大心自勞禍厚禍有根提兵泊浪閒喜政說謗喧飛鳶上跕墮臥視瘴水昏永懷平生時空愧少游言

右薛道祖馬伏波事詩帖眞蹟一卷有半印者六先君在湘南得此帖于成都使者折知常時登湘山觀閱帖予方六齡先君執卷歎且顧曰小子識之蓋淳熙戊申之六月噫四十年矣

贊曰款段下澤爲郡掾吏不負于善上此先君子之志也而予由謫才躐取顯美歲逾年除迄負遺旨猶腸馳而不止日月其駛契闊桑梓此其想贊欷于膝下三歎而繼之以顙泚也

薛道祖白石潭詩帖（行書一行）

輕舟繫石倚蒹葭春後清江便是家蓬底鬪烟將稚子共攜漁網曬晴沙○白石潭

昨汎汝江所見如此若得妙手據此詩畫出豈非佳境也

右薛道祖白石潭詩帖眞蹟一卷予兄吏部君嘗拜賜天上蓋阜陵以其筆札似公此帖蓋兄家物以歸先君者有六印著焉

贊曰書以有聲著詩以無聲名有舉者道祖之所已知無舉者道祖之所欲爲而未能者也

薛道祖茶䕷詩帖（行書五行）

野白茶䕷夾路長迎風不斷挹濃芳鳳池荀令曾來否幾許薰爐敵此香

右薛道祖茶䕷詩帖眞蹟一卷舊與白石潭詩相連亦有六印予讀此詩頗類晚唐字亦婉逸可喜因序之以爲贊焉

贊曰夾路濃陰野興長荼䕷想見競年芳至今四月花如雪猶帶河東翰墨香

薛道祖經行詩帖（行書十四行）

辯士祠邊半嶺松不容凡木亂江風筇枝拄到峯頭閣天籟都歸十八公

水石相迎眼目新兩峯秀色引朱輪使君自比蘭亭後金字磨崖更幾人

月分圓影委金波峯面無塵瑩不磨應是飛仙梳洗處碧臺青綬掛雲蘿

右皆仲氏嘗經行之地尙可攷記否

右薛道祖經行三詩帖眞蹟一卷公之弟曰嗣昌仕于宣和光顯矣仲氏豈其人耶此詩亦出于兄家賜帖有六印

贊曰仲氏既不能定其名經行又不能指其地睹奇逸于筆勢想溪山于詩意睠然戾物之昔備文何必吾身之親至也

薛道祖皇華詩帖（行草書三行）

橘樹松林繞徑長竹籬葵槿當城隍皇華何異投荒客已過山川是夜郎

右薛道祖皇華詩帖眞蹟一卷詩本附雜帖中而其文當別出繫以贊而嗣書焉

贊曰遠有光華者固所以送使臣德意之布宣民瘼之咨詢此遐陬僻壤之望紺斧之光而瞻駟車之塵詎容自比于竄逐之流繼詩之箴以警駭駛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四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書簡帖上（三卷二十四帖・並行書・第一、第三、第九帖・各十一行・第二、第八、第十九帖・各八行・第四、第十五、第二十三帖・各九行・第五、第二十帖・各五行・第六帖十八行・第七帖七行・第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七行・第十一帖十行・第十二帖十九行・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一帖・各十二行・第十六帖十八行・第十七帖十四行・第十八帖十五行・第二十四帖六行・內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帖・各有外封・）

庭堅再拜啓。欽想風流有日。邂逅獲奉緒餘。少慰嚮往。不肖放浪林泉間。已成寒灰槁木。尙蒙長者過當愛護。使立于無悔之地。敬佩嘉意。無以爲喻。重辱手教。存問勤懇。感激感激。區區來日遂行。無緣瞻望。惟寶爲國自壽。以須升用。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閣下。

手書上瀘州安撫團練貴授涪州別駕黃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庭堅昨于魚洞。僦得大舟至戎。舟行不甚覺暑氣。至此無可以累左右者。所幹止于薪菜魚肉。舟中人可自辦也。但欲就一間寂僻舍中沐浴。幷治二三種湯藥。備小兒輩乍致僰道。或不能其水土耳。比聞當州行遣。雖不深知其故。要當相與淡淡于義。乃安。庭堅再拜。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

庭堅謹封。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啓。春末被旨移戎州。謂計日可參候。故不復拜狀。而多病就醫藥。所至淹留。凡三易舟。乃得及此。比來不審尊候何如。暵旱得雨。想少慰憂民之意。庭堅損瘦漂沒。衰疾憔悴。久在林麓。已無衣冠。但有幅巾直裰。野人之服。恐不可以造公門。謹勒手狀承動靜。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閣下。

庭堅再拜。損奉餘出于至意。不敢有所擇。然公長者。賙給中外。用處博矣。復以見及。秖卅愧耳。子舍諸郎。皆有英氣。他日老夫或有託焉。恨不款曲相語也。小子相駭未有知。不敢令參侍。酒蒙齒記。感愧感愧。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比想氣體益康彊。尙能劇飲否。願勤衞生之經。以須不次之用。庭堅再拜。

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庭堅謹封。

庭堅再拜。不聞闞音忽逾月。區區惟有懷仰。卽日天氣亦小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慈惠浹于民。上下愛敬。府中無訟。齋閤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詩禮。雍雍肅肅。神之聽之。百福所臻。庭堅衰疾不損。杜門似有味。萬事隨緣。亦忘衣食之豐約。小兒輩稍知讀書。有兩道人于此同齋粥耳。有鄉人鄙好先者以鬼谷五命。游兩川爲矣。云有緣事至治下。故輒附手狀承動靜。十一月六日。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閣下。

庭堅頓首。僰縣想常得安問。子飛兄弟。講學當有日新之功。令弟云。十月初一日。王庭秀才船泝流西來。殊不得近音。若至治部。幸爲趣其行。李也。庭堅再拜。

餘甘乃有一種大者如李。其味甘脆。與常見者絕不類。恨今歲亦欲枝。所得絕少。或云深簦中有之。冬至後乃來。常恨餘甘入口苦澁難堪。久之乃得味。遠不及橄欖。若此一種者。乃勝橄欖矣。西域傳云。餘甘二種。大者生靑熟黃。小者始終靑色。蓋信然矣。庭堅頓首。

庭堅再拜。奉別再見秋暑。懷仰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徹几下否。不雨四十餘日。歲事幾失望。時雨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歲足。秋成有望。憂民者可以加飧矣。肅彥和解官去。新通判爲誰。相歡否。庭堅寓居嶔兔。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自重。謹奉狀。七月十一日。庭堅再拜。上子正使君大夫閣下。

庭堅頓首。再拜元仲使君大夫閣下。聞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禮。勤重千萬。別來懷想何日不勤。頃至武昌。卽留居完葺民屋。久之乃小完。以是欲修記亦不暇。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燮息暇豫。千里按堵。寢食之味。神所相勞。庭堅以范德孺法當遷居。輒欲就貴部。自謀一舍。不敢煩公家。但不知有責降宮觀人在貴州否。庭堅已具人船。聽誨論乃發耳。此行似有親依之便。望路欣欣。謹勒手狀。承動靜。二月初七日。庭堅再拜。上元仲使君大夫閣下。

白淨飯相寢食淸健。阿難羅陀輩各安否。祝有道性亦疎逸。然常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令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産子于荊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否。止渠。恐荒寺蕭索未淨。不可數棄之來耳。兒輩比在戎州得書甚安。庭堅頓首。

湘陰蕘廿斐。漫助太倉之一粒。

庭堅頓首。伏奉手誨。審撫錫已到六祖。開開堂日。道俗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堂疏出于牽強。乃承推獎過當。若不同牀臥。爭知被裏破。只是牽酬說耶。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齟齬。但恐不能得入事淸簡耳。知命計數相見。聞出入無閒。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庭堅城南僦舍既安便。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衣食薄厚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或經月不出。亦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前令羅富送舒州。兆及舊變幷到彼。不審否。今因江南

何客。更分新變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礎也。乍寒千萬珍重。十月十五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範公道友几下。

庭堅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覽。然亦是老年。漸不喜此曹狡獪耳。乃煩繳爲人天談道之光陰。緣然一來。掃地焚香。淨待已數日。不知不爲世緣所奪否。元監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未就。但亂寫得十數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廣之景年及房君所須字各寫得一兩軸。并書薦在戎州。不攜來。須到家乃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覼縷。八月二十六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大知識方丈。

庭堅再拜。昨在郡中。既承使節在遠。不敢遣人承問太夫人。然聞耆年耳目聰明。飲食如壯者。奉助歡喜也。今者到城。即當參省。雙井今年第一。舍弟才遣馳送一斤許。欲分上數兩。恐可爲老兒一煎也。庭堅江州之役。般挈亡弟一房同行。勢須得十五來人。邑中亦辦數人。至三百里矣。恐郡中有買公用人。可道江州。得三兩人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自可雇人行耳。庭堅再拜。

庭堅辱教。審侍奉萬福。爲慰。竹萌佳惠。謹以奉旨甘。以成公之德施。缺然不得面。悵想良勤。眞老萬福。庭堅頓首。上倦民通直仁親。

庭堅啓。前因三學山化主迴。奉手狀。并漫寄一扇。不審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盧六祖奉侍。又壽寧僧宗嵩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輒作短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庭堅寓居處漸完。費內外終不會省。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到成都君藥市。此一行費亦不小。亦無處減省耳。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記數句。尚未暇。惟說老語錄。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于六祖。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惱倦。奉狀不如禮。八月十六日。庭堅頓首。範公禪師方丈。

庭堅頓首。昨如化主道莊夫迴。奉書當已徹書几。即日秋候微涼。想日用輕安。道衆雍肅。堂頭賓客。不至喧閙否。家兄約八月間自長沙來至零陵。度今已到。相見否。何子玉來時。儀建溪妙鍔□□□度。遂不成。歸雍得安居處否。院中嚴奉新恩。更有所興作否。如于此時相見。化道頗行也。未卜晤對。千萬珍重。八月十六日。庭堅拜手。崇寧長老平公几前。

庭堅叩頭。別來不復能通書。孤苦憔悴之狀。不言可喻矣。中間每見邠老。龜父兄弟。詩卷中有佳句。未嘗不咏歎也。辱書累紙。恩意勤懇。但增感塞。參前堂佳句甚高秀。欽歎欽歎。參前堂但前對溪山。脩竹古木。森然頗助觀已。其後夏日皆綠陰不見日耳。土木之功。則極草草。又堂中之人衰悴。廢學甚不稱佳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微意已具駒父書。幸取觀之。未緣會集。惟強學自重。謹奉狀不次。庭堅叩頭上何君足下。

庭堅頓首。兩三日望車來臨。何其寂寂耶。雨作遂極涼。伏想安勝。欲煩指揮尋雇兩夫能負擔者往融州。因送王公濟去。便得之。乃佳。去亦不留滯也。庭堅頓首。成之秘校。

庭堅適蒙誨諭。來日會食。以李堉女子初一日欲解船。且欲家中相聚。願裁照。絕早欲往寘所遣至太平

州人也。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適領附臨十器。仰荷不忘。感戢感戢。王君丐舟。既蒙有關納之意。即當以書喻之。所以未至前者。此自重之士。不敢輕發耳。輒復有一事瀆左右。舍弟寓州判官公鎮。欲覺至雙井送給事叔父大葬。恐左右有驅使處。幸沿檄一歸。如可遂得檄下。即及事矣。率易恐悚恐悚。庭堅再拜。

庭堅叩頭。今歲鄉中冬雪三日。大寒不異北方。不審湖外何如。二十六姊縣君侍奉家母太君萬福。每蒙垂誨。感戢。承車從至潭府。議役法已定議否。聞李守長者。必允物情。役法因令小吏錄示大槩。幸甚。庭傑又往納婦。得無數爲翁費。囊中金耳四十五。弟比性行稍柔矣。亦得給事院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爾。惠貓兒頸鈴甚宜。湯餅但數承來賜。無以爲報耳。荔子一甕漫助壽樽。古田紙四軸。同之輕涓愧悚。庭堅叩頭。〇女睦兒相並附起居。

庭堅再拜。風寒未解。不審尊候何如。來日欲到承天沐浴。每到城。常苦人事敗知暑。遂不得沐頭。欲清旦參候。煩爲具一飯。熟餈羹包子。三刀羹。淡菜羹飯。午前飯畢幸甚。或過方召客。即具已謹狀否稟。率易率易。庭堅再拜。中玉十三兄金部閣下。

庭堅頓首。承惠雙梨。魁梧長者。感刻感刻。筆三雙分上。不知可手否。金波一器納上。何必言貨。但爲羅得白米。則是惠矣。庭堅頓首。成之秘書。

黃魯直書簡帖下（二卷。二十二帖。通行書。第一、第五、第十帖。各十二行。第二、第八、第十一帖。各十五行。第三、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帖。各五行。第四、第七、第九、第二十帖。各十行。第六帖七行。第十五帖九行。外封一行。第十六、第十七帖。各六行。第十九帖十三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帖。各十一行。第二十三帖四行。）

庭堅頓首。前承惠書。恩意曲折。良恨逾年之別。不得一面而兩辱致助之意。勤篤義當受賜。而公客宦萬里。又除累月俸以償雇儲。想至今未贍。故輒歸納。幸不肖治行。粗足辦事耳。若甚不足。相資助亦人情之常。非敢爲獨清也。願深照此意。更希勤官強學。以致光大。三月八日。庭堅再拜。上升之主簿仁親。

庭堅再拜。啓。涉夏來黔中。大暑幾不可堪。又得骨肉到眼前。跛跛挈挈。但用過日。以是久不通書左右。即日秋熱未艾。不審台候何如。伏惟懷道宴安。閉閤清靜。而緣寡得其理。神明所相。寢膳安宜。庭堅待罪黔中逾一年。與此方人物皆相安。亦粗治生理。可衣食十口矣。弟姪輩到此。百用具足也。初到絕無書冊。今又稍稍集矣。亦是與此故紙。夙有業緣爾。呵呵。惟是無階修敬。不勝馳情。謹附承動靜。七月二十三日。庭堅再拜。啓君孚知府舍人閣下。

黔守曹供備于此。相顧亦勤勤。冬中當代去。有俸餘五百千。不審貴州能應副否。託不肯咨承。如蒙垂許。方敢作移文也。庭堅再拜。

風塵表物。凡所以發于用者。皆足以妙天下。此書雖在元祐間。而筆勢已有三昧。觀涪翁之言。自謂黔中時字。意到筆不到。則此書固當不自取也。余頗得太平州書。體質老健而豪放。韻益奇。蓋舟中所見盪槳撥棹橈入之後也。此書政足以傳百世。尚何安石碎金之足比乎。涪翁蓋抑損云爾。李獄。

徐聊胡元亮同觀。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庭堅再拜。啓。自惇夫下世。每欲作書則氣塞。以是絕不通記左右。然問動靜。則密亦以此爲慰爾。老兄博學信道甚篤。泡幻起伏。亦可識矣。比想漸能愈痛。濟理諸人。具知公存心所向。計不能稍補外行當國門

瞻伋騎尉。謹上狀。庭堅再拜。上和叔知府舍人同年兄。

庭堅頓首。辱手誨。喜承體力勝健。所履人甚醇實可喜。但公濟來云。卻已雇得兩融人。又得高左藏一人來。今消廻甚愧。空勞煩也。緡粟米少加意。庭堅頓首。成之秘校。

願乘意衞生而已。庭堅再拜。

庭堅頓首。五月初三日。桂州見陸海。聞知侍郎台候甚康健。開慰無量。奉別忽復改月。懷想何日不勤。即日當入學舍。不以游戲費日。柷姪殊有意相依。學問頗蒙琢磨之益。惟以日新爲念。每旬可大半。終日想亦蒙益也。冒暑今日方至桂府。一二日即行。他日可時通書耳。千萬爲親自重。庭堅再拜。德久隹士。九兒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審侍奉太夫人吉慶。韶州常得安問爲慰。子舍得男。六十老人初見孫。實以自慰。遂承致慶。感刻感刻。見所惠書字。甚詞意皆增于往。當是安閑便靜。乘意文字之功。想學行皆日新。如此不惟交游之慶。韶州閑之寂寥中。亦一破顏矣。兩小兒日相從。蒙益當不淺。未有會面之期。臨書懷想。千萬自重。七月二十一日。庭堅頓首。德久賢俊。

且來伏想侍奉萬福。浯溪銘篆字。計篋中乃未有。故分一本去。中興頌卻乞一本。庭堅頓首德久足下。

庭堅頓首。風日暄暖。伏惟體候增勝。早承論。須小史方令幹少俗事。關幾來今遣上。庭堅頓首。子澤判局宣義。外甥鴻父得託貴門。相與遂有瓜葛。良以爲慰。諸令弟想講學不倦。哀悴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不知可用否。取論語所謂色斯舉矣者。但恐或犯諱字爾。因來示諭。陳季常所刻蘇尙書詩集。煩爲以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庭堅上。

庭堅叩頭。頃有三縣量給雁船錢。已具太守牋中。承稟不審以爲何如。若但指揮三縣。依例施行。則未有遺喪扶護水行朝旨。應副葬事者。恐須明與指揮。尉聞漕臺亦有意除破。無護吝之心也。頃蒙差到兵級三十人。極濟沂流行。李比欲須葬事畢遣廻。又以卜日在來年正月。恐不得久占在公之人。試煩顧指諭所司。檢會舊例。或不可。則當盡遣回。亦稟可否于太守牋中矣。伏幸裁之。私事浼瀆非一。恐仄恐仄。庭堅叩頭上。

庭堅再拜。弟姪經過貴部。過蒙恩卹甚厚。感激不勝情也。庭堅今夏得伯氏元明。及小姪樸各到官。女子亦從其舅官明州。惟高臥對摩圍耳。孫子實得兩書。并劉倅來。聞與其僚亦稍睦矣。子進有書問否。幾時當來。奇耦之數。想海陵老人具道之。人生行年六十。萬事可忘也。閣下。

庭堅頓首。適屈車馬臨顧。甚惠。晚刻伏惟體力佳健。新賜茶分上龍鳳各一餅。儀試皆不與例賜者同也。

庭堅頓首子澤宣義閣下。

啓上景道十七使君。庭堅手封。

庭堅頓首。辱教。并惠酒以助旨甘。感佩眷憐之意。三紙早來檢文字方見。數日間寫得即遣上。諸院要題字者。當爲致妙香。即使作佳跋尾。幸諭之也。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

庭堅頓首。適自智海浴回。已燒燭。得所惠教。并送簡像。珍荷珍荷。紙甚好。來日寫得遣上。庭堅頓首景道太博宗英。

庭堅頓首。屢屈車騎。以多故未果出城一參候。辱教并貺羊酒。感愧。百冗上謝草率。庭堅頓首君壽朝奉。

仁兄。

槽溢石耳。海物聊以將遠意。輕瀆甚愧。從道書信已達。適爲渠女子病。未取得答。幸照督。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比得七月半間元明在荊南平安書。計今已過葉縣矣。女子六月初已歸李德素家。家弟知命。欲將小子及乳母附一蘇堅宣義船至荊南。卽謀泝峽以來。但未得近香耳。公代者爲誰。有音問否。黃甘可食未。書後三百顆。甚引領也。到蜀中來。嘗製錦否。有嘉錦欲得數尺。作一豹皮半臂。無不固求也。彼有木工。爲作一抽替藥羅。長尺一。闊六寸許。使可此邦僻陋。欲作一藥匱。半年不能成也。寄錢五子。告指揮。盡數買綿。早得一人送來。幸甚。須此而寒具周旋也。庭堅再拜。

錫花靑布。漫寄一番。可寄安陸一笑耳。雙井二品。并以黔中都濡餉數十。恐尊前或須也。二莊客自此搭船至貴部。告勿久留。便令附船至夔。夔自託周掾遣行爾。庭堅再拜。

有好棊盤。乞一面。若只是摺疊者亦佳。但要金漆面明快耳。棕鞋隨宜爲買一擔。細事不當數瀆長者。煩李郎指畫。令一幹吏辦之。

庭堅頓首。今日欲作記并咒氣法。以賓客自晨達莫。遂不事試筆。然念不忘也。辱手誨。審侍奉吉慶爲慰。所須咒氣法。今遣上。幸爲達侍郎丈几下。大要昨日所道。以神守氣最妙。其次用咒。令氣常運轉。若情念未銷。惟誦白繖蓋心一百八遍。意自調伏。白繖蓋心若持之久。令人對鏡亦不動也。燭下不能多書。未能作侍郎啓。爲致問無量。庭堅頓首監稅承務執事。

庭堅頓首。昨日辱手誨勤懇。并煩錄惠明略樂府。感刻感刻。適在郡中會食。不果即上答。今旦又不得一面。方懷耿耿。重承存問。荷眷眷之意。夾紙殊佳。但寫未了。不欲久留來人。度郡中來人至使臺。甚易得寫了。卽送潘大夫求達矣。庭堅頓首承務足下。

庭堅頓首。旅次無佐書吏。不能作牋。亦同舍能略此瑣瑣也。來日暫借數人當謁。稍安集自可杜門。并令還直也。庭堅再拜。

右元祐太史山谷先生。黃公庭堅。字魯直。書簡眞蹟四十七帖。分五卷。紹興乙卯歲。予從師九江。有同舍吳興沈鏜擘甫。每好習黃氏字體。設太史眞像于書室。有手贊在其上。贊之辭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太史手澤也。予于是始知好尙。家有藏帖。一旦集得七八幅。時展玩之。嘉定戊辰。予來中都。下第後索莫天街中。時貴璫有得罪籍錄者。官第甲乙爲次。揭囊以鬻。而不名其物。予外姻姚舜民者。以六萬錢得二簏。他物不可悉記。中有十九帖在焉。憮然不樂。予視之內府圖書表識其上。蓋皆紹興間寶儲。而墨妙飄舞。神態欲活。漫從旁解釋。就畀元直取之。又將餘物使自售。姚大喜過望。羽客劉元綱時偕行。戲語予曰。唐崔緯嘗謂獲見汝南帖。何減于升第。正恨世還李膺。君乃得黃庭堅以歸。何慊乎。相與大笑。外二十八帖。散得之江西諸君子家。今皆以紙素高下。相從雜標之。通有天上及藏書家全印半印四十有一。予聞東坡先生過李公擇濟南。始得先生之詩文。以爲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始振。嗟乎。豈特詩哉。其書法亦猶是矣。惜乎其淸其峭。足以表百世。而其寄其澤。不足以被一時。先生蓋于是乎有歎。

贊曰。詩至江西。始別宗派。字豈無祖人。實有待。鵠搿鸞翩。松寒石怪。彼有髮僧。尙聞謦欬。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五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先王賜帖（四帖並行書。第一、第四帖。各六行。第二帖十四行。第三帖四行。）

來日無他。能回車馬至騏驥。甚惠。仲謀延款之意甚勤。不肖亦欲承教也。踞遨恐悚。庭堅頓首。上伯時親家兄。十日。

庭堅頓首。遠辱惠書。幷寄蜀牋。極荷勤懇。都下匆匆。人事略不辦了。眼前閱歲月如流耳。以此音記不時。想不以此爲恩意疏密也。即日官下何如。頗得日力閱學。有同僚共文史之樂否。令叔比數得安問。然意思頗有生事自累之嗟。介弟每相見于仲謀家。意氣疏爽。甚可愛也。未緣會面。千萬加重。謹奉狀。庭堅再拜。景善主簿仁弟。十一月十三日。

北物有所須。因來示諭。欲寄筆墨。適春修行日。有公家事冗甚。別因監司行寓書幷信矣。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相與有瓜葛。又世舊。今後惠書可不煩作公銜也。當路諸公。頗能相推挽。處章有幾人矣。因書一二疏之。庭堅頓首。

右先王故藏紹興所賜山谷騏驥、蜀牋、北物、世舊、四帖。眞蹟一卷。縫有內府書印三。末有紹興小璽一。始先王在兵間。獨以垂意文藝稱。字尚蘇體。室有鄴架。故姧臣特忌之。不與他將比。當己未初定盟時。金人歸我河南地。高皇既議偃兵。徧賜諸侯大帥宸翰。先王始得喬潭舞劍賦。次得諸葛亮等屯田三事。皆寓隆指。珂幼聞之諸父。言他賜尚多。上亦聞先王好書帖。皆因近璫宣諭。密賜蘇黃等墨蹟。中更家禍。皆就散軼。惟舞劍一賦。藏先兄吏部甫家。其餘雖件目亦不復可省憶矣。珂每竊慨歎。謂帖固不得而見。而先王濡翼雅尚。亦無谷少存風徽耶。紹定戊子五月。客有自浙右來。攜此帖見售。初觀楮墨。特與他異。又見印識如新。亦止疑其貴臣家落遺者。閱至卷尾。乃有四半印。存于縫爲標卷之右。驗其文。則曰。鎭南潤後。靖遠、鎭寧、崇信、武勝、定國、五節度。正先王所佩者。不知流落至何所。而今日乃復獲之。㦧喜三歎。繼以感泣。於虖。予收帖半生矣。王氏之靑氈。衞公之故物。顧乃一旦自比于家。閟之求珠。而復返于漂搖之毀室。是非天而孰爲之耶。此一帖也。使太史之網羅放失。皆幸而出于無心。則子孫之所不及知。史牒之所不及紀。又可殫見耶。泣而贊之。以志復獲之喜。

贊曰。賜帖不知其幾。而今獲其一。四印之錯出。百年之湮鬱。神呵鬼護。見此遺物。嗚虖。此固先德之所寓。而匪止于絕世之名筆。既軼而獲。比繡貲。子孫守之謹勿失。

黃魯直覺民讀書帖（行書十八行。尾批一行。）

覺民弟。得書知侍奉叔嬸。恭勤子職。同新婦二郎五郎八郎九郎八娘安勝。甚慰遠思。審不利秋官。得失蓋有奇偶。但要偸閒不忘學耳。惟此一事。身當潤澤。又爲子孫之基。不可不勉也。讀書要不雜。每一書自初至終。日讀得一板。歲計之亦功多。雜讀雖多。終無功也。漢儒多白首專一經。皆成大儒。蓋皆在精不在多也。念二弟所要文字及詩。已具報之。二郎開歲已十四。想已學作文字。陳隱夫必能糾率諸兒讀書。開時更邑爲講解爲佳。諸甥想皆有性格。誰最精慧。因書報及。雙蓮之慶。計當在房下。要早教道。以成天予之美。南北阻遠。未有會集期。但懷想。千萬加愛。不具。兄庭堅寄。

陸相並附起居。

山谷勸其弟姪讀書。一帖中三致意焉。丁寧懇切。惟恐其怠。蓋非獨私其弟姪而已。凡厥後學。皆當敬佩斯言。永以爲訓。隆興癸未臘日。華陽老人張綱書。（行書五行。）

讀書本以索理明道。其緒餘則爲文章。至于文章決科。尤其粗者。余覽黃公家問。至謂得失繫于奇偶。而學終不可忘。使人擊節稱善。回視韓文公讀書城南詩。多媿辭矣。張駒題。（行書六行。）

右山谷先生讀書帖眞蹟一卷。張章簡綱等二跋題其後。寶慶丁亥十一月。予在京口。得之張氏子。蓋金壇故家。

贊曰。學以進乎道。不止于決科也。厭飫優柔。貴精不貴多也。得失奇偶。固未如之何也。指端而言。所以勉其切磋也。三致意于丁寧。式爾心之訛也。因私淑以儆諸後學。又有以見前輩用心之不頗也。

黃魯直食麪帖（行書九行。）

今日早食麪及麩飯。各能酌中一杯。自病來未始如此也。承緘寄藥。感刻。忽億堯夫在相府時。夏秋病暴下。至頽弖。猶不寧服附子黃耆竹瀝湯乃已。此佳也。堅腸故不知甚處合來。乃咬咀藥耳。有虢州赤石脂否。因檢樂惠黃耆二兩。庭堅再拜。

浩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嘗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雅意主于不俗。有戈戟縱橫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收斂以就規

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嘉定十四年七月丙子。鄱川袁燮題。（行書九行。）

右山谷先生食麪帖。眞蹟一卷。絜齋袁公燮跋其後。前藏書家四印。後有袁氏二印。寶慶丙戌三月。得之京江。

贊曰。山谷書法。本于天才。變而成家。如萬壑虛。骨瘦氣清。霜寒顔哀。故其言曰。法安出哉。我師我心。奚彼之儕。今觀此書。自棄而荄。歛其角圭。以復成才。規矩幽奇。關機闔開。故其跋曰。自本心來。誰其知言。嗜嗟絜齋。

黃魯直張處士帖（行書七行。）

張處士得所寄筆六種。甚有功。恨物材未極佳耳。楊仲穎先輩喜筆墨。欲煩二十枝筆。且盡心應副。閏月初九日。庭堅報張通處士。

右山谷先生張處士帖。眞蹟一卷。筆工而以處士稱。豈唐世宜州諸葛流耶。其必有以得此矣。帖得與眞一詩同時。

贊曰。唐世稱不擇筆而姸捷者。惟虞與裴。豈以先生翰墨之體。而猶致恨于物材。然而取姸命捷。要必有所自來。世所共詫。以爲不根之奇。是固務實者之所咍也。

黃魯直一笑帖（行書六行。）

不厭因其求書。寓題紙尾。他日五湖四海間相見。回思此時。亦足握手一笑也。（【案】此帖上有脫文。欵中致之。今仍原本。）

右山谷先生一笑帖。眞蹟一卷。慶元庚申。予在姑孰。得此帖于書題仲宜家。卷端已不全。莫知其爲何帖。有歐陽氏藏書二印。

贊曰。帖字三十讀如濕弔右其逢讒吸泣。公來姑孰甫翔集。書翰從容豈遑及。此帖之遷雖此邑。時猶可疑蠹誰葺。至寶道傍世收拾乃以留殘棄緗笈。五湖浪卷四海立。墨風雨中起蛟蟄。

黃魯直湯方蔬法帖（行書十七行。）

眞珠菜。淨溜去腥氣。入葱白數寸。椎薑一塊。椒數粒。沸湯綽過。研五味齏醋。食之甚佳。櫻花剝去皮及莖幹。取成塊者。湯中煮令熟。鍊薤油炒令香。葱薑椒醋水相半沸。微入鹽甚美。比之二種菜。食之殊佳。漫錄上。庭堅頓首。

荔枝湯○擘生荔枝肉。別貯其自然汁。以水解白沙蜜。漸入和令味相得。即并荔枝肉上火煮。減半以甆合貯之。計客數人一勺。又入入湯小半盞煎沸。用紗漉盛龍腦。先撲熱盞。乃注湯。

餘甘湯○餘甘用一種大如李。皮皺肉黃赤者。沙盆中微擦去皮。乃以磨薑沙鉢細磨。人用半水盞。四人用炙甘草一寸。同煎久之。亦用龍腦盞撲熱盞。乃注湯。大率人不過餘甘一枚。

右山谷先生湯方蔬法。眞蹟一卷。帖蓋與雜帖同出御府。中有小璽款縫。而四種方獨殿。故予特表而出之。

贊曰。湯以濡脣。蔬以適口。撫藜腸而自歎。笑龍腦之猶取。予方參蕨是茹。㮚茶是友。發遺帖而一笑。正恐楊妃之百蹄。未足以比庾郞之三韭也。

黃魯直蹇驢帖（行書六行。）

蹇驢材力下。中奉策周旋。不能百里。蒙被豹飾。文采蔚然。維鵜濡翼。國風所刺。僕人圉師。一日三覲。不堪龍象之任。僅爲麒麟之楦。顧影長鳴。畏我同皁。

右山谷先生蹇驢帖。眞蹟一卷。觀帖之語。先生意殆必有謂。惜也其不及聞也。帖與趙清獻帖同得之王氏。

贊曰。世固有飾其外而忘其中。被服以爲容。而用之弗充。又奚止一蹇驢哉。予故因遺墨以三省吾身。正恐自墮于黔技之窮。而何暇以誚夫憧憧也。

黃魯直煎茶賦帖（楷書大字。五十八行。前題一行。尾記八行。【案】前題一行原闕。）

洶洶乎如潤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收茗碗之勳者也。余嘗爲舍弟嗣直瀹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撻。日鑄如勢。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蓋亦不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然則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甎。臨邛之火井。皆可以濟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堊。去藙而用鹽。去桂而用薑。不奪茗味。而濟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強。于是倮松實胡桃。鳧鴨跗菴摩。以濟味折菊英。水蘇濯勃賀。蘼蕪以爲芳。前四後四。才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世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至于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案】他本既作溫齊句下。有殊可屢歠。加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遊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與此迥異。疑中所附于賦之尾。與他本異。莫詳其孰是者。今並仍原本。）日斆四五。得枕而臥。夢爲蝴蝶而飛去。

元符三年八月丁未。阻雨羌峽中。試嚴永栗核筆。以銷飽滿。此書似王定國。而差有意味。

右山谷先生煎茶賦。眞蹟一卷。是賦之書。予嘗見數本。文亦有稍不同者。今字體差清臞。豈先生試筆適意作耶。帖故予舊家物。不知所從來。

贊曰。茶雖以藥煎。斯失正味。字託以筆試。斯失正體。以先生而比王定國。抑未知其何似。于賦之尾。與他本異。又莫詳其孰是。要皆知乎識者之議。敬藏以俟。

黃魯直眞一酒詩帖（行書六行。尾記三行。）

撥雲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平生眞一東坡老。卻作靑州從事名。

東坡眞一法酒詩後題云。予能作蜜酒。格味與眞一相亂。

右山谷先生所錄東坡眞一酒詩帖。眞蹟一卷。紹定戊子三月。得于高平范氏。有藏書家印六。字體特飄逸。過于平時。蓋得意之蹟云。

贊曰。以蜜爲酒。昉于東坡。託詩以傳。百世不磨。然而濁爲賢而清爲聖。泛爲醪而盎爲鄰。自古而降。厥名孔多。要皆不以甜稱。惟少陵昌黎始有加蜜若飴之歎。豈詩人酸鹹之嗜。大槩略同。予固未辨其趣之如何也。

黃魯直詩稿帖（八帖並行書。第一、第六帖。各十四行。第二、第四帖。各十三行。第三帖八行。第五帖三十五行。第七、第八帖。各五行。）

次韻吳可權題餘干縣白雲亭（過句歷作遊蓋助書家去故處注）

雞誰築孤亭勝日有感遇。永懷劉隨州。因枋白雲句。遺老不能談。新陳忽成壓。綠陰斤斧盡。華屋風雨仆。吳侯七閩英。宰縣有眞趣。弦歌解民慍。根節去吏蠹。材收佛宮餘。工有子來助。屋成燕雀賀。水滿鳧鷖翥。四海名士來。一笑佳客聚。雲與碧山留。雲隨清江去。斯須成蒼狗。皆道不如故。至人觀萬物。誰有安立處。寄謝吳令君。但遺糟粕注。

次韻明略奉陪吳明府燕白雲亭（弦筵連船天妍宜然遷先）

江淨明花竹。山空響管弦。風生學士履。雲繞令君筵。白越餘生聚。三吳遠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藥縣飛乘舄。壺公謫處天。酌時多暴謔。舞罷更成妍。惟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空餘五字賞。文似兩京然。醫是肱三折。官當歲九遷。老夫看銳能。衰白敢爭先。

奉答明略見寄長短句（離亭宴）

十載樽前談笑。天祿故人年少。可是陸沈英俊地。看即瑣闈批詔。此處忽又相逢。淚倒禿翁同調。西顧郎官湖渺。東看庾樓人小。短艇絕江空悵望。寄得詩來高妙。夢去倚君傍。蝴蝶歸時清曉。

南樓書事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畫閣傳觴容十客。透風透月兩明軒。南樓盤礴三百尺。天上雲居不足言。

[illegible]長雄。胸吞雲夢略從容。北船未嘗觀巨麗。複閣重樓天際逢。

武昌參佐幕中畫。我亦來追六月涼。老子平生殊不淺。諸君少住對胡牀。

庭堅承榮緒節推。惠示沿檄崇陽道中六詩。老嬾不能追韻。輒自取韻奉和。

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城中望金碧。雲外僧鱗鱗。人亡經禪盡。屋破龍象泣。惟有簡棲碑。文章歸然立。

○右頭陀寺。

蟠空作風雨。發地鳴鼓吹。日晴四無人。聲在高林際。伊優兒女爵。蹇淺市井議。我欲抱七弦。寫此以卒歲。

○右道中聞松詩。

俗物常偪塞。令人眼生角。永懷洛陽人。論詩談畫壁。靑山吐秋月。阻作南樓客。但歌縻鹽詩。賞此無瑕璧。

○右中秋山行。懷子與節判。

邑下鷄不和。幕中往調護。紛爭非士則。各使捐細故。頗憶鄒參軍。能令公喜怒。應知軼掌車。歷盡崔嵬路。

○右再登蓮荷嶺。懷君澤知錄。

張公少爲令。愍俗有遺書。左阪洞庭橘。右擔彭蠡魚。歌奔中夜女。歸抱十年雛。（借一韻）近歲多儒學。仁風似有初。○右崇陽道中。

咸寧走廬子。終日喬木陰。太丘心瀟落。古松韻清深。聊持不俗耳。靜聽無弦琴。非今胡部律。而獨可人心。

○右晚發咸甯。行松徑至廬子。

右山谷先生詩藁眞蹟。凡九幅。論江西詩派。先生爲稱首。觀其鍛斲天巧。磅礴萬象。一字不苟作。謂詩

非徒工。匪不信然。復入紹興御府。卷尾著小璽。縫有內府印。八璽書家印亦八。嘉定戊辰歲九月。得之豫章。蓋十矣。

贊曰。句法之奇。日鍊月鍛。烏輕之過疾距穩。纏上之推敲未判。長吉之心欲嘔。彌明之息猶鼾。天巧呈露。風期汗漫。予方遡詩派而未能。所以撫斯卷而三嘆也。

黃魯直催租詞帖（行書四行。）

前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諸事幾時休。鏡中贏得淸瘦。生受。生受。更被養娘催租。○歸田樂令。

右山谷先生催租詞帖。眞蹟一卷。先生平生語莊。此帖故游戲耳。觀其序晏小山詞有曰。余少時間作樂府。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于我法中當下犂舌之獄。其悔雕篆至矣。此豈自放毫楮間。三生結習。猶有未忘者耶。蓄出衆帖中。亦別而繫之者。

贊曰。詞以寓意。何適非理。游戲翰墨。亦或張弛。此篇所傳。觀蜡之比。衆而不淫。庶幾在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六

宋名人眞蹟

劉忠肅候謁帖（行書二行。）

款謹候謁子中學士閣下。

右元祐宰相。觀文大學士。劉忠肅公摯。字莘老。候謁帖眞蹟一卷。先君將指潼川。淳熙丙午歲四月。得于蜀士張簽家。手題而藏四十年。予既裝帖。執而嘆曰。是帖也。先哲篤敬之風所由寓。有君子之道四焉。刺謁手書。敬以直內也。繁文之削。眞情之尙。易則易親也。字同舍而伸交情。不諂不瀆也。敬以簡致卑而不可踰也。又惡比夫後世。脅肩造請。不避寒暑。蠅字滿紙。屑屑以爲恭者哉。雖曰幅楮數字。以公名德之重。是可與荊璧齊據比矣。

贊曰。元祐之至于八九年也。忠邪既判乎涇渭。公秉樞操。內外晏淸。宜羣陰之弗復萌矣。而卒以黨傾。今觀此帖之存。固不知其時之當元豐與熙寧。然致公之本心。實欲挽一世以爲君子之朋。至如答邢恕之書。以致休復之問。延章惇之子。以伸同朝之情。皆大賢厚德事。而豈顧于人言背憎。然而託西垣之訓。以極老姦之詆。興同文之獄。以陷必族之刑。非公所與交往來而示調停者耶。彼小人者。自覆出而抵巇。公亦何敢逆窺人以其情之難明。予之系此帖。正欲以見符祐二黨之末爭。苟不激而成之。未始不同心而在朝廷也。於戲。正直如公。風猷百齡。烈日嚴霜。夏杲秋晶。是雖十字之藏。蓋已與溫、申、韓、

范、數公同此不朽之名矣．

蘇魏公到鎮出京二帖（幷楷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二帖十一行．尾批一行．）

頌頓首．自承到鎮．嘗因郡僧行者詢動止．稍不聞問．豈勝馳誠．多序晏溫．伏惟政事優暇．福履淸適．頌衰老待罪禁庭．充位無補．日有歸田之興．非久得請南去．獲依仁庇．誠所幸願也．未聞更冀保護．竚還詞掖．以慰輿論．不宣．頌再拜子中知府修撰親家閤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啓．

惟頌頓首．稍疎問訊．惟日馳誠．近孫子出京．祗奉教筆．深荷顧存．彙承禁從淸閑．福履沖固．不勝感慰之至．江關重復．門宇負遙．願輔神倪．上副柄用．乃誠所祝．百不一陳．謹奉手啓咨候．不宣．頌再拜．侍讀舍人閤下．二十六日謹啓．

右元祐宰相司空蘇公頌．字子容．到鎮出京二帖．眞蹟一卷．公以德量服天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淸．與道卷舒．功運無迹．故位極廊廟．而衆不忘．身處消息．而名不隱．砥柱大河．高峯喬嶽．蓋庶幾孔子所謂有始有卒者．嘉定辛巳歲十月．珂以餉節攝京口郡．既幸瞻維梓之風．後二歲六月．以臬事舘維揚．符復獲接恩棠之愛．因訪遺墨．得之故家．凡有三印識．蓋又後一歲之八月也．執鞭忻慕．于是且有託焉．

贊曰．德量維普該乾坤．藝成而下道乃尊．堂堂魏公古大臣．刼火同燬鑑光存．直躬致主無間言．餘事翰墨何足論．百年劍佩紛如雲．不于其書于其人．

范忠宣南都帖（楷書十二行．）

純仁頓首．介來拜教之辱．喜承累日動止康寧．純仁到南都．水涸阻橫．未能東下．去德甚遠．彌增慰戀．兒子依命遣詣左右．愚騃失學．公亦知之．今託援賢門．尤爲非稱．淮深賜誨導．庶無大咎．漸遠風問．惟冀自重．不宣．純仁頓首．上公辟著作親家左右．十一日．

右元祐宰相開府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南都帖眞蹟一卷．先君所藏．云得之涑水司馬伋家．手自裝

褫．嘗以示子弟．珂幼聞先君之言曰．祐陵初政．首召公于外．倚以爲相．公以病不克造朝．而治亂之源于是分．此天也．又曰．中原故老大臣．用心平廣大不偏．故能調一天下．今全盛之觀未還．蓋自士大夫心術先分裂始．諒哉斯言．如忠宣公其人歟．珂嘉定己卯歲．自右府掾．持節江東．獲睹公遺蹟．讀壁詩而見墨妙．拜祠宇而想風標．蓋知手澤之在人間．雖幅紙無不可寶．帖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符祐戰．九河溢．砥柱植兮．琲確競．天地昏．淸風灑兮．大中之道．關百聖而不愧兮．用之不失其時．公獨得兮．公筆之不倚．而字之不溺兮．公意之不偏．而態之不迫兮．我觀此書．公心尙可覩兮．

劉忠定書簡帖（四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六行．）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屛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則公以爲如何．安世上．

劉壯輿不謂亡後．深可傷歎．向者過此．相聚累日．共論春秋．甚有可取．亦嘗戒其太拘．更定類例．到唐州．腹有書．往復商確．云就業之日．先當見示．今則遂爲絕學．不知蘇氏能爲收錄否．可惜也．

安世頓首．睽間逐久．瞻嚮實勞．杜門罕便．候問疏闊每以自愧．使至辱書．承禮制外除．伏惟追慕永感．何

以拙處．不獲面慰．仰冀以道自愛．遠誠所祝．不宣．安世頓首．子虛從事年家侍史．十一月初三日．

安世承示諭．去歲移官之際．外勢可駭．正是鷄相恐迫濮上之衰．猶賴天輔忠賢．皆不爲動．然技止此而已．但安以待之．餘不足道也．安世上．

右元祐左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元城先生劉忠定公安世．字器之．書簡帖四幅．眞蹟一卷．易之學寓于象數．春秋之旨明于類例．舍則惑．泥則拘．此先生之言經也．履變而不忘乎內．守正而無慍乎外．勉之切．與之至．此先生之淑人也．一話一言．何者非教．豈徒帖也哉．前三帖．寶慶乙酉歲六月得之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又一月．復得後一帖于中都張氏．

贊曰．公心如鐵．萬仞壁立．聲名百年．翰墨十襲．絕景獨睨．奔塵莫及．曰誰爲之．目不妄人．

李公擇嘉祐帖（行書八行．）

常啓．別久殊劇．馳仰．茲有見期．可勝欣忭．秋暑．尊履嘉裕．謹先此啓．少加裁重．不宣．常再拜．府判同舍執事．

右元祐御史中丞李公常．字公擇．嘉祐帖眞蹟一卷．予家九江．與修水爲接畛．至今有公子孫存焉．因得從訪遺蹟．以見撰慕．慶元己未冬十一月．得自李氏．

贊曰．予登五老峯．其下蓋有山房焉．緲閣層廊．疏松秀篁．泉璆夜鳴．谷樹晨張．公方讀書其間．蓋已會此趣于胸中之藏．然則摛墨池之華．擷綵筆之芳．發其緒餘．書尺七襲．固知其有自然雲錦之章也．

孫莘老報狀帖（行書四行．）

捕詩并報狀．封呈．報狀看訖．先示及．覺上．

右元祐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字莘老．報狀帖眞蹟一卷．予藏帖多以碑刻．若舊蹟證其眞贗．獨公之書偏攷舊帖．皆無所質訂．藏家幾數十年．本先君故物．以是不復裝褫．寶慶丙戌冬．始繙故

笈．得此紙．欲以訪諸人．客或見之．驚嘆曰．予家舊有此書蹟．其眞無疑．予應之曰．此侏儒觀優．隨擧而笑．問之曰．長者決不相誤．予幾是矣．既而持帖來並．果出一手．

贊曰．遺墨之四行．煜其如晨星之爛．是曰元祐之名臣．所當致而申之以贊．久藏弗治．客見而歎．持並所攜．毫髮無間．予是以知其非贗．

范正獻書畢帖（行書八行．）

祖禹居洛一紀．殘書儀畢．誤蒙朝恩．收寘祕省．中春就職．疎拙粗遣．惟久去鄉里．日有歸思．顧未能爾．瞻望桑梓．乃心依依．不審軒旆何日還朝．舍弟行．謹附問禮．且謝稽慢．祖禹再拜．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書畢帖眞蹟一卷．予先得公奏議．既已系之詩文．帖中．後四年仲春．復得公此帖于吳下．於虖．洛龍臥波．四海屬心．當熙寧元豐間．雖未得以其所學．膏澤溥率．而銳古衡今．筆端俯寸．垂百世明君之監．綜千古素王之統．其討論潤色之功．在公已不貲矣．裕陵之擢在中祕．蓋用溫公奏．所謂一紀之淹．公蓋未嘗容心也．識之以識士出處．且以見景慕之深焉．

贊曰．士之以道義相從．豈計其功．而況乎公．當其任紬繹唐事之寄．所以極簡編之從容．亦既上成書

于邇英．而公猶得以三百年之鑑．信其遺風．則是一紀之淹．乃所以就百世之功．石渠幽嘆．片言帝聰．考槃弗爲．皦然初終．尤以見公之于元豐．蓋盡其魏闕之心．而裕陵之于溫國．未嘗不知其畎畝之忠也．此帖之存．公心天通．詆斥之誣．吁嗟孰窮．

范正獻奏議帖（九劄．草書藁本共二十幅．內卷通二百五十一行．多有塗注改乙處．並依本文謄寫．）

薦賢劄子．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若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愛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爲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正月十九日．

第一劄子．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爲賢．陛下用爲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爲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爲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爲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爲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爲聖德之美．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二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且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三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于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

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爲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四劄子．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著于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臥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臣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爲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愼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于此選擇．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准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進納訖．入內高班劉淵．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准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講說過．所引證事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臣吳、臣范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奏聞．奉聖旨依奏．入內高班劉淵．

疏決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疏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于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恩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疏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二月十三日．

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疏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簡易疏．

臣竊以治道有至易而必安．有至難而必危．有至簡而必治．有至繁而必亂．安危治亂之本．不可不知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陛下得其路而由之．則簡易而趨于治安．舍其路而不由．則繁難而入于危亂．今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人人得進對于前．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以開廣聖意之時也．然人有邪正．則言有是非．若陛下聖志內定．聰明不惑．見大路而由之．則聽言而知其是非．知言之是非．則知人之邪正．譬如將適千里．御六馬而行于坦途．雖使僕夫．欲引車于險阻之轍．驅馬于荊棘之林．陛下必不枉轡而從之者．無所疑也．臣之所謂易者．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則必安．所謂繁者．有爲而任己．則必亂．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臣于前奏詳言之矣．若夫無爲而任人之理．臣請得以備論之．今或勸陛下以有爲．其說必曰．天下之事．不可坐視其弊．人君若無所爲．則中外解惰．萬事廢弛．此言似是而不可聽．古

之聖王爲天下之有事也故治天下天下不能以無事治事則不能不爲也故自有爲以求至于無爲惟創業之主戡定禍亂則能有爲多弊之世更張法度則必多事若繼體之君承平之日則當率由舊章謹守成法而已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弊雖堯舜在上亦不免也治多而弊少則爲治世矣弊少而亂多則爲亂世矣聖人雖欲天下無一物之失所然豈能使天下無一事之有弊乎是以治天下患不得人不患事之有弊如欲中外無懈惰而事無廢弛在于擇人不在于有爲也人君好作事則事多而弊益甚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由用心之誤也若乃昧爽而聽朝正晝而講學清閒而訪問宴息而思道出入不忘儆戒左右必有箴規此則不可一日而不務也夫人之情莫不安于無事而苦于多事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欲治天下先治其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一言而天下受其福一言而四海被其禍喜則濫賞至于軒冕塞塗怒則用兵至于流血漂鹵皆生于一心而已小人之情惟喜多事不喜無事故不欲其君心之靜靜則小人無自而入矣上好貨則小人言財利矣上好兵則小人言征伐矣上好治宮室則小人言土木矣上好察則小人言細事矣君心愈勞事愈不治日入于亂迷而不反此有爲之弊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致之于書不過曰咨四岳命九官擇人而任之恭己而已矣揚雄曰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今陛下承六聖之鴻業奉文母之成規所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可以垂拱而視天民之時也故臣敢以無爲之說補聰明之萬一今或有勸陛下以總攬權綱其說必曰天子不可以權委人陛下獨斷則權在于己任人則權在于人此乃大謬不可聽也臣竊以爲陛下任人則權在于己獨斷則權在于人何以明其然古之聖王知一君之身不可以獨爲天下也故內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職而治外有公、侯、伯、子、男、于八百國分土而守皆天子所與共爲天下者也擇公卿之賢者以爲一相一相總百官百官治百職又擇諸侯之賢者以爲二伯二伯帥九牧九牧帥諸侯天子恭己黜陟之而已矣尊者所治衆故不可不約卑者所治寡故不可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有體不可易也今之宰相古三公也今之執政古六卿也侍從臺省寺監古大夫士也天下一千二百縣縣有令三百州州有守古諸侯也十八路路有監司古牧伯也朝廷之政當委之公卿郡縣之政當委之牧伯宰相者總公卿之議而決可否于天子監司者察郡縣之治而決可否于朝廷陛下執賞罰而臨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賞一人則天下有功者無不喜罰一人則天下有罪者無不懼如此則天下仰之如日月雖在萬里之外如陛下臨之于上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乎宰相不可以代百官之職監司不可以代郡縣之治豈可以天子而行宰相之事也故天子而行宰相之事是宰相爲無用也宰相而代百官之職是百官爲無用也陛下之職惟當擇宰相與執政之臣天下所欲用者用之所不欲用者不用之其用以天下其不用以天下陛下何所私焉如此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何必躬親細務乃爲權乎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能知人則明臣能任職則良此萬事所以治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行臣職則叢而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廢也天子任相而已矣宰相者擇人而已矣宰相之于庶官甄別邪正能否達之天子而進退之不可有所曲私亦猶陛下之擇宰相也譬如天焉春夏爲之長養秋冬爲之斂藏日月爲之照臨風雨爲之動潤天何爲哉默運而已矣生成萬物其功皆歸于天故天道無爲四時有爲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臣所謂任己則權在人者賈誼有言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率于羣下今朝廷之事莫不在陛下雖欲獨行一事獨用一人必不多于三省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也陛下所自行者若不訪之于左右則必得之于小臣如使公卿大臣不可委信則左右小臣豈皆可信乎若非可信之人不私其所愛則必排其所憎貨賂交結行于其間矣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言不出于人君之私也唐人有言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言獨出于天子私意而不與有司議之者非敕鳳閣即中書鸞臺即門下也公卿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其事固有是有非其人固有賢有不賢然皆有跡可見當有所歸若其不當則朝廷得以治之臺諫得以論之故不敢恣爲欺罔如使對臣得以密白外事而使陛下自以聖意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豈得謂之權在陛下乎仁宗深知無爲之要御臨天下四十二年大事付之大臣小事付之有司疑事咨之衆人寄耳目于臺諫故君不勞而天下自治臣每于邇英進對願陛下法則仁宗蓋以此也在昔帝堯之聖動必咨于四岳豈其智不足哉蓋爲君之道當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以天下之心志爲思慮而當自用也皇祐中諫官韓絳因對而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仁宗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耳當是時仁宗在位三十餘年其操術當如此亦堯之用心也今祖宗法度無不詳密備具世歷六聖人情習安加以先太皇太后維持九年內外寧清陛下守之則甚易而必安易之則甚難而必危守之則至簡而必治易之則至繁而必亂惟無爲以守之擇人而任之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也臣願陛下宮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內之法朝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外之政君臣守之無敢有所變更則可以率天下而循法度矣若天子自壞法亂紀則何以禁羣下之不循法度者乎夫銖銖而積之至兩必重毫釐而累之至寸必差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王作小毖之詩以求助于羣臣言小事之不可不慎也惟陛下毋忽于細微謹守法度以塞亂政之源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深職在近侍以經術輔聖德思慮所及有可以裨益者不敢不竭盡拳拳之誠貪進小忠故不避煩瀆天聽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惇夫奏議帖眞蹟二卷其書皆當時副墨忠鯁之氣磅礴宇宙道義之蘊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還世未嘗復覩斯人也珂舊從太府丞范君擇能游暨公之孫笈中多公手澤以其世家寶藏不敢有請每與客誦言之嘉定甲申歲八月山陰何德老過予于京江橐中適藏是帖遂舉以見畀晝率用赫蹏具草且多廢楮又有以見前輩質儉清素之實使尙德者有攷焉

贊曰思魏徵之策不如列疏屏之十漸愛衛公之柏不如存丹扆之五箴諫說豈勝口格君當以心想引裾而行懇方危冠而正襟追古事以比迹見忠臣之慮深是雖不足契當時之感悟不猶可以銳方來之佞壬此左氏所以愼乾谿之痛而三歎于祈招之德音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七

宋名人眞蹟

張文潛九華帖（行書六行。尾批六行。）

耒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諸更將護。耒賤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耒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柴親侍行。幸爲呼名。門中各計安佳。家婦同伸問。

右元祐右史張公耒字文潛九華帖眞蹟一卷。公文名在天下久矣。而帖則未多見也。文筆之相須。或者于師承有攷焉。是帖本先君家藏。

贊曰。結字小而密。氣放以逸。措意婉而妍。神閑以全。公固不以書名。蓋無一而非天。然則汪洋澹泊。一倡三歎。攷之東坡先生之言。蓋不特公之文爲然也。

秦少游書簡帖（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第四帖。各七行。第五帖六行。）

觀再啓。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萑苻鴟張。未就擒滅。仲謨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忽忽無聊。未有脫去之期。爲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聞車音。慰此引緊也。觀再拜。

宅上甚安。今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拜。

觀頓首啓。觀雖已能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黛已被省符。令在外聽候指揮。吏議才畢。便還淮

南待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須官舟以濟。輒欲從使府射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准備留下。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閩漕。約四月赴任。今已愆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此中如井底。無從知也。紀常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再拜。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蓋室如在甑中。老母多病。尤以爲苦。至郡下欲歇一兩日。敢告暫借船一隻。幸望指揮豫備。爲賜大矣。白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領。稍閒參候不宜。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

右元祐祕書正字淮海秦公觀字少游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蘇門四君子。公名在伯仲間。山谷以字法著。而下是則無攷也。今觀是帖。淸勁古雅。重之文采。豈不足以傳歟。繫以三印。蓋流傳好事家。用以識卷者。前一帖得之高郵士人臧殑。次二帖得之吳門王汝周。不復繫以時。

贊曰。昔江淹夢五色筆。而不以能書稱。天昌其文。字借以行。如公辭章。淹豈能京。既已禪長公之文鎔。奚必夸大令之墨精。託敬賢之盛心。尚遺蹟之可懲。然則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予方將借荆國之書以爲此帖之評。

李端叔命駕神仙二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五行。）

之儀特蒙命駕相期。此特出于風義周旋。視古人一時美趣。爲不難到。則剡谿訪戴。不獨前日之勝可紀也。欽企欽企。家山自是天下佳處。永嘉之後人物典刑。多萃于此。曲直是非。雖未能一貫。要之陳迹班班可采。不妨投茲空曠。相與扶攜指顧。笑語相接。亦不惡。特未果接武後塵。徒有愧羨。之儀再拜。

魯直五月已到南宜。傳得詩闋。如神仙中語。而悽惻感人。一諷詠之。爲之出涕。彼已與世齟齬。惟幸其不死。多作得好言語。使知好膾炙相賓。其他非可念者。之儀

右元祐樞密院編修官李公之儀字端叔命駕神仙二帖眞蹟一卷。公蓋姑孰人。龍山李亭之下。有遺蹤焉。昔代范忠宣作遺表。辨宗廟之誣。名動天壤。遂入黨籍。淳熙己酉歲。珂侍先君趨召。行在所。舟過采石。有遺孫某。以謁入告。不自振。先君一見。惻然哀之。畀齋糧數斛。僎鏹幣賻焉。其孫喜曰。歲儉且死。今無以報。獨遺帖兩紙在。願以歸文府。先君卻不取。則又曰。留此亦將爲他人有。不如持以敬售。又指數十千與之。感泣而去。予時髫齔。撰杖騰蛾眉亭上。見先君與客。廬陵張子禮彥和。鄱陽李之任商老。古桂耿良翰周臣。及二道士。展讀一再過。思之宛然在目。嗚呼。今三十有六年矣。其孫歲久忘其名。

贊曰。姑溪之水淸且漪。靑山之原衍而怯。鍾此奇士。亦一雋快。風義磅礴。筆鋒嶮怪。蓋已具書體之五雲。不但得發遺之三昧。

范資政早饌帖（楷書六行。）

百祿啓。近疏晤奉。霜秋稿履休裕。晦日輒具早饌。以邀從者。幸冀凌晨迂訪不宜。百祿頓首。承之金部。

右元祐中書侍郎資政學士范公百祿字子功早饌帖眞蹟一卷。蜀公家法之懿。世載厥忠。熏芝染蘭。

以種磐德公其近者也。帖得之蜀士張箋家。先君手題云。淳熙丙午歲五月。

贊曰。元祐多世臣。公之德由忠文。軾有阜。江有源。傳是帖。存名門。

元祐八詩帖（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前三詩並楷書。第一第二詩。各十五行。第三詩十四行。第四詩謹書十五行。後四詩並行書。第五詩十二行。第六詩十七行。第七詩十五行。第八詩十四行。東坡書簡。行書八行。）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于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乘字。器資以字。子瞻先字。穆父啓字。彝叟行字。皆五言十韻。

工部侍郎王公仲至

奉送中濟經略侍郎赴鎮慶州。得元字。欽臣上。

遠馭窮上策。羈縻有前言。平生徙戎論。感慨江應元。家世近三河。游歷多塞垣。誰言一方面。十載滯上恩。

前日詔書下。旌麾方及門。部曲已稍集。始知旗鼓尊。邊嗇尙羽急。戍卒仍雲屯。東山豬部落。自昔爲鵝藩。

銛鋒固可用。內實須禾飧。胸中自有策。肯爲淺見論。

前戶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公中濟子奇。

承諸公酌別西郊。分韻得戎字。

西戎未解嚴。從帥濫及蒙。自揣非長才。尙使制羌戎。仰賴廟堂算。庶幾或成功。此行春已晚。柳絲華正紅。

聯轡向名園。四筵皆鉅公。高韻渺虹霓。笑談生清風。顧予實何似。有媿叅其中。邈然千里別。不辭一樽空。

浮雲聚與散。隨鼓西復東。無以報禮意。舉目攀飛鴻。

兵部侍郎王公明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分韻得十字。覿上。

承平萬事康。干戈百年戢。蠢哉彼西羌。乃敢侮邊邑。慶陽用武地。戰士一當十。指蹤惟其人。破竹在呼吸。

堂堂萬乎君。謀帥公論及。擁麾當一面。意氣動百執。聖時務懷柔。閫寄貴安輯。賀闕貢□兒。焉用長纓繫。

方當仁草木。況忍尙首級。佇見買犁人。還從玉關入。

刑部侍郎杜公孝錫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乘字。純上。

羌馬軼河西。詔下絕貢聘。自是封疆臣。都俞命彌敬。莫如小司徒。欽哉往臨慶。貔貅十萬人。大半爵公乘。

恩將懷其心。威足繫其頸。收無術向應。指揮罔不定。邊氓歌夜耕。吏績公劉數。今日燕西園。愧接儒林盛。

陽關斷誰賜。笑把金鐘聽。家世本詩書。無勞從去病。

吏部尙書彭公器資

汝礪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辭飮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劍。有言盤近俚。

聖仁之于物。愛視猶一子。顧復愁不至。不知分能爾。誰玆較尋尺。莫知所以爽。外當反內。哀傷須及邇。

邊陲今無事。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禮部尙書蘇公子瞻

軾從諸公飮餞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

仁風被草木。綠浪搖秦川。號令發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負劍行歸田。

贈君荊魚蓋。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戶部尙書錢公穆父

分韻奉送中濟侍郎出帥環慶。得啓字。會稽錢勰。

除戎問邊瑣。謀帥繫國體。遴簡出絲綸。光華建旌棨。威謀重兼濟。垢玩當一洗。游刃無全牛。豈復論肯綮。

勇猛不爲邊。九伐乘周禮。行期凱歌還。宸廷聊聚米。遊從惜暌離。合醼從廿醴。盎峨樹嶽腴。天漢洪清泚。

偕賦遲前修。銀鉤闘方底。從子輕若飛。吾方甗七啓。

吏部侍郎范公彝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純禮上。

爲國難以德。禦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遣帥揚我武。謀帥直非輕。椒自金殺寄。倚以關塞行。

壯懷吞羽狂。沈機足經營。新傷乃民力。未振亦軍聲。旣膺閫外寄。當使千里清。吾家世此官。所得審演情。

未嘗任殺戮。接以信與誠。方略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軾啓。數日不接奉。渴仰殊深。承旦夕進發。治裝勞矣。台候何似。拙詩納上。備數而已。愧悚之至。面別之作。敢請一本。卽詣違矣。不宜。軾再拜中濟侍郎經略公閣下。

先大父自地官貳卿出帥慶陽。同省諸鉅公。飮餞西城。分韻賦詩。蓋一時盛事。歲律逾邁。垂四十年。遺詩艱難之虞。逸成遺墜。特命工刊石。以傳好事君子。紹興元年八月旣望。孫宜教郎權通判桂州軍州事范伯彪譔識。（九行行書）

右元祐朝賢送行八詩帖。眞蹟一卷。紀行之歲月。書事之本末。分韻之姓氏官爵。皆見于首帖。不復申敘。卷末有東坡簡。范氏繫跋。紹定戊子四月得之。

贊曰。□此戊□之元凱。承休服（【案】此下原缺十字）。其師千有方（【案】此下原缺七字）。之在旄罹兜□圍池□□樽俎從容之間。已足以折遐衝于窮塞。彼以俊稱者。徒虛名之盜。以仙歌者。惟酣適之快。要皆不足以望玆游之塵。而同此詩之派也。

錢文肅家書三帖（三帖眞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九行。）

相別後。只得揚州一書。及汴上人來。又一書外。近見內藏庫納小綾會認。方知弟已到京。不知在甚處住。差遣有何來。第遞中千萬早附一字來。忙中大暑。爲十二郎今夕成結。遞中且此爲問。押。

如期至過。惟紗觸宜促爲之。餘雖未集亦不必備也。柴郎日來假什用之類。宜不可緩也。旣背一體。透背紅絹各一匹。可爲八娘作一褥。此與念三者同也。希收餘有所須言來。押。白七弟二十六日。

幷畫孔雀屛風已了。亦希來取之。透背止可三幅。甚有餘雜用也。累日通逃不歸。喜已到家。來日兄上殿。請早來同早餐也。王和甫已相見否。六舅無恙耶。戶部問江東西就不就。牒適已見。來必已收得也。值夜相聞草草。四兄白七弟。

戶部帖司。薪潭自攜去。收得未。

右紹聖翰林學士侍讀。錢文肅公勰。字穆父。家書三帖。眞蹟一卷。錢氏以忠孝承家。世有聞人。穆父其一也。以文學進。名在國史。帖字蕭散朴雅。不類近時書。豈學有根柢然耶。寶慶己酉五月。予壻陳天澤。得之中都好事家。以見歸。

贊曰。代言無諛辭。居約見素守。元無□甥口。乃若神運肘。立身本孤直。落筆已耐久。家聲到于今。此帖當不朽。

錢穆父赴越詩帖（行書五行。尾記三行。）

鑑湖淸泚對稽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白傅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莫把舊詩猶見記。繁雄未必勝淸閑。（樂天寄微之詩云。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右錢穆父赴越詩帖。眞蹟一卷。按國史。熊本自吏部侍郎補外。由洪徙杭。公此詩豈其時也。嘉定甲申歲。予壻陳天澤。得此帖于中都。以歸于我。

贊曰。公之與熊。同治杭越。時皆待制龍圖閣。此詩所謂聯班丹陛者耶。公以繁因他所。熊以八洞失謀。皆以鄙居郡。此又詩所謂同在天涯者耶。承平士夫。以東南爲遊誦之區。而今焉駐六龍之輿。此先王所以許先帝以馳驅。身之不圖。汎揣上都。必欲以正宅中圖大之居也。

林文節定力帖（行書十一行。）

希啓。比者造門。及蒙臨屈。皆不獲面率。豈勝瞻仰。新冬伏惟（【案】此下原缺十二字。）家在定力院。有合破散。從官多不來者。望仲至爲指揮根究。庶其有懼。不敢頻詣。府中何時可一見乎。率啓忽忽不宣。希再拜。

右紹聖同知樞密院林文節公希字子中定力帖眞蹟一卷。書以粉牋。字畫半已脫落。筆法與所著日記同出一手。意態淸雅。宛有法書家風度。米元暉跋寶晉摹帖。謂公爲好古博雅。筆力進退。繫于識。以是帖觀之。可想其不誣也。帖中稱仲至。蓋是王欽臣知開封時。亦紹聖間云。紹定戊子四月。得之姑蘇。

贊曰。公以好古兼博識。固宜著聲于翰墨。予觀此帖。實在京師之定力。是時蓋初擢元祐之迹。使其不爲三子之累。則後日之筆。當不至于輕擲也。

林文節叅候帖（行書二行。）

希謹叅候平甫學士。

右林文節公叅候帖。眞蹟一卷。寶眞所藏帖。前裝手刺。惟公與劉忠肅而二。此帖亦先君之故藏者。

贊曰。平甫之與荊公。蓋當同而異。而公則當異而同者也。當嘲謔之相從。以朋友之切磋。極兄弟之友恭。使合同異之見。而惟是之歸。予知其必有以助善政于熙豐也。

林文節贈賈收詩藁二詩帖（行書六行。）

吳興賈收二絕句。

樂天遺句滿吳門。謝朓廳中列軸存。試問白蘋洲上客。詩人賈島有曾孫。

歲中讀說易三變。風月何嘗有別離。盡是昔賢吟醉地。惜哉此老不能詩。（又云。可惜幽老不能詩。）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藁二詩帖。眞蹟一卷。公文章翰墨。表表符祐間。固時宰所倚以鼓勵四方者。詩筆

餘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閱尙多遺墨。可以攷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于是此帖。與昭靜祭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

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尙論平生。豈以詩攷。慶歷之滁。元祐之湖。醒歟醉歟。醉歟醒歟。

林文節昭靜祭文帖（行書九行。）

敕祭沈貴妃文。（秘閣撰。）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皇帝遣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陳侗。祭于故昭靜貴妃沈氏。祥符之初。愼選女德。維勳維賢。進輔宸掖。孰非良家。莫如相門。彼德之茂。有儀溫溫。內政是毗。婦道克化。刑于公宮。以教天下。七十考終。旣厚厥報。上感兩宮。素服是悼。彤管之傳。則無已時。厥翟載途。象物孔悲。祖奠國門。鑒其格思。尙饗。

右林文節昭靜貴妃祭文帖。眞蹟一卷。公仕神祖朝。知太常禮院。是帖蓋當時所撰者。帖中惟行書與公他帖。毫髮無異。而小楷則端嚴靜莊。如出兩手。或正或奇。不踰榘則。如公之于書。亦可謂能矣。帖與二詩。同得于一時。先朝典禮。尙或于此有攷云。

贊曰。昔祥符議立后。趙文定以沈才人系出相門。宜配宸極。王文穆乃以文定受知沈恭惠。思報其德。登爲長者。事遂中格。今觀昭靜之謚。考四朝。亦可占名相之餘澤矣。祖宗盛時。禮別宮掖。哀榮之規。具在詔策。如移牒于祕閣。與其寘于禮職。惟此幅紙。藹然足以想承平之品式。如公筆跡。兼備楷則。使非有行書數字以爲並。則亦終疑而莫釋也。

林文節元祐日記帖（行書三十六行。前後各闕文。）

晚與開育詣右相。則聞者遠已見拒。云今日不見客。深疑其有謂也。與二君至寶勝。火氣滿面。寺居旣迫狹。帷帳亦蕭索。惟鄧陸及余三人者至。又訪鄧陸而歸。季謙得告。鄧方據几揮筆。如厨藁者。是夕鎖院。庚辰。垂箔崇政。廟班起居。畢。移班當起居。文德呂左丞押麻。蔡授以本官能爲觀文大學士。判陳州。（不遷官。不加食。）邑。司馬門下。遷左僕射。宣制畢。微雨。閭巷翕然。云司馬雨。（邦直云。典午密藹。持國代己。恐除作門侍。降詔諭右相。只異者無嫌。）辛巳。（[illegible]州。景）（溫、寶直。太原。唐坰漳州。陳師、招撫爲倅。崔翔太平觀。）熱。舒范二丞入。晚同開育。見新相司馬公。頂光帽而坐。氣潔淸而瑩。精神康安。云足胝。瘡面大如手掌。黃水出未止。足弱無力。未知何時可出。更聞新命。戊子。昭憲淑德忠西閤東門崇退景靈行香。當設食。訪杜訢、孔宗翰、鄭穆、劉攽、臥內。云兩腳脫去兩皮襪。臥而言。皆名理之談也。己丑。聞于進邸。追取蔣之奇告。（內批夜大風雨。）庚寅。中伏。早出西城。凝眞觀。同次中別舜卿于長慶。長慶楊太后父母墳寺也。初闢地得龜蛇。因于寺東建小觀。設眞武像。今俗以寺爲龜兒寺。觀爲黑殺觀。觀後以水。移在寺西南隔。隔一垣爾。季謙解舟。辛卯。六叅潞公乞面。退至都堂。晚見厚卿。壬辰。天貺節假。晚晤謝子敦、劉莘州、渠祖洽等。癸巳。批聞王存因何除樞密直學士。璪甚撓。引惠卿向除大資政。以服未受。後再除爲對。甲午。垂箔。潞公、司馬公、呂公。皆門謝。封贈及加俸。潞公初特班。升殿同奏事。奏事少頃。三省樞密先下。潞公獨留身。出一劄子奏對。

右林文節元祐日記帖。眞蹟一卷。元祐之際盛矣。公道肆啓。羣賢彙征。肯翹翹蜡。薰和茹粹。以躋登于

太平。廢古登今。前無唐虞。攷之一卷之書。藹然德聲。尙可揭也。帖以廢紙。後有鄧文約中丞簡尺。字甚楷正。不類其爲人。紹定之元五月。得之蘇門士人王之德。

贊曰。漢大中大夫東方曼倩之對孝武曰。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序。譬如以周召爲丞相。仲尼居御史府。畢公高備拾遺。遽伯玉爲太傅。博士則以顏閔。執金吾以季路。衛尉以卞嚴子。光祿以仲山甫。郡守以子產。詹事以孔父。史魚司直。申伯爲御。下至旄頭式候。亦羿萬之伍。則唐虞之隆。成康之際。陳功比德。自無以喩。武帝爲之大笑。蓋甚言其難遇也。今觀元祐之時。彼固何足慕哉。羣賢拔茅。大姦脫距。如確如惠。必斥必去。師保萬民。維溫維潞。大老既歸。百揆時序。師表以韓。押麻以呂。班廷謝門。紛鵷振鷺。守正如王。博聞如顧。錢劉曾孔。潘晏孫蘇。其未登于錄者。又不可一二數。宜制正衙。天人交助。翕然閭巷曰司馬相公。蓋異時攘臂于代言之間。而染指于同省之路。顧猶有是語。則是非之公。蓋未嘗不具也。然則插齒吐吻。攘項結股。委蛇其跡。僞旋其步。雖辨知閎達。溢于文辭。而詼諧者。猶皆不之與。後之君子。其必知所去取矣。幅紙之得。正邪以寓。式賜厥衷。逸史是補。

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行書十六行。前後各闕文。）

等搆陷。乞置獄。例與獄。朴助云。頻頻與獄。不是好事。陛下且與含容。今若再勘。即是以斷張商英。俱爲不當。上云。羣小結搆傾陷宰相。不是好事。自與張商英事不干涉。宣云。臣從初便奏開封獄事。不爲無意。章某既有所陳。莫須與他明辨。上曰。差何人勘得宜。即探上意云。常安民如何。上搖頭曰。不可。宣曰。莫是此人不平穩否。上曰。然。宣曰。（【案】此書凡稱宣者。指曾布。蓋因布字子宣。稱朴者指韓忠彥。猶曾布日錄。稱章惇爲淳。李清臣爲彥也。）孫諤如何。上曰。諤得。莫又道是章某所引薦人否。宣曰。諤乃衆人共稱之。非獨章某也。上以爲然。又云。見說全是吏人鄭保者爲之。（【案】鄭保。李燾長編。作鄭寶。蓋鄭本胥吏。當時隨手記載。不復詳攷也。）是夜批出。與路昌衡同勘。閣子內同坐。相云。適來上前。諤所奏皆有實跡。王詵李瑋。莫要付獄推究。盡有來歷。安李默然。安徐曰。相公有許多機智。又要興獄。眞有鄉風也。（謂福建子。）答云。某雖是建人云。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眞蹟一卷。首尾糜爛。僅存一幅。蓋記施珣獄事。按李氏續通鑑長編。紹聖二年八月癸未。宰臣章惇奏。臣僭聞開封府司勘蓋漸公事。戶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緣臣舊曾薦舉。欲乞迴避。兼士曹王謹術皆與人言。府官本意。欲從蓋漸及借奉召求張商英之罪。復從此數人推及臣與蔡京。又司錄陳厚亦言蔡京受漸錢百千。并言事連貴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稱說王震親得聖語。傳言吏人鄭寶使人窮究物論。騰播駭于衆聞。今來蓋漸等案內。並不見有上件事節。未曉所以。若臣之子弟。果于漸事有所干預。則法自貴者始。所當先治。豈以臣故。爲之隱諱撓法。審或無之。未委施珣何故輒欲迴避。恐出于陳厚等。陳厚初時嘗致因語。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爲羣小結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姦險。傾搖國事。無所不至。欲望特賜選官。依公盡理根究施行。御批。可差路昌衡同孫諤。置司根治。尋又批。應干連人。特不以赦原。仍令路昌衡等。依公盡理根究。不得滅裂。先是開封鞫蓋漸假貸行賂事。事連主管府司檢校庫王厚。并及宰相章惇。厚者劄子也。訴于惇云。府司錄陳厚承王震意。鞫獄不實。故惇亟自列。乞別推。上以諭布等。忠彥曰。如此。即須并張商英重勘。商英已貶。恐不可更行。上曰。惇但爲衆人因商英事譖害己。無預商英事。布曰。此事虛實曲直自繫

惇舉措。朝廷爲之別推。亦不妨。然又須起獄。上曰。起獄固非好事。然惇既有文字。殆不可已。此事虛實卻在王厚。忠彥曰。數起獄不便。布曰。此事更在聖意裁處。忠彥亦云。然翼日上又諭忠彥等。惇堅乞別推。而安燾以爲無此例。忠彥曰。別推即前日責商英及陛下從初行蓋漸事。都非是。上曰。不爲此。惇言燾等。架造事欲陷己。布曰。如此則事體愈大。燾何可沮止。上曰。不治此。但治其下耳。惇云。吏鄭寶者。具知本末。但治寶則其他情實皆可見。王厚所指證佐甚多。如王謹術、施珣、陸長倩。及一同監檢校庫宋侍禁者。俱是衆所聞。皆陳厚之語。又云。陳厚言連元台及其子弟。以此珣言欲迴避。蓋惇曾舉薦珣。又云。蔡京亦受百千。忠彥曰。此等事案中有否。上曰。只爲陳厚言。罪人有此語。卻不曾取狀。後來案中亦無。忠彥曰。如此起獄。乃只是理會閒言語。若且隱忍。疑能甚善。上曰。羣小交結。中傷宰臣。不是好事。兼惇有劄子。豈可已。布曰。臣向曾申請。以爲小人在下。架造事端。動搖執政。不可滋長。兼王震于此事。不得謂之無心。百姓理索償負。若非人有導之。其語言豈敢便及宰相。兼震親詣府司臨問。自來府尹未嘗如此。所以驚駭衆聽。今日陛下爲之推治。亦不妨。但恐獄官難得人。上曰。只爲難得人。布曰。必得于彼此不觀望向背者。乃可。上曰。安得如此可信者。因徧問從官。曰。許將如何。布與忠彥曰。前執政差難。上曰。蔡京又妨礙。黃履如何。又曰。將之奇。孫覽亦不可。豐稷乃燾門人。王古又不可。忠彥曰。虞策近勘公事。上又恐與前勘妨礙。布曰。臺諫官可差否。常安民如何。上搖首。布曰。不平穩否。上曰。然。布曰。郭知章或可使。上曰。謬人。于是命昌衡及諤。後七日。忠彥等再對。忠彥奏曰。尙書省牒到昌衡奏獄事事體已不小。又聞昌衡獨詣都堂稟旨。上曰。無他。上殿自爲衛尉事耳。忠彥默然。布曰。陛下選差昌衡。蓋以諤可謂得人矣。上曰。然。陳厚繼亦訟王厚。詔送御史臺。仍令常安民勿預。蓋惇疑安民黨燾。已謀逐之。御史臺訖不受陳厚獄。惇等每相與爭辯于上前。上意頗右惇。惇嘗有劄子自論。李清臣疑之。已而上批令行出。及究治所乞追攝官員。中書吏匿不呈惇。惇詰之。乃曰。門下侍郎令檢條。門下侍郎謂燾也。他日惇謂布曰。惇在此。何敢如是。遂以白上。上對忠彥及布言之。且曰。文字安可不呈宰相。布退即語惇。惇方與淸臣相詈也。大抵淸臣及燾皆惡惇。欲去之。忠彥亦素與惇異。布獨助惇云。安民尋罷御史。燾等皆作附會欺罔降黜。燾遂去位。予攷此帖所書。略同。而其間如安燾等語。則無之。蓋長編以曾布

日錄爲正。不復見他書也。還攷公之升右府。在四年閏月壬寅。是時尙未登政地。閣子內同坐。殆非公日錄。似是紀他人所傳者。然是年東府。則章惇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李淸臣中書侍郎。鄭雍尙書左丞。西府則韓忠彥知樞密院。曾布同知院。共政者。止此六人耳。今帖中謂惇爲相。忠彥爲朴。布爲宣。安李各以姓著。而獨無雍名。雍至十月甲子。始罷。是殆雍所記。而公從而筆之者。南渡前記錄多矣。史氏網羅。獨于雍未聞。而今見諸此。孰謂殘編斷簡。無補于史之闕文耶。帖之得。與元祐日記同時。

贊曰。史本乎公。不厭于複。重觀紹聖以來之記述。初無及于鄭雍。非親札之具存。雖欲攷之而孰從。如王詵李瑋之實迹。徧攷史錄。皆無預乎此案之中。鄭保姓名。亦各不同。至于韓忠彥力諫興獄。直乞陛下且與含容。安燾面折章惇。以爲鄉風。此皆繫其人之大節。而金匱之汗靑。皆泯泯于二人之忠。凡此帖紙之所具。以同時附會曰帖子之人。猶能秉直以寫其衷。抑可以見人心之是非。本無所蔽蒙也。然予此時。凡六人者。皆有所抗論。獨雍首尾紫然。若不預者。佩玉端委。接武夔龍。又何其絕無一言之獻

替。廣于四聰耶。迎合于始。循默于終。而迄不免于黨籍之歸。此枉道事人之所以不勝于直躬也。

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行書十六行。前後各闕文。）

崇。政文德呈。利殉中八月二日。巳杏子河破土。二十七日。連夜出甲。倉猝便行。王愍等不預知。亦不敢申稟。上以星變多由邊事。深患惠卿此舉。衆皆以爲非。恐且以破土示有興築之名。誘致賊兵。未必便興築。上曰。更速戒約。因論邊兵且休安勤。如杏子河未進築有何闕事。布遂言。鍾傳又有卓囉之舉。尤爲未便。陸行則無水草（相云。有草而無水。）水則黄河不通舟。旋令釘椿橛挽舟而上。運致軍儲及板築之具。平夏趨鎮戎四十里。而用車七千。日夜般運。水行勞費艱難百倍。于此斫龍。又是靑唐之地。靑唐未免有疾。臣未見其可。佚賊兵不犯巡原。且令共謀南牟會通巡原之路。即此數路相應。邊事有涯。自元豐三年至今十有七年。經營邊事未有如今日之形勢。今鄜延輕于進築。鍾傳又謀卓囉。一有敗事。前功頓棄。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眞蹟一卷。杏子河事在紹聖四年。本末詳悉。其藏國史。秦陵之仁聖畏天。其足以對越而無媿矣。此帖出于當時者也。又與前帖同得。顧不可因是以表聖德耶。國史書破土以九月二日。城圍一千七百餘步。得工十二萬有奇。十二日而成。是月二十二日賜名平戎寨。而此帖則以爲八月。殆筆誤云。

贊曰。進築之策。自古兵法之所未有。而始于本朝。予意其欲毀齒而兒不知。所以爲是漸取而漸搖。付不廢乎兵。分力疲。反足以啓戎心之驕。方聖主之側身。凜天變之未消。章呂合謀。惟敵之挑。豈知夫璿璣七政之必齊。而舞干兩階之自足以格有苗哉。我鼓其鼙。我弓其弨。此帖之存。聖心是昭。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八

宋名人眞蹟

李伯時醉臥圖詩帖（行書四行。）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在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右紹聖御史臺檢法官李公公麟字伯時醉臥圖詩帖眞蹟一卷。圖陳于前。蓋神筆也。有墨戲一印。極大。又一印曰神品上上而下。著藏書家一印焉。寶慶乙酉十月得之京口。

贊曰。猶龍眠本書仙工。而妍蚩亦然。醉之趣。匪不傳。匪此詩。比逃禪。

文周翰盛暑帖（行書十行。尾批一行。）

及啓。前日承垂訪。宄迫未遑再詣。攀仰攀仰。辱教。欣承盛暑動止萬福。以往故相府賀辭。不即奉謝。至悚至悚。給假指揮。旦夕必下。來日當爲督之。奉納次。哲人云亡。同深殄瘁之歎。況出陶冶。均增哀疚也。朝夕奉見。區區面敍不宣。及再拜居易少卿兄。

令妹起居。朝夕歸拜見也。

右紹聖集賢殿修撰文公及甫字周翰盛暑帖眞蹟一卷。喬木世臣。鼎鼐遺烈。固已具是。惜也其不稱也。帖中所述。蓋王文恭珪薨。以元豐八載之五月。時宣仁御朝。避僖王諱。止稱及云。

贊曰。同文之獄。諸賢非一族。殄瘁之悲。獨及于禹玉。豈一人之言。自爲之反覆。傷哉利祿。

鄒忠公同安帖（行書四行。尾批二行。）

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令弟以次奉侍同安。浩上。

三妹不別啓。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上字志完同安帖眞蹟一卷。嘉定甲申。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毗陵來訟于府。攜公綸告手澤求直于有司。因是得據案拭目。字勁以端。迹淸而厲。意公之心與筆法脗合。是歲十月。有靳君譽者攜他帖數十。售于京口。皆予篋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

贊曰。公書法本于薛少保稷。建中天子嘗以是御奎畫矣。公于初政。實濡諫毫。而迄不遇合。以償于讒慝。徒使孽京輩得以投時好而襲其迹。是抵掌可以肖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士所憤薰蕕之雜糅。而繼之以憤激也。

曾文昭時寒帖（行書。尾闕。）

肇頓首再拜宮使大觀文相公台坐。時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久違門下。向苦道里之遠。無緣望見。今茲相望數舍。而官守拘制。又未獲造前。嚮往下風。不忘旦暮。更祈順令頤養。以副人望。謹奉手啓不宣。肇頓首再拜。宮使大觀文相公台坐。

右建中靖國翰林學士侍讀曾文昭公肇字子開時寒帖眞蹟一卷。四曾名震天下。然德與位稱。皖然獨全。英公若者。是帖蓋當時與故相去位者相往來。意其在爲守時。所以有官守拘制之語。然公嘗歷陳、穎、宋、升、瀛、徐、滁、泰、海、杭、揚、定、相、岳。凡十四部。攬地既莫可攷。亦莫知其指誰也。嘉定己巳歲十二月。過雙鍾。得之公諸孫。邑丞宋父。

贊曰。祖孫百年。兄弟一世。歸乎其全。抑有公議。遺墨散軼。得自名裔。人其鑑茲。豈必名位。

朱君貺乞舟榮翰凝餗三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五行。）

紱悚息。輒再叩覆。誠出迫切。不覺言之喋喋也。所乞一舟。若候歸船使司方行差撥。竊慮稽緩。恐不可待。奈何。前月提倉査公差一舟。與蘇州持服楊承議。夙見艤岸下。楊君尙未終三祥。間至七八月間。方服闋入京。紱今所乘舟。到得楊潤間足矣。不識暫就査公懇那一往。卻即遣還。可否。紱于査公不甚熟。無因而至。又似往闊。然亦計迫。遽爾浼瀆。殊自恧也。紱悚息。

紱叩首拜覆。紱比嘗上狀。仰瀆嚴視。滅裂僭易。方懼獲譴。迺蒙屈賜榮翰。勤款累幅。若侍誨座。祇佩謙沖。銘刻敢忘。匆遽其書。復不及悉。仰惟寬度。曲以情諒。紱叩首拜覆。

紱再拜上覆。比日不審凝餗何如。紱憂患餘生。哀毀如昔。日月之速。且葬即吉。尙阻敍訴。臨紙不勝殞咽之深。紱再拜上覆。

右建中靖國給事中朱公紱字君貺乞舟、榮翰、凝餗三帖眞蹟一卷。黨論再起。公首預名籍中。雖以攀鱗之舊。猶不得貰也。紹興之旌褒。有以也哉。帖亦先君舊藏。不識歲月。

贊曰。殿門之剗。未毀于彗星。彼朱諤者。猶不願與公同名。孰知夫百年之餘。忠邪之聲跡。反頓異于沈升。植與分朋。迭仆迭興。殆不啻高岸之爲谷。深谷之爲陵。然而利不與義羣。勢不與理爭。帖藏予家。覽者目明。所謂片牘幅楮。藏之爲榮。亦何算乎瑣瑣者之姦爲墓幽之稱也。

晁无咎金山詩帖．（行書七行．）

倍□中叔父發運右司□□山次韻高唱．□中補之再拜．

□□身無用湿山計可成．煙霞異塵世．江海□高情．幸□阮咸集．恐蹔疏受聲．淸詩逢□□．未覺負平生．

右建中靖國太史禮部郎中晁公補之字无咎金山詩帖眞蹟一卷．予在潤十年．紫金之游厭矣．覽唐人之遺跡．以及于本朝．雲濤月波．豪思傑語．慨然在目．□□公詩什．獨未前知．嘉定甲申六月．□□淮海歸．小憩吞海．而駛兵適自□□．所託訪求之士友以尺函至．□□數帖．皆凡品．惟有此詩．東塗西□□淳秀．隱然有蘇門四君子口中語．殆是自瑞錦窠出後所作．竄□□皆彷彿可攷云．

贊曰．我登吞海．而帖適至．事雖偶然．不爲有意．彼江山者．秀無古今．丘壑市朝．則二其心．阿大中郎．熄虎節．金閨卷懷．亦既殊轍．同此登覽．而趣不同．雲霄並翔．鳧雀冥鴻．矢詞胸襟．浩蕩萬里．比興所存．二疏是企．淸詩勝致．何地無之．不繫不維．景則我隨．征塵障天．我亦倦翮．遺墨未渝．微躬奚息．南寄之波．上派于湓．詩其譬予．以諗侯門．

陳忠肅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第五帖．各八行．第二帖五行．第三、第四帖．各四行．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十三行．內第六、第七帖．尾批各二行．）

瓘啓．渴聞誨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居如何．謹啓略道下意．餘進面盡．不宣．瓘再拜．天成祕校賢友．

瓘辱問甚勤．豈勝愧荷．看經次修答草草．幸悉．令嗣洎令姪．朝夕榜出．可賀也．瓘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爲荷．令嗣貢元安勝．瓘再上．

羊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瓘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毘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顧正意．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往拜辱．如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老晚幸見過．薦理等至．得來書．審侍奉進學安勝．良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今遣亚虔等取之．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閘．便可離南康矣．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啓．

十七妹太君○八一甥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寧出．積念必優．想見永嘉歡喜．

得書喜與諸甥安樂．七四能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惜或吐．此是脾虛．只服理中丸．及厚朴湯之類．勿服涼藥．戒之戒之．嫂嫂卻未成遷居．相去既遠．亦難爲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書．寫字謹楷．讀書爲人．必長進也．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

右建中靖國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嘉定丁丑歲十月．珂自大農丞假守嘉興．先生子孫．蓋居是邦．暇日頗訪求遺帖．以見尊賢尙德之意．而邦人知寶敬．絕無遺墨流落．至己卯春．蒙恩召還郎舍．始得數帖于市鬻家．其餘則前後萃拾．偶雜眞書簏．歲月已軼．不復可追記．

贊曰．士有直躬．夷險雖易．事君以堯．距詖如墨．筆力勁挺．德聲昭植．不倚不流．是謂心畫．

陳忠肅通鑑帖十五冊之一（並行書．今攷光武明帝二紀．其九板．凡二十二行．撮節文多不錄．）

昭陽協洽更始元年．

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馮異謙退不伐．

耿弇請歸上谷益兵．乃貳更始．

鄧禹薦恂守河內．

建武元年．蜀郡公孫述．卽帝位．號成帝．

蕭王卽皇帝位于鄗南．

光武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臣光曰．宜其光復舊物．享國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班彪．馬援之徒．歸隗囂．

馮勤典諸侯封事．至莫不厭服．

始用孝廉爲尙書郎．

鮑永謂馮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有挑其鄰人之妻者．長者罵而少者報之．至夫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羞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朱弘責桓譚．（琴．）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賈復．寇恂．）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愔所親信爲誰．曰護軍黃防．曰．縛愔者．必黃防也．）又乏糧食．數戰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制．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率．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皆降．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者．用此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召鄧禹還曰．愼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建武三年．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向宜陽．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汝以不死耳．祭遵擒張豐于涿郡．

隗囂使馬援觀述．還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至洛陽．帝岸幘坐迎．笑曰．（玉）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王）帝王自有眞也．囂問何如高帝．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飮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耳．

蒼頭子密．斬彭寵．降祭遵．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曰．（云云．）

囂不用彪言。彪避地河西。爲融畫策。使專意事漢。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平齊地。（張步）弇爲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囂不用申屠剛言。遊士長者。稍稍去之。王元說囂。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嶺南華風。始于二守。（交阯錫光・九眞任延・）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私竊虛名。夸上求高。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上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耳。（隗囂・）

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述立囂爲朔寧王。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上封事。及上書。不得言聖。鄭興言。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王）功臣用則人位繆矣。（王）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江馮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云云。）上親征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靷。帝不從。問馬援。援聚米。（王）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王）願復借寇君一年。（平隴・）張步欲入海。（齊王・）陳俊斬之。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述遣刺客刺來歙。歙召蓋延語。

王元降。述曰。豈有降天子哉。

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刺岑彭。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放兵大掠。帝怒譴漢。又讓劉尚。（王）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任延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賞上東門候。郅惲。貶東候。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詔長沙王等皆降爵爲侯。朱祜言。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吳漢自蜀還至京師。于是大饗。增邑更封。已殁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厭武事。自蜀隴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帝曰。孔子不對。非汝所及。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印綬。皆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朱祜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鄧禹・李通・賈復・）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韓歆及子嬰。皆自殺。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追賜錢穀。以成禮葬。臣光曰。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改名莊・）

十六年。交阯麊冷縣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帝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馬援斬側貳。

桓榮授太子經。榮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董宣彊項令。（湖陽公主・）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諸將或失常度。帝遣人觀大司馬何爲。曰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劉昆長者之言。（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至偶然耳・）

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貢獻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朱祜薨。（軍人樂放縱・多怨之・）

二十四年。馬援征武陵蠻。矍鑠哉是翁。

二十五年。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南單于稱臣・臧宮欲得五千騎立功・）

我梁松父友也。效龍伯高。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畫虎不成反類狗。（誡敦[illegible]・保[illegible]父喪・致客數郡・）

朱勃詣闕上書。

臧宮馬武曰。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貪殘之政。雖成必敗。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拜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佚正色曰。爲陰氏乎。爲天下乎。

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中元元年。拜第五倫會稽太守。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記焉。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圖讖于天下。（貶桓譚・）范蔚宗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貴顯。世主此論學。悲哉。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援女・）

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不與。大起北宮。

時天旱。鍾離意上疏。

永平四年。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梁松下獄死。鄭衆不染于辭。（興子・也）初上因松以縑帛請之。辭曰。儲君無外交之義。不往。

宋均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

均欲爭之。時未可改。久將自苦之。乃言耳。

自期門羽林之士。特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丁鴻爲侍中。

楚王英自殺。（寒朗。袁安。）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歲。至是復通。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鄯善）・巫自來取騧馬。（于闐）・

北海敬王睦薨。中大夫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不以實對。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爾。其智慮畏慎如此。

館陶宮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閻章嘗遷。以二妹爲貴人。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

章帝即位。年十八。

右秦忠肅公手編通鑑節要。眞蹟十有五冊。先生親接溫國見聞之近。心潛孔聖筆削之傳。爰即成書。聿提綱目。閱歲積日。親繫其凡。偉矣哉。百代之宏規。三長之絕識也。是書始更始元年。迄于唐敬宗。其間錯雜。尚匪全本。嘉定乙亥七月。珂在中都。以錢三十萬得之先生之孫某。若夫先漢而上。太和以次。長編散軼。未得以覩其大全。劍合龍歸。期以他日。

贊曰。於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歷二千歲。有司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志。而後鉛槧之士。即所見之仁智。攟摭取碎。皆有以自託于世。況乎先生。道醇學備。炯焉其心。不約而契。則夫大篇焜煌。流俗披靡。貫穿馳騁。出類拔萃。其所以簉斯文之脈而續聖人之意者。又豈可以淺近計哉。彼陵藉者。本無所至。讀未終卷。欠伸思睡。是啻王子淵所謂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何啻如聖門之未足與議者也。

許文定萬里帖（行書十三行。尾批兩行。）

將頓首。比累奉書。鄉然值改潘。不啻一一道否。比日冬凜。伏惟開府已久。即辰台候萬福。日月易久。德清嫂嫂奄及大祥。新婦往寺中除服。追悼平生。豈勝悲感。遠惟慘戚。何以爲懷。吳蜀萬里。無由面慰。遞中附問。耿耿不次。將頓首。子中知府舍人大兄台坐。十一月十九日。

右建中靖國黃門侍郎。許文定公將字冲元萬里帖眞蹟一卷。皇朝以人文化成。龍首之選。固以待魁壘特出之英。然君子猶欲觀其所就也。符祐之間。忠邪雜進。剛柔異體。蔑所就之機。貌如公之厚德養而大醇。苟不以一時之祿位介乎其心。文與節俱。俾世知得人之盛。足與科目對。則亦何以尚茲惜也。其未盡然也。帖得之京口。蓋嘉定辛巳之十一月。

贊曰。章惇欲發溫公之墓。而公尼之以一言。厚德如公。其勢蓋足以回天矣。豈用力于書法。乃獨有未然者哉。博大以自充。委蛇以求全。予以是服公之正。而監公之偏。

蔣觀文錢塘天府二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之奇啓。辱書猥承還自錢塘。道路奔馳。得無狼狽乎。比來美疢良已否。眠食勝常否。初聞留家獨行。固知不便。之奇早嘗此味矣。惟以道自安。以適休命。區區不宜。之奇頓首。士憲吏部朝散。

之奇再啓。辱書承比來所履清豫。良慰良慰。之奇近蒙恩有天府之除。衰晚何以堪此。已匄辭免矣。餘需面究。之奇頓首。

右建中靖國樞密使蔣公之奇字穎叔。錢塘、天府二帖。眞蹟一卷。予往來于常。與諸蔣游。蓋世家文獻。幾三百年矣。是帖以嘉定壬辰歲二月。得之西湖羽士劉元綱。劉得之蔣之孫騰雲。予亦識之。自以選詩名。亦婁仍之秀者。

贊曰。尺瑜寸瑕。工所不棄。如公平生。抑有清議。雖翰墨之僅存。亦世俗之共惎。予獨區區于別白。是亦或出于有意。昔鄒忠公以言得罪。士皆縮頸以避去。公乃折簡以自麗。由是而去。蓋已無愧。然則操觚刻槧。片言幅紙。其知所以行己也必矣。以字逆識。以識行字。舉一知二。茲帖之所以可貴。

佛印清勝帖（行書六行。）

了元。信杳澄維那。人來辱手翰。喜法用清勝。如在華藏。甚終始周旋。眞行腳高士。以贊佐爲心也。月初相見。具此不宜。了元。信杳澄維那。

右佛印師了元。清勝帖眞蹟一卷。予在京口。登紫金山妙高臺。見坡翁與師道像。淵乎似道。晬然其容。意其非偶從游者。嘉定甲申十一月。始得此帖于其徒。襲而藏之。以附頴濱丞迎得書之義。

贊曰。欲溯其洄。先涉其流。欲觀其人。先睞其與游。東坡之名。在昌黎武威之間。而師之能。亦文暢祕演之儔。德必有鄰。而人焉廋。世予是可以察予之去留。

參寥新秋帖（行書十五行。）

道潛頓首。違闊滋久。豈勝馳企。邇來新秋氣涼。緬維山中住持。法體清勝。不肖昨以患禍。羈困吳門。而聞詢師遠來。而老丈亦不吝揮金見助。益認風義之督。感激尤深。不肖自至東魯。日欲具書上問動止。蓋道遠無行李往還之便。故不能如願。想高明有以諒之也。末緣占對。希以時重。不宣。道潛頓首再拜。提聖寺主老丈。八月五日。

右參寥子道潛新秋帖眞蹟一卷。眉山之門無虛士。頡頏張秦。表裏元辨。惟參寥爲然。幾邑有西菩提寺。蓋師所居。予嘗過之。是帖以慶元己未歲八月。受之僧惟月。蓋師之的孫。

贊曰。帖中書督。字法當爲篤。世間豈有不識字參寥子耶。應世以文。特師之粗。于此乎何拘。維以觀其書。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九

宋名人眞跡

米元章書簡帖上（兩卷・共二十九帖・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五帖・各九行・第三帖四行・第四帖二十一行・第五、第八、第十四、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帖・各十行・第六、第七、第十三、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帖・各十三行・第十帖七行・第十五、第二十四帖・各三行・第十九帖十七行・第二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二行・第二十一帖十六行・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帖・各十一行・）

芾頓首再啓．今歲當從聖奏計．故事代之者即奏也．使節到都．八月半．例以九月赦行司西上．十月到國門．我公可到南都左右．復西也．餘並人吏面占．芾頓首再拜．

芾頓首再拜．蒙教二十一日與屈大旆．雪圖上納．橫輔非不愛．未見公所愛者耳．帶留數日奉納也．向晚料峭．起居萬福．謹奉狀不宜．芾頓首再拜．大夫丈節下．

太夫人玉裕萬福．不及拜別．怏怏．老妻伸奉．泊趙妹郡君．各希加愛加愛．芾再拜．

芾頓首再拜．右丞貲政春官恩主鈞席．仲秋漸涼．恭惟台候勵止萬福．即日芾蒙恩．昨以四月忝命改官．盡緣知獎．沒齒曷報．六月被遣此邑．聞台旆將至．遲遲留七月．以俟一識威采面感恩紀．謁令弟．始知不可俟．抱悒之官．近亦得令弟書．始知對籙．遂力疾作書．以布下情．其餘俟趨省詣府．造門叩閤．所懷非紙所罄．不宣．門生米芾頓首再拜．右丞貲政春官恩主台席．○謹空．

芾頓首啓．蒙教．審起居冲勝．已支千餘．付邑脚錢．既奉委．惟所諭．更不須申稟．鮮禾方成．更與放限十日．佳般木亦須限外．毋奪農時．佳苦暑．未可約過弊邑．良食利人自愛．草草．芾頓首．濮川宣德明叔閣下．

芾頓首再拜．久違長者．幸茲邂逅．不謂行役．其豈少延節旄．以寫傾蓋．昨日纔至州．次．不可俟．留剩怏怏而歸．適蒙雅誨．且承食已首塗．方寒千萬珍發．訓仲相聚．道意．謹附使陳情．手凍．草草．芾惶恐．上通副朝散老兄節下．

芾惶恐頓首．再介謁門．蒙手教．荷溫眷有加．自承蹬邑．遲日夕排比．宿司以俟臨按．杳不聞好音．鄙叟下邑．乃如此耶．忽大熱．恭惟比日台體清勝．芾抱疚中夕．公和儼贖莽．有何所聞．且以見教．去替數月矣．過熱．遂可買舟治行矣．謹附使上謝．不宣．芾頓首再拜．管勾推官丈閣下．

芾頓首．十日之歡．足慰故人．遂別．心目悽斷．有興除酒安樂．大是塵生好事．惟爲親珍攝．今晚之意不快．歸念之不已．區區別啓．楚州運勾石仲謀．清修可愛．試一見之．芾頓首．方回老弟人英○潁公相見道意．今日不得同一笑．恨恨．珍重．

芾頓首再啓．比苗幕過道．從與衡于琅琊之間．爲泉石之樂．恨不接遊跖也．滁天下佳山水．且少過客．諒稱高懷．正恐賜環在邇．不能久彼留也．芾頓首再啓．

芾惶恐頓首再拜啓．大雨．恭惟台候萬福．名筆爲亂道．遂塵汚矣．七月一日．大年約來蒲池閱邵伯瓜洲．須十日一相見．乃佳．芾頓首．成伯公○門中各惟清勝．郎娘長茂．芾再拜．

芾頓首．向承貽教．無便久不得爲答．以致久仰之素．想高明諒之．春和．道味何如．一水之阻．未遂展接．千萬珍厚．有便數枉皆爲望．草草．芾頓首．僧正文公．

芾啓．蒙教．昨夕經義．與蘇門生也．待都伴不會．却是借岐首也．今送去四十貫．贖于泗州一渦．賓陳主簿名師仲．乃芸叟生甚難．揚有善傳寫者．開節奉爲吾頗出一千作手．功畫八本奉寄．取幞頭人來取也．藥又夜來告夢云．去一頓．得一貫．亦何所在．不知何祥也．紙足爲大．（【案】此語文義多不可解・疑有脫誤・）

芾即日蒙恩．未即瞻望．伏乞對時精調興寢．下情虔祝．謹因便介附狀起居．不備．門吏米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

六月二十日．芾惶恐頓首上啓．離潤得千珍．旋聞入列卿寺．雖少雄飛．未弄翰墨．未副手相策．足足不一賀也．到官．衰疾相仍．拜啓後時．披晤未卜．伏惟珍毓．不備．芾頓首再拜．彥和大監台座○湍須僻陋．月十日無一遞．無一過客．坐井底．幸有幹示下．芾惶恐．

芾頓首再拜．經宿．恭惟台候萬福．伏想般舟．良勞神用．俟到蕭閒參見．次前蒙寵賜．嚴命不許辭．然今有所獻．公亦何辭以拒之．通閤願隨春錦增光．久爲選人鈍滯．非稱也．若不以爲不恭．願檢人．謹奉啓．不宣．

芾頓首再拜．知府鈐轄待制台座．○硯在合內．

芾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之杞．拜違．旋得官江湖．歸掃家山．杜門不出．人事殆絕．比到都見陳子與．承動靜．復知已更王夫人之痛．不覺嗟悼．不能已．復自咎不敏．阻買尺書．以勞孝思．內有愧負．疚不能已．比日台體起居何如．謹奉啓通誠．挙挙下情．此不能宣．芾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小兒益長．人物不凡．伯時姻事．有期未．

芾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閣下．端禮歲拜違．迄今不承音驛．客至．恭審到官．冬序向深．伏惟神明扶持．鈐體起居萬福．芾衰晚如昨．未卜展晤．伏惟珍厚．謹奉啓不宜．芾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吾友閣下．十

一月十九日狀。

芾頓首再拜。觀使樞密太尉先生鈞席。伏審榮拜宸命。遂請歸第。天柱之任。暫留時棟。吝眷之重。定將起奕。惟初解浙西之節制。聿居綠野之燕安。神明掖扶。氣體泰定。有足樂也。芾以出入不得隨杖屨。看山揮麈。啓企不極。不備。老弟子米芾頓首再拜。觀使樞密太尉先生鈞席。

芾頓首再拜。至孝故溫觀察台座。區區已什奉疏。流落三年。重來京國。恍如夢覺。治居未定。未及上謁。專介及門。吉孝履多福。三兩日詣幄。既親。又與介姪同官不妨否。更俟一言。燭下方客起。不宣。芾惶恐。上狀溫觀察親友台座。

芾頓首再拜。聞公有官職歷人之說。是何言歟。公世德清茂。才高望重。越自小官。慨然論天下事。宜比馬周。此未足賀。老友固不奉佞也。望日文德門多見諸公。獨不見公何也。鮮方須得大段酬勞方傳。恐前書眞不達耳。

芾頓首再拜。知有介郎之戚。此難遣者。能哲第二兒。二十歲化去。剜吾心肝。至今皓白之由也。癸未去國至今。二兒二女。老年何堪。何堪再到。（【案】此下有脫誤・）辛。三姊夫交游喪盡。情懷落魄。不振不振。

黻頓首再拜。相從之樂。自卯及巳。十五年矣。自武林失恃。遂髮白齒落。頹然一老翁。若與公相遇他處。宜不相識耳。比來履侍下起居何如。偶洽光同官劉穩之行。奉書千里相望。何日會合。臨風悵然。黻頓首。通判朝奉君謨兄。

老兄幾子。吾謐兒十六矣。又二子粗長點。後房進幾人。郭德又見報。知蜀中一邑都。未得消息。郭燃猶通直洛陽令。頑健如昨。湖外有何勝事。嶽麓雲水。爲我致意。黻頓首。

賀知章草書。唐人歌詩。往往及之。今有人收得否。試詫問之。黻。

向承惠洪氏石刻。多感。往歲謝公處得之。想其眞蹟精妙。何當一見之。家藏墨蹟數本。今以石刻奉寄。一笑。輒欲以告身質過數日奉遷如何。黻頓首。

芾頓首啓。適奉賀留刺。晚來起居萬福。舟兵自到日支鹺。餓得欲死。今日旬下支一料米去。告指揮日支與米爲幸。主簿甚嚴。傳語皆不答。聞有甚條貫。吁可畏哉。謹奉啓。吝即勿泄此語。恐相惱。不一一切切。芾頓首再拜。道濟通判中大夫。

芾頓首啓。知什賜教。使下失去。感愧異常。知西第已爲人貨。已遣人去報。蓋一相知也。若人口少。別報得一位與之。甚幸甚幸。諸處尋屋不得。闔中屋得數間。芾亦可居也。且望留意。不敢忘德。草草。芾頓首。太保吾親。

芾頓首再啓。蒙眷有素。不敢自外。其有丹赤。仰于左右。芾今任不礙舉辟。管勾文字。或帳司得備編策。敢不自竭。芾六月正滿三十箇月。百指提挈西上。而貧無桂玉之費。儻蒙恩私。仰戴山嶽。芾惶恐頓首。

知庵成自逸。仰慕不已。雨多種植必皆菁活。弊庵前柏活否。更求數株益之。黃鶴家山前水池水不乏否。告問主者。若不乏不須問也。寶晉必蒙照管。恐損漏。開春求宣明東歸。老拖曳不行也。天啓皆有書去。達否。芾頓首。

米元章書簡帖下（三卷・共三十五帖・並行書・第一、第十五、第二十四、第二十九帖・各七行・第二、第八、第十六、第二十五、第二十八帖・各十一行・第三、第十二、第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

帖・各九行・第四、第十、第十九帖・各八行・第五、第九、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帖・各六行・第六、第十四、第三十一帖・各十三行・第七、第十三、第二十帖・各十二行・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七、帖・各三行・第十八帖十八行・第二十六、第三十帖・各五行・）

芾啓。早路一揖。未獄久別。承來諾久候。無耗。故困憊歸息。傾仰傾仰。來早願同介兒。兒臨一飯訖。同至山房。然後歸治行未晚也。切切。餘面罄。草草。芾頓首。致平國士。

芾頓首再拜。右史舍人老兄閣下。蒙手翰。貺尚方珍醴。拜嘉增幸。來日當引九日拜臨顧之辱。併敘謝意。謹奉啓。不能罄所言。芾頓首再拜。希聖舍人親家台座。○來日東華。得一介相引乎。吏部至今不見人來耳。

芾頓首再啓。行日伏蒙尊造枉駕。水次不遑迎謁。內積悚恐。不審尊兄資政。向日到闕。欲拜狀也。芾疎謬正託德門。每賜訓督。使逃罪戾。至幸至幸。芾頓首再拜。

黻啓。前人迴。郡官訪及方下船著公服。又欲即行。故草草數字。必不怪也。輒假小舟至郭。送彥誠觀師還寺。舟至郎西至幸如期少頃至也。餘到潤留書。復古來。白完草草。芾頓首。不二禪師故人。

黻頓首。雨寒安勝。不知在施水資聖。奉尋不見。快快。張公必拜見。晚歸可少（【案】此下永樂大典原本缺・）黻頓首。○彥誠觀師同此。

芾頓首再拜。運副奉議明公節下。去陳聞使節至許。至建雄鎭。專介上狀。久之迴云。至汝迓寀。阻一披晤。此情悵然。故再奉啓。并前狀上納。霜寒深冷。恭惟尊體動止萬福。區區已具右狀中者。不重述。不宣。芾頓首再拜。運副奉議明公節下。十一日狀。

芾惶恐再拜。私居杜門。以禪悅爲樂。彥舟去後。不聞左右動靜。嚮風永懷。不能已已。臘寒比日官況何如。門中上下均慶。去歲之念。必少彌忘。聞其素屬疾。非小兒五日間。忽然不見者。幻法有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爲遣。臘寒千萬珍重。二月。或所請宮觀不報。即扣閽。惟珍愼珍愼。芾頓首再拜。厚之知府學士德友。

芾頓首再拜。昨日煩聒。出京始一飽也。經宿起居沖勝。白熟求四枚。差小者。卓上碧水晶。與老駮麼紙。可否。以吳顧道約來相見。故未行。早飯了。東適依依。奈何奈何。芾惶恐上厚之宮使學士恩舊。○范寬四幅。贈老友如何。

二十五日。芾上啓。得十四日書。知已到官。雖國士失進踐之序。聊爲知己屈。甚善甚善。專啓敘懷。芾頓首再拜。彥舟學士樞侯仁友。

黻啓。昨日承教。直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敘俸錢支使之數。屬出外邑五七日。比去能一遊寺乎。草草。芾頓首。上公震太尉台座。

芾惶恐。蒙教。維台候萬福。牌寫了。久將謂已取去。來日遣人來。并今日者來取。兒子入寺檢未得也。區區別啓。芾惶恐。上公震太尉台座。

三月十一日。芾頓首啓。衰老蒙誤恩寵。徑西不得少留。以承二君子動止。伏惟珍愛珍愛。芾頓首再拜。安中學士吏部二友麾下。

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昨以手拙。附專介以代占謝。恭想已達左右。即日春和。恭惟神明相佑。尊候動止萬福。

蒂再啓。高郵不須亂諮生事。蟄居非吾鄉我里。無人勾副。定國是也。牽復旣去。只從別人。四時纂要。四月一兩又非畢請借一閱。道路人言。高郵依舊水瀦。雨雪不少。不知果否。昨過彼時。水瀦。見邵伯以次數道通湖港。皆以土壩塞斷。從初救田。今合放開耳。想不一處。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利也。蒂頓首再拜。

蒂惶恐。前辱臨顧。兩日打糧借人未得。翌日馳造鈞勝。至今不見石工。特來許借。告給付。區區面罄不宜。

蒂頓首。太易吾友。

蒂啓。適方上狀。使至辱教。欣審晚刻鈞候萬福。并寵佳茗爲貺。併深感悚。來日朝晚。幸臨屈一飯也。區區容面敍。且奉此爲謝不宜。蒂再拜。志行通判承議老兄。

蒂頓首再拜。初熱。恭惟神明相佑。鈞體萬福。賀老以英才受眷知。布上寬喈。暫至澤國。而蒂以官期當去。不得少陪清范。以此爲恨耳。蒂頓首再拜。

十一月二十一日。蒂頓首上記。留守大資政丈鈞座。私居之人數探伺。覺阻追攀大旆。此情悃悃。念蒙介弟拂拭。而久與明甫遊也。故自竭有以獻。惟公宏恕其愚。而矜其志之謇也。願公開懷以待天下之士。猶恐人人不自信。勿以泥塗之久。懷廷尉勝門之心。深閉固拒。以絕天下之士。願以常情處人。而躬行高世之事。忘恩怨。會通一致。出人意外。晏然爲明主安一世之人。起治功。致太平。此爲下識之所瞻望。中夜而興。披衣呵筆草略。死罪死罪。門吏米蒂頓首再拜。

右簡尺。先臣蒂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廿二行。）

蒂頓首再啓。故人作發運使。都不照管下邑。今十連作帥。當假臨淮縣長官時故事。但一片心脾。依舊住在。不知委悉得過否。蒂惶恐再拜。

倅同官來江寧。少小相識。父處刁靡。熟鄉人一戎。同官來須少過從。亦是未得報。間同出入遊山之人三處。是飯主人。貴人出入難。不敢牽率。知客位榜甚嚴。此爲常人設耳。豈米老有不得船之理。呵呵。俟面干也。蒂惶恐再拜。【案】（此帖首行疑有脫誤。）

糖霜大治喉咽。甘辛尤能發散。合化佳。蒂頓首。

眞麝香一劑。從痛處薰透。氣立安。蒂諮。

老妻上問夫人玉體萬福。楊老夫人乍到。未得去拜。屈同官于此。得款還往也。才回謁楊簽歸使行。知有人在彼。故立草草作數字。不得周悉。書表司與假。遂令小兒作書。不罪不罪。蒂再拜。

蒂頓首啓。昨日特承寵臨。閔王氏兄弟飯。遂阻于門迎。留以朝銜。謹先上納。且夕祇造不宜。蒂頓首再拜。最仁通判宣德兄。

蒂頓首再拜。在無爲一書。作廣州題達。未衰老。忽西去。出意外。聞畏而已。因賞心亭與元龍尉酒。選三麗人。歌自作詞。云有人去廣德。立作此書。用致俯仰。草草。不罪不罪。蒂惶恐。司諫台座。〇門中各安勝安勝。

右格紙詩書十幅。先臣蒂晚年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詩稿在詩文帖中。）

蒂頓首再拜。丹陽人安。舊治假落上游。琴尊足以自適。時來則爲蒼生起耳。蒂頓首再拜。

海岱絕唱。已刻于柱。與劉頗者對也。非二頗者不刻。蒂頓首。七月六日。

蒂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春序向和。恭惟澄清之暇。神明相佑。德履起居萬福。蒂被遣。俟命于左右。已次于調舟。大水漲。過橋不得。未即參侍。伏乞爲上珍厚。專介上啓不備。蒂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

黻補填。尙少八日。以新府公至。理須出見。來日且參假登舟。至眞滁。日移疾報本州。不審尊意如何。黻蒙恩有素。不勝傾倒之至。黻頓首再拜。

蒂惶恐。來早爲一麪。江樓少延道話。只今叔衣在此。烹茶久俟。蒂惶恐。府公少監大夫公。

蒂惶恐再拜。彥稽提舉太史公甲兄節下。抱疾之官。十日九假。事皆委辟侯。改雙槐堂爲寧一堂。射堂爲敗堵。悉見北山萬壑。名曰仰止堂。于甲兄可謂無負矣。蒂衰老之人。每臨一事。欲仰兄精力不已。力疾答專使不宜。蒂惶恐頓首。彥稽太史公提舉節下。四月旦日狀。

蒂啓。衰晚辱誤恩。法不可辭。秪益悚懼。蒙教賀重某慙悚。附使具此。草草。蒂頓首。亦慮吾友。不煩如此。前言甚易。當必不到入臺章也。呵呵。

餞殺客也。蒂頓首。安中吾友。

昨夕作此簡。未及遣。承寵誨。荷垂眷。今早食後作【案】（作字上下有闕文。）晚阻城外。約來早告過舟中。北城外一飯。幸甚幸甚。蒂頓首。

蒂頓首再拜。先白吾友。辱展昭。思企。暑中起居何如。小兒未聞師誨。願以童蒙之道處之。謹遣侍筆研于左右。惟久要終始造成之。悚悚。異日報德不宜。蒂頓首再拜。先白吾友。〇同舍萬福。

右崇寧南宮舍人。寶晉米公蒂。字元章。書簡帖眞蹟六十四幅。分五卷。中興初。思陵以萬幾之暇。垂意筆法。始好黃庭堅書。就戒石之銘以頒。而方國一劃。遂皆似之。後復好公書。以其子敷文閣直學士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體遂大變。追晉轢唐。前無合作。列家所藏詔墨幾百軸。以歲月攷之良是。故紹興間。公書盡歸九禁。而世罕傳。最後赤水得珠。頤神北內。躬御寶附。製翰墨志。多紀公遺事。益知帝心簡注。惟公是嗜。是帖多天上本。間有內府圖書及紹興寶璽在焉。前五帖嘉泰壬戌歲正月得之中都范氏。次十帖開禧丁卯歲五月得之李奉寧客何師說。又次四十帖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京師官寰。又次九帖己巳歲八月得之豫章朱氏。顛末印識。全及半者通五十所。

贊曰。論書自晉始。蓋因其風俗之清而流之于妍。降而六代。又以其習尙之篤而溺之于專。維唐設科。身判書言。作成自初。歐褚爭先。薛覲。張顛。顏眞卿使中世而後。雖經生楷隸。猶得以揚鑣而鳴鞭。五季日卑。我宋興焉士以德進。格藝之偏。旣窒其進取之塗。故世之以書名家者。皆不雜以人。而純乎天。吏八葉之豫。豐乃設學而詳延。有蒂者出。集其大全。蓋繇、羲、獻。而來迨崇、觀。而前或聱牙以枝棘。或宮牆而及肩。或小醇而大疵。或舍正而取權。六書之統。殆所謂蒂之死。不得其傳也。巘巘喬嶽。洋洋大川。草木風雲。波濤蛟黿。我繫此評。其然豈然。較三十里。後八百年。

米元章鑑峯行記帖（大字楷書。十二行。）

邵龢、劉端修、吳克、米蒂。同遊鑑峯寶刹。崇寧甲申五月望日書。

易安居士一日攜前人墨跡臨顧。中有先子留題。拜觀不勝感泣。先子尋常爲字。但乘興而爲之。今之數句。可比黃金千兩耳。呵呵。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行書。十行。）

右寶晉米公鑑峯行記眞蹟一卷。天下未嘗無勝游。惟人與境稱。而後傳久。其次以文。其次以字畫。致

乎此亦可觀矣。寶慶丙戌秋。得之京口。故藏易安室。有元暉跋語繫焉。

贊曰。永和之蘭亭。列序時人文字之不磨。千載莫鄰。彼睎顏之徒。雖未足倫。觀其所傳。亦庶幾彷彿乎清塵。

米元章獲硯帖（草書。十一行。）

僕今日獲天下大奇硯。世未有也。他日使公欽賞不已。石佳發墨。眼大如錢。大小適中。薄厚古雅。平生收端硯未有此比。異日方知不誣也。公家鳳池空大。不適用爾。今歲有此奇獲。眞丙辛天地合也。問九哥可知。

右十行。皆吾家舊所收。悉爲邦人得之。多以歸好事。翟佑之蓋晚年字也。予友仁。審定眞蹟。

右寶晉米公獲硯帖眞蹟一卷。予作硯山閣。先一歲得硯山詩。表英光堂。將以殿帖。謂足以大全矣。錫山鄭子恭時中。一旦來訪。謂家有獲硯帖。必與硯山事實相表裏。欲持以見歸。予喜。亟問亟求。不愆于約。居一月而帖至。攷之。非硯山也。蓋他一硯耳。而其言鄭重如是。予嘗讀山林集。有一帖曰。辱教須寶硯。去心者。爲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項羽也。硯爲吾首。誰人教暌。事須根究。然而復有一說。徐熙梨花。人多識之。請摘去遍示識者。若可當硯。猶爲少存交情。長年報答。必欲吾首。亦不免永鎭烏江。兩手拱下。分付且只成甚頭腦。便希晃仲命忽早勝面議之。噫嘻。硯尤物耳。固眞足寶耶。是寶矣。固可以比首耶。觀此寶晉之于硯。亦可謂溺矣。不特硯。又述以山。而肯易一居。其江山在胸次。足係尤物之累如此。亦可見不凡。今乃見歸于予。而又得是帖。以表證之。特書屢書。又可以凡帖而列之耶。帖之言曰。丙辛天地合。而得是硯。按寶晉生以辛卯。術家以天地合言。則丙戌歲。在大觀之元。如寶晉因得右軍王略帖。作太師行。因嘗以丙辛合論得帖之月日矣。帖與硯均在所重。理固然耳。而葉石林燕語曰。米芾詼譎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是硯也。首也。帖也。身也。一而已。予據此江山得無愧耶。硯山易居在何年。不復可攷。而是獲硯帖。公之子友仁。指爲暮年字。攷其歲月。蓋仙去前一歲也。豈硯山已去。而他硯無可屬意者。又將因是以寄懷耶。得帖之歲。蓋紹定戊子。

月乙卯日甲子云。

贊曰。公謂是硯。生平之所無。彼美硯山。乃易其所居。既舍其所寶。聊假以自娛。其亦人之情歟。

米元章四大字帖（紙本。）

智慧淸淨。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眞蹟一軸。寶晉書偉矣。而盈尺之字。世亦罕傳。寶慶乙酉歲十月。得此于王文忠之孫廙。上有先朝內府印。已摩損不可復識。蓋故家所藏之傑出者。

贊曰。昔大令書壁。作方丈大字。觀者至數百人。蓋能書家。皆以收斂觀楷則。而以縱放觀精神。予觀此書。大不失倫。蓋自智而慧者。筆下有天眞之悟。而惟淸與淨者。胸中無一點之塵也。

米元章曹子建應詔詩帖（行書。六十六行。尾記四行。翼衡作翼翼。稅此作稅北。如酲作如醒。當是筆誤。）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翼。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曁帝室。稅北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曹植應詔。

芾辭書于寶晉齋。

右寶晉米公曹子建應詔詩帖。眞蹟一卷。帖凡二百有一字。字字淸勁。如太液黃鵠。商山紫芝。霏雲吐虹。各有出世間意。醉中之天眞。蓋于是有神矣。此先君祕笈第一物也。得于淳熙之戊戌。後五十年。乃克贊之。

贊曰。吁嗟乎。丕擁幹弱支。予讀此詩。何異乎煮豆而燃其萁。弔古以詩。觀帖以奇。瑤鈿銀泥。以侈厥題。

米元章蠶賦帖（行書。大十七行。）

里有織婦。嘗謁蠶嫗。顏色憔顇。喟然而讓于蠶曰。予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著天財。爾之未生。我則浴而種以俟化。爾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祗事。爾食有節。我則采柔桑以爲蔫。爾眠不恩。我則佴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我則謁其祀而未嘗瀆也。爾惟欲繭。我則趣其具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我則具繅盆繅器以奉之。爾欲布幅利之德。我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髮蓬不及簪。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于子。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墻宇。予卒歲無褐。提筐飾犬馬。予終身卹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噫。予雖微生。亦稟元氣。上符龍精。下同馬類。昔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寒暑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生之域。蓋然無見烹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革。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代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勞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非天地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旂裳無所設。非馭祀無制幣。非聘賓無束帛。至織至悉。衣裳萬物。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媒以廣君欲。開利塗以窮民力。害錦

繡穀之巧歲變。霜綃冰紈之名日出。親桑之禮。顧于上。災身之服流于下。倡人孌妾。被后飾者以千計。桀民大賈。僭君服者蓋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緡。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實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齋官貢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大練以去華。是猶捧土堙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崙之烈。波蕩風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言。則予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時之異也。子之織。非欲嗇身以侈物。化使然也。二者交墜于道。奚獨怨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于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右寶晉米公蠶賦帖。眞蹟一卷。有內府及楚宮印各一。寶慶乙酉。得之中都鬻書吳氏。筆力差似少年時。

贊曰。桑柘之利。被天下。而不足以芘一女。髮蓬手胼。而身不褸。雲織霧組。使疏曲戶。世之類此者。又何可勝數。是將誰尤。曰本是務。彼樂我取。維終以無窶。

米元章黃龍讚帖（行書。八行。）十

米芾黃龍眞讚。（高宗皇帝御書。）

的的曹溪一點開。從玆蹋足踏崖堆。黃龍若不三玄接。爭得東林八轉來。

黃龍眞讚。米元章壬申歲同吉倓、伯充、國休、過訪因戲書。

右寶晉米公黃龍讚大字帖眞蹟一卷。高宗皇帝親題其褾。有楚胄印四。小璽一。筆勢精健。意象淳古。蓋老作云。嘉定癸未七月書之維揚。

贊曰。華胄遙遙楚國。宗風的的曹溪。喚起爭名米老。奎光長照珍題。

米元章獄空行帖（行書。十二行。）五

獄空行。寄獻府公朝奉麾下。漣水令米芾惶恐。

楚州五邑口百萬。擾靜蕃繁太守公。政由吏人民乃慢。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善民欲。惡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不戢吏。精力不給吏乃庸。兩獄百間塞有罪。有耳未聞一日空。晉昌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爲時宗。五更三點運粗思。衆人安寢吏計窮。百姓小妄赦不罪。庶幾小屈能自致。五邑來者初亦梟。久而宵悚吏皆畏。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獄空空有理。百萬無寃無枉吏。來者迎刃無留滯。赦來兩獄久無事。太守政聲旣如是。廉車旁午目所擁。胡不剡章上天子。追風早來促公起。去入省闥或使指。吏皆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坂大車程萬里。

右寶晉米公獄空行帖眞蹟一卷。字故寫碧牋上。大書淋漓。蓋當時投之郡將唐君者。江之盧山。宮曰太平。有黃冠以好事稱。多蓄法書。予託劉君道謙購得此篇。時嘉定癸酉八月也。

贊曰。事上官當以信。從美而言。是謂私徇。唐君果何人。而得此于寶晉。予蓋于是三歎。則前朝之待士。而未暇及筆法之神雋也。

米元章四大字詩帖（【案】此帖行數標注。原本缺佚。）

鷗鷺塞依水。蒹葭靜臉風。朝烟開雨細。輕素淡山重。○過當塗。

一園松竹冷陰森。猶得桓公歎可臨。卻巨（【案】英光集作匹。）劉琨看左傳。玉壺徒缺誤雄心。○青山。

賞心亭上翠山雪。三夕丹淵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絕趣。亟行歸覲紫皇家。○鑑遠樓。

昔步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欄湖闊。出處初心老更違。○拜書學博七作。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詩帖眞蹟兩軸。公筆力雄偉。而大字尤奇。此詩比智慧淸淨。字本不侔。而氣象軒豁。卷舒之已具全體。所謂精神楷則。蓋兼之矣。第二詩雜用桓元子、劉越石、王處仲事。語意殆不聯屬。似記憶之誤。必有能辨之者。詩得之京口。紹定戊子三月戊子。

贊曰。四詩之作。句新而詞伉。兩軸之書。意軒而神王。合此名蹟。奇變萬狀。予得此詩。季春既望。風激海而飛霧。月穿雲而崩浪。開兩卷舒。于小萬有之上。作而嘆曰。是可以領略山川之淸壯矣。予方望紫烟之岫。具黃茂之舫。友二妙于百載。寓三嘆于一倡。正使持此而列衡門之素壁。亦足對雲錦之九疊而吞瀑布之千丈也。

米元章海嶽詩帖（行書。七行。）十

仲若呼不聞。孝然叫不應。東海波底浪。南山入雲徑。西南嵯峨者。起伏巧相競。火輪激剛風。倒化紫金鼎。枕石不知冷。鼓腹歌吏迥。

右大字海嶽庵雜詩。先臣芾眞蹟。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書。二行。）

右寶晉米公海嶽雜詩帖眞蹟一卷。御府之印。小米之跋具焉。予始司淮左之餉。嘗登是園。作海嶽堂。皆勒石爲記。謂海嶽在甘露之下。繼而城東得故基。或謂予前記爲誤。予曰。皆是也。發天啓銘公之墓曰。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北固旣火。作庵城東。號海嶽。日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是未火之前在甘露。旣火之後。自西而東矣。海嶽之名固也。而地則不同。昔在甘露。謂江爲海。謂北固爲嶽小矣。與之以東。謂海爲海。謂四嶽爲嶽。顧不大哉。今觀其地信然。此雜詩者。因其地賦。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南李氏後主。嘗寶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隱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蓋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于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硯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後主上亦自爲二硯山焉。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末待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硯閣得盡見之。噫。易之賦是也。豈居之先後有異。而傳聞者至于異辭歟。今甘露寺下爲絕壁。又豈有所謂羣木唐晉人之居。公之未東。遺址蓋在鰲門鳳池之間。所謂並江者尤昧也。予家有公所藏大令十二月帖。上有東海嶽印。海嶽之有東西。尤足爲的證。紹定戊子二月。客有在中都。鬻予新硯山者。持以傳予。因訂其詳。以繫斯贊。

贊曰。海嶽之東西。見于印而驗于碑。觀乎此詩。景與物隨。於虖噫嘻。此皆是也。夫豈復有今是而昨非。江湯湯其不移。山隆隆其不斷。登兮覽兮。予言其如之。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

宋名人眞蹟

米元章硯山詩帖（行書八行。）

山硯雲時抱。雷名不傳。比聰多異氣。正對淨名天。

右先臣芾大字二詩五幅。（【案】硯山詩止一首。與二詩五幅之語不符。當是友仁所跋本二詩。而刻但得其一耳。）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二行。）

右寶晉米公硯山詩帖。眞蹟一卷。硯山者。公平生所寶也。老謀菟裘。遂以易海嶽之居。予固言之矣。治僻京口。既得舊址。兎葵燕麥。動懷人之歎。因築園建祠以奉公。一日館客鵬雲樓上。客鄭君欲。硯園之扁。謂笈中嘗藏公硯山詩。取而視之良是。願以得之。蓋紹定戊子之四月。因刻以贈英光之帖。

贊曰。豈嶺九華。營是一枝。何異乎持瑚璉以易羊皮。硯之不存。而寶此詩。抑類乎舍魚兎而守筌蹄。不我後先。得于斯時。几席江山。庶幾見之。

米元章甘露詩帖（行書二十行。）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栖煙。迴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呼童速具輿。凭高攬山川。隱見豈不好。開霽景固全。須臾剛風盪。湍湍潤露圓。歸途知有作。華月上丹淵。〇甘露作。吳夷顋。

右寶晉米公甘露詩帖。眞蹟一卷。甘露之勝偉矣。公詩奇筆勁。亦復稱之。予皆未暇論。獨詳未呼輿及歸途作伴之語。公之居必在山之趾。殆是海嶽未火時。他日既東。當不復能寬夕往來矣。山有鳳凰池。

丹淵蓋指此。予于是益信予之記跋。皆粗有依據。紹定戊子四月。得之蘇滋王氏。紙素少暗。故湍湍如碧雲色。有嶽晉家印四字。尤爲勁于平時。實今世奇帖。

贊曰。公嘗有淨名之詩曰。殷勤顧炊物。爲爾老僧徐。殆乎此篇。則出無晴雨之待。觀無陰霽之殊。造呼竹輿。吟詠歸途。既不舍于斯須。其必遍于海嶽之故廬。如曰易硯山之寶儲。登樓平章。維王及蘇。自西徂東。乃獲奠居。此所謂舍其舊而新是圖。予固因以驗予記與跋之皆不誣也。

米元章寶月觀詩帖（行書十一行。）

新創亭觀之盛。又非海岱比也。寶月觀用觀風樓基。高出雲表。詩曰。潮蘸虛難掩。光分逐露圓。香清得桂子。珠璧墮花鈿。求一篇見海月處也。

右寶晉米公寶月觀詩帖。眞蹟一卷。海岱在漣滄。是蓋公宰邑時所作者。本雜書別帖中。亦摘取而別之。繫以贊云。

贊曰。月之行空。四海清輝。豈獨于一觀見之。覺層宇之登地高而天隨。而後可以觀公之詩。

米元章鑑遠前詩帖（行書二十一行。）

夜登鑑遠。觀江南野燒作。

君不見紅旗一卷無奔北。龍驤將軍初下蜀。又不見天兵十萬傾潘曹。百丈靈旗照江國。高樓夜登有健貫。江南野燒深山谷。烈勢已覺過南辰。龍蛇血脅如爆竹。故應玉石俱被焚。老樵拾炭投斧斤。長松巨梓中大厦。一隨烈焰同埃塵。人言木自爲風戛。木中生火自焚爇。欲知利害日相磨。此火害人尤躁熱。〇芾上呈。

右寶晉米公鑑遠前詩帖。眞蹟一卷。帖有四印。出貴臣家。嘉定戊辰。官鬻于鄽肆。德清李氏得之。予又贖之李氏。其筆法蓋老作云。

贊曰。登覽之勝。隨寓有感。野燒之觀。玉石俱慘。還志一快。忘彼物情。是以老氏。惡夫佳兵。觀乎觀乎。彼以爲觀。而予以爲懲。

米元章鑑遠後詩帖（行書十二行。）

鷗鷺寒依水。蒹葭靜臨風。朝煙開雨細。輕素淡山重。

鑑遠樓米老。（【案】是詩。已見前四大字詩帖中。題云北固望。與寶晉英光集所載合。今復出于此。而後書云。鑑遠樓米老。疑是詩乃係過北固所作。而復于鑑遠樓書之。珂遂以爲鑑遠作詩云。）

右寶晉米公鑑遠後詩帖。眞蹟一卷。紹定戊子歲二月。得之平江莫氏。莫蓋寶晉家戚舊云。

贊曰。野燒之觀。予嘗以爲歎。此詩之序。予又以爲欣。一鑑遠耳。而戚休之以身。天乎非人。

米元章即事詩帖（行書十二行。）

不應武康清溪之徼。端居即事。呈淮陽、建昌、二太守。友溪監郡三公。芾上。

懸簷大開千古到。雲闕小挂滿堂寒。巖濃員嶠孤峯起。枕冷燕山玉一團。圓扇古人蜂雀意。清風四海弟兄歡。開關不謝勤來客。毀苦非緣懶作官。鳬脛欲長寧可益。蝸枝求足已能胖。有時燕坐神遊步。北里新聲舞翠鬟。

右寶晉米公即事詩帖。眞蹟一卷。按畫史。公游相國得雪圖。爲富韓公之壻范大圭持去。其記甚詳。今

此所挂。豈別一王維耶。且投箸不應徹。自開祕笈。而勸來之客不拒。想皆樞言、康功、志東、殺耳。又不知二太守一監郡。果何如人也。帖本與諸小帖同得。別而出之。

贊曰。平時不可告以情之客。自不得以窺祕笈。而況乎投箸與閉關。三公得此詩。固必能進退如理。據公案以觀者也。旁無梅子平。又烏知垂涎于滿堂之寒。塞馬得失。海漏往還。當不足以隔四海兄弟之歡。書史之浪傳。予意其當據此詩以删之也

米元章催租詩帖（行書八行。）

一司日日下賑濟。一司旦旦催租稅。單狀請出且抄納。（給色以身當官稅之旨。不合受賑時錢。）百姓眼中聊一覷。白頭縣令受薄祿。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無術告朝廷。監廟東歸早相乞。○芾呈。

右寶晉米公催租詩帖。眞蹟一卷。詩亦在萃帖中摘出。歲月不可攷。意當在公爲漣水、雍丘時。

贊曰。賑濟者何人。催租者何司。有令如斯。而無救于背馳。此古人所以設官以採詩也。

米元章槐前竹後詩帖（行書五行。）

槐前竹後午陰繁。壺觴華胥屢往還。雅興欲爲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閑。

古洲居士付親（草書一行。）

元章字贇。脫蕭筆墨畦逕。無一點塵俗氣。是可寶玩。槃敬書（行書三行。）

右寶晉米公槐前竹後詩帖。眞蹟一卷。有楚肖印一。紹定戊子。予在京口得之。亦婺州張松家物也。硯山槐竹似矣。嗣事日殷。安得身閒如公之賦詩乎。予于是有感焉。

贊曰。槐竹之與居。栩栩乎華胥。予方發韓滉之運糧。午陰之繁。維以驅原隰之車。蓋饑渴乎一身之閒。所以縱玩乎八體之書。

米元章萬籟詩帖（行書八行。）

萬籟寒深響衆山。隱映開遮暮靄裏。且喚竹與來。

右寶晉米公萬籟詩帖。眞蹟一卷。按此亦甘露作也。寒夜鳴鐘。猶不廢登覽。江上風月。公胸中固有之矣。帖與甘露詩同得。亦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甘露之江山。世固指爲天下之第一矣。而況公胸中。自有烟霞之痼疾耶。予嘗持斯帖。據狠石。望淮海。弔今昔。慨然歎曰。神州沈陸。固當待一代之英雄。名勝風流。亦必關百年之翰墨也。

米元章壯觀前詩帖（行書。二十五行。此詩連書。）

無涯小智日營營。昔昔浮生夢數驚。重到白沙登壯觀。江湖醉眼豎揩明。

夢寐中間得鹿時。孔軻如在定能知。江山勝處頻傾酒。我是當年謝客兒。

右寶晉米公壯觀前詩帖。眞蹟一卷。有內殿圖書五。紹興小璽一。其子友仁鑒定于後。按山林集。嘗有是賦。泱泱乎瑰辭雄談。前無卿雲。殆與是詩相爲表裏。信哉山川清奇。榜俎名勝。要非齷齪塵埃者所可與議也。嘉定甲戌十一月。予在中都。得之鬻書者。

贊曰。北山之麓。有奇觀。拔絕人奇。乃無間。賦非雖蹤句有眼。千古雄姿想瀟散。我觀此卷字老蒼。猶似古墨觀數頫。借公舊詩聊永歎。跪閱墨皇三復返。

米元章壯觀後帖（行書十一行。）

同二公遊壯觀。上呈府公工部。芾。

壯觀不到俄四邦。丁寧老思模雄奇。羣山努活各奔走。大川氣斂合衆離。蒼巖留雪玉刻巧。碧落靜滑紅輪馳。寒涸不生九澤凍。行膠與子約再來。

右寶晉米公壯觀後詩帖。眞蹟一卷。亦在萃帖中。公于壯觀。拳拳如此。胸次可知也。

贊曰。四募之不到。雪餘日杲。停舟不棹。無嫌乎銜冒。出此詩以摹寫天巧。觀之壯。思之老。詩乎可攷。

米元章姑孰詩帖（行書二十行。）

下輿照澗以星星。一世遠如隔世經。不見山東李十二。青山山色只青青。

過姑孰作。海嶽米老。

右姑孰詩大字先臣芾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寶晉米公姑孰詩帖。眞蹟一卷。短軸大字。筆老意眞。有其子友仁跋。凡璽印十有七。歷歷咸具。詩蓋爲宮錦謫仙而作。千載相望。可以紹遺躅矣。寶慶乙酉四月。予得之京師鄙鬻者。開卷歎息。因賡其詩以係之贊。

贊曰。天上文章一酒星。生平只欠換鵝經。奇才逸思通千古。留待南宮眼爲青。

米元章道林詩帖（行書十行。）

陟巘不自期。孤雲掛松頂。一揖不相期。飛去無留影。雲已去。泉更長。雲泉舉世友。相得每相忘。

漣漪瑞墨堂書。

先子道林小詩一首。友仁鑒定眞蹟。謹跋。（行書二行。）

米元章字畫類能用其所長。往往不擇紙筆。皆得如意。至于險怪脫略。雖其病處。亦自成妍者也。慶元戊午秋八月。周紫題。（行書四行。）

右寶晉米公道林詩帖。眞蹟一卷。有其子友仁鑒定。他蹟皆著臣名。惟此則否。蓋士夫家所藏。而取正于友仁者也。予開禧丙寅以南徐庾吏。被檄臨師。宿泗至于漣漪。荒壘頹垣中。有十數立石。皆壺壁奇甚。狐棲兔葵。蕪穢堙沒。或指謂予曰。此瑞墨堂故基。後二十三年。而得此帖于京口。道林在三湘間。豈漣漪別有其名耶。極目莽蒼。又豈雲泉松陰。隨時變遷耶。不然。則友仁之鑒定。或在他帖。而此詩非道林之眞耶。按山林集。詩無名。特繫之瑞墨堂。是拾遺者。亦不得而攷耶。贊之以傳疑焉。

贊曰。道林之名。予不得而知。雲泉松石之勝。寫于漣漪。必其地之景物。足以稱其詩也。今其陳跡。杳然已無復遺。予蓋嘗登瑞墨之基。渺一境之陂陀。皆平蕪與荒畦。又惡覩所謂舉世相忘之奇泉。膠雲歸。松橋斧隨。世固多有之。而予獨于此。奇其北向之悲也。

米元章賞心詩帖（行書十行。尾記二行。共二十字。【案】二十字。原注云十行。恐有誤。尾記二行。亦脫去。今並仍原本。）

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薔日倚雕欄。寒宵低細月。

右寶晉米公賞心詩帖。眞蹟一卷。嘉定己卯。予渡江東。嘗登賞心。訪臥雪之岡。問坡仙之跡。獨未知有是也。後八年二月。于京口得之。以三萬錢。予欣然蓋自慶未始得聞也。意如寶晉者。豈知百餘年後爲

人作三萬錢地耶。

贊曰。金陵之貲心。天下之奇觀。眞足以當南宮之詩翰。予之持節登覽非一旦。而得此詩八年之淬矣。

吁嗟公兮。豈料百年而售此詩于三萬兮。

米元章壽時宰詞帖（行書二十行。）

祝壽誕生申。德日維新。期頤眉壽壽長春。五福三壽祿永永。長壽仙人。遐算等莊椿。德康寧。年年惟介笑欣欣。歲歲仰依壽域。彭祖廣成。○祝壽浪淘沙。謹上獻。

先子眞蹟也。昔唐李義府。出門下典儀。宰相屢薦之。太宗召試講武殿。側坐。而殿賜有烏數枚集之。上令作詩詠之。先子因暇日偶寫。今不見四十年矣。易安居士求跋。謹以書之。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行書九行。）

右寶晉米公壽詩帖。眞蹟一卷。詞不知上于何歲月。山林集有呂汲公生日詩。豈同時耶。嘉定辛巳二月。得之建康。元暉跋本他卷物。以同得。故併褾之。

贊曰。太平得協于夢卜。濃墨大軸。予未知其誰祝。韓呂之穀。王蔡之辱。倘四海之欲。

米元章墓誌帖（行書一百六行。）

宋朝散郎。飛騎尉。賜緋魚袋。陳君墓誌銘。（有序。）

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晉郡開國公。曾布撰。奉議郎。充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勾文字。武騎尉。賜緋魚袋。米芾書。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曾肇篆蓋。

治平中。余爲海州懷仁令。而永康陳君。實佐余爲主簿。余與君皆少且壯。相得甚適。後六年。余以翰林學士判司農寺。薦君爲勾當公事。余論事貶番易。君亦以疑去。又二十年。余在政府。而君復官守京師。又七年。君以疾卒。明年其子次中。縗服自浙東來。再拜且哭。願得銘也。余與君游四十年。而又以仲兄之孫。妻次中。銘詎可辭。君諱愷。字濟公。婺州之永康人。曾祖思遠。祖文授。父億。皆不仕。父以君貴。贈朝奉郎。君力學有大志。少以文采知名。朝奉君與大父相繼卒。君未及冠。家故貧無貲。喪祭冠婚。悉倚君以辦。其餘力。已能嫁兄弟之女未嫁者。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初仕蓋懷仁也。徙光州軍事推官。知廬州合肥縣丞事。熙寧中。神考發新百度。弛徭役以寬民力。修水土以敦本業。更常平斂散之法。以恤貧弱。凡經畫民事。一委之司農。故司農最號要地。爲從事者。實一時高選。然經始之際。四方以利害言。無慮日。君從容研究。纖悉通解。時以爲稱職。遷著作佐郎。且命按察淮西農田保甲等事。召對便殿。復使淮浙兩路。歲大旱。民轉徙于道。君移文郡縣賑恤之。婺爲甚。飢殍枕藉。君欲發常平之粟。以紓其急。部使者嗾不肯從。君顧而言曰。吾銜命使一方。民疾苦若是。尚不能盡力于斯。實辱君命。且吾職在廉察。爾終能與我違戾耶。責固在我。爾安無恐。乃大開倉廩。民賴以活。部使者由是銜之。君之出使。里人有餽鮮醪酒以勞之者。而使者以在所部。乃以君爲墨。而置之獄。有司傅致。卒坐法免。議者以君爲冤。哲宗踐阼以恩復宣德郎。監福州海口鎮鹽稅。徙光祿寺丞。分司南京。已而朝廷知其非辜。悉除其罪。以選爲部國、忠正、武昌軍。三院大小學教授。秩滿。除通判熙州。未行。改管勾步軍司。差撥剩員所。今天子嗣位。賜五品服。累遷至朝散郎。飛騎尉。元

符三年七月屬疾。謂其子曰。吾且死。亟告老以歸。乃屏醫藥。不復詢家事。旬日而卒。實癸巳日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崇寧元年三月十七日壬申。葬于能山之北原。娶錢氏。封金華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次牧。太廟齋郎。次曰次公。次曰次中。擢進士第。爲峽州安遠縣尉。次曰次仲。次道。與次公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袁輪。次適鄉貢進士李光祖。次適鄉貢進士許操。孫男二人。女一人。君詞學爽邁。少以氣自豪。而又敏于從政。所至輒治辦。熙寧首被選擢。人實期以通顯。然一遭橫逆。誣服受詬。坐廢幾二十年。困躓有如是者。余自州縣吏。與君相好。逮余執政。君已垂老。而不用于世。方將從容薦于上。而君不幸死矣。豈命也夫。銘曰。仕困于仇。而不克順。才屈于命。而不克施。有子而立。嗣厥世。君則不朽。刊吿詩。

右陳朝散墓誌。丞相曾公撰。先子晚年眞蹟。紹興丙寅仲夏二十八日。後觀。友仁鑒定。謹書。（行書四行。）

右寶晉米公書曾文肅陳濟翁墓誌帖。眞蹟一卷。諛墓之文。豐碑頑碣。相望于壙間。而世率不之錄者書也。紹定戊子二月。得之晉川李氏。

贊曰。予觀柳少師在唐以能書聞。當時碑誌。或非其筆。則人以不孝譏其子孫。噫嘻。陳君之傳。夫豈以文。如寶晉者。亦庶幾乎其人矣。

米元章書山谷大悲懺贊帖（行書六行。尾批四行。）

右寶晉米公書黃山谷大悲懺贊帖。眞蹟一卷。公與山谷同時。而景慕之如此。異時求薦之帖。曰襄陽米某文在蘇軾黃庭堅之間。其稱比之心。亦可見已。如是懺者。以勝妙相接引衆生居閻浮提。幻非幻質。贊語透徹。一味流出見性成佛。直指人心。所謂書者贊者。皆得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于此時乃能取

三生八識結習。爲一大緣事。作摩訶薩埵觀。引筆行墨。正念現前。等是二者。無有差別。又所謂不于一佛二佛。而種善根。乃至百千萬億佛種諸善根者。見聞歡喜。得未曾有。此歲在丁丑室伐翌月。從趙□氏。我乃受持。復宣此因。說偈讚歎。又所謂受者藏者讚說者。皆植福本于□世。與佛有緣。神通光明。具足圓滿。于□寶眞。是足以爲寶矣。

贊曰。我佛作世。大哀方便。有大士者。現自在身。以千手眼。一一接引。指示群迷。照破諸妄。如是我聞。佛說了義。諸鈴杵鐸。寶塔經卷。輪佛瓔珞。種種所執。凡所執者。俱非有相。智慧清淨。肉眼慧眼。佛法天眼。種種所見。凡所見者。俱非有著。以無相故。釋諸纏縛。一切衆生。得大解脫。以無著故。具足圓明。一切衆生。得大知見。佛尙無相。何況于贊。佛身常住。即心是佛。稻麻竹葦。無限剎數。彼頂戴者。皆眞實相。百千萬億。何況于身。諸儲說法。如標月指。標本在手。何者爲月。寶晉寫讚。如轉輪王。運轉隨人。終不成道。我不見懺。我不執筆。非見非執。手眼皆具。稽首大士。大慈悲故。去我妄想。即見如來。

米元章臨晉武帝大水帖（草書四行。尾跋一行。）

去歲大水。城中大飢。撫別君使當分南諸軍耳。此奈卒無所復籌已送。

右晉武帝書。李太師摹本。

右晉武帝大水帖。先臣芾手臨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二）。

右寳晉米公手摹晉武帝大水帖眞蹟一卷。寳晉平生自言。法書斷自西晉。其作書史。敍李瑋家所得晉賢十四帖。中有臣詹晉武帝批答一。豈此耶。臣詹不知何人。不是摹。故止及武帝書耳。按今中秘翠玉堂帖。芾眞蹟有云。好事家所收帖。有若篆籀者。回視二王。頓有塵意。晉武帝帖是也。謝奕之流。混然天成。謝安淸邁眞宜批子敬尾也。其帖首尾印。多與繁筍所收同。君倩、唐氏、陳氏之類印。玉軸古錦皆故物。希世之珍。不可盡言。恨不能同賓歸。即追寫數十幅。頓失故步。可笑可笑。觀此。芾之留意蓋可見。西晉字在今豈可復得。得見芾之摹。斯可矣。其子友仁嘗著鑒定。縫有內秘書印。紹興印二。宸奎標目。嘉定甲申十月。名或得之宗藩。以歸于我。

贊曰。論帖至晉。書法之祖。溯晉而西。又舉一武。樸散賞寓。意妍態魯。禁謝之藏。倘覩眞古。

米元章臨謝安八月帖（行書七）

米芾臨謝安八月五日帖。（紙本書四）

八月五日告淵、朗、廓、攸、靖、玄、允等。何圖酷禍暴集。中郎奄至逝沒。哀痛崩慟。五情破裂。不自堪忍。痛當奈何。當復奈何。汝等哀慕斷絕。號咷深至。豈可爲心。奈何奈何。安疏。

右謝安八月五日帖。先臣芾手臨。紹興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三）。

右寳晉米公手臨晉太傅謝安字安石八月帖眞蹟一卷。按帖本在淳化閣帖中。東淮餉府供軍堂所刻破羌帖之次。亦有此臨帖。本出天上。有紹興三璽。并宸翰標目。亦其子審定。而帖中情字作內字。又中間少十二字。末少奈何二字。蓋臨帖縱筆隨意所爲者。不若此本。則與閣帖皆同也。友仁謂芾平生留晉帖。日臨學不計數。夜則以小篋置枕旁。致之寳晉山林集。所贊所藏。芾嘗自指此爲絕品。宜其臨本之多也。帖尾友仁跋字。與前跋亦較歲月。又不知中興後所流傳者有幾。而吳氏之傳與予之得。脗合如一。是又重可貴也。寳慶乙酉二月得之故宗臣家。

贊曰。八月一帖。無爲寳晉之刻。則其初也兵燬而後重取而鐫。遺其精而得其粗也。京口供軍之碑。紹興所傳。芾之書也。此帖亦其同時同出于倘方之儲也。芾之嗜帖。所謂麻紙十萬。足以驗其平生之工夫也。字與跋皆不同。蓋所臨雖出一手。而其所得之時日則殊也。供軍帖字之所以寡。出于率意之眞。而此二帖則皆臨而非摹也。京口海嶽。芾所居也。兩臨本之並傳。倘可以見其人之緒餘也。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眞草帖（十二行·天地玄黃·至菜重芥薑·每眞草閒列尾記二行·文不錄·）

崇寧兩學書僩亦虛。

右智永書眞草千字文眞蹟。先臣芾手臨。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二）。

右寳晉米公手臨陳僧智永千文二卷。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縱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于九霄。靑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寳晉蓋進乎此者也。神動天隨。筆與心會。似不似未可期。而眞態頓已與千載相上下矣。帖有小璽。藏盱江廖氏。慶元丁巳。予歸自閩。九月相過皇華館。廖方以此軸投郡守丘璪。予輟而取之。

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神克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

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芾其知此。

米元章臨右軍四帖（草書·第一帖二行·第二帖三行·第三帖二行·第四帖六行·）

米芾臨王羲之初月十二日等帖。（紙本書四）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也。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以可不下。適之不無所一。欲噉不化。消諸弊日甚。不知何以教之。悶然。及不。王羲之頓首。

官舍佳也。節風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熙書。殊佳。甚慰甚慰。

得官奴晉陵書。平安。念懸懸。此組佳。一日書以□□□見。倘書一日。道信以其。必宜有行。都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遂遠其間。近以之倘書。俟今後道吳興也。

右王羲之眞蹟四帖。麻紙上書。亦臣芾舊所藏。其一得于職方員外郎劉涇。其二得于大相國寺僧淸道。偶縫有唐貞觀小璽文。大觀間已獻御府。迨元祐之末。先臣芾權潤州州學教授。時紹聖間任樞密院事林希。以待制爲潤守。極好古博雅。出此帖示之。希曰。昨秘閣所見貞觀印文。貞字在上。觀字在下。相去五六寸許。遂熟視之。所印上下各不相對。希歎曰。益顯此書是眞唐御府所藏。蓋或有時上下印也。先臣芾所藏晉唐眞蹟。無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必收于小篋。置枕邊乃眠。好之之篤。至于如此。實一世好學。所共知。此帖乃先臣芾中年手臨。今得秘于紹興嗣聖天府。實萬世不朽之傳。翰墨之學。出類拔萃。必有神物䕶持。亦可謂榮遇矣。今臣忽得經目一閱。恭跋于後。臣又繼膺宸翰所臨以賜。伏覩筆意快逸。意在筆先。字字縱心。皆相連屬。龍鸞飛動。眩映觀視。深得羲之法度。妙處非愚臣所敢率易窺頌。得以寳之十襲。傳示雲來。臣之一門父子。預榮實千載未易逢之幸也。紹興七年閏十月十二日。臣米友仁拜。（行書二十六行·）

右寳晉米公手摹王右軍四帖眞蹟一卷。其子友仁奉詔跋其後。具記顚末。帖有米姓翰墨印。羆熊後人印。壬寅印各二。首印半已不存。內府書印。幾暇淸玩之印。內秘書印各一。又有宸翰標目。嘉定甲申歲十月。有貴裔自都擕過金陵。以售予。惟京口餉臺。有供軍堂。前使者吳琚嘗以內府所賜寳晉破羌帖。刻之石。珂復于是堂得此帖。皆出一手。皆得之天上。意若神物之合。自有其時。而非偶然者。乃復刻置堂廡。俾對峙焉。

贊曰。東淮餉府供軍堂。壁有龍石鸞鳳翔。間之何石摹破羌。竹傍雲漢分天章。延陵刻此侈寵光。後四十載猶煒煌。我持搨本謹悉藏。三年倚徙玩未央。客來袖出雲一張。竹染復古險巢香。珠璣別出十九行。燦若比並走且僵。擒華絢彩交相望。宛然並粲如英皇。幾年絕識高君王。倘取鑒定煩諸郎。半歸左晼半倘方。駕言驅隰留遺芳。今夕何夕獲于將。鎖鄉未賭龍已驤。吳侯攀擧歸帝鄉。秋虹挾月常貫慈。誰能鏁雲開斗房。擕書伴我老柴桑。要隨神物恢混茫。更勒此石封苔蒼。六丁雷電未可量。會見難起初平羊。

米元章臨右軍玉潤帖（行書十一行·內先生字空圈·）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癇。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尙不足憂。癇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尅己。勉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

于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當辭。想宣奴辭以其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羲之玉潤帖。世搨有石刻流傳。好事之家。多有雙鉤模本。此帖先臣芾手臨。蓋中年字也。雖雖取似。故無少異。紹興丙辰季冬初七日。臣友仁審定。（行書五行）

右寶晉米公手臨王右軍玉潤帖眞蹟一卷。昔入九禁。有內府三印。其子友仁鑒定于後。筆勢所及。眞有衞夫人所謂。洞精適媚態度。使右軍而在。猶當起咄咄逼人之歎也。按書史。帖乃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迹。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芾自以想其眞蹟神妙爲言。則是未嘗得見眞帖。摹之又摹。猶能如此。意所到處。殆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珂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之吉。南徐李奉寧燕餞。以是爲贈。

贊曰。熠熠客星。顯達之伍乎。軒冕相禪。泉石之嫌乎。美疢惡石。天所痌乎。情之所鍾。同此趣乎。排九閽之嫛。巫咸之訴乎。後千年有人。垤澤之呼乎。

米元章臨筆精日寒二帖（行書十三行）

紙筆精要深知。兒至欲一物而無所書。信後酬徳筆。永不可用。都下三錢方之上選。信致一者佳。幷自三兒道此也。衞軍名書。

日寒涼得告。承諸惡猶不勝復。極增慘痛悲灼。僕病正自不差。疾久自發日深。悲企甚積。既慘居疾。係以罪黜。二三不越出門。近起取敘不復。益企恨壯。掌有人。當復見耳。及不次。獻之白。

右寶晉米公手臨王右軍筆精帖。大令日寒帖。眞蹟一卷。淳熙閣帖以爲羊欣書。按書史。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迹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收獻之帖。而收雜帖。故于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予。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即和凝丞相。疑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正家。此乃芾見眞晉帖之始。今此臨本後。仍有不次等五字。蓋芾想像刮去之遺蹟。而足之者。而寶章待訪錄。又載二帖顚末。曰。本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前龍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日寒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塡爲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蓋和凝以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白。乃于耳字下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眞。吁可痛也。所紀互是。特芾所臨後帶筆。莫知其爲白或頓首也。以一人之筆力。合千載之二妙。此臨書之所無。非芾其孰能與于此哉。仰臨以想眞。當益可珍。尚惜其不得見眞矣。帖故在李奉寧家。有紹興御筆題字。仍著小璽。嘉定戊辰歲二月。予就試中都。因即其家閱書帖。見之。指所題誤合二者爲一。猶其不然。爲撫米書及閣帖參定。客譁不信。既而皆脗合。李喜。舉以遺予。

贊曰。羲獻之蹟。臨者米也。逖觀欣書。乃二體也。隨珠卞璧。萃此紙也。以鑒得之。亦可紀也。

米元章臨王獻之豪符帖（行書三行）

米芾臨王獻之豪符帖。〇奇。（行書四行）

元參軍雖可外將。豈知何白豪符從事耳。

右王獻之豪符帖十六字。先臣芾書紹興十年二月十五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三）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豪符帖眞蹟一卷。紹興天筆書標目。注以奇字。有其子友仁審定。昭回下賁。萬物五色。芾于是有餘榮矣。帖故先君手裝。有芾二印。內府五印。藏書家一印。標軸蓋天上物云。

贊曰。芾贊謝安帖。而嘉其得太帝之翰墨。龍跡震擬。言猶未泐。豈知其身被帝澤也哉。士患不能。不患不知。有世俟聖。乃今見之。予將以之爲行己之師。

米元章臨王獻之東閣帖（草書三行）

米芾臨王獻之東閣帖。（草書四行）

東閣其道姊消息。此人豈能知其況耶。

右王獻之東閣帖十五字。先臣芾書紹興十年二月十五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三）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東閣帖眞蹟一卷。首尾列內府四印。藏書家一印。芾二印。紹興天筆題其首。其子友仁跋其後。芾摹帖多矣。簡嚴精絕。惟此帖與豪符帖爲然。亦予家故藏。

贊曰。字有十五。如月當戶。騰輝以望。旋式今古。匪獻莫其。匪芾莫祖。誰其修之。有玉其斧。

米元章臨顏眞卿放生池帖（楷書六行）

天下放生池碑。金紫光祿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眞卿撰幷書。

右先臣芾手臨顏眞卿書放生池二十四字。臣米友仁鑒定眞蹟。恭跋。（行三）

右寶晉米公手摹唐顏魯公放生池帖眞蹟一卷。顏米本異體。摹而傳之。見其習之博。而嗜之專也。雖然。骨格之存。似不蓋眞。予固有稽焉。帖藏御府。故出杜氏。存者三印。表以小璽。其子友仁復著鑒定。嘉定壬午二月。得之江陵王氏。

贊曰。楷正而端方。維顏之長。軒昂而自喜。維米之體。多嗜而博愛。故能有其態。略迹而取神。故不沒其眞。是曰唐放生之碑。作者書之。能者摹之。江陵之王。畀我儲之。五御既闕。又日臨之。於虖後生。誰能如之。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一

宋名人眞蹟

邵仲恭展晤省見二帖（艸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三行。）

諴叩頭。哀苦無憀。不獲時拜耆間。不審邇來尊候如何。諴哀瘵蒙恩。末緣展晤。仰祈對時保重。區區祝頌。謹奉手啓。不次。孤子邵諴叩頭。鴻臚太祝。

三十一舅。三十一妗縣君。到鄉事少間。即當到省。見外婆。洎諸妗也。倘恐知之。

右崇寧直龍圖閣。知蘇州。邵公諴字仲恭展晤省見二帖眞蹟一卷。邵氏多以字書顯。如公主糊。偏而有安衆之勇。搭黨籍。而無仕已之慍。尤可嘉者。帖以開禧乙丑四月。得之丹陽顧氏。蓋其里云。

贊曰。寶晉大字之刻。嘗同公遊。必嗜好之素同。故忘情乎卓犖之與經丘。予嘗隨眞觀慰問之不收。得此帖于紳。致百年之風流。識者必曰。此吾宋之邵蘇州也。

張深父南康帖（行書十一行。尾批二行。）

原頓首。辱惠書。欣承法候萬福。慰釋慰釋。原蒙恩出守南康。正遠良集。千萬自愛。以慰頌言。遽中作復。諒察。尙冀道照不宣。原頓首。惠因信公法師。

會沈正叔煩致意。人速不果上狀。原。

右崇寧兵部侍郎。張公原字深父南康帖眞蹟一卷。按國史。公自瑣闥。以議泰陵喪禮。出知南康軍。此

帖。蓋以別所與遊之僧者。有藏書家六印。紹定戊子四月。得之毗陵士人孟葵家。

贊曰。公用王氏學術。終始不易。雖有歉于識。然亦足以知其自信之力。一偏之溺。異端之惑。視此手蹟。

張文忠至都帖（草書七行。）

商英啓。辱教。承已至都下。薄寒。起居佳休。令甥書盤已領。旬休卜見。不宣。商英再拜。知郡朝奉。

右大觀宰相。太保張文忠公商英字天覺至都帖眞蹟一卷。予得與匡山西寺僧師玉游。以慶元戊午二月。得此帖于其室。玉得之僧聰。聰得之僧傑。傑得之無垢張待制家。其自言付授如此。

贊曰。無盡之學。出入孔釋。故其筆法。倜儻斜直。于跌宕中。時入繩墨。亦猶即紹聖以侮元祐之正。用大觀以反崇寧之謫。凡是心之所蘊。已畢寓于聲畫。雖曰自蓋。斷猶可識。使其知根荄之物則。而推以芟葛藤之蒙閡。如是帖者。亦可以爲傳世之名蹟矣。

張文忠草書韓退之桃源詩帖（草書五十一行。楷書名記一行。前有何人楷題一行。後楷書全詩二十二行。）

天覺丞相書韓退之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于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顚劉蹶了不知。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淒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至今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韓退之桃源圖

右張文忠草書唐韓愈桃源詩眞蹟一卷。本朝草聖。代有名人。如公不以書稱。而倚特軒豁如此。蓋亦胸中之鬱勃。不能伸于二蔡者。故有託諸此也。帖故藏沂恭孝王家。有印識存。不知何緣。流落江浙。紹定戊子三月。予得之京江。首標一行。及末系眞書詩本。俱不知何人筆。意亦可取。

贊曰。太平宰相張天覺。草聖之神何卓犖。幾年翳禾識奇作。餘事猶令墨池涸。仙源三月桃雨落。雲暴洞深風色惡。夢回滿紙字如昨。喚起龍蛇見頭角。

趙清憲近郡帖（行書五行。）

挺之再啓。不才蒙恩臨守近郡。方賴賢者助之。承已解秩。不勝悵然。猶辱款集。少慰瞻企。挺之又啓。

右大觀宰相。司徒趙清憲公挺之字正夫近郡帖眞蹟一卷。元祐中。公自御史以不言蔡忠懷安州詩事。謫楚州。是帖蓋當時與郡僚者。不知指何人。紹定戊子三月。得之吳門士人王之德。有藏書家二印。

贊曰。兩蔡黨之爲蒼生蠹。蓋不啻于潰腸爛胃之酷烈。公爲秦和。亦既力辨而逆折矣。顧亦知市中所貨之參苓。即當日之鴆葛乎。陵下援上之相從。揣中人之旨。而倡紹述者。固後來之萌枿也。所趙蓋繇此而衰熄矣。今觀遺蹟。清平茂悅。又何不類乎一時之剛決也。賦詩一絕。首爲是說。予聞之楊文節

趙清憲挽辭帖（行數原缺。）

楊十七應之兄學士挽辭○趙挺之

磊落襟懷德藝優。身名曾不問沈浮。當年冊府曾同命。早歲文場每並游。寂寂舊廬東觀曉。翩翩歸旐北邙秋。都城猶記將離別。（余元祐八年。出使京東。與之餞別于相國寺第二院。酒罷余遂出城。）精爽今隨逝水流。

右趙清憲揚應之挽辭帖眞蹟一卷。按應之名國寶。東萊呂氏之甥。其行己之介。務學之純。在伊川門人。最表表者。帖與張子野二辭。借來較之手帖。蓋無一筆不似。異出而脗合。信乎其眞也。

贊曰。公爲中司。排擊元祐故臣。而猶眷眷于伊洛之門人。豈奏疏陳事。或爲世資而詆。而作詩懷友。固不害于私情之伸耶。於虖。是私情也。而實出于公言。此予之所以重嘆而列之于斯文也。

吳開府前日帖（行書九行。）

居厚頓首。前日獲從容教益。少慰馳情。信宿伏惟動止萬福。使至蒙手墨。尤以感佩。知從御來旦遂南塗中。萬萬若時。倍加珍重。不勝誠禱。不宜。居厚頓首再拜。伯強長官服次。

右大觀（知樞密院）武康節度使開府吳公居厚字厚老前日帖眞蹟一卷。裕陵嘗謂公才智有餘。辦治爲一時最。然于天下不能無議也。洪爲公盤繾地。慶元己未五月。得此帖于洪人王集大成。

贊曰。豫章之東。湖有公之居。西山鴻圖。咮鳳滴蛛。伊波之餘。而無以昌其書。嗚呼。

章申公屛居帖（行書九行。尾批一行。）

惇啓。專人惠問。佩服勤厚。庚伏畏暑。信後佳否。衰拙屛居如昨。相望十舍。未有晤集之期。千萬自愛。奉此敍謝不宣。惇頓首子高知軍大夫足下。十三日。

右兩朝宰相太師章申公惇字子厚屛居帖眞蹟一卷。公才偉矣。而用之者背馳。使英邁之姿。與翰墨俱鬱。悲夫。欲後之世。因其蹟。識其人。猶不可弗錄也。開禧乙酉七月。得之富沙。

贊曰。張無盡嘗謂公奇男子。夢中劇談。若或見之。矧予于手蹟之遺。猶足以覿百年之風姿。仕繫于時。才高用違。覽者未嘗不三嘆息于斯噫。

薛黃門眷聚帖（行書兩行。）

眷聚伏惟均休。昂上問。

右大觀門下侍郎薛公昂字肇明眷聚帖眞蹟一卷。予嘗與公之孫寓爲僚。今二十年矣。獨未識公字畫。幅紙九字。嘗與趙清憲帖偕來。斯亦可以想太平之人物也。

贊曰。九字在紙。落落晨星。此帖之傳。猶及太平。意象軒昂。足稱其名。作此贊焉。惟字之評。

晁之道促裝帖（行書一行。尾跋一行。）

詠之再拜上覆。領教答。伏審尊體萬福。下情感慰。官期已迫。當遂促裝。久開亦宜早就道也。詠之殊未有所向。孤悉愈難扶持。且久忘懷矣。未有承教之日。千萬保重。不備。詠之再拜上覆。八兄通判朝奉。嫂縣君座前。七月二十四日。

右大觀提點崇福宮晁公詠之字之道促裝帖眞蹟一卷。公上書入黨籍邪等。文章名節。照映一時。予家九江。卯歲從公子壁游。仰世德之弗替。幸門素之有敦。是帖得之其家。蓋慶元戊午十一月也。

贊曰。仕以行義。有時乎爲貧也。兄弟之間。情事貴乎眞也。公起異科。仕不患不伸也。疏封叩閽。因以斃夫君也。忠既弗售。反以錮終身也。扶持之難。曷敢尤夫人也。今觀斯帖。凜乎其若存也。於虖。文元有以

教子孫也。德之不孤。吾知必有隣也。

張仁仲指教帖（行書四行。）

小姪文輿。幾備洒掃之役。凡所不逮。乞一一指教。深所望于大賢也。切懇切懇。

右政和吏部侍郎張公端友字仁仲指教帖眞蹟一卷。太平文物。至祐陵而盛。公以龍首位豹從。才學著聞。實一時翰墨之選。書蹟傳世。固其宜也。帖藏常之寓公胡梁家。嘉泰壬戌十一月。得之會稽。

贊曰。金斗之魁。祥爛兮流光。玉堂之西廂。頎兮荷囊。寶墨之淋浪。蕭兮蘭芳。百年之巾緗。宜兮悲藏。

葛文康書簡帖（[illegible]帖並行書。第一帖十四行。第二、第三帖。各八行。第四、第七、第八帖。各十行。第五、第九、第十帖。各十一行。第六帖十三行。第十一帖四行。第十二帖七行。第十三帖二行。）

勝仲輒以少意上凂。許師德少尹（名操。）昨鈞從寓青墩日。屢嘗望履綦。指館踰年。小人乘隙。淩蔑其家。近有借法初等。昏賴墳山地。已蒙判司僉廳定斷。係許家有理。而秀州及歸安縣。元斷不當。吏送使府司理院審詳。伏乞鈞察。早賜結絕。其子許孝訥有事目上呈。孝訥于勝仲爲甥。而家兄工部家婦。乃師德女也。又聯姻安世親好。因其見委。乃以冒聞。非親黨不敢犯不韙。幸恕諒。勝仲惶恐上覆。

勝仲又啓。先公銘文。十九日遣介奉呈。不知何故未達。重煩見速。秖益恐惕。并已有書道意。諒是續到矣。儻有要揖損。無惜示下。勝仲又上。

勝仲特蒙寵餉美醞及死麛。皆閒居所難得。深佩遠意。勝仲以方去官。例不拜知識之饋。于左右厚眷。獨不敢辭。然在事日數年推意。今日辭受惟谷。但有甝汗而已。謹布啓道謝悃之萬一。勝仲再拜上。

勝仲諸日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尊使又拜教幅。且審順履炎序。孝體如宜。不任慰抃。閔雨深有旱乾之憂。奈何。奈何。未緣款晤。伏祈以時保衛。不宣。勝仲頓首再拜。

勝仲頓首再拜。大孝簽判大夫侍史。乖隔歲久。咫尺甲第。未遂修謁。每勤景嚮。即日初暑。伏惟晨夕儒慕。孝履如宜。勝仲竊祿祠館。託庇粗如昨。未閒。伏祈以時厚衛。不宜。勝仲頓首再拜。

勝仲又啓。爲郡幾年。以賦與不繼。殆成怨府。屢于閒秩。欲蒙賜能。如釋負擔。況辱誤恩。謂以故職。豈勝感幸。敢謂高誼。特以書辭爲祝。禮勤意重。何以克當。前在事日。不敢出城。解官之初。即至妙喜。訪杼山遺跡。因到盛庵。模題輪奐。甲于境內。仰服送終之孝。深懷晤語之益。未有造門之便。伏紙爲仰。勝仲又上。

勝仲諸日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尊介復奉手蹟。具審邇日孝慕之餘。起居如宜。感慰無量。授官月日。及大父銘刻。並已祗領。餘當如所戒。謹奉啓布達。不宣。勝仲頓首再拜。述功大孝大夫座前。

勝仲再拜又啓。馳光荏苒。斂復改歲。伏惟名德之重。宜闔步晉瑋久矣。乘此泰亨。即膺峻用。與國同休。雖屛居無階爲壽。然傾祝不勝。眞切也。方欲馳附。而鼇問先及。但極感銘。謹。勝仲再拜又上。

勝仲又啓。勤渥之眷。波及賤息。兩蒙資廉。皆蒙飲食。數載之感。刻無喻。乏使失于即謝。悚仄悚仄。時事旬日來無所聞。蓋水村尤僻。如鎭中胡編修。可謂鳳鳴朝陽。朝野共稱之。聞平江權守大漕。公亦獨不迎敵書。蟻在田畝。惓惓實日有淥筵之念爾。勝仲又上。

勝仲再拜又啓。去歲辱餉鱠甚腆。俛俛一年。又領不遠百里。發人船賜以酒饌。仰惟厚意。何以克當。但劇感媿而已。勝仲近于舍南營小園。桐竹粗成倫次。小亭三數。不覺度日。若得一冬無虞。何其幸也。頗聞甲第亦展林坊之勝。未緣造門求觀。臨書但劇馳繫。勝仲再拜又上。勝仲蒙餉清醑二壺。仰荷不忘。不勝感

媿.特勤介使.尤荷尤荷.勝仲拜謝.

勝仲再拜.比日不審動履何若.才諳有聞.宜見褒擢.俯此淹翔.頗鬱公議.行聞明薦.亟躋要途.以慰輿論.勝仲再拜.

貴眷一一均慶.勝仲上問.

右政和大司成顯謨閣待制.葛文康公勝仲.字魯卿.書簡帖十三幅.眞蹟一卷.公以文鳴盛.朝流福壽.後合文與康.易名稱矣.手澤固太平君子之遺蹟.斯亦足以想東都之風也.帖因先後蒐所若而得.不能徧記歲月.特其中指胡忠簡爲鳳鳴朝陽者.乃紹熙庚戌歲.公之孫丞相在東府.先君爲都曹.暇日燕見.語及紹興講信事.適有持此帖獻者.遂舉以遺去.

贊曰.辭以情遂.義以氣激.以素心期.託名手筆.都曹之獲.中寓其一.尙想風流.太平人物.

二蔡陪輔展晤二帖（並行書・一帖十二行・二帖八行・）

京頓首拜.久不承教.進記引望門闌.不勝馳情.邇闕比益多事.伏想經畫夙夜.仰勤台用.寒不審動靜何如.恭惟碩望.天下所冀以輔己者.陪輔之任.入立以須.側聽告廷.以慰士言.非特區區私願所激.京頓首拜啓.

昨夜得展晤.雖不款盡.亦粗慰區區也.雪候極寒.計安佳.淸燕堂二器.送去助小飲.不一一.縷敍.卞上.

右宣和太師領三省.蔡魯公京.字元長.崇寧知樞密院.開府.蔡文正公卞.字元度.陪輔展晤二帖.眞蹟共一卷.公之子絛.叢談有曰.先魯公嘗問米芾.今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楊少師.近時公家君謨.後.天下獨有筆三管.公家兄弟.與芾而已.今觀所書良是.惜也其無以傳也.慶元戊午八月.予試江西.漕.遂得之豫章王氏.

贊曰.王氏之鬻他帖也.有紙纖其間.予見其粉墨闌珊.旣磨而殘.取而攷其氏名.輒長慨而永歎曰.予聞之叢談.是與忠惠者若是班乎.今驗其字體.則豪放而具骨力.激越而競波瀾.使名節足以齊驅.則亦何羨乎二難.然而所立所趨.其視忠惠.何啻汙池之于泰山.故雖鸞鶤.尙得而唾棄之.世之以藝稱者.斯亦足以觀矣.

徐明叔向熱傳遽二帖（第一帖草書九行・第二帖行書四行・）

兢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即日夏序向熱.恭惟台候動止萬福.兢聞退之久.日知自安.正遂臨對.敢乞惠序保衛.往介壽祉.謹上啓不宣.兢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

兢惶恐再拜.頃蒙台旨寄方存道書卷.傳遽.得領書上呈.伏乞視之.兢惶恐再拜.

右宣和書學博士.刑部員外郎.徐兢字明叔.向熱傳遽二帖.眞蹟一卷.雞林求能書.公以介行.歸奏圖經.遂錫名第.十學旣設.公以師著.掖閣含香.寖極淸選.凡此者.俱可以占其能矣.嘉定辛未五月.得之上饒.

贊曰.書名之行.始于東夷.歸而範模.則有餘師.中興幾人.存此絕技.太平之風.尙想漸被.

周美成友議帖（行書九行・）

邦彥叩頭.罪逆不死.奄及祥除.食貧所驅.未免祿仕.言念及此.益深哀摧.此月末挈家歸錢唐.展省墳域.

季春遂當西邁.遠違友議.豈勝依依.尋即奉書.以候動靜.邦彥叩頭.

右宣和大晟令.徽猷閣待制.淸眞周公邦彥.字美成.友議帖.眞蹟一卷.汴都始賦.公以文藝動人主.而卒以詞名天下.豈雕蟲篆刻之所推賦.字畫之傳.斯亦稱矣.嘉泰甲子十二月.舟過吳門.遇公之孫某.同上崗省道中相從.訪而得之.

贊曰.左太沖賦三都十年.門牆藩溷.皆著紙筆.予意其因以寓思池模倣之妙.而未必徒以詫記事備書之迹.不然則亦焉用是物也.如公書法.或者得太沖之髣髴乎.有鳳樓之手.以侈其標度.有香匳之澤.以醞其風骨.體具態全.夫豈一日.淸眞之名.公所自出.世不嘗徒以致公之詞賦.尙可因是著公之翰墨也.

翁端朝輕利帖（行書七行・）

彥國啓.比承訪逮.殊慰間闊.秋雨.伏惟起居輕利.初七日輒屈象駕.訪及兒輩一飯.千萬肯臨.諸得面可究.不宣.彥國上啓.普照禪師道從.

右靖康御史中丞.寶文閣直學士.翁公彥國.字端朝.輕利帖.眞蹟一卷.慶元己未六月.予在中都.得之龎子長.

贊曰.結字淸而峻.用筆精而穩.雖殘以粉.而墨蹟猶未損.公之功名.予固未暇論.而所謂書法.要必有所本矣.

吳王造見應命二帖（並行書・第一第二帖・各七行・）

幵悚息啓.前日幸邂逅.未果造見.懷仰何量.枉教.欣審尊候萬福.謹率手狀參承不宣.幵悚息再拜.宏父知府少卿賢友台座.

惠札極欲應命.屬目疾久爲梗.纔而復有御前文字.遂不暇至今.然已界下紙.非久上納.稽緩負愧深劇.時雍再啓.

右靖康翰林學士承旨.吳公幵.字正仲.吏部尙書王公時雍.字□□.造見應命二帖.眞蹟共一卷.圍城之事.有識者不忍言也.予之得是帖.蓋雜他書所錄者字而已.

贊曰.所書如此.而事如彼.旣悅我目.亦冷我齒.我錄此字.與郗超比.名焉不刊.帖亦奚毀.

耿黃門讀易帖（楷書十五行・）

南仲啓.數日間纔有客至.勞勞無休息期.今日得暇.方親筆硯.欲答前書.役夫來.又辱言教.就審邑事之暇.眠食安佚爲慰.長箋見貺.深戢勤懇.煥然文辭.誠爲過禮.寧不愧感也.南仲少年讀易.終無一得.每逢老師宿儒.未嘗不折節求教.況吾賢令.能講解其深蘊乎.何惜爲我道耶.雨雪未霽.邑中寧足否.何時接辭.慰此懷想.南仲頓首.虹縣宣德足下.

右靖康門下侍郞.耿公南仲.字希道.讀易帖.眞蹟一卷.和議之誤天下久矣.公于厥初.亦未知其究蓋如此.嗟乎.亦天時也哉.帖得之先君之客耿端仁寶.開禧乙丑之八月.

贊曰.堅冰履霜.誨盜慢藏.戒曷乎復隍.亡繫于苞桑.一乎柔以御剛.旣其信于殊方.以是謀國.迄于靖康.則讀易之無一得.蓋公之所愧.殆非客言以成很章.尙其監茲.前事不忘.

宇文忠愍兩漢帖三冊（眞楷書。今題高惠、呂后、文帝紀。共四板。又半板。凡二十行。蠹蝕餘。文多不屬。）

前漢帝紀（自高帝詔起。至文帝紀。殘缺無斷詔止。皆斷簡殘紀成文。今不全。）

右靖康簽書樞密院。贈少保。宇文忠愍公虛中字叔通兩漢帖眞蹟三冊。靖炎之交。天地屯否。公馳單車。奉明詔。以使不測之地。留館庭踰二十年。卒以忠死。立身大節。逾久逾彰。迹乎乾道韓玉之歸。中以嘉泰褒表之制。汗青炳如。照映千古。是書蓋公在南時手所刪節。于心有取片語。非選細字貫珠。一筆無誤。雖發憤窮年。矻矻以課拾芥之效者。尙不能無始勤終怠之異。而公之成編。貫穿四百載。當卒十萬言。約不失略。繁不失冗。儼然翰墨之英。炯炯在目。凡公之心久而不變。自鍊益剛。非渝非磷。有猷有守者。殆于寫是書之時。已可占之矣。珂嘗登公孫忠惠公紹節之門。紹定戊子夏四月。獲觀手澤。繫贊述志。于以想節義之閑。眞有以見公之無人不自得焉。

贊曰。昔前賢之觀史也。皆陰以分。將繼膏焚。殫磨鉛刻槧之功。以積數十年之勤。夫豈徒以尙夫文哉。忠義一節。君臣大倫。蓋不惟將以取諸人。又將有以礪其身也。今攷公之行己。豈不足以信予之閑耶。方其指事而料女眞。抗疏而諫燕雲。先見洞昭。隱憂畢伸。蓋自比夫捐之之棄珠崖。安國之爭和親。賈生之痛哭流涕。徐福之曲突徙薪。逮既往之不咎。歎寇患之益深。主辱臣死。不辭朔塵。又欲比夫張騫之取月氏。常惠之聘烏孫。能齊兵如酈食其。御太公如平國君。既而國勢未張。中原鐘昏。哀慟挫于九死。留終身之弗譏。又欲比夫剛直之揚信。穿蹤之陳遵。充國之自脫于匈奴。蘇武之仗節于海濱。所以發慶諸之書。以達川峽。則道魁力之已退。祈妻子之留以紓家禍。則先敵約以自陳。昭然此心。質于蒼旻。其後家已遺。身已淪。盟敵已牢。以讎爲鄰。公于是出不得已。而竊比乎李陵之自循。有志于千秋之冠軍。期于義陽侯之刺樓蘭。庶乎關都尉之殺闞賓。攷初揆終。公之志業。其有得于史者。亦可謂鮮倫矣。孰知夫嶷蠟皆以濡大謀。黨仇敵而殲忠臣。有卹亡棄者哉。此編其藏手澤之眞。一卷得師。公心不泯。

李忠定單騎帖（行書六行。）

貴聚伏惟萬福。賤累蹔本欲只留福唐。適臨行爲海寇所驚。不免挈行。當泊家上饒。單騎以趨行在也。舍弟必時拜見。有所論幸告之。綱再拜。

右建炎相國李忠定公綱字伯紀單騎帖眞蹟一卷。靖康之初。長蛇薦食。公起庶僚。奮持天戈。以攘以敵。卒全廟社。建炎爰立。首明綱常。用正大刑。人心既回。國勢亦活。彼其救太原。結契丹。議巡幸。喑喈是非。要不足爲大體疵也。予嘗識公之孫。架閣君大有。屢求遺帖而不可得。紹定戊子四月。羽士劉君道謙以書自中都來緘是帖見遺。始得公手澤。蓋剛勁特立之操。尙可概見云。

贊曰。立國有大勢。一退則必崩。公之守京師。蓋社稷之計。異時之失。堅守之者不通而況。在公無罪也。立人有常道。一墜則必廢。公之正綱常。亦天地之義。異時之咎。謂閣之者不懷而畏。于公無悔也。謀敵有機術。一隙則必遂。公之結契丹。乃當爲之理。異時之釁。蓋用之者不密而諉。非公本指也。於虖天方長亂。迭仆迭起。人謀弗同。特其一耳。使世之任事者。皆以公爲諱。難則背出身主國大議。圖全者不爰于乘地。借倖者無嫌于竊位。招攜用間之策。皆不容于談喙。殆非有國者之利。至于聞命單騎。不以家爲累。惟吾忠是視。此又公之素志。予于此帖。蓋得公經綸之緒餘。而初不論其技藝之與結字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二

宋名人眞蹟

汪忠定栗洲帖（楷書十行。）

伯彥頓首拜啓。大參政鈞席。即日玄英正序。寒氣栗冽。恭惟協贊政機。內修外攘。神明相芳。鈞候萬福。謹奉啓起居不宣。十一月二十一日。伯彥頓首再拜。啓大參政鈞席。

右建炎宰相保信軍節度使開府汪忠定公伯彥字廷俊栗洲帖眞蹟一卷。睢陽受筴。公有翊戴之勳。首登台衡。以穆天縡。而卒以殺餗聞。一跌不復。猶能以聲烈被炎海間。珂侍先君牧五羊。遺愛之傳。尙可接也。帖蓋舊藏。先君于其孫德輸所獲之。歲月不識。

贊曰。黃綺爲相。功名減于治郡。尺或不足。而有餘于寸。文翰聲跡。百年一瞬。遺帖得于其家。殆亦足以傳信。

朱忠靖按巡郡寄邸報三帖（並行書。第一帖五行。第二帖六行。第三帖三行。）

勝非頓首上啓。運使少卿直閣台座。春有餘寒。伏惟按巡涉履。台候萬福。勝非謹奉狀承問執事。區區不宣。勝非再拜上啓。運使少卿直閣台座。初二日。

勝非頓首。勝非叨冒郡寄。玆踰半年。實恃庇蔭。未以罪去。而衰疾日增。不勝疲曳。正初卽丐外祠。此日累上三章。祇俟命下。復還吳中。儻遂善去。悉自覆護之賜也。豫以感激幸察。勝非再拜。

晉集必偕行。伏惟鈞祕。見邸報令弟中丞遂朝。已有禮告之命。必已知之。勝非上問。

右建炎宰相。魯國朱忠靖公勝非字藏一。按巡郡寄邸報三帖眞蹟一卷。初帖之藏。傳于先君。其二得于慶元之丁巳。其三得于嘉定之戊寅。或出門闕中之李。或軼諸溧水之秦。付受有緒。皆獲其眞。於虖。翠華南巡。暘谷未暾。妖孽熾皆。雲雷其屯。晦蒙難之明夷。迄再安于重輪。如公之材。已不愧于古人矣。然而九河方沸。龍馳虎奔。挾義馭以不驚。兆淵謀之經綸。彼其胸中之奇。顧不大于所就之勳耶。更後六歲。予倘淮左之軍。皆以公車之言。及公二孫。念其行之不忘。撫遺墨而猶存。肅贊一辭。奉敬英芬。

贊曰。士孰不排難。貴乎安以徐。士孰不立節。貴乎平以舒。既家國之兼全。亦身名之裕如。是與夫激切奮踊。纓冠蹙胡者。蓋已同功而殊塗。我思其人。猶及屋烏。而況乎遺書。

滕資政山中帖（四行書。第二、三行六字。闕第一行）

親家兄台座。冬序浸深。伏惟燕坐山中。齋德有相。台候萬福。康病蘇無補。幸與諸累粗遣。不足勤念。卸末知見日臨。書增悵。天寒歲晚。敢冀上爲本朝加護。變凝以俟追召。謹啓不宣。康頓首再拜上啓。參議待制親家兄台座。閏月三日。

右建炎資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公康。字子濟。山中帖眞蹟一卷。公自江右扈從。既以失職謫。恭年而奉明道之祠。此帖當在是時。嘉定戊辰八月。予得之彭澤。

贊曰。沮徙民于中原。廣好生于帝堯。亦既三已。歸而漁樵。而書尺之間。造次不忘乎本朝。此所以爲中興之大僚也。

趙伯山寶鍊帖（七行書。）

子崧再拜。比潦草上狀。人至特辱還教。累幅勤渠。豈衰廢所宜得者。以愧以感。不可以況。嶺外氣候不常、下車既久。頗能諳否。惟以道對時。寶鍊生理。乃佳。子崧再拜。

右建炎延康殿學士。鑑堂居士。趙公子崧。字伯山。寶鍊帖眞蹟一卷。近臣之貴。宗姓之英。翰墨文字。足以垂世如公者。亦足以稱矣。嘉泰辛酉歲三月。得之溧州漕司吏施大源。

贊曰。以公姓之麟定。執登壇之牛耳。即信厚以爲俊奇。蓋一家之自爲體。以道對時。居夷何愧。此鑑堂之所以處己。而予祭之于此。

劉資政符寶帖（四行書。）

珏泣血叩頭再啓。豚犬其狀。拜扈從者。初九日素飯。望賜肯臨。幸甚。別無他客。止符寶親卿諸丈耳。珏泣血叩頭再啓。

右建炎資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劉公珏。字希范。符寶帖眞蹟一卷。公居湖之長興。予以嘉泰壬戌七月。得此帖于邑人朱介。

贊曰。公兩登西掖。前後抗論數十疏。可謂剛且勁。而扈衛江右。遭時不競。斯亦可以言命矣。夫遺學所傳。雖未足以盡乎平生。而亦足以見其行己之簡敬也。

葉左丞同升遂意二帖（行書。第一帖十二行。第二帖四行。）

夢得頓首上啓元用知府舍人台座。馳嚮高誼之素。茲幸同升。不意乃復蹉跌。豈勝悵惘。久欲修謁。適舊

苦肺病復作。扶持造朝之外。不復能辦外事。昨日必先來。乃蒙寵賜教誨。不敏重增愧悚。朝來伏惟台候萬福。謹啓布下情不宣。夢得頓首再拜。元用知府舍人台座。

舜聚伏想均休。叔問聞亦請宮祠甚力。徑欲遂三衢。不知得遂此意否也。夢得上問。

右建炎尚書左丞。崇慶節度使。石林先生。葉公夢得。字少蘊。同升遂意二帖眞蹟一卷。國朝將相。以翰墨文章著名當世。在中興後。士夫每稱石林。片楮流落。蓋皆可寶玩。寶慶乙酉三月。得近世十餘帖于行都。以公爲首。

贊曰。早登金扉踏仙鰲。晚陪大政歸擁旄。石林風月出處高。清心妙寄同揮毫。旋如雲錦披宮袍。橫走健態霜鶻捎萬里筆陣誰能壓。摧鋒今識眞孟勞。

沈忠敏勞軍帖（行書十四行。）

與求頓首。去非知府侍郎老兄台座。昨日具報書。并度牒文字。度已在途奉告。伏審秋晴台候萬福爲慰。二劄已施行。然敵之來。謂必避暑。今車駕欲至江上勞軍。因以督諸將用命。要使他時觀爲成熟。不作難也。其他曲折。審如台論。當即以聞。人遽草此。幸察不宣。與求頓首上去非知府侍郎老兄台座。

度牒已趣辦。可以速來取也。

右建炎知樞密院。沈忠敏公與求。字必先。勞軍帖眞蹟一卷。此帖蓋公紹興甲寅歲。與簡齋陳先生者。簡齋時以徽猷直閣學士。知湖州。前輩風節之相似。心志之相孚。禮文之簡而情義之眞。皆非後世比。肅其書者。亦可以攷其時矣。得以寶慶乙酉。與石林帖同出。

贊曰。仕同時也。志同歸也。相與以心。無町畦也。職位按蹤。亦相齊也。噫嘻此帖。比傳衣也。

宗忠簡留守司二劄家書吾友三帖（二劄並楷書。各十行。三帖並草書。第一、第二帖。各二十二行。第三帖八行。）

今差迪功郎、幹辦京城留守機宜文字、提振京城四壁一行事務等宗穎。朝奉郎、親賢宅講書、兼權太常寺丞呼延次升。同捧表詣行在投進。迎請聖駕還闕。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右劄付幹辦機宜文字宗迪功。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六日。押。

承節郎劉晟齎到皇弟信王蠟封奏狀。並與留守諸目遣差宗機宜。齎蠟封奏。恭詣行在投進。須至指揮。右劄付宗機宜照會。齎赴行在。投進施行。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初十日。押。

五三機宜得汝三月二十九日邵伯書。知在路一向平善。尤慰遠懷。今天氣正難將息。而汝在路。不勝思憶。四月初必遂行在。兩遣人專寄書。必不一（【案】不一及何日下。俱有闕文。今並仍原本。）諸表不知何日。後來曾有旨許上殿否。曾有六書。與當塗諸公。切爲一一投之。後曾指麾回鑾未。馬廣去料須見之。滑州番衆盡逝。橋亦斷之。見措畫過河。收復河西州軍。若得萬乘歸。即天下太平。可必致矣。亦不知諸公自爲如是勞擾何也。朱生者。既背後爲賊。要與人出錢。當時不欲收。下禁。何故尚在船中。可怪可怪。十一日葉茂見人說五三新婦已般入汴。此月二十前後可到京。遂得見三孫子。與七二一房矣。汝若從駕回。尤幸尤幸。未相見間。切好將息。不一一。押。送五三機宜收。四月十二日。

會呼延郎中。爲致意。以事多且懶。不果作書。澤批。

宋生即遣之。此人必作過。恐累汝。覷覷。

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著熱計時．奉娘娘太儒人安佳．偕十六娘．四一新婦．七二秀才．以次一一平善．老叔自十二月十二日奔走將兵．無毫髮補．俯仰天地．尤可羞媿也．今謀蒙朝廷錄用．皆翁翁婆婆．與三哥積善所此．但增慚媿而已．七五名目已奏上．并樓三六．走到南京．得鄉中消息．亦補與一承信郎．吾姪但願老叔活得三五年．次第亦可諸及骨肉．但願有功有德．有以仰報國恩耳．婆婆墳頭柴山與田地．亦買些．所有價錢．老叔自還．翁翁墳已託觀民爲買四面山種松也．投老了得這些事．死亦瞑目．五三已差二十兵士．并兩使臣去取之矣．七五稱得敕．便遣歸拜嫂嫂也．洪都行路．此報安不一不乚．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

七二姪五一哥更不別書．好看孩兒．澤批．

澤悚息．來人備知不肯之冗也．撥忙遣回．亦不暇一物爲左右問．可羞可羞．李法官之姪．前任信州．今在何處．後來吾友曾有郎娘否．自此後有書告．只用幅紙書．不必做俗．爲累番閒書也．臧元質今尙未赴任．應亦需矣．澤再拜．

右建炎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宗忠簡公澤．字汝霖．家書吾友三帖．眞蹟一卷．留司迎請．及齎信王蠟表劄子繫髻．方霸府開河朔．公實副元帥事．首議衛李固渡以邀敵歸路．次復請屯澶淵以解敵圍．雖爲黃汪沮排抵．不復與府中謀議．不卹也．睢埴既啓．公居留于京．義旅百萬．響應雲合．又議迎請鑾輅正京闕．洗掃龍德．改修寶籙宮．以俟二聖之還．以伸孝悌之義．次復請躬自渡河．乘人心未定．奮敵之氣．必期殄滅．及信王榛起兵河北．遣馬擴至行在．又申前請．凡二十餘上．最後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爲陛下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絕敵寇．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渡河．茲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寇．皆無足畏矣．繼又言．今不忠不義之臣．但知身謀．謂祖宗基業不足卹．謂宗廟社稷不足顧．謂二聖后妃親王不足救．謂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效．謂晉惠獲轄不足恭．效巡狩之名．守偏安之地．儲金帛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寇用．慮勇敢之殘敵．則禁守禦之招募．慮流移之安業．則捂保甲以助軍．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願陛下以此章揭之朝堂．令朝臣指摘．如臣言涉狂妄．乞明正典刑．不然．乞明告回鑾之期．以安天下之聽．蓋建炎二年之四月．正公遣子穎．及呼延次升時也．既而黃汪嫉益不合．公自度無與成功．憂憤疽發背．七月癸未朔遂薨．相去無三月．遺表猶贅上還京．先言已汨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於虖．公之心．其與天通乎．使天不憖遺．卒公之志．吾知黍離之痛．不復至于今日矣．雖然．建炎距今幾百年．三尺童子．稱忠者莫先乎公．而或者納以日後之成敗．疑公雖盡力于宗社．猶有幸而不盡用之議．予不可以不辨．按李固之謀．黃汪則曰．此不盡力也．還京之請．則又曰．此不達時也．龍德寶籙之建．河外元帥之授．則又曰．有後慮也．丁進、李成、楊進等之用．則曰．不可恃也．其後卒皆如言．故苟安者幸得以傳其說．合爲牢不可破之談．以迄、成紹興分裂之勢．予則曰．是皆不然．劉備挾輜重以南．曹操以輕騎覆其軍矣．何患乎力弱．京、索之戰．劉、項、不肯失一寸土．而後大業卒定于一進一退之頃．何慮乎難守．肅宗羣臣之表．固無害于趣還之請．晉鄭焉依之忠．抑何歉于過歷之永．殆非所當疑也．大業之羣盜．用之太宗．則爲功臣．五代之藩鎮．

用之藝祖．則爲良吏．固未嘗不足恃也．彼誤國者．顧以此行其欺耳．公其能伈伈俔俔以從之乎．公之死在公則無憾．而于中興之機．則可惜也．嘉定辛巳．予謫江東．嘗從公之孫有文見公遺墨．跋而刻之靜思堂．後八載．予在京口．始得此帖于其兄有德．嗟乎．力扶大義．識洞大機．事繫大節．有如斯帖者．雖欲勿傳．其可哉．

贊曰．人心大義．不作不蕃．炮潢之間．較者尺寸．矧繫京邑．九聖所都．時方多艱．天下之樞．勢進則張．狙詐作使．聚而遺毒．不入則已．一退則蹶．彼莫我宗．予敵弗施．各逞其鋒．天方授吾．狼貪如掌．使乘其弊．隻輪不返．機失于昨．何捄匪今．方憤之人．未溺之心．京國有君．河外有統．如彼見聞．孰不鼓勇．犂然忠簡．蓍數縷陳．瞭其胸中．七十之身．黃汪何知．愛以姑息．捐之中原．俾自爲敵．謂不可敵．公方渡河．運璧百萬．馬騰士欷．公心何憂．憤至于死．紐不在上．雖細易弛．滎陽勿守．澶業豈高．踞狗販脩．何吠不嘈．公之皇皇．意固有謂．究觀後來．公則知至．人謂公跡．如祖豫州．河南晉土．未終其謀．人謂公身．如葛丞相．祁山屢出．竟沮凋喪．惟我謂公．特知所先．用公之言．必也萬全．三光其分．五岳其裂．天乎奈何．雖齎爲孽．精衛往來．所填者波．吁于九閽．公心不磨．

宗忠簡贈陳秀才詩帖（行書十一行．）

詩贈雞山陳七四秀才．澤叩首上．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自積善餘．粹然秀眉宇．瑩徹眞璠璵．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顒顒欲第一．（李嶧文學嘅業爲天下第一．）氣已凌霄虛．想其顧復遒．何止掌上珠．更期速騰踏．爾祖立以須．

李觀之以覆醬瓿．

右宗忠簡贈陳秀才詩帖．眞蹟一卷．公忠誼根于天性．篤實不華．樸素自處．惟思以立身揚名爲尙．毫楮之簡．率字法之清勁．詩句之淳質．皆于是帖乎可攷．予是以終信夫建功業垂名聲者之果無事乎外也．帖亦得之孫有德．與家書帖同至．

贊曰．赫蹏之紙．幅不盈咫．字雜衆體．詩具二美．不軼不毀．相維天只．意貿功偉．有志視此．

孫仲益和議帖（行書九行．）

覿咨台候．勛止萬福．如聞和議．報使來還．一門百五十口．遂可偸安．卒此歲矣．大抵諸公不盡力所及．而輕信妄言．無行之罷．淮南數州．又蹂踐一空．可歎息也．不宜．覿咨頓首再拜．知府宗丞台座．

右建炎戶部尙書．敷文閣待制．孫公覿．字仲益．和議帖眞蹟一卷．帖故得之毗陵人胡世臣家．時嘉定甲申之四月．簡中詞語．端欲爲亡秦右袒云．

贊曰．畢君有大義．彼國家之不計．而惟顧乎妻子之避地．則執筆舐痔．惟苟活是視．岸然不愧．固其素志．于予乎何譏．

蘇養直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六行．第三帖十三行．第四、第六帖．各十行．第五帖四行．）

庠頓首啓．前日歲左顧甚渥．但時已大醉．了不記省．未以縱誕見黜否．恐悚無量．奉手帖．喜聞寒沍起居佳勝．盛製連荷不鄙．發藥多矣．至感至感．旦夕專詣謝．次元遇必已全愈．寒甚．更珍護爲望．不宜．庠再拜．季華先生座下．

庠頓首啓。近獲贈詩。已慰久闊之懷。復從容池館之勝。觴酌流行。間聞聲策。許時塵土。一掃無餘矣。乍遠已深馳仰。比日伏想燕居萬福。庠還山瞬睨如昨。山中雨餘草木清潤。亦復可樂。況麥穗連雲。齋鉢遂爾有望。想聽雨至此。當亦絕倒也。許遊馬跡日。略賜紆趾。萬毋渝斯盟也。未間萬祈珍護。不宣。庠再拜。彥清居士几下。

庠頓首啓。前邑中得連日承譚誨。大慰間闊。又辱嘉鮮洽具。佩厚意無窮已也。到家未果上狀。介嗣至出所惠教。伏審初涼起居萬福。感慰無量。庠擁晚一出。歸輒病臥數日。當且杜門。瞻見未期。萬萬珍護。謹勒參候。不宣。庠再拜。彥清居士几下。

庠頓首。羸病爾來尤甚。公乃過形善禱。施及未亡人。感荷可知。又蒙專介惠字。禮意尤厚。感悚不可言。庠抱病度此長夏。若經千百大火聚。涼秋再得見公。蓋天爾非人也。力疾作此。不暇覼縷。公八月間能結廬過我乎。得聽約結。非面不能盡。庠再拜。彥清觀察。

因書煩致區區。聞爾來香篋富甚。能以一瓣見分乎。松間林下一炷。似差勝朱門華屋間耳。如何如何。庠頓首。

庠頓首再拜。便中奉誨墨。恭審訊後侍體萬福。下情感刻。東海昨日見王仲玉者。自彥正處歸。所說但云與孟有不合。其勢須去也。回書遲遲。亦請耳（下）。（【案】亦請耳三字上下。疑有脫誤。）庠候醫者至。即用藥。垂老將與草木共盡。又多此一段。亦可歎爾。車從何日定至大港。拜見未期。萬萬加愛。不宣。庠再拜。德祖兄座前。

右中興時人後湖居士蘇公庠字養直書簡帖六幅。眞蹟一卷。予來京江。顧瞻丹陽維公之居。訪其後無顯者。嘉定壬午正月而後。陸續得此帖于好事家。藏之以見慨慕焉。

贊曰。其作字得東坡之骨。而加以平實。得山谷之體。而去其越軼。其應世接物。得馬少游之善。而持以衆誹。故先生者施之長上。居士者待其儕匹。兄之又所以示其親且密。意厚詞悉。情眞制質。列之籤帙。神采發溢。雖不識者。亦將曰。此隱君子之筆也。

蘇養直與四僧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第三、第四帖。各十行。第五帖十三行。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六行。）

庠啓。使至辱手帖。伏審即辰秋涼。法候輕安。庠賤生。特蒙齒記。及送壽香經疏。至感至感。來日千萬過此少款。已草草爲具奉待也。得乘早涼來甚佳。匆匆不宣。庠啓上山主先公几下。

來日更不須託故過此。俾聚半日爲切望。約南兄同來最佳。庠上。

庠啓。前者河上略得邂逅。次日甚欲一詣問訊。應接紛然。遂爾中輟。豈勝悵仰。比日藹濁。不審法體何若。見彥清云。吾師確求一書者。作平遠欲以見與。益見勤厚。然不必如此。得暇能拄策見過。爲聞齋數刻之款。乃佳耳。匆匆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初七日。

庠啓。近得款聞軟語。爲慰無量。作別又已旬日。懷向已深。暑雨微涼。想安禪無惱。庠還山日幸粗遣。南畝雖喫得雨。尚未溥足。然人心少安。愈于前日無雨時耳。乳泉必已復故。近一相識惠建谿頗勝。何時得再至泉上。與公然鼎一瀹乎。未間珍護爲祝。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十六日。

庠啓。人至蒙示字。且審即辰法體佳勝。爲慰無量。乳香藏冰餅荷走寄。感作何已。極暑遂得飲冰一快。何喜如之。因出能略垂訪幸甚。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

乳泉尚有士氣。以憤怒之氣未平也。一笑一笑。壜納回。

庠啓。適辱問訊。隨辱手帖。區區感慰無已。且審雨餘法體佳健。竹萌銀蕈。頓爾叨貺。珍佩何量。豈獨琅玕滿腹。殊覺光映七筯也。如何得公過此。同枯淡興味耶。乳泉蒙論乃如此。豈泉上老人亦有步兵青白眼乎。他日澄徹。幸攜一缶。同試北焙早春也。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〇二籃同納。

芝山主曾否相見。院中如此寬潔。乃不肯來。前日蒙委曲及之。益見慈悲也。稍涼能乘興見過。試新茶乎。因攜泉來尤佳耳。前者勞公有遠公之作。實以熱甚。竹輿觸熱而歸。老病恐不禁湯水也。必蒙垂察。庠頓首。

見鄭助教。且煩致意。許見訪。何日可來也。

庠頓首。庠少懇芝山主。昨日忽見訪。適得渠院中報。不戒于火。一夕而燼。可謂不幸。其師孖已遭縲繫。吾師能于何居士處方便一言。解此困厄。亦衲子慈悲之一端也。率易悚灼悚灼。庠頓首。

右蘇養直四僧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隱君子之與游。游方之外宜也。若夫跡似而名非。則予意四僧之未足乎此也。而帖得之丹陽數刹。彼其嗣者。知存而寶之以售于我。予又意其薰芝染蘭。猶有不泯者。足以遺其嗣也。輯而贊之。以旌其所遇焉。

贊曰。彼黃四娘。詩于杜陵。先南懷芝。果何等僧。覩其與游。尚或可喜。于帖之存。以識驥尾。

蘇養直留客詩帖（六行。行書。）

戲成小詩留子靜兄。庠上。

秋霜一夜到枯荷。奈此江南秋色何。蘄君未作一成去。同聽竹牎鴻鴈過。

右蘇後湖留客詩帖眞蹟一卷。寶慶丙戌七月。得之吳門僧惟永。

贊曰。予在京江。蓋慣識江南之秋。一成之去。而盧作十年之留也。

朱希眞書簡帖（五帖。並行書。第一、第四帖。各十行。第二帖九行。第三帖三行。第五帖四行。尾批三行。）

敦儒頓首再拜。未遑繼請。政爾懷仰。辱手帖欣審。甚熱尊履萬福。承餉綠蘊紫蕈。感佩珍貺。副以何文鎮銘。佛像摹像。枚枕鈒扇。併得清暑。區區皆當面謝。使還草草不宣。敦儒頓首再拜。序臣提幹奉議賢友座前。〇合器附還。

敦儒再拜。去歲疾痛相仍。春來方稍向平。久曠音問。惟增馳情。敦儒居秀粗遣。遂謀居于此。相去不遠。他日有從遊之便矣。嫠居想惟每事裁懷。向熱千萬強飯。爲門戶自愛。撥冗乘便草草布此。敦儒再拜。

一姐孺人。意不殊前。二十六日晚幸相過也。敦儒上。

敦儒再拜。中間承惠書。殊荷厚意。公私冗沓。不得即奉答。甚愧也。日來想已外除。莫使赴行朝否。佇聽新除也。偶被旨往四明。道出百冗布此。殊愧草草。敦儒再拜。

一姐孺人久別。喜聞安佳。向寒更希將愛。家中人都致問。敦儒上。

承惠常筆。何必及此。不敢不受。極愧。

右紹興鴻臚少卿朱公敦儒字希眞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中州遺老。百年一人。梅花清瑣。風流藍輿孤山相似。幡然一出。林宗之巾墊矣。帖尚足以見其意象之傳也。

贊曰.洛陽耆英.渝于朔庭.三十年有人.典型之存.炎手絕倫.一日之伸.梅花兮繽紛.孤山兮片雲.

葛常之屏表帖（行書十行.）

立方叩頭再拜.又覆.立方不敢屏表.忽已數年.名德之重.不忘瞻仰.竊惟知府朝議.以文學政事.受廟堂知不遠.治封日聞.嘉績諒惟不待報政.即有錄東之召.雖在衰孜.不無徯望也.立方叩首拜覆.

右紹興吏部侍郞葛公立方.字常之.屏表帖眞蹟一卷.予于葛氏帖.所藏者三世.此又嘉定己卯七月.過舟吳門而得之者.其無謁矣.

贊曰.文康之學.導其源.文定之學.濬其流.三世之帖.俱傳于予家.其亦足以見植槐之志.而古良治之裘也歟.

蔣宣卿書簡帖（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二行.第三帖十二行.第四帖十七行.第五帖十五行.尾批二行.）

伯愚知縣朝奉仁姪.爲別頻年.不勝思渴.冬寒惟所履佳勝.比辱書.幷附陳提舉書.已具報矣.即今杜門鄕落.無足言者.但半生出仕.歸無屋宇.不免結廬以安老稚.衰晚勞費可厭也.聞甲第雄麗.恨未得一状目耳.正寒.萬萬加愛.不悉.二十三日.璨手啓.

閤中孺人郞娘以次.一一安佳.道服甚煩置念也.維揚常得安問.骨肉謝問.念附伸意也.璨上.

衣著二匹.酒四斗.希知到.

伯愚提宮朝奉仁姪.即日惟所履佳勝.思渴思渴.顧親大蘆行.兩附問.當無不達.少意乘此作涼.決欲至府.遂得會見.以慰闊別.偶一二處假舟.値出.專走此介.擬借仙舟一來.庶幾途中得寬穩之適.不識可否.或辱應允.仍借駕船人.即得頤指就路.尤幸.但煩聞爲媿.他皆面言.尙冀愛衞.不悉.十九日.璨手啓.

璨再拜啓.昨自水衡.出爲江西常平官.靖康之初.併能.是時初遭變事.遠方恐駭.二年間.軍旅洊興.身履危難.旣解秩.便欲挂冠養病.偶有召命.遂至廣陵.初差湖北漕.繼改江西.未到間.寓居高安.敵騎奄至.寘伏山谷幾年.貧不能給.有辯處之除.且還毘陵.及錢塘.忽差臨川.到官半年.大軍經行.逋寇侵迫.幾不能保州邑.旣幸苟免.目前無苦重事.即丐宮以歸.寄食親舍.去秋被召賜對.叨冒郞省.未閱月.得天台.已而報能.雖祠廟不敢請.忽蒙收用.分符于此.自惟衰頓.退黜無復出仕意.而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辭.到此殆半年矣.兵火之餘.廢法病民之政.上下一律.故于釐革.寬猛之際.尤爲費力.老矣不能堪事.但民社所寄.不敢不勉耳.通問故人.自當縷縷.亦恐要知也.璨再拜啓.

璨再拜啓.承居里社極安穩.眞是第一等福人.璨從仕三十年.無一犂之地.一椽之居.世故如此.不比平日一旦緩急.叩人之門.猶有應者.今但可爲三篾束腰.忍饑計耳.自謀之拙如此.故人聞之.應發一笑.村居堂有五字句云.翻燕巢泥急.喧蜂蜜藥忙.飛鳴俱有役.時節豈相忘.餒也思儲粟.衣分欲樹桑.謀生吾著拙.已矣鬢毛蒼.又云.掃軒容榻穩.洗竹近風淸.樹繞扶疎夏.山開錦繡晴.壓空無足食.多壘未休兵.酒薄從深酌.愁端或暫平.可見懷況也.專此馳問.繼是別上狀.庶不輟往來之信爲慰耳.璨再拜.

右紹興戶部侍郞.敷文閣待制.蔣公璨字宣卿.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中興而來.簡札日趨于文.降而不返.眞隨以亡.思古之君子.于是亦可以觀百年之流風矣.帖得之義興吳氏.寶慶乙酉之二月.

贊曰.廬山之下.仙佛之廬.多公題扁.予竊其體矣.而今見其帖.大抵小則遒而大則婉.豈所施有異.而

筆法亦隨以變.適而不流于介.婉而不失其健.予猶愧乎知書之論.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三

宋名人眞蹟

劉季高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第二帖.各十七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七行.第五帖九行.第六帖六行.）

岑再拜.東觀自昔必擇名流.往歲范淳夫爲夕郞.呂子晉爲詞臣.張文潛爲右史.近年楊中立亦自是爲大諫.晁以道爲少蓬.間出補外.雖如劉無言以罪黜.亦得建昌軍.岑也不才.誠曰濫處.然自元豐改官制後.著作郞無罪出待二年.闕爲興國通判者.必自岑始也.伏惟通前古事.實熟本朝典故.誰出執事右者.岑今不敢覬望.如前逬得進用.且引當家惡例.求一麾牧民可乎.筠州本是舍人提封.儻出一言.岑可以飽.顧哀其窮.力賜推轂.不敢忘.異時廟堂雍容.則所覬望.不但爾也.岑再拜.

岑再拜.岑孤遠.辱被知遇.所從來久.拔茅連茹.豈所敢覬.自惟居閑.衣食不足.今筠州未有人.如得結綴.何幸似之.然不知誰能勸心出力也.岑昨再出.割河東縣郡.以資敵國者.使指也.岑受命而不受辭.遺詔留地.矯制拌兵.原岑初心.出于忠憤.無所坐罪.適怨家當國.人熟而遣之.有識之士.多爲不平.而蹤跡孤外.曾無執何之者.今朝廷以至公徠士.念失職于一夫.適公入朝.顧所存憐.誰若門下.或稍借重筆端.庶寸.寄調枯槁.一明賞罰.以勸在位.何獨岑之志也.岑本書生.無長才.且足副時須.方玆艱難.試加使令.直前犯患.義不顧身.或有寸長.伏惟加憐察焉.岑再拜.

岑惶恐百拜.伏承顯帖之賜.拜受欣然.如造師席.幸甚幸甚.蒙鐫喩曲折.更荷門下.睠記不忘之意.岑疾

病支離。無復餘念。志在醫藥而已。得左揆答書。未及他語。岑不可但已。須著再請。岑得如志。最上策也。設左揆不以爲然。願借一言之重。但易得一有醫藥處投老殘年。生理可得。敢忘大賜。心之精微。筆楮難見。更惟垂察。岑惶恐百拜。

岑悚息。岑親妹之子葉熊。爲大府法曹掾。願教之誨之。仍求一改官狀。成就他。所深望也。又有壻之子陶楨。爲吉水令。亦望詩賜。幸甚。淮上有可教。無小大。下論所願奉承也。岑再拜。

岑惶恐。岑輒有小懇。曾逸台聽。家弟棨得備吏員。且自往歲。蒙顧遇厚甚。相見此時。芘賴不淺矣。然去替甚近。尙少關陞一章。岑與江西諸使者。皆無雅素。門下少留念。似不難辨者。不審可逐調護否。言之僭易。不特深曉。敢僭耶。岑惶恐。

岑再拜。見南山齋石刻。似聞容見之。敢以塵冒。但居間無使令。匆匆裝褾不辦。因不復事此。惟深察。敝邑或有可教。岑願聞願聞。岑再拜。

右紹興徽猷閣直學士。劉公岑字季高。書簡帖六幅。眞蹟一卷。予讀洪文敏容齋隨筆曰。眞宗時。幷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受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譏。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尙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以禮。一失措置。咎在廊廟。某一在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于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于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于公移牋書。引例乞轉。惟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眞者多矣。風俗使然也。今觀公首二帖。蓋亦有前輩用情之風焉。帖倂他帖六。開禧丁卯七月。得之。晉。

贊曰。用情之眞。視古無愧。他帖雖不能盡知。筆法皆淸而奇。我懷淳風。以戒言詭。

劉行簡前日帖（行書。十行。）

一止頓首再拜。前日幸獲一再瞻望。鄙懷抱痾痛。不能甚款。遠奉以來。豈勝傾嚮。伏計已拜綸綍。卽戒旌麾。涓辰上道。一止還邑。微苦故疾。尙闕摳拜。倂敍辭遠之意。玆不覼縷。仰冀幸察。一止頓首再拜。

右紹興敷文閣直學士。劉公一止字行簡。前日帖眞蹟一卷。開禧丁卯十月。得之新安士人汪氏家。

贊曰。情叶事之宜。筆力亦稱之。雖得于歃水之淵然。望而識其爲苕溪也。

劉武忠書簡帖（十九帖。前行書。尾批二行。第一、第五、第十三、第十八帖。各八行。第二、第三帖。各十一行。第四、第六、第十、第十四帖。各九行。第七帖五行。第八帖九行。第九帖四行。第十一、第十二帖。各六行。第十五、第十九帖。各四行。第十六、第十七帖。各七行。）

錡再拜上啓。闊逵賢範。不勝跂向之劇。信後未識興居復何如。仰惟吉德君子。諒無不宜。錡承乏如昨。不煩展念。相望未有瞻見之日。伏紙但切傾繫。引領之至。錡再拜上啓。

錡頓首啓。辱書荷不忘之意。且審別久起居萬福。甚慰甚慰。聞有鼓盆之戚。不易排遣。人之處世。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凡百更須以道自處。無傷生也。且居沙市否。他日所之何地。況味近如何。錡凡百過分。所居

若村落。人事幾絕。亦自省事耳。郎娘有幾人。湘中或有所需。勿外。相會未卜。願言加愛不宣。錡頓首。啓元英運屬承議侍史。

錡頓首再拜。昨日承訪及下情。至感。兩日緣與汝陰戰歿將士飯僧。未果延款請益。益增愧怍。朝來伏惟尊履支持。十一日解維已定否。十小笏聊表區區。少助僕馬之費。幸望笑留。酒荷近晚請謁。倂得面賦陳。文書已寫當面納。有委不外。謹上狀。錡頓首再拜。仲恭團練至孝。

錡咨目再拜上啓。仲恭制司宣贊曰。卽日春和。不審孝履何如。忩忩遄行。未果上狀。迺辱誨示。尤用慚怍。承聞使辦葬事。想不易營集。輒以五十緡少助葬用。輕浼深愧。千萬容留。旦夕專人奉狀。次第無由面別。謹上狀布左右不宣。錡咨目頓首再拜。仲恭制司宣贊。

友偶追行。了無須臾暇。用是不果。子細上狀。他須後信也。

錡頓首。午刻起居何如。堂名欲易之以淸美。事出顧滋之傳。公淸儉竭力。視古誠無愧焉。所諮額幷八陣圖。藉太平寺八字納去。餘遲面言不宣。錡再拜。揚中知縣奉議侍史。

錡頓首上啓。適沐訪逮。至感至感。移刻伏惟動止輕安。承命預鄉飮酒。此盛禮也。敢不趨赴。獲陪耆俊之會。豫以爲慰。姑此奉復不宣。錡頓首上啓。揚中知縣奉議侍史。

周叔八哥大夫。仰之、保義、子宜、監場萬福。未及奉書。彼無事幸過我也。錡再拜。

德瞻解元安休。堂上泊仙集均休。水路迂澀。想勞神用安。下處已有。俟公到修治也。少頃送飯食去次。錡再拜。

錡頓首拜。誨墨之賜。辭車馬還自鄂渚。卽遂披承。豫增欣快。他容面賦。玆不宣。錡頓首拜。德瞻先生友照。

閤中郎娘一一均休。令弟同來否。家人拜問。有委豫貸示諭上問。

錡辱字至感。堂上別無他否。所論備悉。人馬已差去。有委無外。錡再拜。德瞻宣教友。

錡啓。早遣歷青奉手削矣。辱誨示審信宿文履休暢。旣感且慰。諸子荷鈐束十七日定歸。復此致謝不宣。錡再拜。德瞻祕校友。

錡頓首啓。意謂可出元日相聚也。辱字乃審體中未甚平和。獻歲發春。賢者履之倍迎景貺。隨分忩忩。未得奉謁。幸照不宣。錡再拜。德瞻祕校友。

錡辱誨示。至感至感。竊聞苦臟腑。豈非脾胃弱耶。李忠道去藥不須自贖。幸批示。當遣人去取也。今日極熱。千萬加愛。有所需勿外。錡再拜。德瞻賢友祕書。

家人拜意。堂上輒以衣三件浼瀆。幸恕而留之。錡再拜。

豚犬輩豈非椎鈍不足教耶。復辱示字。果肯嚴督功課。幸甚幸甚。錡與德瞻相與之厚。日甚一日。區區之情。當有以照而諒之也。錡再拜。

錡頓首啓。午刻伏惟文履休勝。錡生朝荷惠長牋。佩服愛玩。不敢忘也。然奬借過實。有所未安。區區之愧更俟面賦。匆匆不宣。德瞻祕校賢友。

錡頓首啓。晚刻緬惟動止安勝。竊承誕日。無以爲意。香酒微物。祝千百之壽。輕瀆是佩。冀容留也。奉狀不宣。錡頓首啓。德瞻祕省足下。

舍姪深。今道去巢中。巳下王都統收留。若肯留之。緩急之間。煩爲周庇。千煩爲愧。錡再拜。

右紹興開府劉武忠公錡字信叔。書簡帖十九幅。眞蹟一卷。世間長鎗大劍。與毛錐子爲二。今觀公字蹟。其本固非不同也。嘉定甲申三月。始得此于維揚。

贊曰。以勁筆力作往來帖。婉有餘妍。殆不可狎。古者文武。初非二流。繫于卿士。予其從周。

劉武忠五詩帖（五帖並行書。）

門外蹄輪任迹疎。一廛深稱水雲居。平生事業將何用。數括空能讀父書。○用前韻呈德曉。

一逕縈紆山更深。滿川烟靄夕沉沉。從來不問榮華事。自有沙鷗信此心、

二月陽和花正繁。軟風輕扇筍斑斑。揚鞭江路心無事。問舍求田過淺山○題村舍。錡呈德曉友。

偶得一絶。

清風[illegible]映黃鸝。綠暗紅稀半掩扉。我以忘言靜思慮。子規猶道不如歸。

午寢

寓跡唐興寺。幽牕得寢眠。西風縈破夢。落日亂殘蟬。歲月俄如此。功名豈偶然。五湖秋欲好。誰在釣魚船。

○拋擲欲引玉也。錡。

右劉武忠公五詩帖。眞蹟一卷。予于名將帖。未肯得也。繫之卿士帖足矣。而復出蓋有意焉。於虖。詩以寫志。筆以挾奇。觀公此帖。謂公徒武。固不可。如先王者。同被秦忌。豈大將固不得以說禮樂敦詩書稱耶。古今異宜。予得此帖。猶信。紹定元歲。二月乙丑。

贊曰。予表此詩。蓋欲天下。知將帥未嘗無人。夫豈必弧伏之棄。而筆硯之親。合之一。岐之分。噫嚱斯殆。何忝于文。

楊文靖早間帖（八行。行書。）

時惶恐。早間就時官借水。皆以送憲車迓廉訪爲辭。以故未能造謁。第深愧悚。素荷愛念。必能見諒也。使舟未行。當卜參候。區區非面承不究。時惶恐再拜。

右紹興龍圖閣直學士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時。字中立。早間帖眞蹟一卷。洛道既南。先生實爲中興諸儒之倡。延平之風。洋洋乎其逝今也。珂少讀語錄。竊欽傳緖。寶慶乙酉六月。始得是帖于京江。處已接物之要。倘可以想見云。

贊曰。道之在人。日用皆其事也。待物必誠。所以達乎幾也。延平之津。伊洛之涯涘也。筆端波瀾。亦可想其似也。

吳傳朋書簡帖（四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七行。第二帖十三行。尾記三行。第三帖六行。第四帖四行。）

說啓曰。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寒律初嚴。不審興居何似。伏惟神所休相。台候勛止萬福。去遠賢誼。忽復許久。區區懷仰。與日俱深。自承過豫章。難値端便。以故闕于承問。記室負歉何已。未繇瞻敍。惟寘惠時。善養沖氣。前需節召。禱頌眞切。不宣。說啓。目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

說啓。目頓首。上記。元俊學士賢友侍史。說比幸披豁。匆匆告歸爲歉。即日侍膳之餘。尊履中福。謂命收宦還自廣德。已面論之。今往請見。可詳叩。承相行年也。昆季意不殊。前更不一一致問。比獨不得一面。元忠爲不滿。惟冀爲親壽重。遠中代傳言。理無報敎。謹啓。四月晦。說頓首上記。

淮陰裴羅碑。近得之。納寄一本。懇借古碑中有帶行草者。告乘間檢尋。更數日專介叩請。

說再拜上啓。說數奇之迹。分甘散。比閱邸報。忽有盱眙之除。繼報代人已有改命。恐遂促行。自茲瞻望愈遠。情深邑邑。匆遽聊此上詷。良愧率略。說再拜上啓。

說外弟梁校正克箪占籍府下。往干典謁。幸垂顧盼。聞嘗登門。想不待鄙言之祝也。說悚息。

右紹興主管崇道觀吳公說字傳朋書簡四帖眞蹟一卷。行都九里松本公題扁。思陵嘗自歎以爲不及。筆法可睹矣。今帖監小楷。尤淸偉可觀者。紹定戊子三月。得之京口。

贊曰。小書楷則本晉人。降而唐世體益眞。妙趣要識筆有神。行行清妍雜奇偉。奇爲精神楷爲體。吳君筆力備諸此。

吳傳朋游絲書飲中八仙歌帖（四十八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避世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飲中八仙歌。○傳朋。

右吳傳朋游絲書。杜甫飲中八仙歌。眞蹟一卷。紹熙壬子歲二月。先君以帥事如五羊。道過太和之快閣。外姻張子禮彥和輅于攬上。凭欄縱語。偶及書灋。發奩共視古名蹟。因歎近世鮮能書者。張翌日攜數帖來。乃中興以後諸賢詩簡。因遂留此爲贈。是時置篷牕几上。珂侍旁。亦得日閱無算。凡旬餘至南安。舍舟而陸。乃卷舁籝中。按是體說自名游絲書。云古所無。有屏山劉子翬作詩曰。淸圓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蓋謂此也。攷之唐書。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則此書亦有所本。特不系所繇名。屏山之詩又曰。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亦不系連錦。豈忘之耶。出奇衒巧。牽合不斷。勻勁婣直。凡工書者例難之。候筆力之進退。每以是爲要法。雖若織巧。不可廢也。識之以備書體之一焉。

贊曰。天絲兮舞空。春光兮怡融。杲麗日兮柔風。想八仙兮飲中。倒景兮騎虹。落紙兮游龍。俱下上兮西東。笑春歸兮無蹤。墨皇兮化工。留玩兮何窮。

吳傳朋四體書帖

珠樹玲瓏振好音。別來難步國門潯。平涵萬象靑天闊。冷閉三山碧海深。玉柙夜藏橫月劍。錦囊春貯倚花琴。碧雲才子應相問。依舊釣魚烟水心。（行書十二行。）

得道眞僊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家住連滄海。別有蓬萊第一峯。（楷書五行。游絲書六行。）

莫厭追歡語笑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淸平有幾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靑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

地何蕭爽。（草書二十一行。）

嘉禾道正鄒淵明。一鄉羽客之好事者。余過郡類。日見臨仙軸紙索書。未暇作。洎解行。復出祖郊關之外。意非苟然。經吳江。值便風。發遠興。乃為書之。紹興丁卯初夏。吳傳朋。（行書六行。）

當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作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草書八行。）

紹興甲子。重陽前一日。書于新市海會禪寺。傳朋。（草書四行。）

誰將石黛浮春湖。復擬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遙。（草書六行。）

日出離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游絲書四行。）

了知身心。畢竟（原闕）與法同生。同體無異。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被受生死。（游絲書八行。）

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比辱教墨。久稽裁報。愧甚。比日尊履動止何似。謹惡札納上。卷軸紙數太多。恨不能精也。說適過鄉里展掃。過郡託將丞致遠。不追盤幅。餘容順序寶練。以承休命。不宣。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行書十一行。）

右吳傳朋四體書雜詩頌。眞蹟二卷。其一末有跋語。凡四篇。首篇以行。次以楷。次以游絲。次以草。通著一印。其二末有手帖。亦四篇。半以草。半以游絲。通著九印。是書皆以應人之求。皆寓興而作。隨體輒奇。皆入能品。信乎近世之名蹟也。前帖得于嘉禾。後帖得于京口。相去凡六歲。其體也雜。雖有草法。不可以析。故俱繫之能書。用寶所翻以代書斷。

贊曰。先君嘗評近世書。有曰。公行書如漢武仙臺侍女。飄裾長袖。清嫺姣麗。特患無出世間態。小楷如京師大酺。少年縱觀。毬馬留秀。時出閑闊氣象。草聖如駿馬注坡。以其居天閑之久。終不失規矩。惟游絲得乖翰遺意。輕雲織月。自成一家。易評難工。不可輕置喙。噫嘻。其庶幾知言也哉。不然。則簡貴安徐。玉樓瓊琚。其亦深于書者矣。

趙忠簡送春詩帖（行書七行。）

次韻送春

坐嘆空山落景催。幾時江上葉舟迴。初無妙術留春住。強覓餘懽並酒來。體力寒多思故絮。齒牙衰甚怯新梅。秦川洛水紛華地。自昔天邊共此杯。

右紹興宰相太傅豐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次范元長韻送春詩帖。眞蹟一卷。公剛方之操。正大之學。經綸之用。啓沃之忠。所謂抗之萬乘而不慴。寘之九死而不顧。言論英烈。夏日秋霜。近古社稷臣。自漢蕭太傅而下。惟公足以當此。公以儲議之異。為假月所傾。投荒累年。卒死奇禍。詩蓋海上所作。因元長所寄。而賡之者。秦川洛水。猶不能拚北望之悲。亦重可哀也已。予舊從公孫廬州君綸識公帖。筆力勁甚。此詩字體嚴礙平重。蓋末年所書。紹定戊子二月。得之霅上故家。感慨之餘。竊述楚辭大招之義。以寫躑躅不見之心。庶因卷舒。以慰忠憤。

贊曰。陶陶孟春。草木莽只。白日昭昭。照下土只。瘴烟浩浩。雜海霧只。憔悴行吟。閔島嶼只。公乎歸徠。無嬃此詩句只。黎母之居。家炎陬只。崇嶺盤礴。蔽雲浮只。蝮虺鰐鱅。蜒僻幽只。人跡閔絕。魑魅仇只。公乎歸徠。空山不可以久游只。鳴鳶跕跕。墮浩渼只。蛟蜃噗雨。晝冥冥只。折肱見沫。晦斗星只。夕照黃濁。波濤腥只。公乎歸徠。落景不可以久停只。茅葦叢薄。桃李囚只。韶容黯澹。異中州只。陽餘弗舒。金石流只。短狐祕蜮。起蟄坏只。公乎歸徠。春不可留只。卉服椎髻。駢蜒蜑只。咿嚶啁哳。言莫諒只。烹蛇茹蠱。食且恙只。眇其愁予。離迴曠只。公乎歸徠。歡不可並只。毒痂下濕。既沮疫只。煩蒸焚㶿。交戰迫只。中鬱鬲痞。悼慄慄只。冊冰肅霜。接朝夕只。公乎歸徠。寒兮無與乎體力只。長鯨噴浪。隔帝家只。烏春蟲秋。送年華只。星河八月。記流槎只。杳杳萬里。誰愬沙只。公乎歸徠。衰兮不關乎齒牙只。公乎歸徠。秦川之衍夷。公所生只。解梁風鹹。民萃聚只。土厚水深。衍易平只。洪河大川。坎不盈只。居之而安。樂不可名只。公乎歸徠。洛水之繁。庶公所寓只。龍門伊闕。風氣聚只。葩奇俗淳。康汰阜只。圖淵書闢。今古蘿只。資之而深。適不可喻只。公乎歸徠。無歎乎江上只。紫蓋黃旗。天所王只。浮埃蔽蒙。騁遠望只。聖主如天。既殛放只。聊以永懷。無沮喪只。公乎歸徠。無悼乎天邊只。資善大議。同諸賢只。復讎正義。維萬年只。質乎人心。儻或偏只。守此正中。無遷延只。噫嘻詩乎。公以寫我心只。彼蒼者天。杳難謀只。吁嗟時乎。天以畀我公只。彼亡者秦。曷克終只。樂只韶只。舜之昭只。無議其將。聖維堯只。讒慝煽兕。同盛朝只。公乎歸徠。尙予家之招只。

范元長觀梅詩帖（行書七行。）

久陰初晴奉陪宮使樞密觀梅〇冲

擷盡陰氛儘見春。荒山風物一時新。謫仙自是和羹手。聊與梅花作主人。

右紹興翰林侍讀學士資善堂翊善范公沖字元長。觀梅詩帖。眞蹟一卷。公以元祐故家。克紹學烈。德履望實。昭于搢紳。所謂文獻接于中原。典型盛于喬木。南渡而後。莫公先者。詩蓋遺趙忠簡。以建炎四載十月自右府歸奉祠。故謂之宮使樞密云。忠簡以三詩賡之。其一曰。曳杖山間自探春。雨餘梅意已清新。兵戈草草傷淪落。一醉花前有幾人。其二曰。種柳栽花舊惜春。不知春色為誰新。年年詩服樽前客。只有寒梅是故人。其三曰。歸來醉極一枝春。照影涼蟾過雨新。不似霸陵愁醉尉。穿雲渡水寂無人。今見忠正德文集中。紹定戊子四月。得之京口餉所。

贊曰。范本蜀望。世仍忠嘉。南渡而來。人門莫加。帝咨典型。詔起幽遐。翊皦銅龍。執經金華。筆取端重。而象奇葩。儒先所推。奚待謝夸。有偉豐公。如璧不瑕。卷懷樞庭。寓賞梅花。公從北方。共此天涯。均德比誼。而兼季葭。寒谷將春。輕陰不遮。潔樽斯從。奇驛匪賒。倡汝和予。屏淫斥哇。訛彼陰晴。以寫正邪。愛君之心。對越靡差。一瞬百年。遺墨斯鴉。吳兮同蘭。好兮投瓜。二公其仙。星箕漢槎。如此帖者。可復得耶。淸並玉雪。秀同綺霞。矢辭以藏。旂識名家。

陳參政簡易帖（行書六行。）

台眷伏惟均被新祉。城中有委。願聞之。蒙眷照之厚。儻有所論。片紙睨之。以從簡易。不識可乎。與義再拜。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簡齋先生陳公與義字去非簡易帖。眞蹟一卷。士以詩翰宗于一時。而致位丞弼。直躬事上。終始無闕。如公者。亦可以為名臣矣。嘉泰甲子。予來行都。過公之孫某于湖上。從容幾月。而得此帖。又二十載。乃褾而贊之。

贊曰。眼底中與日月。手中健筆虹霓。造化功成秋兔。先生原有新詩。

陳參政陰雨詩帖（草書七行。）

陰風三日吹南極。三月已晴寒裂石。長林巨木受軒輊。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廬竹屏蘇策策。中有蛉蜥落南客。什經破膽向炎官。敢不修容待風伯。

右簡齋先生。陰雨詩帖。眞蹟一卷。按先生集題篇爲陰雨。今帖則無之。蓋惟以寓草聖也。舊與帖同卷。旣別詩文。亦別而裝之。

贊曰。世謂北客。惟著之提。亦何至是。先生之詩。殆他有所謂。新亭之泣。如王導輩。亦何待賜死于吳地。蓋惟以其舉目有山河之異耳。予侍先君子。每見言及河朔舊事。未嘗不潸然隕涕。嗚呼。先生之作此詩。其亦以是耶。予家江南者三世矣。歲月易易。後生者當不復記。傳此帖以示。庶毋忘斯意。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四

宋名人眞蹟

張忠獻時義誠力二帖（眞楷書。第一帖十二行。第二帖十三行。）

浚再拜啓。二十年之別。如一彈指間。每思慷慨正論。未嘗不抵掌興歎也。敬惟心法所格。自結上知。擢之遠外。恃爲耳目。而士議謂公展盡忠嘉。無負于上。聞之慷慰。夫遇合有時。進退有義。君子何患哉。益勉其在我。以求諸天而已。何時執手罄所懷。馳仰馳仰。浚再拜啓上。

浚再拜啓。浚誠力俱不足。自罹大戾。憂患困苦。何可勝陳。中間屢辱教貺。感公高義。數慷積心。獨不敢輒布謝問。無他。恐讒間之或行也。公道不振。習俗以成。沐知有素。豈貲此耶。聖主如天。方付公以藩屏之重。恩禮有隆。想惟盡力報稱。一路受惠。至幸至幸。浚再啓上。

右兩朝相國。維師魏國張忠獻公浚。字德遠。時義誠力二帖。眞蹟一卷。自諸葛忠武侯。以綱常扶大義。脩漢一心。百戰不屈。後二千載而公生。義通神明。氣貫日月。萬死無貳。炳然此心。實髣似之。夫隨世就功名。于事變拾攈中。代不乏人。而心之所存。顯著于當世。幽質于鬼神。攷信于千古。與道始終。正大明白。自隆中而下。未有若公者也。家世笈中。多公字蹟。中更秦禍。遺落殆盡。珂舊從公之孫匠監忠恕游。因願見公遺墨。寶慶乙酉正月。匠監以書來。致二帖云。得之故諫議大夫任古家。

贊曰。至誠動天。中貫三極。掌堂南陽。繼以魏國。山嶽鼎峙。江河釜溢。羣生失寧。乃見人傑。大義旣信。人

紀。復植。于晦冥中。揭以日月。操固漢賊。敵禍宋祏。萬段之磔。吾恥未滌。不共戴履。刳背旭膝。郗山屣卻。淮隴迭出。非不挫沮。之死靡易。我觀史冊。二公與匹。功雖不同。心則如一。降與至今。耳目尙及。遺墨之寶。已若尺璧。遺次皆忠。言猶未泐。天維可絕。地軸可折。公心之臍。此理則熄。兩朝開濟。萬古闓闢。我繫此詩。以姚廟柏。

李莊簡三字帖（行書九行。）

光悚息。朝請郎吳師直作吏。能盡公廉勤三字。通知財穀、兵刑之要。蓋實才也。僕初昧平生。頃在宛陵知之。相隨累年。建康以參議通判兩辟之。命未下。而僕以罪去。今待遠闕。欲得一攝職以活幼累。望公稍以吏事試之。有不如所舉。僕爲妄人矣。光再拜。

右紹興參政李莊簡公光。字泰發。三字帖眞蹟一卷。秦禍烈矣。元臣鉅公。耆德碩彥。俱摧正論之酷。公家復再世。以私史嬰重劾。原厥臣之釁。豈不惟媢其處于一時。而實欲毀其傳于萬世。雖然。無益也。節槩如漢李膺。忠言如唐陸贄。直道令德。如先正韓、呂、劉、范諸大老。豈以一節之貶。及史事故少訕哉。珂家世同忠難者也。嘉定己卯。與公孫知季同寅江左漕臺。嘗刻公遺事于官寺。敬仰高風。每切歎息。後四載。寶慶乙酉之六月。始得此帖于京口。贊之以見尊鄉之心焉。

贊曰。秦禍滔天。鯨洶九淵。論訾以頓。而我謂不然。如公之賢。泰山巋然。奔流百川。何傷乎一卷。野史所編。人心之傳。匪石則遷。誰爲之燎原。兩家之先。義比仲連。覽此卷焉。不知其涕漣。

王敏節歡喜帖（行書。十四行。）

庶頓首上啓。伯壽侗儒修撰友弟。別久攀仰。有不勝言者。私門多故。去年喪妻。今復遠謫。何以爲懷。聞命離九江。遠途酷暑。臟腑受下。所至闇滯。幾至危殆者數矣。八十餘日。方到貶所。形體支離。惟餘皮骨。良所苦也。平生不以官職爲意。從來被職罷官多矣。未若此番狼狽也。蓋緣取名之多。反有此祝。奈何。又所至爲人睥睨。當與之歡喜領略。兒子遊且令居德安。緩急當就長沙奉依也。或見德遠。且與調護之。然別無覬望。人情當然故也。此間如坐井中。又五馬專尋下石。以自求用。所謂臧氏之子也。我之進退。莫不有命。此等何足校哉。八郎且令爲學。其才雖不甚勇銳。然忠實有守。不害爲賢者爾。更望提耳訓誨之。庶于此生進退。一委之命。餘希自愛。爲祝不宜。庶再拜。

右紹興樞密副使。王敏節公庶。字子尙。歡喜帖眞蹟一卷。世之流坎。何者非天。公以高名勁氣。事明主。志節嶄然。如百鍊鋼。劫火不毀。乃猶未能忘情于是。亦足見當時搢紳之禍。睚眦陰賊。尙有烈于偃月者。按公以紹興壬戌六月。壬申。責贊德軍節度副使。居道州。八月庚午。薨于貶所。計自謫命至薨。纔六十日。帖中八十字。殆出筆誤。所謂調護者。蓋公與張忠獻。在陝服有違言。而有此疑。五馬下石。又出于初至卽隨逆境。出門有礙。不能埸處。以迄于死耳。致之歲月。公至道甫幾時。是後五十七日。郡倅孫行儉。納以爲公備行館之故。謫廣南監當。意必出于郡守之訐。而楢之用心（案此下缺八字。）也。執卷流涕。彼何人斯。公之□史。以寶慶乙酉四月。自江鄉來。□□□□□是帖以示。因丐得之。

贊曰。秦火燎原。衣冠塗炭。繞指之柔。出乎百鍛。如公之剛。猶死疑患。時賦命賊。一覽三歎。

翟忠惠秋杪帖（行書十行。）

汝文即首再啓。秋杪台候不審安否何如。伏惟具宜興寢。方欲上狀候行。辱損教重。愧不腆。顧業然在疚。無緣修敬。跋望使乎。良自咎歎。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翟忠惠公汝文。字公巽。秋杪帖眞蹟一卷。迹奇行直。學博用專。在近世名臣。惟公兼之。以庶古人揚子雲心畫之論。斷可識矣。嘉泰壬戌十二月。得之毘陵。

贊曰。能跌宕而奇偉。姿高明而通詭。此得于其里。茲可想其人矣。

折樞密子友帖（行書六行。）

子友兄弟及王應仲日夕相聚。每誦詠侍講詩文。恨不日親教誨也。子友貧甚。宮祠之奉。不足餬口。旦夕以例須罷權局。愈窘急矣。未知門下有以振之否。湖外委輸。乞示及。彥質再拜。

右紹興樞密。端明學士折公彥質。字仲古。子友帖眞蹟一卷。予始齔時。侍先君漕輓湘南。及識公之子知常。帖得之是時。蓋淳熙戊申歲。

贊曰。陝服之俗。重于義。公家府谷。殆且百世。予不能知子友之兄弟。爲謀而如己。交情之不替。亦足以見前修之志。

孫參政知命帖（行書九行。）

近到毘陵。見一知命者。獨謂參政十月安穩無他。與諸人所說稍異。今節氣已過大寒。其言獨驗。亦頗言自此垣履富貴功名之地。非雈流所可及。體欲一聞。近拜覆。

右紹興參知政事。孫公近。字叔詣。知命帖眞蹟一卷。毘陵有士友。攜近世名卿帖甚多。寶慶之元二月。過予京口。予閱笈中所無者。得此。

贊曰。古稱君相不言命。執國大政。而猶拳拳于富貴功名之競。其言雖獨應。予猶以爲病。

何恭敏料理帖（行書五行。）

台眷上下。伏惟均慶。比來生事當不至不足。閒居自不妨料理也。久別極思一見而未繇。諒亦自有時耳。鑄再拜。

右紹興資政殿學士。樞密何恭敏公鑄。字伯壽。料理帖眞蹟一卷。予家被秦禍。公獨首明其冤。其特立之操可想矣。嘉定庚辰三月。始得公帖于餘杭。

贊曰。虐焰熏天。而公以勺水。欲救其燎原。觀公之帖。雖久別之一見。亦將以歸之時數之自然。胸中所處者素定。宜其敢于攖豺虺之鋒。而吐天下之公言也。

張章簡康寧帖（行書六行。尾帖六行。）

綱上問竹丈。承事伏惟鼎體康勝。眷集均休。江右有需委。毋惜垂諭。綱上問。去秋解維適丈。丈小違和。別來以僻尤杳不聞耗。春中劉參議從者能言之。云已康寧矣。良以爲善。偶頭風不果親作書。萬萬情察。綱拜。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張章簡公綱。字彥正。康寧帖眞蹟一卷。昔乃端炎間聞幅。不知所與者爲何人。帖前乃吏楷。惟未批字。帖爲手蹟。開禧乙丑四月。予仕餉庾。得此帖于金壇一士友家。其上題爲李忠定丞相書。是時尙未識忠定字體。信而藏之。後得山谷覺民帖跋語。字法甚名。與此無異。復得忠定帖。

位置俊逸。又全不同。而後知爲公之筆。士友家與公同鄉枌。蓋其上世所傳。久而莫知其倪者也。帖中有江右字。公平生宦游。不涉其境。豈靖炎間避地所寓。抑持江東漕節時所作書。誤謂鄱江爲江右耶。

贊曰。予官京口。前後十年。接公之枌榆兮。識者猶傳慨想其人。莫覿其居兮。維帖之得。始標失眞幾以迷其初兮。覺民之跋。證莫近斯。于以識公書兮。

趙德麟召還詩帖（行書九行。）

被責三十年。蒙恩召還行在。方駐蹕錢塘。書呈子常侍郎一首。

三十餘年一夢同。向來朝士盡沈空。如今白首趨行闕。不是當年長樂鐘。

右紹興開府儀同三司。安定郡王。趙公令畤。字德麟。召還詩帖眞蹟一卷。予始識公書。多跋語。附他卷後。紹定戊子三月。始得此于京口。詞簡義正。藹然有承平王孫。感慨宗國之意云。

贊曰。昔東晉王茂宏諸人。登新亭。望長淮。自謂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至今想之。猶鬱乎其有餘哀。矧預瑤牒。登玉階。而寄宗國之懷者耶。王業偏安于海澨。故都久棄于蒿萊。主議者。方貪天之功。而肆其雄猜。朝士沉空。不復同來。寧兆乎滔天之讒。而迄乎和議之開。此有志者所以歎于嗟之麟。而思當道之豺也。嗚呼。鐘簴百年。遶壓尙竊。悠悠者天。彼何人哉。

周少隱留春詞帖（行書六行。）

春似酒杯濃。醉得海棠無力。誰染玉肌豐臉。做淺紅顏色。送春風雨最無情。吹殘也堪惜。何似且留花住。喚小鬟催拍。

右紹興左司郎中。竹坡居士。周公紫芝。字少隱。留春詞帖眞蹟一卷。予少從公之孫。貢士去病游。因藏此帖。時慶元乙卯歲。暨今三十有四年矣。

贊曰。絃管之流聲。景物之感情。激徵合商。舒華發英。固所以合融怡于自然。而惜流轉之不停。亦猶夫見穿花之蛺蝶。賦點水之蜻蜓。思盡醉于風光。而典春衣于杜陵也。

張文忠奉告晴快二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六行。）

九成頓首上啓。奉告竊審還自山中。尊履萬福。慰喜無量。新詩見屬。淒婉清壯。足爲巾箱之光。來日如清賞。邂逅于梅山矣。豫以爲喜不宣。九成頓首上啓。長文刪定學士賢友。

九成頓首上啓。晴快竊審尊履萬福。新詩寵和。用事切當。運意巧妙。極慰鄙懷。他面謝不宣。九成頓首上啓。長文刪定學士賢友。

右紹興禮部侍郎。侍講。敷文閣待制。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奉告晴快二帖。眞蹟一卷。先生道德風誼。文章氣節。卓爲南渡冠冕。接中朝諸老之派。開後學典型之宗。富貴不淫。流落無悔。正誼自信。全名爛然。炎興而來。一人而已。九江有故幹辦軍頭司。劉君必達。于先生之孫厚。爲姻家。藏遺墨數帖。寶惜如拱璧。弗可得也。珂十二三時。嘗見而識其體。寶慶乙酉六月。在京口。與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友。避暑萬歲樓下。出首帖以示。驚歎初見。恰三十年矣。尊慕所存。遇必有合。夫豈苟得乎哉。是時上初嗣位。首詔贈先生龍圖學士。仍賜諡。後兩月。先生亦叨易名忠武之命。先生繼加贈太師。啓國于崇。諡曰文忠。蓋皆初政第一義云。次帖紹熙戊子得之藉臺故家。

贊曰。上留服之初載。首以忠之一字。後賢邦之臣二人。亦既衰百年之宗儒。遂復開千祉之舊勳。嗚呼。英衞。齊用兵。房杜。濟以文。惜先生之位弗克究。故先世之志亦終莫之伸也。遺帖之存。手墨如新。我藏孔宜。對于後綸。

米元暉背簡帖（七帖連行書。第一帖十六行。第二帖、第五帖。各十二行。第三帖十四行。第四帖九行。第六帖七行。第七帖三行。尾跋八行。）

友仁惶恐再拜。昨晚幸承教。不勝欣慰。奉手字。審晴和台體沖勝。可覬感喜。所喻何其蔽也。不足觀。不足觀。緣此一事大見撓。緣數人爭欲取之。今渠云且已與誰。則是要俟此老不在後。拈出必可了。身計當亦不遂矣。和篇奇甚奇甚。公主誌刻。令人寫得納上。論字語謹上呈。因以示仲季諸豪。未及瓜閒。定納所示、豈敢食言。文字切與垂念。如是則必可受厚德矣。不宜。友仁惶恐再拜。長文提宮學士尊親。

汝宜省。脫著衣裳。切須謹愼。第一不得失飢。常早歸喫飯。千萬千萬。吾老業雖家。生受生受。就歸受養。家成甚情況。汝誰安坐。豈知吾辛辛勤勤。今付安人藥。使令圓好好收藏。幷附子四箇。是入汝喫藥中。少此四箇附子。（未得末者中料。）切記不要差誤。餘切將息將息。安人十四娘。新婦與兒同此。抑付韓師○姑夫買柴時。同買下。米賤時亦買下月用錢緞寄去。

友仁頓首再拜。師德府判少尹兄使座。春晚氣暄。即日伏惟還家安居。百況無不自適。友仁衰蹇如此。酒者曲荷獎拔。大賜使百指又復粗飽。知德之心。未易論報。稍玆隔闊。可勝馳情。友仁勢須俟送舊迎新。一段事了。乃謀去就。咫尺未卜良晤。伏紙不勝悁仰。餘惟萬爲遠業珍重。不宜。友仁頓首再拜。師德府判少尹兄使座。三月二十九日。

友仁頓首。凝寒伏惟起居佳勝。朋曾奉納。以祝新歲者壽。徽愧徽愧。前者人即送去。云。鄭侍郎昨日又送一名。侯契勘先後也。知之乏人奉報。不罪不罪。不宜。友仁頓首。上幹辦乘義鄉舊。

友仁頓首。去冬隨輦出關。遑遽狼狽不可言。既到新昌。偶大水沒田。食既不足。斗米忽千錢。不得已東來。府主憐之。使稱食于此。然與臨安所得之半而已。欲徑復至舊巢。大暑不能動。中元後定成行。遑遑奔走。亦可太息。不謂晚境蕩掃田廬。乃有平原食粥之變。生平習懶。而方且低昂于世。其苦不可言。友仁頓首。令人以次寶眷伏惟一一均慶。仲謀、季寬、承務諸仲季幾人赴官。附此道意。友仁五口在此。六口在新昌。成甚家記。友仁拜問。

慶門仙聚各計均納多祥。兒曾荷問及此。有可委千萬示諭也。友仁拜問。

此紙極有古意。而不合研俗惡山水。遂用紙背。崇寄精崖。深荷厚意。人還遽不能致土毛。徽墨絕品五圭。饑以爲報。不罪不罪。涉夏入秋。老稚多不快。今日偶請假。乃即得作此。陪贊無況無況。

右紹興敷文閣直學士米公友仁。字元暉。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惟寶晉以博雅名家。公漸靡異聞。傳畀心法。故書跡類有寶晉法度。如渥洼生駒。脫羈教馳。顧景奔塵。相與後先。不翅一日千里。至于隧瑤池。望崑崙。逐電籋雲。流沙青海。飄忽一瞬。則亦瞠若乎其後矣。嘉定庚午歲八月。予在故府。有客袖斯書以示。因相與論公家傳之學。大槩如此。客然予言。舉以遺予。因得繫寶晉之次。公之能。不特賞鑒與字體。其跌踢文章。皆高睨一世。宣和間寶晉嘗上公所作楚山清曉圖。徽之天府。山谷爲作字。授以古篆印。且贈詩曰。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時謂不誣。公字聯元。本以肖王門父子。尙寶晉之

意。

贊曰。父子而善書。自羲、獻而始也。家家千載。固已莫之擬也。至于我朝。有楚國之芊也。不隕其名。雖未濟厥美也。其讀父書。亦非括之比也。瞻乎望洋。泥泥猶此水也。此帖之觀。尙可見其髣也。

米元暉韓退之五箴帖（行書五十七行。尾跋二行。又自跋二十三行。徐兢題草書十二行。）

韓退之五箴幷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不能改。無勇也。予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爲傾。汝之懲耶。而呶呶以害其生耶。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舍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舍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于身不祥。于德不義。不祥不義。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顚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昱昱。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于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則宜然。

紹興乙丑中冬。元暉爲汝文書。

僕宣和之末。與道山二國士同修于寶堂。兼掌書學二年餘。是時日得親筆硯。如蘭亭修禊序。爲諸生迫使臨寫百餘本。至今有出以示者。稍亦可觀。衡後遑遑奔走營哺之不暇。豈復與管城氏周旋。獨書簡不得已而事之。所作字多不足觀。交游見迫。寫成往往自擲去。汝文以此索字。偶隣有大發之後。冗長箱篋悉寄北關空關竹圃中。諸它不應手作字。又紙乾澀。不能運墨。如人意。愧無足觀也。友仁上。

見詢厂中幹至荷。已歷說。英石如有眞山之狀。可以作筆格者。幷桄榔軸作土毛。不厭其多。呵呵。

宣和壬寅歲。復置書學。今元暉侍郎。唐稽禮部。暨愚三人同應選。迄今二十有六年矣。唐稽沒于京師。丙午之難。元暉今持從橐。獨愚退處江湖。築室龜峯弋水之上。偃蹇雲臥。亦自是一種樂云。今觀元暉法書。

得元章妙處。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紹興丁卯夏五月晦。徐兢題。

右米元暉書唐韓昌黎五箴帖眞蹟一卷。宣和書學博士徐兢跋于後。卷有十印。皆是米氏。後有徐氏二印。元暉一印。字特古雅。豈山谷所道者耶。嘉定庚午歲八月。與諸帖同得之。

贊曰。古之大儒。立言以自箴。蓋不推礪其身。斯亦有警世之心。如彼元暉。困于書淫。平生之于蘭亭。嘗一日而百臨。是自歎其用力之深矣。跋之者。又謂宣和三博士。同時賜佩衿。更二十有六年。而蹤跡各異于升沈。噫嘻二君。其亦自念道德之不負。而齒髮之侵乎。抑亦不病其昰昰。而惟有冀于知音乎。抑蘭亭有言。不在乎今之視昔。而悲乎後之視今。予意二君。亦猶傳盧扁而誦其神奇。實未始導脈絡而知砭鍼也。

米元暉秀軒詩帖（行書，七行。）

壬寅仲冬。余書秀軒詩四句于榜之側。

山氣與湖光。四時足殊秀。我識軒中人。是爲益三友。

吾此詩。大有古人之造妙處。

右米元暉秀軒詩帖眞蹟一卷。秀軒不知何在。山氣湖光。其爲東南之勝審矣。慶元戊午八月。予在洪試瀟湘。有持此詩售于市。莫或識者。予贖而歸。後彙帖。因褫而藏焉。

贊曰。山氣之微明。湖光之淸淡。軒中之人秀而隱。予固未之論。獨是一篇之題。自是于古無所與遜。知益知損。予意猶有儷乎孔門爲國之陋也。

米元暉陽春詞帖（一十八首・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九首・各九行・第三、第四首・各七行・第五、第七、第十、第十六、第十七首・各十行・第六、第十三、第十八首・各八行・第八首六行・第十一、第十五首・各十七行・第十二、第十四首・各十一行・尾跋一行・跋十九行・標題一行・）

臨江仙

昨夜扁舟沙外艤。淮山微雨初晴。斷雲飛過月還明。一天風露重。人在玉壺淸。水際不知何許是。遙林□辨微青。醉迷歸步強□凌。誰言東去鴈。解寄此時情。

小重山

醉倚朱欄一解衣。碧雲迷望眼。斷虹低。近來休說帶寬圍。人千里。還是燕雙飛。深院日初遲。綺牕簾幙靜。恨生眉。不堪虛度是花時。鴻來遠。爭解寄相思。

減字木蘭花

柳塘微雨。兩兩飛鷗來復去。倚遍重欄。人在碧雲山外山。一春離怨。日照綺牕長幾線。酒病情魔。兩事春來無奈何。

點絳脣

浩渺湖天。酒浮黃菊攜佳侶。澹烟疎雨。去魯方悅土。傾蓋相逢。引滿賦奇語。山圍處。兕觥頻舉。不醉君無去。

漁家傲

從古荊溪名勝地。溪光萬頃瑠璃翠。極望荷花三十里。香噴鼻。我舟日在花間艤。向晚餘霞收散綺。遙山抹黛天如水。滿引一樽明月裏。風微起。遽然眞在華胥氏。

阮郎歸

小舟載酒向平湖。新涼生曉初。亂山烟外有還無。王維眞畫圖。風過起。動襟裾。雨來荷瀉珠。一樽相對酌君俱。醉歸紅袖扶。

臨江仙

一曲陽關腸斷處。臨風慘對離樽。紅妝揭調十分斟。古來多聚散。正似嶺頭雲。昨夜晴霄千里月。向人無限多情。娟娟今夜滿虛庭。一帆隨浪去。卻照畫船輕。

醉桃源

蝶夢初回栩栩。柳岸幾聲鶯語。蘋末起微風。山外一川烟雨。凝顧凝盼。人在玉壺深處。

南歌子

遇酒詞先舉。逢山眼豁明。一川風雨縱留人。不道此郎歸與欲兼程。客久情深□。詩歎恨不能。繼淋顚[illegible]

莎縱橫賴（【案】此下原缺。）

和晏元獻漁家傲韻

郊外春和宜散步。百花枝上初凝絮。福地神仙多外府。藏奇趣。幽尋歷遍溪邊路。薄宦浮家無定處。萍飄梗泛前人語。與子未須鄉國去。來同住。且看羣岫烟中雨。

念奴嬌○村居九日

九秋氣爽。正溪山雨過。茅簷淸暇。籬菊妍英。知是爲佳節。重陽開也。色妙香殊。勻浮頰面。俗狀卑金斝。歡狂飲後。滿簪還更盈把。村外草草杯盤。邊塵不動。欲買聽無價。蠟使晴霄風霜冷。雲卷烟收平野。向晚嬋娟半輪斜照。想見成淸夜。玉山頹處。要看欹帽如畫。

臨江仙

寶晉軒牕臨望處。山圍水遶林縈。不堪回首到江城。踏趺圍瓦礫。鷗鷺見人驚。日顧太平歸舊里。更無餘事關情。小營茅舍倚雲汀。四時風月裏。還我醉騰騰。

阮郎歸

碧溪風動滿文漪。雨餘山更奇。淡烟橫處柳行低。鶯蹤來去飛。人似玉。醉如泥。一枝隨袖欹。夾猶雙槳月平西。幽尋歸路迷。

臨江仙

野外不堪無勝侶。笑談安得君同。四時景物一壺中。醉餘臨望處。遠岫數重重。溪上新荷初出水。花房半弄微紅。曉風蕭爽韻疎松。娟娟明月上。人在廣寒宮。

念奴嬌○栽成淵明歸去來辭

欄干倚處。戲栽成彭澤。當年奇語。三徑荒涼懷舊里。我欲扁舟歸去。鳥倦知還。寓形宇內。今已年如許。小牕容膝。要尋情話親侶。郭外租有西疇。故園松菊。日涉方成趣。流水涓涓于澗上。雲遶奇峯無數。窈窕經丘。風淸月朗。時看烟中雨。蕭然巾岸。引觴寄傲衡宇。

醉春風

一陽來復羣陰往。吾道從今長。萬事莫關情。月夕風前。依舊須豪放。卿雲舒卷浮青嶂。從古皆珍賞。滿引唱新詞。春意看看。又到梅梢上。

小重山

雨過風來午著清。榴花紅照眼。向人明。一枝低映寶釵橫。菖蒲酒。玉椀十分斟。引滿聽新聲。小軒簾半卷。遠山青。幾人閒處見閒情。醒還醉。爲趣妙難名。

訴衷情○淵明詩

結廬人境美陶潛。車馬不來喧。勝處自多眞趣。飛鳥日相還。心既遠。地仍偏。見南山。手持菊穎。山氣常佳。欲辨忘言。○皆吾所作詞。○元暉。

紹興戊午中春初七日。懶拙道人得守濰陽。既老則懶。遂請宮祠。泛小舟來平江大姚村。過謙之于莊舍。乍朝來居深村。瀟然如濯清風于三伏長暑中。其爲快有不可勝言者。大恨未能增盈百斛。尙依徽蘇。以哺孥稚。未能使納政爲閒客。相從雲水間耳。豈非老業。家女甥索書此。柔毛頑悍作不成。略無可觀。是月十三日押○陽春集。

右米元暉書自作詞十八篇。名陽春集二冊。紹興戊午中春。在姑蘇別墅。爲其女甥所寫。老辭近班。歸藝松菊。猶不能忘情于翰墨間。斯亦足以見嗜好之篤矣。寶慶丙戌二月。得之中都劉氏。

贊曰。予家有山林集。觀寶晉自製之詞。每不逮乎平日之文。豈句律之末工。疑用志之或分。偉筆力之扛鼎。得過庭之異聞。陶冶性情。自爲陽春。既寓意于館甥。亦歸笈而自珍。予嘗商略函書。彩鸞梁塵。規矩合作。勺籥奪倫。竊以爲夫君金縷之衣。亦未足以換墨藪之緒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五

宋名人眞蹟

潘子賤改月帖（行書九行。）

良貴叩頭上啓。改月伏惟尊候萬福。引嚮引嚮。良貴即今過南山。作少緣事。中秋後方歸。恐左右旦夕須差。考校無由候別。不勝悚仰。謹布此區區。秋暑方熾。千萬珍愛不次。良貴叩頭上啓。文伯教授學士賢友侍史。初三日。

右紹興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字子賤改月帖眞蹟一卷。公勁正之概。聞于一時。字畫之存。雖近猶可敬也。嘉泰癸亥十月。得之臨江之彭氏。

贊曰。公立柱下。直聲凜如。氣則不餒而況于書。待人以情。眞意浹洽。吁嗟前修。勁則可法。

胡已茂鵷章帖（行書十二行。）

交修惶恐再拜上啓。少懇輒瀆嚴聽。從姪嶸備員德清丞。吏事明敏。公勤潔廉。皆吏長技。甚得民譽。頃左右剖符之初。皆介謁見于臨安。已蒙清顧。方此寓士之初。輒敢求玷鵷章之末。逮此終更。獲遂改秩。皆出門下之賜。感德豈淺淺耶。敢恃眷舊之私。特加留念。幸甚。干冒愧悚。殆不勝云。交修惶恐再拜上啓。

右紹興端明殿學士胡公交修字已茂鵷章帖眞蹟一卷。自薦舉之失初意。晉之祁奚。本朝之曹呂。蓋世以藉其口而售其私者。以古自信。庶幾于中興之人物見之。帖得之京師。寶慶乙酉之八月。

贊曰。蹟緻之異。鴻人心所同。是內舉者。何足以害其公。世道之趨。或汙其隆。此帖之存。所以愧今日之愔愔。

向伯恭旁午帖（行書十行。）

子諲惶恐再拜。請違鈞席。倏爾兩月。不勝瞻仰之情。乍到官所。賓客旁午。應酬不暇。念欲上狀。少謝前延遇之意。執筆輒已屢矣。洊蒙寵賜手教。仰服眷厚。且愧不敏耳。大參虛位。側聞環召。復歸廟堂。以福四海。子諲惶恐再拜。

右紹興戶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薌林向公子諲。字伯恭。旁午帖眞蹟一卷。予少侍先君帥東廣。道出淸江。嘗登薌林之麓。後十五年。與公之孫公起公瑑游。歷見手墨。又十四年。寶慶乙酉六月。始得此帖于京江。

贊曰。途水迤邐未改。薌林風月如新。一紙重觀遺蹟。百年無復斯人。

劉彥修江岸帖（楷書十五行。）

子羽頓首再拜上啓侍講內翰台座。江岸請違。載更歲籥。景仰德誼。與時俱積。謁歸故棲。繼之行役。擾擾多事。疎奉起居。春寒伏惟論思餘閒。神明協相。台候動止萬福。子羽歲暮抵浚陵。交郡事。海邦僻遠。民淳訟稀。竊祿養親。誠爲安便。正阻淸覿。願言加愼裀鼎。鎰降眷注。謹拜于狀不宣。子羽頓首再拜上啓侍講內翰。正月七日謹空。

右紹興徽猷閣待制。劉公子羽。字彥修。江岸帖眞蹟一卷。公自徽猷閣待制守泉。在紹興丙辰歲。是時翰苑。蓋朱公震、陳公與義。朱方勸講。則公所與書。陳其人也。嘉泰壬戌歲七月。得之都城士人錢萬、

贊曰。其忠足以繼忠顯。其教足以傳西樞。其略足以佐魏公。其識足以知二吳。於摩。斯亦足以列寶眞之儲矣。

梁仲謀去月帖（草書十九行。）

汝嘉惶恐。去月二十八日。以長子得奇疾不幸。二十九日。劉丈見過。告以廟堂呼召。分委職事。方知淮甸已擾。次日得旨促出。自此不復更得少暇。修人事亦不得略。爲亡兒取日作佛事。一切付之牙校輩。相繼報益急。遂議挈家。三數日來。挐累既行。府事遠交與章丈。方少通氣。得親書問耳。不審得見否。卽日伏惟開府之初。神相起居。台候萬福。不勝瞻仰惓惓之至。汝嘉初得指揮。獨以本部事從行。繼得與劉丈同行指揮。今又獨行矣。終當率劉丈同行也。啓行未有定日。聞已擬二十三日。又聞二十九日。相君云。有警卽動。不許擇日也。餘已具劉丈書中。更不縷縷。向寒乞相時珍重。以俟寵數。不宣。汝嘉頓首再拜。知府徽猷侍郎鄉兄台座。

右紹興寶文閣學士。梁公汝嘉。字仲謀。去月帖眞蹟一卷。予開禧甲子冬初。筮仕南徐。公之子季珌。寶以九卿總餉。尙及見典型。帖得之其門人鄭子壽。蓋或持以獻者。

贊曰。當邊境之多虞。士君子出而備馳驅。見于盈咫之書。觀其六變之行。雖擇日亦不可以少須。其時爲何如。煇煇出車。投袂以趨。毋寧以家而忘此匈奴。豈其私是圖。此敵愾之士。必卽是以察忠臣之區區也。

魏邦達聖訓帖（行書十四行。）

矼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學台座。拜違未一月。馳仰已窮。卽日恭惟下車布政。台候萬福。矼以面奉聖訓。略至劉侯軍前。取道治境。拘文故不敢拜謁。又事頗亟。不欲少駐。告借一知路人。問徑道。或云須由四安廣德而往。或云自長興有水路尤便。聞劉太在平。或在建康。惟欲取疾耳。矼所乘舫子稍大。遂至崇德。易一小舟而來。然復太小。欠伸不能。使府或有可至四安或長興者小舫子。欲易以往。無之卽已。不敢必也。咫尺不獲少承誨益。愧悚之劇。舟次姑布執事不宣。矼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學台座。

右紹興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魏公矼。字邦達。聖訓帖眞蹟一卷。事讎之議初起。公獨以綱常折其鋒。竟以坎壈去國。名節巋然。嚴霜皜日。猶可想也。鈞黨浸淫。異軌同轍。覽卷追慨。爲之憮然。寶慶乙酉六月。得于京口。

贊曰。意有不可。束帶之立弗與也。事所當盡。杭葦之急弗顧也。詩不云乎。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覽此遺墨。斯足以觀君子之于役。而攷古義于原隰矣。再拜什襲。噫吾何執。

汪彥章舉望求賢薦書三帖（並行書。第一、第三帖各六行。第二帖五行。）

藻頓首啓。承聞舉望。固非一日。衰遲恆遊。莫過瞻對。第馳欽詠。昨者劉君汝一。能言執事。嘗及姓名。卽欲寓書。因循至今。負媿深矣。藻方負譴。屛迹丘園。趣舍殊途。未有馳謁之日。臨紙爲之太息。藻再拜。

藻頓首啓。下車今已幾時。政譽藹然。良用欽歎。求賢如此。雖公不薄。淮陽士論謂何。佇聽詔除。庶幾善類知所激厲焉。藻再拜。

藻頓首啓。小兒快負丞。獲預奔走之列。天予之幸也。昨朱守嘗許其剡章。未幾能去、聞當補發、輒欲預薦書之末。雖未果少接色辭。所以冒聞者。臭味同焉。惶恐。藻再拜。

右紹興翰林學士。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舉望求賢薦書三帖。眞蹟一卷。中興詞命之臣。公爲稱首。翰墨所傳。與文章稱。其可尙也已。予家九江。道如行京。屢出野歙。間知公故家所在。訪求公帖。嘉元己未歲八月。得之文溪士人汪氏。

贊曰。納交以道。不殊乎丘園。觀政以人。欸息于求賢。言情以眞。撫事乎脅肩。此前輩之流風。今不復見者幾百年矣。使覽者愀然。因古道之存。存乎尺箋。盡思乎勉旃。則如寶眞者。亦將預有榮焉。

朱文靖報稱帖（行書十四行。）

倬久不聆謦欬。殊用思企。拜手翰之辱。從審霜寒台候萬福。感慰感慰。倬叨預機政。日思報稱。未識故人有以垂教否。因風幸冀不外。介嗣已膺新命。想深慶慰。追冗草略奉復。悚仄悚仄。合幷未期。更冀順時調護。以需睿寵。奉頌之至。十二月日。倬劄子。

右紹興宰相朱文靖公倬。字漢章。報稱帖眞蹟一卷。近世字法罕傳。如公以鼎鉉之貴。兼翰墨之妙。片紙之存。皆可祕襲。帖得之金沙士人陳元穎。嘉定壬午六月。

贊曰。勁而柔。端而適。弈八駿。回九牛。功玉鉉。名金甌。藏此書。識前修。

劉甎言餉茶帖（行書五行。）

餉茶略一閱。皆精緻。不俟點試可見也。花子幷通應佳味。餅煩分惠。尤用感怍。區區而謝坐客。草草。疑頓

首。

右紹興秘閣修撰劉公燾字無言論茶帖眞蹟一卷。建中靖國初。祐陵首賜緡錢十五萬。刊秘閣續帖。采輯名跡。以繼元祐右文之規。以紹淳化詒謀之烈。公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班在館閣之末。獨被旨專董斯刻。且書標目及事因于後。蓋書名已動九重之聽久矣。然而官獨連蹇。不大進。至宣和末。猶止寓直中祕而已。豈抱至藝者不肯輕售耶。山谷謂使公春秋高。江東又當出一羊欣、薄紹之。斯言猶信。嘉定甲戌八月。得此帖于蘇門僧顒時。

贊曰。筆勢之偉。筆意之詣。筆法之粹。是三者。固足以名家而無愧矣。於虖祐陵天縱八體。公乘識拔。獨在初歲。亦宜其有此具美也。寶此幅紙。以見太平之游藝。惟秘閣是視。

劉無言輞川詩帖（楷二十題。其四十首有序。並行書一百行。後四題。大字楷。詩八首。分八行。小字注。又劉跋記。草書三行。）

尚書右丞贈祕書少監王維摩詰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裴迪）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裴）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裴）

斤竹嶺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逕通山路。行歌望舊岑。（裴）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麏麚跡。（裴）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緣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裴）

茱萸沜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儻留客。置此芙蓉盃。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沈猶自寒。（裴）

宮槐陌

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裴）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裴徊。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裴）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孤舟信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裴）

欹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青山卷白雲。

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裴）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裴）

欒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泛泛鳧鷗渡。時時欲近人。（裴）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翊文螭。羽節朝玉帝。

潆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裴）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裴）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蒲。（裴）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人。（裴）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玩。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裴。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好閒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樂。裴。

椒園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君。

丹刺罥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摘。裴。

予每見右丞輞川圖。想見其處。復于其集得此詩。尤想見其人風度高絕。非復世人也。裴迪在唐無聞。而其詩如此。抗衡摩詰。則其人亦可知矣。偶有繭紙一軸。大小字書之僅足。以見余景慕不忘之意。○無言

右劉無言輞川詩帖。眞蹟一卷。輞川奇勝。甲唐世名墅。驟觀諸詩。亦可想已。予舊藏唐人所繪圖。每暇日一縱覽。飄飄然若身在華岡北垞間。今見此蹟。筆力清勁。與詩頡頏。是可與圖並甲祕笈矣。得帖之日。寶慶乙酉十月。售者錢氏。

贊曰。輞川之勝。新詩之詠。所以適性也。繭紙之瑩。筆力之勁。所以寫興也。維詩與筆。景物交映也。並于唐圖。于是爲稱也。

呂居仁瞻仰收召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四行。第二帖十二行。）

本中再拜。比稍不聞動靜。瞻仰之至。即日伏惟尊候萬福。本中久留閩中。比已治比去計。復被召命。嚮自春多病。日頗增劇。須俟旬日稍間乃行。衰羸如此。亦復何用前路。當懇求宮祠。再任期必得請。或見諸公。敢乞先致一言。張本至幸。尚阻侍見。惜乞爲時護重。不備。本中再拜。徽猷侍講姑夫。淑人四十七姑座前。

四月二十八日。

本中拜覆。收召雖出推奬。然本中衰病不堪。若冒昧求進。必致顚隮。將來自陳。尚乞垂意。不能者止。聖人明戒。亦或不辱題品萬分之一矣。其他覼縷。當俟後狀。曾增到行朝請見。敢乞矜憐。六哥、十哥。續別作書。大同包上起居本中拜覆。

右紹興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呂公本中字居仁。瞻仰收召二帖。眞蹟一卷。中原文獻之傳。如呂氏一門。道德文章。世載厥懿。固難乎析薪之責也。公在南渡後。巋然靈光。尊王賤霸之一語。著于王言。天下凜然。始知有大義。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淺矣。所謂負荷。復何議哉。嘗攷史錄。見史臣秦熺之言曰。紹興四年三月。秦檜拜右相。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力。因修史加恩。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爲制詞。蓋豫爲後日紓闢。鼎爲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議和則陰懷首鼠。于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爲詆欺。其負眷意如此。於虖。天下有公是非。如公之不匿厥指。顧可以爲謗乎。帖得之高平范氏。難進之風。溢于盈咫之幅。計其歲月。當在公賜科第還行都時。百年聲猷。槩可睹矣。紹定之元上巳日。予修禊研山。而帖適至。

贊曰。呂氏一門。我朝華平。衣冠旣南。孰爲典刑。猶歟北扉。翰墨騰英。難進之風。藹于心聲。其進維何。風雷隱砰。賤霸尊王。萬古作程。天將開之。以豁瞶盲。孰遏其萌。維淦晉惜。觀公初心。何止懲羹。親朋斯升。方喜棄征。私書之詒。猶欲御行。豈願容言。與乳臭爭。道之將宏。非人所能。俛首非讎。衆方若醒。詎知禍胎。自淡公辨。淪胥一誤。大呂爲輕。綸音一頒。四海竦聆。臧宮鳴劍。賈誼請纓。書下奉天。已識中興。由筆誰歟。反肆譏評。陰險何知。雲收霧明。公帖初獲。我心未寧。謂彼啁啅。臆度以情。是或鼠腐。猶疑鴻冥。旣見公書。懇懇至誠。視彼儀來。雖寵若驚。肯以王言。加于紓朋。公義旣昭。公論旣明。迨今百年。猶歎泥并。時歟數歟。迄莫我聽。公帖雲烜。公心日星。彼犬之猜。何吠非形。天澄氣清。脩竹蘭亭。閱此帖焉。對于汗青。

李商老酬答詩帖（行書。十二行。）

謹次高韻奉酬禹功司錄博士彭再拜

烟霞痼疾自藏身。刮膜頻觀作句新。學博還同杜侯庫。才慳深愧庾郎珍。倚風終日捕松徑。披霧何時對玉人。西掖鑾坡須妙手。如公那復困無津。

右江西詩派日涉居士李公彭字商老酬答詩帖。眞蹟一卷。詩派詩蹟。未登于寶眞。丙戌八月。始致此帖于錫山。蓋託士友搜訪而得之者。有藏書家七印。贊之以備詩體之一焉。

贊曰。九派之沕。滴注于溟渤。寓此詩筆。烟霞之痼疾。園涉以日。紓寫盤鬱。予于西江。搜抉遺軼。備體之一。

陳文正黃庭帖（楷書。十行。）

康伯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康伯輒有少意于稟。近搜訪得褚河南小字黃庭經一卷。雖未辨眞贋。要似非近時墨蹟。仰恃眷私。率爾持納。爲書府之玩。儻賜指留。不勝萬幸。鄰中馬氏。有唐盧稜迦高僧畫像。乃禁中舊物。印記頗多。上亦有唐寶。今已依近降指揮收買。專人申納太師公相府。亦乞鈞照。康伯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右南朝相國。維師魯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黃庭帖眞蹟一卷。逆亮媮凶。九垠沸騰。封豕長蛇。薦食上國。曠然有投鞭必渡之志。維時元臣。鎭物如謝安。効忠如陸贄。輔聖斷如裴度。佩安危如郭子儀。在公一身。吾國九鼎。然則揚休玉色。正笏垂紳之氣象。固可即遺墨以占之也。是帖蓋與秦熺者。當是知漢川時。孽焰滔天。雖如公者。猶不免于避嫌致曲。此則重可歎也。嘉定辛巳四月。得之建鄴秦氏。致之者。亦市賈卒顚姓云。

贊曰。隆興聖主臨御朝。元臣堂堂冠蟬貂。鎭撫百度服天驕。九鼎安固屹莫搖。深然遺墨松後凋。美錦不揚珪不雕。百年伎倆均童妖。惜哉喬木屈艾蕭。閱裝賭墅意自消。後來俊賢何岧嶢。我來鄰塢鳥焚巢。乃見拱璧污脂膏。卷藏再拜刻琰瑤。百花潛洞隨飄飄。願續洛譜從午橋。不問處所知春饒。

史忠定丞作帖（草書。六行。）

浩再拜上覆。辱教伏丞作尊候萬福。示諭者詢之。在巢想無不可者。萬一求之不得。無如之何。不可不問也。是亦一機會。幸哉之。紙札不精。望恕之。浩再拜上覆。周丈秘省賢友座前。

右隆興相國太師越國史忠定王浩字直翁。丞作帖眞蹟一卷。三代而下。帝王之學。不講久矣。堯時舜

者。指爲迂闊。無逸易圖。金華倚席。格心之效。曠不復見。根柢失養。因世治亂。眡其天姿。培溉一源。民澤所繫。德修罔覺。基于數半。其孰能顯蔣輿想。如商宗之于甘盤者乎。寥寥數千年。發精一之蘊。紹下風之間。惟公之遇孝宗皇帝。實維有之。盛德光明。前隆後淳。大倫用章。大誼用伸。大原用傳。大業用昌。華重文敷。道統勃興。緝熙之功。蓋非一日。珂齠齔侍先君子行都。尚及見賜几杖。時生四十有三年。寶慶乙酉歲二月。始得遺帖于京口。竊覩墨妙淳勁嚴重。儼如佩玉端委于廟堂之上。其學力功用之所充。尚可即此以占之也。留侯掉三寸。桓榮陳五經。方斯以稱。抑多慙焉。

贊曰。危微精一。傳之在心。二典勳華。光于有臨。大原自天。端倪執尋。豈無時杳。培高浚深。晝明以昌。舉元難壬。烝哉明良。祠此德音。匪鑑而諷。匪扆而箴。啓迪在初。有開宸襟。巖廊南風。袗衣鼓琴。淵躍膚雲。匣劍發鐔。逆其已充。澤彼含黔。壬度之恢。如玉如金。進而崇淵。賓暘發霽。块圠璣衡。開闔陽陰。九韶其諧。萬姿皆瘖。退而卷懷。藏於書林。出入歐顏。而加斟斟。湛湛秋江。岩岩春岑。如彼德人。危冠盤簪。不伐不矜。森嚴深沈。我考問學。惟心崇謐。端本自我。何用弗欽。重抵九鼎。價踰萬琛。維帖可觀。爲世砭鍼。尚信我言。匪今斯今。

洪文惠盍簪帖（楷書五行。）

适再拜。非才猥叨誤擢。遂有盍簪之便。忻愜可知。所幸餘潤可借。得苟免大譴。百懷佞面。兹不縈及。适再拜。

右隆興丞相魏國洪文惠公适。字景伯。盍簪帖眞蹟一卷。公相孝宗僅數月。而歸自稽陰。徘徊綠埜者。十有餘載。澤雖不下究。而難進之操。凜然有可觀者。珂雖屢識公隸古。而眞蹟之見。則昉于玆。蓋寶慶乙酉之正月。得之中都馮氏。

贊曰。公作隸古。與先漢侔。發爲書翰。順塗挾輈。公相孝宗。曾不少留。歸安一丘。終始休休。我謹淮餉。祖公前修。登華信亭。步得江樓。摩挲石題。瞻睇銀鉤。風靜鵠巢。月明沙鷗。意公其來。偕造物游。蹤則不磨。心兮焉求。

蔣丞相得男帖（草書八行。）

芾再拜。上問尊嫂安人。恭惟懿候萬福。姐姐致意新婦。都拜起居。諸令嗣承務以次。各計侍奉休吉。芾屯孤多難。孫無與比。娶後十八年。方得一男。甚慰牢落。半年之間。百病迭至。竟以不起。哀惱無聊。上狀虛略。併幸照恕也。芾再拜上問。

右乾道宰相參政大學士蔣公芾字子禮得男帖眞蹟一卷。公家于常。予以嘉泰壬戌十一月。道由錫山。得之士人蔣深。蓋公族云。

贊曰。仕遭時。相眞主材之充。澤斯普。以端逸。御奸嫵。諒予言。法當取。

虞忠肅萬里帖（行書十四行。）

允文自建鄴分攜。相去萬里。不奉一行書。君子之思勤甚。扶病遠來。次鄂渚。竊知易節江西。清議以久外爲淹。允文不敢以賀也。如病身背立。豈當復出。況懇辭之章六七上。必有報可者。即西湖爲投老計矣。不果一一親作報書。亦久病有未能勉者。千萬深諒之也。行止稍定。別上狀。右謹具呈。正月。允文劄子。

右乾道相國。維師雍國虞忠肅公允文。字彬甫。萬里帖眞蹟一卷。公以任重之器。適往之識。濟時之才。沈基殊勳。位元宰。表表爲世名臣。當其自西掖出撫邊紱。遂戢大憝。江上之人。至今能誦其遺烈。是時沈憲敏以樞曹隨軍。此帖蓋與公西湖後往還書尺。金石交情。藹然尚可覩也。紹定戊子二月。予在京口。得之憲敏之孫鍠聲甫。

贊曰。方長鯨之干誅。駭百川之騰浪。撼坤軸其欲裂。有雍公之忠壯。策樓船之奇勳。射天狼于北向。既旋頭之夜殞。窮紛披而投仗。欸微管其左衽。曾垂裘于素王。暵百年而若存。耿英氣于江上。攬遺帖以在手。並風雲而獻壯。斂胸中之崛奇。爲筆下之豪放。念舊交于漕輓。寓執訊之還往。慨寶傳之至今。猶足慰夫馳想。予嘗攷史牒之終始。論餘功于翼亮。觀其位上宰以秉成。猶未忘大義之獨唱。謂取秦而下燕。可拊背而扼吭。軒爆熛焱于金鉉。節斧乃歛于玉帳。當王業溺于積安之久。而人心頓有振起之望。迫時數之未偶。墜妖星于五丈。故議者不見于異時之所就。而得以其疑于當日之自將。何鴆毒之難援。本亡秦之爨燼。嗟群情習見于苟且。宜隻手莫支于綿剏。予所以抱遺憾于五紀。悼盛心于一相。既什襲以致其尊慕。又三歎而繼之惆悵也。

曾丞相臨平帖（行書十一行。）

懷悚息。匆匆片札敘違。方愧率略。舟至臨平。遠勤誨翰。所以慰藉甚渥。顧懷危蹤。得以善去。心匪木石。寧不知歸。更蒙涵覆。以終大惠。引睇光儀。銷魂依戀之至。右謹具呈。觀察節使太尉宗丈。六月日。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曾懷劄子。

右乾道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曾公懷。字欽道。臨平帖眞蹟一卷。宣靖故家。再秉相軸。實自公而復。此帖乃公去位時。予當時近臣之同姓者。嘉泰辛酉歲八月。得之鄂渚。曾氏孫監征。家忘其名。

贊曰。書尺之作。趨簡便。情之所託。斯可見。志雖少貶。言猶婉。體雖少詘。敬猶備。堂堂相國緇衣彥。明哲自將。亦通願。竦然述贊覽遺卷。我欲以之參世變。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六

宋名人眞蹟

李子至褒議帖（【案】此帖行數原本缺。）

若川近赴都督府褒議。往來經月。疎拜記府之間。方深悚懼。特被誨墨。仰認謙尊之厚。下情不勝感戢。敵中多事。報契丹復盛。金人族中有立者。且旱蝗大作。前日報敵帥被殺。樞閑乃副元帥中節。又云已死。然皆未有端的。宿州之舉。敵皆騎兵。我合用步卒。以勁弩尅敵弓制之。乃專用馬軍。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十四日之戰。敵援未集。我雖勝。而馬軍傷中者已大半。此一失也。破城之後。當傾府庫以犒將士。振旅而歸。以成全功。乃吝嗇所獲。恬不知退。坐待其援兵之至。此二失也。敵援雖至。若早入城中。堅壁不戰。以逸待勞。如劉錡在順昌時。亦可成功。不知出此。以致二十日二十一日之挫。此三失也。二十三日入城。不待敵兵之解。門小兵衆。自成蹂踐。據外之兵。爲敵所乘。此四失也。既議班師。合先約束。不得遺棄器甲。以備追襲。更無隊伍。紛亂而歸。此五失也。有此五失。宜其功成而敗。今大軍所損。不及二分。喪馬雖多。亦不及半。器甲尙可添造。猶爲莫大之幸也。使敵有謀。詐爲敗衂。引我師直至南京。以兵斷其後。或不于宿州城下交鋒。但立兩硬寨于濠、泗、歸路。爲之奈何。今日思之。猶不免寒心。此皆不審彼己。失于輕敵所致也。今日之勢。尤宜以守禦爲先。守禦之策。無如以重兵屯江上。以固根本。輕兵屯淮南。以爲藩籬。淮東以水爲形勢。淮西以山爲形勢。可以鑿水。即鑿以浸其地。餘皆清野。以官軍同民兵。各據形勢。堅壁爲守。敵寇之來。勿輕與戰。但斷其糧道。劫其營寨。使不得久住。或敵寇大入。力不可禦遏。即渡江共爲固守。今防秋在近。宜速定其議。內外協力措置。捨此。恐別未有良策也。措置已定。根本已固。如敵人衰弱。以機會可乘。亦不害于恢復。如敵中多故。復欲尋盟。亦不害于講和。若川區區愚見。素守此論。因以申稟。昨日得盱眙探報。謹併封呈。伏冀台照。右謹具呈。六月日。右朝請大夫。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劄子。

右乾道戶部侍郎。李公若川。字子至。褒議帖眞蹟一卷。帖蓋出于隆興符離退師之時。予在京口。與公從子權爲寮。因求得之。實寶慶元年之八月。

贊曰。金本世讎。因當膺不共戴天之義。遂本與國。亦可同仇而互掎。中原尺寸之據。皆天之所以全畀。又不應不效前人之堅守。而輕于乘。是三說者。固無可議。然以予致之。其時則隆淳之間。事體大與紹興異。如帖中語。固謂之失策。而亦出于勢之必至也。皆漢之席卷。本發于從東歸之士。燕之復振。蓋猶有垂寶令騎之徒。以爲之子弟。本朝順昌之力守。亦歲月之未深。而人心戴漢。有死無二。既歷三十年矣。則居者已安。而無歸意。誰復有敢爲之氣。亡者燼滅。而不復熾。彷徨故臣。凋落宗爵。亦何以爲之地。懷慕者既已閱世。而遺黎之習。已成其族類。城壁雖不改于昔。而所與共守者。皆岌然而不可恃。又安得以前日爲比。先王出師之議。曰大逆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蓋以及時經理。爲社稷無窮之計。其在朱仙鎭。去京師四十五里。舉舉忠憤。一日百啓。亦必曰。此正陛下中興之時。金人滅亡之會。又以欲弭後患。惟在于乘勢。於摩投機者。間不容髮。政使能者。亦不能逆時以致利。而貽忠義。又何可求其備。春秋之法。責在于帥。予意魏公之心。亦懼其愈久愈忘。而爲是萬一之說。予故于此帖。重惜先王之機。而竊哀魏公之志也。

張安國眘簡帖（十帖。此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帖。各八行。內第四、第六帖。各尾批二行。第三、第八、第十帖。各十二行。第五帖九行。第九帖十三行。）

孝祥伏以秋令告中。伏惟都運顯謨右司。持要尊兄。玉節在途。台候動止萬福。孝祥罪戾之迹。又蒙能免。得還共子職。實大芘之。自政遠瞻承。伏乞爲時珍護。亟膺禁密之除。右謹具呈。八月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賜紫金魚袋。張孝祥劄子。

孝祥惶恐拜問。台眘上下。均有休祥。令嗣皆在侍傍否。老親久託大芘。知感。得四月間書。久不聞安耗矣。江東委令。惟一一垂示。孝祥惶恐拜問。

孝祥比凌遲數。極荷垂意。不勝感激。春物已半。伏惟台候萬福。孝祥極欲一至府下。孤危多畏。欲發復止。緘辭不獲。今不免盡室泝江以行。連年道塗。吁可厭也。買紙極荷篤念。糧法如此足矣。告爲併手甚幸。非理作類。惶恐死罪。臨行別遺狀。右謹具呈。若虛總管御帶承宣台座。二月二十三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張孝祥劄子。

孝祥再拜上問。台眘上下均有休祥。老親叢間多感。常收安問也。過郡齋。切爲致千萬意。亦作書告別矣。妙鮮已領。殊荷分甘。湖湘間有委示。及孝祥再拜上問。

恐有饞刀子佳者。告求一副。無即已之。惶恐惶恐。

孝祥在池口。具書託利君。行後附郡中人。必已達。即日不審尊候何如。孝祥至九江累日。以俟劉樞判小

留。奉近況極感。告再四致問。藥丈極恨不一見也。扁牓非所惜。當託六哥帶行。藥方先遣去。餘俟後信。四月二十二日。孝祥頓首。德初宣教大哥座下。

孝祥惶恐再拜。台眷上下均介休祉。劉樞昨日得報。約至九江相見。當是舟行耳。德初幸得一見。即還侍傍。極怱怱也。不知可覽兮至九江否。孝祥至。決須作五七日留耳。孝祥惶恐再拜。○舟中不辦硯。所硯爲報怱過。

孝祥伏蒙垂諭魏監。謹悉台意。渠但欲出門下。淹速不敢計也。未行倘闕再詣。右謹具呈。府判朝議台席。十二月日。左通直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孝祥劄子。

孝祥列郡地卑。公府禮絕。雖緣雅舊。難躐等威。不謂至仁。俯記孤宦。下教收恤。蔽蔭庇庥。飭誨戒勸。嚬咻無益。展刷摧羽。不復鎩弦。封殖陳荄。更俟吹律。冀保危蹤。不任叩叩之至。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孝祥惶恐。嚴禮已具右啓。比歲以來。履道何似。惟天佑元弼。壽日升。而德山立也。孝祥遠守符節。以大芘所泊。幸脫罪尤。然墨垢冠巾。未得一侍几杖爲恨。心馳門下。何日可忘。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孝祥頓首。比聞體候就平。不勝欣慰。況秋氣乘肅。必于眠飯易爲調適。欲日夕間一詣齋坐。祇款未審可否。公酎六器。備飲劑之用。幸留納。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右乾道敷文閣待制。于湖居士張公孝祥字安國。書簡帖十幅。眞蹟一卷。紹熙乙卯。同舍沈聲甫。以饋持節。出諸法書德化邑治中瀹嵐堂下。以前兩幅授予。蓋其祖甯事樞持要所藏書尺。後八帖。雜得之諸好事家。不復編繫歲月。思陵嘗因進對。見公奏疏。玉音諭公曰。稍進乎此。便可名世。觀公合作處。皆方圓已軒軒如鯤擊鵬運。蓋一日九萬。未可量也。公則仙矣。故其可睹者。止于是。

贊曰。漢輕法言。耳目所忽。予藏于湖。亦近世物。氣並華劍。烈同段笏。匪尙其容。亦尙其骨。

張安國書坡詩帖（楷書五行。）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右張安國書東坡和秦太虛梅詩帖。眞蹟一卷。紹定戊子二月。得之京江。于湖少小楷。今帖視他書。特爲適婉可觀。

贊曰。玉妃粲粲怯詩瘦。秦臨蘇朕略先後。于湖筆力並奇秀。手執遺篇欲三嘆。

張安國東坡三養帖（行書九行。）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飲食不過一飲一味。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至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正月七日。于湖居士。

右張安國東坡三養帖。眞蹟一卷。安國字法多奇。而此帖尤勁挺。以之書知德之言。垂世之訓稱矣。帖

亦沈聲甫所遺。蓋後秋中二帖十四年云。

贊曰。在易之頤。飲食以節。推而廣之。有是三說。蒸壺發燄。宦髮滿幘。機赤乳白。未死神泣。萬金之璧。護一蟻缺。彼過分者。于我何得。昔傳者詩。今見者帖。昔以非戒。今以理悅。吁嗟先生。何學非易。稱此翰墨。是謂知德。

陳正獻權攝帖（楷書十二行。）

俊卿悚息啓。別忽歲晚。良以悄企。辱惠書。辭寒甚厲。用佳福。承有分教宗邸之命。權攝闕。尚幾時與見任人爲代耶。俊卿碌碌。且滿歲。來春力丐投閑。少休疲苶耳。下諭教官闕。已差除介權攝何日矣。終有闕當即奉報也。未有見日。倘千萬加厚。復狀不宣。俊卿悚息啓。宗教從政。

右淳熙宰相。魏國陳正獻公俊卿。字應求。權攝帖。眞蹟一卷。孝皇勵精庶政。公以元儒受異知。秉國成不激不隨。以昌其蘊。當世稱厚德者歸焉。袞衣東山。從容始終。全節歸然。尙可仰也。帖以慶元丙辰七月。得于公之孫坦。質予嬭家。

贊曰。英宰襲天粹。治象開淳熙。雖云簡牘間。已具梁棟資。瀛海渺且清。嵩山秀而滋。片寸起符澤。筆意傑可知。

梁文靖南安漳嚴泉福三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七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行。）

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台座。自聞使節及境。既再上狀。想繼以達。秋暑特甚。弭節之初。伏惟台候萬福。眷集小大均休。克家衰病。問處爲宜。但深負姿食之慚。爾泉之南安介江君版平。有威信。邑人甚安之。祖母年踰九十。而使司使與福清對移。公私之計。皆非便。今渠有申狀。乞留舊任。望與主張。依所乞也。尉如晦婦病背疳。挈家甚惶駭。而克家亦苦臟腑。上狀草草不罪。何當行部。俾獲晤款。餘冀倍自珍護。以承龍用。不勝至願。不宣。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台座。

七月二十六日。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節下。比已上狀。度通覽久矣。至節俯臨。伏惟倍擁休祉。方嘉猷迪功。今自踏逐。得漳巖主簿丁發闕。度人皆未切。望使以差牒付去。介也。立作此書。幸恕草率。十一月三日謹狀。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節下。

迪功郎。新授郴州郴縣尉。方嘉猷。

令嫂郎娘一一安勝。家人輩致問訊。舍弟愁悶中。未及上狀。望加察。前辱示書。情文過當。不敢更具外啓。少懇。表兄趙中父家。得旨所在應副葬事。在法合得千緡。有使臣狀子封納。望便爲施行。介泉福兩州分認應副。蒙賜厚矣。老兄與渠兄弟。契密不薄。度不待多囑也。克家再拜。

右淳熙宰相。鄭國梁文靖公克家。字叔子。南安漳嚴泉福三帖。眞蹟一卷。祖宗盛時。士習醇厚。書牘間不爲溢美謬敬。而眞意藹然可挹。此帖雖出近世。尙可彷彿也。寶慶乙酉三月。婺將張松。自中都以國初四功臣像。介帖見遺。

贊曰。詞直意浹。不屈不狎。端重有法。此近世名臣之帖。水平流風。尙或可接。予欲以此觀相業。

范參政行臺兩司常州成都四帖（並草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十二行。第三帖十八行。第四帖十七行。）

成大少瀆。林得之見過。求一言。云有公狀詣行臺。鄉親之故。敢忘僭率。且其言亦有緒論。幸爲垂情。他容

探伺.留中之除.副馳賀幅.次右謹具呈.五月日.左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新知靜江府.范成大劄子.

成大比蒙誨筆.欽認眷意.昨已盡御鼓笛等.謂可降臨.乾辱鄭重.如聞來日兩司之招.軒蓋欲二十二日午間.其家飯.款契閣.敢幸不外.他邇面盡.右謹具呈.二月日.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范成大劄子.

成大拜覆五一兄.卽日伏惟尊候多福.比承累書.知安樂甚.且收三哥書.知已赴常州.且得祿食以歸養.非細事.須謝祖先積善所致也.七哥九哥在此甚安.但爲先生丁憂廢學.已議別請先生也.但未有赴試爲解者.極以爲憂耳.兄且得一子食祿.自此可以水淺長流矣.劣弟年來多病早衰.鬚髮如雪.骨瘦如柴.食少藥多.如此度日.可以想見況味.未間一味瞻想而已.今路此通間.三哥不及別書.且善將息.凡事勤謹.三嫂姪孫安勝.大姐且安跡.不說親否.未間將愛爲祝.不備.九月十一日.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〇更送去新附子十枚.

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著候.伏惟尊候萬福.成大自正月起.離廣西.六月七日.方入成都府.路界交割.今已入城了.在路恰四箇月以上.川陸相半.受萬千辛苦艱險.他時歸來面說.書中說不盡也.新婦自遭壓後.到荊南.上下方得性命可保.又爲路中辛苦.到漢川大病至今未能坐起.接撓可知.成大止存四莖骨頭.烏皮包裹.其不仆于道塗者天也.七哥九哥.遠路一遭.御得安樂.九哥氣弱多病.全不及七哥也.前日在桂林時.先生不得人.枉壞了光陰.今已得一佳士矣.且夕事定.教逼兩人爲學矣.三哥曾討得權局否.新生想甚長進.大姐想且安跡于高氏也.定女日長成.已議所向矣.因道人過行在.今過平江.通安問.未間伏乞保重.不備.六月九日.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

右淳熙參政資政大學士石湖先生.范文穆公成大.字至能.行書兩司常州成都四帖眞蹟一卷.近世能書.惟范張相望.筆勁體逸.可廣可狹.如公抑足以名家矣.嘉定癸未十月.得前一帖于維揚醫者劉大聲.次二帖.後一歲十月.得于平江.醫者何義.又兩歲三月.復得後一帖于金壇士人劉克家.

贊曰.縱之而矩不踰.斂之而鋒無餘.質癯而華敷.豐爛而蕭舒.雖曰近世之書.亦足以爲軒几之娛.久而信.信而傳.其殆留而爲後世之須.噫嘻石湖.

范參政書懷詩帖（行書十二行.）

書懷二絕重送文季高兼呈府公武卿

劍門雲棧守非難.函谷泥封久未刊.今日漢中誰國士.莫教春草上齋壇.

西出陽關有舊知.蕭風滌水泛蓮時.煩君傳語詩書帥.更寄甕城別後詞.

右石湖書懷詩帖眞蹟一卷.此詩似寄示與元迎峯者.在淳熙間.殆是章德茂諸君.而未得其人也.帖以嘉定己卯十月得之建鄴.

贊曰.當平世而慨想齋壇之國士.因送客而遂及陽關之舊知.蓋擀髀之思.在上弗替.故淳熙之士夫.亦不敢一日而忘可將之奇.斯帖之傳.固未易例以近世之詩也.

王文定省中要津二帖（行書.第一帖十四行.第二帖十一行.）

淮昨承枉顧.竊留省中.歸捧盛緘.悵仰何已.承教.審審卽日尊候萬福.緣憲歸守二書.蒙不外.謹納上.已及周旋之意矣.方總領少與之接者.承命不獲.惟推照.何日戒行.尙須面別.右謹具呈.十月日.淮惶恐上

呈.

淮頓首再拜.淮遂奉談塵.闊時淹久.山斗之仰.不勝勤勞.頃歲一拜書函.繼嘗具狀.自是汨沒.莫遑嗣音者.謂如俟望宜箋要津.日冀除召.見有承教之樂.何意尙武近藩.惘惘逾今.愧生顏表.辱召慈鑒.諒萬萬之幸.淮惶恐頓首再拜.

右淳熙宰相魯國王文定公淮.字季海.省中要津二帖.眞蹟一卷.公輔阜陵.歲月最久.總領衆職.要必有以稱上意.而非偶然者.婺人劉多祐多蓄近世翰墨.嘉定戊寅六月.予得之嘉禾.

贊曰.謹嚴而穩愜.一筆之涉.足寓心法.淳熙之相業.勤守檢押.耳目納接.列于書笈.百體不乏.是有王魯公之帖.

周文忠寶脊帖（行書六行.）

必大僭易.拜問年家寶脊.敬想上下均祉.或有委.願聞台命.必大僭易再拜上.

右南朝相國太師益國文忠公必大.字洪道.寶脊帖眞蹟一卷.舜禹授受.公以元臣陟降帝廷.鎭安八紘.嶷然九鼎.蓋近世以文致身.以道致主.以學致用.全名終始.進退雍容.未有公者.幅紙之得.維以尙德.嘉定乙亥.時維元夕.覯于京師.傳此眞蹟.

贊曰.廬陵之文.忠簡歐而後周.筆法之可稽.歐勁而周柔.苟內心之是似.豈外跡之能求.予嘗溯乎國之津.望二典之樓.想公從容于屢客卿間.猶足以接六一之風流也.

張宣公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第二帖.各十六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第五帖各七行.第六帖四行.）

栻頓首拜啓.德瞻茂才吾友座下.爲別寖久.每用悵想.手問遠貽.慰懌可知也.暑雨稱惟義履勝福.栻幸爾安常.不必念.承在城中.親炙正字.想當日有進益.來論克己.言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于壯.而工夫密.若工夫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于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別紙亦答去.有以復之是望.其他互見諸書中矣.晦叔多時不相見.却嘗通書.書已寄去.未知再會之日.更希茂勉.厚愛不宣.栻再拜.德瞻茂才吾友座下.

栻許時幸款晤.嘗川之別.良用悵然.從者遂還金華否.栻留此已幾半月.館舍寬涼.可以觀書.但恨友朋之遠耳.論語仁說.亦稍稍改正矣.早晚寫寄伯恭.可就觀也.左右天資之茂.加以思慮審細.竊所期望.惟力自勉.惟宏惟毅.以進篤實之功.君舉後來曾相見否.近亦一得書也.訢叔來吳江相見.歸侍傍.欲再求假來此.納未得.却數通問.他非此可旣.今日得兩.再數日可以西去矣.

栻頓首啓.德瞻親校吾友.渭叔虔兄弟.因會致言.晦叔已兩來相見.歲晚可邀來城中.論及陸、薛、徐、三君.但未識之.此間數士.略見正字.書中矣.敬亭記.渭叔昌寫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虛中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知則道云.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沒.惟二先生完全精粹.說話比其他先生不同.其次則尹.又其次則中立.次則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含糊爾.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此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病也.栻又上.

栻稽顙再拜。上狀通判學士座下。即晨梅雨蒸濕。伏惟開決有相。台候萬福。栻孤露餘生。不足深惜。尚冀若時厚自衛重。不次。栻稽顙再拜。上狀通判學士座下。

栻稽顙再拜。先公平生。心純王室。深痛讎恥之大。誓不與俱存。至于易簀。惟以未克報兩宮知遇爲念。嗚呼痛哉。不肖孤泣血何極。晚章讀之。更重感慟。適來盜賊屛息否。長才淹汨。爲重歎也。栻稽顙再拜。

栻叩首再拜。齋醞及寶峰新笋見寄。得以備薦奉。愧感愧感。建茶廿片。輒馳浼。幸檢留。栻叩首再拜。

右淳熙侍講。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字敬夫。書簡帖六幅。眞蹟一卷。公以道鳴孝宗朝。學者從之如雲。前三帖。乃與婺士孫拱德瞻者。予嘗從公之猶子。匠監忠恕丐遺墨以藏。寶慶乙酉三月。匠監介德瞻之孫宗亮來。遂得之。言皆諄諄。所謂進次不離乎道者。後三帖。紹定戊子二月。得之京師。

贊曰。紫巖之傳。原委一忠。邇而伊濂。根本一中。非君致身。其用則同。自我淑人。派于五峯。力久積眞。至公而充。淳熙之間。天下爲公。守道彬彬。洙泗之風。公于是時。不下禹功。據德游藝。育立志通。故其遺書。筆意俱工。我得而藏。敢忘所宗。淵淵其心。皜皜其容。學冠宵壤。名儕岱嵩。萬世仰之。曰人中龍。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七

宋名人眞蹟

陸復齋三捷進學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二行。第二帖十行。封題一行。）

九齡拜覆大哥座前。即日冬寒。伏惟侍奉餘候萬福。十月念五日。全節推歸。嘗附信託吳仲履處附達。計已到矣。信後又無他。但淮甸間。王權、劉信叔、戚方、凡三捷。甚可爲慰。然敵人猶在淮甸。未盡去。傳聞係契丹等爲應。已取汴京。皆未得實。車總擇此月初五日起行。併恐欲悉周與二丈數見。初一日已叅部訖。次第冬至可歸。九齡若覺此中況味不甚佳。則臘月或隨諸公歸。亦未可知。其他無事。今因陶棐歸。乘便附此。渠立俟不及詳。拜覆不備。弟九齡拜覆大哥坐前。

捷報兩紙附歸。劉信叔捷報偶無。

九齡啓。洊得手筆。知進學有緒。極以爲慰。即日雨寒。不審履用何似。來諭謂果審有所浸浸者。豈以自外來耶。更須加意。九齡自既有省。須精聖賢之言。朝夕警策。庶幾自明耳。忽聞有便草草奉此。不悉所懷。四六姐諸外孫安佳。未聞自愛不次。九齡稽顙啓。（【案】此帖封題一行。及款識數字。原本俱缺。）

陸文安書稿泛舟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十八行。）

八月廿四日。九淵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尊候動履萬福。望之歸來。得尊翰。見所與元晦書稿。甚平正。同宥沈正卿見之。不能去手。嘉歎至于再三。其辭望之知之。百十五之亡。可痛可駭。然

其疾既已如此。則生全之理難矣。改鑿之事。姑緩可也。要之亦未必在此。諸事望之必能具言之。立嗣一事。已與望之商論定。當能稟也。拜覆不備。九淵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

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即日季春和暢。伏惟尊候起居萬福。九淵每思去年六九哥泛舟之興。可惜不遂。此番能乘興一行甚善。向時聞有拉五九哥同游名山之言。心甚奇之。今可遂此行矣。恐家事要人管領。寧留百一哥。若處之有條。又六三哥勢必不出。則雖使俱行可也。此間士夫皆一體人物。其勢必有藏于草野市井者。拘于官守應接。無緣搜訪。若得長上從容其間。聞見自不止今日。不勝大願。見有一二人。知前此湖廣寇盜。本末曲折之詳者。在此以袞袞。不暇咨問之。若遂此行。則至時其人猶未去。亦可相聚也。今時惟婦女小兒。不宜在外。若丈夫有意斯世。則于世不無補也。偶臟毒作。倦甚。拜覆不備。三月五日。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

右淳熙知荊門軍。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書稿泛舟二帖。眞蹟一卷。二帖皆與其兄梭山先生者。陸氏之淵源。派于梭山。家庭切磋。有自來矣。是時三儒宗。講道閩、湘、湖、浙之間。朱文公之于先生。尤相往來。而無極一語。終身不能以相合。今首帖于梭山書稿。有平正之論。豈又他有發明者耶。次帖所謂訪人物。講世道。又有以見前修之學。必志于有用。蓋如此。至于機偏之必先。而宅兆禍福之當緩。家事之不計。而丈夫出處之當別。先生所以處己處人之心。抑于是可攷矣。帖之得與復齋帖俱。

贊曰。自吾道之既南。閩、浙、湘、漢。鼎立而三。聖逵康莊。先生蓋與之揚鑣而並驂矣。觀其家人唯諾之際。惟理義是探。惟人物是耽。惟世道是參。公取飽諸。包羅涵含。是弗謂其亦知夫任重道遠。必求其所謂合人己而無慚者耶。燦發珠斟。有此尺函。式嚴厥藏。勿蠹勿蟫。

呂成公寬平通鑑佚老三帖（呂大觀書時小二帖附。其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五行。第二、第三帖各十三行。第四帖二十二行。第五帖十六行。）

祖謙頓首再拜。靈洞之別。又已改月矣。思渴已深。歸辱手字。欣審秋清體履安適。祖謙旬日來。以瘍詩少曾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爲觀省之助者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謝艾軒提舉。自爲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俟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不宜。祖謙頓首再拜。叔度教授年兄座前。

祖謙頓首再拜。前日辱手字。并食物之貺。甚感。即刻伏惟尊候萬福。祖謙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聰明凡靜。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稿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原父賈夫陸纂例微指。探發微旨當參看。然向時屢曾說。病後且宜靜養。孜孜凡例。校異同。恐亦勢必也。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見仲聞並致意。不宜。祖謙頓首再拜。叔度年兄座前。

通鑑欠後唐晉紀兩册。諸子欠韓非子上册。今汪時發見有專人入城。若待得附來爲佳。

祖謙頓首上啓。稍疎裁問。但劇思系。秋晚伏惟侍履多勝。祖謙來日爲三衢之行。初六七間定回。過十月望即爲之官計也。丈丈侍次爲起居。佚老記拜納。前此託李仲南書。渠適方送來。所以稽滯耳。得暇初八九間入城爲佳。他俟面布。不宜。祖謙頓首上啓。景華賢友座下。卷記更與人商榷。如有未穩。則不必遽入石也。餅法麵不拘多少用滾湯入少蜜溲成劑。于板上捍成餅。于煎盤內烙食。

祖儉上覆。記晢之問。缺然弗講。愧怍厚矣。今欲從容佚老菴中三數日。偶爲事牽。未能輟身而往。信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初不可前料也。邇來秋序云徂。寒色稍重。想惟侍丈丈北堂外。倍納殊福。祖儉習聞成御。加以枵鈍。極不耐事。坐此讀書殊無緒。覺不知終作何等人。每自悼而已。家兄十月半後之嚴陵。稍定卽詣見矣。此約決不敢爽。但遲速難必耳。佚老菴記見令李仲南書之。今先錄本往。近東陽張伯安適會中人。刊行二程集及正蒙書之類。寄在城中轉賣。又潘叔度亦刊西銘及四箴等板。尙未就也。皆恐欲知書院。日來夜講少暇。當記數段往。兄日來觀習何書。此月能一來否。有見告者。毋吝毋吝。餅法固差。亦謬用之過。今別錄之。此不相謀。近觀邵康節詩。其一云。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關人是非。何須遊洞府。度歲也應遲。試觀而味之。姑此從元晦附便。他須後介。餘祈保重。以茂遠業。不宣。九月二十五日。祖儉上覆景華同志兄。

祖儉上覆。久不得爲問。亦寂不聞動靜。極深馳溯。比來秋暑猶熾。伏惟燕閒有相。尊候萬福。祖儉贅食山城。徒勞無補。昨者略到丘壟。直是匆匆。雖則闊亦必失于一息。故執筆復止。未審吾兄亦尙相念否。國家變故。重華上賓。當時事孔艱之際。率土之濱。尤劇哀摧。太上復以哀疚欲就退閒。嗣皇奉太母之命。受禪登極。求忠讜賢俊。誠足以開治象。然畎畝惓惓之慮。殊未易忘。到此尤要當位羣賢。盡血誠屏私意相與感通其故。以措天下于堅固不拔之地。否則誠可凜凜也。心之所懷。紙上難既。臨紙依然。昨蒙論及所印諸書。日日汨沒。今因專介過此附往。託明招老專介送往。有見教者。毋惜諄誨。以附其回也。武義間得兩已足。此非小故。得非天哀窮民。不忍使之終困耶。燈下草草。闊孰殊不究所懷。顧嘗寶嗇。以迓休渥。不宣。祖儉上覆。景華上舍學士尊兄座前。七月二十八日。

右淳熙太史著作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字伯恭寬平通鑑佚老帖三幅眞跡一卷。弟大晨丞大愚祖儉字子約。觀詩時事二帖附焉。三代而上。象賢濟美。代有其人。降及春秋。世祿不朽之對。喬木故國之問。絜德較材。猶可枚舉。然或以博物著。或以遺直稱。或德足以服詐欺。或識足以講丘索。類皆名一善著一族。未有任吾道之責。接斯文之緒。卓然爲後世標的。如我朝者也。方淳熙間。三儒宗並時。沿湖湖程。上及橫渠。俱著世德。而呂氏得政五朝。下暨韋平。勳名風烈。尤爲炳炳。眞有庭堅隤敳氣象。太史盛矣。而大愚繼之。復以中正劇上。淸名偉節。大振于時。天其開呂氏耶。抑以昌道統。維人心。爲吾宋億萬年地者。固應爾耶。不然。何以三光五嶽之氣。未裂于周秦。列國至道之習。獨私于齊魯。世家名卿。皆百世祀。而獨無鍾英衍粹。如今日之盛者耶。於虖。天心其可知也。帖得于先生之子寺簿君延年。紹定戊子之六月。寺簿自嘉禾武東遺婺女。予再走介以請。聯函寶來。故以附合之說。聯而爲贊。叔度姓潘。景華姓吳。皆嚴澤門人云。

贊曰。洽粹于陸古。元凱之懿。根于篤誠。世澤未傾。英髦代興。非不卓犖。絕乎逕庭。而斯道之正。獨未有以韋平之家。而繼孟荀之鳴者。豈天心之昌我朝。固得其人而後行耶。儒服獨立。出于簪纓。百聖微言闡我金鑰。使萬世而下。洙泗有所繫。伊濂有所承。正傳未墜而迄續。絕學將晦而復明。所謂派徐歷年沿中泖棨。貲殺其峙。源澄流淸。始雖一日之積。偶然而生。至于道以身立。忠以死爭。幹秦否之機。開知復之前。非昆剛毅之操。家庭講貫之精。又何其集義之不餒。而爲人之難能也。我讀五帖。言言典刑

文史潘與。詩書鄒程。斂羣賢于忠誠。驗本體于寬平。則雖小而見諸簡牘之接物。亦奚以異于塤篪之同聲。嗚若前陳。如鑑之明。仁遠德輶。欲舉易勝。於戲二難。古誰與京。倡與和與。展也其成。

范元卿中秋詞帖（行書十行）

尋常三五。間今夕何夕。嬋娟都勝。天路雲收。崩浪淨。深碧琉璃千頃。銀漢無聲。水輪直上。桂濕扶疎影。綸巾玉麈。庾樓無限淸興。○誰念江海飄零。不堪回首。驚鵲南枝冷。萬點蒼山何處是。脩竹吾廬三逕。香霧雲鬟。淸輝玉臂。醉了愁重省。參橫斗轉。轆轤聲斷金井。

右淳熙右史范公端臣字元卿中秋詞帖眞蹟一卷。予舊傳此詞于樂府。嘗爲月夕絕唱。今觀筆妙。斯亦稱矣。紹定戊子二月得之嘉興俞氏。

贊曰。猗臯舒。盛三五。光璇璣。韻金縷。偉健筆。作奇語。誰知音。傳樂府。

葛文定關外帖（行書十一行。）

邲前此屏迹關外。特承垂顧。匆匆言歸。不得面別。但有傾仰。輔政無補。謬蒙恩除。深慚非據。乍返田里。未及爲問。介至伏辱劄翰。殊佩眷意。欣感無已。姑此布復。崖略。華翰垂照。右謹具呈。邲劄子。

右紹熙宰相葛文定公邲字楚輔關外帖眞蹟一卷。予庚戌歲在輦下。尙及識公。字畫謹。遺墨典刑。要可想也。此帖之得。在金陵淛漢。蓋後三十年云。

贊曰。以文籙傳家。以相業濟時。貂冠絳裳。予猶及見其丰儀。簡牘所傳。是以爲近世之奇。一瞬卅年。贊而藏之。

朱文公離騷經（行書十三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莫。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首章。淳熙戊戌孟夏晦日。晦翁書。

右慶元侍講煥章閣待制晦庵先生。贈太師。信國朱文公熹。字元晦。離騷首章帖眞蹟一卷。道晦于秦漢。歷數千載。至我朝而明。先生實繼延平。溯伊濂以至于洙泗。合張呂之淵源。接周程之統緒。淳、紹、慶、元之間。天下蓋粹然一歸于正矣。先生抱道自信。與藝俱遊。嘗因暇日書離騷首章。以寓翰墨之妙。其帖蓋傳家而未出也。予晚生雖不及撰杖屨。幸與先生之子工部侍郎在嘗爲僚。既集古今帖。獨念先生學冠千古。名振一代。不容軼拱璧而寶瑰玖。因告丐之。二侍君寶慶丙戌五月寄來。以此爲貺。致其歲月。是年先生方以名節改守南康。在黨禍前十年。非託意也。

贊曰。偉茲帖之奇瑰兮。光筆力之有神。走緘縢之來詔兮。並垂棘而足珍。從鯉庭而載求兮。得陳亢之異聞。書三閭之孤忠兮。將爭光于儀鄰。予嘗竊窺疑兮。謂意或有在也。方淳熙之繼明兮。德如天其大也。挈道統而在上兮。固無嫉邪之害也。先生之溯伊濂兮。又非沅湘之派也。寓物以寫興兮。自前世以固然。豈先生之適正兮。乃獨取于沉淵。行或過乎中庸兮。雖爲法而不可。其忠君愛國之誠兮。亦不戾

乎後日之禍。彼不學兮周公仲尼。知莊士與醇儒兮。或矜稱之。律風雅之末流兮。若未免于或變。使交有所發兮亦足以迪天性民彝之善。以今日之書兮。固非出于盛時。則異時之集注兮。亦可病乎俗人之惓。原屈原之心兮。宗國之楚。作春秋兮。固安在乎黜周而王魯。先儒之心兮。百聖之矩。藏此帖兮。昭于今古。

朱文公儲議帖（行書十四行）

薛度州弼直老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問。鵬曰。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鵬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預聞。昨到九江。但見鵬習小楷。凡密奏皆鵬自書耳。上曰。鵬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此故殿院張公定夫戒所記。所謂資宗者。上時以宗子讀書資善堂也。又得薛公行狀。亦記此事。偶考未見。恐永嘉士人家必有本可尋訪。但不知忠穆公此奏（字【案】飛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此忠穆二字係涉飛之謚而誤。珂既已論之。今仍原本。）今尙有傳本否耳。熹上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晦庵先生儲議帖眞蹟一卷。南渡之初。天步方棘。前星隱耀。國如綴旒。先王忠節洞穹壤。物氣貫虹蜺。紹興十載之夏。誓師北伐。首攄大義。以開億萬載無疆之基。拜疏首塗。遂指汴洛。關河響應。境士盡復。去京僅四十有五里。而班師之詔下。奸仇其忠。媢嫉其功。萌芽始終。皆在是歲。先王蹇蹇匪躬之心。于是徒有歿焉。於虖。元戎啓行。先歛基本。所謂時然後言。不可以爲躐。逆鱗删上。及所難決。所謂猶不顧身。不可以爲躁。北轅之驚。國無近支。社稷宗廟之託。惟在一人而已。比之嘉祐治平間。利害蓋百倍。所謂君臣相須。是謂一體。又不可謂之嫌且疑。然而先安人心。而後可以不當厥居。不當厥居。而後可以不忘復讎。先後本末。固自有序。澶淵之天聲。先王周密。蓋與寇萊公異。而熱血一語。貫錦抵蠟。實不謀而與之同也。淳熙之十四年。先君潛湖南因寓書于公。卽報函中錄此紙以閒顚末。致之張戒所記。

謂歲在甲子。其實不然。珂顧天之書。固辨之矣。先王時謚武穆。後三十有九歲。始更定爲忠。公書帖時。天若開之云。用僻語錄之舊聞。及珂之辨刻而繫之。

贊曰。道統之傳。洙泗濂伊。公于淳熙。萬古一時。言名之與。世汲其轍。皎皎綱常。首載先烈。粤古大臣。以國爲身。浚源培根。茲爲受君。總干徂征。拜跪輒發。外寧內疑。間不容髮。復讎大義。不振不隨。易安于危。本則先之。先王之忠。與萊公對。譏夫孔多。百欽若輩。彼姑息者。大義一毛。謂我徒勞。羣吠以噬。事是蹟訛。（【采】此下原本闕佚。）

趙忠定濠梁帖（行書十七行。）

汝愚伏領近誨。深慰別懷。竊承卜日之良。已諧觀篆。恭惟歡慶。濠梁歲儀。重勤綏撫。千里幸甚。雖下車未久。而經理有方。庶事當已就緒。垂諭四事。悉已如所請行下矣。詳見公移。茲不繰布。汝愚丐歸未得。復冒遷官之寵。進退愈覺無據。浙中春來久雨。麥苗未秀。事勢極可憂。聞兩淮卻不至甚。信否。日昏略此奉報。幸台照。北風無所聞否。右謹具呈。二月日。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劄子。

右慶元相國維師沂國趙忠定公汝愚字子直濠梁帖眞蹟一卷。公以麟經魁多士。以道學登羣賢。以大策安邦家。以直躬償讒慝。霜嚴日皎。雲收天鏡。于翰墨發揮之際。藹然如可挹也。帖蓋慶元初報濠守劉仲光書。憂邊思職。猶得以想見萬一。予八歲侍先君。西歸過當塗。公實爲守。先君方臥病。命代作報書。公見而歎喜。策騎至采石。問疾艤中。予垂髫出拜。一見獎借。謂先君曰。此奇兒也。當力教之。先君敬謝不敢當。後予在戎監。與公之姪右文君崇龢爲僚。猶能誦家庭間夸詡語。以是知公不遺丘福之意。嗚呼。今三十有八年矣。功名事業。已不能副公期屬重可羞也。紹定戊子四月。公之子崇斌在金陵分權。予因書求公帖。得此幅紙。再拜敬贊。以見落月屋梁之悲。

贊曰。眞宰之出。維天降才。旣玉于成。勳名九垓。山川出雲。時雨必至。道之將行。公揭魁瑞。問學已正。淵源已充。險夷之塗。奚有于躬。紹熙季年。國勢捏杌。手扶重輪。公爲時出。屹若九鼎。不震不搖。公秉國成。端委以朝。拔茅斯征。苞桑斯戒。匪兕之時。乘否于泰。有業至誠。雲開于衡。顧不能排。噂嗒背憎。公能者天。豈曰滅氏。汗靑萬年。則有公議。我昔齔齒。拜公江干。公顧而奇。信乎庭闈。三十八年。始得遺帖。憂邊護微。抑寓相業。字端而莊。德謙而光。于閒暇時。憲型四方。背藏在篋。百世如對。尙想公儀。邈揣進退。

余忠肅典贍益辦二帖（行書。第一帖十七行。第二帖七行。）

端禮頓首。省幹下執。迺辱佳句。典贍而工。老病熟讀。眞能愈頭風也。感服無喩。卽刻伏惟文候萬福。所要書上納。正恐不足爲輕重。不知幾日果定成行。尙容少接杯酒否乎。餘遲面旣不宣。端禮頓首再拜。省幹下執。

端禮再拜。昨日承教墨。且又辱佳篇。多多益辦。不勝感服。夏雨仍寒。伏惟文候動履淸福。專勒此致謝區區。尙遲面索不宣。端禮再上。省幹朝奉下執。

右慶元宰相余忠肅公端禮字處恭典贍益辦二帖。眞蹟一卷。寧皇在宥。公以元宰斡國鈞。奉身而去。從容潛翰。卓有丕績。相業民庸。尙可髣髴于書尺間也。予在建康。得此帖于張琨。蓋慶元庚申之十一月。

贊曰。珥貂佩玉之舒徐兮。引筆行墨之豐腴兮。閱世論人以其書兮。尙可以想慶元之初兮。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八

鄂國傳家帖

鄂忠武王出師疏帖（楷書四十三行。御批四行。）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于白屋。實懷捐軀報國。雪復讎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而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大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者。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尼瑪哈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詭計日生。他時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于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如此則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四夷可以平定。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于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敵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必小勝。大入必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敵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

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敵困于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指揮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閒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敵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歸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三月十一日。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右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帖。眞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虖。靖康元元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古鄰思漢。思害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高厚對越。驅馳倏忽。叱咤隆缺。障橫潰于既倒。扶不周于將折。此其立志。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于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勳名未究。卒僨權孽。此籲天之書。所以俯伏天閽。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澤散帙。百年旋閱。寶庋乙酉。春王二月。恭獲墨寶。仍睹奎札。一璽獨煥。三印參列。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忘襲。庸附前哲。

贊曰。於惟紹興。扶危支傾。振校澄戎。不識一丁。先王奮呼。起自諸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翠微之詩。五嶽之盟。祁陽憼旅。東松紀行。蹟徧九州。氣凌三精。粵時出師。首茲抗旌。規模弗愆。忠憤莫攖。上心載嘉。奎章式形。謂朕何憂。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觀我甲兵。僅四十里。復我舊京。日御陽侯。星隕中營。萇血迸碧。狐史沒青。天不誘衷。曷其底寧。傷哉離騷。坐此修能。冰鑊玉潔。蘭芳芷馨。惟皇鑒忠。惟人與誠。烈並褒鄂。志恢幽并。有弈龍跡。遹昭駿聲。遺墨既刊。大猷是經。對于廟祧。豈惟雲仍。

鄂忠武王書簡帖（十一帖。內十帖行書。第三帖楷書。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一帖。各八行。第二、第八帖。各三行。第五帖六行。有內外封各一。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九行。第九、第十帖。各七行。）

（第九帖首數行。紙斷不存。）

飛惶恐再拜。飛愚陋無堪。備數茲者。仰遵聖算。招捕湖寇。幸于非月之間平靜。亦賴餘芘所及耳。遽辱寵問。過蒙推借。祇益感慚而已。伏惟幸察。飛惶恐再拜。

台閫寶眷。伏惟上下萬福。飛僭易上問。

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即日伏惟坐鎮之暇。陰有神相。萬福千祿。來護興寢。謹拜啓承候不宣。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

飛杳日再拜。知縣宣教。即日伏惟栽剸多暇。尊候萬福。末由披晤。願言加嗇。以俟殊顯。不宣。飛杳日再拜。

知縣宣教神串。

飛再拜。承惠翰感慰。比得元樞劄子。令回師貴池。至建康議事。撥冗奉謝崖略。幸冀照諒。飛再拜。

杳日再拜知縣宣教。飛謹封。

杳日上無爲知縣宣教。鎮南軍承宣使。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謹外封。

飛杳日咨上。即日伏惟倅武多暇。神相有休。尊履禔福。承惠翰感慰。飛始生之日。遠辱爲禮。益荷勤意也。襄陽邊城。全藉撫蘇。彫瘵戢姦吏也。凡事勉力以赴功名。至望至望。餘希加愛不宣。飛杳日再拜。襄陽通判學士。

飛杳日啓上。通判學士。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介來承惠翰。感慰之至。飛前日還自行朝。乍歸送行。冗不可言。襄陽昔治。想成次第。尙冀勉力甚善。餘惟眠食加嗇不宣。飛杳日再拜。通判學士閣下。公改承務郎告。今專人送去。希眎之。飛再拜。

鈞候勛止萬福。末由參晤。伏冀爲國倍保崇重。前膺召還。以副中外之望。謹拜狀承詢不宣。飛杳日頓首再拜。上啓大安撫參政相公鈞座。

飛頓首再拜。飛受寄上流。區區無補。過辱謙光。特貽教翰。佩服鈞意。何以爲喻。使旋裁報。不究所蘊。伏冀高明有以照察。幸甚幸甚。飛頓首再拜。

飛頓首再拜。奉違鈞範。倏爾許時。瞻念之懷。未嘗少忘。伏蒙鈞諭趨朝。飛未得指揮。尙冀欲聞。他有所委。幸乞示下。飛頓首再拜。

右大父鄂忠武王書簡十一帖。眞蹟一卷。珂既以出師奏疏。併紹興宸章。列于傳家之首。復歷訪尺牘。于前朝士夫。子孫遺落之餘。僅存此帖。先王夙景仰蘇氏。筆法縱逸。大概祖其遺意。奏疏則小楷。而此則行書也。心正筆正。觀者于是。可得其蘊焉。珂自幼歲。網羅放失。首一帖得之家藏。次一帖得之嘉興。又一帖得之維揚。又八帖得之京江。皆故家所[illegible]。以歸于我。不復編繫歲月。

贊曰。昔李西平之在鳳翔。嘗以直道致主。慕魏鄭公。雖叔度之進言。猶毅然而弗從。謂幸備于將相。詎愛身而苟容。猶賴先王。亦師文忠。凡引筆而行墨。皆刻志而比蹤。今觀碑刻之在天下。雖小大眞行之異工。觀此帖之所傳。蓋不約而皆同。然則有犯無隱。挺焉直躬。唾當道之豺狼。娶九淵之神龍。蓋當心摹手追之時。已有之死不顧之遺風矣。

銀青制劄帖（三十五行。）

敕。仁皇在位。親則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于技拭。而勸功者。當錄于褒崇。朕祇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于素志。肆盡洗于丹書。故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某拔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略不專于古法。沈雄殆得于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外攘孔熾之金人。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于彎弓。而留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燃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于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于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閟于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塋綰齋壇之組。近幾禮非。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于既往。庶幾鼓義氣于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復少保武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六日。

臣竊上言。臣嘗謂自昔帝王。深居蠖濩之中。四方萬里之遠。肅然退聽而不敢犯者。無他道焉。不過示之以好惡。合天下之公而已。故罰以威不恪。在于一定而不可易。刑以當其罪。在于一成而不變。堅于金石。信如四時。若定者復易。成者俄變。則功罪不分。情實貿亂。其敝有不勝言者矣。臣竊聞故相秦檜當國二十餘年。依勢盜權。積奸稔惡。一時羣小恃爲黨魁。逮其喪亡。猶思救助。太上皇帝。深加省悟。察其平日私相厚善。夤緣升進。或爲之擠害正人。或爲之中傷善類。或共營貨利。或憑恃姻親。或專告訐以事脅持。或興犴獄以報仇怨者。莫不悉從屏竄。削籍除名。示不復用。衆論欣快。咸以爲宜。繼而陛下嗣纂丕圖。廣覃大霈。俾投荒之遠。稍令自便。德至渥也。爲檜之黨者。固當仰戴寬恩。終身念咎。今乃擅入國門。紛馳朝路。力祈敍復。除落過名。甚者欲朝脫羈縶。暮求收用。儻若黑白有時而可變。冠屨有時而可移。則所謂威福之柄。與夫三尺之法。果安在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懲革。令臨安府榜示。限日驅遣出門。不許輒至行在。庶免鼓唱是非。惑亂聞聽。以爲後人不自愛惜者之戒。如有實緣檜所誣陷。傳致其罪。情涉無辜。見今陳訴。未蒙昭雪。即與早賜施行。使寃抑得伸。朋邪少戢。不勝幸甚。取進止。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仍限十日。

右先君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銀青光祿大夫。制劄帖眞蹟一卷。珂少不天。罹閔凶之哀。于五嶺之外。手澤遺墨。頗多湮淪。既彙傳家之帖。獨得先君在除興間手抄二帖。于雜錄之首。天監昭明。羣邪睍消。凜然涉筆。意概可想也。先君受筆法于家庭。多用蘇體。尤精小楷。此特以可劄取者。因其事與翰墨稱。故標明傳子孫。以昭世德之用心焉。

贊曰。先王筆法源于蘇。奕然世德繇庭趨。盌中手澤他豈無。義與事比當特書。巨編剪取刪繁蕪。盛心端可傳遺孤。百年小楷照乘珠。爲問汗青誰董狐。

銀青清白頌語（楷書四行。）

平生列缺。到死分明。前程一路。月白風清。（誤珍）

右先君銀青遺書清白頌語。眞蹟一卷。紹熙壬子十月。先君子師廣微若不適。猶治事如平時。壬子平日起。書數語于紙。口占遺奏。略不及家事。遂深衣幅巾。而啓手足。珂時始十齡。侍大寧自五嶺歸。既克襄大事。因摭清白爲塋傍精舍之題。嗚呼。死生之際。如先君子者。亦可以爲達矣。槩之傳家帖。以見瞻岵之思。

贊曰。嗚呼死生。如一旦暮。達觀其大。等視來去。如古之聖賢。所謂曳杖山木之歌。啓手淵冰之誥。其皆超然知所處矣。手澤之存。慨其儲慕。贊詩不文。以配陟岵。

大寧夫人二書（楷書七十七行。）

珂子暇日謂予佞佛。予曰非也。非佞其膩也。愛其說也。憶予年十二三時。博取而易信。于道釋高深惝恍之論。輒皆諦聽心服之不疑。闢一室事二氏像。設甚謹。予母楊宜人。雅不甚樂。謂予曰。爾必好此。當擇一以休其心。毋多岐以滋惑也。予固汎愛。不知所從。一日誦圓覺經。有曰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則釋卷而歎曰。儒不言死生之際。予不得聞道。則言之

矣。上焉全形以超升。不敢言而敢疑也。中焉鍊眞以尸假。不敢知而敢議也。下則掇屮木實。蹦可幸延。蓋有不足議者矣。人一身皆不能有所思有所爲。惟心之特。身恃心。心生塵。動息舉作皆塵也。有塵必有滅。動者塵也。滅之者非塵也。無以別之。強名曰滅。凡平日所以收其放心。制其軼情。約而歸之正。有所愧而不爲。有所慕而願爲者。皆是物也。而皆托于幻。譬之寐然。高枕而臥。百無營爲。渙然若虛。不夢不覺。是心滅也。金珠在前而不顧。刀鋸在後而不慌。是塵滅也。有喜有怒。以心制之。泊然無思。亦無以制。是滅滅也。而尙存出入息。何也。即非幻之比也。能存出入息。則形不死。能存非幻。即性不死矣。此佛之所謂法身常住。如海渙然者。非是經其孰能預于此哉。世之人有二說。弗之信者。以爲人受體父母。以五行之粟爲五官之用。氣盡而死。如膏竭燈熄。信之者以爲人之死。形而已。智愚仁鄙。其稟不同。其所以用是者。出入死生而莫之覺。觀之人生。幼則無所知。老則耄于識。是隨形而生者。必隨形而滅。則前之說理也。有所思而兆于夢。無所感而息焉。死生大夢也。惡知其不出入于或兆或息之際哉。則後之說亦理也。形爲性之消長。既老矣。而不返于幼之無知。則形盡耳。性何預焉。必有疾則不能思。今剜而出之。一臠肉耳。所謂用其思者。何所托以出入耶。二說至此皆窮。予所以有感于非幻之妙。而未能至也。予既愛其說。而求其至。則固將昏其人。他日繙經。間有會心。輒爲之喜而不厭。老勸難概陳。特誦其一二以釋汝惑。

予好飯僧作像。法至老不厭。然未始自爲。皆以爲親耳。其次則吉凶之事。予之言曰。予于親而不用其情。于惡乎用其情。今有人告其親疾病于道途。其子未嘗不匍匐而救之也。二氏之說。人以爲誕也。而幽明之理。聖人猶難言之。予惟懼世人之議已。而皇皇然避夫惑之名。不盡予心。則終不能以一日安。古之人詔祝于室。而出于祊。以爲交神明之道。不可一處求也。使無是也。予不過于惑而已。而心則免于慍悅。萬一有焉。是予愛費而不盡乎予親。亦非所以教孝也。今之原廟。二氏且用焉。顧獨疑于一女子非也。予家世用伊川主法。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秋祀禰。以邵康節之議。焚楮幣。予竊謂安雖適岳氏。猶不敢不循行焉。且有則無之匹也。事之有有則有無。故謂之無者。烏知其果無而非有也。是亦不逆道塗之詐而用其情于親者也。予之意止此。

右先妣大寧夫人所著遺訓二篇。眞蹟一卷。珂少不天。間關喬跕。鞠育教撫。以逮于成人。惟慈訓是恃。追思先夫人平日結字端勁。作文簡麗。讀書淹貫。獨以苦自祕晦。不肯使人知。故皆不傳。今篋中所存。惟此二篇。蓋以示子孫而已。殆不止杯棬之痛也。珂故同僚國子祭酒蔡公鬮狀行之日。嘗表此事。諫議大夫李公大異亦述之隧碑焉。後十五年。因彙傳家帖。併褾而藏。以示來裔。

贊曰。釋老之異。佞者惟酷喜。排者惟疾誕。死生之大。達者晦其理。昧者尙其說。喪祭之正。徇古者失于泥。行今者溺于鄙。如遺訓者。亦可以守而勿墜矣。我懷緒言。杯棬之比。子孫傳家。眞蹟在此。

吏部二詞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二行。）

潤修樓公。易鎭武昌安陽。岳甫作歌頭一闋。奉祖行色。甫再拜。

鄂口天下壯。燕楚帶三吳。山川表裏。營壘屯列拱神都。鸚鵡洲前處士。黃鶴樓中仙客。拍手試招呼。莫論昔人句。不食武昌魚。○繁樊閣。過赤壁。想雄圖。寂寥霸氣。應笑當日阿瞞。收拾周黃策略。成就孫劉基業。未信賞音無。我醉君起舞。明日隔江湖。

甫輒賦滿江紅。敬祝百千遐算。甫再拜。

碧海迢遙。行獨見赤城樓堞。因傲睨塵寰。猶帶瀛壺仙骨。武庫胸中兵十萬。文場筆陣詩千百。記向來小試聽臚傳。居前列。〇世間事。都未說。親爲大官毫末。況諸郎錦旋。夙齡英發。銀菟（菟韻府音菟。銀菟一作銅虎。）頒符方易地。金鑾寓直行趨闕。更相期盡節早歸來。傳丹訣。

右先兄尙書吏部郎甫。字大用。二詞帖眞蹟一卷。先兄自隆淳間。以詞翰雅好。與張、范、劉、與、諸名人遊。遂達九禁。阜陵嘗召對便殿。賜硯器。有字體似薛紹彭之論。今觀其書。圓健端緻。聖鑒固不虛矣。是帖得之京口。寶慶之元夏四月。

贊曰。薛在近世。意莊體態。倣而肖耶。偶其好耶。筆勵聖鑒。藻律詞華。聚詩而藏。維以傳家。

衍極

鄭杓撰
劉有定釋

衍極序

書道其大矣斯文興焉世之學者往往務譚高虗謂書非儒道之要而遂小之軌所以行車也車行而毀其軌可乎水所以行舟也舟行而廢其水可乎予南遊至亡諸城見莆田鄭君子經所著衍極五篇雄文卓論崔錯玢豳如觀三代器物不可名狀軋芴壇曼如行洞庭之野不見首尾夷考其說然後知子經得絕學於數千百載之後曠世奇作也書道其大矣又嘗即其言而求其爲人爲之廢書而歎曰士之負材抱藝莫不欲有爲也修名未立老冉冉其將至平居里巷相接又無足與語以發舒其所負抱者慨古道之浸遡憤俗尚之益乖乃攸然獨往自託於著書似鳴其所不能自已者此衍極之爲言所以兆鬱而歔欷也觀是書者又不能無所感云延祐七年庚申秋九月朔旦李齊

仲思序

重刻衍極小叙

予少有窮盡古文字之志長而落落不適於俗因日之暇原始要終上下三倉間得一窮其紛錯如奔風恠雨不可名狀所謂雲鳥之故魚豕之錯亦略窺其一班然終以識見淺陋欲遡其源流而彙之未能也近從遺冊得衍極一書其文絕類秦漢其所論則開闢以來字法之變有宋鄭子經先生之所作也質我以前聞而起我所未逮古人之言獲我心矣但俗筆所傳既多僞謬蠹穴鼠壞之餘缺略有不可考者因集諸碑刻而揣摩之閱半載而成秩併壽之木以公同志考字學書之君子或從此其有據乎

萬歷戊午十月既望沈率祖識

衍極目錄

至樸卷一
書要卷二
造書卷三
古學卷四
天五卷五

右衍極五篇莆田鄭杓所作也極者理之至也凡天下之小數末藝莫不有至理在焉況其大者乎孔安國曰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是八卦與六書同出皆聖人所以效灋天地而昭人文也世之言書者蔑焉不知至理之所在此衍極所由作也是書自古文籀隸以極書灋之變靡不論著辭嚴義密讀者難之於是詳疏下方使人考辭以得義而知書之爲用大矣至治壬戌冬十有一月庚申郡人劉有定叙

衍極卷之一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至樸篇

至樸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直又反）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八卦而書之文已具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而書之用遂行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而書之灋始備古文籀篆變而至於隸艸書之體滋廣矣

飛天八會已希不可得而詳也

書之本始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逮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之迹以爲順形書勢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本支爲六十四種之書事不經見悉從刪略

皇頡以降凡五變矣

謂古文籀篆隸艸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掌讐校典籍刋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卽鳥書以刻印璽幡碣五曰隸書謂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艸書其餘諸體以類相從爲得之然以八分行書飛白各自爲變蓋不知文字之大變也

其人凶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

謂倉頡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張芝鍾繇王羲之李陽冰張旭顏眞卿蔡襄也李斯以得辠名教故黜之烏乎自書契以來傳記所載能書者不少而衍極之所取者止此不有卓識其能然乎

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碑斷碣未嘗不爲歔欷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

太皡之昔龍馬負圖出於滎河帝則之

畫八卦以龍紀官乃命飛龍朱襄氏造六書於是始有龍書左氏曰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是也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感上黨羊頭山生嘉禾一本八穗帝異之作穗書

於是倉史氏出仰觀頫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倉史黃帝之史倉頡也亦曰皇頡姓侯剛氏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頫察龜文鳥迹之奇博采衆美與沮誦廣伏羲之文造六書是爲古文其冢在馮翊彭衙利陽亭南道傍學書者祭之不絕北海亦有倉頡藏書臺人得其書莫之能識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其十二字今瀘帖中有二十八字云

若稽古太禹既平水土鑄鼎爲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

禹命九牧貢金鑄九鼎爲神姦使民知備故有爲鐘鼎形書勒銘於天下名山大川韓文公所謂岣嶁山碑其一也今廬山紫霄峰上有禹鑿石繫舟之所磨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張懷瓘曰向在翰林見古銅鐘二高兩尺許有古文二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但大篆神采驚異又有琱戈銘六字鉤帶銘三十三字皆鈿紫金爲文讀之不能盡曉薛尚功諸人皆以爲夏禹旹書瀘帖亦有禹書十二字

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

籀周宣王柱下史也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自然機發爲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漢書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甄豐六書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盖籀書也瀘帖中有其迹

孔子采摭舊作緣飭篆文天授其靈掤物垂則

六經之文遭秦焚滅故世不可復見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盖仲尼門人所錄今孔子書傳於世者比干盤銘季札墓碣瀘帖所載十二字比干墓在衛州汲縣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迺比干墓銘也季札碑曰烏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與古文異而迹類大篆在潤州延陵鎭吳季子冢廟歷代綿遠其文殘缺人勞應命石遂堙蘓開元中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

呂政梟興天人之道壞愛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旹陶誕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

李斯上蔡人相秦始皇滅六國參古文複篆籀書頗加省改作小篆著倉頡篇九章世謂之玉筯篆始皇上鄒嶧山議刻石誦秦德及二世諸碑是也初周末諸侯交爭七國分裂文字異形莫相統紀始皇一天下李斯欲專其名迺奏同之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獨存大篆兼行又奏始皇謂史官非秦記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尋又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始皇之除所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佐趨時便宜

程邈字元岑下邽人與李斯等參定篆文後得辠始皇幽繫雲陽獄邈於獄中

覃思十年變大篆易小篆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出之以爲御史又同時上谷王次仲亦增廣隸書班固謂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而無點畫頫仰之勢爲其徒隸所作故曰隸書亦曰佐書漢建初中以隸書爲楷灋言其字方於八分有模楷也

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

蔡邕字伯喈東海陳留圉人官至左中郎將善大小篆隸八分飛白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寫史籀李斯用筆勢邕得之讀誦三年遂通其理又采曹喜之灋初秦旹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飾隸爲八分邕祖述之筆訣尤妙嘗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故邕用筆特異當旹善書者膺服之獻帝時爲郎中讐書東觀奏正定經籍邕迺八分書丹刻於太學碑凡四十六後人咸取正焉

伯英聖於一筆書

伯英張芝字東漢燉煌酒泉人以有道徵不至善隸行艸又妙於作筆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五篇初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麤書之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本艸刱之義謂之艸書以別今艸故謂之章艸杜度崔瑗竝善之杜氏傑有氣力而微瘦崔氏甚濃而工妙不及伯英重以省繁飭之銛利加之奮逸首出常倫又出意作今艸書其艸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氣脉通達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家之衣帛書而後染臨池學書水爲之墨（一作黑）

元常神妙於銘石

元常鍾繇字（一繇）潁川長杜人官至太傅師胡昭學書十六年不窺園見張芝筆心遂作筆骨論又從劉德升入抱犢山學書後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議用筆因見蔡邕筆灋於誕苦求不與痛恨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令人發其墓遂得蔡氏灋一一從其消息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謂正書二曰章程謂八分三曰行狎謂行書三體皆世所推自言最妙者八分有隼尾之勢然其眞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閒多有異趣可謂幽深无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末能人莫或敢擬（一作莫敢譬擬）

羲之字逸少晉人爲右將軍會稽內史稱疾去於父母墓自誓終身不仕與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羲之善小篆隸行艸八分飛白七歲能書年十二於父曠枕中見衛夫人所傳蔡邕筆灋竊而讀之書遂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羲之後學李斯曹喜書蔡邕石經梁鵠八分鍾繇等書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徒費日月又言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及張芝正書艸書廿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版木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牋縠藤柴反覆書之盡心精作得意轉深有言所不能盡者子獻之繼其學與父齊名姜氏曰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灋之廢寔自右軍始亦可恨也

李陽冰（女陵反）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攻作過於秦斯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初學李斯嶧山碑及見仲尼書開闔變化

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遂極其妙識者謂爲倉頡後身大歷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科斗孝經凡二十二章初傳李白白授陽冰盡通其灋嘗上李大夫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則美矣惜其點畫但偏旁摸刻而已常痛孔壁貽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遂多天將未喪斯文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誠欲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无所損益死无恨矣

張旭天分極深渾然无迹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仕唐爲左率府長史嗜酒善楷隸尤工艸書每大醉叫呼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聞鼓吹而得其灋又觀公孫大孃舞劍器而得其神旭嘗與裴旻吳道子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舞劍一曲張艸書一壁吳畫一壁時人以爲一日獲覩三絕唐文宗詔以李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艸書爲三絕

顏眞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其氣爲足以

儀表衰俗

顏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師古五世從孫仕唐爲尚書右丞封魯公贈太師善楷書行艸蓋古書灋晉唐以降日趨姿媚至徐沈輩幾於埽地矣而魯公蔚然雄厚獨雅有先秦科斗籀隸之遺思焉

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

初蔡邕得書灋於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琰張芝之徒咸受業焉魏初韋誕得之祕而不傳鍾繇令人掘韋誕墓得蔡氏灋將死授其子會宋翼繇之甥也學書於繇繇弗告也晉太康中有人破鍾公冢翼始得之魏晉間衛氏三世能書衛覬與其子瓘及見胡昭韋誕鍾繇瓘及子恆俱學於張芝恆從妹衛夫人親受於蔡琰衛與王世爲中表故羲之父曠得之曠以授羲之羲之傳其子獻之及王濛之子修故諸王世傳家灋獻之傳其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晉宋而下能者頗多其流皆出於二王也隋釋智永羲之九世孫也頗能傳其學又親受灋於子雲虞世南親見永師故其灋復傳於唐爲歐陽詢得於世

南褚遂良親師歐陽或云虞褚同師史稜稜隋人也歐陽詢傳陸柬之柬之及見永師又世南之甥也陸傳子彥遠彥遠傳張旭彥遠張之舅也旭又得褚遂良餘論以授顏眞卿李陽冰徐浩韓滉鄔彤魏仲犀韋玩崔邈等二十餘人釋懷素聞於鄔彤柳公權亦得之其流寔出於永師也徐浩傳子璹及皇甫閱崔邈傳褚長文韓方明受灋於璹及邈皇甫閱傳柳宗元劉禹錫楊歸厚歸厚傳姪緯緯傳權審張叢崔弘裕弘裕禹錫外孫也弘裕傳盧潛潛傳穎穎傳崔紓柳宗元傳房直溫有劉埴者亦得一鱗半甲歐陽永叔曰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游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无三四人爾

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

蔡襄宋仁宗賜字曰君謨興化人官至端明殿學士謚忠惠善隸楷飛白行艸手臨舊刻十四卷名曰隸纂嘗言鍾王索靖灋相近張芝又隸爲一灋今書有

規矩者本王索其雄逸不常者本張也初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悅而作飛白書君謨祖述以散筆作艸謂之散艸亦曰飛艸自言每落筆爲飛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愕靜而觀之神情歡欣亦復可喜宋徽宗曰蔡君謨書包藏灋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也蘇子瞻曰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化不窮爲宋朝第一

嗚呼書其難哉書其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闕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者是以難也今余得其人而不表章之使來者知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余則有辠厥今區夏同文奎璧有爛異能間作黼黻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民之教必立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歲皆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六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

曰九數

艸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衍極卷之一　終

衍極卷之二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書要篇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聲音謬哉罔乎其罔聞也

六書一曰爲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假借六曰轉注飛龍見上篇注

夾漈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

夾漈姓鄭名樵字漁仲興化人鄭回谿之諸父也隱於夾漈山著書一類凡五十種千餘卷六經各有傳備載先生所著書目今子經家藏又有易說正隆官制養生等略十餘種皆書目所未載者宋南渡初先生以布衣召對上所著書於官詔藏之祕省命以官不拜乞還山令所在給筆札著通志三年然後成就總二百卷內有六書七音金石等二十略其七音叙曰漢人課篆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

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有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子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蟁蝱過耳皆可譯也况人言乎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粗淺者耳至其紐躡杳冥盤旋廖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梱也

皇元圖書重啟人文諧聲之義寔綜乎五

蒙古書具六書之義而以諧聲爲主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文雲人指作蔑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爲形邪

問商周書

曰夷考禽書龜鸞諸體不過名物作也

龍穗見上篇注雲書黃帝之世慶雲嘗見因爲雲書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又游扈水之上靈龜負圖而至帝嘉其應作龜書或曰唐堯旹外國晉一巨龜背闊三尺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作龜歷焉又曰洛龜負圖禹觀而得九疇之文鸑鳳書少皥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其文章衣服皆取以爲爲故有鸞鳳書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其車服書契有仙人之形因爲人書或云帝嚳高辛氏所製李斯普辨文字改爲篆書謂之仙人篆科斗書者出於古文又飭之以形不知所起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鍾鼎書夏禹作倒薤書商湯之師務光避天下於清泠之淵植薤而食輕風皆至見其積葉交偃而爲倒薤書王愔曰倒薤書小篆濫也或云漢曹喜爲之蓋古瀕喜以小篆書之也虎書禽書魚書皆史佚所作佚文王之史歷事武王成王當文王時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有獸曰騶虞白質玄章騶於靈囿不踐生艸於是佚鍇綜其體而作虎書又鸑鷟鳴于岐赤爵入于戶至武王旹火流於王屋化爲烏佚乃併牧烏瑞而作禽書及武王伐紂師度孟津白魚入於王舟王取以燎故佚又作魚書體魚之首爲乙尾爲丙以紀其瑞焉麒麐書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麐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麐弟子作書以申素王之瑞轉宿篆宋景公旹熒惑纏於朱芊景公懼而修德熒惑退合國富民康於是司星子韋作轉宿篆爲蓮華未開時形蠶書魯秋胡子遊宦三年不歸其妻幽居懷思因玩蠶而作芝英書初六國旹各以異體僭爲符信而芝英書興焉秦焚典籍其文遂滅至漢武帝時產靈芝於宣房既作芝房之歌又述其事而作此書氣候直旹書漢司馬相如妙辨六音測尋二氣采日辰之禽屈伸其體升降其勢識爲四旹之氣爲之興降爲形焉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諧

史籀得十二旹書皆爲神形也蛇書魯人唐綜當漢魏之交變蛇繞身猴而狀之瑞華書南齊武帝於永平二秊春二月視落英茂木而作此書爲辭紀之黃門侍郎何亂明於圖緯以爲木德之瑞纂其辭藏之王府凡若此類皆爲形書

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

問孔壁書見上篇注佳城文莽漢夏侯嬰掘地得石槨有銘以示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其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嗟乎滕公居此室

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

倉頡之初龍穗書專行於世其文章備要書用一體史籀既修篆之後雲鸞等作皆未嘗廢然文字日繁必錯綜雜體而書之或有專體如佳城之比皆非連編累簡故可以存古文不變至若孔子之六經其辭不可謂不多矣豈得專以科斗書書之書叙曰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者蓋史籀之書秦尚兼行獨古文廢已久時人罕知間有一二科斗文尤爲難辨舉其所難故總而謂之皆科斗文字耳

蓋古文有塡書麒麟鍾鼎

古文之別十七曰龍曰穗曰龜曰雲曰鸞鳳曰人曰科斗曰鍾鼎曰倒薤曰虎曰禽曰魚曰麒麟書見上注曰塡書周媒氏以仲春之月判合男女以書內采之文魏文帝使韋誕以題芳林苑中樓觀晉王廙王隱並好之隱以爲字間滿密故謂之塡書曰金錯書古之泉銘也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遴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甗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霹靂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臺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潭元和中雷霆劈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竺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複書雜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複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殳書伯氏所職文記笏武記殳因而製之銘周旹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節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獸腳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曰蕭籀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鵠頭書曰偃波書俱詔版所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名鵠頭書其偃波書印詔版下鵠頭纖亂者也狀若連波故謂之偃波曰蟲腳書尚書詔版用之其字纖側纖垂有似蟲腳曰轉宿篆曰鸞書曰芝英書曰氣候直旹書曰蛇書見上注小篆之別十一曰玉筯篆秦小篆也李斯等作曰細篆亦斯摹始皇碑叙字也曰仙人篆李斯改人書而作曰鼎小篆漢武帝汾陰得鼎所作也曰薤葉篆曰垂露篆曰懸鍼篆並漢曹喜體喜小篆垂枝濃直名薤葉其書本古灋商務光所作喜以小篆書之垂露篆以書表章詔其點綴如輕露之垂懸鍼篆以題五經篇曰抽其勢有若鍼鋒王愔曰垂露書

如懸鍼而勢不適勁娜娜若濃露之垂懸鍼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鍼曰纓絡篆漢劉德昇觀星象而作曰柳葉篆晉衛瓘作曰翦刀篆魏韋誕作曰外國胡書何馬鬼魅王之所授也其形似小篆此特其一耳若夫四海九州之外外國甚多言語殊俗其書亦異朝于中國或累譯而後通則各自爲體與小篆絕不侔矣

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艸

隸書之別十三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曰今隸亦曰正書出於古隸鍾繇衛瓘習之頗有異體鍾繇謂之銘石羲獻復變新奇故別爲今隸書謂之楷灋而隸楷分矣曰八分王次仲作蔡邕述之蔡琰言臣父造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取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郭忠恕曰蔡邕以八體之後又分爲此灋蔡希琮曰王次仲以楷灋局促更引而伸之爲八字三分張懷瓘曰後學益務高深漸若八分散故曰八分鍾繇謂之章程書愚按程邈作隸王次仲廣之王次仲造八分蔡邕述之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矣隸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故此書終西京之世鼎彝碑碣皆罕用之東漢和帝時賈魴以隸字寫三倉隸灋始廣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延初中以隸書爲楷灋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則隸楷別爲二書夫以古灋爲隸今灋爲楷可也隋唐以降古灋盡廢遂指八分爲古隸可乎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其書體則一不知何以分別蓋漢有隸分唐有分楷分之不可爲隸猶楷之不可爲分也程邈隸書灋帖中有其蹟西漢惟建平郫縣碑是隸古灋學者觀之當自悟耳曰飛白蔡邕所作王隱王愔並云飛白巧灋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大文字且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謚全用楷灋古灋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自梁蕭子雲變而飛多白少子雲又作小篆飛白嘗書蕭字於臺城佛舍唐張諺匣歸於洛命曰蕭齋又庾元威百體書中行艸俱有飛白其書無傳至宋仁宗飛白秀蔚雄邁一還古灋曰散隸晉魏恆祖述飛白而造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逖於飛白蕭散於隸書宋蔡襄復作飛艸亦曰散艸極其精妙有風雲變化之勢曰申書晉太元中豫章有女巫神降之能空中與人言多驗其書類飛白而不眞筆勢遒勁莫能傳學或云仙人吳猛非也曰行書正之小變也後漢劉德昇所作鍾繇謂之行狎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至王獻之又旁出二體非艸非眞離方遯圓處乎季孟之閒兼眞謂之眞行帶艸謂之艸行虞世南云行艸之疎如空中游絲斷而復續又曰行書者若轉輪之義行而不郅曰龍爪書王羲之游天台還至會稽又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爪之形後人因之遂稱龍爪書曰虎爪書王僧虔擬龍爪而作以龍爪形用縈婉但有流溺之患因加棱角爲虎爪之勢縈虞夬錄註云尙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僞曰瑞華書見上注曰華艸書河東山亂所作曰雲霞書未詳所出曰反左書梁東宮學士孔敬通作當時坐上賓答無有識者庾元規見而識之遂呼爲衆中清閒灋艸書之別四曰

章艸史游作又晉以後有鳳尾諾亦出於章艸唐人不知所出有老僧善讀書太常博士嚴厚本問之僧云前代帝王各有僚吏牋啟上陳本府旨爲可行是批鳳尾諾之意取其爲羽族之長始於晉元帝批焉周越云元帝初執謙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皆若字也按章艸變法若字有尾故曰鳳尾諾曰一筆書張芝臨池所製其倚伏有循環之趣後世又有遊絲艸者蓋此書之巧變也曰槀艸晉衛瓘揉張芝及父覬濤而作蓋艸書之帶行者亦相間之書或云起於屈原楚懷王令條國典因爲槀艸故取名耳又董仲舒言災異槀艸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皆非也曰今艸即二王所尚者

艸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灋天地

鄭有亭包蒙曰書之由來尚矣韓詩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不能盡識而管子亦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嘗考太古之初爲君長者以奉天事神爲務而略於人事且風俗渻樸書契罕用大巢燧

懷事蹟蓋亦難覩焉由此推之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篆隸八分行艸皆形勢之相生天理之自然非出於一人之智雖朱倉不能无所本况史籀諸家乎

然則於何取衷哉

問書之變

曰漢世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

指隸古八分而言也

倉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鬲（郎擊反）世復寡傳

倉頡夏禹字現濤帖歷代款識諸刻幣刀古之泉貨也曰幣曰金曰刀曰布曰圜濤等各有銘勒其上若太昊金尊盧氏幣等見通志泉式等書鼎鬲者三代以前器用必有款識或書銘以爲戒盤盂尊彝之類皆是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武王諸器銘正考父鼎銘見經傳餘見博古書

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

贊皇山有吉日癸巳四字穆天子傳云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癸巳志其日也慶歷中趙郡守鑿山取石龕于州廨宣和間詔移入禁中今觀其字畫新奇往往類近體兼有來歷他無所考獨穆天子傳載之其不足據明矣

詛楚其興於近代乎

歐陽永叔曰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有熊疑熊艮大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艮夫昔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代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爲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與此同趙德夫曰秦詛楚文余家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

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學者不可不㕒（於豔反）覩焉

石鼓世傳周宣王大蒐於岐陽刻石作十鼓銘詩其上世謂之獵碣語見天五篇泰山碑按史記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廼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郎邪臺登之罘及東觀至碣石東上會稽咸刻石頌秦德凡六處七碑二世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李斯等請具刻二世詔書其旁以別之其文與篆皆斯筆蘇子瞻曰秦雖无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兩京東西漢也鄭夾漈曰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及今惟用石刻

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邪

問黃庭經

曰永僧徐浩輩亂之也

按晉史王羲之性愛鵞山陰道士養白鵞羲之求市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虞龢論書表亦言羲之爲養鵞道士寫河上公老子而後世乃譌謬相承遂以爲黃庭經蓋自李白送賀監詩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始也又按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學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則右軍書黃庭自梁以來世亦罕見矣張懷瓘書估載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初亦未嘗以爲博鵞也永僧隋智永也羲之七世孫善楷書行書嘗於閣上臨書三十年業成方下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退筆成冢徐浩字季海唐越州人爲中書舍人善眞行書誤古跡記

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混之

樂毅論魏夏侯玄著王右軍書之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嘗謂人曰我書樂毅論有君子之風寫道德經有神仙之態智永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子雲阮研之徒莫不臨學陳天嘉中有得其眞跡以獻文帝後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莫能求之唐太宗追尋累載方得貞觀十二年奉勅出樂毅論眞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後安樂公主與朝貴分

內庫圖書樂毅論太平公主得之常以織成錦袋盛置作箱中及籍沒有咸陽老嫗竊於褏中州吏奔逐懼而投之竈下遂爲灰燼世所傳有搨石本卷末列朱异沈熾文滿騫徐僧權押名及唐文皇手批勅字又周越家藏李後主搨本跋尾云太宗賜高士廉并集賢院印與石本相類後失之又按高紳嘗於秣陵井中得一石本先缺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石又斷缺末後獨有一海字或見其石以爲玄玉安世以火試之遂破爲數段迺以鐵束之石蓋楚石堅瑩似玉而畏火安世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家因失火遂焚其石或云尚存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嘗挈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又據沈存中云舊傳樂毅論乃羲之書丹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葬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宋朝藏高紳學士家蓋石斷缺其半者字清勁有瀵後有重刊此本摹傳失眞多矣其完美者全

无古意王侍書名著善艸絫尤工臨學諸書初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无遺凡詔令碑刻皆不足觀宋太宗留心翰墨募古善本許自言於宫車置御書院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賜緋魚袋錢十萬並兼御史院祗候更配宿兩院餘者以次補外自是內署書詔筆體一變粲然可觀首得蜀人王著即召爲御史院祗候遷翰林侍書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

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間行之

洛神賦魏曹植作有小楷石本行於世相傳爲王獻之書獻之字子敬羲之季子爲晉中書令工艸絫八分飛白

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

墓田丙舍帖鍾繇書今見於世者臨本也

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

陶隱居曰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爲稱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從使一人代筆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凡厥好迹皆向會稽永和十許年中霜寒帖右軍書也

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

庶子泉銘李陽冰篆并書在滁州其泉昔爲谿流後爲山僧填爲平地架屋於上今存者一大井爾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蘤灘亭裴鶠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常爲河水所没故世罕傳二世詔見上注

浯谿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裔苗乎

浯谿碑在永州祁陽縣唐安祿山反明皇奔蜀肅宗中興元結撰頌顏眞卿書磨崖石而刻之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没好事者俟水退而摹之往往秪得其數句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眞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灋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灋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曾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灋之妙爲書家冠冕存華蔡其字而不知其人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顧況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長睿之鑒賞可謂精矣萬安記泉州洛陽橋碑也橋在城東二十里其長三千六百尺名曰萬安渡石橋皇祐五年蔡襄造爲文自書以紀之

郎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

郎官廳壁序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郡張旭書在長安唐尚書省郎官廳開元二十九年十月戊寅建祭濠州文顏眞卿祭其伯父顏元孫之文也元孫爲濠州刺史嘗撰干祿字書公書之末年誥身建中元年八月告光祿大夫太子少卿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勑也公自書

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焉者一埽歐虞褚薛之疲苶（奴協反）

其議論具古學篇歐陽詢字信本官至太子率更令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勃海男虞世南字伯施官至祕書監永興

縣子弘文館學士謚文懿褚遂良字登善官至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薛稷字嗣華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皆唐人工楷隸行艸歐陽兼善篆八分飛白撰轉授决虞著筆髓六篇

張顏噂宗歟

問張旭顏眞卿

曰宗古文篆籀其朋於程蔡乎

張顏謂楷灋程蔡謂隸八分夫六書之微非古文篆籀無所宗主八灋之妙非程隸蔡分莫能發明自古遞變而迺今學者往往文滅其質矣夾漈曰古文變而爲籀籀變而爲篆隸秦漢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源也程蔡程邈蔡邕也

石室之書今亾矣

石室書見上篇註蓋惜其無傳也其斈傳而未泯者獨蔡氏之言爾

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

蔡琰曰臣父造八分時恍然一客曰吾授汝筆灋言訖而歿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終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灋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遞相映帶无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无使㑥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迴右亦爾懸筆屬紙令心常在點畫中行藏頭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竪筆緊趯趯之腹掠筆在於攢鋒峻趯用之澀勢恐在緊馭戰行之灋橫鱗竪勒之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焉

蔡邕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舒散懷抱任情恣性次須正坐靜思隨意取擬字體形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春夏秋冬形若蟲食木若利刀戈若强弩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爲可謂書矣左廻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

上註

疾澀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灋之玄奧

今世傳蔡氏所授灋曰虛掌實指腕平筆直疾磔暗收遣筆陰陽勢出永字八灋夫欠筆者左揭腕鏃鋒著紙爲遲澀廻筆覆蹴是峻疾勒筆者鱗筆右行爲遲澀迴筆左勒是峻疾努筆者搶鋒逆上頓挫爲遲澀努鋒下行是峻疾趯筆者蹲鋒於努盡中紐挫取勢爲遲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左揭腕而掠是峻疾一云策筆者搶鋒向左爲遲澀迴筆仰策是峻疾掠筆闕啄筆者左臥筆挫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趯是峻疾磔筆者緊趯戰行爲遲澀勢磔掣右出是峻疾峻疾爲陽遲澀爲陰禁經云八灋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堤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於庾世南

崔瑗之書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

崔瑗字子玉駰子也早孤好學明天官厤數善章艸師杜伯度作章艸勢篆灋尤妙有河間相張衡碑及篆缶上座右銘子寔能傳其業唐李陽冰深得其理

籀隸與篆同筆意歟

篆貴圓隸貴方八灋不同而六書則同

篆用直分用仄用筆有異而執筆无異蕭相國張畱侯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謂格言矣

蕭張論筆畧曰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也通也塞也决也鍾太傅筆骨論畧曰筆蹟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相國名何封酇侯嘗作一鼎以表漢功自大篆書之又最善於題署隸古畱侯名良字子房西漢人太傅元常也

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

武侯名亮字孔明爲漢相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隸八分書極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陰陽等字其子瞻亦能書

揚子雲訓纂其說文切韻之本乎

揚子雲名雄西漢成都人四十爲郎三世不遷終於大夫善古文識奇字自昔伏羲命子襄作六書而黃帝後命倉頡制文字下及唐虞三代通謂之古文至周宣王太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損益古文或同或異所謂奇字也古人之書殊文者多矣有古今殊文者有一代殊文者有諸國殊文者劇乎春秋戰國之世文字異同各隨所習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其不合秦文者强而同之遂作倉頡篇九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胡母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取籀書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程邈復變小篆爲隸書三千字而王次仲實增廣之於是古文廢而不用漢興有李書師合小篆三篇書之總謂之倉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篇凡五十五章以教於鄉里孝宣皆始命諸儒修倉頡之學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而授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召禮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雄時爲黃門侍郎采以作訓纂篇凡三十四章又易倉頡重複之字爲八十九章東漢班固續訓纂作十三章通一百二章凡六千一百二十字无複者用訓纂之末以爲篇目曰滂喜和帝時郎中賈魴用隸字寫之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謂之三倉隸書浸廣而籀篆轉微矣三倉之書其辭質其義古不類偏旁亦不類四聲未有反音亦未有訓詁至杜林始作倉頡訓詁晉郭璞又作三倉訓詁非若說文之自爲詁也說文者漢太尉祭酒汝南許慎所作也初和帝命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於是慎乃集三倉爾雅之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并叙曰一卷九千六百餘字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艸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靡不畢集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掇拾遺漏增益事類頗爲有補然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說文之作訓詁雖備未有反切晉世義陽王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坿託說文而按偶音句隱括古籀奇書之字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自爲新義陽冰之後諸儒箋述甚衆坿益反切互有異同至宋徐鉉受詔校定爲之集註增以己見定其音切愈密矣切韻之學起自江左述作頗衆惟陸灋言書盛行於世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凡二百六韻諸儒增注至數萬餘言邵堯夫曰韻灋闢闔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

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藏而无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又有唐李騰說文字源宋徐鍇韻譜通釋等書皆說文切韻之羽翼也大抵字書則主偏旁韻書則主四聲豈若夾漈氏六書七音之精詳焉故其言曰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也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回谿書衡有亭包蒙其義則衍極竊取之矣

回谿姓鄭名僑字惠叔宋興化人乾道五年狀元及第淳熙間使金國不屈有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時韓侂胄當國禁錮道學朱文公被黜公奏留之寧宗出御筆諭臺諫給舍不必更及舊事侂胄及其黨與皆怒力陳以爲不可上旨中變公獨以反復爭之乞身而歸遂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封蜀國公年七十一薨於家贈太師鄖國公謚忠惠有亭名寅字子敬公之子也博極羣書考夾漈通志譌失又集爲通志大旨鏤版于廬陵郡齋校司馬公稽古錄刊於興化學官仕至尚書左司兼樞密副都承旨出知漳州以疾自陳除直寶章閣致仕命未下卒于官回谿善行艸著書衡三篇其略曰夫三代銘刻鼎匜古文舊篆或移之上下左右隨體變轉雖略有工拙而要以心會其妙非若後世之拘限也又曰漢石經諸刻多以毳體八分而夏湻于碑乃用篆體八分又曰鍾張以前多是毳古意二王後而隸古微矣又曰唐人云字裏金生行間玉潤貢則字終意不終艸則行盡勢不盡其得書之趣矣凡此議論數十條深有理致有亭作包蒙七卷其略曰古人立言皆有所本揚雄太玄所以擬易也其濾以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實得先天自然之學及觀博古書所載商卣卦爲則與揚雄爭首相合乃知古有其卦按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引杜子春注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三墳則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神農而黃帝別有乾坤之易世傳夏曰連山商曰歸藏非與夏易不可得而見竊疑商易則卦爲卣欵識者是也豈以二畫而成卦故其經卦皆九其別則八十有一而後人失其傳矣若開明洞極則取揚氏之玄而殺其一畫焉夫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然則卣之欵識恐亦商之古文爾謂之卦爲卣則後人取名也又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毳其秦之濾令書乎古毳毳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濾毳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艸楷之走也毳以規爲方艸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又曰古者天子籍田祭先農王后親桑享先蠶示不忘也六書之學興于倉頡當字文之初莫隽請按春秋二仲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以釋奠倉頡誠得古人之遺意也夫太公以兵家者流唐之祭典且得與文宣王比况倉頡之造書乎有亭子經之曾祖父也

藏侗六書故辭理荒謬蓋有不知而作之矣夫古之有作者極其精微闞其鍵機合其天倪豈徒作矣其不思之甚矣荀子曰故好書者衆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

也

戴侗者自號合谿宋溫州永嘉縣南溪人汪季路小端明之甥也列官于朝出典台州其父蒙從學於武享兄仔蓋父子昇弟自爲師友以成其書凡二十四卷涌二十册延祐庚申冬重鐫板于學宮侗之言曰予爲六書三十年而未立功竊觀其書多綴緝前人字義雜說又不採其英華者間有出胷臆率皆煩挐澆淺又集用古字眞所謂以嶢嶫之字雜紕繆之說者也凡說字義切韵之書漢唐以來不爲不多豈侗皆未之見邪又無明師良友而區區以謏聞陋識牽合附會徒費歲月又曰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今觀其所學如此而欲訂正許氏說文其戴侗之瞽聾無恥也蓋古之述作者皆素有抱負於其中得假書焉以通其意而道妙有書不記書焉者使人讀之優柔嘆咏有得於文字之外衍極之爲說揚今確古溫純精邃學之者要須反覆沈潛尋其管鍵然後可知其理以臻其極也禮論曰藝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此名也亦荀子之說也

先天庖犧氏乾鑿度媧皇百庭氏地靈諸經公孫軒轅氏闡其文籀尤極於古

庖犧乾坤鑿度倉頡修爲三篇周易繫詞彷彿其文女媧有地靈經易靈經諸書繼有百庭氏及史氏軒轅演古籀文至周柱下史作籀書亦本此意

請問古質而今繁新巧而古拙其如何哉

噫余獨未見新巧而古拙也傳不云乎釋儀的而妄發者雖中亦不爲巧矣夫質而不文行而不遠周鼎著倕俾嚙其指以示大巧之不可爲也極而已矣

韓非子曰釋儀的而妄發雖中亦不爲巧矣釋灋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亦不恐矣倕唐堯時巧斵者此答上文意謂古雖質而實文宜其行於久也又何嘗見有新巧極者中也其上下極字不與此同說

夫字有九德九德則灝灝始乎庖羲成乎軒頡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无愧於心爲自得

九德出虞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惟字亦然亦言有德亦言其字有德九德既備灝自生矣是故羲軒以之而造始漢唐以之而成終始終一天人其能損益乎非自得者不足與談斯道

苟愕然於其中而妄用者吾恐悲藤究碑之復作也

唐人用剡溪藤以造紙舒元輿傷時人之妄用故作悲藤文顏魯公得奇石遠致于江州造祖亭爲文書丹刻而竪焉後爲本州吏修九江驛遂移此碑剗去舊作而著己之微勞識者痛恨甫田歐陽脩爲文以弔之曰石不能言豈无其究

衍極卷之二終

衍極卷之三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造書篇

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奇雄雅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直引反）散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爲獨少无他由師灋之不傳也

天地之理其妙在圖書聖人灋天其用在八卦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顯卦有陰陽書有文字卦有子母書亦有子母義文周孔易更三聖而理辭爲數始大備頡禹孔籀書亦更三聖而典章文物集大成是故六書者天地之大用也鄭夾漈曰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无傳聖人之道惟典籍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閒爲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爲形指事一也爲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

二也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六書也者爲形爲本形不可爲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无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六書无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爲形諧聲二書以成牽於會意復爲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顚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彪也烏乎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愼猶不達六書之義況他人乎

或曰三代不聞其囂囂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邪曰古昔之民天湻未墮（劉規切）動靜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无傳也略也保氏之敎立乎周官後世漸尙巧智設官司以訓敕之去本俞（以主反下同）遠而防之俞密去道俞疎而言之俞切

夏商以前不可得而考也周官保氏之敎見至樸注夫六書者六藝中之一事耳敎之之方其簡易也若此秦人雖滅禮灋而有尉律以敎小學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漢興因之章帝時杜操善艸書帝貴其蹟詔上章表令作艸體魏武帝最稱忌刻當旹智能出於己者必以灋誅之至於師宜官梁鵠鍾繇胡昭輩以能角勝操則優容尊尙之以風勸天下逮晉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爲灋迄於隋氏代有其職唐文皇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隷弘文館爲學生乃立科以書學取士宋太宗募求善書者許自言於公車首選七人直補翰林待詔賜緋魚袋驟加恩寵海內從風崇尙開又立書學博士以勉後進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自江左以來時君世主內出金帛購募前賢灋書者屢矣或裝潢綠籍以備觀覽或勒上石以廣其傳歷代書灋則有漢曹喜述筆論蔡邕鍾繇筆訣晉王羲之宋羊欣筆陳圖齊王僧虔梁庾元威書論隋智果唐太宗成頌筆灋之類其書甚衆敎之之方多其切密也如此今觀黃唐三代金石彝器之文超妙絕倫而後世名家曾不能得其髣

歸者誠以作成之道有所未至也

夫灋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偭（音面背也）則邪邪則曲曲則難於是閻中蘇援轉脫姪夸以梟亂世俗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向方矣

愚謂舍正路而弗由將有顛覆之患豈特失之於難而已閻中蘇援轉脫姪夸鮮有不敗露者徒取惡名耳又惡得而梟亂世俗哉故君子必擇術也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可謂善於筆諫矣

然則子襄沮誦氏灋乎

歷問書灋

曰灋

子襄即飛龍朱襄氏沮誦與倉頡其造古文者

倉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也天雨粟鬼夜哭有諸

問倉頡事

曰吾不知也

四目神靈見至樸注天雨粟鬼夜哭出淮南子

李斯云九百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

問李陽冰

曰陽冰非直繼斯者也

讖緯之言學者不道也李斯之智不足以及此身戮族亦且不悟况其遠乎好事者之爲是言也可知矣

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灋何其神邪

問蔡氏始得灋

曰古書至秦而絕斯邈之灋復絕微邕斯然矣

見至樸注

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祕之將死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祕邪

問得書灋之籍

曰灋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祕

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爲武都太守善小篆正書八分宋翼鍾繇之甥也事具至樸古學注

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與誡其子孫勿傳曷傳乎

問羲之寶筆論

曰天將啟之人能祕之

羲之作筆勢論十二章其敘略曰吾告子敬吾察汝性過人未閑規矩略修筆論一篇開汝之悟可爲珍寶學之祕之勿播於外以示諸知友吾作此本初成同志欲求見之吾云失矣又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羲之昔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於子孫可藏之石室他人勿傳

顏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邪

問張旭所答語

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

魯公傳張長史十二意筆灋曰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筆灋長史時在裴儆宅偈止有年衆師張公求筆法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亦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人或問筆灋張公即對以艸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後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曰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數十軸亦嘗論筆灋惟言加工臨學當自悟耳僕停裴家月餘因與儆從長史伏俶自請於長史曰既承獎誘日月

滋深夙夜攻勤玩味翰墨得闕要理豈勝感戴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踞牀而坐曰筆灋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哉書之未能且攻眞艸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蒙長史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形爲豈此之謂乎又曰直爲縱何也曰直者必勿令衺曲乎曰均爲間曰間不容光之謂乎密爲際謂築鋒下筆皆須宛成不令其疏乎鋒爲末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乎力爲骨體謂趯筆則點畫皆有力卽骨體自然雄媚乎輕爲屈折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闊過乎決爲牽掣豈不謂掣者快意剉鋒使不怯滯令險絕而成乎補爲不足謂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旁點畫救之乎損爲有餘謂趣長筆短常使意有餘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乎巧爲布置謂欲書先豫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乎稱爲小大謂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兼令密茂乎長史曰子言近之矣梁武帝觀鍾書十二意曰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睍睨羲之之言未爲篤論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言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猶楚音變夏不能无楚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也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猶畫龍也夫運筆斜則无鋒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灋擁腫點掣長則灋離斯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字漫拘則乏勢放則少力純骨无媚純肉无力少墨浮澀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无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閒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媛媛視之不見棱棱凜凜常有生氣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肆其談余雖不習偶見其理倘有巧思思盈半矣眞卿前請曰忝蒙傳授筆灋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灋謂口傳手授之訣勿使无度所謂筆灋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敢問執筆之理長史曰予傳筆灋得之老舅陸彥遠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以利錐畫之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始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鋒藏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子其書紳余再拜逡巡而退梁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善篆隸行艸嘗與袁昂評諸家書

雖索靖之銀鉤蠆（五邁反）尾

索靖字幼安晉燉煌人官至尚書郎後軍將軍善八分行艸與衛瓘及其子恆俱學於張伯英瓘自言我得伯英筋恆得伯英骨靖得伯英肉靖矜其書名爲銀鉤蠆尾灋

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

懷素字藏眞唐長沙人爲沙門善艸書與鄔彤爲兄弟嘗從彤受筆灋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艸聖盡於此矣眞卿曰師

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艸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及釵股諸灋不若是之明且要也

折釵股亦張長史筆灋也

或曰李斯儉人也書奚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歐陽永叔曰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忝苟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

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

問魯公書

曰多見其不知量也

重光名煜南唐後主也嘗曰眞卿之書有楷灋而无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耳

李氏之書可乎

問後主書

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

兌目門口也李後主書述曰書有七字灋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及鍾王家傳於歐虞褚陸等流於此日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忝會得受誨於先生非天賦其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所謂灋者擫押鉤揭抵導送是也黃魯直云書家傳右軍筆意有十許字而江南李主得其七以余觀之誠然然其字用灋太深刻乃似張湯杜周豈若張釋之徐有功之雍容得灋意有縱有奪皆愜當人心者哉

唐藪宋史何夥（胡火反）乎

問墨藪書史之多言

曰未修之書也

唐墨藪不知何人編其書博取漢魏迄唐諸家筆灋敘論宋鄭昻字向明號黃山福州人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十五卷其敘略曰書史之作蓋憫古書之衰絕而惜人才之无聞也述作之體規模正大紀以載帝王志以述灋訓表以著名跡傳以敘人倫世代久遠遺書磨滅高下之品不可復定姑因成說而謹錄之以評品爲論以書賦爲贊而間正定其異同耳若夫宋朝以俟來者

古今書品其効尤班固人物表與

古字之存於世者无幾後生晚學生於千百載之下得以覩感而興起者寔賴前人編摩之力也是故極古今之側者存乎圖系時地之出者存乎譜聲而應之存乎集韻類而從之存乎邊傍不疾而速存乎釋文其言曲而中擬議以成其變化存乎評品品之與評同而寔異評以討論其得失品則考定其高下古之能書者衆矣傳史所載類多闕略其見於古人之論述者衛恆能書錄羊欣劉繪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王愔文字志傳昭虞和灋書目錄姚冣姚思廉善書人名狀徐浩書譜古跡記張彥遠灋書要錄等作皆廣記直述不立評品梁武帝袁昻邵陵王倫呂總等始有書評竇臮書賦唐文皇宋太宗徽宗蔡君謨歐陽永叔蘇黃米諸公皆嘗評書品第之作蓋始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分爲九品庾肩吾李繼眞書品並效之李嗣眞益以逸品爲十等張懷瓘書估第爲五等又書斷分神妙能三品鄭昻之修書史也亦作人品表又分能品爲上下或未見古書但合諸家之論由倉頡而下約爲四品論同異者參訂而從衆其有史傳不顯而品錄著名則外其名於表又有不入品尚有傳刻可見者昻不敢

斷咸列於遺書遂成五等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司馬氏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夫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也班固不通旁行邪以古今人物强分差等此則无稽之論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何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作俑也固之事業若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若書品可謂奔走班固之尤者也庾張二李非秉史筆置而勿論昂之修史起自伏羲終於五季可謂得太史公會通之旨矣但其言曰班固以古今人爲表此則妄矣知班固之妄而不自知其妄尤而效之有甚焉者其鄭昂之謂乎

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

問孫姜多夸誕

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暐之辨妄所以作也

虔禮名過庭唐人善隸行章艸官至台衛胄曹參軍撰書譜自書之其略曰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无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无取焉堯章名夔宋番陽人自號爲白石生著續書譜二十條其首章總論曰眞行艸書之灋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艸等圜勁古澹則出於蟲篆波畫點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艸則眞艸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艸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大抵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習俗兼通心手相應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考之伯暐名必曅號大蓮庸齋忠清公之孫官至奏院宗丞善隸楷題署作續書譜辨妄以規堯章之失其略曰夫眞書者古名隸書篆生隸篆隸生八分與飛白行艸載在古牘歷歷可考今謂眞艸出於飛白其謬尤甚又謂歐顏以眞爲艸夫魯公艸書親授筆灋於張長史又何嘗以眞爲艸若謂李西臺以行爲眞則是然自此體漸變至宋時蘇黃米諸人皆然楷灋之妙獨存蔡君謨一人而已堯章略不舉是未知楷書者也又謂白雲先生歐率更論書灋之大槩孫過庭論之又詳殊不知古人灋書訣筆勢筆論文字最多特堯章未見之耳行書魏晉以來工此者多惟蘭亭爲最唐之名家甚衆豈特顏柳而已哉況至宋朝書灋之備无如蔡君謨今乃置而不論獨取蘇米二人何邪讀至篇末又有濃纖間出之言此正米氏字形也此體流傚至張即之之徒妖異百出皆米氏作俑也豈容厠之顏柳間哉

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

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裒集宋宣和閒書灋文字始晉終宋名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石峻佩茂溫陵人宋開慶閒雜輯諸家論議爲一書率皆紕繆如左

短上齊右短下齊等說亦書家之小道耳

蘭亭考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

蘭亭考宋四明桑世昌澤卿集爲十二卷續攷吳江俞松壽翁編復十餘卷皆博采古今叙論題跋或相矛盾皆无一定之見初永和九年會于會稽山陰蘭亭修禊事也孫綽諸人咸賦詩爲樂王逸少製叙用蠶繭紙鼠鬚筆書之陳天嘉中屬僧智永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煬帝也王不之寶僧智果借搨不還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摹本驚喜乃貴價市眞迹不至遣使問辨才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世傳遣蕭翼詭計就智永取之非也貞觀中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鉤摹以賜皇太子諸王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又令湯普徹搨賜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太宗酷好灋書有諸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行書目有五十八卷此書爲最常置坐側一日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可與吾蘭亭及崩用玉匣藏之昭陵梁末溫韜發唐諸陵取金寶而昭陵石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先世圖書鍾王筆跡韜皆剔取其金玉而去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傳人閒或云唐貞觀中搜求墨蹟甚嚴非弔喪問疾書柬皆入內府士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是以流傳至今宋太宗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刻之今淳化灋帖是也獨蘭亭眞本亡矣世所傳摹刻本極多始唐太宗刻蘭亭於石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弃蘭亭石刻於中山士人李學究得之韓忠獻之守定也李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李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世所謂定武本是也每本須千錢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无從取償宋景文公昔爲定帥迺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求墨本者踵至薛惡之迺刻別本置讌樓下以授覓者其長子紹彭又摹刻贗本於郡易舊中山本以歸長安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掩其跡又有取灋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盛字上有金龜惟輩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皆本大觀中其弟嗣昌奏之徽宗詔取其石龕於宣和殿靖康閒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靖康之亂獨此石弃不取高宗駐驆廣陵宋繹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踰月金人復南寇高宗奔浙失之樓大防云畢少董自言幼時在定武親見靑石刻帶右天三字已缺大觀閒再見與舊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鑱損也其獨損天字者爲尤難得或云蘭亭眞跡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溫韜發掘取金玉弃其紙宋初耕民入陵紙已腐惟石刻尚存遂持歸爲搗帛石長安一士人見之購以百金所謂古雍本也後入公使庫馮京知長安失火石遂燬乃令善工以墨本入石薛向作鎭其子紹彭又刻一本易之所謂今雍本也似此論議紛紜不一姑并存之黄魯直曰右軍禊帖叙艸號稱最得意者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閒未聞偁述豈未經大盜兵火皆蓋有異跡在蘭亭石者及蕭氏宇文樊薨之餘千不

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跡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思謂山谷此論極當大抵收蘭亭者自唐以來无慮數百家而少有善者多以所藏本展轉摹勒相夸去眞彌遠矣

黃伯思之論何其自欺也

伯思字長睿號雲林子邵武人能書有帖行於世政和間爲祕書郎著東觀餘論辨古刻書帖然多出於米元章大抵論書宗尙晉人而闇於古遠又稱張長史與藏眞爲同輩且譏張不善正書蓋是未知長史者也又雜以袁昂竇臮等論議裁評諸書未爲允當至宋名家略不見乎獨夸夸於章申公而謂其筆勢肩古出歐褚之上又自許太過似涉狂妄

譙黃門之銘非蔡氏碑也

譙黃門碑首篆題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其辭曰於穆使君盛德炤明又曰如何如何吁嗟昊蒼黃伯思謂此碑意爲古雅在樊常侍蔡槀長二碑上又曰信安何藉以隸書知名以譙敏碑爲蔡中郎書碑目亦以譙敏曾峻等碑皆蔡中郎書

金鄉矦成埒於槀長慶都靈臺弱於西嶽

金鄉碑首隸書故金鄉首長矦君之碑名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其先矦公納策濟太上皇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矦玄孫霸爲臨淮太守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卒碑末連夫人誌銘此碑字差大完好槀長碑首隸書漢故槀長蔡君之頌名湛字子德河內修武人遷高邑令吏民追思栗尹等立碑末云光和四年十二月詔書遷并州判史下鈌碑在槀成縣西慶都碑隸書惟帝堯母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而生堯有龍授圖躬行聖政慶都仙歿葬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歷代守奉之至王莽而絕廷尉仲定連白表奏詔策嘉命旹濟陰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建寧五年五月造碑不甚磨滅在濟陰成陽縣西嶽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西嶽祭視三公者又曰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曁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遷其典壁遺部祀二世而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亡新滔逆鬼神不亯建武之初彗埽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矦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光和戊午季冬己巳樊毅又重立碑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又易碑飭闕

卒史禮器諸碑曹植廟文漢魏之制異矣

卒史碑隸書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矦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无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死辠死辠臣稽首以聞制曰可乃元嘉三年春也雄姓吳字季高戒姓趙字意伯瑛姓乙字少卿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檀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

以上經通一埶雜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和師孔寵戶曹史孔覽等雜試和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和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辠死辠禮器碑隸書曰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又曰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體思嘆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幵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幵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又題韓明府名敕字叔節又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辠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又史晨別立兩碑於孔廟又謁孔子家立碑率皆斷裂曹植文篆額二行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又曰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運爲政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旹之君終莫能用又曰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又曰仲尼既歿文亦在茲未題曹植文梁鵠書乃鍾繇手刻因號爲三絕碑

大饗勒勳繁城立表禪壇刻記甚哉將以夸後世也

大饗碑篆題額兩行穹穷刻蛟螭之文亦梁鵠書魏志文帝建安廿五年嗣位爲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六月將伐吳南征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故老此碑乃八月辛未也是旹漢帝在位丕爲丞相操之死纔數月丕軍次舊里飲宴設樂伐石勒銘稱頌功德碑在亳州魏帝廟唐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再摹刻於石繁城表篆額黑字兩行中有界方文乃魏公卿上尊號表有陛下即位下十行勒於碑後唐人稱爲梁鵠書禪壇記篆額黑字一行顏眞卿以爲鍾繇書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癸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知漢魏二紀皆謬而此碑爲是也蓋作史者之疑誤後學也多矣夫曹氏建號讀其事者爲之扼腕彼且洋洋自滿比德前代又勒豐碑惟恐傳之不遠欺罔甚矣今以其字畫之工故備錄之以俟識者

於戲古碑之荒墜也久矣堯祠舜冢蕪而弗汎禹功頡銘忽焉淪沉志古之士將何所取哉

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於濟陰成

陽靈臺桓帝延熹十年二月禱雨堯祠碑云嘗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育祀羣神卬嚮雲漢嘉澍浸沾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餘多磨滅靈帝熹平四年建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又曰聖漢龍興續堯之緒祠以上犧至於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无位又曰太守河南張寵繼前緒字畫隱隱可見舜冢碑唐大曆二年道州建救亭江華縣令瞿令問八分書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元結奏舜廟狀云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山舜廟在大陽之谿舜陵古老已失大陽谿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置祭奠酹荒埜莽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没於荒裔陵廟皆无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旹掃洒示爲常式謹錄奏聞時郭子儀爲中書令奏准敕賜廟戶馬懷玉等禹廟碑光和二年十二月丙子朔十九日甲午皮氏長南陽章陵劉尋孝嗣丞安定烏氏樊

瑋元孫其後叙禹平水土之功後有銘文又一碑云皮氏長安定蘇字下文已磨滅碑陰有汾陰趙道子宣數十人姓名官爵具存末後有龍門復民廿五戶題名此碑在龍門禹廟倉頡廟銘熹平六年立略曰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銘曰穆穆聖倉等語而缺陷者多又倉頡廟人名碑云有漎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矦長祋祤矦長則是縣吏之名皆無字實可考宋彭大雅以漢碑完者四十本作橫卷刻於渝州博古堂雖功用精加而筆灋緩弱失眞矣

衍極卷之四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古學篇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得而行矣

刀書見天五注今有海外西洋馬八兒等國人以長細銛刀右手執用托以左拇指橫刻貝葉爲字或莫夜交睫書之迅速精刻不失行理豈不謂理失求諸野

蒙恬筆經胡毋敬等剽掠遺範造倉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

蒙恬爲秦將造筆經餘見至樸書要注然道在兩間灋出於道書雖不傳灋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灋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爲篆不篆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

執筆貴圓握管不可不直直則方字貴方得勢不可不轉轉則圓篆圓也圓其用而方其體隸方也外雖方而內寔圓一方一圓交其效灋天地之道乎至於點畫之際縱經橫緯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故左氏因亥有二首六身而得筭灋可謂善體物者矣夾漈曰六書起一

成文衡爲一從爲丨（音袞）邪丨爲丿（房心反）反丿爲乀（分勿反）至乀而窮折一爲丁（音及）反丁爲厂（可旱反）轉厂爲乚（音隱）反乚爲亅（居月反從此）至亅而窮折一爲丁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人（郎字也又音帝又音入亠音緜）轉人爲V（側加反）側V爲く（音畎）反く爲>（音泉）至>而窮一再折爲冂（五犯反）轉冂爲凵（口犯反）側凵爲匚（音方）反匚爲コ（音播）至コ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圓則爲○（音星）至○則環轉无異勢一之道盡矣丨（音柱）與一偶一能生丨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𠂤（今作阜）阝（音阜）無阝（音阜）於篆則左向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自相向爲阝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中一不直爲末篆巧而隸拙故有冂（音覓）無冃（音帽）有丨無丨於篆則上冃爲冂不冃爲冃上加丨爲主加丨爲宀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右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紫眞授羲之其似乎

紫眞白雲先生也羲之曰天台紫眞謂余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力圓則潤勢弱則澀緊則勁逸則俊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或曰梁武帝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疑神化之所爲唯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張懷瓘曰獻之極細眞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克直而寡態惟行艸之間逸氣過之然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

乃翁抗行大以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背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可子敬之言過矣原其所由蓋有爲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書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乃託以受澧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筆言訖而隱之說讀者不能无疑子敬又言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執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濾矣施荅曰吾家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聖人以神道設教不若是之欺誕也陶弘景曰比世皆尙子敬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所排弃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然逸少又有言曰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殊不足在去此二賢僕嘗次之逸少嘗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更別題私爲不忝羲之還見之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子敬遂心服蓋至是則人心之不能泯者始昭然矣

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

王羲之筆勢圖曰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相筆或偃或仰或欹或衺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似鵲頭或似散隸或似八分或似蟲食葉或如水扮洌或如壯士利劒或似婦人纖麗先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任濊詳雅起發密齊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作一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竪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鐵鉤或上尖如稗稾或下細如鍼芒或側轉點發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竪相向滿一行直有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如落鋒勢无毫如尖筆勢意况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書虛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正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末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鋒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如烏字下一點點須急橫直卽須遲故烏之脚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牽急裹此但暫視此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也

又題衞氏筆陣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艸入隸字中艸書爲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衞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刪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

李斯曰夫書之微妙與道合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倘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其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裹結終藉筆力路逕蒙恬造筆經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於用用筆之瀍先急迴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迄脚遊魚得水舞筆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衞氏名鑠字茂猗晉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充之母善正行書撰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出乎銀鉤昔李丞相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无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救姓名或學不該贍闇見又穿致使功用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幷作其形容列事如左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修五寸鋒齊腰强者硯取焦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輝墨者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十年已上强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攄意思揮衿作之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涙屈曲皆須教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月多骨微月爲筋書多月微骨爲墨豬多力豐筋者聖无力豐月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形如高鋒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丿如陸斷犀爲之牙乚如百鈞弩發丨如萬歲枯藤乀如崩浪雷奔𠃌如勁弩筋節用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灋

緩者有心緩而執灋急者執筆近頭不能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灋飄蕩灑落如章艸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爲其形則斯道妙矣羲之題其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水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禆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鍾繇弟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常隱鋒而爲之作橫畫如列陣之排雲作一戈如百鈞弩發作屈折如鋼鐵鉤每一牽如萬歲枯藤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學名遂大振欲眞書行書依此灋若學艸書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須空中遙擲筆作其艸書亦須爲篆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則直過惟有章艸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卽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艸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光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後渡江北游名山遂於眾碑學習焉八永八灋也見書要注

張懷瓘十灋其成頌之緒倫乎

張懷瓘唐人善正行書爲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撰書斷書估評書灋藥石論及六體論等篇又撰用筆十灋一曰偃仰向背二曰陰陽相應三曰鱗羽參差四曰峰巒起伏五曰眞艸偏枯六曰邪正失則七曰遲澀飛動八曰射空玲瓏九曰尺寸規度十曰隨字變轉心成頌隋釋智果作頌曰迴轉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閒合閒開隔仰隔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踈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並目孤單必大重並仍促以側映衺以衺附曲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論用筆灋禁經唐太宗集王羲之虞世南諸人等三十餘家灋論撰成三卷上論用筆中論異勢下論裹結其言極多禁敕不行號曰禁經敘曰夫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明則務於遲澀遲澀知矣无繫拘跼拘跼既亡求諸態變之者在乎奮研奮研之理資於狀異狀異之變无溺荒僻荒僻黜矣藉於神彩神彩之至幾於玄微玄微則宏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返覆肥瘦體以踈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留乃失之於遲畏懼生疑否滅不決運用迷於筆拚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造於玄微則未之有也

背抛引蠆毒灋趯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

翰林密論背抛灋曰蹲鋒緊掠徐擲之

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曰此鍾灋稍涉八分藍蒻灋引過其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趯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如負芒刺則住背趯灋曰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潛鋒暗勒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云上則撫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澀出戈灋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衄鋒潛出此名兊出灋唐文皇云爲戈必淸潤貴遲澀而左顧是也

邊彡衄（女六反又音月）仄其月（魚厥反）闇築未善也

彡灋曰上平點中啄下衄仄闇築灋曰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闇築月其字內兩點用之皆非也蓋邊彡下不可以衄仄而其月則當用潛虛半腹灋也如說字義則有月（女六反）字從人者亦不用暗築灋也

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用禿筆書時謂之蕭籀又題龍虎二闕韋誕靑龍中題三都宮觀榜額自謂能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也明帝時凌雲臺成亦令誕題署

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灋乎曰灋則灋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灋

題署之灋弊於唐使人多忌諱其言蓋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應候灋纂異記感應章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旨明僃集葛仙翁勒字灋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鑑諸書極言題署之灋點畫分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爲之以五行灋之以六神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攷而知且謂虞世南筆首大尾小犯前九惡二歐之筆楷下不朝柳公權筆瘦如鶴脛周越筆勢如龍病在沙不得隋侯之藥此五者名重當時其灋不應陰陽氣候神氣不全枘然如死李邕之體出於彼而達於此矣愚按廣成子莊周載其當黃帝之世居崆峒一千二百年是時陰陽家未出也葛仙翁生於晉朝忌諱雖多而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書非其所長然則其僧僃定之流所託爲可知矣僃定燕卿名也

眞卿之劒池陽冰之講臺祠宇等作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

顏魯公書虎邱劒池李監書生公講臺在蘇州虎邱寺又篆處州仙都山黃帝祠宇字其上刻丹陽葛蒙勒石乃顏眞卿楷書也又篆越州大禹之廟字並曠世絕作

陳旅之記能待論矣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撰題署書記略曰往而不返者世道之既變也易知而不知者人情之異尚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三歎者三人從歎之耳夫三代之隆先王禮樂之敎著於人心而大樂必易夫人可知也然而人情異尚雖聖人不能使之知其至易世道既變雖聖人不能返其必往此好古君子往往於故城廢隧破碑斷礎覩古人之陳迹歔欷而不能去也余外大父趙大蓬曰易有眞河圖著見於事物如六書之爲學最可以觀理今其書雖存得其理者鮮矣至漢魏以來題署字灋今人都更不講況欲識无懷氏之古封乎閒中風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公指寺額語余曰是古題署灋書也昔宦遊吳楚

罕多見之古昔人人知有是灋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雖微賤必書紹興後無論能否官大卽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於今存者十之一耳彼見古體波磔漸收形勢似拙曰而何其態之拘拘也曷不爲我之騁乎詎知字有古灋而騁於灋固甚巧也拙則軼失矣其灋與鍾王小字異而實同後人小字變形存神是尙可取至於大字形不逮神雖好不取也米南宮黃太史輩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大小字俱雄秀合灋然論題署李北海爲㝡云

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差優乎

問北海善題頟

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復傀（五灰反又五辠反）異百出邕作俑也

李邕字泰和唐揚州江都人爲御史中丞汲郡北海太守善題署碑頟人奉金帛取其文以鉅萬計初行艸之書自魏晉以來惟用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失至邕始變右軍行灋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而後世多效尤矣

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梱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闖（五禁反）其藩落者乎

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見書要注柳誠懸名公權唐文宗以爲翰林侍書學士張伯高顏淸臣見至樸徐浩見書要李邕見上注沈傳師字子言官至吏部侍郎宋儋字藏諸爲校書郞皆唐人善楷隸行艸

韓擇木韓秀實李茝李儉綽有古意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散騎常侍韓秀實爲翰林茝儉皆仕唐善楷隸八分

太白得无灋之灋子美以意行之

太白姓李名白一字長庚爲翰林供奉子美姓杜名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郞善楷隸行艸

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

虞世南也

議者以退之爲極疎厲

問韓字失麤魯

曰彼蓋不知九方歅（音因）之相馬也

昌黎姓韓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郞諡曰文按林蘊撥鐙敘曰蘊咸通末爲州刑掾旹盧公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蘊竊慕字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公授以撥鐙灋曰推拖撚拽是也盧自言昔受敎於韓吏部云子厚姓柳名宗元官至禮部員外郞柳州刺史嘗作筆精賦略曰勒不貴臥仄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常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蒼皇而疾罨磔趯趯以開撐

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

問少師書

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凝式字景度五代人官至太子少師以心疾致仕旹人以楊風呼之善行艸

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忠懿名弘俶字文德吳越國王善行艸宋太宗評之入神品祁公名衍字世昌

官至僕射謚正獻数與蔡忠惠論書艸灋秀勁似晉宋間人才翁名舜元梓州人官至轉運使倩仲名舜欽一字子美才翁弟也官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行艸傑出而子美少劣於才翁子瞻名軾眉州人官至端明翰林侍讀學士謚文忠元章名芾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行艸超詣大抵言此數家多能於行艸而略於楷隸也

若夫魯直之壞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有長史之遺灋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

黃魯直名庭堅豫章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善行艸自謂得江山之助嘗曰艸書近世士大夫罕得古灋但弄筆左右纓紼遂號爲艸書不知與蝌斗篆籀同灋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予三人悟此灋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余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僰（蒲北反）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安能得其髣髴劉濤温陵人以艸書名世昔稱爲艸聖翁真行謂真帶行也瘞鶴

見書要注

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灋何吳說張孝祥范成大灋乎

問范等

曰此而灋天下无灋矣然則張即之諸人其彌降乎

問張即之以來書道盡壞

曰吁礫裂塗地矣

周越字子發李時雍字致堯鍾離景伯字公序吳說字傅用張孝祥字安國范成大字至能張即之字温夫皆仕宋顯宦以能書稱

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傀見於顏眉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

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官至太師魯國公卞字元度京弟也官至樞密皆宋之姦臣書字如其爲人

曰張即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尙祖餘習

問張陳書

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无所厝其靈矣然則其自知耶

問能自知其非

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无恥

陳讜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尙書

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

蘇子瞻曰智者刱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瓌（公回反）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樸稱皇象爲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

呂巖字洞賓鍾離權呂之師也抱樸子名洪字穉川姓葛氏晉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灋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爲葛仙翁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灋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著述不輟刻期而逝嘗注書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皇甫謐字休明吳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小篆八分行艸抱樸子云書聖者皇

甫爲陶眞逸名弘景字通明南朝秣陵人年四五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見葛洪仙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艸隸號華陽隱君年八十五尅日屍解而逝梁武帝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嘗從武帝借名帖論辨往復有啟曰昔患无書可看願作主書史晚愛楷隸又羨掌典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或問懷素艸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奴僕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齺（七角反又初雷反）然若合符節未達

或人未解

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邇焉寡儔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顚耳然則高閑亞栖之流歟

問二僧比懷素

曰二僧跚（蘇干反）若後矣

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況他人所可擬議按懷素帖云張長史書灋獨步當世惟洛下顏尙書得之零陵懷素近得尙書札翰大有開發又云李靖用兵湻風天文張旭艸書有唐之三絕也其尊慕若此高閑上人能艸每欲學爲張長史亞栖洛陽人嘗對御艸書兩賜紫袍自云凡書通即變若執灋不變號爲書奴又有沙門貫休者蘭谿人工艸隸南土比之懷素成中令問其筆灋休曰此事當登壇而授安可艸艸而言成衍之遜於黔中因以病鶴詩見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此皆唐僧能書者

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

程顥字伯湻號明道先生謚純公河南人嘗曰某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故朱子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

元晦名熹號晦庵先生謚文公新安人善評諸家書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自欹袠放縱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

子文名埜婺州金華人鄭回谿之外孫復娶鄭之孫女官至端明僉書樞密院從眞西山魏鶴山講學尤善楷隸行艸嘗書朱文公感興詩于玉麟堂刻石城山書房皆稱爲二妙其書有齊梁風骨書學何所止曰圽（莫勃反）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酬身益乎

問旭

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敘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而嚌其胾（側吏切）者也往昔張旭善艸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聞之於艸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衍極卷之四終

衍極卷之五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天地之數合于五皇極之道中于五四旹之用成于五六書之變極于五是故古文如春籒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艸歲之餘閏也

天地之數闡於河圖皇極之道明於洛書歲功成而四旹行人文興而六書顯雖因革有常變化无盡其數莫逃乎五也按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數合于五也洪範曰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皇極之道中于五也月令敘春夏中央秋冬此四旹之用成于五也古文如春籒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艸歲之餘閏也此六書之變極于五也

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

有八卦而後有六書有六書而後有六經六經由六書而傳者也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書契之始莫先乎古文其次籒書其次篆書最後隸書極矣六經者聖人之語言也古文者聖人之面貌也孔子書六經皆用古文籒書作於周宣王之旹猶不純用况末造之篆隸乎籒之制字比古文爲多以篆方籒則篆簡矣秦人轉病其難又損而爲隸其日趨於簡陋乎然此蓋灋令之書非六經之文也漢興制作未見稱用隸灋之盛自賈魴始至蔡邕八分石經而篆籒寖微矣蓋古文六經厄於秦火至唐惟衞宏古文尚書獨存天寶間又詔改從今文而古文尚書亦廢矣愚嘗論古文書猶古之禮樂也禮樂不興則古書不復其勢然也

或問石鼓㬎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旹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籒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

文知之

歐陽永叔曰石鼓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皆散弃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然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韋曰周文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譔刻留山阿蘇曰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科斗厖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耉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鄭夾漈曰石鼓十篇大抵爲漁狩而作周宣王皆則籀書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與古文則刀書故鋭秦篆則漆書故刓石鼓之文其端皆刓且石鼓文之爲秦篆者字字可曉惜乎漫滅惟一鼓有全篇也其間有難明者如殹爲也丞爲丞（讀如蒸）之類是也殹出秦斤丞出秦權自可見矣又曰石鼓大抵用秦篆其間亦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於籀籀本於古文其母則同但加減移易有異者石鼓固秦文知爲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文即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韋應物唐蘇州刺史歐陽永叔名修宋吉州永豐人官至參政謚文忠公嘗集錄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有集古跋凡二百九十六篇

然則筆曷始乎

問始造筆

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于太常非筆何紀

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所謂十二章也上六者繪之於衣下六者繡之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龍山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黼黻繡於裳周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又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夫畫於旂書於常繪於衣既不可以刀書而施五采作會又難以竹聿行漆意者三代以前已有筆墨與刀書竹漆並行蓋刀漆施於竹木而筆墨用於絹帛詩云彤管有煒則非竹聿之筆矣又疑古人精於制物墨與漆相類後世不知以爲漆龠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則古人之墨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縧簪等藥熬水濡以絹帛盛以小缶用竹聿飲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

蘇望歐陽棐以三體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蘇望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悞後學詔諸儒讐定命蔡邕書古文篆籀三體鐫石立于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

題曰石經遺字歐陽棐集古目錄亦載以爲漢石經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趙德夫曰漢石經遺字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蘙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俞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旹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字而章懷太子注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傳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洪景伯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碑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兩種曰尙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竝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尤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愚謂趙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莫能辨其三體爲誰書也今按元魏江式論書表有云魏初陳留邯鄲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之語最爲明白而二公略不及此故特表而出之歐陽棐修子也官右司諫著集古目錄十卷趙德夫名明誠密州諸城人宋相挺之之子也著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景伯名适饒州鄱陽人官至右僕射諡文惠公有隸釋隸譜隸圖隸韻等書共二十七卷又隸續十卷行於世

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骨（骨古獄反明也）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鬲（古核反）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閟（兵媚反）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

問用筆

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

問隸楷

曰間（去聲下同）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

問八

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艸曰篆多禊敘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

石書即石經

然則執筆有異乎

問執筆

曰夫執筆者瀉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

昔田父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八體八灋也

寸以內灋在掌指寸以外灋兼肘腕掌指灋之常也肘腕灋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灋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灋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

古文籀隸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籀而隸若不可以相入自其一者而觀之則直筆圓側筆方用灋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昔有善小篆者、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心雖屈折處亦无有偏側者蓋用筆直下則鋒嘗在畫中故其勢瘦而長此徐鉉所謂蝸（古火反）匾灋也章友直自言得李陽冰筆意每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皆直筆之用也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大抵筆直則圓圓故長長必瘦側筆則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寫肥勁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瘦其要在變而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灋然隸書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隸出於篆而分又隸之變也故間出顏柳隸之篆歐褚隸之分蘭亭多用篆灋至於曲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元章評褚臨蘭亭曰曲字益彰於楷側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其要妙在執筆善執筆則直側一以貫之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天下無全書矣臨池灋曰用筆之灋以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抽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皆不過雙包自然指實掌虛矣夫小字及寸必須實按其腕而用在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肘運臂之作至於頫仰步武之間隨宜制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故有常灋焉有變法焉常經也變權也審於反經合經之權則知變矣

或曰絳州潘氏蒐摭奇墨祕楮昉（甫往反）於倉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湻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澧（音禮）无慮數十有亡不足計也

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購募歷代名蹟湻化中迺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藏於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末篆題湻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故尤爲難得仁宗嘗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无篆書題字近世相傳以爲二王府帖者謬也按黃魯直曰禁中版刻古灋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列紋時賢宅魏王卽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湻化略無少異或云卽御府所藏舊刻未知是否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爲銀錠樣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灋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眞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湻化

帖少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凡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廿二卷謂之大觀太淸樓帖絳帖者尙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轉失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敘卷帙雖與湻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湻化官本灋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紙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迺无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迺行書正字今本乃艸書心字筆灋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无字號及段眼數目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內多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卻在

空處已欲日帖腳下有斷石紋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云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淸烏鎭彭州資州本泉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湻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于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湻化閣帖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摸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摸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日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摸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摸字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

風筆惻感之語不成文蓋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雨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卻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雨所勸以下十九字在發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朱文公識其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後行之顚極爲可笑如黃伯直評釋二卷內郄愔書第三帖當字兩分是也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眞如湻化等帖有劉次莊石蒼舒釋文雖未盡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等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悉顚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湻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模刻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常以里中子弟不能書其將兵於長沙買石模刻僧寶月古灋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摸鼎帖版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

單數帖而已又有湻熙修內司帖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澒帖一再之翻摸殊失筆意無足觀也

汪季路之辨審矣

季路名逵衢州人父應辰字聖錫年十八南渡初廷對第一俱官至端明殿學士皆稱爲大小端明鄭回谿娶大端明玉山之女其子宥亭復爲小端明之壻汪氏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玉山多爲跋尾朱元晦嘗題其跋後曰事有實蹟語无浮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瀆也季路著湻化閣帖辨記其十卷版刻行數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後木版多行差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眞眞者字畫豐穠有神彩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湻化間所賜御書喻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僞予始得汪端明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恨无眞帖參校晩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昔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无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二千緡得之其襯被召爲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實物也昔山谷嘗歎无萬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千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它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版皆全紙无接粘處一部十卷无一版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翦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眞面目四也

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

問虞歐二碑唐武德九年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爲褒聖侯重修孔子廟虞世南撰文幷書相王旦題額黃魯直曰今世有好書癖者營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營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木劖去大周字時墨本與張福夷家碑其中缺字亦略相類惟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模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今福夷無大費雖无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趙德夫曰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舊碑无額武后時增之耳至文宗朝馮審爲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右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碑在洛陽劉潛夫名克莊宋興化人家後村因以自號官至尚書諡文定其友人陳景升遣以歐書邕禪師塔銘闕後三行十年始爲補足喜而作詩曰端平會歎闕三行湻祐重來爲補亡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

須忙

日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

見前注

黄初闕里記詞翰倫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湻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隸篆其憂思深矣

黄初闕里記曹植文梁鵠書按魏志以黄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令魯郡修舊廟置吏卒令以碑考之迺黄初元年又詔語皆皆亦異當以碑爲正蓋不惟詞翰之妙又可以正史學之失惜乎碑刻之有限也何君閣道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也漢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在蜀邛棘道中近出於世爲東漢隸書之冠夏湻于碑漢建寧三年北海湻于長夏承碑也在今洺州宋元祐間因治河堤於土中得之刻畫如新奇古渾厚鄭回谿所謂篆體八分者蔡君謨嘗以漢碑刻畫完好者纂而爲十四卷貲慮古書之磨滅也

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士山反）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

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

隸古者先秦之文也鍾王首變新奇何謂善學古隸曰今之書猶古之書也後之人守鍾王不變則其庶幾矣惜乎唐之專門各相抵捂自爲格體是以開後來之傀瑣也猶文而上吾无間然斯迺作而趨簡便魏晉而後復行今隸疑若隸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特制度文爲之末爾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蕭阮守灋而灋存歐虞褚薛竊灋而灋分降而爲黄米諸公之放蕩持灋外之意周吳輩則慢灋矣下而至於卽之之徒怪誕百出書壞極矣夫書心畫也有諸中必形諸外甚矣教學之不明也久矣人心之所養者不厚其發於外者從可知也是以立言之士不能无媮風孱民之歎然中間賴有作者如張顏李蔡數公憤然獨悟一洗俶習斡回古意而續書之脈安知後來不有張顏輩間出此所謂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翛然若合符節此精神所以參錯於元化之間也庾謝

蕭阮諸人謂庾亮庾翼庾冰庾準謝安謝萬謝靈運蕭思話蕭子雲阮研等也並南朝人又若晉之諸賢宋之羊薄孔張齊王僧虔梁陶弘景陳顧野王輩能書者多不可勝舉在學者精求當自知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迹（同跡）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其言

求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會於意若二子可謂乾以意會於語言文字之外也徒支離於詞說則末矣吾未見其高且微也

或問衎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

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謂極爲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則可以爲極天有天之極屋有屋之極皆指其至中而言之若夫學者之用中則當知不偏不倚无過不及之義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衎極之爲書亦以其鮮久而作也嗚呼書道其至矣乎君子无所不用其極况書道乎

衎極卷之五 終

後敘

莆田鄭君子經著是書論書道之要其有功於斯文非淺淺也龍谿邑令趙君敬叔倡同志爲之鋟梓與學者共之覩古人祕筆經而不傳者有間矣泰定元年甲子秋七月望日漳州路儒學教授江應孚書

坿尺牘二首

旅頓首再拜子經聘君先生浯溪解舟之後每憶桐陰下握手絕倒便邈然有山河之隔此情可忍言哉翁仲淸去曾寓竿牘之敬至與否不可知也朱二來辱惠書及封至畫像一軸併刻本衍極五卷䌷閱再過旣喜此書之行世又喜趙龍谿之能篤意於斯文然後知著書者之得託以不朽也夫莫難於著書又莫難於行世太玄用心良苦張伯松則以爲鼠坻之與牛場是以謙齋致疑於首篇者其慮蓋深遠也承示所疑已當不必更疑以子經負俗邁往之才能靜沉潛攻苦之學謙齋高明卓越之識可謂一大幸會是書之出必愜滿人意何必遠問愚陋足見執事於衍極不苟如此呂不韋著春秋國中求易一字者與之金竟無能易之者蓋畏之不敢易也不韋非不知人之不敢易也亦欲張皇其書耳僕非畏執事也執事非張皇其書也有所關漏不敢不告畫像贊曰邁往之氣軼塵之姿收以榘度幅巾深衣衍極之書妙契心畫凝沖葆光日有天得且未敢題上附此呈似左右可否惟命例書及史書寄去湯文魯相借鈔已囑仲沆趣鈔者矣孫師屢詢起居來春金臺之約不容爽茲因小僕行敬此拜問伏乞台照更冀善加葆衛以副徵擢不具　陳旅頓首再拜

謬作腎疾贊幫光銘謾往一通幸爲斤正圖紹後當納還秋江信道附此中意便中幸無金玉爾音　旅又拜

惟誠頓首奉記子經高隱先生足下惟誠自幼學書及見趙公鮮于運筆而未聞書邅後於殘編斷簡略窺古人遺教而亦未聞全體之妙昨季獲見先生衍極書胸中始覺判然有得雖常望見丰采皆在巡按規檢方嚴未遂晤語不意舊臘竟得造門請益方快宿昔之願利祿奪人忽忽告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到此人情乖異故且濡滯非不能也不爲也猶子後至領讀手帖服膺拳拳爲貺多矣賤蹤復擘當別具書辰下惟冀珍攝以副蒲輪不備

元夕前三日孟惟誠頓首

衍極二卷

元鄭杓撰案何喬遠閩書曰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官南安縣教諭與陳旅爲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蒼頡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採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又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蓋究心斯藝故能析其源流如是也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源流二圖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譌脫文註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善謹合兩本參校補遺正誤復還舊觀其註爲劉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靜號原範莆田人其名載林承霖莆陽詩編亦見書史會要蓋亦文雅之士云

四庫提要補正

衍極二卷

胡玉縉撰

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源流二篇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譌脫文注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審其注爲劉有定所作

陸氏藏書志有明萬曆刊本五卷並載黃丕烈手跋云此衍極五卷雖明刻本然分卷尙是舊第未經硬分二卷也玉縉案此五卷本不言有劉注俟考楊氏楹書隅錄有校舊鈔本五卷並載黃丕烈識語云衍極以五卷者爲佳明神廟時刻猶如此近轉二卷非其舊矣讀書敏求記云龍溪令趙敬叔爲之鋟梓以傳今考陳衆仲書云又喜趙龍溪之能篤意於斯文然後喜著書者之託以不朽也則此書在元時當有刻本世所傳者不過明刻耳此册尙是元人鈔本錄出余所藏明刻本當遜而居乙惟卷端有李齊序一首明刻反有爰補錄備覽云

重刻衍極序

吳堅

書凡五篇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揉何知尼父緣飾爲之比干盤銘所未見也季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諧聲意在律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篆吾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核采摭往籍纂撰成文設爲問答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刻以作俑創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信懷仁高正臣始也歐陽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法而自臻其妙前陽以飛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敗帖筆似勁耳結子豈能望素奴侯之論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五衍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漈是避刀筆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間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眯目庶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宏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衍極五卷（明刊傳鈔本）元鄭杓撰劉有定注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卷倪氏補元志所載不言其有劉注又有衍極記載三篇錢氏補元志俱不載攷永樂大典亦闕此三篇惟所載是書絕無譌舛今館臣據以校定傳本凡至樸書要造書古學天五五篇自古文篆隸以及書法之變靡不論著辭嚴義密具有作者體段惟謂虞褚爲疲薾不無太過豈知顏亦出于褚耶至謂張即之陳讜之殿法實臨池之戒也其第五篇末稱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此其作書名書之意也故以之終篇焉能靜所注亦頗詳悉堪爲讀是書之一助云說郛暨祕笈所載皆止有正文而無劉注不及單行本遠矣

衍極解題

余紹宋

衍極並注五卷（說郛及陳氏祕笈本俱作一卷蓋僅載本文）元鄭杓撰劉有定注此據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著錄凡五篇篇各一卷一至樸二書要三造書四學古五天五俱取篇首二字爲篇名非別有意義其文古奧艱澀已開明七子之風猝不易尋其端緒茲撮其大要言之至樸篇略敘書學原始及能書人名書要篇敘各種書體及辨碑帖之眞僞推本六書崇尙篆隸造書篇論書法之邪正兼及字學譜書並古碑之美惡古學篇論題署銘石及批評晉唐以來諸家優劣天五篇論執筆法及諸碑帖全書敘次既無統系遣辭又務簡古賴有劉注疏明尙可循文得義其實論書之文不必爾也至其持論溯源古文篆隸八分折衷鍾王自是正論於唐僅推張長史顏魯公李少溫三家於宋則推蔡君謨黃山谷程明道朱晦庵王子文五家其他皆不取謂黃庭洛神諸帖俱僞以歐虞褚薛之書爲疲薾尤痛詆蔡京蔡卞張即之陳讜之書又謂孫虔禮姜堯章黃伯思論書爲苟妄爲自欺雖由特見究嫌空談未曾伸說其論據又奚以折服諸人而徵信於來世乎說郛本有敘不著撰人謂此書爲子經陰擯趙松雪而作或因孟惟城致子經簡中語云然未必更有他據也劉能靜注逐條詮釋凡所徵引足稱賅洽所采如王愔文字志鄭儀書衡任逵淳化閣帖辨記趙端續書譜辨妄諸書遺文俱他書所未見其他軼事亦有足資攷稽者實讀衍極者所不可廢不僅有功於是書也

書品

楊慎撰

升菴書品

光緒七年立
重鐫于廣漢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造詞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戳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然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譸掩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撅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所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乎又焉得眞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升菴楊愼

書品原序畢

書品目錄

卷一

筆法字學　劉表善書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袁裒論書
王右軍書　袁昂書評
羲之古字　虞泉作進書賦
草書百韻歌　筆陣圖
撥鐙法　鸞驚鷹跱
梁姜羅趙　影書
臨摹　唐史稱顏柳書法
抱朴子論書　渴筆
唐五書僧　郝經論書
字畫肥瘦　范文正書
書法　丁眞永草
朱文公學曹操書　東坡書
元和腳　皇象書帖
壁窠書　署書
沈含聲　王無競大書
飛白　蕭子雲飛白大書
張飛書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麥英篆　篆書重疊字
山谷論草書　草書枯澁
張雨山戲語　古書俗書
元朝番書

書品目錄畢

書品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筆法字學

宋史長編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爲霸聖傳而爲賢必能暗中模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袁裒論書

袁裒云古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太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王右軍書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不變格難傳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眞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於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雁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袁昂書評

袁昂書評一卷余在京邸有之四六極工今散失無存其警句如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昊礦之鷲空傳贋本上句王次仲變爲大鳥入大翮山事下句王右軍籠鵞事鬱礦山陰道士所居村名四六必如此切對方爲工妙又云中郎運帚之妙爽爽入神師宜懸帳之奇翩翩自逝

義之古字

義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領喻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艮加山作嶺贅也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竇泉作述書賦

竇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泉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泉稱其兄蒙書云包雜體冠眾賢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蒙亦稱泉云翰墨厮張王文章凌班馬詩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泉亡蒙有詩云李江留被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眞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庚翼眞跡在張齊賢孫直淸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蒙審定印則知蒙精鑒博識舊矣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義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義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于義之得義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于杜子美于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于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旣無四

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貨難市也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爲義之誤矣

撥鐙法

虞邵菴題書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擫壓鈎揭抵導送也鐙古燈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喻言撥鐙如挑燈不急不徐也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鐙侵繭帖可證其音讀

鸞鷟鷹跱

梁元帝古跡啓鸞鷟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梁姜羅趙

梁孔達姜孟穎羅暉趙襲皆後漢末人善書著名者也趙有非草書一篇云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伯英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竊覽張伯英與使君朱寬書云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昕斯有自臧之意無乃近乎賤彼貴我哉昔西施心痛捧胸顰首衆愚效之祗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效者不獲匍匐失步夫崔杜伯英超俗絕姿博學餘暇敏手于斯後世慕者鑽堅仰企忘其疲勞夕惕不息晨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墨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于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夫草書之興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非常儀也豈若川之於彼七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鈎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

推聖人之精折疑論之中理俗儒之爭依正道於邪說濟雅樂於正聲與至德之和睦宏大論之元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堅後生不亦淵乎〇此文余嘗見之墨池編今失其帙略記如此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嚮搨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唐史稱顏柳書法

唐史稱顏眞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抱朴子論書

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龍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皆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誥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瓈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胡應麟云九僧宋初人唐僧能書者衆携才其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字畫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質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太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强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圖畫但怪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首肯者再

范文正書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許書少曲董孤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許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邪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胡應麟曰荊公作字似忙見說郛所鈔宋人雜記也）

書法

韻語陽秋曰本朝書法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讓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題杜記絕倡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板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親老人詩云六書非學聊自娛慨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邪

丁眞永草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眞永草永乃知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朱文公學曹操書

朱文公書人皆訓出于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劉公父學顏魯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詣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眾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元和脚

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針垂露之體耳猶後山贈晁補之詩聞道新文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言似相州之紅纈鄂州花樣也句法相類

皇象書帖

皇象曰欲見草漫落落宜得精毫菀（古軟字）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擘窠書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眞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禪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體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惡札之祖也

署書

署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咸是鵠書南宮既建韋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沉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勅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沉含馨

本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沉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飛白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略有數字今絕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雀頭形俗可憎矣

蕭子雲飛白大書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曰抱素月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勞谷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眞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飮食猶稱薪數米況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劒珮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劉静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歎竹谿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訓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見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秉文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徒單修撰也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序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揚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髓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惢至龜

竝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榜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〇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〇玉篇起說文棄楷隸易籀學廢

篆書重疊字

古鐘鼎銘文子二孫二字皆不複書漢石經改篆爲八分如易之乾二書之安二亦如之今行草皆然竟不知其何義也嘗質之李文正公公曰二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千古書流習而不察關繫雖小亦所當知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

草書枯澁

徐浩眞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澁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云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盤騰獸屹立魯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槎蹙生奇飾竇泉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驚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褵褷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蓋深如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臂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粧倪思以痴重筆跡爲墨豬元班彥功之字評者以爲死豬腸可以喻矣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晩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詫賞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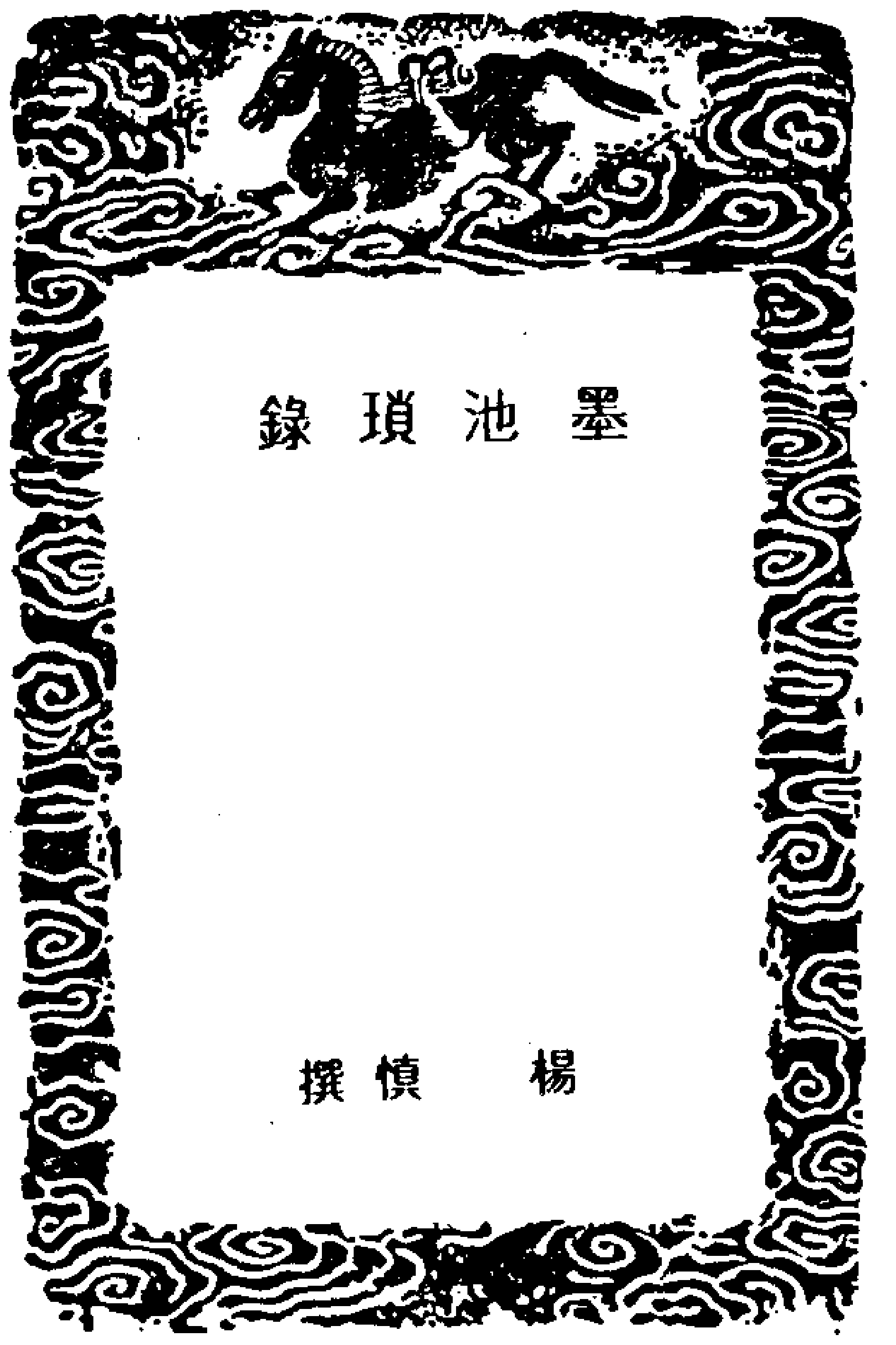
古書俗書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大公三世孫胡公之塟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予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旣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於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於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禾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以俟明哲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可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椶遡筆史臣以代絕繫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儒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豈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書品卷一畢



墨池瑣錄

楊慎撰

墨池璅錄

光緒七年立夏鋟于寶蓮

墨池璅錄序

余嘗于新都趙氏獲覩升菴在滇寄楊夫人家書不知眞僞其字體全做子昂而近弱今讀墨池璅錄所論書法具抑顏魯公米芾而推趙孟頫爲得晉人法則其景行可知矣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是爲詬病也本二卷在汪鹿園家見原本四卷其二卷蓋焦竑所併也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墨池瑣錄卷一

成都　楊　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亦可爲歐之閫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一本作元章）多曳筆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序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豈能及子昂萬一耶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趙公之書冠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爲的論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様是也

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爲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尙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

鄭子經論張卽之陳讜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其自知耶知則不爲此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眞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太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眞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章自柳公權書爲惡札如元祕塔銘誠中其譏

若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此則馮宿碑亞於廣堂碑非元祕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靸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說者何所見之不同乎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

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虛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用用墨者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閒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

懷素與鄔形爲友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長史私教形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眞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素起握眞卿手曰得之矣

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如壁坼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絕秋蛇爲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姜堯章之所不取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趙子固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易學學唐尙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氊裘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氊裘之喻謂少態耳

鍾紹京云智永硯成臼廼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跡勝其自運山谷云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天下原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理譬之良馬磬控縱送不爾蹶矣古稱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孫過庭遂疑其偏不知乃似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也

篆尙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眞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姜白石云眞多用摺草多用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草書尤忌橫直分明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簡遠之氣

先太師公學蕭子雲出師頌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眞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夫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爲善謔

王廷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言其難工也

孫虔禮云書字有五乖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予嘗以其言舉似文徵仲曰古人多以酒生思而此乃遺之徵仲笑曰予不能飲此言似爲予設

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略無其比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娼塗抹青紅反令人贈金縷眉也

張懷瓘書斷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懷瓘論書法云射（一作嵌）空玲瓏謂如烟感識行草用筆不依先後皐華亦然

江總云懷素投毫掣電隨手萬變

山谷曰三代之鼎彝字畫皆妙蓋勤之金石垂世傳後必托於能者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亦云爾又曰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眞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元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遙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筆姜夔云眞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黃與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入斗牛宮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是弄潢池而承檣（一作檣）豈有驚人之波瀾耶

李白在開元閒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能

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觀祕閣續帖中月儀帖可見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傖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

張旭妙於肥藏眞妙於瘦然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揚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頎左傳云美而豔豔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豔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樓直卿家藏古帖有之又有蘇才翁所補亦怪逸可喜云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勁易而圓難也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著尙於越多矣王著成都人宋初爲侍書今之智永千文著所補也亦可亂眞無跡可尋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閒美女豐肥而神氣淸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淸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爲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黃庭堅爲描字亦是好勝過敵也

徐浩云虞得王之筋褚得王之肉歐得王之骨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健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

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書之鳳凰非右軍而誰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衞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淸簡相尙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淸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蕣山礴云）劉曜人但知其獷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其書見草書韻會）又有能書而名姓不著者後漢錦帛馮夫人名嫽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酬身名亞皇象僅見于抱朴子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足稱耳北朝有沈含馨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眞永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預草也）胡英（李邕齊名）鄔彤（懷素之師）武盡禮（寧照寺鐘銘）賀蘭敏之（法門寺碑）房璘妻高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諸錄張謹與王雄齊名雖善小王書宛咸工梵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者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皆蜀人山谷之友）高述潘岐（東坡門客）俱傳姓名其餘不傳者又何限也

智果心成頌章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臨訪古帖毫釐精研臨于變化得魚忘筌晦翁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拙皆得書訣之妙

李嗣眞云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淩波神女

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

續書品云樂毅論小中有槪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篇三分書五分字曹娥碑五分書四分字

草書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輶絕塵曲盡書法矣莆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之真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是過也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度謝蕭阮守法而法在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爲黃米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張郎之怪誕百出書怪極矣不有子昂誰能回瀾乎

袁昂曰鍾繇之書點畫之閒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云眾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能盡書勢學之積也旣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盎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如人露筋骨是乃病也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今章家書有稜角豈無謂哉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

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慮者尤能作度態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見攣拳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妍淵微徒似其

經營險急所謂隗女效顰見者必走也

宋世集帖傳於今者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摸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澂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祕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衆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沒下當有心字）

解搢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智永瑤臺雪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被袗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披沙揀金薛少保爽機夜織顏眞卿五丁鑿路柳公權一夫當關張長史風回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臺映日花木逢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稜出力拔谷言難張從申有入木七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超邁烟雲卷舒黃山谷清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腴悅澤純綿裹鐵蔡端明方正嚴重土偶蒙金趙文敏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騰搏九霄須伎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字孟舉新安人獨擅署法）署書冠冕莊重俞紫芝（名和字子中同江人述事松雪）臨摹子夫擅龍杜叔循（名環盧陵人）眞書清風醲雪胡子申（名柘昕江人）珊瑚碧樹頗謝琮璜揭平（名樞豐城人）旱蛟得雨秋鷹入雲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土偶蒙金殊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又謂宋仲珩爲神彩已具似以未成少之亦非也本朝書當以宋克爲第一仲珩卽次之方遜志評之已定矣胡杜揭豈能及哉

今之學書者曰君學羲獻羲獻當年學誰予詰之曰爲此言者非惟不知書亦不知古今矣羲獻學鍾索鍾索學章草章草本分隸分隸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遞相祖述豈謂無師邪今不屑步鍾索羲獻之後塵乃甘心爲項羽史宏肇之高第果何見邪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致

宋潛溪跋張旭書酒德頌眞迹云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予嘗見其千文數字信然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續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弗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善書者知之

墨池瑣錄卷一終

墨池瑣錄卷二

成都　楊　愼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五代史補云郭忠恕工篆籀嘗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如宿習余按河津伊闕俱有龍門此跡今不知在否好古者試一求之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卽可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事見墨

藪信乎如來三昧吾儕不知也

金張天錫君用號錦溪嘗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頭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漢則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琰王曦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魏則曹孟德少帝髦曹植韋誕虞林劉廙杜畿衛覬劉劭諸葛亮吳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攸何曾衛瓘衛恆韋昶杜預張華嵇康張翰李式劉瓌之索靖王允之王導王恬王薈郗鑒郗愔郗儉之郗曇庾準庾翼楊肇下壺庾亮王廙謝安衛夫人謝瑞伯王羲之王獻之王濛王徽之王渾王戎桓溫張翼王泯王詢許靜民王治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鬱沈嘉陸機陸雲溫放謝敷謝尚詹思遠劉伶謝萬前趙則劉聰劉曜後魏則崔景伯崔浩崔悅王世弼李思弼劉懋劉仁之庾導裴敬憲宋則劉裕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之范曄羊諮王敬和邱道護張茂度盧循沈約裴松之賀道力羊欣南齊則蕭道成源楷之劉泯褚淵江夏王鋒蕭慨王僧虔王志王慈引張融北齊則張景仁趙仲將姚梁則武帝克任昉傳昭蕭子雲劉孝綽丁覘蕭思話陶宏景孔敬通蕭確朱异周宏讓阮研庾肩吾陳則始興王永陽王江揔虞綽沈君理袁憲毛喜鄭仲陳逵顧野王蔡景歷王彬王公幹蔡凝伏知道劉顗陳伯智蔡澄陸繕後周則元禮王褒隋則煬帝智永智果房彥謙竇慶唐則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純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鄔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旭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敬白居易史龢杜牧裴行儉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說韋斌李德裕吳道元張禋李翱林藻顏眞卿柳公權鄭虔宋令文魏元忠元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猷蕭俛韓滉王奐之王承規衛秀洪元脩魏悌韓渥景融周義李膺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

雖權徐嶠之章孝規張廷範蕭遹犴釋九人懷素懷仁高閑亞栖晉光景雲貫休夢龜文楚也五代則杜荀鶴䛒存賈楊凝式宋則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米芾杜衍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金則王竸高士談任詢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史公奕王仲九張瑞童王萬慶閑閑居士趙秉文爲之序曰草書尙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美自玆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初明昌間翰林學士承旨党文獻公始集數千條修撰黃華王公又附益之兵火散落不可復見今河中大慶關機察張公君用類以成韻捃摭殆盡用意勤矣將板行以與士大夫共之竊以謂通經學道本也書一藝耳然非高人勝士胸中度世有數百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不能造微入妙君用素工書翰故能成此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纂于楷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信然

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唐朱放詩瓊樹相思何日到銀鈎數字莫爲難

書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凰連寫凰但作皇舊失其郞亦然其例起于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爲義也如弋字从一敷也从弋聲也而式弍之字皆从弋弋非聲也以弋爲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爲弍鳳从鳥義也从凡聲也而凰字亦从凡凡非聲也以鳳爲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習之而不察耳

方遜志先生評書云趙子昂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衡十但幾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鶴出巢神采可愛而韻頗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灕度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不馳驟必合程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亦亦得晉人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懸腕行草遜遹可喜所乏者沈著不足又題褚遂良書唐太宗哀冊墨蹟云古人所爲嘗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矣書六藝之一大儒未嘗不留心

處州松陽永寧觀碑李邕書傳云葉法善修此觀欲求邕書隔遠不至乃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蓋神異其事云爾此碑予嘗見其拓本信爲超絕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事相類

有人問莊孔暘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暘曰熟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爲知言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爲絕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卽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爲第二品濃墨本爲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

書札於德性相關朱子嘗云郎子雲所謂心畫也漢司隷楊厥碑遶迴石門遶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遶卽鑿字也鑿省作遶又作遶者以乚代乀如匝作迊匹作迊匣作迊陋作陋謂之隸變古有此例下隷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遶蓋師法古而結體密源流遠而意氣深乃爲法書若確守六書古人謂之匾叅氣東坡所云鶩哥之學止數言山谷所謂蝦蟇之禪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於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藝亦不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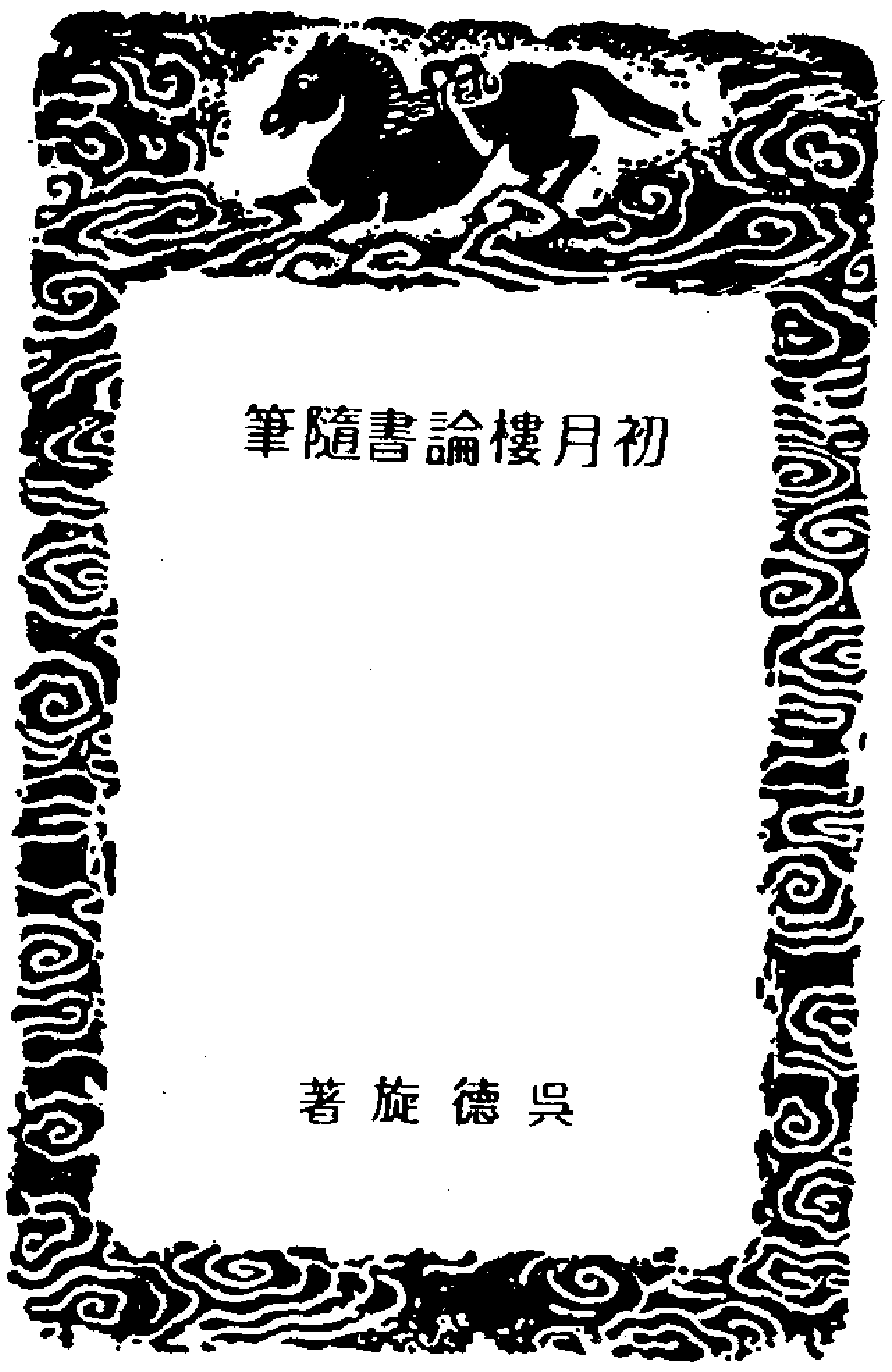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爲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唐僧貫休工篆隷荆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援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援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上之人一舉手援之而上未加苦功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壇上焉有此理耶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支策人皆不知破體爲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眞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夫以小王去右軍不大相遠已號破體今世解學士之畫圈如鎖宅之符張東海之顚筆如風癡之手盍王氏家奴所不爲一世貿然稱之字學至此掃地矣

熊朋來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尙存科斗之書事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世有小篆謂李斯所作然黃帝布刀其文已作小篆隸書謂王次仲所創而葛天氏之弊文與今隸無異臨淄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篆隱起皆作今篆後漢急就章方有波磔挑踢而錢譜所載尊盧太昊至帝嚳金幣之文及近世掘得周時鏡銘皆古篆而有鈎踢乃知今世所用者上古已有之今人特以所見爲始耳非至論也

墨池瑣錄卷

論書隨筆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著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曰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留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厤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能學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眞而畧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

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為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穠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沉着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畧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師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愼伯論書愼伯不喜平原

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愼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愼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愼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倘所謂責賢者備之意耶

愼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為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愼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眞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惲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合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為畫所掩耶

愼伯謂自柳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為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冊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眞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嫵媚羅綺之比愼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為最矣為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

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為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遒厚然畧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為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

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眞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終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彼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眞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囿於右軍已非篤論況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即或未慊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尚未足以語於離形得似之妙也

余所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加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

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愼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尚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鷙信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其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俱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迥出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豔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鄶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眞而少加收斂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湛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贋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贋本爲多

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愼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驟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愼伯之論于所信益堅愼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醇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殆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藤之挂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匀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恠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

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湛斯

學趙松雪不得眞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眞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麗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覺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腳處誠哉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沈辣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尚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

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名尚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書斷

張懷瓘撰

書斷列傳第一

古文　大篆　籒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籒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籒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籒文

周太史史籒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籒文七略曰史籒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籒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爲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飛白

按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馹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准出春秋後序文選中註出尚書故實）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者著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謂實草隸謂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籒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書如爲冠蓋不易施手（出書評）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籒爲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刱造飛白妙有絕倫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明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籒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出羊欣筆法）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爲神（出袁昂書評）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黄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頴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刱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爲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胡昭

胡昭字孔明頴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眞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爲法可謂宿士矣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繇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胷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厠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

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眞書絶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於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鏌鋣焉會嘗詐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並入妙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榜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劒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頴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榜未題署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戒子孫絶此楷法（出書法錄）

書斷卷第一

書斷列傳第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脩
荀輿　謝安　王廙
戴安道　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雲　蕭特　智永
智果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眞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

又

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

又

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見乃歎伏因與羲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嘗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家朝飡唯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云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數十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迺歎曰小人亂眞乃爾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榧几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失書驚懊累日（出圖書會粹）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出法書要錄）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尒後改變制度別剏其法率尒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造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眞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

羲之爲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曰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著往詣子敬便取裓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於是掣裓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鬬爭分裂衣少年纔得一袖而已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出圖書會粹）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獻之爲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代之時以子敬爲大令季琰爲小令（出法書要錄）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三著賢令論劉眞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出尚書故實）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爲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並入妙兄尚字仁祖萬石並工書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

盧器得之壘跡猶在（出國史異纂）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子敬歎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韋昶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穎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尤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歲餘文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運用連崗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談藪）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出南史）

王融

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仿效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爲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書要錄）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出國史）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迹遂過其父（出談藪）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齋升堂眞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永草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出國史異纂）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户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出尚書故實）

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滿（出法書要錄）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猒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

書斷列傳第二

書斷列傳第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故實）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辯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羲之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勑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師沒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如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來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將來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眞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眞迹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駮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言八十餘每日於窻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露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今有墨勑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馬腦椀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勒轡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用迴造三層寶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錄）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爲之龜腹受一升以水貯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洞徹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眞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出紀聞）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遺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秋兎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陁亦効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仕隋爲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爲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秘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絶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大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餘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行草入妙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眞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傷於踈瘦也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薛稷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及善畫博採古跡埒於秘書（出譚賓錄）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爲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悞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屛幛踰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柬之嘗爲高書告身高皇嫌之不將入秩後爲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眞書體象尤甚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眞常與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士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布柹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書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恠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張旭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劒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毫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顚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示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出幽閒鼓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出國史補）

書斷列傳卷第三

書斷雜編卷第四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眞跡
王方慶　二王眞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兎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因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眞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能爲大字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鴻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鴻手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鴻後毛弘鴻弟子秘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勤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忩忩不暇草時人謂爲草聖芝之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中云芝書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姜詡已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魏明帝起淩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起亦善草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爲晉太保採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姊之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暢晉秘書令史善八分（出王僧虔名書錄）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眞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便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出國史異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出尚書故實）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遺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出尚書故實）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餜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出尚書故實）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咸爲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爲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眞行凡三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吾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骨力形勢自生（出譚賓錄）

蘭亭眞跡

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坐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出尚書故實）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許圉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問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出譚賓錄）

二王眞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書

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兩本進分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僞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撿校換褾每卷分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爲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眞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褾織成字（出譚賓錄）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出尚書故實）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書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寃惟堪愛惜爲珍寳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出抒情詩）

東都乞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楷書不如（出酉陽雜俎）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出盧

（氏雜記）

嶺南兎

嶺南兎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髮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語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書斷雜編卷第四

書斷三卷

唐張懷瓘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稱懷瓘爲開元中翰林院供奉竇蒙述書賦註則云懷瓘海陵人鄂州司馬與志不同然述書賦張懷瓌條下又註云懷瓌懷瓘弟盛王府司馬兄弟並翰林待詔則與志相合蓋嘗爲鄂州司馬終於翰林供奉二書各舉其一官爾所錄皆古今書體及能書人名上卷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十體各述其源流系之以贊末爲總論一篇中卷下卷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各以體分凡神品二十五人除各體重複得十二人妙品九十八人除各體重複得三十九人能品一百七人除各體重複得三十五人前列姓名後爲小傳傳中附錄又三十八人其紀述頗詳評論亦允張彥遠法書要錄全載其文蓋當代以爲精鑒矣

書斷三卷

余嘉錫撰

唐張懷瓘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稱懷瓘爲開元中翰林院供奉。竇蒙述書賦注則云。「懷瓘海陵人。鄂州司馬。」與志不同。然述書賦張懷瓘條下又注云。「懷瓌。懷瓘弟。盛王府司馬。兄弟竝翰林待詔。」則與志相合。蓋書爲鄂州司馬。終於翰林供奉。二書各舉其一官爾。

嘉錫案述書賦尚有一條云。「張兵曹粗習翫之利。」注云。「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在提要所引兩條之前。然云鄂州長史。與後作鄂州司馬者又不同。（唐制鄂州有長史。又有司馬。非一官。）未詳其故。提要謂新志題翰林供奉。述書賦題鄂州司馬。爲各舉一官。愚案唐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入院。班次各視本官。新書百官志唐六典諸書言之頗詳。懷瓘蓋以率府兵曹入爲待詔。遷供奉耳。鄂州司馬當在其後。何以知其終於翰林供奉乎。（唐志所書官爵。多據其著書時所署銜名。不必即終於此官。）宋翟耆年籀史云。「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勅改名懷瓘。」考書斷卷下評曰。「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歲洎丁卯。荐筆削焉。」（此雖名爲評曰。實卽其書之後序。）甲子爲開元十二年。丁卯爲十五年。蓋其時猶未出仕。故籀史稱爲處士也。其本名爲懷素。亦他書所未聞。明陶宗儀古刻叢鈔有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府君墓誌銘云。「君諱中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華十五世孫。高祖紹宗。皇邵州武岡令。贈宜春太守。著嵩山事苑卅卷行於世。蘇許公爲之製集序。韋侍郎撰神道碑。宜春生盛王府司馬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諱懷瓌。有文學。尤善草隸書。與兄懷瓘同時著名。」此又懷瓘世系之可見者也。宋朱長文墨池編卷十載所作續書斷云。「張懷瓘字未聞也。其父善書。與高正臣近。懷瓘高自矜飾。謂眞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數百年間。（此據懷瓘所作文字論。）然無遺跡可考耳。開元中嘗爲翰林供奉。」懷瓘之父蓋即宜春郡太守紹宗也。並錄之以備考。

皇宋書錄

董史　撰

皇宋書錄序

伏羲王天下而龍圖肇文字之理倉頡生上古而鳥跡著書畫之形是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鴻濛之奧不得以終祕粟雨其晝鬼哭於夜而幽明之機不能以自寂所以開創人極植立世道自然而然必不可無者也故有卦畫而後有篆古有篆古而後有草隸草隸變而楷法興草楷合而行狎起亦自然而然必不可止者也始則開物成務通其變化至於該萬象以賦形備千古之紀載蓋一散而萬萬散而無有紀極鐘鼎古　周籀秦斯程邈蔡邕崔度張鍾各擅名家右軍　長集其大成諸家異趣鮮有法之　唐殆且千載能者衆多　其鋪張有
國之文

集每貝

述書輒抄於帙所記　緜　錄
凡三卷列祖爲上篇前朝臣士爲中篇
下篇其後二卷外篇第取能書不復詮次人品所載悉有依據余爲學寡要比於成名同好者欲一覽焉或亦爲稽古之一助然遺闕尚多猶望博古君子增而補之以成一家之書則幸甚也淳祐壬寅冬十一月閑中老叟董更良史自序

庚申之火藏書蕩盡而書錄亦不復存念始者編類非一日採摭非一書功成而廢唯切恨恨因憶曩時此錄之成惟匡廬曹谷中稱之蓋嘗轉寫　寄謦昌谷因致此意咸淳乙丑之夏乃能以舊錄爲寄用克修校復成此編或可傳之好事以畢予志也是歲冬至史載書

皇宋書錄上篇

董史

藝祖皇帝

國朝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上親出建隆眞蹟詩翰數幅於是羣臣始識藝祖書

太祖皇帝

祕閣刻祖宗御書十卷第一卷刻太祖書天下一統四大字　岳珂寶眞齋法書贊載太祖眞跡處分手札楷書　行云王溥魏仁溥只今來學士院聽處分十三日凡十七字　史伏睹太祖皇帝以英武之姿開文明之運奎畫傳知寶愛蓋伏羲之觀象畫卦倉史之闡幽發祕同一垂法後來聖子神孫代以文藻昭回雲漢有自來矣

太宗皇帝

黃庭堅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

蘇軾云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

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之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

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閒天縱好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

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以投其好及宋宣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爲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愼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書者餘未見

國朝會要云雍熙三年十月內出飛白書一軸賜宰臣李昉太宗曰朕每公事退嘗惜光景讀書之外不住學書除隸草外兼習飛白淳化四年內出八分書千文賜宰臣以下五年十月賜近臣飛白寇準得草書十八軸至道元年六月書故事三十紙刻石以百本幷列祕閣官吏姓名令於江東名山福地道宮佛廟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朴有行爲州里所稱者亦分賜之二年六月出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等又以四十軸藏於祕閣字皆方圓數尺帝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研但中心好之不能輕棄歲月旣久遂盡其法然小草字學雖究飛白筆勢罕工朕習此書使

祕閣刊皇朝祖宗御書刻太宗書倍於累朝一自（卷至六卷）草聖一卷刻於絳臺法帖有至道御書十二卷刻於淸江學宮皆筆法精妙掩跡二王帝王法書第一也又有草書急就章一卷刻於某處賜蘇易簡戒酒詩二首刻於江西漕臺

仁宗皇帝

黃庭堅記御書云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上天資純粹無聲色畋遊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

散落人間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

長編云乾興元年仁宗卽位三月賜羣臣飛白書各一軸上始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至眞宗靈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遂分賜焉（會要同）

會要云天聖三年四月內侍以御書飛白書各一十軸賜輔臣帝宸翰遒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爲精妙至是命工模刻賜之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內侍就輔臣第賜御書飛白書各一軸次日面謝再拜訖宰臣奏曰陛下萬機之餘翰墨不倦神筆奇與曠古未嘗有帝曰聽政之暇無所用心特以此爲樂爾

祕閣祖宗御書帖刻仁宗書飛白字爲多

史惟飛白之書晉宋以來已無傳迹蓋羲獻以爲難者至我朝仁宗皇帝不學而能使後人復見一家之體此殆天授古法以續旣絕豈不盛哉

徽宗皇帝

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幸祕書省宣示御書千文十體書洛神賦行草近詩幷御畫旣恩許分賚宰臣黼蒙恩獨匹紙金花千文一軸御書二十二軸

長編云崇寧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竊以書學之用於世久矣今欲依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揀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畫之技與書一體令附書學爲之校試約束謹成書畫學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國子監爲名並乞

施行從之宣和六年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徐知新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竝爲措置管勾生徒五百人爲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眞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書顏允南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須告命使能者書之不媿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

史曾仰觀州郡學有大成殿榜玉隆萬壽宮有神功妙濟眞君殿榜皆筆勢勁逸清入晉漢說者謂宸翰得薛稷法要是意度天成不襲前作非可以陳迹求也今宸章奎畫閒亦散在人閒實爲祕寶云

高宗皇帝

中興小歷云紹興五年十月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趙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閒亦不忘恢復紹興十三年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眞學書者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蹟六行寘之几閒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尙書終篇學字若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宰臣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於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上嘗親寫旅獒大有大畜卦與孟子之言於坐右數屏又寫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又嘗親書羊祜傳賜樞臣

紹興十年十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輔臣言陛下字法遒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鍾王爲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輔臣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畢秦檜因請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刻於石者有翰墨志一卷眞草孝經一卷御臨歷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草書千文一卷眞書小楷千文數本賜州學六經刻石各州往往建閣儲藏臣庶之家亦或寶藏榻本又臨書蘭亭刻數本御臨雜書每有眞蹟流傳於世世人寶之以比古帖羊祜傳刻石一卷十卷帖初檜刻之私第石今不存惟鄞渚重刻存焉翰墨志初刻某處今又有蜀中重刻傳焉

俞松刊蘭亭續考載李心傳跋高宗賜鄭諶本云思陵本斆黃庭堅書後以僞豫遣能黃書者爲閒乃改從右軍焉

皇宋書錄上篇

皇宋書錄中篇

董史

江南後主李煜字重光

洋休跋其書云江南後主書雜說數千言及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跡所爲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似其爲人若以書觀後主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

山谷云觀江南後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彷彿余嘗見其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皇朝類苑云古之善書有筆法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善矣謂之撥鐙法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張文靖公云李後主專意詞翰而歌詩筆札皆與騷人墨客分路揚鑣

吳越忠懿王錢俶字文德

山谷云熙陵嘗稱獎錢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學書無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有詩帖一紙刻石於絳臺法帖卷末（諸書之見於刻石者不能具載聊記一二以見大槩他倣此）

孫思皓

米元章書史云國初孫妃弟思皓學歐書本朝無人過也

徐鉉字鼎臣　鍇字楚金

東都事略云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

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

揮麈錄云鉉書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然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耳

沈存中筆談云（與揮麈同）又云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竵（劇平聲）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余按鉉弟鍇亦善篆書有千文刻石傳於世

李居簡

王嗣宗字希阮諡景莊

皇朝類苑云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王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難辦素食言其難置也然小草尤難

李建中字得中

山谷云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爲師又云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東都事略云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八分俱妙好古勤學歐陽集古錄跋楊凝式題名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

高宗翰墨志云太宗皇帝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

王著

皇朝類苑云太宗留心筆札首得蜀人王著召爲御書院祗候遷翰林侍書善草隸獨步一時永師千文缺數百字著補之世亦寶重東嶽廟立碑命著書著辭官卑卽日遷轉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筆太宗嘗令對御書字初以楷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書六字一番書四字一番書兩字一番書一字皆極於遒勁上稱善

山谷跋樂毅論石刻云　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石林過庭錄云蜀人素少善書國初王著最知名太宗嘗從著學書自言右軍石泉公方慶之後猶世其傳家從僖宗入蜀然著亦自端直有守非專以藝進者也又燕語太宗平蜀王著爲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有稱翰林學士王著自別一人

勾中正

張浮休題云精廬五銘勾中正所爲也勾公仕於蜀孟氏入本朝爲汜水令能爲書太宗召對訪以書法擢任三館

成都續記云能仁院范忠獻祠堂前有勾中正

所書廣政二十五年及第進士九人姓名在板上楷法極可觀

郭忠恕字恕先

六一跋說文字源云郭忠恕及事皇朝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其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

宋綬字公垂諡宣獻

山谷跋武德帖云近世宋宣獻公書號爲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東都事略云綬筆札精妙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書史云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王廣淵師其小字

李昌武宗諤

類苑云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爲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曰後主鄙之曰眞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竝脚田舍漢耳

青箱雜記云篇什筆札兩皆精妙

書史云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

張維

類苑云張維者蜀人始爲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嘗薦於上召試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入院視諸人皆不屑微哂衆怒排之止得隸祕閣爲楷書不就景

德末書鄭州開元寺新塔碑眞一時之絕也

石延年曼卿

晁氏讀書記云善書札縱酒不羈

六一詩話云工於書筆畫遒健體兼顏柳爲世所好嘗以澄心堂紙草書籌筆驛詩至今藏之號爲三絕

王直方詩話云以書名世大字愈妙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紐能道其妙處

東坡書曼卿詩筆後云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閒寶爲神物

李無惑　鄭文寶字仲賢

查道　高紳

申革　葛湍侍書

尹熙古

類苑云皆工篆學又云古撥鐙法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又云李無惑善小篆爲翰林待詔蓋斯冰之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葛湍皆善篆弗能及也其勁健端妙又過於陽冰士大夫家藏之以爲寶又云鄭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小篆嘗篆千文以示鉉其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字可兼爾

東都事略云鄭文寶善篆

王廣淵字才叔　臨字大觀

山谷云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擁腫乃以筆力豪壯爲主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

浮休云王才叔兄弟少小各負才器晚登禁從議論不阿性愛書人多求之小字師宋宣獻大字法石曼卿然獨少古意耳

王壽卿　章友直字伯益

陳晞　畢仲荀

文勛

山谷云陳留有王壽卿得陽冰筆意非章友直陳晞畢仲荀文勛所能管攝

國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後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官乃賜銀百兩

世有石刻時賢帖有友直一帖云已被中旨召書石經此字體小成於義當往但媿無似孤奉紛飾之私耳即日泝淮及泗舍舟而徒上元之前期至闕下

東坡銘文勛篆云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張次立

會要云嘉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詔同篆國子監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合入差遣其篆石經月日理爲一任

魏國忠獻公韓琦字稚圭

書史云韓忠獻公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

世有石刻畫鶻行大字一卷又有晝錦堂詩附以蔡君謨書記刻石行世孫章觀風堂亦刻揚州芍藥詩一卷

祁國正獻公杜衍字世昌

山谷云杜祁公七十老人書尚能如此亦自難得有草書法帖一卷刻石清江諸公題跋甚詳

庚申春沒於虜禍

潞國忠烈公文彥博字寬夫

山谷云余嘗論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曰靈芝墨豬耳蓋不肯與靈芝爭長今觀到洛爲兒子赴許昌帖筆勢清勁眞不媿古人

陳堯叟字唐夫謚文惠

類苑云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大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跡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又云陳文惠公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領鄭州日伶人戲以一大紙濃墨塗之中以粉筆細書四點問曰此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也公大笑

歐陽公脩字永叔謚文忠

公好集古刻因得筆意有集古錄一千卷遺墨流傳人皆寶之遒媚可愛

溫國文正公司馬光字君實

中興小歷云紹興六年七月上論司馬光字畫

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晩不及識其風釆十一月丙辰上謂宰執曰司馬光隸字眞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宰臣奏曰如光所謂動容中禮無毫髮遺憾者也上曰然

山谷云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爲人（外集）又跋與潞公帖云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釆余嘗觀溫公通鑑草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范公仲淹字希文謚文正

山谷云范文正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許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余考之誠然但骨氣勁而少肉耳

南軒云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

有石刻所書韓文公伯夷頌行於世

老泉先生蘇洵字明允

縉雲馮時可文集云老蘇書法律不足韻度有餘蜀人本不能書元祐閒東坡始以筆畫名世其流雖出於二王其實已濫觴於老蘇泉源中矣

楊公億字大年謚文

王伯忠　蔡玠

魏道輔筆錄云楊大年工小楷近臣王伯忠及尙書郎蔡玠皆善行書

荆國文公王安石字介父

山谷云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閒人筆墨又云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閒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荆公嘗言學濛書

南軒云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閒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晩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破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閒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

周益公云朱元晦言先君子及某喜學荆公書多儲眞蹟惟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

書史云王文公相安石士俗亦皆學其體

蘇舜元字才翁　舜欽字子美集賢校理

山谷云蘇長史用筆沈著極不凡然四十年來絕難得知音也又跋二蘇聯句云子美於蜀綾紙上寫楷字極端勁可愛

浮休云蘇舜欽書平日不逮舜元也今此或亂之矣舜元爲書筆簡而意足元豐中蘇澥拜兩浙提倉旣對神宗問曰頗收卿父書否對曰私家有之其實無有也旣匆匆走親知家掊索得數十百字上之上一閱擲之座後久之近侍輩取觀乃舜欽書也庸知聖鑒如此之精

東都事略云舜欽尤長於古文歌詩行草士大夫收之以爲墨寶

晁氏讀書記云舜元工草隸舜欽善草書酣醉

筆爲人所傳玩

周越字子發又字清臣

山谷云子發臨書殊勁但併使古人病韻耳又云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子瞻便覺行閒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今代耶

和靖處士林逋字君復

山谷云林和靖字畫尤工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外集）又云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

晁氏讀書記云善行書

有法帖兩卷刻於豫章漕廨之觀風堂

唐詢字彥猷　詔字彥範　錢勰字穆父

山谷云唐彥猷錢穆父皆學歐陽率更書得其髣髴者類苑云唐彥猷彥範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竦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札亦必華牋妙管

錢伯言跋穆父臨大令洛神賦云子敬洛神賦分裂在范堯夫范中濟王晉卿三家穆父借摹遂全一賦故數自臨寫至數百過又蜀中石刻跋云錢公內翰併三家本摹之且且臨寫晩極精妙筆勢字體深造大令閫域宜春所刻洛神賦有伯言跋者殊失眞而蜀中所刻連草書千文爲一卷纔見筆法

岳氏贊詢帖云朱長文續書斷所謂筆蹟遒媚係之能品六十六人中又云行書學顏體殆非

謚也

蔡公襄字君謨謚忠惠

東都事略云工於書人得其字以爲珍藏仁宗尤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襄書之其後又欲襄書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

山谷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之態又云君謨渴墨帖仿佛似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又題廟堂碑云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蔡君謨爲余書集古目錄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

晁氏讀書記云襄工書爲本朝第一殘章斷稾得者珍藏之

類苑云古人以散筆作隸謂之散隸近世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本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石林過庭錄云君謨初在宋宣獻公幕府授以書法蘇才翁與君謨厚亦以書相先故二人卒以書知名

劉壯輿漫浪野錄云君謨工筆札爲天下第一好事者爭以珍玩購其書故其珍玩爲多又云蘇子瞻論蔡君謨書謂其與顏柳歐虞褚薛上下唯羲之父子過之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議君謨書設使歐虞褚薛復生僅可與之比肩未

可輕議也

君謨自評書云每落筆爲飛草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

書史云蔡襄貴士庶皆學之

張文靖公云君謨碑板照四裔而尺牘尤遒媚可愛有法帖五卷合牡丹記荔枝譜茶錄有美堂記清暑堂記刻於興化蔡氏最爲精好蔡氏君謨後也廬陵刻法帖一卷豫章刻法帖一卷（其中多有與廬陵同者）觀風堂刻雜書一卷　學宮刻晝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此本聞諸老先生云以墨蹟橅於石廬山陳氏甲秀堂刻飛草一卷萬安石橋記大字刻石最佳字徑一尺氣壓中興摩崖湖州學記四碑大字與放生池碑相上下

南軒云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六一先生與君謨帖云見昌武詩後跋尾數日把玩不能釋手昌武亦以筆翰自名當時諒應有媿也（吉帖續三卷謂李昌武也）

東坡嘗題君謨帖尾云宣獻太清西臺太濁自有國以來當以君謨爲第一會有知者當以斯言爲然（見碑帖）

又云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書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餘力遺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別集廿三）

又云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

蘇公軾字子瞻謚文忠

山谷云東坡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千金懸購者又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又云蘇公長年書筆力豪壯兼李邕徐浩之所長士大夫乃以爲不如少時書此陽春白雪難爲唱者耳又云東坡先生書浙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到得其彷彿至於老年下筆沈著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齋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格見於筆墨間造作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眞遇至鑒則亦敗矣東坡書彭城已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眞贋也又云東坡嘗自評作大字不善小字以余觀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讚筆意雖時有遺筆不工處要是無秋毫流俗又題寒食詩云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跋雪詩云此字和而勁似晉宋

閒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葢都無俗氣耳又云東坡少時規模徐浩筆圓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顏尚書眞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年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往時惟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漫浪野錄云子瞻在黃州人爭以金錢購其墨帖每一帖直百金

張淏雲谷雜記云往時禁東坡山谷書令下之日其書焚燒殆盡碑刻則例皆毀仆韓子蒼云士大夫有其書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密室中屏人相示猶惴慄恐有竊窺者其禁嚴如此高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記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刊

李隲字顯夫　李時雍字致堯　李時敏字

高宗翰墨志云熙豐已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淳祐庚寅冬有蜀士李某者避亂豫章自言家世以書擅名謂李隲字顯夫者其祖也時雍字致堯者隲之子也隲以能書名東坡嘗師之時雍克嗣家聲與米元章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鼇二字書龍字方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於是能聲高壓元章又嘗以書出外國敕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能以襟袖濡墨走步以作大字（牟德新因余編書錄得此一事以廣所聞）

余藏李隲草書文賦一卷（石刻）李時雍眞蹟數行非虛得名也

成都續記云朝散大夫李隲與其子時雍時敏皆以書名得眞行草三體而眞尤勝時雍嘗爲尚書郎馮澥寫上殿劄子徽宗異之問誰書澥以實對御批李時雍除書學博士當時士大夫碑記題榜多出時雍父子之手葢其結字嫵媚雖乏遒勁然亦自成一家

邵餗字仲恭丹陽人

崇寧中直龍圖閣知蘇州余家藏其小字游景叔墓碑刻於京兆武功縣字體清勁又有消災經石刻皆其書也後又得其手帖數紙實爲佳玩秦少游集中有聞鴈懷仲恭詩一篇卽其人也

文同字與可

謝艮齋題法帖云與可此詩其筆法槎牙勁削如作枯木恠石時自有一種風味蜀中有草書千文一卷又有草書陰符經一卷皆刻石字多縱俛而少圓媚

黃庭堅字魯直

豫章先生傳云公楷法姸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人爭購之一紙千金

山谷自云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然皆有祖父風骨又云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又云余學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子美才翁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老嬾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捏容止強作態度耳又自題草書云夜嘗重醞一盃遂至沈醉覗架上有凡子乞書紙因作草方眼花耳熱旣作草十數行於是耳目聰明細觀此書端不可與凡子因以遺曾公袞公袞胷中殊不凡又喜學書故也山谷老人年六十一書成自喜似楊少師書耳又云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字似得江山之助又云三十年作草今日乃似造微入妙憾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與可老竹枯木竝行也又自跋云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高宗嘗訪求墨蹟刻

未深敢爲何時

祐傳楷則

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處然喜效其體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道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

高宗裒集芾墨蹟刻爲十卷今有拓本傳於人間元章劇蹟咸萃焉史家藏拓本嘗妄贊其後曰書家寶晉始猶龍妙用通神五指中墨海波瀾無定勢元雲天矯欲隨空格高韻勝存八品脚闊頭空笑俗工建紹聖人精鑒賞奪眞移在玉屏風

石林過庭錄云米元章近世實未有比少時筆力豪放多出繩墨之外人或謂之顛既見古書帖乃取模搨最得其妙亦有天姿絕人中歲但對本臨寫十得六七孫章刻法帖一卷連小米帖捲雨樓帖中一卷廬山甲秀堂帖中刻一卷鎮江研山園刻若干卷最精今鮮有本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故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僮者耶

薛紹彭字道祖

高宗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書法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憾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鶩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蘇公轍字子由謚文定

山谷云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

縉雲文集云潁濱本無書名然風味絕高眞可以兄弟東坡蘇叔謙擒此示余謂之曰世間絕無潁濱書惟其少尤宜愛惜

秦觀字少游

東坡云少游近日學書便有東晉風味

有絹臨蘭亭（見博議然或議其非眞）

張耒字文潛

盤洲跋曾躬所藏草書云張右史文名滿天下而後之人不知其能書觀此墨妙眞可以藏之十襲

李公麟字伯時

東都事略云能行草書

山谷云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石而作字乃爾蓋至妙之關鈕不遜入字中耶

唐坰字林夫

熙寧閒同知諫院彥猷其父也

東坡記其六家書後云林夫之書過我遠矣

山谷云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

江休復字鄰幾

東都事略云休復善隸書

歐陽文忠公跋秦二世詔篆刻後云余友人江休復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其四面無草木而野火不能及故能若此之久也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可以知其嗜好也

葛藴字叔忱

山谷題李翰林醉墨云是葛八叔忱贋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南豐題葛藴書云葛君能屬文尤長於詩又特善書或以淡墨壁紙戲爲之假古人之聞名者以傳而人莫能辨也惜其早死不大顯於世其詩多自書以余故家藏頗多而參寥又集其平生所往還書爲大軸以示余謂余嘗知葛君者欲余識之若參寥於葛君可謂篤矣

王珣

會要云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州鄞縣草澤王珣上篆書證宗要略三卷命御書院祗候

陸經字子履

魏道輔續東軒筆錄云陸經學士坐貴流落歐

陽文忠公憐其貧每與人作碑誌必先約令陸子履書欲以濡潤助之也自是子履書名亦自此而盛

周邦彥字美成

谷中云周美成正行皆善有詞稾藏張宮講宓家

蔣之奇字穎叔

章惇字子厚

東觀餘論云近世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逮唐而筆勢超超在褚薛上矣又云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繇宣示帖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

李漢老跋云申公作書氣韻高絕獨追二王用意處視褚陸輩自鄶以下無譏焉　世傳評書一帖足見其槩

蔡京字元長　蔡卞字元度

愚按二蔡書跡自徽宗皇帝好書筆法瘦勁一時鼓舞故京卞書札亦尚枯健今往往於碑刻中見之士大夫少稱之者以人廢耳嘗讀張文靖公跋唐侍讀書云本朝以書名世者多矣規模古人皆守法度自二蔡出新意作字崇寧以來士大夫無特操者靡然從之爲傾邪柔媚之態無復古人用筆意其說正大然後知士之處世不可不以踐履爲先也成都記云府學二大字京書歐陽文忠公所謂蚩尤作五兵紂作漆

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天下之用也

蔡絛叢談云先魯公嘗問米芾公謂能書者有幾曰自晚唐楊少師近時公家君謨後天下獨有筆三管公家兄弟與芾而已

陳歸聖

谷中云陳歸聖官至祕丞能篆書大字徑丈其書極工

閻蒼舒

谷中云工正書雄健而有楷則尤工扁榜今陳相堯佐家將相堂大字乃其所書

王升字逸老

谷中云王升宣和間以草書聖經上進除書學錄見米友仁跋千文

杜唐稽

高宗翰墨志云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獨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

杜從古

谷中云杜從古宣和中與米友仁徐兢同爲書學博士見徐兢蘭亭跋（史意恐即唐稽此人也）

李彭字商老

無垢志其墓云其爲字畫有鍾王之風

日涉園文集載戲書一篇自云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於誠懸體韻度於凝式

郁國文簡公章得象字希言

東坡云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鄒浩字志完

誠齋楊公詠新隆寺題壁詩云道鄉千古一清風雪壁銀鉤墨尚濃

陳瑩中名瓘號了翁

張文靖公云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沈遼字叡達

熙寧中爲審官西院主簿

東軒筆錄云近世沈遼最善行筆

岳氏贊云夢溪筆談載公之論書書之神韻雖得於心書之法度必資乎學分製有法均停相若三四合體上下齊脚多寡不　乃異世作又云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師其筆法王得其清曾得其楷

東坡云學其家傳師

揮麈餘話云遼尤工翰墨王文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荊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真楷登科之後遊京師偶爲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傳達於宮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後削籍爲民

張察字通之

成都記云成都人嘗帥鼎州以篆名今成都題榜往往通之筆也

徐郯

成都記云劍南西川四大字乃宣和初席叔獻命成都貢士徐郯篆字徑五尺雄偉可喜

吳師孟字醇翁　張商英字天覺　張唐英字次公

成都記載吳師孟張商英張唐英善書天覺喜

草而不工東坡戲之所謂脫帽風流餘長史是也

趙霆

書史云能篆書

鮑慎由

書史云能行書

劉瑗

書史云能隸書

滕中

書史云能草書

董儲

東坡云儲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歷閒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又云董儲能書近世亦少其比

劉燾字無言

山谷題續法帖云劉無言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宗室仲忽字周臣

書史云能草書紹興府刻蘭亭後有仲忽一帖草法圓美周膳部之倫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

浮休題其小草云大抵字難於小雖王氏止有樂毅論在篆草尤難便大不便小此小字如聚蠅蚊如撮鍼鐵筆遒而法足觀之使人目力茫然深逼藏眞亦可怪也至貴侯伯能爾吾黨執筆可媿哉

朱服

丁未錄云紹聖元年閏四月朱服召試中書舍人三省以所試制誥三篇進讀上曰服文采可采書札亦工

晁迥字明遠謚文元

晁氏讀書記云國史云書法楷正爲時推重

葛珣字叔寶

紹聖閒人余嘗得其草書千文一卷朱絲絹上書是知書者名不見於傳記無從質證

杜介

善草書有詞筆皆精絕也六字題於六一小草帖清爽圓媚可以見矣曹谷中亦云

瞿靜叔

能草書有跋米老遊金山龍游寺題名後草書三行刻之石谷中云不意無所著名中而有此人筆札駸駸古人若黴吾徒好僻幾泯沒不傳矣

隱居先生陳某

東坡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雷太簡

有江聲帖云余少年時學王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郭知運碑顏太師家廟碑後見顏行書馬病帖乞米蔡明遠帖苦愛學之但自憾未及其自然近刻雅安晝臥郡閣因閒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瀾翻倒迅駛掀搕高下蹙逐奔走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噫鳥跡之始乃書法之宗皆有狀也唐張顚觀飛蓬驚沙孫姬舞劒懷素觀夏雲隨風變化顏公謂豎牽法似釵股不如壁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余聽江聲亦有所得乃知斯說不專爲草聖但通論筆法也欽服前賢之言果不相欺耳

黃伯思字長睿

李觀文伯紀誌公墓云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乃規模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

葉石林跋急就章云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

王鞏字定國

東坡云自君謨沒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有傳於世也

張有字謙中

善篆書有所著復古編

范文度

能書有橅本蘭亭記六一先生跋云宋興百年

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不振每以爲憾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又云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爲范君不爲誤矣

柳淇

學顏書中興頌筆力雖未絕勁而間架已方嚴矣有袁州學記杭州放生池記刻石

劉次莊

谷中云能小楷有戲魚堂法帖釋文元祐間刻於清江郡

李康年

東坡云江夏人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

杜庭之

東坡云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

皇宋書錄中篇

皇宋書錄下篇

董史

米友仁字元暉

元章子官至工部侍郎山谷嘗戲贈之詩云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虎兒暉小字也

呂企中跋豫章所刻法帖云米氏心畫之妙得於家傳父作子述識者謂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之獻之

史嘗考米西清之書多作斜劣之筆甚者一字皆成橫欹之勢此效父體而用力太過耳

洪邁字景盧

善漢隸有隸纂隸釋隸韻能盡漢刻之本末矣其隸書頗傳於世

吳說字傳朋

翰墨志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外皆錄錄可嘆其弊也

揮麈錄云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惶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即復令張挂取宸奎牓入禁中仰見聖德謙仁不伐也

徐兢字明叔

宣和間嘗爲書學博士工篆法以秦斯爲本弟琛亦善篆

陳恬字叔易號存誠子

陳簡齋詩載其能書

王利用字賓王

書繼云書畫皆能高宗甚愛其書

汪藻字彥章

湖與跋于湖篆字云昨宦吳門得汪藻龍溪小篆今守長沙得張于湖大篆皆前此所未見也

康與之字伯可號順菴

吳興陶定序其詞集云君嘗謂余曰我昔在洛下受經傳於晁四丈以道受書法於陳二丈叔易有書傳於世

向子諲字伯恭號薌林

書跡傳世人多寶之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

書跡飄逸可以傳玩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

書跡清俊可以愛玩

劉岑字季高

寶學劉公能草書余嘗得其千文一卷縱逸而不拘舊法蓋有自得之趣誠齋詩話言于湖嘗參書法於公云有姿媚齋號柯山

薛尚功字用敏

善古篆尤好鐘鼎書有鐘鼎彝器款識刻石二十卷在九江

吳琚字居父

谷中云吳琚工扁榜鄂渚有壓雲二大字極工又有天下第一江山字亦其所書史嘗見壓雲

二字榻本初疑爲于湖得意書大略可與寶晉琴臺字比又天下第一江山疑米老書者及得谷中錄示始知又有琚之書也

蔣璨字宣卿

紹興閒戶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善行書亦長於大字余家藏數帖皆有韻度豫章諸寺扁額多其所書圓媚縝密然少蕭散

岳氏贊云廬山之下仙佛之廬多公題扁余熟其體矣而今見其帖大抵小則道而大則婉而不失其健余猶媿乎知書之淺

胡世將字承公

嘗帥江西刻古帖四卷於郡齋有資古錄類集古今石刻爲若干卷今題跋存於集中所書鐵柱銘刻於延眞宮邦人習書多取爲楷則庚申火碑遂燬不存

單夔

善隸書倣唐八分書體官至侍從嘗師豫章故書疏閒有存焉有老兵王姓者收其藍絹上書二十字方勁有體蓋積習之能非不知而作者也

單煒字炳文

谷中云西班人善書有所刻定武蘭亭傳於世谷中嘗取其絳帖辨證刻於襄陽者重刻於星鳳帖後

司馬括字子開

豫章寓公溫國之後頗長於隸邦人多寶其眞蹟亦善行押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

誠齋云張安國書甚眞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又云于湖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横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余兒時聞人言于湖廷對第一人御覽試策有詞翰俱美之褒

谷中云于湖篆書極工今長沙帥司有大字西登南康落星寺篆書行記大字皆佳

岳氏贊云思陵嘗因進對見公奏疏玉音諭公曰稍進乎此便可名世

范成大字至能

近世以能書稱今有田園雜興詩翰刻石字學山谷米老韻勝不逮而勁健可觀

岳氏贊云近世能書惟范張相望筆勁體道可廣可狹如公抑足以名家矣

魏了翁字華父

善篆不規規然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余嘗見蟠龍翳鳳四字又於南昌尉饒實夫處見所篆先世墓道大字皆名筆也

王埜字子文

嘗漕江西徧易諸處扁榜而以己書張之大字雖爲結密而公獨有餘焉嘗見其石刻小楷蓋深入率更戶庭矣滕王閣有題榜稍劣

周頌

益公之後能扁榜大字嘗倣洪士友閒多得其書清勁可觀

虞仲房

李漢老族孫詠所著蘭澤野語云善篆隸隸法尤工家徒四壁藏漢隸刻數千本心摹手追盡其旨趣其分析波畫正是偏旁各有根據大至數尺小至蠅頭無不能之今江浙人家園亭墨榜時或有之

謝諤字昌國

艮齋書法似東坡而少變其體大抵窘於舒放然自成一家執筆如捉賊此或近之所書郡榜尤多清江其鄉國也故存者班班可見曾閭前輩云嘗書重華宮扁極蒙高宗稱賞云

楊无咎字補之

清江人後寓居豫章學率更小變其體江西碑碣多其所書善畫梅人併蓄其書畫以爲珍玩余家率更邕禪師塔銘刻後有其親題云余於率更爲入室上足小楷殊清勁可愛余又收其文集世所不傳後燬於火深可惜也

甘叔異字同叔

甘叔異者豫章　邑士人以學問稱雄一郡行書學米老草書學山谷余猶有存者余聞之故老其人豪放不區區拘引繩墨又有鄧南秀者亦豪放有文鄉人稱甘鄧云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

能詩有書跡傳於時嘗著續書譜一篇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閫域其自得當不減古人也

杜良臣字子卿

豫章士人也善小篆見重一時筆法精妙考究古學爲詳趙銳者少與子卿友善嘗謂余言子卿幼日見窗紙有篆字者亦輒割而取之可以見其嗜學也同時又有漆遂良者亦博洽飽學人稱漆杜云

嗚呼老成彫落微余記錄後生無復道之者矣豈不悲哉蓋嘗閱華陽國志雖寠儒貧女有可紀者莫不咸具余於是竊有志焉故處鄉郡苟耳目所接不敢棄也然所不知者固多矣雖然士之抱負所長而不見知於一時不傳於後世者豈惟書哉則亦存乎憎愛之私也則亦有幸不幸也則是可悲也至有阿曲以附勢欺僞以盜名者乃或見稱焉是益可悲也

牟益字德彰

余亡友牟德彰畫入能品晚年尤喜篆書深究古文嘗取石鼓詛楚鐘鼎等文爲辨證一編以糾前時釋文之誤未脫稾而君遂亡

曹士冕字端可

昌谷之後謙撝嗜學博參古法服膺蘭亭嘗與余論書云今人尚不知有唐無問魏晉可以知其志趣矣

張即之字溫夫

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

劉震孫號朔齋

善書大字尤有位置

廬山釋穎彬

釋茂蕣

善王書

關右釋夢貞

善書

浙東釋苑基

善顏書

壽春釋惠崇

善王書　右竝見皇朝類苑

長沙釋希白

東坡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右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爲勝　論長沙帖

釋德止號青谷

谷中云善屬文工畫能書嘗畫廬山尋眞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云此止老所畫後人勿毀又二壁皆正書其文有青谷文集

釋省肇

谷中云廬山人工行書廬山多有碑刻湖州德清海會院常住田記乃其所書

豫章釋素垌字季野

學率更書與逃禪之孫爲一黨其學亦出於逃禪聞後反初襲儒服今郡庠孔子廟庭從祀贊其所書也亦遒媚可愛但乏氣骨耳

釋言法華

東坡云僕書作意便彷彿蔡君謨稍得意便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矣

錢唐釋思齊

善書杭有放生池碑

皇宋書錄下篇

皇宋書錄外篇

董史

章友直女女煎

能篆書傳家學亦能以篆筆畫棋局縱橫如一
今有石刻心經陰符經傳於世

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號惠齋

給事胡公女也能草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
一首世又有草書褉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
書橫放亦婦人所難

悟空道人徐氏

朝天詩集內有跋悟空道人墨蹟云臨　教授
詵之之母徐氏諱蘊行自號悟空道人學虞書
得楷法多手鈔佛書

蓬萊女宮徐清字靜之

后山詩話云　里黃氏詩作謝體書效魯直
姸妙可喜陳無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
詩清萬世功有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
窮

妓王英英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
書體蔡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
臣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
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盡蠶頭魯公體

妓楚珍

楚珍者不知姓本彭澤娼女善三色書草篆八
分皆工家藏長沙古帖標籤皆其題署宜和間
有跋其後者云楚珍盞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

不羣終以節顯吾嘗見其過湖詩清勁簡遠大
有丈夫氣故知此人胸中不凡

至正丁未三月十四日錄辨

青黃子由尚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
胡氏行書亦壁賦於壁閒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於
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
香路輭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嬾
藥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
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
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
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

夫人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給事公女也吳
人多相傳其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
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
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
枝正開側面花蘂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
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
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
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十七日書

皇宋書錄外篇

右皇宋書錄三篇錢塘郁君佩先鈔自小山堂趙氏
以貽余者原本有至正丁未三月十四日錄辨一行
知在元時刻本已艱得矣上篇脫二十四行中篇脫
十六行序文亦殘缺不完篇首署名董史不繫里居
詳閱下篇所列多西江人於杜良臣下復綴以小跋
云竊比華陽國志之例褒儒貧女莫不咸具故處鄉
郡耳目所接不敢偶遺始知西江實其鄉國而尚未
悉何郡也又後序稱閒中老叟董更良史頗疑更良
爲字而史其名也及觀他書目亦有以董更著錄者
久未能明近檢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董氏舊藏擣
練詩帖中有閒中叟一詩及洪董史良史收藏印記
於是知其隸籍洪都而序中更字爲史字轉寫之訛
無疑矣以未得他本印證不敢遽改其他謬誤略正
其可知者餘仍舊貫俟覽者思之成一適而已開卷
首書藝祖皇帝繫以建隆御書矣次條復大書太祖
皇帝繫以天下一統字豈牀架屋未知其旨安在或
云是必鈔胥之失然亦不當謬戾若此殆有不可致
詰者矣乾隆甲寅八日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書錄三卷外篇一卷

宋董史撰史字更良不詳其里貫自稱閒中老叟蓋未登仕版者也其書皆紀宋代書家姓氏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載藝祖至高宗中篇載北宋書家一百十人下篇載南宋書家四十五人有所見輒鈔於帙故不復以人品高下為銓次凡諸書所有評論書法者悉加採摭彙次每人之後更加外篇附於卷末所載女子六人蓋倣華陽國志寶儒貫女有可紀者莫不咸具例也錄中所紀雖未為賅備而徵引典核考據精審亦殊有體裁非泛濫摭拾者可比其書成於理宗淳祐壬寅後景定元年庚申燬於火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從章氏得其舊本乃重加修校復成此編原本書末有至正丁未三月錄辦云云一行蓋元時華亭孫氏所鈔存者後輾轉傳錄譌脫甚多序亦已殘闕不可讀檢勘諸本並同無可校補今姑仍其舊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書錄三卷

宋董史撰。史字更良。不詳其里貫。

嘉錫案。董史簡明目錄卷十二作董更。知不足齋叢書第十六集刻有董史皇宋書錄三卷。鮑廷博跋云。「篇首署名董史。不繫里居。詳閱下篇所列。多西江人。於杜良臣下復綴以小跋云。竊比華陽國志之例。寶儒貫女。莫不咸具。故於鄉郡。耳目所接。不敢偶遺。始知西江實其鄉國。而尚未悉何郡也。又後序稱閒中老叟董更良史。頗疑更良為字。而史其名也。及觀他書目。亦有以董更書錄者。（按謂簡明目錄。）久未能明。近檢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董氏舊藏擣練詩帖。中有閒中叟一詩。及洪都（原刻無都字以意補之。）董史良史收藏印記。於是知其隸籍洪都。而序中更字為史字轉寫之訛無疑矣。」鮑氏此言甚核。然厲鶚宋詩紀事卷六十六固云。「董史字良史。號閒中老叟。有皇宋書錄三卷。淳化壬寅自序。」則樊榭所見皇宋書錄本不作董更良。鮑氏所據底本自誤耳。余更考之宋曹士冕法帖譜系卷下云。「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石本數卷。」又夷堅甲志卷十云。「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為榜首。良史在三甲。」則良史之里貫出身。皆有可考。夷堅志正集乃已佚而僅存之書。近世吳興陸氏始刻行。紀曉嵐及鮑氏皆未之見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書錄三卷

更字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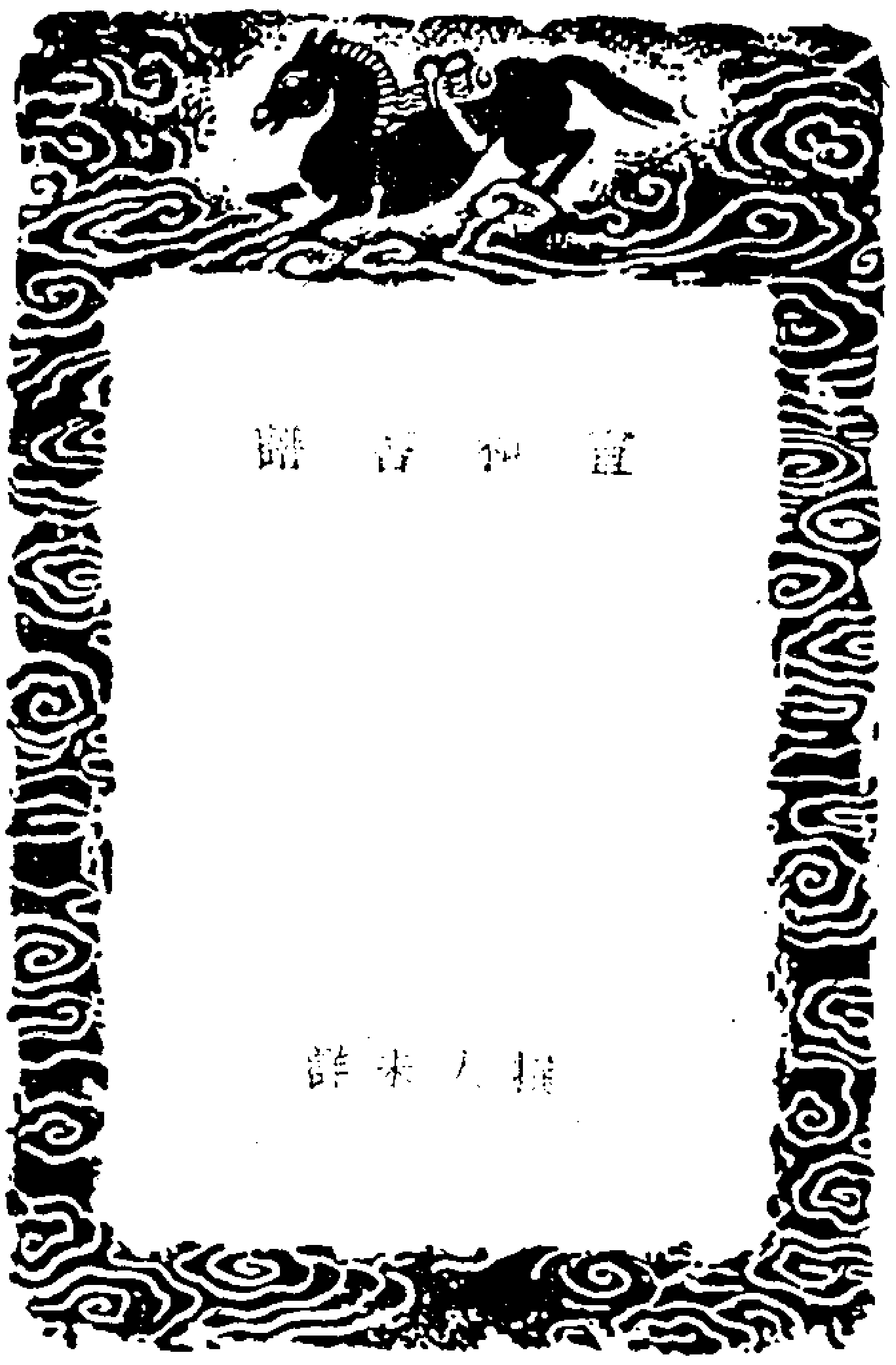
瞿氏目錄有舊鈔本皇宋書錄三卷云史字良史乃從姓得名有作董更者傳寫之誤

四庫提要[illegible]辨

翁同文撰

書錄三卷

余氏辨證引鮑廷博跋謂董史作董更云云乃鮑氏所據底本之誤其言是也惟引宋詩紀事「淳化壬寅自序」云云經與原書核對「淳化」乃「淳祐」之誤董史既為淳祐間人則夷堅志甲卷十所謂紹興二年張九成榜三甲之董良史必別為一人余氏誤引矣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南宋初年有畢良史乃博古之士卒紹興二十年八月丁未因疑該董良史必為畢良史之誤經檢夷堅志該條果然又鮑跋引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董氏舊藏擣練詩帖亦見故宮書畫錄卷四頁六四引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良史友人牟益擣衣圖即是一物影本見故宮名畫三百種第一一九圖牟益字德新小傳即見此書下卷又良史墨跡今仍有存見故宮書畫錄卷八法書冊下著錄董良史墨跡



宣和書譜

撰人未詳

宣和書譜總目

卷第一
歷代諸帝王書（皇后附）
晉
武帝
唐
太宗　明皇
肅宗　德宗
宣宗　昭宗
則天
梁
太祖　末帝
周
世宗
卷第二
篆書（敘論）
唐
李陽冰　衛包
唐元度　釋元雅
宋
益端獻王　徐鉉
章友直
隸書（敘論）
唐
韓擇木
卷第三
正書一（敘論）
魏
鍾繇
宋
蕭思話
齊
王僧虔
隋
薛道衡
唐
褚遂良　顏眞卿
徐浩　元稹
李商隱　柳公權
卷第四

正書二
唐
蕭遘　陸扆
李磎　詹鸞
顏紹孫　陸希聲
楊鉅　崔遠
張顗　鄭賓
戎昱　趙模
卷第五
正書三
唐
許渾　張欽元
楊庭　景審
鈕約　釋曇林
女仙吳彩鸞　道士杜光庭
道士梁元一
五代
錢鏐　李璟
薛貽矩
卷第六
正書四
五代
盧汝弼　豆盧革
王仁裕　楊邠

宋
宋綬　蔡襄
石延年　陸經
王子韶　道士陳景元
釋法暉　山人蕭云
卷第七
行書一（敘論）
晉
王衍　謝奕
桓溫　謝安
謝萬　陸玩
張翼　王濛
王徽之　王邃
卷第八
行書二
宋
孔彬之
梁
陶弘景　王筠
陳
陳叔懷　蔡凝
唐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陸柬之

李邕
卷第九
行書三
唐
吳通玄　李白
張籍　裴隣
杜牧　李景讓
崔龜從　白居易
裴休　司空圖
卷第十
行書四
唐
盧知猷　吳融
韓偓　任疇
林藻　徐凝
韋榮宗　蘇靈芝
婦人薛濤　道士魚又玄
卷第十一
行書五
唐
釋懷仁　釋行敦
釋齊已
五代
羅隱　韋莊

張徐州　潘祐
孫昭祚　釋應之
卷第十二
行書六
宋
李煜　李建中
蘇舜欽　王安石
蔡京　蔡卞
劉正夫　米芾
岑宗旦
卷第十三
草書一（敘論　章草附）
漢
張芝
魏
曹植
蜀
諸葛亮
吳
皇象
晉
張華　杜預
衞恒　王渾
王戎

卷第十四
草書二
晉
陸機 索靖
郗鑒 郗愔
王廙 王敦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珣
王珉
卷第十五
草書三
晉
謝尚 庾翼
王羲之
卷第十六
草書四
晉
王獻之 詹忠遠
宋
王曇首 羊欣
謝靈運 薄紹之
齊
劉珉
卷第十七
草書五
梁
沈約 蕭子雲
阮研
陳
陳伯智 蔡景歷
蔡證 陸繕
毛熹 江總
鄭仾 陳逵
隋
釋智永
卷第十八
草書六
唐
裴行儉 賀知章
徐嶠之 張旭
孫過庭 周襄
李霄遠 張仲謀
裴素 韋權
張庭範 胡季良
章孝規
卷第十九
草書七
唐

釋懷素 釋亞栖
釋高閑 釋光
釋景雲 釋貫休
釋夢龜 釋文楚
五代
杜荀鶴 薛存貴
楊凝式
宋
錢俶 杜衍
周越 神仙鍾離權
卷第二十
八分書（叙論）
唐
于僧翰 張彥遠
貝令該 釋靈該
制詔誥命（補牒附）

宣和書譜總目終

宣和書譜卷第一

明海虞毛晉訂

歷代諸帝（后附）

晉

武帝

唐

太宗　明皇

肅宗　代宗

德宗　宣宗

昭宗　則天

梁

太祖　末帝

周

世宗

晉武帝司馬氏諱炎字安世文帝之子也司馬氏執魏國威柄凡三世矣至武帝時神器始歸之獨江左有吳皓者擅五十九年之業一旦用王濬唾手而得故天下始一於晉夫可謂繼志述事之主然以憂勤得之以佚樂弃之其後東西分裂而爲兩晉後世論優劣咸自武帝始喜作字於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豈觑觑戲弄筆墨之末以取勝者惜乎不克終譽而信賈充之謀捨衞瓘之忠不爲經遠計以貽翼子故爲有爲者之所痛恨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我師帖　善消息帖

唐太宗李氏諱世民高祖之次子有隋末首建大議起太原入長安取天下如運諸掌故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夫可謂近古之英主方天下混一四方無虞乃留心翰墨粉飾治具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內帑金帛購人間遺墨得眞行草二千二百餘紙來上萬機之餘不廢摸倣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而虞世南師之頗得其體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然嘗患戈脚不工偶作戩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正正曰今窺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眞太宗歎其高於藻識然自是益加工焉世南既亡以褚遂良侍書凡人間所上羲之帖惟遂良究其眞贗故所學尤勝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然亦未有不學而得者朕少時臨陣料敵以形勢爲主今吾學書亦然又嘗作筆法指意筆意三說以訓學者蓋所得其在是歟復善飛白一日宴三品以上於元武門作飛白以賜臣下乘酒爭取以爲娛樂置洪文館選貴遊子弟有字性者出禁中所藏書令敎學焉海內有善書者亦許遣入館由是十年間翕然向化一日作眞草屛幛以示群臣其筆力遒勁尤爲一時之絕又嘗贊羲之傳痛論字學固亦見其髣髴觀夫淵源變態出於筆端者信非一日之習其所由來遠矣今御府所藏

一十有四

正書

詔勑

行書

詔勑　道德勑

禊宴詩　江叔帖

藝韞帖　好謙帖

眞蹟帖　枇杷子帖

魏仲思改名勑

草書

九仙門勑　晚來勑

手勑　無爲帖

唐明皇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其英武該通具載本紀臨軒之餘留心翰墨初見翰苑書體狃於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觀其批張九齡表賜裴耀卿詩與夫嘉賓之勑五王之贊議者言其豐茂英特斯亦天稟如八分書北京義堂與東岳封禪碑雖出於當時學士共相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有所授竇臮賦其書以謂風骨巨麗碑板峥嵘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以吞鯨亦足以狀其瑰偉也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

隸書

五王贊　法空字

喜雪篇　太一字

行書

賜趙宣王等勅　訪道勅
嘉賓勅　賜李含光勅二
批荅李含光表修齋二
批荅李含光表謝賜
批荅李含光表投璧
批荅李含光表起居
批荅李含光表香信
批荅李含光表謝修功德
批荅張九齡謝知制誥表
批荅楊勵俗等表
批荅裴耀卿等雪篇表
批荅裴耀卿等賀雨表
批荅裴耀卿等奏謝宣示聖旨
賜裴耀卿等詩　鶺鴒頌
送盧巳赴蜀川詩
春臺望雜言

唐肅宗諱亨明皇第三子也天性仁孝好學不倦明皇酷愛與諸子異開元二十五年乃立爲太子明皇幸蜀父老遮道乞留太子平賊蓋當時人心已知歸矣迨其以天下元帥提孤軍抗衡漁陽卷地之衆日消月化雷驅電掃終使海嶽一清宗廟如故眞不愧主器之託也即位之明年遣韋見素迎上皇自蜀還京使明皇感悟自謂吾始得爲天子父不其美歟其盛德成功雖未足以比迹湯武而至于削平禍亂再造唐室亦傑然用武之君是以若郭子儀李光弼之徒眞天下豪傑之士功名爲中興第一皆肅宗善將將而能御之要知英主自有眞也肅宗齠歲時明皇爲選佳士如賀知章等侍讀左右氣味漸摩曾非一日又當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肅宗以子職侍東宮方溫清定省間得無過庭之訓是宜行書亦有家法而其氣韻與能字者爭衡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七

賜李含光勅二
批荅郭子儀表
批荅李季卿表
批荅李含光表修齋
批荅李含光表修功德
批荅李含光表錫縑

唐代宗諱豫肅宗長子也明皇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好學強記深於易象宵旰之暇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還世相祖襲至代宗家學未墜論其筆力則非有太宗明皇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今及見者春日雨晴燕諸王與夫秋中月夜之詩筆法勁絹尚可以追配昔人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七

南郊口號　歲功贊
守歲詩　秋中月夜詩
秋日詩　重陽詩
春日雨晴燕諸王詩

唐德宗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在宗藩譽望已著性識強敏一經於目往往不待學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復如此齒冑之年便爲統帥既總萬機頗勵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壯大猷故群臣章奏來上皆即批荅筆無滯思翰墨落落可觀大抵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至於張官置吏以爲侍書世不乏人良以此也陸贄以內相輔贊奏牘動千百言度其可否從違常與贄所陳相當而流離兵火遺散不復收是以存者無幾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批荅趙惠伯表

唐宣宗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性嚴重寡言宮中以爲不慧然精於聽斷而專事明察其所以黜陟臣下皆出於己至於手寫詔勅而人一被識擢則爲時之榮遇大抵傷於太察而無復仁恩之意自是唐室至宣宗而復寖矣當時法書之盛如裴休輩尚能追步顏柳故諸宗承襲太宗之學皆以翰墨流傳至宣宗復以行書稱蓋其典刑猶在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賜李叢勅　賜李叢手勅

賜李叢手詔

唐昭宗諱曄懿宗第七子也爲人明倩多喜作書字初有志興復慨然思得非常之材相圖回治具惜無以助之當是時錢鏐以節制領浙右雖稱臣不乏貢賦而實霸有一方信英雄也然昭宗於此乃能籠絡駕馭推赤心置人腹中使鏐終唐室而不二心者昭宗實有以歸之也觀其以衣襟書賜鏐當時不能無意其書雖不稱於世而興復之志於斯可見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賜錢鏐衣襟書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幷州文水人粲粲英斷脫去鉛華脂韋氣味粲高宗溺愛而窺覦竊起遂能不出重闈深密之地駕馭英雄使人人各爲其用不旋踵喋移唐室使之善自退託有周南卷耳之志則其用心豈減古賢后妃哉惜乎不知出此乃欲以牝雞司晨宜乎不克令終而張柬之等起而正子明辟也新史貶而傳之舊史以謂竊妖白首良以爲訓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晝自我作古爲十九字曰𠀑（天）埊（地）𡆠（日）𠥱（月）〇（星）𠺞（君）𠡦（年）𠙺（正）𢘑（臣）曌（照）𡕀（戴）𡕀（載）圀（國）𡔈（初）𨹗（證）𥠢（授）𤯔（人）𨲢（聖）𤯓（生）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昔契咸用其字然獨能行於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字者知其在則天時也雖然亦本於喜作字初得晉王導十世孫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跡摹搨把玩自此筆力益進其行書駸駸稍能有丈夫勝氣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夜宴詩

梁太祖朱氏諱溫批荅賀表行書字體雖純熟然乏氣韻當是筆吏所書方時溫以唐之臣子盜竊神器故多引瑞物爲受命之符唐王天下以土德而繼土者莫若金於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之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兎白鸜鵒白鹿爲獻者此表獻白鹿也其奏章之臣則有若韓建有若楊陟有若薛貽矩實在開平即位之歲是其區區急於符契以厭人心曾不知三代受命不約而應如黃龍輔舟銀溢山赤烏流王屋以表殊休者亦固有自時其承正統又歷年滋久且無非應天順人而作如溫者偶以黃巢餘黨桀不利之際初云歸順終乃攘奪其自視治世一顯諸侯爲不足況復區區引符命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御批祥瑞表

梁末帝諱瑱太祖溫第四子也以唐文德元年生於東京美容儀爲人沈厚未嘗妄語言喜與閩人儒士遊唐光化元年授河南府叅軍溫受禪封瑱均王僞鳳曆元年二月瑱卽位瑱無他伎喜弄翰墨多作行書批勑大者或近盈尺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帖法流傳到今覽之便知非待書者所能及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正明勅

周世宗柴氏諱榮睿武孝文　太祖聖穆柴后之姪也丱歲事君后以孝謹聞太祖愛之及長委以主器之重乃克負荷追其繼明在御因任舊臣相與紹述前烈增大基構摧高平之陣而勍敵挫氣還秦鳳之封而遠土開疆以至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荆自非英傑之主能克家若是耶故宜神武之略氤氳磅礴發於筆端其運用處自已過人遠甚觀賜張昭詔有行書法亦可見其略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賜張昭詔

宣和書譜卷一終

宣和書譜卷第二

篆書敘論

篆書所自來遠矣其古文科斗之書已見於鼎彝金石之傳其間多以形象爲主而文彩未備也自古文科斗之法廢而後世易以大篆而大篆實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時爲太史氏其書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爲太史氏而得名故又謂之曰史書若夫小篆則又出於大篆之法改省其筆畫而爲之其爲小篆之祖實自李斯始然以秦穆公時詛楚文考之則字形眞是小篆疑小篆已見於往古而人未之宗師而獨李斯擅有其名按秦初幷天下丞相李斯欲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當時字畫惟古文與大篆耳豈李斯別爲小篆以異之耶自斯而降至漢得一許愼魏得一韋誕而風流文物猶足以追往古而名一世信斯文之出特非小補自漢魏以及唐室千載間寥寥相望而終唐室三百年間又得一李陽冰篆跡殊絕自謂蒼頡後身觀其字眞不愧古作者五代時南唐僞主李煜割據江左輕如鴻毛有一徐鉉篆畫高古人亦爲之改觀信此學之在世其存亡與人爲重輕也至于今茲端獻王及章友直皆以篆學得名傑然作一家法今得其自唐以來七人錄之予左曾非濫竽以進者若夢英之徒爲種種形似遠取名以流後世如所謂仙人

務光偃薤之篆是皆不經語學者羞之茲故不錄

篆書

唐

李陽冰　衛包

唐元度　釋元雅

宋朝

茲端獻王　徐鉉

章友直

唐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善詞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初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推原字學作筆法論以別其點畫又嘗立說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於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之舒慘莫不畢載後人不足以明此於是誤謬滋多義理掃地雖李斯之博雅以束爲束蔡邕之知書以豊作豐故孔壁之餘文汲冢之舊簡所存無幾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已其自許愼至是作刊定說文三十卷以紀其學人指以爲蒼頡後身方時顏眞卿以書名世眞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欲以擅連璧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議者以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論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舒元輿作

玉筯篆志亦曰陽冰之書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實瑞吾唐其知言哉今御府所藏篆書三

孝德訓　新驛記

千文

唐衛包京兆人官至尚書郎史無其傳獨見於書家工八分小篆且通字學其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鶺鴒賦信由積學所致故爲書品所錄昔王羲之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高四海況其下羲之數十等者豈可捨其模倣而無師自正耶若衛包之書論其入法度之域則可謂其飄逸絕塵則未也今御府所藏薤葉篆書一

鶺鴒賦

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于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書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記姓名而已眞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倣故作九經字樣辯證謬誤又爲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網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然責其疎放縱逸則非所長太宗時待詔翰林論書最詳惜其出於法中而不能遺法以見意是以議者議其太膠云今御府所藏

書四

篆書

千文

正書

論書

十體書二

釋元雅不載於傳好古喜學於科斗小篆各爲千文以隸書識其側其科斗小篆筆意淳古而隸書復灑然不惡亦不謬於用心也且隸書生於篆而篆法又祖科斗推本而言則字字固有源流不容妄作元雅者既以隸而求篆又緣篆而作科斗則其知所本矣復於每體各爲千字則又見所學進修而該備歟初梁武帝得羲之千字令周興嗣次之自爾書家每以是爲程課如智永草千文多至於八百本其說謂學者以千字經心則自應手和心得可與入道若至八百本之多則定足以垂世然唯知書者然後能道此若元雅亦有一於是今御府所藏科斗小篆一

二體千字文

宋朝

皇叔益端獻王英宗第四子也姿表穎拔肖宇如畫年十二已若成人侍講受經畧不少懈暨長貫通經傳每造朝進退可度百辟聳觀在藩邸請小學官以教諸子詩禮之訓不絶于家遇下寬恕有

細過略而不問手編普惠乘閒集効方以利物爲意多藏藥石親視和劑以拯病者至於留意翰墨而飛白篆籀皆造其妙嘗効唐元度蔘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嘗畫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非積學不能至此復善畫墨竹如老師匠其立朝輸忠得古賢臣之大節已具載畫錄矣此得其略云今御府所藏篆書一

二十六體篆

徐鉉字鼎臣江左人仕江南僞主李煜官至御史大夫以文雅爲世推右來使本朝一時士人想望其風采江南既平隨煜歸朝當太宗時直學士院典誥命稱得體留心隸書嘗患字畫汨以俗學乃以隸字錄說文如蠅頭大累數萬言以訓後學尤善篆與八分識者謂自陽冰之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在江左日書猶未工及歸于我朝見李斯嶧山字摹本自謂冥契乃搜求舊字焚擲略盡悟昨非而今是耳後人跋其書者以謂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籀氣質高古幾與陽冰竝驅爭先此非私言天下之言也嘗奉詔校定許愼說文三十卷行于世又謂自暮年方得喎匾法識者然之今御府所藏篆書七

大道不器賦上下二

蟬賦一　篆隸二

千文二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博通經史不以進取爲意工玉箸字學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當時稱之太常少卿元居中出領宿州素喜其書且富有之至宿則盡所有摹諸石以廣其傳緣此東吳之地多其篆蹟友直既以此書名世故家人女子亦莫不知筆法咄咄逼眞人復寶之說者云自李斯篆法之亡而得一陽冰陽冰之後得一徐鉉而友直在鉉之門其猶游夏歟今御府所藏篆書一

二經堂歌

隸書敘論

秦幷六國一天下欲愚黔首自我作古往往非昔而是今故以李斯變大篆以程邈作隸文種種有不勝言者然而或足以埀法而利民宜後世有取焉此隸所由作初邈以罪繫雲陽獄覃思十年變篆爲隸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稱善釋其罪而用爲御史當時此書雖行獨施於隸佐故名曰隸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獄間用之餘尚用篆此天下始用隸字之初也然而後人發臨淄冢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棺之上有文隱起字同今隸按胡公先始皇時已四百有餘年何爲已有隸法豈是書元與篆籀相生特未行於時耶若邈者既知此體乃自作一家法而上於秦特以解雲陽之難

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哉其後漢有蔡邕魏有鍾繇得其遺法筆意飛動點畫間一一成形斷碑墨木幾滿天下歷千餘年精神如在學者仰之如景星鳳凰爭先見之爲快是豈可多得歟然斯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以故闕然不講久矣唐開元年時主慨然知隸字不傳無以矜式後學乃詔作字統四十卷專明隸書於是間得人以應其求如韓擇木之徒是矣然則學之興廢繫其時哉

唐

韓擇木昌黎人也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蔡邕中興焉擇木書法傳於時者爲多如以隸書天台桐柏觀記後世謂得其筆意信不虛矣又觀杜甫贈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甫固不妄許可則知擇木亦於八分學復爲世之所稱可知今御府所藏四

隸書

桐柏觀記

張載劍閣銘

八分書

曹子建表

心經

宣和書譜卷二終

宣和書譜卷第三

正書敘論

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有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謂秦羽人王次仲作此書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始皇召之不至欲加刑而次仲化禽飛去此語幾於志怪學者之所不道然亦不載其事以別之也此書既始於漢於是西漢之末隸字石刻間雜爲正書若屬國封陌茹君等碑亦班班可攷矣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尅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東晉聿興風流文物度越前世如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爲今昔不貲之寶後日雖有作者詎能過之東晉而下亘宋暨齊爰及李唐至我本朝其中得魏晉風氣者亦落落有人焉皆是豪傑之士尚友於千歲之上者也今得其正書者凡四十有四人在魏則有鍾繇在宋則有蕭思話在齊則有王僧虔在唐則有元稹褚遂良柳公權顏眞卿徐浩輩二十有八人在五代則有薛貽矩輩五人以至本朝則有八人其間如宋綬蔡襄石延年之徒皆與古作者竝驅爭衡爲一代法故皆不沒其實而以時次之

正書一

魏

鍾繇

宋

蕭思話

齊

王僧虔

隋

薛道衡

唐

褚遂良　顏眞卿

徐浩　元稹

李商隱　柳公權

魏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官至太傅工正隷行草入分尤長於正隷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祕而不傳輒搥胸嘔血幾至於斃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益進雖寢晝夜無少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故其書遂與羲獻索衛相後先若魏受禪碑劉禹錫言玉明爲文梁鵠作字鍾繇刻石世爲三絕則繇潛心字畫可知矣世以繇正隷如郊廟旣陳俎豆斯在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豈虛言哉繇晚病膝每許以乘車趣朝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當時爲之榮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賀尅捷表

宋

蕭思話南蘭陵人官至侍中方十許歲時未知書以博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腰鼓侵惱鄰里人多患之稍長遂折節讀書作字於是聲譽藉甚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緜密娉婷當時有鳧鷗鴈鶩遊戲沙汀之比至于行草之工則有連岡盡塹勢不斷絕之妙其風流媚好殊不枉羊欣下故蕭行范篆楊眞孔草所以著論於袁昂也然所得乃其正書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奏事帖

齊

王僧虔瑯琊臨沂人官至侍中曾祖洽以書稱于時羲之洽之族弟獻之洽之族姪至僧虔家專之學不墜喜文史善音律作正書頗工初法獻之而尤尚古直若溪澗含冰岡巒被雪雖極清肅而比獻之風流蘊藉則所不逮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獻之方當器雅過之嘗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孝武帝以書名自將僧虔祕而不耀常用掘筆書祕而爲自安計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與獻之實接武郡入以爲榮嘗爲飛白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

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子慈字伯寶官至侍中冠軍善行書謝超宗見慈學書謂慈曰卿書何如僧虔公荅曰慈書與大人猶鷄之比鳳盖超宗卽鳳之子也超宗慚而退時以爲名荅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御史帖　陳情帖

隋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官至內史侍郎生六歲而孤遂能刻意學問甫十三歲通左氏春秋嘗作贊以嘉之頗有詞致如徜語自爾聲譽益彰左僕射楊遵彥見而歎曰一代偉人也爲文必杜門高臥冥搜精思故每一篇出則傳播人口然未聞以善書稱者豈以文掩之耶盖文章字畫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異耳但要時以古今澆之不爾則塵生其間下筆作字處便同衆人觀道衡和南正書一帖亦非泯泯衆人之筆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和南帖

唐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官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工隷楷文皇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羲之體文皇卽召見令遂良侍書文皇嘗購王羲

之書天下爭以爲獻然以眞贋莫能辨遂良獨能區別如辨白黑無得以舛惑遂良初師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況之瑤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過之而殊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者遂良曰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於是喜而退遂良喜作正書其磨崖碑在西洛龍門孟法師碑在長安國子監聖教序在長安慈恩塔中皆世所著聞者今御府所藏一十

正書

謝表文　帝京詩

樂毅論　石研帖

大洞內祝隱文

行書

枯木賦

草書

臨王羲之永興帖　臨王羲之中郎帖

臨王羲之二謝帖　摹王羲之官舍帖

顏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瑯琊人官至太子太師封魯郡公初登進士第又擢制科以御史出使河隴五原大旱爲決冤獄而雨乃降一郡霑足人呼爲御史雨守平原日河朔二十三郡皆陷賊平原獨以有備完奏至明皇爲之歎息想見其人然爲姦邪輩所疾盧杞尤不喜李希烈陷汝州杞因遣眞卿宣詔士論惜之而眞卿必行見希烈知其不可以訓罵而死之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書之大雅豈不宜哉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以後筆力迥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歐陽脩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弃也其爲名流所高如此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其心通而性得者非可以糟粕議之也嘗作筆法十二意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眞足以垂世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八

正書

旌節勑　顏允南父惟正贈告

顏允南母商氏贈告

潘丞竹山書堂詩　朱巨川告

疎拙帖

行書

爭坐前帖　爭坐後帖

送文殊碑文帖　頓首夫人帖

與李光顏太保帖　蔡明遠鄱陽帖

劉太冲帖　劉中使帖

開府帖　盧侯帖

瑤臺帖　篆籀帖

中夏帖　湖州帖

送書帖　乞米帖

乞脯帖　縑緗帖

馬病帖　送辛晃序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唐臣題跋）

祭姪季明文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官至太子少師擢明經有文辭張說一見奇之謂浩後來之英也繇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寵絶一時浩父嶠之善書初以法授浩至浩益工撰法書論一篇爲時楷模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勝論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蓋浩書鋒藏畫心力出字外得意處往往近似王獻之開元以來未有比者寫花萼樓碑甚工頃長安興慶池西南巢賊之亂兵火剝壞無復

存者袁昂嘗評其書謂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以浩書殊乏天才而窘在繩律故爾然議者以謂不然嘗作書法以示子姪盡述古人積學所致眞不易之論且浩以書名其妙實在楷法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三

宋巨川告　小字存想法

寶林寺詩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相穆宗贈尚書右僕射少孤授學於母十五以明經中第相繼應制科擢第一及典詞誥務在純厚時流慕之文體爲之一變所長惟歌詩歆豔一時天下稱元和體其詩名與白居易相上下人目之爲元白及其在越與詩人竇群賡酬又稱蘭亭絕唱每一詞出往往播之樂府其楷字蓋自有風流醞藉俠才子之氣而動人眉睫也要之詩中有筆筆中有詩而心畫使之然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寄蜀人詩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官至工部員外郎初擢進士第又中拔萃選王茂出守河陽深愛其材辟於幕下妻之以女復佐令狐楚授以章奏之學遂得名一時當時工章奏者如溫庭筠之徒俱以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蓋其爲文瑰邁奇古不可跂及觀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眞亦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月賦

行書

四六本藁草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之弟京兆人博貫經術通音律元和中擢進士第穆宗朝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常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筆諫也文宗嘗與聯句帝曰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他學士皆屬繼帝獨詠公權者命題于壁字率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過也宣宗時召升殿作字賜以銀絲且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欲以爲珍翫也然其書名達于外夷往往以貨貝購之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公權書以子孫爲不孝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至奴盜其杯盂而貯笥縢識如故公權知而笑曰銀杯羽化矣人益服其德量云然公權之書得名正以楷法耳今御府所藏十有一

正書

度人經二　清淨經

陰符經　心經

寄藥帖

行書

宮相帖　撿領帖

蘭亭帖　紫絲鞋帖

簡啟草藁

宣和書譜卷三終

宣和書譜卷第四

正書二

唐

蕭遘 陸扆
李磎 詹鸞
顧紹孫 陸希聲
楊鉅 崔遠
張顗 鄭賓
戎昱 趙模

唐

蕭遘字得聖蘭陵人瑀之遠孫也瑀武德初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瑀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官至左僕射遘咸通中擢進士第累遷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慕李德裕爲人及當國風釆峭整天子器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後與遘竝顯遘善事之僖宗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僖宗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之有遘之字畫雖罕傳於世觀其景公幽公二帖筆蹟有廊廟之氣而足規矩學者未易到也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景公帖

行書

幽公帖

陸扆字文祥蘇州嘉興人丞相贄之族孫後客於陝因以家焉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扆工屬文當時制詔落筆而就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嘗作賦召令學士皆和之扆時預焉賦成文不加點獨先衆人帝覽而歎之曰貞元時陸贄吳道元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頗加優重史稱扆之才敏速若注射信不誣矣亦善作眞字嘗有贈詧光草書歌筆蹟不減古人翰墨耀映眞可尚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詧光草書歌

李磎字景望江都人也自幼好學登進士第相昭宗官至太子少師贈司徒家世藏書多至萬卷時號李書樓喜著述善注解學者宗之以爲指南眞儒相也其書見於楷法處是宜皆有勝韻大抵飽學宗儒下筆處無一點俗氣而暗合書法茲胸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學者其字非不盡工而氣韻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規矩耳如磎能破萬卷之書則其字豈可以重規疊矩之末當以氣韻得之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詧光詩

詹鸞不知何許人也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位[illegible]寬綽有大字法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慕彩鸞故名焉昔李赤之慕李白司馬相如之慕

藺相如蓋類是也彩鸞以書唐韻名於時至今斷紙餘墨人傳寶之今鸞於斯亦然故知鸞於此不凡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唐韻上下

顧紹孫亡其世系作正書類鍾繇所謂似之而非者蓋涇渭同流則清濁相去不得不爾自三代書契降及漢末無慮數變三國鼎立之初人材竝用靡有孑遺惟字學闕然不講繇於是時不溺流俗傑然追古爲一家法而議者謂其豐筋多力有雲遊雨驟之勢後學鮮有繼者如紹孫雖竭其智力寧有一於是哉然久假不歸烏知非有特其學之未至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儒素帖

陸希聲吳人也官至左僕射家世有書名其六世伯父東之以草書高天下議者有喬松倚壁野鶴盤空之語四世祖景融又以博學工書擅名亹亹相繼至希聲一出遂能復振家法爲佳子弟而希聲尤善屬文通經史喜著述且精於正書則祖武風流頓還舊觀錢若水常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格抵自言出自二王斯與陽冰得之希聲後授之詧光詧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而希聲尚未達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後得其法者爲一時之絕今

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䛒光詩

楊鉅史失其傳喜作字得正書體其沈著處有類鍾繇而點畫則栁公權法也當時贈䛒光草書詩序者無慮數十人而各出一家之見以附載於文獨鉅之立論以性之與習自是兩途有字性不可以無學有字學者復不可以無性故其爲言曰習而無性者其失也俗性而無習者其失也狂蓋以謂有規矩繩墨者其習也至於超詣絕塵處則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至此然後可以論書歟又爲說曰羲之七子獨獻之能嗣其學則知用此以求古人庶幾天下書眼同一綱紐耳噫鉅之能爲此論則能知書之病也夫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䛒光草書序

崔遠其先博陵人也曾祖廷同州刺史子八人皆有時譽世以擬荀氏八龍珙左僕射琯吏部尚書璵河中府節度使餘竝據顯位世以爲榮璵子澹官至吏部侍郎有才名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遠澹之子也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之曰飣座梨言坐之所珍也遷中書侍郎後爲右僕射自咸通後有名其家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觀其筆跡雖不傳於世然贈䛒光帖其楷體可喜想見其家範云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䛒光詩

張顗莫知其系官至左司郎中幼好學喜作眞書字體謹嚴率倣栁公權而自成一家公權之學出於顏眞卿加以盤結遒勁爲時所重議者以謂如驚鴻避弋飢鷹下韝蓋以言其風骨峻極而少和淑之氣焉顗雖未足以方公權之工而風致近古用筆有力亦可貴也觀其所書贈䛒光詩云金殿聖人看縱筆玉堂詞客盡裁詩則顗不獨工於書而尤長於賦詠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䛒光詩

鄭賓史所不載不知何許人也所見者翰墨之傳天復中挈家自華至陳遷徙無常席不暇煖亦未嘗須臾廢詞翰也觀其以楷法題經藏詩云萬藴千牌次碧牙縹襥金字間明霞而筆法清古有羲獻典則雖名不顯於世大率唐人篇章字畫縱復不造古人極致處然亦各有一家風致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題經藏詩

戎昱不知何許人也建中間爲虔州刺史作字有楷法其用筆類段季展然筋骨太剛而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嘗書其自作早梅詩云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豈有得於此者宜其字特奇崛蓋是挾勝氣以作之耳且古人作字或出於一手而優劣相壆者偶在一時之得意與否耳

昱自寫其詩是亦其得意處故其筆力不得不如是之徤然求其左規右矩則一出焉一入焉而不見其至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早梅詩

趙模史闕其傳不知何許人也模喜書工臨倣始習羲獻學集成千文其合處不減懷仁然古勁則不迨蓋翰墨之祖必語羲獻而師之者世難其人如晚生輩以家學相承爲一律非不以王氏爲宗然其泥於形似而俗惡凡下者病在索馬於唐肆浮屠氏懷仁乃能稍得故步固不易得然至於犇逸絕塵處則又不可以同日而語若模之書復出懷仁下則所謂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噫古人眞難到耶觀模集書一帖頗工楷法信前人之論爲不謬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模集千文

宣和書譜卷四終

宣和書譜卷第五

正書三

唐

許渾　張欽元

楊庭　景審

鈕約　女仙吳彩鸞

道士杜光庭　道士梁元一

釋曇林

五代

錢鏐　李璟

薛貽矩

唐

許渾不知何許人也丱角爲詩已能超出童稚及長秀發頗爲流輩所推正書字雖非專門而灑落可愛想見其風度渾作詩似杜牧俊逸不及而美麗過之古今學詩者無不喜誦故渾之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竝行也大中初守監察御史以疾告歸端居佚老有詩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今體詩上下（烏絲欄）

張欽元亡其傳官至奉禮郎作眞字喜書道釋經然不墮經生之學其遠法鍾繇唯恐失眞但去古旣遠世習紛揉故未能脫去前人畦畛左規右矩自守奴書之病是亦束於教者也至如繇書幽深無際古雅有餘則又非欽元得窺其藩籬焉今御

府所藏正書二

金剛經上下

楊庭不知何許人也爲時經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一時爲輩流推許唐以武后好奇立異自我作古至輒易一十九字當時如薛稷之流亦復宗之庭嘗書五蘊論悉用武后所易字而卷尾繫經生臣名要是一時奉命自應爾耳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爲名書如庭書是亦有可觀者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五蘊論

景審南陽人也工作詩留心翰墨長慶中以泥金正書黃庭經一軸追慕王羲之法字體獨秀潤而有典則又作詩以題其卷末云金粉爲書重莫過黃庭舊許右軍多請看今日酬仁德何似當時爲愛鵝大抵唐人類多工書然亦頗自珍惜如歐陽通初倣父詢書後亦名世非貍毛爲筆犀象爲管未嘗輒書審於內景經必粉金而寫之蓋亦非率爾而作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黃庭經

鈕約史傳不載善正書作細字使人喜見而忘倦蓋其字畫雖小而圓勁成就不乏精神爲可喜者嘗攷昔人之論字以謂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敘近之蓋約之小字雖未足以比

肩古人而至其字形頓放頗有意味亦不窘於邊幅而韻勝者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小字三教經

女仙吳彩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大和中進士文蕭客寓鍾陵南方風俗中秋夜婦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爲盛集蕭往觀焉而彩鸞在歌場中作調弄語以戲蕭蕭心悅之伺歌罷躡蹤其後至西山中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燭路者彩鸞見蕭遂偕往復歷山椒有宅在焉至其處席未暇煖而彩鸞據案如府司治事所問皆江湖喪溺人數蕭他日詢之彩鸞初不荅問至再四乃語之我仙子也所領水府事言未旣忽震雷迅發雲物冥晦彩鸞執手板伏地作聽罪狀如聞謫詞云以汝泄機密事罰爲民妻一紀彩鸞泣謝諭蕭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蕭拙於爲生彩鸞爲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爲糊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錢囊羞澀復一日書之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由是彩鸞唐韻世多得之歷十年蕭與彩鸞遂各乘一虎仙去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

唐韻平聲上　唐韻平聲下

唐韻上聲　唐韻去聲

唐韻入聲　唐韻上下二

唐韻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傳授眞大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弃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脩靖撰集已來始末備盡于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歛衽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喜自錄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釧眞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因復謁眞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信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賀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先輩詩

道士梁元一亡其鄉里天資孤潔不染世習丹藥之暇尤喜翰墨初慕鍾王楷法久而出入規矩之外然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淸其嚴也若秉簡而立星壇其逸也若御風而揮八極其淸也若秋霄之飲沆瀣凡以心專於抱一而不務外遊故其神凝而慮寂據梧隱几泯然身世之俱亡及乘興一寫於揮灑自然有超世絕俗之態矣觀其書太上內景經作小楷法而體兼衆善乃知遊方之外者非世習之所能及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太上內景神經

釋曇林莫知世貫作小楷下筆有力一點畫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類經生之品格高者有金書經目曰金剛上味陁羅尼累數千字終始一律不失行次便於疾讀但恨拘窘法度無飄然自得之態然其一波三折筆之勢亦自不苟豈其意與筆正特見嚴謹亦可嘉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金剛經

五代

吳越國錢鏐杭州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唐末亂離依閭里董昌嘯聚烏合之衆名爲禦寇而實自蹈之然卒能用僖宗詔命削平江浙而據有也當時以鎭海軍節度使復領鎭東節制精兵及三萬昭宗即位加太子中書令封本郡王梁室繼興爲尚父進封吳越國王至于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修中州貢賦籍無虛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君言富盛若彼也方其與群英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而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巳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稟稟亦人間一英物也所書復剛勁結密似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學者規矩一律擬議耳逮藝祖有天下其孫俶能納土稱藩遂使後世子孫縻我爵祿承承不絕亦其英風餘澤沾丐雲仍者多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貢衆帖

南唐僞主李璟字伯玉先主昪之長子違命侯煜之父也幼巳穎悟既爲主器即典軍旅撫下有方略時皆歸之及嗣昪位能奉中州以恩信結鄰壤江左老稚不勤兵革者十有九年亦霸道之雄也宋齊丘以舊臣與先主爲布衣交挾不賞之功跋扈無前即竄而死之又其果敢如此然於用武之時乃能亹亹修文圖回治具故史稱其富文學工正書觀其字乃積學所致非偶合規矩其後煜亦以書名與錢俶相先後益其源流本有自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邊鎬奏狀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翰林學士晚事梁太祖愛其才禮加優異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貽矩風儀秀聳所與游者咸一時之英傑自此聲名籍甚喜弄翰墨

正書得古人用筆意且唐末接五代工書者筆蹟疑皆掃地矣觀其贈習光草書序秀潤可觀一時學者亦鮮儷焉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習光草書序

宣和書譜卷五 終

宣和書譜卷第六

正書四

五代

盧汝弼　豆盧革
王仁裕　楊邠

宋

宋綬　蔡襄
石延年　陸經
王子韶　道士陳景元
山人蒲云　釋法暉

五代

盧汝弼字子諧不知何許人也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爲世胄篤意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復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有唐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習光詩

豆盧革史失其世系遭五代離亂避地鄜延守中山王處直辟爲幕官同賦牡丹革以桑柘對處直雅器重遷節度判官唐莊宗講求賢相或以革名家子舉之遂召拜左丞相作正書雖有隱者態度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其點畫同爲一律非若楊凝式之書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鳳凰之傑出宜革輩皆不以書得名也今御府所藏一十

正書

開講帖　友公大德帖
鄭長官帖　王郎君帖

行書

大德帖　吾師帖
寒食帖　買花帖
頂辭帖　田園帖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官至太子少師幼不羈唯以狗馬彈射爲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覩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胸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洞曉音律作詩僅千篇目之曰西江集嘗觀列禦寇言神遇爲夢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非偶然也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體加妙李嶠夢得雙筆而爲文益工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鬼神者也仁裕翰墨雖無聞於時觀其送張禹偁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効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張禹偁詩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官至樞密使隱帝卽位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邠長於吏事執政以來帑藏實兵甲完國用不乏邊鄙肅

靜皆其功也末年留意搢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傳寫至其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粗有可觀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淸瀍等帖

宋

文臣宋綬字公垂趙人也官至叅知政事謚曰宣獻其事業載之史牒詳矣綬雅有記性嘗試童行法華經誦十日不復遺一字葢其性與下愚相遠如此作字尤爲時所推右然亦自喜其書在翰苑日凡制藁必集成篇至於點畫亦不妄作意其文必附書以垂後世耳嘗爲小字正書整整可觀眞是黃庭經樂毅論一派之法在天聖明道間章獻明肅后聞綬書名乃命楷法千文以規仁祖令綬所書千文實天章閣所藏之書也其後佐我仁祖以叅大政亦基於此國初獨能書者惟李建中與綬二人而建中之字肥而重濁或爲時輩譏評謂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至綬則無間言葢其書富於法度雖淸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到者而議者又謂世之作字於左右布置處或枯或秀惟綬左右皆得筆自非深造者特未易知綬有子曰敏求能世其家凡當時巨卿銘碣必得敏求字爲榮故二宋之書人到于今稱之今御府所藏正書八

草制　草詔

密表　杜甫謁廟詩

和園池詩筆　飛白書上下二

千文

文臣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人也官至端明殿學士博古尚氣節居諫垣樂言事初范仲淹被逐余靖尹洙歐陽脩以極論援救坐是皆罪貶襄於是作四賢士詩以高其風天下咸誦之守福州日南方風俗病者不食藥而敦信巫覡雖至垂死而恬然尚鬼其利人之財者以蠱毒之積年以爲患襄至去巫覡而殺其害人者故一方安堵而痼弊滌工字學力將求配古人大字鉅數尺小字如毫髮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玅而尤長於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餘仁祖深愛其書嘗御製元舅隴西王李用和墓銘詔襄書之已而學士撰溫成皇后銘文又詔襄書而襄辭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遊息而已仁祖亦不强之人謂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襄耳襄游戲茗事間有前後茶錄復有荔枝譜世人摹之石自珍其書以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而復推爲本朝第一也論者以謂眞行簡劄今爲第一正書爲第二大字爲第三草書爲第四其確論歟此所得於正書爲多今御府所藏正書三

南郊慶成詩　茶錄

還穎詩

文臣石延年字曼卿本幽州人官至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少應進士舉眞廟朝該三舉進士推恩補奉職延年以母老不擇祿而就之朝廷爲改太常寺太祝出知濟州金鄉縣爲邑有治聲凡兩除監郡一爲大理丞遂入館然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苟合上書論事有讜語朝廷用其計令奉使河東籍鄉兵既還易服色當時延年雖在祕閣而不屑夜遊浮沈閭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一日與酒徒詣肆中縱飲銜杯無算終席不交一語引去以此人異之指其地爲遇仙其在寶元康定間文詞筆墨照映流輩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以爲珍藏其正書入玅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而得如意初沿汴而東繫舟泗水龜山下佛祠釋子以題殿榜爲請乃爲劇飲卷氊濡墨作方丈字一揮而成人以爲絕筆異時范仲淹作文詠之云延年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歐陽脩亦作詩美之曰延年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其爲名流推許如此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西師詩

文臣陸經字子履越人也官至集賢殿修撰作郡以儒術飾吏事而所至以能稱善眞行書當時與

蘇舜欽爲輩流而筆法亦僅同一律前輩高文必求經爲之書故經之石刻殆遍天下若歐陽修思潁諸詩得經書方喜甚稱然多作正書其典嚴以規矩自窘譬之椎魯如參厚重如勃亦盛德君子渾金樸玉所自表發也觀者自應得之耳今御府所藏四

正書

蒲州詩　　武林謠

行書

蕭相樓等詩　　郊居等詩

文臣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官至祕書少監宿學醇儒知古今以師資爲已任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藏於家而不傳尤長於孟子而學者師其說一日子韶訪一縣令正見令與舉子談孟子縣令者寡聞人也不知子韶善此書而與客談不已置子韶一隅蓋旁若也久之乃問子韶曰頗曉孟子否子韶荅以從頭不曉令怪其語子韶曰孟子不見諸侯而首篇稱見梁惠王何也令與客皆無對久之知子韶也爲之靦顏喜作正書雖其餘事然亦出於力學至於三過筆眞可以挂萬鈞之重蓋其學本宗褚遂良顏眞卿而暮年自變爲一家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杜衍詩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眞靖自稱碧虛子建昌南城縣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喜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親手自校寫積日窮年爲之疴僂每著書十襲藏之有佳客至必發函具鉛槧出客前以求點定其樂善不已復如此然不汎交未嘗與俗子將迎惟相善法雲寺釋法秀人比之廬山陸修靜文惠遠也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神考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至右街副道錄己卯乞歸廬山復以蔡親爲請詔賜白金助之既歸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來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讐於是人人得盡其學而所藏號爲完書所役二奴一曰黃精二曰枸杞馴而不狡眞有道者之役也一時大臣如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作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耳安石韻其語書靜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詩後云眞靖自言如此蓋喜其不素請也又嘗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詢則曰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下頗服膺生平不喜作草字惟欲正書大抵祖

述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故其於古人法度中粗已贍足當其啓手足之時年已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眞宅世乃悟其尸解凡手自校正書有五千卷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解莊子十卷編高士傳百卷所著文集二十卷以至作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凡有益於學者莫不致力焉今御府所藏八

正書

陶隱居傳　　高士傳

樂毅傳　　相鶴經

陳諶等墓誌　　種玉故事

行書

岩棲賦　　試墨書等詩

山人蒲云西川漢州綿竹人也幼有方外之趣布裘筇杖游山野間賣藥得錢入酒家醺然一醉類有道之士尤喜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爲數字分布勻穩風味有餘覽之令人有凌虛之意大抵書法自科斗一散學者紛紛於是有垂露偃波芝英倒薤之說各工其習以文其一家之學亦宜在所錄也今御府所藏

正書二

雙鉤道經　雙鉤德經

釋法瑋政和二年天寧節以細書經塔來上劾封人祝萬歲壽作正書如半芝麻粒寫佛書十部曰妙法蓮華經曰楞嚴經曰維摩經曰圓覺經曰金剛經曰普賢行法經曰大悲經曰佛頂尊勝經曰延壽經曰仁王護國經自塔頂起以至趺座層級鱗鱗不差毫末更爲出香器置其中間而經字僅足開卷翬飛照映眼睫恍然如鬱羅蕭臺突兀碧落孕育氣象亦奇觀也說者謂作此字時取窈密室正當下筆處容光一點明而不耀故至細可書復有瞭然眸子方辨玆事然其字累數百萬不容脫落而始終如一亦誠其心則有是耶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細書經塔

宣和書譜卷六終

宣和書譜卷第七

行書敘論

自隷法掃地而眞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於是兼眞則謂之眞行兼草則謂之行書爰自西漢之末有穎川劉德升者實爲此體而其法蓋貴簡易相問流行故謂之行書德升而下復有鍾繇胡昭者同出於德升之門然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卒於無聞而繇獨得以行書顯當時謂繇善押書者此也及晉王羲之獻之心得神會處不由師授故並臻其極蔚然爲翰墨之冠晚有王珉復善此學而議其書者有峻如崧高爛若列宿之況信乎行書之在字學非當規矩有來歷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櫪下則成虧何在及其緩轡闊步爭馳蟻封間於是爲驥遂分書之有行若是也今得其自晉以來至于本朝以行書名世者凡五十有八人焉其間如晉之王濛宋之薄紹之唐虞世南歐陽詢李邕蘇靈芝之徒各各自具一體傑然出于其類者多矣本朝則有李建中蘇舜欽陸經王安石蔡京筆勢奕奕足以追配古人名垂後世有可槩者於是類而裁之爲一家法

行書一

晉

王衍　謝奕

桓溫　謝安

謝萬　陸玩

張翼　王濛

王徽之　王遂

晉

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相孝懷　官至太尉

早歲穎悟初詣山濤濤嗟歎良久目送其去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及長聞譽四馳明悟若神自謂可比子貢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善談名理得莊老旨趣每論事理有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手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斯足以髣髴其人也武帝聞之問王戎曰衍於當世誰比戎曰當從古人中求耳其爲世所尚如此初好論從横之術晚乃弃世事口不言錢稱阿堵物而已晉室士夫雅尚清談者衍爲之倡也及爲石勒所囚心知必死乃痛自引咎慨然歎曰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正天下猶不至此其弟澄亦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儁是宜不克令終作行草尤妙初非經意而灑然痛快見於筆下亦何事雙鉤虛掌八法回腕哉其自得於規矩之外蓋眞是風塵物表脫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規之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尊夫人帖

謝奕字無奕秣陵人官至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少有名譽初爲剡令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敦篤布衣之好於溫坐岸幘笑詠自若溫嘗曰我方外司馬也喜作字尤長於行書飄逸之氣入人肴睫故竇泉以賦美之曰達士逸蹟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與所適又見無奕之書不拘於俗學之妙而風氣自高當時以爲達士也初從兄尚爲西州日有德政既卒州人思之請以奕嗣尚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事其知名縉紳間有素如此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秋月帖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官至丞相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故以溫名之溫豪爽有風槩姿貌雄偉而面有七星劉惔〻稱其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斯亦見其異也然溫挺英邁之氣韞文武之才能絡賢傑駕馭英雄受寄扞城用恢威畧功有可稱者矣及總戎馬之權居形勢之地有睥睨窺覦之意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也溫墨蹟見于世者尤少然頗長於行草觀其收東道表與大法帖石刻字勢遒勁有王謝之餘韻亦其英偉之氣形之於心畫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東道表

謝安字安石世爲秣陵人官至太保方時王謝兩族各以文釆相高而安於謝族尤主斯文盟會居伯仲群從間若師資禮嘗與王濛語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四十不仕高臥東山屢違朝旨天下翕然有公輔望及起應辟爲宰相當桓溫跋扈談笑却之終至於帖然而後巳苻堅以百萬之衆飲馬江左勢欲吞食晉國人心危甚而安用謝元輩親授方畧各當其任從容緩帶以威重壓浮議終至以寡勝衆一掃而群虜淨盡使東晉社稷增重九鼎皆安之力也若其風氣蘊藉爲名流所慕如效擁鼻揮葵扇又其餘耳蓋是種超詣每經意處便非他人可到初慕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解書之目後之評其字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螭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然其妙處獨隸與行草耳此所有惟行書爲多其家若尚若萬若道蘊皆以書名世者信有自來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中郎帖　近問帖

善護帖

謝萬字萬石官至豫州刺史其才器儁秀頗喜矜持故早得時譽簡文帝初作相時聞萬名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衣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簡文共談移日其風致見重于時如此萬工言論善屬文作字自得家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然於行草最長惜其歲月之久少及見者獨鯁恨

一帖尤著見于世其亦魏晉巳來流傳到眼者類多哀悼語此其然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賢妹帖　鯁恨帖

陸玩字士瑤吳人機從弟也器量洪雅弱冠有美譽喜翰墨尤長行書及登公輔謙遜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不得巳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以弘重爲人主所貴稟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之徒莫不依之時瑞星見以疾不能造朝親書其表以賀略曰德合神明嘉瑞屢臻普天率土莫不同慶其筆力瘦硬有鍾繇法然識者謂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水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玩之字畫雖不期與之方駕然雅重之氣發于筆端而有典則亦足以昭示於世也玩官至尚書令興平伯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賀瑞星表（晉元帝批附）

張翌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善隸草時穆帝令翌寫王羲之手表穆帝自批其後羲之殆不能辨眞僞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眞王僧虔嘗謂羲之書一朝人物莫有及者而翌之書遂能亂眞故巳咄咄羲之矣蓋翌正書學鍾繇草書學羲之皆極精妙當時與王脩江灌輩竝馳爭先今觀其行書故可以想見其他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舅氏帖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官贈司徒濛少時放

縱不羈晚節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恩而後行喜怒不形于色美姿容居貧帽弊入市而市嫗悅其貌遺以新者時人以爲達工隸書草法俱入能品王僧虔以謂可比庾翼議者不以爲過論章草作人字法嘗謂趣之欲利按之欲輕世以濛爲知言然世所存者多行書王安石初學其書頗得筆意論者以謂有橫雨斜風之勢則濛之書又可知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餘杭帖

王徽之字子猷逸少冢嗣也世家秣陵官至黃門侍郎初叅桓溫幕下爲狂司馬忘形骸無客禮溫優之不按也及佐桓冲尤不事事惟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而已嘯詠竹間寄以天樂山陰雪夜理舟詣戴乘興而往興盡而還世稱其真正以傲達凌物故名教之流或病之要之亦王氏佳子弟也其作字亦自韻勝羊欣謂尤長於行草信不誣矣然律以家法在羲獻間特未可以甲乙論云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僧倫帖　至節帖
仲宗帖　蔡家帖

王邃失其世系官至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而世所傳者特因其書爾作行書有羲獻法疑是其家子弟故典刑具在而後世雖斷紙餘墨亦復寶之也婚事一帖尤爲人所知流傳至今觀其布置婉媚構結有法定非虛得名大抵字學之玅晉人得之爲多而王氏之學尤盛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婚事帖

宣和書譜卷第八

行書二

宋
孔琳之
梁
陶弘景　王筠
陳
陳叔懷　蔡凝
唐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陸柬之
李邕

宋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官止祠部尚書琳之好文博古至於音律之習無不超詣作行草度越流輩方時以剛正自力不能阿諛當前者故奄奄衆人後至於作字之工人不得而掩遏也議者以謂飛流垂勢則呂梁之水焉二王已後略無其比王僧虔亦謂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蓋其所養豪放恥事遲拙故筆端流暢快健若不凝滯於物者或以謂功夫少此又責備春秋之法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日月帖

梁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身長七尺四寸神采聳秀有仙風道骨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隷而行書尤妙大率以鍾王爲法骼力不至而遒氣有餘然苦心篤志未嘗懈倦無紙墨則至於以荻畫灰苦恨無書以爲楷式則願作主書吏故其荅武帝論書云愚固博涉患未能精其刻意於學有至於此袁昻謂其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李嗣眞亦云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俱以駿快稱今觀其書信乎其非虛言也弘景少得養生之道初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郎上章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辟穀導引老而童顏眞神仙中人也後贈中散大夫今御府所藏行書六

楊羲瑤密辭　華陽洞天帖

屆晝帖　茅山帖

帶名帖　茅山仙蹟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琊臨沂人官至太子詹事筠天資穎悟自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見者皆賞其奇絶及長而學益工與從兄泰齊名一時如陳郡謝覽弟舉亦有重譽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卽泰養卽筠竝小字也尚書令沈約爲當時辭宗每愼許可見筠文必咨嗟吟詠以爲已所不逮嘗作草木十詠書于約郊居之壁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目

一日從容啟梁高祖曰晩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是約之所許蓋不誣矣遷中書舍人掌東宮書記昭明太子宴于元圃太子執筠之袖撫劉孝綽之背云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卽僧虔之孫僧虔以書名世而筠於書遂復有家傳之學尤喜手抄書史至寓目瞥觀皆卽疏記自是筆端復熟縱使不學亦自超詣尤工行書然筠性洪厚不以藝能高人故於書世罕其傳要是王謝家風範自應度越流輩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至節帖

陳

陳叔懷不載於史作行書筆畫圓整其論梅發一帖字雖嫵媚而中藏勁氣如幽香孤豔凌轢冰霜者其清致自應如此大抵昔人爲文肆筆莫不因其感發既得於心遂應於手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至如王羲之來禽青李帖最爲知名梅帖宜其爲世所傳也陳都江左而梅本江淮物因知叔懷其必江左人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梅發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以名公子選尚高宗女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幼警悟聞見必曉而風儀俊邁容止詳雅好儒學博涉經傳喜爲文辭善草隷而行書尤擅一時凝家世貴顯又身爲國壻既不爲膏粱紈綺所移而字畫秀潤風致尚可以

追步晉人書法至陳故亦少變如凝刻意字學爲時推許豈易得哉官至中書侍郎晉陵太守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眀希帖

唐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與兄世基執弟子禮于吳郡顧野王力學不倦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由是聲譽藉甚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俱名重一時議者以比晉二陸釋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晩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議者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毚也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蓋世南作字不擇紙筆皆能如志立意沉粹若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或以比羅綺嬌春鵷鴻戲海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其亦善知書者族子纂孫郁皆能繼世而風骨不逮世南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氣無所屈唐文皇一見奇之嘗曰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乃詔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絶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聞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其器重如此嘗作筆髓學者多宗焉有

孔子廟堂碑千佛銘師子賦昭陵刻石銘嘉瑞賦最聞于時然世南雖以正書見稱而行字出奇處亦不在名流下此所得惟多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

行書

積年帖　借乳鉢帖

枕臥帖　蔬會帖

翰墨帖　賢士帖三

汝南公主銘藁

草書

論道帖　闕內帖

前書帖　臨張芝平復帖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官止太子率更令敏悟超絕江總一見知其令器也於是授以書傳每讀輒數行俱下遂該洽經史爲隋聞人初仕隋爲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時數與游旣卽位累擢給事中詢喜字學王羲之書後險勁瘦硬自成一家議者以謂眞行有獻之法蓋自羊欣薄紹之已後略無勍敵獨智永恃兵精練欲與旗鼓相攻而詢猛銳長驅智永亦復避鋒殆將爲之奪氣其作付善奴傳授訣筆意殆盡是誠有所得者至雞林遣使求詢書高祖聞而歎曰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蹟固謂形貌魁梧耶當時名重如此詢甞行見索靖所書碑初唾之而去後復來觀乃悟其玅於

是臥于其下者三日由是晚年筆力益剛勁有執法面折庭爭之風或比之草裏蛇驚雲間電發至其筆畫工巧意態精密俊逸處而人復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論者皆非虛譽也然詢以書得名實在正書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爲世所寶學者雖盡力不能到也而張懷瓘又稱其飛白隸行草入玅大小篆章草入能蓋亦各具一家之見然而詢雖以正書爲翰墨之冠而至於行字又復變態百出當是正書之亞此得其行字爲多焉子通亦善書臨[illegible]咄咄逼眞今御府所藏四十

正書

衛靈公論　强弱論

節封奕事　節蘇原事

行書

秋風辭　周公帖

鄒穆公帖　齊宣王帖

十商讀書帖　荀公帖

戰國策帖　子卿帖

庾亮帖　張翰帖

度尚帖　戴逵帖

善奴帖三　祭祀帖

四時祭祀帖　百家帖

門籍帖　自遣帖

勸學帖　海上帖

隝興帖　祖訥帖

守謙帖　薄冷帖

金蘭帖　北遊帖

講書等帖　千文

草書

孝經　院君帖

盈虛帖　京路帖

途路帖　京兆帖

歐陽通潭州臨湘人官至司禮郎判納言事父詢以書名著于時通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家學不振於是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蹟之直通遂刻意臨倣不數年乃繼詢名號大小歐陽體然行草得詢之險勁盤結分布意態則有所未及亦不失其爲名書也通晚善用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用象犀非得此不作字也其亦自爲標制若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則通未爲達論也至風節學藝父子表見一時爲唐名臣亦已美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節陳高祖本紀　千文

陸柬之吳郡人也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議郎柬之虞世南甥也少學舅氏書多作行字晚擅出藍之譽遂將咄逼羲獻落筆渾成恥爲飄颻綺靡之習如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鄙要是通人之達觀但覽之者未必便能識其佳處論者以謂

如偃葢之松節節加勁亦知言哉然人材故自有分限東之書其隷行入玅章草草書入能是亦未免其利鈍也書頭陁碑急就章龍華寺額武丘東山碑最聞于時此所存者特頭陁碑急就章耳今御府所藏六

行書

蘭若碑　頭陁寺記
蘭亭詩　千文
臨王羲之蘭亭敘

草書

急就章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也嘗作北海守故世號李北海父善有雅行博通古今然不能屬文人號曰書簏邕資性超悟才力過人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善注文選書成以問邕不敢對而意欲有所更善令邕補其遺邕則附事見意燦然明白善以其意不可奪故兩存其書邕一日謁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備願一見祕書及假直祕書未幾月而辭去嶠驚問其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服之邕剛毅忠烈臨難不苟免少習文章嫉惡如讐不容於衆邪佞爲之側目然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盧藏用謂之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剉起伏既得其玅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

其碑云觀北海書想見其風采大抵人之才術多不兼稱王羲之以書掩其文李淳風以術映其學文章書翰俱重於時惟邕得之當時奉金帛而求邕書前後所受鉅萬餘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觀邕之墨蹟其源流[illegible]於羲之議者以謂骨氣洞達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於實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爲世之所仰慕率皆如是今御府所藏行書十

光王帖　撿校帖
奐上人帖　閻爵帖
永康帖　披雲帖
潭永帖　勝和帖
葛粉帖　古詩帖

宣和書譜卷八（終）

宣和書譜卷第九

行書三

唐

吳通玄　李白
張籍　裴潾
杜牧　李景讓
崔龜從　白居易
裴休　司空圖

唐

吳通玄海州人官至起居舍人與弟通微皆以博學文章稱於時善画及書於行草尤長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復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戸叅軍德宗立與通微相繼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遷起居舍人知制誥通玄不獨以詞章照映士林而字畫固自不凡至德宗每有譔述非得通玄筆卒不滿意其詞翰之妙爲時器重如此故當時名臣碑刻往往得其書則誇以爲榮至於文藁斷幅殘紙人爭傳之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魚朝恩神道碑藁上下
度人經（不完）

李白字太白生於巴西彌月之初母夢長庚故因以取名丱歲知通書及長好擊劍落落不羈束喜與酒徒縱飲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薦之明皇以布衣召見金鑾殿爲降輦步

迎如見園綺論世務答蕃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以寶床賜食於前手爲和羹令待詔金馬門當時榮之未幾不爲親近所喜有詔放還裴回江左依李陽冰愛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澄江月滿拏舟夜渡著宮錦袍吟嘯其間端是風塵表物也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時白亦得差肩於甫至其名章俊語鬱鬱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固已逼人是豈可與泥筆墨蹊徑者爭工拙哉嘗作行書有乗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太華峯　乗興帖

草書

歲時文　詠酒詩

醉中帖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以進士登科官至國子司業善書翰行草爲最性狷直不容物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爲愈客且薦於朝自爾名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遊其作詩善樂府句法出諸客右觀夫字畫凜然其典雅幹旋處當自與文章相表裏不必以書專得名也且後世欲見韓門弟子之風采者當於此求其髣髴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希濙帖

裴潾河東聞喜人飽學問以蔭補入官官至兵部侍郎諡曰欽好直言極諫謇謇有王臣節雖不用于時而人嘉其忠喜梁昭明所集文選乃裒今昔辭章續而號之大和通選頗契士論史復載其隸書爲時推右晩歲行草尤勝當是其耿耿流於毫端者故筆不病而韻自高耳昔人以書傳於時未必以字得名蓋或以忠義稱或以文章稱況身兼數器而字畫又佳如潾者誠不可多得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大司寇帖

杜牧字牧之樊川人也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歷黃池等州刺史入爲考功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正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時務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其作阿房宮賦辭彩尤麗有詩人規諫之風至今學者稱之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大抵書法至唐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況如杜牧等輩耶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張好好詩

李景讓字後己幷州文水人官至太子少保諡曰孝贈太尉憕之孫也以蔭補入官性方毅敢言無忌憚寶曆初爲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亟論不可由是士林

高其操守其在朝廷上雖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退食閨門則雍雍唯謹所居東都樂和里人號樂和李公史以謂清德紀之也觀其書亦稱所聞前人墨帖類非以書得名然世之寶藏者特以其人耳況如景讓德望議論一世所宗其行書又足以追配古人當時如沈傳師以書自名而雅與景讓厚至爲江西觀察而表以自副究其所學故自超妙是究其翰墨所以有傳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再拜郎中帖

崔龜從字元吉史不載其何許人相文宗官至宣武軍節度使初以進士登第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天下翕然以師匠尊之故當時片文遺帖往往爲世所寶想見其儒宗氣味蓋不必以書得名也今宛陵行書帖乃其一耳大抵儒家者流雖使不善書其點畫頓放處本自不惡況唐人類皆善書龜從又其學者之規範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宛陵帖

白居易字樂天家翰城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敏悟絕人工爲文章顧況一見其文不覺自失曰吾謂斯文已絕今復見子矣擢進士拔萃入爲翰林後貶江州司馬然雖失志能順適所遇若忘形骸者會昌初家東都履道里居第疏沼植木龍門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或經月不茹

葦又稱香山居士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文章精切然㝡工詩長於諷諫得失名傳雞林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復與劉禹錫齊名又號劉白始生七月能指之無二字葢以天稟觀其書豐年洛下兩帖與夫雜詩筆勢翩翩大抵唐人作字無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於字畫不失書家法度作行書妙處與時名流相後先葢胸中淵著流出筆下便過人數等觀之者亦想見其風槩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五

豐年帖　洛下帖

生涯帖　劉郎中帖

送敏中歸邠寧幕等詩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也操守嚴正幼偕昆弟隱于家塾講經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與等歷昭義河東鳳翔荊西四節度官止太尉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好浮屠居常不嗜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頗多嘗謂人之本心靈明廓徹廣大虛寂逐物迷巳者不能達耳故其爲人蘊藉進止雍閑行不職察然刻意翰墨眞楷遒媚作行書尤有體法嘗建化成寺僧扮額以候休題他日見之神色自若以袖揾墨而爲書之字勢奇絕見者嗟賞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判疏言狀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辭居中條山王官谷名其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以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自號爲耐辱居士其父輿得徐浩眞蹟一屏題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尤爲精絕輿遂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因以戒圖曰儒家之寶莫踰此屏圖後爲之志曰人之格狀或峻則其心必勁視其筆蹟可以見其人於是知圖之於書非淺淺者及觀其贈䛒光草書歌於行書尤妙知筆意史復稱其志節凜凜與秋霜爭嚴考其書抑又足見其高致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贈䛒光草書歌　贈䛒光草書詩

宣和書譜卷第九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

行書四

唐

盧知猷　吳融

韓偓　任疇

林藻　徐凝

韋榮宗　蘇靈芝

婦人薛濤　道士魚又玄

唐

盧知猷字子謩失其世次以進士登第復中宏辭官至太子太師守饒州日以善政聞自此遂錄用器量宏淡不與物競號稱長者爲文富贍作字有楷法時頗稱之葢昔之爲論者以楷爲上行次之章草又次之草書爲下以其難工者楷法而易工者草字耳故前人定書以王羲之楷法爲第一鍾繇次之自繇而下無人則知其楷法者不可多得知猷之書有此者是豈不學而能乃其注意於此非一日也然知猷雖以楷法稱而此所得惟行書耳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送誓光序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官至翰林承旨祖翁有高世志不應召辟朝廷賜文簡先生號融幼力學能世其家文辭富贍以進士登科第昭宗時指授作詔多多益辦悉當帝意爲之咨賞求其作草書

歌痛論古人筆意至於行書字畫稱是則知其留心於翰墨間復不淺耳觀其書自可以意得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博士帖

草書

付乱帖

正書

贈䛒光送別詩　贈䛒光草書歌二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佐河中府拜左拾遺遷中書舍人官至翰林學士有詩集行于世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往往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詠者不可勝紀自謂咀五色之靈芝咽三清之瑞露不然何清詞麗句如此之秀穎耶考其字畫雖無誉於當世然而行書亦復可喜嘗讀其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奔秋澗寒藤挂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之句非潛心字學其作語不能迨此後人有得其石本詩以贈謂字體遒麗辭句清逸則知其茹芝飲露之語不爲過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僕射帖　芝蘭帖

任疇不知何許人也頗工行書其步驟類歐陽詢得險勁嫵媚之妙大抵唐人多宗歐虞褚柳不知書法成於王氏羲獻父子散於百家家自爲學各

持一體語其大成則無有也故昔之爲論者謂歐陽真行本出獻之及其成就則別成一家於是風流則嚴於釋智永而潤色則寡於虞世南其優劣不能不與諸子相後先耳如疇者又得詢之一體而非詢之比其品第固自可見蓋以志其上者不可得而乃得其次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郎中帖

林藻不知何許人也傳記莫得而詳其行實作行書其婉約豐姸處得智永筆法爲多有唐三百年書者特盛雖至經生輩其落筆亦自可觀蓋唐人書學自太宗建洪文館爲教養之地一時習尚爲盛至後之學者隨其所得而各有成就如藻之於智永是也初永刻意學書於王羲之而頗得其妙而所乏者風神議者謂其章草入妙隸書入能於是一字之出可直五萬其爲當時所慕如此藻之步驟蓋出入智永之域者惜乎不能究永之學亦交一臂而失之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湙慰帖

徐凝進士也亾其系喜作詩當時賦廬山瀑布泉者無慮千百輩而凝爲詩韻頗爲時輩所推許其卒章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居易以元老詞客爲時領袖亦作詩美之以爲不可跂及自爾凝聲名籍甚而後世想見其風采者獨得此一詩也蓋其宗居易者其論如此而或者有

惡詩之目以此方之李杜之域則特爲凡陋耳凝之字畫有行法固當因時而見況其筆意自具儒家風範非規規於學字者存而論之亦一種人物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黃鶴樓詩　荆巫夢思等詩

韋榮宗不知何許人也工正書行草而行草尤勝學者多從之喜論書法其得處皆脗合古八亦技進乎道者也嘗謂人曰凡下筆心注於手然後可下若少等閑殆亦無憑此杜牧論文章而曰不可以輕心挑之其近是耶又嘗論筆法其淺深虛實遠近之宜各有其理略曰須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至論正書行草則曰真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欲分布齊均是亦取羲之潛從其後觀獻之執筆之意其非妙得羲之法未知超絶至是也今所有榮宗帖凡論書者居其半故知榮宗刻意是習非苟然者矣今御府所藏六

行書

有德帖　傳教帖

臨鍾繇中郎帖　長風帖

下筆帖

正書

執筆帖

蘇靈芝儒生也史亾其傳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

昔候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故胡人以墨本詣榷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其後石刻爲胡人所碎或傳奉使者過彼辦經界指候臺爲證故胡人碎而没之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在唐人翰墨中固不易得葢是集衆善而成一家者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達磨銘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爲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衞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黄四娘家花託於杜甫而後有傳也今御府所傳行書一

萱草等書

道士魚又玄華陽人工行書得王羲之筆意而清勁不墮世俗之習飄然有仙風道骨可以想見其人與崇道大師書作字吐辭頗類世間所傳武仙童書其論四行殊有旨趣而其一曰勤潔二曰嚴正三曰定慧四曰仁慈非深造自得何足知此宜筆端得晉人之高風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上崇道師書

宣和書譜卷第十（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一

行書五

唐

釋懷仁　釋行敦

釋齊己

五代

羅隱　韋莊

張齊州　潘佑

孫昭祚　釋應之

唐

釋懷仁不載於傳記而書家或能言之積年學王羲之書其合處幾得意味若語淵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點畫富於法度非初學所能到者昔太宗作聖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書一則懷仁書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之宗模倣羲之之書必自懷仁始豈羲之之絶塵處不可窺測而形容王氏者惟懷仁近其藩籬耶亦似之而非且世所有惟見其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二

行書

聖教序

草書

臨晉王羲之往還等帖

釋行敦莫詳其世作行書儀刑羲之筆法當天寶

間寓安國寺以書名于世嘗錄傳元樂府字畫遒媚冨於繩墨視王氏其猶得其門者然羲之眞行論者謂入神品正如庖丁之技輪扁之斲手與心會不容外入豈學者步趨能要其至耶故行敦之書雖竭智力作意倣傚而氣骨精神終不似眞後有集王羲之書一十八家者行敦乃其一也是則心慕筆追亦自可佳耳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樂府帖

釋齊己姓胡潭州益陽人少爲浮圖氏學戒律之外頗好吟詠亦留心書翰傳布四方人以其詩併傳遶今多有存者嘗住江陵之龍興寺與鄭谷酬唱積以成編號白蓮集行于世筆跡洒落得行字法望之知其非尋常釋子所書也頸有瘤人號詩囊也然操行自高未始妄謁侯門以冀知遇人頗稱之以是無今昔遠近人知齊己名是亦墨名而儒行者耶故世之所傳多詩什藁草今御府所藏九

行書

擬嵇康絕交書　謝人惠筆詩

懷楚人詩　渚宮書懷等詩

送冰禪姪詩　寄冰禪德詩

冰禪帖

正書

廬嶽詩　寄明上人詩

五代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也生於唐末有詩名尤長於詠史多不稱意窮愁感慨之間言或譏諷怒張以故爲時所黜初名橫以十上不中第乃更今名始到浙右謁錢鏐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首其卒章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鏐覽之大笑因加殊遇鏐一日受朝廷節制之命令沈崧者草謝表崧盛述浙右之冨隱即諭崧曰方兵火之餘豈宜作此語即更之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梁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召不至後節度使羅紹威密表薦爲給事中隱雖不以書顯名作行書尤有唐人典刑觀其羅城記藁諸帖略無季世衰弱之習葢自胸中所養不爲世俗淺陋所移爾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外羅城記藁　三十一郎帖

喜慰帖　華陰樵寄帖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也官至平章事性疎曠不以小節自拘唐乾寧中舉進士第有詩云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府人以其有宰相器李詢爲兩川宣諭使辟爲判官莊以中原多事潛依王建建奏爲掌書記尋爲起居舍人及建開國委任於莊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當時以作字名於世但今所見者少觀借書諸帖有行書法

非潛心於古而一意文詞翰墨間未易至此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借書帖　借樂章帖

米團帖

張徐州者失其名因官徐州故以爲稱業儒學喜翰墨志趣曠達不以利名芥蔕於胸次作詩五篇以勸君二字寓於其中大抵以外形骸齊鵬鷃爲達理豈與束縛名利之場者同日而語哉故其胸中流出而見於筆畫者無復有抗塵走俗之狀作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若削玉因閱其詩抑又使人起物外之想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勸君詩

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冨贍尤長於論議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跡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許堅等詩

孫昭祚亡其系中書堂吏也習翰墨尤長歐陽詢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文傳於世昔詢論書要在凝神靜慮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以謂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

則質濁此是最要妙處及觀昭祚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之閒非淺尠其旨詎能臻是耶今御府所藏行書五

四色牡丹賦　終南山賦

陽春曲等詩　竹拄杖等詩

朱陳村等詩

釋應之莫知世次作行書嘗以文絹寫進士沈崧曲直不相入賦頗有氣骨然筆法本學柳公權至其分閒布置則殊乏飄逸故學者病之昔公權作字初出鍾王及其成就則乃有驚鴻飢鷹之力所以名高當世而外夷入貢別載貨貝以購其書如應之豈得有此耶譬之傳神寫照或得其形似而精神凝竚處固未嘗見之耳然非此則不足以見優劣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曲直不相入賦　卽事等詩

宣和書譜卷第十一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二

行書六

宋

李　煜　李建中

蘇舜欽　王安石

蔡　京

劉正夫

岑宗旦

宋

江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鶉衣而鳶肩略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搨雲漢奎璧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煜雖有文只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尚方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

行書

淮南子　春草賦

義天秤尺記　浩歌行

克己處分　批元奏狀

禮三寶衆聖賢儀　八師經

宮相詩　李璟草堂等詩

高秋等詩　牡丹等詩

古風詩二　論道帖

招賢詩帖　樂章羅帖

樂府三　臨江仙

雜文藁

正書

金書心經　智藏道師眞贊

文臣李建中西洛人官至殿中丞恬於進取嘗掌西京留守司御史臺至今謂之李西臺居洛中以林泉自娛善篆籀草隸八分於眞行尤精觀其字體初傚王羲之而氣格不減徐浩當時士大夫得其筆跡莫不爭藏以爲楷法作科斗書郭忠恕汗簡集以獻頗見褒美處士唐異善書世稱其與建中相爲左右論書者以爲尚有五代衰陋之氣益以其作字淳厚不飄逸致然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千題詩　雪花詩

韓見素致仕等詩　畫屛等詩

文臣蘇舜欽字子美其先世居蜀後爲開封人官至大理評事少以陰補從仕已而中第用范仲淹薦爲集賢校理貌奇偉工文章歷官有政聲雖居下僚而慷慨喜言事一時名卿喜與之游杜衍以女妻之人謂氷清玉潤作事沉著而精神充實尤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時殘章片簡傳播

天下美其文翰者有花發上林月滉淮水之語兄舜元善篆隸亦工草字書名與舜欽相先後蓋是下筆處同一關紐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吳中詩草　遊山草

學館卧病等詩　夢歸等詩

草書

雉帶箭等詩

舒王王安石字介甫本撫州人後居金陵退相日官特進荊國公旣歿謚曰文追封舒王神考朝聖賢相遇千載一時其功業昭昭簡册具載當時安石慨然以眞儒之道爲倡於天下後世蓋自比於孟軻其視揚雄韓愈爲不足道暮年歸老金陵浮沉漁樵間跨驢挾册往來北山下道傍醉尉雖誰何不復介意作小詩如壯歲語出奇凌轢脫去流俗學者編爲北山詩平生視富貴眞如浮雲不溺於財利聲色信宗公偉人也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而使積學者盡力莫能到豈其胸次有大過人者故筆端造次便見不凡而評其書者謂得晉宋人用筆法美而不夭饒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集句詩筆

太師蔡京字元長莆田人也早有時譽擢進士甲科博通經史揮洒篇翰手不停綴美風姿器量宏遠爲郎日謁大丞相王珪珪指其坐云公異日當居此宜自愛重繼膺顯用入處要近出典大藩自擢翰林承旨前後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至於決大事建大議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談之間恢恢乎其有餘矣乃時丕承祇載紹述先烈於志無不繼於事無不述緝旣墜之典復甚盛之舉與九鼎建明堂制禮作樂與賢舉能其所以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其力焉眷惟神考勵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煥乎成一王法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無擬倫爲嗣初載以還賴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於眷倚比隆神考之於安石罔敢後焉於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爲太平宰相須解機務自朝廷至於遐陬異域微而閭巷田畝間莫不惜其去故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懷之喜爲文詞作詩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誥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於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搆者未嘗起藁然性尤嗜書有臨池之風初類沈傳師久之淩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臣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古今鮮有儔匹本朝題榜不可勝計作龜山二字盤結

壯重筆力遒勁巍巍若巨鼇之戴崑崙翩翩如大鵬之飜溟海識與不識見者莫不聳動斯亦一時之壯觀也大抵學者用筆有法自古祕之必口口親授非人不傳由唐以來學者相宗方造其妙至五季失其所傳遂有衰陋之氣京從兄襄深悟厥旨其書爲本朝第一而京獨神會心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可與方駕議者謂飄逸過之至於斷紙餘墨人爭寶焉喜寫紈扇得者不減王羲之之六角葵扇也其爲世之所重如此所得惟行書爲多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七

行書

御製詩并和　御製明節皇后傳

觀明節皇后像詩　奉安明節皇后詩

劉貴妃制　劉賢妃制

劉淑妃制　明達墓誌文

宣和殿召輔臣記　瓊蘭殿壁山後記

瑤林殿雙竹後記　澄漪殿觀蓮記

玉宇洞後記　延福宫題名記

題澄莊等詩　回溪泛舟題名

留題栖雲軒　萬年橋題名記

萬歲山記　遊艮嶽祝壽詩

遊艮嶽詩　艮嶽噰噰亭題記

題絳霄樓詩　蕭閑館題名

擷芳園記　芳華館賞花詩

定鼎記頌　梅竹雪雁詩二
繁杏水禽詩二　閱駿射序上下二
觀碑記　題甘露降詩
再降甘露記　錫宴書題二
對局　題神霄宮詩
聽降題名　步虛詞
太清樂　玉扶步虛詞
柳眞人步虛詞　蓬萊仙步虛詞
大仙留題詩　大仙詩曲
春宮詩二　雪詩二
魏將軍歌　飲中八仙歌二
歌元豐　元豐行
驄馬行二　古柏行二
丹青引三　送孔巢父詩二
送西京提刑詩二　曹霸畫馬詩二
洗兵馬詩三
壺春堂觀御題賞花詩
謝賜承平殿曲宴記表
宣和殿東閣屏山後記

正書

千文

文臣蔡卞字元度莆田人也少與其兄京遊太學馳聲一時同年及進士第王安石見而奇之妻以女使從已學得安石學術議論爲多自以王氏學

擅一時時流歸之自少喜學書初爲顏行筆勢飄逸但圓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後自成一家亦長於大字厚重結密如其爲人初安石鎭金陵作精義堂記令卞書以進由是神考知其名自爾進用多文字職至晚年高位猶不倦書寫稍親厚者必自書簡牘筆墨亦稍變姝不類徃時也然多喜作行書字今御府所藏行書六

進神驗記　清淨經
莊子刻意篇　杜甫驄馬行

千文二

文臣劉正夫字德初三衢人也少有文行鄉里畏服及居太學俊名藉甚後登進士第知名四方旣被召擢立朝謇謇有大臣節方時紹述熙豐正左右輔佐一德之初而正夫以精忠相與圖囘至治其所以持盈守成而熙豐之盛德美意燦然一新正夫其有力焉閱歲以疾不起方且登庸不期月間得疾卒不卽用天下士夫皆爲之嗟惜計聞帝震悼爲之輟朝正夫平日喜書學多作行法好與人論字嘗謂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不合古者歷歷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亦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人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

如會於道則無愧於古矣人以爲知言然平生不泥於此亦不求人知所書字間有被旨承命爲碑刻者以是傳於世者絕少晚年間作逸字獨藏於家官至少宰贈太師謚文獻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宣召記　泛舟題名

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郞博聞尚古不喜科舉學性好潔世號水淫達世異俗每與物迕人又名米顚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以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文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傚義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已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事彝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卽爲作古紙臨倣便與眞者無辨兼喜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謂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也然異議者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予家今

御府所藏行書二

千文二

內臣李宗旦字子文開封人慶歷初以父遺表通籍璧門然趣尚高遠不爲苟合取容於世年十七棄官遊東南山水間不復事事至和中仁祖錄功臣之世復官之凡歷七任至元豐初又以尋醫自請方神考大有爲之時王中正以才敏侍上嘗薦之於朝宗旦恥折腰强顏奔走於貴公子之前乃暫應召旨卒不從仕故自壯年遂拂衣有歸與之志於是終九品官而無復遺恨世頗高之暮年一無嗜好如道人衲子寄傲親朋間優游卒歲略不爲身後計得酒輒醉酣長哦揮洒以爲眞樂其作詩以意爲主不在鐫琢語言而已故若渾金璞玉見者知貴嘗賦聽琴詩其略云琴中太古意方外無爲心彈之道頗散不彈理彌淡所以陶元亮何須絃上音其他皆類此又嘗取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爲論以評其書曰張芝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較其父風但恨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羲之蓋若顏子之亞聖徐浩比烏儒雅有類仲由之勇態歐陽詢得其正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列兵森然環衛懷素之閒逸故如翩翩眞仙眞卿之淳謹故厚重如周勃至如李邕則舉動不離規矩而有斷適變之道焉此皆其自得於心積學於外而其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與然宗旦作字尤善行書如銀鉤蠆尾脫去娬媚規模點畫當是蘇舜欽之亞顧筆力亦窮於此矣當時既有書名人亦愛重字畫一出偶得之者爭相買售治平中英宗嘗遣使諭旨令書十扇以進宗旦卽書自爲十篇上之英祖爲之嘉賞平時廩賜雖厚而周給貧匱隨手散去方其治時以所藏書千餘卷及別業俶緡往歸姪孫荃家以就侍養而荃能以事父之禮事之故得優游自適不復以死生窮達爲念年逾七十神明不衰及其委蛻裕如也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太上道德經　曉賦

書評　崔白江湖等詩

宣和書譜卷第十二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三

草書敍論

篆隸之作古矣至漢章帝時乃變而爲草駸駸至兩晉王氏羲獻父子遂進於妙漢如蔡邕亦一時號爲子墨卿也稽考古今法書而獨以草書爲秦苦篆隸之難不能投速故作草書是不知杜度倡之於漢而張芝皇象皆卓卓表見于時崔瑗崔寔羅暉趙襲各以草書得名世號章草至張伯英出遂復脫落前習以成今草且草之所自議者紛如或以爲藁草之草或以爲草行之草或以爲赴急之書或以爲草昧之作然則謂之草則非正也孔子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是也若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見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成主父偃竊而奏之今猶以起草爲藁者其近之也世遂以草書爲一家故自漢晉宋以還以草書得名者爲多姑以流傳於今者凡得六十五人以其世次之漢得張芝蜀得諸葛亮晉得張華郗愔王謝子弟輩十九人宋得謝靈運羊欣齊得劉珉梁得沈約三人陳得江總輩九人隋得釋智永唐得張顚釋懷素亞栖輩二十人五代得杜荀鶴楊凝式輩三人本朝得錢俶米芾蔡襄杜衍等輩且不得人人而自舉特取其尤異者姑表其略自餘如仲翼之流以草書自名格律凡下承襲晚唐所謂院體者此其黜之

草書一（章草附）

漢　張芝

魏　曹植

蜀　諸葛亮

吳　皇象

晉　張華　杜預

衛恒　王渾

王戎

漢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也趣造高尚學古不辟朝廷以有道詔不起故時稱張有道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遂擅出藍之譽後乃脫落舊習刱立規範未嘗少去筆硯家有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作字池水盡黑每作楷字則曰忩忩不暇草書其精勤如此故於草書尤工世所寶藏寸紙不棄韋仲將謂之草聖其筆力飛動神變無極幾與造化者爲友方時趙襲羅暉亦以書稱頗自矜持芝嘗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人以爲至論世謂芝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或以似春虹飲澗

落霞浮浦其知言哉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冠軍帖

章草

消息帖

魏

曹植字子建沛國人魏太祖季子封陳王謚曰思早慧彊記累數十萬言不忘甫十歲屬文若素構太祖疑其假手於人植請面試已而從滕下登[illegible]雀先諸郎賦就文不加點太祖方悟其所得信由天成非學可到蓋自詩道云亡風流埽地而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遂以詞章爲諸儒倡特以昆季間無棠棣之美故終亦嬰患七步之作有感動人語世爲怜之至於學術愈工自是不隨世故與之低昂有卓然而獨存者然其胸中磊落發於筆墨間者固自不惡爾觀其以章草書鷄雀賦可以想見其人也今御府所藏章草一

鷄雀賦

蜀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少孤依從父玄玄卒亮躬耕南陽高卧不仕蜀先主三往見然後起先主喜而謂其臣曰吾之得亮猶魚之得水也其王霸之略皆先定於胸中卒如所期嘗自比管仲樂毅識者許之善畫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

得其遺跡必珍玩之有創物之智出於意匠爲木牛流馬皆足以驚世絕俗而八陣圖咸得其要以是心畫之妙可以不學而能蓋緒餘以及於此耳仕蜀位至丞相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遠涉帖

吳

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沈著痛快世以書聖稱論者以象書比龍蠖蟄啓伸槃腹行蓋言其蟠屈騰踔有縱橫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見其遺音餘韻得之於筆墨外也象作八分亦自雄逸遂與蔡邕後先然人材固有分量當時以象書爲章草入神八分入妙篆入能其亦善品藻者也今御府所藏章草書一

急就章

晉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太守平没華猶少其後孤貧無以爲生牧羊以養衣食雖自晦田畝間不爲人所知有識之士見華者已奇之其後學業詞藻日以冨麗陰陽圖緯方技之書無不該通時人莫測也而阮籍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由是名著爲本郡太守所薦始登仕版至晉爲黃門侍郎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作字尤工草書不在摸倣其規槼氣度似其人物見索

靖遂雅相厚善渙與結納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應對如流又畫地成圖率有次第如在目中至聽者忘疲觀者駭[illegible]其心匠如是妙處自與神會宜種種絕人沒後家無餘貲所存惟文史史氏言華嘗遷徙遣車三十乘所載者也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得書帖

行書

聞時帖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漢杜度六世孫初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預博學多通明於治忽朝野稱美號爲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後遷鎮南將軍以愷悌爲政民心歸之故又稱爲杜父而預好左傳自言以傳成癖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父祖三世善行草皆以書馳名而預聞譽猶著葢預以功名顯雖持節總戎而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毎出師遣將必在將帥之列以是於翰墨間特見推重焉世嘗稱預德不可企及功或庶幾故平吳之後勒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不惑哉觀其好名如此宜於游藝末習亦冀垂久太康中自渚宮還襄陽將畢舊業因求古史策書及汲冢文雖修春秋學然於字所得亦多矣其作草書尤有筆力當時士大夫以家世比衛瓘父子預歿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十月一帖

衛恒字巨山河東人也官至黃門侍郎博雅不凡作四體書曰草曰章草曰隸曰散隸然見於世者多其草字論者以謂如插花美人舞笑鑑臺是其便娟有餘而剛健非所長也父瓘亦以能書名世嘗謂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弟宣善篆及草名與父兄後先宣弟庭亦工草恒之子仲寶叔寶俱有能書名家學相傳四世不墜盛哉遂與王謝家遺風餘習相季孟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往來帖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也佐武帝官至尚書左僕射事君立朝有臣臣節而所歷之職每以最聞初武帝議伐吳詔渾於秣陵典領軍政至王濬破吳擒皓乃有不平之色奏濬不受節度士論以此少之及居宰輔聲望日減詩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然而平吳之力亦與濬略相上下晉室是依於渾爲多班班史冊葢不沒其實矣其作草字葢是平日偶爾紀事初非經心然如風吹水自然成文者其人本不凡耳有子濟遂以書名良有源派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近見帖

王戎字濬沖瑯琊臨沂人也官止司徒戎幼而穎悟神彩秀發是時阮籍已齒高喜與爲忘年友每爲竹林之游謂其父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裴楷見而奇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其少成如此善吐辭作草字得崔杜法妙鑒者多所稱賞自是所造淵深一出便在人上字畫之工特游戲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忻慰帖

宣和書譜卷第十三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四

草書二

晉

陸機　索靖
郗鑒　郗愔
王廙　王敦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珣
王珉

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家世皆奕奕爲當代顯人雖沒不泯也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自少以文章得名初受知於張華華謂人之爲文恨才少而機患其多至有見文而自欲棄其所學者以故雖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然機自歸晉閉門十年篤志儒學無所不窺書特其餘事也官至平原內史今御府所藏二

章草

平復帖

行書

望想帖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張芝之姊孫也官至征南司馬少有出群之才與鄉人氾衷張甝（音含）索介索永俱遊太學時稱燉煌五龍及舉賢良方正對策高

第張勃薦之謂靖才藝絕人宜置臺閣經史之暇喜作字遂以章草名動一時學者宗之如歐陽詢以翰墨自名未嘗妄許可路見靖碑初過而不問徐覩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嘗得靖書每實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故論者以爲飄風忽舉鷙鳥乍飛以狀其遒勁或以謂如雪嶺孤松氷河危石以狀其峻嶮或以謂精熟至極索不及張芝妙有餘姿張不及索靖或以謂八分亞韋鍾楷法過衛瓘何其得譽之甚有至於此非特人譽之也而其自許亦甚高嘗謂上稽科斗鳥篆之文幽窮造化物象之奧可以命杜度運指張芝回腕要是靖自得意處宜其書名與羲獻相後先也今御府所藏章草四

急就章　月儀

出師帖　七月帖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官至侍中少孤貧躬耕隴畝而未嘗廢書沉酣經史刻意翰墨以儒雅得名間自有樂處學優入仕政復可觀有女將以妻王氏子弟間有東牀坦腹食者便知是佳壻於鑒裁甚高作草字下筆剛決略無留滯厚實渙沉豐茂宏麗而不乏風神蓋瘦則風神生而鑒書厚實豐茂宜墮於村野而筆力乃爾激峻此所以宜知名於時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蘭陵帖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也官至司馬父鑒以草書稱古勁超絕後所不能窺其藩籬至愔乃能接翼遂與張芝齊名作章草尤工下筆若氷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王僧虔以謂愔書亞王羲之豈妄論也愔妻傅氏亦善書子超尤得家傳之妙今御府所藏二

章草

諒弟帖

草書

遠近帖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也官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少能屬文工書畫至音律射御游藝無不精絕作草隸飛白得張芝衛瓘遺法自王羲之過江前廙號爲獨步羲之蓋廙猶子廙嘗屬之曰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惟書畫可傳其自許如此王僧虔謂廙書爲右軍法亦知其自信之篤也獨其草書爲世所傳今御府所藏四

草書

仲春帖

章草

鄭夫人帖

行書

賀雪表　嫂何如帖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兄尚武帝女自駙馬都

尉遷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敦性簡脫喜顛草自歷官已來以威名自任及仗節專征負勳恃勢而肆驕陵識者以蜂目已露豺聲未發耳後果有窺竊晉祚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以錢鳳沈充爲謀主逆凶慝誣忠良如周嵩輩直亮忠義而皆罹禍天下爲之駭心當時雖不及顯誅而卒至剖棺戮屍以彰元惡觀者莫不稱慶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其筆勢雄健如對武帝擊鼓振袖揚枹旁若無人而飛揚跋扈之狀固已想見其惡逆宜在所不錄姑留此帖非以爲玩也蓋謂淳化中太宗收入法帖故不可得而削去然因其字而見其行因其行而得其惡亦足以爲萬世奸臣賊子之誡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蜡節帖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官至太保司徒謚文獻導少有風槩識量清遠簡素寡欲家無餘貲方年十四有見而奇之者云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渡江之初導與群從輔成其業使晉祚中興眞社稷之臣也非常流可得擬者導善作字規模前人初師鍾繇衛瓘力學不倦至喪亂狼狽攜鍾繇宜示帖過江則其拳拳之志可知也行草尤工然論者以謂疎柯迴擢密葉危陰雖秀有餘而實不足晉元明二帝竝工書皆推難於導故當世尤所貴重子恬洽皆以書名時人方爲杜衛焉唐王方慶導之後裔也嘗以自導而下十一世書上則天后后令崔融爲寶章閣序其事以賜之舉朝爲榮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省示帖　　攺朔帖

王恬字欽豫丞相導之次子也雖世以儒傳家而恬最好武馳馬試劍不爲門閥所器傲誕不拘禮法氣岸凌轢流輩輕之然晚節好士多能善隸書於草字尤妙稍遷中書郎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辭從之後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則王氏父子群從各有遠過人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得示帖

王洽字欽和官止中書令王導子羲之族弟也洽於導諸子中最爲白眉當時與荀羨俱有美稱而洽理識明敏書兼衆體於行草尤工揮毫落紙有郢匠運斤成風之妙羲之嘗謂洽曰弟書遂不減吾或以謂過論王僧虔亦謂洽與羲之書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則僧虔豈妄許可耶妻荀氏亦以書稱洽於書特餘事耳方穆帝詔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待洽以友臣之義洽固辭表疏凡十上則其所養可知也今御府所藏四

草書

叙還帖

行書

仁愛帖　　兄子帖

承問帖

王珣字元琳導之孫洽之子也與弟珉俱有名官至尚書令珣三世以能書稱晉武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竝以才學文章被遇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於是珣詞翰爲時宗師然當時以弟珉書名尤著故有僧彌難爲兄之語僧彌珉之小字也則知珣之所以見知者不在書蓋其家範世學乃晉室之所慕者此珣之草聖亦有傳焉今御府所藏有二

草書

三月帖

行書

伯遠帖

王珉字季琰導之孫洽之少子也官至中書令少有才藝工隸及行草世所寶者特是草聖名出珣兄之右時人爲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之小字也自導至珉三世以書名著人以方杜度衛瓘二氏焉嘗以四匹縑素自旦及暮操筆一揮首尾如一[illegible]無誤字王獻之見而戲之曰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故當時遂與獻之齊名以珉嘗代獻之兼中書令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論者謂珉書亏善矢良兵利馬疾突圍破

敵難與爭鋒其亦知言者也妻江氏亦善書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力書帖

行書

鎭撫書

宣和書譜第十四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五

草書三

晉

謝尚 庾翼

王羲之

晉

謝尚字仁祖秣陵人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官止尚書僕射尚幼有至性穎悟絕倫脫落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善音律博綜衆藝作草書深得昔人行筆之意論者以比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蓋得之矣司徒王導深器之常以似王戎每呼爲小安豐當時其得譽如此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餘寒帖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官至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與王羲之竝馳爭先方羲之之學者多所崇重翼多所不平因寄書昆弟輩云可謂憎家雞好野雉也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羲之求書法羲之答云翼在彼豈復假此是知翼之書固自超絕其爲當日書家名流所推先如此其自許亦自高要是其所得非晚生後學淺淺所能追逐也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步征帖

行書

盛事帖

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官至右衛將軍幼訥於言人未之知年十三謁周顗顗一見奇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舉顗先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于時及長工談辨以骨鯁稱尤善隸草爲今昔之冠然其得名乃專以草聖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尤爲從伯司徒導所器重當時朝廷公卿皆愛其才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雁行也然初以謂不迨庾翼郗愔及其暮年造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見之輒歎伏因與羲之書曰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羲之既渡浙江亦復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以申其志羲之性愛鵞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其趣尚超絕非碌碌者所能望塵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羲之索其扇爲各書五字姥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直姥如其言人爭售之其書爲世所重如此梁武帝評之曰勢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其亦善於儗倫也羲之少學衛夫人書自謂淺窮及過江遊名山閒見李斯曹喜鍾繇梁鵠等字又去洛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見

張昶華嶽碑始喟然歎曰學衞夫人書徒費年月或謂其得筆法於白雲先生暮年乃作筆陣圖筆勢論用筆賦草書勢等以遺訓其子孫妻郗氏亦甚工書有七子爲世所稱者五人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竝工草隸而獻之最知名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家傳之學未有如王氏之盛者也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三

草書

桓公帖（唐正觀中題跋附） 朝廷帖
宰相帖 司徒帖
中書帖 侍中帖
尚書帖 司馬帖
太常司州帖 太常帖二
護軍帖 司州帖
譙周帖 參軍帖
謝二侯帖二 朱處仁帖
二謝帖 荀侯帖
阮生帖 江生帖
遠生帖 道家帖
龍保帖 舅母帖
母子帖 賢姊帖
姊告安和帖 賢室帖
諸賢帖 遠婦帖
兒女帖 留女帖

小女帖 女孫帖
官舍帖 講堂帖
修園帖 屏風帖
門風帖 氣力帖
脅中帖 初月帖（內一軸從洛帖附）
月半帖二 月末帖
二月帖 四月帖
末春帖 去夏帖
秋來帖 季冬帖
雨晴帖 熱日帖
大熱帖 熱甚帖
異熱帖 差涼帖
節日帖 節氣帖
當日帖 雪候帖
數年帖 草書帖
飛白帖 王略帖
臨書帖 數字帖
三都帖二 過京帖
鄉里帖 永嘉帖
成旅帖 山川帖
州中帖 錢塘帖
江州帖 臨川帖
丹陽帖二 山陰帖
嘉興帖 餘杭帖

遠宦帖 附農帖
勿殺生帖 方物帖
旃罽胡桃帖 胡桃帖
山藥帖 祀物帖
純酒帖 裹鮓帖
海鹽帖 鹽井帖
送梨帖（唐柳公權題附） 白石枕帖
高枕帖 石班帖
清宴帖 情慮帖
和書帖 書問帖
樂問帖 知問帖
北問帖 得告帖
得書帖三 二書帖
遺書帖 旦書帖二
累書帖 有書帖
無書帖 頓喜帖
喜慶帖 慮慰帖
安慰帖 清和等帖
清和帖四 安和帖
平安帖 安西帖
安善帖 小佳帖
佳靜帖 小差帖
奉對帖 奉待帖
大醉帖 奉憶帖

甚快帖　有理帖
萬福帖　造次帖
方回帖　省別帖二
此輩帖　瞻近帖二
知遠帖　遠近帖
遠念帖　迺滯帖
內事帖　先期帖
舉聚帖　界內帖
達事帖　慨然帖
多義帖　適爲諸帖
如命帖　阿萬帖
懸量帖　行穰帖
送謝帖　所論帖
虞休帖　速還帖
敷有帖　得熙帖
人理帖　集理帖
舊志帖　重熙帖
甚佳帖　委曲帖
當有帖　晚善帖
晚可帖　還白帖
君事帖　此事帖
平定帖　大都帖
致此帖　昨有帖
兼致帖　東北帖

念慮帖　七十帖
十一駙馬帖　十一月等帖（五帖作章集附）
臨鍾繇所懷帖
章草
豹奴帖
正書
樂毅論　黃庭經
東方朔畫像贊　定公帖
報國帖　口訣帖
草命帖
行書
伯熊帖　阮公帖
蔡家帖　家中帖
夫人帖　賢弟帖
諸弟帖　從弟帖
曹妹帖　諸賢子帖
賢女帖　此月帖
六月帖　九月帖
十月帖　三月帖
快雨帖　夏日帖
極寒帖　快雪時晴帖
州民帖　舊京帖
安西帖　山陰帖
永興帖　建安帖

啖豆帖　青李來禽帖
慈顏帖　平安帖
奉告帖　小佳帖
悉佳帖　自慰帖
敘慰帖　廓然帖
遣書帖　省書帖
宿昔帖　十三帖
書魏鍾繇千文　卷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六

草書四

晉
王獻之　詹思遠
宋
王曇首　羊欣
謝靈運　薄紹之
齊
劉珉

晉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也官至中書令清峻有美譽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無倦色風流醖藉爲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談鄙事獨獻之寡黙顧事名理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且謂吉人之辭寡小者其得之葢獻之七八歲時固自不凡方學書次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桓溫命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得獻之書榜而不敢遽言乃語韋仲將題凌雲臺事獻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已爲當時器重若此獻之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愍

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后亦善書初羲之與郗曇論婚書云獻之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則知羲之淡自許可非徒語也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即獻之小字獻之所以盡得羲之用筆之妙論者以謂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而王僧虔乃曰羲之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然僧虔之論特是春秋責備之法也獻之自謂年二十有四游名山間有授其五百七十九字者初得此書日習之未經一周形容髣髴又嘗書南郊祭板其字畫入木七分然語類不經故學者無傳獻之雖以隸稱而草書所得特爲多焉今御府所藏八十有九

草書

洛神賦　侍中帖
馬侍御帖　裴員外帖
裴九帖　崔十九帖
二妹帖　從子帖
左脾帖　腎氣丸帖
服油得力帖　鐵石帖
八月帖　十二月帖
秋冷帖　泰中帖
東陽帖二　東縣帖
丹陽帖　南陽帖

江州帖　廣州帖二
東山帖　下山帖
灞亭帖　慰意帖
轉勝帖　奉別帖
晚際帖　知汝帖
久達帖　皆佳帖
當語帖　潛處帖
來遲帖　勝常帖
前書帖　晝夜帖
安石帖　慶等帖
數日帖　遠書帖
二告帖　事後帖
西問帖　復面帖
法願帖　相送帖
處分帖　奉書帖
欲發帖

章草

七月帖　跨州帖
量力帖

正書

洛神賦（不完）　丙舍帖

行書

黃門帖　李參軍帖
仲宗帖　薦王德祖帖

府君帖　阿姑帖
阿姨帖　賢弟帖
數奴帖　外甥帖
吾賢帖　諸舍帖
舍內帖　東園帖
鴨頭丸帖　地黃湯帖
都邑帖　鄱陽帖
山陰帖　安西帖
吳興帖　冠軍帖二
鸖群帖　進退帖
體中帖　授衣帖
思戀帖　如意帖

古詩帖二

詹思遠史亡其系作章草字肥整整斜斜直有晉人風度世之論字者多病肥瘦而不知肥之病在於剩肉而瘦之病在於露骨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則於佳處自初不相妨也若以俗子爲之則肥亦病瘦亦病此渼不知書者所以昔人於師資形容之際或得其骨或得其肉而不聞偏勝者良有以耳如思遠者字雖肥而氣古書雖章而法完所謂得其肉而善學者也雖然語古作者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章草一

清佳帖

宋

王曇首瑯琊臨沂人官至侍中平時沈毅雍容喜慍不見於色人謂有宰相器兄弟分財獨取圖書以歸至於金璧手未嘗持也方太祖初登九五而曇首與從兄華皆爲佐命功臣遭風雲之會確然以社稷爲己任亦霸者之佐也其作草字雖未足以與古人方駕要之是一代宗臣而人物典刑千古如在況其行筆痛快亦自有可觀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餘念帖

羊欣字欽元太山南城人也少沈靜不爲物忤而談論絕人容止可觀該博經史尤長於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隨之官年十二頗爲王獻之所知方時獻之爲吳興太守嘗因夏月入縣値欣晝寢著新練裠獻之書裠數幅而去旣覺視裠書有得欣本工書因此彌善然恬退私門無仕進意會稽王世子元顯嘗使欣書扇欣以他辭却之不肯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府舍人舍人之職本用寒素欣知名當世屈爲此官不以高卑見於顏色論者偉之然其學出於獻之當時謂獻之之後可以獨步故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茲可以見矣而論者謂欣學獻之如顏回與夫子有步趨之近雖號入室終不能度越獻之規矩使洒落奔放自成一家故又有婢作夫人之誚以其舉止羞澁終不似眞豈謂是耶欣嘗撰續筆陣圖一卷又誤古昔能

書人名一卷以此尤見其用心焉官至中散大夫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筆精帖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父瑍瑍生而不慧早亡玄嘗謂人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其爲玄所器如此靈運少好學博綜群書作爲文辭擅江左之譽學王羲之眞草俱造其妙或謂獻之靈運甥也故其得法爲精凡獻之所上表章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模臨亂眞因以己所書易其本人莫能辨然稍有知之者後至元嘉中有司就索始進上當時靈運爲一代間人凡衣服器用一有製作世共宗之如郭泰折角巾也至不名之皆曰謝康樂云康樂者靈運之侯封也作草字尤爲人所推與有評其詩者謂如石色松幹吹翕風雲歎蕩川岳則清雄可見也然蕭散氣韻則恐此不足盡之徒能狀其犇放耳靈運官至中書侍郎其出處始末自有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古詩帖

薄紹之字欽叔丹陽人也善書初學王獻之綽有風格其作草字至自得處則馳騁步驟光彩發越照映四座然論其書者乃謂骨力猶稚何哉蓋知其學以王氏爲源而紹之爲流派也至袁昂評其字勢則謂如舞女低腰仙人遠嘯以是言之則必以婉麗清閒爲主矣安得發越照映如前所云然

終繼之乃云揮毫振紙若疾閃飛星婉麗淸閒所以論其常而發越照映所以言其變此心畫之妙兼得乎爲人耳紹之官至給事中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日寒帖　千文

齊

劉珉字仲寶彭城人書法自王氏羲獻父子以來其道浸以衰陋至齊尤甚珉喜草隸遂能一洗俗學之謬遠追義之頗得其法落筆佳處往往凌轢古人至作草書益勝乃復名世論者有海岳高深青分孤島之比且珉獨能振起一時末習之學以至於此遂爲有齊一代名書之流得不宜哉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承晚帖

宣和書譜卷第十六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七

草書五

梁

沈約　蕭子雲

阮研

陳

陳伯智　蔡景歷

蔡證　陸繕

毛喜　江總

鄭伿　陳逵

隋

釋智永

梁

沈約吳興武康人也官至尚書令少家貧一意書史然膏繼晷晝夜不倦母恐其勞夜即滅燭約即以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在齊爲書記方齊文惠太子在東宮延納多士乃特被親遇每入見日昃方出時與蕭琛王融范雲任昉皆曳裾王門世稱其賢俊後爲東陽太守至今東陽八詠之作猶著後仕梁尤爲器重約著述頗多撰四聲韻譜自謂有入神之妙作草字亦工大抵胸中所養不凡見之筆下者皆超絶故善論書者以謂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無俗氣約其得之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今年帖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善正隸行草小篆飛白而正隸飛白尤工意趣飄然有鶱舉之狀而世多其草字正隸初學王獻之晚學鍾繇乃能研二家之妙梁武帝遂以爲二王可以比迹亦雅爲齊高祖所重嘗謂子雲書曰筆力勁俊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繇竝驅爭先子特作草隸遂逕於卿其見賞如此嘗以飛白作一蕭字於建業壁間後人取其壁入南徐海榴堂中以爲奇觀至唐有李約復載歸洛陽仁風里構大厦以覆之目曰蕭齋張諗特爲記而序其事初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適子雲出麾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遠三十步輒落膝拜於前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內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當時以爲榮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千文

正書

進寫古文啓　顏回問孝

阮研字文機陳留人官至荊州刺史善書師王羲之書作行草尤卓絶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當時蕭子雲陶弘景輩謂各得羲之之一體然蕭子雲綿弱終不迨研至作隸書則法鍾繇而風神所不

及袁昻評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萃不能復排突英賢則研之書亦不可謂無利鈍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三

宰相帖　欣泰帖

得書帖

陳

陳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大建中立爲永陽王雅意翰墨無狗馬之玩作字動舉而行草尤工師其成心而自爲家學故名重于時蓋傳習之陋論者以謂屋下架屋不免有奴書之誚此伯智獨能擺脫而世有策馬馳逐葦航汎浮比其落筆之妙者非虛語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習讀帖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官止侍中景歷少俊爽不群有孝行家貧不廢讀書淡達事機輔佐時主以能稱初客游京口高祖鎮朱方聞景歷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詞翰俱妙高祖甚加欽賞景歷善尺牘工草隸任㒤適俗而復不拘窘其爲文辭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於字法亦如之有文集三十卷行于時亦可知其所得宜其立朝有足觀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寂然帖

蔡證字希詳濟陽考城人侍中景歷之子官至左民尚書後主器其才令十日一往東宮證每見太子必陳說古今得失皆切時務遷中書令證美風姿談辨如傾河搢紳戚里朝廷憲章風俗戶口山川土地問無不知然亦留心翰墨蓋當時以書著名者甚鮮如蕭乾得子雲之法證之父景歷亦以善隸書稱於世及觀證讀經帖草書筆力遒勁頗合規矩豈非箕裘之習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讀經帖

陸繕字士繻吳郡人也父任在梁爲御史中丞繕以世胄補官至中書侍郎陳有天下錄用舊臣累遷至左僕射謚曰安繕儀表秀穎周旋中規步趨可法當時東宮曁諸王咸取則焉其作字故亦象其爲人之可喜也大抵人心不同書亦如之顏眞卿之筆凛然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筆卓乎如廊廟之器以至王僧虔之字若王謝家子弟是豈獨由升入之學其性以成之也固有自矣觀繕草字風度亦可以見其人物之飄逸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稽古帖

毛喜（一作熹）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官至侍中喜少好學師古雅爲高祖所知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咨稟毛喜至高宗初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咨議叅軍領中

記室府中文翰皆喜詞也喜於翰墨間尤得名善草隸落筆峻激略無滯思其奔放超絕處論者以比平郊逸驥晚景飛隼其亦善取況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從軍帖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官至尚書令總七歲而孤依外氏吳平光侯蕭勱家而勱尤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果好學能屬文作行草爲時獨步以詞翰兼妙得名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餘姚帖

鄭仰失其世系官至東宮洗馬幼通經史尤善草字淡慕鍾王之法而得其旨觀其用筆俯仰屈折而筋力有餘蓋論書者以謂豐力多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而仰亦頗知其要處也又如仰意喜用禿筆豈其鋒藏韻古而至是耶抑又出其一時之意耶嘗聞漢蕭何用禿筆書爲時所重王僧虔用之而風韻不減是亦其得之於心者仰固不擇紙筆皆得如意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民務帖

陳逵無傳於史其書不多見作行草古而腴肥而不剩肉雖未足以追配昔人要之蓋嘗論學又復不惡亦自可珍至於草字則飄發不滯稍有羲獻

之風葢亦非規矩形容王氏者至其合處乃有一玫瓣欲勿取其可捨諸雖然於衆人則有餘於作者則不足故其書名獨不赫然與前人爭長宜哉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歲終帖

行書

明願帖

隋

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爲師法筆力縱橫眞草兼備綽有祖風初勵志書札起樓於所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爲一時推重而求其書者縑素牋紙堆枀盈几先後積壓塵爲之生又戶外之屨常滿賓客造請門閾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鐵門限所用筆退即投大甕中歲久輒貯數瓮自爲銘以瘞之當是時詩人有以筆冢對墨池者嘗作心成頌以示字法又作眞草千文傳於世學者率模倣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

草書

常侍帖　　叅軍帖

故舊帖　　至通法師帖

春雨帖　　千文七

臨王羲之言讌帖

眞草

月儀　　月儀獻歲帖

千文七　　小字千文

宣和書譜卷第十七（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八

草書六

唐

裴行儉　　賀知章

徐嶠之　　張旭

孫過庭　　周義

李霄遠　　張仲謀

裴素　　韋權

張庭範　　胡季良

章孝規

唐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官至禮部尚書檢校右衛大將軍復爲金牙道大總管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獻行儉善用兵大將軍蘇定方一見奇之盡畀之以術麟德二年擢安西都督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與李欽元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工草隸以書名家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書奏極嘉賞因厚錫賚以奬之行儉每自許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體數萬言後之學者往往宗之然書帖罕傳葢行儉以用兵有功唐室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扳冪禽夷自是以功揜其他能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千文

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擢第後復登超拔群類科天姿夷曠談論警發能文善草隸當世稱重恐不能遽取每於燕閒游息之所具筆研佳紙候之偶意有愜適不復較其高下揮毫落紙纔數十字已爲人藏去傳以爲寶晚節尤放誕自號四明狂客脫落簪紱之累嬉戲里巷閭與物無忤每醉必作爲文詞初不經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間時及於怪逸尤見眞率往往自以爲奇使醒而復書未必爾也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辨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蓋胸中所養不凡源深流長自然之道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上章乞爲道士從之又賜鑑湖數頃爲放生池以越州所居爲千秋觀既辭明皇作序太子以下拜辭百僚餞賦詩叙別時官爲秘書外監後贈兵部尚書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二

孝經二　洛神賦上下二

胡桃帖　上日等帖二

千文五（內一軸不完）

徐嶠之字惟岳會稽人也嘗歷趙洺州刺史不載於史而附見於朱長文墨池編嶠之平時耿耿有高節如狄仁傑姚崇交辟皆不就張易之勢傾當

世而敢以語推之終能左右張柬之等扶中宗復唐室自晦不伐故人莫之知也作字名播于時正書遒媚有楷法今傳於世者草字而已評其字謂如回鸞顧鵲之勢識者不以爲過初嶠之父師道已精於書嶠之復以善書稱且以法授其子浩故浩書又傑然爲一家法自師道至浩蓋三世矣是亦熟於翰墨之場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天童經

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初爲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昔又來頗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一日酒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而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後之論書凡歐虞褚薛皆有異論至旭無所短者故有唐名卿傳其法者惟顏眞卿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二十有四

奇怪書　醉墨帖

孔君帖　皇甫帖

大弟帖　諸舍帖

久不得書帖　德信帖

定行帖　自覺帖

平安帖　承告帖

洛陽帖　永嘉帖

清鑑等帖　緣素帖

華陽帖　大草帖

春草帖　秋深帖

王粲評詩　長安帖

酒船帖　千文

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官至率府參軍錄事好古博雅工文辭得名翰墨間作草書咄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儁拔剛斷出於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至善臨模往往眞贗不能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字書亂二王蓋其似眞可知也作運筆論字逾數千妙有作字之旨學者宗以爲法然落筆喜急速議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三

書譜序上下二　千文

周義不知何許人也天成間作牧泌陽世以翰墨稱喜懷素書心慕手追作草字得師法有贈懷素草書歌者義親筆之故字畫尤加奇崛當時如智永夢龜高閑輩皆以書稱於唐而懷素得王氏羲獻法爲多宜其義一意於師習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贈懷素草書歌

李宵遠莫詳其出處然其書多見於後世豈當時

以書得名者胥遠喜草書近類釋亞栖在唐有盛譽而學者不究其實往往宗之曾不知自羲獻法亡而獨得草字妙處入規矩而放逸者惟張旭耳至於字法之壞則實由亞栖而胥遠亦亞栖之流宜其專務縱逸如風如雲任其所之略無滯留此俗子之所湥喜而未免夫知書者之所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隱士詩　遠花詩

張仲謀亡其世系長於草法其源流出自王羲之久而自稱一家唐人學字多倣王氏其或肥瘦疏密小大布置之不同要其筆意則一而已觀羲之著論於八法之外有曰如千里陣雲高峯墜石百鈞弩發陸斷犀象之類苟能湥求旨趣信其言不虛也仲謀之書豈非得其餘意耶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赴赴有感感詩

裴素失其先系實曆初登第善草書其筆意葢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學觀其空餡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顧未得古人落筆之妙與亞栖輩可以季孟其間也且羲獻以字畫之妙出東晉曠然爲千古翰墨之祖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況素之字學殆已逼人是宜在所錄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空餡帖

韋權不知何許人也工草書其筆畫宗王氏羲獻之法嘗與人論書云洛神賦數紙足下曾見之否當在鍾繇之上卽知書不可定夫古今評書皆自其識斷不昧確然自信可以爲決定之論若以凡下較之則往往是古非今貴耳　與古人比肩哉前人論此者謂往昔字學之流其初筆法安在惟其胸次筆端超逸絕塵暗合法度則其草創便爲一物之宗折釵屋漏畫沙等書同是筆法會此則曠百世而與之友如權者雖未聞其知此然能於論書之際遠引古人自信不回而書又可喜亦足尚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論書帖　畵良獸

張庭範本一優人亡其系善逢迎諂事朱全忠爲所喜故全忠錄其扈從之勞爲御營使進金吾衞將軍河南尹全忠又欲用爲太常卿宰相裴樞知其無人望且太常典禮非賢者莫能當其任力持不可全忠由是罷樞相而柳璨希旨意用庭範然終以此敗庭範喜草書貌類善人而心術特不善與柳璨同惡相濟終轘于市是亦所致者然以春秋褒貶之法斷之則庭範之書或在所不錄今御府所藏八

草書

謝安帖　相遇帖

東陽帖

正書

造蠒紙法

行書

胡笳十八拍　仁弟帖

借書帖二

胡季良不見于史册惟工行草追慕古人而得其筆意字體溫潤雖肥而有秀穎之氣運筆畧無凝滯殆非一朝夕之工也揚雄有言精而精之熟在其中矣故技有操舟若神運斤成風豈非積習之久而後臻於妙耶觀季良讀元和文與夫大乘寺帖字皆行書既精且熟想見其禿千兎之毫窮萬穀之皮而能至是也今御府所藏十

草書

題然公山房詩　逸草障

文賦帖　說龍帖

蔡瓌帖

行書

讀元和文　大乘寺詩

孔山寺詩　崑山寺詩

陳智帖

章季規不知何許人嘗爲路曾瞻書雲南木夾詳考其始末則曾瞻者唐邊臣方面之官雲南者蠻夷之地古有大雲南小雲南是也木夾則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

木夾魯贍之書當是復雲南之移文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奬飾過多益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在是木夾之文則進士胡曾所爲其字則處士章孝規草書耳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藴藉有餘對之可喜唐三百年凡縉紳之士無不知書下至布衣阜隷有一能書便不可掩況孝規一處士書又不惡良可實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路魯贍雲南木夾

宣和書譜卷第十八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九

草書七

唐

釋懷素　釋亞栖
釋高閑　釋䛒光
釋景雲　釋貫休
釋夢龜　釋文楚

五代

杜荀鶴　薛存貴
楊凝式

宋

神仙鍾離權　錢俶
杜衍　周越

唐

釋懷素字藏[illegible]俗姓錢長沙人徙家京兆元奘三藏之門人也初勵律法晚精意於翰墨追倣不輟禿筆成塚一夕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自謂得草書三昧斯亦見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臮錢起之徒舉皆有詩美之狀其勢以謂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人不以爲過論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顛懷素爲狂以狂繼顛孰爲不可及其晚年益進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茲亦有加無巳故其譽之者亦若是耶攷其平日得酒發興要欲字字飛動圓轉之妙宛若有神是可

尚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百有一

孝經四　自叙
鄂公鬬將賛三　草書歌二（不完）
秋風辭　草聖詩
早春詩　自詠詩
寄人詩　憶人詩
遊山詩　題酒樓詩
酒船詩　勸酒詩
狂醉詩　醉僧圖詩
寄浩公詩　廻雁詩
論草聖帖　論章草帖
論書帖　神仙帖
遊山帖　下山帖
尋道帖　貧道帖
玉壺帖　仙杖帖
長生帖　臨川帖二
山水帖　山亭帖
早行帖　松聲帖
花發帖　上林花發帖
奉李帖　送人帖
藥物帖　石膏散帖（乘與帖附）
白石散帖　寄藥帖
顛書帖　二謝帖
二謝等帖　奉二謝帖

奉書帖　揮翰帖
筆老帖　遺典帖
清和帖　近代帖
久在帖　動靜帖
臨池帖　憑事帖
勤讀帖　天然帖
本欲帖　足下帖
知命帖　白首帖
世人帖　飛鈞帖
雄逸帖　汝等帖
還期帖　客舍帖
陶阮帖　江公帖
得書帖　師古帖
取步帖　衣鉢帖
河内諸子帖　河東帖
咸陽帖　吳郡帖
新安縣帖　醉顛帖
草顛帖　小草等帖
行草筆法　公孫大娘等帖
臨王羲之懷閒帖
千文帖
夢遊天姥山等歌五

釋亞栖洛陽人也經律之餘喜作字得張顛筆意昭宗光化中對殿庭草書兩賜紫袍一時爲之榮每論張顛云世徒知張之顛而不知實非顛也觀其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則果顛也耶此亞栖所以獨得而世俗未必知也觀其謝眞人帖與草書千文其所謂顛者與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五

對御草書歌　觀智永草書歌
觀懷素草書歌　觀高閑草書歌二
幾何賦　瀟湘逢故人賦二
羅漢贊　開講疏
山寺詩　謝眞人帖
六藝帖　千文二

釋高閑烏程人寓湖州開元寺具戒律善草書宣宗時召對賜以紫袍加大德號頗爲韓愈所知作序送之大抵愈所論言其書法出張顛流離頓沛必於草書發之故其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學者當求顛之心而不當逐其跡也已而要其歸正而語若詆毀蓋知愈者必謂愈深知閑而不知愈者以謂愈之黜閑也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五原帖
行書
中丞帖　雨雪帖

釋謍光江南人也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贈其歌曰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司空圖亦爲之歌曰看師逸跡兩師宜高適歌行李白詩當時稱美著於篇籍者不可勝數苟非研精覃思詎能至是耶昔智永學書四十載不下經閣世號鐵門限懷素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彼皆不以外物攖拂其心遂能造妙觀謍光墨跡筆勢遒健雖未足以與智永懷素方駕然亦自是一家法爲時所稱豈一朝夕之力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贈登第等詩　千文

釋景雲亡其世系幼通經論性識超悟尤喜草法初學張顛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觀其所書將箴左盤右蹴若濃雲之興迅雷之發使見者驚駭斯益不獨形於字畫之間抑又見其寫胸中之奇也昔王羲之作筆陣圖以紙爲陣以筆爲刀稍以墨爲鍪甲以水硯爲城池本領爲副將結構爲謀略出入爲號令特以心意爲將軍者眞知其要也景雲之書將箴殆有旨焉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將箴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婺州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每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爲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習皆怪古不媚作十六大阿羅漢筆法略無蹈襲世俗筆墨畦畛中寫己狀眉目亦非人間所有近似者天復中入蜀往益州東禪院賜號禪月作字尤奇崛至草書益勝嶄峻之狀可以想見其人喜書千文世多傳其本雖不可以比

迹智永要自不凡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八

草書

常侍帖　千文六

行書

夢遊仙詩

釋夢龜莫知其系天復中寓東林寺作顛草奇怪百出雖未可語驚虵飛鳥之迅而筆力遒勁亦自是一門之學唐興士夫習尚字學此外惟釋子多喜之而釋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智永懷素前爲之倡名葢輩流聳動當世則後生晚學瞠若光塵者不啻羶蟻之慕於是其徒亦有駸駸欲度不可得而掩者如夢龜其人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

白蓮歌　粉圖山水歌

梁園吟　襄陽曲

重陽詩　謝馬鞭詩

寄新羅劍帖　臨張顛千文

千文二

釋文楚失其世系性樂岑寂惟喜作草書學智永法顛沛造次不忘於懷久而擺脫舊習有自得之趣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泠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至若亞栖䛒光之

徒咸以恢詭譎怪相誇而文楚獨以清約自成一家昔劉涇嘗作書詁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栖比水晶世以爲善取況者恨涇不見文楚故未有定論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千文

五代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詩辭句切理有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無末俗之氣且書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輩不可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越前古筆力遒健猶有晉唐之遺風然其書名頗播於流俗故其字亦爲可重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雲鴿帖

薛存貴史失其傳攷其字畫定非凡陋人也然喜作草書頗有晉宋間風度所書雖出於一手而變態百出或妍或醜其濕潤足繩墨處便類獻之字學而剛勁乏嫵媚處則李煜金錯刀書之儔侶也昔人學書未必不盡工而罪在胸次如存貴端是學者之書葢不必工字而字自應佳耳今御府所藏草書五

應舉帖　西征帖

秋熱帖　到城帖

到任帖

楊凝式華陰人也形貌寢侻然精神矍然要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直史館仕梁至考功員外郎歷後唐至兵部侍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太保自晉迄周朝廷皆以元老大臣優禮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墻壁間題紀殆遍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歐陽修嘗跋其字以謂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我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葢百有五十餘年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建隆已後有一李建中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後之議者又以謂唐末五代文章卑汙字畫隨之若李建中書猶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而凝式筆迹獨爲雄強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自是當時翰墨中豪傑葢昔之名世之書惟二王而已後人倣之莫得其點畫凝式稽究其學遂能超逸如此則知作字非小道而凝式所得可以語其崖略也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古意帖

正書

韭花帖

行書

乞花帖

宋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峩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眞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亹亹可讀終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贈王定國詩

秦忠懿王錢俶武肅王鏐之孫文穆王元瓘之子錢氏自唐乾寧間據有浙右至我宋之興凡三世四王使一方耄倪不識兵革而覩太平之盛錢氏之力也初元瓘有子曰佐嗣元瓘位是爲忠獻在位未幾而忠懿特以弟繼其昭穆藝祖應運率先臣服開寶八年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貽書于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表其書來上藝祖嘉其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濬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

子至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締搆宏壯至於供帳帟幙什物種種畢具俶來如歸已而遣就國而留其子入侍至太宗卽位之明年俶盡籍其府庫地圖以獻乃封王淮海國久之又王漢南國上章遜避遂止王許未幾徙王鄧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太宗以其誕日遣使賜器幣方與使者燕罷及暮有大星流殞于正寢光照戶外而是夕以訃聞於是朝廷追封王秦國謚曰忠懿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上下無事惟以文藝相高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顛草其幹旋盤結不減古人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牋等且示寵焉然當時降王有始有卒無如俶者葢以能先諸國作我藩服其後子孫繼登顯仕番榮無窮信萬世臣子之勸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國子直講補牒　手簡

文臣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相仁祖官至太師封祁國公其先出於堯後歷三代嘗爲諸侯徙封于杜經秦歷漢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至於衍具有家法吉凶祭祀一用其家書自唐衰士喪舊禮由春秋以至有唐千有餘歲公卿之家得不絕其世譜流傳至今者惟杜氏衍世以恭儉孝謹稱於鄉里爲人廉潔自刻動靜纖悉謹而有法然尤好翰墨考其大

節偉如也享年八十初知乾州察其治能移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我公也汝何奪之一曰我公也汝何有焉雖古循吏無以過之也所治之所奸吏束手權要不敢侵犯典銓選則有條式議邊事則折衝樽俎料敵如神及居相位以靜鎭物凡內批除目有僥倖衍多抑絕不行至暮年以草書爲得意喜與壻蘇舜欽論書年位雖重而尺牘必親作韓琦嘗以詩謝其書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骨羲之膚其爲當時所重如此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天隱子絕句詩

文臣周越字子發淄州人官至主客郎中天聖慶曆間以書顯學者翕然宗之落筆剛勁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眞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越之家昆季子姪無不能書亦其所漸者然耶說者以謂懷素作字正合越之儉劣若方古人固爲得筆儻減俗氣當爲第一流矣在慶曆中有馬尋者嘗知利州而善倣越書觀者不復眞贋人謂韓門弟子云又御府所藏草書三

賀知章賦　詩句

千文

宣和書譜卷第十九

宣和書譜卷第二十

八分書敘論

爲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爲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刑益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琰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冷該曰于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但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八分書

唐

于僧遠　張彥遠

貝冷該　釋靈該

唐

于僧翰河南人也工八分與冷貝該俱擅名江左冷該學明皇書筆跡疎弱但得其點畫耳意氣格力殆無取焉僧翰師韓擇木之體妍美叅用篆法故比冷該爲勝大抵人之學也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則下焉而已此僧翰所以區區之學所得僅及擇木焉初王羲之初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故知羲之所造殆將凌轢而上矣則僧翰之於師資寧有是哉議者以謂僧翰字雖妍美而格律不高亦其八分之學去古已遠使技窮於此亦不過如是而止耳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二

千文上下

張彥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毎至成軸大父稔已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暮年人許有羲之風度蓋凡三變而後有成此其遺風餘澤沾被後人者特非一日彥遠既世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謂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食雲夢之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受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且以完傳列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画記爲十卷自

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一

八分詩

李將軍征西詩　維山廟詩

宿僧院詩　山行詩

草書

臨王羲之初日帖　臨王羲之還問帖

臨王羲之思想帖　臨王羲之丹陽帖

臨王羲之清和帖　臨王羲之別紙帖

臨王羲之書問帖

貝冷該史亡世系以八分書名于江左一時推許蓋在唐室明皇以此道爲諸儒倡當時臣子無不以此相高若冷該者固在步趨之末而評其書者謂雖効明皇而筆力疎弱惟知點畫而已觀其書蓬萊觀碑可以目擊而意曉矣雖然八分書最爲近古士大夫類皆尚之韓愈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謂阿買不識字猶知是書附大儒間榮垂不朽況冷該知力學擇術是宜亦得名也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

蓬萊觀碑

釋靈該史亡其傳會昌中以八分書稱於時手和筆調固亦可采論其追步古人且幾何哉雖然亦

有以倡之者蓋唐自明皇御世首以此道爲士夫之習於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若李潮輩以八分名世潮一字出遂有百金之直則聞其風而悅之者可無其人今於靈該見之矣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

種柳歌

制詔告命（補牒附）

敘論

昔者帝王坐法宮垂衣裳不出九重深密之地使四方萬里朝令夕行豈家至戶曉也哉以信行慶賞刑威之柄以馭之而已故其目則有曰制曰誥曰勑牒者是其所操之柄耳葢上之所以命下者或不一於是制以揚之誥以告之詔命勑牒以行之豈特中國然耶妹方異域皆由此治雖曰言語不同點畫乖離譯而通之何嘗不合況其自通中國書畫可採此歷代書史在所不廢方唐以武王天下及其治定濟之以文故自太宗留意字學而明皇肅宣以降世不乏人而一時開人臣卿以書名世者亦往往喜書王命爲不朽之傳若顏眞卿書顏惟正商氏等告徐浩書朱巨川告者是也至其無名氏之書閒有典刑而告命或載一時人物又自可以附見矣蓋唐之諸臣扶持王室落落有奇節者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則有若狄仁傑以安社稷名曰具臣則有若郭元振槩其用否治亂

以分則有若張九齡仗義秉鉞以勘多難則有若渾瑊浮沉一節爲時名儒則有若白居易佐武中興比迹姚宋則有若李德裕諸子在人耳目固已班班皆後世樂聞而喜道者況其當時告命哉藏之書府亦有以表其實耳以類推之是舉有可存者下逮五代紛紛之弊而所以維持固不易於此道也我宋既興而八柄馭臣之具粲然施設高越前古雖來王之國觀光嚮化或可攷者如告有日本之康保牒有大理之替爽其字畫戒告雖曰不同所以爲治柄則一而已故錄其自唐以來迄於五代以及外夷凡詔告制牒各次而爲之序按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其間號令文具固已不貲然更五季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其詔令制牒咸列之左以備博雅焉今御府所藏八十有一

唐

詔

湯開山

告

臨後周顏之儀　周法明

許圉師　狄仁傑

郭元振　賀知章二

魏處揞二　魏處揞妻侯氏

徐嶠之　張九齡考課二

白知節　馬定苦

嚴武　庫令望
魏洽　張庭詢
朱巨川　張楚金
李衎　唐大國
渾瑊　齊抗
湯從義　白居易
王審隨二　李德裕
許渾　李叢
李思　鄭凝績
朱全忠　李能
羅隱

牒

白寃辭　白彥將
王審隨

五代

制

後唐李彥超

告

蜀王宗綰二
晉趙仁寶

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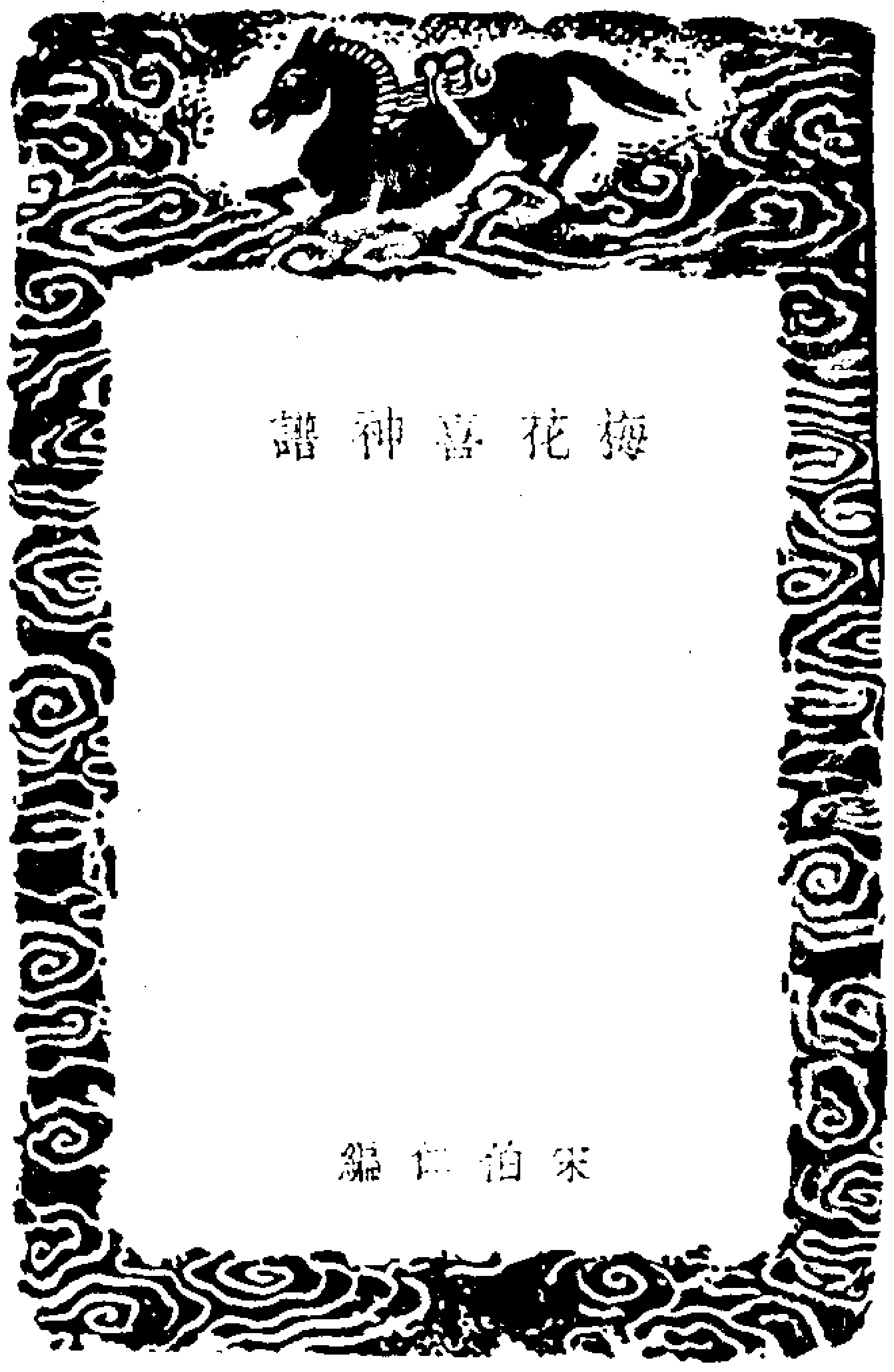
後唐趙仁寶
南唐國導師告
日本國康保僞告二

大理國相國布燮告
大理國督爽牒

宣和書譜卷第二十　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宣和書譜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宋徽宗時內府所藏諸帖。蓋與畫譜同時作也。首列帝王諸書爲一卷。次列篆隸爲一卷。次列正書四卷。次列行書六卷。次列草書七卷。末列分書一卷。而制詔附焉。宋人之書。終於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歟。京卞書法皆工。芾尤善於辨別。均爲用其所長。故宣和之政。無一可觀。而賞鑑則爲獨絕。蔡絛鐵圍山叢談。稱所見內府書目。唐人硬黃臨二王。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記。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眞迹殆絕。蓋亦僞多焉云云。今書所載王羲之帖。僅二百四十有三。王獻之帖僅八十有九。顏眞卿帖僅二十有八。蓋其著於錄者。亦精爲汰簡。魚目之混翠矣。



梅花喜神譜

宋伯仁編

余有梅癖闢圃以栽築亭以對刋清臞集以咏每於梅猶有未能盡花之趣爲慊得非廣平公以鐵石心腸賦未盡梅花事而拳拳屬意於雲仍者乎余於花放之時滿肝清霜滿肩寒月不厭細徘徊於竹籬茆屋邊嗅蘂吹英挼香嚼粉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態度冷冷然清奇俊古紅塵事無一點相著何異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飲中八仙洛陽九老瀛洲十八學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煙火食人可與桃花賦牡丹賦所述形似天壤不侔余於是與其自甲而芳由榮而悴圖寫花之狀貌得二百餘品久而删其具體而微者止畱一百品各各其所肖併題以古律以梅花譜目之其實寫梅之喜神可如牡丹竹菊有譜則可謂之譜今非其譜也余欲與好梅之士共之僭刋諸梓以閑工夫作閑事業於世道何補徒重覆瓿之譏雖然豈無同心君子於梅未花時閑一披閱則孤山橫斜揚州寂寞可髣髴於胷襟庶無一日不見梅花亦終身不忘梅花之意茲非爲墨梅設墨梅自有花光仁老楊補之家法非余所能客有笑者曰是花也藏白收香黃傳紅綻可以止三軍渴可以調金鼎羹此書之作豈不能動愛君憂國之士出欲將入欲相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今著意於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止爲謳吟之計何其舍本而就末余起而謝云譜尾有商鼎催羹亦茲意也客抵掌而喜曰如是則譜不徒作未可謂閑工夫作閑事業無補於世道宜廣其傳敢併及之以俟來者雪巖耕田夫宋　伯仁敬書

詠梅者多矣粗得其態度未究其精髓近收此本旣能摸寫其花神之似眞又能形容其他人之所未盡玩之如噉蔗然詩人之冠冕是也金華雙桂堂時景定辛酉重鐫

梅花喜神譜目錄

雪巖宋　伯仁　器之編

卷上
蓓蕾四枝
麥眼　柳眼
椒眼　蟹眼
小蘂一十六枝
丁香　櫻桃
老人星　佛頂珠
古文錢　鮑老眉
兎唇　虎跡
石榴　茈菰
木瓜心　孩兒面
李　瓜
貝螺　科斗
大蘂八枝
琴甲　藥杵
蚌殼　鸜鵒
卣　柷
籩　爵
欲開八枝
春甕浮香　寒缸吐燄
蝸角　馬耳
盞　瓚
金印　玉斗
大開一十四枝
彝　觶

歆器　懸鍾
扇　盤
向日　擎露
鼎　鏞
鹿角　猿臂
顰眉　側面

卷下

爛熳二十八枝

開鏡　覆杯
冕　胄
並桃　雙荔
鳳朝天　蛛挂網
漁笠　熊掌
飛蟲刺花　孤鴻叫月
龜足　龍爪
林雞拍羽　松鶴唳天
新荷濺雨　老菊披霜
瑟　鼓
蜂腰　燕尾
驚鷗振翼　野鶻翻身
顧步　掩妝
晴空挂月　遙山抹雲

欲謝一十六枝

會星弁　漉酒巾
抱葉蟬　穿花蝶
暮雀投林　寒烏倚樹
舞袖　弄鬚

鶯擲柳　鶚乘風
頂雪　歆風
蜻蜓欲立　螳螂怒飛
喜鵲搖枝　遊魚吹水

就實六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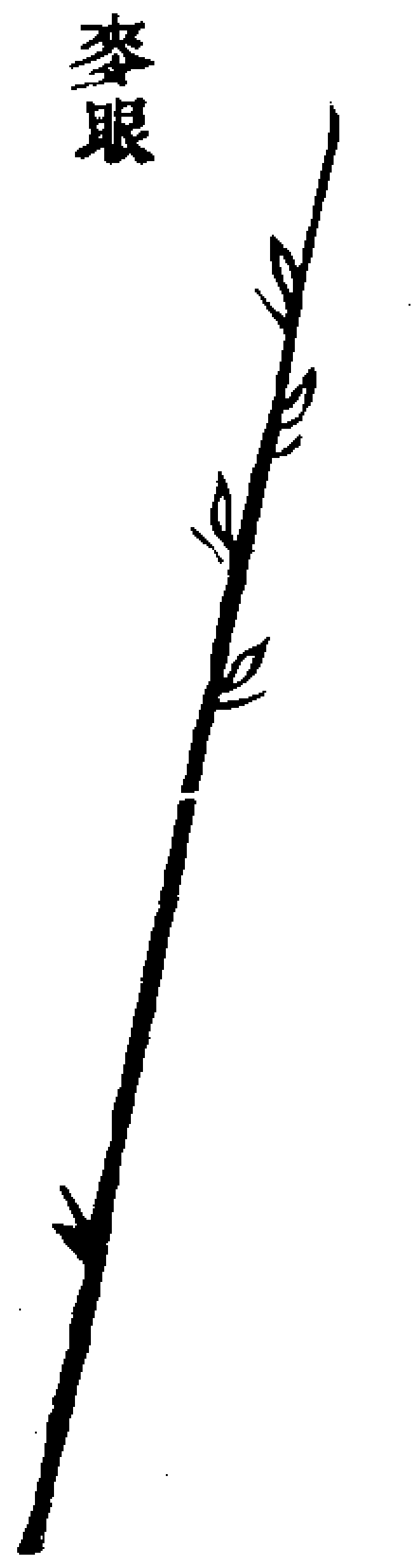
橘中四皓　吳江三高
二疎　獨釣
孟嘉落帽　商鼎催羹

梅花喜神譜目錄終

梅花喜神譜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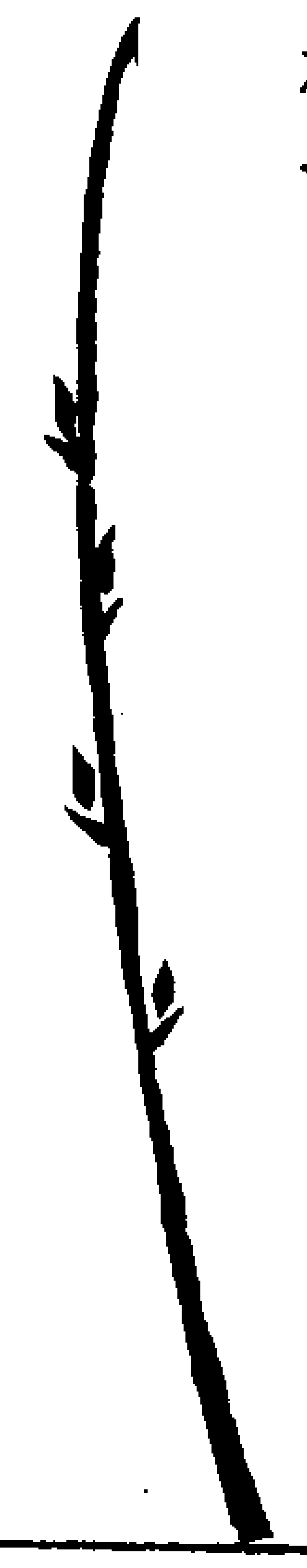
雪巖

蓓蕾四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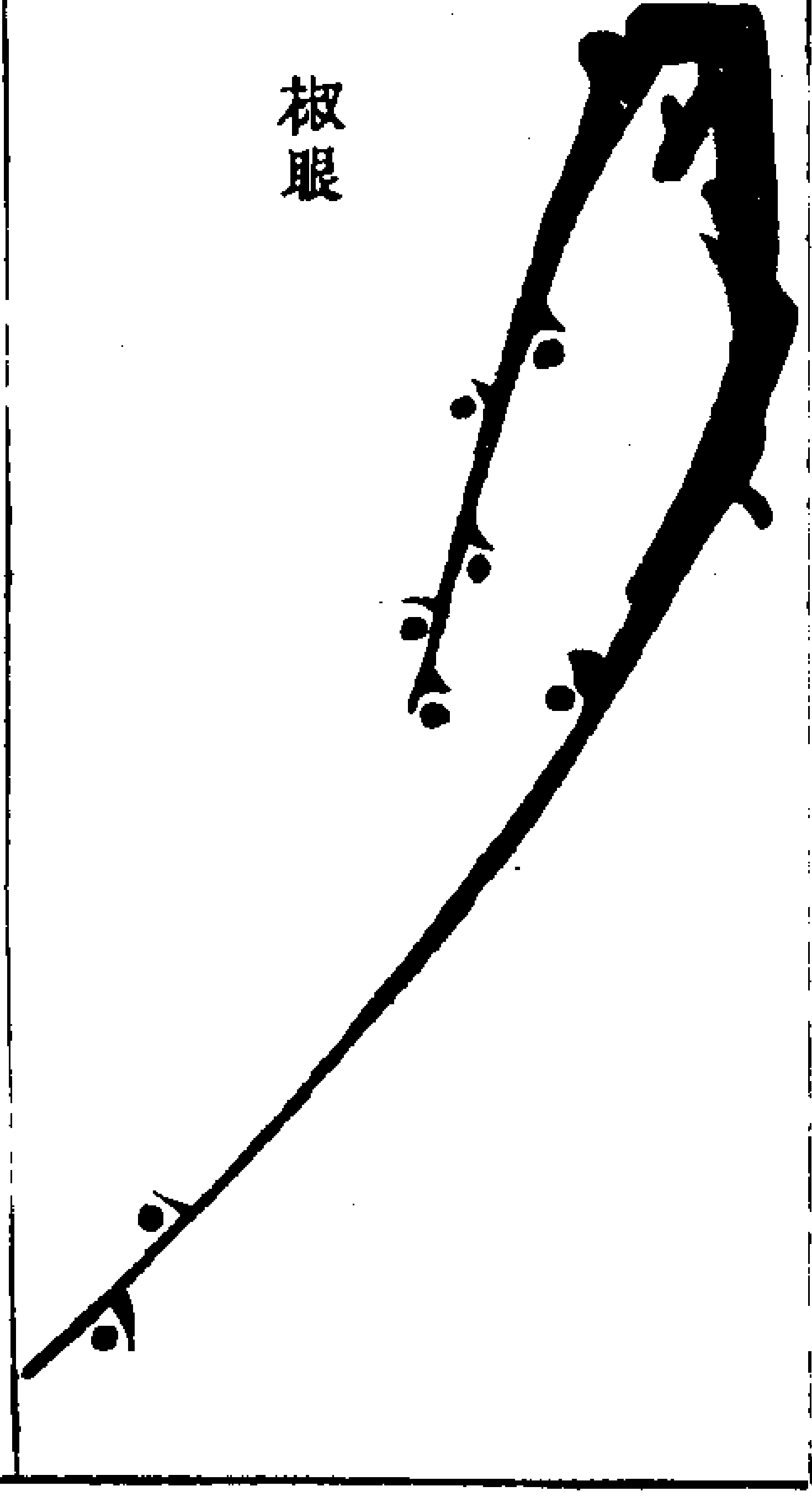
麥眼

南枝發岐穎　崆峒占歲登
當思漢光武　一飯能中興



柳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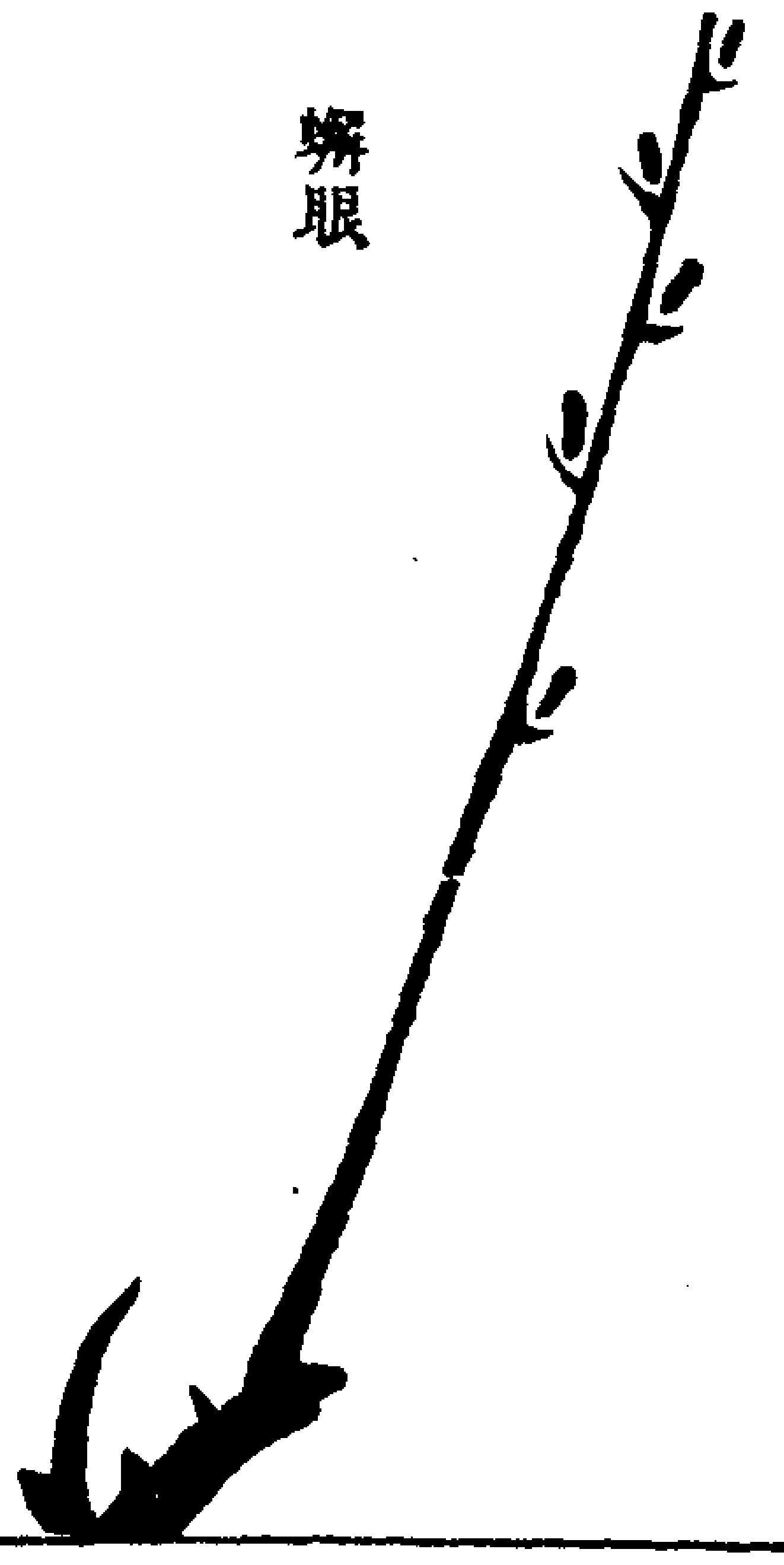
靜看隋隄人　紛紛幾榮辱
蠻腰休逞妍　所見元非俗



椒眼

獻頌侈春朝　爭期千歲壽
凌寒傲歲時　自與冰霜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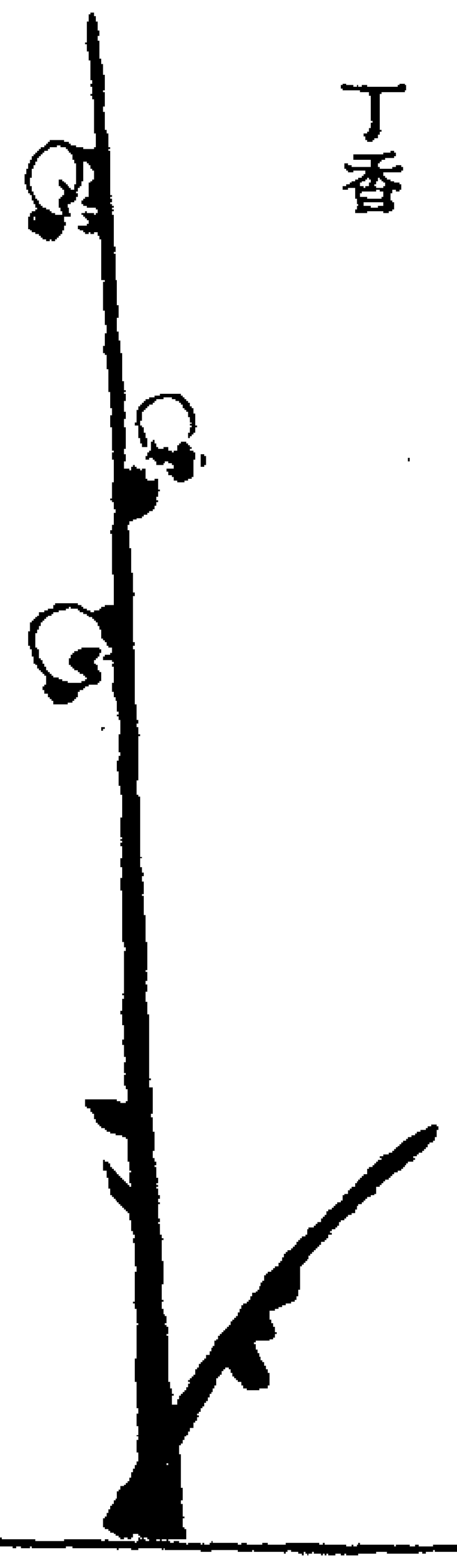
蟹眼



爬沙走江海　慣識風波惡
東君爲主張　顛蹶逃砧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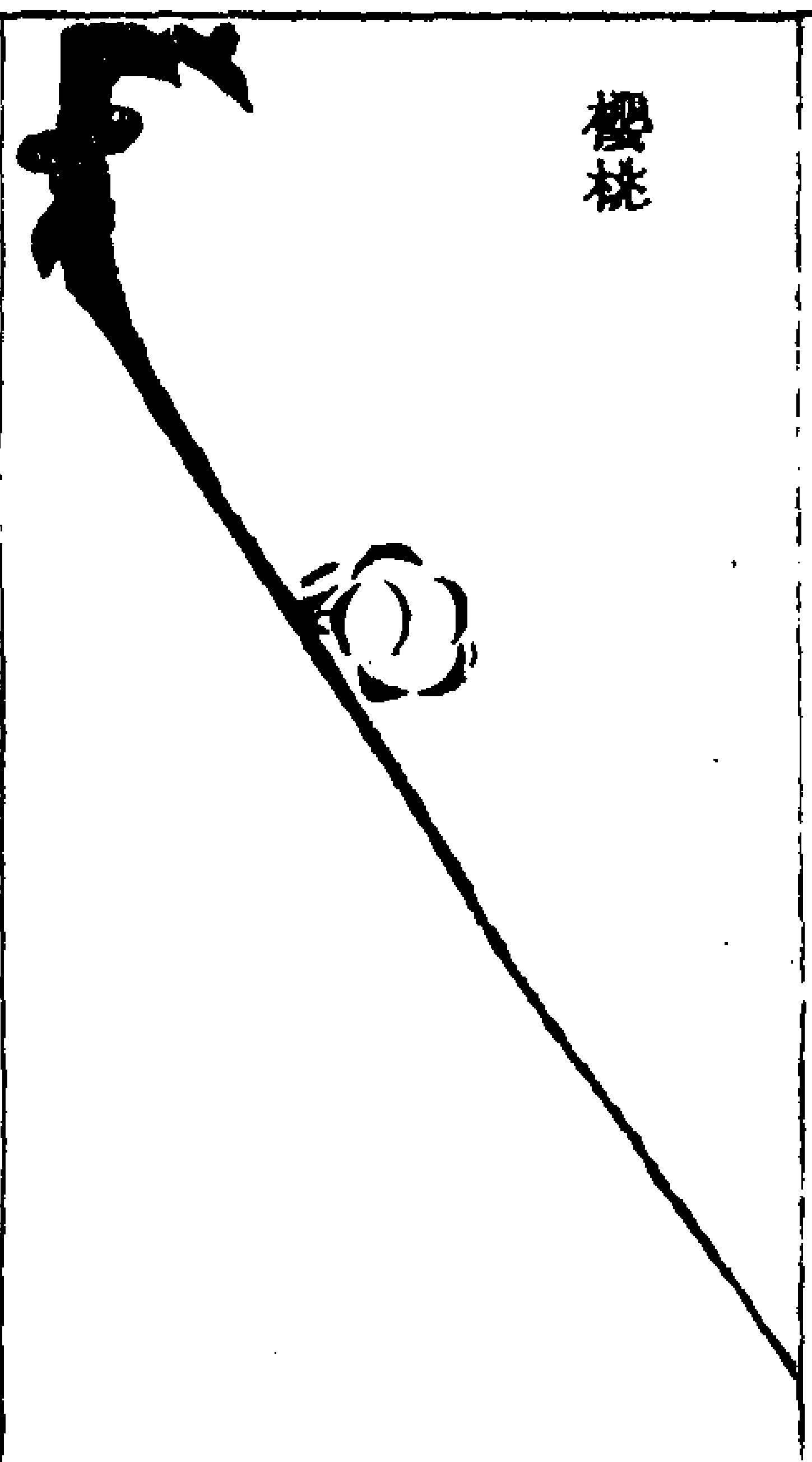
小蘂一十六枝

丁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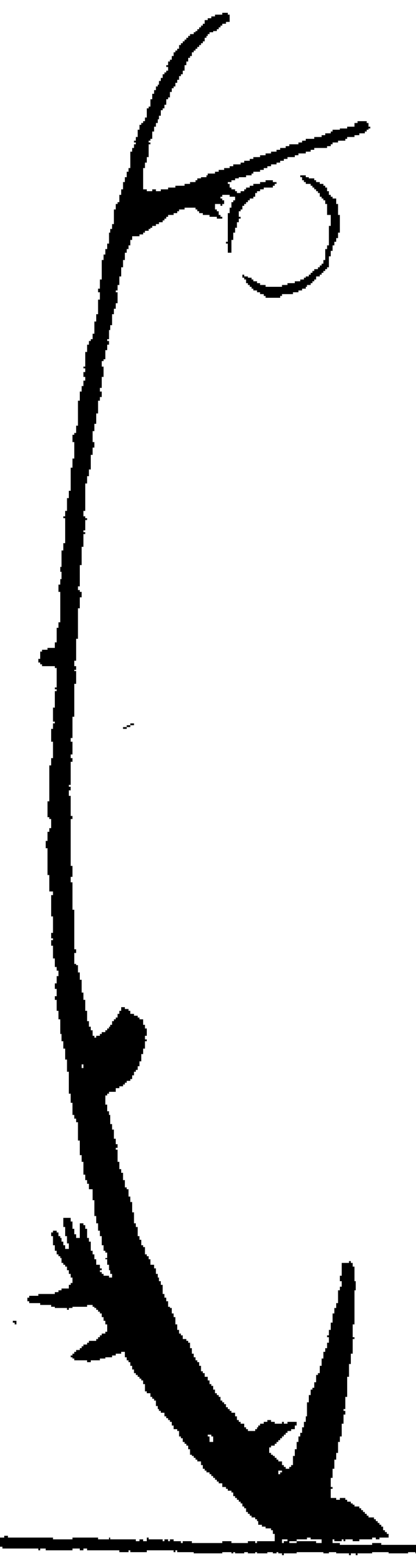
藥性貴溫涼　胡爲辛且烈
無與桂附徒　天資更邋熱

櫻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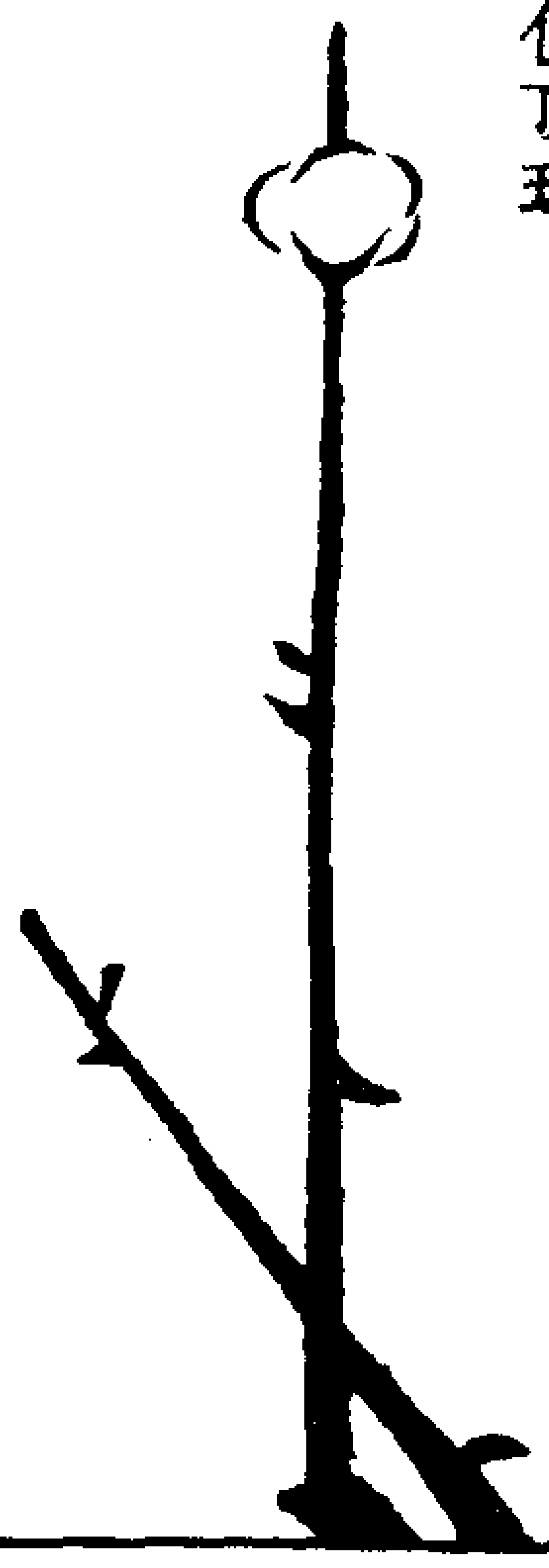
樊素豔而歌　樂天何所羨
須結帝王知　拜寵明光殿

老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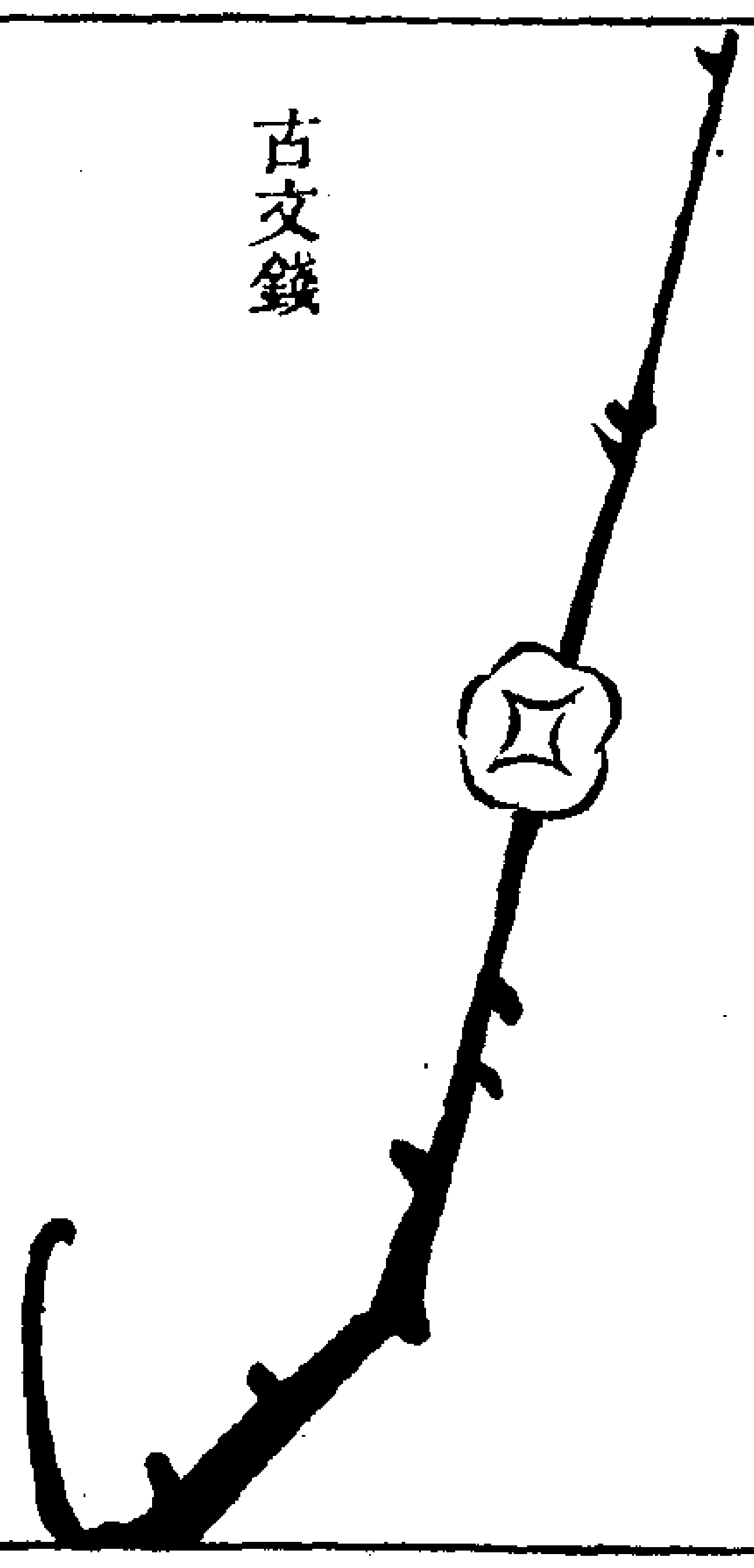
風掣五雲開　明星燦南極
嘉祥自朝廷　何幸愚親識

佛頂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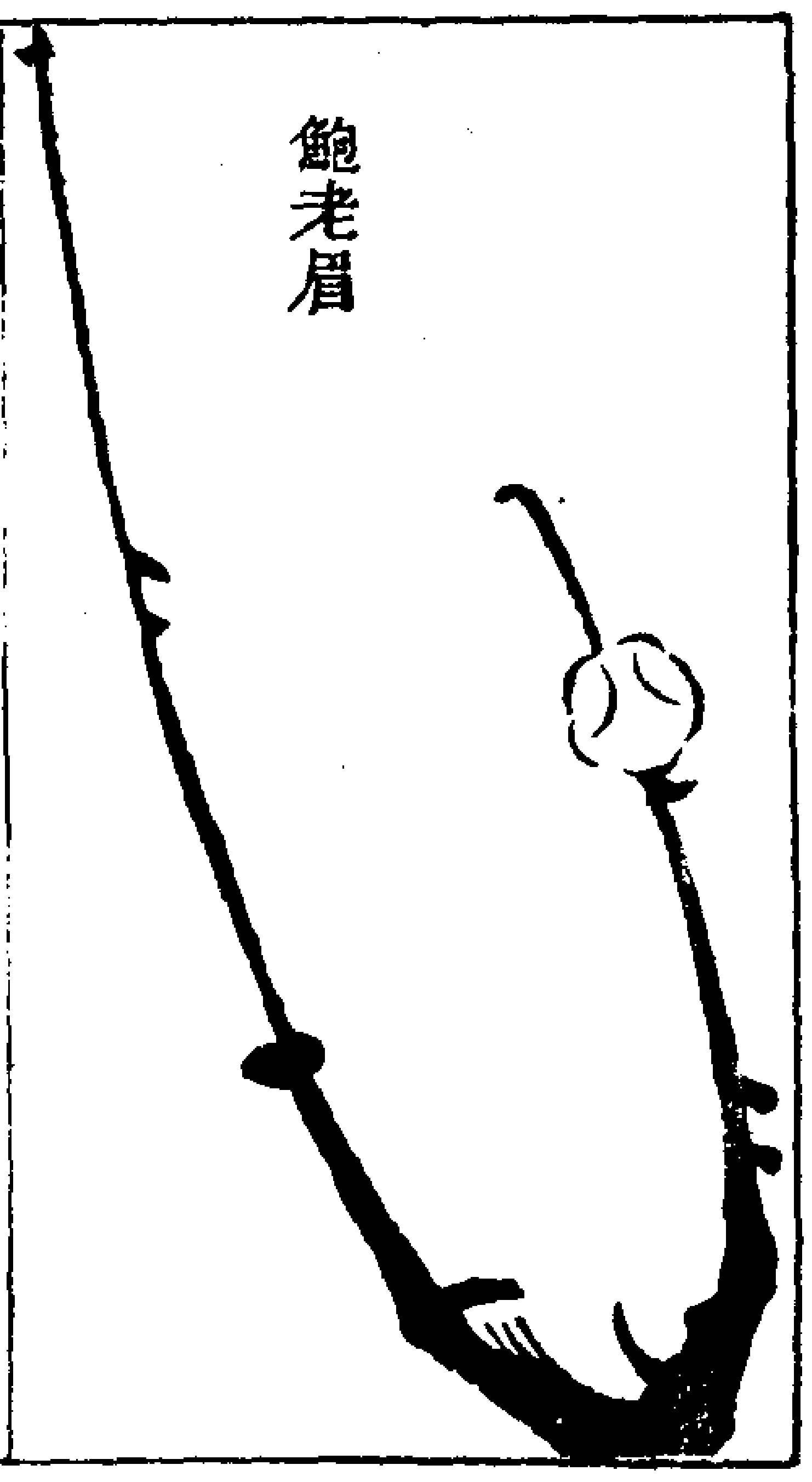
佛有光明臺　蚌胎奚足貴
聊以矜俗人　徒爲寶所費

古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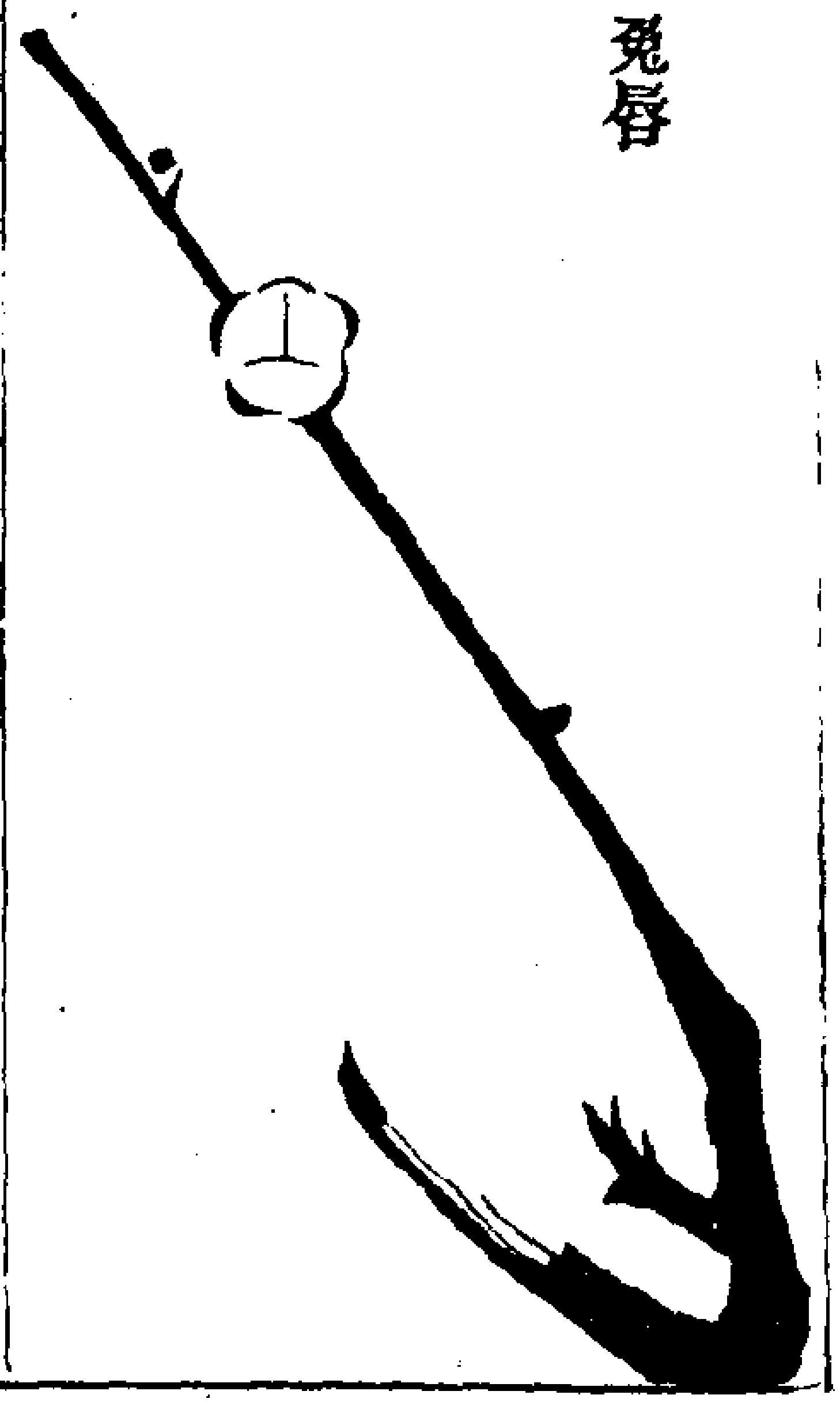
阿堵本何物　貫朽殊堪羞
空囊畱得一　千古欽清流

鮑老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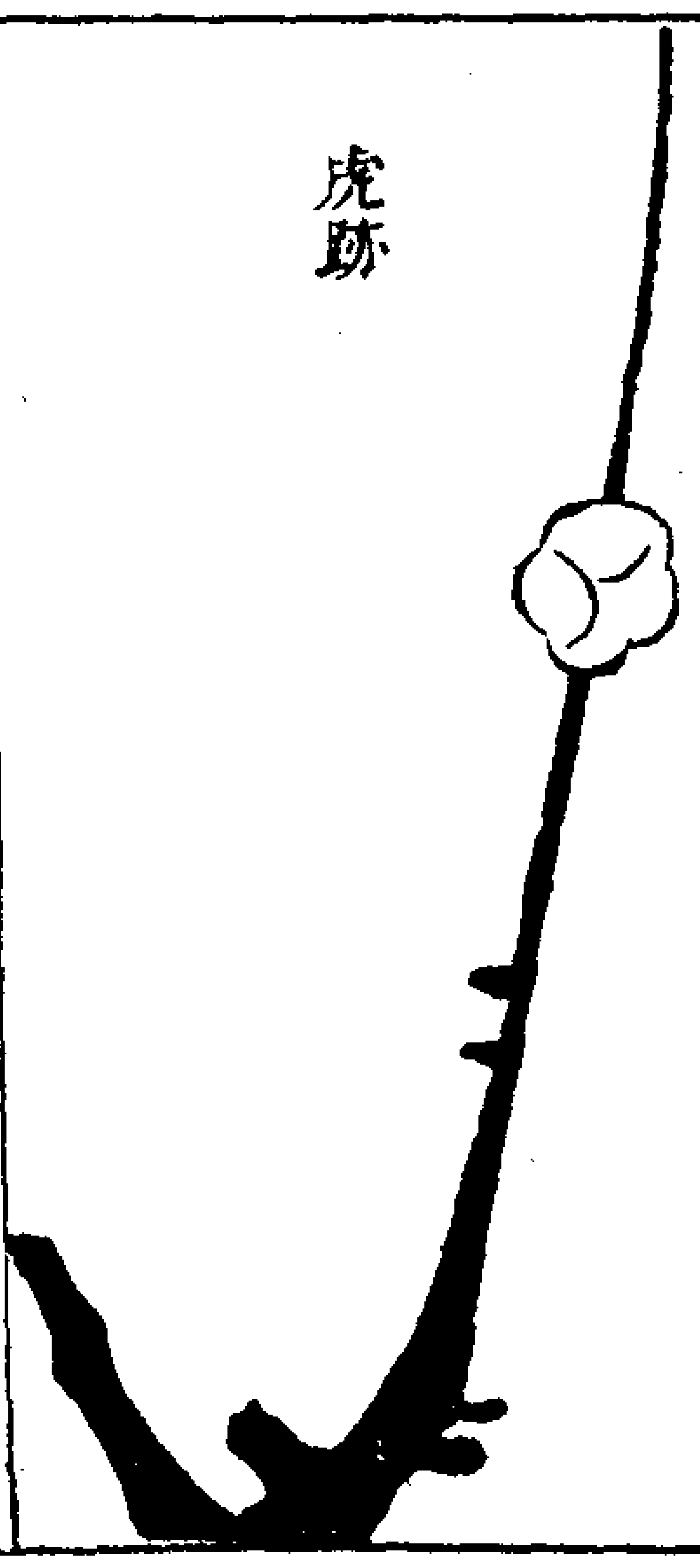
善舞幾當場　妖姿呈窈窕
當場人自迷　郭郎未容笑

兔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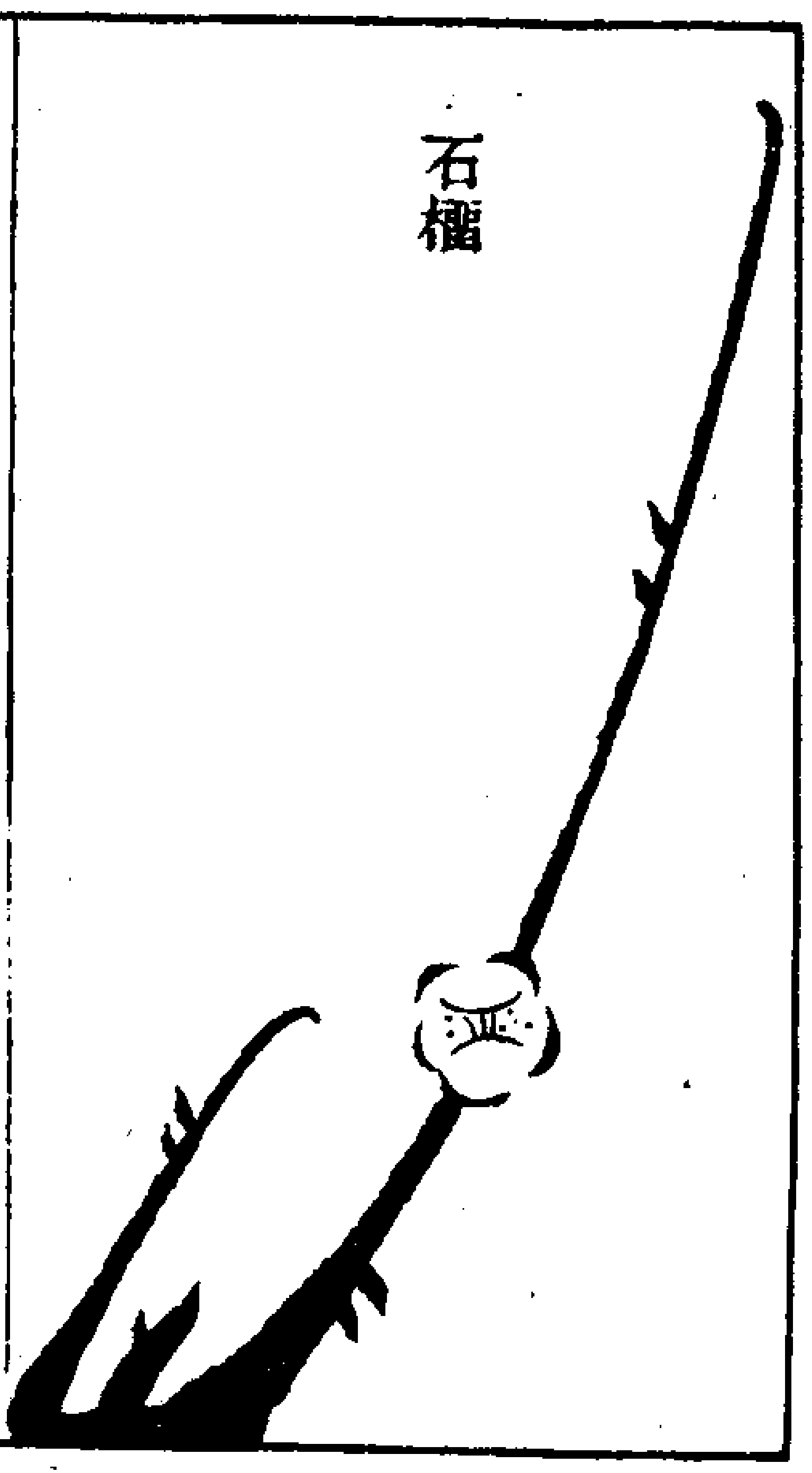
三窟不須營　蒙恬素心友
識盡天下書　只要文章手

虎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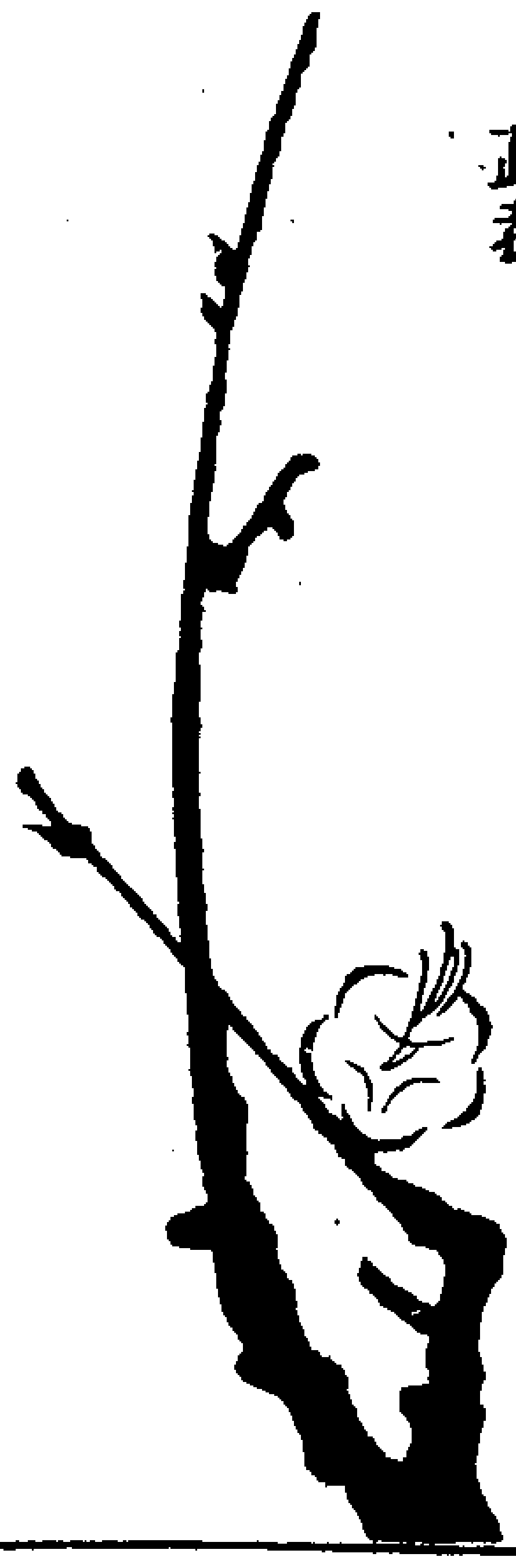
寒風偃枯草　掉尾來山巔
出柙勢可畏　老鬚寧易編

石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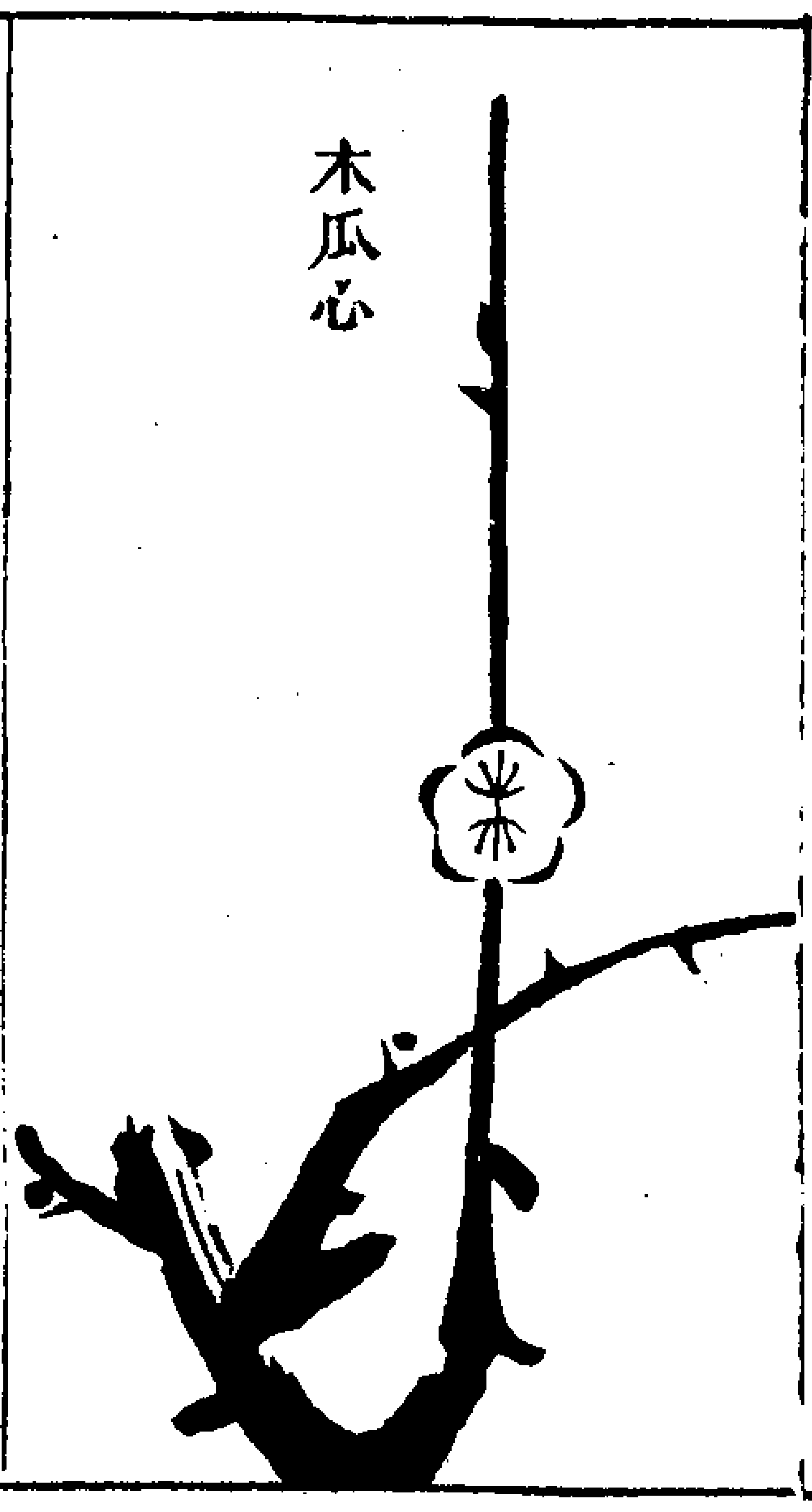
錦囊蘊珠璣　長養南風力
當年東老家　曾代中書筆

茈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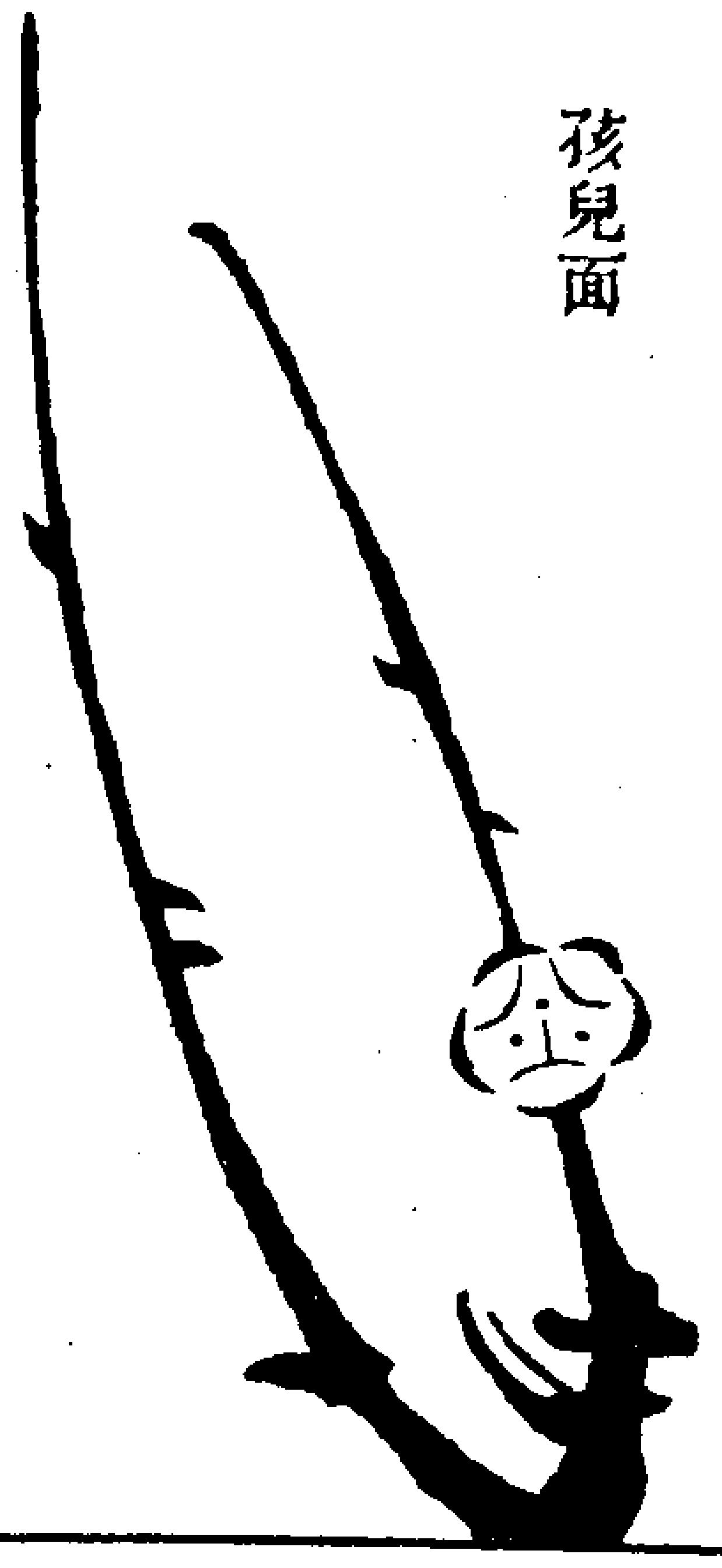
來自淤泥中　根苗何足取
鬬飣上盤登　敢爲梨栗伍

木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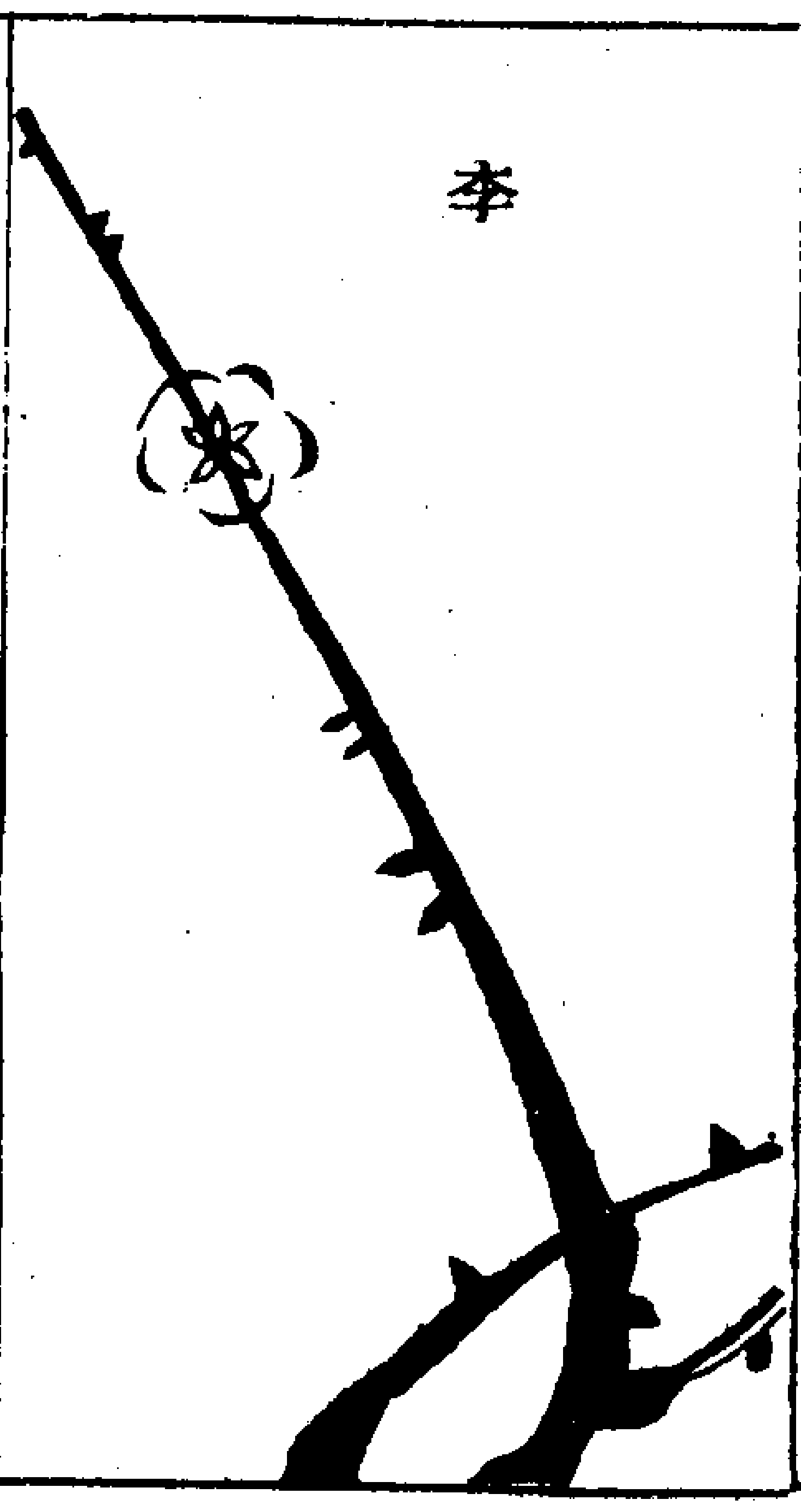
宛陵有靈根　圓紅珍可芼
衛人感齊恩　瓊琚未容報

孩兒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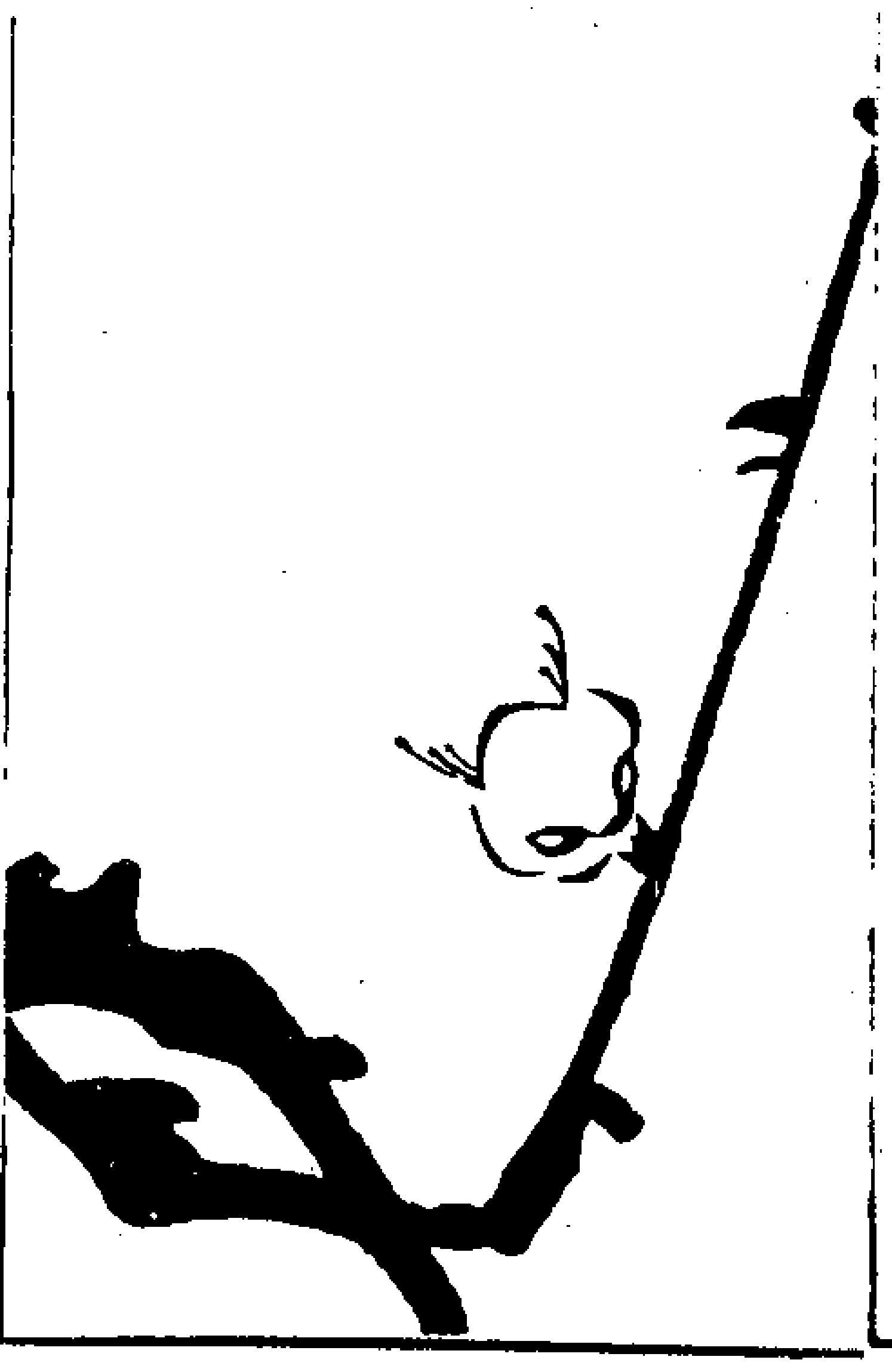
繦脫錦衣裯　童顏嬌可詫
只恐妝鬼時　愛之還又怕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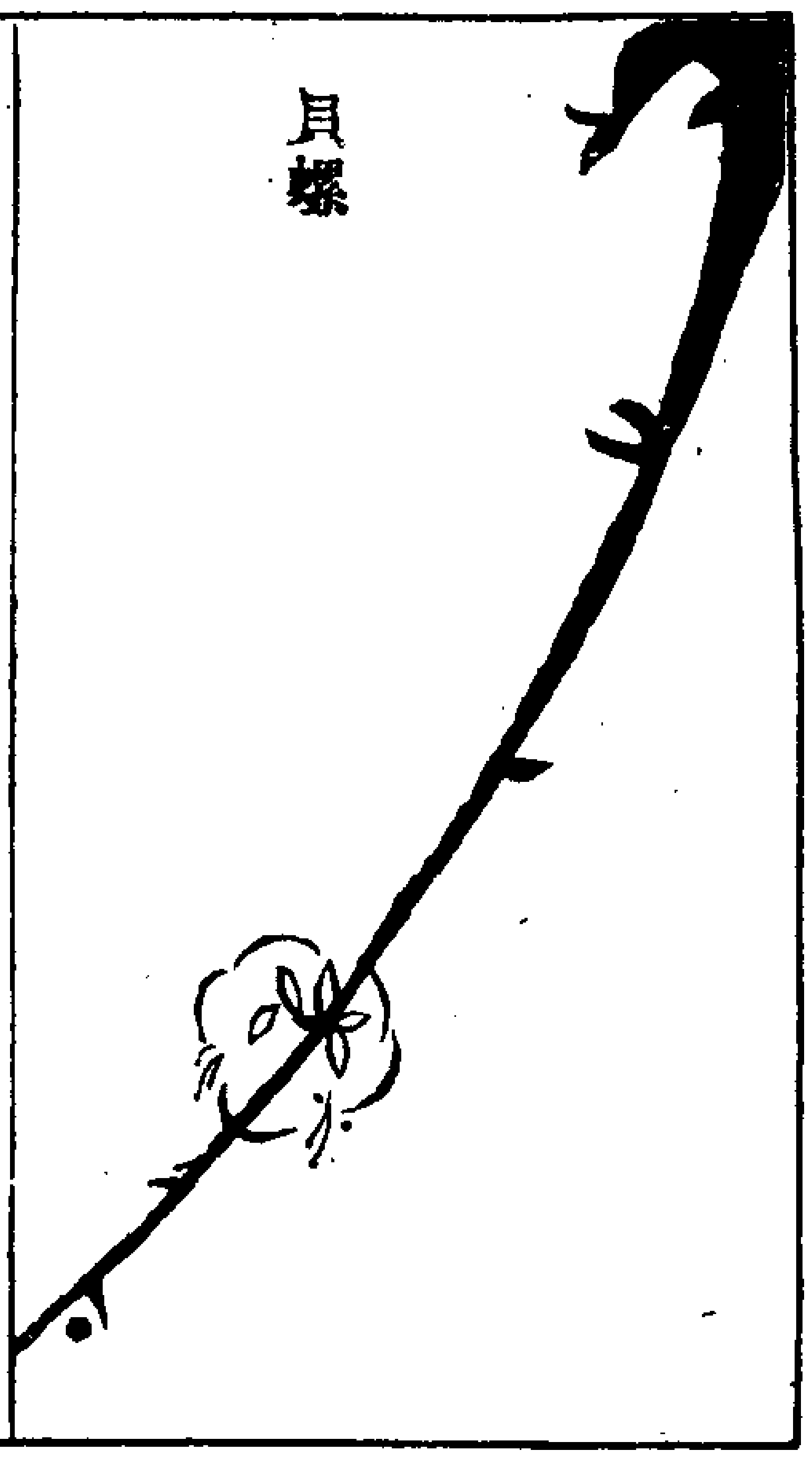
垂垂生井上　遊子休整冠
道旁徒自苦　青眼誰能看

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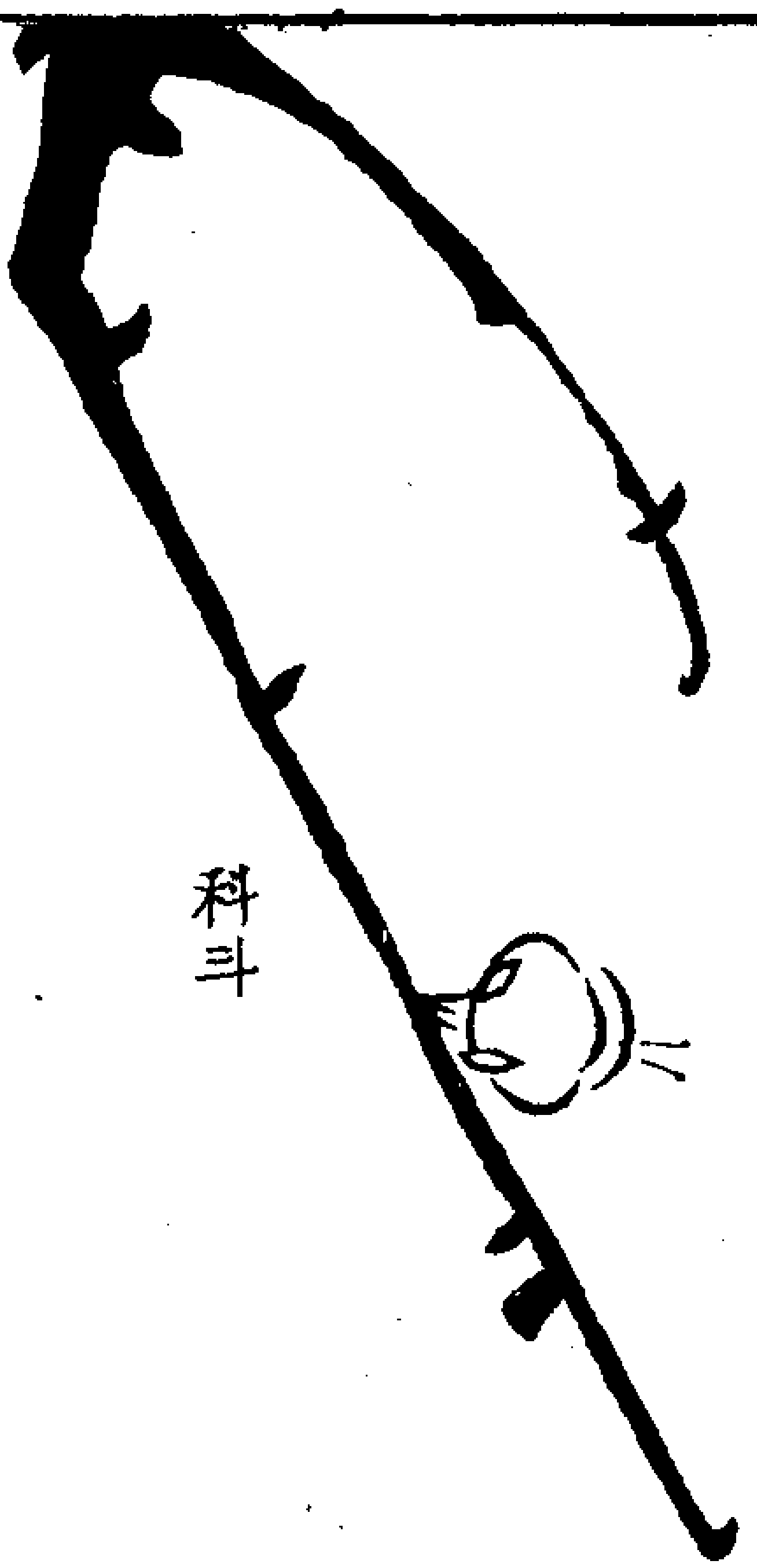
東陵人已仙　黯淡斜陽暮
可慚名利心　孜孜問癸戌

貝螺



生長滄波中　收羅向書室
剡藤無不平　祇恐無椽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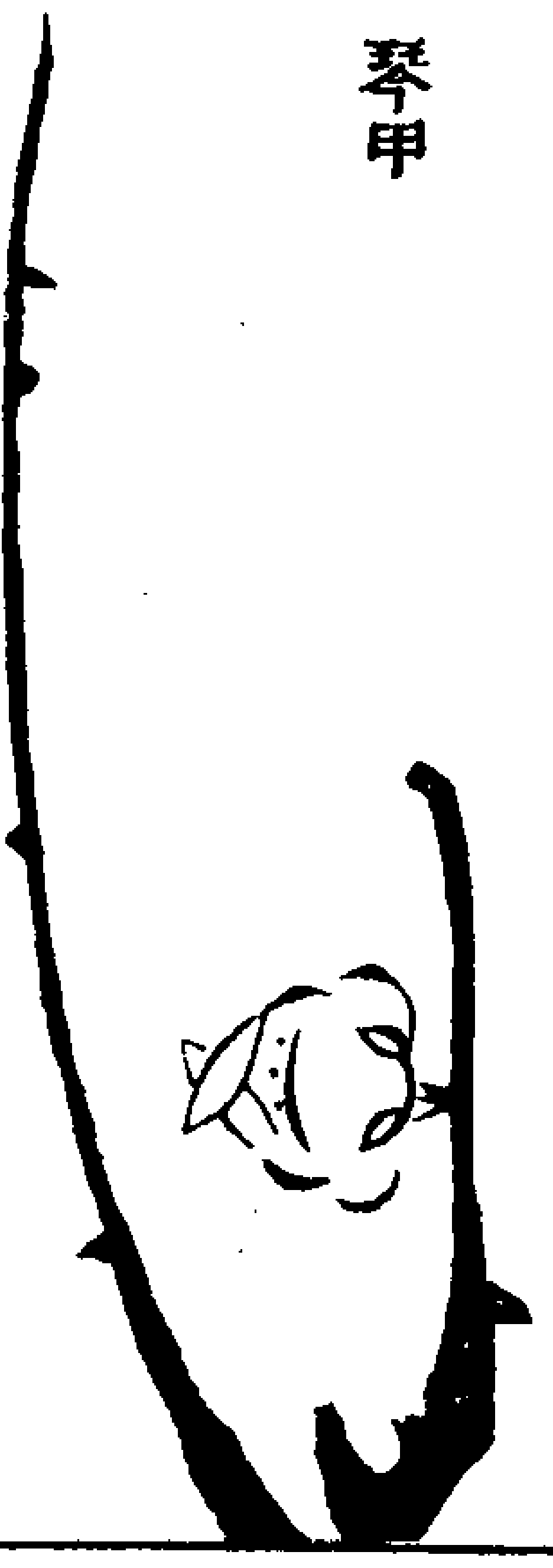
科斗



清波漾蛙子　古書形似之
可惜書廢久　時人無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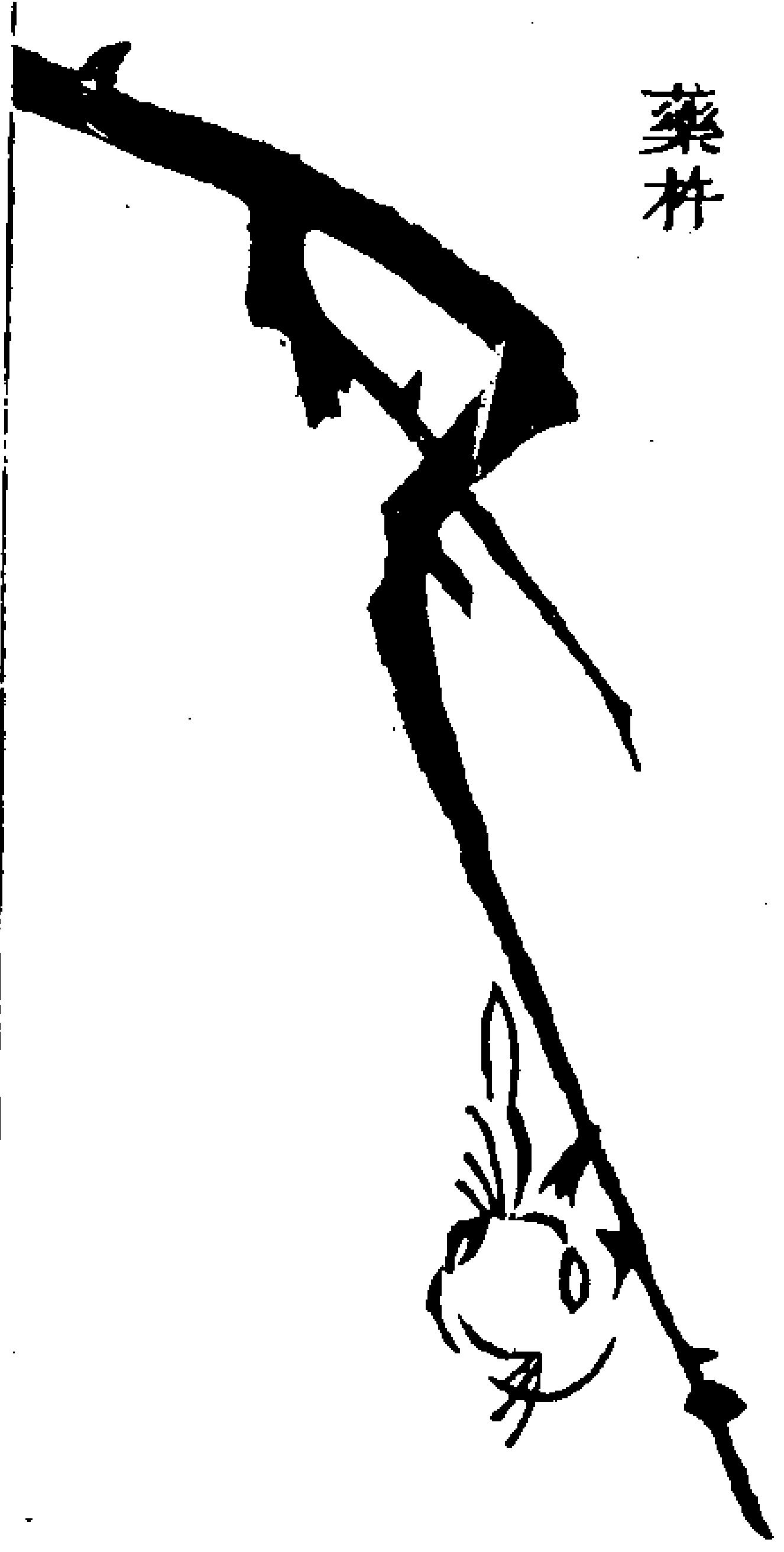
大蘂八枝

琴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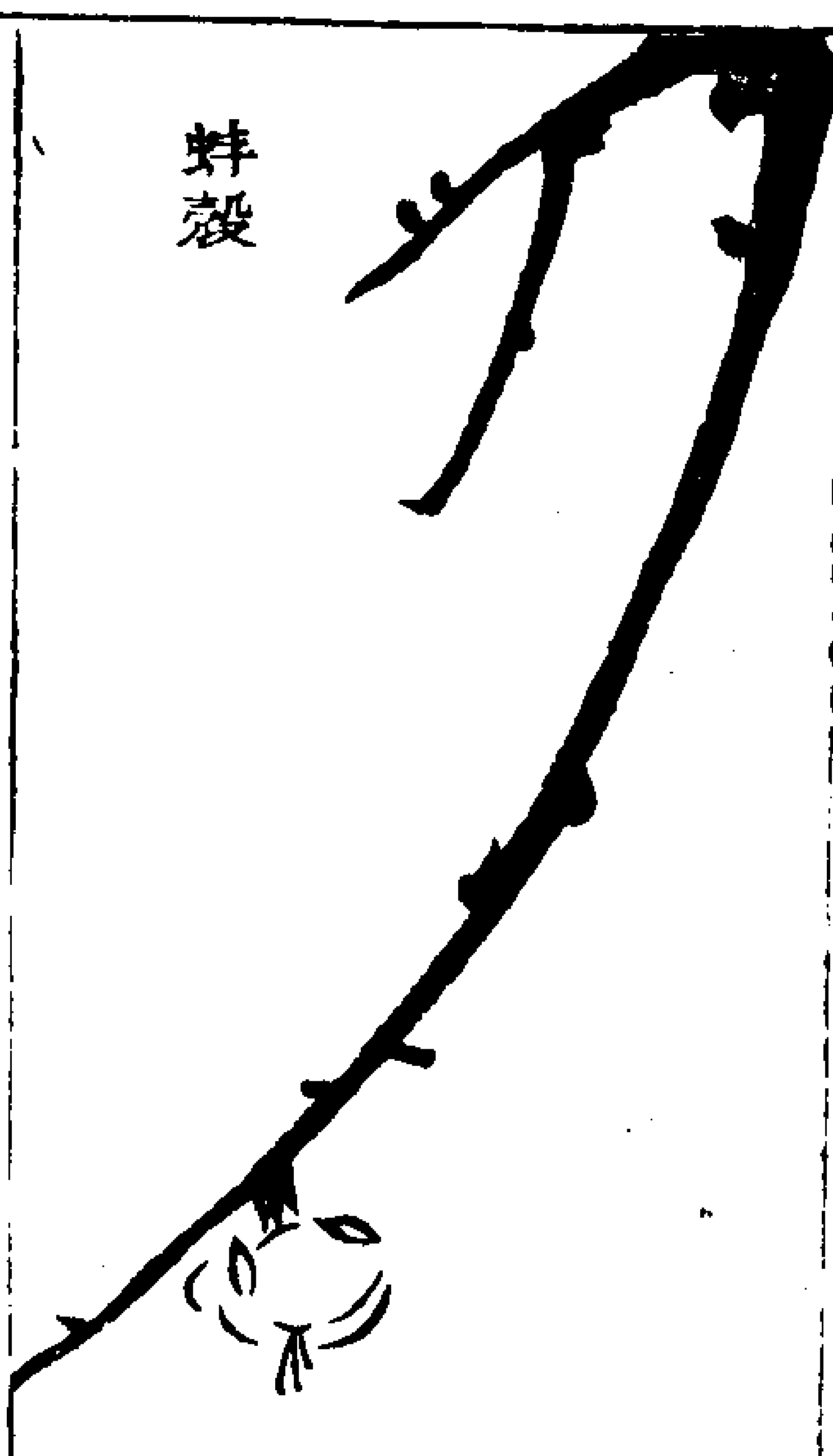
高山流水音　泠泠生指下
無與俗人彈　伯牙恐嘲罵

藥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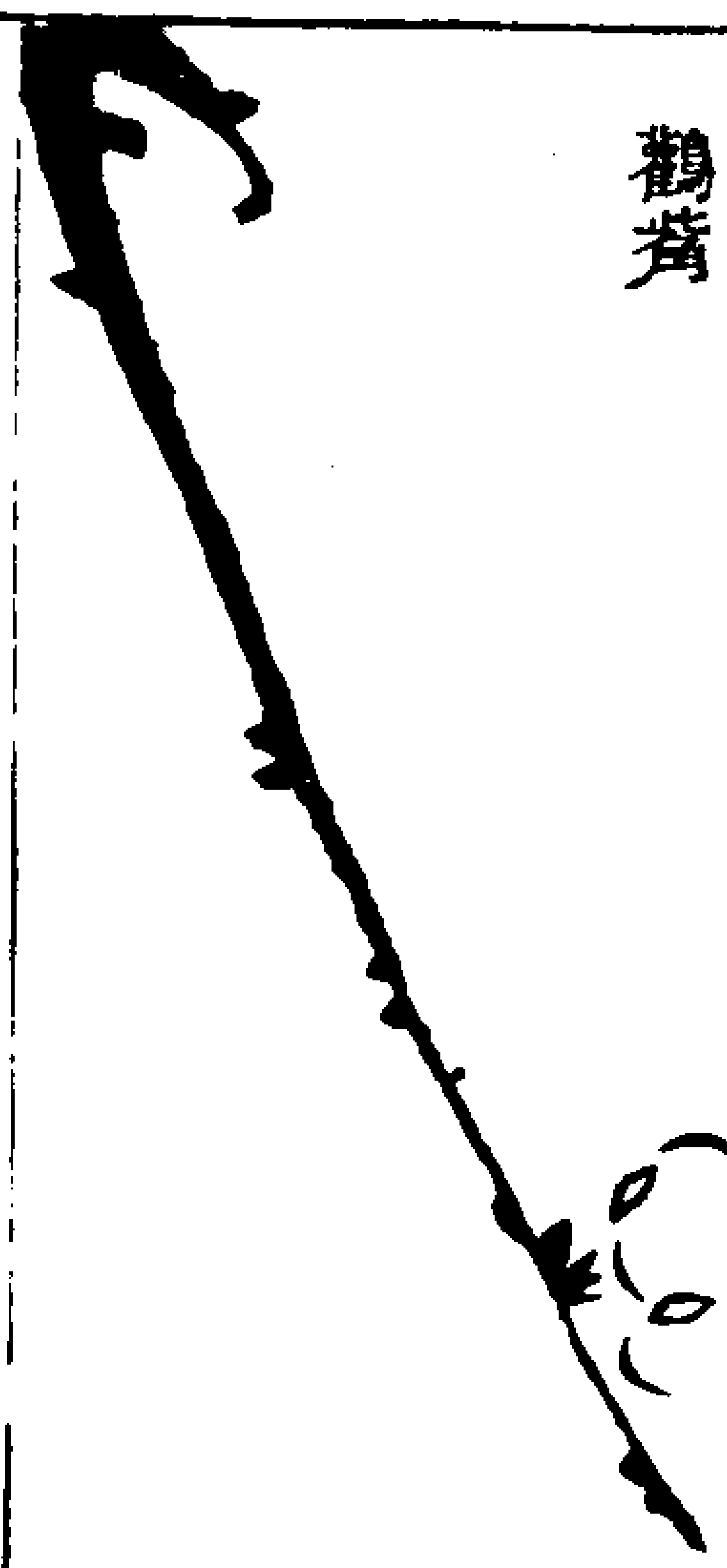
蟾宮有兔臼　搗藥千萬年
藥有長生術　世人無計傳

蚌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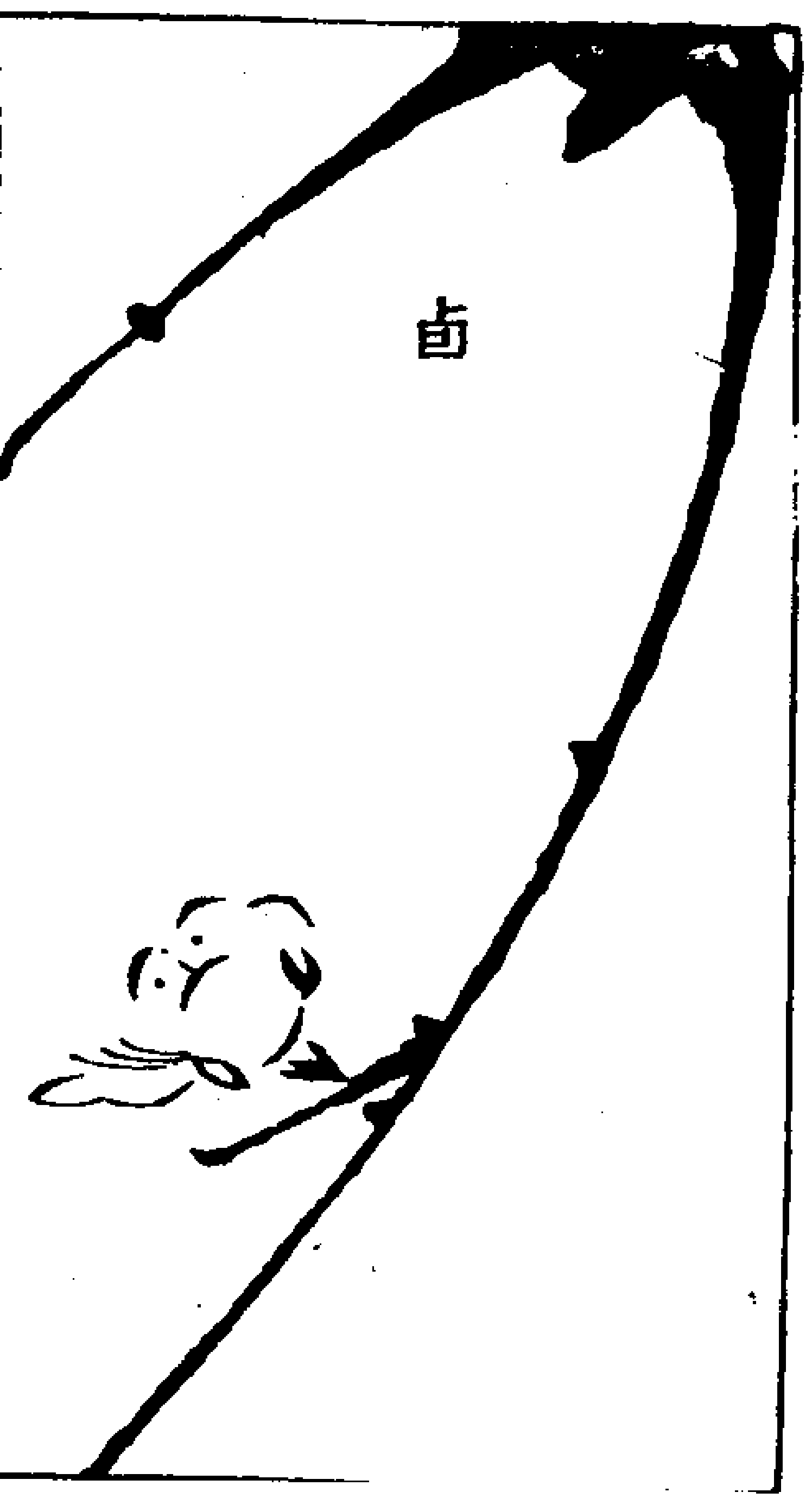
休與鷸相持　自有山川隔
祝君無孕珠　恐非保身策

鶴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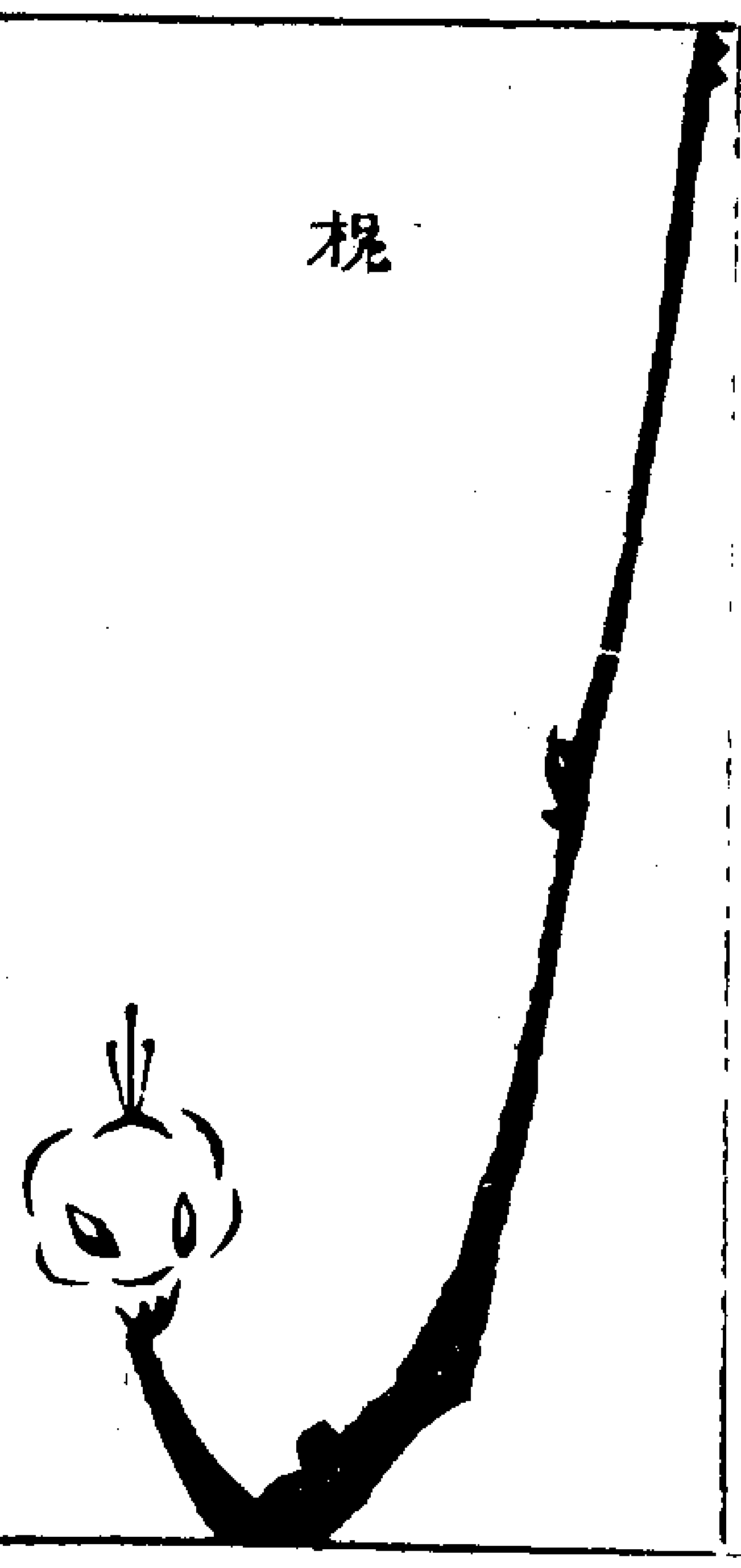
曳頸吟松梢　何異揚州鶴
胡爲鶴未成　苦被元裳錯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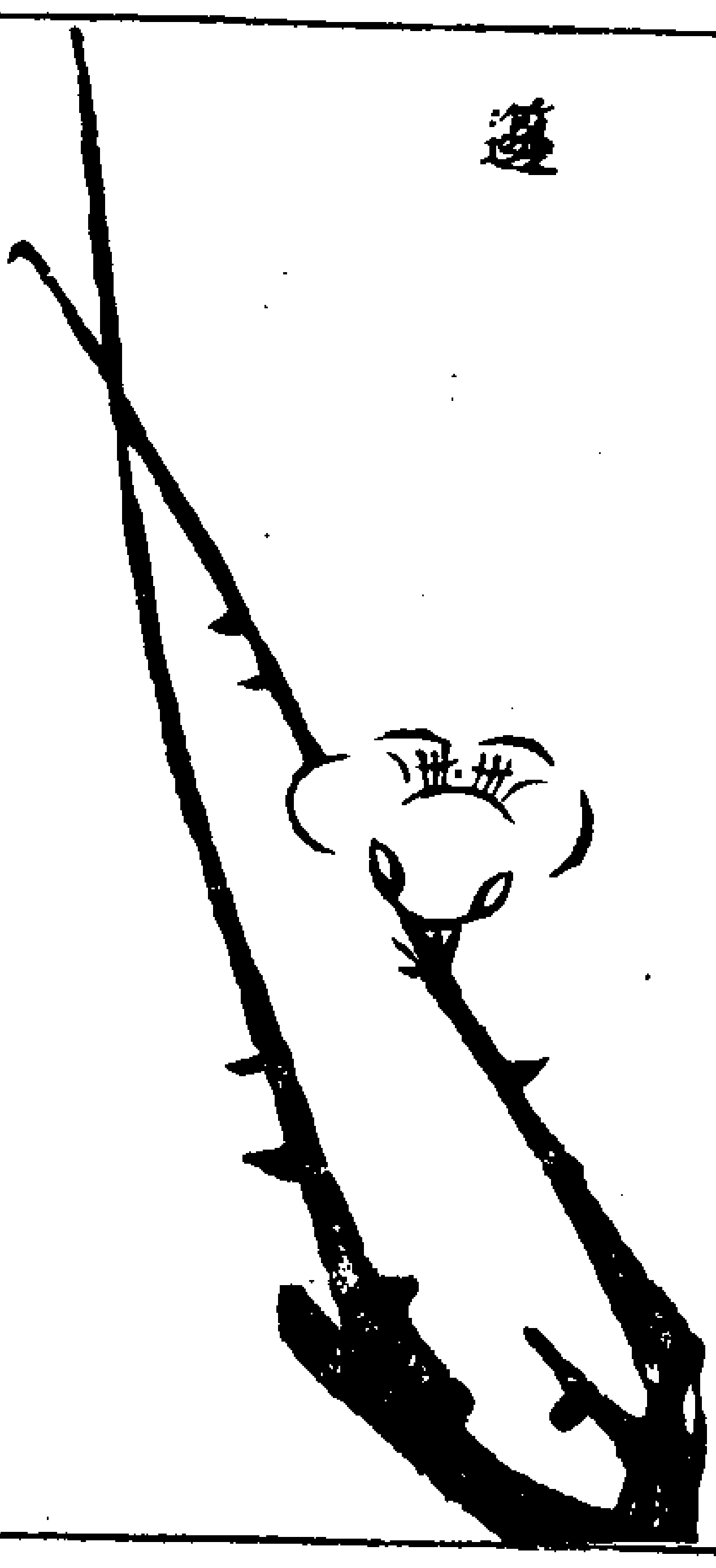
中尊嚴祀典　鬯未祼而實
將祼而實彝　禮文知有秩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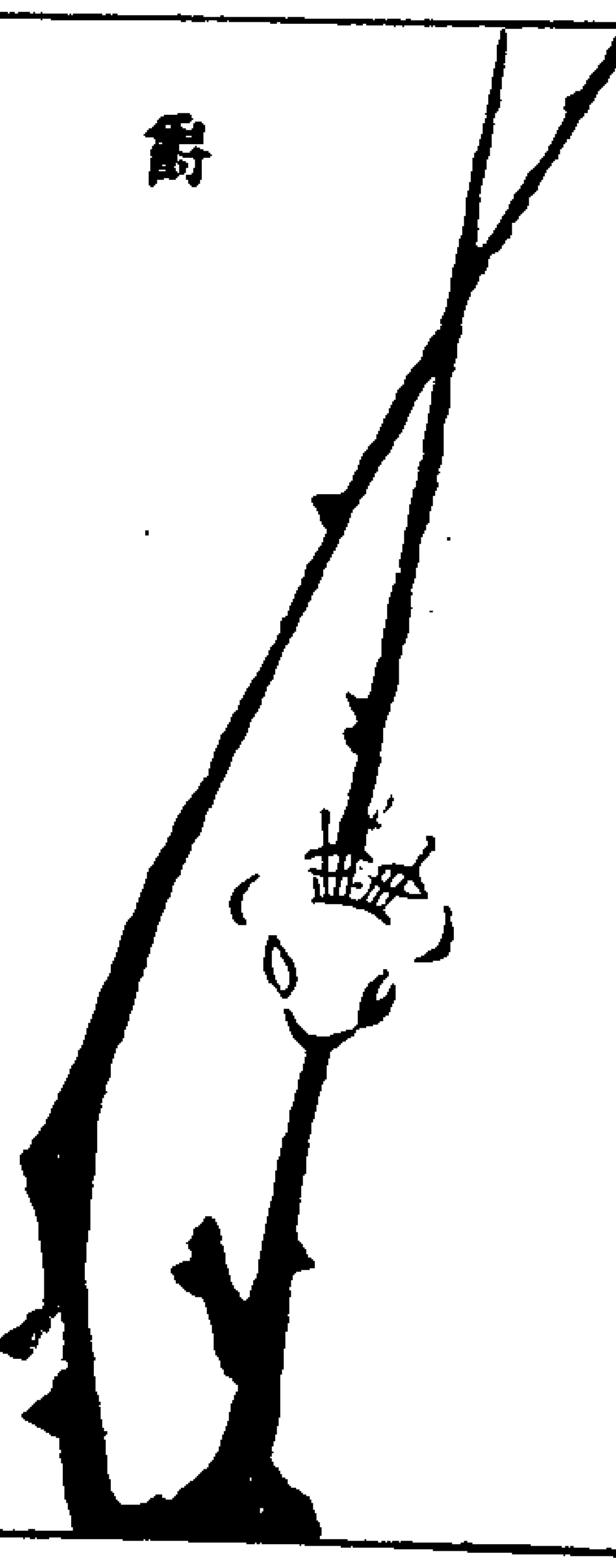
方深有制度　撞之以合樂
止樂戛以敔　始終知所覺

籩



蒼竹緯項玕　爲形有如豆
遇祭何所容　乾桃與脩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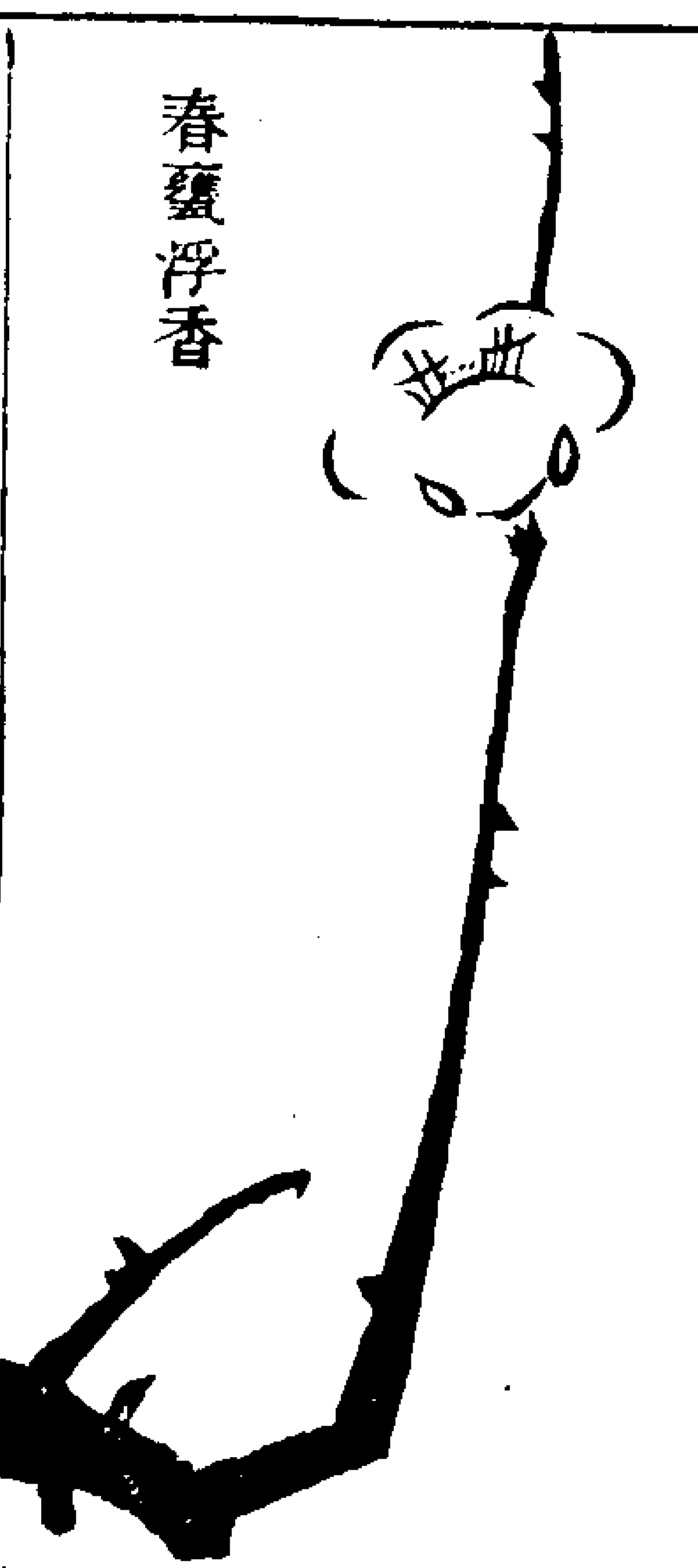
爵



柱取飲不盡　量容惟一升
足如戈示戒　君子當兢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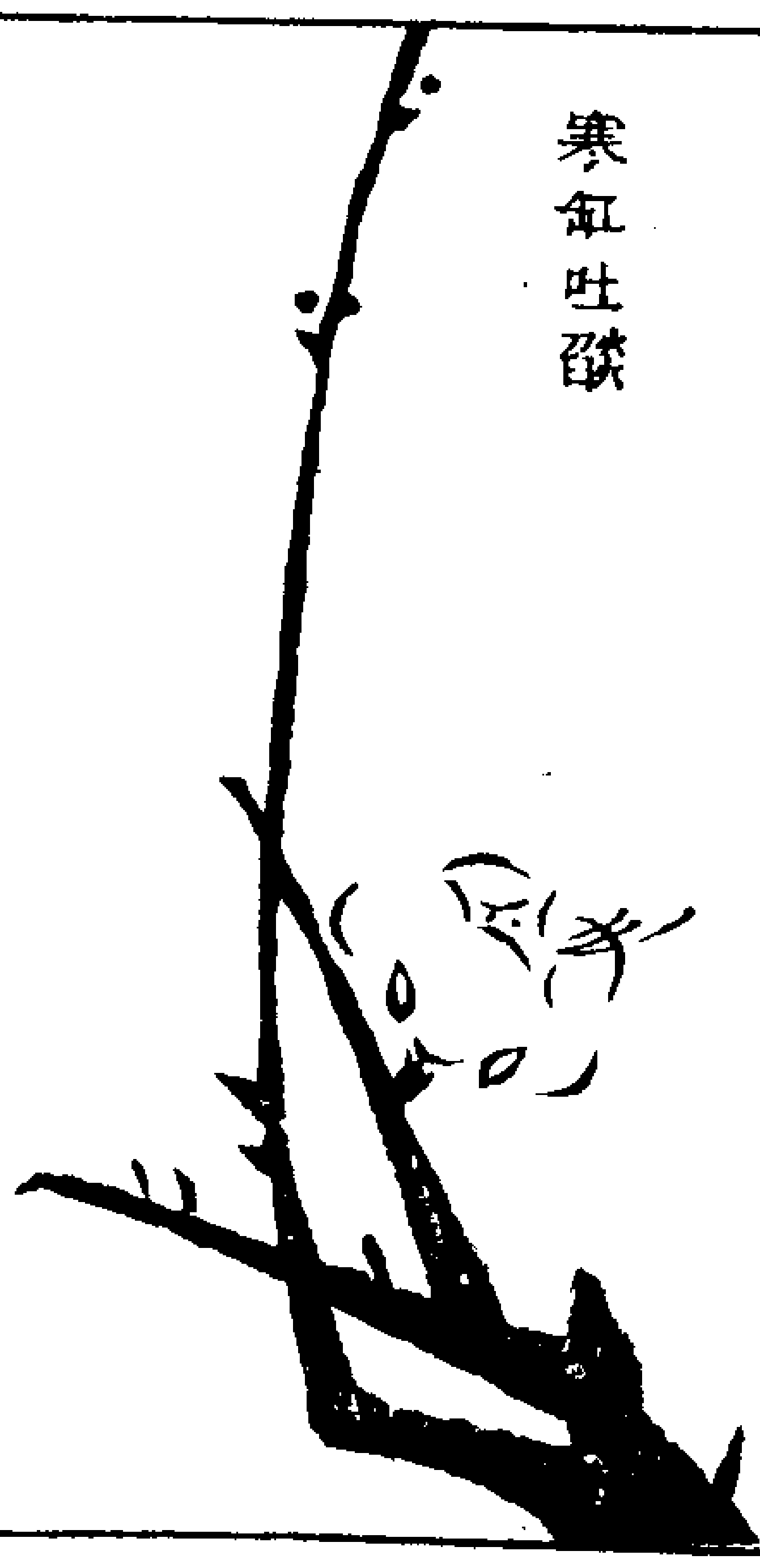
欲開八枝

春甕浮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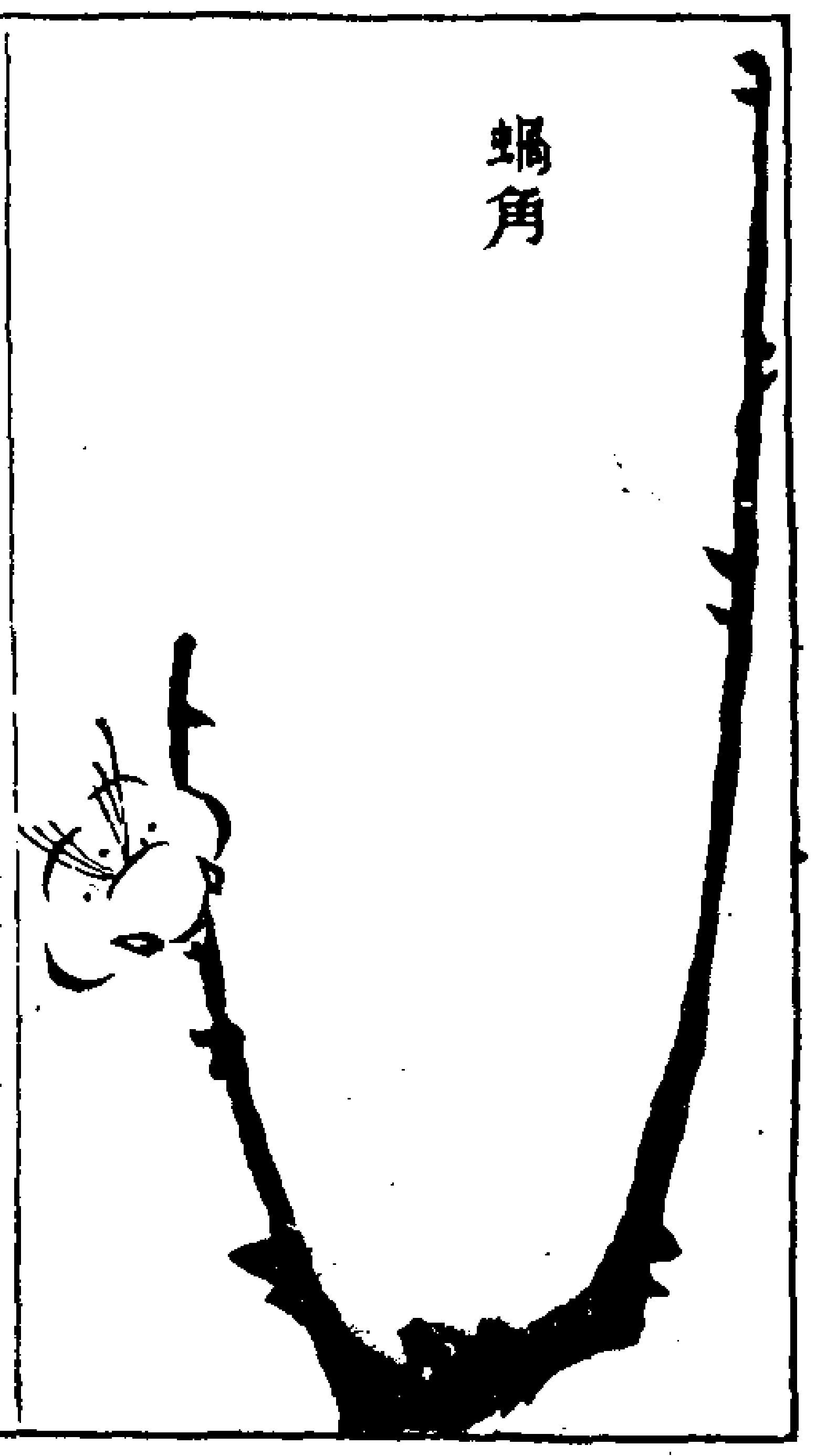
斗醉石亦醉　無量不及亂
獨醒誰得知　憔悴滄江畔

寒缸吐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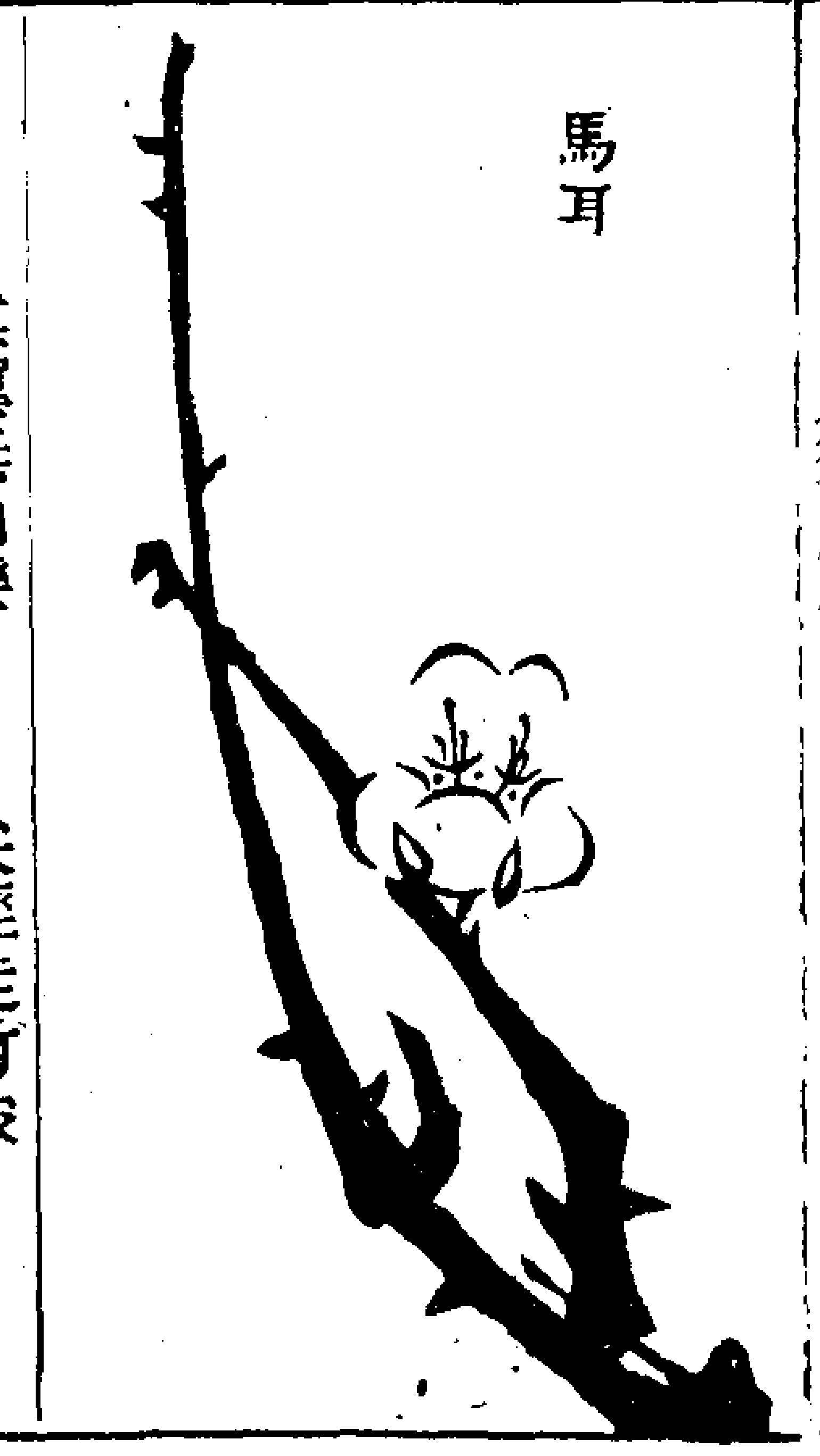
燈火迫新涼　志士功名重
十年窗下愁　會見金蓮寵

蝸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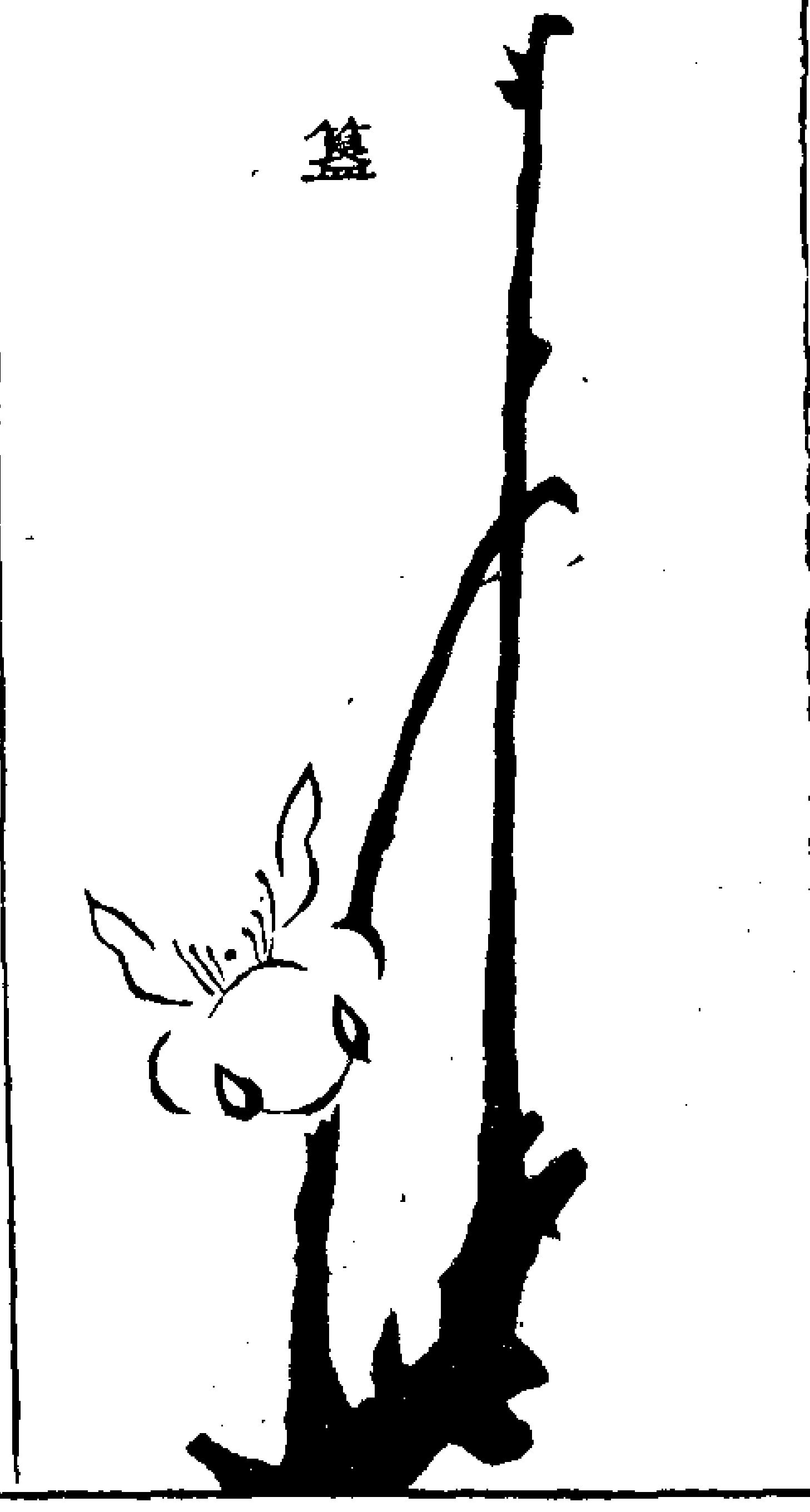
蠻觸國誰雄
戰爭猶未息
由此奪虛名
費盡人間力

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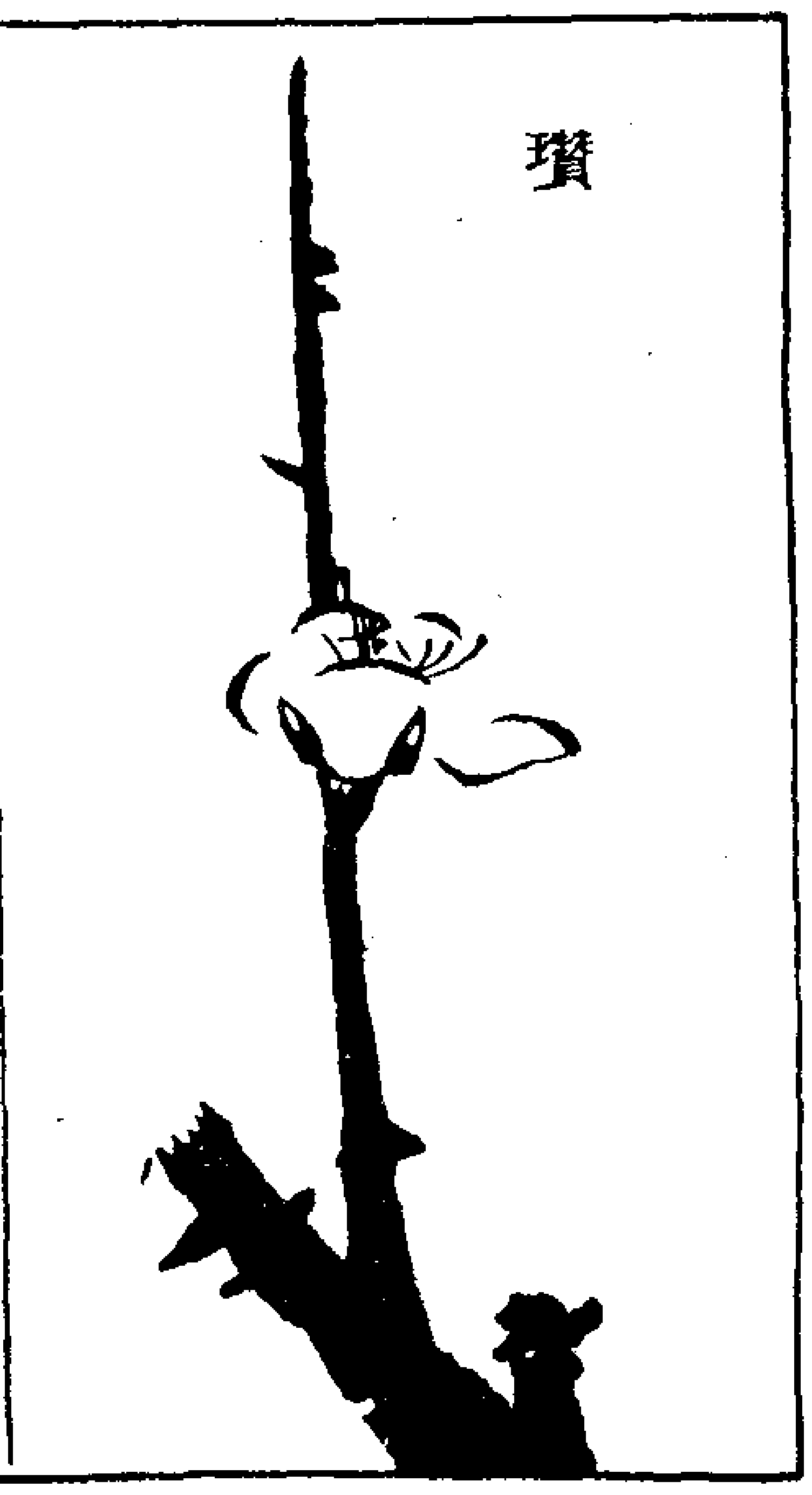
騏驥無伯樂
尖輕徒竹披
北臺深雪裏
且讀坡仙詩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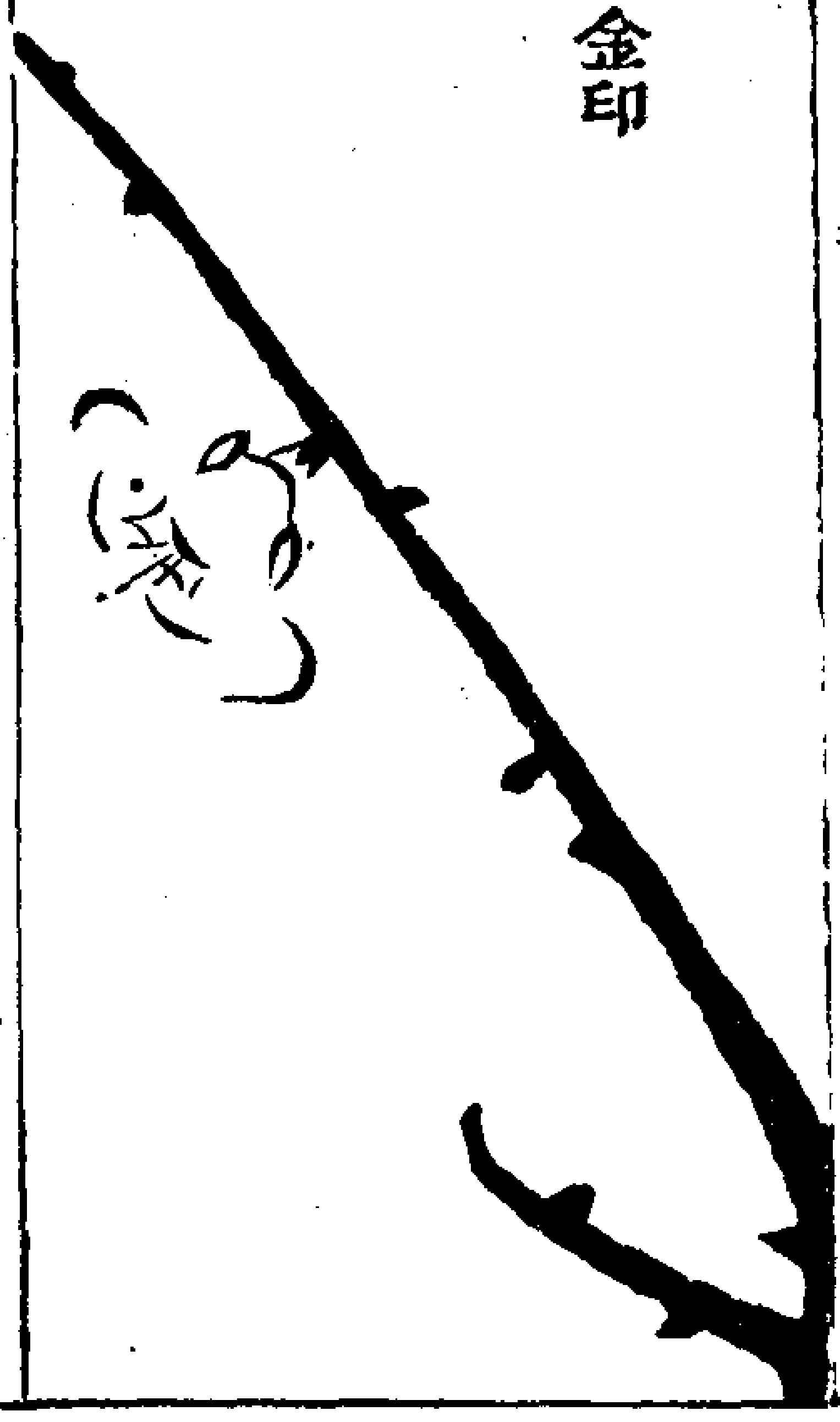
祭器古不輕
斯焉盛黍稷
內方而外圓
無乃器之特

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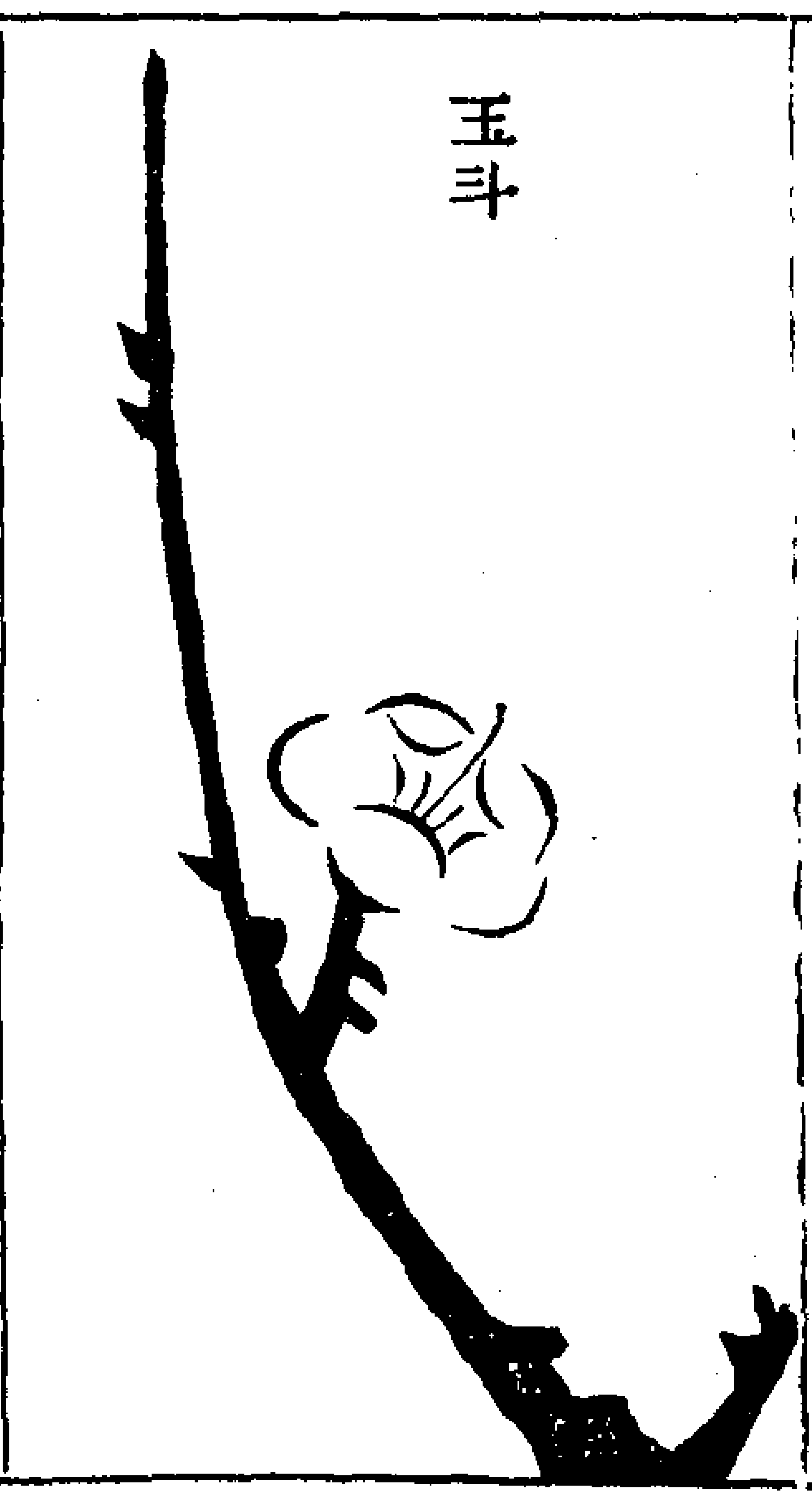
如盤而柄圭
崇祼以爲器
秬鬯次第陳
豈容忘古意

金印



蘇秦鞭匹馬
六國飽風煙
纍纍懸肘下
郭外慚無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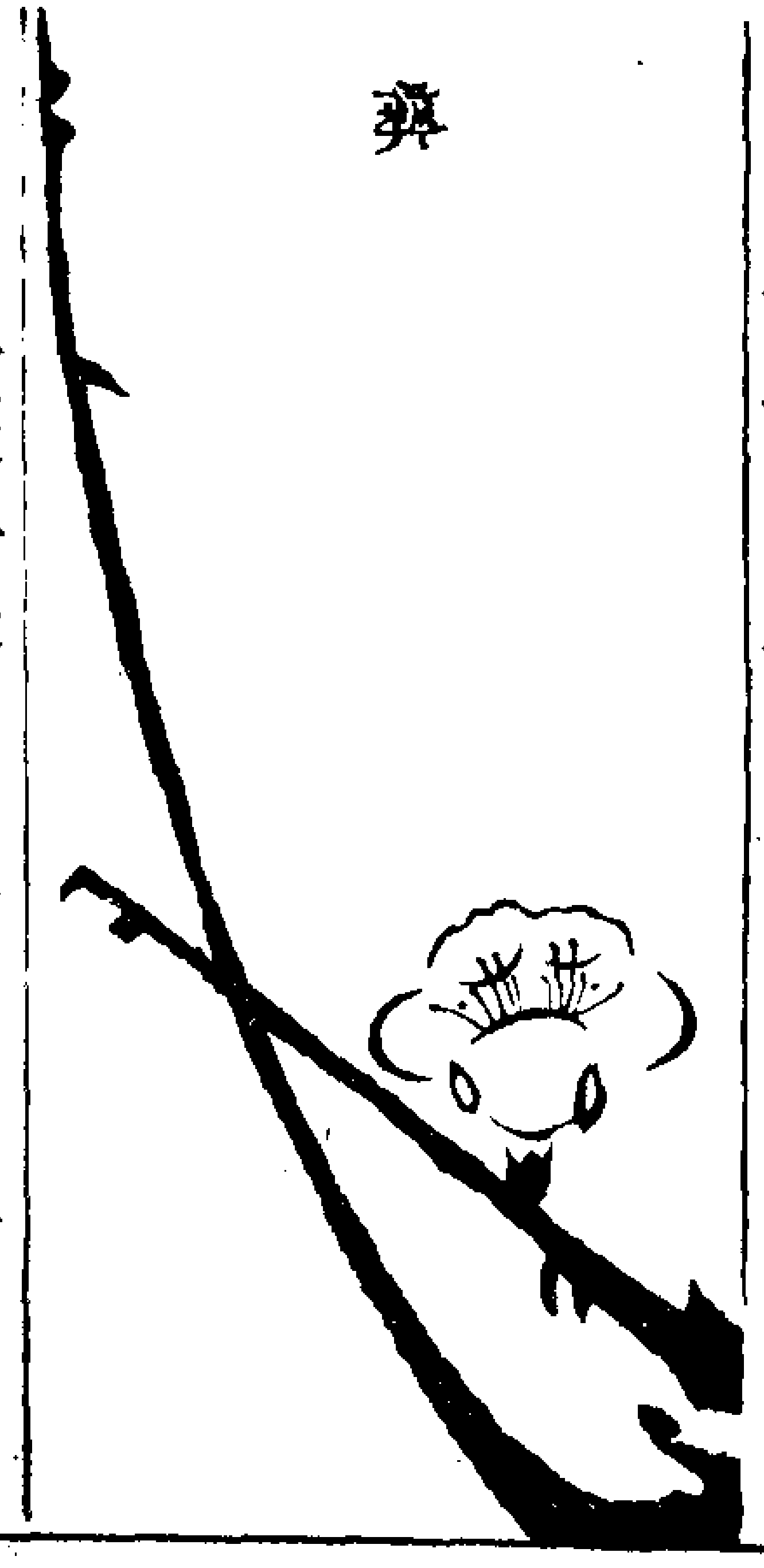
玉斗



鴻門罷樽酒
舞劍事還差
范增徒怒撞
漢業成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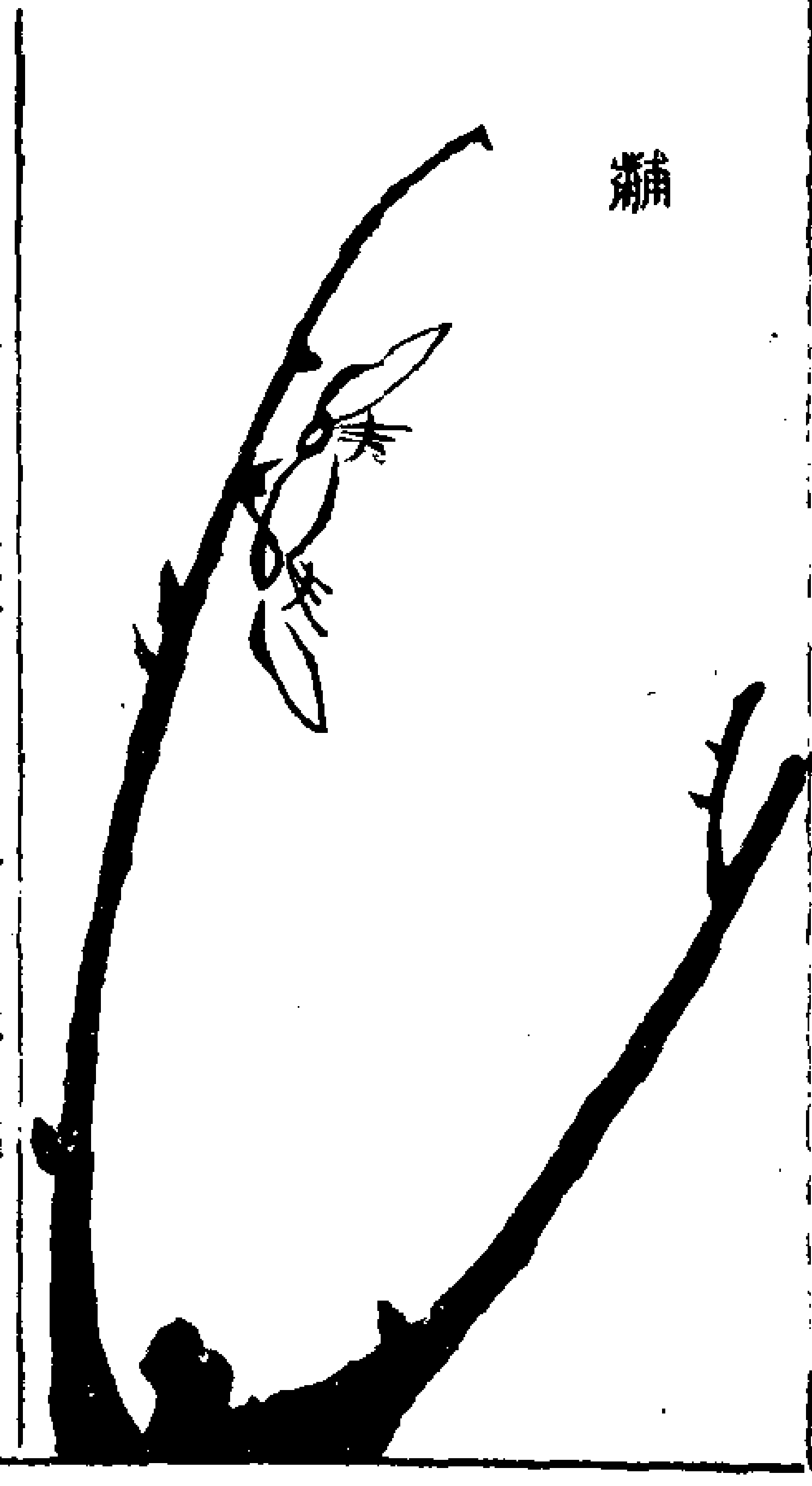
大開一十四枝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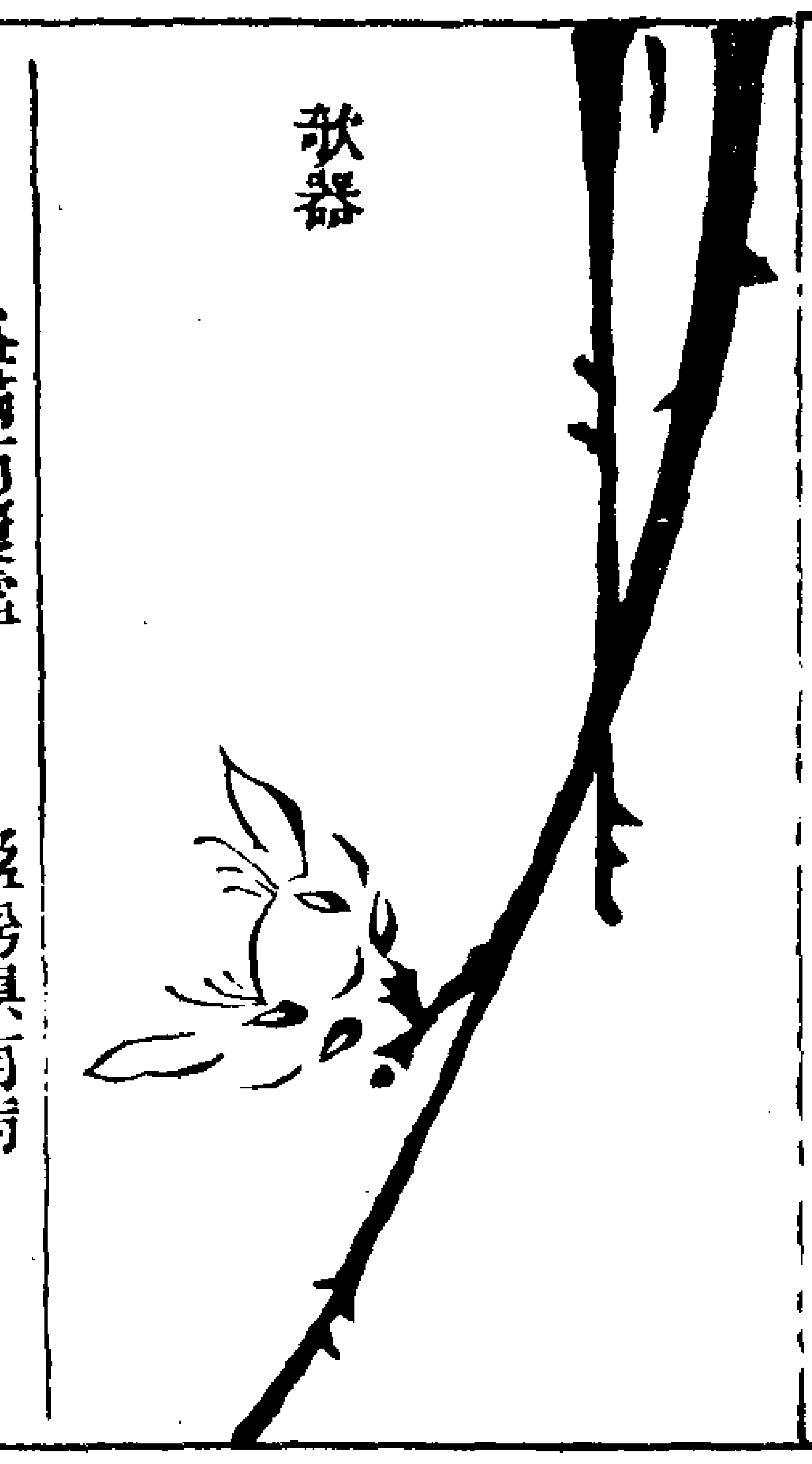
五采會章服
汝明以垂教
虎蜼宗廟器
於以象其孝

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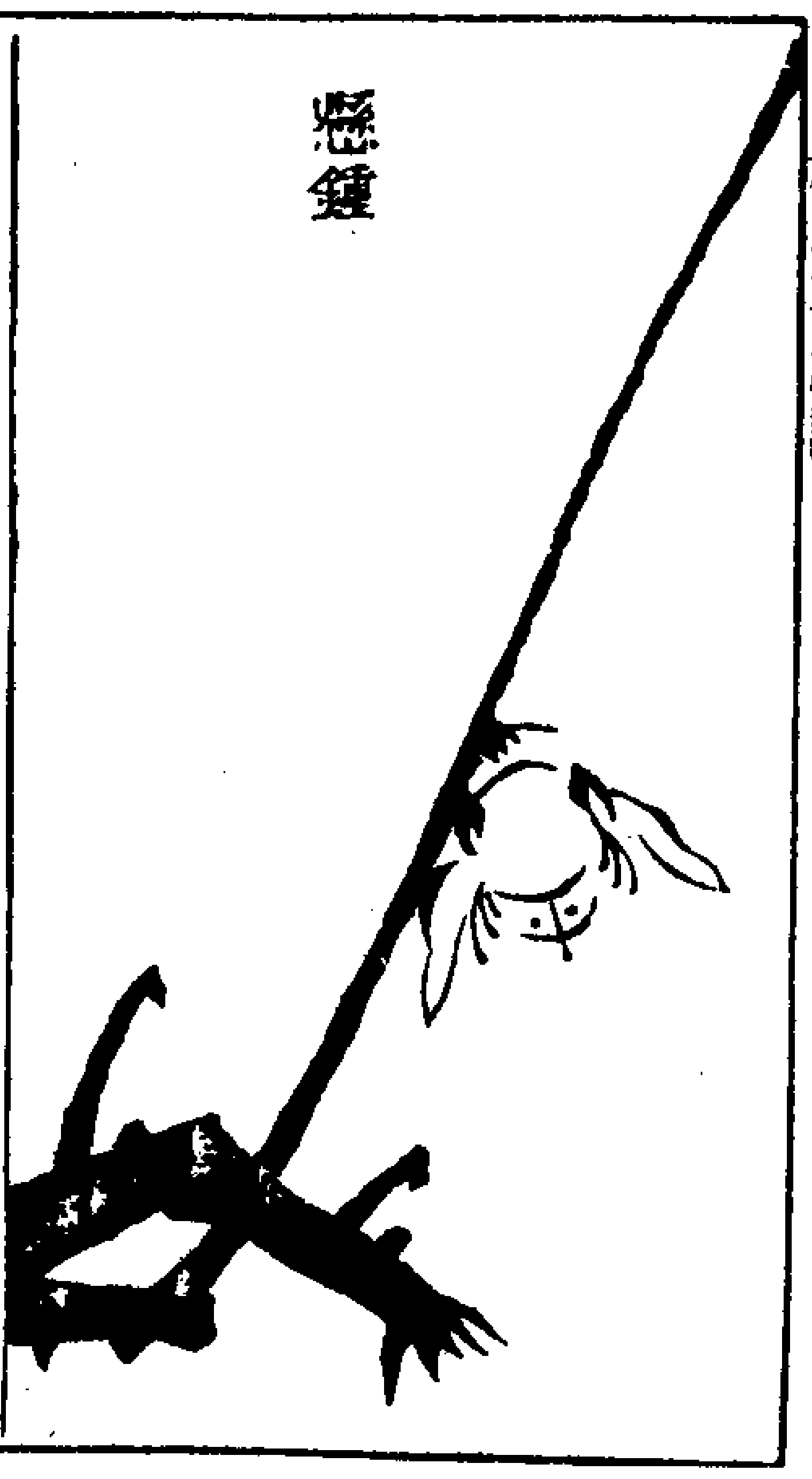
象明十二章
斧形不可玩
黻以取其辨
斯以取其斷

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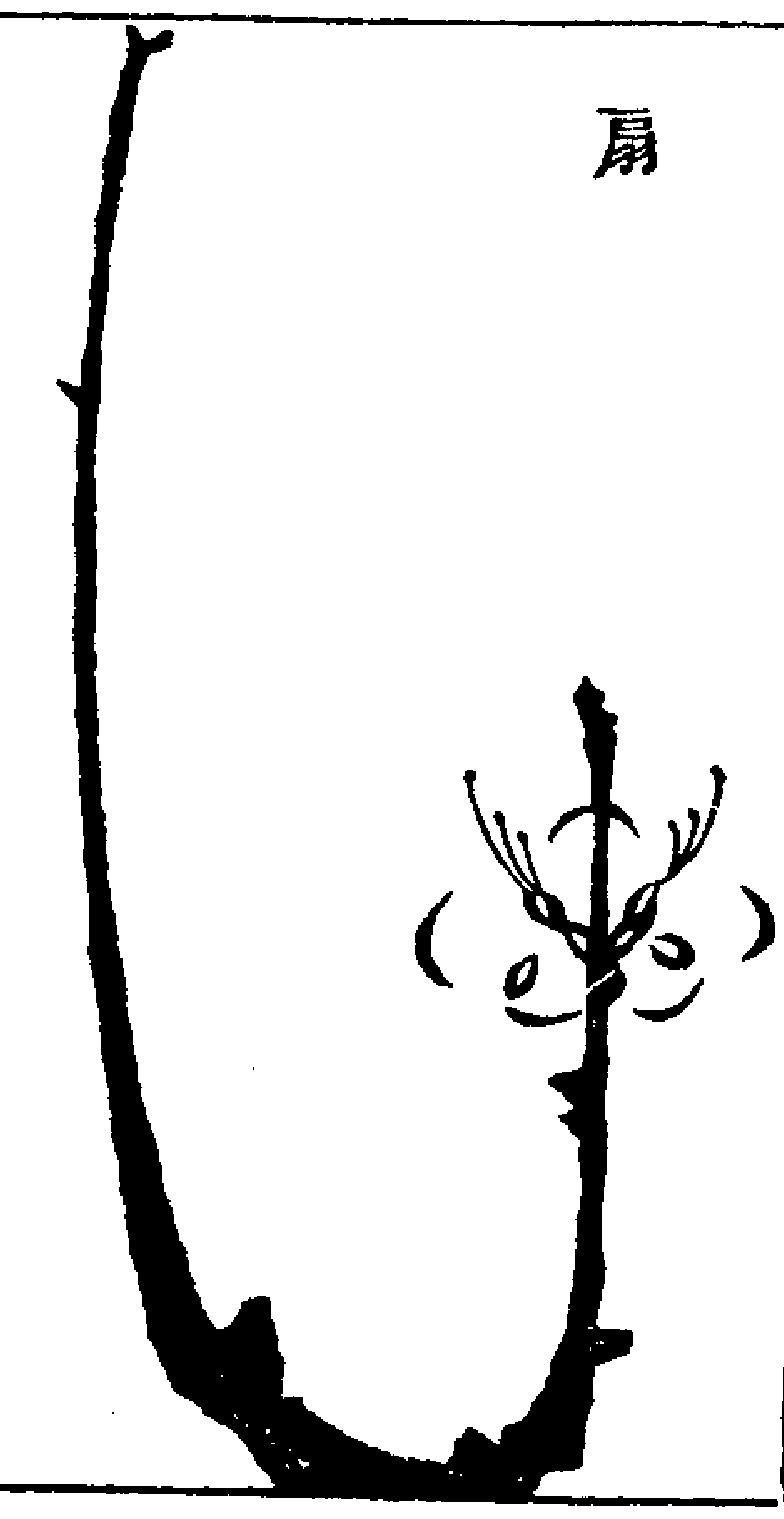
溢滿而覆虛
盈虧俱有病
萬事得於中
烏乎云不正

懸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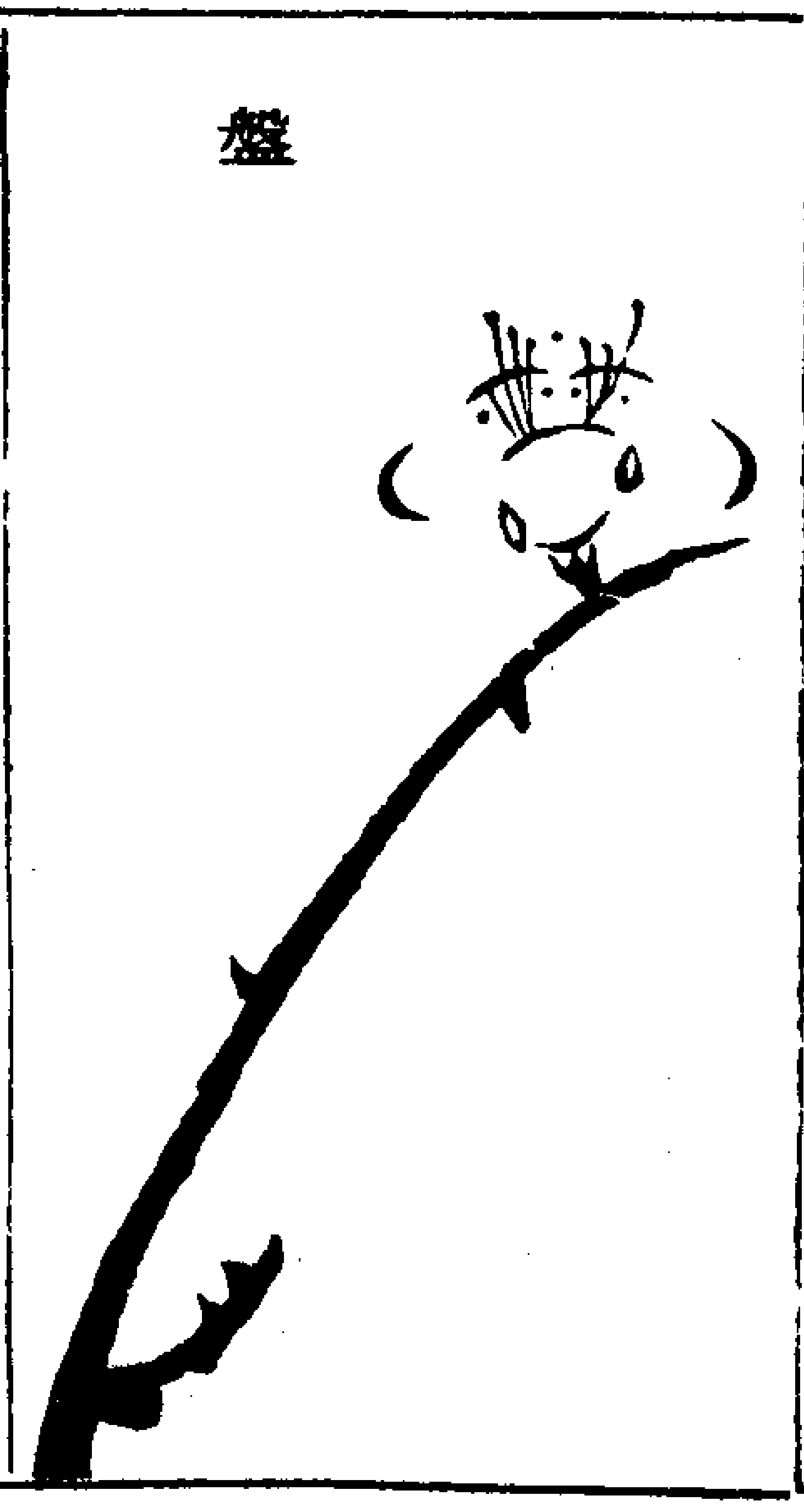
五更山外鳴　斗低殘月小
喚起利名人　僕僕渾無了

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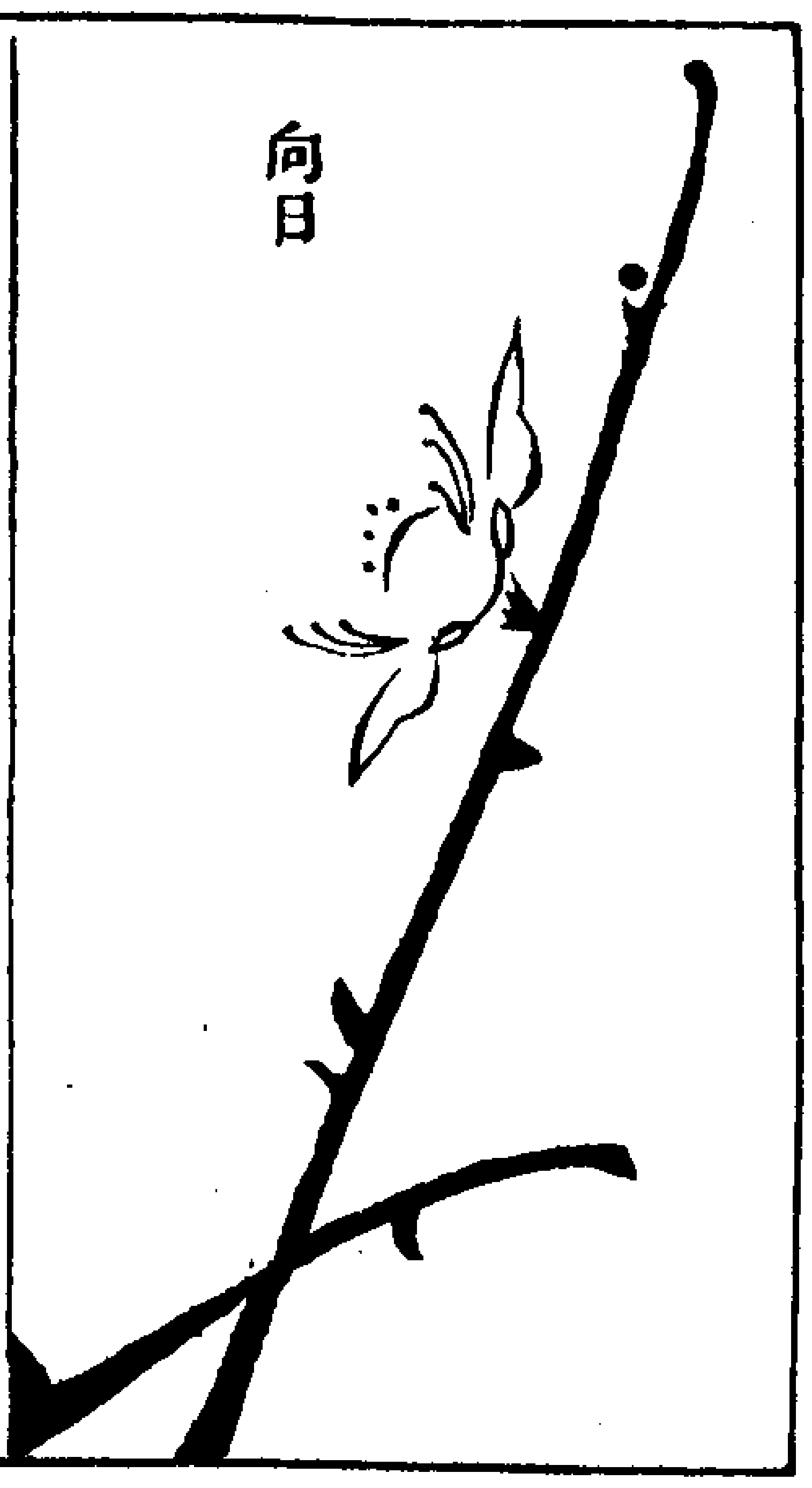
九華并六角　流傳名不同
無如慰黎庶　爲我揚仁風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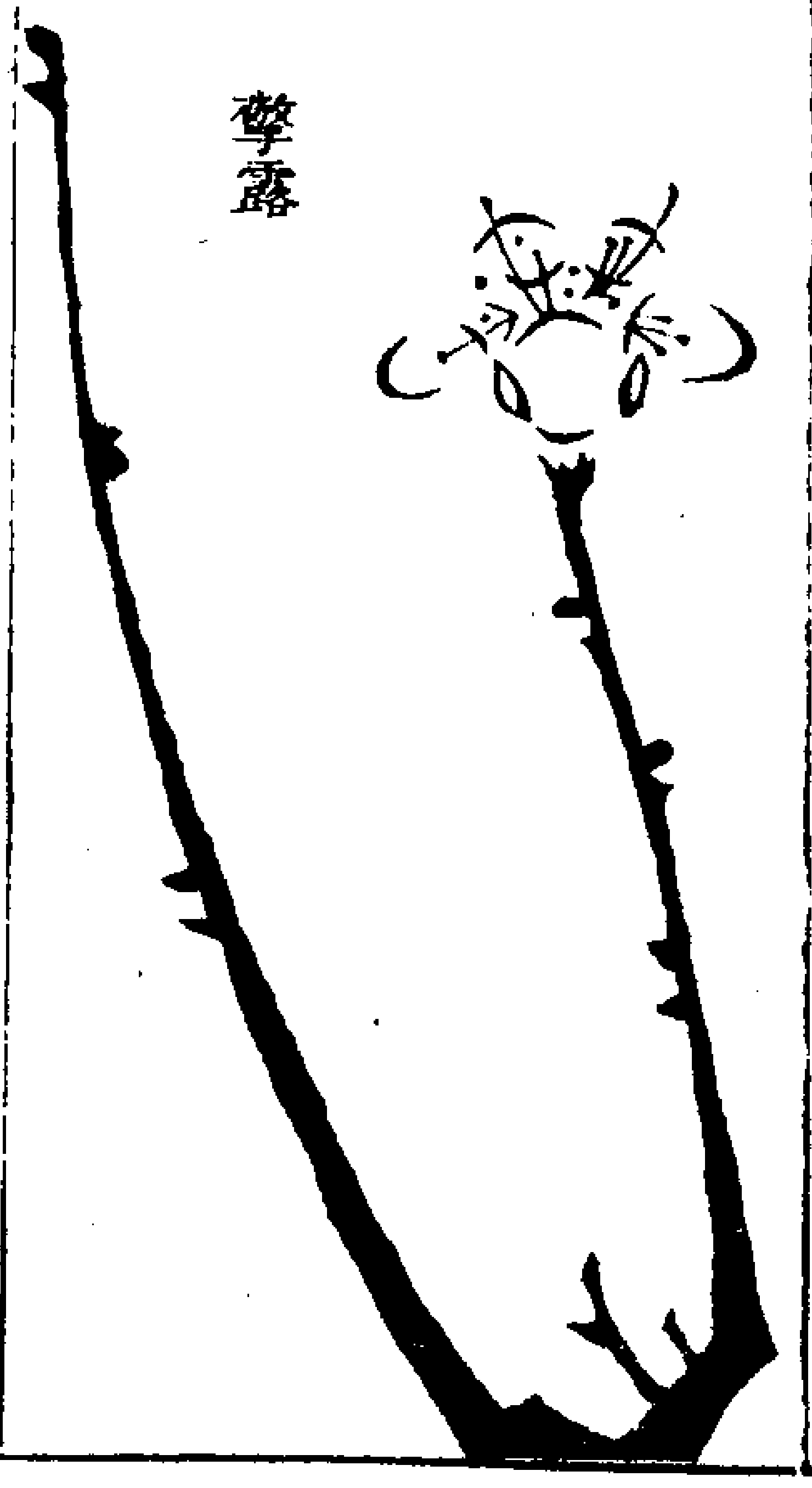
水精行素鱗　琉璃走夜光
銘垂日日新　萬古稽商湯

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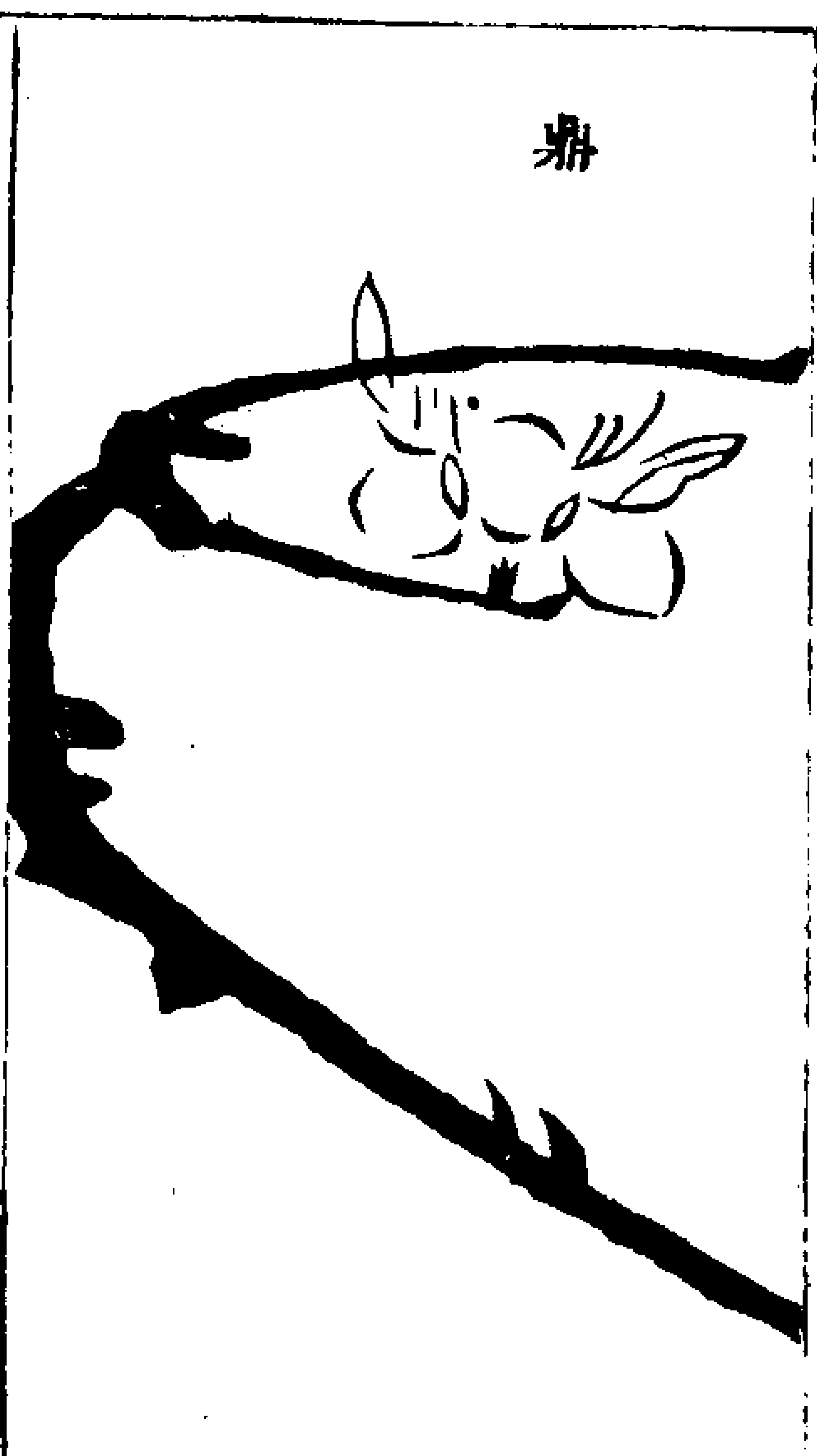
舉頭見長安　志士欣有託
葵藿一生心　豈容天負卻

擎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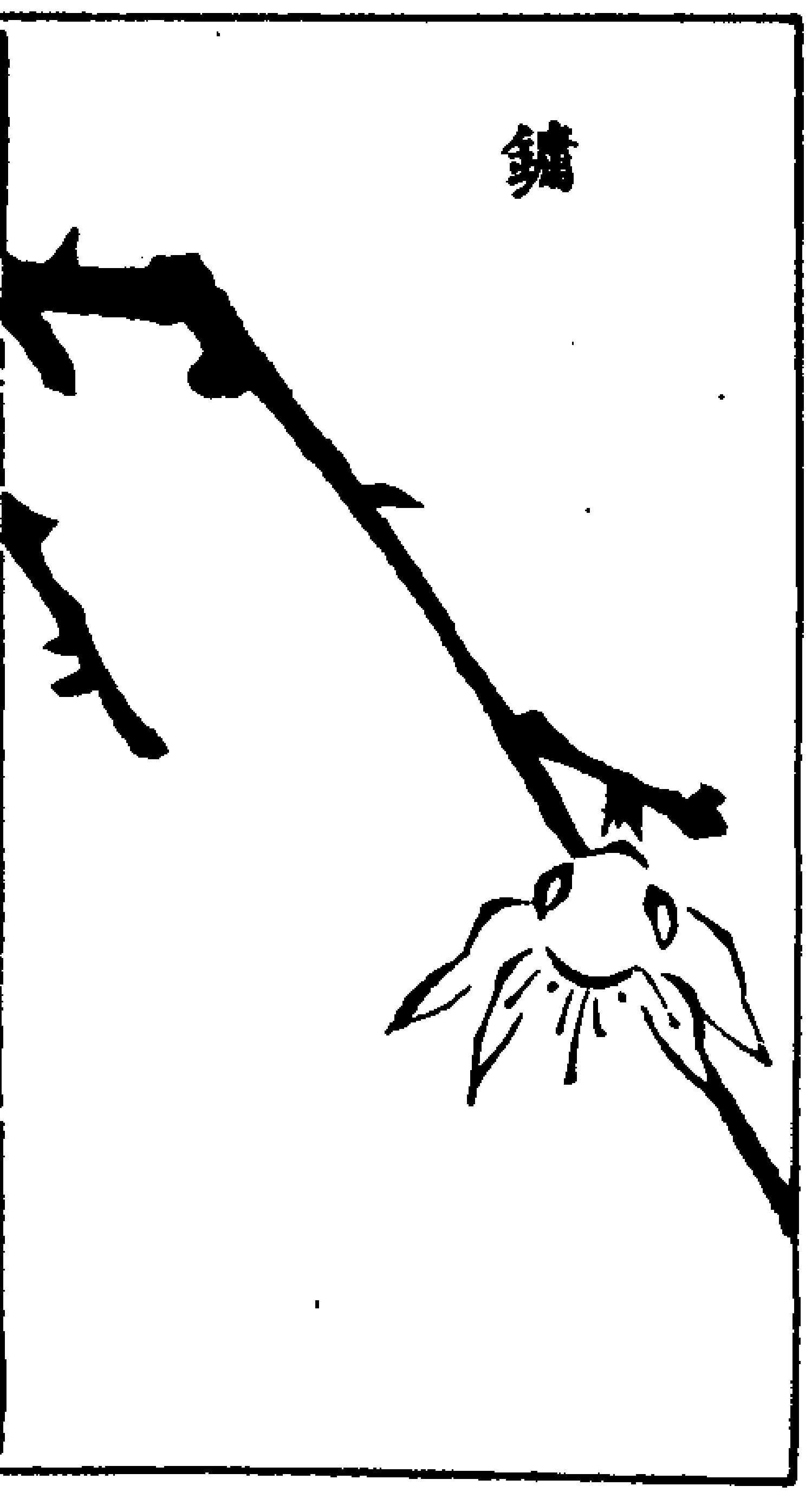
仙掌在何處　徒成千載羞
唯有故園菊　沾濡當九秋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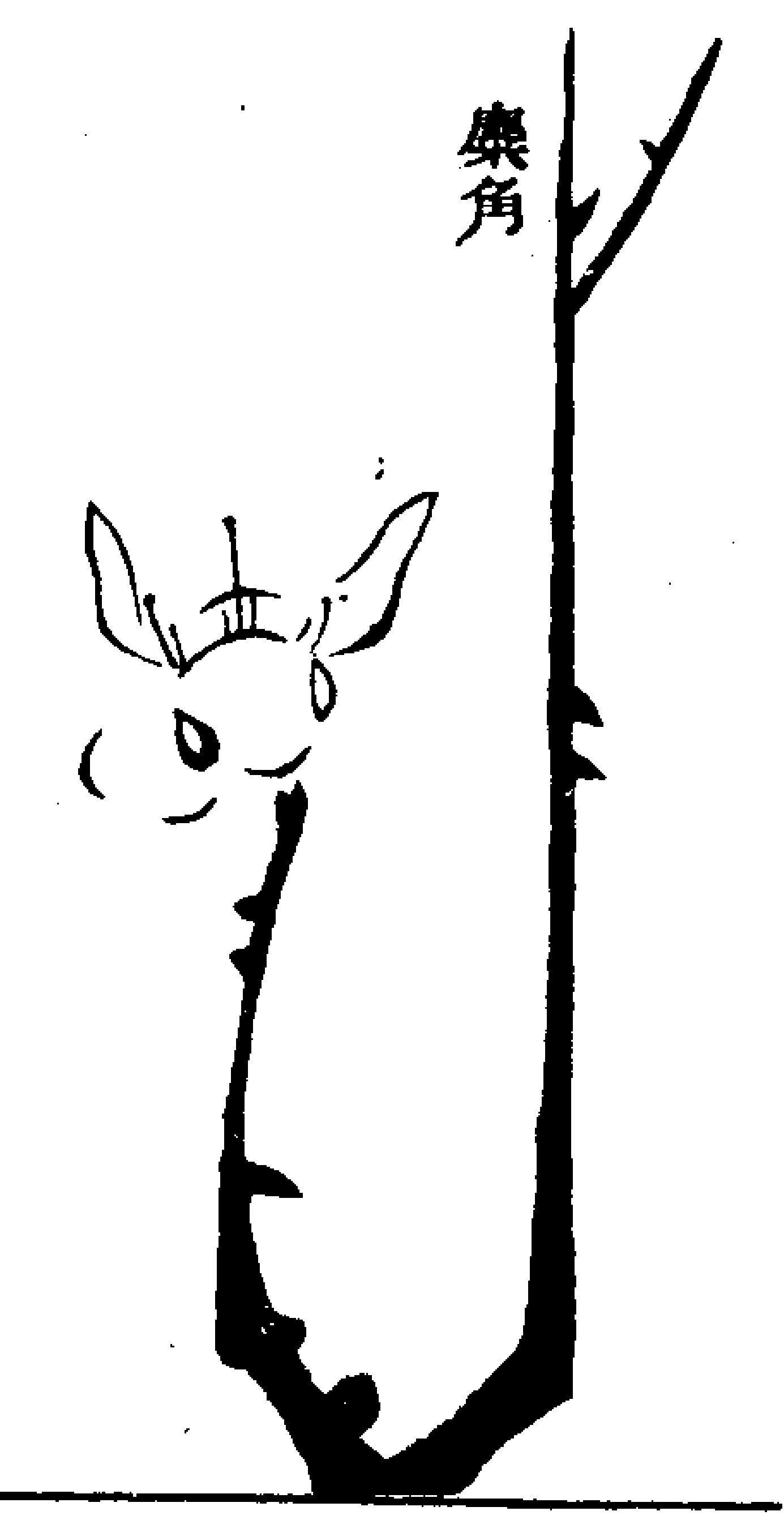
郟鄏至汾陰　重名垂不朽
天下望調羹　有誰能著手

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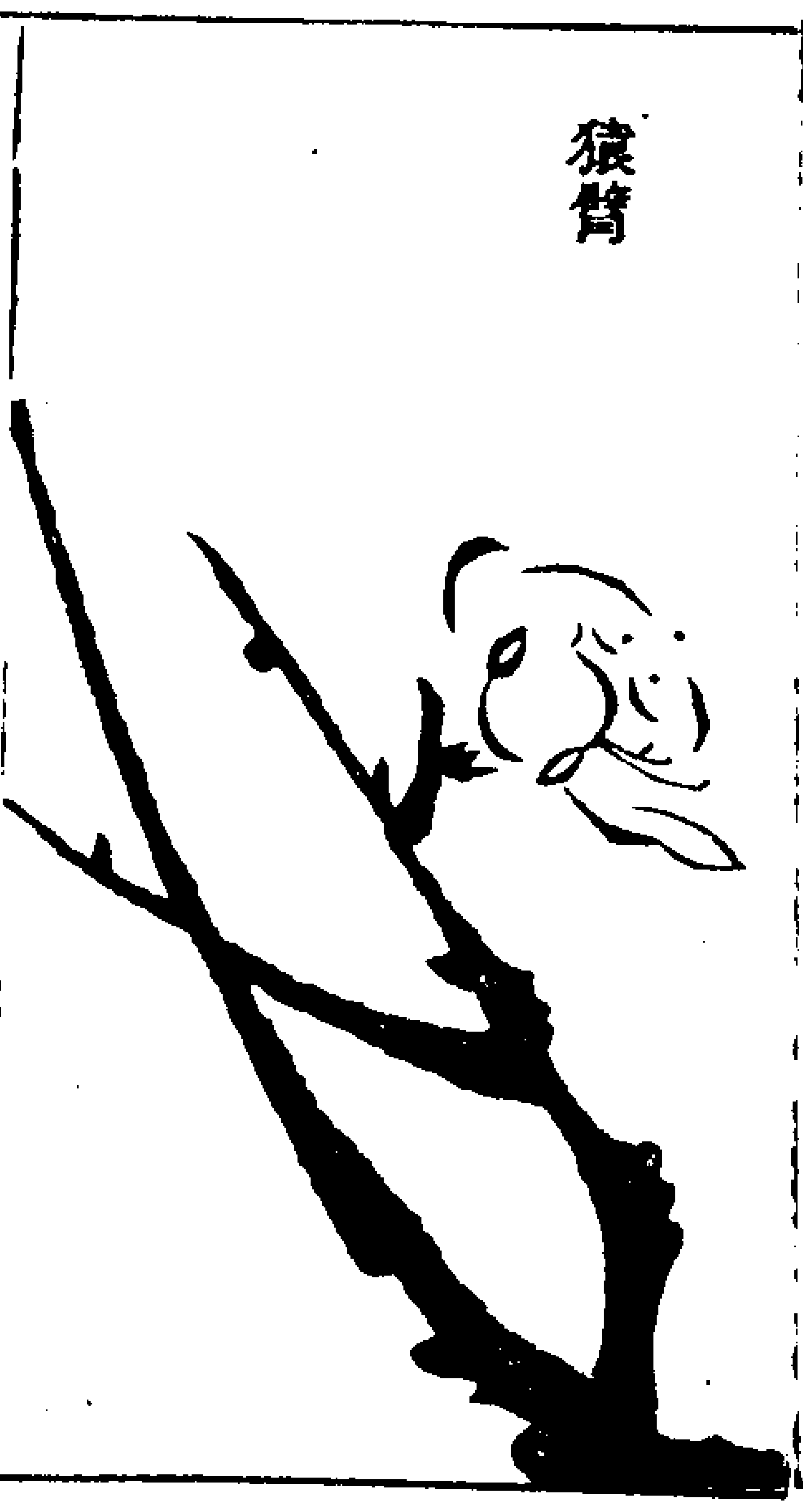
堂下雜簴鼗　如鍾而磬虡
夫子聞於齊　三月不知肉

麋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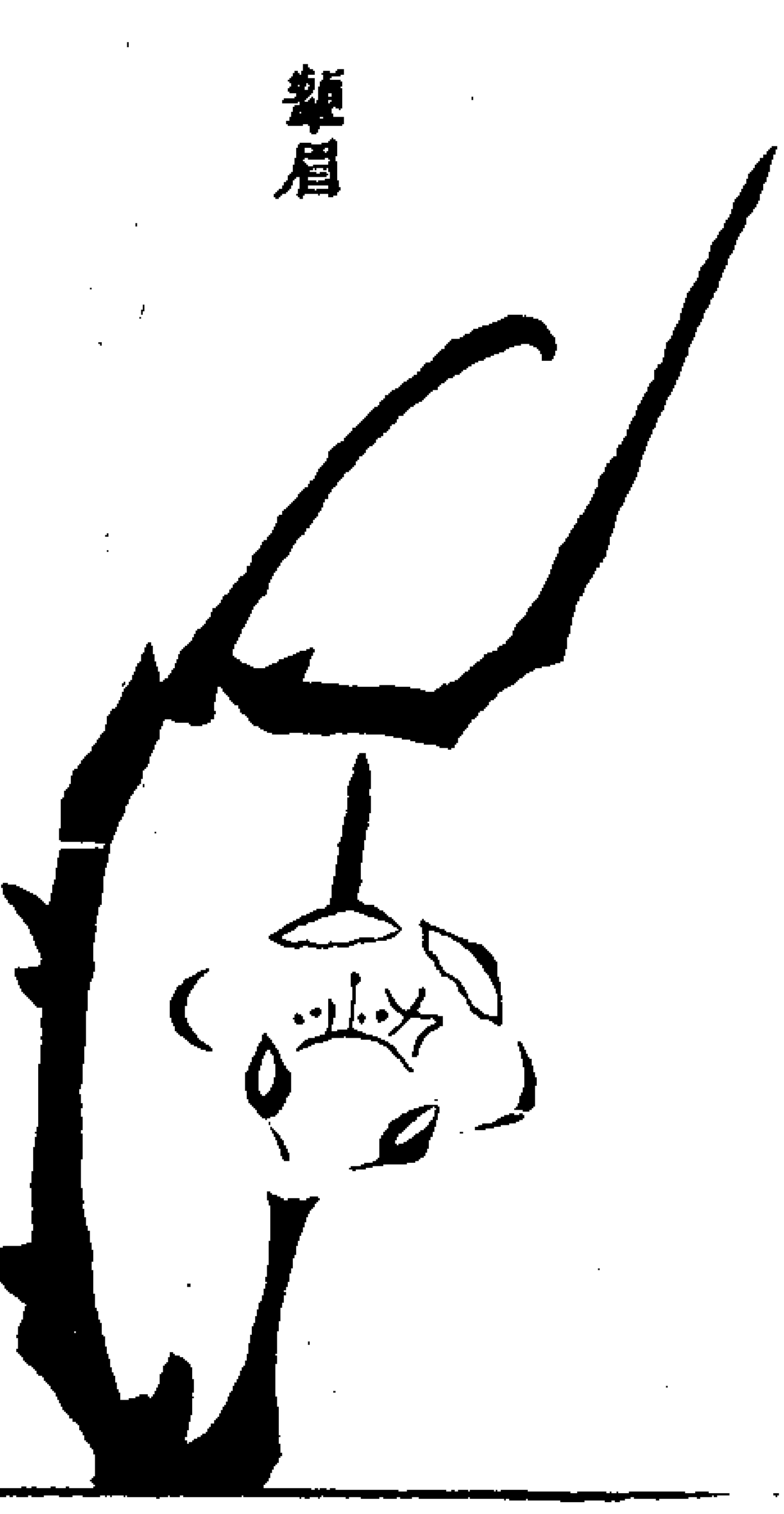
麀鹿同呦呦　山林風雨秋
姑蘇臺上月　子胥曾約遊

猿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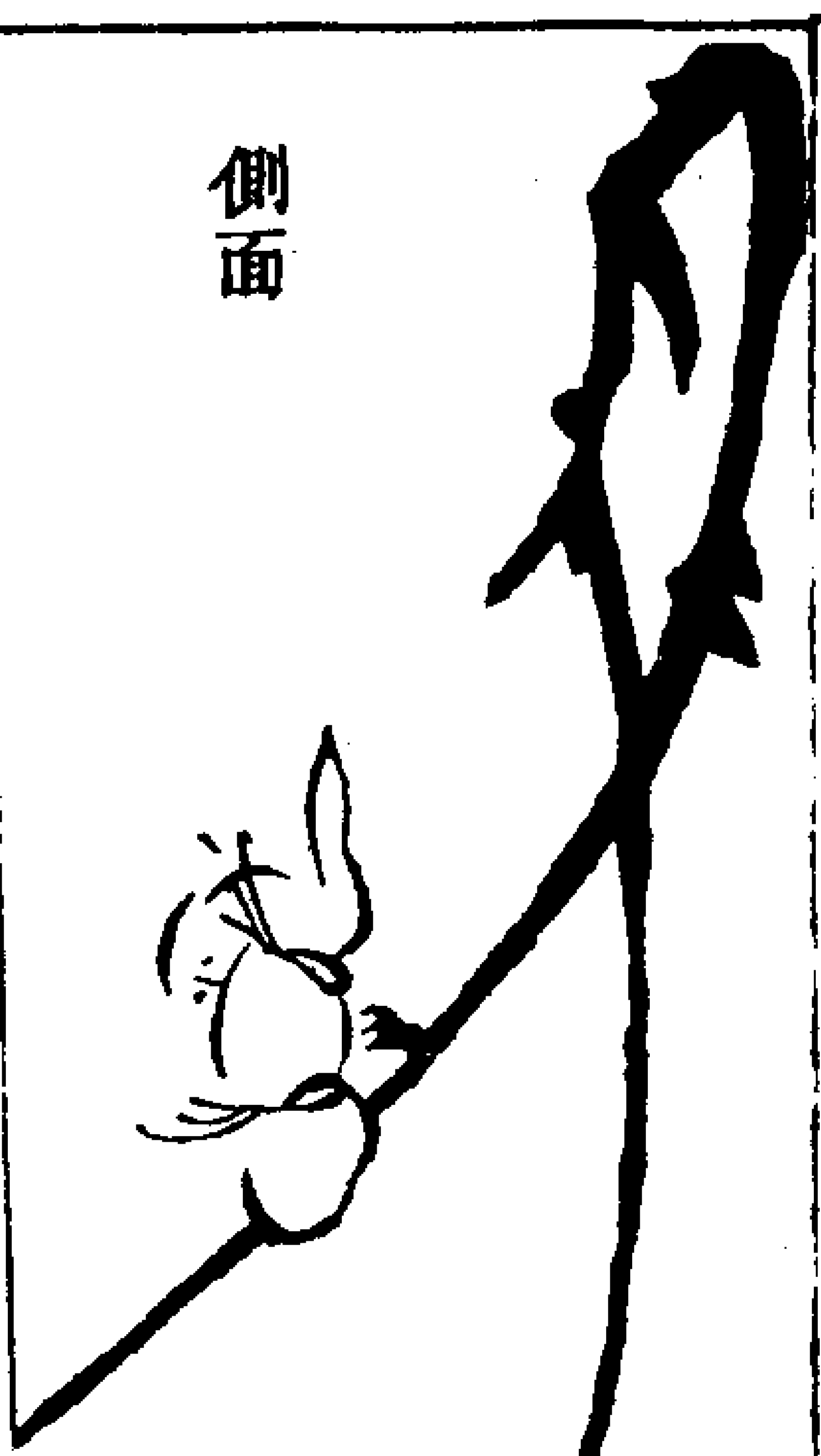
一聲長嘯處　霜月淒林屏
與鶴每相問　貴人胡未歸

顰眉



西施無限愁
後人何必傚
只好笑呵呵
不損紅妝貌

側面



相見是非多
但旁觀便了
庶無人共知
鼻孔長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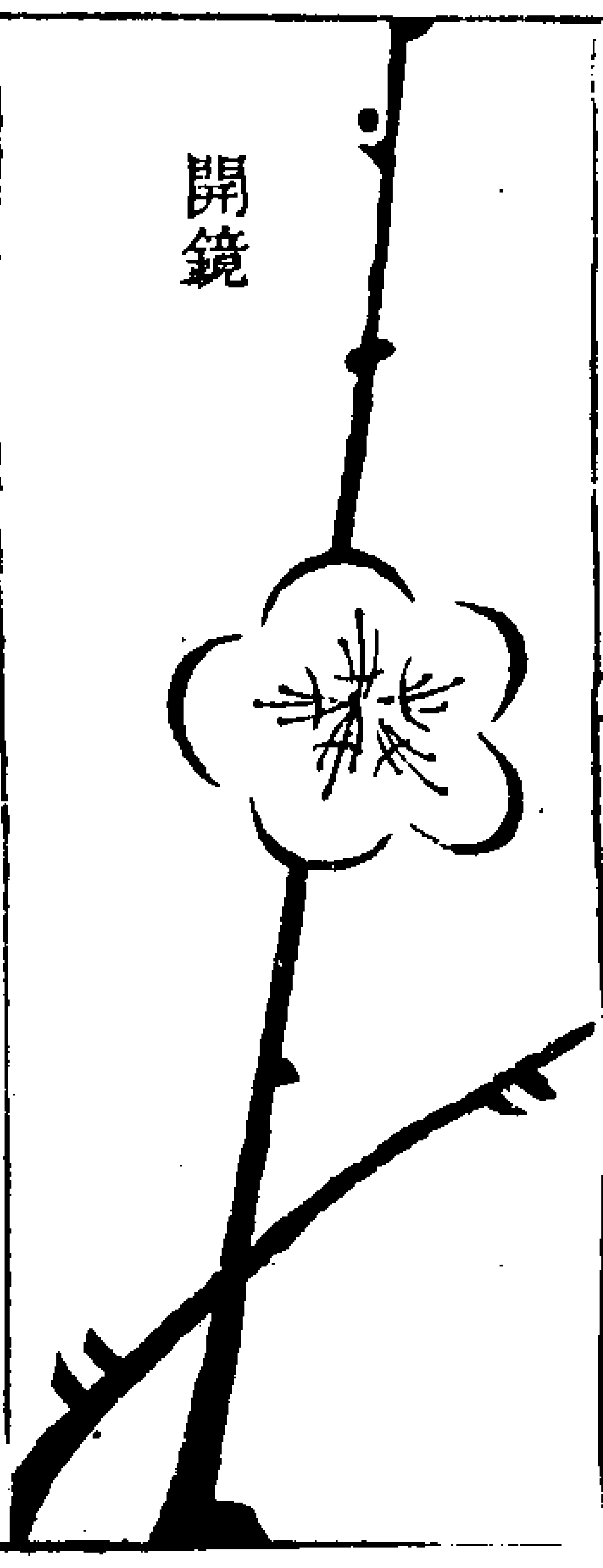
梅花喜神譜卷上終

梅花喜神譜卷下

爛熳二十八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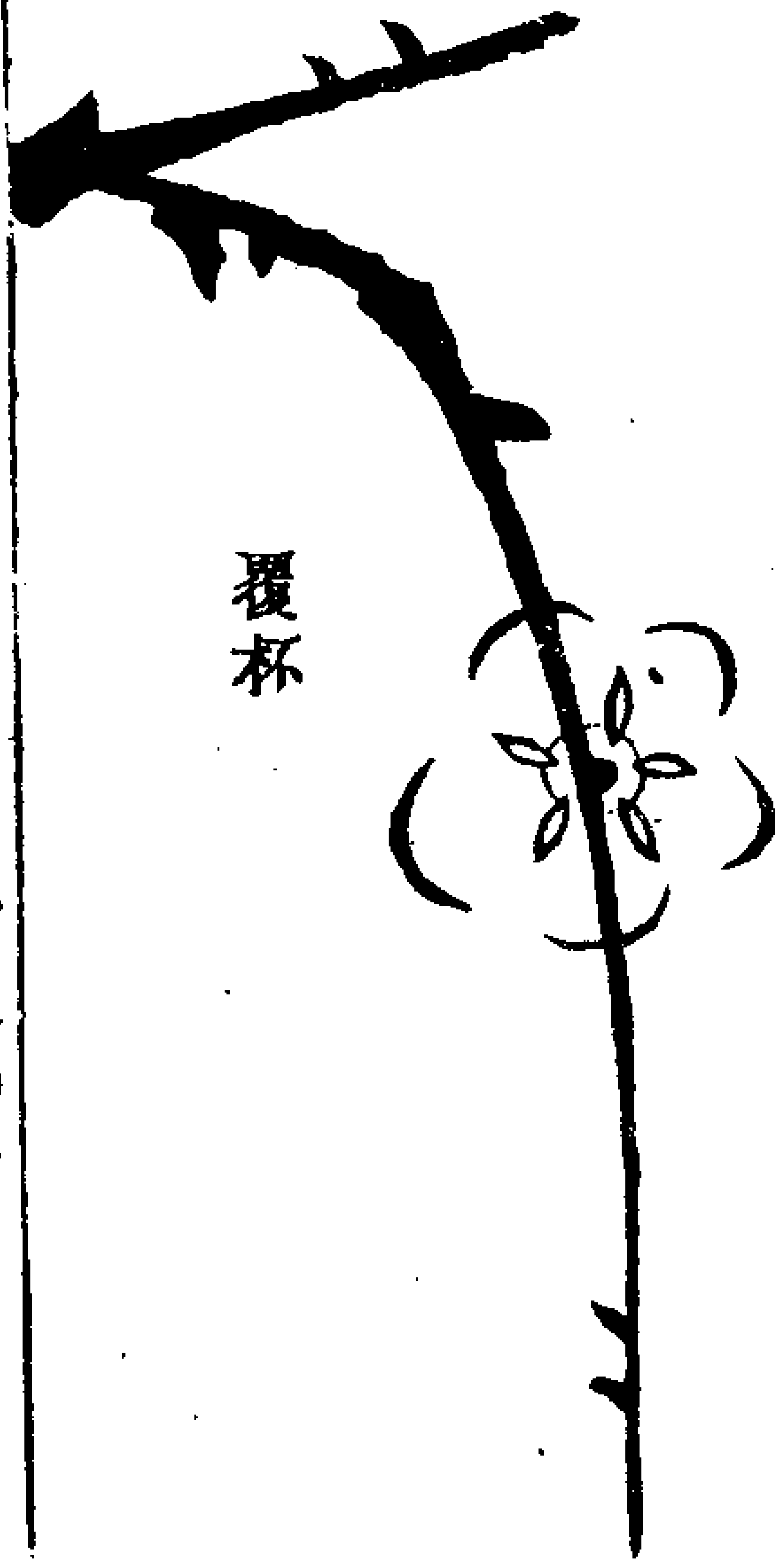
雪巖

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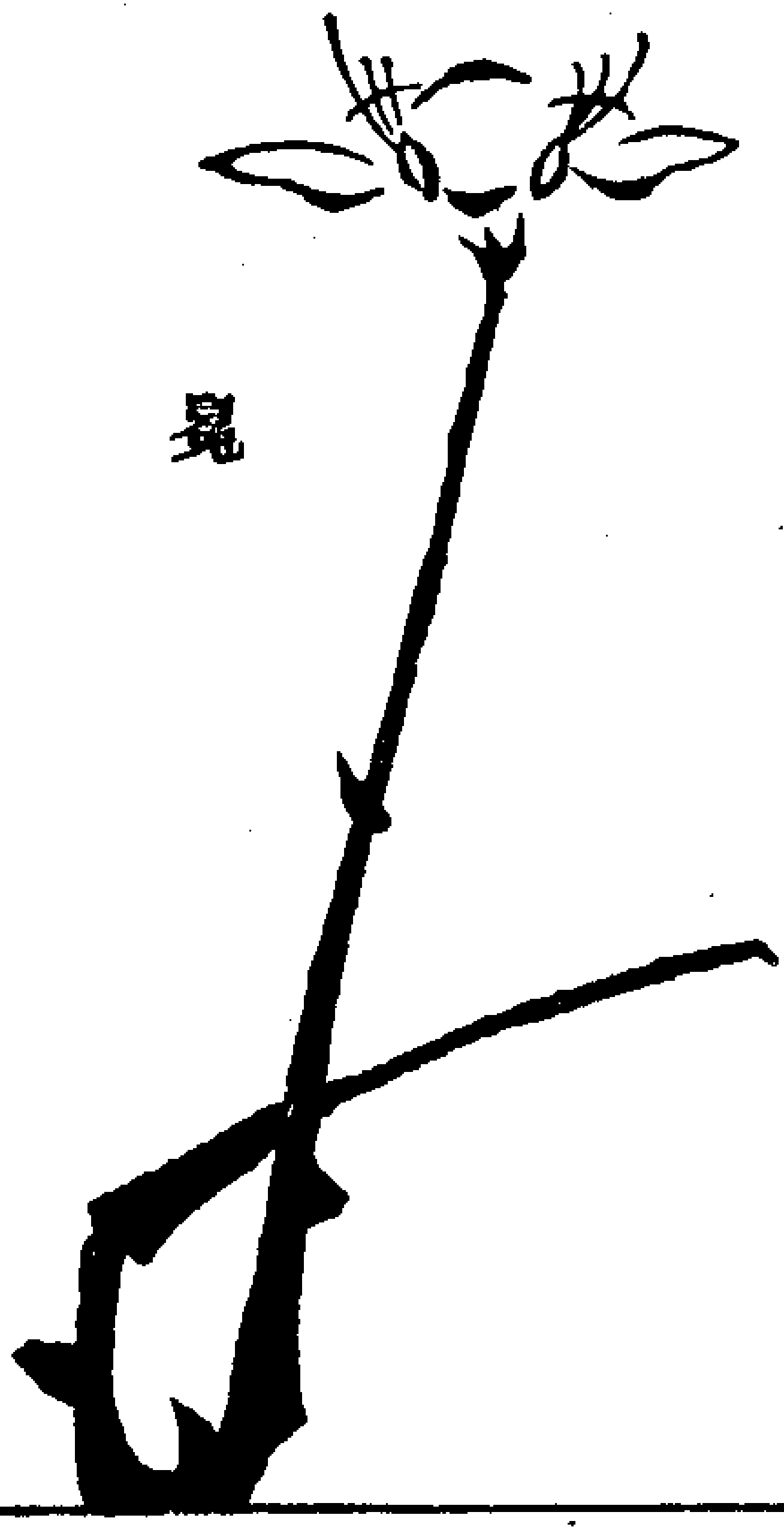
塵匣啟菱花
醜妍無不識
羞殺幾英雄
霜髯太煎逼

覆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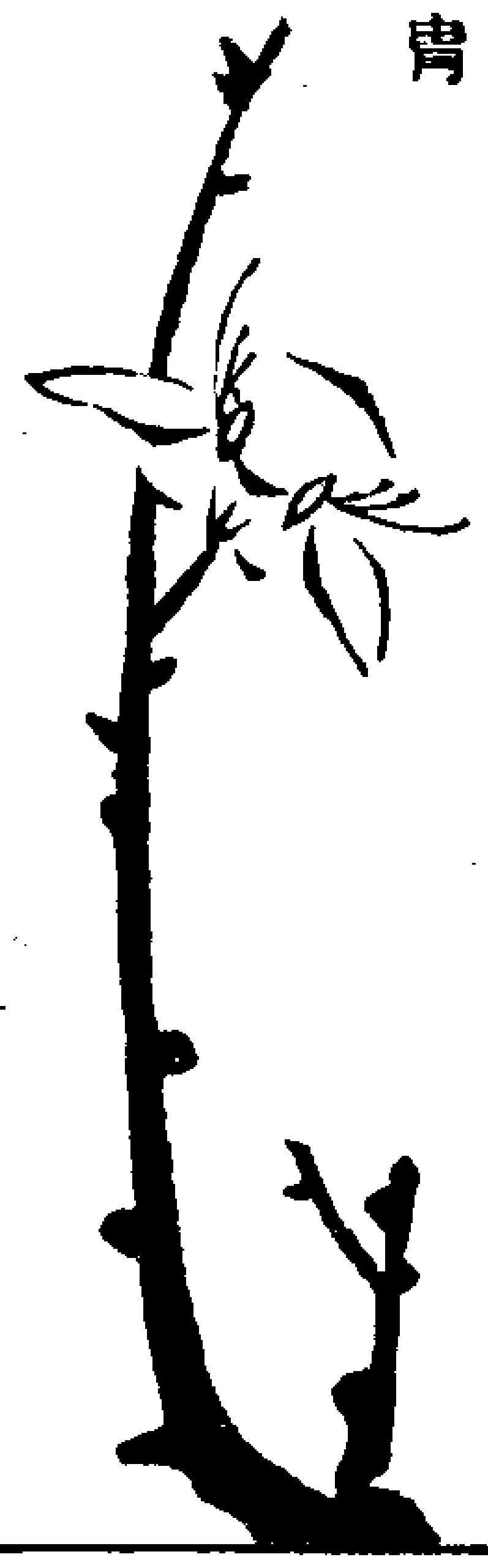
誰歎月娟娟
霜天閑卻手
醉者未能醒
不必重斟酒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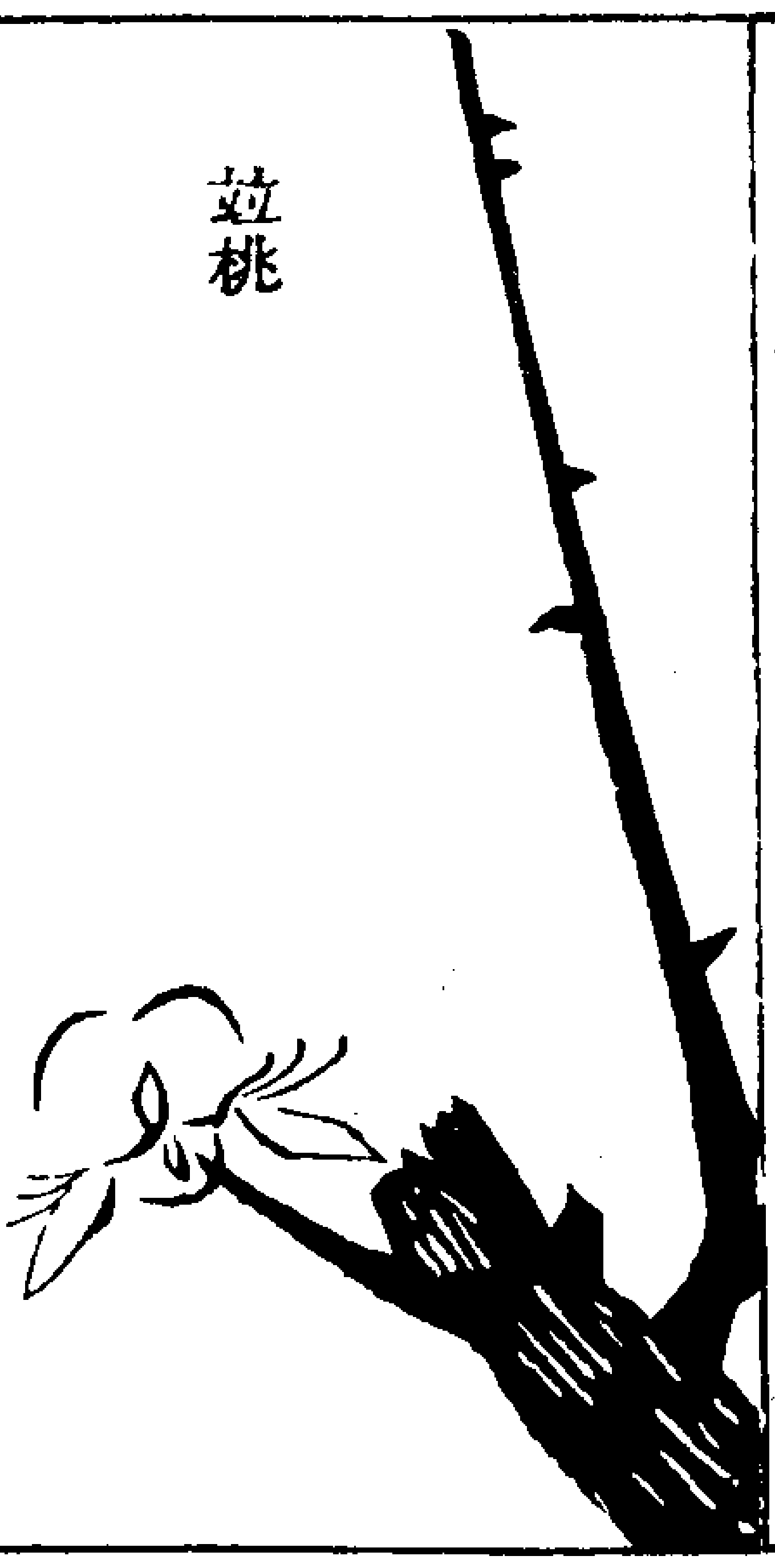
兖鷩毳希元
君尊十二旒
璪取玉以文
五采宗成周

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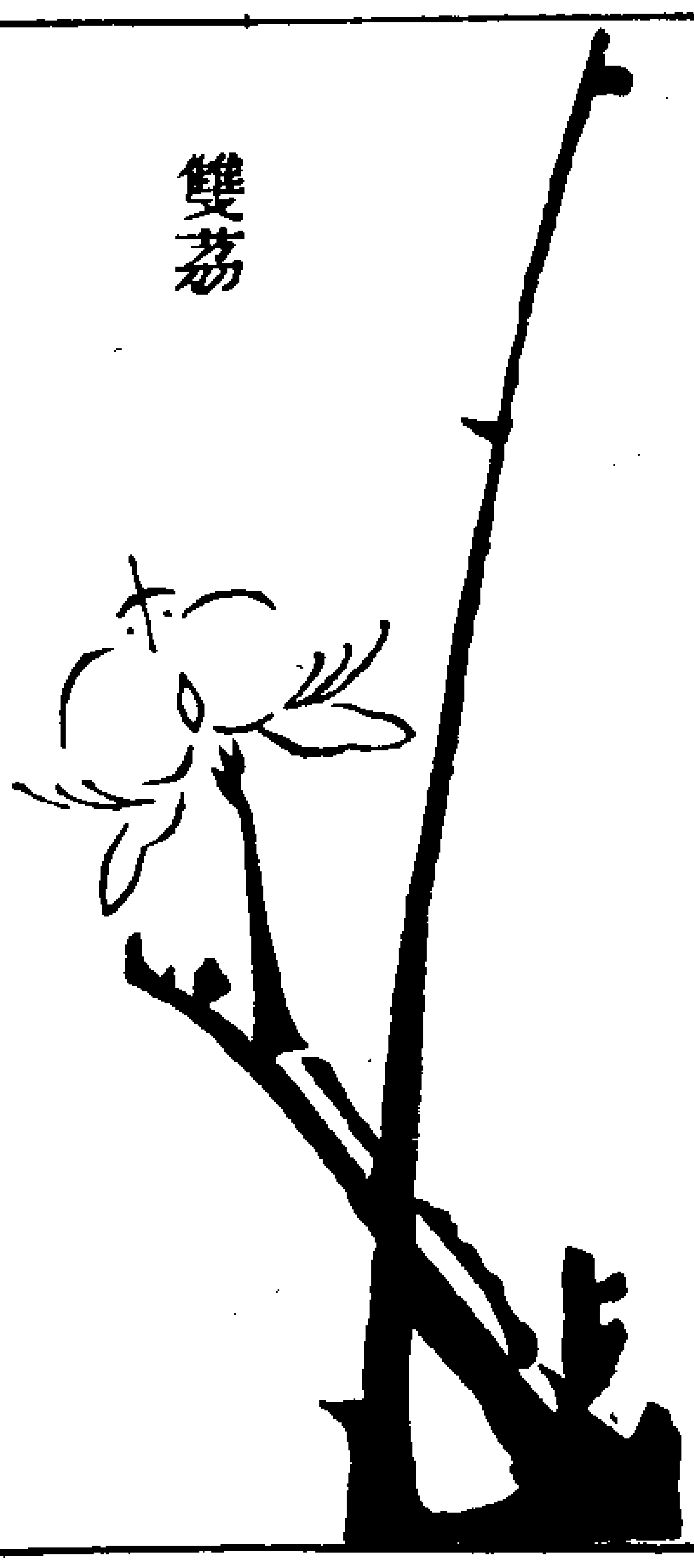
秀鐵壓肩寒
中原思未報
何日掃邊塵
別裹朝天帽

泣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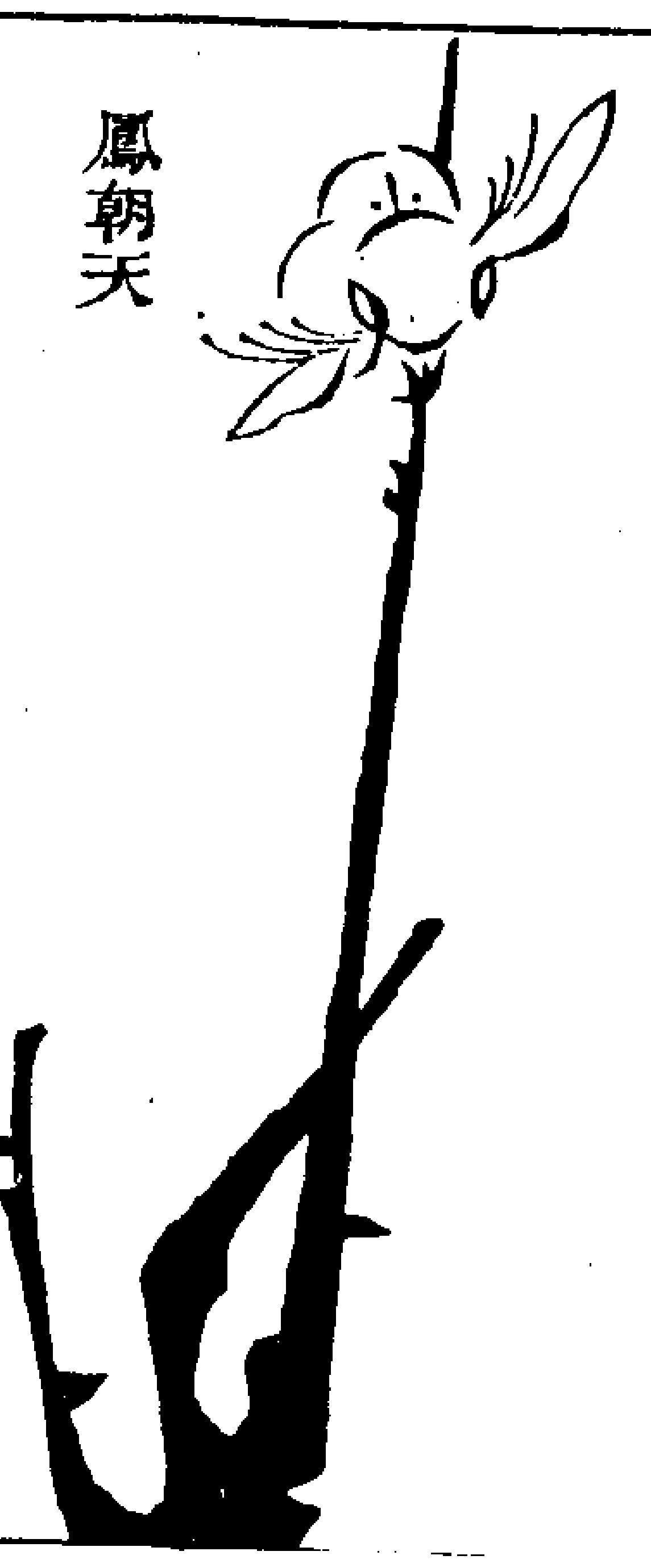


漢帝欲成仙
王母從天下
結實動千年
三偷尤可詫

雙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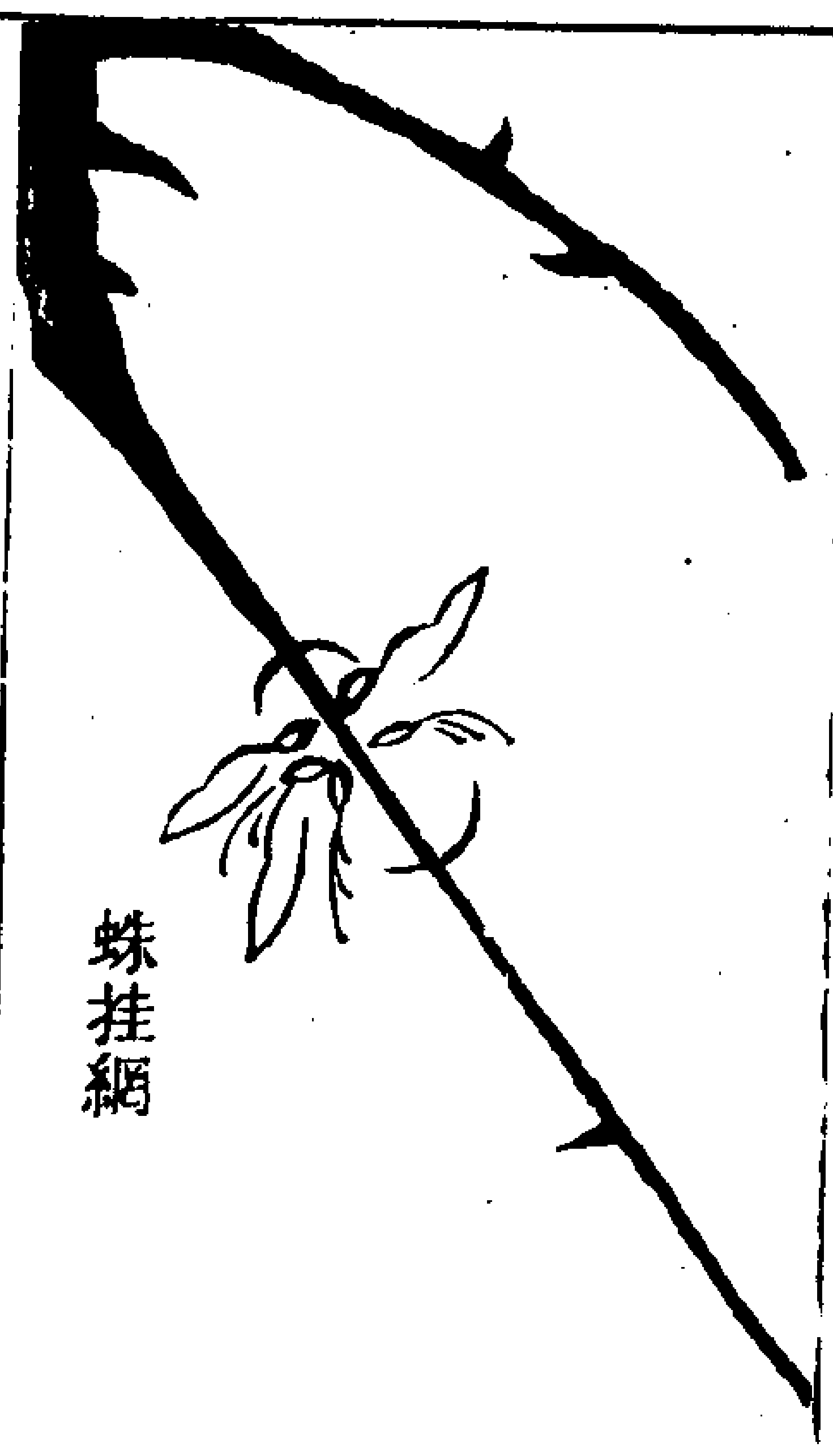


綃縠爛緗枝
夏果收新綠
玉真望甘鮮
不管郵兵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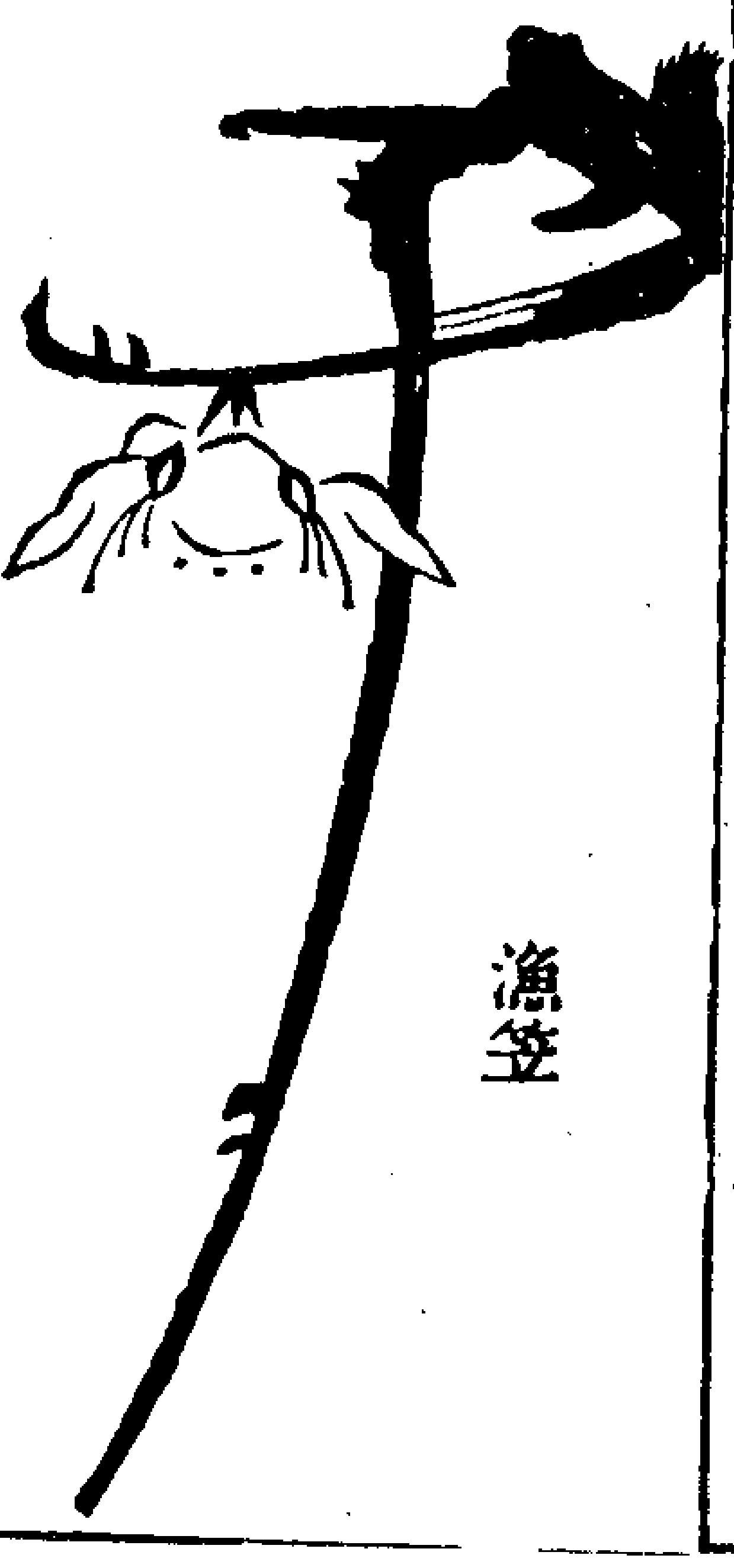
鳳朝天

覽輝千仞高 君子思在治
朝陽如不鳴 敢言當自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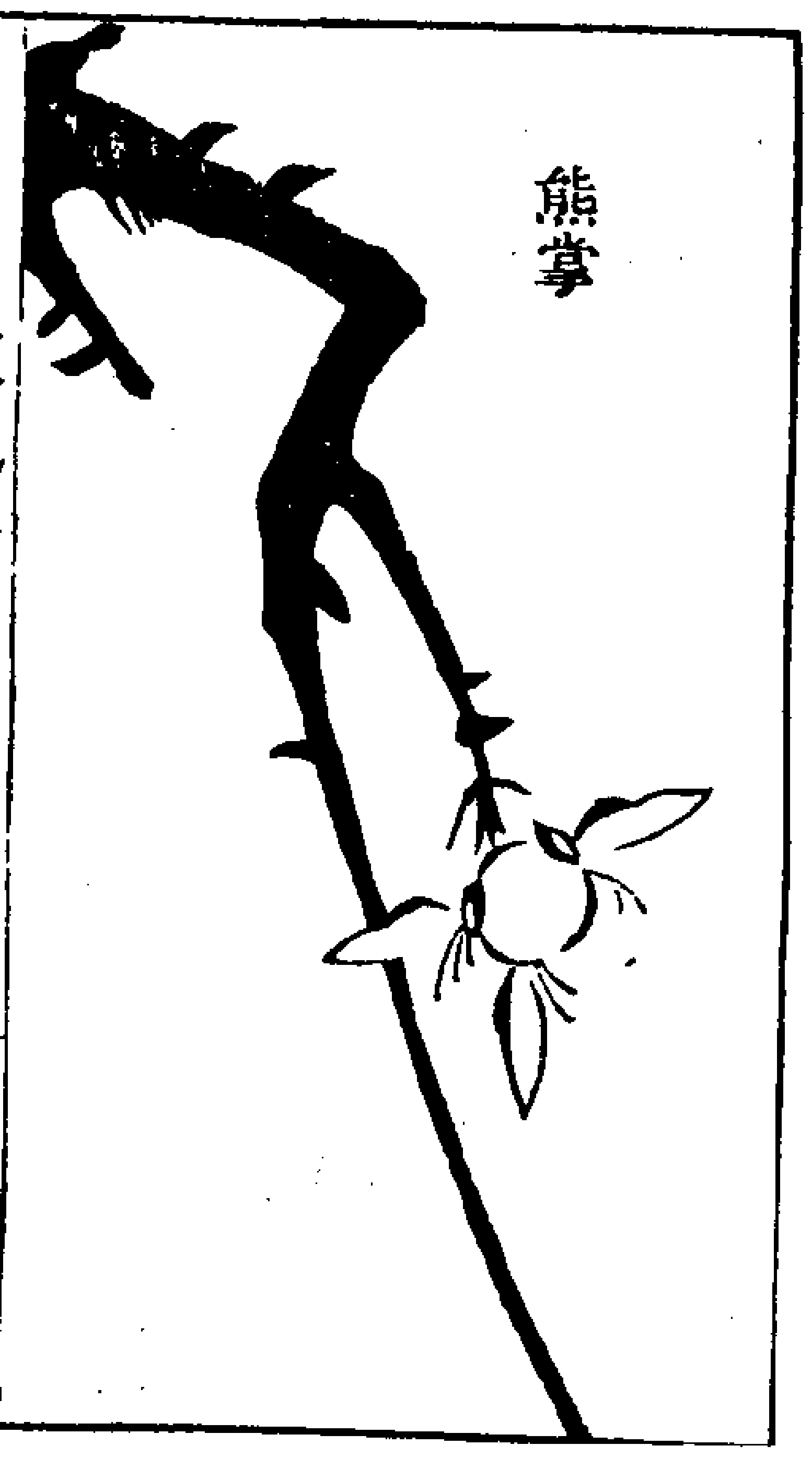
蛛挂網

經緯出天機 畫簷斜挂算
可惜巧於蠶 無補人間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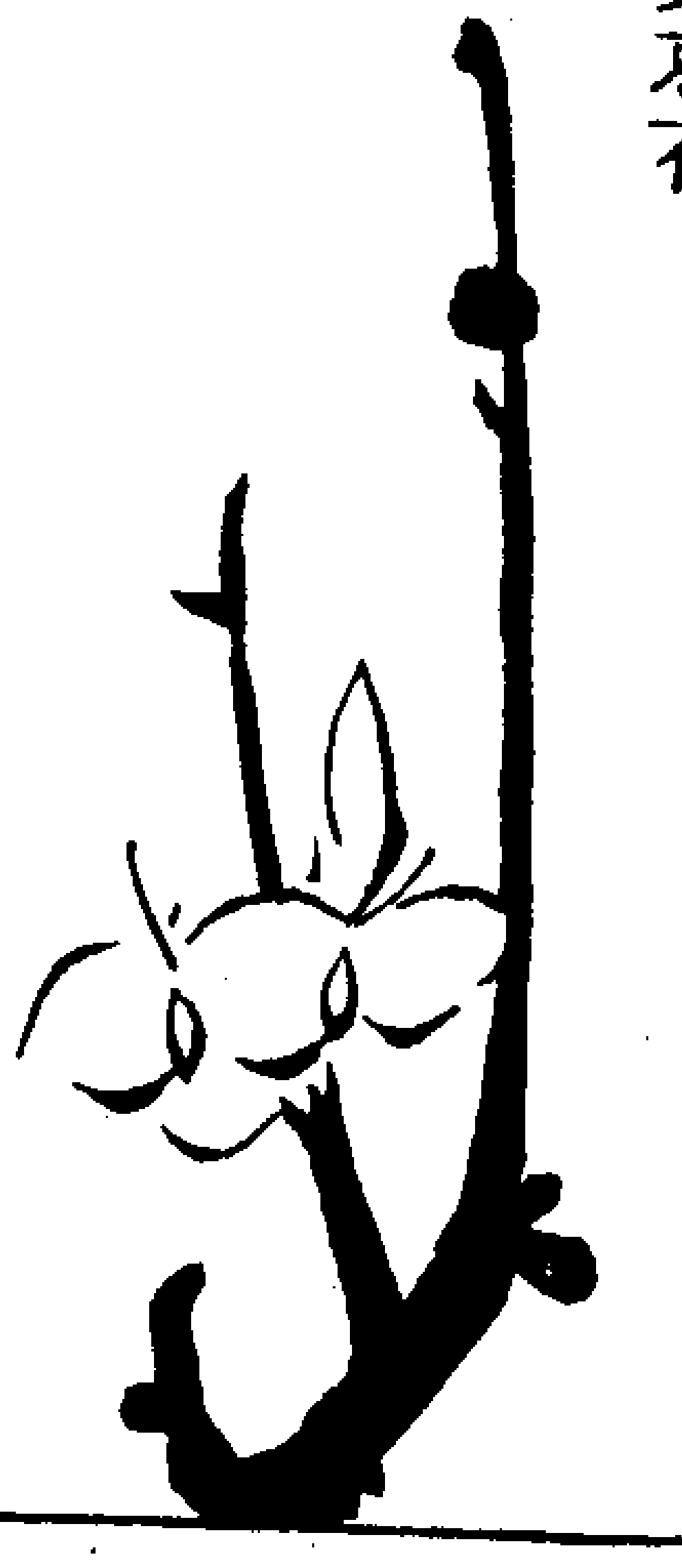
漁笠

艤艇白鷗邊 寒雨敲青箬
駭浪不回頭 方識江湖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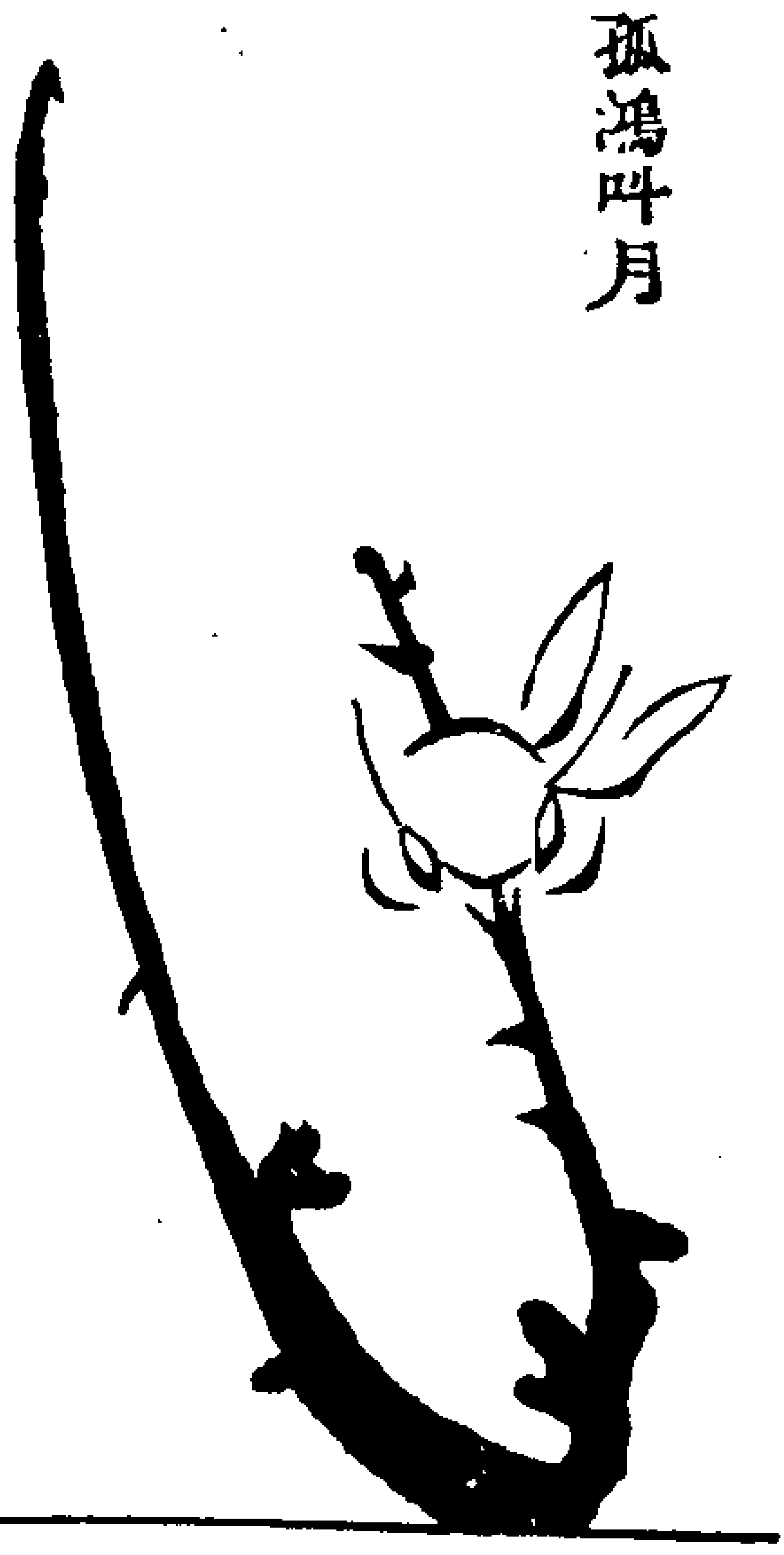
熊掌

八珍風味清 豢腸豈曾識
堪嗤嗜熊人 欲與魚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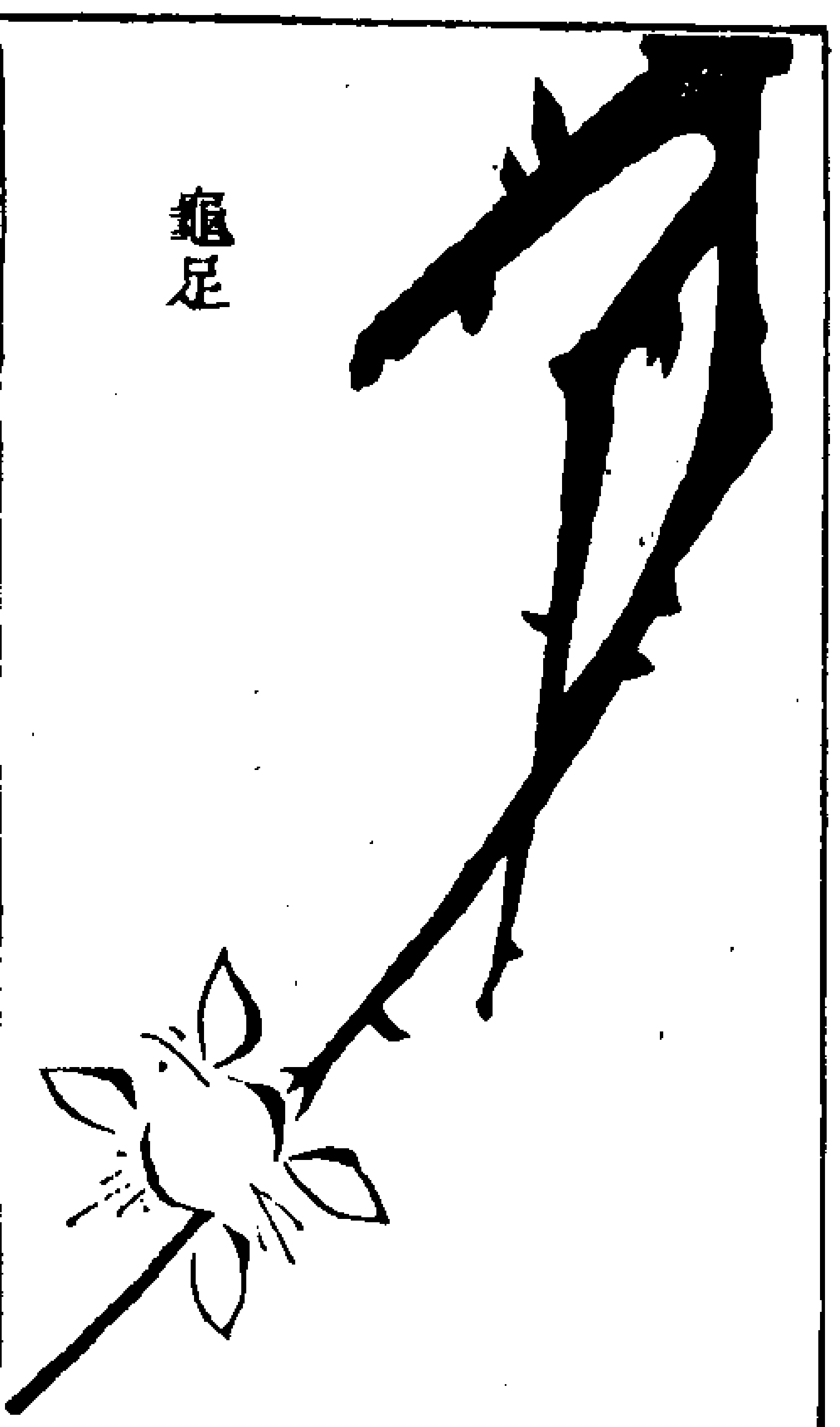
飛蟲刺花

花香專引蝶 非蝶亦飛來
顧影不知恥 良爲貪者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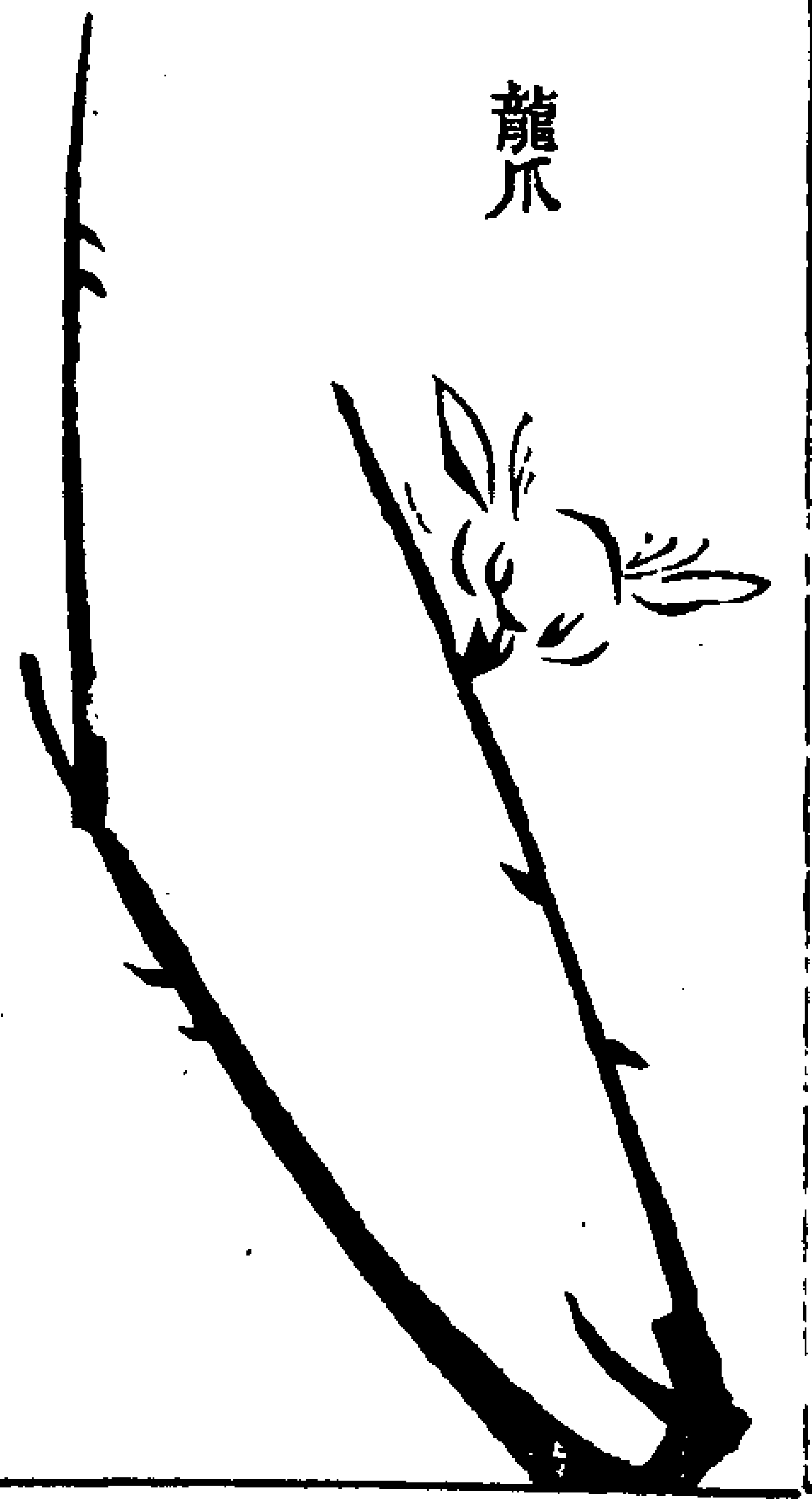
孤鴻叫月

足下一封書 子卿歸自虜
雖曰詆單于 孤忠傳萬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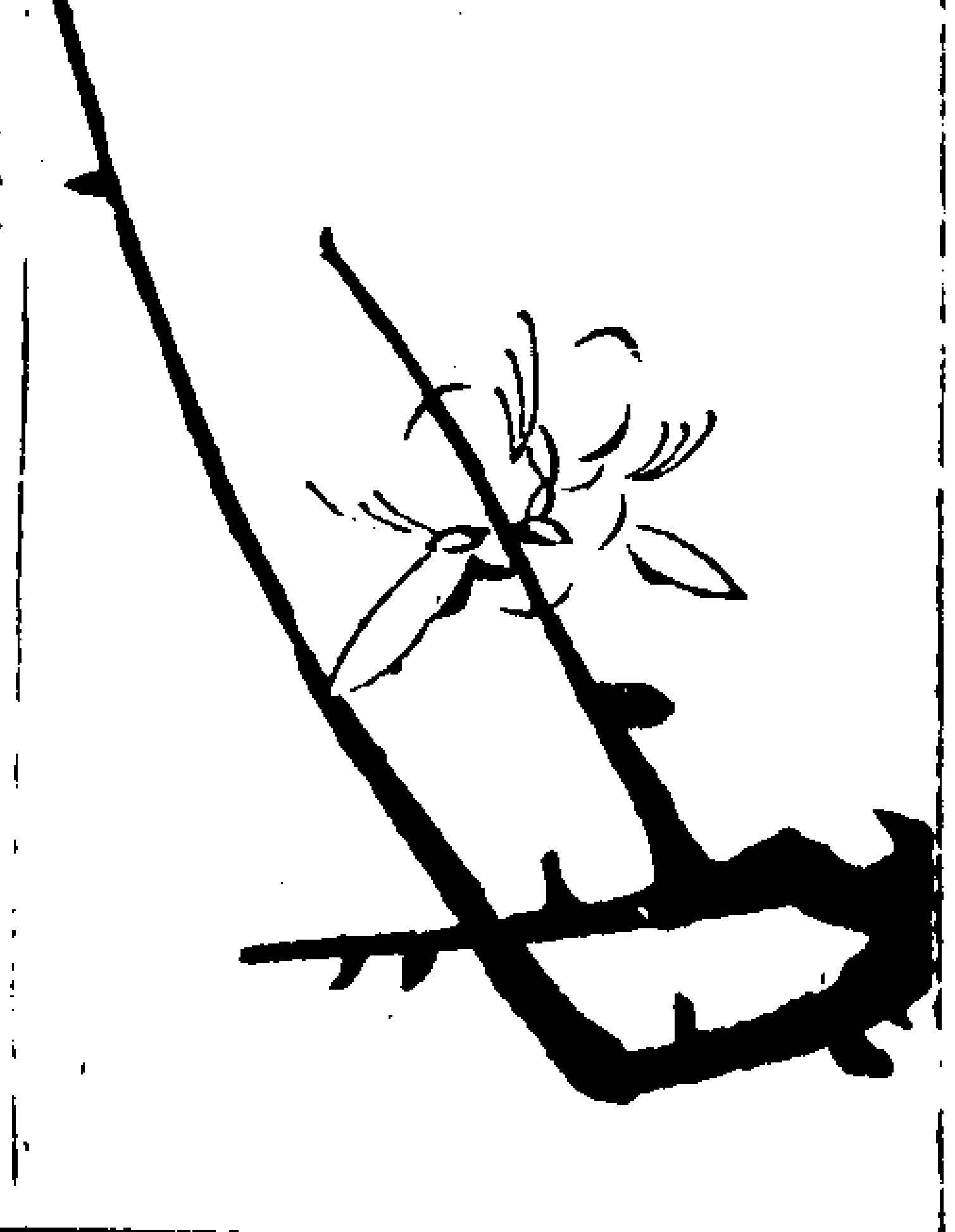
龜足

十鑽無遺筴 寧免刳腸憂
何如隱蓮葉 千歲成仙遊



龍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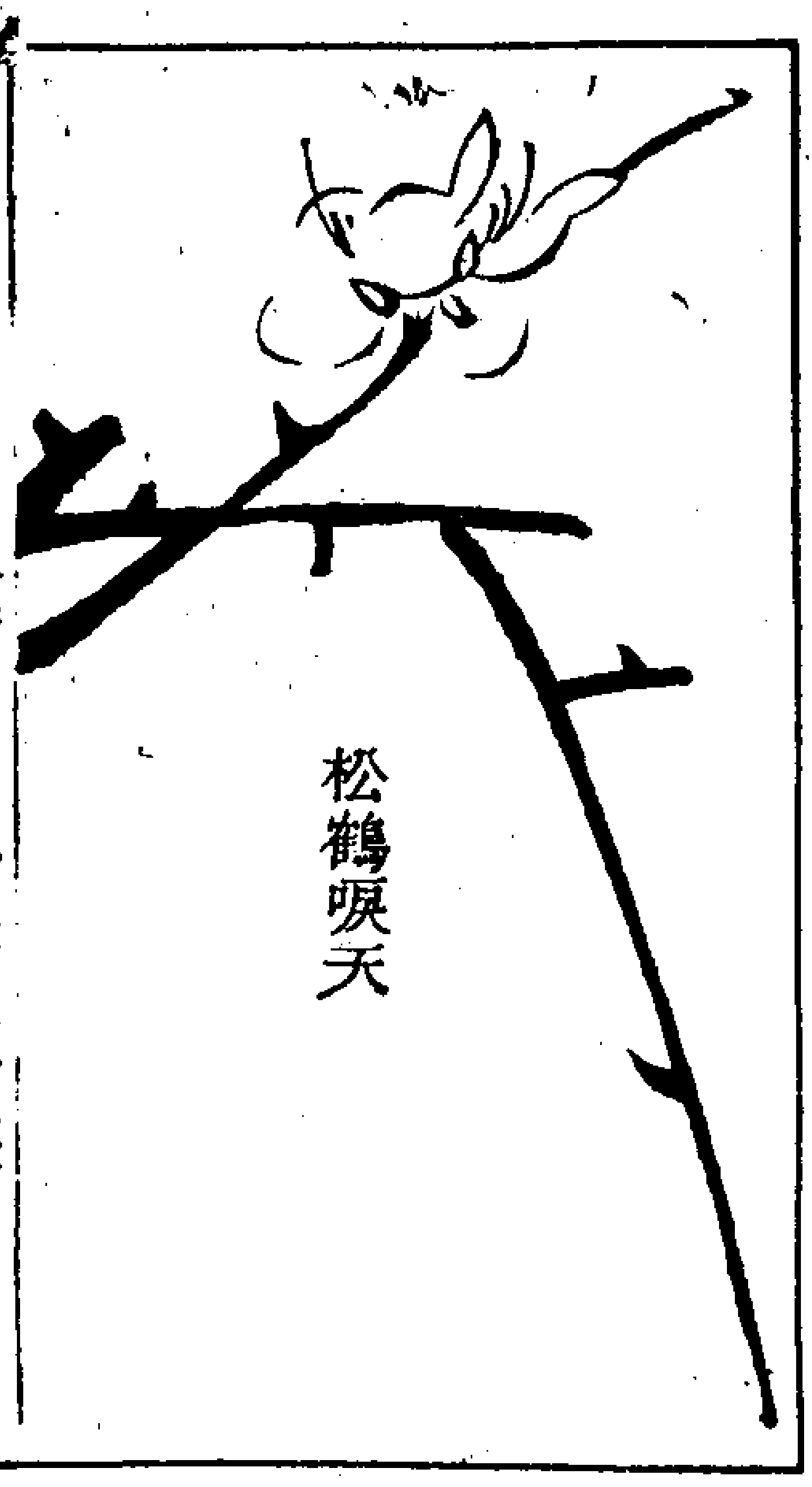
蒼生望雲霓 難作池中物
孔明臥隆中 天子勢亦屈



林雞拍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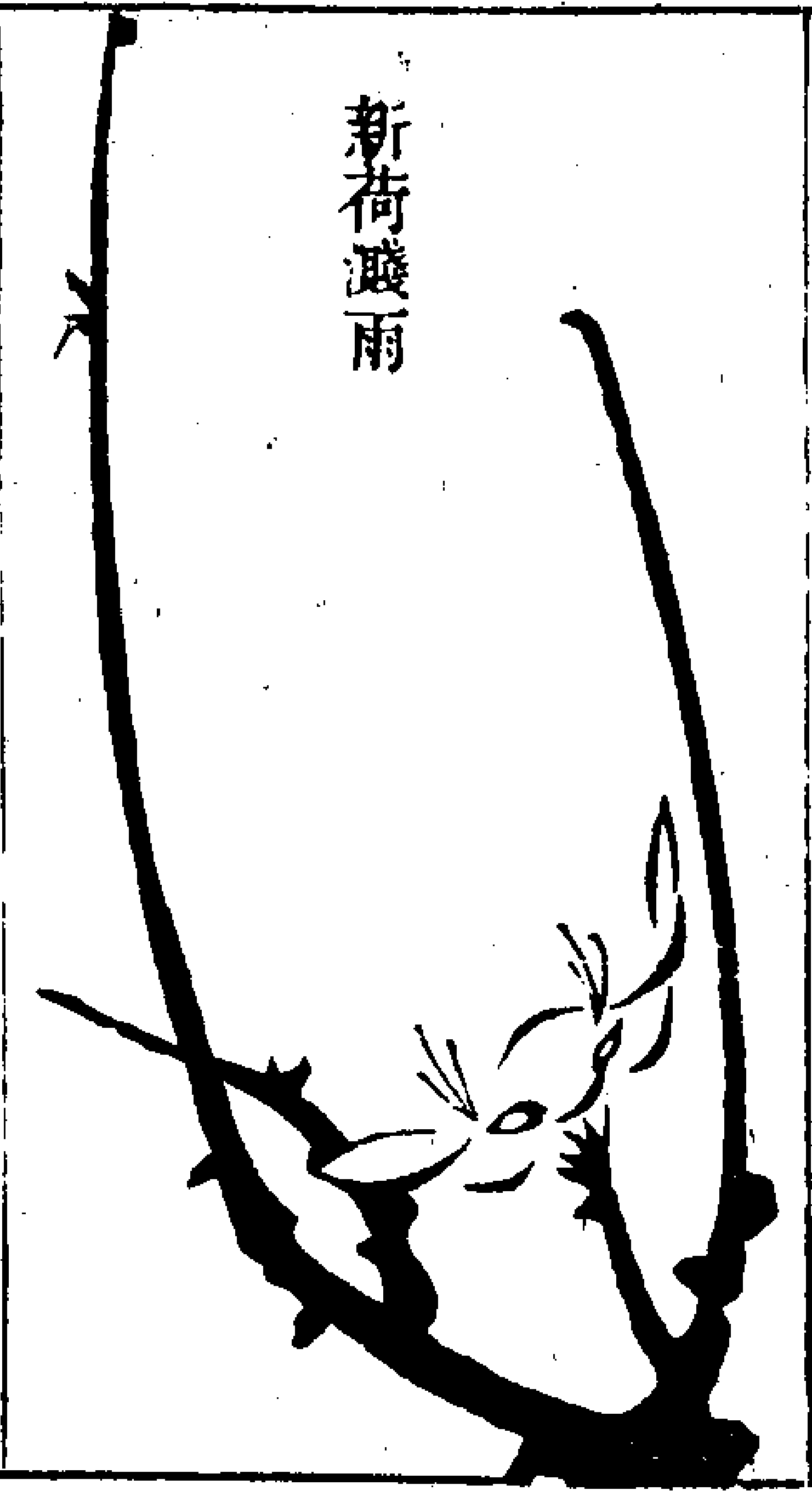
三拍羽翎寒 風雨不改度
起舞何人斯 男兒當自彊

松鶴唳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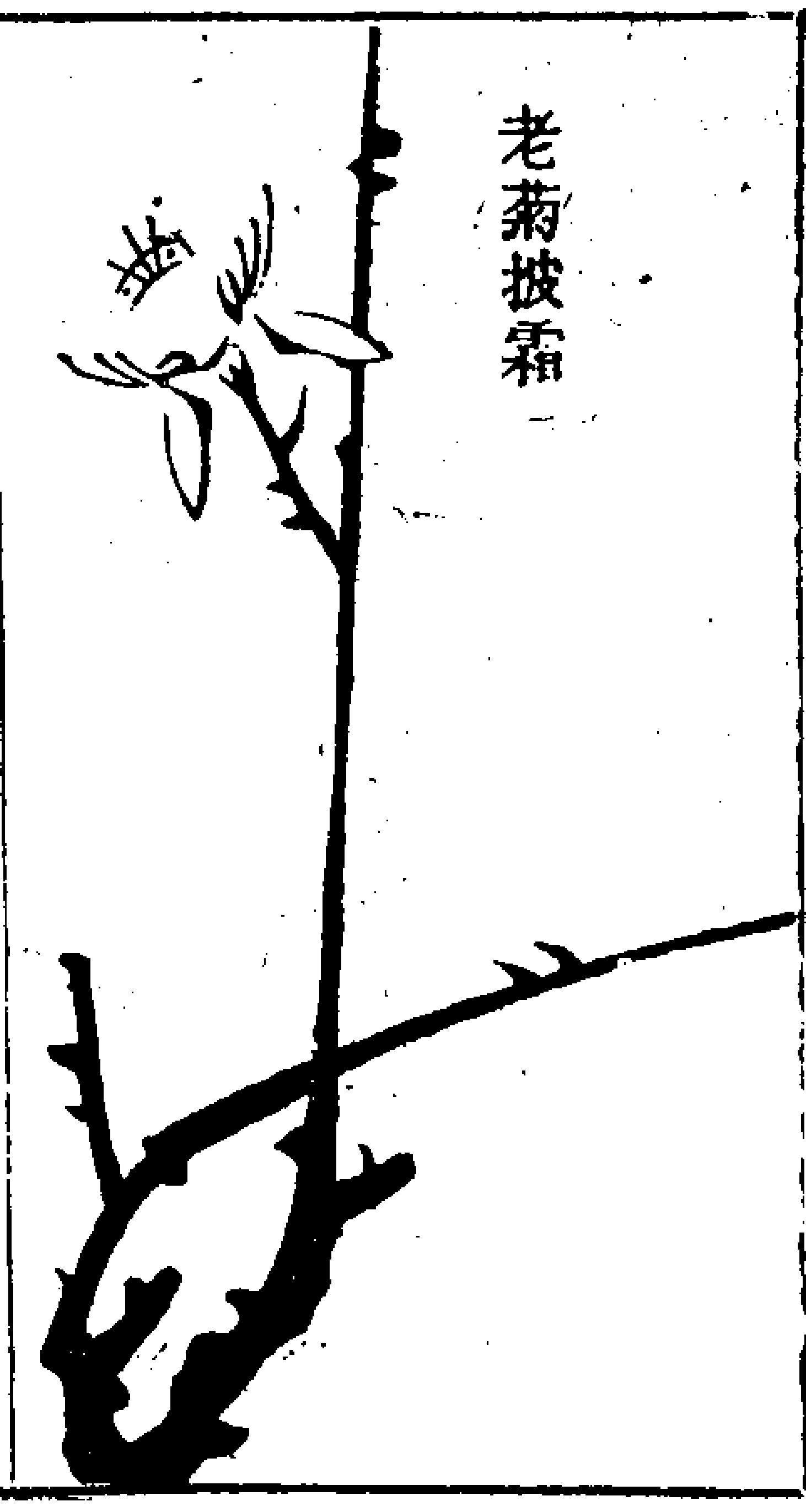
赤壁夢醒時　雨灑元裳溼
聲欲聞於天　故向松梢立

新荷濺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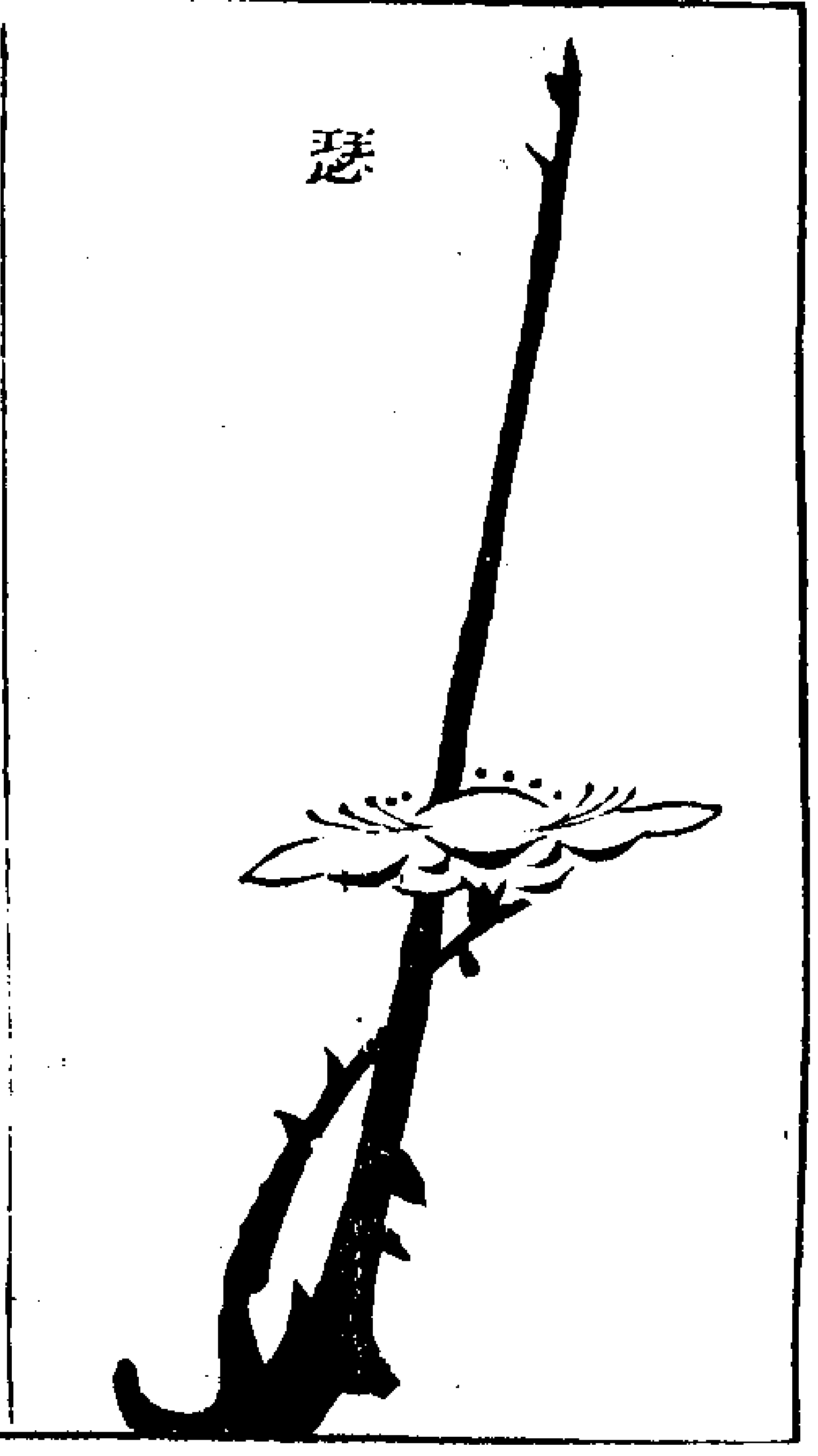
新綠小池沼　田田浮翠錢
雨中珠萬顆　巧婦其能穿

老菊披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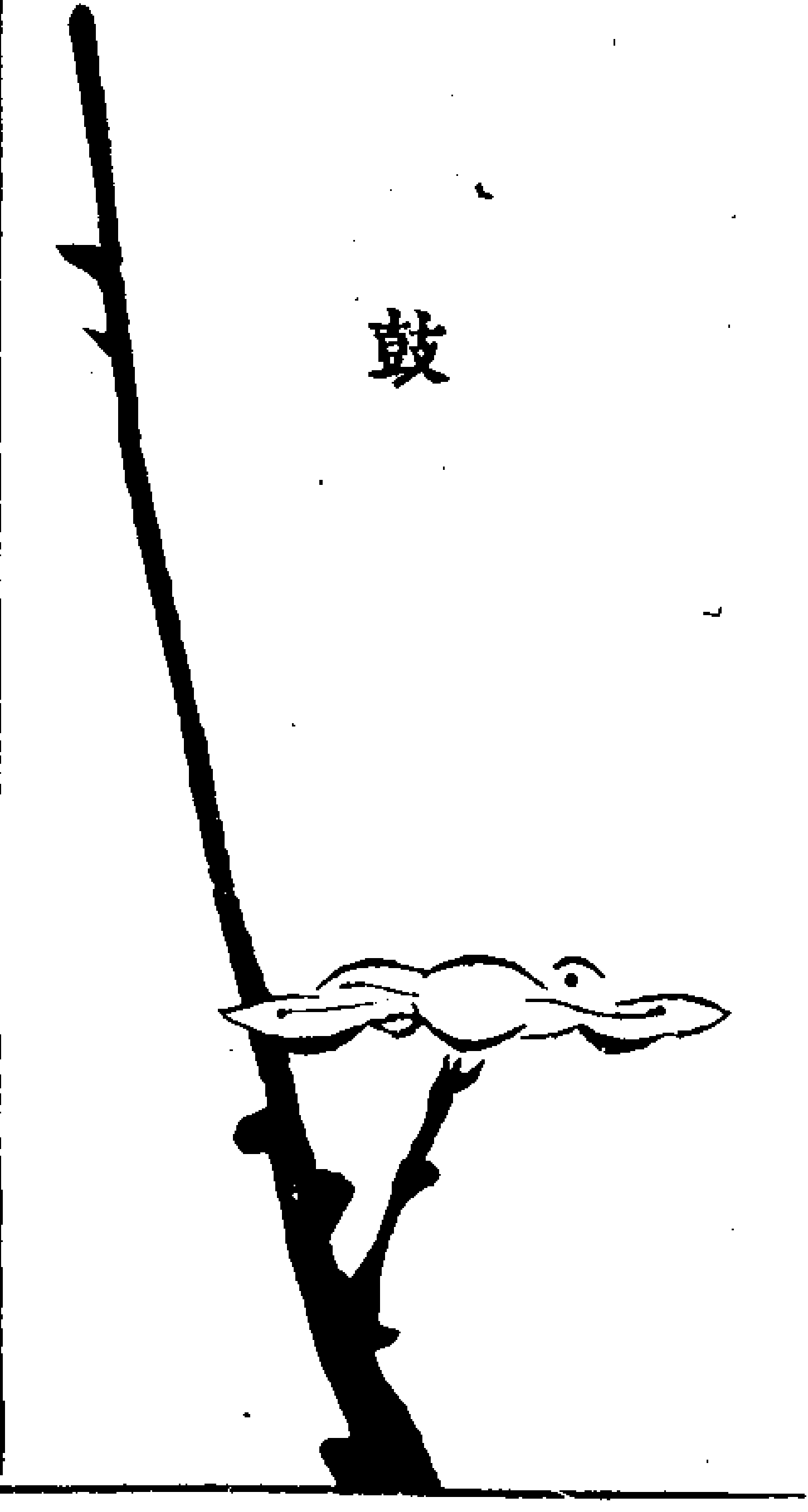
世久無淵明　黃花爲誰好
青女自凌威　寒香未容老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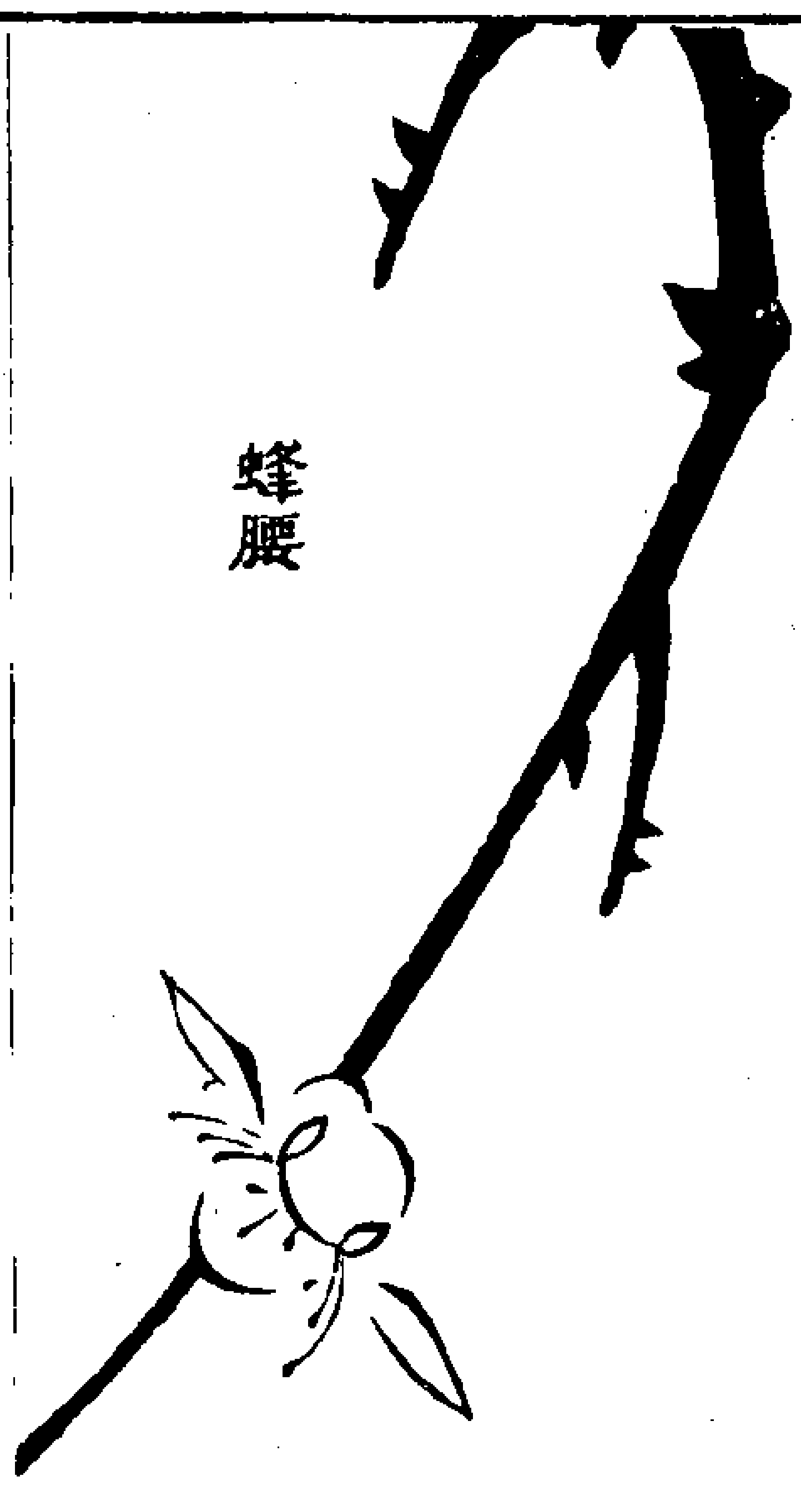
點異二三子　鏗爾舍而作
江上數峰青　湘靈徒寂寞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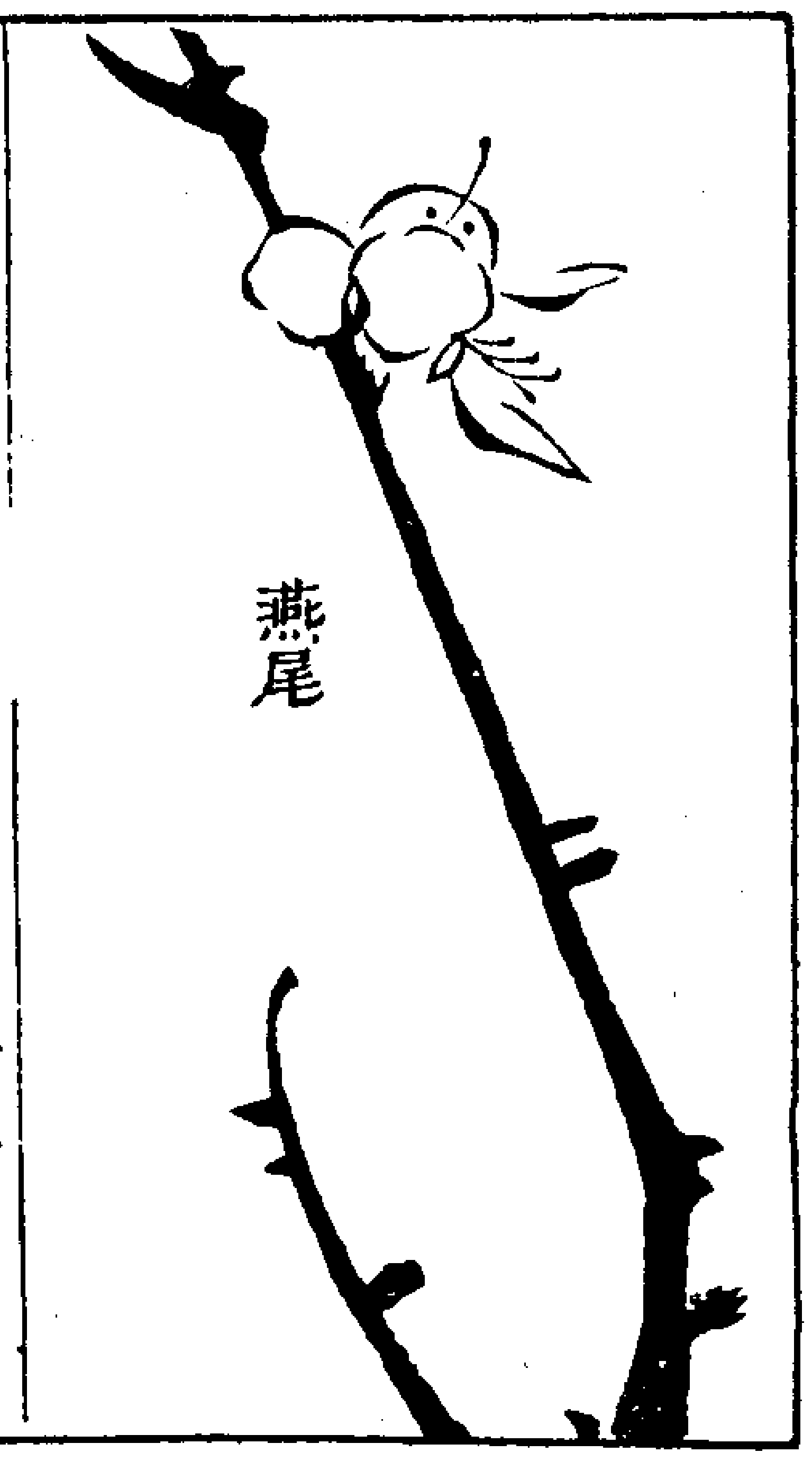
鼕鼕和歌管　蕢桴無復存
堪笑不知量　以布過雷門

蜂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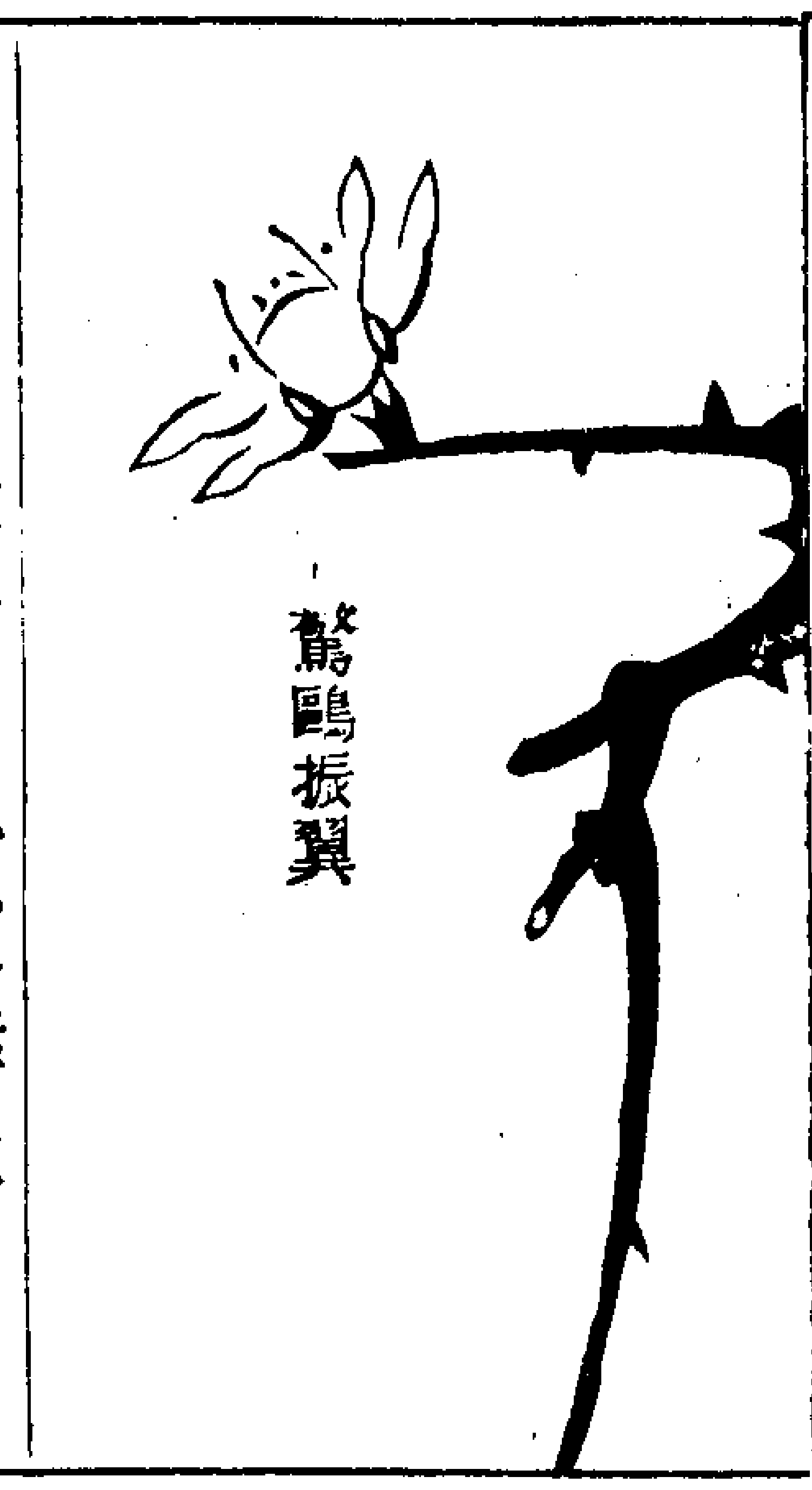
紫陌暖風細　露房山更深
蜜甜不知味　萬花空損心

燕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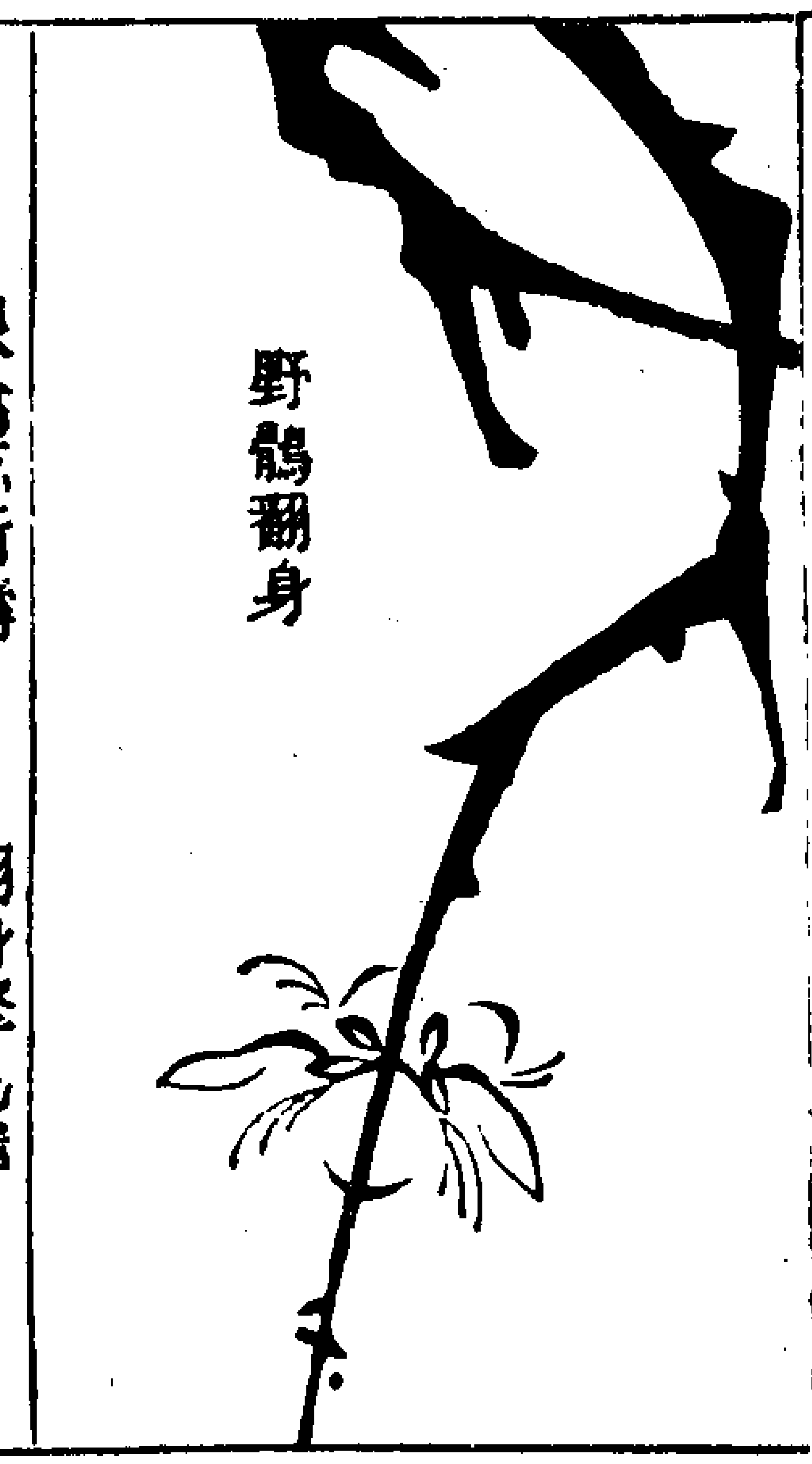
東風開繡簾　且向花梢立
主人忘舊交　雕梁不須入

鷺鷥振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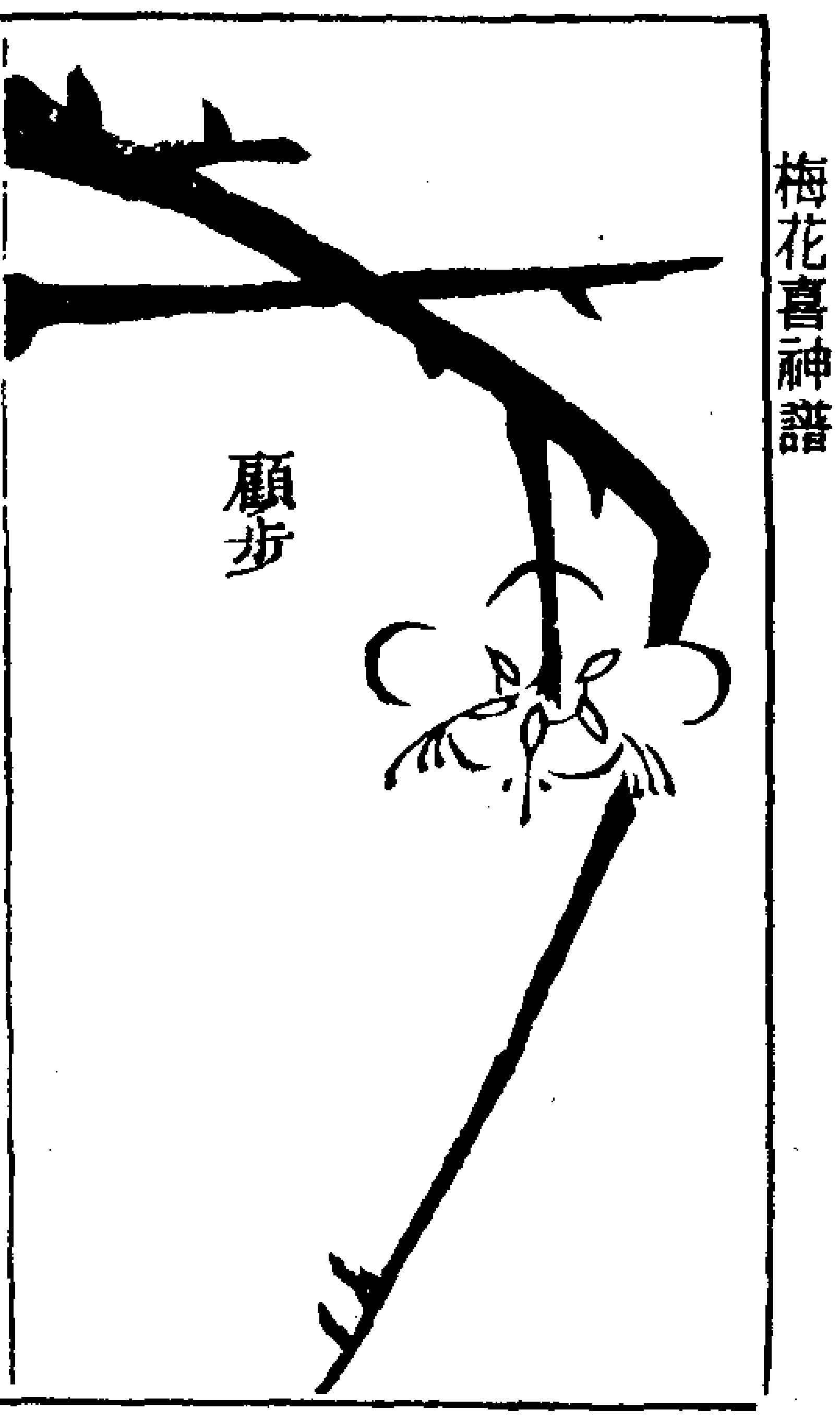


雪羽臥晴沙　漁人無可慮
機事亦難忘　不如且飛去

野鶴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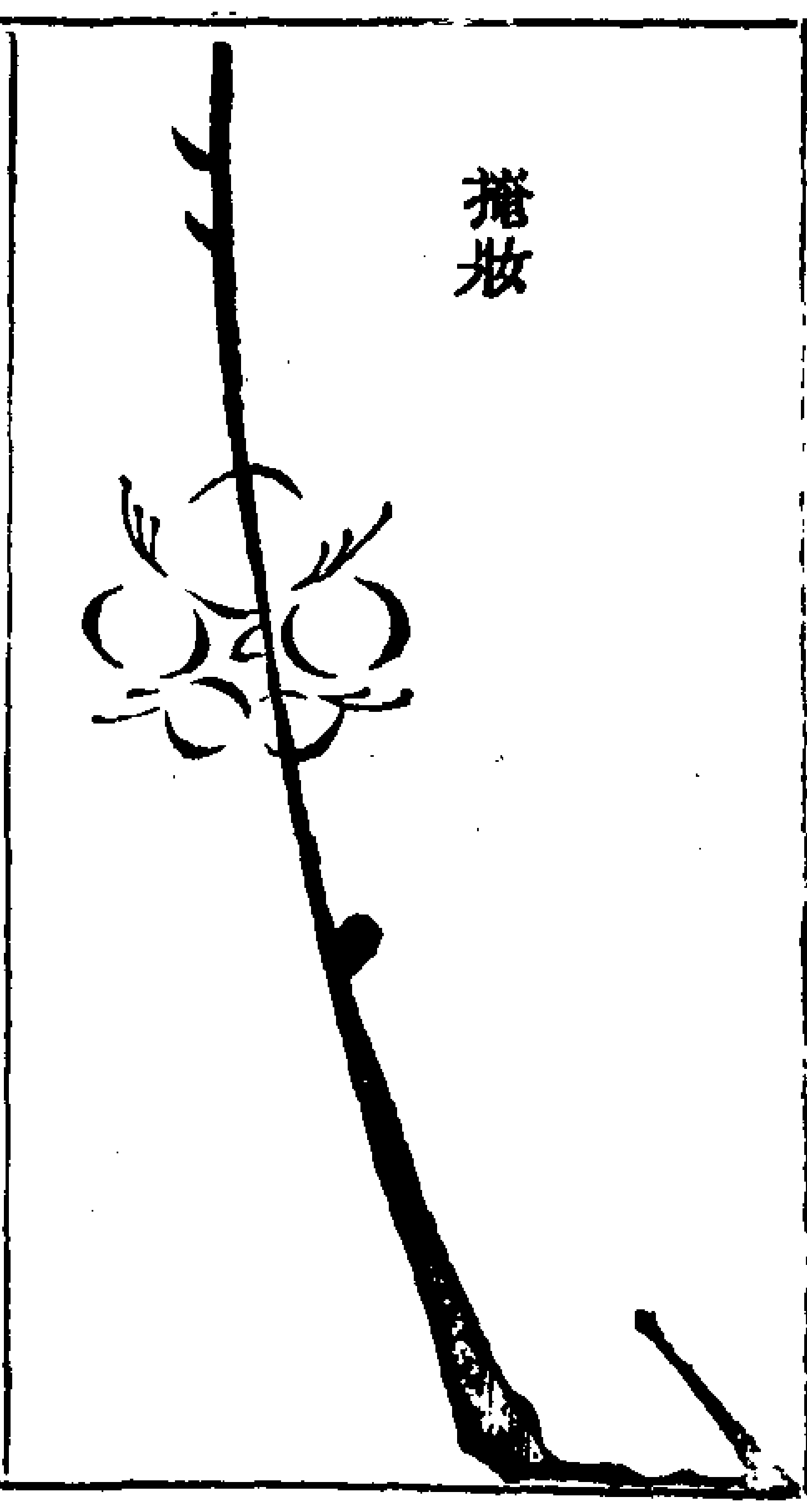


很禽忘所儔　翻身拏鳥雀
羽毛同所天　何苦強凌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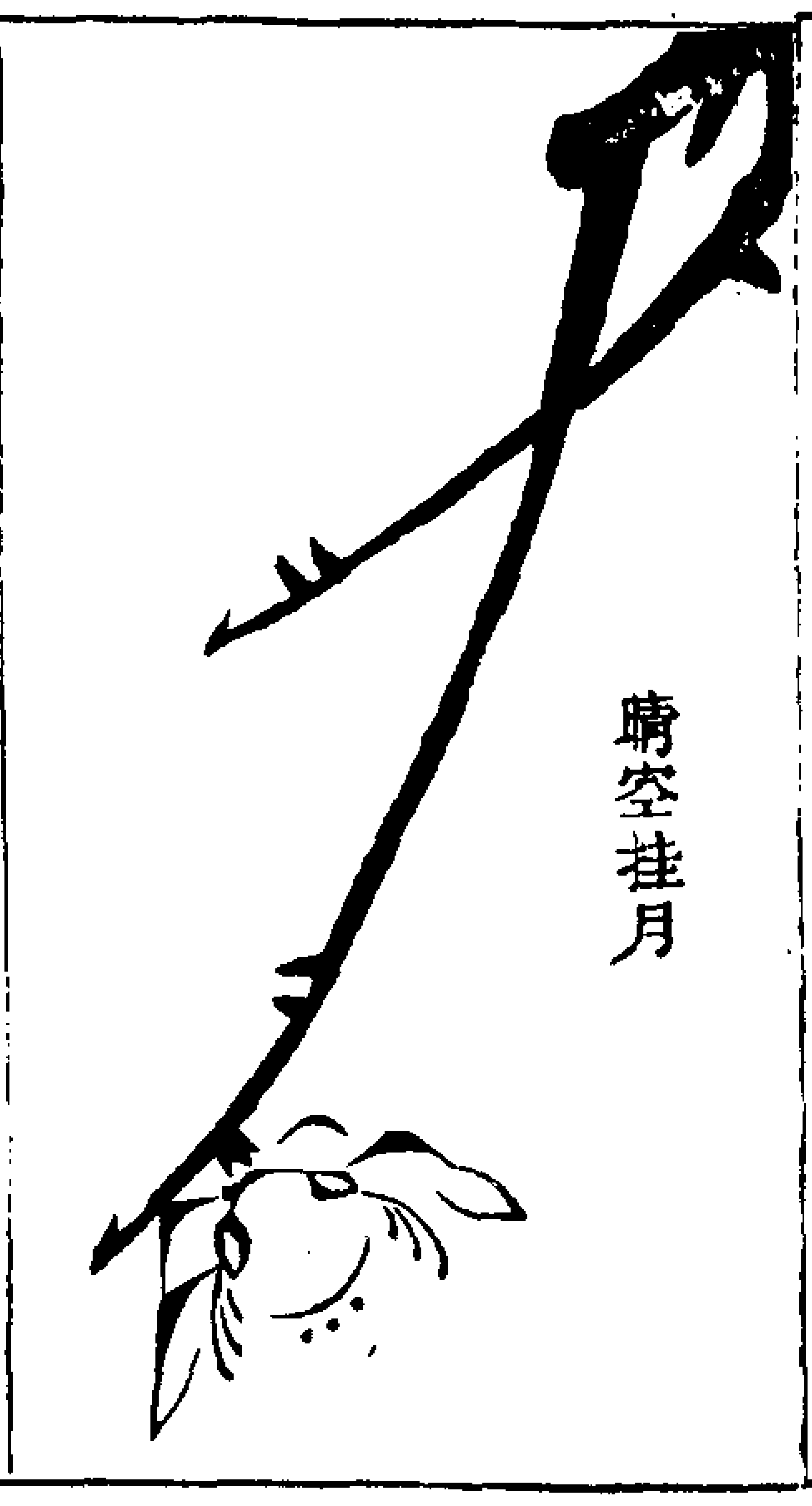
顧步

世道多嶮巇　進趨思退卻
一步一回頭　庶無輕失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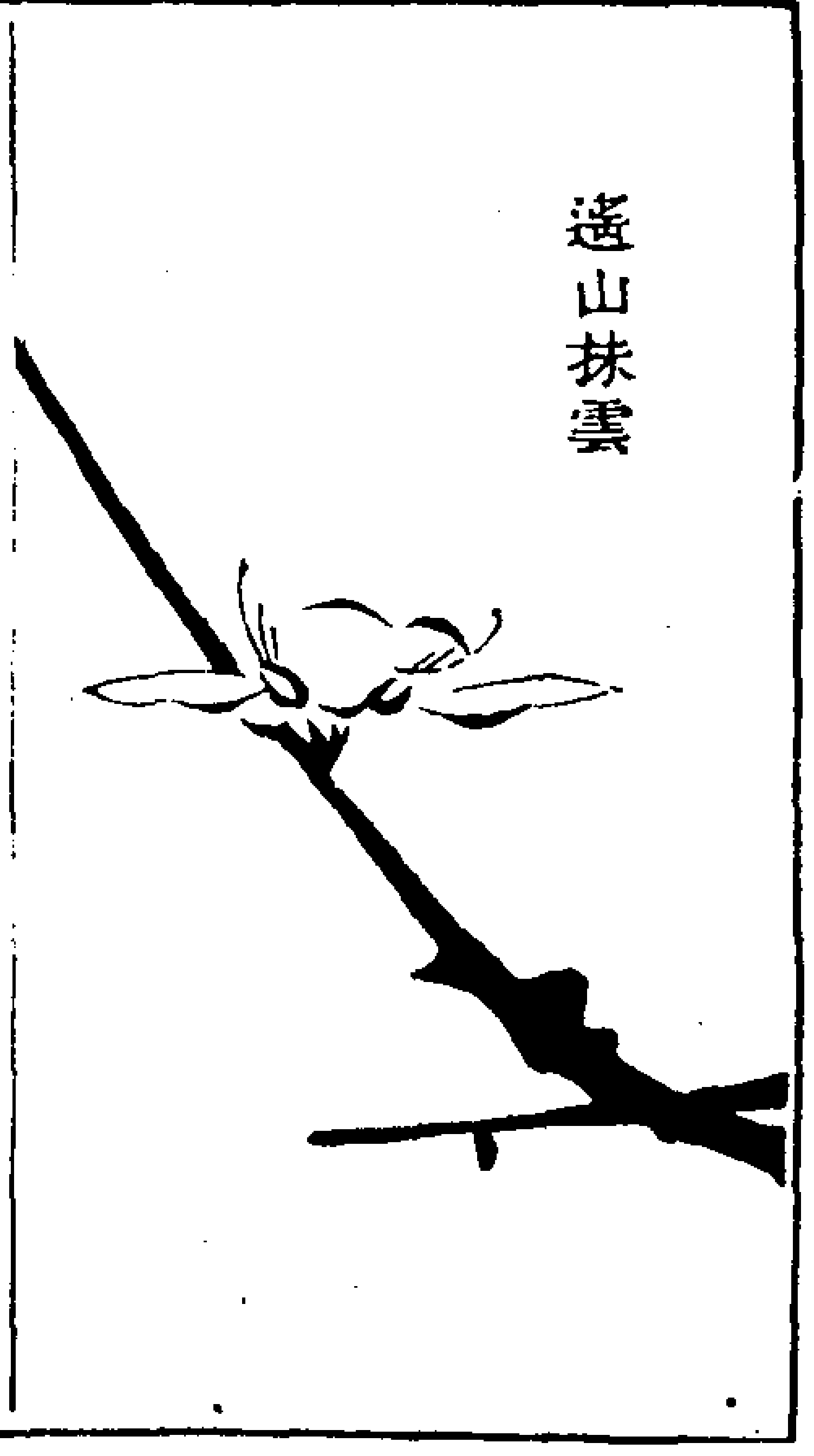
揩妝

粉黛巧妝施　菱花還自照
底事不爭妍　又恐西施笑



晴空挂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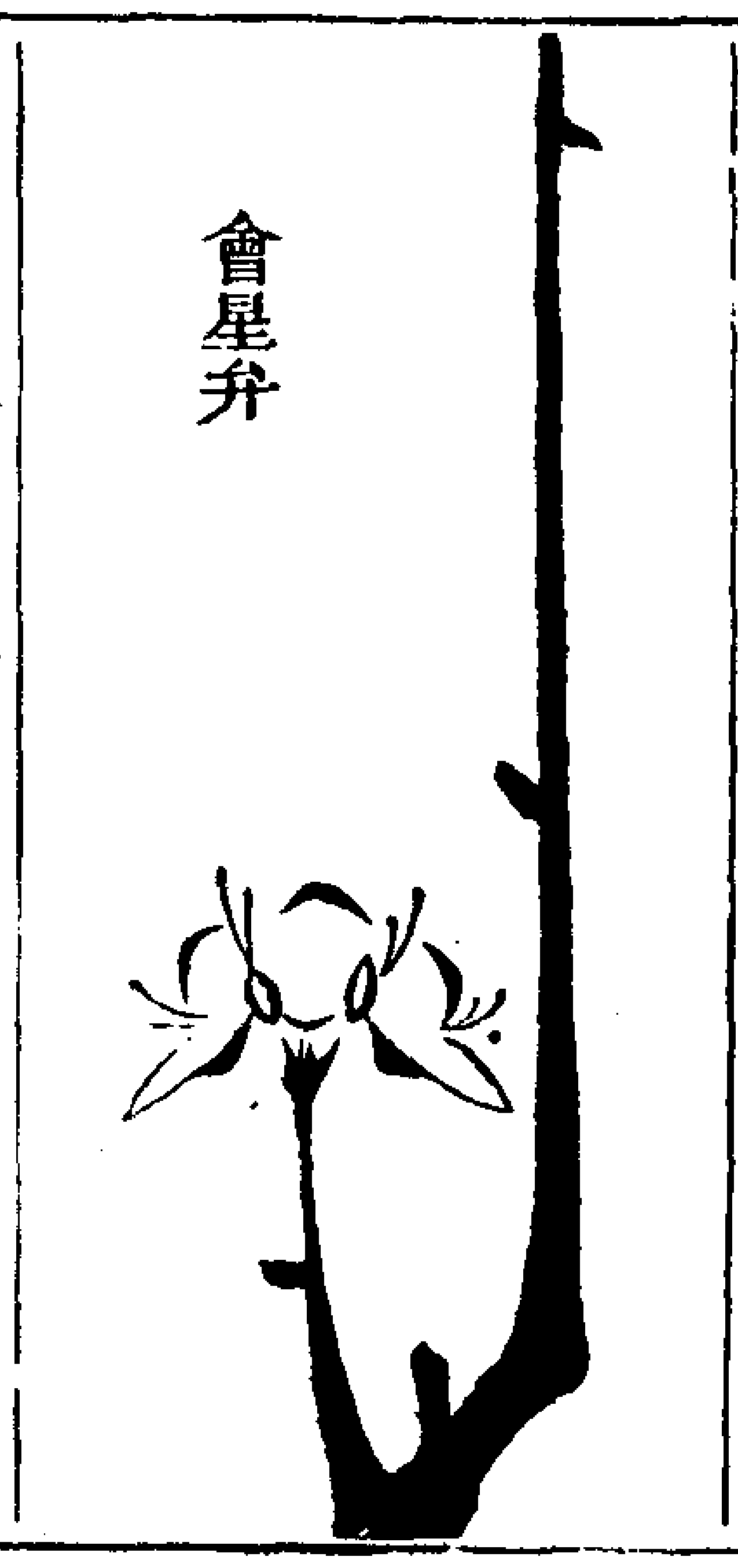
萬里收纖雲　一鉤懸碧落
缺圓無定時　人間幾愁樂



遙山抹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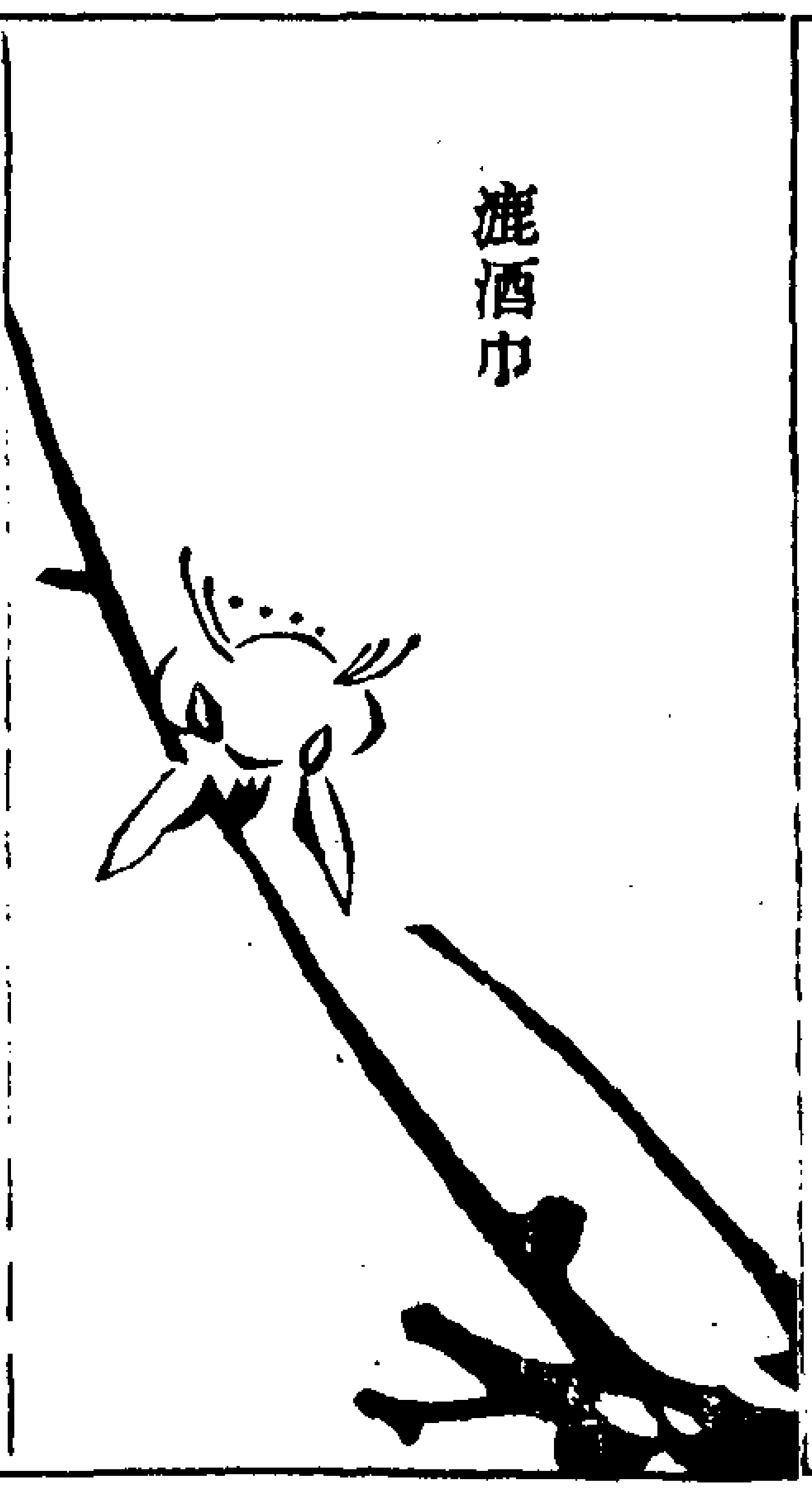
無心出岫時　山腰橫一抹
爲霖覆手間　豈容留旱魃

欲謝一十六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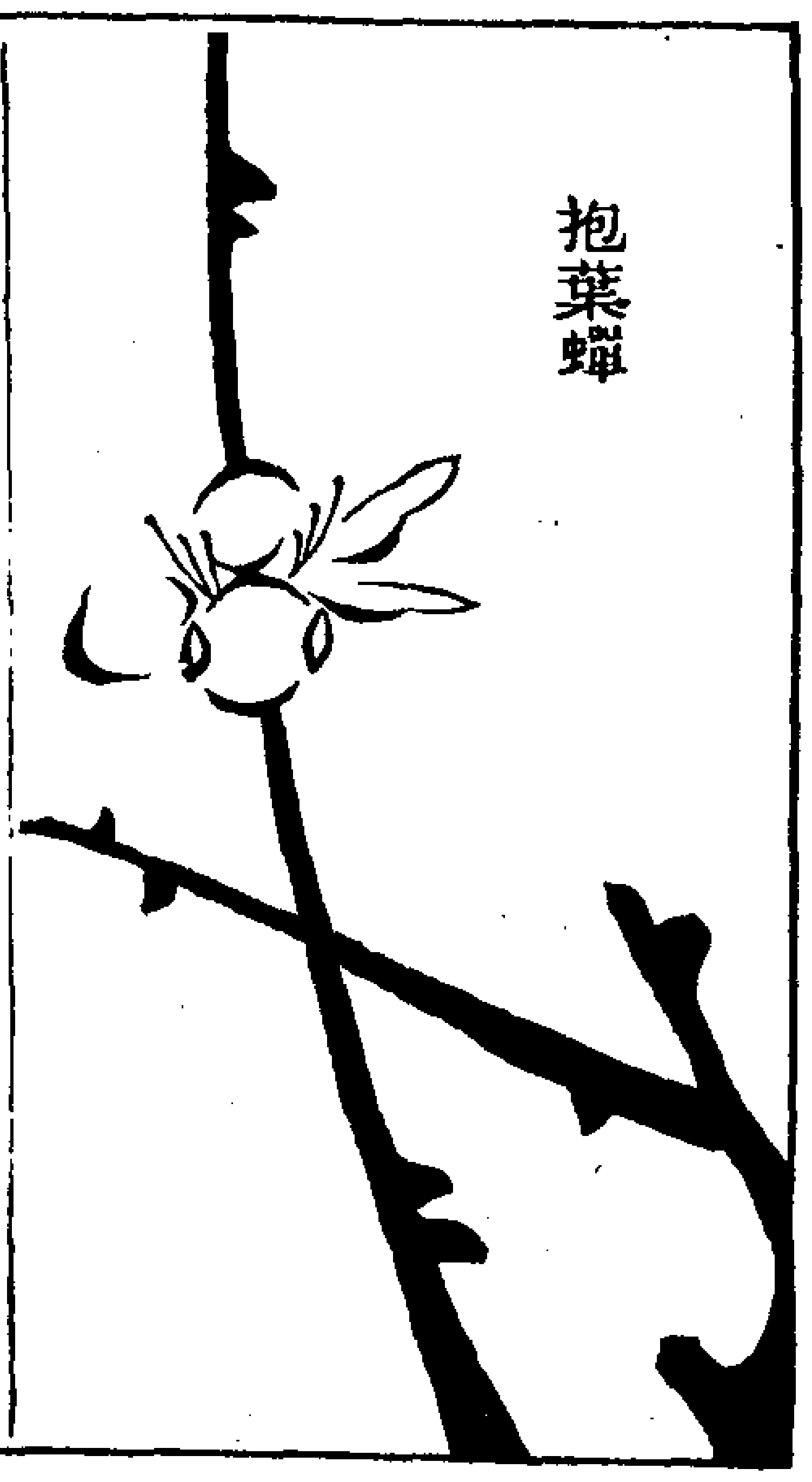
會星弁

星會飾以玉　燦燦光朝儀
重臣頭似雪　左右應皐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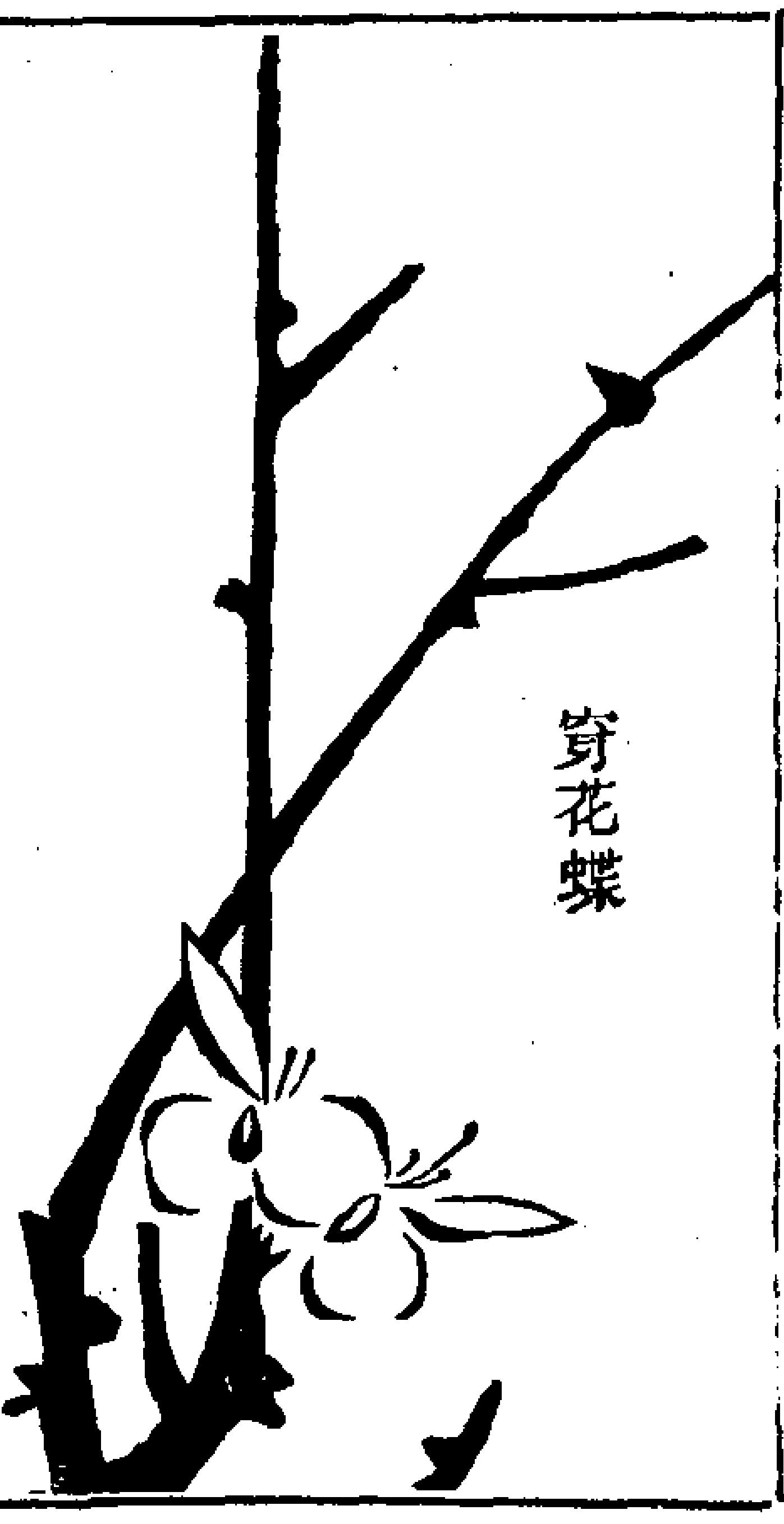
漉酒巾

爛醉是生涯　折腰良可嘅
欲酒對黃華　烏紗奚足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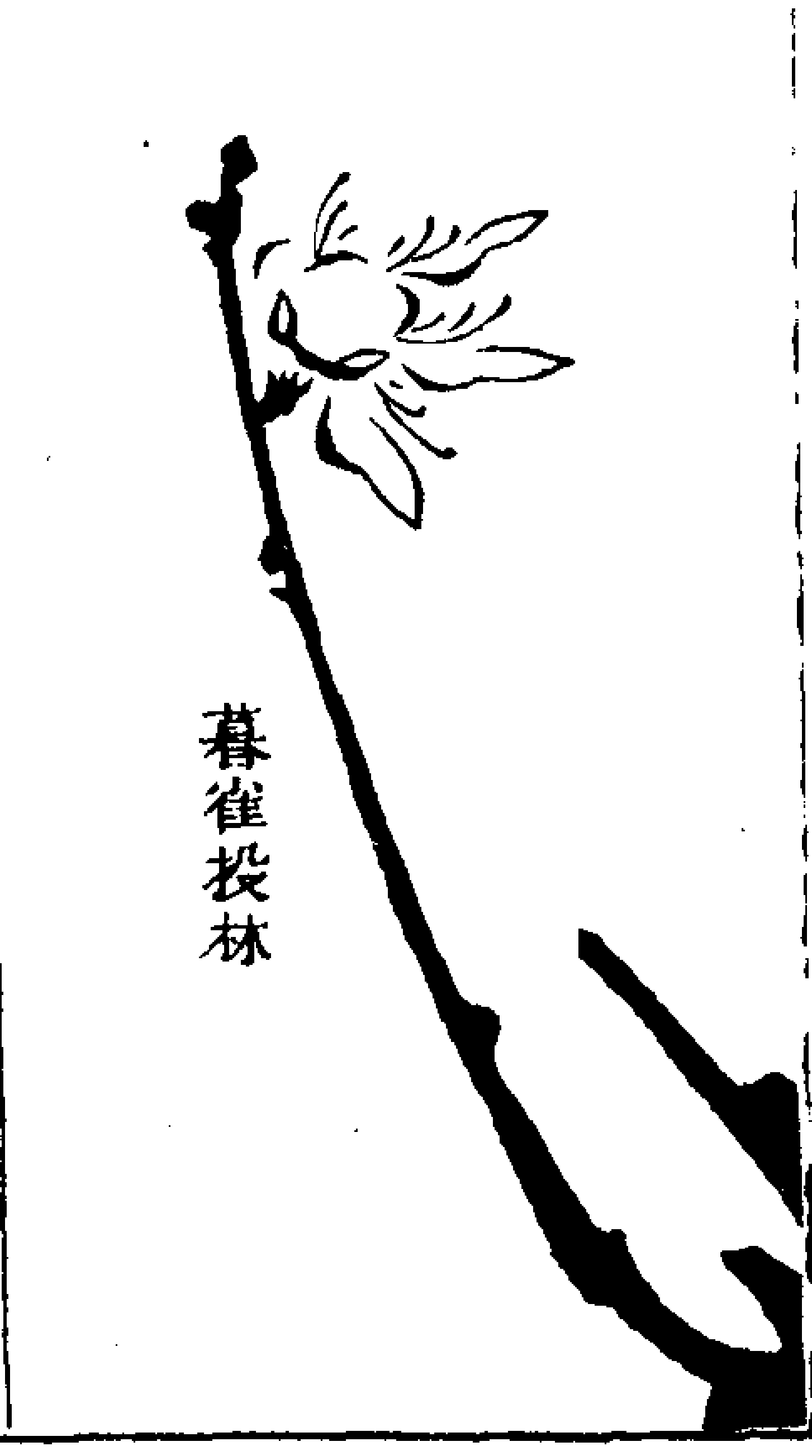
抱葉蟬

槐柳午陰濃　淒涼聲愈健
飲露已成仙　孰云齊女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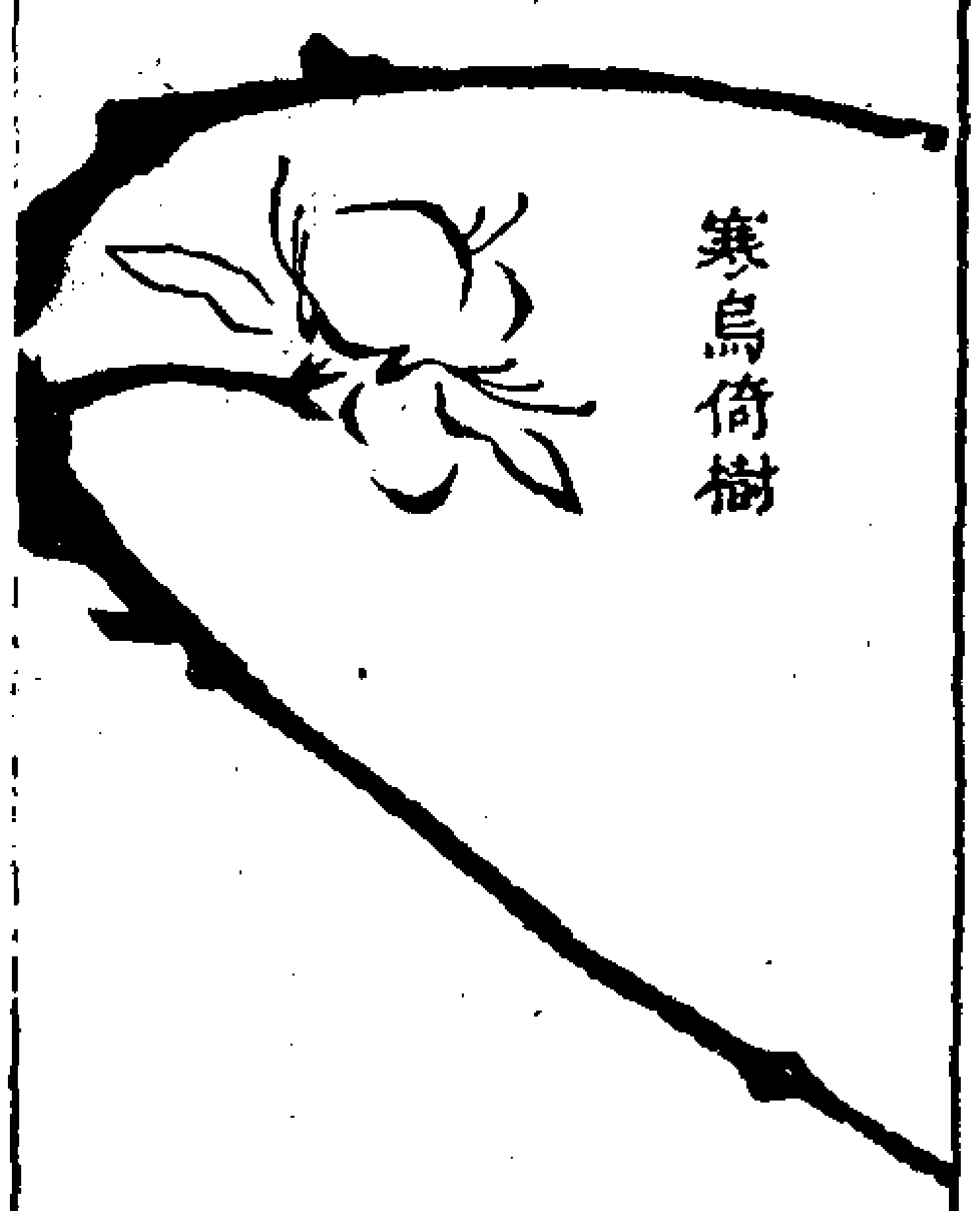
穿花蝶

一夢在人間　東風吹不覺
莊周鴻冥冥　胡戀花枝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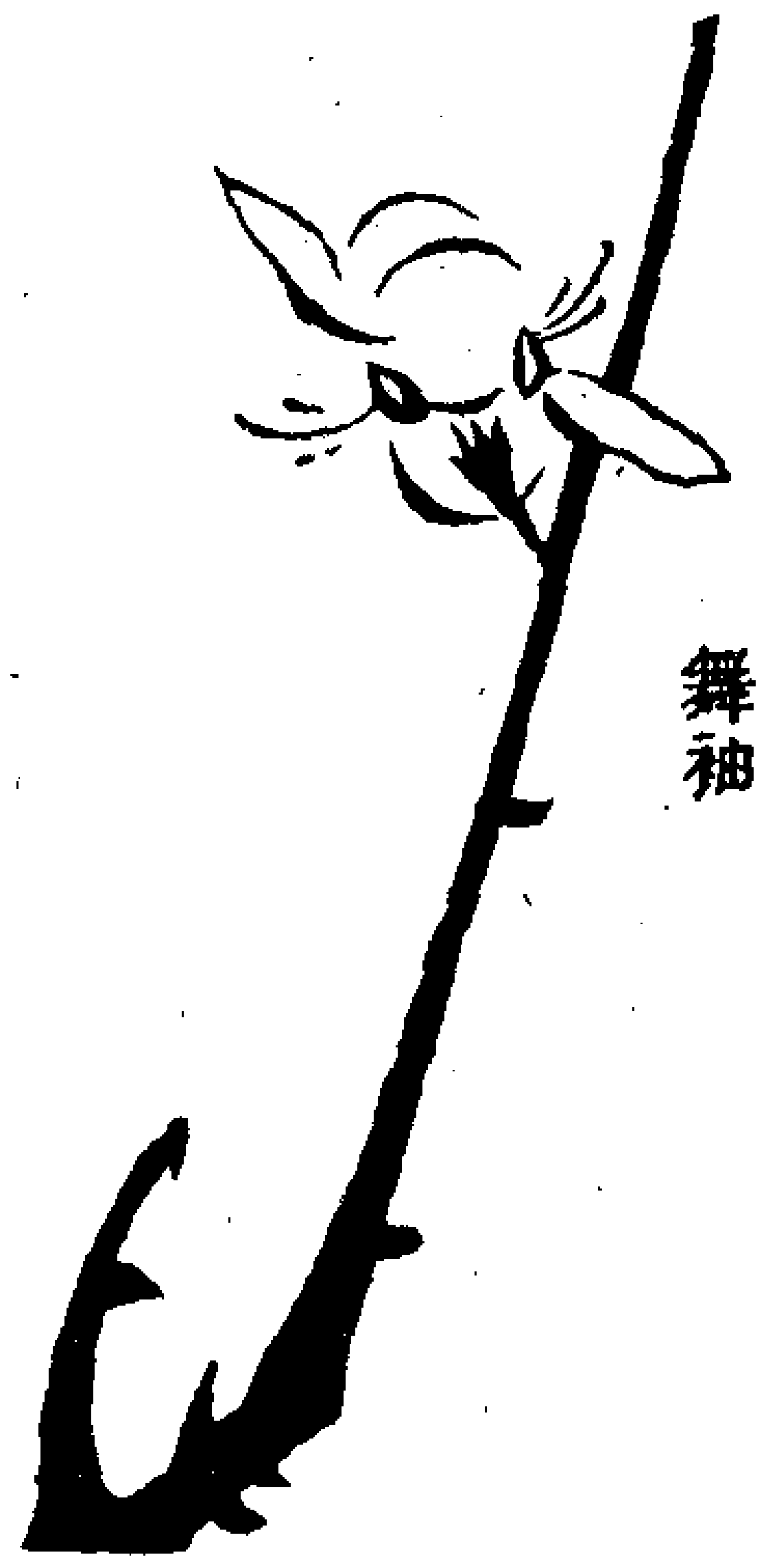
暮雀投林

倦翼已知還　投林謀夜宿
弋宿無容心　機深未爲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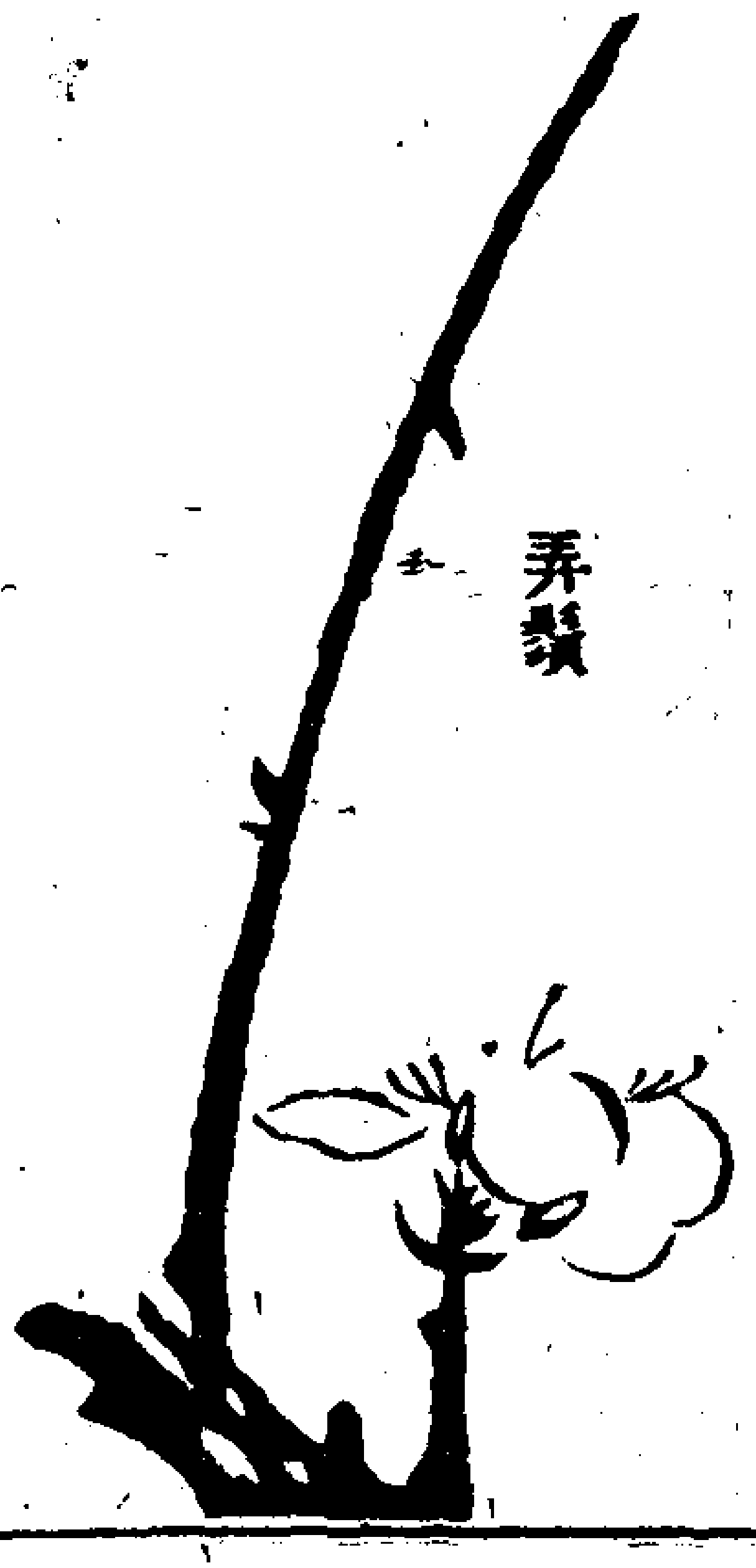
寒鳥倚樹

人好鳥亦好　寒枝不輕踏
月明如可依　飛繞猶三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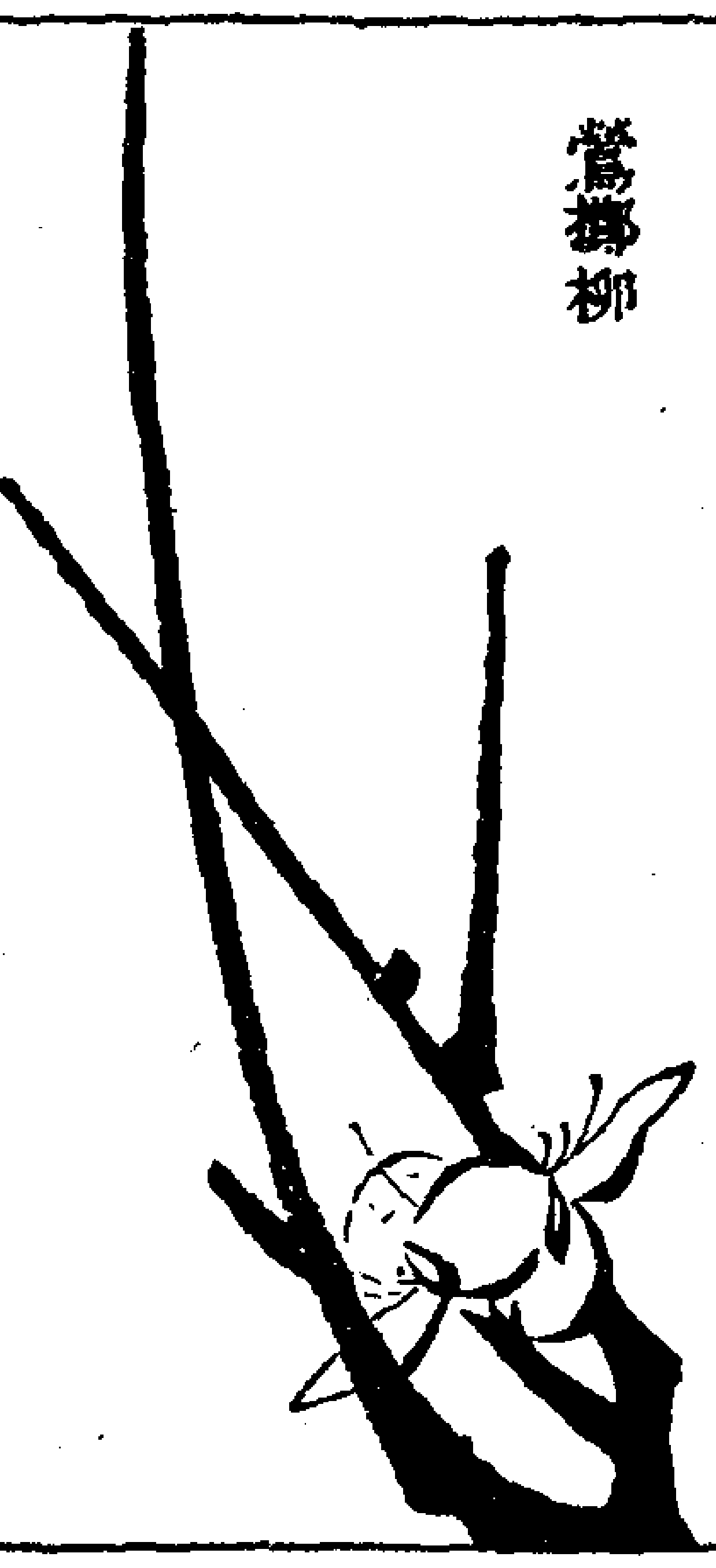
舞袖

舞處更宜長　十筍藏纖指
脫得戲衫時　方知有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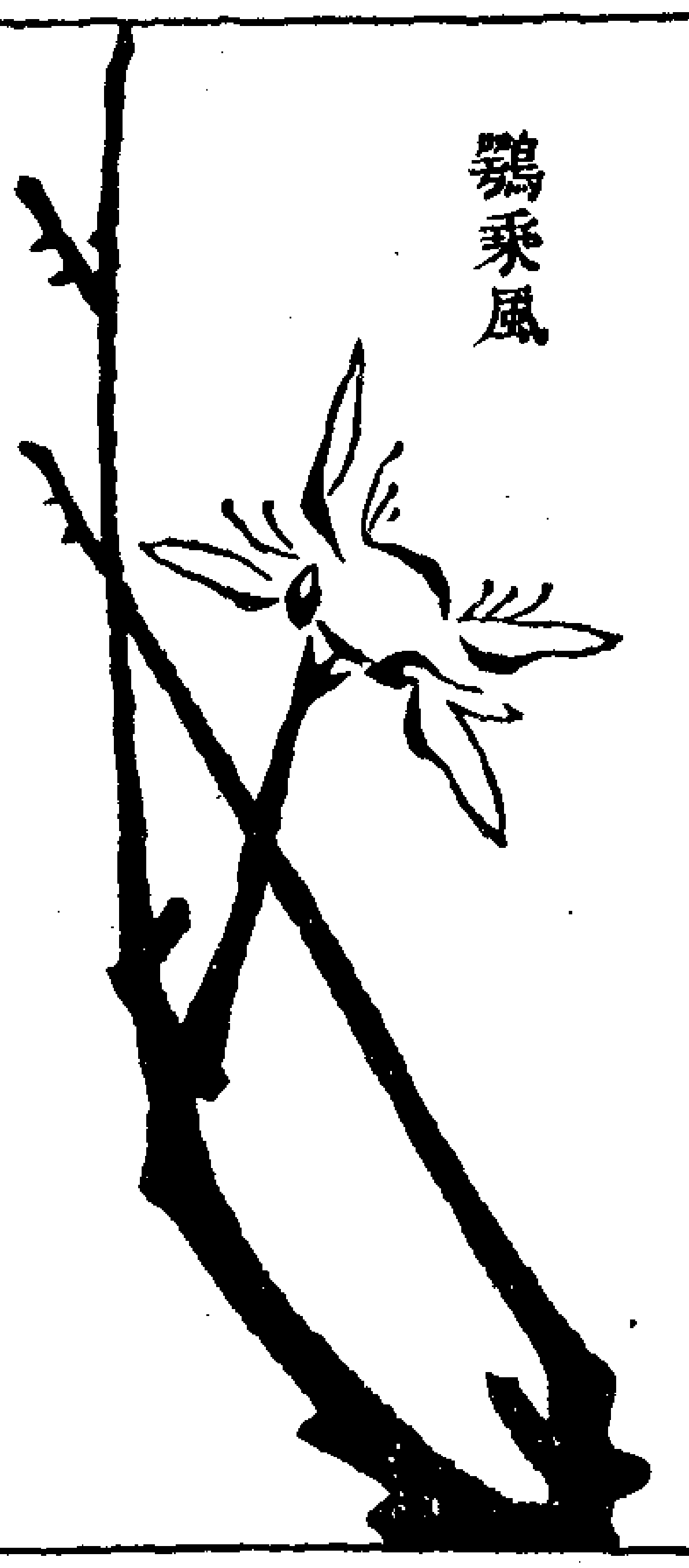
弄鬚

絲絲絲共白　歷徧風霜寒
君王豈輕翦　欲療將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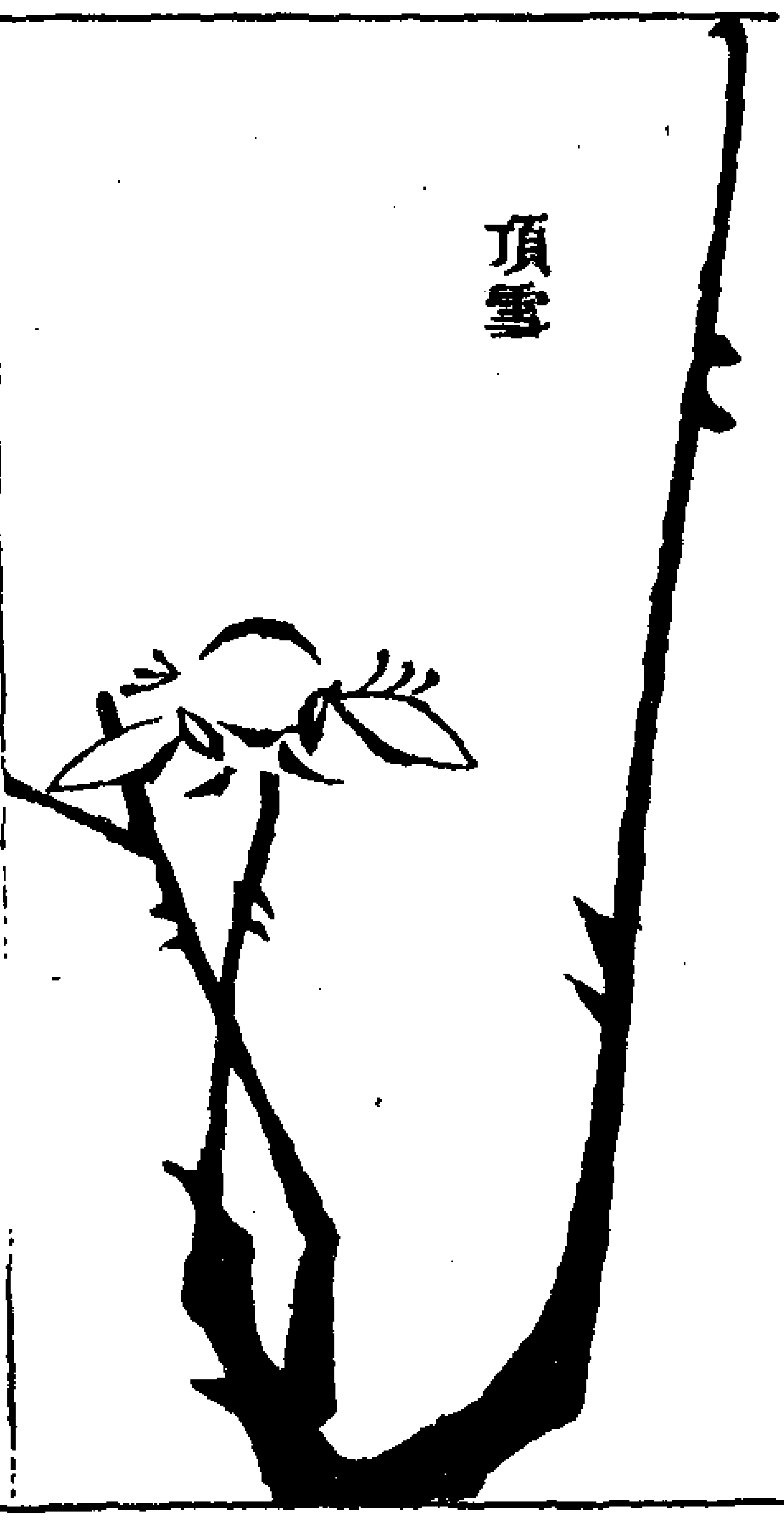
鶯擲柳

金梭拋翠絲　東風弄晴晝
求友不須鳴　綠窗人倦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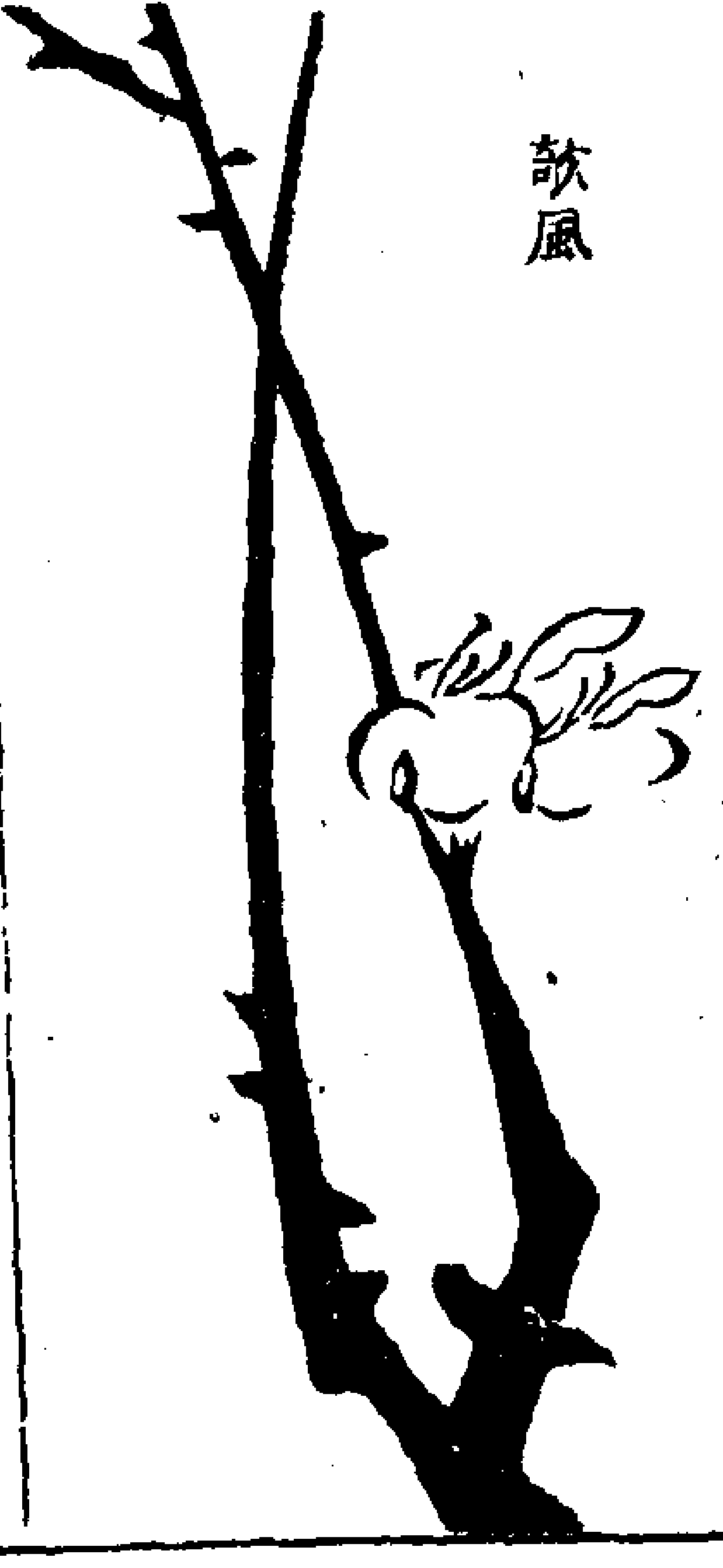
鶚乘風

怒翮摩青天　秋風眞得意
可憐烏鵲儔　一枝聊自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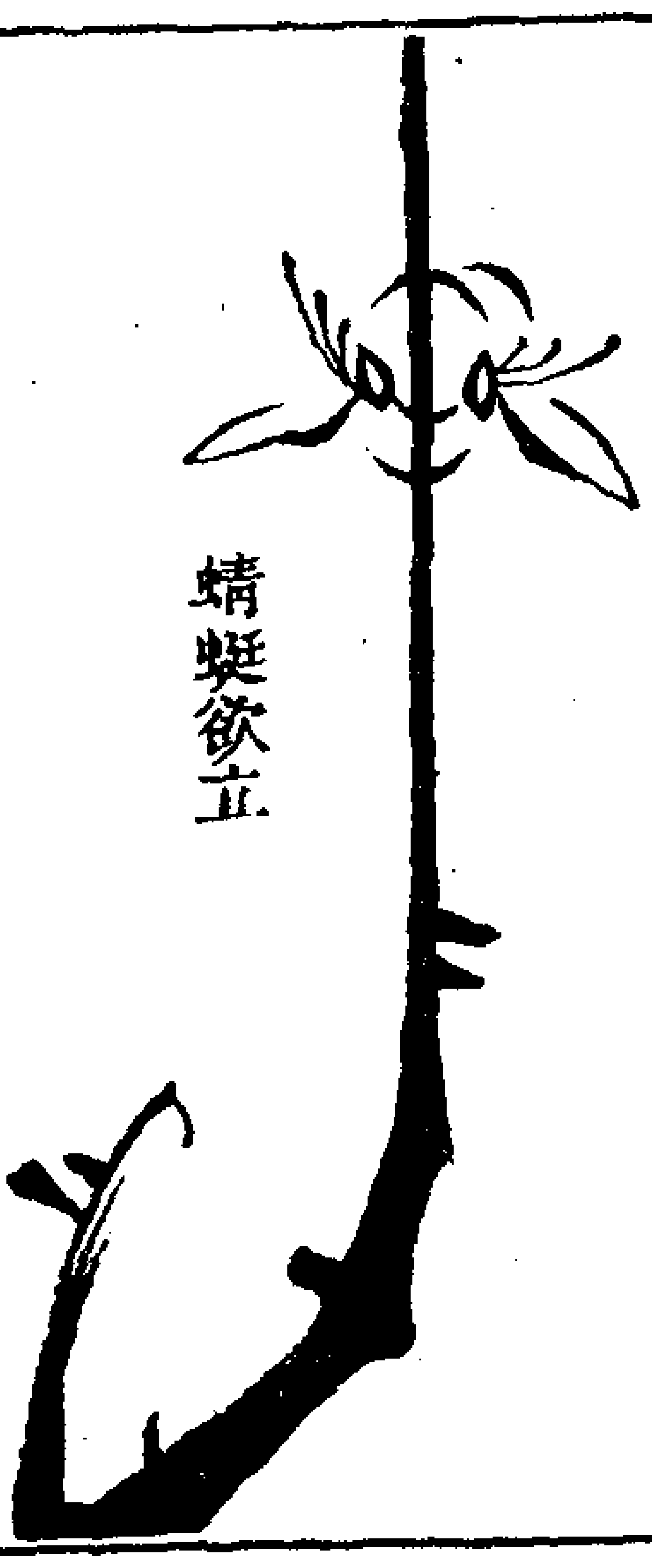
頂雪

滕六雨天花　南枝香鬬白
瓊玉兩模糊　冷笑[illegible]君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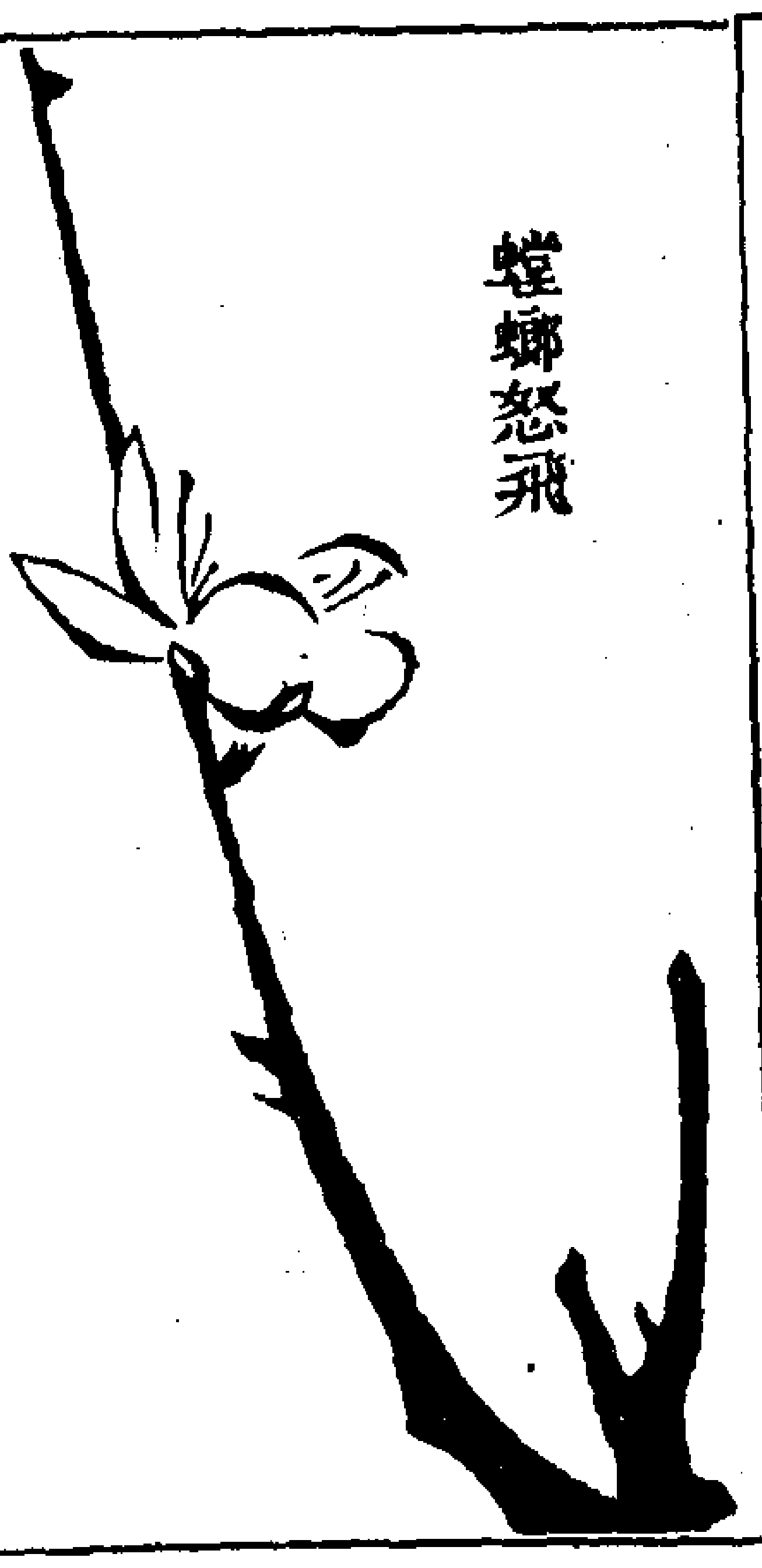
欹風

暗香從何來　寒飈爲輕扇
東君須護持　莫點宮妝面



蜻蜓欲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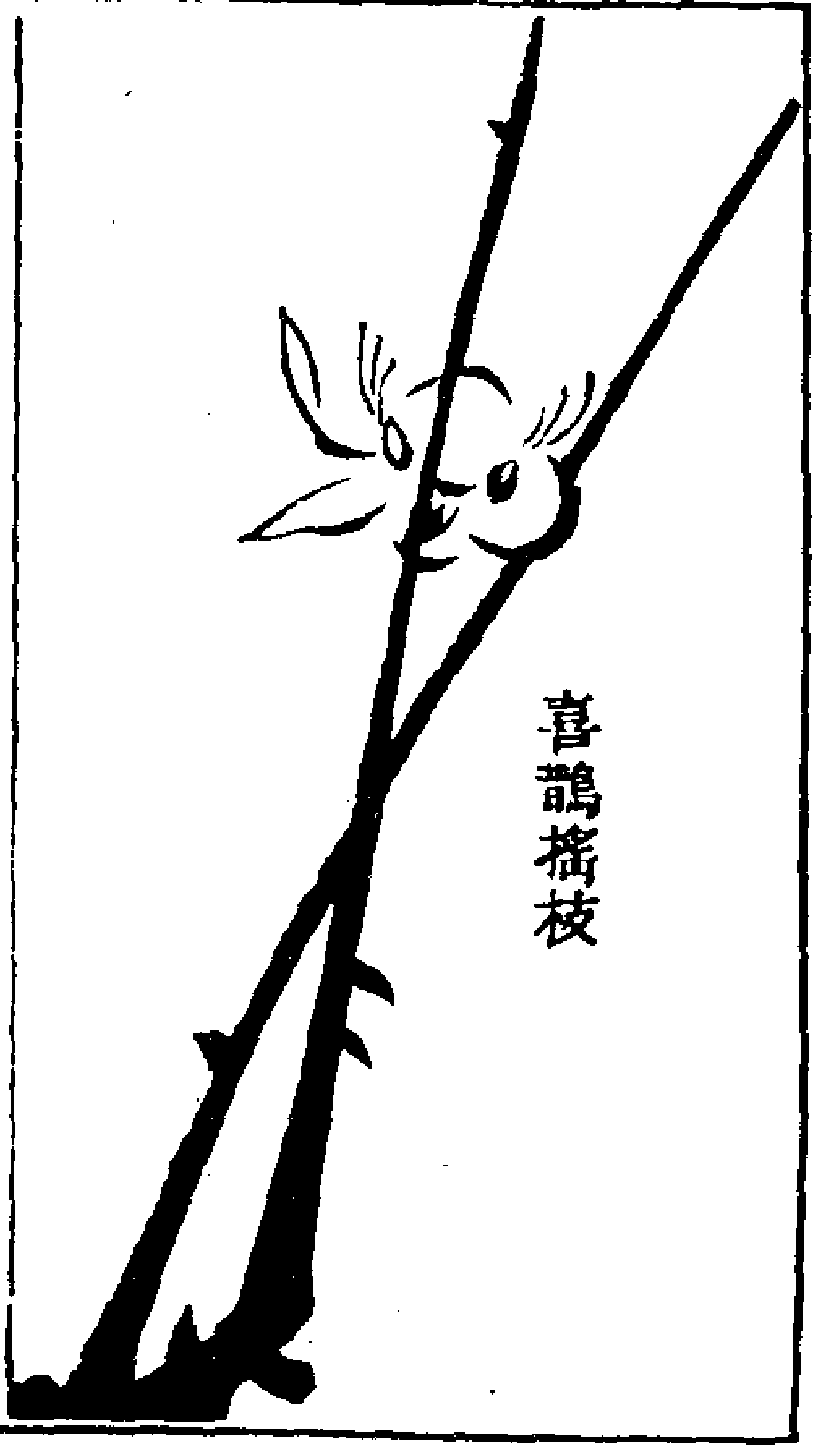
四翼薄於紗　纖塵不相著
只在釣絲邊　漁翁素盟約



螳螂怒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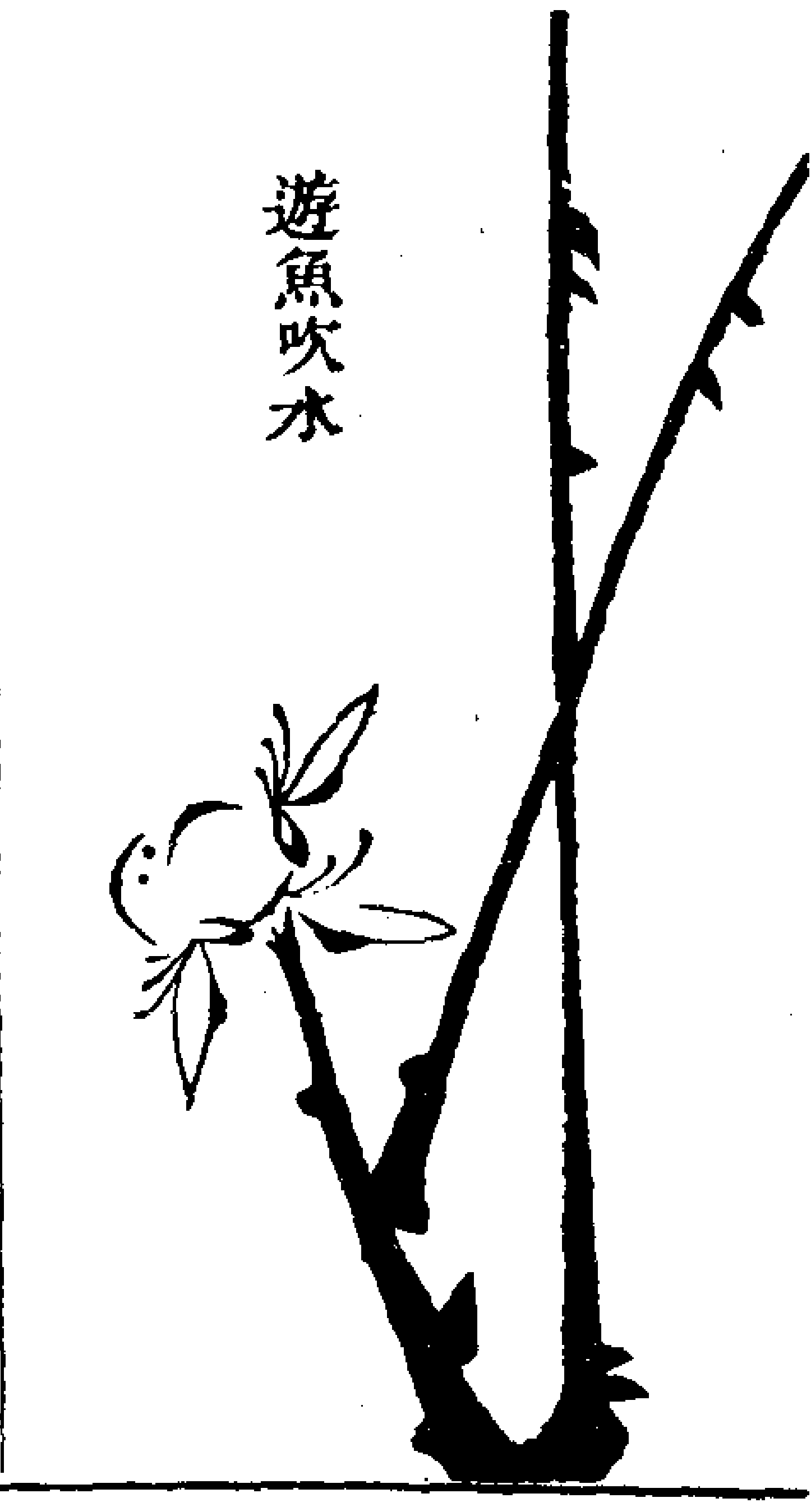
我臂不能固　捕蟬非所宜
蟬琴聲未怯　黃鳥窺高枝

喜鵲搖枝



天上會雙星　橋渡銀河水
一別動經年　喳喳徒報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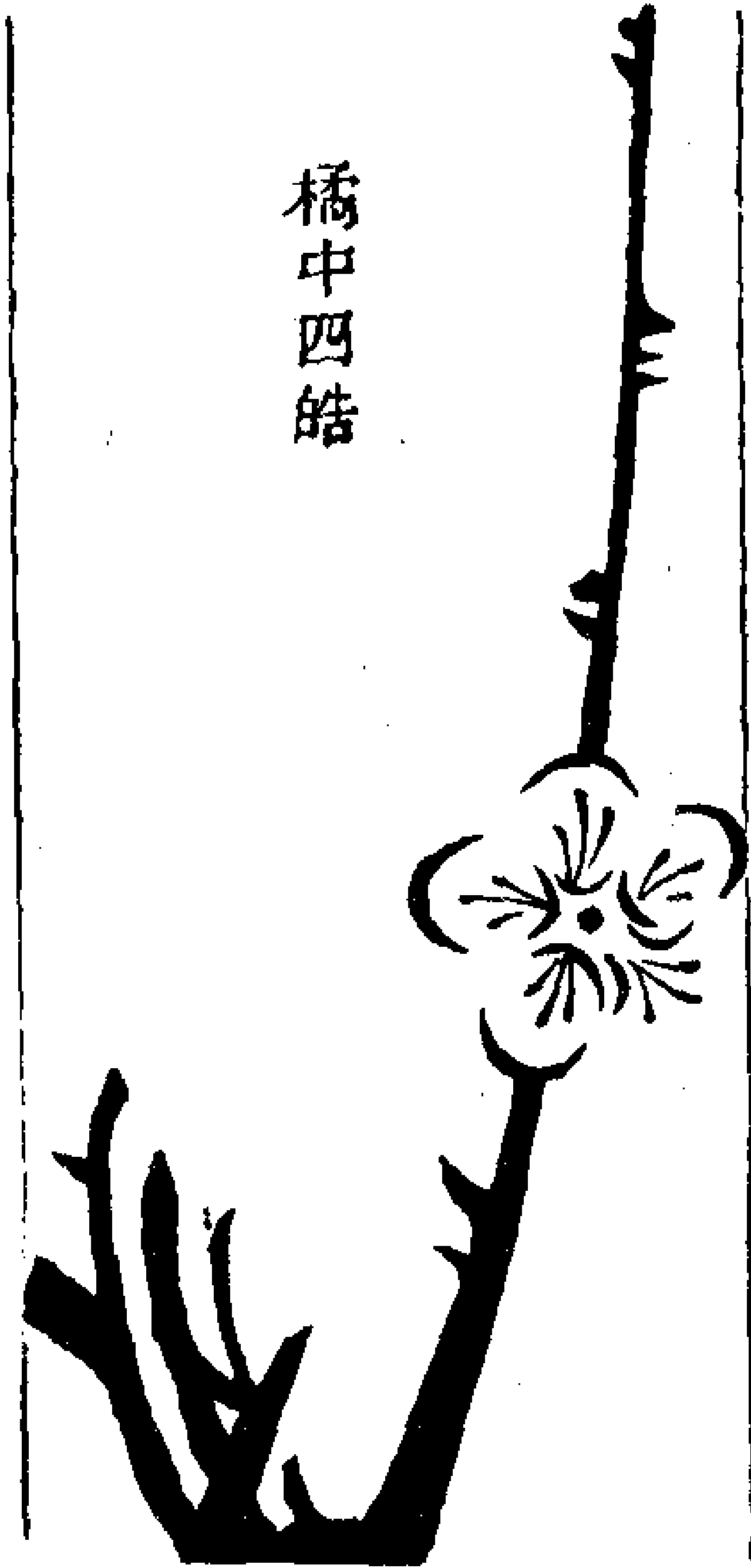
遊魚吹水



春透水波明　江湖從落魄
三十六鱗成　禹門看一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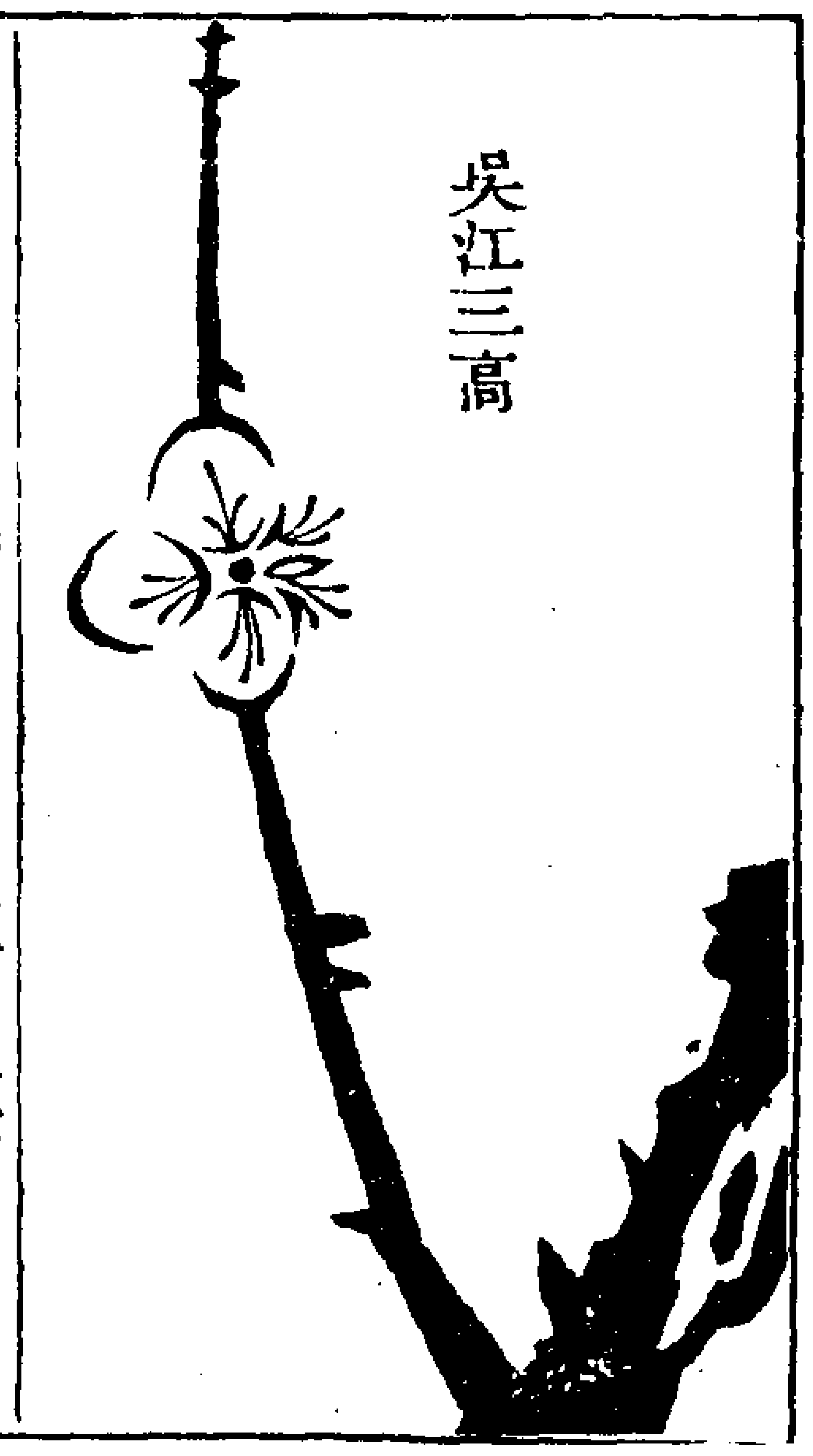
就實六枝

橋中四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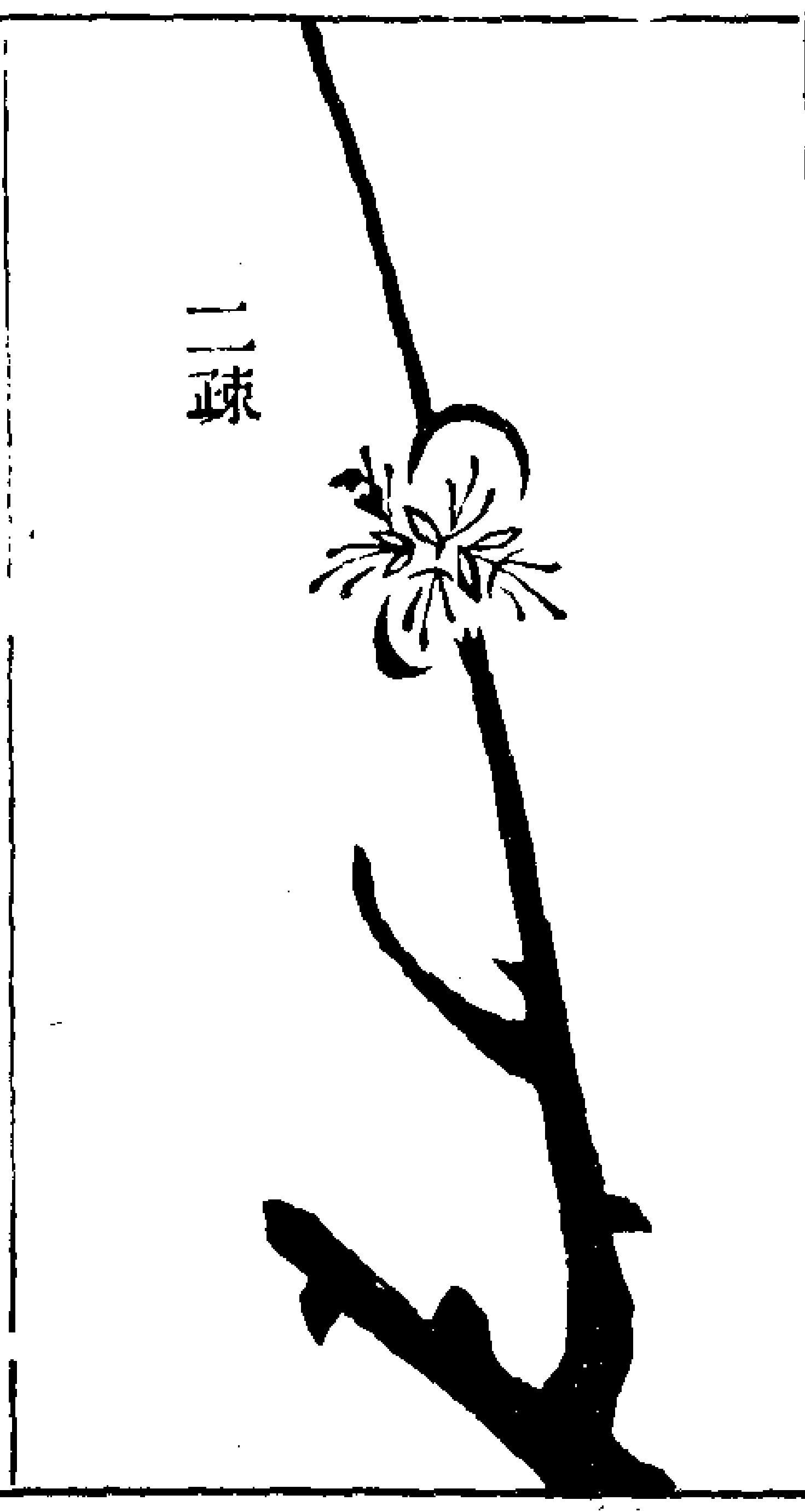
羽翼漢家了　忘形天地閒
箇中有眞樂　奚必拘商山

吳江三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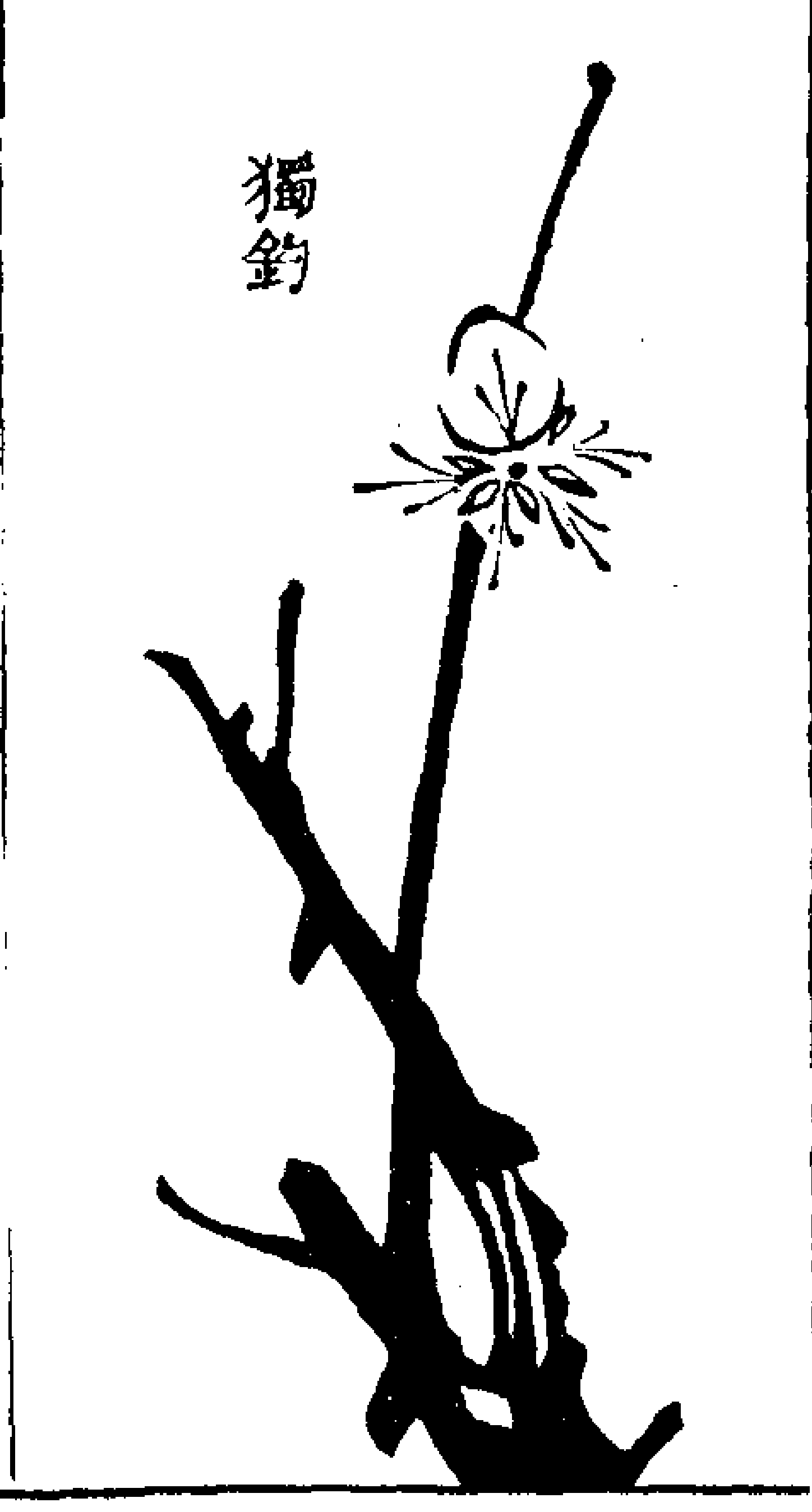
品字列輕舠　占盡吳江雪
丁寧紅蓼花　莫與利名說

二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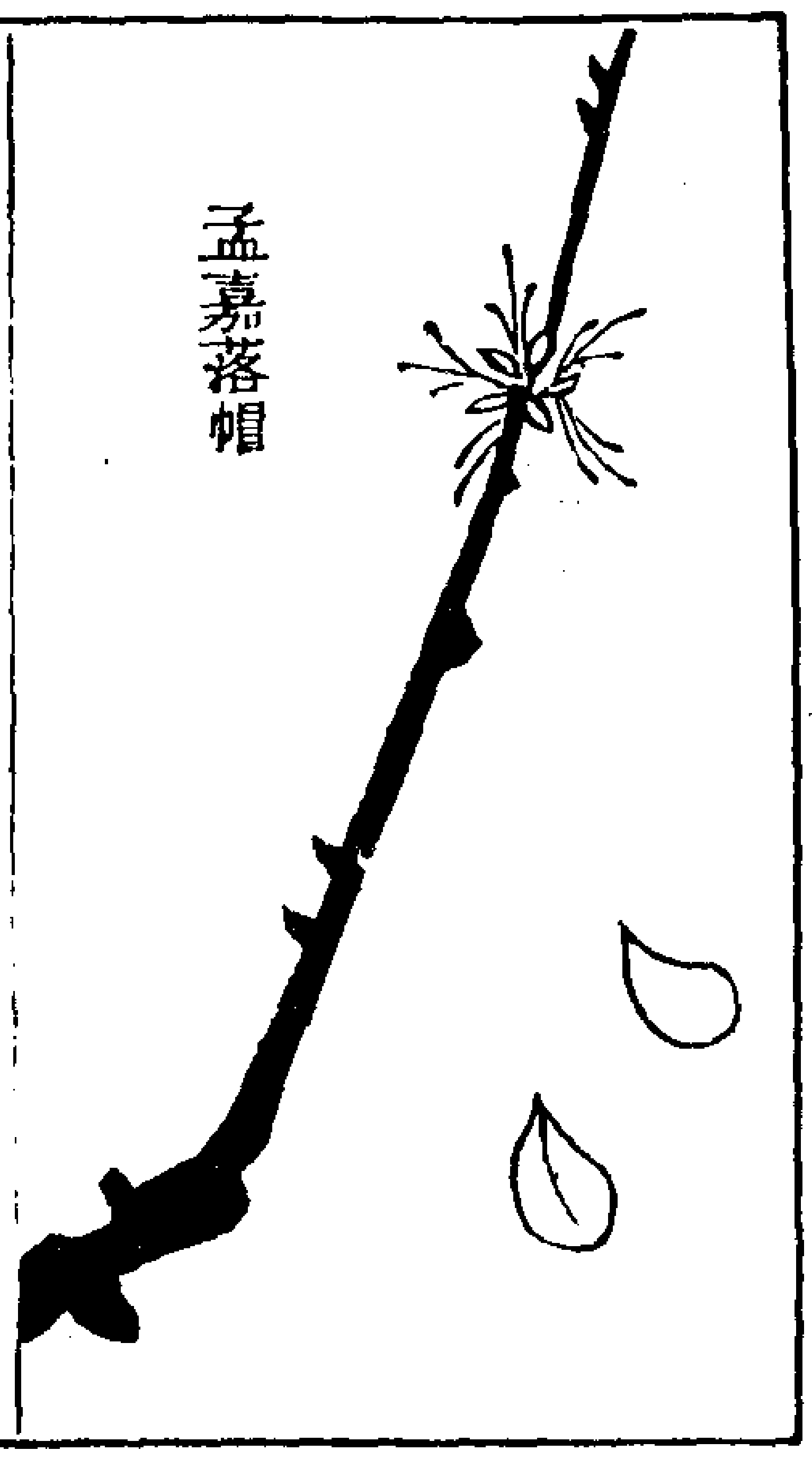
東門風飄飄　雙佩清如水
出門相送人　胡不共知止

獨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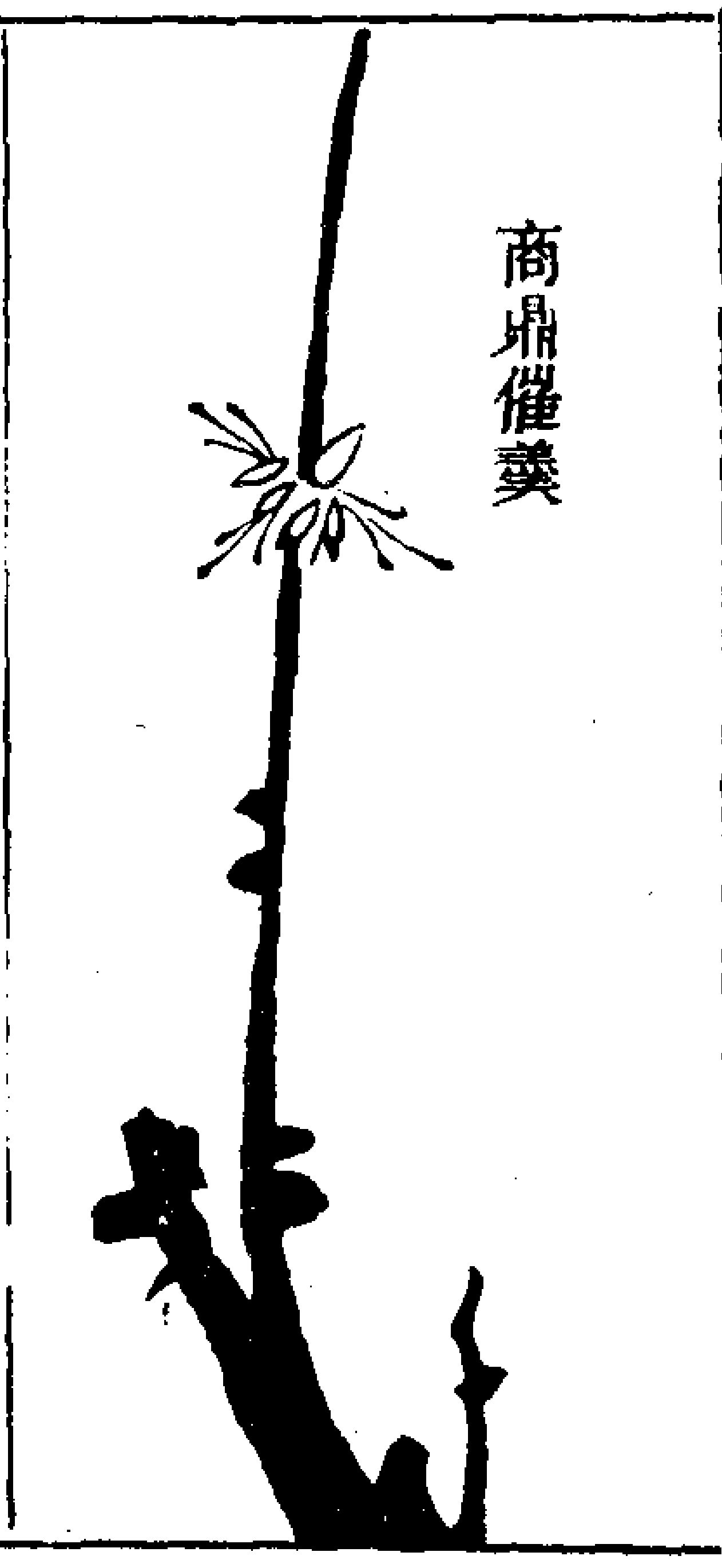
一竿風雨寒　獨占嚴陵瀨
苟非伸脚眠　曷見光武大

孟嘉落帽



醉帽不輕飛　秋菊有佳色
自慚羣座中　主人猶未識

商鼎催羹



脫白弄青玉　風味猶辛酸
指日夢惟肖　羹調天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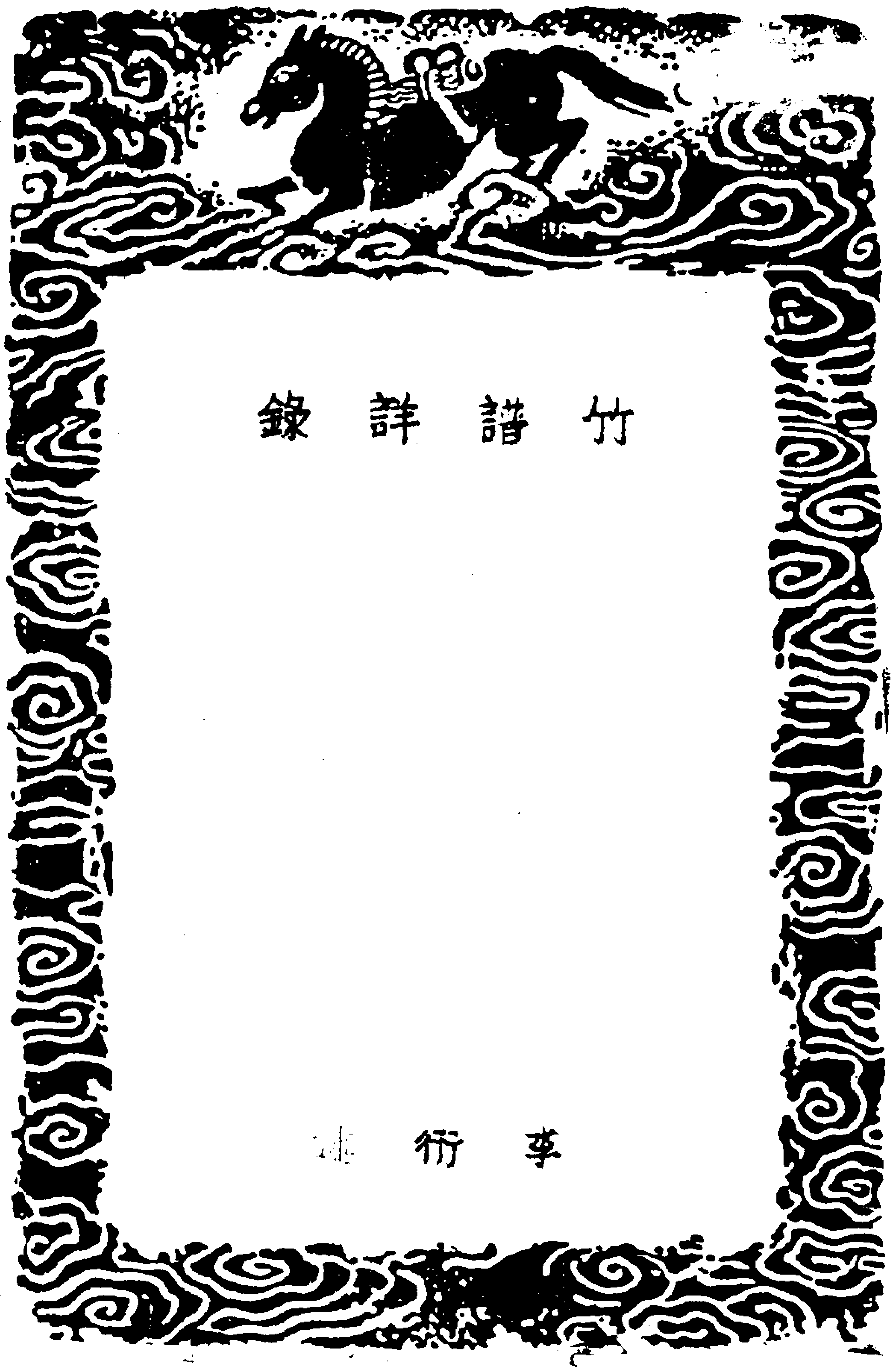
梅花喜神譜卷下終

梅花喜神譜後序

梅視百花其品至清人惟梅之好則品亦梅耳和靖素隱清矣而絜其身者也未得爲清之大成雪巖同道之好而仕仕而好不淄其清之時乎得梅於心照於神故弗剿而成詩弗藝而能筆描摸萬奇造化焉廋因頁所筆爲譜譜有盡而生意無窮噫雪巖之梅周之蝶歟昔人謂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擺脫梅好而嗜理者雪巖尚勉進於斯容堂向士璧君玉甫跋

紹興旌忠褒節出家

容堂



竹譜詳錄

李衎[illegible]

集賢大學士息齋李公竹譜序

草木之族唯竹最繁亦惟竹之得于天者最清族之盛故變竹者爲之譜族之清故知竹者工爲之畫然以畫傳未嘗譜以譜傳未嘗畫也余觀戴凱之嘗有譜而無畫李頗文與可諸公有畫而無譜至若竹下開徑與竹所直造之倚譜與畫又兩無之尤無功于竹者今竹之族過

集賢大學士息齋李公獨有本鄉公子竹墳閒清氣胸次灑落精神峻潔與此君息趣臭味相符究其變之深知之至又康竹之鄉足跡所偏歷於其族類靡不識者於是既精於墨戲復詳于紀述而畫與譜兩得之此君之族可謂千載一遇矣嚮然觀畫與譜而謂竹惟在是不但不知竹誠不知公也蓋有之者于於竹比德為彼可謂可畫竹之形色種類也非譜與畫所能盡則竹之德也竹心虛用其虛以應物即公之不驕不吝與物無忤也竹性直用其直以養氣即公之潔身高潔浩然與創也竹節貞用其貞以當大任即公之處　朝廷而為人倫之品鑒使萬里外內向身材之者勝于三軍之勇也此其德之全體大用游息之暇一以寓興于竹畫與譜又竹之所寓揭者也人能不以竹觀竹而求其得之于天者於形色之外則公之為人可以想見矣鵬舉公之撩從而游藝其意趣可與俗人言哉延祐己未二月朔日天台柯謙自牧甫敬序

序

陰陽五行之氣有清有濁人之生得其氣之清者必清而濁者莫干焉得其氣之濁者則所好必濁而清者莫混焉夫清之不能以濁濁之不能以清者豈曰嚴封畛以限之而閉閼以絕之哉亦猶冰炭相反而不可相入固自然之理也薊丘李侯仲賓海內清流以息名其齋居之室於世味一切淡如也獨喜爲畫竹前書餘閒輒游戲於是久之遂盡得文湖州不傳之祕嘗爲一書論畫竹之法與其病凡竹之異俗殊名奇形詭狀莫不譜其所自出古今詩文有一語及竹者亦皆摭摘無遺其好之可爲篤矣夫竹天下至清之物也非沆瀣之清素在胸肝膈與此君分介安能好之如此其篤又安能使風枝露葉蕭灑勁嚴無一點塵俗氣若滌筆於冰壺雪甕中而寫之耶抑竹之所以可貴者不特清而已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有不可奪之節焉侯嘗以春官貳卿萬里使北其能不辱命而返其大節之不可奪蓋如此昔白樂天謂竹有似於賢者世以爲名言若侯者眞可比德於竹而無媿矣大德丁未二月中旬隆山牟應龍序

序

黃太史有言竹雖有譜記之者然略而不精吾欲作竹史未暇也太史歿且二百年於茲逢無嗜好似古人者而其事果屬之誰將用竹之爲物自足以名世有不待乎人之發揮抑變態之不齊而知竹者希然虞周之際取象於易作貢於書比德於詩論紀錄之盛信於史也亦豈使後世從而史之亦祇見爲非乎性澹泊獨草木是味未能忘情而自詡於竹相有知蓋少壯以來王事驅馳登會稽涉雲夢汎三湘觀九疑南踰交廣北經渭淇彼竹之族屬支庶不一而足咸得徧窺於是益欲成太史之志而不敢以臆說私測爲上稽六經旁訂子史下暨山經地志百家衆技稗官小說竺乾龍漢之文以全耳目所可及足譙是吝序事繪圖條析類推俾封植長養灌溉採伐者識其時製作器用銓敍才品者審其宜模寫形容設色染墨者究其微絲古逮今博載事辭情景成編雅俗兼資庶或備方來之傳補往昔之遺猶恨學疎而才劣非略於內并則彝於支離故題曰竹譜詳錄而擬可名史以取讓他日好事者爲此君執南董之筆或有攷於斯大德三年乙亥薊丘李衎仲賓父序

竹譜詳錄總目

第一卷
畫竹譜
粘幀　礬絹　位置
描墨　承染　設色（調綠法附）
籠套（調草汁法附）
墨竹譜
畫竿　畫節　畫枝
畫葉
第二卷
竹態譜
根　萌　邊筍
地生　笆生　漸長
過母　解籜　初篁
成竹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瘁
枯　微風　疾風
乍雨　久雨
墨竹態譜
筍　解籜　半筍
成竹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瘁
枯　微風　疾風
向晴　輕露　乍雨
久雨
第三卷
竹品譜
全德品
筀竹　三月竹　淡竹
浦實竹　箽竹　硬殼竹
苦竹　甜竹　筆管竹
青竹　白眼竹　綿竹
刼竹　筱竹　筋竹
瀟湘竹　水竹　遊味竹
四季竹　秋竹　笻竹
陀笆竹　陀婆竹　陀貫竹

慈竹　順竹　篙竹
簸箕竹　笄竹　筲竹
雞頸竹　筊竹　箭竹
燕竹　笛竹　籽竹
石瓶竹　簩竹　簫竹
桃枝竹　筆竹　觀音竹
哺雞竹　雞窠竹　笏竹
筒竹　筋竹　湘斑竹
朱旅竹　條竹　篌竹
支竹　新婦竹　秀竹
筅竹　筒竹　椎桄竹
桂竹　中母竹　赤竹
箍竹　崇竹　簕竹
檳榔竹　籠蔥竹　醉竹
淮園竹　砍竹　天目竹
陰江竹　嘉竹　篔山竹
淮竹　柔竹　綿竹
第四卷
竹品譜
異形品上
方竹　六稜竹　淨瓶竹
實竹　石竹　石絲竹
孤象竹　鶴膝竹　般腸竹
銀錠竹　石大頭竹　木竹
人面竹　苗竹　多般竹
龍鱗竹　象牙竹　菩薩竹
森竹　江南竹　雙葉竹
台竹　排雲帚竹　百葉竹
扈竹　秋蘆竹　駢竹
合歡竹　雙桐竹　扁竹
扶竹　服傷竹　扶節竹
筠竹　他里竹　綸竹
相迷竹　笏竹　由衙竹
笛竹　答竹　青皮竹
釣絲竹　篔簹竹　簇竹
滿心竹　簑竹　箟簩竹

烏計竹　沙麻竹　長枝竹
浮竹　箭竹　猫頭竹
霧竹
第五卷
竹品譜
異形品下
龍鬚竹　龍孫竹　茅竹
沈竹　觚几竹　節竹
龍尾竹　笮竹　毬竹
寸金竹　胡孫竹　羅漢杖竹
船根竹　曲竹　竽竹
鳩竹　鹿竹　筊竹
篠竹　商竹　篴竹
篚竹　方孫竹　筑竹
石麻竹　箬竹　淡竹
越王竹　七竹　少室竹
羅浮竹　鍾龍竹　浦竹
簀竹　塑竹　射筒竹
篩杉竹　簩竹　筅竹
狒竹　婆娑羅竹　葱竹
衛上竹　狗竹　綸尤竹
弓竹　攝物竹　古散竹
菜竹　孟灘竹　篋竹
木筒竹　丹山竹　麻竹
交趾竹　鐵峽竹　泣珠竹
忠節竹　鶴股竹　仲竹
森簇竹　繳竹　倚竹
百丈滑竹　高節竹　多枝竹
大頭竹　倭竹　猗竹
荏竹　莉竹　笒竹
後竹　綺竹　鏑竹
筡竹　簇竹　兆頭竹
筥竹　乘竹　苦伏竹
籠管竹　鉤端竹　篔簹竹
臼火竹　麻竹　筱竹
旋竹　支竹　太極竹

鋒竹　篪竹　篥竹
筯竹　竹竹　鶴系竹
篠竹　箋鋒竹　箋般竹
笭竹　孝竹　筕竹
龍公竹

第六卷

竹品譜

異色品

紫竹　穿竹　角竹
鷥竹　茛竹　赤錢竹
眞珠竹　雨點竹　雲竹
滿白竹　蠻紋竹　琵竹
斑竹　舍利玉斑竹　道州斑竹
顧家斑竹　虎斑竹　粉竹
青竹　黃竹　綠竹
古竹　白竹　赤竹
紅竹　烏竹　烏筋竹
黃皮竹　烟竹　金竹
金絲竹　黃金間碧玉竹　碧玉間黃金竹
對青竹　間青竹　婆青竹
匯鐵竹　白鐵竹　青長枝竹
黃長枝竹　黃剛竹　文竹
絲竹　慈竹　大竹
月竹　毛斑竹　白旄竹
小白竹　瓜甲竹　篔簹竹
燕竹　白蒻竹　紫蒻竹
實心竹　錦竹　扞竹
漆竹　白烏竹（案烏本中作馬）　開道竹
魚腸竹　雲母竹　浮鈎竹

神異品

化龍竹　棗公竹　冬生竹
瑞竹　無節籐竹　掃階竹
神翁竹　疊竹　墨點竹
岐竹　點砂竹　星竹
淚竹　蔡公竹　蟲竹
魚尾竹　筋竹　長生竹

有名而非竹品

香竹　夜合竹　桃竹
孤竹　龍手竹　刀竹
三棱竹　箭竹　發交竹
蒨竹　射的竹　不死竹
雲卷竹　[illegible]竹　連理竹
木竹　爆竹　斷箭
石箭　石竹

第七卷

竹品譜

似是而非竹品

筍草　苡　篆藤
水蕉　蘆蕉　大蘆
馬耳草　竹頭草　青鐶兒花
竹節草　牛頭旃檀　此剛
龍鬚草　迎涼草　小南苗
牡荆　菌桂　紫壽木
羊蓑　[illegible]　斷草
竹葉茶　[illegible]藤

椶櫚竹　石竹　石松竹
蒨竹　蔡竹　篛竹
觀音竹　水竹　千歲竹
椒竹　秀竹　藍田竹
玉竹　錦竹　桃竹
鹿竹　木竹　懸竹
久竹　夾竹桃　茅箭
赤箭

竹譜詳錄總目

竹譜詳錄卷第一

息齋道人薊丘李　衎　述

予昔見人畫竹嘗從旁窺其筆法始若可喜旋覺不類輒欵息舍去不欲觀之矣如是者凡數十輩後得澹游先生所畫迥然不同遂願學焉已而溯求其源澹游本學於乃翁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是時初聞湖州之名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從喬仲山秘書觀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澹游蓋不逮也其欲取以為法而無自得之或云黃華雖宗文猶嫌下與竹枝橫影寫真寫異乎常人之為者澹游猶拘守父書而已不必學也予大以為然又念東坡山谷二公洎宋金兩朝名士讚歎文與可筆與造化比凡以不即快睹為恨至元乙酉來錢唐始見十餘本皆無足起予者妄謂蘇黃之評幾於私其交親後購求既隨群附和要當以黃華澹游定價方且解后友人王子慶極談此事子慶曰君殆未見其眞蹟而遽不輕推許也予曰近屢見之矣大書題識豈盡偽耶子慶曰非偽而何予茫然自失猶疑子慶立論之偏漫請之曰若嘗見中州黃華老人所作乎子慶曰黃華之作吾固未見湖州之作君又未之見也何能與君決是非府史某人者藏本甚眞明日借以來自定其品第可乎越宿子慶果攜過予則一幅五挺濃淡相依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各成態曲盡生意如坐渭川淇水間方知前者議論為無愧黃華誠有取乎此而擬影之論未詳自悔間見寡陋若子慶之博識不可及也屬以善價致之猶斷用油紙臨摹時歸維揚明年四月東來或出此見借遂臨以二十五本欣然獲滿平生矣自是遂得三二本悉棄故習意師之日異月利頗似有得解好事者往往徵索流播漸成繆相宜可獨鮮于伯幾父謂以墨寫竹清矣未若併其本色之為清且眞也強予用畫竹法加青綠設色雖粗可觀終非合作將復討論其說而俗工既不足問遂尋訪近往得王右丞開元石刻墨竹摹勒失真又得蕭協律竹圖彩素糜爛僅存蹤像[illegible]方議對本臨仿偶故人劉伯宣過予曰吾內弟李頗蓄蕭圖已久知君雅好輒以為贈二圖俱實和散物而題尤明矣後求無出其右者於是又得畫竹法益自唐王右丞蕭協律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筌父子崔白

兄弟及吳元俞以竹名家者纔數人石丞妙蹟世罕其傳協律雖傳特腐其游夢休疏放流而不反自爲方外黃氏神而不似崔吳似而不神惟李頗似神兼足法度該備所謂攬例衆長竊鑑將來者也墨竹亦起於唐而源流未審或云五代李氏描窗影衆始倣之黃太史疑出於吳道子（畫記云[illegible]竹於古無傳自沙門[illegible]唐[illegible]有墨竹乃知非[illegible]不起於李大人也山谷[illegible]太史云竹非起近代不知[illegible]吳道子[illegible]畫竹加丹青已極形似[illegible]竹之跡近出於此此[illegible]實有所據依敢取以爲[illegible]云）至宋朝作者漸盛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堂爝火俱息黃鐘一振瓦釜失聲豪雄俊偉如蘇公猶終身北面世之人苟欲游心藝圃之妙可不知所法則乎畫竹師李墨竹師文刻鵠類鶩予如懷久矣幸際熙朝文物興起生輦轂之下廁薦紳之列滑館聘馳各徧交賢士大夫講問稍詳且竭餘力求所數年於墨竹始見黃華老人又十年始見文湖州又三年於畫竹始見蕭李得之如此其難也後窮居僻學當何如耶退而思好過歲久乃獨

筬

天成其忠行役萬餘里登會稽歷吳楚踰閩嶠東南山川林藪游涉殆盡所至非此君者無以爲日凡其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榮枯老稚優劣窮詳熟察曾不一一致往成仗因成還遠使交趾深入竹鄉究觀詭異之產於焉辨析疑似區別品彙不敢盡信紙上語焦心苦思參訂比擬略忘予之與竹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求竹之稱信不易矣詞賦爲雕篆必非壯夫爾雅注載頗安能稽落匯區給事之末因應獻笑大方之家以予夙性好之樂之積勞成癖尚恐世有與予同病者去古浸遠不得其傳悉取李頗文湖州兩家成法爲予略皆用力而得之者與夫命意位置落筆避忌之類一一詳疏卷端無所隱秘庶幾後之君子一覽靡遺憾焉

畫竹譜

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

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弛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眞積力久至於無學自信胸中眞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纇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若遽放佚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備而後成竹粘幀礬絹本非畫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附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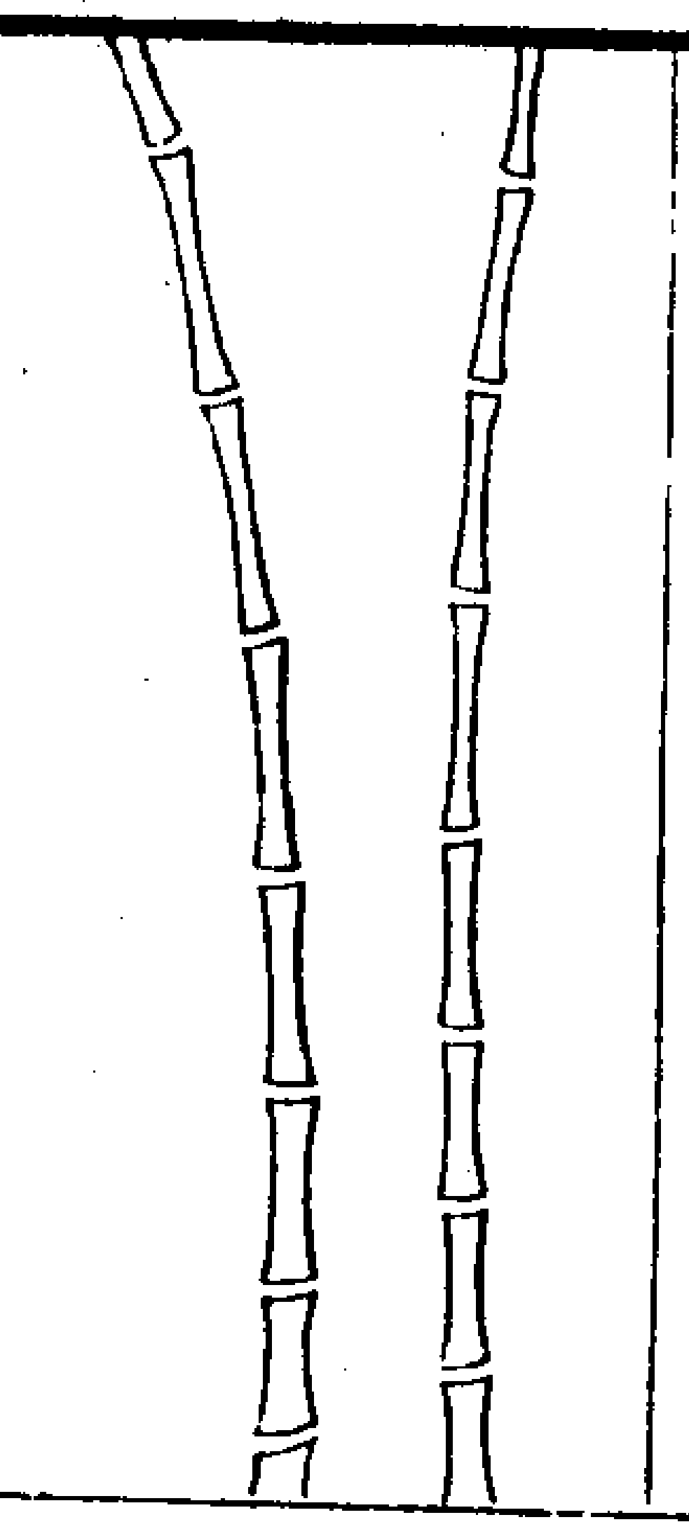
粘幀先須將幀幹放淺濕牆壁頓立平穩熟煮稠麪糊用梭刷刷上看照絹邊絲縷正當先貼上邊再看下邊絲縷正當然後貼上次左邊亦如之仍勿動由待乾徹用木楔楔緊將下一邊用鐵線密縫翰桿許一枚子次用麻索綑縛緊然後上礬畢仍再緊之

礬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當久則破裂須紫色膠爲妙春秋兩宵用溫水浸膠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夏月則不須隔宿冬月則浸二日方開別用淨磁器注水將明淨白礬研水中嘗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澀難落墨仍看絹素多少斟酌前項浸開膠礬水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溫黃色爲度若夏月膠性差慢礬多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用刷上絹陰乾候落墨近年有一種油絲絹升藥粉絹先須用皂莢水刷過候乾依前上礬

一位置須看絹幅寬窄橫豎可容幾竿根梢向背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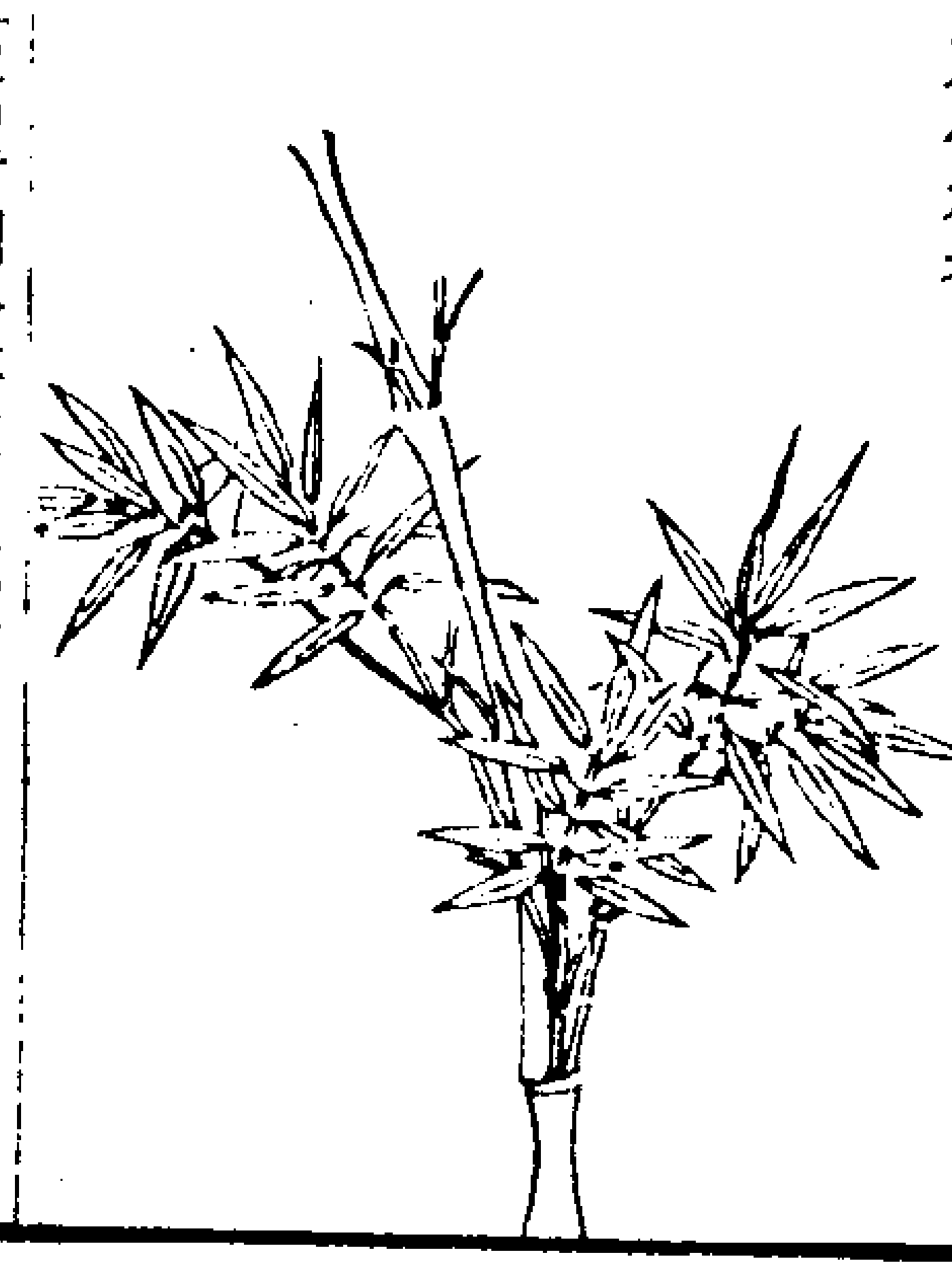
遠近或榮或枯及土坡水口地面高下厚薄自然先定然後用朽子朽下再看得不可意且勿著筆再審看改朽得可意方始落墨庶無後悔然畫家自來位置爲最難蓋凡人情好尚才品各各不同所以雖父子至親亦不能授受況筆舌之間豈能盡之惟畫竹所忌不可不知所謂衝天撞地偏重偏輕對節排竿鼓架勝眼前枝後葉此爲十病斷不可犯餘當各從己意

衝天撞地者謂梢至絹頭根至絹末既塞填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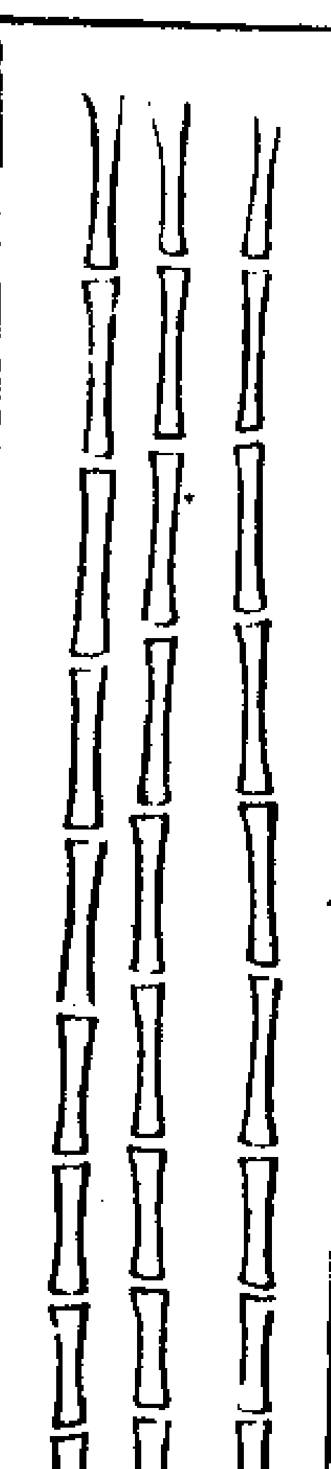


偏重偏輕者謂左右枝葉一邊偏多一邊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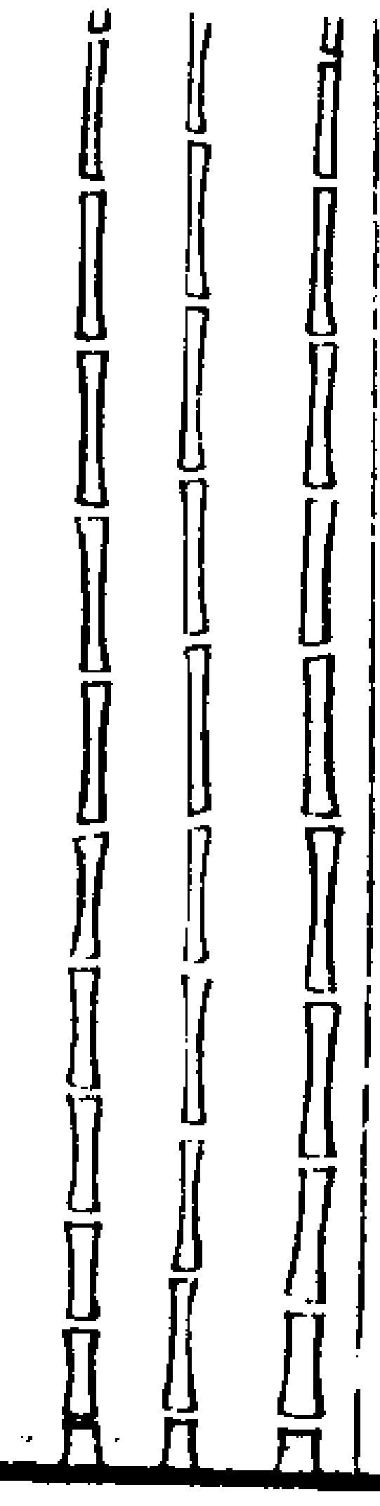
不停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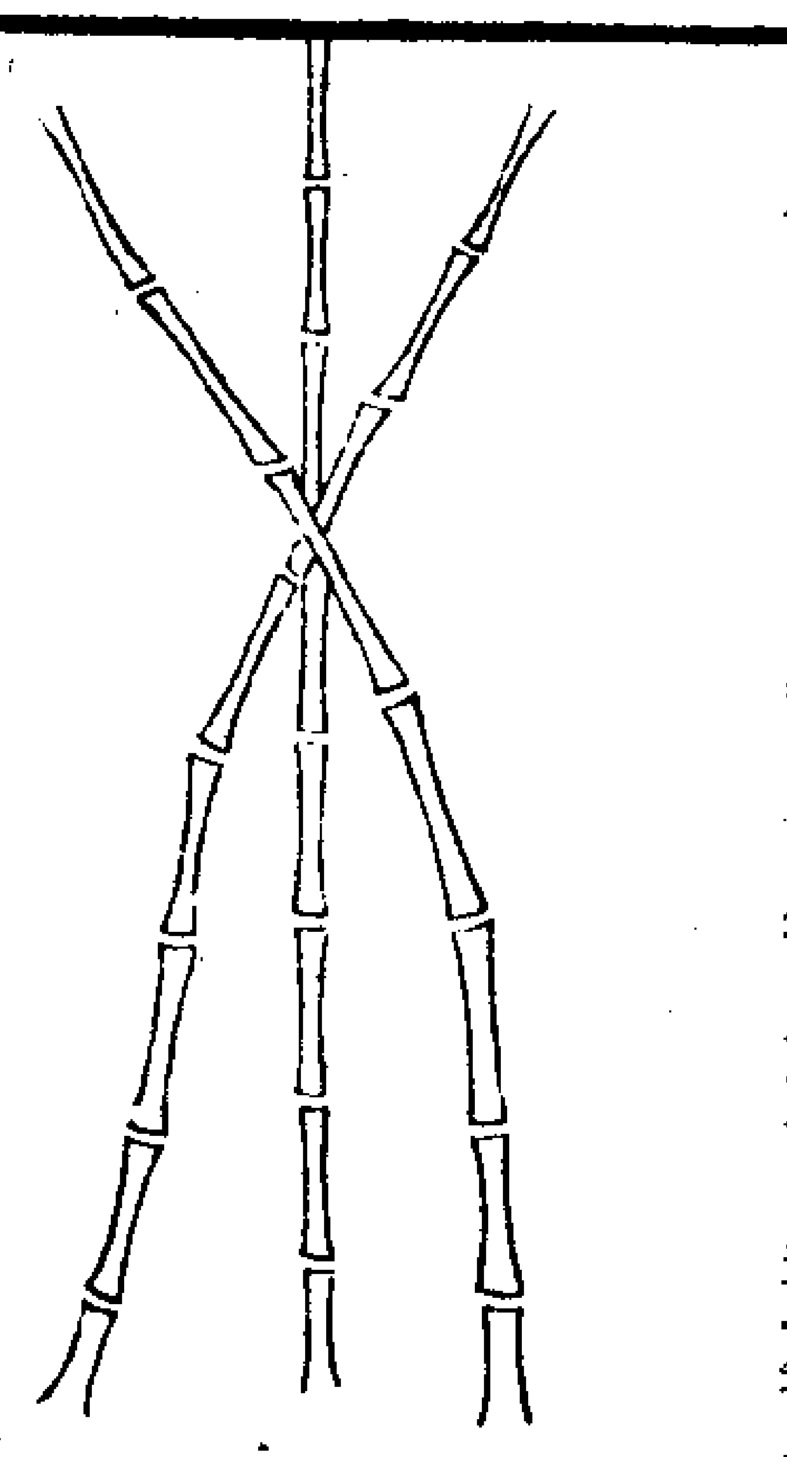
對節者謂各竿節節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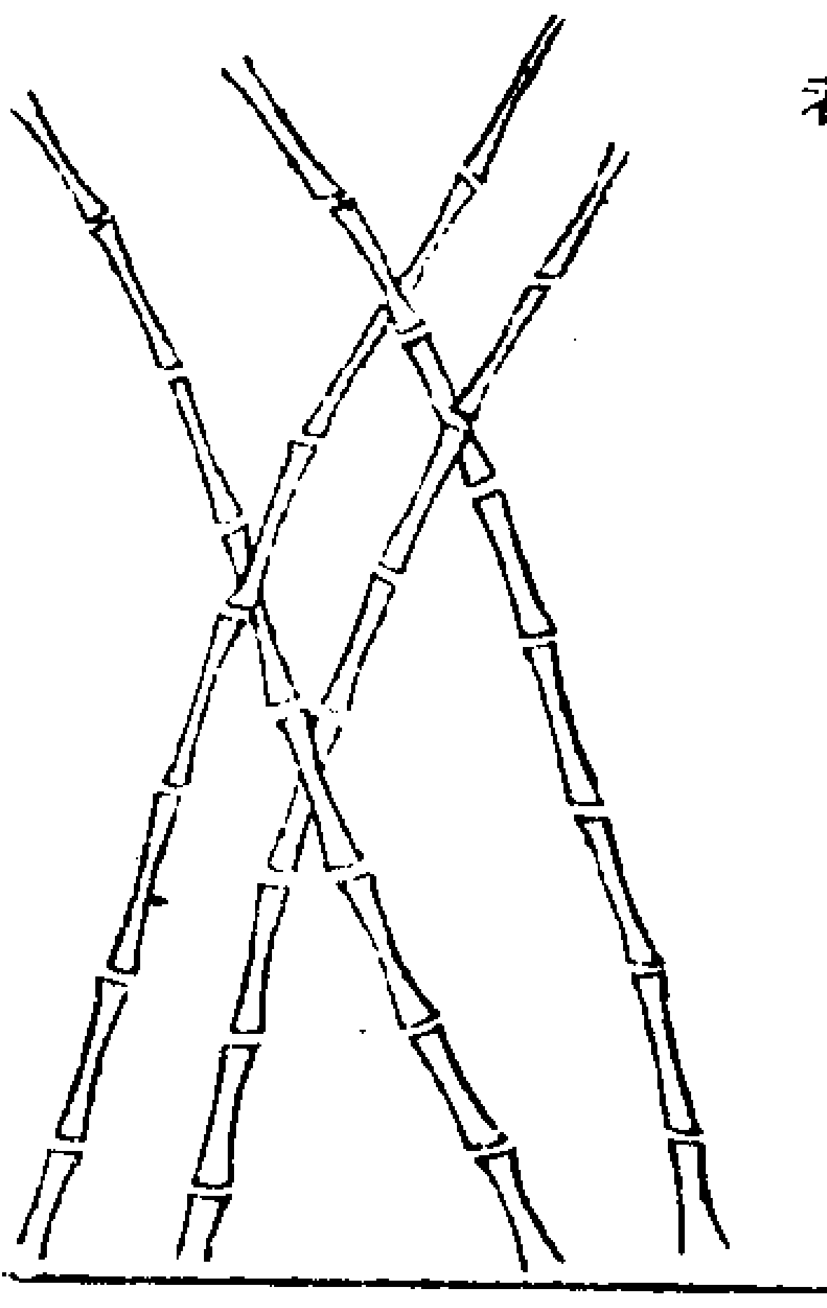
排竿者謂各竿勻排如倚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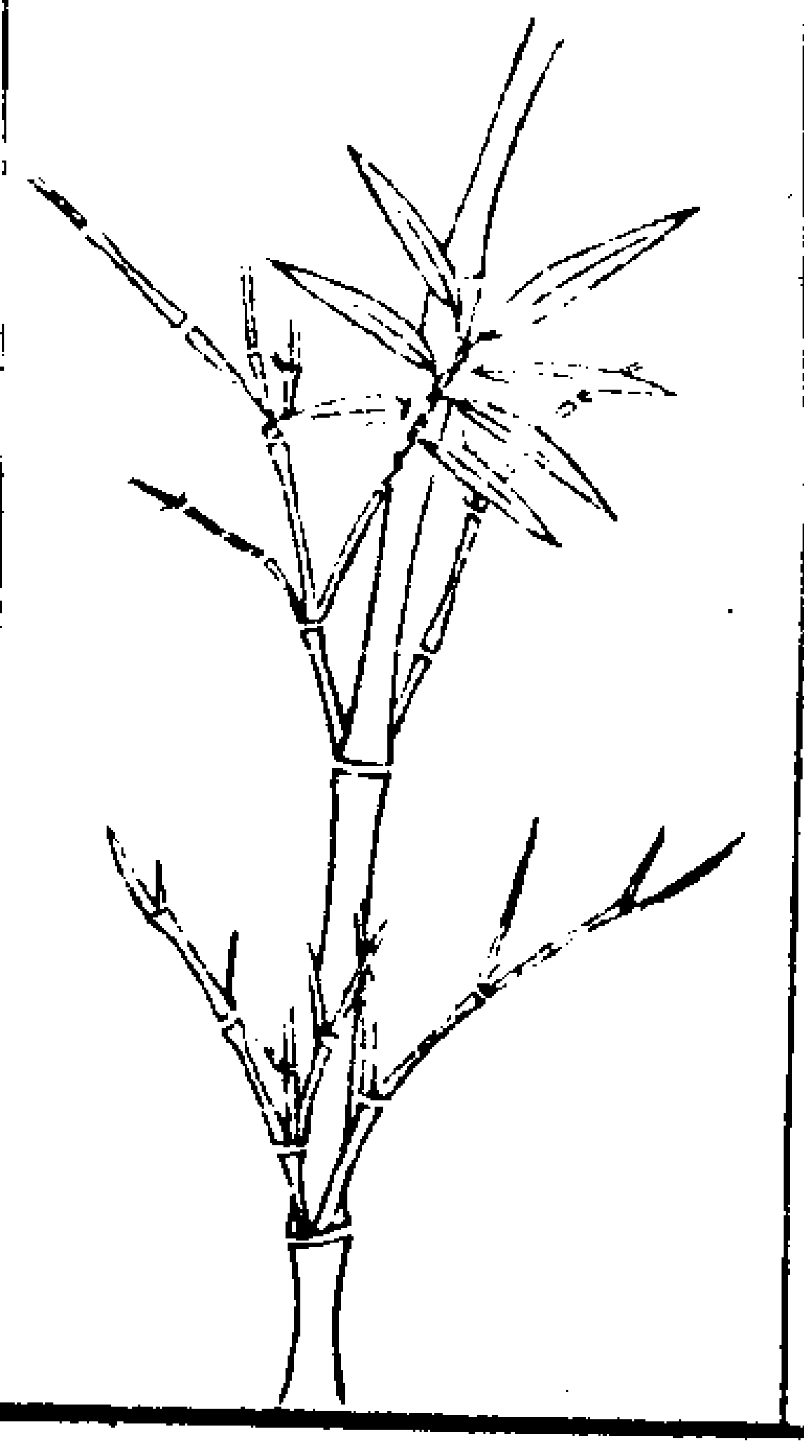
鼓架者謂中一竿直左右兩竿交叉如鼓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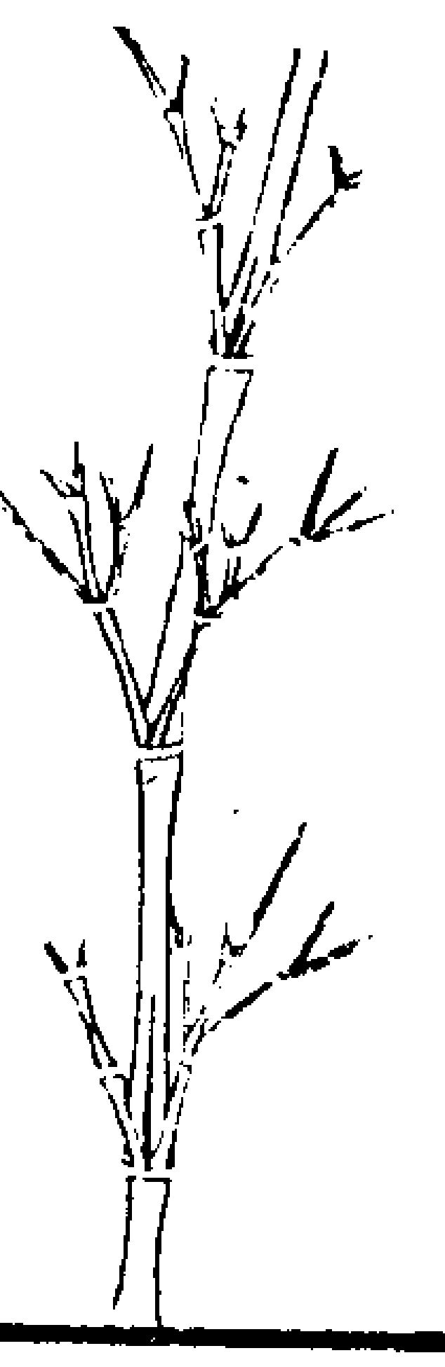
勝眼者謂四竿左右相差匀停中間如方勝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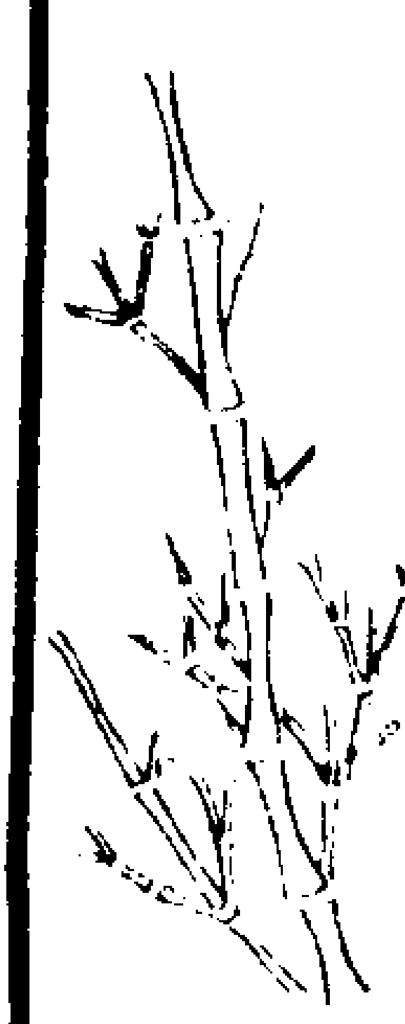
前枝後葉者謂枝在前葉卻在後或枝葉俱生在前俱生在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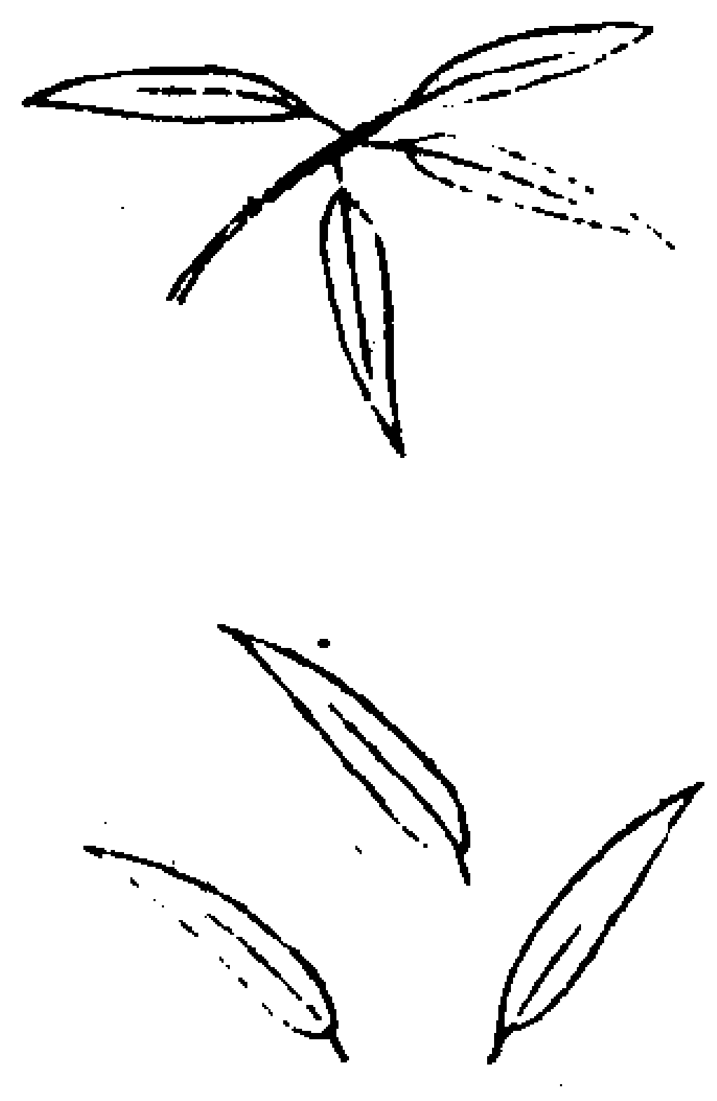
俱生在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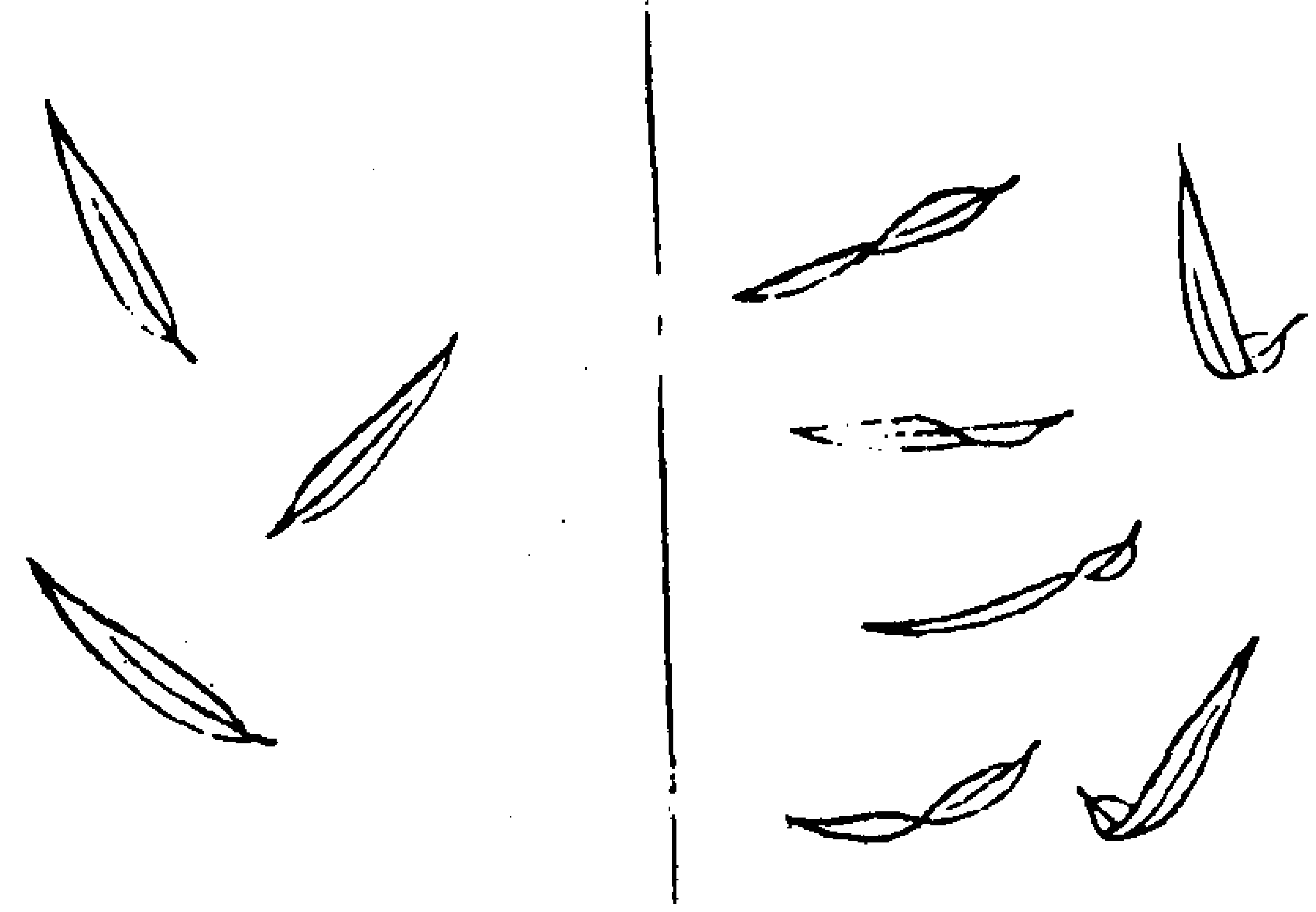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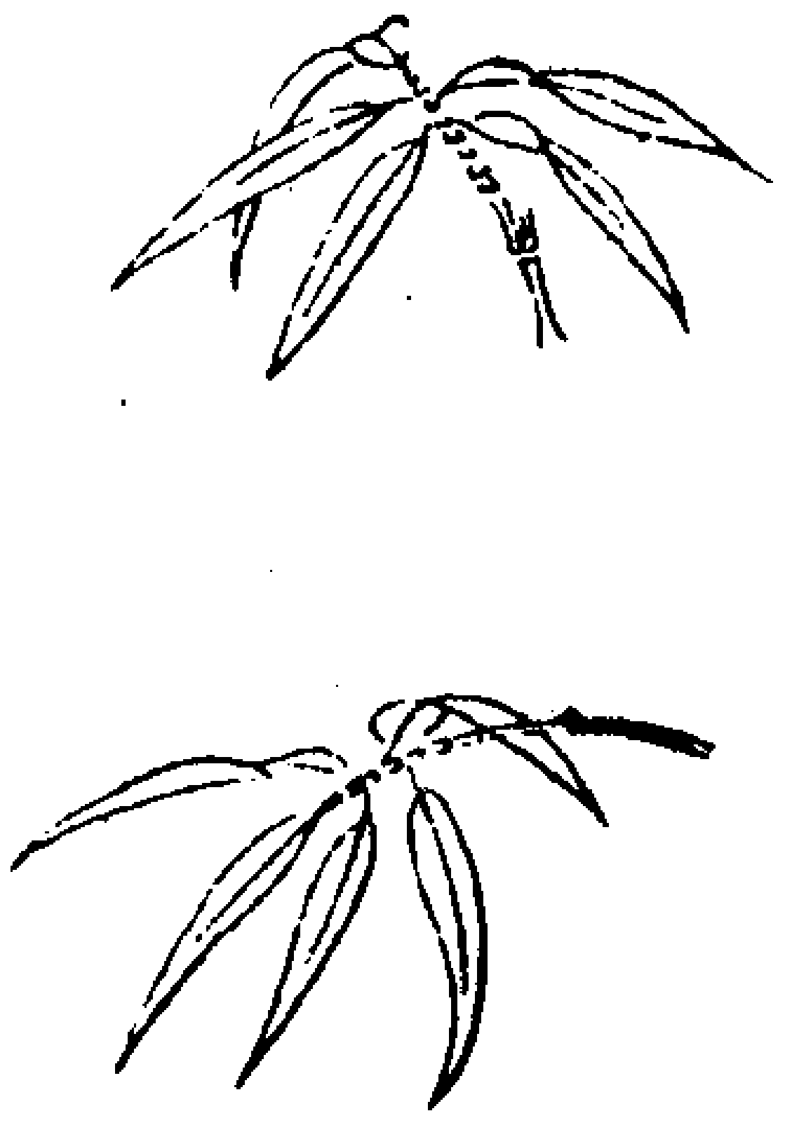
俱生在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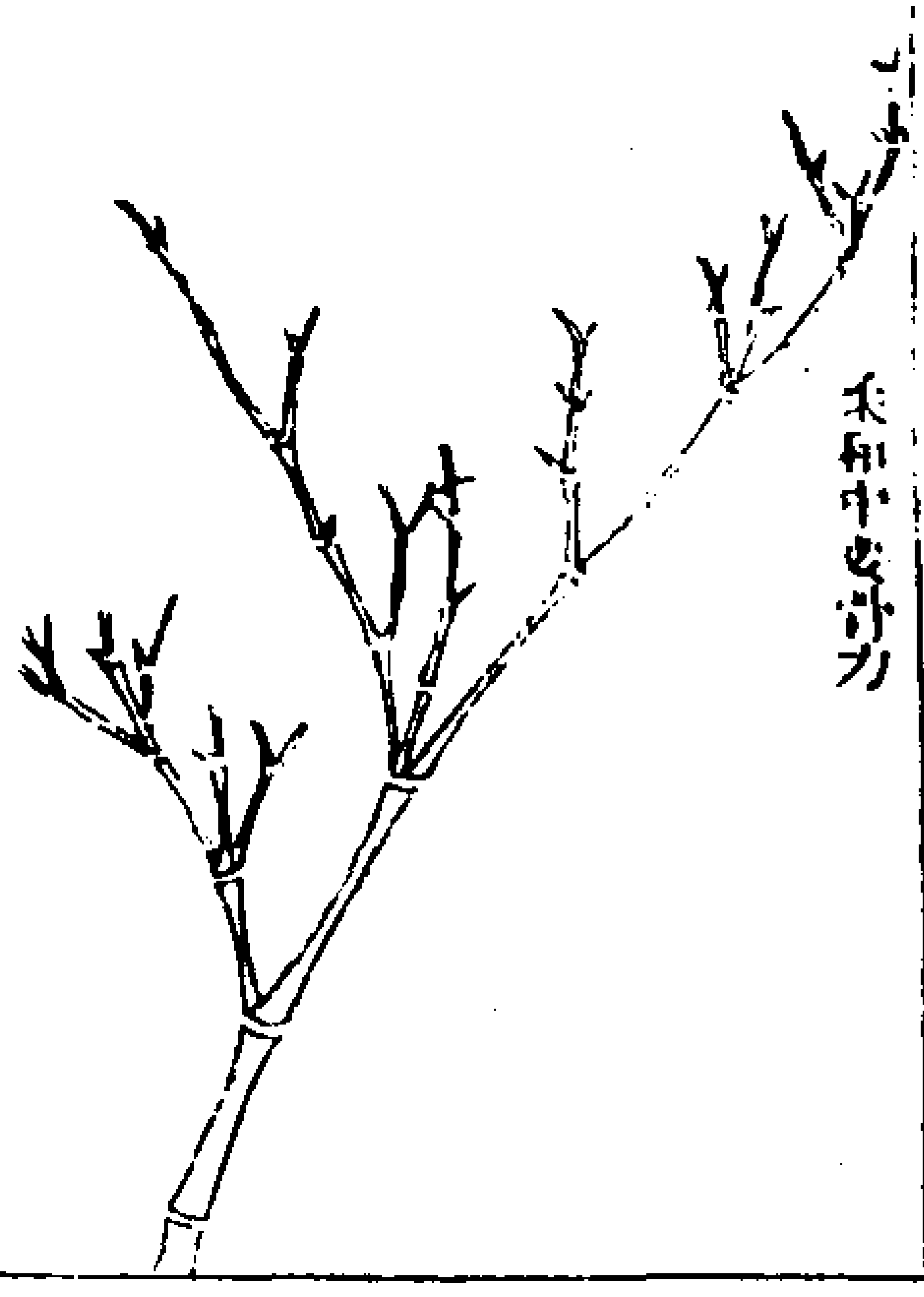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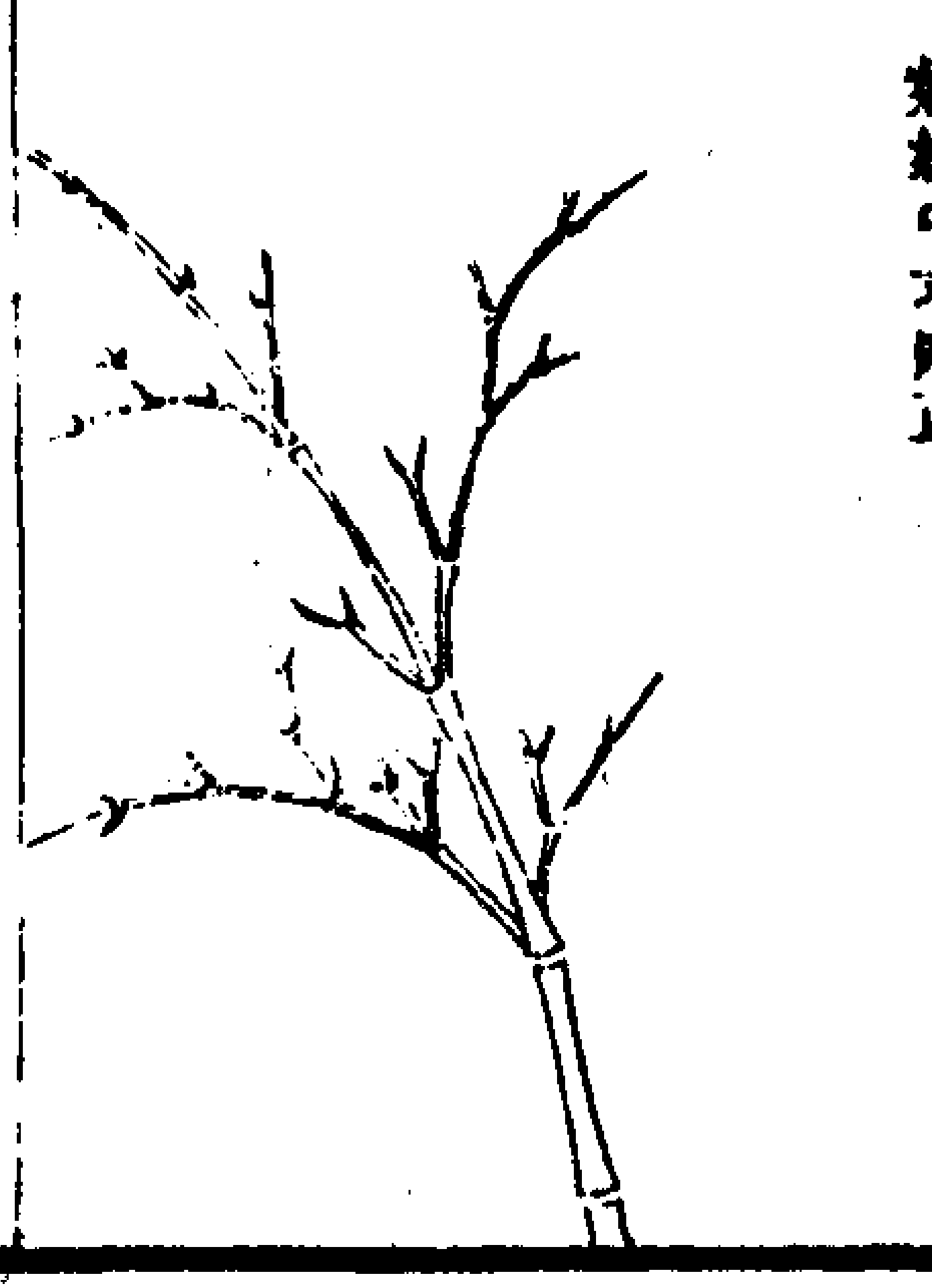
二描墨揮筆時澄心淨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illegible]後落筆須要圓勁快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痴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準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俱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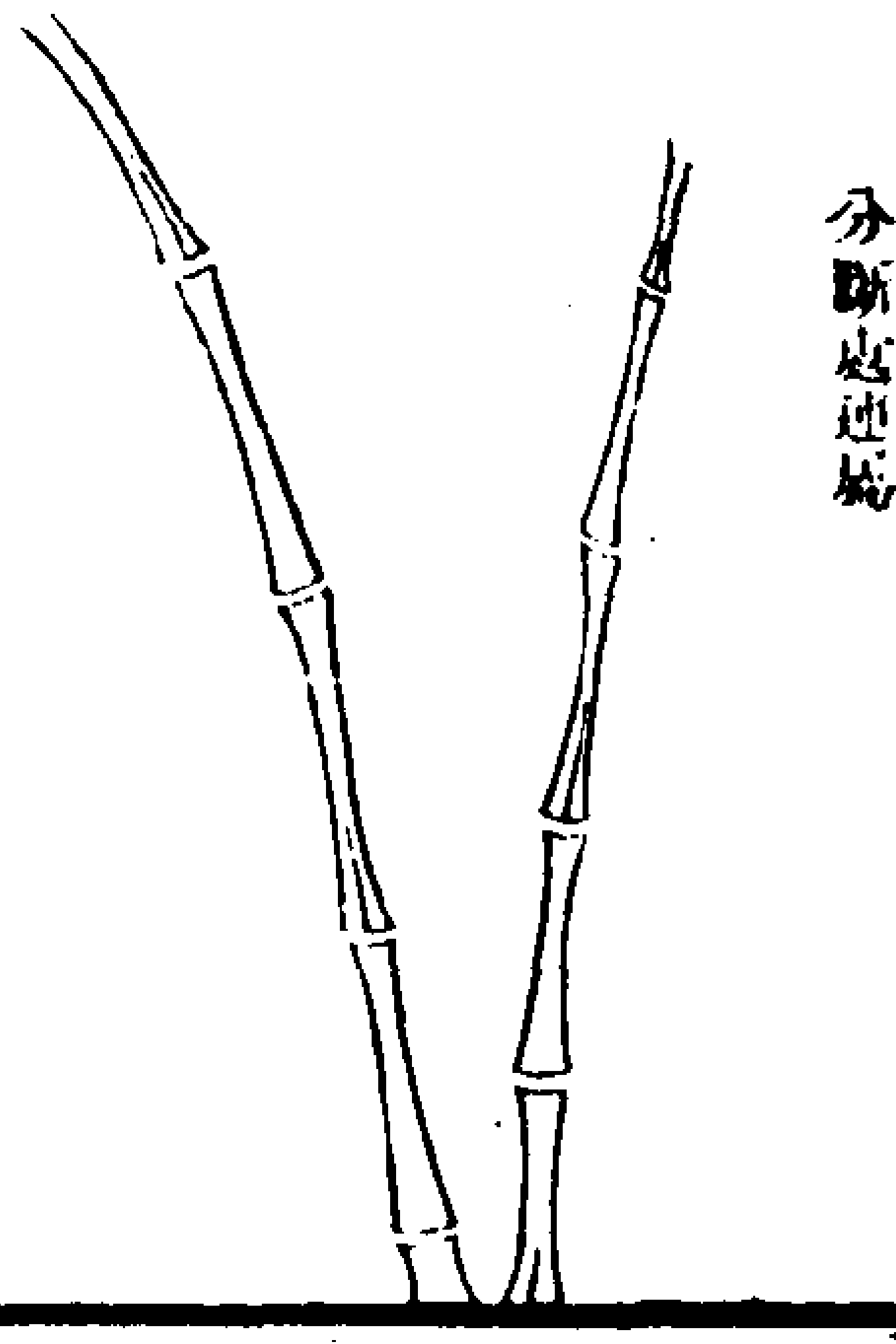












三承染最是緊要處凡是別淺深翻正濃淡用水筆破開時忌見痕跡要如一段生成發揮畫筆之功全在於此若不加意則前功俱廢矣法用番中青黛或福建螺青放盞內入稠膠殺開慢火上焙乾再用指面旋點清水隨點隨殺不厭多時愈殺則愈明淨有得水脈者中節下承染嫩葉則淡染老葉則濃染枝節間深處則濃染淺處則淡染更在臨時相度輕重

四設色須用上好石綠如法入清膠水研淘分作五等除頭綠麄惡不堪用外二綠三綠染葉面色淡者名枝條綠染葉背及枝幹更下一等極淡者名綠花亦可用染葉背枝幹如初破籜新竹須用三綠裛節下粉白用石青花染老竹用藤黃染枯竹枝幹及葉梢筍籜皆土黃染筍籜上斑花及葉梢上水痕用檀色點染此其大略也若夫對合淺深斟酌輕重更在臨時

調綠之法先入稠膠研勻別煎槐花水相輕重和調得所依法漏筆須輕漏於抹不要重厚及有痕迹亦須嚴整遇邊截勿使出入不齊尤不可露白若遇夜則將綠盞以淨水出膠了放乾明日更依前調用若只如此經宿則不可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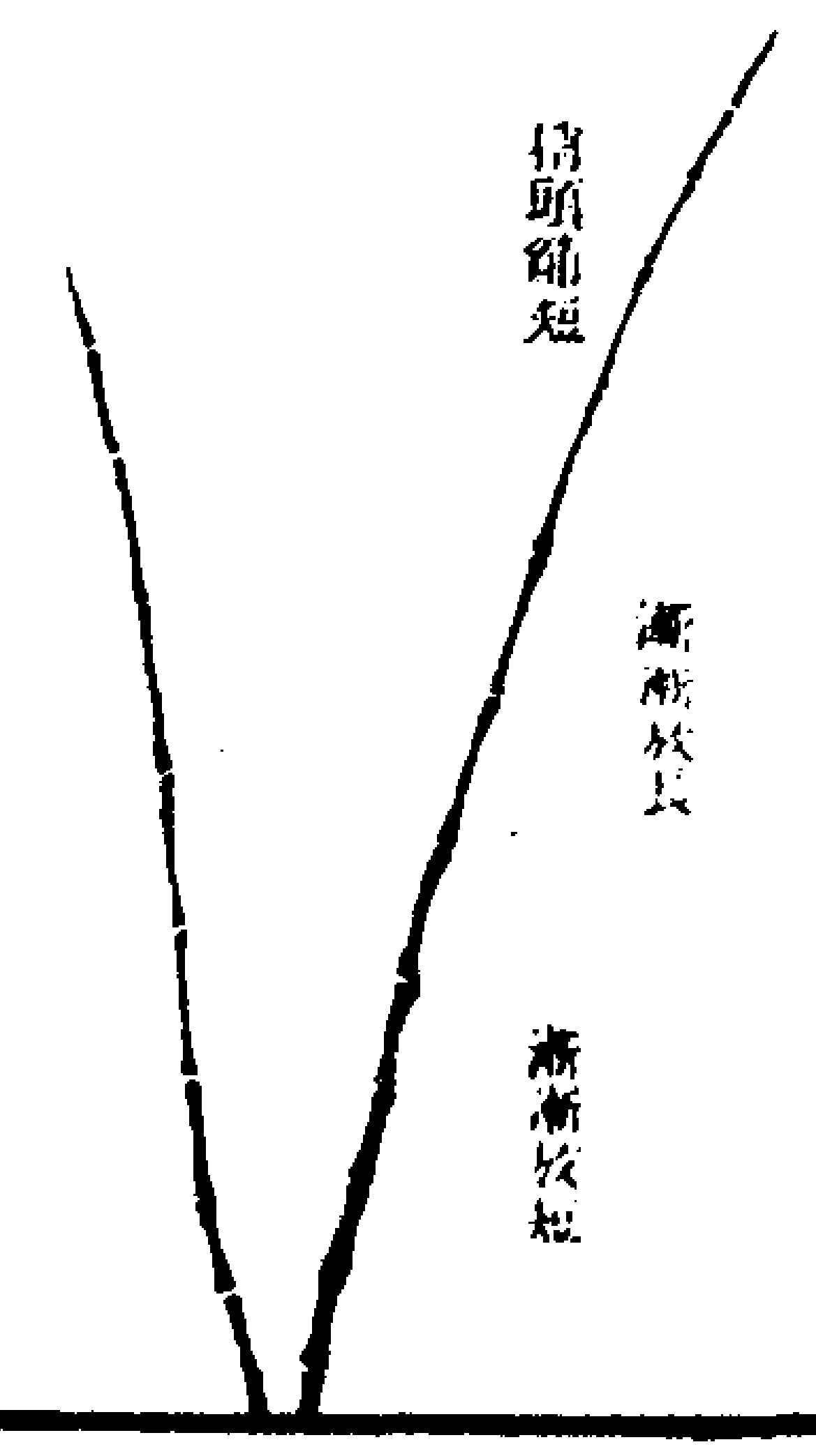
五籠套此是畫之結裹尤須縝密候設色乾了仔細看得無缺空漏落處用乾布淨巾著力拂拭恐有色脫落處隨便補治勻好除葉背外皆用草汁籠套葉背只用淡藤黃籠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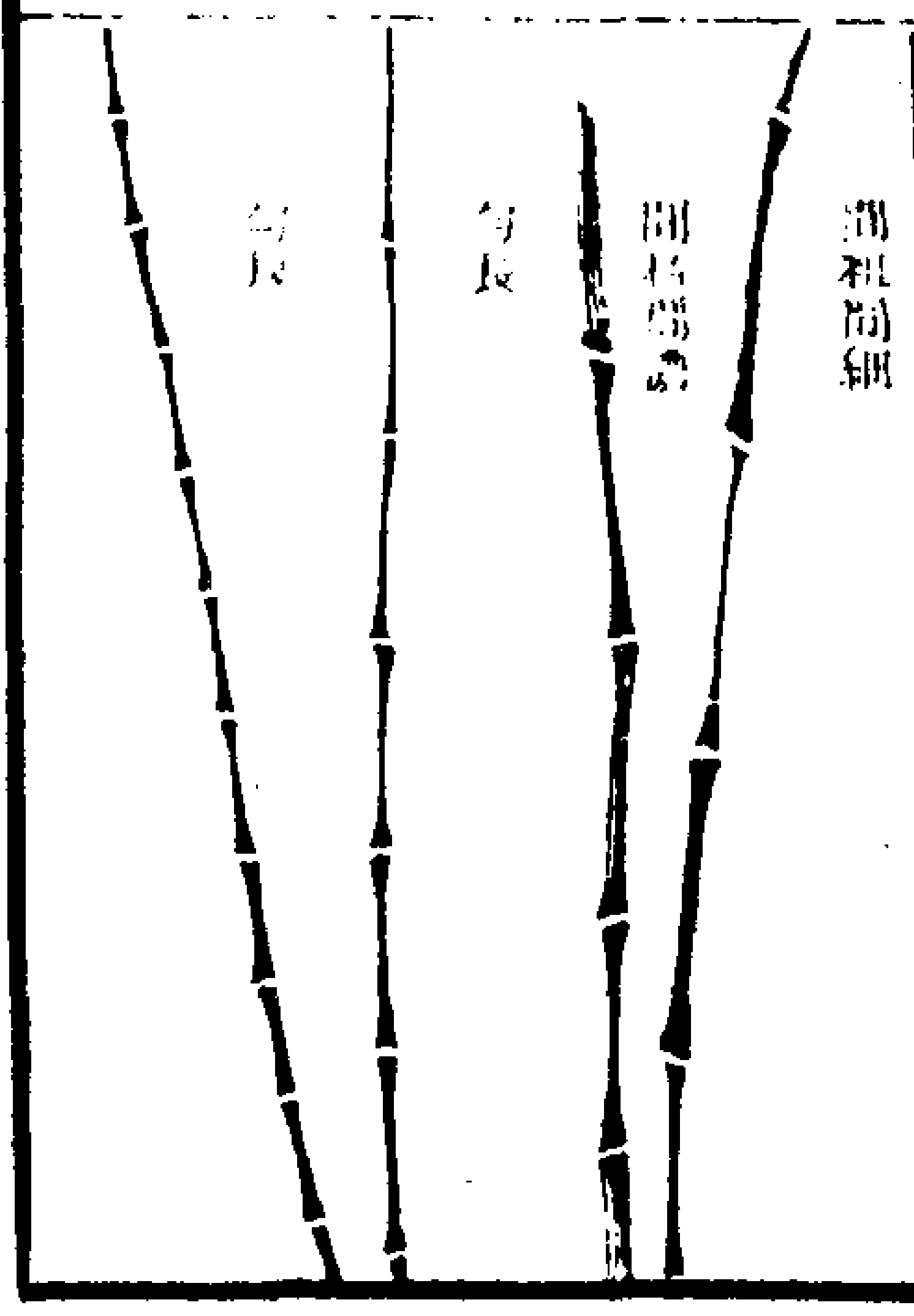
草汁之法先將好藤黃浸開御用殺開螺青汁看深淺對合調勻使用若隔夜則不堪用若暑月則半日即不堪用矣

墨竹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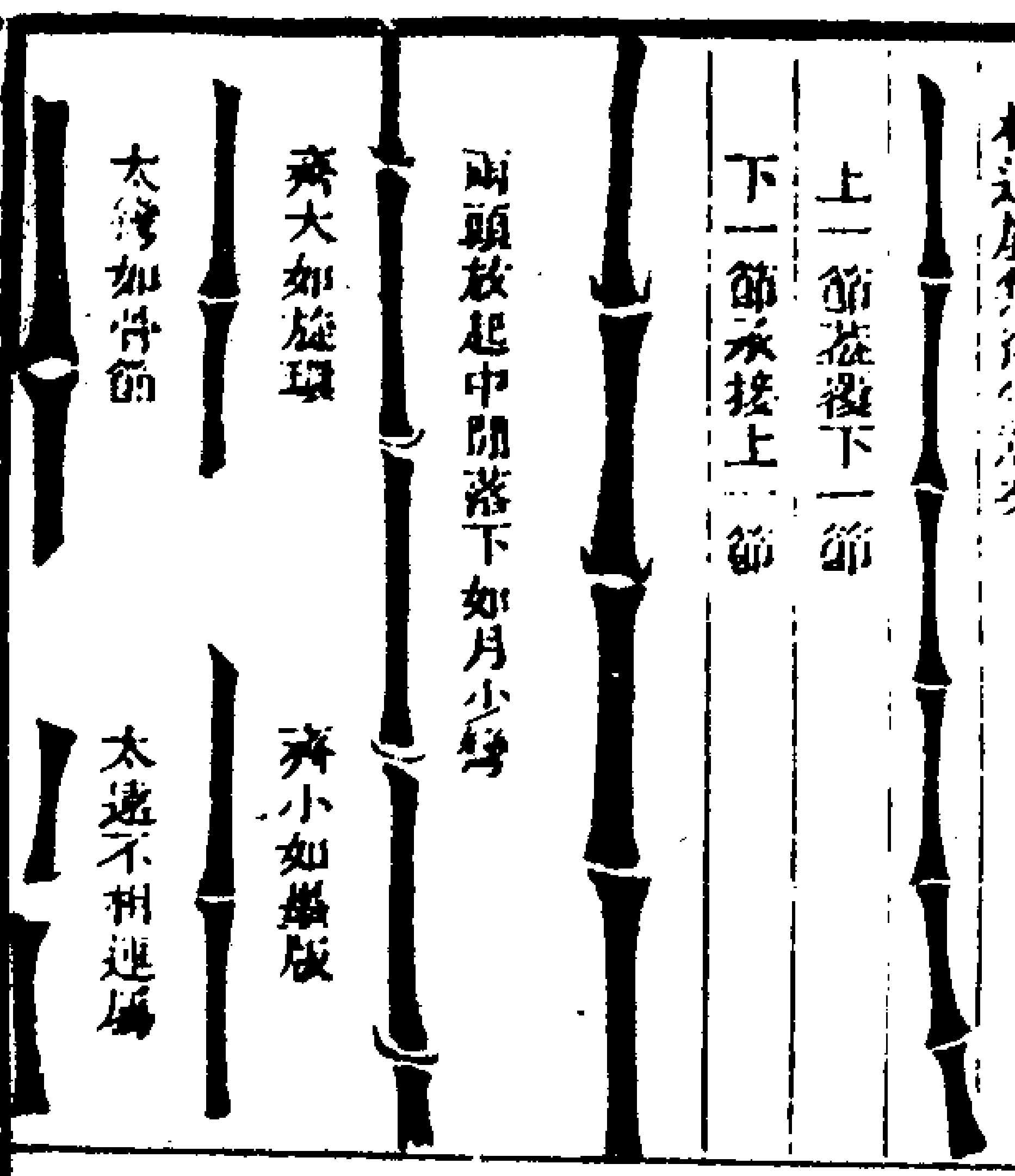
墨竹位置一如畫竹法但幹節枝葉四者若不由規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濡墨有深淺下筆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粗細便見榮枯仍要葉葉著枝枝枝著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四面團欒枝葉活動方為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略則失之於繁雜或根幹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似刀截或身如板束粗俗狼籍不可勝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成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遙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不踰準繩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上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矣然從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串梢頭節短漸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勻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擁腫偏邪墨色不勻間粗間細間枯間濃及節空勻長勻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嘗見世俗用油籠槐皮或夾紙調墨畫竿無問根梢一樣粗細又且板平全無圓意但堪發笑學者切忌不宜倣效


梢頭節短
漸漸放長
漸漸放短


間粗間細
間枯間濃
勻長
勻短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盖下一節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是斷離須要有連屬意思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竿圓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築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連屬無復生意矣


上一節蓋覆下一節

下一節承接上一節

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

齊大如旋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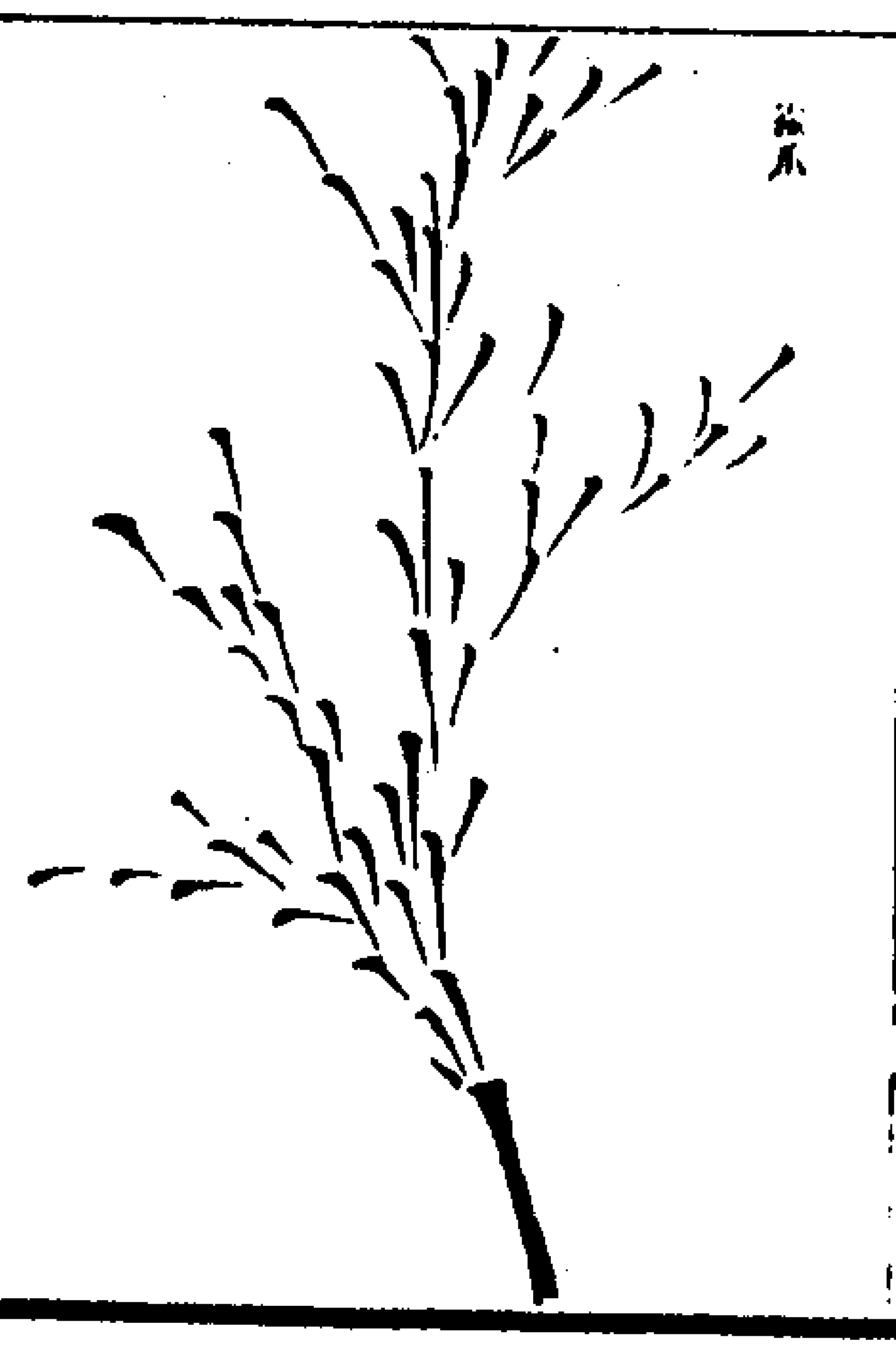
齊小如築版

太彎如骨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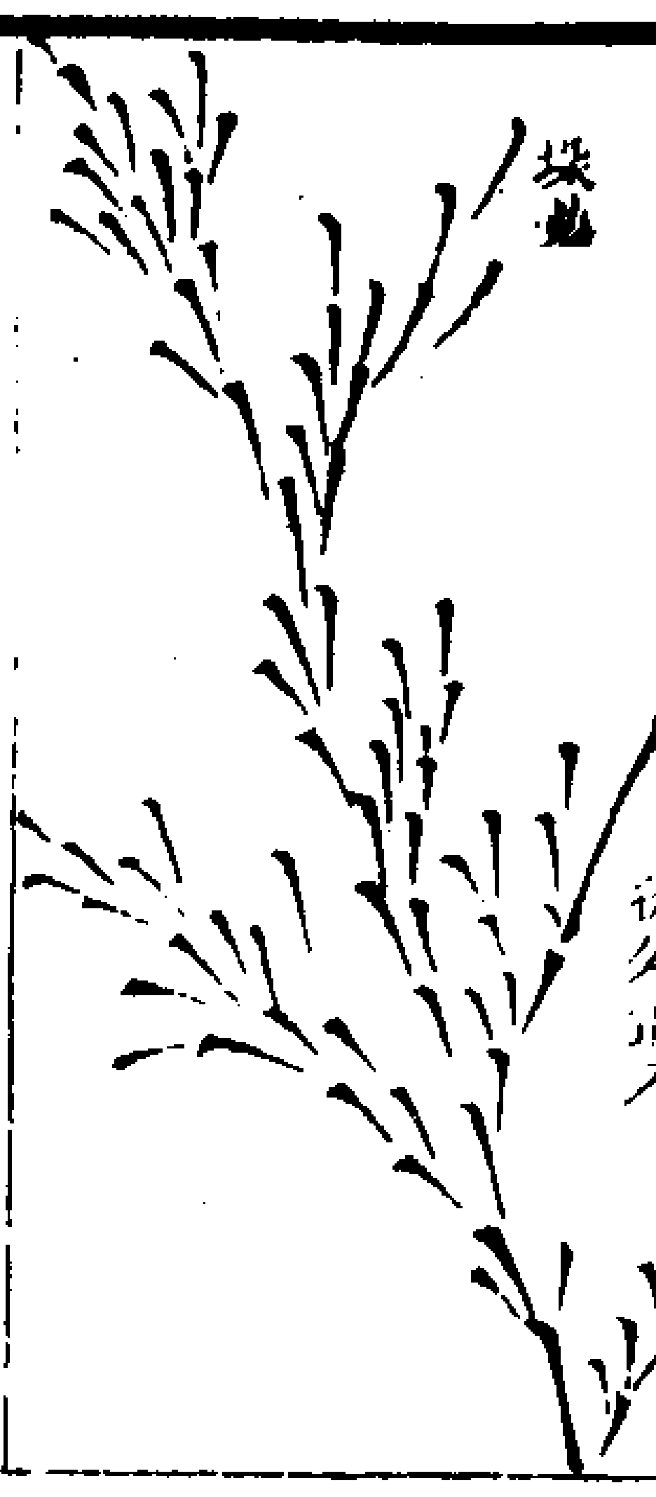
太遠不相連屬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相合處謂之雀爪直枝謂之釵股從外畫入謂之垛疊從裏畫出謂之迸跳下筆須要遒健圓勁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潤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尹白鄭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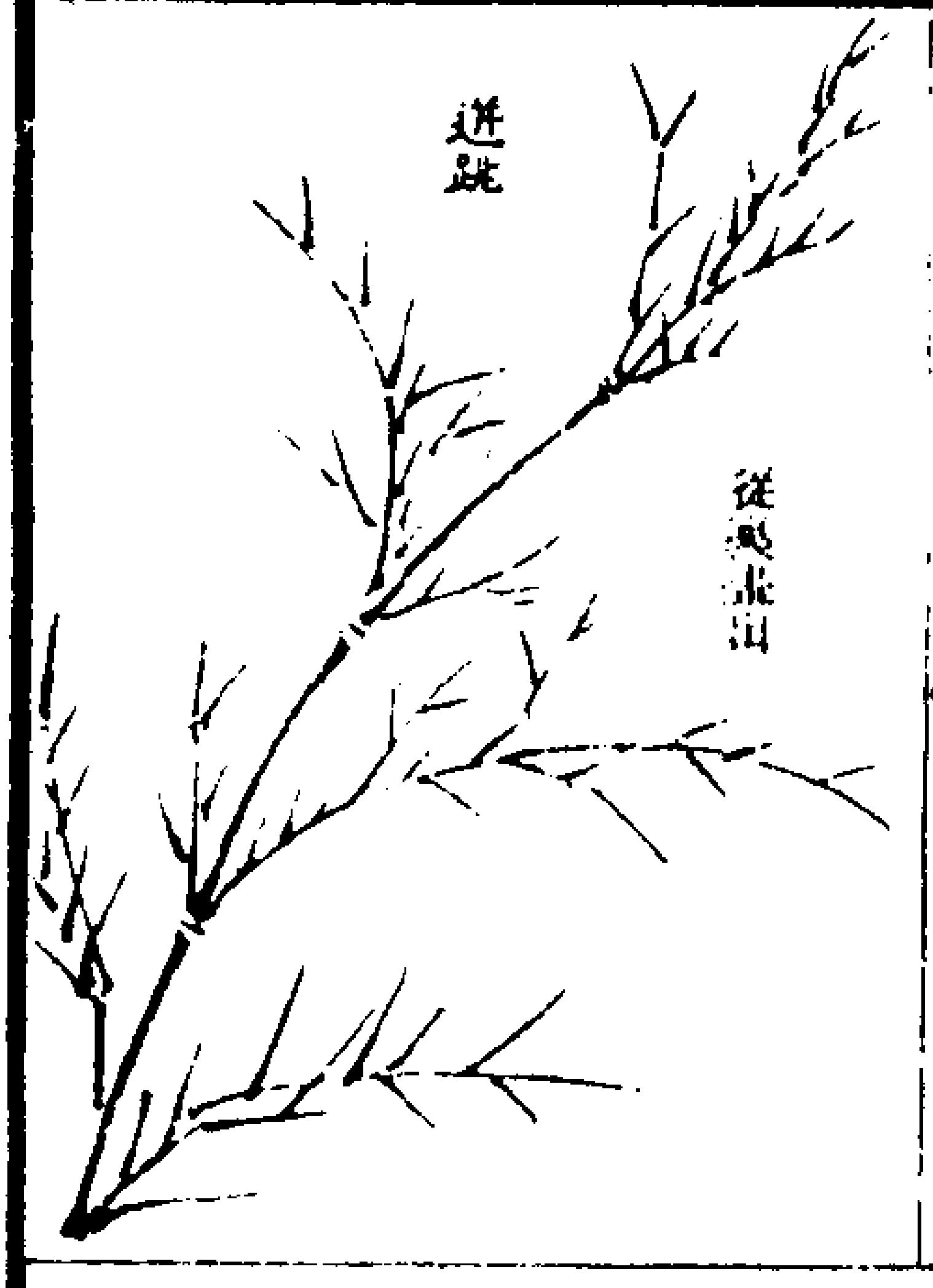
丁香頭


雀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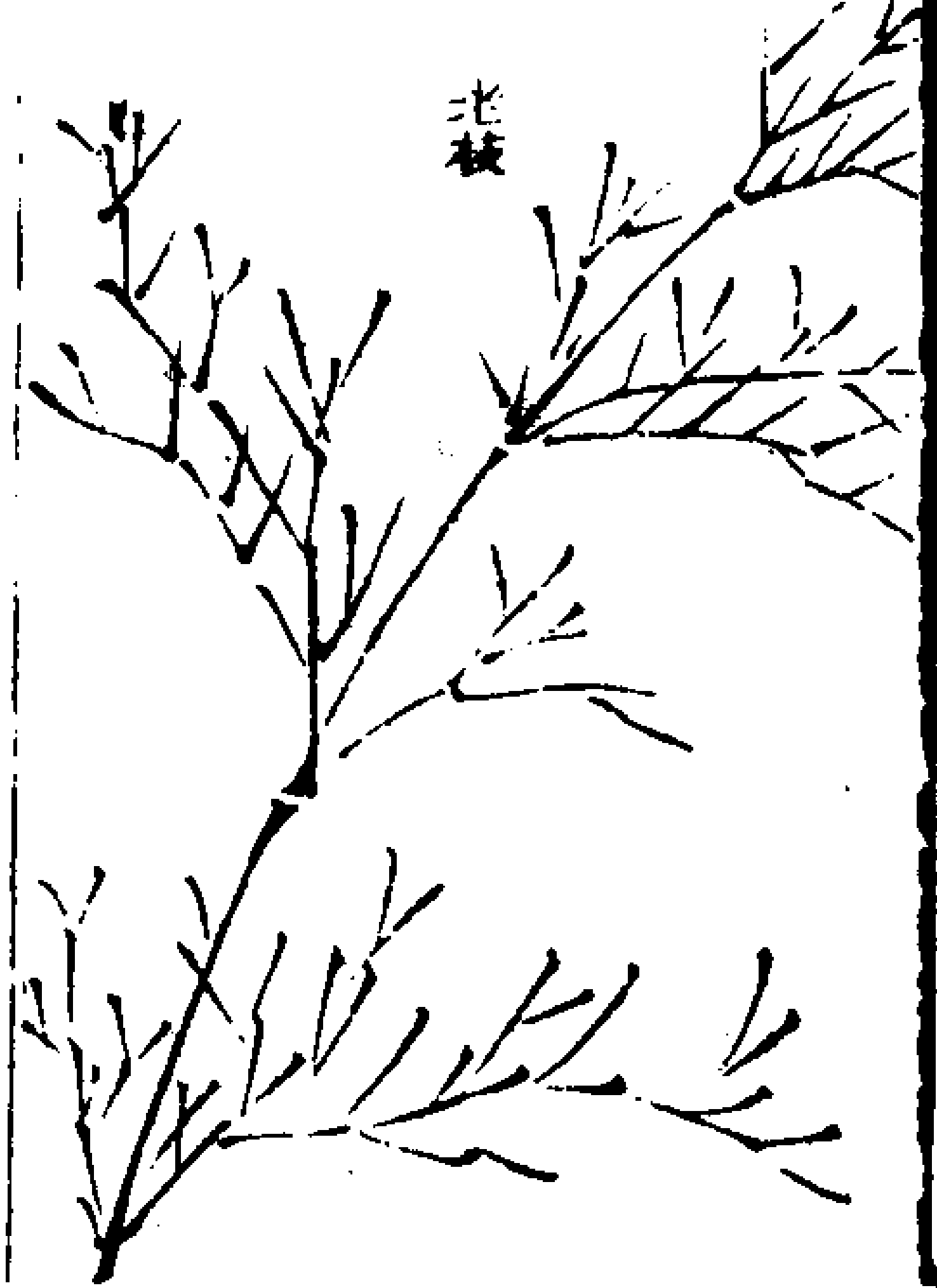
釵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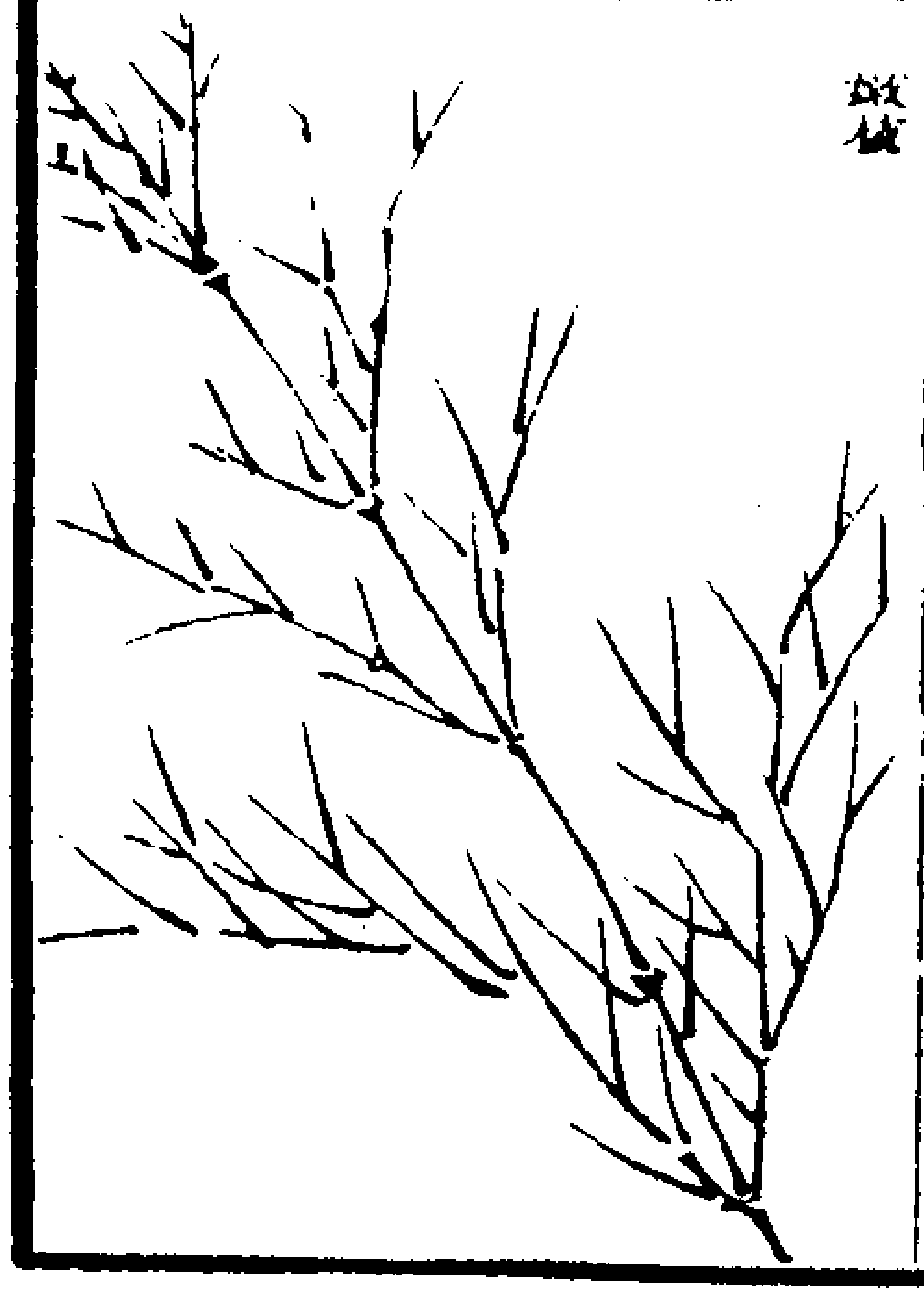

垛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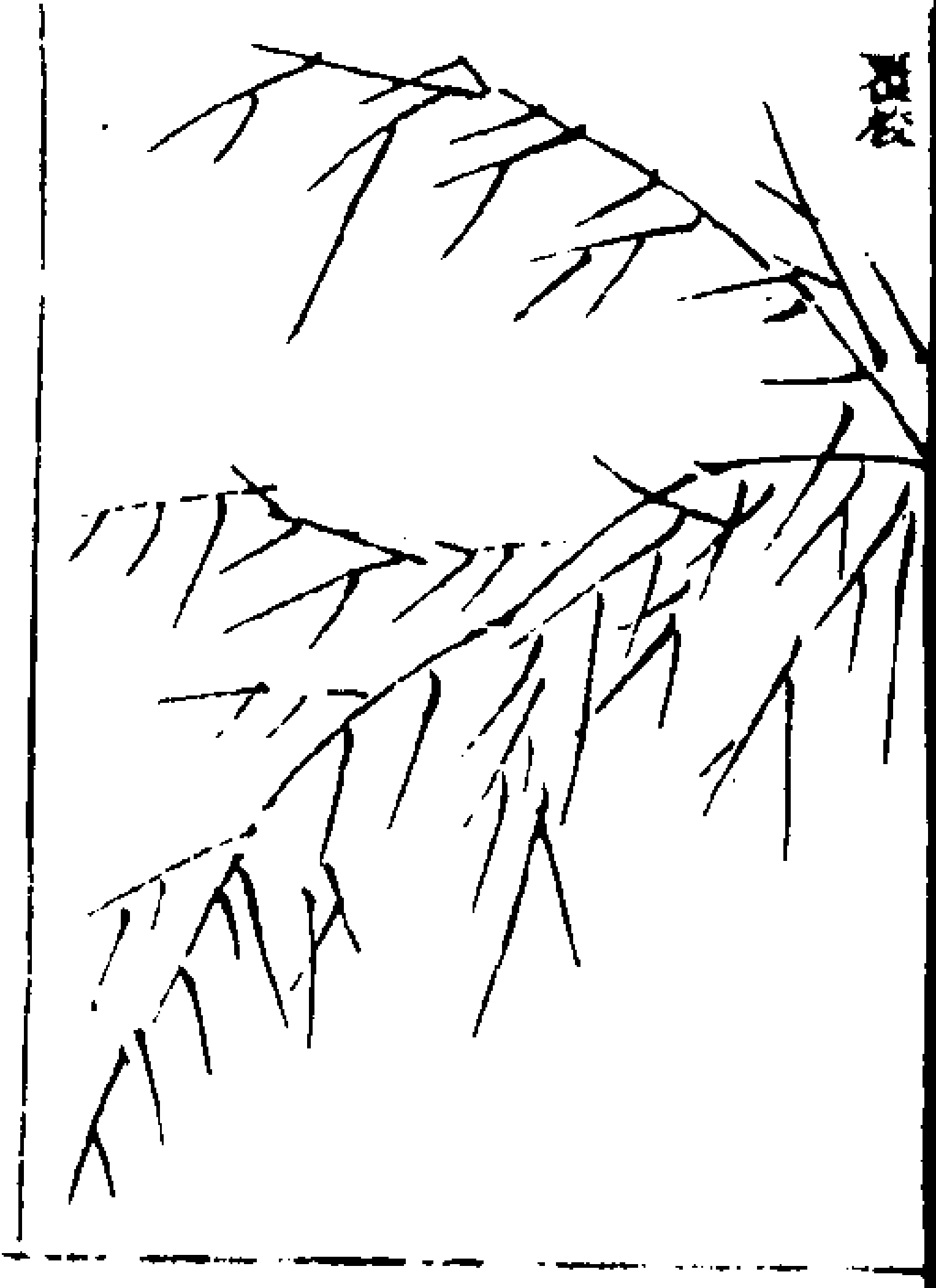
從外畫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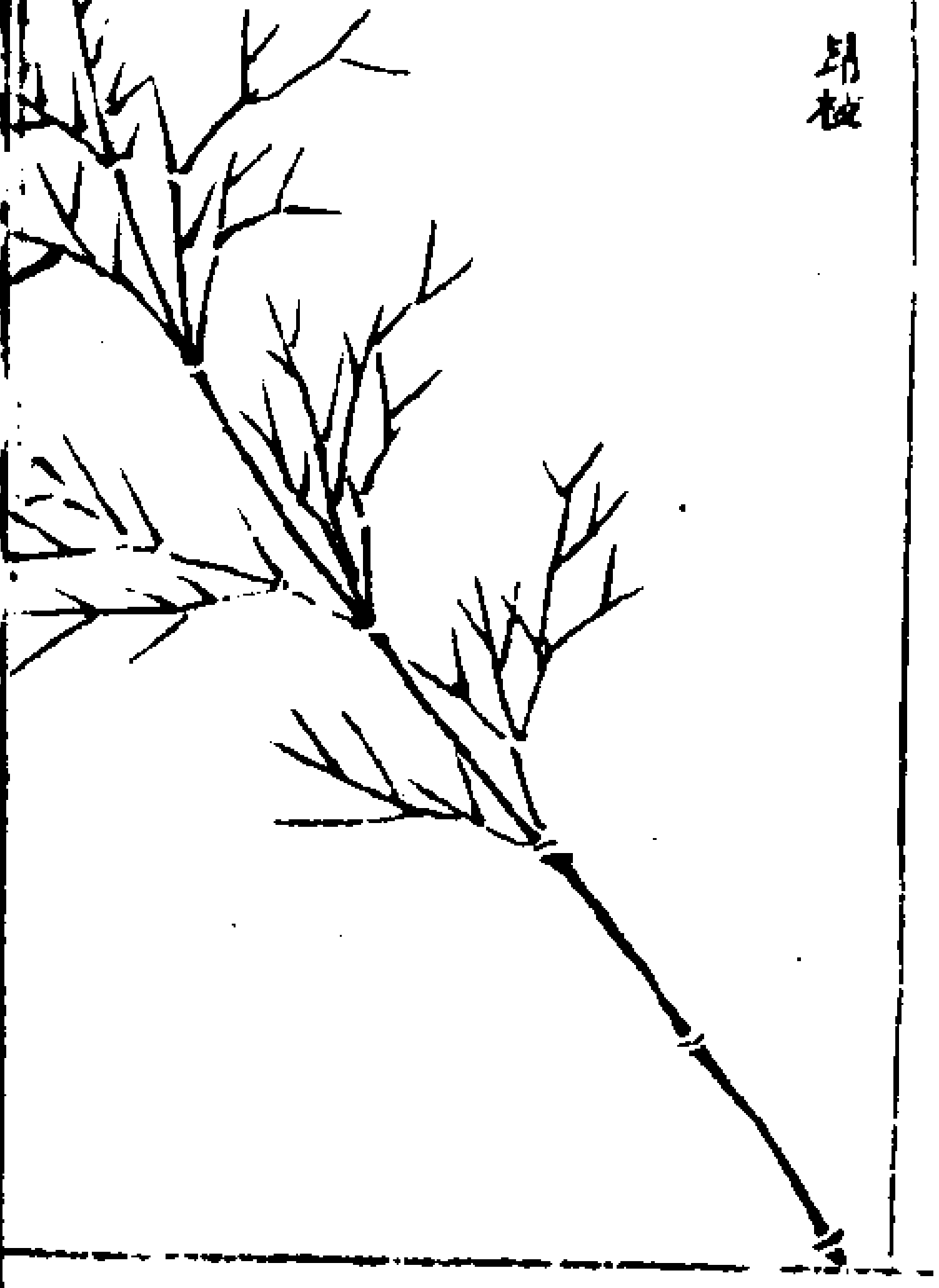

迸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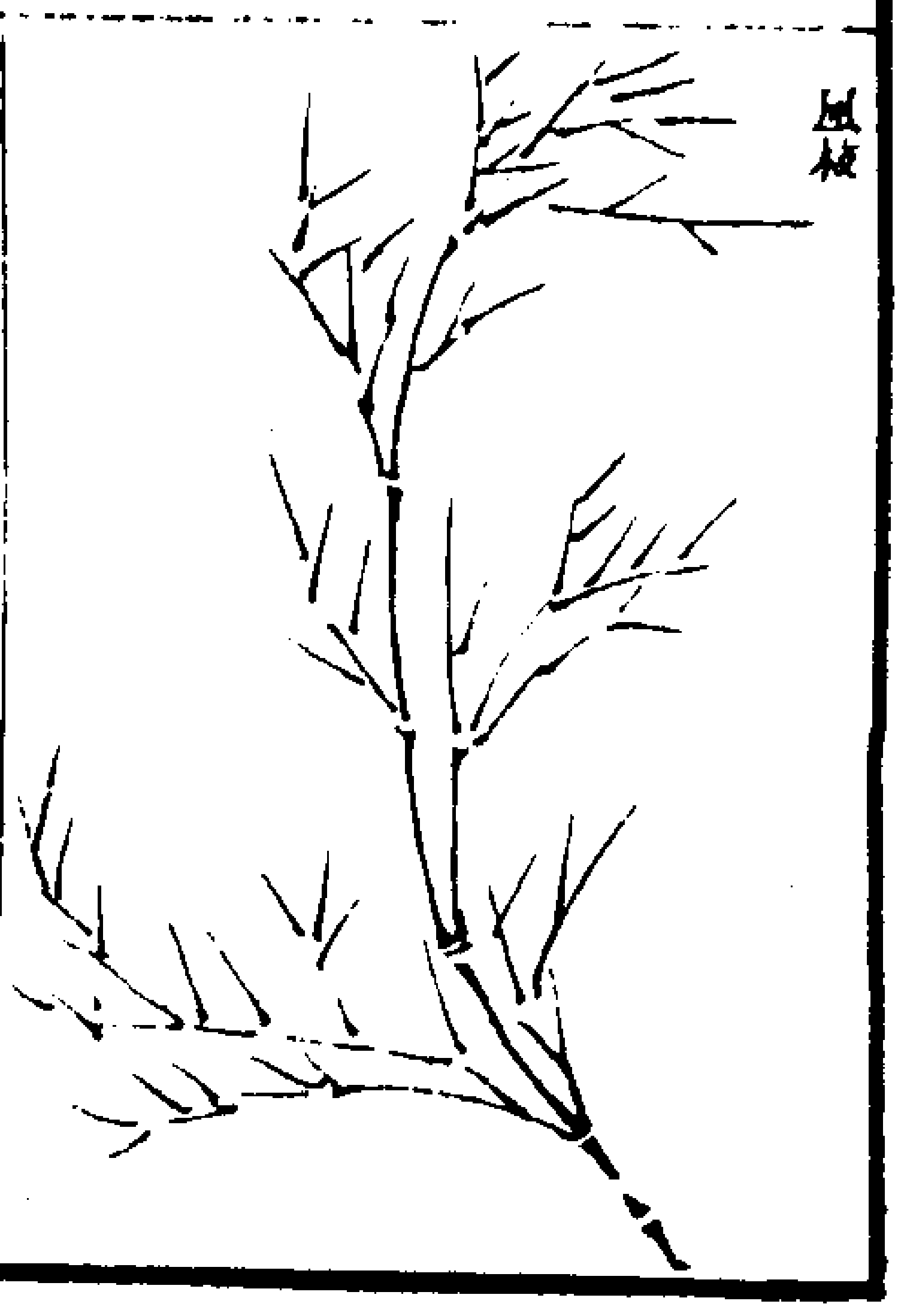
從裏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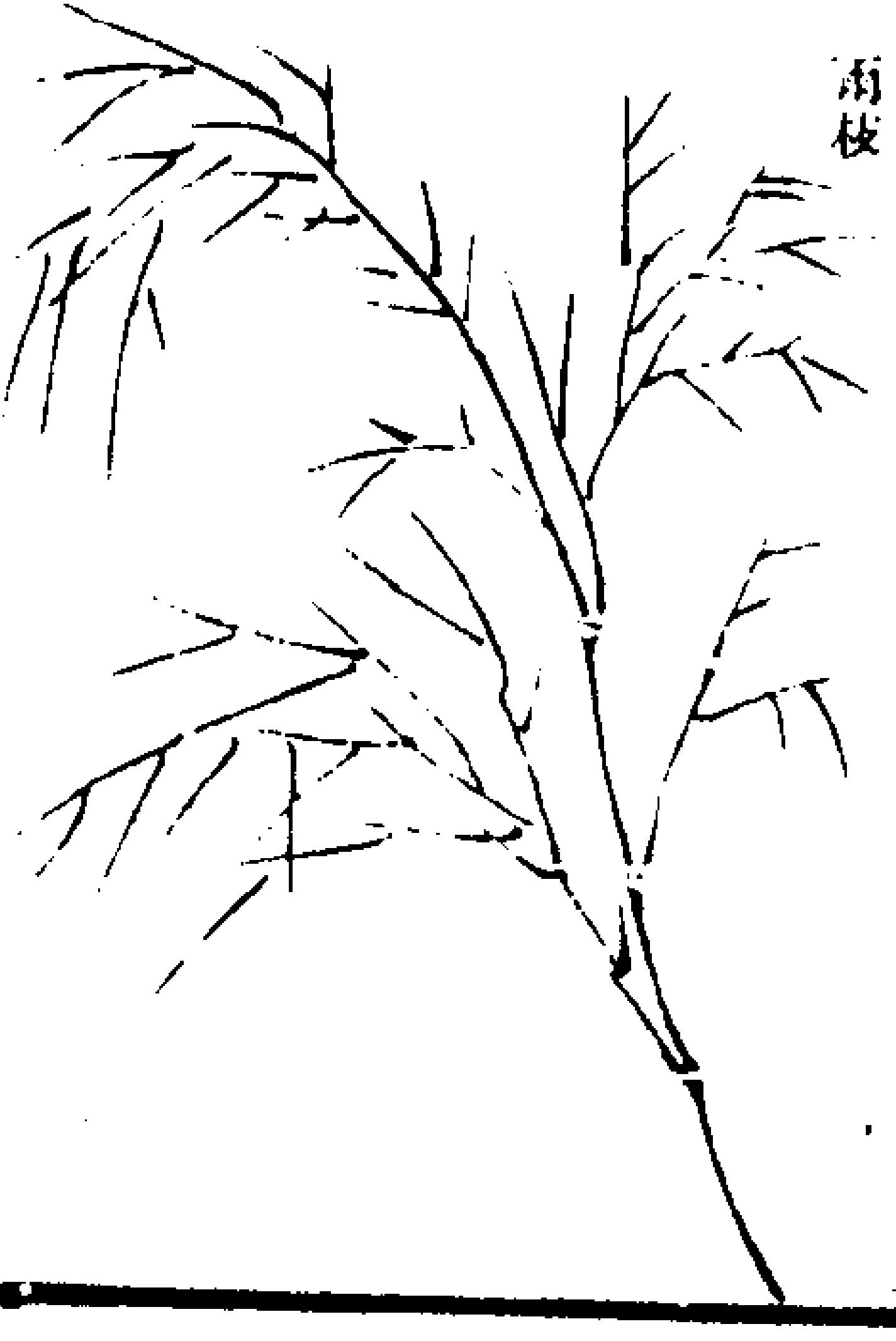

老枝


嫩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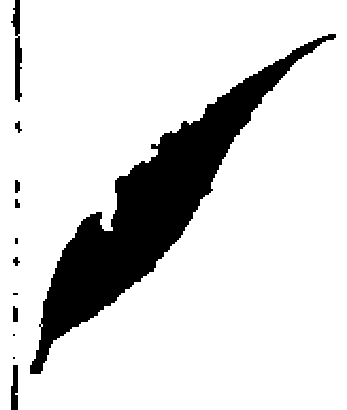

覆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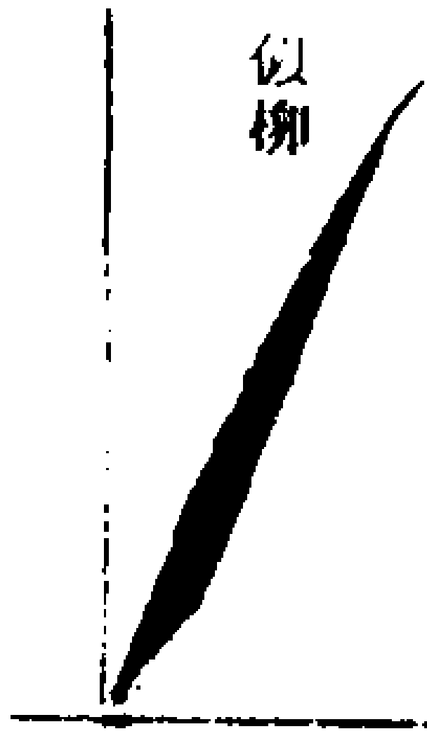

昂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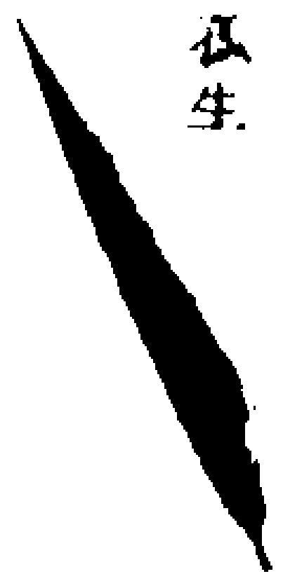

風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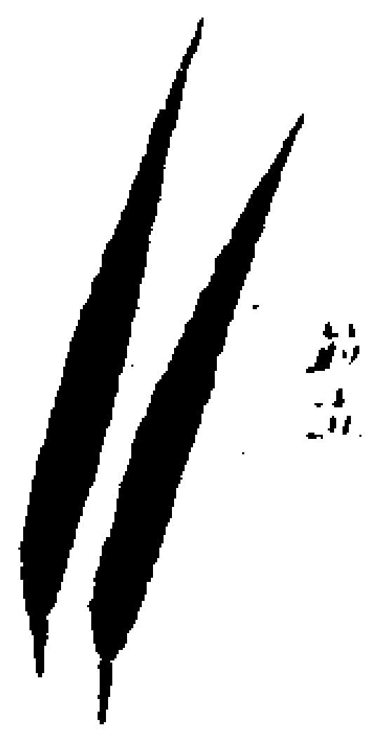

雨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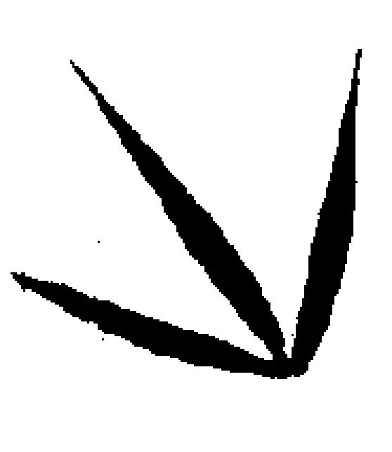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復爲墨竹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麤忌似桃細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皁絹無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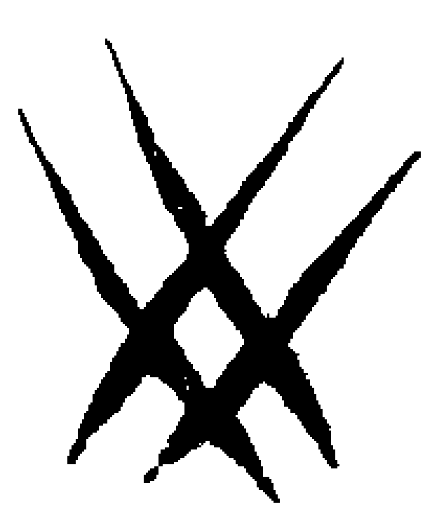

似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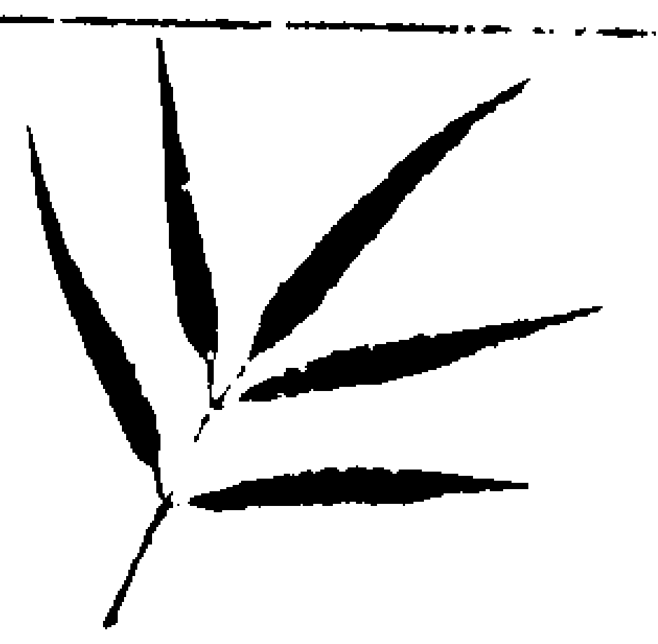

似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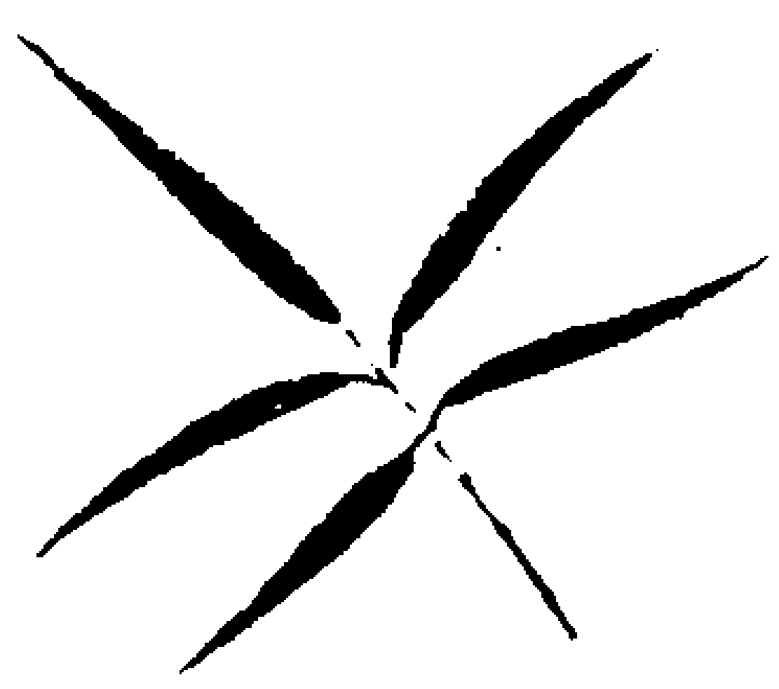

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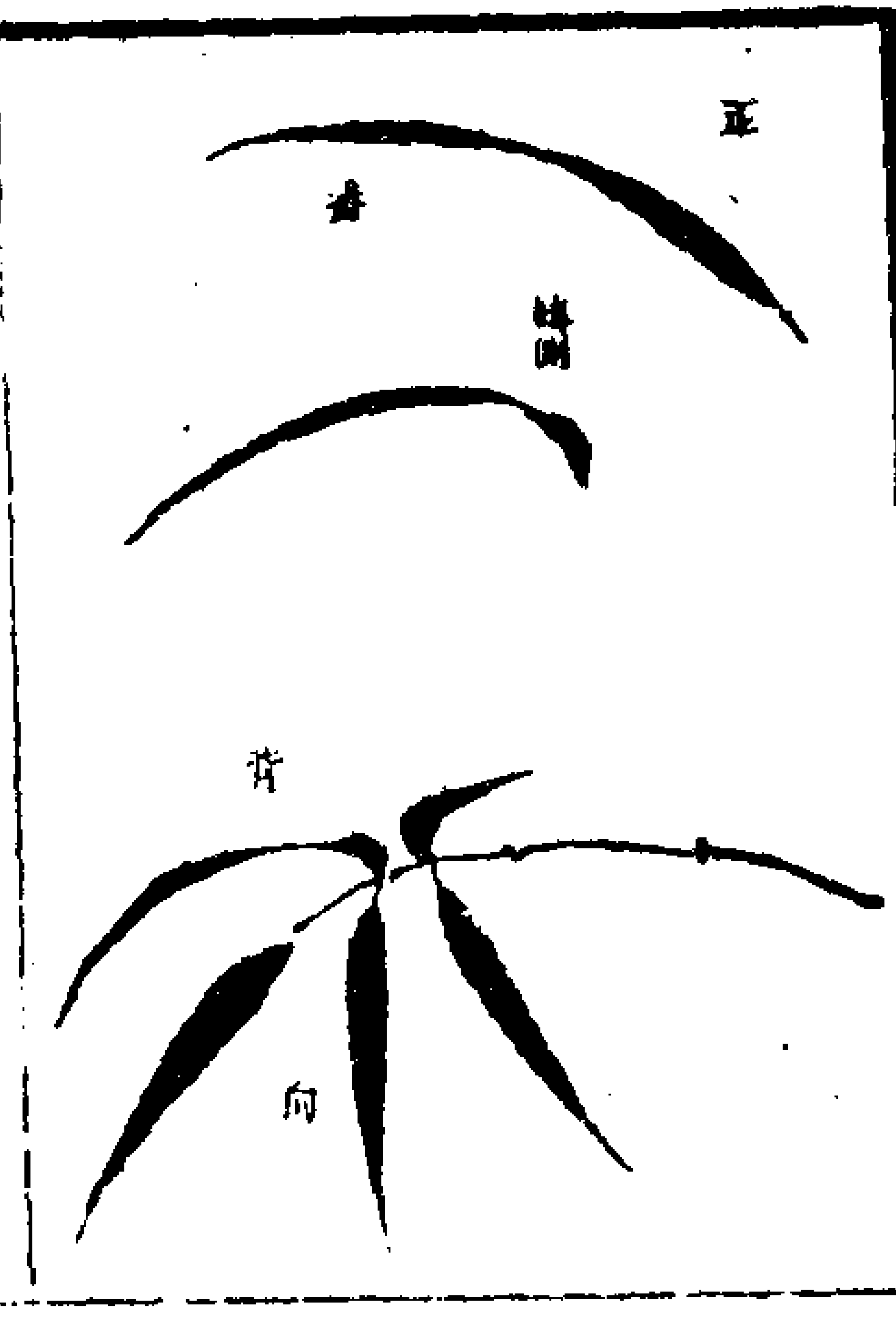

並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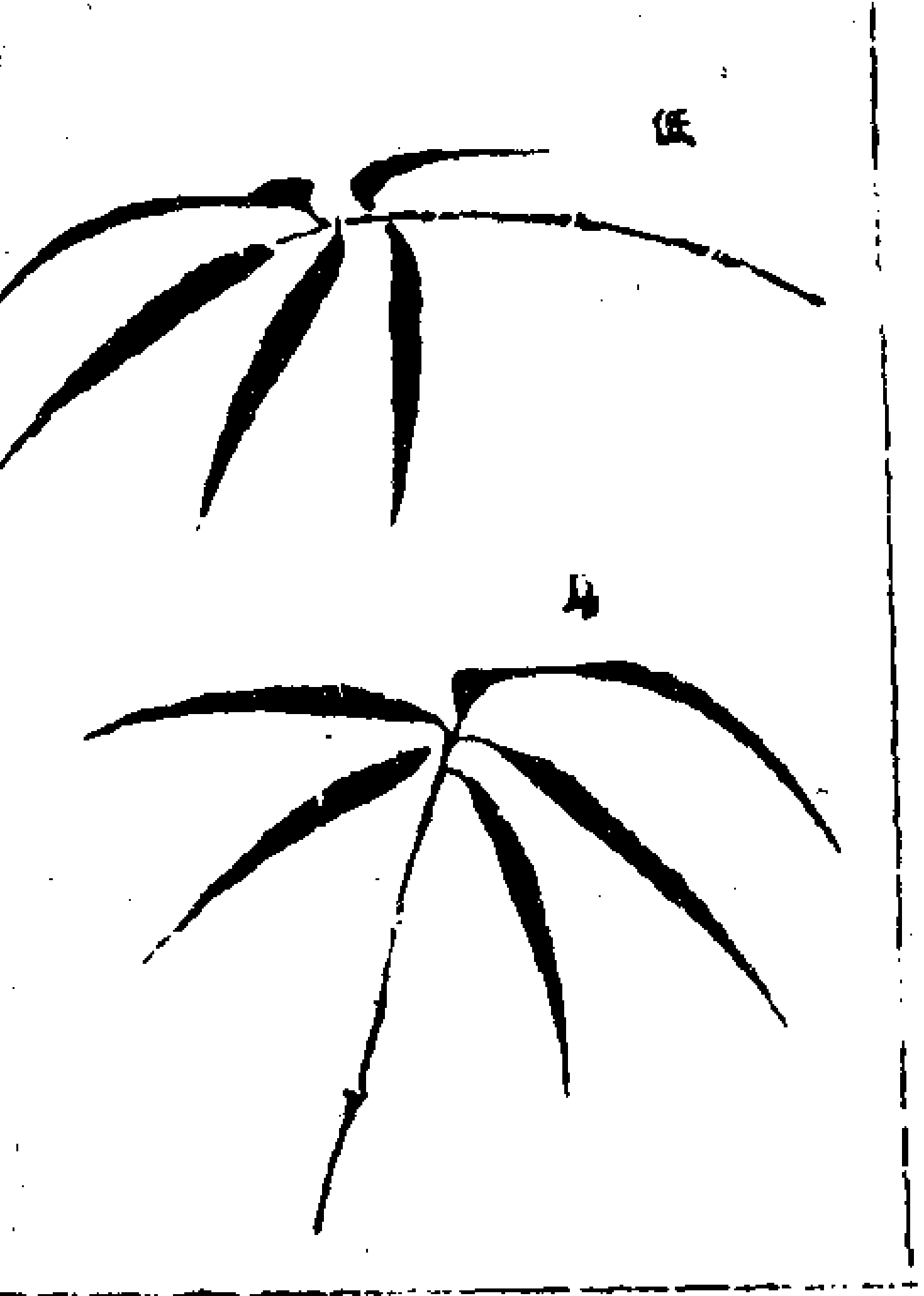

如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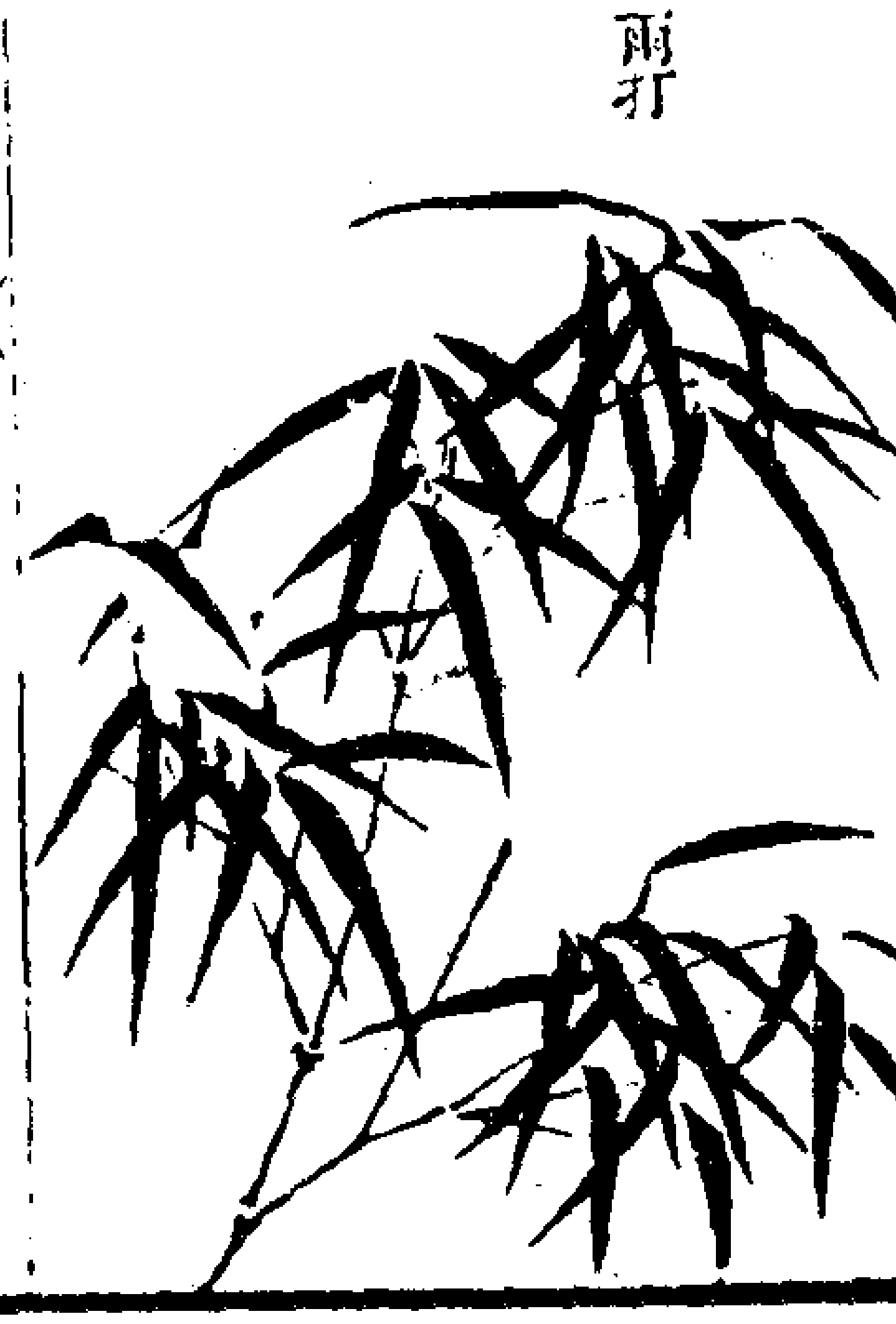

似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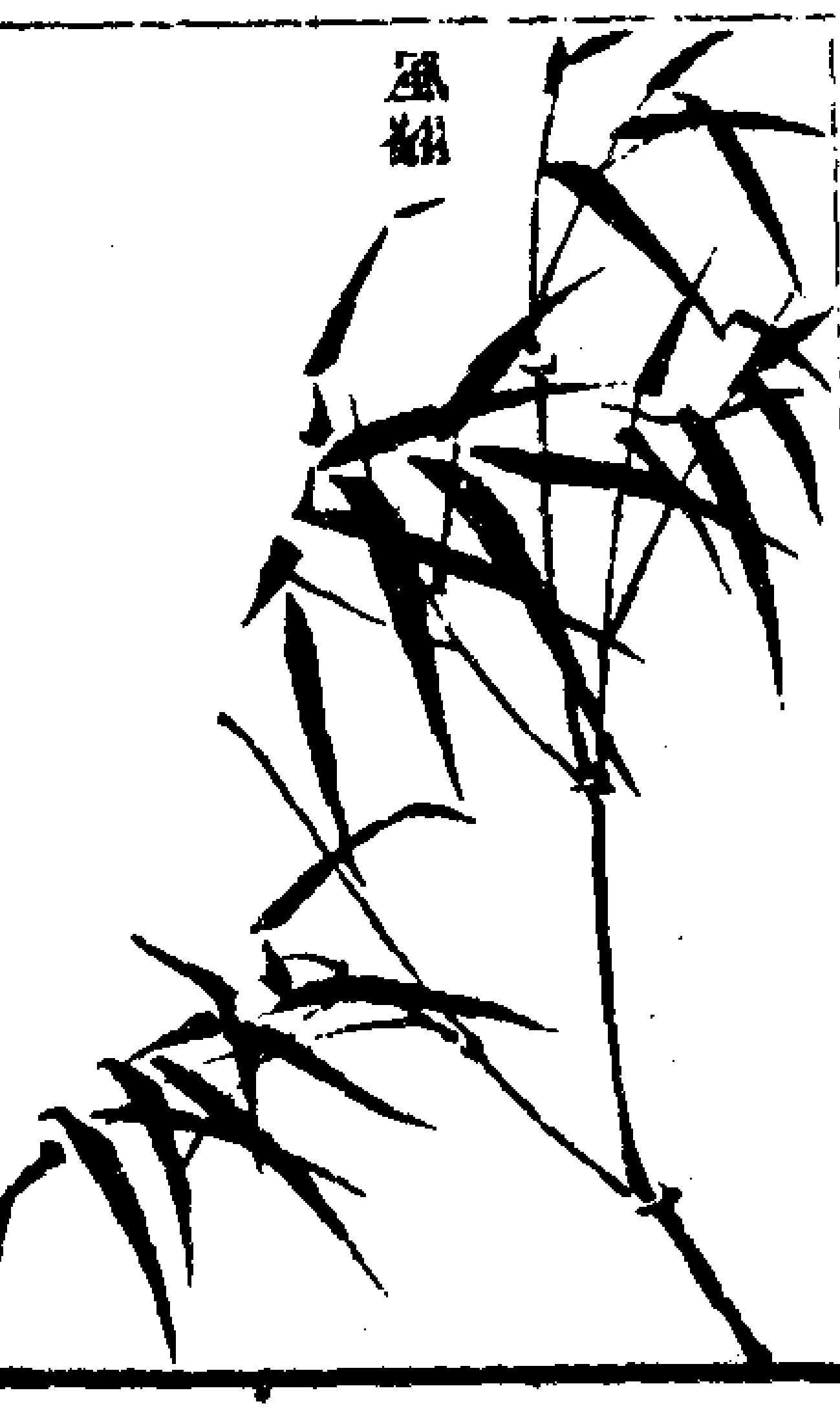

如手指


似蜻蜓









竹譜詳錄卷第一

竹譜詳錄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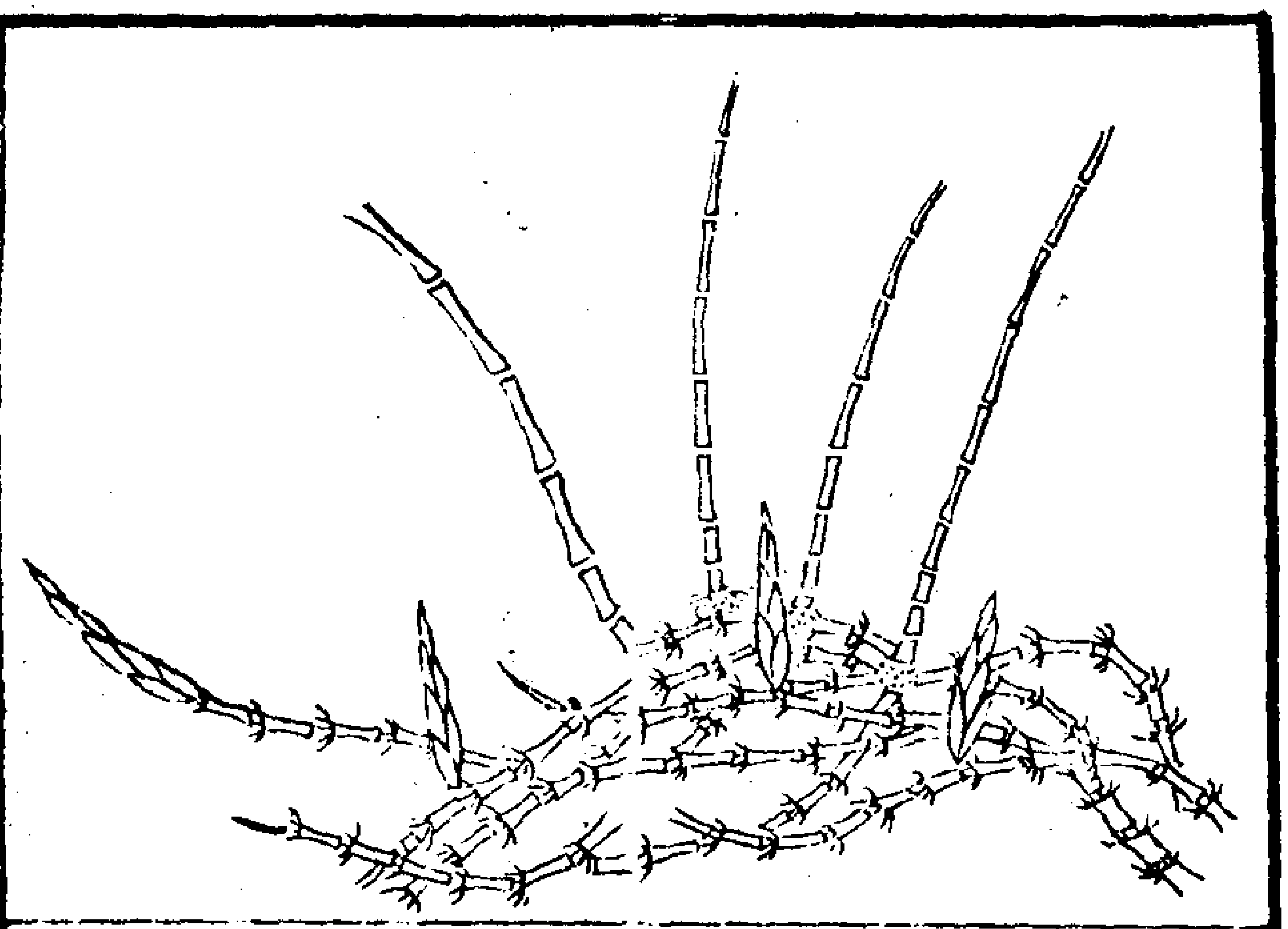
息齋道人薊丘李衎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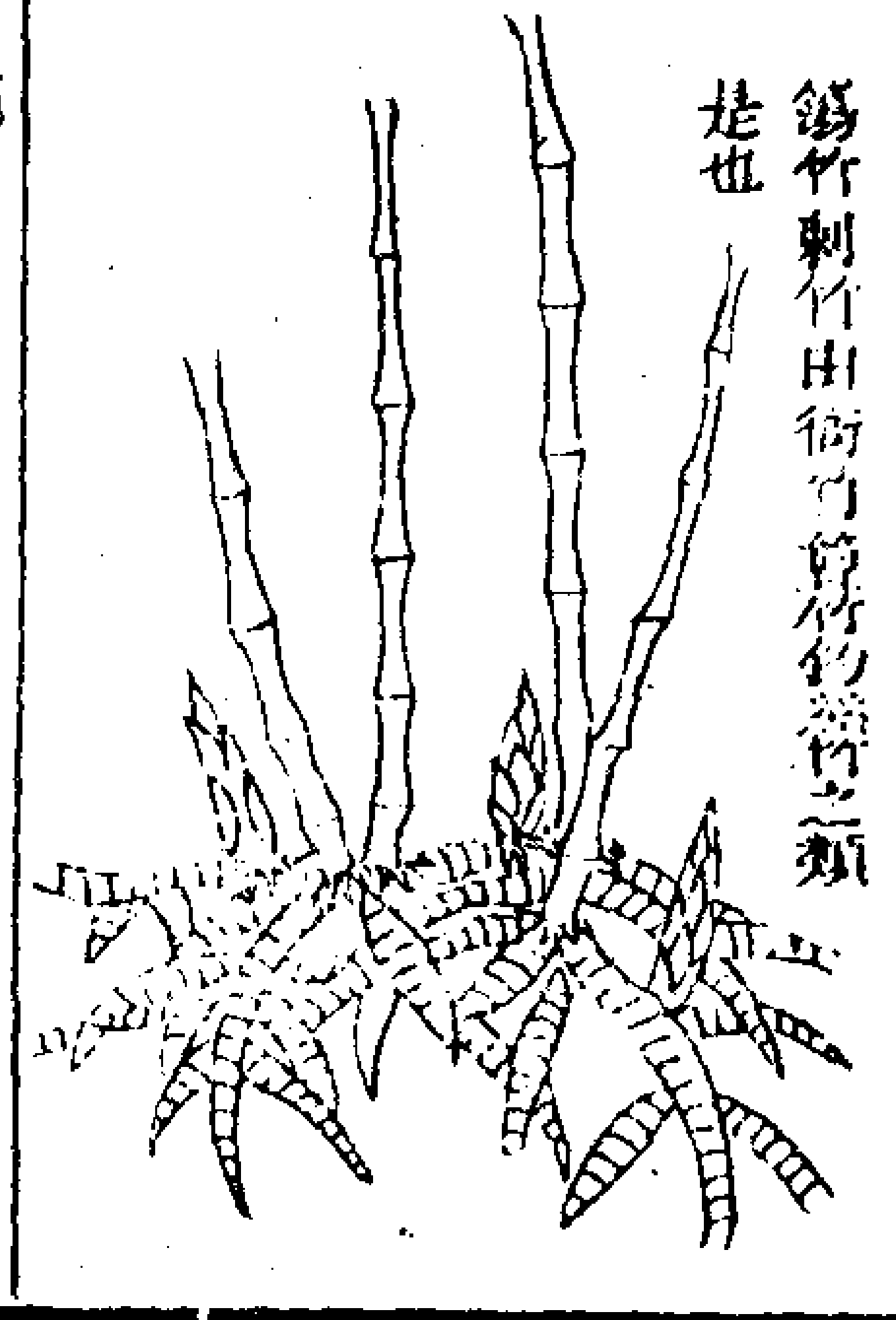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蠻頭蠻頭下正根謂之篘又名旁旁引者謂之邊或謂之鞭節間亂鬚而生者謂之須旁根生出謂之行邊邊根出筍謂之傍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蠻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鐵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然者名筍筍初出土者謂之萌又名櫱又名箯（下少反）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笋漸長名箭又名篁（從改反又音奓）又名子又名筱又名箘過此名籜（音託）別稱曰錦繃兒門玉版師飾梨謂之筍籜又名箬解籜謂之篛竹筍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篛方爲成竹竹節謂之竿竿中之水結而爲膏曰竹黃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笢（武盡切）刮下青皮謂之竹茹火燒謂之廢又燒出汗謂之瀝竹之節曰約（乙孝反）竹列謂之筅竹葉謂之篾（式列反）竹葉下垂曰箬（音若）竹枝謂之天篝竹花謂之笣（麻元切）又名華萃又名簑（音篇）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箷（乙公切）竹枯換根謂之箹竹枝謂之筍積竹曰催拱條曰筵編而爲器曰籖發青而尺截曰簡聯篩曰策契而爲版曰牒（音葉）竹貌謂之箹（音上）竹聲謂之劉（去聲）竹色謂之蒼長竹態謂之嫦娟竹深謂之篾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筊（音門）筋（音上）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晦一一樣態如風有疾緩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叙根幹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老枯瘁風雨疾乍各各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抑亦可見其梗概用資初學不爲迂者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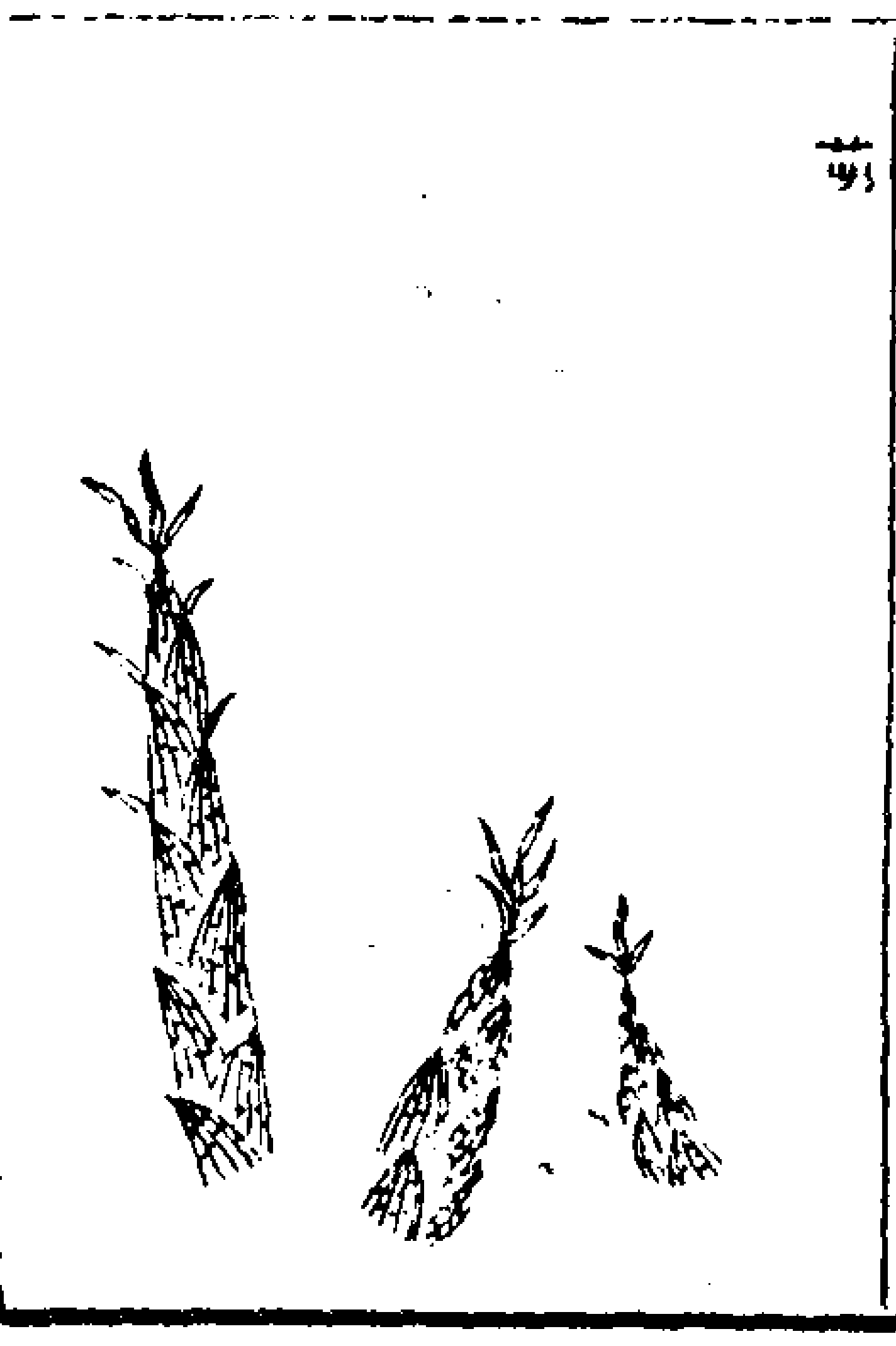
竹根二種（凡散生之竹類先一年行根而數生次年出筍而成竹叢生之類不待行根而數年出筍成竿然須二次年方生枝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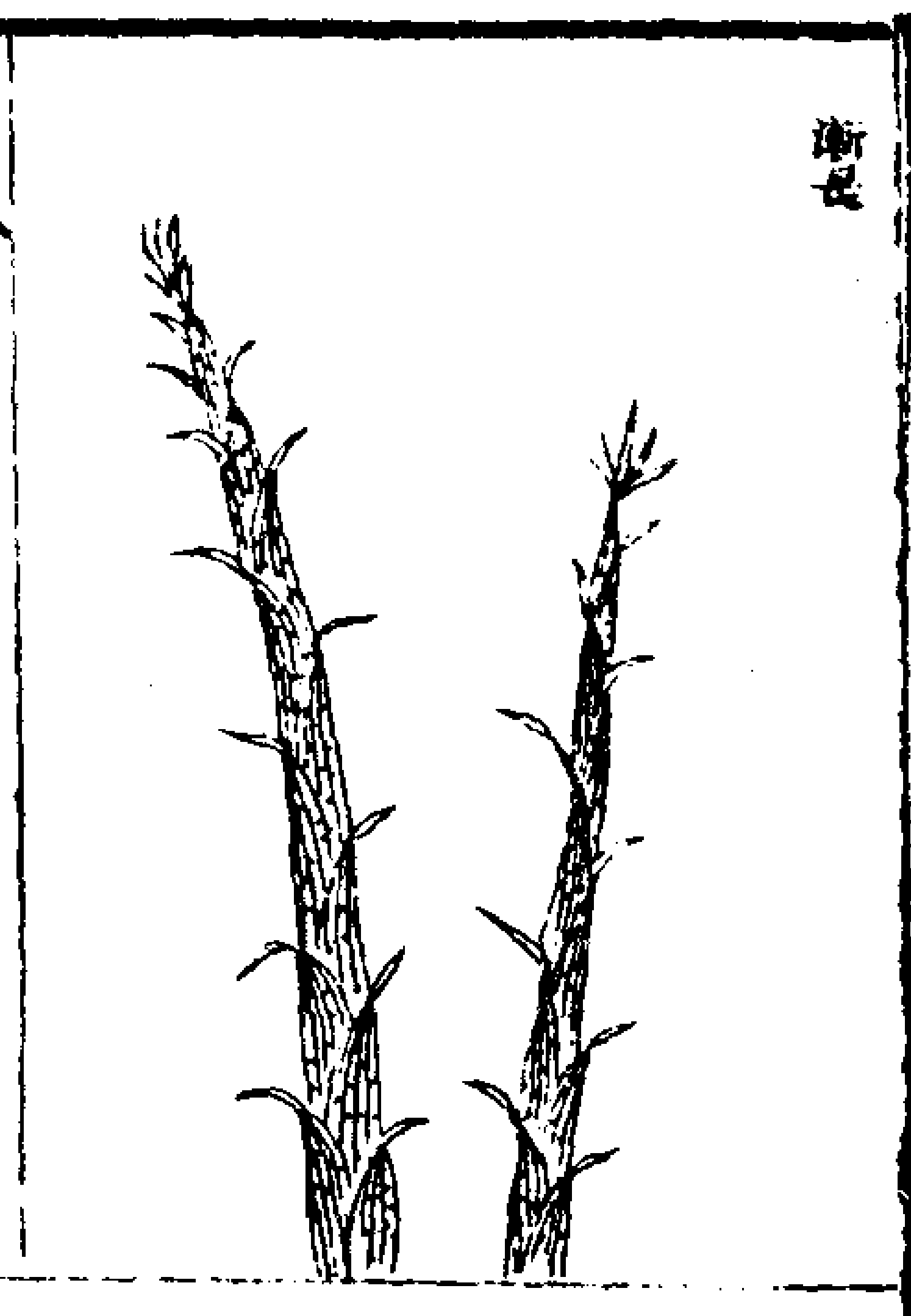
一散生之竹根皆如此如筀竹淡竹甜竹猫頭竹白竹篌竹水竹箣竹篛竹鶴竹浮竹江南竹雙葉竹鳳尾竹龍須竹寸金竹筍竹篌竹簞竹蕪竹廣竹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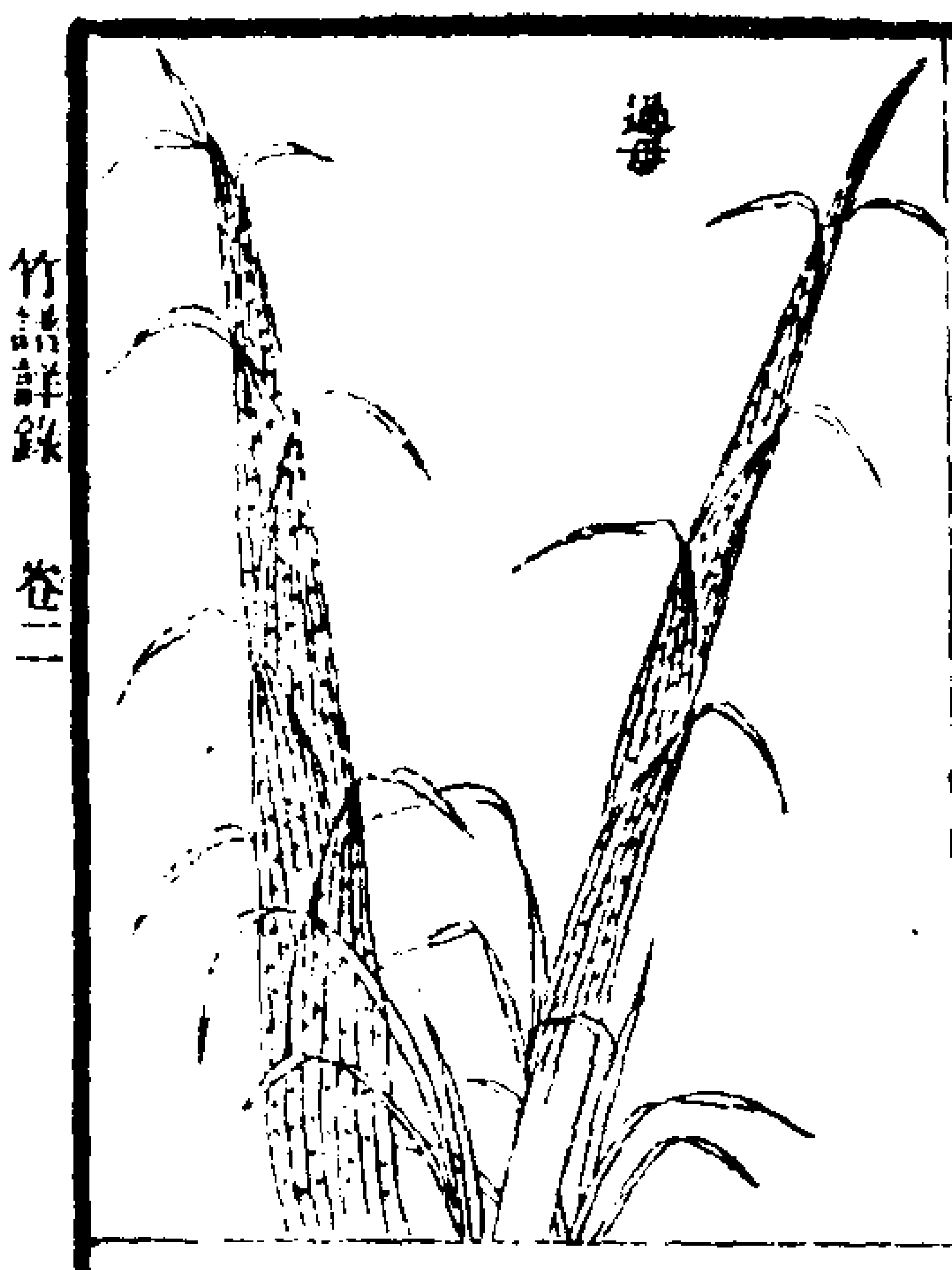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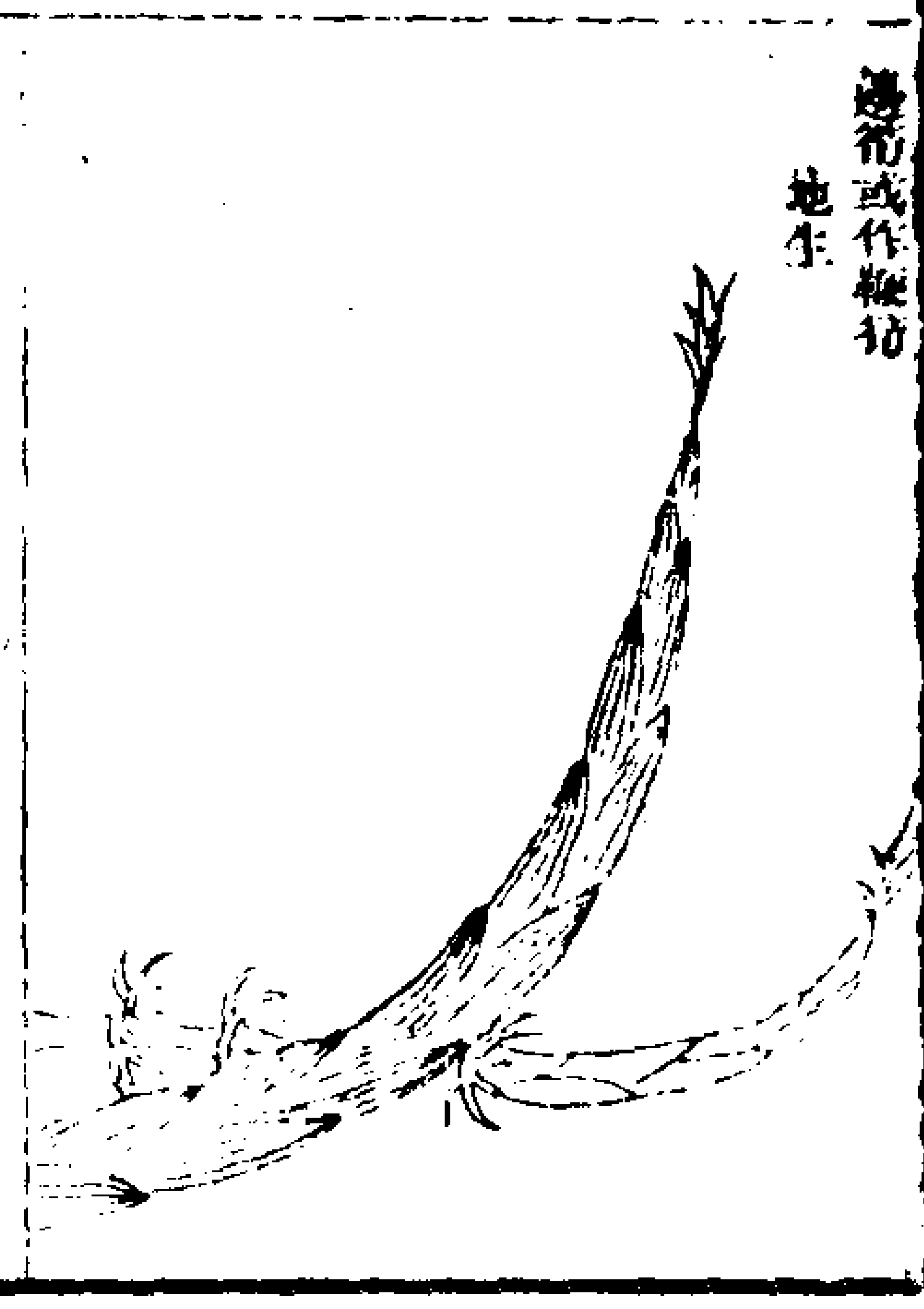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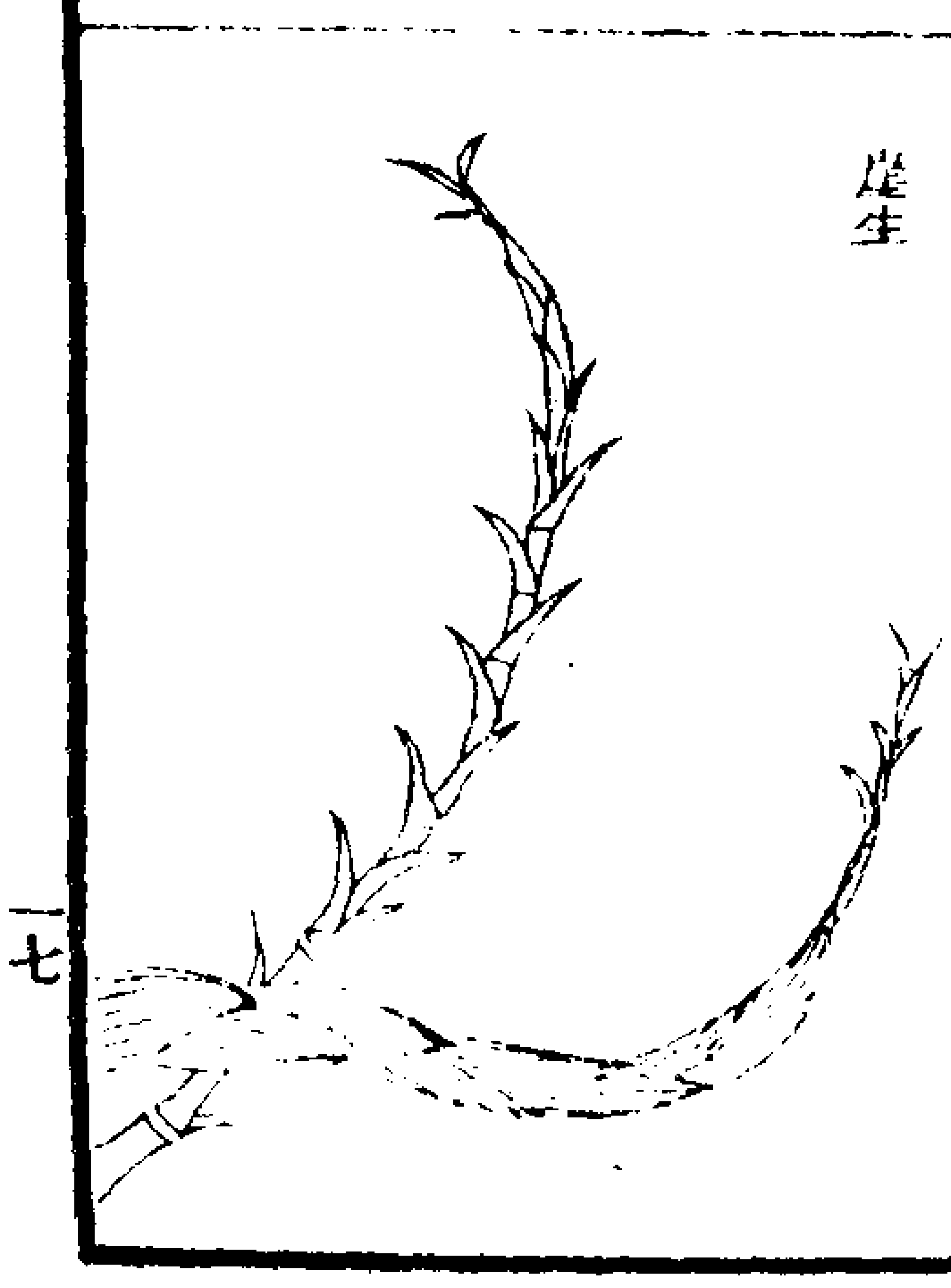
一叢生之竹根皆如此如苦竹慈竹黃竹桃枝竹篛竹剌竹由衙竹簩竹豹繇竹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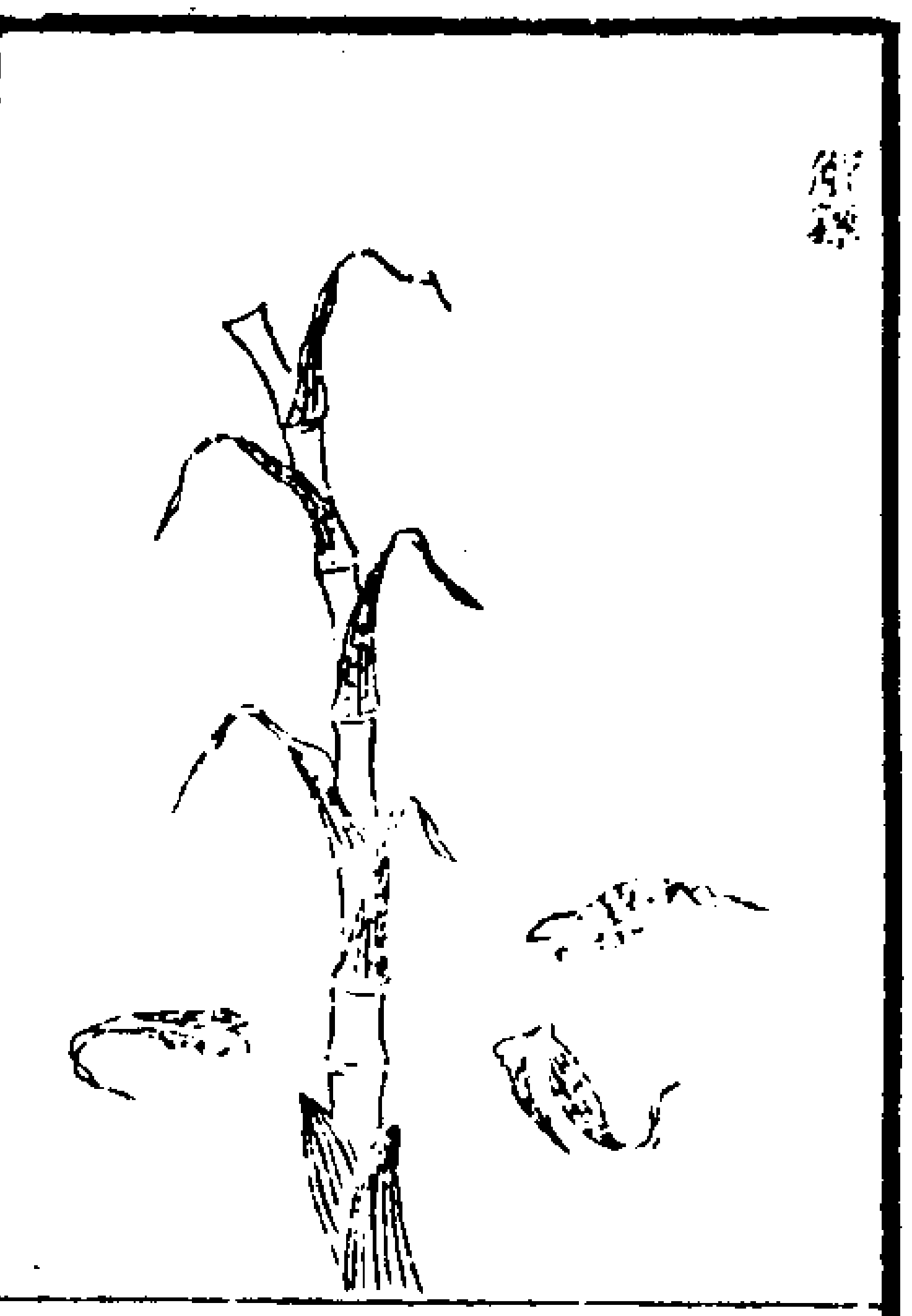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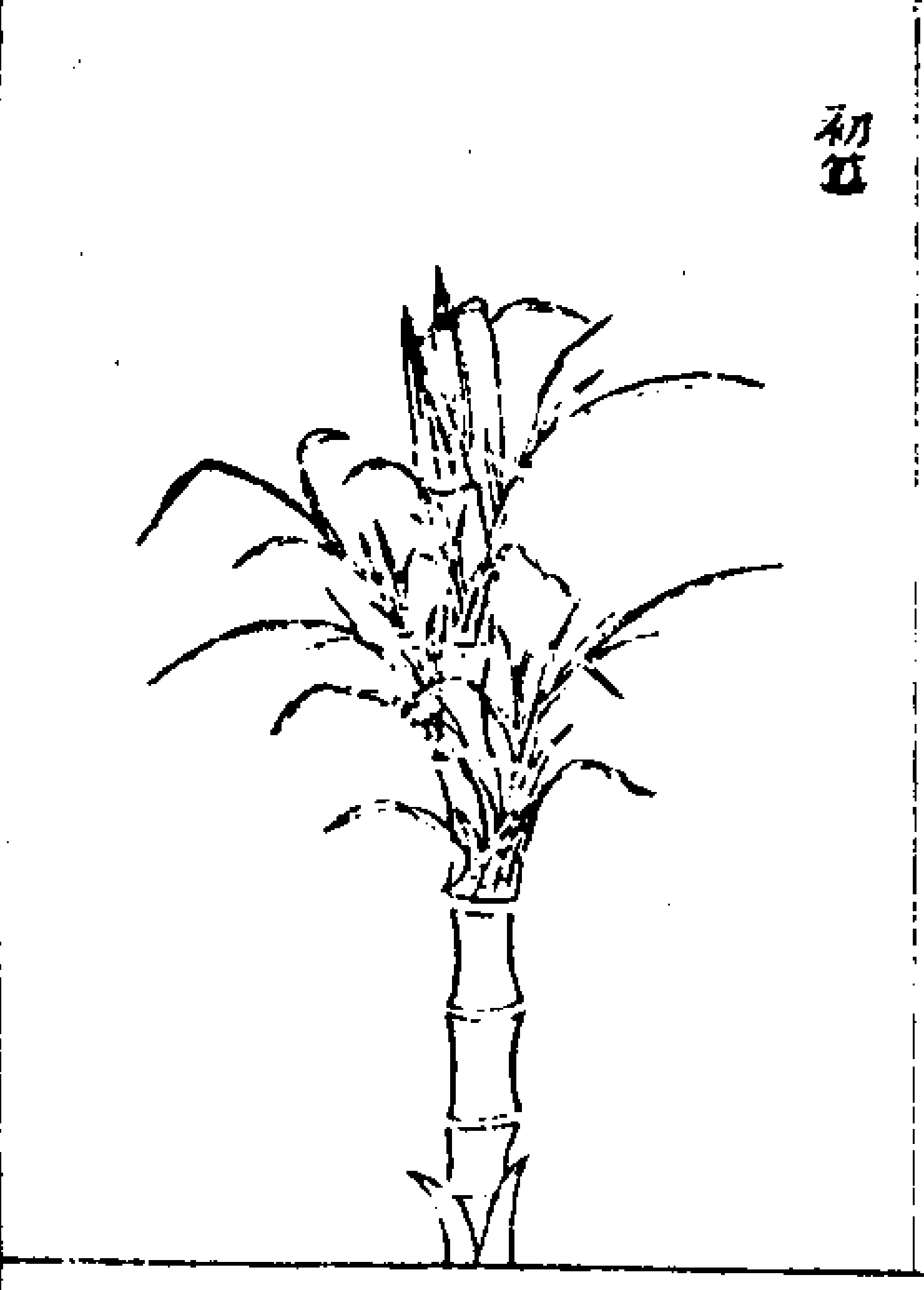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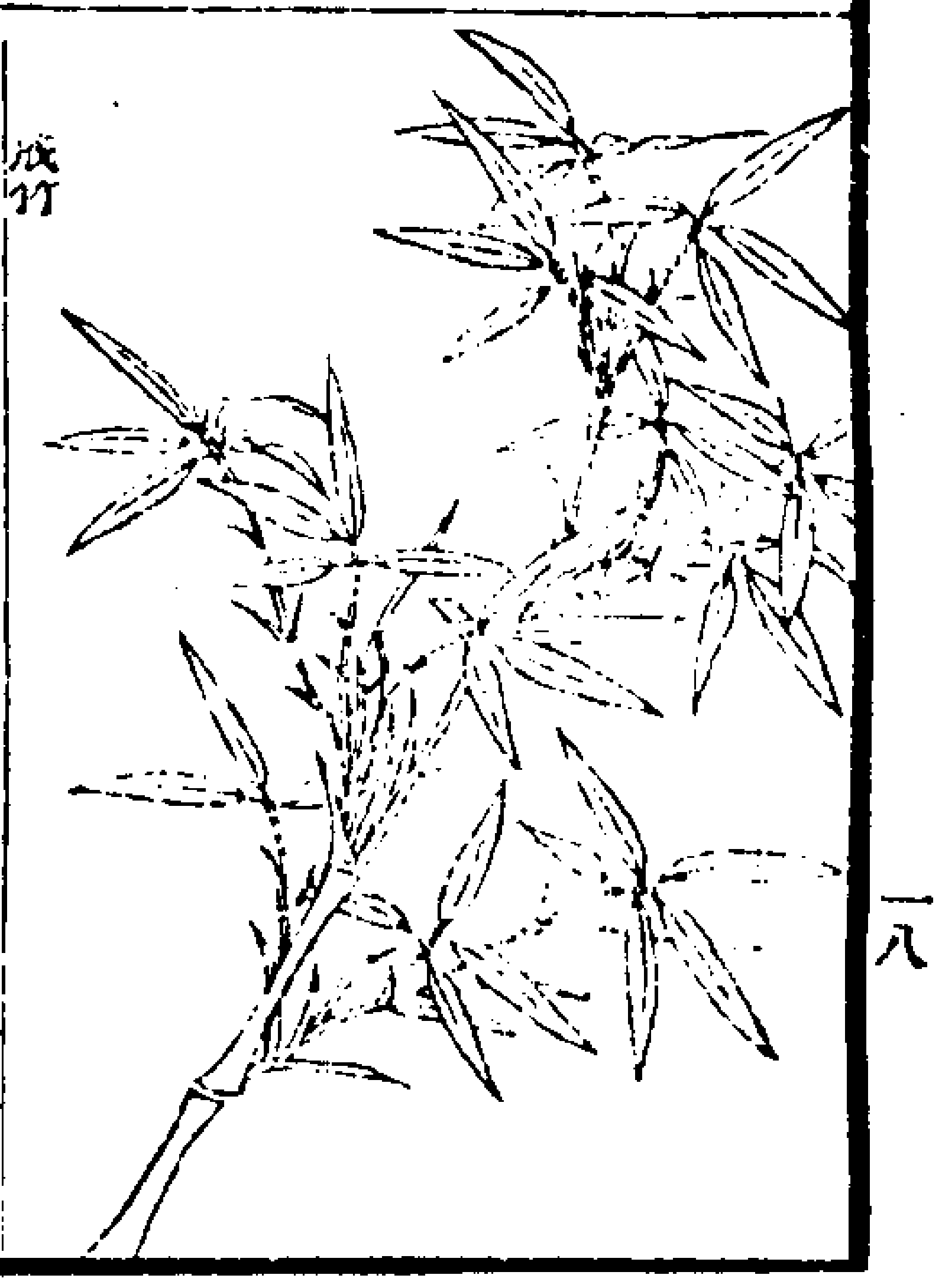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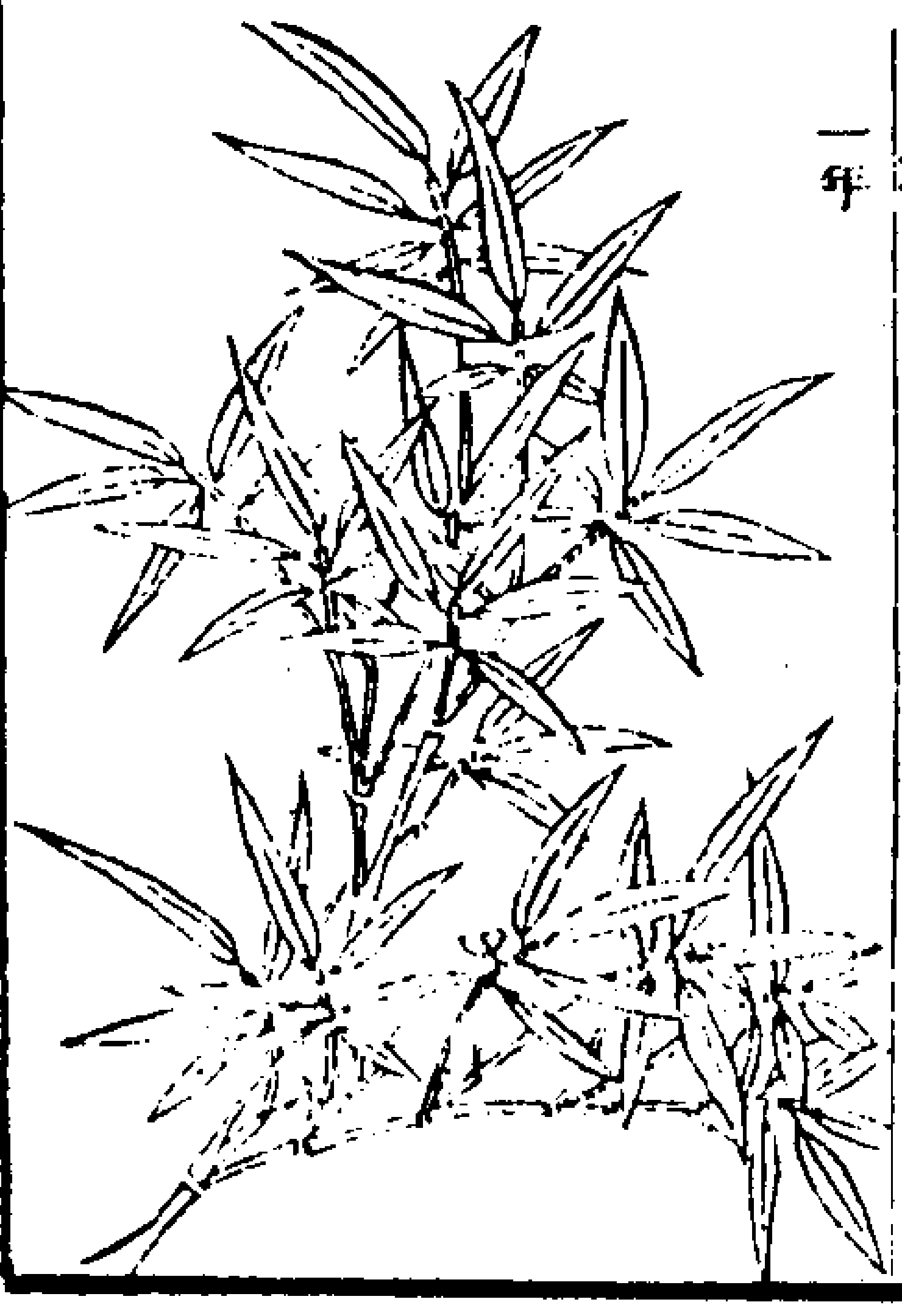
解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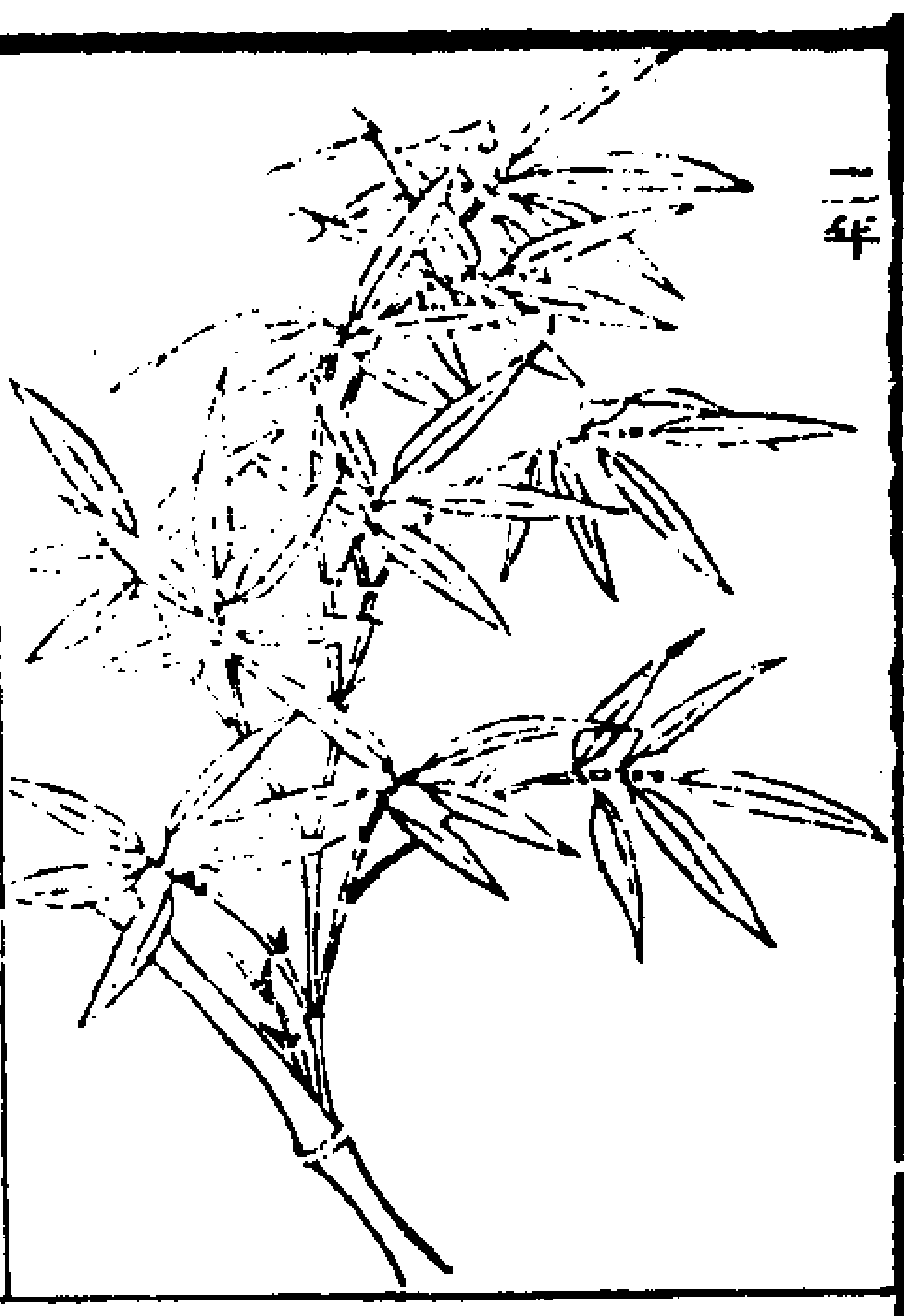
初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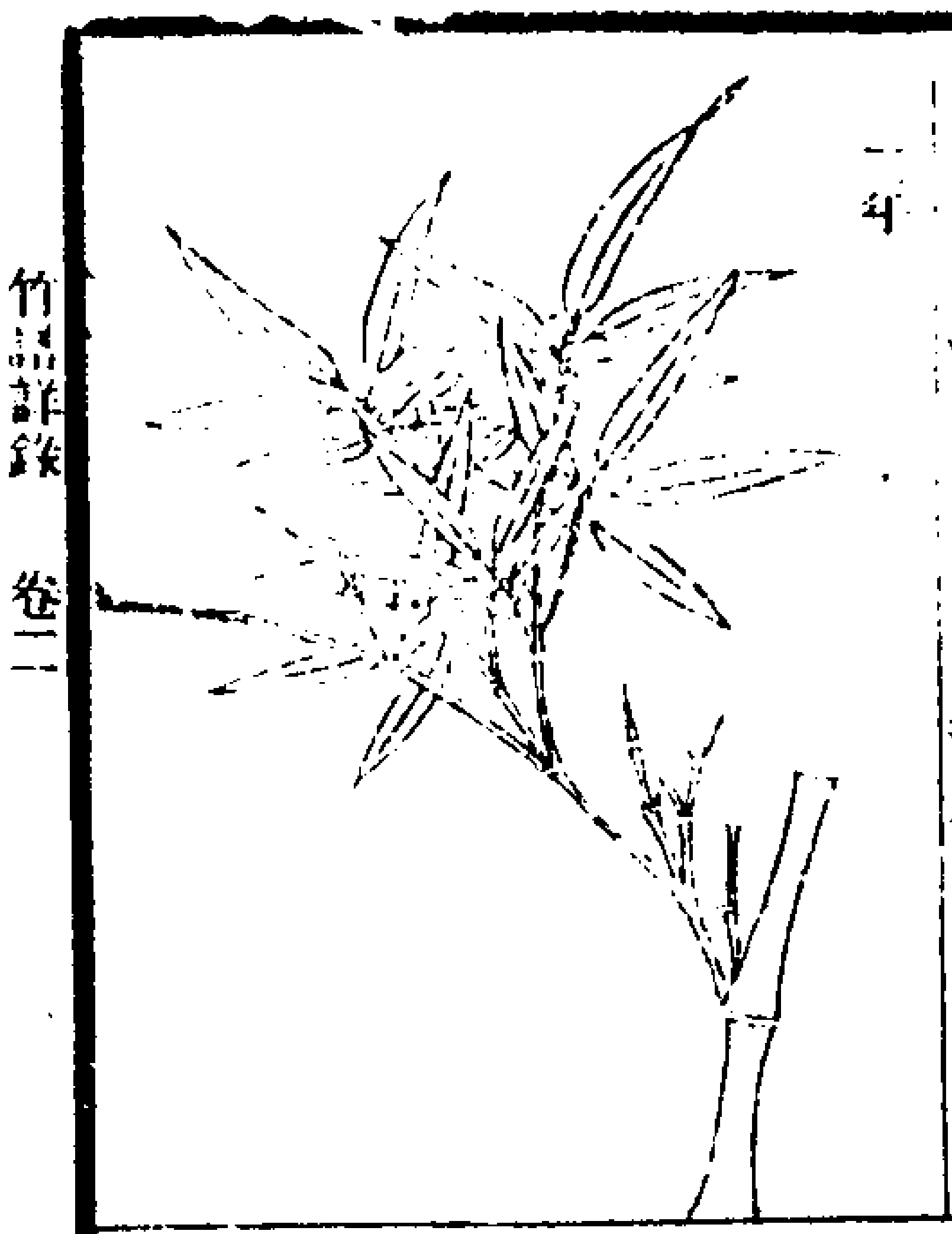
成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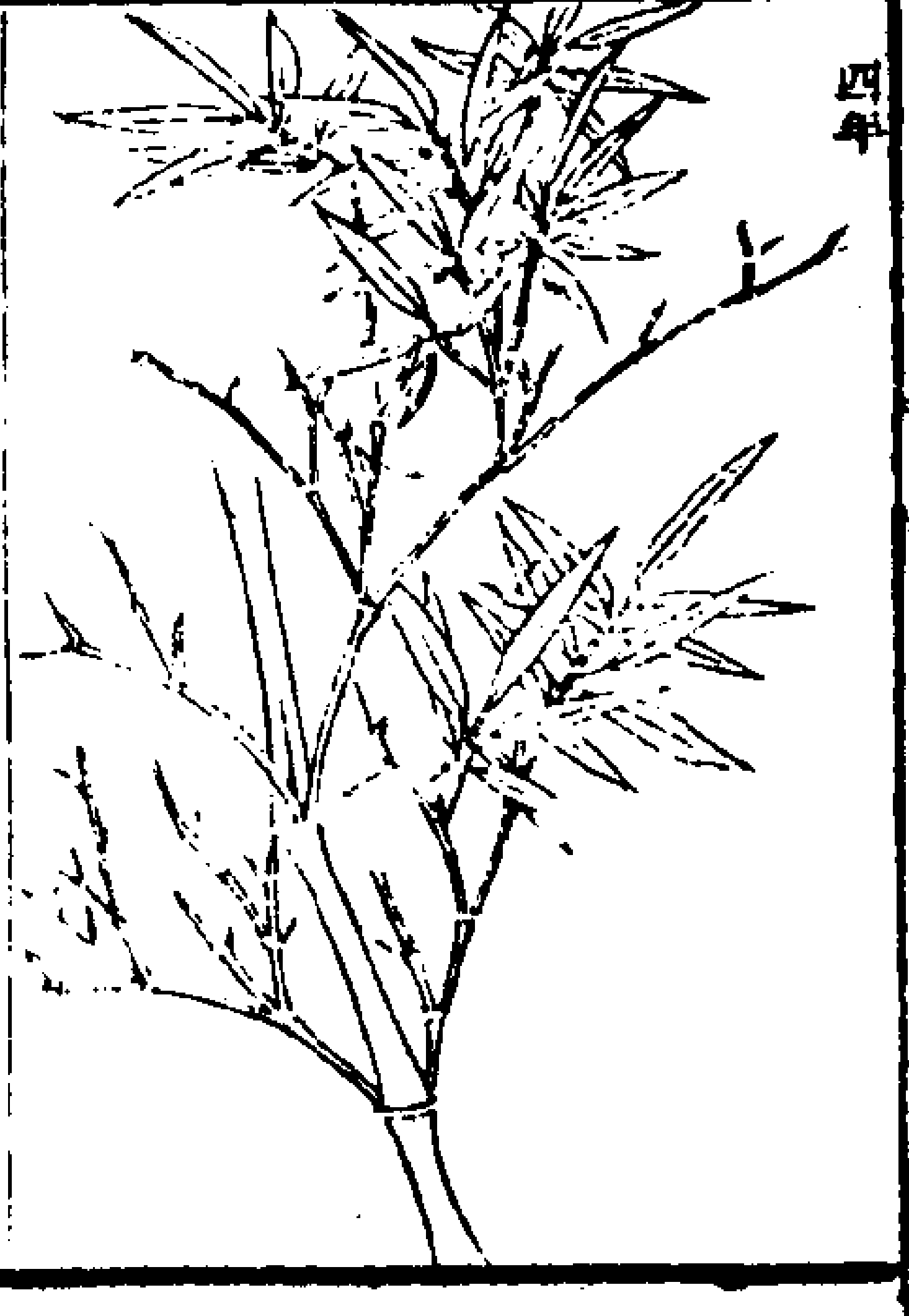
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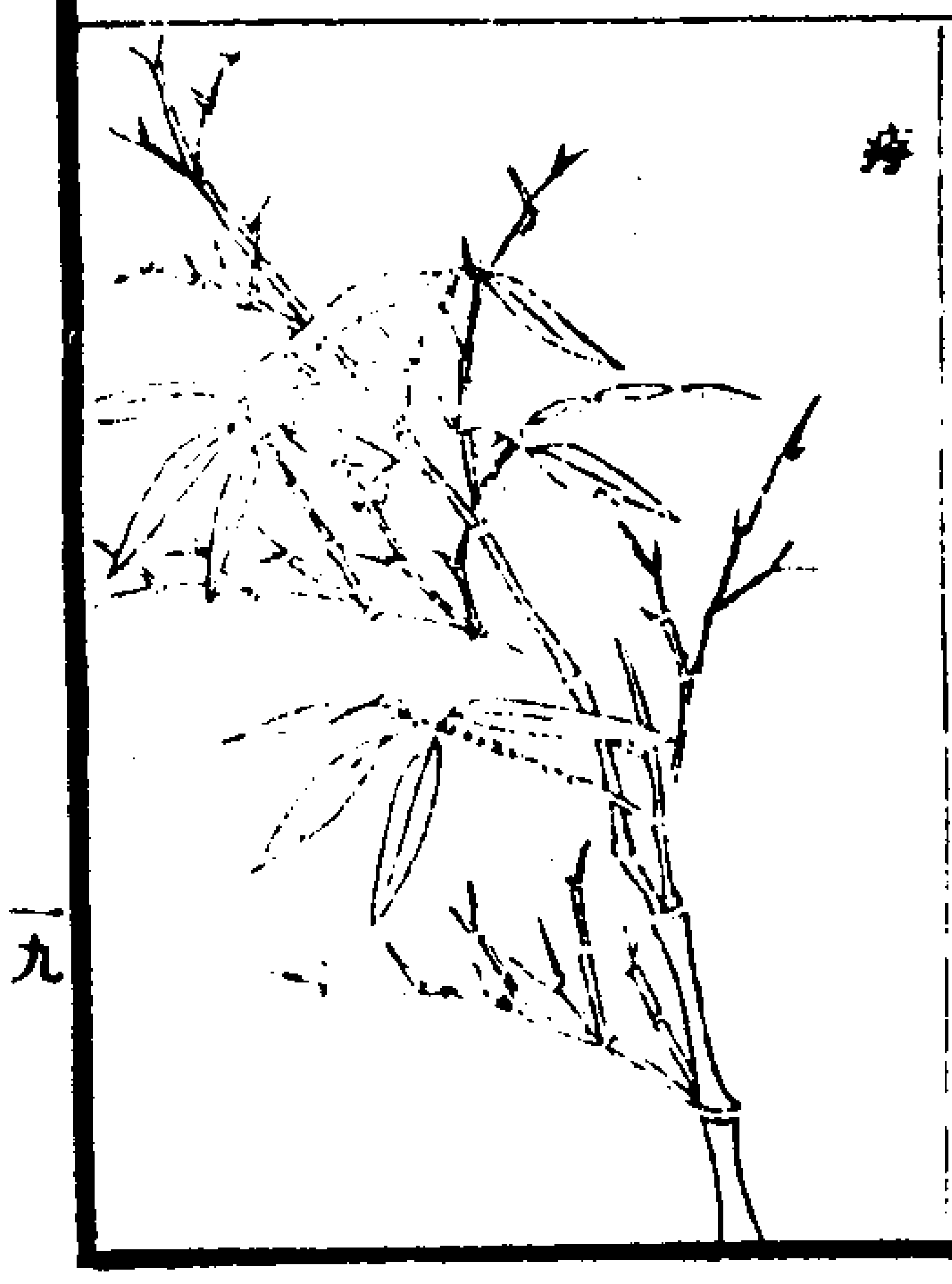
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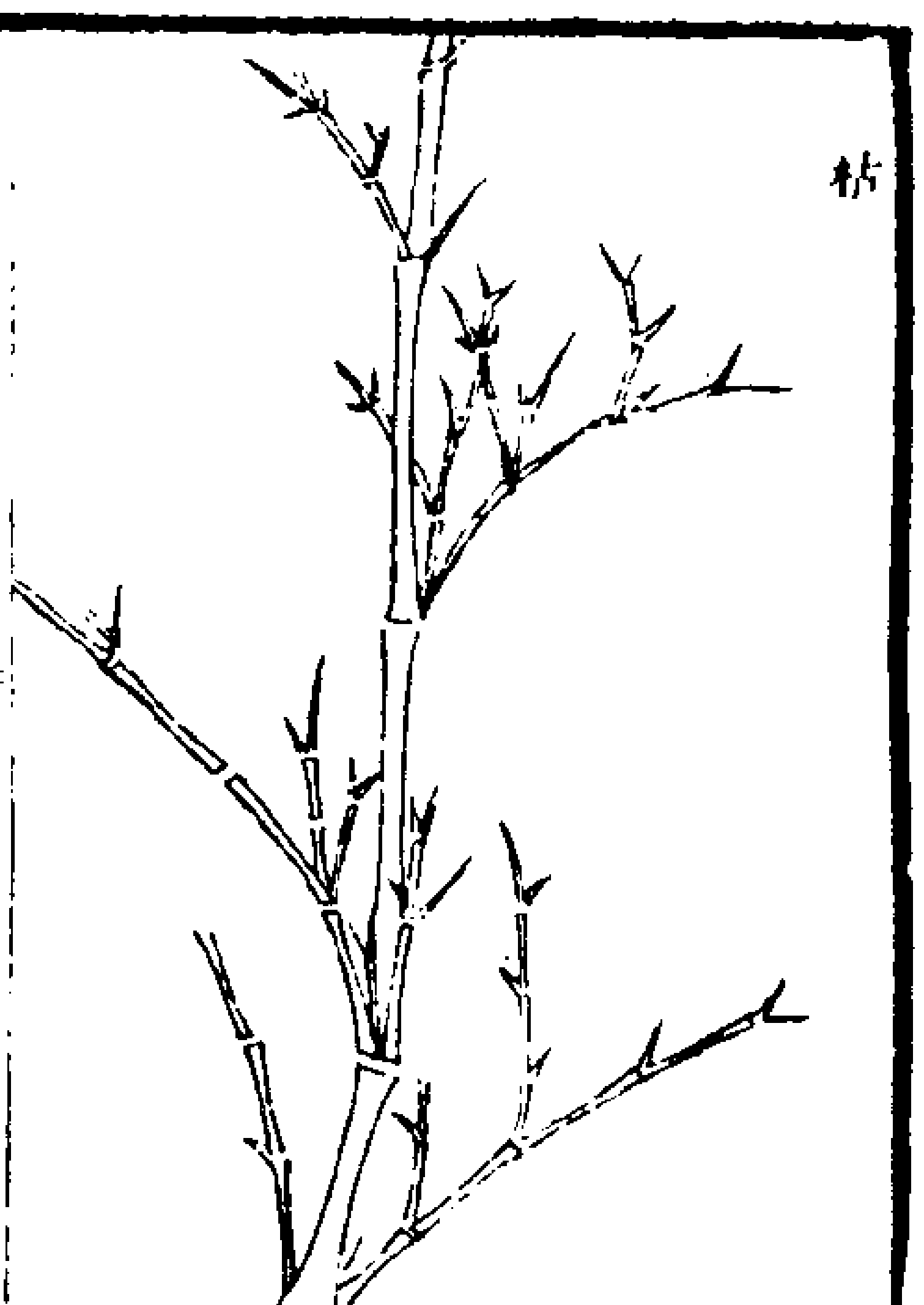
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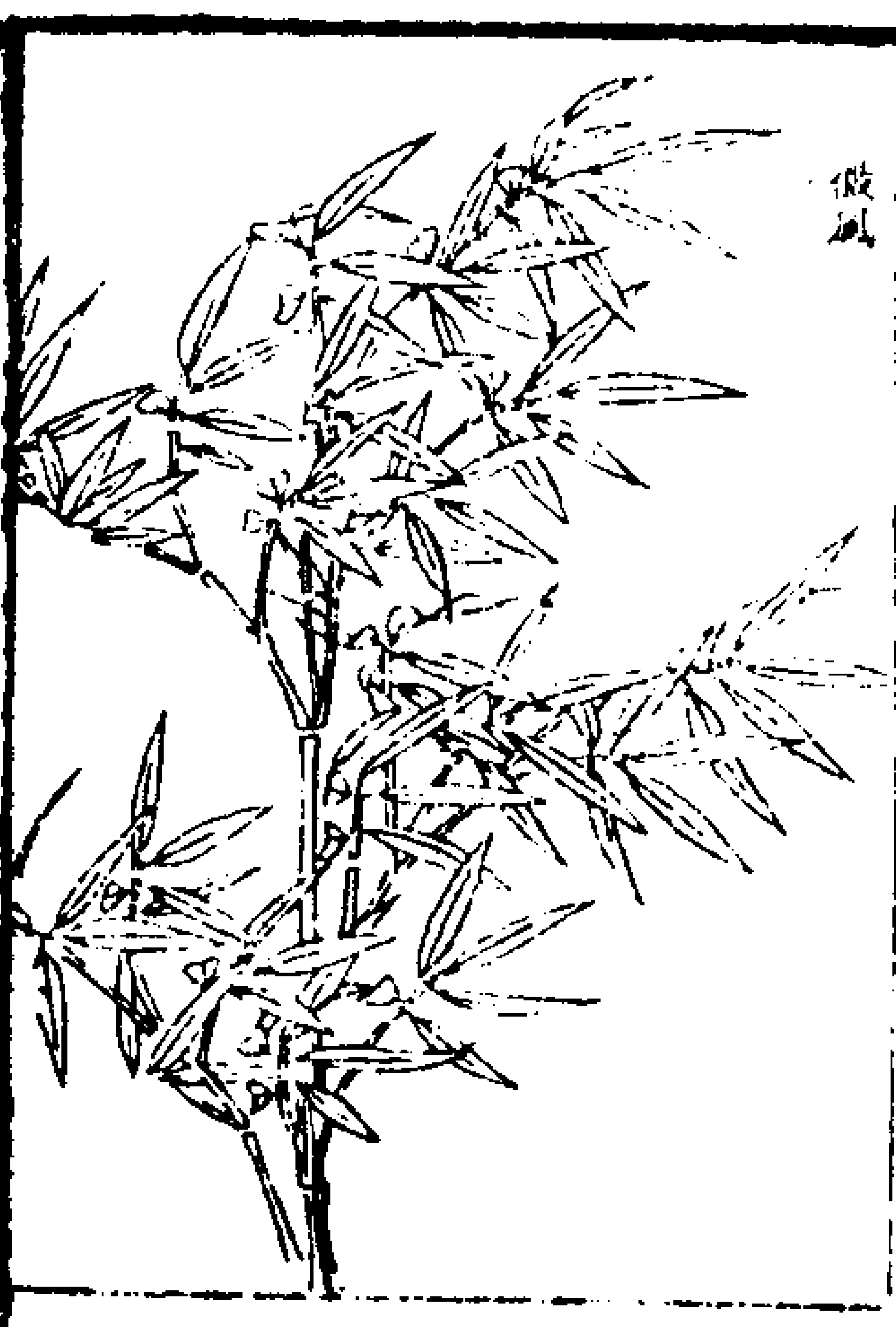
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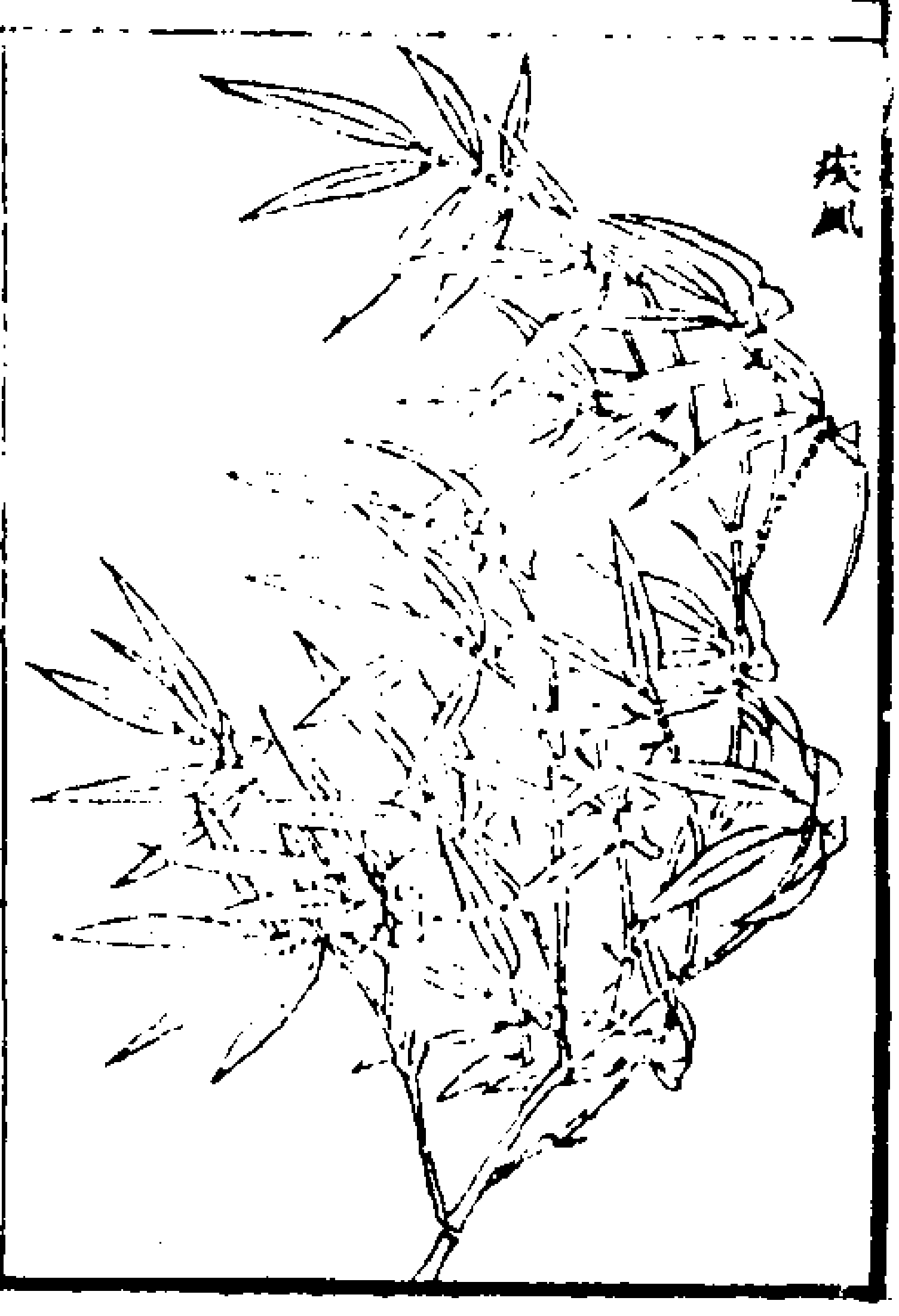
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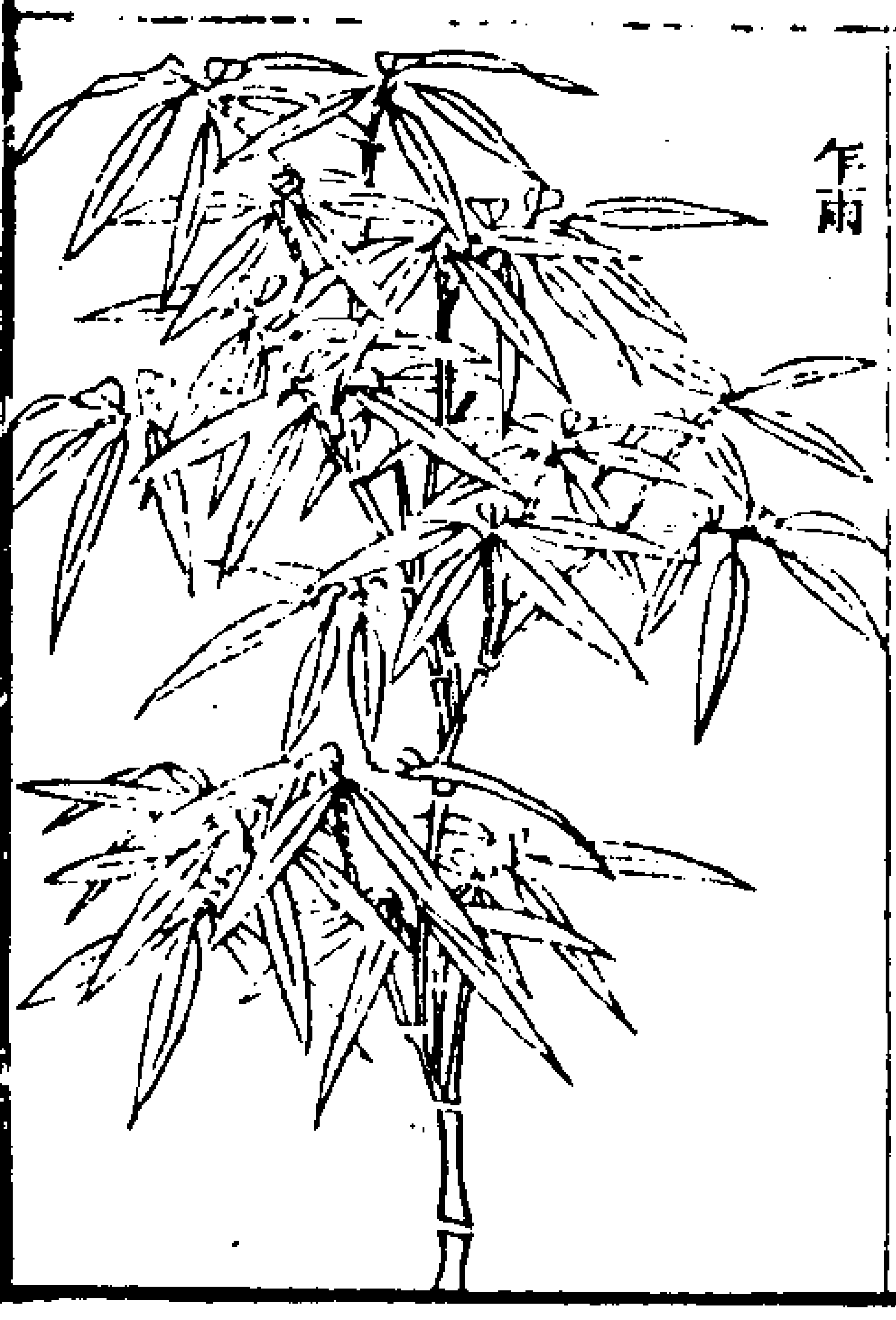
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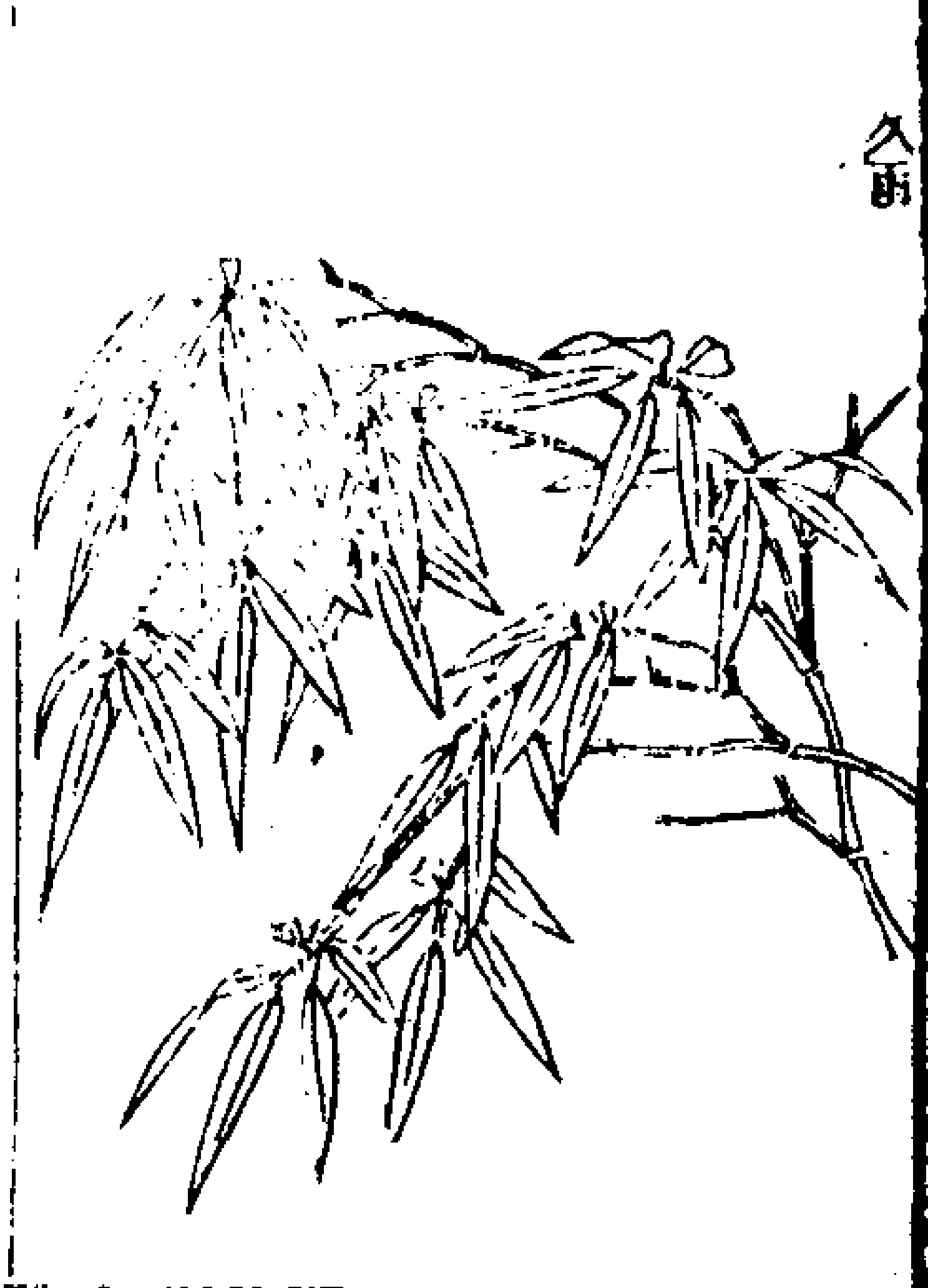
微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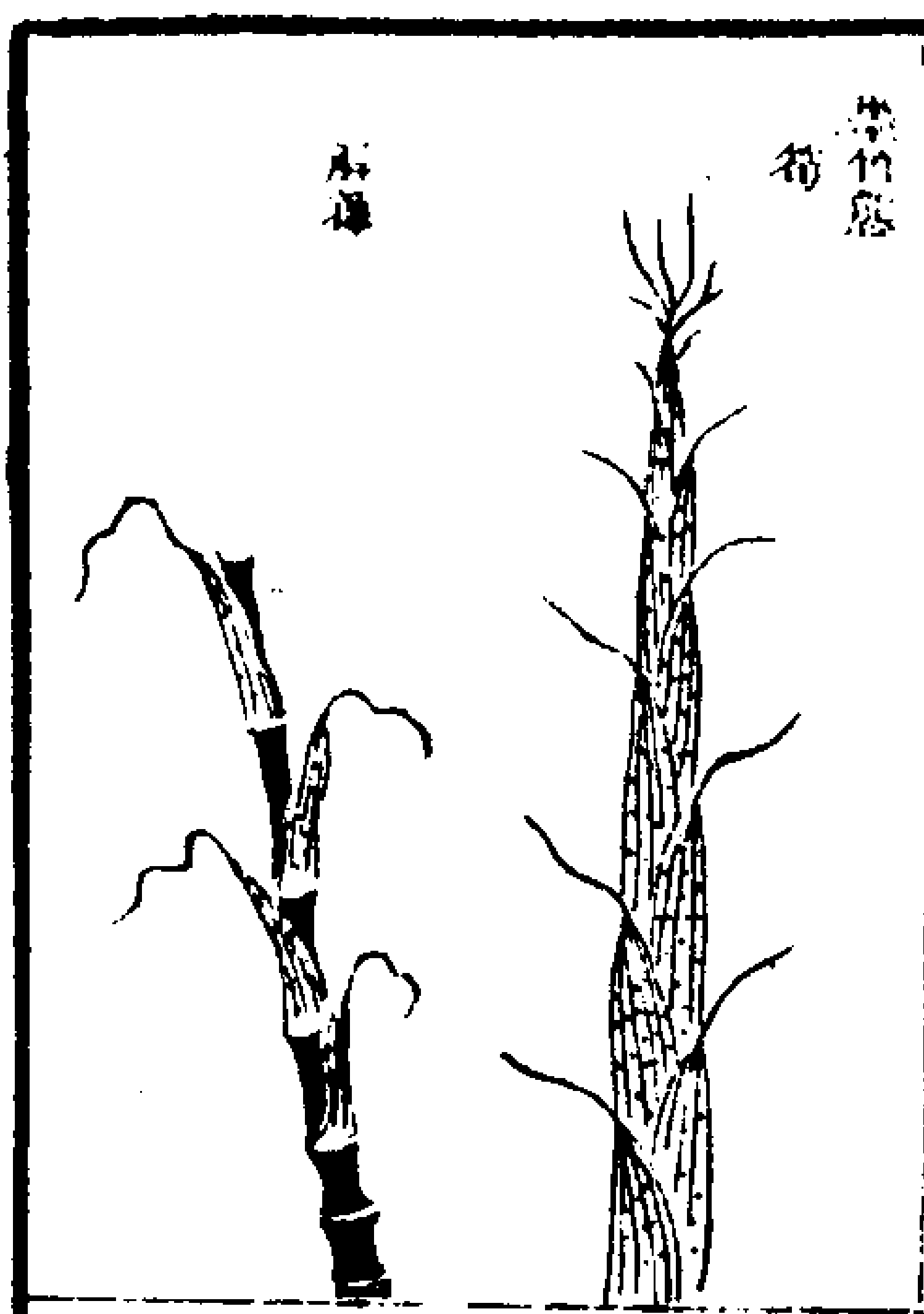
疾風



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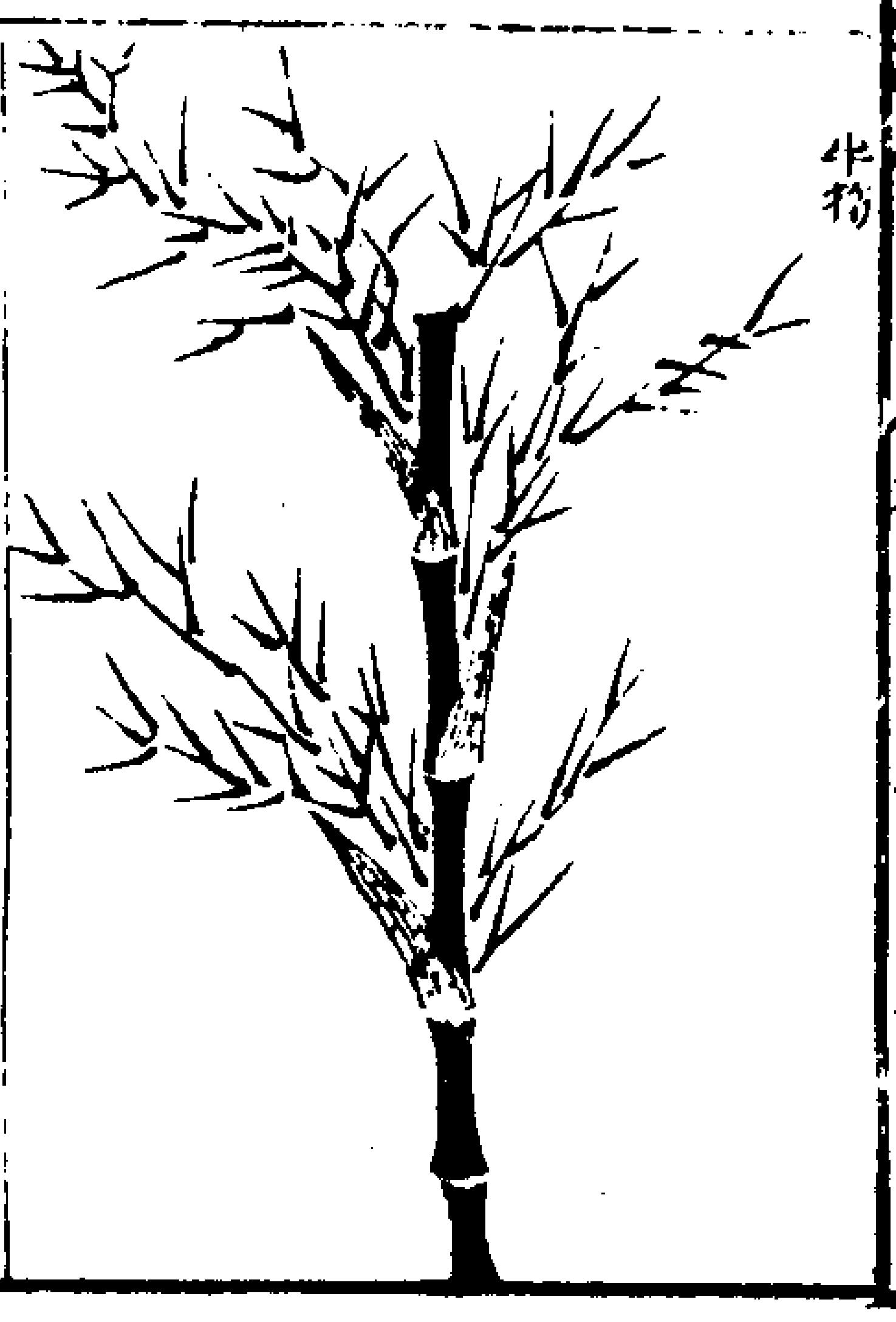


久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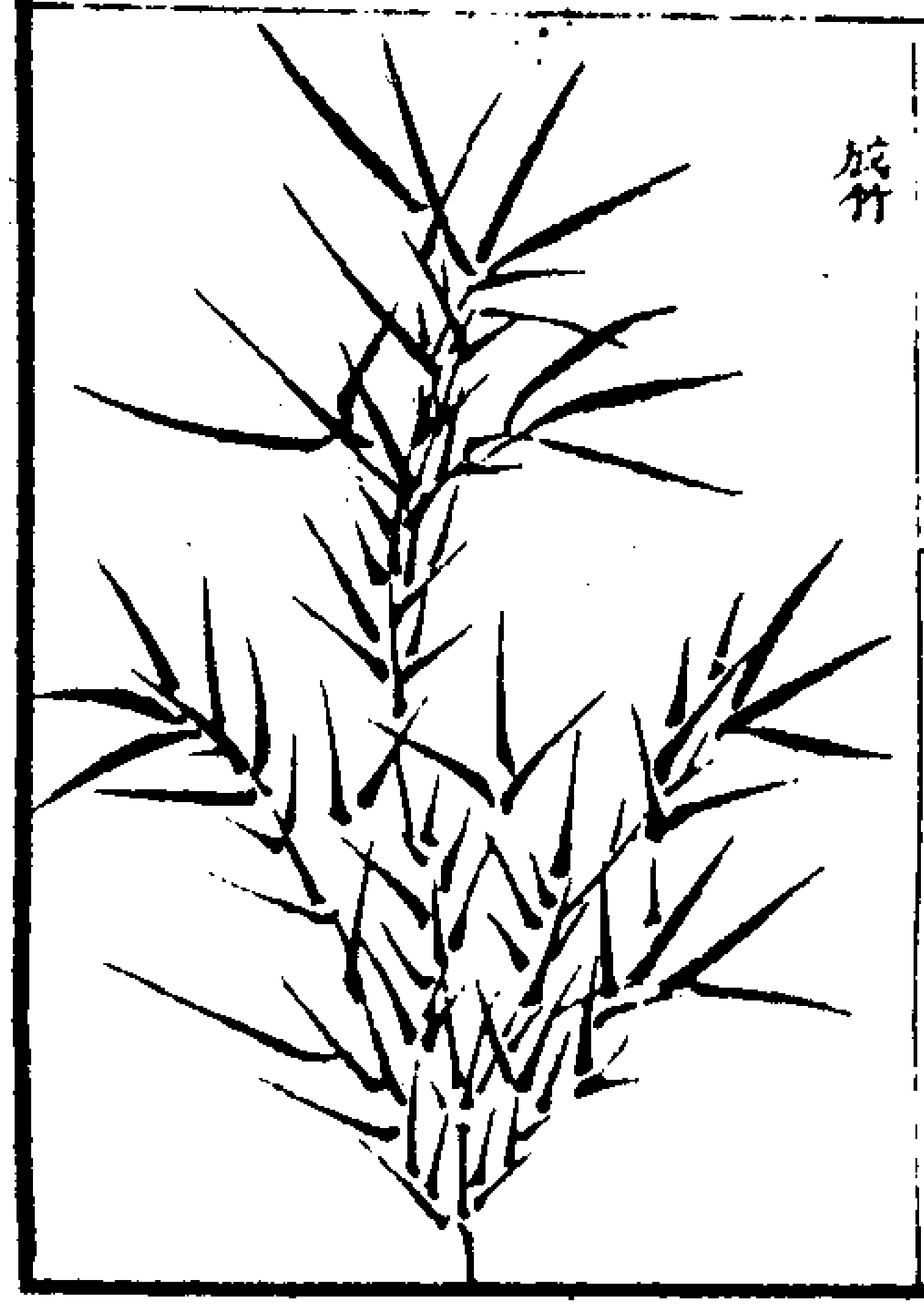


笋竹成
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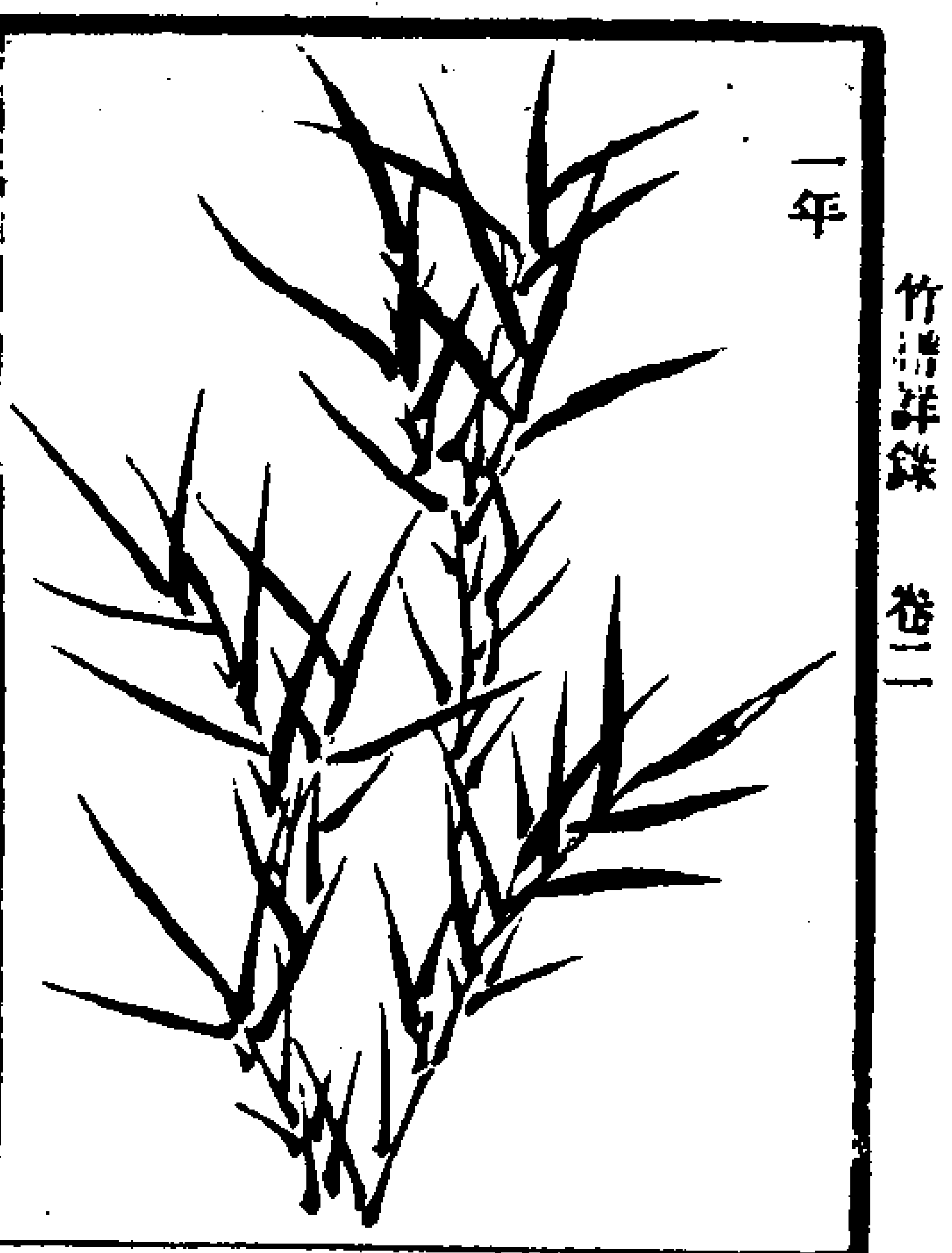
成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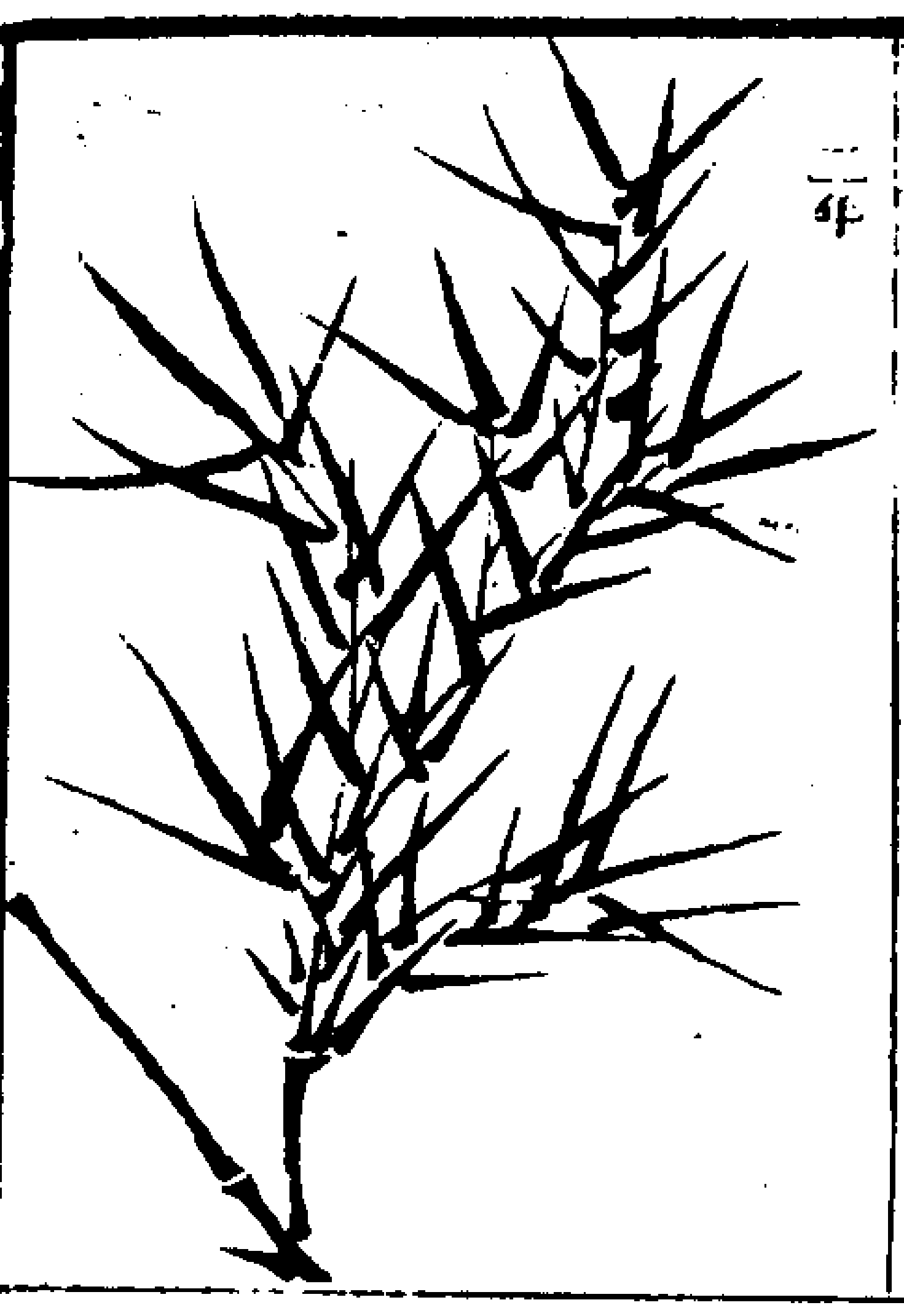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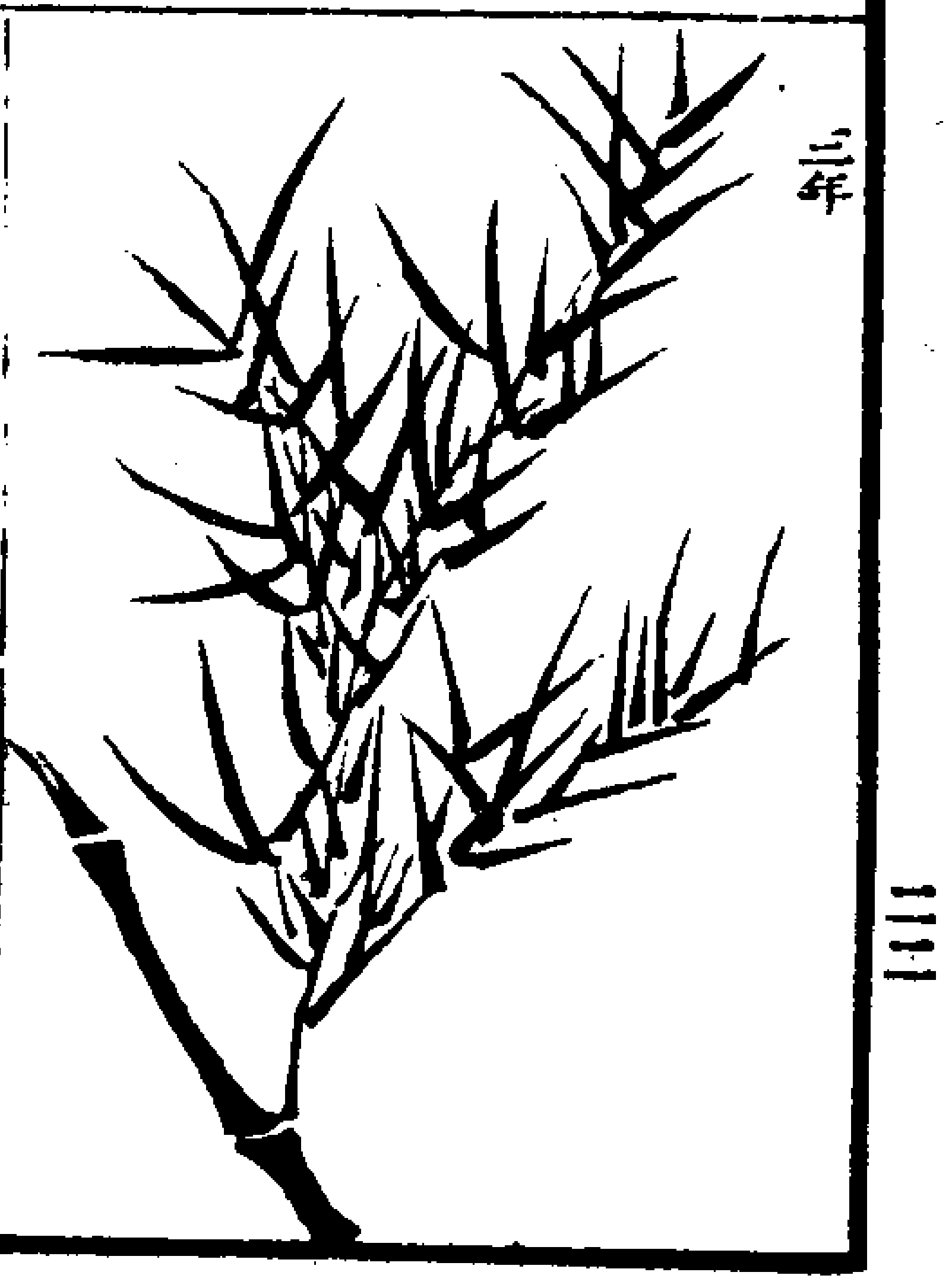
华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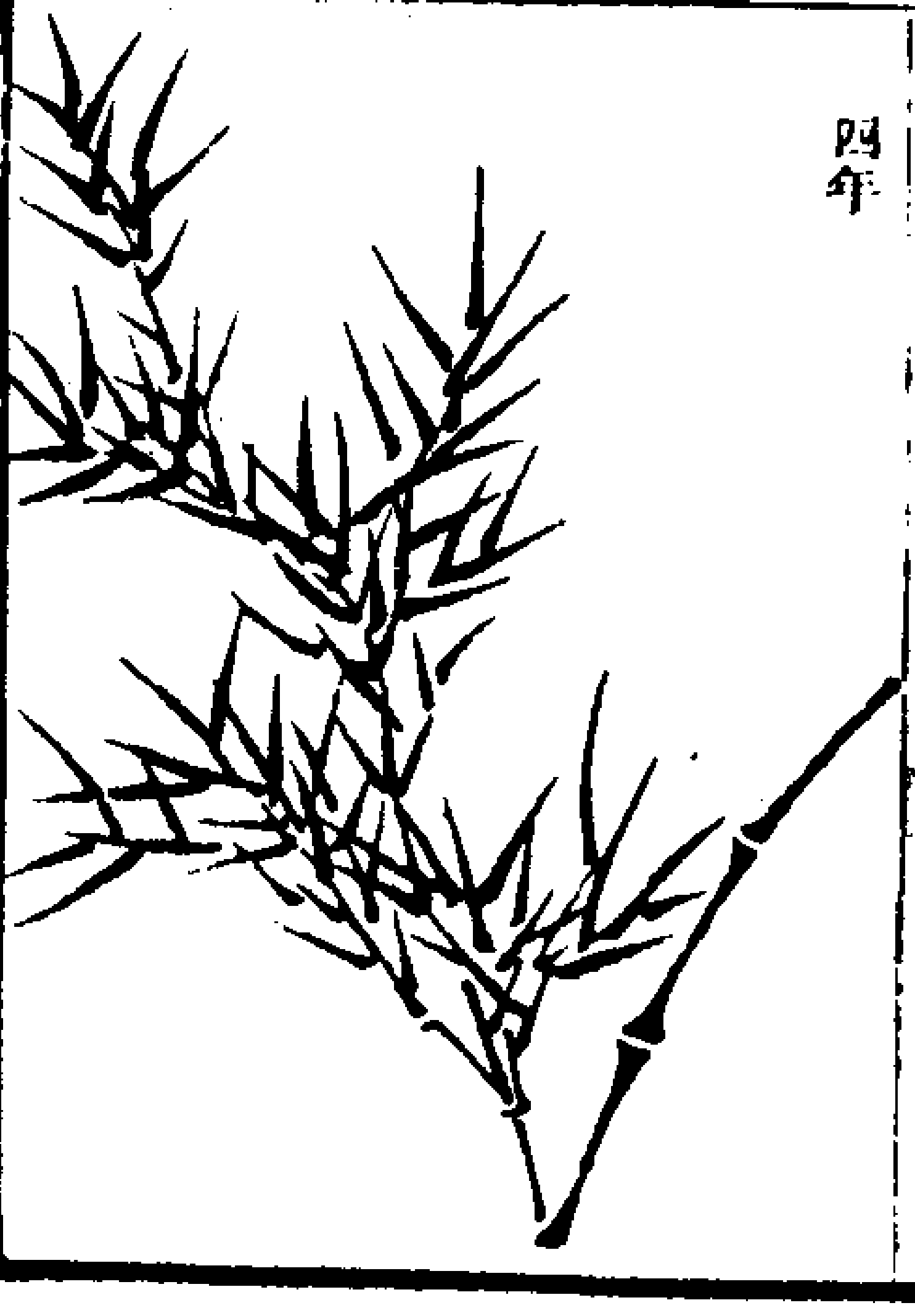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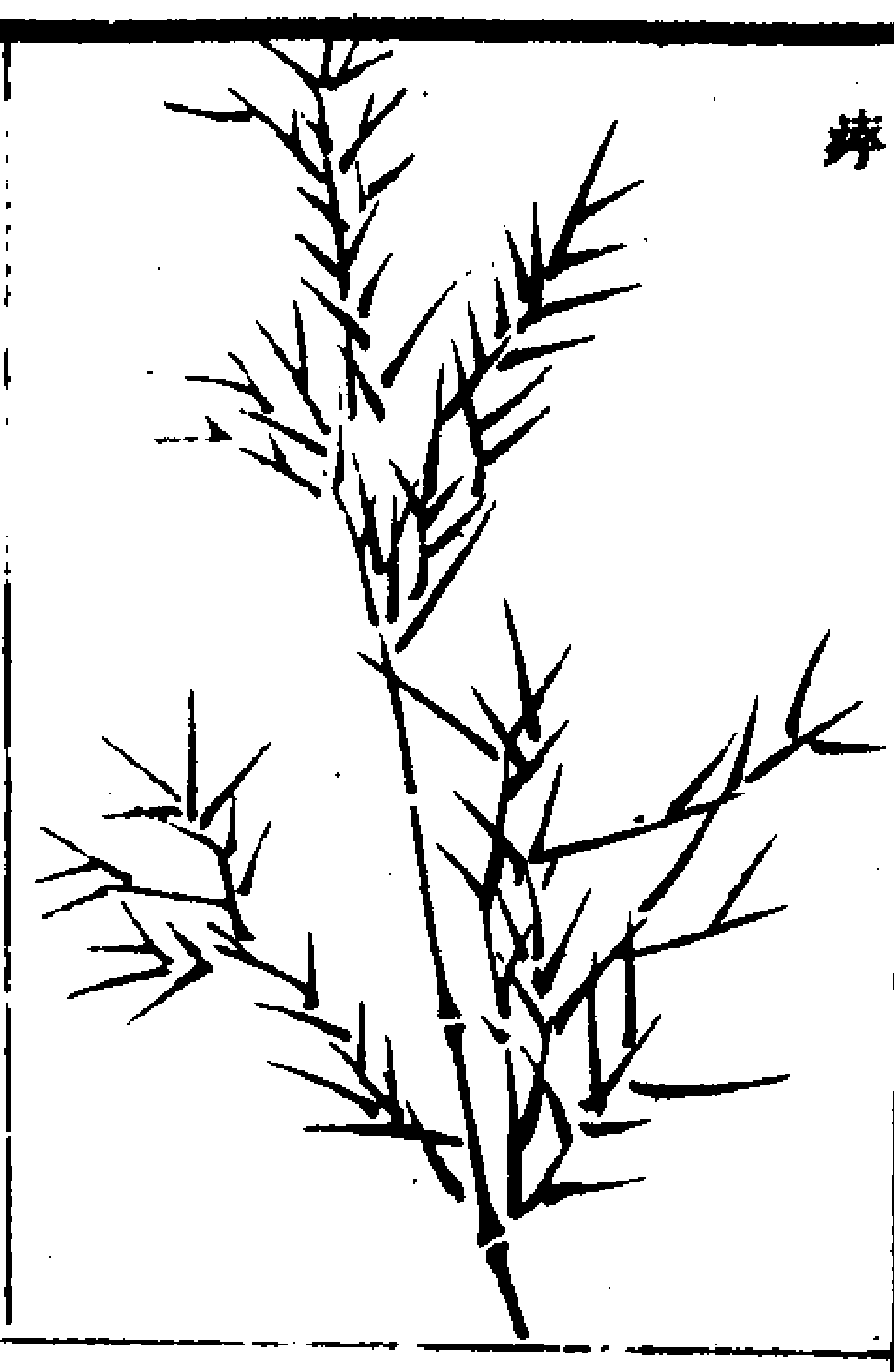
旋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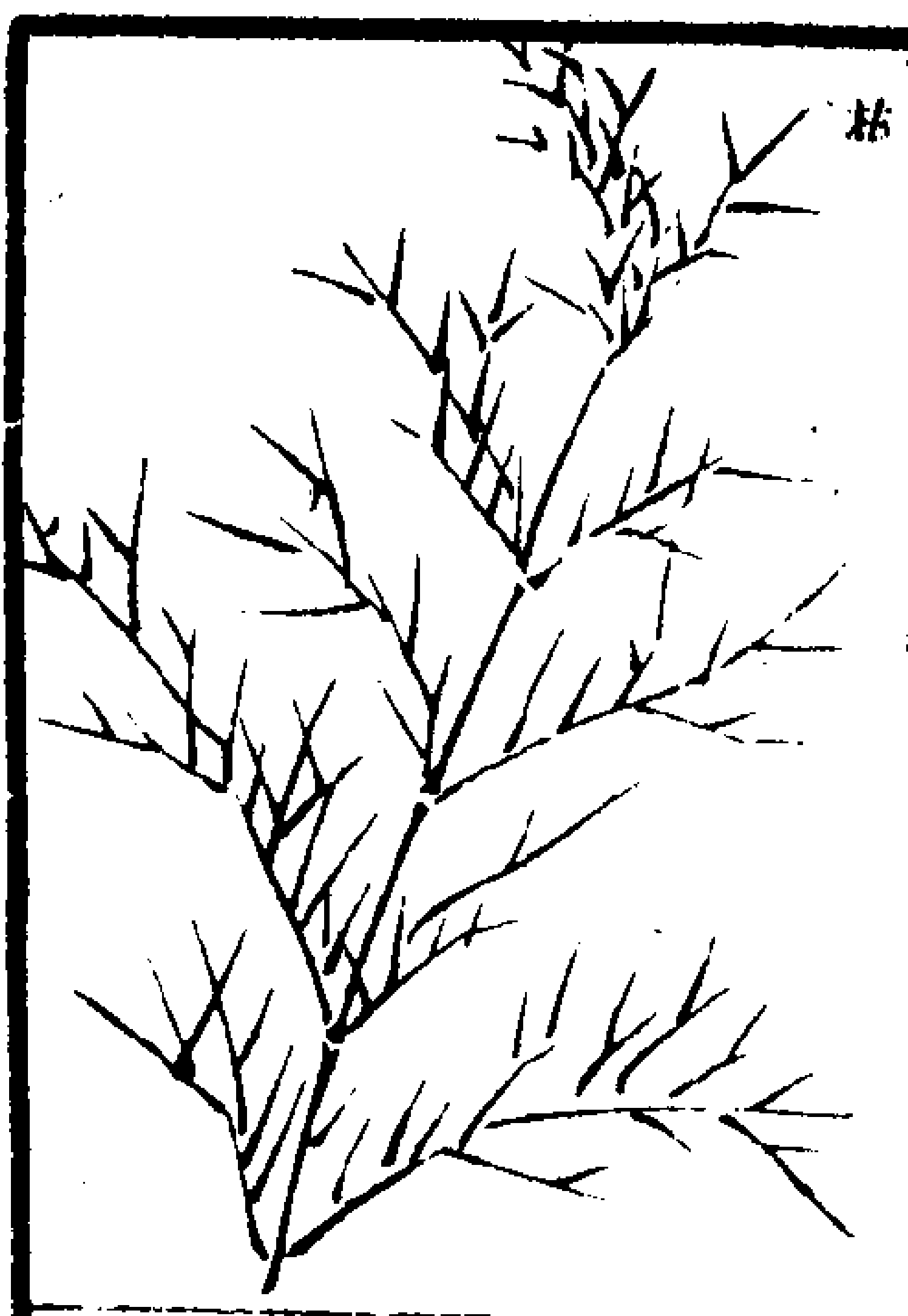

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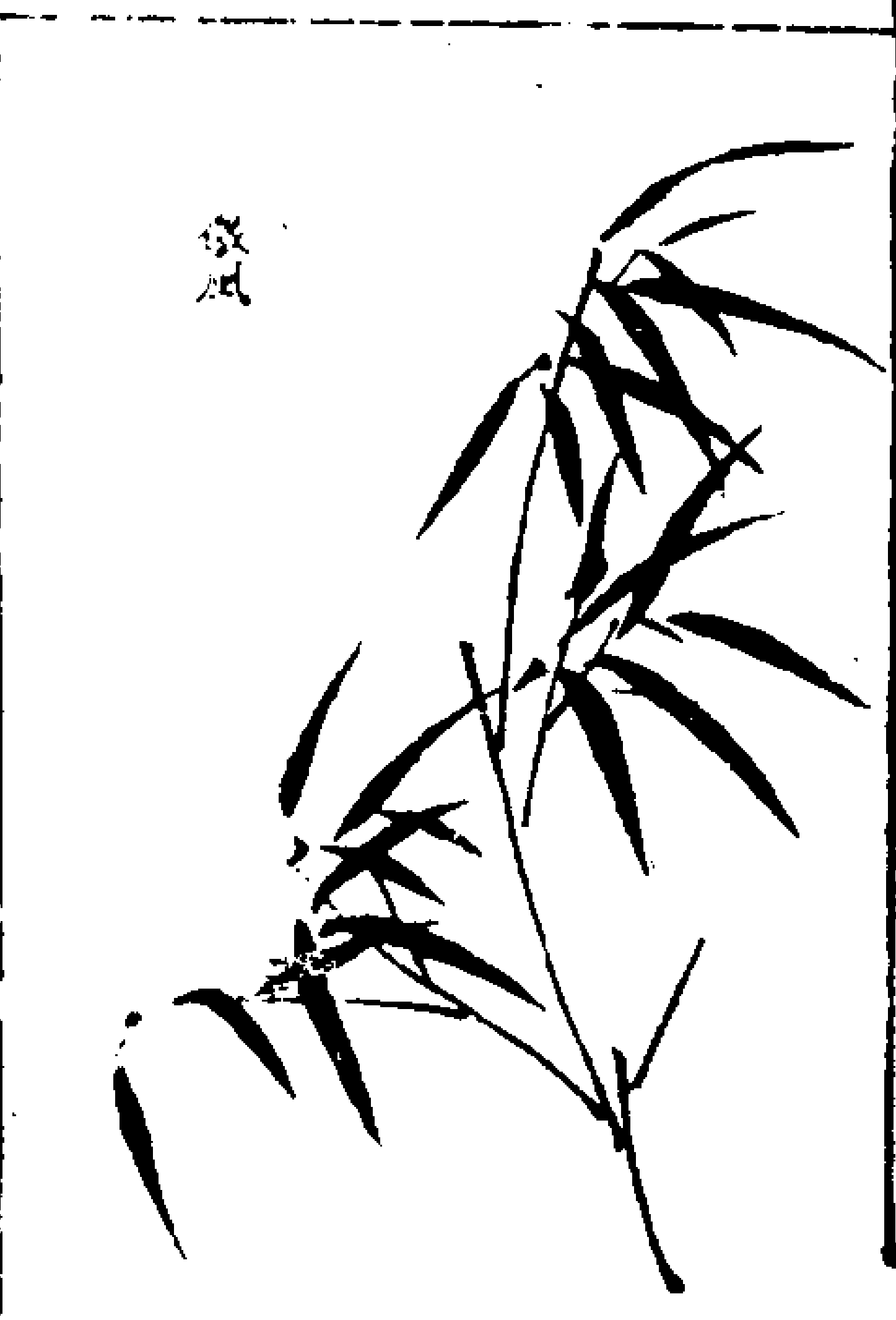

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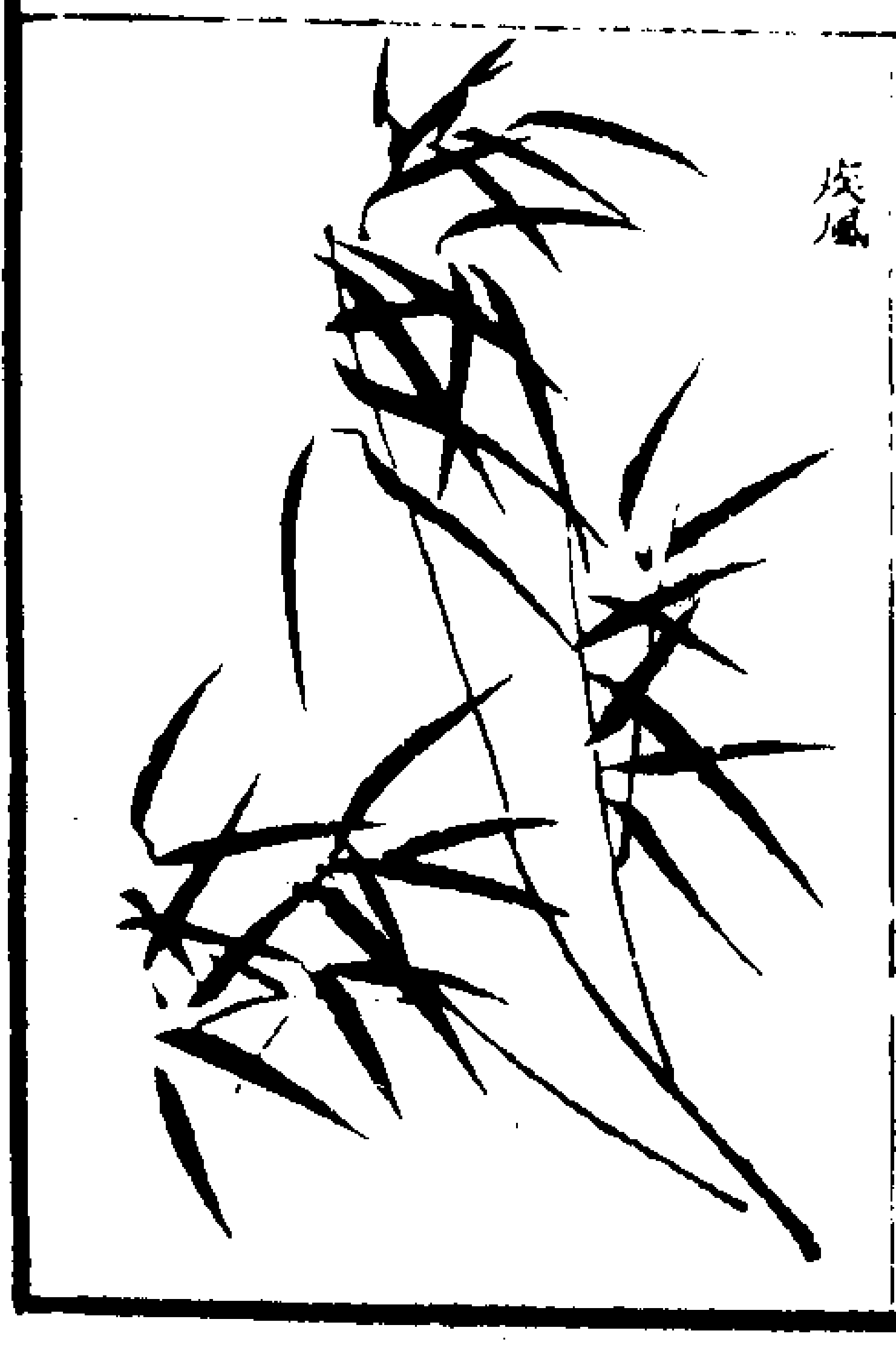

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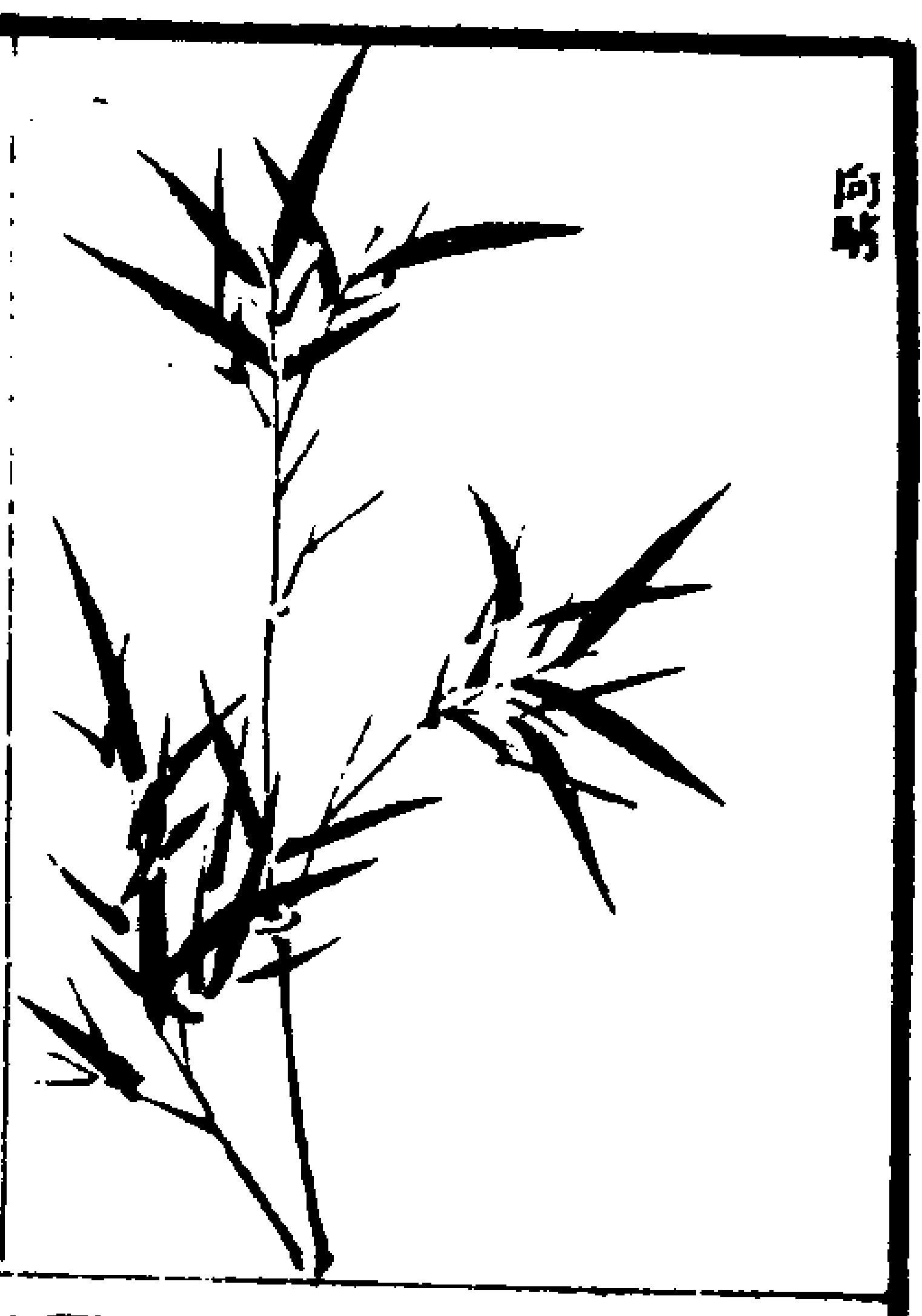

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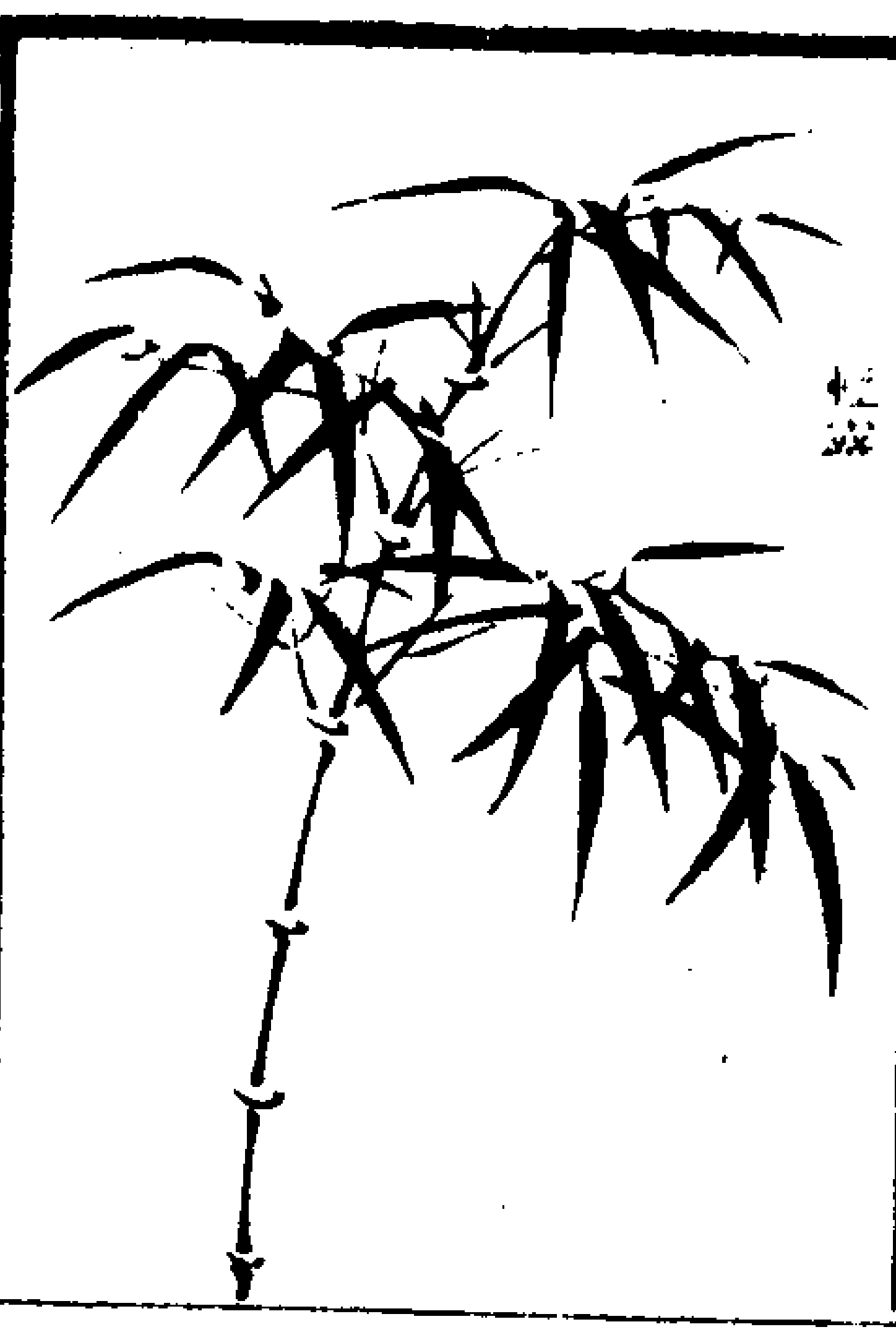

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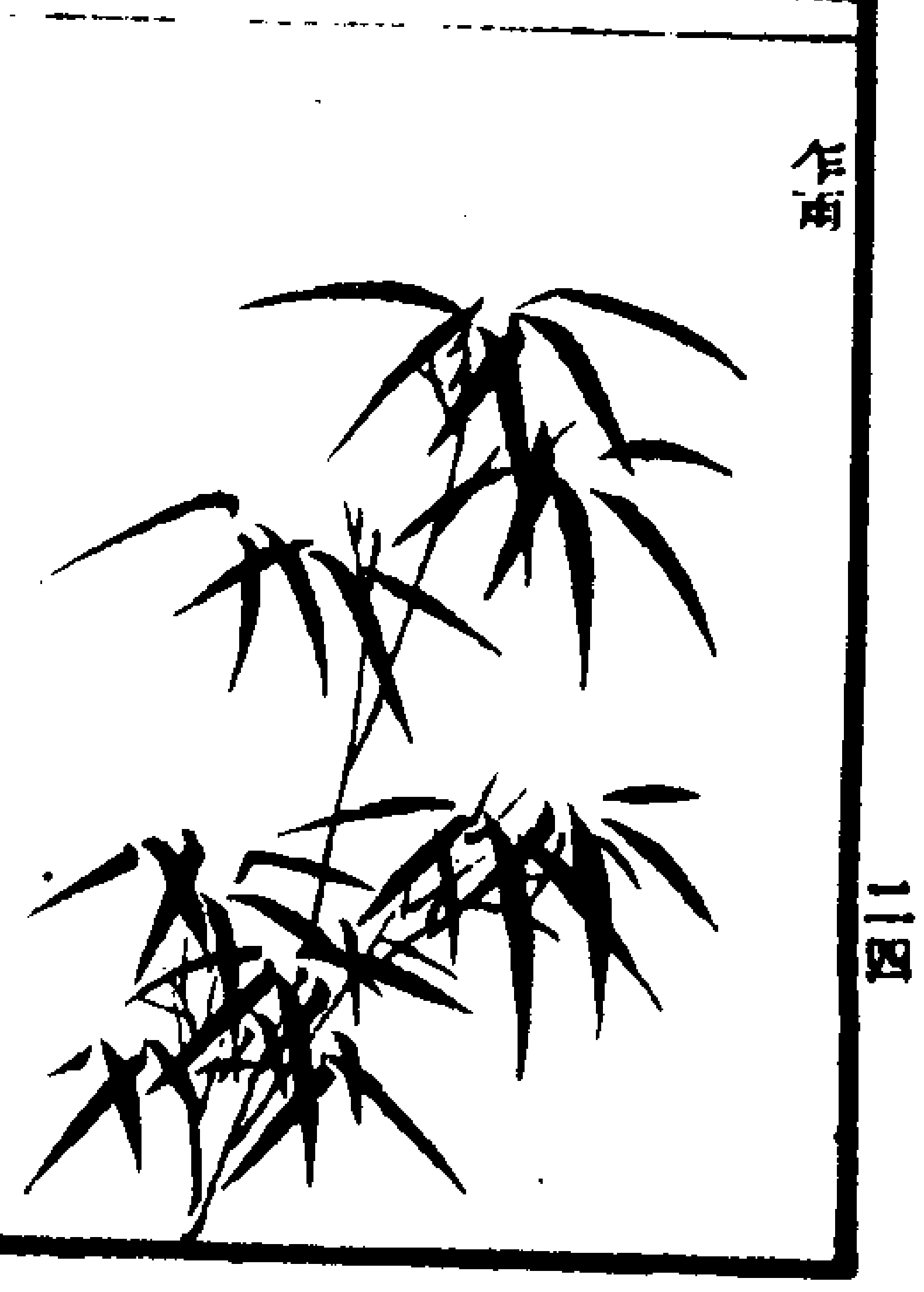

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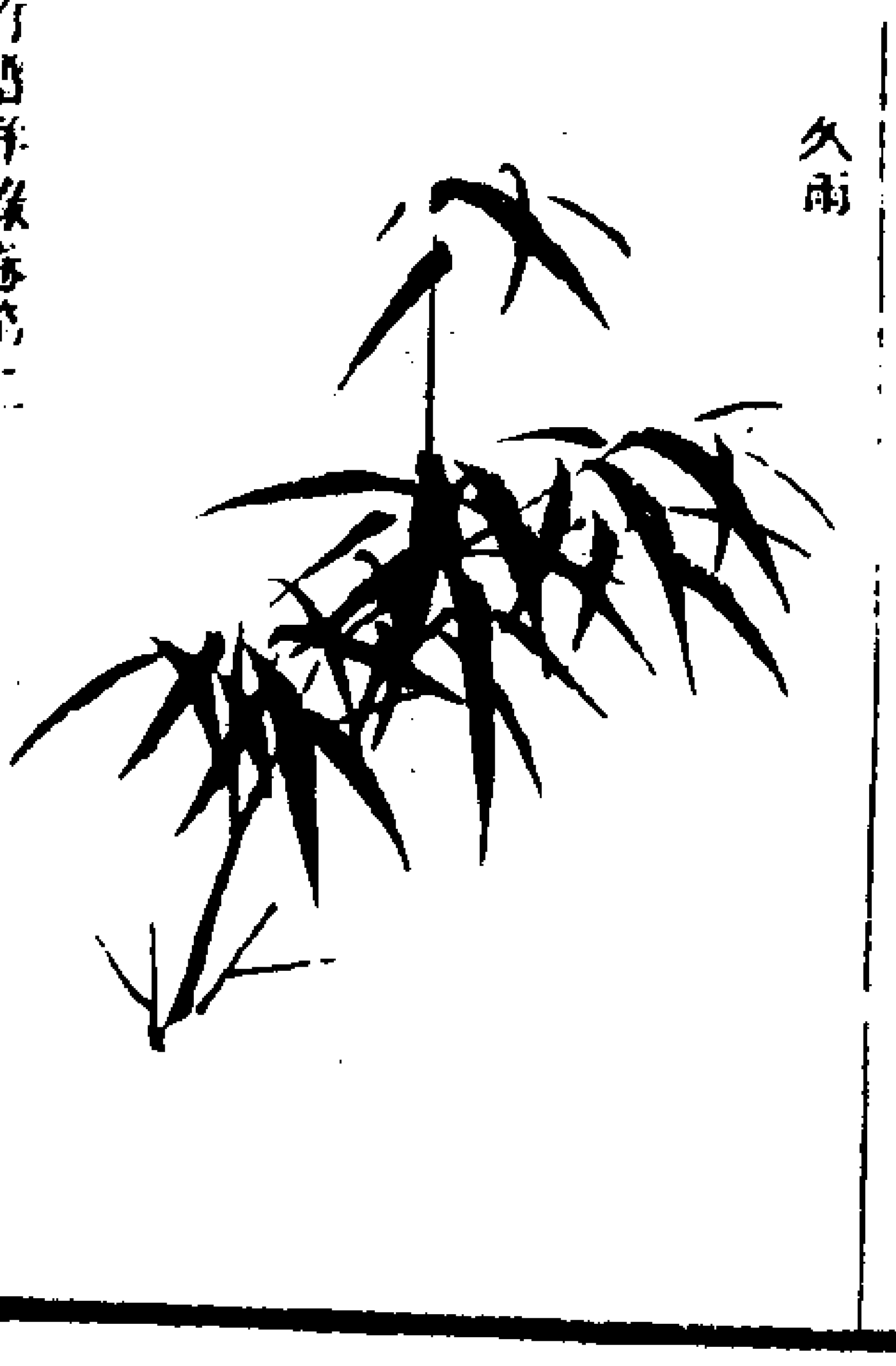

淡風


疾風


向晴


[illegible]


乍雨


久雨

竹譜詳錄卷第三

息齋道人薊丘李　衎　述

竹品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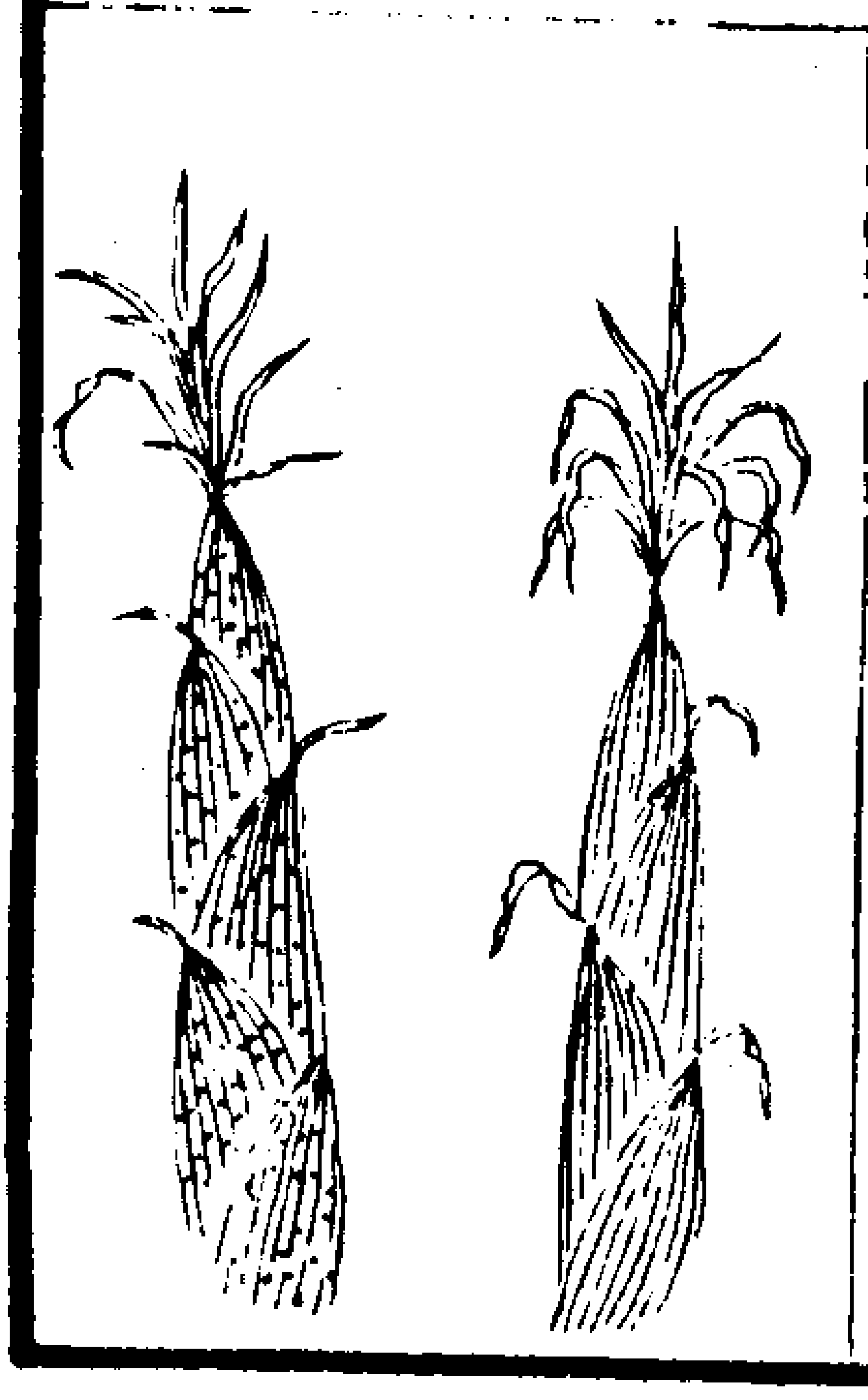
竹品雖多今以南北俱有宜入圖畫者爲全德品以形狀詭怪者爲異形品以顏色不同者爲異色品以神異非常者爲神異品又有似是而非竹者有竹名而非竹者通爲六品或因所睹見或質諸傳記或得之傳聞惟與常竹同者皆不復書凡其狀殊異者必表而出之以助多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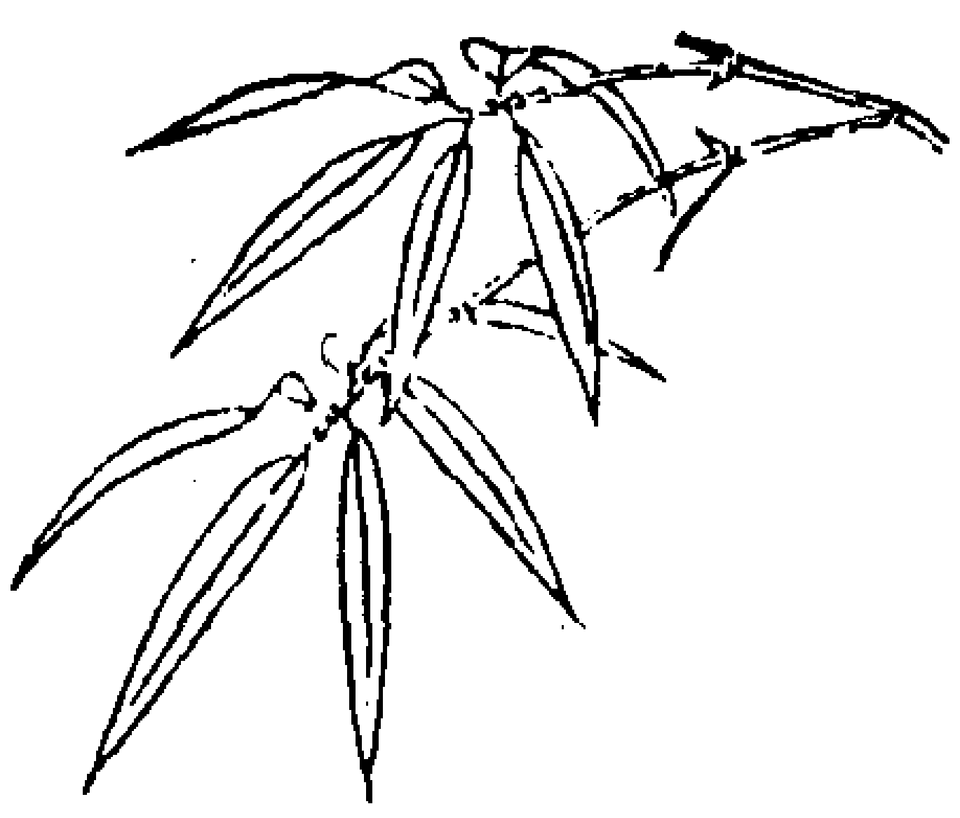
竹之爲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雖出處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長幼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陋沖虛簡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遂爲圖軸如睹古賢哲儀像自令人起敬起慕是以古之作者於此亦盡心焉故作全德品

全德品

筆竹出江浙河南北湘漢兩江之間俱有之凡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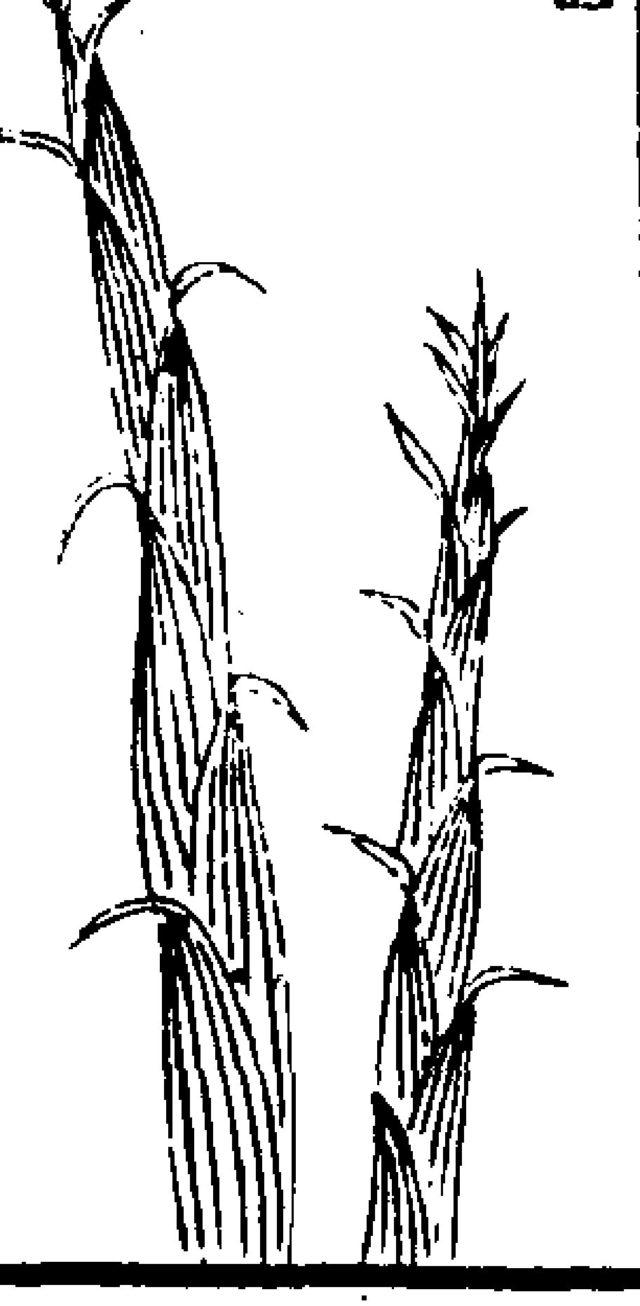
有黃筆綿筆早筆晚筆石筆操筆節葉枝餘皆同但筍出時無斑花者名黃筆勞闊柔韌者名綿筆筍出早者名早筆筍出晚者名晚筆早筍出三月晚筍出五月都城北望城山中者筍出四五月河南亦有筍出二月者名石筆竹筍出時斑花一同晚筆但其節促密竹性亦柔韌雖用又勝於晚筆以其有石地中俱宜栽植故名操筆筍出四月其竹性燥烈不堪劈篾今用甚堅山海經云丙山多筆竹南陽人名爲今竹取筎入藥其皮曝乾可照夜新安志云筆有甜筆有苦筆凡竹之雄者體質不堅不堪爲篾於筆爲尤多會稽志云筆竹越中剡爲多有早竹晚竹綿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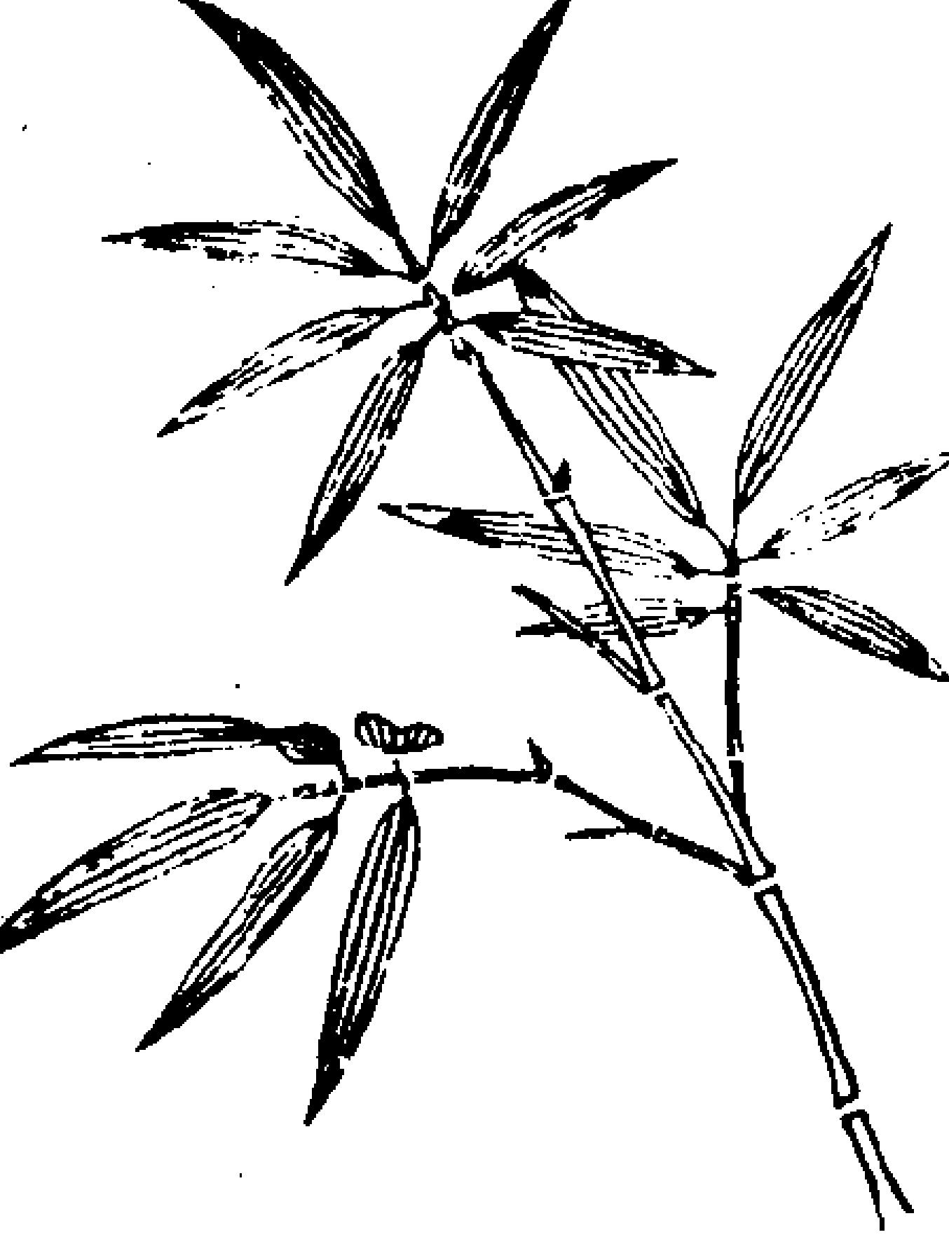


三月竹生衡陽山中比筆竹差細瘦三月出筍甘脆異常或云此名瘦筀竹

淡竹處處有之凡三種南方者高二尺許大概與筀竹相類但節稍疎皮薄節下粉白甚多葉葉小筍籜上有細紋理無斑花北方者止高丈許葉入藥爲良筍食亦佳醫方用竹瀝惟用此竹者最妙筍出土正墨色者名爲烏花淡沈內翰存中筆談云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以今考之亦恐未盡然也竹品雖多各有名色淡竹自有此三種豈可一概云爾竹嫩時可造紙也



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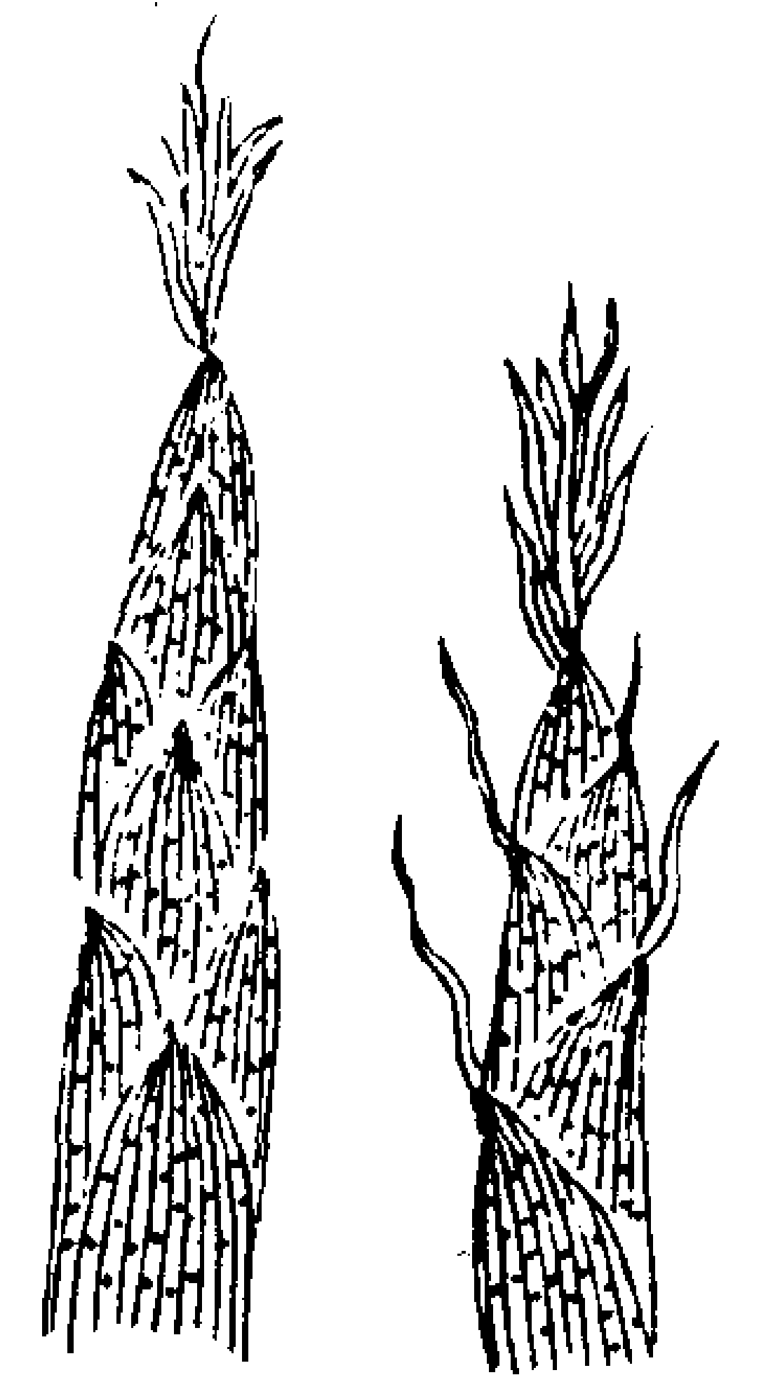
葉

清寔竹枝葉大似筀竹竿節如淡竹筍極早出味尤珍美江浙之間多有之大者亦中雜用蓋筀竹之下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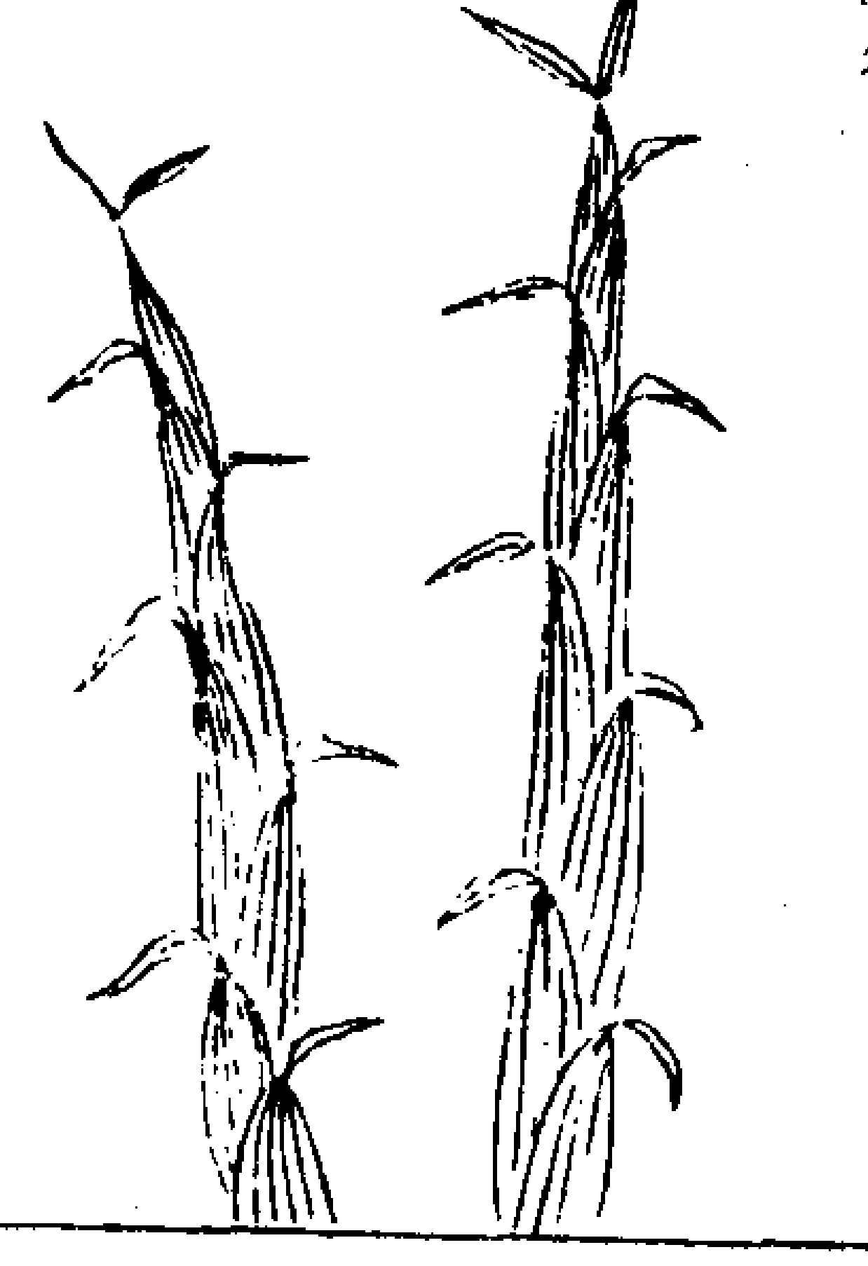
筳（音斤又音謙）竹處處有之大似淡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節下粉白如霜大者最宜爲船篙細者亦中雜用或云用作篾不潮汗南鄭樵通志略云竹之良者惟有筳竹新安志云筳竹古之勁爲用甚佳其筍類紫筍不可食

便殺竹生浙東山間或村落處處有之大類如篁竹但節稍密堅硬不堪劈篾惟大者宜爲屋椽筍硬無味不堪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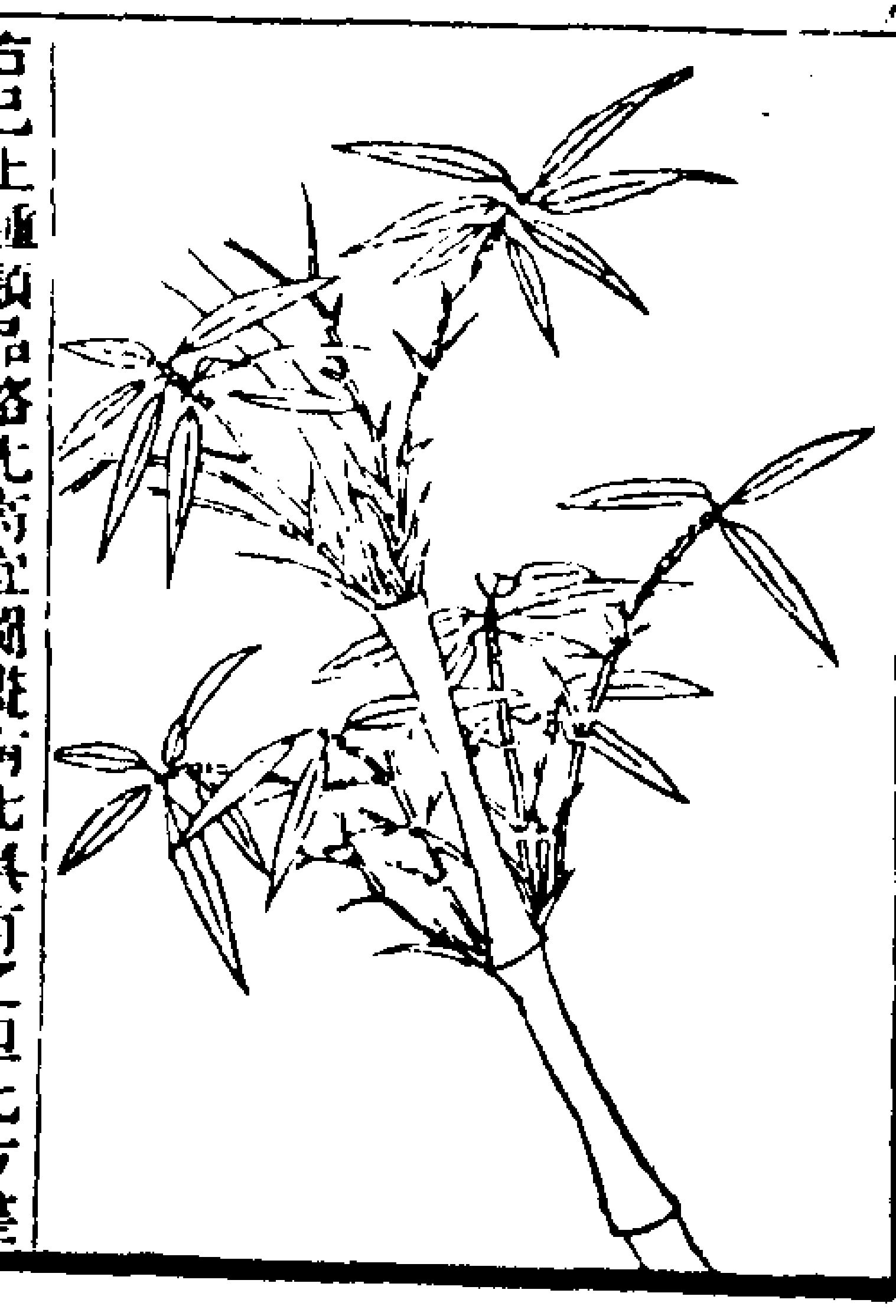
苦竹處處有之其種凡二十有二北方有二種一種節稀而竿厚葉生枝知葉長一種與淡竹無異但筍味差苦江西及谿洞中出者本極大筍味甚苦不可食浙西出者筍微苦可食廣西山中一種散生每節間生三枝葉長如筆竹色深綠瑩潔婆娑極可人意筍味苦病積熱者煮食之甚良或云亦可生食黃休復云循川滕昌祐家有苦竹葉稠多陰筍高之時粉香徐發孝經河圖注曰安思縣多苦竹竹之醜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黃苦者謝靈運山居賦曰竹則四苦齊味注與上同黃苦土人亦曰金竹又名蠟竹筍大而短狀似馬蹄又以黃苞爲第一故謂之黃苞苦又有拜苦竹新安志云本大末鋭與釣絲竹相似而釣絲筍味甘今越州亦有此四種又有頓地苦堅中可以爲矛又拍釣苦節頗疎又湘潭苦節疎宜爲簞又油苦石斑苦烏末苦山苦又有高苦竹名曰青蛇枝各有用處然嘗見越人多煮烏末苦爲紙但堪作寫錢不堪印書寫字婺州山中有長筒苦一節有數尺者人多取爲聲竿殼妙聲竿即聲杠也又寨苦竹長實勁韌可爲鎗幹僰道苦竹出僰侯國在馬湖江古敘州也竹無用筍甚美山谷賦云僰道苦筍冠冕兩州者是也廬山苦竹江州圖經云陸修靜所植筍苦而甘謝舜俞記云吞筍初出其味甘美相傳詩云偷叙剝中甜苦筍海物記云越人以苦海竹爲槍中虎即斃



大苦筍



小苦筍



右已上種類品格尤高宜閩蜀南北俱有之但北方筆竹苦竹二種差少故文湖州多畫筀竹王黃華多畫淡竹習慣也

甜竹生河內衛輝孟津皆有之葉類淡竹亦繁密大者徑三四寸小者中筆管尤細者可作椅籍筍味極甘美以司竹監禁制故人罕得而食又名甘竹戴凱之云下節味甘宜入湯劑

筆管竹出廣右山中節長圓正一如苦竹大者止中筆管作火砲者取爲藥火之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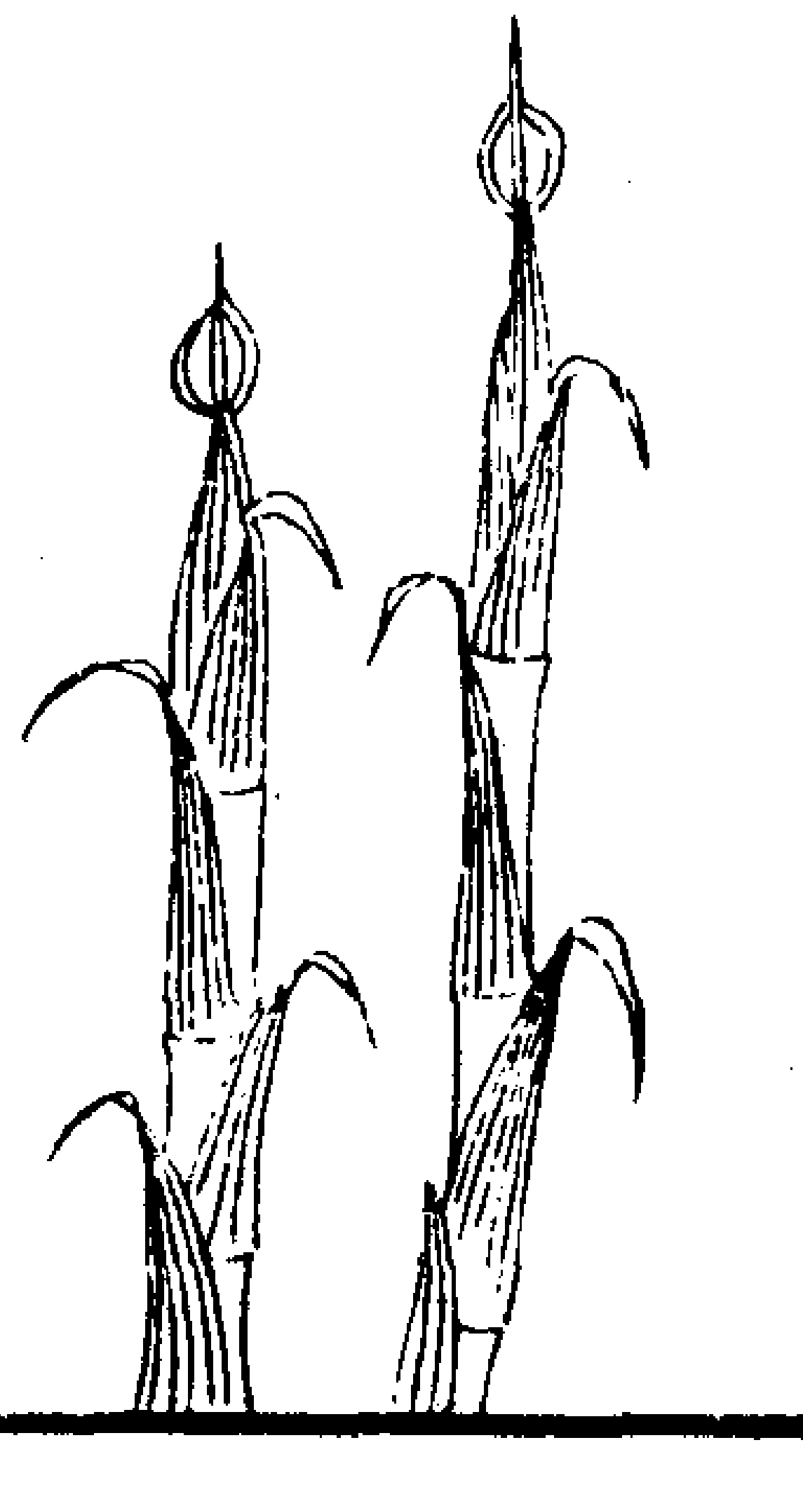
蘄竹出湘全衡永閒大槩一似筀竹但竿色紫白不甚光淨節稍稀而葉差短筍味甘又且堅實寫字記云昭州多產蘄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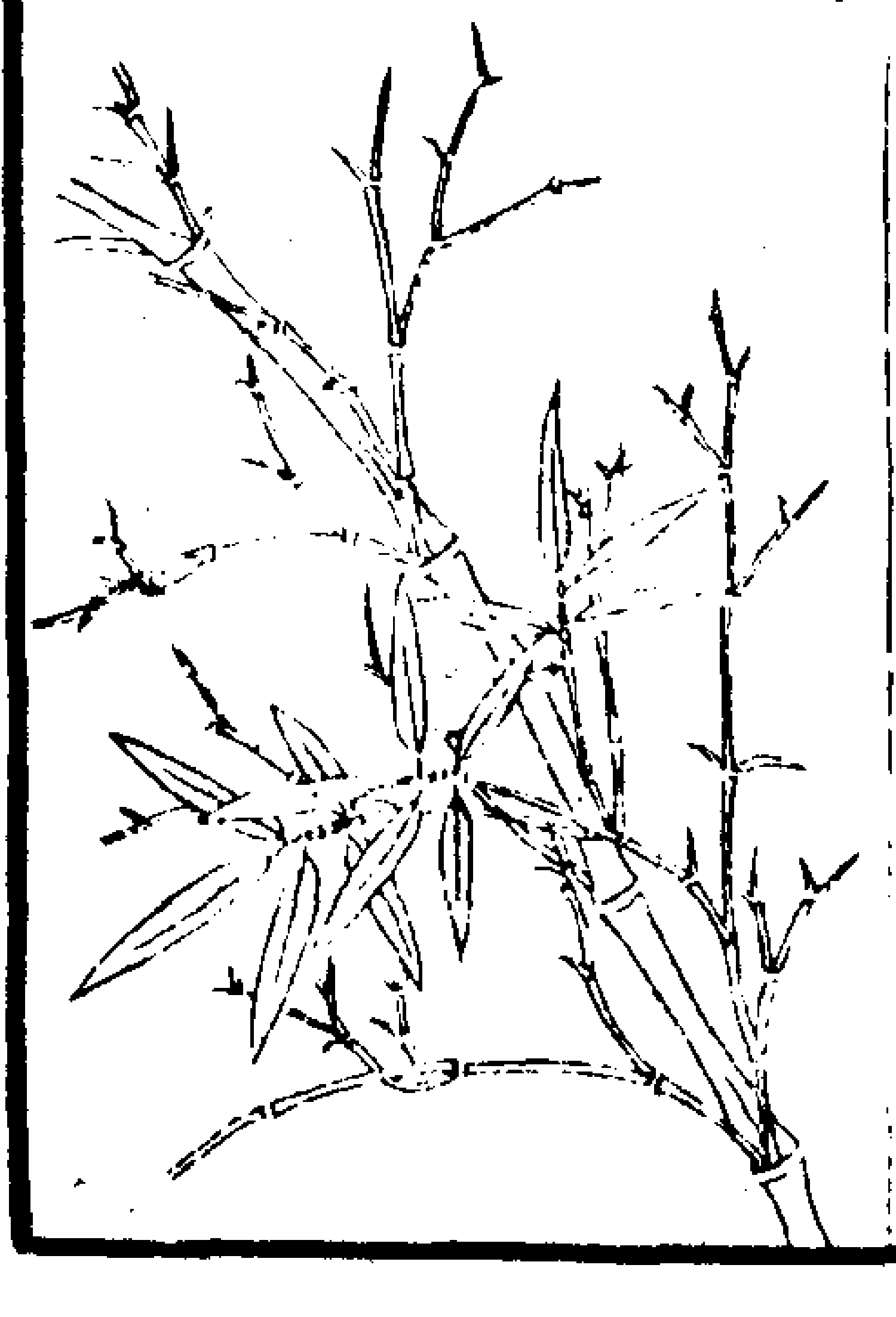
白眼竹出廣州山中大類淡竹大者徑二三寸節稍且高節圓而瘦中作椽柱性脆不可作篾枝葉婆娑可愛

綿竹生漢州之綿竹縣今延平後山及永州全州山中皆有之叢生節稀圓正有長二三尺六寸者道家魚鼓惟此有解瑕小一如淡竹作篾甚長又爲楯瓮之最豪旅往往販至江上作船繫纜收束綠緉極筋韌

刼竹出浙東類淡竹節差遠越人煮以爲紙多此竹也

筱竹江南兩浙有之節稀枝葉短少生道邊水次一叢止三五竿或一二竿筍與常竹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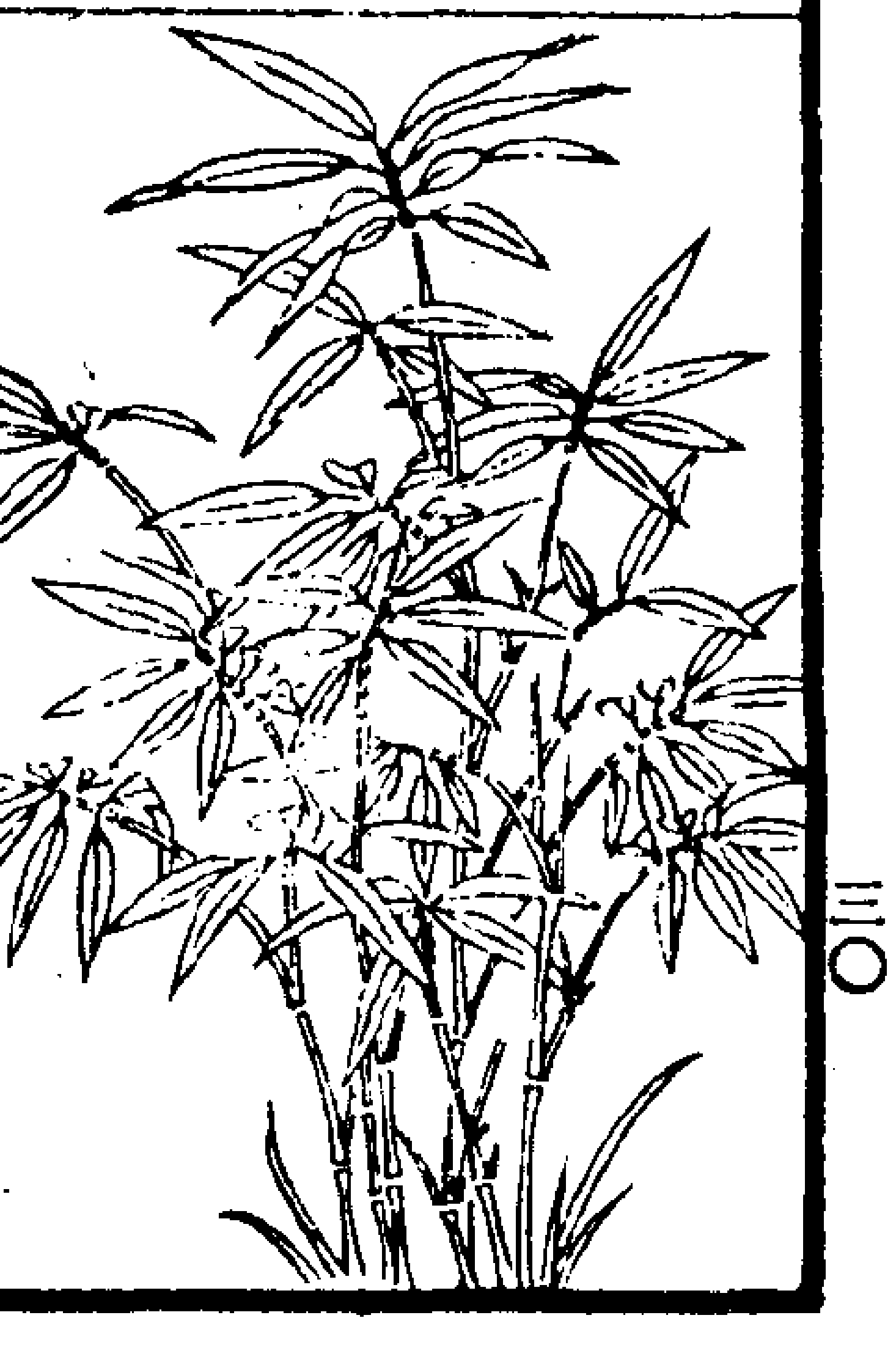




右篌竹古人少書之者惟崔白子母猫圖側畫兩竿絕佳

筋竹江浙閩廣之間處處有之凡二種大類與篌竹相類差勻細皮薄深綠色但可作竿用甚堅韌他無所宜筍味與篌竹不同婺南呼為小竹生浙東山中者肉厚皺中可為弩說文云物之多筋者也婺州蘭谿山中有一種長二三丈身如筆竹節如猫頭竹色不甚綠斑花隱然不甚明修篾織籃筍皆可亦名筋竹然決無豁縱山疏云嶺南道無筋竹惟羅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可疏節或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可鑿作弩弦故名筋竹又云攻人名為史葉竹戴凱之以為即日南篻竹也張揖之云賀州俚人削為箭以葉羽之名曰筆篆箭能止渴僕謂此二說皆篻竹非今之所謂筋竹者也

瀟湘竹凡二種出七閩山中一種圍而長節大者可為籬柄小者為簫笛之材一種細小高不過數尺人家移植盆檻中丸丸可愛



水竹凡二種一種出黔南竿內或生蘚下溼水中其筍隨水深淺以成節若水深一丈則筍出水而為一節種竹採以為食一種江廣處處有之多生水邊及道傍下溼處形狀與筋竹相同人取勞篾雜用皆可謝靈運山居賦注云水竹依水而生甚細密吳中亦有宅援新安志云水竹柔韌可為篾

遝（音遝）味竹生福州以南大類水竹春生筍人煮食甚苦澀停久則味還甘可食故名一名苦伏竹一名苦灌竹

四季竹出浙東處元山中浙西亦或有之高不過八九尺節如苦竹筍如筆箭枝生節間叢密小梢亦隨生節間不脫落葉長細而柔媚甚宜圖畫又名四時竹以四時生筍故名冬春筍大夏秋筍小

秋竹生七閩山中大者不過拇指許枝幹柔弱葉長細大類如四季竹興化軍尤多析為篾耐溼而遲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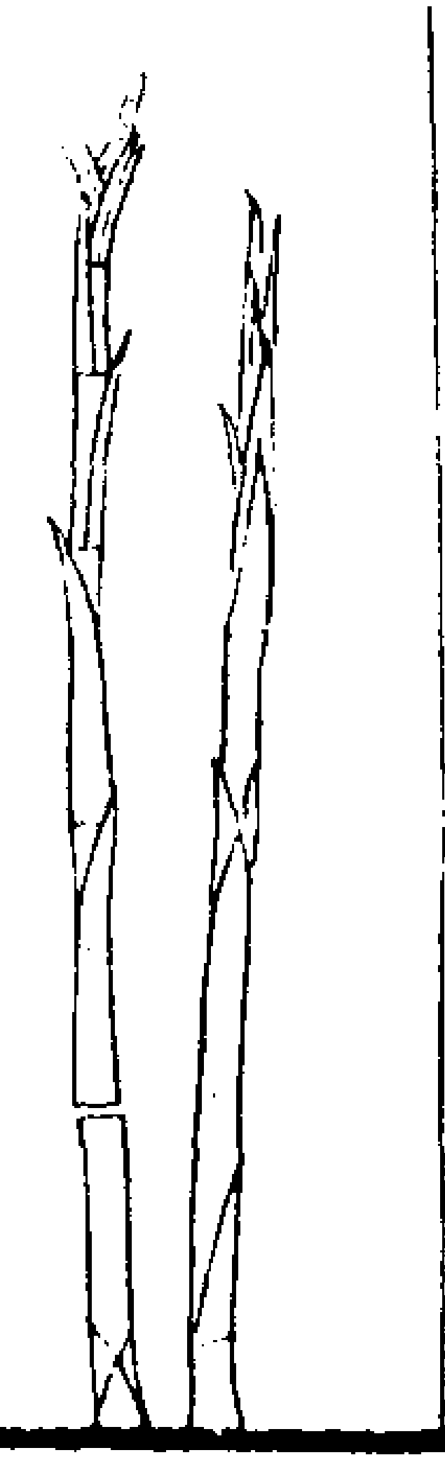
箹（音約）竹生天台鴈蕩諸山中形狀類水竹但葉稍尖似桃李作兜柔韌難用亦佳俗名笆籬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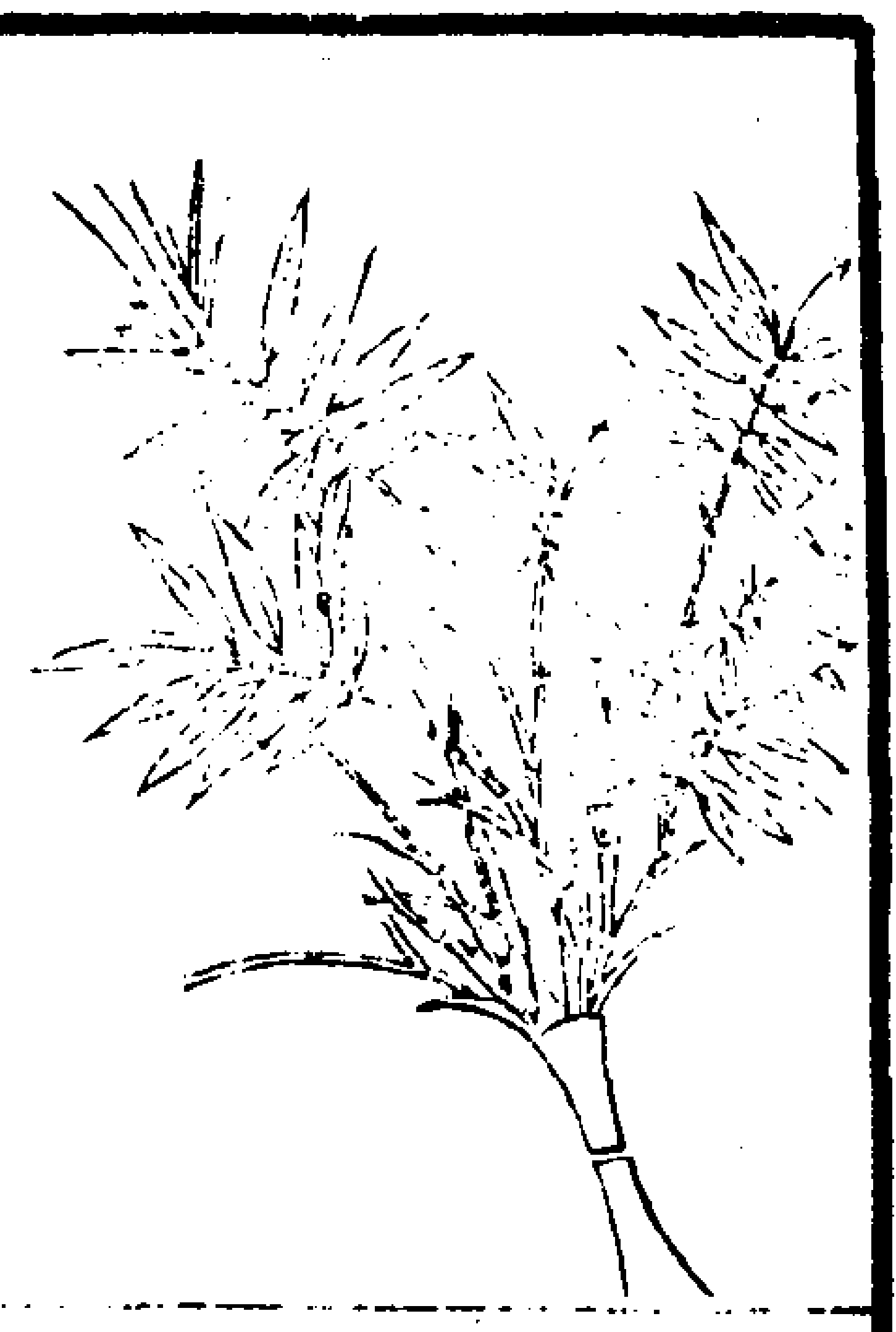
陀筍竹生安南山中春出筍味苦亦可煮食節高而疏類淡竹葉稍長中屋椽雜用亦可

陀嬰竹生安南（音只）陵山中比苦竹差淵可開作雞籠

陀員竹生安南山中平陸亦有之竿如笙竹葉如鴉竹可雜用筍味甘美

慈竹又名義竹又名孝竹兩浙江廣處處有之高者至二丈許叢生一叢不下數十百竿根窠盤結不引（去聲）他處四時出筍經歲始成竹子孫齊聚前抱後引故得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唐明皇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天寶遺事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舍與諸王閑步於竹間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德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懷一心生離間之意者觀此可以為警勗也帝因呼為義竹）又名紫裳蓀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慈竹是也酉陽雜俎云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王勃慈竹賦曰如母子之鉤帶爲琳慈竹賦曰類宗族之親比晉安海物記云義竹亦曰兄弟竹秋叢生曰秋竹注云其筍叢生俗謂之兄弟竹筍味不中食也新安志云慈竹叢生不離母四時有筍裊裊如釣竿一名四季竹今秋竹四季竹別見





右慈竹古人亦少書之者吾亡友李仲方嘗作此竹嘗為高彥敬侍御畫一幅絕佳

順竹生安亦與慈竹大同而小異瑞脆無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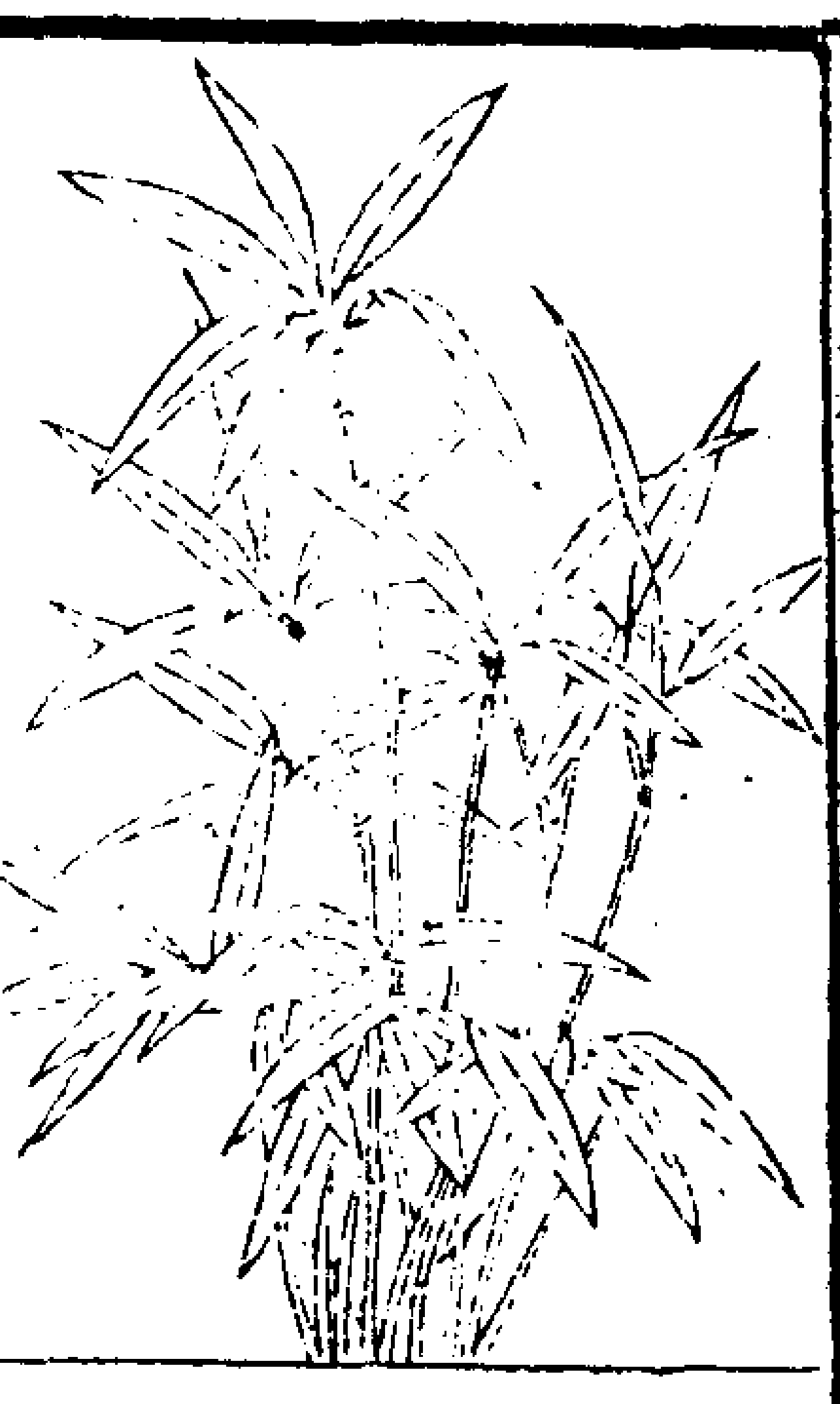
簀竹出江淮間叢生與慈竹大同但比慈竹差疏味筍節長枝葉少可作籠篋故名大者亦可開作長篙廣志云任作篙

簸箕竹一名盧柄竹出揚州東垂諸郡及江浙湖大同簀竹可以為簸處州青田縣盧柄溪有篾廢敗大唐時近仁斫盧者栖其中洞穿多為鄉人以為佳味亦號盧柄筍事見圖志木客異聞所謂注廬栖竹出會稽會稽續志云盧柄竹嵊縣山有盧栖洞朱文公廬仙竹贊曰弱質近節撮與蘆類殺葉纖長枝幹而概注云生山澗中大抵若蘆仙字音與廬栖稍近附見於此以俟考證

筋竹出廣右安南大概類慈竹性甚勁活難六月篩若移植不活

篛竹又名麻竹出兩廣兩江枝葉一如筋竹節長可作箱籠織笠筍甘可食價數謂竹生浙東節稀八月生筍待來年正月成竹稍弱時便斷取以火燒之每斷之為條而柔韌謂之竹麻泉州以往路多有之每節可八九尺堅捺之青皮纖爆肉白內便為麻即不見火謂之麻竹南中柳高長節疏其筍皮黑紫色其心實文選注向日竹叢生日禁

綮竹亦名篠竹出江廣兩浙齊魯之間亦有之大者止如箭幹許小者中描筆高不過五七尺葉長尺許闊一二寸促節體柔筍無味人亦不食



右綮竹古人多於欄檻湖石旁畫之令例待詔道紹隆黃甘等尤喜作此特粗點綴物耳墨出則不雅故前輩略之

雞頸竹又名羅摩竹筍大類人者不過指許味薄葉黃皮強脆無所堪施節又有高與色綠江口山間之所饒也嘗謂雞頸首似時間錄云狀似蛇頸皮日休詩雞頸竹下閒色南鴨歸花中拋落泉雞頭竹木耳

箭竹又名箣竹即書所謂篠簜也浙閩及兩廣皆有之凡二種一種葉小如四季竹每節長二三尺餘秋筍香脆可食者名笄箭竹一種葉大如簝竹節亦許長亦有黑紫色者名篿箭竹二種皆細小而勁實通無節可作竿用故名謝靈運山居賦云二箭殊葉注曰笄箭大葉笄箭細葉者是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氏注云箭篠也山海經竹山其陽多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郭氏注云箭篠也又爾雅釋草篠箭疏篠一名箭尚書禹貢篠簜既敷孔氏云篠竹箭今考篠與箭者同而與篠竹已別見後

燕竹與箭竹同類但此竹以燕來時作筍因以為名嘉興在處生一種與筋竹相同亦以燕來時作筍而名其色紫王梅溪詩云龍孫初迸日燕子却來時者是也

䉶（音雙）竹大概與篌竹相同但節葉差密耳戴凱之作譜曰䉶篌一族亦甚相似肥瘦若竹促節兩東物采物殆同麻枲番禺志南海煎鹽以篌竹編為盤物而耐久他竹莫敵

篃竹或作䉋或作𥯨又名𥳞（[illegible]切）竹枝葉與簝竹同但每節止長五七寸根深耐寒夏秋出筍可食節長者名媚竹戴凱之竹譜曰篃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閒謂之䈉竹太平御覽云䈉音蒯恐卽䈉字之訛韻書䈉竹箭也山海經夾山其陽多箭䈉壯山其下多竹䈉某山其下多竹箭䈉箘郭氏云今漢中郡出䈉竹厚裏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廣志曰篃竹可以爲屋椽恐非二種然余未之見俟別考

石龜竹出同慶府宜爲箭杆詩云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攜是也

箬竹又名篛竹出江浙及閩廣處處有之葉類簝竹但多生傍枝幹如箭竹高者不過五七尺江西人專用其葉爲茶𥳑云不生邪氣以此爲貴臨州西鄉安樂村有箬竹一種葉大長三尺廣六寸餘新安志云箬竹羅生葉大可以苴履書顧命敷重筍席鄭氏云筍篛竹正義謂取筍竹之皮爲席則又非此篛竹也

𥴧竹生廣州形狀亦如箬竹葉濶而利可用劙物筍苦

桃枝竹一名滿棠竹一名赤玉脂出江浙兩淮處處有之叢生形如慈竹節長二尺許荊湖魏志云倭國有桃枝竹山海經嶓冢之山嶓水之上多桃枝今蘄人批取標皮作簟滑淨可入禮所謂冬虎皮夏桃枝者是也書顧命篾席黼純孔安國云篾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黼純次席鄭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張得之云桃枝竹葉如椶櫚節四寸皮黃滑可爲簟柳子厚謂之桃笙唐志合州土貢桃枝竹箬石虎遺桃枝竹觔筍叢生皮毛聚蟲螫不可食或云桃枝竹出海南番中如椶櫚其皮作簟如竹又紅紫色如桃枝皮故云今作簟者非也兩浙謂之桃絲竹衡湘閒謂之桃笙竹方言曰簟謂之笙戴凱之云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爲席卽今之蘄竹也廣中一種好生石上葉如椶櫚廣色黃紫大者可爲杖留其根削作虬螭帶角之狀小者可爲馬箠損折處其刺有毒破人手則難瘥東坡云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覩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今蜀中亦以此爲桃枝竹北人謂之柴藤併記於此以待知者

笮竹出會稽以龍山云梁部中取此竹作笮爲最貴今無之

觀音竹兩浙江淮俱有之一種與淡竹無異但葉差細瘦彷彿楊柳高止五六尺婆娑可喜亦有紫色者永州祁陽有一種止高五七寸人家多植之水石之上數年不凋瘁彼人亦名觀音竹張得之云近道有一叢之中至有盈萬竿者瀟灑可愛宜植拳石之上筍必倒垂而下吸水氣及其長也根鉤而幹直卽此竹也

哺雞竹又名雞稱竹出蘇湖山中人家庭院亦或植之不甚高大凡八種大槩相似節葉差異筍出亦有早晚食之極甘肥嘉禾人以斑竹之筍爲哺雞筍湯與櫟云春雞哺出時此筍出故名非也吳郡志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園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吳人謂雞鶵伏卵爲哺番禺志云雞稱竹

雞窠竹江南處處有之爲篾柔韌秋生筍每一竿有十數筍環之如雞抱子

笏竹生金水山中道傍水傍皆有之高不過一丈二三尺葉細而長四月出筍極柔嫩而甘脆紹慶往者筍出初春

雷竹生浙東山中人家園圃亦有之大概與常竹不異始聞春雷卽發筍故名

筋竹生衡陽山中高有二三丈者節平而又勻長皮膚滑淨鋸以爲椽編以爲籠無不宜枝葉稀踈筍味甘美

油勝竹出湘潭山中高一二丈葉與猫竹少異節差高堅厚端直宜作[illegible]筍亦甘脆

朱縷竹生湖州山中與常竹不異但枝葉細長垂下搖搖如垂簾之狀又節間嫩長條析之柔韌不折尤宜織簾故名

篠竹凡四種一出江浙閩皆生山岡之上連延數十畝高不過七八尺大不踰指枝繁勁細爲掃箒最良戴凱之竹譜曰簇篠蒼椅接畦連質性不卑植必也廣州廣志曰簩篠中箭箒細竹也一出魯郡鄒縣嶧陽形色與他篠不殊質特堅潤宜爲笙管諸方典及戴凱之竹譜曰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根自側竦幹風生箭笙之選有聲四方一出海島上內實外堅拔之不出枝葉稀少狀若枯筋名爲海篠戴凱之竹譜曰亦有海篠生于島岑節大盈尺幹不滿尋形枯若筋色如黃金注云交州海石林中偏饒此竹一出姑蘇靈巖山中極然高者不過二尺一枝三葉冗細可玩土人呼爲趁篠山海經曰中次四經翁山之首又西行三十里曰牡山其上多石其下多竹箭竹䈉又云求山多䈉注云篠屬又云暴山多竹箭䈉箘注䈉亦篠類中箭

篗竹出溫處建寧諸郡叢生如苦竹長節而滑可作屋椽春生筍可食後漢袁宏傳云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

支竹水經注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定陽今衢州常山

新婦竹出武林山陰圓直且韌可爲筏以柔韌易使故名三月出筍可食

秀竹出上饒叢生人家庭院植之葉如淡竹差細小莖如箭竹

管竹生浙東諸郡以南多有之自七月生筍至十月味苦而節疎筍大於箭筍土人採剝以灰汁熟煮之節爲金色然後苦味減而甘味出食之甚美竹亦中雜用

筈竹吳越春秋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賜之以書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狐皮五雙筈竹十廋以荅封禮

種龍竹廣志曰任作笛戴凱之竹譜曰種龍之美爰自昆崙吳良輔竹書曰鍾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之昆崙之陰吹以應律按鍾籠字與音皆相似疑卽一物但後又有鍾龍竹未詳

桂竹山海經云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璞注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戴凱之竹譜曰桂實一族同稱異源注云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若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渚宮故事曰竹林堂宋臨川王義慶所竹庭前有竹名桂竹

中母竹出處未詳孟詵云中母筍雖美而能發痼疾

赤竹出五嶺王彪之云閩中赤筍苦無多

鑑竹戴凱之竹譜云篁竹植于苑

茥竹戴凱之竹譜云茥竹似桂而概節其筍可食

篘竹齊民要術云篘竹無味

桄榔竹生南海見杜臺卿淮賦云桄榔之筍經冬所有

龍葱竹生羅浮山因名羅浮竹羅浮山內傳云洞口朱明耀與天山有洞房七十二所有巨竹皆十圍柱詩謂之龍竹惠陽志龍葱竹產於羅浮有斷以樓梢其上山東有溪曰雞陽偶溪溪有竹葉流出如芭蕉大長及一丈龍葱竹也番禺志龍葱竹葉大如手徑二三尺兩節相去丈餘產羅浮山採藥者深入諸嶺時或見之予嘗過一羅浮道士爲予言中閣寺南廊下有小井彼僧以此竹一節爲欄僅六七尺厚三二寸人呼爲龍葱竹初甚不信後有僧至試問之一如道士之說

篠竹見南都賦又見洞簫賦文選注云篠小竹也

雕園竹出江州大孤山及柴桑里見桓之九江志

砂竹生處州山溪傍沙上高不過一二尺彼人移入盆檻中爲几案上爲雅玩

天目竹出於潛天目山五月筍色黃早晚則無

陰江竹出峽郡峽程記云涪合遂蜀四州皆峽之郡凡江會於此前者非一如大江中江北江之水又自峽下渭州北江卽陰江也其竹夾岸而栗婆娑影颯爽涼故杜子美移植萬竿於浣花草堂詩云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映浮雲端

嘉竹出建寧府天柱峯前一隅團欒可愛故名嘉竹

筼山竹出黎州前筼山後筼山竹無用春筍甚美

港竹出益陽縣廣法寺正月出筍

柔竹蘚符圖經所載未詳

䉤（七忍切）竹僧神珙云小竹也

竹譜詳錄卷三

竹譜詳錄卷第四

息齋道人薊丘李　衎　述

竹品譜二

凡竹生於石則體堅而瘦硬枝葉多枯焦如古烈士有死無二挺然不拔者生於水則性柔而婉順枝葉多稀疎如謙恭君子難進易退巽懦有不自勝者惟生於土石之間則不燥不濕根幹勁固枝葉暢茂如志士仁人卓爾有立者雖少有不同相去亦不遠矣其有曲節方莖中通外澀或擁節邪對互幹歧分杪生細鬚腰出横枝類如虞舜重瞳高辛廣顙河目海口隆準龍顏駢脅特異於常不容不寄故作異形品

異形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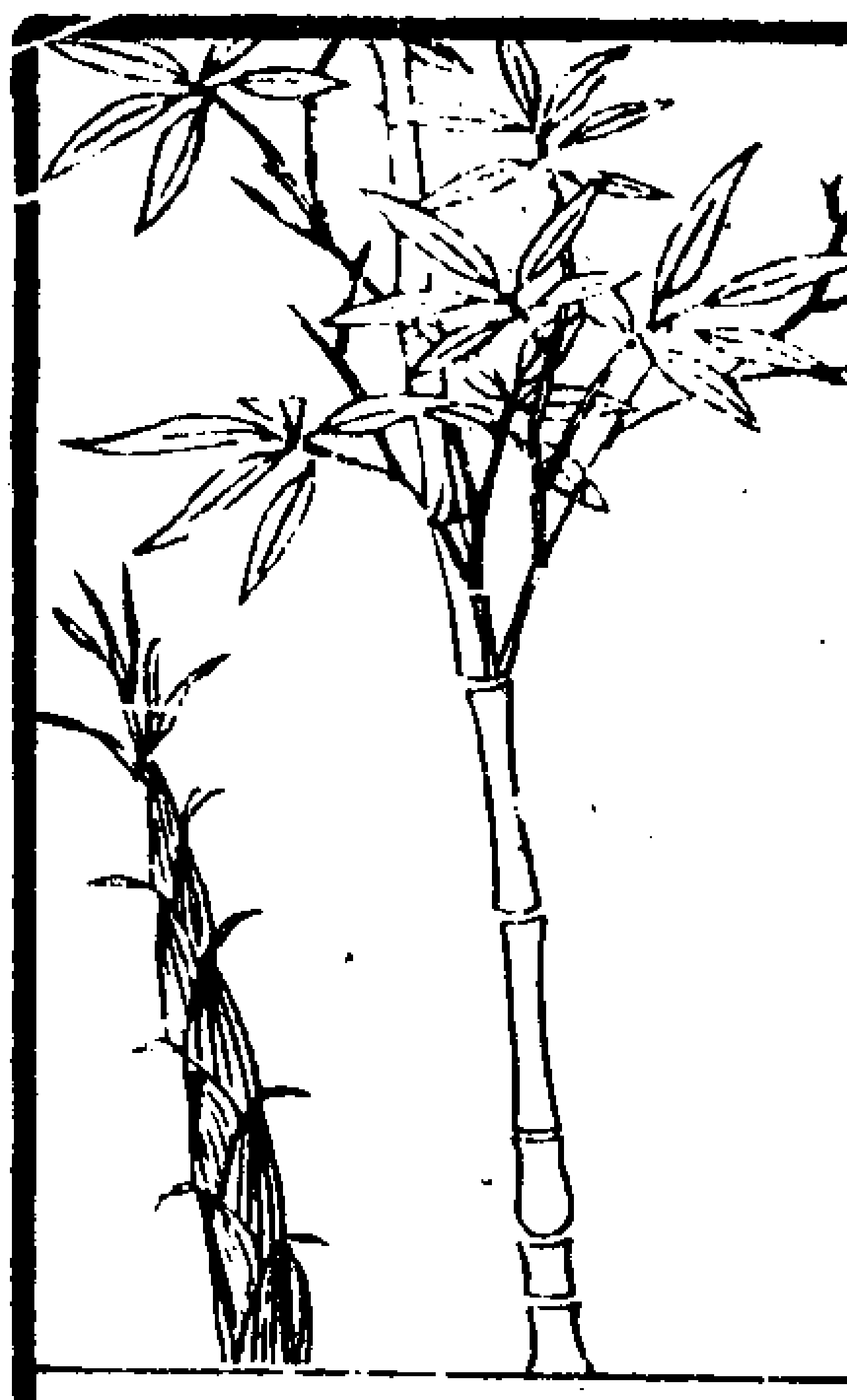
方竹兩浙江廣處處有之枝葉與苦竹相同但節莖方正如益母草狀深秋出筍經歲成竹高者二丈許無甚大者為拄杖最佳番禺志云竹方而實心穠纖不及他竹止以方為異矣武陵圖經云方竹出桃源山四方而不圓其材中杖會稽續志云方竹中堅而外方玉峯山所植黃宰云澧州辰山方

竹其方二寸出天台玉霄峯者最妙或云人家忌種指為不祥筍亦不中食常德節推顧禧之韓魏公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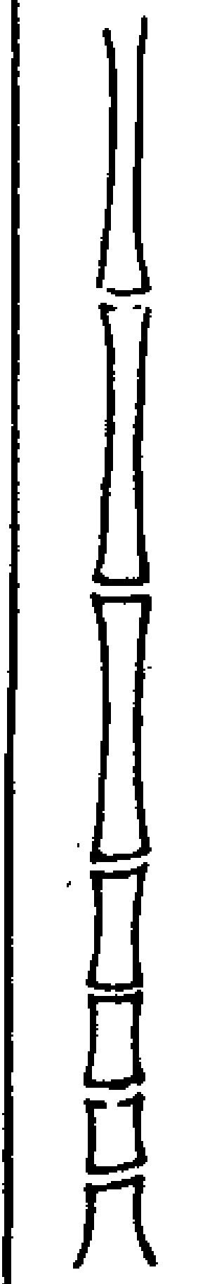
六稜竹出鄱粱山一如方竹而六稜高六七尺節密有刺甚纖麗

石方竹古人少有言者金海陵庶人完顏亮獨喜作此多有圖軸吾友仲方亦愛其方正每每寫之凡見十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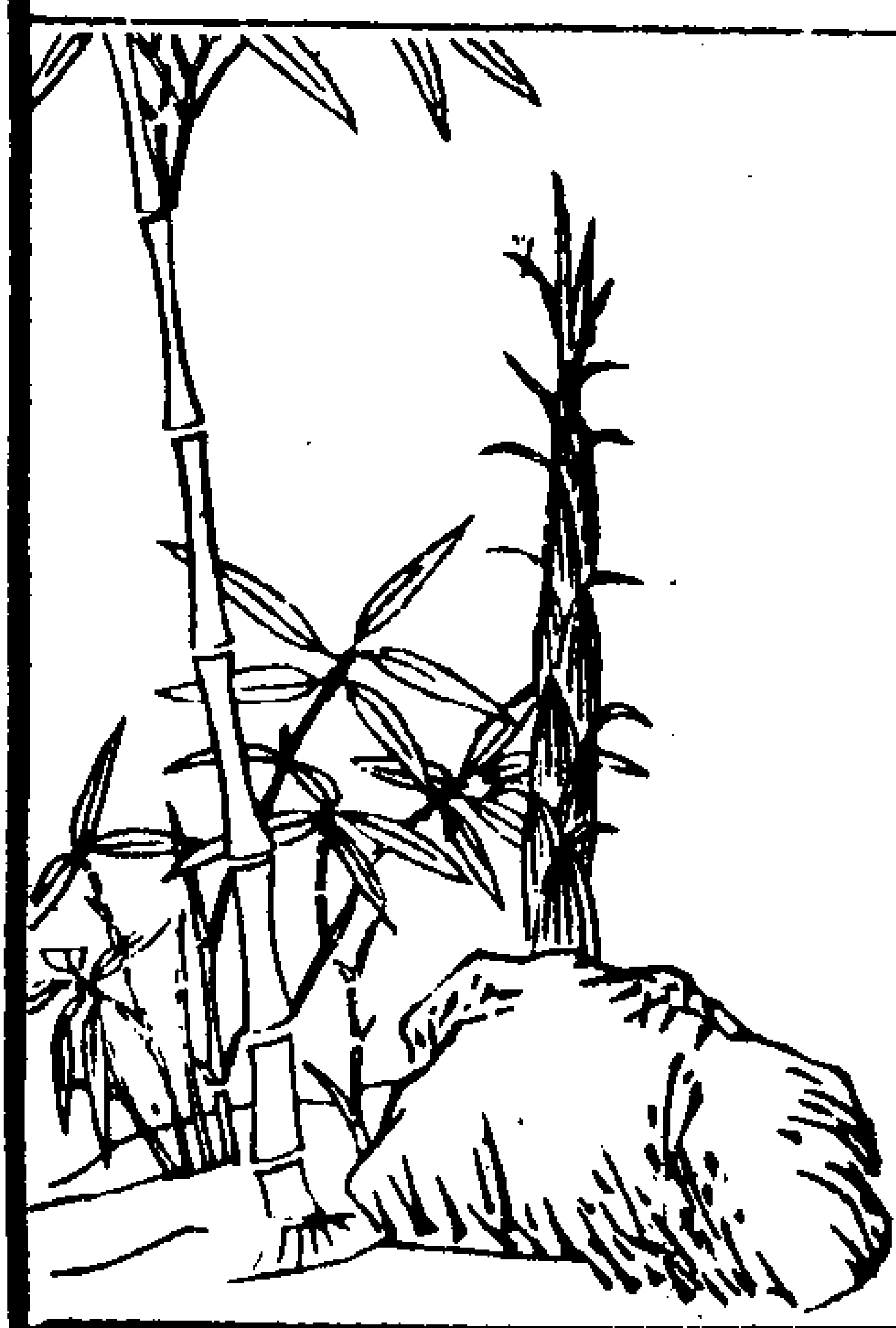
淨瓶竹江浙閩廣俱有之枝葉與淡竹不異但去地一二節便擁腫有項有腹宛如一瓶以上餘節仍如常竹其質極堅人取為拄杖



實竹枝葉節莖出處一如淨瓶竹但無腹項心不空虛枝葉差少今人好斷取作馬箠鞭甚堅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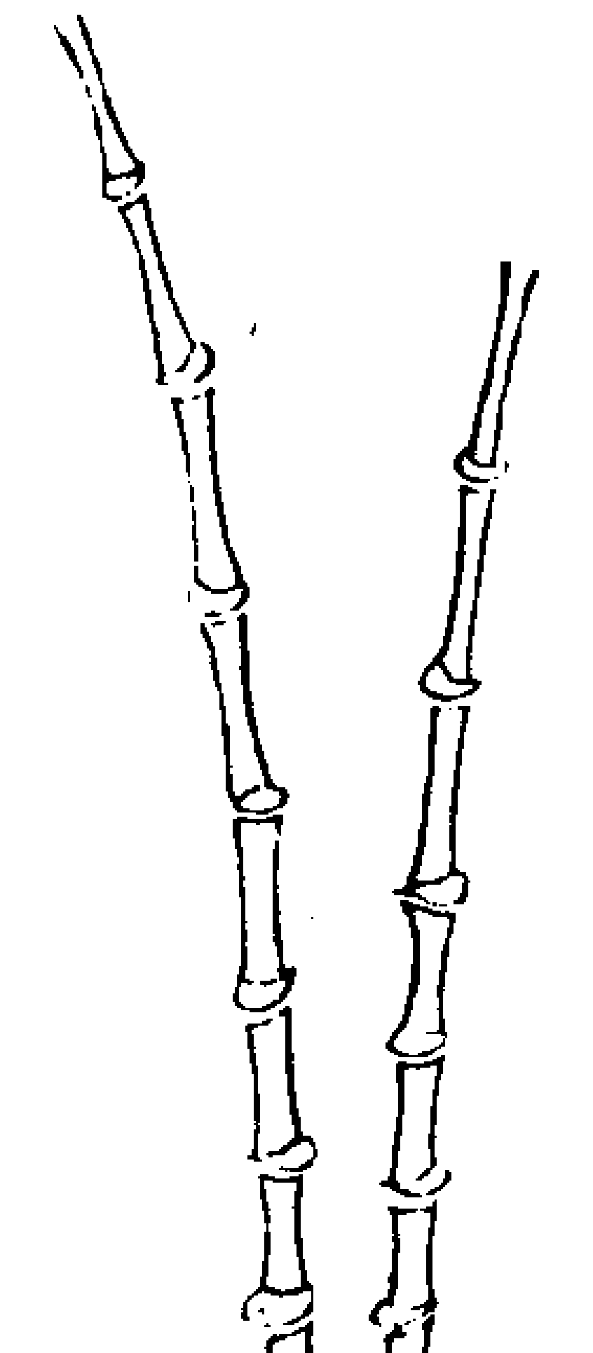
石竹出興化路瀨溪生在近石故名石竹其高大長短與篁竹無異但節頗長色頗淡葉扶疎質堅韌無施不宜土人伐之浮海以貨江浙筍可食今兩浙傍海諸山亦有之但不柔韌謝靈運山居賦注云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當是別種也



石蓀竹一名䉀簩竹生閩中似石竹而小筍中食會稽續志云石竹小而密人家植之以為籬援吳都賦云䉀簩有叢劉淵林注以䉀簩為二種已別見後

籦籠竹亦石竹之類生淡陽山谷之間比石竹節差稀若任土貢為將馬之策戴凱之竹譜曰籦籠誕節內實外澤竹貢淡陽以供將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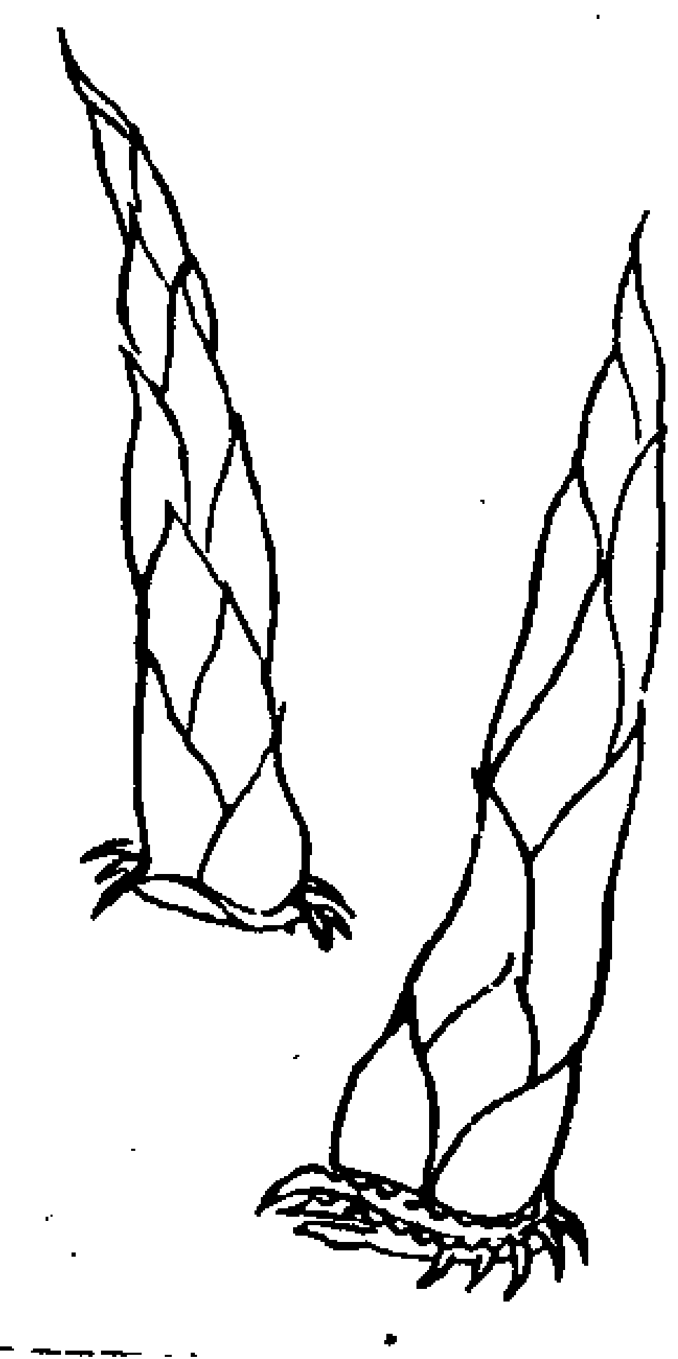
鶴膝竹又名木穗竹生杭州西湖靈隱山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竹藤間有突起如鶴膝人亦取為拄杖生于幽谷者俗名鼓槌竹節密擁腫而堅管削宛如鶴膝筍可食梁世程閣中記云鶴膝竹出古田縣似靈壽杖不須治削人多取以扶老高穎古似孫有次韻陳校書送鶴竹筍詩云竹如鶴腳瘦交加節瘢突突上露沙一見已知仙骨健尚欣越筍更無姿



般腸竹生東郡緣海山中其筍最美或云出閩中與色竹相似其竹中實但聞其說而未之見也戴凱之竹譜曰般腸實中與色相類於用寡宜惟筍殊味晏公類要云般腸竹出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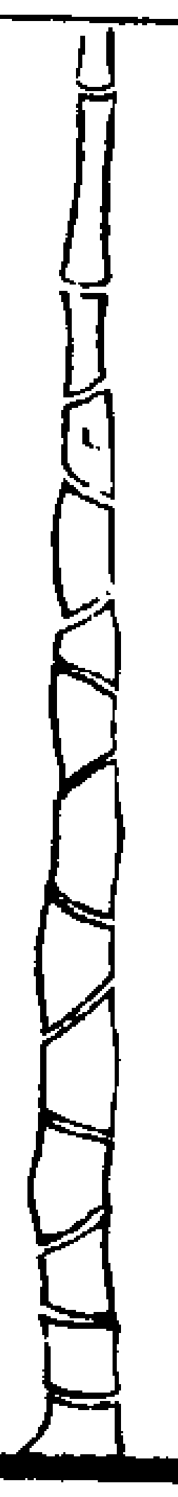
銀鋌竹又名高節竹色如金其節隆起並旋繞削節密處宛如銀鋌之狀非鶴膝人面之類別為一種筍可食七閩處處有之

石大頭竹生餘杭山中狀與常竹不異四五月始出筍上細下大其籜淺黃色無斑花惟上截甘美可食下截木硬但可煮汁以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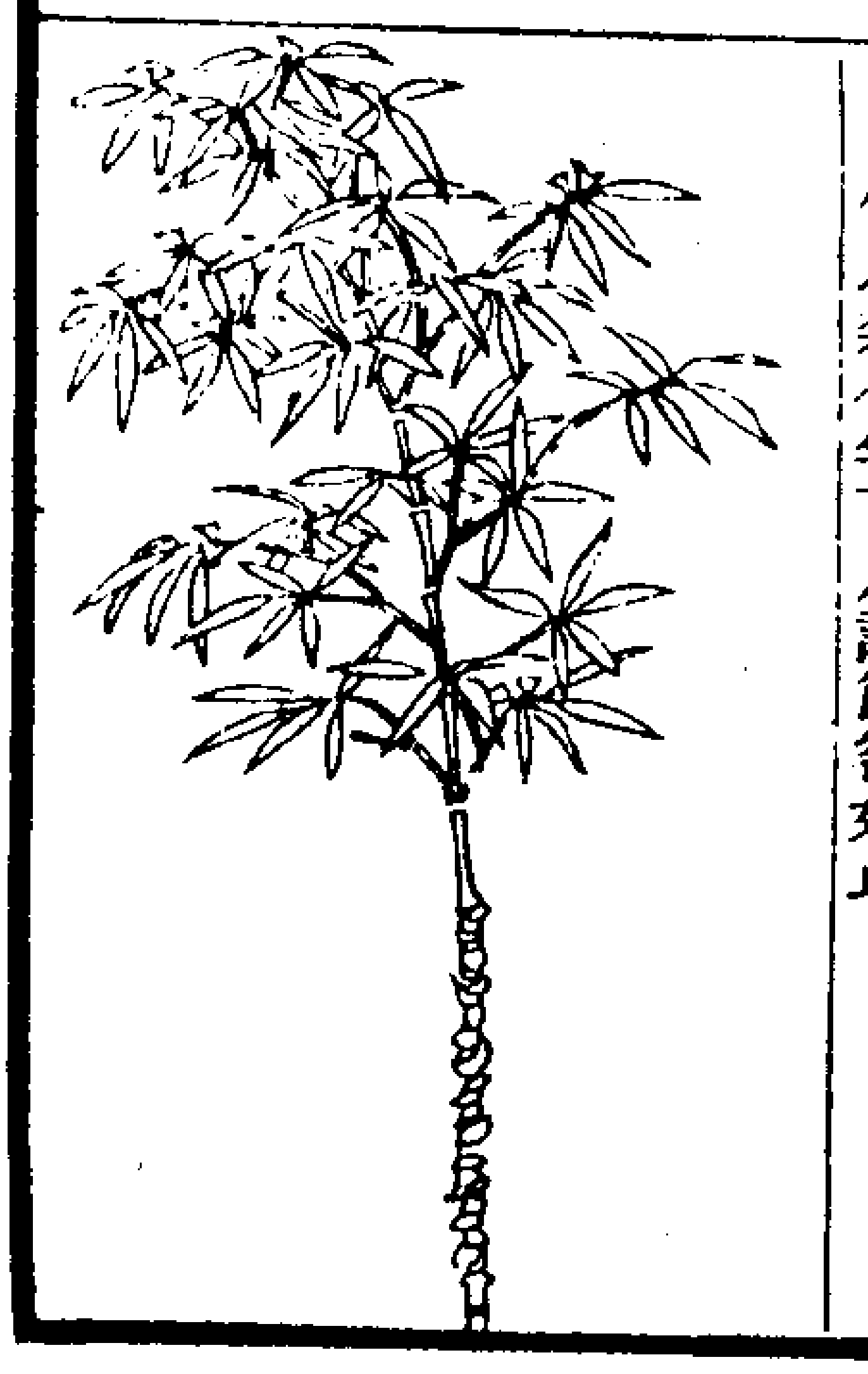


木竹閩浙山中處處有之叢生堅實中間亦通小脈節內如通草其筍堅可食福建生者心實筍硬不可食土人呼為柴竹又一種生於韶州山中最多莖如萬歲藤中實如木可為杖海物異名記云靈壽木其節竹漢書賜三老靈壽杖者此也無花而實如草豆蔻味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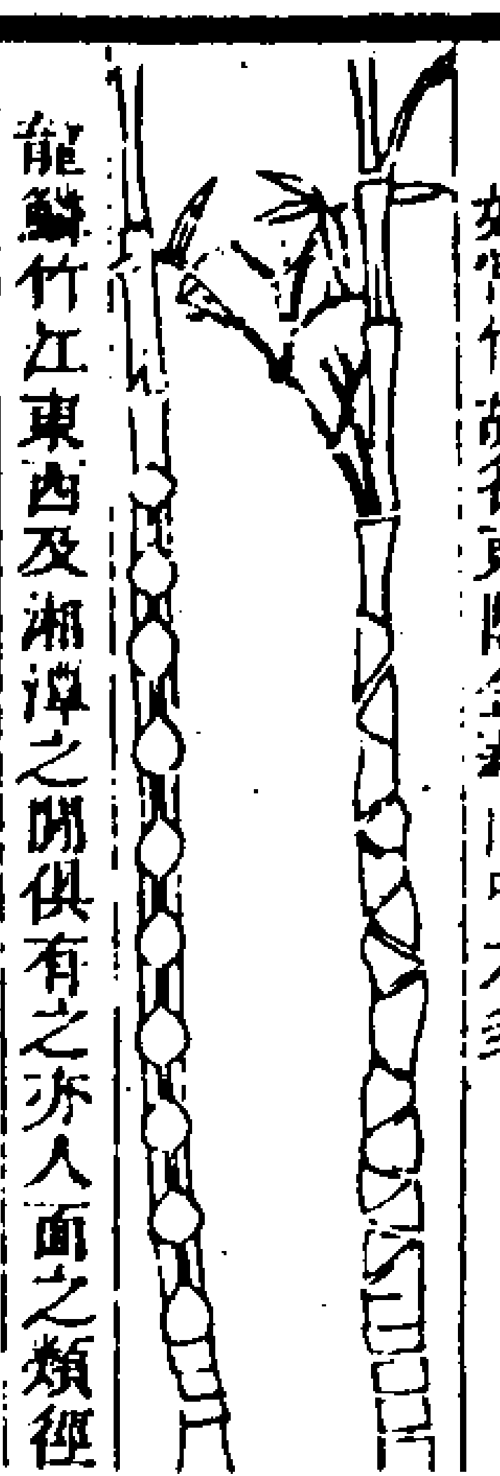
人面竹又名鬼面竹又名佛面竹又名佛眼竹兩浙江廣俱有之去地上一二節皆左右邪正兩節相對中間突起長圓宛然如人面或多至十數節之上始平正如常竹筍亦可食人多採以為拄杖福建人呼為佛眼竹東坡送與羅浮長老者即此竹也或云天竺國所產者形似尤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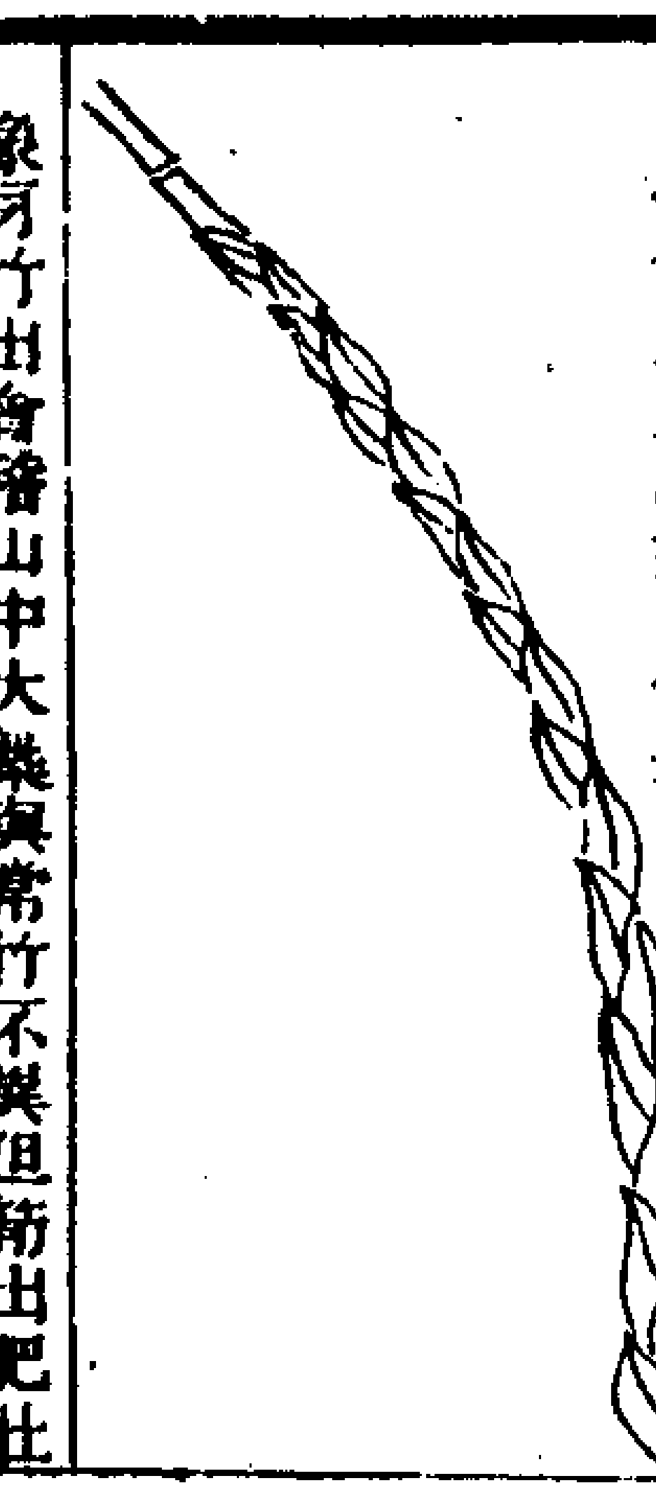
鼓竹生兩浙山中園丁植盆檻中為人清玩亦人面竹之類但竿下尺許節密如此



多般竹亦人面竹之類去土一二節之上生節短長斜正不等或如人面或如鶴膝或如鱉甲或如蟠螭或如縮頸之鼈或如藏六之龜五七寸節復方如常竹故名東陽金華山中尤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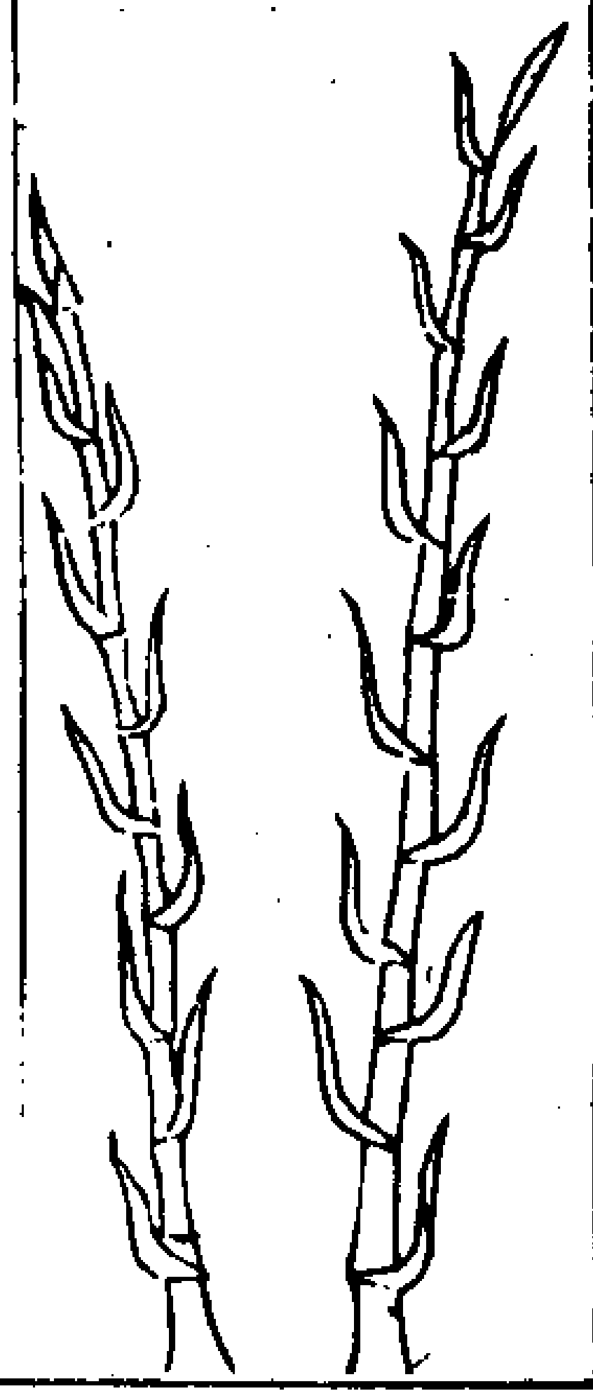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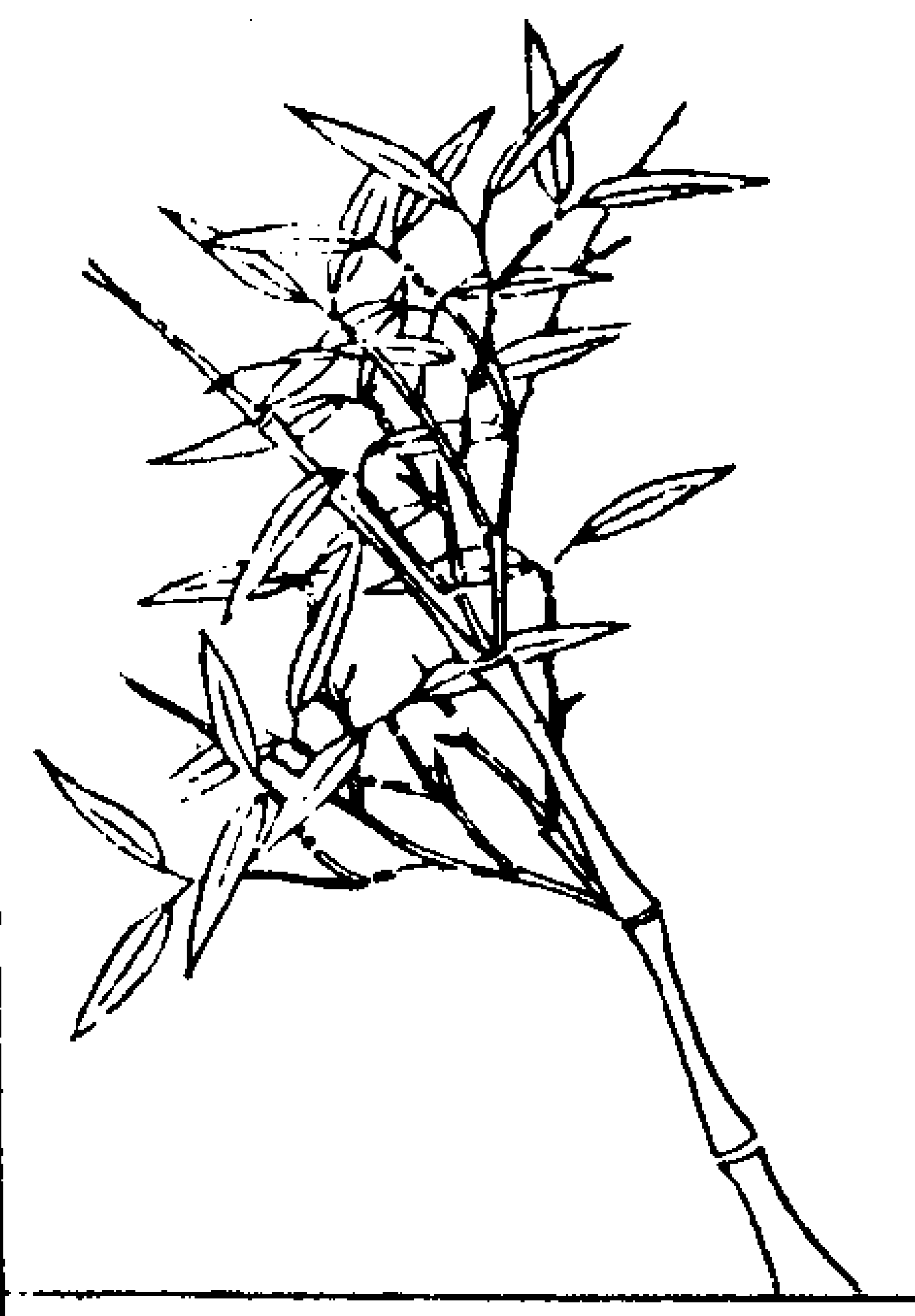
龍鱗竹江東西及湘潭之閒俱有之亦人面之類徑三五寸兩節曲相對中閒突起如龍鱗狀三十餘節之上卽如常竹矣



象牙竹出會稽山中大槩與常竹不異但筍出肥壯微彎屈且純白狀如象牙故名筍味甚佳嘉禾境內亦時或有之

雙葉竹江浙兩廣俱有之枝榦一一如常竹節差高但他竹一枝杪生五七葉此竹只生兩葉故名今俗工所畫率皆類之其筍亦可食包籜生作兩段與他竹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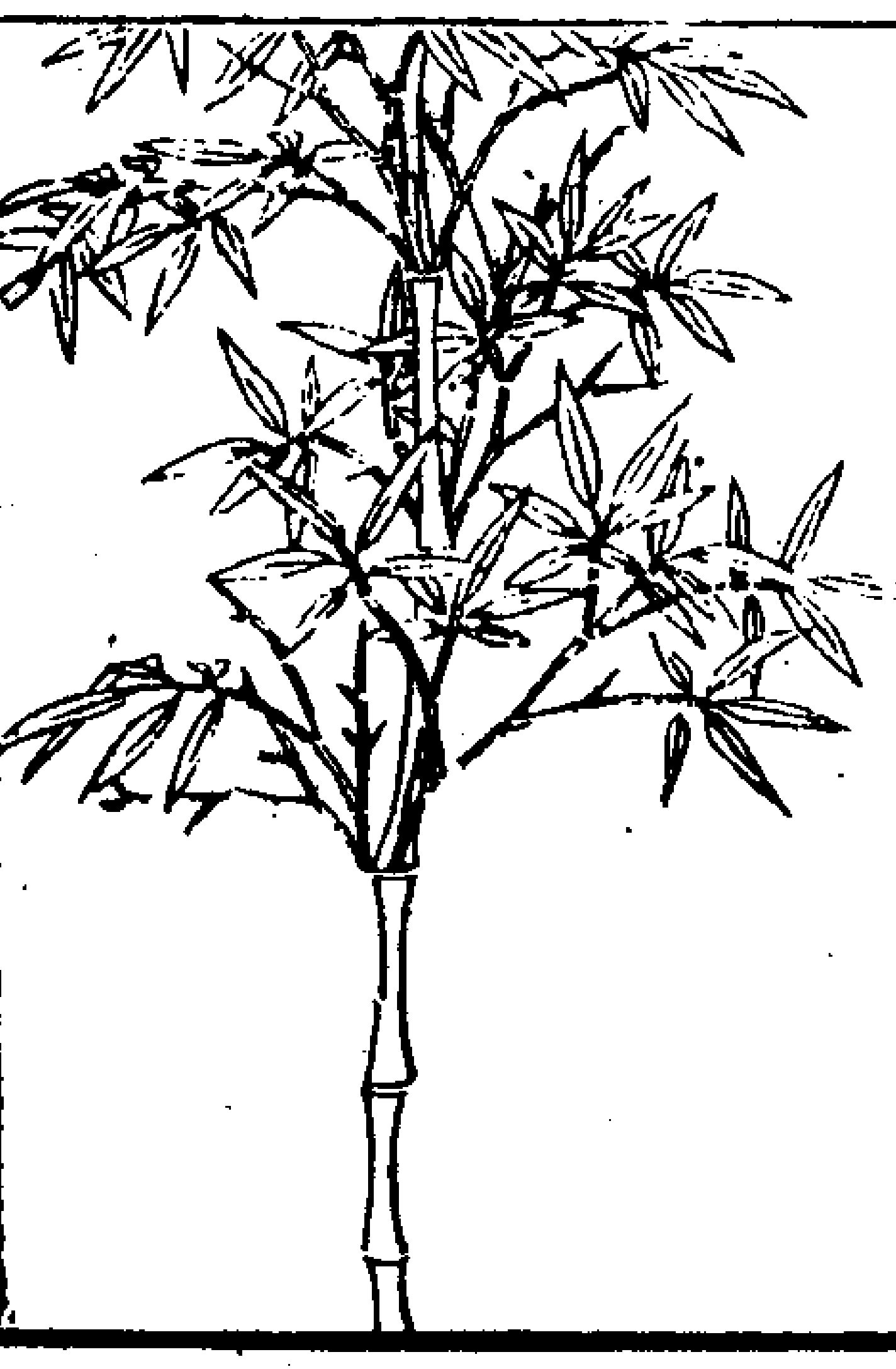




菩薩竹生西蜀峨嵋山中結花於節外之枝背絕如毬周侍郎端朝峨嵋山行記云菩薩竹者亦常竹以縕藉故節有一醫似佛面取而炙熨之以爲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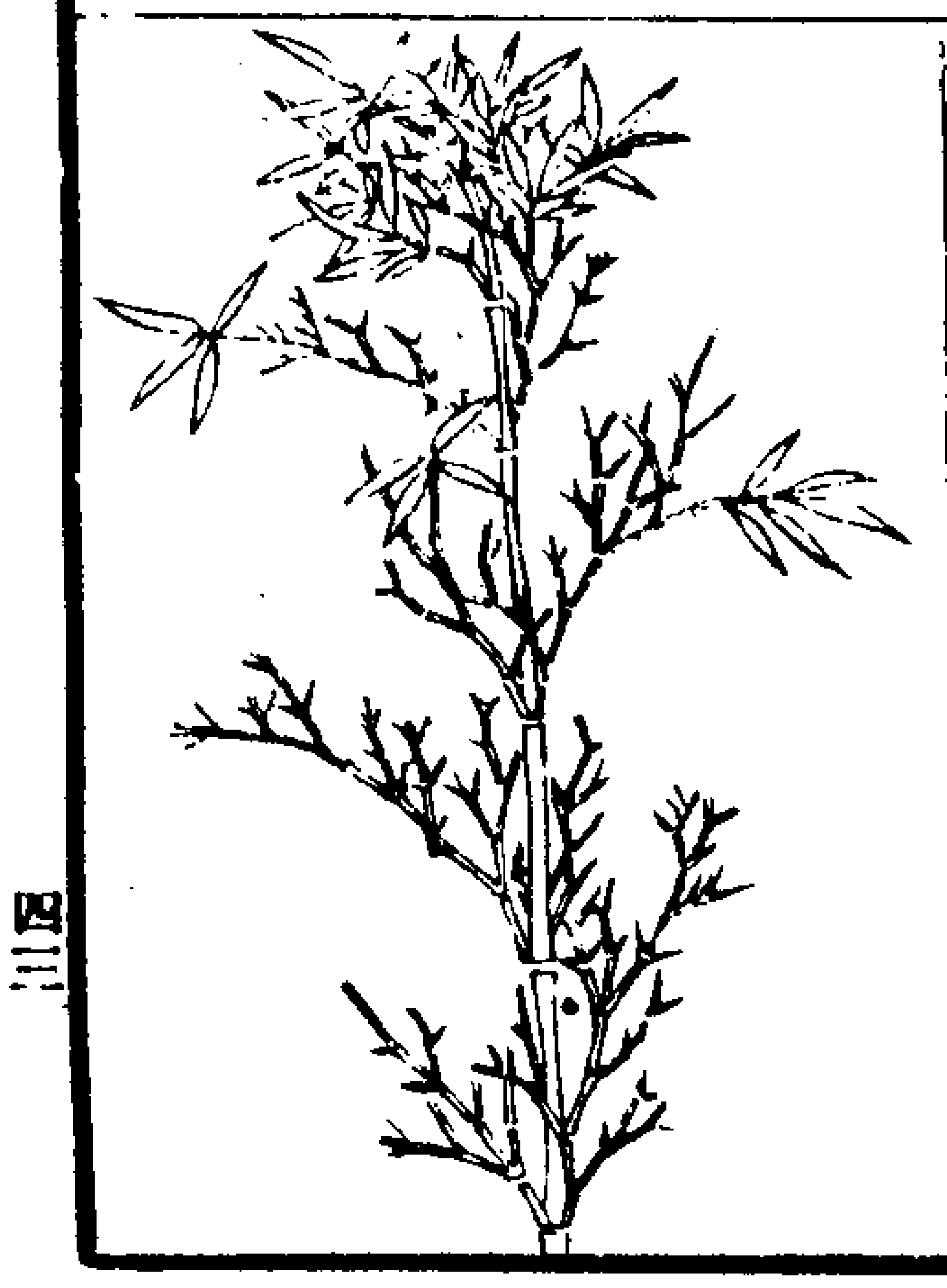
林竹出襄州臥龍山諸葛孔明祠中長百尺只梢上有葉土人多取作幡竿承落筍甚美

江南竹江浙閩廣閒皆有之大概與淡竹相同但一面出二小枝葉頗繁盛安南生者枝葉頗長大筍亦可食然每歲必於初種之月生筍味甚美葉色嫩綠水不染塵也



台竹一名剛竹一名鬼角竹生江南蘇湖等處山中往往有之大者至一尺圍小者如拇指色黲褐其性至堅硬俗呼鋼鐵頭竹每節閒生四五枝圓直條暢葉稀疏而薄小形類苦竹作棚棧最佳者作箭條則肥不堪用可爲弓材其筍中食初出土時色紅紫而有斑花如鬼角故又名鬼角竹

拂雲箒竹出嶰山莖大如指竹杪細葉聚密如箒彼人採爲方物以相遺贈張得之云名箒篠竹根杪條箒特異他篠中爲稀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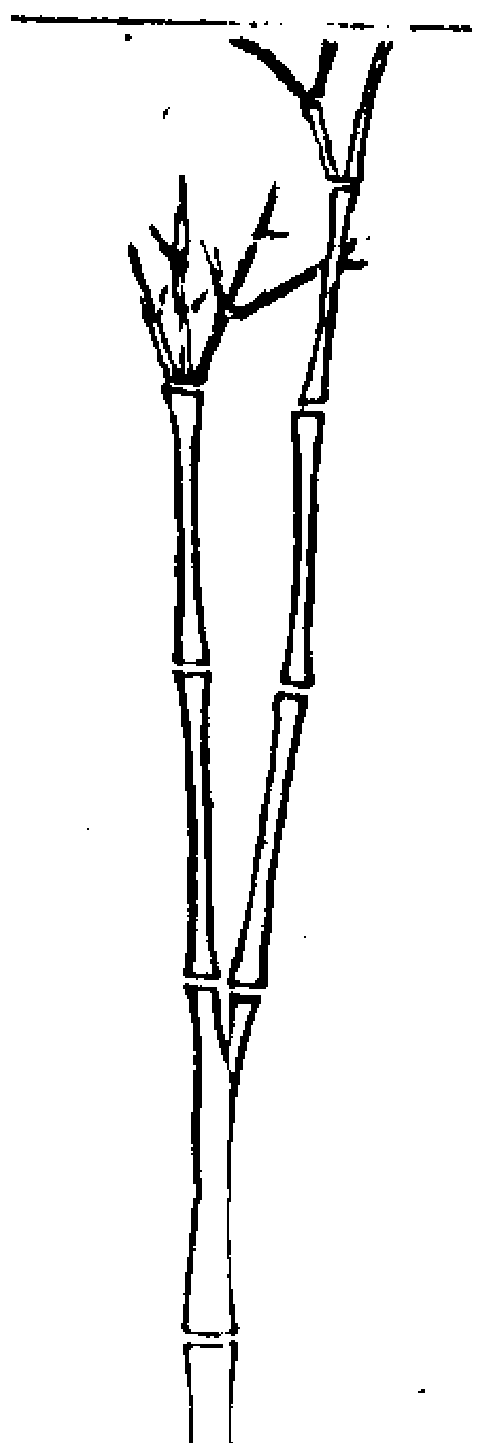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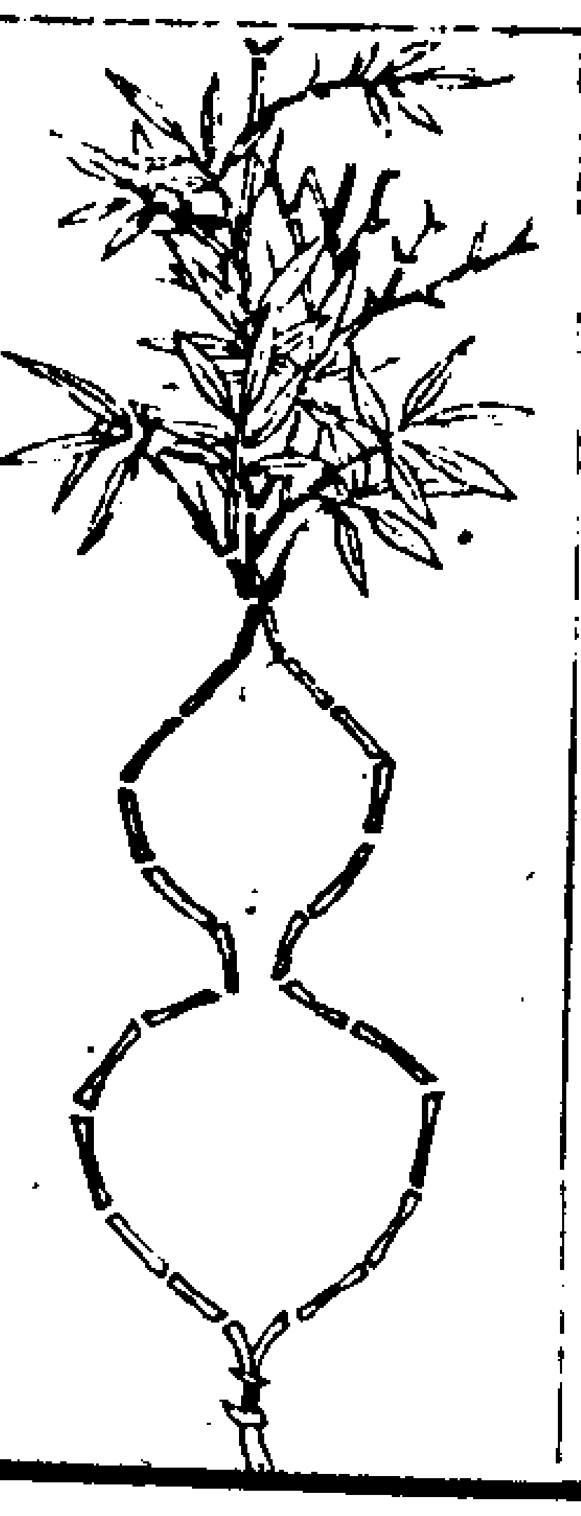
百葉竹生南番界有毒傷人必死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一枝百葉因以爲名筍不可食劉淵林云篣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中之必死是或一類耶戴凱之竹譜云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篣竹厥毒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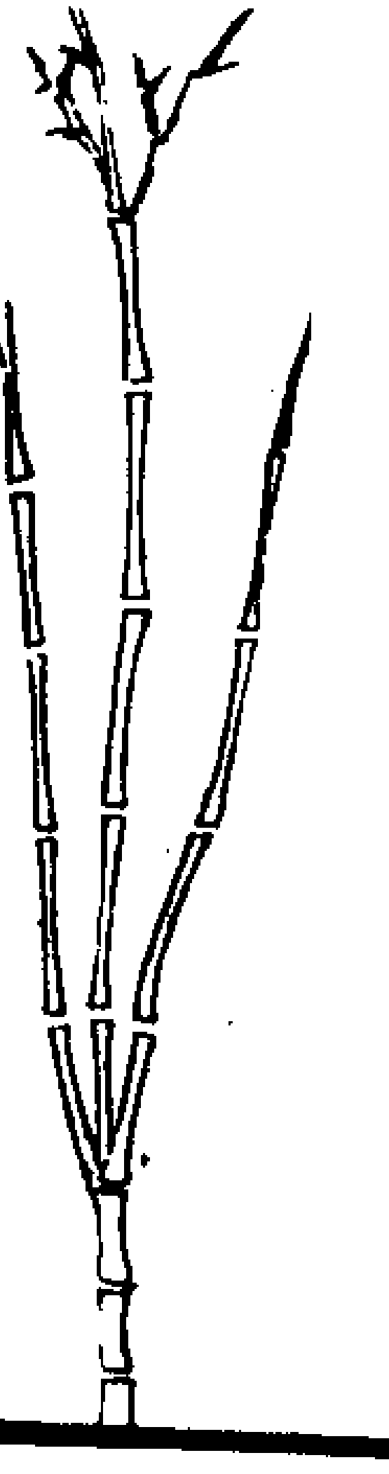
盧竹出閩越山中浴海諸郡皆有之形如蘆故名戴凱之竹譜云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箎匪茲不鳴今作箎笙之類聲最清亮又堪爲矛戟之榦又堪爲筆管但葉闊而利筍苦而可食

秋蘆竹其竹似蘆身如荻蔗冬月不凋插之如生

駢竹一根數節之上分爲兩竿各生枝葉別無種類特常竹之纏猶連理木並帶蓮之屬故亦罕有揚州焦太初招討家一株纔有數尺玉泉山枝翁和尚贈予一莖杖甚妙後轉附康庭臣都運今姑蘇東李博提舉家園竹七竿有一株高五尺餘皆端明閩中亦有一株是斑竹之駢生者約七八尺圍了兩竹作兩竿形枝葉皆翻可愛予官嘉禾後圃亦得一株兩節之上分爲三榦枝葉數朶甚堅竹之變者尤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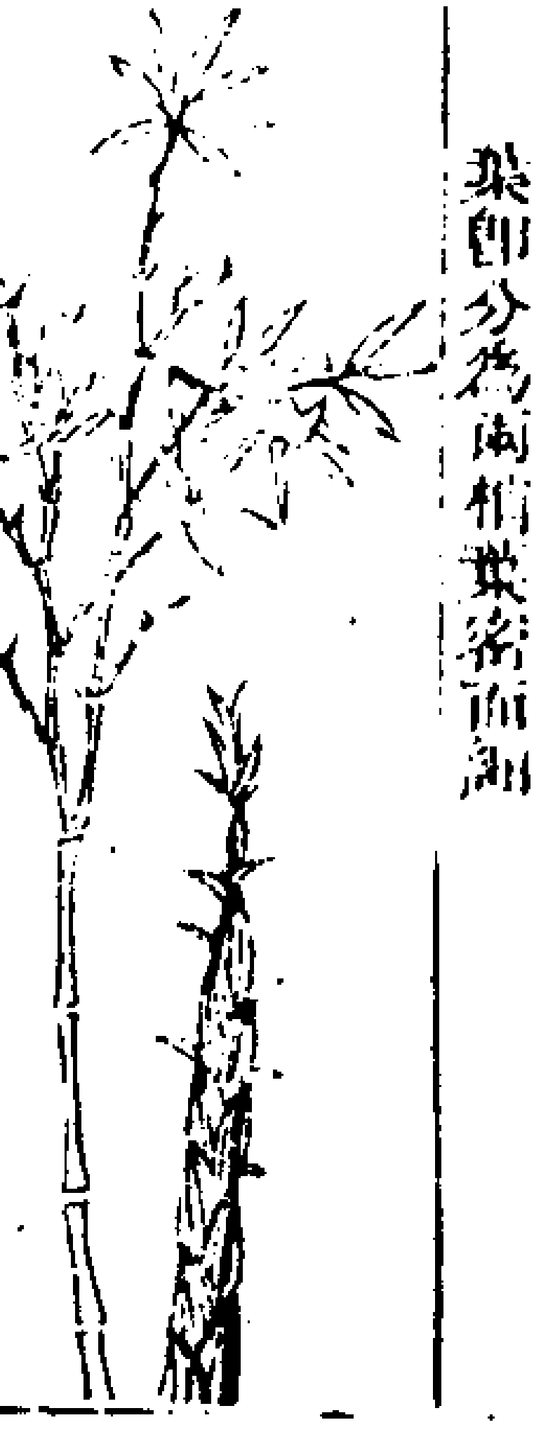






合歡竹出南嶽下潮州山溪閒柳州尤多其筍初生便有合歡形勢及成竹時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閒有紋竹皮或斑點紋彼中俗人斷取作鍼筒

雙椏竹出九疑山節一重抽雙椏側筍亦然及生枝葉卽分爲兩椏叢密而細



偏竹處處有之廬山尤多筍出土時卽偏瀕及成竹偏而大俗云釋熟在此鬼神號避蝮蛇行者捻此竹爲偏也

扶竹出武林山中與他竹無異但生筍時皆對抽並亂有合歡之意司馬溫公云杭州寶成寺有之相比而生叢林皆然故有能爲何所云鴛鴦兩兩長之句偕老律詩云纖挺夾杖颯參差擁翠峨粉淚乾竹譜云武林山西雙竹寺中所產門小柰以來有之僞翎鐵諸爲之記王子敬諸云有偕節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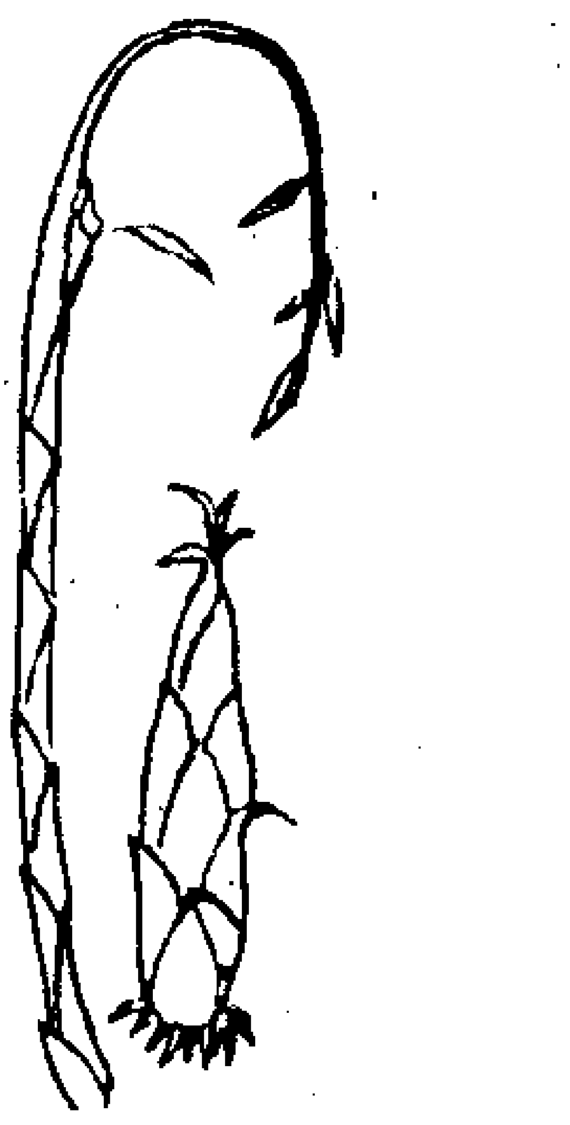
錢塘扶竹猶東方之扶桑兩兩並枝而生謂之扶竹山海經注又以扶竹爲筇竹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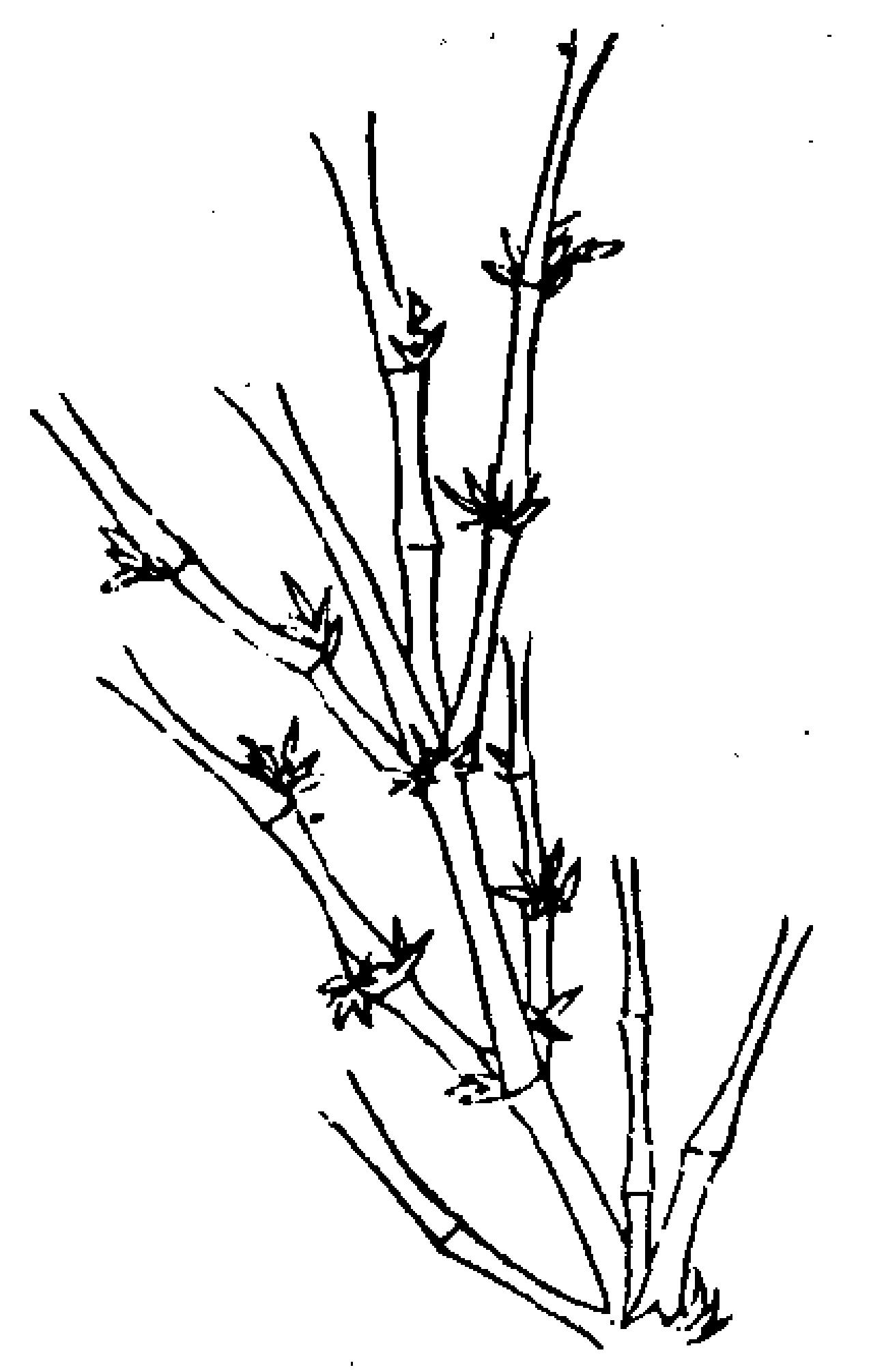
服傷竹江南諸郡往往有之大者五六寸圍長二丈許其中實四月以後出筍味甚美枝葉與他竹亦類服傷之葉本閩粵云大者五六寸圍長二丈中實有人用以削篾筍四月筍美

扶南竹見番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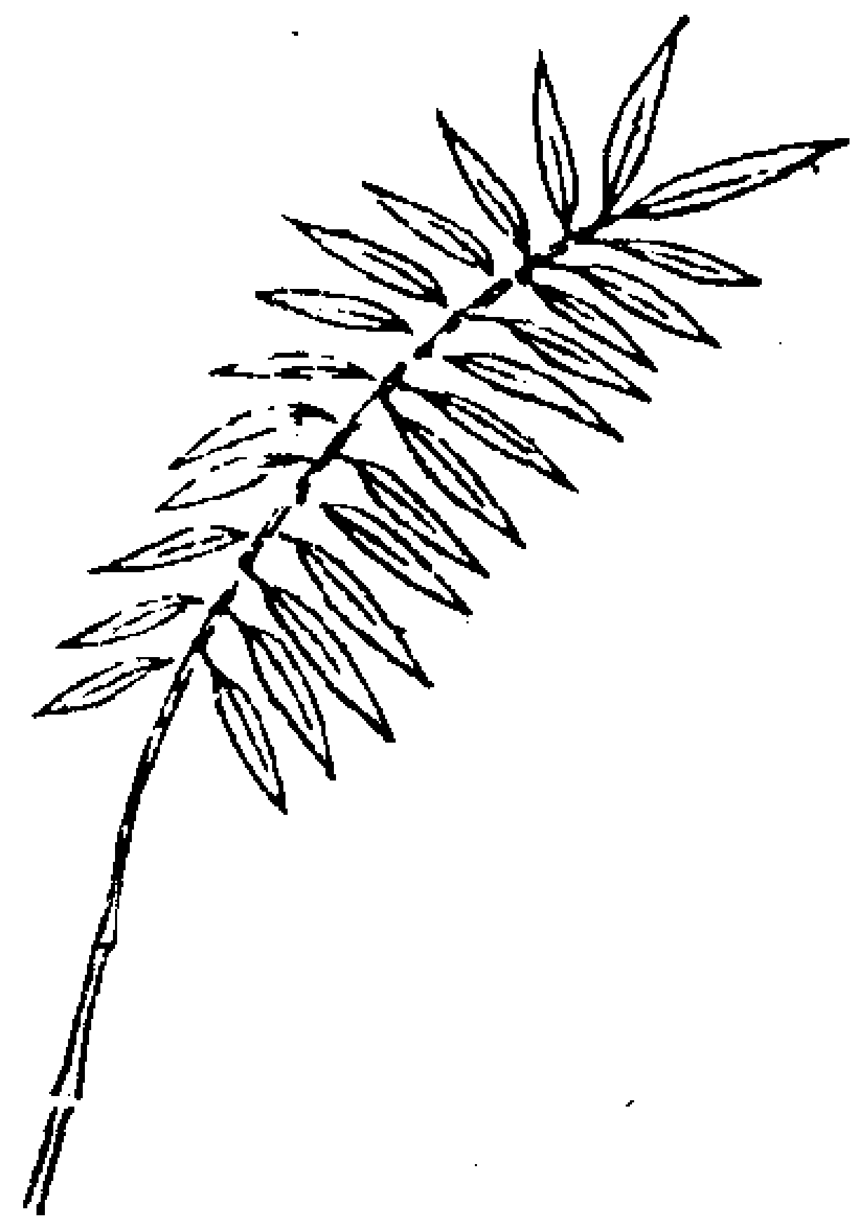
篠竹者禹貢篠簜既敷孔安國云簜大竹爾雅釋草簜竹郭璞注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閒謂簫管之屬爾雅疏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筍之屬簡非大竹今此竹不同生嶺南江廣之閒俱有之叢生極高巨大其籜一葉有生至十八九葉者節上每節小筍一條披成枝中閒一枝彷彿與本身等傍二枝亦甚大皆橫出尤易植至秋根旁出大筍綿綿不絕隔年成竹或云擧下節閒筍植之亦活江西人呼爲橫枝竹筍色黃白味甚佳名玉版筍過母梢極細長彎曲垂下如柳絲搖曳東坡自注其詩云海南勒竹

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後卷有邋勒竹別見





他里竹生安南節如筀竹節間出筍又如篛竹葉差細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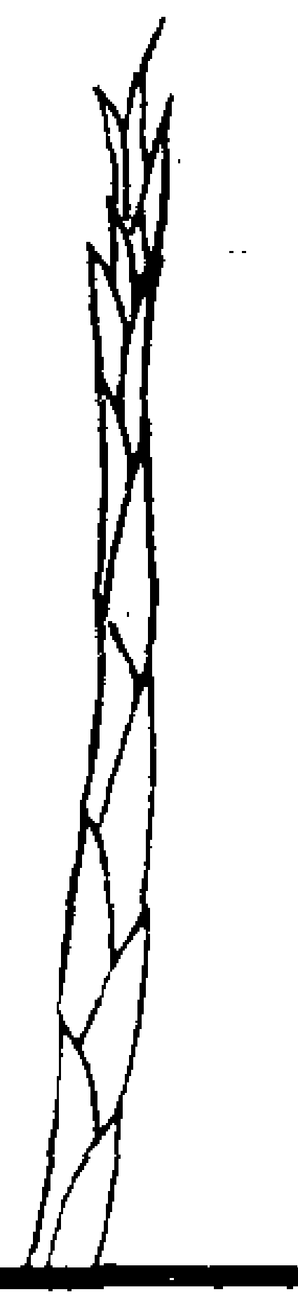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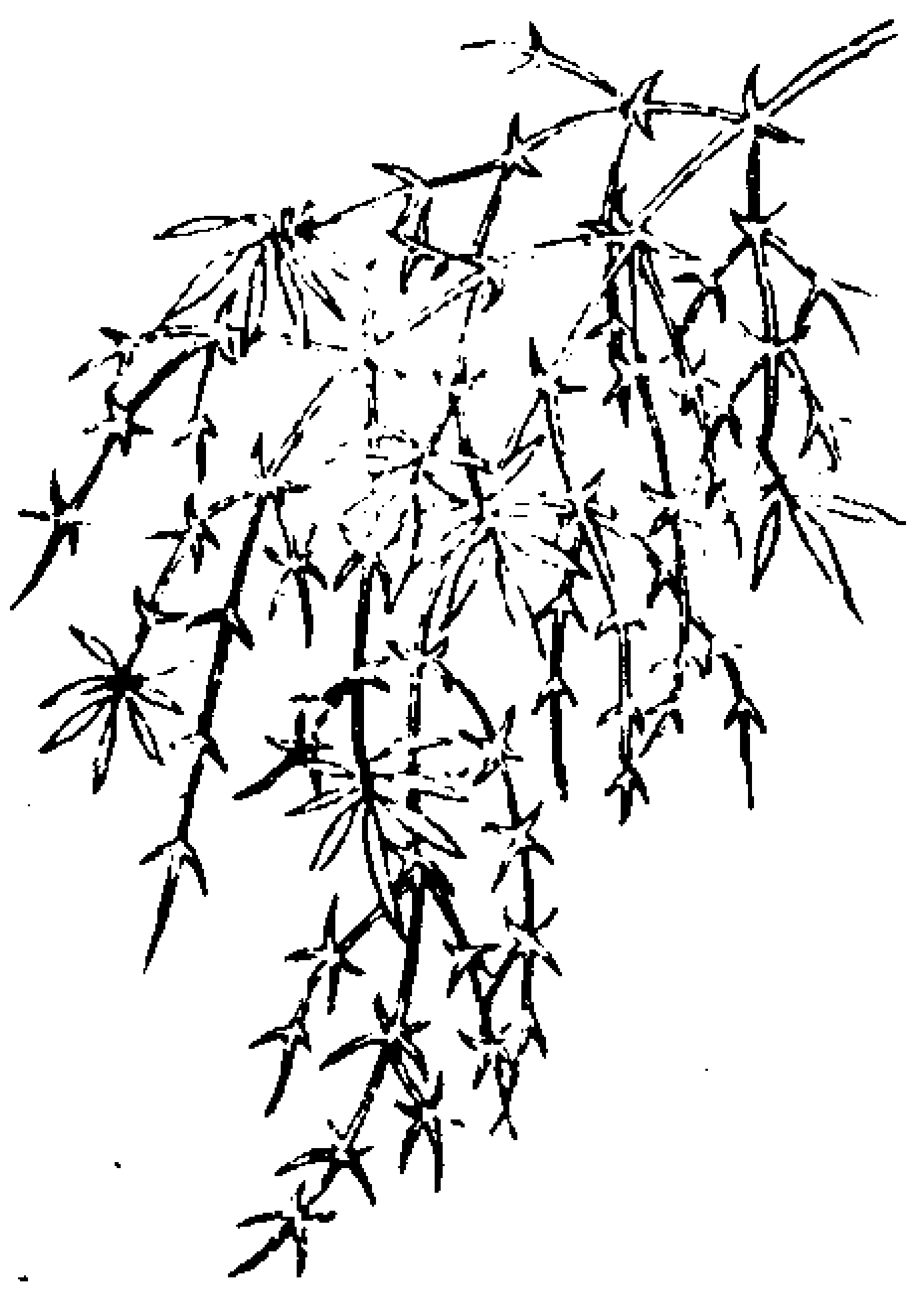
鏞竹出廣南絕大內容節可容二升交廣人持此以量出納中有水甚清澈溪澗四月後水皆有毒惟此無毒土人陸行多飲用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即天竹黃也療風癎疾按竹黃名天竹者言其大也亦猶天麻天麥如菟葵燕麥言其小也今人或寫作天竺之竺非也

相迷竹生廣州狀與鏞竹大同小異中亦有黃堪作

丸治病力減于鏞竹

竻竹一名簕竹一名苦篸竹一名雄竹一名笆竹出廣右兩江安南尤多即刺竹也南方呼刺為竻叢生大者二尺圍肉厚幾於實中彼人破以為弓材枝葉皆下垂自根至梢每枝節間對生二刺尖杪鋒利若鈎人家環植以為垣牆初植數莖作一叢三五年後枝葉自相糾纏又多鈎刺雖犬羔豚不能穿入戴凱之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墮則徒南方異物志曰棘竹有刺長七八丈大如甕酉陽雜俎棘竹一名笆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縱橫相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按此棘竹即竻竹刺竹是也廣志云棘竹筍表綠異云簕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為刺勒自根橫生枝幹輞如織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葉至春復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刺竹為城蠻猴來侵寇不能入又如新州舊無城紹興間黃濟來為守以竻竹環植之號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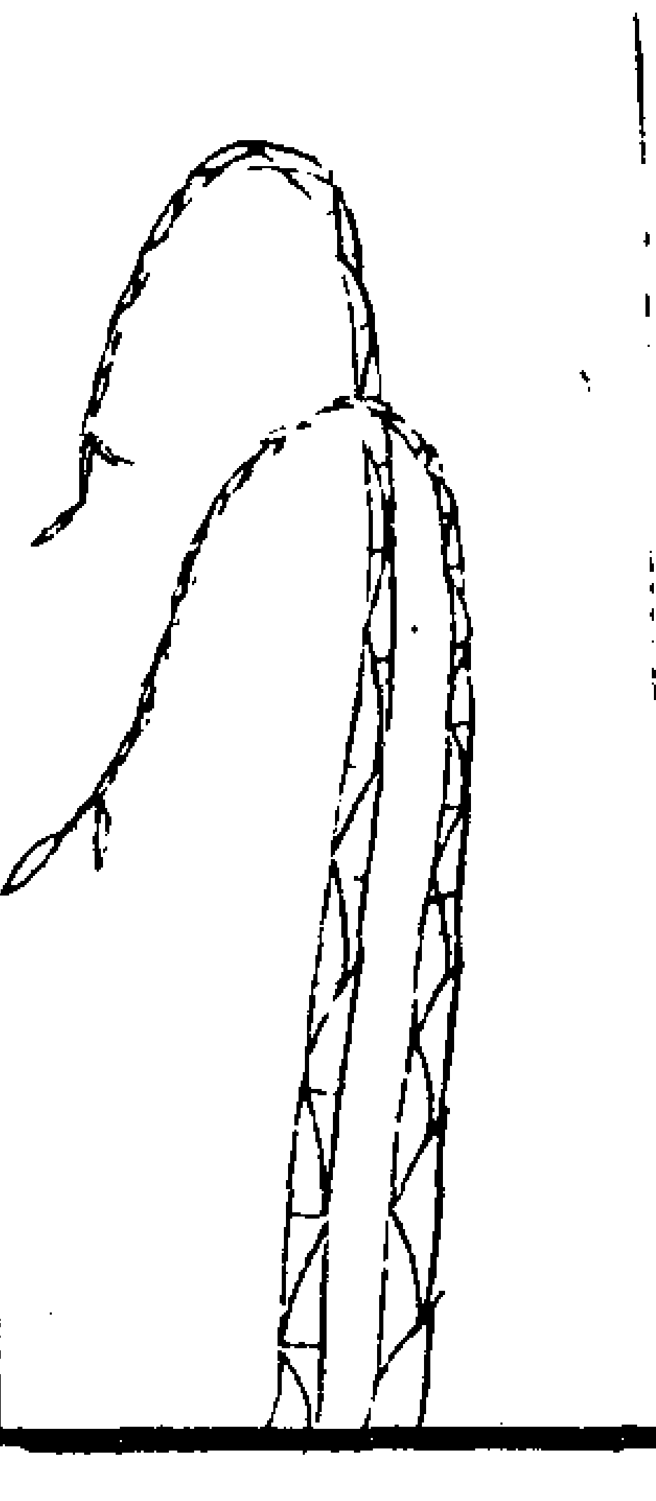
由梧竹又名蘺竹又名笆竹又名棓竹生安南一如貓頭竹葉小如淡竹筍夏生可食每節間生三枝皆圍長尺厚份卜七丈枝生亦自叢密可為漸漸年深近下生橫枝皆作刺七刺至梢皆有之疏疏可愛亦有小者徑寸許有與筍但有刺可挑為筐籠故有八九月筍生澀不可食南方草木狀曰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按此或即由梧竹也左思吳都賦曰柚梧有篁柚音由注云由梧竹出交趾九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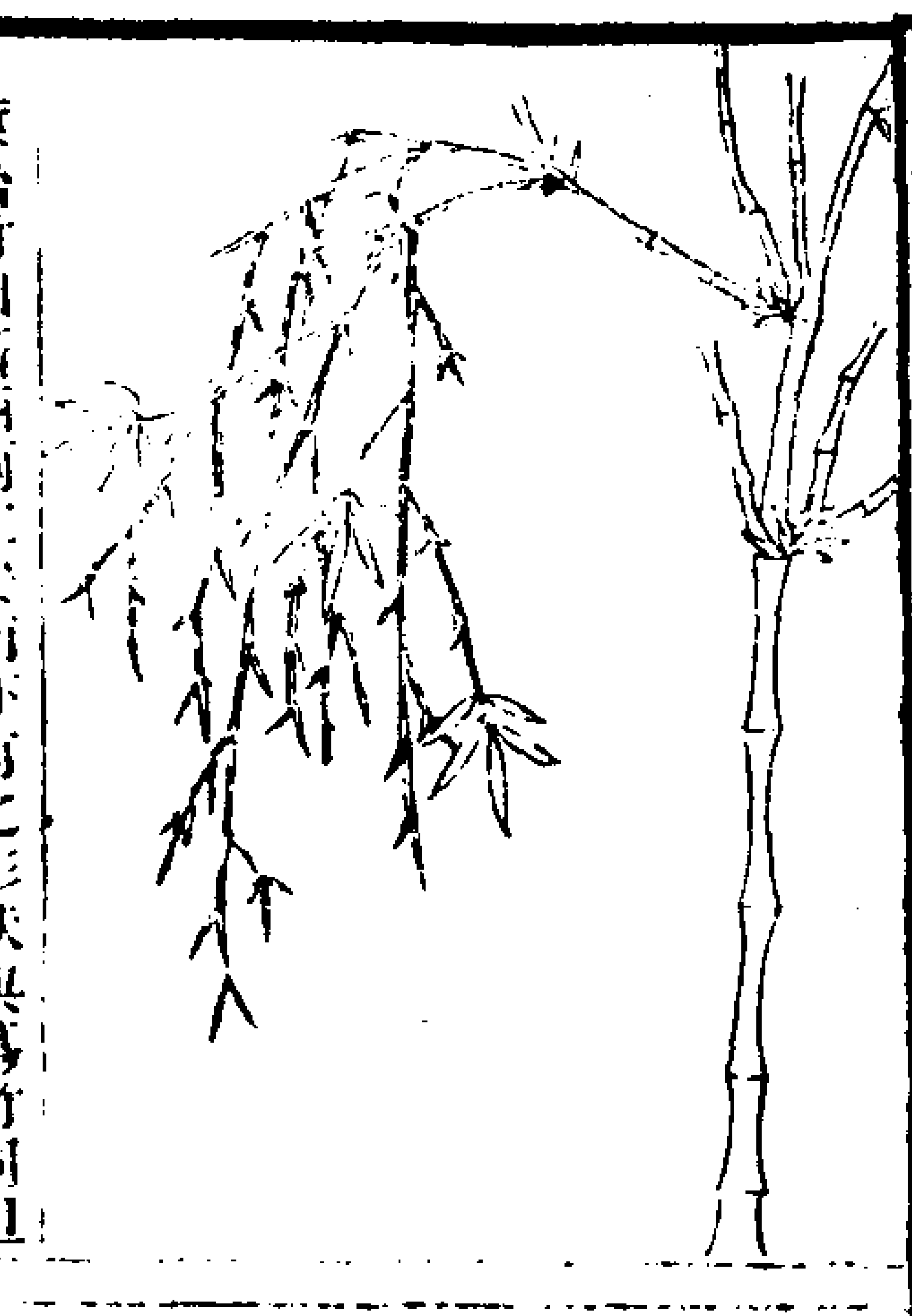
簹（音當簩音勞）竹與由梧一種但質厚孔小為梁柱筍味苦不可食異物志云簹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為柱根斷截以為樑朶不如斤斧也

苦竹出安南節餘如苦竹堅厚圓正歲久則變黃色生枝處亦不叢繁小枝圓其葉如淡竹有刺筍味苦不堪食

青皮竹　如苦竹但葉稍薄也亦有刺筍味苦不堪食

釣絲竹一種生廣右兩江安南者祥符圖經謂之筴竹大概亦如淡竹但節間橫枝細弱柔和垂下數尺飄然搖曳宛如釣絲故名又名搖枝竹又名搖絲亦深秋出筍隔年成竹筍過時稍漸細弱對曲垂下葉皆稱閩中記云鍾竹初生未抽葉其梢垂下狀如釣絲是也山海經所謂隰水之北多釣端竹者疑即此種成都錦州謂之垂絲竹筍有毒不可食生浙東者節葉一如桃枝竹但稍極細弱作筏編織一如番藤愈細愈妙溫州最多嶺外代答云釣絲竹筍瘦而白於食品最佳或云無毒但能發痼疾黃休復云蜀川滕昌祐家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亦可為釣竿





箕篛竹出廣西兩江安南亦有之形狀與篛竹同但無大橫枝葉差小篾破之內多筋紉如麻枲可索織繩

箖竹出廣西兩江安南俱有之亦與篛竹大同枝葉細小其質堅厚堪為弓材及鎗箭左思吳都賦云箖䈽有叢劉淵林注云箖竹大如戟槿中實勁強交趾人銳之為矛甚利吳錄曰日南有箖竹勁利堪為矛山海經注箖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疑此作箖木首誤是棘竹若箖謂若標有柄之標方言以為䈽竹或又云即筋竹一物而二名者也戴凱之竹譜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用仍其餘幼即其杪生于日南別名惟竹已互見前筋竹下亦略著其同異矣

滿心竹生廣西陽朔山中枝葉一如篛竹但節實無心故名朔湘之間亦有之筍味佳雲南記曰雲南有實心竹文采斑駁可為器用唐僧清遊有實心竹杖高枝此或即滿心竹是也

籛竹出處形䈱與篛竹同但橫枝差小葉大陰密略如雀巢最堅大可為屋柱筍味甘可食

篾簩竹出廣右安南又名䈃竹節上一尺餘每節上生一截竹皮如世所用沙紙人或削成錯可磨爪甲用久刓滑以好醋浸少頃火炙乾復澀矣其竹即簩竹江淛筏箔多用之老者編籃廣志云篾竹任作箭而味苦無肉不中食亦有生如篔管入者初成竹時亦可鏟作麻用椿合云出大吞岡作海虞衡志云兩江有此類名思勞竹皮日休詩退公祇傍蘇勞竹移宴多隨末利花蘇勞或音訛也劉

淵林云䈽竹有毒夷人以刺獸者同異未詳廣韻簩竹一枝百葉有毒今有葉竹已別見但穗竹有瀲竹詩

烏計竹生安南形狀與同篔簩竹但不澀節差短質堅而脆大者以充屋材止可為柱老者亦生刺

沙麻竹又名蘇麻竹又名篼麻竹又名沙摩竹又名蒠簩竹生廣之山間在在有之大者圍六七寸甚堅厚可作屋梁柱亦可為弓材種者彭其竿每低二尺許釘入土不逾月即生根明年長身筍不三五年即成林或但斫節間苗筍植之亦生南粵志曰沙麻竹可為弓作弩謂之溪子弩戴凱之竹譜曰厥族之中蘇麻特奇脩幹平節大葉繁枝注云蘇麻竹長數丈大者尺餘圍概節多眾生葉大如長錄異云沙摩竹大如茶椀厚而空小一人擘一莖可為屋椽正此竹也七人又訛為司馬竹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思摩竹大筍生其節筍既成竹春而筍復成節交廣有之按思摩與沙摩稍近特其品異同未詳

長枝竹出漳州山中叢生葉長絲之可為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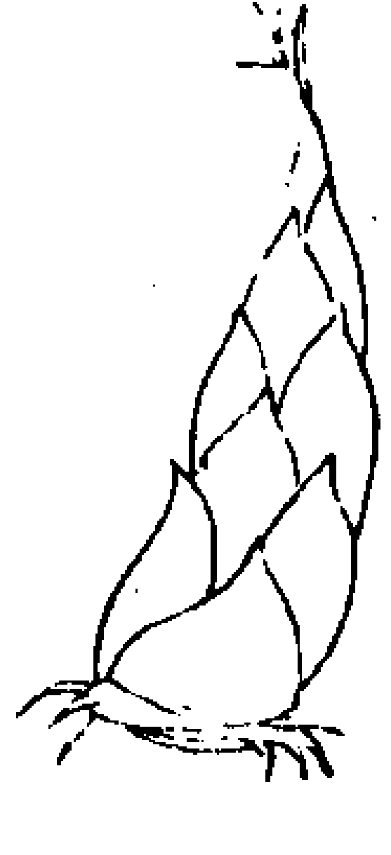
浮竹生湘全山中大者圍約五六寸一節約長五尺許四厚而虛軟土人斷取淨洞米裝入以木塞之加於火上以蒸米熟為飯其香美筍未出土時掘取以甜糟藏之可留遠極甘脆戴凱之竹譜曰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共陰木洪筍滋肥可為旨蓄注云長者六十尺肉厚而軟節闊而亞生於水次五嶺以北彭蠡以南偏有之筍甘脆頗夷義訓曰綷竹有文

箴竹一名紗竹出湘全陰其大與浮竹等節密而厚堅壯可作屋椽柱八月採者不蛀亦微有斑花張得之云箴竹中有自然絲紗扣之則總促節聲短闊節聲長猶鐘之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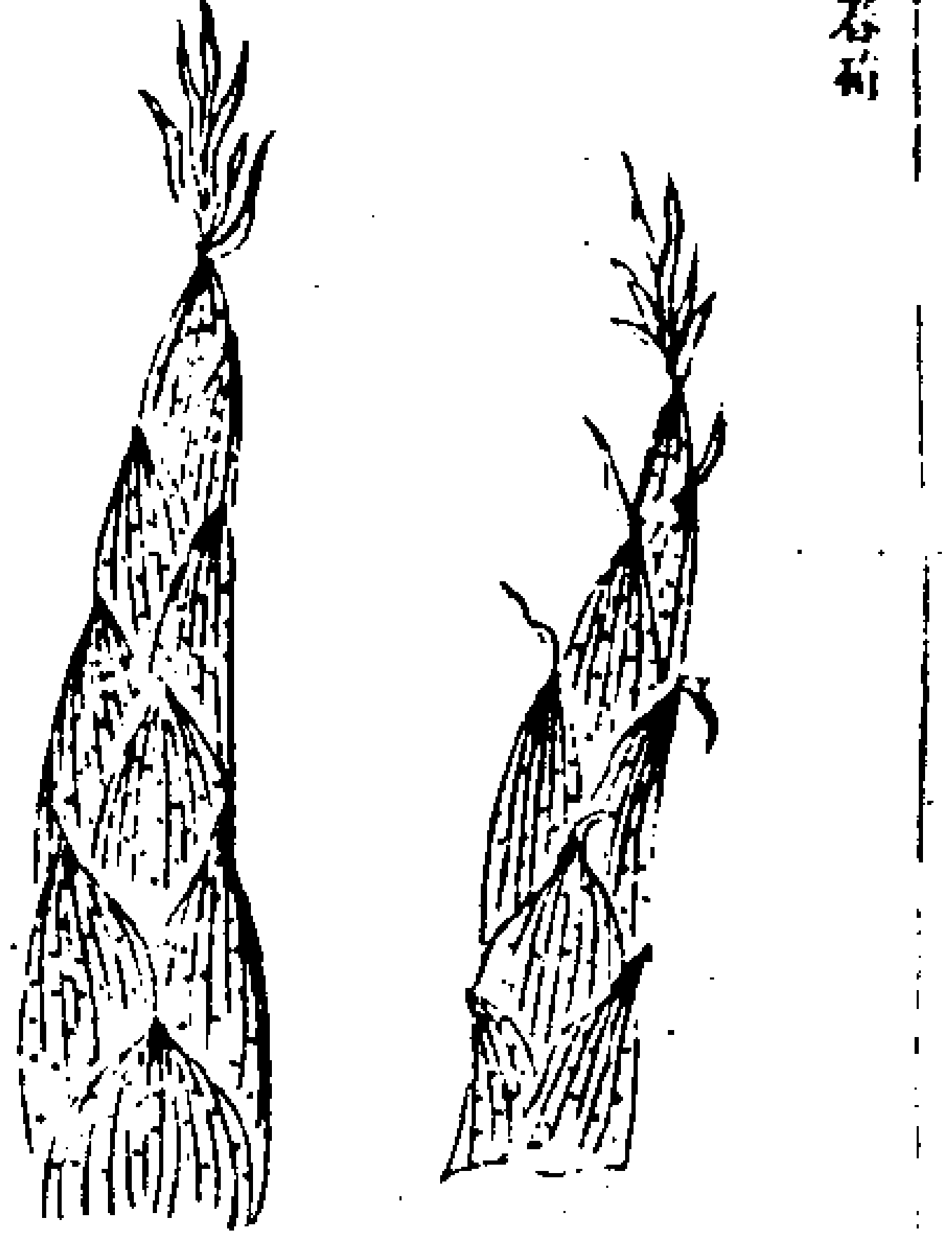
貓頭竹一名豬彈竹處處有之江淮之間生者高一二丈徑五六寸衡湘之閒者徑二尺許其節下極密上漸稀枝葉繁細筍充庖饌絕佳此筍出時若近地堅硬或凝礴有則無閒遠近但過可出處即穿土而出猶貍首鑽隙無不通透也故為此名亦有高止一丈許者下半特無枝葉人家庭院栽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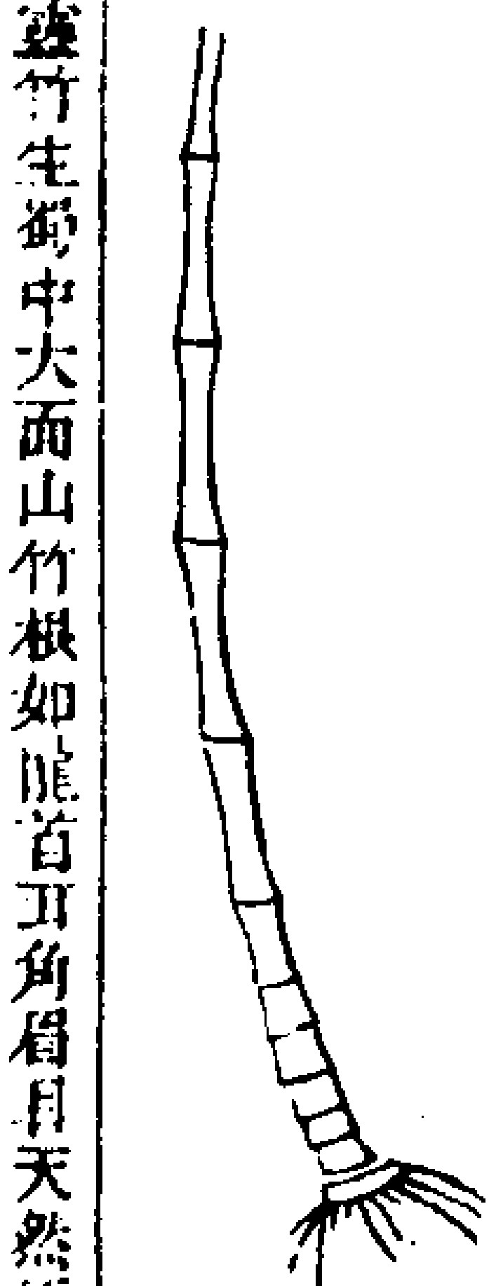
枝葉扶疏滿陰滿地殊可愛悅然竹身下麤上細竿大葉小不宜置器廣中出者筍味不佳江西及衡湘間人入冬視其下地縫裂處掘食之謂之冬筍甚美留不取至春亦筍杓別生春筍為竹福州人謂為麻頭竹

冬筍



春筍





篷竹生蜀中大面山竹根如熊首耳角眉目天然而咸見輿地紀勝

右自篤竹而下眾種大同小異高至數丈林林茂密或可休陰息影為篙為射為弓為艇為炬為架屋室於世不為無用然多出橫枝葉稠節密態度鄙俗形狀齷齪詎堪描畫雖欲自獻於楮素之閒不可得也如杜樊川所謂一萬丈夫甲刃撐攊者但當被堅執銳呵衛拱立以就卒伍之列苟坐之高軒大闕之上而使眾庶瞻望其顏容豈不失且駭耶

竹譜詳錄卷第四

竹譜詳錄卷第五

息齋道人薊丘李衎述

竹品譜

異形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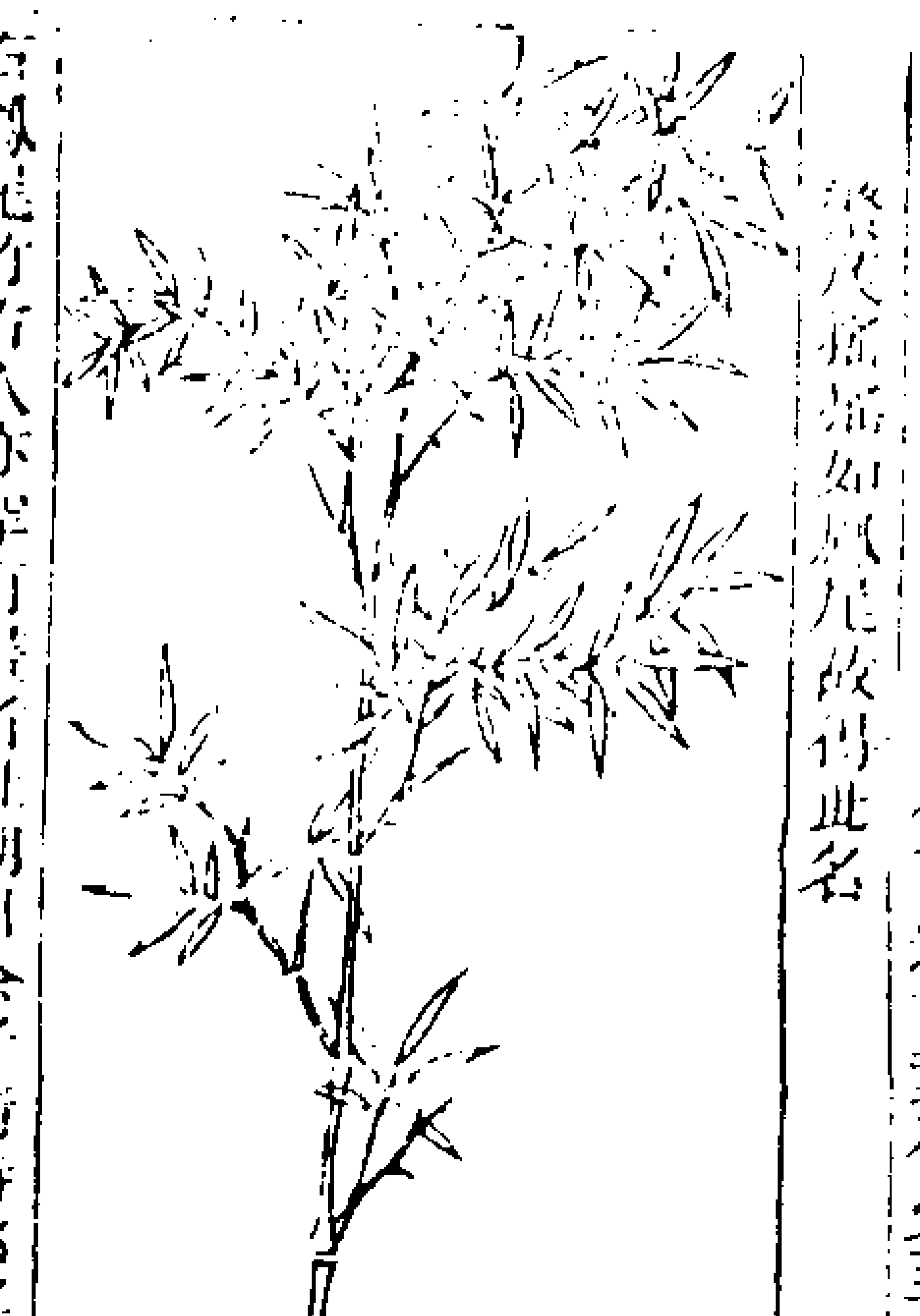
[illegible]竹生兩浙山谷間與貓頭竹無異根下節不甚密稍為殊葉細柔弱筍籜似紺色斑點美少味甚美但節脆多日乾可致遠也

龍孫竹亦名龍須竹生辰陽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張謂之譜云予自過一朋[illegible]家見盆池崑石上有小竹一竿長六寸許枝葉蒼翠根旁別生一白筍然涵水中伸則長於餘五倍龍鬚之稱疑出於此張南軒亦嘗移真石廚中森森生筍森然可喜因賦詩云小竹如鍼龍其體方春萌筍又堪憐者是也

苦竹一名鬼竹在處有之似茅而小梢節分明且與菖蒲並植於水石間

沈竹生延平山谷筍箇步沈倒為小弩箭投水亦沈遇風不為欹側射者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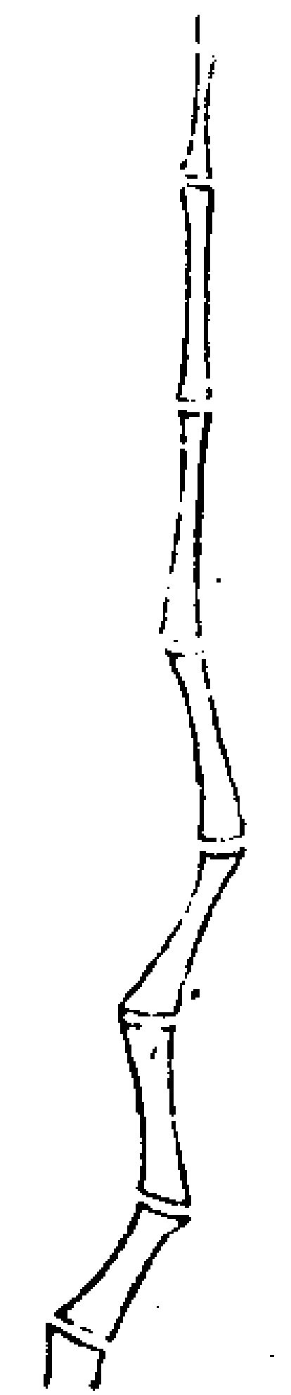
鳳尾竹生江西一如竹但下過枝葉稀少至梢則繁茂搖搖如鳳尾故得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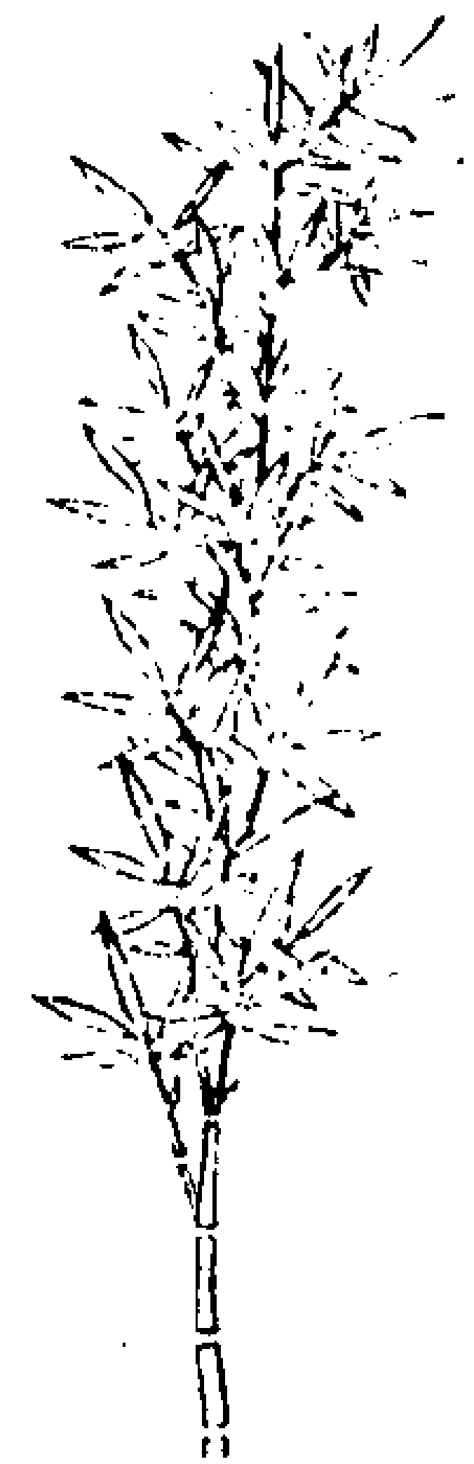
右鳳尾竹今人亦罕有見者惟湖州余子清侍郎宮苑此竹予家所有二大幅今已斯矣

節竹又名扶竹又名扶老竹又名鞭節竹凡二種出西蜀廣志云出廣南卭都縣近地一兩節多屈折如狗腳狀節極大而幹細我高節實中狀若人刻飾謂之扶老竹山海經亦多扶竹注云卭竹也高節實中名扶老竹南中俗人取作拄杖甚佳然不可禁持嘗聞隨節脫折故此亦謂之慈悲竹枝葉與常竹無異昔張騫西至大夏所見者也蜀賦

山中一種細如箭簳人呼為佛杖杖竹遊人攜歸遺于佛所時都賦為斧（音斧）竹又作箊（音乃叶反）竹譜云西域以此竹節為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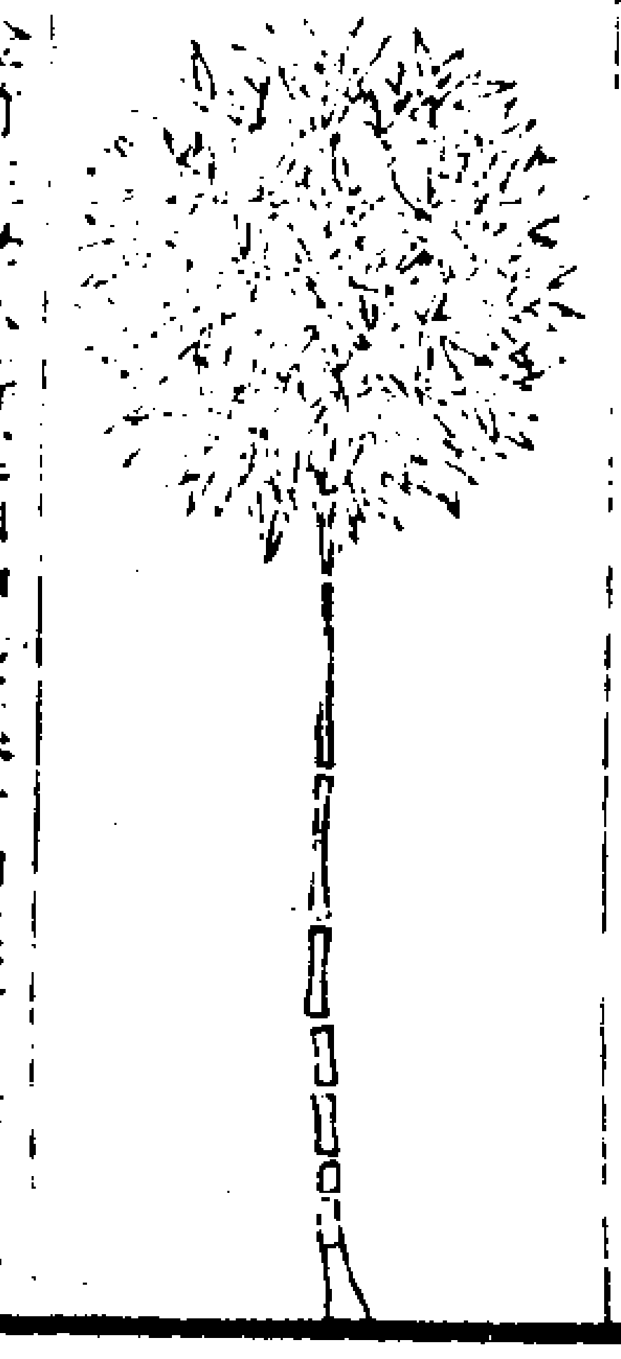


龍尾竹出大宛每節止長一二寸枝短葉密觀之狀如龍尾故名



撲竹出衛甸今柔州是也其高參天常起風霧功作入穴山數十丈用此竹去節化壯相衝為井謂之卓筒井者為鹽井取鹵煮鹽張得之謝別駕續竹譜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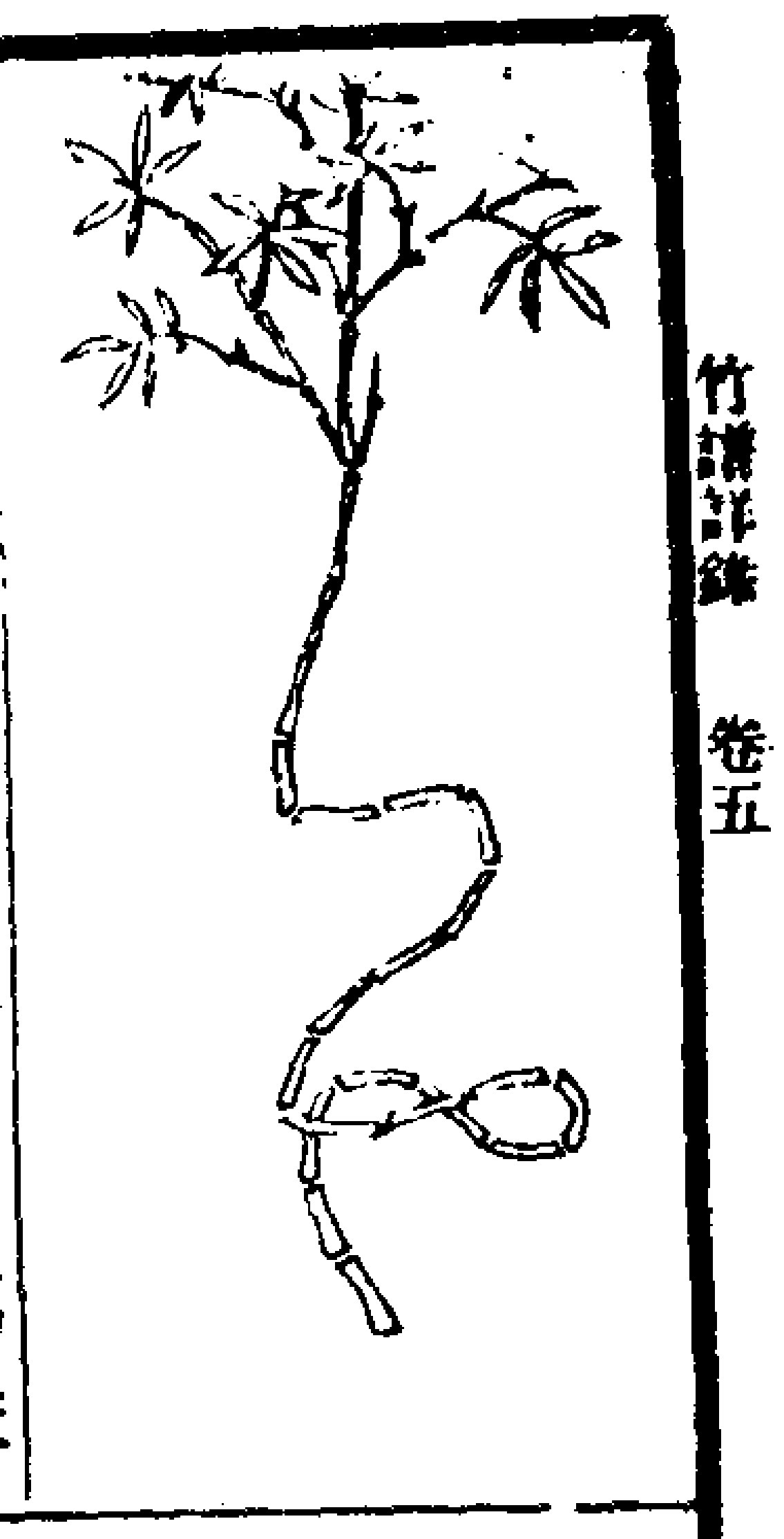
邛竹向于杭州街市人家見之植盆盎中高不過一二尺下猶竿上葉密可無節蓋人力為之以筍初解籜時打去上節待筍杪頭出小枝無數三二年後枝葉轉密縈葉團團如毬之狀繁細可愛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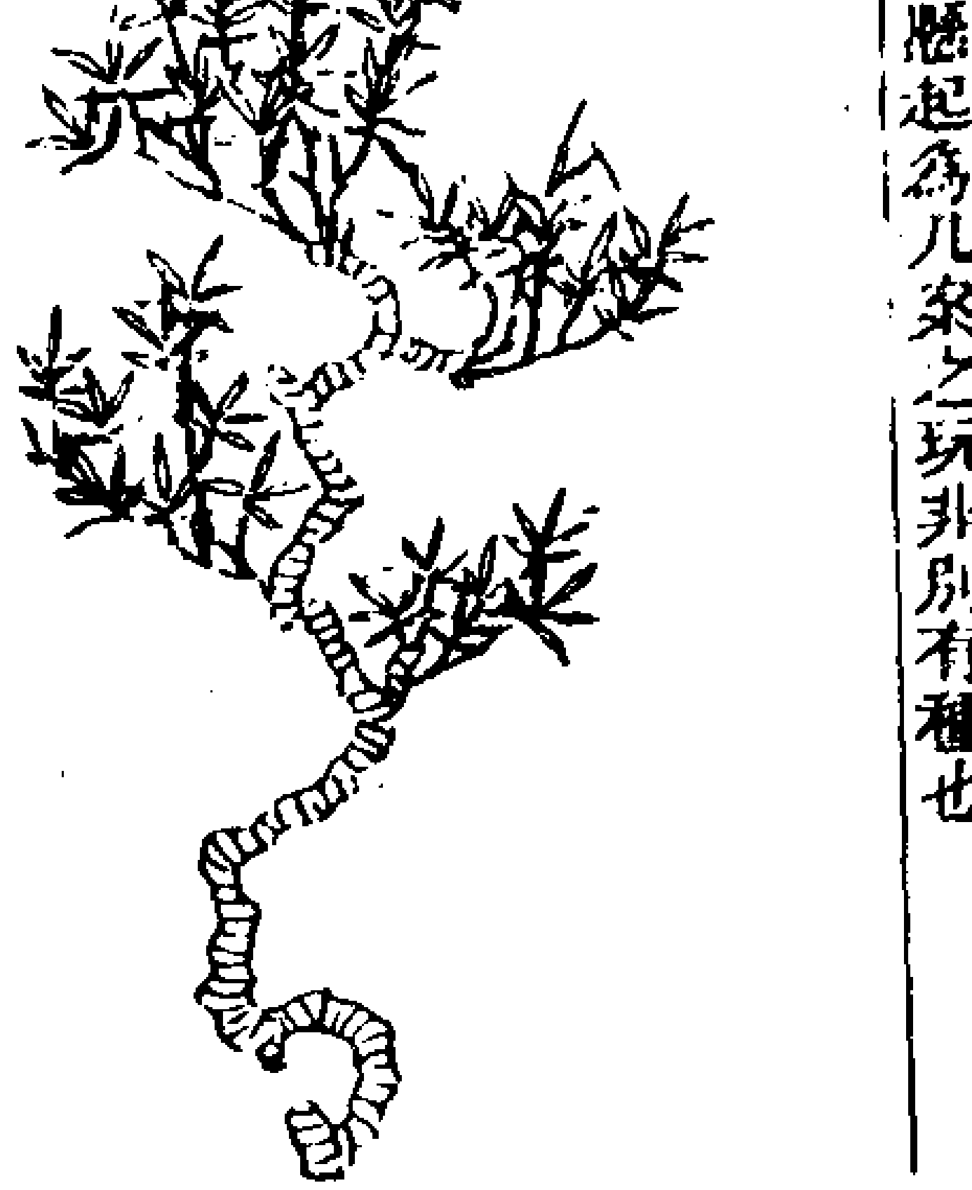
寸金竹生杭州今處處山中枝葉一如淡竹但節節勻密相去二寸許從根至梢圓正衡直作釣竿黏竿最妙

胡孫竹生江西吉贛間往處有之與常竹同但節稍平中無隔疑是童戲取作笛吹之嗚嗚有聲谷通故也

羅漢杖竹生紹熙府即古榮州也東有榮山山中產此竹曲如龍蛇之狀



吊根竹又名扶根竹出潮州沿海山中蓋取釣絲竹根上有小枝葉者漸漸出土移入盆檻中以竹枝扶持聳起為几案之玩非別有種也



曲竹叢生每節必存曲勢無有直者朱丞相勝非閑居錄云太學感化齋堂後廊東西各有叢竹勢無不曲自是一種也郭仲產湘中記云郴州平樂縣筆山多曲竹臨安志云安隱院在桐扣塢有曲竹竹根有數節曲處僧多取以為杖林公麟詩云直節稜稜是此君耳孫却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難穢亦可斜封向管城

雪竹生江西枝葉似筆竹而稀疏每節長二尺許其薄比江蘆差堅厚節色純白故名或云孟宗冬月哭而生筍者即此竹也張得之譜云出湧源深冬生筍冒雪一云即江南竹筍之早出者

嬀竹生廣州邊江縣山中湖湘閒亦有之大如筆管高不過五七尺節平色黃如藤稍杪枝葉叢生葉短如桃矮簽織篾極細滑不減藤簟土人亦甚貴重細篾亦可織笠

篻竹生廣西安南邕州崑崙關中尤多張得之譜云篻竹無皮有文每節生三枝枝葉秀媚婆娑可愛一如苦竹大者可為柱小者亦堪雜用

籛竹生廣西山中大概如篻竹其用亦與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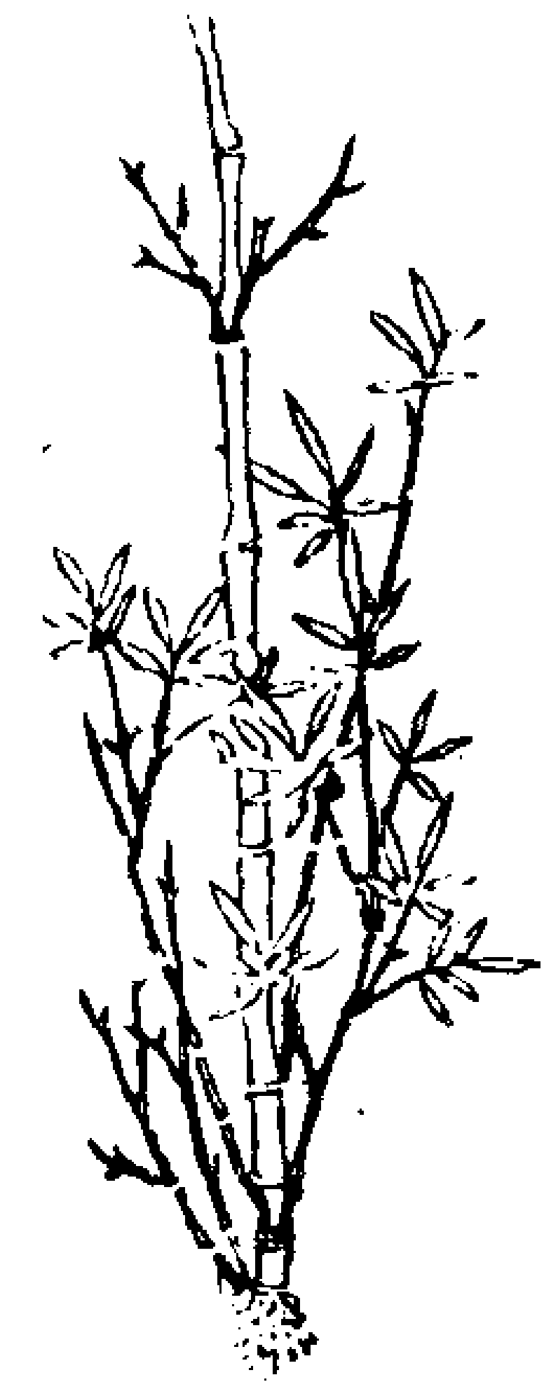
篠竹生安南山中亦如篻竹但枝葉圓長綠淨可愛

篔竹生嶺東山中及浙東諸郡枝葉如常竹每節長四五尺或倍之圍至一尺許出博羅縣者節及二丈作篾最妙且色白人取織笠五月出筍甘可食未成竹時亦可鎚作麻西京雜記曰會稽竹簟號曰流黃簟即此竹也

笆竹廣州下鄉縣有此竹土人煮以為布吳都賦云笆筍抽節

簞竹出交趾九真葉疏而大每節相去六七尺土人取嫩者鎚浸紡績為布名竹疏布或云彼中亦名簞竹戴凱之竹譜云簞體虛長注云簞竹大如腨虛細長爽猶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績以為布精者如穀番禺志云象竹每天旱竹上有蟲蛀眼子即死矣中有物甚白相雜如骨灰狀是謂天竹黃蓋天竹黃本出于鏃竹雖相迷竹亦有黃作丸力減則知此竹所出當亦不及鏃竹也

翁孫竹生江西止紫色一莖下節復生三五竿芃芃而起比中並差細土人取以為扇柄生浙閩者尚不盈尺為几案之翫張得之譜云翁孫竹在處有之初種時因地肥磽而長以次生者不敢高過于祖



廣竹又名利竹生水州郴陽山中葉類苦竹葉稍密竹梢細長每節長二尺許作箭材甚佳亦可破篾織簟簾尤快利削成刀子即可裂紙廣志云利竹出西南者凡春生筍微苦須用清灰水煮熟可食倚戴竹譜謂利竹蔓生若藤實中而堅勁隨竹葉而生恐非此竹類也張得之引周處謂揚州之利竹箭者亦恐誤

石麻竹出廣州交與九眞皆有之其勁利他竹莫及人削為刀切象皮如截芋或云即利竹也姑兩存

之以待別考嵇含云石林竹也

篥竹出安南叢生如篔竹實中勁強有毒土人銳以刺虎中之必死筍肉質不中食

漢竹出交趾九眞廣中亦有之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受數斗可為鉢榼其筍一節亦可受二三升味甘而澀廣志云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

越王竹出海南嶺表叢生石上如細藤高尺餘南中愛其青色用為酒籌茶筴云是越王棄餘算生此竹番禺志云越王笏竹細如箭幹每一節可為一笏故呼越王笏竹異苑云越王行海作算有餘棄于水中而生

毛竹出閩廣閒浙東諸郡亦或有之四明洞天記云毛竹叢生剡邊剡中金庭記曰毛竹洞天有毛竹又名銀筍竹以筍白故名延平武夷山有毛竹洞去山百餘里徧生此種每節出一絲其麄細與根等枝弱而毛蔭人以為蛻登仙李義山詩云只得流霞送一杯空中簫鼓當時回武夷洞裏生毛竹老盡曾孫更不來武夷君自秦漢始列祀典後仙人結宇山上與鄰俗往來嘗呼村人為竹孫少年悅之一日山中忽生毛竹如荊中者成叢衆莫敢犯武夷洞入每折竹隨即生土俗云仙人入洞生此竹以隔浮世也

少室竹亦名祭器竹孝經河圖曰生少室山中其大者堪為釜甑筍可食

羅浮竹大竹也貞元中有逸丐犯禁逃羅浮山至第十三嶺見巨竹千萬迸亘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節二丈許逃者伐一竿為殳會赦逐挈以歸人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記之

鍾龍竹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寸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鍾龍竹馬融笛賦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張衡南都賦其竹則籦籠䈽篾江總橫吹曲曰鍾聲鳳臺曲洞吹龍鍾竹陳子昂修竹篇龍生南嶽孤聳鬱亭亭未詳此與羅浮所產異同右上二竹類書中有記之者疑即一種未敢削去姑存之以待別考

沛竹又名涕竹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中有沛竹長

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瘡癘張茂先註曰子筍也

篔簹竹一名䈽竹生湘中楊廣閒亦有之每節可長四五尺廣州記云節長一丈今曲江縣及蜀中俱有此竹節闊尺五六寸節相去六七尺夷人煮以為布號與以向允名王彪之閩中賦曰篔簹幽人異苑曰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許政似世人形俗號竹人時有得者

䈽竹東洛勝境有張又規莊近谿竹一竿有䈽其大如李見酉陽雜俎麻知幾有竹䈽冠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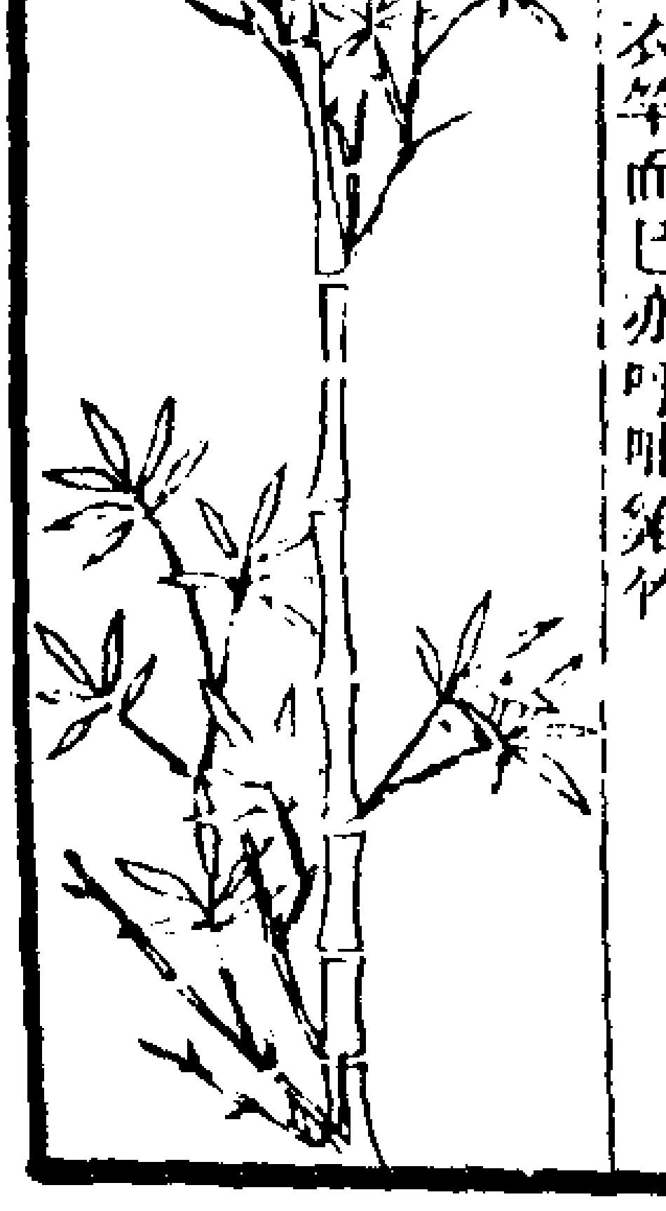
射筒竹吳都賦云其竹則射筒弋人有脩竿通其節節安其內從本吹之古人所謂徐筒以射鳥者也筍可食謂此竹可作箭房者非吹筒之法始于武后置馬射而射于射筒射今東船上多用射人取中其面非以筋力能傷人蓋有射箭皆於箭鏃而方其中比竹其直如繩以法去節今中通長二丈餘箭則以噀竹削成箭三尺以鳥翮為遠其上欲以受氣人猛吹之則毒物最易熒地之箭竹差劣也劉淵林云出交趾九真

簡骨竹節疎而筍可食又名筋簡竹

篛竹生瀕海山中本根千丈斷一節可為船竹萌數丈猶是筍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在崑崙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注云尋大竹名

旍竹字林云大高百丈狀類尋竹

莽竹生浙右諸郡惟本境內尤多形葉與淡竹無異但竿色稍白近根一二節須有裂璺土人云昔干莽外魂魄無所歸寄入此竹摧裂其下故名謝雅云莽數節既疏云凡竹節朋從數者名莽謝雅已有其名知土人之說妄也其筍味極珍美竹雖硬肉薄作篾不成屈折即斷大者可作篠小者可作叢櫚衣竿而已亦呼哺雞竹



娑婆羅竹昔人自外國移植於廣州猊山在增城東二十里多有此竹其大圍三四尺至堅里人取以爲弓

篃竹生海畔山中其筍與竹並有毛傷人卽死故船商不敢取毛筍食恐中其毒也

衞丘竹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衞於山丘南帝俊林竹在焉大可爲舟郭氏云言舜林中一節則可以爲船戴譜云員丘帝竹一節爲船注云員丘帝俊（九疑山有九丘員丘雲丘衞丘之類）稽含草木狀云衞丘卽雲丘竹一節可以爲船出扶南晉安海物記曰番禺有舜林之竹曰天竹注云其節大中汲桶然今交廣中竹節長一丈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卽此竹也

狗竹出臨海郡圍三寸節間有毛三月筍可食大同篃竹但無毒也戴凱之竹譜曰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筍譜曰些海巴東狗竹生筍有毛

簫九竹勁而薄可以爲博矢卽今之投壺箭也蜀志曰簫細竹戴凱之竹譜曰簫九勁薄博矢之寶招魂曰箟蔽象棋有六博朱文公注曰箟竹名也蔽行博箸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象牙爲棊箟簬爲箸此楚人用之如晉制則以犀角爲棊箸則用箭不用箟也或云以爲博局行棋之箸也

弓竹嶺中人謂之倒生竹舟師取之以爲百丈戴凱之竹譜曰弓竹如藤其節郄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長者百丈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膋乃綵注云弓竹生東垂諸山長數十丈每節輒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倚質有文章然要須膋塗火灼然後出之

澀勒竹出嶺南中心堅實坡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者卽此竹也

古散竹節似馬鞭葉似桐樹而小皮似栟櫚而柔韌筍亦可食建人呼慈竹爲古散竹者非

茶竹新安多有長不過三四尺四月出筍至秋乃已常爲茶茹故名土人云種時不宜根密

孟灘竹出雲南長丈其節長三尺柔細可爲索人亦取其皮爲麻見寰宇紀雲南志

篔竹生温州瑞安平陽俱有之或野生或栽種叢生秋出筍經年始成竹大者徑二三寸節長肉薄劈篾長土人細織之編織箱篋柔韌尤宜作枕一如番藤也

水篔竹温州諸縣俱有之亦叢生極高大有徑三寸一尺圍者肉厚土人取爲彈弓材最妙五月出筍味微苦性涼可食煮熟時色淡黃至秋筍絕

丹山竹出夾陵括地圖曰丹山之竹長千仞而鳳食其實（丹山在峽州遠安縣卽丹穴鳳凰之居也）

麻竹在處有之皮嫩質厚葉廣而薄六月筍可淹筍晉安海物記曰麻竹夏晚而生可鍛爲麻者曰麻竹注曰其筍可爲筍謂麻者取其狐煅灰治經緯爲布爲華綀陳宜明殿學士姚鉉嘗有送華綀一匹今呼曰竹綀布閩中記云麻竹筍夏生可竹[illegible]

筰

交棘竹在處有之體物不甚直止可爲笮麻之圈

鐵峽竹出秦州三峽九域志言上峽下峽鐵峽也其中多竹小而長地寒常雪竹至堅子美詩云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者謂此也

泣珠竹生密州咸通縣唐神龍元年哥舒擇移密州刺史多植此竹後人伐之其節中有漿如雪

忠節竹出泉郡節皆隱隱而闕稍遠視之若無節然

篛散竹博雅云篛簸桃枝竹或云篛有節此竹形色似之因以爲名撫州舊歲貢篛竹箭頗爽義訓有篛竹簸竹或卽一種也

仲竹博雅云仲無笎注云亦竹類循神異云笎似琴有絃質未詳其說

箖箊竹戴凱之竹譜注云林於竹葉薄而廣越女試劍者也

鄰竹（音鄰）爾雅曰鄰堅中郭璞注曰其中堅實者名鄰謂貞實與常竹不同與木竹筍味無異頗爽義訓

[illegible]竹實中[illegible]音觧疑卽鄰竹也

簢竹爾雅曰簢筡中郭璞注曰其中空者名筡贊寧云其竹肉薄與常竹不同故云筡中筍嫩而節爽薄

百丈滑竹見番禺志

高節竹出瓊州黎母山大而節闊丈餘節又高也漢張騫傳注曰邛山名此竹高節可作杖齊民要術引漢書乃云邛都高節竹可爲杖與此不同

多枝竹

大頭竹

巳上二種見廣南志

倭竹魏志云倭國竹有篠簳見齊民要術（今續志云其竹篠簳）

（[illegible]此不同）

箴竹見謝靈運山居賦曰石竹細者箴箭之流處澗

箭青竹

筀竹俗神異云一名桂竹

斜竹淸源志云番船上皆有斜篾夾貨

笭竹俗神異云笭長節

綫竹出漢陵入蜀屬太原郡

貓竹有毛見張得之筍譜齊民要術引字林貓音貓

篛竹生海邊

簝竹　䉁竹　玉篇云小竹

鹿頭竹見范長生宮室記

篔竹戴凱之竹譜曰篔任篙船實堅而促皮白如霜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堅皮白如霜粉大者宜行船細者爲筍

巢竹寰宇記云臨賀縣有巢竹叢生大如箸堅中促人以爲矛

苦伏竹閩中記云苦伏竹筍冬生人採食之味尤珍美

簫管竹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卽此處也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故吹山按慈姥山在今太平府當塗縣

鉤端竹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其上多桃枝鉤端郭氏云鉤端桃枝屬

簇實竹　白夾竹　青城山記云青城山有簇實白夾之竹

簩竹　䈥竹　寰宇記云昭州龍平縣鼣鼠山多簩竹䈥竹池潭中多鼠齕食之

[illegible]竹

玄竹寶中

太極竹長百丈

箏竹

篪竹

笨竹

箹竹

筲竹

鶴系竹

節竹

篾竹玉篇篾竹也廣韻篾竹

籅竹箱類也集韻篋竹名又云篋

筶竹笈

茶竹高氏竹略云自箴以下並出頗爽義訓

孝竹出常德桃源孝竹村

笛竹新春地志云笛竹生雞田縣山中斲竹亦生于此用以爲笛按謝靈運山居賦注云昆山之竹伶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宮今蘄春所產固後出也

龍公竹羅浮山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常有鸞鳳棲宿圖志云

竹譜詳錄卷第五

竹譜詳錄卷第六

息齋道人薊丘李衎撰

竹品譜四

綠者竹之常色其有或紫或黃或斑或雜赤者人不顧如渥丹矣如冠玉如黃金紺紫暗白爪青者志操雖同表儀實異故作異色品

異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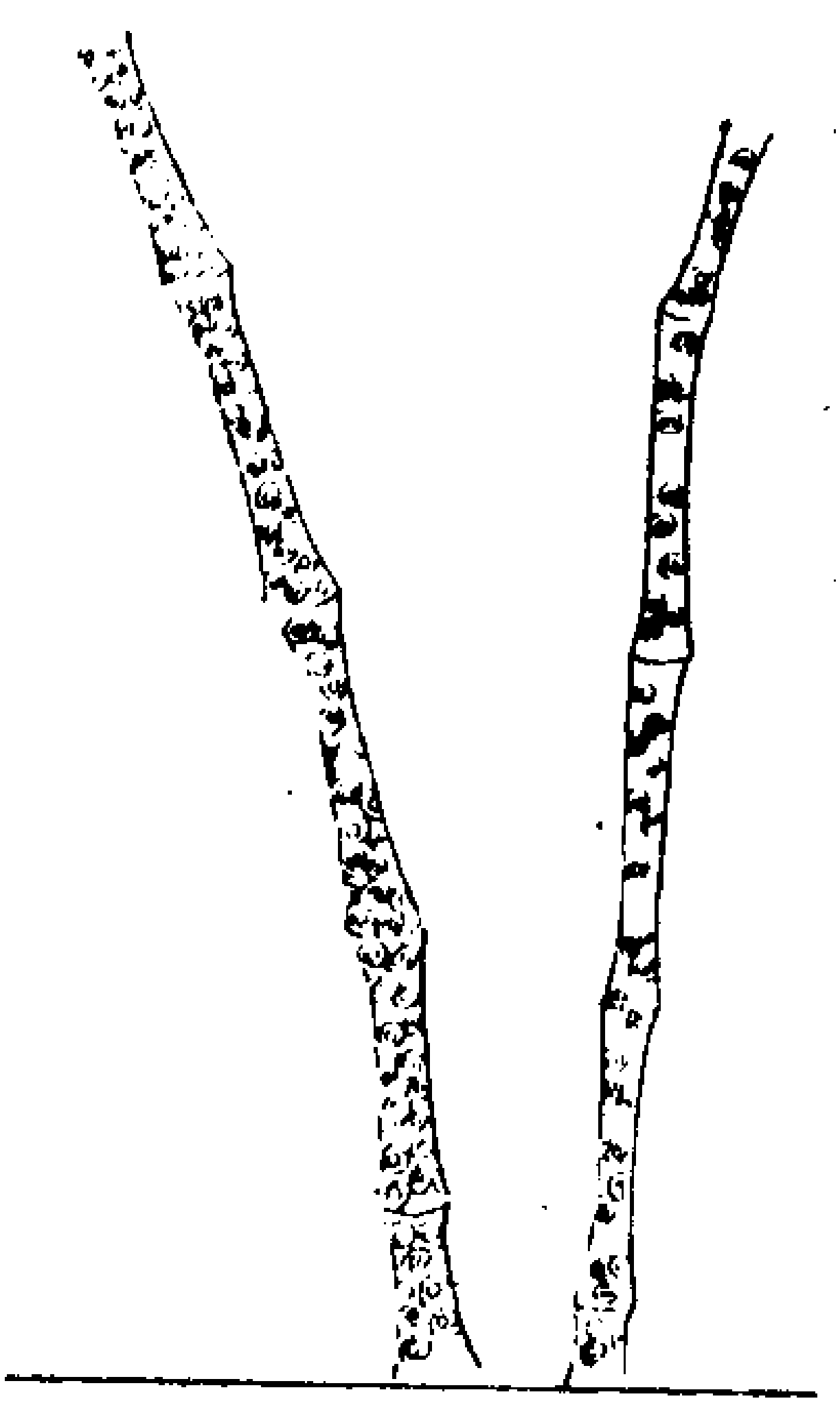
紫竹出江浙兩淮今處處有之如笙竹淡竹苦竹或大或小但色有淺深通名紫竹有初綠而漸紫者有筍出即紫者世共謂之紫竹用之織柄拄杖甚佳亦有製簫管者根亦紫色節節勻停於馬鞭尤宜新安志曰紫竹斫之須幾歲六一年青二年紫三年不斫四年死行省掾蘇晉卿云靜江義寧縣猫洞中有一種懸崖而生每節有一白圈大者可作杖小者中馬鞭生至下端却有三葉今湖湘間吹笛者取紫竹膜貼之聲最清亮越上人家紫方竹拄杖尤奇特宋景文公益部方物贊曰竹生三歲色乃變紫伐幹以用西南之美蘇子由詠紫竹暗生峨嵋筍此指蜀產而言劉翁公紫竹詩云曾到蓬山驗異聞浮筠翻動小披紛紫花綠葉驚人句不在秋滿在竹有王子年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下有砂礫細如粉風至葉條翻起拂細砂如雲霧公句注用其事也

墨竹出七閩山中漳州尤多形如淡竹正黑色大者為簫籥為杖小者為扇柄紐作其根能穿墻故名

角竹出越州諸山亦紫竹之類但色淡如牛角故名其質堅硬

篤竹一如紫竹但色正黑耳

斑竹出湘全間嶺南交廣俱有之竿類苦竹節長大小不等初竹青上生白暈花漸漸著竹上成斑及洗去苔蘚紫褐斑雜相間錯綜可人意筍不入食品若他斑竹止一沁亦無瑩澤也全州西猫洞中及遊林山中出者竹色正白斑花尤分明最為上品桂海虞衡志謂之斑竹云桂林屬縣皆有之所記略同



赤錢竹

眞珠竹

雨點竹

雲竹

淸白竹

龜紋竹

右已上六種皆非竹之類彼人但以斑花之似者輒取以名耳

晃竹出晃國中一節長二三尺大者如雞鴨卵黃白二色天性圓直不待矯揉生枝處亦不凹處斑花紫褐色疊暈重重中又有白暈彼人取為標槍勁挺無比小者中為拄杖柴貞甫尚書奉使回嘗將出三五莖予親見之

斑竹處處有之其類最繁凡生斑花者皆是然斑花或大或小或勻或細或不等或重疊或單暈色或深淺各隨所產風土變易今越人以斑竹作牀椅及他器用頗雅士大夫多喜愛之

舍利王斑竹餘有兔文六帖云昔西域舍利王獻樂有大小觱篥者以兔文斑竹為之而取聲於觱以合律

道州斑竹生高巖小於箭文如螺旋不雜

顧家斑竹述異記云姑蘇之境有陸家白蓮顧家斑竹亦猶花有魏紫姚黃之稱

雷斑竹出雷州地理志云雷州貢雷斑竹即此物也

蒸竹出湖州亦斑竹也斑花不等種有佳者

苦竹寰宇記云台州貢淡水南流上源數十里生苦竹皆痕點斑狀如琢玉幹直可為杖

黃竹叢生與慈竹一類但成竿即黃色故名越州蕭山縣東三十里有黃竹山上有林竹色微黃狀如刀削志云是范蠡遺鞭於此山生筍為林即此竹也晉安海物志曰黃竹節紫而色黃筍可為菹

綠竹叢生浙東及七閩多有之極高大其色深綠竹不堪用筍味極甘美日乾雖遠人亦貴重之今漳州建寧浦城作綠筍乾漳州者最佳

青竹與綠竹無異但色深青有謂名紅鵲尾因筍得名樊宗師圖記云一曰青士一曰紅鵲尾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供青竹簟竹扇各有差

白竹生江東西兩廣安南俱有之枝葉與淡竹同但筍出時籜純白無赤色及斑花過根甚長節又白密作馬鞭尤勁濟源一種與淡竹同破作篾條色正白堪織簟亦名白竹晉安海物記曰白竹節白戴凱之竹譜曰赤白二竹還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沅澧所饒餘邦頗植滎陽人呼為白木竹俗曰白鹿竹今白鹿竹別見

赤竹出沅澧間大同白竹但以其厚而堅筍籜正赤色故名或云即白木竹也燥時皮肉皆赤故名晉安海物記曰赤竹橫楔節直其本徑尺

紅竹赤竹之類色差淡紅耳

烏竹生廣元等處山中大者五七寸圍形狀與龍須竹大同但筍出時烏紫色甘脆致遠味珍他筍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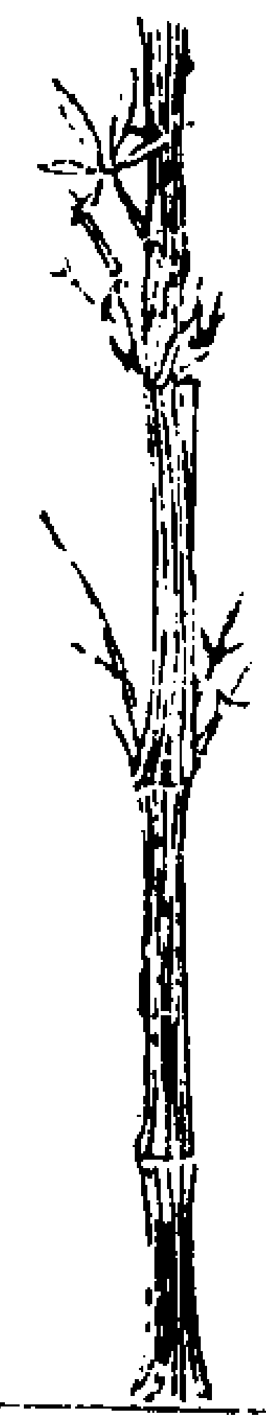
烏筋竹大同笙竹性不柔韌筍出時正黝色肉滿味美可食

黃俠竹即木竹之類無甚大者色淡黃中作篾筍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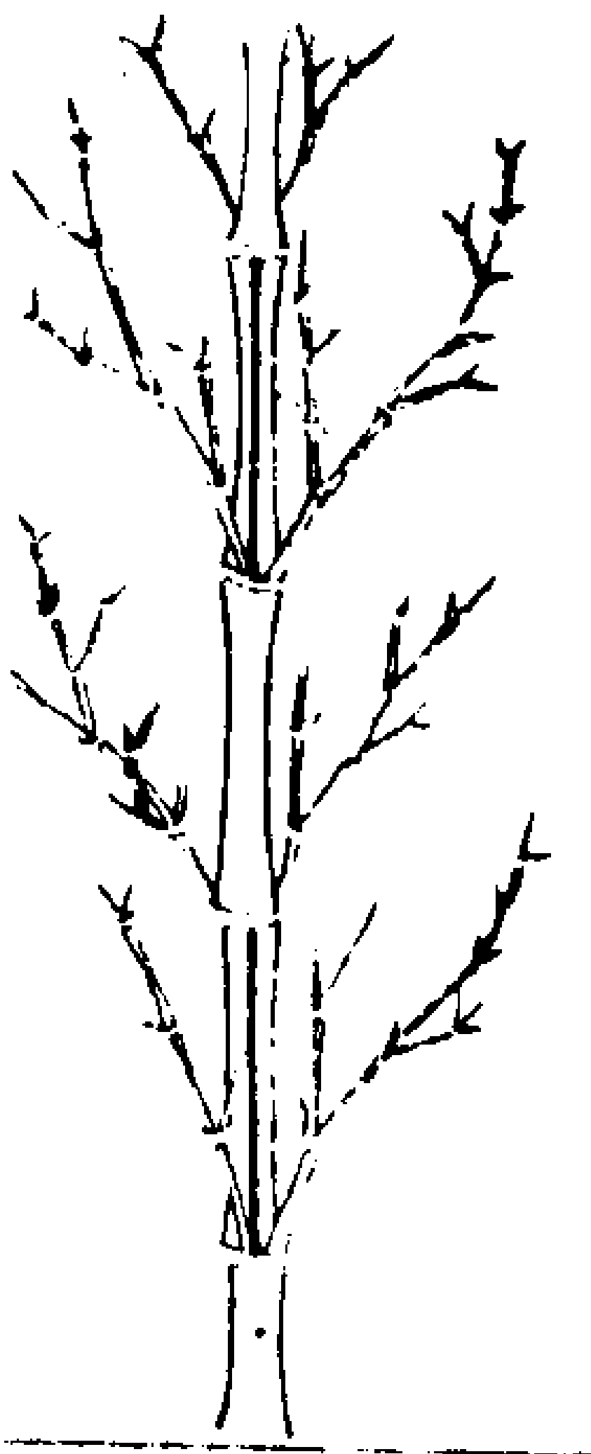
煤竹出江廣閩形狀一如水竹亦有如淡竹者但節高而葉密竿色淡綠成竹時節葉間便生黑煤苔若氣燻蒸灼然故名或亦名黑色濟源一種與黑煤色但破作篾色雜青黃不純白故亦名煤竹雜用惟筍可食

金竹生江浙閩一如淡竹高者不過一二丈其枝幹黃淨如真金竹故名然黃羅浮山疏曰羅浮山有竹色如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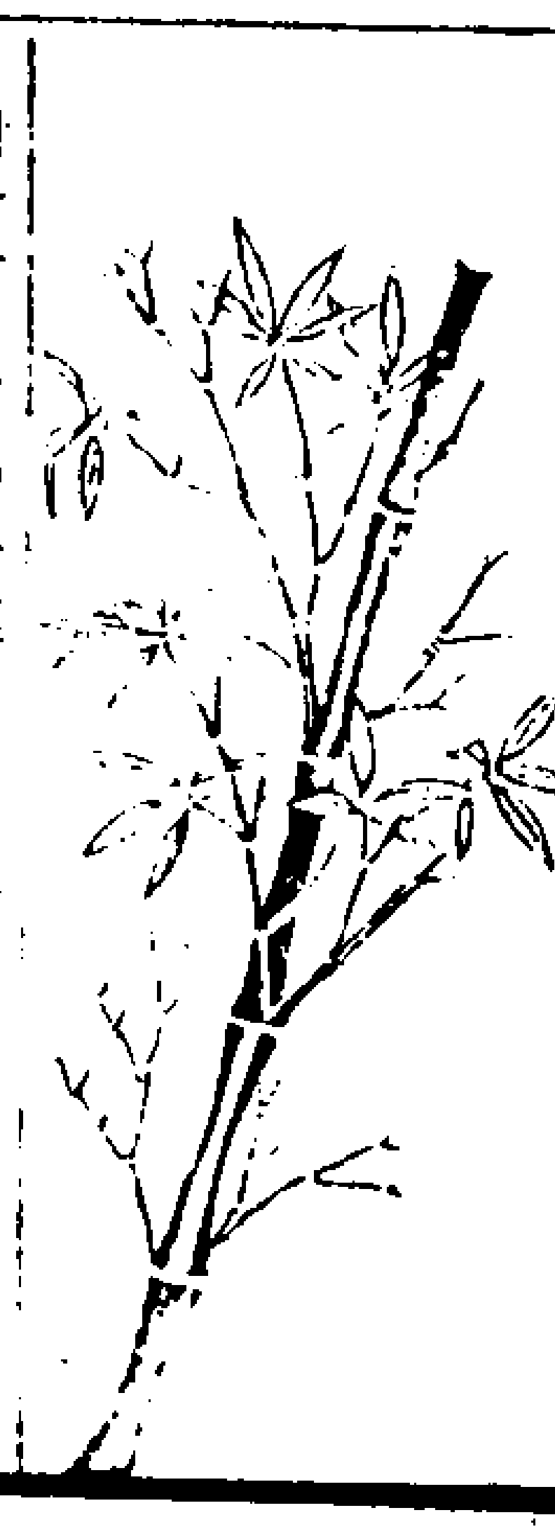
金絲竹生湘潭間一名白絲竹一名銅絲竹本笋竹之類以其易活人多植於盆檻中久久不瘁竿上細黃縷道如刷絲然故名志書撫州歲貢金絲竹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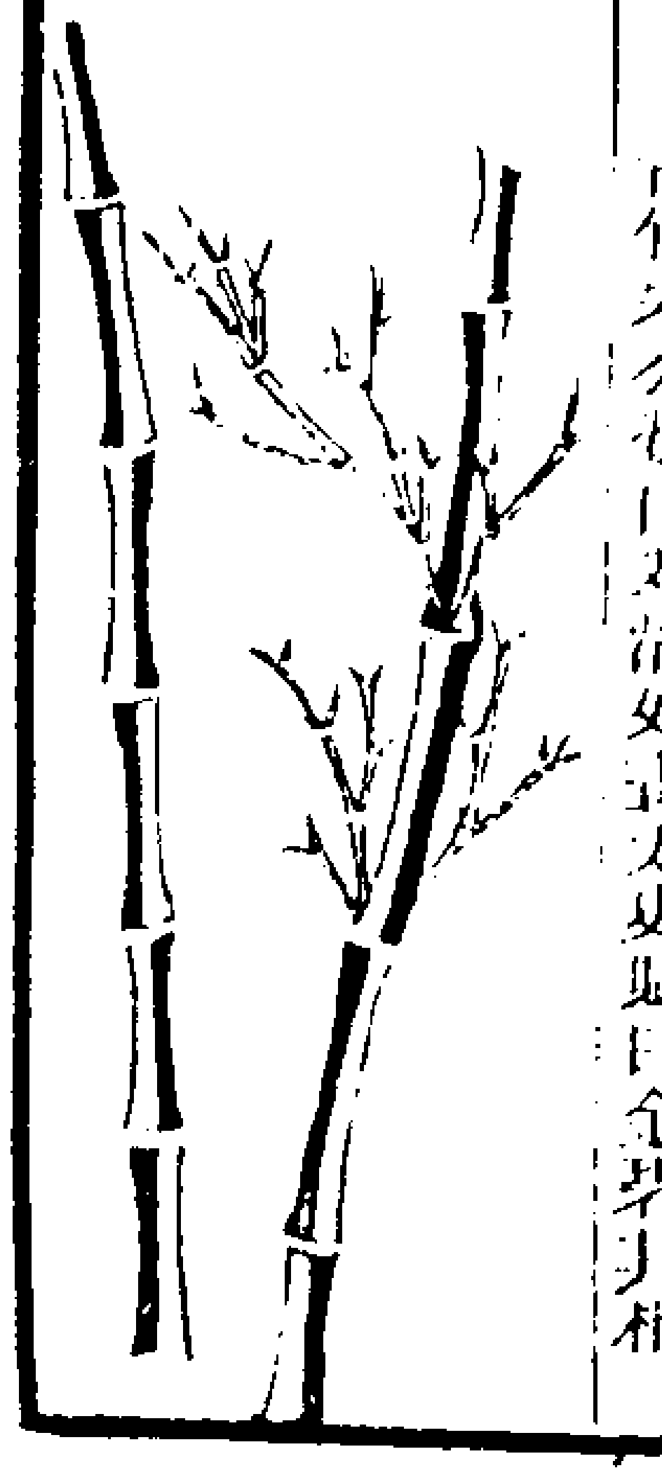
黃金間碧玉竹一與金竹同但枝節間凹處一道深綠遂產以是名者又異詳見後對青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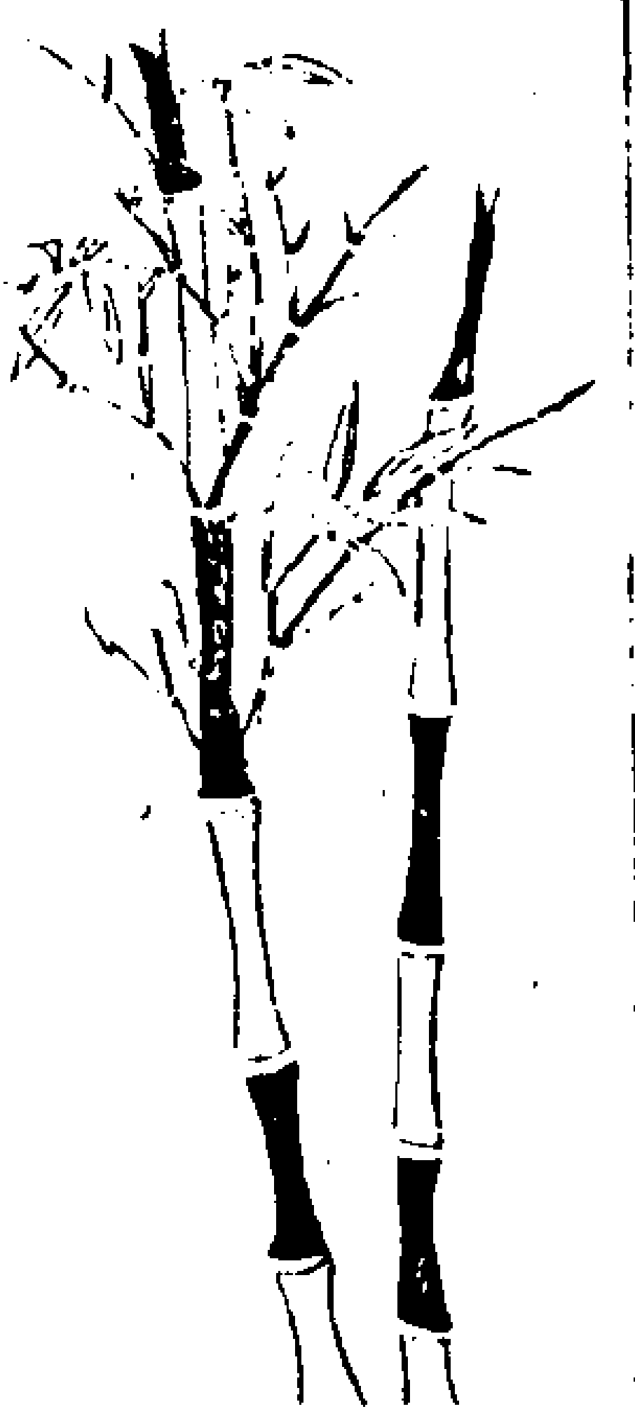
碧玉間黃金竹亦同上但竿色金綠枝節間凹處一道深黃



對青竹出西蜀今處處有之其竹節間青黃各半二色相映甚可愛昔蜀主孟昶作對青竹亭於蜀今嘉興崇德縣寺中亦有之俗呼為二色竹黃休復云蜀川縣有龍宗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衛格竹志云對青竹每節青黃各有相間與俗呼為黃金間碧玉又曰因竹又曰間竹或云蘇門竹即宋景文黃太史所謂對青竹宋公贊曰碧潤如畫太史賦曰金碧其相



開青竹生江浙二廣閒處處有之歷賜尤多竹不甚大青黃節節間色故名



綠青竹生蜀中節幹修直色正青頎見有綠青竹杖歌云亭亭直無皺節節抒形骸一條鐵

斑鱗竹建安有之其斑花如鱖魚之狀春夏之交出筍美可食

白鱗竹建安城北沙洲所產夏筍甚美竹色微白以對斑鱗竹故得此名

青長枝竹七閩在處有之色青裊裊成叢爲篾火篠必假火氣則韌如漆澤則易腐

黃長枝竹亦出七閩實而叢卑籜香可飲筍可入藥功與淡竹葉同

黃陶竹見廣南志

文竹生邵陵高平縣色正綠扶疎當路風姿排石狀

綠竹生蜀川滕昌廝家有之葉細而青纖瘦而紫亦謂之紫竹

筊竹生江廣間皮青肉白如雪軟韌可爲索筍赤皮青肉白落不入呼爲筊竹王子年拾遺記云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筊竹可爲簫管吹若鸞鳴汁娀俟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筊紫脫爲長生紫脫筍名也

大竹生溶溪山中形葉即與苦竹同但成竹時竿纔焦黃色性剛利可削作刀子用汲冢周書曰成王時路人獻大竹者經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爲甑釜此云大者或以形質而言非必溶溪所產同也

丹竹出海南道州龍中峒樹之上每節長可一丈或八九尺徑亦甚大衆採谷粉節上似白丹色心空肉薄用人呼爲百丈絲

毛斑竹出蘄州初伐時無斑花以灰汁漬之即見土人織爲簟席或筍籜筍不堪食

白鹿竹亦名白竹又名道竹出迷州抱腹山爲名蓮色白節間微有綠土人待出筍後即採放梢乃採之以灰煮水浸作竹布縷或搥一節作筒謂之竹拂成布一匹纔重數兩

小白竹余似秋竹而色差白錢亦如之韓孟詩云風韻晚生泉細細月華竹泛玉差差

珉琚竹出湖州諸山中嶺異物志曰竹似簫籐斑駁如玳瑁

篃篷竹戴凱之竹譜曰彌爾篃篷颻颻植根擢秀初秋冬乃成竹今浙東沿海山中處處有之大如足指堅厚修直腹中白膜闌隔狀如濟盤生衣初生時正紫色漸漸變紅年老則色白也枝葉一如四季竹亦四季生筍可食生南康者未解籜時輒有細蟲食其筍籜脫之後蟲食處成赤紋類細理者浙東人家多取爲籬勻整可愛七閩山中尤多或名蟲竹恐皆訛也閩中記曰含簝竹圍如指大可織藩籬含簝即筍幹也

簬竹戴凱之竹譜曰簬竹所生大抵江南上密防露下疎來風連陰接畦疎散岡澗今產江浙山谷間肌薄而色白去地七八尺枝葉婆娑如蓋故名此竹動連頃獻人家庭院罕植之者

白篛竹在處有之葉小於箬葉如掌大而長

紫篛竹亦同但莖色黑紫耳

實心竹生雲南記云實心竹斑駁殊好可爲器用土人取以爲鎗除胡牀來秦生者精於玳瑁可飾器物

錦竹生蜀中顏色錯雜如錦杜工部卜居濯錦江就韋續覓錦竹有錦竹亭亭出縣高之句即此竹也其修竦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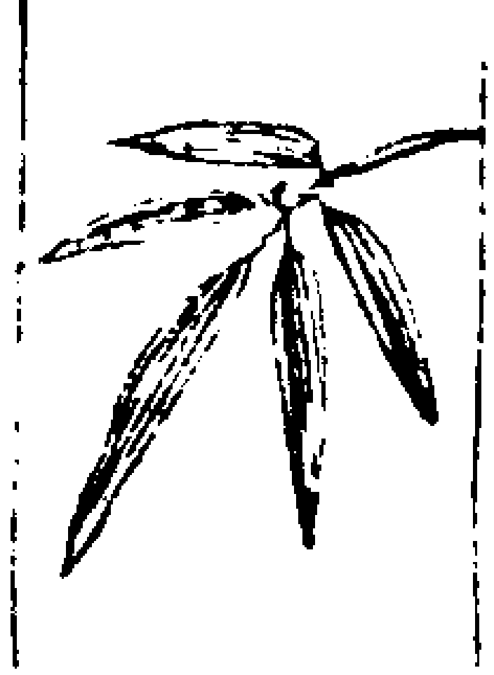
笅竹在處數紛頭有父文字林云笅竹頭有父文父文猶花文也

蒸竹竹記云箹之醜也其方煥然

白馬竹亦有實心者荒蕪之區見湘中賦

開道竹生兩浙山中人家庭院亦有植之者竿如水竹節差密葉如毛頭竹頗瘦長葉上有淡黃間綠細勒道五七行每叢或至十四五葉吳興周公謹

密有別業在杭一叢數本沈竹山家亦有之



魚腸竹贊寧云今詳魚腸爲名必像質而作其竹細而屈筍亦可食梁簡文竹賦有魚腸雲母之名謂竹色如雲母者名雲母竹色如魚腸者名魚腸竹昔歐冶子鑄劍其四曰魚腸蓋稍鋏之纖瑞白而微青故以魚腸之色比之特筆以像竹之細屈恐非立名本旨也

雲母竹鄉竹之巨者也淮梁圖經曰出鍾離南四十里雲母山山有雲母石竹皮之色似之因以爲名廣志云大竹也生於交廣梁簡文竹賦有魚腸雲母之名

浮筠竹王子年拾遺記曰生蓬萊山葉青莖紫風折之如鐘磬之音

怪力亂神孔子所不語神道設教聖人亦不廢考之竹類蓋有變幻非常奇奇怪怪不可以理喻者故作神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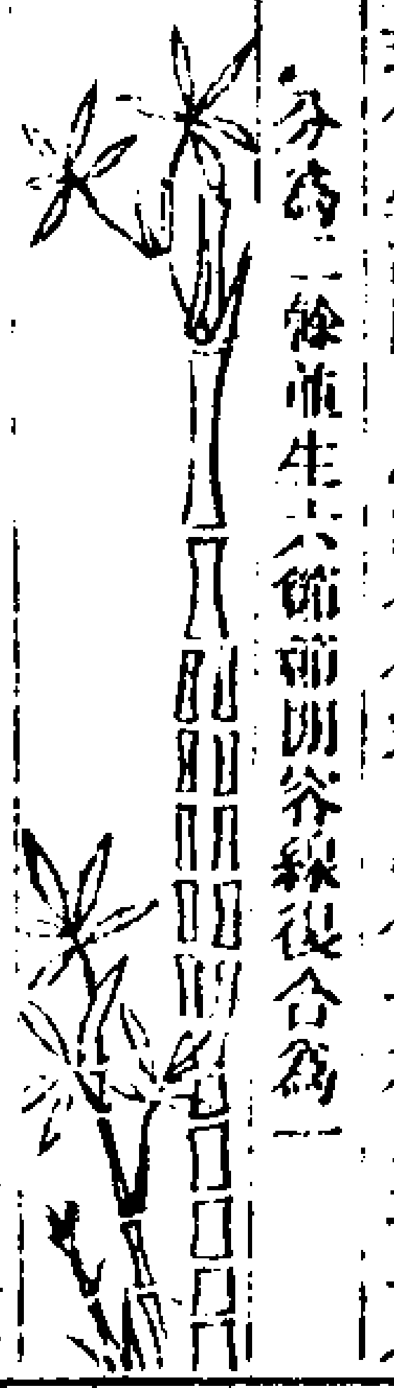
神異品

化龍竹後漢費長房從壺公入山以竹杖與騎至家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見化爲龍

寇公竹宋寇萊公準貶死於雷陽歸葬洛陽過公安縣民皆迎祭哭其喪斷竹插地以挂紙錢焚之竹遂不根而生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其廟奉祀其巖劉貢父王樂道皆爲刻石以紀其事按游從所載與此略同東軒筆錄云公赴雷州道出公安翦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予謂寇公宋賢相非罪而貶死百姓哀之喪還迎祭折竹掛紙縱絕成竹人以爲忠貞之感故異而祠之如筆錄所載凡人之稍有知者亦必不爲況萊公乎今不取李承之有詩云已枯斷竹再成林既致賢公帝念深朴木假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冬生竹宋朱道誠字信中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俞多病道誠截髮求醫俞卒葬於湘山息德寺之左結廬墳側感冬生瑞竹以蓋其墳父老以狀聞於州州聞於朝敕旌門四年有詔賜道誠絹十匹米一斛仍令本州存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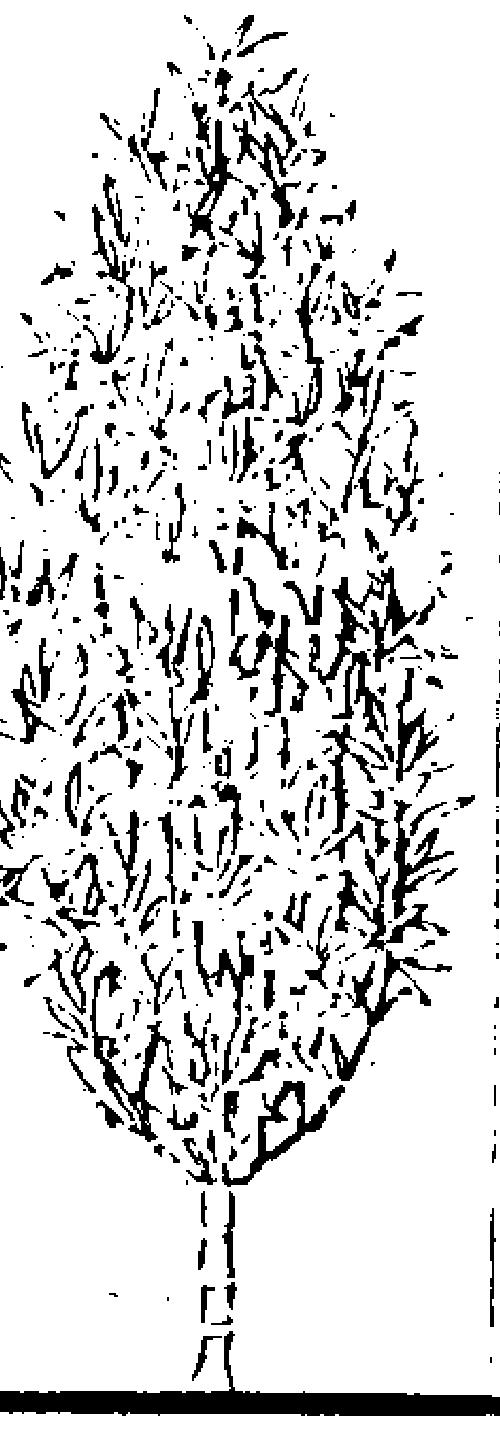
瑞竹生洛陽司馬溫公獨樂園中竹一本去地二尺分爲二餘兩生六節節間各綠後合爲一



無骨筍出餘杭洞霄宮漢武帝元封三年創宮壇於大滌洞前爲投龍簡之所唐高宗時遷於前谷爲天柱觀光化二年錢王建大中祥符五年賜洞霄宮額祭之下多生細筍昔許先生邁將上昇語弟子曰吾有金丹藏無骨筍下邇日有採者遇其穗人間有得者及尋採則不復見

插階竹唐僧伶姓周氏郴縣人元和中居湘源之復登山修道山頂極高人寂從生插階竹高不過五七尺枝葉柔密柔制分芳許山之人折去則數月葉不脫落特異於常竹

神翁竹神翁姓徐字守信宋宣和間在泰州天慶觀備灑掃之役常持竹箒游市肆間言人吉凶頗驗死後墓間竹出石罅節間凡凡生細枝無數惟一根叢集之即成掃箒相傳爲神翁之箒爲植而生或云瘞於室中能辟邪然嘗試之無驗今泰州城內外亦成叢此土人以充方物餽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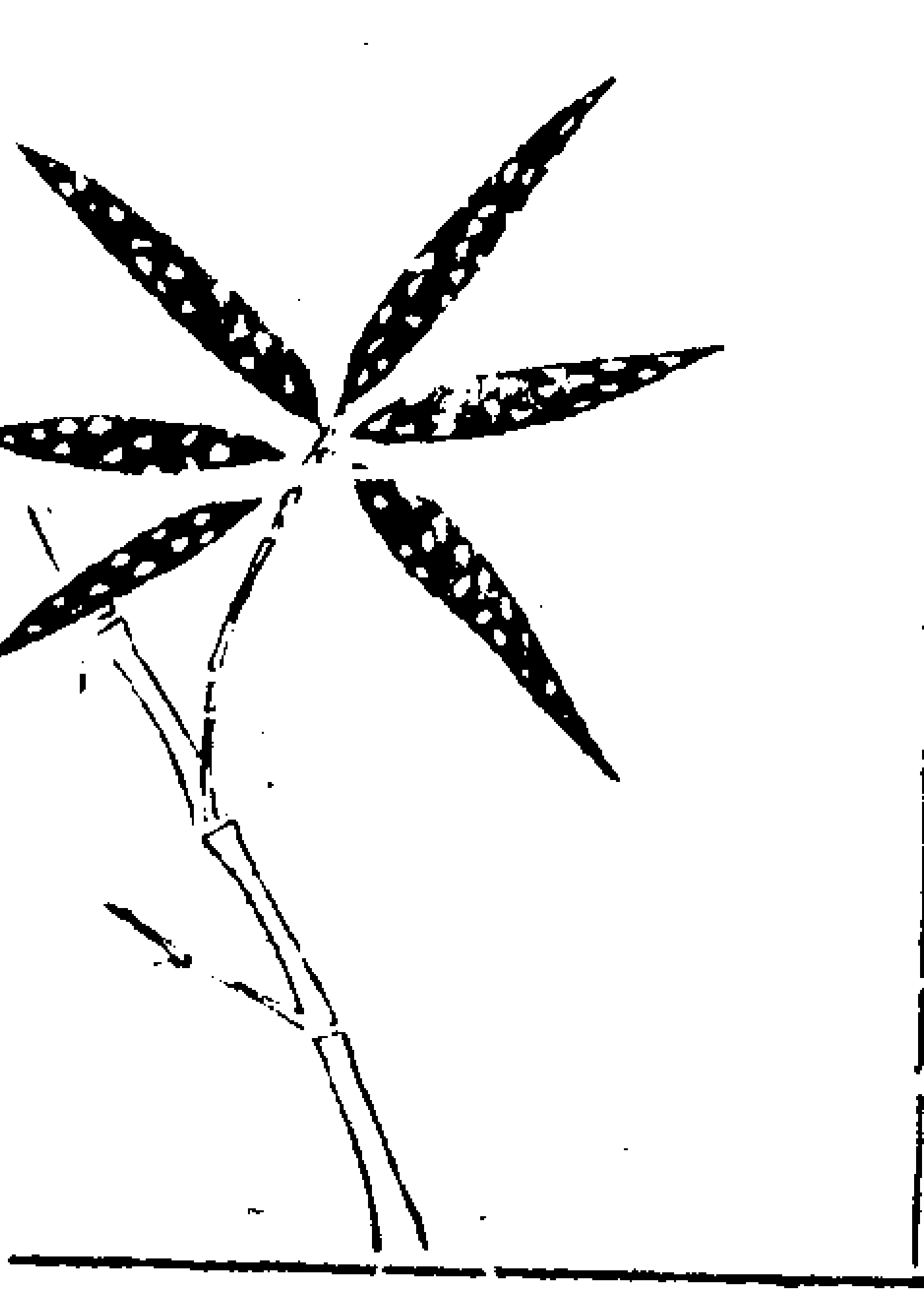
墨竹俯翁書松雪趙湖州戒珠寺竹堂詩有云色帶湘痕迷筍籜香隨鐘韻下層樓注云山中有墨竹下有墨池父老相傳昔右軍遺跡今寺在蕺山即王右軍故宅雖有墨池而堂已廢墨竹亦不之

見也

墨點竹生茅山嬰池上葉生墨斑或一二點或三五點如潑墨之狀池石亦然

歧竹生廬元會手所居出土纔一節則為兩歧並進旋而上者四復為節者三長為寸者九為一卷也忽歧為二長包成竹皆自作節

點砂竹生大理滇南山中竹細如七箸高不過五六尺葉大而疎上有硃砂細點如麻豆許彼人云札天師昔持筆灑之遂有此種



墨竹生太平當塗縣山中李太白冢上枝餘一如常竹但葉上有細黃白點狀如大星或者謂太白長庚之精故冢上之竹如此其狀與點砂竹無異但其點止黃白二色無朱紅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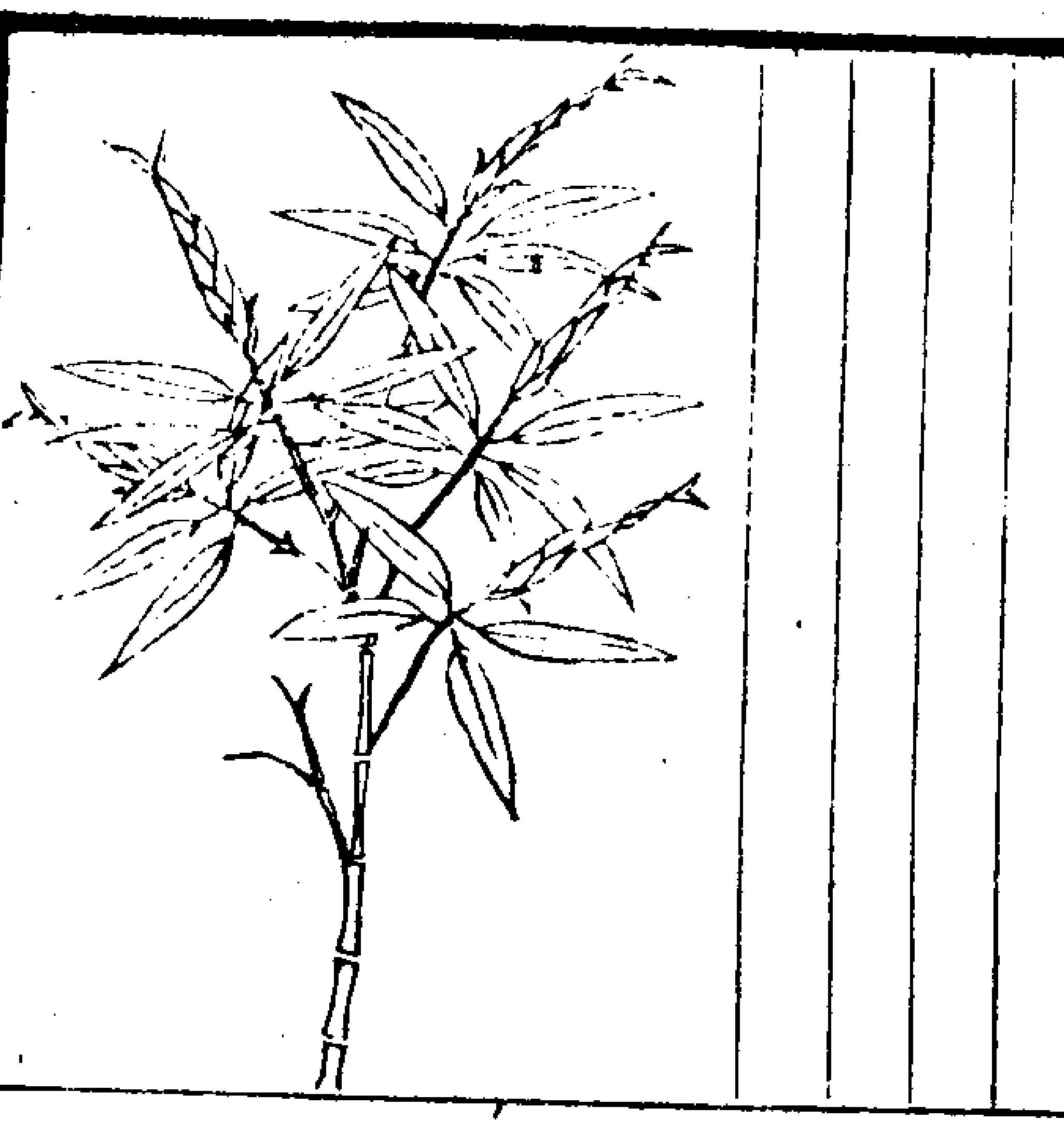
淚竹生全湘九疑山中博物志云舜南巡狩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成斑妃死為湘水神述異記云舜南巡葬於蒼梧堯二女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亦名湘妃竹

僉公竹生福州雪峯山中相傳山上人說云五代後唐禪師名僉一日來訪雪峯存禪師憫其山中無菜而此竹嫩生多筍其味又美特為栽之迨今連延百十里間皆此種大者過二寸節枝葉與江南竹不異其節長勻可作笙笛箇箇皆此為殊竹

蟲竹生七閩山中叢生如蘆葦節生一蟲如新蟬之未蛻者外無竅隙蟲與竹偕生竹將老乃穴其傍而出今婺州東陽山中亦有之

魚尾竹西蜀邛州西十里許白鶴山白鶴觀古者仙

人四月老翁得道之所其山生細竹葉上每一梢末有細鱗左右相對一二十許一梢亦對生如魚尾狀觀之宛如細魚人傳四月老翁釣魚其下折竹貫之遂成此種又名翁魚



筋竹永嘉郡記云陽嶼夫安因江口六十五里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壁方丈餘名為仙壇壇有一筋竹凡有風來動搖自成簫管之聲又東陽劉道先元嘉四年翁竹林忽生逈地對人無如葡為梢冥助殺之

長生竹出南嶽後洞高尺許和根取而枯之經久見水復生

香竹生洞庭君山一名洞庭右生竹高五六尺遇風雨則尚香與人靜夜或聞陣香如水腦之氣移過湖則稍

夜合竹出涪陵高一二尺日開葉開夜則卷如鍼

桃竹涪陵相思崖生此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箕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即梓潼使君章彝贈杜工部雙杖者杜詩云江心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

孤竹襄陽薤山下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筍及成竹母已死矣代謝如春秋為任昉述異記云東海畔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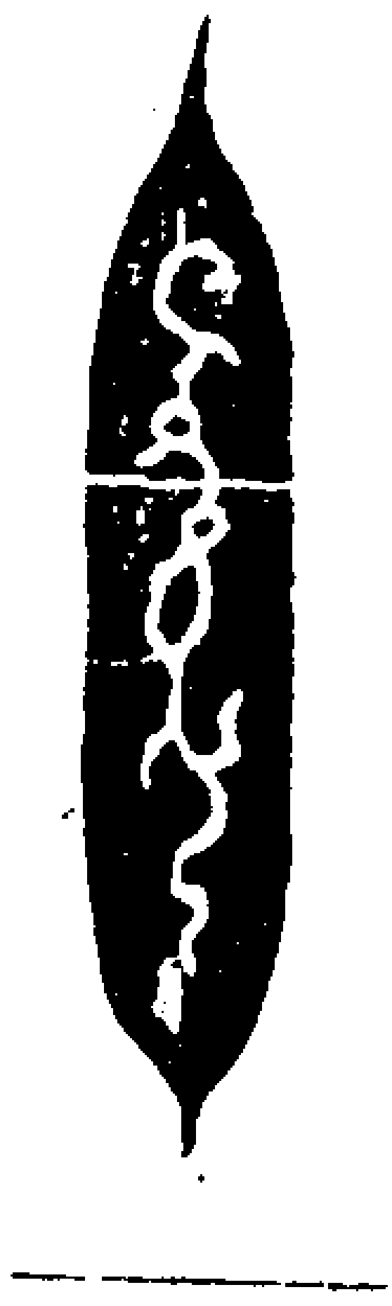
竹生為斬而復生中為管周武王時孤竹人獻筍一株文遜奎賦云有汝陽之孤篠竹謂汝篠生筍欲存其母卽折之如筍成竹卽母竹枯死

龍鬚竹出永嘉大鬚山其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之異人下山卽止二月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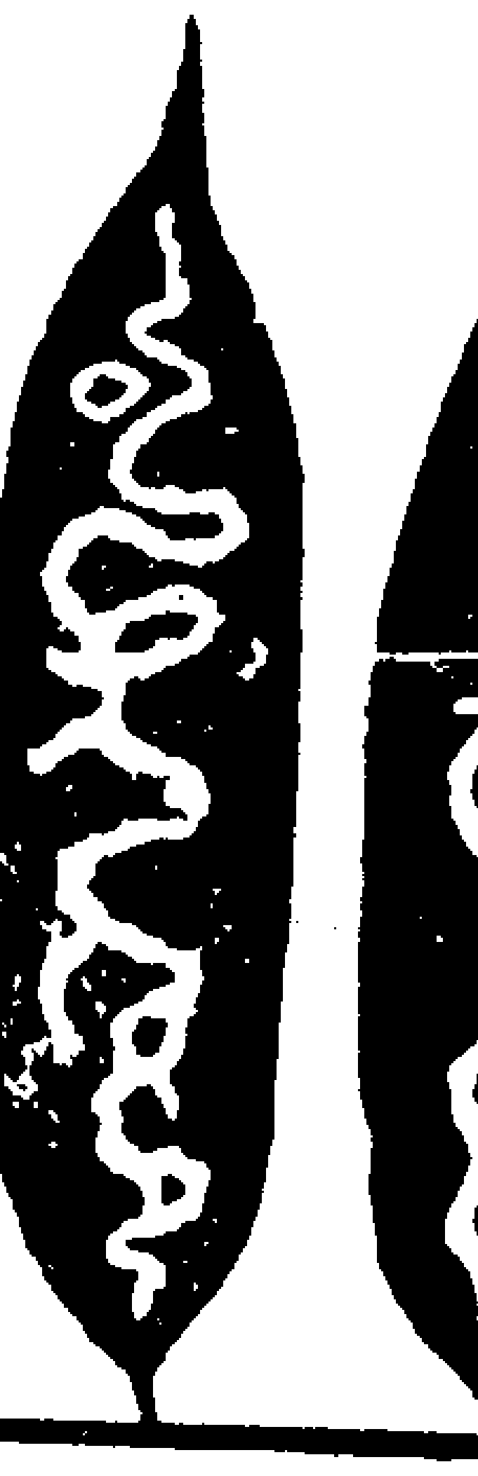
月竹叢生狀類短每月抽筍故謂之月竹筍如筯竹不堪食宋景文公對曰茲筍可薦歲十二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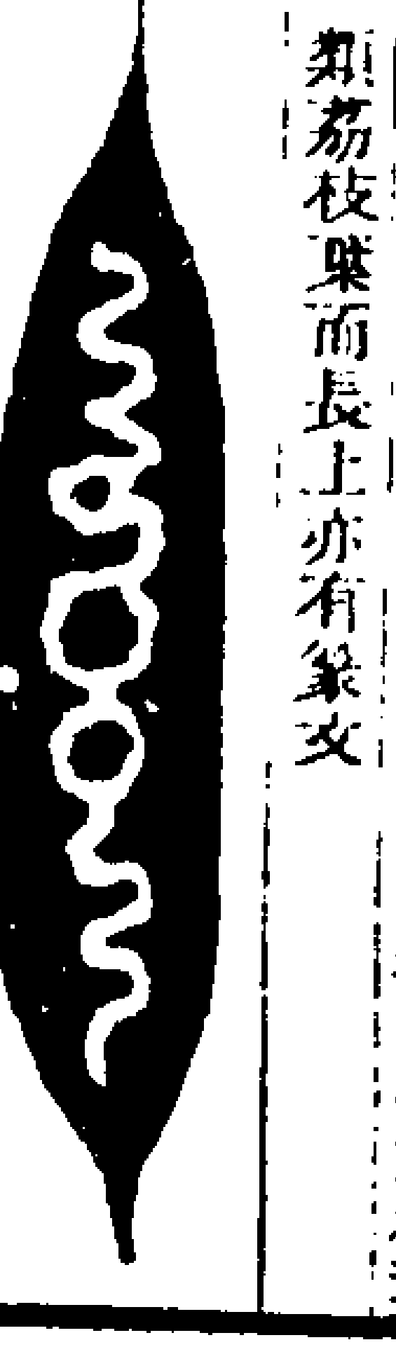
三稜竹狀若椶櫚葉葉柄三稜然筍初抽川中人家竹林中忽有之吉兆也

符竹廣中惠州羅浮山中生葉長七八寸闊一寸許每一葉上有白道如蟲行迹屈曲如篆書文土人云昔天師為雨暘愆期嘗臨海岸作法書符於竹開故有此種今茅山亦有此種云是三茅君書符於此故生



篆文竹夷陵志云出遠安縣清溪寺之仙居洞狀似箭竹葉上多蟲篆文如古籀俗云鬼谷子遺跡也與符竹相似而大小差異瀘州安樂山有天符葉類荔枝葉而長上亦有篆文





尋竹山海經云禹湮洪水殺共工臣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羣帝是因以為臺在昆侖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注云尋大竹名戴凱之譜云相繇既

戮厥土維腥三湮斯沮尋竹乃生

射的竹小竹也輕直勁利世罕逢之仙人取為箭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白鶴神人來取箭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

不死竹齊民要術云外國圖云高陽氏有夫婦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注云不死人國在海外東其人不死居圖上有不死竹木亦猶楚辭所謂木蘭宿莽之不死也

雲夢竹甘澤謠曰許雲封言雲夢南鎣在柯亭之下其竹出笛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滯未期而伐則其音浮初秋生筍

鶴竹生開封之進德里昔孔希彥縱雙鶴其上後鶴去而孔亦歸與每疾風起竹常作鶴鳴

連理竹梁天監起居注曰十六年連理竹生異苑曰東陽劉道先筋竹林忽有連理

木竹唐萬敬儒父母亡廬墓五年嘗插柳枝於墓左條變為竹木心竹表今尚有之在廬州合肥縣西北三十里公成鄉西公村

爆竹出袁州仰山爆竹叢節疏鬆臘除夕人家率取然之爆發異於他竹

馴筍永州學正劉學海名洲沐云昔居眉山浮湖之巴家園忽產馴筍識者以為祥未幾其父果登甲辰進士第

石筍宋政和間延州永寧關交河岸崩入地數十尺下得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沈存中云延郡素無竹此竹乃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毋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耶

石竹未詳所出近李齊齋總管在宣城與江東廉訪丁本初盧疎齋訪穆峯道觀秋山當軸石上盤根白潔其間乃有二竹並生高一尺許枝葉下垂視之石也云得之山中皆險處附見於此以廣異聞

竹譜詳錄卷第六

竹譜詳錄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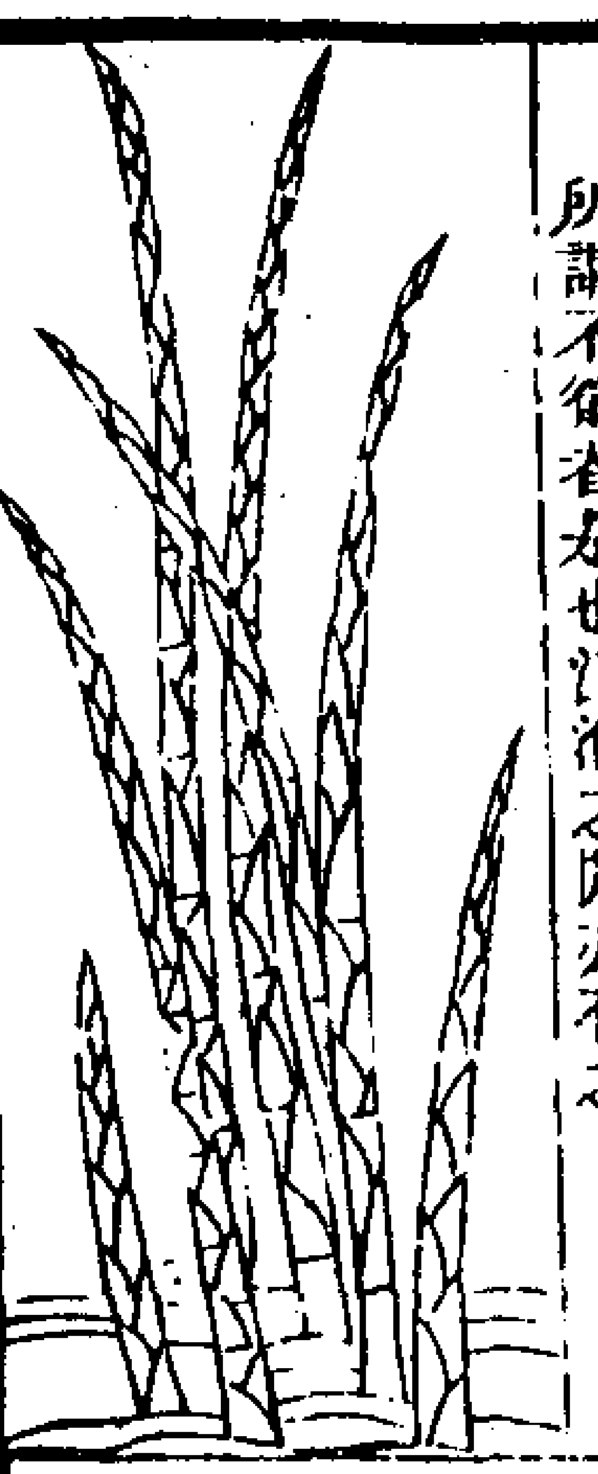
息齋道人薊丘李　衎　述

竹品譜五

古人有云物多相類而非者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是而非者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鄉原恐其亂德惡似是而非者今夫微草賤木往葦之屬本無剛勁之姿歲寒之操以其乘山澤之氣分雨露之滋對月臨風娑婆弄影望之似是爾考卽非此竹之鄉原也故作似是而非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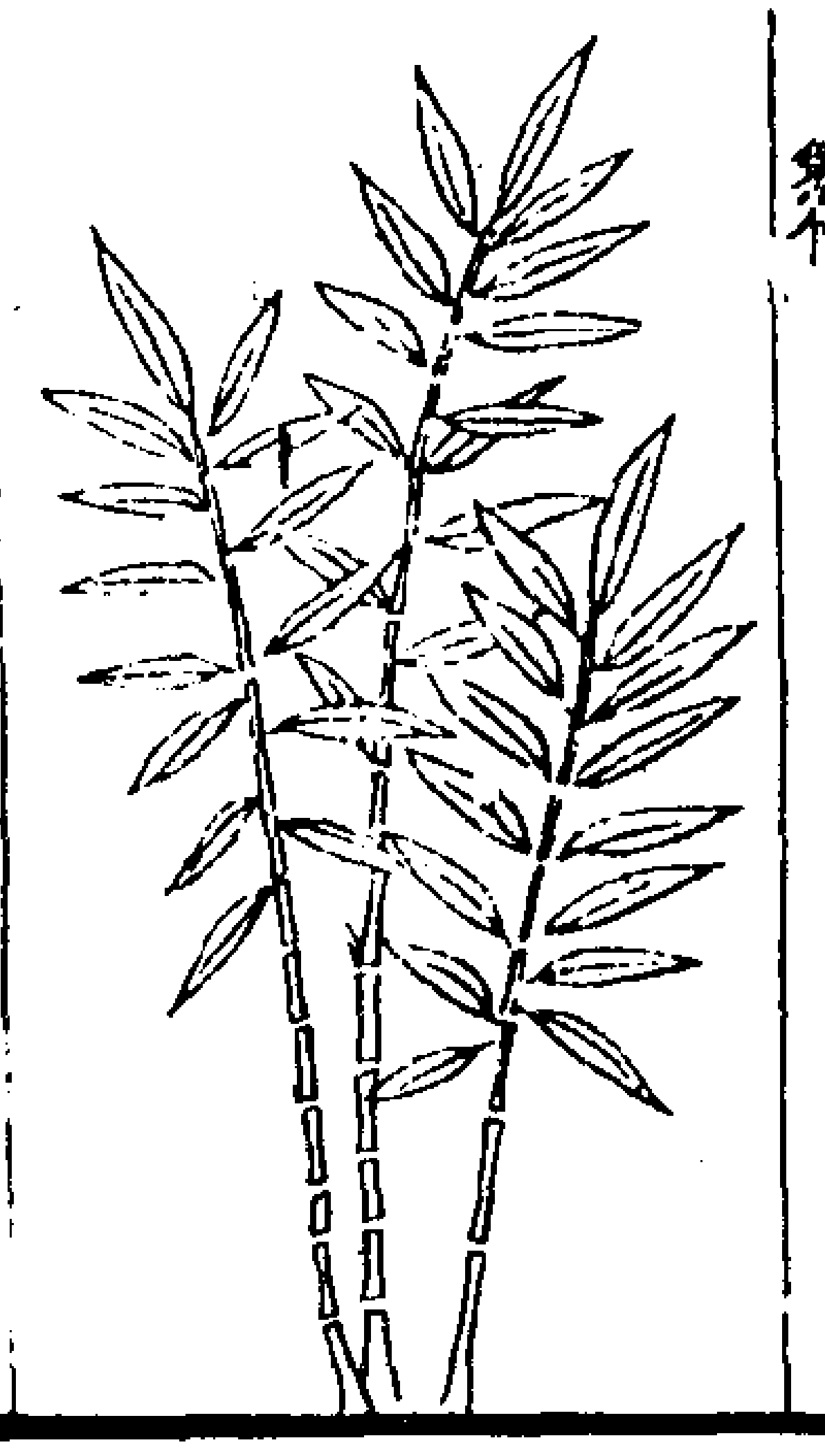
似是而非竹品

筍草出湖州田野間叢生亦有鋒葉一如竹筍漸長成竿高三五尺亦如竹但無枝葉至秋乃死莊子所謂不筍者是也江淮之間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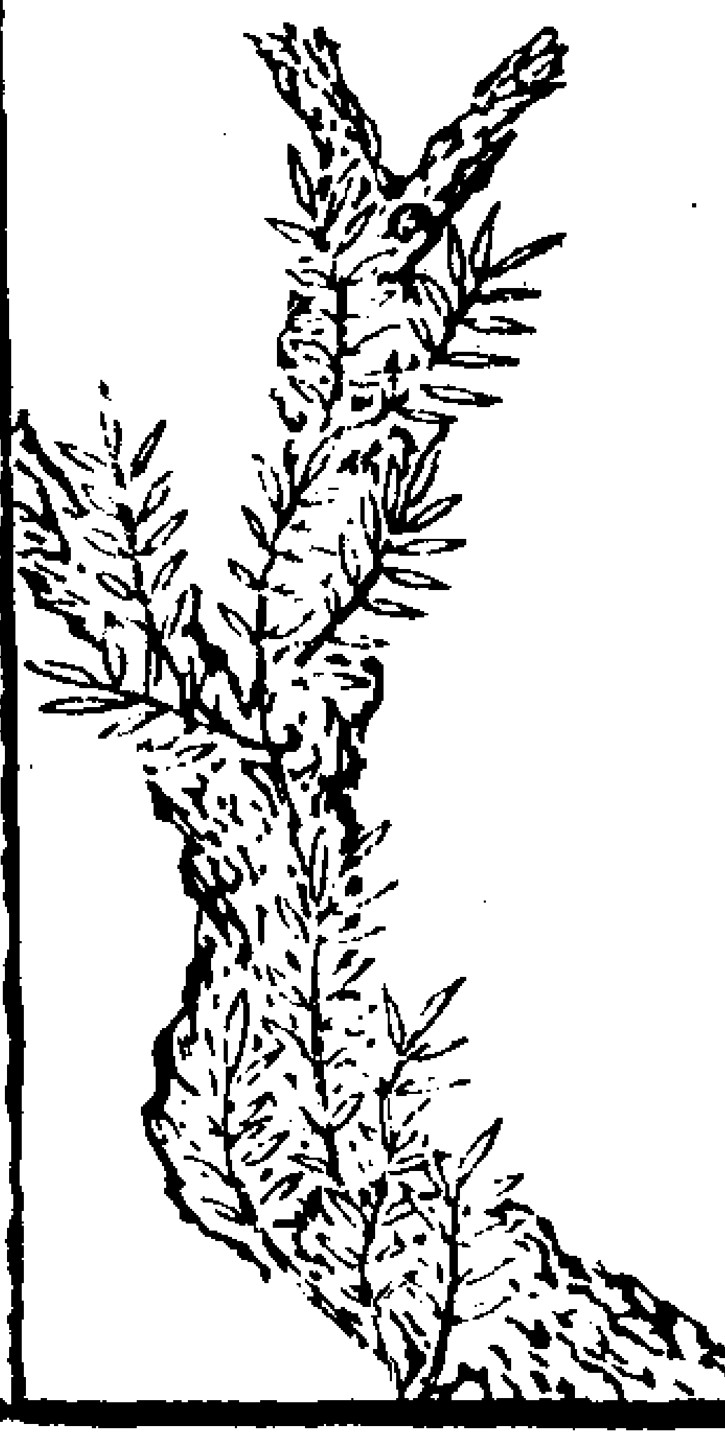


荻生安南巨溫縣及婺律水邊叢生莖細葉大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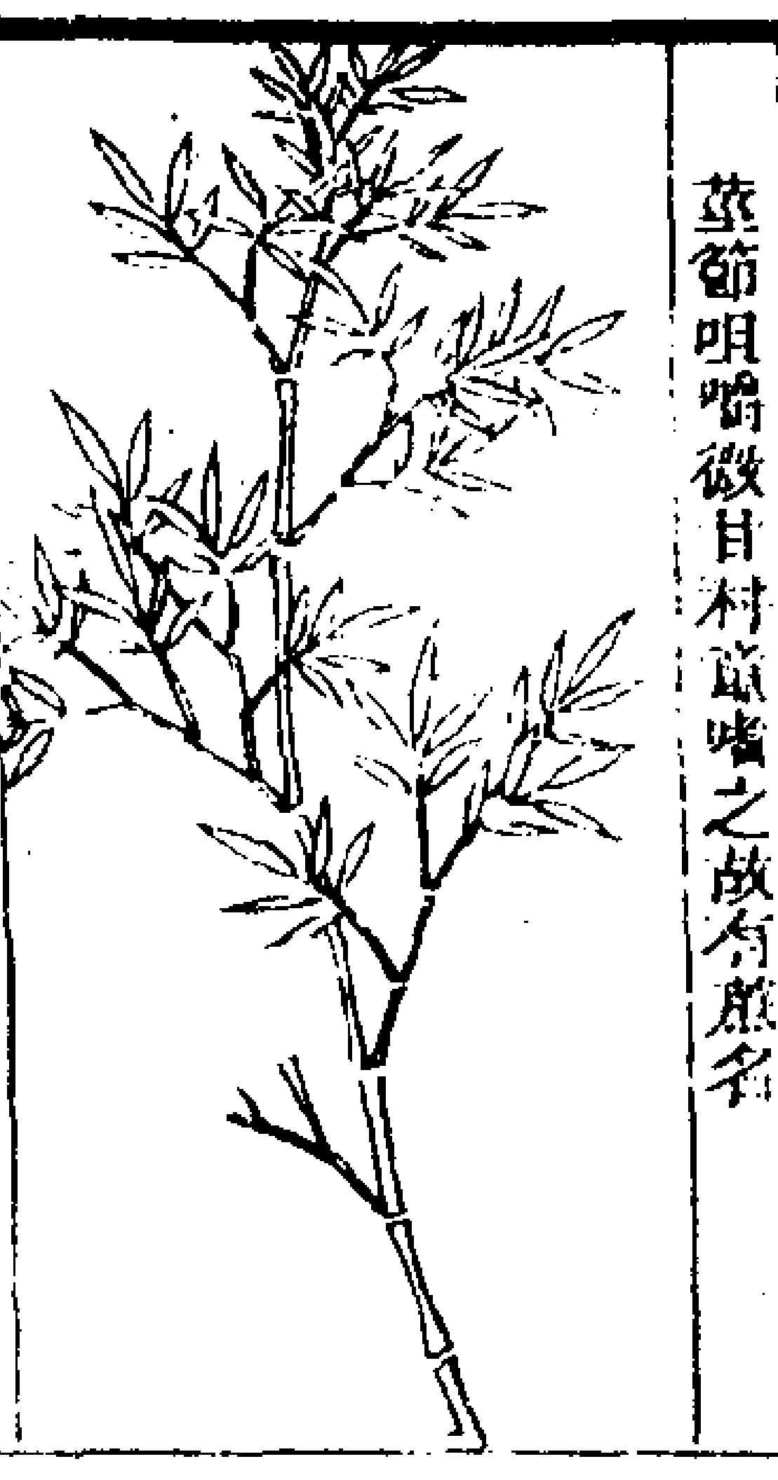
簝竹



蚕藤生廣西安南山間樹木上盤紆曲曲有節有葉如竹安南人呼為金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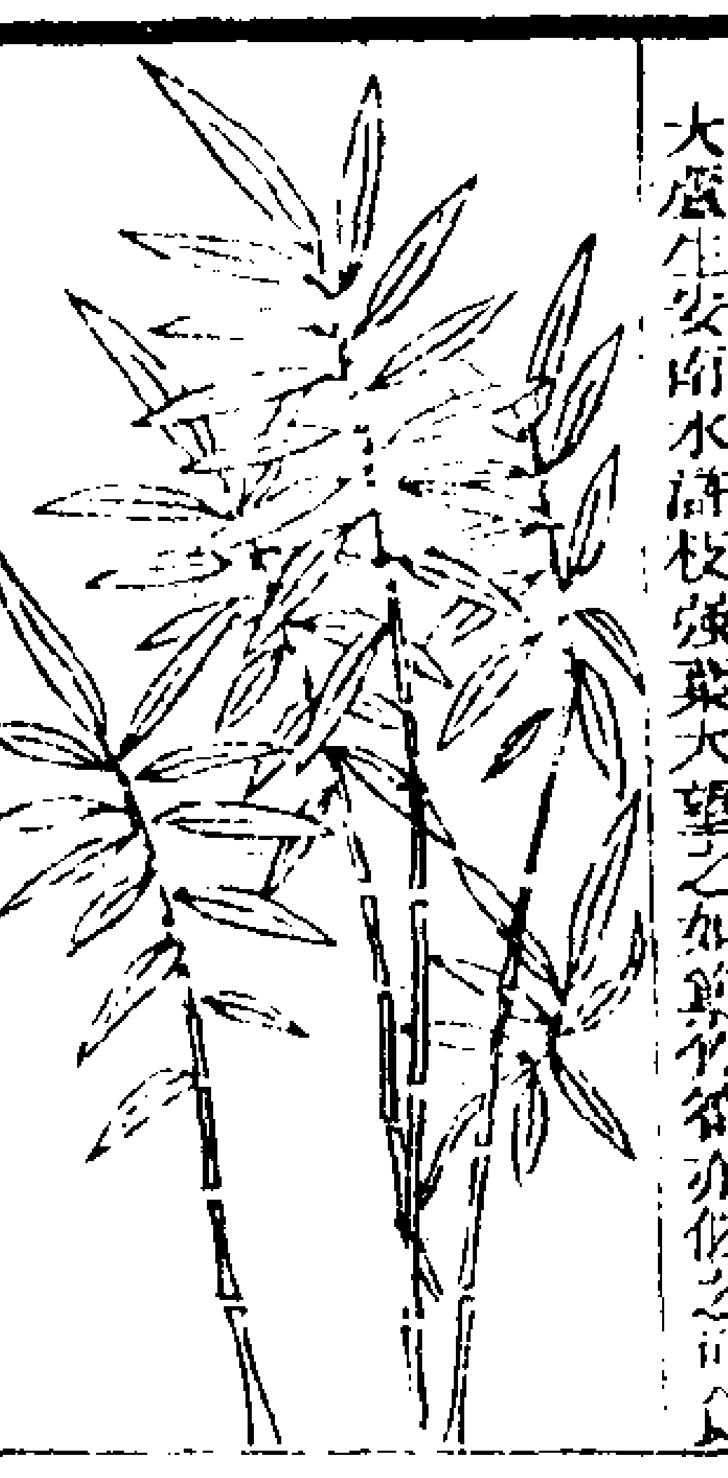


水蔗閩廣之間皆有之生田野間或水邊節莖微紅紫色葉青背望之宛如眞竹諦視則葉薄如草其莖節明嫩微甘村童嚼之故有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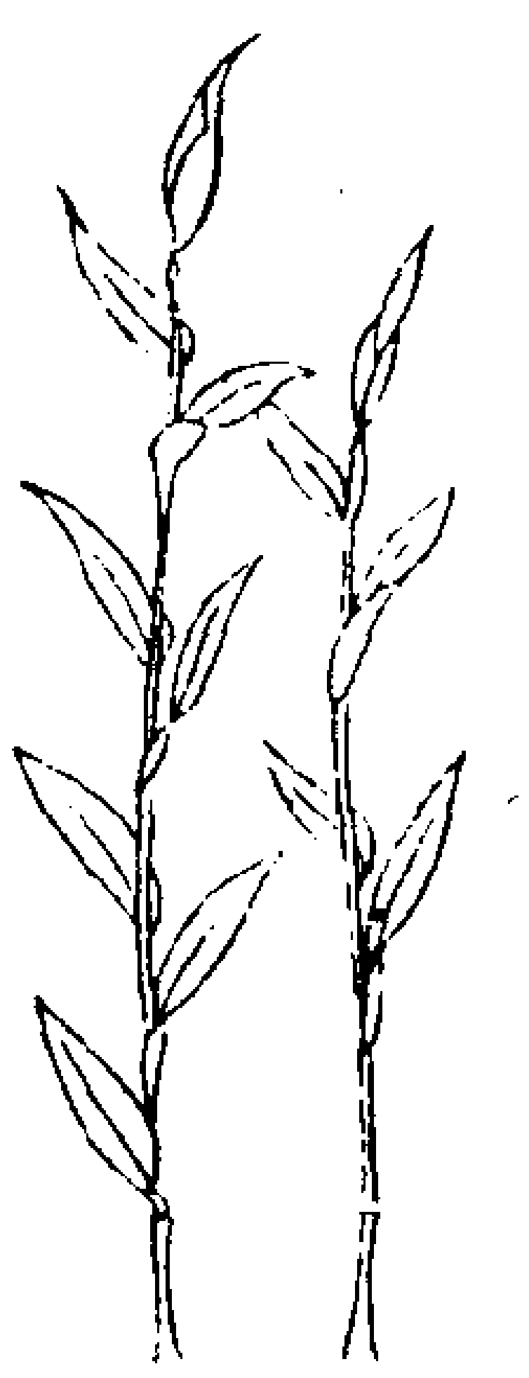


蘆蔗生浙江上下水邊七閩之間亦有之一如水蔗但節間無紅紫色爾又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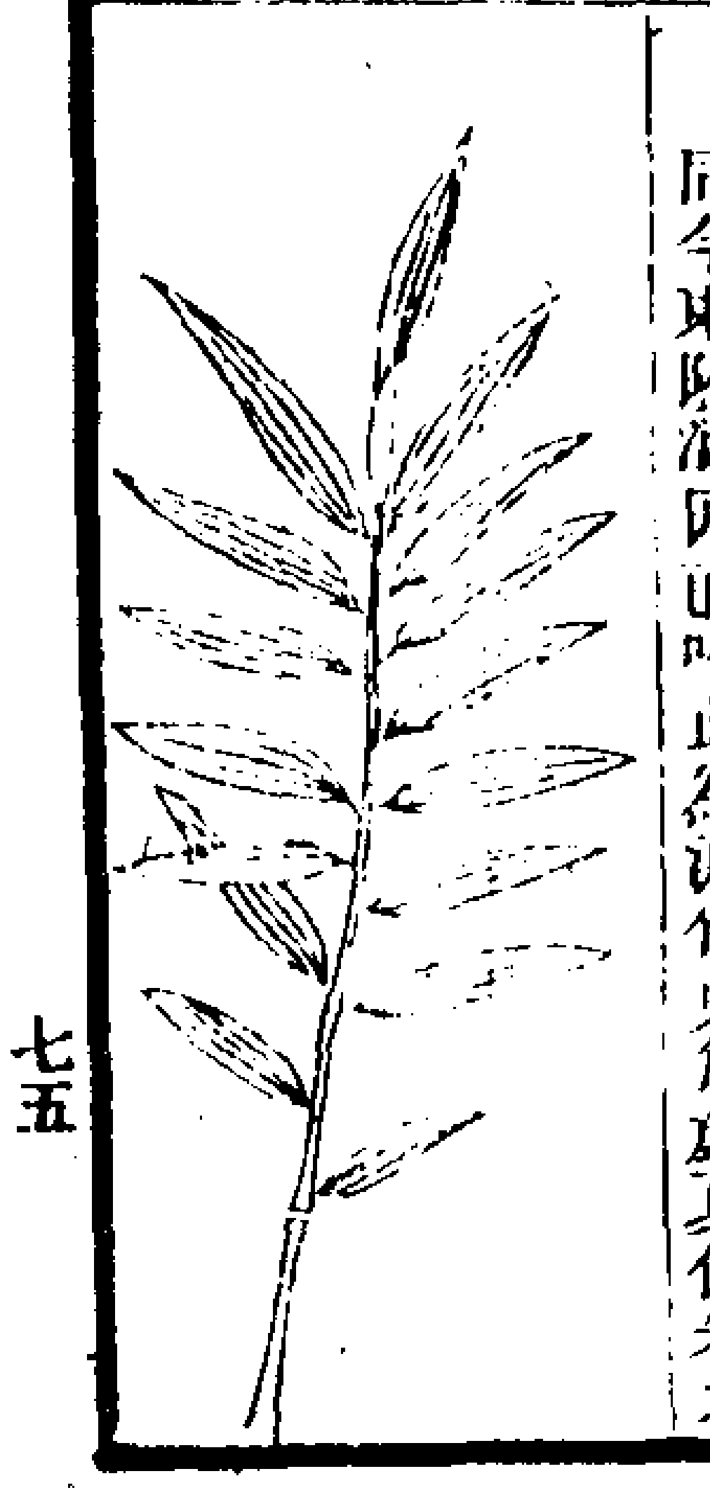
大庾生安南水旁枝強葉大望之如叢竹筍亦似之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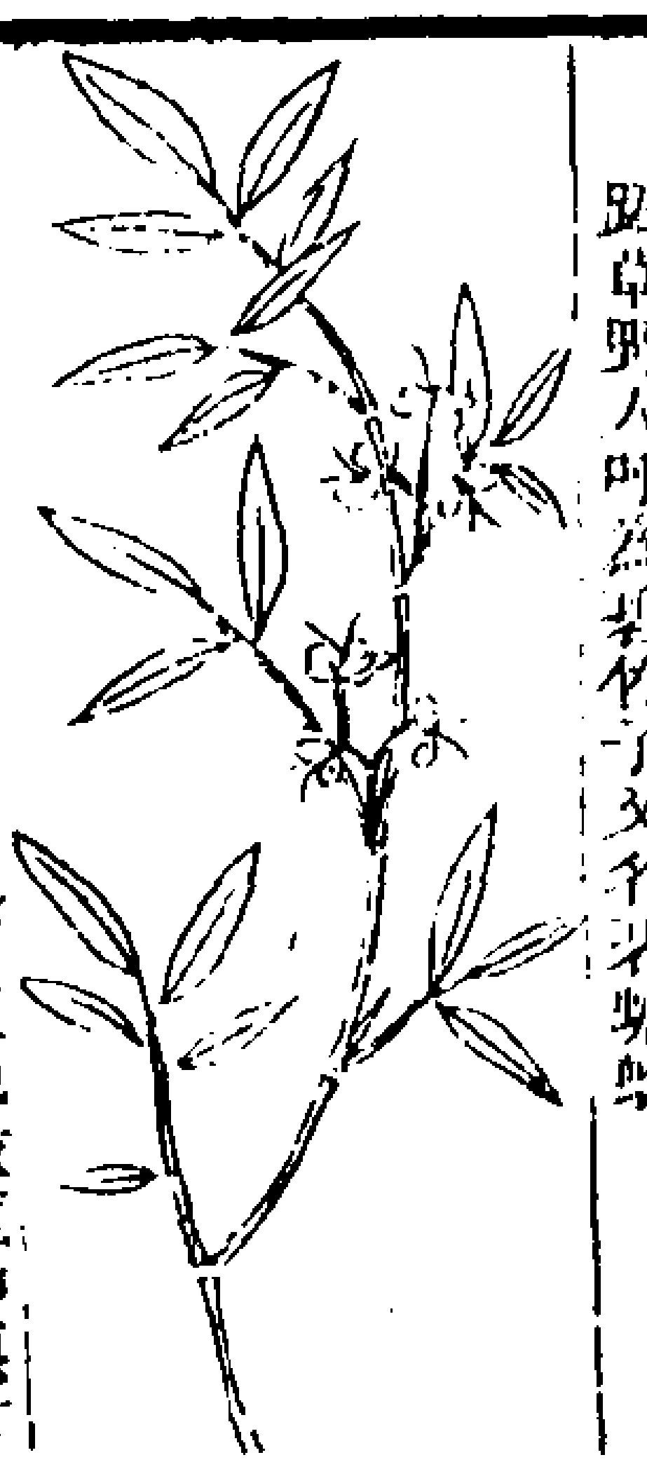
馬耳草在處有之大者高一二尺許小者高五七寸好生下溼處亭亭如竹葉尤似之初出土時葉如馬耳狀故名



竹頭草在處有之枝如茅葉長五七寸寬一寸許有細勒道望之如叢竹簇叢秋生白花如荻將狀或云無竹處卒欲煮藥取此葉以代之其性與淡竹同今東陽酒匠直呼此為淡竹葉每歲夏伏采之



青鐶兒花江淮之間處處有之初偏地鋪生一節一葉一花其葉如竹其花有碧色兩瓣中有白鬚至秋壯時亦能豎立村家用為通木道藥本草名鴨跖草野人呼為碧竹子又名碧蟬蛇



竹葉草喜生卑溼處在在有之節莖肥嫩莖如眞竹春時初出採煮可為菜食之夏秋之交節間開碧花或云此卽碧鐶兒花非也二種大同而小異耳

牛頭旃檀香木也出西域末利山中觀佛三昧海經云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閻浮提竹筍仲秋月滿卒從地生成旃檀樹衆人皆聞牛頭旃檀上妙之香

茈胡生弘農山谷及宛句今關陝江湖間近道亦皆有之二月生苗甚香莖紫青色有節葉似竹梢堅

七月開黃花

龍膽草生齊朐山谷今近道亦有之根類牛膝直上生苗高尺餘四月生葉似細如小竹枝七月開花如牽牛

迎涼草未詳所產處頗類皆草而條似苦竹葉細如杉雖枯槁而未嘗凋落盛暑掛之窗戶間則涼自至杜陽雜編李輔國夏則於堂中設迎涼草

生薑出武陽縣今江淮之間處處有之人家趁春時種宜沙白地初出土時宛如竹筍葉亦似之其根滋生甚多至秋社收之每窠有得一斤者

牡荊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扁或異或多似竹節

菌桂無骨而圓如竹

靈壽木漢孔光傳顏師古注靈壽木似竹而有節晉安海物記曰靈壽木其節竹又曰木竹中實注云漢賜三老靈壽杖卽此竹靈壽卽木竹異名耶

羊奚林鬳齋莊子口義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

萎委萎爾雅云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投柔

龍鬚草名菱藥草或作萎上聲

閭（餘切）藘玉篇云葉似竹生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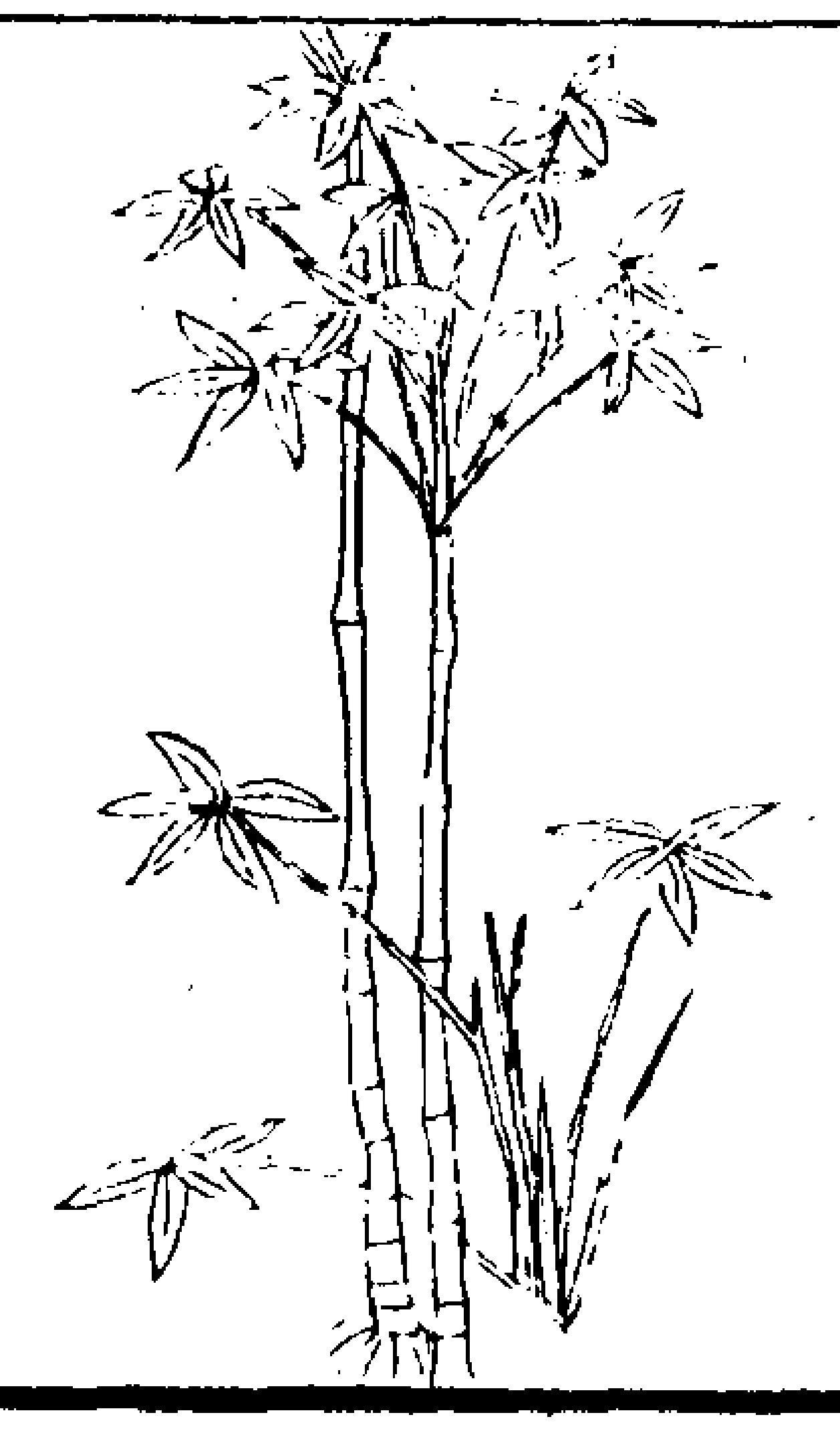
竹葉茶毛文錫茶譜云容州黃家洞有竹葉茶如嫩竹茶極甘美

簕藤異物志曰簕藤圍數寸重於竹可為杖篾以縛船及以為席勝竹也顧微廣州記曰簕如栟櫚葉疏外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丈竹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卽簕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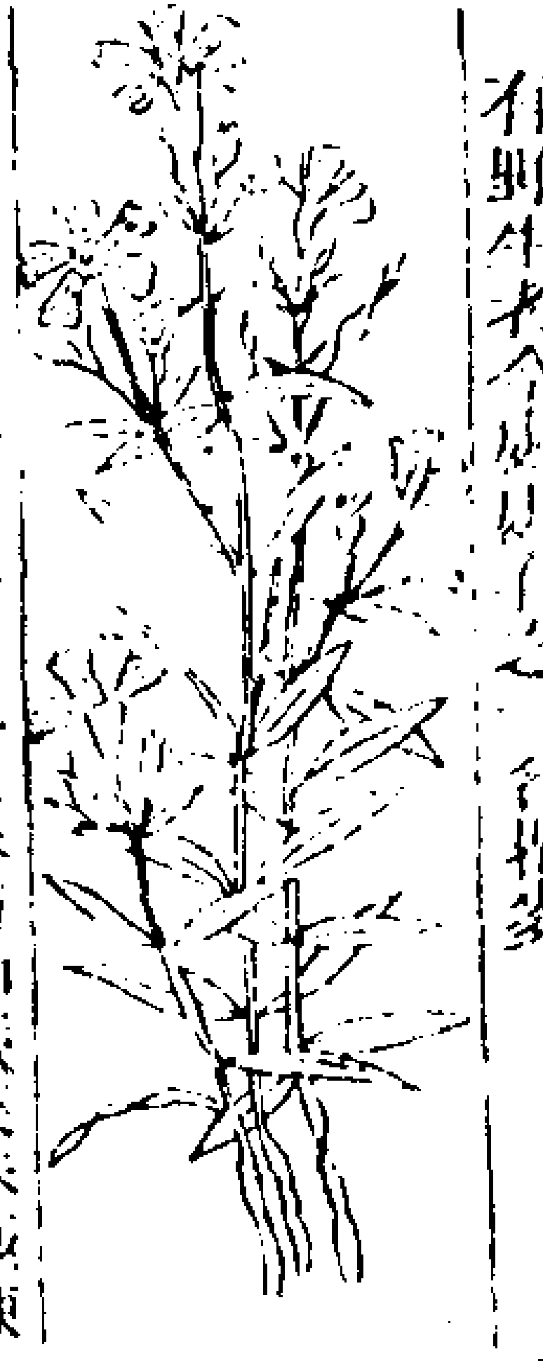
竹之比德於君子者蓋稟天地之和全堅貞之操虛心勁節歲寒不變是宜昔人特號以此君而不敢與凡草木例名之也彼椶櫚瞿麥之屬何足算哉名歟世悠悠愚賢賢大小人之稱深惜乎狗荒唐詭誦偶爾假其一時妄自彼標擬古賢哲若不精辨名實深攸行能遠閃左右之稍遂加衆庶之上兩端既竭五技易窮而方冀其立長治之基成久安之業殆猶乞甘雨於土龍欲馳千里而乘駑馬雖惟不勝其任而已故作有名而非竹品

有名而非竹品

椶櫚竹兩浙兩廣安南七閩皆有之高七八尺葉是椶櫚而尖小如竹葉自地而生每一葉脫落卽成一節膚色青青一如竹枝十道志曰巴蜀紙惟十色竹則九種椶竹其一椶身兩竹葉宋景文公益部方物贊曰葉椶身竹族生不凋有皮無枝實中而條注云叢身葉似椶有刺附移栽有古城椶竹拄杖詞



石竹京都人家好植之階砌傍叢生葉如竹莖細亦有節葉春花開枝杪或白或紅或粉紅色或有紅紫暈或重葉多葉不等惟深朱殷色者最為難得花盡有子成房如大麥生至秋又花仍如春盛亦有野生者今處處有之（一名瞿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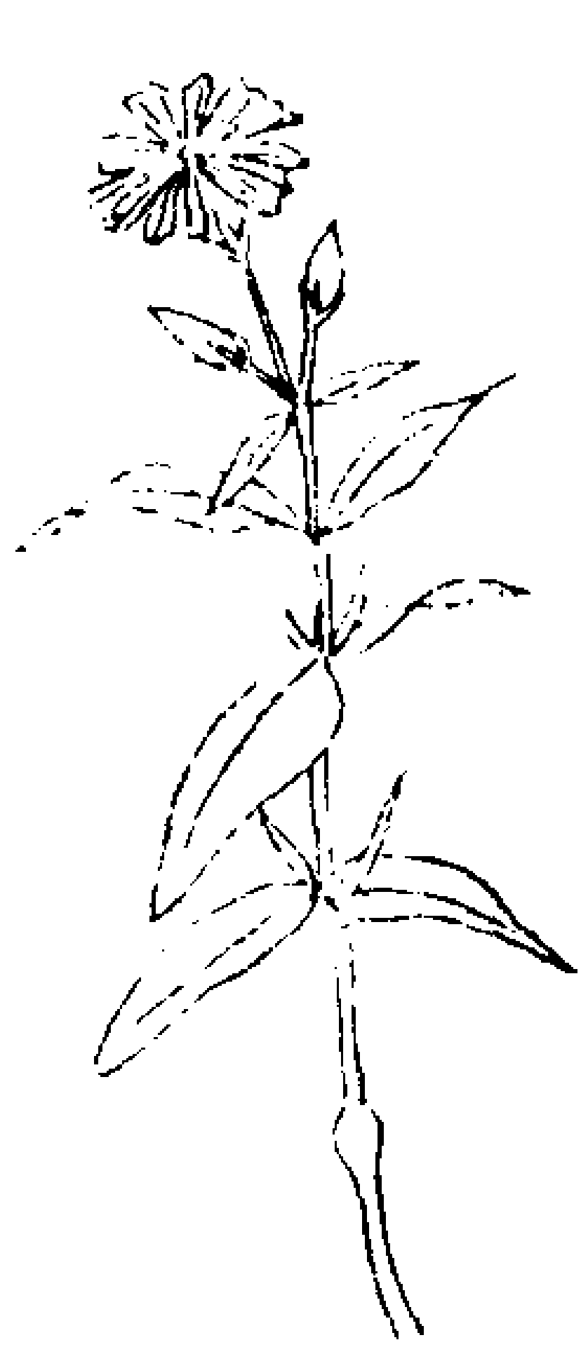


石松竹出陽朔縣似松高一二尺春筍如蕨菜味極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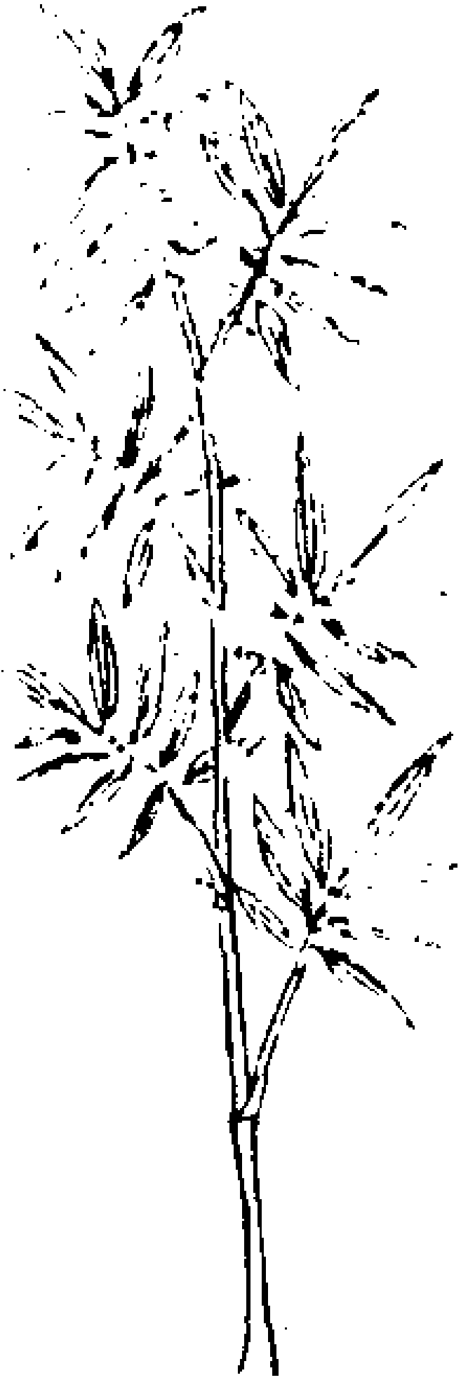
扁竹南北在處下濕地俱有之布地而生莖綠葉有節葉似竹醫家用為利水道藥廣西安南者葉大可煮為菜韓詩作菉薄（徒沃切）爾雅釋草云竹萹蓄疏曰孫炎某氏引詩衛風曰綠竹猗猗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按陶隱居本草注云節間有粉葉細綠人謂之萹竹煮汁與小兒飲療蛔蟲又爾雅翼云蜀本圖經云葉如竹莖有節細如釵股生下濕地其微既似竹則宜謂之竹樹

菉竹又名菉蓐又名王芻毛詩注引草木疏云草似竹高五六尺生淇水側人謂之菉竹爾雅釋草菉王芻疏曰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某氏云菉鹿蓐也郭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詩衛風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洪氏隨筆云王介甫解衛詩分綠竹為二物詩說皆北方不見竹之語且熙寧初吳安度試舍人院有司出所賦綠竹詩皆主王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留難公為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說有據遂賜進士出身爾雅與本草名菉竹俗亦呼鴟竹葉所謂綠竹長綠者按諸說或以為草或以為二物或又直言竹而已姑兩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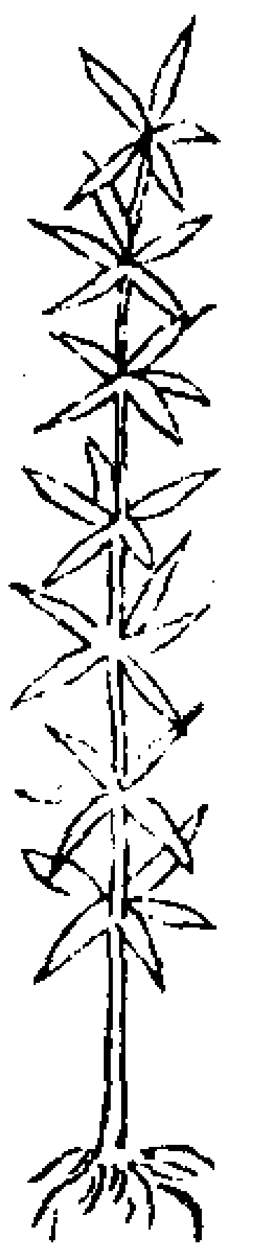
篔竹生江浙廣右水湘間甚多枝間有節其葉似桃其花如石竹差大丹紅一色人家亦有盆檻內種者俗名剪春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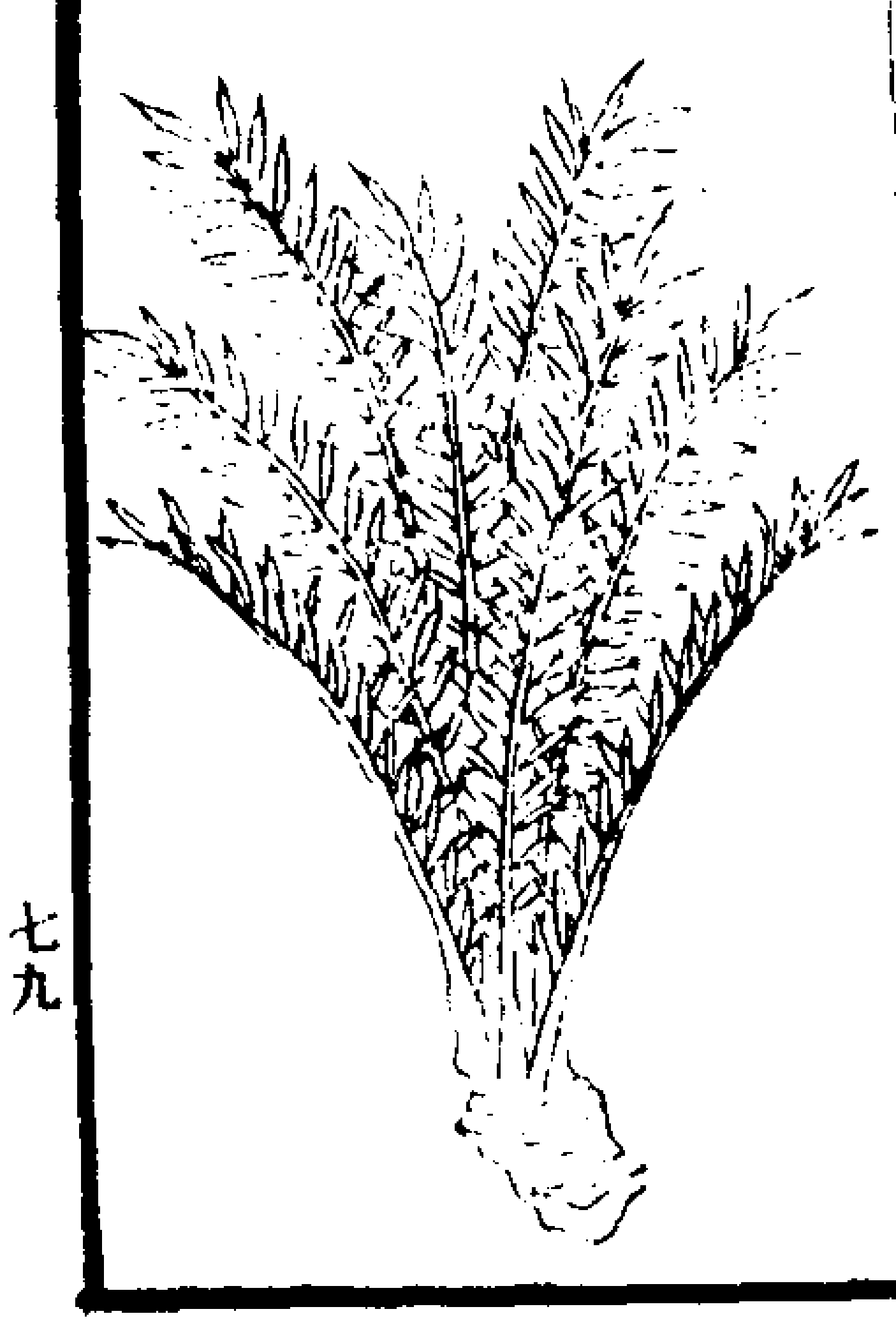
觀音竹生南嶽衡湘山中衡州花藥山殿與方丈後有一叢數莖如水中草狀高五七尺其葉尖細有一稜道大者有五稜道合作葉下開花紅紫色亦結實其莖無節有小鴉浙東濕處人家亦有之



水竹生河湖間陂陵今處處有之人家植者其莖圓直根如紫荷乾葉如冬青有柄大一寸許間關生五葉高三五尺結花不實至冬即死明年筍出如初本草陳藏器餘云水竹葉如竹葉而短小生水中作大叢人取其葉生食之是又別種與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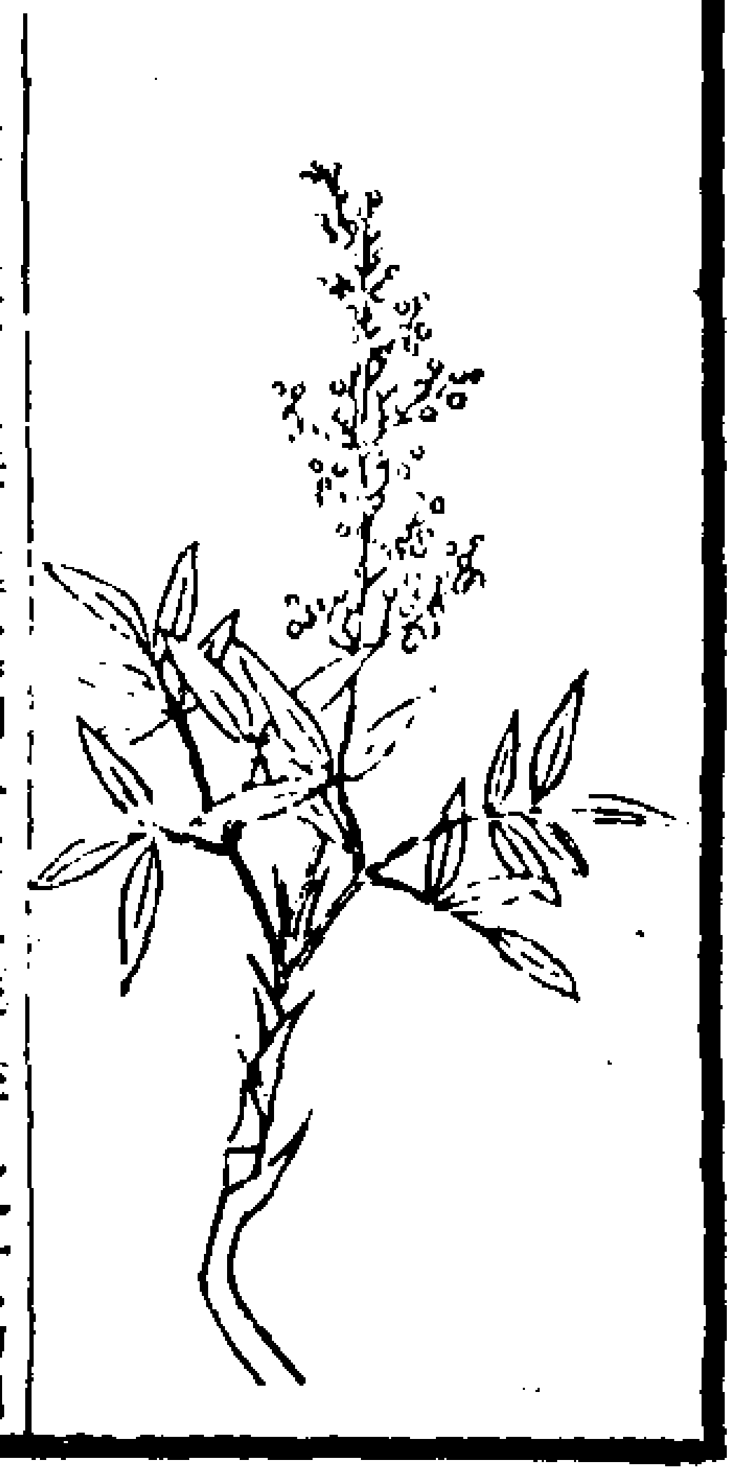
千歲竹生安南七閩兩廣初生從地如牛蒡狀放開時葉對生一枝長二五尺每年抽生多近下枝葉漸退數十年木身方尺許長其形狀似椶櫚歲儉人煮食之可療飢



椒竹生七閩兩廣浙東山野間人家庭院亦有植之者其狀一如千歲竹每葉可高五六尺但根不出土無木身葉間有刺如椒木上者故名志書云成皐諸山間有竹葉椒陸璣云樹似茱萸有對刺葉堅而滑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與此異同

莠竹多生池塘及路傍葉細節高近下曲屈狀若狗脚南土多有之牛馬見此物必欲食之

藍田竹在處有之人家喜栽花闌中木身上生小枝葉葉相對而頗類竹春花穗生色白微紅結子如豌豆正碧色至冬色漸變如紅豆顆圓正可愛臘後始凋世傳以為子落如玉取藍田種玉之義故名或云此本自南天竺國來自為南天竺人訛為藍田竹人取此木置鳥籠中作架最宜禽鳥本草注謂之南燭又有一種族類絕相似但結子至冬深紅叢生深山中竹林中亦有之其高丈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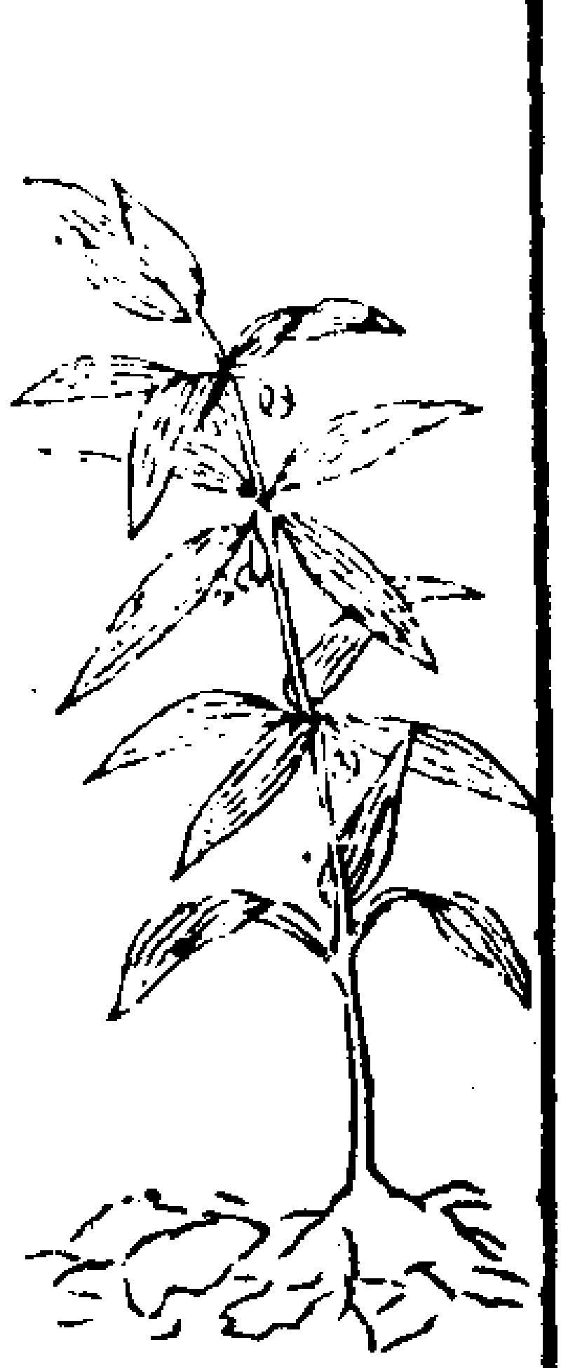


玉竹生滁州淮西等處山谷及丘陵俱有之一名地節一名馬蘭葉似竹大者如箭簳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可食或云即萎蕤也

錦竹江淮近水平地多有之本草云似竹而斑花梅聖俞錦竹詩云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云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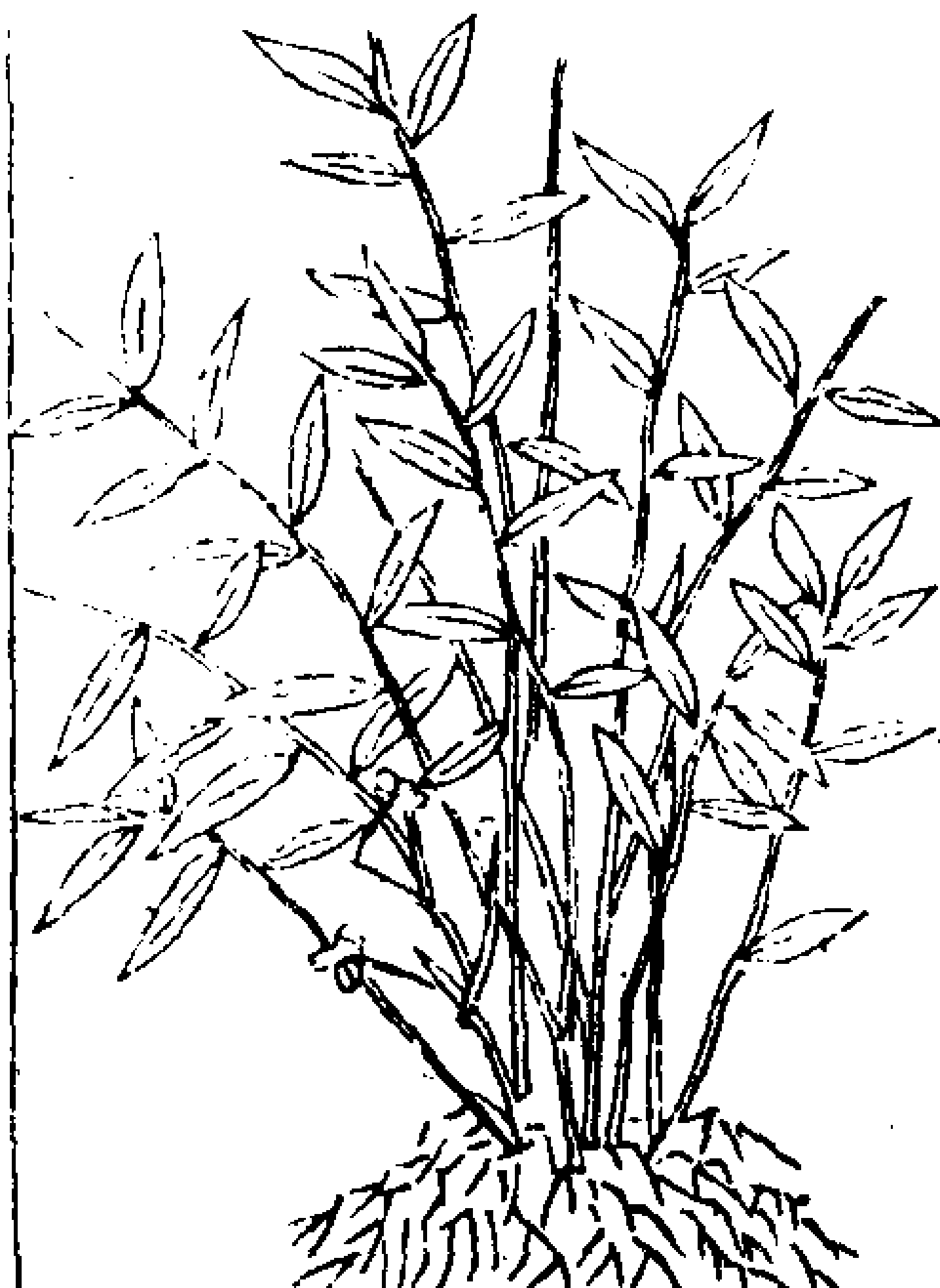
桃竹廣西靜江府城外千峯觀前有桃一本其葉絕類竹但不勁利枯之可以横斷他處未之見也

鹿竹一名菟竹處處有之高不過一尺二三寸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如竹而短根如荻及菖蒲概節而平直或云即黃精之別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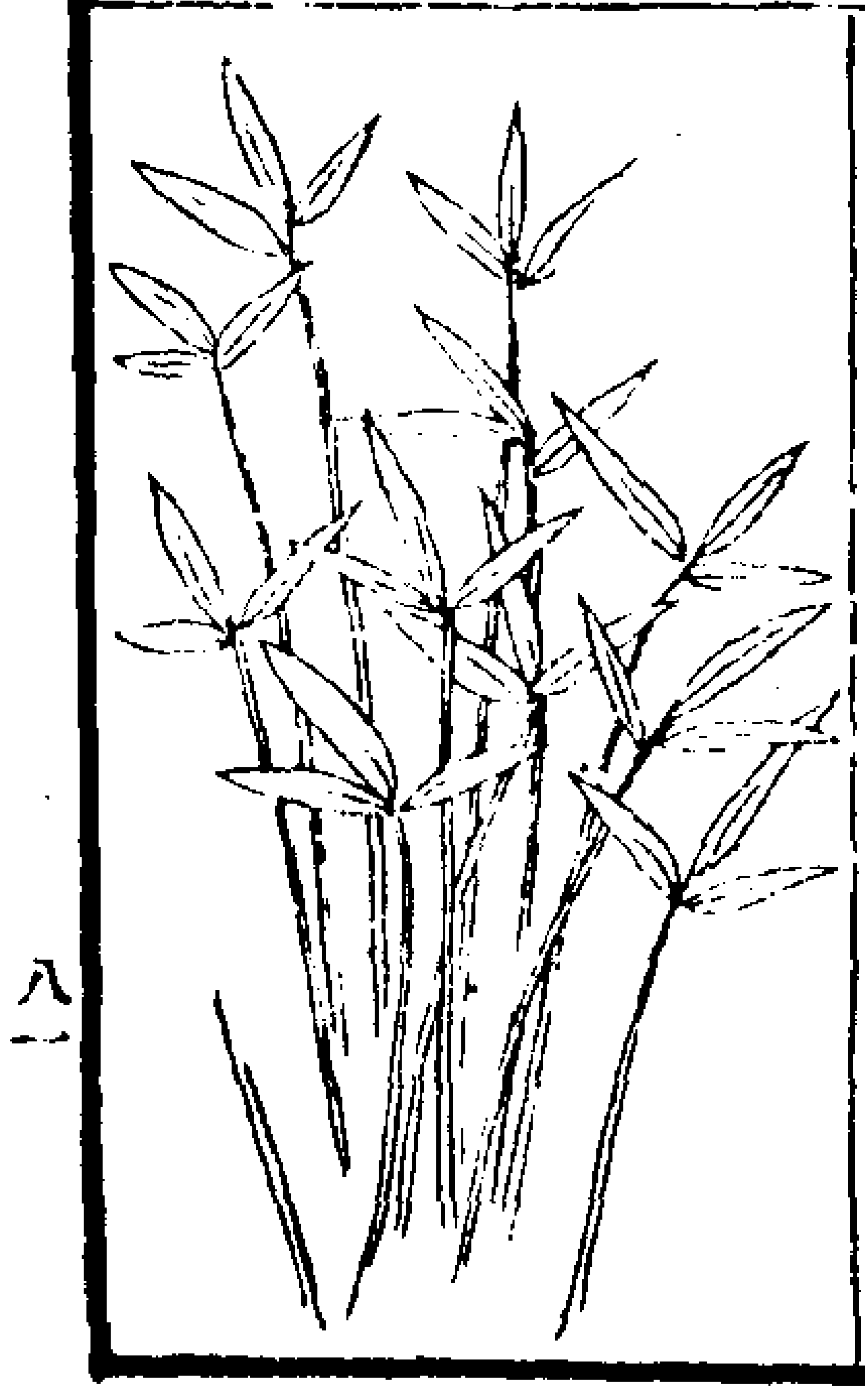


木竹生安南交阯山中木身旋蹙成樹止生枝有節綠色如竹葉如胡桃嶺外代答云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微爛核亦似枇杷秋冬間實牛而黃時採實收藏至三四月不壞江廣間一種竿如紫藤根下擁腫稍突亦名木竹取為杖忌鑑馬箠傷馬竹也

懸竹生福建山中崖險叢生傍垂細根數尺下著土其端萌芽根苗成片好事者取用麻線懸於簷間借風露而活竹每至中生花色淡黃形如鳳凰花一枝多至五六花春時抽筍夏乃成竿秋尤盛其葉不凋結實可五六年或云即金釵石斛亦名長生竹石斛產春州即今南恩是也括蒼山中亦產此其俗因謂長生竹云



久竹生淮北下濕處成叢每枝生三葉如竹雖大旱亦不枯林氏注莊子云筍可食



夾竹桃自南方來名枸那夷又名枸拏兒花紅類桃

其根葉似竹而不勁足供盆檻之玩

茅筍諸集拾遺云嶺南山谷茅地中洞生筍甚大發

皆竹根皆茅人食之名堪筍

赤箭天麻也以其莖似箭簳而色赤故名

竹譜詳錄卷第七終

元李衎息齋竹譜詳錄刻於大德延祐閒歷年既久舊刊不復可見矣卽寫本亦稀如星鳳以圖譜爲難耳幸永樂大典曾經收錄　四庫全書因著錄焉（博）嘗擬敬詣　文淵閣就鈔以無能任繪事者因循中輟然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嘉慶甲子始於故家得明成化閒寫本此君風節宛然法則具備爲之快慰惜紙已糜爛不宜展閱宿君秋鶴見之慫恿亟爲予摹寫一帙置之案頭日供摩玩又爲縮本俾刊入叢書不爲游藝家一助可爲息齋功臣矣舊鈔缺久竹一譜并自序一篇謹從　閣本補全而柯謙序應能商序則又　閣本所佚也秋鶴崔亭人名廉字谷齋石門方蘭坻入室弟子也其能盡其師傳臨摹古人尤不爽毫髮於此見一斑云

嘉慶戊辰七月既望歙西鮑廷博識於青堆精廬

天形道貌

周履靖著

天形道貌目録

畫人物論 鼓掬 臨流
索句 聽泉 舞袖
揮扇 倚樹 徜徉
濯足 凭石 趺坐
散步 醉吟 傳盃
採芝 攜琴 題壁
觀水 回首 靜憩
晤語 觀泉 談玄
浮白 觀書 拂塵
望月 呼僮 酕醄
酣酊 讓徑 盤桓
倦繡 調鸎 搗衣
題葉 寫意（計四拾）

目録終

天形道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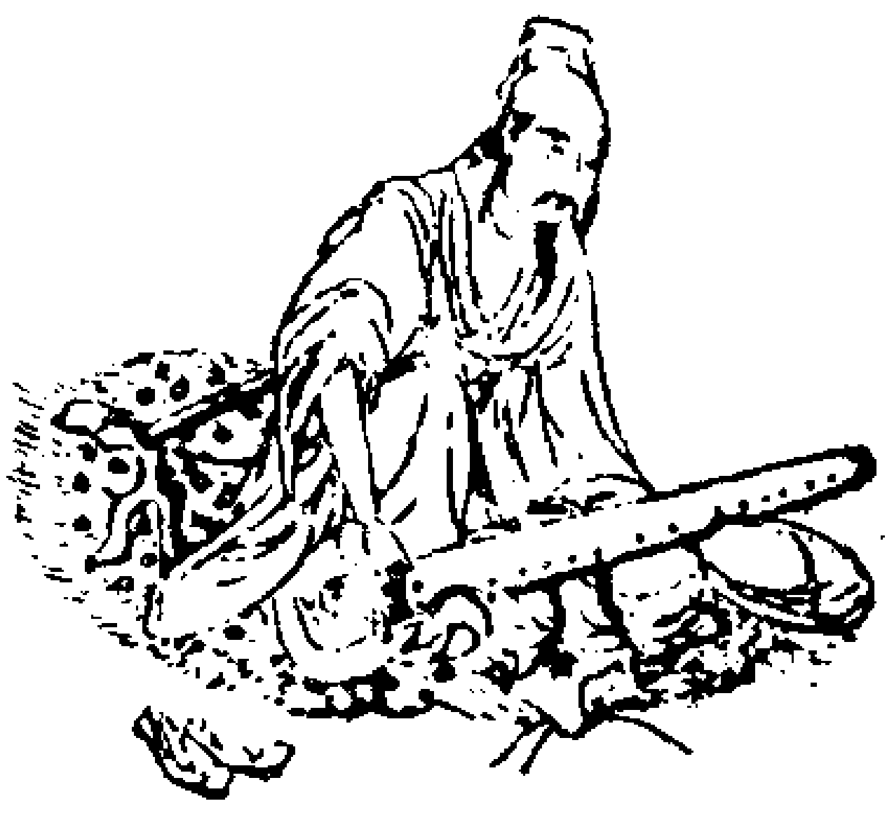
嘉禾周履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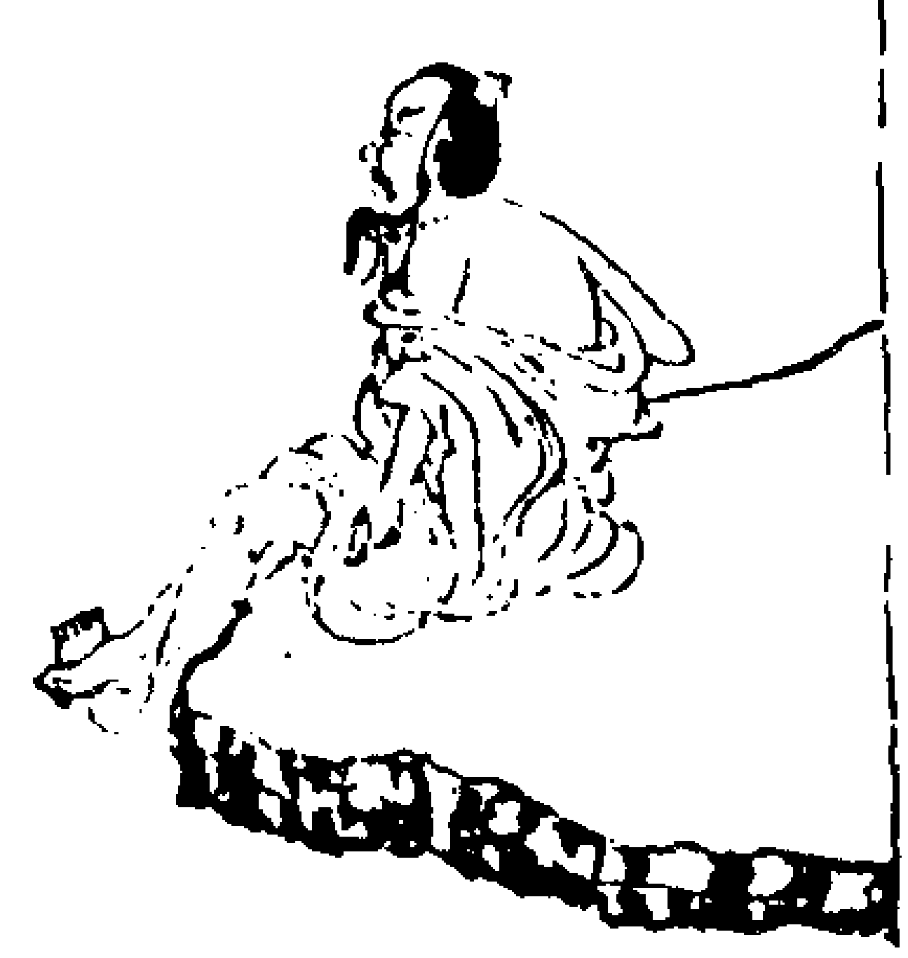
茂苑文嘉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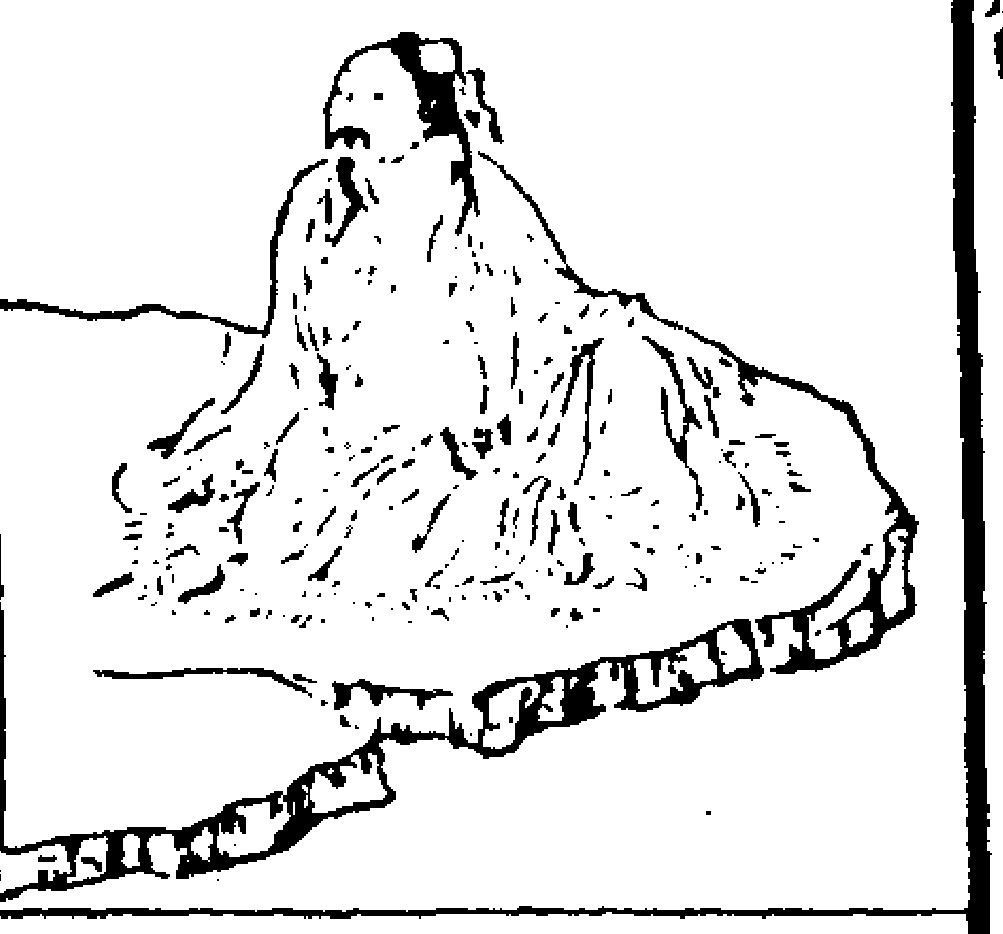
畫人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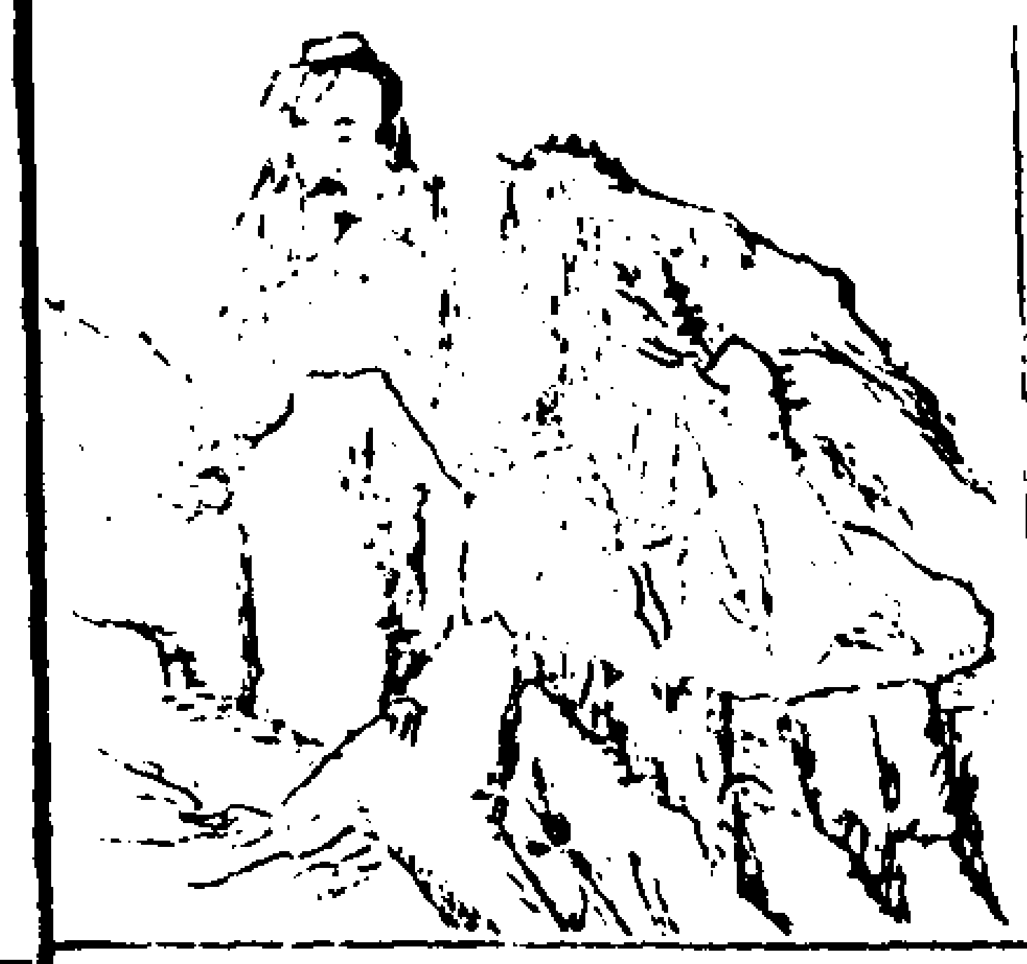
昔者創物能者述焉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廣大悉備故詩至李杜文至韓柳書至鍾王畫至吳曹而古今之意趣天下之能事盡矣吳之人物似塑取影逆來順往意見盈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是謂吳曹二體學者取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工畫梵像是爲曹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逸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摺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又用颭人物衣紋用筆全類於書貴乎筆力在乎柔中生剛畫近若遠思存遠至若毫髮分寸須見筆力如漢家古篆法大小相登最忌鼠尾而貌要有骨肉技差不宜排列整齊卻在不失體制活相爲難須見有根生苗之意亦在密處密疎處疎密自有一種妙處夫描者骨也着色者肉也有骨有肉方妙學畫者要知其描法如學寫字先楷而後草也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密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深傾斜卷摺飄舉之勢又曰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類道流必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中華欽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雄烈之狀隱逸須識肥遁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丰公侯須明威福嚴重之精光神作醜貌馳超之形士女宜秀色嬌麗之貌田家自有淳厚朴野之真恭敬愉悅又在其間矣又云人物有行立坐用古拙秀雅古如芥松老栢不食烟火之像怪如奇石峻峭迥非世人之貌秀如金玉相如芝蘭蓋古法可施於山林隱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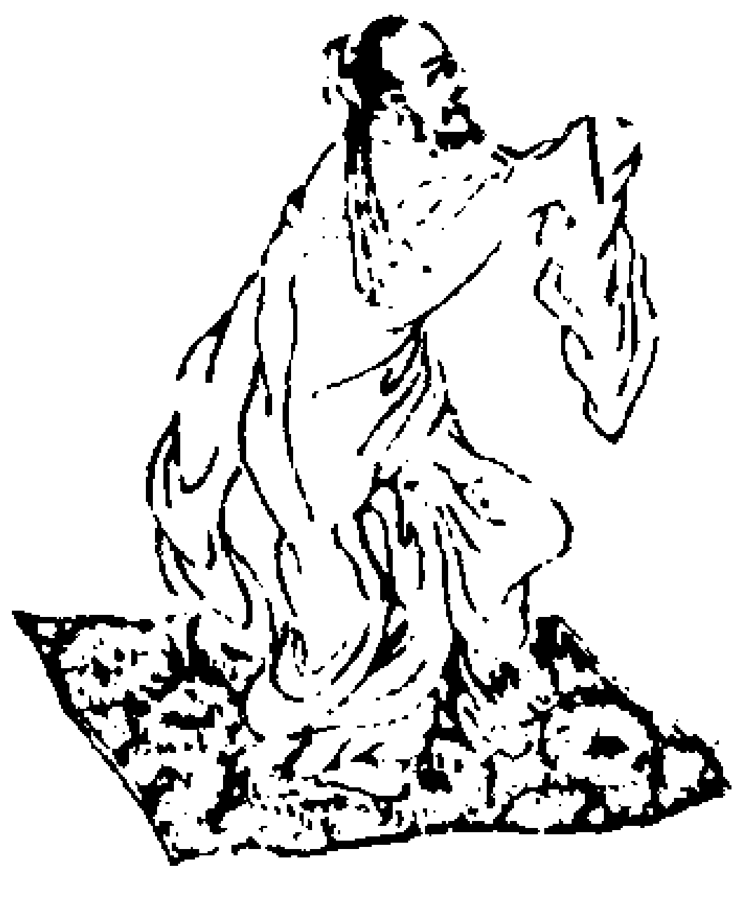
秀雅可施於館閣公卿或獨坐平原或支頤遠戶或閒步於水邊或眺望於巖岫或倚樓作沉吟之狀或扶杖爲賞翫之容或携童策杖於溪橋或拉友散步於丘壑或撫衣於高岡或偃息林麓要各隨寓閒適無拘莽意亂揮或對奕山堂則作苦思角勝之態或暢飲壺觴則作歡呼傾倒之容獨坐則有忘世之謀度長嘯則有物外之情像寫村婦老翁提携稚子則有閒敞顧盻之情寫田夫牧豎則有不識不知之意若乃羽士高人則有乘風吸露披霞跋月不染纖塵之致先須意定然後下筆衣褶所貴順適簡暢最忌繁亂鄙俗要當師於一人之法足矣着色描法其紋用肥又要影光顏色解墨濃柔幹要淺開解又要細惟吳裝描用釘頭鼠尾其細描背觀顏色而上依描法隨其寬肥開之水墨須要筆法硬健雄壯或寬大墨濃亦可白描要簇停勻細不滯但人物中惟手足最難畫何也手足具於人身一有弗得於法則失於拘攣跛列者多矣凡手之執持足之行立取法於人身動履無差屈伸不爽斯可稱善衣褶描法更有十八種一曰高古遊絲描用十分尖筆如曹衣紋二曰如周舉琴絃紋描三曰如張叔厚鐵線描四曰如行雲流水描五曰馬和之顧興裔之類馬蝗描六曰武洞清釘頭鼠尾描七曰人多混描八曰如馬遠夏圭用禿筆撅頭釘描九曰曹衣描即魏曹不興也十曰如梁楷尖筆細長撇捺折蘆描十一曰吳道子柳葉描十二曰用筆微短如竹葉描十三曰戰筆水紋描十四曰馬遠梁楷之類減筆描十五曰寬大減筆枯柴描十六曰蚯蚓描十七曰江西顏輝橄欖描十八曰吳道子觀音棗核描其畫面像更有分數九分八分七分六分五分四分三分二分一分之法背像正像則七分六分四分乃爲時常之用者其背像用之亦少惟畫神佛欲其威儀莊嚴尊重矜敬之理故多用正像蓋取其端嚴之意故也畫山水人物若盡然用其正像則板刻而近俗態恐未盡善顧愷之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像正在阿堵物中此不惟寫真爲然雖畫人物其精粹玄奧神彩俱發於兩目使或失其宜則無神恰成傀儡之狀矣可不慎哉畫人物之鼻亦須高聳豐隆則近古畫目必要方則手雅耐觀寫腮先要打其圍然後用淡墨點之則有神氣畫口須微起則笑容自生畫耳要輪廓分明雍壯厚重耕算下筆之際根須入於內內方是佳則亦須疎疎乃得飄逸瀟灑之度手要纖秀亦要寬老因人而施如帝王卿相高人羽士美女童子則貴纖秀其壯士勇夫農人樵父必須蒼古爲是其掌大可掩半面足長過手半分身之長短以面爲準立七坐三爲則從之學者若能熟玩於是則畫法之玄奧斯誠爲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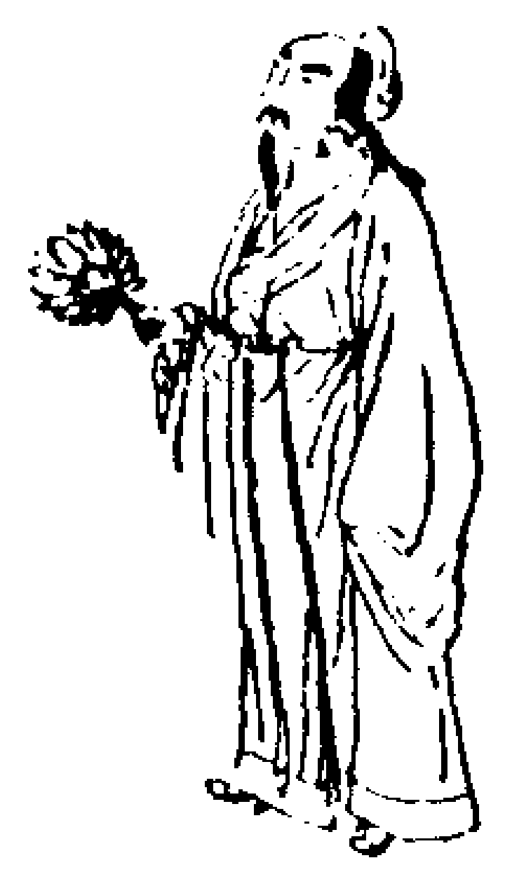

敲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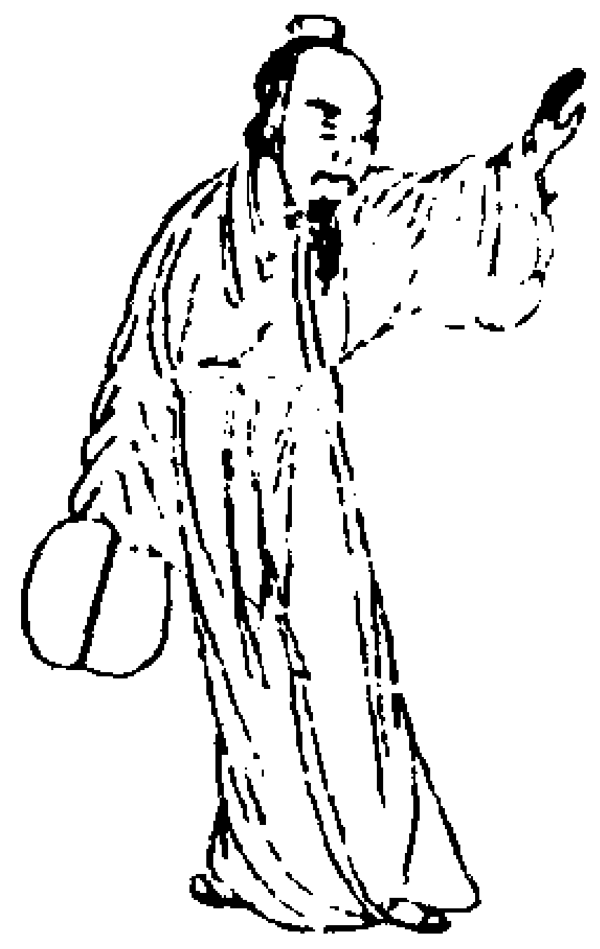

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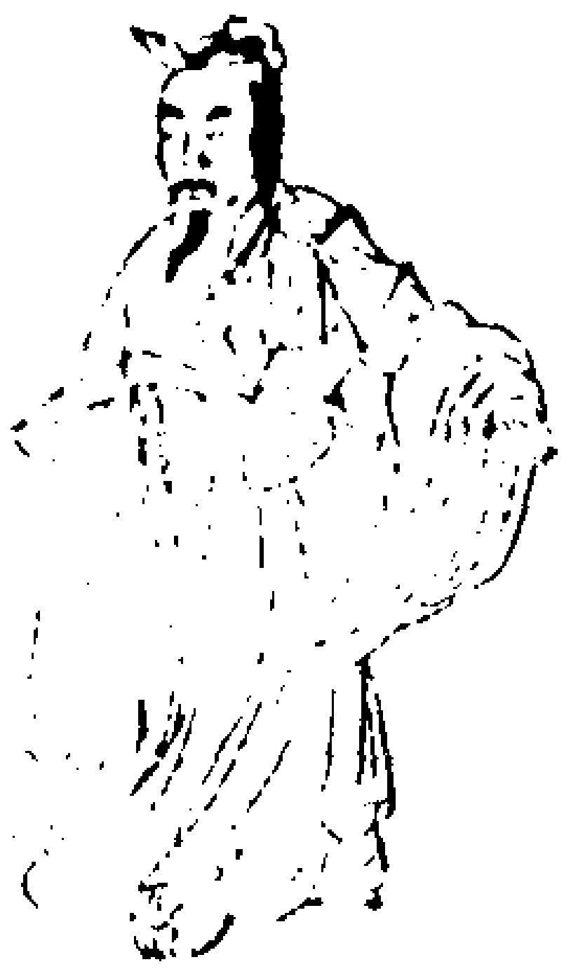

索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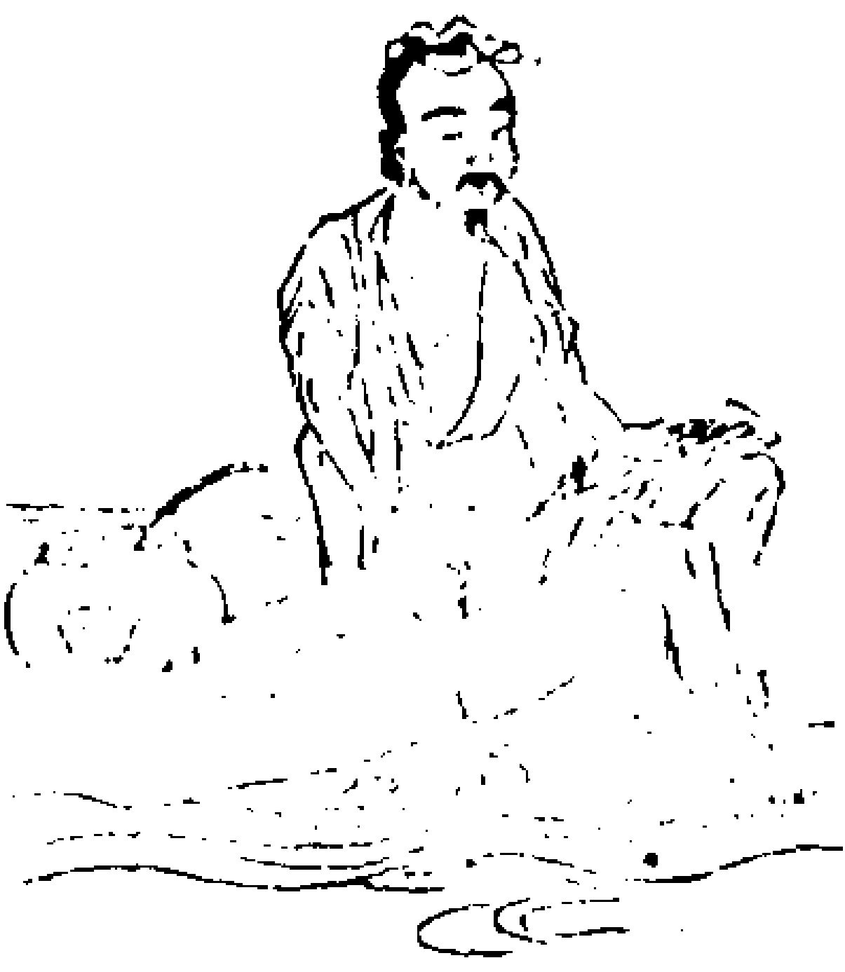

聽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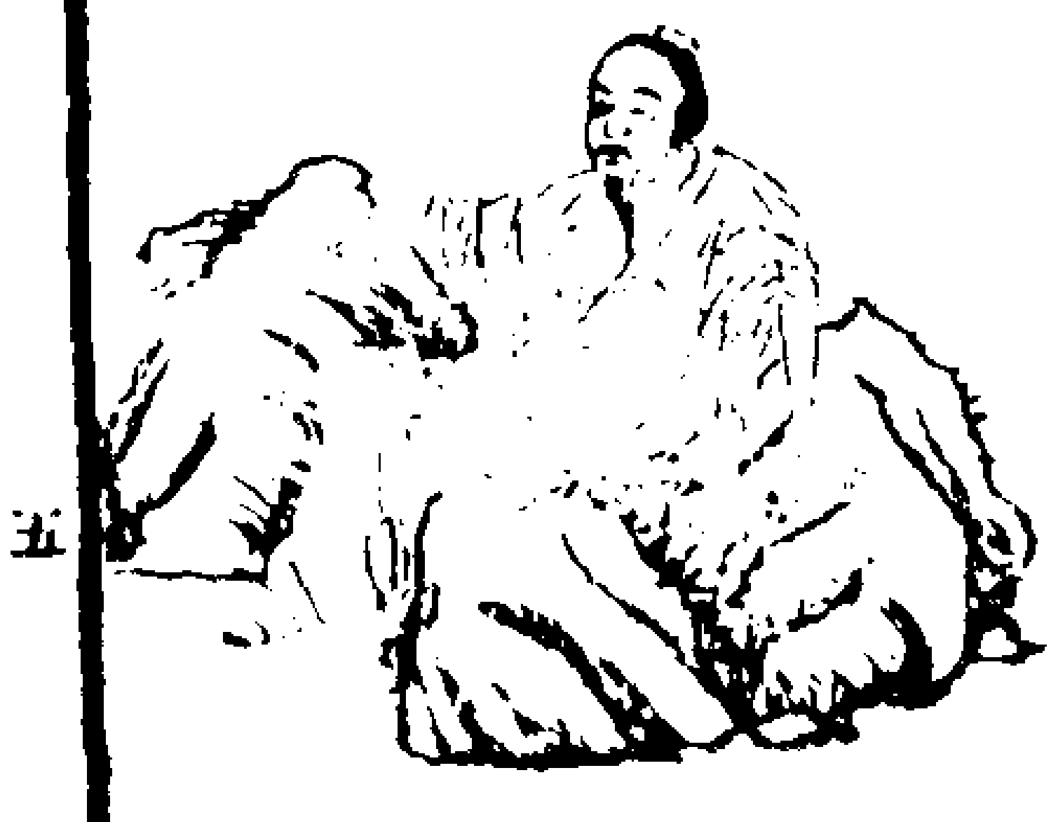

舞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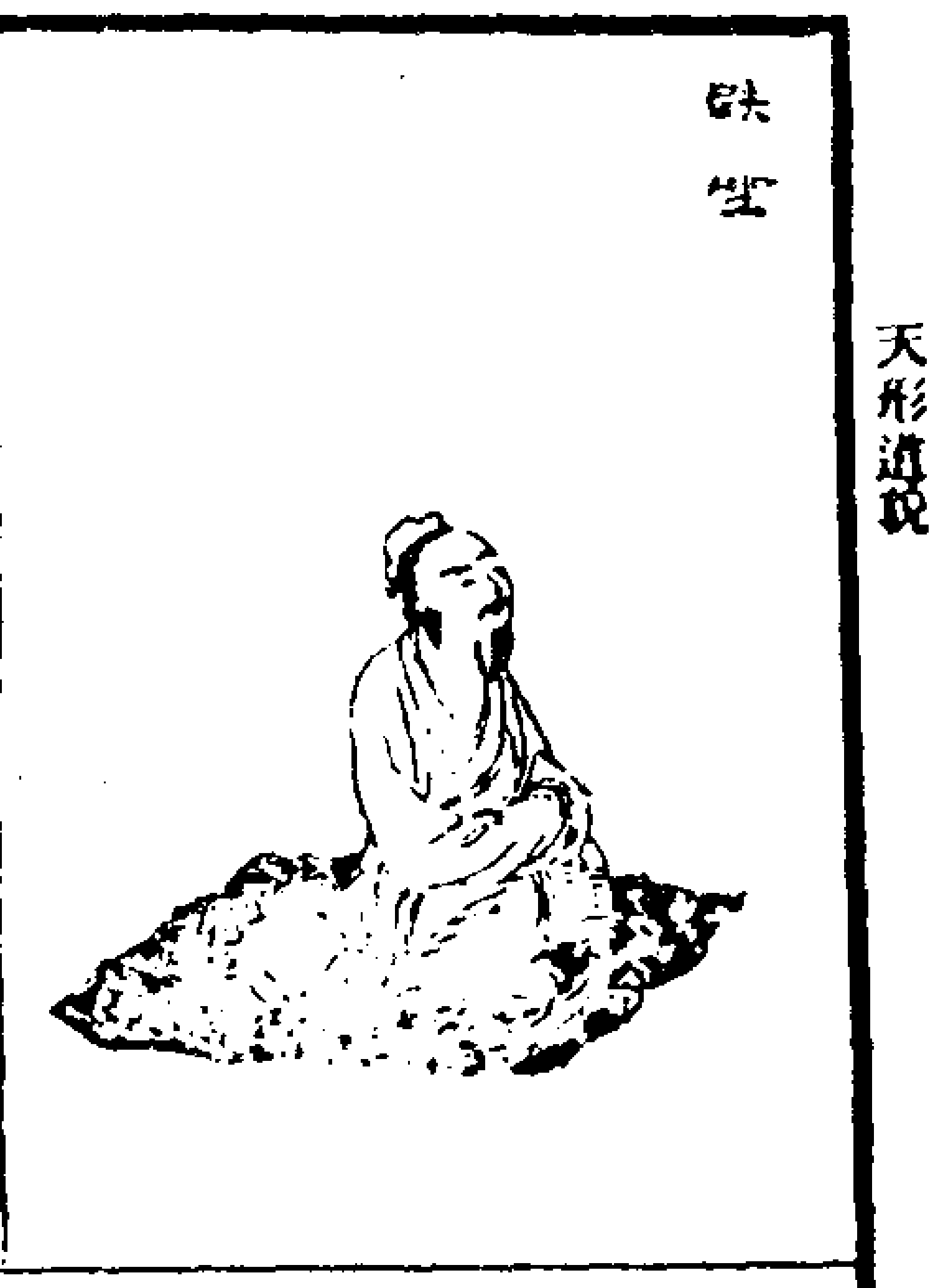

揮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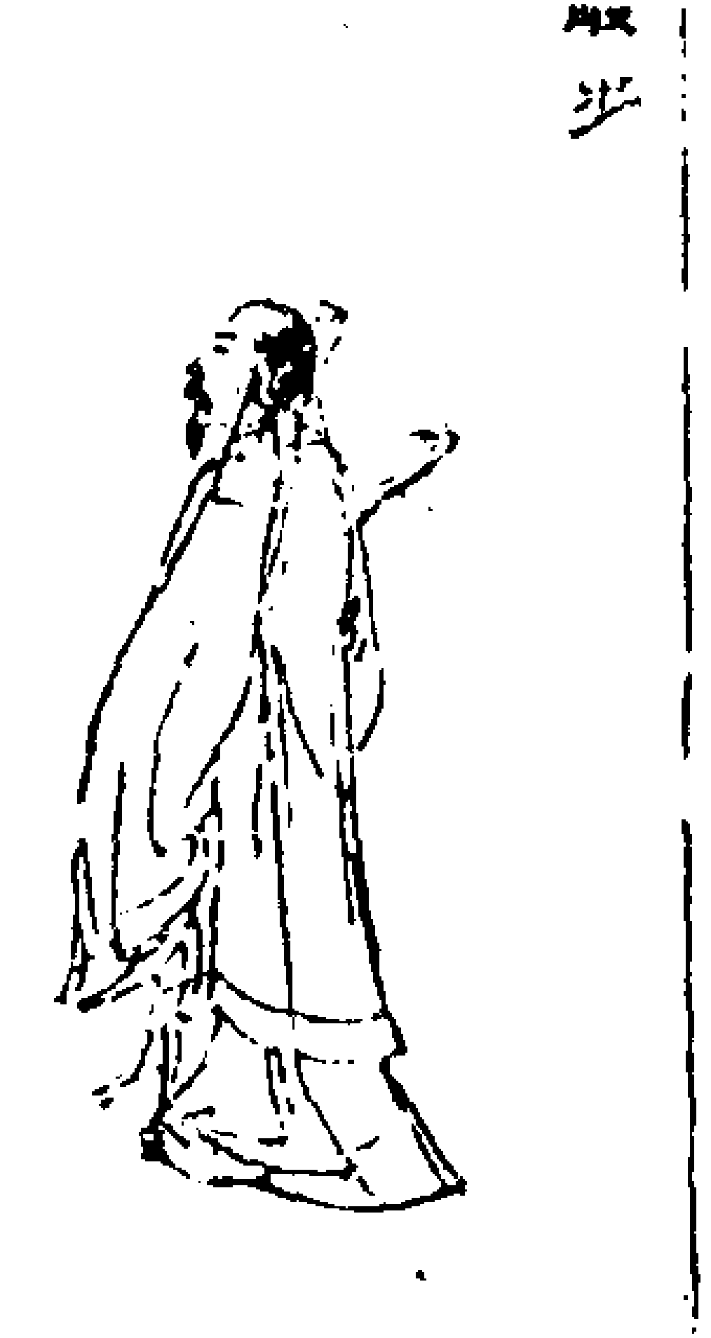

倚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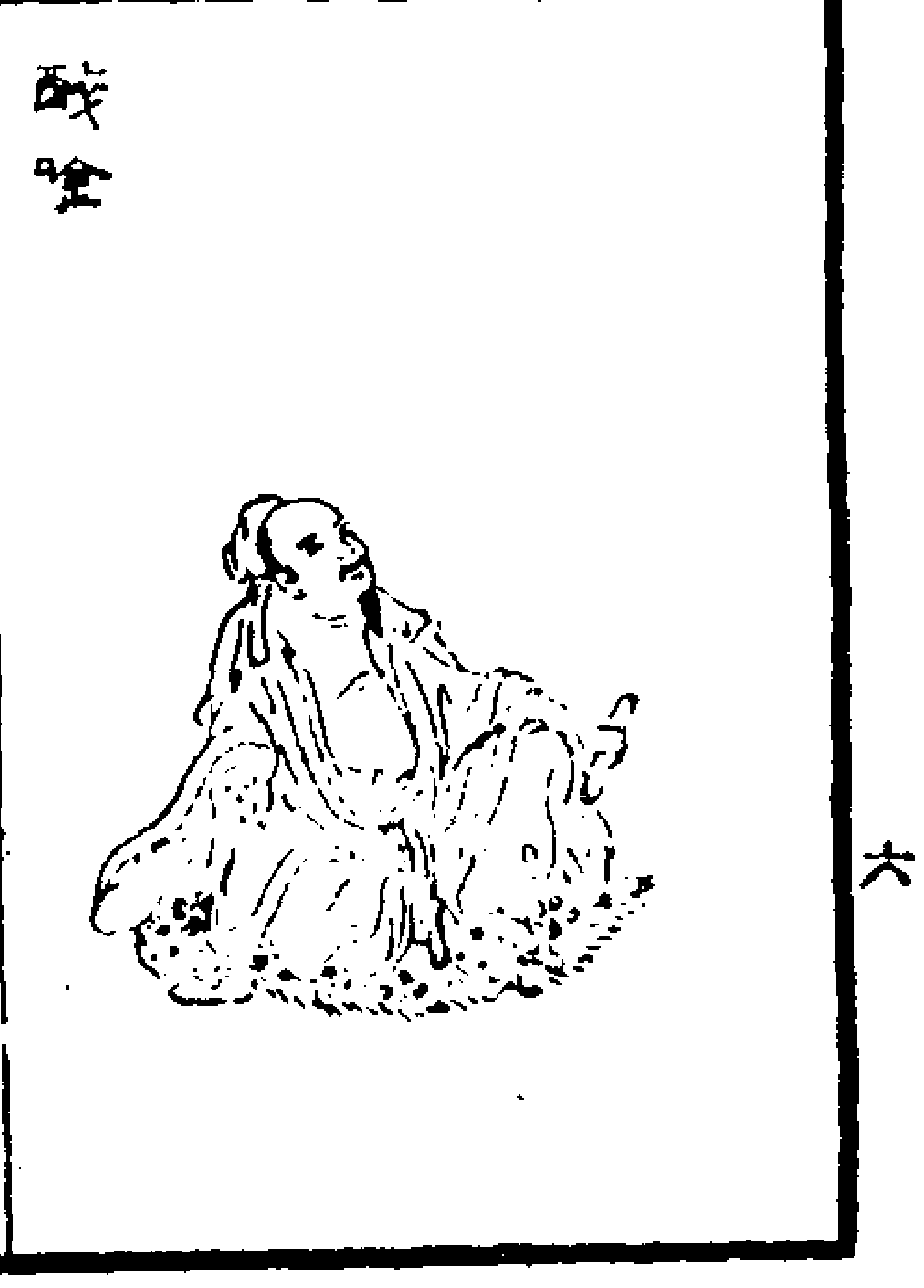

徜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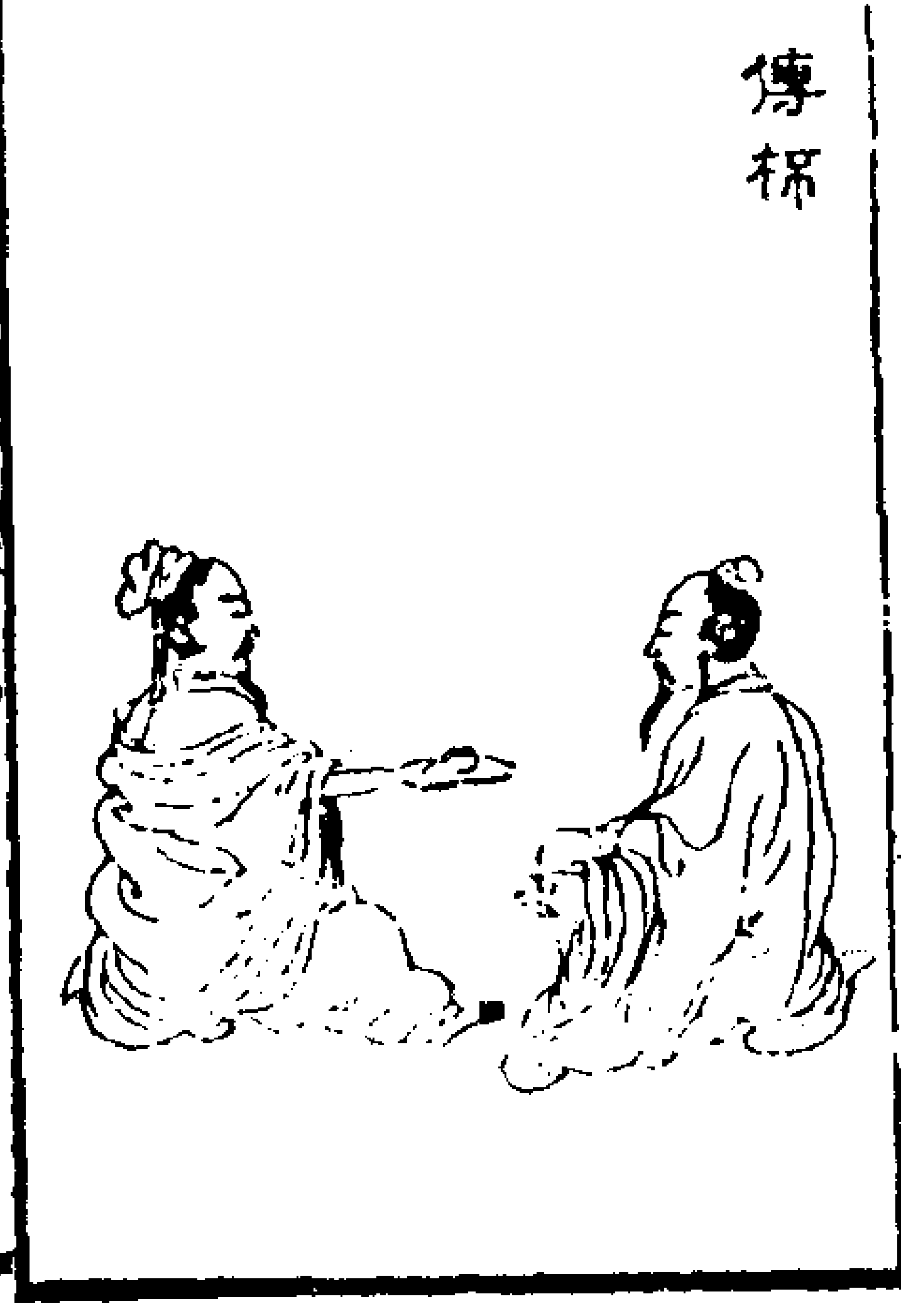

濯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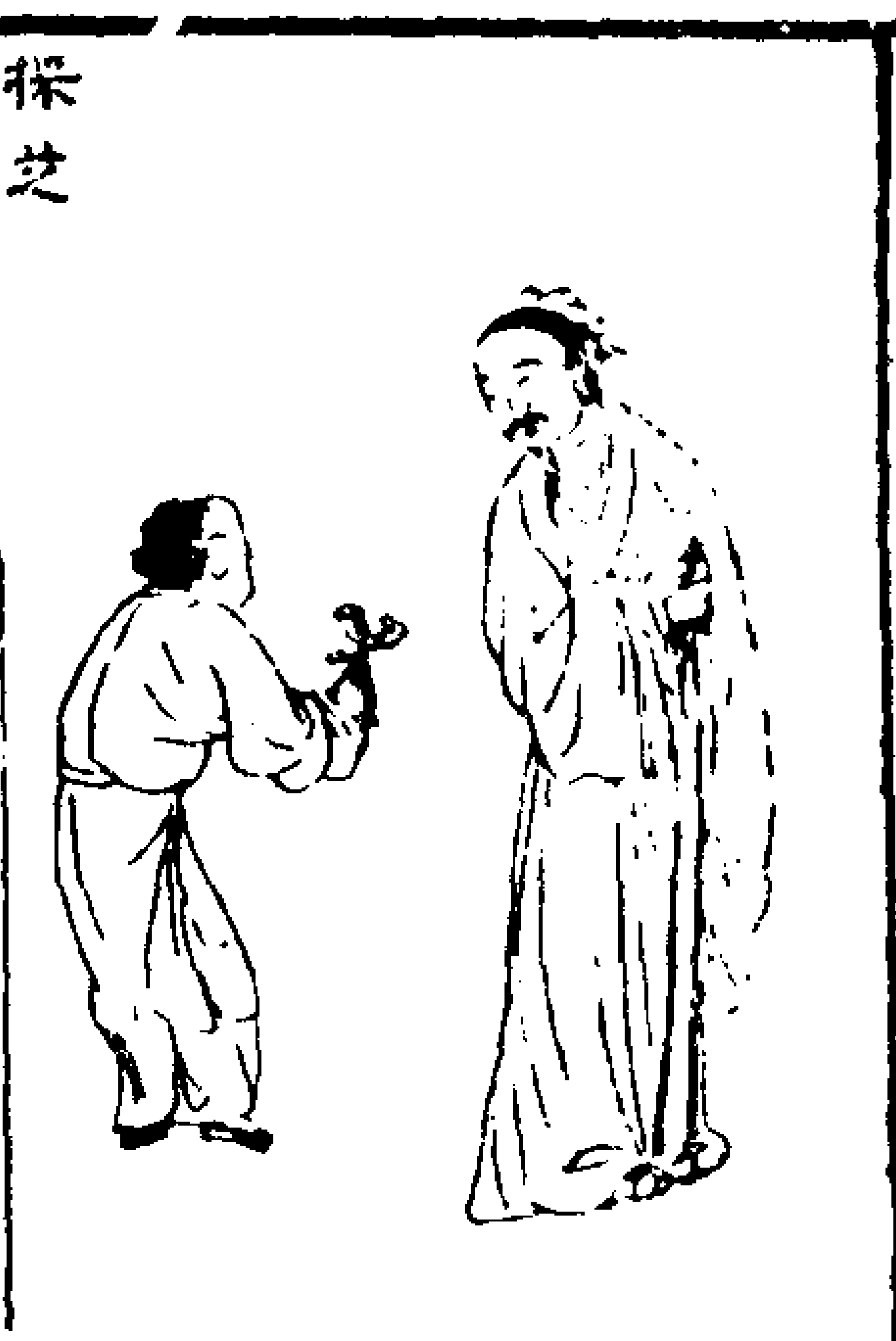

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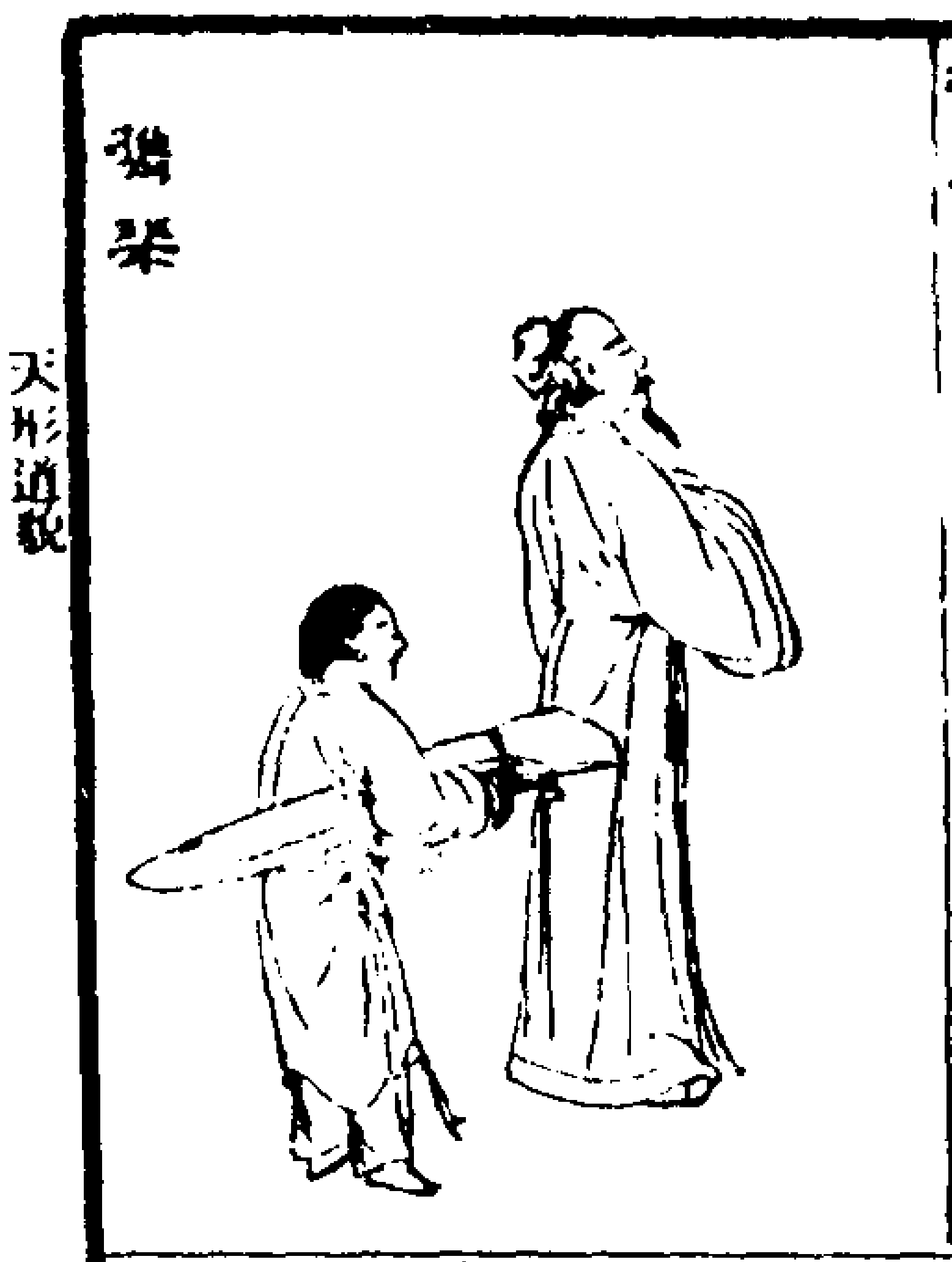

趺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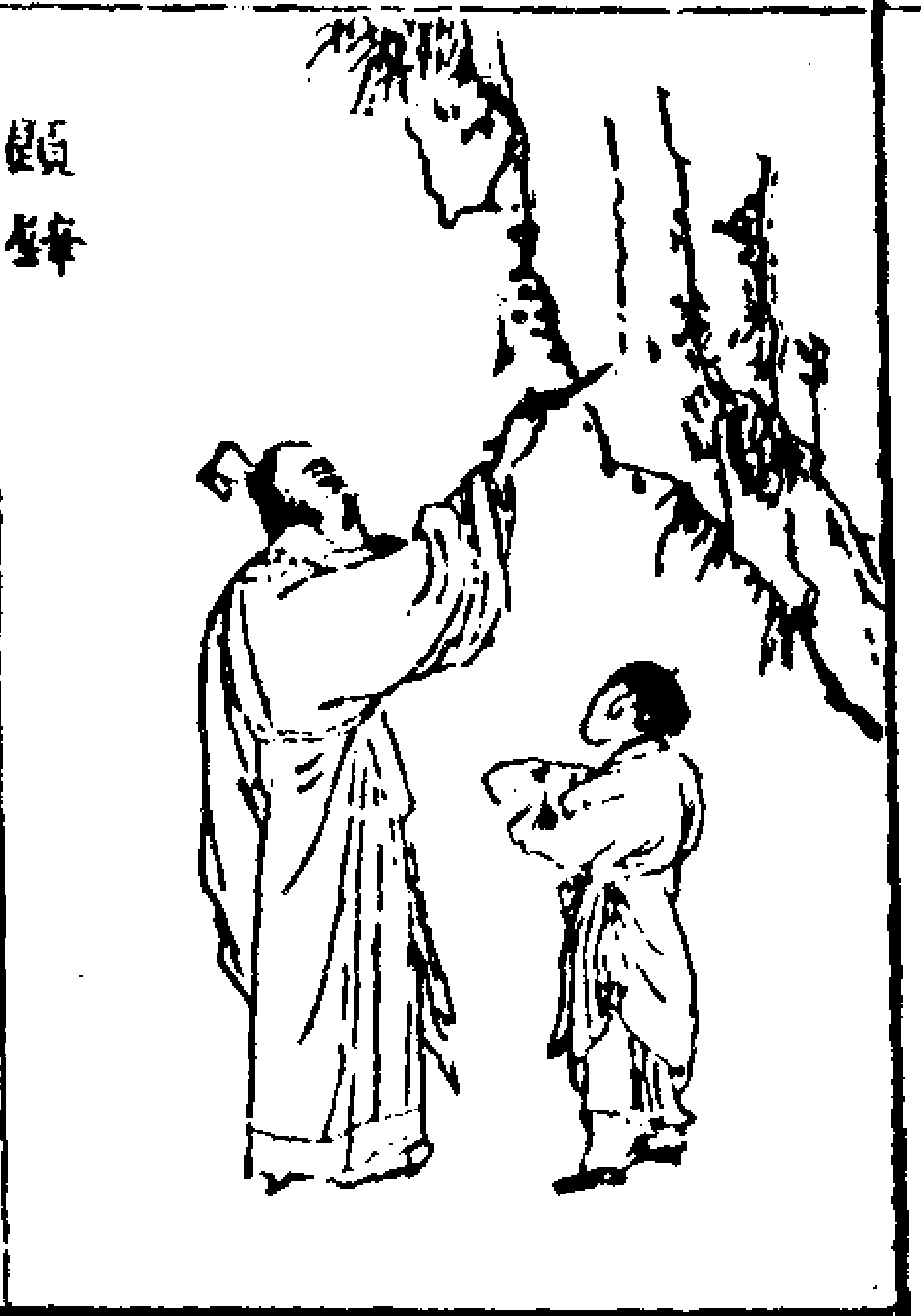

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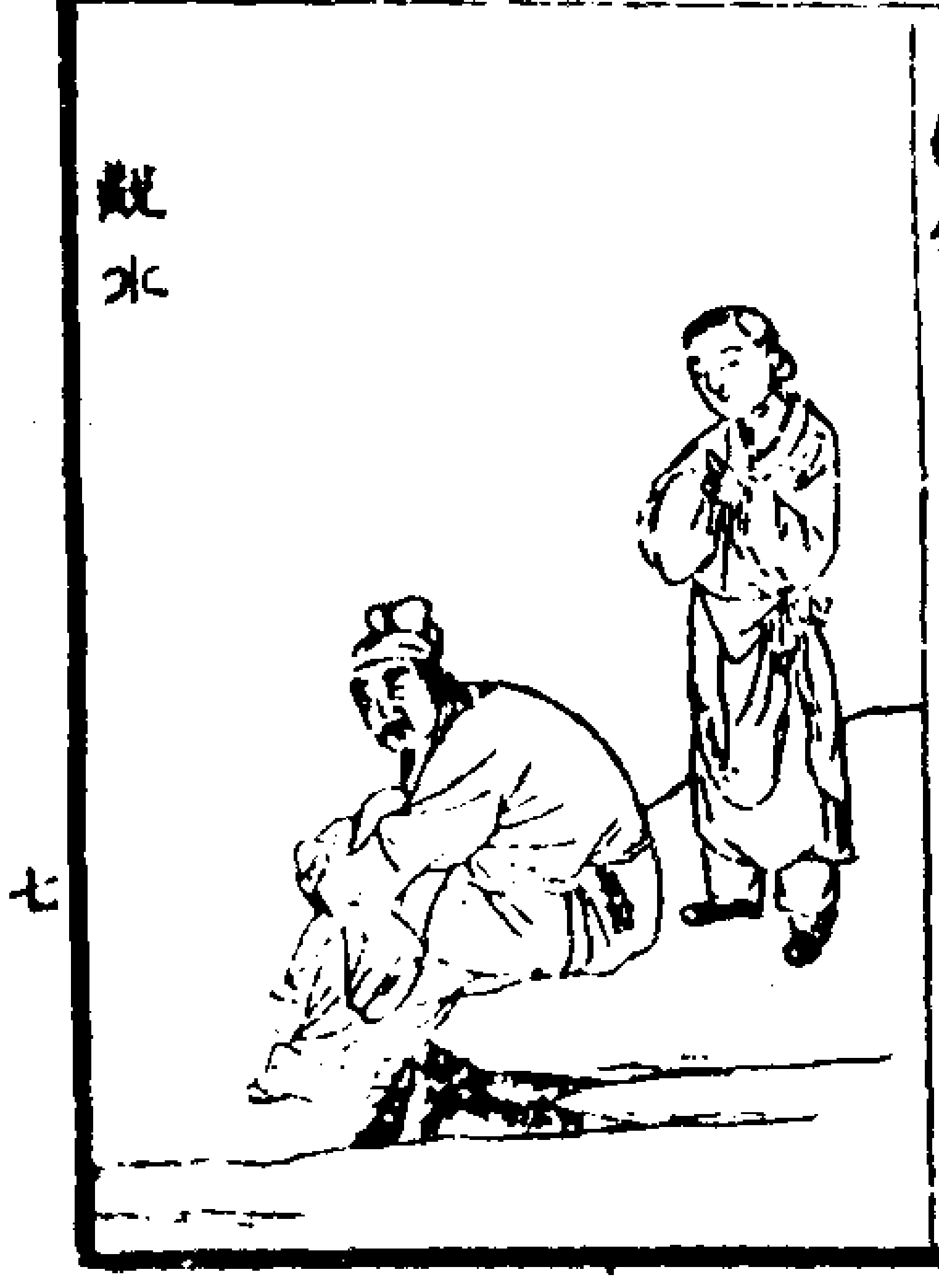

酣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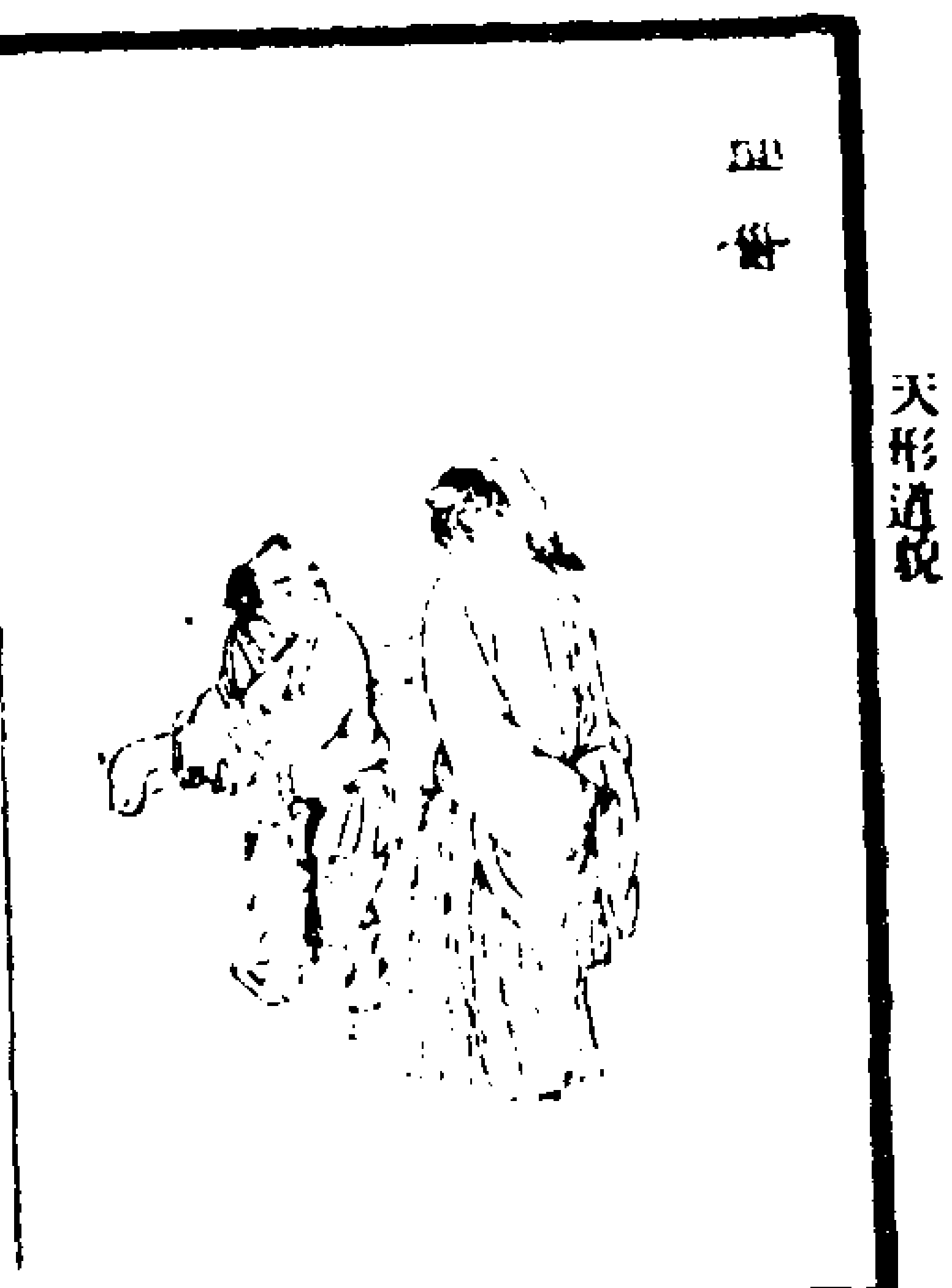

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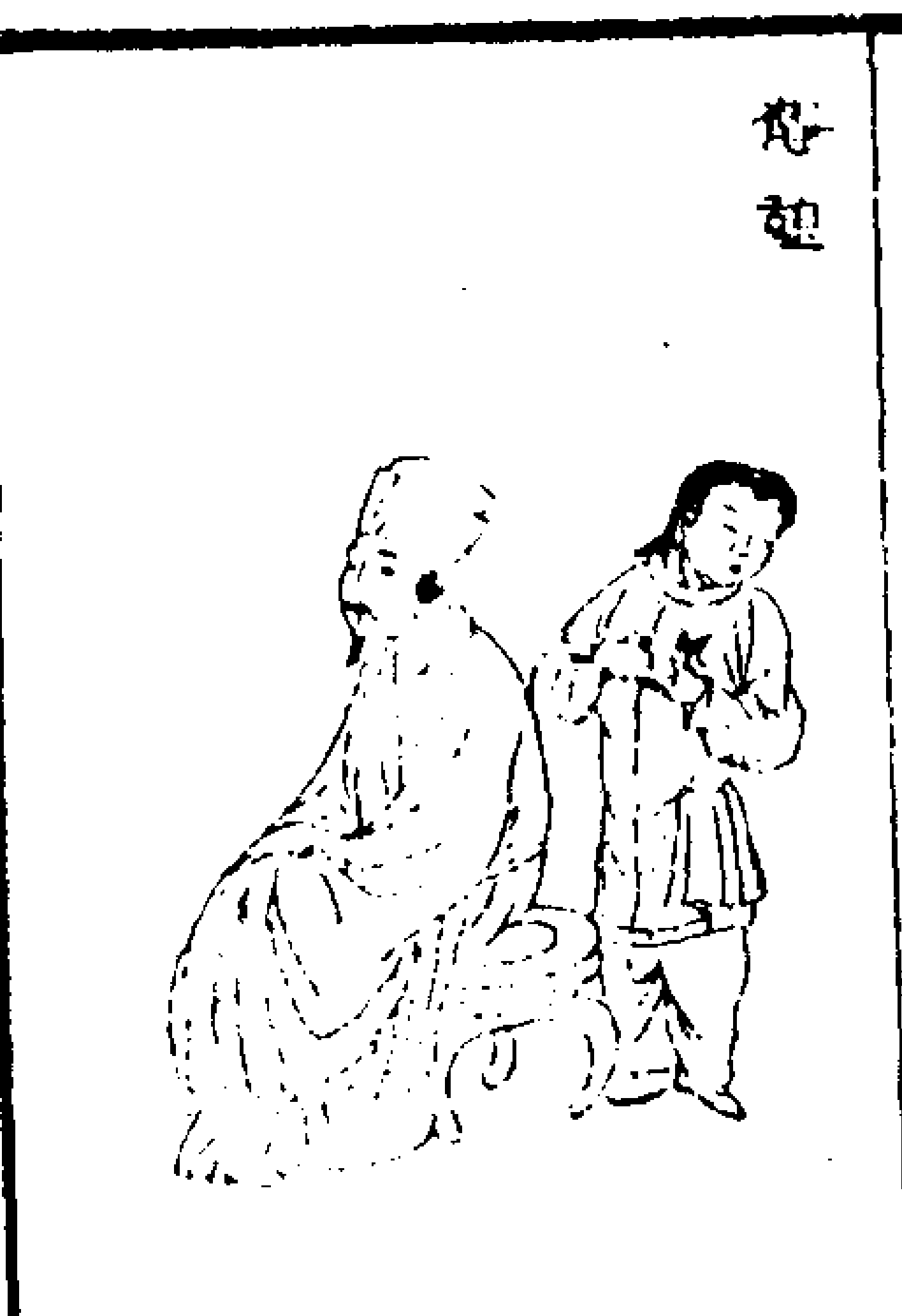

採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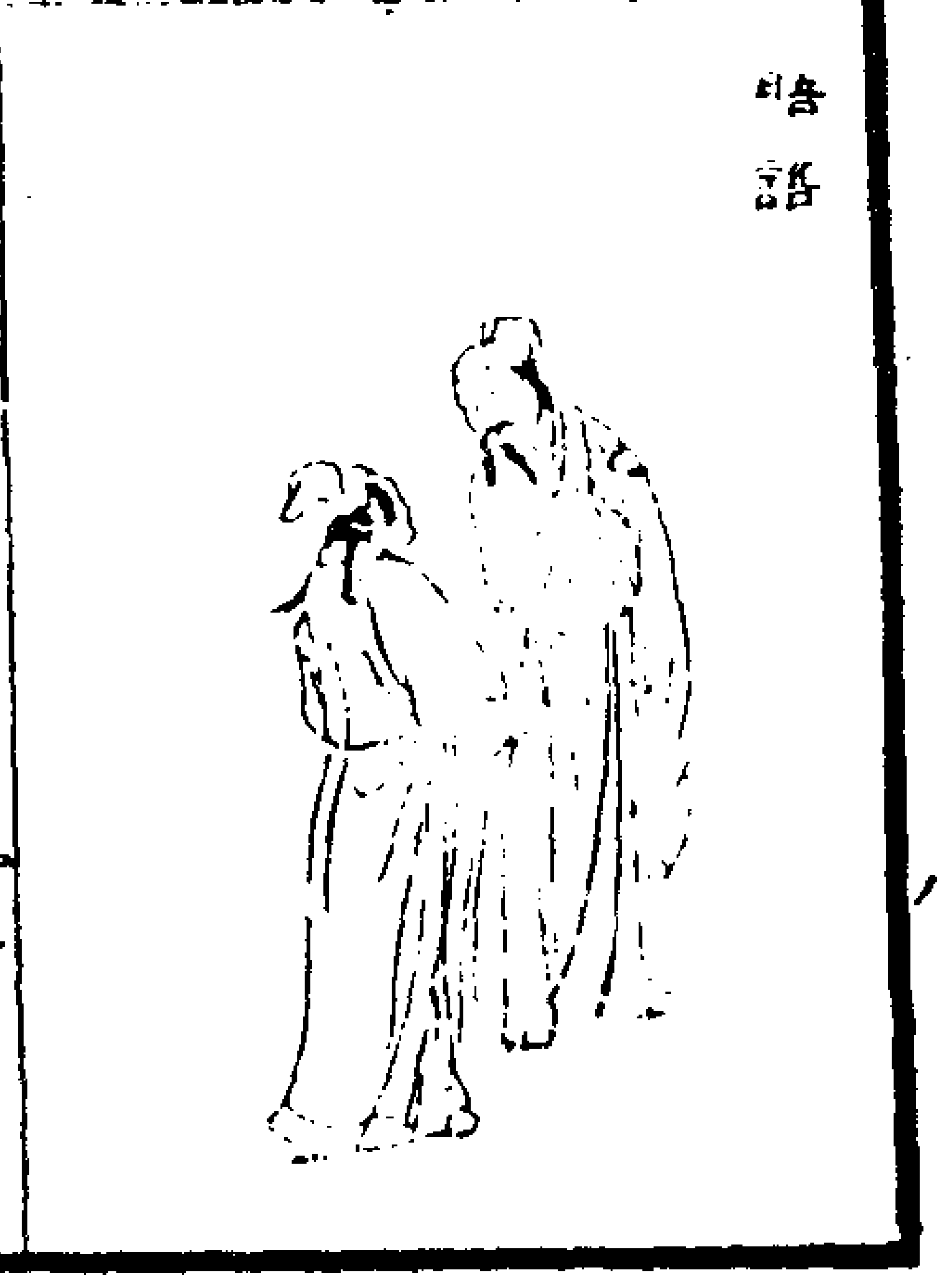

攜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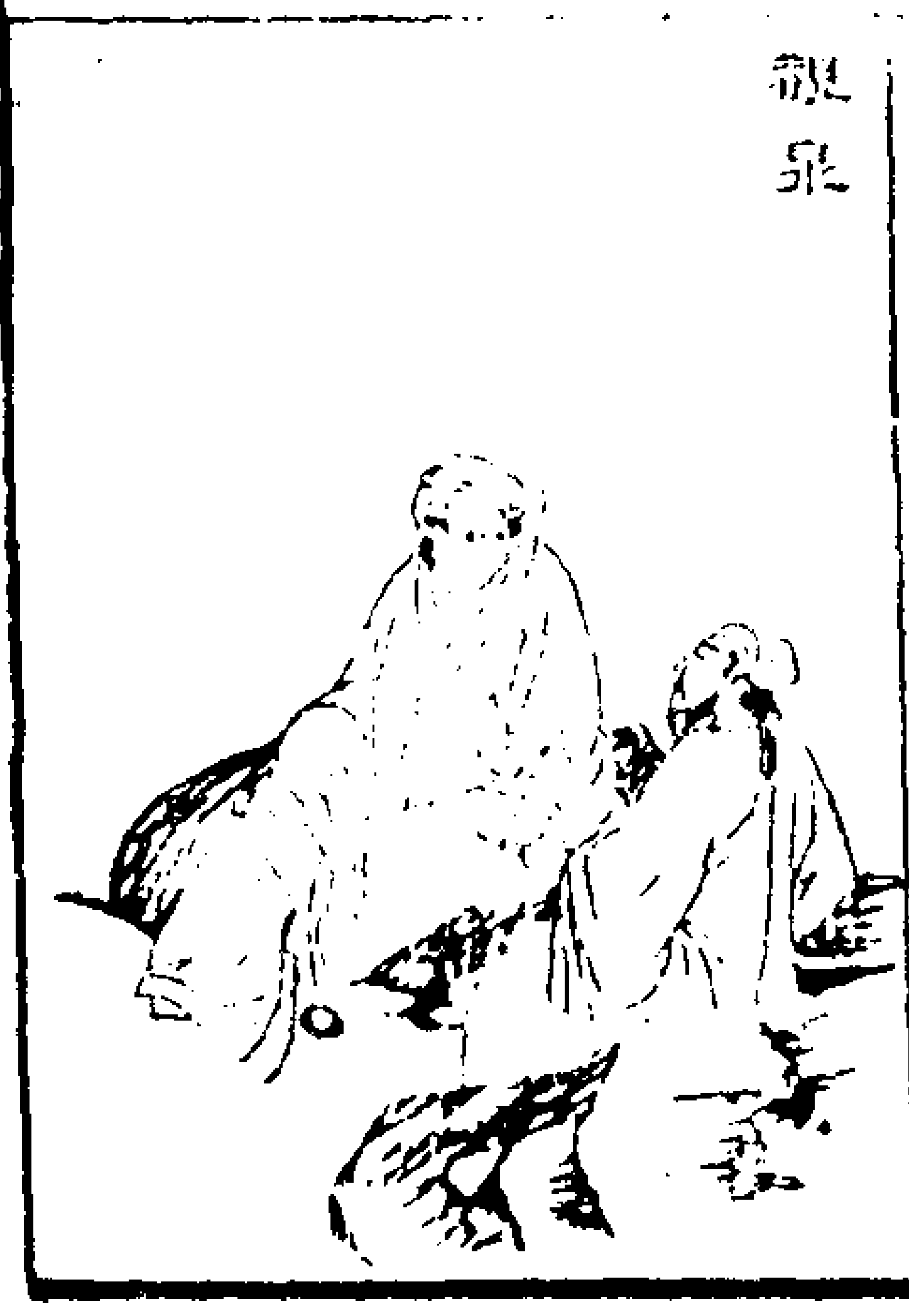

題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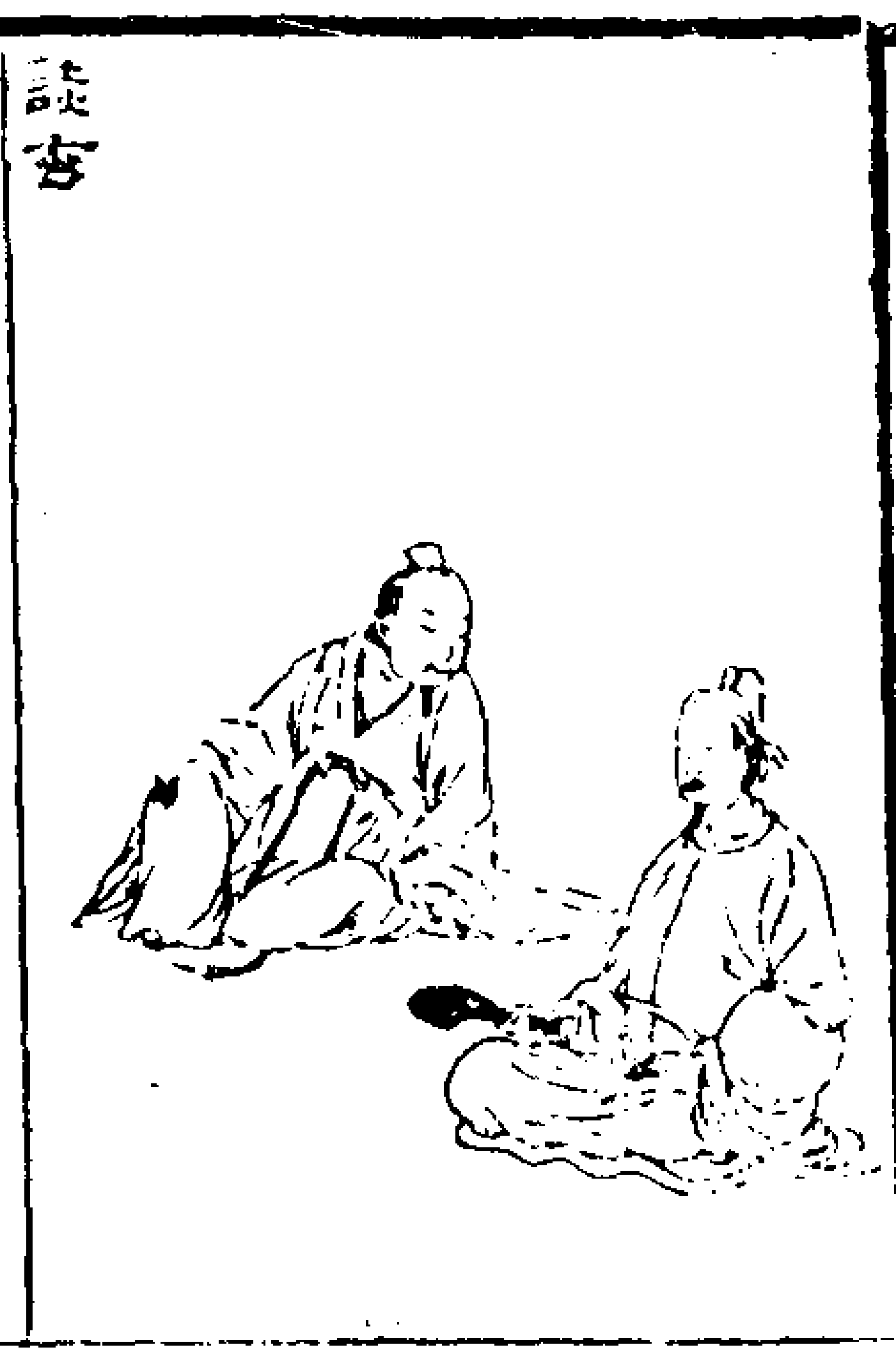

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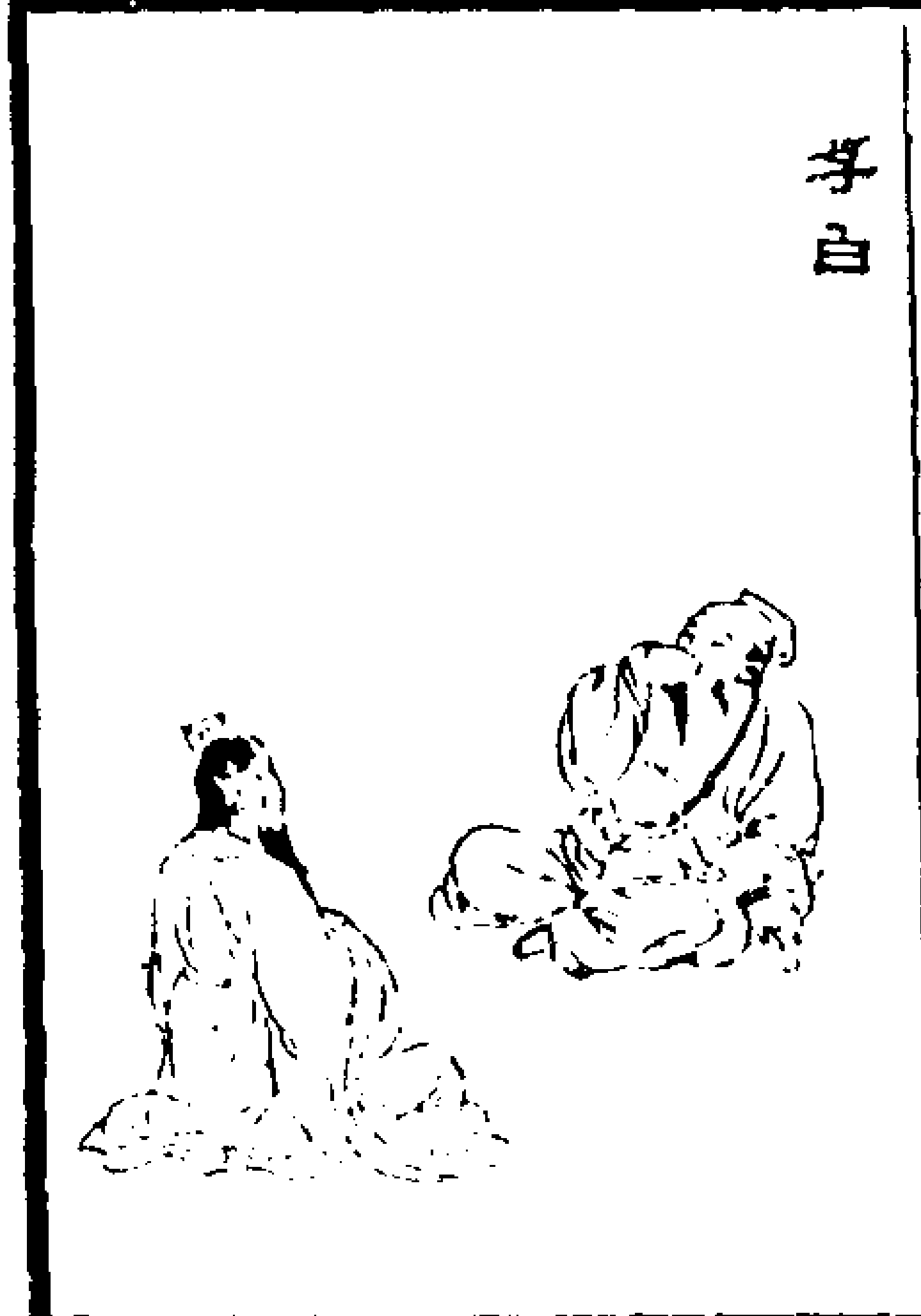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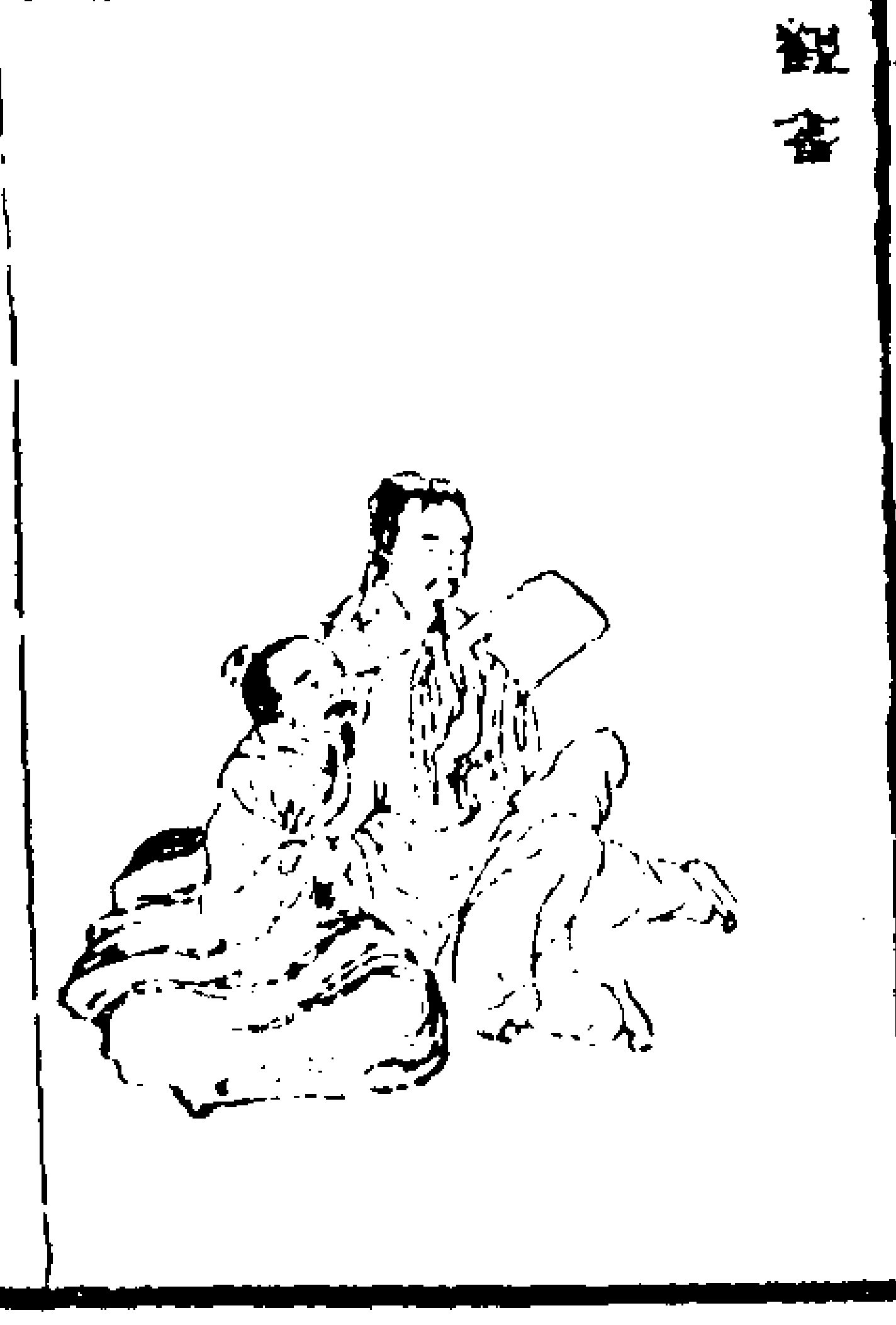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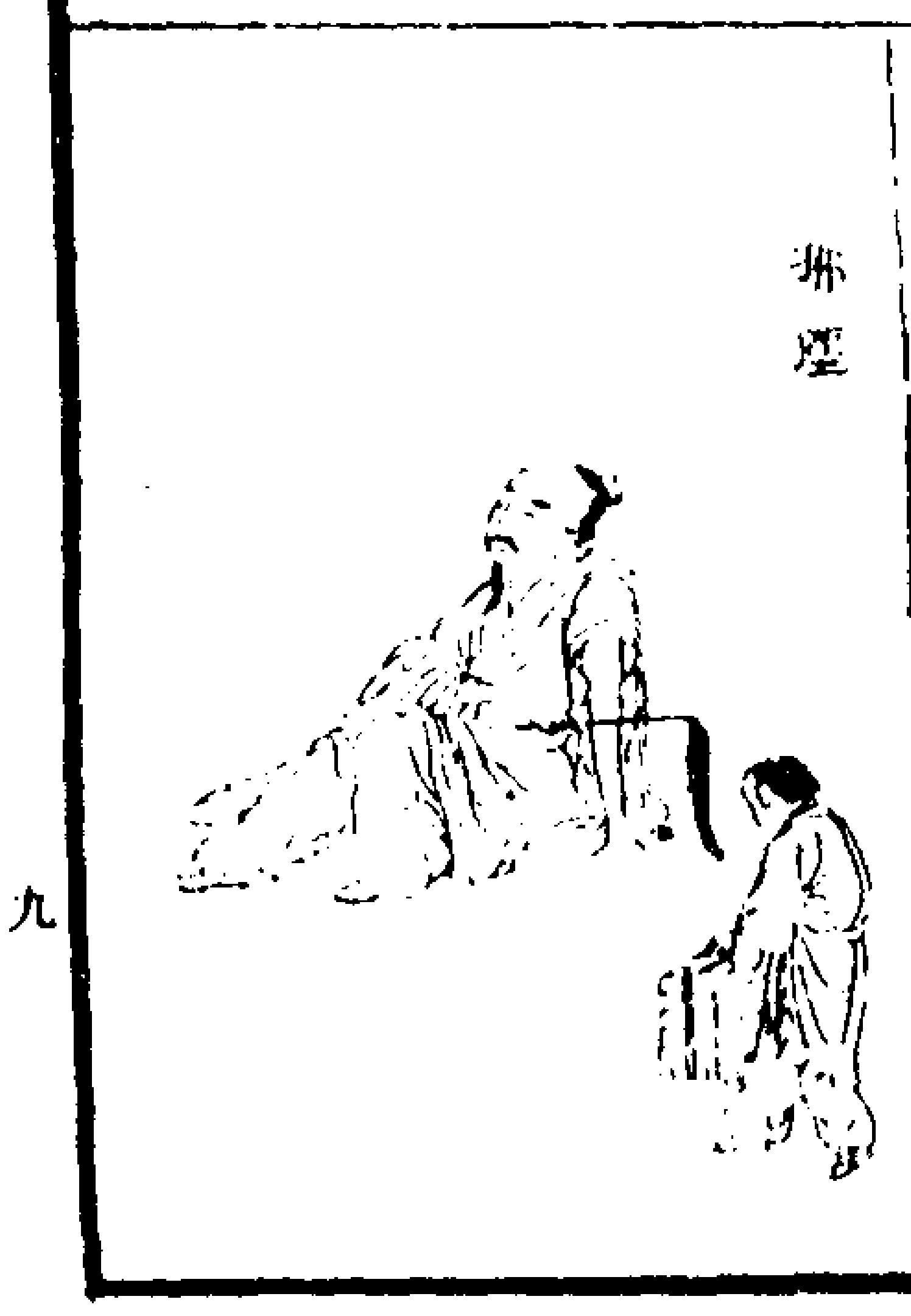

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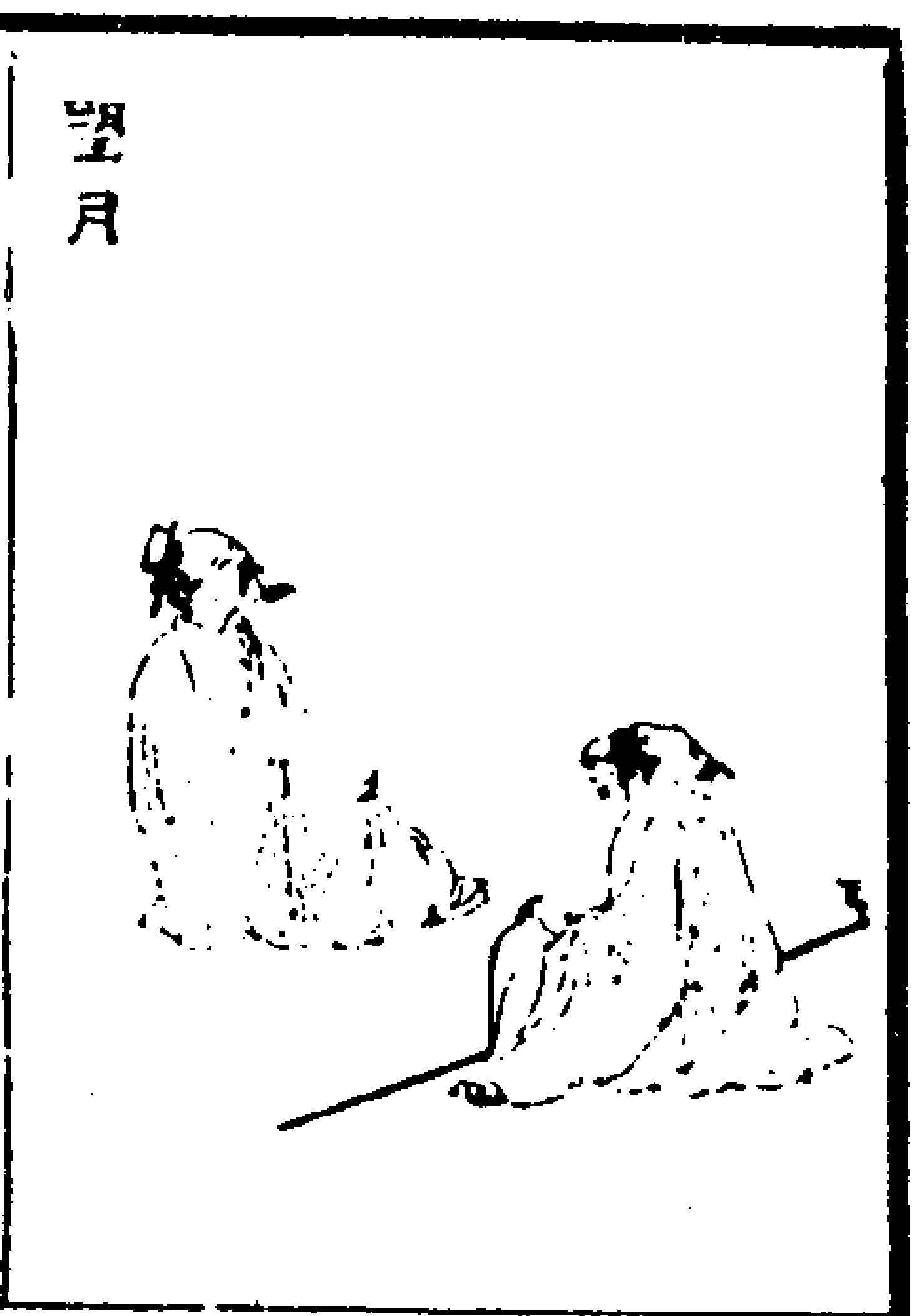

觀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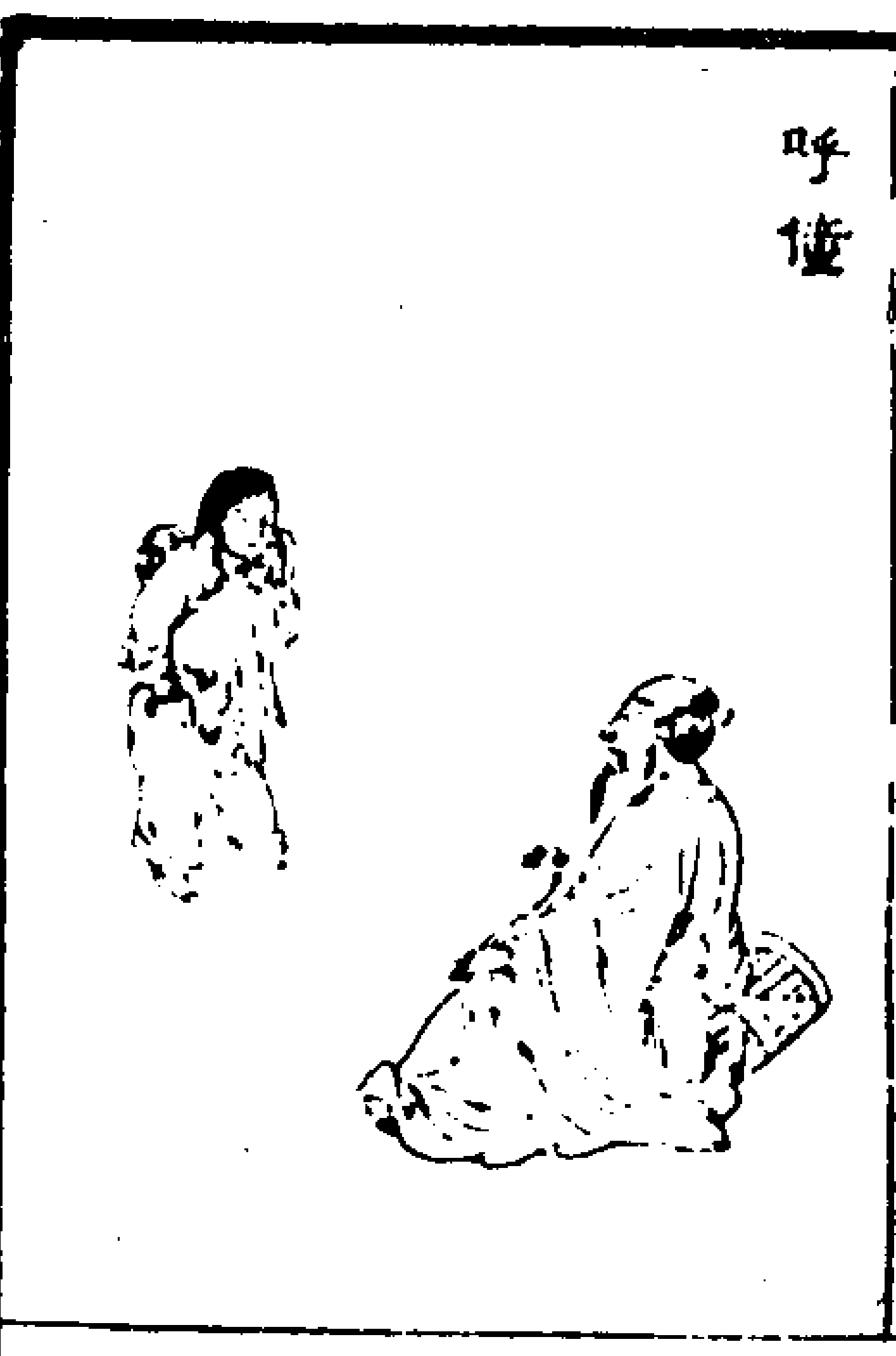

談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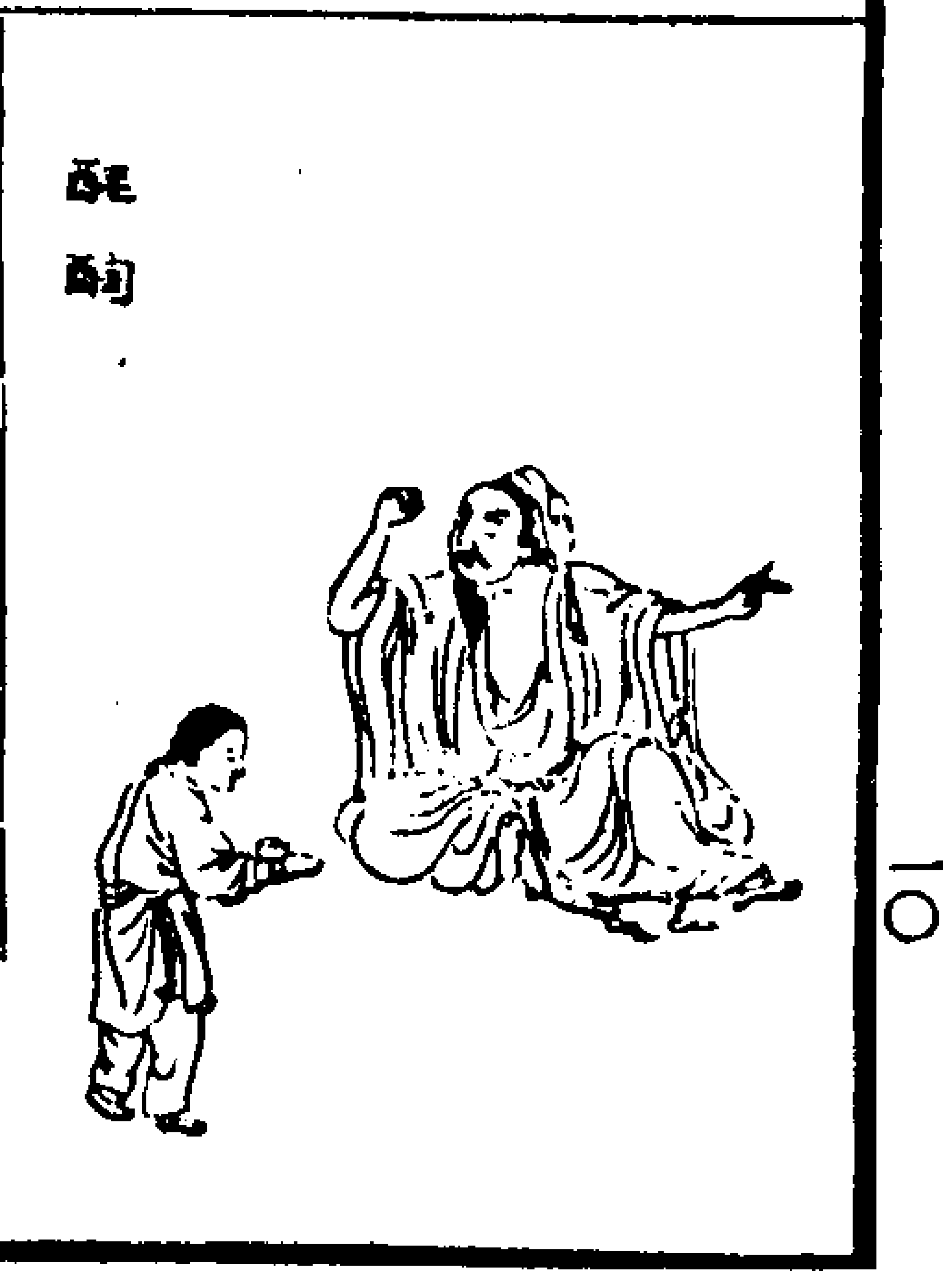

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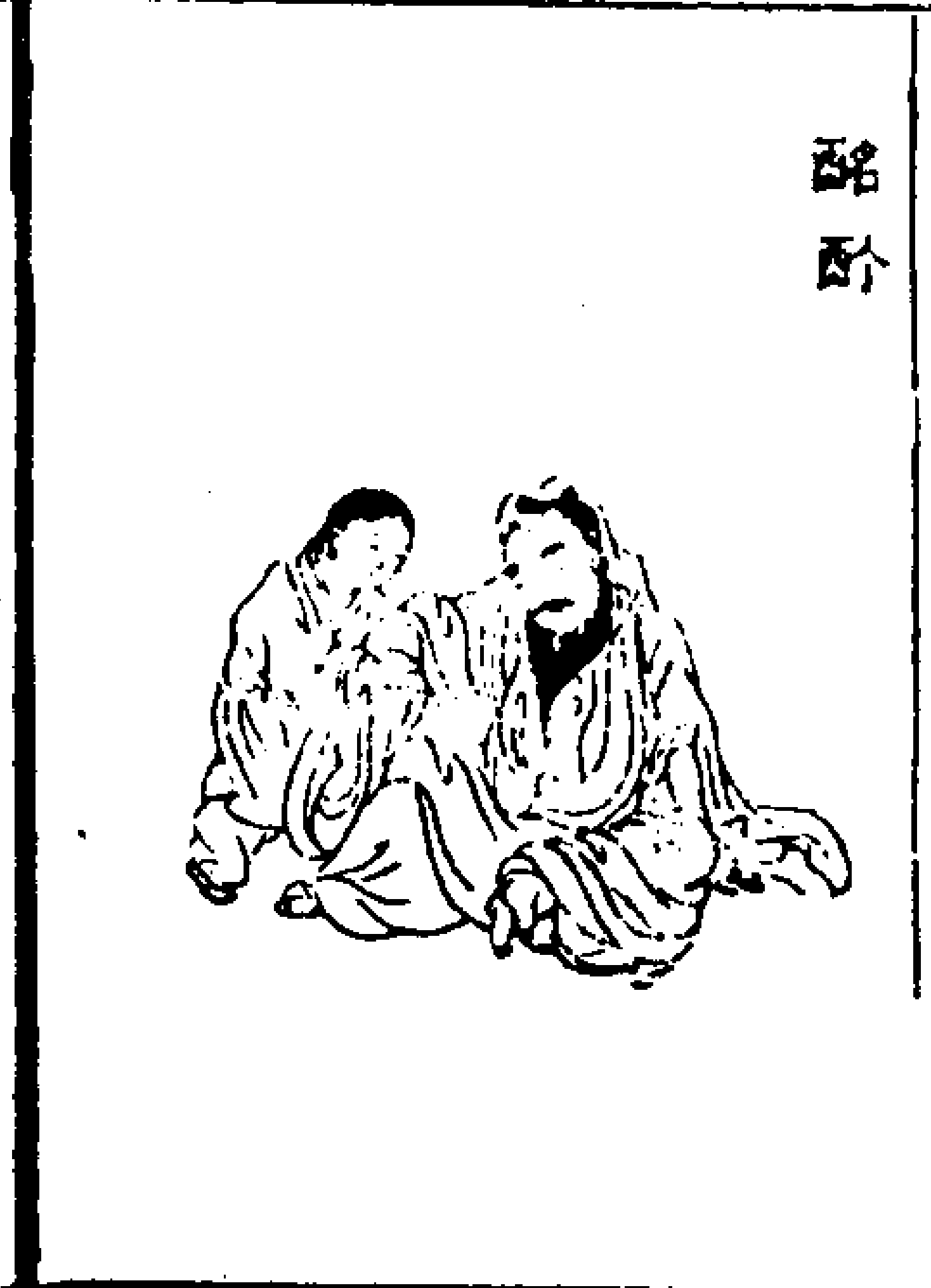

觀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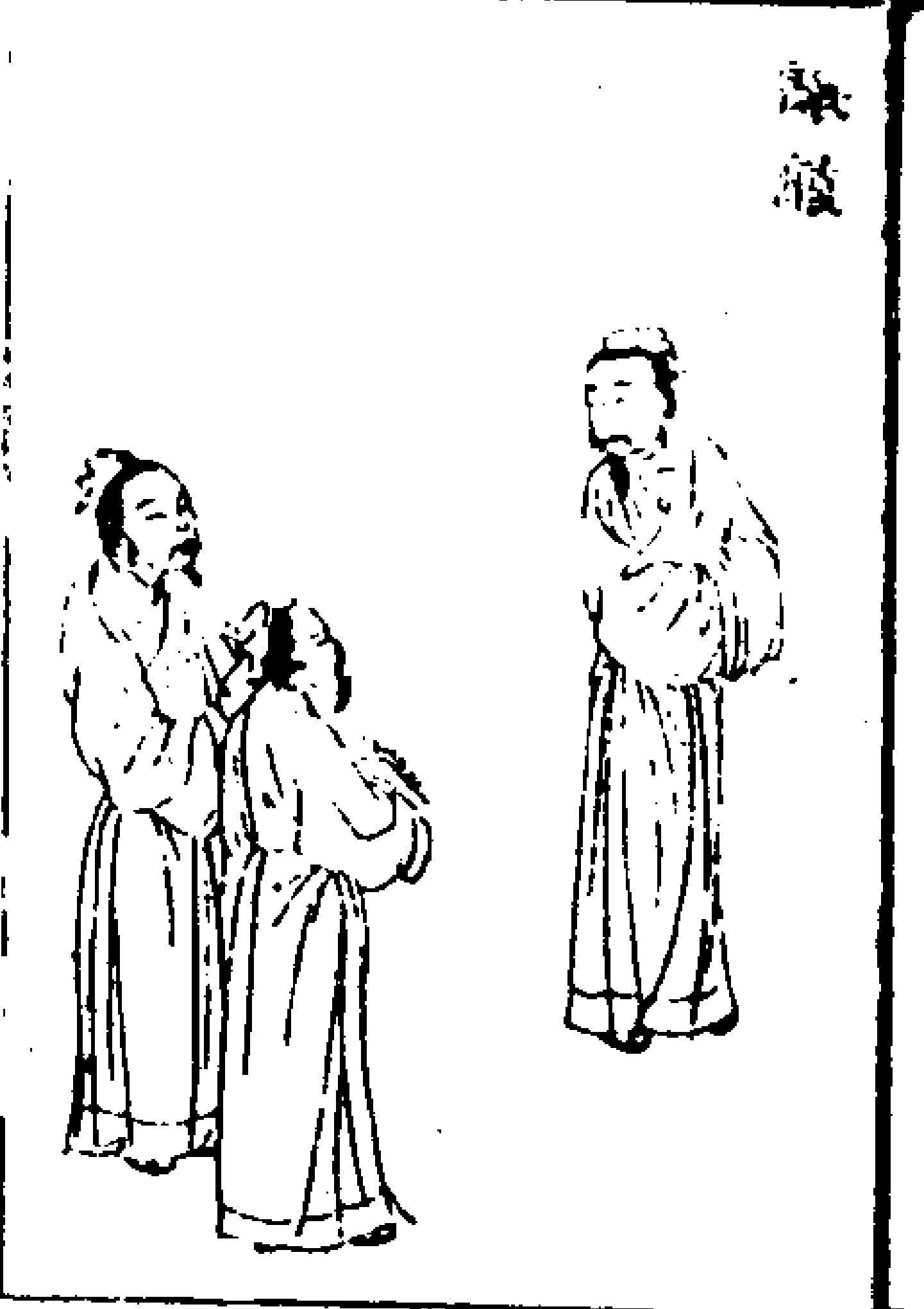

拂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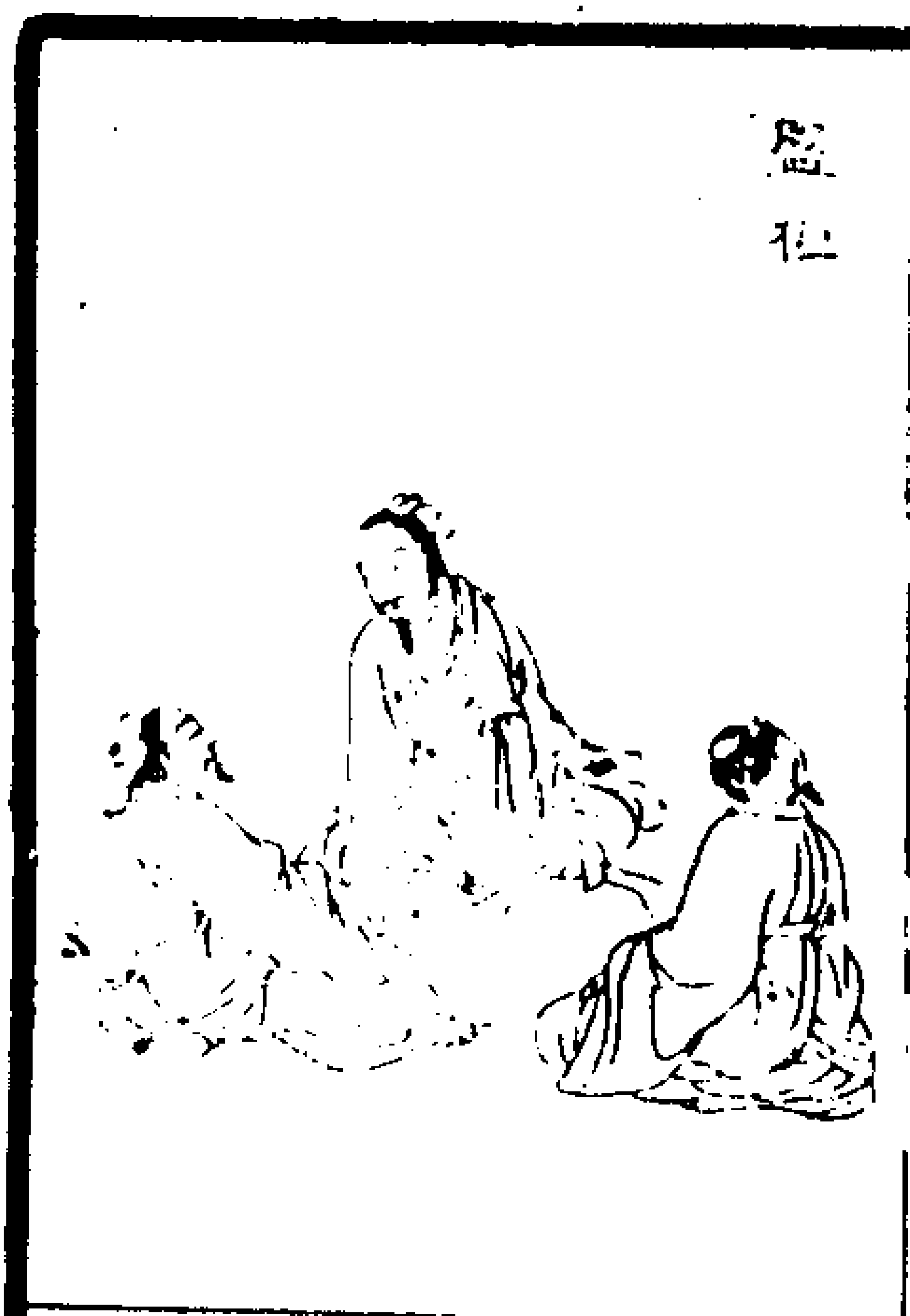

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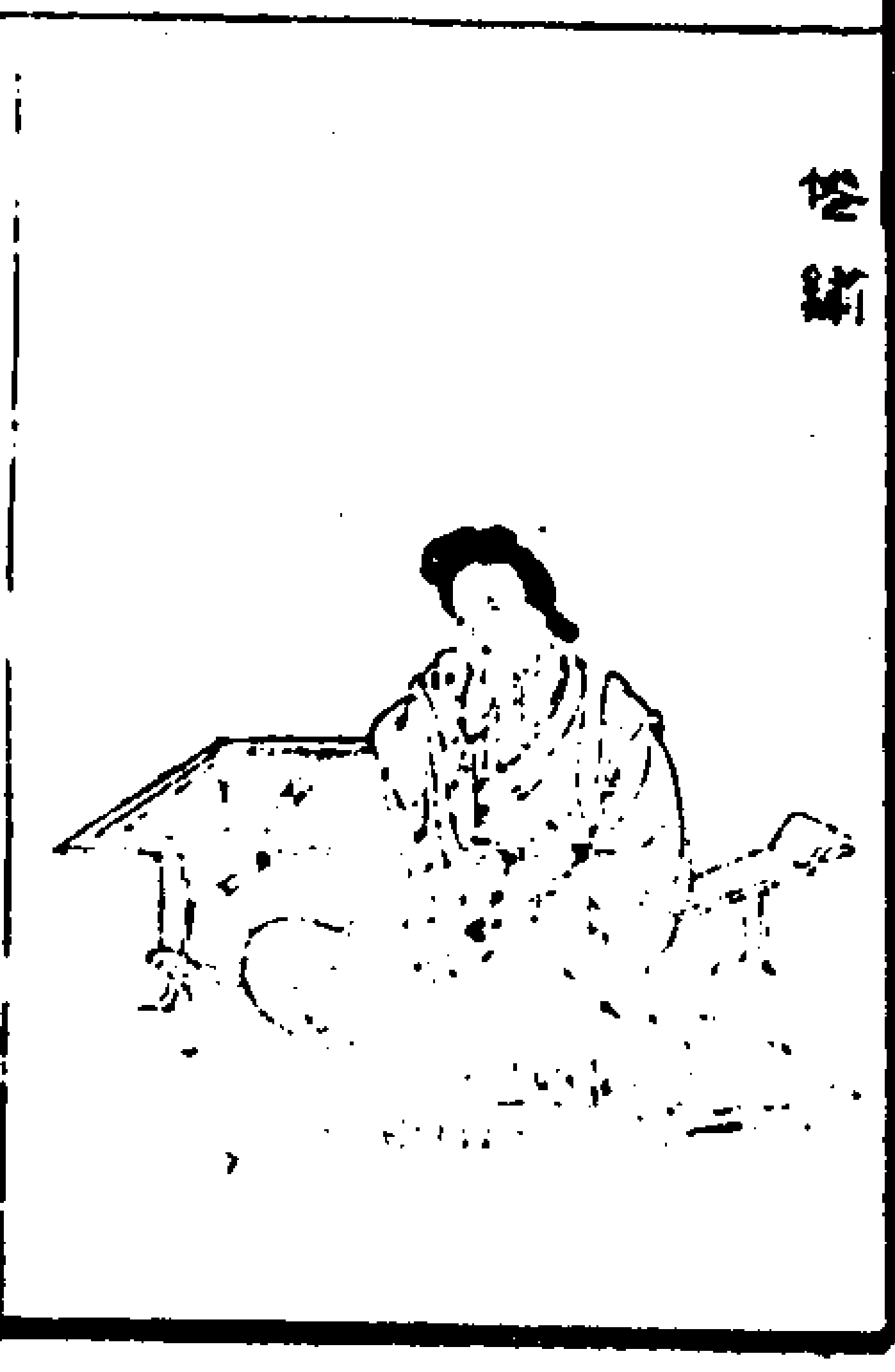

呼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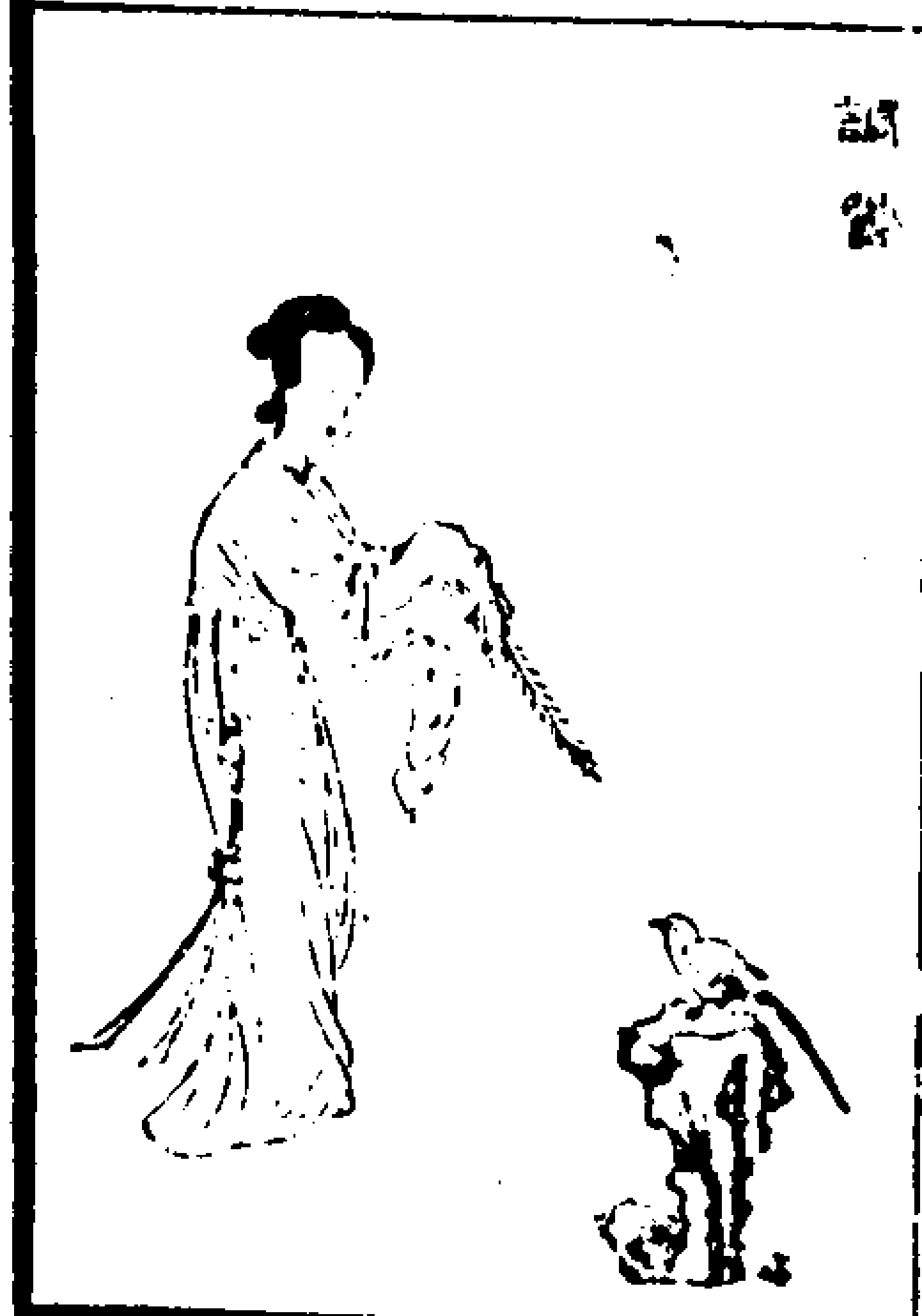

酕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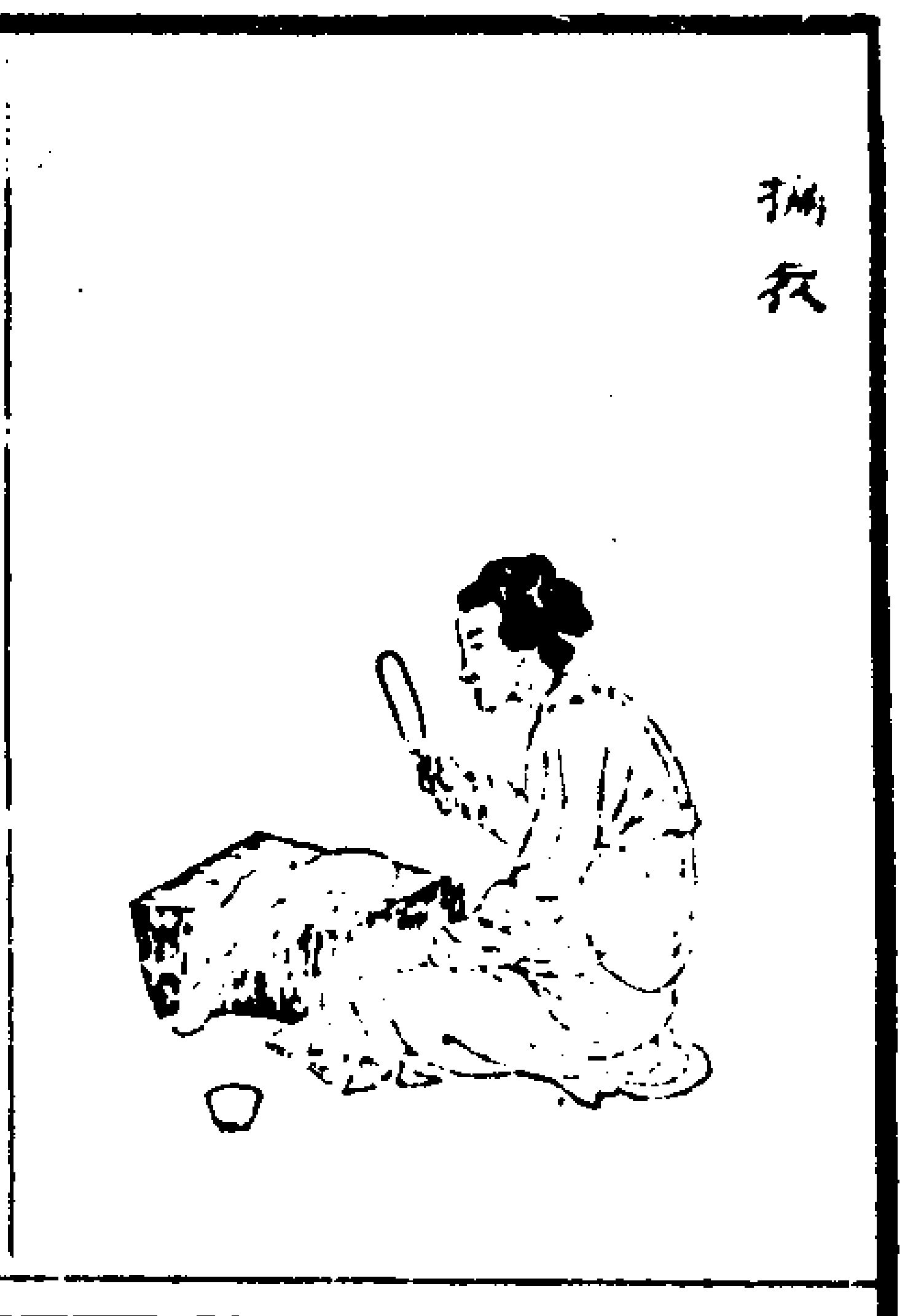

酩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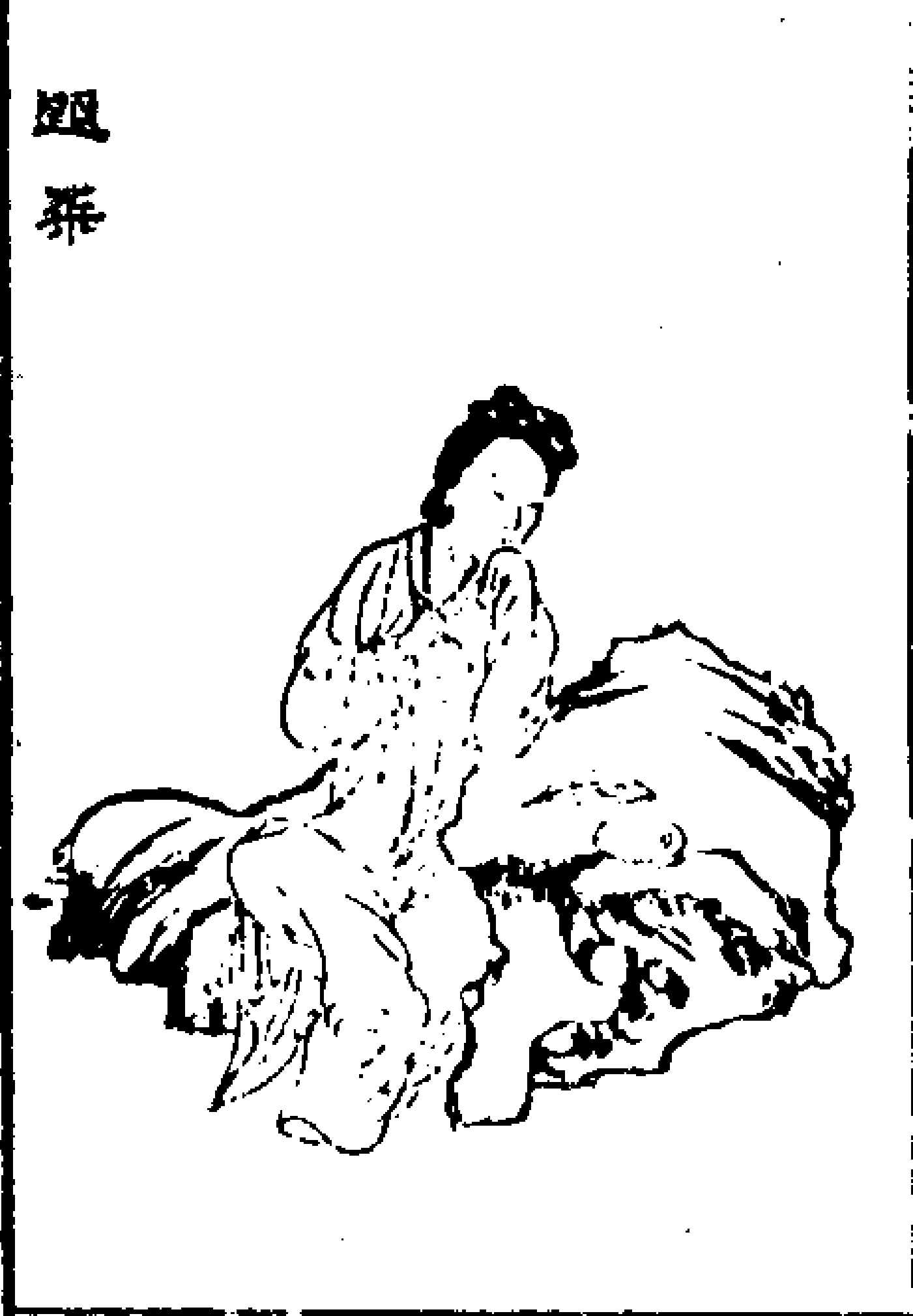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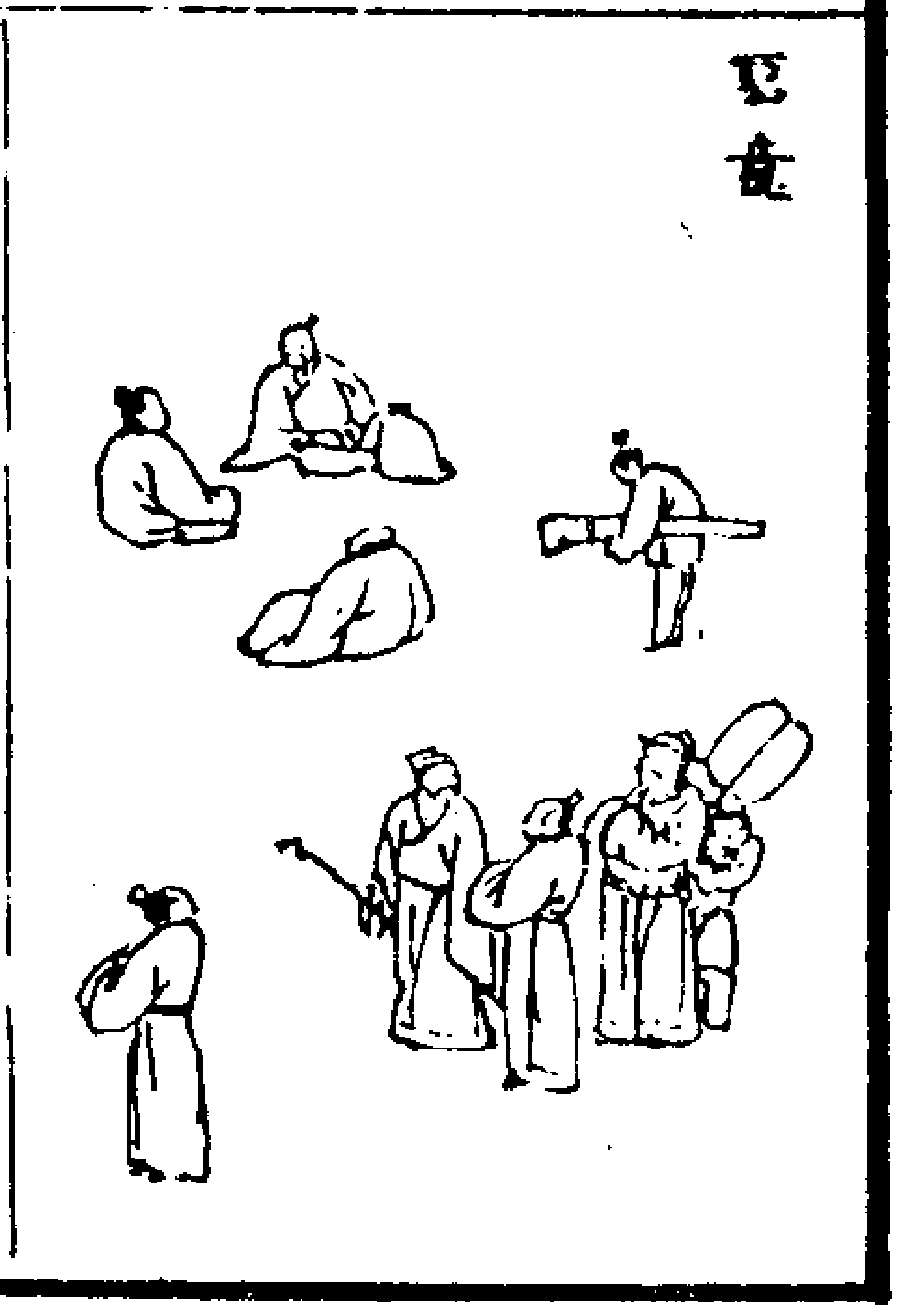

臨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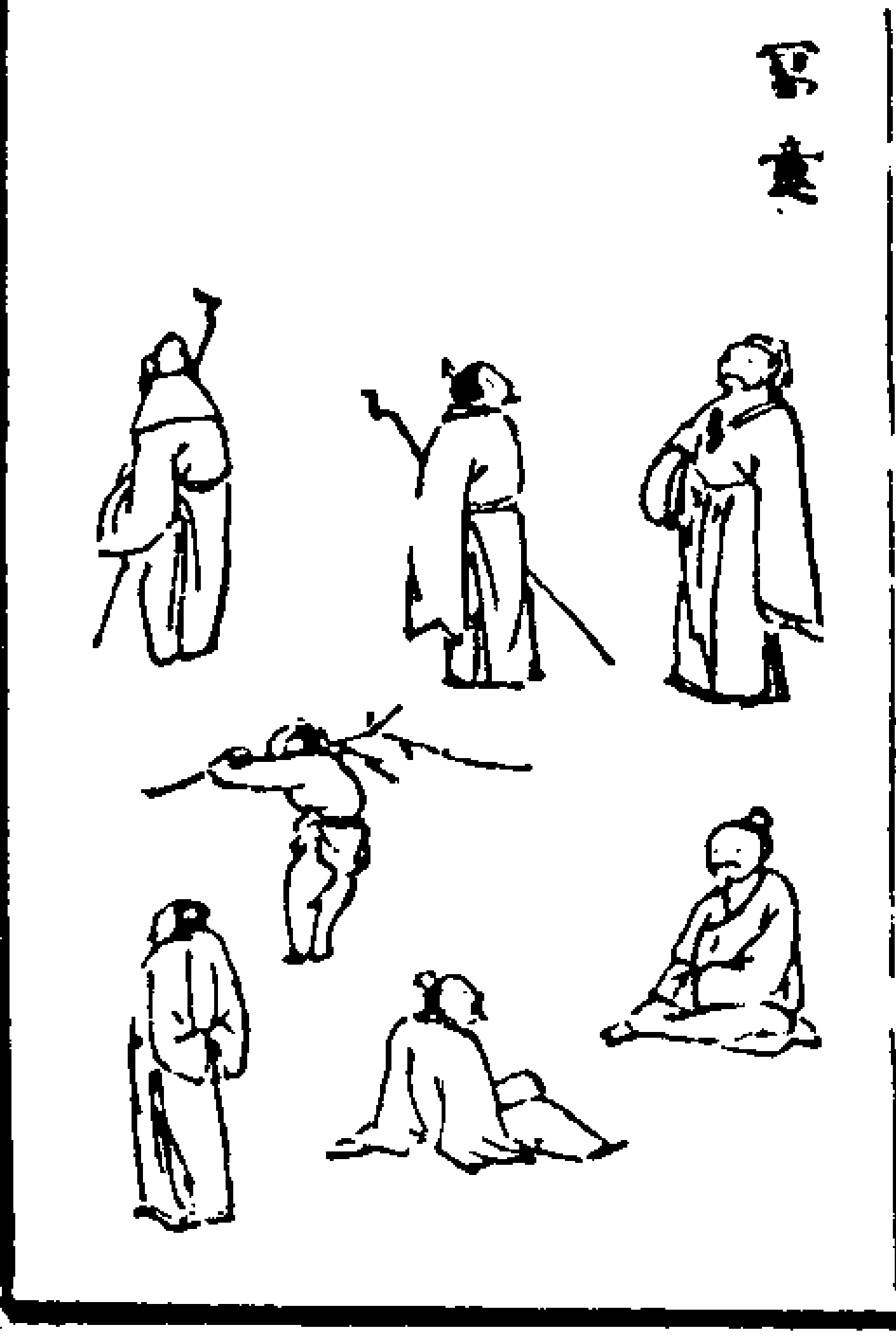

倦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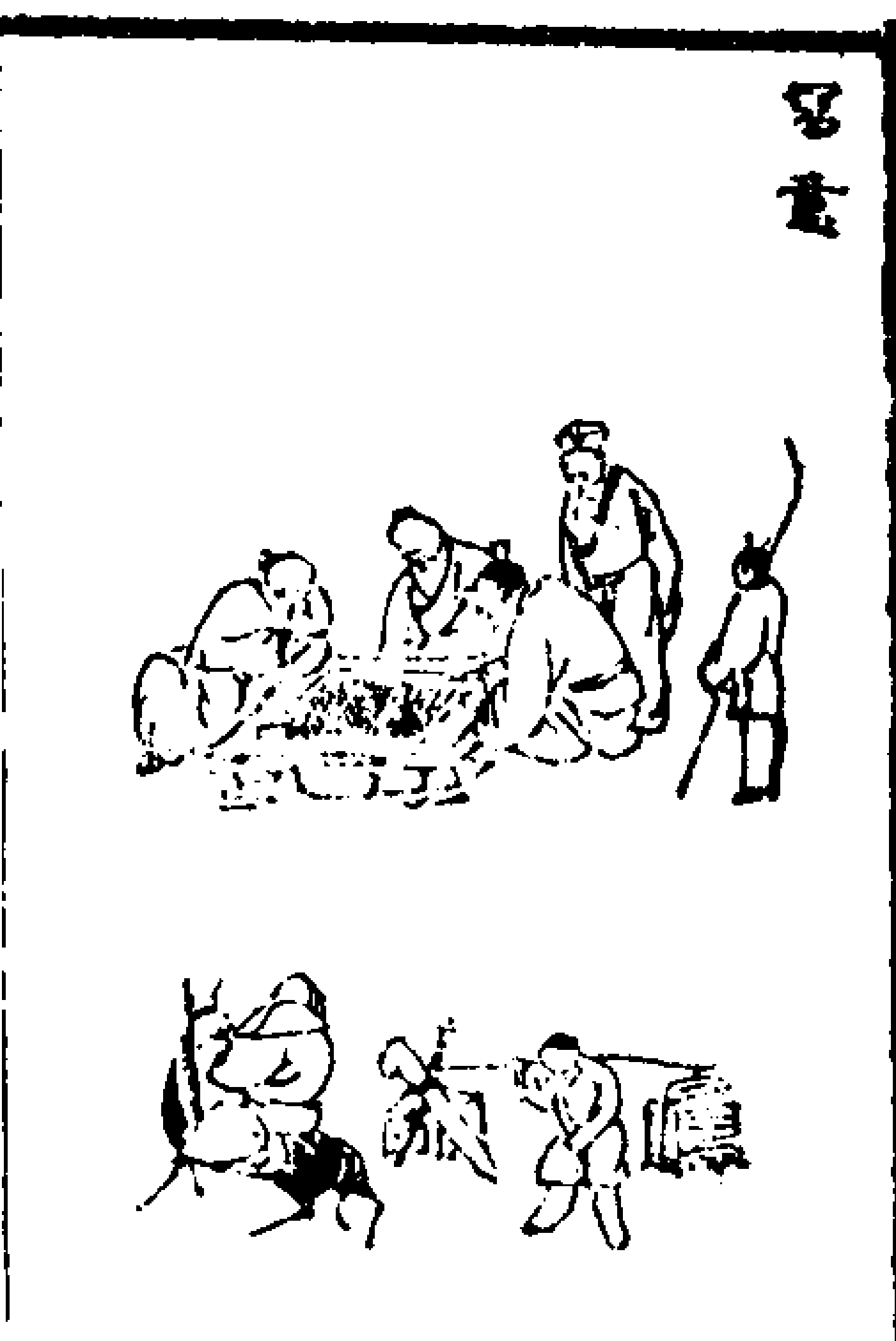

調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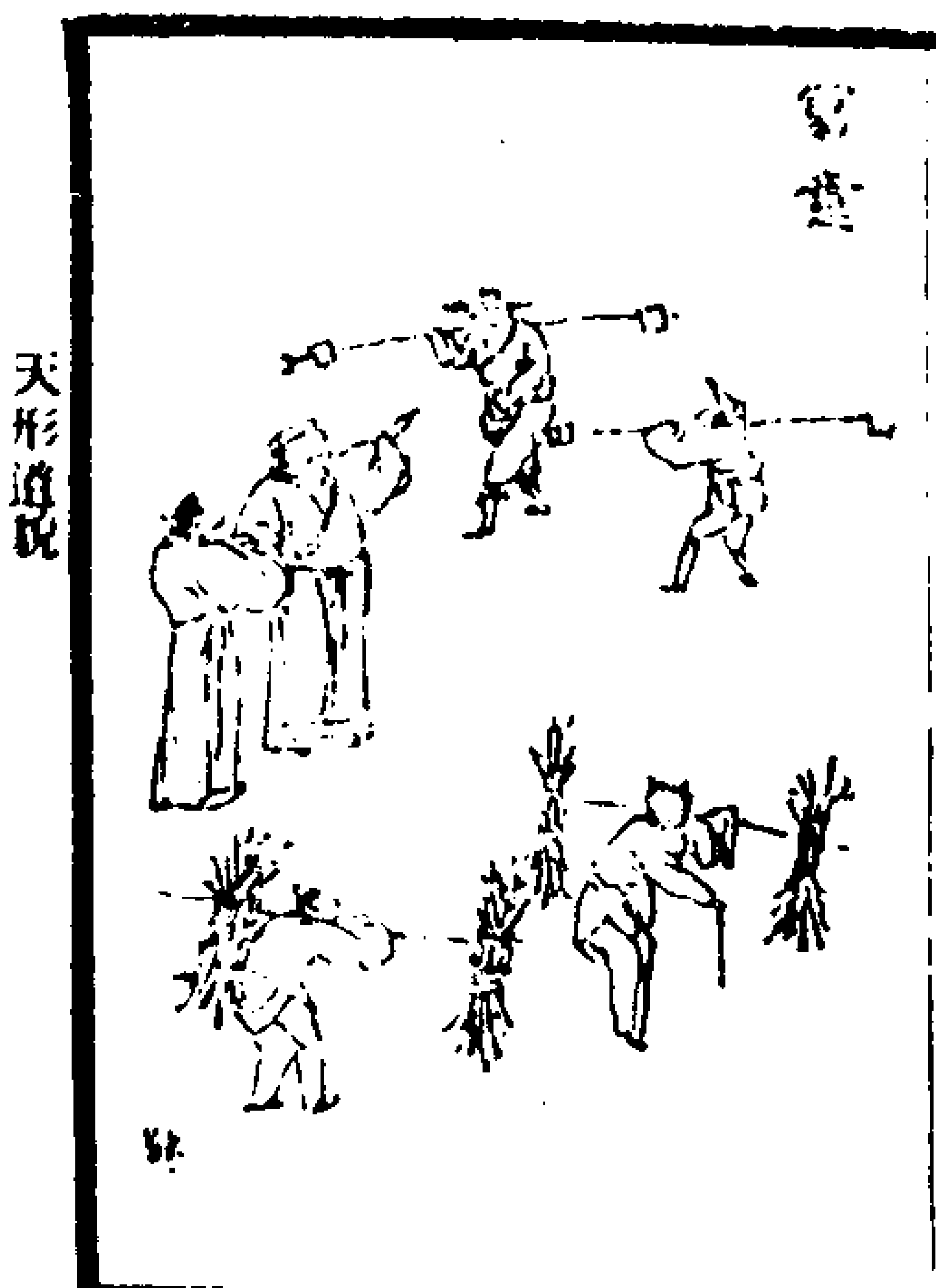

搗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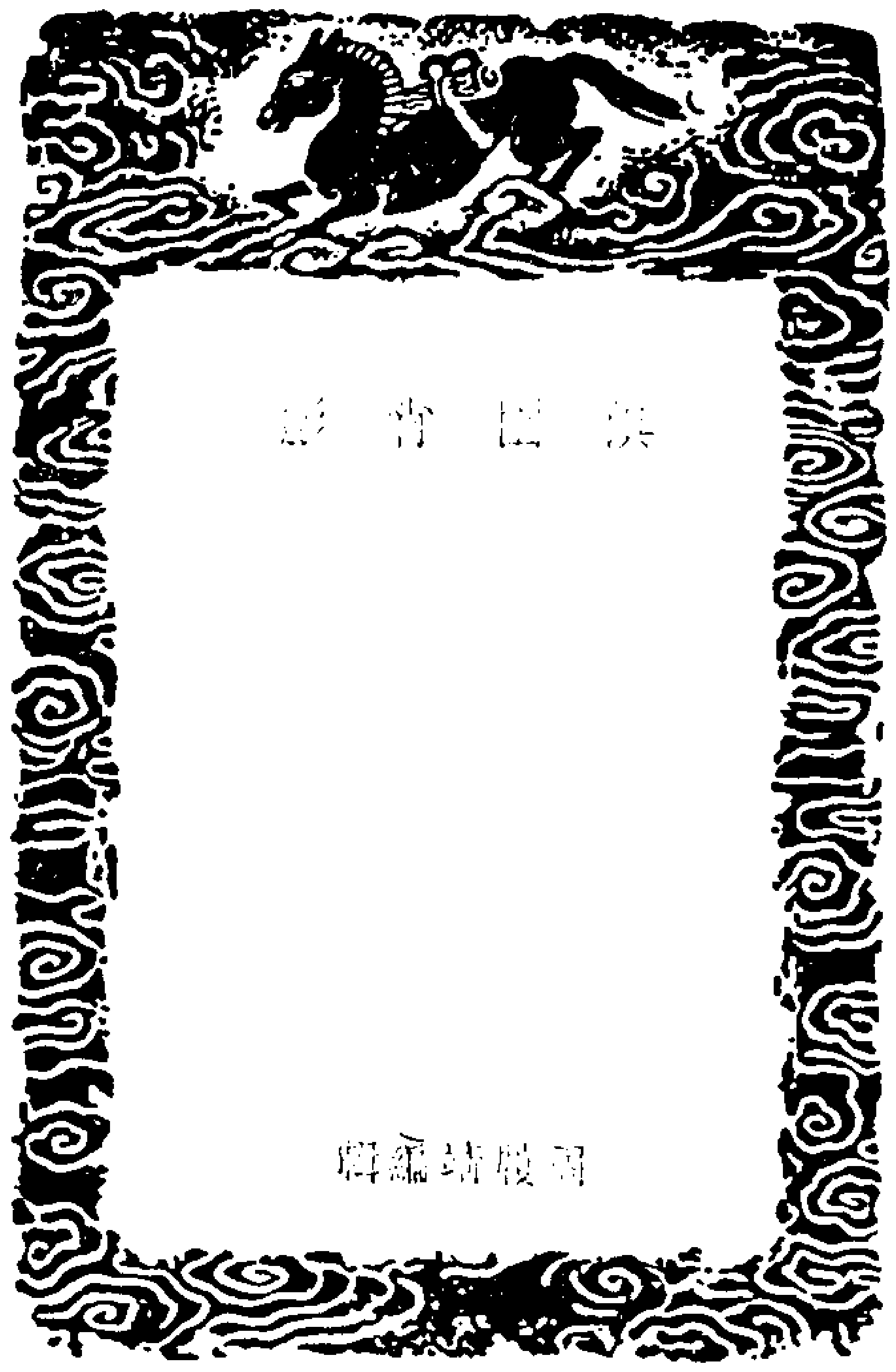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寫意


寫意


寫意


寫意



洪園肖影

劉殿靖編輯

洪園肖影上卷目録

寫竹法　畫竹譜
竹態譜　墨竹賦
墨竹譜

下卷目録

寫竹口訣　寫竹竿口訣
安枝口訣　寫竹訣
下手訣　竹忌二十八病
寫雪竹口訣　寫勾勒竹法
重節法　一字法
連珠老根法　舊行邊法
新行邊法　湾節不湾竿法
榦梢法　鐵線榦法
古篆大榦法　小榦法
禿梢法　玉柱篆法
陽用法　大榦法
虎鬚法　陰用法
小榦法　兩年枝法
一年枝法　傍風枝法
順風枝法　細分雀爪法
俯雀爪法　仰雀爪法
晴枝雀爪法　夊雨枝法
枯枝法　笋法
解籜法　新全開法
巧葉法　古拙法
鶯爪法　烏鴉法
单鳳法　正飛燕法
落鴈法　升燕法
獨雀升堂法　个字法
分字法　个字破法
尖尖法　重分字法
平尖法　单尖法
重人晴枝法　露頂法
頂風法　風葉法
晴竹結頂法　墮燕法
偏飛燕法　四魚兢旦法
結頂大葉法　嫩疊法
老雨釵法　迎風法
雨竹分字法　小段法
大段法　雨垂重人法
順風枝法　烏鴉出林法
風枝一川法　榦挺然法
雨枝頂法　疎處疎法
墮處墮法　枝補過法
夊雨枝法

画竹所忌

杖鼓　邊廧　釘頭
个字　小字　鼓架
對節　裌籬　桃葉
柳葉　人手　孤生
井字　並立　蜻蜓
蘆葉　鬭眼

洪園肖影目録終

淇園肖影卷之上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荆山書林梓

寫竹法

李息齋

予性嗜竹自昔見人畫竹必留意諦觀初以可喜漸見不類捨而弗顧多至數十輩大同小異俱無足取後見澹游先生所畫迥與若輩不同遂學焉既而討尋其源知澹游學於迺先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自是始知湖州之名然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扵同舍喬仲山處見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澹游差不及也復欲學之無從可得或云澹游不可爲法昔黃華老人雖云學文湖州每遇夜取竹枝以燈照影摸畫取眞所以遠邁倫輩澹游止學乃先筆跡不復取法扵眞所以粗得其意不及遠甚予大以爲然又意東坡山谷洎宋金兩朝名公議論稱讃湖州之作與造物比予愈欲求訪每恨不得見至元乙酉予客餘杭始見文湖州十數本皆無甚佳處予意乃疑東坡山谷黨於親故文字語言假借太甚後來諸公亦不審是非隨唱而和私謂墨竹以來黃華當稱第一澹游次之遂爲定見錢塘王子慶與予友善素稱博識一日來語及此事子慶云前輩議論豈有過差但恐君未見湖州真蹟耳予曰近扵某處見之凡十數本大書歲月扵其上豈皆僞耶子慶曰皆僞也予始茫然若失意謂子慶立論偏枯怫然作色反詰子慶曰若嘗見黃華所作者乎子慶曰

黃華之作固未嘗見湖州之作君亦未之見也何以定其是非適府吏家有一本明日借來示君自當知其品第也遂去明日果來一幅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背欵側低昂各有態度曲盡生意森然若坐扵淇澳始知前輩議論未肯輕易假借黃華實宗之或人照影之說未足深信且服子慶之博識眞知也囬首知非深自悔艾因托子慶多方營求終不可得遂以油帋臨摸彷彿携歸維楊明年四月復來餘杭有持此來求售者予以二十五千得之大慰渴想繼獲三本遂成冨有乃盡棄舊學專意扵此日積月漸頗得畦畛自是求予畫者甚多獨鮮于伯機父謂以墨爲竹清則清矣不若綠色之旣清且眞也乃强予用青綠色依墨竹法寫出雖粗有可觀然終非畫法是後復留意扵畫竹世之畫竹者蓋皆俗工未有可取法者尚求古之人得王摩詰開元石刻累經摸勒頗失眞本復得蕭協律筍竹一圖絹素縻濇筆跡昏暗不甚了然方對本臨倣有故人劉伯常來謂予曰吾有李頗叢竹圖藏之久矣聞君酷愛故來相贈茲二圖皆宜和故物李頗事南唐專門畫竹者也當時無與比倫後世雖有作者未之及也自是又得畫竹法迨今歲月愈深嗜好愈篤年來行役萬有餘里東上會稽南出交趾閩浙江廣遍歷山川每到竹所扵物無見非竹無察必諦觀詳審根榦枝葉節莖筍籜形狀圖徑高低大小老嫩榮枯生植出處品類寔繁殆非一致

蓋自唐右丞王摩詰協律郎蕭悅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荃父子崔白及弟慤吳元瑜以竹名世者纔此數人然右丞之跡在世無有協律之筆又且縻潰夢休踈放流而不返自是方外黃氏父子神而不似崔白兄弟吳元瑜輩似而不神惟李頗之作形神兼足法度皆備可謂懸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墨竹始於唐然不知其所師承舊說李夫人因摸竹影扵窓間紙上時頗有倣倣之者（劉道淳畫評云寫墨竹扵古無傳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爲之舊說五代郭崇韜李夫人西蜀名家嘗月夜獨坐南軒摸竹影扵囪間紙上是後人間往往有效之者廣畫集謂孫位惟龍水偏長人物多矣節公松石墨竹長又載成都大慈寺灌頂院有張立畫墨竹壁一堵且孫位張立皆晚唐人蜀中有墨竹以是可知非沙門元靄輩始爲之唱亦非始扵李夫人明矣山谷墨竹序云墨竹起扵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連筆作叢不加丹青予意墨竹之師起扵此山谷之序出扵臆說雖無考據扵理爲近故取以爲質焉）迨至扵宋作者漸多湖州最後出扵皦日升天爝火俱息若坡公父子豪雄俊偉猶且拳拳服膺終身北面況後之人欲游心扵翰墨之海者可不取法扵茲乎故予畫竹師湖州可謂刻鵠類鶩矣予且幸值明時文物興盛生長都城薄居仕宦每蒙士大夫與進交游頗多用心最篤然猶求購數年方得見黃華又十年方得見湖州又三

年方得見蕭悅李頗得之如此其難且遲也況其他者乎尚賴國家威靈乘馹萬里深入竹鄉又得辨別異同區分種類苦心焦思考較比儔嗒焉忘予與竹俱化而後始識古人用意妙處欲精一藝不亦難乎抑揚雄謂雕蟲篆刻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區區繪事之末得不貽笑於大方之家哉然予天性好之樂之不知成癖尚恐後之人或與予同病去古漸遠不得其傳故取李頗文湖州二家規式畫予平昔所見品類凡出處異同詳注其側仍將命意位置落墨忌避等事列於其前使擅業專門者一覽而了無遺恨焉

畫竹譜

昔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胷中成竹自何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馳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緣非上智何有良能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怠真積力久至於無學自信胷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類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至於規模所不拘之地若遽放佚則恐不復可入於規模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成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然粘幀礬絹本非畫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附於此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蠶頭蠶頭下正根謂之箣又名笏傍引者謂之邉或謂之鞭節間乳贅而生者謂之須旁根生者謂之行邊邊根出筍謂之傷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蟬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鑽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挺然者名筍筍初出土者謂之箭又名篻又名篾（下巧反）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牙漸長名笛又名箈（徒敗反又音臺）又名子又名笣又名筃過母名篧（音官）別稱曰籜龍曰錦綳兒曰玉版師部葉謂之笣籜又名箈解籜謂之篛半筍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篧方爲成竹竹篠爲之竿竿中之水結而爲膏曰黃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筤（武盡反）刮下青皮謂之茹火燒謂之筊火燒出汗謂之瀝竹之節曰箹（乙孝反）竹列謂之笐竹葉謂之箬（丑涉反）竹葉下垂曰筶箬竹枝謂之天箒竹花謂之箮（虛元反）又名華草又名箙（音福）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篵（乙公反）竹枯換根謂之箹竹枚謂之箇積竹曰攢批條曰笓編而爲瓦曰篗殺青而尺截曰簡聯簡曰策熨而爲版曰牒（音業）竹貌謂之篛（上聲）竹聲謂之劉（去聲）竹色謂之蒼筤竹態謂之嬋娟竹深謂之篸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篬弱曰筩（上聲）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晦一一様態如風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敘根幹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老枯瘁風雨疾乍各有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抑亦可見其梗槩用資初學不爲達者設也

墨竹賦

字滋於文畫生於卦點染者著之爲書紆曲者繪之爲畫畫乃匠也調鉛朱而甚俗寫爲士也惟水墨之無鋳重竹石之堅貞美山水之幽詫故可寄傲於文墨之餘適懷於進修之暇當其輕風晴霽煦日溫明啓閒窓而拂淨几却小酌而罷清吟滌墨硯而至潔爇香霧以微芬然後邀陳玄對此君命楮生勞穎者洒玄液之淋漓傳清節之歆亞一揮而且蛇且龍再寫而任烏任馬千畝盡奪於胷中一色不移于墨下橫戈交戟捷下手之雷霆戛玉篩金想凝眸之風月得假於不真之真得真于假中之假莫不意在

筆前象居心後手平體正目到景分度三年之老嫩識四時之枯榮枯者蟠根曲節反老而愈壯榮者大葉敷陰反嫩而愈深節無甘蔗之壅腫枝無棕帚之崢嶸葉離爪而似爪爪離葉而葉真爪葉欲連其粘綴枝葉中分其停勻枝上細而漸促節下暈而帶根且枝分左右笋認兒孫舍籜則葉帶微出傍根則笋迸斜行宿歲老梢而葉必密布當年過母而笋必高擎無徑曰簇有徑曰林四偃無梢娜娜則橫枝且曳下畔無葉行行則脩竹稀疎雖大風兮只可偃枝雖大雨兮只可墮葉輕風微裊梢而戰着重露似聚葉而偃側煙梢則葉濃而竪起月影則枝疎而淡薄可絕去脂粉之態何在乎丹青之貌如此可見虛心而守直素節而不弱嫩者欲固則根深而不拔老者直節則查剛而任折既根本而有自將爪葉而重說其葉則尖者柳而長者蘆其枝則嫩者草而剛者鐵不剛不柔則爪得其中不短不長則葉得其決爪欲似乎雀爪葉欲似乎鰯舌精彩識墨淺而墨淡神氣則毫徤而紙滑似畫而不俗於畫巧寫而欲捷於寫疾風雨之回環響羨象之未絕無含毫而駐思實用筆之有法其去也如印印沙其來也如錐畫鐵近榦取筆而跳踢連梢裊鋒而截過爪雖亂而可接葉雖亂而可托竪葉則合掌而成形側葉則反掌而提筆左葉去而爲之抹右葉來而爲之擷梢几半尖而爲之正橫提轉毫而爲之側拖尖而取其卷心豕尖而取其平直枝壓葉而彼之向葉壓枝而彼之式如此見南北東西之向背盡上下中邊之法則單一二三四五之孤合六七八九十之雜重疊則分其欹亞躱閃則不失七八豈可爲鴈翅寗排烏翎多挿類少者梢空而收結數多者竿半而重疊風無一字之鋪雨無八字之抹葉死則卷而不舒葉活則裊而不稍六七八十兮春夏欲要其卷心一三五二兮秋冬欲其有訣法誤有筆病則會而就醫設有筆逸則反而應畫葉失長大者寫枯葉而飛鋒節欲突兀者作病枝而安挿不及則添兮蛆尾托貧則半兮蟹甲葉若栽置節如刻截根必骨立爪必健捷葉有類放枝有死活不可草木柔其爪蘆柳嫩其葉竿如葛榦根如葛節畫大者裊娜而楊枝貌小者叢雜而燕麥尤惡染烟而粉雪可惱莫枯而漏白誇婀娜而濃濁失輕清以森肅汚清人之耳目娛女子之眄矚竹兮竹兮有君子之風墨兮墨兮無小人之俗必須妙奪神氣大有骨格得骨者真得格者法得神者秀得氣者活故欲妙於鋪陳亦欲得乎景絕悟真者無病入格者恠烈按此文公之竹假活而無疵蘇公之竹近真而不活笑李京繁俗而縷鏤許石安神秀而景拔餘者因彼名重而勢重盡倒管毫而虛設更豈堪品之以名格莫能悟我之真訣然雖盈於卷軸甚虛勞於題跋此至文章之餘事亦作事之可法

墨竹譜

墨竹位置一如畫竹法但榦節枝葉四者若不由規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濡墨有深淺下筆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麄細便見榮枯仍要葉葉着枝枝枝着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四向團欒枝葉活動方爲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畧則失之於繁雜根榦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似刀截或身如板束麄俗狼籍不可勝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成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遙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不踰準繩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上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矣然從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穿梢頭節短漸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勻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擁腫偏邪墨色不勻間麄間細間枯間濃及節空勻長勻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頗見世俗用蒲絟槐皮或疊紙濡墨畫竿無問根梢一樣麄細又且板平全無圓意但堪發笑學者切忌不宜傚倣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盖下一節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

是斷離却要有連屬意思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竿圓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墨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連屬無復生意矣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相合處謂之雀爪直枝謂釵之股從外畫入謂之垜疊從裏畫出謂之迸跳下筆須要遒健圓勁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滑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卢白鄭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復爲墨竹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麁忌似桃細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釵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皂絹無異也

五描墨握筆時澄心靜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然後落筆須要圓勁决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凝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準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具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畫矣

淇園肖影卷上終

淇園肖影卷之下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荊山書林梓

寫竹口訣

黄老初傳用勾勒東坡與可始用墨管氏竹影見横窓息齋夏呂皆體一幹篆文節逸隸枝草書葉楷銳傳來筆法何用多四體須當要熟偹絹紙佳墨休稠筆毫純勿開頭未下筆時意在先葉葉枝枝一幅週分字起个字破跡處跡墮處墮中切記莫糊塗跡處須當枝補過風竹勢幹挺然隨處逆葉須偏烏鴉出林去雨竹横眠並兩分晴竹體人字排嫩一叠老兩釵先將小葉枝頭起結頂還須大葉來寫露竹雨彷彿晴不傾而不足結尾露出一稍長穿破个字枝頭曲寫雪竹貼油衹乆雨枝下垂伏染成鉅齒一般形揭去油衹見氷玉一寫法識竹病筆高懸勢要俊心意踈懶切莫爲精神瑰魄俱安靜忌帳鼓忌對節忌挾籬忌淺壓井字蜻蜓人手除瞽眼桃葉弁柳葉下筆初時莫要怯須遲疾心暗訣寫來敗筆積成堆何怕人間不道絕老幹參長梢拂歷氷雪操金玉風晴雨雪月煙雲歲寒高節藏胷腹湘江景淇園趣娥皇詞七賢句萬竿千畝摠相宜墨客騷人遭際遇

寫竹竿口訣

竹幹中長上下短只依彎節不彎竿十竿五幹休並節粗細陰陽乃壯觀

畫竹先畫竿節要中間長根梢漸短五竿三

竿節不可對焦淡墨各一二竿爲陰陽

安枝口訣

安枝分左右不許一邊就枝上安鵲爪風雨各樣做

寫竹口訣

重人睛竹一川風雨竹原來葉寫分風竹頂風枝借雨雨垂低覆也重人共閒睛竹原無借鵲爪多排人少重

下手訣（四言）

竹有體用陰陽清淡錯節高低左幹右幹細分鵲爪个葉尜散稚子禿梢高飛孤燕二一叠舩首四魚競旦尖尖平尖大段小段

竹忌二十八病

竹竿衝地又衝天對節排竿皷架般間淡問濃粗細匀長匀短不相堪生枝大忌偏前後前葉後枝後葉前竹幹太湾節太遠葉輕葉重一邊偏孤生並立叙井葉人手蜻蜓桃柳尖寫竹段然除此病正翻轉側可宜安

寫雪竹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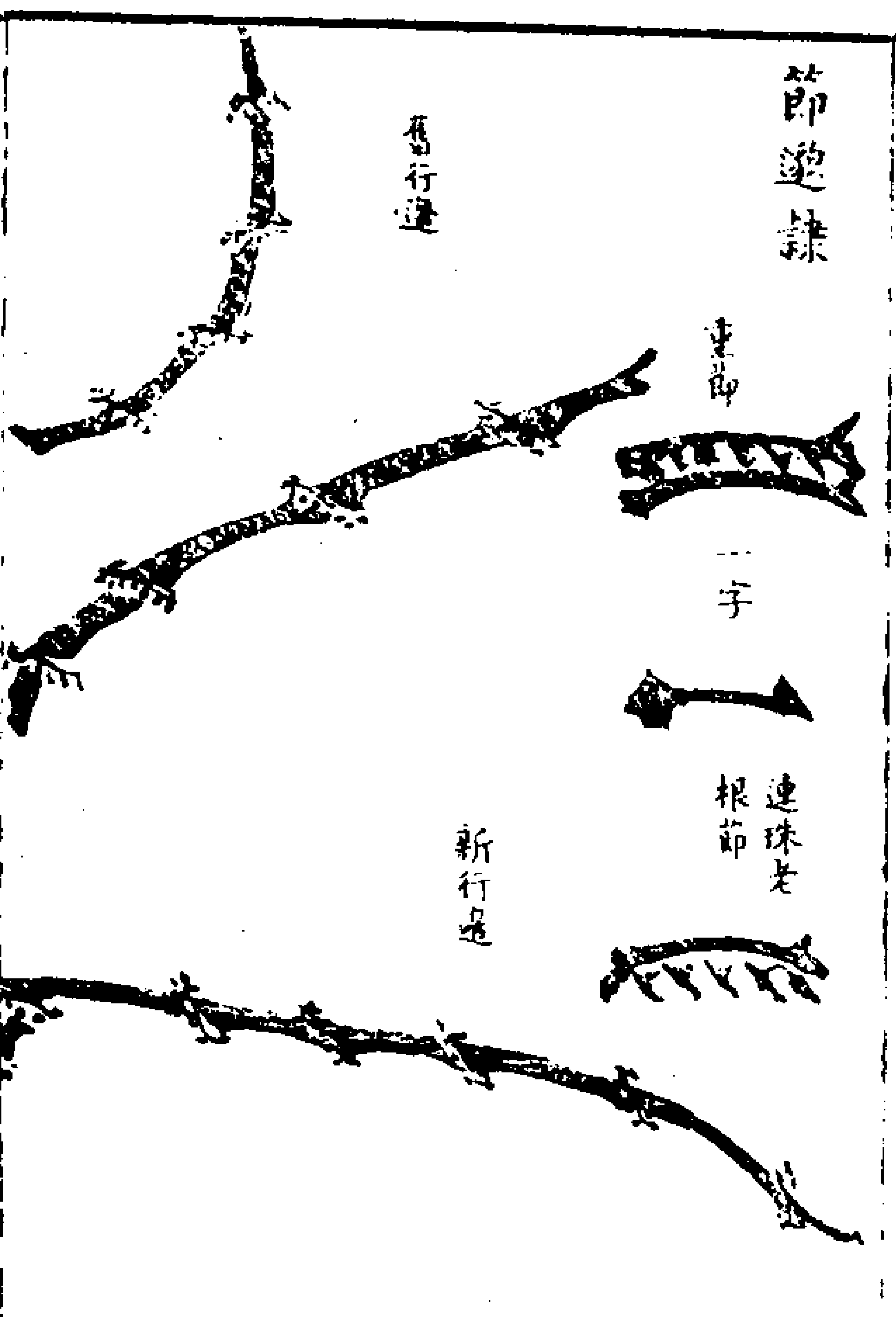
雪竹枝竿似雨垂竿頭安葉法難爲左拳按塊油单紙葉葉都從紙上飛畫上止留半截葉淡烟籠雪自然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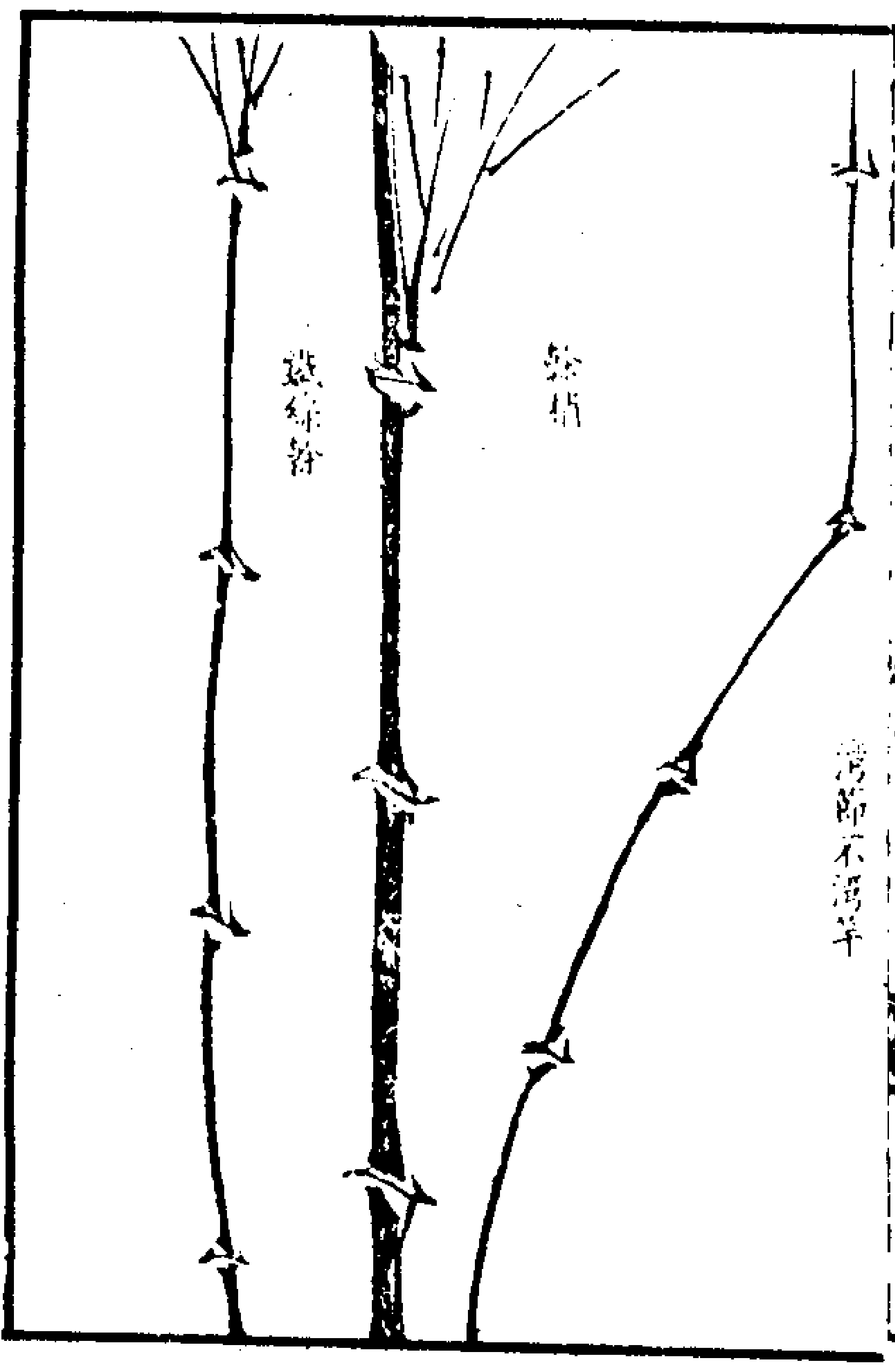
寫雪竹立竿枝與雨竹勢同要低覆垂曲也安葉用油单紙一片左手按于竹梢上右手把筆寫葉葉頭從油单紙上引出葉尾引入畫上一半在油紙上一半在畫上葉葉皆然不許全葉敬要半截參差則可然後用淡墨籠出竹體葉葉似戴雪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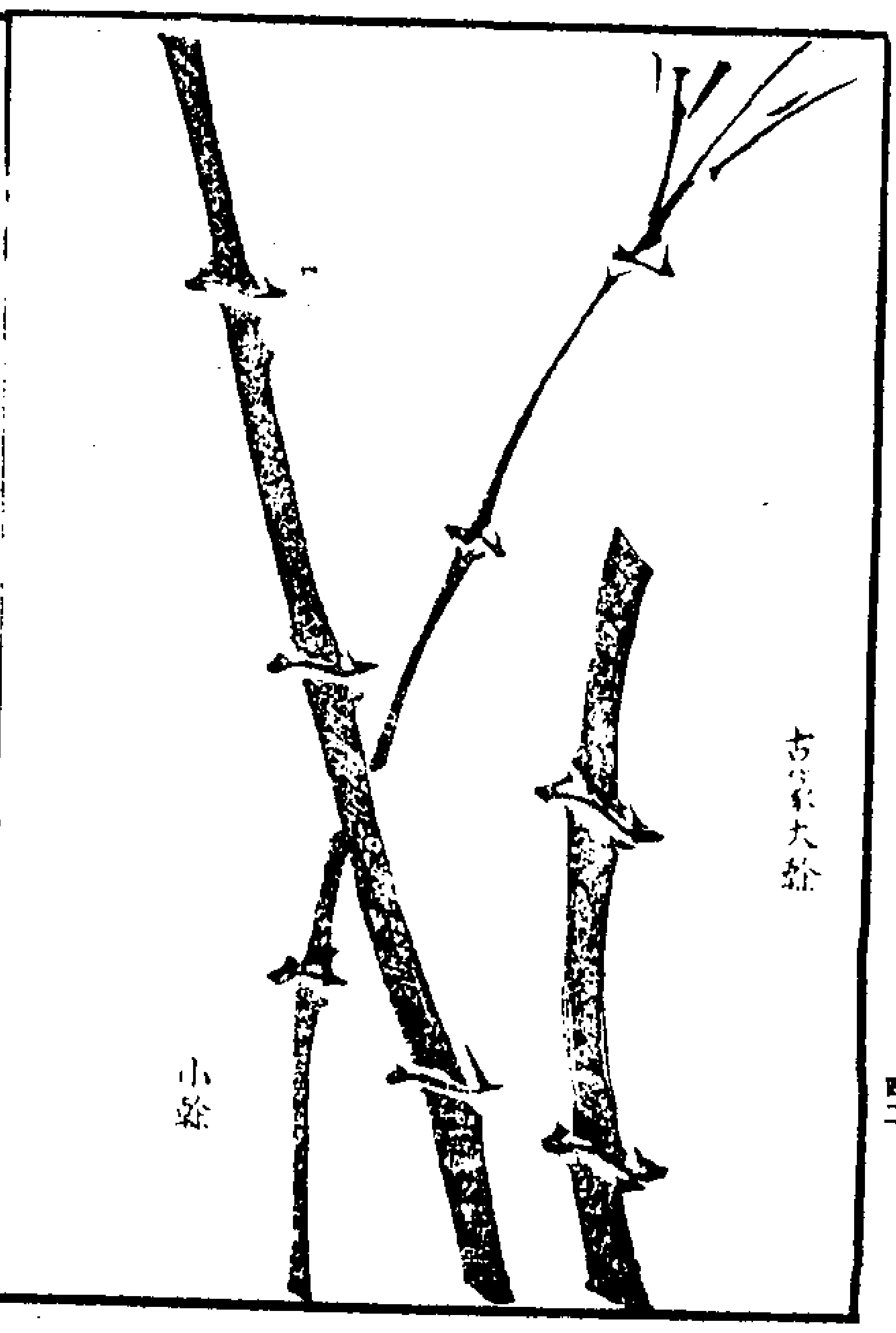
寫勾勒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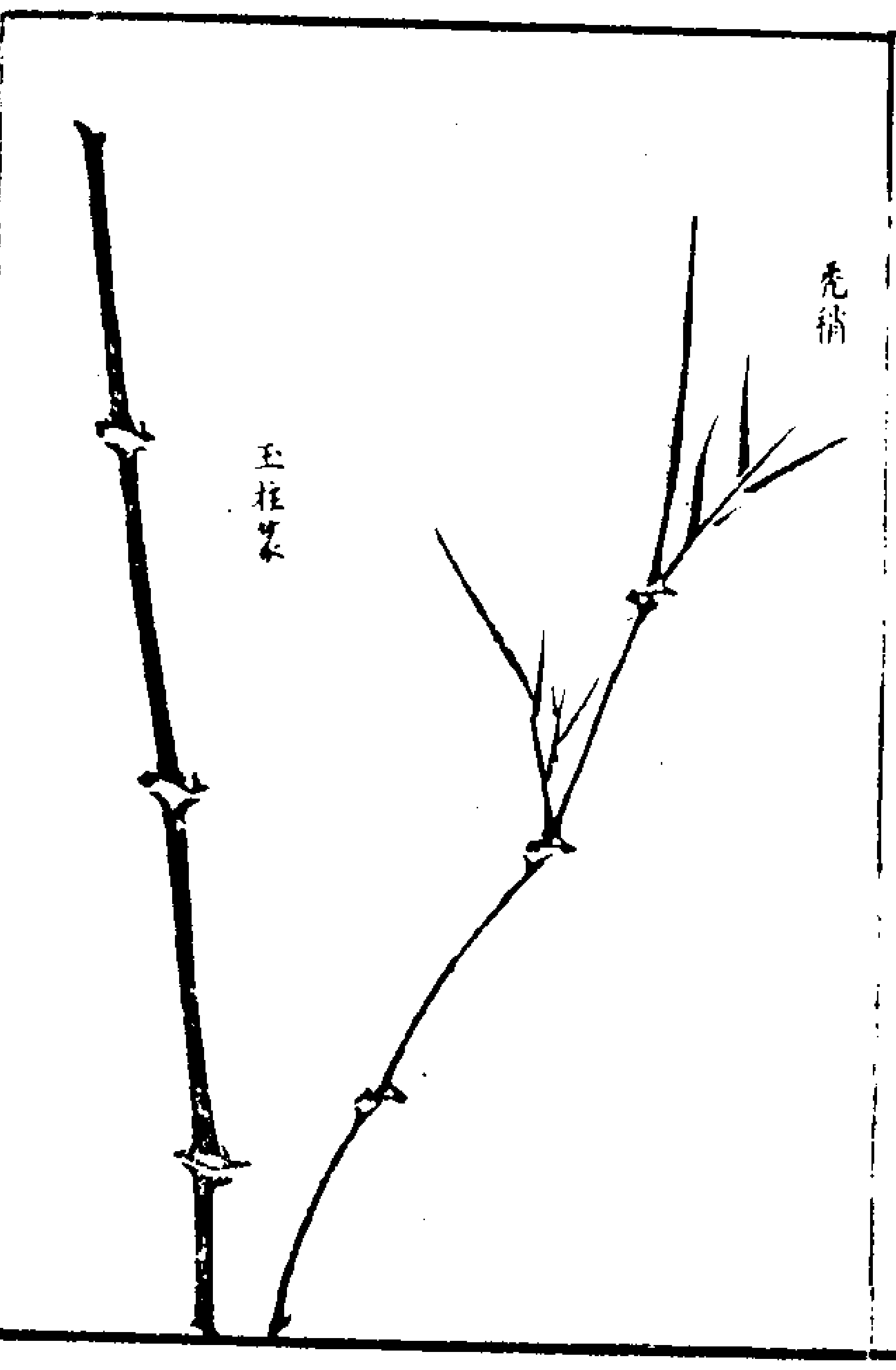
先用柳炭將竹竿止畫一道再分左右枝梗在上有影向好作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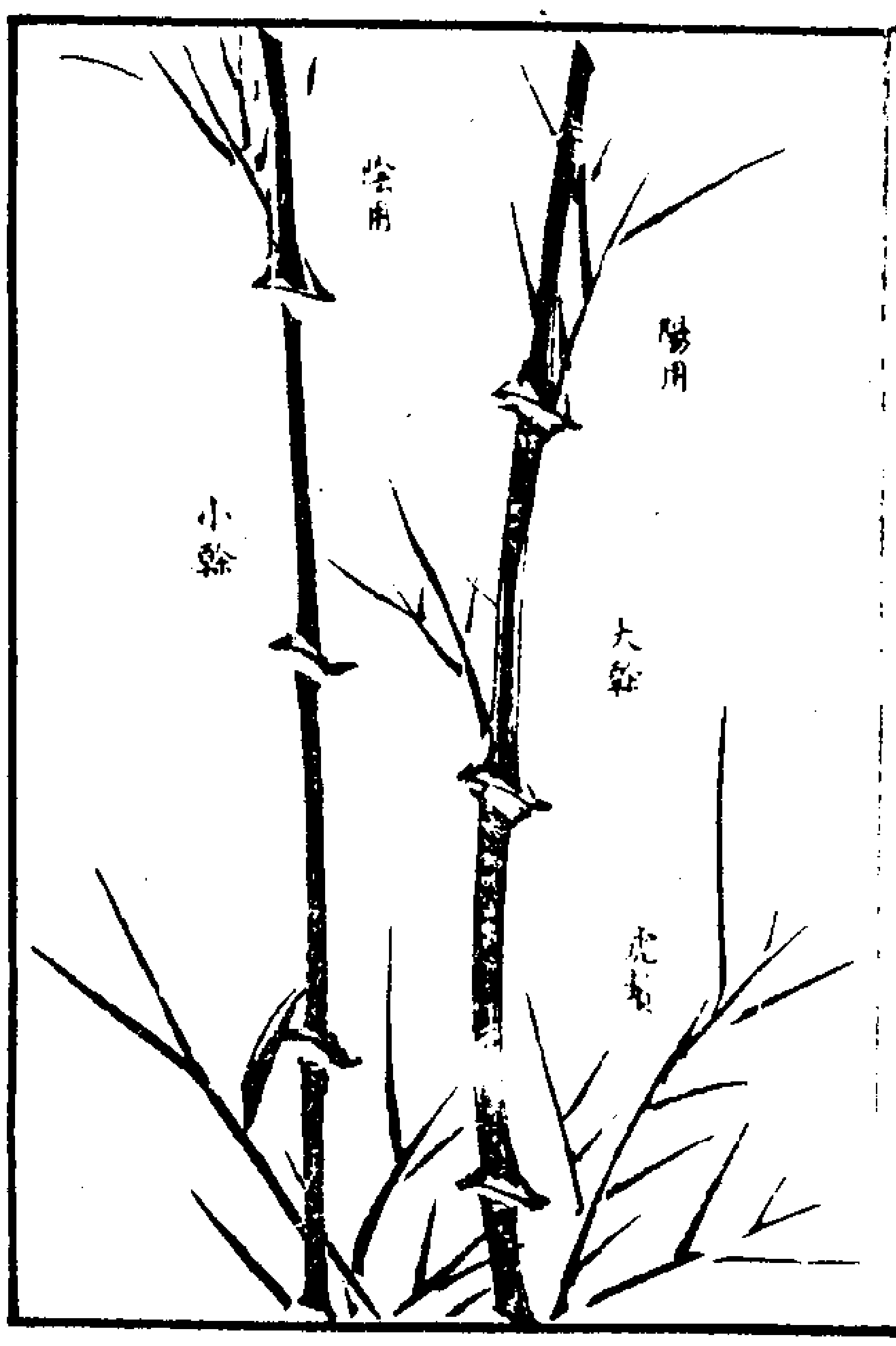
然後用墨筆或作雨葉或作風葉看炭道寫畢隨後依炭道將竹竿一一畫出鵲爪一一穿叙躲閃廻避廻出焦墨要一竿二竿淡墨要一竿二竿亦穿叙躲閃畫方成勾勒竹陰陽向背立竿寫葉與墨竹法度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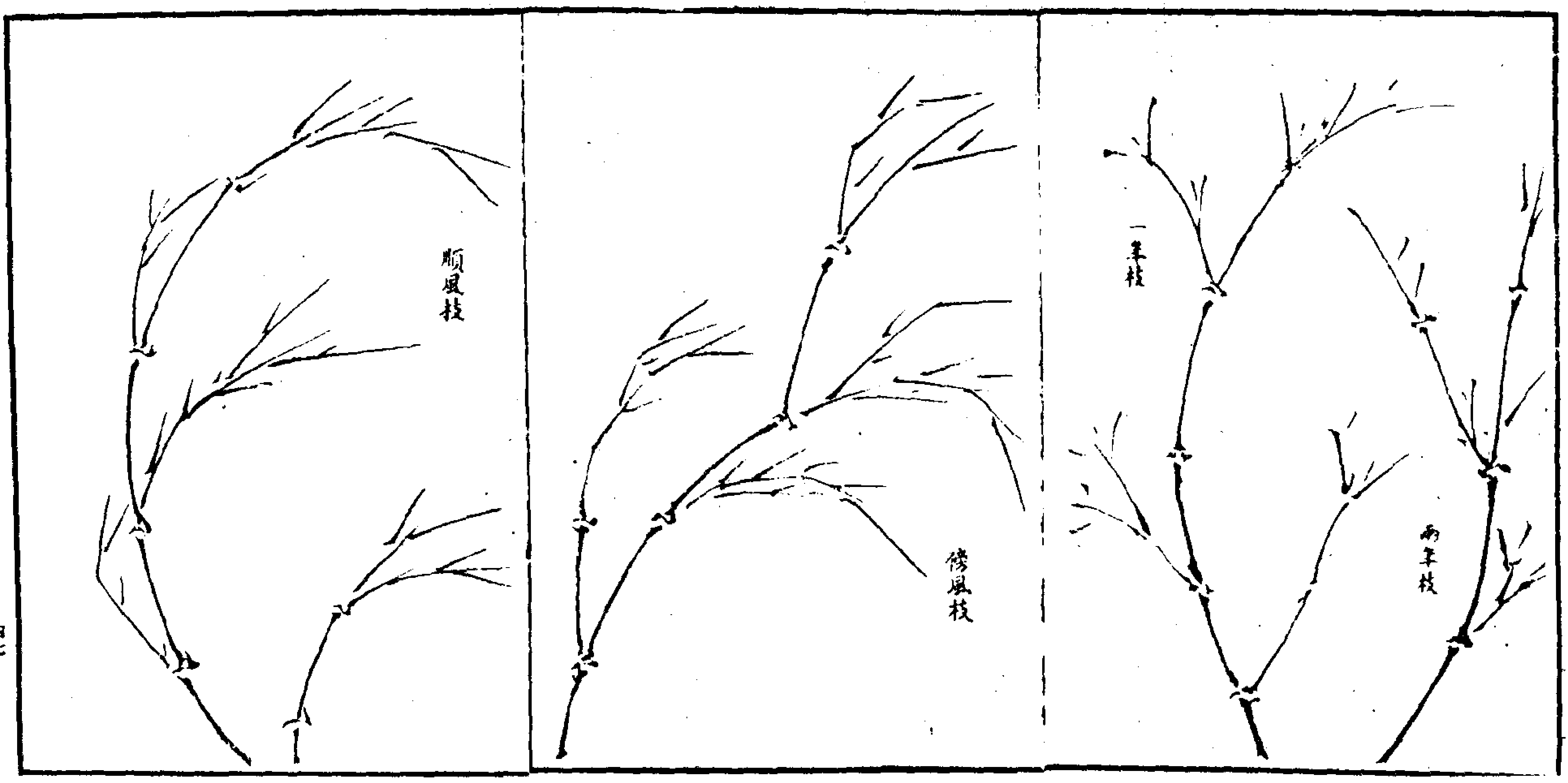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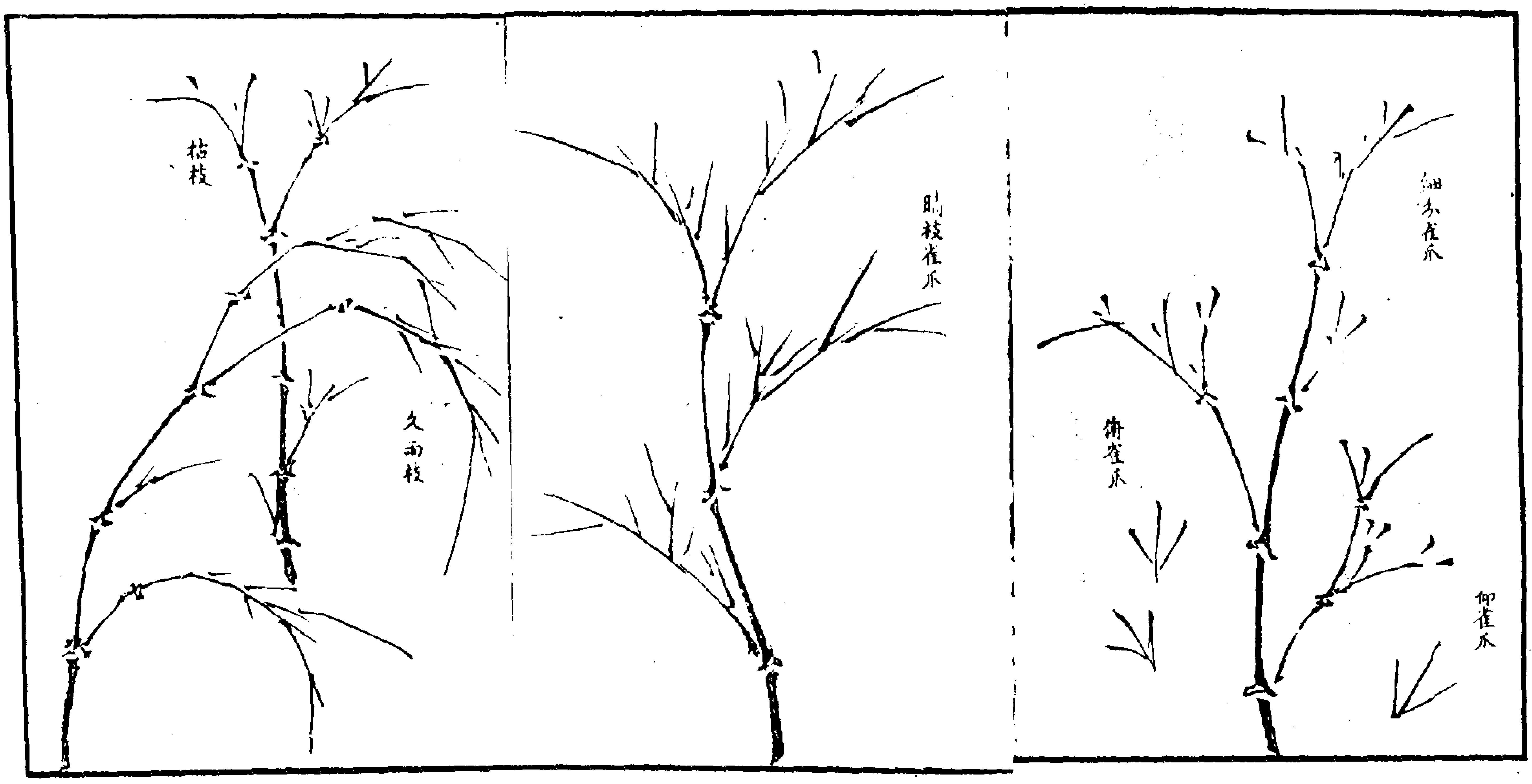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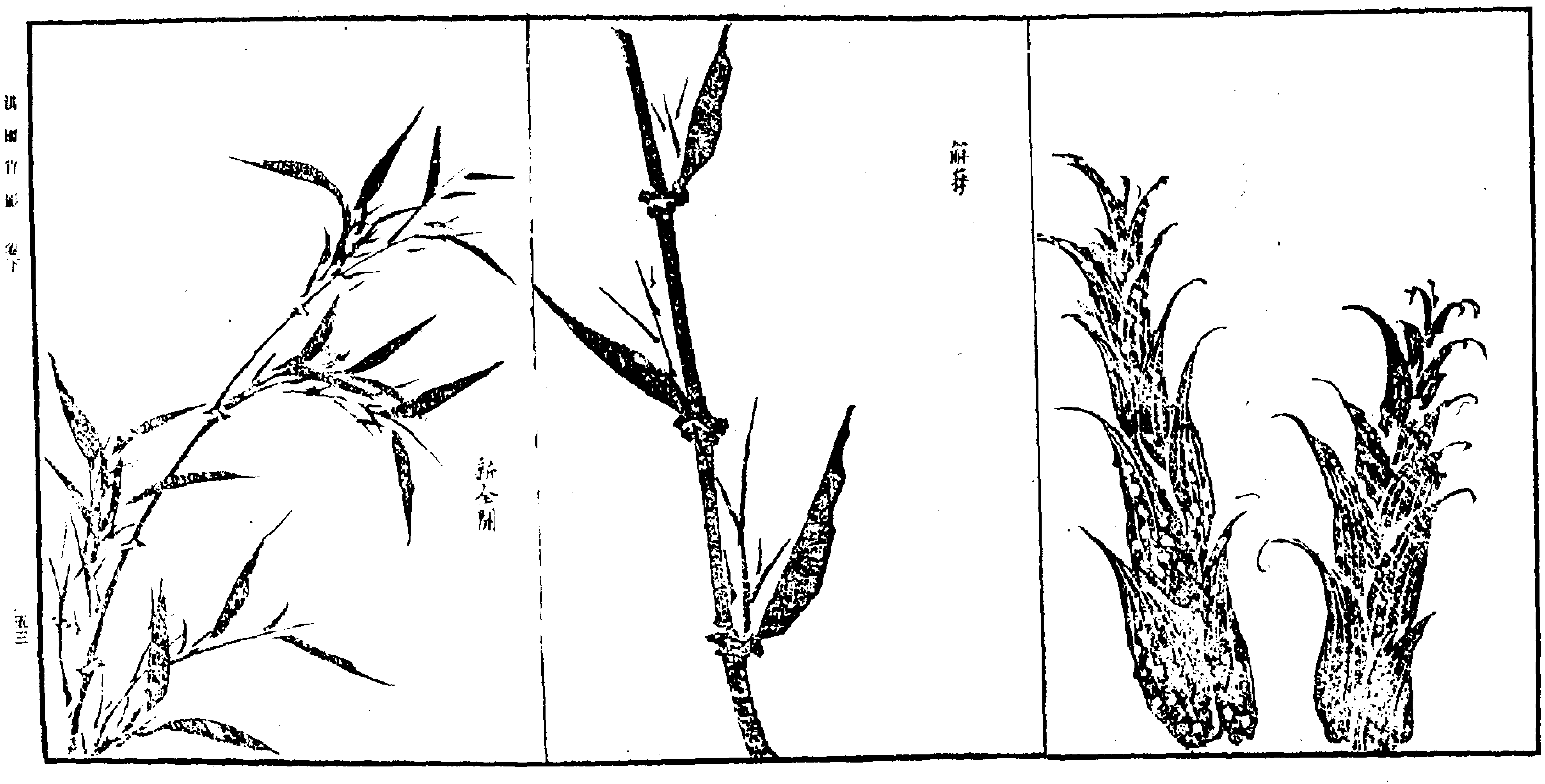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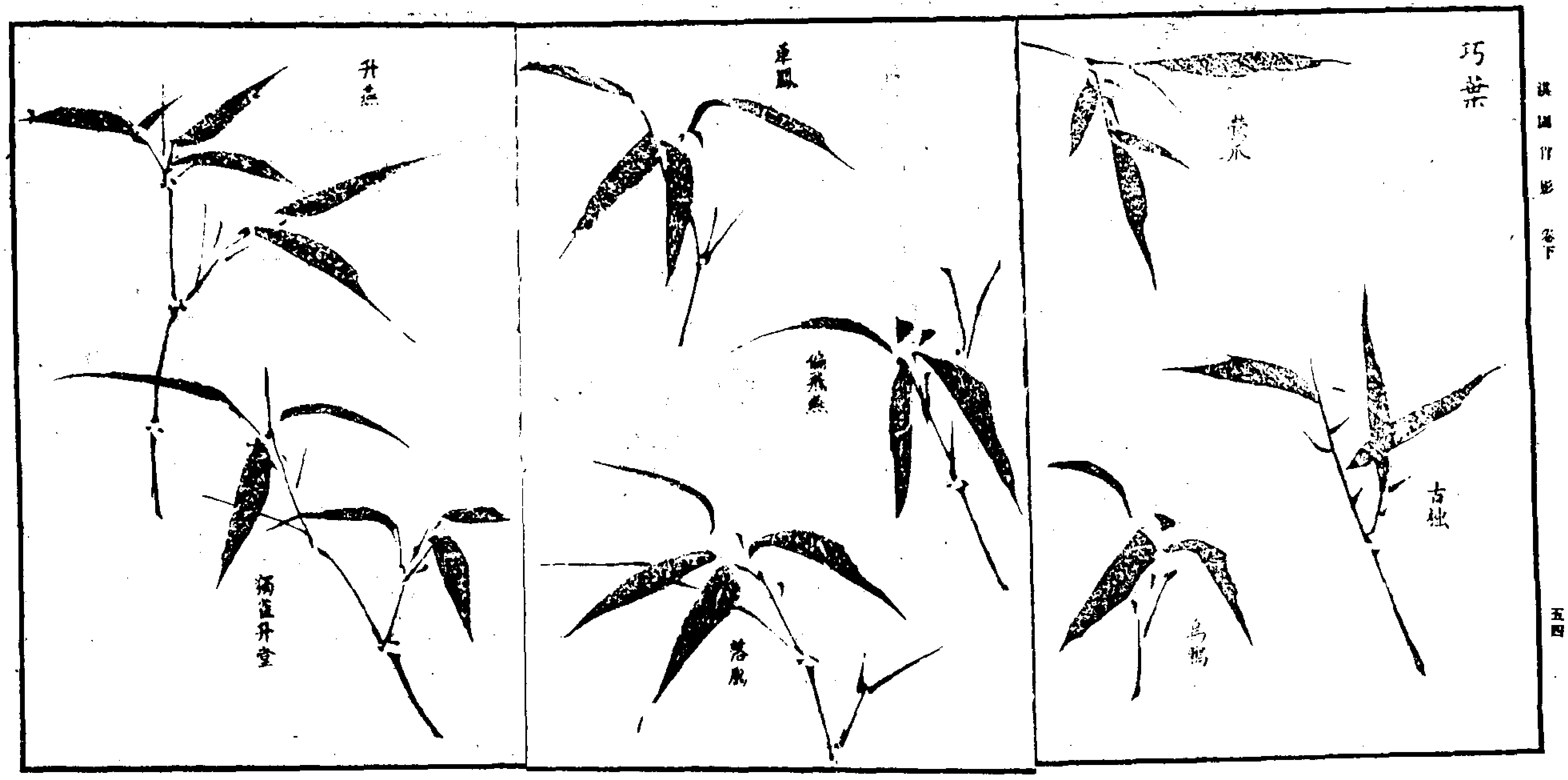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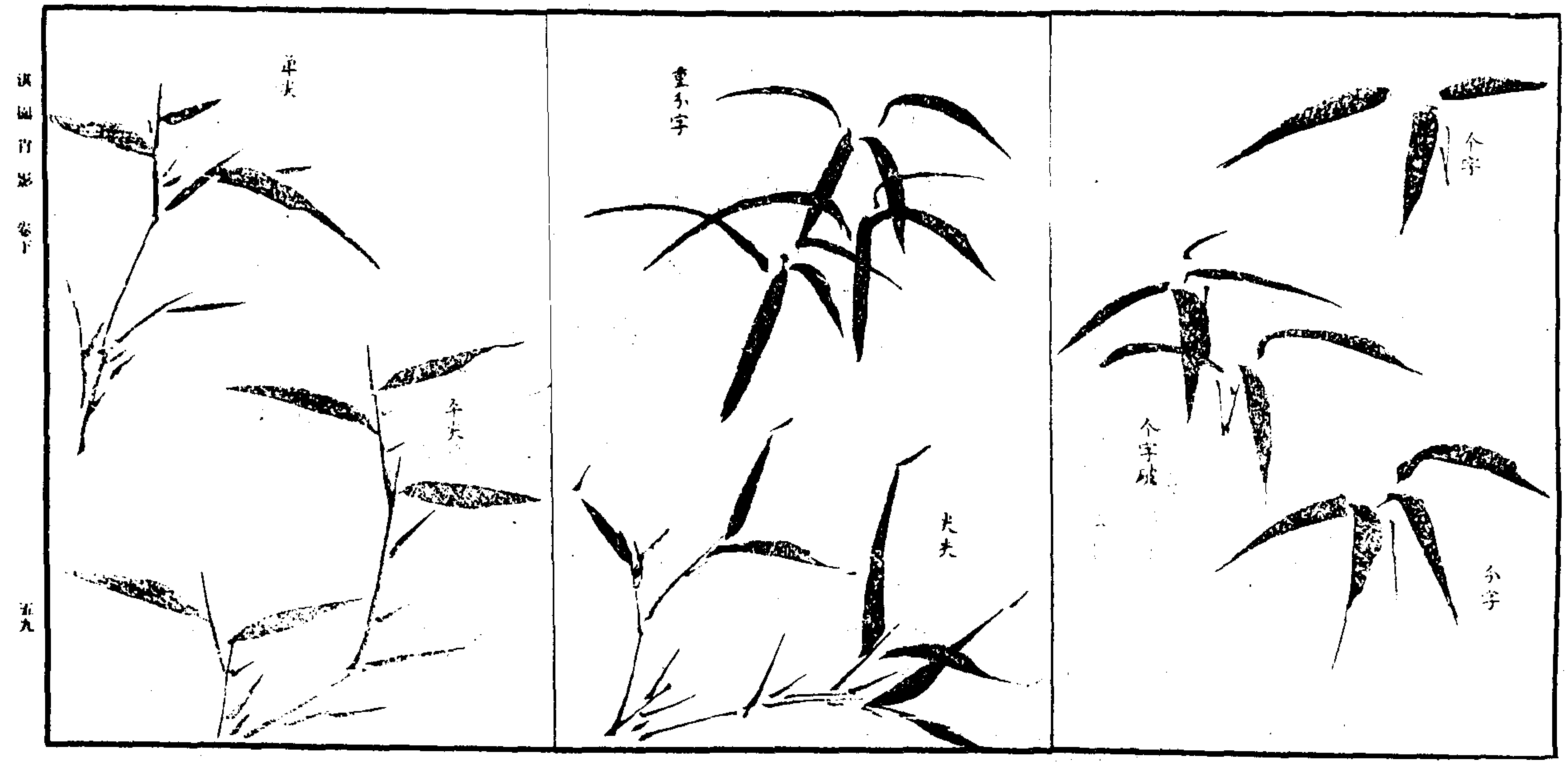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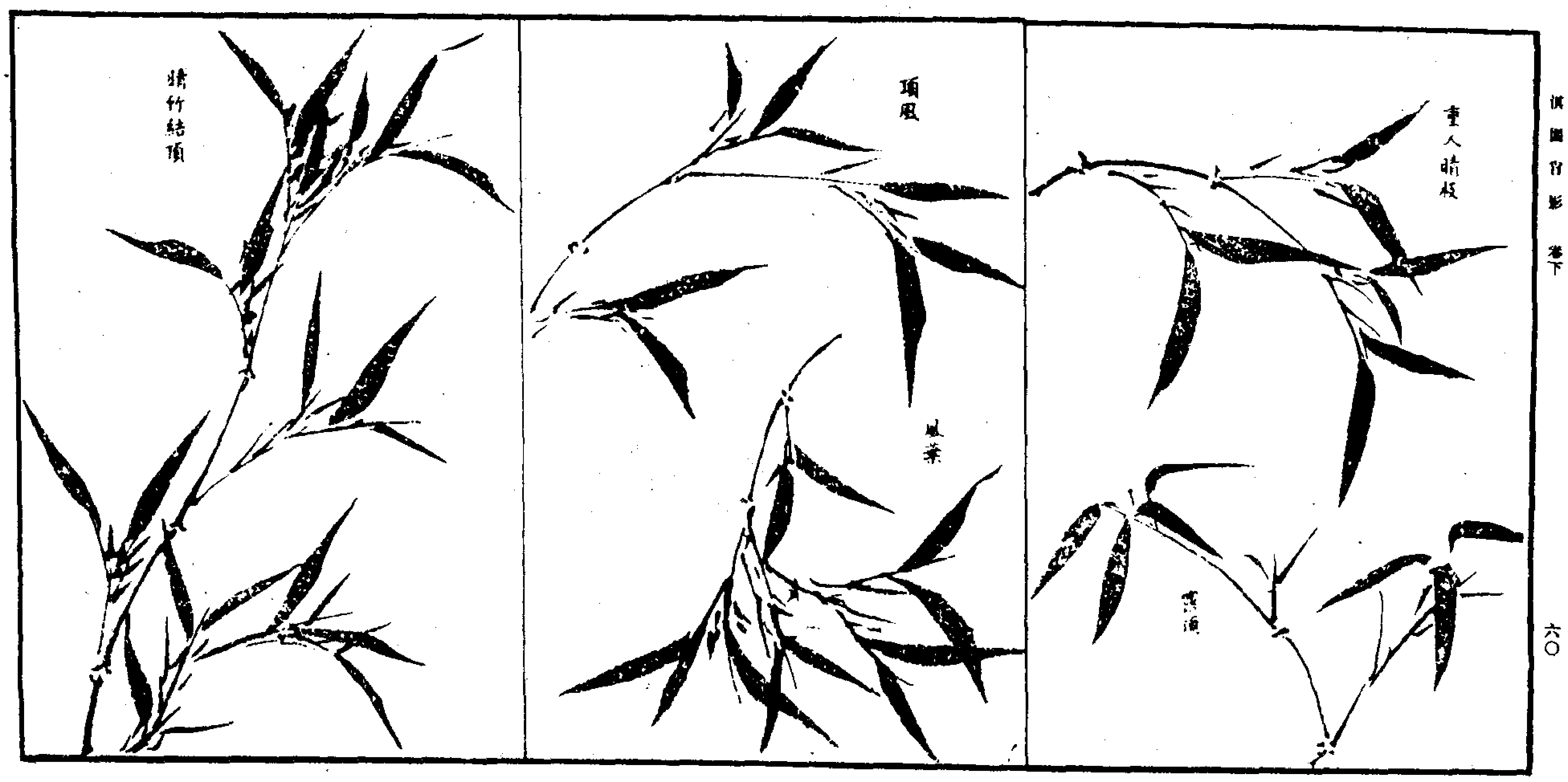

兩筆枝
一筆枝
傍風枝
順風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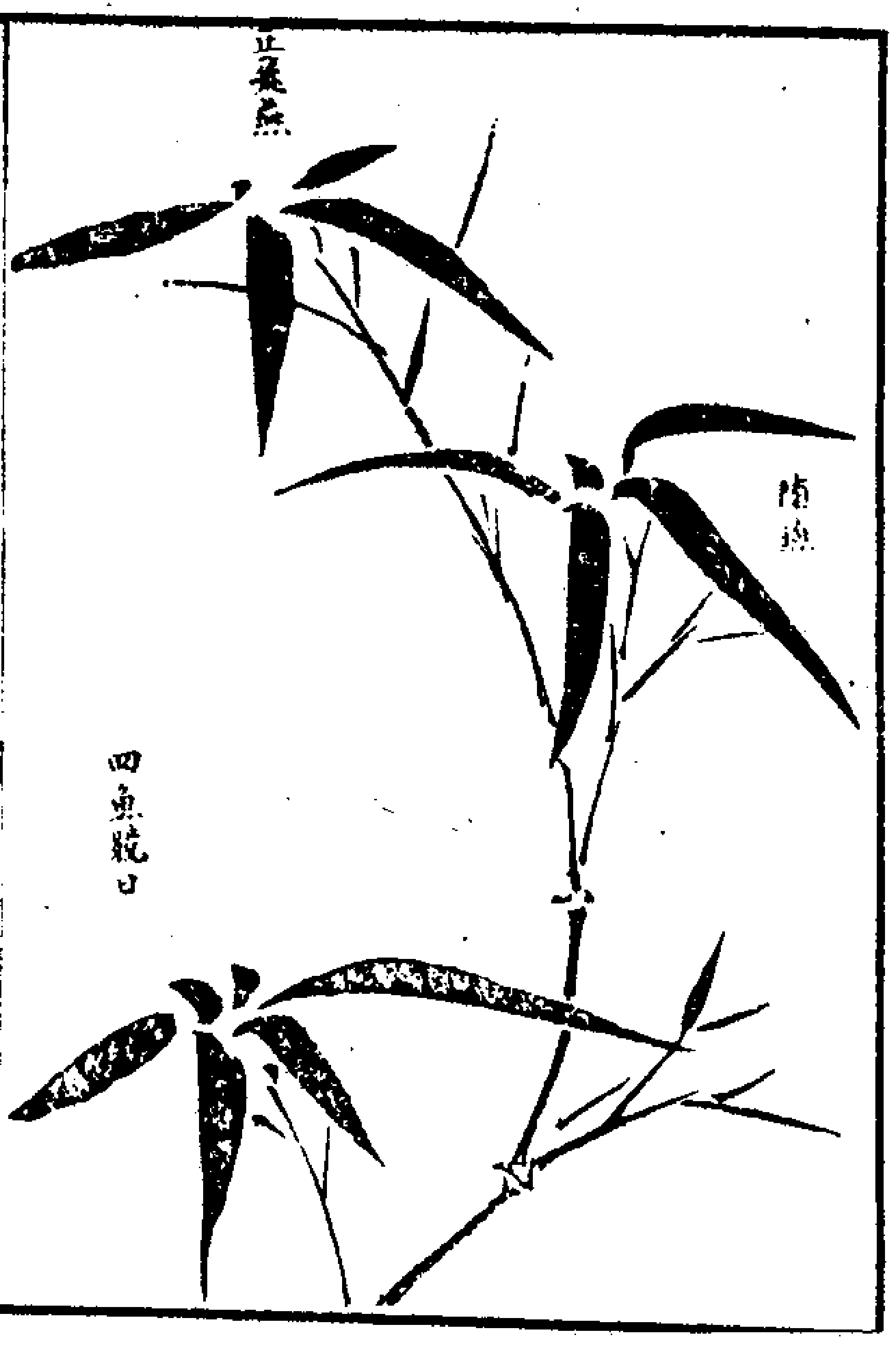

仰雀爪
細分雀爪
俯雀爪
晴枝雀爪
久雨枝
枯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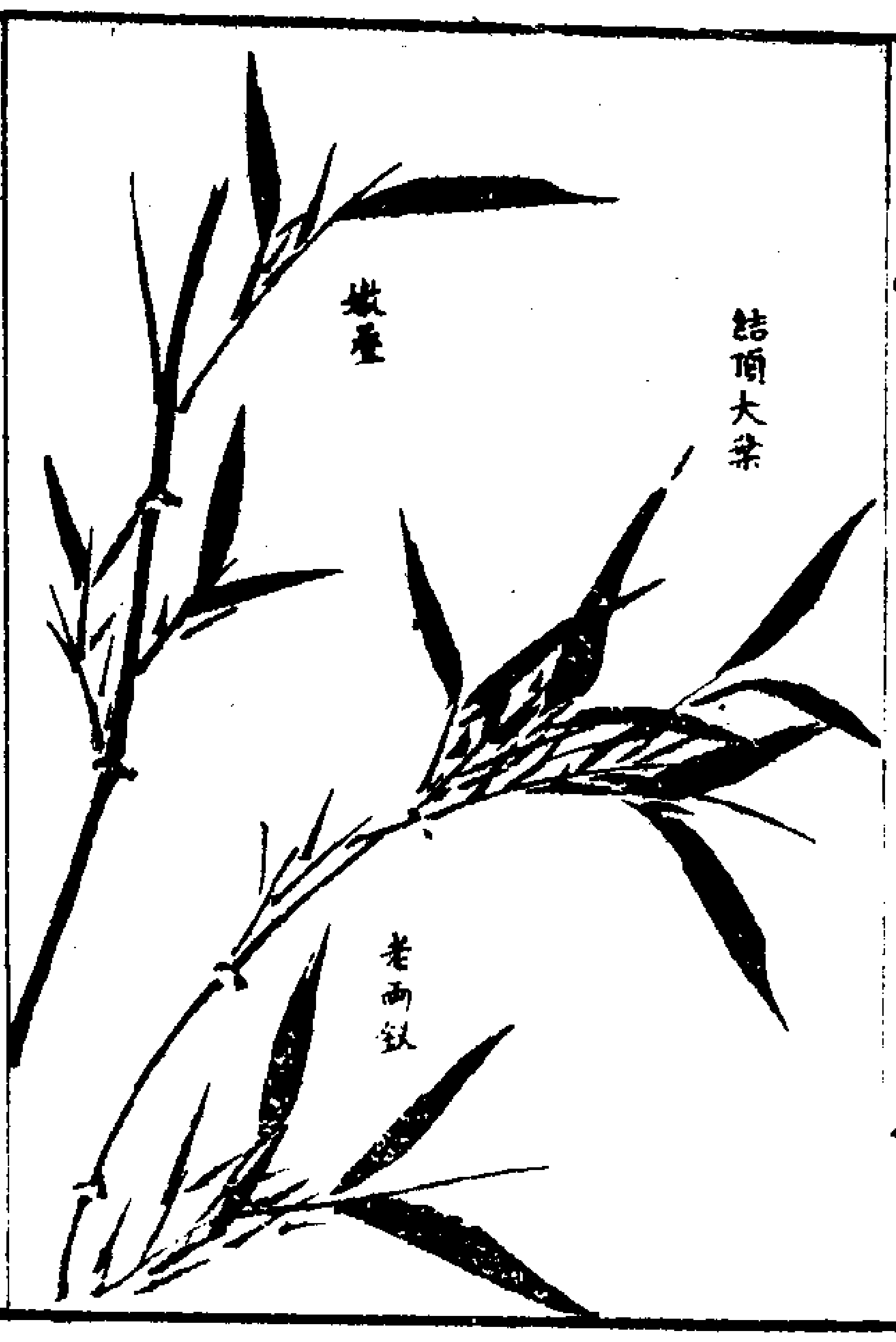

解籜
新全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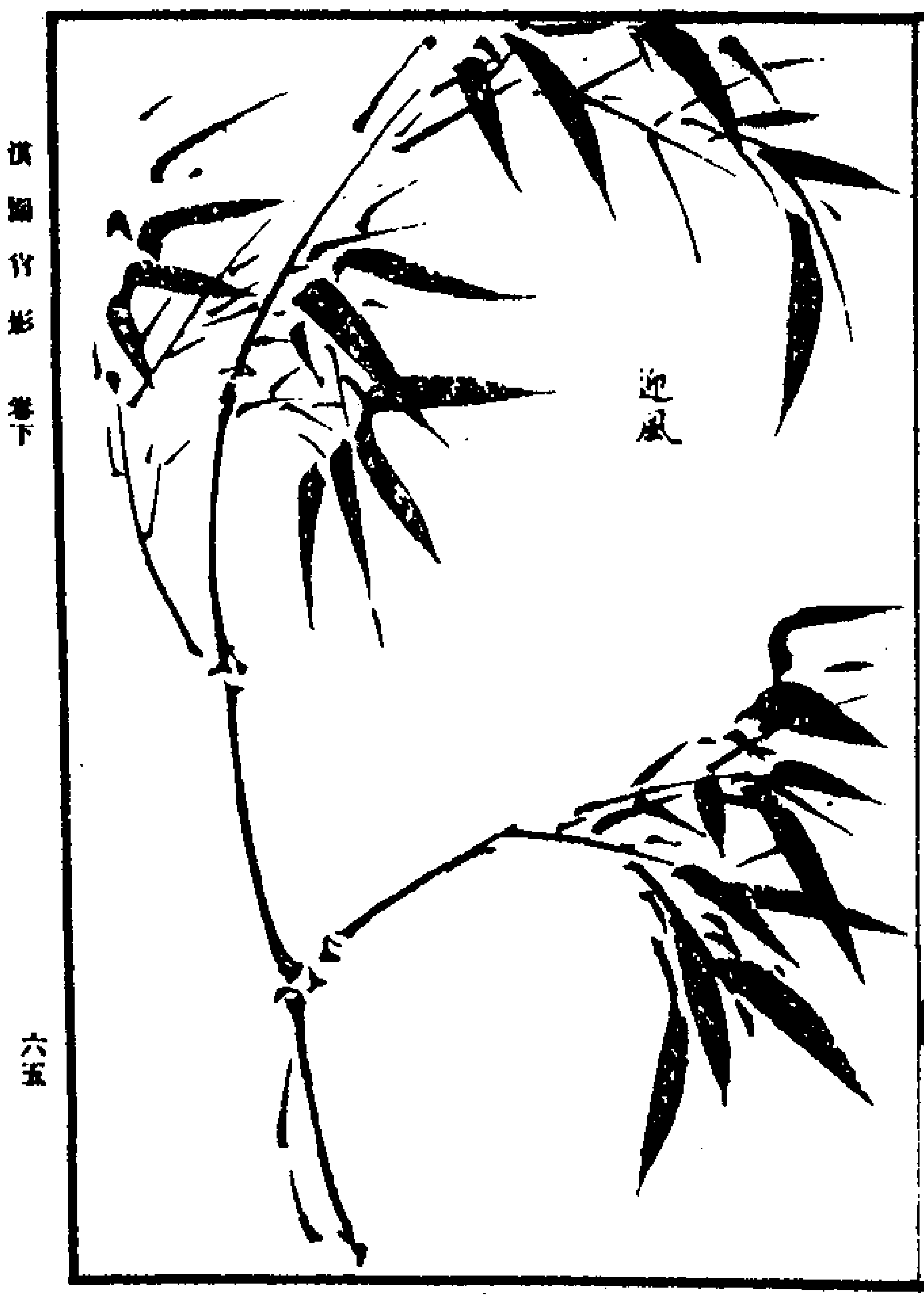

箕園肖影 卷下
五四
巧葉
燕尾
古妝
烏鵲
單鳳
偏飛燕
落鴈
升燕
滿盆升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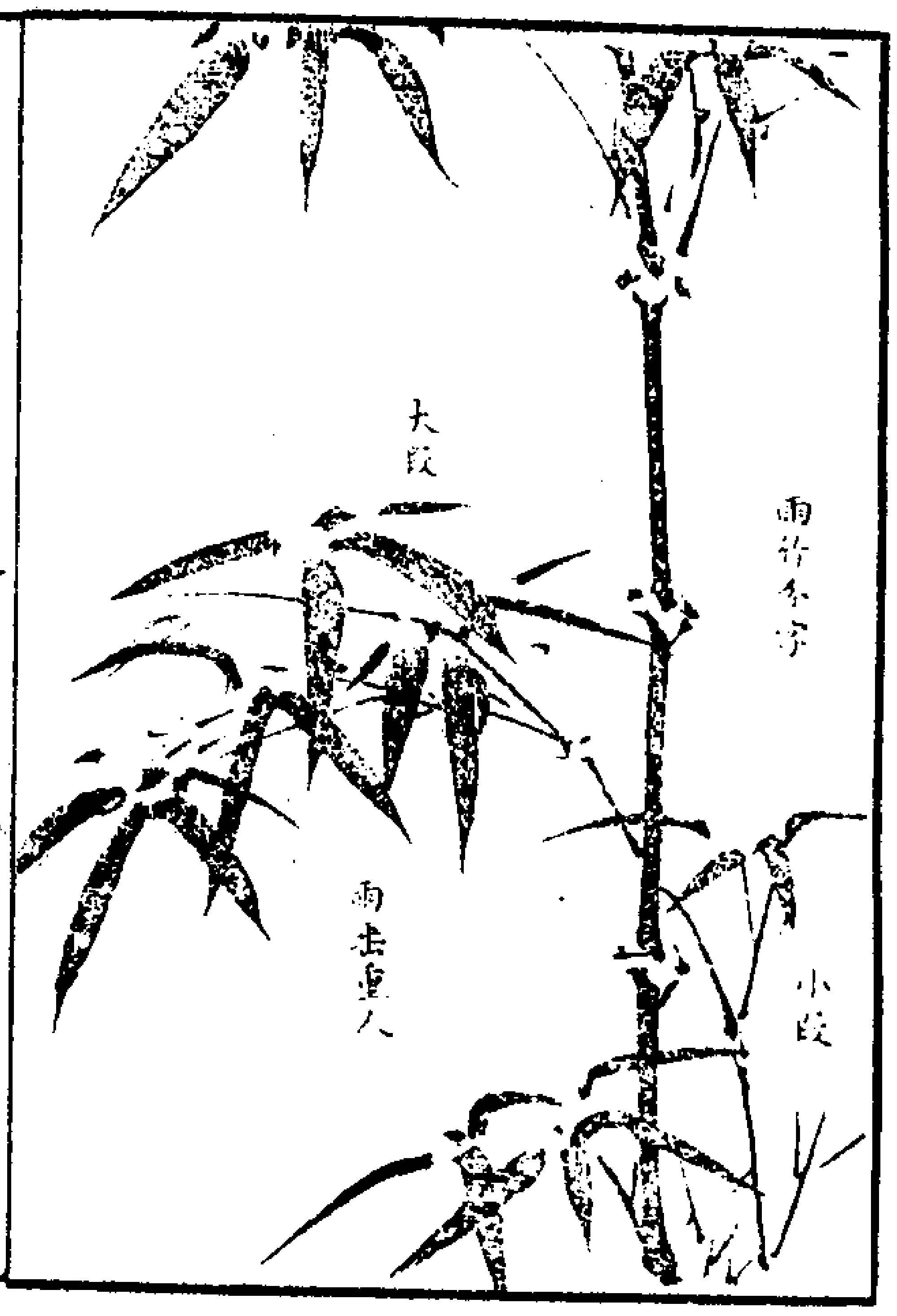

箕園肖影 卷下
五九
平夫
平大
重分字
犬夫
个字
个字破
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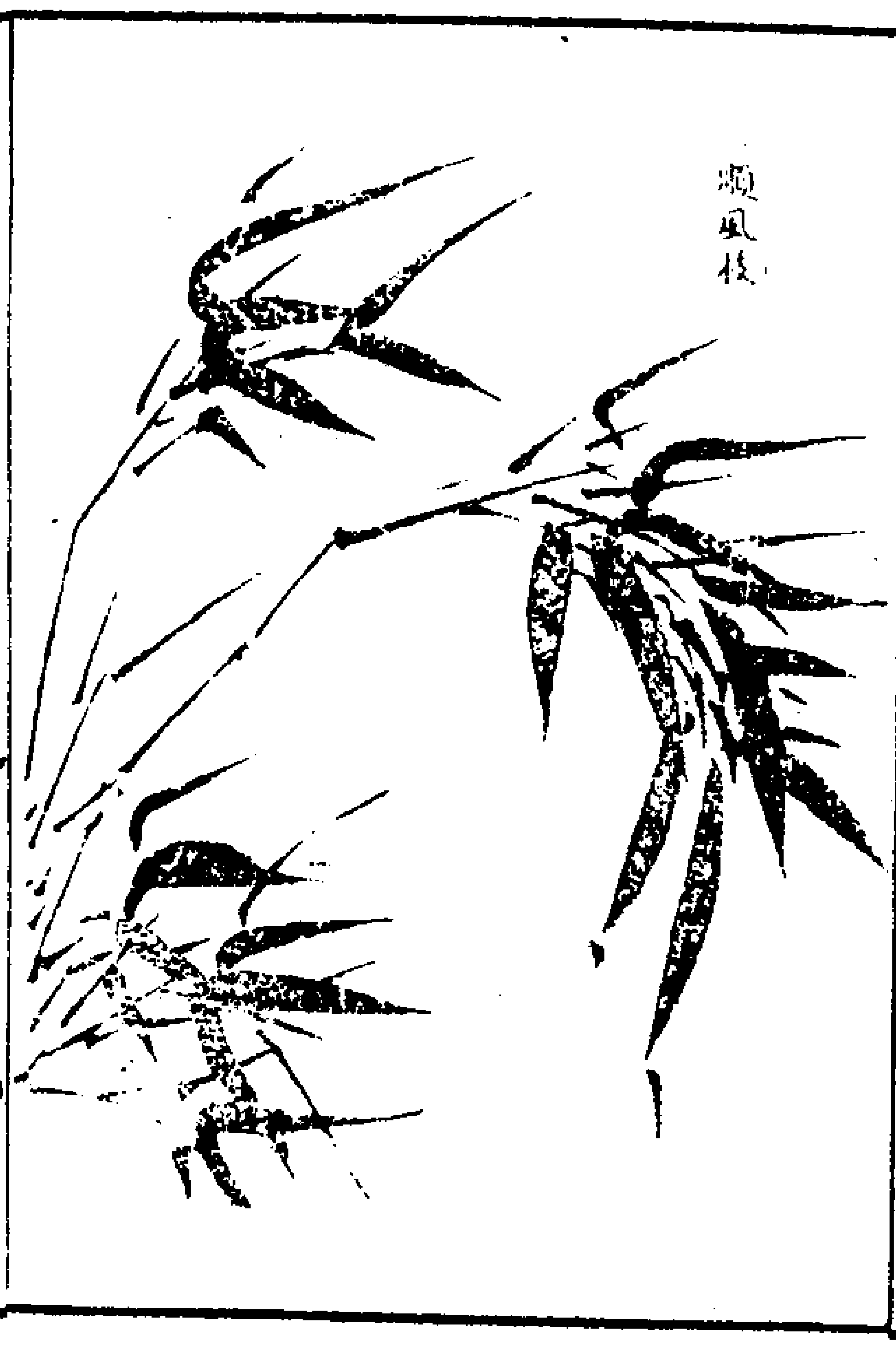

箕園肖影 卷下
六〇
重人晴枝
露滴
頂風
風葉
猜竹結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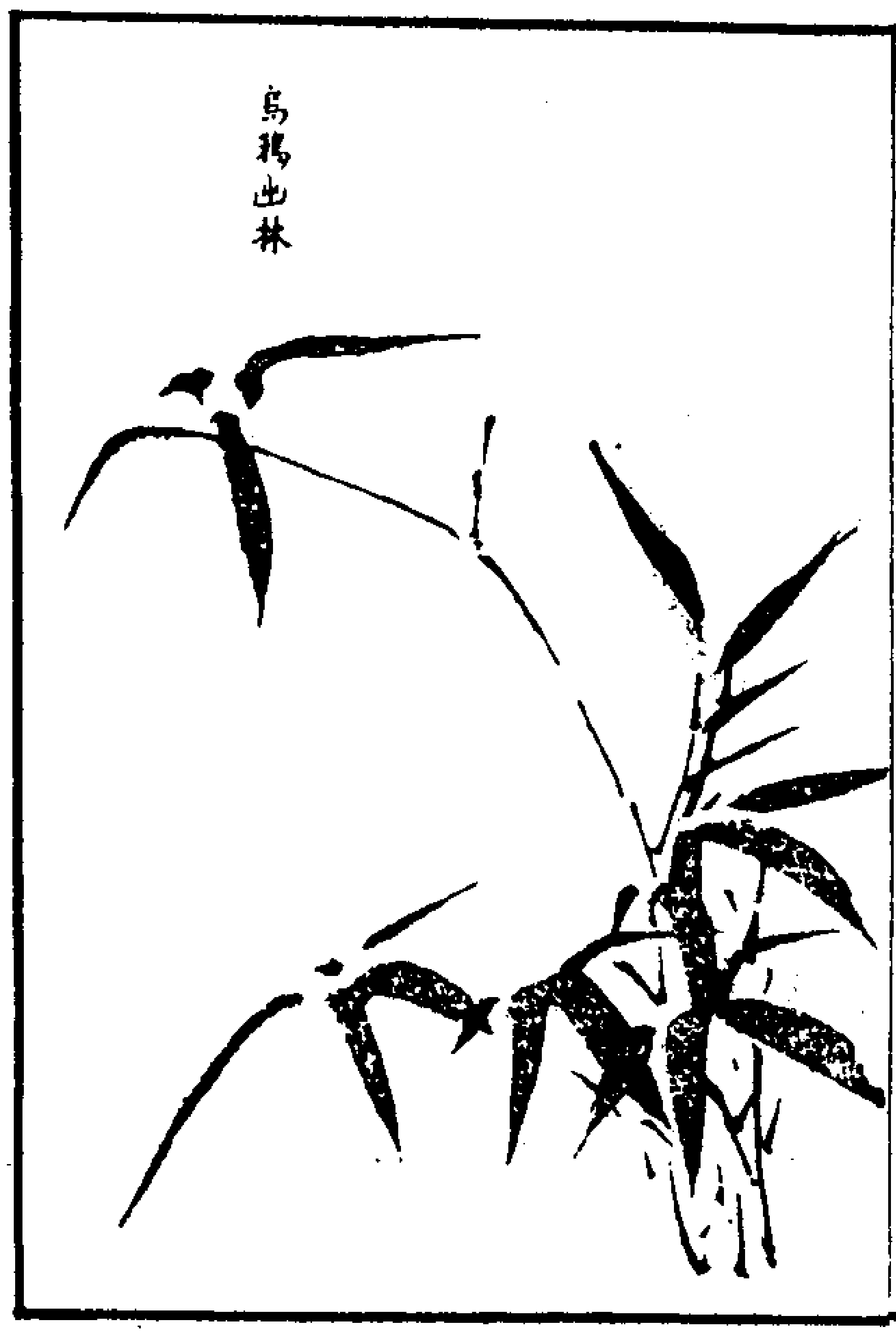

正飛燕
隋燕
四魚脫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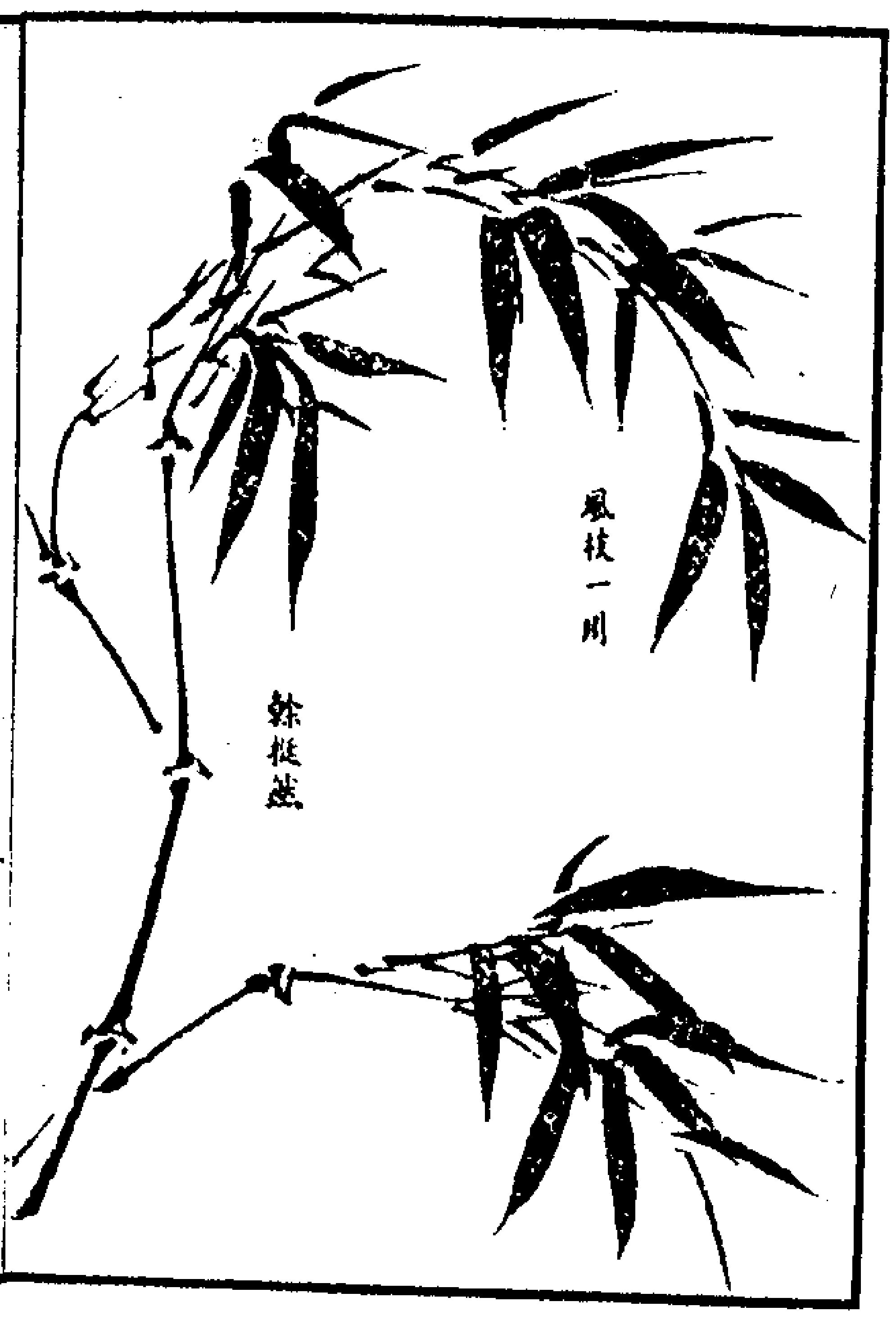

結頂大朶
嫩疊
老雨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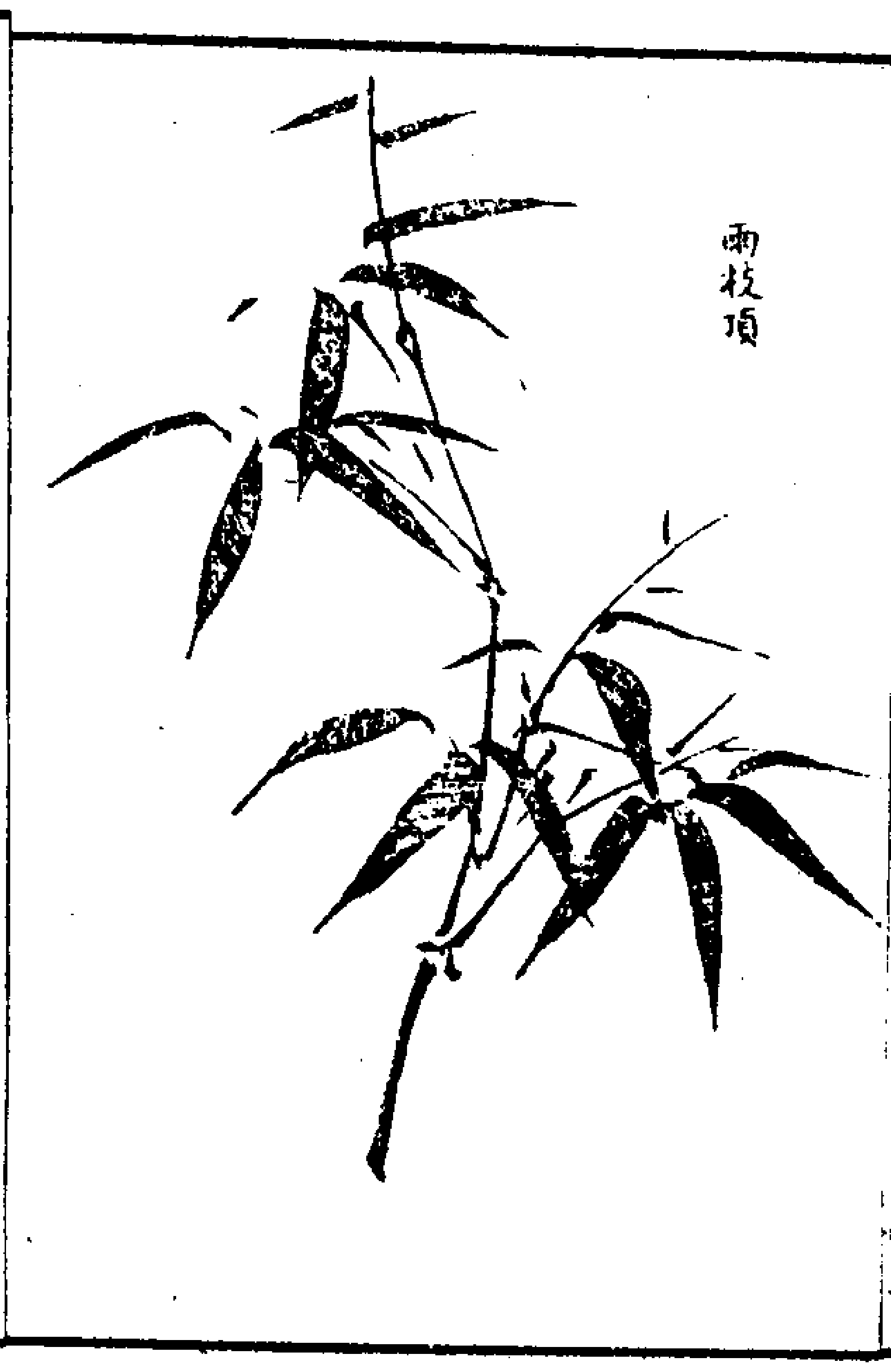

迎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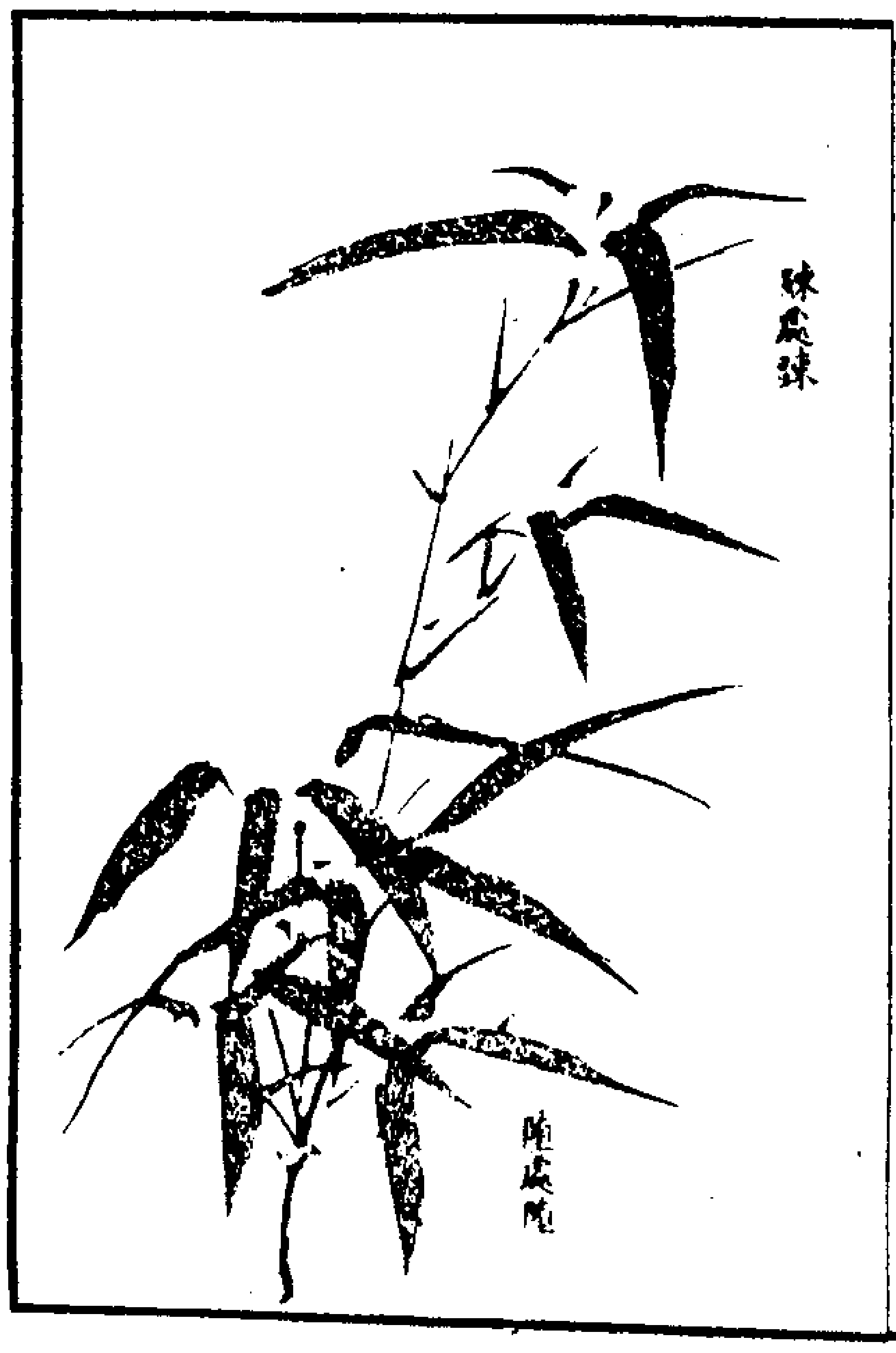

雨竹分字
大段
雨去垂人
小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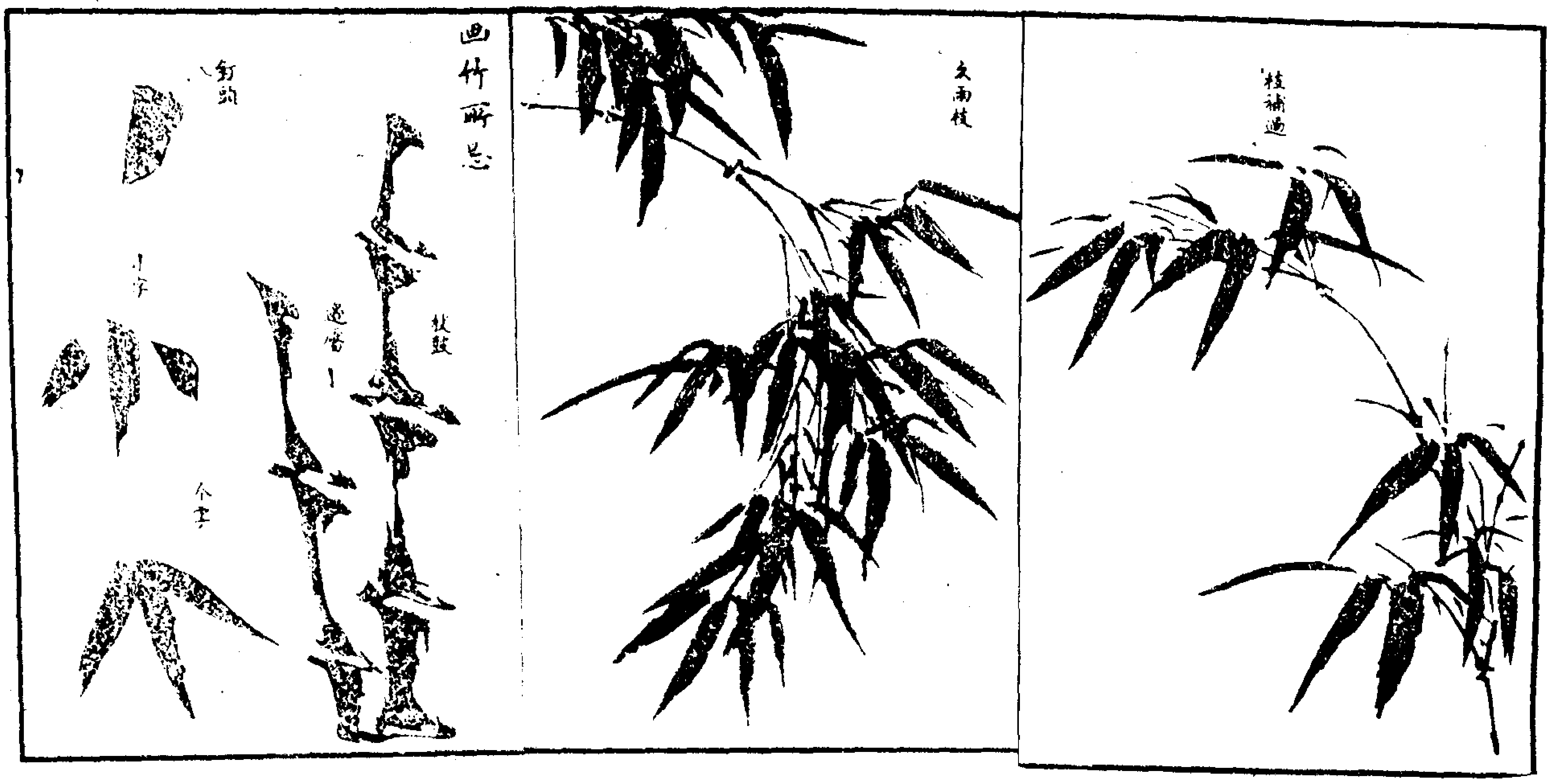

順風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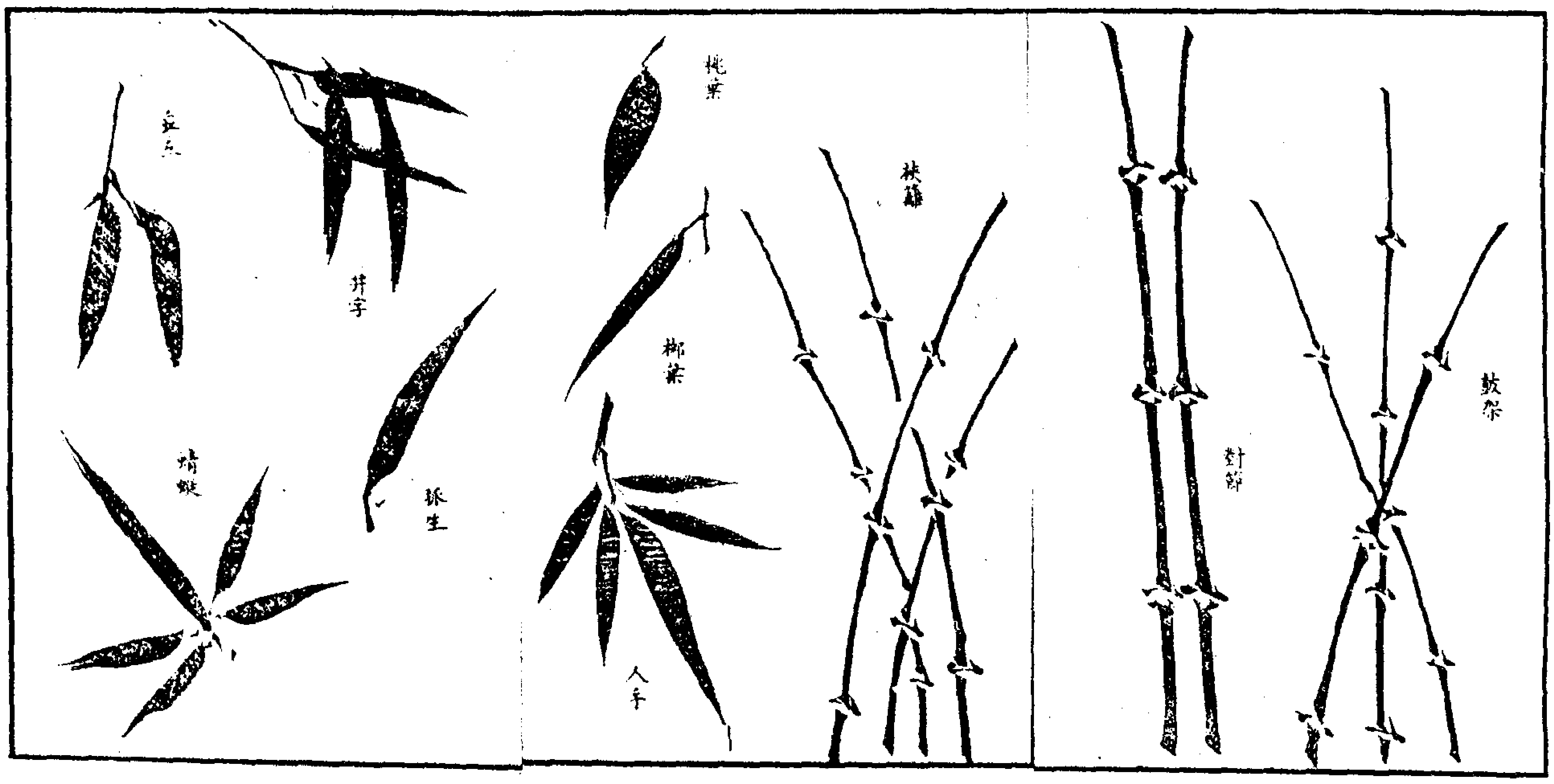

烏鴉出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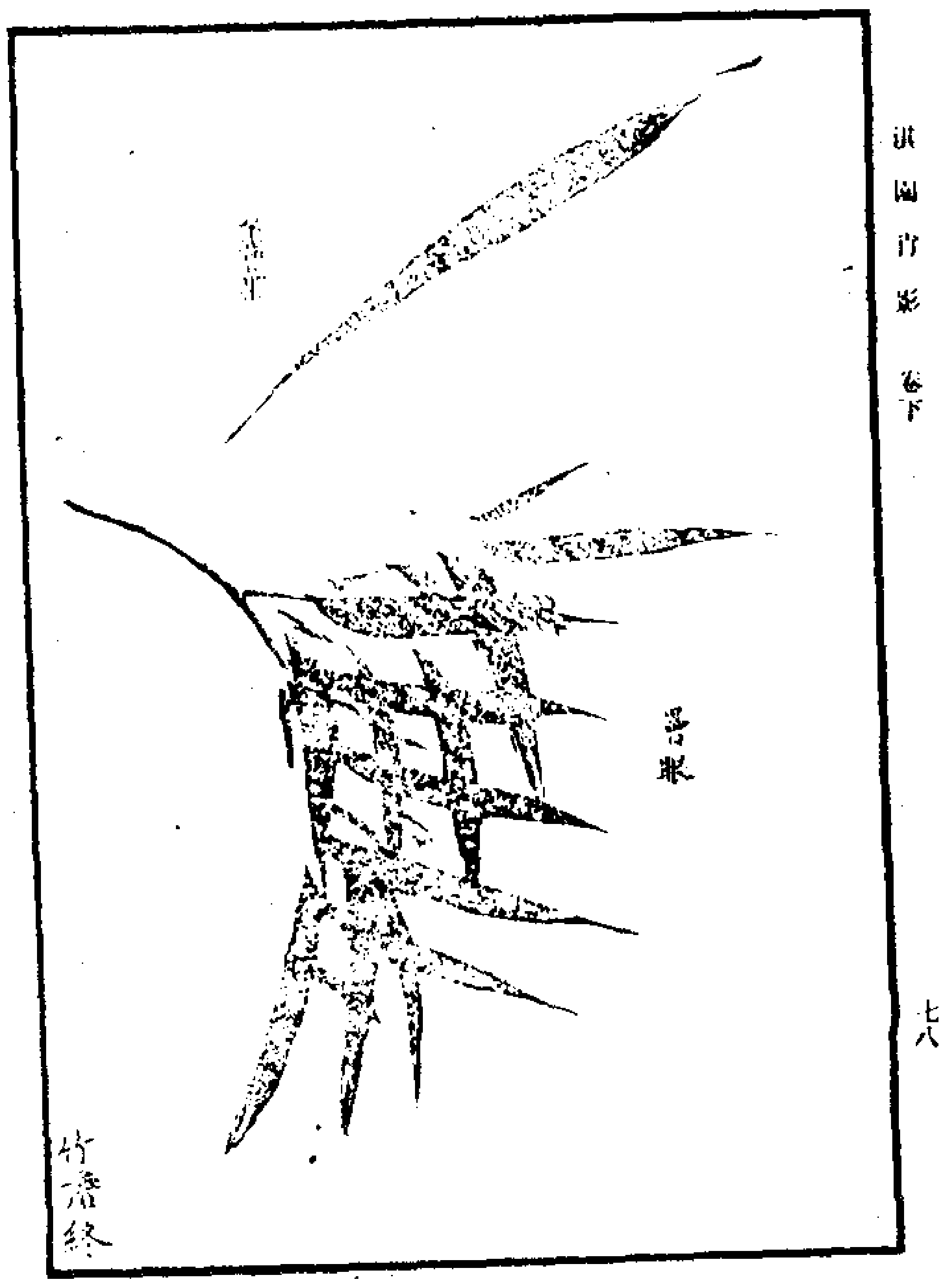

風枝一用
蛛挺絲


雨枝頂


球風球
隨風隨


画竹所忌
釘頭
枝鼓
逆筍
小字
介字
久雨枝
枝補過
淇園肖影　卷下
七二


淇園肖影　卷下
七七
立爪
井字
蜻蜓
孤生
桃葉
柳葉
人字
枝籐
對節
鼓架


淇園肖影　卷下
罟眼
七八
竹譜終

羅浮幻質

周履靖編輯

羅浮幻質目録

寫梅法　寫梅論
寫梅訣　寫梅花歌訣
余字　火字
介字　示字
風落瓣　二疏
古魯錢　猿耳
兎嘴　孩兒面
蒜頭　骷髏
太字　鷹爪
麥眼　仰
覆　正
斜　背身
迎面　傍側
苞花　傾雨
左偏　右偏
三品調元　欹風
向陽　大放
小放　先春
噴香　逆玉
背陰　笑春
朝元　羞容
蟹眼　背日
麥眼　椒眼
頂珠　三台
龜形　落帽
狐面　五岳
柿蒂　玉繡球
掩鏡　丁香
魚吹浪　爪
蝶戀花　半謝
迎風　李
晃　正陰
正陽　鶴唳月
頂雪　飛蝶
一丁　二點
攢三　聚四
得五　簇六
疊勝　古錢
靚面　繡毬
窺鏡　私語
鬧飛　欹風
花影枝　枝影花
貫珠　蒂蕚
鹿角枝　寫梅枝榦訣

大小枝留空寫花
虛處塡花　焦墨行梢
老根淡墨　榦少枝頭生榦出
鈌花枝上再添花
嫩條三徑冲天長
淡墨籠花體自嬌
風搓玉佩　月移疎影
雪飛庾嶺　槎牙屈玉

羅浮幻質目録終

羅浮幻質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荊山書林梓

寫梅法　楊補之

畫梅有訣立意爲先起筆捷疾如狂如顛手如飛電切莫停延枝柯旋衍或直或彎蘸墨濃澹不許再塡根無重折花梢忌繁新枝似柳舊枝類鞭弓梢鹿角要直如絃仰成弓體覆號釣竿氣條無萼根直指天枯宜突眼助條莫穿枝不十字筆不盡全左枝易布右去爲難全藉小指送陣引斑枝留空眼花着其間添增其伴花神自完枝嫩花猷枝老花憔不嫩不老筆意纏綿老嫩依法分新舊年鶴膝屈搨龍鱗老斑枝宜抱體梢欲渾然萼有三點常與蒂聯正萼五點背萼圓圈枯無重眼屈莫太圓花分八面有正有偏仰覆開謝含笑將殘傾側諸辨風梅棄梢鬧處莫冗踈處莫閒花中特異幽馥玉顔二花悖獨高頂上安梢鞭如刺梨梢似馬花中錢眼風花發端花鬚排七健如虎鬚中長邊短碎點綴粘椕珠蟹眼映趂花妍聿分輕重墨用多般蒂萼深墨蘚喜濃煙嫩枝梢澹宿老輕刪枯樹古體半墨半乾莿塡缺處鱗向節攢苞有多名花品亦然身莫失女彎曲多端遵此模範應作奇觀

寫梅論　湯叔雅

梅有幹有條有節有根有莿有蘚或植園圃中或生巖頭上或在籬落間生處既殊故枝體亦

異又有五出四出六出之不同大抵以五出爲正其四出六出者名爲棘梅是稟造化過與不及之偏氣耳其爲枝也有老嫩有曲直有踈密有停勻有古怪其爲梢也有如鐵鞭者有如鶴膝者有如龍角者有如鹿角者有如弓梢者有如釣竿者其爲形也有大有小有背有覆有偏有正有彎有直其爲花也有椕子有蟹眼有含笑有開有謝有落英其形不一其變無窮吾欲以管筆寸墨不假彩色寫其精神然則合道理而可佩師傳法肯演筆法於常時凝神氣於胷襟思花之形勢想體之奇屈筆墨顛狂根柯旋播發枝梢如羽飛壘花頭似品字枝分老嫩花按陰陽蘂依上下梢度長短必粘一丁丁必綴枝上枝必抱枯木枯木必塗龍鱗龍鱗必向古節兩枝不並齊三花非須發丁長點短鬚高梢小花勁萼尖多處不冗花苞幹九分墨爲枝梢十分墨爲蒂枯處令其意閒枝曲處令其意靜呈剪瓊鏤玉之花現蟠龍舞鳳之幹如是方寸即孤山也庾嶺也虬枝瘦影皆自吾揮毫弁墨中出矣何慮其形之衆何畏其變之多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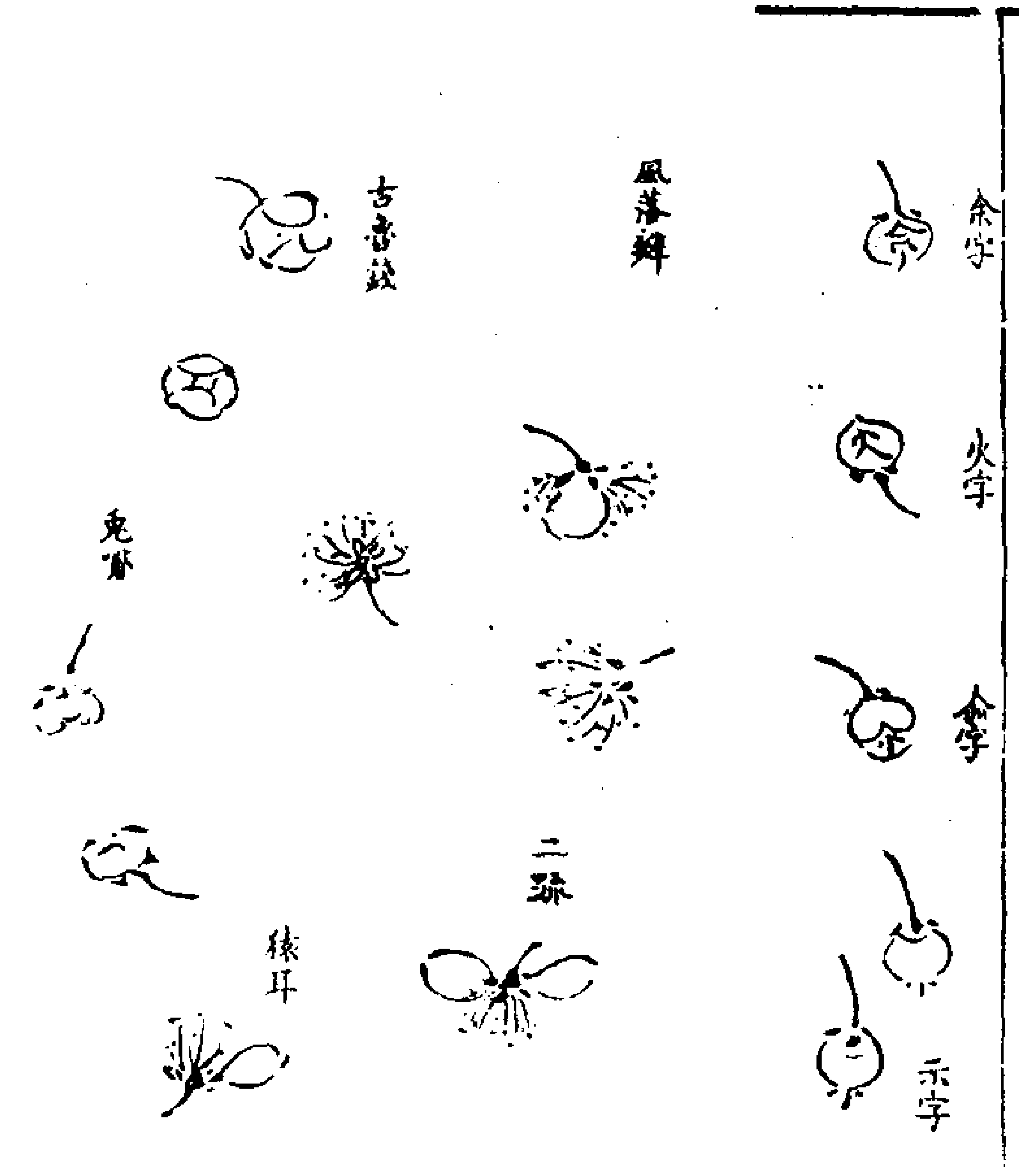
寫梅訣　周履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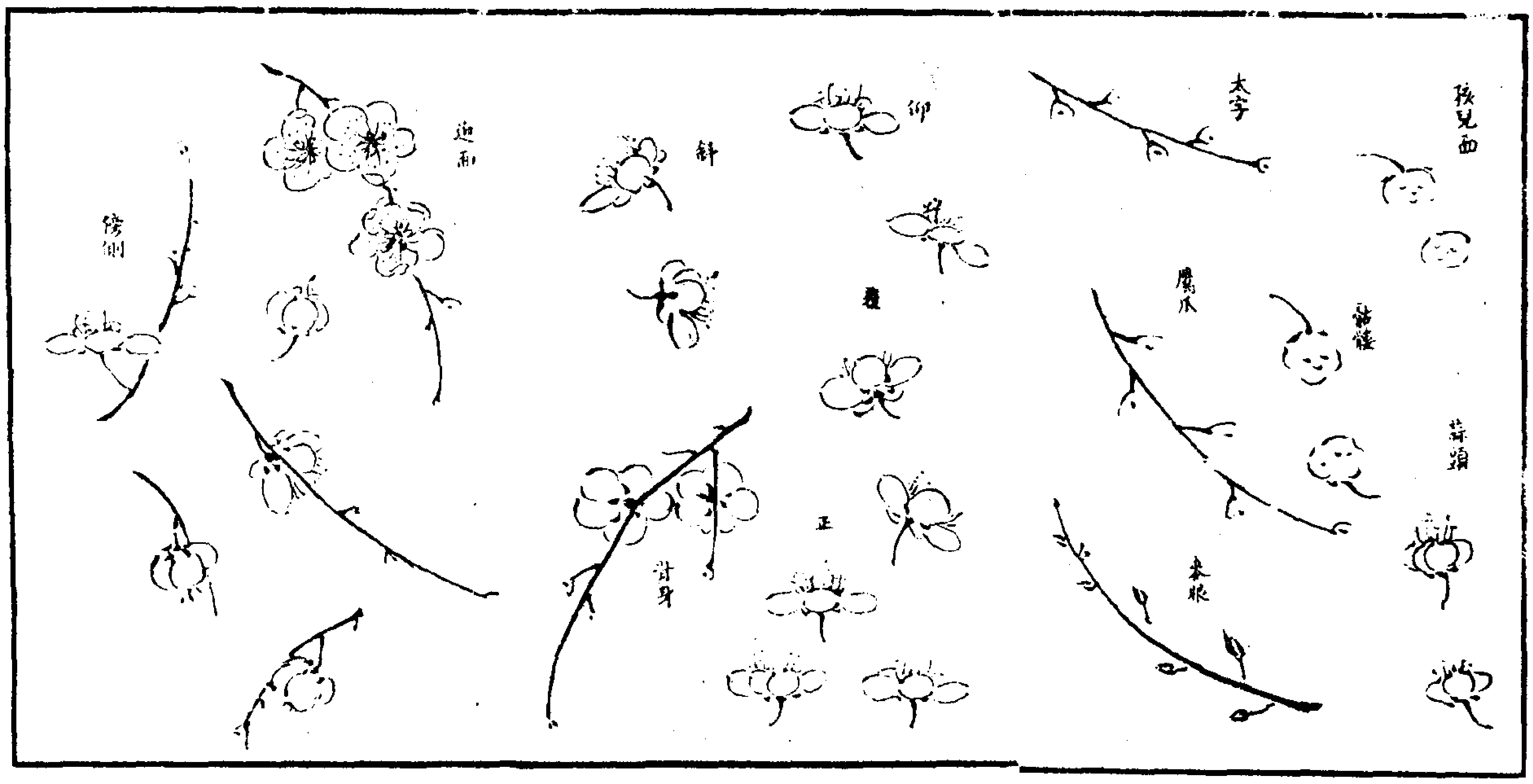
寫梅五要發幹在先一要體古屈曲多年二要幹怪麁細盤旋三要枝清㝡戒連綿四要梢健貴其遒堅五要花奇必須媚妍梅有所忌起筆不顛先輩定論着花不粘枯枝無眼交枝無潛樹嫩多莿枯處花攢枝無鹿角身無體端蟠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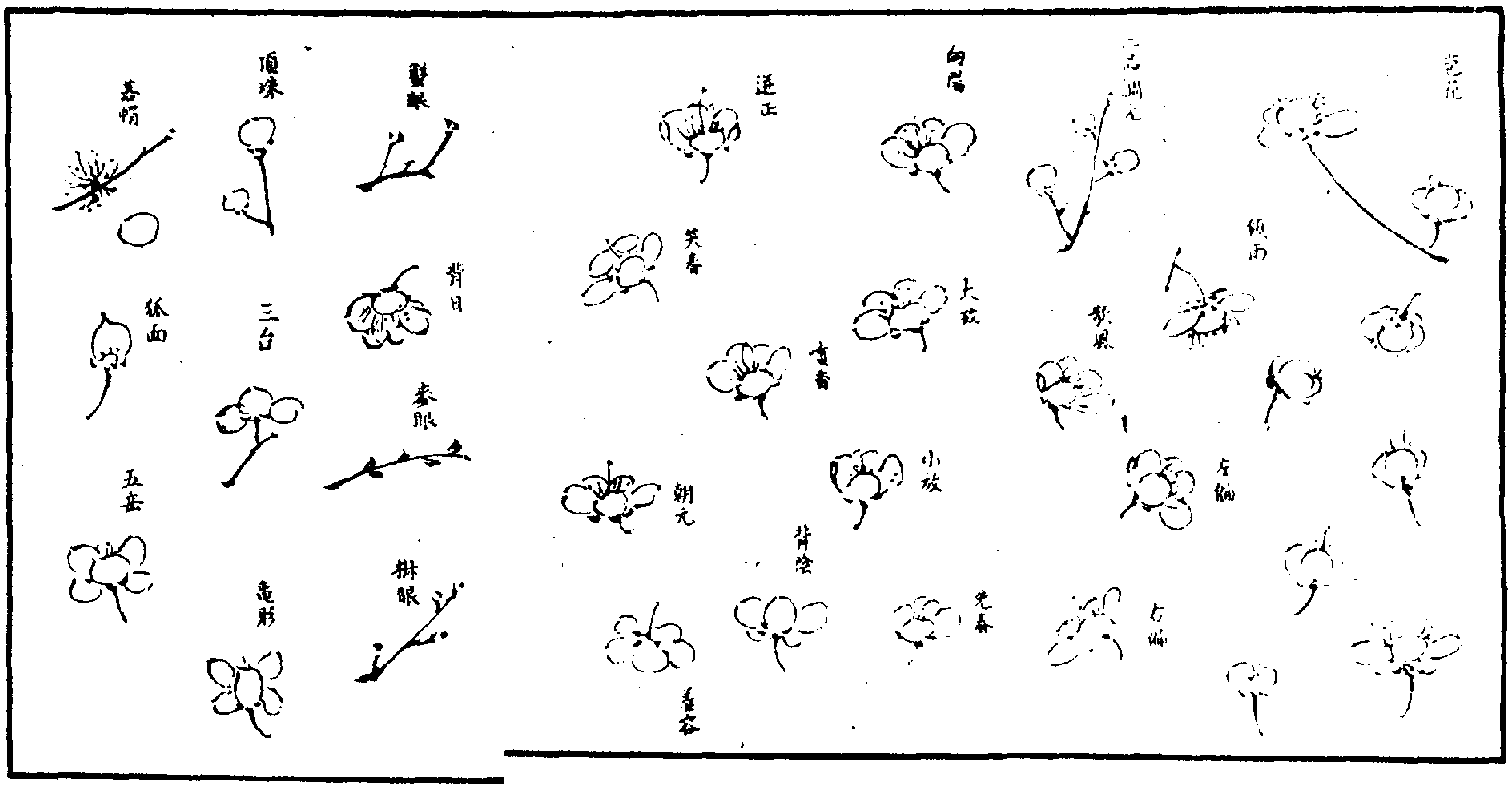
無情花枝冗繁嫩枝生蘚梢條一般老不見古嫩不見鮮外不分明內不顯然筆停竹節助條條穿氣條生萼蟹眼重聯枯重眼輕體無女安枝梢散亂不抱體彎風不落英聚花如拳花不具名稀亂勻塡其病犯之皆不足觀寫梅秘奧全備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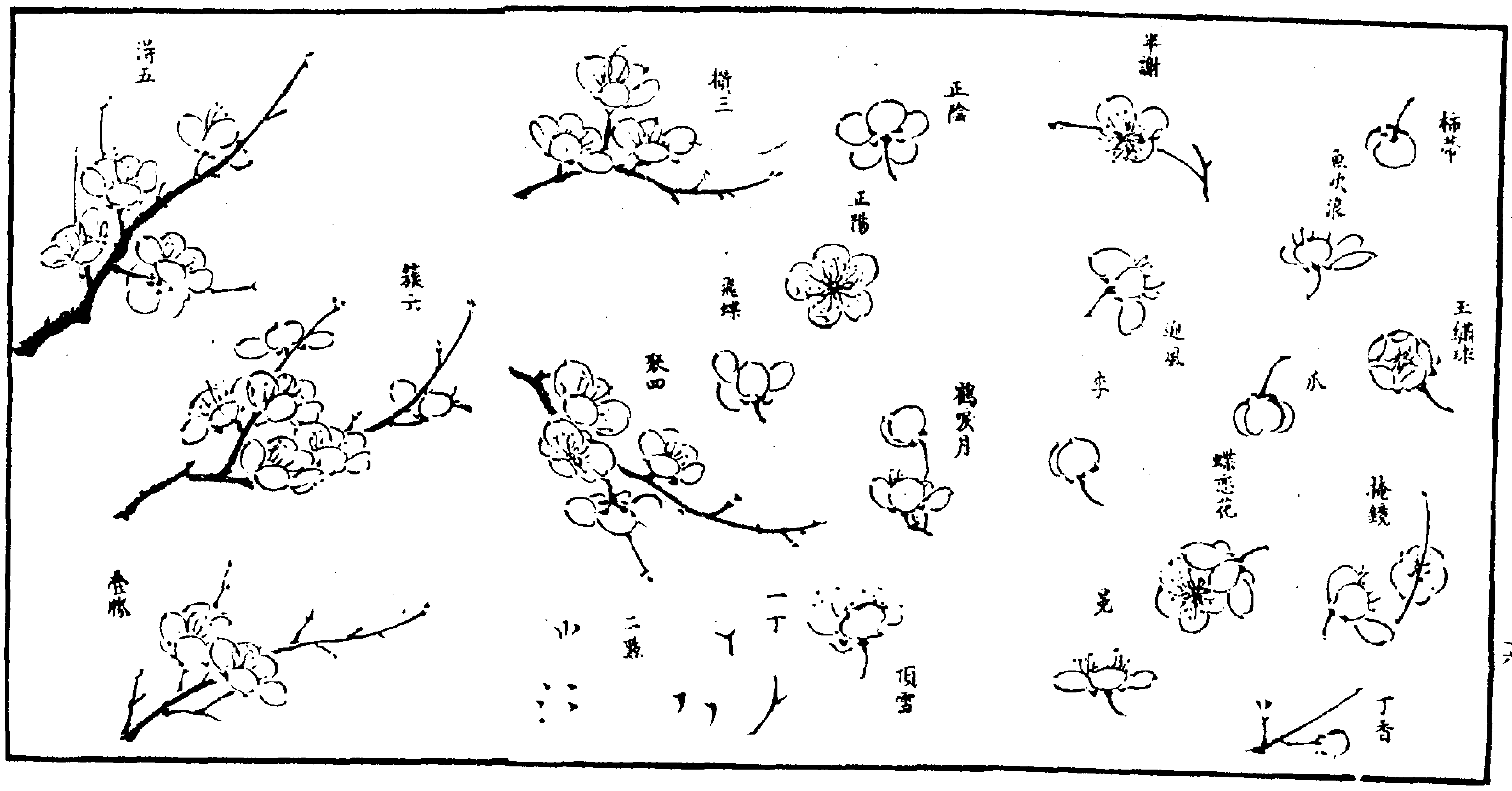
寫梅花歌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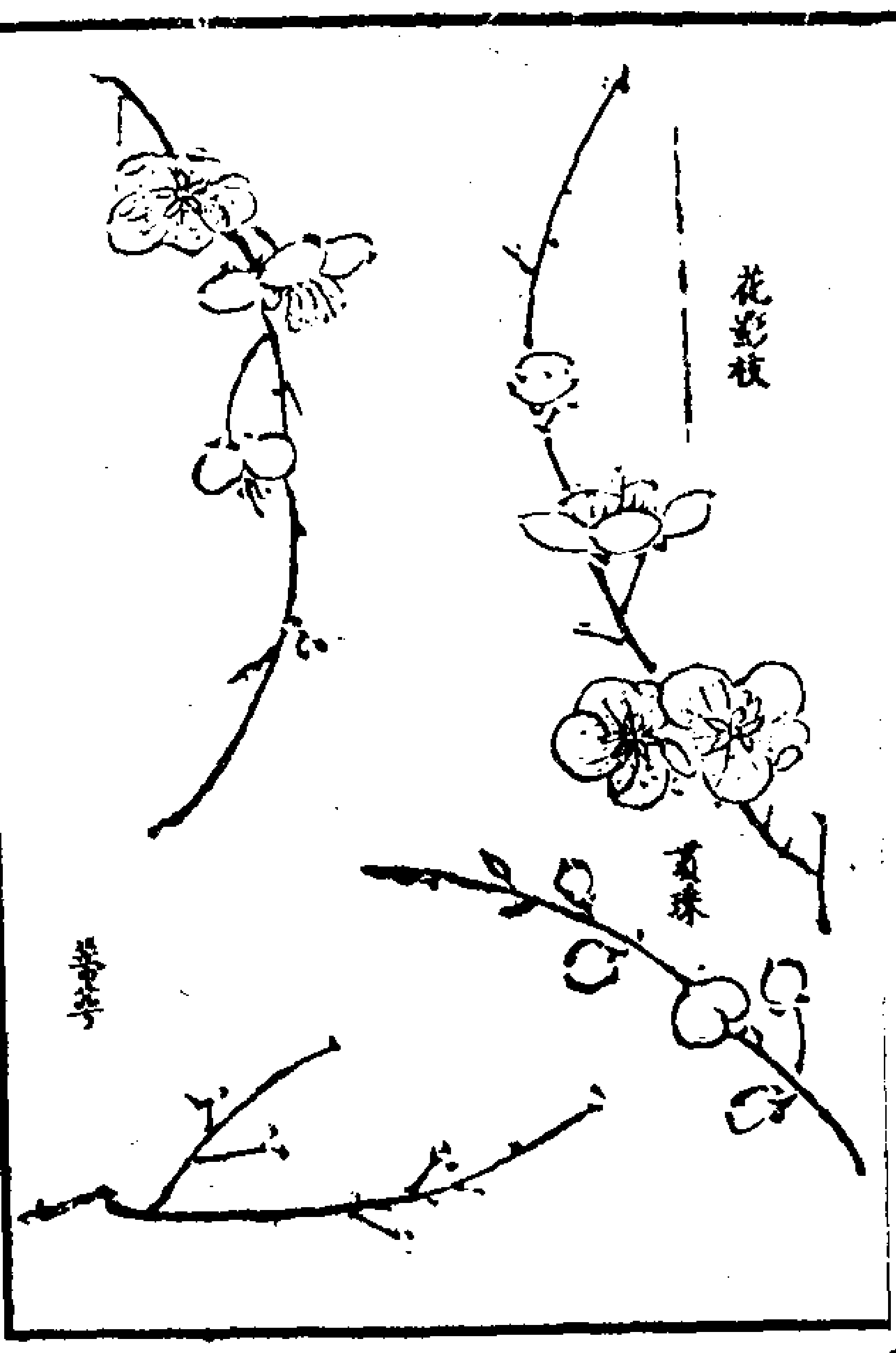
余紋火字仒形字　示字落風古唇錢
兎嘴蒜頭孩兒面　骷髏鷹爪太書般
蝴蝶仰覆斜欹正　迎面背身花要全
傍側苞花隨意作　影枝枝影各宜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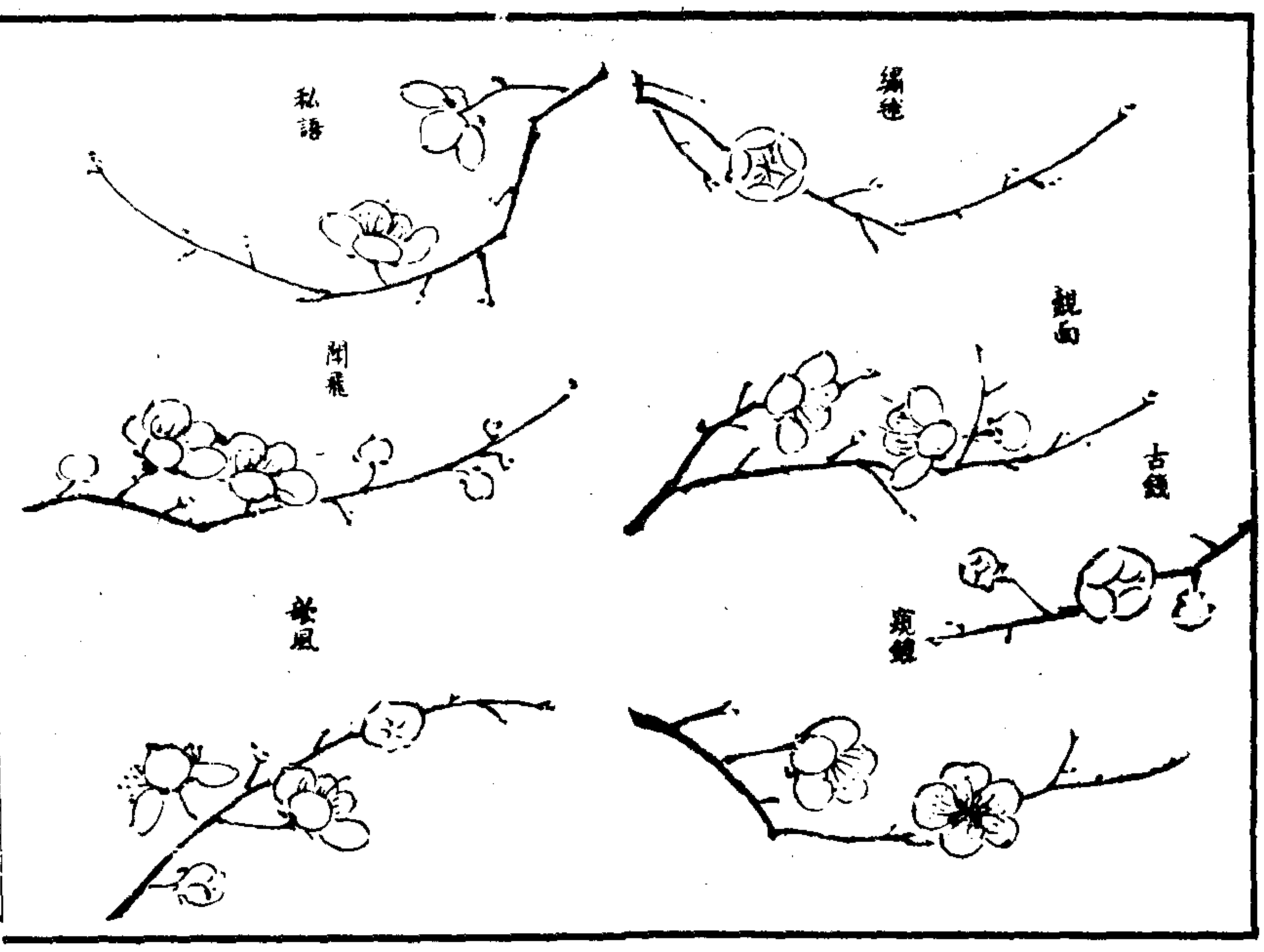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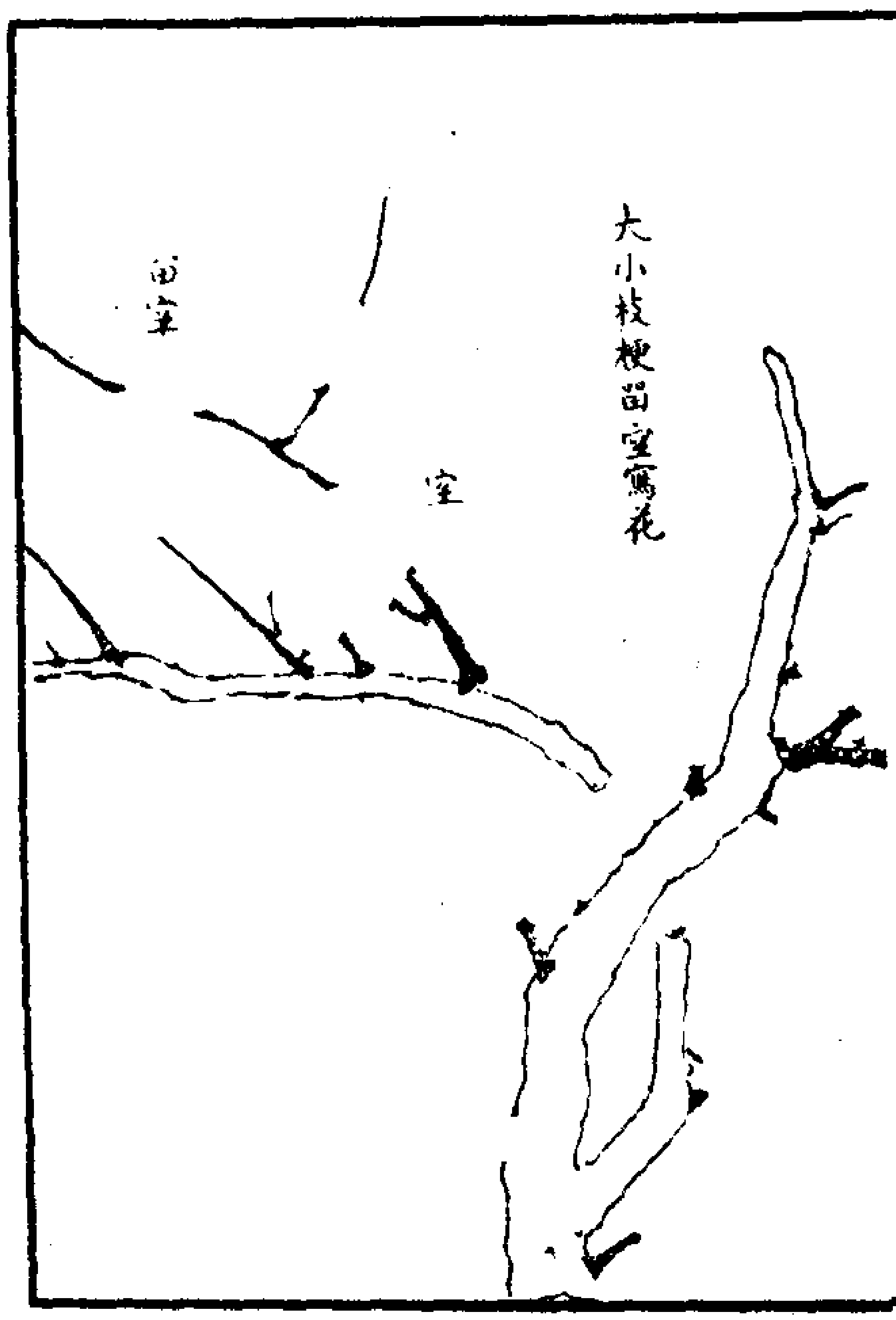

孩兒面
太字
仰
斜
迎面
傍側
髑髏
鷹爪
疊
蒜頭
正
背身
來眼


蕊花
三品開花
向陽
逆正
蟹眼
頂珠
暮帽
傾雨
歛風
大放
含笑
背日
三台
狐面
吉香
麥眼
右偏
小放
朝元
五出
背陰
先春
左偏
掛眼
龜形
春容


柿蒂
半謝
正陰
椏三
浮五
魚吹浪
正陽
簇六
飛蝶
玉繡球
迎風
爪
李
鶴頂月
聚四
撥鏡
蝶戀花
覓
頂雪
一丁
二點
疊脈
丁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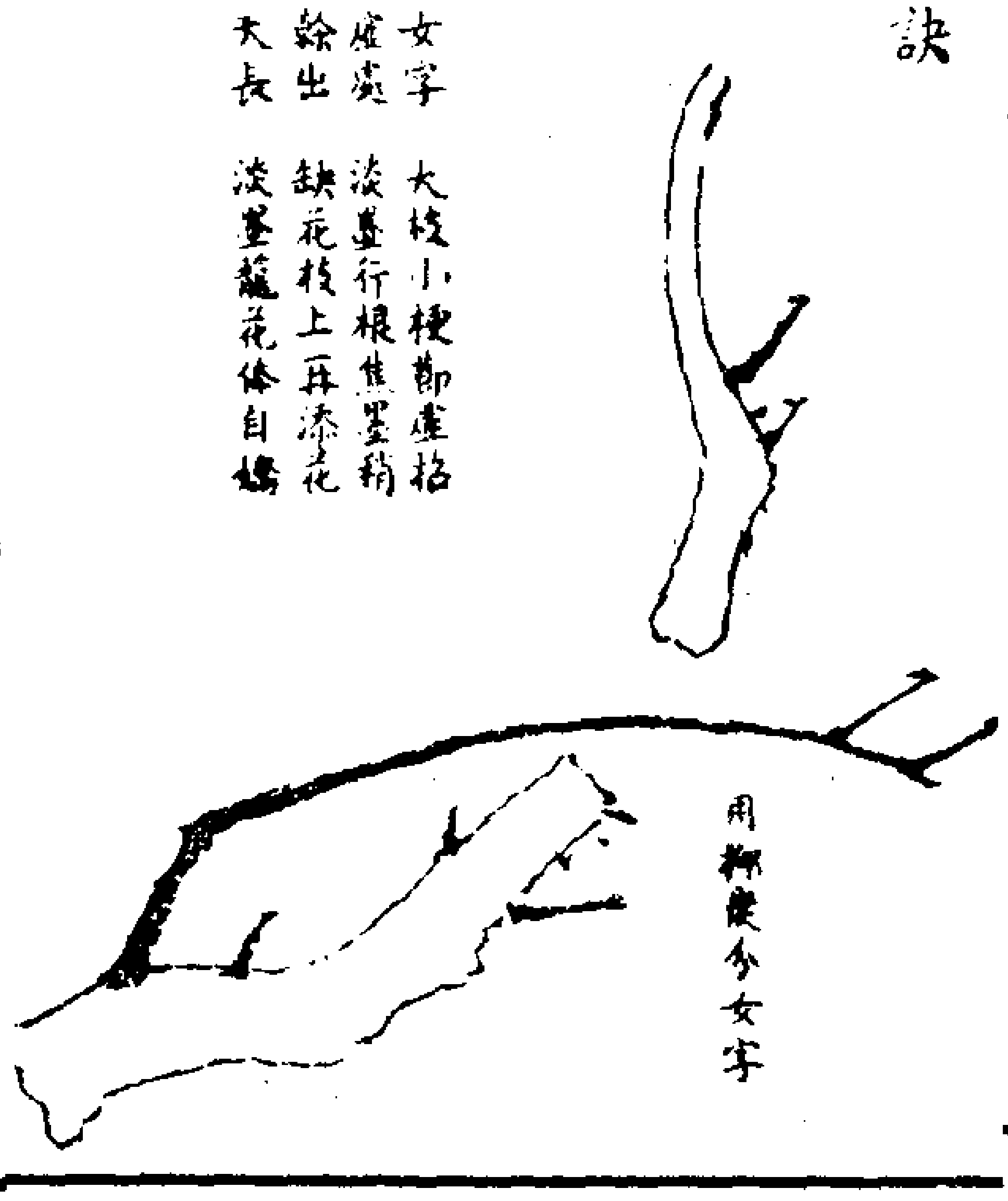

私語
編毬
覩面
鬧飛
古錢
欹風
窺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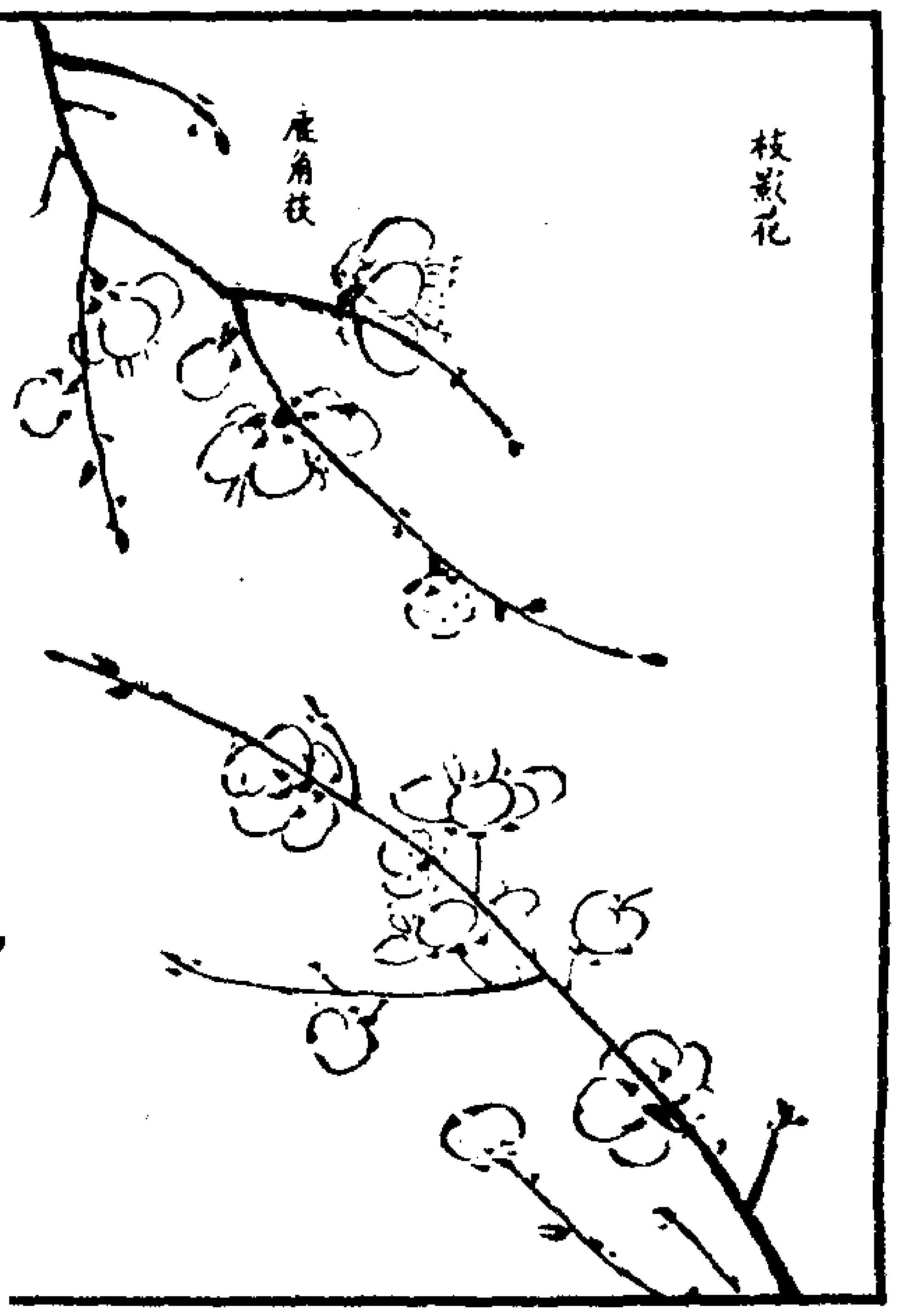

大小枝梗留空寫花
留空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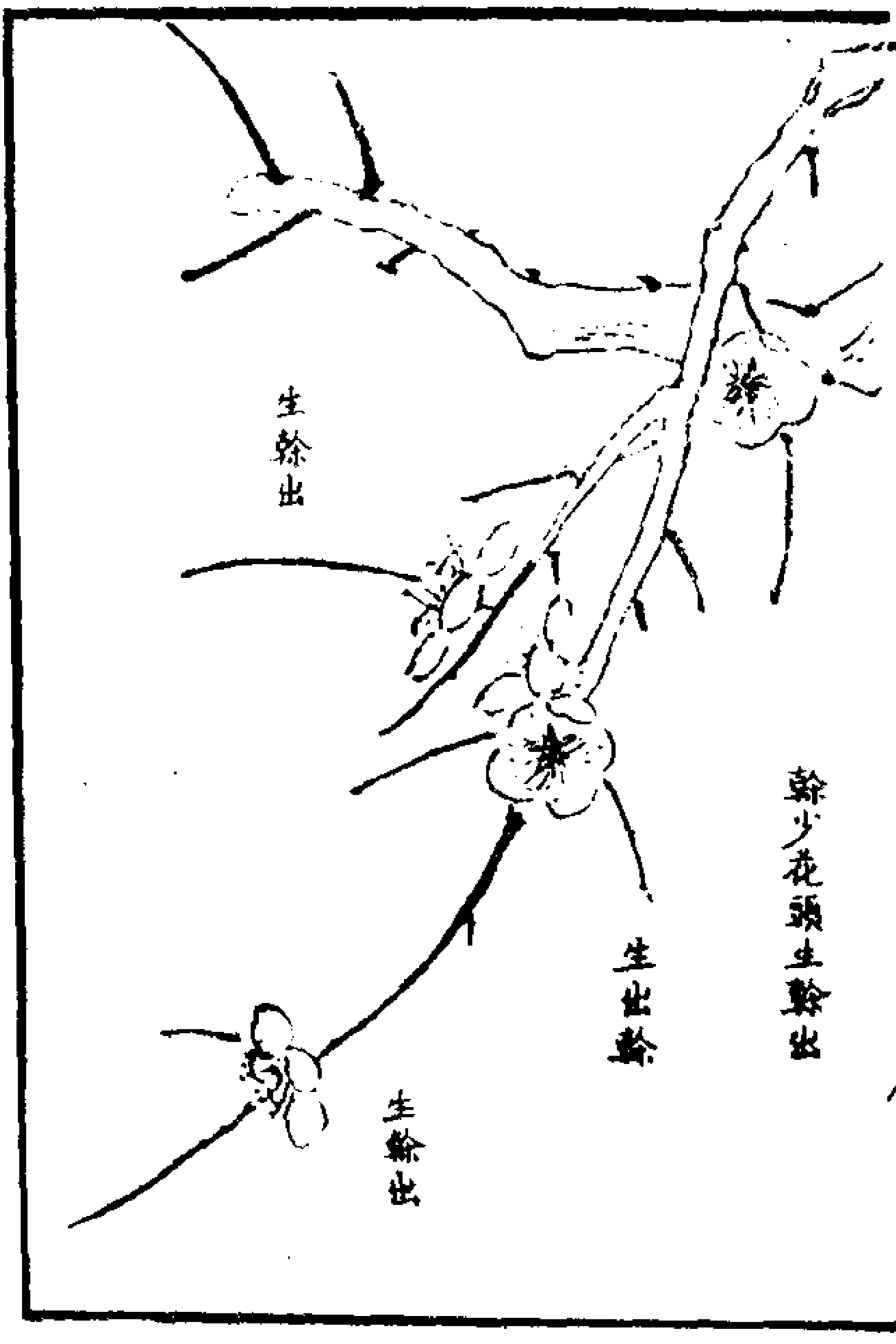
寫梅枝榦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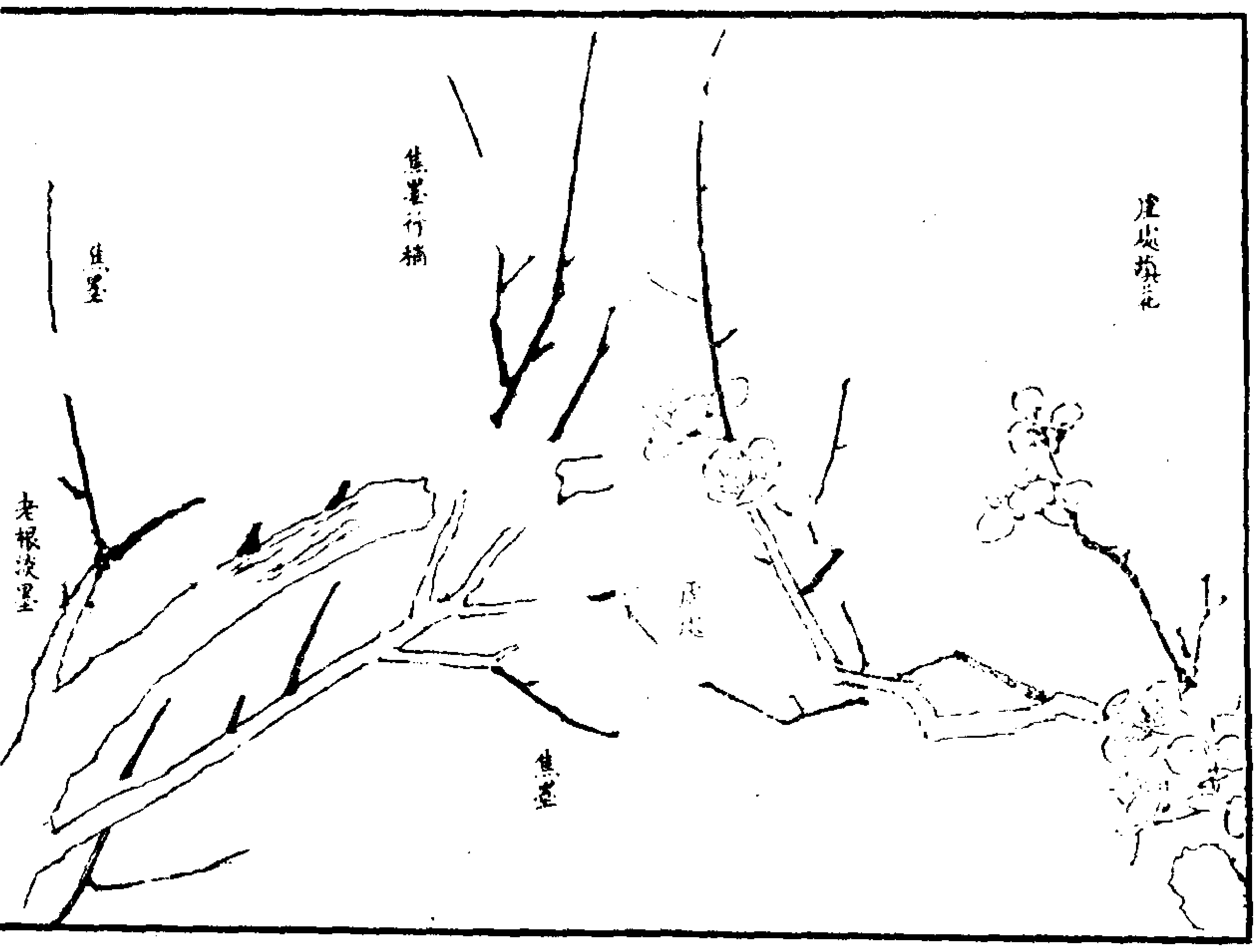
處把梅根分女字
花頭各樣塡虛處
榦少花頭生榦出
嫩條三從冲天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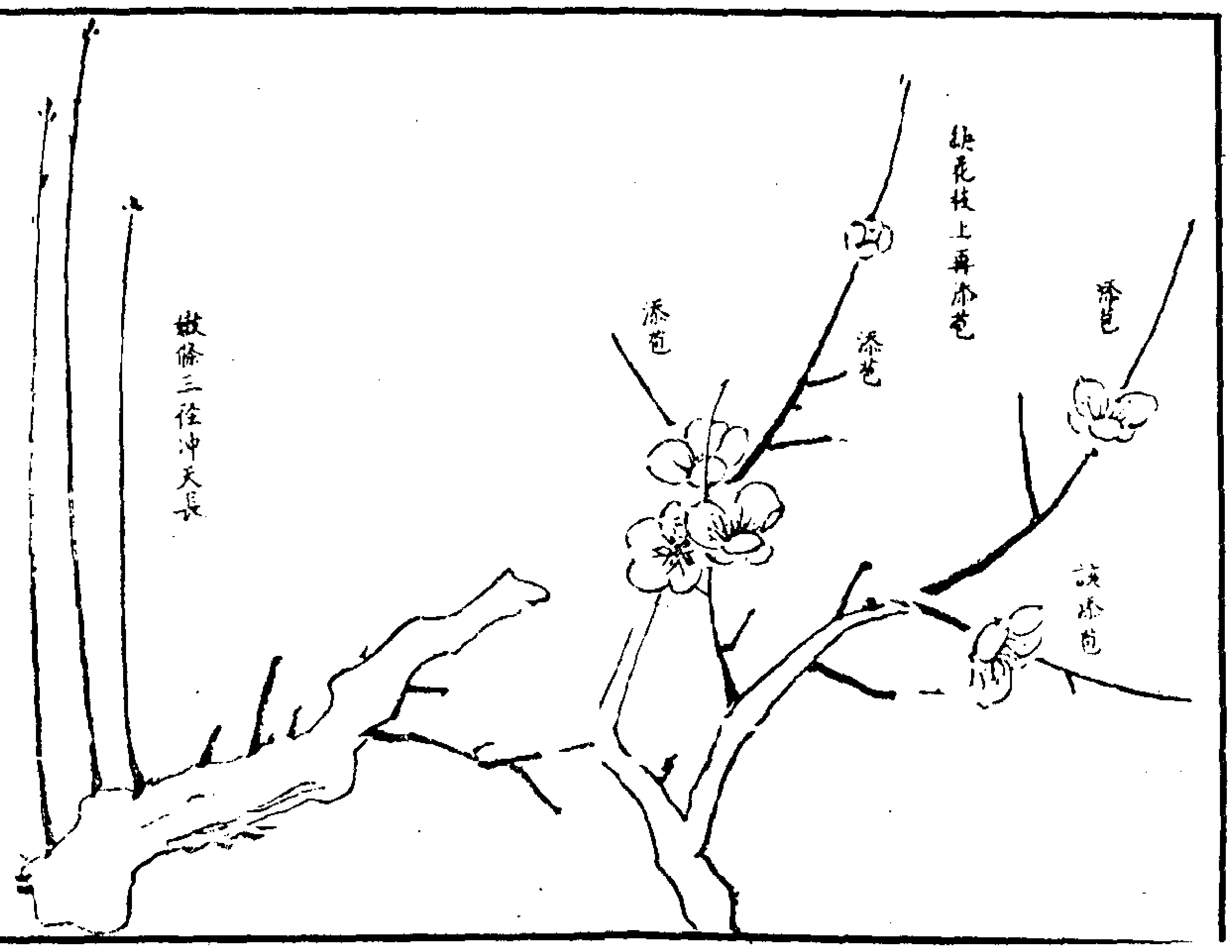
大枝小梗鄭虛格
淡墨行根焦墨稍
缺花枝上再添花
淡墨蘸花條自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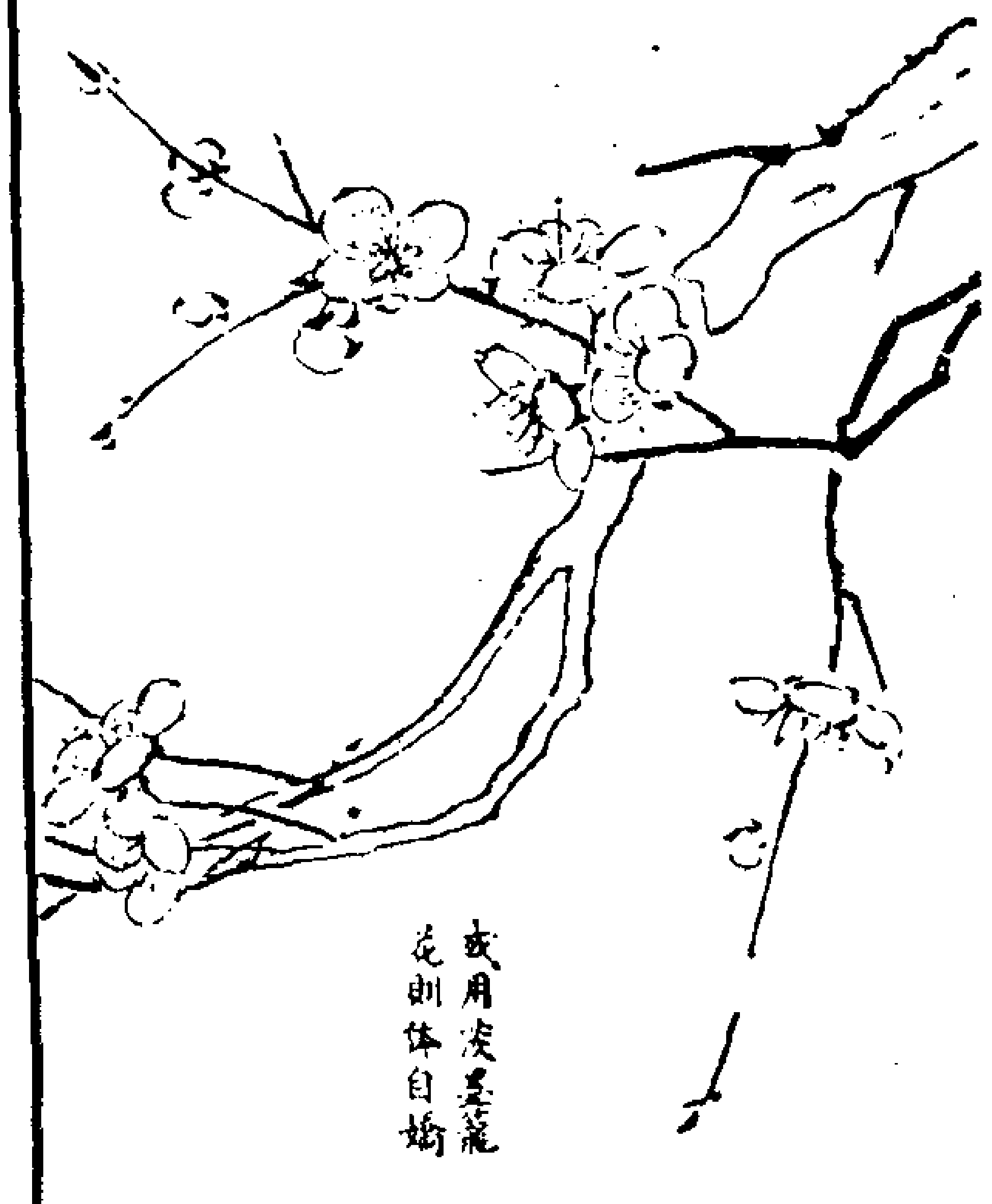



榦少花頭生榦出
生出榦
生榦出
榦
生榦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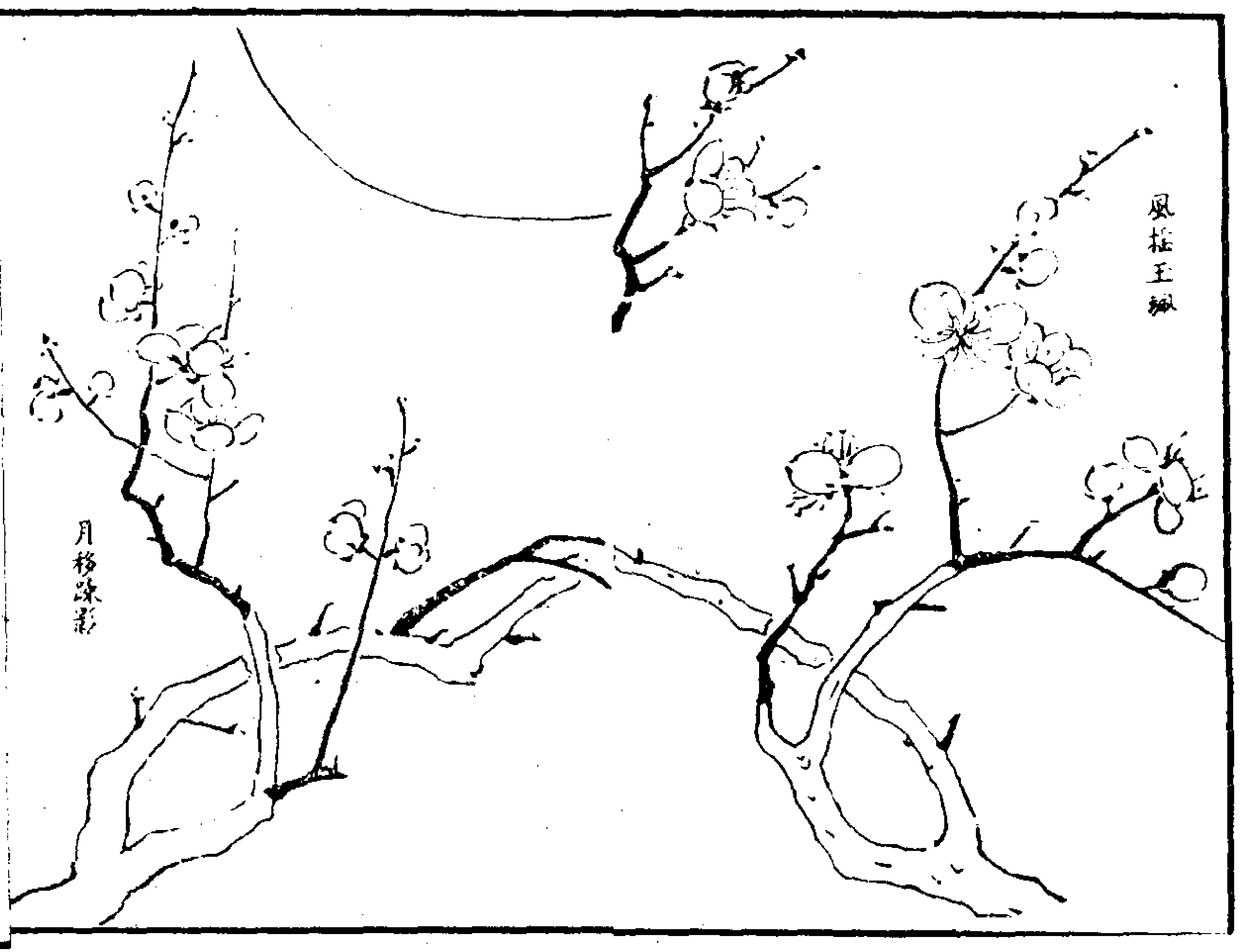

虛處塡花
焦墨行梢
焦墨
老根淡墨
焦墨
虛


缺花枝上再添苞
添苞
添苞
添苞
該添苞

嫩條二徑沖天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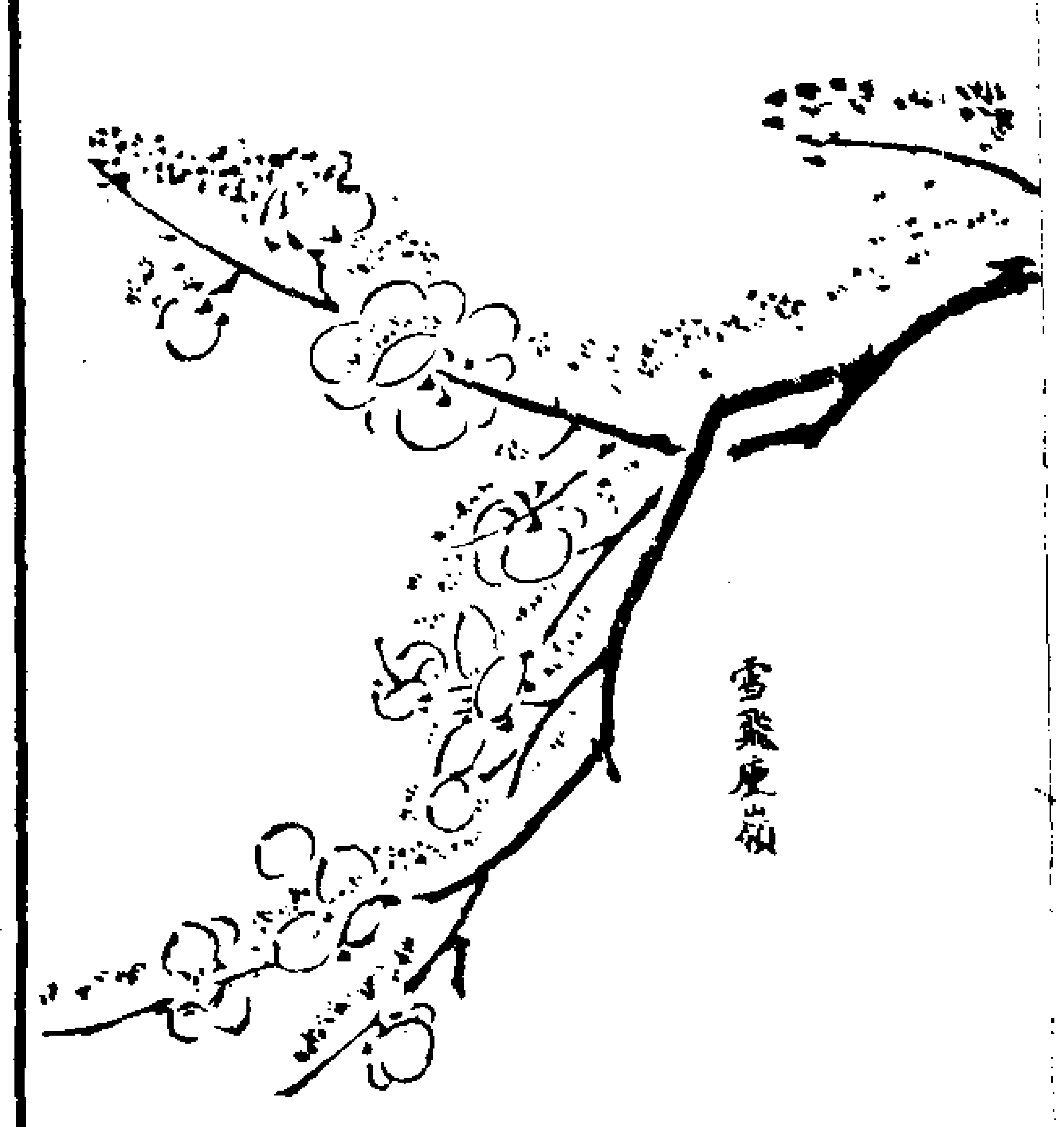


或用淡墨麗
花則体自嬌



風搖玉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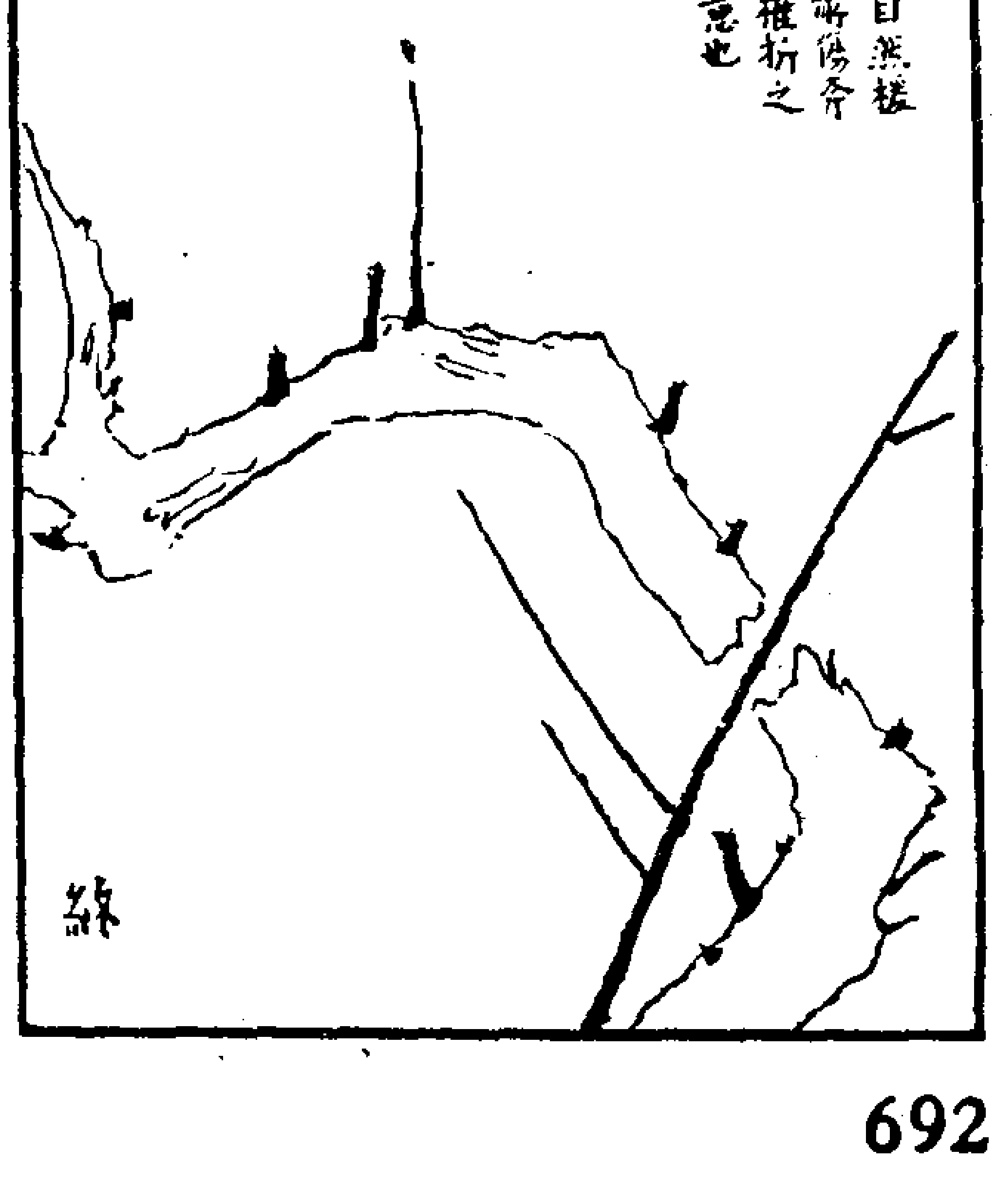
月移疏影



雪飛庾嶺

梅身貴老老則自然樛
牙屈曲甚風雪所傷斧
斤所伐而枯朽摧折之
中自有勃然生意也

槎牙屈玉



綠

春谷嚶翔

周履靖編次

春谷嚶翔目錄

寫翎毛訣　起手勢
全形勢　栖勢
鳴勢　回視勢
踏沙勢　臥月勢
啼晴勢　調音勢
啄蟲勢　啄木勢
欲墜勢　欲升勢
哺雛勢　窺魚勢
鳴春勢　轉脛勢
將飛勢　理翎勢
墜飛勢　交栖勢
欲啄勢　搜毛勢
同啄勢　交爭勢
雙飛勢　雙鳴勢
閒墜勢　孤墜勢
相顧勢　採英勢
附　蟲八十二種

春谷嚶翔目錄終

春谷嚶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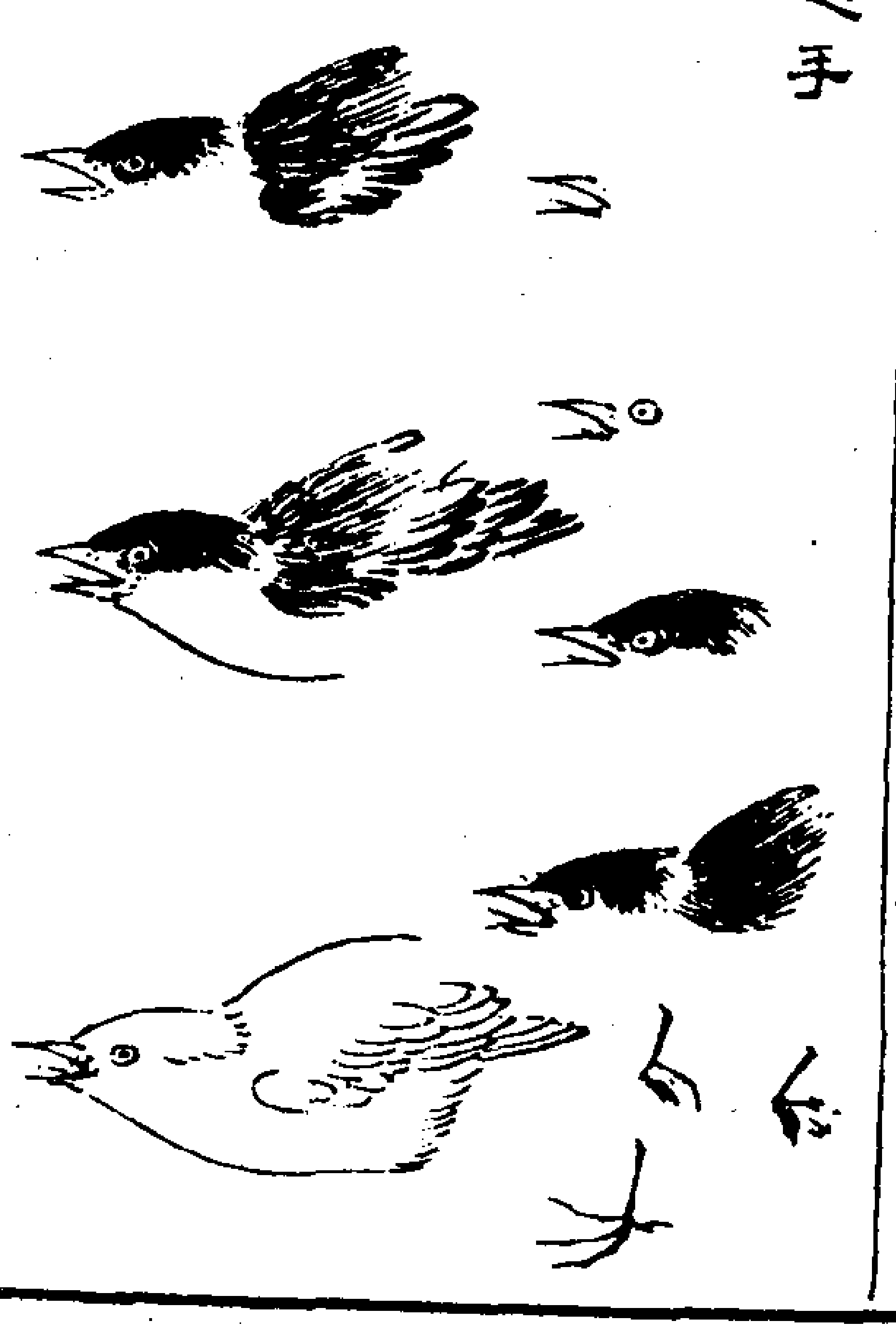
嘉禾周履靖編次
同郡項元汴校正
金陵荊山書林梓

寫翎毛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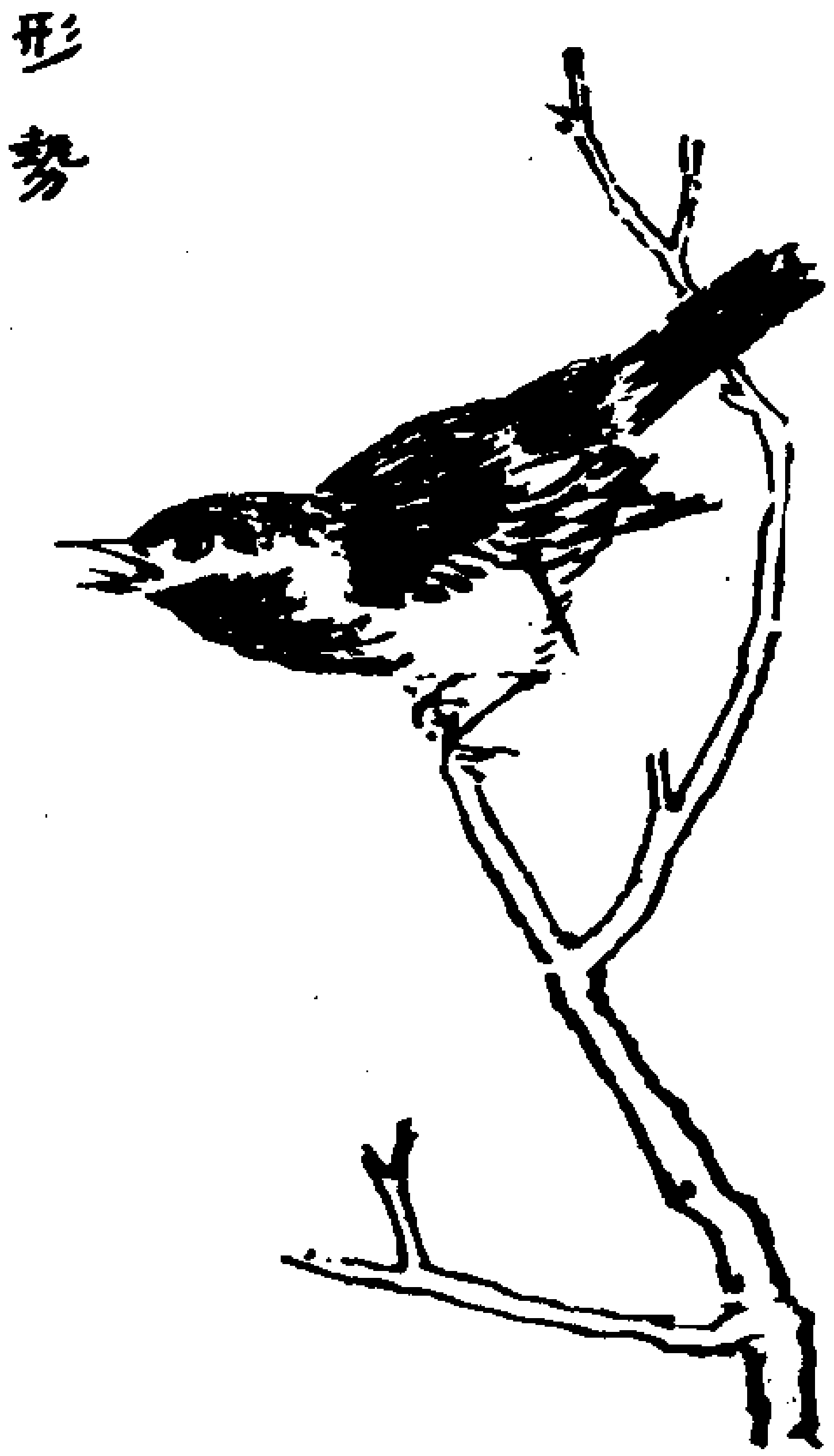
羽族萬狀難繪羣形錦鸞彩鳳白鶴黃鶯栖枝細雀奮霄巨鵬泳聲侶笛轉翼如雲毛兼五色聲變千音西池恣浴瓊林肆鳴廻旋海島栖息花陰頡頏躑躅展壓有情飛鳴宿食各具像生羽翎嘴爪以筆發明先画其嘴眼照上唇目寫頭額胸描背翎半環大小筆重筆輕破鏡之狀短長尖平尾翎細細圖出勻停徐徐小尾叢筆填增羽毛翅脊前後相承腿脏腳肚下筆細斟寫完全體後綴腳心踏枝立幹勢欲縱橫展拳之訣宗思零丁黃筌飛鳫徽宗主鷹千古之下咸頌芳名欲追神品唐賢宋君斂成短句寄於繪林

物外散樵周履靖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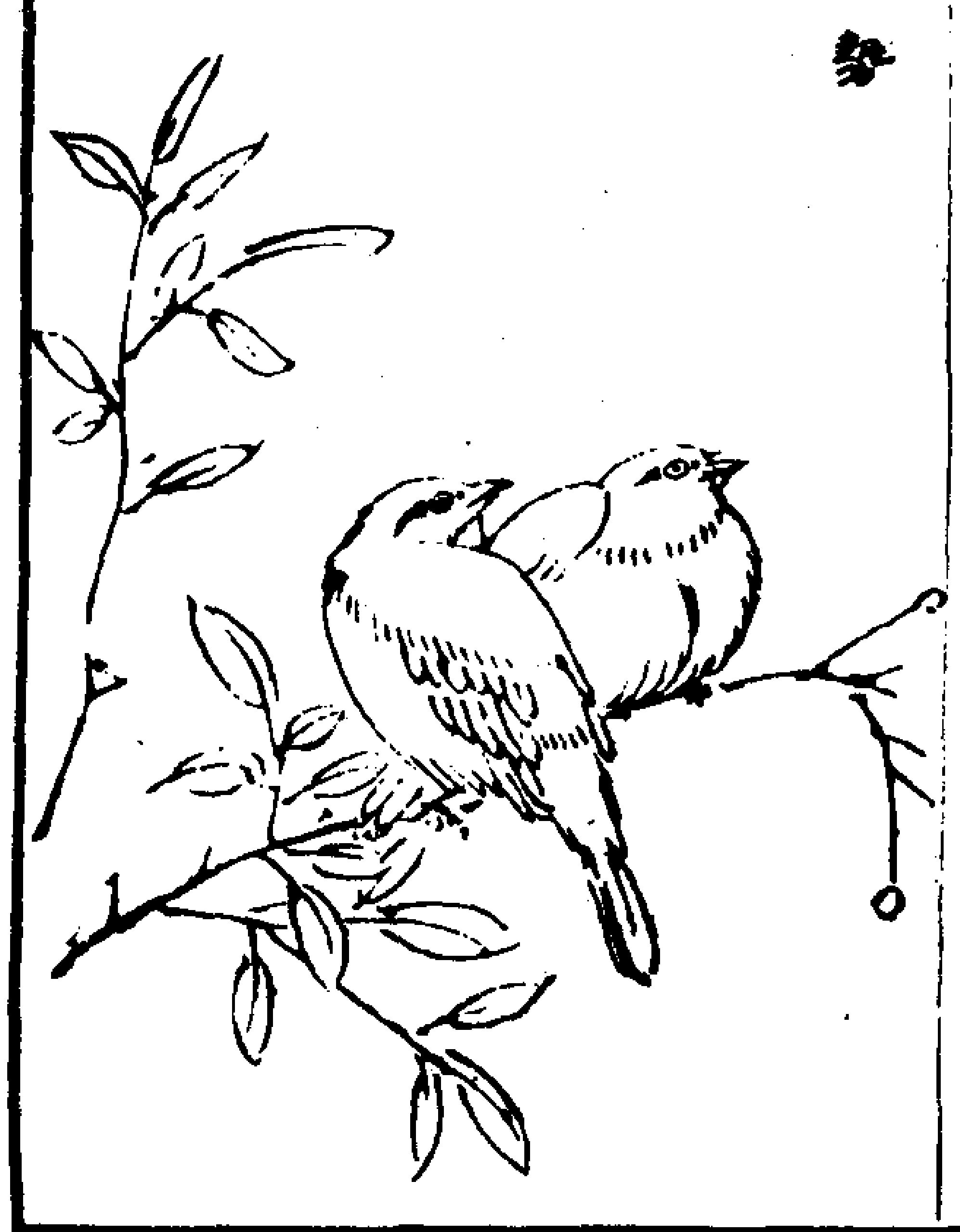
起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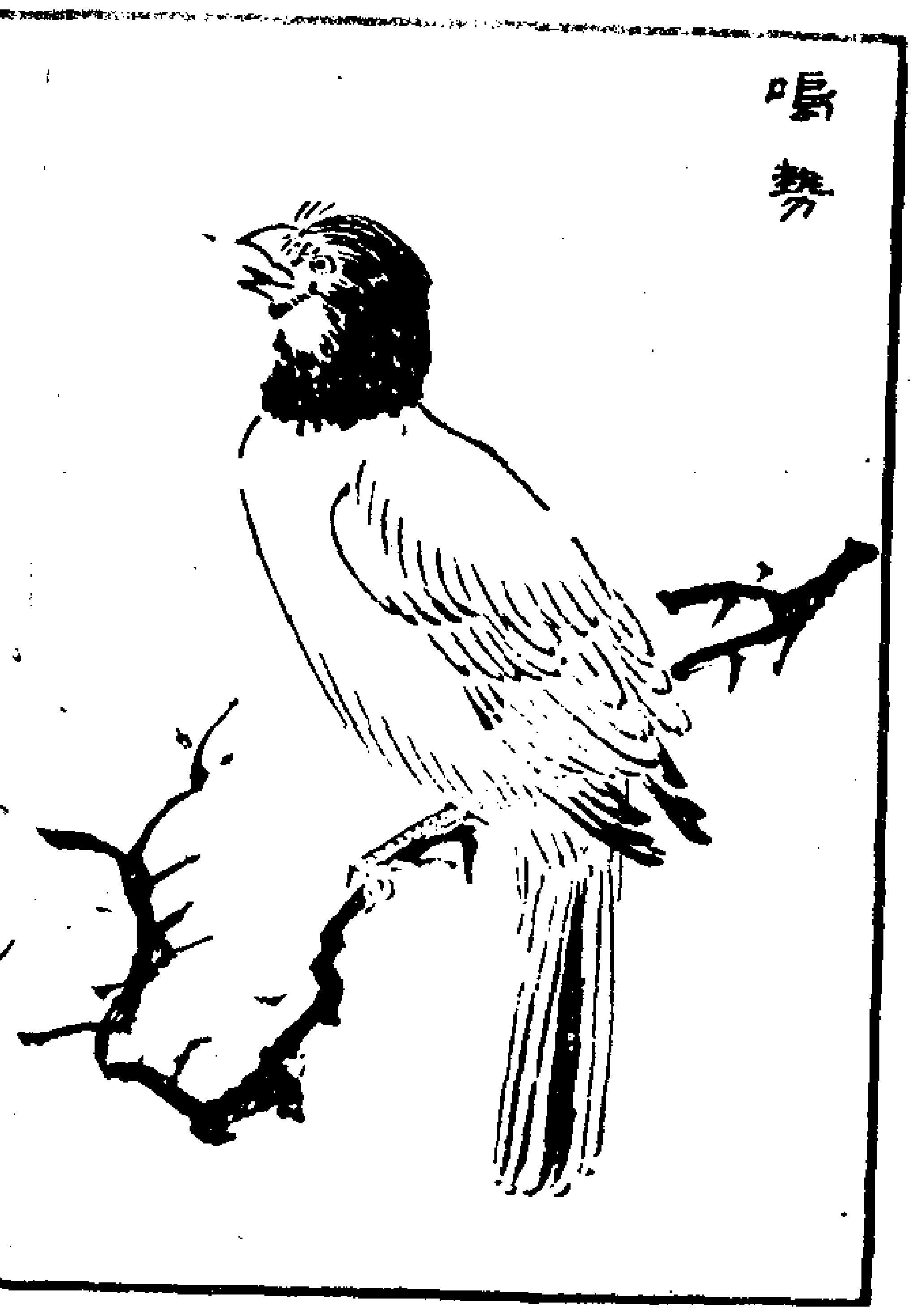
全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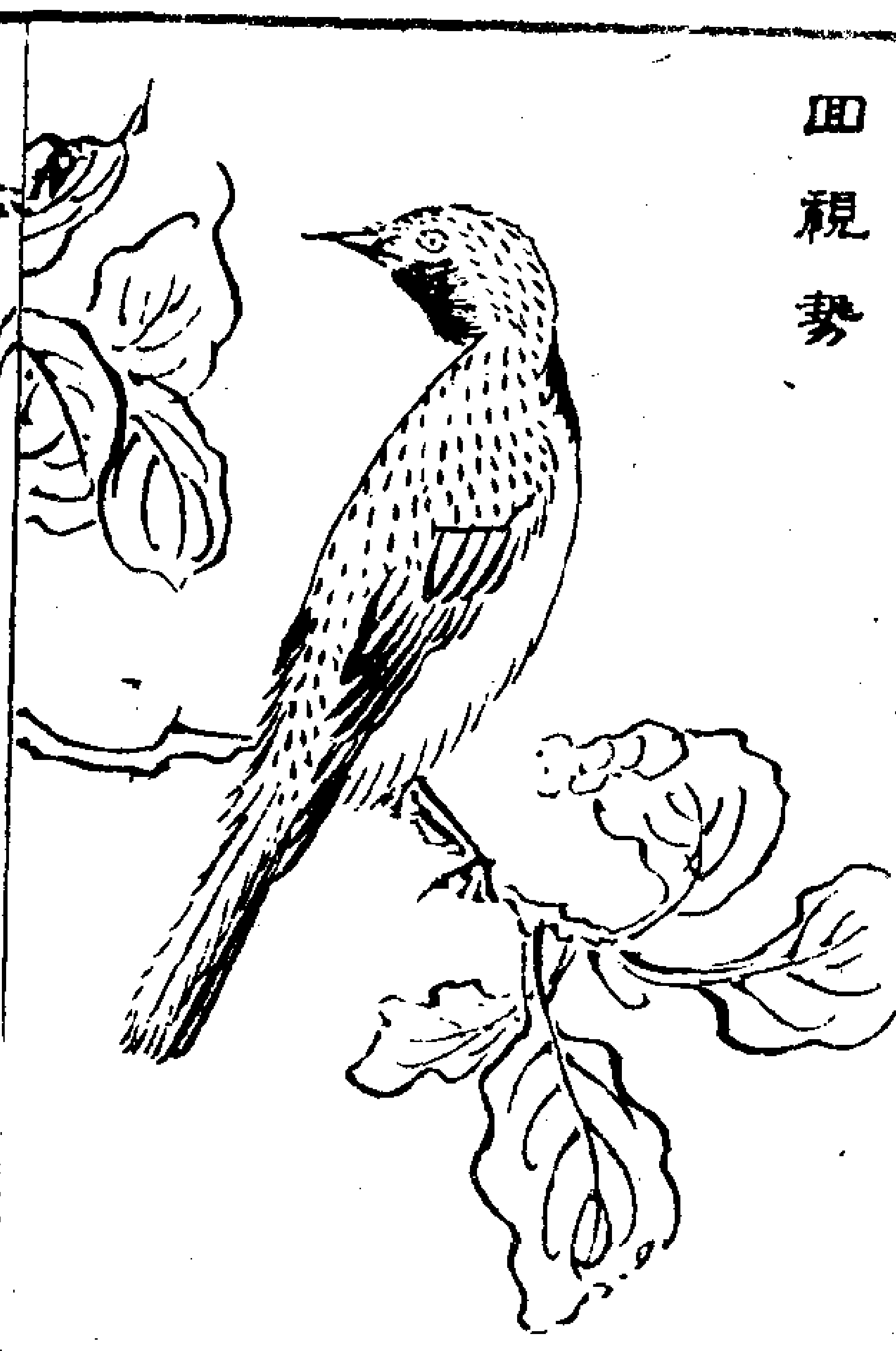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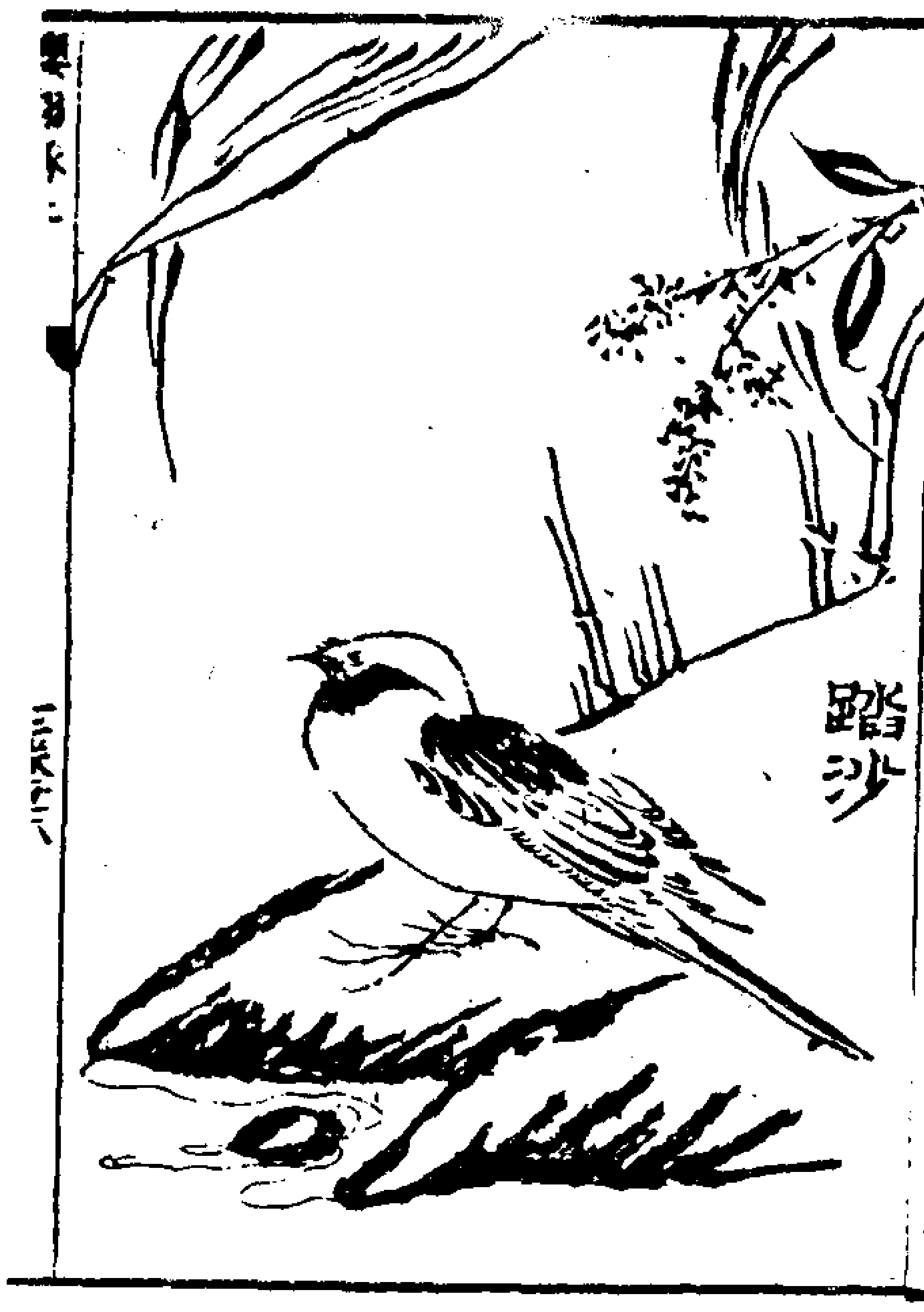
栖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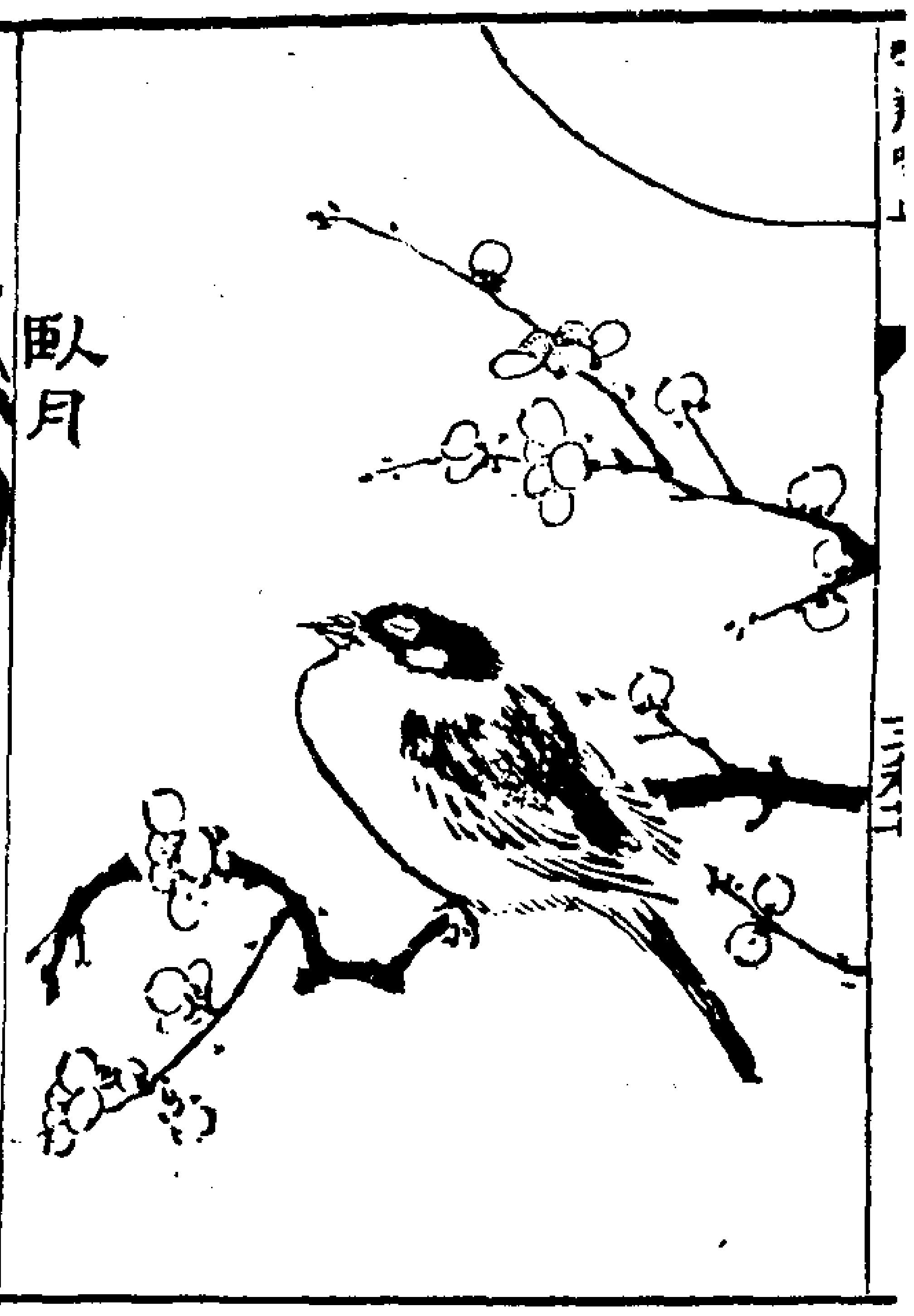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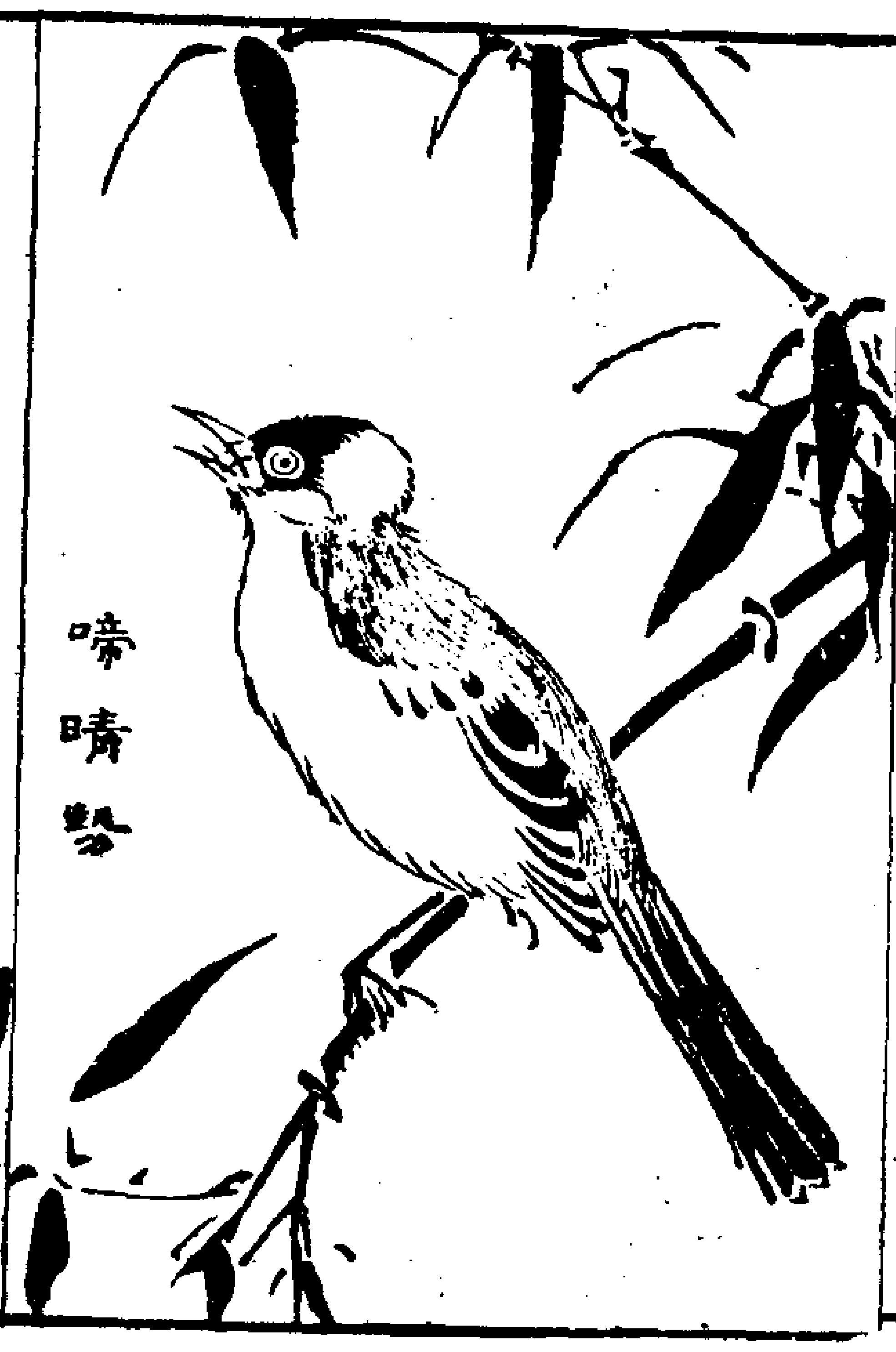
春谷嚶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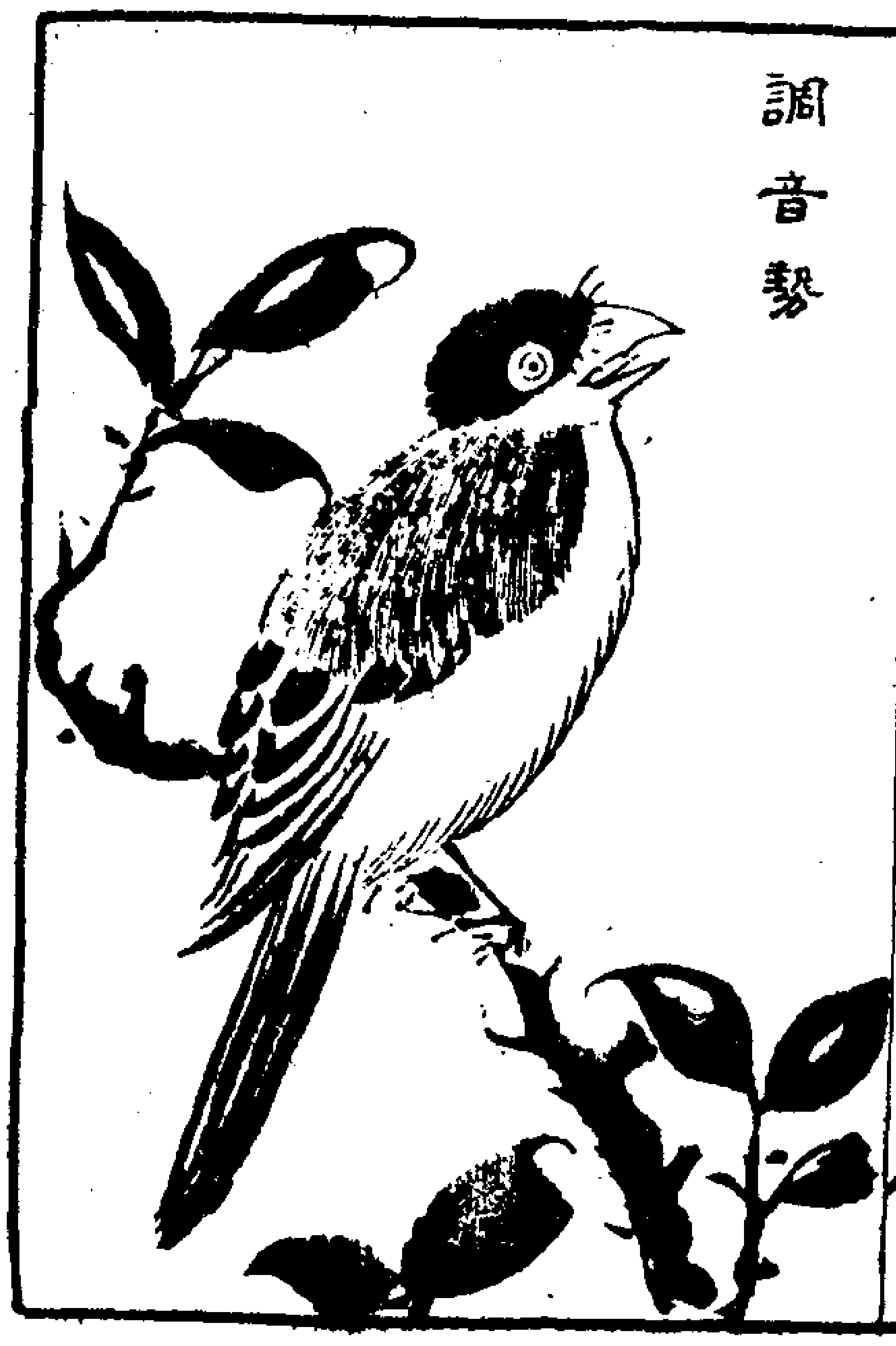

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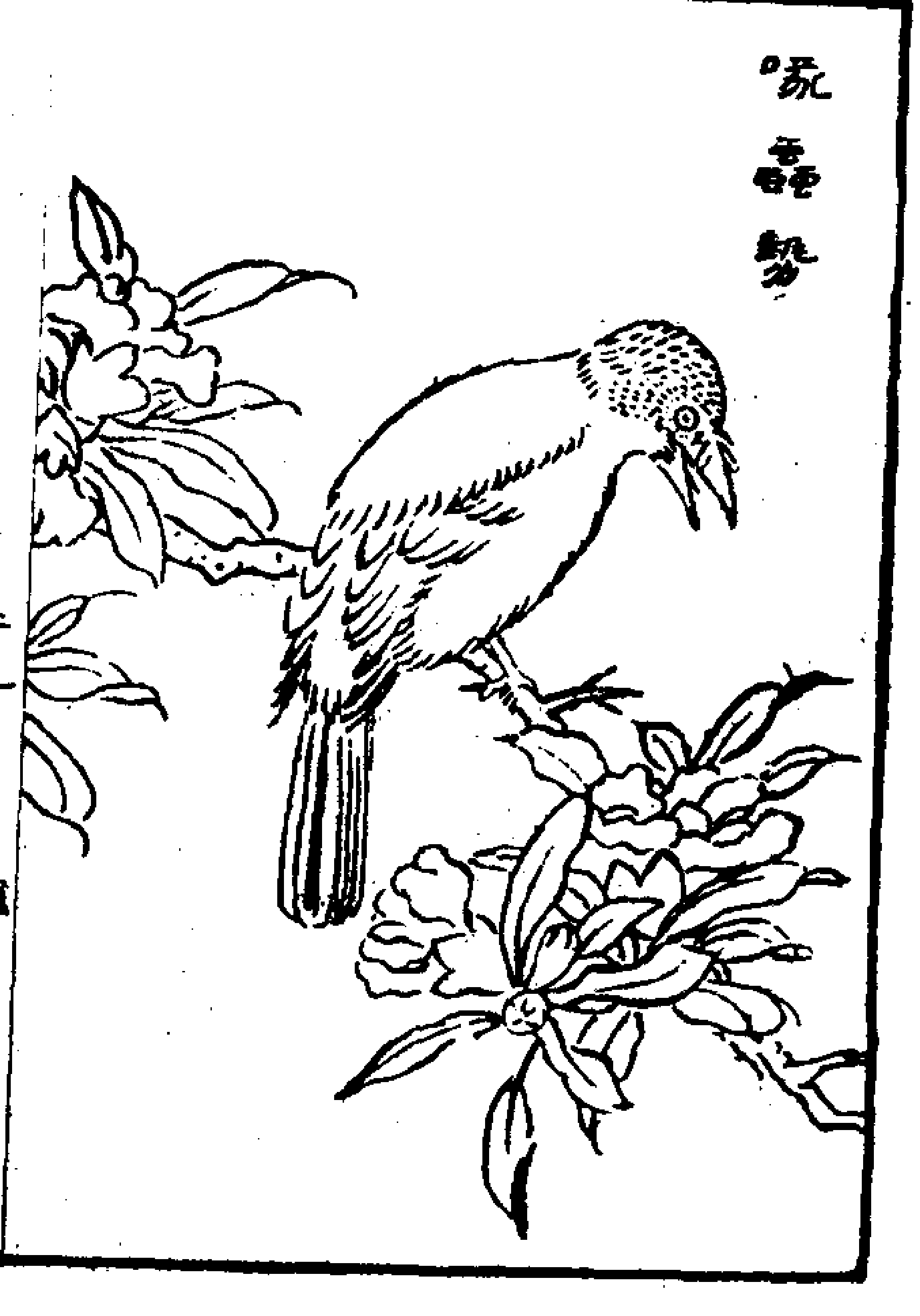

回視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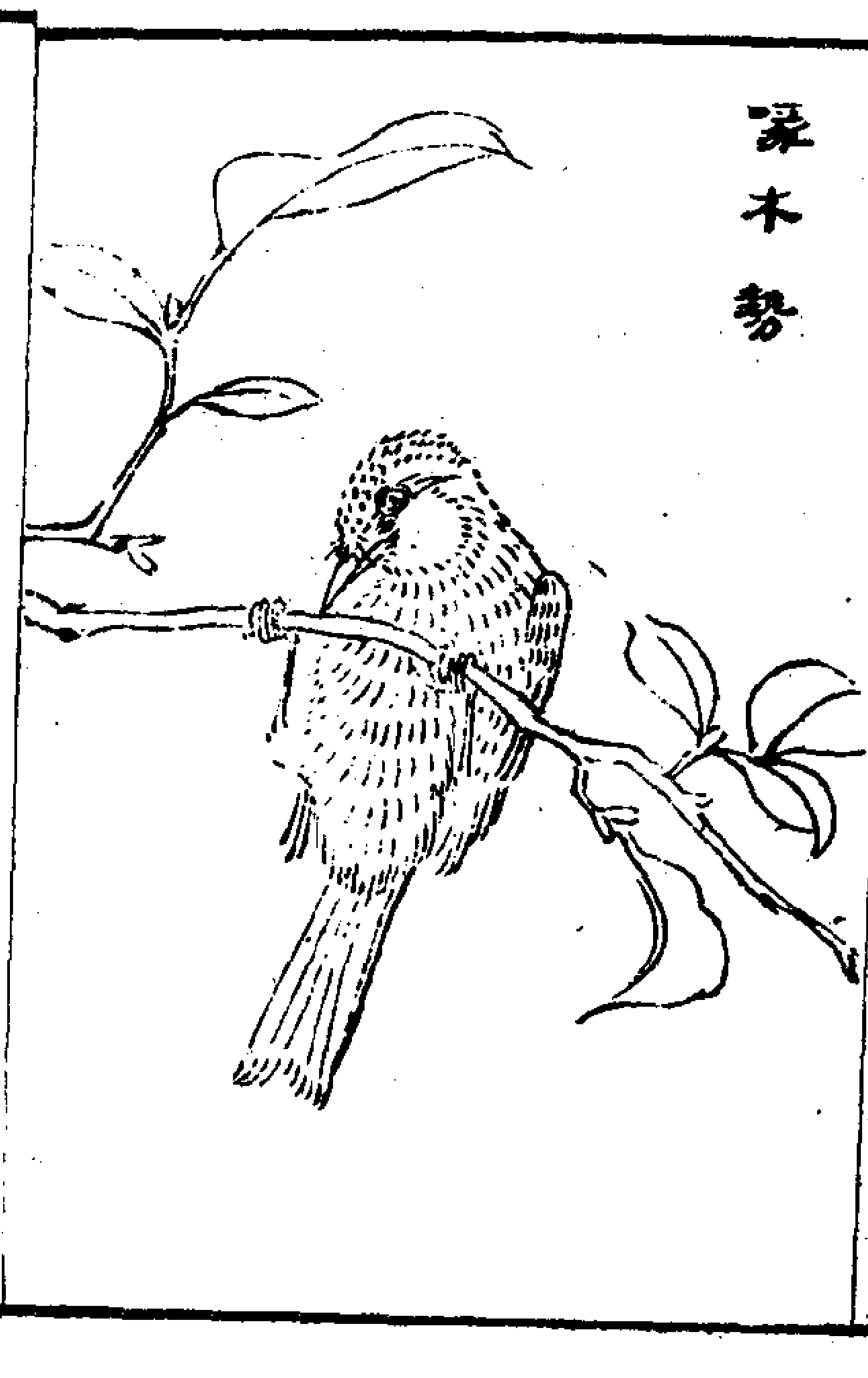

踏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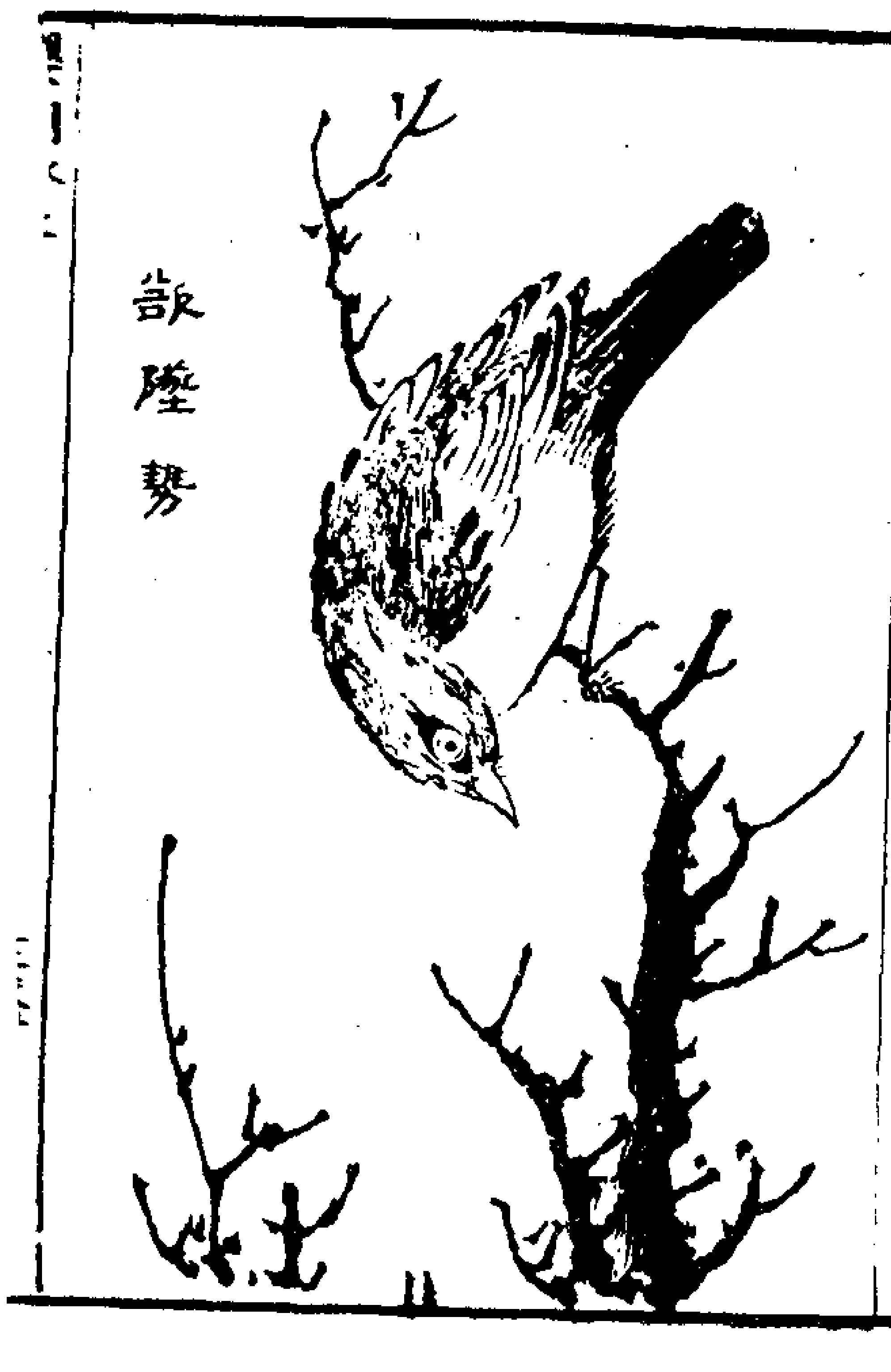

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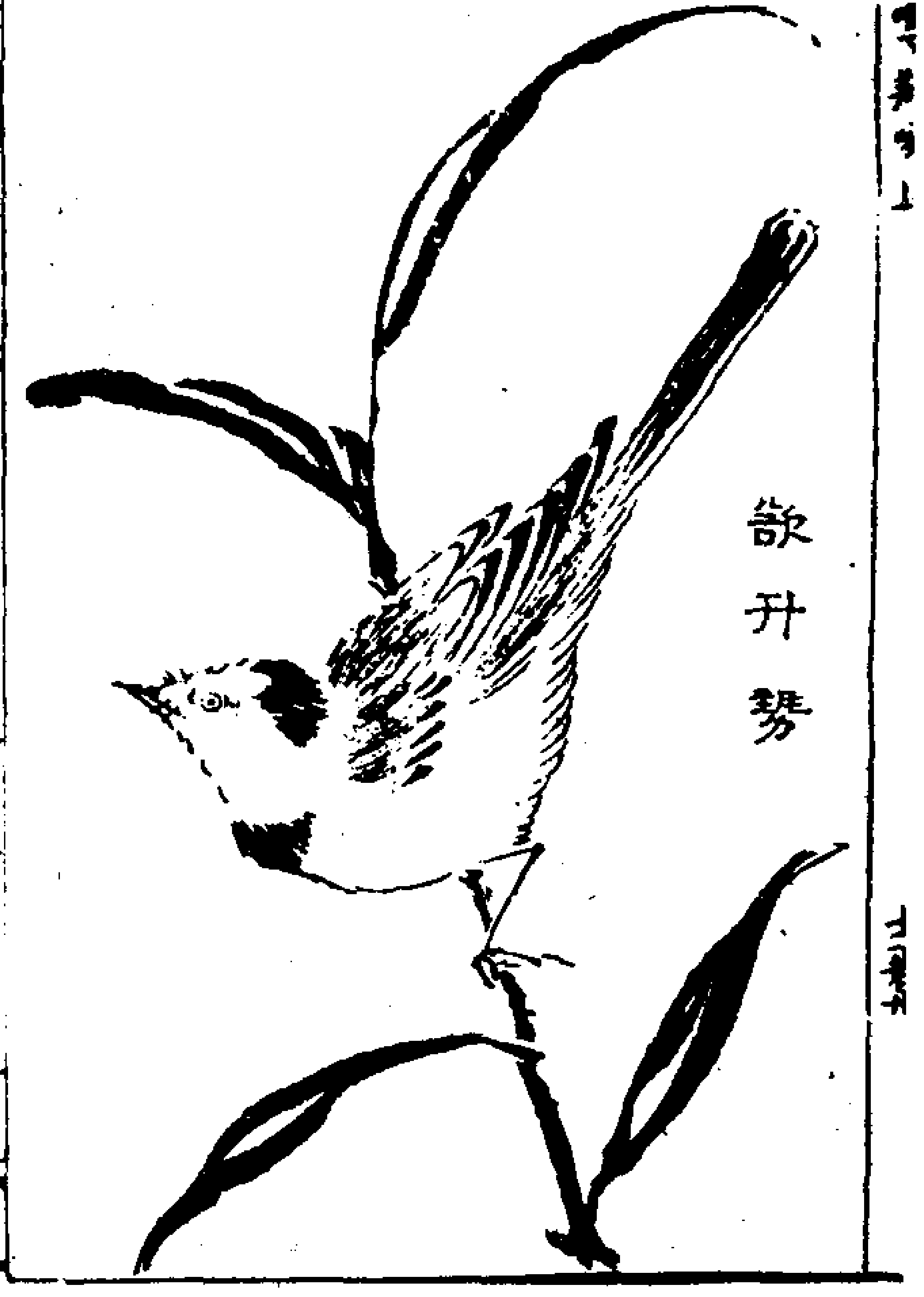

啼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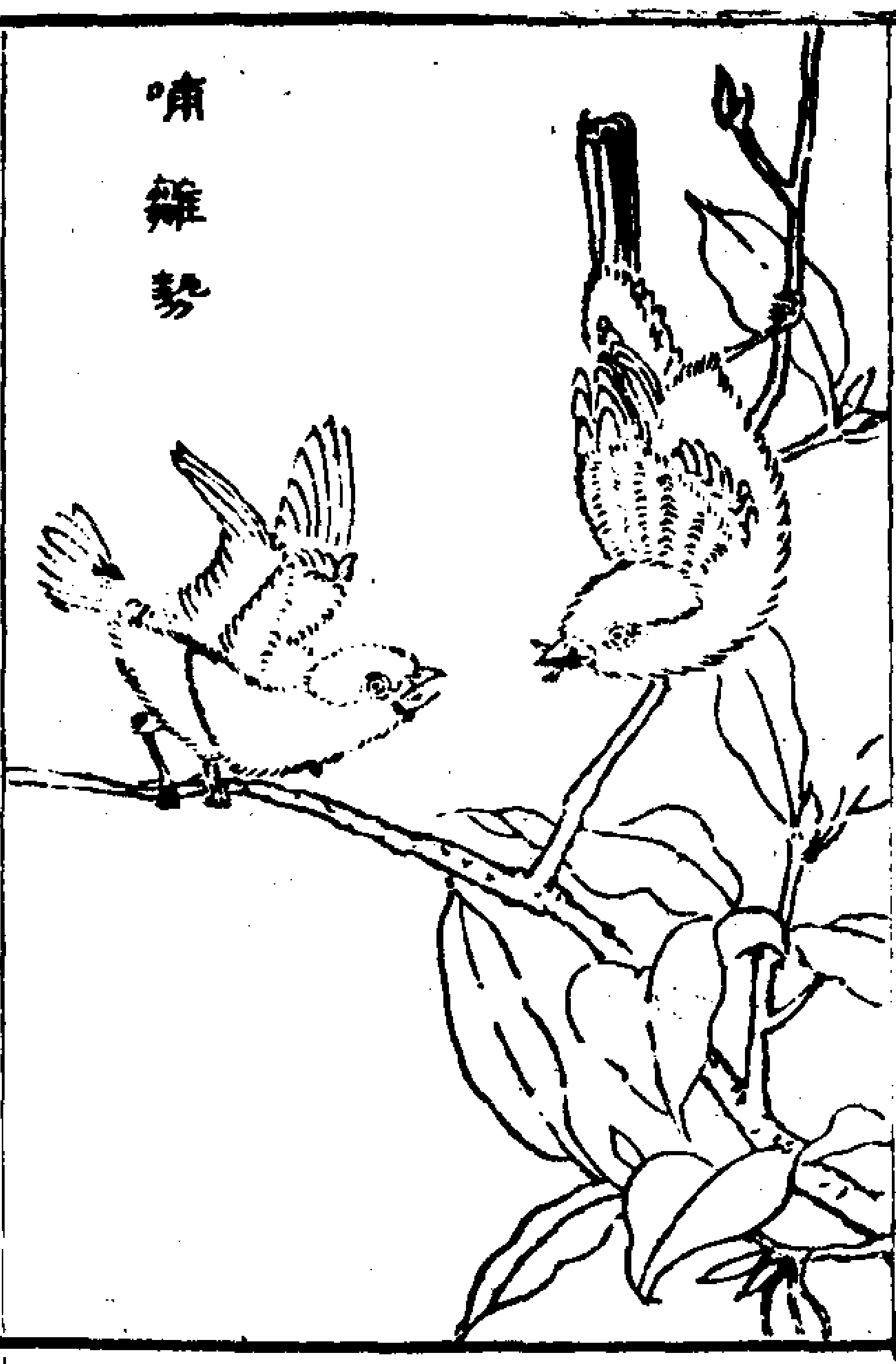

調音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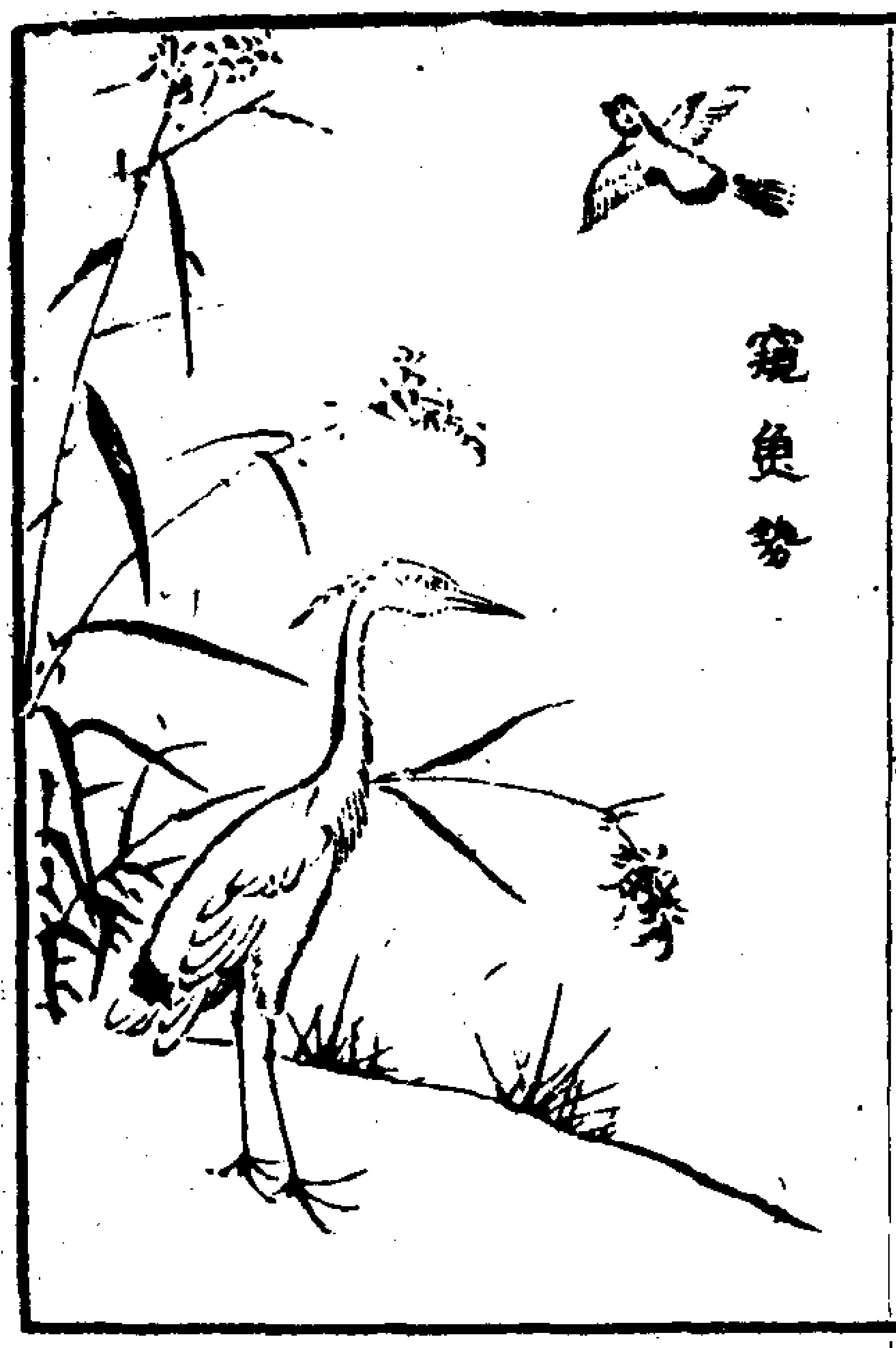

吮蕊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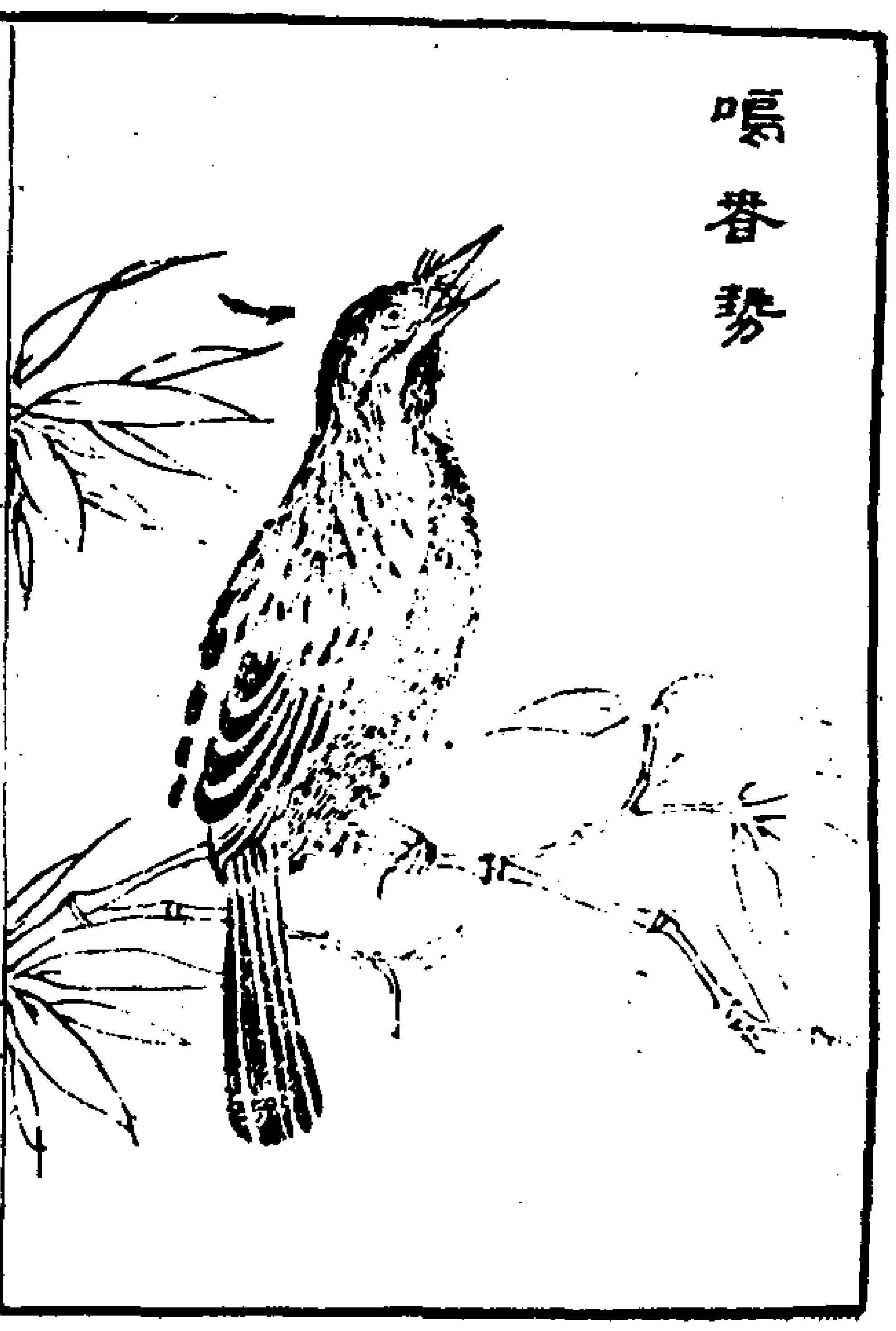

啄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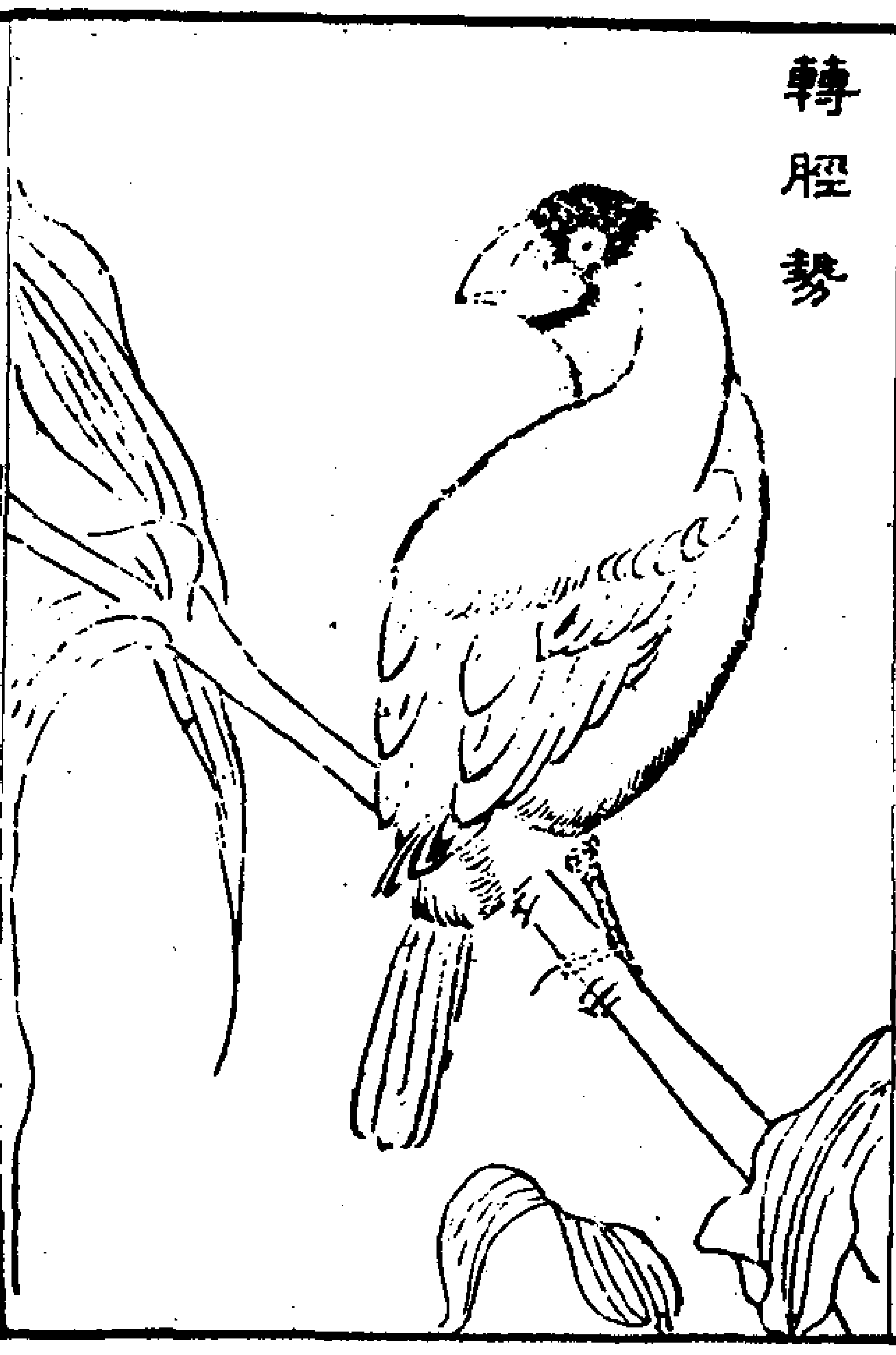

欲墜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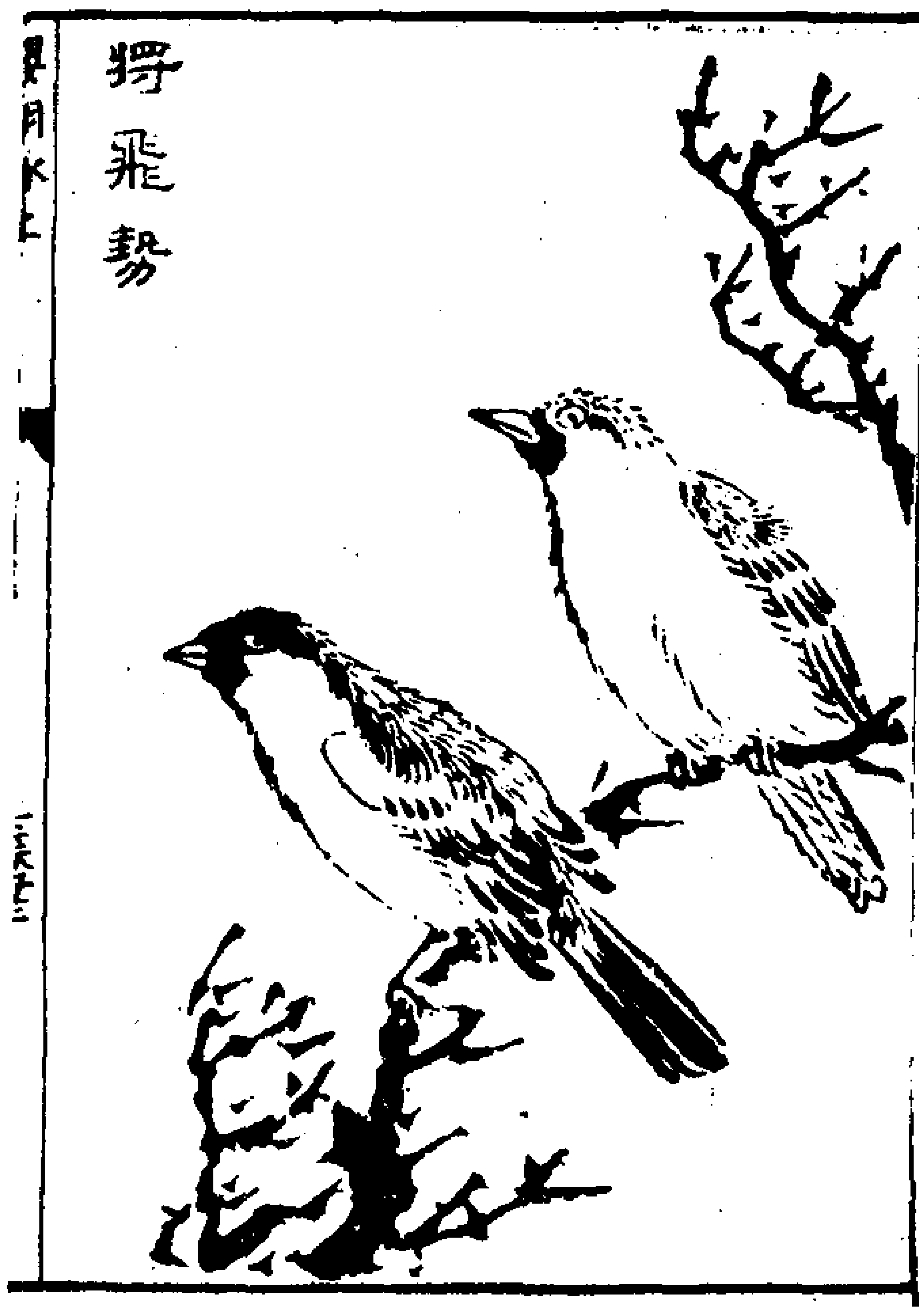

欲升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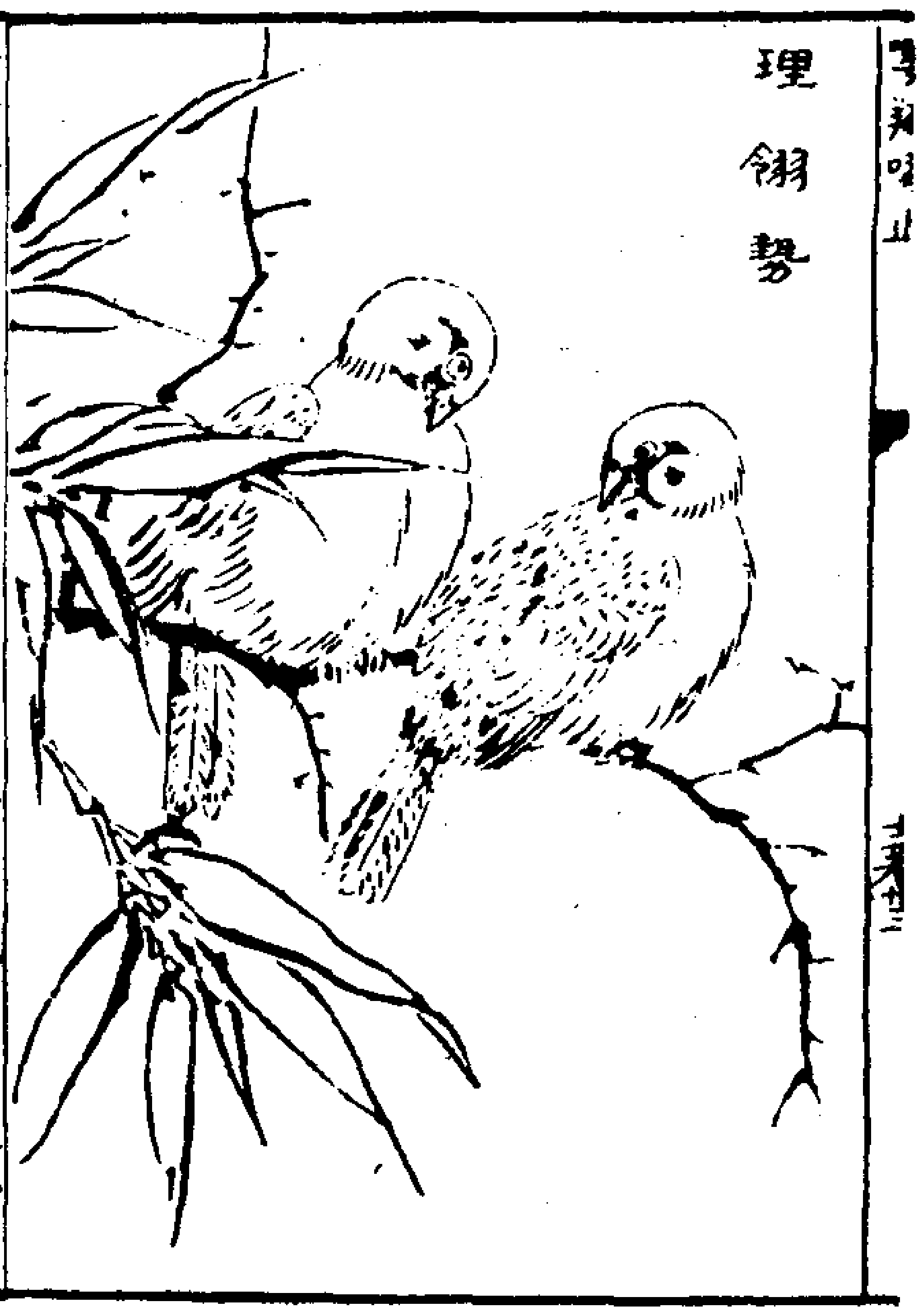

哺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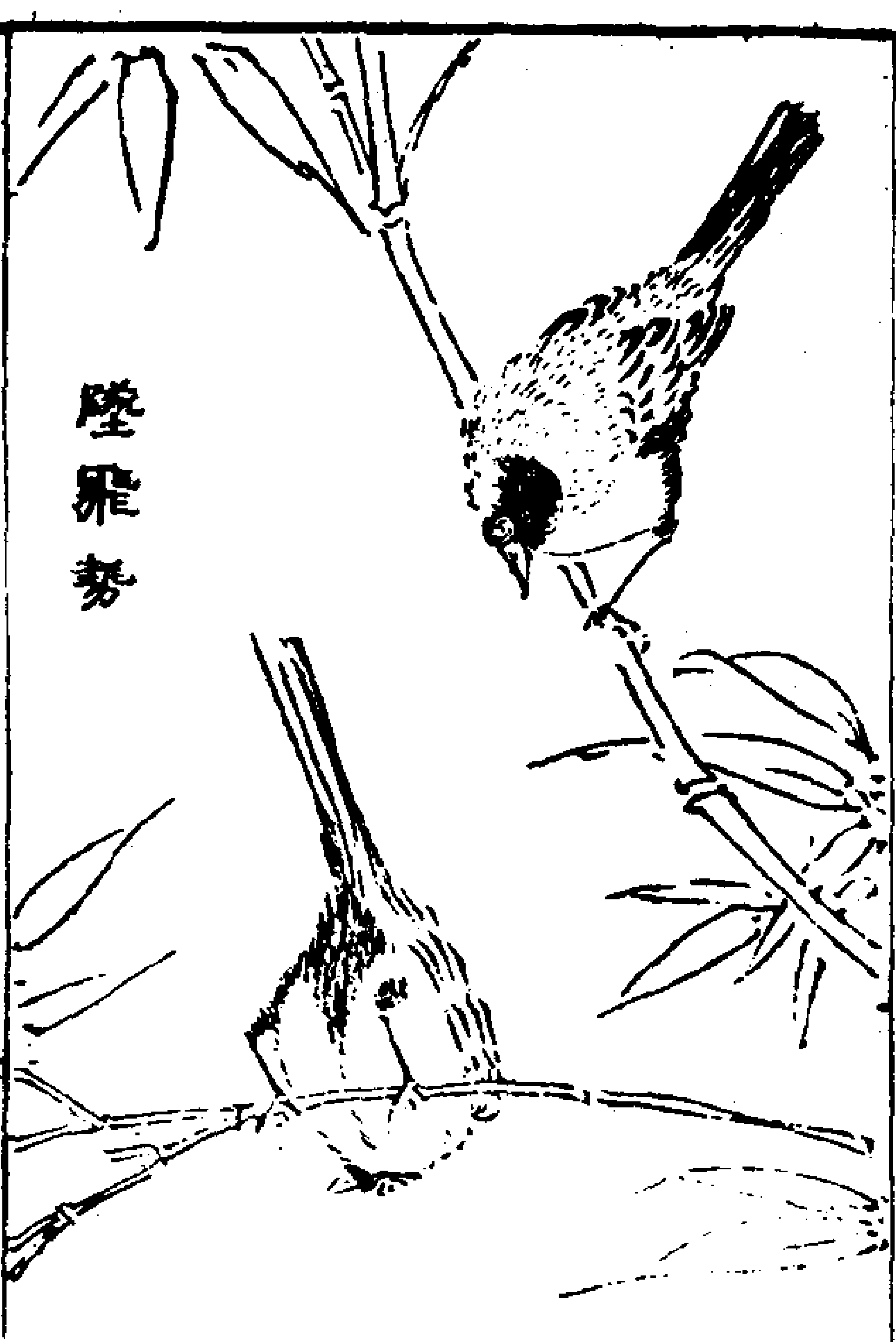

窺魚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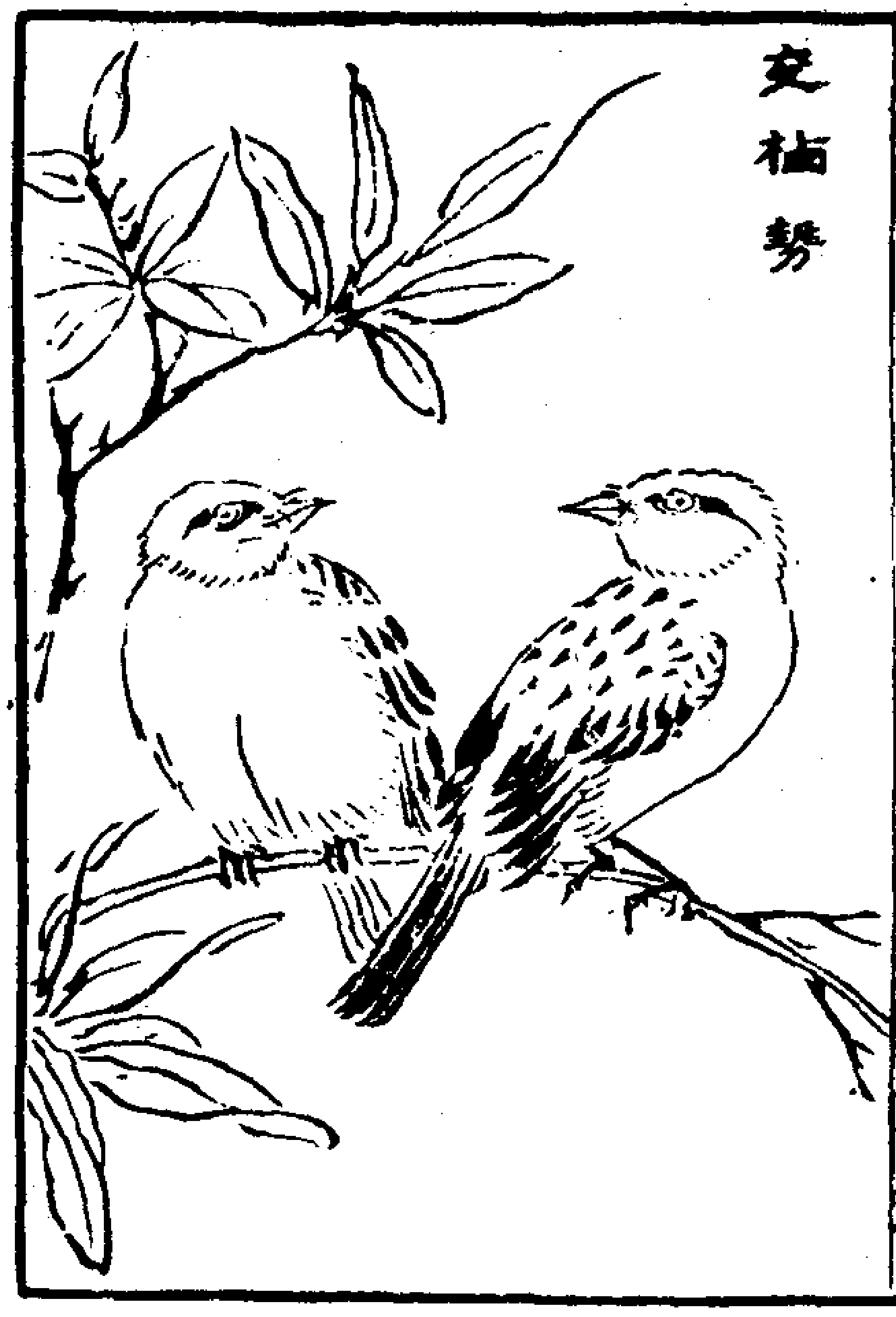

鳴春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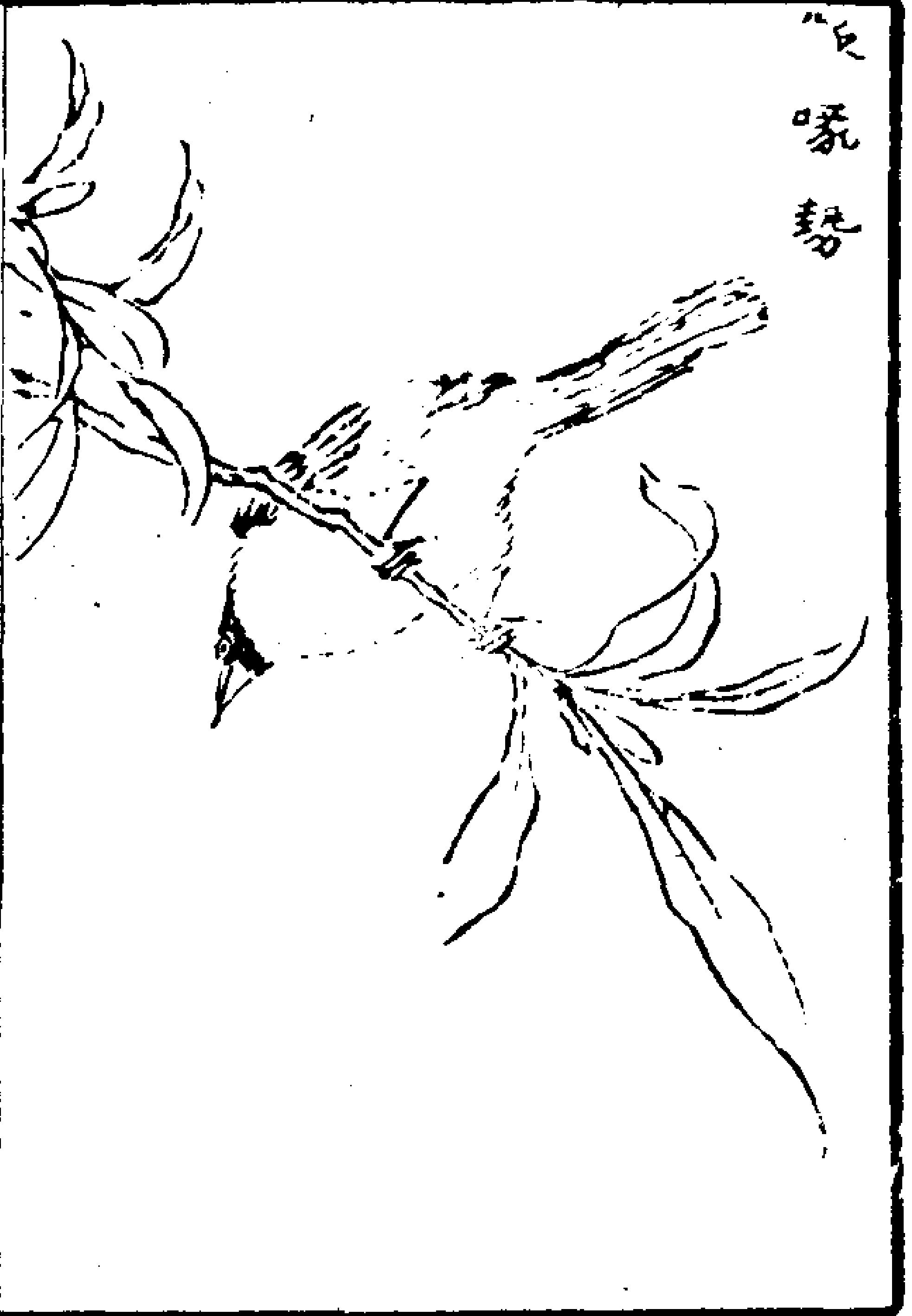

轉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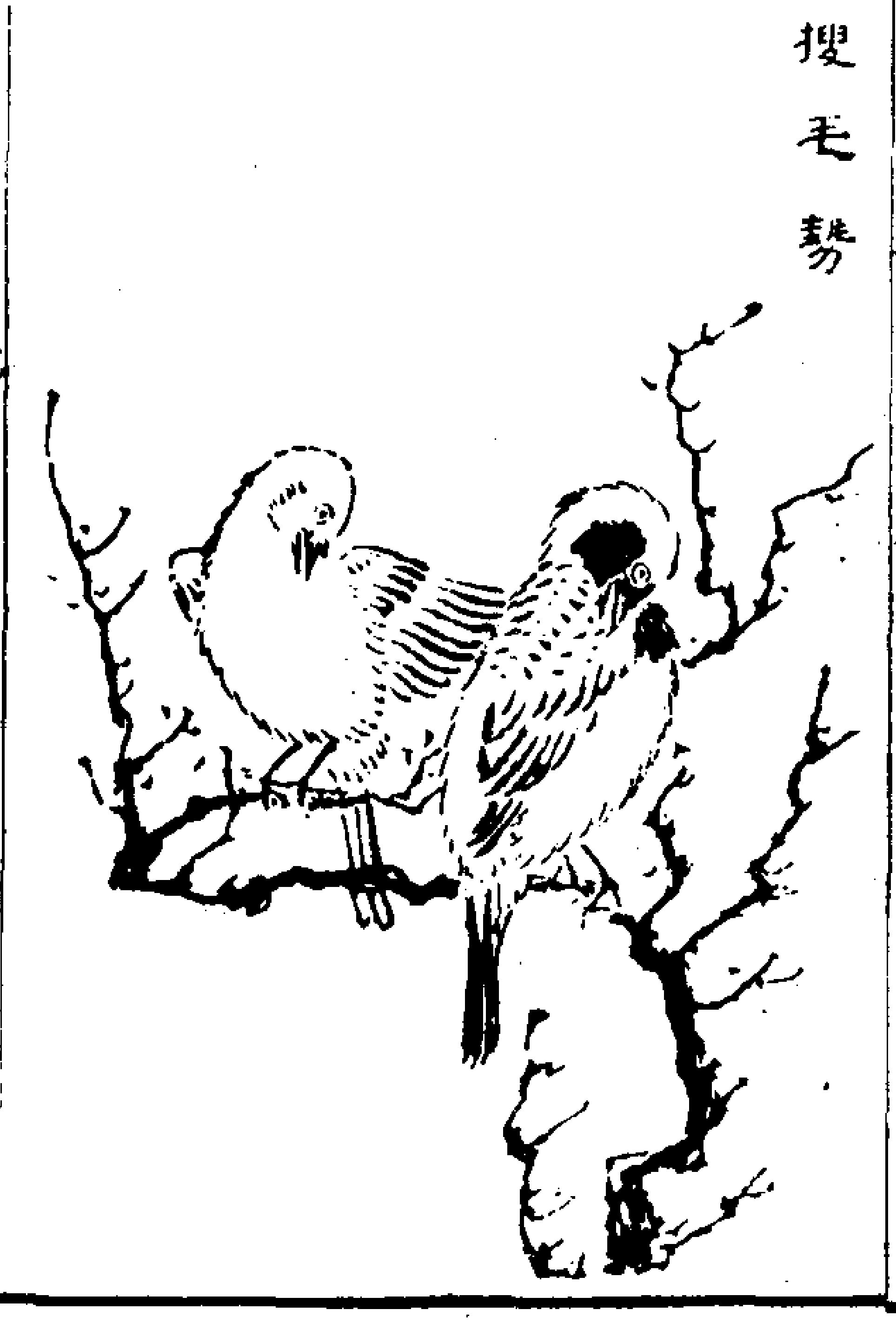

將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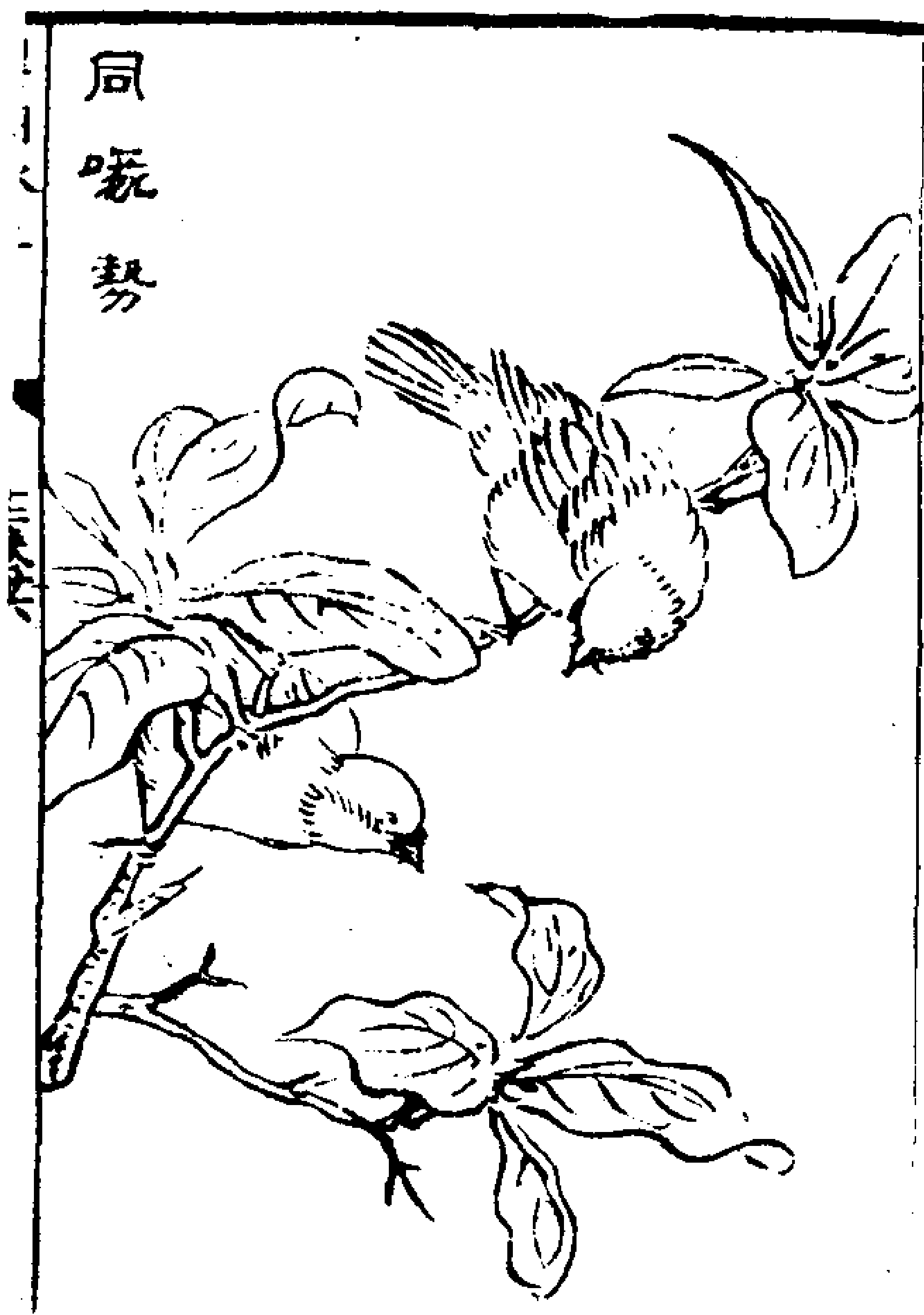

理翎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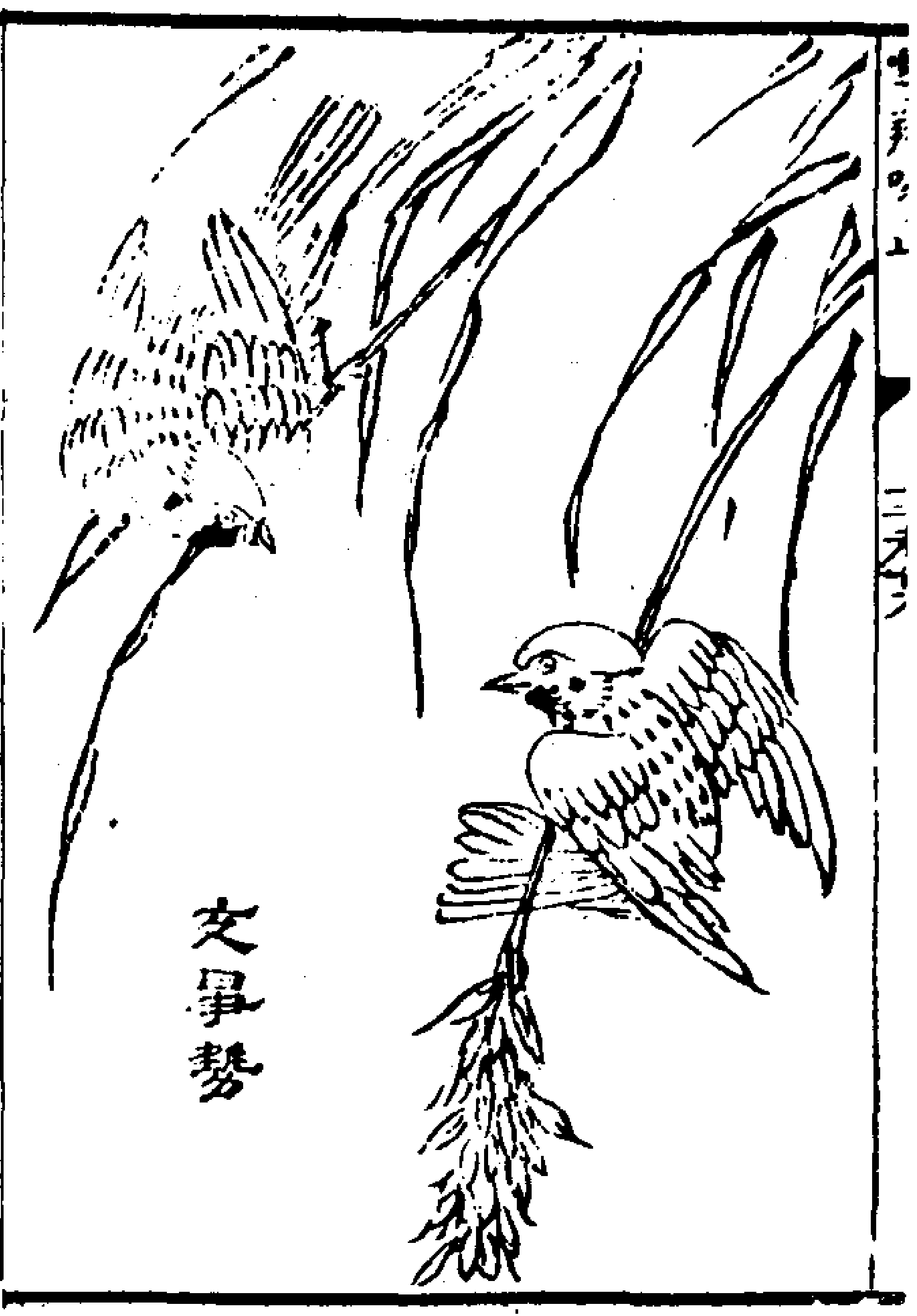

墜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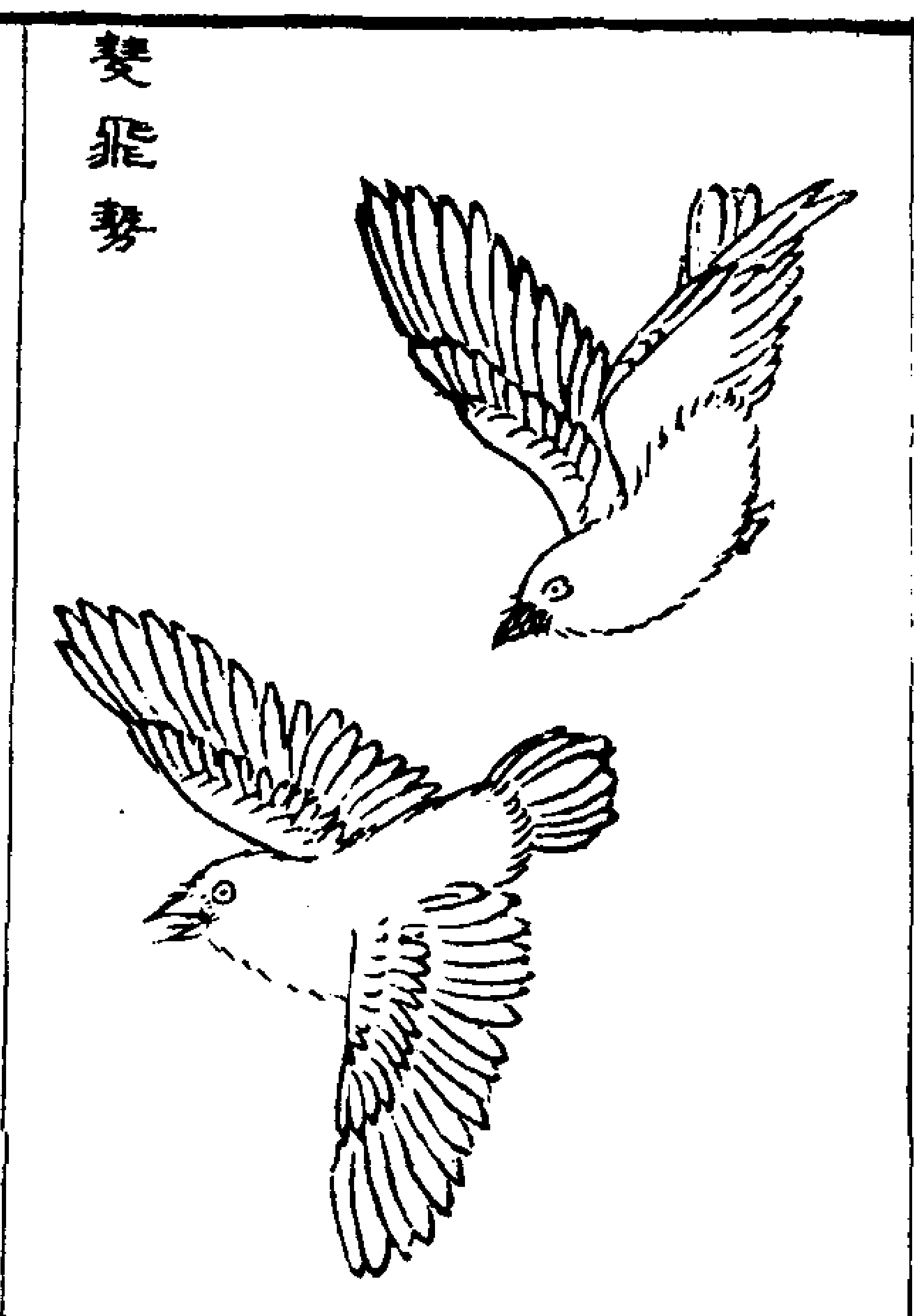

交栖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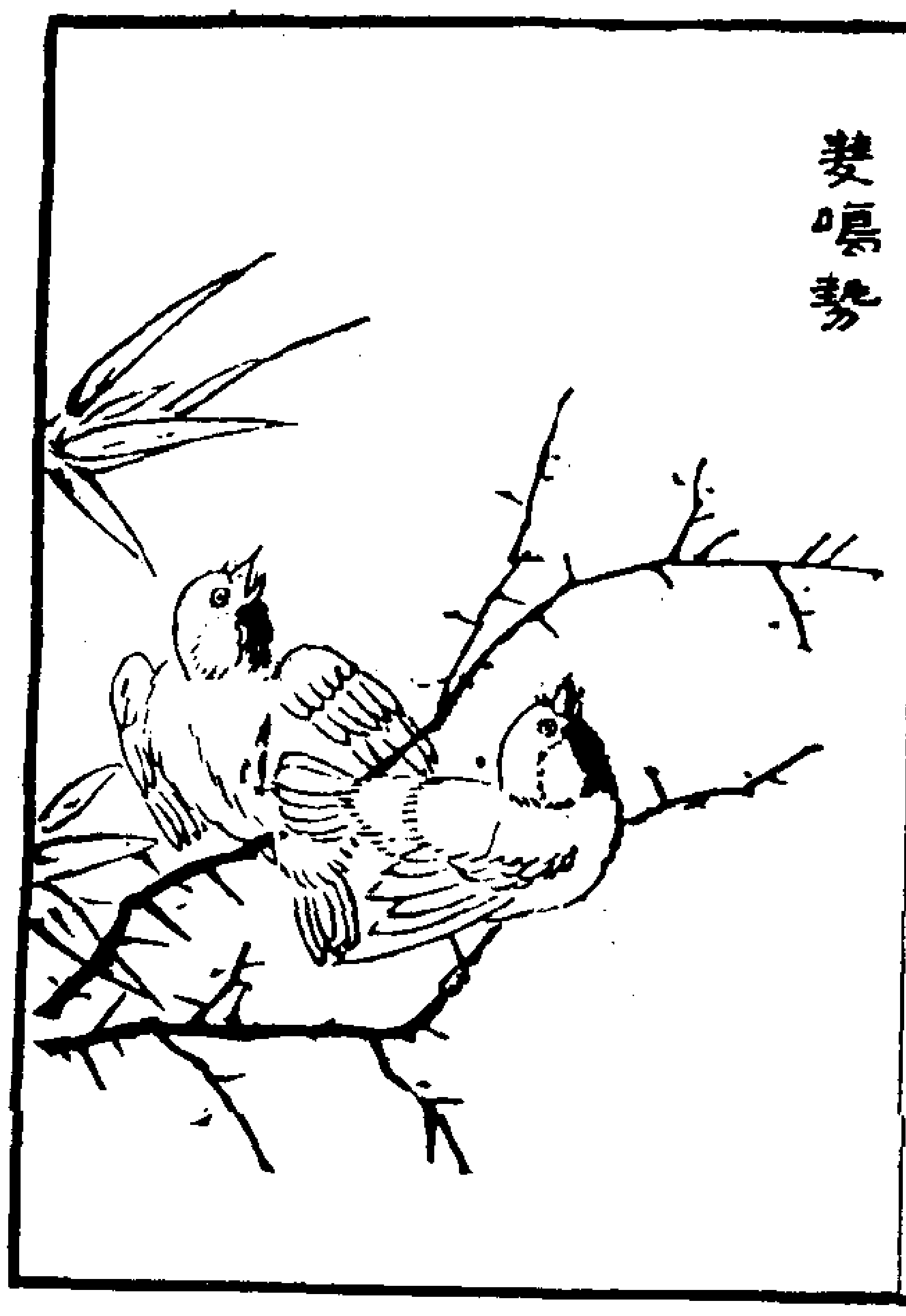

啄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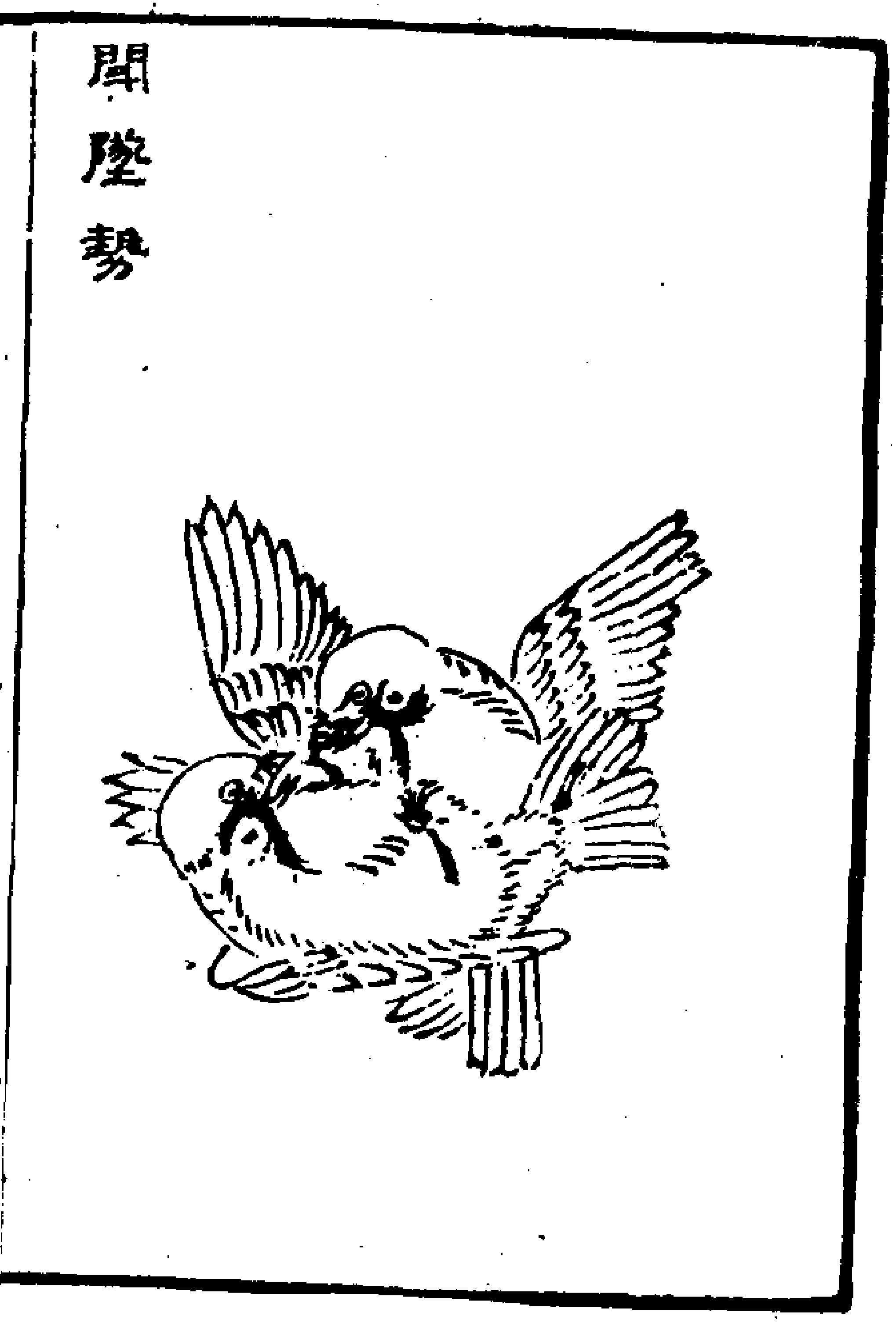

搜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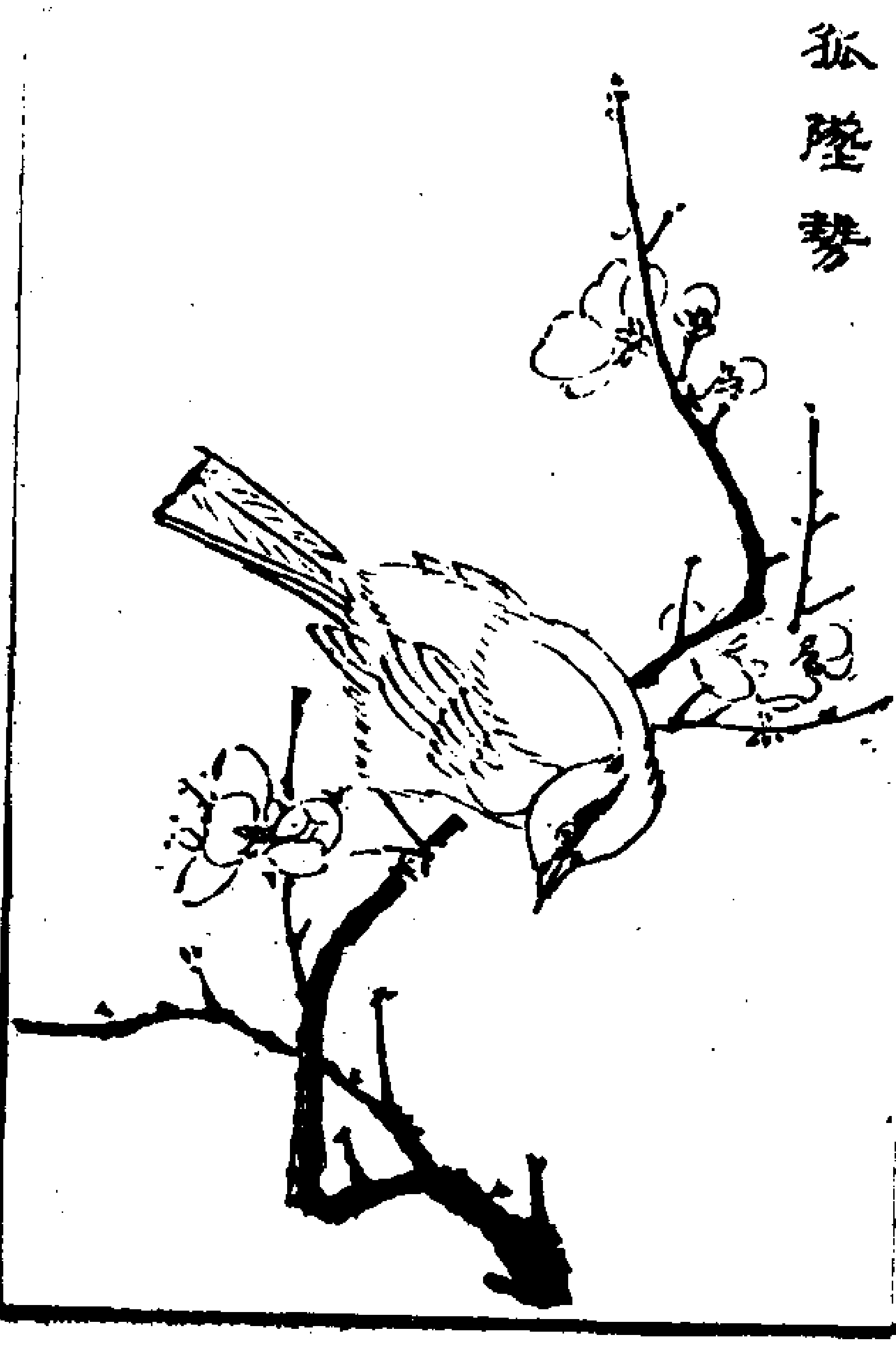

同啄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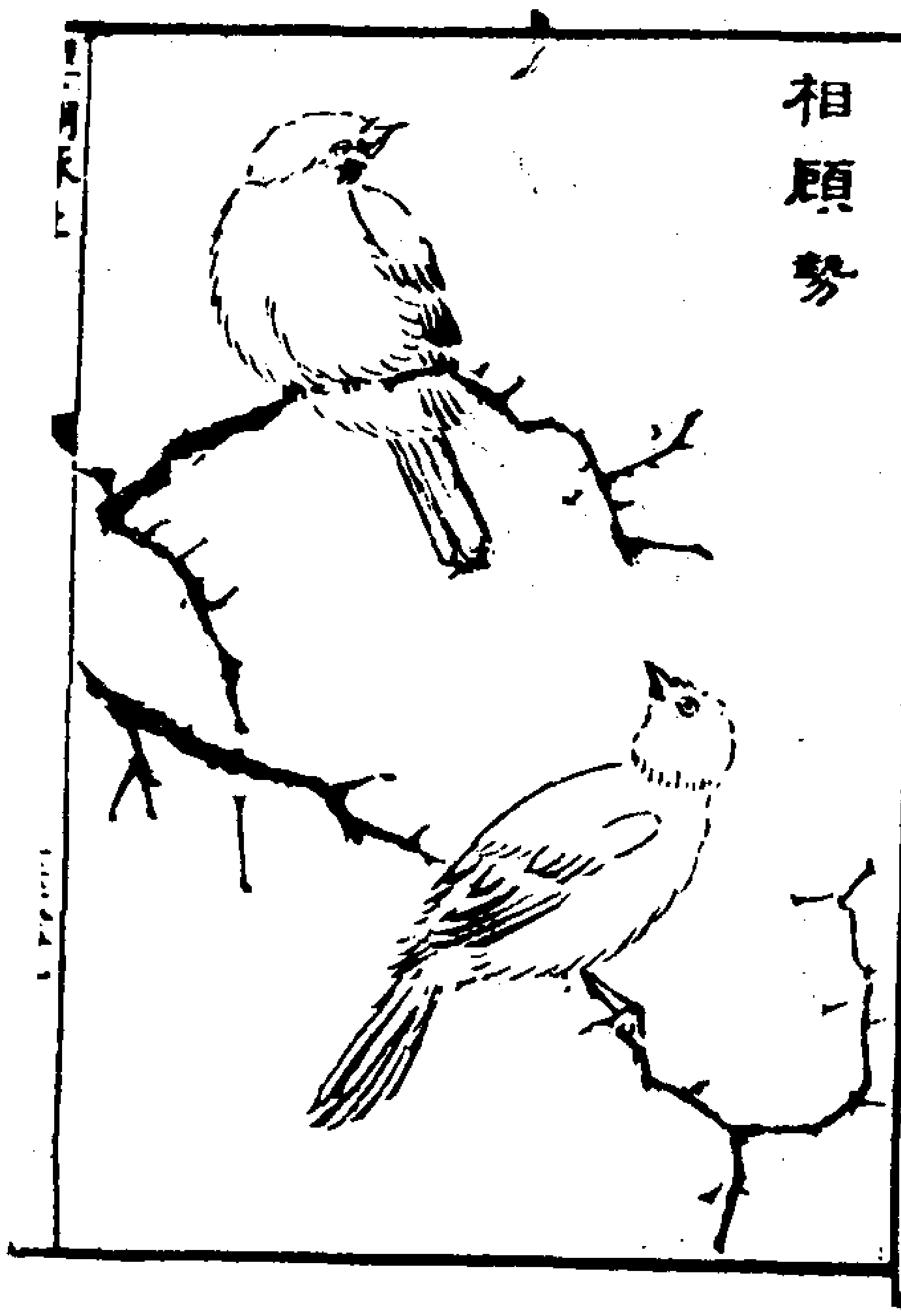

交爭勢


雙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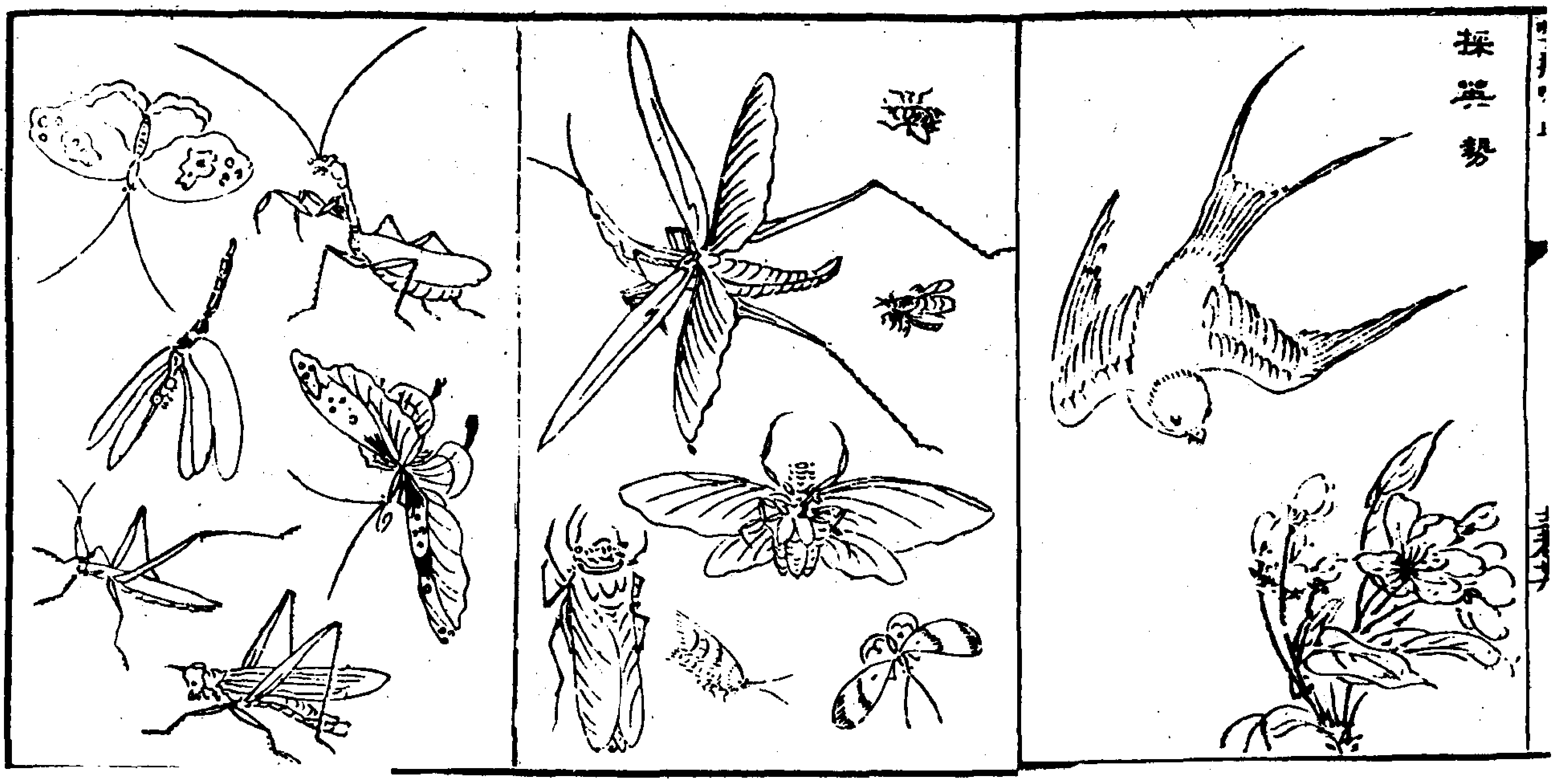

雙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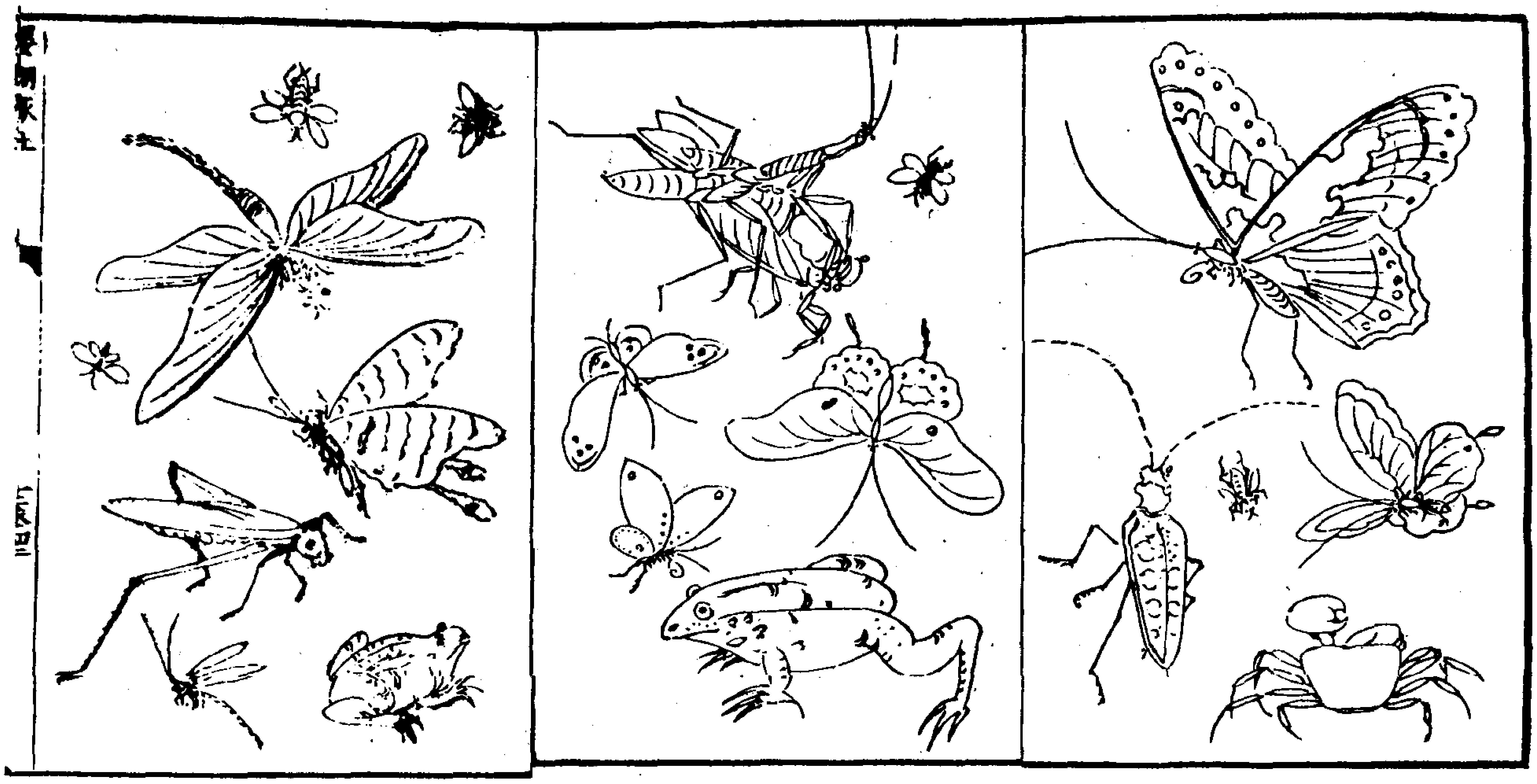

鬪墜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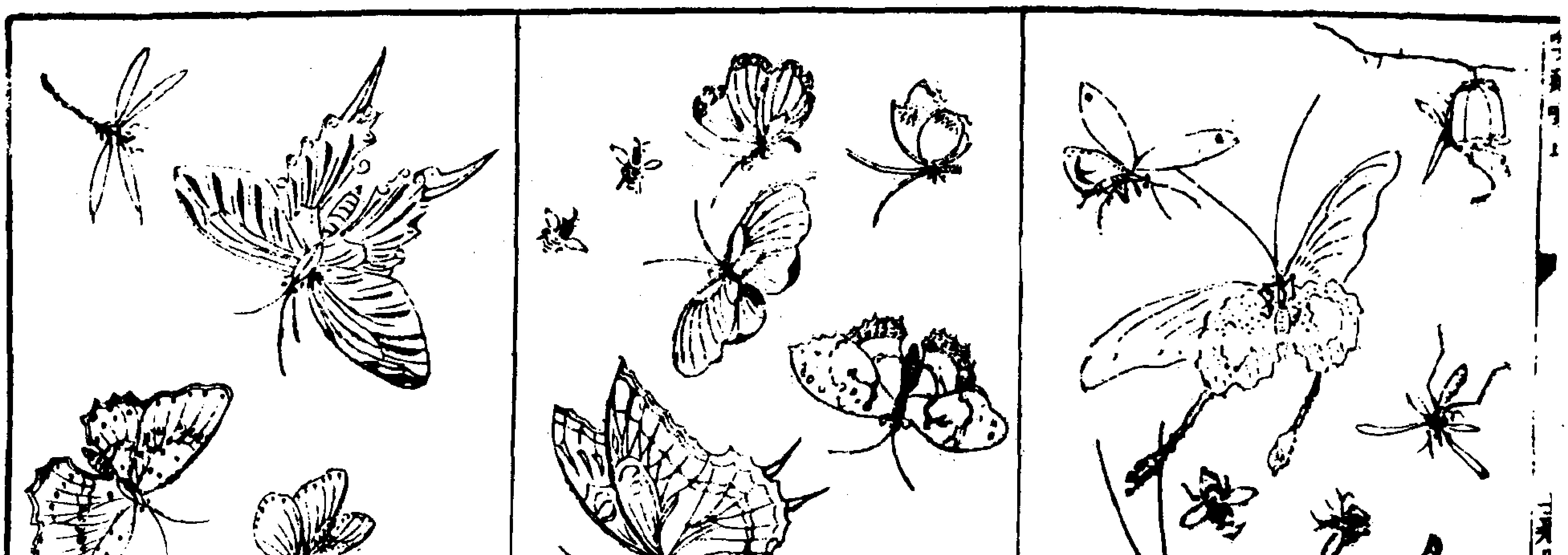

孤墜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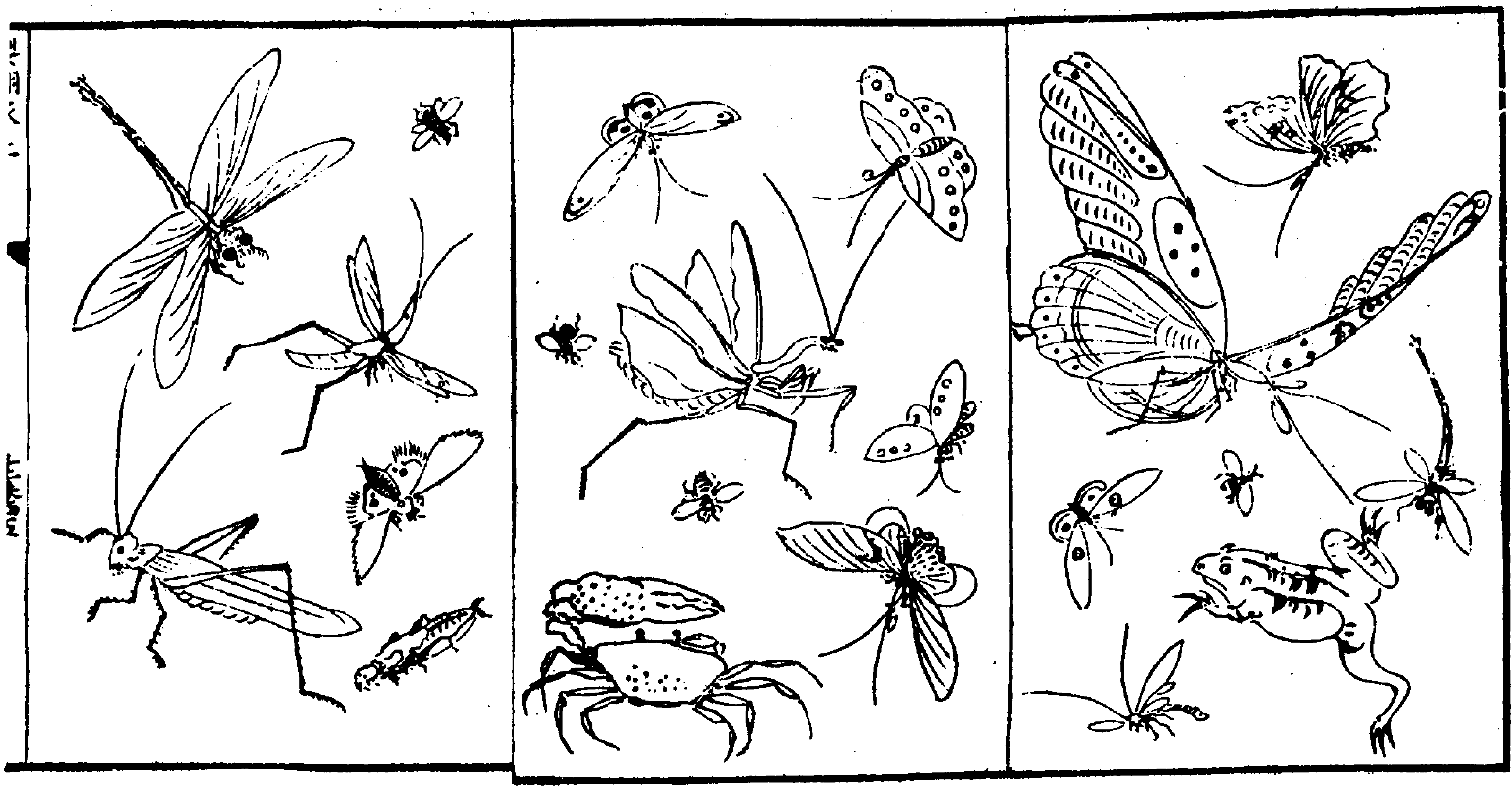

相顧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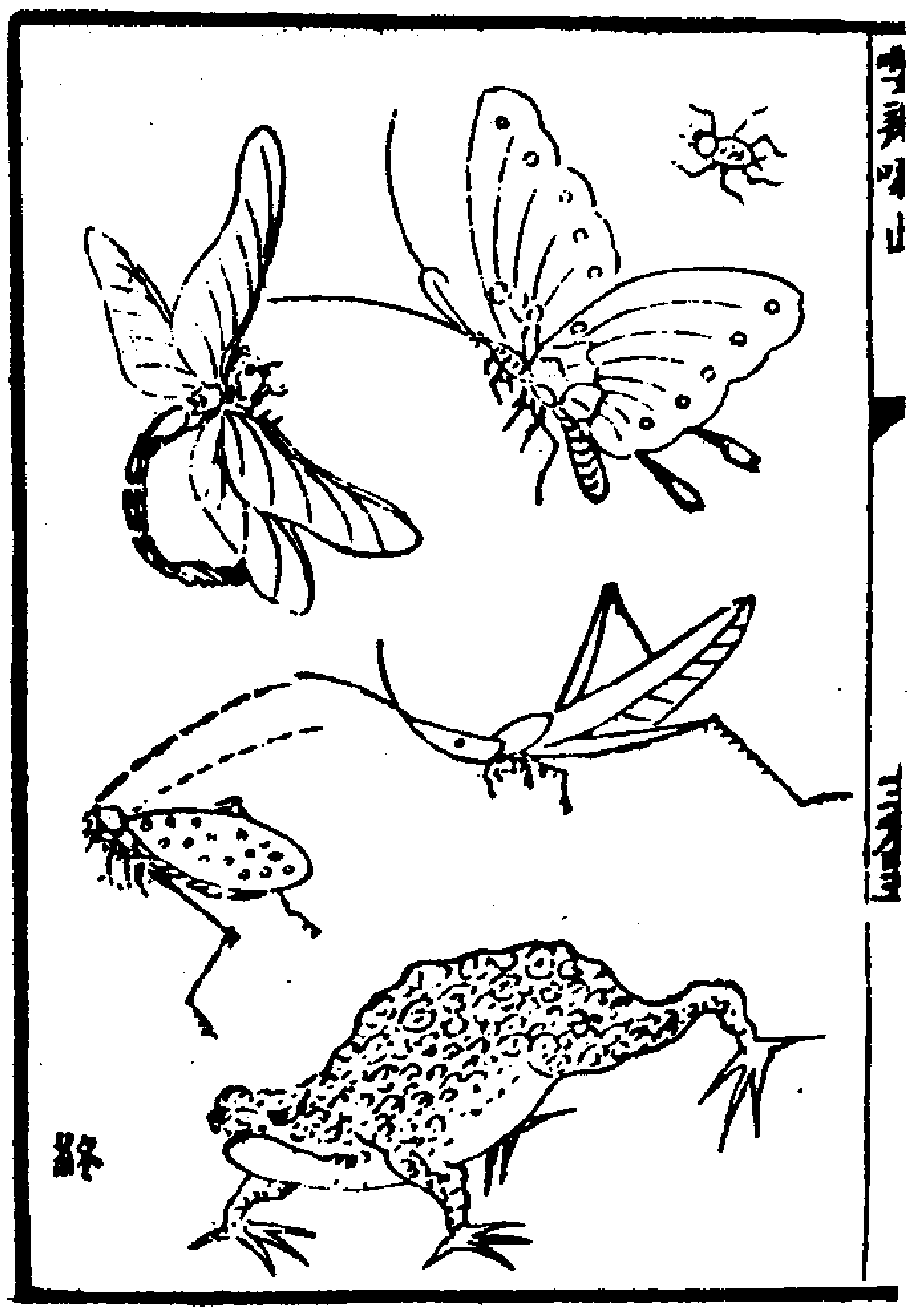
春谷嚶翔










終

九畹遺容

周履靖編次

九畹遺容目録

寫蘭訣　蕋
初放　將開
過雨　挹雨
釀秀　吐香
夜月　垂香
斜暉　落照
暮雨　迷烟
傲露　弄影
獨幽　半吐
泣蒂　含露
傲雨　微風
半開　乘露
旺日　向日
舞風　背陰
曉日　早霧
狂風　籠烟
微雨　迎風
久雨　挺發
雙勾二十五種　蕙花
建蘭花　墨葉耙
花蕋　獨幽
將放　手七種
噴香　倒懸
蘭傍竹石　棘

九畹遺容目録終

九畹遺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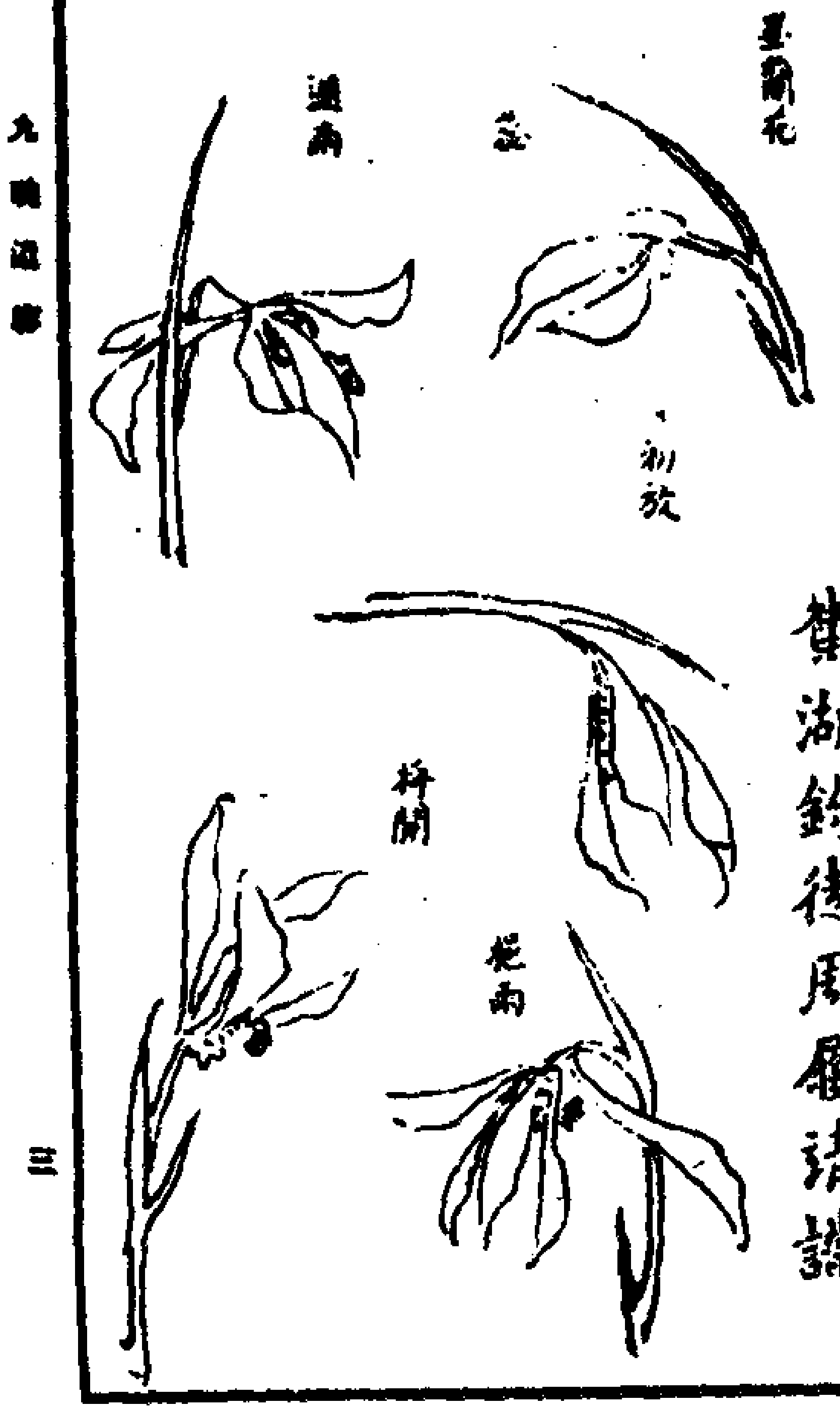
嘉禾周履靖編次
同郡項元汴校正
金陵荊山書林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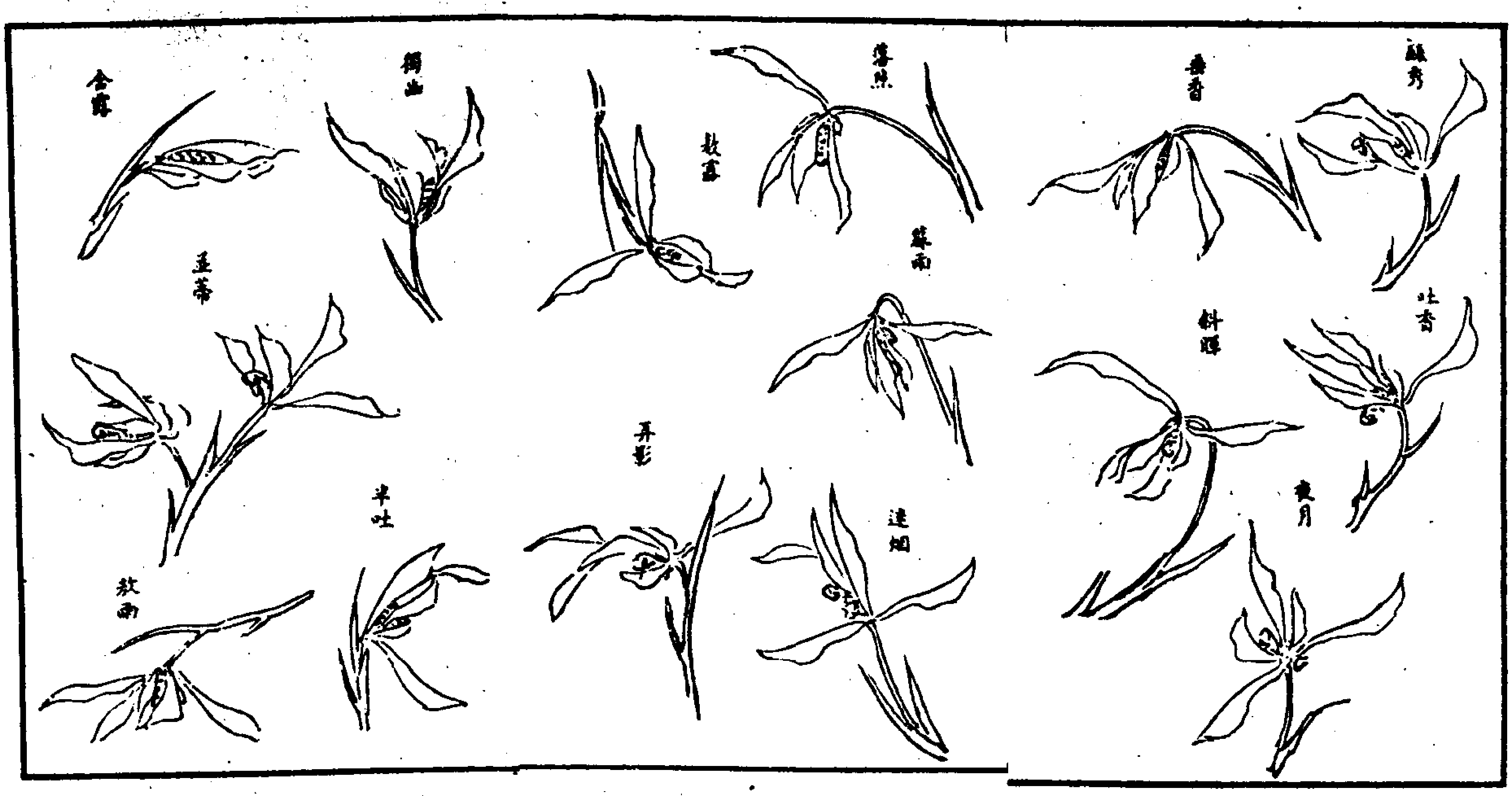
寫蘭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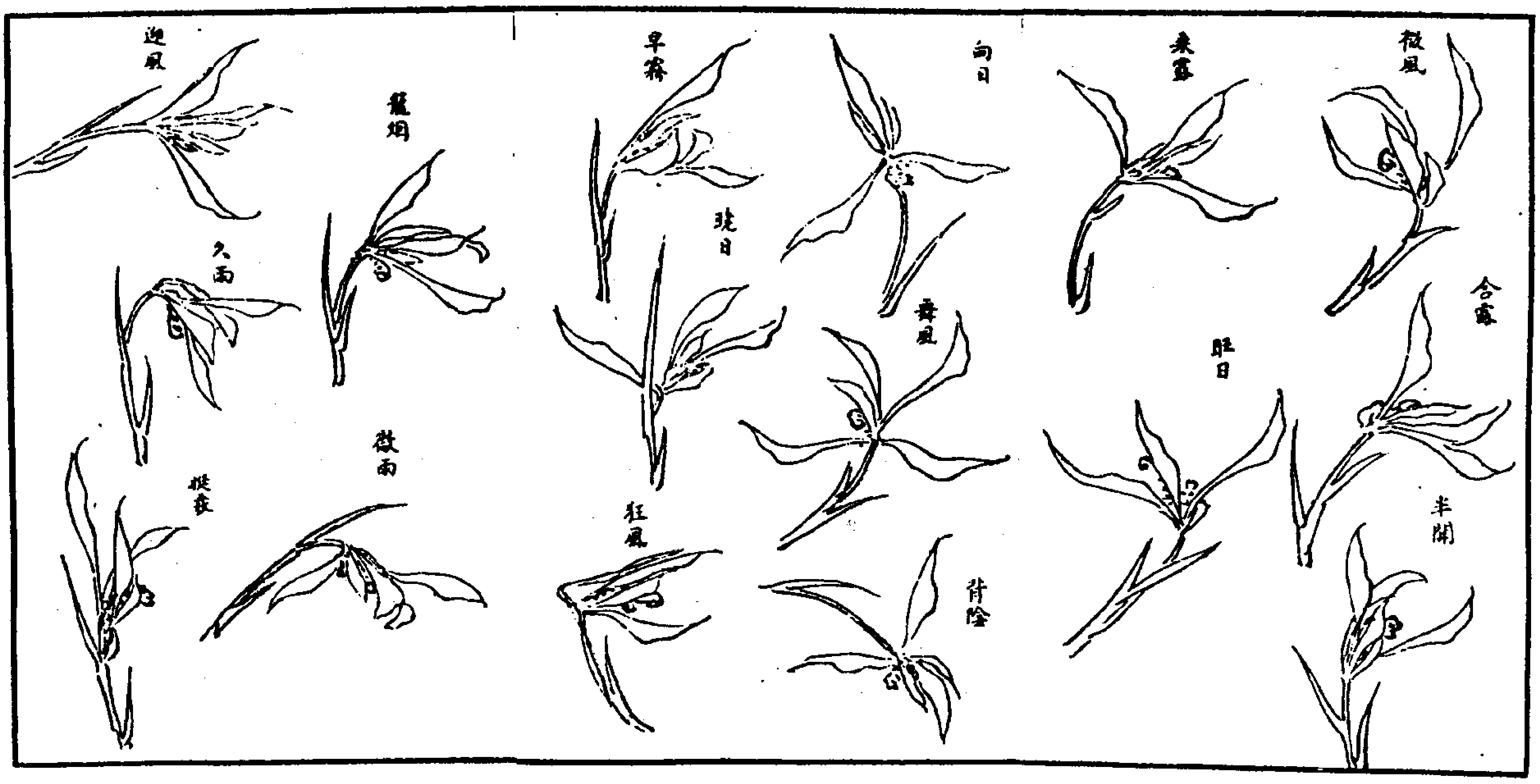
寫蘭之妙氣韻為先墨須精品水必硯滌宿垢筆純忌堅先分四葉長短為云一葉交搭取媚取妍各交葉畔一葉仍添三中四簇兩葉增全墨須二色老嫩盤旋辮須墨淡焦墨萼鮮手如掣電忌用遲延全憑寫勢正背欹偏欲其合宜分布自然含三開五總歸一焉迎風映日花萼娟娟凝霜傲雪葉半垂眠枝葉運用如鳳翩翩葩萼飄逸似蝶飛遷殼皮裝束碎葉亂攢石須飛白一二傷盤車前等草地坡可安或增翠竹一竿兩竿荊棘枝枝能助奇觀師宗松雪方得正傳逸之安論故歸梅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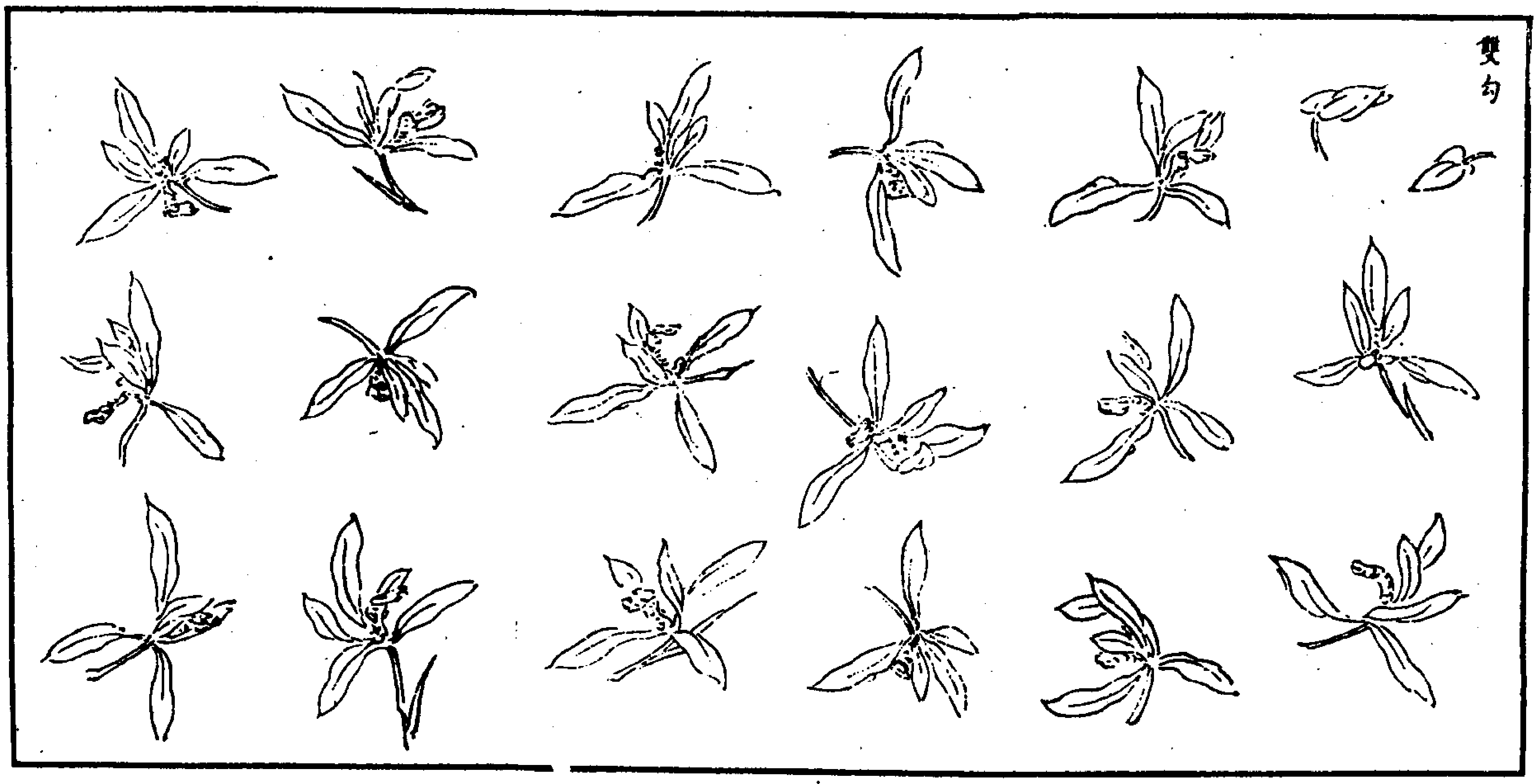
苕湖釣徒周履靖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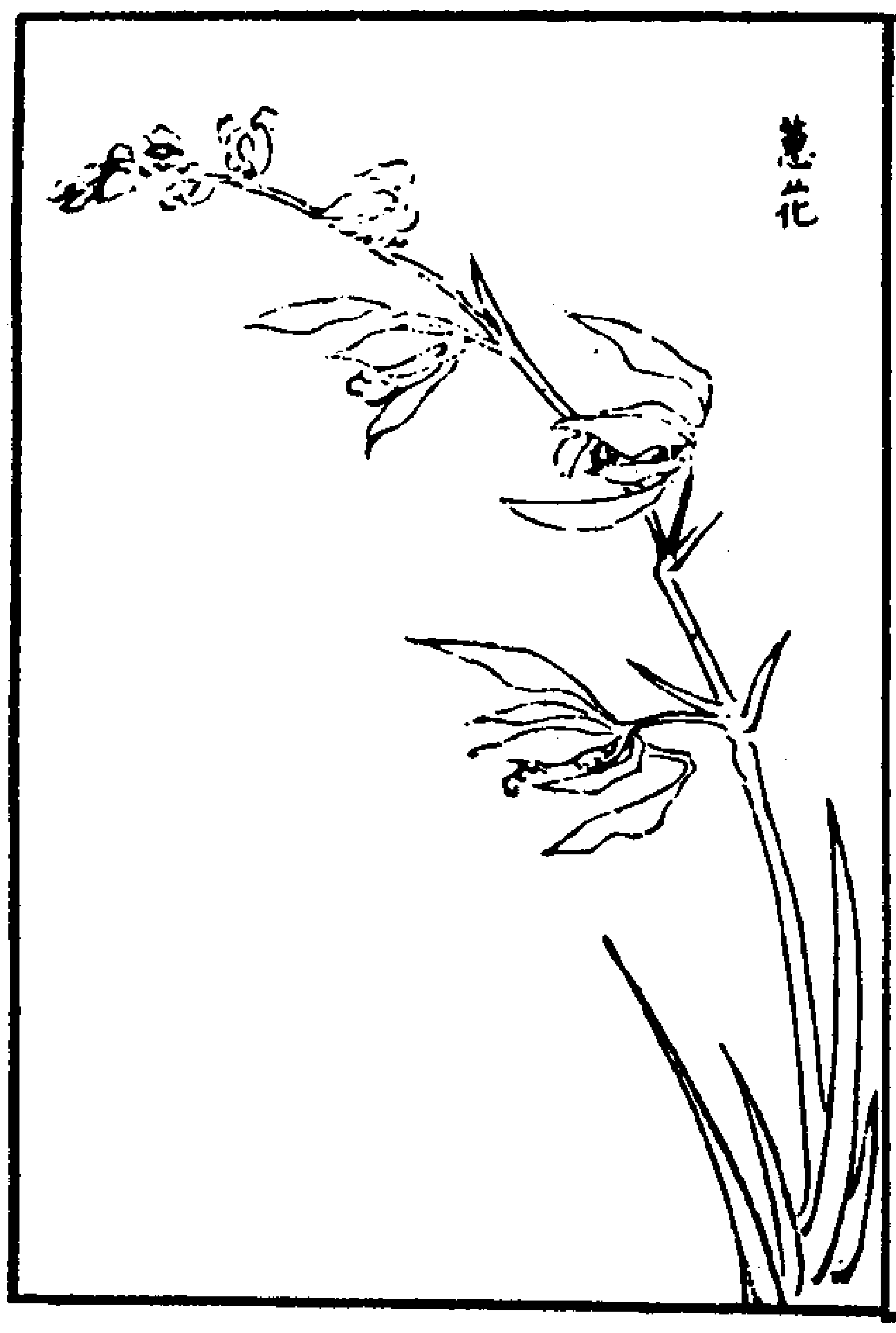
墨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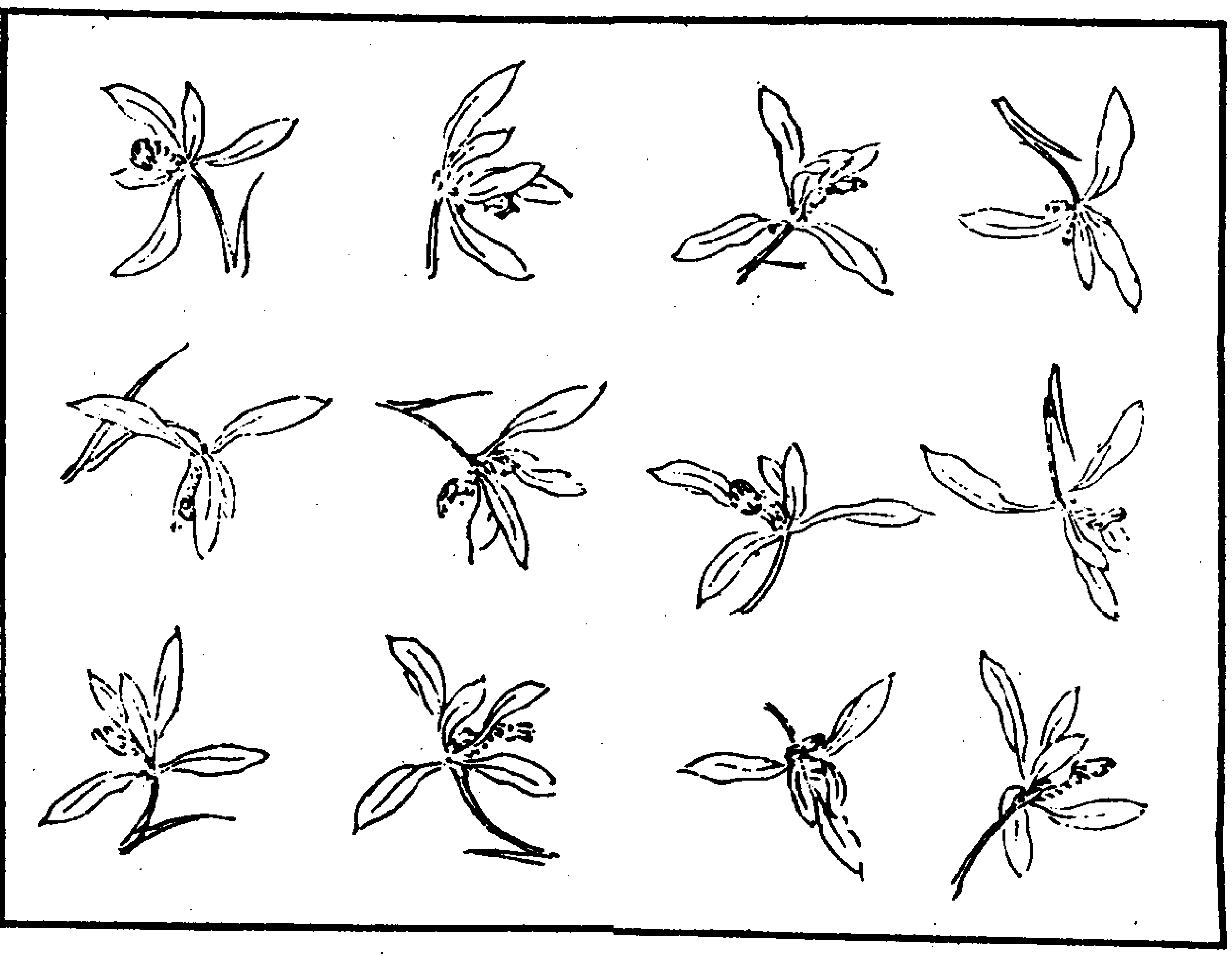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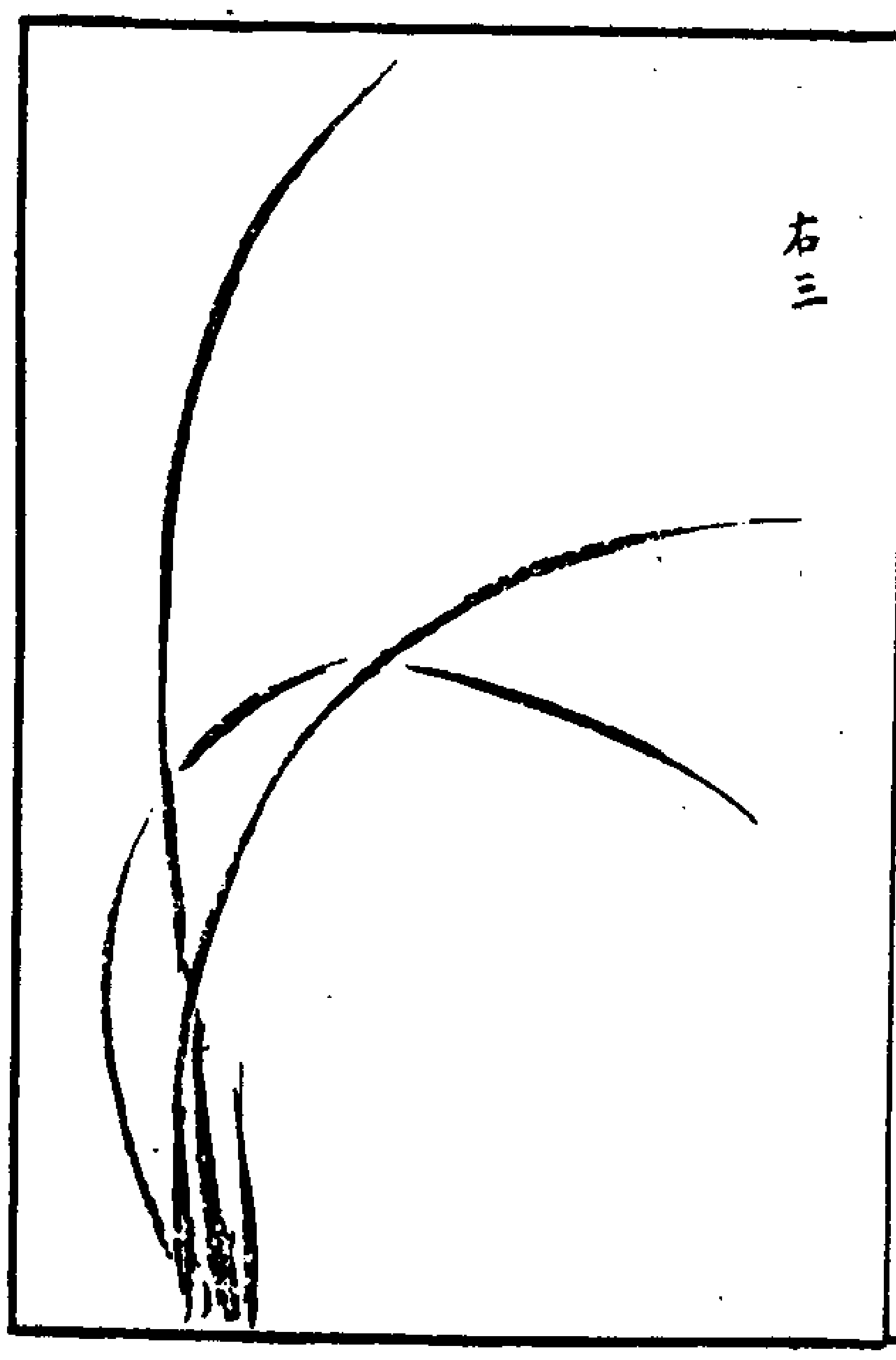

醉秀
垂香
落照
欹露
獨幽
含露
吐香
斜曝
蘇雨
帶月
逆烟
弄影
半吐
並蒂
欹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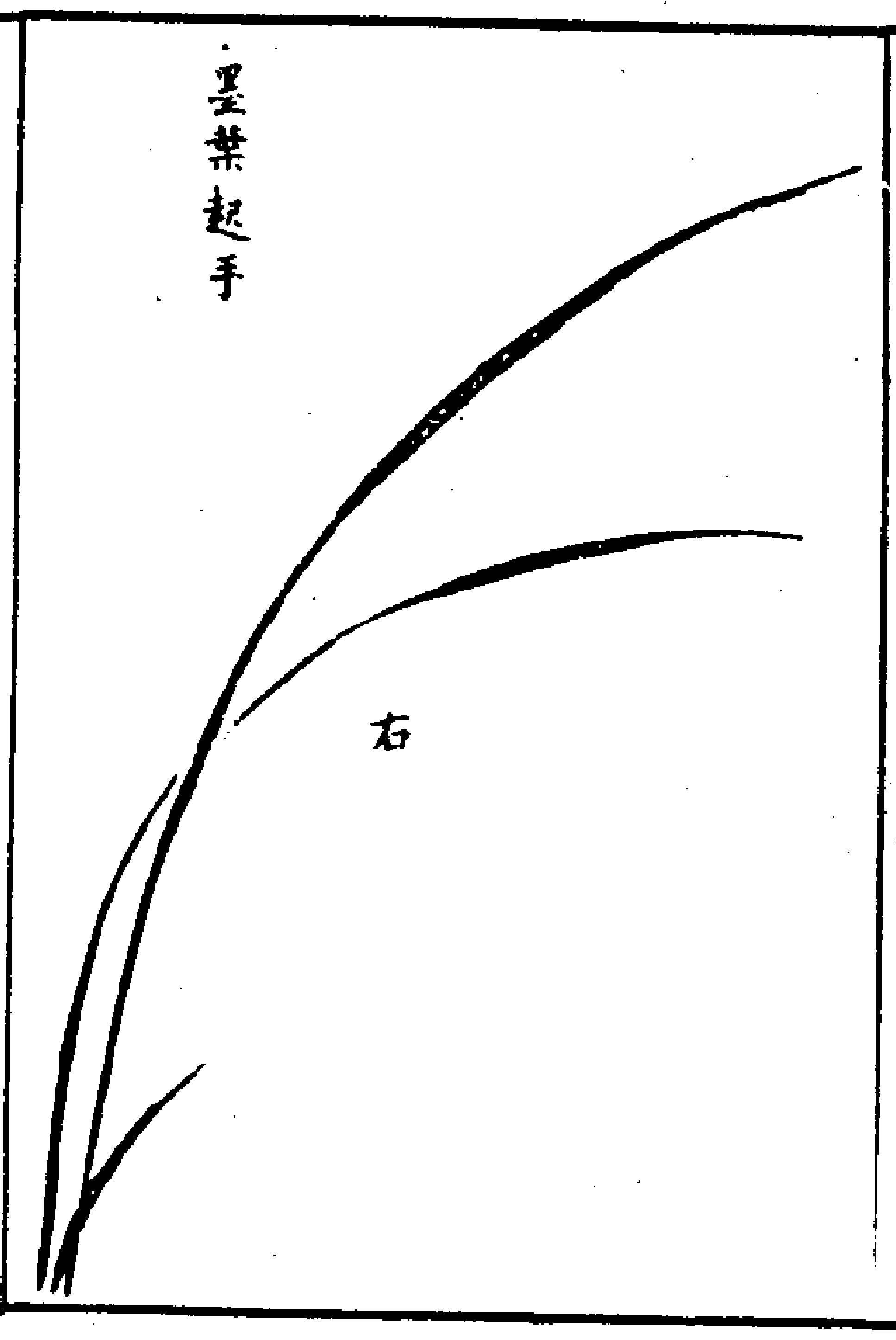

欹風
乘露
向日
早霧
迎風
籠烟
曉日
久雨
含露
旺日
舞風
半開
背陰
狂風
欹雨
挺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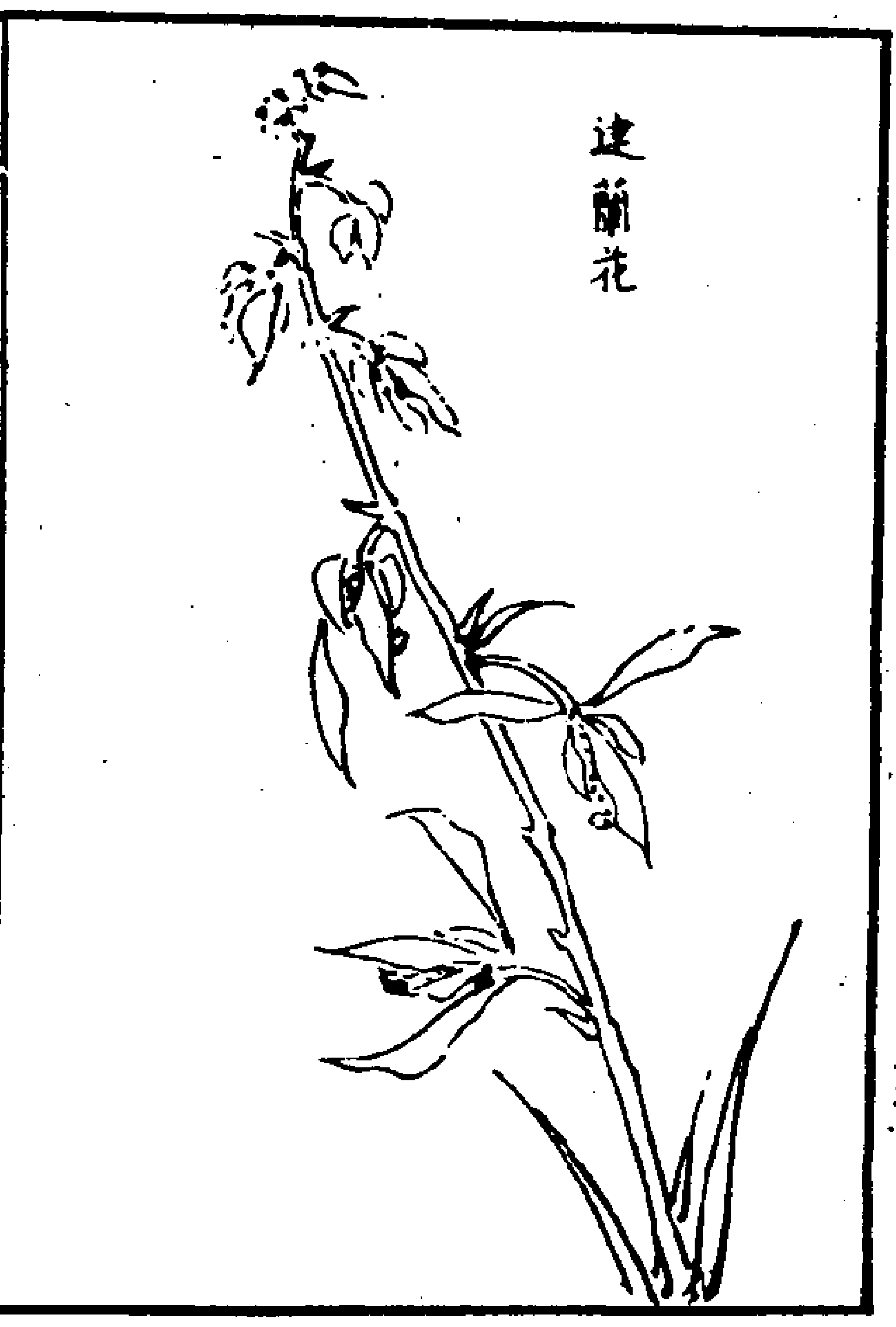

雙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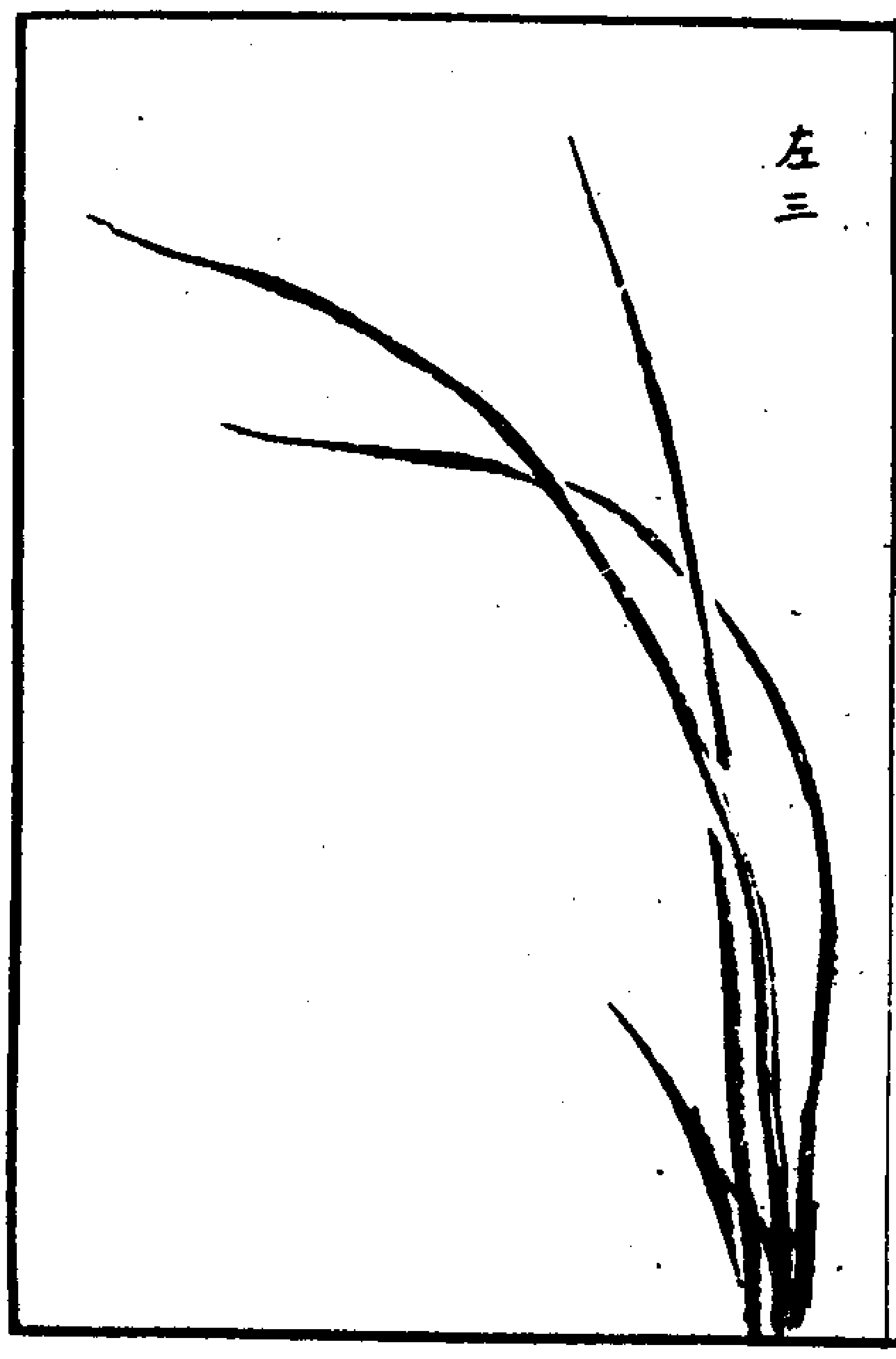

蕙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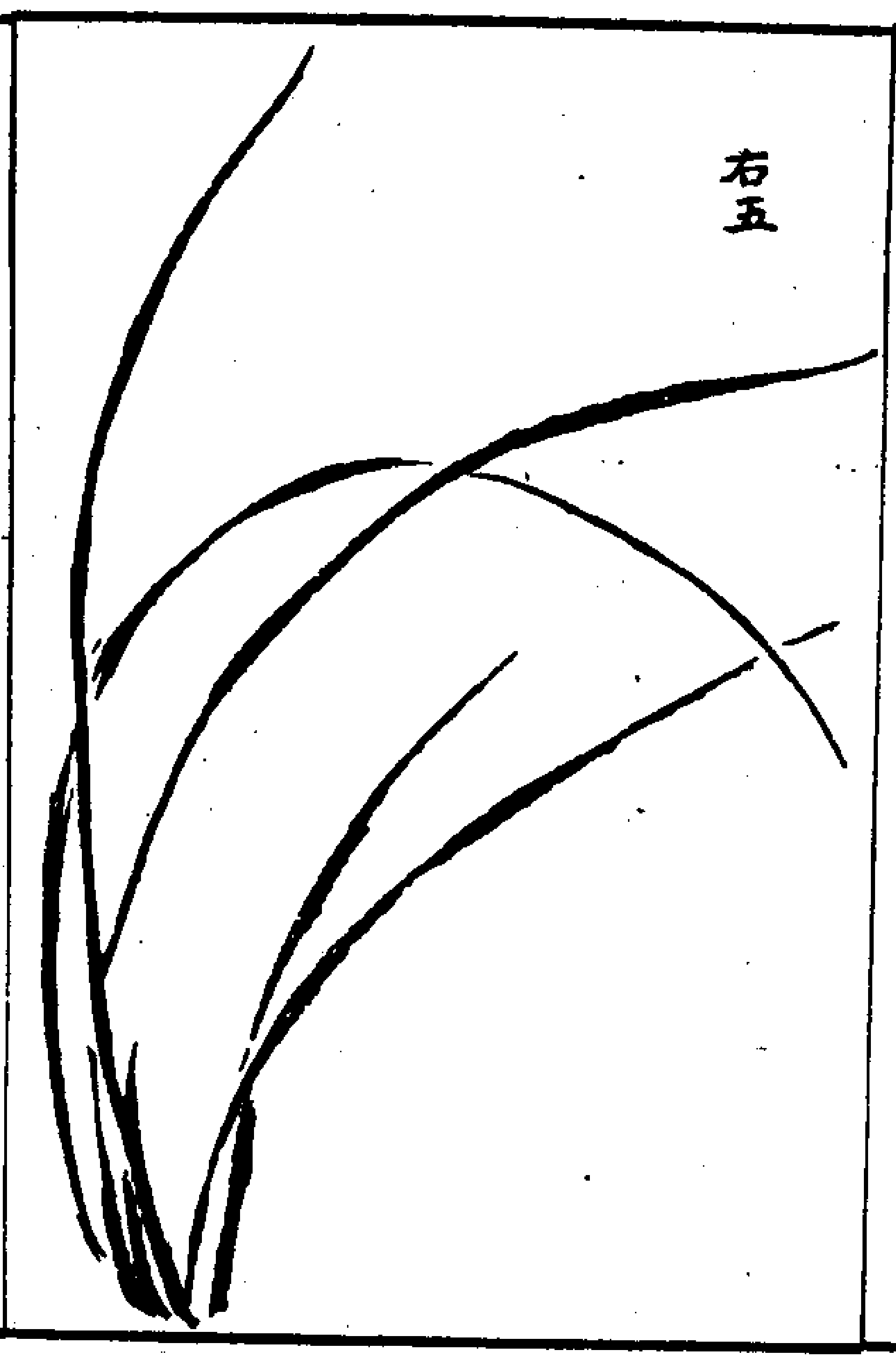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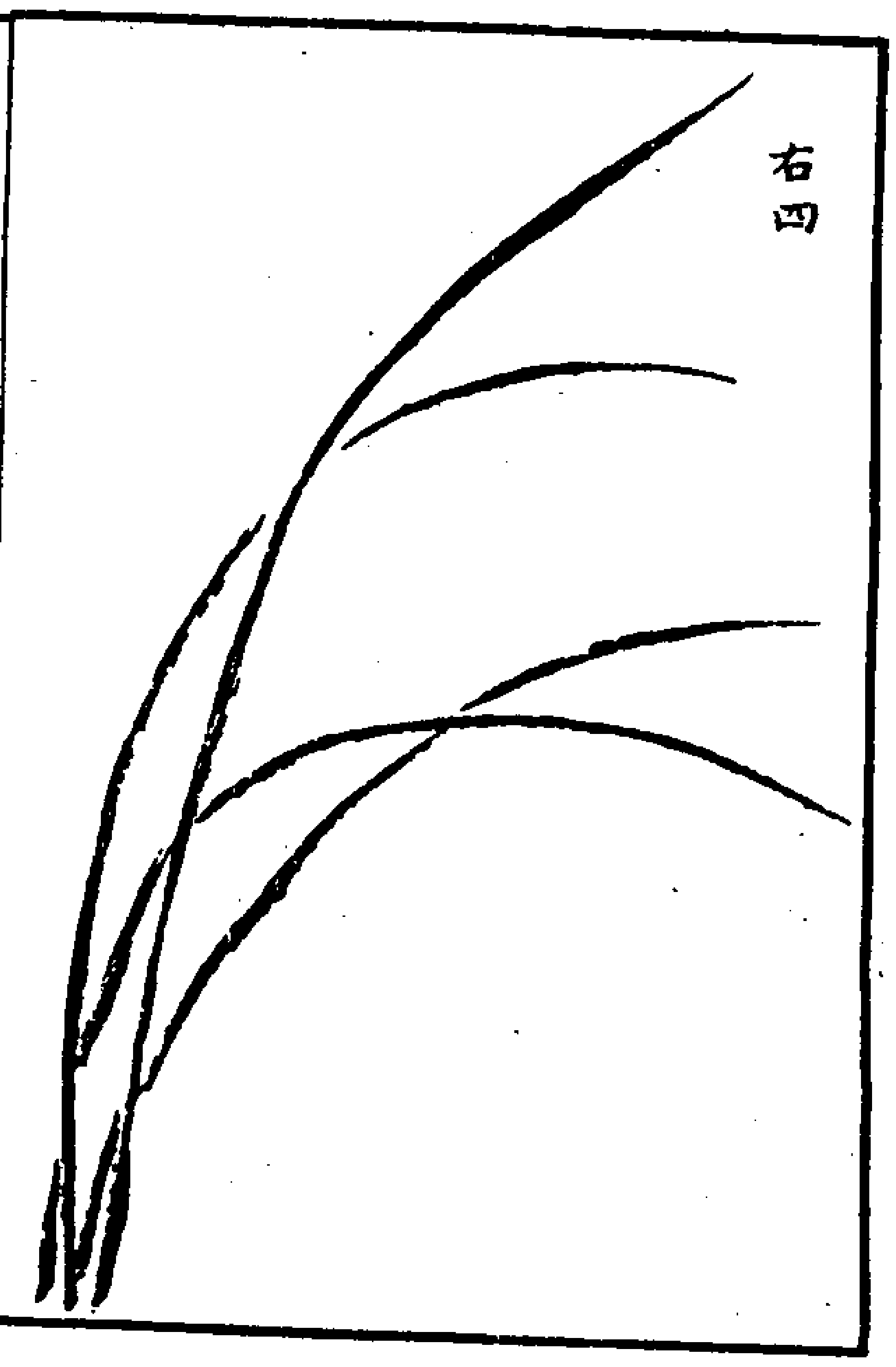

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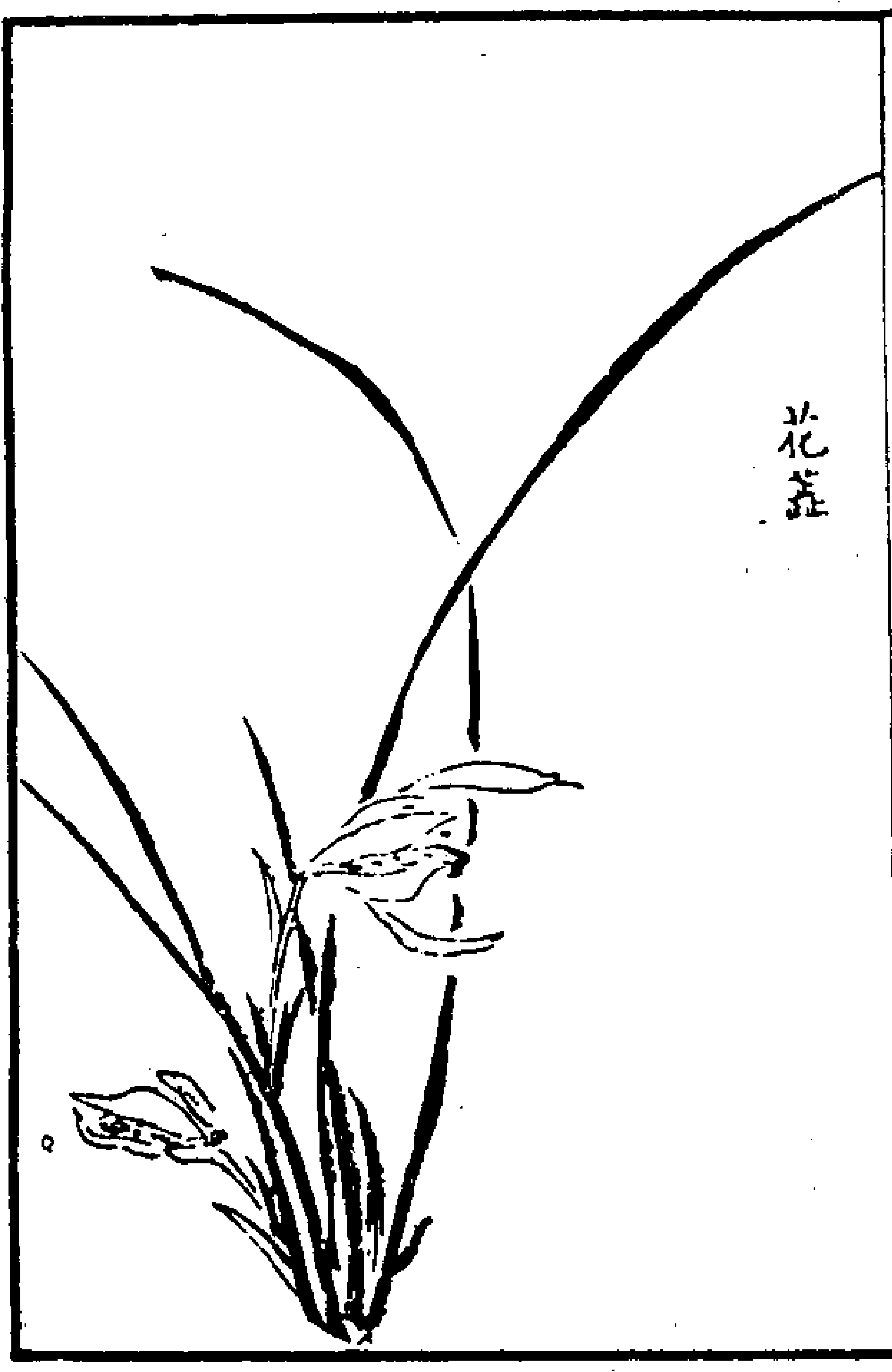

墨葉起手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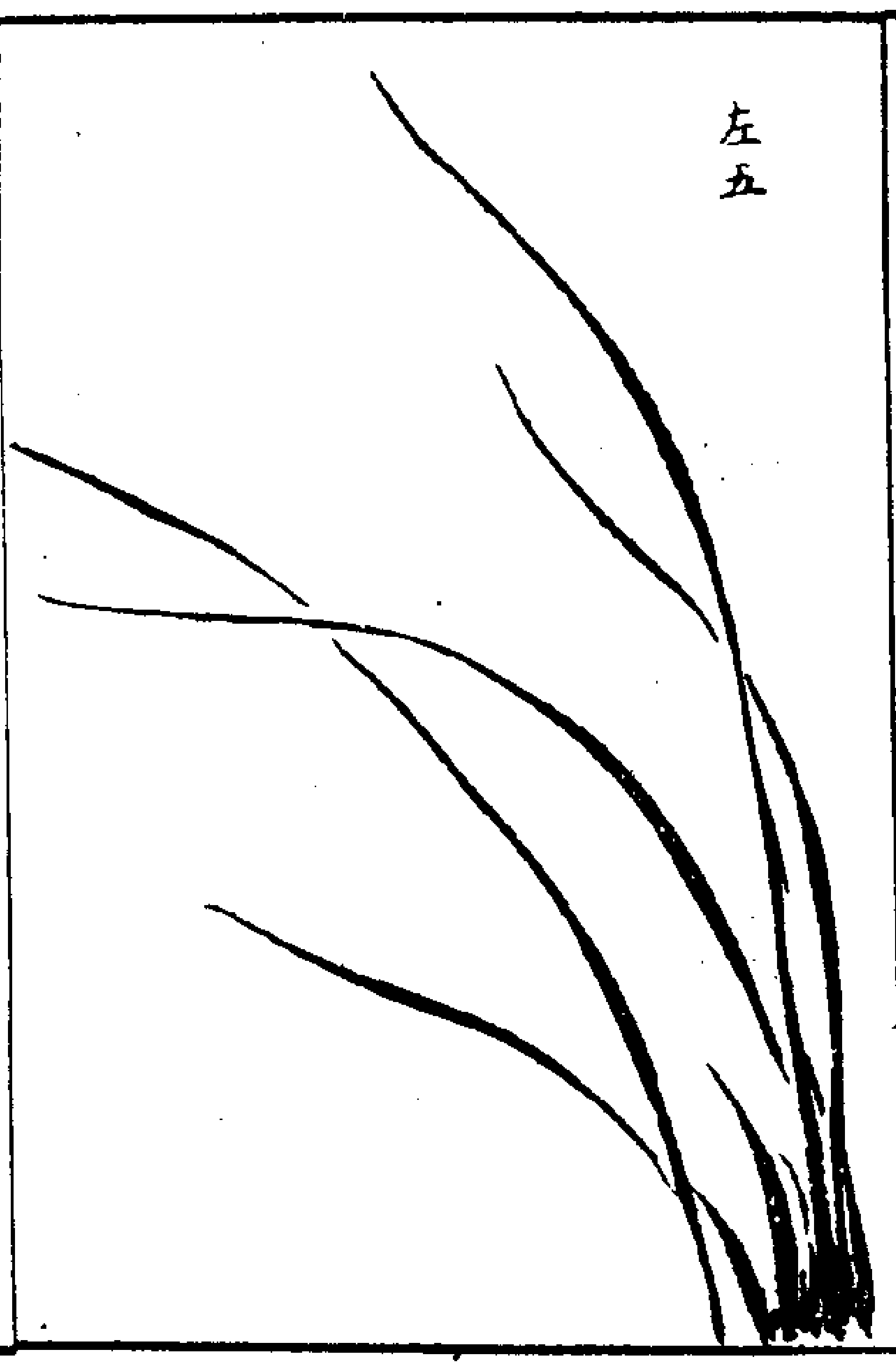

建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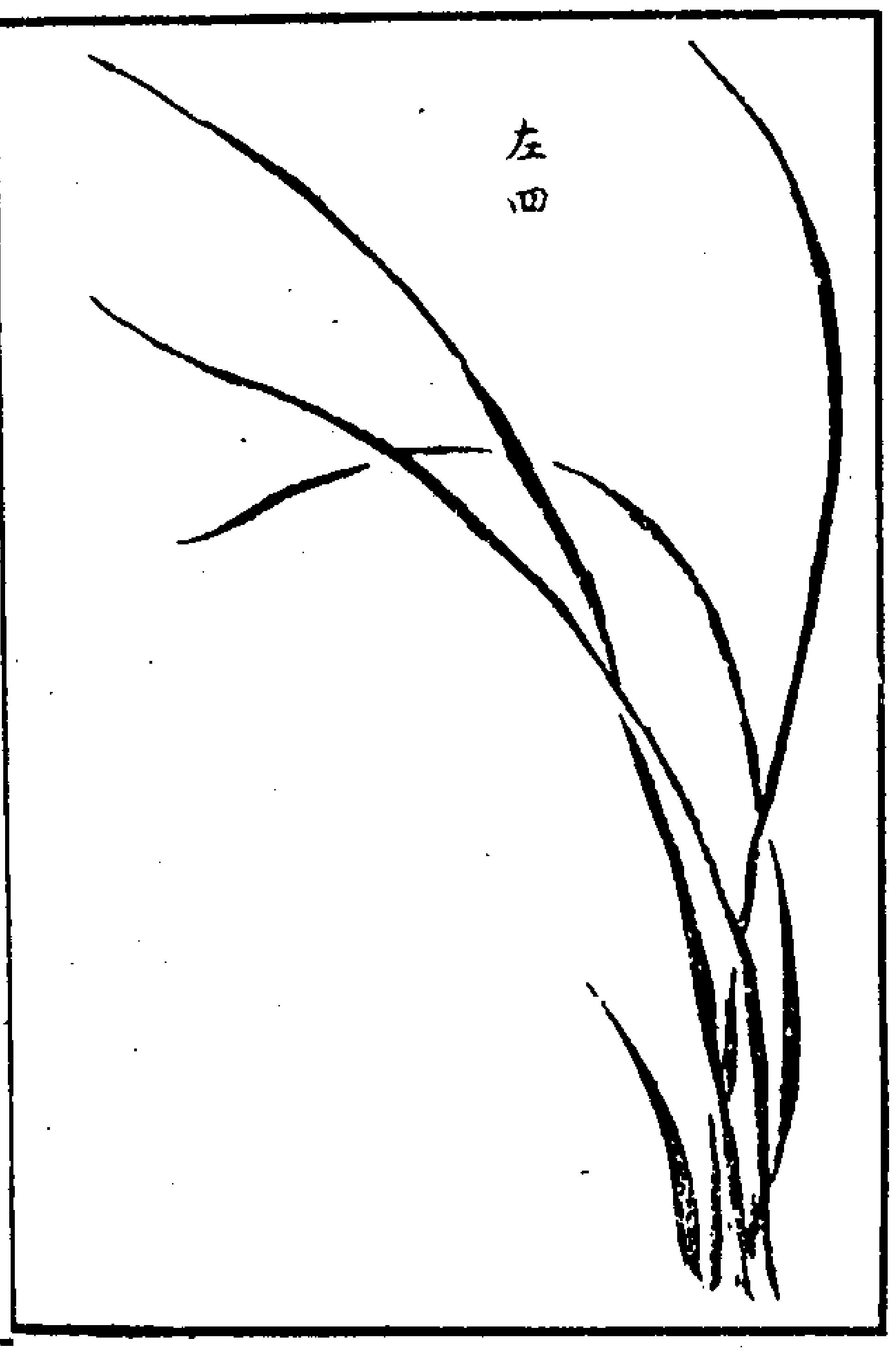

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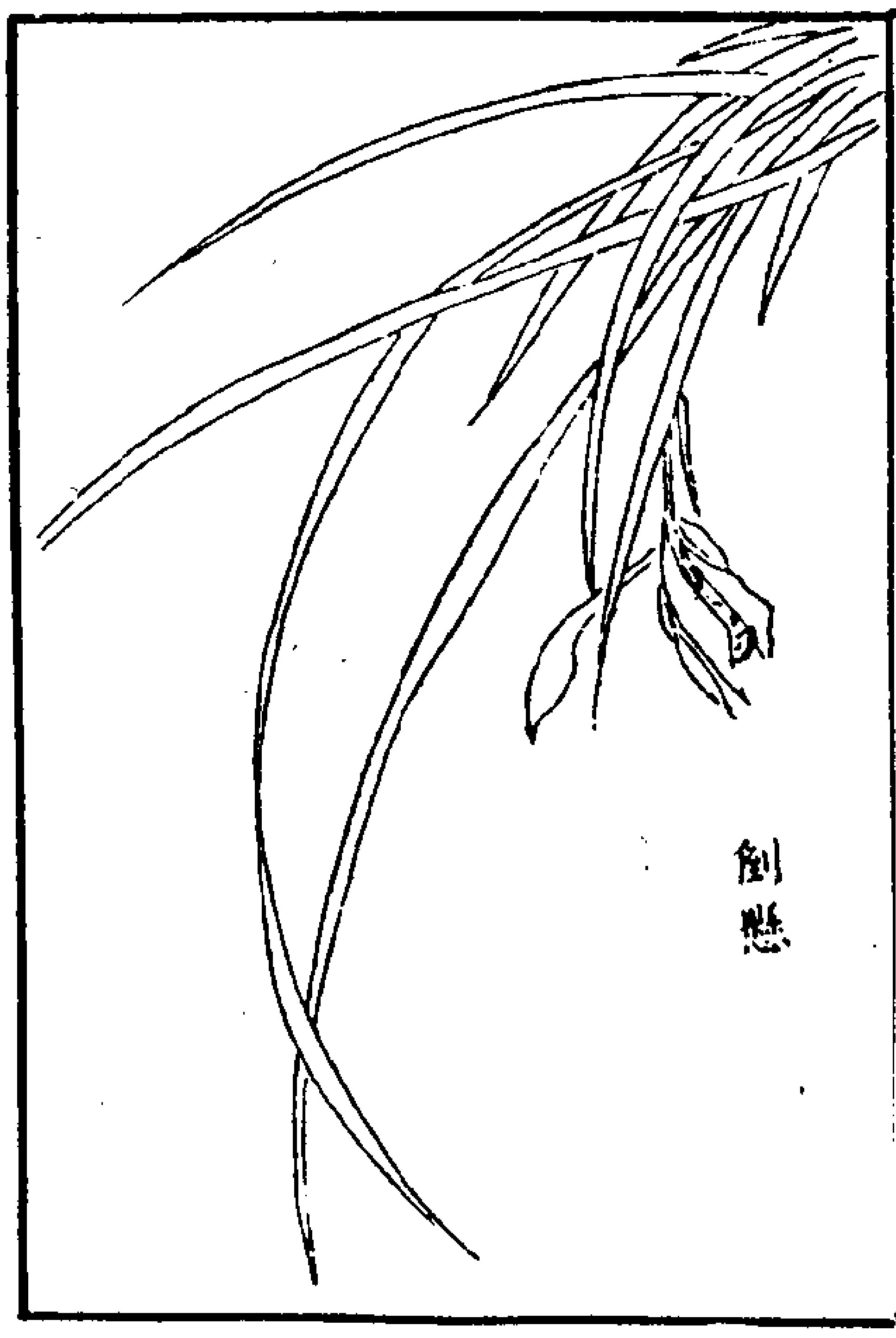

右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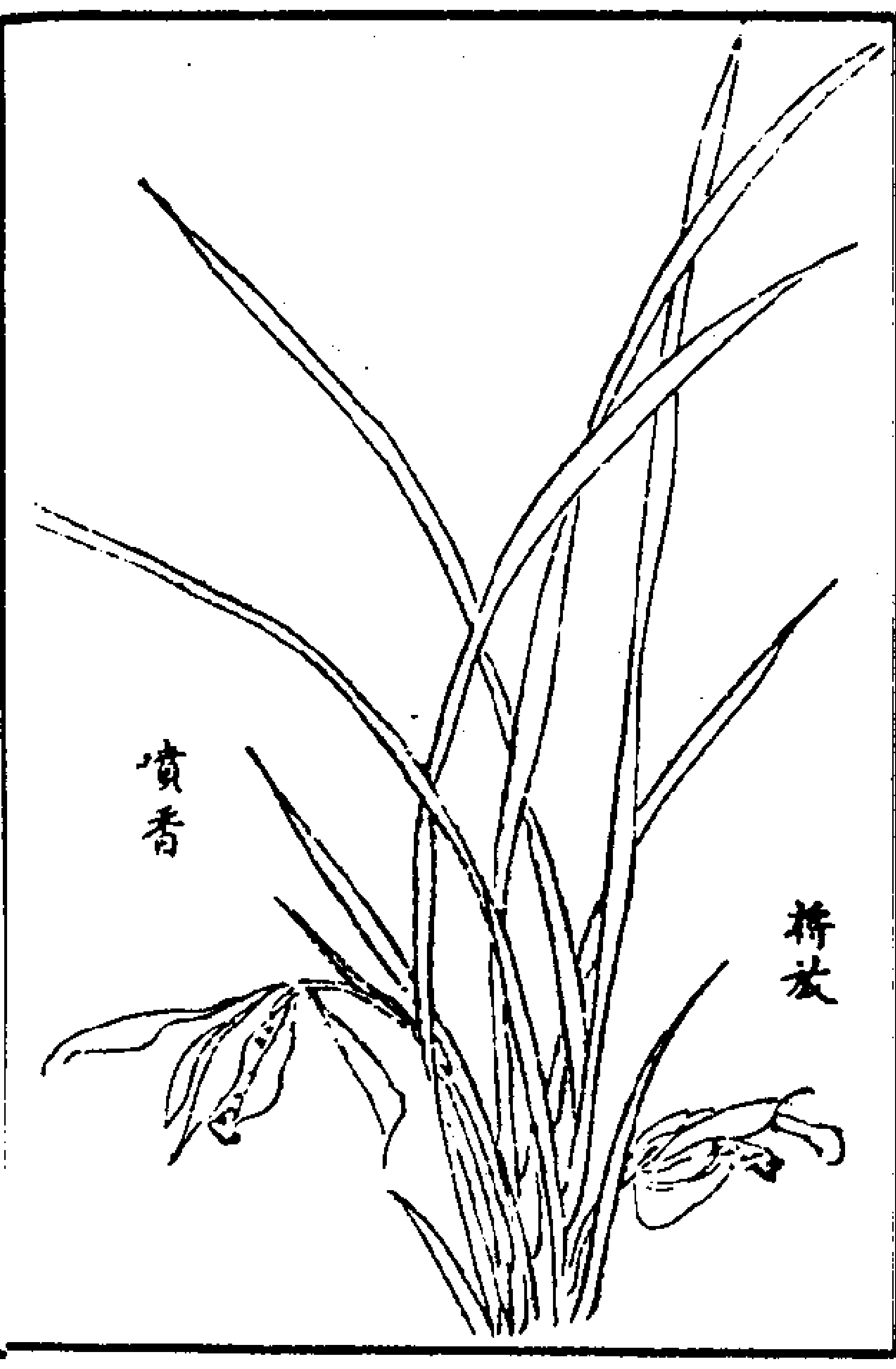

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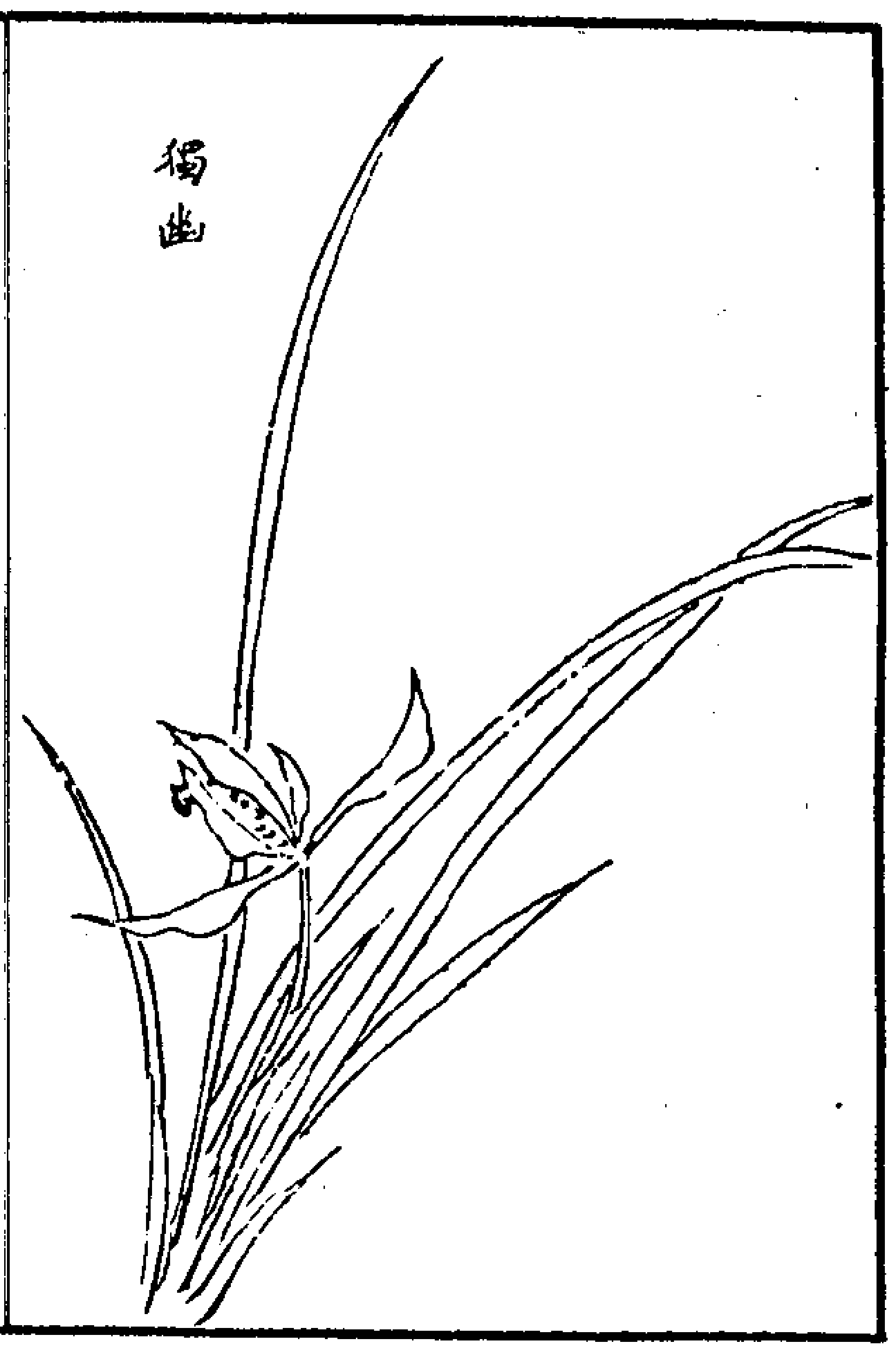

花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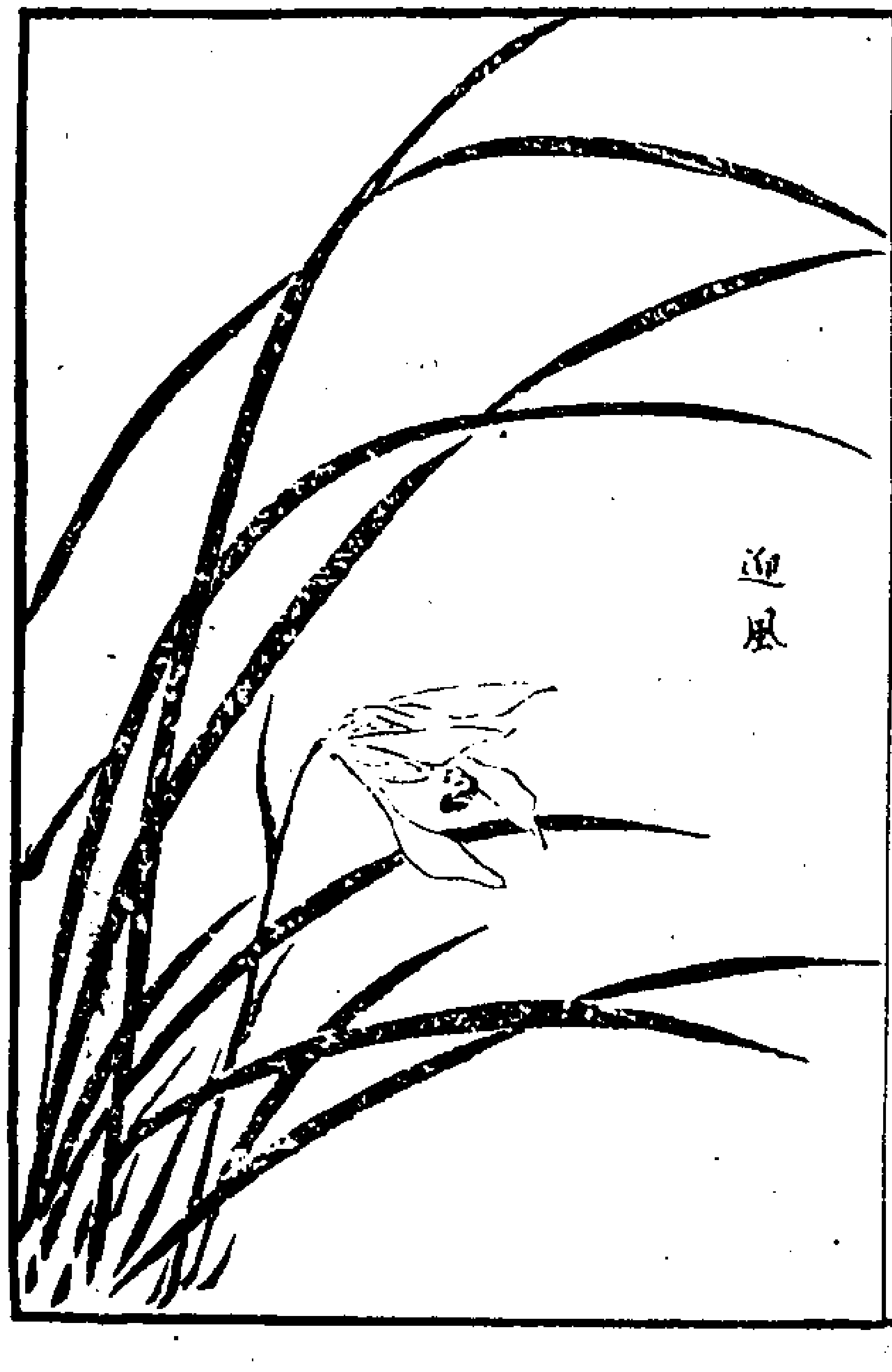

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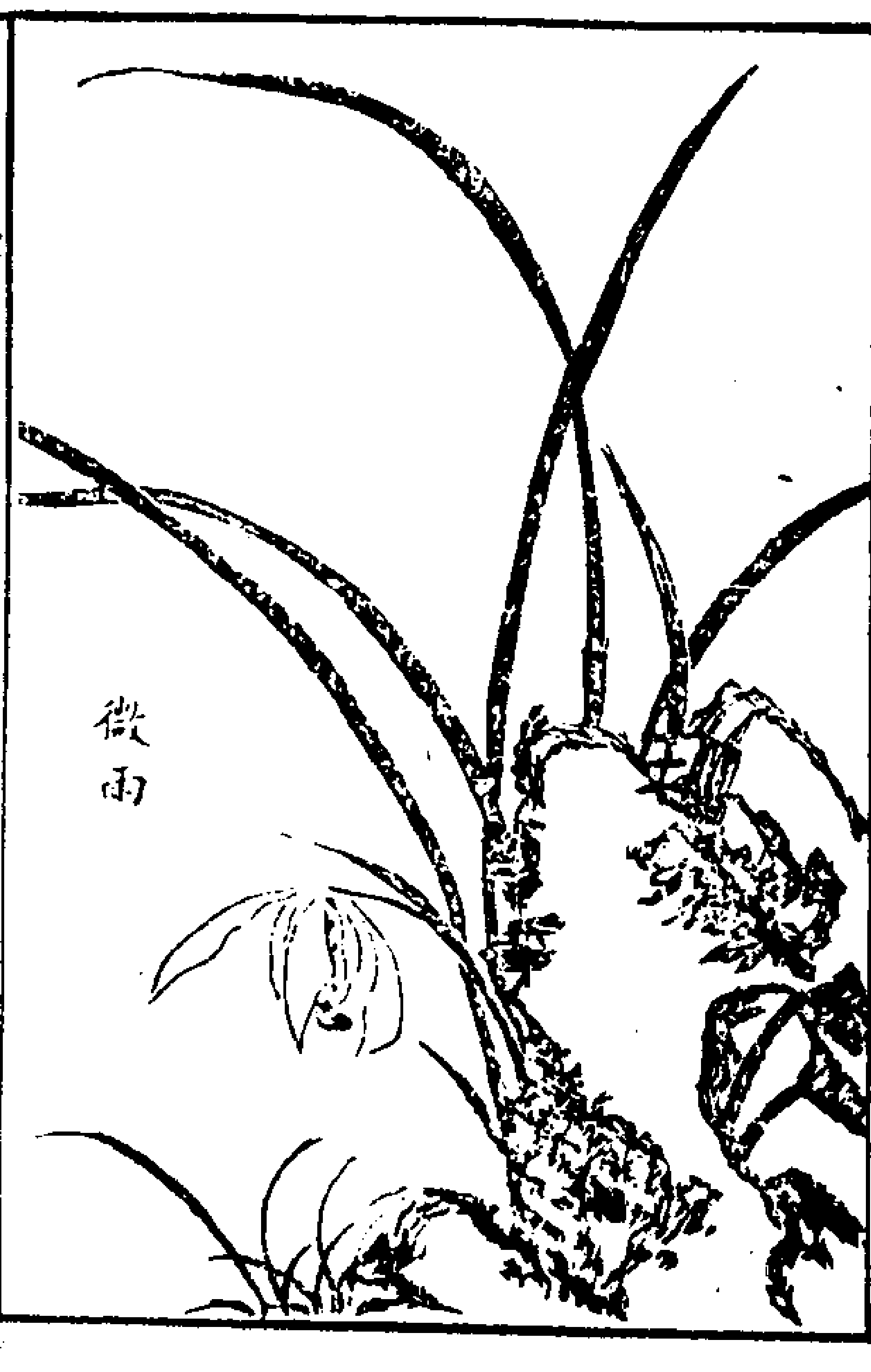

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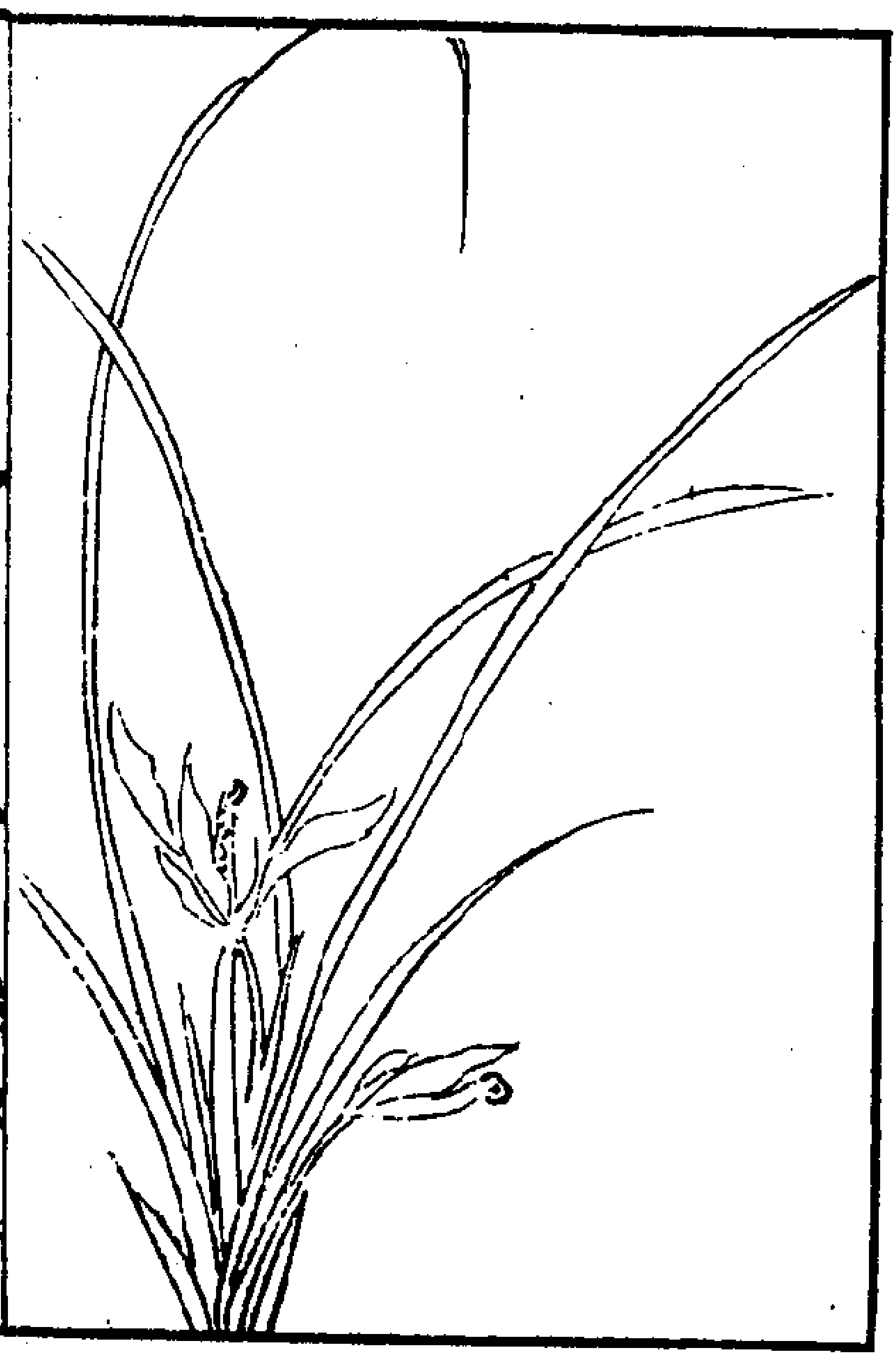

倒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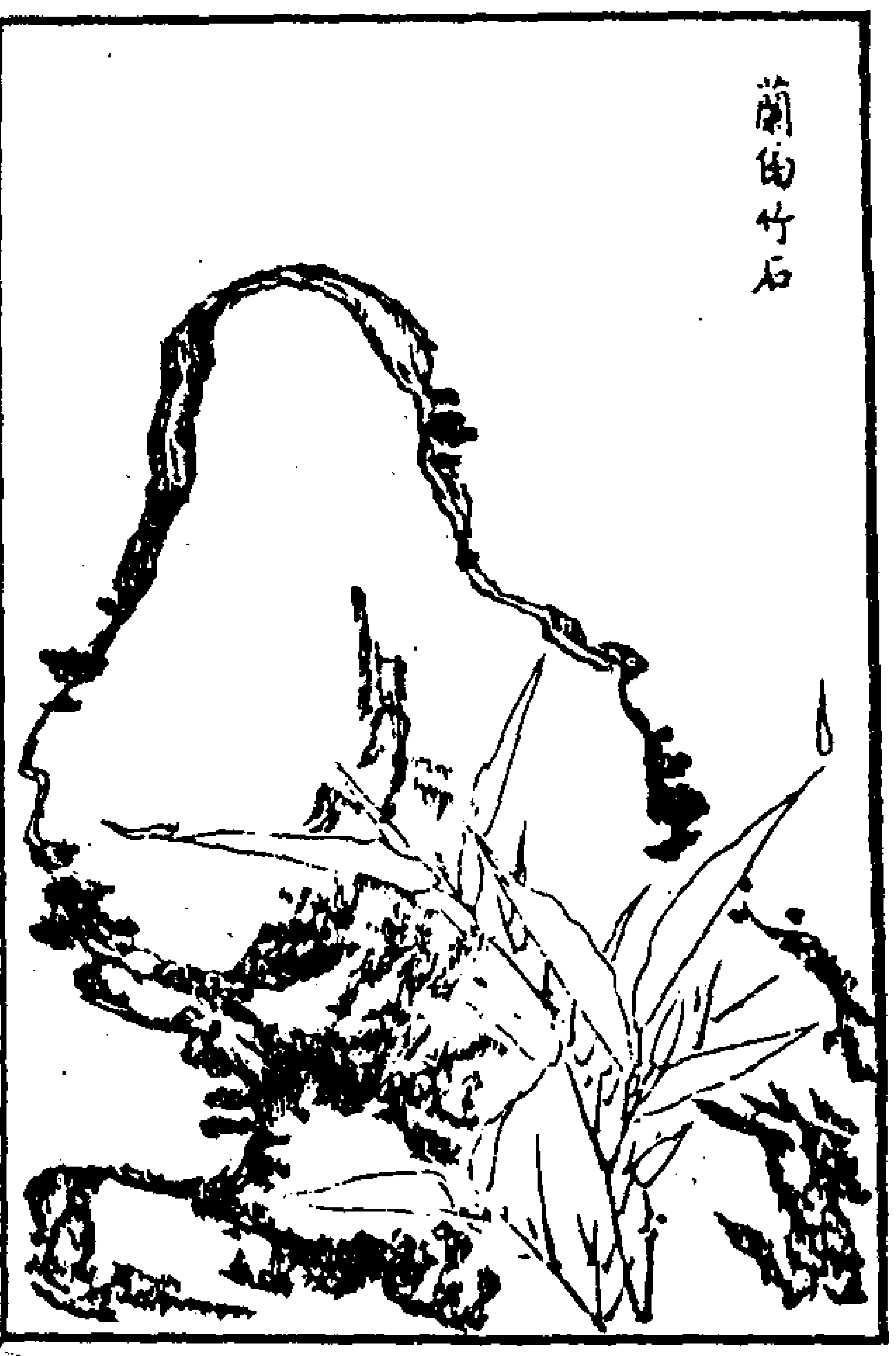

噴香
將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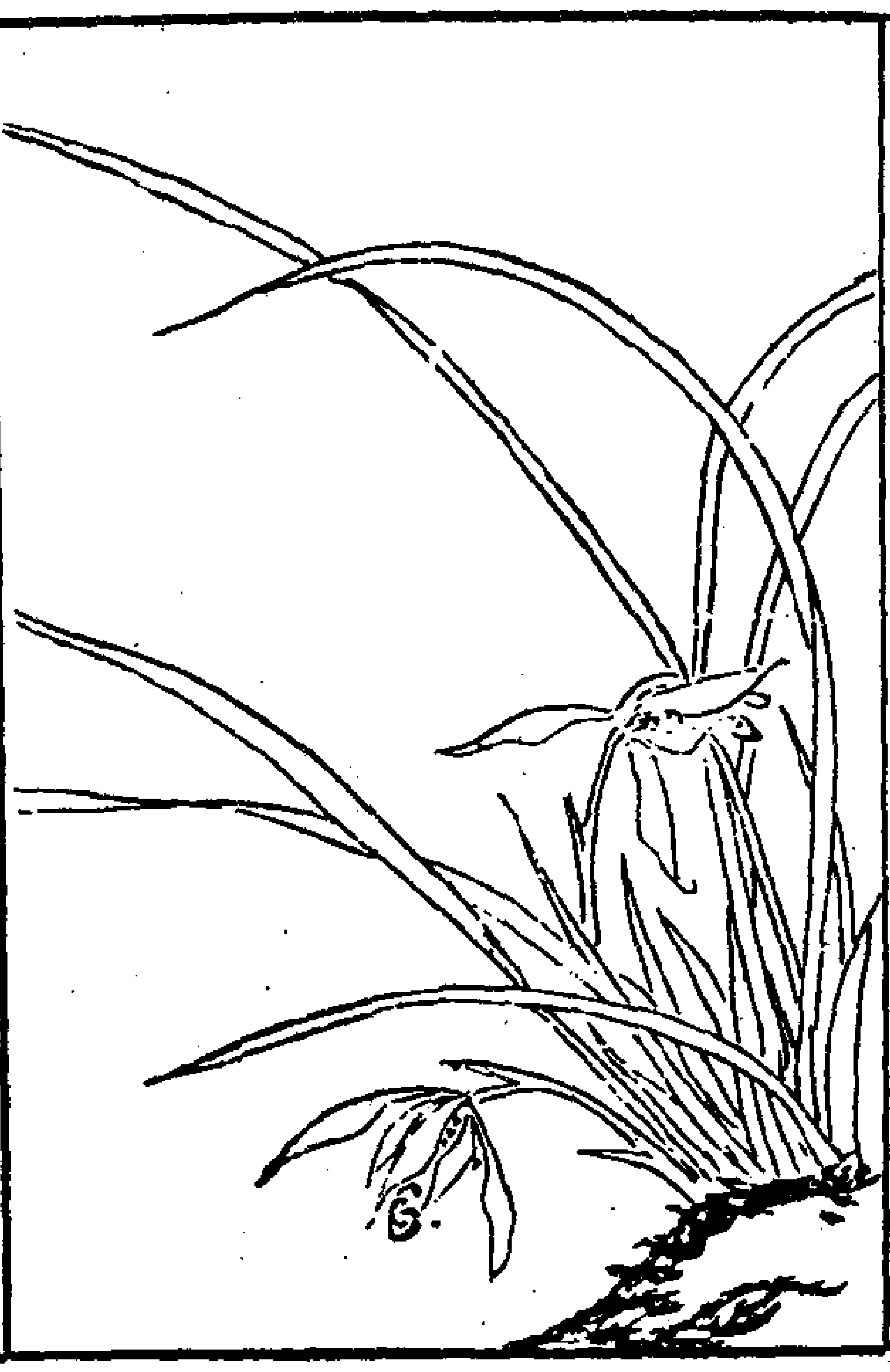

獨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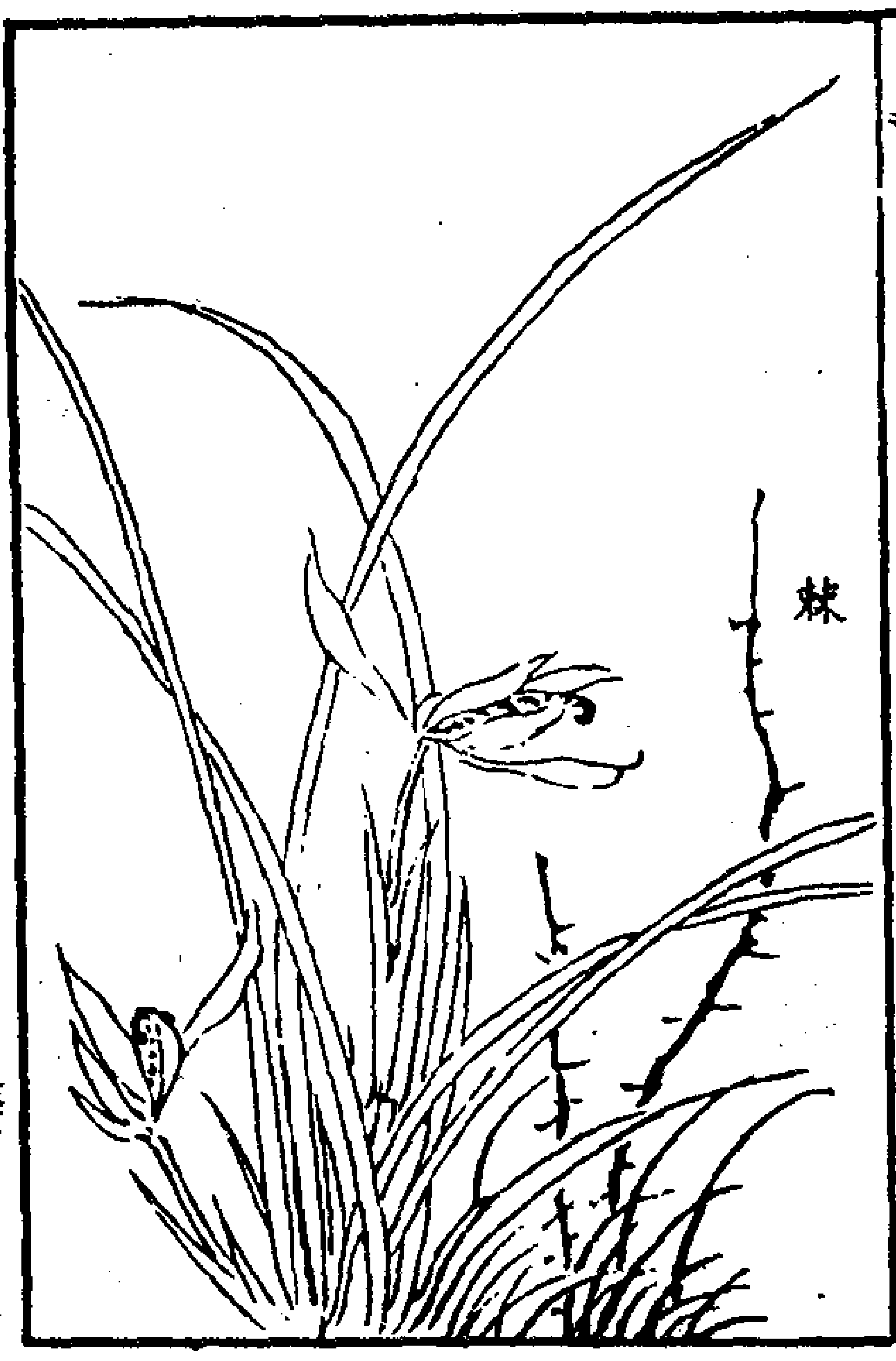

迎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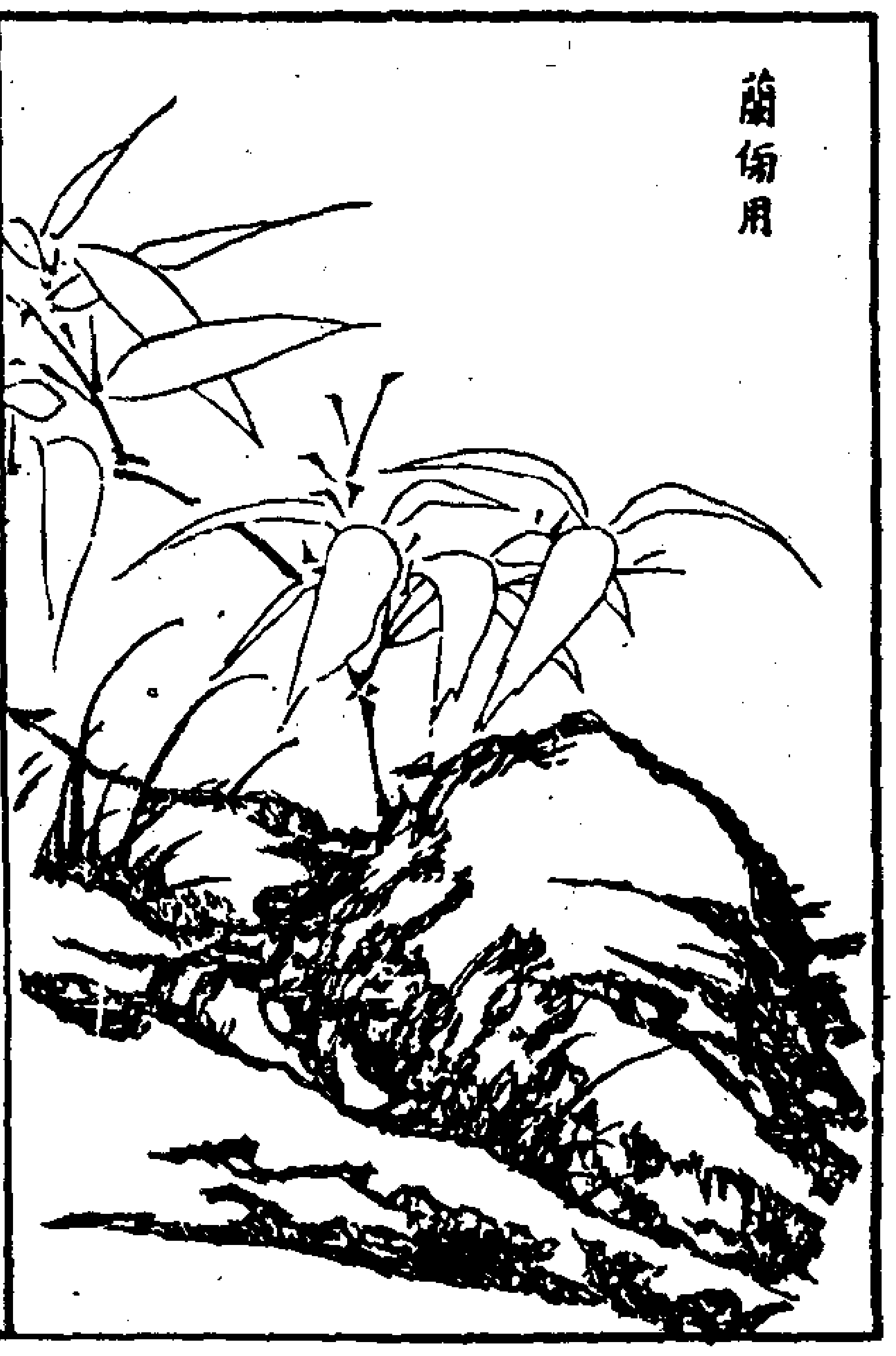

微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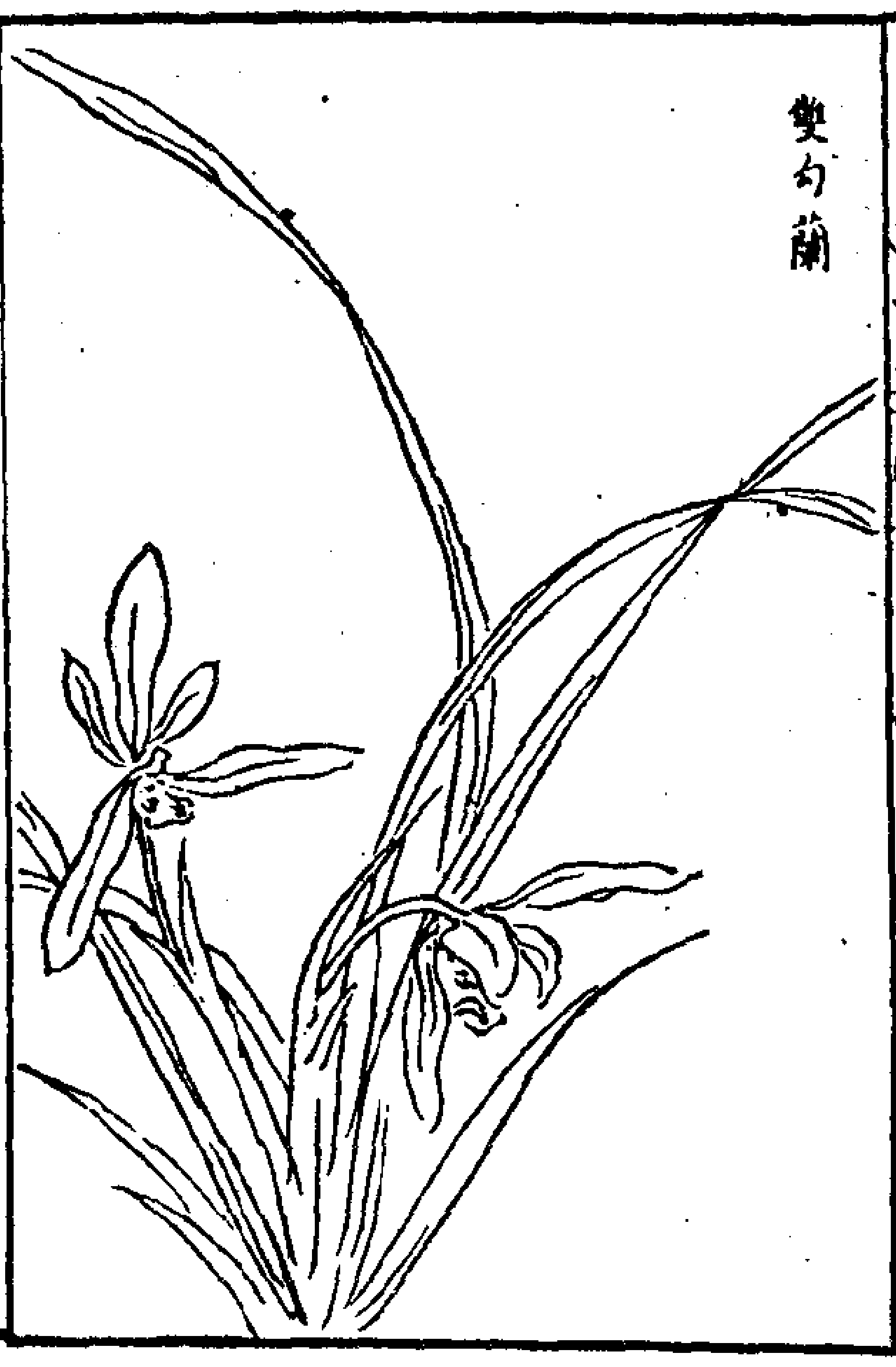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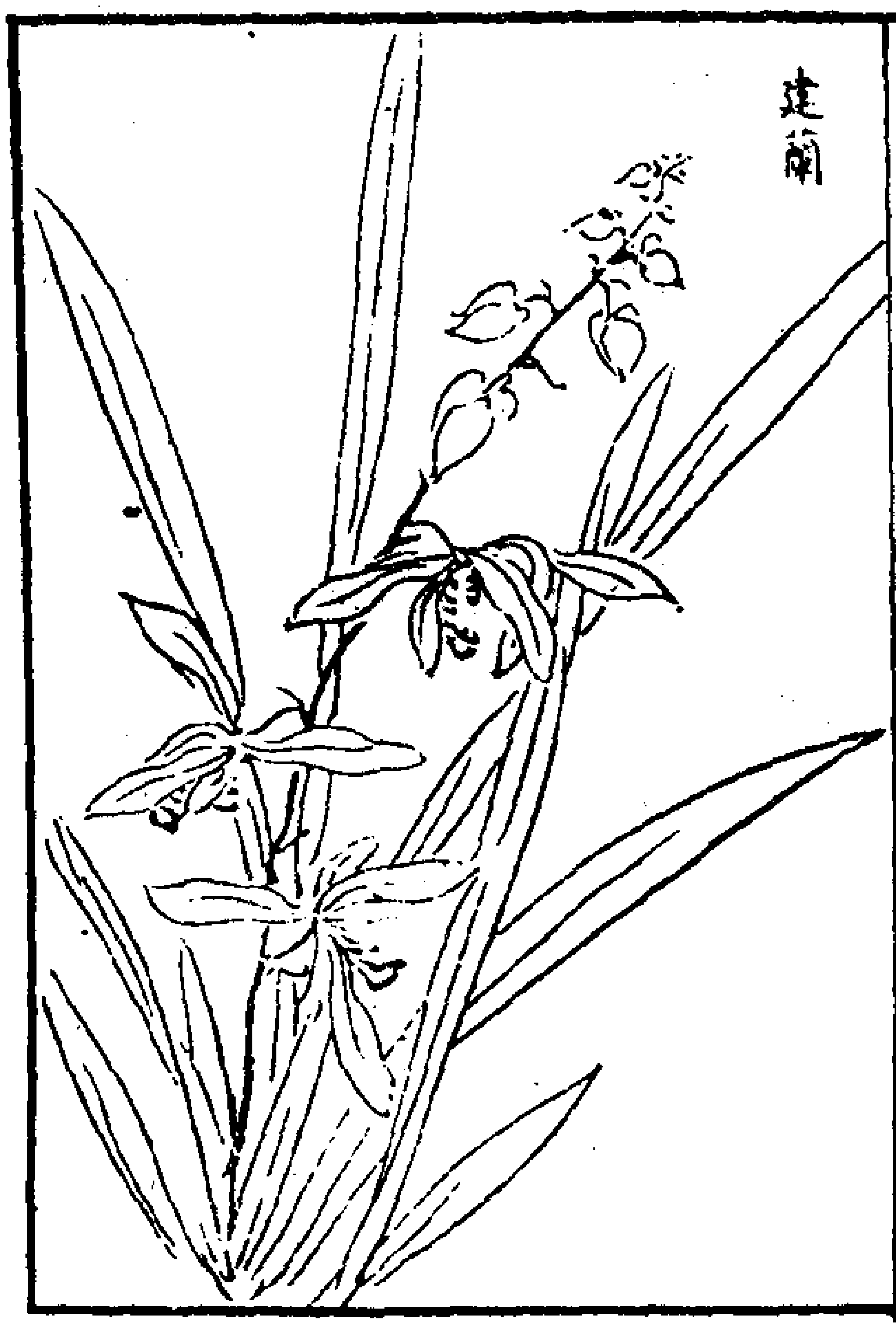

蘭佈竹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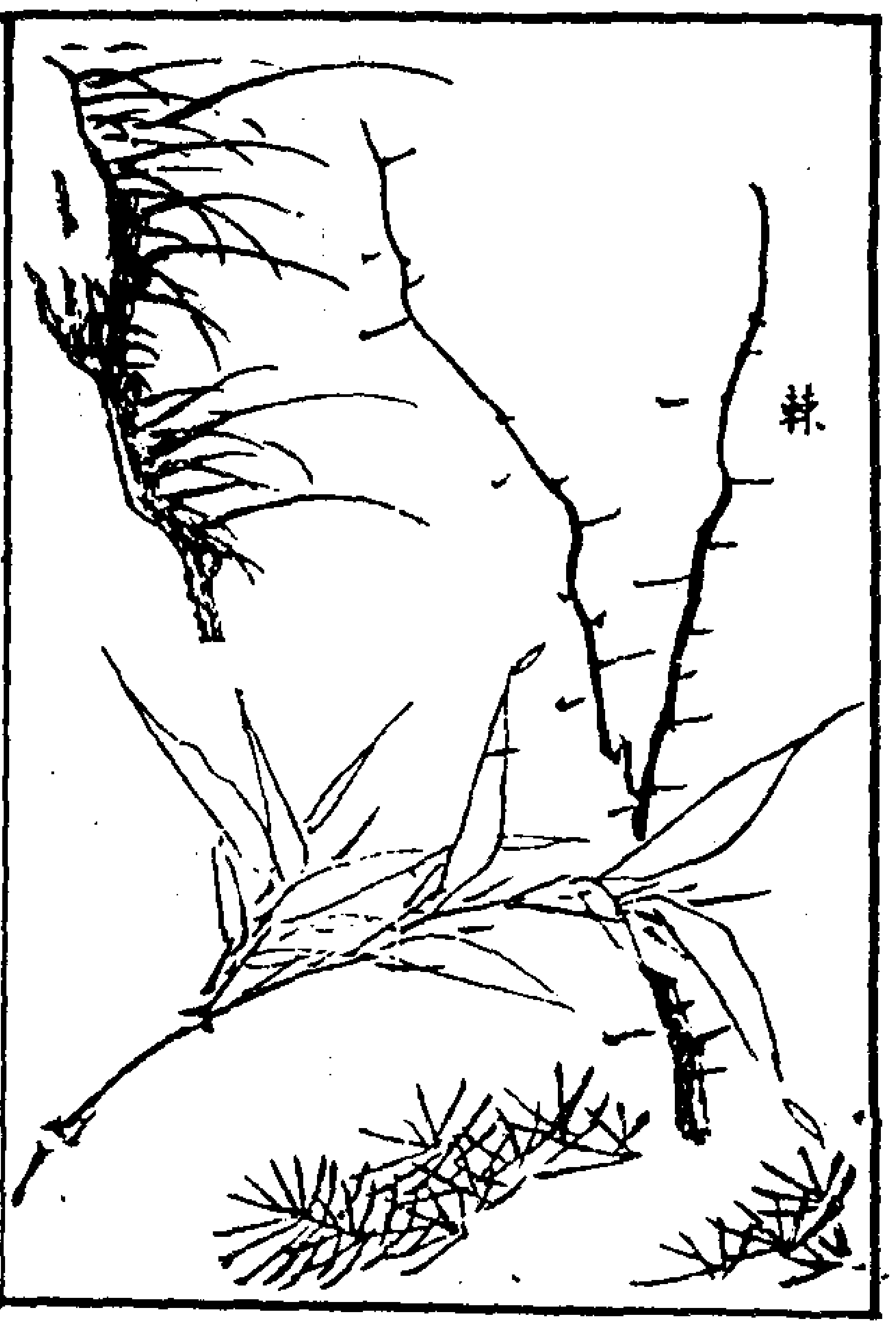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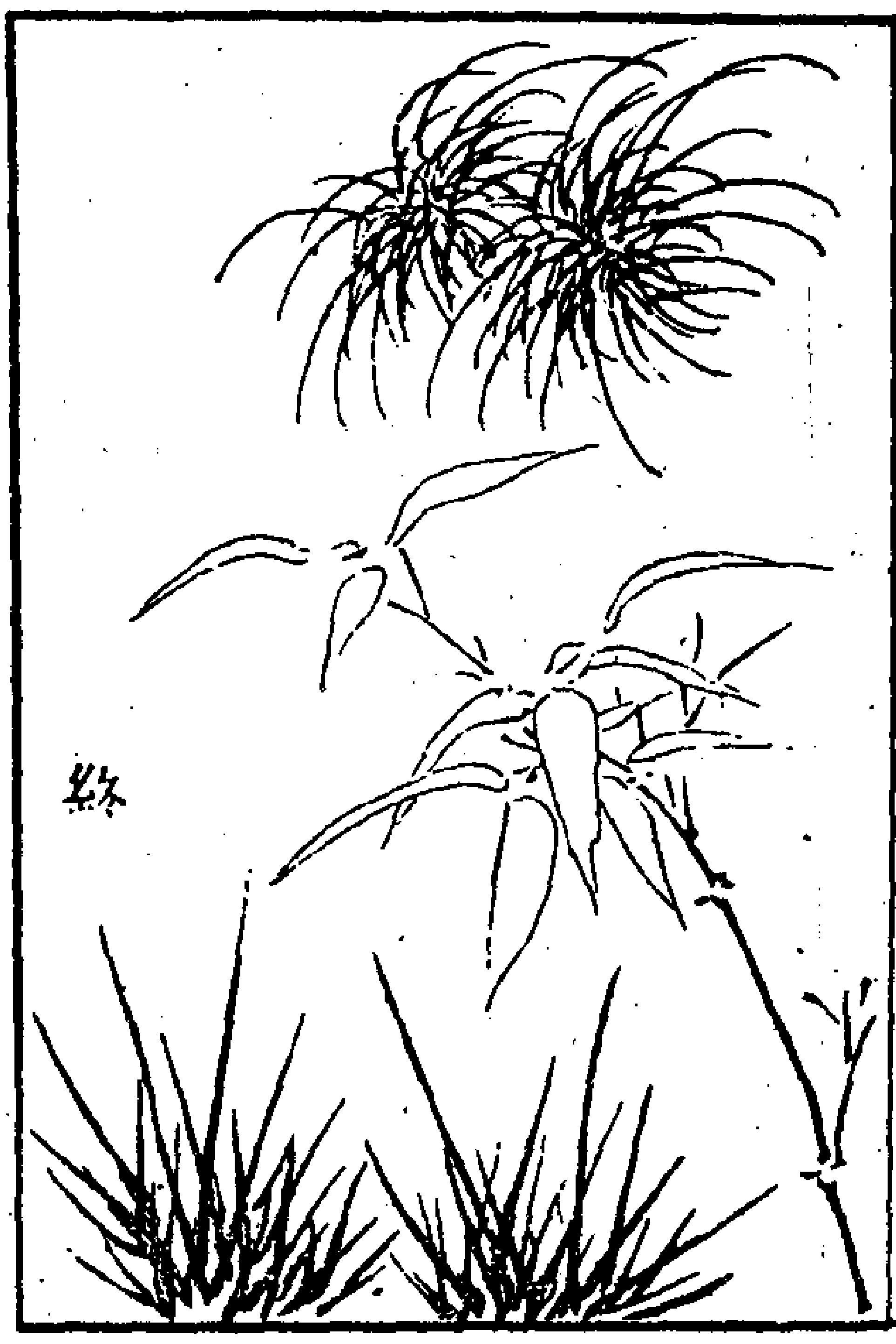

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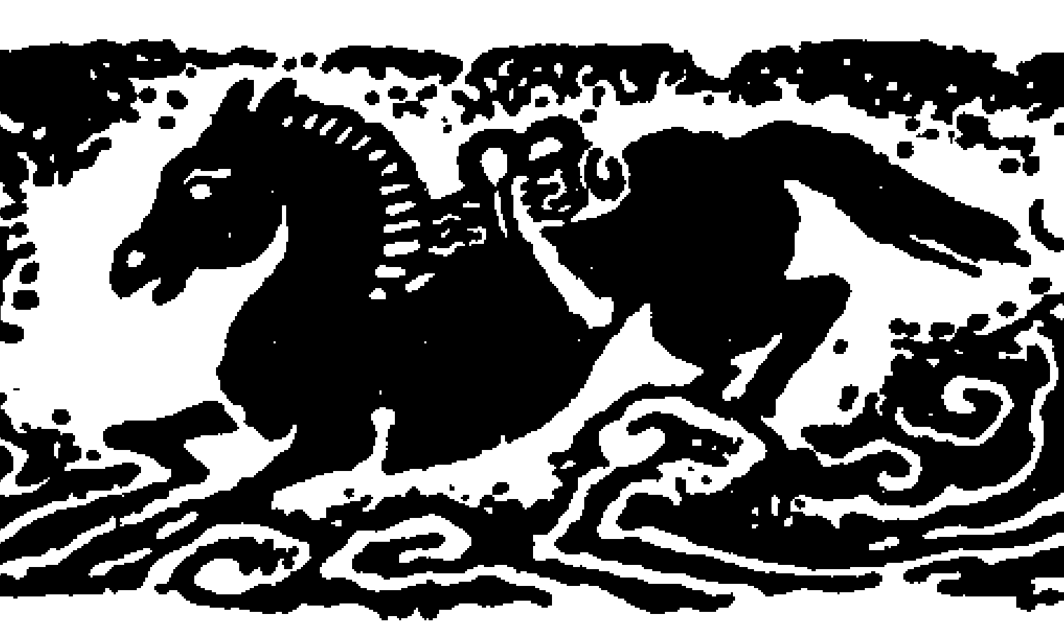

蘭佈用


雙勾蘭


建蘭


棘


終



德隅齋畫品

李廌撰

德隅齋畫品

宋　濟北李廌　方叔撰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日□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筆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握。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戶闔牖。人人驚惕。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寫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度規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仙游圖

唐閻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藏府之庫物。後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麁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也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眾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鷄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遊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木耳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鵰、狸、鷹、兔、鶻、雉、鵲、雀之類。皆作斜指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鷂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鷙縮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結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鶺鴒、珊瑚、采樓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惜。隱

所作銅嘴。坐朽條上。有得陰庇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臥。不見條枝。竹枝雖多。其若未盡。當是金陵幕府中大屛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其物與此連屬。疑公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儼然。挾彈遨遊。□□□□□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竿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脩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鎭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車騎。却騶從詣之。即投閑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劍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即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獨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語觀者人。孰懼燒刦。

寒鷺曝背圖

獨黃監所作也。（即黃筌）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枯林之下。一鷺縮頸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紆跧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鷺。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鬚。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眞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嶽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偏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嘗醯圖。褰鼻攝一。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背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自衣虎皮。跳擲于庭。以思做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其自然也。

補陁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其大人種種殊相。寶珠瓔珞。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陁伽山。在海岸孤絶處。烟嶺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麤筆。如草書顚掣飛動。勢甚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愼。無一敧仄。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柔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叢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畫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咸化元所作。筆力峥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談。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匀。未有翻涌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爲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鍾宏、王友之流。皆非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珠、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國朝燕龍圖秘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宗室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予雖未之識。然雅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爲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帝之後。於德麟爲兄。早器重。以故德麟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鴈之類。有唐朝名畫風調。江都王鞍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駕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專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廣川畫跋

董逌撰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
書武皇望仙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龍袞文馬圖上
書百牛圖後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駿馬圖上
書秦宮對鏡圖後
書列子御風圖
書嫂魚圖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摹本地獄變
書列仙圖
書七夕圖
書龍袞文馬圖上
書馬蒐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卷之二
孫白畫水
攝摩騰取經圖
月宮圖
九主圖
陸羽點茶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犬戲圖
孟浩然騎驢圖
鏁樹誅圖

上王會圖敘錄
易元吉猩猩圖
再書猩猩圖
孫知微畫涅槃
書西升經後
卷之三
書別本西升經後
化胡經後
程宗打毬圖
醉僧圖
醉道士圖
送窮圖
書吳懷龍上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書李端愿收唐畫乞巧圖
官本乞巧圖
書程文簡所收鶴圖
牧羊圖
劉唐允拂林圖
常山市畫像
勘書圖
蟠壤圖
沒骨花圖
滕王蛺蝶圖
別本地獄變
織女圖
徐熙牡丹圖
卷之四
舞馬圖
別書韋偃畫圖
杜甫騎驢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玄奘取經圖
張季鷹還吳江圖
二祖調心圖
常彥輔祆神畫像
蔡居安展子虔馬
蒲永昇畫水
書李營丘山水圖
閻立本渭橋記
阿房宮圖
李成畫營丘圖
戴嵩牛圖
賀監歸越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邊鸞畫花
雄雞斷尾圖
吳王斫鱠圖
秦王進餅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索法師行化圖
留瓜圖
傳古龍
清夜遊西園圖
二十八宿真形圖
竹林七賢圖
王摩詰山水
李元本花木
陳誠甫雙龍
李祥收天馬圖後
書介葛盧圖
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馬圖
吳生護法神
慎徽秋雨圖
武宗元天王圖
李定方紬佛
李太白畫像
顏太師畫像
王波利獻馬圖
宛對圖
關仝側作太山圖
吳道玄地獄變
跋韓幹馬
跋李夫人圖
燕龍圖寫蜀圖
吳生畫鬼
舉子圖
閻士良畫龍圖

卷之六

輞川圖
盧鴻草堂圖二
書優缽羅華圖
書韋偃放牧圖
曹將軍畫馬二
張戡馬圖
古畫水圖
孫知微水
范寬山水
北天王後題辨
擣衣圖
蘭亭圖
周昉西施圖
崔白蟬雀圖
覆局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王勤畫圖
書王學士李成畫
李成畫後
郭恕先畫後
范寬山水
燕仲穆畫
周昉畫
龍袞百馬圖
御畫瑤池馬圖
御畫翎毛後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匵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旂千節。豹尾萬騎。天淸地夷。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勢呈露。羽衞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跂慕於一時也。旣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爲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於器（一作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部上距（一作鉅）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榻）。鳳凰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苴（音租）秸（音皆）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册。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邪。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藉用葅秸。升以瓦甒（音舞）。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徧于羣神。兆域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陛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紒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祀大一之禮。壇場主幣。駕車象馬。騂駒牴羊。則類於泰山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剸（千賜反）取六經。以立王制。雖列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備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德崇功之禮者也。（河圖眞紀）傳曰。（崔靈恩）自皇帝堯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武帝、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光武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道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草安仁說。然封禪歌時遂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竊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時。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岱宗。豈汨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尙誰告邪。舉前王旣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簴。植（一作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綵日月冠。銛捲雲履。步搖諸于。垂佩錯璜。雁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止御。意色遐想。愉悅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知前史。武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弊。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觝趫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倖門壼闈。去如薙草。內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弃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氅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杯。歸武帝 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道歸眞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卽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容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說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主未嘗近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裘投人。過隙乘之。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觡觸（一作觡觸）鬪立。叢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質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俎）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枝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按道書有五

頭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為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攻勃．取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為王．阿保機死．述律立．次子．縮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為王道輔跋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為楊次公敘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為畫．陰刑陽囚．衆苦具在．痠（一作陵）慘悽惻．使人畏爽．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為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盡在吳生前．其後張孝思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盡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况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京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迺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為陳彥郛跋

昔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為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為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為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為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弊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况以形容寓畫圖．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冒為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為昔人齊人之計也．昔趙嘉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為慮不知出此．其愚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為妾興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為之．蓋据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為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取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為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為礙．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為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為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為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為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為是觀者．犉物（一作抽）尉牧．捲犢牬犕．（出爾雅）觡角棚踏．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弁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為此百狀．既已寓之畫矣．其為形者．特未盡也．若其觳胡毫匡．毅筋施毛．士阜騣騖．下澤是驅．畜勇植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

白角塋踣．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曳火衝奔．渚次而飲．岸傍而鬪．摻尾而奏八闋．敏角而為商歌．飯於脅閣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鬪而較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厲（一作屬）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異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為詩繫之．他日屬余書以敘得之原流．或誚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蔽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為觀美．符載聞而賛之．術（一作衙）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絕．翌日玄覽見而塗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豈嘗留於胸中邪．况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賊解矣．雖物有來至．呈象露形．不能為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鏃（一作蹤）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為己之疥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璧之疥．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為心疥乎．

書馭馬圖上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虜人不知．原父曰．此異獸也．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大鶚食蝟．蝟食鵕鸃．鵕鸃食駁．駁食虎．自駁至鶚．世不皆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昔平公乘駁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駁馬．虎望（恐作臥）而伏．然則駁亦馬乎．其為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駁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

秦有併谿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懸以照膽．察防奸淫．謂六國美人方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嗤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為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倣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橫．大若枸簾．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藥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騈雜參錯．十行為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為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拚秦袖、捧吳頰者半之．齊衫、著越釧、帖鬟點眉者．纔又半也．而形隱鏡中．與鏡相出．為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術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調．宿鬟尚橫．淺粉已薄．無復唇朱．纔餘眉翠．髻上星稀．黃中月落．畫此圖中．可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為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疑與偃．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為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嬋娟之為麗．各以其時遺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又劉子威詩．龍媒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鸞膠妾猶有．請為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含唉．千金會不俱．

或謂妴妾換馬．非眞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駿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尙．此圖豈得於是而爲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娵魚圖

成都府官給娵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娵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從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娵隅躍淸池．蓋西南蠻號魚爲娵隅．方言不習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爲大小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況古無娵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倏（一作儵）通幽冥．至於朧太白之光．微薄文之耀．雷厲風揮．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貫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善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於其間哉．三階舊墨．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彿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士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墮．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持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灑簁．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蹁躚．扶搖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遊於其中者．神淡而氣減．形解而魄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防其欸．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

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眞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凌．與化脈腪．能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其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及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逝而藏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爲至是入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見相元無．則莊周豈能議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藏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子．冠遼游．插花如蜨．搖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樓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絲本求售．謂盧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珦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贖．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藁者．什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文帷者．豈復有橫一幅絲素而爲之者也．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眞．張彥遠．朱景眞．皆知畫者．又嘗敘畫源流而盡人錄中．豈道玄誠爲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壁爲小本者．雖然．此腕力奕奕壯哉．非能橛棧（一作撅拽）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眞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恩倖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籙讖隱有數．貴其償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構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靑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眞．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眞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略也．今靑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眞成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每於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紹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戾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爲車者．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刃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曠左．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

在中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夫御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矣．鄢陵之役．晉欒鍼爲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鍼御持矛焉．鞍之戰．郤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戈之戰久矣．胡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議車矣．况論其制邪．願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樂者．考古而求其制焉．則御戎擒君．稿縻縶囚．禦戎固壘．將車之一事爾．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袞文馬圖上

禮諸侯交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謂馬之有文采者．藉之將禮爾．今袞作乘馬．無交聘考禮者．殆爲馬之文飾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縞毛朱鬣．目如黃金．是爲雞斯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島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掩蓮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窊隆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疊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往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水文平漫．隱起若流動．泯泯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索者．知壁爲隆窪高下．隨勢爲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刱意作薄滔淺原平波細流．停爲瀲灩．引爲決泄．蓋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水也．嘗言畫慢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泯洶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慢流之失．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洶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隊池水中爾．故知汪洋涵畜．以滔汲爲平．引脈分流．以瀎淡（音蔑）爲勢．至於聚爲淵瀾．散爲淪潤．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書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核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譏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世法不常盛．顯有衰謝陵夷．逮王者出則及而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世數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顯諸福悉陷淪於世．故乃更一賢刼．隨化興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是常不知正法所自起．可以歎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爲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刼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刼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矣．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章經至者．蓋釋迦法爾．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刼迦葉佛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含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上非想天爲一界．千三世界爲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殆此則中夏在南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蓋無纖纖謂正法世五百年．末法世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於末法盡．則佛教法絶矣．故復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清遣入臨菑取舍利得之．謂阿育

所造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今考載籍．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誣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於恆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瞿曇之興．末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釋而通之．顯無年繫．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爲何世也．龍樹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往往如是復爲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刼火盡時．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或疑其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据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之也．漢穿昆明池得刼灰．此不可妄傳．人共傳之．若信於此而不可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畫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蠹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鴟一尾．存鴨一角．半欄半桷．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畫意所主則不可知也．雖有兔搗藥者．外周爲水房．有大木林．椮枝委垂而下．相扶以立．蓋古所爲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据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皆不可據．余曰．子嘗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迎日爲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中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焉．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爲卯．卯爲兔形．月光含焉．則兔在月中．月出東溟．謂之言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爲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爲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爲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烏也．或曰．段成式嘗得仙書．

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陊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況（一作兄）高祖。以專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寄。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倍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君。則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爾。後世託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事（一作可）謂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效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濳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敍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受聲据實。謂審其事也。余因考之。殿居邃嚴。飲茶者僧也。茶具有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蓋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嚮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故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琯前教事。和璞神凝示悟。琯沈思如眞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也。璞悟以怡。琯悟以歎。此其異也。乃掊地得永師遺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子。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爲別本以藏。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無倪。則長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爲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爲房琯。以名德功業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爲正因者不過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總持三昧。能爲一切無碍。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爲和璞知。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鐶而不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遽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彥與許玄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彥若有待者。果爲蕭詧。王荊之岳陽。實三十年來領越。彥曰。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彥武聞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書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据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爲此也。然形類意相。各有至到處。又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墨自然者。此其異也。昔有人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視。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論有（一無有字）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強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托於鬼神恠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狗之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上。狗戴而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何能作怪。而石良劉胥格犬之被甲持兵弩者數人。邪伯夷與郡（一作厓）犬蒲博。蓋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恥夷虜。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歎也。畫之後書曰。皆清泰三年製。余是以知也。

書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褦襶。負笭箵。陊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殺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畸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窔（一作突）。則心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爲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此。

書鎖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汶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頤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鎖樹諫圖。俾余敍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古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敍見也。曰。聰正變於色耳。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攖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亡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既踐收我土地。夷虜我人民。秕我皇度。褻我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衮裳於毳服。正爲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遊塵。恆冠纓汙垢。雖求長河浚源。不能濯而清也。乃委質榮名。枕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異哉。忠中國之亡。與忠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不以同耶。一鵠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群臣享萬國。昭德溫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聽。不能遂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蜋怒臂捍車而幸焉軾者也。其後劉氏死矣。元達不能強諫。乃自殺以還。夫誅郤徽綦毋達。與以婢爲后。在夷狄事重於鵠儀矣。飲酖自殺時。其與鎖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委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趍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悄然委（一作逶）迆。激訐沽名。非知諫者。顧蛛蝥矜餘勇耳。可以爲今日一笑也。

上王會圖敍錄

秘閣王會圖帳錄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海率土.際天窮髮.崩角稽顙.解辮回袵.方貢充廷.旅百雜實.康老奏歌.彫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黃圖.奉朔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邇復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丕天之大曆.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鸞旂鳳節.鼓（一作耄眊）獸鐸.飛旐容緌.（一作綏）綴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虎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白路.（一作玄武）銅鼓金鉦.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橫吹之序.百二十具.班劍儀刀.分行十二.黃麾紫仗.列部十八.五牛旗輿.百獸隊車.旗自辟邪.逮金牛者.二十四等.檀自鳳皇.逮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袖裲襠.錦勝地.金隱起.弓箭橫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裲襠.錦勝起地.銀梁金隱起.佽飛三衛（一作衞）武弁.緋裲襠.供奉武弁.朱衣隊.甲鍪鎧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球、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車師、党項、而軒渠、脈隆、叠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揮國、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沅谿、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國、筰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何奴、鐵勒、韃靼、而大漠、白霫、室弟、結骨、後次之.夷琛蠻贐.瑰奇怪譎.璀璨錯落.爲一時美觀.嘗考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敍傳後世.使著事得以致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考.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土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誤可致.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黠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閼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實就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駁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黠戛斯爲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黠戛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鐵則異俗.與圖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而鐵不石（一作兩鐵不應）遂絕.自應圖誤.可以論也.昔嘗求於成周之隆.遠夷外朝.史氏作書爲王會訓.其敍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白狼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干呂而知之耶.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家故事爲職貢圖.以見漢之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誠謂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合浦、玆海、陰山、烏穴、雞田.職貢有圖.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逐井雞田玆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學論議見收.俾得鑽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攷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倘不得如唐之列圖所紀.意者元聖不求遠略.以綏寧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質子.不侔

邊功邪.將求於無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秉法宮者.臣等得乞（一作何足）以知之.至于攷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校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塾此補緝完其圖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獵者既得.則朴斲使自道升斗.皆知其數.予每疑此說.嘗得杜祁公謂偏問胡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爲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閉其喙.不開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蓋王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繆.至謂交趾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侯知者訊之.此圖蓋朴斲斟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髮極長.可爲人頭髲.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今世盡以此謂猩猩.豈誤以況之邪.

再書猩猩圖後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若問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曲禮亦以其能言貴矣.荀子亦謂其能言笑也.萬畢術謂歸（一作終）終知來.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永昌爲今之雲南.武平卽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皆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說者.人猶反覆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屬.悲哀苦惱而甚戚.伽葉旁睨若無見者.皆以圖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或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夫諸佛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者眞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本不遷.但時無知感.故莫得見耳.觀佛身住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眞生體相哉.自是世法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遂諸仙樂者.謬天宮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圓勁.其存規模.可以知也.西升經.昔人謂道家者爲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質之.此果可信邪.皆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髭.墮地能行.臨倪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一作律）漢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圖經）伊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復立者其人也.偃歸（一作都）塞桑門伯聞疏問白聞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衛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夜明.旣生.姿相超異.三十二

稱。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安所錄雖絕（一作皷）異。然大槩可謂（一作得）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爲弟子。其名二十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籙眞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而教（一作在）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皆後世傳誤。人竟以其說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爲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眞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攷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此。逮元君之世。焚滅既絕。而後人飜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之三

書別本西升經後

菜作西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恠誕。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据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兩西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書盡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据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將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恆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綉幕。紺紋倒苙。（一作蓋）玉璧珠簾。下設三丈氍毹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托馬。馳拂秣狗。百步千跡。騰獨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鷙鳥。出沒進復。不留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即看書。看書即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罷減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盛進鷹馬。當以毬獵聲樂。閧於聖聽。徼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既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敝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焉。其高百丈。遠之百丈（一作里）。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若於目睫之前。雖寸壤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幾微。其薄幾縠。至終身不察白黑。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敝。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鑑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健除之。則雖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啟夫打毬之事小者。其花（一作誇）絢繞（一作旋）勝若是。則嘗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爲嗤噱。今考張彥遠李嗣眞朱景眞畫錄。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爲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忠深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叢竄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令加冠巾。黃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嘗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幘佇器。皆是晉隋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爲。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沈湎。遁於眞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如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非眞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眞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筆趣內。使人以意測者。遁（一作隨）求得之無窮恠。（一作遊）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容澆淡。作跧盯態。東蜀人立曳薪紅行。繩引鞦韉。飄繫棒鞭。裹以縪（一作宰）繞。鳶之醲醺。（一作醺）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爲富女作嫈嫇象。栽槻爲衣。鏤木爲質。載之艦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御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瓈。眞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

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燒香.揮拨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卽當恭敬黜闇.或人憐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貧富并求作家.冀得幸彼延此除.幸無一日留貧.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祕閣吳懷龍.定爲神品.考之畫錄.則懷第在能品.而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淸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甚.猪首蟠形.肉鬣長鬚.垂髮下背.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歧其上.拏空振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閣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遺之.同舍郎王寀先是摸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因書

謝赫閱祕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眞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眞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有在者可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蕩.倏忽變革類者.有以發動觀聽.其如天矯蟠屈.勢疾風雨.猶眩轉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爲鄴人所得.翌日濁於釜中.水勢浪涌.雲蒸沸鬱.有二物若龍（一作鬭）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爲吳懷.而前祕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懷.相傳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誤.并與其名改.宜以熙載所記爲證.

書李端愨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衆傳爲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　雖旁邪鄉背.睨顧嚬說.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考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因善畜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隴西大門.而累致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召.使人隨之.雖畜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况世又未必能知畫而善別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余既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祕閣書畫.得丁晉公没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逵製.逵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閒成法.與今世之畫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鋪地及散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眞名丹墨者.儲館傳學陋矣.未嘗考知此畫

有據爲之.方且詳詣詆譏其失.可不爲識之徒嘔噱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鶴圖

程氏世收古鶴圖.文簡嘗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余.因考其說.鶴本名鶴.其類有角鶴、崖鶴、木鶴、土鶴.其色之別.則有駁胸素練、青毛黑背、赤唐白唐.一變爲鶴.再變爲鶴.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藹石門山獲巨鶴.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鳥臘爪.指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紓以臯没入秘閣.畫羊皆異獸狀.如墳墓闕路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畸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司舍方會昇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余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留.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考也.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柱皆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氈巾.設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紈紺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笙簫鼓吹.舞垂長袖曳地.其技有領上爲炎爐.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墮.開口則旛旄亂出.此其爲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杜環經行紀.拂林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犂軒.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皆嘗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力甚反）外國圖以爲其人長一丈至丈六尺.此其異也.當開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書常山甫畫像後

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殿中.江西觀察司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人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經以爲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爲服之未至也.李虛中可戒矣.今世之尙.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考之昔傳.石硫黃本出說般.南界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謂石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雞子出殼.名崑崙黃.今人所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般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尤衆也.（說般一本作訶紅）

勘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非（一作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眞僞．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欲降色理勞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人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爲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有季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爲洛州．資軌爲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資軌書也．唐武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代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記（一作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暐暐如也．眞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厖輅皆缶．而古傳曰士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嘗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過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興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爲戲．畫出一時．不知考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紛飾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花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創造新意．畫花不墨圈．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騶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萼散葉．蓓蕾露蘂．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虔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花．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眞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嘗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去．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宜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菜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

摹．尤得其眞者邪．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樂王拔出寒山毒草．此自性中一邪．何必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使知是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煩惱障．超輪迴地．知空中無相．不留鳥跡．不應觀此而滯念．將得內因者不忘外與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何．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圓成．得前輩趣．非度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敍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它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嚮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它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眞如此矣．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不能與眞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與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効之．　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失眞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氤氳相成．發爲餘運．而花光豔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若女工繡屏障者．

廣川畫跋卷之四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者衆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聖代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自府。如何騏驥舞華陽。上既幸蜀。馬散人間。田承嗣內之廐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櫪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尙矣。余閱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齊（音茨）既薦。始裵回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

韋偃戲作騣羣圖。法善寺諸虛惡之。豈以配馬而爲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澠空。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踶自逸。齧草者並騙。赴流者爭趨。立者睢盱。臥者于愉。嗅地者無營。笑天者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聽者而自居。彼凝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高旨遠暢。以爲臣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邪。豈願帶肖而爲衛。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秣於

楹盛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強令僕（一作雖令僕因）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僻。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充之大。延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假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示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睨睨天地間。盱衡而傲王侯。彼既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羈絡之者邪。當乘驢歷市。望旅亭。逐麴車。餔糟食醨。歠傾蚪。委其子提攜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蹐踏權門。無所傾倒。將詩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乎東家。方自力而朝天邪。至若掉轡放策。踢鐙解鞅。宜乎偃蹇扑復背脊。（一作谷）目視矇矓。口劫呿吟。垂涎下液。揆澌凜臬。猶且想於跨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闊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邪。則其淪落於羈唐之石而不戒。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自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

鄆善長說猩猩形如猿人。而身有黃毛。姿顏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黝。則與此說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清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屐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爲群。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返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食者將烹之。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送。此則獨蜀人用之以爲餌。非有貴於朱罽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爲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爲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衆生一切疑誤。立言垂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歸滅由蹤。惟恐留轍迹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敝。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皆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偃師人。嘗至雲富方取經西域。庭伯西指凡十七年。一日伯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昔皆不及之。將不得蘊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生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還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落岸孤。縈絲帶水。其時舉網出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櫂扁舟下網取魚。酌酒楓林下。蓼雨蘋風。白鷗出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以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竹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爲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者門也。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爲街談斷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爲麤言細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間爲樗蒲聲。傑知那竹者行處夜入酒家。果爲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祆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即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薩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怪。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大闕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廟。每年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樂酬之神　後募一胡人爲祆主　取一刀刺腹。刃出背。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腋下即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廟。舞一曲。卻至舊祆所。乃爲拔釘。一无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无像。於大屋置立大小爐。舍檐向西。又東禮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爲臥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皆求得於此乎。世言伯樂善相馬。弟子九方皐得其妙解。謂可語眞馬。馬之眞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則其謂牡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皐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黃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者。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若知壁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殺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脈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瀦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許。無得而議者。試求爲活水處。尋其經流迴邈。而求其脈絡相尋而縈系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眞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爲都在點睛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眞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眞哉。營丘李咸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無蓬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眞形。山水木石煙霞嵐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驚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遺於像。夫爲

畫而至相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右二則他本失）

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淡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印仲游出其圖。且評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雖見一時。人馬屋木。令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眞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媲紅配綠。求衆後摹寫卷界而爲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假僞而逮於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世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妙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去轍迹者。其難信如此。後人詎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象。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眞得詣絕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耳。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淺意求之。其過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眞僞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遂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構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甃。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嶺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踰廡。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終不能備寫其制。至於閣遶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爲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鉤心鬪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都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眞城社者。悲心更微。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及（一作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勝。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眞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邪。李咸熙作營丘山水圖。寫像賦景。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煙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乎朝不得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資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直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畫乎似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

日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貼（一作點。後同。）睛。圓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昨子貼墨。不過僅如脫殼。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爲嵩絕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爲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餞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檢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適（一作道）心逢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旨。則妙絕玄奧。浩浩乎放乎兩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頹頹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賴以濟。祖貫常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當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于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盡。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眞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於闌筋初成。肉趐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趐力。赭流吻下。血出髆中。蓋皆不及也。是眞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逐逐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眞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書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爲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於得意。世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花色紅深。若浥露疏風。光色豔發。披哆（一作多）而潔（一作燥）。色不失潤澤。凝之則（一作凝結無則字）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日中花者。咸雅倒下。而貓目睛中有竪線。世且信之。此特見段成式說。附目睛竪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姿

委。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鸞名最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爲竪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盆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爲人犧者。圖取狀類。謂眞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爲說者實矣。余聞麝被逐則自抉其臍。猩猩被執則嚙其脣。蚺蛇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人因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爲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惟疑此也。大業中作羽儀。毛毳盡矣。烏程人入山採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背拔其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漚舞不下者可以累求也。

吳王斫膾圖

吳地東南（一作南北）據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視上得萬束。下得千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尙矣。汲水引綍連之。得鯔（一作鰡。後同。）魚歸（一作滿。後同。）前。饗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圖也與王共論鯔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歸之。幷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鯔魚。乃使厨人饌膾。均及從臣。卽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爲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者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御景（一作錦御）。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谷之葱。隴西舐（一作紙）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一作閗）。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縣鬣刷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齕草飲水。相嚙而分。踶。本有眞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壙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幷皆其土。幽幷地北數十里截入胡中。而全燕盡爲虜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唯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爲番馬。小作駃騠。大作騊駼。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逐飈風而捕日腳。皆得盡其宜。近世張戡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犂鼻裂耳爲之。是戡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似於虜者隨其形爾。非眞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普救人爲方便。莊嚴泥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聳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姚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汝過去生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種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圖

秘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修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之前楹得栱上置瓜。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淸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受之。置于廳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淸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掊剋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淸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眞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靑龍鬬死於徐州。其長纔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頷長二丈。其本赤膜疊之。角長二尺。無歧出。腹下光白鉏鋙。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與說。況畫者所爲也。

淸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眞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爲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營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請（一作靖）進入。其後復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眞形圖

秘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常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鬢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知何據。經說昴形如剃（一作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沸（一作佛）。胸柳如蛇。張如嬰蟲。軫如人手。房如櫻絡。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烏。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據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之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類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寫水。又豈可以與論山光全在（一作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邪。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蹡其處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靑紫。華房萼莖。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爲日精。此爲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化之先。

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旣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間爲怪險以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游者邪。周之時能去人未久。嘗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盡哉。

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見。圖畫者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有據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大（一作火）雜頗猝山厓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綏約藏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騊馬烏馬黃耳。黃馬黑耳。自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爲無所憑籍。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戩。修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得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戩絕筆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衆哉。想其悲鳴哀怨。求申於人。不勝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乘蹇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背犢中之駒也。李南嘗乘赤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爲黃爲盲（一作育）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聽者緣於發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華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未見。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雖黃閒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黃僕師也。皆見顧道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邀中有本。而洲渚畫松柏並數方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大得也。嘗以筆墨爲游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霤山圖。遂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陸安世茅季偉當所游處。昔許映妹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若其地蓋潛通潛山。而衡嶽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技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護其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要屬相目。衛忌相鬚。許鄙相脫。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眞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眞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毀扶贖。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成出護持。以左右法。又嘗發大誓願。願以救末法。其著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耳。故不爲衆相。而特以寫纖爲相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說偕東至宋。而求及國獻。即圖其形留之。後人莊敬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縉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李愼徽秋雨圖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慝。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觀闔闢陰陽。圖回万微。與神合契。不謀自成。然左右弼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發勞。天下發於逸樂。逮令□功德涵養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勤德（一作）又（徽州）守臣李愼徽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稷腐黑。木實腐腔。上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愼徽圖今留祕閣。崇寧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何嘗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爲持國天王。昔中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寧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飾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脗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即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於慈心怒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姚黃配紫。摹象前人。以夸世俗者耶。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寂。威寂其相好如此。頃見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婁勒叉。其在南方毗婁博叉。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叉以非好報顯。勒叉以免離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爲畫者妄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此則他本失錄）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表悟（新學文書新敎）得灘捉迦（自在）修入波羅末陀。（此云眞諦）號蘇勿多羅。（善子）乃噉毒箭爲食。而於無爭三味。於是隆娑迦摩（樂欲）求因帝羅願。（解脫）作路伽即佛像。（世尊）備推位好。（非嚴）五色絢組。作防那（女工繡嚴綵）同鄉纂刺旣成。滕下李文叔耆沙。（求勝）曰。若以勝相者。設蘇樓沙（妙色）吠摩質咀利。（此云綺畫）何要於商多（寂定女）室利。（吉女）求於緘錄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荼叉羅。（中書齒名）聞鞞瑟胝羅士（居）曰。願作血林慈氏紺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是與繡佛釋迦文軀。軀闊三丈。以是昔者可識也。自唐迄今。爲此僧衆矣。何避疑也。任道林曰。天宮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爲于今獨不可爲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尊像。像朝臣爲贊。繡文內炳。淑姿外溢。此非其前事邪。李士女爲鄭一造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繡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光佛嚬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矣。願書其語以謝。（淨土寺有後魏繡像。幅闊三丈。高下六十尺。圖云。文皇帝御繡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爲神。春冰爲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散。蓋玉在璞而流光。金藏礦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巖下電。氣飄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磔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蹙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豈特以蕞士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校勝。此豈燕子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王波利獻馬圖。畫人能品異等。書曰。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嶽。止定襄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分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酋。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圖蓋唐人所爲。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冤對圖

此圖本出訟習交喧。求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稱稱。若殺若盜。婬欲欺誑。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疑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經丈。虛懸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燄。畫者不知。謂其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罪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逝形。則何用更逮求證者下對驗獄邪。曰當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形。則有惡反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象者哉。則火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

若夫寶樹見天人其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扴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於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爲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干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旣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遵巖而東鄉。則雖興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盤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錐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者以千歲之壽。操鉤椎。視規矩。而正泰山。賁育帶干將而齊乃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鬼無谷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者形。極苦無形。（原半破處）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形罪輕者也。至者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寓之縑素。得傳迄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謂畫地獄變。謂唯千萬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間者。疑刑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指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愎。猶知畏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趍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強肢。不彫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騅駱如（一作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影。寫照寓神。自是役物精鬼。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凝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意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假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遂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皆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魂。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齎不死

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在石爲藥。旣飲則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魂魄可致也。後之書徐稹事。乃據放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遠途來敘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眞見其妻矣。而借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蹤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眞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眞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畫。故平生畫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家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畫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畫假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常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踏碎其用具。然吳生當優爲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客不論。祖仁曰。此衞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議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汒汒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過葷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貴奇駭怪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象龍得氏。子孫尙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像想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欹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遂還山。乃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迄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樾館等而已。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鄒平公所收。遐（一作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揭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義者安節也。隨蘭陵於洛宮者肅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談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

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侯畢治.此畫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乙酉.卽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絡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嶷然上聳.攢華內擫.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徵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靑脊絳身.長頭廣額.尾旌搖曳.耳大磔磔.魁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衡.其智有以隨時.藉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餽隔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爲令僕.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一作漢）驥當前.騾子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墅茂林.豐草旨水.嘷地仰天.飲嚙自若.應侯長鳴.前跳後踢.犇嬉而隊躍.盡白日以爲娛.求淸夜之俛息.無服勌負襲之發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眞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畢也.

再書馬圖

余嘗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衆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丈二.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曰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犂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須異.然耳鼻皆殘毀之余嘗聞廚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傳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鑴其耳.范愼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者古爲之.然則据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墨.謂後世所作.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知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畫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蹴卷之勢哉.觀張子非藏水圖.逮於詣絕者乎.其於洶湧澎湃.蓋鮫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汗池滿漲.渟滀滑瀏.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狀.汪洋渟瀦.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滂挾大山.前値衝飇.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隨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晉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運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一作淋漓）之所遇（一作過）而問者不可求於蠻南淡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門王也.嘗兵鬬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免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達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爲報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它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管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唉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寔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排護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荊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嚮世.亦得其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淡處.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與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頓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鳥爲下．而蜂蝶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寧牛戩輩可頡頏其間．世以畫評爲據．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世有能名．歎其巧絕．今畫錄雖敍蜂蝶蟬蟲．不爲極品．便是不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定品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一作尚）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碁圖也．江右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碁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蘊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樹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磷而不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晻藹．嵐光出沒而明滅．王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過．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遁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凝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眞有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勸學士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滂滄萬里外．天機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塗立木．幸而有至處．然端行顧盼．豈得刻直．豈轉遜其後縮縮而求術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蓄畫既多．眞僞相乘除．余得盡爲考之．此畫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陵突抗立．幾欲亂眞．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倒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子盡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嵌欹崒嵂．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嶪嶪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烟．與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嚮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眞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假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干舊游．使人有發愁窮悴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皆若崑崙而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末極五山．然既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皆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含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識眞山而求畫者．疊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眞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洽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卻．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其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愼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一作可）同爲一嘆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豔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點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尚．嘗見諸說．太眞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

龍袞白馬圖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自體．已不能得馬矣．況騤嘶奔趨．進退起伏．蹩浪播灑．鶻厲人揖．斷山決壑．耳搖腹捎．仰乳俛齕．昂首張鬣．蹦目怒髮．木

播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盡耶。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一作可）。盡昔堅白之說。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況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歕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其存太蒙之遺。槐不在探前趹後蹏間三尋。此殆得於縣昆命宴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豪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跋。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額豐鼻。趺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顴頷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皆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目爲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跡圓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知此求之。故并以設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洛落。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者也。

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嘉靖丙子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後重縢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逌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綴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旹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萬歷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齋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謹識。

胤伽書

繪林題識

汪顯節編次

繪林題識目錄

文學傅（嘉）　皇甫司勳（汸）
劉侍御（鳳）　陸太保（樹聲）
袁長史（福徵）　王司寇（世貞）
申相國（時行）　王少傅（錫爵）
韓宗伯（世能）　晉藩憲（志道）
曹郡侯（代蕭）　戴符卿（鳳翔）
黃太史（洪憲）　沈太史（懋孝）
馮太史（夢禎）　袁司馬（黃）

孫漢陽（克弘）　陳太史（懿典）
董太史（其昌）　唐太史（文獻）
楊太史（繼禮）　周隱君（天球）
張孝廉（鳳翼）　王隱君（穉登）
沈山人（明臣）　張太學（獻翼）
王隱君（靈嶽）　項太學（元汴）
曹隱君（子念）　陳隱君（繼儒）
汪山人（顯節）　錢山人（允治）
吳太學（惟貞）　陸文學（士仁）
夏明府（日葵）　黃太學（嘉芳）
楊太學（楨）　李太學（培）
馮文學（玄鑑）　孫文學（先宗）
陳文學（泰交）　沈文學（瑞鐘）

繪林題識目錄終

繪林題識

新安汪顯節子建編次

文學傅（嘉）

繪事余家君之餘其沿習家之人皆能之然吳以繪名尚亦有所由始由沈氏二隱君至石田遂大盛石田惟寫山水逮周臣工界畫陳道復蓋花卉是爲三絕今周君發自天解性閑而篤好之盡臻其妙吳之能者今復落落則當遜步浙乎余老矣不能復逞是用爲歎息

皇甫司勳（汸）

周梅顛從余遊者數年詩法法唐書法法晉又轉而游心繪林搜討古人之筆傳之無窮眞可謂博雅君子也余老矣何幸見之

劉侍御（鳳）

予聞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近濃淡之間而已描者則纖細微眇備極工緻今周君逸之迺能兼之其圖像不徒得其大意而用思綿密綜採巧變形容宛轉微入毫毛寫照則韻雅超邁貌出其性情山水樹石則縱橫逸筆奇怪無窮至於寫生飛動翔集蚖蜒鳴躍揮霍掩映風趣有餘於自古名家其殆能兼總條貫集大成乎予嘉歎反復爰爲識之

陸太保（樹聲）

逸之繪林不獨後之覽者得有師豕古人心綺皆賴以傳書畫之忠臣也

袁長史（福徵）

米公云好事賞鑒各有家體品法賞鑒非天資

高朗博錄該洽與或自闢畫格或深契畫意者不逮而古蹟形似傳染事實著又俱不同此藝之長亦天縱也周徵士諸圖設格象萃成卷帙嘉惠好古之士趣意動人足自驚座與人解頤乃不下帶之書矣

王司寇（世貞）

余纂有古今畫苑已刻之金陵海內傳以爲繪林鑰錆使見周君此冊尚當採吉光片羽而綴之恨此不早出雖然無妨與我弇洲畫苑並行也

申相國（時行）

往來名家舊耳鴛湖有隱君子周逸之居恒磊軻歷落意不可一世而獨嗜古法書名畫每遇斷簡殘碣即探幽越阻靡不鈎致之旣惜古人風流斯往善本或致散佚爰皆手勒貞珉以規不朽蓋四壁蕭然而廡間巨石支撑拏立矣眞淸世之石隱大雅之拱璧乎因暇日得窺所鍥繪林展玩次漫書以志所好

王少傅（錫爵）

顏魯公李北海旣書石後皆手鐫之故神韻高出千古今逸之精古篆籀故繪林落石不失本初由其具賞鑒三昧眼也

韓宗伯（世能）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每事楷模而獨不喜戴畫後見戴南都賦圖咨嗟歎重古人因寄所託如此逸之吟嘯放曠猶古之墻東君而尤工盤礴家爰蒐古人名墨最勝者鐫爲帙欲與閣帖並傳凡人物山水竹樹以及隻羽片鱗皆有譜牒可師法夫亦戴安道之竒志哉比讀其有韻之文鏗鍧蔚發即篇章間又有畫工矣

胥藩憲（志道）

客以醉里周梅顛所鐫畫譜來㢲几席間便有山水生氣古人傳化工之功而梅顛復傳古人之巧良工辛苦信希世重寶也因問客梅顛何如人曰潦倒酒人顧其披塗自晉處士唐元白未知席列誰左雅嗜籀頡㚇鼎諸書不顧齷齪從近代諸家拾吐咳也即所葺繪事爲宋元君史忠臣然時時以供四方交遊之賞識者梅顛弗自珍矣余口呿而揖客曰是古之大隱義俠長者願因客得交梅顛君而請借畫譜一編爲羔雉

曹郡侯（代蕭）

就李周生博與恢奇雅接風騷之緒余承乏茲土吏圍稍撤時引方外禮對楊揮毫益習其人儁才綺行有抱甕鑿坯之風暇日出繪林一編凡如千卷皆所手摹古人而勒之貞石者自宇書有閣帖以來此爲比肩之業縑素金湯寥寥千古亦隱君子不朽之高致乎

戴符卿（鳳翔）

古稱繢以制形繪以制意歷代名人墨客往往得之筆墨蹊徑之外攄聲盤礴故其寸縑尺楮一草一石賞識者不惜致之几閣香案之間俾金如粟弗顧乃陰雨蟲蠹之所剝落推賞膚學之所題詠至落糞壤人以敗絮相視蹴蹋而傳

之離落間甚有咸陽空棄燼溺相繼綿函玉軸化爲灰土嘗讀宋明晟婦私紀令人百端交集遠之故博雅而深味此道齋閣間有石數百尺悉蒐古人真蹟而傳之皆出好事者十襲中手自摹勒以永不朽平林遠水硎草蟲魚楚楚如南都廣陵風生几研亦繪事之奇觀也茗椀方遒篆烟縹緲時一展卷見其好古深心合情最遠詎獨爲盤礴家生色乎

黃太史（洪憲）

嘗聞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室書畫兼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然必善書者始能畫宣和中大舉天下畫士若進士科稱旨者不多得國朝宣廟亦嗜繪事半在閣秘間亦得覩古蹟而于士大夫家所披閱者更夥然有傳形者有傳神者形易而神難而矧日摹之于石則尤難吾郡周徵君鐫繪林精絕其殆傳神者耶形朽而神不朽是徵君嘉惠後世意也

沈太史（懋孝）

繪事之家盖其似耳似者非真必据真摹之真者漸似似者漸真久之猶若不能遽合也良史摹之高手勒之墨氏楮氏布而流之其離于真又五六變矣然則古之畫史何以能發明王之夢置筆空無縹緲之間哉必有道矣余遊衡嶽見衡永間絕崖上往往有天然圖象毛髮畢有形容如動豈是淋漓元氣中有神工者或置筆于渾蒙凝結之初耶未有人物已有人物未有繪事先有繪事吾烏知石之非畫畫之非石孰

其眞而孰其似也天壤間神無所不在唯人之精可以入之入而通焉則天者在我夫是以能自千古之至人大聖一點一畫與天無極此亦繪家神品之說也

馮太史（夢禎）

前代書畫流布寰中而法書名畫多半在吳蓋吳人懛不惜緡錢購募然皆絹楮安在定武石刻得其眞勝楮摹贋本是石勒之能傳久也石書徧滿獨繪事寥寥余友周逸之閱畫家三昧隨以所藏神妙之品悉鏤堅珉絲髮不爽而氣韻生動幾奪化工卽絹素傳漆者不翅昔蕭武作歷代畫評世多爲好事余亦閱繪林而喜爲周君殿一二語

袁司馬（黃）

世人皆貴假而賤眞如山川人物花木鳥獸之屬覩其眞境漠如也及善繪者貌其形似倘爾肖眞則愛之稱之賞而玩之爭相售矣豈繪士之體物頗勝于造化之賦形耶身居畫境造實而迷緣假思眞覩圖而喜人情大抵然也繪事足珍有以哉吾鄉逸之周君恬澹寡營獨留情于詩繪間復集古人名筆鐫之石期垂永久卓哉遠矣夫名人副墨尚思永之况眞境乎吾知其必不取此而棄彼也

孫漢陽（克弘）

周逸之有梅癖有傳癖有山水癖有書畫癖又有金石癖癖何多也雖然不寧愈于馬癖錢癖者乎

陳太史（懿典）

梅墟善鍾王楷更善詩有一曲滄浪歌未了沙頭驚起白鷗眠之句余嘗賞之謂得唐人遺韻不意其又善繪事也梅墟舉止甚高搦一指管便欲無所不入食亦不暇箸矣總之千秋而後定知有梅墟季之所得孰與仲多矣

董太史（其昌）

余少專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僧作宣律師耳此冊檇李周逸之所勒欲與閣帖並傳其志良苦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古人門庭蹊逕斯亦渡河寶筏珎重珎重

唐太史（文獻）

畫者六書之一象形是也禹鑄九鼎以鎮不祥畫肇于此而三代秦漢鼎彝之文又孰非畫哉金可範則石亦可勒今法書具見諸帖而名畫闕然得逸之高士繪林出便是藝苑重增一番公案也

楊太史（繼禮）

寫畫之法樹如屈鐵山如畫沙不然便落畫師魔境若欲親證三昧又須以六書法通之梅墟先生精古篆籀可謂墨池之董狐傍及繪事皆能研檢考証具有慧眼至于鈎摹之苦皆從剪燈呵氷時取成蓋性有金石癖耳披繪林者當焚香作供老居士

周隱君（天球）

當閱古人圖畫皆在描寫胸中山水世外人物

至于目送斷鴻凫汀烟渚惟留其名不擬其迹多爲筆底造化工也嘉禾逸之周君倏一日過齋頭袖出繪林示余欲續前代紹益後來且逸才爽朗有淵明和靖之態丐余跋其今古不盡之興覽者勿云狗尾續貂耳

張孝廉（鳳翼）

書畫與詞賦埒要不可以小技小之也然書自蒼頡而後至漢晉俱存彀率而畫則自王維吳道子而上竟不多見卽一見亦漫滅依稀在有有無間蓋以書有石本而畫無之也逸之周君創爲繪林殆有感于斯哉第以書勒石固難于結搆以畫勒石尤難于神韻神韻具則繪事中之淳化甲秀次亦不失爲戲魚寶晉矣逸之留心繪事尚令中郎有虎賁不至爲東書堂幸甚

王隱君（穉登）

趙榮祿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書畫故一源哉第勒石者以臨書爲易摹畫爲難刻石畫圖自梁武祠堂而下僅僅數本余所見惟宋人所鐫劉商觀奕最爲精絕毫髮縷纖微不遺以爲千載無兩不意乃有逸之周君繪林此本出而後丹青者流人人得覩探微凱之僧繇右丞諸公之遺迹猶臨池之士獲觀鵞經禊帖豈不快然自愜哉逸之書品畫法並冠絕一時尤工古文籀篆有銅盤石鼓之遺其爲此刻政如禪人所云自利利它金繩寶筏津梁甚博寧獨爲面壁九年而已耶

沈山人（明臣）

繪畫之來久遠矣未有彙而林之者宋有宣和畫譜元有圖繪寶鑑不過著作者邑里姓字之詳出處工拙之異云爾檇李逸之周君迺彙歷代名筆于凡可以丹青圖畫者靡所不有刻諸石以傳肖形寫照毫髮無爽愈出愈奇多多益善蓋其用心之公傳古人不傳之秘示後世楷法之良所謂剏古未有于今僅見逸之誠藝苑之宗工而騷壇之哲匠哉爲之欽服低徊者久之

張太學（獻翼）

周徵士石其繪林示余展卷諦觀點畫精妙勢若飛動徵士以字學著稱於時尤工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屛間飛去至題詠復閒腕可誦昔人有見顏魯公書去而學畫見吳道子畫去而學塑工今觀徵士才技所謂廣文三絕者非耶不知見者當何所去何所學也

王隱君（靈嶽）

古以來文辭可梓可梓相傳乃千古猶一日也書不可木不得已摩而託諸石卽善手名搨已如蝌蚪鳥影失其眞且半矣畫則景象點染變態多端微茫杳眇百倍于書何堪以石石卽摩詰輞川龍眠東林社明滅模糊化爲異境矣嘗見近代諸淳化帖翻本頗心疑古人名筆旣見閣帖原搨而恍然自失愈益思慕古之眞蹟而不可得亡何復偶見鍾索羲獻及他名家手書遺墨而飄飄然忽欲霞舉風邁乃覺宋搨秘閣

猶傳古人之神依稀十五思慕可寄也丙申秋仲余養痾鷦螟寄登懸青閣望五湖兩洞庭自遣會檇李梅顚道人周逸之操輕舠遠過持携其所搨繪林石刻數冊見示乞余題語逸之能書善畫喜聲詩精一切古玩尤嗜梅因自號梅花顚也繪林自仙梵人物以及山水泉石翎毛草蟲雜花卉種種意態氣運各具皆一一從古之名畫絕品手摩上石別倩巧于刻畫者刻之期與淳化宋搨並傳云于余繪事不知了了不知此本一出卽當與世所傳澄心堂紙廷珪墨未有銀錠紋以前宋搨淳化帖爭勝耶抑稍次而爲澶爲絳爲太淸爲戲魚諸帖比耶要之當必卽今後之識者見而興思益慕古人可追者在定不至東書寶賢等生疑不足傳耳余病中展玩久之忽目眩空畢忘其墨本恍若丹青粉綠汚動紙素間者復頃之心動情逸失其畫境又恍若群靈雲彩迴翔湖山而游蟲弥禽繁英怪樹奇石亶掩映于窗閒几上者豈余病而魔幻耶夢而神遇耶又何言梅顚顚也一笑而戲題其後

項太學（元汴）

繪林者梅顚道人所刻畫譜也曰繪則五采雜施曰林則最多無筭而梅顚之石刻何居夫畫之先太素書之先飛白神來具矣骨相完矣余嘗畫成癖家頗蓄一二名手梅顚之癖似余更欲以其癖而染之來人茲繪林之所尤刻也嘻岐陽石鼓斯篆嶧書向非托之堅珉惡能千百

世哉

曹隱君（于念）

畫苑向見刻于金陵以爲評悉今閱檇李周梅墟先生茲刻若人物山水花鳥蟲石神會于有象妙運于無形衆體具備貫絕今古非胷中具有丘壑者烏能摹寫其神妙哉有益于畫家多矣定傳不朽金陵之刻隨當付之于祝融氏矣

陳隱君（繼儒）

梅墟先生生平無他嗜之書書法精辨卷格畫理吳中士大夫爭致之相與評賞先生合諸家藏摹勒石上自古法書名畫半耗刼灰其幸存十一者諸帖在耳梅墟繪林抑亦古人金湯乎

汪山人（顯節）

繪林墨刻檇李周梅墟先生所著也先生博采郡書究精六藝而勒諸石者不下數十百種未嘗見于繪事一日以繪林卷見示若人物若山水若樹石若草蟲種種奏理六法具備精妙入神正所謂無聲之詩非得畫中之三昧者烏能形容摹寫若此也哉此說一出而後之有志于繪者知所取法由門入室心印神會超乘無難豈曰小補云耳嗚呼今之繪家孰能及也非弗能及然亦罔知

錢山人（允治）

繪林者嘉禾周逸之之筆也曰人物則衣冠態度追吳李之蹊徑曰山水則峰巒巖壑龍馬夏之風稜曰樹石則怪石枯槎宗周郭之步武至于翠翎金羽其黃居寶黃居實乎蜚蟄蜻蜒其

丘慶餘覺虛靜予多才多藝各稱擅場至于篆籀隸楷尤爲精妙此特其一斑兩斑耳觀者慎毋曰所長在圖畫間可也

吳太學（惟貞）

予友梅墟周君嗜學好古法書繪事靡不精善而尤好公之于人人二十年來嘗獲龍眠大士像阿羅漢像趙仲穆東土二十八祖像鐫之于石用冀流通近復獲海內諸名家珍藏唐宋元所畫善本自唐閻立本至元王若水山水人物樹石下至翎毛昆蟲凡若干幅于是彙爲十八卷題曰周氏繪林而冠以諸體法書殿以名筆選珉石鐫之因丐余一言以述其意余覽之嘆曰梅墟良苦心哉予觀繪像並世間出世間聖賢豪傑並可觸目而神交其諸夷裔昆蟲有情無情並堪娛玩濡翰可以幻形入覽可以幻意真游戲于三昧且不朽于奕世豈尋常臆擬所能涯涘哉

陸文學（士仕）

發自河洛肇圖鳥迹成篆繪事之來尚矣然象物作則可以興勸可以塞違可以明志而適情神于治理者不淺豈徒曰藝而已哉惜哲人既萎名蹟漸亡不由師授競率已見眩耳目者比比然也于是逸之周君有志博雅證古開今著述之餘徧披往蹟自佛像經傳圖冊凡有一人一木一石一花卉之可以娛目而傳後者悉彙之成帙又懼人各異代代各一家筆法皴染淄澠易淆乃復集諸家之皴而辨之纖髮臨摹無一杜撰且不自秘公之石以永其傳使人得一展玩則星羅棊布井然不紊歷代諸公之神妙炯然猶生則世之學者不必索隱遐求而思過半矣嘉惠之功寧不與軒蒼後先也哉畫凡若干品共計則森然紛軋如藪名之曰繪林云乙未冬日題

夏明府（日葵）

嘗論詞賦書畫同條共貫其形與神皆寓焉者也詩自三百篇而下尚矣先輩云學書不入晉室終是下品張僧繇吳道子信手落色燁燁神生稱千古能品真書畫家法哉余鄉梅墟周隱君生平無他嗜好工詩工書又工繪事詩具壽梓三十餘種書檀籀篆鍾王而繪則大士三十二相十八阿羅漢蘭亭仙跡種種勒石摹畫精妙爲世珍重邇今繪林又慮世代遼邈絹楮澌滅旁搜博訪可名世世者併勒諸石焉毋論逼真肖形而神精皴染宛然飛動不尤苦心哉可垂世實也已語云他人之畫傳形先生之畫傳神余于周公亦云後之臨池潑墨者亦當有感于斯林

黃太學（嘉芳）

昔人云畫鬼魅最易狗馬最難見與不見故也若逸之周先生數帖皆隨在觸目豈不難哉玩山水則雲烟滿袖把花卉則香色盈衣指禽鳥則飛騰欲遠對蟲魚則鳴躍來親非胷中丘壑筆底烟霞安能奪造化之巧耶對褒畫北風人見之覺凉圖雲漢人見之覺熱王獻之落墨作牛曹不興娛筆成蠅張藻應手生枝良由以也陳思王謂畫者鳥書之流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逸之善書工詩尤能詣其奧

楊太學（禎）

余觀周君逸之繪林一帙其間品彙不齊而天喬流峙動植肖翹之倫無不精備如入萬花春谷種種可嘉令人應接不暇而逸之雅長于詩其于繪事蓋總究心焉誦逸之之詩如畫家布景觀其畫而其詩益可想見矣昔人謂王右丞畫中有詩豈虛語哉逸之有是譜則遊華岳何待婚嫁知觀魚亦奚在濠梁也耶游目騁懷一寤寐間而宇宙內事炳然在眼閱此何忍釋手姑志數語于後然景與意會形與神俱余于是譜有深企慕焉

李太學（培）

世傳畫始于史皇封膜余則以畫者畫也包羲氏仰觀頫詧畫爲八卦畫實寓玆及覽不韋春秋知史皇即蒼頡非識書家八法安能信手塗抹摹形肖像而後世珍襲余往于項氏天籟閣得覩先朝法書名畫晉唐窅邈蝕損零落朽不可檢獨宋元真蹟煇映人目堪爲世寶余友逸之周君博雅嗜古直闖繪藻中扃出其家藏神品鐫勒于石題曰繪林凡山川人物花鳥魚蟲種種色色足垂永久夫二王墨書目不可得世崇閣帖以其摹刻之精不易故步也今逸之繪林婉然生肖安知不與閣帖並傳耶

馮文學（玄鑑）

書家自有閣帖不但書有門戸而古人用筆結字之法不至與人俱往獨繪事滅没不傳盖折枝人物尚可位置而山水丘壑皴法氣韻難施之金石耳梅墟先生書法精辨于畫尤工盤礴此卷種種具備可爲後人一斷風流張本與閣帖並垂矣

孫文學（光宗）

史癡江山雪後圖懸壁間時有飄霰風颼之氣神所極也北地李生謂雪無風則匀匀斯畫即筆弗畫弗匀之雪神安得傳梅顛氏寧欲以臣揄臣之子乎雖然梅顛能詩猛與五柳先生爭爲陽春書法鍾王而上之意且越之雪矣余取其意傳之

陳文學（泰交）

梅墟雅慕五柳先生每捧和陶韻一帙撚鬚自嘻謂千古可兩余不佞甚嗅味之復念梅墟技止此耳居久之得周氏繪林梅墟筆底何殊武庫哉五柳先生今日較輸一着矣

沈文學（瑞鍾）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中有畫黄子久江山勝覽圖是畫中有詩梅墟老于詩而兼酷嗜法書名畫于書刻畫晋代不肖不已而畫復掩映斐亹大有好致令巨然僧梅花道人見之當自洗然也余過其齋頭移時不能去鬚髮造次絶有霞天鶴骨不必其詩其書若畫已是好好雜之肉食儈輩中幾手焚琴烹鶴

繪林題識終

畫跋

惲格撰

畫跋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畫贈王季子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雲。目作五色。欲墮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雪圖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於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彌道人煙。攝入渾茫。遊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颷發於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喻于雪矣。

題月季小幀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饒媚。不欲使芙蓉獨藉霜圃。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寒颷。戲爲留照。

題石谷叔明小幀

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子所得。旣怪歎且妬甚。不對賞音。牙徽不發。豈西廬南田之於賞。尚不及潘子哉。米顛據舷而呼。洵是可人韻事。眞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

題叔明畫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顚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余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題牡丹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題畫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煙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即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也。再著一點便俗。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疏。看倪雲林畫。當于疏處求密。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予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疏處用疏。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有一絲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陸天游、曹雲西、澹瀟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

題雪圖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論畫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題迂翁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畠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寄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露晨起得之．覺滿紙驚秋．

董巨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論畫

秋夜煙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淡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銅甏鱗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題香山翁擬北苑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迹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會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題畫

南度爲奮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獨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歎．

題周生扇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儻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爲退翁老人畫長卷

昔黃公望畫富春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愧於古人矣．

題渦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

三五月正滿．渦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藏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舫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音．翕然並作．目勞於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既異．煩襟□雪．眞若御風清泠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尚在人間與否．渦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遊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

題友人西湖夜泛圖

湖中半是芙渠．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宇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泠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遊船燈火．笙管歌謳．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遊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題扇示學者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眞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畫虞山劍門自題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未至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如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亙．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罅如可通他境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遊時所見大略如此．

題自畫寒林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五株煙樹

梅華庵主學董元．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兔然自拔．此本所標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題石谷畫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然此亦安平君從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又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點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仿雲西

石谷擬雲西竹石枯槎。靈趣藹然。索玩無盡。

題畫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石渲點。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甚。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荊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末間者離矣。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後有馬文璧也。

房山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顚涯。

關同

關同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題畫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即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題竹

千頃琅玕三間草閣。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題石谷畫册中擬癡翁一幅

擬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不可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蓋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

松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故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虞奕人沃丹

沃丹虞奕人二稱。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自跋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紙遣懷。蝴蝶紛紛。倘在毫末。

題畫册

銷暑爲破格寫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子久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遊。畫此以志昔者。

子久以意爲權衡。鼓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如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論畫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

春煙圖

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旣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躍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

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戊申春。予渡錢塘。遊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假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

題石谷畫

不落畦逕。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規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遁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絃。和以太羹。愈於闐風之上。泳于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已。

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册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遊於法度之外矣。

又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禰本。如覩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五十二冊

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渺焉。塵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雅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澤神風。陶鑄性器。

題石谷雪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題畫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叠嶺。沈厚鬱密。惟作杉松篁篠。淺沙迴淵。鶯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仇實父

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綜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趙大年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册中。

唐解元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暈。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范華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蕩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尙書

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邨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巨然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焉。師長舍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自題仿江貫道本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自題雪圖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

又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思翁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思翁之說。非至論也。

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撫關仝本

白石翁家藏關仝眞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夐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

高尙書

高彥敬雲山。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昔倪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擬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爲元鎭所許。況時流哉。

趙松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澗瀨。得之松雪雲影圖也。

曹雲西

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湍、激瀑。而風梧煙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黃鶴山人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擬翁

余嘗以擬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董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擬翁大諦。皆畫虎刻鵠之類。而擬翁墨精汩於塵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蒲溪柳色爲周太史畫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茭蘆激波。欅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煙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艤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寫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爲周太史畫桃源

桃源仙境之窟宅也。要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于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近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眞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

47 B

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自題仿大癡卷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祕．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又

子久富春卷．全宗董元．間以高米．凡雲林、仲圭、叔明、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所傳蟠石重疊．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樵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眞面目．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歎．

又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宜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爲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異之．屬石谷再摹．予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留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所之．不滯於思．不戾於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踪先匠．何止下眞蹟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閣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燹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又

陽羨周潁侯氏、與雲起樓主人吳問卿呢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遭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僞自夸詡．一峯富春眞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庚申王子石谷過毗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全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却後一歲．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遊陽羨．因得見周氏樵本．其筆墨眞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眞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其醯雞斥鷃．蠡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又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眞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眞蹟．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而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啓紅罏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

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題畫秋海棠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畫桃

昔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其華青．

題半園唐先生畫松梅扇

風管竹吹解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

前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詩爲五言．極清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碧．離披有雪後凝寒意．

題雪　月季

冰鱗玉柯．危榦凝碧．眞歲寒之麗質．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

趙大年柳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香山曾擬之．

題畫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樹．直欲垂涎十日．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荊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子久

大地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煙雲供養．以至于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

三日不操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也．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郭恕先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取勝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煙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廚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

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耶。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繇筒論也。然其命意大謬。如鹽昭隱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嶔峻在浙山司馬遜以書招之不從。魏邵人□□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關仝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王右丞

秦倍奏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趙大年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翠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飾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論畫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于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郭熙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蕩奇妙。至以眞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此。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長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掉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題畫

筆墨楷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古人論詩曰。詩能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論米氏

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論畫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若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品當時作此想。

皆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舉必求同。同舉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茂綠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即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方方壺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胡科頭箕踞態。因念□□鹿鹿終日踆踆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

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甝虪覓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大年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盡平遠之宗工。

趙伯駒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尚如是。足稱大雅。

論畫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雲西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渺趣無盡。

題畫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煙浦。危橋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題王勣中畫卷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虞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諸公並驅。虞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臙脂。研丹粉。戲而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於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左。

紫渠一聯。青天萬朵、二語。作畫最勝。

游魚圖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壽偶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鑒奇之想也。

題扇

蛩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冰初澌。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自題

寔翁□嶽先生於馬上望眞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煙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

洪谷作畫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逕。眞能知四面之意。方可與觀此圖。

題畫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洽然神遠。

吾友唐子匹士與余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藻影。尤得精趣。此圖成。呼予游賞。目□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靄中。濯魄冰壺。遂亡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鋤之。

藏山於山。藏川於川。藏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淸疎一格。

淩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彩色。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穢。與童山同。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遠之以雲西、雲林。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虯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淸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淸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靑苔陂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颯颯然。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睇。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法行於荒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樹。煙樓水榭。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竹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似先生。故以爲壽。

桂箭射筍。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即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並傳。猶犨麋、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煙光嵐氣。相照映如錦屏。與虎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似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耶。

讀其詩。悠然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

雲西

雲西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却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評文。吾以評畫。

題畫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迂老

元人幽澹之筆。予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尙不得。其無心淡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論畫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題夏山觀瀑（仿黃鶴山人筆）

全是化工神境．磅礴鬱積．無筆墨痕．當令古人歌笑出地．

論畫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山林畏隹．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謞叱吸．叫譹宎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此圖觀其用筆．眞所謂奏刀騞然中音．合乎桑林之舞．可神遇而不可目視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染穠麗俗習．時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相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方壺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操造化之權．使眞宰欲出也．宇宙之間．當不可無此種奇境．

曉行

長河曉行得此境．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平沙野渡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松石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眞堪娛老．

題畫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頹筆．略爲伴紙．遂多逸趣也．

老樹荒溪．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老松危崖．淙淙瀑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題莊子純畫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殘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題石谷畫扇

石谷王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邂逅．能使王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撥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巨然長江萬里圖跋

凡觀名蹟．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南宋首推北苑．北苑嫡派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並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觀．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嶓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綱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跡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有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倘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隱霧、涉日、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難絕．至于城郭樓臺．水邨漁舍．關梁估舡．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靈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迹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與商榷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

題自畫册

惜園遊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条乘間所盡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間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亡．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予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册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煙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祕塗．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題畫贈無外師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昔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題孫子柳竹圖

竹蕭灑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假仰麗墟．往往口吟激歌徵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跋董思翁樹石卷

婁東王奉常煙客．自髫時便遊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

逸蕩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又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附之。前輩風流。眞可傳稱以爲勝事。因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採云。

題趙松雪松下老子圖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豳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題畫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郭河陽

澹庵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闊暮雪。皆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在竹下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眞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復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盡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題石谷畫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籬落。人煙樓閣。水郭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其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題北苑雲壑風聲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首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擬高尚書出雲圖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歲在吳門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壘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閱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李成煙景（文五峯臨小幀）

此景摹李營邱寒林曉煙。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煙不同。畫煙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煙之態也。疎密掩映。煙之趣也。空洞沈冥。煙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煙之意也。没水如纊。橫山如練。煙之狀也。得其理者。庶或解頤。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劉松年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

洪谷子峭壁飛泉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長卷。石谷言髫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摹入册中。眞所謂雲峯石跡。迥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郭恕先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市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癡翁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夢想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摹。殆如一峯再來也。

方徐合卷

以方壺之飄渺。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予兩人相賞馨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噱。

迂翁逸趣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尚不免于縱橫。故知胸次習氣未盡。其于澹幽兩言。覿而千里。江上翁抗情絕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抽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蹊習。可以睨癡翁、傲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仲圭小幀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又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得吾逸。

題石谷爲笪江上畫雲溪高逸仿六如法長卷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竹法外。秋宕之致盡矣。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溪。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資其高舉。尙哉斯圖。

題石谷畫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寥落耗削。每相顧嘆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題査二瞻畫册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乘燭閣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皴渲淡點苔。邨屋溪橋。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秋花大幀

滕昌祐嘗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石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夙有抱甕之癖。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勝□華之風。然若有姤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苦草而不勝凝神耳。

畫牡丹繡毬

瑤臺豔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號秦同登。眞人間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題石谷子橅王叔明秋山草堂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即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空煙圖

觀石谷寫空煙。眞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已。此□眞於中盤鬱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欲出者。

歲寒圖（取臘梅天竹大葉松）

歲寒圖三友。予獨愛此三種。每取繪圖。曾得句云。幽澹原眞性。孤標不受憐。溪山吾友在。相對送殘年。（其一）總是煙霞伴。深知天地寒。青燈吾共汝。同向雪中看。（其二）詩諷嘆後調。正不必升庾嶺、躋嶰谷、躡徂徠、然後稱其標致也。當元陰窮律。元冰坼地之時。獨表貞素之華。不爲雪霜所剝落。易曰。龍德在隱。庶幾近之。

畫竹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目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并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派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湘影。風在烟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墨雨如煙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沙。六如詩句諧謔殊甚。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題畫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南田生曰。得雲林一木一石。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何必上同文公買山而隱。

大年

觀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幹敧曲葉仰刷。橫作綠綠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樹度水。惟作寒鴉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予言。宋元千金册中曾見此本。

題牡丹小幅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辟客皆素練而飛觴。美人扶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風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縱執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于藐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桃源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夷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臯。白雲冉冉下墜。即之不可得見。觀此洞臯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煙靄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靈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硯席間。始知鐂子驥豈眞凡夫耳。

壬子秋。予在荊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過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隄。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煙將升。萬影既寂。衆籟俱作。於此留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顚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予詩成屬吳子天石和焉。

題扇

予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甄樂秋容。賓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隱隱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南田先生題畫諸則。率皆隨腕綴筆。不求文飾而自成天籟者也。至參理入微處。恍聽避秦人道洞中事。無一凡語。當不令外間復問津矣。百年來諸圖放失略盡。欲求所謂謝氏之碎金。若麐毛鳳羽。杳不可迹。其可慨也夫。斯人也。洵能歿而弗替。乾隆甲辰九月廿有八日。南沙周文鼎錄而志之。

題畫詩

惲格撰

題畫詩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石谷畫

斷壑崩灘古洞門。誰移石壁種雲根。懸知潑墨如風雨。亂染煙山紫翠痕。

竹雨桐風盡入元。阿誰參得巨公禪。看君畫石如雲手。落紙精華已百年。

峯落南宗與北宗。天荒今見畫中龍。高雲都入王郎卷。亂疊清溪八九峯。

繪苑誰稱絕代工。興來搖筆撼崆峒。何知我輩千秋業。萬國鶯花閉戶中。

壬子冬夜同笪侍御在辛泊舟西郊觀烏目山人寫圖因題

北風忽起凍雲低。淺街壓雪兩岸迷。只道牽船過剡溪。孤舟還泊西城西。

石谷松風嵐翠圖設色古澹。不爲濃麗而氣韻自足。此趙吳興神境也。

硯北移雲不動塵。花溪啼鳥碧嵐春。於今何處尋黃綺。漠漠空山獨往人。

身在松濤嵐翠間。笑看野馬幾時閒。自從劫外留眞想。何必寰中有此山。

王山人秋江雨泊圖　石脚平橋。秋林紅葉。離披有致。一徑穿林而上。古岸相接。遠樹迷離。鎖斷煙郵。路得遠勢。荻蘆平灘。泊一漁舟。愈見閒冷。

荻花西岸橫孤蓬。翠壓洞庭秋色濃。斜風吹煙雨脚亂。岑落隔江三四峯。

石谷洞庭春深圖。設色最沖澹而沈深。浮氣盡斂。不爲絢爛。此成風妙手。非時史所知。

石壁垂蘿古洞春。奔泉怒瀑下瑤濱。尋幽別有雲深處。不種桃花誤世人。

曉山欲雨　李營邱學右丞一格。與他本迥別。石谷此景於象外會其神趣。眞古人之再見也。

暗谷附崖雲不開。灘聲樹色滿庭隈。墨池應有潛龍起。忽見晴窗風雨來。

趙大年小幀

何處香車紫陌塵。一枝斜倚落花津。美人獨立東風裏。半爲春愁翠黛顰。

春風吹柳柳絲黃。更有梅花滿路香。客去主留湖月白。來朝依舊醉春光。

題石谷畫喬柯修竹

墨石若醉立。老樹欲吟風。秋堂雲外看。清籟起寒空。

王山人仿大癡夏山小景

古人有子久。今人無子久。子久不在茲。誰能知子久。此不作子久。而甚似子久。腕中信有鬼。眞宰不得守。寥寥千載下。鍾期竟何有。

松壑聽泉石谷子學李晞古法。晞古闢境靈險。發筆得峭爽勁逸之氣。時俗學仿。大都畫肉遺骨。使驊騮氣盡。願借斯圖一是正之。

危崖奔泉風雨至。藤花松影吹滿地。攜琴聽泉松石根。濕盡衣巾皆空翠。

題王山人仿米畫　米襄陽墨戲。一正千古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米家父子。又一變耳。石谷子深得墨戲三昧。故於米家雲山煥若神明。洗盡時人畦逕。

斷崖殘雨鬱游泱。濕翠淵沒雲海間。米家墨戲淋漓處。只有瀟湘雨後山。

烏目山人畫。遠水蒼茫。葭蘆釣艇出沒。檉柳盡亞。如聞風聲。可謂傳雲西之神矣。

木葉滄滄水會波。葭汀落雁今始多。白雲斑篁不可把。瀟湘洞庭今如何。

題萬壑松風圖　東園生曰。學晞古似晞古。而晞古不必傳。學晞古不必似晞古。而眞晞古乃傳也。虎頭三毫。益其所無。神傳之謂乎。石谷此圖神明於法度。殆如光弼將子儀軍。旌旗變色。使六如先生而在。正當發猶龍之慨。今天下之爲晞古者。其知愧夫。

一片東吳精。千載抱玆獨。隻眼納天表。縱心入萬谷。雲岫有時白。流水不敢綠。山靈嘯風雨。日月同沐浴。非因夢瀟湘。滄浪想餘曲。靈籟無天工。風絃偶然觸。仙李去已久。於今有烏目。

題水邨圖　昔唐解元。贈石田翁小卷作水邨平遠。深柳漁梁。菰蒲曲岸。竹樹最深處。柴門臨溪。旁踦有詠歌絃琴之聲。出於草堂煙翠間。與時禽水鳥相爲應和。蓋寫白石翁高逸處也。其遺柳師趙大年。坡石骨法宗李晞古。筆墨之外。有高逸神韻。石谷子曾仿此意。爲笪在辛御史作長卷。余爲題

081·18
0022

1445970

詠甚暢．此卷微有異同．皆生平合作．鑒者珍之．

拂柳初歸晒網人．抱琴閒渡落花津．黃鸝紫燕東風裏．正是江南三月春．

綠隄春柳

飛絮遊絲點客衣．高樓人遠綠陰肥．關心最是紅橋路．寶馬鈿車亂後稀．

疎篁石瀨

竹外泉聲合．秋空山影寒．黃陵泊舟處．愁下鷓鴣灘．

茂林疊嶂

芙蓉天半冷春陰．濕翠橫空千樹林．過橋路向清溪轉．入此雲崖幾許深．

題石谷仿巨然林巒曉色圖　巨公神氣沈鬱．蒼然有太古之風．時史仿學．未易涉其涯涘．吾友石谷子．殆藝遊而至者乎．觀此圖．蓋無前後之殊矣．

淋漓殘墨巨公圖．硯北森寒山鬼趨．獨向毫端窺祕趣．積林如草笑人無．

[illegible]石谷　仙山圖．設色淡冶．氣韻沈深．樓閣不爲界畫．益饒古趣．兼伯駒鷗波之勝．極人間奇麗之觀．余因製仙山圖曲．贊歎希有．

碧樹不爲稍．翠壁無纖埃．穹洞杳深曲．靈崖鬱崔嵬．閬風鼓瑤海．胥濤相喧豗．五城麗崇標．爛如丹霞開．

飄渺見仙靈．升降金銀臺．玉女駕飛鶴．封子御奔雷．彷彿芙蓉裳．華蓋隨風迴．八窗啟瑤井．煙路迴巖隈．

赤松發金簡．洪厓揮玉杯．神仙不可見．漢武非仙才．鍊氣養谷神．何地無蓬萊．海圖在半壁．三露含珠胎．

隱隱聞吹笙．聯翩青鳥來．從茲採石華．乘風戲九垓．

烏目山人．仿北苑．萬山煙靄．巖巒鬱密．林木深杳．有雲騰霧合．猿啼豹嗥之致．觀其行筆鬱勃．鋒勢墨光．淋漓一片．化工靈氣．無迹象可尋．米南宮腕有羲之鬼．石谷能起董源於指下．昔人云．恨我不見古人．又恨古人不見我．視天下畫家者流．相去何啻萬里．

聽泉在隱几．遊山不出戶．莫卷入縹囊．看爾生煙霧．

浩刼觀人世．丹梯未可攀．何從賦招隱．硯北有名山．

嵐氣生曉寒．猿鳥窺清晝．悠然見白雲．白雲在襟袖．

研墨在鴻濛．人猶太古風．千溪迴合處．茅屋亂山中．

天機發靜趣．靈境出無心．停絃聽清籟．聲不在瑤琴．

題烏目山人仿右丞山莊早春圖

出谷寒澗明．遠岫春雲接．密樹不知霜．猶剩殘冬葉．

陰崖寒未解．幽磵尚留冰．昨夜條風緊．嵐煙翠幾層．

板橋橫荒谿．鷗鵠閒可數．春泉未到時．但見黃沙渚．

青開凍壑痕．綠轉枯楊色．腕底放春來．不借東風力．

21101000172748

竹樹亂春禽．人家蔽翠陰．騎牛出溪口．煙柳過橋深．

題仿倪高士平遠小景

誰翦吳嵐一片青．閒呼猿鶴伴山靈．笑他半壑荒寒趣．不必浮家過洞庭．

題石谷畫冊

濕雲凝不散．風定雨初收．密翠閉暗谷．百道穿飛流．

拔地起千仞．側身如可進．都無筆墨痕．但見山光潤．

猿鶴聽夜吟．山靈齊起舞．層峯欲斷處．還借白雲補．

清暉滿空濛．翠微澹高樹．奇想如波濤．墨華若雲霧．

曲折緬無際．境闢理亦赴．乃見靜者心．橫琴春風度．

題畫惠崇小景

石壁無雲澗戶明．驅毫增我向山情．何時同作蘆汀夢．翠竹叢中聽水聲．

石谷子畫古松．乃金陵六朝遺影．枝如虬龍．翠微間拂拂疑有聲．如風濤奔激．瑟瑟盈耳可聽．冷然靜深．又若古桐鳴而萬壑寂也．以詩贊之．

摩詰庭前鱗未老．淵明籬下影長孤．恥從東岱觀秦禮．錯使人疑五大夫．

題青山白雲圖

煙樹荒坡磵路分．鳴泉應向靜中聞．翠微忽斷前山影．吞吐青崖是白雲．

玉峯月夜．石谷作圖．以詩紀之．　今秋無月．惟九月十四夜．千里無纖雲．最爲皎潔．與石谷子對月吟賞．甚相娛樂．覺此時玉峯園池．爲吾所獨有．支公買山而隱．笑爲多事．坡翁云．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眞名語也．

開盡秋雲夜景新．青天碧海一閒身．清宵半爲離家好．快友能忘作客貧．柳影漸疎侵北葉．蟾光未滿向西輪．詩成收盡林園趣．風月知誰是主人．

五十二冊

46B